中華大典

醫藥衛生典

醫學分典



内科總部

痢疾部

題解

《難經・五十七難》 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

《扁鵲心書・休息痢》 下五色魚腦，延綿日久，飲食不進者，此休息痢也。

《丹溪手鏡・自利》 自利，有熱，腸垢也。有寒，鴨溏也。有濕毒，利膿血也。有合病自利。

《丹溪心法・痢》 又有時疫作痢，一方一家之內，上下傳染相似。

《醫貫・痢疾論》 痢者，古名滯下是也。裏急後重，逼迫惱人，或膿或血，或膿血相雜，或無糟粕，或糟粕相雜，或腸垢，或痛或不痛，或嘔或不嘔，或發熱或不發熱。

《嵩崖尊生書・民病篇・中分部脾胃分・痢疾》 古名滯下，言積滯不行也。物積滯者，氣滯物積欲出，氣不與之出。故裏急後重，乍起乍止。其症或膿或血，或膿血半，或糟粕混，皆暑濕之邪與飲食積滯，膠固腸胃而作。

《醫學真傳・痢》 痢者，乃裏急欲利，復後重而不利。後重，即後重墜，痢之發也。

《症因脈治・痢疾論》 痢疾之症，便下膿血，或赤或白，或黃或三色雜下，裏急後重，欲便而不得便，既便而復登廁，逼迫惱人。

《病機彙論・滯下門・噤口痢》 痢疾不納食，或湯藥入口隨即吐出者，俗名噤口。

《顧氏醫鏡・痢》 痢經謂之腸澼，後人又名滯下。痢疾一症，其所下者，或赤或白，或膿或血，或膿血相雜，或痛或不痛。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有嘔惡脹滿者，有噤口不食者，有寒熱往來者。

《金匱翼・諸痢治法統論》 痢疾古名滯下，亦名腸澼，以其滯澀腸藏，下多不快，而澼澼有聲也。

《證治心得・痢》 古稱滯下者，今之所謂痢疾也。皆由暑濕與食積膠固而成，其證類多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其所下或赤或白，有痛有不痛，或兼寒熱不食，口渴惡心，變態多端。

論說

《素問・通評虛實論》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沉則生，脈浮則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澀者曰死，以藏期之。

《素問・太陰陽明論》 犯賊風虛邪，陽受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腑，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入五藏，則填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

《素問・氣厥論》 腎移熱於脾，傳爲虛腸澼，死不可治。

《素問・大奇論》 脾脈外鼓沉爲腸澼，久自已。肝脈小緩爲腸澼，易治。腎脈小搏沉，爲腸澼下血，血溫身熱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脈小沉澀爲腸澼，其身熱者死。

《素問・至真要大論》 火淫所勝，【略】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

又 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熱上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爲水，身面胕腫，腹滿仰息，泄注赤白。

又 帝曰：六氣相勝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脇氣幷，化而爲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

又 少陽之勝，熱客於胃，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飢，耳痛溺赤，善

驚譫妄，暴痢疾熱消爍，草萎水涸，介蟲廼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其後必便膿血。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爲難治。

又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爲痹。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痹。

《金匱要略方論・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 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澀者，必清膿血。

《中藏經・論診雜病必死候》 病腸澼，轉筋，脈極數者死。

痢血不止，身熱，脈數者死。

又　病腸澼，下白膿者死。

病腸澼下膿血，脈懸絶者死。

病腸澼下膿血，身有寒，脈絶者死。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水穀痢候》 水穀痢者，由體虛腠理開，血氣虛，春傷於風，邪氣留連在肌肉之內，後遇脾胃大腸虛弱，而邪氣乘之，故爲水穀痢也。脾與胃爲表裏，胃者脾之府也，爲水穀之海。脾者，胃之藏也，其候身之肌肉，而脾氣主消水穀，水穀消其精化爲榮衛，中養藏府，充實肌膚。大腸肺之府也，爲傳導之官，化物出焉，水穀之精，化爲血氣，行於經脈，其糟粕行於大腸也。肺與大腸爲表裏，而肺主氣，其候身之皮毛，春陽氣雖在表，而血氣尚弱，其飲食居處，運動勞役，血氣虛者，則爲風邪所傷，客在肌肉之間，後因脾胃氣虛，風邪又乘虛而進入於腸胃，其脾氣弱則不能剋制水穀，故糟粕不結聚，而變爲痢也。又新食竟取風，名爲胃風，其狀惡風，頭多汗，膈下塞不通，食飲不下，腹滿形瘦，腹大失衣則膨滿，食則洞泄。其洞泄者，痢無度也，若胃氣竭者，痢絶則死。診其脈微，手足寒，難治也，脈大手足溫易治。下白沫，脈沉則生，浮則死。身不熱，脈不懸絶滑大者生，懸澀者死，以藏期之也。脈絶而手足寒者死，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脈時小絶者生，洪大數者死。懸絶澀者死，細微而澀者生，緊大而滑者死，得代絶脈者亦死。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久水穀痢候》 夫久水穀痢者，由脾胃大腸虛弱，風邪乘之，則泄痢虛損不復，遂連滯涉引歲月，則爲久痢也。然痢久則變嘔噦，胃弱氣逆不下食，故嘔逆也，氣逆而外冷氣乘之，與胃氣相折不通，故噦也。嘔又變爲蠱蟲，動食於五藏也。凡諸蟲在人腹內，居腸胃之間，痢則腸胃虛弱，蟲動侵食，若上食於藏，則心悶，齒斷紫黑，唇白，齒斷生瘡；下食於肛門，則穀道傷爛而開也。亦有變爲水腫，所以然者，水氣入胃腸虛則泄，大腸金也，脾土也，金土母子也，脾候身之肌肉，性本剋消水穀也。痢由脾弱腸虛，金土氣衰，母子俱病，不復相扶，不能剋水，致水氣流溢，浸潰肌肉，故變腫也，亦有不及成腫，而五藏傷敗，水血并下，而五藏五色隨之而出，謂之五液俱下也。凡如此者多死，而嘔噦腫蠱治之時有瘥者。若五液俱下者必死，五藏傷敗故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赤白痢候》 凡痢皆由榮衛不足，腸胃虛弱，冷熱之氣，乘虛入客於腸間，虛則泄，故爲痢也。然其痢而赤白者，是熱乘於血，血滲腸內則赤也，冷氣入腸，搏腸間，津液凝滯則白也，冷熱相交，故赤白相雜。重者，狀如膿涕而血雜之，輕者，白濃上有赤脈薄血，狀如脂腦，世謂之魚腦痢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久赤白痢候》 久赤白痢者，是冷熱乘於血，血滲腸間，與津液相雜而下，甚者腸虛不復，故赤白連滯，久不瘥也。凡痢久不瘥，脾胃虛弱，則變嘔噦，胃弱氣逆，故嘔也，氣逆而外有冷折之不通，故噦亦變爲蠱蟲，食人五藏也。三尸九蟲，常居人腸胃，腸胃虛則動，上食於五藏，則心懊而悶，齒斷唇口，幷生瘡，下食於腸，則肛門傷爛，而穀道開也，輕者可治，重者致死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赤痢候》 此由腸胃虛弱，爲風邪所傷，則挾熱，熱乘於血，則流滲入腸，與痢相雜下，故爲赤痢。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久赤痢候》 久赤痢者，由體虛熱乘於血，血滲腸間故痢赤，腸胃虛不平復，其熱不退，故經久不瘥。胃氣逆，則變嘔噦也，胃虛穀氣衰，蟲動侵食，則變爲蠱。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血痢候》 血痢者，熱毒折於血，入大腸故也，血之隨氣循環經絡，通行藏府，常無停積，毒熱氣乘之，遇腸虛者，血滲入

於腸，腸虛則泄，故爲血痢也。身熱者死，身寒者生。診其關上脈芤，大便去血暴下血數升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久血痢候》 此由體虛受熱，熱折於血，血滲入腸，故成血痢，熱不歇，胃虛不復，故痢血久不瘥，多變嘔噦，及爲濕蠱。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膿血痢候》 夫春陽氣在表，人運動勞役，腠理則開，血氣虛者，傷於風，至夏又熱氣乘之，血性得熱則流散，其遇大腸虛，血滲入焉，與腸間津液相搏，積熱蘊結，血化爲膿，腸虛則泄，故成膿血痢也。所以夏月多苦膿血痢，腸胃虛也，秋冬診其脾，脈微澀者，爲內潰，多下血膿。又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脈微小者生，實急者死，脈沉細虛遲者生，數疾大而有熱者死。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久膿血痢候》 久膿血痢者，熱毒乘經絡，血滲腸內，則變爲膿血痢，熱久不歇，腸胃轉虛，故痢久不斷，皆變成濕蠱，及嘔噦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冷痢候》 冷痢者，由腸胃虛弱，受於寒氣，腸虛則泄，故爲冷痢也。凡痢色青、色白、色黑，幷皆爲冷痢，色黃、色赤幷是熱也，故痢色白，食不消，謂之寒中也。診其脈沉則生，浮則死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久冷痢候》 久冷痢者，由腸虛而寒積，故冷痢久不斷也。而廬丘公說云，諸下悉寒也。凡人腸中大便有寒，則常鴨溏，有熱則儉靷，人見病，身體發熱而下，便謂熱下非也。平常恒自將節飲食，衣被調適，其人無宿寒者，大便自調。強人適發越薄衣冷飲食，表有熱不覺裏冷，而胃內潛冷，冷卽下也。今始發熱而下，當與理中湯加大附子一枚，連服三四劑，重覆令微汗出，微汗出則熱除，不復思冷，胃氣溫暖，下與發熱俱瘳矣。宿寒之家，其人常自患冷蹶濕地，若足踏凍地，或衣被薄，皆發。風下最惡，何謂風下？當風吹腰腹，冷氣徹裏而暴下者，難治也。久痢胃虛氣逆，則變嘔，嘔而氣逆，遇冷折之，氣逆不通，則變噦，亦變濕蠱也，胃虛蟲動故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熱痢候》 此由腸胃虛弱，風邪挾熱乘之，腸虛則泄，故爲熱痢也。其色黃，若熱甚，黃而赤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久熱痢候》 此由腸虛熱積，其痢連滯，故久不瘥也。痢久胃氣虛，則變嘔，嘔而氣逆，遇冷折之，氣不通則變噦，亦變濕蠱也，胃虛蟲動故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冷熱痢候》 夫冷熱痢者，由腸胃虛弱，宿有寒，而爲寒熱所傷，冷熱相乘，其痢乍黃乍白是也。若熱搏於血，血滲腸間，則變爲血痢也。而冷伏腸內，搏津液則變凝白，則成白滯，亦變赤白痢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雜痢候》 雜痢謂痢色無定，或水穀，或膿血，或青或黃，或赤或白，變雜無常，或雜色相兼而痢也。挾熱則黃赤，熱甚則變膿血也，冷則白，冷甚則青黑，皆由飲食不節，冷熱不調，胃氣虛，故變易。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休息痢候》 休息痢者，胃脘有停飲，因痢積久，或冷氣，或熱氣乘之，氣動於飲則飲動而腸虛受之，故爲痢也。冷熱氣調，其飲則靜而痢亦休也，腸胃虛弱，易爲冷熱，其邪氣，或動或靜，故其痢乍發乍止，謂之休息痢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白滯痢候》 白滯痢者，腸虛而冷氣客之，搏於腸間，津液凝滯成白，故爲白滯痢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痢如膏候》 痢如膏者，是由府藏虛冷，冷氣入於大腸成痢，冷氣積腸，又虛滑脂凝如膏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蠱注痢候》 此由歲時寒暑不調，則有濕毒之氣傷人，隨經脈血氣，漸至於藏府，大腸虛者，毒氣乘之，毒氣挾熱與血相搏，則成血痢也。毒氣侵蝕於藏府，如病蠱注之家，痢血雜膿，瘀黑有片如雞肝，與血雜下是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腸蠱痢候》 腸蠱痢者，冷熱之氣入在腸間，先下赤，後下白，連年不愈，侵傷於藏府，下血雜白，如病蠱之狀，名爲腸蠱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下痢便腸垢候》 腸垢者，腸間津汁垢膩也，由熱痢蘊積，腸間虛滑，所以因下痢，而便腸垢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不伏水土痢候》 夫四方之氣，溫涼不同，隨方嗜欲，因以成性，若移其舊土，多不習伏，必因飲食，以入腸胃，腸胃不習，便爲下痢，故名不伏水土痢也，卽水穀痢是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嘔逆吐痢候》 嘔逆吐痢者，由腸胃虛，邪氣幷之，藏府之氣，自相乘剋也。《脈經》云：心乘肝，則吐痢，心火也，肝木

也，火木子母也，火乘於木，子扶母也，此爲二藏偏實也。大腸金也，胃土也，金土母子也，大腸虛，則金氣衰微，不能扶土，致令胃氣虛弱，此兩府偏虛也。木性剋土，火性剋金，是爲火木相扶，心肝俱盛，而金畏於火，土畏於木，則爲腸胃皆弱，腸虛弱則泄痢，胃虛弱則嘔吐，故逆而復吐痢也。診其關上脈數，其人吐，跗陽脈微而澀，微則下痢，澀即吐逆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痢兼煩候》 春傷於風，邪氣留連，因飲食不節，腸胃虛弱，邪氣乘之，則變爲痢，痢則府藏俱虛，水氣相幷，上乘於心，心氣不宣暢，否滿在內，故令痢而兼煩者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痢兼渴候》 夫水穀之精，化爲血氣、津液以養藏府，藏府虛受風邪，邪入於腸胃故痢，痢則津液空竭，府藏虛燥，故痢而兼渴也。渴而引飲，則痢不止，翻益水氣，脾胃已虛，不能剋消水，水氣流溢，浸漬肌肉，則變腫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下痢口中及腸內生瘡候》 凡痢口裏生瘡，則腸間亦有瘡也，所以知者，猶如傷寒熱病，胃爛身則發瘡也。此由挾熱痢，藏虛熱氣內結，則瘡生腸間，熱氣上衝，則瘡生口裏。然腸間口裏生瘡，皆胃之虛熱也，胃虛穀氣弱，則九蟲三尸發動，則變成蠶。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傷寒熱毒利候》 此由表實裏虛，熱氣乘虛而入，攻于脾胃，則下黃赤汁，此熱毒所爲也。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傷寒膿血利候》 此由熱毒傷于腸胃，故下膿血如魚腦或如爛肉汁，壯熱而腸痛，此濕毒氣盛故也。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傷寒利候》 傷寒病，若表實裏虛，熱乘虛而入，攻于腸胃，則下黃赤汁。若濕毒氣盛，則腹痛壯熱，下膿血如魚腦，如爛肉汁。若寒毒入胃，則腹滿身熱下清。下清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表裏俱虛故也。傷寒六七日不利，更發熱而利者，其人汗出不止者死，但有陰無陽故也。下利有微熱，其人渴，脈弱者，今自愈。脈沉弱弦者下重，其脈大者，爲未止。脈微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少陰病，八九日而身手足盡熱，熱在膀胱，必便血下利，脈浮數，尺中自滑，其人必清膿血。若利止，惡寒而拳，手足溫者，可治也。陽明病下利，其脈浮大，此皆爲虛弱強下之，故傷寒下利，日十餘行，其脈反實死。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傷寒病後胃氣不和利候》 此由初受病時，毒熱氣盛，多服冷藥，以自瀉下病折已後，熱勢既退，冷氣乃動，故使心下愊牢，噫噦食臭，腹內雷鳴而泄利，此由脾胃氣虛冷故也。

《諸病源候論・熱病諸候・熱病下利候》 熱氣攻于腸胃，胃虛則下赤黃汁，挾毒則成膿血。

《諸病源候論・時氣病諸候・時氣熱利候》 此由熱氣在于腸胃，挾毒則下黃赤汁也。

《諸病源候論・時氣病諸候・時氣膿血利候》 此由熱傷於腸胃，故下膿血如魚腦，或如爛肉汁，壯熱而腹疼痛，此濕毒氣所爲也。

《諸病源候論・時氣病諸候・時氣蠱利候》 夫熱蓄在藏，多令人下利，若毒氣盛，則變膿血，因而成蠱。蠱者蟲食人五藏及下部也，若食下部，則令穀道生瘡而下利，名爲蠱利，若但生瘡而不利者，爲蠱也。

《諸病源候論・溫病諸候・溫病膿血利候》 熱毒甚者，傷于腸胃，故下膿血如魚腦，或如爛肉汁，此由溫毒氣盛故也。

《諸病源候論・溫病諸候・溫病下利候》 溫病是冬時嚴寒，人有觸冒之，寒氣入肌肉，當時不卽發，至春成病，得暖氣而發，則頭痛壯熱，謂之溫病。又冬時應寒而反溫，其氣傷人，卽發成病，使人頭痛壯熱，謂之冬溫病也。其下利者，是腸胃宿虛，而感于溫熱之病，熱氣入于腸胃，與水穀相搏，腸虛則泄，故下利也。

《諸病源候論・婦人雜病諸候・下利候》 腸胃虛弱，爲風邪冷熱之氣所乘，腸虛則泄，故變爲利也，此下利是水穀利也，熱色黃，冷色白。

《諸病源候論・婦人雜病諸候・滯利候》 滯利由冷熱不調，大腸虛冷，熱氣客于腸間，熱氣乘之，則變赤，冷氣乘之，則變白，冷熱相交，則赤白相雜而連滯不止，名爲滯利也。其狀白濃如涕，而有血雜。亦有少血者，如白濃涕而有赤脈如魚腦，又名魚腦利。

《諸病源候論・婦人雜病諸候・血利候》 熱乘血入于大腸，爲血利也，血之隨氣外行經絡，內通臟腑，皆無滯積。若冒觸勞動生于熱，熱乘血散，滲入大腸，腸虛相化，故血利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傷寒後下利候》 傷寒，是寒氣客于皮膚，搏於血氣，使腠理閉密，氣不宣泄，蘊積毒氣，頭痛體疼而壯熱也。其熱歇後而利者，是熱從表入裏故也。表熱雖得解，而裏熱猶停腸胃，與水穀相

幷，腸胃虛，則泄利，其狀利色黃。若壯熱不止，則變爲血利，若重遇冷，則冷熱相加，則變赤白瀉利也。

《濟生方・大便門》 夫人飲食起居失其宜，運動勞役過其度，則脾胃不充，大腸虛弱，而風冷暑濕之邪，得以乘間而入，故爲痢疾也。

《質疑録・論痢不專屬濕熱》 瘧痢發于夏秋，本因溽暑，豈非濕熱？但炎蒸之令出于天，苟能順天之氣，安能有病？惟因熱求涼，過于縱恣，則病由于人矣。故凡風寒感于外者，其邪在經，病多爲瘧？生冷傷于內者，其邪在臟，病多爲痢。痢之來也，暑濕鬱久則爲濕熱，然有瓜果生冷、涼風冰水，未必鬱積，加以飲食相犯，觸而成痢，則痢未有不本于寒濕生災者，豈必專以濕熱爲患哉。

《質疑録・論痢有寒熱不當以赤白分氣血》 痢以赤白分寒熱，巢元方而下主之，此自古法，不爲謬論。自河間以白者屬肺，肺主氣，赤者屬心，心主血，亦屬有理。丹溪因之，遂謂白痢自大腸來，赤痢自小腸來。愚謂赤痢亦有寒證，終是熱多，白痢亦有熱證，終是寒多。其有白而熱者，脈證必熱，赤而寒者，脈證必寒。若謂白必屬肺，恐白痢非無血化，赤必屬心，恐血痢不離乎氣。《局方》治痢，例用溫熱，河間治痢，專主苦寒，皆偏見也。

《質疑録・論痢無止法》 痢必由下積滯，故曰無積不成痢。治痢初起，必用消積導滯，以推蕩爲法，此仲景治痢有十法，均主大小承氣。而河間亦曰：行氣則後重自除，調血則便膿自止。此蓋爲痢之有實邪者言也，所謂痢無止法是也。若久痢之後，元氣已虧，如氣本陷矣，而復行其氣，後重不將甚乎？中本虛矣，而再攻其積，元氣不將竭乎？濕熱傷血，自宜調血，若過用推陳，血愈傷矣。積滯頻下，謂當消導，久爲剋伐，積益多矣。此但知據見在者，爲有形之疾病，而不知所傷者，皆無形之氣血也。豈可熱痢無止法一語，而曰《内經》有通因通用之治，以致殺人也哉。

《質疑録・論赤痢自小腸來》 白痢自大腸來，赤痢自小腸來，此丹溪以赤白分氣血爲言也。然大腸爲傳導之官，痢屬動臟腑之脂膏，傷腸胃之血絡，故赤白俱併入大腸而下。若小腸則爲出溺，而赤痢何云自小腸來？謂心主血，心與小腸爲表裏，故赤痢本小腸之所化則可，若謂從小腸而來，未見小腸爲下痢之腑也，其言不可以辭害意。

《景岳全書・雜證謨・痢疾》

論腹痛

凡瀉痢腹痛，有實熱者，有虛寒者。實熱者，或因食積，或因火邪。但食積之痛，必多脹滿堅鞕，或痛而拒按，此必有所停滯，微者宜行其滯，甚者宜瀉而逐之。火邪之痛，必有内熱等證，方宜清之利之。然邪實于中者，必多氣逆，故凡治痛之法，無論是火是食，皆當以行氣爲先，但宜察藥性之寒熱，擇而用之可也。虛寒之痛，尤所當辨，蓋凡瀉痢之痛，多由寒氣之在臟也。經曰：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又曰：病痛者，陰也。故凡人有過食生冷，或外受寒氣，即能腹痛，此可知也。寒在中者，治宜溫脾，寒在下者，治宜溫腎也。再若虛寒刮痛之義，則人多不知，蓋元氣不足于内，則雖無外受寒邪，而中氣不暖，即寒證也。所以瀉痢不能止，飲食不能化，而病有不能愈，正以陽虛多寒也。且瀉痢不止，胃氣既傷，膏血切膚，安能不痛？此其爲痛，乃因剝及腸臟而然。是以痢因于痛，痛因于痢，故凡以寒侵腑臟及脈絡受傷，血動氣滯者，皆能爲痛。但察其不實不堅，或喜揉按，或喜暖熨，或胸腹如飢而不欲食，或胃脘作嘔而多吞酸，但無實熱等證，則總屬虛寒，安得謂痛必因積，積皆實證耶？

凡治虛寒之痛者，速宜溫養臟氣，不得再加消伐，致令動者愈動，滑者愈滑，必至危矣。若謂諸痛不宜補，必待痛定然後可用，則元氣日去，終無定期。嘗見一醫云：痢疾須過七日，方可用補。而不知六日已死，執迷不悟，愚亦甚矣！但其痛之甚者，當于溫補藥中稍加木香以順其氣，或多加當歸以和其血，俟痛稍減，則當去此二味，蓋又恐木香之耗氣，當歸之滑腸也。若寒在下焦而作痛者，必加吳茱萸，其或痛不至甚，則但以溫補脾腎爲主，使脾腎漸安，則痛當自止，此不必治其痛也。

論裏急後重

凡裏急後重者，病在廣腸最下之處，而其病本則不在廣腸，而在脾腎。凡熱痢、寒痢、虛痢皆有之，不得盡以爲熱也。蓋中焦有熱，則熱邪下迫，中焦有寒，則寒邪下迫，脾腎氣虛，則氣陷下迫。欲治此者，但當察其所因，以治脾腎之本，則無有不愈。然病在廣腸，已非食積，蓋食積至此，瀉則無留，而所留者，惟下陷之氣，氣本無形，故雖若欲出而實無所出，無所出而又似欲出，皆氣之使然耳。故河間之用芍藥湯，謂行血則便自愈，調氣則後重除，是固然矣。然調氣之法，如氣熱者涼之則調，氣寒者溫之則調，氣虛者補之則

調，氣陷者舉之則調，必使氣和，乃爲調氣行血之法，其義亦然。若但以木香、檳榔、當歸、大黃行血散氣之屬謂之調和，不知廣腸最遠，藥不易達，而所行所散者，皆中焦之氣耳。且氣既下陷，而復以行之散之，則氣必更陷，其能愈乎？矧痢止則後重自止，未有痢不愈而後重能愈者也，故凡欲治此者，但當以治痢爲主。

論大孔腫痛

凡病痢疾，多有大孔腫痛者，其故何也？蓋脾胃不和，則水穀之氣失其正化，而濁惡難堪之味出諸孔道，此痛楚之不能免也。又若火因瀉陷，陽爲陰逐，則胃中陽氣并逼于下，無從解散，此腫之所由生也。所以痢多則痛多，痢少則痛少，痛與不痛，亦由氣之陷與不陷耳。故無論寒痢、熱痢，大孔皆能爲痛，不能謂痛必由熱也。欲治此者，但治其痢，痢止則腫痛自散，亦如後重之法也。自丹溪云：大孔痛因熱流於下，木香、檳榔、芩、連加炒乾薑主之，是但知火能爲腫爲痛，亦焉知元陽之下陷也。後人所宗，皆其法也，凡虛寒之輩，其不能堪此亦多矣。

論口渴

凡瀉痢之證，必多口渴，今人但見口渴，即認爲火，而不知有火者固能渴，無火者亦能渴，此不可不辨也。如火盛于中，則薰脾爍胃，津液耗乾，故酷好冰水，多而不厭，愈涼愈快，隨飲隨消者，此因熱而渴，治宜涼也。又如口熱作渴，雖欲飲水而飲不能多者，即非眞火，不宜涼也。凡口雖乾渴喜涼，而復不喜涼者，是即寒聚于中，而無根之火浮戴于上，此最忌寒涼者也。然渴有眞渴，有似渴。眞渴者，必好茶飲，但以喜熱、喜涼，即可辨其寒熱。似渴者，乾也，非渴也，口雖乾而不欲湯飲，則尤非熱證可知也。然瀉痢之證，因其水泄于下，必津涸于上，故不免于渴，渴而欲飲，正以內水不足，欲得外水以相濟也，豈必皆因于火乎？諸如此者，必當詳審其有火無火，若火有餘者，自當清火，水不足者，自當滋陰，是固然矣。然氣爲水母，其有氣虛不能生水者，不補其母則水不能生，而渴不止也。土爲水主，其有脾虛不能約水者，不強其主則水不能畜，而渴不止也。使能不治其渴而治其所以渴，又何渴病之有？

論小水

凡瀉痢之證，小水必多不利，或多黃赤，此其寒熱虛實大有關係，不可不察也。若暴注之瀉，以其清濁不分，水穀并歸于大腸，故水有不利者，惟其暫也。若痢疾之小水，則病本不一，今人但見黃赤不利，無不云其爲熱，誤者多矣。凡因于熱者，必其熱赤之甚，或多澀痛，或見鮮血，然必上下皆有熱證，方是眞熱，此宜清涼治之。若非眞熱，則或以中寒而逼陽於下者有之，或以瀉痢亡陰而水虧色變者有之，或以下焦陽氣不暖而水無以化者有之，或以妄用滲利而沸逼乾汁者亦有之。但察其三焦無火，則雖黃雖澀，總皆亡陰亡液之證，不得通以熱論，速當培補眞陰，乃爲良法。《內經》曰：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至哉斯言，何今人之不能察也？不獨此也，每見有小水清白而兼腹痛者，仍用芩連之類，余則不知其何謂。可恨，可恨。

論陰陽疑似

陰陽之道，即養生治病之本，而人有不易知者，以其有莫測之妙也。夫陰陽之用，欲其相濟，不欲其相賊。相濟者，相和者也，陰中不可無陽，陽中不可無陰也；相賊者，相害者也，陽賊陰則爲焦枯，陰賊陽則爲寂滅也。凡諸爲病者，無非陰陽相賊，而有失其和耳。蓋陰陽之性，陰常喜靜而惡動，陽常喜暖而畏寒。及其相賊，則陰畏陽之亢，所以陰遇陽邪，非枯則槁；陽畏陰之毒，所以陽逢陰寇，不走即飛。此陰陽相妬之譏，誠多難測，凡諸病劇而有假眞疑似者，即其證也，而尤于傷寒痢疾爲最焉。

若今之患痢最甚者，多見上下皆有熱證而實非眞熱者，何以見之？如煩則似熱非熱，躁則似狂非狂，懊憹不寧，莫可名狀，此非眞陽證也。蓋以精血敗傷，火中無水，而陰失其靜，故煩躁若此也。又如飛者飛於上，走者走于下，飛于上則爲口渴、喉痛，或面紅身熱，走于下則爲孔熱、孔痛，或便黃、便血，此非實熱證也。蓋以水火相刑，陽爲陰逐，而火離其位，故飛走若此也。今之人，但見此等證候，僉曰察病不離形證，形證之熱既已若此，而猶謂之寒，何其妄也。是但知外之有熱，而不知內之有寒也，知上下之有熱，而不知中焦之有寒也，又豈知煩躁之爲陰虛，而飛走之爲陽虛也。余言若此，聞者果能信乎？將猶疑乎？疑似之間，猶不可不辨也。

且如肌表皆有熱證，本當惡熱而反不舍衣被，或臍腹喜暖而宜熨宜按者，此則外雖熱而內則有寒也。又如九竅皆有熱證，必喜冷飲，然有口欲寒而腹畏之，故凡寒冷下咽，則或增嘔惡，或加腹疼，或噎塞不行而反生脹悶，或口舌雖有瘡痛而反欲熱湯飲者，此則上下雖熱而中焦之有寒也。此外，有

陽氣素弱及脈色少神如前論等證，若止知爲火，治以寒涼，其奈內本因寒，而再加以寒，則寒涼入胃，直犯中焦，是外熱不相及，而中寒必更甚，故致飛者愈飛，走者愈走，所謂雪上加霜，欲孤陽之不滅，不可得也。故凡治此者，但能引火歸原，使丹田暖則火就燥，下原固則氣歸精，此陰陽顛倒之神理，而或者昧之，亦猶苦海無邊，未得其岸，故余悉此，用垂普救之衣鉢云。

綜述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少陰病，下痢便膿血者，可刺。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少陰病，下痢，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

《金匱要略方論・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 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熱利重下者，白頭翁湯主之。

《千金要方・脾臟・熱痢》 論曰：余立身已來，二遭熱痢，一經冷痢，皆日夜百餘行，乃至移床就廁，其困篤如此，但率意自治者，尋手皆愈，乃知此疾天下易治。但中性之徒，率情驕倨，良藥苦口，不能克己早餌，朝遇暮過，望其自差，疾勢日增，胃氣漸弱，心力俱微，食飲與藥皆不能進，既不時愈，便稱痢病難治，斯皆自誤也，學者須深達斯旨。然此病隨宜服一物，皆得差之，惟須力意苦己服食，以差爲限，則無不愈也。又大須愼口味，重者差後百日，次者一月日，所以常哀驕恣者，不能自愼興言於此，以爲至慨矣。古今痢方千萬首，不可具載，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雖然，弘之在人也。何則？陟釐丸、烏梅丸、松皮散等暴痢服之，何有不差？其溫脾湯、建脾丸，方出下冷痢篇。久下得之，焉能不愈？大凡痢有四種，謂冷、熱、疳、蟲。冷則白，熱則赤，疳則赤白相雜，無復節度，多睡眼澀，蟲則純痢瘀血。熱則多益黃連，去其乾薑，冷則加以熱藥，疳則以藥吹灌下部，蟲毒則以蟲法治之。藥既主對相當，痢者復自勉勵服餌，焉有不愈者也。

凡服止痢藥，初服皆劇，愚人不解，即止其藥不服，此特不可，但使藥與病源的相主對，雖劇但服，不過再三服漸漸自知，惟非其主對者本勿服也。

凡痢病，通忌生冷酢滑猪鷄魚油、乳酪酥乾、脯醬粉鹹，所食諸食，皆須大熟爛爲佳，亦不得傷飽，此將息之大經也，若將息失所，聖人不救也。

下利脈滑而數，有宿食，當下之。

下利脈遲而滑者，實也，利爲未止，急下之。

下利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乃愈。

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當下之。

下利而腹痛滿爲寒實，當下之。

下利腹中堅者，當下之。

下利而讝語者，腹內有燥屎，宜下之。

下利三部皆平，一作浮按其心下堅者，急下之。

下利差，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此爲下不盡，更下之愈。

風寒下者，不可下，下之後，心下堅痛脈遲，一作浮此爲寒，但當溫之，脈沉緊，下之亦然。脈大浮弦，下之當已。下利脈浮大，此爲虛，以強下之故也。設脈浮革者，因爾腸鳴，當溫之。

下利脈遲緊爲痛，未欲止，當溫之，得冷者，滿而便腸垢。

下利身軀疼痛，急救裏諸溫之屬，可與理中肆逆附子湯熱藥輩。

下利，大孔痛者，當溫暖之。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

下利清穀，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

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

下利，脈反浮數，尺中自澀，其人必清膿血。

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有熱故也。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其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面戴陽下虛故也。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今自愈。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今自愈，脈緊爲未解。

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

下利，脈大浮弦，下當已。

下利，舌黃燥而不渴，胸中實下不止者，死。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不還不溫者死。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趺陽者爲順。

凡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腳縮，五藏氣絕於內者，下不自禁，下甚者手足不仁也，細尋取之，萬不失一，下病體略例如此耳。【略】

下痢熱諸治不差方：

烏梅一升　黃連一斤，金色者

右二味末之，蜜和服，如梧子二十丸，日三，夜二，神妙。

治積久三十年常下痢神方：赤松皮去上蒼皮，切一斗爲散，麪粥和一升服之，日三，差即止，不過服一斗永差，三十年痢服之，百日差。

治熱毒痢，苦參橘皮丸。

治諸熱毒下黃汁赤如爛血，滯如魚腦，腹痛壯熱方：

黃蘗　黃芩　升麻　石榴皮各六分　白頭翁　寄生　當歸　牡蠣　犀角　甘草各二兩　黃連二兩　艾葉二分

右十二味咬咀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三服。【略】

治下血日夜七八十行方：

黃連　黃蘗各四兩

右二味咬咀，淳酢五升，煮取一升半，分再服。

白頭翁湯，治赤滯下血，連月不差方。

治大熱毒純血痢，不可差者方：黃連陸兩咬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夜露著星月下，旦起，空腹頓服之，卧將息，即止。不差，加黃芩二兩更作服之，仍不差者，以疳痢法治之。

治下赤連年方：

地榆　鼠尾草各一兩

右二味咬咀，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二服，如不止，取屋塵水漬，去滓，一升分二服。《古今錄驗方》云：服屋塵汁一小杯。

又方：

鼠尾草　薔薇根　秦皮如無用槲皮代之

右三味，等分咬咀，以水淹煎，去滓，銅器重釜煎，成丸如梧子，服五六丸，日三，稍增，差止，亦可濃汁服半升。

治下久赤白連年不止及霍亂，脾胃冷實不消，溫脾湯方。

治熱痢水穀方：

黃連　阿膠各二兩　烏梅四十枚　黃蘗一兩　梔子三十枚

右五味咬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服，亦治蠱神良。

治下痢絞痛，腸滑不可差方：

黃連六兩　阿膠　鼠尾草　當歸　乾薑各三兩

右五味咬咀，若大冷白多，以清酒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若熱及不痛者，去乾薑，當歸，以水煮之。

黃連湯，治赤白痢方。

茯苓湯，治因下空竭欲死，滯下膿血，日數拾行，羸篤，垂死，老少幷宜服方。

《千金要方・脾臟・冷痢》　駐車丸，治大冷洞痢腸滑，下赤白如魚腦，日夜無節度，腹痛不可堪忍者。

大桃花湯，治冷白滯痢腹痛。

又方：

龍骨六兩　厚朴　當歸各二兩　赤石脂五兩

右四味咬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服。熱加白頭翁二兩半，牡蠣三兩。

桃花丸，治下冷臍下攪痛。

倉米湯，治小腹冷氣積聚，結成冷痢，日夜三四十行。

附子湯，治暴下積且不住，及久痢。【略】

麴蘗丸，治數十年下痢不止，消穀下氣，補虛羸。

烏梅丸，治久痢諸藥不差數十年者，消穀下氣，補虛。

治下痢腸滑，飲食及服藥俱完出，豬肝丸。

烏梅丸，治令痢久下。

七味散，治痢下久不差神驗。

《千金要方・大腸腑・大腸虛冷》　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陽虛者，手陽

明經也。

病苦胸中喘，腸鳴、虛渴唇乾，目急，善驚，泄白，名曰大腸虛冷也。治大腸虛冷，痢下青白，腸中雷鳴相逐，黃連補湯。

《外臺秘要・傷寒下痢及膿血黃赤方》 仲景《傷寒論》：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之，下之不解者，寒格更逆吐下，食入還吐出者，屬乾薑黃連人參湯主之。

又，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屬葛根黃連湯。

《肘後》療傷寒，若下膿血者，赤石脂湯。

又，主下利不能食者，兼療天行，黃連丸。

又，白通湯，療傷寒泄痢不已，口渴不得下食，虛而煩。

《范汪》療傷寒，腹中微痛不止下利，秦皮湯。【略】

《集驗》療傷寒後下利膿血。蘗皮湯。

《千金翼》熱利下重，白頭翁湯主之。

《崔氏》療傷寒後赤白滯下無數，阮氏桃華湯。

又，療傷寒熱利，黃連丸。

《外臺秘要・天行熱痢及諸痢方》 深師療天行毒病，酷熱下痢，七物升麻湯。

又，天行諸下，悉主黃連湯。

《聖惠方・治熱病痢下膿血諸方》 夫熱病，熱毒氣盛，攻於腸胃，內乘於血，血性得熱則流散，因其大腸虛，血滲入腸，內與津液相搏，積熱蘊結，血化爲膿，故成膿血痢也。

治熱病，毒氣不解，日晚即壯熱，便痢鮮血，痢無期度，不下飲食，宜服犀角散。

治熱病，便痢無度，煩憤不安，宜服黃連飲子。

治熱病熱毒，痢下赤白，腹中疙痛，宜服當歸散。【略】

治熱病，下痢膿血不止，宜服茜根散。【略】

治熱病六七日後，毒氣不散，下膿血不止，宜服鹿角膠散。

治熱病毒痢，下膿血，腰臍下痛，宜服黃連散。

治熱病，壯熱頭痛，四肢煩疼，下痢黃赤色，日夜十餘行，及嘔吐，不下食，宜服地榆散。

《史載之方・痢論》 夫痢之爲病，世人所患者多，然方册所載者，未嘗有必驗之方，古人所談者，未嘗有卓然之論，服餌之間，世人夭橫者，莫知其數，此聖人名方爲大奇，後之學者不能思而自得之也。若今有人得一名方，自以爲神，傳聖惠應效不測，然有一人服之而減，未可圖其必然之驗也。此愚以方册所載者，未嘗有必驗之方也。以赤爲熱，以白爲冷，醫者之辭，萬口一說，此愚以爲古人所談，未嘗有卓然之論也。何則？以赤爲熱，以白爲冷，赤白爲冷熱不和，獨知大綱而痢之有變化，重輕之別，得其粗而不得其詳，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夫痢之爲痢，一名而具八種，一曰白痢，二曰赤痢，三曰赤白痢，四曰水穀痢，五曰血痢，六曰疫毒痢，七曰休息痢，八曰小兒疳痢，此皆受之不同，治之不得不異，索其詳而論之，則其痢之爲病，雖變化重輕之不同，然一歸之脾氣之虛而已。

萬物非土不生，五行非土不載，五藏非脾不養。脾者中州之土，能化腐水穀，設滋味於肌膚，行糟粕於大腸，脾藏溫和，而諸藏之有冷熱不調，即自生他病，不爲之痢也。是故赤利雖熱，本因脾腎之虛，赤白相雜，雖爲冷熱不和，而又有重輕之別。若今人之下赤痢，先轉數行而後有赤痢之變，若以赤痢爲熱，何乃有先轉之說歟？以赤白爲冷熱不和，而復有赤少白多，赤多白少，能無重輕之別乎？此病有變化之不同，予得以命其祖而言之也。一曰白痢者，五藏傷冷，脾胃極虛之所成也，其得之重，出後如鷄卵清，如魚腦漿者，腎有所傷也。急以補脾腎藥以暖之，加以舶上硫黃丸，無問多少，空心即服，以止爲度，蓋病勢之重，治之不可後時也。二曰赤痢者，三焦之熱血有餘，而脾腎感寒之所成也。夫肝心積熱之人，多食生冷，愛吃涼水，口之所納，都聚於脾腎，寒溫之氣所傷，而肝心氣變血損於中，此肝心之血，乘脾之虛，滲入大腸而赤痢者也。先服解寒氣藥，次吃暖脾藥，其治之如反掌爾。三曰赤白痢者，心肝血損，而脾之與胃藏府皆虛之所成也。脾氣之虛則肝氣相乘，胃氣之虛則停水滯穀凝而爲涕，肝氣乘脾氣，則肝心之熱血乘脾之虛，滲入於大腸，與胃中之涕相雜而下，此所以爲赤白也。忽有赤少而白多，忽有赤多而白少，忽有赤白相等，此受病有淺深，下藥有輕重，當在臨時度宜，隨機應變，不可差之分毫也。愚初以謂赤多而白少者，清利肝氣而輕暖脾胃也。白多而赤少者，微清肝心之氣而甚暖脾胃也。赤白相等者，微利肝心，

平益脾胃氣而自愈，但發寒熱爲最重，方見痢方中。四曰水穀痢，其人多飲涼水，忽餐生冷之所成也。所下之痢悉皆黃色，忽時下白沫。治之之法，補暖脾胃而其疾自愈。五曰血痢，其人多淤怒，因更相歐擊，忽因焦熱極，驟食生冷，脾胃損虛之成也。所下之痢，多黯赤色，無寒熱者，清其肝心之氣而疾自去矣。六曰疫毒痢者，毒氣所傳，一坊一境，家家戶戶更相染易，無有不病。凡下痢之時，忽先發寒熱，忽先轉數行，忽生冷所傷，因而下痢，所下之利渾是赤色，濃如膿涕，忽時半盞，下濃血，腹中刺痛，忽心中煩躁，三焦否隔，全不思食，此名爲疫毒痢也。然則疫毒所主五藏，從何而得？經言：春若傷陽，夏必人多瀉痢，此疫毒之根，先受之於肝也。夫春氣本和而反傷於熱，此陽氣所勝，肝家受熱，而其氣有餘者也。經言：五行受病，必先傳其所勝，則肝之得病，必先傳之與脾，而世人於夏月之間，多食生冷，傷損脾氣，脾氣虛，肝邪得以乘之，而脾受肝邪，伏而不動，莫能消水化穀，此疫毒之痢必先轉數行而後有赤痢之變也。先轉數行者，脾受邪而脾已生病也，後有赤痢之變者，肝之血熱，乘脾之虛，滲入大腸而爲赤痢也。中間忽有赤白相等者，此肝之毒血雜胃中之寒涕也。若發寒熱，方見痢方中。有白少而赤多，或有白多而赤少，肝之邪毒有輕重之不等也。七曰休息痢者，蓋患痢之人，其治痢之時不能解肝邪，而肝家餘毒之所成也，脾藏久受肝邪則不能強健消化水穀，是毒痢之所下，纏綿久遠而不較，此所以爲休息也。八曰小兒痢者，蓋小兒肝受熱而相刑於脾之所成也。肝之刑脾，則所下之痢全是赤色，或赤白相雜，至脾之自受疳氣則骨肉消瘦，所下之痢多黃涕，白沫少，有赤色相雜也。如此數端，亦治痢之大略而已，至於醫道之淵微，愚不能知其妙。

《史載之方・治疫毒痢并論》 痢藥須子細對證，用之取效如神，大抵此一集方，無不精妙，但要病藥相對。凡疫毒痢，一方一境，家家戶戶更相染易，無不病。緣疫毒之痢，非獨一般，證候多端，根源奇異，雖神農岐伯尚以爲大奇之病，後之學醫，未識其粗迹，豈知其津涯？但言白痢爲冷，赤痢爲熱，赤白爲冷熱不和，不知有何經證？以白爲冷，偏下暖藥，幸亦無差。以赤爲熱，不知熱從何藏，愚者妄言，不過曰熱從肝心，因何無涼肝心，必驗之一方，定治赤痢，以行於世。以赤白爲冷熱不和，又不知指稱何藏，愚者妄言，不過曰冷熱氣不和，復不知因何無和，氣藥一方定可用。治赤白痢以存之方册，醫家自不知病在五藏，從何而生，只務檢方行藥，幸而偶有所中，人且獲安，不幸而差之毫釐，所投之藥乃暗中與戰，但病者不見痕迹，所傷無能知覺，觀之得不寒心吁。神農之後，世世學醫者，未明天地之氣候，不識五藏之應變者，不能知常病之源流，豈足與語奇病之變化？是以痢之一病，方册所載，古人所談，未嘗有一言一句略明其粗。予嘗探尋五運之氣數，稽諸天地之變化，推步六氣之行度，參考脈氣之纏注，以天驗人，以人應天。痢之一病，億萬分中少知其一二。但以其變化之間，獨可神悟，難以言窮，筆舌之間，不能曲伸其旨，使後學者洞識精微而無悟人之性命，深以爲恨。今但子細陳其粗迹，以爲後之醫者筌蹄，在詳審而用之，適足以知我之用心誠爲愛人之切爾。

《聖濟總録・泄痢門・白滯痢》 論曰：白滯痢者，冷痢之類，蓋腸虛受冷，留而不去，與津液相搏，結滯如膿，或如凝脂，腹痛而下，故爲白滯痢。

治白滯痢，及食不消化，黃蘗丸。

治白膿及諸痢，當歸丸。

治白滯痢，及腹痛不止，陳麴湯。

《聖濟總録・泄痢門・赤痢》 論曰：熱痢之甚者，爲赤痢。本由腸虛爲風邪所傷，又挾邪熱，血得熱而妄行，乘虛必湊，滲入腸中，與痢相雜，其色純赤，名爲赤痢。若腸虛不復，則爲久赤痢，變成嘔噦疳蟲之候矣。

治痢下黃赤水，或黃赤膿，四肢煩皮膚冷者，黃蘗丸。

治諸熱毒痢下黃汁，及如赤爛豆汁，如赤帶狀，又如魚腦壯熱，牡蠣湯。

治熱痢，香連丸。

《聖濟總録・泄痢門・血痢》 論曰：邪熱客於血脈之中，腸胃虛弱，血隨熱行，流滲腸間，因便血下，故名血痢。其脈見虛小者生，身熱疾數者難治。

治痢下鮮血，茜根湯。

治血痢腹痛，芍藥湯。

治血痢晝夜不止，黃柏湯。

治熱血痢不止，日夜頻滑，地榆散。【略】

治血痢不止，黃連丸。

治血痢裏急後重，腸中疼痛，當歸散。【略】

治血痢，腹中疙痛，犀角丸。【略】

治膿血痢，二宜散。

《聖濟總録・泄痢門・赤白痢》 論曰：赤白痢者，由腸胃虚弱，冷熱相乘，客於腸間，變而爲痢也。蓋熱乘於血，流滲腸内則赤，冷氣入搏，津液凝滯則白，其候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膿血相雜，故謂之赤白痢。重者狀如膿涕而血雜之，輕者白膿上有赤脈薄血，狀如魚脂腦，世謂之魚腦痢也。

治赤白痢，腹中痛口乾，或作寒熱，黄連散。

治赤白痢，日夜不絶，赤石脂散。【略】

治赤白痢，香連散。【略】

治赤白痢，後重腸痛，四神散。【略】

治赤白痢，香連丸。

《宣明方論・痢門》 阿膠梅連丸：治下痢，無問久、新、赤、白、青、黑、疼痛諸證。

芍藥柏皮丸：治一切濕熱惡痢，頻年窘痛，無問膿血，幷宜服之。

白朮聖散子：治一切瀉痢，久不瘥，幷滯積疼腫者亦治。

大聖金眞散：治一切寒熱瀉痢諸證。

《醫説・臟腑泄痢・罌粟治痢》 治痢以罌粟，古方未聞，今人所用，雖其法小異，而皆有奇功，或用數顆慢火炙黄爲末，米飲下，或去粟用殼如上法，或以殼五七枚，甘草一寸，半生半炙，大碗水煎取半碗，溫溫呷。蜀人山叟曰：用殼幷去核，鼠查子各數枚焙乾末之，飲下尤治噤口痢。《泊宅編》

《和劑局方・論痢疾證候》 皆因飲食失節，動傷脾胃，水穀相拌，運化失宜，留而不利，冷熱相搏，遂成痢疾。冷氣相搏其色白，熱氣相搏其色赤。治之法皆用溫藥調和脾胃，次隨證治之。大抵人説證，須用仔細詢問，有裏急後重者，腹痛者或不痛者，頻頻登厠，一日三五次至五七次無物者。又説大便不通，既裏急後重，臍腹痛不止，不問老少孕婦皆是痢也，非無物出，不識此證，只言大便不通，可仔細辨之。病人登厠，才有三兩點物，或赤或白，或如魚腦者，此皆痢證也。

《和劑局方・治瀉痢》 鍾乳健脾圓，治男子婦人虚損羸瘦，身體沉重，脾胃冷弱，飲食不消，腹脹雷鳴，泄瀉不止。又治腸虚積冷，下痢清穀，或下純白，腹中疗痛，及久利赤白，腸滑不禁，少氣羸困，不思飲食，幷宜服。

駐車圓，治一切下痢，無問新久，及冷熱膿血，腸滑裏急，日夜無度，臍腹絞痛不可忍者。

黄連阿膠圓，治腸胃氣虚，冷熱不調，下痢赤白，狀如魚腦，裏急後重，臍腹疼痛，口燥煩渴，小便不利。

純陽眞人養臟湯，治大人小兒腸胃虚弱，冷熱不調，臟腑受寒，下痢赤白，或便膿血，有如魚腦，裏急後重，臍腹疗痛，日夜無度，胸膈痞悶，脇肋脹滿，全不思食，及治脱肛墜下，酒毒便血，諸藥不效者，幷皆治之。

育腸圓，治腸胃虚弱，内挾生冷，腹脹泄瀉，時時刺痛，裏急後重，下痢赤白，或變膿血，晝夜頻幷，經久不瘥。

斗門散，治八種毒痢，臟腑撮痛，膿血赤白，或有五色相雜，日夜頻幷，兼治禁口惡痢，裏急後重，大渴不止，酒痢臟毒，全不進食。

《直指方・瀉痢門》 瀉痢方論　痢與瀉名目不同，而感受之源一也。風邪得之，鼻壅、惡風、腰背強痛。寒邪得之，面糝惡寒，肢體拘攣。受暑得之，面垢背寒，自汗發渴。受溫得之，一身盡痛，重着，浮黄。或停冷則凄清腸鳴，或蘊熱則發熱煩燥。冷熱不調者，乍溏乍瘧，飲食傷飽者，注下酸臭。諸有積以肚熱纏痛推之，諸有氣以狀如蟹渤驗之。究其受病之源，決之對病之劑，大要以散風邪，行滯氣，開胃脘爲先。不可遽用肉豆蔻、苘子、白朮輩以補住寒邪，不可遽投罌粟殼、龍骨、牡蠣輩以閉澀腸胃。邪氣得補而愈盛，補之愈盛而愈作，不爲纏擾撮痛則爲裏急後重，所以日夕淹延而未已也。痢之赤白，其赤者熱乘於血，血滲大腸則赤也。若風邪挾熱，則所下黄而赤焉。其白者，冷搏腸間，津液凝滯則白也。若寒邪幷之，則所下白而黑焉。冷熱相交，故赤白相半，重者狀若膿涕而血雜之，輕者白涕中間微有赤縷是也。

《金匱鈎玄・痢》 身熱、後重、腹痛、下血

戴云：痢雖有赤白二色，終無寒熱之分，通作濕熱治，但分新舊，更量元氣，用藥與赤白帶同。

身熱挾外感：

不惡寒，小柴胡湯去人參。

惡寒，發熱爲表證，宜微汗和解。蒼朮、川芎、陳皮、芍藥、甘草、生薑，煎服。

後重積與氣鬱墜下，兼升兼消：

或氣行血和積少，但虚坐努力，此爲亡血，倍用歸身尾，卻以生芍藥、生

地黃、桃仁佐之，復以陳皮和之。

或下痢而大孔痛者，此因熱流于下也，用木香、檳榔、黃芩、黃連、炒乾薑。

或纏退減十之七八，積已盡，糟粕未實，當炒芍藥、炒白朮、炙甘草、陳皮、茯苓湯下固腸丸三十粒，然固腸丸性燥，有去濕實腸之功，恐滯氣未盡者，不可遽用此藥，只宜單服此湯可也。

或痢後糟粕未實，或食稍多，或飢甚方食，服中作痛者，切勿驚恐，以白朮、陳皮各半盞煎服，和之則安

或久痢後體虛氣弱，滑瀉不止，又當以訶子、肉豆蔻、白礬、半夏之類擇用以澀之，甚則加牡蠣，然須以陳皮爲佐。若大澀亦能作痛，又甚者，炙大樞、氣海。

古方用厚朴爲瀉凝滯之氣，然樸太溫而散氣，久服大能虛人，滯氣稍行即去之，餘滯未盡以炒枳殼、陳皮，然枳殼亦能耗氣，比之厚朴少緩，比陳皮亦重滯，退一半當去之，只用陳皮以和諸藥。陳皮去白有補瀉之兼才，若爲參朮之佐，亦能補也。

凡痢疾腹痛，必以白芍藥、甘草爲君，當歸、白朮爲佐，惡寒痛者加桂，惡熱痛者加黃柏，達者更能參以歲氣時令用藥，則萬舉萬全，豈在乎執哉。

諸不治證：下痢純血者必死，下痢如塵腐色者死，下痢如屋漏者死，下痢如竹筒注者不可治，下痢如魚腦者半生半死。

《金匱鈎玄・噤口痢》胃口熱甚故也。

黃連多加人參煮湯，終日呷之，如吐了再吃，開以降之。人不知此，多用溫藥甘味，此以火濟火，以滯益滯，哀哉。

一方臍中用田螺引下其熱。

亦有誤服熱藥澀藥之毒犯胃者，當明審以祛其毒，痢方亦作丸。

大黃　黃連　黃芩　黃柏　枳殼　當歸　白芍藥　滑石　甘草　桃仁　白朮各等分

右爲末，神麴糊丸。

孫郎中，因飲水過多，腹脹瀉痢帶白。

蒼朮　白朮　厚朴　茯苓　滑石

水煎下保和丸。

小兒八歲，下痢純血，以食積治。

蒼朮　白朮　黃芩　白芍　滑石　茯苓　甘草　陳皮　炒麴

右煎下保和丸。

又下痢法熱不止者，屬陰虛，用寒涼藥兼升藥。熱藥

《脈因證治・下痢》凡諸痢泄注，脈沉小者生，浮大者死，身熱者死。或譫語，或腹堅痛，脈沉緊者，可下，遲者，可溫之。下痢不欲食，有宿食，腸滿痛爲寒食，腸堅心下堅爲實，皆可下。下痢脈遲，緊痛腸鳴，心急大孔痛，皆可溫。傷寒下痢，三部無脈，尺中時小見，脈再舉頭者，腎氣也，形損脈不至者死。【略】

前證皆熱證實證也，忌用龍骨、石脂、粟殼等劑。虛證，泄利水穀，或化或不化，并無努責，惟覺困倦，脈弦澀者是也，宜溫補之。【略】

黃芩芍藥湯，治泄痢腹痛後重，身熱，脈洪疾。

芍藥湯，治下痢膿血，裏急後重，行血則便膿自安，調氣則後重自除。

《明醫雜著・痢疾》痢是濕熱及食積，治者別赤白青黃黑五色以屬五臟。白者濕熱傷氣分，赤者濕熱傷血分，赤白相雜氣血俱傷，黃者食積。治法：瀉腸胃之濕熱，開鬱結之氣，消化積滯，通因通用。其初只是下，下後未愈，隨症調之。痢稍久者不可下，胃虛故也。痢多屬熱，然亦有虛與寒者。虛者宜補，寒者宜溫。年老及虛弱人不宜下。

主方

黃芩炒　黃連炒，各五分　白芍藥炒，二錢以上三藥乃痢疾之必用者　木香

枳殼炒，各五分　甘草炙，三分　檳榔一錢

右薑、水煎服。

若腹痛，加當歸一錢五分，縮砂一錢。再加木香、芍藥各五分。

愚按：前症若因濕熱鬱結，後重不利，宜用此方。若飲食停滯，用二陳湯加山楂，送香連丸。仲景先生云：脈沉而有力者，屬裏實也，宜下之；沉而無力者，屬裏虛也，宜補之。元氣虛滑者，宜溫之、澀之。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脈浮大，此爲虛而強下之故也。脈浮革者，因而腸鳴，當溫之。下痢腹堅者，當下之。下痢譫語有燥屎，當下之。下痢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堅，急下之。下痢脈大浮弦，當自愈。下痢腹滿痛爲實，當下之。治者審焉！

若後重，加滑石炒，五分，再加枳殼、檳榔、芍藥、條芩各五分。

愚按：痢而便膿血者，乃氣行而血止也，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若大腸積滯，壅實而後重，法當疏道；若大腸氣虛下陷而後重，法當升補。

若白痢，加白朮、白茯苓、滑石炒、陳皮各一錢。初欲下之，再加大黃五錢。兼食積，加山楂、枳實各一錢。

愚按：前症若腹痛後重，怕手按腹，或脈洪實，爲積滯閉結，宜用此方疏通之；若腹痛後重，喜手按腹，或脈微細，爲陽氣虛寒，宜用六君、手薑溫補之。

若紅痢，加當歸、川芎、桃仁各一錢五分。初欲下之，再加大黃五錢。

愚按：前症若病日久，或誤服疏通之藥而不能愈者，當調補脾胃。大凡血症久而不愈，多因陽氣虛而不能生血，或因陽氣虛而不能攝血，故丹溪先生治此症久而不愈，用四君子湯以收其功。

若紅白相雜，加川芎、當歸、桃仁各一錢五分以理血；滑石、陳皮、蒼朮各一錢五分以理氣。有食積者，加山楂、枳實以消導。

愚按前症若氣滯、食積、濕熱所致，宜用此方治之。若脾虛飲食停滯，宜用六君子湯送香連丸調補之。經云：脾主血，肺主氣。前症乃氣血俱受病也。若因脾肺血傷所致，宜用四物湯加白朮、茯苓、煎送香連丸；若因脾肺氣傷所致，宜用四君湯加當歸、川芎，煎送香連丸。

若白痢久，胃弱氣虛，或下後未愈，去檳榔、枳殼，減芩、連、芍藥各七分，加白朮一錢五分，黃芪、陳皮、茯苓各一錢，縮砂、乾薑炙，各五分。

愚按：前症若數至圊而不能便，或少有白膿者，乃土不能生金，肺與大腸氣傷而下墜也，當用升陽益胃湯舉其陽氣，則陰自降而二便自愈矣。飲食不入，發熱作渴，其勢危甚，用十全大補湯；如不應，送二神丸。

若紅痢久，胃弱血虛，或下後未愈，減黃芩、黃連各五分，加當歸、川芎、熟地、阿膠、陳皮各一錢，白朮一錢五分。

愚按：前症若脾經血熱下注而不愈者，用四物湯加白朮、茯苓；若脾經氣虛不能統血而不愈者，用四君子加川芎、當歸；若中氣下陷不能攝血而不愈者，用補中益氣湯。

若赤黑相雜，此濕勝也，及小便赤澀短少，加木通、澤瀉、茯苓各一錢，山梔仁炒五分，以分利之。

愚按：初患濕盛而小便赤澀者，宜用前藥；若病久而陽氣下陷，或老弱者，宜用升陽除濕防風湯；若脾土虧損，寒水來侮，先用六君子湯加薑、桂以溫而補之，後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以升而補之。

若血痢，加當歸、川芎、生地黃、桃仁、槐花炒各一錢；久不愈，減芩、連各七分，去檳榔、枳殼，再加阿膠珠、側柏葉、白朮各一錢五分，乾薑炒黑、陳皮各一錢。

愚按：前症亦有因脾氣虛弱者，有因脾氣下陷者，有因肝氣虛弱者，有因肝血虛熱者。

祠部李宜散，患血痢，胸腹膨脹，大便欲去不去，肢體殊倦。余以爲脾氣虛弱，不能攝血歸源，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治之漸愈。後因怒，前症復作，左關脈弦浮，按之微弱，此肝氣虛不能藏血，用六味丸治之而愈。

若痢已久，而後重不去，此大腸墜下，去檳榔、枳殼，用條芩，加升麻一錢以升提之。

愚按：前症亦有因大腸氣滯者，有因大腸氣陷者，有因大腸血虛者，有因脾腎虛寒者。若大腸氣滯墜下，宜用四君子送香連丸；若大腸氣虛陷下，宜用四君子加柴胡、升麻送香連丸；若大腸血虛後重，宜用四物湯加參、朮送香連丸。東垣先生云：裏急者，腹中不寬快也，亦有虛坐而大便不行者，皆血虛也，血虛則裏急後重。

若嘔吐食不得下，加軟石膏一錢五分，陳皮一錢，山梔仁炒五分，生薑六分。緩呷之，以瀉胃口之熱。

愚按：前症若脾胃素有實熱，或過食厚味辛辣而暴患之，宜用此方；若胃氣虛，膈氣逆而作嘔吐者，用六君子加生薑；若胃氣虛寒，亦用前藥加炮薑、木香。

有一樣氣血虛而痢者，用四物湯加入參、白朮、陳皮、黃芩、黃連。

愚按：前症若脾氣虛而血弱，宜用四君子湯；若胃氣虛而血弱，宜用補中益氣湯；若久病氣血俱虛，宜用八珍湯。大凡此症久而不愈，或變症百出，但守前法，久之自愈。

有一樣寒痢，用黃連、木香、芍藥酒炒、當歸、乾薑炒、縮砂、厚朴、肉桂。

愚按：東垣先生云，前症若脈沉細而身不動作，晴不了了，飲食不下，鼻

準氣息者，用薑附湯；身重四肢不舉者，用朮附湯；暴下無聲，身冷自汗，小便自利，大便不禁，氣難布息，脈微，嘔吐者，用漿水散。

若得痢而誤服溫熱止瀉之藥，則雖稍久，亦宜用前法以下之，下後方調之。

若得痢便用前症法下之而未應，又用前調理法治之久而不愈，此屬虛寒而滑脫，可於前補虛寒溫二條用擇，更加龍骨、石脂、鶯粟殼、烏梅肉等收澀之藥。

愚按：前症若脾氣虛寒下陷，宜用補中益氣湯加粟殼、薑、桂，如不應，急用附子；若氣血虛弱，宜用十全大補湯加附子、粟殼；若命門火衰，用八味丸以補土母；若腹痛，作渴飲湯，手按腹痛稍止者，俱溫補脾胃。

《韓氏醫通・藥性裁成》 大葱汁和五倍子末，澀虛脫之痢，非虛脫不可用，莧煮汁愈初痢。

《萬病回春・痢疾》 脈：痢脈多滑，按之虛絕，尺微無陰，澀則少血，沉細者生，洪弦者死。

痢疾不分赤白，俱作濕熱治之明矣。赤屬血、白屬氣，赤白相兼，膿血雜痢，皆因脾胃失調，飲食停滯，積於腸胃之間多。其暑濕傷脾，故作痢疾。起於肚腹疼痛，大便裏急後重，小水短赤不長，身涼脈緩者易治，身熱脈弦急者難治。痢疾初起一二日，元氣壯實者，先用芍藥湯疏通積滯。三四日以後，元氣漸弱，調和飲食加減治之。如不止，服參歸芍藥調理脾胃、補益元氣。久不愈，方可服人參養臟湯加減治之。切不可驟用粟殼等藥，止寒太早，恐內積氣未盡，成休息痢；亦恐毒攻上，胸腹飽悶作疼，惡心嘔噦發呃，難治，因毒氣攻胃故也。先水瀉，後膿血者，是腎傳脾，難愈；先膿血，後水瀉者，是脾傳腎，易愈。又有痢下鮮血者，如塵腐色者，如屋漏水者，大孔如竹筒者，嘔噦發呃，煩躁身熱者，俱難治也。如魚腦髓者，身熱脈數大，半生半死也。大抵治痢疾一二日，元氣未虛，治宜疏通積滯，此通因通用之法；三四日後，不可疏通，恐元氣虛也，當清熱解毒、調養脾胃爲主。經云：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若大腸積滯壅實而後重，法當疏道之；若大腸氣虛下陷而後重，法當升補之。

初下痢者，不分赤白，皆濕熱也。壯盛人初痢宜利之。

玄白散，治痢疾初起，裏急後重，腹痛膿血窘迫，壯盛人一劑即愈。

芍藥湯，下痢稍久者，宜調和也。

調和飲，痢因熱積而氣滯者，宜清熱順氣也。

立效散，治赤白痢疾，膿血相兼，裏急後重，疼痛，一服立止。

倉廩散，治痢疾赤白，發熱不退，腸胃中有風邪熱毒及時行瘟疫，沿門闔境，皆下痢噤口者，服之神效。即人參敗毒散加黃連、陳倉米三百粒，薑棗煎服。如痢後手足痛加檳榔、木瓜；噤口痢加陳倉米一撮、石蓮肉七枚。

下痢噤口不食者，脾虛胃熱甚也，參連湯。外以田螺搗爛盒臍中，引藥下行故也。

開噤湯，治噤口痢疾。徐元濟傳。

一方，治噤口痢，米穀不下者神效。

用石蓮肉爲末，每服二三錢，用陳倉米湯調下即效。嘔加生薑汁二三匙。

下痢久不止者，宜調養氣血兼升澀也。參歸芍藥湯，治痢久一二十日，痢多不止，用此調養氣血自愈。

噤口痢不食者，胃口熱極故也，加炒黃連、蓮肉、人參、炒米、烏梅，清熱開胃爲主。下痢腹痛，裏急後重者，是熱極氣滯也。又云：裏急者，腹中不寬快也。亦有虛坐而大便不行者，皆血虛也。血虛則裏急後重，如四物湯之類治之，加木香、檳榔，和消積氣則後重自除。

久痢後重不除者，虛氣墜下也。治痢用下藥挨積仍後重者，乃陽不升也，用升麻爲君，加人參、當歸、芍藥爲君，升麻少許提氣。

大凡痢作痛者，熱流下也，加妙芩、芍藥清之。

痢後發熱不止，或積少但虛坐努力者，俱是血虛故也，倍加當歸、芍藥、地黃滋養陰血，其熱自安。

積中有紫血者，是瘀血也，加芍藥、紅花生血和血，則便血自愈。

痢下如綠豆汁者，是濕也，加蒼朮、白朮滲濕利小便。實腸散，治久痢去多，不分赤白，用此末藥換出黃糞來。【略】

痢疾日久不愈，不能起床，不思飲食，瘦弱之甚者，用補中益氣湯去柴胡，加炒芍、澤瀉、木香、砂仁、白蔻、地榆、米殼醋炒。

大抵久痢不止，多屬血氣虛弱，宜用八珍湯。若脾氣虛而血弱者，用四君子湯；若胃氣虛而血弱者，用補中益氣湯。大凡此症久而不愈，或變症

百出，但守前法，久之自愈。一血痢及下血久不止，用六味丸加地榆、阿膠、黃連、黃芩、生地黃。

《奇效醫述・治痢奇妙》 治痢奇妙，屢得神效述　痢爲險惡之症，生死所關最重，不惟時醫治之未善，而古今治法千家，多不得其竅，是以不能速收全效。予治此病，初時亦依古法，或下，或利小便，殊覺其未妙也。經驗既多，漸悟病機，乃不依古法而自製方藥，隨試輒效。後因往京，偶遇窮途無藥，自患此病，透悟益精，遂製爲一定不移之方，刊布廣施。初秋以後，此病盛行時亦兼施藥，所活甚衆，難以盡述。但施藥或一二劑，或三四劑即救一人，無不效者。至於施方，則病家醫家或吝藥本，減少方中等分而不能依方，或執泥舊聞舊見，任意加減而不肯依方，則多有不效者，吾未如之何也。然此藥用之千萬人無不效，則此法得非傳之千百世而不可易者乎？是以既刻奇方妙論，而又重刻于此，以廣其傳。

治痢奇方　此論此方，千古神品，庸醫切不可加減分厘，悞人至死，殃及子孫。病家詳觀治法。製藥用藥輕重分厘，俱要秤過，能起死回生之神藥也。

川黃連去蘆　條黃岑　生白芍　山查淨肉四味各一錢二分　陳枳殼炒堅檳榔　薑汁炒　厚朴　厚青皮各八分　當歸　甘草　地榆各五分　紅花三分，酒洗　南木香二分　桃仁炒，去皮尖研如粉一錢

水二碗煎一碗，去滓，空心服。滓再煎服。

此方，或紅或白，或紅白相兼，裏急後重，身熱腹痛者，俱可服。其有便純血，便揚塵水，大孔如竹筒等惡症，古書指爲不治者，急服此藥，亦可救，但恐服之遲緩，則毒攻壞臟腑，難救耳。其有噤口者，毒在胃口也，將此藥煎熟去滓，每一煎分五六次緩緩服之，令其胃口毒氣漸開，服完一劑後，不惟藥可進，而飲食亦漸可進矣，不必另用他藥也。單白無紅者，去地榆、桃仁二味，木香用三分，加去白陳皮四分。滯瀝甚者，加酒炒大黃二錢，服一二劑，仍除之。此方用之於三五日神效，用之於旬日，內外亦效，惟半月外則當加減，其法詳于後。

黃蓮　條芩　白芍三味生用，各四分，酒炒各六分　山查一錢　製厚朴　陳皮　青皮　檳榔各四分　甘草生熟各二分半　地榆醋炒　當歸各五分　桃仁粉六分　紅花三分　木香二分

如延至月餘，覺脾胃虛滑者，用酒炒芩、蓮、白芍各六分，陳皮、厚朴、木香各三分，醋炒地榆四分，紅花二分，當歸、人參、白朮、熟甘草各五分。以上三方，有胎婦人服之，去紅花、桃仁、檳榔。

以上方法，隨用輒效，間有不效者，必其初投參朮等補劑太早，補塞邪熱在內，久而正氣已虛，邪氣猶盛，欲補而澀之則助邪，欲清而疏之則愈滑，遂至不救，雖有奇方，無如之何，則初投溫補之禍也。予嘗治一公子、一仕宦，皆初投補劑而後不可救者，故表而出之，以戒後。

《景岳全書・雜證謨・痢疾》

論證

痢疾一證，即《內經》之腸澼也，古今方書，因其閉滯不利，故又謂之滯下。其證則裏急後重，或垢或血，或見五色，或多紅紫，或痛或不痛，或嘔或不嘔，或爲發熱，或爲惡寒。此證之陰陽虛實，最宜博審詳察，庶不致於差失，若見有不確，則大致誤人。前泄瀉門諸法，本與此通，必互相參酌用之爲善。

一、痢疾之病，多病於夏秋之交，古法相傳，皆謂炎暑大行，相火司令，酷熱之毒蓄積爲痢，今人所宗，皆此一說。夫痢因於暑而言其爲熱，豈不宜然，然炎熱者，天之常令也，當熱不熱，必反爲災；因熱貪涼者，人之常事也，過食生冷，所以致痢。多見人之愼疾者，雖經盛暑，不犯寒涼，則終無瀉痢之患，豈其獨不受熱乎？此其病在寒邪，不在暑熱，病在人事，不在天時，從可知矣。但胃強氣實者，雖日用水果之類，而陽氣能勝，故不致疾。其次之者，雖未即病，而日用日積，迨夫大火流西，新涼得氣，則伏陰內動，乘機而起，故寒濕得以犯脾者，多在七八月之間，此陽消陰長之徵，最易見也。再其次者，多以脾腎本弱，則隨犯隨病，不必伏寒，亦不必待時，尤爲易見。夫以生冷下咽，瀉痢隨起，豈即化而爲熱乎？奈何近代醫流，止見此時之天熱，不見此人之臟寒，但見痢證，開口便言熱毒，反以寒涼治生冷，是何異雪上加霜乎！俗見相同，死者不可勝言矣。

或曰：然亦有用寒藥而愈者何也？曰：以胃強陽盛之人，而得濕成熱者，亦有之。以元氣壯實，而邪不勝正者，亦有之，此皆可以寒治而愈，亦可以通利而愈，而此輩極少。以胃弱陽虛而因寒傷臟者，此輩極多，若再用寒涼，或妄加蕩滌，則無有不死。凡今以痢疾而致死者，皆此類也。觀丹溪曰：瀉痢一證，屬熱者多，屬寒者少。戴原禮曰：以酷熱之毒，至秋陽氣

始收，火氣下降，因作滯下之證，皆大謬之言也，不可信之，因作俚詞以志其戒。

俚詞曰：夏日多炎，陰邪易入。暑熱是主，風寒是客。身不被風，瘧從何致？口不受寒，痢從何得？治必求本，軒岐金石。志此微言，可爲醫則。

論瀉痢虛實

凡治痢疾，最當察虛實，辨寒熱，此瀉痢中最大關係，若四者不明，則殺人甚易也。

一、實證之辨，必其形氣強壯，脈息滑實，或素縱口腹，或多脹滿堅痛，及年少新病，脾氣未損者，方可用治標之法，微者行之，利之，甚者瀉之。

一、虛證之辨，有形體薄弱者，有顏色清白者，有脈雖緊數而無力無神者，有脈見眞弦而中虛似實者，有素稟陽衰者，有素多淡素者，有偶犯生冷者，有偶中雨水陰寒者，有偶因飲食不調者，有年衰脾弱者。以上諸證，凡其素無縱肆，而忽患瀉痢，此必以或瓜或果，或飲食稍涼，偶傷胃氣而然，果何積之有？又何熱之有？總惟脾弱之輩，多有此證。故治此者，只宜溫調脾腎，但使脾溫則寒去，即所以逐邪也。且邪本不多，即用溫補健脾，原無妨礙，不過數劑，自當全愈。切不可妄云補住邪氣，而先用攻積、攻滯及清火等藥，倘使脾氣再傷，則輕者反重，重者必危矣。

論瀉痢寒熱

凡瀉痢寒熱之辨，若果是熱，則必畏熱喜冷，不欲衣被，渴甚飲水，多亦無礙，或小便熱澀而痛，或下痢純血鮮紅，脈息必滑實有力，形氣必躁急多煩。若熱證果眞，即宜放手涼解，或兼分利，但使邪去，其病自愈。若無此實熱諸證，而瀉痢有不止者，必是虛寒，若非溫補脾腎，必不能愈，即有愈者，亦必其元氣有根，待其來復而然。勿謂虛寒之證，有不必溫補而可以愈者，或治痢必宜寒涼，而寒涼亦可無害者，皆見有未眞也。

論積垢

凡腹中積聚之辨，乃以飲食之滯，留畜於中，或結聚成塊，或脹滿鞕痛，不化不行，有所阻隔者，乃爲之積，此皆粗粕成形之屬，所當逐也。今人不能辨察，但見痢如膿垢者，皆謂之積，不知此非粗粕之屬，而實附腸着臟之脂膏，皆精血之屬也。無論瘦人、肥人皆有此脂，但肥者脂厚，瘦者脂薄，未有無脂者也。若果無脂，則腸藏之間，豈容單薄赤露，非惟藩籬不固，而且臟必易傷，無是理也。今之凡患瀉痢者，正以五內受傷，脂膏不固，故日剝而下。若其臟氣稍強，則隨去隨生，猶無足慮；若臟氣至敗，剝削至盡，或以久瀉久痢，但見血水，及如屋漏水者，此在庸人云：其積聚已無，反稱爲善，而不知脂膏刮盡則敗竭，極危之候也。使今後醫家，但識此爲脂膏而本非積聚，則安之固之且不暇，而尚敢云攻之逐之，或用苦寒以滑之利之者否？

論五色

凡五色之辨，如下痢膿垢之屬，無非血氣所化，但白者其來淺，浮近之脂膏也。赤者其來深，由脂膏而切膚絡也。下純血者，多以血爲熱迫，故隨溢隨下，此其最深者也。若紫紅、紫白者，則離位稍久，其下不速，而色因以變，或未及脈絡，此其稍淺者也。若紅白相兼者，此又其淺深皆及者也。大都純血鮮紅者多熱證，以火性急速，迫而下也；紫紅紫白者少熱證，以陰凝血敗，損而然也；純白者無熱證，以臟寒氣薄，滑而然也。然有以無紅而亦因熱者，此以暴注之類，而非下痢之謂也；有以紫紅雖多而不可言熱者，此以陰絡受傷，而非暴注之比也。若辨黃黑二色，則凡黃深而穢臭者，此有熱證，亦有寒證，若淺黃色淡不甚臭，而或兼腥餿氣者，此即不化之類，皆寒證也；黑而濃厚大臭者，此焦色也，多有火證；若青黑而腥薄者，此肝腎腐敗之色也，猶以爲熱，其謬甚矣。雖五色之辨，大約如此，然痢之見血者，無非陰絡受傷，即或寒或熱，但傷絡脈，則無不見血，故不可以見血者，必認爲熱也。凡臨此證，當必以脈色、形氣、病因兼而察之，庶不致有疑似之誤。

《醫鏡・痢疾》痢者，即下利之病也，從病從利，故名曰痢。然其爲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因平日飲食不節，油膩生冷，恣嗜無忌，或飢飽不時，或冷熱不擇，停蓄於中，久而不化，又或外感暑濕，內傷七情，行房於既飽之餘，努力於過飽之後。所積之物，煅煉稠粘，有赤有白，有赤白相雜，與純黃色之異，不見其糞，而惟見其積者，爲藉氣血而變成也。傷於血則變爲赤，傷於氣則變爲白，氣血俱傷則赤白相雜。若赤白兼黃則脾家亦傷；而純於赤白者，亦未必非傷脾所致也。使無赤白，而其色純黃，則專傷脾土，而氣與血猶未甚動焉。至若下利如黑塵之色，及屋漏水者，皆不治之症。或大孔如竹筒，唇如朱紅，皆死候也。而噤口者亦多死。以其無胃氣而邪熱獨結於上也。大法初起當先推蕩，而後調理，病久則帶補兼收，切不可驟用澀藥。初痢一澀，積聚不去，多致死亡。又不可因久痢之人氣虛不

攝，妄投黃芪、升麻之類。下痢若服芪，即發臌脹；若服升麻，則小便與積皆升至上焦，此速死之道也。但傷血則調血，傷氣則調氣，傷脾則養脾，當寒而寒，當溫而溫，當燥而燥，當清而清，因病用藥，其可以執一乎？

藥例

初痢裏急後重者，濕多也，必先於燥濕。宜以蒼朮、防風爲主，佐以黃連、檳榔、木香之類，使之快利。

初痢腹痛甚者，食積多也，必先於消食積。宜以大黃爲主，佐以厚朴、枳實、檳榔、蓬朮、甘草之類，待其利後，方以當歸、白朮、茯苓、芍藥之類以調理之。

下痢純黃，必先消食養脾。宜以蒼朮、厚朴、茯苓爲主，佐以白朮、枳實、陳皮、檳榔、蓬朮、山楂、神麴、甘草之類。

赤痢，必先於清血。宜以當歸爲主，佐以黃連、山楂、麥芽、桃仁、甘草之類。

白痢，必先於調氣。宜以木香爲主，佐以陳皮、厚朴、白朮、茯苓、神麴、麥芽、芍藥、甘草之類。

赤白相雜，必先調氣養血。宜以當歸、木香爲主，佐以桃仁、山楂、麥芽、陳皮、白朮、黃連、甘草之類。

血痢久不愈者，帶補兼收。宜以當歸、芍藥、川芎、地黃爲主，佐以白朮、地榆、烏梅、五味、甘草之類及黃連。

白痢久不愈者，帶補兼溫。宜以白朮、人參、茯苓、甘草爲主，佐以肉果、肉桂、訶子、烏梅、大棗、煨薑之類。

赤白相雜，久不愈者，帶補氣血兼澀。宜以當歸、白朮、芍藥、人參爲主，佐以肉果、烏梅、炙甘草、粟殼、大棗之類。

久痢不愈，至九十月間者，大補兼溫。宜以大劑人參、白朮爲主，佐以炒黑乾薑、烏梅、肉果、肉桂、炙甘草、大棗之類。

下痢純血不粘稠者，乃傷血也，必消導其血。宜以當歸、桃仁、紅花、山楂爲主，佐以蘇木、赤麵、牛膝、生地黃、赤芍、甘草之類。此病在大人多難愈，在小兒則惟以食積治之。

休息痢，經年累月不愈，或愈後不時復發者是也。此爲氣血皆虛，脾胃甚弱，不可不大補。宜以當歸、地黃、人參、白朮爲主，佐以川芎、芍藥、茯苓、炙甘草、肉桂、烏梅、肉果之類。不用煎劑，即以此爲末，用大棗煮熟去皮核，搗成膏，加生薑汁，拌和爲丸，空心米湯送下二百丸，爲嘗服之藥，方可收功。

噤口痢，絕不飲食，食即隨吐，蓋爲邪熱在上焦，脾土不能爲主，故患此病者多死。若治得其道，亦或有可生者。宜用白芍、木香、黑薑等劑。宜以乾山藥、細茶爲主，佐以人參、石蓮、黃連、石菖蒲、茯苓之類。水煎，加生薑汁，徐徐呷下，任其吐出，仍與飲之。又吐又飲，終至不吐，即可生矣。再與二三服即愈。以後不必再服。胸次一開，自然思食，何噤口之有，故宜用石菖蒲。

疫痢，憎寒壯熱，下痢臭穢，衆人病一般者是也，必先解表發散。宜以大劑蒼朮爲主，佐以羌活、防風、人中黃、芍藥、黃芩、黃連之類，加葱白、生薑服之。

又　醫家以瀉爲在脾，痢爲在腎。故先瀉後痢者，則曰脾傳腎，爲賊邪，其病難愈；先痢後瀉者，則曰腎傳脾，爲微邪，其病易愈。此前人之說也。以愚論之，瀉爲在脾，不假言矣，而謂痢在腎，不能無議焉。瀉固多由於飲食，而痢獨非飲食所傷乎？飲食停積，因濕熱而化，遂爲稠濁，膠固於腸胃之中，欲下不下，是以有裏急後重之苦，明脾經病矣。而顧以痢屬於腎者，何以謂歟？吾未聞飲食之人，不由於脾，而反由於腎也。夫既謂之腎病矣，然治痢之藥，悉皆蒼朮、厚朴、黃連、木香、白朮、陳皮之類，并未有用杜仲、黃柏、牛膝、地黃補腎等藥。治腎家之疾，而乃用脾家之劑，必其非腎病故也。要知先痢後瀉，而後易愈者，以積滯已盡，而脾尚虛也，豈腎傳脾之謂耶。先瀉後痢之難愈者，以脾土已壞，而積滯方壅也，豈脾傳腎之謂耶？腎能藏精，不能藏飲食，若以痢屬於腎，則飲食皆藏於腎矣，豈理也哉。大約治痢之法，與大人無異，但下痢純血者，在大人則爲難治，在小兒則爲食積，而無所妨。若治小兒之痢，又宜多以消積爲主耳，其詳具見於大人痢疾門，故此不復贅。

藥例

凡初痢腹痛後重，宜先以消積等藥治之。問其所傷者何物？若穀食則麥芽、神麴爲君，肉食則山楂、蓬朮爲君，面食則萊菔子爲君，冷食則草果爲君，宿食則黃連、枳實爲君。而又用蒼朮以燥其濕，厚朴以寬其腸，木香、檳榔以調其氣，當歸以養其血，木通、茯苓以分利小水。則利自通快，若不通

快，少加大黃以利之。初痢無止法，切不可用粟殼，雖烏梅亦未可便用。初痢無補法，切不可用人參，雖白朮亦未可便用。若見其去後多次，欲升提其氣，而□升麻，立見危殆，戒之！戒之！

痢疾半月後始可用□□□月後，始可用烏梅；□□有腹痛，亦未可用□□□血虛，乃可用人參，而□佐之以陳皮。如胃□□□豆蔻、肉桂之類，亦可少用。蓋痢本濕熱，若遷延日久，入於秋冬之交，則變爲寒痢，故可用溫藥也。

瘧痢兼作，莫重之病。若以風食治，則得之矣。宜防風、羌活、紫蘇以解其表，柴胡、芍藥以定其寒熱，黃連以瀉其火，檳榔、枳實、麥芽、神麴以消其積。而蒼朮一味，尤不可不多用，以其氣雄，能治內外之邪也。瘧痢傳染者，即名疫痢，禁用補劑，若下人參，其死可待。

久痢不止，去後無度，非補不可。必以人參、白朮爲主，茯苓、肉豆蔻、訶子、烏梅、蓮肉、大棗、煨薑之類爲佐，補中帶收，乃妙。若餘血未盡，宜加當歸、芍藥、側柏葉、地榆之類，補中帶止，庶乎不寬不驟，得調理之宜，而蒼朮、厚朴、檳榔、黃連等劑，又不可用矣。雖木香一味，本爲治痢之良藥，但行氣太甚，久痢用之，反助下行之勢，又豈可以嘗用哉！

《秘方集驗・痢疾諸症》 痢疾總論　王節齋曰：痢是濕、熱、食積三者，別赤白青黃黑五色，以屬五臟。白者，濕熱傷氣分；赤者，濕熱傷血分；赤白相雜，氣血俱傷；黃色稠濁者，食積。治法，瀉腸胃之濕熱，開鬱結之氣，消化積滯，三因通用。其初則下之，下後未愈，隨症調之。痢稍久者，不可下，胃虛故也。痢多屬熱，亦有虛與寒者，虛者宜補，寒者宜溫。年老及虛弱人，不宜下。主方：黃連炒錢半，黃芩炒二錢半，白芍炒二錢，木香、枳殼炒各一錢五分，檳榔五分，甘草炙三分。腹痛，加當歸一錢半，縮砂一錢，再加木香、芍藥各五分。後重，小便澀，加滑石炒一錢半，再加枳殼、檳榔、芍藥生用、黃芩條實者各五分。白痢，加白朮、白茯苓炒、滑石、陳皮各一錢。初欲下之，再加大黃五錢，兼食積者，加山楂、枳實各一錢。紅痢，加當歸、川芎、桃仁各一錢半，初欲下之，再加大黃五錢。紅白相雜，加當歸、川芎、桃仁各一錢半，以理血；滑石、陳皮、蒼朮各一錢半，以理氣；有食積亦加山楂、枳實。白痢久，胃弱氣虛，或下後未愈，減芩、連、芍藥各七分，加白朮一錢半，黃芪、茯苓、陳皮各一錢，縮砂、炙乾薑各五分，去檳榔、枳殼。紅痢久，胃弱血虛，或下後未愈，減芩、連各五分，加當歸、川芎、熟地黃、阿膠、陳皮各一錢，白朮一錢半。色赤黑相雜，此濕盛也。小便赤澀短少，加木通、澤瀉、茯苓各一錢，山梔子炒五分，以分利之。血痢，加當歸、川芎、生地黃、桃仁炒、槐花各一錢。久不愈，減芩、連各七分，去檳榔、枳殼，再加阿膠、炒扁豆葉各一錢半，炒黑乾薑一錢，白朮一錢半，陳皮一錢。痢已久，而後重不去，此大腸墜下，去檳榔，加枳殼。用條實黃芩，加升麻一錢，以升提之。嘔吐食不得下，加軟石膏一錢半，陳皮一錢，山梔仁炒五分，入生薑汁，緩呷之，以瀉胃口之熱。有一種氣血虛而痢者，四物湯加人參、白朮、陳皮、黃連、黃芩、阿膠之類補之，痢自止。氣下陷加升麻。有一種寒痢，黃連、木香、酒炒芍藥、當歸、炒乾薑、縮砂、厚朴、肉桂之類溫之。患痢誤服溫熱止澀之藥，雖則稍久，亦宜用前法下之，下後方調之。患痢，便用前法下之而未愈，又用前調理法治之而久不愈，此屬虛寒而滑脫，可於前虛補寒溫二條擇用，更加龍骨、赤石脂、罌粟殼、烏梅肉等收澀之藥。

治痢初起　水紅花近水邊者，取花葉炒末，每服三錢。紅痢，蜜湯下；白痢，砂糖湯下；紅白痢，砂糖、蜜湯調下，三服即止。三月三薺菜花連根挂風處，陰乾，用時瓦上焙乾成灰，砂糖湯調服。立夏前將荸薺曬乾，燒酒浸服四枚，即愈。不拘久近赤白，陳細茶三錢，連皮生薑切片三錢，水盅半，煎八分，食遠服。

噤口痢　男婦湯飲不下者，烏梅一斛，敲碎，置盆中，將十餘碗水，煎滾泡熱。令病人坐盆上，待熱氣衝上肛門，溫即洗，其人亦睡去，即扶上床，煎粥湯候之。如思飲食，即與粥湯半碗，少頃，與稀粥半碗，不宜多。若小兒，照方減半可也。黃連三錢，人參一錢五分，水一盅，煎七分，溫服，藥入口即蘇。烏梅二個，夾住蝸牛一條，繩扎住，安口中，化水滴下，愈。木鱉子研，和麵作餅，貼臍中，亦效。

熱痢有血，後重，腹痛難忍　大黃、黃芩各二兩，滑石水飛、黑牽牛另磨，取頭次末各四兩。

上爲末，米糊丸，桐子大，每食後白湯服七八十丸。

下痢純血　黑炮薑一味，每服米飲調下二錢。久而不愈，眞阿膠蛤粉炒珠、川黃連酒洗、當歸酒洗各一兩，烏梅肉焙燥、乾薑炒黑各五錢。上爲末，將阿膠化，和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清酒下百丸。

久痢　風化石灰一兩炒黃色、白茯苓三兩。爲末，醋打黃米粉糊爲丸，桐子大，每空心米湯下三四十丸。木香五錢，甘草炙、黃連各三錢，訶子一兩半生半熟，爲末，煎芍藥白朮湯，調服二錢。泄痢三四月者，苦瓜蔞一個，帶子連穰，火煅存性，爲末，作一服，好酒送下。

遠年痢　上好豆酒，暖熱一二盅，每盅內入薑汁一二茶匙，不宜多服，數十次自愈。哺退鷄子殼，毛坑上挂燥，研極細末，將一分百滾湯送下，即愈。臭椿樹皮一兩五錢，雨前茶一錢五分，扁柏葉二錢五分，棗頭、烏梅各二枚，好酒、白水各一碗煎，須緩服，恐泛。

《石室秘録・正治法》　師曰：脾經之病，如水瀉乃脾氣不溫，血痢乃過於燥熱而成此症也。水瀉用白朮一兩，車前五錢，二味煎湯，服之立效。方名分水丹。血痢不同，有腹痛不痛之分：痛者用歸尾六錢，黃連三錢，枳殼二錢，白芍六錢，廣木香二錢，甘草一錢，蘿蔔子二錢，水煎服。不痛者白芍三錢，當歸三錢，蘿蔔子一錢，枳殼一錢，檳榔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水瀉者，乃一時水氣侵脾，故傾腹而出。用白朮以利腰臍之氣血，用車前以分消其水勢，此正治之法也。

乙曰：白朮、車前利腰臍而消水氣，是矣。然而白朮亦能健脾。脾健水濕自分，原不必借重車前。車前能通竅而安藏氣，亦不止分消已也。藏安則水濕之氣自消，各有專能，又能分助，所以奏效耳。

師曰：血痢者，乃肝經來剋脾土也。雖因脾土之濕，又加暑熱暗侵，瓜果內傷所致。然終因肝木太旺無制，凌脾土而然也。故方用白芍當歸滋肝而平木，肝木得養，不來下剋脾土，則土亦得養，而血痢自痊矣。

乙曰：血痢雖有痛不痛之分，其實皆火邪而挾濕氣也。論理二方俱可通治，而師分別痛不痛之分，乃愼之也。二方出入加減，各爲神效，正不必畏首畏尾，一用之於痛，一用之於不痛也。蓋火邪帶濕氣，居於腸脾之際，不得奔下，未有不急而後重者。妙在用當歸白芍滑而利之，則火邪利於直下，不止平肝木而救脾土也。

《石室秘録・通治法》　論痢下通治　論火瀉通治　論下血通治

師曰：通治者，因其通而通之也。如人病下痢者是痢疾之症，多起於暑天之鬱熱，而又感以水濕雨露之氣以成之。紅白相間，如血如膿，甚者如屋漏水，如魚凍水，裏急後重，崩迫痛疼，欲下而不能，不下而不快；一日數十行或一夜數百行，或日夜數千行，氣息奄奄，坐而待死，此通之病也。若驟止其邪，則死生頃刻；不止其邪，則危絕如絲。欲補其氣，則邪氣轉加；欲清其火，則下行更甚。此時惟有因勢利導之法，可行於困頓之間。或疑人已氣虛血敗，更加利導，必致歸陰。不知邪氣一刻不去，則正氣一刻不安；古人治痢疾無止法，信不誣也。方用白芍，當歸各九錢，蘿蔔子五錢，枳殼三錢，檳榔三錢，甘草三錢，車前子二錢，水煎服。一劑即止，二劑全安，可用飲食矣。此方之奇而妙者，全在用白芍、當歸，蓋水瀉最忌當歸之滑，而痢疾最喜其滑也。芍藥味酸，入肝以平木，使木不敢再侵脾土。又有枳殼、檳榔，消逐其濕熱之邪，又加車前分利其水濕，而又不耗眞陰之水，所以功勝於茯苓也。尤奇者，在用蘿蔔子一味，世多不解。蓋蘿蔔子味辣而能逐邪去濕，且又能上下通達，消食利氣，使氣行於血分之中，助歸芍以生新血，而去蕩其敗淤也。少加甘草以和中，則無過烈之患。此奏功之神奇，實有妙理耳。

《證治彙補・痢疾》　大意　飲食不節，起居不時，陰受之則入五臟，閉塞滯下爲飧泄、腸癖。《內經》滯下者，謂氣食滯於下焦，腸癖者，謂濕熱積於腸中，即今之痢疾也。《彙補》故曰無積不成痢，痢乃濕、熱、食積三者。《雜著》

內因　生冷油膩留滯於內，濕蒸熱瘀，伏而不作，偶爲調攝失宜，風寒暑濕干觸穢濁，故爲此疾。《指掌》其多發於夏秋者，因脾主長夏，脾感酷暑，肺金亦病，至秋氣收斂，火氣下降，肺傳大腸，幷迫而爲病也。《醫統》

外候　或膿或血，或膿血相雜，或純腸垢，或無糟粕，或糟粕相雜，雖有痛、不痛、大痛之分，然皆裏急後重，逼迫惱人。《丹溪》若初起有惡寒發熱，頭疼身痛者，帶表症也，初起有心煩口渴，腹痛嘔吐者，裏實症也。《彙補》

分寒熱　痢起夏秋，濕熱交蒸，本乎天也，因熱求涼，過吞生冷，由於人也。氣壯而傷於天者，鬱熱爲多，氣弱而傷於人者，陰寒爲甚。濕土寄旺四時，或從火化則陽土有餘而濕熱爲病，或從水化則陰土不足而寒濕爲病。《必讀》

辨虛實　脈滿惡食，急痛懼按者，實也；煩渴引飲，喜冷畏熱者，熱也，脈強而實者，實也，脈數而滑者，熱也。外此無非虛寒矣，其相似之際，最當審察。如口渴而喜冷者，爲熱；口渴而喜熱者，爲寒。腹痛而脹悶者，爲實，腹痛而喜按者，爲虛。溺短而赤澀者，爲熱；溺短而清白者，爲寒。後重而新病爲實，後重而久病爲虛，脈大而沉實爲實，脈大而浮洪亦虛。《必讀》

辨五色　濕熱之積干於血分則赤，干於氣分則白，赤白兼見，氣血俱病也。純下清血者，傷風也；色如豆汁者，傷濕也；淡黃挾白者，食積也；微紅焦黃者，熱毒也；紫黑血絲者，瘀血也；雜下散血者，損傷也。如魚腦者，脾失運而陳積不腐也；如凍膠者，腸胃冷而眞液下脫也。如白膿者，虛而挾熱，津液努責而結也；如屋漏水、塵腐色者，元氣弱極也；如鷄肝色者，百脈皆傷也。《彙補》

辨寒熱　世俗多以白爲寒，赤爲熱，似矣。然白色亦有屬熱者，當察運氣之相勝以發散疫邪，《大全》不可用剋導攻下之劑。

瘀血痢　凡飽食疾走，極力叫號，跌仆受傷，鬱怒不泄，以及婦人經行產後誤吞生冷，惡血不行，凝滯於內，侵入腸間而痢疾，純下紫黑惡血，脈現芤細結促，治當祛瘀。《彙補》

噤口痢　痢而能食，知胃未病，有脾家濕熱薰蒸清道而成。噤口者，亦有脾胃素虛者，亦有悞服利藥犯其胃氣者，亦有服澀劑太早者，如胃弱氣陷，絕不思食則難治矣。如大虛大熱者，以人參同薑炒、黃連煎湯，時時呷之，或單用石蓮肉炒香煎服，外用田螺搗爛，入麝一分納入臍中，引熱下行。《彙補》

休息痢　屢止屢發，經年不愈，名曰休息，多因兜澀太早，積熱未清所致。亦有調理失宜，亦有過服寒涼，亦有元氣下陷，亦有腎虛不固，均能患此。《醫統》

虛滑痢　勞役過度，中州衰損，四肢困倦，穀食難化，下痢糟粕，腹中微痛，但有虛坐并無努責，六脈沉伏，或應指糢糊，治宜調補，不可以常例治之。亦有痢久不愈而變成者，治法相同，如再用寒涼行氣，則惡寒厥逆自汗昏沉等症立見矣，須大劑辛溫之品補之。如肉桂薯附之類。

陰虛痢　有素患陰虛，偶感寒邪，腹痛下痢，裏急後重，赤白稠濁，或見紅水，發熱夜甚，煩渴不寧，胸中似飢，得食則脹，治以清解熱邪，兼滋陰血，庶可保全。設用涼血攻積補氣破氣治之，必死。如白芍、生地、丹皮、山藥、甘桔、阿膠、石蓮、赤芩、陳皮、風米、澤瀉之類。《寓意草》【略】

痢分輕重　凡痢，身不熱者輕，身熱者重，能食者輕，不能食者重，絕不食者死。《彙補》【略】

死症　下痢純血者死，如塵腐色者死，如屋漏水者死，如魚腦如豬肝者死。氣短呃逆者死，唇若塗硃者死，大孔如竹筒者死，身熱脈弦者半生半死。脈細皮寒，氣少，泄痢前後，飲食不入，五虛者死。直腸自下者，死。久痢忽大下結糞者死，小兒出痘即發痢者死，婦人新產即發痢者亦死。《彙補》

脈法　腸癖下膿血，脈沉小滑利者吉，浮洪弦數者凶，又洪弦者重，浮大者未止，微弱者自愈，雖發熱不死，惟弦急者難治。《彙補》

治法　和血則便膿自愈，行氣則後重自除。《內經》後重則宜下，腹痛則宜和，身重則除濕，脈弦則祛風。《東垣》因於濕熱者去其濕熱，因於積滯者去其積滯，因於氣者調之，因於血者和之。新感而實者，可以通因通用，久病而虛者，可以塞因塞用。《必讀》

初痢忌澀　初痢之法，化滯清熱，直候積消毒散，脾胃已和，氣血將復，方可調補，不可遽用肉蔻、訶子、白朮輩以補住濕熱，不可妄投粟殼、龍骨、烏梅等以秘澀腸胃，恐邪得補而愈甚，腹痛欲死，變症百出，日久延遷而未已也。《心法》

久痢忌攻　氣本下陷而再行其氣，後重不益甚乎？中本虛衰而復攻其積，無氣不愈竭乎？濕熱傷血者，自宜調血，若過行推蕩，血不轉傷乎？津亡作渴者，自宜止泄，若但與滲利，津不轉耗乎？《必讀》

痢有汗法　初起發熱惡寒，頭疼身痛，表症見者，即宜發散，所謂風邪內結者，汗之是也。《醫統》

痢有補法　脈來微弱者可補，形色虛薄者可補，病後而痢者可補，因攻而劇者可補。《必讀》

痢久補脾　久痢體虛，氣弱滑脫，徒知止澀，竟難奏效，殊不知元氣下陷，當用升提補氣，如參、芪、白朮、升麻之屬，自能漸愈。甚者，炙氣海、天樞、百會穴。《醫統》如食少者，專調脾胃，飲食進而氣血和，蓋痢以胃氣爲本也。《入門》

痢久補腎　腎爲胃關，開竅於二陰，未有久痢而腎不虛，故治痢不知補腎，非其治也。蓋病在火衰，土位無母，設非桂附大補命門以復腎中之陽，以救脾家之母，則門戶何由而固，眞元何由而復。《土材》【略】

選方　化滯湯，治下痢因於食積氣滯者。

加味平胃散，治下痢因於濕蒸熱鬱者。

芩朮湯，統治痢疾積去調理之劑。

黄芩湯。

《辨證玉函・陰症陽症辨・痢疾》 痢亦不同，有陽痢陰痢之分，世人不知也，皆爲濕熱所致，動言痢無止法，而不辨其陰陽之異，故往往殺人，可慨也。陰陽之痢，《內經》亦未分別，我今日亦泄天地之奇，大約便血腹疼後重噤口者，陽痢也。腹不痛，以手按之而快者，糞門無急迫之狀，日能食，無血而白痢者，乃陰痢也。雖用藥得宜，一方可以兼治，然終不識症之陰陽，猶爲不知痢症之人也，不可不明辨之。庶幾用藥可分輕重，尤易奏功如響，吾今立二方，一治陽痢，一治陰痢。陽痢方名爲掃痢神丹，一劑卽止血，二劑卽止痢，不必三劑也。陰痢方名爲化痢仙丹，一劑輕，二劑止，三劑全愈。人見血痢爲重，而不知白痢感於陰分未嘗輕也，但陽痢火重而濕輕，陰痢火輕而濕重耳。陽痢之方，妙在用黃連於大黃之中，使火毒迅掃而去，不久留腸胃之中，陰痢之方，妙在用芍藥之多，平肝以扶脾土，使土安而水易去，其餘皆是祛逐邪穢之物，各用之咸宜，所以奏功尤易也。

《症因脈治・痢疾論》 痢疾之症，便下膿血，或赤或白或黃，或三色雜下，裏急後重，欲便而不得便，既便而復登廁，逼迫惱人。若但瀉水穀，不滯膿血，此名水瀉，而非痢疾矣。

又 疫痢有外感無內傷

疫痢之症，長幼相似，沿門合境，一齊發作，下痢膿血，或下純血，或下黃水，或下紫血水，身熱頭痛，胸滿不食，此疫痢之症也。

疫痢之因，運氣所主，或流衍之紀，雨濕連綿，寒水時行，或二火司政，赫曦行令，濕熱大作，或燥金行令，燥火時行，三者皆成疫毒症，此所謂天行病也。

疫痢之脈，寒濕所傷，脈多濡散，或見微遲，或一手脈伏。脈若洪數，濕熱之邪。脈若躁疾，燥火之診。

疫痢之治，寒濕脈微者，人參敗毒散。脈伏者，升麻葛根湯，以升陽發散，則脈自起。若早用涼藥，則疫毒內伏，胸次不舒，而脈愈不出矣。待表邪已散，然後分濕火燥火治之。濕熱脈洪，香連丸、六一散。滿悶不舒，香連平胃散。燥火脈數，當歸銀花湯調六一散，送下當歸大黃丸。

《醫學心悟・痢疾》 古人治痢，多用墜下之品，如檳榔、枳實、厚朴、大黃之屬，所謂通因通用，法非不善矣。然而效者半，不效者半，其不效者，每至纏綿難愈，或嘔逆不食而成敗症者，比比皆是。予爲此症，仔細揣摩不能置，忽見燭光，遂恍然有得，因思火性炎上者也，何以降下於腸間而爲痢。良由積熱在中，或爲外感內寒所閉，或爲飲食生冷所遏，以致火氣不得舒伸，逼迫于下裏急而後重也，醫者不察，更用檳榔等藥下墜之，則降者愈降，而痢愈甚矣。予因製治痢散以治痢症，初起之時，方用葛根爲君，鼓舞胃氣上行也。陳茶、苦參爲臣，清濕熱也，麥芽、山查爲佐，消宿食也。赤芍藥、廣陳皮爲使，所謂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也，製藥普送，效者極多。惟于腹中脹痛不可手按者，此有宿食，更佐以樸黃丸下之。若日久脾虛，食少痢多者，五味異功散加白芍、黃連、木香清而補之。氣虛下陷者，補中益氣湯升提之。若邪熱穢氣塞于胃脘，嘔逆不食者，開噤散啓之。若久痢變爲虛寒，四肢厥冷，脈微細，飲食不消者，附子理中湯加桂溫之。夫久痢必傷腎，不爲溫暖元陽誤事者衆矣，可不謹歟。

治痢散，專治痢疾初起之時，不論赤白皆效。

樸黃丸，治痢疾初起，腹中實痛，不得手按，此有宿食也，宜下之。

開噤散，治嘔逆食不入，書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故用黃連。痢而不食，則氣益虛，故加人參。虛人久痢，幷用此法。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痢疾總括》 大痕小腸大腸瀉，腸癖滯下古痢名，外因風暑濕蒸氣，內因不謹飲食生。白痢傷氣赤傷血，寒虛微痛熱窘疼，實墜糞前虛墜後，濕熱寒虛初久稱。

〔注〕大痕瀉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也。小腸瀉者，溲澀而便膿血，少腹痛也。大腸瀉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也。腸癖者，飲食不節，起居不時，陰受之，則入五藏，膜脹閉塞，下爲飧瀉，久爲腸癖，腹疼下血也。滯下者，積汁垢膩，與濕熱滯于腸中，因而下也。此皆古痢之名也。然痢之爲病，裏急後重，下利膿血，小便赤澀。裏急者，腹痛積滯也。後重者，下墜氣滯也，小便赤澀者，濕熱鬱滯也。皆因外受風暑濕蒸之氣，內傷生冷飲食過度而生也。白痢自大腸來。大腸與肺爲表裏，肺主氣，故屬傷氣也。赤痢自小腸來，小腸與心爲表里，心主血，故屬傷血也。寒閉痛甚，寒開痛微，痢開病減，故痛微也。虛者少氣，氣無壅滯，故亦痛微也。熱者多實，性急不得舒通，故窘痛甚也。後墜下迫肛門，糞出墜止，爲糞前墜，乃滯也，故曰實墜。糞出更墜，爲糞後墜，非滯也，故曰虛

墜。初痢多屬濕熱，久痢多屬寒虛也。

噤口痢　水穀痢　風痢　休息痢　熱痢　寒痢　濕痢　五色痢

噤口飲食俱不納，水穀糟粕雜血膿，風痢墜重圊清血，休息時作復時停，熱痢魚腦稠粘穢，寒痢稀澼白清腥，濕痢黑豆汁渾濁，五色相雜藏氣凶。

〔注〕噤口痢者，下利不食，或嘔不能食也。水穀痢者，糟粕膿血雜下也。風痢者，似腸風下清血而有墜痛也。休息痢者，時發作時停止也。五色痢者，五色膿血相雜而下也，若有藏腐屍臭之氣則凶。

痢疾死證

水漿不入利不止，氣少脈細皮膚寒，純血噤口嘔藏氣，身熱脈大命難全。

〔注〕下利不止，水漿不入，氣少脈細，皮膚寒，死於陽絕也。下利純血，噤口，嘔逆藏氣，身熱脈大，死於陰絕也。

《雜病源流犀燭・痢疾源流》　附載繆仲淳治痢諸法及諸藥要品

腹痛宜和：　黃連四錢、白芍三錢、炙甘草一錢半、黃柏一錢、升麻七分，煎服。

胃弱宜和：　前方去黃柏，加入參三錢、橘紅二錢、蓮子四十粒。

裏急宜解：　前方加當歸二錢。

後重宜除：　前方加枳殼、檳榔各一錢半，木香汁七匙。

口渴小便赤澀短少或不利宜利：　前方加枳殼、檳榔、滑石各一錢半。

身重宜除濕：　茯苓、澤瀉。

脈弦宜去風：　秦艽、防風。

風邪內閉宜汗：　麻黃、白芷、葛根。

身冷自汗宜溫：　附子、乾薑。

赤多宜清：　山查、紅麴、烏梅。

膿血稠粘宜重藥竭之：　大黃、芒硝。

白多宜溫：　吳茱萸。

鶩溏爲利宜溫：　木香、肉桂。

惡心飲嘔即噤口痢宜清胃：　人參、扁豆、白芍，以綠色升麻六七分佐之。

久痢不止宜斂：　人參三錢、茯苓二錢、砂仁一錢五分、肉果煨一錢。

《醫林改錯・論痘非胎毒・保元化滯湯》　治痘五六日後痢疾，或白或紅，或紅白相雜皆治。

此方乃余之心法，不獨治小兒痘症痢疾，大人初痢久痢，皆有奇效。然大人初痢，滑石用一兩五錢，白糖一兩，不必用黃耆。久痢加黃耆，滑石仍用一兩五錢。

方歌：　保元化滯補攻方，一兩黃耆煎作湯，爲末滑石須一兩，冲服痢止氣無傷。

《醫鈔類編・痢疾門》　治痢用藥大法　治痢大法，以甘、芍和中止腹痛，熱痛如芩、連，寒痛加薑、桂。以木香、檳榔行氣除後重，氣分加枳殼、滑石寬腸，血分加當歸、桃仁和血，以秦艽、皂角祛腸風，黃芩、黃連消熱毒，以白朮、陳皮調胃，茯苓、澤瀉滲濕，枳實、大黃蕩積。嘔吐加石羔、薑汁，氣虛加黃芪、參、朮，血虛加芎，歸、阿膠、黑薑、柏葉。痢已，後重不解，去檳榔、枳殼，換黃芩，加升麻提之。

《活人心法・雜症方》　痢疾腹痛　紅白相雜，禁口，不拘老幼，宜一二劑，萬無失。或打末冲服，亦可救，不盡述。

川連　黃芩　白芍　查肉各一錢五分　枳殼　紫樸薑汁炒　檳榔　青皮各一錢　當歸　甘草　地丁各八分　紅花　桃仁　木香各三分共煎服。

如單白者，去地丁，桃仁，加橘紅一錢。如大便閉澀，加大黃製二錢，如年幼則少加之。

《冷廬醫話・痢》　孔以立痢論，謂五色痢，法當溫補脾腎。余治一五色痢，用溫而愈。然《馮氏錦囊》中有五色痢實症一條，想或有此症，余特未之見也云云。余曾治一小孩患五色痢，口渴發熱，用萬密齋《保命歌括》鳳尾草方，一服即愈。此方主治赤白痢。而五色痢亦可治，可知其功效之神，大抵五色痢有溫寒之別，宜溫者難治，宜寒者易治。錄方於此。鳳尾草，連根一大握，竹林中與井邊者極佳，如無即產別地俱可用，一名鷄腳草。老倉米一勺，老薑帶皮三片，葱白連鬚三根，用水三大碗，煎至一碗去渣，入燒酒小半盞，眞蜜三茶匙，調極勻，乘熱服一小盞，移時再服，以一日服盡爲度。忌酸味及生冷、煎炒、米麵、點心難化等物。余按本草，鳳尾草性至冷，治熱毒下痢，治痢者確審非虛寒症，乃可用之。

痢以口渴腹痛爲實熱。丹溪曰：　口不渴，身不熱，喜熱手熨蕩，是名挾寒。李士材曰：　口渴更當以喜熱喜冷分虛實，腹痛更當以痛之緩急，按之可否，腹之脹與不脹，脈之有力無力分虛實。蓋恐人概以口渴腹痛爲實熱也，然則不口渴腹痛者，果皆屬虛寒乎。又昔人謂先痢後瀉者，腎傳脾，爲微

邪，易治。先瀉後痢者，脾傳腎，爲賊邪，難醫。余嘗持此說以臨症，遇有先瀉後痢，口不渴，腹不痛者，幾難辨其爲實熱，爲虛寒，後見秦皇士《症因脈治》有云：濕熱痢之症初起，先水瀉，後兩三日便下膿血，濕氣勝，腹不痛，熱氣勝，腹大痛，肛門重滯，裏急後重。又云：下痢紅積而腹不痛，濕傷血分也，宜服河間黃連湯。黃連、當歸、甘草始悟腹不痛者，亦有實熱，而口不渴可類推矣。自後凡遇夏秋痢疾，口不渴，腹不痛，而裏急後重，痢無不裏急後重小便少，脈數者，一以河間法治之皆效。

白槿花治赤痢甚效。余於杭郡學署植數株，秋間花開繁茂，凡患赤痢者，以花五六朵，置瓦上炙研，調白糖湯，服之皆愈。荷花池頭陳某，秋間下痢月餘，諸藥不效，已就危篤，亦以此方獲愈。採花曬乾，藏之次年，治痢亦效。

治噤口痢方，用人參倍用，黃連薑汁製、石蓮肉炒，二味等分，水煎緩服。此方胃氣虛者宜之，若熱毒盛者，尚宜酌用。華治老少下痢，食入即吐，用白蠟方寸匕，鷄子黃一個，石蜜、苦酒即醋也、髮灰、黃連末各半，鷄子殼先煎，蜜、蠟、苦酒、鷄子黃四味令勻，乃納連、髮，熬至可丸乃止，二日服盡，神效無比。李瀕湖謂此方用之，屢經效驗，乃諸家方書罕見。採錄，知良方之見遺者多矣。陳氏藏器治小兒痢，用鷄子和蠟煎。蓋本此方之意，然不若此方用藥靈妙也。

《醫學衷中參西録・治痢方》 變理湯，治下痢服前藥未全愈者。若下痢已數日，亦可徑服此湯。又治噤口痢。【略】

解毒生化丹，治痢久鬱熱生毒，腸中腐爛，時時切疼，後重，所下多似爛炙，且有腐敗之臭。【略】

通變白頭翁湯，治熱痢下重腹疼，及患痢之人，從前曾有鴉片之嗜好者。【略】

三寶粥，治痢久，膿血腥臭，腸中欲腐，兼下焦虛憊，氣虛滑脫者。

紀事

《掃葉莊醫案・痢疾泄瀉便血》 鼻癢心辣閃爍，即大便下血，形瘦脈小數，已經數年。

枯黃芩　生白芍　清阿膠

痢疾自止，頭痛至腰，二便得通少安，議通太陽以驅濕鬱。

木防己　生白朮　紫厚朴　桂枝木　苓皮　廣皮

邪陷入裏，瘧變爲痢，古稱經臟兩傷，方書都以先解外，後清裏，拙見論病先究體質。今素有血症，且客游遠歸，從陰虛伏邪是用藥須避溫燥劫陰矣。鼻煤齦血，舌絳乾涸，陰液有欲盡之勢，奈何？邪熱內迫，有油乾焰滅之危。醫見病治病，不審肌如甲錯，脈細尺不附骨，入夜煩躁不寐，議以護陰，急清陰中之邪熱。

生鷄子黃　黃柏　清阿膠　白頭翁　北秦皮　小川黃連　細生地

又　目紅黃脘脹，下血紫滯，裏急後重，此夏秋濕熱，與水穀互蒸，致氣分窒塞，三焦不清。當薄味蔬食，不致釀痢。

白蔻　銀花　桔梗　厚朴　木通　茵陳　槐花　廣皮　茯苓皮

本病下損，利再傷陰，從肝腎治，勿以瀉痢投燥，燥則劫陰矣。

人參　炒黃山藥　炒查肉　熟地黃　廣橘紅　茯神

夏秋痢疾，大率水土濕熱致病，用藥都主苦寒，攻消清火最多。但體質久虛，帶淋經漏，當利起經帶交熾，因時病累及本病，未宜香連、檳、朴、大黃大泄之劑矣。良由下焦不固，利必亡陰，小腸氣鬱，糞垢欲出，痛墜不爽，此宜通垢滯，又必顧護陰氣。凡看病必究體質，勿通套混治。

細生地　炒銀花　炒黑砂糖　炙黑甘草　穭豆皮　炒查肉　炒白芍

久痢久瀉肛墜，頻頻不爽，此乃腎傷。脈來數小，醫作脾胃病治，故不效。

熟地黃炭　炒焦歸身　漂淡補骨脂　炒菟絲子　五味子

久痢治法，非通即溫，即曰腎病，則陽宜通，陰宜守矣。

熟地炭　熟附　桂枝木　五味　炒川椒　炒歸身

又　長夏痢症皆因濕熱，繼而先泄氣，後下血，蓋變內風濕處腸絡，是爲腸風，血去陰氣日傷，爲眩暈無力。主以甘酸化風，益陰節勞，可以不反。

熟地黃炭　當歸身炭　地榆炭　柿餅炭　槐米炭　炙甘草

下痢腹痛，初因寒濕傷脾，久變濕熱，着於腸胃，痛利不減，腸中硬起不和，不得流通明甚。當以苦泄小腸，兼分利而治。

川連　查肉　木通　川柏　澤瀉　苦楝皮

清暑和中，痢減痛緩，醫惑於痰嗽，多以清涼，視面無華色，血氣更偏。東垣云：瘧痢都因脾弱，用戊己湯。

酒客便溏腸紅，是內傷之濕，戒飲酒即愈。夏天濕勝氣泄病發，自述食腥油，大便即頻，宗損菴劫胃水法。

生白朮　熟附子　生白粳米　炮黑薑

《三家醫案合刻》　休息痢已久，但其爲痢也，與尋常之痢有異，其始先下濁水，後則下燥糞。所謂濁水燥糞，皆微帶紅色，水與糞各行，全不混入，故其燥愈甚，而水竟獨行其事也。夫渣滓之下，由於大腸，先從小腸而下，小腸屬火府爲丙，大腸屬津液，屬金爲燥，火性急速，故水速於下，金性燥，故糞結且鞕也。治宜益脾陰以潤大腸之燥，幷緩火性，使勿速下，庶與病機有裨。

生甘草　紅麴　料豆衣　鴨血　茯苓　琥珀屑

豬大腸煮爛和丸，夜服威喜丸。

《醫學衷中參西録・論痢症治法》　歲己巳，在德州，有盧雅雨公曾孫女，適桑園鎮吳姓，年五十六歲，於季夏下痢赤白，延至仲冬不愈，延醫十餘人，服藥百劑，皆無效驗。其弟盧月潭，素通醫學，偶與愚覿而談及，問還有治否。答曰：此病既可久延歲月，幷非難治之證，但視用藥何如耳。月潭因求往視。其脈象微弱，至數略數；飲食減少，頭目時或眩暈，心中微覺煩熱，便時下墜作疼，惟不甚劇，所下者赤白參半，間有脂膜相雜。詢其生平下焦畏涼，是以從前服藥略加溫補，上即煩熱；略爲清解，下即泄瀉也。乃爲初次擬得三寶粥方治之，藥雖偏於涼，而有山藥粥以補其下焦，服後必不至泄瀉。上午服一劑，病覺輕。至晚間又服一劑，其病遂愈。後旬日，因登樓受涼，其痢陡然反復，日下十餘次，腹疼劇於從前，其脈象微弱如前，而至數不數。俾仍用山藥粥送服生硫黄細末三分，亦一日服二次。病大見愈，脈象亦較前有力。翌晨又服一次，心微覺熱，又改用三寶粥方，一劑而愈。

又：愚在奉天時，有二十七師炮兵第一營營長劉鐵山，於初秋得痢證甚劇。其痢膿血稠粘，脈象弦細，重診仍然有力。治以通變白頭翁湯，兩劑全愈。隔旬餘，痢又反復，自用原方治之，病轉增劇，復來院求診。其脈弦細兼遲，不任循按，知其已成寒痢，所以不受原方也。俾用生懷山藥細末煮粥，送服小茴香細末一錢、生硫黄細末四分，數次至愈。

《葉氏醫案存真》　久痢肛墜，診脈左堅沉，溫劑不受，陰陽不司收納，前用桃花湯少減，當與甘酸柔緩。

人參　炙草　熟地炭　柿餅炭　五味子

食菜下痢腹痛，是初因寒濕傷脾，久變濕蒸，蒸於腸胃，況利後痛不減，腹中硬起不和，不得流通明甚，當以苦泄小腸，兼分利而治。

川連　黄柏　苦楝皮　澤瀉　木通　查肉

口中乾燥，小水全無，泉源已竭，陰液無以上承，利症噤口，都是濕熱壅於胃口，下元衰備，衝脈氣震高突，此攻病保眞，理難捉摸。

川連　草決明　石蓮　黄芩　烏梅　白芍

少腹痛，下痢帶血。

黄芩　炙草　炒銀花　炒丹皮

痢止咳頻，脈虛形寒，多悸，進甘緩法，小建中去薑，加玉竹。

陰絡受傷，下午黄昏爲甚，非治痢通套可效，大旨以守陰爲法。

熟地炭　建蓮　茯苓　五味子　赤石脂　澤瀉　阿膠

腸澼下白沫者，肺氣下移，經言：氣幷於陰，猶云陽下陷也。又云：脈沉則生，浮則危者，恐虛陽欲撒之象，而眞氣欲離耳。

人參　炮薑　桂枝木　黑於朮　炮附子　大棗　炙甘草

《葉氏醫案存真・馬氏醫案》　東垣謂瘧痢皆令脾傷，以爲寒爲熱之邪，由四末蒸犯中焦也。蓋頭形象天，清陽不曠，故面目諸竅不和，形寒汗泄將來，浮腫腹大已了然在目矣。

人參　茯苓　熟附子　淡乾薑　厚朴　澤瀉

年逾古稀，下痢膿血，調治半載，尚不能差。診其脈，左見弦澀，右關尺微，按之則幾微若絕。此脾腎俱勞之候也，脾主轉輸，腎主二陰，二臟不治，將何以爲健運蟄藏之本，所喜者，發言清越，神氣明爽，擬用參附湯。

下痢呃逆，兩足徹冷，兩脈虛微，此火衰於下，土虛於中，因之升補失常而輸泄無度，飲食所生之津液不能四布而反下泄矣。當大劑溫補以恢復元氣，擬桂附理中湯。

腹痛下痢，此濕熱傷脾，利久而積氣上攻於胃，致飲食不進，幸服黄連清濕之藥而利止。

内科總部

霍亂部

題解

《傷寒論・辨霍亂病脈證并治》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此名霍亂。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傷寒明理論・霍亂》 傷寒霍亂，何以明之？上吐而下利，揮霍而撩亂是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霍亂》 霍亂一證，以其上吐下瀉，反復不寧而揮霍撩亂，故曰霍亂。

《醫宗必讀・霍亂》 乾霍亂者，心腹脹滿攪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躁亂昏憒，俗名攪腸痧。

論說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揚而甚，秀而不實，上應歲星。民病飧泄，霍亂，體重，腹痛，筋骨繇復，肌肉瞤酸，善怒，藏氣舉事，蟄蟲早附，咸病寒中。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土鬱之發，巖谷震驚，雷殷氣交，埃昏黃黑，化爲白氣，飄驟高深，擊石飛空，洪水乃從，川流漫衍，田牧土駒。化氣乃敷，善爲時雨，始生始長，始化始成。故民病心腹脹，腸鳴而爲數後，甚則心痛脅膨，嘔吐霍亂，飲發注下，胕腫身重。【略】

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略】

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否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瘍，瞀鬱注下，瞤瘛腫脹，嘔鼽衄頭痛，骨節變肉痛，血溢血泄，淋閟之病生矣。

《靈樞・經脈》 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鼓脹，取之所別也。

《靈樞・五亂》 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胷中，是謂大悗。故氣亂于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于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于腸胃，則爲霍亂；亂于臂脛，則爲四厥；亂于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

《金匱要略・禽獸魚蟲禁忌併治》 驢馬肉合豬肉食之，成霍亂。【略】

兎肉著乾薑食之，成霍亂。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候》 霍亂者，由人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有相干亂之時，其亂在於腸胃之間者，因遇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絞痛。其有先心痛者，則先吐；先腹痛者，則先利；心腹并痛者，則吐利俱發。挾風而實者，身發熱，頭痛體疼而復吐利；虛者，但吐利，心腹刺痛而已。亦有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因居處不節，或露卧濕地，或當風取涼，而風冷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則不磨，不磨則水穀不消化，亦令清濁二氣相干，脾胃虛弱，便則吐利，水穀不消，則心腹脹滿，皆成霍亂。

霍亂有三名：一名胃反，言其胃氣虛逆，反吐飲食也；二名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便致繚亂也；三名走哺，言其哺食變逆者也。

診其脈來代者，霍亂；又脈代而絕者，亦霍亂也。霍亂，脈大可治，微細不可治。霍亂吐下，脈微遲，氣息劣，口不欲言者，不可治。

《養生方》云：七月食蜜，令人暴下，發霍亂。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心腹痛候》 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於腸胃之間，則成霍亂。霍亂而心腹痛者，是風邪之氣客於臟腑之間，冷氣與眞氣相擊，或上攻心，或下攻腹，故心腹痛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嘔吐候》 霍亂而嘔吐者，是冷氣客

於腑臟之間，或上攻於心，則心痛，或下攻於腹，則腹痛。若先心痛者，則先吐，先腹痛者，則先利。而此嘔吐，是冷入於胃，胃氣變亂，冷邪既盛，穀氣不和，胃氣逆上，故嘔吐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心腹脹滿候》 霍亂而心腹脹滿者，是寒氣與臟氣相搏，眞邪相攻，不得吐利，故令心腹脹滿。其有吐利過多，臟虛，邪猶未盡，邪搏於氣，氣不宣發，亦令心腹脹滿。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下利候》 霍亂而下利，是冷氣先入於腸胃，腸胃之氣得冷，則交擊而痛，故霍亂若先腹痛者，則先利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下利不止候》 霍亂而下利不止者，因腸胃俱冷，而挾宿虛，穀氣不消，腸滑故洞下不止也。利不止，虛冷氣極，冷入於筋，則變轉筋。其胃虛，冷氣乘之，亦變嘔噦。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欲死候》 霍亂欲死者，由飲食不消，冷氣內搏，或未得吐利，或雖得吐利，冷氣未歇，致眞邪相干，陰陽交爭，氣厥不理，則煩悶逆滿困乏，故欲死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嘔噦候》 霍亂而嘔噦者，由吐利後，胃虛而逆則嘔；氣逆遇冷折之，氣不通則噦。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煩渴候》 霍亂而煩渴者，由大吐逆，上焦虛，氣不調理，氣乘於心則煩悶；大利則津液竭，津液竭則臟燥，臟燥則渴。煩渴不止則引飲，引飲則利亦不止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心煩候》 霍亂而心煩者，由大吐大利，腑臟氣暴極。夫吐者，胃氣逆也；利者，腸虛也。若大吐大利，虛逆則甚，三焦不理，五臟未和，冷搏於氣，逆上乘心，故心煩。亦有未經吐利心煩者，是冷氣入於腸胃，水穀得冷則不消，蘊瘀不宣，氣亦逆上，故亦心煩。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乾嘔候》 霍亂乾嘔者，由吐下之後，脾胃虛極，三焦不理，氣否結於心下，氣時逆上，故乾嘔。乾嘔者，謂欲嘔而無所出也。若更遇冷，冷折於胃氣，胃氣不通，則變成噦。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心腹築悸候》 霍亂而心腹筑悸者，由吐下之後，三焦五臟不和，而水氣上乘於心故也。腎主水，其氣通於陰，吐下三焦五臟不和，故腎氣亦虛，不能制水，水不下宣，與氣俱上乘心。其狀起齊下，上從腹至心，氣築築然而悸動不定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嘔而煩候》 霍亂嘔而煩者，由吐下後胃虛而氣逆，故嘔也；氣逆乘心，故煩。所以嘔而煩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乾霍亂候》 霍亂者，多吐利也。乾霍亂者，是冷氣搏於腸胃，致飲食不消，但腹滿煩亂，絞痛，短氣。其腸胃先挾實，故不吐利，名爲乾霍亂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四逆候》 霍亂而大吐下後，其腸胃俱虛，乃至汗出，其脈欲絕，手足皆冷，名爲四逆。四逆者，謂陰陽卒厥絕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轉筋候》 霍亂而轉筋者，由冷氣入於筋故也。足之三陰三陽之筋起於人足指，手之三陰三陽之筋，起於手指，并循絡於身。夫霍亂大吐下之後，陰陽俱虛，其血氣虛極，則手足逆冷，而榮衛不理，冷搏於筋，則筋爲之轉。冷入於足之三陰三陽，則腳筋轉；入於手之三陰三陽，則手筋轉。隨冷所入之筋，筋則轉。轉者，皆由邪冷之氣擊動其筋而移轉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中惡霍亂候》 而云中惡者，謂鬼氣卒中於人也。其狀卒然心腹絞痛，而客邪內擊，與飲食、寒冷相搏，致陰陽之氣亦相干亂，腸胃虛，則變吐利煩毒，爲中惡霍亂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諸病候》 霍亂之病，冷熱不調，飲食不節，陰陽錯亂，清濁之氣相干在腸胃之間。發則心腹絞痛吐利。腑臟虛弱，或煩，或渴，或嘔噦，或手足冷，或本挾宿疹，今因虛而發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後諸病候》 而霍亂之後，榮衛未和調，腑臟尚虛冷，或吐利不止，嘔逆未定，或宿疹乘虛而發，更生諸病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後煩躁卧不安候》 霍亂之後而煩躁卧不安者，由吐下之後，腑臟虛極，陰陽未理，血虛氣亂，故血氣之行未復常度，內乘於腑臟，故煩躁而不得安卧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後不除候》 霍亂之後而不除者，由吐胸鬲宿食不盡，或不得吐而但利，其冷氣不散，因而著食入胃，胃氣未和，故猶脹痛煩滿，謂之不除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轉筋候》 轉筋者，由榮衛氣虛，風冷氣搏於筋故也。手足之三陰三陽之筋，皆起於手足指，而并絡於身。若血氣不足，陰陽虛者，風冷邪氣中於筋，隨邪所中之筋，筋則轉。轉者，謂其轉動也。

經云：足太陽下，血氣皆少，則喜轉筋，喜踵下痛者，是血氣少則易虛，虛而風冷乘之故也。

診其左手關上，肝脈也。沉爲陰，陰實者，肝實也，苦肉動轉筋。左手尺中名神門以後脈，足少陰經也，浮爲陽，陽虛者，病苦轉筋。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偃卧，展兩脛兩手，足外踵，指相嚮，以鼻內氣，自極七息。除兩膝寒、脛骨疼、轉筋。

又法：覆卧，傍視，立兩踵，伸腰，鼻內氣。去轉筋。

又云：張脛兩足指，號五息止，令人不轉筋。極自用力張腳，痛挽兩足指，號言寬大，去筋節急攣躄痛。久行，身開張。

又云：覆卧，傍視，立兩踵，伸腰，以鼻內氣，自極七息已。除腳中弦痛、轉筋、腳酸疼。一本云：治腳弱。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筋急候》 凡筋中於風熱則弛縱，中於風冷則攣急。十二經筋皆起於手足指，循絡於身也。體虛弱，若中風寒，隨邪所中之筋則攣急，不可屈伸。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兩手抱足。頭不動，足嚮口面，不受氣，衆節氣散，來往三七。欲得捉足，左右側身，各各急挽，腰不動。去四支腰上下髓內冷、血脈冷、筋急。

又云：一足嚮前互跪，押踹極勢；一手嚮前，長努拓勢；一足嚮後屈，一手搦解溪，急挽盡勢；膝頭摟席使急，面頭漸舉，氣融散流嚮下，左右換易四七。去腰、伏兔、腋下悶疼、髓筋急。

又云：長舒一足，一腳屈，兩手抱膝三里，努膝嚮前，身卻挽，一肘取勢，氣內散消，如似骨解，遞互換足，各別三七。漸漸去髆脊冷風，冷血筋。

又云：張脛兩足指，號五息止。令人不轉筋。極自用力張腳，痛挽兩足指，號言寬大。去筋節急攣躄痛。久行，身開張。

又云：雙手反嚮拓腰，仰頭嚮後努急，手拓處不動，展兩肘頭相嚮，極勢三七。去兩臂髆筋急冷血，咽骨掘弱。

又云：一手拓前極勢長努，一手嚮後長舒盡勢，身似夫形，左右迭互換手亦二七，腰脊不動瘦去身內八節骨肉冷血，筋髓虛項髆急。

又云：一足踏地，一手嚮前長舒，一足嚮後極勢，長舒一手一足，一時盡意，急振二七。左右亦然。去髓疼筋急，百脈不和。

又云：兩手掌倒拓兩髆幷前極勢，上下傍兩掖，急努振搖，來去三七竟，手不移處，努兩肘嚮上急勢，上下振搖二七、欲得卷兩手七，自相將三。

又云：兩手掌倒拓兩瘦幷前極勢，上下傍兩掖。急努振搖，來去三七竟，手不移處，努兩肘嚮上急勢，上下振搖二七、欲得卷兩手七，自相將三錢。去項髆筋脈急勞。一手屈卷嚮後左，一手捉肘頭嚮內挽之，上下一時盡勢，屈手散放，舒指三，方轉手，皆極勢四七。調肘髆骨筋急強。兩手拓嚮上極勢，上下來往三七，手不動，將兩肘嚮上極勢七，不動手肘臂，側身極勢，左右回三七。去脛骨冷氣風急。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結筋候》 凡筋中於風熱則弛縱，中於風冷則攣急。十二經之筋皆起於足指，而絡於身也。體虛者，風冷之氣中之，冷氣停積，故結聚，謂之結筋也。

《三因方・霍亂敘論》 夫霍亂之病，爲卒病之最者。以人起居無時，揮霍之間，便至變亂，悶絕不救，甚爲可畏，臨深履危，不足以諭，有生之流，不可不達其旨趣。蓋其病因，涉於內外不內外，三種具備，而讀《傷寒論》者，見有本是霍亂，今是傷寒之說，便謂霍亂即傷寒。殊不知因傷寒致霍亂，只是外因一證爾。況風暑濕皆有此證，殊不知喜怒憂思，飲食飢飽，皆能致霍亂之證，故不得不備論。

《三因方・霍亂諸證》 霍亂者，心腹卒痛，嘔吐下利，憎寒發熱，頭痛眩暈。先心痛，則先吐；先腹痛，則先下；心腹俱痛，吐利幷作，甚則轉筋，入腹則斃。霍亂惡證，無越於斯。此蓋陰陽反戾，清濁相干，陽氣暴升，陰氣頓墜，陰陽痞隔，上下奔逸。扶救必急，治之唯宜溫暖，更詳別三因，隨內外以調之；不爾，則坐視困踣也。

《儒門事親・霍亂吐瀉生死如反掌説》 巢氏，先賢也，固不當非。然其説有誤者，人命所繫，不可不辯也。今之醫者，家置本以爲繩墨。嗚呼！何今之人信巢氏，而不信《素問》也？此予不得不爲之說。且巢氏論霍亂、吐瀉，皆由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相干，致腸胃之間，變而爲霍亂。寒氣客於脾則瀉，寒氣客於胃則吐。亦由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或因居處坐卧濕地，當風取涼，風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水穀不消，皆成霍亂。其名有三：一曰胃反，胃氣虛逆，反吐飲食；二曰霍亂，言其病揮霍

之間，便致撩亂也；三曰晡食變逆者也。霍亂者，脈必代。又云：七月間食蜜，令人暴下霍亂。此皆巢氏霍亂之論也。予以爲不然。夫醫之治病，猶書生之命題。如秋傷於濕，冬生咳嗽，是獨以濕爲主，此書生之獨腳題也；風濕喝三氣合而成霍亂，吐瀉轉筋，此猶書生之鼎足題也。風者，風木也，內應足厥陰肝木；濕者，雨化也，內應於足太陰脾土；喝者，火熱也，內應於手少陰心火。此風、濕、喝三氣之所生也。《內經》曰：土氣之下，木氣乘之。是肝木乘脾土也。又曰：厥陰所至爲脅痛嘔泄，少陽所至爲嘔涌。注云：食不下也。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太陰所至爲濡化也。注云：濕化也。又曰：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故轉筋者，風主肝，肺主筋，風急甚，故轉筋也。吐者，喝也。火主心，心主炎上，故嘔吐也。泄注者，土主濕，濕主脾，濕下注，故泄注也。此三者，豈非風、濕、喝？如書生鼎足題耶？脾濕土氣，爲風木所克，土化不行矣。亢無雨，火盛過極，土怒發焉。極則爲雷霆、驟雨、烈風。蓋土氣在上，木氣乘之故也。是以大水橫流，山崩岸落，石迸沙飛，豈非太陰濕土怒發之象耶？故人病心腹滿脹，腸鳴而爲數便，甚則心病脅膜，嘔吐霍亂，厥發則注下、腫、身重。啓玄子云：已上病證，皆脾熱所生也。乃知巢氏所論，正與《素問》、啓玄子相違。故《內經》治法，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先可用淡劑流其濕，辛涼以退其風，鹹苦以解其喝，冰水以救其內涸，大忌食粟米粥，飲者立死。偉哉，王冰之言！脾熱一句，可以爲方。世俗止知取其頭巾而濯之，以飲其水，亦取黑豆皂礬，頭垢寒涼，然近似終不足以制其甚也。又有以寒水沃其手足者，大非也。四肢已厥，更以寒水沃之，則益厥矣！曷若以寒水沃其心之爲愈也。

《醫學六要・霍亂轉筋》 三錫曰：人忽揮霍撩亂，既吐且瀉，腹痛轉筋，世以霍亂名之。蓋卒然痛苦，不安之狀也。古人悉主於脾胃。《內經》曰：太陰所致，爲中滿、霍亂吐下。陳無擇曰：霍亂者，心腹卒痛，嘔吐下利，憎寒壯熱，頭痛眩暈，先心痛則先吐，先腹痛則先利，心腹齊痛，吐瀉幷作，甚則轉筋入腹則斃。蓋陰陽反戾，清濁相干，陽氣暴升，陰氣頓墜，陰陽痞隔，上下奔趨。何間曰：吐瀉不止，其本在於中焦，或因渴而大飲，飲而過量，或因飢而始食，食而過飽，以致濕熱內甚，故陰陽交錯而不和，是以吐瀉。仲景曰：邪在上焦則吐，邪在下焦則瀉，邪在中焦，既吐且瀉，此爲急病，然則吐瀉爲急，十死其一二，如揮霍撩亂而不吐瀉者，此名乾霍亂，多死。法曰：既有其入，必有其出，今有其入而無其出者，痞塞也。故轉筋其氣有三：一曰火，二曰風，三曰濕。今夏月人多此病，良由濕熱傷脾，復啖水菓瓜麪，不能運化所致。丹溪曰：內有所傷，外有所感，陽不升，陰不降，乖隔而成，非因鬼邪，皆飲食所致，切勿與穀食，雖米飲下咽，立死。必待吐瀉止，過半日，飢甚，方可與米飲，以漸將息。

綜述

《傷寒論・辨霍亂病脈證并治》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此名霍亂。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傷寒，其脈微澀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卻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此屬陽明也，便必鞕，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下利後，當便鞕，鞕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

惡寒脈微一作緩。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主之。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湯

主之。

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肘後方・治卒霍亂諸急方》 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或飲食生冷雜物，以肥膩酒鮓，而當風履濕，薄衣露坐，或夜卧失覆之所致。

初得之便務令暖，以炭火布其所卧，下大熱減之，又幷蒸被絮若衣絮，自苞冷易熱者。亦可燒地，令熱水沃，敷薄布，席卧其上，厚覆之。亦可作灼灼爾，熱湯著瓮中，漬足，令至膝，幷銅器貯湯，以著腹上，衣藉之，冷復易。亦可以熨斗貯火著腹上。如此而不淨者，便急灸之，但明案次第，莫爲亂灸，須有其病，乃隨病灸之，未有病莫預灸，灸之雖未即愈，要萬不復死矣，莫以灸不即而止灸，霍亂艾丸，苦不大，壯數亦不多，本方言七壯爲可，四五十無不便，火下得活。服舊方用理中丸，及厚朴大豆豉通脈半夏湯，先輩所用藥者難得。今但疏良灸之法及單行數方，用之有效，不減於貴藥，已死未久者，猶可灸。

餘藥乃可難備，而理中丸、四順厚朴諸湯，可不預合，每嚮秋月，常買自隨。

卒得霍亂，先腹痛者。灸臍上十四壯，名太倉。在心厭下四寸，更度之。先洞下者。灸臍邊一寸，男左女右，十四壯，甚者至三十、四十壯，名大腸募。洞者，宜瀉。

先吐者，灸心下一寸，十四壯。又幷治下痢不止，上氣灸五十壯，名巨闕。正心厭尖頭下一寸是也。

先手足逆冷者。灸兩足內踝上一尖骨是也，兩足各七壯，不愈加數，名三陰交。在內踝尖上三寸是也。

轉筋者。灸蹶心當拇指大聚筋上，六七壯，名涌泉。又灸足大指下約中，一壯，神驗。

又方：灸大指上爪甲際，七壯。

轉筋入腹痛者。令四人捉手足，灸臍左二寸，十四，灸股中大筋上，去陰一寸。

若惋者。灸手腕第一約理中，七壯，名心主，當中指。

下利不止者，灸足大指本節內側，寸白肉際，左右各七壯，名大都。

乾嘔者。灸手腕後三寸，兩筋間，是左右各七壯，名間使。若正厥嘔絕，灸之便通。

《小品》方，起死。

吐且下利者。灸兩乳，連黑外近腹白肉際，各七壯，亦可至二七壯。

若吐止而利不止者。灸臍一夫納中，七壯。又云臍下一寸二，七壯。

若煩悶湊滿者。灸心厭下三寸，七壯，名胃管。

又方：以鹽內臍中上，灸二七壯。

若繞臍痛急者。灸臍下三寸三七壯，名關元，良。

治霍亂神秘起死灸法，以物橫度病人人中，屈之，從心鳩尾飛度以下灸，先灸中央畢，更橫灸左右也，又灸脊上以物圍，令正當心厭。又夾脊左右一寸，各七壯，是腹背各灸三處也。

華佗治霍亂已死，上屋喚魂，又以諸治皆至，而猶不差者。

捧病人腹卧之，伸臂對以繩度兩頭，肘尖頭依繩下夾背脊大骨穴中，去脊各一寸，灸之百壯。不治者，可灸肘椎，已試數百人，皆灸畢即起坐。佗以此術傳子孫，代代皆秘之。

上此前幷是灸法。

治霍亂心腹脹痛，煩滿短氣，未得吐下方：鹽二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頓服，得吐，愈。

又方：生薑若乾薑一二升，㕮咀，以水六升，煮三沸。頓服。若不即愈，更可作，無新藥，煮滓亦得。

又方：飲好苦酒三升，小、老、羸者，可飲一二升。

又方：溫酒一二升。以蠟如彈丸一枚置酒中，消乃飲。無蠟，以鹽二方寸匕代，亦得。

又方：桂屑半升。以暖飲二升和之，盡服之。

又方：濃煮竹葉湯五六升，令灼已轉筋處。

又方：取楠若樟木，大如掌者，削之。以水三升，煮三沸，去滓。令灼之也。

又方：服乾薑屑三方寸匕。

又方：取蓼若葉，細切二升，水五升，煮三沸，頓服之。煮乾蘇若生蘇汁，即亦佳。

又方：小蒜一升，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又方：以暖湯漬小蒜五升許，取汁服之，亦可。

又方：以人血合丹服如梧子大二丸。

又方：生薑一斤切，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分爲三服。

又方：取賣解家機上垢，如鷄子大，溫酒服之，差。

又方：飲竹瀝少許，亦差。

又方：乾薑二兩，甘草二兩，附子一兩，水三升，煮取一升，內豬膽一合相和，分爲三服。

又方：蘆蓬茸一大把，濃煮。飲二升，差。

若轉筋方：燒鐵令赤，以灼踵白肉際，上近後當縱鐵，以隨足爲留停，令成瘡，兩足皆爾。須臾間，熱入腹不復轉筋，便愈。可脫刀燒蝦尾用之，即差。

又方：煮苦酒三沸以摩之，合少粉尤佳，以絮胎縛，從當膝下至足。

又方：燒梔子二七枚，研末服之。

又方：桂、半夏等分，末，方寸匕，水一升和服之，差。

又方：生大豆屑，酒和服，方寸匕。

又方：燒蜈蚣膏傅之，即差。

若轉筋入腸中，如欲轉者。取鷄矢白一寸，水六合，煮三沸。頓服之。勿令病者知之。

又方：苦酒煮衣絮，絮中令溫，從轉筋處裹之。

又方：燒編薦索三撮。仍酒服之，即差。

又方：釜底黑末，酒服之，差。

若腹中已轉筋者。當倒擔病人頭在下，勿使及地，腹中平乃止。

若兩臂腳及胸脅轉筋，取鹽一升半，水一斗，煮令熱灼灼爾。漬手足，在胸脅者，湯洗之，轉筋入腹中，倒擔病人，令頭在下，腹中平乃止。若極者，手引陰，陰縮必死。猶在，倒擔之可活耳。

若注痢不止，而轉筋入腹欲死。生薑一兩，累擘破，以酒升半煮合三四沸。頓服之，差。

治霍亂吐下後，心腹煩滿方：梔子十四枚，水三升，煮取二升，內豉七合，煮取一升。頓服之。嘔者，加橘皮二兩；若煩悶，加豉一升，甘草一兩，蜜一升，增水二升，分爲三服。

治霍亂煩躁，臥不安穩方：葱白二十莖，大棗二十枚，水三升，煮取二升。頓服之。

治霍亂吐下後，大渴多飲則煞人方：以黃米五升，水一斗煮之，令得三升。清澄稍稍飲之，莫飲餘物也。

四順湯　治吐下復乾嘔，手足冷不止。

厚朴湯　治煩嘔腹脹。

凡此湯四種，是霍亂諸患皆治之，不可不合也。霍亂若心痛尤甚者，此爲挾毒，兼用中惡方治之。

附方

孫眞人治霍亂。以胡椒三四十粒，以飲吞之。

《斗門方》，治霍亂。用黃杉木劈開作片，一握，以水濃煎一盞服之。

《外臺秘要》，治霍亂煩躁。燒亂發如鷄子大，鹽湯三升，和服之。不吐，再服。

又方：治霍亂腹痛吐痢。取桃葉三升切。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三合，分溫二服。

《梅師方》，治霍亂心痛利無汗。取梨葉枝一大握，水二升，煎取一升服。

又方：治霍亂後，煩躁臥不安穩。葱白二十莖，大棗二十枚，以水三升，煎取二升，分服。

《兵部手集》，救人霍亂，頗有神效。漿水稍酸味者。煎乾薑屑呷之。夏月腹肚不調，煎呷之，差。

孫用和，治大瀉霍亂不止。附子一枚，重七錢，炮，去皮臍爲末，每服四錢，水兩盞，鹽半錢，煎以一盞，溫服立止。

《集效方》，治吐瀉不止，或取轉，多四肢發厥，虛風，不省人事，服此，四肢漸暖，神識便省。

回陽散　天南星爲末，每服三錢，入京棗三枚，水一盞半，同煎至八分。溫服，未省再服。

《聖惠方》，治霍亂轉筋垂死。敗蒲席一握，細切，漿水一盞，煮汁，溫溫頓服。

又方：治肝虛轉筋。用赤蓼莖葉切，三合水一盞，酒三合，煎至四合，去滓，溫分二服。

又方：治肝風虛轉筋入腹。以鹽半斤，水煮少時，熱漬之，佳。

孫尚藥治腳轉筋疼痛攣急者。松節一兩細銼如米粒，乳香一錢。上件藥用銀石器內，慢火炒令焦，只留三分性，出火毒，研細。每服一錢至二錢，熱木瓜酒調下，應時筋病皆治之。

《古方錄驗》方，治霍亂轉筋。

取蓼一手把，去兩頭，以水二升半，煮取一升半，頓服之。

《千金要方·膀胱腑·霍亂》 論曰：原夫霍亂之爲病也，皆因食飲，非關鬼神，夫飽食肫膾，復餐乳酪，海陸百品，無所不啖，眠卧冷席，多飲寒漿，胃中諸食結而不消，陰陽二氣擁而反戾，陽氣欲升，陰氣欲降，陰陽乖隔，變成吐痢，頭痛如破，百節如解，遍體諸筋皆爲回轉，論時雖小，卒病之中最爲可畏，雖臨深履危，不足以諭之也。養生者，宜達其旨趣，庶可免於夭横矣。

凡霍亂，務在溫和將息，若冷即遍體轉筋。凡此病定，一日不食爲佳，仍須三日少少吃粥，三日已後可恣意食息，七日勿雜食爲佳，所以養脾氣也。

大凡霍亂，皆中食膾酪，及飽食雜物過度，不能自裁，夜卧失覆，不善將息所致，以此殞命者衆。人生稟命，以五臟爲主。夫五臟者，即是五行，内爲五行，外爲五味，五行五味，更宜扶抑，所以春夏秋冬，逆理之食啖不可過度。凡飲食於五臟相克者，爲病相生無他。經曰：春不食辛，夏無食鹹，季夏無食酸，秋無食苦，冬無食甘。此不必全食，但愼其太甚耳。諺曰百病從口生，蓋不虛也。四時昏食，不得太飽，皆生病耳，從夏至秋分，忌食肥濃。然熱月人自好冷食，更與肥濃，兼食果菜無節，極遂逐冷眠卧，冷水洗浴，五味更相克賊，雖欲無病，不可得也。所以病苦，人自作之，非關運也。書曰：非天夭人，人中自絶命。此之謂也。

凡諸霍亂，忌與米飲，胃中得米即吐不止，但與厚朴葛根飲，若冬瓜葉飲，沾漬咽喉而不可多與。若服湯時隨服吐者，候吐定乃止。診脈絶不通，以桂合葛根爲飲。吐下心煩，内熱汗不出，不轉筋，脈急數者，可犀角合葛根爲飲。吐下不止，發熱心煩，欲飲水，可少飲米粉汁爲佳。若不止，可與葛根薺苨飲服之。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師曰：嘔吐而利，此爲霍亂。

問曰：病者發熱頭痛，身體疼痛，惡寒而復吐利，當屬何病？師曰：當爲霍亂，霍亂吐利，止而復發熱也。傷寒其脈微澀，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卻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下利者，不可治也。霍亂吐多者，必轉筋不渴，即臍上筑。霍亂而臍上筑者，爲腎氣動，當先治其築，治中湯主之，去朮加桂心。去朮者，以朮虛故也；加桂者，恐作賁豚也。霍亂而臍上筑，吐多者，若下多者，霍亂而驚悸，霍亂而渴，霍亂而腹中痛，嘔而吐利，嘔而利欲得水者，皆用治中湯主之。

治中湯　主霍亂吐下脹滿，食不消，心腹痛。

吐利止而身體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以桂枝湯小和之。

四順湯　治霍亂轉筋，肉冷汗出，嘔惡者。

四逆湯　主多寒手足厥冷，脈絶。

吐下而汗出，小便復利，或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脈微欲絶，或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四逆湯主之。

吐利已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絶，通脈四逆湯主之。

霍亂吐利，已服理中、四順，熱不解者，以竹葉湯主之。

治婦人霍亂，嘔逆吐涎沫，醫反下之，心下即痞，當先治其涎沫，可服小青龍湯。涎沫止，次治其痞，可服甘草瀉心湯。

治婦人霍亂嘔吐，小青龍湯。

霍亂四逆，吐少嘔多者，附子粳米湯主之。

治年老羸劣，冷氣惡心，食飲不化，心腹虛滿，拘急短氣，霍亂嘔逆，四肢厥冷，心煩氣悶，流汗，扶老理中散。

人參湯　主毒冷霍亂，吐利煩嘔，轉筋，肉冷汗出，手足指腫，喘息垂死，絶語音不出，百方不效，脈不通者，服此湯取差乃止，隨吐續更服勿止，并灸之。

霍亂蠱毒，宿食不消，積冷，心腹煩滿，鬼氣。方：極鹹鹽湯三升，熱飲一升，刺口令吐宿食使盡，不吐更服，吐訖復飲，三吐乃住靜止。此法大勝諸治，俗人以爲田舍淺近法，鄙而不用，守死而已。凡有此病，即須先用之。

治霍亂方：

扁豆一升　香薷一升

右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服。單用亦得。

霍亂洞下不止者方：艾一把，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良。

又方：香菜一把，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青木香亦佳。

霍亂吐下腹痛方：以桃葉，冬用皮，煎汁服，一升立止。

霍亂引飲，飲輒乾嘔方：生薑五兩，咬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分二服。高良薑大佳。

治霍亂，杜若丸，久將遠行防備。

治霍亂，使百年不發。丸方：

虎掌　薇銜各二兩　枳實　附子　人參　檳榔　乾薑各三兩　厚朴六兩　皂莢三寸　白朮五兩

右十味，末之，蜜丸如梧子。酒下二十丸，日三。

武德中，有德行尼名淨明，患此已久，或一月一發，或一月再發，發即至死，時在朝太醫蔣許甘巢之徒亦不能識，余以霍亂治之，處此方得愈，故疏而記之。

凡先服石人，因霍亂吐下，服諸熱藥吐下得止，因即變虛，心煩，手足熱，口乾燥，欲得水，嘔逆迷悶，脈急數者，及時行熱病後毒未盡，因霍亂吐下，仍發熱，心胸欲裂者，以此解之。方：

薺苨　人參　厚朴　知母　栝樓根　茯苓　犀角　藍子　枳實　桔梗　橘皮　葛根　黃芩　甘草各一兩

右十四味，咬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

中熱霍亂，暴利心煩，脈數，欲得冷水者，方：新汲井水，頓服一升，立愈。先患胃口冷者，勿服之。

治霍亂醫所不治方：童女月經衣合血燒末，酒服方寸匕，秘之，百方不差者用之。

治霍亂轉筋方：蓼一把，去兩頭，以水二升，煮取一升，頓服之。一方作梨葉。

又方：燒故木梳灰，末之，酒服一枚小者永差。

又方：車轂中脂涂足心下，差。

治霍亂轉筋入腹，不可奈何者。方：極鹹作鹽湯，於槽中暖漬之。

又方：以醋煮青布揚之，冷復易之。

治轉筋不止者方：若男子，以手挽其陰牽之；女子，挽其乳近左右邊。

論曰：凡霍亂，灸之或時雖未立差，終無死憂，不可逆灸。或但先腹痛，或先下吐後，當隨病狀灸之。

若先心痛及先吐者，灸巨闕七壯，在心下一寸，不效更灸如前數。

若先腹痛者，灸太倉二七壯，穴在心厭下四寸，臍上一夫，不止更灸如前數。

若先下利者，灸谷門二七壯，在臍旁二寸，男左女右，一名大腸募，不差更灸如前數。

若吐下不禁，兩手陰陽脈俱疾數者，灸心蔽骨下三寸，又灸臍下三寸，各六七十壯。

若下不止者，灸大都七壯，在足大指本節後內側白肉際。

若泄利所傷，煩欲死者，灸慈宮二十七壯，在橫骨兩邊各二寸半，橫骨在臍下橫門骨是。

若乾嘔者，灸間使各七壯，在手腕後三寸兩筋間，不差更灸如前數。

若嘔噦者，灸心主各七壯，在掌腕上約中，吐不止更灸如前數。

若手足逆冷，灸三陰交各七壯，在足內踝直上三寸廉骨際，未差更灸如前數。

轉筋在兩臂及胸中者，灸手掌白肉際七壯，又灸膻中、中府、巨闕、胃管、尺澤，并治筋拘頭足，皆愈。

走哺轉筋，灸踵踝白肉際各三七壯，又灸小腹下橫骨中央隨年壯。

轉筋四厥，灸兩乳根黑白際各一壯。

轉筋，灸涌泉六七壯，在足心下當拇指大筋上，又灸足大指下約中一壯。

轉筋不止，灸足踵聚筋上白肉際七壯，立愈。

轉筋入腹，痛欲死，四人持手足，灸臍上一寸十四壯，自不動，勿復持之。又灸股裏大筋去陰一寸。

霍亂轉筋，令病人合面正卧，申兩手着身，以繩橫量兩肘尖頭，依繩下俠脊骨兩邊相去各一寸半，灸一百壯，無不差。

霍亂已死有暖氣者，灸承筋，取繩量圍足從指至跟匝，捻取等折一半以度，令一頭至跟踏地處，引縄上至度頭即是穴，灸七壯，起死人。又以鹽納臍中，灸二七壯。

《千金翼方・霍亂病狀》問曰：病有霍亂者何也？答曰：嘔吐而

利，此爲霍亂。

問曰：病者發熱、頭痛、身體疼痛、惡寒而復吐利，當屬何病？答曰：當爲霍亂。霍亂吐、下利，止復更發熱也。

傷寒其脈微澀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卻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當利，本素嘔下利者不治。若其人即欲大便，但反失氣而不利者，是爲屬陽明必堅，十二日愈，所以然者，經竟故也。

下利後當堅，堅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若不愈，不屬陽明也。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必亡血，四逆加人參湯主之。四逆湯中加人參壹兩即是。

霍亂而頭痛發熱，身體疼痛，熱多欲飲水，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湯主之。齊上築者爲腎氣動，去朮加桂肆兩，吐多者去朮加生薑叁兩，下利多者復用朮，悸者加茯苓貳兩，渴者加朮至肆兩半，腹中痛者加人參至肆兩半，寒者加乾薑至肆兩半，腹滿者去朮加附子壹枚，服藥後如食，頃飲熱粥壹升，微自溫暖勿發揭衣被，壹方蜜和丸如雞黃許大，以沸湯數合和壹丸，研碎溫服，日叁夜貳，腹中未熱益至叁肆，丸然不及湯。

吐利止而身體痛不休，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四逆湯主之。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脈微欲絕，四逆湯主之。

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不解，脈微欲絕，通脈四逆加豬膽湯主之。於通脈四逆湯中加豬膽汁半合即是，服之其脈即出，無豬膽以羊膽代之。

吐利發汗，其人脈平而小煩，此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千金翼方・霍亂》 理中圓　主霍亂臨時方。吐多痢少者，取枳實三枚炙四破水三升，煮取一升，和壹圓服之，吐少痢多者，加乾薑一，累吐痢乾嘔者，取半夏半兩洗去滑水貳升，煮取壹升和壹圓服之。若體疼痛不可堪者，水三升煮棗三枚，取一升和一圓服之。若吐痢大極轉筋者，以韭汁洗腹腎，從胸至足踝勿逆即止。若體冷微汗腹中寒，取附子一枚，炮，去皮，四破，以水貳升，煮一升和一圓服。吐痢悉，止脈不出體猶冷者，可服諸湯補之。

厚朴湯　主霍亂面煩。

四順湯　主霍亂吐下腹痛手足逆冷。

治霍亂吐痢嘔逆　龍骨湯。

治霍亂困篤不識人。方：

雞蘇壹大把

右壹味，以水壹斗，煮取叁升，分再服。

治霍亂轉筋，兩臂及腳、胸脇諸轉筋並主之。方：　鹽壹升伍合，煮作湯，漬洗轉筋上按灸，良。

又方：　大麻子壹升，擣，以水叁升，煮取壹升，盡服之。

又方：　香薷壹把，水煮令極濃，服二三升即差，青木香亦佳。

治霍亂止吐。方：　丁香拾肆枚，以酒伍合，煮取貳合，頓服之，用水煮之亦佳。

治霍亂吐痢，心煩不止。方：　豬糞如雞子大壹枚，爲末，以沸湯壹升和之，頓服良，不差，更作。

又方：　梁米粉伍合，水壹升半和之如粥，頓服，須臾即止。

治霍亂轉筋入腹。方：　雞屎白末，以水六合，煮取湯，服方寸匕。

治大便不通，噦數口，譫語。方：

厚朴貳兩炙　大黃肆兩　枳實伍枚炙

右叁味，咬咀，以水肆升，煮取壹升貳合，分再服當通。不通盡服之。

竹茹湯主噦。

治中風客熱，噦。方：

竹茹肆兩　生米伍合

右貳味，以水陸升，煮米熟服之。

治嘔噦。方：

蘆根伍兩

右壹味，切，以水伍升，煮取叁升，分三服，兼服小兒尿三合，良。

又方：　飲大豆汁壹升止。

又方：　常服白羊乳壹升。

治氣厥嘔噦不得息，又主霍亂大豉湯。

傷寒噦而滿者，宜視其前後，知在何部，不利，利之愈，噦而不利，此湯主之。方：

橘皮壹升　甘草壹尺

右貳味，咬咀，以水伍升，煮取壹升，頓服之。

噦，橘皮湯主之。

小半夏湯主心下痞，堅不能飲食，胸中喘而嘔噦微寒熱。

又方

橘皮肆兩　生薑捌兩

右貳味，切，以水柒升，煮取貳升伍合，分三服，下喉即差方。差更合。

又方

羚羊角屑　前胡　人參　橘皮　甘草炙，各壹兩

右伍味，咬咀，以水陸升，煮取貳升，分三服。

卒噦爪眉頭亦可，針此主實噦，實噦者醉飽得之，虛噦者吐下得之。又失血虛後亦得之。方：炭末蜜和，細細咽少許，即差。

又方：男噦，女人丁壯氣盛者，噓其肺俞，女子，男子噓之。

《外臺秘要・霍亂及吐痢門》霍亂《病源論》三首

《病源》霍亂者由人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有相干亂之時，其亂在於腸胃之間者，因遇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絞痛，其有先心痛者則先吐，先腹痛者則先痢，心腹並痛者，則吐痢俱發，挾風而實者，身發熱，頭痛體疼而復吐痢，虛者但吐痢心腹刺痛而已，亦有飲酒食肉，好食腥膾，生冷過度，或居處不節，或露卧濕地，或當風取涼，而風冷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則不磨，不磨則水穀不消化，亦令清濁二氣相干，脾胃虛弱，便生吐痢，水穀不消，則令心腹脹滿，皆成霍亂。霍亂有三名：一名胃反，言其胃氣虛逆，反吐飲食也；二名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便致撩亂也；三名走哺，言其哺食變逆者也。診其脈來代者霍亂，又脈代而絕者亦霍亂。霍亂脈大可療，微細不可療，霍亂吐下，脈微遲，氣息劣，口不欲言者，不可療也。《養生方》云：七月食蜜，令人暴下發霍亂。

《千金》論曰：原夫霍亂之爲病也，皆因食飲，非關鬼神。飽食肫膾，復飡乳酪，海陸百品，無所不啖。眠卧冷席，多飲寒漿，胃中諸食，結而不消，陰陽二氣，擁而反戾，陽氣欲降，陰氣欲升，陰陽乖隔，變成吐痢。頭痛如破，百節如解，遍體諸筋，皆爲迴轉。論證雖小，卒病之中，最爲可畏。雖臨深履危不足以喻之也。養生者，宜達其旨趣，庶可免於夭橫者矣。

又凡霍亂務在溫和將息，若冷則遍體轉筋，凡此病定已後，一日不食爲佳，仍須三日少少喫粥，三日以後，乃可恣意食息也。七日勿雜食爲佳，所以養脾氣也。

霍亂吐痢方

《廣濟》療亂吐痢，扁豆湯。

又療冷熱不調，霍亂吐痢宿食不消，理中丸。

又療霍亂，冷熱不調，吐痢，高良薑湯。

《小品》霍亂吐痢，心煩，亂髮湯主之。

又療霍亂吐痢，已服理中及四順湯不解者，以竹葉湯。

又霍亂吐痢而汗出，小便復利，或下利清穀，裏外無熱，脈微欲絕，或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四逆加豬膽湯主之。

又四順湯　與前療同，常用此方。

又白丸　療霍亂嘔吐及暴痢，良。

《崔氏》理中丸　療三焦不通，嘔吐不食幷霍亂吐逆下痢，及不得痢悉主之。

《延年》理中丸　療霍亂吐痢，宿食不消。

《必效》理中散　主霍亂及轉筋，吐痢不止。

又方：若熱霍亂則渴，心煩欲得冷水喫，則宜恣意飲冷水及土漿，取足定止。

霍亂臍上築方

《病源》霍亂而氣築悸者，由吐下之後三焦五藏不和，而水氣上乘於心故也。腎主水，其氣通於陰。若吐下則三焦五藏不和，故脾氣亦虛不能制水，水不下宣。與氣俱上乘心，其狀起臍下，上從腹至心，氣築築然而悸動不定也。

仲景論霍亂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先療氣，理中湯去朮加桂。凡方加朮者，以內虛也，加桂者，恐作奔豚也。理中湯方。又霍亂臍上築者，以吐多故也。若吐多者，理中湯主之。方如前法加減，霍亂四逆吐少嘔多者，附子粳米湯主之。

《范汪》療霍亂臍上築而悸，茯苓理中湯。

霍亂腹痛吐痢方

《廣濟》療霍亂腹痛吐痢。方：取桃葉切三升，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三合，分溫二服。

《范汪》理中加二味湯，療霍亂胸滿腹痛吐下。

又主霍亂腹痛吐下。方：　取桃葉，冬取皮煎汁，服一酒杯有效。《千金》云擣絞取汁一升服立止

《千金》理中湯療霍亂吐下，脹滿食不消心腹痛。

《備急》療霍亂吐痢，高良薑酒。

《救急》療霍亂初覺不好，則用此方，主腹痛吐痢，香薷湯。

又蘆根湯。

霍亂不止及洞下洩痢方

《病源》霍亂而下痢者，是冷氣先入於腸胃，腸胃之氣，得冷則交擊而痛，故霍亂若先腹痛者，則先下痢也。

《廣濟》療霍亂不止。方：　取酢漿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內米粉一抄攪調，分二服，服別相去如人行三四里。

《小品》霍亂卒吐下不禁，脈暴數者，人參湯主之。

《刪繁》療霍亂洞泄不止，臍上築築，腎氣虛，人參理中湯。又療中焦虛寒洞泄，人參湯補虛泄。

又療中焦洞泄下痢，或因霍亂後瀉黃白無度腹中虛痛，黃連湯。

《千金》療霍亂洞下不止。方：　取艾一把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延年》增損理中丸　主霍亂下氣能食，止洩痢。

《必效》療霍亂水痢腹中雷鳴，無不差，烏梅黃連散。

霍亂後脈絕手足冷方

病源霍亂而大吐下後，其腸胃俱虛，乃至汗出，其脈欲絕。手足皆冷，名爲四逆。四逆者，謂陰陽卒厥絕也。仲景《傷寒論》既吐且痢而大汗出，小便復利，或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脈微欲絕，或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湯主之。

《小品》扶老理中散，幷作丸長服亦得。療羸老冷氣惡心，食飲不化，腹虛滿，拘急短氣，及霍亂嘔逆，四肢厥冷，心煩氣悶流汗，悉主之。

《千金》四逆湯　主多寒，手足厥冷，脈絕。

霍亂煩躁方

《病源》霍亂之後，煩躁卧不安者，由吐下之後，腑藏虛極，陰陽未理，血虛氣亂，故血氣之行，未復常度，內乘於腑藏，故煩躁而不得安卧也。

《肘後》霍亂後煩躁卧不安，葱白大棗湯。

又方：　桂心屑半升，以煖飲二升和之，盡服，忌生葱。

《文仲》療霍亂煩躁。方：　濃煮竹葉飲五升，令灼灼爾以淋轉筋處。

又方：　服乾薑屑三兩方寸匕。

又方：　小蒜一升咬咀，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備急》療霍亂煩躁。方：　黃粱米粉半升，水一升半，和攪如白飲頓服，糲米亦得。

又方：　燒亂髮如雞子大，以鹽湯三升和服之，不吐復服。

霍亂衆藥療不效方

《小品》療霍亂，諸藥不能療，亂髮湯。

《千金》人參湯　療毒冷霍亂吐痢，煩嘔轉筋，虛冷汗出，手足指浮腫，氣息垂死絕，語音聲不出，百方不效，脈不通者，服此湯取差乃止，隨吐者續更服勿住。

乾濕霍亂及痰飲方

《病源》霍亂者，多吐痢也，乾霍亂者，冷氣搏於胃，飲食不消，但腹滿煩亂，絞痛短氣，其腸胃先挾實，故不吐痢，名爲乾霍亂也。

《救急》療霍亂無問乾濕冷熱等。木香湯。

又方：　取烏牛屎二兩，以水二升，煮沸絞濾，頓服之，大良。

又生薑湯。

《必效》療上吐下痢者，名爲濕霍亂。方：　黃牛屎半大升許，取水一大升，煮三兩沸，和牛屎濾取汁，服半升即止。犛牛子屎亦佳。無牛處，常將乾者相隨，亦好用

又四神丸　主霍亂冷實不除，及痰飲百病，無所不主。

霍亂心腹痛方

《病源》霍亂而心腹痛者，是風邪之氣，客於藏府之間，冷氣與眞氣相擊，或上攻心，或下攻腹，故心腹痛也。

《廣濟》療霍亂心腹痛，煩嘔不止，厚朴人參湯。

《肘後》療霍亂苦絞痛不止。方：　薑二累豉二升，合擣，中分爲兩，分手捻令如粉，熬令灼灼爾，更番以熨臍中，取愈。

《千金》霍亂，蠱毒，宿食，心腹痛，冷氣，鬼氣。方：　極鹹鹽湯三升一

味，霍亂心腹暴痛，宿食不消，積冷煩滿者，熱飲一升，以指刺口，令吐宿食使盡，不盡更刺，吐訖復飲，三吐佳靜止。此法大勝諸藥，俗人以爲田舍淺近法，鄙而不用，守死而已。凡有此疾，即須先用之。

霍亂煩渴方

《病源》霍亂而煩渴者，由大吐逆上焦虛氣不調，氣乘於心。則煩悶也，大利則津液竭，津液竭則藏燥，藏躁則渴也，煩渴不止則引飲，引飲則利亦不止。

《肘後》療霍亂吐下後，大渴多飲則殺人。方：黃粱米五升，水一斗，煮之令得三升汁，澄清，稍稍飲之，勿飲餘飲。

《備急》近效療霍亂不吐不下食，氣急而渴。方：木瓜一枚切，以水四升，煮取二升，細細飲盡更作，吐不止者亦差。若渴唯飲此湯佳，根莖亦可用，此湯令人吐。

《必效》霍亂渴。方：糯米二升，濤取泔飲訖則定，若不渴不須，一方渴者服之幷當飽，又云研糯米取白汁，恣意飲之，以差爲度。

又療霍亂後渴，口乾，腹痛不止者，厚朴桂心湯。

霍亂乾嘔方

《病源》霍亂而乾嘔者，由吐下之後，脾胃虛極，上焦不理氣，痞結於心，下氣時逆上，故乾嘔。乾嘔者，謂欲嘔而無所出也，若更遇冷，冷折胃氣，胃氣不通，則變噦也。

《肘後》療苦嘔不息。方：取薤白一虎口切，以水三升，煮令得一升半，服之不過三度。

又乾薑茱萸湯。

《刪繁》療霍亂後不欲食，胃弱嘔吐不止，厚朴湯。

《千金》療霍亂引飲後輒乾嘔。方：生薑五兩，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分二服，又煮高良薑飲之，大佳。

《經心錄》療霍亂後煩嘔，厚朴湯。

霍亂轉筋方

《病源》霍亂而轉筋者，由冷氣入於筋故也，足之三陰三陽之筋，起於足指，手之三陰三陽之筋，起於手指，並循絡於身。夫霍亂大吐下之後，陰陽俱虛，血氣虛極，則手足逆冷，而榮衛不理，冷搏於筋，則筋爲之轉，冷入於足之三陰三陽則腳筋轉，入於手之三陰三陽則手筋轉，隨冷所入之筋，筋則轉，轉者由邪冷之氣擊動其筋而移轉也，又轉筋者由榮衛氣虛，風冷搏於筋故也。手足之三陰三陽之筋，皆起於手足指，而並絡於身，若血氣不足，陰陽虛者，風冷邪氣中其筋，隨邪所中之筋，筋則轉，轉者謂其轉動也。經云：足太陽下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若踵下痛者，是血氣少則陽虛。虛而風冷乘之故也。診其左手關上，肝脈也，沉爲陰，陰實者肝實也。苦肉動轉筋，左手尺中名神門以後脈足少陰經也，浮爲陽，陽虛者病苦轉筋，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養生方・導引法》云：偃卧展兩脛兩手外踵者相向。令鼻內氣自極七息，除兩膝寒脛骨疼轉筋。又云：覆卧傍視立兩踵伸腰，鼻內氣去轉筋。又云：張脛兩足指，號五息止，令人不轉筋，極自用力張，腳痛挽兩足指，號言寬大，去筋節急攣躄痛。久行身開張。又云：覆卧傍視立兩踵伸腰，以鼻內氣自極七息，除腳中弦痛轉筋酸疼，一本云療腳弱。

《廣濟》療霍亂吐痢轉筋欲入腹，高良薑湯方。

又療霍亂轉筋不止，茱萸湯。

又療轉筋。方：取故綿，多取醯醋，甑中蒸及熱，用裹病人腳，冷更易勿停，差止。

《肘後》療兩臂腳及胷脇轉筋者。方：取鹽一升半，水一斗，煮令熱，灼爾漬手足，在胷脇者湯洗之，轉筋入腹中，到擔病人，令頭在下腹中平乃止，若劇者引陰，陰縮必死，猶在到擔之可冀活耳。

又方：煮苦酒三沸，浸氈裹轉筋上，合少粉尤佳，又以綿纏膝下至足。

又若轉筋入腹中轉者。方：取雞屎白一方寸匕，水六合，煮三沸，溫頓服，勿令病者知。

又若霍亂注痢不止，而轉筋入腹欲死者。方：生薑三兩擣破，以酒一升，煮三四沸，頓服之。

《刪繁》療舌強筋縮，牽陰股，引胷腹，脹痛霍亂。黃龍藤湯。

《千金》霍亂轉筋入腹，不可奈何。方：極鹹作鹽湯於糟中，煖漬之，則差。

又方：以醋煮青布撚腳膝，冷復易之。

又方：蓼一把，去兩頭，以水二升，煮取一升，頓服。

《救急》霍亂腳轉筋絕，四肢已冷強，氣絕，心上微暖者，猶可救之。方：

取朱砂二兩熟研，蠟三兩和之爲丸，待冷著火籠中，如熏衣被，厚覆勿令煙洩，兼牀下著火，令腹微暖，徹良久當汗，則漸氣通便活，忌生血物。

《必效》主霍亂腳轉筋及入腹。方：以手拗所患腳大母指，灸當腳心下急筋上七壯。

又方：木瓜子根皮合煮湯，服之。

《傷寒明理論・霍亂》 傷寒霍亂，何以明之？上吐而下利，揮霍而撩亂是也。邪在上焦者，但吐而不利；邪在下焦者，但利而不吐；而若邪在中焦，胃氣不治，爲邪所傷，使陰陽乖隔，遂上吐而下利。若止嘔吐，而利經止，得之吐利；必也上吐下利，躁擾煩亂，乃謂之霍亂。其與但稱吐利者，有以異也。傷寒吐利者，邪氣所傷。霍亂吐利者，飲食所傷也。其有兼傷寒之邪，內外不和者，加之頭痛發熱而吐利也。經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是霍亂兼傷寒者也。霍亂頭痛發熱，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圓主之。以其中焦失治，陰陽乖隔，必有偏之者，偏陽則多熱，偏陰則多寒。許仁則曰：病有乾霍亂，有濕霍亂，乾霍亂死者多，濕霍亂死者少。蓋吐利則所傷之物，得以出泄，雖霍亂甚，則止於胃中水穀泄盡則止矣，所以死者少。及其乾霍亂而死多者，以其上不得吐，下不得利，則所傷之物，不得出泄，壅閉正氣，關隔陰陽，煩擾悶亂，躁無所安，喘脹乾霍亂而死。嗚呼！食飲有節，起居有常者，豈得致霍亂耶。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喪身之由，實自致爾。

《三因方・霍亂外因證治》 諸惡風惡寒，有汗無汗，重着煩毒，皆外所因。蓋傷風則惡風有汗，傷寒則惡寒無汗，冒濕則重着，傷暑則熱煩。此雖常論，揮霍之間，倉卒不辨，遂致錯誤，亂經反常，爲害不淺，豈止本爲霍亂，今是傷寒而已哉，當隨外所因治之乃可。

理中湯　治霍亂吐下，脹滿，食不消，心腹痛。

《三因方・外因科簡》 凡外所因，必自經絡傳入臟腑，須以脈證推其所因，隨經調之，則盡善矣。假如傷寒在太陰經，當用四逆湯；少陰經，當用附子麻黃湯；厥陰經，當用理中湯。若在太陽經，還用麻黃湯；陽明經，養胃湯；少陽經，小柴胡湯。風暑濕亦然。風則桂枝湯，暑則香薷飲，五苓散，濕則苓朮湯、滲濕湯，皆可於諸門隨證檢用，不復繁引。

《三因方・霍亂內因證治》 諸大喜傷心，則氣散；大怒傷肝，則氣激；憂傷肺，則氣聚；思傷脾，則氣結；恐傷腎，則氣卻；驚傷膽，則氣亂。臟氣既鬱，聚結涎飲，痞隔不通，遂致滿悶，隨其勝復，必吐作利，當從外所因治之。

七氣湯　治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氣鬱發，致五臟互相刑克，陰陽反戾，揮霍變亂，吐利交作，寒熱眩暈，痞滿咽塞。

胃氣丸　治憂思過度，脾肺氣閉，聚結涎飲，留滯腸胃，氣鬱於陰，凝寒於陽，陰陽反戾，吐利交作，四肢厥冷，頭目眩暈，或復發熱。兼治老人胃寒，大便反秘，妊娠惡阻，全不納食。

眞珠散　治喜怒不常，憂思兼幷，致臟氣鬱結，留積涎飲，胸腹滿悶，或復疙痛，憎寒發熱，吐利交作。

《三因方・不內外因證治》 諸飽食膾炙，恣飧乳酪，水陸珍品，脯醢雜肴，快飲寒漿，強進旨酒，耽縱情欲不節，以胃爲五臟海，因脾氣以運行，胃既膨脹，脾臟停凝，臟氣不行，必致鬱發，遂成吐利，當從不外內因治之。

紅丸子　治脾胃虛冷，飲食不節，宿食留飲，聚癖腸胃，或因氣不調，冲冒寒濕，忽作霍亂，吐利幷作，心腹絞痛，腸胃纏刺，疲苶不勝。

胡椒湯　治霍亂吐利爲佳。

訶子散　治老幼霍亂吐利，一服取效。

《三因方・霍亂凡例》 轉筋者，以陽明養宗筋，屬胃與大腸，今暴下暴吐，津液頓亡，外傷四氣，內積七情，飲食甜膩，攻閉諸脈，枯削於筋，宗筋失養，必致攣急，甚則卵縮舌卷，爲難治。

木瓜湯　治霍亂吐下不已，舉體轉筋，入腹則悶絕。

茯苓澤瀉湯　治霍亂吐利後，煩渴欲飲水。

水浸丹　治伏暑傷冷，冷熱不調，霍亂吐利，口乾煩渴。

乾霍亂者，忽然心腹脹滿，絞刺痛疼，蠱毒煩冤，欲吐不吐，欲利不利，狀若神靈所附，頃刻之間，便致悶絕。亦涉三因，或臟虛，或腸胃素實，故吐利不行。

鹽湯　治乾霍亂及蠱毒，宿食不消，積冷，心腹煩滿，鬼氣。

至鹹鹽湯三升，熱飲一升，刺口，令吐宿食使盡；不吐更服，吐訖復飲，三吐乃止。此法大勝諸治，俗人以爲田舍淺近，鄙而不用，守死而已，凡有此

病，即先用之。

《保命集・霍亂論》 論曰：醫之用藥，如將帥之用兵。《本草》曰：良醫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無兵，不足以勝敵也。故用藥如用兵。轉筋霍亂者，治法同用兵之急不可緩也，故吐瀉不止者，其本在於中焦，或因渴大飲，或因飲而過量，或飢而飽甚，或濕內甚，故陰陽交而不和。是爲吐瀉。仲景曰：邪在上焦則吐，邪在下焦則瀉，邪在中焦，則既吐且瀉，此爲急病也。然吐利爲急，十死一二，如揮霍撩亂，而不得吐瀉，此名乾霍亂。必死。法曰：既有其入，必有所出，今有其入，而不得其出者，否也，塞也，故轉筋吐瀉者，其氣有三：一曰風；二曰火；三曰濕。吐爲喝，熱也。王注曰：炎熱薄爍，心之氣也，火能炎上，故吐也。瀉爲濕也，叔和云：濕多成五泄。內經曰：濕勝則濡瀉。又曰：風勝則動，筋屬肝而應於風木，故腳轉筋燥急也。《內經》曰：諸筋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故仲景治法曰：熱多欲飲水，五苓散；寒多不飲水者，理中丸。凡覺此證，或先五苓、益元、桂苓甘露飲，乃吐瀉之聖藥也。愼無與粟米粥湯，穀入於胃則必死。《本草》曰：粟米味鹹，微寒無毒，主養胃氣，去脾胃中熱，益氣，霍亂者，脾胃極損，不能傳化，加以粟米，如人欲斃，更以利刀鋸其首，豈有能生者耶。如吐瀉多時，欲住之後，宜微以粥飲，漸漸養之，以遲爲妙。

半夏湯　治霍亂轉筋，吐瀉不止。

五苓散。

理中丸。

如吐瀉不止，身出冷汗，無脈者，可服後瀉痢論中漿水散，兼桂枝湯、白朮湯，皆可服，後痢門中藥，亦可選用。

凡霍論，不可飲熱白米粥，飲之死，必不救，切須愼之。

《儒門事親・治病百法・霍亂吐瀉》 夫霍亂吐瀉不止者，可用五苓散、益元散，各停冰水調下五七錢。如無冰水，可用新汲水調下桂苓甘露散、玉露散、清涼飲子，調下五七錢。或香薷湯調下五七錢亦可。如無以上諸藥，可服地漿三五盞亦可。地漿者，可於淨地掘一井子，用新汲水一桶，幷於井子攪令渾，候澄清。連飲三五盞立愈。大忌白朮湯、薑桂烏附，種種燥熱之藥。若服之則必死矣。巢氏云：霍者，揮霍而成疾；亂者，陰陽亂也。皆由陰陽清濁，二氣相干故也。

《濟生方・霍亂》 論曰：人生稟命，以五臟爲主，應乎五行，本於五味。《素問》云：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過食尚乃有傷，何況飽食炙膾，復餐乳酪，海陸百品，無所不啖，眠卧冷席，多飲寒漿，胃中諸食結而不消，陰陽二氣壅而反戾，揮霍之間，變成吐利，此名霍亂。輕者腳多轉筋，甚者遍體轉筋。夏月伏暑，亦令人吐利，傷寒，亦令人吐利。當察其由，施以治法。大抵霍亂，脈來浮洪者，可治；脈來微而遲，氣少不語者，不可治。古今論定，更無疑矣。

通脈四逆湯　治霍亂多寒，肉冷脈絕。

薑附湯。

香薷飲。

麥門冬湯　治霍亂已愈，煩熱不解，多渴，小便不利。

《脈因證治・霍亂》 脈：微澀，或代，或伏，脈弦滑者，膈有宿食，身卻不熱，爲霍亂。大者，生；微遲者，死；脈洪者，熱。

因：其氣有三：一曰火，二曰風，三曰濕。

邪在上焦則吐，下焦則瀉，中焦則吐而且利。吐爲喝熱也，瀉爲濕也；風勝則動，故轉筋也；或因大渴而大飲，或飢或飽甚，傷損胃氣，陰陽交爭而不和，此爲急病也，不死；如乾霍亂而不得吐利，必死。

證：其狀，心腹卒痛，嘔吐下利，憎寒發熱，頭痛眩暈。先心痛則先吐，先腹痛則先下，心腹俱痛，吐利幷作，甚則轉筋，入腹則死。不然則吐瀉。乾霍亂者，忽然心腹脹滿，絞刺痛，欲吐不吐，欲利不利，須臾則死。以鹽湯大吐之，佳。

外有冲惡，病同而名異。

治：五苓散　治熱多飲水，關上脈洪者，熱也，宜清之。

理中丸　治寒多不飲水，身不熱者。

半夏湯　治霍亂轉筋，吐利不止，身痛不止者，宜加桂枝湯。

和解散　治霍亂。此條內有所積，外爲邪氣所阻，甚用吐法，二陳湯。

《證治要訣・諸中門・中惡附霍亂》 霍亂之病，揮霍變亂，起於倉猝，與中惡相似，俗呼爲觸惡，但有吐利爲異耳。其證胸痞腹疼，氣不升降，甚則手足厥逆，冷汗自出，或吐而不瀉，或瀉而不吐，兼作吐瀉，或吐瀉不透，且蘇合香圓以通其痞塞，繼進藿香正氣散加木香半錢，仍以蘇合香圓調吞來復丹，

若果瀉已甚，則不可用來復丹。瀉而不吐，胸膈痞滿，先以陰陽湯，或濃鹽湯頓服，以導其吐。已吐、未吐，並藿香正氣散，間進蘇合香圓。吐而不瀉，心腹疙痛，頻欲登圊，苦於不通，藿香正氣散加枳殼壹錢多，下來復丹，欲捷則用生枳殼，若更不能作效，逼迫已甚，其勢不容不用神保圓。但神保雖能通利，亦入大腸而後有功。若隔於上而不能下，轉服轉秘，須用來復丹研末湯調，吞下養正丹百粒，庶可引前藥到下。吐瀉兼作，心腹纏擾未安者，藿香正氣散加官桂、木香各半錢，不愈，則投四順湯。吐利不止，元氣耗散，病勢危篤，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或惡寒戰掉，手足冷逆，或發熱煩躁，欲去衣被，此蓋內虛陰盛；卻不可以其害喜冷，欲去衣被爲熱，宜理中湯，甚則附子理中湯；不效則四逆湯。並宜放十分冷服。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纏擾，痛不可忍，上下不通，言語不定，如見鬼神，俗謂之乾霍亂。先以濃鹽湯頓服，次調蘇合香圓，吞下來復丹，仍進藿香正氣散加木香、枳殼各半錢。近世俗醫謂之攪腸沙，多信之。殊不知即是霍亂，僥倖而愈者，一通之功耳。霍亂轉筋，理中湯加凍膠剉炒壹錢，仍令其縶縛腿脛。若筋入腹及通身轉筋者，不可治。筋轉者，以造麵，蔘汁煖熱浸，或用濃鹽湯浸。霍亂已透，而餘吐、餘瀉未止，腹有餘痛，宜一味報秋豆葉煎服，乾者尤佳。霍亂之後，陽氣已脫，或遺尿而不知，或氣少而不語，或膏汗如珠，或大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皆不可治。霍亂幷諸吐瀉後，胸膈高起，痞塞欲絕，理中湯加枳實半錢、茯苓半錢，名枳實理中湯。吐瀉已愈，而力怯精神未復者，十補飲。夏天感暑，吐瀉如霍亂者，六和湯、香薷湯皆是要藥。大吐瀉，復厥逆躁擾，審是因暑得之，止宜香薷飲。人於夏月，多食瓜菓及飲冷乘風，以致食留不化，因食成痞，隔絕上下，遂成霍亂，六和湯倍藿香煎熟，調蘇合香圓。

《丹溪心法・霍亂》 內有所積，外有所感，致成吐瀉，仍用二陳湯加減作吐以提其氣。此非鬼神，皆屬飽食，前人確論，乃陽不升，陰不降，乖隔而成。切莫與穀食，雖米飲一呷，入口即死。必待吐瀉過二三時，直至饑甚，方可與稀粥食之，脈多伏欲絕。見成吐瀉不徹，還用吐提其氣起，或用樟木煎湯，吐之亦可。大法：生薑理中湯最好，不渴者可用。如渴者用五苓散，有吐者以二陳湯探吐，亦有可下者。轉筋不住，男子以手挽其陰，女子以手牽乳，近兩邊，此千金妙法也。轉筋皆屬乎血熱，四物湯加酒芩、紅花、蒼朮、南星煎服。乾霍亂者，最難治，死在須臾。升降不通，當以吐提其氣，極是良法，世多用鹽湯。此係內有物所傷，外有邪氣所遏。有用吐者，則兼發散之義；有用溫藥解散者。不可用涼藥，宜二陳湯加解散藥。

二陳湯

加川芎　蒼朮　防風　白芷又云白朮

右銼。薑五片，煎服。

治霍亂方：

蒼朮　厚朴　陳皮　葛根各一錢半　滑石三錢　白朮二錢　木通一錢　甘草炙

右銼。入薑煎湯，下保和丸四五十丸。

戴云：霍亂者，吐也，有聲有物。凡有聲無物而躁亂者，謂之乾霍亂也。

附錄：霍亂之候，揮霍變亂，起於倉卒，多因夾食傷寒，陰陽乖隔。上吐下利，而躁擾痛悶，是其候也。偏陽則多熱，偏陰則寒，卒然而來，危甚風燭。其濕霍亂死者少，乾霍亂死者多。蓋以所傷之物，或因吐利而盡，泄出則止，故死者少也。夫上不得吐，下不得利，所傷之物，擁閉正氣，關格陰陽，其死者多。霍亂熱多而渴者，五苓散；寒多而不飲水者，理中湯，或有寒腹滿而痛，四肢拘急，轉筋下利者，以理中湯加生附子、官桂；中暑霍亂，煩躁大渴，心腹撮痛，四肢冷，冷汗出，肢轉筋，用藿香散。《千金》云：轉筋者，用理中湯加火煅石膏。若霍亂吐瀉，心腹疙痛，先以鹽湯探吐，後服藿香正氣加木香半錢。若頻欲登圊不通者，更加枳殼一錢。人於夏月多食瓜果，多飲冷乘風，以致食留不化，因食成痞，隔絕上下，遂成霍亂，以六和湯，倍加藿香煎服，皆要藥也。

附方

六和湯。

二陳湯。

五苓散。

理中湯。

藿香正氣散。

通脈四逆湯　治霍亂多寒，身冷，脈絕。

木瓜湯　治霍亂吐下，舉體轉筋，入腹則悶絕。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外感・寒類・霍亂》霍亂暑濕乾三種，一種暑霍亂，即濕霍亂，但此疾夏秋惟甚，縱寒月亦多由伏暑，故名。一種濕霍亂，有聲有物。一種乾霍亂，有聲無物。病本中焦濕熱壅，標因外感四氣，或日間感熱，夜間受冷，或內素鬱熱，外又感寒，一時陰陽錯亂，然病本因飲食失節，或酥酪酒漿生冷，以致濕熱內甚，中焦脾土失運，當升不升，當降不降，是以上吐下瀉，脈多伏絕。又有挾七情鬱氣，痰涎聚膈，痞塞不通者，外見痰喘眩暈，亦必由傷飲食爲之根也。心腹卒痛或熱寒，先心痛者，則先吐；先腹痛者，則先瀉；心腹俱痛者，則吐瀉俱作。輕則吐瀉而已。凡吐瀉時，切不可與穀食，雖米湯，一呷下咽立死，必待吐瀉盡，過半日飢甚，方可漸食稀粥。偏陽分，則多熱而渴；偏陰分，則多寒而不渴。痰喘煩渴卻可恐；痰喘，二陳湯，加味半硫丸。虛煩不眠，既濟湯。煩渴，九君子湯，桂苓甘露飲。大渴大躁大汗遺尿者死，回生散、養正丹救之。轉筋舌卷囊縮危，陽明胃與大腸，以養宗筋。暴吐暴瀉，津液驟亡，小筋失其所養，故輕者兩腳轉筋而已，重者遍體轉筋，手足厥冷，若欲絕者，倉卒之際，宜以鹽填臍中，灼艾不計壯數，雖已死，而胸中有暖氣者，立蘇，急用茱萸散加小茴、甘草、蘇葉煎服，再研生蒜塗腳掌心，雖昏危入腹者，亦效。如血熱轉筋不已者，四物湯加黃芩、紅花，或蒼朮、南星。水藥不入者，古椒豆散。轉筋不住，男子以手挽其陰，女子以手牽乳近兩邊。如舌卷囊縮轉筋入腹者，死。分利升降消食冗。霍亂乃濕熱兼風木爲害，治宜散風寒，利濕降火，故四時通用藿香正氣散，爲散風寒濕之要藥。寒月厥冷，脈沉不渴者，五積散，理中湯，古薑附湯；暑月煩渴者，黃連香薷散冷服，俱宜合五苓散，以分消上下，或更合益元散降火尤妙，此皆分利法也。又當引清氣上升，使濁氣自然下降。吐瀉未徹者，宜用二陳湯加芎、芷、蒼朮、防風，探吐以提其氣。如吐涌不止，宜所服藥中加木瓜、檳榔以降其氣。又有可下者，但不可純用涼藥。挾七情者，七氣湯、古參萸湯。傷飲食者，紅丸子、保和丸，俱薑湯送下。通用四君子湯，有汗，加桂枝；無汗，加麻黃；吐利轉筋，腹痛體重，脈沉細，加白芍、良薑；四肢拘急，脈沉遲，屬少陰，加薑、附、厚朴；吐利轉筋，脅痛脈弦者，木克土也，平胃散加木瓜，或小建中湯加柴胡、木瓜；四肢厥冷，脈微緩，屬厥陰者，小建中湯，加當歸、附子。

《醫方考・霍亂門》敘曰：霍亂有陰陽二證，夫人共知之。若霍亂未顯之時，及霍亂始定之際，醫者不察，而以逆劑左之；病者不識，而以膩食啖之，則死道也。今考古方八首以治霍亂，大都喜通而惡塞爾。

理中丸　寒犯太陰，腹痛，吐瀉，霍亂，寒多不飲水者，此方主之。

寒犯太陰脾藏，非止外感之寒徑中太陰，凡吞寒飲冷，皆是寒氣塞於中宮。中、下二焦之陽不得宣發，則乖隔而腹痛，而吐瀉，而霍亂也。霍亂與吐瀉有別，乃吐瀉之久，亡其津液，手足抽掣而揮霍，眼目旋視而瞭亂也。寒者溫之，故用乾薑之辛熱；邪之湊也，其氣必虛，故用人參、白朮、甘草之溫補。

五苓散　霍亂熱多欲飲水者，陽邪也，此方主之。

邪在上焦則吐，邪在下焦則瀉，邪在中焦則既吐且瀉，名曰霍亂。霍亂責之裏邪，裏邪責之水穀。是方也，桂能建中，朮能安穀，茯苓、豬苓、澤瀉能安水。水穀得其安，則霍亂自止矣，此五苓治霍亂之意也。正考見傷寒門。

回生散　中氣不和，吐瀉霍亂者，此方主之。

中氣者，脾氣也，喜疏利而惡閉塞，喜香竄而惡腐穢，故用陳皮之辛以醒之，藿香之竄以開之。

冷香飲子　夏月飲食，雜以水果、寒冰之物食之，胸腹大痛，霍亂者，此方主之。

肉食得冰寒，水果而冷，冰寒，水果因肉食而滯，由是填塞至陰，乖隔而成霍亂。草果辛溫，善消肉食；附子辛熱，能散沉寒；橘紅之辛，可調中氣；甘草之溫，堪以益脾。而必冷服者，假其冷以從治，《內經》所謂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也。

華佗危病方　夏月過用水果，填塞至陰，抑遏肝氣，霍亂轉筋者，此方主之。

水果得食鹽，則收斂而不爲患；肝部得茱萸，則疏利而不爲抑；轉筋得木瓜，則筋舒而不復痛。

六和湯　夏月飲食後，六府不和，霍亂轉筋者，此方主之。

六和者，和六府也。食飲爲患，和以砂仁；夾涎吐逆，和以半夏；膈氣不利，和以杏仁；胃虛不調，和以參、朮；中氣不快，和以藿香；伏暑傷脾，和以扁朴；轉筋爲患，和以木瓜；三焦畜熱，和以赤苓；氣逆急吐，和以甘草。正考見暑門。

藿香正氣散　內傷、外感而成霍亂者，此方主之。

內傷者調其中，藿香、白朮、茯苓、陳皮、甘草、半夏、厚朴、桔梗、大腹皮，皆調中藥也，調中則能正氣於內矣；外感者疏其表，紫蘇、白芷，疏表藥也，疏表則能正氣於外矣。若使表無風寒，二物亦能發越脾氣，故曰正氣。《三因》吐法：

燒鹽十兩

熱飲十五升，三飲而三吐之。

欲吐不得吐，欲瀉不得瀉，腹中大痛者，名曰乾霍亂，令人暴死，急以此方探吐之。

鹽，鹹物也，多則苦矣。經曰鹹能軟堅，故可以開宿食頑痰；苦能涌泄，故探之則易吐矣。此法能回生起死，幸勿輕而忽之。

《萬病回春・霍亂》 脈：霍亂吐瀉，滑而不勻，或微而澀，代伏驚人，熱多洪滑，弦滑食論。

夫霍亂者，有濕霍亂、有乾霍亂，皆是內傷飲食生冷、外感風寒暑濕而成。濕霍亂，忽時心腹疼痛，或上吐，或下瀉，或吐瀉齊作，攪亂不安，四肢厥冷，六脈沉欲絕，此名濕霍亂，俗云虎狼病。因風，則怕風有汗；因寒，則怕寒無汗；因暑，則熱煩躁悶；因濕，則身體重著；因食，則胸腹飽悶。治用正氣散加減。若吐瀉煩渴躁不止，厥冷痛甚，轉筋入腹者，死。夏月因伏暑熱，伏暑霍亂吐瀉者甚多，手足雖厥冷，脈雖虛小，切不可用薑附熱治，在暑症香薷飲內治之。有乾霍亂者，最難治，死在須臾，俗云攪腸沙。忽然心腹絞痛，手足厥冷，脈沉細或沉伏，欲吐不得吐，欲瀉不得瀉，陰陽乖隔，升降不通，急用鹽湯探吐及刺委中穴出血，治用理中湯加減。愼勿用米湯補住邪氣，難治。直待吐瀉後，方可用清米湯補接元氣。若吐瀉不出，胸腹脹硬，面唇青，手足冷過肘膝，六脈伏絕，氣喘急，舌短囊縮者，死症也。

濕霍亂者，吐瀉腹痛，脈沉伏欲絕也。

藿香正氣散　治四時不正之氣，寒疫時氣，山嵐瘴氣，雨濕蒸氣，或中寒腹痛吐利，中暑冒風吐瀉，中濕身重泄瀉，或不服水土，脾胃不和，飲食停滯，復感外寒，頭痛憎寒，或嘔逆惡心，胸膈痞悶，或發熱無汗者，并皆治之。

夏月暑熱霍亂者，吐瀉煩渴，自汗脈浮也，香薷飲。夏月暑熱明知，多飡生冷、瓜果、面食，卻於風涼處坐卧，以致飲食停滯，胸腹飽脹作痛，或吐或瀉，手足冷，脈沉細，或伏暑，是濕霍亂，用前正氣散內加減治之；不可作夏月伏暑。霍亂吐瀉腹痛，口渴煩躁，自汗面垢，脈虛躁亂不寧者，此是伏暑霍亂也，香薷飲加減治之。

乾霍亂者，心腹飽脹絞痛，不吐不瀉，脈沉欲絕也先用鹽湯探吐，急用此方。

理中湯　治乾霍亂，心腹飽脹、絞痛、不吐不瀉，脈沉欲絕。

霍亂吐瀉止後，發熱頭疼身痛，口乾脈數者，參胡三白湯。

有异鄉人初到地方不服水土，或吐或瀉，胸腹飽悶，或腫脹不吐瀉者，宜服加減正氣散。

補遺方

治霍亂吐瀉，用綠豆粉和白砂糖少許，服之即愈。

乾霍亂不得吐者，用淡湯一碗，入皂角末三分，鹽一撮調服探吐之。愼勿與米湯吃，反助邪氣則難治矣。

治霍亂吐瀉：

乾薑　胡椒　胡黃連各三分　綠豆粉五分

右爲末。每服三分，沸湯點服。

陰陽湯　用井水和百沸湯各半碗同服，神效。

洗法　治霍亂轉筋，蓼一把，去兩頭，水煎熏洗。

灸法　治霍亂已死，腹中有暖氣者，用鹽納臍中，灸七壯。

《證治準繩・諸嘔吐門・霍亂乾霍亂》 陳無擇曰：霍亂者，心腹卒痛，嘔吐下利，憎寒壯熱，頭痛眩暈，先心痛則先吐，先腹痛則先利，心腹俱痛，吐利并作，甚則轉筋入腹則斃。蓋陰陽反戾，清濁相干，陽氣暴升，陰氣頓墜，陰陽痞隔，上下奔迫，宜詳別三因以調之。外因，傷風則惡風有汗，傷寒則惡寒無汗。冒濕則重著，傷暑則煩熱。內因，九氣所致，鬱聚痰涎，痞隔不通，遂致滿悶，隨其勝復，必作吐利。或飽食膾炙，恣餐乳酪、冰脯、寒漿、旨酒。胃既膨脹，脾藏停凝，必因鬱發，遂成吐利，當從不內外因也。

或問霍亂病，亦復有他論者乎？曰：嘗考之《內經》，有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有土鬱之發，民病嘔吐霍亂注下。上濕土霍亂，即仲景五苓散、理中丸之類。有歲土不及，風乃大行，民病霍亂飧泄。上土虛風勝霍亂，即羅謙甫桂苓白朮散之類。有熱至則身熱霍亂吐下。上熱霍亂，即《活人書》香薷散之類。

《靈樞》有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蟲脹，取之所別。有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腸胃，則爲霍亂。取之足太陰、陽明。不下，取之三里。巢氏因此一條，乃云霍亂者，由陰陽清濁二氣相干，亂於腸胃間，因遇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絞痛。挾風而實者，身發熱，頭痛體疼。虛者但心腹痛而已。亦有因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居處不

節，或露卧濕地，或當風取涼，風冷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水穀不化，皆成霍亂。自巢氏之說行，後世守之以爲法，無復知《內經》諸條者矣。至劉河間乃云吐下霍亂，三焦爲水穀傳化之道路，熱氣甚則傳化失常，而吐瀉霍亂，火性躁動故也。世俗止謂是停食者，誤也。轉筋者，亦是脾胃土衰，肝木自甚，熱氣燥爍於筋，則筋攣而痛，亦非寒也。張戴人則以風濕暍三氣合而爲邪。蓋脾濕土爲風木所克，鬱則熱乃發，發則心火炎上故嘔吐，嘔吐者暍也。脾濕下注故注泄，注泄者濕也。風急甚故筋轉，轉筋者風也。可謂善推病情者乎。王海藏亦謂風濕熱外至，生冷物內加，內外合病者，此條殆似之矣。凡治病當從《內經》隨宜施治，安可執一端而已哉。然則此病當以何爲要。曰：脾胃之濕爲本，諸邪感動者爲病之由。然其間脾胃有虛有實，邪有陰陽相干之孰甚，皆宜消息處治。至若《明理論》謂傷寒吐利者，由邪氣所傷。霍亂吐利者，由飲食所傷。其有兼傷寒之邪，內外不和者，加之頭痛發熱而吐利者，是霍亂傷寒也。原仲景之意，豈必在飲食始爲是病，彼於寒邪傳入中焦，胃氣因之不和，陰陽否隔者，安得不有以致之乎。不然，何以用理中、四逆等湯治之。

此疾多生夏秋之交，縱寒月有之，亦多由伏暑而然，病之將作，必先腹中疠痛，吐瀉之後，甚則轉筋，此兼風也；手足厥冷，氣少唇青，此兼寒也；身熱煩渴，氣粗口燥，此兼暑也；四肢重著，骨節煩疼，此兼濕也。傷風、傷寒，當於傷寒吐利門中求之。若風暑合病，宜石膏理中湯。暑濕相搏，宜二香散。

夏月中暑霍亂，上吐下利，心腹撮痛，大渴煩躁，四肢逆冷，汗自出，兩腳轉筋，宜香薷飲，井底沉極冷，頓服之。桂苓白朮湯亦妙。

戴氏云：人於夏月多食瓜果及飲冷乘風，以致食留不化，因食成痞，隔絕上下，遂成霍亂。六和湯倍藿香煎熟，調蘇合香丸。

濕霍亂，除濕湯，訶子散。

七情鬱結，五藏六府互相刑克，陰陽不和，吐利交作，七氣湯。

霍亂轉筋，吐瀉不止，頭目昏眩，須臾不救者，吳茱萸湯。

霍亂吐利轉筋，四肢逆冷，須臾不救，急以茱萸食鹽湯。

霍亂多寒，肉冷脈絕，宜通脈四逆湯。

有宜吐者，雖已自吐利，還用吐以提其氣，用二陳湯探吐，或樟木煎湯亦可吐，或白礬湯亦可吐。《三因》吐法，用極鹹鹽湯三升，熱飲一升，刺口令吐，宿食便盡，不吐更服，吐訖仍飲，三吐乃止，此法勝他法遠矣。俗人鄙而不用，坐觀其斃，哀哉。吐後隨證調理，亦有可下者。

《保命集》云：夫傷寒霍亂者，其本在於陽明胃經也。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與脾藏爲表裏，皆主中焦之氣，腐熟水穀。脾胃相通，濕熱相合，中焦氣滯，或因寒飲，或因飲水，或傷水毒，或感濕氣，冷熱不調，水火相干，陰陽相搏，上下相離，榮衛不能相維，故轉筋攣痛。經絡亂行，暴熱吐瀉。中焦、胃氣所主也。有從標而得之者，有從本而得之者，有從標本而得之者。六經之變，治各不同，察其色脈，知犯何經，隨經標本各施其治，此治霍亂之法也。

如頭痛發熱，邪自風寒而來，中焦爲熱相半之分，邪稍高者居陽分，則爲熱。熱多飲水者，五苓散以散之。如邪稍下者居陰分，則爲寒，寒多不飲水者，理中丸以溫之。如吐利後，有表者解之。汗出厥者溫之。

如既吐且利，小便利，大汗出，內外熱者，亦溫之。如吐下後汗出，厥逆不解，脈欲絕者，四逆等湯治之。傷寒吐瀉轉筋，身熱脈長，陽明本病也。宜和中平胃散、建中湯，或四君子湯。脈浮自汗者，四君子加桂五錢主之。脈浮無汗者，四君子加麻黃五錢主之。

傷寒吐瀉轉筋，脅下痛，脈弦者，木克土也，故痛甚。平胃散加木瓜五錢，亦可治宜建中加柴胡木瓜湯。

傷寒吐瀉後，大小便不通，胃中實痛者，四君子加大黃一兩主之。

傷寒吐瀉轉筋，腹中痛，體重，脈沉而細者，宜四君子加芍藥高良薑湯。

傷寒吐瀉，四肢拘急，脈沉而遲，此少陰霍亂也。宜四君子加薑附厚朴湯。

厥陰霍亂，必四肢逆冷，脈微緩，宜建中加附子當歸湯。

戴復庵云：霍亂之病，揮霍變亂，起於倉卒，與中惡相似，但有吐利爲異耳。其證胸痞腹疠，氣不升降，甚則手足厥逆，冷汗自出，或吐而不瀉，或瀉而不吐，或吐瀉兼作，或吐瀉不透，宜蘇合香丸以通其痞塞，繼進藿香正氣散加木香半錢，仍以蘇合香丸調吞來復丹。若果瀉已甚，則不可不用來復丹，瀉而不吐，胸膈痞滿，先以陰陽湯，或濃鹽湯頓服，以導其吐。已吐未吐，幷藿香正氣散，間進蘇合香丸。吐而不瀉，心腹疠痛，頻欲登圊，苦於不通，藿香正氣散加枳殼一錢，多下來復丹。欲捷則用生枳殼。若更不能作效，逼

迫已甚，其勢不容不用神保丸。但神保雖能通利，亦入大腸而後有功。若隔於上而不能下，轉服轉秘，須用來復丹研末湯調，吞下養正丹百粒，庶可引前藥到下。吐瀉兼作，心腹纏擾未安者，藿香正氣散加官桂、木香各半錢，不愈則投四順湯。

吐利不止，元氣耗散，病勢危篤，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或惡寒戰掉，手足逆冷，或發熱煩躁欲去衣被，此蓋內虛陰盛。卻不可以其喜冷欲去衣爲熱，宜理中湯，甚則附子理中湯，不效則四逆湯，幷宜放十分冷服。

霍亂已透，而餘吐餘瀉未止，腹有餘痛，宜一味報秋豆葉煎服，乾者尤佳。

霍亂幷諸吐瀉後，胸膈高起，痞塞欲絕，理中湯加枳實半錢、茯苓半錢，名枳實理中湯。吐瀉已愈，而力怯精神未復者，十補散。

轉筋　陳氏云：轉筋者，以陽明養宗筋，屬胃與大腸。今暴吐下津液頓亡，外感四氣，內傷七情，飲食甜膩，攻閉諸脈，枯削於筋，宗筋失養，必致攣縮。甚則舌卷囊縮者，難治也。劉宗厚云：冷熱不調，陰陽相搏，故轉筋攣痛，甚者遍體轉筋。此實陰陽之氣反戾，風寒乘之，筋失血氣所榮，而爲攣縮急痛也。又河間論轉筋皆屬火，丹溪謂屬血熱。二公之論轉筋，非因於霍亂者也。其不因霍亂而轉筋者，誠如二公之言。亦有血虛筋失所養，則轉而急痛不能舒也。若夫霍亂而轉筋，則陳氏、劉氏備矣。亦有榮血中素有火熱，卒然霍亂而風寒外束，榮中之熱內鬱，而其勢猖狂，則筋亦爲之轉動也。大抵霍亂見此症，甚者多不可救，宜急治之，木瓜煮汁飲之。香薷煮汁飲之。燒栀子二十枚，研末熟水調下。熱者宜之。理中湯去朮，加生附子一枚。或理中湯加凍膠炒一錢，或以造曲蔘汁暖熱浸，或用濃鹽湯浸，仍令其縶縛腿脛。若筋入腹及通身轉筋者，不可治。寒者宜之。《直指》木瓜湯。皂角末一小豆許，入鼻中取嚏。蔘花一把，去兩頭，以水二升半，煮一升半，頓服之。灸承山二十七壯，神效。

煩渴　陳氏云：陰陽反戾，清濁相干，水與穀幷，小便閉澀，既走津液，腎必枯燥，引飲自救，煩渴必矣。止渴湯主之。霍亂煩渴，以增損縮脾飲主之，能解伏熱，消暑毒，止吐利。霍亂之後，服熱藥太多，煩躁作渴，尤宜服之。霍亂吐瀉後，煩渴飲水，宜茯苓澤瀉湯。霍亂已愈，煩熱多渴，小便不利，宜小麥門冬湯。霍亂後，惡心懶食，口乾多渴，宜白朮散。霍亂後，利不止，冷汗出，腹脅脹，宜烏梅散。霍亂後，下利無度，腹中疗痛，宜黃連丸。霍亂後，下利見血，宜止血湯、赤石脂湯。潔古老人云：霍亂轉筋，吐瀉不止，病在中焦。陰陽交而不和，發爲疼痛。此病最急，不可與分毫粥飲，穀氣入胃則必死矣。《保命集》云：凡霍亂愼勿與粟米粥湯，入胃即死。如吐瀉已多，欲住之後，宜以稀粥漸漸補養，以遲爲妙。

診　霍亂，遍身轉筋，肚痛，四肢厥冷欲絕者，其脈洪大易治。脈微囊縮舌卷不治。霍亂之後，陽氣已脫，或遺尿而不知，或氣少而不語，或膏汁如珠，或大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皆不可治也。

乾霍亂

忽然心腹脹滿攪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燥亂憒憒無奈，俗名攪腸沙者是也。此由脾土鬱極而不得發，以致火熱內擾，陰陽不交。或表氣發爲自汗，或裏氣不通而作腹痛。然膈上爲近陽也，膈下爲近陰也。若欲陰陽之氣行，必先自近從上開之，陽氣得通，則先下之陽也。若欲陰陽之氣行，必死於其火也。曰：方論皆謂脾胃有宿食，與冷氣相搏，子何言爲火耶？曰：神志昏冒，煩躁悶亂，非諸躁狂越之爲屬火者乎？不急治即死，非暴病暴死之屬火者乎。但處治不可過於攻，攻之過則脾愈虛。亦不可過於熱，熱之過則內火愈熾。不可過於寒，寒之過則火必與抔格，須反佐以治。然後鬱可升，食可出，而火可散矣。古方有用鹽熬，調以童便，非獨用其降陰之不通。陰既不通，其血亦不行，兼用行血藥也。此誠良法，足可爲處方者比類矣。

丹溪云：吐提其氣，最是良法，吐中兼有發散之義。有用解散者，不用涼藥，但二陳湯加川芎、蒼朮、防風、白芷。

戴復庵法：先以濃鹽湯頓服，次調蘇合香丸，吞下來復丹，仍進藿香正氣散加木香、枳殼各半錢。厚朴湯、活命散、冬葵子湯。刺委中穴，幷十指頭出血亦好。

妊娠霍亂　若先吐或腹痛吐利，是因於熱也。若頭痛體疼發熱，是挾風邪也。若風折皮膚，則氣不宜通，而風熱上衝爲頭痛。若風入腸胃，則泄利嘔吐，甚則手足逆冷，此陽氣暴竭，謂之四逆。妊娠患多致損胎也。薛氏曰：若因內傷飲食，外感風寒，用藿香正氣散。若因飲食停滯，用平胃散。果脾胃頓傷，陽氣虛寒，手足厥冷，須用溫補之劑，治當詳審，毋使動胎也。人參散、人參白朮散、縮脾飲、木瓜煎、竹茹湯、四君子湯、理中丸、香薷飲。

產後霍亂　陳氏云：因藏府虛損，飲食不消，觸冒風冷所致。若熱而飲水者，五苓散。寒而不飲水者，理中丸。虛冷者加附子，來復丹尤妙。予謂宜參之於《保命集》治法。

《景岳全書・雜證謨・霍亂》　經義

《經脈篇》曰：足太陰厥氣上逆，則霍亂。

《氣交變大論》曰：歲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亂。

《六元正紀大論》曰：不遠熱則熱至，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土鬱之發，爲嘔吐、霍亂。

論證

霍亂一證，以其上吐下瀉，反覆不寧而揮霍撩亂，故曰霍亂，此寒邪傷臟之病也。蓋有外受風寒，寒氣入臟而病者；有不愼口腹，內傷食飲而病者；有傷饑失飽，饑時胃氣已傷，過飽食不能化而病者；有水土氣令，寒濕傷脾而病者；有旱潦暴雨，清濁相混，誤中沙氣陰毒而病者，總之皆寒濕傷脾之證。邪在脾胃，則中焦不能容受，故從上而出則爲吐，從下而出則爲瀉，且凡邪之易受者，必其脾氣本柔，而既吐既瀉，則脾氣不無更虛矣。故凡治霍亂者，必宜以和胃健脾爲主。健者，培補之謂，因其邪氣已去，而胃氣受傷，故非培補不可也。和者，調和之謂，以其胃氣雖傷，而邪猶未盡，故非察其邪正，而酌爲調和不可也。若其寒少滯多，則但以溫平之劑調之可也；若滯因於寒，則非溫熱之劑不能調也。而諸家有言爲火者，謂霍亂之病多在夏秋之間，豈得爲之傷寒乎？吁！謬亦甚矣。不知夏秋之交，正多臟寒之病，蓋一以盛暑將殺，新涼初起，天人易氣，寒之由也；一以酷暑當令，生冷不節，疾病因時寒之動也。人以夏秋之外熱易見，而臟腑之內寒難見，故但知用熱遠熱，而不知用寒遠寒，見之淺陋，多有如此，此所以多致誤也。學者於此，當熟察之。

一、轉筋霍亂證，以其足腹之筋拘攣急痛，甚至牽縮陰丸，痛迫小腹，最爲急候，此足陽明厥陰氣血俱傷之候也。觀河間曰：轉筋，經云反戾也，熱氣燥爍於筋，則攣瘛而痛，火主燔爍燥動故也。或以爲寒客於筋者，誤也，蓋寒雖主於收引，然止爲厥逆、禁固、屈伸不便，安得爲轉筋也。所謂轉者，動也，陽動陰靜，熱證明矣。丹溪亦曰：轉筋屬血熱。余謂此二子之言，總屬一偏之見，不可從也。試以《內經》質之，不有曰：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此轉筋者，謂非反折筋急之病乎，而何以謂之熱也？夫所謂轉者，以其堅強急痛，有如扭轉之狀，是謂轉筋，今西北方以轉字作去聲者，即其義也。而河間曰：轉者，動也，則不爲強矣。且凡患轉筋者，必於大吐大瀉之後，乃有此證，未聞於吐瀉之前，而先見轉筋者也。若轉於吐瀉之前而謂之火，猶可云因火而病也，既轉於吐瀉之後，則上下皆已火去，豈因吐瀉而反生火耶？又何以吐瀉之前火不轉耶？河間其何以解之。蓋陽明爲五臟六腑之海，主潤宗筋，此證以陽明血氣驟損，筋急而然，本非火也。觀無擇陳氏曰：轉筋者，以陽明養宗筋，屬胃與大腸。今暴吐下，津液頓亡，外感四氣，內傷七情，攻閉諸脈。枯削於筋，宗筋失養，必致攣縮，甚則卵縮、舌卷，爲難治。此說始爲切當。若從河間而作火治，能無誤乎？余故曰不可從也。

一、夏秋新涼之交，或疾風暴雨，或乍寒乍煖之時，此皆陰陽相駁之際，善養生者，最於此時宜愼，凡外而衣被，內而口腹，宜增則增，宜節則節，略爲加意，則卻疾亦自不難。其或少有不調，而爲微寒所侵，則霍亂吐瀉、攪腸腹痛、瘧痢之類，頃刻可至，此其所忽者微，而所害者大也。且膏粱與藜藿不同，薄弱與強壯迥異。矧強者猶不可恃強，而弱者顧可以忘弱耶，此自珍者之不可忽也。

論治

一、霍亂初起，當陰陽擾亂，邪正不分之時，惟宜以薑鹽淡湯徐徐與之，令其徐飲徐吐，或以二陳湯探吐之，則吐中自有發散之意。必俟滯濁大出，胃氣稍定，乃察其有無泄瀉，有無脹滿，有無嘔惡，以辨邪正虛實，然後隨其證而調理之，自無不愈者。但於吐瀉擾亂之後，胃氣未清，邪氣未淨之時，凡一切食飲之類，寧使稍遲，切不可急與粥湯，以致邪滯復聚，則爲害不小也，不可不愼，亦不可妄用涼藥。

一、霍亂初起，胃口不清，邪氣未淨，或痛而嘔惡不止。察其邪甚於上者，宜和胃飲、神香散或平胃散，擇而用之；邪甚於下者，宜五苓散、胃苓湯，或苓朮二陳煎之類主之。

一、霍亂無脹無痛，而但嘔惡不寧者，此脾胃受傷，虛寒證也。若胃氣微虛兼滯者，宜六君子湯，或溫胃虛在陰分，水中無火，因瀉而嘔惡不已，胸腹膨膨者，必用理陰煎，或去當歸加人參主之。若吐利，四肢拘急，脈沉而遲，

此脾腎證也，宜四君子加薑、附、厚朴，或理陰煎主之。

一、霍亂雜證，凡霍亂後身熱不退，脈數無汗者，宜酌其虛實，於前治法中加柴胡主之。寒邪甚者，宜用麻黃。吐利，脈浮自汗者，宜四君子加桂枝主之。吐利，頭痛身熱而渴者，宜五苓散。吐利因於過食，或瓜果生冷，以致食留不化，遂成痞隔，霍亂者，宜大小和中飲，或六和湯主之。若生冷寒勝者，宜加炮薑、肉桂、吳茱萸之類。《元戎》曰：太陰證，霍亂者，理中加橘紅，名治中湯。若吐下心腹作痛，手足逆冷，理中去白朮加熟附子，名四順湯。若吐利後轉筋者，理中加火煅石膏一兩。

一、轉筋腹痛者，因胃氣暴傷，以致陽明厥陰血燥筋攣而然。法當養血溫經，乃爲正治。若邪滯未清者，或先宜和胃飲加肉桂、木瓜主之。若氣虛者，宜四君子湯加當歸、肉桂、厚朴、木瓜之類。陰虛少血者，宜理陰煎加肉桂、木瓜主之。又治轉筋法，男子以手挽其陰，女子以手揪兩乳，此《千金》法也。

一、乾霍亂證，最爲危候。其證則上欲吐而不能出，下欲瀉而不能行，胸腹攪痛，脹急悶亂，此必內有飲食停阻，外有寒邪閉遏。蓋邪淺者易於行動，故即見吐利，邪深者陰陽格拒，氣道不通，故爲此證。若不速治，多致暴死。宜先用鹽湯探而吐之，一以去其滯隔，一以通其清氣，但使清氣得升，然後濁氣得降，從瀉而出，斯不致害。藥以溫中散滯破氣等劑，庶乎胃氣可舒而邪隨以散，宜排氣飲加減主之，或神香散，或《局方》七氣湯亦可酌用。向余荊人患此，幾致不救，有治按在腹痛門。

一、霍亂之後，多有煩渴者，此以吐利亡津，腎水乾涸，故渴飲欲水，勢所必然。但宜溫煖調脾以止吐瀉，脾氣得和，渴將自止；或以獨參湯徐徐與之，最妙法也。其有本以陽臟，而因瀉亡陰，或見火盛喜冷，內熱脈洪者，宜益元散或竹葉石膏湯之類，甘涼以濟之，亦無不可。

述古

仲景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欲水者，理中丸主之。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此下即理中湯加減法。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兩。渴欲得水者，加朮足前成四兩半。腹中痛者，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溫，勿發揭衣被。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主之。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巢氏《病源》曰：霍亂吐瀉，皆由溫涼不調，陰陽淆混，二氣相干，致脾胃受傷，變爲霍亂。寒氣客於脾則瀉，客於胃則吐。亦由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或因坐卧濕地，當風取涼，使風冷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水穀不消，皆成霍亂。

陳無擇曰：霍亂者，心腹卒痛，嘔吐下利，憎寒壯熱，頭痛眩運，先心痛則先吐，先腹痛則先瀉，心腹俱痛則吐利並作，甚至轉筋入腹，霍亂惡證，無越於斯。蓋陰陽反戾，清濁相干，陽氣暴升，陰氣頓墜，陰陽痞膈，上下奔逸。治之惟宜溫煖，更詳別三因以調之。外因諸風，則惡風有汗，傷寒則惡寒無汗，冒濕則重著，傷暑則熱煩。內因九氣所致，鬱聚痰涎，痞隔不通，遂致滿悶，隨其勝復，必作吐利。不內外因，或諸飽食膾炙，恣飲乳酪冰脯，寒漿旨酒，胃既膨脹，脾臟停凝，內鬱必發，遂成吐利，當從不內外因也。

《醫宗必讀・霍亂》 經曰：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又曰：土鬱之發，民病嘔吐，霍亂注下。此二條言受濕霍亂也。宜五苓散、理中丸之類。歲土不及，風乃大行，民病霍亂飧泄。此言風木勝土而爲霍亂，宜桂苓白朮散。熱至則身熱，霍亂吐下。此言火熱霍亂，宜香薷散。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蟲脹，取之所別也。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腸胃，則爲霍亂。此言厥氣上逆，清濁不分，飲食不節，乃爲霍亂。

愚按：霍亂者，揮霍變亂，起於倉卒。心腹大痛，嘔吐瀉利，憎寒壯熱，頭痛眩暈，先心痛則先吐，先腹痛則先瀉，心腹俱痛，吐瀉並作，甚者轉筋，入腹則斃。轉筋者，以腸明養宗筋，屬胃與大腸，吐下頓亡津液，宗筋失養，必致攣縮，甚則囊縮舌卷爲難治。陰陽反戾，清濁相干，陰陽痞隔，上下奔迫。須遵《內經》分濕熱風暑虛實而爲施治。

乾霍亂者，心腹脹滿攪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燥亂昏憒，俗名攪腸痧。此繇脾土鬱極，不得發越，以致火熱內擾。不可過於攻，過攻則脾愈虛；不

可過於熱，過熱則火愈熾；不可過於寒，過寒則火必捍格。須反佐以治，然後鬱可開，火可散。古方用鹽熬調以童便，不獨降火，兼能行血，極爲穩妥。

霍亂多起於夏秋之間，皆外受暑熱，內傷飲食所致。縱冬月患之，亦由夏月伏暑也。轉筋者，兼風木，建中加木瓜柴胡湯。厥冷唇青，兼寒氣，建中加附子乾薑湯。身熱煩渴，氣粗兼暑熱，桂苓白朮散，或香薷散。體重，骨節煩疼，兼濕化，除濕湯。風暑合病，石膏理中湯。暑濕相搏，二香散。多食寒冷，六和湯倍藿香，煎熟調蘇合丸。情志鬱結，七氣湯。轉筋逆冷，吳茱萸湯，或通脈四逆湯。邪在上者宜吐，雖已自吐利，仍當吐之，以提其氣。用極鹹鹽湯三碗，熱飲一碗，指探令吐，不吐再服一碗。吐訖仍飲一碗，三吐乃止，此法極良。吐利不止，元氣耗散，病勢危篤，或口渴喜冷，或惡寒逆冷，或發熱煩躁，欲去衣被。此陰盛格陽，不可以其喜冷欲去衣被爲熱。理中湯，甚者附子理中湯。不效，四逆湯。幷宜冰冷與服。霍亂已透，餘吐餘瀉未止，腹有餘痛。宜一味藿秋豆葉煎服，乾者尤佳。《保命集》云：有從標而得者，有從本而得者，有從標本而得者；六經之變，治各不同，細察色脈，知犯何經，隨經標本，活法施治，此大法也。

脈候　霍亂偏身轉筋，肢冷，腹痛欲絕，脈洪易治，脈微舌卷囊縮者死。霍亂後陽氣已脫，或遺尿不知，或氣少不語，或膏汗如珠，或大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皆不可治。

《痧證全書・霍亂痧》　痛而不吐瀉者名乾霍亂，毒入血分宜放痧，新食宜吐，久食宜消，食消下結宜攻，痛而吐瀉者，毒入氣分宜刮痧，有痧筋則放，宜調其陰陽之氣，須知腸胃食積宜驅不宜止，止則益痛，若吐瀉而後痛者，此因瀉糞穢觸宜用藿香正氣，須防食積血滯，或消、或攻、或活血，彼山藥、茯苓及燥溼之劑，溫暖之藥，皆不可亂投，乾霍亂盤腸大痛先放痧，用石二方與潤下丸妙。

一人晚覺腹痛，吐瀉數十次，痛益甚，宿食雖吐，瀉盡乃毒入血分，血瘀作痛也，用絲六絲七方，少平次日再服愈。

《石室秘録・數集・中暑門》　夏日感暑至生霍亂，欲吐不能，不吐不可，最急之病也。用香薷飲亦得生，然有用之而不納，隨飲即吐，尤爲至凶，法當從治。我有妙方，名轉治湯。

霍亂腹痛，欲吐不能，欲瀉不得，四肢厥逆，身青囊縮，必死之症也。子亦何必再爲立方，然而其人一刻不亡，豈可聽之而不救乎？此症乃下虛寒，而上感暑熱之氣，陰陽拂亂，上下不接，最危急之候。法當用陰陽水探吐之。若不應，急用救亂湯治之。

下喉而氣即回矣，眞治乾霍亂之神方也。若濕霍亂又不可用此方，用白朮五錢，香薷一錢，青蒿五錢，茯苓五錢，陳皮一錢，砂仁三粒，一劑即回春也。

產後忽感中暑，霍亂吐瀉，法在不救，然而亦有用藥救之而能生者，總不可用香薷也。方用消暑活產丹。

《辨證録・暑症門》　一、中暑氣不能升降，霍亂吐瀉，角弓反張，寒熱交作，心胸煩悶，人以爲暑氣之內熱也，誰知是陰陽之拂亂乎。人身陰陽之氣和，則邪不能相干。苟陰陽不能相交，而邪即乘其虛而入之矣。且邪之入人藏府也，助強而不助弱，見陰之強而即助陰，見陽之強而即助陽。夏令之人多陰虛陽旺，邪乘陰虛而入，本欺陰之弱也。然見陽氣之旺，又助陽而不助陰。陰見邪之助陽也，又妒陽之旺而相戰，陽又嫌邪之黨陽也，欲嫁其邪於陰，而陰又不受，於是陰陽反亂，氣不相通，上不能升，下不能降，霍亂吐瀉拂於中，角弓反張困於外，陰不交於陽而作寒，陽不交於陰而作熱。心胸之內竟成戰場之地，安得而不煩悶哉？然則治法和其陰陽之氣，而少佐之以祛暑之劑，緩以調之，不必驟以折之也。方用和合陰陽湯。一劑陰陽和，二劑各症愈，不必三劑。

此方分陰陽之清濁，通上下之浮沉，調和於拂逆之時，實有奇功，以其助正而不增火，祛邪而不傷氣，化有事爲無事也。

此症用加減六君湯亦效。

一、中暑熱之氣，腹中疼痛，欲吐不能，欲瀉不得，此名爲乾霍亂也。夫邪入胃中，得吐則邪越於上。邪入腹中，得瀉則邪趨於下矣。邪越於上，則邪不入於中；邪趨於下，則邪不留於內。今不吐不瀉，則邪不上不下，堅居於中焦。譬如賊人反叛，雖四境安寧，而一時生變，喋血於城門，橫尸於內地，斯時非奮不顧身之將，號召忠勇，冒矢石而奪門靖難，烏能安反側於頃刻，定禍患於須臾哉。治法急用：

人參一兩　瓜蒂七個

水煎一大碗。飲之即吐，而愈矣。

此方名爲人參瓜蒂散。此等之病，脈必沉伏，不吐則死。古人亦知用瓜

蒂吐之，但不敢加入人參耳。蓋此症原因胃氣之虛，以致暑邪之入，今加大吐，則胃必更傷，非用人參則不能於吐中而安其胃氣也。且胃氣素虛，而暑邪壅遏，雖用瓜蒂以吐之，而氣怯不能上送，往往有欲吐而不肯吐者，即或動吐而吐亦不多，則邪何能遽出乎？惟用人參至一兩之多，則陽氣大旺，力能祛邪而上涌。況得瓜蒂以助之，安得而不大吐哉。邪因吐而遽散，而正氣又復無傷，譬如內亂一定，而民安物阜，仍是敉寧之日，何至動四效之多壘哉。

此症用參蘆湯亦佳。

《證治彙補・腹肋門・霍亂》 大意

霍亂者，腹中卒痛，上下奔迫。手足抽掣而揮霍，眼目旋轉而撩亂也。

內因

蓋因飲食不節，寒溫不調，傷於中藏，停積胃脘，外爲風寒暑濕相干，以致濁邪壅滯，脾土不運，陰陽反戾，升降失宜而成此症。

外候

心腹卒痛，嘔吐下利，憎寒壯熱，頭痛眩暈，先心痛則先吐，先腹痛則先瀉，心腹俱痛，吐瀉俱作，甚則轉筋，入腹則斃。

寒症

因寒腹痛者，腹痛吐瀉，口和不渴，四肢清涼，此症發於秋後者較多，然當三伏時，亦有挾寒而病者，乃因暑求涼，過吞生冷，塡塞至陰，抑遏肝氣故也，宜用辛溫芳香之品。

暑症

因暑霍亂者，口渴心煩，吐瀉清水，自汗面白，出言懶怯，此症發於暑月者恆多，然在秋冬亦有之，因冒伏藏之暑而患者，宜甘寒清胃治之。

吐瀉分別

邪在胃腑，則吐；邪在脾臟，則瀉；脾胃兩傷，吐瀉兼作。

轉筋

暴吐暴瀉，津液頓亡，宗筋失養，致令攣縮，輕者僅在手足，重者必及遍體。

寒熱分辨

因寒者，不煩少渴，或吐利後，乃見煩渴，以津液外亡也；因暑者，大煩大渴，吐利清水，未吐利前，預見煩渴，以暑邪內擾故也。

禁與穀食

凡霍亂後，切不可即與穀食，恐中氣未清，反助邪氣；必待吐瀉過一二時，饑甚，方可漸與米飲。若遽進飲食，下咽立斃矣，愼之。

脈法

脈微而澀，或代而散，或隱而伏，或大而虛，或結促代，皆不可斷爲必死。大率脈來洪滑者，生；微澀漸遲者，死。

治法

霍亂乃濕土兼風木爲害，治宜疏風散寒，利濕降火。如邪氣實在上者，宜吐；已經吐利而未透者，仍宜再吐以提其氣；惟吐利不止，元氣耗散，病勢危篤。或大渴喜冷而不能咽，或惡寒逆冷，或發熱煩躁欲去衣被，此陰盛格陽，不可誤認熱症，妄投涼藥，宜四逆理中湯冷服。

乾霍亂症

乾霍亂者，忽然心腹脹滿，絞刺疼痛，欲吐不吐，欲利不利，狀若神依，頃刻之間，忽然悶絕。此由脾土鬱極，不得發越，以致火熱內擾，不可過攻以傷脾，過熱以助火，過寒以拒格，惟用反佐之法，然後鬱可開，火可散。古方用炒鹽調童便，服之探吐，此降火行血，開鬱疏利，均得之矣。

此症俗云痧痛，用開口花椒七粒，或綠豆，陰陽水一盞吞服；或生礬三錢研末，陰陽水調服碗許；或麻皮蘸油，刮臂膊上；或視膝腕內有紅筋，刺出紫血；或刺十指頭出血，立愈。若轉筋不止，用木瓜鹽湯，頓煎飲之，外仍用熱湯浸足。

死症

濕霍亂病，大喘、大渴、大躁、大汗、遺尿者，死；舌卷囊縮，轉筋入腹者，死。乾霍亂病，上不得吐，下不得瀉，所傷之物不得出，壅閉正氣，關格陰陽者，死。

急救法

轉筋者，男子以手挽其陰，女子以手牽乳近兩旁，後以鹽塡臍中，灸艾不計壯數，雖已死而胸中有熱氣者，立蘇。研生蒜涂腳掌心，雖昏危入腹者，亦效。再以大蔥一握，煎湯洗之。心腹卒痛，以鹽斤許炒熱，紙包紗護，頓其胸腹，頻以火熨，覺熱氣透入即蘇。

用藥

主以藿香正氣散。挾暑，加香薷、扁豆；挾寒，加厚朴、官桂；挾食，加山查、麥芽；挾氣，加蘇梗、枳殼；胸滿，加枳實；轉筋，加木瓜；小便不利，合五苓散；煩渴不寧，調益元散加薑汁。此皆分利之法也。又當引清氣上升，濁氣下降，吐瀉未徹者，二陳湯加蒼朮、防風探吐，以提其氣；如吐涌不止，二陳湯加木瓜、檳榔，以降其氣。不可純用涼藥，恐傷中氣；不可遽用補藥，閉塞邪氣。惟吐瀉既久，汗出肢冷脈脫者，用理中、四逆等湯，冷香飲子之類，煎好冷服。

霍亂選方

藿香正氣散　能分理中焦，治不服水土，吐瀉腹痛，惡心胸滿。

六和湯、益元散、理中湯。

人參湯　治寒濕霍亂，吐瀉久而脈虛者。加桂心、半夏。

加味建中湯　治寒濕霍亂轉筋之症。

吳茱萸湯　治轉筋入腹，腹痛欲死。

冷香飲子　治寒濕霍亂，因傷肉麵瓜果停物而致者。

人參白朮散　治霍亂後，飲食不入。

暑霍亂症，用絲瓜葉二片，霜梅一個，搗爛，和冷水服，仍以新汲水浸足。

《醫碥・雜症・霍亂》　霍，言其手足之擾動如揮霍也；亂，言其內之邪正變亂也。其證心腹卒痛，或吐或瀉，或吐瀉交作，甚則兩足轉筋，轉筋甚而從足入腹，或通身筋皆轉，舌卷囊縮者死。若無吐瀉而止轉筋腹痛者，名乾霍亂，即俗所謂攪腸痧也。

病由邪氣結滯，中焦阻隔，上下正氣不通。上之陽氣不得下通於陰，則上壅故吐。下之陰氣不得上通於陽，則下迫故瀉也。此言陽上陰下之阻隔也，亦有陰上陽下者，只有陰陽參錯，清濁邪正混淆，寒熱互爭，彼此拒格不通者，於是血氣營衛之行失次，彼順此逆，搏擊於中矣。上吐下瀉，則中焦之邪得以分消，有不藥亦愈者。若邪氣熾盛，吐瀉適足虛其正氣，邪愈結而不運矣。轉筋，由筋中素蘊火邪，血液久虛所致，然未遽然也。若因霍亂吐瀉，頓亡津液，則血液之虛者愈虛。或不因吐瀉而外冒風寒，腠理閉密，熱氣拂鬱，激發則火邪之烈者愈烈。乾霍亂之轉筋及尋常之轉筋以此。於是攣縮急痛，而不可忍矣。觀其情形急暴，屬火無疑。或以爲寒，謂寒則收引，不知收引特拘急牽強耳，與轉筋之攣痛異常者不同，烏可溫哉。或疑轉筋多在足，明屬陰寒。蓋足居下部，屬陰多寒，又感風寒，筋脈收引，勁急霍亂，不論寒證熱證，皆邪結中焦，陽氣不能下達，兩足必冷，故每轉筋。若果由火熱，則是筋皆轉矣，何獨足乎？此論足獨轉筋由於寒，亦有理，然謂一於寒，而中無火邪，則非矣。若無火邪，則陰凝而靜，斷無燥急轉戾之理。且霍亂乃脾胃病，故足獨轉筋，不可謂必由於寒也。丹溪治遍身轉筋入肚，作極鹹鹽湯於糟中，暖浸以潤其燥，血熱也，寒而勁急者，亦可用以軟堅。

治霍亂常審其爲何邪。河間謂爲熱甚所致，火性燥暴也。凡暴病暴死，皆屬於火也。《準繩》謂以脾濕爲本，脾濕盛則亦鬱而生熱也。張子和則以風濕熱三氣合而爲邪。蓋脾濕土，爲肝風木所，克肝木清氣爲濕所遏不得升，不升則濕愈不行，若受木克者然。鬱爲熱而暴發，發則心火上炎故吐，脾濕下流則瀉也。王海藏亦謂風濕熱與食相合爲邪。《明理論》則謂他病霍亂，多由飲食所傷，若傷寒霍亂，則由邪入中焦，胃氣不和，因之陰陽否隔而致。諸公之論，當兼采之，不可執一說以誤人也。

大抵夏秋之交最多此證，蓋夏月人多食冷飲水，其寒濕之氣與暑熱之氣交搏胃中，是爲寒熱不和，即無所鬱遏，亦將久而病發。若外感風寒，內傷飲食，則閉滯不行，其發也暴矣。病之將作，必腹中先疙痛，痛高近心則先吐，痛下近臍則先瀉，因冒風則惡風有汗，因冒寒則惡寒無汗，冒濕則身體重着，傷暑則心神煩躁。問其曾否食過何物，曾否七情動氣，更分寒熱虛實治之。

氣少唇青肉寒，四肢拘急，畏冷喜熱，脈沉遲，人事清醒者，寒也，霍亂暴證原屬於火，但火由寒激發，則火泄而寒獨存也。理中湯。脈絕者，通脈四逆湯。吐利不止，元氣耗散，格陽於外，或口渴喜冷，得水則不能飲，或發熱煩躁，欲去衣被，不可誤以爲熱，宜理中湯，甚則附子理中湯，不效則四逆湯，幷宜放十分冷服。轉筋者，理中湯去朮加生附子一枚，或理中湯加凍膠銼炒一錢，血爲寒凝，狀如凍膠，故加此治之，且以潤其燥。或煎濃鹽湯浸，仍縛系其腿脛，勿令入腹，或灸承山二十七壯，神效。一法：男子手挽其陰，女子手牽乳近兩旁。

身熱煩渴，氣粗口燥，喜冷畏熱，心神悶亂，脈洪數者，熱也。若更四支重着，骨節煩疼者，兼濕也。中暑霍亂，宜香薷飲，井底沉極冷頓服，桂苓白朮散亦妙。濕盛者，除濕湯、訶子散。暑濕相搏者，二香散。熱多飲水者，五苓散。轉筋者，木瓜煮汁飲之，或香薷煮汁亦可，或燒栀子二十枚爲末，熟水調下。煩渴者，吐瀉後津竭也，止渴湯、增損縮脾飲、茯苓澤瀉湯、小麥門冬

湯。霍亂後下利不止，腹中疠痛，恐作痢，宜黃連丸。霍亂後下利見血，止血湯、赤石脂湯。

按：寒熱諸症疑似，解決必參諸脈，然霍亂氣閉，脈多沉伏不見，或澀滯歇至，須辨其應指有力無力。則亦難辨矣，切不可妄投藥。且先以陰陽水分理之，刮痧法最妙，乾霍亂尤宜。法用磁碗之精細者，湯溫之，香油抹邊令滑不傷肉，刮脊兩旁兪穴，引出藏府之邪。又刮手足灣，引之四散，熱血隨刮透出，起紅紫疙瘩，紅者輕，紫者重，黑者更甚。蓋氣結則血凝，血凝則氣愈滯，血散氣行，則立愈矣。七情鬱結者，七氣湯。脅下痛者，木克土也，建中加柴胡木瓜湯。兼外感風邪者，六和湯倍藿香，煎熟調蘇合香丸。大抵蘇合香丸、藿香正氣散，最能通關理氣，所必用也。

霍亂，非有邪不致，有邪即爲實，雖虛人亦不得純補，惟吐瀉後，當細察之。若已透暢，人困弱，脈虛軟，是邪已去而正虛也。若吐瀉未透，脈能澀滯有力，人仍煩躁不寧，是邪尚未盡也，須別之。吐瀉不止，頭目暈眩，肢冷轉筋，須臾不救者，吳茱萸湯。汗出厥逆不解者，四逆湯。吐瀉後小便利汗出者，即內外熱亦宜溫之。吐瀉後二便不通，胃中實痛者，結糞留滯，四君子加大黃一兩。吐瀉後胸膈高起，痞塞欲絕，理中湯加枳實、茯苓。吐瀉已透，而餘吐餘瀉未止，腹有餘痛，宜一味報秋豆葉煎服，乾者尤佳。

乾霍亂不得吐瀉，則邪結中焦，用溫熱立死。炒鹽入新汲水，乘熱多飲探吐之，不吐，更服，吐，仍飲，三吐乃止。大抵邪盡即止，勿泥。此法極妙，凡欲吐而不得吐，及吐不透者，并宜之，須極鹹乃妙。吐後心腹疠痛，頻欲登圊，若於不通，藿香正氣散加枳殼一錢，生者更速。多下來復丹。見中暑，若瀉則不可用此丹。不效，須用神保丸，但此丸必到大腸乃行，若隔於上，則轉服轉秘，須服來復丹，研末湯調，吞養正丹百粒，庶可引前藥到下。戴復庵法，先服濃鹽湯探吐，次調蘇合香丸吞來復丹，仍進藿香正氣散加木香、枳殼。厚朴湯、活命散、冬葵子湯。頂心有紅發，急拔之，取青蒿汁和水飲，愈；或刺委中穴并十指頭出血亦妙。火甚者，藥須反佐。古方煎鹽湯調童便入藥，取其下降，以通陰也，兼能行血。

凡霍亂切不可與粥飲，蓋邪滯未化，穀食一入，益結滯不行，往往致死。并忌酒、薑湯、蒜、烏梅醬、熱湯，一切收斂溫熱之藥。

《醫林改錯・瘟毒吐瀉轉筋説》 上吐下瀉，轉筋一症，古人立名曰霍亂。宋朝太醫院立方，名曰局方，立藿香正氣散以治之。以邪氣傷正氣之病，反用攻伐正氣之藥，豈不愧太醫之名？至我朝道光元年，歲次辛巳，瘟毒流行，病吐瀉轉筋者數省，京都尤甚，傷人過多，貧不能葬埋者，國家發帑施棺，月餘之間，費數十萬金。彼時業醫者，有用參朮薑附見效者，便言陰寒，有用芩連梔柏見效者，則云毒火。余曰非也，不分男婦老少，衆人同病，乃瘟毒也。或曰：既是瘟毒，薑附熱，芩連涼，皆有見效者何也？余曰：芩連效在初病人壯毒勝時，薑附效在毒敗人弱氣衰時。又曰：有芩連薑附服之不效，而反有害者何也？余曰：試看針刺而愈者，所流盡是黑紫血，豈不是瘟毒燒煉？瘟毒自口鼻入氣管，自氣管達於血管，將氣血凝結，壅塞津門，水不得出，故上吐下瀉，初得用針刺其胳膊肘裏灣處血管，流紫黑血，毒隨血出而愈。或曰：所刺是何穴？請明白指示。余曰：余雖善針，不必論，是穴名曰尺澤。人氣管周身貫通血管，周身亦貫通尺澤左右四五根血管，刺之皆出血，皆可愈。尺澤上下刺之亦可愈，總之用針所刺而愈，皆風火氣有餘之症，不足之症，愈針愈壞。此針灸家隱諱而不肯言也，倉卒之時，用針刺，取其捷便也，一面針刺，一面以解毒活血湯治之，活其血，解其毒，未有不一藥而愈者，但此症得之最速，傷元氣最快，一半日可傷生。若吐瀉一兩時後，或半日後，一見腿抽，便是腿上氣少，一見胳膊抽，便是胳膊上氣少，如見眼胞塌陷，汗出如水，肢冷如冰，謾言涼藥有害，即余所立解毒活血湯，亦有過無功，此時無論舌乾口燥，大渴飲冷，一時飲水數碗，放心用薑附回陽湯，一付可奪命。此法非淺醫所能知也。

解毒活血湯　此方謂初得吐瀉而言，若見汗多、肢冷、眼塌，不可用。急救回陽湯　若吐瀉一見轉筋身涼汗多，非此方不可，莫畏病人大渴飲冷不敢用。

解毒活血湯，與急救回陽湯，兩方界限分清，未有不應手而愈者，愼之愼之。

《醫理真傳・霍亂》 腹痛吐瀉交加？而欲飲水者，熱隔於中，阻其陰陽交通之機也。宜五苓加炒枝。吐瀉交加而欲飲熱者，寒隔於中，阻其陰陽交通之機也。宜理中湯。

《藥症宜忌》 胃弱不納食及不思飲食。

忌宜俱同胃虛，仍分寒熱治。

胃虛嘔吐宜分寒熱。

忌宜俱同胃虛。

霍亂轉筋屬胃虛，猝中邪惡，氣及毒氣，兼有停滯所致。轉筋與肝經血虛不同。

忌閉氣，滯膩，收斂，溫補，大熱。

宜調氣和中，辛散，消導。

繇於暑，必口渴或口乾，齒燥口苦，小水短赤。

白梅　滑石　石膏　甘草　橘皮　絲瓜葉　香薷　木瓜　石斛　童溺　食鹽　縮砂密　泥漿　厚朴　白稿豆幷葉

繇於寒，則小水清白，不渴不熱。

縮砂密　丁香　橘皮　藿香

甚者加吳茱萸、肉桂，外治用杉木楠材煎湯浸洗。

紀事

《儒門事親・霍亂吐瀉生死如反掌說》 泰和間，余親見陳下廣濟禪院，其主僧病霍亂。一方士用附子一枚及兩者，乾薑一兩炮，水一碗，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嘔血而死，頃合流鎮李彥甫，中夜忽作吐瀉，自取理中丸而服之，醫者至，以爲有食積，以巴豆下之，三五丸藥亦不動，至明而死，可不哀哉？遂平李仲安，攜一仆一佃客，至鄜城，夜宿邵輔之書齋中。是夜，僕逃，仲安覺，其時也，騎馬與佃客往臨穎急追之。時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幔天，至辰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既不獲其人，復宿於邵氏齋。忽夜間聞呻呼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執火尋之，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泄，目上視而不下，胸脅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臼，四肢厥冷。此正風、濕、喝三者，俱合之證也。其婿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銼生薑而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升，而令徐服之，良久方息。至明，又飲數服，遂能調養，三日平復而去。嗚呼。若此三人，其生死豈不如反掌哉？彼世醫往往以謂六一散，治得其病，此無學之輩也，可勝恨哉。

《名醫類案・霍亂》 江篁南治從叔於七月間得癨亂證，吐瀉轉筋，足冷，多汗，囊縮，一醫以傷寒治之，增劇。江診之，左右寸關皆伏不應。吐瀉脈伏無礙。尺部極微，口渴，欲飲冷水。足冷囊縮似屬厥陰，口渴亦似少陰，引水自救何以辨之，曰直中陰經無有上吐轉筋，多汗症，若少陰頭有汗則死矣。乃以五苓散與之，覺稍定，向午猶渴，以五苓加麥冬、五味子、滑石投之。足冷囊縮似宜急溫，然口渴飲冷又當清，既非傷寒，故如此治，五苓妙，加藥尤妙。更以黃連香薷飲冷進一服，次早脈稍出，按之無根，人脫形，且吃忒，手足厥冷。卽當溫。飲食不入，入則吐，大便稍不禁，爲灸丹田八九壯，囊縮稍舒，手足稍溫，繼以理中湯二三服，渴猶甚，咽疼熱不解，時或昏沉，乃以竹葉石膏湯投之而愈。用藥圓轉當熱玩之，所謂見病治病。

江應宿治一婦人，六月中旬，病癨亂，吐瀉轉筋，一醫投藿香正氣散，加煩躁面赤，揭衣卧地。予診視，脈虛無力，身熱引飲，此得之傷暑，宜辛甘大寒之劑，瀉其火熱，以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吐瀉定，再與桂苓甘露飲而愈。凡治霍亂俱要辛熱寒涼並用。

一仆夫燕京人，縱酒，飲食無節，病癨亂吐瀉，轉筋煩渴，幾殆，時六七月淋雨，晝夜飲簷溜水數升而愈。《千金方》云：輕者水瘧。此偶合古方，予目擊其事，後路途中及六合縣，見一人服新汲井花水飲之，良愈。

一人病霍亂，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絞痛，脈之沉伏如無，此乾癨亂也。急令鹽湯，探吐宿食痰涎碗許，遂瀉。非吐瀉則死，並針刺手足眉心出血爲度。與六和湯而愈。

《證治準繩・諸嘔吐門・霍亂》 羅謙甫治蒙古人，因食酒肉，飲潼乳，得吐瀉霍亂症，脈沉數，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即以新汲水半碗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稍得安靜，又於牆陰掘地約二尺許，入新汲水攪之澄清，名曰地漿，用清水一杯再調服之，漸漸氣和，吐瀉遂止。翼日微煩渴，卻以錢氏白朮散，時時服之良愈。或問用地漿者何也？曰：坤爲地，地屬陰土，平日靜順，感至陰之氣，又於牆陰貯新汲水，取重陰之氣也。陰中之陰能泄陽中之陽，霍亂症由暑熱內傷而得之。故《痹論》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又加暑熱，七神迷亂，非至陰之氣何由息乎。

又治提學侍其公七十九歲，中暑霍亂吐瀉，昏冒不知人，脈七八至，洪大無力，頭熱如火，足寒如冰，半身不遂，牙關緊急。此年高氣弱，不任暑氣，陽不維陰則瀉，陰不維陽則吐，陰陽不相維則既吐且瀉矣。前人見寒多以理中

湯，熱多以五苓散，作定法治之。今暑氣極盛，陽明得時之際，況因動而得之，中暑明矣。非甘辛大寒之劑不能泄其暑熱，墜浮焰之火而安神明也。遂以甘露散甘辛大寒瀉熱補氣，加茯苓以分陰陽，冰水調灌之，漸省人事，諸症悉去後，愼言語，節飲食三日。以參朮調中湯以意增減服之，理其正氣，逾旬方平復。

《續名醫類案・霍亂》 張甲僑居司徒蔡謨家，遠出數宿，謨晝眠夢甲云：暴病心腹疼，腹滿不得吐而死，所病乾霍亂可治，而人莫知其藥，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斷其腳，吞之則愈耳。謨覺探之果死，其後乾霍亂者，試用輒瘥。客中間集出《幽明錄》。

孫文垣治程氏子先醉酒後御色，次早四肢冷，胃脘痛極，脈僅得四至。或以鬱火爲治，投以寒涼，痛更甚，三日前所食之西瓜吐出未化，乃翁以爲陰症傷寒，欲用附子理中湯不決，逆孫治之，視其面色青慘，叫痛而聲不揚，坐卧煩亂，此是霍亂兼蚘厥之症也。先當止痛安蚘，後理霍亂，可免死也，遲則悞事矣。急用五靈脂醋炒三錢，蒼朮一錢五分，烏梅三個，川椒炮薑梅心各五分，水煎飲下，痛減大半，下午以大腹皮、藿香、半夏、陳皮、山查、五靈脂、茯苓，兩貼全安。

沈繼庵內人，患發熱頭痛，遍身痛，乾嘔口渴，胸膈脹悶，坐卧不安，醫與參蘇飲，其乾嘔愈甚，又加煩躁，孫診之，則右手洪大倍於左，左浮數，曰乾霍亂也。以藿香正氣散，去白朮、桔梗，加入白扁豆、香薷，一貼吐止。惟口渴額痛尚未除，以石膏、香薷、滑石各五錢，橘紅、藿香、葛根各二錢，槟榔、木瓜各一錢，甘草五分，薑三片，一貼而愈。

柴嶼青治瀋陽少宗伯德福，夏月抽筋吐瀉，用六和湯而愈。秋間過府署致謝之，再診其脈，弦洪異常，謂宜合丸劑調養，彼謂病已可，不信，因謂京兆吳頤庵曰：德公脈氣不佳，不預行服藥，脈已先時而見。明年春夏可慮，至期暴脫，急着人相邀，已無及矣。凡吐瀉轉筋者，其肝脈必弦洪，未必平素有病也。

《古今醫案按・霍亂》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分死矣，汪診脈八至，曰：當夏而得是脈，暑邪深入也，用人參白虎湯進一盃，稍安。後減去知母、石膏，加人參至四五錢，以黃柏、陳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一月平復。

《冷廬醫話・霍亂轉筋》 山陰田雪帆明經晉元，著《時行霍亂指迷辨正》。世俗所稱弔腳痧一症，以爲此眞寒直中厥陰肝經，卽霍亂轉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瀉利清水，頃刻數十次，少者十餘次，未幾卽手筋抽掣，嘔逆，口渴恣飲，手足厥逆，脈微欲絕，甚則聲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視，手足青紫色，或偏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脈絕，急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緩者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醫認爲暑濕，妄投涼瀉，或認爲痧氣，妄投香散，十香丸，卧龍丹之類。鮮有不斃。宜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當歸二錢，炒白芍錢半，桂枝錢半，炙草一錢，通草一錢，吳萸錢半，細辛八分，生薑三片，黑棗三枚，水煎，冷服。輕者二三劑一日中須頻進二三劑。卽愈，重者多服數劑，立可回生，百治百效，眞神方也。如嘔者，本方加薑製半夏三錢，淡乾薑一錢；口渴恣飲舌黃，加薑炒川連五分爲反佐，經所謂熱因寒用也；腹中絞痛名轉筋入腹，加酒炒木瓜三錢；手冷過肘膝，色現青紫，加製附子三錢；若聲嘶目上視，舌卷囊縮，脈已絕爲不治，服藥亦無及，速用艾灸法。臍下三寸關元穴。用附子搗爛，捍作餅如錢大，安穴上，以龍眼大艾炷加其上，灸十四壯。重者三十壯，嘔瀉止，厥回卽愈。如無附子，用生薑切片如錢，貼灸亦可，無薑貼肉灸亦妙。病入腹內知溫，嘔瀉卽漸止。量寸法。以病人中指中一節若乾長爲一寸，用草心候準量之，不可截斷，只須摺作三疊，卽三寸矣。此症種種皆肝經現症，亦寒邪爲病，可疑者口渴舌黃，喜冷飲，及不欲衣被兩症耳，緣坎中眞陽，爲寒邪所逼，因之飛越，所謂內眞寒而外假熱，但以脈辨之，自無游移矣。有習用溫補之醫，知此症爲陰寒，治用附子、理中、四逆等湯。溫補脾腎，究非直走厥陰，仍不能奏效，余按此症，自嘉慶庚辰年後患者不絕，其勢至速，醫不如法，立時殞命，而方書罕有詳載治法者，特備述之以貽世云。

許辛木云：治弔腳痧莫妙於來復丹，然硫黃須用眞倭產，如用土硫黃卽不驗，而服此丹用小丸者，每卽吐出，惟作大丸，臨用舂作末服，雖吐亦不盡，再服再吐，少頃藥性發卽不復吐而愈。用薑湯送下，須極濃極辣乃佳。道光辛巳，此症盛行，有搗濃薑汁頻服而愈者。

《隨息居霍亂論・醫案篇》 張石頑云：一少年新婚，陡然腹痛麻脊。《醫通》謂之番痧，卽乾霍亂之因熱者。或令飲火酒半杯，此必疑其陰證也，而不知少年新婚，最多火證，何也？以不論貧富，冬夏衣被皆新，而合歡成禮，勞則生火也。腹痛轉劇，旋增顧脹，身發紅點，熱毒得酒愈熾，若不急從清解，必七竅流血而死。與蘆根汁，解酒毒而清熱。得吐痛解。復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見紅斑，血分熱極。啜童子小

便稍安。清營妙品。又濃煎葱豉湯，宣解惡氣穢毒之聖藥。仍入童便，續續與之，得大吐汗出而痊。

倪姓患霍亂吐瀉，審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脈不沉細，易治之證。一醫用大順散兩帖，漸至於此。因見四逆，復加附子，脈證更劇。我見實多。童曰：此病一誤再誤，命將殆矣。若果屬寒，投熱病已。今反四逆，脈轉沉細欲伏，乃釀成熱深厥深，與熱邪傳入厥陰者何異？辨證中肯。即以竹葉石膏湯，人參易西洋參，是。加黃連、滑石，兩劑而安。同時有陸姓患此，醫用回陽之劑，日夜兼進，豈眞欲其速死哉，紙上談兵，讀書無眼者，往往如是，不僅粗工爾也。我見亦多。厥逆煩躁日增，病人欲得冷水，禁絕不與。可恨可歎。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可慘可憐。遷延旬日而死。能延旬日，則欲得冷水時，若能轉計猶可活也。噫，即使眞屬陰寒，陽回躁渴，如是熱藥之性，鬱而無主，以涼藥和之，病亦立起，不學無術，曷勝浩歎。

張氏女，夏月患霍亂，醫用薑、附、藿、樸、茱、連等藥，嘔吐雖止，腹痛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童診脈細數，沉部有力，兩目窠翳，舌絳唇紅，胸膈煩懣，口渴引飲，是暑穢之毒，擾亂中宮，而病霍亂。苦熱雖能開鬱止嘔，畢竟反助邪勢，致變五色毒痢。此暑毒尚不甚重，而兼溼邪，故僅變五色毒痢，若無溼而暑毒重者，早不救矣。與子和桂苓甘露飲加黃連、銀花、黑豆，兩服翳退，而諸恙遞減，胃亦稍甦。因畏藥不肯再服，余謂餘邪未淨，留而不去，戕害臟腑，必轉他病。乃與三豆湯，加甘草頻飲而愈。

陳三農治一婦，暑月方飯後，即飲水而睡，睡中心腹痛極，肢冷上過肘膝，欲吐利而不得吐利，疙痛垂死，六脈俱伏。令以藿香正氣散，煎湯探吐，一吐減半，再吐而安。此停食飲冷，睡卧當風而成乾霍亂也。以對證之劑引吐，又合機宜，不必拘守鹽湯一法也。

懷拘奇治一男子，恣飲梅水，吐瀉無度，手足厥逆，面色慘晦，聲音不出，而脈沉伏，小水點滴不通，服藥入口即吐，醫告技窮，余思梅味酸主收，故小便癃閉，而果得霽則敗，霽又香竄走竅，乃取霽，半入臍中，半入鼻孔，病者即以手拂其鼻曰：此何物也？少頃，小水大下二三行，忽如醉而醒，夢而覺，越日索粥漸安。此無外因者，故但以敗果通竅即能奏效，其巧思正不可及也。

童杖廬治陳氏婦，盛夏病霍亂吐瀉，腹中疙痛，四肢厥冷，冷汗溱溱，轉筋戴眼，煩躁大渴，喜冷飲，飲已即吐，六脈皆伏，雖曰霍亂，實臟厥也，經云：大氣入臟，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速宜救陽爲急，遲則腎陽絕矣。以四逆湯薑、附各三錢，炙甘草、吳茱萸各一錢，木瓜四錢，煎成冷服，日夜連進三劑，四肢始和，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湯，寒象始露，即於方中佐以生津存液之品，兩服而安。案此案論證用藥，皆具卓識，其眞諦全在喜冷飲，而飲已即吐，及服熱藥後，反喜沸湯也。設能受冷飲者，即爲內眞熱而外假寒，然熱證亦有胸下格拒不通，雖喜冷飲，飲已仍吐，必細細呷之，始能受也。亦有痰溼內盛，雖渴而喜熱飲者，皆不可誤認爲寒也。故必辨舌苔之色澤，驗小水之有無，始無遁情。案中未及，尙欠周詳，且大氣入臟，非人人共患之疫，而疫氣流行之際，亦間有此一證。故醫者必議病而用藥，毋執方以殺人，是乃仁術。

葉天士治一人霍亂後，中氣大虛，肝風內動，心中空洞，身痛肢浮，用異功散，加木瓜、薑、棗。雄按：此以培中制木之劑，而爲霍亂善後之治，最可法也。若見身痛肢浮，而誤用表散之品，則內風愈動，脾土重傷，因而致殆者多矣。夫霍亂固是中焦土病，而土病多由木侮，故雖治寒霍亂，必首察厥陰之動靜。儻其人肝陰素虧，內風暗動者，薑附等極宜愼用，即當用者，亦須妥爲駕馭，毋使過劑。設或無節，雖不似熱霍亂之立時殞命，亦必增劇而生枝節，試觀仲聖治厥陰下利之用白頭翁湯，其義自明。蓋厥陰雖當兩陰交盡，而具合晦朔之理，陰之初盡，即陽之初生，其本陰，其標熱，其體木，其用火，是以獨稱剛臟，而爵以將軍，顧名思義，可以悟其治矣。世有治肝氣惟崇剛燥者，驟則變痙厥，緩則成關格，人但知病之日深，而不知藥之所釀，併及之，以爲醫家病家兩鑑焉。

繆仲淳治高存之家僕婦患霍亂，以砂仁一兩炒研鹽一撮，沸湯調，冷服一劑愈。此治夏月貪涼，脾胃不和之輕證也。冬月感寒患此亦可用，但宜溫服，余嘗自驗。傷冷物者，加吳茱萸。

鄭鳳梧年六十餘，秋間患霍亂，凜寒厥逆，煩悶躁擾，口不甚渴。或以爲寒，余察脈細欲伏，苔白而厚，乃暑溼內蘊未化也。須具燃犀之照，庶不爲病所蒙，因制燃照湯與之，一飲而厥逆凜寒皆退，脈起而吐瀉漸止，隨以清滌法而愈。

一婦年少體瘦，初秋患霍亂轉筋，舌絳目赤，大渴飲冷，脈左弦強而右滑大，此肝胃之火素盛而熱復侵營也。以白虎湯去米草，加生地、蒲公英、益母

草、黃檗、木瓜、絲瓜絡、薏苡，一劑知，二劑已。丹溪云：轉筋由以血熱。此證是矣。

陸叟年七十餘，仲秋患霍亂，自服單方二三日，嘔吐雖已，利猶不止，且頻頻作噦，聲不甚揚，面赤目閉，小便不通。醫云高年戴陽，證原不治，且延已數日，縱投大劑回陽，亦恐不及。余視之，脈雖虛耎，並無脫象，況舌赤而乾，利下臭惡，氣分伏暑，業擾及營，慮其絡閉神昏，胡可再投熱劑，聞所煎之藥，桂氣撲鼻，試之必死。迫令將藥傾潑，遂以紫雪三分，用竹茹、枇杷葉、通草、丹參、連翹、石菖蒲、桔梗、黃芩、蘆根煎湯，候涼調而徐服，次日復診，目開噦止，小溲稍行，於前方裁紫雪，加石斛、苡仁，服二劑利減，能啜米飲矣。隨用致和湯，十餘服而瘳。

內科總部

腸癰部

題解

《金匱要略・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并治》腸癰之爲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

《千金要方・腸癰》腸癰之爲病，小腹腫痞而彊，抑之則痛，小便數似淋，時時汗出，復惡寒，其身皮皆甲錯，腹皮急如腫狀。

《外科理例・辨藏府内瘡》天樞隱隱痛，大腸疽。其上肉微起，大腸癰。【略】

關元隱隱痛，小腸疽。其上肉微起，小腸癰。

《醫燈續焰・腸痛脈證》腸癰者，腸內生癰也。大腸小腸皆有之。

《醫學心悟・內癰》當臍而痛，腹皮膨急，溺數如淋，轉側搖之，則水聲者，腸癰也。

《四科簡效方・腸癰》腸癰，小腹腫痛，小便似淋，或大腸艱澀，下膿，腳不能伸者，是。

論說

《素問・厥論》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肝脈【略】澀甚爲腸癕，微澀爲內癕。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腸癰候》腸癰之狀，小腸微強而痛是也。由寒熱氣搏於腸間，血氣痞結所生也。

《明堂五臟論・心與小腸》故知小腸熱即便漩如金色，小腸冷即便漩如白色，陽盛即腸道生瘡。

《赤水玄珠・腸癰門》夫腸癰者，乃陰陽偏勝，喜怒無時，伏於臟腑之中，結在腸胃之內，血凝氣滯，回旋失度，不能通行，聚結成癰，致生腫痛。孫眞人云：卒得腸癰而不曉其病候，錯則殺人。其病初起，覺腹中微痛，小腹腫而強抑之則痛，小便澀似淋，時時汗出復惡寒，其身皮甲錯，腹皮緊急，如腫之狀，按之濡。或發熱無汗，灑淅惡寒，皆其候也。

綜述

《金匱要略・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并治》腸癰之爲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爲腸內有癰膿，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腸癰者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

《脈經・平癰腫腸癰金瘡浸淫脈證》問曰：官羽林婦病，醫脈之，何以知婦人腸中有膿，爲下之則愈。師曰：寸口脈滑而數，滑則爲實，數則爲熱，滑則爲榮，數則爲衛，衛數下降，榮滑上升，榮衛相干，血爲濁敗，少腹痞堅，小便或澀，或時汗出，或復惡寒，膿爲已成。設脈遲緊，聚爲瘀血，血下則愈。

腸癰之爲病，其身體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腸癰者，少腹腫，按之則痛，小便數如淋，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

《鬼遺方・腸癰》治【略】腸癰，木占斯散方。

病在上者當吐，在下者當下膿血，此謂腸癰之屬也。諸病在裏，惟服此藥，即覺有力，及癰疽，便即復痛，長服治諸瘡及疽。痔瘡已潰，便即早愈。

《千金要方・腸癰》論曰：卒得腸癰而不曉其病候，愚醫治之，錯則

殺人。腸癰之爲病，小腹重而強，抑之則痛，小便數似淋，時時汗出，復惡寒，其身皮皆甲錯，腹皮急如腫狀。其脈數者小有膿也。巢源云：洪數者已有膿也。其脈遲緊者未有膿也，甚者腹脹大，轉側聞水聲，或繞臍生瘡，或膿從臍中出，或大便出膿血。【略】

治腸癰，大黃牡丹湯。《刪繁方》用芒硝半合、瓜子五合。劉涓子用硝石三合，云：腸癰之病，少腹痞堅，或偏在膀胱左右，其色或白，堅大如掌熱，小便欲調，時自汗出。其脈遲堅者，未成膿，可下之。當有血，脈數膿成，不復可下。《肘後》名瓜子湯。

治腸癰湯方：

牡丹　甘草　敗醬　生薑　茯苓各二兩　薏苡人　桔梗　麥門冬各三兩　丹參　芍藥各四兩　生地黃五兩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日三。

又方：

薏苡人一升　牡丹皮　桃人各三兩　瓜瓣人二升

右四味㕮咀，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再服。姚氏不用桃人用李人。崔氏有芒消二兩，云腹中疼痛，煩毒不安，或脹滿不思飲食，小便澀，此病多是腸癰，人多不識，婦人產後虛熱者，多成斯病，縱非癰疽，疑是便服此藥，無他損也。

又方：雄雞頂上毛并屎燒作末。空心酒服之。

又方：截取擔頭尖少許，燒作灰，水和服，當作孔出膿血愈。

凡腸癰，其狀兩耳輸文理甲錯。初患腹中苦痛，或繞臍有瘡如粟，皮熱，便膿血出似赤白下。不治必死方。

馬蹄灰，雞子白和塗，即拔氣，不過再。

又方：瓜子三升擣末，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分三服。

又方：死人塚上土作泥塗之。

治內癰未作頭者方：服伏鷄屎即差。

又方：馬牙灰和雞子塗之，乾則易。

腸癰，屈兩肘，正灸肘頭銳骨各百壯，則下膿血即差。

《醫心方・治腸癰方》《病源論》云：腸癰者，寒溫不適，喜怒無度所致，邪氣與榮衛相干，在腸內遇熱，加之血氣蘊積，結聚成癰，熱積不散，血肉腐壞，化而爲膿。其病之狀，少腹微強，小便似淋，惡寒，身皮甲錯，腹皮急如腫狀，甚者腹脹大，轉側聞水聲，或繞臍生瘡而穿膿出。又大便膿血似赤白下，而實非者，是腸癰，而不曉治之，錯者殺人。

《千金方》：腸癰之爲病，小腹重而強，抑之則痛，小便數似淋，時時汗出，復惡寒，其身皮甲錯，腹皮急如腫狀。又云：繞臍有瘡如粟，皮熱，便膿血似赤白下，必死。

治之方：屈兩肘正，灸肘頭銳骨各百壯，則下膿血，即愈。

又方：大黃四兩、牡丹皮三兩、桃仁五十枚、冬瓜仁一升、芒硝二兩、五味水六升，煮取一升。盡服當下膿血。

《集驗方》治腸癰湯方：

薏苡仁一升　牡丹皮三兩　桃仁三兩　冬瓜仁一升

凡四物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再服。

《范汪方》治腸癰方：

大黃一斤金色者　大棗十六枚

凡二物以水一斗，煮取一升，宿勿食，能一服，須臾攻痛如火燒之，癰壞血即隨大便出。

《醫門方》療腸癰方：

甘限子一升碎　牡丹皮　大黃別浸　芒硝各三兩　桃仁去尖　甘草炙，各二兩

水七升，煮取二升半，下大黃，更煮二三沸，絞去滓，內芒硝，分溫三服，當下膿血。

《扁鵲心書・腸癰》此由膏粱飲酒太過，熱積腸中，久則成癰。服當歸建中湯，自愈。若近肛門者，用針刺之，出膿血而愈。此證身皮甲錯，腹皮急脹如腫，甚者腹脹大，轉有水聲，或繞臍生瘡。若臍間出膿者，不治。大法以□□爲主，若膿成□□□而殞。

《三因方・腸癰證治》癰疽初無定處，隨其所發即命名。在外則爲發背、發腦，在內則爲腸癰、內癰、心癰、腎癰、肺癰、臍癰等。治得其法則生，失法則死。外證易識，內證難明，不可不備述也。腸癰爲病，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爲腸內有膿，久積陰冷所成也。故《金匱》用附子溫之。小腹腫痞，按之痛如淋，小便自調，發熱，身無汗，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此以內結熱所成也。故《金匱》用大黃利之。甚者，腹脹大，轉側聞水聲，

或繞臍生瘡，或膿從臍出，或大便出膿血，不治必死。其如五內生瘡，亦止分陰陽，利而已。不比外癰，須依四節八事之次第也。《千金》引官羽林婦病，醫診之，其脈滑數，滑則爲實，數則爲熱，滑則爲榮，數則爲衛，衛數下降，榮滑上升，榮衛相干，血爲敗濁，少腹痞堅，小硬或瀝，或復汗出，或復惡寒，膿爲已成。設脈遲緊，即爲瘀血，血下即愈。更《內經》所載有息積病，比見有得之二三年，遍身微腫，續乃大腸與臍連日出膿，遂致不救。此亦腸癰之類也，不可不審。

薏苡仁附子敗醬散　治脈數，身無熱，腹無積聚，按之濡，此爲腸癰。

大黃牡丹湯　治腸癰，小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

薏苡仁湯　治腸癰，腹中疙痛，煩躁不安，或脹滿不食，小便瀝。婦人產後虛熱，多有此病，縱非癰，但疑是便可服，就有差互，亦無害。

《直指方・腸癰》　癰發於外，人可得見者，猶爲危急之疾，而況隱伏腸間，痛無定處，人不可得而見者乎？蓋癰疽五發，在外則爲發背、發腦、發眉、發鬚、發頤，在內則爲腸癰、心癰、腎癰、肺癰、臍癰等患。治之得法，尙庶幾焉，一着少差，枰棋去矣。何則？腸癰爲病，身皮甲錯，腹皮緊急如腫之狀，而按之濡，體無烘熱，腹無積聚者，此積陰冷之所致也，當以溫藥調之。發熱無汗，灑淅惡寒，小腹腫強而按之痛，小便瀝數，其候如淋者，此內結熱之所致也，當以涼劑利之。其脈遲緊，膿未成者，可下；其脈洪數，膿已成者，不可下。甚者腹肚脹大，轉側聞有水聲，或繞臍生瘡，膿汁穿出，或臍中常常出膿，或大便屢下膿血，凡此皆爲惡證。其間，寒熱氣急，煩渴驚悸，嘔惡唾膿，咳嗽，痰涎，自汗，自利，如尋常發癰之狀亦類。有此婦人尤多得之，但恐世俗不識其證耳，抑余聞焉。《內經》有曰息賁病，有人得之二三年，遍身微腫，其後大腸與臍俱出膿血，遂至不救，此亦腸癰類也，又可不審思而明辯之乎？

腸癰證治

牡丹散　治腸癰冷證，腹濡而痛，時時利膿。

木通散　治腸癰熱證，腹痛而強，發熱惡寒，小便似淋，膿未成者用此。

四聖散　治腸癰、癰疽、便毒，神效。

薏苡湯　治腸癰冷熱證通用，加北梗、甘草煎服。

竈原排膿內補散　治腸癰冷證及癰疽等患。【略】

燒棗散，治腸癰。

附諸方

秘傳薏苡仁湯　治腸癰，腹中疙痛，煩躁不安，或脹滿不食，小便瀝。婦人產後虛熱，多有此病，縱非是癰證，疑似間，便可服。

一方：　治肚癰便癰。

牽牛末一兩　大黃半兩　牛蒡子二錢半　補骨脂一錢貳分半

右爲細末，冷蜜水調，空心服，每二錢加芒硝，妙。

牡丹湯　治腸癰，小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或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

神效托裏散《和劑方》　治癰疽、發背、腸癰、妳癰、無名毒腫毒，作疼痛，憎寒壯熱，類若傷寒，不問老幼虛人幷治之。

一方：　治腹內癰腫。

大黃一兩，取末四錢半　破故紙一兩，取末貳錢　牛勞子一兩，取末一錢　牽牛一兩，取末貳錢半

右和作二服，蜜水調，空心服，以利爲度。

丹溪云：　大腸有痰積死血流注，用桃仁承氣湯加連翹、秦艽，近肛門破入風者難治，防風之類。

《世醫得效方・腸癰》　蠟礬圓　治腸癰內托神妙。

《脈因證治・癰疽》　脈數，身無熱，內有癰也。脈數，必當發熱，而反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略】脈滑而數，小腹堅滿，小便或瀝，或汗或寒，爲腸癰。設脈遲緊，聚爲瘀血，下血則愈。設脈洪數，膿爲已成。腸癰脈滑爲實，數爲熱。衛數下降，營滑上升，營衛相干，血爲敗濁，皆濕熱之所爲也。

腸癰病，小腹重，強按則痛，堅滿如腫，小便數似淋，或瀝，或自汗，復惡寒。又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如聚積，按之痛如淋，小便自調，甚則腹脹大，轉側聞水聲，或繞臍生瘡，或膿從臍出。【略】

治法，宜補氣血，瀉火散氣。初覺可清熱拔毒，已潰則拔毒補氣，用分經絡氣血多少，可補可驅毒，如少陽分，少血多氣宜補。

千金內托散　內托之名，使氣充實，則膿如推出也。

薏苡附子敗毒散　治腸癰身甲錯，腹皮急脹，本無積聚，身無熱，脈數者。

大黃牡丹湯　治腸癰，小腹或偏在膀胱左右，大如掌熱，小便自調，時自汗。脈遲緊，未成不可下之，膿成不可下。

《金匱鉤玄・腸癰》　作濕熱、食積治，入風難治。

治漏外塞藥，蘆甘石小便煅、牡蠣粉。

《僊傳外科集驗方・增添別本經驗諸方・治癰疽發背》　治腸癰，壯熱大，微汗氣急，小腹腫痛，小便澀似淋，或大便澀難，如刀刺痛，及背肺疼痛，腸中已成膿，或大便下膿者用。

當歸一兩微炒　甜瓜子一合　蛇退皮一尺長

右爲吆咀，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食前服之。利下惡物，爲妙效矣。

牡丹散　治腸中未成膿，腹中疼痛不可忍者。

茯苓湯　治腸癰，小腹牽強，按之疼痛，小便不利，時時有汗出，惡寒脈遲，未成膿也。

牛黃散　治腸癰成膿者，治之。

漏蘆湯。

《外科發揮・腸癰》　小腹硬痛，脈數緊者，瘀血也，宜下之。

小腹煩痛，脈洪數者，膿成也，宜托之。

孫眞人云：腸癰爲病，小腹重強，按之則痛，小便如淋，時時汗出，復惡寒，身皮甲錯，腹皮急如腫，甚者腹脹大，轉側有水聲，或繞臍生瘡，或膿從臍出，或從大便下，蓋因七情飲食所致。治法脈遲緊者，未有膿也，用大黃湯下之；脈洪數者已有膿也，用薏苡仁湯排之。

小腹疼痛，小便不利，膿壅滯也，牡丹皮散主之。若大便或臍間出膿者，不治。經云：腸癰爲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故患是者，其坐卧轉側，理宜徐緩，時少飲薄粥，及服八珍湯固其元氣，靜養調理，庶可保其生。腸癰治法，《要略》以薏苡仁附子敗醬散，《千金》以大黃牡丹湯，《三因》以薏苡湯治之，《千金》又有灸法，曲兩肘正肘頭銳骨灸百壯，下膿血而安。

大黃湯　治腸癰，小腹堅腫如掌而熱，按之則痛，肉色如故，或煩赤微腫，小便頻數，汗出憎寒，其脈遲緊者，未成膿，宜服之。

牡丹皮散　治腸癰腹濡而痛，時時下膿。

梅仁湯　治腸癰腹痛，大便秘澀。

神效瓜蔞散。

薏苡仁湯　治腸癰腹中疗痛，或脹滿不食，小便澀。婦人產後多有此病，縱非癰，服之尤效。

神仙太乙膏　治癰疽，及一切瘡毒，不問年月深淺，已未成膿，幷治之。如發背，先以溫水洗淨。軟帛拭乾，用緋帛攤貼，即用冷水送下；血氣不通，溫酒下；赤白帶下，當歸酒下；咳嗽，及喉閉纏喉風，幷用新綿裹，置口中含化下；一切風赤眼，捏作小餅，貼太陽穴，以山梔子湯下；打撲傷損外貼，內服橘皮湯下；腰膝痛者，患處貼之，鹽湯下；唾血者，桑白皮湯下。以蛤粉爲衣，其膏可收，十余年不壞，愈久愈烈。又治瘰癧，幷用鹽湯洗貼，酒下一丸。婦人經脈不通，甘草湯下。一切疥，別煉油少許，和膏塗之。虎犬幷蛇蝎湯火刀斧傷，皆可內服外貼。予嘗用，但治瘡毒諸內癰，有奇效。忽一婦月經不行，腹結塊作痛，貼之經行痛止。遂隨前云，治證用之，無不有效，愈知此方之妙用。

蠟礬丸。

失笑散　治產后心腹絞痛欲死，或血迷心竅，不知人事，及尋常腹內瘀血，或積血作痛。又婦人氣血痛之聖藥也，及治疝氣疼痛。

四物湯。

排膿散　治腸癰少腹脹痛，脈滑數，或裏急後重，或時時下膿。

瓜子仁湯　治產後惡露不盡，或經後瘀血作痛，或腸胃停滯，瘀血作痛，或作癰患，幷效。

《明醫指掌・腹痛症歌論・腸癰痛》　腸癰者，腹大痛，身甲錯，小便如淋，脈芤或攢，臍有瘡。積冷以附子溫之，積熱大黃下之，膿大出，參芪補之。

《瀕湖脈學・四言舉要》　腸癰實熱，滑數可知。數而不熱，關脈芤虛。微澀而緊，未膿當下。緊數膿成，切不可下。

《赤水玄珠・腸癰》　婦人腸癰，因經行產后瘀血，或七情，飲食所致，其證小便如淋，發熱惡風，身皮甲錯，腹皮腫急，按之軟，如腫狀，或腹脹大，轉側有水聲，或繞臍生瘡，或大便出膿。其脈遲緊者，膿未成，用活命飲以解其

毒；脈滑數者，膿已成，用雲母膏以下其膿。若二年間，遍身微腫，大便與臍出膿，此息積之症也，多致不救。《內經》云：腸癰爲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其坐卧轉側宜徐緩，時常少飲稀粥，靜養調理，庶可保生。

一婦人小腹腫痛，小便如淋，此毒結於內，用神效瓜蔞散二劑少愈，又以薏仁湯劑乃痊。

一婦小腹痛而有塊，脈芤而澀，此瘀血爲患，以四物加玄胡索、紅花、桃仁、牛膝、木香，二劑，血下而愈。

一婦小腹脹痛，大便秘澀，轉側有水聲，脈洪數，用薏苡梅仁湯一帖，下去瘀血，諸症頓退；以薏苡仁湯二貼而痊。

一婦小腹脹痛，小便不利，脈滑數，此膿已成，服太乙膏五錢，膿大下，脹痛悉退；以瓜蔞散、蠟礬丸托裏藥而安。

一婦因經水多，服藥止之，致腹作痛，以失笑散二貼而瘳，又用加味逍遙散數劑而經調。

一產婦惡露停滯，小腹作痛，服瓜仁湯下瘀血而痊。凡瘀血停滯，急宜行之。緩則腐化爲膿，最爲難治。若流注關節，則患骨疽，多爲敗症。

瓜子仁湯　治惡露未盡，或經行瘀血停滯，小腹作痛，或成腸癰等症。

牡丹湯即牡丹皮散　治腸癰腹軟而痛，時下膿血。

《千金》大黃牡丹湯　治腸癰小腹堅腫，按之則痛，肉色如故，或煩赤微腫，小便頻數，汗多憎寒，脈遲緊，未成膿者，宜服之。

梅仁湯　治腸癰壅痛，大便秘澀。

神仙蠟礬丸　最解毒止痛。

失笑散　產后心腹絞痛，或血迷心竅，不知人事，及尋常腹內瘀血，積血作痛。

《古今醫鑑・腸癰肚癰》《千金》內消散　治腸癰便毒，初起即消，已腫即潰，膿血從大便中出。

內消沃雪湯　治肚內生癰及癰疽，神效。

《外科啓玄・腸癰》凡腸內生癰，當驗症明白，不可妄治，妄治能殺人。其病小腹重，按之痛，小便如淋，時時汗出惡寒，身皮錯，腹皮急如腫，左甚者，小腸癰。右甚者，大腸癰，則右寸洪數繞臍瘡，或臍出膿，或大便膿血，以大黃牡丹湯。

《外科啓玄・腸癰主方》　犀角大黃湯　治腸癰，腹濡內隱隱疔痛，大小便秘澀。

一又次服太乙膏，或蠟礬丸及失笑散，大效。

《壽世保元・腸癰》《千金》謂腸癰妄治必殺人，其病小腹重強，按之則痛，小便如淋，時時汗出，復惡寒，身皮甲錯，肚腹緊急，如腫之狀。脈數者，微有膿也。巢云：洪數已有膿，脈若遲緊者，未有膿。甚者腹脹大，轉側有水聲，或繞臍生瘡，或膿自臍出，或大便膿血。急服蠟礬丸，酒下，兼進後方。

一論腸癰便毒癰疽，初起即消，已腫即潰，血隨大便中出，宜用《千金》內托散。

一論肚內生癰，及癰疽惡毒，宜用內消沃雪湯。

一論腸癰脹痛不安，或腹滿不食，小便赤。婦人產後虛熱，多有此疾，但疑惑間便不服，服亦無害，視其右關脈芤者是也。

薏苡仁二兩　牡丹皮一兩　瓜蔞仁一兩

右剉一兩，水煎。一方加川芎、桃仁。

一婦人腹痛如錐刺，每痛至死，不敢著手，六脈洪數，此腸癰毒也。用：

穿山甲炒　白芷　貝母　殭蠶　大黃

右剉一大劑，水煎服，打下膿血，自小便中出，即愈。後再無患，宜少食煎炒熱物。

《外科正宗・腸癰論》　夫腸癰者，皆濕熱瘀血流入小腸而成也。又由來有三：一，男子暴急奔走，以致腸胃傳送不能舒利，敗血濁氣壅遏而成者，一也；二，婦人產後體虛，多卧未經起坐，又或坐草艱難，用力太過，育後失逐敗瘀以致敗血停積，腸胃結滯而成者，二也；三，飢飽勞傷，擔負重物致傷腸胃，又或醉飽房勞，過傷精力，或生冷並進以致氣血乖違，濕動痰生，多致腸胃痞塞，運化不通，氣血凝滯而成者，三也。總之，初起外症發熱惡寒，脈芤而數，皮毛錯縱，腹急漸腫，按之急痛，大便墜重，小便澀滯若淋。甚者，臍突腹脹，轉側水聲，此等並見，則內癰已成也。初起未成時，小腹股殷作痛，儼似奔豚，小便淋瀝者，當大黃湯下之，瘀血去盡自安。體虛脈細，不敢下者，活血散瘀湯和利之。已成，腹中疼痛，脹滿不食，便淋刺痛者，薏苡仁湯主之。腹濡而痛，小腹急脹，時時下膿者，毒未解也，用牡丹皮湯治之。如膿從臍出，腹脹不除，飲食減少，面白神勞，此皆氣血俱虛，宜八珍湯

加牡丹皮、肉桂、黃芪、五味子斂而補之。如積襲日久，因循不識此症，誤作脹病治之，以致毒攻內臟，腸胃受傷，或致陰器攻爛，腐黯黑斑，色敗無膿，每流污水，腹連陰痛，煩燥不止，身熱口乾，衾幃多臭，卧房難進者。凡犯之，俱爲不治證，宜斟酌之。

腸癰看法　初起，小腹疼痛，小便不利，六脈微緩，不作寒熱者，輕已成，小腹腫而堅硬，小便數而不利，六脈洪數者，險。已潰，時時下膿，裏急後重，日夜無度，疼痛不減者，重。潰後，膿腥臭穢，或流敗水濁瘀，虛熱更增，不食者，死。

腸癰治法　初起，小腹疼痛，或軟或硬，脈芤數者，瘀血也，宜下之。小腹作痛有塊，大便秘澀，小便如淋者，宜和而利之。已潰，時時下膿，復痛不止，飲食無味者，宜托而補之。產婦惡露不盡，流注小腹作痛，脈數者，宜和而導之。腹脹日久，臍高突出，轉側響如水聲，膿內蓄急，針之。

《外科正宗・腸癰》　大黃湯　治腸癰小腹堅硬如掌而熱，按之則痛，肉色如故，或煩赤微腫，小便頻數，汗出憎寒，脈緊實而有力，日淺未成膿者宜服之。

活血散瘀湯　治產後惡露不盡，或經後瘀血作痛，或暴急奔走，或男子杖後瘀血流注腸胃作痛，漸成內癰，及腹痛大便燥者並宜服之。

牡丹皮散　治腸癰腹濡而痛，以手重按則止，或時時下膿。

七賢散　治腸癰潰後疼痛，淋瀝不已，或精神減少，飲食無味，面色痿黃，四肢無力，自汗盜汗，睡卧不寧。

失笑散　治產後心腹絞痛欲死，或血迷心竅，不省人事，及尋常腹內瘀血，或積血作痛。又婦人血氣爲病作痛之聖藥也，及治男子諸疝疼痛不已者。

排膿散　治腸癰小腹脹痛，脈滑數，裏急後重，時時下膿。

瓜蔞子湯　治產後惡露不盡，或經後瘀血停滯腸胃作痛，縱非是，癰服之亦效。

薏苡仁湯　治腸癰腹中疼痛，或脹滿不食，小便澀滯，婦人產後多有此病，縱非癰，服之尤效。

《簡明醫彀・腸癰》　證因營衛不調，或瘀血停滯，或下焦積熱，多患婦人、處子。致臍腹強急，按之若有水聲，小便如淋，時時汗出。微覺惡寒，身皮甲錯，大腹如鼓，或繞臍生瘡，二便不通，口渴引飲，甚則痛如刀剜，小腹硬痛。脈緊小者，有瘀血，未有膿也。用大黃湯下之，次兼敗毒散加秦艽、連翹。脈芤澀，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玄胡索、木香。小腹軟痛，脈洪數者，已有膿也，用薏苡湯排之，次用諸方。膿從臍出，或大便出，爲害匪輕，急服藥消之，不出膿爲愈。

主方初起臍腹腫痛

大黃　芒硝各一錢　牡丹皮　桃仁　瓜蔞仁　薏苡仁各二錢

水煎服。

大便未通，硝、黃加用，以通爲度。小便不通加滑石。痛甚加玄胡索、五靈脂、赤芍藥。口渴，食雪梨或蘿蔔。

薏苡仁湯　治腸癰。煩躁渴，腹滿不食。

神效瓜蔞散　腸癰、瘰癧、便毒、一切腫毒，效。乳癰尤爲最神驗。

龍膽瀉肝湯　懸癰、下疳及腸癰、乳癰，因鬱怒致肝經邪實者。

《景岳全書・外科鈐・腸癰》　孫眞人云：腸癰爲病，小腹重強，按之則痛，小便如淋，時時汗出，復惡寒，身皮甲錯，腹皮急如腫，甚者腹脹大，轉側有水聲。或繞臍生瘡，或膿從臍出，或大便膿血。洪數者，已有膿也，血下則安，若妄治者必殺人。

《千金方》灸法，曲兩肘正肘頭銳骨，灸百壯，下膿血而安。

立齋曰：　此證因七情飲食所致。治法：脈遲緊者，未有膿也，宜牡丹皮湯下之。脈洪數者，已有膿也，用薏苡仁湯排之。小腹疼痛，小便不利，膿壅滯也，用牡丹皮散主之。若臍間出膿者，不治。經云：腸癰爲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故患是者，其坐卧轉側極宜徐緩，時少飲薄粥，及服八珍湯固其元氣，靜養調理，庶可保全其生。

《醫燈續焰・腸癰脈證》　腸癰實熱，滑數可知。數而不熱，關脈芤虛。微澀而緊，未膿當下。緊數膿成，切不可下。

腸癰者，腸內生癰也，大腸、小腸皆有之。大抵得之不節飲食，不適寒溫，或積垢瘀凝，或敗血留滯，壅塞不行，久鬱化熱，久熱腐膿，而癰斯成矣。如小腹腫痞皮急，按之則痛，小便數如淋，或復自調，時或發熱，或自汗惡寒，身如甲錯。外無熱，內無積聚而見上證者，皆腸癰之候也。甚者腹脹大，轉側有水聲。或繞臍生瘡，或膿自臍出，或大便出。其脈數者，小便膿也。洪

數、滑數者，大有膿也。宜薏苡附子敗醬散。遲緊，或微澀而緊者，未有膿也。宜大黃牡丹湯、萬氏桃仁承氣湯加連翹、秦艽。入風者加防風。《準繩》蠟礬丸亦效。鬱結成熱，其熱自實。熱實，則脈之滑數，不言可知。若數而無熱，則數爲虛促之數，非熱所鼓。不惟不實，而與腹中相應之關脈，亦且芤虛矣。雖見諸證，未必成膿。設的確有癰，亦瘀凝之血耳。蓋血瘀聚於腸腹，則流行之脈道中，反覺空虛，故脈芤也。若脈微澀而緊者，氣猶滯著斂實，未化膿也，下之足以蕩其留結之邪。若脈緊滑數，熱已沸涌消熔，膿已成也。下之反以奪其生新之力。即癰瘍未潰，宜瀉實；已潰，宜補虛義。

附方

薏苡附子敗醬散　治腸癰爲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腸內有癰膿也。此方主之。

大黃牡丹湯　治腸癰少腹腫痞，按之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過下，總以此方主之。

萬氏治腸癰方：桃仁承氣湯加秦艽、連翹。

薏苡仁湯　治腸癰，腹中疼痛，煩躁不安。或脹滿不食，小便澀。婦人產後虛熱，多有此病。縱非癰，但疑似間，便可服。

按：此方藥木品和平，其功且速，常治腹痛，或發熱，或脹滿不食，水道澀滯。產後多有此證。或月經欲行，或行後作痛尤效。

四聖散　一名神效瓜蔞散。治腸癰，癰疽生於腦髭背腋，及便毒。服之神效。

雲母膏　治一切癰疽瘡癤，折傷等證。

排膿散　治腸癰小腹脹痛，脈滑數。或裏急後重，或時時下血。

《青囊秘訣・小腸癰論》　人有腹痛口渴，左腳屈而不伸，伸則痛甚，手按其痛處，更不可忍者，人以爲腹中生癰也，誰知是小腸癰乎。腸中生癰不同，有大小腸之分，屈右腳者大腸生癰，屈左腳者小腸生癰也。今屈而不伸者，既在左腳，是癰生於小腸，而非生於大腸矣。惟是大腸之癰易治，小腸之癰難醫，以大腸可泄而小腸難泄也。若得其法，又何難哉？蓋大腸可泄其火，從糟粕而出；小腸可泄其火，從溲溺而泄也。方用泄毒至神湯。此方皆利水之藥，重用金銀花爲消毒之品，何以建功之神如此？蓋小腸之毒，必須內消，而內消之藥舍金銀花，實無他藥可代。以他藥消毒，均能損傷正氣，而小腸之氣斷不可損傷，故必須以金銀花爲君藥。但金銀花不能入小腸之中，而佐以茯苓、車前、澤瀉、玉米之類，引入小腸，又加肉桂一分，得其氣味，直入膀胱從溲溺而化其毒。若恐火毒太甚，諸藥不能迅速收功，更加寄奴之速祛，甘草之緩調，剛柔遲速，兼而行之，既無留滯之虞，又無峻烈之害，自然火毒盡從小腸膀胱而出也。

此症方用王公湯亦效。

人有腹痛呼號不已，其痛卻在左腹，按之痛不可忍，不許人按，人以爲食積在大腸也，誰知是小腸之生癰乎？夫腸癰必屈其足，而今不屈腳，似非腸癰之病。然腸癰生於腸內，在大腸者屈右腳而不伸，在小腸者屈左腳而不伸也。若癰生於腸外者，皆不屈腳，痛在左則小腸生癰，痛在右則大腸生癰也。至於食積燥糞之痛，時而痛，時而不痛，不若生癰之痛，有定而不移，常痛而無止息也。大小腸生癰於腸內，尚可破潰，而大小腸生癰於腸外，斷不可使之潰爛者，以腸外無可出之路，皆必死之症也。而小腸更甚，必須急治，以利水解毒爲妙，否則變生不測矣。方用利水解毒內消丹，亦可用王公湯，再加金銀花三兩可矣。此方即前方泄毒至神湯之變方也。但前方於利水之中而行其敗毒之法，此方則於利水之中而佐以補血敗毒之味也。蓋癰破尤宜利水，利水則毒隨之而出，易於滌除。如癰未破，而不補血，徒事利水，利水則水泄血虛，毒亦難於消化。同中之異，不可不知也。然此症須急早治之，否則癰雖愈而瘀血流於腸外，必有終身腹痛之患矣。

人有腹痛驟甚，小便流血，左腳不能伸者，人以爲小腸生癰也，誰知是小腸之火太盛乎。夫小腸生癰，必屈左腳，今左腳不伸，明是生癰之證，而余獨謂是火盛者何也？蓋生癰必有其徵，豈有一旦驟生而流血者乎？癰久而膿生，膿欲盡而血出，豈有不潰不爛而先出血者乎？然左腳之屈，則又何也？蓋小腸與大腸不同，小腸細而大腸寬，寬者可以容邪，而細則難以容邪，此必然之理也。小腸受火煎熬，則腸中逼迫，不能舒暢，而左腳應之，故暫屈而不能伸，不若生癰者長屈而不能伸也。萬不可因腳之不伸，即信是癰，而妄用解毒之藥，其害大矣！然火毒與癰，從何而辨之？初病之時，辨其小便之有血無血耳。如初痛而腳不伸，小便無血，乃是生癰。初痛而腳不伸，小便有血，乃是火痛，斷不差也。治之法，泄其火邪不必化毒，則痛自止

而腳自伸矣。方用加味小柴胡湯治之。小柴胡湯非治小腸癰之藥也，何以用之而效驗之捷如此？蓋小腸之火盛者，起於肝木之鬱也，木鬱則火生，不敢犯心而犯小腸耳。夫火性炎上，今不上炎而反致下熾，拂其火之性矣，此小腸所以受害而作痛也。至於血流於小便中者，又是何故？蓋小腸之血，爲火所逼，恐火爍血乾，故越出於小腸之外，直走膀胱，反使水道不行而流血也。小柴胡湯既舒其肝膽之氣，則上炎之火氣，其性即順而不逆也，又得茯苓以分消其水氣，則水順流而不橫，其血歸經而不逆，自然氣舒血和，而消毒矣，此方之所以奇耳。

此症用車苓連甘湯亦效。

《青囊秘訣・大腸癰論》 人有腹中痛甚，手不可按，而右腳屈而不伸者，人以爲腹中火盛而存食也，誰知是大腸生癰乎。夫腹痛而腳不能伸者，俱是腸內生癰，而大腸生癰，則腳尤不能伸也。惟是大腸生癰，亦自有故，無不成於火，火盛而不散，則鬱結而成癰矣。然火之有餘，實本於水之不足。水衰則火旺，火旺而無制，乃養成其毒而不可解。治之法，必須壯水以制火，則毒消而癰愈矣。方用清腸飲。此方純是潤腸之品，又是活血解毒之味，雖泄火而實滋陰，所以相濟而相成，取效如神耳。倘不益陰以潤腸，而惟攻毒以降火，則大腸先損，又何能勝火毒之凌爍哉？勿怪愈治而愈不效也。

本症用兩間湯亦佳。

又方：

人參一兩　當歸二兩　生地五錢　甘草五錢　錦地羅五錢　地榆三錢　天花粉三錢　黃芩二錢

人有大腸生癰，右腳不能伸，腹中痛甚，便出膿血，肛門如刀之割，此腸癰已潰爛也。能食者生，不能食者死。因火毒熾盛，而不能飲食者，正可棄之而不救也。然不能食者之中，亦有非因火毒之熾而然也。則又不可因其不能食而棄之也。凡癰疽之症，均以有胃氣爲佳，故治癰疽，以扶胃氣爲第一義，而少加敗毒化膿之味，則正氣不傷而火毒易散也。今大腸癰潰，不思飲食，則胃氣已盡絕，大危之症也，若不急補胃而惟治癰，必死之道也。方用腸癰潰爛湯。此方全在救胃，而敗毒祛膿已在其中矣。妙在金銀花雖是治毒之品，而仍乃滋陰之藥，爲瘡家奪命之將軍，乃至仁至勇之師，又得參朮以助其力，則散毒尤神。山羊血止血消濁，且善通氣，引諸藥直入癰以解散之，乃向導之智者也。合而治之，則調合有人，撫綏有人，攻剿有人，安得不奏功如神乎？自然胃氣大開，化精微而輸於大腸也。倘胃氣未傷，服之尤奏功如響，万勿疑畏而不敢用，枉人性命耳。

人有大腸生癰，少腹痛甚，淋漓不止，精神減少，飲食無味，面色痿黃，四肢無力，自汗盜汗，夜不能寐者，人以爲火盛生癰也，誰知是水衰不能潤腸乎。夫大腸之所以能傳導者，全賴腎水之灌注也。今因醉飽房勞，過傷精力，遂至火動水涸，又兼生冷幷進，以致氣血乖違，濕動痰生，腸胃痞塞，運化不通，氣血凝滯，結而成癰也。然則生癰之前，亦本乎腎水之不足，而潰爛之后，又復流其穢水，是因虛而益虛矣。若作火毒治之，鮮不變爲死症！必須大補其腎水，而幷補其脾胃之氣，則脾胃化精生水，庶枯涸之腸，一旦得滂沱之潤，自然饜足而重蘇，正不必治癰，而惟補氣，氣血足而肌肉自生矣。方用加味六味地黃湯。此方六味以補腎水，加人參、麥芪以補脾胃之土，土旺而肺氣自旺。肺與大腸表裏，且又爲腎之母，自然子母相需，表裏相應，故奏功如神也。

方用加味壯水湯亦治之。

《石室秘録・內治法》 腸癰方：用金銀花九錢，煎水二碗，當歸半兩，地榆七錢，薏仁五錢。方名救腸敗毒至聖丹。水十五碗，煎二碗，分作二服。上午一服，臨睡一服，二劑愈。蓋癰生胸腹之內無不生於火與邪，若外用末藥調敷，則相隔甚遙，必須內消爲得。然癰勢甚急甚大，一杯水何能救車薪之火？故必大劑煎飲，而火邪自散，而癰瘍自消。倘日以敷藥調治於皮膚之外，或以小劑而求散於湯餌之中，吾見其必死而已矣。

乙曰：瘡瘍之疾發於火邪之盛，其由來非一日矣。欲消其火邪，豈是尋常細小之藥所能去乎？故必多用重藥以劫治之。然而散邪之藥，俱耗眞陰，多用重用，皆能取敗。惟金銀花敗毒而又不傷氣，去火而又能補陰，故必須此品爲主。第此品性純而正，不至僨事而召禍，所以必多加，始可取勝於眉睫。然徒籍此一味，又覺勢單力薄。或用麥冬以滋肺，或用芍藥、當歸以潤肝，或用地榆以涼大腸，或用甘草以瀉火，或用梔子以清熱，或加薏仁以去濕。相助成功，各有妙理，非泛然而用之者也。

丙曰：腸癰之症，此方最妙，但亦治初起之病也。久則內必出毒，更當另用奇方以助其潰膿：方用生甘草三錢，金銀花、地榆、當歸、牛膝，其量均

須略爲增多，乳香三錢，沒藥三錢。方名清腸消毒丹。先水煎甘草五味，取一碗調乳香、沒藥末三錢飲之，渣再水煎一碗，又調乳香、沒藥末三錢飲之。早服頭煎，晚服二煎。

《洞天奧旨・腸癰》 腸癰者，癰生於大小腸也。其症口渴，小便如淋，時時汗出，小腹痛，一定而不移，手皆不可按，惡寒，身皮錯，腹皮急如腫。此癰生於大小腸，所同然也，吾何以辨之乎？屈右足者，大腸癰也；屈左足者，小腸癰也。世謂大腸之癰易治，小腸之癰難醫。然而，大腸之癰，可瀉其火從糟粕而出；小腸之癰，可泄其火從溲溺而泄也。雖然大小腸生癰，亦有不屈足者，蓋生於腸內者，必屈其足；而生於腸外者，皆不屈足也。痛在左而左中不移，小腸生癰也；痛在右而右不移，大腸生癰也，以此辨症，斷斷不爽。惟是腸內生癰，可聽其潰破，而腸外生癰，必不可使之潰破者，以腸外無可出之路，一潰破出膿，膿將何往？毒留在腹，無不死者。故治法必須亟消之，萬有可因循失治，至潰破而始治之，以喪人性命耳。

清腸湯　治大腸生癰，手不可按，左足屈而不伸。

開胃救亡湯　治大腸生癰，右足不伸，腹痛，便膿血，肛門如刀之割，此腸潰也。

泄毒至神湯　治小腸生癰，左足不伸，痛不可忍。

內化丹　治小腸生癰，足不屈而痛在左，不可手按。

三眞湯　仲景張眞君傳。治大小腸癰，俱神效。

救腸敗毒至聖丹　岐天師傳。治大小腸癰。腸癰必須內消，而火邪甚急而甚大，非杯水可救，必須大劑始效。然大劑敗毒，恐傷元氣，惟金銀花敗毒而又補陰，故可重用也，若少少用之，反無效矣。

花草湯　雷眞君傳。治癰疽初起。

《張氏醫通・腸癰》 《金匱》云：腸癰之爲病，其身甲錯，腹支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此爲腸內有癰膿。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詳腸癰始發，證未昭著，但以腹之支急，按之如腫，或身有塊壘，便爲眞候。或腹無積聚，身無熱，洵爲沉寒固結，雖下無濟，故用薏苡附子敗醬散，專以破散沉寒爲務也。周禹載云：附子辛散以破結，敗醬苦寒以排膿，務令膿化，仍從水道而出，將血病解而氣亦開矣。

腸癰者，少腹腫痞，按之則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

詳上條用薏苡附子敗醬散，是主寒沫初搏於腸，未鬱爲熱，腹濡滿而脈不洪數，身無熱而甲錯如鱗，故當用辛熱以散其結，即《內經》腎移寒於脾，則爲癰膿是也。若癰已成，又非此方所宜。觀次條言脈遲緊，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則知膿未成時，其脈尚帶遲緊，便當下而不可溫矣。下法，用桃核承氣，可不言而喻。至於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夫既曰不可下，而仍用大黃者，何也？蓋癰膿既成於內，不下，毒從何泄？以意逆之，非謂概不可下也，必得排膿破瘀之劑，始爲合宜，但戒泛用下藥耳。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脈數而煩熱，邪之徵也，何反無熱耶？《脈法》有云：無故脈數，必生癰疽。今癰發於內，故無熱，瘀蓄於內，故汗出。初得三四日，毒邪內盛，勢必上蒸，故目赤如鳩眼，至七八日，膿成而滯，未得下泄，故四眦黑。毒勢方張，故默默不欲食。毒邪將化，故漸能食。方用赤小豆令芽出，以通營分之熱毒，當歸以散腸胃之積血，用散不用湯者，取有質之物，以迅掃在下之膿血也。《金匱》此條，向在狐惑例中，並治腸癰便毒，及下部惡血諸疾。

【略】

腸癰下血，腹中疗痛，其始發熱惡寒，欲驗其證，必小腹滿痛，小便淋瀝，反側不便，即爲腸癰之確候。無論已成未成，俱用大黃牡丹湯加犀角急服之。小腹痛，若腫滿不食，小便不利，膿壅滯也。用薏苡、丹皮、桃仁、冬瓜仁，煎服以排之。若至反側作水聲，此膿已成熟也，《千金》托裏散下太乙膏。若膿從大便出者，爲直腸癰，可治。若從臍中出者，爲盤腸癰，多不治。經云：腸癰爲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

《症因脈治・腸癰腹痛》 腸癰腹痛之症，縮腳皺眉，小便如淋，痛有腫處，手不可按，夜來每發寒熱，或繞臍生瘡，或腹皮緊急，肌膚甲錯，或時時出汗，此腸癰腹痛之症也。

腸癰腹痛之因，或膏粱厚味，蘊積腸胃，或勞動跌撲，損傷氣血，或六淫之邪內伏，或惱怒鬱結，氣血凝聚，或偶有他病，誤用溫熱補塞之藥，亦能

成癰。

腸癰腹痛之脈，多見滑數。脈小而數，將有膿也。洪大而數，已有膿也。脈遲而小，未有膿也。脈遲而澀，內畜血也。

腸癰腹痛之治，脈小數，將有膿者，四聖散。脈洪而數，已有膿者，薏苡仁湯排之。內畜血者，桃仁承氣湯。

凡作痛於內，即防內癰，以其外不現形，最能誤人。今以腸癰列入腹痛門，則咳嗽胸痛之肺癰、脇痛寒熱之肝膽疽，能食胃痛、夜間寒熱之胃癰，腰痛之腰注，推之身痛寒熱，未發之流注，腿痛內潰之附骨癰，皆有下手眞訣矣。

《醫學心悟・內癰》 當臍而痛，腹皮膨急，溺數如淋，轉側搖之，則水聲者，腸癰也。《千金》牡丹皮散主之。

《聖濟總録纂要・癰腫門・腸癰》 論曰：腸癰爲病，其身甲錯，皮膚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或惡寒自汗。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

牡丹皮湯　治腸癰。

附子湯　治腸癰。

大黄牡丹湯　治腸癰。

薏苡仁湯　治腸癰。

《金匱心典・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并治》 腸癰之爲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爲腸內有癰膿，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甲錯，肌皮乾起，如鱗甲之交錯，由營滯於中，故血燥於外也。腹皮急，按之濡，氣雖外鼓，而病不在皮間也。積聚爲腫脹之根，脈數爲身熱之候，今腹如腫狀，而中無積聚，身不發熱，而脈反見數，非腸內有癰，營鬱成熱而何。薏苡破毒腫，利腸胃爲君，敗醬一名苦菜，治暴熱火瘡，排膿破血爲臣，附子則假其辛熱，以行鬱滯之氣爾。

腫癰者，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脈洪數者，膿以成，不可下也。大黄牡丹湯主之。

腫癰，疑即腸癰之在下者。蓋前之癰在小腸，而此之癰在大腸也。大腸居小腸之下，逼處膀胱，致小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而實非膀胱所害，故仍小便自調也。小腸爲心之合，而氣通於血脈，大腸爲肺之合，而氣通於皮毛，故彼脈數身無熱，而此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也。脈遲緊者，邪暴遏而營未變。云可下者，謂可下之令其消散也。脈洪數者，毒已聚而營氣腐，云不可下者，謂雖下之而亦不能消之也。大黄牡丹湯，腸癰已成未成，皆得主之，故曰有膿當下，無膿當下血。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内癰部・大小腸癰》 大小腸癰因濕熱，氣滯瘀血注腸中，初服大黄行瘀滯，膿成薏苡牡丹平。

注：此二證俱由濕熱氣滯凝結而成。或努力瘀血，或產後敗瘀蓄積，流注於大腸、小腸之中。初起發熱，惡風，自汗，身皮甲錯，關元、天樞二穴隱痛微腫，按之腹內急痛，大腸癰多大便墜腫，小腸癰多小水澀滯，脈俱遲緊，此時癰膿未成，宜大黄湯下之；瘀血利盡，若小水閉澀，仍宜大黄湯加琥珀末、木通利之自效。若癰成日久不潰，身皮甲錯，內無積聚，腹急腹痛，身無熱而脈數者，系腸內陰冷，不能爲膿，宜薏苡附子散主之；若脈見洪數，肚臍高突，腹痛脹滿不食，動轉側身則有水聲，便淋刺痛者，癰膿已成，宜薏苡湯主之；腹濡而痛，少腹急脹，時時下膿者，毒未解也，宜丹皮湯治之；如膿從臍出，腹脹不除，飲食減少，面白神勞，此屬氣血俱虛，宜八珍湯加牡丹皮、肉桂、黄耆、五味子，斂而補之。患者轉身動作，宜徐緩而勿驚，愼之。如耽延日久，因循失治，以致毒攻內藏，腹痛牽陰，腸胃受傷，或致陰器紫黑，腐爛，色敗無膿，每流污水，衾幃多臭，煩躁不止，身熱噫乾，俱屬逆證。

《金匱懸解・腸癰》 腸癰之爲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爲腸內有癰，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腸癰者，癰之內及六府者也。血氣凝澀，外不華膚，故其身甲錯。腸胃痞脹，故腹皮緊急。壅腫在內，故按之濡塌。形如腫狀，其實肌膚未嘗腫鞕也。病因腸閉癰腫，腹內原無積聚。瘀熱在裏，故身上無熱，而脈卻甚數。此爲腸內有癰也。《靈樞・癰疽》：寒邪客於經脈之中則血濇，血濇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是癰成爲熱，而其先則寒也。寒非得濕則不凝，薏苡附子敗醬散，薏苡去濕而消滯，敗醬破血而宣壅，附子溫寒而散結也。

又方：排膿湯、排膿散。

《雜病源流犀燭・小腸病源流》 小腸癰，小腸火熱病也，或因七情飲食，或因經行產後瘀血留積。其症發惡寒，脈芤而數，膚皮錯縱，腹急漸腫，按之內痛，大便重墜，小便澀滯若淋，或小腹隱痛堅硬，如掌而熱，肉色如故，亦或微赤微腫。甚者臍突腹脹，轉側有水聲，宜大黃湯。如瘀血去盡，則安矣。若體虛脈散，不敢輕下，用輕劑可也，宜活血散瘀湯。癰已成，則腹痛腹滿不食，便淋刺痛，宜苡仁湯。腹濡痛，小腹急，必時時下膿，宜丹皮散。潰後疼痛淋瀝不已，必見諸虛症，宜參芪地黃湯。此病亦不可驚，防腸斷，坐卧轉側皆宜徐緩，嘗少進稀粥，靜養調理爲要。但古方書但載腸癰，無大小之別，故其治法，亦約略相仿，參考可也。

脈法《脈訣》曰：關內逢芤腸裏癰。

小腸癰症治《瘍科選粹》曰：若小腹硬痛，脈遲緊者未有膿也。用大黃湯下之。不敢下者，用敗毒散加秦艽、連翹。脈芤澀者，四物湯加桃仁、紅花、延胡索、木香。小腹軟痛，脈洪數者，已有膿也，用薏苡仁湯排之，或三仁湯、神效瓜蔞湯。小腹疼痛，小便不利，膿壅滯也，牡丹皮散主之。若大便或臍間出膿者，不治。

《金匱要略淺註補正・瘡癰腸癰浸淫病》 腸癰之爲病，氣血爲內癰所奪，不得外榮肌膚，故其身枯皺如鱗，甲之交錯，腹皮雖急，而按之則濡，其外雖如腫狀，而其腹則無積聚，其身雖無熱，而其脈則似表邪之數。此爲榮鬱成熱。腸內有癰膿，以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此癰之在於小腸也。

此爲小腸癰，而出其方治也。敗醬一名苦菜，多生土牆及屋瓦上，閩人誤爲蒲公英。

王晉三云：心氣抑鬱不舒，則氣結於小腸之頭，阻傳道之去路，而爲癰腫。即《內經》所謂臟不容邪，則還之於腑也。故仲景重用薏苡開通心氣，榮養心境。佐以敗醬，化膿爲水。使以附子，一開手太陽小腸之結，一化足太陽膀胱之氣，務令所化之毒，仍從水道而出。精微之奧，豈庸淺所能測哉。

正曰：癰疽是死血，遇陽氣蒸之則化爲膿，故用附子也。膿成則爲水，類苡仁行水，所以排膿。註言用薏苡開通心氣，榮養心境，此眞寬泛語也。試問薏苡何以能養心境哉？

癰之在於大腸者何也？大陽居於小腸之下，若腫高而癰甚者，逼處膀胱，致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而實非膀胱爲害，故小便仍見自調。小腸爲心之合，而氣通於血脈，大腸爲肺之合，而氣通於皮毛，故脈數身無熱，而此則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再因其證而辨其脈，若其脈遲緊者，邪暴遏而榮未變，爲膿未成，可下之，令其消散。若其脈洪數者，毒已聚，而榮氣腐，爲膿已成，雖下之，亦不能消，故不可下也。若大黃牡丹湯，不論癰之已成未成，皆可主之。

此爲大腸癰，而出其方治也。

正曰：膿已成者，宜利其水，水行則膿行，氣行則水行，癰毒既化，則非實積矣，故不可下。其膿未成，則是血積，故可下之。淺註但曰雖下之，亦不消，皆含糊語而已。

王晉三云：肺與大腸相表裏，大腸癰者，肺氣下結於大腸之頭，其道遠於上，其位近於下。治在下者，因而奪之也，故重用大黃、芒硝，開大腸之結。桃仁、丹皮，下將敗之血。至於清肺潤腸，不過瓜子一味而已，服之當下血，下未化膿之血也。若膿已成形，肉已壞，又當先用排膿散及湯。故原文云：膿已成，不可下也。

《瘍科心得集・辨大腸癰小腸癰論》 夫大腸生癰者，或其人平素醇酒炙煿，濕熱鬱蒸，相傳受傷，肺氣不能宣降，致濕熱下注，壅遏氣血而發；肺與大腸爲表裏，肺傷則濕熱下注於大腸而生癰也。或由七情所傷，飢飽勞役，擔負重物，致使氣血乖違，濕動痰生，腸胃痞塞，運化不通而結。初起發熱惡寒，脈數而芤，皮毛甲錯，右腳屈而不伸，腹急漸腫，按之急痛，大便墜重，小便澀滯若淋。如癰未成者，宜以大黃湯下之，瘀血去盡自安；如體虛脈細，不敢下者，以活血散瘀湯和利之；癰已成，腹中疼痛，脹滿不食，便淋刺痛者，以薏苡仁湯決之。如膿從大便出者易治；若在臍旁出頭者，即以卧針刺之；若從臍內出膿者不治。亦有臍突腫硬，繞臍生瘡者，此名盤腸癰證，治法與上同。

小腸癰者，少腹腫而硬，按之則痛，左腳屈而不伸，溲數似淋，時時汗出，復惡寒，身皮甲錯，腹皮急，甚則腹脹大。此證或由於肝邪積聚，寒凝氣阻而成；或由於產後經期氣滯瘀凝，營衛失和而發；至若奔走暴急，負重遠行，或醉飽房勞，生冷幷進，致腸胃受傷，敗血濁氣壅遏，皆能致之。其因久積陰冷所成者，宜用溫熱之劑以溫發之，《金匱》之用附子苡仁敗醬散是也；其因內結熱所成者，宜利之，《金匱》之用大黃湯是也；若氣滯瘀凝者，宜用

旋覆花葱絳湯。又薛立齋曰：脈遲緊者，未有膿也，宜牡丹皮湯下之；當有血下；脈洪數者，已有膿也，用薏苡仁湯排之；小腹疼痛，小便不利，膿壅滯也，用牡丹皮散主之；氣血虛者，宜用八珍湯加黃耆芪、肉桂、丹皮、北五味斂而補之。古人治法，可以酌用。要知成膿後，外有頭可刺者爲順；若外不可刺，而或從小便出膿者死。蓋大小腸二癰，雖名爲腸癰，大抵生於皮裏膜外者多，故能在外出膿，是爲易愈；若外無頭者，必生於腸內，而腸皮甚薄，易於腐爛，此惡證也。彼大腸癰之從大便出膿者，以濕熱內結，腑氣通而順勢下趨，出盡穢濁，故可愈。至從臍內出膿者，大便必結而不通，邪從上泄，難以去盡，久則爛腸，故不治耳。而小腸癰之膿從小便出者，以其邪傳入膀胱滲泄，或恐腑氣不能宣達，而穢濁即未能循竅下行，因致正虛邪着，延久而斃者多矣。

《醫徹・雜證・腸癰症》 腹爲陰，大小腸與之俱，乃傳導化物之司，何爲而成癰。良由醉飽入房，或過啖生冷，勞頓所傷，凝而不化，因遂發焉。其症身皮甲錯，汗出惡風，小腹滿，脈數疾，薏苡仁湯。牡丹皮、瓜蔞、桃仁破血排膿，膿血大下即安。若潰而不斂，蠟礬丸護膜化毒，兼以補劑，鮮不愈者。

薏苡仁湯　治初起

蠟礬丸。

未破者內消，已破者便合，每日中服近百粒則有效。不惟止痛生肌，能防毒氣內攻，護膜止瀉，托裏化膿之功甚大，服至半觔，尤佳。

七賢散　治腸癰潰後疼痛，淋瀝不已。

《醫綱提要・內傷肺大腸病・腸癰》 腸癰，當臍而痛，腹皮膨急，溺數如淋，轉側搖動作水聲是也。

《千金》牡丹皮散。若大便不通加大黃一錢五分，當歸三錢。

岐伯治腸癰，金銀花八兩，當歸三兩，地榆一兩，水煎，分二次服。癰毒熱甚，非杯水可熄。若以小劑延擱，吾見其必死而已。蓋金銀花敗毒不傷正氣，必多用始可取效於眉睫，或更借麥冬以滋肺，芍藥、當歸以潤肺，地榆以涼大腸，梔子、甘草以瀉火，尤相助而成功也。

華君曰：此治初起之癰也，久則另用潰膿之法。生甘草三錢、金銀花、當歸各二兩、地榆、牛膝各一兩，水煎，調乳香、沒藥各三兩，早服頭煎，晚服二煎，二劑全愈。

《四科簡效方・腸癰》 腸癰小腹腫痛，小便似淋，或大便艱澀下膿，腳不能伸者是。

大棗連核煅存性，百藥煎，等分爲末，每一錢，溫酒下。

甜瓜子一合　當歸炒一兩　蛇蛻一條

咬咀，每服四錢，水盞半，煎一盞，食前服，取下惡物。

《類證治裁・腸癰》 小腸在臍之左，關元穴屬小腸。患癰則左腿不能伸。大腸在臍之右，天樞穴屬大腸。患癰則右腿不能伸。部位雖分，爲病相似，治亦略同。故《金匱》、《千金》概名腸癰也。其症小腹痞腫，按之痛，小便數似淋，發熱，時自汗出，復惡寒，身皮甲錯，腹皮急如腫狀。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桃仁承氣湯。脈洪數者膿已成，大黃牡丹湯。膿從瘡出，或有出臍者，惟大便下膿血者自愈。按小便數似淋，或小便出膿血者，爲小腸癰。大便出膿血者，爲大腸癰。膿從臍中出者，爲盤腸癰，多不治。此症總因濕毒瘀血，結滯腸內而成。其始發熱惡寒，小腹滿痛，反側不便，或腿縮難伸，即腸癰確候。其腹皮急，按之濡，不煩渴者，屬陰寒。牡丹散，內托十宣散。其小腹痞堅，按之痛而煩熱者，屬結熱。大黃牡丹湯。或脈遲緊，則膿尚未成，急解毒。通腸飲，或大黃煎。若脈滑數，則膿已成，宜排膿。如脈洪數，小腹腹痛，不食溺澀，爲膿壅滯，宜疏通。薏苡仁湯排之。有瘀血，小腹硬痛。四物延胡湯。若腹濡痛，時下膿，由元氣虛，宜排膿藥中兼補益，丹皮散。或潰後痛甚，淋膿不止，由氣血大虧，須峻補。參耆地黃湯。凡患腸癰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坐卧轉側宜徐緩，飲食不宜過飽，庶可保生。

脈候　腸癰之脈滑而數，滑則爲實，數則爲熱，滑則爲營，數則爲衛，衛數下降，營滑上升，營衛相干，血爲敗濁。《脈經》關內逢芤腸裏癰。《脈訣》

《一見知醫・臍腹》 腸癰腹痛，脈大而尺獨數，肌膚甲錯不滑澤，或小便數似淋，或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或繞臍生瘡，宜葵根湯。未成者退，已成者潰。

《藥症忌宜・腸癰》 腸癰，屬大腸實火。忌同腸風下血，宜下、苦寒、解寒。

大黃　白芷　白斂　白藥子　忍冬藤　連翹　甘草　黃連　黃芪　生地黃　天明精　明礬　黃蠟　生蜜已上三味作丸

《證治心得・腸癰》 腸癰因七情飲食，或婦人經行產後，瘀血濕毒留

積，鬱蒸爲熱，在大腸爲大腸癰，在小腸爲小腸癰也。經云：關元穴屬小腸，天樞穴屬大腸。關元穴在臍下三寸，天樞穴在臍旁二寸。古人之分大小腸癰，以發於本部位者名之，而其病則相似，故古書概曰腸癰也。《金匱》云：腸癰之爲病，其身甲錯，癰生於內，則氣血爲癰所奪，不能外榮肌膚，故身皮枯皺，如甲錯也。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皮雖急似腫脹，按之濡軟。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非有外證也。此爲腸內癰膿，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此方流通腸胃，消癰腫也。又云：腸癰者少腹腫痞，滿硬也。按之即痛可知癰在內也。如淋，小便自調，溺時如淋，尿色自調可知癰礙之也。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似有表病，而實非表病也。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其脈遲緊則陰盛，血未化，其膿未成，可下之，令其消散，大便當有血下也。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其脈洪數，則陽盛，血已腐，其膿已成矣，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不論癰之已成未成，皆可主之，以消瘀瀉熱也。李迄曰：大黃、芒硝泄熱，桃仁行瘀，丹皮逐血痹，去血分中伏火，冬瓜仁主潰膿血。前方薏苡附子敗醬散。薏苡寒能除熱，下氣勝濕。敗醬一名苦菜，多生土牆及屋瓦上，苦寒排膿破血，利結熱毒氣爲臣，附子辛熱散結，故爲反佐。

《千金》之論與《金匱》大略相同，惟云小便數似淋，其脈數者小有膿也。《巢源》云：數者，已有膿也。遲緊者未有膿也，甚者腹脹大，轉側聞水聲，或繞臍生瘡，或膿從臍中出，或大便出膿血。觀此二論，雖統大小腸癰而言，其中有當分辨者，如小便數似淋，惟小腸癰有之，大便下膿血，則又大腸癰證居多，蓋小腸癰竟有膿血從小便出者。若大腸癰之膿血，斷無出自小便者也。如膿從大便出爲可治，一爲直腸癰。臍中出多不治。臍中出膿血，必是盤腸癰。金鑒謂斯證總因濕毒積於腸內，有寒熱之分。其腹皮急，按之濡，身無熱者，是寒濕所成。宜牡丹散，內托十宣散加茯苓。其小腹腫硬，按之痛，身發熱者，是熱結所成。宜大黃牡丹湯、黃黑散。所分寒熱，不過辨寒濕之氣蘊結，濕熱之氣鬱滯耳。若論治法，當分先後，膿未成者急宜解毒，無使內攻，宜通腸飲，或大黃湯下之。脈滑數爲膿已成熟，滑則爲實，數則爲熱。若轉側作水聲者，尤爲膿熟之徵，宜大乙膏下膿爲主。若脈洪數而小便疼痛，小便不利者，爲膿之壅滯也，以宣通爲要，用薏苡、丹皮、桃仁、薏仁以排之。方出《千金》。或腹濡而痛，時時下膿，正已虛矣，下膿藥中須兼補益。宜丹皮散。如潰後疼痛反增，淋漓不已，則爲氣血大虧，又當峻補。宜參耆地黃湯。凡患大小腸癰，切不可使病人着驚，驚則腸斷而死，故坐卧轉側，皆宜徐緩，飲食宜少進稀粥，不可過飽，加以靜養調攝，庶可保生也。

《高註金匱要略・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治》 諸脈浮數，應當發熱，而反灑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

瘡者，愴也、傷也。風寒暑濕等之外因，客於經絡，而其氣血不和，有悽愴之象，因而浥爛傷損者是也。癰者，壅也、擁也，或七情之內火，或六淫之外邪，流於隧道，鬱於經穴，以致氣血不通，而壅塞擁起之象，故名癰。是瘡小癰大，瘡淺癰深，且瘡之所見，不拘十二經絡，及任督兩脈。癰即發於臟者，亦必移熱於腑，而見三陽及任督諸部者，以瘡毒小而淺，故浮散而見各經之表。癰深而大，非陽經之熱，不能成脈腫潰爛之勢故也。根深而大，或見於陰經者，則腫而不痛，或癢甚至三四月潰出，而無膿者，名疽。陰陽之別也。首條言諸癰初發之脈症也。諸脈指六部而言，浮爲在表，數爲熱，浮脈見數，故症當發熱，乃不發表熱而反皮毛灑淅惡寒者，是脈症不相對矣。若加上中下三部，或有一定之痛處，此爲發癰之脈症。蓋熱毒之氣外聚經絡，故其脈見浮數，又衛表之氣，初得癰熱，逼之而乍負，故灑淅惡寒也。癰處分上中下，而浮數，以寸關尺及左右分應之，故曰：諸浮脈數也。

師曰：諸癰腫，欲知有膿無膿，以手掩腫上，熱者爲有膿，不熱者爲無膿。

肉腐皮薄，熱毒外逼，故以手掩腫上，熱者爲有膿。下熱，則熱爲在裏而尚未透出，故無膿。又按腫上，跳動頂指者爲有膿。不頂指者爲無膿，此法甚準，故幷附於此。

腸癰之爲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爲腹內有癰膿，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此及下文兩條，就諸癰而抽言腸癰之病脈症治也，但本條爲小腸癰，下條爲大腸癰之別耳。小腸之癰起於陽虛，不能運水而聚濕，濕久則生虛熱，濕熱交蒸於小腸，則腸中之氣血壅塞，而擁起成癰矣。大腸閉結，而其氣積熱，氣熱而鬱滯，則血不流行，故癰。此前後兩方，一係責陽虛，而除濕熱，一係責血熱，而攻氣滯之不同也。小腸緊承胃之下口，其氣虛寒，則不能勝濕而化熱，小腸濕熱，則上逼胃中，胃土外應肌肉，濕熱熏蒸，則血色不化，故身必甲錯。濕熱外浮，而腹與小腸爲尤近，故其皮如急狀，蓋濕鼓

而騰熱之應也。然濕熱蒸腹皮，而癰腫在腸內，與皮內腸外之空處無涉，故按之濡，腹如腫狀，而實非腫者，此也。夫腹中有積聚，則氣機之往來短促，而脈數於裏者有之。身有表熱，則陽浮氣勝，而脈數於表者有之。若俱無此，而脈見數，則數爲氣血不通，而熱聚搏激之應，以症準之，則爲腹內癰膿無疑矣。主本方者，濕爲本病，故君甘寒之薏苡以除濕。但除濕者，非扶眞陽以呵導之，則其濕不能驟去，故佐以生陽之附子也。熱爲標病，故兼用苦寒而攻暴熱，及善破癰膿之敗醬耳。爲散，水煎而頓服，欲其少停胃中，所以幷治身之甲錯，及腹皮之急如腫狀也。小便當下，合未膿已膿而言，蓋未膿而小便不通，則附子扶陽，薏苡滲濕，敗醬泄癰膿於扶陽滲濕之中，而癰自消散。已膿而小便不通，則敗醬破膿，薏苡泄毒，而以生陽之附子，爲內合瘡口之助。仲景之方，眞海市蜃樓，頃刻萬狀者也。

腸癰者，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

此言癰在大腸之病脈症治也。大腸承小腸之下口，而麗少腹，癰則氣血壅塞而擁起，故少腹外腫而如痞。大腸與膀胱之下口相貼，熱勢從鄰近而逼溺管，故按之而腸癰自痛，溺管自急如淋狀，所以知其非眞淋者，以小腸無病，而小便自調故也。小腸之癰爲寒因，故不作表熱，大腸之癰爲熱因，實熱上蒸外被，故時時發表熱也。自汗與大承症之自汗同義。腸實者，胃亦實也，惡寒與白虎症之背惡寒同義。裏熱者，外反寒也，前後兩脈字，當指右尺而言，以《內經》之候大腸者，在此也。脈遲，爲氣阻之診。脈緊，爲聚痛之應。氣方阻而尙在聚痛，故知膿未成耳。可下不可下，非謂下文之大黃牡丹湯，當指大承及桃核承氣，或抵當丸而言。蓋初起而癰勢未成，大承下之，則實去熱消，而癰固可散，即癰成而未膿者，猶可以桃核、抵當等方下之，瀉血以瀉氣，而癰亦可除故也。若夫洪爲陰虛，數爲火熾，癰脈陰虛，非營血內潰而何。癰脈火熾，非熱毒外搏而何？內潰之勢已欲外搏，故知膿已成矣。膿已成者，不特大承之徒下實熱不可任，即桃核、抵當之單下瘀血，亦不可任。故曰不可下，猶言此不得以尋常之例下之耳。主大黃牡丹湯者，妙在用瓜子一味，蓋瓜子生在瓜穰中，而其仁則飽具生陽，常有努芽欲出之勢，故能善入癰中，而主透癰潰毒之用。佐氣竄性行之桃仁，以破瘀逐血，味鹹潤下之芒硝，以軟堅消腫也。牡丹皮詳腎氣丸註，本方取以爲使，卻又另是一番妙義。蓋牡丹之皮，固爲升降生陽之品，入腎氣丸之桂附陽藥中者，取其升性而正用之，所以使之上補心氣，而蒸填虛悸，入於本方之硝黃陰藥中者，又取其降性而倒用之，所以使之外攝寒熱，而下趨大腸也。然后統以苦寒沉雄之大黃，掃除滌蕩之，則實熱膿血俱去矣。名之曰大黃牡丹湯，而三物不與者，是以芒硝、桃仁，建左攻右取之勳，瓜子奏詐降內應之捷，及其成功，元戎之外，惟檄文露布之參謀，轉得同垂史冊之道也。李氏舊註，謂本方當在膿未成可下之之下，誤。如果爲下未膿之方，則成膿者，將死不治乎。抑別有方未傳，或傳而殘缺耶，且方後不得曰有膿當下矣。

《血證論・便膿》 一內癰在上中焦者，其膿已潰，嘔吐而出。在下焦者，或少腹癰、小腸癰、胁癰、肝癰，膿血均從大便瀉出。初起時，其部分必隱隱刺痛脹滿，脈沉滑數，甚則痛如刀錐，欲病此者，未有口不發渴，以凡血積，均應發渴，癰初起，血已凝聚，故應發渴。此時急奪其血，則不釀爲膿，以免潰爛之險，用丹皮湯加乳香、沒藥、柴胡、荊芥、山甲治之。如血已化膿，便宜排膿，赤豆苡仁湯，逐水即是排膿。潰後屬虛，宜補養生肌，八珍湯主之。

《外科證治秘要・大腸癰、小腸癰》 大腸癰

由飢飽、勞役、負重，氣血凝聚，濕熱鬱蒸而發。初起寒熱脈數，腹急漸重，按之急痛，右腳屈而不伸，大便重墜，小溲澀滯若淋。倘若成膿之後，大便出者，易治。從臍旁出頭者，以針刺之。若從臍內出膿者，不治。亦有臍突腫硬，繞臍生瘡者，名盤腸癰，治同。

治法　未成膿者，大黃、桃仁、歸尾、延胡、紅花、丹皮、炙甲片，如體虛脈細，不敢下者，以歸尾、丹參、延胡、澤蘭、桃仁、苡仁等味；已成膿者，苡仁、當歸、角刺、黃芪、紅花、丹參；潰后宜十全大補、八珍湯類。

小腸癰

由瘀凝氣滯而成，亦有寒凝氣結者。少腹腫硬，按之痛，左腳屈而不伸，小溲數如淋。膿從外出者爲順，若從小便出者不治。

治法　因寒者，肉桂、吳萸、當歸、延胡、車前、香附、丹參、桃仁；因熱者，大黃、丹皮、桃仁、苡仁；瘀血者，旋復花、新絳、葱管；氣滯者，香附、木香、烏藥，潰後宜十全大補湯。

紀事

《醫說・癰疽》雲母膏愈腸癰　楊介吉老者，泗州人，以醫術聞四方。有儒生李氏子棄業，願娶其女以授其學，執子壻禮甚恭，吉老盡以精微告之。一日有靈壁縣富家婦有疾，遣人邀李生以往。李初見脈云：腸胃間有所苦耶？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醫者皆以謂無此證，不可治，故欲屈君子。李曰：試爲籌之。若姑服我之藥，三日當有瘳，不然非某所知也。下小元子數十粒，煎黃芪湯下之。富家依其言，下膿血數升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萬，置酒而問之，曰：始切脈時，覺芤脈現於腸部，王叔和《脈訣》云：寸芤積血在胸中，關內逢芤腸裏癰。此癰生腸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爲元爾。切脈至此，可以言醫矣。李後以醫科及第至博士，李植元秀即其從子也。王仲言《餘話》

《推求師意・腸癰》一婦以毒藥去胎後，當臍右結塊，塊痛甚則寒熱，塊與臍高一寸，痛不可按，脈洪數，謂曰：止瘀血流溢於腸外肓膜之間，聚結爲癰也。遂用補氣血、行結滯、排膿之劑，三日決一鋒針，膿血大出，內如糞狀者臭甚。病婦驚怕，予謂氣血生肌則內外之竅自合。不旬日而愈。

《外科心法・腸癰》金台院僉憲，年逾五十，腹內隱痛，小便如淋，皮膚錯縱，而脈滑數。此腸癰也，脈滑數則膿已成。遂以廣東牛皮膠，酒溶化，送太乙膏，下膿升許。更以排膿托裏藥，及蠟礬丸而愈。

汪中翰側室，產後小腹作痛，諸藥不應，其脈滑數。此瘀血內潰爲膿也。以瓜子仁湯痛止，更以太乙膏而愈。今人產後多有此病，縱非癰患，用之更效。有人臍出膿水，久而不愈，亦以前膏及蠟礬丸治之亦愈。

《外科發揮・腸癰》小腹硬痛，脈遲緊者，瘀血也，宜下之。小腹煩痛，脈洪數者，膿成也，宜托之。

一男子小腹痛而堅硬，小便數，汗時出，脈遲緊。以大黃湯，一劑下瘀血合許，以薏苡仁湯四劑而安。

一產婦小腹疼痛，小便不利，以薏苡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下瘀血升許而愈。大抵此證，皆因榮衛不調，或瘀血停滯所致。若脈洪數，已有膿；脈但數，微有膿；脈遲緊，乃瘀血。下之即愈。若患甚者，腹脹大，轉側作水聲，或膿從臍出，或從大便出。宜以丸太乙膏，及托裏藥。

一婦人小腹腫痛，小便如淋，尺脈芤而遲，以神效瓜蔞散二劑稍愈，更以薏苡仁湯二劑而痊。

一男子裏急後重，時或下膿脹痛，脈滑數，以排膿散及蠟礬丸而愈。

一婦人小腹隱痛，大便秘澀，腹脹，轉側作水聲，脈洪數，以梅仁湯一劑諸證悉退，以薏苡仁湯一劑而痊。

一婦人腹脹，疔痛不食，縱小便不利，脈滑數。以太乙膏一服，膿下升許，脹痛頓退；以神效瓜蔞散，二劑而全退；更以蜡矾丸及托裏藥，十數劑而安。

一婦人因經水多，服澀藥止之，致腹作痛，以失笑散二服而瘳。

一婦人產後惡露不盡，小腹患痛，服瓜子仁湯，下瘀血而痊。凡瘀血停滯，宜急治之，緩則腐化爲膿，最難治療。若流注骨節，則患骨疽，失治多爲敗證。

《外科樞要・論腸癰》通府張廷用患之，兩月餘矣。時出白膿，體倦惡寒。此邪氣去而中氣虛，余用托裏散兼益氣湯，而徐徐呷之；又令以豬肚肺煮爛，取其湯調米粉煮，時呷半盞，後漸調理而愈。

一男子裏急後重，下膿脹痛。此脾氣下陷，用排膿散、蠟礬丸而愈。後因勞，復寒熱體倦，用補中益氣湯而安。

一婦人小腹脹痛，小便如淋，時時汗出。此瘀血凝結於內，先以神效瓜蔞散，二劑少愈，更以薏苡仁湯而愈。

一婦人小腹脹痛而有塊，脈芤而澀。此瘀血爲患也，以四物加玄胡索、紅花、桃仁、牛膝、木香，二劑血下而愈。

一婦人小腹脹痛，大便秘澀，轉側有水聲，脈洪數。此膿瘀內潰也，以梅仁湯一劑，下瘀血，諸症悉退；再以薏苡仁湯，二劑而痊。

一婦人膿成脹痛，小便不利，脈洪數。此膿毒內潰也，服太乙膏三錢，膿下甚多；更以瓜蔞散、蠟礬丸及托裏散而安。如用雲母膏尤妙。

《外科理例・腸癰》一婦腹脹痛，皮毛錯縱，小便不利，脈數滑。以太乙膏一服，膿下升許，脹痛頓退，以神效瓜蔞散二劑而全退。更以蠟礬丸及

托裏藥十餘劑而安。此憑脈症也。

一產婦小腹痛，小便不利，以薏苡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四物加桃仁、紅花，下瘀血升許而愈。

大抵此症，皆因榮衛不調，或瘀血停滯所致。若脈洪數，已有膿，脈但數，微有膿，脈遲緊，乃瘀血，下之則愈。若患甚者，腹脹大轉側作水聲，或膿後臍出，或後大便出，宜蠟礬丸、太乙膏及托裏藥。

一婦小腹腫痛，小便如淋，尺脈芤而遲，以神效瓜蔞散二劑少愈，更以薏苡仁湯二劑而愈。此憑症脈也。

一人膿已成，用雲母膏一服，下膿升許，更以排膿托裏藥而愈。後因不守禁忌，以致不救。此憑症也。

一人裏急後重，時或下膿，脹痛，脈滑數，以排膿散及蠟礬丸而愈。此憑症脈也。

一婦小腹痛有塊，脈芤而澀，以四物湯加玄胡、紅花、桃仁、牛膝、木香而愈。此憑脈也。

一婦小腹隱痛，大便秘澀，腹脹，轉側作水聲，脈洪數，以梅仁湯一劑，諸症悉退，以薏苡仁湯二劑而差。自憑脈症也。

一婦人小腹惡露不盡，小腹痛，以薏苡仁湯下瘀血而痊。此憑症也。凡瘀血停澀，宜急治之，緩則腐爲膿，最難治療。若流滿節骨，則患骨疽，失治多爲敗症。

腸癰，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聚積，身無熱。此久積冷所致，故《金匱》所用附子溫之。若小腹腫痞，按之痛如淋，小便自調，發熱，身無汗，復惡寒。脈遲緊，腫未成，可下之，當有血。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此內結熱所成。故《金匱》有用大黃利之。甚者腹脹大，轉側聞水聲，或繞臍生瘡，膿從瘡出者，有出臍中者，不治必死，惟大便下膿血者自愈。

一婦病少腹痞堅，小便或澀，或時汗出，或復惡寒，此腸癰也。脈滑而數，爲膿已成。設脈遲緊，即爲瘀血，惟血下則愈。此憑證脈也。

《內經》載有息積病，此得之二三年，遍身微腫，續乃大腸與臍連日出膿，遂至不救，此亦腸癰之類。

腸癰作濕熱積治，入風難治。《千金》謂妄治必殺人。《要略》以薏苡仁附子敗毒散，《千金》以大黃牡丹湯，《三因》以薏苡仁湯。《千金》又有灸法，曲兩肘頭正肘銳骨灸百壯，下膿血而安。

一人傷寒踰月，既下，內熱未已，脇及小腹偏左腫滿，肉色不變。俚醫爲風矢所中，以膏摩之，月餘，毒循宗筋流入睾丸，赤腫如瓠。翁診關尺滑數且芤，曰：數脈不時見，當生惡瘡，關芤爲腸癰，用保生膏。更以乳香用硝黃作湯下之，膿如糜者五升許，明日再圊，餘膿而差。此憑脈症也。

一婦腸中痛，大便自小便出，診之芤脈見於關，此腸癰也。以雲母膏作百十丸，煎黃芪湯吞之，利膿數升而安。

一女腹痛，百方不應，脈滑數，時作熱，腹微急。曰：痛病脈沉細，今滑數，此腸癰也。以雲母膏一兩，丸如梧桐子，以牛皮膠熔入酒中，井水吞之，餉時服盡，下膿血愈。此憑脈也。

一兒年十二，患腹脹，臍突頗銳。醫謂腸癰，舍針臍無他法，翁曰：臍神闕也，針刺當禁，況癰舍於內，惟當以湯丸攻之。進透膿散一劑，膿自潰，繼以十奇湯下善應膏丸，漸差。此憑症也。

《名醫類案・腸癰》 滄洲治郡守李母龐，病小腹痛，衆醫者以爲痕聚，久藥不效。呂診循其少陰脈，如刀刃之切手，胞門芤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語之，乃出老嫗。呂曰：苦小腸癰，以故臍下如痕聚，今膿已成，痛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溲，溲則痛甚。嫗拜曰：誠如公言。遂用國老甘草、將軍大黃爲向導，麒麟竭、虎珀之類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愈。

虞恆德治一人得潮熱，微似瘧狀，小腹右邊有一塊，大如鷄卵作痛，右腳不能伸縮。琇按：俗名縮腳腸癰。一醫作臏豚氣治十餘日不驗。虞診其脈左寸芤而帶澀，右寸芤而洪實，積血未成膿故寸芤，若膿已成則洪數。兩尺兩關俱洪數。曰：此大小腸之間欲作癰耳，幸膿未成，猶可治。與五香連翹湯加減與之，間以蜈松灸黃酒調服之，三日愈。【略】

江汝潔治一男子，病小腸癰初起，左小腹近脇下一塊如掌大，甚疼。江以蜂蜜調大黃末敷於痛處，再以生薑一大塊，切片置於大黃之上，以火熨之，妙法，可師。四五度，痛即止，逾半月而塊自消。

一人脇破，腸出臭穢，急以香油抹腸送入，即不出，又以人參、枸杞子煎湯淋之，皮自合，吃豬腎粥十日愈。

江應宿治汪上舍之內，當臍結痛，發熱惡寒，脈洪數。此腸癰也，投以仙

方活命飲、五香翹湯、瓜蔞散，俱不應。過七日，小便間有膿血，乃製雲母膏爲丸，十數服而愈。可見藥之對病，其驗如此。

《瘍醫證治準繩・內癰・腸癰》又一小兒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不許，請呂視之。見一僧擁爐熾炭，然銅箸一枝於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無他法。呂諭之曰：臍神闕也，針刺所當禁，矧癰舍於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爾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而出。呂投透膿散一匕。明日膿自臍潰，繼以十奇湯下萬應膏丸而瘥。

《壽世保元・腹痛》一婦人腹痛如錐刺，每痛欲死，不敢著手，六脈洪數，此腸癰毒也。用穿山甲、炒白芷、貝母、僵蠶、大黃，合一大劑，水煎服。打膿血自小便中出即愈。

《外科正宗・腸癰治驗》一男子小腹脹痛，裏急後重，時時下膿，醫作痢疾治之愈重。診之，脈芤而數，此小腸癰也。薏苡仁湯一服，下膿升許，隨不墜重，更以牡丹皮散六服而安。

一幼婦產後月餘，腹中漸痛，腫脹如蠱內，醫紛紛認爲蠱病，又月餘，沉重昏憒，彼家已棄不治。請予視童稚瘡恙，偶言此。予討診之。彼時人雖昏憒不甦，診之，其脈細數有力，此內癰膿病也，猶似不妨。彼家曰：無生之理。予曰：腹腫上見而按之，一決其生何如？隨視腫皮緊急光亮，臍下大熱。此內癰，不妨，乃萬無一失之病。彼家歡悅，分付先備淨桶，用滾湯半桶蓋之聽用。先以薏苡仁湯加酒炒大黃二錢，徐徐灌服，待腹中覺痛，搭起患者坐桶上，熱氣薰蒸，其膿下如湧泉，連湯與膿約共滿桶，共患即甦。更服八珍湯加牡丹皮、五味子調理月餘而安。

一婦人小腹腫痛，小便如淋。診之，脈緩而芤，此得之行經時誤食生冷，又兼惱怒肝火，急駁瘀血，而成內癰，膿尚未成也。以大黃湯下之，瘀血出盡而安。

一婦人小產，瘀血未盡，勞動之早，小腹內外腫痛月餘，大便秘燥，小便澀滯，口燥咽乾，煩悶不睡。內醫調理，其病日重，偶見問之，予曰：恐內癰也。請視，脈數實而有力，此腸癰已成，用薏苡仁湯加大黃，一服下膿數碗，脹痛頓退。外腫堅硬不散，仍煩作痛，此欲潰膿從外泄也，以十全大補湯三服，膿脹痛而針之，更服八珍湯加牡丹皮、五味子月餘而斂。

一婦人腹脹如鼓，臍突寸許，小水澀滯，轉側腹有水聲，此內膿已成，用針刺臍上突頂，出膿盆許。以牡丹皮散五六劑，其膿漸少，朝以八味丸，暮以八珍湯加澤瀉、牡丹皮、黃芪、破故紙服之，月餘而愈矣。

《景岳全書・外科鈐・腸癰》一男子裏急後重，下膿脹痛，此脾氣下陷也。用排膿散、蠟礬丸而愈。後因勞役，寒熱體倦，用補中益氣湯而安。一婦人膿成腹脹痛，小便不利，脈滑數，此膿毒內潰也，服太乙膏丸三錢，膿下升許，腹痛頓退，更以神效瓜蔞散二劑而全退，又以蠟礬丸及托裏藥十餘劑而安。一產婦小腹間疼痛，小便不利。以薏苡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下瘀血升許而愈。一婦人產後惡露不盡，小腹患痛，服瓜子仁湯下瘀血而痊。凡瘀血停滯宜急治之，緩則腐化爲膿，最難治療。若使流注骨節，則患骨疽，失治多爲敗證。

《顧氏醫鏡・腹癰附》一婦小腹痛疼，大便秘澀。腹脹轉側作水聲。立齋曰：脈洪而數，膿當內潰。急進大黃丹皮湯加犀角末。一劑下瘀血，諸症俱退，更用苡仁湯四劑而愈。

一人患腸癰，傴僂不能伸屈。有道人教以飲黃犬血二碗和白酒服，其人飲四碗，次日下膿血甚多，遂愈。蓋癰由血壅，取以血入血，而溫散之義。

《洄溪醫案・腸癰》長興朱季舫少子嘯虎官，性極聰敏，年九歲，腹痛腳縮，抱膝而卧，背脊突出一癤，晝夜哀號，遍延內外科診視，或云損證，或云宿食，或云發毒，當刺突出之骨以出膿血。其西席茅豈宿力薦余治，往登其堂，名醫滿座，豈宿偕余診視，余曰：此縮腳腸癰也，幸未成膿，四日可消。聞者大笑，時季舫爲灤州牧，其夫人孔氏，名族之女，蜀信余言。余先飲以養血通氣之方，并護心丸，痛遂大減，諸醫謂偶中耳。明日進消瘀逐毒丸散，謂曰：服此又當微痛，無恐。其夜痛果稍加，諸醫聞之嘩然，曰：果應我輩之言也。明早又進和榮順氣之劑，痛止八九，而腳伸脊平，果四日而能步，諸醫以次辭去。中有俞姓者，儒士也，虛心問故。余謂雜藥亂投，氣血傷矣。先和其氣血，自得稍安，繼則攻其所聚之邪，安能無痛，即乃滋養而通利之，則臟腑俱安矣。

南濠徐氏女，經停數月，寒熱減食，肌肉消爍，小腹之右，下達環跳，隱痛微腫，醫者或作怯弱，或作血痨，俱云不治。余診其脈，洪數而滑，寒熱無次，謂其父曰：此瘀血爲癰，已成膿矣。必自破，破後必有變證，宜急治。與以外科托毒方并丸散，即返山中。越二日，天未明，叩門甚急，啓視則徐之戚

也。云膿已大潰，而人將脫矣。即登其舟往視，膿出升餘，脈微膚冷，陽隨陰脫。余不及處方，急以參附二味，煎湯灌之，氣漸續而身漸溫，然後以補血養氣之品，兼托膿長肉之藥，內外兼治，兩月而漏口方滿，精神漸復，月事以時。大凡瘀血久留，必致成癰；產後留瘀，及室女停經，外證極多。而醫者俱不能知，至膿成之後，方覓外科施治，而外科又不得其法，以致枉死者，比比然也。

《續名醫類案・腸癰》 孫文垣治染匠婦，腹痛兩年，或以爲寒、爲熱、爲氣、爲血、爲蟲、爲積，治不效，或與膏藥大如斗貼之，痛益劇，欲去揭之，牢粘不可揭，卧舟中，數人扶之不起。往診見其面色蒼黑，兩手枯燥如柴，六脈皆洪數，魏注：腹痛脈洪數，內癰可知。其得生亦賴此。問其痛之所在，解衣指示，痛有定處。始知膏藥牢粘，叩其不能起步之由，乃左腳不可動，動則痛應於心。察其色脈，皆非死候，此必腸癰，左腳不能舉動，是其徵也。魏注：俗名縮腳腸癰。與營衛反魂湯，加金銀花爲君，四帖，酒水各半煎服，一帖痛稍減，二貼下臭膿半桶，病全減，膏藥亦不揭自落，四貼完，其婦與匠來謝幷求善後之方。【略】

李士材治吳光祿夫人，患腹滿而痛，喘急異常，飲食不進，或用理氣利水之劑，二十日不效。診之脈大而數，右尺爲甚，令人按腹，手不可近。曰：此大腸癰也。脈數爲膿已成，用黃芪、角刺、白芷之類，加葵根一兩，煎一碗頓服之，未申，痛甚，至夜半膿血大下，昏暈不支，即與獨參湯，稍安，更與十全大補，兩月而愈。

周漢卿治義烏陳氏子，腹有塊，捫之如罌。漢曰：此腸癰也。用大針灼而刺之，入三寸許，膿隨針迸出有聲，愈。《明史》

《謙益齋外科醫案・腸癰》 雷　瘀凝濕阻，少腹痹而結腫，按之則痛，此爲有形之邪，久則愈結，將成腸癰重症。用宣通和解法，先化其寒熱。

豆卷　獨活　蘇葉　丹參　澤蘭　苡仁　大腹皮

二診　宣通和解後，痛勢已鬆，寒熱亦減，似有散意，仍從首法，參入通絡。

豆卷　香薷　苡仁　旋覆花　新絳　杏仁　絲瓜絡

尤　少腹腫如敦阜，其色鮮紅，已經三月，不能行動，而飲食如故，脈色不衰。問云乃得於產後，此瘀也。痹於皮裏膜外，幸無勞傷六淫之感，故積久如斯，否則結成癰膿，而爲腸癰極重之症。當以仲景法調之，非久服不效。

抵當丸　每日服三十粒，益母草湯送服，一月再看。

程　氣血凝滯，少腹硬痛，小溲不爽，寒熱日作，勢成腸癰。

歸尾　桃仁　延胡　查肉　烏藥　丹皮參　青皮　五靈脂

馮　少腹痛楚，按之板硬，脈弦數，舌白膩。邪鬱氣阻，腑氣不通，有腸癰之慮，姑先通腑化邪。

桃仁　杏仁　延胡　川楝子　鬱金　赤芩　枳實　血珀

秦　腸癰外潰，穢從孔出，內膜已損，恐難完口，宜十全大補法。

黃芪　黨參　熟地　歸身　白芍　川芎　木香　茯苓　肉桂　炙草

周　努力傷營，寒邪阻絡，左腿裏股痠痛，屈曲難舒，少腹腫硬，寒熱交作，將爲縮腳腸癰重症。

蘇梗　老桂木　吳萸　小茴香　獨活　延胡　歸尾　半夏　絲瓜絡

沈　肝邪橫逆，阻絡傷營，少腹堅硬，胸痞噦嘔，小溲混濁，用朱南陽以濁攻濁法。

川楝子　延胡　青皮　吳萸　橘紅　赤芩　兩頭尖　韭汁

焦　脈見左大於右，肝家鬱火可知，少腹結核未消，兼以左腿痠形。此縮腳腸癰之漸也，當以溫通肝絡。

肉桂　橘核　延胡　歸尾　桃仁　薏仁　小茴香　淡吳萸

李　絡阻傷營，少腹結塊作痛，左腿伸縮不舒，復加寒熱厭食，治以和營通絡。

旋覆花　青皮　新絳　查肉　瓜蔞仁　獨活

萬　努力傷營，損及血絡，少腹疼痛，不能轉側，防有腸癰之累。

延胡　青皮　丹皮　桃仁　鬱金　枳殼　木香　歸尾　赤芍

高　腸癰一年，內膜已傷，形衰脈弱，難治之症。

十全大補湯、琥珀臙攀丸。

《醫徹・雜症・腸癰症》 一男子歲除，過噉芋薺，遠行疾走，內傷於腎，至新節遂發寒振振然，其家以傷寒召診。往候其脈，手不敢出衣被，汗泄，脈數，小腹脹疼。余曰：此腸癰，非傷寒也，故頭不疼而汗出，脈不緊而腹滿耳。投薏苡仁湯，果得膿盂許，寒熱頓止，然未透也。翌日復欲下之，會伊戚延他醫，反用消食作外感治，增劇，復進以人參，遂致不起。

一女子新產過勞，積血未除，而成腸癰，少腹疼，下膿血，經月不止。有進龍膽瀉肝湯，彌甚。後以八珍入阿膠，用蠟礬丸稍緩，服參至二三斤，兼地黃丸而愈。

《類證治裁・腸癰》 李氏　寒熱脈數，少腹左偏痛引內腿，數日一更衣，左足不伸，此小腸癰也。蓋小腸火腑，由氣血壅滯經隧，發爲癰毒，宜先徹其在裏瘀熱，則痛勢緩而癰內消。用大黃三錢，硝石一錢，歸尾錢半，赤芍二錢，桃仁二錢，數服痛減，次用乳香、甘草節、金銀花、連翹、當歸、木瓜、薏米、牛膝，數服而消。

《一得集・腸癰治驗》 又靜修庵一老尼，年五十許，患腹痛，自作痧治，刺刮不效，乃延余治。診之右關脈洪大搏指，餘部浮數。余問：腹旁痛處，有無微腫，腳攣屈否？曰：腹之右旁一塊，堅硬拒按，右足屈不能伸。余曰：此乃大腸生癰，非痧症也。彼大駭，余曰：無妨，腸癰初起，醫治不誤，十可痊十，大忌外科開刀，腐腸穿膜，爲不治耳。乃用銀花、當歸、大黃、桃仁、丹皮、乳香、沒藥、穿山甲、焦楂肉、蒲公英等，服兩劑而膿血從大便下，臭穢難聞，腫消腳伸，腹亦不痛，但續續下痢膿血。復排膿消毒之品，如銀花、生甘草、桃仁、歸芍、丹參、丹皮、薏苡、乳香、沒藥、白芷、貝母等數劑而愈。凡診脈如一部獨異，須當深究根源。痛處拒按，微腫，非損傷血瘀，定是內癰，須平日留心臨症，方能知之。

《馬培之醫案・少腹癰》 少腹癰症有氣血凝滯者，有濕熱流注小腸者，有寒濕鬱結而成者，恙起去夏。少腹梗硬，攻冲作痛。少腹乃廣腸部位，肝脈遊行之所，肝氣拂鬱，寒邪乘之，腸胃之氣火失利，血隨氣阻，日久正虛邪凝愈甚。自冬及春，愈形高腫，色紅而軟，內膿已成，定須外潰。然腸膜受傷，恐糞穢並出，且飲食少進，溲出便閉，內熱，舌乾，脈數，陰傷熱鬱。倘大膿後胃氣不甦，元氣不續，深爲可慮。若論瘍科治法，當補托化毒之劑，然虛不受補，清則碍脾，治當捨外而從內議，調胃育陰，陰充便自通，胃和而食自進矣。

生首烏　淮藥　柏子仁　茯苓　穀芽　北沙參　廣皮　當歸　玉竹　毛燕

腸癰外潰已得微膿，且穢從孔出，濁氣外泄，大非所宜，脈象難和，食難漸進。惟慮正氣與濁氣並出，有上下交脫之慮，急當原方加白芍、參鬚、熟地。

腑氣已通，原方加黨參、石斛，去柏子仁、生首烏。

腸癰潰後，膿少氣多，腫平一半，脈靜身涼，一夜神安熟寐，是屬佳兆。黎明之際，外患復增腫痛，卯時氣虛，滯於大腸，邪正交攻，腸膜損傷。恐難完固，當陰陽並補，兼以護膜，保無更變乃佳。

潞黨參　懷山藥　炙甘草　象牙屑　茯苓　廣皮　當歸　玉竹　大熟地　白芍　參鬚　黃絲絹

腸癰一月，少腹內硬，拘攣作痛，小溲渾濁如膿，宜化瘀利濕。

萆薢　茯苓　淮膝　赤芍　澤瀉　車前　黃柏　延胡　歸尾　杏仁　薏仁　藕節

氣血凝滯，少腹硬痛，小溲不爽，寒熱，勢成腸癰，急爲流氣化痰。

歸尾　桃仁　延胡索　青皮　山楂肉　枳殼　烏藥　五靈脂

腸癰一年，內膜已傷，形衰脈弱，難治之證。

十全大補丸，又服琥珀蠟礬丸。

腸癰外潰，穢從孔出，腸膜穿破，極難收口，宜十全大補加味主之，加木香、萸肉、黃絲絹。

腸癰內硬較鬆，膿亦較清，尚宜前法加減。

當歸　鹿角膠　淮牛膝　澤瀉　萆薢　甘草　蒲公英　肉桂　苡仁　赤芩

《王旭高醫案・外瘍》 某　盤腸癰腹痛已久，二三日來驟然脹滿，連及腰脇，小便莖中亦痛，勢已有膿。擬用牡丹湯排膿逐毒從大腸導下之。所慮飲食極少，胃氣不克支持耳。

丹皮　桃仁　皂角刺　冬瓜子　紅花　大黃制　延胡索　廣橘皮　山楂肉　赤芩　歸尾

復診　盤腸癰已成膿，不得不從大腸導下之法。

生黃芪　皂角刺　歸尾　桃仁　紅花　土貝母　金銀花　甘草　丹皮　山甲片　冬瓜子　廣皮

三診　腸內癰膿將足，脈細食少。治以托裏，冀其外潰爲妙。

黃芪　銀花　川山甲　內桂　當歸　赤芩　澤瀉　皂角刺　苡仁　廣皮　血珀屑

許　寒氣入於厥陰，濕熱隨經下注。睾丸腫脹，少腹結硬腫痛。防成縮腳小腸癰重症。

川楝子　吳茱萸　枳殼　歸尾　焦查肉　橘核　小茴香　萆薢　黑山梔　葱白頭

內科總部

腸風臟毒部

題解

《素問・陰陽別論》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

《本事方・腸風瀉血痔漏臟毒》下清血色鮮者，腸風也。血濁而色黯者，臟毒也。

《洪氏集驗方》凡下血皆謂腸風，糞後有血名內痔，糞前名外痔，大腸頭出謂之脫肛，穀道四邊有努肉謂之鼠孺，痔頭上出血謂之漏。

《丹溪手鏡・下血》肺受風熱，傳下大腸，名腸風。先因便結而後下血，右尺脈浮，食毒物積於腸中，血隨糞下，遇食則發，名臟毒下血，脈見積脈。

《蒼生司命・大便血證》挾熱下血，清而色鮮者，爲腸風。邪氣外入，隨感而隨見也。挾冷下血，濁而色黯者，爲臟毒。鬱積至久而始發也。糞前出者，爲近血，出於腸胃。糞後出者，爲遠血，出於肺肝。

《古今醫鑑・腸澼》夫腸澼者，大便下血也，又謂腸風臟毒是也。皆由飽食炙煿，生冷酒色，幷傷坐卧當風，榮衛氣虛，風邪冷氣，進襲臟腑，因熱乘之，血滲腸間。腸風邪氣入臟，臟毒是臟中積毒。【略】腸風下血必在糞前，是名近血，色清而鮮，其脈必浮。【略】臟毒下血必在糞後，是名遠血，色黯而濁，其脈必沉滯。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論便血》新者爲腸風，下血不痛，有虛有實。久者爲臟毒，下血腹痛，有熱有寒。

《醫階辨證・下血諸證辯》腸風，先血後糞，血清鮮，出於胃經。臟毒，先糞後血，血污濁，出於脾經。結陰，卽腸風臟毒久而不已，已而復作，出脾經。腸癖，水穀與血另作一派，如漬桶涌出，久則爲痔患也。血痔，腸頭有瘡，因便而出血。暑毒下血，夏月下鮮血，將成腸癖。酒毒下血，酒過於多，下血污濁，久則爲痔。

論說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不達熱則熱至，不達寒則寒至。【略】熱至則【略】血溢血泄，淋閟之病生矣。

《靈樞經・百病始生》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

《諸病源候論・血諸病・大便下血候》此由五藏傷損所爲。藏氣既傷，則風邪易入。熱氣在內，亦大便下血，鮮而腹痛。冷氣在內，亦大便血下，其色如小豆汁，出時疼而不甚痛。前便後下血者，血來遠。前下血後便者，血來近。遠近者，言病在上焦、下焦也。令人面無血色，時寒時熱脈浮弱，按之絕者，下血。

《諸病源候論・血諸病・解散大便血候》將適失度，或取熱，或傷冷，觸動於石，冷熱交擊，俱乘於血，致動血氣，血滲入於大腸，腸虛則泄，故大便血。

《聖惠方・治腸風下血諸方》夫腸風下血者，由臟腑勞損，氣血不調，大腸中久積風冷，中焦有虛熱，冷熱相攻，毒氣留滯，傳於下部，致生斯疾也。皆由坐卧當於風濕，醉後房勞，恣食豬鷄菓實羊麵，酒食之毒，滯於臟腑，臟腑停留毒氣，日久不能宣通，風冷熱毒，搏於大腸，大腸旣虛，時時下血，故名腸風也。

《聖惠方・治積年腸風下血不止諸方》夫積年腸風下血不止者，由人氣血衰弱，臟腑虛憊，或飲食勞損，或毒氣風邪蘊蓄在臟腑，流注於大腸，大腸旣虛，下血。致面色萎黃，四肢消瘦。或累月連年，諸醫不差，故曰積年腸風下血也。

《三因方・便血證治》病者大便下血，或清，或濁，或鮮，或黑，或在便前，或在便後，或與泄物幷下。此由內外有所感傷，凝停在胃，隨氣下通，亦

妄行之類，故曰便血。

《醫說・腸風痔疾・痔腸風臟毒》 痔、腸風、臟毒一體病也，極難得藥，亦緣所以致疾不同，雖良藥，若非對病，固難一概取效。常人酒色飲食不節，臟腑下血，是謂風毒。若釋子輩患此，多應飽食久坐，體氣不舒而得之，乃脾毒也。

《醫說・腸風痔疾・腸風下血》 人患腸風下血者，何也？人腸皆有脂裹之，厚則腸實而安。腸中本無血，血緣有風或有熱，以消其脂，腸遂薄，滲入身中血。初患者必服冷藥而愈，服之過當，則腸寒而脂愈不生，其血必再作。凡熱者，其血鮮，冷者其血青黑。察其冷熱用藥可也。

《陰證略例・論下血如豚肝》 下血如豚肝者，飲冷太極，脾胃過寒，肺氣又寒，心包凝泣，其毒浸滲入於胃中，亦注腸下，所以便血如豚肝。非若熱極妄行，下血而爲鮮色也。此中氣分而下行，故令人便血。若中氣逆而上行，故令人嘔血、吐血也，亦非若陽證上行而溢出鮮血也。大抵陰陽二證，上行者爲嘔、爲吐、爲溢，順行者爲下、爲便、爲瀉，其名雖異，其實則同。

《澹寮集驗秘方・失血門》 大便下血，或清，或濁，或點滴，或濺注，或在便前，或在便後，或與泄物并下。此由內外有所感傷，凝停在腸，隨氣下通，即妄行之類也。方書以鮮血乃腸風，瘀血乃熱毒，濺注乃腸痔。然愚謂：受病之初，或因大腸有熱毒，血潮於下，或因下虛而腸臟無脂膜，血得以滲入，及其久則成失血痼疾矣。亦時有所感觸而發之，如遇熱則發爲瘀黑，遇風則發爲清鮮，遇濕則發爲豆汁。血色亦因時而轉，不可一向拘以前說也。

《慎齋遺書・辨證施治》 凡泄瀉腸風等證，小腸薄，不能傳送，故滲入於大腸。

《古今醫鑑・失血》 下血者，大便出血也，乃臟腑蘊積濕熱之毒而成。或因氣鬱酒色過度，及多食炙煿熱毒之物，或風邪所冒，或七情六淫所傷，使氣血逆亂，榮衛失度，皆能令人下血。

《雜病證治準繩・下血》 血之在身，有陰有陽。陽者順氣而行，循流脈中，調和五藏，灑陳六府，如是者謂之榮血也。陰者居於絡脈，專守藏府，滋養神氣，濡潤筋骨。若其藏感內外之邪傷，則或循經之陽血至其傷處，爲邪氣所阻，漏泄經外；或居絡之陰血因著留之邪僻裂而出，則皆滲入腸胃而泄矣。世俗每見下血，率以腸風名之。不知風乃六淫中之一耳，或風有從腸胃經脈而入客者，或肝經風木之邪內乘於腸胃者，則可謂之腸風。若其他不因風邪，而腸胃受火熱二淫與寒燥濕怫鬱其氣，及飲食、用力過度傷其陰絡之血者，亦謂之腸風，可乎？許學士謂：下清血色鮮者，腸風也。血濁而色黯者，藏毒也。肛門射如血綫者，脈痔也。然腸風挾濕者，亦下如荳汁及紫黑瘀血，不必盡鮮，正當以久暫爲別耳。然要之，皆俗名也，世醫編書者或以瀉血爲腸風，或分瀉血與腸風藏毒爲二門，皆非也。先血而後便，此近血也。由手陽明隨經下行，滲入大腸，傳於廣腸而下者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先便而後血，此遠血也。由足陽明隨經入胃，淫溢而下者也。黃土湯主之。

《證治彙補・便血・外候》 純下清血者，風也。色如烟塵者，濕也。色黯者，寒也。鮮紅者，熱也。糟粕相混者，食積也。遇勞頻發者，內傷元氣也。後重便減者，濕毒蘊滯也。後重便增者，脾元下陷也。跌傷便黑者，瘀也。先吐後便者，順也。

《證治彙補・便血・脈法》 尺脈芤澀，關脈微緩，俱爲便血。脈小留連者生，數疾浮大者死。右關沉緊，是飲食傷脾，不能攝血而下走也。右寸浮洪，是積熱肺經，下傳大腸而便血也。

《雜症大小合參・方脈腸風臟毒合參》 腸胃本無血，而有下血者，大腸之病也。大腸何以病下血？邪以感之也。蓋陰絡不傷，腸胃不虛，雖有外邪亦不能患。惟醉飽房勞，坐卧風濕，恣啖生冷，以致濕熱，陰絡受傷，外邪得以乘之。經云：陰絡傷則血內溢而便血。又云：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此言陰氣內結，不得外行，滲入腸間，乃寒濕生災，而陰邪之勝也。外邪者何？風寒暑濕熱是也。風喜傷肝，肝傷則不能藏血而下者。醉後飲冷，寒飲內傷，血爲寒凝，滲入大腸而下者。內外傷濕，濕傷凝胃，隨氣下流而致者。膏粱人厚味酒色，藜藿人勞役過度，以致熱積下焦而致者。然濕毒下血者，腹中不痛；熱毒下血者，腹中多痛。更有內傷陽氣不足，下焦之陰無元陽以維之而下血者。書所謂：病人面無色，脈浮弱，手按之絕者，下血是也。有脾虛陽氣下陷，不能統血，以致血隨氣降而下者。蓋陰必從陽，血必從氣，脾爲氣血生化之源，故必賴補中升陽，以胃藥收功。有以先便後血者爲遠血，由足陽明隨經入胃；先血後便者爲近血，由手陽

明大腸隨經下滲。有以心肺爲遠血而屬陽，肝腎爲近血而屬陰以論者。名爲腸風臟毒，實非外感之風，腫熱之毒之謂。蓋陽明之氣不能上越，下陷大腸，腸胃之脈，隨氣虛陷，陷久則濕熱蘊毒，隨氣陷而先至。其腹不痛，血清而色鮮者，名曰腸風，邪氣外入，隨感而見者也，謂之挾寒下血。後人因古方多用荆防升散，而窒之爲風，實非風也。臟毒者，腸風日久，氣血俱虛，下陷日甚，大腸濕熱蘊積，遂生窠穴，爲積血之器，從便之前後而來。其腹則痛，血濁而色黯者，名曰臟毒，內傷蘊積，久而始發者也，謂之挾熱下血。雖有毒名，實非毒也。腸風者，風邪淫乎腸胃也。臟毒者，濕邪淫乎腸胃也。若血射如綫者，蟲痔也。腸風臟毒之血，自腸臟而來。五痔之血，自肛門蝕孔處出也。

凡下血，身涼血寒者生，身熱血溫者死。

《血證論・便血》 大腸者，傳導之官，化物出焉。謂大腸下脾胃之化物，爲中宮作傳導之官，故呼爲地道，乃宮中之出路也。其經與肺相表裏，肺爲清金，大腸即爲燥金，在五行本屬一家。故診脈者，可於肺部診大腸焉。大腸之所以能傳送者，全賴於氣，氣者，肺之所主，不獨大腸賴肺氣之傳送，即小便亦賴肺氣以化行，此乃肺金制節之能事。而大腸之氣化金道又與之合，故治病者多治肺也。大腸位居下部，又係腎之所司，《內經》云：腎開竅於二陰。又曰：腎爲胃關。故必腎陰充足，則大腸腴潤。厥陰肝脈，又繞後陰，腸與胞室，又幷域而居，故肝經與腸亦相干涉。是以大腸之病，有由中氣虛陷，濕熱下注者；有由肺經遺熱，傳於大腸者；有由腎經陰虛，不能潤腸者；有由肝經血熱，滲漏入腸者，乃大腸與各臟相連之義也。但病所由來，則自各臟而生，至病已在腸，則不能復還各臟，必先治腸以去其標，後治各臟以清其源，故病愈而永不發矣。

綜述

《靈樞・雜病》 病注下血，取曲泉。

《金匱要略・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 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

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中藏經・療諸病藥方》 槐子散　治久下血，亦治尿血。

治腸風下血：

荆芥穗　地黃各二兩　甘草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食後，日三夜一。

《千金翼方・針灸中・大腸病》 大便下血，灸第二十椎，隨年壯。

《聖惠方・治腸風下血諸方》 治腸風腹痛，下血不止，卷柏散。

治腸風下血不止，黃瘦虛羸，內補散。

治腸風下血不止，面色萎黃，氣力全少，內補黃耆散。

治腸風氣滯，流注下部，致生腫結。牽引腑臟不和，時發疼痛，經久下血，大腸虛乏，羸瘦，五香散。

治腸風下血久不差，面色萎黃，蝟皮散。

治腸風下血不止，風毒氣流注，發歇疼痛，牛膝散。

治大腸風虛積冷，下血不止，側柏葉散。

又方：

何首烏一兩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白礬一兩，燒爲灰　槐子二兩，微炒

皂莢子仁一兩，炒令黃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粥飲調下二錢。

治腸風下血，風毒氣攻注，大腸疼痛，桑耳散。

又方：

鮮鯽魚一枚，重半斤　硫黃末一兩

右件，魚不去鱗，開腹去腸，入硫黃在內，用濕墨紙裹五七重，又以泥厚封之，候乾，以大火燒令通赤，取出，於土穴內出火毒半日，細研爲散。每服食前，以酒研薑薑子汁調下一錢。

治腸風下血，疼痛不止，宜服此方：

道人頭一兩　荆芥穗二兩　皂莢三寸，去黑皮，塗酥炙焦黃，去子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粥飲調下一錢。

治腸風下血，立效方：

鷄冠花一兩，煨令香　棕櫚皮二兩，燒灰　羌活一兩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空心，以粥飲調下二錢。

治腸風下血久不止，大腸虛冷，宜此方：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白礬一兩，燒灰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粥飲調下二錢。

治腸風下血，日夜不絕，疼痛至甚，白花蛇圓。

治大腸風毒，下血疼痛，蝟皮圓。

治大腸風毒，瀉血不止，腹內疼痛，不欲飲食，萎黃羸瘦，阿膠圓。

治大腸風毒，下血不止，心神虛煩，野狸骨散。

治腸風下血不止，腹痛，日漸尪羸，宜服此方：

棕櫚皮二兩，燒灰　艾葉二兩，燒灰　鷄子三枚，炒令焦

右件藥，都研如粉，每於食前，以粥飲調下二錢。

又方：

栝蔞一枚，生者　槐花一兩　白麵　皂莢一挺，不蛀者

右件藥，都搗作一圓，攤作餅子，燒令黑色，搗羅爲末。每於食前，以溫粥飲調下一錢。

治大腸風毒，下血不止，內補散。

又方：

枸杞子二兩　槐子二兩，微炒　桑木耳二兩，微炙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黃耆粥飲調下二錢。

又方：

枳殼二兩，麩炒微黃，去瓤　何首烏一兩　乾薑一兩，炮裂，剉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粥飲調下一錢。

又方：

釜下墨　棕櫚皮燒灰　訶黎勒煨，用皮。以上各一兩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粥飲調下一錢。

又方：

薄荷一握　麥蘗二兩，炒微黃

右件藥，搗羅爲末，不計時候，如茶點服。

又方：

蓴薑子半兩，生用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食前溫服。

又方：

牛角鰓　棕櫚皮　乾薑以上各一兩，都燒爲灰

右件藥，搗細研令勻，每於食前，以冷粥飲調下二錢。

又方：

槐耳二兩，燒灰　乾漆一兩，搗碎，炒令烟出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溫酒調下一錢。

又方：

附子一枚，炮裂，去皮臍　生薑半分

右件藥，搗碎，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食前溫服。

又方：

棕櫚皮半分，燒灰　栝蔞一枚，燒灰

右件藥，同研令細，每於食前，以粥飲調下二錢。

又方：

牛角鰓一對　雄黃二塊，子如碁子大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牛角鰓，每隻各安雄黃一塊子在內，以稠泥封閉下面，用桑柴火燒令熱，細研爲散，入麝香和勻。又用栝蔞一對，亦用桑柴火燒令熱，細研爲散。每服，取栝蔞末二錢，牛角鰓末一錢，相和令勻。每於食前，以粥飲調服之。

治腸風下血，發歇不定，宜服此方：

荆芥穗一兩　薄荷一兩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粥飲調下一錢。

又方：

皂莢三兩，不蛀者　栝蔞一枚　白礬二兩

右件藥，都入瓶子內，以鹽泥固濟。候乾，以炭火燒令通赤，候冷，細研令勻。每於食前，以粥飲調下二錢。

又方：

膽子礬二兩，細研　栝蔞一枚，上開一口

右件，礬入於栝蔞內，坐慢火中，更入米醋一小盞。煨汁盡，醋令乾，都入罐子內，以大火燒令通赤。取出放冷，細研，用糯米飯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二十圓。

治腸風下血不止，下部冷疼痛，宜服此方：

釜底煤四兩　漢椒二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右件藥，搗羅爲末，以軟飯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三十圓。

治大腸風毒下血方：

蝟皮一枚，炙令焦黃　皂莢三挺，去黑皮，塗酥炙黃焦，去子

右件藥，搗羅爲末，以軟粟米飯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十五圓。

又方：

白礬三兩，燒令汁盡　乾蠍二兩，微炒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粥飲調下半錢。

又方：

益母草端午日採　藕節六月六日採，并陰乾。各二兩

右件藥，搗羅爲末，煉蜜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粥飲下二十圓。

治腸風，下部腫悶疼痛，宜服此方：

皂莢水浸，去黑皮，曝乾塗酥，炙令黃焦

右搗羅爲末，以棗肉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十五圓。

治大腸風毒，瀉血不止，宜服此方：

側柏葉一斤，淨洗曝乾，炙微黃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枳殼湯調下二錢。

又方：

榼藤子三枚，厚重者

右以七八重濕紙裹煨，良久脹起，取去殼用肉，細切，碾羅爲散。每於食前，以黃耆湯調下一錢。

又方：

五倍子劈破，一半燒令熱，一半生用，分兩不限多少

右件藥，搗羅爲末，用陳米軟飯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二十圓。

又方：

皂莢五挺，不蛀，可長一尺二寸者，去黑皮，塗酥炙用。酥三兩炙盡爲度　白羊精肉十兩，細研

右件藥，先搗皂莢爲末，後與肉同搗令熱，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水下二十圓。

又方：

何首烏二兩

右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溫粥飲調下一錢。

治腸風瀉血不定，甚者面黃瘦弱方：

川烏頭一兩，去臍皮，生用

右件藥，搗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黑豆一百粒，煎至五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聖惠方・治積年腸風下血不止諸方》　治積年腸風瀉血，穀食不消，肌體黃瘦，臭椿皮散。

治積年腸風，或發或歇，不止，牛角鰓散。

治積年腸風瀉血，百藥無效，宜服此方：

敗皮巾子一兩，燒灰　人指甲二分，炒焦　乾薑三分（兩），炮裂，爲末　麝香一分　白礬一兩，燒灰

右件藥，相和，細研如麵，每於食前，以溫粥飲調下一錢。

治腸風，積年瀉血不止，神效方：

黃丹一兩　白礬一兩　栝蔞一枚，去皮，入二藥在內

右以物蓋栝蔞頭，以鹽泥固濟，安磚上，以大火燒令通赤。放冷取出，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暖刺薊汁調下一錢。

治腸風，積年下血不止方：

野狸頭一枚　桑樹西枝一握，剉　附子一枚

右件藥，都入瓶子內，用鹽泥固濟。候乾，以炭火燒令通赤，候冷取出，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溫粥飲調下二錢。

又方：

鹿角膠半兩，炙令黃燥　沒藥半兩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溫粥飲調下一錢。

治積年腸風下血不止，神效方：

酸石榴皮二兩，慢火焙令黃　側柏葉二兩，慢火煨(焙)令黃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木賊湯調下二錢。

又方：

皂莢七挺，不蛀肥者，去黑皮，塗酥炙黃熱，去子　寒食蒸餅二兩　烏龍尾二兩

右件藥，搗羅爲末，煉蜜和搗一二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粥飲下二十圓。

又方：

槐耳半斤，切作片子　皂莢十挺，剝去皮子　硼砂一兩，細研

右件藥，用米醋三升，煎取一升。去滓後，再入鎗中，以文火養成膏。入硼砂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空心及晚食前，以溫粥飲下十圓。

治積年腸風下血疼痛，宜服此方：

竈突墨二兩　荆芥一兩　木香一兩

右件藥，搗羅爲末，以水浸蒸餅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槐子湯下三十圓。

治積年腸風下血，肛門腫疼，肌體羸劣，宜服此方：

蛇黃一枚，生者　釅醋五合

右以炭火燒蛇黃通赤，即入醋中淬。重叠燒淬，醋盡爲度。搗細研爲散，每於食前，以粥飲調下半錢。

治積年腸風下血，面色萎黃，下部腫疼，或如鼠嬭，或如鷄冠，常似蟲咬，痛癢不息，宜服此緣鬱圓。

又方：

綠礬二兩，燒令赤　釜底墨一兩　烏賊魚骨一兩，炙令微黃

右件藥，搗羅爲末，用粟米飯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煎赤糙米湯下三十圓。

又方：

皂莢一兩，去黑皮，塗酥炙焦黃，去子　蓴薹子一兩，微炒　枳殼二兩，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搗羅爲末，煉蜜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煎枳殼湯下二十圓。

治腸風積年不差，轉加羸困，黃耆圓方。

又方：

密陀僧一兩　白礬一兩，搗碎　槐子仁一兩，微炒，搗爲末　皂莢一兩，燒灰作末

右件藥，將密陀僧、白礬入瓷罐子內，燒令通赤，候冷取出，搗羅爲末。入槐子末、皂莢灰相和，研令勻，以粳米飯和圓。如梧桐於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十五圓。

治積年腸風下血不止，面色萎黃，肌體枯悴，栝蔞圓。

治積年腸風瀉血，面色萎黃，附子圓。

又方：

鯽魚一枚，長五寸者，去腸肚及淨洗　白礬末二兩

右件藥，將白礬入魚腹內，以綫縫合，入於瓦瓶內蓋定。以炭火燒爲灰，取出細研，以軟飯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二十圓。

治腸風積年不差，羸弱至甚，宜服此方：

萇菪子一升，淨淘去浮粃後即量之　生薑半斤搗取汁　熟乾地黃半斤，搗羅爲末

右曬萇菪子令乾，搗細羅爲散，與薑汁相和。銀鍋中，以無灰好酒二升，以文火煎。如稍減即旋添酒，都約五升已來，熬之如餳即止。入乾地黃末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粥飲下十圓。

《博濟方・大便證》　如聖散，治腸風瀉血，日夜不止。

紫金膏　治腸風瀉血，兼療痔漏。

烏金散　治遠年近日腸風下血不止。

敗毒散　治脾毒下血，臟腑疼痛，頻往圊廁，後重努咽。

芍藥散　治非時下血及血痢。

烏犀丸　治臟毒下血不止。久患痢亦宜服之。

《聖濟總録・大小便門・結陰便血》　論曰：經謂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夫邪在五臟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結陰之病，以陰氣內結，不得外行，血無所稟，滲入腸間，故便血也。

地黃煎丸　治結陰便血。

神仙必效丸　治便血無度。

龍骨餅子　治臟毒血不止。

石榴散　治結陰瀉血不止。
地楡散　治結陰瀉血。
金屑丸　治便血，一切血妄行。
金虎丸　治結陰失血。

《聖濟總録・痔瘻門・腸風下血》　論曰：腸風下血者，由腸胃有風，氣虛挾熱，血得熱即妄行，因而滲入腸間，故令下血，故以爲名。昔人謂先血後便爲近血，先便後血爲遠血，遠近之別，不可不察。

玉壺丸　治腸風下血。
玉屑丸　治腸風下血，及痔瘻，藏毒久不差。
琥珀散　治腸風，及一切血痢，脾臟下血不止。
槐角子散　治腸風。
防風散　治腸風下血。
白朮丸　治腸風痔瘻，脱肛下血，面色萎黄，久不差。
牡蠣散　治腸風下血不止，及脱肛。

《本事方・腸風瀉血痔漏臟毒》　大抵此疾品類不同，對病則易愈。如下清血色鮮者，腸風也。血濁而色黯者，臟毒也。肛門射如血綫者，蟲痔也。亦有一種下部虛，陽氣不升，血隨氣而降者，仲景云：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此下部虛而下血者也。若得革脈，卻宜服溫補藥。蟲痔宜熏，《千金》用蝟皮艾者佳，予嘗作，頗得力。

治臟毒，蒜連圓。
治腸風臟毒，槐花散。
巢氏《病源》論腸癖爲痔，久困飽食過度，房室勞損，血氣流溢，滲入大腸，衝發於下，時便清血，腹中刺痛，病名脈痔。又論脾毒腸風，本緣榮衛虛弱，風氣進襲，因熱乘之。便血性流散，積熱壅遏，血滲腸間，故大便下血。宜椿皮圓。
治遠年腸風痔漏，黄芪圓。

《本事方續集》卷七　治腸風痔漏：

鯽魚一個

右將魚破開，去盡腸，入白礬令滿，瓦上燒過，幷爲細末。用鷄毛捲藥傅之，立效。

治腸風痔漏：

大黄　當歸川者　苦參　牙皂去皮

右等分爲末，醋糊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圓，空心溫酒下。

治痔疾腸風：

半夏湯泡洗七次　黄蘗　枳殼去穰

右爲細末，薑汁糊圓如〇此大，每服三十圓，溫酒空心下。

治腸風痔漏：

穿山甲一兩，火煆焦烟　麝香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空心飯湯下。

《本事方續集》卷九　治腸風瀉血：

牽牛五兩　牙皂三兩，不蛀者

右二味，水浸三日後，除皂角，將酒一升煮令乾，焙爲末，煉蜜圓如此〇大。每服七圓，空心溫酒下。空心日午夜卧各一服，或轉下黄物不妨病。可後常每日服五圓，飯食送下。

又方：

皂角樹上蕈道按：蕈字，蕈通音。

右新瓦上焙乾，爲末，每服一錢，溫酒下。

治丈夫瀉血，婦人血崩，漬入大腸出血：

豆蔻　檳榔各炒紫色　罌粟殼燒灰

右三味等分，不拘多少，爲末，每服二錢。飯飲調下，空心服。

治腸風下血：

核桃殼　薤退　皮鞋底　赤鷄冠花各等分

右四味燒灰爲末，每服一錢，溫酒調，空心下。

治腸風：

小赤豆一升

右一味瓦上炒令黑色，爲末，每服三錢。粥飲調下，日三服，各飯前服。

又方：

瓜蔞三個

右一味燒灰留性，爲末，每服三錢。米湯調，空心下。

又方：

蕨菜花

右不以多少，文武火焙乾，爲末，每服三錢，飯飲下。

又方：

金星草三兩　陳乾薑同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新汲水調下，空心。

治腸風：

綿瓜不拘多少。一名蠻瓜，一名天羅，又名天絲瓜，其實皆綿瓜也

右一味燒灰存性，酒調二錢，空心下。

治腸風幷脫肛及有血：

蛇床子不拘多少

右一味炒爲末，去大腸脫垂處貼，立收，妙甚。

治腸風及脫肛不收，有血下：

不蛀皂角五莖

右一味搥碎，水一碗，揉令皂角消盡。絹二重濾過，取十分清汁。將脫肛腸浸在藥水中，其腸自收，不用手蕩。如大收了，更用湯蕩其腰肛上下，令皂角氣行，則不再作三次蕩。

治腸風：

五倍子　白礬各半兩

右爲末，順流水圓如梧桐子，每服七圓，空心飯飲下。忌酒。

治腸風臟毒，丈夫、婦人皆治：

大蒜二頭，紙裹煨熟，研成膏　淡豆豉二合，水潤去皮，研成膏

右爲圓，每服二十圓，米飲送下，空心。

治腸風臟毒，酒痢下血。

黃連　生薑

右二味煎湯下二氣再，次服五塊圓。

又方：

川當歸　枳殼　側柏葉　鹿槐子　芍藥　百草霜

右剉，同一處炒令烟微起，末之。每服二錢，空心溫酒調下，日午米湯調下，各飯前服甚妙。

《鷄峰普濟方・血》　黃龍散　治脾毒臟毒下血。腸風下血幷治。

槐花元　治腸風下血。

《鷄峰普濟方・五痔》　烏蛇黃耆元歌：

熱風沉於脾胃中，擁結令人大腸急。二日三日一遍通，硬如彈子而又澁。或如羊屎及豬糞，腳脉腰痛不能立，此病名爲腸風發，久而不治即肛脫。忽然時見鮮血流，漸漸變作野鷄疾。

槐子元　治腸風下血，五痔成瘡。發即煩痛不可忍，大便下血，肛脫不入，腸頭生肉如鼠乳，或如櫻桃，時下膿血，腫處癢痛，肛邊生核，久成瘻瘡，皆治之。

茄根散　治淋瀝痔瘡幷風毒疼痛。

沒藥元　治腸風痔疾，結核腫痛下膿血。飲酒，食動風物即發。若痛多，倍沒藥。膿血多，倍槐角。結核多，倍枳殼。每吃動風物，先進一服，永不發動。已作，幷吃三服乃効。食前服。

七聖散　治腸風痔瘻。

鷄酒膏　治腸風痔瘻。

枳殼湯　治腸風痔瘻。

小黃耆元　治手陽明之支脈絡於齒縫而下屬大腸，若風客其經，則齒牙疼痛及大便秘滯，或時便血，久久不已，則成痔疾，宜服此藥。

苦練元　治腸風下血，不以新久。

槐角煎　治男子婦人下血。

假蘇元　治痔疾成漏，膿血脫肛疼痛，及腸風下鮮血。

地錦湯　治腸風下血。

烏金散　治腸風瀉血神奇方。

小豆元　治腸風毒。

貫衆散　治腸風下血。

蝟皮湯　治下血及諸痔成膿血，皆愈。

黃耆元　治腸風瀉血。

黃連元　治腸風。

神麴元　治腸風下血。

黃耆散　若血隨大便而下，或先或後，此飲食不節，饑飽不時，傷腸胃，榮衛不調。或強忍大便，氣無從出，復陷於陰氣，幷於陰則血失常經。或醉飽房勞，酒入於肺，絡脈滿，經脈虛，勞動則氣血相幷，不勝者爲病。故先便而後血者，其血遠，先血而後便者其血近。所下不常，有所觸動則作，遠血宜黃耆散，近血宜赤小豆散。

《鷄峰普濟方・備急單方》　治下血：

黃蘗蜜炙，令杏黃色

右爲細末，每服一二錢，空心溫漿水調下，日二服。

治腸風下血：

五靈脂不夾石者

右爲細末，水煮薄麵糊和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粒，空心米飲下，日二三服。

《扁鵲心書・腸癖下血》　此由飲食失節，或大醉大飽，致腸胃橫解。久之冷積結于大腸之間，致血不流通，隨大便而出。病雖尋常，然有終身不愈者，庸醫皆用涼藥止血，故連綿不已。蓋血愈止愈凝，非草木所能治也。正法：先灸神闕穴百壯，服金液丹十兩。日久下白膿，乃病根除也。自注：經云：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治此之法，總在別其脈之強弱，色之鮮暗。該清該溫，愈亦不難。若不愼飲食，恣縱酒色，斷不能愈矣。

《洪氏集驗方》　倍芩圓　治腸風下血。

治腸風：

橡斗子

右以乾大棗置橡斗子中，以麵裹，火炮碎爲末，用陳米飲作一服。

硫附鹽礬圓，治經年久病腸風，下血不止，虛弱之甚者，一服見效。

治五種腸風下血。上廁糞前有血名外痔，糞後有血名內痔，大腸不收名脫肛，穀道四面有努肉如瓤名瓤舉，痔頭上有孔腸出名漏。幷皆治之。

黃牛角鰓一枝，槌碎　蛇脫皮一條，白者　豬牙皂角七莖　穿山甲一處，七十鱗　刺蝟一兩，剉

右件五味，入甕瓶子內，以黃泥封固，候乾。先以小火燒令煙出，後用大火煆令通赤爲度。取出攤開，候冷，搗羅爲細末。患者先用胡桃一個，分作四分，一分臨卧時細研如糊，溫酒下，便睡，先引出蟲。至五更時以溫酒調下藥末三錢，至辰時更進一服。久年不過三服，立效。比金散，治腸風下血方。及治痔漏，又名立效散。

治五種腸風痔疾。

凡下血，皆謂腸風。糞後有血名內痔，糞前名外痔，大腸頭出謂之脫肛，穀道四邊有努肉，謂之鼠瘰，痔頭上出血謂之漏。此方通治之。

黃牛角鰓一個　豬牙皂角二兩　蛇皮一條　穿山甲二兩　大附子一個，炮去皮臍　當歸半兩，炒　翦葉四兩　麝香一錢　蝟皮一個

右件一處，砂瓶內，用炭火煆令通赤。取出，於地上用盆合定，四畔用土覆之，去火毒，然後搗羅爲細末。患者先用胡桃肉半個，研爛，同酒半盞，調藥末二錢，服之便效。

《三因方・風痢下血證治》　病者因風停於膚腠，乘虛入腸胃，風動血，故便清血，或下瘀血，注下無度，名曰風利。古方以此爲蠱痢，非也。

胃風湯　治大人小兒，風冷乘虛入客腸胃，水穀不化，泄瀉注下，及腸胃濕毒，下如豆汁，或下瘀血，日夜無度。

《保命集・瀉論》　治大便後下血，腹中不痛，謂之濕毒下血，宜服黃連湯。

治大便後下血，腹中痛者，謂熱毒下血，當服芍藥黃連湯。如痛甚者，調木香、檳榔末一錢服之。

治久病腸風，痛癢不任，大便下血，地榆湯。

《儒門事親・臟毒下血》　夫臟毒下血，可用調胃承氣湯加當歸瀉訖，次用芍藥蘗皮丸、黃連解毒湯、五苓、益元各停，調下五七錢服之。《內經》曰：腸癖便血何如？答曰：澼者，腸間積水也。身熱則死，寒則生。熱爲血氣敗，故死。寒爲榮氣在，則生。七日而死者，死於火之成數也。

《儒門事親・腸風下血》　神應散　治腸風痔漏。

忌油膩魚鱉雞兔豬犬等物，大有神效。

溫白丸　治臟毒下血。

《儒門事親・治痔漏》　黃連貫衆散　治腸風下血。

《和劑局方・治瀉痢附秘澀》　胃風湯　治大人小兒風冷，乘虛入客腸胃，水穀不化，泄瀉注下，腹脅虛滿，腸鳴疗痛。及腸胃濕毒，下如豆汁，或下瘀血，日夜無度，幷宜服。

《和劑局方・治瀉痢附秘澀・紹興續添方》 純陽眞人養臟湯　治大人小兒腸胃虛弱，冷熱不調，臟腑受寒，下痢赤白，或便膿血，有如魚腦，裏急後重，臍腹疠痛，日夜無度，胸膈痞悶，脅肋脹滿，全不思食。及治脫肛墜下，酒毒便血，諸藥不效者，幷治之。老人、孕婦、小兒暴瀉，急宜服之，立愈。忌酒麵、生冷、魚腥、油膩。如臟腑滑泄，夜起久不癒者，可加炮了附子三四片煎服。此藥的有神效，不可具述。

《和劑局方・治瀉痢附秘澀・寶慶新添方》 御米湯　治久患痢疾，或赤或白，臍腹疠痛，裏急後墜，發歇無時，日夕無度。及下血不已，全不入食，幷治之。

地榆散　治腸胃氣虛，冷熱不調，泄瀉不止，或下鮮血，或如豆汁，或如豚肝，或膿血相雜，赤多白少，腹痛後重，遍數頻幷，全不入食，幷宜服之。【略】

腸風黑散　治榮衛氣虛，風邪冷氣，進襲臟腑之內。或食生冷，或啖炙煿，或飲酒過度，積熱腸間，致使腸胃虛弱，糟粕不聚，大便鮮血，臍腹疼痛，裏急後重。或肛門脫出，或久患酒痢，大便頻幷，幷皆治之。

《和劑局方・治瀉痢附秘澀・續添諸局經驗秘方》 地榆散　治大人小兒脾胃氣虛，冷熱不調，下痢膿血。或因腸胃乘虛，爲熱毒所滲，下痢純血，臍腹疠痛，裏急後重，口燥煩渴，小便不利，純下鮮血。或先經下痢，不應服熱藥而誤服熱藥，蘊毒不散，積於腸間，滲而成血者，幷宜服之。若下痢純白，或下紫黑血，腸滑不禁者，不可服之。

《和劑局方・治雜病》 釣腸圓　治腸風下血，及肛門脫出，幷宜服之。遠年不癒者，服十日見效。久服永除根本。小可腸風等疾，一二年內者，十服癒，永不發動。

《和劑局方・治雜病・寶慶新增方》 槐角圓　治五種腸風瀉血。糞前有血，名外痔。糞後有血，名內痔。大腸不收，名脫肛。穀道四面胬肉如奶，名舉痔。頭上有孔，名瘻。幷皆治之。此藥治腸風，瘡內有蟲，裏急下膿血，止癢痛。消腫聚，驅濕毒，久服永除病源。

《和劑局方・治雜病・淳祐新添方》 腸風黑散　治證與瀉痢類腸風黑散同。

《蘭室秘藏・瀉痢門》 升麻補胃湯　治宿有陽明血證，因五月間大熱吃杏，腸澼下血，卽遠散漫如篩，腰沉沉然，腹中不痛，血色紫黑，病名濕毒腸澼，屬陽明少陽經血證也。

升陽去熱和血湯　治腸澼下血，另作一泒。其血卽出有力而遠射，四散如篩，腸中血下行腹中大作痛，乃陽明氣衝熱毒所作也。當升陽，去濕熱，和血脈，是其治也。

益智和中湯　治腸澼下血，或血色紫黑，腹中痛，腹皮惡寒，右手關脈弦，按之無力，而喜熱物熨之，內寒明矣。

芍藥藥皮丸　治濕熱惡痢，血痢，頻幷窘痛，無問膿血，幷皆治之。

和中益胃湯　治太陰陽明腹痛，大便常泄，若不泄卽秘而難。見在後傳作濕熱毒，下鮮紅血，腹中微痛，脅下急縮。脈緩而洪弦，中之下得之，按之空虛。

槐花散　治腸澼下血，濕毒下血。

《濟生方・下痢》 論曰：夫腸風臟毒下血者，皆由飲食過度，房室勞損，坐卧當風，恣餐生冷，或啖炙煿，或飲食過度，或營衛氣虛，風邪冷氣，進襲臟腑，因熱乘之，使血性流散，積熱壅遏，血滲腸間，故大便下血。血清而色鮮者，腸風也。濁而色黯者，臟毒也。肛門射如血綫者，蟲蛀也。又有陽氣不升，血隨氣降而下血者，下虛也。下虛之脈，脈多洪大而芤，蓋弦者勞也，芤者下血也。治療之法，風則散之，熱則清之，寒則溫之，虛則補之。治法合宜，無不效者矣。

椿皮丸　治腸氣瀉血不止。

聚金丸　治大腸蓄熱，或因酒毒，下血不已。

加減四物湯　治腸風下血不止。

《直指方・腸風證治》 敗毒散、不換金正氣散、地榆散　治腸風熱證下血。又槩皮湯。

酒蒸黃連丸、黃連阿膠丸　茯苓、茯神煎湯下，治諸下血腹痛，痛卽是血，多服爲佳。附子理中湯、理中湯內加木香，治虛冷腸風。芎歸湯，熱證加茯苓、槐花，冷證加伏苓、木香。小烏沉湯、枳殼散正方不用加藥，參苓白朮散、四君子湯，四件夾和薑棗煎服，治諸下血。

烏荆圓　治腸風下血，諸風抽攣。

不換金正氣散　加川芎、當歸同煎，吞白圓子，治腸風及便血，妙。

四君子湯　加製白扁豆、黃耆，治腸風五痔下血，痿黃乏力。

豬腸圓　治大人小兒大便下血，日久多食易饑，腹不痛，裏不急，名曰野雞。先用海螵蛸炙黃去皮，取白者爲末，以木賊草煎湯調下，服之三日。後用淨黃連貳兩剉碎，嫩豬（腸）貳尺去肥，以黃連塞滿豬（腸），繫兩頭煮十分爛，研細，添糕糊圓如桐子大，每服叁伍拾圓，米飲下。

橄欖散　治腸風臟毒久不止。

蒜連圓　一名金屑萬應丸，治腸風臟毒。法製香附方幷黑散子，治腸風臟毒。

黑玉丹　治腸風痔瘻等疾。

腸風黑散　治腸風下血腹痛。

木賊散　治腸風下血。

槐角圓　治腸風瀉血，脫肛。

眞人養臟湯　加生槐花，治腸風，冷熱不調下血。

黑聖散　治腸風臟毒，痔瘻，及諸下血。

鯽魚方　治腸風血痔，及下痢膿血。

震靈丹、玉華白丹　治臟腑虛損，大腸不收。久作腸風下血。二藥夾用，煎不換金正氣散，加川芎，空心咽下。

黃龍圓　治傷酒臟毒，及暑瀉熱瀉。

消風散　治腸風，米飲調下，吞烏荆圓、酒蒸黃連圓，隨意。

腸風久血方：

吳茱萸淨半兩，湯浸次，炒過　黃連去鬚，柒錢

右爲末，陳米糊圓桐子大，每服伍拾圓，陳米飲下，食前服。

又方：

茅花　敗荷葉　敗棕各半兩，燒存性　香附炸淨，壹兩，炒鹽和，壹半炒焦，壹半略炒

右爲末，食前米飲調下貳錢。

腸風方：

香附壹兩，製　枳殼叁分　當歸　川芎各半兩　槐花炒　甘草炙，各壹分

右爲粗末，每服叁錢。新水壹盞半，薑棗煎，食前服。

《直指方・腸風》　腸胃不虛，邪氣無從而入，人惟坐卧風濕，醉飽房勞，生冷停寒，酒麵積熱，以致榮血失道，滲入大腸，此腸風臟毒之所由作也。挾熱下血，清而色鮮，腹中有痛。挾冷下血，濁而色黯，腹內略痛。清則爲腸風，濁則爲臟毒。有先便而後血者，其來也遠，有先血而後便者，其來也近。世俗糞前糞後之說，非也。治法大要，先當解散腸胃風邪。熱者，與敗毒散；冷者，與不換金正氣散。風邪既去，然後隨其冷熱而對治之。或曰：血遇熱則行，止血多有涼藥，如地榆散、槐皮湯、黃連阿膠丸、酒蒸黃連丸輩，施之熱證，固當然爾。其或陽虛陰走，正氣不得歸元，則用木香理中湯、附子理中湯、震靈丹、黑錫丹輩，如之何而廢之？要之，芎歸湯一劑，又調血之上品。熱者加茯苓、槐花，冷者加茯苓、木香，此則自根自本之論也。雖然精氣、血氣生於穀氣，靖惟大腸下血，大抵以胃藥收功。眞料四君子湯、參苓白朮散，以枳殼散、小烏沉湯和之，胃氣一回，血自循於經絡矣。抑猶有說焉：腸風之與蟲痔特介乎毫芒之間，腸風之血自腸中來，蟲痔之血，肛門邊傍別一小竅，射如血綫是也。迨夫肛門既脫，腐血浸淫於其間，則俱化爲蟲，蠹蝕腸口，滴血淋灑，自此又不能約而收之矣。善調理者，尤當以蕪荑、艾葉、苦楝根輩爲之化蟲。血屬於心，雖曰川芎、當歸主血，當以茯苓、茯神佐之。前輩止血亦不用甘草，但增棗入藥用。

《濟生續方・便血評治》　評曰：夫大便下血者，多因過飽，飲酒無度，房室勞損，榮衛氣虛，風冷易入，邪熱易蘊，留注大腸，則爲下血。血色鮮者，風也。色如小豆汁者，寒也。濁而色黯者，熱也。久而不愈，必爲痔漏之疾矣。脈來浮弱，按之帶芤者，下血也。治之之法，風則散之，熱則清之，寒則溫之，虛則補之。

烏梅圓　治大便下血不止。

《御藥院方・積熱門》　愈痔散　治男子婦人一切腸風痔漏，無問新久，皆可服之，立效。

槐荆丸　治男子婦人腸風痔漏，先臟腑後便血，宜服之。

結陰丹　治腸風下血，及臟毒下血，諸大便下血疾。

枳殼散　治腸風痔瘻，便血無數，疼痛不可忍者。

金針散　治久痔及腸風，下血疼痛，諸藥不差者。

木香枳殼丸　治腸風痔疾下血。

止血散　治腸風下血，或在便前，或在便後。在便前者，其血近，腎肝血也。在便後者，心肺血也，其血遠。此藥幷主之。

槐角丸　治腸風痔疾，大便澀滯，氣結不通，飲食衰少，面黃肌瘦。或下血不止，或在便前，或在便後者，并宜服之。

《衛生寶鑑・腸風痔漏門》　腸風痔漏總辭也，分之則異。若破者，謂之痔漏，大便秘澀必作大痛，此由風熱乘食飽不通，氣逼大腸而作也。故經曰：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也。受病者燥氣也，爲病者胃熱也。胃刑大腸，則化燥火以乘燥熱之實，勝風附熱而來，是濕熱風燥四氣相合。故大腸頭成塊者，濕也；作大痛者，風也；大便燥結者，主病兼受火邪熱也。當去此四者。其西方肺主諸氣，其體收下，亦助病爲邪。須當以破氣藥兼之，治法全矣。不可作丸，以剉湯與之，效如神速。

秦艽蒼朮湯　如有白膿，加白葵花五朵，去心萼，細剪，青皮半錢，不去白，入正藥中同煎。又入木香末半錢，同皂角等末同入，依上法服。若病大者，再服而愈。

乳香丸　治諸痔下血，肛邊生肉，或結核腫疼，或生瘡癢痛，或大便艱難，肚腸脫出。又治腸風下血，無問新久，及諸瘻根在臟腑，悉能治之。

神應黑玉膏　治丈夫婦人久新腸風痔漏，大腸頭疼不可忍。服此藥不過三四次便效。初得此疾發癢或疼，穀道周迴多生硬核，此是痔，破即成漏。只下血腸風，皆因酒色風氣，食五辛過度，即成此疾。人多以外科塗治，不知病在腸，自有藥。若不去根本，此病不除。此藥的有神效。

椿皮散　專治血痢及腸風下血，神驗。

《澹寮集驗秘方・失血門》　治下血如豬肝。

右煎四順飲子，下駐車圓，空心服。

腎虛下血。

鹿茸酥炙　烏梅去仁。各一兩　破故紙炒　杜仲各半兩

右炒爲末，粟米粥爲圓，每叁拾粒，空心鹽湯吞下。

心氣下血。

右用棗湯下妙香散。

治腸風、臟毒、便血等疾。

溫州枳殼不以多少

右逐個刮去穰，入去殼巴豆一粒，以綫札兩片合定，銀石器內米醋煮，枳爛爲度。洗淨去巴，只以枳剉焙爲末，醋糊爲圓綠豆大。每服叁十粒，空心蠟茶清吞下，病愈住服。痢疾亦可用。初患則留巴少許亦可。【略】

臟毒下血。

右用烏梅肉、生地黃等分。煉蜜圓梧子大。每服五七圓，米飲下，不拘時候。

《壽親養老新書・簡妙老人備急方》　治腸風瀉血，當日止方：

附子一兩，炮去皮臍，爲末　綠礬四兩，用瓶子盛之，火煆熱，須候冷，取食鹽一合，硫黃一兩，同礬研。依前入瓶子內燒熱，久候冷，取出研細用之。

右二味一處研令勻，粟米粥爲元，如桐子大，空心用生地黃汁下三十元。當日止，一月除根。亦可久服，助下元，除風氣，補益臟腑。

治瀉痢，乳香散。和氣，止臟毒瀉血，腹內疙痛等。

芸香丸　治風血留滯，下成腸風痔疾。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失血》　大便下血熱證

防風散　治因食熱物過度，風氣蕃盛，銷鑠大腸膏脂，以致榮衛之血，滲流而下，此方獨效。

大便下血虛證

加味變和湯加側柏葉，每服三皮，炒過生薑三片，棗二枚，烏梅一個，煎，空心服。

卷柏散　治臟毒下血，神效。

神丹　治腸風痔漏。

香梅圓　治腸風臟毒下血。

斷紅圓　治臟腑虛寒，下血不止，面色痿黃，日漸羸瘦。

大便下血冷熱不調

黃連香薷散、香連圓　治冷熱不調下血。

大便下血通治

單方：治腸風下血，百藥不效。

山裏棗，俗名鼻涕圓，取乾者爲末，米飲調，立效。

又方：柏子十四枚，撚破，紋囊貯，以好酒三盞，煎至八分服之。初服反覺加多，再服立止。非飲酒而致斯疾，以艾葉煎湯，服之神效，勝於它藥。

又方：生豬臟一條，切，控乾，以槐花炒乾爲末，填入臟內，兩頭綫縛

了，以好米醋於瓷石器內慢火煮爛，切片，沙鉢內研爛爲圓，梧桐子大。每服二十圓，煎當歸酒下。

又方：荆芥穗、縮砂仁各等分，爲末，糯米飲下。

灸法：第二十椎，隨年壯。

又法：平立一杖子，比臍平，卻向後脊骨當中，灸七壯。或年深，於脊骨兩傍各一寸，灸七壯。余謂寸半則是腎腧，自佳。

《如宜方・大便》 如或無故便血，宜百藥煎爲末，溫水服。又宜濃煎艾湯，入生薑汁服之。又宜槐花、荆芥等分，末，酒服。如虛老人陽氣虛脱，血不能存，走失大腸，宜鹿茸圓。如傷酒，大便下血，宜酒蓮圓。又宜香蘇散加黄連、荆芥、枳殼服。如臟毒，宜烏荆圓。如痔病下血，宜角煎圓。宜煮牛脾，如常食之，尤效。

《丹溪手鏡・下血》 下血脈浮弱，按之絕者，下血。因榮衛之氣妄行，在春夏爲溢上，在秋冬爲泄下。左脈洪大，伏毒下血，脈虛而數。毒者暑也。内熱下血，關後沉數。肺受風熱，傳下大腸，名腸風。先因便結而後下血，右尺脈浮，食毒物積於腸中，血隨糞下，遇食則發，名藏毒下血，脈見積脈。

四物湯：升麻、秦艽、阿膠、白芷。熱加黄連酒煮溫散、梔子炒。虛加乾薑炮、五倍子。如寒，藥用加辛升溫散，一行一止。

涼血地黄湯，治腸澼下血，水穀與血另作一派。

越桃散，治下血與血利。

陰結　夫邪入五藏則陰脈不和，血留之滲入腸間，脈虛溲也。

生地黄汁　小薊汁各一斤　沙糖熬膏　地榆　阿膠　側柏葉　赤小豆五兩，浸芽出，日乾　川歸一兩　爲末下。

治先血後便，謂之近血，水下前末。

治下血，五靈脂炒，末，芎歸湯下。

《傷寒治例・下血》 腸風多在胃與大腸病。

清熱補血　四物加炒梔子、炒黄連、秦艽、升麻、阿膠、棕皮，下槐角丸。

溫　因寒致者，當溫散，四物加升麻、炮薑、棕灰。或腸胃受寒濕毒，宜當歸四逆，平胃之類。

灸　三里。

針　隱白。

解絡脈之結　或單用枳殼一味。

一方：黄連一兩　枳殼二兩　槐花八兩

右以槐花炒上二味，去花不用，止以二味煎，進，立效。

劫　一方，用百藥煎一兩，取一半燒爲灰，作末，糊丸梧桐子大。每五六十丸，空心服之。

一法：用血餘灰、棕櫚皮灰、鞋底灰、豬牙皂角灰，酒服半兩。

《證治要訣・腸風臟毒》 血清而色鮮者，爲腸風。濁而黯者，爲臟毒。或在糞前，或在糞後，并宜米飲湯調枳殼散，下酒煮黄連圓，或枳殼散，或烏梅圓。此乃因登圊糞中有血，卻與瀉血不同。或用小烏沉湯和黑神散，米飲調下，糞前後有血皆可用，色瘀尤甚捷。

臟毒者，蘊積毒氣，久而始見。腸風者，邪氣外入，隨感隨見。此三因方五痔臟毒腸風辨之甚詳。臟毒腸風之血，出於腸臟間，五痔之血，出於糞門蝕孔處，治各不同。【略】

血色清鮮者，以瓦松燒灰研細，米飲調服。宜減桂五苓飲，加茅花半錢，吞荆梅花圓。仍以側柏葉同薑爛搗，冷水解下，侵些米飲佳。

如血色淡濁者，胃風湯吞蒜連圓，或烏荆圓，或棕灰散。仍以米飲調香附末，或三灰散。

或久而不已，面色痿黄，漸成虛憊，下元衰弱者，宜黄耆四君子湯，下斷紅圓，或十全大補湯，或黄耆飲。諸般腸風臟毒，并宜生銀杏四十九個，去殼膜，爛研，入百藥煎末，圓如彈子大，每兩三圓，空心細嚼，米飲下。

《證治要訣・瀉血》 瀉血當辨其色，色鮮爲熱，色瘀爲寒。熱血連蒲飲，寒血理物湯。血色鮮紅者，多因内蘊熱毒，毒氣入腸胃，或因飲酒過多，及啖糟藏炙煿，引血入大腸，故瀉鮮血。宜連蒲散，吞黄連阿膠丸及香連丸，或一味黄連煎飲。大瀉不止者，四物湯加黄連、槐花，仍取血見愁草少許，生薑搗取汁，和米飲服。於血見愁草中加入側柏葉，與生薑同搗汁，尤好。有毒暑入腸胃下血者，一味黄連煎湯飲。

有腸風下血，以香附末加百草霜，米飲調服。加入麝香少許，其應尤捷。

瀉血色瘀者爲寒，血逐氣走，冷氣入客腸胃，故下瘀血。理中湯不效，宜黑神散米飲調下，中用附子者佳。或用膠艾湯，加米煎，吞震靈丹。

擷撲内損，惡血入腸胃，下出濁如瘀血者，宜黑神散加老黄茄爲末，酒

調下。

有風入腸胃，純下清血，或風濕入腸胃，下如豆汁，或下瘀血，幷宜胃風湯、膠艾湯。

瀉血或淡或濁，或鮮或瘀，亦宜胃風湯，吞駐車丸。或獨瀉血，或與糞俱出，當辨其色與所感施治。

有腹痛者，乃是血不循理，故爾作痛。卻無裏急後重，及纏墜等患，不可因痛認爲血痢。

婦人因月事不通，血不循故道，從後分出者，當調其經。

瀉血過多，手足厥冷而眩暈者，當審其寒熱施治，不可因眩暈而便用附子。熱藥寒血猶可，熱血爲害不小。

《丹溪心法・腸風臟毒》 腸風獨在胃與大腸出，若兼風者，蒼朮、秦艽、芍藥、香附。

入方：黃芩　秦艽　槐角　升麻　青黛

治腸風下血：滑石　當歸　生地黃　黃芩　甘草　蒼朮等分

右以水煎服，或以蒼朮、生地黃，不犯鐵器爲末，丸服。

又方：茄蒂燒存性　梔子炒

右爲末，搗飯丸如梧子大。每服空心一百丸，米湯下。

又方：便血久遠，傷血致虛，幷麻風癩見面者。

龜板二兩，酥炙　升麻　香附各五錢　芍藥一兩五錢　側柏葉　椿根皮七錢五分

右爲末，粥丸。以四物湯加白朮、黃連、甘草、陳皮作末，湯調送下丸藥。

又方：脈緩大，口渴，月經紫色，勞傷挾濕。

白朮五錢　黃柏炒　生地黃　白芍各三錢　地榆二錢　黃芩二錢　香附二錢

右爲末，蒸餅丸服。

又方：治積熱便血。

蒼朮　陳皮一兩五錢　黃連　黃柏　條芩各七錢五分　連翹五錢

右爲末，生地黃膏六兩，丸如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湯下。

《丹溪心法・下血》 下血，其法不可純用寒涼藥，必於寒涼藥中加辛味爲佐。久不愈者，後用溫劑，必兼升舉，藥中加酒浸炒涼藥，和酒煮黃連丸之類，寒因熱用故也。有熱，四物加炒山梔子、升麻、秦艽、阿膠珠，去大腸濕熱。屬虛者，當溫散，四物加炮乾薑，升麻。凡用血藥，不可單行單止也。

入方：白芷　五倍子

右爲末，粥丸梧子大，服五十丸，米湯下。

《蒼生司命・大便血證》 大便見血多原坐卧風濕、醉飽入房、餐冷停寒、濕熱鬱積，以致榮血失道，滲入大腸，此腸風、臟毒之所由作也。挾熱下血，清而色鮮者，爲腸風。邪氣外入，隨感而隨見也。挾冷下血，濁而色黯者，爲臟毒。鬱積至久而始發也。糞前出者，爲近血，出於腸胃。糞後出者，爲遠血，出於肺肝。便血大下爲瀉血。又有另作一泓，唧唧然出，有力而遠，四散如篩，腸腹中作痛者，多由熱毒所作，悉屬胃與大腸主病。丹溪曰：凡下血不可純用寒涼藥，必加辛味爲佐。久不愈，用溫劑，必兼升舉藥，仍加酒浸、酒炒，以寒因熱用故也。治法通用槐花、槐角、地榆、生地、扁柏、條芩、炒連、梔子、川芎、歸尾、阿膠、升麻、白芍、茯苓、蒲黃。兼風邪者，加秦艽、防風、荆芥、香附、白芍、蒼朮。腸風用蒜連丸獲效。臟毒人實，宜桃仁、紅花、蘇木之類少行之。瀉血大下不止，四物加槐花、黃連急治。百草霜研末，或百藥煎爲丸，每服二三錢，酒調下。仍以上項藥加減，添連房、棕櫚灰劫止。有氣虛下陷者，當升提之，補中益氣，調中益氣，加槐花、芩連、乾薑少許。大抵人身精血，皆生於穀氣，脾胃統血，故治斯病者，不宜純服寒涼，必資補劑收功。久病虛弱，必資黃芪四君子湯、參苓白朮散以和之。胃氣一回，諸血自循於經絡矣。又，方書論：血從下流爲順，易治；若大下數升，形肉枯槁，此爲陰脱也。正所謂：微則易治，甚則難痊。若先吐血，後變爲下血，則又吉矣。脈大身熱者死。腸澼下膿血，脈弦絕者死，滑大者生。

《蒼生司命・大便血方》 槐角地榆湯。

防風秦艽湯　治腸風。

百草霜丸。

去污蘇木湯　人實者可服。

黃連四物湯　治大下瀉血。

黃芪四君子湯　治去血多而虛弱。

參苓白朮散　治同上。

滾痰丸　治下血暴起。可服二三次。下血久者，氣血虛弱，不可用此，只宜服蒜連丸。

胡梅林用效，腸風下血方：

當歸　川芎　防風　玄明粉兩半　升麻　白芷　甘草　槐角　地榆　槐花　枳殼　人中白一兩　枯礬三錢　黃連一兩二錢

《古今醫統大全・血證門・治法》　大便血，先血後糞爲近血，來自大腸，四物加槐花、檳榔、枳實、條芩之類以瀉大腸之火。先糞後血爲遠血，來自小腸，四物加木通、梔子、黃連之類以瀉小腸之火。【略】

血出于大便者，清之以槐花、柏葉、條芩之類，止之以地榆、茅根、荆芥、白芷、黑倍子、白椿根皮之類。

大便下血，有熱，有虛熱，用四物加條芩、梔子、秦艽，虛用四物加乾薑、阿膠、升麻。

便血有風邪下陷者，蓋風傷肝，肝主血故也。宜升提之，四物湯加防風、荆芥、升麻、柴胡、秦艽、槐花、條芩、地榆、枳殼之類。

下血傷濕熱者，宜行濕消熱，用蒼术、白术、黃連、黃柏、黃芩、生地黃膏，爲丸服。

《慎齋遺書・腸風》　腸風泄瀉，血出於脾，厚朴丸。心火乘脾，血出於心，歸脾湯。因酒濕熱，黃芩湯，加川黃連丸。內傷勞碌，補中益氣湯，加地榆。陰結下血，漸漸至多，腹痛不已，地榆湯。久風入中，秦艽丸。久患腸風，十全大補湯。眞腸風，風入中而化火也，地榆、槐花對證之藥。腸風下血不止，白芷、烏梅二味煎服，以肝臟血，脾統血也。

《醫學入門・雜病用藥賦》　臟毒：蒼地卷柏連殼芎，臟頭參丸可吞。蒼地丸，治下焦便血。黃連丸，治熱毒下血。臟頭丸，治腸風下血脫肛。苦參丸，治腸風下血，及久年痔漏。

腸虛：龜枯礬附烏荆芎，腸風黑散急服。活龜丸，大能扶衰益弱，補陰壯陽。又治腸風痔漏。龜柏丸，治便血多而致虛，腰腳軟痛及麻風瘡癩見面。

《古今醫鑑・腸澼》　脈　便血則芤，數則赤黃。實脈癰閉，熱在膀胱。

病　夫腸澼者，大便下血也，又謂腸風臟毒是也。皆由飽食炙煿，生冷酒色，并傷坐卧當風，榮衛氣虛，風邪冷氣，進襲臟腑，因熱乘之，血滲腸間。腸風邪氣入臟，臟毒是臟中積毒。風則散之，熱則清之，寒則溫之，虛則補之，停滯則疏滌之。

治　腸風下血必在糞前，是名近血。色清而鮮，其脈必浮，宜敗毒散主之。臟毒下血必在糞後，是名遠血。色黯而濁，其脈必沉滯，香連丸主之。臟寒下血，無痛，脈沉微。經云：陽虛陰必走。宜以薑桂之類，溫則血歸經也。積熱下血，純下鮮血，甚則兼痛，脈洪數，宜三黃丸主之，或敗毒散加黃連。腸風者，邪氣外入，隨感隨見，所以其色清也。臟毒者，蘊積毒，久而始見，所以其色濁。治腸風以散風行濕藥，治臟毒以清濕涼血藥。又要看其虛實新久之不同，新者實者，宜降之瀉之；虛者久者，宜升之補之，故治法有所異也。

又　枳殼散　治大便下血。

一方，加當歸、生地黃、防風各五錢。

海上方，治腸風下血，痔漏脫肛：絲瓜根，經霜二三次，收採洗淨，夜露十餘宿，懸當風處陰乾。每服三五錢，剉散，水煎熱，去渣，滴香油如錢大，空心溫服。忌鷄、燒酒，一日一服，即效。

乾柿散　治腸風，臟毒，腸澼，神效。

槐黃丸周後峰傳　治腸風臟毒，便血痔漏，神效。

解毒四物湯京師傳　治大便下血，不問糞前糞後，腸風臟毒等證。腹脹，加陳皮六分。氣虛，加人參三分，白术三分，木香三分。腸風，加荆芥五分。氣下陷，加升麻五分。心血不足，加茯苓六分。虛寒，加炒乾薑五分。

《醫方考・血症門》　胃風湯

人參去蘆　白术炒　茯苓去皮　川芎洗淨　當歸酒洗　白芍藥炒　桂炒。等分

風邪入於腸胃，泄下鮮血，或腸胃濕毒，下如豆汁瘀血者，此方主之。風，陽邪也，血得之則善行，故下鮮血。濕，陰邪也，血得之則敗壞，故如豆汁。氣血虛而後邪湊之，故用人參、白术、茯苓以補氣，用川芎、當歸、芍藥以養血。肉桂之辛，可以散風邪，肉桂之熱，可以燥濕毒。血藥得之可以調營，氣藥得之可以益衛。又曰：白术、茯苓能壯脾而療濕，川芎、肉桂能入血而驅風。

槐花散　腸風藏毒下血，此方主之。槐花、側柏能涼大腸之血，荆芥、枳殼能療大腸之風，風熱相搏者，治之良。

酒煮黃連丸　濕熱酒毒，令人便血者，此方主之。黃連苦寒，枯燥之物也。苦寒故能勝熱，枯燥故能勝濕。而必煮以酒者，非酒不能引之入血也。

柏灰散　臟毒下血不止者，此方主之。藏毒之初宜涼血，涼血皆苦寒之藥，久久則氣寒，而血益不固矣。法曰：澀可以固脫。故用柏灰之澀以止之。四時采之必辯其方者，取其得氣之厚也。他如乾柿餅燒灰亦良。

人參樗皮散　臟毒挾熱下血，日久不止者，此方主之。臟毒，腸毒也。挾熱者，謂挾客熱與飲酒之類也。日久不止，則氣亦虛，而不足以固血矣。故用人參之甘以補氣，樗根之澀以固血。補以舉之，澀以劫之，雜霸之治也。

《仁術便覽・下血》　一方，治下血有熱。

當歸　川芎　芍藥　地黃　山梔炒　升麻　秦艽　阿膠珠

右每服一兩，水一鍾半，煎至一鍾，空心熱服。渣即時煎服。

一方：治大便下血，因酒過度，腸中有濕毒，下血。

南葛根一錢　歸身八分　白朮一錢　三七七分　地錦草醋洗，一錢　枳殼酒炒，五分　梔子酒炒，五分　條芩鹽炒，五分　赤茯苓一錢　白芍四分　蒼朮四分　黃連同吳茱萸酒浸一夜，去茱萸，炒，一錢　生地七分　玄參五分　黃柏二分　甘草五分　棗二枚

水一鍾半，空心熱服。

治便血腹中痛，謂之熱毒。

芍藥　黃連　當歸各二錢半　淡竹葉　大黃各一錢　甘草炙，一錢

腹痛甚，調木香、檳榔末各五分。

水煎，空心溫服。【略】

槐花散　治腸胃有濕，脹滿，下血。

當歸活血散　治腸癖下血，濕毒下血。

平補地榆湯　治結陰便紅。【略】

治腸風下血，或在糞前糞後秘方：

川芎　黃柏　黃連　梔子　芩各一錢　當歸　芍藥　熟地　地榆各八分　苦參七分　槐角八分　側柏葉八分

每服七錢，水煎，空心連進三四服。【略】

胃風湯　治虛風證能食，麻木，牙關緊搐，目內瞤，或胃風面腫。

歸脾湯　治思慮傷脾，不能統攝心血，以致反行，或吐血、下血。

《萬病回春・失血》　便血者，大便出血，臟腑蘊積濕熱也。

清臟湯　治大便下血，不問糞前糞後，幷腸風下血。腹脹，加陳皮六分。氣虛，加人參、白朮、木香各三分。腸風，加荊芥五分。氣下陷，加升麻五分。心血不足，加茯苓六分。虛寒，加炒黑乾薑五分。

一方，去阿膠，加苦參七分。

滋陰臟連丸　治大便下血去多，心虛四肢無力，面色痿黃。

腸風下血者，必在糞前，名近血也。

柏葉湯。

地榆散。

臟毒下血者，必在糞後，名遠血也。

解毒湯　一名八寶湯，治臟下血。

槐花散　治糞後紅。

灸法：治下血無度。灸脊中對臍一穴，五壯或七壯，永不再發。

補遺方

清榮槐花飲　治便血不拘新久。

地榆槐角丸。

實腸化毒丸　治腸風下血，赤白痢疾。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雜症・腸風》　治便紅或因酒毒發者，南昌鄧思濟傳：

先用川黃連去鬚切片，酒炒細末，一服三錢，空心白酒調下。忌葷腥一日。服連末後，必腹痛，去血愈多。復用白芍藥一兩、白朮五錢，甘草三錢，同炒，揀開，先用白芍藥煎湯服，腹痛自止。後以白朮、甘草同煎服，遂愈。又一法，以粳米三分、糯米七分煮粥，空腹服，遂愈。此無他，補胃氣則陽明調，所以便紅自除也。

腸風：

黃芪蜜炙，三錢　白芍藥酒炒，三錢　炙甘草一錢　麥門冬去心，五錢　生地酒洗，四錢　當歸酒洗，二錢　荊芥一錢，炒　白芷一錢　柴胡五分　地榆酒洗，三錢　人參一錢　五味子八分，去枯者，打碎蜜蒸

河水二鍾，煎八分，空腹饑時服。

治腸風：因飲酒過多得之者，效甚。

專服北五味，打碎蜜蒸，爲細末，蜜丸，每清晨服三錢，服至半年。因味酸甚，服後喉中覺吞酸，加熟地黃等分爲丸服。久腸風頓止。

《濟世全書・腸澼》 腸胃流熱，則糞門暴腫。用蝸牛細研，塗之則消。滌腸湯主方，治大便下血，大腸痛不可忍，肛門腫起。外用金鳳花煎水頻洗肛門，腫痛亦消。

按右方治便血，內有實熱者宜之。

滋陰清臟湯，治大便下血，腸風下血。

臟毒下血方：

當歸　川芎　白芍　生地黃　黃連炒　枳殼炒　防風　荆芥　槐花炒　地榆　烏梅　甘草　樗根白皮即椿根皮

右剉，水煎，食前服。

治腸風糞前後下血：四物湯合黃連解毒湯，加苦參、槐角子、地榆、側柏葉。

治臟毒下血：用黃連解毒湯合四物湯，相停爲末，滴水爲丸。每服八九十丸，空心，陳米飲送下。

按右方治便血，屬虛有熱者宜之。

枳連丸　治腸胃閉悶下血，積熱臟毒。

斷紅散　治腸風臟毒下血。遠年者亦斷根。

按右方治臟毒下血，專清之劑。

治腸風下血：楓球微炒，曬乾爲末，每服三錢，酒調下米湯亦可。

治腸風臟毒奇方：

一兩槐花一兩連，只宜同炒不同研，血在糞前槐調酒，血在糞後酒調連。治大便下血：石蓮肉四兩，去殼搥碎入公豬肚內，水煮爛。去蓮肉，將肚幷湯食之。立止。

《景岳全書・雜證謨・血證・便血論治》 便血之與腸澼，本非同類。蓋便血者，大便多實而血自下也。腸澼者，因瀉利而見膿血，即痢疾也。觀《內經》曰：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入五臟則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此可見腸澼之因飧泄，自與便血不同，而治亦有異。且便血有夙疾，而腸澼惟新邪，尤爲易辨。今諸書以此類言者，皆誤也。茲列便血證治於此，而腸澼之義則在痢疾門。故凡臨此證者，必須詳察大便之燥泄何如，庶不致疑似誤認之謬。然多酒之人，必多溏泄，亦多便血，是又不可因泄而作腸澼也。

一、大便下血，多由腸胃之火，蓋大腸小腸皆屬於胃也。但血在便前者，其來近，近者，或在廣腸，或在肛門。血在便後者，其來遠，遠者，或在小腸，或在於胃。雖血之妄行，由火者多，然未必盡由於火也。故於火證之外，則有脾胃陽虛而不能統血者，有氣陷而血亦陷者，有病久滑泄而血因以動者，有風邪結於陰分而爲便血者。大都有火者多因血熱，無火者多因虛滑，故治血者，但當知虛實之要。

一、下血因火者，宜清熱爲主，惟約營煎最佳，次以地榆散、槐花散、黃連丸、槐角丸之類主之。若熱在脾胃小腸之間，而火之甚者，宜抽薪飲、黃連解毒湯之類主之。若素以腸臟多火，而遠年近日臟毒下血久不能愈者，宜臟連丸、豬臟丸主之。若大腸風熱而血不止者，宜防風黃芩丸主之。

一、酒毒濕熱結畜大腸下血者，宜約營煎、聚金丸，或槐角丸之類主之。若但以寒濕而無火下血者，宜二术煎，或四君子湯主之，或葛花解醒湯亦佳。

一、脾胃氣虛而大便下血者，其血不甚鮮紅，或紫色，或黑色，此陽敗而然，故多無熱證，而或見惡心嘔吐。蓋脾統血，脾氣虛則不能收攝，脾化血，脾氣虛則不能運化，是皆血無所主，因而脫陷妄行，速宜溫補脾胃，以壽脾煎、理中湯、養中煎、歸脾湯，或十全大補湯之類主之。

一、氣陷不舉而血不止者，宜補中益氣湯，或壽脾煎、歸脾湯主之。若微陷而兼火者，宜東垣加減四物湯主之。若氣大虛而大陷者，宜舉元煎主之。

一、血滑不止者，或因病久而滑，或因年衰而滑，或因氣虛而滑，或因誤用攻擊，以致氣陷而滑。凡動血之初，多由於火，及火邪既衰而仍有不能止者，非虛即滑也。凡此之類，皆當以固澀爲主，宜勝金丸、香梅丸之類主之。然血滑不止者，多由氣虛，宜以人參湯送之尤妙。或以補中益氣湯、歸脾湯、舉元煎，理中湯加烏梅、文蛤、五味子之類主之。若滑甚不能止者，惟玉關丸最佳。

一、結陰便血者，以風寒之邪結於陰分而然，此非傷寒之比，蓋邪在五臟留而不去，是謂之結陰。邪內結不得外行，則病歸血分，故爲便血。經曰：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正此之謂。此宜外灸中脘、氣海、三里以散風邪，內以平胃地榆湯溫散之劑主之。

一、怒氣傷肝，血因氣逆而下者，宜化肝煎、枳殼湯之類主之。若逆氣散而微有火者，宜黃芩芍藥湯主之。若肝邪乘胃，以致脾虛失血者，自無煩熱氣逆等證，宜從前脾胃氣虛證治，不得平肝以再傷脾氣也。

一、凡因勞倦、七情、內傷不足，而致大便動血者，非傷心脾，即傷肝腎。此其中氣受傷，故有爲嘔惡痞滿者，有爲疼痛泄瀉者，有爲寒熱往來，飲食不進者。時醫不能察本，但見此證，非云氣滯，即云痰火，而肆用寒涼，妄加攻擊，傷而又傷，必致延綿日困。及其既甚，則多有大便下紫黑敗血者，此胃氣大損，脾元脫竭，血無所統，故注泄下行，陽敗於陰，故色爲灰黑。此危劇證也，即速用回陽等劑猶恐不及，而若輩猶云：今既見血，安可再用溫藥，必致其斃。吁！受害者殊爲可憫，害人者殊爲可恨。

《理虛元鑑・腸風便血不同怯症》 每見先天不足之人，得腸紅便血之症，不肯自認爲勞怯，且以爲輕病而不治，久久至氣血盡而不治者甚多。不知虛弱之人，饑飽勞役，風寒暑濕乘虛而入，兼之酒色太過，濕滯中州，元氣下陷，客風邪火，流入腸胃，氣滯血凝，腐敗潰亂，而成土崩河決之勢。若不速治，將成大患。治法如何？曰：不過散其風，燥其濕，寬其腸，行其氣，活其瘀，止其血，升其陷而已。散風用炒黑防風、荊芥爲主，此二味生用則能散風於上部，炒用則散風於二腸，荊芥尤爲要藥。寬腸行氣，以炒枳殼爲主。止血，以炒黑蒲黃、醋炒地榆爲主。行瘀，以紫菀爲主，兼有調血歸經之妙。升陷，以升麻、柴胡爲主。燥濕，以白术、澤瀉、茯苓爲主。風散濕除，氣行瘀消，元陽生發則病自愈。

又 能節勞戒氣，貶酒卻色，善自調攝，且知起居服食禁忌，自不復發。更兼以調和氣血，補助先天之劑投之，與虛勞血症收功之法同治，終生可以無患。

《張氏醫通・諸血門・下血》 蓋腸風所下之血，清而色鮮，四射如濺，乃風性使然。《素問》所謂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是也。先與瀉青丸一二劑，後與逍遙散，加酒煮黃連、羌、防、烏梅。虛人，人參胃風湯最捷，人所不知。若肛門射血如綫，或點滴不已者，乃五痔之血，當詳本門治之。血濁而色黯者，爲藏毒，蘊積毒氣，久而始見也，宜小烏沉湯下黑神散。脈實便秘勢盛者，藏連丸。腸風挾濕毒者，下如豆汁兼紫黑瘀血，此醇酒厚味所釀之濕，由足陽明隨經入胃，淫溢而下也。脈細有寒者，升陽除濕防風湯。脈數有熱者，去二术，加黃連、當歸、甘草。

腸風下血，以劉寄奴半兩、芽茶一兩、墨灰三錢爲散，分三服，烏梅湯送下，其血立止。後宜多服歸脾湯調理。【略】色鮮紫者，爲熱傷陰絡，槐花炒研，米湯服之，槐角煎膏尤妙。色稀淡者，爲脾虛，一味白术，米湯丸服。色瘀晦者，爲積血，以亂髮二兩、紅花四兩，入煬成罐中煅過，去紅花灰，止用髮灰。研細分三服，空心，炒黑地榆煎湯送下，三日必效。【略】因冷飲中寒，或雜食生冷，血爲寒凝而下，必腹痛，色晦淡，宜附子理中倍炮薑，加酒連。

陰結便血者，厥陰肝血內結，不得陽氣統運，滲入腸間而下，非謂陰寒內結也。補中益氣倍黃耆，加炮薑。上二證諸家悉採《寶鑑》平胃地榆湯、結陰丹，從無言及其非者，敢力正之。

內傷瘀血，胸脅小腹急痛，桃仁承氣湯、代抵當湯，隨痛之高下選用。大黃俱宜童便浸透，更用韭汁製。虛人可略加桂、附二三分。若瘀滯色晦不鮮者，久當用溫血藥，始得奏效。

血枯大便燥結而下鮮紫血者，此大腸燥結而下也，一味槐角膏涼潤之。又方，眞麻油衝入腐花，空腹食之，三日即愈。腸風便血，一味旱蓮花，濃煎葱白湯過口，一服立效。又方，治腸風便血，劉寄奴半兩、松蘿茶一錢、烏梅肉一枚，煎服效。

《醫學心悟・便血》 便血症有腸風，有臟毒，有熱，有寒。病人臟腑有熱，風邪乘之則下鮮血，此名腸風，清魂散主之。若腸胃不清，下如魚腸，或如豆汁，此名臟毒，芍藥湯主之。凡下血症，脈數有力，唇焦口燥，喜冷畏熱，是爲有火，宜用前方加黃芩、丹皮、生地之屬。若脈細無力，唇淡口和，喜熱畏寒，或四肢厥冷，是爲有寒，宜用溫藥止之，理中加歸、芍主之。若便久不止，氣血大虛，宜用歸脾、十全輩，統血歸經。血本屬陰，生於陽氣，治者宜滋其化源。

《四聖心源・便血》 血生於脾，藏於肝，肝脾陽旺，血溫而升，故不下泄。水寒土濕，脾陷土鬱，風動而行疏泄之令，則後脫於大便。

陽氣收斂，則土溫而水暖，其脾濕而腎寒者，庚金之收令不行也。後世以爲腸風而用清潤，脾陽愈敗而愈陷，無有止期也。

其肝脾陽敗，紫黑瘀腐，當補火燥土以回殘陽，暖血溫肝而升鬱陷。若痔漏、脫肛之治，亦依此法通之。

桂枝黃土湯。

便血之證，亦因水土寒濕，木鬱風動之故。仲景黃土湯，术、甘、附子，培土溫寒，膠、地、黃芩，清風瀉火，黃土燥濕扶脾，法莫善矣。此加桂枝，以達木鬱，亦甚精密。

《醫級・雜病・溺血便血》 下血辨熱邪內損，病自三焦。蓄血分寒滯熱瘀，症由肝胃。寒凝而下者，色黑黯而腹脹且疼。熱溢日下者，色鮮赤而腹無脹痛。瘀去而新亦流，弗宜再遂。驟下而不得止，急進調培。糞前糞後號腸紅，辨腸火血來遠近。便出燥堅繼膿血，爲內痔臟毒沉疴。後重膿血者，當求澼血之條。強勞奔陷者，亟進中虛之治。硬滿身黃未下，非導不瘥。泄血已久，減餐，非補莫挽。

火迫腸而注泄，進約營煎地榆散槐連。寒蓄瘀而脹疼，投薑桂紅桃四物湯蘇木茜草。色黯脹疼者，通瘀煎失笑散。色赤弗痛者，四物湯二連黃連、胡連也。腸風，投臟連丸槐角丸，參炒荊柿炭黃芪。癰痔，進豬肚丸銀花酒，或閉管丸保陰煎化毒丹。酒濕蓄結便血，聚金丸二妙散葛花。氣血不攝瀉紅，補元煎補中荷蒂桔梗。陰結症久不已，炙氣海可散結而泄邪。血滑病屬隧傷，進玉關丸合十灰散而斷下。怒傷肝而血泄，黃芩湯芍藥湯化肝煎。勞傷脾而血奔，理中湯四君子湯溫胃飲。花蕊石散當歸大黃湯，導結疼之瘀滯。四物知柏地黃湯，淨餘熱之停留。脾不統而血鴨，歸脾湯眞武湯補中。陰陡走而陽飛，參附右歸丸八味丸。陷枯敗竭，參茸贊化丹斷紅丸。滑不統藏，髮炭棕灰散，五黑散。下血便紅諸候，條分句晰詳明。

溺血便血之候，血從下竅而出，皆陰絡受傷所致。故凡腸紅痔毒、腸風澼血，蓄瘀之同出乎二陰者，一皆陰絡之傷也。故此症先辨有無脹滯，如有脹滯，必需消導。若虛傷不攝，宜培補而升舉之。【略】至于便血之候，亦當辨其前後由來之遠近。凡血在糞前者，其來近而在腸。血見糞後者，其來遠而在胃。在腸者宜清導，在胃者宜養攝也。若下血之候，與便血雖同一泄血，其症則大有不同。蓋便血雖痼疾，而症則徐緩。若下血，則病來暴急。血雖出於肛，而其來必自胃。雖來自胃，而胃爲藏府之海，四旁有病，皆能致之。故凡心肝脾腎陰絡內傷者，無論虛實之因，皆能爲下血之候。其病急驟，若血脫，則危可立待，故必與便血分舉而言之也。暴至新邪，清導可已，積虛陡發，調補難平也。若臟毒內痔澼血之候，積久深固，先宜清導，繼則補中，清腸自已。篇中所集諸法，簡而明備，得逐究而化裁之，自有得心應手之妙。

《醫略・經驗簡易良方》 腸紅，用瓜子殼炒焦磨末食之，不拘多少，以愈爲止。

痔血腸風，大甘草一斤、淨銀花一斤二味，曬乾爲末，不見火氣，煉蜜爲丸。清晨每服四五錢，神效。

《筆花醫鏡・臟腑證治・大腸部》 大腸寒者，積冷也。脈右尺必沉遲，其症爲久痢，爲便血。【略】便血者，肢冷喜熱，寒在腸也。附子理中湯加歸、芍主之。

大腸熱者，肺經移熱居多。脈右尺必數，其症爲便血，爲腸風，爲脫肛。【略】便血者，口燥唇焦，熱在腸也，芍藥甘草湯加黃芩、丹皮、生地。腸風者，臟腑有熱，風邪乘之，故下血而腹不痛，清魂散主之。

《醫學妙諦・便血》 何書田曰：便血一症，古有腸風、臟毒、脈痔之分，其實不外乎陰絡受傷也。能別其血之遠近，而決其臟腑之性情，則不致氣失統攝，血無所歸，如漏卮不已耳。肺府致燥澀，宜潤降，如桑麻丸及天冬、地黃、銀花、柿餅之類。心病則火燃血沸，宜清化，如竹葉地黃湯及補心丹之類。脾病必濕滑，宜燥升，如茅术理中湯及東垣益氣湯之類。肝病有風陽痛迫，宜柔泄，如駐車丸及甘酸和緩之劑。腎病見形消腰拆，宜塡補，如虎潛丸及理陰煎之類。至膽經爲樞機，逆則木火煽營，宜桑葉、山梔、丹皮之清養。大腸爲燥腑，每多溫熱風淫，宜辛涼苦燥。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臟病腑病無不兼之，宜和宜補，應熱應寒，難以盡言。脾胃爲柔臟，可受剛藥。心肝爲剛臟，可受柔藥。羅謙甫治便血以平胃散作主，加桂附乾薑，重加炒地榆以收下濕，頗見神效。溫煦奇腎，用斑龍丸。疏補中土，用枳术丸。守補心脾，用歸脾丸。脾濕腎燥，用黑地黃丸。大補精氣，用天眞丸。升降脾胃，用平胃散。堵截陽明，用禹餘糧赤石脂丸，復從前之湯液，用五仁湯。善病後之元虛，用養營湯。

又 便血不外風淫腸胃、溫熱傷脾二義。《內經》謂是陰絡受傷，陰絡即臟腑隸下之絡也。【略】

下血大腸多溫熱，腸風臟毒清濁譯。糞前近血熱在下，糞後遠血熱上臧。四物荊槐榆悉妙，棕灰陳皮殼枳殼苓甘襄。發熱柴胡膠龜版效，血虛熟

地血餘嘗。瘀塊桃紅丹尾鱉，延胡赤芍同前方。

濕熱：

荊芥炭、川連、烏梅、廣皮、茅朮、地榆、甘菊炭、黃芩、白芍、川朴、槐米、於朮、茯苓、桑葉、澤瀉、丹皮。

陽虛寒濕：

茅朮、廣皮、炙草、柴胡、人參、附子、川朴、炮薑、升麻、地榆、茯苓、防風根、白芍、荷葉、建神麴、葛根。

大腸血熱：

生地、地榆炭、黃柏、料豆皮、柿餅、山梔、丹參、炒樗皮、槐花、炒黃芩、丹皮、元參、五加皮、當歸、炒銀花、白芍。

脾胃陽虛：下血如注。

四君子湯加木瓜、炮薑、禹糧石脂丸。

陰傷腸胃：

生地、丹皮、竹心、茯苓、補陰丸、元參、連翹、天冬、牛膝、虎潛丸。

陰虛血澀：肛墜掣痛，肛門若火焰，陽不和平，仍是陰精失涵。

生地炭、火麻仁、歸鬚、冬葵子、料豆皮、查炭。

脾腎虛：

六味丸加芡實、五味子、蓮肉、歸脾丸。

腎陽虛：

人參、蓯蓉、補骨脂、柏仁、韭子、鹿茸、鹿角、巴戟天、遠志肉、茯苓、熟地、菟絲子、歸身。

腎陰虛：

熟地、龜版心、歸身、知母、山藥、山萸、料豆皮、白芍、茯神、地榆、丹皮、五味子、烏梅花、龍骨。

勞力絡傷：瘀必結於絡，絡及腸胃而後下，乃一定之理。

人參、陝當歸、茯苓、炙草、大白芍、肉桂。

血瘀在絡：

歸鬚、旋覆花、柏子仁、桃仁、新絳、青葱管。

陽明不闔：

人參、炒川柏、山萸肉、赤石脂、烏梅、禹餘糧、五味子、白粳米、清心蓮子飲、人參、柴胡、黃芩、地骨皮、車前子、黃耆、茯苓、甘草、石蓮子、麥門冬。

《潛齋簡效方・腸風痔血》 棉花子，炒黃黑色，去殼爲末，陳米濃汁加黑沙糖，丸如梧子大。每晨開水送三錢，服三斤斷根。

生豆腐渣，鍋內炒燥，爲末。每服三錢，白沙糖湯下，日三次。遠年垂危者亦效。

瓜子殼一味，煎濃湯服，立愈。兼治吐血。

鴉膽子即苦參子，已試取囫圇仁，每七粒，以龍眼肉包之。每服三包，白湯下，重者日三服。忌葷酒，戒鴨肉。兼治休息久痢，極效。

柿餅煆存性，研，再以煮爛柿餅杵和丸如梧子大。仍以柿餅湯下。久服神效，王道法也。

《類證治裁・便血》 便血與痢血異，便血宿疾，痢血新邪，兼有膿雜。與腸風臟毒尤別。便血火淫，腸風風淫，臟毒濕熱淫兼積毒。便血由腸胃火傷陰絡，血與便下。治分血之遠近，虛實新久，不可概行涼血澀血。《金匱》以先便後血爲遠血。先血後便爲近血。其血色鮮稠爲實熱迫注，多醇酒厚味釀成，約營煎地榆丸。色稀淡爲脾胃虛寒，歸芍異功散加炮薑。色瘀晦爲陽衰不攝。因中寒食冷，氣滯血凝，必腹痛嘔瀉，附子理中湯倍炮薑。思傷心脾，氣不統血，或年衰病久，歸脾湯。惟初起血中伏火，用桂圓肉包鴉膽子肉十枚，勻兩包，四五服效。若未止，用劉寄奴五錢、松蘿茶一錢、烏梅肉一枚，煎服效。久而氣陷血脫，補中益氣湯。血滑不止。舉元煎下玉關丸。若面色萎黃，下元虛憊，加味六君子湯下斷紅丸，或十全大補湯去茯苓加防風。其結陰便血，脈必虛澀，係厥陰肝血內結，陽失統運，滲入腸間。諸家謂陰寒內結，非也。遵醫通補中益氣湯，倍黃耆，加炮薑。宿有血症，因感濕熱，血下紫黑，乃濕毒腸澼。升陽益胃湯。凡便血及腸風服藥不效，山查子散。大便燥結，肛頭血出。熟地一兩蒸食。

腸風　血清色鮮，遠射四散如篩，風性疏也。經言：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加減四物湯加秦艽。虛者人參胃風湯。腸風挾濕，下如豆汁，或瘀紫，升陽除濕防風湯。有熱加黃連、當歸、甘草。若濕熱內蘊，下血腹滿，槐花散。初起血熱，槐花飲。久則兼挾寒濕，厚朴丸。血滑不止，惜紅煎。脾脈浮緩，土虛風濕交乘。加味六君子湯、十全大補湯。腸風兼瀉。米豆散。

臟毒　血濁而色暗，係濕熱蘊毒，輕者豬臟丸，重者臟連丸。酒毒釀濕熱下血。聚金丸。

《評琴書屋醫略・便血》 此症有風淫腸胃，有濕熱傷脾。始則臟腑受傷，久則陰絡亦損。治原不一，茲即大腸受熱者訂一方，俟因症加減。

大生地六錢　黃柏炭七分　槐花一錢半　赤小豆四錢　地榆炭七分　銀花一錢半　加木賊一錢、烏梅二個同煎。梅或煅炭用。

熱甚，再加黃芩、蓮葉，或桑葉、丹皮。如服二三貼，血仍見，必須用黑芝麻洗淨打破、生首烏各四錢，加入同煎。去木賊、梅。因濕，加防風、白朮，去生地。因風，加荊芥、當歸、防風，去銀、槐花。若血下色淡者，另用四物湯加龜版、生首烏，製首烏煎服便合。倘便血流連，止而復發，用生首烏末，米糊丸，每服三四錢，甚效。用京柿、黑豆煎湯送下，更佳。

又 凡便血，京柿、黑豆、綠豆、赤小豆、黑芝麻、蓮米可常服。或糖作羹，或選入同豬精肉、柴魚，或豬大腸煎湯，俱佳。

《高注金匱要略・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 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

此承七條脈浮弱，按之絕者下血句。夫浮爲上焦有餘之邪火，憑凌胃中之血液，故中取以弱應，灌注大腸之虛脫而下，故按之以絕應。先便後血，便在大腸而血在胃，是血從胃而下注大腸者。胃比大腸較遠，故曰遠血。主黃土湯者，以浮爲上焦之實熱，故用黃芩，徹胸膈之火，以緩其吹噓之勢。弱爲中取而見，則知脾胃之陰陽兩空，故以灶中黃土爲君，白朮、甘草爲臣，而益其中焦之氣，以地黃、阿膠爲佐，而幷益其中焦之血。

然後殿之以附子者，蓋又以辛熱而托其按欲絕之脈，幷以提其下脫之血也。

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先血後便，血在廣腸之末，故曰近血。赤豆蔓生，且色紅臍黑，蔓生具經絡之象，色紅則入血，分臍黑則又走下焦者也。浸令芽出者，取芽性之生陽上銳也。仲景之意，以脈之按欲絕者，爲下焦氣脫血陷之診，則中取之而弱，輕取之而浮者，但當于下焦之虛處責之可矣。故用赤豆走下焦血分之性，令其芽出而上銳，領補血之當歸，直走廣腸，而復提血氣以上行也。要之，上條之血，滲自中焦，故于浮弱按欲絕之脈，三部俱責。以浮爲上焦實邪，按欲絕爲下焦虛寒，以實邪奔迫虛寒，直將中焦血液隨勢逼下，故三焦俱治，此律家不分首從之議也。此條之血，單責在按欲絕一邊，以血在魄門相近，其症最低，與按之欲絕之裏脈逼對，則知但因下焦之虛脫，而招上中之下陷耳。上焦之血下陷，故輕取之脈以浮見，中焦之氣下陷，故中取之脈以弱見。只用補其下而復提之，不特血反故道而病愈，且血寧則氣聚，而欲絕之脈自起，幷中上二焦之氣血得還，而浮弱之脈亦可漸變矣。此春秋討罪，而獨嚴主令之義也。又上條之血，從足陽明之胃絡滲入胃中而下，故黃土湯之方意，矚目在胃中者居多。此條之血，從手陽明之大腸絡滲入腸中而下，故赤豆當歸散只注意在大腸而已。諸解夢，俱道不着。

《藥症忌宜》 臟毒腸風下血，屬大腸濕熱。

忌下、燥熱。

宜清熱、涼血，兼升、甘寒、苦寒。

槐花　地榆　黃連　黃芩　生地黃　白芍藥　荊芥　防風　甘草　紅麵　側柏葉　白頭翁　蒲黃　鷄子　葛根

《醫家四要・病機約篇・風襲胃腸成便血》 便血之症，有腸風，有臟毒。皆由腸胃素有蘊熱，復加風邪襲之致病也。如下鮮血，大便燥結，名曰腸風。糞前爲近血，易愈。糞後爲遠血，難瘳。宜用槐花散治之。若血色黯濁，大便溏瀉，名曰臟毒。宜用《金匱》黃土湯治之。

《血證論・便血》 一先血後便爲近血，謂其血即聚於大腸，去肛門近，故曰近血。此有兩等證治，一爲臟毒下血，一爲腸風下血。

臟毒者，肛門腫硬，疼痛流血，與痔漏相似。仲景用赤豆當歸散主之，取赤豆芽以疏鬱，取當歸以和血。赤豆性能利濕，發芽赤色，則入血分，以爲排解之用。當歸潤滑養血，以滋大腸，則不秘結。仲景略示其端，以爲治臟毒者，必須利濕熱，和血脈也，非謂此二藥外，別無治臟毒之法。吾即此藥引而伸之，若大腫大痛，大便不通者，宜解毒湯。取防風、枳殼等疏理其氣，即赤豆芽義也。取大黃、赤芍等滑利其血，即仲景用當歸之義也。若大便不結、腫痛不甚者，不須重劑，用四物湯加地榆、荊芥、槐角、丹皮、黃芩、土茯苓、地膚子、苡仁、檳榔治之。四物湯即仲景用當歸養血之義，所加諸藥即仲景用赤豆芽，以疏利濕熱而解血鬱也。仲景但用養血疏鬱，今恐濕熱難解，故兼用清藥。欲止血者，兼服石灰散亦可。

臟毒久不愈者，必治肝胃。血者肝所司，腸者胃之關，胃若不輸濕熱於腸，從何而結爲臟毒哉？肝之血分如無風火，則亦不迫結肛門矣。治胃宜

清胃散，加銀花、土茯苓、防己、黃柏、苡仁、車前子，升清降濁，使陽明之濕熱不再下注，則臟毒自愈。治肝者，宜龍膽瀉肝湯、逍遙散。

又有肺經遺熱，傳於大腸，而久不愈者，必見寸脈浮數洪澀，口渴溺黃，欬逆等病，方用人參清肺湯。取烏梅、粟殼酸澀之品，以收斂肺氣，而餘藥安肺，肺自不遺熱與腸矣。若去此二味，而用薄荷、桔梗以代之，則又義取解散，在人鬱化耳。

腸風者，肛門不腫痛，而但下血耳。臟毒下血多濁，腸風下血多清。仲景書無腸風之名，然《傷寒論》云：太陽病，以火攻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圊血。太陽病下之，脈浮滑者，必下血。兩條皆謂太陽外邪內陷而下血。又云：陽明病，下血讝語者，為熱入血室。厥陰篇云：若厥而嘔，胸脅煩滿者，其後必便血。此即今所謂腸風下血之義。夫腸居下部，風從何而襲之哉？所以有風者，外則太陽風邪傳入陽明，協熱而下血，內則厥陰肝木虛熱生風，風氣煽動而血下。風為陽邪，久則變火，治火即是治風。凡治腸風下血，總以清火養血為主，火清血寧而風自熄矣。《壽世保元》用槐角丸統治之而未明言其義，吾謂此方，荊、防治太陽陽明傳入之風，烏梅、川芎治肝木內動之風，餘藥寧血清火，以成厥功，宜其得效。然而外風協熱，宜得仲景葛根黃連黃芩湯之意，使內陷之邪，上升外達，不致下迫，斯止矣。治病之法，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吐衄所以必降氣，下血所以必升舉也。升舉非第補中益氣之謂，開提疏發，皆是升舉，葛根黃連黃芩湯加荊芥、當歸、柴胡、白芍、槐花、地榆、桔梗治之。若肝經風熱內煽而下血者，必見脅腹脹滿，口苦多怒，或兼寒熱，宜瀉青丸治之，逍遙散、小柴胡均可加減出入。謹按：肝風所以能下血者，何也？肝主血，血室又居大腸膀胱之間，故熱入血室，有小便下血之證，內有積血，有大便黑色之證。蓋肝血上干，從濁道則吐，從清道則衄；肝血下滲，從清道則尿血，從濁道則下血。肝為風木之臟，而主藏血，風動血不得藏，而有腸風下血之症。上數方，力足平之，或用《濟生》烏梅丸亦妙。以烏梅斂肝風，以僵蠶息肝風，風平火息，而血自寧矣。然肝風動血，宜得仲景白頭翁湯之意，以清火消風較有力量。或四物湯合白頭翁湯，兼補其血，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此之謂也。如無白頭翁，則擇柴胡、青蒿、白薇代之，桑寄生得風氣而生，代白頭翁更佳。又曰肝經之橫，以肺經不能平木故也。肺與大腸又相表裏，借治肺經，亦隔治之一法。虛者人參清肺湯，實者人參瀉肝湯。

凡腸風臟毒，下血過多，陰分虧損，久不愈者，腎經必虛，宜滋陰臟連丸，啓腎陰以達大腸最妙，六味丸加蒺蓉、槐角皆宜。

一、先便後血為遠血，謂其血在胃中，去肛門遠，故便後始下，因名遠血，即古所謂陰結下血也，黃土湯主之。黃土名湯，明示此症係中宮不守，血無所攝而下也。佐以附子者，以陽氣下陷，非此不能舉之。使黃芩者，以血虛則生火，故用黃芩以清之。仲景此方原主溫暖中宮，所用黃芩，乃以濟附子之性，使不燥烈，免傷陰血。普明子謂：此症必脈細無力，唇淡口和，四支清冷，用理中湯加歸芍，或歸脾湯、十全大補湯。時醫多用補中益氣湯以升提之，皆黃土湯之意。凡中土不能攝血者，數方可以隨用，但仲景用溫藥，兼用清藥，知血之所以不寧者，多是有火擾之。凡氣實者則上干，氣虛者則下陷，今醫但用溫補升提之藥，雖得治氣虛之法，而未得治血擾之法。予即仲景之意，分別言之。若陰虛火旺，壯火食氣，脾陰虛而肺氣燥，失其斂攝之制者，人參清肺湯治之。若肝經怒火，肺經憂鬱，以致血不藏攝者，歸脾湯加炒梔、麥冬、阿膠、五味，或用丹梔逍遙散加阿膠、桑寄生、地榆，此即黃土湯主用黃芩之義也。若係虛損不足，下血過多，脾氣不固，腎氣不強，面色痿黃，手足清厥，六脈微弱虛浮者，宜大補肝脾腎三經，人參養榮湯補脾，膠艾四物湯加巴戟、甘草補肝，斷紅丸補腎，此即黃土湯主用附之義也。能從此擴而充之，自有許多變化，豈楮墨間所能盡者。

予按此證與婦人崩漏無異，女子崩中屬虛陷，此病亦屬虛陷，女子崩中屬虛寒，而亦兼有虛熱者，男子此症亦屬虛寒，而亦兼有虛熱者。蓋女子之血有經，男子之血亦有經，同是離經之血，下泄而出，故病情相類也。但所出之竅，各有不同，崩漏出前陰，故多治肝以和血室。便血出後陰，故兼治肺腎以固腸氣。腎主下焦，主化氣上升，腎足則氣不下陷。肺與腸相表裏，肺氣斂則腸氣自固。醫者能知此理，而又參用女子崩中之法，可以盡其調治。

《醫悟・便閉脫肛便血》 便血有腸風，有臟毒，有熱，有寒。臟腑積濕蒸熱，風邪乘之，鮮血大下，名腸風，清魂散等主之。下如魚腸，或如豆汁者，名臟毒，芍藥湯等主之。脈數有力，唇焦口燥，喜冷畏熱者，濕火迫血下溢也，前方加黃芩、丹皮、生地、地榆、側柏之屬。若脈細無力，唇淡口和，喜熱畏寒，或四肢厥冷，下焦虛寒，血無所麗而下也。血色必如敗醬水，或如宿豬

肝色，宜理中加歸芍主之。如血久不止，氣血大虛，又宜歸脾、大補陰等，引血歸經。血雖屬陰，而與陽氣爲附麗，血下既久，陽失所依，是不能自靜，陽既妄動，陰愈崩竭。故治血必兼固氣，氣不傾陷，血乃自守。或妄以血脫益氣爲治本之法，不思血爲陰液，陰分已傷，豈有不補陰而反補未傷之陽者乎？況氣有餘便是火，火爲陰血大忌，是益氣非以補血，反以損血也。其亦習於俗談，未之深思者矣。

紀事

《本事方・腸風瀉血痔漏臟毒》 頃年有一人下血幾盆盆，頓爾疲苶，諸藥皆不效。予曰：此正腸風。令服玉屑圓，三服止。予苦此疾三十年，蓄下血藥方近五十餘品，其間或驗或否，或始驗而久不應，或初不驗棄之，再服有驗者，未易立談。

《醫說・腸風痔疾・臟毒下血》 洛陽一女子年四十六七，耽飲無度，多食魚蟹，攝理之方蔑如也。後以飲啖過常，蓄毒在臟，日夜二三十遍，大便與膿血雜下，大腸連肛門痛不堪任。醫以止血痢藥不效，又以腸風藥則益甚，蓋腸風則有血而無膿。凡如此已半年餘，氣血漸弱，食漸減，肌肉漸瘦。稍服熱藥則腹愈痛，血愈下。服稍涼藥則泄注氣羸，粥愈減。服溫平藥則病不知。將期歲，醫告術窮，垂命待盡。或有人教服人參散，病家亦不敢主，當謾與服之。才一服，知，二服減，三服膿血皆定。自此不十服，其疾遂愈。後問其方，云：治大腸風虛，飲酒過度，挾熱下痢膿血，疼痛多日不差，樗根白皮、人參各一兩，爲末，二錢匕，空心溫酒調下。飲酒以溫米飲代，忌油膩、濕麵、青菜、果子、甜物、雞、魚、蒜等。

《醫說・腸風痔疾・痔腸風臟毒》 王渙之知舒州，下血不止。郡人朝議大夫陳宜父，令其四時取其方：柏葉，如春取東枝之類，燒灰，調二錢服而愈。予得方，後官贛上，以治貳車吳令昇，亦即效。提點司屬官陳逸大夫，偶來問疾，吳倅告以用陳公之方而獲安。陳君蹙頞曰：先人也仍須用仄柏爲佳。道場慧禪師曰：若釋子恐難用，此不若灼艾最妙。平直量骨脊與臍平處椎上，灸七壯，或年深更於椎骨兩傍各一寸，灸如上數，無不除根者。又予外兄劉向爲嚴掾，子過之，留飲，訝其瘦瘠，問之，答曰：去歲臟毒作，凡半月自分必死，得一藥服之，至今無苦。問何藥，不肯言。再三扣，始言：只這卓子上有之，乃是乾柿燒灰，飲下二錢。《本草》曰：柿治腸癖，解熱毒，消宿血，有病者宜求之。

《儒門事親・雜記九門・下血》 一男子臟毒下血，當六月間，熱不可堪，自甘於死。忽思冰蜜水，猛捨性命飲一大盂，痛止血住。

《續醫說・諸血・援古證今》 吾鄉張太守綱病臟毒下血，十餘載，久服涼劑無寸效。後服小兔絲子丸，藥盡而痊。

《續醫說・諸血・平胃散治便血》 周煇患大便下血，百藥俱嘗，暫止而復作，因循十五年不愈。或教以服人參平胃散，逐日進一服，至月餘而十五年之病瘳矣。噫，廣求博訪，徒費前勞，道在邇而求諸遠，其斯之謂歟。

《名醫類案・下血》 東垣治一人，宿有陽明血症，因五月大熱吃杏，腸癖下血，唧遠散漫如篩，腰沉沉然，腹中不和，血色黑紫。病名濕毒腸癖，陽明少陽經血症也。以芍藥一錢半，升麻、羌活、黃芪各一錢，生熟地黃、獨活、牡丹皮、甘草、炙柴胡、防風各五分，歸身、葛根各三分，桂少許，作二服。

羅謙甫治眞定總管史侯男，年四十餘，肢體本瘦弱，於至元辛巳，因收秋租，佃人致酒，味酸不欲飲，勉飲數杯，少時腹痛，次傳泄瀉無度，日十餘行。越旬，便後見血紅紫之類，腸鳴腹痛。醫曰：諸見血者爲熱。用芍藥柏皮丸，治之不愈。仍不欲食，食則嘔酸，形體愈瘦，面色青黃不澤，心下痞，惡冷物，口乾，時有煩躁，不得安卧。羅診之，脈弦細而微遲，手足稍冷。《內經》云：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又云：邪在五臟，則陰脈不和，而血留之。結陰之病，陰氣內結不得外行，無所禀，滲腸間，故便血也。以蒼朮、升麻、黑附子炮一錢，地榆七分，陳皮、厚朴、白朮、乾薑、白茯苓、乾葛各五分，甘草、益智仁、人參、當歸、神麴、炒白芍藥各三分。右十六味作一服，加薑棗煎，溫服食前，名曰平胃地榆湯。此藥溫中散寒，除濕和胃。數服病減大半。仍灸中脘三七壯，乃胃募穴，引胃上升，滋榮百脈。次灸氣海百餘壯，生發元氣。灸則強食生肉。又以還少丹服之，則喜飲食，添肌肉。至春，再灸三里二七壯，壯脾溫胃，生發元氣，此穴乃胃之合穴也。改服芳香之劑，良愈。

丹溪治一人嗜酒，因逃難，下血而痔痛，脈沉澀似數，此陽滯於陰也。以

鬱金、芎、芷、蒼朮、香附、白芍藥、乾葛、炒曲，以生薑半夏湯調服，愈。浮數大芤爲陽滯于陰，沉澀似數亦曰陽滯于陰，但用藥不同。想衄血與下血不同，毋混治也。且此數味俱皆升陽之藥。

一老婦性沉多怒，大便下血十餘年。食減形困，心搖動，或如烟薰，早起面微浮，血或暫止，則神思清，忤意則復作。百法不治。脈左浮大虛甚，久取滯澀而不勻，右沉澀細弱，寸沉欲絕。此氣鬱生涎，涎鬱胸中，心氣不升，經脈壅遏不降，心血絕，不能自養故也。非開涎不足以行氣，非氣升則血不歸隧道。以壯脾藥爲君，諸藥佐之。二陳湯加紅花、升麻、歸身、酒黃連、青皮、貝母、澤瀉、黃芪、酒芍藥，每貼加附子一片，煎服四貼後血止。去附，加乾葛、丹皮、梔子，而烟薰除。乃去所加藥，再加砂仁、炒曲、熟地黃、木香，倍參芪朮，服半月愈。

一人虛損，大便下血，每日二三碗，身黃瘦。以四物加藕節汁一合，紅花、蒲黃一錢，白芷、升麻、槐花各五分，服之愈。

虞恆德治一男子四十餘，素飲酒無度，得大便下血症，一日如廁二三次，每次便血一碗。以四物湯加條芩、防風、荊芥、白芷、槐花等藥，連日服之不效。後用橡斗燒灰二錢七分，調入前藥汁內服之。又灸脊中對臍一穴，血遂止，自是不發。【略】

王庭，王府長史也，病大便下血，勢頗危殆。一日昏憒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吃小水好。庭信之，飲小水一碗，頓甦。逐日飲之而愈。

一人患下血，諸治不效。或教以老絲瓜去向裡上筋，烘燥不犯鐵爲末，空心酒下二三匙。連服數朝愈。

薛立齋治一儒者，素善飲，不時便血，或在糞前糞後，食少體倦，面色痿黃。此脾氣虛不能統血。以補中益氣加吳茱萸、黃連各三分，神麴一錢五分，四劑而血止。減去神麴、茱萸，三十劑而安。

一男子每飲食勞倦便血，飲食無味，體倦口乾。此中氣不足，用六君子湯加芎歸，而脾胃健。又用補中益氣，而便血止，再不復作。

一男子每怒必便血或吐血，即服犀角地黃湯之類。薛曰：當調理脾胃。彼不信，仍服之。日加倦怠，面色痿黃。又用四物、芩連、丹皮之類，飲食少思，心煩熱渴，吐血如涌，竟至不起。此症久服寒涼損胃，必致誤人，其脾虛不能攝血，不用四君芎歸、補中益氣之類，吾未見其生者。

一孀婦年六十，素憂怒，胸痞少寐。所食棗栗麵餅少許，略進米飲，則便利腹痛，十年矣。復大怒，兩脅中脘或小腹作痛，痰有血塊。用四君加炒黑山梔、茯苓、神麴，少佐以吳茱萸，十餘劑，及用加味歸脾湯二十餘劑，諸症漸愈。後因子忤意，忽吐紫血塊碗許，次日復吐鮮血盞許，喘促自汗，胸膈痞悶，湯水不入七日矣。六脈洪大而虛，脾脈弦而實。此肝木乘脾，不能統攝，其血上涌，故其色鮮，非熱毒所蘊。以人參一兩、炮黑乾薑一錢，服之即寐，覺而喘汗稍緩。再劑，熟寐半日，喘汗吐血俱止。若脾胃虛寒，用獨參湯恐不能運化作飽，或大便不實，故佐以炮薑。【略】

一產婦糞後下血，諸藥不效，飲食少思，肢體倦怠。此中氣虛熱，用補中益氣，加茱炒黃連五分，四劑頓止。但怔忡少寐，盜汗未止，用歸脾湯而愈。

一婦但怒便血，寒熱口苦，或胸脅脹痛，或小腹痞悶。此怒動肝火而侮土。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梔而愈。用補中益氣、加味逍遙二藥，乃不復作。

一婦人久下血，在糞前。屬脾胃虛寒，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加連炒茱萸一錢，數劑稍緩。乃加用生吳茱萸三分，數劑而愈。

一婦人產後便血，口乾飲湯，胸脅膨滿，小腹悶墜，內熱晡熱，飲食不甘，體倦面黃，日晡則赤，灑淅惡寒。此脾肺虛。先用六君子加炮薑、木香，諸症漸愈。用補中益氣，將愈，用歸脾湯全愈。後飲食失節，勞役兼怒，發熱血崩，夜間熱甚，譫語不絕。此熱入血室，用加味小柴胡，二劑而熱退。用補中益氣而血止，用逍遙散、歸脾湯調理而安。

江應宿治一友人朱姓者，患便血七年。或在糞前，或在糞後，面色痿黃，百藥不效，每服寒涼，其下愈多。診得六脈濡弱無力，乃中氣虛寒，脾不能攝血歸經。用補中益氣湯，加燈燒落荊芥穗一撮、橡斗灰一錢，炒黑乾薑五分，二劑而血止。單用補中益氣十餘服，不復作矣。

瓘按：丹溪有曰：精氣血氣出於穀氣，惟大便下血，當以胃氣收功。厥有旨哉！故薛立齋之諸案，多本諸此。

《慎齋遺書・腸風》 一人患腸風，下血不止，頭目眩暈，三四年不愈，皆云不治。予診脈，左手沉細，右手豁大。此因內傷寒涼太過，致陽不鼓，故左脈沉細，血不歸絡，火浮於中，故右脈豁大。用補中益氣湯十貼，再用荊芥四兩、川烏一兩，醋麵糊丸，空心服愈。

一婦年四十八，八月患痢，所服清涼消導，以致脾胃受傷，血無所統，日

下數碗，或住一二日，遇有所觸即下不止。至十月，肌肉漸瘦，欲補血而脾胃寒涼，欲引血歸經而血枯待盡。只宜溫養中氣，陽生陰長。用理中湯一二貼，後以補中益氣湯加防風三分、炮薑八分，煎服愈。

一人大便去血盈盆，血來即暈，此飲食勞碌所傷。血脫補氣，用人參、炮薑、黃耆各一錢，甘草七分，腹脹加白芍，水煎服。後用補中益氣湯調之。

《萬病回春・失血》 虛人大便下血，用補中益氣湯加炒阿膠、酒炒椿根皮、地榆、槐花之類。

儒者素善飲，不時便血，或在糞前，或在糞後，食少體倦，面色痿黃。此乃脾氣虛而不能統血，以補中益氣湯加吳茱萸、黃連。三十餘劑而永不再發。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寒》 一奴，傷寒熱解後，復下血不止。主人以痢藥投之，更甚。仲淳云：此傷寒失汗之餘症也。用地榆、麥門冬、知母、竹葉以代仲景諸血證藥，遂愈。

《壽世保元・便血》 一下血，服臟連丸等藥，其血愈多。形體消瘦，發熱少食，裏急後重，此脾氣下陷，以補中益氣湯加炒黑乾薑，立止。

一儒者素勤苦，因飲食失節，大便下血，或赤或黯。半載之後，非便血則盜汗，非惡寒則發熱，血汗二藥用之無效。六脈浮大，心脾則澀，此思傷心脾，不能攝血歸源。然血即汗，汗即血，其色赤黯，便血盜汗，皆火之升降微甚耳。惡寒發熱，氣血俱虛也。在午前，用補中益氣，以補脾肺之源，舉下陷之氣。午後，用歸脾加麥冬、五味，以補心脾之血，收耗散之液。不兩月而諸症悉愈。

一人素善飲酒，不時便血，或在糞前，或在糞後，食少體倦，面色痿黃。此脾氣虛而不能統血，以益氣湯加吳茱萸、黃連。

一男子便血精滑發熱，一男子便血發熱，一男子發熱遺精，或小便不禁。俱屬脾腎虧損，用六味丸、益氣湯，以滋化源，并皆得愈。

一論下血服犀角地黃湯等藥，其血愈多，形體消瘦，發熱少食，裏急後重。此脾氣下陷，以益氣湯加炮薑立效。

《景岳全書・外科鈐・痔漏》 一男子臟毒下血，服涼藥敗毒藥，不惟不能止，且飲食日減，肢體愈倦，脈數而澀。先以補中益氣湯數劑少止，更以六君子湯加升麻、炮薑，四劑而止。乃去炮薑，加芍、歸，月餘，脾胃亦愈。嘗治積熱成風下血者，先以敗毒散散之。胃寒氣弱者，用四君子湯或參苓白朮散補之，并效。一男子臟毒下血，脾氣素弱，用六君子湯加芍、歸、枳殼、地榆、槐花治之而愈。後因謀事血復下，諸藥不應。余意思慮傷脾所致，遂投以歸脾湯，四劑而痊。大抵此證所致之由不一，當究其因而治之。

《張氏醫通・諸血門・下血》 李士材治一人，患腸風下血，久用四物、芩、連、槐花之屬，屢發不止，面色痿黃。診其脈，惟脾部浮而緩，此土虛而風濕交乘也。遂用蒼朮三錢，茯苓、人參、黃耆、升麻、柴胡、防風各一錢，四劑而血止。改用十全大補湯，調理而愈。

石頑治吳興韓晉度，春捷錦旋，患腹痛泄瀉下血，或用香連丸，遂飲食艱進，少腹急結。雖小便癃閉，而不喜湯飲，面色痿黃，晝夜去血五十餘度。邀余診之，氣口脈得沉細而緊，詢其所下之血，瘀晦如莧汁。與理中加肉桂二錢，一劑溺通，小腹即寬。再劑，血減食進。四劑，泄瀉止三四次，去後微有白膿。與補中益氣加炮薑，四劑而康。

《葉氏醫案》 肝痹氣結，營虧，腸紅，食減身痛。

當歸　白芍　茯苓　柴胡　焦朮　陳皮　炙草

腸紅尾痛，責在下虛。

鹿角霜　熟地　沙苑　生杜仲　巴戟　蓯蓉

氣弱濕阻，便溏下血。

人參　廣皮　炙草　(茆)〔茅〕朮炭　茯苓　木瓜　炮薑　地榆炭

下體熱，肛癢便血，濕熱鬱於陰分耳。

生地　黃柏　苦參　槐花　牡蠣　穭皮

診脈細澀，便血已二十餘年，不時舉發。近來頭眩耳鳴，身若浮雲，似難撐持，肉瞤肢麻。此絡血下滲，營陰暗耗，厥陽無制，化風內煽，此屬臟病，關係甚鉅。議用填固臟陰，收攝浮陽，以息內風，是其治也。

熟地　五味　人參　茯神　龍骨　牡蠣　天冬　湘蓮

《洄溪醫案・腸紅》 淮安程春谷，素有腸紅證，一日更衣，忽下血斗餘，暈倒不知人，急灌以人參一兩，附子五錢而甦。遂日服人參五錢，附子三錢，而雜以他藥，參附偶間斷，則手足如冰，語言無力，醫者亦守而不變，僅能支持。急棹來招余，則自述其全賴參附以得生之故。診其六脈，極洪大而時伏，面赤有油光，舌紅而不潤，目不交睫者旬餘矣。余曰：病可立愈，但我

方君不可視也。春谷曰：我以命託君，止求效耳，方何必視。余用茅草根四兩作湯，兼清涼平淡之藥數品，與參附正相反。諸戚友俱駭，春谷弟風衣，明理見道之士也，謂其諸郎曰：爾父千里招徐君，信之至，徐君慨然力保無虞，任之至，安得有誤耶。服一劑，是夕稍得寢，二劑手足溫，三劑起坐不眩。然後示之以方，春谷駭歎，諸人請申其說。余曰：血脫扶陽，乃一時急救之法，脫血乃亡陰也。陽氣既復，即當補陰，而更益其陽，則陰血愈虧，更有陽亢之病。其四肢冷者，《內經》所謂熱深厥亦深也。不得卧者，《內經》所謂陽勝則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也。白茅根交春透發，能引陽氣達於四肢，又能養血清火，用之，使平日所服參附之力，皆達於外，自能手足溫而卧矣。於是始相折服。凡治血脫證俱同此。

《續名醫類案・腸風臟毒》 孫文垣治潘大司馬，常有腸風之症，八月丁祭，學博饋鹿血，食之血暴下。用槐角子五錢，黃連、枳殼、地榆、貫衆各三錢，一服而止。潘善其方，書之粘壁間，遇有便血者，依方服之，無不立效。

陳鹿塘原有腸風臟毒之症，大便燥結，數日不能一行，痛苦殊甚。此胃寒腸熱也。其脈兩寸皆數，兩關弦而無力，兩尺洪滑而左尤甚，久治不效。因憶東垣有云：大腸喜清而惡熱，脾胃喜溫而惡寒，以胃屬土腸屬金也。乃制一方專以腸風臟毒藥爲主，外以養血之藥裹之，使不傷胃氣。蓋藥先入胃，後入大腸，入胃時裹藥未化，及入大腸，則裹藥化而君藥始見，庶幾兩不相妨。因以九製大黃二兩，槐花三兩，木耳二兩，郁李仁、皂角子、象牙屑、條芩各一兩，血餘、升麻、荆芥穗各五錢，共爲末，煉蜜爲丸赤豆大，外以四物加蒲黃各一兩爲衣。米飲送下，空心及下午各二錢。血果止，大便不燥，食日加而愈。

王祖泉大便裏急後重，腹痛，日夜下紫稠粘三四十度。作痢治三月不效，肌瘦懶食，眼合懶開，悉以爲不治。脈之，六部濡弱，所下之色甚晦，狀如芋苗汁。曰：此非痢，乃臟毒下血也。《醫說》中人參樗皮散正與此對，即製與之。其夜果減半，終劑全愈。方以人參、樗根白皮各二兩，爲末，空心米飲調二錢。忌肉汁、生菜、魚腥。

湯封君簡庵血分熱甚，以善飲致腸風，且心腎不交。以四物湯加棗仁、側柏葉、槐花、連翹，蜜爲丸，服之即愈。

吳孚先治張東銘，素患痔疾兼後重之症，似痢非痢，登圊窘迫，行步如跨馬狀，坐亦作楚，六脈偏盛，稍覺無神。知爲氣血虛而挾濕熱，用芎、歸、芩、連、生地、槐角、查肉、升麻，加人參二兩爲丸。彼去參服之，不效。復入參服，半料已，全愈。【略】

汝南節度副使完顏君寶病臟毒，下衄血發渴，寒熱往來，延及六載，日漸瘦弱無力，面黃如染。張診其兩手脈沉而身涼。《內經》：寒以爲營氣在，故生，可治。先以七宣丸下五七行，次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赤芍、地榆散，同煎服之，一月而愈。【略】

王執中云：何教授湯簿有腸風疾，積年不愈。取脊端窮骨名龜尾，當中一灸，除根。湯簿因傳此方。後觀灸經，此穴療小兒脫肛瀉血，蓋岐伯灸小兒法也。後人因之以灸大人腸風瀉血耳，蓋大人小兒之病初不異故也。五痔便血失屎回氣，灸百壯，在脊窮骨上赤下白處。

《古今醫案按・下血》 嘉興府尊王竺廬公祖辦事勤敏，凡案牘書稟，靡不親閱手裁，積勞而得便血證。初用天王補心丹及玉女煎、知柏地黃丸等方，屢愈屢發。至丙申三月漸劇，食減，面黃形瘦，精神衰弱。無錫龔商年兄用補中益氣湯，以醋炒升麻，歸身而血止。半月後，偶食青菜腐湯，血復下。龔謂寒濕傷脾，用蒼术理中湯，遂愈。十月中，值府考閱卷過勞，血又大發。龔診其脈，弦勁帶數，腹脹不思食，易怒。進加味逍遙散，不應。改用桃花散，歸脾湯，轉加口乾咳嗽。佐以阿膠，熟地，又溏瀉，腸鳴不食，困憊難支。值撫憲薦胡灝軒先生來，毅然曰：歸脾須合右歸，重用人參則效。定方人參五錢，山藥三錢，枸杞、菟絲、棗仁各四錢，茯神、白芍、文蛤炒各錢半，炙草，炮薑各七分，地榆炭八分，烏梅、大棗各二枚。一劑而血止。遞加芪、术，熟地，再去地榆、文蛤，佐以附子，而穀納漸增，病遂全愈。斯眞得力於景岳者。

《類證治裁・便血》 夏便紅，遇勞輒甚。初服苦參子，俗名鴉膽子。以龍眼肉裹，開水送下十粒效，後屢試不驗。予按東垣論：脾爲生化之源，心統諸經之血，思慮煩勞，致心脾不司統攝，宜用歸脾丸，或暫服加味歸脾湯，其血者自止。如言而瘥。湯丸內俱去焦白术。

幼侄鼻衄便紅，寒熱無汗，食減神疲，脈大而數。此脾肺氣虛，陰火乘絡，致血從清濁道橫溢而出。用補中益氣湯去升麻，加山梔、白芍。一服，五更大熱，比曉微汗身涼，次日寒熱除，脈頓斂。三服而病已。

服侄　壯歲便後瀝血色鮮，乃腸胃遠血，症屬腸風。用升降法，荆芥、當歸、俱醋炒。白芍、槐米、俱酒炒。黑山梔、生地、甘草、炙黑。側柏葉，三服愈。

張　辛苦傭作，日夜便血數次，由冬入夏未止。陰絡已傷，漸至食減無味，神色慘悴，脈來沉細而數，勢必寒熱，延成損怯。勉用攝血，佐以益脾，以脾統血也。仿駐車丸，去黃連。阿膠、水化。炮薑、當歸、土炒。白芍、熟地、甘草、俱炒黑。蓮子、炒。紅棗、南燭子、茯神，三服紅痢減，寒熱亦止，口中和。據述腹不痛，但裏急，必連便二次，此屬氣虛不攝。專用潞參、炙耆、茯苓、山藥、地榆、酒炒。赤石脂，便血遂止。

何　童年便血，面黃瘦，能食。此脾氣鬱而生火也，用清理濕熱，山梔、赤苓、生白芍、生薏仁、石斛、當歸、柿餅、炭陳皮、地榆，數服效。

朱　春正痢血，一載未痊。陰絡大傷，秋間三瘧，歷冬曾用常山劫劑未效。面浮足腫，食減神疲，懍寒宵熱，脈虛近數。陰傷及陽，延成損怯矣。今痢純紅，日夜十數次，即培陽攝陰，尚恐不及，乃閱所服方，仍用製軍輩，屢次通裏，是欲竭其涸卮乎？毋怪愈治愈劇也。用潞參、茯苓、山藥、白朮炒、白芍、甘草炙黑、荆芥醋炒黑、烏梅、阿膠煨，一服血減，明日不甚怯寒矣。又加減十數劑，瘧痢漸瘳。

《評琴書屋醫略・便血》《金匱》分別糞前下血爲近血，用赤小豆散；糞後下血爲遠血，用黃土湯。果於脈症有相合，則於古法自堪師。余嘗治戴姻兄便血，或糞前或糞後無定。用生首烏、製首烏、大生地各四錢，白朮、防風、木瓜、白芍各一錢，當歸、陳皮各七分。一貼血減，三貼全愈。

内科總部

蟲病部

題解

《諸病源候論・九蟲病諸候・九蟲候》 九蟲者，一曰伏蟲，長四分；二曰蚘蟲，長一尺；三曰白蟲，長一寸；四曰肉蟲，狀如爛杏；五曰肺蟲，狀如蠶；六曰胃蟲，狀如蝦蟆；七曰弱蟲，狀如瓜瓣；八曰赤蟲，狀如生肉；九曰蟯蟲，至細微，形如菜蟲。

《景岳全書・雜證謨・諸蟲》 蟲之爲病，其類不一，或由漸而甚，或由少而多，及其久而爲害，則爲腹痛食減，漸至羸瘵而危者有之。凡蟲痛證，必時作時止，來去無定，或嘔吐青黃綠水，或吐出蟲，或痛而坐卧不安，或大痛不可忍，面色或青或黃或白，而唇則紅，然痛定則能飲食者，便是蟲積之證，速宜逐之。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論諸蟲》 凡蟲之爲病，其類不一。而其爲害，則爲腹痛，作止往來無定，或不時嘔蟲，或嘔青黃綠水，坐卧不安，或面色青白，而唇則紅，但痛定則能食，便是蟲也。

論説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木不及，【略】收殺氣行，寒雨害物，蟲食甘黃，脾土受邪。

歲土不及，【略】復則收政嚴峻，名木蒼雕，【略】蟲食甘黃，氣客於脾。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脾脈【略】微滑爲蟲毒蚘蝎腹熱。

《靈樞・厥病》 腸中有蟲瘕及蛟蚘，皆不可取以小鍼。心腸痛，懊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蚘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恙腹懊痛，形中上者。

《靈樞・口問》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靈樞・五癰津液別》 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

《靈樞・上膈》 黃帝曰：氣爲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略】蟲爲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略】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略】積聚以留，留則癰成。

《靈樞・論疾診尺》 肘後粗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

《諸病源候論・九蟲病諸候・九蟲候》 伏蟲群蟲之主也。蚘蟲貫心，則殺人。白蟲相生，子孫轉大，長至四五尺，亦能殺人。肉蟲令人煩滿。肺蟲令人咳嗽。胃蟲令人嘔逆吐，喜噦。弱蟲又名膈蟲，令人多唾。赤蟲令人腸鳴。蟯蟲居胴腸，多則爲痔，極則爲癩，因人瘡處以生。諸癰、疽、癬、瘵、瘑、疥、齲。蟲無所不爲，人亦不必盡有，有亦不必盡多，或偏無者，此諸蟲依腸胃之間，若府藏氣實，則不爲害，若虛則能侵蝕，隨其蟲之動而能變成諸患也。

《諸病源候論・九蟲病諸候・蚘蟲候》 蚘蟲者，是九蟲內之一蟲也，長一尺，亦有長五六寸。或因府藏虛弱而動。或因食甘肥而動，其發動則腹中痛，發作腫聚，去足上下，痛有休息，亦攻心痛，口喜吐涎，及吐清水，貫傷心者則死。診其脈腹中痛，其脈法當沈弱弦，今反脈洪而大，則是蚘蟲也。

《諸病源候論・九蟲病諸候・寸白蟲候》 寸白者，九蟲內之一蟲也，長一寸而色白，形小褊，因府藏虛弱，而能發動。或云：飲白酒以桑枝貫牛肉炙食，幷生栗所成。

又云：食生魚後即飲乳酪，亦令生之。其發動則損人精氣，腰腳疼弱。

又云：此蟲生長一尺，則令人死。

《諸病源候論・九蟲病諸候・三蟲候》　三蟲者，長蟲、赤蟲、蟯蟲也。爲三蟲，猶是九蟲之數也。長蟲，蚘蟲也，長一尺，動則吐清水，出則心痛，貫心則死。赤蟲狀如生肉，動則腸鳴。蟯蟲至細微，形如菜蟲也，居胴腸間，多則爲痔，極則爲癩，因人瘡處，以生諸癰、疽、癬、瘻、瘕、疥、齲。蟲無所不爲。此既是九蟲內之三者，而今別立名，當以其三種偏發動成病，故謂之三蟲也。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以兩手着頭相叉，長氣即吐之，坐地，緩舒兩腳，以兩手外抱膝中，疾低頭，入兩膝間，兩手交叉頭上十三通，愈三蟲也。

又云：叩齒二七過，輒咽氣二七，如三百通乃止。爲之二十日，邪氣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蟲伏尸皆去，面體光澤也。

《雜症會心録・吐蚘》　吐蚘一症，內傷者有熱有寒，有虛有實，有風木所化，有濕熱所生，小兒最多。胃脘脇痛者，亦復不少，必兼嘔酸痰水，輕重不一。治法熱者清之，寒者溫之，虛者補之，風木所化者平之，濕熱所生者清利之。法固善矣，第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縱實熱爲害，先暫治標，而後求本，即虛熱爲災，宜急治本，而決無標可求，否則蟲可殺，而人獨不可殺耶？如時令吐蚘，始得之二三日，壯熱如烙，口渴引飲，喜食涼水梨漿，舌胎黃厚，手足冷不過肘，大便秘結，小便赤澁，其人壯實，年富力強，平素無病，脈洪大而數，或細數有力者，乃邪熱在胃，蟲爲熱迫，不能自容，上逆而出，宜清熱逐疫，邪解熱退，而蚘自安，如麥冬、丹皮、貝母、黑荳、甘草、銀花、黃泥、黃連、地骨皮之屬投之，此治熱深厥亦深，胃熱有餘之吐蚘也。然亦有胃寒之人，二三日吐蚘，在胃而不在厥陰者，即投理中湯治之，勿泥胃熱而概用涼藥也。如七八日後，身微熱，口不渴，不思涼水梨漿，舌胎雖黃厚而潤，手足冷過肘膝，出冷汗，小便清，大便利，其人體弱，或平素有病，或屬老人，或屬幼稚，脈虛大，按之不應指，或細遲，按之全無神者，乃邪傳厥陰，胃中寒冷，蚘亦不能自安，宜溫胃補肝腎，餘邪始退，蚘蟲亦安，理中湯加人參、桂、附、丁香、烏梅之屬，或八味湯加人參、菟、枸、耆、朮之屬投之，此治厥陰虛寒大虛之吐蚘也。夫內傷吐蚘，責在脾，而先責在腎，時令吐蚘，治在邪，而先治在正，不知此而遂謂之善醫乎！若庸手謂余不明時令一症，而彼竟以時令吐蚘殺人，故憤憤不平，因述內傷時令吐蚘不同治，備言時令吐蚘，有胃病厥陰病兩種，立有一定之治法也。願諸子熟讀是篇，依法救人，庶不錯誤。倘他日遇時令吐蚘，而仍誤投醫藥，不遵余法，豈非以人命爲兒戲耶？

綜述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並治》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非爲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藏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圓主之，又主久利方。

《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治》　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嗄，甘草瀉心湯主之。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於肛者，雄黃熏之。

《金匱要略・趺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蚘蟲病脈證并治》　問曰：病腹痛有蟲，其脈何以別之？師曰：腹中痛，其脈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蚘蟲。

蚘蟲之爲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甘草粉蜜湯主之。

蚘厥者，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藏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蚘。

蚘厥者，烏梅丸主之。

《千金要方・心臟・心腹痛》　治蟲心痛。

鶴蝨末之，蜜和梧子大，服四十丸，日三服，愼酒、肉，蜜湯下可加至五十丸。

又方：　鶴蝨一兩末之，空腹溫酢一盞和服之，蟲當吐出。

《千金要方・大腸腑・九蟲》　論曰：凡欲服補藥及治諸病，皆須去諸蟲，並痰飲宿澼，醒醒除盡，方可服補藥，不爾，必不得藥力。

治肝勞，生長蟲在肝，爲病恐畏不安，眼中赤。

雞子五枚，去黃　乾漆四兩　蠟　吳茱萸東行根皮各二兩　粳米粉半斤

右五味，擣茱萸皮爲末，和藥銅器中，前可丸如小豆大，宿勿食，旦飲服一百丸，小兒五十丸，蟲當爛出。《集驗方》無茱萸根，名雞子丸

治心勞熱傷，心有長蟲，名曰蟲，長一尺，貫心爲病。

雷丸　橘皮　石蠶　桃人各五分。一作桃皮　狼牙六分　貫衆二枚　殭蠶三七枚　吳茱萸根皮十分　蕪荑　青葙　乾漆各四分　亂髮如雞子大，燒

右十二味末之，蜜丸，飲若酒，空腹服。如梧子七丸，加至二七丸，日二服，一方無石蠶。

治脾勞，熱有白蟲在脾中爲病，令人好嘔，茱萸根下蟲。

東引吳茱萸根大者一尺　大麻子八升　橘皮二兩

右三味咬咀，以水煎服，臨時量之，凡合，禁聲勿語，道作藥，蟲當聞便不下，切忌之。

治肺勞，熱生蟲在肺爲病。

狼牙三兩　東行桑根白皮切一升

東行吳茱萸根白皮五合

右三味咬咀，以酒七升，煮取一升，平旦頓服之。

治腎勞熱，四肢腫急，蟯蟲如菜中蟲，在腎中爲病。

貫衆三枚　乾漆二兩　吳茱萸五十枚　杏仁四十枚　蕪荑　胡粉　槐皮各一兩

右七味治下篩。平旦井花水服方寸匕，加至一匕半，以差止。【略】

治蚘蟲。

藿蘆末以飲臞和，服方寸匕，不覺，加之。《備急》以治蟯蟲。

治熱患有蚘蟲懊憹。

藿蘆十分　乾漆　萹竹各二分

右三味，治下篩，米飲和一合服之，日三。

治蚘蟲在胃中，漸漸羸人。

醇酒　白蜜　好漆各一升，《外臺》作好鹽

右三味，內銅器中微火煎之，令可丸如桃核一枚，溫酒中，宿勿食，旦服之，蟲必下，未下更服。外臺治蟯蟲

又方：取楝實，淳苦酒中浸再宿，以綿裹，內穀道中入三寸，一日易之。《集驗方》用治長蟲。

治蚘蟲攻心腹痛。

薏苡根二斤，剉之，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先食服之，蟲即死出。

又方：苦酒空腹服方寸匕，鶴蝨佳。

又方：七有七日，採蒺藜子，陰乾燒灰，先食服方寸匕，日三，即差。

治寸白蟲。

槀子四十九枚，去皮，以月上旬，旦空腹服七枚，七日服盡，蟲消成水，永差。

又方：吳茱萸細根一把，熟擣　大麻子三升，熬，擣末

右二味，以水三升，和搦取汁，旦頓服之，至巳時，與好食令飽，須臾蟲出。不差，明旦更合服之。不差，三日服。《肘後》治三蟲以酒漬取汁服。

又方：取吳茱萸北陰根乾去土，切一升，以酒一升浸一宿，平旦分二服。凡茱萸皆用細根，東引北陰者良。若如指以上大，不任用。

又方：用石榴根，如茱萸法，亦可水煮。

又方：蕪荑六分　狼牙四分　白斂二分

右三味，治下篩，以苦酒二合和一宿，空腹服之。

又方：研大麻取汁五升，分五服。亦治小兒蚘蟲。

又方：以好油麻二升煎令熟，內葱白三寸，葱白黑便熟，冷，頓服之。

又方：熬餳令速，速燥作末，羊肉臛以藥方寸匕，內臛中服。

又方：桑根白皮切三升，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宿勿食，空腹頓服之。《肘後》云：卒大行中見，是腹中已多蟲故也，宜速理之。

又方：胡麻一升　胡粉一兩

右二味爲末，明旦空腹，以豬肉臛汁嗽，盡之即差。

又方：檳榔二七枚治，下篩，以水二升半，先煮其皮，取一升半，去滓內末，頻服暖卧，蟲出。出不盡，更合服，取差止。宿勿食服之。

論曰：凡得傷寒及天行熱病，腹中有熱，又人食少，腸胃空虛，三蟲行作求食，蝕人五藏及下部。若齒斷無色，舌上盡白，甚者脣裏有瘡，四肢沈重，忽忽喜眠，當數看其上脣，內有瘡唾血，脣內如粟瘡者，心內懊憹痛悶，此蟲在上蝕其五藏。下脣內生瘡者，其人喜眠，此蟲在下蝕其下部，人不能知，可服此蝕蟲藥，不爾，蠶蟲殺人。又曰：凡患濕蠶者，多是熱病後，或久下不止，或有客熱結在腹中，或易水土溫涼氣著，多生此病。亦有乾蠶，不甚泄痢，而下部瘡癢，不問乾濕，久則殺人。凡濕得冷而苦痢，單煮黃連及艾葉、苦參之屬，皆可用之。若病人齒斷無色，舌上白者，或喜眠，煩憒不知痛癢

處，或下痢，急治下部。不曉此者，但攻其上，不以下部爲意。下部生蟲，蟲蝕其肛，肛爛見五藏便死。燒艾於竹筒熏之。

治傷寒蠶病。

取生雞子小頭叩出白，入漆一合，熟和攪，令極調，當沫出，更內著殼中，仰吞之，食頃或半日乃吐下蟲。劇者再服，蟲盡熱除病愈。

治濕蠶。

黃連　生薑各十兩　艾葉八兩　苦參四兩

右四味咬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久者服三劑，良。

懊憹散，主濕蠶瘡爛，殺蟲除蠶。

青葙散，主熱病有蠶，下部生瘡。

治濕蠶，薑蜜湯。

治蠶蟲蝕下部瘡，穀道中生瘡。

阿膠　當歸　青葙子各二兩　艾葉一把

右四味咬咀，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分三服。

治蠶杏人湯。

治燒蟲、蛔蟲及痔蠶蟲，食下部生瘡，桃皮湯方。

豬膽苦酒湯，主熱病有蠶，上下攻移殺人。

治溫病下部有瘡，蟲蝕人五藏。

雄黃　皂莢各一分　麝香　朱砂各二分

右四味末之，蜜和擣萬杵，初得病，酒服如梧子大一丸，日二。若下部有瘡，取如梧子末內下部，日二。

治下部生瘡。

濃煮桃皮，煎如糖，以內下部，口中有瘡含之。

治濕蠶。

青黛二兩　黃連　黃蘗　丁香各一兩　麝香二分

右五味，治下篩，以小棗大內下部中，日一。重者，棗大和車脂二三合，灌下部中，日二。

治時氣病蠶，下部生瘡，雄黃兌散。

治病蠶蟲

燒馬蹄作灰末，以豬脂和，傅綿繩上，以內下部中，日四五度。

治大孔蟲癢。

蒸大棗取膏，以水銀和捻長三寸，以綿裹，宿內大孔中，明旦蟲皆出，水銀損腸，宜愼之。

治蟲蝕下部。

胡粉　雄黃

右二味，各等分末，著穀道中，亦治小兒。

治濕蠶。

取生薑，刮去皮斷理，切之，極熟，研取汁一升半，又以水一升半，合和相得，旦空腹服之。仍削生薑二枚如繭大，以楸葉苦桃葉數重裹之，於熾灰火中燒之，令極熱，內下部中，食頃。若濕盛者，頻三旦作之，無有不差者。

治傷寒熱病多睡，變成濕蠶，四肢煩疼不得食。

羊桃十斤切，擣令熟，煖湯三斗，淹浸之，日正午時入中坐一炊久，不過三度差。

治熱病蛄毒，令人喜寐，不知痛處，面赤如醉，下利膿血，當數視其人下部大小之孔穇穇然，一云搜搜然。赤則蠶瘡者也。劇因殺人，見人肝肺，服藥不差，可熏之。

以泥作小甕，令受一升，竹筒一枚如指大，以竹筒一頭橫穿入甕腹中，一頭入人穀道中，淺入。可取熟艾如雞子大，著甕中然之，於甕口吹煙，令入人腹，艾盡乃止。大人可益艾，小兒減之。羸者不得多，多亦害人。日再熏，不過三作，蟲則死，下斷。亦可末燒雄黃，如此熏之。

《外臺祕要・諸蟲心痛方》　諸蟲心痛。

《廣濟》療諸蟲心痛，無問冷熱，蛔蟲心痛，檳榔鶴蝨散。

又療蛔蟲心痛，積年久不差。

取苦酒五合，燒青錢二文，令赤，安酒中，則取雞子白一顆，去卻錢，瀉著酒中，頓服之差。無所忌。

又主心腹攪結痛不止，仍似有蛔蟲者，當歸湯。

《小品》溫中當歸湯，療暴冷心腹刺痛，面目青，肉冷汗出，欲霍亂吐下，脈沈細者，及傷寒毒冷下清水，變作青白滯下，及白滯後，還復下清水者，悉主之，此方可以調諸冷痛也。

厥心痛，腹脹滿，心痛尤甚者，胃心痛也。

厥心痛，痛如錐鍼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

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灰狀，不得太息者，肝心痛也。《千金》同。

厥心痛，卧若從居，心間痛，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

眞心痛，手足清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心腹中痛，發作腫聚，行來上下，痛有休止，腹中熱，喜涎出，是蚘蟲咬也。出《甲乙經》第一卷中。【略】

張文仲療蛔蟲心痛，鶴蝨散。

又乾漆丸。

又方：取槐上木耳燒灰，末如棗大。正發，和水服，若不止，飲熱水一升，蛔蟲立出，《必效方》云：酒下。《備急》同。

又方：發時取鹽一匕，內口中，水下立定，蟲即出。《備急》同，出第一卷中。

《延年》療蛔蟲惡吐水，心痛，鶴蝨丸。

又鶴蝨丸，療蛔蟲心痛。

《救急》療心痛不可忍似蛔者，胡粉丸。

《必效》療蜎心痛方。士弱氏曰：蜎，井中小蟲。蓋痛一處若小蟲咬也。

取鰻鱺魚淡炙令熟，與患人喫一二枚，永差，飽食彌佳。

又方：熊膽如大豆，和水服，大效。

又茱萸丸。

又丁香散。

又鶴蝨檳榔湯。

《醫心方·治蛔蟲方》《病源論》曰：蛔蟲者，是九蟲之內一蟲也，長一尺，也有長五六寸，或因府藏虛弱而動，或因食甘化而動。其發動則腹痛，發作腫聚，行來上下，痛有休止，上攻心痛，口喜吐涎，及吐清水，貫腸心者，則死。

《新錄方》治蛔心痛，發吐水方：取練樹東南下根不露者，切一升，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服七合，十里久更溫餘者服之，當利蛔，三百枚，差。其練取着子者，名雌練，毒微；無子，名雄練，毒烈或至煞人者。諸蟲病，欲月上旬療之，中旬已後，蟲下，藥不中之。

《廣濟方》云治蛔蟲寸白方：取酸石榴根，切二升，入土七寸，東引者。檳榔十枚，碎，切。水七升，煮取二升六合，絞去滓，着少米煮作稀粥，平晨空腹頓食之，少間蟲死，快利差。

《錄驗方》治蛔，薏苡湯方：薏苡根二斤，洗細切，以水七升，煮得三升，先食，盡飲之，弱老分二服之。一宿蛔悉爛下。人強者盡服之。

《醫心方·治寸白方》《病原論》云：寸白者，九蟲內之一蟲是也，長一寸而色白形小褊，因府藏虛弱而能發動。或云：飲白酒，以桑樹枝貫牛肉炙食，幷生栗所成。又云：食生魚後，即飲乳酪也，令生之。又云：此蟲長長一尺，則令人死之。

《葛氏方》治寸白方：多食樻子亦佳。

又方：煮豬血，宿不食，明旦飽食之。又云：濃煮豬檳榔，飲三升，蟲則出盡。又云：治蚘蟲方用龍膽根，多少任意，煮令濃，去滓，宿不食，清朝一二升，不過二。

又方：搗生艾，絞取汁即斗，宿不食，朝飲一升，常下蚘。

《集驗方》治寸白方：取茱萸根，洗去土，切一升，漬一宿，平旦分再服。取樹北陰地根。

又方：桑根白皮，切三升，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宿無食，一頓服之。

《耆婆方》云狼牙丸治寸白方：狼牙四分，蕪荑四分，白薇四分，苟脊四分，乾漆四分。

右五味搗，篩，丸如完豆，服十丸。

《醫門方》療寸白方：橘皮，狼牙，雷丸分等末，可以湯服方匕，日一，蟲當盡出。

《錄驗方》治寸白方：大檳榔廿枚碎，葱白切一升，豉一合，凡三物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頓服即下。今案酢研雄黃付之。

又方：酢研檳榔子付之。

又方：研胡桃子付之，幷食之。

又方：芥子如上。

《聖惠方·治九蟲及五臟長蟲諸方》

治九蟲在腸胃，令人心煩吐逆下蟲，宜服狼牙散。

治九蟲在臟，日久相生轉多，下蟲宜服檳榔散。

治九蟲，蕪荑散方。

治九蟲動作諸病，貫衆圓。

《聖惠方・治蛔蟲諸方》 夫蛔蟲者，是九蟲內一蟲也，長一尺，亦有長五寸。或因腑臟虛弱而動，或因甘肥而動，則腹中痛，發作腫聚行上下，痛無休息，亦攻心痛，喜吐涎及清水，貫傷心者則死。診其脈，腹中痛當沉弱而弦，今反脈洪而大，則是蛔蟲也。

治蛔蟲攻心，吐如醋水，痛不能止，宜服貫衆散。

治蛔蟲，或攻心，吐清水，宜服狼牙散。

又方：　菉豆一升，水三升，煮取汁一升　大麻子一升，水研，取汁半升　右以麻子豆汁各半盞，煖令溫，蟲正發時，先炙淡羊肉脯令熟，嚼含嚥汁，三五嚥即服之。須臾或吐或利，其蟲當自出，如未盡，再服。

《聖惠方・治寸白蟲諸方》

治寸白蟲爲病，令人眼無光澤，腳膝少力，白薇散。

治寸白蟲，每以月一日、二日、三日服之，餘日勿服，檳榔散。

《聖惠方・心痛論・治諸蟲心痛諸方》 夫人臟腑虛弱，風邪冷熱之氣，交結成於諸蟲，在於腹胃之間。因食甘肥，其蟲發作，腹中堆聚，行動往來。若攻於心絡，則令心痛無休息。喜吐清水，及有涎沫，蛔蟲貫於心則殺人，宜速療之也。

治諸蟲心痛，多吐不食，宜服當歸散。

治諸蟲心痛不可忍，多吐酸水，宜服石榴皮散。

治諸蟲心痛，每發。連臍腹刺痛，多吐涎沫，宜服桑白皮散。

又方：　酸石榴根二(一)兩　桃白皮一兩　陳橘皮一分，湯浸去白瓤，焙　高良薑半兩　檳榔一兩　右件藥，細剉，和勻。每服半兩，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之。

治諸蟲心痛不可忍，服之蟲皆利下。雷圓散。

治積年常患蟲心痛，吐水不能食，鶴蝨圓。

治諸蟲心痛，多吐，四肢不和，冷氣上攻，心腹滿悶，檳榔圓。

又方：　鶴蝨一兩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烟出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醋湯下十圓。

又方：　檳榔一兩半　鶴蝨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煖大麻仁汁，調下二錢。

又方：　東引石榴根一兩剉　臘粉半兩　右件藥，以水一大盞，煎石榴根至五分，去滓，調臘粉，以利下蟲爲效。

《蘇沈良方・療寸白蟲》 錫沙作銀泥者，即以黃丹代油，和梧桐子大　蕪荑　檳榔二物等分爲散　右煎石榴根，濃汁半升，下散三錢，丸五枚，中夜服，旦日下。予少時病白蟲，始則逾粳米，數歲之後，遂長寸餘，古說蟲長盈尺，人即死。以藥攻之，下蟲數合，或如帶長丈餘，蟠蜒如豬臟，熠熠而動，其未寸斷，輒爲一蟲，蟲去病少。已後數月，復如初，如是者數四，後得此方服之，蟲悉化爲水，自此永斷。

《衛生寶鑑・吐蚘》 臟寒蚘上入膈，吐蚘，此胃寒乃胃虛寒，非實寒也。治用仲景理中丸、仲景烏梅丸。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諸蟲》 烏梅圓　治蛔厥。令病者靜而復煩，藏寒。蛔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蛔聞食臭出，其人自吐蛔。

集效圓　治因臟腑虛弱，或多食甘肥，致蛔蟲動作，心腹絞痛，發則腫聚，往來上下，痛有休止，腹中煩熱，口吐涎沫，是蛔咬，宜服此藥。若積年不差，服之亦愈。又治下部有蟲，生痔癢痛。

化蟲散。

《金匱鈎玄・蚘蟲》 練樹根爲君，佐以二陳湯，煎服。

《脈因證治・蟲》 化蟲丸　治蟲卽化水。

秘方：　治吐蟲。　黑錫炒成灰　檳榔末　茶飲下。

又方：　川椒　酒糊丸，治蟲。

又方：　炒雞子　白蠟塵　治寸白蟲，酒糊丸妙。

瀉心湯　治惑，苦參湯洗之，治狐。

《證治要訣・諸痛門・心脾痛》 若因蛔作痛，蛔攻嚙心，痛有休止，其人吐蛔，或與之湯飲藥餌，轉入轉吐。蓋緣物入則蛔動，蛔動則令人噁心而吐，用川椒十數粒，煎湯，下烏梅丸。

《奇效良方・諸蟲門》 凡欲服補藥及治諸病，皆須去諸蟲，并痰飲宿澼。解醒除蟲盡，可服補藥，不爾必不得藥力。凡得傷寒及天行熱病，腹中有熱，又人食少，腸胃空虛，三蟲行作求食，蝕人五臟及下部若齒斷無色，舌上盡白，甚者唇裏有瘡，四肢沉重，忽忽喜眠，當數看其上唇內有瘡，唾血，唇內如粟瘡者，心內懊憹痛悶，此蟲在上蝕也。九蟲皆由臟腑不實，脾胃俱虛，雜食生冷，甘肥、油膩、鹹藏等物，筋宣不時，腐敗停滯，所以發動。又有神志不舒，魂魄失守，及五臟勞熱。又病餘毒氣，血積鬱而生，或食瓜果與畜獸內藏遺留諸蟲子類而生。蟲之爲候，嘔惡吐涎，口出清沫，痛有去來，乍作乍止。寸白蟲色白形褊，損人精氣，力乏腰疼。蟯蟲細如菜蟲，能爲痔、漏、瘡、癩、疥、癬、癰、疽等患。寸白、蟯、蚘，是三者，皆九蟲數中之一物也。外此又有兒童疳蠹，昏睡煩燥，鼻爛汁臭，齒斷生瘡，下利黑血，蟲食下部爲狐，下唇有瘡。蟲食其臟爲惑，上唇有瘡。三蟲者，謂長蟲、赤蟲、蟯蟲也。乃有九種，而蟯蟲及寸白人多病之，寸白從食牛肉，飲白酒所成，相連一尺，則殺人，服藥下之，須結裏潰然，出盡乃佳，若斷者，相生未已，更宜速除之。蟯蟲多是小兒患之，大人亦有，其病令人心痛，清朝口吐汁煩躁則是也，其餘各種種不利人，入胃無不有者，宜服九蟲丸以除之。

諸蟲通治

鶴虱丸：治積年常患諸蟲，心痛吐水，不能食。【略】

萬靈丸：取積追蟲。

石榴枝湯：治九蟲動作，腹中刺痛，口吐清水，面色黑黃，及蟲攻心痛者。【略】

檳榔湯：治三蟲並寸白蟲。【略】

錫灰丸：取寸白諸蟲。【略】

聖功散：治寸白蟲，不拘遠年，神效。【略】

治濕蠶。

《古今醫統大全・心痛門・心痛叙論》 心痛有蟲痛者　蟲痛者，面上白斑，唇紅，有痛後便能食，時作時止者是也。上半月蟲頭向上易治，下半月向下難治。先用肉汁及蜜吃下，引蟲頭向上，然後用打蟲藥苦練根、錫灰之類治之。或痛而坐卧不安，自按心腹，時大叫，或青或黃，唇緩，口吐清水，目無光彩者，蟲痛也。取蟲丸、安蟲散并見蟲門。心鬲大痛，攻走胸背，發厥，諸藥不納者，就吐中以鵝翎探吐之，出積痰碗許，而痛立止。凡用純寒熱之藥，必以甘草緩其寒熱之勢。凡心痛用梔子並劫藥，止之後又發者，前藥必不効，以玄明粉一服，立止。氣實者，用牡蠣粉一二錢酒下，客寒犯胃者，白朮附子湯。溫飲響聲而痛者，小胃丹下之。食積急痛者，備急丸。【略】

雷丸鶴虱散　治心痛三十年不瘥，每月上旬日服，殺蟲效。

《赤水玄珠・痛門・蟲痛》 蟲本濕熱所生，臟腑虛則侵蝕。療寸白蟲。錫灰、蕪荑、檳榔極佳。宜和中一人，每覺心中多嘈雜，意欲作飲，又疑蟲漫，依此方，翌日下長蟲二條，一長二尺五寸，頭扁闊，尾尖銳，每寸作二節，斑如錦紋，一條皆寸斷矣。

《千金方》云：勞則生熱，熱則生蟲。心蟲曰蛔，脾蟲曰寸白，腎蟲如刀截絲縷，肝蟲如爛杏，肺蟲如蠶，皆能殺人。惟肺蟲爲急，居肺葉內，蝕人肺系，故成瘵疾。咯血聲嘶，藥所不到，治之爲難。《道藏》中載：諸蟲頭皆向下行，惟自初一至初五日以前，頭上行，故服藥多取月出以前，蓋爲此也。

取寸白蟲

錫灰一兩　木鱉子　蘆薈二十文　黃丹十文　輕粉十文

爲末，豬膏油丸，桐子大，先一日食素，晚莫吃飲，次早五更，溫水調下，分二服。

又方：　畫粉　蜜佗僧

各等分，爲末，每二錢，用麻油調服，空心下，頃刻成涎取下。

蟲蠹之生，由飲食不節，傷饑過飽，喜啖腥膾，多食生冷，酷嗜麵蘗，愛食肥甘，臟腑虛弱，濕熱內淫，則生蟲積也。

《雜病證治準繩・七竅門下・蟲》 蛔蟲者，是九蟲之一也，長一尺，亦有長五六寸。或因藏府虛弱而動，或因食甘肥而動，其發動則腹中痛，發作腫聚，行來上下，痛有休息，亦攻心痛，腹中熱，口中喜涎及吐清水，貫傷心者則死。診其脈，腹中痛，其脈法當沉弱弦，今反洪而大，則蛔蟲也。

《雜病證治準繩・類方・蟲》 神效剪紅丸　專取一切蟲積，神效無比。凡人百病，皆因飲酒過度，食傷生冷，致使脾胃不和，心膈脹滿，嘔惡咽酸，常吐清水，面色痿黃，不進飲食。山嵐瘴氣，水腫蠱脹，齁鮐欬嗽，痰涎壅滯，酒積、食積、氣積、氣塊番胃，噎膈嘔逆，惡心腸風，痔漏臟毒，酒痢累蘊，積熱上攻，頭目下生瘡癬，婦人血氣，寒熱往來，肌體羸弱，月經不調，赤白帶下，鬼

氣鬼胎，產後諸疾，小兒五疳蟲積，誤吞銅鐵，誤食惡毒等物，並宜服之。每服五更雞鳴時，用冷茶清吞下，更用馬桶盛糞於野地看之，庶見藥功易辨，或蟲或積，或如爛魚凍，或作五色等積。若壹次未見蟲積，更看第貳叁次下來，此卽是病根。有積消積，有氣消氣，有蟲取蟲，有塊消塊。若病根去，其病自消。若病淺，卽壹服見效。若源深，更須再壹服。能宣導四時蘊積，春宣積滯，不生瘡毒；夏宣暑濕，不生熱痢；秋宣痰飲，不生瘴瘧；冬宣風寒，不生瘟疫。此藥溫和，不動元陽，眞氣亦無反惡。小兒半服，孕婦休服，其效如神。

《壽世保元・諸蟲》 一論諸般痞積，面色痿黃，肌體羸瘦，四肢無力，皆緣內有蟲積。或好食生米，或好食壁泥，或食茶炭鹹辣等物者，是蟲積，只此一服除根。

指迷七氣湯。

退黃丸。

《丹臺玉案・蟲門》 蟲，動物也。草木水土之中宜有之。何爲而有於人之腸胃中乎？蓋蟲者，亦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者也，而形不自成，必假於物而後成。如草腐而生螢，雀死而生蛤，魚爛而生蛆，皆舊有形之物，感陰陽之氣，而後形體成焉。人身小天地，而人之氣卽天地之氣也。然則蟲之生於腸胃中者，亦豈無所假而成哉。飲食入胃，不能消化，如魚鮓、肉醢、生麵、硬飯之類，停積於中，濕熱相感，稠粘膠固，資熱血以相成，得生氣以陶鎔，則不動之物悉成能動之形，頭尾皆具，而渾然一蟲類矣。其始也，因飲食而變，其既也，賴飲食以養，絞擾蟠結，食人精氣，飲人膏血，壞人臟腑，殀人命壽。蟲之爲害，可勝言哉！大凡難化之物，皆能生蟲，不但肉、醢、麵、硬飯之類而已。若誤吞頭髮羽毛，尤其易生者也。不特此也，雖無質之物，亦能生焉。如濃茶濁酒，本無質者，而所澄之腳，最能成病，故有茶癖、酒積之症，久之亦變爲蟲。成於茶者，常思食茶；成於酒者，必酷嗜酒；一日不獲所欲，則一日不能暫安，此其症也。【略】然蟲病，人常有之，何以灼知其眞而藥之耶？必有形症可見也，蟲病之人，面黃肌瘦，脣白毛竪，容顏不澤，臉多白印，時覺惡心，口吐清水，或心腹絞痛，飲食不爲肌膚，或頭髮猙獰，灑淅惡寒，或額面生瘡，濕癢沿連，皆其症也。如此詳察，則可以用藥矣。

脈云：脈虛小者生，緊急者死。

立方：尋蟲散　治大人小兒腹內諸蟲。

檳楝飲　治諸蟲積久，肚腹脹大。

寶鑑化蟲丸，治蟲咬心痛。

又方：治小兒口中常吐出蟲。

黑錫灰　檳榔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花椒煎湯送下。

追蟲至寶丹　治五臟諸蟲，面黃膚瘦，四肢羸瘦，肚腹膨脹，飲食減少，蟲咬心疼，癥瘕積塊，並皆治之。

又方：治好喫壁泥。

黃泥一勅　砂仁四兩，泥炒

右爲末，黃連熬膏爲丸，每服二錢，五更糖湯下。

又方：治好喫乾茶葉，並茶癖。

寒水石煆　蒼朮炒　黃芩酒炒　薄荷葉　膽星各三錢　白芍酒炒　朱橘皮　使君子肉各五錢

右爲末，黑沙糖、神麴，打糊爲丸，每一二，空心，糖湯下。

《景岳全書・雜證謨・諸蟲》 論證

蟲之爲病，人多有之，由於化生，誠爲莫測。在古方書雖曰由濕、由熱、由口腹不節、由食飲停積而生，是固皆有之矣，然以常見驗之，則凡臟強氣盛者，未聞其有蟲，正以隨食隨化，蟲自難存；而蟲能爲患者，終是臟氣之弱，行化之遲，所以停聚而漸致生蟲耳。然則或由濕熱，或由生冷，或由肥甘，或由滯膩，皆可生蟲，非獨濕熱已也。然以上數者之中，又惟生冷生蟲爲最，卽如收藏諸物，但着生水，或近陰濕，則最易蛀腐，非其義乎？故凡欲愛養小兒，卽當節其水菓，以防敗脾，此實緊要之一端也。至若治蟲之法，雖當去蟲，而欲治生蟲之本以杜其源，猶當以溫養脾腎元氣爲主，但使臟氣陽強，非惟蟲不能留，亦自不能生也。余製有溫臟丸方，最所宜也。

蟲之爲病，其類不一，或由漸而甚，或由少而多，及其久而爲害，則爲腹痛食減，漸至羸瘠而危者有之。凡蟲痛證，必時作時止，來去無定，或嘔吐青黃綠水，或吐出蟲，或痛而坐卧不安，或大痛不可忍，面色或青或黃或白，而唇則紅，然痛定則能飲食者，便是蟲積之證，速宜逐之。【略】

論治

治蟲之劑，凡蟲勢驟急，上攻心腹作痛者，宜掃蟲煎先治其標。若蟲積堅固者，宜獵蟲丸，遇仙丹、木香檳榔丸、百順丸之類主之。若稍緩而質弱者，宜蕪荑散、化蟲散之類主之。丹溪云：打蟲方用楝樹根、檳榔、鶴虱，夏取汁，冬濃煎飲之。又萬應丸最妙。

治蟲之法，按丹溪云：上半月蟲頭向上，易治，下半月蟲頭向下，難治。先以肉汁或糖蜜引蟲頭向上，然後用藥。此皆法之善者，然此惟緩治之法耳。然蟲證甚急，又安能必待其時乎？且以望前望後辨蟲頭，亦若渺茫無據，惟先用香餌而蟲頭可引，豈非望後之治，亦自有法，又何慮其難治也。

徐東皋云：治蟲之方固多，而用之者不知其法，則亦不能下蟲。如丹溪云蟲頭向下之時，必須俟其向上，法當行於月半之前也。若蟲得食，則不食藥，亦不能下蟲，而徒瀉其虛也。故雖有方，不知其法，則方亦不效。凡欲下蟲，必先一日不食，而使蟲饑，次早五更用油煎肉，嚼之良久，腹內蟲聞肉香，頭皆向上而欲食，乃以雞蛋煎餅和藥，嚼而食之，須臾服葱湯或白水，少少以助藥力下行，不逾時而蟲俱下，甚至數升。然後以白粥補之，隨服補劑調理脾胃，而疾可悉愈。

驗治法。昔一人患心腹大痛，或止或作，痛不可忍，凡用去積行氣等藥，百方不效。但於痛極時須用拳槌之，痛得少止，而旋止旋作，久不能愈，日加困弊，莫測其故。忽一胡僧見之，曰：余能治也。遂令病者先食香餌，繼進一丸，打下一硬嘴異蟲，遂愈。此因蟲嚙腸臟，所以痛極，槌之則五內震動，蟲亦畏而斂伏，不槌而蟲得自由，所以復作，此亦驗蟲奇法。故凡見心腹痛證，但用揉按，重捻而痛得暫止者，多有因蟲而然也。【略】

蛔蟲

凡諸蟲之中，惟蛔蟲最多，其逐治之法總若前條，然旋逐旋生，終非善策，欲杜其源，必須溫養脾胃，脾胃氣強，蟲自不生矣。故凡逐蟲之後，或於未逐之先，若欲調補脾腎，則如歸脾湯、溫胃飲、五君子煎、理中湯，或理陰煎之屬，皆所宜也。若欲兼蟲而治之，則惟溫臟丸爲最善。凡治蟲之法，或攻或補，自有緩急先後之宜，所當詳辨，不可任意忽略也。【略】

寸白蟲

此蟲長寸許，色白，其狀如蛆，母子相生，有獨行者，有個個相接不斷者，故能長至一二丈。治寸白蟲無如檳子煎，其效如神。

《本事方》云：用《良方》錫灰、蕪荑、檳榔者極佳，五更服則蟲盡下。以此爲末，用石榴根煎汁送下三錢，或丸服亦可。【略】

應聲蟲

《泊宅編》云：水州通判廳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必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然。遂取藍搗汁飲之，少頃吐出肉塊長一寸餘，人形悉具，自後無聲。

陳正敏《遯齋閑覽》載楊勔中年得異病，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漸大。有道人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無聲，乃頓服之，遂愈。後正敏至長沙，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之者甚衆，因教服雷丸，丐者亦愈。

狐惑

仲景曰：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起卧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白乍黑。蝕於上部則聲啞，甘草瀉心湯主之。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於肛者，雄黃薰之。愚按：此仲景云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則可見本非傷寒也。而後世即以狐惑爲傷寒者，豈非誤乎！

《醫學心悟·諸蟲》蟲之名有九，而猶不足以盡其狀也，然總不外乎濕熱所生。凡物濕蒸熱鬱，則生蟲矣。書云：蟲長尺許，則能殺人，蟲痛貫心，傷人甚速，宜急治之，追蟲丸主之。但胃寒吐蚘，宜用理中安蚘散，與治別蟲之法不同，醫者誌之。【略】

又方：用檳子數觔，陸續去殼，空心服一二十枚，一月之後，其蟲盡去，神色大轉矣。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論諸蟲》凡蟲之爲病，其類不一。而其爲害，則爲腹痛，作止往來無定，或不時嘔吐，或嘔青黃綠水，坐卧不安，或面色青白，而唇則紅，但痛定則能食，便是蟲也。而其所以生者，由濕熱，由飲食停積，固有之矣。此必臟氣之虛弱，不能隨食隨化，以致淹留而生，非獨濕熱已也。治之者，雖當去蟲，而尤宜以溫養脾胃爲主，但使臟氣陽強，非惟蟲不能留，亦自不能生也，乃無後虞。

凡下蟲之法，按丹溪云：上旬蟲頭向上易治，若證急，又安能待乎！

凡欲下者，先日勿食，次早五更，用香油煎肉嚼之，良久勿吞，蟲聞肉香，頭皆向上，乃以鷄蛋煎餅，和藥嚼而食之，須臾，服葱湯或白水，少少以助藥勢下行，不一時，蟲盡下。然後以白粥補之，隨服補劑，調理脾胃，而病可愈。若蟲下未盡者，再照前法治之。

凡上唇有瘡，曰惑，蟲食其臟。下唇有瘡，曰狐，蟲食其肛。仲景曰：狐惑之證，似傷寒，而非傷寒也。後世何得以傷寒治乎！

凡小兒蟲積攻心，啼哭悶亂，惡心吐沫，狀似癇病，但目不斜，腹有青筋耳，甚有蛔蟲團聚，痛極而厥，多似慢驚，惟唇口獨紫爲異。

化蟲丸，治一切蟲病，大者即下，小者即化，爲治蟲之總司也。

化蟲散新，治大小蛔厥腹痛，多似慢驚，但唇口紫者是也。

甘草瀉心湯，治蟲證不食，面目乍赤乍白，此蝕上部曰惑者。

妙應丸，治諸蟲巢穴堅固難下者，用此悉除。

溫臟丸，治諸蟲積，用藥下之，既下復生，由臟氣虛寒，宜溫補脾胃，以杜其源。此方攻補兼用。

調補中州散新，治一切脾胃虛寒，飲食少思，腹脹倦怠，泄瀉噯氣，及蟲積下後，宜此調補。多服久服，攻效最大。

《類證治裁・諸蟲》 論治　氣化之生蟲也，木朽爲蠹，草腐爲螢，日氣蒸雨，變生螟螣。臟腑之生蟲也，肥甘不節，生冷失宜，中脘氣虛，濕熱不運，諸蠶乃生，如髮癥、鱉瘕、疳蟲、尸疰、狐惑、應聲之類。其候，心饋腹痛，面色萎黃，沈默嗜眠，食減羸瘦，唇有紅白點，嘔多青綠涎，或喜嗜生米、茶葉、泥螺、瓦炭之類。此在小兒爲多，其痛時作時止，其脈忽大忽小，其腹有氣梗起往來，痛定便能食者是。古分五臟蟲形，如心之蟲曰蛔，脾之蟲曰寸白，腎之蟲如刀截絲縷，肝之蟲爛杳，肺之蟲如蠶。諸蟲皆能殺人，惟肺蟲蝕肺，令人癢欬，至咯血聲嘶，最爲難治。又有三蟲，長蟲、赤蟲、蟯蟲。惟蟯蟲最能病人，治之必於月初，蟲頭向上，空腹先飲肉汁，令其聞香，聚而求食，以遇仙丹下之。蟲下淨，乃啜粥止之。蟲性喜甜，得甘則動，得苦則止，得酸則輭，得辛則伏。如烏梅丸，連、蘗之苦，梅、醋之酸，椒、薑之辣。古法治傷寒蛔厥，理中湯加川椒五粒、檳榔五分。臟寒吐蛔，及胃腑欬嘔長蟲出，烏梅丸。胃虛蛔上入膈，理中安蛔丸。諸蟲攻胸急痛，掃蟲煎。蟲嚙心痛，貫心則死，蕪荑散。蟲痛口流清涎，以烏梅、川椒、薑煎服。腹有蟲積，萬應丸，去乾漆。蟲痛腹熱，化蟲丸。蟲痛肢冷，集效丸。蟲積堅久，脹痛黃瘦，獵蟲丸。一切蟲積，追蟲丸。元氣實者，木香檳榔丸。虛寒蟲動，嘔瀉成疳，溫臟丸。脾疳蟲積，肚大肌消，齦腐生瘡，六味肥兒丸。蟲積嗜生米、泥炭等物，爲蟲疳，以使君子、榧子、檳榔、南星研細，沙糖水調服。蟲血積久，成膈嘔涎，秦川翦紅丸。肺嗽有蟲，骨蒸成瘵，百部膏。尸疰傳染，獺肝丸、鰻魚湯。消渴，蟲耗陰液，苦楝根白皮一握，切，焙，加麝香少許，水煎服，則蟲下渴止。殺寸白蟲，榧子四十九枚，沙糖水煮，每上旬平旦，空心服七枚，七日盡，蟲化水。腹生齲痕，白馬溺飲之，驚化水。嘔吐蝦蟲，銅綠煎湯，飲之遂絕。口發言，腹應聲，搗藍汁飲，或服雷丸湯。狐惑症，狀類傷寒，起卧不安，四肢沈重，蟲食其臟，上唇生瘡，爲惑，必聲啞，宜桃仁湯，或甘草瀉心湯。蟲蝕其肛，下唇生瘡，爲狐，必咽乾，宜苦參湯洗，以雄黃銳散，納穀道中。穀道微癢，糞後蛆蟲，宜調補脾胃，四君歸脾、溫臟等湯，或化蠶丸，外用楝根白皮煎湯洗之。大腸蟲出，行坐不得，用鶴蝨灰五錢，水調服，自愈。小腸濕熱，溺竅蟲出，導赤散加使君子、萆薢、黃蘗。婦人陰蝕蟲癢，用蛇床子煎湯洗，拭乾，內摻桃仁，雄黃等細末。渾身蝨出，血肉俱壞，飲鹽醋湯，半月即安。陰毛生蝨，肝腎陰虧，內服六味地黃丸，外以白果肉擦之。筋肉化蟲，如蟹走皮膚內作聲，急用雄黃、雷丸各一兩，爲末，摻豬肉上，炙熱，食盡自愈。凡治蟲勢驟急者，行攻逐，如大黃、黑丑、乾漆、檳榔、三稜、莪朮等。蟲去則調其脾胃，勢緩者用制伏，如川連、胡連、烏梅、苦參、苦楝、川椒、蕪荑、鶴蝨等。脾弱者兼運脾，胃滯者兼消滯，脾胃氣強，蟲乃不生，尤宜審臟氣之虛實而治之，毋崇恃攻下爲也。

脈候　乍大乍小者，蟲脈。巢氏曰：腹痛脈當沈弱，若反洪大者，蚘蟲也。凡蟲痛時作時止，或大痛不可忍，面色或青或黃或白，而唇則紅。

《讀醫隨筆・證治類・蟲脈蟲證》 關上脈微浮，積熱在胃中，嘔吐蚘蟲，心健忘。關上脈緊而滑者，蚘動。尺中脈沈而滑者，寸白蟲。腹中痛，脈當沈若弦，而反洪大，此爲有蚘蟲。腹中痛，多喘嘔，而脈洪者，爲蟲。按喘疑當作唾。疳蝕，其脈細數，若虛小者生，緊急者死。

按：蟲病多起於濕熱太盛，木鬱土中而化生也，亦有瘀血所化者，世謂癆蟲是也。大抵在腸胃者易除，在經絡者難治。其脈不外弦滑細數之兩途，然亦有弦遲者，胃中寒濕也，亦有細濇者，胃汁爲蟲所消耗也。至於《洄溪醫

案》所稱腸胃爲蟲蝕盡，而人猶不遽死，則怪誕之說矣。然事亦有甚奇者，族有貧婦，初覺七竅內如細蟲縈援，數年後，目盲，皮膚枯槁，而偏身振掉不息，夜寐稍靜，偶一言動，即肢體無一不戰戰慄慄然者，已十餘年矣，今尚未死。此必傷於微風，化生細蟲，吸血傷筋也。大抵蟲證與痰證相類，痰多怪證，蟲亦多怪證也。爲暈眩昏厥，爲癲癎狂妄，爲吐利血水，爲皮膚頑麻、奇痛奇癢，爲四肢拘急，痿緩振掉，爲怪夢紛紜，不可思議，世稱人有患蝨瘤者。《神農本草》水銀有殺皮膚中蝨之文，不誣也。予近治汪君，初起顴上有水，常如屋溜一滴，幷不破皮，後遂右半面常自覺振動，如吹大風狀，一日數發，已六七年，發時即鬚尖亦手不可近，觸之，其痛徹心也，皮色如常，不腫不變，內外藥治，僅得小效，後挑出牙蟲無數而愈。平時牙幷不痛，此亦奇證，與前貧婦之類，皆所親睹者也。

紀事

《名醫類案・諸蟲》 太倉公治一女，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公診其脈，曰：蟯瘕。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公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濕，寒濕氣宛篤不發，化爲蟲，公所以知其病者，切其脈，循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史記》。博按：此案已見第五卷癥瘕門

華佗治一人，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診之曰：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蟲三升許，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遂愈。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聲，語即喉中應之。以問良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無聲。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

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甥李言吉左目上瞼忽生一小瘡，漸大如鴨卵，其根如弦，恆偃其目不能開。堯封飲之令大醉，遂與割去，瘡即破，中有黃雀飛鳴而去。《聞奇錄》

一婦人忽生蟲一對，於地能行，長寸餘，自後月生一對。醫以苦參加打蟲藥爲丸服之，又生一對，埋於土中，過數月發而視之，暴大如拳，名子母蟲，從此絕根。

青陽夏戚宗陽家素業醫，任江陰訓導，有生員之父患腹脹，求其診視，乃曰：脈洪而大，濕熱生蟲之象，況飲食如常，非水腫、蠱脹之證。以石榴皮、椿樹東行根加檳榔三味，各五錢，長流水煎，空心頓服之。少頃腹作大痛，瀉下長蟲一丈許，遂愈。《客座新聞》

吳茭山治一婦產後惡露欠通，寒熱時作，小腹結成一塊，形大如杯，抽刺疼痛，用聚寶丹、蟠葱等藥，俱不效。一日吳診其脈，洪而緊，以虎珀膏貼患處。二日後其塊漸軟，其痛如常，倏然陰戶中覺如蟲行動狀，少頃小溲，出蟲三條，形長寸許，身紅頭紫有嘴。出此之後，其痛漸緩。過後二次，仍出四條蟲，狀如前，痛止身安，諸患皆愈。因意病者未產之前，尿胞必有濕熱生蟲之患。偶因產後去血，況服諸香燥熱之劑。及貼琥珀膏，亦是追蟲之物，蟲不能容，所以因而出也。

陸顒吳郡人，自幼嗜麪食，食愈多而質愈瘦。胡人以藥吐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此名消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其說甚異，不具述。《說淵》

虞花溪治一婦人患屍蟲，用花椒二分，苦練根一分，丸服，其蟲盡從大便泄出。

一人患腦痛爲蟲所食，或教以桃葉枕一夕，蟲自鼻出，形如鷹嘴，莫能識其名。《遯齋閒覽》

從政郎陳樸，富沙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貓極愛之，常置於傍。一日命取鹿脯，自嚼而啖貓，至於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於地，頭尖匾，類塌沙魚，身如蝦殼，長八寸，漸大侔兩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鰍，人莫識其爲何物，蓋聞脯香而出。高氏疾即愈。《類編》

蔡定夫戡之子康積，苦寸白爲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東引根煎湯調服之。先炙肥豬肉一大臠，寘口中，嚥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即頭向下，縱藥之無益，肺蟲初四日

初六日上行，寸白蟲惟初三日上行。蟲聞肉香咂啖之意，故空群爭赴之，覺胸中如萬箭攻攢，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雷鳴，急奔廁，蟲下如傾，命僕以杖撥之，皆聯屬成串，幾長數丈，尚蠕蠕能動。舉而棄之溪流，宿患頓愈，故廣其傳以濟人云。《庚志》

一人有蟲如蠏走於皮下，作聲如兒啼，爲筋肉之化，用雷丸、雄黃等分爲末，糝豬肉上，炙肉食之，即愈。

一人臨卧，忽渾身虱出約五升，血肉俱壞，而舌尖血出不止，用鹽醋湯飲下，數次即愈。

一人大腸內蟲出不斷，斷之復生，行坐不得，鶴虱末調服五錢自愈。

一人腹中如鐵石，臍中水出，旋變作蟲行之狀，遶身作癢，痛不可忍，扒搔不盡，濃煎蒼朮浴之，又以蒼朮、麝香水調服之。

一人頭皮內時有蛆行，以刀切破，用絲瓜葉擠汁搽之，蛆出盡絕根。

汪石山治一婦，每臨經時，腰腹脹痛，玉戶淫淫蟲出，如鼠粘子狀，綠色者數十枚，後經水隨至。其夫問故，汪曰：厥陰風木生蟲，婦人血海屬於厥陰，此必風木自甚，兼脾胃濕熱而然也。正如春夏之交，木甚濕熱之時，而生諸蟲是也。宜清厥陰濕熱，即令以酒煮黃連爲君，白朮、香附爲臣，研末粥丸，空腹吞之。月餘經至無蟲，且妊矣。

休寧西山金舉人，嘗語人曰：予嘗病小腹甚痛，百藥不應，一醫爲灸關元十餘壯，小腹痛百藥不效，宜灸。次日萃中淫淫而癢，視之如蟲，出四五分，急用鐵鉗扯出，蟲長五六寸。連日蟲出如此者七，痛不復作。初甚驚恐，後則視以爲常，皆用手扯，此亦偶見也。仲景云：火力雖微，內攻有力。蟲爲火力所逼，勢不能容，故從溺孔出也，其人善飲御內，膀胱不無濕熱，遇有留血瘀濁，則附形蒸鬱爲蟲矣。經云濕熱生蟲，有是理也。故癆蟲、寸白蟲，皆由內溼熱蒸鬱而生，非自外至者也，正如春夏之交，濕熱蒸鬱而諸蟲生焉，是矣。此亦奇病，因記之。

無錫一人，遍身膚肉有紅蟲如線，長二三寸，時或遊動，瞭瞭可見，癢不可勝，醫莫能治。一日偶思食水蛙，蛙至蟲遂不見，乃市蛙爲脯，旦晚食之，月餘，其蟲自消。《五湖漫聞》

《臨證指南醫案・吐蚘》　王　厥陰吐蚘，寒熱乾嘔，心胸格拒，舌黑，渴不欲飲，極重之症。胃虛肝乘。

烏梅肉一錢半　桂枝木一錢　炒黑川椒四分　白芍一錢　小川連三分　黃芩一錢　生淡乾薑一錢

席　脈右歇，舌白渴飲，脘中痞熱，多嘔逆稠痰，曾吐蚘蟲。此伏暑濕，皆傷氣分，邪自裏發，神欲昏冒，濕邪不運，自利粘痰，議進瀉心法。半夏瀉心湯。

又：　凡蚘蟲上下出者，皆屬厥陰乘犯陽明，內風入胃，嘔吐痰涎濁沫。如仲景《厥陰篇》中，先厥後熱同例，試論寒熱後，全無汗解，謂至陰伏邪既深，焉能隔越諸經以達陽分。閱醫藥方，初用治肺胃，後用溫膽茯苓飲，但和胃治痰，與深伏厥陰之邪未達，前進瀉心湯，苦可去濕，辛以通痞，仍在上中，服後胸中稍舒，逾時稍寐，寐醒嘔吐濁痰，有黃黑之形。大凡色帶青黑，心係胃底腸中逆湧而出，老年衝脈既衰，所謂衝脈動則諸脈皆逆，自述嘔吐之時，周身牽引，直至足心，其陰陽蹻維，不得自固，斷斷然矣。仲景於半表半裏之邪，必用柴芩，今上下格拒，當以桂枝黃連湯爲法，參以厥陰引經，爲通裏之使，俾衝得緩，繼進通補陽明，此爲治厥陰章旨。

淡乾薑　桂枝　川椒　烏梅　川連　細辛　茯苓【略】

王　脈沉弦，腹痛嘔吐，鼻煤舌絳，面帶青晦色，夏秋伏暑發熱，非冬月，乃悞表禁食，胃氣受傷，致肝木上干胃土，蚘蟲上出，遂成重病，常有厥逆之慮。擬進泄肝和胃，得痛止嘔緩，冀有轉機。

川椒　川連　烏梅　乾薑　人參　茯苓　生白芍　川楝子

程　大病後，胃氣極傷，肝木乘土，蛔欲透膈，脘脇陣痛，是土衰木尅，古人以狐惑蟲厥，都以胃虛少穀爲訓。

安胃丸，人參川椒烏梅湯，化送二錢。

周三，兩脇痛，尤甚於左，嘔吐蛔蟲，年前好食生米。此飢飽加以怒勞，胃土不和，肝木來犯。試觀幼稺有食米、麥、泥、炭者，皆裏滯久聚，初從濕熱鬱蒸而得。宜和陽宣腑，辛竄通絡，濕去熱走，腑絡自和。

川連　乾薑　桂枝　金鈴子　延胡　蘆薈　白芍　枳實　烏梅丸服三錢。

李　身不壯熱，二便頗通，已非風寒停滯之病，因驚動肝，厥氣下泛，蛔蟲上攻觸痛，嘔吐清涎。仲景云：蛔蟲厥，都從驚恐得之。人參安蚘法。

又：　古人云：上升吐蚘，下降狐惑，皆胃虛少穀、肝臟厥氣上干耳。

既知胃中虛，客氣上衝逆犯，斯鎮逆安胃方，是遵古治法。

人參　代赭石　烏梅肉　川椒　川楝子　茯苓

又：人參　茯苓　炒當歸　炒白芍　桂心　炙草　煨薑　南棗

又：忽然痛再發，診脈微細，恰值立夏之交，正氣不相接續，有復厥之慮。

人參　桂枝木　川楝子　炒川椒　生白芍　烏梅肉　川連　細辛　葉十七，熱氣上閉，耳聾身熱，神識不清，當清心營肺衛。濕熱結於厥陰。

竹葉心　飛滑石　連翹　川貝　石菖蒲根　生菉豆皮

又：暑濕熱內蒸，吐蛔，口渴耳聾。

川連水炒四分　半夏一錢半　枳實一錢　廣皮白三錢　菖蒲一錢半　杏仁三錢

又：身熱，三候不解，胸痞，入暮譫語，耳聾吐蛔。此熱結厥陰，症勢最險。

川連　黃芩　乾薑　枳實　半夏　薑汁　茯苓　菖蒲

吐蛔本屬肝胃症，因厥陰之邪上逆，蛔不能安，故從上而出也。今所輯方案，皆因客邪病而致吐蛔者，雖有瀉心湯、桂枝黃連湯、安胃丸等，然皆不離乎仲景之烏梅丸法，以苦辛酸寒熱並用爲治，當與嘔吐門同參。至於幼穉有吐蛔瀉蛔，及諸蟲之病，治標則有殺蟲之方，治本則溫補脾胃，或佐清疳熱，前人各有成法，不必重贅。《華玉堂》

徐評：所列諸案，大半皆嘔逆症，並非蚘病。其治吐蛔之方，亦惟烏梅丸一方加減，並無精思博識，隨症立法。其用人參，雖本於烏梅丸之意，而多不對症，知此老於此病未深講也。

《洄溪醫案・蟲痛》 蘇州黃四房女，年十二，患腹痛，愈醫愈甚。余偶至其家，昏厥一夕方甦，舌俱咬破，流血盈口，唇白而目猶直視，脈參錯無常。余曰：此蟲病也。貫心則死，非煎藥所能愈，合化蟲丸與之。痛稍緩，忽復更痛，吐出蟲二十餘條，長者徑尺，紫色，餘長短不齊，淡紅色，亦有白者，自此而大痛不復作，小痛未除，蓋其窠未去也。復以殺蟲之藥，兼安胃補脾之方調之，而蟲根遂絕。蓋此證甚多，醫者既不能知，惟認爲寒與食，即以爲蟲，又無殺蟲之方。在精力強旺者，久能自化；其不足者，變爲丁奚、勞怯、痞脹等證，至死而人不能知，亦可哀也。余治此證不一，姑舉其最劇者以明治法。

常州蔣公諱斌之孫，患心腹痛，上及於頭，時作時止，醫藥罔效，向余求治。余曰：此蟲病也。以殺蟲之藥，蟲即退避，或在周身皮膚之中，或在頭中，按之如有蠕動往來之象。余用殺蟲之藥爲末，調如糊，到處敷上，而以熱物熨之，蟲又逃之他處，隨逃隨敷，漸次平安，而根終不除，遂授方令歸。越二年書來，云蟲根終未盡，但不甚爲害耳，此眞奇疾也。

《張聿青醫案・蟲》 左　腹痛甚劇，大便解出長蟲，此濕熱蘊結而蛔蝕也。

雷丸一錢五分　蕪荑三錢　使君子肉三錢　炒川椒三分　鶴虱二錢　烏梅肉三分　檳榔一錢　淡芩一錢五分酒炒　烏梅丸一錢五分開水晨服

二診　腹痛稍減，再苦辛酸合方。

使君子三錢　烏梅肉炙三分　炒川椒三分　蕪荑二錢　淡乾薑三分　花檳榔一錢　苦楝根炙三錢　川雅連三分　鶴虱一錢五分　烏梅丸一錢五分，開水送下

江女　蟯蟲自從肛出，大便堅燥不暢，此由濕熱蘊遏，宜苦辛酸法。

川雅連五分　鶴虱一錢五分　使君子二錢　金銀花二錢　雲苓三分　淡乾薑三分　澤瀉一錢五分　烏梅肉三分　炒川椒七粒

幼　面色青黃，唇口白點，腹痛時止時來，曾經便解長蟲。此濕寒蘊於胃中，蟲遂以生，擬湯丸並進。

公丁香　金鈴子　淡吳萸　蕪荑　生苡仁　使君子　花檳榔　製半夏

鶴虱　烏梅丸

某　腹痛甚劇，時痛時止，脈關絃，右部帶滑。此由濕熱內鬱，肝木不克疎泄，蛔動情形也。

川雅連四分　香附二錢　使君子一錢五分　檳榔一錢　烏梅肉三分　淡乾薑四分　桂枝四分　金鈴子一錢五分　鶴虱一錢

內科總部

脇痛部

題解

《古今醫鑑・脇痛》夫脇痛者，厥陰肝經爲病也，其病自兩脇下痛引小腹。

《症因脈治・腹痛論》若痛在脇肋，曰脇痛。

《醫學傳心録・脇痛有兩邊之别》脇痛，即肋痛也。

論説

《素問・金匱真言論》南風生於夏，病在心，兪在胸脇，【略】仲夏善病胸脇。

《素問・藏氣法時論》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

《素問・刺熱論》肝熱病者，小便先黄，【略】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

《素問・咳論》肝咳之狀，咳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胠下滿。脾咳之狀，咳則右脇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咳劇。

《素問・舉痛論》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厥陰之脈者，絡陰器，繫於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澁脈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痛矣。

《素問・厥論》少陽之厥，則暴聾【略】脇痛。

《素問・脈解篇》少陽所謂心脇痛者，言少陽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陽氣盡而陰氣盛，故心脇痛也。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不可反側也。

《素問・繆刺論》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胸脇支滿，【略】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脇痛不得息【略】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脇而痛。

《素問・標本病傳論》心病先心痛，一日而咳，三日脇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肺病喘咳，三日而脇支滿痛，一日身重體痛，五日而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素問・氣交變大論》歲木太過，【略】化氣不政，生氣獨治，【略】民病反脇痛而吐甚，衝陽絕者，死不治。【略】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兩脇下【略】痛，【略】胸痛引背，兩脇滿且痛引少腹，【略】甚則喘咳逆氣，肩背痛，【略】收氣峻，生氣下，草木斂，蒼乾凋隕，病反暴痛，胠脇不可反側，咳逆，甚而血溢。【略】歲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氣失應，【略】民病中清，胠脇痛。【略】歲火不及，寒迺大行，【略】民病胸中痛，脇支滿，兩脇痛，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略】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屈不能伸，髖髀如别。【略】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其眚東，其藏肝，其病內舍胠脇，外在關節。【略】火不及，夏有炳明光顯之化，則冬有嚴肅霜寒之政，夏有慘悽凝冽之勝，則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內舍膺脇，外在經絡。【略】金不及，夏有光顯鬱蒸之令，則冬有嚴凝整肅之應，夏有炎爍燔燎之變，則秋有冰雹霜雪之復，其眚西，其藏肺，病內舍膺脇肩背，外在皮毛。

《素問・五常政大論》陽明司天，【略】脇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略】少陰司天，【略】脇痛善太息。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寅申之紀也，【略】壬寅壬申，【略】其病掉眩，支脇驚駭。少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略】初之氣【略】其病氣怫於上，血溢目赤，咳逆頭痛，血崩脇滿，膚腠中瘡。【略】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略】終之氣，燥令行，【略】病生皮腠，內舍於脇，下連少腹而作寒中，地將易也。【略】土鬱之發，【略】甚則心痛脇膜，嘔吐霍亂。【略】金鬱之發，【略】民病咳逆，心脇滿，引小腹，善暴痛，不可反側。【略】木鬱之發，【略】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略】火鬱之發，【略】民病脇腹

胸背膜膜臚脹。【略】陽明所至，爲脇痛皴揭。

《素問・至真要大論》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略】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數欠，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略】歲陽明在泉，燥淫所勝，【略】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略】厥陰司天，風淫所勝，【略】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略】病本於脾，衝陽絶，死不治。【略】少陰司天，熱淫所勝，【略】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略】尺澤絶，死不治。【略】陽明司天，燥淫所勝，【略】民病左胠脇痛，【略】病本於肝，太衝絶，死不治。【略】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略】民病【略】腋腫，心澹澹大動，胸脇胃脘不安，病本於心，神門絶，死不治。所謂動氣知其臟也。【略】厥陰之勝，【略】胠脇氣並，化而爲熱，小便黄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略】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於中，流散於外，病在胠脇。【略】陽明之勝，清發於中，左胠脇痛。【略】陽明之復，清氣大舉，【略】病生胠脇，氣歸於左。【略】厥陰司天，【略】主勝則胸脇痛。【略】少陰司天，【略】主勝側心熱煩躁，甚則脇痛支滿。【略】少陰在泉，【略】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鬲中，衆痹皆作，發於胠脇，魄汗不藏，四逆而起。

《靈樞經・脈篇》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略】循胸中出脇，【略】是動則病【略】胸脇支滿。【略】

膽足少陽之脈，【略】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略】是主骨所生病者，【略】缺盆中腫痛，脇下腫，馬刀俠癭，汗出，振寒，瘧，胸脇肋髀膝外至脛絶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略】

肝足厥陰之脈，【略】挾胃屬肝絡膽，布脇肋。

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淵液下三寸，布胸肋。

《靈樞・經筋篇》足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其直者上乘肘季脇，上走脇前廉，其病即上乘肘季脇痛。【略】

足陽明之筋，上循脇屬脊。【略】

手心主之筋，起於中指，上臂陰結腋下，下散前後挾脇。

《靈樞・五邪》邪在肝，則兩脇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腳腫。

《靈樞・脹論》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靈樞・本藏篇》肺高則上氣，肩息咳，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略】

肝小則臟安，無脇下之痛，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鬲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悗爲息賁，肝下則逼胃脇下空，脇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臟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脇下痛也。

《靈樞・本藏篇》脾大則苦湊胁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胁引季脇而痛。【略】

脇偏疏者，肺偏傾也。【略】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骸者肝高，合脇兔骸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趺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傷寒論・辨太陽脈證并治下》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

《傷寒論・傷寒例》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

《諸病源候論・心腹痛病諸候・胸脇痛候》胸脇痛者，由膽與肝及腎之支脈虛，爲寒氣所乘故也。足少陽膽之經也，其支脈從目兌眥，貫目下行，至胸脇裏。足厥陰肝之經也，其支脈起足大指叢毛，上循入貫膈，布脇肋。足少陰腎之經也，其支脈從肺出絡心注胸。此三經之支脈，并循行胸脇，邪氣乘於胸脇，故傷其經脈，邪氣之與正氣交擊，故令胸脇相引而急痛也。診其寸口脈弦而滑，弦卽爲痛，滑卽爲實。痛卽爲急，實卽爲躍，弦滑相搏，卽胸脇搶急痛也。

《諸病源候論・心腹痛病諸候・卒苦煩滿又胸脇痛欲死候》此由手少陽之絡脈虛，爲風邪所乘故也。手少陽之脈，起小指次指之端，上循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風邪在其經，邪氣迫於心絡，心氣不得宣暢，故煩滿，乍上攻於胸，或下引於脇，故煩滿而義胸脇痛也。若經久邪氣留連，搏於藏，則成積，搏於府，則成聚也。

《諸病源候論・腰背病諸候・脇痛候》 邪氣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脇痛，咳汗出，陰氣擊於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泣，脈急，引脇與小腹。診其脈弦而急，脇下如刀刺，狀如飛尸，至困不死，左手脈大，右手脈小。病右脇下痛，寸口脈雙弦則脇下拘急，其人澀澀而寒，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卒左脇痛，念肝爲青龍，左目中魂，神將五營，兵千乘萬騎，從甲寅直符吏，入左脇下，取病去。

又云：右脇痛，念肺爲白帝，右目中魄，神將五營，兵千乘萬騎，甲申直符吏，入右脇下，取病去。脇側卧，伸臂直腳，以鼻內氣，以口出之，除脇皮膚痛，七息止。

又云：端坐生腰，右顧視月，口內氣，咽之三十，除左脇痛，開目。

又云：舉手交項上相握，自極，治脇下痛，坐地交兩手著不周遍握，當挽久行實，身如金剛，令息調長，如風雲，如雷。

《明堂五臟論・肝與膽第一》 肝熱，眼內多眵，肝不足轉筋，爪乾，肝實，左脇下痛，肝積，氣如復杯，在左脇下。

《古今醫統大全・脇痛門》 脇痛有左右氣血之分　肝位於左，以藏血也，肝血蓄於左脇，作塊而痛者，爲肝積，名肥氣。肺位於右，以行氣也。肺氣鬱於右脇，痞硬而痛，咳喘爲肺積，名曰息賁也。而脾所係於右，其經濕勝，故痰飲流注右脇，右脇痛者悉是痰氣。丹溪云：有肝火盛，木氣實，有死血，有痰流注。

兩脇痛者分內外之因　兩脇俱痛，當分內外之因。內因七情氣結，飲食過度，冷熱失調，顛仆傷形者，或痰積流注，氣血相搏，皆能爲痛，此內因也。傷寒，少陽耳聾脇痛，風寒所襲而爲兩脇作痛，此外因也。

脈候　《內經》曰：肝脈搏堅而長，色不澤，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脇下，令人喘逆。若軟而散，其色澤者，當病溢飲者，暴渴多飲而溢入於肌膚腸外也。肝脈沉之而急，浮之亦然，若脇下痛有氣支滿引小腹而痛，時小便難，苦目眩，頭腰背痛，足爲逆寒，時癃，婦人月水不來，時無時有，得之少時，有墜墮。脈雙弦者，肝氣有餘兩脇作痛。雙弦者，兩手俱弦也。脇痛脈沉澀是鬱。細緊或弦者怒氣。弦澀者順，洪大者逆。脈弦而急，脇下如刀刺，狀如飛屍，不死。

《明醫指掌圖・脇痛症歌論》 肋脇疼時統屬肝，或虛或實或因痰，脈沉氣鬱須開導，茫澀原來死血乾，食積一條常梗起，肝虛痛在脇稍間，若然痛甚肝經火，乾脇之疼療最難。

足少陰之絡，令人脇痛，皆肝膽經之所主也。丹溪云：木氣實，肝火盛，死血，痰飲，氣滯，食積，濕熱，皆令人脇痛，亦有肝虛血少而痛者。有因酒色，勞損太過，脇下一點痛不止，名乾脇痛，甚危，當大補血氣，尚難爲也。若此虛實之不同也，必以脈症參之，斯得其受感之情，而用藥無差，忒也。

肝火　脇痛甚者，肝火盛也。當歸龍會丸。輕者，小柴胡湯加黃連、醋炒青皮、龍膽、芍藥，火盛者，宜伐火左金丸。

木氣實　脇痛，脈弦數，木氣實也。蒼朮、川芎、醋炒青皮、當歸、芍藥、柴胡稍，或小柴胡湯加醋炒青皮、川芎、草龍膽，或抑青丸。

死血痛　脇痛，日輕夜重，或午後熱，脈澀，瘀血也。四物湯加柴胡、青皮、桃仁、紅花，或控涎丹。死血，行氣藥中加桃仁、紅花、香附。

食積痛　脇下一條扛起作痛者，食積也。保和丸或吳茱萸、炒黃連、神麴、麥芽、山查、蓬朮、青皮，或當歸龍會丸。

濕熱　濕熱盛，而兩脇痛者，先以琥珀膏貼痛處，後以淡薑湯吞當歸龍會丸，或小柴胡加湯加蒼朮、青皮、黃連。

痰積　痰積脇下作痛者，控涎丹，或十棗湯，或二陳湯加南星、蒼朮、川芎、柴胡、白芥子、炒山梔仁、醋炒青皮。

氣滯　氣滯脇下作痛者，推氣散，或復元通氣散，木香調氣散。控涎丹治一身氣痛。

虛痛　肝血不足，悠悠痛不止者，四物湯加柴胡稍，或柴胡四物湯。脇痛肝虛，名乾脇痛，難治。肥白人脇痛，參、芪入小柴胡。

《醫旨緒餘・氣鬱脇痛論》 或問治氣鬱脇痛，有謂達之者，有謂瀉之者，於達、瀉二字，還有說否？生生子曰：脇者，肝之部分，又足少陽經所行之地，此經多有餘，經曰：東方實。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內經》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蓋人於日用之間，不能恬澹虛無，而純合乎天和；惟不能恬澹虛無而合乎天和，是以七情一有不遂則生鬱，鬱久則生火，壅遏經隧，充塞清道，而痛作矣。至於痛極而涌吐酸水者，猶《洪範》所謂曲直作酸，乃肝膽之咎徵也。經曰：木鬱則

達之。啓玄子謂吐之令其條達，此固一說也。然於達之之義，猶有所未盡焉。達，是通達之達，非獨止於吐也。木鬱於下，以柴胡、川芎之類升而發之，以順其挺然之性，正所謂因曲而爲之直，又謂從其性而升之，皆達之之義也，仲景小柴胡湯，治少陽脇痛，以柴胡爲君，得其旨矣。經曰：有餘者瀉之。今肝實而脇痛，固宜瀉之矣。《本草》列青皮、香附、黃連、白芍、柴胡、川芎之類，均爲瀉肝之劑。苟不擇而用之，吾未見得志也。何者？夫青皮、香附，瀉氣之衝逆者也；黃連、白芍，瀉血之沸騰者也。經曰：上者抑之，爲其當下而不下，故用此辛酸苦寒之劑，以泄其衝逆沸騰之勢，使之下降，以致於平而已，此正治法也，群皆識其爲瀉也。至若柴胡、川芎之所以爲瀉者，則異乎是也。蓋柴胡、川芎，升發肝膽之清氣者也。經曰：下者舉之，爲其當升而不升，故用此辛甘苦平之味，於陰中提陽，以扶其直遂不屈之性，使之上升，以復其常，是清陽升而濁陰降也，正前所謂木鬱則達之之意，此從治法也，群皆未識其所以爲瀉也。經曰：輕者正治，重者從治。又曰：輕者可降，重則從其性而升之。又曰：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過者，謂鬱實而爲火也。折之者，爲裁之也；畏者，如木鬱之病，用辛散屬金之藥，而排闥其紛伙，剪伐其猖獗，以致於中和，乃撥亂反正之意也。此皆識陰陽升降之理，順逆之勢，有如是耳。噫！苟爲醫而不明陰陽升降之理，順逆之勢，則用藥安能識其正哉！且夫人與天地相流通者也，即舉肝而言之，在天爲雷，在方爲東，在時爲春，在五行爲木，在人爲肝，運動之氣，皆相參焉。故張子和曰：膽與三焦尋火治，肝與包絡都無異。丹溪曰：此指龍雷之火而言也，在人以肝膽應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彼陽氣久伏，壅遏於九地之下，則品物爲之潛藏，當其升發之際，必轟然迅烈，大發聲震，驚於天關之外，然後品物咸亨，此勢也，理也。今木鬱之病，亦近之，木鬱於下，則春升之令不行，以故痛而猛，猛而吐，吐而愈者，亦均此勢也，均此理也。知夫此，則凡造物之所以有升降順逆者，皆得以遂其正矣，於用藥乎何有。

《證治準繩・痛有左血右痰之分》 或問脇痛從肝治，復有可言者乎？曰：肝病內舍肢脇而脇痛也，則何異於心肺內舍膺脇而痛者哉。若謂肝實病而肢脇痛也，則何異肝木不及陽明所勝之肢脇痛者哉？若謂由是厥陰肝經所過而痛也，則何異於足少陽、手心主所過而脇痛者哉？若謂獨經脈挾邪而痛也，則何異於經筋所過而痛者哉？豈執一說而可已乎？非察色按脈，遍識各經氣變，雖在一病之中，而辨其異狀者，卒不能也。且夫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是故肝生於左，肺藏於右，所以左屬肝，肝藏血，肝陽也，血陰也，乃外陽而內陰也。右屬肺，肺主氣，肺陰也，氣陽也，外陰而內陽也。由陰陽互藏，其左脇多因留血作痛，右脇悉是痰積作痛，其兩脇之病，又可一概而言乎？若論其致病之邪，凡外之六淫，內之七情勞役飲食，皆足以致痰氣積血之病。雖然，痰氣固亦有流注於左者，然必與血相搏而痛，不似右脇之痛無關於血也。

《丹臺玉案・脇痛門》 肝藏於內，外應乎脇，脇之所在，肝之所在也。所藏者血，所屬者怒氣，撲跌鬥毆，內傷乎血，敗血積蓄於肝之分，瘀而不流，則脇痛作矣。或有外觸惱怒，欲振而不得伸，鬱結不行，藏於肝部，則雖無瘀血，而亦痛矣。然何以辨其爲血與氣耶。蓋瘀血作痛者，痛而不脹，按之亦痛，不按亦痛，其痛無時而息也。怒氣作痛者，痛而且脹，得噯則緩，已而復痛，其痛有時而息也，此非血與氣之辨乎。然有左脇痛、右脇痛、左脇痛甚者，必是肝火盛，木氣實。右脇痛甚者，必是痰流注，幷食積。兩脇走痛者，必痰飲也。又有季脇作痛者何也？蓋季脇兩肋稍之處，肝之下膽之位也，痛甚而下連小腹者，亦是死血，痛不甚而止於一處者痰也。治此病者，審其所傷而治之，亦無不中矣。

《景岳全書・雜證謨・脇痛》 論證

脇痛之病，本屬肝膽二經，以二經之脈皆循脇肋故也。然而心、肺、脾、胃、腎與膀胱亦皆有脇痛之病，此非諸經皆有此證，但以邪在諸經，氣逆不解，必以次相傳，延及少陽、厥陰，乃至脇肋疼痛。故凡以焦勞憂慮而致脇痛者，此心肺之所傳也；以飲食勞倦而致脇痛者，此脾胃之所傳也；以色欲內傷，水道壅閉而致脇痛者，此腎與膀胱之所傳也，傳至本經，則無非肝膽之病矣。至於忿怒疲勞，傷血，傷氣，傷筋，或寒邪在半表半裏之間，此自本經之病。病在本經者，直取本經，傳自他經者，必拔其所病之本，辨得其眞，自無不愈矣。

一、脇痛有內傷外感之辨，凡寒邪在少陽經，乃病爲脇痛耳聾而嘔，然必有寒熱表證者，方是外感，如無表證，悉屬內傷。但內傷脇痛者十居八九，外感脇痛則間有之耳。

一、脇痛有左右血氣之辨，其在諸家之說，有謂肝位於左而藏血，肺位於

右而藏氣，故病在左者爲血積，病在右者爲氣鬱，脾氣亦係於右，故濕痰流注者，亦在右，若執此說，則左豈無氣，右豈無血，食積痰飲，豈必無涉於左乎？古無是說，此實後世之謬談，不足憑也。然則，在氣在血，何以辨之？但察其有形無形可知之矣。蓋血積有形而不移，或堅硬而拒按，氣痛流行而無迹，或倏聚而倏散。若食積痰飲，皆屬有形之證，第詳察所因，自可辨識。且凡屬有形之證，亦無非由氣之滯，但得氣行，則何聚不散？是以凡治此者，無論是血是痰，必皆兼氣爲主，而後隨宜佐使以治之，庶得肯綮之法，無不善矣。

《證治彙補・脇痛章》　大意　足厥陰肝經之絡令人脇痛，《內經》然亦有少陽膽經病者，亦有肝乘脾經者，有肝侮肺經者，有肝腎同治者，當推原之。《彙補》

內因　因暴怒傷觸，悲哀氣結，飲食過度，風冷外侵，跌仆傷形，叫呼傷氣，或痰積流注，或瘀血相搏，皆能爲痛。《醫鑑》至於濕熱鬱火，勞役，房色而病者，間亦有之。《彙補》

外候　脇痛宜分左右，辨虛實。左脇痛者，肝受邪也。右脇痛者，肝邪入肺也。左右脇脹痛者，氣滯也，左右脇注痛有聲者，痰飲也。左脇下有塊作痛，夜甚者，死血也。右脇下有塊作痛，飽悶者，食積也。咳嗽引痛，喘急發熱者，痰結也。時作時止，暴發痛甚者，火鬱也。滿悶懼按，煩躁多怒者，肝實也；耳目瞶瞶，爪枯善恐者，肝虛也。隱隱微痛，連及腰胯，空軟喜按者，腎虛也。脇痛，咳嗽腥臭，面赤唾痰者，肺氣傷也。脇內支滿，目眩，前後下血者，肝血傷也。兩脇搐急，腰腿疼痛，不能轉側者，濕熱鬱也。胸右近脇一點刺痛，內熱咳嗽者，肺癰也，當須防之。《彙補》

危候　虛甚成損，脇下常有一點痛不止者，此因酒色太過，名乾脇痛，大危。《入門》

脇痛成積　凡脇痛年久不已者，乃痰瘀結成積塊。肝積肥氣在左，肺積息賁在右，發作有時，雖皆肝木有餘，肺積膹鬱，不可峻攻。《彙補》

《症因脈治・腋痛論》　秦子曰：腋痛者，在兩脇之上，奶旁外側，痛連缺盆，肺經症也。若在腋之下，原是脇痛，而非腋痛。

《臨證指南醫案・脇痛》　脇痛一症，多屬少陽厥陰，傷寒脇痛，皆在少陽膽經，以脇居少陽之部。雜症脇痛，皆屬厥陰肝經，以肝脈布於脇肋。

《雜病源流犀燭・肝病源流》　肢脇肋痛，固由於肝邪之實，而所謂肝邪者，不越氣、血、食、痰、風寒五端。【略】

治法先分左右，再審虛實。【略】

脇痛多半是實，不得輕於補肝。

《筆花醫鏡・肝部足厥陰屬臟》　肝與膽相附，東方木也。其性剛，賴血以養，自兩脇以下，及少腹陰囊之地，皆其部位，最易動氣作痛，其風又能上至巔頂，而痛於頭，色屬青，常現於左顴目眥，於婦人爲尤甚。

肝無表症，皆屬於裏。

肝之虛，腎水不能涵木而血少也。脈左關必弱，或空大，其症爲脇痛，爲頭眩，爲目乾，爲眉稜骨眼眶痛，爲心悸，爲口渴，爲煩躁發熱。

《類證治裁・脇痛》　肝氣虛脇痛者，悠悠不止，耳目瞶瞶善恐。【略】

凡氣、血、食、痰、風、寒之滯於肝者，皆足致痛。

《醫學舉要・雜證合論》　左脇作痛，專主厥陰肝經，右脇乘肺乘脾俱有，或泄木以安土，或清金以平木。

綜述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金匱要略方論・腹滿寒疝宿食》　脇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附子湯。【略】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肘後方・脇痛如打方》　大豆半升，熬令焦，好酒一升，煮之令沸，熟飲取醉。

又方：　芫花、菊花等分，躑躅花半斤，布囊貯蒸，令熱以熨痛處，冷復易之。

又方：　去窮骨上一寸，灸七壯，其左右一寸又灸七壯。

又積年久病，有時發動方。

乾地黃十分，甘草五分，乾漆五分，水五分，桂一尺，搗篩酒服一七，日三服。

又方：六七月取地膚子，陰乾，末服方寸匕，日五六服。

《千金要方・脾臟》治脾熱脇痛，熱滿不歇，目赤不止，口唇乾裂方。

石膏一斤，碎　生地黃汁　赤蜜各一升　淡竹葉切，五升

右四味，先以水一斗二升煮竹葉，取七升，去滓，澄清，煮石膏，取一升五合，去滓，下地黃汁兩沸，次下蜜，煎取三升，細細服之。

治脾熱偏一邊痛，胸滿脇偏脹方。

茯苓　橘皮　澤瀉各三兩　芍藥　白朮各四兩　人參　桂心各二兩　石膏八兩　半夏六兩　生薑切，一升　桑根白皮一升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去滓，分三服。若須利下，加芒消二兩佳。

治脾熱面黃目赤，季脇痛滿方。

半夏八兩　枳實　梔子　茯苓　芒消各三兩　細辛五兩　白朮　杏人各四兩　生地黃切，一升　淡竹葉切，一升　母薑八兩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去滓，下芒消，分三服。

《醫心方・治脇痛方》《病源論》云：邪氣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脇痛。

葛氏方治脇卒痛如得打方。以繩橫度兩乳中間，屈繩從乳橫度，以起痛下，灸繩下屈處卅壯。

《小品方》治脇下偏痛，發熱，其脈弦，此寒也。當以溫藥下其寒，大黃附子湯方。

《千金方》治冷氣脇下往來，膈痛，引脇背，當歸湯方。治尸注亦佳。今案《極要方》有乾地黃、無乾薑、芍藥。

又云：治兩脇下痛方。

熱湯漬兩足，冷則易。

《聖濟總録・脇肋痛》論曰脇肋痛者，足厥陰經虛，寒氣乘之也。足厥陰肝經，其支脈起足大指叢毛上，循陰股入腹，貫膈布脇肋。寒邪之氣乘虛則傷於經絡，邪氣與正氣相搏，故令脇肋痛也。

治脇下偏痛發熱脈弦，此寒也，當以溫藥下寒。大黃附子湯方【略】

治寒氣入客，胸脇引痛。當歸湯方。

治腹滿脇肋痛，不可忍。備急四神丸方。

治脇肋疗痛，上攻心胸。檳榔丸方。【略】

治冷氣內攻，脇肋疼痛，不入飲食。藭澄茄湯方。

治脇胸氣妨悶疼痛。茱萸丸方。

《類證普濟本事方・腹脇疼痛》治男子兩脇疼痛，枳實散。

治脇肋下痛，不美食，葛根湯。

治悲哀煩惱傷肝氣，至兩脇骨疼，筋脈緊急，腰腳重滯，兩股筋急，兩脇牽痛，四肢不能舉，漸至脊膂攣急。此藥大治脇痛，枳殼煮散。

治脇痛如前，兼去手足枯悴，薏苡仁圓。

治因驚傷肝，脇骨裏疼痛不已，桂枝散。

治脇下疼痛不可忍，兼治腳弱，芎葛散。

《扁鵲心書・兩脇連心痛》此證由憂思惱怒，飲食生冷，醉飽入房，損其脾氣，又傷肝氣，故兩脇作痛。庸醫再用寒涼藥，重傷其脾，致變大病，成中滿、番胃而死。或因惱怒傷肝，又加青陳皮、枳殼、實等，重削其肝，致令四肢羸瘦，不進飲食而死。治之正法，若重者，六脈微弱，羸瘦，少飲食，此脾氣將脫。急灸左命關二百壯，固住脾氣，則不死。後服金液、全眞、來復等丹，及藭澄茄散，隨證用之自愈。此證古法，在左爲肝木，爲病瘀血不消，惱怒所傷。在右則爲痰，爲飲，爲食積，氣滯，此皆標病，易於治療。若宗氣有乖，虛裏作楚，榮氣失調，脾絡作痛，此非積漸溫養不愈。至若兩脇連心痛，如刀刺，此三陰受損，逆於膈肓之間，非重用溫補不可。又肥氣息賁，此積在藏之募原，若泥古方專於剝削，未有不死者也。

《醫學發明・中風同墮墜論》夫從高墜下，惡血留於內，不分十二經絡，聖人俱作風中肝經，留於脇下，以中風療之。血者，皆肝之所主，惡血必歸於肝，不問何經之傷，必留於脇下。【略】

復元活血湯　治從高墜下，惡血留於脇下，及疼痛不可忍。

《濟生方・脇痛》論曰：夫脇痛之病，《醫經》曰：兩脇者，肝之候。又云：肝病者，兩脇下痛。多因疲極、嗔怒、悲哀煩惱，謀慮驚憂致傷，肝臟既傷，積氣攻注，攻於左則左脇痛，攻於右則右脇痛，移逆兩脇則兩脇俱痛。久而不愈，流注筋脈，或腰腳重墜，或兩股筋急，或四肢不舉，漸至脊膂攣急疼痛，氣遇風搏則脇下結塊，氣遇寒搏則脇肋骨痛，下連小腹，上引心端。大

抵諸氣，惟膀胱氣脇下痛最難治，神保丸能治之。

《直指方・脇痛方論》《內經》曰：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小腹，令人善怒，虛則目晾晾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又曰：怒則氣逆，虛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矣。蓋心出血，肝納血，因大怒而血不歸經，或隨氣而上出於口鼻，或留於本經而爲脇痛。又或歲木太過，而本氣自甚，或歲經有餘，而木氣被鬱，皆能令人脇痛。經曰：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病名曰息積，是亦肝木有餘之證也。外有傷寒，發寒熱而脇痛者，足少陽膽、足厥陰肝二經病也。治以小柴胡湯無有不效者。丹溪曰：脇痛者，肝火盛，木氣實，有死血，有痰流注，肝急。木氣實，用蒼朮、川芎、青皮、當歸之類。痛甚者，肝火盛，以當歸、龍會丸，薑汁下，是瀉火之要藥。死血，用桃仁、紅花、川芎。痰流注，以二陳湯加南星、蒼朮、川芎。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用撫芎、川芎、蒼朮。血病入血藥中，行血故也，去滯氣須用青皮，青皮乃肝膽兩經之藥也。

左金丸　瀉肝火行濕，爲熱甚之反佐。

當歸龍會丸　治內有濕熱，兩脇痛，先以琥珀膏貼痛處，卻以生薑汁吞此丸，痛甚者須炒令熱服。

推氣散　治右脇疼痛，脹滿不食。

枳芎散　治左脇痛，刺不可忍者。

鹽煎散《和劑方》　治男、婦人一切冷氣攻上，胸脇刺痛，不能已，及脾胃虛冷，嘔吐，泄瀉，膀胱小腸氣，婦人血氣。

《直指方・傷寒正治・脇疼》　脇疼多屬少陽家，燥糞陽明並小柴。裏水痞堅須十棗，陰筋引痛臟中乖。

脇肋痛滿者，邪氣在半表半裏之間也。邪方傳裏，未留爲實，氣鬱不行，法當和解。若夫裏水痛堅，非下之不可也。

少陽病，脇痛，耳聾，寒熱，乾嘔，或脇下堅滿，并用小柴胡湯和解之。陽明病不解，轉入少陽，脇下堅滿，乾嘔，小柴胡湯。

又陽明燥糞不大便，脇下堅滿，舌上胎滑，小柴胡湯。太陽病，咳嗽乾嘔，微利，心下痞鞕，引脇下痛，身涼汗出，或時頭疼，此爲表解裏有水，十棗湯下之。病者脇下痛，素有痞積在於臍傍，引小腹入陰筋，俱作痛，此爲臟結，不治。

《脈因證治・脇痛》　脈　雙弦，是兩手俱弦也。

因　肝木氣實火盛，或因怒氣大逆，肝氣鬱甚，謀慮不決，風中於肝，皆使木氣大實生火，火盛則肝急，瘀血惡血停留於肝，歸於脇下而痛，病則自汗痛甚，按之益甚。

證　痰積流注厥陰，亦使脇下痛，病則咳嗽。

外有肝中風，左脇偏痛，肝中寒，脇下攣急，飲水脇下鳴相逐，皆致脇痛，須詳之。

辨非　血枯證，胸脇支滿，絡氣不行，妨於食，肝脾傷，病至先聞腥臊臭，出清液，肺葉傷也。四肢清，目眩，復後血，此年少脫血，或醉行房，肝傷氣竭致之故也。

證治　木火盛，宜以辛散之，以苦瀉之，當歸龍薈丸、瀉青丸主之。死血宜以破血爲主，潤血爲佐，復元活血、當歸導痰等主之。痰積，宜以去痰行氣，二陳湯加南星、青皮、香附、青黛等主之。

龍薈丸　治食積發熱，木盛脇痛。

左金丸　治肝火。

導痰湯　治痰注諸痰，皆生於熱。

貼痛　芥菜子研水，傅　茱萸酢研，傅上，大効

熨痛：　酢炒灰熱，布裹熨之。蔥艾炒亦可，韭汁亦可。

《衛生易簡方・腰脇痛》　治兩脇疼痛，用枳實一兩，白芍藥、炒川芎、人參各半兩，爲末，空心，薑棗湯調二錢服，酒亦可。治左脇刺痛不可忍，用枳實、炒川芎各半兩，粉草炙二錢半，爲末，每服二錢，薑棗湯，或酒調下。

治因驚傷肝，兩脇疼痛，用枳殼一兩，桂枝半兩，爲末，每服二錢，薑棗湯調下。

《證治要訣・諸痛門・脇痛》　諸脇痛各有所感，若止是冷氣作楚與攲撲閃挫，宜和氣飲及烏藥順氣散，或濃煎葱白湯下枳殼散。左右脇有氣塊而痛者，此是積聚，見《諸氣門・積聚證》。停飲脇痛，《本事方》麵丸最佳。曾有人脇痛連膈，進諸氣藥，并自大便導者，其痛殊甚，後用辛熱補劑下黑錫丹方愈，此乃虛冷作痛，愈疎而愈虛耳。脇痛病在肝膽，傷寒脇痛屬少陽經，合用小柴胡湯痛甚，而不大便者，於內加枳殼。若尋常脇痛，不係正傷寒，時身體帶微熱者，《本事方》中枳殼煮散，用枳殼、桔梗、細辛、芎、防風各四分，乾

葛壹錢半，甘草壹錢，若只是脇痛別無雜證，其痛在左爲肝經受邪，宜用川芎、枳殼、甘草，其痛在右爲肝經移病於肺，宜用片子薑黃、枳殼、桂心、甘草，此二方出《嚴氏濟生續集》加減。在人又有肝膽經停痰伏飲，或一邊脇痛，宜用嚴氏導痰湯，痰結成癖，間進半硫丸，蓋枳殼乃治脇痛的劑，所以諸方中皆不可少。曾見潘子先說有人脇痛，下青龍湯痛止，兼嗽得可，此其痛必在右脇故也。灼然知是寒氣作痛，枳實理中湯爲宜。戴復菴云：腹內諸般冷痛，一個枳實理中湯加減，作無限用。

《丹溪心法・脇痛》 脇痛肝火盛，木氣實，有死血，有痰流注，肝急。木氣實，用蒼朮、川芎、青皮、當歸之類。痛甚者，肝火盛，以當歸龍會丸薑汁下，是瀉火之要藥。死血，用桃仁、紅花、川芎。痰流注，以二陳湯加南星、蒼朮、川芎。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用撫芎、川芎、蒼朮，血病入血藥中行血。治咳嗽脇痛以二陳湯加南星、香附、青皮、青黛入薑汁。脇痛有瘀血，行氣藥中加桃仁，不去尖，幷香附之類。有火盛者，當伐肝木。左金丸治肝火，有氣鬱而胸脇痛者，看其脈沉澀，當作鬱治。痛而不得伸舒者，蜜丸龍會丸最快。脇下有食積一條扛起，用吳茱萸炒黃連。控涎丹，一身氣痛及脇痛，痰挾死血加桃仁泥丸服。

右脇痛用推氣散，出《嚴氏方》。左脇痛用前藥爲君，加柴胡或小柴胡，亦可治。

入方　小龍會丸。龍會丸亦治有積，因飲食大飽，勞力行房脇痛。

當歸龍會丸　治內有濕熱，兩脇痛，先以琥珀膏貼痛處，卻以生薑汁吞此丸。痛甚者須炒令熱服。

抑青丸　瀉肝炎。

附錄：脇下痛，發寒熱，小柴胡湯。肥白人因氣虛而發寒熱，脇下痛者，補虛用參、芪，退熱用柴胡、黃芩，調氣止痛用青木香、青皮。瘦人脇下痛，發寒熱，多怒者，必有瘀血，宜桃仁、當歸、紅花、柴胡、青皮、大黃、梔子、草龍膽。

《明醫雜著・脹痛》 痰走於肝，則眩運不仁，脇肋脹痛。

吐利轉筋，脇下痛脈弦者，木剋土也。用平胃散加木瓜，或建中加柴胡、木瓜。

《丹溪心法附餘・脇痛》 或謂予曰：脇痛之證，多是肝火上升，不得條達之故，而《局方》鹽煎散，沉香降氣散、分氣紫蘇飲，調中順氣丸俱是辛溫之劑，但能行氣開鬱，豁痰消積而已，其於降火未之有也。病源是火而用辛溫之藥治之，則是以火濟火而痛愈甚矣。予曰：不然，古人之方必經有驗而筆之於書，豈肯妄作而誣後人哉，但後人不善於用也。丹溪曰：脇痛，肝火盛，木氣實，有死血，有痰流注。予每度之，凡左脇痛甚者，即是肝火盛木氣實也，宜用龍會丸、左金丸辛涼之劑以治之。凡右脇痛微者即是痰流注幷食積，宜用鹽煎散，順氣丸等藥辛溫之劑以治之是也。又嘗論：夫左脇痛、胃脘痛二證，婦人多有之，以其憂思忿怒之氣，素蓄於中，發則上衝，被濕痰死血阻滯，其氣而不得條達，故作痛也。故治婦人諸痛，諸疾必以行氣開鬱爲主，而破血散火兼之，庶乎得法矣。諺云：香附、縮砂婦人至寶，山藥、蒺蓉男子之佳珍，此之謂也。

《古今醫統大全・脇痛門・藥方》 脇痛發散諸劑

小柴胡湯　治傷寒少陽經胸脇痛及耳聾。

分氣紫蘇飲　治腹脇疼痛，氣促喘息。

葛根湯　治脇下疼痛不可忍。

枳殼煮散　治悲哀煩惱有傷肝氣，致兩脇骨痛，筋脈拘急，腰腳重滯，股脇攣痛，四肢不舉。大治脇痛。

脇痛瀉肝實火劑

當歸龍薈丸　瀉肝火大盛之要藥。因內有濕熱，兩脇痛甚。

左金丸　瀉肝火，行濕，爲熱甚之反佐。

大柴胡湯　治脇痛，口燥渴飲水，痛不可忍宜此。

十棗湯　治病肝氣實者可用，甚效。

木通散　治男婦脇肋苦痛。

枳殼散　治脇痛如有物插。

枳芎散　治左脇肋刺痛不可忍。

異香散　治腹脇痞悶。【略】

推氣散　治右脇痛甚，脹滿不食。【略】

氣針丸　治久積風壅，心胸築痛，兩脇似有針刺，疼痛不可忍，六脈沉伏，按之不可近。此藥屢試神效，常服疏肝氣止痛。

破血行血劑

破血散滯湯　治傷損血滯，脇下痛。

芎藥散　治婦人血積脇痛。

豁痰諸劑

化氣湯　治諸脇痛皆生於氣，又治息積癖於脇下，偏脹，不思飲食，痰因氣滯，及治心脾痛，嘔吐酸水，丈夫小腸氣，婦人脾血氣。

貼脇痛　用芥菜子水研服。或琥珀、或吳茱萸醋研敷。

熨法

灰醋炒熱熨之，或葱或艾、韭菜皆可熨之。

灸法

治卒脇痛不可忍者，以蠟繩橫度兩乳中間，屈繩從乳橫，以趨痛脇下，灸繩盡處三十壯，更章門、二穴，在大橫骨外直季脇端，側卧，屈上足，伸下足，舉臂取之，灸七壯。丘墟。二穴，在外踝下如前陷中，去臨泣三寸，灸三壯，針入五分。

《慎齋遺書・脇痛》　左脇痛爲肝氣有餘，宜小柴胡加四物。左屬肝，屬血，痛爲肝氣有餘，有餘便是火，火鬱則血凝，故以柴胡瀉肝氣，四物和肝血。右脇痛爲肺氣不降，血中之氣病也，宜芎歸芍藥湯，加烏藥、青皮、肉桂、陳皮調之，右屬氣，痛爲氣滯，氣滯則血亦凝，故以烏藥、青皮、陳皮調氣，芎、歸、芍藥、肉桂和血。

飲食勞役而致兩脇痛者，左，補中益氣湯加白芍，右，補中加青皮。蓋左宜破血，右宜破氣，兩脇下痛，上穿肋，係氣血有火，用藥止痛，必因肉桂，有行有補乃愈，河間法也。

左脇痛宜升提，枳實、川芎各五錢，炙甘草二錢，共末，酒調下。

右脇痛宜降氣，枳殼、桂心各四錢，薑黄四錢，炙甘草二錢，共末，薑棗湯下。

兩脇痛，宜行氣行血，人參、枳實、白芍、川芎各五錢，共細末，每服二錢，薑湯下。

凡內傷脇痛不止，生香油一杯，生蜜一杯和勻服，一二次即愈。

或飲冷水而致脇痛者，用乾薑、肉桂，但溫而不散。必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其痛即止。

《古今醫鑑・脇痛》　肝氣有餘，兩脇作痛。【略】治之當以散結順氣，化痰和血爲主，平其肝而導其氣。【略】

凡脇痛用青皮，必須用醋炒過。

《醫林繩墨・脇痛》　謀慮不決，心中不快，以致氣鬱於肝，而生痰動火，攻擊於脇而作痛者多矣。

《醫方考・腹痛門》　脇膈常時疼痛，得熱則減，得寒則增者，韭汁酒主之。蓋此證死血也，故用韭汁消瘀，清酒行滯。

《仁術便覽・脇痛》　係火鬱，肝火盛，木氣實，有死血，有痰流注，肝急。木氣實，用蒼朮、川芎、青皮、當歸之類。痛甚者，肝火盛以龍會丸焙熱薑湯下，是泄火之要藥。死血，用桃仁、川芎。痰流注，以二陳湯加南星、蒼朮、川芎。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撫芎、川芎、蒼朮。【略】

沉香升氣湯　治一切氣不升降，脇肋刺痛，胸膈痞塞。

調中順氣丸　治三焦不和，水飲停積，脇下虛滿，或時刺痛。又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

柴胡瀉肝湯　治鬱怒傷肝，脇肋痛在左者。

《證治準繩・脇痛》　房勞過多，腎虛羸怯之人，胸膈之間多有隱隱微痛，此腎虛不能約氣，氣虛不能生血之故。

《醫學準繩六要・痛屬肝膽》　方書悉指脇痛屬肝，固是。然少陽膽經脈，循脇絡耳，故傷寒邪在少陽，則耳聾脇痛是也。柴胡亦膽經藥，常見口吐苦水，脇痛寒熱，用豬膽汁炒黄連，入小柴胡屢驗，是膽家有火也。若夫謀慮不決，不眠辛苦，膽氣傷而作痛，用歸、芍、人參、麥冬、茯神、熟酸棗仁。有火加元參，乃膽虛而脇痛也。

《簡明醫彀・脇痛》　經曰：肝病兩脇痛引少腹，善怒，何謂也？曰：厥陰肝經之脈，自足而上，環陰器，抵少腹，又上貫肝膈，布脇肋，故兩脇下痛引少腹。蓋脇痛之證，當分左右治之。左屬肝主血，有瘀血爲病；右屬肺主氣，有滯氣爲病。而脾亦係於右，其經濕勝，故痰飲流注右脇作痛。所以通論，則左屬肝火瘀血，右屬氣鬱濕痰。雖然，若左右脈弦者，乃鬱怒動肝火，肝木熾盛，則制己所勝之經脾也，侮所不勝之經肺也。肝木乘之，右亦痛矣。如七情氣結，飲食失節，冷熱不調，常有鬱怒者，兩脇俱痛，皆宜疏肝木爲主。或有濕痰流注，顛仆傷形，所挾之證，不可執一。脈沉澀氣滯，弦澀順，洪大逆。

主方　左右脇痛：柴胡、青皮、白芍、川芎、枳殼炒，各錢半、香附、當歸各一錢、龍膽草、木香、砂仁，各五分。加薑，水煎服。

氣急加桑皮、紫蘇；脹加腹皮、草果、陳皮、蘿蔔子。左痛加黃連吳萸炒、桃仁各一錢、紅花五分、香附、砂仁、甘草；右痛加陳皮、半夏各一錢、檳榔、肉桂各五分、去芍、芎、當歸、龍膽。

當歸龍薈丸　通治脇痛，因氣成火者神效。

豁痰丸　治素有痰飲而致右脇痛。

枳殼煮散　治悲哀煩惱，有傷肝氣，致兩脇皆痛，筋脈拘急，腰腳重滯，股脇彎痛，四肢不舉。

《紅爐點雪・痰火脇痛》　夫左脇者，肝之部位也，竊見患痰火者，往往多左脇痛。此蓋由性暴燥而多怒，怒傷肝，故作患也。丹溪云：左脇痛，肝火氣盛，有氣實，有死血。右脇痛者，有痰流注。蓋右脇者，乃肺之部位也，肝急氣實，須用蒼朮、川芎、青皮、當歸之類。痛甚者，肺火盛，以當歸龍薈丸薑湯下，是瀉火之要藥。死血用桃仁、紅花、川芎，加以辛涼之劑治之。余治宿儒病痰火者，多見此症，由作文寫字多以左脇伏桌，倦後儘力倚靠，暫不見傷，久則脇痛，乃胸前死血作梗也。於主方中加紅花一錢，其效如神，再於熟藥內摻入童便，韭汁各少許，攪勻溫服，更效。右脇微痛者，即是痰流注幷食積，每用鹽煎一香散、順氣丸，辛溫之劑以治之。又嘗論左脇痛、胃脘疼，婦人多有之，蓋以憂思忿怒之氣，不得條達，故作痛。治婦人諸疾，必以行氣開鬱爲主，兼以破結散火，庶得機竅。語云：香附、縮砂，女人至寶，山藥、蒺蓉，男子佳珍，此之謂也。

《丹臺玉案・脇痛門》　脈云脈沉氣，澀血，滑痰，數熱，兩脇疼痛，脈必雙弦，弦滿者順，洪大者逆。

立方

疏肝散瘀湯　治瘀血凝結，兩脇刺痛。

抑肝定痛飲　治怒氣傷肝脇痛。

龍會丸　治肝火盛，肋脇作痛。

和肝飲　治脇下杠梗起一條作疼。

調肝飲　治季脇痛連小腹。

舒肝湯　治痰凝聚結，兩脇脹痛，夜不能卧。

《醫宗必讀・心腹諸痛・脇痛》　脇痛，左痛多留血，代抵當湯。右痛多痰氣，痰，二陳湯；氣，推氣散。左爲肝邪，枳芎散。右爲肝移邪於肺，推氣湯。挾寒，理中湯加枳殼。死血日輕夜重，或午後熱，脈澀或芤，桃仁承氣湯加枳殼、鼈甲。痰飲，導痰湯加白芥子。食積，有一條扛起者是也，枳朮丸加吳茱萸、黃連、神麴、山查。肝火盛，龍薈丸。虛冷，理中湯送黑錫丹。肝脈軟，補肝湯。驚傷脇痛，桂枝散。

脇痛，往來寒熱，脇痛胸痛，小柴胡湯加茯苓。身涼，表證罷，乾嘔，脇痛，有水也，十棗湯。

《景岳全書・雜證謨・脇痛》　論治

一、外感證，邪在少陽，身發寒熱而脇痛不止者，宜小柴胡湯、三柴胡飲，或河間葛根湯之類酌宜用之。若外邪未解而兼氣逆脇痛者，宜柴胡疏肝散主之。若元氣本虛，陰寒外閉，邪不能解而脇痛畏寒者，非大溫中飲不可。

一、內傷肝膽，氣逆不順而脇痛者，宜排氣飲、推氣散、沉香降氣散、木香調氣散之類主之。若鬱結傷肝，中脘不快，痛連兩脇，或多痰者，宜香橘湯，若暴怒傷肝，氣逆脹滿，胸脇疼痛者，宜解肝煎。若怒氣傷肝，因而動火，脇痛，脹滿，煩熱，或動血者，宜化肝煎。若氣滯胸脇，痛而兼喘者，宜分氣紫蘇飲。若男子憂鬱傷肝，兩脇疼痛者，宜枳實散。若男婦肝腎氣滯，自下而上，痛連兩脇者，宜木通散。若悲哀煩惱，肝氣受傷，脈緊脇痛者，枳殼煮散。若因驚氣逆，脇痛不已者，桂枝散。若食積作痛，但痛有一條杠起者是也，大和中飲，或用保和丸。若痰飲停伏胸脇疼痛者，導痰湯加白芥子。若肝火內鬱，二便不利，兩脇痛甚者，當歸龍薈丸，或左金丸。若從高跌墜，血流脇下作痛者，復元活血湯。若婦人血滯，脇腹連痛者，芍藥散、決津煎。若肝脾血虛，或鬱怒傷肝，寒熱脇痛者，逍遙散。若肝腎虧損，脇肋作痛，頭眩心跳身痛，或婦人經水不調，經後作痛者，補肝散。

一、內傷虛損，脇肋疼痛者，凡房勞過度，腎虛羸弱之人，多有胸脇間隱隱作痛，此肝腎精虛，不能化氣，氣虛不能生血而然。凡人之氣血，猶源泉也，盛則流暢，少則壅滯，故氣血不虛則不滯，虛則無有不滯者。倘於此證，不知培氣血，而但知行滯通經，則愈行愈虛，鮮不殆矣。惟宜左歸飲、小營煎及大補元煎之類主之。或有微滯者，用補肝散亦可。若憂思過度，耗傷心脾氣血，病有如前者，宜逍遙飲、三陰煎、七福飲之類主之，或歸脾湯亦可。若

以勞倦，過傷肝脾氣血而病如前者，宜大營煎、大補元煎之類主之。

灸法

治卒脇痛不可忍者，用蠟繩橫度兩乳中，半屈繩，從乳斜趨痛脇下，繩盡處灸三十壯，更灸章門、七壯，丘墟、三壯，可針入五分。

《醫鏡・腰脇痛》 瘀血脇痛者，以破血爲主。

宜以當歸、紅花、蘇木、桃仁、山楂、蓬朮，以破其血，青皮、芍藥、官桂、柴胡之類，以引至本經，若脇痛甚者，以大黃下之。

怒氣脇痛者，以抑肝爲主。

宜以青皮、芍藥、柴胡、官桂，以伐其肝，枳殼、烏藥、木香之類，以開其氣，紅花、當歸以和其血，痛甚者加醋少許飲之，蓋酸能破結，直入肝經故也。大忌陳皮、生薑、細辛，服之即令肝脹，以其能補肝也。肝嘗有餘，并無補法，若果肝虛，不能熟睡，但補其血，如四物湯之類可也。然積忿不清，亦令人不寐，宜消息之。

季脇痛連小腹者，以和血爲主。

宜以當歸、紅花、玄胡索、山楂之類，以和其血，青皮、芍藥、柴胡、檳榔引至患處，少加木香、烏藥，以調其氣。

季脇微痛者，痰也，非白芥子不能達。必以之爲君，佐以柴胡、青皮、烏藥、木香之類，加薑汁、竹瀝服之。

統治兩脇脹痛。以青皮爲君，佐以枳殼、烏藥、木香、芍藥、官桂、厚朴之類，加大腹皮一團，煎服。或用吳茱萸爲君，黃連爲佐，大約吳茱萸七錢，黃連三錢，作丸子，以白湯下，不拘時服四五十丸，亦治吞酸、吐酸甚效。

凡治脇痛，如青皮、芍藥之類，皆宜醋炒，以酸先入肝，兼能破結故也。

《證治心傳・胸脇腹痛肝胃氣逆辨》 胸腹脇肋胃脘諸痛，古人立九痛之名，其要不外寒、熱、虛、實、氣、血、痰、食、蟲之因。惟寒能凝結，熱能消爍，寒甚厥逆上衝，熱甚薰灼上炎，必使寒熱平調，臟腑自能通暢，何有於痛哉。其間夾雜各症，總不越寒熱之綱領，不難參以兼治，自獲病隨藥瘳也。至於肝臟氣逆上衝，每多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治宜降逆柔肝。仲景製烏梅丸，爲泄木安中之良法，乃寒熱并用，平調至法。若陽微則從吳萸湯法，如肝陽過盛，減除吳、附，少用椒、薑，而合梅、連、楝、芍，取若辛酸而入厥陰，以爲平降治法。若脾胃虛而肝火擾者，用戊己六君，如金斛、木瓜、丹皮、桑葉扶土抑木，或因鬱抑不伸，用丹溪六鬱湯亦妙。至於水虧木旺，用復脈六味湯，爲乙癸同源之治。大抵胸脇痛者，金鈴子散加味，火鬱甚者，以左金爲良法，甚則用當歸龍薈丸。若濕熱瘡瘍，以龍膽瀉肝爲神劑。至肝病甚多，如頭痛、吐瀉、嘔逆、脹泄等候，皆屬肝胃之症也。余治各證，以及氣衝攻痛，諸藥不效者，用仲景烏梅丸三錢，隨病之虛實，酌加引經數味煎服，有桴鼓之應，特將方義釋明於後。是方也，用烏梅入肝經爲君，酸乃肝之本味，臣白芍泄火而斂陰，佐芎、歸活血而滋潤，使吳萸下氣最速，連、楝、椒、薑青肝安蛔，是有制之師也。若加以丹皮、桑葉輕泄上焦火鬱，羚羊、鉤藤、甘菊、蒺藜、天麻皆清肝泄火之要品，元胡、伽南、降香乃疏降衝逆之要藥。細繹《內經》用辛補之以酸瀉之，故治肝宜酸苦，急升太過，酸收爲下泄，爲瀉矣。然余研究病理，另獲心得要義。夫肝體固賴陰血爲養，而其所以爲將軍之性，寄龍相之威者，以眞陽之爲本也，肝陰不足，固多爲患，而肝陽亦爲至要，假如陽氣稍微則中土必虛，木易順乘，濁陰隨升氣而上犯，亦隨人之陰陽虛盛爲轉移，故仲景審寒熱互用大法，立烏梅丸方，是一以貫之矣。

瀾按：肝火最暴，燔灼無忌，一身之中稍有鬱結不伸者，其火則上衝爲痛，爲脹，爲泄，上至頭目，中至胸脘脇肋腹臍，下至陰囊卵核，皆厥陰之所主。古今雖分九痛之因，總不外寒熱陰陽，治得其要，一言而終。先生發明病理，遵仲景遺法，用烏梅丸爲主方，莫不捷效，今特錄出，俾益後進，非淺鮮矣。

《醫門法律・中寒門・比類金匱胸腹寒痛十七則》 《金匱》云：跌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脇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夫跌陽脾胃之脈，而見而微弦，爲厥陰肝木所侵侮，其陰氣橫聚於腹，法當脹滿有加，設其不滿，陰邪必轉攻而上，決無輕散之理。蓋陰邪既聚，不溫必不散，陰邪不散，其陰竅必不通，故知其便必難，勢必逆攻兩脇而致疼痛，較腹滿更進一步也。虛寒之氣，從下而上，由腹而脇，才見一班，亟以溫藥服之，俾陰氣仍從陰竅走散，而不至上攻則善矣。仲景所謂此虛寒自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包舉陰病證治，了無剩義。蓋虛寒從下上，正地氣加天之始，用溫則上者下，聚者散，直捷痛快，一言而終，故《卒病論》雖亡，其可意會者，未嘗不宛在也。

合論十棗湯、甘遂半夏湯二方。如傷寒病兩脇痞滿而痛，用十棗湯下其

痰；雜病雖非傷寒之比，而留飲內痛在脇則同。況脈見沉弦，非亟奪其邪，邪必不去，脈必不返，所以用十棗湯，不嫌其過峻也。凡病之在脇而當用下者，必仿此爲例也。至甘遂甘草湯之治留飲，微妙元通，非深入聖域，莫能制之。《內經》但曰：留者攻之耳，仲景於是析義以盡其變：無形之氣，熱結於胃，則用調胃承氣攻之；痞結於脇，則用十棗湯攻之；留結於腸胃之間，則用甘遂半夏湯攻之，法。曰：病在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爲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脈道爲留飲所隔，伏而不行，其證欲不利，利反快，似乎留飲欲去，然雖欲去，不能去也。心下續堅滿，可見留飲之末，已及於腸，留飲之根，仍著於胃，不剗其根，飲必不去，故立是方。甘遂、甘草大相反者，合而用之，俾其向留著之根，盡力一剗，得留者去，而藥性已不存矣。正《內經》有故無殞之義也。又加白蜜同煎，留戀其藥，不致迸入無過之地，其用半夏、芍藥者，由木入土中，成其堅滿，半夏益土，芍藥伐木，抑何神邪？後世方書幷甘草刪去，神奇化爲朽腐，制方立論，皆中人以下事矣，竟何益哉！

凡虛勞之證，大抵心下引脇俱疼，蓋滯血不消，新血無以養之，尤宜用地黃膏子，加韭汁、桃仁泥。

發明《金匱》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用附子粳米湯。夫腹中陰寒奔迫，上攻胸脇，以及於胃，而增嘔逆，頃之胃氣空虛，邪無所隔，徹入陽位則殆矣。是其除患之機，所重全在胃氣，乘其邪氣初犯胃時，尚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溫飽其胃，胃氣溫飽，則土厚而邪難上越，胸脇逆滿之濁陰，得溫無敢留戀，必還從下竅而出，曠然無餘，此持危扶顛之手眼也。

《證治百問·脇痛》 或曰：脇痛者，何氣使然。甚有生者，死者，有卽愈者，有難愈者，可得悉乎。

答曰：脇者，足少陽膽經所絡之地，左統於肝，右屬於脾，上與肺相近，下與腎相通，痛時須辨明上下左右腰腎，其發之界，則用藥不差，若一概混治，則重其病矣。蓋脇痛之因，因於營氣滯而衛氣閉，閉則經絡血脈不能相通而成痛，何也？少陽之脈，從頭過耳後，循脇腋，下足小指之端。若鬱怒傷肝，肝膽之氣不能昇發，使經絡不通，血脈閉塞，火鬱於中，寒痰積飲亦閉於內，甚有負重遠行，勞傷閃肭，脞氣瘀血凝滯者，皆有餘之候也，脈必沉滑，滑而弦數，搏擊有力，宜疏利消導之藥治之。甚有憂思鬱結，勞碌辛苦，疾走恐懼，房勞過度，損傷絡脈，不能轉輸而痛者，此皆內傷，不足之候也，脈必虛弦微弱，芤澀而無力，宜清升補益之劑治之。

或曰：前云脇痛有死，死於病邪，死於醫邪。

答曰：始痛之初，未有必死之理，大凡病脇痛，定是肝病，謂肝無補法，初起不論病之虛實，概用青皮、枳殼、檳榔、白芥子、蓬朮、薑黃、大黃、山梔、膽草，辛散苦寒，尅伐元氣之藥妄投，因而輕病重，重病死矣。

通治脇痛主方。

白蒺藜二錢　廣皮一錢五分　半夏一錢五分　木賊一錢　柴胡一錢　當歸川芎各五分　生薑一片

早晚不拘時煎服。

木性喜疏泄而發生，蒺藜疏肝，佐柴胡、木賊，使氣得以疏泄而宣發，因氣閉則痰凝，陳皮、半夏利氣以運痰，痛在經絡血脈，佐芎、歸以和血，新起以治病，順氣爲主，和血佐之，病久以補益元氣爲主，化氣活血治病佐之。

氣有餘者，脈多弦，或沉而有力，加木香五分。

氣虛者，脈微而沉弱，加人參七分，去木賊。

瘀血痛，脈多芤澀有力，加紅花一錢、延胡、桃仁各一錢五分，去半夏、蒺藜、木賊。

血虛，脈多微弱，加當歸一錢五分、牛膝一錢、川芎、丹皮各七分，去半夏、蒺藜、木賊。

寒邪外客，寒痰凝結，脈多弦滑沉緊，外感寒者，加前胡一錢五分、紫蘇、羌活各一錢、川芎五分、生薑三片，去木賊、當歸、蒺藜。

內受寒者，加木香、桂枝、獨活各五分，去木賊、當歸、蒺藜。

內有鬱火積熱者，脈多弦數，龍薈丸兼服，吳茱萸炒黃連五分、薑汁炒山梔一錢、丹皮、柴胡各一錢，去當歸、木賊。

有痰積痰飲者，在右脈多滑而弦，或細滑，加半夏五分、枳實、白芥子各一錢，去川芎、當歸。

有食積者，在右脈多弦滑，沉滑而有力，加麥芽二錢、枳實、神麴各一錢五分、前胡一錢，去川芎、當歸。

如房勞內傷而痛，脈多虛弦芤澀，須加川芎、當歸各五分、人參、牛膝各一錢，去半夏、蒺藜、木賊。

《證治彙補・脇痛》 足厥陰肝經之絡，令人脇痛，《內經》然亦有少陽膽經病者，亦有肝乘脾經者，有肝侮肺經者，有肝腎同治者，當推原之。彙補

內因　因暴怒傷觸，悲哀氣結，飲食過度，風冷外侵，跌仆傷形，叫呼傷氣，或痰積流注，或瘀血相搏，皆能爲痛。《醫鑑》至於濕熱鬱火，勞役房色而病者，間亦有之。《彙補》

外候　脇痛宜分左右，辨虛實，左脇痛者，肝受邪也；右脇脹痛者，肝邪入肺也，左右脇脹痛者，氣滯也。左右脇注痛有聲者，痰飲也。左脇下有塊作痛，夜甚者，死血也。右脇下有塊作痛，飽悶者，食積也。咳嗽引痛，喘急發熱者，痰結也。時作時止，暴發痛甚者，火鬱也。滿悶懼按，煩躁多怒者，肝實也。耳目瞤瞶，爪枯善恐者，肝虛也。隱隱微痛，連及腰胯，空軟喜按者，腎虛也。脇痛咳嗽腥臭，面赤唾痰者，肺氣傷也。脇內支滿，目眩，前後下血者，肝血傷也。兩脇搶急，腰腿疼痛，不能轉側者，濕熱鬱也。胸右近脇一點刺痛，內熱咳嗽者，肺癰也，當須防之。《彙補》【略】

脈法　脈雙弦者，肝氣有餘，兩脇作痛。《脈經》弦而緊細者，怒氣也，弦而沉澀者，鬱滯也。大抵弦澀者順，洪大者逆。若弦急欲絕，脇下如刀刺，狀如飛屍者，不治。《彙補》

治法　治宜伐肝瀉火爲要，不可驟用補氣之劑，雖因於氣虛者亦宜補瀉兼施。《玉策》脇者，肝膽之區。肝爲盡陰，喜條達而惡凝滯。膽無別竅，喜升發而惡抑鬱，故凡木鬱不舒而氣無所泄，火無所越，脹甚懼按者，又當疏散升發以達之，不可過用降氣，致木愈鬱而痛愈甚也。《彙補》

用藥　主以二陳湯加柴胡、青皮，氣加香附、枳殼，火加膽草、芍藥，痰加南星、蒼朮，食加枳實、山查，瘀加桃仁、紅花。肝火旺者左金丸，木氣盛者當歸龍薈丸，如氣血俱虛，脈細緊或弦大，多從勞役怒氣得者，用八珍湯加木香、青皮、桂心少許，勞役太過，肝傷乘脾者，補中益氣湯加芍藥或建中湯與六君子合用。房色太過，腎肝兩傷者，地黃湯加芍藥、當歸。有隔間停痰宿食或挾恚怒，抑其肝氣不得上達，兩脇大痛，面青或黑，脈代者，用鹽湯探吐，得吐則生，不吐則死。《彙補》

《石室秘録・痛滿治法》 肝經之病，兩脇脹滿，吞酸吐酸等證，乃肝木之鬱也，宜用正治之法。方用白芍五錢，柴胡二錢，炒梔子、半夏、蒼朮、甘草、茯苓各一錢，神麴炒五分，丹皮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妙在用白芍，丹皮、柴胡也。蓋三味乃肝木專經之藥，而白芍尤善平肝，不去遠凌脾土，土得養而木益舒，木舒而氣爽，痛自除，吐漸止也。

病在左者，如兩脇脹滿，不可左卧者，此病在肝也，法宜專治肝矣。今偏不治肝而兼治肺，蓋肝木之旺，由於肺金之虛，金不能制木，則木愈盛，木盛則脾土更無所養，肺金益虛，則肝木益旺，而病無已時也。方用黃芩、麥冬、白芍、當歸各三錢，柴胡、人參、茯苓、甘草各一錢，陳皮五分，水煎服，一劑知，二劑愈，四劑全瘥。蓋參、苓乃補氣之味，與肝木不相干也。雖用柴胡舒肝，然而柴胡亦是肺金主藥，二味而兩用之。白芍、當歸，雖專入肝經，然亦能入肺，所以同群入肺以助氣，而非逐隊以平肝，此左病而治右之一法也。

脇痛之證，乃肝病也。肝宜順而不宜逆，逆則痛，痛而不止則死矣。故治脇痛，必須平肝，平肝必須補腎，腎水足而後肝氣有養，不必治脇痛，脇痛自平也。方用肝腎兼資湯，熟地，當歸各一兩，白芍二兩，甘草、白芥子各三錢，炒梔子一錢，山茱萸五錢，水煎服。此方補肝爲君，補腎爲佐，少加清火消痰之味，自然易於奏功，一劑而痛定矣。

《辨證録・脇痛門》 人有兩脇作痛，終年累月而不愈者，或時而少愈，時而作痛，病來之時，身發寒熱，不思飲食。人以爲此肝經之病也，然肝經之所以成病，尚未知其故，大約得之氣惱者爲多。因一時拂抑欲怒而不敢，一種不平之氣未得暢泄，肝氣鬱而膽氣亦鬱，不能取決於心中，而心中作熱，外反變寒，寒熱交蒸，則肝經之血停住於兩脇而作痛矣。倘境遇順適則肝氣少舒，其痛不甚，及夫聽惡聲，值逆境，又觸動其從前之怒氣，則前病頓興而痛更重矣。【略】

治法　必須解其怒氣，要在平肝，方用遣怒丹。夫平肝之藥，舍白芍實無第二味可代。世人不知其功效，不敢多用，孰知白芍必多用而後能取勝，用至二兩則其力倍於尋常，自能遍舒其肝氣。況助以柴胡之疏泄，甘草之調劑，桃仁、白芥以攻其敗瘀，乳香、廣木以止其痛疼，安得不直搗中堅以解散其敵壘哉。

此症亦可用宣鬱定痛湯。

人有橫逆驟加一時大怒，叫號罵詈致兩脇大痛而聲啞者，人以爲怒氣傷肝矣。然而其人必素有火性者，此等肝脈必洪大而無倫次，眼珠必紅，口必大渴呼水，舌必乾燥而裂。當急用平肝瀉火之藥方能舒其暴怒之氣，倘少遲

藥餌，或藥餌不中其病，必觸動其氣，有吐血傾盆之患矣，急用平怒湯。【略】

蓋肝性最急，怒則其氣不平，用芍藥平其氣也，甘草緩其急也。肝氣既平而且緩，而後可散其氣而瀉其火矣。當歸辛以散之也，荊芥引而散之也，梔子、丹皮涼以瀉之也，然而徒散其火而火爲痰氣所結，則散火而未能遽散，故又加香附以通其氣，加花粉以消其痰。君臣佐使，無非解紛之妙藥，怒氣雖甚，有不自知其解而解者矣，或疑藥劑太重，涼藥過多，詎知其人素係有火，又加大怒，則五臟無非熱氣，苟不用大劑涼藥，何以平其怒而解其火哉。

此症用平怒散亦妙。

《辨證玉函・虛證實證辨・脇痛》 脇痛之虛實，又何以辨之？脇痛屬之肝，肝經本是至陰之位，宜乎痛皆陰症也。不知肝雖屬陰而氣則屬陽，或一時感冒風邪，兩脇作痛，痰壅上焦，中脘不痛，結成老痰，欲吐不能，欲下不得，亦最苦之症也。法當用舒肝散風之藥，逍遙散最妙之方也。至於肝氣之虛，一旦觸動怒氣，傷其肝血，亦兩脇作痛，其症亦與前症相似，但無欲吐不能，欲咽不下之狀。論理亦可用逍遙散以舒解之，然而本方藥味雖佳而分兩欠重，吾今更立一方，名爲平肝舒怒飲，治因怒脇痛甚效，或因鬱而作痛者，亦無不神，一劑而痛如失。此方之妙，妙在芍藥用至一兩之多，則肝木得酸而自平，況又佐之當歸之補血以生肝，又佐之各品相輔之宜，則肝氣之鬱解而兩脇又何能作痛哉。倘不知用此，一旦用小柴胡等湯，雖亦能去痰而曠日遲久，不能如此方之神速耳。

《張氏醫通・諸痛門・脇痛》 經云：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小腹，令人善怒。肝病內舍胸脇。邪在肝，則兩脇下痛。肝熱病者，脇滿痛。膽動，病心脇痛，不可反側。肝所生病，腋下腫脇痛。肺病傳肝，脇痛出食。

肝舍於肢脇，故脇痛多屬於肝，然經筋所過挾邪而痛者，自有多端，不可執一。且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故肝主陰血而屬於左脇，脾主陽氣而隸於右脇，左脇多怒傷或留血作痛，右脇多痰積或氣鬱作痛，其間七情六鬱之犯，飲食勞動之傷，皆足以致痰凝氣聚，血蓄成積。雖然，痰氣亦有流於左脇者，然必與血相持而痛，血積亦有傷於右脇者，然必因脾氣衰而致。其間虛實治法，可默悟矣。

傷寒少陽脇痛，用小柴胡湯。硬滿，加薄、桂；不大便，加枳殼；兼胸脇滿痛，加枳、桔。若不因傷寒而脇痛，身體微熱，枳殼煮散。蓋枳殼爲治脇痛專藥，諸方皆用之。寒氣引脇下痛，枳實理中湯。戴復庵云：腹內諸般冷痛，枳實理中湯加減，作無限用。脇痛而氣喘，分氣紫蘇飲，增損流氣飲選用。有脇痛而吐血者，此熱傷肝也，小柴胡去半夏、黃芩，加丹皮、鱉甲。兩脇腫痛，或腹痛，或小便澀滯者，屬濕熱，龍膽瀉肝湯。脈弦痛在左屬肝火，宜柴胡、山梔、當歸、青皮、芍藥，不已，加吳茱萸炒川連，甚則加酒炒龍膽草。如果肝氣實，當歸龍薈丸。因怒傷肝，肝氣鬱甚，柴胡疏肝散。氣滯作痛，兩手脈沉伏或弦，痛引胸脇，不得俛仰屈伸，二陳加枳殼、香附、木香。左脇痛者，木氣實也，抑青丸。火盛者，佐金丸從治之。有蓄血偏著左脇而痛者，復元活血湯。右脇痛，乃悲傷肺氣所致，推氣散加桔梗，或只用川芎、枳殼二味作湯服之。脇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金匱》大黃附子湯。兩脇走痛，脈沉弦而滑，乃濕痰流注在脇下，導痰湯加白芥子、枳殼。香附、木香，甚則控涎丹導而下之。食積寒痰，流於脇下，痛苦錐刺，手不可近，諸藥不效者，神保丸。食積脇痛發寒熱，痛引心下，惡心惡食，必有一條扛起，有脈必滑，二陳加香、砂、枳、朮、麴、朴、查、芽，甚則加吳茱萸、製川連。結積痰癖冷痛，煮黃丸。氣弱人脇下痛，脈弦細或緊，多從勞役怒氣得之，六君子加木香、芎、歸、桂心。肥白人氣虛發熱而脇痛，用參、耆、柴胡、黃芩、枳殼、木香之類，甚則加桂。瘦弱人陰虛寒熱，脇下痛多怒，必有瘀血，宜桃仁、紅花、柴胡、青皮、丹皮、鱉甲之類，甚則加大黃。咳嗽引脇下痛，爲水飲停蓄，小青龍湯。脇下硬滿引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有時頭痛心下痞者，十棗湯。乾咳引脇下痛，發寒熱，爲鬱結所致，逍遙散。若脇下有塊痛，乃過飽勞力所致，逍遙散加木香、丹皮、青皮。死血作痛，日輕夜重，或午後熱，脈短澀，桃核承氣湯，易肉桂，加穿山甲、鱉甲、青皮，不應，加熟附子一片。如跌撲脇痛，亦宜上方。凡內傷脇痛不止者，生香油一盞，生蜜一杯，和勻服，一二次即止。房勞腎虛之人，胸膈脇肋多隱隱微痛，乃腎虛不能納氣，氣虛不能生血之故，宜補骨脂、杜仲、牛膝補腎，當歸、熟地和血，及七味丸調理。

季脇痛　經云：冬脈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饑，胁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又足少陽之筋，引脇外轉筋，膝不可屈伸，腘筋急，前引髀，後引尻，即上乘胁，季脇痛。按季脇痛，無不因腎虛者，加減八味丸、腎氣丸選用。

《嵩崖尊生全書・民病篇・中身部・胸肋分》 脇肋痛，有氣、血、食、痰四種，而怒氣瘀血居多。治者先分左右，再審虛實。左痛多留血，或大怒傷

血，或跌撲鬪毆傷血，致死血阻滯，或助下有塊皆作痛。右痛肝邪入肺，惱怒鬱結不伸，雖無瘀血亦痛，是爲氣痛。痰痛亦在右，兩肋走注痛，而有聲。食痛亦在右，右脇下有一條扛起，此以左右分氣血也。

亦有左痛不專屬血，右痛不專屬氣，氣血何從辨。蓋瘀血按之痛，不按亦痛，痛無時息而不膨，氣痛時止而膨，噯卽竟，旋復痛，以此辨氣血更快。脇痛大半是實，陳皮、生薑、細辛，補肝能令肝脹，治實大忌。柴胡、青皮、川芎，柴胡必用，暴怒傷血，加當歸、香附、山梔、甘草。死血阻滯必日輕夜重，午後發熱，加桃仁、紅花、沒藥、香附、赤芍、薏苡根，有塊再加牡蠣。氣痛和脇飲。枳殼、青皮、薑黃、香附、甘草。有痰加蒼朮、半夏、白芥。食積加砂仁、枳實、吳萸炒的黃連。兩肋俱痛，於前藥斟酌加減，痛甚加醋少許，此皆治實之法。亦有痛時目眩眩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脈虛，不可作實治，須看大便。大便通和，喘咳，肝火侮肺金，小柴胡加山梔、橘葉。若連胸腹脹痛，大便不通，爲瘀血停滯，歸尾、紅花、香附、玄胡、蘇木、橘葉、大黃通之，隨將加味逍遙、歸脾參用。又有酒色太過，脇下一點痛，不止，名乾脇痛，甚危，惟大補氣血而已。

季肋痛，肋稍名季肋，在肝下，膽之位，痛甚連小腹，亦是死血，治不外肋痛治瘀血法。痛不甚止於一處，痰也，二陳加柴胡青皮、白芥、烏藥。

右肋痛，是痰積氣滯。薑黃一錢，枳殼二錢，桂心一錢，甘草四分，陳皮二錢，木香一錢，青皮八分，川甲四片。[眉批]推氣散

左肋痛。枳實，枳殼，川芎各二錢，柴胡，陳皮各一錢五分，白芍，香附各一錢二分，炙草五分。

肋痛走注有聲，是痰飲。半夏二錢，南星，枳實，赤苓，橘紅各一錢，炙草五分，白芥一錢。[眉批]導痰湯

左肋痛不移處，是死血。桃仁，桂枝，芒硝，炙草各一錢，大黃二錢，加鱉甲，青皮，柴胡，川芎，當歸各八分。[眉批]桃仁承氣湯

跌撲肋痛，亦是死血。柴胡錢半，花粉，當歸各一錢，紅花八分，甘草八分，山甲八分，大黃三錢，桃仁二十個。水酒煎。[眉批]復元活血湯

肋痛有塊，是食積。山楂二兩，半夏，橘紅，神麴，麥芽，伏苓各一兩，萊服，連翹，黃連各五錢。[眉批]保和元

怒氣肋痛。香附五錢，川芎二錢，當歸三錢，柴胡，青皮各一錢。[眉批]香附湯

胸膈隱隱微痛，是腎虛不納氣，氣虛不生血。山萸，當歸，五味，山藥，黃芪，川芎，木瓜各一錢五分，熟地，白朮各三分，獨活一錢，棗仁一錢。[眉批]補肝散

肋下一點痛不止，名乾肋痛，是酒色所致難治。亦用上方。

《症因脈治・脇痛論》 秦子曰：脇痛者，左右兩肋痛也。脇之下盡處名季脇，若痛在脇之上，名腋痛。痛在季脇之後，名腰痛，二者皆非脇痛也。夫腋痛者，肺症也，腰痛者，腎與膀胱症也。凡脇痛多火，皆肝膽症也，上脇痛屬肝，下脇痛屬膽，或有肺氣怫鬱，金邪乘木，亦令脇痛，名肺脇痛，最利害，金乘木爲賊邪，故重。

外感脇痛運氣、感冒

運氣脇痛

運氣脇痛之症，病起於倉卒，暴發寒熱，脇肋刺痛，沿門相似，或在一邊，或在兩邊，痛之不已，脹及遍身，甚則指甲紫黑而死。此天行歲運，勝復之氣加臨，所謂天災流行之疫症，俗名刺肋傷寒，又名痧脹是也。

運氣脇痛之因，少陽司政，相火用事，少陰司政，君火用事，陽明司政，燥火用事。其年勝復之氣太過，則相火甚於本位，而肝膽自病，君火太過，則子病累母，肝膽亦病。燥火用事，金病尅木，肝膽亦病，三火熾甚，木火通明，肝膽之氣怫鬱，則兩脇暴痛之症作矣。

運氣脇痛之脈，多見弦數。浮數居表，沉數主裏，脈減痛緩則生，沉伏厥冷則死。

運氣脇痛之治，宜疏散爲先。若少陽司政，柴胡湯加減主之。少陰司政，獨活敗毒散對瀉心湯。陽明司政，乾葛石膏湯生之。凡脇痛外用針刺委中、三里二穴出血，若痛甚，指甲黑者，卽刺十指尖出血爲妙，越地所謂放沙是也。若咳嗽痰聲，無論左右，卽爲肺邪脇痛，宜瀉青各半湯，併刺少商穴。

柴胡湯、獨活敗毒散、乾葛石膏湯、瀉青各半湯。

《瘟疫明辨・裏症・脇滿痛》 脇滿痛，與胸滿痛同，而微有不同者。胸滿痛，有宿食爲病，脇滿痛，無宿食爲病，乃亦有因宿食在胸腹而滿痛及脇者，時疫脇滿痛，是痰、氣、血三者爲病，其中亦有滿而不痛，痛而不滿，滿痛並作之分。其滿而不痛者，募原之邪，未經傳變，宜達原飲，兼寒熱往來者，大柴胡湯。痛而不滿者，邪分布於少陽之經，宜小柴胡湯。滿痛並作者，當分左右，左屬血，小柴胡去人參，加延胡、歸尾、紅花、桃仁，甚者，加莪朮、三

棱、三七、五靈脂。右屬痰與氣，痰加柴胡，倍半夏，加牡蠣、萊菔子，甚則白芥子、甘遂、大戟、芫花。氣加青皮、萊菔子、木香、大腹皮，痰與氣痛皆無常所而有聚散，痰散仍有所苦，氣散則無所苦。若屢經汗下清利，而脇痛更甚者，虛證也，氣虛必嘔利，養氣爲主。血虛必煩熱，養血爲主，此亦十中一二，脇痛與胸腹痛不同。胸腹譬之衝衢，塞不能久，脇則譬之僻巷，塞則難開，用藥須明此意。時疫脇痛，雖有痰、氣、血之殊，而總不離乎熱，黃芩是爲主藥。若別有熱者，黃連、山梔，又所必需，他病脇痛，有寒有熱，不在此例。〔眉批〕脇非藏，食之處，故無宿食爲病。此則因腹有宿食而痛，滿累及於脇，非脇痛之證候也。滿而不痛，募原之邪，未傳變。痛而不滿，邪分布於少陽。痛滿兼作，左屬血，右屬痰與氣。此又痰與氣之分別。此又虛象之示，先辨宿食、熱邪與氣血痰水之結。多般屬邪熱，餘則爲氣、血、痰，再示症象脈象。

《醫學心悟・脇痛》 凡治實症脇痛，左用枳殼，右用鬱金。

又 傷寒脇痛，屬少陽經受邪，用小柴胡湯。雜症脇痛，左爲肝氣不和，用柴胡疏肝散，七情鬱結，用逍遙散。若兼肝火、痰飲、食積、瘀血，隨症加藥。右爲肝移邪於肺，用推氣散。凡治實症脇痛，左用枳殼，右用鬱金，皆爲的劑。然亦有虛寒作痛，得溫則散，按之則止者，又宜溫補，不可拘執也。

《雜症會心録・脇痛》 今夫古書論脇痛一症，不徒責在肝膽，而他經亦累及之，有寒熱虛實之不同，痰積瘀血之各異，支離繁碎，使後學漫無適從，而投劑不驗，無怪乎變症多端，傷人性命者多多矣。嘗考經旨，謂肝脈挾胃絡膽，上貫膈，布脇肋，膽脈貫膈絡肝，循脇裏，其直者循胸過季脇，是兩脇之痛，皆屬肝膽爲病。內傷者，不外氣血兩端，外感者，責在少陽一經而已。蓋肝爲將軍之官，其性暴怒，非怫意交加，則憂鬱莫解，非酒色耗擾，則風寒外襲，痛之所由生也。使其人而虛寒也者，則內臟虧而痛矣，使其人而虛熱也者，則隧道塞而痛矣。使其人而實熱也者，或邪氣入而痛，或鬱火發而痛矣。痛在氣分者，治在氣，寒者溫之，虛者補之，熱者清之，實者泄之。血藥不宜用也，使其人而血虛也者，則肝少血養而痛矣。使其人而血熱也者，則木火內灼而痛矣。使其人而血分實熱也者，或邪在半表半裏而痛，或滿悶懼按多怒而痛矣。痛在血分者，治在血。血虛者，以血藥補之。血熱者，以陰藥滋之。血實者，以苦藥通之，氣藥不宜用也。更有瘀血內蓄，痰飲內聚，及肥氣痞氣，皆屬有形之積，非益血則邪不退，即令氣寒而得此，亦宜補陽在先，補陰在後，陰陽兩補，痰瘀除而積聚消，脇痛豈有不愈者哉。雖然，操心者常有此症，房勞者每有此患，人多委之莫救，而藥投罔效者何也。醫家不明肝腎同源，精髓內空，相火易上之理也。故其用方，一味辛香行氣，冀其奏功，不知辛能通竅，香能耗血，肝病不已，復傳於肺，而咳嗽喘促，甚至血動，斯時有莫可如何者矣。是以初起確認爲肝腎之病，宜乙癸合治，用六味加人乳、河車之屬，以人補人，以血補血，俾水生而木榮，母實而子安，正治之法也。倘氣因精虛，宜用八味加人參、河車之屬，陰中求陽，坎中生火，從治之法也。或者謂內傷脇痛，逍遙散乃不易之方。外感脇痛，小柴胡爲必用之藥。有此二者，可以盡病之情乎，而猶未也。誠以法之運用無窮，方之變化無定，通因通用者，治肝邪之有餘，塞因塞用者，治肝臟之不足，而其間必以拒按喜按探虛實之消息。喜溫喜冷，驗寒熱之假眞，更以脈之大小遲數，有力無力爲辨，是在醫者神而明之，勿泥古法而不化也。且脇痛而及他臟者，亦有之矣，咳睡腥臭者，肺癰也。痛連胃脘，嘔吐酸味者，木凌脾也。痛而寒熱譫語，如見鬼狀者，婦人熱入血室也，舍氣血而何所補救哉。蓋甘可緩中，則木氣調達，自然右降而左升，和能平怒，則疏泄令行，漸次氣充而血潤，脇痛云乎哉。

《金匱翼・脇痛統論》 肝鬱脇痛

肝鬱脇痛者，悲哀惱怒，鬱傷肝氣，兩脇骨疼痛，筋脈拘急，腰腳重滯者是也。枳殼煮散。

悲哀煩惱，肝氣致鬱，枳殼能通三焦之氣，故以爲君。肝欲散，故細辛、川芎、桔梗之辛以散之。肝苦急，故用甘草之甘以緩之，其用防葛者，悲則氣斂，借風藥以張之也。

戴云：脇痛，身體帶微熱者，《本事》枳殼煮散良。若只是脇痛，別無他症，其痛在左，爲肝經受邪，宜川芎、枳殼、甘草。其痛在右，爲肝移病於肺，宜片薑黃、枳殼、桂心、甘草，此二方出《嚴氏濟生續集》。【略】

肝虛脇痛

肝虛者，肝陰虛也，陰虛則脈絀急，肝之脈貫膈布脇肋，陰虛血燥，則經脈失養而痛。其症脇下筋急不得太息，目昏不明，爪枯色青，遇勞即甚，或忍飢即發者是也。滑氏補肝散。

肝體陰而用陽，此以甘酸補肝體，以辛味補肝用，加獨活者，假風藥以張其氣也。一方有人參、黃芪、牛膝、石斛、栢子仁、桃仁、無山藥、獨活、五味。

【略】

腎虛胸脇痛

房勞過度，腎氣虛弱，羸怯之人，胸脇之間，多有隱隱微痛，此腎虛不能納氣，氣虛不能生血之故。氣與血，猶水也，盛則流暢，少則壅滯，故氣血不虛，則不滯，既虛則鮮有不滯者，所以作痛，宜用熟地、破故紙之類補腎，阿膠、芎、歸之類和血。若作尋常脇痛治即殆矣。戴云：曾有一人脇痛連臍，進諸藥味幷大便導之，其痛殊甚，後用辛熱補劑，下黑錫丹方愈。此乃腎肝虛冷作痛，愈疏而愈虛耳。

肝火脇痛

肝火盛而脇痛者，肝氣實也，其人氣收善怒。經云：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善怒。又云：肝氣實則怒是也。其脈當弦急數實，其口當苦酸，其痛必甚，或煩熱，或渴，或二便熱澀不通。

龍薈丸方，丹溪云：治肝火脇痛要藥。

污血脇痛

污血脇痛者，凡跌撲損傷，污血必歸脇下故也。其症晝輕夜重，或午後發熱，脈短澀或搏，其人喘逆。經云：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脇下，令人喘逆是也。東垣復元活血湯。

《鍼經》云：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積於脇下，則傷肝，肝膽之經俱行於脇下。經屬厥陰、少陽，宜以柴胡爲君，以當歸和血脈。又痛者急也，甘草緩其急，亦能生新爲臣，穿山甲、瓜蔞根、桃仁、紅花破血潤血爲之佐，大黃酒製以盪滌敗血爲之使，氣味和合，氣血有所歸，痛自定矣。

《雜病源流犀燭・肝病源流》　脈法　《綱目》曰：肝有積，其脈弦長。

脇脇肋痛，肝經病也，蓋肝與膽二經之脈，布脇肋。肝火盛，木氣實，故流於脇脇肋間而作痛。凡人肩下曰膊，膊下曰臑，臑對腋，腋下爲脇，脇下爲脇，脇後爲肋，肋下爲季肋，俗名肋梢，季肋之下爲腰，部分如此。今脇脇肋痛，固由於肝邪之實，而所謂肝邪者，不越氣、血、食、痰、風寒五端，試先言五者之由，再詳症之所屬。一曰氣鬱，由大怒氣逆，或謀慮不決，皆令肝火動甚，以致脇脇肋痛。宜沉香降氣散、枳殼煮散、枳殼散、桂枝湯、小龍薈丸。一日死血，由惡血停留於肝，居於脇下，以致脇脇肋痛，按之則痛益甚。宜小柴胡湯合四物湯，加桃仁、紅花、乳香、沒藥，或桃仁承氣湯、復元活血湯。一曰痰飲，由痰飲流注於厥陰之經，以致脇脇肋痛，痛則咳嗽氣急。宜控涎丹加南星、川芎、蒼朮，再用二陳湯煎水吞下，又芎夏湯、調中順氣丸。一曰食積，由食停脇下，有一條扛起，以致脇脇肋痛。宜神保元，以枳實湯吞下，又嘗歸龍薈丸。一曰風寒，由外感風寒之邪，留着脇下，以致脇脇肋痛。宜芎葛湯、小柴胡湯加枳殼、桔梗。此五者，皆足致痛，而惟怒氣瘀血居多也。治法先分左右，再審虛實。大約左痛多留血，或大怒傷陰，或跌撲門厥傷血，致死血阻滯，或肋下有塊，皆作痛。右痛爲肝邪入肺，惱怒鬱結不伸，是爲氣痛。痰痛亦在右，走注痛而有聲。食痛亦在右，即前所云一條扛起者是，此以左右分氣血也。故左屬血，痰氣亦有流於左者，然必與血相搏而痛，不似右脇之痛，無關於血也。右屬氣，亦有血適瘀於右而痛者，然必與氣相阻而後痛，不似左脇之痛，無關於氣也。如是，則左痛不專屬血，右痛不專屬氣，氣血將安辨哉。蓋瘀血按之痛，不按亦痛，痛無時息而不膨，氣痛時止而膨，曖即寬，旋復痛，以此辨驗氣血更快。至脇脇肋地分，本近一處，故其爲痛，亦不必細分何部，只以脇痛概之。而脇之痛，要即俗名肝氣痛，由肝家邪實所致，非脇脇肋之自生痛而自作痛也，故不入於《身形門》中，與腰腹等並列，而特附於肝也，試更論之。脇痛多半是實，不得輕於補肝，能令肝脹也，治實大忌柴胡。若川芎則必用，暴怒傷血，必和血。宜當歸、香附、山梔、甘草。死血阻滯，必日輕夜重，午後發熱，脈短澀，當去瘀。宜桃仁、紅花、沒藥、香附、赤芍、苡仁根。有塊必消塊，宜牡蠣。以上左病，氣痛須調氣，宜和脇飲。有痰，須導痰，宜蒼朮、半夏、白芥子、陳皮。食積，當消導。宜砂仁、枳實、黃連、吳萸。以上右病，此氣血食痰分見於左右者也。若風寒，則不論左右皆有，稔知外感之邪，必表散。宜川芎、葛根、桂枝、防風。有兩邊俱痛者，則於前藥加減參用，痛甚，加醋少許，此皆治實之法也。亦有痛時目瞎瞎無見，耳無聞，善恐，如人將捕之者，其脈必虛，切不可作實治，須看大便，大便通和，咳嗽，肝火侮肺金也。宜小柴胡湯加山萸、橘葉。若連胸腹脹痛，大便不通，爲瘀血停滯，須先通之，宜歸尾、紅花、香附、延胡索、蘇木、橘葉、大黃。隨即用補益。宜參用歸脾湯，加味逍遙散。又或酒色過度，當脇一點痛不止，名乾脇痛，甚危，惟大補氣血而已。宜補肝散。此皆治虛之法也。而又有左痛由肝實火盛者，宜枳殼疏肝散。左痛不移處，由死血菀結者，宜桃仁承氣湯。

右痛由痰積氣滯兼有者，宜推氣湯。右痛而氣喘者，宜分氣紫蘇飲。右痛由怒氣所傷者，宜香附湯。右痛由痞塞者，宜沉香導氣散。跌撲肋痛，由氣血凝滯者，宜復元活血湯。右痛由悲傷肺氣者，宜推氣湯。脇痛由受暑，皮黃發泡者，宜大瓜蔞散。或兼清肝破氣之品。脇痛由傷寒者，宜小柴胡湯。不便加枳殼。或不由傷寒，身體微熱者，宜枳殼散。枳殼爲脇痛的藥，故諸方皆用之也。此皆挾有五邪分見左右。一切零星之病之治法也，至於肋梢之部，在肝下膽之位，若甚痛牽連小腹，亦是死血，不外胠脇肋痛治瘀血方藥，痛不甚，止於一處，痰也，亦不外胠脇肋痛治痰方藥。宜二陳湯加柴胡、青皮、白芥子、烏藥。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論脇痛有肝膽火、肺氣鬱結、死血食積。左爲肝氣，右爲痰癖。》 脇痛之病，本屬少陽膽經、厥陰肝經，以二經之脈，皆循脇肋故也。然經言，心肺、胃、腎與膀胱，皆有脇痛之病，以邪在諸經，氣逆不解，必以此相傳，延及本經，則無非肝膽之病矣。至於忿怒傷血，傷氣，傷筋，或寒邪在半表半裏之間，此是本經之病，當直取本經；傳自他經者，拔其所病之本，自無不愈。然脇痛即膈痛，其與心痛別者，心痛在岐骨陷處，胸痛則橫滿於胸中兩脇間也。其與胃脘痛別者，胃脘痛在心之下，胸痛在心之上也。其痛有內傷外感之辨：凡寒邪在少陽經，乃病爲脇痛，耳聾而嘔，必有往來寒熱，方是外感；如無表症，悉屬內傷，但內傷多而外感亦間有之耳。諸家有謂肝左而藏血，肺右而藏氣；考之諸經，卻無明證，實後世之謬談也。欲辨氣血，惟察其有形無形而可知矣。血積有形而不移，或堅硬而拒按；氣痛流行而無迹，或倏聚而倏散。若食積痰飲，皆屬有形之症。第詳察所因，自可辨識。且凡屬有形之症，亦無非由氣之滯而然。凡治此者，無論是血是痰，須兼行氣之藥，而後隨症佐使，自中肯綮。

三柴胡飲　治外感風寒，邪在少陽，身發寒熱，脇痛，耳聾。〔眉批〕治外感脇痛。

溫中散寒湯新　治寒邪外閉，畏寒脇痛，脈虛體弱，表裏兼顧者。〔眉批〕治眞寒脇痛。

木香順氣散　治氣滯，脇痛，腹痛。〔眉批〕治氣滯脇痛。

化肝煎　治怒氣傷肝，因而氣逆動火動血，脇痛，脹滿，煩熱。〔眉批〕治怒后脇痛。

推氣散　治右脇脹痛。〔眉批〕治右脇脹痛。

木通散　治男婦肝腎氣滯，自下而上，痛連兩脇。〔眉批〕治肝腎氣逆脇痛。

《集驗良方・心腹脇痛門》 治脇下刺痛　小茴香一兩炒　枳殼五錢，麩炒。

爲末，鹽酒調服二錢，神效。脇助痛，用白芥菜子，水研敷。

治脇痛　黃連薑炒，一錢　柴胡一錢五分　當歸一錢五分　青皮醋炒　桃仁炒，一錢　枳殼炒，八分　川芎七分　白芍酒炒，一錢　紅花五分　甘草三分

水煎，食遠服

《評琴書屋醫略・脇痛》 脇痛多屬少陽厥陰，以兩脇屬少陽，又肝脈絡布於脇筋也，治主宣絡，佐以平肝。

川楝子一錢半　夏枯草三錢　舊青皮一錢，醋炒　延胡索一錢半　台烏藥一錢　粉丹皮一錢，去心　雙鉤藤四錢　加鮮橘柚葉剪碎　青葱管寸斷，各三錢

凡久痛必入絡，須加桃仁、紅花以活絡血，或參入旋花湯以降絡，或佐入蘇子、生薏米、降香葉氏三味慣並用，芥子以通絡。王肯堂謂大忌陳皮、生薑、細辛，服之即令肝脹，以其能補肝故也。用青皮宜醋炒，酸能破結，直入肝經故也，痛甚者加醋半酒杯，冲藥服。

凡痛亦當知在氣在血，見症各有不同，痛而不膨，按之愈痛，痛無時止，瘀血作痛也。痛而且膨，得噯卽緩，痛有止時，怒氣作痛也。怒氣作痛加醋炒柴胡，佐青皮以伐其肝，少加木香佐烏藥以開其氣，紅花、當歸又或酌用，以和其血也或去鉤藤、延胡。瘀血作痛加桃仁、歸尾、紅花去鉤藤、烏藥、青皮、枯草，或少佐醋炒柴胡、川芎或加蘇木、山查、蓬朮等，若痛甚加大黃下之。此氣與血見症所由分，亦氣與血用藥所宜辨也。若微痛着於一處，此爲痰痛，上擬方藥不合用，必君以芥子，佐以竹瀝、薑汁治之，其絲瓜絡、白蒺藜、浙貝、膽星、蔞皮、青皮、黃連等亦合佐使。

《一見知醫・胸脇》 結喉下曰缺盆，缺盆下曰胸，胸下曰骸骫，乃蔽心之骨，心位在此。肩下曰膊，膊下曰臑，臑對腋，腋下爲胠，胠下爲脇，脇后爲肋，脇之下爲季脇，季脇之下爲胁。乳房屬胃，乳頭屬肝。

胸痛引脇，肝虛也，宜補腎；胸痛多屬肝，餘經能令胸滿短氣而不痛。六味丸加牛膝、首烏。

胸痛不能轉側，善太息，肝實也，宜疏肝，用寬胸飲。

胸脇刺痛。五靈脂、玄胡索、草蔻仁、沒藥共爲末，酒調服二錢立止。

脇肋痛，左痛多留血，或大怒傷血，或跌打傷血，或肋下有塊，皆作痛。右痛肝邪入肺，雖無瘀血亦痛，是爲氣痛，痰痛亦在右。兩脇走注，痛而有聲。食痛亦在右，右脇下有一條扛起。脇痛大半是實，陳皮、生薑、細辛補肝，能令肝脹，治實大忌。

脇痛按之痛，不按亦痛，痛無時止而不膨，止瘀血痛也。柴胡、青皮、川芎必用。暴怒傷血，加當歸、香附、梔子、甘草。死血阻滯，必日輕夜重，午後發熱，加桃仁、紅花、沒藥、香附、薏苡根，有塊加牡蠣。

脇痛時止而膨，噯即寬，旋便痛，此氣痛也，和脇飲。【略】痰痛走注有聲，加蒼朮、半夏、芥子。食積肋下有條扛起，加砂仁、枳實、黃連用吳茱炒。兩脇俱痛，前藥斟酌加減，痛甚加醋少許。

脇痛時目瞤瞤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肝虛也。大便通和，喘咳，此肝火侮肺金，小柴胡湯柴胡、半夏、黃芩、人參、甘草。加梔子、橘葉。若連胸腹脹痛，大便不通，瘀血停滯也。歸尾、紅花、香附、玄胡、蘇木、桔葉、大黃，隨將加味逍遙散、歸脾湯添用。一說脇痛必須平肝，平肝必須補腎，熟地、當歸、白芍、芥子、甘草、梔子、山茱。

脇下一點痛不止，名乾脇痛，酒色過度也，惟大補氣血而已。此症甚危。

季肋痛，肋稍名季肋，肝下膽之位，痛連小腹，亦是死血，治不外脇痛瘀血。治法：痛不甚，止於一處，痰也，二陳加柴胡、青皮、芥子、烏藥。

《醫學集成・脇痛》 清臣曰：脇痛係肝病，當分外感、內傷，但外感少而內傷多，宜各隨所因調治。又曰：肝氣宜順不宜逆，故脇痛必須平肝，平肝必須補腎，腎水足，斯肝木有養，其氣自平，而痛自止。

傷寒，小柴胡湯，加芩、芍、青皮、牡蠣。

食積，和胃飲，加麴、麥、枳實、青皮、木香。

怒傷，平肝散。白芍、川芎、丹皮、青皮、柴胡、枳殼、薄荷、甘草。

瘀血，桃仁承氣湯，加歸、芎、青皮、柴胡、鼈甲。

痰氣，和脇飲。蒼朮、青皮、香附、半夏、白芥、薑黃、枳殼、甘草。

鬱結，逍遙散，加川芎、陳皮、鬱金、香附。

勞傷，補中湯，加白芍、青皮。

房勞，歸芍六味丸，加柴胡、青皮。

虛損，肝腎兼資湯。

《醫學衷中參西録・氣血鬱滯肢體疼痛方》 金鈴瀉肝湯　治脇下掀疼。

劉河間有金鈴子散即楝子之核與玄胡索等分，爲末服之，以治心腹脇下作疼。其病因，由於熱者甚效。誠以金鈴子能引心包之火及肝膽所寄之相火下行，又佐以玄胡索以開通氣血，故其疼自止也。而愚用其方，效者固多，而間有不效者。後擬得此方，莫不隨手奏效。蓋金鈴子佐以玄胡索，雖能開氣分之鬱，而實不能化氣。所謂化氣者，無事開破，能使氣之鬱者，融化於無形，方中之乳香、沒藥是也。去玄胡索，加三稜、莪朮者，因玄胡索性過猛烈，且其開破之力，多趨下焦，不如三稜、莪朮性較和平，且善於理肝也。用甘草者，所以防金鈴子有小毒也。此方不但治脇疼甚效，凡心腹作疼，而非寒涼者，用之皆甚效驗。

紀事

《汪石山醫案・脇痛》 一人客維揚，病脇疼，醫以爲虛，用人參、羊肉補之，其痛愈甚，一醫投龍薈丸痛減。汪診脈弦濡而弱，曰：脾胃爲痛所傷，尚未復。遂以橘皮枳朮丸加黃連、當歸，服之而安。越五年，腹脇復痛，彼思頗類前病，欲服龍薈丸未決。汪診之，脈皆濡，弱而緩，曰：前病屬實，今病屬虛，非前藥可治也。以人參爲君，芎、歸、芍藥爲臣，香附、陳皮爲佐，甘草、山梔爲使，前服十餘貼，痛止食進。

震按：此人之脈先後皆濡弱，惟弦與緩不同，而先用清，後用補者，豈以弦爲肝火，緩屬脾虛耶，然弦而濡弱，亦宜補不宜清矣。

《薛氏醫案》 瀕湖一男子患傷寒，仰卧一月，且耳聾，予意其病必在少陽，故脇痛不能轉側及耳聾也。與小柴胡湯，加山梔一劑，即能轉側，尾閭處內潰皆蛆，耳亦罕聞，蓋少陽屬風木，而風木能生蟲也，其在少陽宜矣。

一婦人咳嗽，脇痛發熱，日晡益甚，用加味逍遙散，加熟地治之而愈。後因勞役多怒，前證仍作，又少陽寒熱往來，或咳嗽遺尿，陰挺痿痹，皆屬肝虛

火旺，用前散及地黃丸而痊。

一男子脾胃不和，服香燥行氣之藥，飲食少思，兩脇脹悶，服行氣破血之藥，致飲食不入，右脇脹痛，喜手按之。予曰：乃肝木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也。用滋化源之藥四劑，諸證頓退。予又曰：火令在邇，當再補脾土以養肺金。不信，後復作，吐膿而歿。

一男子房勞兼怒，風府脹悶，兩脇脹痛，予作色欲損腎，怒氣傷肝，用六味地黃丸料，加柴胡、當歸一劑而安。

儒者楊文魁素唾痰，諸藥不應，服牛黃清心丸，吐痰甚多，或頭運，或熱從脇起，左脈洪大有力，右脈浮大而無力。予曰：此是三陰虧損，虛火不能歸源，用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及加減八味丸，補其化源而愈。

一男子因勞發熱，脇下腫痛，脈雖大而按之無力，此氣血虛，腠理不密，邪氣襲於肉裏而然也。河間云：若人飲食疏，精神衰，氣血弱，肌肉消薄，榮衛之氣，短促而澀滯，故寒薄腠理閉鬱而癰腫也。當補之以接虛怯之氣。遂以補中益氣湯，加羌活四劑，少可，去羌活又十餘劑而愈。

一男子脇腫一塊，日久不潰，按之微痛，脈微而澀，此形證俱虛也。經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當補不當瀉。予以人參養榮湯治之。彼不信乃服流氣飲，虛證悉至，方服前湯，月餘少愈，但腫尚硬，以艾葉炒熱熨患處，至十餘日膿成，以火針刺之，更灸以豆豉餅，又服十全大補湯百劑而愈。蓋流氣飲，通行十二經，則諸經皆爲所損，況膽經之血原少，又從而損之，幾何不至於禍邪？凡一經受病，則當主於其經，苟不察其由，泛投剋伐之劑，則諸經被戕，能無危乎？河間云：凡瘡止於一經或兼二經者，止當求責其經，不可干擾餘經也。

一男子因怒，左脇腫一塊，不作痛，脈澀而浮。余曰：此肝經邪火熾甚，而眞氣不足爲患，皆宜培養氣血爲主。若使草率敷貼，俱致不救。

一男子年三十餘歲素饑寒，患右肋腫，如復瓢，轉側作水聲，脈數。經曰：陰虛陽氣湊襲，寒化爲熱，熱甚則肉腐爲膿，即此證也。及按其腫處即起，是膿已成矣。遂以濃煮黃芪六一湯，令先飲二鍾，然後針之，膿出數碗許，虛證疊現，遂以大補藥治之，三月餘而愈。大抵膿血大泄，氣血必虛，當峻補之，雖有他病，皆宜緩治。蓋元氣一復，諸病自退，若老弱之人，不問腫潰，尤當補也。

一男子因怒，脇下作痛，以小柴胡湯，對四物，加青皮、桔梗、枳殼治之而愈。

一婦人因怒，脇下腫痛，胸膈不利，脈沉遲，以方脈流氣飲，數劑少愈。以小柴胡湯對二陳加青皮、桔梗、貝母，數劑頓退。更以小柴胡湯對四物二十餘劑而痊。

一婦人脇患癰，未成膿，惡寒脈緊，以十宣散加柴胡二劑，表證悉退。更以托裏散數劑，膿潰而愈。

一男子近脇患毒，腫而不潰，投大補之劑，潰而已愈，後患弱證而歿。

一上舍年逾四十，因怒脇內作痛不止，數日後，外結一塊，三寸許，漫腫，色不赤，按之微痛。予謂怒氣傷肝，致血傷氣鬱爲患，以小柴胡湯對四物，倍用芎、歸、黃芪、貝母、肉桂治之。彼謂丹溪云：腫瘍內外皆壅，宜托裏表散爲主。又云：凡瘡未破，毒攻臟腑，一毫熱藥斷不可用。況此證爲氣血凝滯，乃服流氣飲，愈虛。始信而復求治，視之虛證幷臻，診之胃氣更虛。彼欲服予前藥，予謂急者先治，遂以四君子湯，加酒炒芍藥、炮乾薑四劑，少得，更加當歸，又四劑胃氣漸醒，乃去乾薑，又加黃芪、芎、歸、肉桂數劑，瘡色少赤，幷微作痛。又二十餘劑而膿成，針之，卻與十全大補湯，喜其謹疾，又兩月餘而瘳。夫氣血凝滯，多因營衛之氣弱，不能運散，豈可復用流氣飲以益其虛？況各經血氣多寡不同，心包絡、膀胱、小腸、肝經，多血少氣，三焦、膽、腎、心、脾、肺，少血多氣，然前證正屬膽經少血之臟，人年四十以上，陰血日衰，且脈證俱屬不足，瘍腫內外皆壅，宜托裏散爲主，乃補氣血藥而加之以行散之劑，非專攻之謂也。若腫煩躁，脈大，辛熱之劑，不但腫瘍不可用，雖潰瘍亦不可用也。凡患者須分經絡氣血，地部遠近，年歲老幼，稟氣虛實，及七情所感，時令所宜而治之。常見以流氣十宣二藥，概治結腫之證，以致取敗者多矣。

一婦人脇下作痛，色赤，寒熱，用小柴胡湯，加山梔、川芎，以清肝火而愈。但經行之後，患處作痛，用八珍湯以補氣血而安。若肝膽二經，血燥氣逆所致，當以小柴胡湯，加山梔、膽草、芎、歸主之。若久而脾胃虛弱，用補中益氣爲主。若兼氣鬱傷脾而患，間以歸脾湯。若朝涼暮熱，飲食少思，須以逍遙散爲主。

崐庠馬進伯母左胛連脇作痛，遣人索治，予意此鬱怒傷肝脾，用六君加

桔梗、枳殼、柴胡、升麻。彼別用瘡藥，益甚，始請治。其脈右關弦長，按之軟弱，左關弦洪，按之澀滯，乃脾土不及，肝木太過，因飲食之毒，七情之火，而爲病也。遂用前藥四劑，脈證悉退；再加芎、歸全愈。此等證，誤用敗毒行氣，破血導痰，必致不起。

《名醫類案・脇痛》 丹溪治一人，年三十六，虛損瘦甚，右脇下疼，四肢軟弱，二陳湯，加白芥子、枳實、薑炒黃連、竹瀝，八十貼安。治虛人有痰，此方可法。

項彥章治一人病脇痛，衆醫以爲癰，投諸香薑桂之屬益甚。項診之曰：此腎邪也，法當先溫利而後竭之，以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項曰：向用神保丸，以腎邪透膜，非全蝎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芒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滯數出，病已。所以知之者，以陽脈弦，陰脈微澀，弦者痛也，澀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惡燥，令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此也。琇按：虛人恐不勝此。

橘泉治一老八十餘，左脇大痛，腫起如覆杯，手不可近實症，醫以爲滯冷，投香桂薑黃推氣之劑，小腹急，脹痛益甚。翁曰：此內有伏熱瘀血在脾中耳。經所謂有形之腫也，有形之腫宜以削之。然痛隨利減，與承氣湯，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栢下之，得黑瘀血二升立愈。

張文仲，則天初爲侍御醫，物進蘇良嗣，因拜跪便絕倒，文仲候之曰：此因憂憒，邪氣激也。若痛衝脇，則劇難救，自晨至食時，即苦衝脇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療，俄而心痛，日旰而卒。

一婦人飲食後，因怒患瘧，嘔吐，用藿香正氣散二劑而愈，後復怒，吐痰甚多，狂言熱熾，胸脇脹痛，手按少止，脈洪大無倫無愈爲虛，按之微細，此屬肝脾二經血虛，以加味逍遙散，加熟地、川芎二劑，脈症頓退，再用十全大補而安。此症若用疏通之劑，是犯虛虛之戒矣。

黟縣縣丞，年踰五十，京回，兩脇肋痛，肋與脇不同。醫用小柴胡湯痛止，續後痛作，前方不效。汪診之，脈皆弦細而濡，按之不足，曰：此心肺爲酒所傷，脾腎爲色所損，兩脇脹痛，相火亢極，肝亦自焚。經曰：五藏已虛，六府已竭，九候雖調者死，此病之謂歟尋卒。

休寧金上舍環海自述云，曾因送殯，忍饑過勞，患腰肋連脇腫痛，不能轉側，醫治不效，有一儒者診視，曰：此肝火也，投龍膽瀉肝湯、當歸龍會丸而愈。

《鬱岡齋醫學筆塵・脇痛》 雲中秦文掌教平湖，與家兄同官，因勞患二脇滿痛，清晨幷饑時尤甚。以書介家兄來求方，余知其肝虛，當子母兼補，令用黃芪、白朮、當歸、熟地、川芎、山茱萸、山藥、酸棗仁、栢子仁之類，仍用防風、細辛各少許，薑、棗煎服。仍囑家兄曰：勿示他醫，將大笑，恐口不得合也。無何而秦君書來謝云：服之不數劑而愈矣。客長安時，聞魏崑瑛吏部之變，因投謁，忍饑歸而脇痛，無他苦也。而粗工以青皮、枳殼之類雜投之，遂至不起，吁，可不鑑哉。

《紅爐點雪・痰火脇痛》 一人右脇痛甚。余診其脈，六部帶滑，此痰流注作痛也，用下方數劑而愈。

陳皮一錢　半夏製，七分　香附童便炒，五分　大腹皮洗，五分　蒼朮五分　厚朴薑炒，五分　枳殼五分　片子薑黃四分　神麴炒，五分　麥牙炒，五分

《張氏醫通・諸痛門・脇痛》 劉默生治諸葛子立，脇痛連腰脊不能轉側，服六味丸加杜仲、續斷，不效，或者以爲不能轉側，必因閃挫，與推氣散，轉劇。劉診之曰：脈得弦細乏力，虛寒可知，與生料八味加茴香，四劑而安。

《顧氏醫鏡・脇痛》 一童子痘後，餘熱未除，服滋腎等劑，半載無功。骨蒸消瘦，頸頂生核，肚腹脹大，午後發寒熱，忽左脇大痛，手不可按，余用左金丸加青皮、查肉等藥，痛止。數日忽發腫大痛，意其脇內生癰，用夏枯草五兩煎湯代水，連翹、貝母各二錢除熱散結，生甘菊二兩、金銀花五錢、紫花地丁一兩、甘草節一錢除熱解毒，地榆五錢涼血泄熱，牛蒡二錢、白芷錢半散結消腫，當歸錢半、赤芍三錢活血破瘀，皂刺錢半宣壅通滯，穿山甲三錢破血逐痰。二味均能直達瘡所，排毒散腫。服二劑果腫消痛止，寒熱亦不作，諸症亦漸愈。

《不居集・脇痛治案》 生生子治汪松崗令眷，左脇疼痛，咳嗽內熱，每咳則脇下吊痛，寢食大減，與青皮、香附、甘草、芍藥、訶子、山梔、貝母、茯苓、柴胡、桃仁、滑石、人參，水煎飲之，熱除痛減。

又治萬履菴夫人，右脇下疼，咳嗽喉乾，間亦吐紅，或一碗或半碗，腸鳴泄瀉，年六十外。原因頭風壞目，性急燥，左脈弦數，右滑數。以瓜蔞仁二錢，黃連、前胡、桔梗、枳殼、橘紅、貝母、白茯苓各八分，甘草五分，服之次日，

紅仍不止，惟脇疼減半，改用山梔子、牡丹皮、香附、貝母、甘草、瓜蔞、紫苑、滑石，水煎服。又方覓眞鬱金磨取三分，用煎藥飲之，兩貼而紅止痛瘳。

又治蔣近思令郎，脇痛氣促，胸滿喉疼，痰中有血屑，下午潮熱，口渴頭重指梢冷，服滋陰降火之劑不效，且紅愈多，痰咳不出。孫診之右寸關滑大，左尺亦大，此肺經有瘀，血濁痰壅而爲熱也。治當先清化源，不當先滋補，以瓜蔞仁三錢，紅花、紫苑、丹皮、枳殼各一錢，滑石二錢，甘草五分，前胡、青蒿，水煎，臨服加童便一小酒杯，兩服而熱退血止，惟咳嗽未除，胸不寬，再以瓜蔞、陳皮、貝母、蘿蔔子、馬兜鈴、白茯苓、甘草、紫苑、滑石、杏仁，調理而愈。

《臨證指南醫案・脇痛》 張六五　脇脹夜甚，響動則降，七情致傷之病。

橘葉　香附子　川楝子　半夏　茯苓　薑渣

陳　氣熱攻冲，擾脘入脇。

川連　牡蠣　夏枯草　炒半夏　香附　炒白芥子

徐四九　勞怒陽動，左脇閃閃，腹中微滿，診脈弦搏，左甚，當先用苦辛。

鬱金　山梔　半夏麵　降香末　橘紅　金石解

湯十八　氣逆，咳血後，脇疼。

降香汁八分冲　川貝一錢半　鮮枇杷葉三錢　白蔻仁五分　杏仁二錢　橘紅一錢

當加血藥。

丁，由虛裏痛起，左脇下堅滿，脹及臍右，大便澀滯不爽，用緩攻方法。小溫中丸。

某　痰餘搏擊脇痛。

半夏　茯苓　廣皮　甘草　白芥子　刺蒺藜　鉤籐

沈三十　左脇下痛，食入則安。當歸桂枝湯加肉桂。

朱五二　左乳傍痛繞腰腹，重按得熱少緩，此屬陰絡虛痛，十一年不愈，亦痼疾矣。

當歸三錢　肉桂一錢　小茴七分　丁香皮五分　茯苓二錢　淡乾薑一錢。

此非煎方所治。

尤四五　痛從中起，繞及右脇，胃之終脈受傷，故得食自緩，但每痛發，必由下午黃昏，當陽氣漸衰而來，是有取乎辛溫通絡矣。內有瘀血。

當歸　茯苓　炮薑　肉桂　炙草　大棗

郭三五　痛必右脇中有形攻心，嘔吐清涎，此有寒飲。周身寒凜，痛止寂然無踪。此乃寒入絡脈，氣乘填塞阻逆，以辛香溫通法。

蕈撥　半夏　川楝子　延胡　吳萸　良薑　蒲黃　茯苓

汪六八　嗔怒動肝，寒熱旬日，左季脇痛，難以舒轉，此絡脈瘀痹，防有見紅之事，靜調勿勞可愈。

桃仁　歸鬚　五加皮　澤蘭　丹皮　鬱金

又，桃仁　歸鬚　丹皮　桑皮　川楝子皮　黑山梔皮

又，絡虛則熱，液虧則風動，痛減半，有動躍之狀，當甘緩理虛。炙甘草湯去薑、桂。

又，痛止，便難，液耗風動爲秘，議用東垣通幽法。

當歸　桃仁　柏子霜　火麻仁　郁李仁　松子肉　紅花

凌　肝著，脇中痛，勞怒致傷氣血。

川楝子皮　炒延胡　歸鬚　桃仁　生牡蠣　桂枝木

沈二　初起形寒寒熱，漸及脇助脘痛，進食痛加，大便燥結，久病已入血絡，兼之神怯瘦損，辛香剛燥，決不可用。

白旋覆花　新絳　青葱管　桃仁　歸鬚　柏子仁

王二四　左前後脇板著，食後痛脹，今三年矣，久病在絡，氣血皆窒，當辛香緩通。

桃仁　歸鬚　小茴　川楝子　半夏　生牡蠣　橘紅　紫降香　白芥子

水泛丸

汪　痛在脇肋，游走不一，漸至痰多，手足少力，初病兩年，寢食如常，今年入夏病甚。此非臟腑之病，乃由經脈，繼及絡脈。大凡經主氣，絡主血，久病血瘀，瘀後便下，諸家不分經絡，但忽寒忽熱，宜乎無效。試服新絳一方小效，乃絡方耳。議通少陽陽明之絡，通則不痛矣。

歸鬚　炒桃仁　澤蘭葉　柏子仁　香附汁　丹皮　穿山甲　乳香　沒藥　水泛丸

程四八　診脈動而虛，左部小弱，左脇疼痛，痛勢上引，得食稍安。此皆操持太甚，損及營絡，五志之陽，動繞不息，嗌乾舌燥心悸，久痛津液致傷也。

症固屬虛，但參朮歸芪補方，未能治及絡病。《內經》肝病，不越三法，辛散以理肝，酸泄以體肝，甘緩以益肝，宜辛甘潤溫之補。蓋肝爲剛臟，必柔以濟之，自臻效驗耳。

炒桃仁　柏子仁　新絳　歸尾　橘紅　琥珀

痛緩時用丸方。

眞阿膠　小生地　枸杞子　柏子仁　天冬　刺蒺藜　茯神　黃菊花四兩丸好奇

朱　肝絡凝瘀，脇痛，須防動怒失血。

旋覆花湯加歸鬚、桃仁、柏仁。

李十九　左脇痞積攻疼。

生牡蠣　南山查　炒延胡　川楝子　炒桃仁　歸鬚　丹皮　桂枝木

蔣三六　宿傷，左脇腹背痛。

炒桃仁　歸鬚　炒延胡　片薑黃　五加皮　桂枝木　橘紅　炒小茴

沈　暮夜五心熱，嗌乾，左脇痛，肝腎陰虧。

人參　生地　天冬　麥冬　柏子霜　生白芍　不切痛

黃　左脇骨痛，易饑嘔涎，肝風內震入絡。

生地　阿膠　生白芍　柏子仁　丹皮　澤蘭

又，照前方去白芍、澤蘭，加桃仁、桑枝。

又，肝胃絡虛，心嘈如飢，左脇痛，便燥少血。

生地　天冬　枸杞　桂圓　桃仁　柏仁　熬膏加阿膠收

程　脇下痛犯中焦，初起上吐下瀉，春深寒熱不止，病在少陽之絡。

青蒿根　歸鬚　澤蘭　丹皮　紅花　鬱金

胡三四　診脈右弦，左小弱澀，病起積勞傷陽，操持索思，五志皆逆。而肝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故先脇痛，晡暮陽不用事，其病漸劇，是內傷症，乃本氣不足，日餌辛燥，氣泄血耗，六味滋柔膩藥，原非止痛之方，不過矯前藥之謬而已。《內經》肝病三法，治虛亦主甘緩。蓋病既久，必及陽明胃絡，漸歸及右，肝胃同病，人卧魂藏於肝，夢寐紛紜，傷及無形矣。議用甘藥，少佐攝鎮。

人參　棗仁　茯神　炙草　柏子仁　當歸　龍骨　金箔　桂圓肉煮濃汁，搗丸。

脇痛一症，多屬少陽厥陰。傷寒脇痛，皆在少陽膽經，以脇居少陽之部。雜症脇痛，皆屬厥陰肝經，以肝脈佈於脇肋，故仲景旋覆花湯、河間金鈴子散，及先生辛溫通絡，甘緩理虛，溫柔通補，辛泄宣瘀等法，皆治肝著脇痛之劑，可謂曲盡病情，諸法畢備矣。然其症有虛有實，有寒有熱，不可概論，苟能因此擴充，再加詳審，則臨症自有據矣。鄒時乘

案中用藥，頗能變通，心思有不可及處，惟用補之處，未免太重耳。

《掃葉莊醫案・脘脇腹中諸痛》背脊痛不耐坐，左脇板實，吸氣嗆痛，左手冰冷，食入不化，常有遺精久病，三年在絡，議甘溫氣劑。

川桂枝木　肉桂　當歸　茯苓　左牡蠣　炙甘草

虛里穴爲陽明胃，陽明氣血皆多，絡脈窒塞爲痛，映及背部，脈絡不和，必宣通望其痛息，彼黃地之凝，芪朮之守，皆非絡藥。

桃仁　穿山甲　阿魏　歸鬚　韭白根　麝香

先有血淋，淋止脇痛，脈來左部堅搏，是少陽鬱熱乘絡所致，忌食酒肉厚味。

炒熟桃仁　茺蔚子　牡丹皮　當歸鬚　山梔　澤蘭

脈沉小，痛起胸脘，串及腰背，五年宿恙，寢食不改，此病在脈膜之間，痹阻不傷藏府，議以流通周行氣血，勿得峻劑。

川桂枝　撫芎　乳香　薑黃　香附　茯苓　酒水各半泛丸

絡氣不通。

嫩蘇梗　黃蔴骨　塊茯苓　煨葛根

左脇下硬，忽忽喜忘，是爲蓄血之象。

桃仁　牡丹皮　鬱金　鉤藤　降香汁　赤芍藥　橘紅

《續名醫類案・脇痛》竇材治一婦人，脾氣虛，致積氣留於脇下，兩肋常如流水，多服草神丹而愈。原批脾虛致積當用溫行，水流脇下當行溫化。

王海藏治一婦人，先病惡寒，手足冷，全不發熱，脈八至，兩脇微痛，治者從少陽治之。陽在內伏於骨髓，陰在外致使發寒，治當不從內外，從乎中治也，宜以小柴胡調之，倍加薑、棗。

許學士云：沈存中良方：頃在建陽，醫者王琪言，諸氣唯膀胱脇下痛，最難治，惟神佑丸能治之。熙寧中，予病項骨痛，諸醫皆作風治之，數月不瘥，乃流入於背膂，又兩臂牽痛甚苦。憶琪語有證，乃合服之，一服而瘥，

再發又一服立效。方用木香、胡椒各貳錢五分，巴豆十枚，去皮心膜研，乾蝎七枚，右四味共爲末，湯浸蒸餅爲丸，如麻子大，用硃砂爲衣，每服五丸，視諸經痛，用引送下。心膈痛柿蒂燈心湯下；腹痛，柿蒂煨薑湯下；血痛，炒薑醋湯下；腎氣脇下痛，茴香酒下；大便不通，蜜湯調檳榔末壹錢下；氣噎木香湯下；宿食不消，茶酒任下。【略】

一婦人氣暈，兩脇胸痛皆痛，口乾，用青皮、半夏各一錢，白朮、黃芩、川芎各三錢，木通貳錢五分，陳皮、桔梗各貳錢，甘草炙半錢，右分六帖煎熱服。又脇下有食積一條扛起，加吳茱萸炒黃連。

孫文垣治徐三泉子，每午發熱，直至天明，夜熱更甚，右脇脹痛，咳嗽則疼痛，坐卧俱疼，醫以瘧治罔效，已二十餘日。後醫謂虛，投以參朮痛益增，診之左弦大，右滑大搏指。經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據脈肝膽之火，爲痰所凝，必勉強作文，過思不決，木火之性，不得通達，鬱而爲痛。夜甚者，肝邪也，初治當通調肝氣，一劑可瘳，誤以爲瘧，燥動其火，補以參朮，閉塞其氣。經云：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令汗不出，舌胎已沉香色，熱鬱極矣，不急救，立見凶危。以仲景小陷胸湯爲主。大瓜蔞壹兩，黃連三錢，半夏麵貳錢，前胡、青皮各壹錢，水煎服，夜服當歸龍薈丸微下之。醫猶爭曰：病久食不進，精神狼狽若此，寧可下乎？曰：痛屬有餘，有餘者瀉之，已誤於補，豈容再誤哉。服後夜半痛止熱退，兩帖全安。

虛山內人胸脇脹痛，五更嘈雜，則痛更甚，左寸關脈洪滑。孫謂此肝膽有鬱火，胃中有膠痰，乃有餘之病。經云：木鬱則達之。又云：通則不痛，與以當歸龍薈丸一錢五分。琇按：既云木鬱達之，卻不用達之之藥而用逆折之法，火雖暫泄而木之本性亦傷矣，此亦劫劑之類也。大便行一次，痛隨止，惟聲不開，卻是何故？以陳皮、柴胡、貝母、茯苓、甘草、白芍、酒芩、香附、杏仁、桔梗，調之而安。

學士徐檢老體豐厚，善飲致有腸風，計下血不下數桶，因而委頓。己卯冬右脇極疼，痛上致耳後，夜分尤甚，左右不能轉動，動則痛甚，飲食減，面色青，汗出如雨，濕透衣被，故不敢合睫而睡。族醫皆投以香附、青皮及辛散之劑，痛愈甚，汗愈多，面愈青。逆予診之，兩寸短弱，左關弦而搏指，右關沉滑，六脈皆近七至。予曰：據病在少陽經，必始於怒。木火之性，上而不下，故上衝耳後而皆痛也，夜痛甚者，蓋夜屬肝氣用事。《內經》云：司疏泄者肝也，邪在肝膽，故合目汗即大出，中焦原有濕痰。此語凡案必闌入，而前後并不照應。法當調肝清熱，解毒爲主，毒字鶻突之至。兼利小便。語亦無因。不可遽止汗，使邪無出路，逆其木火之性，不惟痛加，且將發腫毒，而害非淺矣。《內經》云：膏粱之變，足生大疔。當預防之。亦非此症眞諦。公曰：何爲斂劑，而謂不宜？予曰：當歸六黃湯，內有地黃、當歸、芪，皆滯痰閉氣之味，桔梗亦非所宜。經曰：下虛者，及怒氣上升者，皆不可用，故當愼也。且將發腫以下皆有心穿插因以柴胡、黃連爲君，白芍、甘草、天花粉爲臣，以前胡、連翹爲佐，龍膽草爲使，服後，汗雖仍舊，痛即減三之一，不妨睡矣。仍用前藥，病又減半，第三日又服，左右轉動如常，飲食亦加。予未至，公已先迎姑蘇盛氏，盛公幼時寤友也，家世授醫，公初不急予，日引領期盛到，可刈枯劑朽也，盛至診畢，遂詰曾用何劑。以予劑示盛，盛大叫稱謬。謂當隆冬之候，汗多如此，陽氣大泄，何以柴胡爲君，喉中痰既未清，又何不用桔梗當歸六黃湯，前賢已試之藥，置而不用，是舍紀律而務野戰也。即以六黃湯加桔梗以進，據此孫君眞是神仙。公雅信盛，仍傾心以從，速煎服之，未愈時而舊病隨作，色色加惡，四字忮甚。左右復不能轉動，自戌至子丑，若不能支持者，語之曰：服孫君藥，雖未全可，亦已去泰甚，彼曾言二藥不可用，何爲輕犯，而受此苦。宜取孫君藥煎飲，飲下即伏枕，鼾鼾達旦始寤。抑或未必。命使速予至，而扣予曰：人言隆冬汗出，不當用柴胡，而公用爲君何旨？予曰：膽與肝爲表裡，肝膽之火鬱而不發故痛，痛極而汗，汗出而痛減者，是火從汗出。蓋汗乃邪出之門也，予故曰汗不可斂，《本草》云柴胡瀉肝膽火，而以黃連佐之。《內經》云木鬱則達，火鬱則發，言當順其性而利導之，勢則易克。古人治火之法，輕則正治，重則從其性而升之者，如此。蓋醫貴變通，如陰虛火動，而汗出者，內無餘邪，故以六黃湯，斂而降之，常治法也。令內有餘邪未出，遽斂降之，邪無從出，勢必成毒，故變常而從治者，使邪有出路，木火之性不逆，則毒不成。而痛可減也。公曰：善哉，孫君之劑，奇正相生，不下孫武子兵法，何輕以無紀律議之，願投而奏凱也。予曰：公數日後瘡瘍大發，兩塊且有興塊作痛，此毒出之徵，公於時無恐，改用柴胡、白芍、甘草、丹參、苦參、茯苓、瞿麥、車前、黃柏、連翹、金銀花，三日而痛全減，汗全收，左右不難轉動矣。逾日公謂肌膚癢甚，藟藟然似癮疹，豈瘡出歟，欲以藥治之。予曰：可。再三日兩胯果然發興塊，如棋子大者，數枚且痛。予已製蠟礬

丸以待，至是授服之，瘡果遍身大發，兩腿爲甚，一月餘而瘳。公始信予防毒之言不謬，披懷交歡，且作序識勝，何勝云有。期與終身不替云。

是按孫君生平得意筆也，然治法非奇，行文頗謬，盈篇猥語，滿紙忮心，本不入選，顧集中收彼案微悉加節略，獨於此仍其原本，以見一斑，第亦偶然，非有心吹索前人之短也。【略】

薛立齋治一婦人，性急吐血發熱，兩脇脹痛，日晡益甚，此怒氣傷肝，氣血俱虛也。朝用逍遙散，倍加炒黑山梔、黃栢、貝母、桔梗、麥冬，夕以歸脾湯、地黃丸而愈。

龔子材治一婦人，口苦脇脹，此肝火也。用小柴胡加黃連、梔子少愈，以四君子湯加當歸、白芍、柴胡，調理脾胃而痊。

吳孚先治蔣氏婦善怒，兩脇作痛，歷所醫用補脾伐肝不應，脈之左關細澀，右脈無痕，此肝勝則尅脾，脾敗則自困，補尚嫌緩，何以伐爲。乃與四物湯，加阿膠、玉竹、棗仁、枸杞，令服三十劑，脹減七八，丸服全瘳。

柴嶼青治侍衛范諱弘賓太夫人，吐痰脇痛，飲食無味，告以肝病一二十年矣。率服平肝之藥，凡香附、鬱金等各服過數斤，此二味爲治肝病要藥，然用之氣病則可矣，用之血病則與干將、莫邪無異也，愼之。令爲我理肝氣可也。柴曰：肝脈已虛，理無再用伐肝，況腎肝同治，乙癸同源，自應以滋腎養肝爲主，先服加味逍遙散二劑，即以八仙長壽丸進。太夫人曰：熟地膩膈，恐勿堪用。柴曰：此方熟地直走腎家，斷無膩膈，且風以散之，必需雨以潤之，服後果驗，調理數月而康。

按：二地膩膈之說，不知始自何人。二地膩膈之說，何嘗無之，此與參、耆助熱，同一至理。乃好用參、耆者，必引甘溫除大熱之語，以爲參、耆不熱，及試之陰虛之人，而其弊立見。蓋參、耆所去之熱，乃脾肺虛乏之熱，非肝腎虧損之熱也。今玉橫又以爲二地不膩，不知二地之不膩，乃脾肺火燥之體，非脾肺虛寒之人也，矯枉者必過其正，然哉。文田案，王氏駁正魏說，眞可謂平允通達，致令數百年人皆畏之如虎，俾舉世陰虛火盛之病，至死而不敢一嘗，迨已瀕危，始進三數錢許，已無及矣，哀哉。

朱丹溪治楊淳三哥，舊有腎疾，上引乳邊及右脇痛，多痰，有時膈上痞塞，大便必秘，平時少汗，脈弦甚，與保和、溫中各二十丸，研桃仁、郁李仁吞之而愈。《綱目》

陳三農治一人右脇痛引背，口乾舌燥，上身發熱，腰以下俱冷，右關尺不起。此血虛，氣無所附，宜用溫藥行動其氣，使氣有所歸，水升火自降矣。用乾薑、肉桂各五分，當歸壹錢，吳茱萸半分，鹽水煎服。上身熱退，下體溫暖，陽氣漸回，但食難消化，此元氣未復耳。理脾胃爲主，養血次之，胃氣一轉，諸病自愈，用參、苓、歸、朮各壹錢，薑、桂各五分，神麴六分，陳皮四分，炙甘草三分漸愈。

一人遇勞與饑則脇痛，用八珍加牛膝、木瓜、山藥、石斛、苡仁、棗仁、栢子仁、桃仁，數服頓愈。一人同此，醫投平肝藥，痛甚而殞，謹錄之，以爲世戒。

一人痛引腰脇，脈弦數有力，知肝火鬱結也，投龍薈丸五十粒頓愈。《大還》

方提領年五十六，因飲酒後受怒氣，於左脇下與臍平作痛，自此以後漸成小塊，或起或不起，起則痛，痛止則伏，面黃口乾無力，食少，吃物便噯，服行氣藥轉惡風寒。脈之左大於右，弦澀而長，大率左手重取則全弦，此熱散太多，以致胃氣大傷，陰血下衰。且與和胃湯，以補胃氣，滋養陰血，幷下保和丸助其運化。俟胃稍實，陰血稍充，卻用消塊和胃。人參三錢，白朮錢半，陳皮壹錢，白芍、歸身各五分，乾葛三分，紅花豆大，炙草貳錢，作一帖，下保和丸二十五，龍薈十五。

琇按：此症全屬肝傷，木反剋土，其塊隱現不常，乃虛氣也。時師多以香燥辛熱治之，促人年壽，余治此不下數十人，悉用一炁湯加川楝、米仁、薏仁等，不過三五劑，其病如失。若立齋多用加味逍遙散，鼓峯、雲峯輩多用滋水生肝飲，皆不及余法之善。

張景岳治一姻家，年力正壯，素飲酒，常失饑傷飽，偶飯後脇肋大痛，自服行氣化滯等藥，復用吐法，盡出飲食，吐後逆氣上升，脇痛雖止，而上壅胸膈脹痛更甚，且加嘔吐。張用行氣破滯等，愚哉。嘔痛漸止，而左乳胸脇之下結聚一塊，脹實拒按，臍腹膈間不能下達，每戌亥子丑之時，脹不可當，因嘔吐既已，可以用下。凡大黃、芒硝、三棱、巴豆等，及蘿蔔子、樸硝及大蒜雹等法，毫不應，愈攻愈脹。勢所必然。因疑其脾氣受傷，用補尤覺不便，庸極。湯水不入者，二十餘日，無計可施，只得用手揉按其處，覺肋下一點，按著痛連胸腹，細爲揣摩，正在章門穴，章門爲脾之募，爲臟之會，且乳下肋間，正屬虛

里大絡，乃胃氣所出大路，而氣實通於章門。因悟其日輕夜重，本非有形之積，而按此連彼，則病在氣分無疑。猶屬盲猜，乃用神朮散，令日服三四次，兼用艾火灸章門十四壯，以逐散其結滯之胃氣，到底未知爲肝病，不三日脹果漸平，食乃漸進，始得保全。幸矣。此其症治俱奇，誠所難測哉。

琇按：張君生平於薛氏諸書，似未曾寓目，至脇痛由於肝脈爲病，至死不知，良可哀也。此症之愈，全在一灸，與呃逆病，諸治不效，灸虛里立止正同。

吳橋治陳泉，中年兩脇極痛楚，冷汗淋漓，伏枕惛惛，嘔逆絕勺飲者六日矣。橋診之曰：無傷，此畜血爾。家人曰：固也，昔者嘔血數升，即有畜且盡矣。曰：畜未盡爾，盡則當瘥。日暮乃投補中行血壹劑，飲之僅內其半，中夜尸寢，家人升屋而號。橋曰：再予之半，陽當回，故寢以需來復，復則敗血行矣。第具人參湯待之，鷄鳴而蘇，大汗大吐大下，下則垂垂滿器，如腐肝敗膂，乃進參湯，大汗漸止。又七日乃復。初或問畜血而腹不鼓何也？且昔嘔血數升其後何畜之多也。曰：病得之怒而傷肝，或以蹶而畜血，傷肝則血不納，畜血則道不通，猶之溝瀆塞流，則新故皆壅矣，故多也。《太函集》

汪雲程年近七旬，患胸脇痛，轉側滋甚，寒熱交作，喘咳煩躁，再信不能伏枕，醫下之，病益深。橋診之，六脈浮滑大而搏指。曰：病得之過飲且下，故火上炎。以清涼一服而愈。《太函集》

魏玉横曰：范康侯年弱冠，患脇痛，已六七年，更醫既屢，轉益羸瘠，食少而氣餒，言懶而神疲，稍遠行則心下怦怦然，遇勞則膈間如裂。就予診，告以初時但腹脇痛，醫與逍遙散暫愈再發，再服不應矣。醫投四磨飲亦暫愈再發，再投亦不應矣，又更醫用五香散、越鞠丸，則愈而既發，自是腹中忽有塊。再更醫以爲痞積，進青皮、厚樸、五靈脂，延胡索之類，塊益多，時隱時現，上下左右，約六七枚，如拳如掌，往來牽痛。近有老醫謂爲虛也，用當歸、白芍、香附、鬱金之類，服之了無進退。予曰：似君之疾遍宇內矣，誤治而斃者，可勝道哉。蓋古來方書，於此症殊無肯綮，無怪乎世之夢夢也。原其誤人之始，只肝無補法四字，遂使千萬生靈，含冤泉壤，或以疏散成勞，香燥成膈，或以攻伐成鼓，或以辛熱成癰，其於變症，筆難盡述。幸子青年，稟賦厚而未婚，故僅若此，否則不可言矣。今據脈已細數弦澀，臟氣已虧，幸不數，且無咳嗽夜熱，猶可爲也，第服余劑，只可希遠效，而不可求近功耳。與生、熟地、沙參、麥冬、杞子、棗仁等劑略安，至數十劑塊漸減。遂以方爲丸，服數年益就痊可，今已娶，第能樽節，無后患也。蓋此症惟兩儀膏最妙，然有力者始能用之。

萬某年三十餘，因析居鬩牆，脇痛，左脇下有塊如槃，按之堅硬，食下則脹，痛甚不能側卧，百治莫應，枯瘁如柴矣。偶乎藥肆，遇人謂之曰：此病唯淳佑橋魏某能治。因就診，脈之弦且急。曰：肝舉症也，肝葉左三，右四，血足則潤而下垂。今怒火傷陰，其葉燥硬，故舉而不下也。經曰肝病則迫胃逆咽，故左葉張，則支腋而不可側卧。右葉張，則侵脘而不能容食，昧者不知，投以香散，則如火上添油耳。與生熟地、沙參、麥冬、蔞仁、米仁、杞子、川楝十餘劑，其病如失。

詹渭豐母，年六十餘，九月間瘧後自汗，余已愈之，至十一月脇痛大作，醫以加味黑逍遙散治之，未爲誤也，服一劑，至夜分忽暈厥欲脱。蓋柴胡、白朮，皆非陰虛火盛之人所宜進也。黎明急余治，脈之兩關俱伏，兩尺極微，足冷過膝，面如紙灰。云初起左脇痛，服藥後忽移於右，遂發厥，厥雖止而痛劇，不可轉側，痛處不可按。察其舌燥硬如乾荔，已危矣。姑與生熟地、杞子各五錢，沙參、麥冬各三錢，服下痛略減，前方加倍，再入米仁五錢，蔞仁貳錢，其痛乃復歸左脇，能轉動矣，仍服前方數劑而愈。余常治數貧人，感症後不能進飲食，宛如百合病，脈之或弦或澀，按其脇或左或右。或有塊無塊，皆曰痛甚。檢其方諸燥藥，外有服柴胡至二三兩者。察其舌，或中乾，或枯燥，或紫赤，是皆誅伐太過，傷其肝腎之害也。悉以前方，相其傷之輕重，爲劑之大小，數服而愈。又趙氏子年十六，金氏女年十七，其家皆素封，病脇痛，服逍遙散皆五十餘劑，病益困，以前方去熟地與之，皆不服，乃更從香燥而歿。蓋地黃、杞子，舉世咸畏之如虎，緣本草謂地黃膩而杞子熱也，其殺人亦多矣，言醫藥者可不慎哉。

陳理堂母六旬外，久病脇痛，每發必伏枕經旬。醫所與皆香附、鬱金、青皮、木香、小茴、延胡索、五靈脂、龍膽草之類，或配六鬱，或偕左金而已，近發則腰背脹痛，嘔逆便秘，口燥不眠。脈則兩寸搏指，兩關弦而乏韻，此將成關格之候。投以滋水養肺金之劑，或入川楝，或入川連，只一二劑即愈。戒以多服，以杜其漸，然性甚畏藥，愈即止矣。關格之患，其將來乎。

黃錦芳治劉尙卿右脇痛，咳嗽頭痛，肝脈微起，右脈沉滑，而脾部有一小珠，嗽必努力，痰則清稀，上有白沫，挑起如藕絲不斷，用附子二錢，茯苓三錢，半夏二錢，故紙三分，木香五分，牛膝壹錢，囑其勿食膩滯等物，俾水行痰消，氣平而痛自止。痛者問痰病自何而來？黃曰：痰病甚多，五臟各有見症，在脾名濕痰，其候脈緩面黃，肢體沉重，嗜卧不厭，腹脹食滯，其痰滑而易出，宜二陳、六君之類治之。在肺名氣痰，又名燥痰，其候脈澀面白，氣上喘，灑淅惡寒，悲愁不樂，其痰澀而難出，宜利膈清肺飲，加減治之。在肝名風痰，脈弦面青，肢脇滿悶，便溺閉澀，時有燥怒，其痰青而多泡，宜十味導痰湯，千緡湯加減治之。在心名熱痰，脈洪面赤，煩熱心痛，口乾唇燥，時多喜笑，其痰堅而成塊，宜涼膈散加芩半治之。在腎名寒痰，脈沉面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其痰有黑點而多稀，宜桂苓丸，八味丸，加減治之。至論其本，則痰之化在脾，而痰之本在腎，如火不生土者，即火不制水。陽不勝陰者，必水反侮土，是陰中之火衰也。火盛金燥，則精不守舍，津液枯槁，則金水相殘，是陰中之水衰也。寒痰濕痰，本脾家病，然必由於腎水之虧。木鬱風生，本肝家病，然必由於腎水之虧，火盛尅金。其痰在肺，然必由於腎火之熾，今此症痰雖在脇在胃在脾，實因腎火衰微而起。故用附子迅補眞火，以強土，芩半以除脾濕，木香以疏滯氣，牛膝引左氣下行歸腎，故紙引右氣下行歸腎，氣歸則痰清矣，果數劑而愈。

《吳鞠通醫案・脇痛》　伊氏二十歲　肝鬱脇痛，病名肝着，亦婦科之常證，無足怪者，奈醫者不識，見其有寒熱也，誤以爲風寒而用風藥。夫肝主風，同氣相求，以風從風，致令肝風鴟張。肝主筋，致令一身筋脹。肝開竅於目，致令書夜目不合，不得卧者七八日。肝主疏泄，肝病則有升無降，失其疏泄之職，故不大便，小溲僅通而短赤特甚。醫者又不識，誤以爲腸胃之病，而以大黃通之，麻仁潤之，致令不食不饑，不便不寐，六脈洪大無倫，身熱，且坐不得卧，時時欲嘔，煩躁欲怒，是兩犯逆也。《金匱》論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不待智者而知其難愈也。議宣通經脈法。肝藏血，絡主血故也，必加苦寒泄熱，脈沉洪有力，且膽居肝內，肝病膽即相隨故也。

旋覆花五錢　炒黃連二錢　桃仁四錢　歸鬚四錢　鬱金三錢　川楝皮五錢
新絳四錢　絳香末四錢　蘇子四錢
急流水八碗。

又，服前方見小效，即於前方內。加：丹皮三錢，炒黑，生香附二錢，減川楝皮二錢。

《杏軒醫案續録・脇痛》　葉蔚如兄，脇痛便閉，一劑而效。　蔚兄來診云：病初右脇刺痛，皮膚如烙，漸致大便閉結，坐卧不安，每便努掙，痛劇難耐。理氣清火，養血潤腸藥皆不應，切脈弦急欠柔。謂曰易治耳，一劑可愈。蔚兄云：吾病日久，諸藥無靈，何言易治？予曰：此乃燥證，肺苦燥，其脈行於右，與大腸相表裏。方書論脇痛，以左屬肝，右屬肺，今痛在右脇，而便閉結，肺病顯然，但肝雖位於左，而其脈縈於兩脇。《內經》言邪在肝，則兩脇中痛。今痛雖在右脇，不得謂其專屬肺病已也，夫金制木憂傷肺，金失其剛，轉而爲柔，致令木失其柔，轉而爲剛，辛香益助其剛，苦寒愈資其燥。潤腸養血，緩不濟急，訂方用栝蔞一枚，甘草二錢，紅花五分。蔚兄見方稱奇，乃詢所以。予曰：方出《赤水元珠》，夫栝蔞柔而潤下，能治插脇之痛，合之甘草，緩中濡燥，稍入紅花，流通血脈，肝柔肺潤，效可必矣。服藥便通痛減，能以安卧，隨服復渣，微溏兩次，其痛如失。

家若谷兄乃郎脇痛。　感證已逾兩旬，脇痛依然不愈，按外感脇痛，病在少陽，內傷脇痛，病在厥陰。今外邪解經多日，脇痛何以不瘳？既無情志抑鬱，定屬動作閃力之傷，外邪引發耳。夫久痛在絡，絡主血，防其蓄瘀動紅，從《金匱》肝着例，用旋覆花湯一法。

《醫徹・雜症・脇痛》　王宇泰先生治一人，患左脇痛，外發紅丹數十顆，有投以龍膽瀉肝等湯，竟不效。先生曰：肝性燥苦急，宜甘以緩之，用單味瓜蔞二兩研霜煎飲，取其甘緩潤下，紅丹可一洗而愈也，果如先生言。余凡遇左脇疼，煩躁面赤，脈數，痰色綠者，每加之輒驗。若無痰而陰虧脈虛數，汗出無氣以動，六味湯加鉤藤，屢獲奇效。若血凝氣滯，以桃仁、紅花、枳殼、醋製青皮、香附、延胡等，或加生地、芍藥、鉤藤佐之，實火左金丸，亦可選用。

一友右脇痛，以自知醫，用發散藥，痛愈甚，氣息難布。余診其脈則微弱，特慮其不受補，以單味貝母一兩，研細煎湯飲之，保其肺氣，使清肅下行，痛即如失。蓋瓜蔞色綠入肝，有解毒之功，貝母色白入肺，有保殘之力，故治各不同也。夫貝母亦能解毒，用之以平肝則無濟，瓜蔞亦能潤肺，用之於誤汗則太寒，學者不可不知。

一人患右脇痛，凡旬日，醫者誤用香燥，致不得坐卧，又延一友不能治，反曰胸中有滯，止宜消導，若痛止必不可救，及服其藥，果愈甚，病者求死。比余適至，見其苦，慰之曰：不難療，可一劑而愈。病者喜。伊兄云：痛未可止。余怪問其故，則曰頃醫者有是言，故云。余笑曰：令弟苦痛不止欲死，醫者又苦痛止不治，何大相背也，檢其藥，仍用消導加半夏等燥劑，余即取素所歷效自製推氣散，加延胡索，命煎飲之。又適友人楊子武修至，余告其故，欣然同意，少頃，病者數日不解帶，不轉動。忽下榻曰：痛愈大半，欲解衣而睡矣，當晚遂安卧。越三日，痛雖愈，但因前久坐氣不歸原，不能安枕，余以六味湯加杜仲引氣下行，二劑知，四劑已，繼六味丸調理而康。蓋右脇痛者，肺氣之逆也，以其眞陰虧損，肺不能歸藏於腎水之中，故理肺之後，繼以滋陰，亦一法耳。

一人患右脇前岐骨下軟肉處痛，醫者用破氣血藥加酒煎，投三四劑，遂叫號不絕，余亦以推氣散加延胡飲之差緩，但面赤脈數口乾，加入生地、茯苓，去前桔，痛稍止。又因勞心後加遠志，當歸、鉤藤、杜仲，去枳殼，乃愈。或問之曰：病名爲何？余曰：此名閃肭痛，肭在臍之旁，季脇之前。曰：何以知之？曰：臍肭臍，乃海狗腎之別稱，則肭之命名，當在臍與腎之間也。若勞倦不節，色欲不謹，氣血有阻，則軟脇前痛，宜補而調之，勿投燥劑可也。

《類證治裁・脇痛》 某氏　左脇痛，卧必偏右，咳則氣急，痰帶血絲，症由五志怫抑，損傷營絡，仿《內經》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潞參、茯苓、甜杏仁、白芍、杞子、棗仁、川貝母俱炒、桑皮蜜炙、金橘皮、炙草、紅棗，煎服效。

沈氏　氣攻肋脇左右，上入乳際，痛引胸背，子夜特甚。思人身氣血，於子丑時注肝膽，子時注膽，丑時注肝。今肝陽上升，諸氣皆逆，勢必營衛失度，瘀濁不降，嘔逆便艱，有自來矣，用微苦微辛以泄降。杏仁、當歸鬚、青皮醋炒、延胡、鬱金、枳殼炒、栝蔞、廣木香汁冲，二服隨定。

堂弟　右脇久痛，牽引背膊，呼吸不利，咳則痛甚，坐必體偃，食入稍安，右脈浮弦。此操勞所傷，損動肺絡，當春水旺，痛難遽止。夫諸氣膹鬱，皆屬於肺。然痛久則入絡，姑用苦辛宣通，老韭根、當歸鬚、鬱金、杏仁、川貝母、陳皮、佛手柑，二服，痛減。按其脇仍覺痞鞕，仿鹹以輭堅，用旋覆花、牡蠣粉、白芍、金橘皮、延胡、當歸、降香，二服，轉用甘緩理虛，以參、苓、歸、芍、陳、貝、甘草，痛緩，其親戚一醫以爲肝腎陰虛，用熱地滋膩，竟成單脹矣。

郭　去秋肋痛痰血，見症於肝，不足於腎，入春醫用通攝奇經，未效，改用桂心、蒺藜等藥平肝，不知肝爲剛臟，藥忌剛燥，痛宜益加矣。延至夏初，木火相乘，體羸食減，日晡寒熱，咳嗽氣促，口乾舌膩，坐則脇背牽引刺痛，脈來弦數無神，症由情志不遂，肝膽寄居之相火，上侮肺金，以至痰紅氣急，日就羸怯，此以水涵木之法，急宜進商也。阿膠、麥冬、白芍、貝母各二錢，五味子五分，石斛、黑豆皮各三錢，丹皮錢半，二服寒熱止，嗽痛減，食加餐矣。又令晨服燕窩湯，晚服生脈散，症有起色。

韓　右脇有塊，梗起攻胸，氣痹食少，宵脹引背。此肝強胃弱，升降失和，泄肝通胃可效。厚朴、枳殼、杏仁、蔞仁、青皮、旋覆花、降香末、木瓜，三服而平。

《一得集・脇痛治驗二案》 某木匠因觸傷，腰脇瘀血留阻於經絡，痛甚，呼吸轉側，尤爲難忍，惡寒發熱，脈弦勁而數，此因瘀留經絡，以致氣機不宣也。方用歸鬚、桃仁、蘇梗、橘絡、絲瓜絡、乳香、沒藥、紅花、參三七、穿山甲、牛膝、青葱管等活血通絡逐瘀之品，兩劑而愈。

定邑北門陳姓婦，患氣鬱絡阻，左脇肋閃痛，連於期門、章門部位，脈沉細澀，以前方去乳香、沒藥、紅花，加香附、鬱金、柴胡、山梔，亦兩劑而愈。

《張聿青先生醫案・胸肋痛》 鍾左　右脇作痛，脈象沉弦，飲懸脇下，脾肺之絡在右也。

廣鬱金　赤白芩　廣皮　旋覆花　生香附　製半夏　炒蘇子　枳殼
眞猩絳　青葱管

二診　[膝](脇)下之痛，仍然未定，左脈弦大，右關帶滑，氣濕鬱阻不宣，再爲宣通。

製半夏　製香附　杭白芍　川萆薢　川芎　橘皮絡　旋覆花　眞猩絳
廣玉金　葱管　醋炒柴胡

闕左　烟體淡濁素盛，痰濕下注，發爲瀉痢，痢止而緩濕不行，升降開合之機，皆爲之阻，以致右脇作痛，痛勢甚劇，按之堅硬有形，中脘板滯，不時呃忒，氣墜欲便，而登圊又不果行，苔白罩霉，脈形濡細，此痰濕氣三者互聚，脾肺之道路，阻膈不通，以致流行之氣，欲升不能，欲降不得，所以痛甚不止矣。氣濁既阻，中陽安能旋運，挾濁上逆，此呃之所由來。也在法當控逐痰涎，使

之宣暢，然見脈濡細，正氣已虛，病實正虛，深恐呃甚發厥，而致汗脫，擬疏通痰氣，旋運中陽，以希萬一，即請明哲商進。

《張聿青先生醫案・胸脇痛》 薛左，脘脇肋攻撐甚則作痛，脈象沉弦，爲飲氣內伏，曾用控逐之法，瀉水甚多，然氣分仍難舒展。夫中脘屬胃，兩脇屬肝，胃喜通降，肝喜條達，脾胃失於健運，則胃中之水濕停留，中土氣滯，木難疏泄，以致厥氣鬱滯，與土相讎，攻撐痛滿之類紛至矣，從肝胃疏和。

淡吳萸四錢　鬱金五錢　范志麴一兩五錢，炒　製香附二兩　茯苓二兩　公丁香五錢　白蒺藜一兩五錢　麩炒枳殼一兩　東白芍炒一兩五錢　小青皮八錢　製半夏二兩　撫川芎七錢　炙甘草五錢　廣陳皮八錢　茅山蒼朮一兩三錢，米泔浸，同芝麻炒，去芝麻　白蔻仁六錢

右研細末，水泛爲丸如菉豆大，每晨服二錢，下午服一錢五分，砂仁湯送下。

《醫學衷中參西録・肢體疼痛門》 脇疼

陳錫周　安徽人，寓天津一區，年六旬，得脇下作疼證。

病因　素性仁慈，最喜施舍，聯合同志共損錢開設粥場，諸事又皆親自經管。因操勞過度，遂得脇下作疼病。

證候　其疼或在左脇或在右脇或有時兩脇皆疼，醫者治以平肝，舒肝、柔肝之法皆不效。遷延年餘，病勢寖增，疼劇之時，覺精神昏憒。其脈左部微細，按之即無，右脈似近和平，其搏動之力略失於弱。

診斷　人之肝居脇下，其性屬木，原喜條達，此因肝氣虛弱不能條達，故鬱於脇下作疼也。其疼或在左在右者，《難經》云，肝之爲臟其治在左，其藏在右脇右腎之前幷胃，著於胃之第九椎，《金鑑・刺灸篇》曾引此數語，今本《難經》不知被何人刪去。所謂藏者，肝臟所居之地也，謂治者肝氣所行之地也。是知肝雖居右而其氣化實先行於左。其疼在左者，肝氣鬱於所行之地也；其疼在右者，肝氣鬱於所居之地也；其疼劇時精神昏憒者，因肝經之病原與神經有涉也。肝主筋，腦髓神經爲灰白色之筋，是以肝經之病與神經有涉。治此證者，當以補助肝氣爲主，而以升肝化鬱之藥輔之。

處方　生箭芪五錢　生杭芍四錢　玄參四錢　滴乳香三錢炒　明沒藥三錢，不炒　生麥芽三錢　當歸三錢　川芎二錢　甘草錢半

共煎湯一大盅，溫服。

方解　方書有謂肝虛無補法者，此非見道之言也。《周易》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愚嘗以此理推之，確知黃芪當爲補肝之主藥，何則？黃芪之性溫而能升，而臟腑之中秉溫升之性者肝木也，是以各臟腑氣虛，黃芪皆通補之。而以補肝經之氣虛，實更有同氣相求之妙，是以方中用之爲主藥。然因其性頗溫，重用之雖善補肝氣，恐幷能助肝火，故以芍藥、玄參之滋陰涼潤者濟之。用乳香、沒藥者以之融化肝氣之鬱也。用麥芽、芎藭者以之升達肝氣之鬱也。麥芽生用有升達之力。究之，無論融化升達，皆能行其經絡，使之通則不痛也。用當歸者以肝爲藏血之臟，既補其氣，又欲補其血也。且當歸味甘多液，固善生血，而性溫味又兼辛，實又能調和氣分也。用甘草者以其能緩肝之急，而甘草與芍藥幷用，原又善治腹疼，當亦可善治脇疼也。

再診　將藥連服四劑，脇疼已愈強半，偶有疼時亦不甚劇。脈象左部重按有根，右部亦較前有力，惟從前因脇疼食量減少，至此仍未增加，擬即原方再加健胃消食之品。

處方　生箭芪四錢　生杭芍四錢　玄參四錢　於白朮三錢　滴乳香三錢，炒　明沒藥三錢，不炒　生麥芽三錢　當歸三錢　生鷄內金二錢，黃色的搗　川芎二錢　甘草錢半

共煎湯一大盅，溫服。

三診　將藥連服四劑，脇下已不作疼，飲食亦較前增加，脈象左右皆調和無病，惟自覺兩腿筋骨軟弱，此因病久使然也。擬再治以舒肝、健胃、強壯筋骨之劑。

處方　生箭芪四錢　生懷山藥四錢　天花粉四錢　胡桃仁四錢　於白朮三錢　生明沒藥三錢　當歸三錢　生麥芽三錢　寸麥冬三錢　生鷄內金二錢，黃色的搗　眞鹿角膠三錢

藥共十一味，將前十味煎湯一大盅，再將鹿角膠另用水燉化和勻，溫服。

效果　將藥連服十劑，身體寖覺健壯，遂停服湯藥，俾用生懷山藥細末七八錢，或至一兩，涼水調和煮作茶湯，調以蔗糖令其適口，當點心服之。服後再嚼服熟胡桃仁二三錢，如此調養，宿病可以永愈。

脇下疼兼胃口疼

齊斐章，縣尹，吉林人，寓天津二區，年五旬，得脇下作疼，兼胃口疼病。

病因　素有肝氣不順病，繼因設買賣賠累，激動肝氣，遂致脇下作疼，久之胃口亦疼。

證候　其初次覺疼恆在申酉時，且不至每日疼，後寖至每日覺疼，又寖至無時不疼。屢次延醫服藥，過用開破之品傷及脾胃，飲食不能消化，至疼劇時恆連胃中亦疼。其脈左部沉弦微硬，右部則弦而無力，一息近五至。

診斷　其左脈弦硬而沉者，肝經血虛火盛而肝氣又鬱結也。其右脈弦而無力者，土爲木傷，脾胃失其蠕動健運也。其脇疼之起點在申酉時者，因肝屬木申酉屬金，木遇金時其氣化益遏抑不舒也。《內經》謂：厥陰不治，求之陽明。夫厥陰爲肝，陽明爲胃，遵《內經》之微旨以治此證，果能健補脾胃，俾中焦之氣化運行無滯，再少佐以理肝之品，則胃疼可愈，而脇下之疼亦即隨之而愈矣。

處方　生懷山藥一兩　大甘枸杞六錢　玄參五錢　寸麥冬四錢，帶心　於白朮三錢　生杭芍三錢　生麥芽三錢　桂枝尖二錢　龍膽草二錢　生鷄內金三錢，黃色的搗厚朴錢半　甘草錢半

共煎湯一大盅，溫服。

復診：將藥連服四劑，胃中已不作疼，脇下之疼亦大輕減，且不至每日作疼，即有疼時亦須臾自愈。脈象亦見和緩，遂即原方略爲加減，俾再服之。

處方　生懷山藥一兩　大甘枸杞六錢　玄參四錢　寸麥冬四錢，帶心　於白朮三錢　生杭芍三錢　生麥芽三錢　桂枝尖二錢　龍膽草二錢　生鷄內金三錢，黃色的搗　醋香附錢半　甘草錢半　生薑二錢

共煎湯一大盅，溫服。

效果　將藥連服五劑，脇下之疼霍然全愈，肝脈亦和平如常矣。遂停服湯藥，俾日用生懷山藥細末兩許，水調煮作茶湯，調以蔗糖令適口，以之送服生鷄內金細末二分許，以善其後。

或問：人之手足皆有陽明經與厥陰經。《內經》渾言厥陰、陽明，而未顯指其爲足經手經，何以知其所稱者爲足厥陰肝、足陽明胃乎？答曰：此有定例，熟讀《內經》者自能知之。蓋人之足經長、手經短，足經原可以統手經也。是《內經》之論六經，凡不言手經足經者，皆指足經而言，若所論者爲手經則必明言爲手某經矣。此不但《內經》爲然，即如《傷寒論》以六經分篇，亦未嘗指明爲手經、足經，而所載諸方大抵皆爲足經立法。

或問：理肝之藥莫如柴胡，其善舒肝氣之鬱結也。今治脇疼兩方中皆用桂枝而不用柴胡，將毋另有取義？答曰：桂枝與柴胡雖皆善理肝，而其性實有不同之處。如此證之疼肇於脇下，是肝氣鬱結而不舒暢也，繼之因脇疼累及胃中亦疼，是又肝木之橫恣而其所能勝也。柴胡能舒肝氣之鬱，而不能平肝木之橫恣，桂枝其氣溫升，溫升爲木氣。能舒肝氣之鬱結則脇疼可愈，其味辛辣，辛辣爲金味。更能平肝木橫恣則胃疼亦可愈也。惟其性偏於溫，與肝血虛損有熱者不宜，故特加龍膽草以調劑之，俾其性歸和平而後用之，有益無損也。不但此也，拙擬兩方之要旨，不外升肝降胃，而桂枝之妙用，不但爲升肝要藥，實又爲降胃要藥。《金匱》桂枝加桂湯，治腎邪奔豚上乾直透中焦，而方中以桂枝爲主藥，是其能降胃之明征也。再上溯《神農本經》，謂桂枝主上氣咳逆及吐吸，吸不歸根即吐出，即後世所謂喘也。是桂枝原善降肺氣，然必胃氣息息下行，肺氣始能下達無礙。細繹經旨，則桂枝降胃之功用，更可借善治上氣咳逆吐吸而益顯也。蓋肝升胃降，原人身氣化升降之常，順人身自然之氣化而調養之，則有病者自然無病。此兩方之中所以不用柴胡皆用桂枝也。

脇疼

鄰村西樓莊，李姓婦，年近四旬，得脇下疼證。

病因　平素肝氣不舒，繼因暴怒，脇下陡然作疼。

證候　兩脇下掀疼甚劇，呻吟不止，其左脇之疼尤甚，倩人以手按之則其疼稍愈，心中時覺發熱，惡心欲作嘔吐，脈左右兩部皆弦硬。

診斷　此肝氣膽火相助橫恣，欲上升而不能透膈，鬱於脇下而作疼也。當平其肝氣瀉其膽火，其疼自愈。

處方　川楝子八錢，搗碎　生杭芍四錢　生明沒藥四錢　生麥芽三錢　三棱三錢　莪朮三錢　茵陳二錢　龍膽草二錢　連翹三錢

磨取生鐵銹濃水，煎藥取湯一大盅，溫服。

方解　方中川楝、芍藥、龍膽，引氣火下降者也。茵陳、生麥芽，引氣火上散者也。三棱、莪朮，開氣火之凝結，連翹、沒藥，消氣火之彌漫，用鐵銹水煎藥者，借金之餘氣，以鎮肝膽之木也。

效果　煎服一劑後其疼頓止，而仍覺氣分不舒，遂將川楝、三棱、莪朮各減半，再加柴胡二錢，一劑全愈。

內科總部

肝癰部

題解

《素問・大奇論》肝癰，兩胠滿，卧則驚，不得小便。

《古今醫統大全・外科理例・辨臟腑內癰》期門隱隱痛者，肝疽。其上肉微起者，肝癰。

《醫學源流論・腹內癰論》肝癰，則脇內隱隱痛，日久亦吐膿血。

《辨證錄・肝癰門》脇痛不可按者，肝葉生癰也。

《醫門補要・肝癰》左乳下隱疼，牽引脇肋，咳嗽與大便時亦痛，硬腫難潰，不能着左邊卧，由肝氣鬱結或努力血瘀，謂之肝癰。

綜述

《瘡瘍全書・心肝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二官有君臣之分，一身之主宰，其可傷也？此癰受在心，心主行血，氣血熱傷於經絡，此是惡毒之證，不可不審也。當用定痛敗毒散，如不散，用內托流氣飲。

《脈因證治・癰疽》有人性急味厚，在脇下一點痛，每服熱燥之藥，脈輕則弦，重則芤，知其痛處有膿，因作內疽病治之。

《東醫寶鑑・雜病篇・肝癰》肝癰兩胠滿，卧則驚，不得小便。小柴胡湯隨證加減用。

《辨證錄・肝癰門》人有素多惱怒，容易動氣，一旦兩脇脹滿，發寒發熱，既而脇痛之極，手按痛處不可忍，人以爲肝火之盛也，誰知是肝葉生瘡耳。世人但知五臟中惟肺生癰，不知肝亦能生癰也。且《靈》、《素》諸書亦未有及，得毋創論以驚世乎。

余實聞異人有謂脇痛，手不可按者，肝葉生癰也。《靈》、《素》二經不談者，肝經生癰，世不常有，古人未有此症，所以略而不言。蓋古今之氣運不同，而癰毒之生長不一。肝一惱怒則肝葉張開，肝氣即逆，大怒之後，肝葉空脹，未易平復，且怒必動火，怒愈多而火愈盛，火盛必燥乾，肝血燥乾則肝氣大燥，無血養肝，更易發怒，怒氣頻傷，欲不鬱結而成癰，烏可得乎。

又　癰生於內，何從而見，然內不可見而外即可辨也。凡生癰者，脇在左而不在右，左脇之皮必現紅紫色，而舌必現青色，以此辨症，斷斷無差。治之法，必平肝爲主，而佐之瀉火去毒之藥，萬不可因循時日，令其潰爛而不可救也。方用化肝消毒湯。水煎汁一碗飲之，一劑而痛輕，二劑而痛又輕，三劑而痛如失，減半，再服數劑而全愈。此方用當歸、白芍直入肝中，以滋肝血，則肝血驟生，易解肝血之燥，又得甘草以緩其急，梔子清火，金銀花解毒，安得不取效之捷哉。蓋是火毒既盛，肝血大虧，用此方而不如此大劑煎飲，亦自徒然。倘執以肝火之旺而非是肝癰之成，單用歸芍以治脇痛，斷不能取效也。

人有左脇間疼痛非常，手按之更甚，人以爲脇痛而不知非脇病也，此乃肝經之癰耳。夫肝經生癰，多得之惱怒，予前條已暢論之矣。然而肝癰不止惱怒能生，而憂鬱亦未嘗不生癰也。惟因惱怒而得之者，其痛驟，因憂鬱而得之者其痛緩。當初痛之時用逍遙散，大劑煎飲，痛立止，又何至成癰也。因失於速治而肝中鬱氣苦不能宣，而血因之結矣，血結不通，遂化膿而成癰，其勢似乎稍緩，然肝性最急，癰成而毒發其驟也。世有脇痛數日而死者，正因生癰毒敗而死，非脇痛而即能死，人可不急救治之乎。方用宣鬱化毒湯。水煎服，一劑而痛輕，二劑而痛減，三劑而痛又減，四劑全愈，重則不出六劑。愈後用四物湯大劑調治，不再發也。夫肝癰世不常見，既有前條，不必又論及此。然肝癰不可見，而脇痛世人之所常病，吾特發明憂鬱之能成又若此，則人知急治，何至成癰哉。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肝癰》肝癰憤鬱氣逆成，期門穴腫更兼疼，卧驚胠滿溺不利，清肝滋腎即成功。

〔吳謙等注〕此證始發期門穴，必隱痛微腫，令人兩肢脹滿脇痛，側卧則驚，便溺艱難，由憤鬱氣逆而成。初服復元通氣散，次服柴胡清肝湯，痛脹已止，宜服六味地黃丸；脾虛食少，則佐以八珍湯，滋腎補脾，治之取效。禁用溫補、針灸。

期門穴又名肝募，在乳旁一寸半，再直下一寸半。

《冷廬醫話・外科》 方書所言內癰，大概詳於肺胃大小腸，其他臟腑均略焉。吾鄉有患肝癰者，醫以爲肺癰，服藥後日就危篤，延張夢廬學博視之，識爲肝癰誤治，卒不能救藥而殞。按《內經》云：期門隱隱痛者肝疽，其上肉微起者肝癰。又云：肝癰兩肢滿，卧則驚，不得小便。是其症，亦尚易辨，特俗醫不學，遂致殺人耳。陳遠公云：肝癰在左而不在右，左脇之皮必見紅紫色，而舌必見青色，治必平肝爲主，佐以瀉火去毒，宜化肝消毒湯。水煎服。蓋其治法與肺癰迥殊也。

《馬培之醫案・肝癰・附論》 《素問》以肝癰，兩肢滿，卧則驚，不得小便。又曰：期門隱隱痛者，肝疽。其上肉微起者，肝癰。未能詳言。後陳遠公曰：人素多鬱怒，致兩肢脹滿，發寒發熱，繼而脇疼，手不可按，火盛爍乎肝血，此肝葉生瘡，在左不在右，左脇之皮必見紅紫五色，以化肝消毒湯。丹溪治以復元通氣散、柴胡清肝湯，潰後八珍、六味滋補脾腎法。致難稍備，究未詳明確。當肝之脈，從股陰，入毛中，環陰起器，抵少腹，上貫肝膈，布肢，至期門而終。肝氣壅滯故脹滿不得小便，肝病發驚駭，魂不藏，故卧則多驚，故肝盛則兩肢痛，怒火動則爍肝血，血擬氣壅則肝脹生癰，手不可按，毒聚而未成。若皮現紅紫之色，內膿已成，發越於外之象也。嗜酒之人，每多此患，酒入於胃，則肝橫膽浮，肝既橫則氣血不能順行，胃中痰濁亦旁流於脇，痰氣血交混結而爲癰。又有閃氣之人，亦生此患，閃則氣滯而血亦滯，久而不愈亦發癰瘍。小兒亦見有之，小兒之生，乃因痰熱入於肝絡，先咳嗽，而後脇肋腫脹，但此症初生病者，因不生癰而醫者總云肝氣，十有八九一派辛香耗氣，迨至脇肋腫脹，姑知生癰，必呼吸不利，轉則不能，手不可按。症明且確，醫者豈可自恃萬能，按脈即曉以肝氣治，貽悞匪淺。肝火甚者，脈必弦數，挾瘀者，脈弦澀，挾痰者，脈弦兼滑。治與肝氣迥殊，傷於此者，不知幾何，故諄諄辨論，臨症之時，不可不審也。用特列方於後，並錄治驗數則以便參觀。

一方化肝消毒湯，此用歸芍入肝滋血，甘草緩肝，梔子清肝，銀花解毒火平肝，緣血生而痛自止。

二方柴胡清肝湯，治怒火上升，憎寒惡熱，肝膽風熱瘡瘍。

三方復元通氣散，治閃挫氣血凝滯，腰脇引痛。

四方六味地黃湯，治肝癰潰後，發熱，虛羸，脈數，服此以滋肝腎。

五方八珍湯，治肝癰潰久，氣血俱虛，脈弱。

六方清肝活瘀湯，治閃挫脇痛，瘀凝於絡，肋骨腫脹者。

七方疏肝流氣飲，治肝癰初起，左脇掣痛，呼吸不利。

八方舒鬱滌痰湯，治肝癰六七日後，脇肋微腫，或兼咳嗽，大便不利。加味金鈴子散。

《馬氏醫論・脇癰》 肝癰初潰，不可驟用參耆，肝火甚則傷陰，參耆補氣助熱，膿反難出，腫痛不減，惟宜養陰清肝。內膜傷者，呼吸出氣，用補膜之法。參耆內托之中，加白芨、象牙、百合，間亦有可愈者。再外治，斷不可用升提紙撚藥條，重傷其裏。內膜通者，其膿水儼如蟹沫，調治得當，十中可保一二。發古人所未備，千古之隻眼也。

《醫門補要・肝癰》 左乳下隱疼，牽引脇肋咳嗽，與大便時亦痛，硬腫難潰，不能着左邊卧，由肝氣鬱結，或努力血瘀，謂之肝癰。以消堅散。

紀事

《吳鞠通醫案・肝癰》 謝，四十四歲，辛巳三月二十四日，病起，肝鬱脇痛，痰中帶血，病名肝着，醫者不識絡病因由與絡病治法，非見血投涼，即見血補陰，無怪乎愈治愈窮也。大凡血症之脈，左脈堅搏，治在下焦血分，右堅搏，治在上焦氣分。茲左手脈浮取弦，沉取洪大而數，重按即芤。前曾痰有氣味，現在痰挾瘀滯黑色，唇舌皓白，其爲肝經絡瘀挾痰飲，咳血無疑，勢已憊極，勉與宣絡止血，兼之兩和肝胃，以逐痰定咳。此方未服。

新絳紗三錢　旋覆花三錢　歸鬚錢半　桃仁泥三錢　半夏三錢　廣皮炭二錢　蘇子霜一錢　降香末錢半　廣鬱金二錢

煮兩茶杯，分四次服，二帖。

四月初三日，血家左手脈堅搏，治在下焦血分，此症先因肝絡瘀滯，以致血不歸經，日久不治，由陰經損及陽氣，自汗溺變痿弱，陽虛也。左脈洪數而芤，陰傷也。

如是陰陽兩傷之極，而瘀滯仍然未淨，通絡則虛急，補虛又絡滯，兩難措手，不得已用新絳一方，緩通其絡，其補藥則用陰陽兩攝法，聊盡人力而已。從此服起。

遼參一錢　麥冬四錢連心　海參二錢　五味子一錢　沙苑蒺藜三錢　茯神五錢　枸杞子三錢　龜板五錢　牡蠣六錢

初四日，病起於脇痛，瘀血致壅，久咳成勞，至骨痿不能起床，仍有瘀滯不化之象，且痰有臭味，即係肝着成癰。前日脈雖芤大而澀，昨日大見瘀血後，今日則純然芤矣，豈非瘀血之明徵乎。若一味貪補，斷難再起，兼之宣絡，萬一得甦，妄誕之診，高明酌之。

新絳紗三錢　旋覆花二錢　歸橫鬚八分　半夏錢半　廣皮炭一錢　桃仁泥三錢　丹皮炭五錢

此方《金匱》載在婦人虛勞門，有識其悟之，上半日服此方完，下半日服前補方。

初五日，痰中臭味太甚，黑痰未淨，是活絡之方不能除，脈芤自汗甚，是補攝之方又不可緩，痰稀純白，內有支飲，於補方中去牡蠣、海參鹹味之凝飲者，此症極虛極實，時人但知其虛，而不知其實，所以日誤一日，以致於此，治實凝虛，治虛凝實，焉望成功。一通一補，俱每日照前服法未改。

初七日，脈較前斂戢，於新絳方內半夏加錢半，作三錢，餘仍舊，服法亦如之。

初八日，今日左尺脈獨大，加封固腎氣法，餘有原案二方，每日間服如前。

人參一錢　炙龜板八錢　蓮子五錢　炙甘草三錢　製五味一錢　杞子三錢　炒黑沙蒺藜二錢　左牡蠣六錢　雲茯苓五錢　麥冬三錢連心　炒白芍三錢

初十日，於前方內加遼參五分作錢半，又加海參一條，淡蓯蓉三錢，四帖，餘悉如前。

十三日，仍照前服，每日間服一通一補方。

十七日，左脈空大未斂，精神較前雖好，猶宜收攝下焦，於前方內去龜板、五味子、白芍、海參、蓯蓉，餘如舊間服法，煮好去渣，再上火煎成二杯，分二次服。

同日，痰色猶不能清白，氣味亦不淨，仍須宣絡。

新絳紗三錢　旋覆花二錢　半夏五錢薑製　廣皮炭錢半　廣鬱金錢半　當歸鬚一錢

上半日服。四帖。

二十一日，脈少斂，通補二方間服如前，四帖。

二十四日，痰濁未變，脈象少斂，午後微熱不寐，飲食由漸而加，不可太過不及。

人參錢半　蓮肉五錢連心皮　炙甘草三錢　枸杞三錢炒黑　沙蒺藜三錢　雲茯苓五錢　左牡蠣五錢　麥冬三錢連心　熟五味子一錢　炒棗仁三錢　海參二條洗去砂　大淡菜三錢

午後服此。

又方

新絳紗二錢　旋覆花二錢　半夏三錢薑製　廣鬱金二錢　歸鬚一錢　桃仁泥二錢　廣陳皮八分　香附二錢

煮兩小茶杯，午前服。

初九日，復診，於補方去牡蠣、五味子，餘仍二方間服如前。

十三日，痰已漸清，肝亦漸平，精神漸旺，擬去搜逐而補中，與外臺茯苓飲意。專用一方。

雲茯苓塊六錢　人參二錢　香附三錢　生於朮五錢　炙甘草二錢　半夏五錢　生苡仁五錢　小枳實二錢

《謙益齋外科醫案・肝癰》李　肝癰潰久，肋骨傷損，不易完功，擬以內托。

生地　當歸　白芍　丹皮　茯苓　炙草　陳皮　山藥　陸　痰氣交阻，血滯肝絡，肝脈成癰，外潰兩月，肉腐色紫，胸背骨脹，內熱咳嗽，氣短脈數。肝肺兩傷，營陰大損，勢入損門，難以言治。

沙參　石斛　杏仁　麥冬　丹皮　茯苓　蔞皮　山藥

陳　嗔怒動肝，寒熱旬日，左脇板痛，難以轉側，此絡脈瘀痹，防其釀癰外潰。

歸鬚　桃仁　鬱金　丹皮　川楝子　山梔　青皮

孫　虛體着邪，留戀不化，肺氣失清肅之令，胃津泛游溢之權，欬逆痰粘，納少，季脇腫痛，邪熱逗留入絡矣，脈來弱而速，弱爲陰不足，數爲陽有餘，瘦人最有液涸之慮，戚先生同議益氣生津，氣壯則邪自卻，津充則熱自除，惟日暮寒熱，痛處加疼，乃成膿之象，旦晚未易奏功。

人參　炒黃川貝　茯苓　川斛　炙草　麥冬　丹皮　橘紅

二診　病後餘邪留絡，而爲遺毒，昨議津氣兼顧，諸恙仍然，右脇腫痛，其勢更甚，此將潰必然之勢，膿泄自可向安。惟納穀無多，咯痰不已，後天生氣不振，最易成瘵，考古化痰理嗽諸方，難施於胃虛少納之體，潰後安穀則昌，茲先和養胃氣。

人參　石斛　麥冬　橘紅　茯苓　炙草　半夏　穀芽　砂仁

三診　久嗽不得左卧，瘍潰以來，日暮猶然潮熱，胸痞不舒，胃氣未爲醒豁，肺陰日漸耗傷，刻下火令盛行，再怕煆煉辛金，而成痿症。經云：諸痿喘嘔，皆屬於肺，諸氣憤鬱不開，必致津虧液涸而後已，用喻西昌清燥法，意在生胃津以供肺，亦《內經》虛而補其母之義。

清燥救肺湯去石羔

四診　服甘涼之劑頗合，可與甘緩柔方。

炙甘草湯去薑桂

範　右脇腫痛已久，咳嗽痰粘，脈左滑數，右微細，是痰飲阻絡，瘀久不散，亦有成膿之慮，從利痰肅肺。

旋覆花　海石　桔梗　白芥子　半夏　杏仁　絲瓜絡　蛤殼　枇杷葉

二診　從前法加減。

紫苑　桑皮　杏仁　川貝　橘紅　甘草　茯苓　枇杷葉

三診　膿水不爽，咳不利，肺之氣化未宣，營衛未和，仍從清肅。

杏仁　川貝　橘紅　首烏　當歸　枇杷葉

《馬培之醫案・肝癰》　肝癰，背肋腫病一月，邇來咳嗽，氣急，痰腥，肢冷汗多，或作蛻熱，脈虛細。症勢極重，礙方以望轉機。

首爲　半夏　茯苓　北沙參　杏仁　蕪仁　粉蛤　麥冬　川貝　橘紅　梨

肝氣夾痰凝結於絡，左肋結硬漫腫，勢成肋癰，發熱，胸痞不舒。宜疏肝化痰，解鬱。

生首烏　香附　赤芍　半夏　僵蠶　新絳　枳殼　澤蘭　茯苓　青皮　鬱金　葱管

肋癰硬痛，發熱，胸脘阻隔，半月未得更衣，宜疏肝和胃兼以通幽。

廣鬱金　蕪仁　枳殼　赤芍　旋覆花　山梔　藕根　桃仁　通草　青皮　半夏麴　佛手　荸薺

肋癰即肝癰也，乃痰氣血滯於肝絡，肝脹成癰，外潰，兩月肉腐外紫，胸背骨脹，內熱，咳嗽，短氣，脈數。肝肺兩傷，榮陰大損，勢入損門，姑擬清養。

北沙參　杏仁　丹皮　淮藥　大貝　川石斛　麥冬　蕪仁　茯苓　藕　枇杷葉

肋癰潰久，肋骨傷損，不易完功，宜內托。

生地　當歸　白芍　淮藥　粉甘草　茯苓　玉竹　料豆　陳皮　象牙屑　紅棗

《王旭高醫案・外瘍》　張　怒則肝氣逆而血菀於上，章門結塊硬痛，寒熱脈數，小便短少。症屬肝癰，防其內潰，咳吐膿血而劇。

紫苑　鬱金　新絳　柴胡　天花粉　桃仁　旋復花　當歸　川山甲　忍冬藤　降香　青葱管

內科總部

黃疸部

題解

《素問・平人氣象論》溺黃赤，安卧者，黃疸。已食如飢者，胃疸。【略】目黃者，曰黃疸。

《說文・疒部》疸，黃病也。從疒，旦聲。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急黃候》脾胃有熱，穀氣鬱蒸，因爲熱毒所加，故卒然發黃，心滿氣喘，命在頃刻，故云急黃也。有得病即身體面目發黃者，有初不知是黃，死後乃身面黃者。其候，得病但發熱心戰者，是急黃也。

《赤水玄珠・疸門》夫疸者，謂濕與熱鬱蒸於脾，面目肢體爲之發黃是也。疸之名有五：一曰黃汗者，身體俱腫，汗出不渴，其汗能染衣，黃如蘗汁，此由脾胃有熱，汗出爲風所閉，熱結於中，其汗黃也。二曰黃疸，食已即飢，遍身俱黃，但欲卧，小便瀝黃，憎寒壯熱，此酒麵熇炙蘊熱瘀滯而得也。三曰穀疸，食畢即頭眩，心中怫鬱不安，遍身發黃，此脾胃有熱，因大飢過食，有傷胃氣所致也。四曰酒疸，身目俱黃，心中懊痛，足脛滿，小便黃，面發赤斑，此由飢中飲酒大醉，當風入水所致也。五曰女勞疸，大勞淫慾，大熱交接，衽席未幾，遽就浴室，以致發熱惡寒，小腹滿急而身目俱黃也。五者之證雖不同，而其爲黃則一也。原其所自，未有不由濕熱而致者也。濕也，熱也，而豈無輕重之別乎？濕氣勝，則如薰黃而晦；熱氣勝，則如橘黃而明。蓋脾主肌肉，土色本黃，濕熱內蒸，或重或輕，自然見於外矣。

《症因脈治・黃疸論》黃疸者，身目皆黃，色如橘皮。濕氣勝則黃而晦，熱氣勝則黃而明，故爪甲皮膚悉見黃色，即是黃疸。若汗出染衣，色如柏汁，名曰黃汗。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疸病死證》天行疫癘發黃，名曰瘟黃，死人最暴也。

論說

《素問・五藏生成》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鷄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

《素問・通評虛實論》黃帝曰：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

《素問・刺熱》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

《靈樞・經脈》脾足太陰之脈，【略】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閉，黃疸，不能卧，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不用。【略】

腎足少陰之脈，【略】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心痛，黃疸，腸澼，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熱而痛。

《靈樞・論疾診尺》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爲久痹，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寒熱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卧，小便黃赤，脈小而澀者，不嗜食。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癉，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陽明病，面合色赤，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者，小便不利也。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一作溫。在里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

《中藏經・論脾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黃疸，飲食不爲肌膚，氣滿脹而喘不定也。

《脈經・脾足太陰經病症》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

久不愈，病四肢不收，黃瘅，食飲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也？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適以冬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因留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得之。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黃病候》 黃病者，一身盡疼，發熱，面色洞黃。七八日後，壯熱在裏，有血當下之法如狚肝狀。其人少腹內急。若其人眼睛澀疼，鼻骨疼，兩膊及項強，腰背急，即是患黃。多大便澀，但令得小便快，即不慮死。不用大便多，多即心腹脹不存。此由寒濕在表，則熱畜於脾胃，腠理不開，瘀熱於宿穀相搏，煩鬱不得消，則大小便不通，故身體面目皆變黃色。

凡黃候，其寸口近掌無脈，口鼻冷氣，并不可治也。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急黃候》 脾胃有熱，穀氣鬱蒸，因爲熱毒所加，故卒然發黃，心滿氣喘，命在頃刻，故云急黃也。有得病即身體面目發黃者，有初不知是黃，死後乃身面黃者。其候，得病但發熱心戰者，是急黃也。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黃汗候》 黃汗之爲病，身體洪腫，發熱，汗出不渴，狀如風水，汗染衣，色正黃如檗汁，其脈自沉。此由脾胃有熱，汗出而入水中浴，若水入汗孔中，得成黃汗也。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犯黃候》 有得黃病已差，而將息失宜，飲食過度，犯觸禁忌，致病發胃，名爲犯黃候。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勞黃候》 脾臟中風，風與瘀熱相搏，故令身體發黃。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發，膀胱急，四肢煩，小便自利，名爲勞黃。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腦黃候》 熱邪在骨髓，而腦爲髓海，故熱氣從骨髓流入於腦，則身體發黃，頭腦痛，眉疼，名爲腦黃候。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陰黃候》 陽氣伏，陰氣盛，熱毒加之，故但身面色黃，頭痛而不發熱，名爲陰黃。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內黃候》 熱毒氣在脾胃，與穀氣相搏，熱蒸在內，不得宣散，先心腹脹滿氣急，然後身面悉黃，名爲內黃。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行黃候》 瘀熱在脾臟，但肉微黃而身不甚熱，其人頭痛心煩，不廢行立，名爲行黃。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癖黃候》 氣水飲停滯結聚成癖。因熱氣相搏，則鬱蒸不散，故脇下滿痛而身發黃，名爲癖黃。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噤黃候》 心脾二臟有瘀熱所爲。心主於舌，脾之絡脈出於舌下。若身面發黃，舌下大脈起青黑色，舌噤強，不能語，名爲噤黃也。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五色黃候》 凡人著黃，五種黃皆同。其人至困，冥漠不知東西者，看其左手脈，名手肝脈，兩筋中，其脈如有如無。又看近手屈肘前臂上，當有三歧脈，中央者，名爲手肝脈，兩廂者，名歧脈。看時若肝脈全無，兩廂壞，其人十死一生，難可救濟。若中央脈近掌三指道有如不絕，其人必不死。脈經三日，漸徹至手掌，必得汗，汗罷必愈。婦人患黃，看右手脈。

其人身熱，眼青黃，視其瞳子青，脈亦青，面色青者是，其由脾移熱於肝，肝色青也。其人身熱而發黃赤，視其眼赤，高視，心腹脹滿，脈赤便是，此由脾移熱於心。心色赤，故其人身熱而發赤黃，不可治，治之難差。其人身熱發黃白，視其舌下白垢生者是，此由脾移熱於肺，肺色白也。其人身熱發黑黃，視其唇黑眼黃，舌下脈黑者是，此由脾移熱於腎，腎色黑也，故其身熱而發黃也。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風黃候》 凡人先患風濕，復遇冷氣相搏，則舉身疼痛，發熱而體黃也。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因黃發血候》 此由脾胃大熱，熱傷於心，心主於血，熱氣盛，故發黃而動血，故因名爲發血。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因黃發痢候》 此由瘀熱在於脾胃，因而發黃，挾毒即下痢，故名爲發痢。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因黃發痔候》 此病由熱傷於心，心主血，熱盛則血隨大便而下，名爲血痔。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因黃發癖候》 夫黃病皆是大熱所爲，熱盛之時，必服冷藥，冷藥多則動舊癖。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因黃發病後小便澀兼石淋候》 黃病後，小便澀，兼石淋，發黃疸，此皆由蓄熱所爲。熱流小腸，小便澀少而痛，下物如沙石也。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因黃發吐候》 黃病吐下之後，胃氣虛冷，其

人宿病有寒飲，故發吐。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黃疸候》 黃疸之病，此由酒食過度，腑臟不和，水穀相幷，積於脾胃，復爲風濕所搏，瘀結不散，熱氣鬱蒸，故食已如飢，令身體面目爪甲及小便盡黃，而欲安卧。

若身體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必寒熱身痛。面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

疸而渴者，其病難治；疸而不渴，其病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微熱。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酒疸候》 夫虛勞之人，或飲酒多，進穀少者，則胃內生熱。因大醉當風入水，則身目發黃，心中懊痛，足脛滿，小便黃，面發赤斑。若下之，久久變爲黑疸，面目黑，心中如啖蒜齏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故知之。

酒疸，心中熱，欲嘔者，當吐之則愈。其小便不利，其候當心中熱，足不熱，是其證明也。

若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先吐之，沉弦，先下之。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穀疸候》 穀疸之狀，寒熱不食，食畢頭眩，心忪怫鬱不安而發黃，由失飢大食，胃氣衝熏所致。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者，必小便難，此欲爲穀疸。雖下之，其腹必滿，其脈遲故也。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女勞疸候》 女勞疸之狀，身目皆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難。由大勞大熱而交接，交接竟入水所致也。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黑疸候》 黑疸之狀，苦小腹滿，身體盡黃，額上反黑，足下熱，大便黑是也。夫黃疸、酒疸、女勞疸，久久多變爲黑疸。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九疸候》 夫九疸者，一曰胃疸，二曰心疸，三曰腎疸，四曰腸疸，五曰膏疸，六曰舌疸，七曰體疸，八曰肉疸，九曰肝疸。凡諸疸病，皆由飲食過度，醉酒勞傷，脾胃有瘀熱所致。其病，身面皆發黃，但立名不同耳。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胞疸候》 胞疸之病，小腸有熱，流於胞內，故大小便皆如檗汁，此爲胞疸。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風黃疸候》 夫風濕在於腑臟，與熱氣相搏，便發於黃，即小便或赤或白，好卧而心振，面虛黑，名爲風黃疸。

《諸病源候論・黃病諸候・濕疸候》 濕疸病者，脾胃有熱，與濕氣相搏，故病苦身體疼，面目黃，小便不利，此爲濕疸。

《全生指迷方・疸病》 論曰：黃疸之病，皆屬於脾，脾屬土而色黃，惡濕，濕勝則土氣不行而鬱，故發則眞色見。蓋黃疸本得之濕，瘀熱在裏，濕熱相搏，身必發黃。若先有留熱，而後爲濕氣所加，則熱多而濕少，治之先導其熱。若先爲濕氣所乘，而後有熱，則濕多而熱少，治之先去其濕，去其濕，則熱從而去。亦有因冷痞結，陰加於陽，上下氣不通，而脾氣不行，則陰氣鬱而生濕，其狀胸中痞，嘔逆，時惡寒，當先除痞，利其小便，則濕自去，脈洪大，大便利加渴者死。

《傷寒明理論・發黃》 傷寒發黃，何以明之？經曰：濕熱相交，民當病癉，癉者黃也，單陽而無陰者也。傷寒至於發黃，爲疾之甚也。濕也，熱也，甚者則發黃。內熱已盛，復被火者，亦發黃也。邪風被火熱兩陽相熏灼，其身必發黃。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是由內有熱而被火致發黃者也。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必發黃，是由陽明熱盛致發黃者也。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是由寒濕致發黃者也。濕亦令黃也，熱亦令黃也，其能辨之乎？二者非止根本有異，而色澤亦自不同。濕家之黃也，身黃如似熏黃，雖黃而色暗不明也。至於熱盛之黃也，必身黃如橘子色，甚者勃勃出染着衣，正黃如檗是其正黃色也。由是觀之，濕之與熱豈不異哉？大抵黃家屬太陰，太陰者脾之經也，脾者土，黃土色也。脾經爲濕熱蒸之則色見於外，必發身黃。經曰：傷寒脈浮緩，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者是矣。熱雖內盛，若已自汗出，小便利者，則不能發黃必也。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黃家爲熱盛，而治法亦自有殊。傷寒八九日，身如橘子色，小便不利，少腹滿者，茵陳蒿湯主之，此欲泄滌其熱也。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此欲解散其熱也。此數者泄滌解散乃爲之不同，亦皆析火徹熱之劑也。一或身黃脈沉結，少腹鞕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爲畜血在下焦使之黃也，必須抵當湯下之而愈。黃家既是病之已極，是以有不治之者多矣，非止寸口近掌無

脈，鼻氣出冷，爲不治之疾。又若形體如烟熏，直視搖頭者，是爲心絕。環口黧黑，柔汗發黃，是爲脾絕。皆不治之診，醫者更詳視之。

《景岳全書·雜證謨·黃疸》 經義

《經脈篇》曰：腎所生病爲黃疸。

《玉機眞藏論》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弗治，肝傳之脾，病曰脾風，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黃。

《平人氣象論》曰：溺黃赤，安卧者，黃疸。已食如飢者，胃疸。目黃者曰黃疸。

《論疾診尺篇》曰：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卧，小便黃赤，脈小而澀者，不嗜食。賓按：此二條，凡已食如飢者，即陽黃之證；安卧，脈小，不嗜食者，即陰黃之證也。

《通評虛實論》曰：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

論證

黃疸一證，古人多言爲濕熱，及有五疸之分者，皆未足以盡之，而不知黃之大要有四：曰陽黃，曰陰黃，曰表邪發黃，曰膽黃也，知此四者，則黃疸之證，無餘義矣。丹溪曰：疸不必分五種，同是濕熱，如鹽麵相似。豈果皆如鹽麵，悉可謂之濕熱耶？弗足憑也，愚列如左。

一、陽黃證，因濕多成熱，熱則生黃，此即所謂濕熱證也。然其證必有身熱，有煩渴，或躁擾不寧，或消穀善飢，或小水熱痛赤澀，或大便秘結，其脈必洪滑有力。此證不拘表裏，或風濕外感，或酒食內傷，皆能致之。但察其元氣尚強，脾胃無損而濕熱果盛者，直宜清火邪，利小便，濕熱去而黃自退。治此者本無難也。

一、陰黃證，則全非濕熱，而總由血氣之敗，蓋氣不生血，所以血敗，血不華色，所以色敗。凡病黃疸，而絕無陽證陽脈者，便是陰黃。陰黃之病，何以致然？蓋必以七情傷臟，或勞倦傷形，因致中氣大傷，脾不化血，故脾土之色，自見於外。其爲病也，必喜靜而惡動，喜暗而畏明，凡神思困倦，言語輕微，或怔忡眩暈，畏寒少食，四肢無力，或大便不實，小水如膏，及脈息無力等證，悉皆陽虛之候。此與濕熱發黃者，反如冰炭，使非速救元氣，大補脾腎，則終無復元之理。且此證最多，若或但見色黃，不察脈證，遂云黃疸同是濕熱，而治以茵陳、梔子瀉火利水等劑，則無有不隨藥而斃者。

一、表邪發黃，即傷寒證也。凡傷寒汗不能透，而風濕在表者，有黃證；或表邪不解，自表傳裏，而濕熱鬱於陽明者，亦有黃證。表邪未解者，必發熱身痛，脈浮少汗，宜從汗散；濕熱內鬱者，必煩熱，脈緩滑，多汗，宜從分消清利。若陽明實邪內鬱，而痞結脹滿者，宜先下之，然後清其餘熱，則自無不愈。

一、膽黃證，凡大驚大恐，及鬪毆傷者皆有之。嘗見有虎狼之驚，突然喪膽而病黃者，其病則驟；有酷吏之遭，或禍害之慮，恐怖不已而病黃者，其病則徐。如南北朝齊永明十一年，有太學生魏準者，因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爲膽破，即此之類，又嘗見有鬪毆之後，日漸病黃者，因傷膽而然，其證則無火無濕，其人則昏沉困倦，其色則正黃如染。凡此數證，皆因傷膽，蓋膽傷則膽氣敗而膽液泄，故爲此證。經曰：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義猶此也。且膽附於肝，主少陽春生之氣，有生則生，無生則死，故經曰：凡十一臟，皆取決於膽者，正以膽中生氣，爲萬化之元也。若此諸證，皆以膽傷，膽傷則生氣敗，生氣既敗，其能生乎？所以凡患此者，多致不救。然當察其傷之微甚，速救其本，猶可挽回，煉石補天之權，則操之醫之明者。

一、黃疸大法，古有五疸之辨，曰黃汗，曰黃疸，曰穀疸，曰酒疸，曰女勞疸。總之，汗出染衣，色如檗汁者，曰黃汗；身面眼目黃如金色，小便黃而無汗者，曰黃疸；因飲食傷脾而得者，曰穀疸；因酒後傷濕而得者，曰酒疸；因色慾傷陰而得者，曰女勞疸。雖其名目如此，然總不出陰陽二證，大多陽證多實，陰證多虛，虛實弗失，得其要矣。

一、黃疸難治證：凡寸口無脈，鼻出冷汗，腹膨，形如烟薰，搖頭直視，環口黎黑，油汗發黃，久之變黑者，皆難治。

《醫門法律·黃癉門》 經言：溺黃赤，安卧者，癉病。溺黃赤者，熱之徵也，安靜嗜卧者，濕之徵也。所以有開鬼門，潔淨府之法。開鬼門者，從汗而泄其熱於肌表也。潔淨府者，從下而泄其濕於小便也。此特辨名定治之大端，而精微要渺，惟《金匱》有獨昭焉。要知外感發黃一證，《傷寒陽明篇》中已悉。《金匱》雖舉外感內傷諸黃，一一發其底蘊，其所重尤在內傷，茲特詳加表章爲後學法程焉。

《金匱》論外感熱鬱於內，而發黃之證云：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爲風，緩則爲痹，痹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其義取傷寒風濕相搏之變證爲言，見風性雖善行，纔與濕相合，其風即痹而不行，但鬱爲瘀熱而已。及鬱之之極，風性乃發，風發遂挾其瘀熱以行於四肢，而四肢爲之苦煩，顯其風淫末疾之象。挾其瘀熱以行於肌膚，而肌膚爲之色黃，顯其濕淫外漬之象。其脈以因風生熱故浮，因濕成痹故緩。此而行《內經》開鬼門，潔淨府之法。俾風挾之熱從肌表出，濕蒸之黃從小便出，而表裏分消，爲有據也。

《金匱》重出傷寒陽明病不解，後成穀癉一證云：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癉。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此因外感陽明，胃中之餘熱未除，故食難用飽，飽則食復生熱，兩熱相合而發煩頭眩，小便難，腹滿，勢所必至。在陽明證本當下，陽明而至腹滿，尤當急下。獨此一證，下之腹滿必如故，非但無益，反增困耳。以其脈遲而胃氣空虛，津液不充，其滿不過虛熱內壅，非結熱當下之比。【略】

《金匱》又云：趺陽脈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即消穀，緊則爲寒，食即爲滿。尺脈浮爲傷腎，趺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癉。此論內傷發黃，直是開天闢地未有之奇。東垣《脾胃論》彷彿什一，後世樂宗，《金匱》奧義，置之不講，殊可概也，請細陳之。人身脾胃居於中土，脾之土，體陰而用則陽，胃之土，體陽而用則陰，兩者和同，則不剛不柔。胃納穀食，脾行穀氣，通調水道，灌注百脈，相得益彰，其用大矣。惟七情、飢飽、房勞過於內傷，致令脾胃之陰陽，不相協和，胃偏於陽，無脾陰和之，如造化之有夏無冬，獨聚其熱而消穀，脾偏於陰，無胃陽以和之，如造化之有冬無夏，獨聚其寒而腹滿。其人趺陽之脈緊寒數熱，必有明徵，診其或緊或數，而知脾胃分主其病。診其緊而且數，而知脾胃合受其病，法云精矣。然更有精焉，診其兩尺脈浮，又知並傷其腎。夫腎脈本沉也，胡以反浮，蓋腎藏精者也，而精生於穀，脾不運胃中穀氣入腎，則精無裨而腎傷，故沉脈反浮也。知尺脈浮爲傷腎，則知趺陽脈緊，即爲傷脾，然緊乃肝脈，正仲景所謂緊乃弦狀。若弓弦之義，脾脈舒緩，受肝木之尅賊則變緊，肝之風氣，乘脾聚之寒氣，兩相搏激，食穀即眩，是穀入不能長氣於胃陽，而反動風於脾陰。即胃之聚其熱而消穀者，亦不過蒸爲腐敗之濁氣，而非精華之清氣矣。濁氣繇胃熱而下，流入膀胱，則膀胱受其熱，氣化不行，小便不通，一身盡黃。濁氣繇脾寒而下流入腎，則腎被其寒，而尅賊之餘，其腹必滿矣。究竟穀癉由胃熱傷其膀胱者多，由脾寒傷其腎者，十中二三耳。若飲食傷脾，加以房勞傷腎，其證必腹滿而難治矣。仲景於女勞癉下，重申其義，曰：腹如水狀不治。豈不深切著明乎。

女勞癉額上黑，謂身黃加以額黑也。黑爲北方陰晦之色，乃加於南方離明之位，此必先有胃熱脾寒之濁氣下流入腎，益以女勞無度，而後成之，其繇來自非一日。《肘後》謂因交接入水所致，或有所驗。然火炎薪燼，額色轉黑，雖不入水，其能免乎？故脾中之濁氣下趨入腎，水土互顯之色，但於黃中見黑滯耳。若相火從水中上炎，而合於心之君火，其勢燎原，煙燄之色，先透於額，乃至微汗亦隨火而出於額，心之液且外亡矣。手足心熱，內傷皆然。日暮陽明用事，陽明主闔，收斂一身之濕熱，疾趨而下，膀胱因而告急。其小便自利，大便黑，時溏，又是膀胱畜血之驗。腹如水狀，實非水也，正指畜血而言也，故不治。

酒癉，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酒爲濕熱之最，氣歸於心肺，味歸於脾胃，久積之熱，不下行而上觸，則生懊憹，痞塞中焦，則不能食，其濕熱之氣，不下行而上觸則爲嘔，嘔則勢轉橫逆，遍漬周身也。《傷寒論》謂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是知熱甚於內者，皆足致此，非獨酒矣。

《金匱》治酒癉，用或吐或下之法。云：酒黃癉，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又云：或酒無熱，清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煤。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又云：心中熱，欲嘔者，吐之愈。又云：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又云：下之久久爲黑癉。言雖錯出，義實一貫。蓋酒之積熱入膀胱，則氣化不行，必小便不利。積於上焦，則心中熱，積於下焦則足下熱。其無心中、足下熱者，則清言了了而神不昏，但見腹滿、欲吐、鼻燥三證，可知其膈上與腹中陰陽交病，須分先後治之，當辨脈之浮沉，以定吐下之先後。脈浮病在膈上，陽分居多，先吐上焦，而後治其中滿。脈沉弦病在腹中，陰分居多，先下其中滿，而後治其上焦。若但心中熱，欲嘔，則病全在上焦，吐之即愈，何取下爲哉？其酒熱內結，心神昏亂，而作懊憹，及痛楚者，則不可不下。但下法乃刼病之法，不可久用，久久下之，必

脾肺之陽氣盡傷，不能統領其陰血，其血有日趨於敗，而變黑耳。曾謂下法可瀆用乎，仲景於一酒瘅，臚列先後次第，以盡其治，其精而且詳若此。

酒瘅之黑與女勞瘅之黑，殊不相同。女勞瘅之黑，爲腎氣所發，酒瘅之黑，乃榮血腐敗之色。榮者，水穀之精氣，爲濕熱所瘀而不行，其光華之色，轉爲晦黯，心胸嘈雜，如噉蒜齏狀，其芳甘之味，變爲酸辣。乃至肌膚抓之不仁，大便正黑，脈見浮弱。皆肺金節治之氣不行而血瘀也。必復肺中清肅之氣，乃可驅榮中瘀濁之血，較女勞瘅之難治，特一間耳。方書但用白朮湯，理脾氣解酒熱以言治，抑何庸陋之甚耶？

黃瘅繇於火土之熱濕，若合於手陽明之燥金，則熱、濕、燥三氣相搏成黃。其人必渴而飲水，有此則去濕熱藥中，必加潤燥，乃得三焦氣化行，津液通，渴解而黃退。渴不解者，燥有未除耳。然非死候也，何又云瘅而渴者難治？則更慮其下泉之竭，不獨云在中之津液矣。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疸證總括》 面目身黃欲安卧，小便渾黃疸病成。已食如飢飽煩眩，胃疸穀疸酒疸名。女勞額黑少腹急，小便自利審瘀生，黃汗微腫皆濕熱，陰黃重痛厥如冰。

注：面目身黃但欲安卧，小便黃渾，此黃疸病已成也。如已食如飢，食難用飽，飽則心煩頭眩，此欲作胃疸。胃疸者，即穀疸也，若已見黃色，疸已成矣。得之於胃有濕熱，大飢過食也。酒疸者，得之於飲酒無度，而發是病也。女勞疸者，疸而額黑，少腹急，小便自利，得之於大勞大熱與女交接也。瘀血發黃亦少腹急，小便自利，但不額黑耳。【略】黃汗者，汗出黃色染衣，面目微腫，得之於素有濕熱，汗出入水浴之也。此皆濕熱而成，惟陰黃則屬濕寒。陰黃者，身重而痛，厥冷如冰。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疸病死證》 疸過十日而反劇，色若烟熏目暗青，喘滿渴煩如啖蒜，面黧汗冷及天行。

注：仲景曰：黃疸之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宜瘥，反劇爲難治也。色若烟熏，目神暗青，陽黃死證也。喘滿渴煩不已，心胸如啖蒜刺痛，黃毒入腹，死證也。面色黧黑，冷汗槭槭，陰黃死證也。天行疫癘發黃，名曰瘟黃，死人最暴也。

《雜證會心録・黃疸》 發黃一症，有內傷陰陽之不同，外感傷寒時疫之各別。傷寒期十八日而始痊，時疫待陽明解而熱退。內傷之陽黃，熱濕鬱在胃也，而其原本於腎虛。古人雖分有五疸之名，而要不外於脾腎。蓋脾氣旺則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何熱鬱而生濕之有？腎氣壯則火能生脾土，而中州運行，何寒蓄而生濕之有？縱實體而受濕熱，雖進清利之品在先，亦必培土之味在後，而始收功也。余嘗治陽黃之症，大補脾陰之中，少加茵陳、梔子；治陰黃之症，大補腎元之中，重加參、朮，炙者，莫不應手取效。不然，徒知濕之可利，熱之可清，攻伐多進，脾元敗而腎元虧，中滿之症變，雖長沙復起，亦無如之何矣。又有疫病發黃，邪熱在陽明，脈數發熱，口渴引飲，大便秘結，小便赤澀，宜陳皮、扁豆、穀芽、神麯、黑豆、甘草、石斛、麥冬、赤茯苓、何首烏、車前子、鮮黃土之屬，解疫毒而救脾胃，俾邪從陽明解而出表爲順也。若其人平日脾胃素虛，雖邪熱在陽明，而脈細無力，人倦少神，冷汗自出，大便不實，小便黃赤，急宜參、朮、歸、地，脾腎兩救，庶不致內傳厥、少，而有虛脫之險也。倘黃未退而瘀血先下，此陰絡已傷，土氣已壞，雖重進參、朮，萬無生理者矣。蓋外感之黃，熱解而黃自消。內傷之黃，元回而黃始退。且外發體實者，投清涼可愈。內發元虧者，非補益不痊。經曰：中央黃色，入通於脾，如陰黃腎中元虧，胃氣不升，中央之地，失健運之常，脾之眞色盡現於外。欲求其黃如羅裹雄黃也，不亦難哉。彼黃疸輩，兩目如金，久久不退，一以濕熱由此而現，一以眞色，由此而泄。陽明主宗筋，諸脈皆屬於目，而上走空竅也。外此胃脘久痛，變爲黃疸，此乃脾胃大虧，非內挾瘀血，即中藏痰飲。虛熱者救脾陰爲急，虛寒者救胃陽爲先，庶不致有脹滿之患矣。

《王旭高臨證醫案・黃疸門》 仁淵曰：黃疸亦濕熱鬱遏之病，與伏暑、瘧疾同一來路。古人謂如盦醬，濕熱壅遏不洩所致，但有陰黃、陽黃、女勞、穀、酒之分。同是濕熱，陽黃則黃色鮮明，脈大口渴，其證多實，治如茵陳五苓、平胃、梔子柏皮等，甚則茵陳、大黃之類，開化中宮，分泄濕熱，從小便而出，其黃自退。陰黃則脾腎陽氣素虛，不能分化其邪，黃色暗晦，脈細皮寒，口不渴。分化濕熱，宜佐通陽理脾，如茵陳五苓，佐理中、眞武之類。穀疸則食傷脾胃，酒疸則酒傷肺脾，皆濕熱阻而不化，各有所主。女勞、黑疸，最爲難治。乃內伏濕邪，更傷女勞而得。腎精大傷，根本已壞，濕熱之邪深伏厥少，正氣不能勝任故也。又有虛黃一證，並非黃疸，乃中虛木勝，土色發見於外，其黃色淡白，小便不變，脈弱口淡，能食而無力，俗名懶黃，乃勞倦內

傷之症，宜崇土疏木，調補中氣，如補中益氣之類。諸黃證雖以分洩濕熱爲主，尤須察其陰陽虛實，有無兼證而調之，始爲盡善。

綜述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身證諦也，抵當湯主之。六十五。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 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爲瘀熱在里，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傷寒身黃發熱，梔子柏皮湯主之。

傷寒瘀熱在里，身必黃，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主之。

《傷寒論・辨可下病脈證并治》 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以瘀熱在里，身必發黃，宜下之，以茵陳蒿湯。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屬茵陳蒿湯。

《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并治》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爲風，緩則爲痹。痹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

趺陽脈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則消穀，緊則爲寒，食即爲滿。尺脈浮爲傷腎，趺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即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

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夫病酒黃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

酒黃疸者，或無熱，請言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酒疸，心中熱，欲嘔者，吐之愈。

酒疸下之，久久爲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虀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

師曰：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兩熱所得。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

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

腹滿，舌痿黃，燥不得睡，屬黃家。

黃疸之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極爲難治。

疸而渴者，其疸難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穀疸之爲病，寒熱不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爲穀疸。茵陳蒿湯主之。

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爲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硝石礬石散主之。

酒黃疸，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

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諸黃，豬膏髮煎主之。

黃疸病，茵陳五苓散主之。一本云：茵陳湯及五苓散并主之。

黃疸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爲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硝石湯。

黃疸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

諸黃，腹痛而嘔者，宜柴胡湯。

男子黃，小便自利，當與虛勞小建中湯。

附方

瓜蒂湯　治諸黃。

《千金》麻黃醇酒湯　治黃疸。

《中藏經・風中有五生死論》 脾風之狀：一身通黃，腹大而滿，不嗜食，四肢不收持。若手足未青而面黃者可治，不然即死。脾風宜於脾俞灸之。

《脈經・病發汗吐下以後證》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再三下之，不能多(食)，其人脇下滿，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飲水而嘔，柴胡湯復不中與也，食穀者噦。

《脈經・平黃疸寒熱瘧脈證》 凡黃候，其寸口脈近掌無脈，口鼻冷，並不可治。脈沈，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

腹滿舌痿，黃躁不得睡，屬黃家。

師曰：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發病時火劫其汗，兩熱所得。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

師曰：黃疸之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爲差，反劇爲難治。

又曰：疸而渴者，其疸難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師曰：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又男子黃，小便自利，當與小建中湯。黃疸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爲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黃蘗梔子芒消湯。

黃疸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

夫病酒黃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

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

酒黃疸者，或無熱，靖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沈弦者，先下之。

酒疸，心中熱，欲嘔者，吐之，即愈。

酒疸，黃色，心下結熱而煩。

酒疸，下之久久爲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薤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

寸口脈微而弱，微則惡寒，弱則發熱。當發不發，骨節疼痛，當煩不煩，而極汗出。趺陽脈緩而遲，胃氣反強。少陰脈微，微則傷精。陰氣寒冷，少陰不足，穀氣反強。飽則煩滿，滿則發熱，客熱消穀，發已復飢，熱則腹滿，微則傷精，穀強則瘦，名曰穀寒熱。

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者，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師曰：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爲風，緩則爲痹。痹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

趺陽脈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則消穀。緊則爲寒，食即滿也。尺脈浮爲傷腎，趺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

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則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爲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消石礬石散主之。

《千金要方・傷寒方下・傷寒發黃》 論曰：黃有五種，有黃汗、黃疸、穀疸、酒疸、女勞疸。黃汗者，身體四肢微腫，胸滿不渴，汗出如黃蘗汁，良由大汗出，卒入水中所致。黃疸者，一身面目悉黃如橘，由暴得熱以冷水洗之，熱因留胃中，食生黃瓜熏上所致，若成黑疸者多死。穀疸者，食畢頭眩，心忪怫鬱不安而發黃，由失飢大食，胃氣衝熏所致。酒疸者，心中懊痛，足脛滿，小便黃，面發赤斑黃黑，由大醉當風入水所致。女勞疸者，身目皆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難，由大勞大熱而交接竟入水所致。但依後方治之。

黃汗之爲病，身體洪腫，發熱，汗出不渴，狀如風水，汗染衣，色正黃如蘗汁，其脈自沉，從何得之？此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

治黃汗，黃耆芍藥桂苦酒湯。

黃疸之病，疸而渴者，其病難治；疸而不渴，其病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微熱。

諸病黃疸，宜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宜桂枝加黃耆湯。

治傷寒熱出表，發黃疸，麻黃淳酒湯。

治黃疸方：

瓜蒂　赤小豆　秫米各二七枚

右三味，治下篩。病重者，取如大豆二枚，內著鼻孔中，痛縮鼻，須臾

當出黃汁，或從口中出汁升餘則愈；病輕者，如一豆，不差，間日復用。又下裏間，以筒使人極吹鼻中，無不死，大愼之。

治黃疸，大黃丸。

茵陳湯　主黃疸，身體面目盡黃。

治黃疸，身體面皆黃，三黃散。

五苓散　主黃疸，利小便。

秦椒散　主黃疸，飲少溺多。

黃疸，小便色不異，欲自利，腹滿而喘者，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

黃疸變成黑疸，醫所不能治者。方：

土瓜根搗汁一小升，頓服，日一頓，平朝服，至食時病從小便出。先須量病人氣力，不得多服，力衰則起不得。

治黃疸方：

取生小麥苗，搗絞取汁。飲六七合，晝夜三四飲，三四日便愈。無小麥，穬麥亦得用。

治發黃，身面眼悉黃如金色，小便如濃煮蘗汁，衆醫不能療者。方：

茵陳　梔子各二兩　黃芩　柴胡　升麻　大黃各三兩　龍膽二兩

右七味，咬咀，以水八升，煮取二升七合，分三服。若身體羸，去大黃，加梔子仁五六兩、生地黃一升。《延年秘錄》無茵陳，有梔子四兩、栝樓三兩、芒消二兩。《近效方》加枳實二兩。夫黃發已久，變作桃皮色，心下有堅，嘔逆，不下飲食，小便極赤少，四肢逆冷，脈深沉極微細遲者，不宜服此方，得下必變碗也。

治人無漸，忽然振寒發黃，皮膚黃麴塵出，小便赤少，大便時秘，氣力無異，食飲不妨，已服諸湯散，餘熱不除，久黃者，苦參散吐下之。

治發黃方：

茵陳　黃蘗　梔子　大黃各二兩　黃連二兩

右五味，咬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先服湯，後服丸。

方：

大黃五兩　茵陳　梔子各三兩　黃芩　黃蘗　黃連各二兩

右六味，末之，以蜜丸。白飲服如梧子二十丸，令得微利。

治傷寒瘀熱在裏，身體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

治傷寒七八日，內實瘀熱結，身黃如橘，小便不利，腹微脹滿，茵陳湯下之。

黃家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爲表和裏實，當下之，大黃黃蘗梔子芒消湯。

治時行病急黃，幷癉癘疫氣及痎瘧，茵陳丸。

治急黃，熱氣骨蒸，兩目赤脈。方：

大黃一兩半，末　生地黃汁，八合　芒消一兩

右三味，合和。一服五合，日二，以利爲度，不須二服。

風疸，小便或黃或白，灑灑寒熱，好卧不欲動。方：

三月生艾一束搗取汁，銅器中煎如漆。密封之大黃　黃連　凝水石　栝樓根　苦參　葶藶各六銖

右六味，末之，以艾煎和。先食服如梧子五丸，日三，可至二十丸。有熱，加苦參。渴，加栝樓。小便澀，加葶藶。小便多，加凝水石。小便白，加黃連。大便難，加大黃。

濕疸之爲病，始得之一身盡疼，發熱，面色黑黃，七八日後壯熱，熱在裏有血，當下，去之如狀肝狀，其小腹滿者，急下之。亦一身盡黃，目黃腹滿，小便不利。方：

礬石　滑石各五兩

右二味，治下篩。大麥粥汁服方寸匕，日三，當先食服之。便利如血者已，當汗出差。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爲風，緩則爲痹。痹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跗陽脈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則消穀，緊則爲寒，食則滿也。尺脈浮爲傷腎，趺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薄，食穀即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故盡黃，名曰穀疸。

治勞疸、穀疸，丸方：

苦參三兩　龍膽一兩

右二味，末之，牛膽和爲丸。先食以麥粥飲服如梧子五丸，日三，不知稍加之。

夫酒疸，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夫人病酒疸者，或無熱，靖言

了了，腹滿欲吐嘔者，宜吐之，方煎苦參散七味者是。酒疸必小便不利，其候當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夫酒疸下之，久久爲黑疸，目面黑青，心中如啖蒜齏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

治傷寒飲酒，食少飲多，痰結發黃酒疸，心中懊憹而不甚熱，或乾嘔，枳實大黃梔子豉湯。

凝水石散　治肉疸，飲少，小便多，如白汁色。此病得之從酒。

茯苓丸　治心下縱橫堅，而小便赤。是酒疸者。

半夏湯　治酒癖蔭胸，心脹滿，骨肉沉重，逆害飲食，乃至小便赤黃，此根本虛勞風冷，飲食衝心，由脾胃內痰所致。

牛膽丸　治酒疸，身黃麴塵出。

大茵陳湯　治內實熱盛發黃，黃如金色，脈浮大滑實緊數者。夫發黃多是酒客勞熱，食少，胃中熱，或溫毒內熱者，故黃如金色。

茵陳丸　治氣淋，臚脹腹大，身體面目悉黃，及酒疸短氣不得息。

黃家至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爲女勞，得之當膀胱急，小腹滿，體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臚脹而滿，如欲作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泄，此女勞疸，非水也。腹滿者難治。

治女勞疸，消石礬石散。

黃疸之爲病，日晡所發熱惡寒，小腹急，身體黃，額黑，大便溏黑，足下熱，此爲女勞。腹滿者難治。治之方：

滑石　石膏各等分

右二味，治下篩。以大麥粥汁服方寸匕，日三，小便極利則差。

《千金翼方・黃疸》 論曰：凡遇時行熱病，多必內瘀著黃。但用瓜丁散內鼻中，令黃汁出乃愈，即於後不復病黃矣。常須用心警候，病人四肢身面微似有黃氣，須用瓜丁散，不得令散漫，失候必大危矣。特忌酒麪，犯者死。

黃疸目黃不除，瓜丁散。

凡人無故忽然振寒便發黃，皮膚黃麴塵出，小便赤少，大便時開，氣力無異，食飲不妨，已服諸湯，餘熱不除，久黃者，苦參散主之。

黃疸身目皆黃，皮肉麴塵出，方：

茵陳壹把，切　梔子仁貳拾肆枚　石膏壹斤

右叁味，以水伍升，煮貳味取貳升半，去滓。以猛火燒石膏令赤，投湯中，沸定，服壹升，覆取汗，周身以粉粉之，不汗更服。【略】

茵陳湯　主時行黃疸結熱，面目四肢通黃，乾嘔，大便不通，小便赤黃似蘗汁，腹痛心煩。

大茵陳湯　主內實熱盛發黃，黃如金色，脈浮大滑實緊數者。夫發黃者，多是酒客，勞熱食少，胃中熱，或濕毒內熱者，故黃如金色。

治黃疸病五年以上不差，但是湯藥服之即差，差已還發者。

茵陳貳斤，淨擇去惡草，切之

右壹味，以水貳斗，煮取五升，空腹一服二升。日三夜一，隔日更服之，取差止，神驗。

黃疸變成黑疸，醫所不能治。方：

土瓜根擣取汁，壹升

右壹味，頓服之，病當從小便出。

黃黑等疸方：

當歸叁兩　桂心陸兩　乾棗壹拾柒枚，去核　麥門冬壹升，去心　大黃壹兩

茵陳　黃芩　黃耆壹本無　乾薑　茯苓　芍藥　黃連　石膏碎　人參　甘草炙，各貳兩

右壹拾伍味，㕮咀，以水壹斗，煮取叁升半，分四服。【略】

茵陳湯　主黃疸、酒疸身目悉黃。

《聖惠方・黃病論》 夫黃病者，一身盡疼，發熱，面色洞黃，七八日後壯熱。口裏有血，當下之，如豬肝狀，其人小腹滿急。若其人眼睛澀疼，鼻骨痛，兩膊及項強，腰背急，即是患黃也。黃病多大便澀，但令得小便快，即不慮死。不令大便多澀，澀即心脹不安，此由寒濕在表，則熱蓄於脾胃，腠理不開，瘀熱與宿穀相搏，煩鬱不得消，則大小便不通，故身體面目皆變黃色。凡黃病，其寸口近掌無脈，口鼻氣冷，並不可治也。

《聖惠方・治急黃諸方》 夫急黃者，由脾胃有熱，穀氣鬱蒸，因爲熱毒所加，故卒然發黃，心滿氣喘，命在須臾，故云急黃。有得病但身體面目發黃，初不知是黃，死後乃身面俱黃者是也。其候初得黃病，但發熱心顫者，是急黃也。

治急黃煩躁，渴欲飲水，面目如金色，龍膽散。

治急黃，心膈煩躁，眼目赤痛，犀角散。

治急黃身如金色，赤小豆散。

治急黃，頭目四肢煩熱疼痛，小便赤，大便難，心燥不得睡，白蘚皮散。

《聖惠方・治陰黃諸方》 夫陰黃者，爲陽氣伏，陰氣盛，熱毒加之，故身面盡黃，但頭痛而不發熱，名爲陰黃也。

治陰黃，身體面目俱黃，小便如豉汁色，茵陳散。

治陰黃，小便不利而赤，身汗出者，表和裏實也，宜下之。大黃散。【略】

治陰黃，身面悉黃，大便澀，小便如梔子汁，宜服此方：

茵陳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梔子仁一兩　龍膽三分，去蘆頭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黃芩一兩　川升麻一兩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以溫粥飲下三十圓，日三四服，以利爲度。

又方：

秦艽一兩，去苗　梔子仁一兩　茵陳一兩　檳榔二兩　商陸一兩　陳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甜葶藶一兩，隔紙炒，令紫色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以溫水下二十圓，日三四服。

《聖惠方・治內黃諸方》 夫內黃者，由熱毒之氣，在於脾胃，與穀氣相搏，熱蒸在內，不得宣散，先心腹脹滿氣急，然後身面悉黃，名爲內黃也。

治內黃，徧身黃如橘色，心肋滿急，梔子散。

治內黃，身面眼悉黃，如黃金色，小便濃如黃蘗汁，衆醫不能療，茵陳散。

《聖惠方・治勞黃諸方》 夫勞黃者，由脾臟中風，風與瘀熱相搏，故令身體發黃。額上黑，微汗出，手足熱，薄暮發膀胱急，四肢煩，小便自利，名爲勞黃也。

治勞黃，額上汗出，手足中熱，四肢煩疼，薄暮寒熱，小便自利，龍膽散。

治勞黃，心脾熱壅，皮肉面目悉黃，宜服秦艽散。

治勞黃，手足煩熱，肢節疼痛，小腹拘急，時有虛汗，鱉甲散。

治心熱勞黃，口乾舌澀，皮肉面目俱黃，上氣喘急，宜服此方：

黑豆一升，淨揀，以水四升，煎取一升，去豆　生地黃汁五合　麥門冬汁三合　蜜三兩　生藕汁三合　栝蔞根汁三合

右件藥，并豆汁以微火煎如膏，於瓷盒中盛。每服一茶匙，不計時候服。

《聖惠方・治黃汗諸方》 夫黃汗之爲病，身體洪腫，汗出不渴，狀如風水，汗出染衣，黃如蘗汁，其脈自沉。此由脾胃有熱，汗出而入水中，若浴水入汗孔中，得成黃汗病也。

治黃汗病，身體重，汗出而不渴，其汗沾衣，黃如蘗染，黃耆散。

治黃汗出，身體重，熱不退，大小便不利，宜服此方：

茵陳一兩　赤芍藥一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木通二兩，剉　赤茯苓一兩　黃耆一兩，剉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五錢，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如人行十里再服，以大小便通利爲度。

治脾臟瘧熱不散，心神煩亂，小便赤澀，或汗出如蘗汁，宜服此方：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梔子仁一兩　黃蘗一兩，剉　白朮一兩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日四五服。

又方：

茵陳二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梔子仁一兩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日四五服。

又方：

梔子仁二兩　栝蔞子二兩，炒　苦參二兩，剉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醋漬鷄子黃白二枚，用和藥末，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以溫水下三十圓，日四五服。

《聖惠方・治黃病小便淋澀諸方》 夫黃病小便淋澀者，此由積熱在於心臟，流於小腸，則令小便澀少，下物如砂，而多疼痛也。

治心脾熱壅，皮肉面目悉黃，煩燥，小便赤澀，茅根散。

治心臟黃結熱，面目四肢通黃，乾嘔，大便不通，小便赤澀，腹痛心煩，木通散。

治黃病，小便赤澀，心神煩悶，瞿麥散。

治黃病，腹脹滿，小便澀而赤少，宜服此方：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川朴消二兩　梔子仁一兩　黃蘗一兩，剉　冬葵子一兩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日四五服。以利爲度。

《聖惠方・治黃疸諸方》 夫黃疸之病者，是酒食過度，臟腑熱極，水穀相併，積於脾胃，復爲風濕所搏，結滯不散，熱氣鬱蒸所爲也。故食已即如飢，其身體、面目、爪甲、牙齒及小便盡黃，而欲安卧，或身脈多赤多青皆見者，必發寒熱，此皆疸也。得而渴者其病難療，而不渴者其病易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必振寒而熱發也。

治黃疸，心神煩燥，小便赤，大便難，不得安卧，茵陳散。

治黃疸，身目皆黃，皮膚如麴塵色，宜服此方：

梔子仁二兩　石膏三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栝蔞乾者，一枚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木通一兩，剉　茵陳一兩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五錢。以水一大盞，入葱白七寸，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治黃疸，其小便自利，白如泔色，此狀得之因酒過傷，宜服土瓜根散。

治黃疸，大小便難，喘息促，宜服此方：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甜葶藶二兩，隔紙炒，令紫色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二十圓，日三四服。喘慢即藥止。

《聖惠方・治酒疸諸方》 夫虛勞之人，若飲酒多，進穀少者，則胃內生熱。因大醉當風，入水，則身目發黃，心中懊痛，足脛滿，小便黃，面發赤斑。若下之，久久變爲黑疸，面目黑，心中如噉蒜虀狀，大便正黑，皮膚手足不仁，其脈浮弱，故知之酒疸也。心中狀嘔者，當吐之則愈。其小便不利，後當心熱，及足下熱，是其證也。脈浮宜吐之，沉弦宜下之。

治酒疸，心懊痛，足脛滿，小便黃，面發赤斑，大黃散。

治酒疸，艾湯。

治酒疸，心中懊痛，梔子散。

治酒疸，心懊痛，足脛滿，小便黃，面發赤斑黃黑，由大醉當風入水所致，宜服此方：

黃耆二兩，剉　木蘭皮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以溫酒調下二錢，日四五服。

治心下堅而小便赤澀，是酒疸之候，宜服此方：

赤茯苓一兩　茵陳一兩　枳實一兩，麩炒，微黃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白朮一兩　半夏三分，湯洗七遍，去滑　前胡一兩，去蘆頭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當歸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三十圓。

《聖惠方・治穀疸諸方》 夫穀疸之狀，食畢即頭眩心忪，怫鬱不安而發黃。由失飢大食，胃氣衝熏所致。陽明病脈遲，食難、因飽，飽則發煩目眩者，必小便難，此欲爲穀疸。雖下之，其腹必滿，其脈遲者是也。

治穀疸及黃疸，茵陳散。

治穀疸，唇口先黃，腹脹氣急，宜服此方：

鬱金一兩　牛膽一枚，乾者　麝香半錢，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以新汲水調下半錢。

治穀疸，食畢即頭眩，心怫鬱不安而發黃，因大飢後大食，胃氣衝熏所致，宜服此方：

苦參三兩，剉　龍膽一兩，去蘆頭　牛膽一枚，乾者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生麥門冬汁下十圓，日三四服。

《聖惠方・治黑疸諸方》 夫黑疸之狀，若小腹滿，身體盡黃，額上皮黑，足下熱，大便黑是也。夫黃疸、酒疸、女勞疸，久久多變爲黑疸也。

治黑疸，身體及大便正黑，赤小豆散。

治黑疸，身體間黑，小便赤澀，茵陳圓。

治黑疸多死，宜急治方：

生土瓜根一斤

右擣絞取汁六合，頓服。當有黃水隨小便出，如未出，即更服。

《聖惠方・治風疸諸方》 夫風疸者，由風氣在於腑臟，與熱氣相搏，便發於黃，小便或赤或黃，好卧而心振，面虛黑，名爲風疸也。

治風疸，心脾風熱，面色虛黑，身體皆黃，小便赤澀，宜服牛黃散。

治風疸，臟腑風熱相搏，心神不安，多卧少起，小便赤澀，犀角散。

治風疸，小便或黃，洒洒而寒，好卧不欲動，宜服此方：

艾一束，三月內取擣汁於銅器中，煎如膏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黃連一兩，去鬚　苦參一兩，剉　凝水石一兩　栝蔞根一兩　甜葶藶一兩，隔紙炒，令紫色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艾煎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溫水下二十圓。

《聖惠方・治女勞疸諸方》 夫女勞疸之候，身目皆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不利。因大勞大熱，不能保攝，房後入水所致也。

治女勞疸，身目俱黃，惡寒發熱，小腹滿急，小便艱難，滑石散。

又方：

白礬半兩，燒令汁盡　消石半兩

右件藥，細研爲散，每服不計時候，以大麥粥飲調下二錢。令微汗出，小便利爲度。

《聖惠方・治三十六種黃證候點烙論并方》 夫諸黃者，其黃皆因傷寒爲本，五臟互有所傷，熱氣相侵，致使病人精神恍惚，六腑不和，七神無主，情意改變。或起坐睡卧不安，或狂言妄語，忽喜忽悲。或寒或熱，或即多言，或即不語。多饒喜笑，妄見鬼神。四肢沉重，扶舉不行，或即潛身便走，氣力倍加。如此狀候，並是五臟熱極，閉塞不通，療不及時，甚損人命。或有鼻衄不止，口內生瘡，或有小便不利，大便不通，有此狀證，速宜點烙，及依後方治療，必得痊平也。

《聖惠方・肝黃證候》 肝黃者，面色青，四肢拘急，口舌乾燥，言語謇澀，面目不利，爪甲青色，若背上浮腫，腹脇脹滿者，難治。【略】

治肝黃，柴胡散。

治肝黃，面色青黃，筋脈拘急，口乾心躁，小便不利，言語謇澀，犀角散。

《聖惠方・心黃證候》 心黃者，目赤，舌上生瘡，心悶喘急，多言無度，或笑或嗔，微微汗出，口乾舌短，起卧不安，神思恍惚，小便赤難，心下脹滿，狀如風水，悲哭，手亂捻物者難治。【略】

治心黃，生地黃飲子。

《聖惠方・脾黃證候》 脾黃者，偏身如金色，眼目俱黃，唇口生瘡，或吟或詠，有時吐逆，不能下食，大便澀。若臍凸者難治。【略】

治脾黃，土瓜根散。

《聖惠方・肺黃證候》 肺黃者，眼目白色，頭面微腫，鼻衄不止，多涕憎寒，偏身生赤粟子，壯熱，腹脹胸滿，上氣。若粟子紫黑色，及腫者難治。【略】

治肺黃，栝蔞散。

《聖惠方・腎黃證候》 腎黃者，面色青黃，腰背疼痛，耳中颼颼，百般聲響，腳膝無力，多唾嘔逆，不能下食，悲而不樂。若兩腳浮腫齒黑，如大豆者，難治。【略】

治腎黃，附子散。

又方：

萵苣子一合，細研

右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聖惠方・膽黃證候》 膽黃者，面色青黃，多驚少卧，悲泣不定，嗔怒無恆，舌上生瘡，唇口乾燥。若喘粗不止者，難治。【略】

治膽黃，車前子散。

《聖惠方・腦黃證候》 腦黃者，由熱邪在於骨髓，而腦爲髓海，故熱氣從骨髓流入於腦，則令身體發黃，頭疼眉疼。【略】

治腦黃，石膏散。

又方：

梔子仁二兩　栝蔞根一兩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聖惠方・行黃證候》 行黃者，由瘀熱在脾臟，但肉微黃，而身不甚熱，其人頭痛心煩，不廢行立也。【略】

治行黃，宜服此方：

黃芩一兩　麥門冬一兩，去心　犀角屑一兩　栝蔞根一兩　梔子仁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聖惠方・癖黃證候》 癖黃者，由飲水停滯結聚成癖。因熱氣相搏，則

鬱蒸不散，服下滿痛，而身體發黃。【略】

治癖黃，半夏散。

又方：

莞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桃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篩羅爲散，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一錢。

《聖惠方・胃黃證候》 胃黃者，吐逆下利，心腹氣脹，或時煩悶，不能飲食，四肢無力。若唇口面目舌根黑者，難治。【略】

治胃黃，人參散。

《聖惠方・鬼黃證候》 鬼黃者，面色或青或黑，偏身皆黃，狂語多驚，皮膚枯，舌根謇澀，心中恍惚，常見鬼神，或自強言，詐作惺惺。若鼻中灰色，舌黑，毀裂衣裳者，難治。【略】

治鬼黃，丹砂散。

《聖惠方・奸黃證候》 奸黃者，是鬼黃變入奸黃也。面目偏身俱黃，言語失錯，心神狂亂，詐奸黠如不患人。若不與漱，即口舌乾燥。氣喘者難治。【略】

治奸黃，犀角散。

《聖惠方・走馬黃證候》 走馬黃者，眼目黃赤，煩亂狂言，起卧不安，氣力強壯，唯愛嗔怒，努目高聲，打罵他人，猶如癲醉。若厥逆者，難治。【略】

治走馬黃方：

小麥一兩　竹葉一握　生薑半兩，切

右以水一大盞半，煎至八分，去滓，入馬糞汁一合攪勻，分爲二服。如人行三二里服盡。

《聖惠方・立黃證候》 立黃者，兩腳疼痛，眼目黃澀，小便色赤，淋瀝不利。心下有氣塊者，難治。【略】

治立黃方：

茅根五兩，剉　白朮半兩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五錢。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聖惠方・黑黃證候》 黑黃者，面色或黃或黑，眼目青色，腰脊拘急。口中兩頰。有黑脈出口角者難治。【略】

治黑黃方：

鬼臼一兩，剉

右以水一大盞半，煎至八分，去滓，分爲二服。如人行五里再服。

《聖惠方・體黃證候》 體黃者，身黃面赤，腳膝疼悶，身上不熱，心中煩躁，腹中微微有氣，飲食或進或退，好蓋衣被，又欲冷處睡卧。【略】

治體黃，宜用葫蘿湯浴之方：

葫蘿半斤　柳枝半斤　桃枝半斤　黃櫨木五兩

右件藥，細剉，以水三斗，煎至二斗去滓，入白礬末一兩，攪令勻，溫溫浴之。

《聖惠方・勞黃證候》 勞黃者，四肢無力，骨節煩疼。或時吐逆，不能下食，鼻中乾燥。身熱疼悶，漸覺羸瘦，寒熱不定。若喘息氣粗者，難治。【略】

治勞黃，柴胡散。

《聖惠方・脊禁黃證候》 脊禁黃者，腰背急硬，口噤不言，喘息氣粗，眼中出血，心神恍惚，狀如中風。【略】

治脊禁黃，獨活散。

《聖惠方・食黃證候》 食黃者，聞食氣吐逆，心腹脹滿，身體疼痛，喘息氣粗，食飲不下。或時虛汗，腸中結燥，亦似心黃，夢見神鬼。【略】

治食黃，腹中結燥，茅根散。

又方：

商陸一兩　栝蔞根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以葱白湯調下一錢。

《聖惠方・火黃證候》 火黃者，偏身如火色，兩腋下有赤點子，狀如粟米或如麥麩。其點子紫色多黑色少者可治，黑色多紫色少者難治。【略】

治火黃方：

右取生栝蔞根，擣絞取汁，不計時候，服半中盞。

《聖惠方・陰黃證候》 陰黃者，身如熟柰，愛向闇卧，不欲聞人言語，四肢不收，頭旋目痛，上氣痰飲，心腹脹滿，面色青黃，腳膝浮腫，小便不利。

【略】

治陰黃，秦艽散。

《聖惠方・氣黃證候》 氣黃者，上氣心悶，腹脇脹痛，兩腳冷疼，睡卧不安，小便淋瀝，狀似脾黃。【略】

治氣黃方：

苦葫蘆子仁二兩，微炒

右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以溫水調下一錢，以得吐爲度。

《聖惠方・熅黃證候》 熅黃者，頭痛口苦，舌根乾黑，喘息不調，鼻中血出，心神煩亂，作悵望之聲，小便赤色如紅花汁。若眼不能開者，難治。【略】

治熅黃，生地黃散。

《聖惠方・髓黃證候》 髓黃者，身體赤黃，四肢不舉，肌肉戰掉，鼻中出血，兩腳疼悶，一手專安額上，身不壯熱，愛冷處卧。【略】

治髓黃，地骨皮散。

《聖惠方・房黃證候》 房黃者，眼赤身黃，骨髓煩疼，頭目昏痛，多饒睡卧，體虛無力，夜多夢泄，神思不安，腰腳痠痛，小便黃赤。【略】

治房黃，鹿茸散。

《聖惠方・血黃證候》 血黃者，頭痛心悶，眼運欲倒，胸膈熱壅，鼻衄不止，咽喉乾燥，舌上生瘡。若身熱如火，頭面腫者難治。【略】

治血黃，羚羊角散。

《聖惠方・憂黃證候》 憂黃者，面色青黃，手足痛疼，多吐涎沫，咳嗽不止，兼吐膿血，肌膚消瘦，行步欲倒，狀同勞黃。【略】

治憂黃，秦艽散。

《聖惠方・驚黃證候》 驚黃者，面色青黃，心多驚悸，口舌乾燥，不肯眠卧，卧即多言語狂亂，身體壯熱。【略】

治驚黃，犀角散。

《聖惠方・花黃證候》 花黃者，面色似紅花，頭目疼重，寒熱如瘧，恆多腳冷，早起即輕，午後發重，進退不定，狀同神祟。【略】

治花黃，知母散。

《聖惠方・瘧黃證候》 瘧黃者，面色萎黃，憎寒壯熱，頭痛不止，口乾多渴，四肢羸瘦，不能飲食，或好或惡，進退不定。【略】

治瘧黃，恆山散。

《聖惠方・水黃證候》 水黃者，身面青黃，腳膝浮腫，心腹脹滿，上氣煩悶，語聲不出。【略】

治水黃方：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甘遂一錢，煨令微黃

右件藥，擣碎，都以水一大盞，煎至六分，去滓，分爲二服。如人行五十里再服，得利即住服。

《聖惠方・蛇黃證候》 蛇黃者，腰背反張，口苦舌縮，嚼衣裳，伏地似隱，不多言語，難蓋衣被，少開眼目。或時叫喚，心神不定。【略】

治蛇黃，羚羊角散。

《聖惠方・牛黃證候》 牛黃者，舌如蠟色，口作噍，不多言語，或如牛吼。若眼目頭面未變，作深黃色者可治。如舌上及身體黃黑色者，難療。【略】

治牛黃，犀角散。

《聖惠方・鴉黃證候》 鴉黃者，十指青綠，舌上生黑點，唇口青黑，身如黃銅。【略】

治鴉黃方：

蘆根一兩，剉　生乾地黃一兩　茵陳半兩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聖惠方・鷄黃證候》 鷄黃者，偏身爪甲並青黃，多語，夢寐或見鬼神，時自言笑。【略】

治鷄黃方：

生地黃五兩，切　小雌鷄一隻，去毛、羽、腸、胃、頭、足

右件藥，都以水五升，煮至一升半，去滓，分爲三服，一日服盡。

《聖惠方・蚰蜒黃證候》 蚰蜒黃者，喉中似噎，喘息不調，四肢疼悶，言語不正，水米難下。若頰內有青脈出口角，手足亂動，冷者難治。【略】

治蚰蜒黃，半夏散。

《史載之方・診黃疸》 黃疸有二，有肝熱刑脾而疸，有濕極而疸。若肝脈洪大，胃脈濡弱而濁，肝脈加之浮，腎脈搏而擊，即發黃疸。若胃脈重濁而

弦長，按之無骨力，腎脈搏而沉，心脈有動象，卽濕極而發疸。然疸之病，多先目黃，以衆脈皆會於目系，所以肝熱亦目黃而疸，胃熱亦目黃而疸，肝熱卽口乾引飲，小府赤而澁。胃濕亦目黃而口不乾，小府赤而不澁。又有下部冒寒履濕，濕氣衝心發爲目黃，不必是疸。《素問》言：太陽之勝，有面赤目黃者是也。只可緩行其小府。濕熱相鬱而疸，卽□脈洪而大，不弦，卻帶軟而長，宜利其小府。

《傷寒微旨論・陰黃證篇》 傷寒病發黃者，古今皆爲陽證治之，往往投大黃、梔子、蘗皮、黃連、茵陳之類，亦未嘗得十全。愚每於懷衛二郡間，其病傷寒人有黃證，風俗相傳，多以新汲水浴之。其病有愈者，有不愈者。又於邢磁二郡間，病傷寒人有黃證，風俗相傳以熱湯浴之，或以湯漬布，搭其胸腹，或以湯盛瓢中，坐在臍下熨之。其病亦有愈者，有不愈者。其醫流莫能知其不愈之故。見此二端，愚深惑之。且黃病既爲陽證，何故以湯浴之？既有得愈者，豈不謂治黃病有證者乎？嘗遍討諸醫書，並無熱藥治黃病，及無治陰黃法。且仲景治《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者，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不可以下之，於寒濕中求之。仲景只云於寒濕中求之，卽不曾別立方藥。後有《傷寒類要・治黃疸門》中，夫熱發黃已久，變成桃花色，心下有堅，嘔逆，不下飲食，小便極赤少，四肢逆冷，脈深沈極微細遲者，不宜服茵陳湯，使下必變噦也，宜與大茵陳湯除大黃，與生地黃五兩，服湯盡，消息，看脈小浮出，形小見不甚沈微，便可治也。脈浮見者，黃當明，不復桃花色。浮，指下自覺也。此《類要》中，但只云脈沈大可治，脈沈細不可治。又於本卷《治陰黃門》中，病源陰黃候陽氣伏，陰氣盛，熱毒加之，故身面色黃，頭疼而不發熱者，名爲陰黃也。論中雖稱陽伏陰盛，卽可服茵陳散，方內卻用茵陳、大黃、梔子、黃連、紫雪之類，亦皆寒藥，卻與本病相遠。且陰黃者，乃心病也。心火爲濕所折，卽遍身發黃，與傷寒黃病異矣。傷寒病發黃，本自脾弱，水來凌犯，又胃中空虛而變爲黃，是與陰黃不同耳。病人始於二三日，務求汗下爲勝，或服發汗溫中藥太過，加以厚衣蓋覆，仍於陰濕不通風處坐卧，或以火劫之，變爲黃病，此乃陽黃也，當投寒藥以治之，藥證仲景論中悉具。

病人三五日後，服下藥太過，虛其脾胃，亡津液，引水漿，脾土爲陰濕加之，又與暑相會，至第六七日變爲黃病，此乃陰黃也。當投湯藥治之，治法具在後說。

病人六七日，兩手脈沈遲細微，肢體逆冷，皮有粟起，時或嘔吐，舌上白胎，身發黃，煩躁，欲於泥水中卧，小便赤少。醫者見病人黃生，更不審察脈理，便投寒藥，其病愈甚。愚因而別撰成治陰黃病證幷方六七首，凡十餘年，不逢病陰黃者，自疑無憑。元豐二年己未六月中，淦陽人趙宗顏病傷寒，至六七日發黃，來召。及到診之，其脈沈細遲無力，皮膚涼，發躁，欲於泥中卧，喘嘔，小便澀。再三問病人曰：得非服下藥太過乎？病人曰：然。才見此深喜之，此乃陰黃也。先投茵陳橘皮湯，不及劑，喘嘔止。次日投小茵陳湯半劑，脈微出，不欲於泥水中卧。次日又投茵陳附子湯半劑，四肢發熱，小便二三升，當日中大汗。元豐五年壬戌五月中，淦陽趙堉秀才病傷寒，亦是醫者投下藥太早，及投解利涼藥過劑，至六七日，轉發黃病。至第七日來召，及到診之，兩手寸脈不見，關尺脈沈遲細微，腹滿，小便澀，四肢遍身冷，面如桃花，一身盡黃。先投茵陳茯苓湯半劑，小便得利，次服茵陳四逆湯，脈出，四肢熱，目中黃先退，次日大汗。當年似此證者十餘人，不能一一寫錄。愚向日所思陰黃病處方六首，初慮不能用，今既治數人，皆得中病，不可不傳焉。

傷寒病嘗校之，每遇太陰或太陽司天歲，若下之太過，往往變成陰黃。何故如是？蓋因辰戌歲，太陽寒水司天，寒化太過，卽水來犯土。丑未歲，太陰濕土司天，土氣不及，卽脾氣虛弱，又水來凌犯，多變斯證也。醫者宜審察之。

茵陳茯苓湯　治病人五六日脈沈細微，身溫，四肢冷，小便不利，煩躁而渴者。

茵陳橘皮湯　治病人脈沈細數，身熱，手足寒，喘嘔，煩躁，不渴者。

小茵陳湯　治病人脈沈細遲，四肢及遍身冷。

茵陳四逆湯　治病人脈沈細遲，肢體逆冷，腰以上自汗出。

茵陳附子湯　治病人服茵陳四逆湯，身如冷，汗出不止者。

茵陳栀萸湯　治病人服附子湯，證尚未退及脈浮者。

《類證活人書・問發黃》 病人寒濕在裏不散，熱畜於脾胃，腠理不開，瘀熱與宿穀相薄，鬱蒸不消化，故發黃。漢贊南方暑濕近夏燻熱。蓋燻者，黃也。古人以黃爲燻，濕熱相薄，民多病燻，甚爲跗腫也。然發黃與瘀血，外證及脈俱相似，但

小便不利爲黃，小便自利爲瘀血。要之，發黃之人，心脾蘊積，發熱引飲，脈必浮滑而緊數；若瘀血證，即如狂，大便必黑，此爲異耳。凡病人身體發熱，頭面汗出，身無汗，劑頸而止，渴引水漿，小便不利，如此必發黃，茵陳蒿湯加五苓散也。茵陳蒿湯十分、五苓散五分，二件拌和。每服一錢，溫水調下，日三服。病人服湯，得小便利如皂莢汁赤，一宿腹減，則黃從小便中出也。古人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大抵發黃者，瘀熱在裏，由小便不利而致之也。梔子柏皮湯、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可選而用之。又方：傷寒欲發黃者，急用瓜蒂末，口含水，搐一字許入鼻中，出黃水，甚驗。即用茵陳蒿湯調五苓散服之最良。又問：白虎證亦身熱，煩渴引飲，小便不利，何以不發黃？答曰：白虎與發黃證相近，遍身汗出，此爲熱越，白虎證也；頭面汗出，頸以下都無汗，發黃證也。又問：太陽病，一身盡痛，發熱，身如熏黃者何？太陽中濕也。仲景云：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又問：病人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咳嗽者，何也？少陽中風也，小柴胡湯主之。

《全生指迷方・疸病》 脈微小，小便不利，不渴者生。若病人一身悉黃，四肢微腫，胸滿不得卧，汗出如黃蘗汁，此由大汗出，卒入水中所致，苦酒湯主之。

若因他病未除，忽然一身面目悉黃如橘，瘀熱在裏也，或因大熱以冷水洗之，濕熱相搏，薰蒸肌肉，謂之黃疸，蘗皮湯主之，茵陳五苓散主之。

若心下懊痛，足膝脛滿，小便黃，面發赤斑，由大醉當風入水，濕加於熱，內蒸脾氣，謂之酒疸。治屬飲家，茯苓半夏湯主之。

《宣明論方・諸證門・胃疸證》 胃疸證，主胃熱。食已如飢，胃熱能消穀，陽明脈終，心火上行，心憎煩，身黃，小便赤澀也。茯苓加減湯主之。治胃疸、積熱，食已輒飢，面黃瘦，胸滿脇脹，小便閟赤。

《濟生方・黃疸門・五疸論治》 論曰：古方論有黃疸，有疸病，命名不同，其實一也。詳觀他書，黃有三十六種，疸有五種。三十六種黃者，《聖惠方》載之備矣。其脈自沉，此由脾胃有熱，汗出入水浴，水入汗室中，故汗黃也。黃疸之狀，食已即飢，身體、面目、爪甲、齒牙及小便悉黃，欲安卧；或身體多赤多青皆見者，必發寒熱。此由酒食過度，臟腑熱極，水穀相併，積於脾胃，復爲風濕所搏，結滯不散，熱氣鬱蒸所爲也。大抵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必振寒而發熱。穀疸之狀，食畢即頭眩，心中怫鬱不安而發黃，此由大飢大食，胃氣衝蒸所致也。酒疸之狀，身目發黃，心中懊痛，足脛滿，小便黃，面發赤斑，此因酒食多進，胃內生熱，因大醉，當風食水所致也。女疸之狀，身目皆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不利，此由大勞大熱，不能保攝，房後入水所致也。其間多渴而腹脹者，其病難療。又有時氣、傷風、傷寒、伏暑，亦令人發黃。五疸口淡怔忡，耳鳴腳弱，微寒發熱，小便白濁，當作虛證，治不可妄投涼劑，愈傷氣血。臨病之際，不可不辨明也。

葛根湯　治酒疸。

《衛生寶鑑・黃疸論》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爲風，緩則爲痹。痹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趺陽脈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則消穀，緊則爲寒，食即爲滿。尺脈浮爲傷腎，趺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心下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時欲吐，名曰酒疸。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心煩，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夫病酒黃疸者，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酒黃疸者，或無熱，靜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酒疸，心中熱欲嘔者，吐之即愈。酒疸下之，久久爲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韭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師曰：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兩熱所得，然黃皆從濕得之。一身發熱，面黃，肚熱，熱則在裏，當下之。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也。腹脹滿，面痿黃，躁不得睡，屬黃家。師曰：黃疸之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宜瘥，反劇爲難治。又曰：疸而渴者，其疸難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發熱也。

茵陳蒿湯　治穀疸爲病，寒熱不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

硝石礬石散　治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女勞疸也。得之膀胱，小腹滿，一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或時溏，此女勞之爲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

梔子大黃湯　治酒黃疸，心中懊憹，或熱痛，宜服此方主之。

茵陳五苓散　治黃疸病。一本：茵陳湯及五苓散。五苓散，《局方》有。

大黃硝石湯　治黃病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表和裏實，當下之。

黃連散　治黃疸大小便秘澀壅熱，累效。

嗅鼻瓜蒂散　治黃疸遍身如金色，此方累經效。

食勞疳黃

膽礬丸　治男子婦人食勞食氣，面黃虛腫，痃癖氣塊。

棗礬丸　治食勞黃，目黃、身黃者。

五疳丸　治小兒疳瘦面黃，眼澀羞明，好喫泥土，乳食不消化，常服退黃化蟲。

茯苓滲濕湯　治黃疸寒熱嘔吐，渴欲飲冷，身體面目俱黃，小便不利，全不食不得卧。

《衛生寶鑑・補遺・發黃》　陽證

身熱，不大便而發黃者，用仲景茵陳蒿湯。

身熱，大便如常，小便不利而發黃者，治用茵陳五苓散。

身熱，大小便如常而發黃者，治用仲景梔子蘗皮湯加茵陳。

梔子十五枚　甘草一兩　蘗皮二兩　茵陳六兩

右銼，水煎，溫服。

陰證

皮膚涼又煩熱，欲卧水中，喘嘔，脈沉細遲無力而發黃者，治用茵陳四逆湯。

皮膚冷，心下硬，按之痛，身體重，背惡寒，目不欲開，懶言語，自汗，小便利，大便了而利不了，脈緊細而發黃者，治用茵陳四逆湯。

遍身冷，面如桃李枝色，腹滿，小便澀，關尺脈沉遲細而發黃者，治法先用茵陳茯苓湯以利其小便，次用茵陳四逆湯，更加當歸、木通。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諸疸》　風證

艾煎丸　治因傷風，瘀熱不解，發爲風疸，舉身黃，小便或黃或白，寒熱，好卧不欲動，其脈陽浮陰弱。

麻黃酒　治傷寒不解，發爲黃疸，其脈緊，以汗解之。

暑證

五苓散　治伏暑中熱，發黃，小便不利，煩渴。茵陳煎湯調下。

茵陳湯　治濕熱瘀黃，小便秘澀，頭汗而渴。五苓散亦治發黃，二藥夾煎。

濕證

礬石滑石散　治濕疸。得之一身盡疼，發熱，面色黑黃，七八日後，壯熱在裏，有血下如純肝狀，小腹滿者，急下之；身目盡黃，小便不利，其脈沉細。

時行

梔子丸　治時行病急黃，及瘴癘疫癘。

黃汗

苦酒湯　治身體洪腫，發熱，自汗如柏汁，其脈沉。

桂枝加黃耆湯　治黃汗身腫汗出，出已輒輕，久久必身困，胸中痛，腰以下無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劇者不能食，煩躁，小便不利。

黃疸

茵陳散　治黃疸食已即飢，身體、面目、爪甲、牙齒及小便悉黃，寒熱，或身體多赤多青，皆由酒食過度，爲風濕所搏，熱氣鬱蒸而成。

小半夏湯　治黃疸小便色不異，欲自利。腹滿而喘者，不可除熱，熱去必噦。

穀疸

苦參丸　治胃蓄瘀熱氣濁，食穀不消，大小便不利，脹滿不下食，趺陽脈緊而數。亦治因勞發熱，熱鬱發黃。

脾疸

龍腦丸　治胸中鬱熱，肺熱喘嗽，口臭喉腥，或口甜，丈夫吐血，婦人熱血崩，幷皆治。

紅丸子　治穀疸腹滿眩暈，怫鬱怔忡。酒疸通用。二陳湯加縮砂煎湯下。

酒疸

葛根湯　治酒疸因下後久久爲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韭齏狀，大便正黑，小便赤或黑，其脈微而數。大抵五疸，惟酒疸變證最多。蓋酒之爲物，

隨人性量不同，有盈石而不醉者，有濡唇而輒亂者。以醞釀而成，有大熱毒，滲入百脈，爲病則不待發黃，溢於皮膚，爲黑爲腫，流於清氣道中，則眼黃鼻腫，種種不同，故方中論酒疸外，有肉疸、黑疸、癖疸、勞役疸。

酒蒸黃連丸　治酒疸。

六物飲　治酒疸肚脹。【略】

土瓜方　治酒疸熱疸。土瓜搗汁取服，任意。

如神散　治酒毒不散，發黃，久久浸漬，流入清氣道中，宜引藥內鼻，滴出黃水愈。

女勞疸

石膏散　治女勞疸身黃額黑，日晡發熱惡寒，小腹急，足下熱，其脈浮緊。腹或滿者難治。

熱疸

一清飲　治疸發熱。諸熱通用。

虛勞疸

秦艽飲　治五疸口淡，耳鳴腳弱，發寒熱，小便白濁。

養榮湯　治證同右。

久黃

苦參散　治人無故忽然振寒，皮膚麴塵出，小便赤澀，大便時秘，氣息無異，飲食不妨，諸藥湯不除，因爲久黃。

積黃

無忌紫金丸　理脾胃，退黃。

《脈因證治・疸》　脈證　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皆發黃。脈沉乃陽明畜熱，喜自汗，汗出入水，熱鬱身腫，發熱不渴，名黃汗。脈緊數，乃失飢發熱，大食傷胃，食則腹滿，名穀疸。數爲熱，熱則大食，緊爲寒，寒則腹滿。脈浮緊，乃因暴熱浴冷水，熱伏胸中，身面目悉如金色，名黃疸。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者，必小便難，欲作穀疸。脈沉弦或緊細，因飲酒百脈熱，當風入水，懊憹心煩足熱，名酒疸。其脈浮欲嘔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脈浮緊，乃大熱交接入水，腎氣流入於脾，額黑，日晡熱，小腹急，足下熱，大便黑，時溏，名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脈寸口近掌無脈，口鼻冷，不治。其病身熱，一身盡痛，發黃便澁。

因　內熱入水，濕熱內鬱，衝發胃氣，病雖有五，皆濕熱也。

治　諸黃家但利其小便愈。假令脈浮，以汗解之。如便通汗自當下之愈。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爲差，反劇者難治。治法以疏濕利小便清熱或汗之，五苓加茵陳、連類。

茵陳梔子湯。

五苓散，熱加苦參，渴加瓜蔞根，便澁加萹蓄，素熱加連。

茵陳蒿湯　治黃疸寒熱不食，食則頭眩，心胸不安者是。

滑石石膏丸　治女勞疸。

《丹溪手鏡・疸》　疸　有酒疸、女勞疸、女疸，日晡熱，足下熱，皆濕熱爲之。有穀疸、酒疸、黃汗，前治相同，宜五苓散、茵陳湯下。

不治證　女疸其症額黑，日晡熱，小腹急，足下熱，便黑時溏，此大熱交接入水，腎虛流濕於脾也，脈寸口無脈，口鼻氣冷者死。

《丹溪手鏡・發黃》　發黃，由濕熱相交也，主在脾經。

有熱盛而黃者，身黃色如橘子，甚者染衣如梔。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必發黃。

又頭汗，身無汗，小便不利，渴飲水漿，此爲瘀熱在裏也，茵陳湯、五苓散。

又有內熱已盛，被火者，亦發黃也。

邪風被火熱，兩陽相熏灼，其身黃也。

傷寒身黃發熱者，此外熱也，宜枝子梔皮湯以散之。

有濕黃者，身如熏黃，雖黃而色暗不明也。

傷寒發汗後，身目爲黃者，寒濕在裏不解故也。

有畜血下焦，身黃者。脈沉結，小腹鞕，而小便自利，如狂，宜抵當湯下之。

不治證　寸口無脈，鼻氣出冷者死。體如烟熏，直視搖頭，爲心絕也死。環口黧黑，柔汗發黃，爲脾絕也死。

《普濟方・傷寒門・傷寒發黃》　夫傷寒發黃者，蓋濕熱相交，民當病癉。癉者，黃也，單陽而無陰者也。傷寒至於發黃，爲疾之甚也，濕也，熱也，甚者則發黃，內熱已盛甚，復被火者亦發黃也。邪風被火熱兩陽相熏灼，其身必發黃。陽明病被火，額上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發黃，是由內有熱而被

火致發黃者也。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下懊憹者必發黃，是由陽明熱盛致發黃者。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是由寒濕致發黃也。濕亦令黃也，熱亦令黃也，其能辨之乎？二者非止根本有異，而色澤亦自不同。濕家之黃也，必身黃似熏黃，雖黃而色暗不明也。至於熱盛之黃也，必身黃如橘子色，甚者勃勃出染著衣，正黃如蘗，是其正黃色也。由是觀之，濕之與熱豈不異哉？大抵黃家屬太陰，太陰者脾之經也。脾者主黃，土色也，脾經爲濕熱蒸之則色見於外，必發身黃。經曰：傷寒脈浮緩，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者是矣。熱須內盛，若已自汗出，小便利者，則不能發黃必也。頭汗出，身無汗，齊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黃家爲熱盛，而治法亦自有殊，傷寒八九日，身如橘子色，小便不利，少腹滿者，茵陳蒿湯主之，此欲泄滌其熱也。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此欲解散其熱也。傷寒瘀熱在裏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此欲解散其熱也。此數者泄滌解散乃爲之不同，亦皆析火徹熱之劑也。一或身黃脈沉結，少復硬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爲畜血在下焦使之黃也，必須抵當湯下之而愈。黃家既是病之已極，是以有不治之者多矣，非止寸口近掌無脈，鼻氣出冷爲不治之疾。又若形體如烟熏，直視搖頭者，是爲心絕。環口黧黑，柔汗發黃，是爲脾絕，皆不治之症，醫者更詳視之。又云：黃家至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爲女勞得之，當膀胱急，小腹滿，體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臚脹而滿，欲作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泄，此女勞疸，非水也，腹滿者難治。傷寒發黃之狀，身體盡變，或如熏黃，或如橘色是也。凡陽明中風，太陽中濕，皆令人發黃，蓋由得病無汗，小便不利，寒濕不散，則熱結脾胃，腠理閉塞，瘀熱之氣與宿穀相搏而鬱蒸不能消散，故大小便結澀不通，令人身體面目皆變黃色，其病腹滿，一身盡疼，發熱，若其人小腹滿急，眼睛澀疼，鼻骨疼，兩膊及項強，腰背急者是也。但得小便快利即漸愈，仍不用大便多，多即令人心脹。又有急黃者，身體黃甚，卒然而發，心滿氣喘，命在須臾，故名急黃。有初得病便黃者，或初不知是黃，死後方變黃者。此病亦由脾胃瘀熱，本天行時氣所作也，宜細辨之。但發熱心戰者，乃是急黃之候。歌曰：小便自利大便黑，血症無疑定發狂，若是小便全不利，黃名癉病癉名黃。若血症宜抵當湯，輕者桃仁承氣湯與犀角地黃湯，黃癉，茵陳湯、茵陳五苓湯。又歌曰：太陽發熱渾身痛，身目俱黃是濕家，腹滿脈弦心脇痛，陽明經裏中風邪。仲景云：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只當以濕中求之。發熱一身盡痛而身目俱黃者，太陽中濕也。腹滿，鼻乾，心脇痛，潮熱身黃者，陽明中風也。欲發黃者，急用瓜蒂末一字許，搐鼻中。治在頭疼濕家條下。大抵發黃與濕家，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腹滿，脈浮弦，咳嗽，潮熱，小便難，心脇疼，短氣，鼻中乾，不得汗，嗜卧，此陽明中風也，大小柴胡加茯苓湯。噦者，湯中加茯苓也，見小便雜條。病人寒濕在裏不散，熱畜於脾胃，腠理不開，瘀熱與宿穀相搏，鬱蒸不消化。故發黃汗者，南方暑濕，近夏癉熱，蓋癉者黃也。古人以黃爲癉，濕熱相搏，民多病癉，甚爲跗腫，然發黃與瘀血外症及脈俱相似，但小便不利爲黃，小便自利爲瘀血。要之，發黃之人，脾蘊積，發熱引飲，脈必浮滑而緊數，若瘀血症即如狂，大便自利爲瘀血。要之，發黃人身體發熱，頭面汗出，身無汗，齊頸而止，渴飲水漿，小便不利，如此必發黃，茵陳蒿湯、五苓加茵陳散主之。茵陳蒿湯十分，五苓散五分，二散拌勻，每服二錢，溫水調下，日三服。病人服湯得小便利，如皂子汁赤，一宿復減，則黃從小便中出也。古人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大抵發黃者瘀熱在裏，由小便不利而致也。梔子蘗皮湯、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可選而用之。又方：傷寒欲發黃者，急用瓜蒂末，口含水，搐一字許入鼻中，出黃水，甚驗。即用茵陳蒿湯調五苓散服之最良。又問：白虎症亦熱發渴引飲水，小便不利，何以不發黃？答曰：白虎與發黃症相近，遍身出汗，此爲熱越，白虎證也；頭以下都無汗，黃證也。又問：太陽病一身盡痛，發熱，身如熏黃者何？太陽中濕也。仲景云：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中求之。又問：病人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嗜卧，一身及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咳嗽者，何也？少陰中風也，小柴胡湯主之。

方

麻黃醇酒湯　治傷寒熱出表發黃癉。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　治傷寒瘀熱在裏，身體必發黃。

茵陳湯　治傷寒七日八日，內實瘀熱結，身黃如橘，小便不利，腹微脹滿，宜下之。

大黃黃蘗湯　治發黃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爲表和裏實，當下之。

枳實大黃湯　治傷寒飲酒，食少飲多，痰結發黃，酒疸，心中懊憹而不甚熱，或乾嘔。

治傷寒後二十日渾身黃，眼如金色者。

右用黃蘆一兩，剉碎，水一升，煎取三合，空心服，三五服安。

麻黃連翹湯　治傷寒瘀熱在內，濕氣鬱而不散，熏發肌肉，小便不利，身體發黃，利水道。

秦艽湯　治傷寒心胸堅硬，腳手心熱，即變爲黃。

三黃散　治傷寒發黃，服藥瘥後，未全除，餘熱發動。

龍膽湯　治傷寒發黃，煩熱，皮肉皆黃，小便赤，不利。

黃芩湯　治傷寒發黃，或先服利藥未差者，以內消湯以折熱氣。

茵陳蒿大黃湯　治傷寒發黃，面目悉黃，小便赤，宜服。

茅根湯　治傷寒發黃，通身如金色者。

柴胡枳殼湯　治傷寒發黃，壯熱，骨節煩疼，兩脇下氣脹急硬，痛不能忍。

茵陳黃芩湯　治傷寒熱毒熾盛，熏炙三焦，攻擊皮膚，通身發黃。

葶藶丸　治傷寒時氣發黃。

急黃丸　治傷寒熱毒所加，卒然心中滿，氣喘急，發熱心戰。

梔子仁湯　治傷寒急黃。【略】

茵陳五苓散　治傷寒溫濕熱病，感冒後發爲黃疸，小便黑赤，煩渴發熱，不得安寧。此蓋汗下太早，服藥不對症，因感濕熱病以致身發黃。予嘗用茵陳五苓散治之，甚效。【略】

茵陳附子乾薑湯　治因涼藥過劑，變爲陰症，身目俱黃，四肢皮膚甚冷，心下痞硬，眼澁不欲開，大便自利，倦卧。

茵陳梔子黃連三物湯　大便自利而黃。

《普濟方・黃疸門・總論》　夫五疸者，黃汗、黃疸、穀疸、酒疸、女勞疸是也。黃汗之狀，身體俱腫，汗出而不渴，狀如風水，汗出染衣，黃如蘗汁，其脈自沉，此由脾胃有熱，汗出入水浴，水入汗孔中，故汗黃也。黃疸之狀，食已即飢，身體、面目、爪甲、牙齒及小便悉黃，欲安卧，或身體多赤多青皆見，必發寒熱，此由酒食過度，臟腑熱急，水穀相併，積於脾胃，復爲風濕所搏，結滯不散，熱氣鬱蒸所爲也。大抵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必振寒而發熱。穀疸之狀，食已即頭眩，心中怫鬱不安而發黃，此由大飢大食，胃氣衝蒸所致也。酒疸之狀，身目皆黃，心中煩痛，足脛滿，小便黃，面發赤斑，此由飲酒多，進穀少，胃內生熱，因大醉當風水入所致也。女疸之狀，身目皆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不利，此由大勞大熱，不能保攝，房事復入水所致也。其間多渴而腹脹者，其病難療。又有時氣傷風、傷寒，伏暑意令人發黃。五疸口淡，怔忡，耳鳴，腳弱，微寒發熱，小便白濁，當作虛證治，不可妄投涼劑，愈傷血氣，臨病之際不可不辨明也。五疸雖不同，其爲黃則一，自本自根未有非熱非濕而能致病者也。濕氣勝則如薰黃而晦，熱氣勝則如橘黃而明。蓋脾主肌肉，土色尚黃，濕熱內蒸，或重或輕，不容掩於外矣。自其濕熱瘀而傷血，此又爲血證發黃，何以明之？疸證之黃，小便不利，血證之黃，則小便自利耳。況夫脾受濕熱，鬱而不行，意多有腹脹之候。治法綱領大要，疏導濕熱於大便小便之中，人徒見茵陳湯、五苓散、黃連散、三黃丸等隨試輒效，則目之以尋常，不思單陽無陰，病勢已極。疸而不渴猶可用攻，疸而復渴，其或腹脹，全濟者鮮甚。則寸口無脈，鼻出冷氣，與夫形如烟薰，垂頭直視，爲心絕。環口黧黑，油汗發黃，爲脾絕。此皆倉扁所望而驚焉者也。脾與腎俱病爲黑疸。疸脈大順弦急而堅逆，已食而飢，胃熱消穀也。

黃疸附論　論曰：《內經》謂目黃者曰黃疸，又曰安卧脈盛謂之黃疸。其外證身體面目及爪甲小便盡黃，其內證食已即飢，此由酒食過度，脾胃有熱，復爲風濕所搏，瘀結不散，熱氣鬱蒸，故發是疾。若面色微黃，身體或青赤黑色皆見者，與純熱之證不同，當於濕家求之。諸黃疸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微熱。疸而不渴者可治，其渴而疸者難治。夫黃疸病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或因火劫其汗，或從濕得，熱在裏，當下之。

《玉機微義・黃疸門》　論傷寒陽證發黃　《保命集》云：凡發黃有六，有蓄血發黃，邪熱傳於太陽之本，小便先淋而黃，其人暴狂，內有血也，爲太陽發黃，本病也；濕熱發黃，太陰幷陽明之本，爲小便不利；風濕熱發黃，幷少陽也；寒濕發黃，太陽幷少陽也；結胸發黃，下之早，附太陽也；痞氣發黃，附太陰也。凡六者，各隨脈證標本而治之。大抵發黃從太陰、陽明

而論，脾胃皆土也，故見黃色，當從其脾病色黃。土氣化濕，非濕毒何能發黃也？

論陰證發黃　韓祇和云：病人三五日服下藥太過，虛其脾胃，亡其津液，渴飲水漿，脾土爲陰濕加之，與邪熱相會發黃，此陰黃也，當以溫藥治之。如兩手脈沉細遲，肢體逆冷，皮膚有粟起，或嘔吐，舌上有胎，遍身發黃，煩燥，欲於泥水中卧，小便赤少，皆陰候也。故陰黃多以熱湯溫之，或湯漬布搭其胸腹，或以湯盛瓢中，坐於臍下熨之，其病愈矣。曾治趙顯宗，病傷寒至六七日，因服下藥太過致發黃，其脈沉細遲無力，皮膚涼，發躁，欲於泥中卧，喘嘔，小便赤澀。先投茵陳橘皮湯，喘嘔止。次服小茵陳湯半劑，脈微出，不欲於泥中卧。次日又服茵陳附子湯半劑，四肢發熱，小便二三升，當日中大汗而愈。似此治愈者，不一一錄。凡傷寒病黃，每遇太陽或太陰司天歲，若下之太過，往往變成陰黃。蓋辰戌太陽寒水司天，水來犯土；丑未太陰濕土司天，土氣不足，即脾胃虛弱，亦水來侵犯，多變此證也。

按：已上論傷寒陰陽二證發黃，殆無餘蘊。大抵本形氣虛實，受證不同，用藥有汗下溫之禁，非若雜病之比也。我丹溪先生謂發黃如合麵相似，濕熱有微，甚及兼熱，兼寒，瘀血。所因不同，故治例不可不分。

《證治要訣・拾遺門・疸》　黃病曰疸，大略有五。黃，脾土色也，脾臟受傷，故病見於外，通身面目悉黃，幷宜生料五苓散加茵陳，或五苓散，平胃散各半帖，名胃苓飲。黃汗因脾胃有熱，汗出入水澡浴所致，故汗黃熱染衣，只宜前藥。黃疸因酒食過度，臟腑極熱，復爲風濕所搏，結滯不散，濕熱鬱蒸，故通身眼目悉黃，或發寒熱，亦宜前藥。酒疸因飲酒過傷而黃，俗名爲酒黃，宜乾葛煎湯，或梔子仁煎湯，調五苓散，或生料五苓飲加乾葛一錢。

有酒疸後變成腹脹，漸至面足俱腫，及遍身，宜藿香脾飲加木香三錢，或木香、麥蘗各半錢。

飲酒即睡，酒毒熏肺，脾土生肺金，肺爲脾之子，子移病而剋於母，故黃；又肺主身之皮膚，肺爲酒毒熏蒸，故外發於脾而黃。此二說故通。法當合脾肺而治，宜藿枇飲。

穀疸因失飢傷飽，胃氣熏蒸而黃，食畢即眩暈，宜紅丸子。

女勞疸，因色後爲水濕所搏，故額黑、身黃、小腹急滿、大便不利，以大麥一撮，同滑石、石膏末各一錢，煎。

諸疸，口淡，怔忡耳鳴，腳軟，當作虛治，宜四君子湯，吞八味丸。五味子、附子者，皆可用。不可過用涼劑，強通小便，恐腎水枯竭，久而面黑黃色，不治。

傷脾致疸，已見之前黃疸證下。外有暑毒傷脾，小便不利，亦能成疸，煎茆花湯，調五苓散。

諸失血後，多令面黃。蓋血爲榮，面色紅潤者，血榮之也。血去則面見黃色，譬之草木，春夏葉綠，遇秋葉黃，潤與燥之別也，宜養榮湯、枳歸湯、十全大補湯。妨食者，四君子湯加黃耆、扁豆各一錢，即黃耆四君子湯，加陳皮，名異功散，加此二味亦得。亦有遍身黃者，但黃不及耳目。

病瘧後多黃。蓋瘧謂之脾寒，脾受病故色見於面，宜理脾爲先，異功散加黃耆、扁豆各半錢。諸病後黃者，亦宜。

農民黃腫病，因飽作勞，脾氣不舒，宜楊法師勝金丸。

《丹溪心法・疸》　疸不用分其五，同是濕熱，如盒麵相似。輕者，小溫中丸；重者，大溫中丸。熱多，加芩、連。濕多者，茵陳五苓散，加食積藥。濕熱因倒胃氣，服下藥，大便下利者，參、耆加山梔、茵陳、甘草。

戴云：五疸者，周身皮膚幷眼如梔子水染。因食積黃者，量其虛實，下其食積。其餘但利小便爲先，小便利白，其黃則自退矣。

入方：

小溫中丸　治疸，又能去食積。

大溫中丸　治食積與黃腫，又可借爲制肝燥脾之用。脾虛者，以參、朮、芍藥、陳皮、甘草作湯使。

附錄：黃疸乃脾胃經有熱所致，當究其所因，分利爲先，解毒次之。諸疸口淡，怔忡耳鳴，腳軟，微寒發熱，小便白濁，此爲虛證。治宜四君子湯，吞八味丸，不可過用涼劑強通小便，恐腎水枯竭。久而面黑黃色，及有渴者不治；不渴者可治。黃疸，通身面目悉黃，宜生料五苓散加茵陳。又宜小柴胡加茵陳、茯苓、枳實，少加朴硝，《濟生》茵陳湯。《千金方》：東引桃根細者煎，空心服。穀疸，食已頭眩，心中怫鬱不安，飢飽所致，胃氣蒸衝而黃，宜小柴胡加穀芽、枳實、厚朴、山梔、大黃，《濟生》穀疸丸。酒疸，身目黃，心中懊憹，足脛滿，尿黃面黃而赤斑，酒過胃熱，醉卧當風，水濕得之，小柴胡加茵陳、豆豉、大黃、黃連、葛粉。脈微數，面目青黑，或大便黑，《三因方》白朮

散；脈弦澀，《三因》當歸白朮散、《濟生方》五苓加葛根湯。女勞疸，因房事後爲水濕所搏，故額黑身黃，小腹滿急，小便不利，以大麥一撮，同滑石、石膏末各一錢煎服。黃汗者，因脾胃有熱，汗出入水澡浴所致，故汗出黃染衣而不渴，《濟生方》黃耆散、茵陳湯。又以苦丁香如豆大，深吸鼻中，出黃水瘥。發黃，脈沉細遲，四肢逆冷，身冷，自汗不止，宜茵陳四逆湯。

附方：

茵陳蒿湯　治濕熱發黃，身熱，鼻乾，汗出，小便赤而不利。

《古今醫統大全・傷寒門》　發黃　傷寒發黃證，通身面目皆知，如薰黃如梅如橘，是因當汗不汗而生黃也，當利小便卻不利小便亦生黃也。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胸中水穀不消，太陰脾土應於肌肉，濕熱所蒸而至肌黃，治須泄熱滲濕爲先。有頭汗出，齊頸而還，渴飲水漿者，畜血也。大抵不外表裏鬱熱所致，其風寒所鬱者間而有之。傷寒至於發黃，爲病之已甚也，是以有不治者多矣。寸口近掌無脈，鼻氣冷者，不治。形體如烟薰，直視搖頭者，爲心絕，死。環口黧黑，柔汗發黃，爲脾絕，死。

發汗　發熱一身盡痛，面目俱黃，太陽中濕，麻黃湯、連翹赤小豆湯。脈浮而緊發黃者，不可下，麻黃各半湯。身熱不去，瘀血在裏而黃，小便微利，麻黃連翹赤小豆湯。

和解　往來寒熱，一身盡疼，小柴胡加梔子湯。脈浮絃，咳嗽，短氣，無汗，脇痛，鼻乾，嗜卧，一身及面目盡潮熱，小便不利，柴苓湯。

分利　發熱，頭汗，渴欲飲水，小便利，大便反快而黃者，五苓散、茵陳湯。小便不利，四肢沉重似瘧，不欲飲，茵陳五苓散，服此而小便如皂莢汁，則黃從小便出也。

陰黃當溫　傷冷中寒，脈弱，氣虛，小便如常，變爲陰黃，理中加茵陳湯。

韓祗和云：因下火過，脾胃虛，津液竭，飲水自傷，此陰濕傷脾變黃，茵陳茯苓湯、茯苓橘皮湯、小茵陳湯、茵陳四逆湯、茵陳茱萸湯。

《古今醫統大全・疸證門》　脈候

脈經曰：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皆發黃也。脈浮者，宜汗之，吐之。脈沉者，宜下之，利之。《要畧》曰：寸口脈浮而緩則爲風，緩則爲痹。痹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不行，尺脈浮，爲傷腎。趺陽脈緊爲傷脾。寸口近掌無脈，口鼻黑色，不治。

治法

治黃疸用子和三法分表裏極效　一身盡痛而黃者，濕邪勝在表也。傷寒當汗不汗則生黃，邪在表也，並宜汗之。不痛，乾燥熱勝而黃，脈沉弦者，邪在表也，宜先下之。上膈煩悶其脈浮或欲嘔者，宜先吐之，原發黃證皆其濕熱鬱結，必表裏分消，疎利之，立愈矣。

治黃疸必利小水爲捷徑　黃疸多爲脾濕不流并積熱而成，此病目睛，皮膚、小水皆黃，必須利小水乃爲捷徑，小水一清而黃即退。

疸證須有五種，總爲濕熱不散，身熱，身痛，發黃，小便澁，當滲利之。以五苓散、茵陳、黃連之類。

輕者小溫中丸，重者大溫中丸，熱多加黃連，濕多加茵陳，五苓散，加食積藥。

不治證　疸而渴者難治，疸而不渴者易治。

疸病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已上爲瘥。劇者爲難治。

寸口無脈，鼻出冷汗，腹膨，形如烟薰，搖頭直視爲難治。環口黎黑，油汗，發黃，爲脾絕，死不治。凡五疸久久變黑者，皆難治。

疸證服解利之藥久而不愈，及口淡，怔忡耳鳴，腳軟，憎寒發熱，小便濁，皆爲虛甚，宜四君子湯吞八味丸，不可強服涼藥通利以致脾氣虛弱，腎水枯涸，必至危篤。

額上黑，微汗出，手足心熱，薄暮則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腹滿者多難治，硝石礬石散主之。

藥方

通治疸證方

加味五苓散　治濕熱鬱滯爲疸，煩渴引飲，小便不利。

茯苓滲濕湯　治黃疸寒熱，嘔吐而渴，身目俱黃，小便不利，食少。

茵陳湯　治疸證發熱，大小便澁。

秦艽散　治五疸口淡，耳鳴，腳弱，發寒熱，小便白濁。

小溫中丸　治黃疸與食積，又可制肝燥脾，脾虛須用白朮。

大溫中丸。

必效散　治黃疸通用。

柴苓梔子湯　治黃疸清解之劑。【略】

黃汗

黃芪散　治汗黃，身腫，發熱，不渴，汗出染衣色黃。

芪芍桂酒湯　治汗出入水，從汗孔入，而成黃汗。【略】

黃連散　治黃疸大小便秘澀，壅熱，累效。

酒疸

葛根湯　治酒疸。

白朮湯　治酒疸因下後變成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韭狀，皮膚不仁，其脈微而數。

酒蒸黃連丸　治酒疸發黃，小便不利。【略】

穀疸

穀芽枳實小柴胡湯　治穀疸食已即飢而頭眩，心中鬱怫不安。【略】

茵陳附子乾薑甘草湯　因服寒藥過度，身目俱黃，皮冷，心下痞，眼澁不開，自汗，小便利。

黑疸

黃疸久久變爲黑疸，身黃額黑，或身面俱黑是也。酒疸下之久爲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韭狀，大便黑，皮膚不仁，雖有白朮湯治法，多難愈。

易簡諸方

一方：治黃疸變成黑疸，醫所不治者，用土瓜根，不拘多少，搗取汁一盞，空心作一服，不愈再服。

食療方：治黃疸，用生茅根一握，細切，以豬肉一斤同煮，以熟爲度，食肉飲汁愈。

又方：用好蘿紋秦艽一兩，咀作二貼，用好酒一盞，煎至半盞，空心服，得利止。

又方：用蘿蔔子炒爲末，白飲調下方寸匕，日三服。

一方：治黑疸多死，急用瓜蔞根搗汁六合，頓服，當有黃水從小便中出，如未出，更服之。

一方：治黃疸，以絲瓜連子燒灰存性爲末，因鈣病鈣湯下，酒病酒調下，數服愈。

一方：以梅樹根酒煎服，效。

一方：治疸，用麻黃一把去節，以綿裹，用醇酒五盞，煎取半盞，去查，不拘時溫服之。又治傷寒證發黃疸，宜汗之則愈。冬月酒煎，春夏用水。

一方：治急黃疸，以百合蒸和蜜食之，效。一種紅花者，名山丹，不可食。白花者即百合也。

一方：治疸，皮膚眼目如金色，小便赤，取青小麥搗汁，每服一盞，空心服。或取青麥苗搗汁，不拘時多服良。【略】

一方：用葛根一味，加白豆蔻五粒，酒煎，空心服，效。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濕類・黃疸》　黃疸須知有濕乾，發黃，譬如盒麴，五疸，同歸濕熱。蓋濕熱熏蒸血熱，土色上行面目，延及爪甲身體俱黃，黃即疸也。乾黃熱勝，色黃而明，大便燥結；濕黃濕勝，色黃而晦，大便潤利。又濕病與黃病相似，但濕病在表，一身盡痛，黃病在裏，一身不痛。渴多喘滿治之難。凡疸，以十八日爲期，十日以外，入腹喘滿渴多，面黑者死，要知疸兼雜症最多，脾胃稍實，更斷厚味可治。酒色傷，恣口腹者難。汗溺俱黃身體腫，汗出染衣亦黃，身腫者，曰黃汗。因陽明表熱多汗，帶汗入水，宜桂枝苦酒湯、茵陳湯。小溺，面目，牙齒，肢體如金，曰黃疸。因暴熱用冷水洗浴，熱留胃中，故食已善飢，安卧懶動，宜茵陳三物湯加木通、瓜蔞仁、石膏，或單桃根煎湯服之。頭眩懊憹發赤斑。食已頭眩腹脹，曰穀疸。因胃熱大飢過食，停滯胸膈，宜小柴胡湯加穀芽、枳實、山梔，或穀疸丸、紅丸子。傷冷食，肢厥者，四逆湯加茵陳。心胸懊憹，欲吐不食，腹如水狀，足心熱，脛滿面發赤斑，眼黃鼻癰，曰酒疸。因大醉當風入水，酒毒留於清道，初起令病人先含水，后以瓜蒂末一字搐鼻，吐出黃水，次服葛朮湯，探吐亦可。熱者，小柴胡湯加茵陳、白木、豆豉、乾葛、黃連、澤瀉。便閉者，梔豉枳實湯加大黃，或酒蒸黃連丸。如酒后犯房，瘀熱入心成疸者，妙香散；痰火入肺成疸，咳嗽見血，喉腥，及婦人血崩，龍腦鷄蘇丸。甚則額黑小腹滿，額上黑，微汗，手足心熱，薄暮即發，膀胱小便不利，曰女勞疸。因大熱犯房入水，腎虛從脾氣上行，虛者，四白湯、秦艽飲子、小菟絲子丸；熱者，古礬硝散、滋腎丸。陰經嘔吐陽熱寒。諸疸，發於陰經必嘔，小半夏湯。發於陽經必有寒熱，小柴胡湯加山梔。虛勞口淡腳軟弱。內虛發黃，口淡，怔忡耳鳴，腳軟，微寒發熱，白濁。氣虛，四君子湯。血虛，四物湯合四苓散加茵陳、麥門冬。氣血俱虛，人參養榮湯、八味丸。如飲食、勞役失節，中寒生黃者，黃芪建中湯、理中湯。食積者，二陳湯加砂仁。外感瘀血詳傷寒。凡時行感冒及伏暑解毒未盡，蓄熱在內及宿食未消，皆能發黃。大要，時疫癘痢發黃，瘴疸丸。風症，色黃帶青，小柴胡湯加茵陳。寒症，色黃帶黯，理中湯加茵陳、青皮、枳實。無汗者，用麻黃三錢，酒煎溫服以汗之。暑濕症，色黃帶赤，五苓散加茵陳最妙。瘀血發黃，喜狂喜忘，便黑，詳傷寒。治分表裏滲爲妙，治疸表症，小柴胡湯微汗之；表少裏多者，茵陳五苓散滲之。半表裏者，梔子柏皮湯、茵陳三物湯、一清飲子和之。裏急者，茵陳湯下之，就中尤以滲利爲妙。通

用五苓散爲主，濕多，倍茵陳。食積，加三棱、莪朮、砂仁、神麴。熱，加芩、連、草龍膽。小便不利，加山梔；胃弱，合平胃散，去厚朴，加茵陳、黃連、山梔、防己、枳實。溫中兼補腎與肝。疸屬脾胃，不可驟用涼藥傷胃，輕則嘔噦，重則喘滿。又酒疸下之，則成黑疸，不渴便利者，俱宜六君子湯，加茵陳、蒼朮、山藥以溫中。甚者，小溫中丸、大溫中丸、退黃丸。若虛損，猶宜滋補肝腎，眞陽之精一升，而邪火自斂。若必用茵陳強利小便，枯竭肝津腎水，則疸病幸痊，而雀目腫脹又作，愼之！

《古今醫鑑・五疸》　脈　五疸實熱，脈必洪數。其或微濟，證屬虛弱。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必發黃也。

病　夫疸者，黃病也。其證有五：曰黃汗，曰黃疸，曰酒疸，曰穀疸，曰女勞疸。須有五者之分，而病原不過濕與熱鬱蒸於脾，使面目肢體發黃，如梔子水染也。

治　治法但利小便爲先，溺白黃自退矣。若食積黃者，量其虛實下之。一、外有傷寒病，陽明內實，當下而不得下，當汗而不得汗，當利而不得分利，故使濕熱拂鬱內甚，皆能令人發黃病也。先哲製茵陳五苓散、茵陳湯、茯苓滲濕湯之類以治之。

一、又有時氣、傷寒、傷風、伏暑，解散未盡，亦令人發黃。如有其狀，口淡，怔忡耳鳴，腳弱，微寒微熱，小便白濁，此爲虛證。不可妄用涼藥，愈傷氣血。

一、疸病面黑黃色而作渴，腹脹者，難治。【略】

茯苓滲濕湯　治濕熱發黃，汗黃，尿赤。

《醫方考・五疸門》　桂枝加黃耆湯　黃汗，身體疼重，發熱，兩脛自冷，此方主之。黃汗者，汗出皆黃，沾衣有色也。得之，汗出時入水取浴，水從汗孔入，濕鬱于表，故病黃。邪傷其衛，故自汗。濕熱相搏，故身體疼重而發熱。病原寒水所傷，寒氣屬陰，水性就下，故兩脛自冷。客者除之，故用桂枝之辛甘以解肌表之邪。泄者收之，故用芍藥之酸寒以斂榮中之液。虛以受邪，故用黃耆之甘溫以實在表之氣。辛甘發散爲陽，故生薑、甘草可以爲桂枝之佐。乃大棗者，和脾益胃之物也。

茵陳五苓散　發黃，小便不利者，此方主之。熱病小便不利，濕熱內蓄，勢必發黃。茵陳，黃家神良之品也，故諸方多用之。豬苓、澤瀉、茯苓、白朮，味平而淡，故可以導利小水。官桂之加，取其辛熱，能引諸藥直達熱邪畜結之處。經曰：甚者從治。此之謂也。

茵陳茯苓湯　發黃，小便澀，煩燥而渴者，此方主之。實熱在內，其熱不得泄越，故發黃。小便澀者，熱之所注也。煩燥者，熱犯上焦清陽之分也。渴者，邪熱蒸灼，不能生液潤喉也。是方也，茵陳主黃疸，佐以茯苓、豬苓則利水，佐以滑石則利熱，佐以桂枝則同氣相求，直達熱邪之巢穴。內熱既去，則津液自生，氣自化，小便自利，煩渴自除，身黃自愈矣。

茵陳梔子大黃湯　發黃，小便赤澀，大便秘結，此方主之。茵陳苦寒，能利黃疸。梔子瀉火，屈曲而下，能療小便之赤澀。大黃能攻大便之秘結，此衆人之所共知。大小既利，則濕熱兩泄而黃自除矣。

梔子栢皮湯　發黃，身熱不止，大小便利者，此方主之。發黃，身熱不止者，陽邪未去也。大便利，故不用大黃。小便利，故不用五苓。但以梔子、栢皮之苦勝其熱，甘草之甘緩其勢，則治法畢矣。

枳實梔子豆豉大黃湯　發黃，身熱，腹痛，右關脈滑者，名曰穀疸，此方主之。酒疸同。發黃，身熱，少火鬱也。腹痛，右關脈滑，水穀積也。故用枳實、大黃攻其水穀之積，梔子、豆豉解其少火之鬱。又曰：梔子、豆豉，仲景嘗用之以吐懊憹。枳實、大黃，仲景嘗用之以下胃實，故酒疸欲吐，穀疸腹痛，此方皆主之。

茵陳四逆湯　發黃，脈沉而遲，肢體冷逆，腰以上自汗者，此方冷服。此陰證發黃也。陰寒盛于下，則戴陽于上，故上體見陽證，下體見陰證。陰盛於下，故見陰脈之沉遲，兼陰證之四逆，陽戴于上，故見陽證之發黃，上體之自汗也。茵陳，治黃之要藥，故無分于寒熱而用之。附子、乾薑、炙甘草，回陽之要品也，故有陰寒即用之。然必冷服者，恐薑、附發于上焦陽盛之區，而下部陰寒之分反不及也。是方也，韓祇和、李思訓、朱奉議咸用之矣。【略】

抵當丸　畜血發黃者，此方主之。陽邪瘀熱在裏，少腹鞕滿，小便自利而發黃者，爲畜血發黃。苦走血，鹹軟堅，故用水蛭、蟲蟲以逐敗血。滑利腸，寒下熱，故用桃仁、大黃以下血熱。他如《傷寒門》桃仁承氣湯亦可酌用。

大溫中丸　此調理穀疸、酒疸之方也。方名溫中者，主療濕鬱于中之義也。水穀酒食，無非濕化，傳化得宜則治，一或積于中宮，則遏少火，熱而病黃矣。故用蒼朮、香附、陳皮、青皮、厚朴以平胃中之敦阜而利其氣，氣利則水穀不滯。用三棱、莪朮以削堅，削堅則積滯漸除。用針砂者，一借其兌金

之令，以伐土中之木邪，一用其清肅之氣，以除少火之蒸熱也。甘草之用，和中而協諸藥爾。

棗礬丸　穀疸身目俱黃，此方亦良。水穀癖積于中，抑遏肝腎之火，久久鬱熱，故身目俱黃。是方也，綠礬鹹寒，能軟痰癖，而勝濕熱。棗肉甘溫，能益脾胃，而補中宮。平胃散者，蒼朮、厚朴、陳皮、甘草也。蒼朮、厚朴，所以平胃家敦阜之氣而除積飲。陳皮、甘草，一以利氣，一以和中，乃調胃之意也。

《醫林繩墨・黃疸沙赤白火丹》　時之所生黃疸沙也，赤白火丹也，是皆濕熱之症。東南之地，天多陰雨，地多水濕，夜多霧露，日多濕蒸，所生之物過傷於濕，所食之水泛濫而土氣勝，所居之室潮濕熱蒸。又遇元虛之人，房事過多，脾胃不健，中氣不清，滯結中焦不能運濕，復挾火熱則鬱而生黃，有如盦麴相似，致使熱透皮膚而爲疸沙也。其症面目肢體俱黃，小便紅赤，或便溺沾衣有如枝栢之汁，胸腹脹悶，噯氣不順，四肢倦怠，大便雖去而不流利，治宜平地木、仙人對坐草，或石茵陳，或荷包草搗爛，以生白酒和汁飲之自可。如胸膈不利加生香附，如小便不通加車前草，如痰喘者加雪裏青。如用古方則宜茵陳五苓散以滲濕解熱，此治之無不驗者也。然其症黃如橘黃而明者生，黃如薰黃而黑暗者死。又舌上無胎者生，舌胎而黃焦黑者死。至於火丹一症，其名丹者，謂如丹毒之見也。患者頭面白腫，胸腹脹悶，腿足浮腫，小水不利，氣急生痰。其腫發白癍如銅錢之大，圈圈圓圓，有若蒼斑之見，間有赤者，此濕傷血分，久變爲熱也。治者宜清熱涼肌之劑，如荷包草搗爛腫處擦之，隨手可消，生酒和服，中氣自清。不知者，有見腫症作脾虛治之，或見濡脈作元虛治之，此治一差謬卽千里，非惟腫脹尤甚，亦且中氣鬱悶而不進飲食，生痰作喘焉，其治既錯，後欲救之不可得矣。

愚按：此症疸雖有五，均屬濕熱傷脾所致，當分虛實，俱宜清熱滲濕爲主，以四苓散或五苓散加茵陳按症治之，或以地漿水服之亦可，糞清服之亦可。皆能約制濕熱，清利脾土。切不可用香燥助熱等藥也。

治法　主意此症濕化爲熱，有熱而無濕也，所以利於草藥糞清地漿之類，口渴者服地漿水妙。

黃疸主方

茵陳五苓散　滲濕解熱，幷治傷寒汗太早發爲黃疸。用生料五苓散一兩，入茵陳半兩。久病宜固脾胃，倍白朮。氣虛脈弱加參。欲便小水，可加半夏、車前子、木通、柴胡。五苓本方：白朮八分、茯苓一錢一分、肉桂三分、豬苓、澤瀉各一錢。

四苓散　水濕傷脾，色見於外。而陰黃加炮薑、茵陳。如脈沉，身冷，從陰治，加附子。

附效方脾胃爲濕熱所傷，氣血漸弱，服此收功。

參朮健脾散　治發黃日久，脾胃虛弱。色疸加黃芪。

《丹臺玉案・黃疸門》　黃疸之症，皆濕熱所成。濕氣不能發泄則鬱蒸而生熱，熱氣不能宣暢則固結而生濕。濕得熱而益深，熱因濕而愈熾。二者相助而相成，愈久而愈甚者也。然求其濕熱之所由生，未有不由於大醉大飽，及醉飽後貪睡久卧，與努力行房而得者。或醉飽後入水洗浴，寒氣斂束，密其腠理，汗不得出，以致濕熱相感而成此病焉。外不得汗，內不得瀉，薰蒸濡染，流入皮膚，上達面目，下至足趺，中及手臂、前腹、後背，皆如塗金，小便赤如薑黃，猶之罨鹽、罨醬，因濕熱而變其色也。大法：上半身黃甚，則宜發汗，下半身黃甚，則宜利小便，以分消其濕而兼以退熱之劑。然又必觀其所傷之物而消化之，非徒治其濕熱而已。其疸有五，酒疸、黃疸、黃汗、穀疸、女勞疸，須有種之分。病源起之於濕熱，欲知其不治之症，何以辨之？曰黃疸變黑如烟塵者死，小便如膏者死，腹脹者死，飲食太少死，若眼漸白，小便長者，病將退也。

脈云

五疸實熱，脈必洪數，其或微濇，症屬虛弱。

立方

茵陳清濕湯　治濕熱傷脾，四肢困倦，身體麻木，飲食不化，小便不利。

【略】

瀉濕湯　治酒疸作渴者。

參桂通濕湯　治疸症脈虛便赤。

又方：　治諸疸，取小麥秧杵汁絞飲，晝夜飲三四次，愈。

調元滲濕湯　治腎疸，目與渾身金色，小便赤澀。

梔子大黃湯　治酒疸，心中懊憹或作心痛。

清利湯　治黃疸腹脹，小便不利，表和裏實，以此下之。

黃連飲　治疸症，大小便秘澀壅熱。

除濕湯　治黃疸內熱，嘔吐而渴，欲飲冷水，身體面目俱黃，小便不利。

牛黃散　治酒疸、穀疸及水氣蠱症，飲酒太過，宿食積久，面目甚黃，通身浮腫，肚腹如鼓。

秘方　治傷食成疸。

山查　厚朴　阿魏　麥芽各二錢　神麴　青皮　枳實各一錢　茵陳　蘿蔔子各三錢

加燈心三十莖，食前服。

效驗方　治黃疸久久不愈。

茵陳一兩爲末　紅棗每一歲一枚

水一碗半，煎八分，空心食棗幷湯。

神效丸　治好食諸物，停積成黃疸者。

養榮丸　治五疸，體弱血虛，口淡耳響，微寒發熱，小便白濁。

滑石散　治女勞疸幷濕疸。

秦艽飲子　治黃疸，口淡咽乾，惡寒發熱。

穀疸丸　專治穀疸。

又方：　治黃疸久不愈者。

桃樹根向東行者一束，洗淨切碎，煎二三碗，空心服之。如人行二十里，即欲大便，下盡黃水，疸即時愈，不可謂全安而不調理，須必服參桂通濕湯調補，庶不生他症。

又方：　治五疸。

老絲瓜連子燒存性，爲末，因麵病者麵湯下，酒病者酒下。

又方：　治濕疸。

萬年青搗汁，加煮酒飲三四鍾愈，如大便不實者忌之。

附黃腫

人有病黃腫者，不可誤以爲黃疸。蓋黃疸者，遍身如金，眼目俱黃，而面無腫狀。又呼曰黃胖、黃腫之黃，則其色帶白，而眼目如故。雖同出脾胃而病形不同，醫者當審而治之。黃疸之起由於濕熱蒸染，而黃腫之症則濕熱未甚，而多因蟲積食積之爲害也。或偶吞硬食過多，礙其脾家道路，經久不消，脾胃失運化之權，濁氣上騰，故面部黃而且浮，手足皆無血。有蟲者，又吐黃水，毛髮直指，肌膚不澤，且好食生米、茶葉之類者是也。若腫及四肢者雖治，腫及腹者不治。飲食減少者不治，以其無胃氣也。

大溫中丸　專治黃胖。

附黃汗

黃汗之爲病，身體腫兼發熱，汗出而渴，其汗沾衣，其色黃如梔汁染者，脈來沉細，此症因何而得之？人若以汗出時入水而浴，病從毛孔中入得也。

薯桂酒　治黃汗。

又方：

黃柏　黃蓍各一錢　棗仁　人參　牡蠣　黃連　白朮各一錢五分

水煎，不拘時服。

《醫宗必讀・黃疸》　經曰：溺黃赤，安卧者，黃疸。《論疾診尺篇》曰：身痛色微黃，齒垢黃，爪甲黃，黃疸也。溺黃赤安卧，脈小而寒，不嗜食，《正理論》謂其得之女勞也。已食如飢者，胃疸。消穀善飢，胃也。《論疾診尺篇》曰：脈小而澀不嗜食，寒也，治疸者須知寒熱之別。目黃者，曰黃疸。目者，宗脈所聚，諸經有熱，上熏於目，故黃疸者目黃。

愚按：黃者，中央戊己之色，故黃疸多屬太陰脾經。脾不能勝濕，復挾火熱，則鬱而生黃，譬之盦麵相似。以濕物而當暑月，又加覆蓋，濕熱相搏，其黃乃成。然濕與熱又自有別，濕家之黃，色暗不明；熱家之黃，色光而潤。亦有脾腎虛寒，脈沉而細，身冷自汗，瀉利溺白，此名陰黃。茵陳薑附湯、理中湯、八味丸。汗出染衣，色如柏汁，此名黃汗，黃耆湯、耆芍桂苦酒湯。挾表者，脈浮，汗之而愈，桂枝加黃耆湯。挾裏者，腹脹，下之而安，大黃硝石湯。食傷有穀疸之名，茯苓茵陳梔子湯。酒傷有酒疸之治，葛花解醒湯加茵陳葉。若夫御女勞傷，則膀胱急而小便自利，微汗出而額上色黑，手足心熱，發以薄暮，加味四君子湯、東垣腎疸湯。統言疸證，清熱導濕，爲之主方，茯苓滲濕湯。假令病久脾衰胃薄，必以補中，參朮健脾湯。

脈候　脈洪泄利而渴者死，脈小溺利不渴者生。寸口近掌處無脈，口鼻冷者死。疸毒入腹，喘滿者死。年壯氣實，脈大易愈。老人氣虛，脈微難瘥。

茯苓滲濕湯　清濕熱，利小便。

加味四君子湯　治色疸，及久疸不愈。

腎疸湯　治女勞成疸。

參朮健脾湯　治久黃脾虛食少。

茵陳薑附湯　治陰黃脈沉微，小便利或瀉。

蔓菁散　治陰黃汗染衣，涕唾黃。

《景岳全書・雜證謨・黃疸》　論治

一、陽黃證，多以脾濕不流，鬱熱所致，必須清火邪，利小水，火清則溺自清，溺清則黃自退。輕者宜茵陳飲、大分清飲、梔子檗皮湯之類主之。若閉結熱甚，小便不利，腹滿者，宜茵陳蒿湯、梔子大黃湯之類主之。

一、陰黃證，多由內傷不足，不可以黃爲意，專用清利，但宜調補心脾腎之虛，以培血氣，血氣復則黃必盡退，如四君子湯、五君子煎、壽脾煎、溫胃飲之類，皆心脾之要藥也。若六味丸、八味丸、五福飲、理陰煎，及左歸、右歸、六味回陽等飲，皆陰中之陽虛者所宜也。若元氣虛不至甚，而兼多寒濕者，則以五苓散、四苓散，或茵陳五苓散之屬加減用之，亦可。

一、傷寒發黃，凡表邪未清，而濕熱又盛者，其證必表裏兼見，治宜雙解，以柴苓湯，或茵陳五苓散主之。若內熱甚，而表邪仍在者，宜柴苓煎主之。若但有濕熱內實脹閉等證，而外無表邪者，宜茵陳蒿湯主之。若因內傷勞倦，致染傷寒者，亦多有發黃之證，但察其本無濕熱實邪等證，即當以陰黃之法調補治之，或用後韓祇和法亦可，若但知攻邪，則未有不敗。故孫眞人曰：黃疸脈浮者，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芪湯，此即補虛散邪之法也。外傷寒門別有正條，所當並察。

一、膽黃證，皆因傷膽而然，膽既受傷，則臟氣之損敗可知，使非修緝培補，則必至決裂，故凡遇此等證候，務宜大用甘溫，速救元氣。然必察其所因之本，或兼酸以救其散亡，或兼澀以固其虛脫，或兼重以鎮其失守之神魂，或以開導利害以釋其不解之疑畏。凡諸用藥，大都宜同陰黃證治法，當必有得生者。治此證而更加剋伐分利，則眞如壓卵矣。

《醫門法律・黃疸門》　合論《金匱》桂枝黃芪湯、小柴胡湯、麻黃醇酒湯三方　仲景治傷寒方，首用麻黃湯爲表法。今觀《金匱》治黃瘅之用表，主之以桂枝黃芪湯、小柴胡湯，附之以《千金》麻黃醇酒湯，明示不欲發表之意。故其方首云：諸病黃家，但利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芪湯。可見大法當利小便，必脈浮始可言表。然瘅證之脈，多有榮衛氣虛，濕熱乘之而浮，故用桂枝黃芪湯，和其榮衛。用小柴胡湯，和其表裏，但取和法爲表法，乃仲景之微旨也。而表實發黃，當汗之證，豈曰無之？再取《千金》麻黃醇酒湯一方附入，必不自出麻黃峻表之方，背立法之本意，又仲景之苦心也。讀此而治病之機，宛然心目矣。

桂枝黃芪湯　表虛者必自汗，汗雖出而邪不出，故用桂枝、黃芪以實表，然後可得驅邪之正汗，此義不可不知。

小柴胡湯　邪正相擊。在下則痛，在上則嘔，即《傷寒論》邪高痛下之旨也。故取用和表裏之法，和其上下。

《千金》麻黃醇酒湯　表有水寒，入於榮血，閉而不散，熱結爲黃。故賴麻黃顓力開結散邪，加醇酒以行之也。

合論《金匱》大黃硝石湯、梔子大黃湯、茵陳蒿湯三方　濕熱鬱蒸而發黃，其當從下奪，亦須倣治傷寒之法，裏熱者始可用之，重則用大黃硝石湯，蕩條其濕熱，如大承氣湯之例。稍輕則用梔子大黃湯清解而兼下奪，如三黃湯之例。更輕則用茵陳蒿湯，清解爲君，微加大黃爲使，如梔豉湯中加大黃如博棋子大之例。是則汗法固不敢輕用，下法亦在所愼施，以瘅證多夾內傷，不得不回護之耳。

大黃硝石湯　熱邪內結而成腹滿，與傷寒當急攻下之證無異，故以大黃、硝石二物，蕩邪開結。然小便赤，則膀胱之氣化亦熱，又藉藥皮、梔子寒下之力，以清解其熱也。

梔子大黃湯　此治酒熱內結，昏惑懊憹之劑。然傷寒證中有云：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是則諸凡熱甚於內者，皆足致此，非獨酒也。

茵陳蒿湯　此治穀瘅寒熱不能食之方。然此繇脾胃內鬱之熱，外達肌膚，與外感之寒熱少異。熱壅於胃，故不能食。方中但治裏熱，不解表邪。從可識矣。

論瓜蒂湯方　瓜蒂湯，吐藥也。邪在膈上，淺而易及，用此湯以吐去其黃水，正《內經》因其高而越之之旨也。然此亦仲景治傷寒之正方，曷爲治瘅證。但附於後，是亦不欲輕用之意矣。

合論《金匱》小建中湯、小半夏湯二方　黃瘅病爲濕熱之所釀矣，然有濕多熱少者，有濕少熱多者，有濕熱全無者，不可不察也。仲景慮瘅病多夾內傷，故爾愼用汗吐下之法。其用小建中湯，則因男子發黃，而小便自利，是其

裏無濕熱，惟以入房數憂其陽，致虛陽上泛爲黃耳。故不治其黃，但和榮衛以收拾其陽，聽其黃之自去，卽取傷寒邪少虛多，心悸而煩，合用建中之法以治之。此其一端也。又有小便本赤黃，治之其色微減，卽當識其蘊熱原少，或大便欲自利，腹滿上氣喘急，卽當識其脾濕原盛，或兼寒藥過當，宜亟用小半夏湯，溫胃燥濕，儻更除其熱，則無熱可除，胃寒起而呃逆矣，此又一端也。凡治濕熱而不顧其人之虛寒者，觀此二義，能無悚惕耶。

小建中湯　卽桂枝湯倍芍藥加膠飴也。男子數擾其陽，致虛陽上泛爲黃，用此湯固護其衛，則陽不能外越。而芍藥之酸，收其上泛之陽以下歸於陰。甘草、膠飴倍其中土，土厚則所收之陽不能復出，此天然絕妙之方也。然必小便自利證非濕熱者乃可用之，不然，寧不犯酒家用桂枝，嘔家用建中之大禁乎？

小半夏湯　小便色小變而欲自利，濕雖積而熱則微，若其脾濕不行而滿，脾濕動肺而喘，此但當除濕，不可除熱，熱除則胃寒氣逆而噦矣。凡遇濕多熱少之證，俟其熱小除，卽用此以溫胃燥濕，其治熱多濕少，當反此推之。

合論《金匱》豬膏髮煎、茵陳五苓散二方　此治濕熱中重加燥證之方也。燥者秋令也。夏月火炎土燥，無俟入秋，濕土轉燥之證已多，不可不察。況乎鬱蒸之濕熱，必先傷乎肺金，肺金一燥則周身之皺揭禁固，有不可勝言者。所以仲景於癉證中出此二方。後人罔解其意，按劒相眄，不敢取用，詎不深可惜乎。然燥有氣血之分，豬膏煎藉血餘之力，引入血分，而潤其血之燥，幷藉其力開膀胱瘀血，利其小水，小水一利，將濕與熱且俱除矣。其五苓散，原有燥濕滋乾二用，今人頗能用之。《本草》言茵陳能除熱結黃癉，小便不利，用之合五苓以潤氣分之燥，亦幷其濕與熱而俱除矣。製方之妙，夫豈思議之可幾哉。

豬膏髮煎　《肘後方》云：女勞癉身目盡黃，發熱，惡瘡，少腹滿，小便難，以大熱大勞交接入水所致者用此方。又云：五癉，身體四肢微腫，胸滿，不得汗，汗出如黃蘗汁，由大汗出入水所致者，豬脂一味服。其意以身內黃水，因受外水遏抑而生，與仲景治血燥之意相遠。惟《傷寒類要》云：男子女人黃癉，食欲不消，胃脹熱，生黃衣在胃中，有乾屎使然。豬脂煎服下乃愈，是則明指血燥言矣。蓋女勞癉，血瘀膀胱，非直入血分之藥，必不能開。仲景取用蝨蟲、水蛭、礬石，無非此義。然蝨蛭過峻，不可以治女勞。礬石過燥，又不可以治女勞之燥。故更立此方以濟之。世之入多寶山而空手歸者，可勝道哉。

茵陳五苓散　濕熱鬱蒸於內，必先燥其肺氣，以故小水不行。五苓散開腠理，致津液，通血氣，且有潤燥之功。而合茵陳之辛涼，清理肺燥。肺金一潤，其氣清肅下行，膀胱之壅熱立通，小便利而黃去矣。

論《金匱》硝石礬石散方　此治女勞癉之要方也。原文云：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爲女勞。得之膀胱急，小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癉。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硝石礬石散主之。從來不解用硝石之義。方書俱改爲滑石礬石散。方下謬云以小便出黃水爲度，且幷改大黃硝石湯爲大黃滑石湯。醫學之陋，一至此乎！夫男子血化爲精，精動則一身之血俱動，以女勞而傾其精，血必繼之。故因女勞而尿血者，其血尚行，猶易治也。因女勞而成癉者，血瘀不行，爲難治矣。甚者血瘀之久，大腹盡滿，而成血蠱，尤爲極重而難治矣。味仲景之文及製方之意，女勞癉非亟去其膀胱少腹之瘀血，萬無生路。在傷寒熱瘀膀胱之證，其人下血乃愈。血不下者，用抵當湯下之，亦因其血之暫結，可峻攻也。此女勞癉畜積之血，必匪朝夕，峻攻無益，但取石藥之悍，得以疾趨而下達病所。硝石鹹寒走血，可消逐其熱瘀之血，故以爲君。礬石《本草》謂其能除錮熱在骨髓，用以清腎及膀胱藏府之熱，並建消瘀除濁之功。此方之極妙極妙者也。以陳無擇之賢，模稜兩可其說，謂無發熱惡寒脈滑者，用此湯。若發熱惡寒，其脈浮緊，則以滑石石膏治之。青天白日，夢語喃喃，況其他乎！世豈有血畜下焦，反見浮滑且緊之脈者乎？妄矣！妄矣！

夏月天氣之熱，與地氣之濕交蒸，人受二氣，內鬱不散，發爲黃癉，與盦醬無異，必從外感汗下吐之法，去其濕熱。然夏月陽外陰內，非如冬月傷寒，人氣伏藏難動之比。仲景愼用三法之意，昌明之矣。其穀癉、酒癉、女勞癉則人自內傷，與外感無涉。仲景補《內經》之闕，曲盡其微，昌幷明之矣。至於陰癉一證，仲景之方論已亡，千古之下，惟羅謙甫茵陳附子乾薑甘草湯一方，治用寒涼藥過當，陽癉變陰之證，有合往轍，此外無有也。今人但云陽癉色明，陰癉色晦。此不過氣血之分，辨之不清，轉足誤人。如酒癉變黑，女勞癉額上黑，豈以其黑遂謂陰癉，可用附子、乾薑乎？夫女勞癉者，眞陽爲血

所壅閉，尚未大損，瘀血一行，陽氣即通矣。陰癉則眞陽衰微不振，一任濕熱與濁氣敗血，團結不散，必復其陽，錮結始開。儻非離照當空，幽隱胡繇畢達耶？學者試於前卷方論中究心焉，思過半矣。

律三條

黃癉病得之外感者，誤用補法，是謂實實，醫之罪也。黃癉病得之內傷者，誤用攻法，是謂虛虛，醫之罪也。陰癉病誤從陽治，襲用苦寒，倒行逆施，以致極重不返者，醫殺之也。

陰癉無熱惡寒，小便自利，脈遲而微，誤開鬼門，則肌膚冷鞕，自汗不止。誤潔淨府，則膀胱不約，小便如奔，死期且在旦暮，況於吐下之大謬乎？即以平善之藥遷延，亦爲待斃之術耳。在半陰半陽之證，其始必先退陰復陽，陰退乃從陽治。若以附子、黃連合用，必且有害，奈何純陰無陽，輒用苦寒耶。【略】

小兔絲子丸　治女勞癉，治腎氣虛損，五勞七傷，少腹拘急，四肢痠疼，面色黧黑，唇口乾燥，目暗耳鳴，心忪氣短，夜夢驚恐，精神困倦，喜怒無常，悲憂不樂，飲食無味，舉動乏力，心腹脹滿，腳膝痿緩，小便滑數，房室不舉，股內濕癢，水道澀痛，小便出血，時有遺瀝，並宜服之。久服塡骨髓，續絕傷，補五藏，去萬病，明視聽，益顏色，輕身延年，聰耳明目。【略】

參朮健脾湯　治發黃日久，脾胃虛弱，飲食少思。【略】

秦艽湯　治陰黃不欲聞人言，小便不利。【略】

一清飲　治癉證發熱。【略】

青龍散　治風氣傳化，腹內瘀結，面目黃，風氣不得泄，爲熱中，煩渴引飲。

《證治彙補・黃病章》　內因

發黃譬如盦麵相似，多因飲食勞倦致傷脾土，不能運化，濕熱內畜，無由發洩，流于脾肉，遍于四肢。凡鬱鬱不得志之人，多生此病。《指掌》是脾虛爲本，濕熱爲標，當于標本緩急審之。《三錫》

外候

濕熱薰蒸，土氣洋溢，面目爪甲身體俱黃。外則肌肉微腫，一身盡痛。內則胸腹滿悶，噯氣不舒，日晡潮熱，四肢倦怠，大便去而不快，小便赤而短少，或溺出沾衣，猶如栢染。《彙補》

疸分陰陽

諸疸發于陰經必嘔惡，發于陽經必寒熱。《彙補》

疸分難易

疸症口渴其病難治，疸而不渴其病易治。又焦黃難治，淡黃易治。其壯年氣盛脈大易治，老人氣弱脈微難治。《彙補》

黃汗

黃汗者汗出染衣，色如薰黃，身腫且痛，雖發熱而不渴，暮則煩躁不眠。因脾熱汗出入水澡浴，爲風所閉，熱留皮膚所致，屬表症，宜解熱濕和其榮，用丁香畜鼻法，畜去黃水自愈。《彙補》

黃疸

黃疸者，小溺、面目、牙齒、指甲、肢體皆黃，食已善飢，安卧懶動，憎寒壯熱，日晡轉甚。因臟腑不和，水穀相併，濕熱蒸鬱，邪留胃中，復爲風熱所搏，結滯不散，內蒸外鬱，病屬裏症。便閉者攻之，溺澀者利之，二便利者清解之。《彙補》

穀疸

穀疸者，發寒熱，不能食，食已頭眩，腹脹不安，心煩怫鬱，右關脈滑。因胃熱大飢，因而過食，停滯中脘，病屬中焦。宜先去水穀之積滯，次解胃之鬱熱。《彙補》

酒疸

心胸懊憹，欲吐不食，腹如水狀，足心熱，足脛滿，小便黃，眼黃鼻燥，面發赤斑。因大醉當風，毒留清道，病屬上焦。脈浮洪者，當探吐。設或誤下，邪陷腎中，變成黑疸，面黑目青，如噉蒜薤，大便黑，膚粗燥。其脈微弱者，不治。《彙補》

女勞疸

女勞疸者，黃如灰色，額黑頭汗，手足心熱，薄暮不發熱，日反惡寒，小腹急滿，小便自利，大便時溏，腹脹如水狀，類黑疸。因過于勞傷，又于大熱之中，犯房入水所致，病屬下焦，非水氣也。宜培脾腎。若腹滿多渴者，難治。《彙補》

虛黃

虛黃，口淡，怔忡耳鳴，腳軟，怠惰無力，寒熱微作，小便濁澀，皮膚雖黃，

而爪甲如常。此勞倦太過，氣血俱虛，不可妄用涼藥，宜調中培土。若面色青黃，小便自利，謂之木勝于土，中走于外，又宜培脾抑肝。《彙補》

陰黃

陰黃者，四肢清冷，自汗泄利，小便清白，身不發熱，脈沉而遲。乃脾腎虛損所致，宜溫補。亦有過服寒涼，變成陰症，身體俱黃，膚冷胃疼，眼澀不開，大便自利者，茵陳附子干薑湯。

死症

凡疸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已上爲瘥。如寸口近掌處無脈，口鼻皆冷，泄利嘔噦，胃氣已脫者，死。環口黧黑，汗出如油，脾氣已絕者，死。面見黑色，搖頭直視者，死。疸毒動心，如狂喘滿，腹脹氣短者，死。脈微小有神，小便利而不渴者，生；口渴者，死。其云十八日爲期者，此指眞黃而言，若脾虛面黃，不在此例。《彙補》

脈法

五疸實熱，脈必洪數，虛小微濇，症屬虛弱。脈浮可吐，脈沉可下。脈洪泄利而渴者，死。脈小泄利不渴者，生。入腹脹滿，脈弦硬者，凶。《彙補》

治法

疸病總以清熱導濕爲主，若病久脾胃衰薄者，當補中。

治禁苦寒

疸屬脾胃，不可驟用涼藥傷胃，必佐以甘溫，君以淡滲，則濕易除而熱易解。若純用苦寒，重傷脾腎，輕則嘔噦下利，重則喘滿腹脹。《彙補》

久宜溫補

疸屬虛損，宜溫補腎肝，眞陽之氣一升，而邪火自斂。若疸用茵陳，必利小便，枯竭肝津腎水，則強病幸痊，而雀目腫脹又作。《入門》若面黃而黑，下有遺弱者，不治。《彙補》

用藥

主以胃苓湯、茯苓滲濕湯。溺澀加木通。食積加山查。屬虛者培脾，用四君子湯。補腎，八味丸。陰黃，理中湯。平肝，建中湯。

驗死生法

用二指重按病人胸前膻中穴，二指左右分開，中間有血色者可治，無血色者不治。

選方

茯苓滲濕湯　治濕熱發黃，口渴溺澀，少食少卧。

胃苓湯　治脾胃不和，倦怠食少。

加味五苓散　治寒濕發黃。

理中丸　治陰黃爲病。

黃芪建中湯　治虛黃。

加味四君子湯　治女勞疸。

茵陳乾薑附子湯《寶鑑》　治寒濕虛黃。

《石室秘録・水濕門》　黃癉之症，一身盡黃，面目亦黃，卻是死症。倘初起即治之，亦未必即死也。我有奇方，名爲消黃去癉湯。茵陳三錢，苡仁三兩，茯苓一兩，車前子三兩，肉桂三分，水煎服。一連四劑，黃去癉消矣。黃癉雖成於濕熱，畢竟脾虛不能分消水濕，以致鬱而成黃。吾用茯苓、苡仁、車前大劑爲君，分消水濕，仍是健脾固氣之藥。少用茵陳以解濕熱，用肉桂引入膀胱，盡從小便而出，無事張皇而暗解其濕熱之橫，此方之澹而妙，簡而神也。四劑之後，減半加白朮一兩，煎湯飲之，再用四劑則全愈而無後患矣。

黃癉之症，原不宜死，然治之不得法，往往生變爲死。黃癉蓋外感之濕易治，內傷之濕難醫。外感單治濕而癉隨愈，內傷單治濕而癉難痊，瀉水則氣愈消，發汗則精愈泄，又何能黃癉之速愈哉？我有方單治內傷而得黃癉者，名治內消癉湯。白朮二兩，茯苓一兩，苡仁二兩，茵陳二錢，炒梔子二錢，陳皮五分，水煎服。此方妙在用白朮、茯苓、苡仁之多，使健脾又復利水，助茵陳梔子以消濕熱，盡從膀胱內消，不必又去退皮膚之熱而皮膚之濕自消。大約此方用至十劑無不消者，不必十劑之外。服十劑減半，去梔子再服五劑則全愈，人亦健旺矣。至妙至神之方，有益無損，可爲治內傷而感濕者之法。

《馮氏錦囊秘録・雜症・傷寒發黃》　發黃之症，是邪熱伏於陽明，鬱寒熏蒸而現於外，必大便結，小便閉，熱結於中而不得泄也。治宜可下，下之，次以清熱和解爲要。其症有三，凡兩目或黃或赤，六脈洪大有力，燥渴者，爲陽毒發黃，直下之。若小水不利或赤，小腹脹滿不痛，脈來沉細有力，渴而大便實者，爲濕熱發黃，宜清利小水。若環口黧黑，柔汗發黃者，此是脾絕。蓋脾主唇口，脾失精華則黧黑見，脾氣絕則柔汗形，故眞臟色見也。脾爲精液之本，陽氣之宗，脾絕者必死之候也。并發黃而寸口無脈，鼻氣冷者，兼下痢

而心腹滿，脈沉細者，俱死。

《張氏醫通・雜門・黃癉》《金匱》云：諸病黃家，但當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黃家一證，大率從水濕得之，治濕之法當利小便爲第一義。然脈浮者，知濕不在裏而在表，又當以汗解之。設表濕乘虛入裏，而作癃閉，又當利其小便也。故下條云：黃癉病，茵陳五苓散主之。活法在心，可拘執乎。

黃癉病，茵陳五苓散主之。

夫病酒黃癉，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

酒黃癉者，或無熱，靖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酒癉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

酒黃癉，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此即枳實梔子豉湯之變名也。大病後勞復發熱，服枳實、梔子、豉三味。覆令微汗，使餘熱從外而解。若有宿食則加大黃，從內而解。此治酒癉之脈沉弦者，用此方以下之。其脈浮當先吐者，則用梔子豉湯，可不言而喻矣。蓋酒癉傷胃發黃，無形之濕熱，故宜梔子豉湯之。與穀癉之當用茵陳蒿者，涇渭自殊，即此湯亦自治酒食並傷之濕鬱，故可用下。觀枳實梔子豉湯之加大黃，亦是因宿食而用也。更有梔子柏皮湯，治身黃發熱一證，又以苦燥利其滲道也。合此比例而推，治黃之法，無餘蘊矣。

酒癉下之，久久爲黑癉，目黃面黑，心中如噉蒜薤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金匱》治酒癉，用或吐或下之法。言雖錯出，義實一貫。蓋酒之積熱入膀胱，則氣體不行，必小便不利，積於上焦則心中熱，積於下焦則足下熱。其無心中、足下熱者，則靖言了了而不神昏，但見腹滿、欲吐、鼻燥三證，可知其膈上與腹中，陰陽交病，須分先後治之，當辨脈之浮沉，以定吐下之先後。若但心中熱、欲嘔吐，則病全在上焦，吐之即愈，何取下爲哉？其酒熱內結，心神昏亂，而作懊憹及痛楚者，則不可不下，故以梔子、香豉，皆治其心中懊憹，大黃蕩滌實熱，枳實破結，逐去宿垢也。但以此劫病之法，不可久用，久久下之，必脾肺之陽氣盡傷，不能統領其陰血，其血有日趨於敗而變黑耳。然酒癉之黑，非女勞癉之黑也。女勞癉之黑，爲腎氣所發，酒癉之黑，爲敗血之色。因酒之濕熱傷脾胃，脾胃不和，陽氣不化，陰血不運，若更下之久久，則運化之用愈耗矣。氣耗血積，敗腐瘀濁，色越肌面爲黑，味變於心，咽作嘈雜，心辣如噉蒜薤狀。營血衰而不行，痹於皮膚，爪之不仁，輸於大腸，便如漆黑。其目黃與脈浮弱，皆病血也。仲景於一酒癉，臚列先後次第，以盡其治，其精而且詳如此。

穀癉之爲病，寒熱不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爲穀癉，茵陳蒿湯主之。

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癉。腹如水狀，不治。女勞之癉，惟言額上黑，不言身黃，簡文也。然黑爲北方陰晦之色，乃加於南方離明之位。以女勞無度，而脾中之濁陰下趨入腎，水土互顯之色。乃至微汗亦隨火而出於額，心之液且外亡矣。手足心熱，內傷皆然。日暮陽明用事，陽明主闔，收斂一身之濕熱，疾趨而下膀胱，其小便自利，大便黑，時溏，又是膀胱畜血之驗。腹如水狀，實非水也，正指畜血而言，故爲不治。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爲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癉。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硝石礬石散主之。此治女勞癉之急方也。夫男子精動，則一身之血俱動。以女勞而傾其精，血必繼之。故因女勞而尿血者，其血尚行，猶易治也。因女勞而成癉者，血瘀不行，非急去膀胱少腹之瘀血，萬無生路。乃取皂礬以滌除瘀垢，硝石以破積散堅。二味相胥，銳而不猛，此方之妙用也。

黃癉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爲表和裏實，當下之，大黃硝石湯。黃癉最難得汗，自汗則表從汗解，故曰此爲表和裏實。方用大黃、硝石解散在裏血結，黃柏專祛下焦濕熱，梔子輕浮，能使裏熱從滲道而泄也。

諸黃，豬膏髮煎主之。詳此治瘀血發黃之緩劑。以諸黃雖多濕熱，然經脈久病，不無瘀血阻滯也。《肘後方》以此治女勞癉，身目盡黃，發熱惡寒，少腹滿，小便黃，以大熱大寒女勞交接入水所致，用髮灰專散瘀血，和豬膏煎之。以潤經絡腸胃之燥，較硝石礬石散，雖緩急輕重懸殊，散瘀之旨則一也。

癉而渴者，其癉難治；癉而不渴者，其癉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癉爲濕熱固結，阻其津液往來之道，故以渴與不渴，證津液之通與不通也。嘔爲腸胃受病，振寒發熱爲經絡受傷，於此可證其表裏陰陽而治也。

黃癉者，色如熏黃，一身盡痛，乃濕病也。色如橘子黃，身不痛，乃癉病也。

癉分爲五：黃汗、黃癉、穀癉、酒癉、女勞癉。

黃汗者其證兩脛自冷，從腰已上必汗出，下無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此爲黃汗，宜耆芍桂酒湯。晝熱加防風，夜熱加當歸，食少加白朮、茯苓。黃癉有乾有濕，乾黃者，肺燥也，小便自利，四肢不沉重，渴而引飲，梔子柏皮湯；濕黃者，脾濕也，小便不利，四肢沉重，似渴不欲飲者，麻黃連軺赤小豆湯。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渴者，茵陳五苓散。穀癉者，食畢即頭眩，心中怫鬱不安，遍身發黃是也。小柴胡去參，加白朮、炮薑、膽草、枳實。二便秘者，茵陳蒿湯。胃癉食已如飢，胃熱消穀，面黃瘦，胸滿脇脹，小便秘赤，補中益氣加豬膽汁炒川連、酒黃柏、澤瀉。酒癉者，身目發黃，腹如水狀，心下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時欲吐，足脛腫，小便黃，面發赤斑。此因飢中飲酒，大醉當風入水所致，梔子大黃湯。酒癉下之，久久爲黑癉者，前方去大黃，合犀角、地黃。不應，去地黃，加桂心、桃仁、穿山甲。色癉者，身黃額上微黑，小便利，大便黑，此因房事過傷，血畜小腹而發黃，故小腹連腰下痛，大黃附子湯去細辛加肉桂。若神思困倦，頭目昏重，脾氣不運，大便不實者，四君子湯下硝石礬石丸。陰黃者，厥冷脈沉，或服寒涼過多，變爲陰黃，或因過食寒物而成，四肢皮膚皆冷，心下痞鞕，眼濇不欲開，自利蹉卧，茵陳附子乾薑湯，或茵陳四逆湯加白朮。冷食不化，腹中結痛，去甘草，加枳實、白朮、草豆蔻。小便不利，加桂、苓、澤瀉。有瘀血發黃，大便必黑，腹脇有塊或脹，脈沉或弦，大便不利，脈稍實而不甚弱者，桃核承氣湯，下盡黑物則退。失血後崩後，一切病後，脾胃肺元氣大傷，面色痿黃或淡白色，悉屬虛。從內傷治，不可誤認作癉。食勞疸黃俗名黃胖。夫黃癉者，暴病也。疸黃者，宿病也，至有久不愈者，溫中丸、棗礬丸。然此僅可治實人，及田家力作之輩，若膏粱柔脆之人，未可輕試也。戴氏云：食積發黃，量其虛實而下之，其餘但利小便，小便清利，則黃自退。喻嘉言曰：夏月天氣之熱與地氣之濕交蒸，人受二氣，內結不散，發爲黃癉，與盦醬無異，必從外感汗吐下之法，去其濕熱。然夏月陽外陰內，非若冬月傷寒人氣伏藏難動之比。其穀癉、酒癉、女勞癉則純是內傷，與外感無涉。仲景補《內經》之闕，曲盡其微。至於陰癉一證，仲景之方論已亡。千古之下，惟羅謙甫茵陳四逆湯一方，治過用寒涼陽癉變陰之證，有合往軏，此外無有也。今人但云陽癉色明，陰癉色晦，此不過氣血之分，辨之不清，轉足誤人。如酒癉變黑，女勞癉額上黑，豈以其黑，遂謂陰癉可用附子、乾薑乎？夫女勞癉者，眞陽爲血所壅閉，尚未大損。瘀血一行，陽氣即通矣。陰癉則眞陽衰微不振，一任濕熱與濁氣敗血，團聚不散，必復其陽，固結始開。倘非離照當空，幽隱何由畢達耶？黃癉得之外感者，誤用補法，是謂實實。得之內傷者，誤用攻法，是謂虛虛。陰癉誤從陽治，襲用苦寒者，皆醫殺之也。在半陰半陽之證，其始必先退陰復陽，陰退乃從陽治，若以附子、黃連合用況且有害，奈何純陰無陽軏用苦寒耶？【略】

目黃　目黃曰黃癉，亦有目黃而身不黃者。經云：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爲熱中而目黃，煩渴引飲。《宣明》用青龍散，殊失經旨。合用越婢加朮湯、桂枝二越婢一湯選用。病久屬虛者，理苓湯倍用桂、苓。凡黃癉目黃不除，或頭重，以瓜蒂散搐鼻，後用茵陳五苓散清利之。

診　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脈洪大、大便利而渴者，死。脈微小，小便利不渴者，生。凡黃家，候其寸口近掌無脈，口鼻氣冷，並不可治。癉毒入腹，喘滿者，危。凡年壯氣實，脈滑便堅者易愈。年衰氣弱，脈虛濇而便利者，難痊。

《醫學傳燈・黃疸》　癉者熱也。黃疸俱因正氣不宣鬱而生，黃有如遏醬相似，其症有五，條分縷析，脈症始得而詳明也。一曰濕熱發黃，小便如梔，染衣成黃，而面目身體之黃，不待言矣。此因茶酒湯水，聚而不散，鬱成壯火，故成此症。但有熱多濕少者，有濕多熱少者，有濕熱全無者，不可以不辨也。熱多濕少者，脈來弦數，黃中帶亮，宜用茵陳柴苓湯。若渴而飲水者，宜用柴胡芍藥湯加茵陳、澤瀉，乃得三焦氣化行，津液通，渴解而黃退。《金匱》云：疸而渴者難治。慮其津液枯竭，初非不治之症也。濕多熱少者，脈來沉細而緩，其色黃而晦，宜用茵陳四苓湯。若大便自利，上氣喘急，宜加參、朮，不可誤用寒涼，傷損脾氣。至于濕熱全無者，即無血食酒汗之症，又無黃赤小便，但見身黃倦怠，肢體無力，虛陽上泛爲黃也，宜用加減八物湯。今醫治此概用五苓套劑，豈能愈乎？

穀疸者，飲食鬱結，正氣不行，抑而成黃。其症胸膈不寬，四肢無力，身

面俱黃。脈來洪滑者，症屬于陽，合用二陳消食之劑。但火熱鬱結，遏生苔衣，乾澀難下。今人動用蒼、朴燥劑，但治其食，不治其熱。疸之一字，置于何所。無怪乎治之不痊也。更有粗工，耑用針砂、綠礬等藥，不思積滯雖去，津液隨亡，大失治疸之體。惟用養血健脾湯，大有殊功。脈沉細緩者，症屬于陰。其人四肢青冷，大便時溏，宜用香砂理中湯加炮薑、肉桂之類，不可概以熱治也。然穀疸之症，每兼發腫，初起見之無妨，日久氣虛，多主危殆。

女勞疸者，身黃加以額黑也。其症臍下滿悶，大便時黑，日晡寒熱，皆蓄血之所致也。男子勤于房事，血不化精，滯于小腹，故成此症。女子經水未淨，交合血滯，亦有此症。脈來弦芤者，宜用加減柴物湯。若脈來細緩無力，或澁而細者，元氣大虛。雖有蓄血，不宜消導，宜用十全補中大扶元氣，正氣盛則邪氣自退。若用消導之劑，是促之使亡也。然女勞之血，宜在小腹。若大腹盡滿，血散成臌，不治之症也。仲景云：腹滿如水者，不治。旨哉言乎。

酒爲濕熱之最，因酒而成疸者，其人小便必如梔汁，合用茵陳柴苓湯矣。若心中懊憹，熱不能食，時欲嘔吐者，濕熱積于上焦，必有老痰在胃，宜用清熱化痰湯。若頭面目赤，身熱足寒，脈來寸強尺弱，陽氣不能下達，宜于前方加大黃下之。如大便帶黑，面色黃黑者，其人必有蓄血。蓋嗜酒之人，多喜熱飲，盪死血脈積于胃中，隱而未發，亦宜加減柴物湯緩緩調治。酒疸之黑，與女勞之黑，相去一閒。女勞爲腎氣所發，酒疸乃榮血腐敗之色，柴物湯有半補半消之功。若用大黃峻劑，榮血益趨于敗而已，治者明之。黃汗者，汗如梔汁，染衣成黃。多因汗出浴水，水浸皮膚，壅遏本身，榮衛鬱而生黃也，亦有內傷茶酒，濕熱走于皮毛，亦令發黃。初起身熱惡寒，頭疼身痛者，可用柴陳湯加蘇、葛、桑皮，以微散之。日久津虛，宜用柴胡芍藥湯。此症脈多洪大無力，或細緩不勻，不可誤用補劑，以其發熱不止，必生惡瘡留結癰膿也。

《病機彙論・黃疸門》 黃疸脈候生死 《脈經》曰：凡黃家候其寸口脈近掌處無脈，口鼻冷，並不可治。疸病渴者難治，不渴者可治。脈洪大，大便利而渴者，死。脈微小，小便利，不渴者，生。疸毒入腹，喘滿者，危。

治疸大法 黃疸大法，宜利小便，除濕熱。脈浮，腹中和，宜汗。脈浮，心中熱，腹滿欲吐者，宜吐。脈沉，心中懊憹或熱痛，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宜下。脈不浮不沉微弦，腹痛而嘔，宜和解。脈沉細無力，身冷而黃，或自汗泄利，小便清白，爲陰黃，宜溫。男子黃，小便自利，宜補。飲飽勞役，內傷中州，變寒病生黃，非外感而得，宜補。

論仲景黃證表法 喻嘉言曰：仲景治傷寒方，首用麻黃湯爲表法。今觀《金匱》治黃疸之用表，主之以桂枝黃芪湯、小柴胡湯，附之以《千金》麻黃醇酒湯，明示不欲發表之意。故其方首云：諸病黃家，但利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芪湯。可見大法當利小便，必脈浮始可言表。然疸證之脈，多有榮衛氣虛，濕熱乘之而浮，故用桂枝黃芪湯和其榮衛，用小柴胡湯和其表裏，但取和法爲表法，乃仲景之微旨也。而表實當汗之證，豈曰無之？再取《千金》麻黃醇酒湯一方附入，必不自出麻黃峻表之方，背立法之本意，又仲景之苦心也。

論仲景下法 濕熱蒸鬱而發黃，其當從下奪，亦須倣治傷寒之法，裏熱者始可用之。重則用大黃硝石湯，蕩滌其濕熱，如大承氣湯之例。稍輕則用梔子大黃湯，清解而兼下奪，如三黃湯之例。更輕則用茵陳蒿湯，清解爲君，微加大黃爲使，如梔豉湯中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之例。是則汗法固不可輕用，下法亦在所愼施，以癉證多夾內傷，不得不回護之耳。

治黃疸須察濕熱有無多寡 黃疸病爲濕熱之所釀矣，然有濕多熱少者，有濕少熱多者，有濕熱全無者，不可不察也。若男子發黃而小便自利者，是其裏無濕熱，惟以數擾其陽，虛陽上泛爲黃，此不當治其黃，但用小建中湯和營衛，以收拾虛陽，而聽其黃之自去。若小便本赤黃，治之其色微減，即當識其蘊熱原少，或大便欲自利，腹滿上氣喘急，即當識其脾濕原盛，或兼寒藥過當，此但當除濕，不可除熱，宜亟用小半夏湯，溫胃燥濕，倘更除其熱，則無熱可除，胃寒起而呃逆矣。其遇熱多濕少之證，但當除熱而不當去濕，從可推矣。

論陰疸誤治之失 陰疸一證，仲景方論已亡，千古之下，惟羅謙甫茵陳附子干薑甘草湯一方。治用寒涼藥過當，陽疸變陰之證，有合往轍，此外無有也。其證無熱惡寒，小便自利，脈遲而微。誤開鬼門，則肌膚冷鞕，自汗不止。誤潔淨府，則膀胱不約，小便如奔，死期且在旦暮，況于吐下之大謬乎。即以平善之藥遷延，亦爲待斃之術耳。在半陰半陽之證，其始必先退陰復陽，陰退乃從陽治，若以附子、黃連合用，始且有害，奈何純陰無陽，輒用苦寒耶？

治疸須分新久　疸病初起，即當消導攻滲，如茵陳五苓散、胃苓飲、茯苓滲濕湯之類，無不愈者。久病又當變法也，脾胃受傷日久，則氣血虛弱，必用補劑，如參朮健脾湯、當歸秦艽散，使正氣盛則邪氣退，始可收功。若口淡，怔忡耳鳴，腳軟，或微寒熱，小便赤白濁，又當作虛治，宜養榮湯或四君子湯吞八味丸，不可過用涼劑，強通小便，恐腎水枯竭，久而面黑黃色，不可治矣。【略】

愚按：黃疸之病，多由脾胃不和，濕熱相合，蒸鬱成黃，正與盒麴相似。《內經》云：溺黃赤安卧者，黃疸。夫溺黃赤者，熱之徵也。安卧者，濕之徵也。仲景云：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蓋陽明濕熱之邪，既不能從汗而越之于表，又不能從小便而泄之于下，而至心中懊憹，則其濕熱不能外達而反內結，不能下行而反上逆可知，故仲景有茵陳蒿湯用茵陳、梔子清解其熱，微加大黃導之使下。《千金方》有麻黃醇酒湯，用麻黃一味開結散邪，且加醇酒助之外達，如此表裏分消，濕退熱除而黃自愈矣。然此特言外感發黃，而未及乎內傷也。仲景云：男子發黃，小便自利，小建中湯主之。夫小便自利則濕邪去，而發黃當愈而不愈者，裏無濕熱，特以中氣不足，而虛陽外泛耳，故用小建中湯以建立中氣，而收拾虛陽，爲合治也。若本無熱邪清之，必傷其陽，本無濕邪利之，必損其陰。嗚呼，可不愼歟。又有穀疸、酒疸、女勞疸、陰疸之不同，此或以飲食傷其脾，或以女色勞其腎，或以眞陽之素弱，或以寒藥之太過，凡此皆屬內傷不足之病，若不揣其病本而概以清濕利熱爲事者，操刃之事也。方論詳備于前，學者宜熟究焉。

《靜香樓醫案・黃癉門》　面黑目黃，脈數而微，足寒至膝，皮膚爪甲不仁，其病深入少陰，而其邪則仍自酒濕得之及女勞也。

腎氣丸。

詒按：此證載在《金匱》，近於《愛廬醫案》中見一方甚佳。此病兼有瘀血，不但濕也。腎氣丸能否見效，尚未可定。

面目身體悉黃而中無痞悶，小便自利，此仲景所謂虛黃也，卽以仲景法治之。

桂枝　黃耆　白芍　茯苓　生薑　炙草　大棗

詒按：案明藥當。

濕停熱聚，上逆則咽嗌不利，外見則身目爲黃，下注則溺赤而痛。

茵陳　厚朴　豆豉　木通　豬苓　橘紅　茯苓　黑梔

詒按：論病能一綫穿成，用藥自絲絲入蔑。

又按：咽嗌不利，可加桔梗，前胡之類。

《醫學心悟・傷寒兼症》　發黃　濕熱俱盛，則發身黃。傷寒至於發黃，爲病亦甚矣。熱而兼濕，如盒麴相似，日久則變爲黃也。然不特濕熱發黃，而寒濕亦令人發黃。但寒濕之黃，身如薰黃，色暗而不明。濕熱之黃，黃如橘色，出染着衣，正黃如蘗也。又如瘀血發黃，亦濕熱所致。瘀血與積熱薰蒸，故見黃色也。去瘀生新而黃自退矣。

梔子蘗皮湯　傷寒發熱，頭汗出，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鬱熱在裏，必發黃，宜此湯主之。

茵陳蒿湯　身黃如橘子色，腹滿，便閉者，可下。

茵陳五苓散　陰黃之症，身冷，脈沉細，乃太陰經中寒濕，身如薰黃，不若陽黃之明如橘子色也。當問其小便利與不利，小便不利宜本方，小便自利，茵陳朮附湯主之。

《醫學心悟・黃疸》　黃疸者，目珠黃，漸及皮膚，皆見黃色也。此濕熱壅遏所致。如盒麴相似，濕蒸熱鬱而黃色成矣。然濕熱之黃，黃如橘子蘗皮，因火氣而光彩，此名陽黃。又有寒濕之黃，黃如薰黃，色暗而不明，或手足厥冷，脈沉細，此名陰黃。陽黃者，枝子蘗皮湯。若便閉不通，宜用茵陳大黃湯。陰黃者，茵陳五苓散。如不應，用茵陳薑附湯。其間有傷食者，名曰穀疸。傷酒者，名曰酒疸。出汗染衣，名曰黃汗。皆陽黃之類也。穀疸胸膈滿悶，噯腐吞酸，以加味枳朮湯加茵陳治之，應手輒效。酒疸更加葛根。黃汗用枝子蘗皮湯加白朮。其間有女勞疸，乃陰黃之類，宜用薑附湯加參朮補之。復有久病之人及老年人，脾胃虧損，面目發黃，其色黑暗不明，此臟腑之眞氣泄露於外，多爲難治，宜用六君子湯主之。

《醫宗金鑑・傷寒心法要訣》　發黃　濕熱發黃頭汗出，小便不利渴陽明。素有寒濕發汗後，黃從陰化太陰經。陽色鮮明陰色暗，太陽血蓄併狂生。表實麻翹赤小豆，茵陳裏實梔子清。陰黃茵陳四逆主，便溏尿祕茵五苓。環口黧黑柔汗死，體若烟熏陽絕徵。註：陽明病應偏身有汗，謂之熱越。今頭汗出身無汗，是熱不得越也。渴而引飲，小便不利，是停水也。熱與濕瘀，從土而化，外薄

肌肉，謂之濕熱發黃也。或其人素有寒濕，謂表邪遏鬱。或已成黃，又經發汗，傳入太陰，從陰而化，謂之濕寒發黃也。陽明屬陽，故其色明亮。太陰屬陰，故其色晦暗也。太陽蓄血亦有發黃，多與狂病併生，法當從蓄血治也。表實無汗發黃者，宜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汗之。裏實不便者，宜茵陳蒿湯下之。無表裏證熱盛者，宜梔子蘗皮湯清之。陰證發黃者，宜茵陳四逆湯溫之。若大便溏，小便祕，發黃者，宜茵陳五苓散利之。環口黧黑柔汗者，陰黃，死證也。柔汗，冷汗也。身體枯燥如烟熏者，陽黃死證也。

《臨證指南醫案・疸》 黃疸，身黃、目黃、溺黃之謂也。病以濕得之，有陰有陽，在腑在臟。陽黃之作，濕從火化，瘀熱在裏，膽熱液泄，與胃之濁氣共幷，上不得越，下不得泄，熏蒸遏鬱，侵于肺則身目俱黃，熱流膀胱，溺色爲之變，赤黃如橘子色。陽主明，治在胃。陰黃之作，濕從寒水，脾陽不能化熱，膽液爲濕所阻，漬于脾，浸淫肌肉，溢于皮膚，色如熏黃。陰主晦，治在脾。《傷寒》發黃，《金匱》黃疸，立名雖異，治法多同。有辨證三十五條，出治一十二方，先審黃之必發不發，在于小便之利與不利，疸之易治難治，在于口之渴與不渴。再察瘀熱入胃之因，或因外幷，或因內發，或因食穀，或因酣酒，或因勞色。有隨經蓄血，入水黃汗。上盛者，一身盡熱，下鬱者，小便爲難。又有表虛、裏虛，熱除作噦，火劫致黃。知病有不一之因，故治有不紊之法。于是脈弦脇痛，少陽未罷，仍主以和；渴飲水漿，陽明化燥，急當瀉熱。濕在上以辛散，以風勝；濕在下以苦泄，以淡滲。如狂蓄血，勢所必攻，汗後溺白，自宜投補。酒客多蘊熱，先用清中，加之分利，後必顧其脾陽；女勞有穢濁，始以解毒，繼之滑竅，終當峻補腎陰。表虛者實衛，裏虛者建中，入水火劫，以及治逆變證，各立方論，以爲後學津梁。若云寒濕在裏之治，陽明篇中惟見一則，不出方論，指人以寒濕中求。蓋脾本畏木，而喜風燥，制水而惡寒濕，今陰黃一證，外不因于六淫，內不傷于嗜慾，惟寒惟濕，譬以卑監之土，須暴風日之陽，純陰之病，療以辛熱無疑矣。方雖不出，法已顯然，故不用多歧，恐滋人惑耳。今考諸家之說，丹溪云：不必分五疸，總是如禽醬相似，以爲得治黃之扼要。殊不知是言也，以之混治陽黃，雖不中竅，不致增劇。以之治陰黃，下咽則斃，何異操刃。一言之易，遺誤後人。惟謙甫羅氏，具有卓識，力辨陰陽，遵《傷寒》寒濕之指，出茵陳四逆湯之治。繼往開來，活人有術，醫雖小道，功亦茂焉。喻嘉言陰黃一證，竟謂仲景方論亡失，恍若無所循從。不意其注《傷寒》、注《金匱》辨論數千言，而獨于關鍵處明文，反爲之蒙昧。雖云智者一失，亦未免會心之不遠也。總之，羅氏可稱勤求古訓，朱氏失于小成自狃，嘉言喻氏，病在好發議論而已。今觀葉氏黃疸之案，寥寥數則，而于案中所云，夏秋疸病，濕熱氣蒸而成，其陽黃之治，了然于胸中。案中又有治黃也，而有非黃之論，揣其是病必求虛實，于是知其是病必辨陰陽，如遇陰黃，求治于先生者，決不以治陽之法治陰，而夭人長命也。苟非師仲景而兼丹溪，博覽群賢之論，而不陷于一偏之說者，烏能及此。名不浮于實，道之得以久行也固宜。

《四聖心源・黃疸根源》 黃疸者，土濕而感風邪也。太陰濕土主令，以陽明戊土之燥，亦化而爲太陰之濕。設使皮毛通暢，濕氣淫蒸，猶得外泄。一感風邪，衛氣閉闔，濕淫不得外達，脾土堙鬱，遏其肝木。肝脾雙陷，水穀不消，穀氣瘀濁，化而爲熱。瘀熱前行，下流膀胱，小便閉澀，水道不利。膀胱瘀熱，下無泄路，熏蒸淫泆，傳於周身，於是黃疸成焉。其病起於濕土而成於風木，以黃爲土色，而色司於木，木邪傳於濕土，則見黃色也。或傷於飲食，或傷於酒色，病因不同，總由於陽衰而土濕。濕在上者，陽鬱而爲濕熱。濕在下者，陰鬱而爲濕寒。乙木下陷而陽遏陰分，亦化爲濕熱。甲木上逆而陰旺陽分，亦化爲濕寒。視其本氣之衰旺，無一定也。其遊溢於經絡，則散之於汗孔。其停瘀於膀胱，則泄之於水道。近在胸膈，則湧吐其腐敗；遠在腸胃，則推蕩其陳宿。酌其溫涼寒熱，四路滌清，則證有雙狀而邪無遁所，凡諸疸病，莫不應手消除也。

穀疸

穀入於胃，脾陽消磨，蒸其精液，化爲肺氣。肺氣宣揚，外發皮毛而爲汗，內滲膀胱而爲溺。汗溺輸泄，土不傷濕，而木氣發達，則疸病不作。陽衰土濕，水穀消遲，穀精堙鬱，不能化氣，陳腐壅遏，阻滯脾土，木氣遏陷，土木鬱蒸，則病黃疸。中氣不運，升降失職，脾陷則大便滑溏，胃逆則上脘痞悶。濁氣熏騰，惡心欲吐，惡聞穀氣。食則中氣愈鬱，頭眩心煩。此當擴清其菀陳，除舊而布新也。

酒疸

酒醴之性，濕熱之媒，其濡潤之質，入於藏府，則生下濕；辛烈之氣，騰於經絡，則生上熱。汗溺流通，濕氣下泄而熱氣上達，可以不病。汗溺閉塞，濕熱遏瘀，乃成疸病。其性嗜熱飲者，則濡潤之下傷差少，而辛烈之上傷頗

重。其性嗜冷飲者，則辛烈之上傷有限，而濕寒之下傷爲多。至於醉後發渴，涼飲茶湯，寒濕傷脾者，不可勝數，未可以濕熱概論也。

色疸

腎主蟄藏，相火之下秘而不泄者，腎藏之也。精去則火泄而水寒，寒水泛濫，浸淫脾土，脾陽頹敗，則濕動而寒生。故好色之家，久而火泄水寒，土濕陽虧，多病虛勞，必然之理也。水土寒濕，不能生長木氣，乙木遏陷，則生下熱。土木合邪，傳於膀胱，此疸病所由生也。其濕熱在於肝膽，濕寒在於脾腎。人知其陰精之失亡而不知其相火之敗泄，重以滋陰助濕之品，敗其脾腎微陽，是以十病九死，不可活也。

《雜症會心録・黄疸》　發黄一症，有內傷陰陽之不同，外感傷寒時疫之各別。傷寒期十八日而始痊，時疫待陽明解而熱退。內傷之陽黄，熱濕鬱在胃也，而其原本於脾虛。內傷之陰黄，寒濕蓄在胃也，而其原本於腎虛。古人雖分有五疸之名，而要不外於脾腎。蓋脾氣旺，則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何熱鬱而生濕之有？腎氣壯，則火能生脾土，而中州運行，何寒蓄而生濕之有？縱實體而受濕熱，雖進清利之品在先，亦必培土之味在後，而始收功也。余嘗治陽黄之症，大補脾陰之中，少加茵陳、梔子。治陰黄之症，大補腎元之中，重加參、朮、炙者，莫不應手取效。不然，徒知濕之可利，熱之可清，攻伐多進，脾元敗而腎元虧，中滿之症變，雖長沙復起，亦無如之何矣。又有疫病發黄，邪熱在陽明，脈數發熱，口渴引飲，大便秘結，小便赤澁，宜陳皮、扁豆、穀芽、神麴、黑豆、甘草、石斛、麥冬、赤茯苓、何首烏、車前子、鮮黄土之屬，解疫毒而救脾胃。俾邪從陽明解而出表爲順也。若其人平日脾腎素虛，雖邪熱在陽明，而脈細無力，人倦少神，冷汗自出，大便不實，小便黄赤，急宜參、朮、歸、地脾腎兩救。庶不致內傳厥少，而有虛脫之險也。倘黄未退，而瘀血先下，此陰絡已傷，土氣已壞，雖重進參、朮，萬無生理者矣。蓋外感之黄，熱解而黄自消。內傷之黄，元回而黄始退。且外發體實者，投清涼可愈。內發元虧者，非補益不痊。經曰：中央黄色，入通於脾。如陰黄，腎中元虧，胃氣不升，中央之地失健運之常，脾之眞色盡現於外，欲求其黄，如羅裏雄黄也，不亦難哉。彼黄疸輩，兩目如金，久久不退，一以濕熱，由此而現。一以眞色，由此而泄。陽明主宗筋，諸脈皆屬於目，而上走空竅也。外此胃脘久痛，變爲黄疸。此乃脾胃大虧，非內挾瘀血，即中藏痰飲。虛熱者，救脾陰爲急。虛寒者，救胃陽爲先。庶不致有脹滿之患矣。

理脾陰煎，治陽黄之症。

培腎元煎，治陰黄之症。

《顧氏醫鏡・黄疸》　黄疸多屬太陰脾經，脾不能勝濕，復挾火熱，則鬱而生黄。譬如盒麵相似，以濕物而當暑月，又加覆蓋，濕熱相搏，其黄乃成。經所謂濕熱交攻，民當病黄是也。故疸病必先溺赤目黄，經曰：溺赤安卧者黄疸，溺赤爲熱之症，安卧爲濕之症。又曰：目黄者黄疸，目爲宗脈之所聚，諸經有濕熱，則上蒸於目，而先爲黄矣。然濕與熱又自有別，濕勝之黄，色暗不明，熱勝之黄，色光而潤。治之大法，挾表者脈浮，汗之而愈，葛根、薄荷、秦艽、淡豉之屬。《金匱》云：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又云：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是也。挾裏者腹脹，下之而安，茵陳蒿湯之屬。《金匱》云：黄家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爲表和裏實，當下之是也。因傷食者，則爲穀疸。《金匱》云：穀疸之病，寒熱不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之發黄，爲穀疸是也，宜消食化滯，而佐以清熱利濕之藥。因酒傷者，則名酒疸。《金匱》云：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是也，宜解酒毒，消食滯，而佐以清熱利濕之劑。有脈沉有力，少腹急結，小便自利，糞硬易解，其色黑者，此爲瘀血發黄，宜犀角、地黄、桃仁、承氣之屬。亦有脈沉細遲，身冷自汗，瀉利溺白，此屬脾腎虛寒，名曰陰黄，宜遵茵陳四逆湯之屬。然疸病多屬濕熱，惟羅謙甫則謂有因寒涼大過，陽疸變陰之症，此千百難逢一二也。若夫因房勞傷腎而疸者，其症《金匱》云：額上黑，微汗出，手足熱，薄暮即發熱惡寒，腎陰虛也。膀胱急，少腹滿，小便自利，大便必時溏，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嘉言謂夫男子血化爲精，精動則一身之血俱動，以女勞而傾其精，血必繼之，故因女勞而尿血者，其血尚行，猶易治也。因女勞而成疸者，血瘀不行，爲難治也。故膀胱急，少腹滿，小便自利，大便必黑時溏，種種皆膀胱蓄血之驗。甚者瘀血之久，大腹盡滿，而成血蠱，是先後天之根本俱敗矣。故曰腹如水狀，而實非水也。觀仲景硝礬二石方，以消瘀除濁爲主，用大麥飲調服，引入腸胃，俾瘀血分從二便而出，蓋非急去其膀胱少腹之瘀血，則萬無生理。然不用蟲蛭者，恐其過峻，不可以治女勞也。虞天民云：若此症腎精久虛，元氣備極者，必當壯水之主，佐人參以培氣之原，隨症以加行濕熱之劑，則標本同治，或可收功。統言疸症，清熱除濕，利水爲

主，兼養胃氣。因食傷者，消其食積，因酒傷者，解其酒毒。因瘀血者，行其瘀血。雖有汗下之法，而汗法固難輕用，即下法亦在所愼施。所以古人云，治疸忌大汗、大下，及溫補燥熱，併破氣閉氣等劑，不可不知。

茵陳治疸湯自製《金匱》云：黃家從濕得之。濕挾火熱，則鬱而生黃。又云：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此方加減：熱甚加黃連，渴加麥冬、花粉，因食傷加山查、麥芽，因酒傷加煨葛根、甘蔗漿。此方清熱除濕，化氣利水，宗仲淳治疸之法也。

經驗治疸方：

生地三錢　當歸潤氣血燥　紅花行其血瘀　橘紅　枳殼各一錢　厚朴消其積滯，八分　黃芩二錢　黃連清其濕熱，五分，熱甚量加　車前利其小水，二錢　鵝毛茵陳　搖鈴茵陳各五錢

煎湯一碗，白酒一碗，入藥同煎，加炒砂仁四分冲服。此方滋陰活血，清熱利濕之劑，數劑之後，黃自漸退。【略】

疸脈順逆　黃疸濕熱，洪數偏宜，不妨浮大，微濇難醫。

疸症生死　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疸而渴者，其疸難治。寸口近掌無脈，口鼻冷者死。疸毒入腹，喘滿者死。

《雜病源流犀燭・諸疸源流》　諸疸，脾濕病也。疸有五，曰黃疸，曰穀疸，曰酒疸，曰女勞疸，曰黃汗，其名各別。仲景謂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爲難治，其故何也？蓋疸病既成，則由淺而深，當速治。曰十八日者，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若其病延至十五日，又加三日，則一氣有餘，雖未滿四候而愈則竟愈，故曰爲期，過此則根漸深而難拔。曰治之十日以上瘥者，言至十日外必宜瘥。倘不瘥而反劇，必不若初治之可取效，而爲難治矣。此仲景言諸疸之期也。古人謂黃疸之爲病，如罨麵、罨醬，濕熱鬱蒸變色。大抵濕勝則所蒸之色若熏黃黑晦，熱勝則所蒸之色若橘黃鮮亮，最宜分別。而熏黃黑晦一證，若兼一身盡疼，乃是濕病，非疸，當從濕治，宜除濕羌活湯、茯苓滲濕湯。疸則身未有疼者，試即五疸形證治法詳言之：

如遍身面目悉黃，寒熱，食即飢，黃疸也。經言目黃者曰黃疸，以目爲宗脈所聚，諸經之熱上熏於目，故目黃，可稔知爲黃疸也，宜茵陳五苓散連服，以小便清爲度。若無汗則汗之，宜桂枝黃芪湯。腹滿，小便濇，出汗，則斟酌下之，宜酌用硝黃湯。腹滿欲吐，但以鷄翎探吐之，嘔則止之，宜小半夏湯。如食已頭眩，寒熱，心中怫鬱不安，久則身黃，穀疸也。因飢飽所致，亦名胃疸，以胃氣蒸衝得之。經曰：已食如飢者，胃疸是也，宜茵陳湯。如身目黃，腹如水狀，心中懊憹不食，時欲吐，足脛滿，小便黃赤，面黃而有赤斑，酒疸也。因酒後胃熱，醉卧當風，水濕得之，宜梔子大黃湯、加味柴胡湯。若但心滿不食，尿赤，則不用前劑，宜當歸白朮湯。或變成腹脹，漸至面足腫及身，急須培土，宜藿香扶脾飲。如薄暮發熱惡寒，額黑微汗，手足熱，腹脹如水，小腹滿急，大便時溏，女勞疸也，實非水濕，因房事後醉飽而成。經所云溺黃赤安卧者黃疸，《正理論》謂得之女勞者是也，宜加味四君子湯。若兼小便不利，解之，宜滑石散。兼身目黃赤，小便不利，清理之，宜腎著湯。如不渴，汗出同梔子水染衣，黃汗也，因脾熱汗出，用水澡浴，水入毛孔而成，宜黃耆湯。以上五疸之異，所可分按者也。然而五疸之中，惟酒疸變證最多，蓋以酒者，大熱大毒，滲入百脈，不止發黃而已，溢於皮膚，爲黑爲腫，流於清氣道中，則脹，或成鼻癰，種種不同也。黑疸詳在後。其餘又有陰黃，乃傷寒兼證，四肢重，自汗，背寒身冷，心下痞硬，瀉利，小便白，脈緊細空虛，此由寒涼過度，變陽爲陰，或太陽太陰司天之歲寒濕太過，亦變此證，宜茵陳四逆湯。又有虛黃，口淡，怔忡，寒熱，溲白，耳鳴，腳軟，怠惰無力，凡鬱不得志，人多生此證，宜人參養榮湯。又有風黃，身不黃，獨目黃，其人肥，風不外泄故也，宜青龍散。又有瘀血發黃，身熱，小便自利，大便反黑，脈芤而澀，當用藥下盡黑物爲度，宜桃仁承氣湯。又有天行疫癘，以致發黃者，俗謂之瘟黃，殺人最急，宜茵陳瀉黃湯、《濟生》茵陳湯。五疸之外，又有可歷舉者如此。大約疸證，渴者難治，不渴者易治。治之之法，上半身宜發汗，下半身宜利小便，切不可輕下，惟有食積當用消導，宜茵陳湯。餘則以利水除濕，清熱養胃爲主。總治諸疸，宜化疸湯、茯苓澤瀉湯。故丹溪以爲五疸不必細分，但以濕熱概之也。夫丹溪之言，雖若太簡，其實五疸之因，不外飲食勞役，有傷脾土，不能運化，脾土虛甚，濕熱內鬱，久而不泄，流入皮膚，徹於周身，故色若塗金，溺若薑黃耳，則是不可不辨者。諸疸之證，而治之有要者，丹溪之言極爲眞切也。特治之之時，既概以濕熱，復能察各證之由，加藥以療之，更爲對證無誤耳。至於治疸之藥，不宜多用寒涼，必君以滲洩，佐以甘平，斯濕可除，熱易解。若太寒涼，重傷脾土，恐變爲腹脹，此防於未然者也。若既成腹脹者，治法必須疏導濕熱於大小二便之中。總之，新起之證，惟通用化疸、滲

濕二湯，及久病則宜補益，宜參朮健脾湯，色疸久，加黃耆、扁豆子。若疸病久而口淡咽乾，發熱微寒，或雜見虛證，赤白濁，又當參酌治之，宜當歸秦艽散。久而虛，必溫補，宜人參養榮湯或四君子湯下《金匱》腎氣丸。若素虛弱，避滲泄而過滋補，以至濕熱增甚，又不在久病調補之例。而亦有服對證藥不能效，耳目皆黃，食不消者，是胃中有乾糞也，宜飲熬豬油，量人氣稟，或一杯或半杯，日三次，以燥糞下爲度，即愈。夫諸黃之爲病，其源流證治，亦既詳言之矣。若夫黑疸，爲證尤重，故特表而出之。大約黑疸專由女勞，亦兼由酒，惟此二者有以致之。其他疸病，雖有變證，必不致黑。試舉仲景之言以證之，《金匱》曰：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蓋言黃，雖必由傷脾，而致傷之源有因腎者。額爲心部，黑爲水色，腎邪重則水勝火，而黑見於額也。手勞宮屬心，足湧泉屬腎，水火不相濟，故熱。又以暮交於酉，酉主腎，因原有虛熱，衛氣幷之，即發於手足而熱也。膀胱爲腎腑，臟虛則腑急，然雖急而非熱流膀胱之比，故小便仍利也。迨至腹如水狀，則脾精不守，先後天俱絕矣，其可治乎？此女勞之所以成黑疸也。又曰：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爲女勞得之。膀胱小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消礬散主之。仲景爲立方，因詳辨女勞疸證。其初亦未遽即黃，故如日晡發熱，反惡寒，少腹滿，身盡黃等證，皆與他疸病相類，惟額黑，足熱，膀胱急，小便利，爲女勞所獨，以正愈虧而邪愈肆，故曰因作黑疸。蓋至是而腎邪遍於周身，不獨額上見黑，而周身漸黑，且腎邪遍於腸胃，不獨周身黑，而大便亦黑。腹脹如水狀者，水肆則土敗。時溏泄者，土敗則不堅。然曰似水，則非眞水，故曰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至於腹滿，則土之敗已極，腎邪益不能制，而何可治乎？然則黑疸之爲病，固自有出，而黑疸之云黑，所以專屬女勞之傷腎者言也，宜沈氏黑疸方。其又曰酒疸，下之，久久爲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虀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者，以酒疸始亦本黃。或因誤下，則陽明病邪從支別入少陰，故積漸而腎傷，故亦從腎色而變爲黑疸也。惟其然，肝腎同原，故肝亦病而目青，腎氣上乘而面黑。且腎邪乘土，故大便俱黑。土傷則痹，故皮膚不仁，腎邪盛而正氣虛，故脈浮弱。似此種種，竟同女勞之疸，何以辨其爲酒疸？不知腎元雖病，而其實酒熱未除，故心中如噉蒜虀，皆酒積之爲味也。雖誤下傷腎而黑，然實因酒而脈終浮，故黑色中猶帶微黃，不如女勞疸之純黑也。然則酒疸之黑，雖亦由傷腎，而要與女勞有別矣，宜沈氏黑疸方。余故曰：黑疸專由女勞而兼由於酒，曰專曰兼，其亦可知矣。雖然疸至於黑，危險極矣，雖立治之之法，亦未必盡效，毋徒咎醫之不良也。

脈法　《脈訣》曰：五疸實熱，脈必洪數，其或微澀，悉屬虛弱。《直指》曰：疸脈緩大者順，弦急而堅者逆。【略】

黃胖

宿病也，與黃疸暴病不同。蓋黃疸眼目皆黃，無腫狀，黃胖多腫，色黃中帶白，眼目如故，或洋洋少神。雖病根都發於脾，然黃疸則由脾經濕熱蒸鬱而成，黃胖則濕熱未甚，多蟲與食積所致，必吐黃水，毛髮皆直，或好食生米、茶葉、土炭之類，宜四寶丹。有食積，用消食之劑，宜神麴、紅麴、山查、穀芽、麥芽、菔子。針砂消食平肝，其功最速，不可缺，又須帶健脾去濕熱之品治之，無不愈者，宜二朮、茯苓、澤瀉。力役人勞苦受傷，亦成黃胖病，俗名脫力黃，好食易飢，怠惰無力，宜沈氏雙砂丸，此又在蟲食黃病之外者。

治黃疸病方

除濕羌活湯　濕似疸。

茯苓滲濕湯　諸疸。

茵陳五苓散　黃疸。

桂枝黃耆湯　又。此治無汗須熱服，須臾飲滾水，以助之即汗，如無汗再服。

硝黃湯　又。

小半夏湯　又。

茵陳湯　穀疸。

梔子大黃湯　酒疸。

加味柴胡酒　又。

當歸白朮湯　又。

藿香扶脾飲　又。

加味四君子湯　女勞。

滑石散　又。【略】

黃芪湯　黃汗。
茵陳四逆湯　陰黃。
《濟生》茵陳湯　疫疸。
茵陳瀉黃湯　又。
人參養榮湯　虛黃。
青龍湯　風黃。
桃仁承氣湯　血黃。
化疸湯　總治。
參朮健脾湯　久疸。
當歸秦艽散　又。

《醫級・雜病・疸黃附諸疸》　黃分濕熱，疸別陰陽。辨黃汗女勞時瘟酒穀之名，黃汗汗如栢汁，女勞面色黑疵，瘟疫面亦發黃，酒疸、穀疸同狀。有白火瘀虛膽溢觸惡之異。白火疸熱也，血瘀亦黃，虛黃色淡而浮，膽溢之黃，色兼青觸惡之黃，其色必晦。汗如栢汁者，邪漬肝脾；食已如飢者，熱留胃腑。稿黎疵促爲女勞，焦黃掣強由火激。酒、穀二疸土之瘨，白火發現金之恙。白疸必爪掌白，時瘟爲疫毒深。瘀黃溲赤，或如狂屎黑喜忘。虛黃爪常，爪如常而不黃也。必倦怠喘浮冷怯。膽黃色必兼青，因驚懼而膽汁外泄；黃腫勞而受穢，必喘倦而體重食稀。

陽黃則脈來實大，陰黃則脈必沉虛。似橘而明者熱深，如熏而晦者濕勝。溲利不渴，黃必瘀留；渴飲溺疼，疸由火注。脈細數而肢清怯冷，黃必晦而寒深；脈洪滑而熱盛渴煩，黃則明而熱勝。驗生死於亶中，以二指按病人之亶中，將二指左右分開處，其肉色有血色可治，無者危。定吉凶於三六。時疾之黃，瘥則十日已上，敗則不踰十八朝。時邪熱鬱發黃，脈尚浮者雙解；食黃飽煩膨滿，脈滑實者消攻。目黃胸悶，邪在上則宜宣宜搐；溺赤濇痛，邪在下則宜利宜清。煩渴聲洪，多陽易愈；言微不渴，多陰難痊。

黃由濕熱兩淫，或投滲濕湯栢梔梔子、柏皮，或用茵陳飲五苓散雙解；黃現閉癰堅滿，或酌瀉黃導赤散，或進茵陳蒿湯從攻。熱黃煩渴，症由脾濕不泄，分清飲梔豉栢皮湯；黃汗沾衣，病由脾濕，疏肝導赤散丹梔香豉。腎風喘促面黑瘀，擬麻附越婢防己；勞疸女勞疸也。稿黎陽痿絕，進右歸六味丸、青娥丸。酒疸本濕熱積留，方選葛花茵陳，或砂蔻芩連四草飲；穀疸乃食臌土鬱，劑用保和丸平胃散，或薑連枳朮丸和中飲。白疸肺火恣甚，金沙散清肺飲兼調；瘀黃敗血蓄留，桃核承氣通瘀煎急療。久利虛黃者，倦寒食減，歸脾湯理中湯補中益氣湯；恐驚膽溢者，怯惑色蒼，七福飲逍遙散六味丸。黃胖色晦，由惡濁土氣觸礙，法當辟惡啓脾丸；脫力黃浮，見喘惕頸脈動浮，藥製鍼砂五果丸。黃瘦善食腹堅，化積丸蔻連溫臟丸；厥晦睛黃絕穀，理中湯參附飲歸脾湯。久瀉能食面黃，朮連丸取效；渴汗肢浮熱晦，二妙散堪施。瓜蒂搐鼻，可引涎上泄疎清；膈鳴膈悶者，此法神效。丹梔清經，療火劫傷陰變逆。燥渴瀉火，寒熱和筋。太清飲六一散；陽黃亦可稱功。四逆茵陳，陰黃惟茲取效。溺清黃退，須補中州；焦稿疵浮，必資水火。焦稿宜壯水，疵浮宜補火。疸病諸因玄奧，學非涉畧能知。

時疾發黃之候，已詳條辨，此論諸疸之因也。凡疸病必因於濕，乃脾土所主，其內外感觸之因不一。夫濕乃濁邪，應乎土氣，賴土氣之轉輸而化。若脾受邪而不化，則濕鬱而熱生。濕熱兩氣內淆，而後土之眞色發現於外。熱勝濕，則從陽化而黃色明；濕勝熱，則從陰化而黃色晦。氣上溢，則薰肺而目白如金；氣溢於下，則流腑而溺出黃赤。達於外，則通體皆黃；傳於內，則五色兼見。所以女勞侵濕而黑滯形，膽汁溢脾而青色現。濕火蒸金，肺胃顯白火之咎；熱瘀血結，二府有瘀畜之尤。病雖濕化之變，呈因由內外之感；而致疾感因，得晰斯方治效靈。故由雨露陰霾，涉水卧濕，觸惡而感者，則爲腫浮黃汗；其由肥甘酒酪，濕熱留中而致者，則爲酒穀二疸。有濕火上浮而爲白火，有驚恐傷膽而爲膽溢，有傷血而爲瘀黃，有火激而爲焦搐，有勞傷而致虛黃，有勞內而成黑疸。其因雖不同，而同歸病疸，則此中寒熱之化，生死之機，方治之義，有不可不逐爲細辨也。篇中症因方治，逐一詳備，可謂該括而無餘蘊矣。

《醫略・黃疸》《金匱》曰：風寒相搏，食穀即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熱流膀胱，小便不通，身體盡黃，曰穀疸。額上黑，微汗出，手足心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心中懊惱而熱，不能食，時欲吐，曰酒疸。諸疸不渴者可治，渴者難治。又曰：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者，當以汗解之。腹滿小便不利，面赤自汗，此表和裏實，當下之。又曰：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金鑑》言此濕盛無熱，陰黃症也。蓋胃脈數，是熱勝于濕，則從胃陽熱化，故能食，謂之陽黃。若胃脈

緊，是濕勝于熱，則從脾陰寒化，故食即滿，謂之陰黃。陽黃則爲熱疸、酒疸，陰黃則爲女勞疸、穀疸也。《金匱》又曰：疸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爲難治。註云：疸屬脾病，土寄旺于四季各十八日也，十日土之成數。《金匱》治法，諸疸表實無汗者，以麻黃、茵陳，酒煎汗之。裏實不便者，以茵陳、梔子、大黃下之。無表裏症，以茵陳、黃柏、梔子清之。小便短少，以茵陳五苓散利之。愚按：疸病初成，師《金匱》法。若其病久，則陰陽兩虛，當寓攻于補，不可治末而忘其本也。又有猝然發黃，心滿而喘，名急黃。速令病人噙水一口，用仲景瓜蒂散搐鼻，出黃水即愈。

《類證治裁・黃疸》　論治　黃疸由脾胃溼熱鬱蒸，漸致身目如金，汗溺皆黃。經謂溼熱相交，民病癉也。【略】既分五疸，宜辨陰陽。陽黃多由瘀熱，煩渴頭汗，脈必滑數。陰黃多由寒溼，身冷汗出，脈必沈微。陽黃係胃腑溼熱熏蒸，與膽液泄越，上侵肺則發而爲黃，其色明如橘子，治在胃，茵陳蒿湯。陰黃係脾臟寒溼不運，與膽液浸淫，外漬肌肉，則發而爲黃，其色晦如烟熏，治在脾，茵陳四逆湯。陰黃亦有體痛發熱者，但身如熏黃，終不似陽黃明如橘子色也。海藏治陰黃，小便不利，煩躁而渴，茵陳茯苓湯。發黃煩躁，喘嘔不渴，茵陳陳皮湯。發黃四肢偏身冷，茵陳附子湯。發黃肢體逆冷，腰自汗，茵陳四逆湯。冷汗不止，茵陳薑附湯。發黃服薑附諸藥未已，脈尚遲者，茵陳茱萸湯。傷冷中寒，脈弱氣虛，理中湯加茵陳。挾表脈浮，桂枝加黃耆湯。往來寒熱，小柴胡湯加梔子。胸滿嘔吐，小半夏湯。小便利而色白者，仲景作虛勞治，小建中湯。一種虛黃，口淡怔忡，耳鳴足軟，神疲無力，人參養營湯。【略】有風黃，其人肥，風不外洩，身不黃，獨目黃者，青龍散。有瘀血發黃，身熱，小便自利，大便反黑，脈扎濇，當下盡黑物，桃仁承氣湯。有疫癘發黃，殺人最急，茵陳瀉黃湯、《濟生》茵陳湯。繆仲淳曰：時行黃疸，用小麥湯。【略】若黃變腫脹，必疏導腑中溼熱，茯苓滲溼湯去芩、連、芄、葛，加薏仁、大腹皮、鷄內金。若絡脈瘀熱發黃，金鈴子散，加分消藥。疸久不愈則補脾，參朮健脾丸，色疸久，加黃耆、扁豆子。總之，黃而不渴易治，渴者難治。初起宜汗，有食宜消，溺少宜利，小水利，黃自退，通用化疸湯、當歸白朮湯。久而虛，脈症宜溫補者，養營湯、四君子湯、腎氣丸。【略】

外有黃胖症，與黃疸異。黃疸目黃，身不腫。黃胖多腫，其色黃中帶白，目如故，疲倦少神。病源雖同屬脾，然黃疸由溼熱鬱蒸而成，黃胖則溼熱未甚，多蟲與食積所致，必吐黃水，毛髮皆直，或嗜食生米、茶葉、土炭，宜四實丹。有食積則消導，保和丸加紅麴。或健脾去溼藥中，加針砂重鎮可效。蓋疸屬暴病，故仲景以十八日爲期。《正傳》曰：黃胖爲宿病，有久而不愈者。綠礬丸、褪金丸，二方治黃胖病最捷。又勞力受傷，亦成黃胖，能食易飢，疲倦無力，沈氏雙砂丸，俗名脫力黃，此又在蟲食黃病之外者。

脈候　五疸實熱，脈必洪數，其或微濇，悉屬虛弱。《直指》曰：疸脈緩大者順，弦急而堅者逆。脈小溲利不渴者生，脈洪泄利而渴者死。疸毒入腹，喘滿者死，寸口近掌處無脈，口鼻冷者死。

《温熱經緯・方論》　甘露消毒丹一名普濟解疫丹。雄按：此治濕溫時疫之主方也。六元正紀，五運分步，每年春分後十三日交二運。徵，火旺，天乃漸溫。芒種後十日交三運。宮，土旺，地乃漸濕。溫濕蒸騰，更加烈日之暑，爍石流金，人在氣交之中，口鼻吸受其氣，留而不去，乃成濕溫疫癘之病。而爲發熱倦怠，胸悶腹脹，肢痠咽腫，斑疹身黃，頤腫口渴，溺赤便秘，吐瀉瘧痢，淋濁瘡瘍等證。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膩，或乾黃者，是暑濕熱疫之邪尚在氣分。悉以此丹治之立效。幷主水土不服諸病。

《醫醇賸義・黃疸》　經曰：面目發黃，小溲赤澁，安靜嗜卧者，黃癉也。此係脾有積濕，故倦怠嗜卧。胃有積熱，故發黃溺赤。但濕自內生，熱有外感，故《內經》有開鬼門，潔淨府之法。開鬼門者，開其腠理，使熱邪從肌表出也。潔淨府者，瀉其膀胱，使濕邪從小便出也。然外感之熱，可從汗解，若陽明內蘊之熱，發汗則刼陰，而內熱更甚，祇宜清胃熱利脾濕，而汗吐下之法均不可用矣。至於陽黃、陰黃、穀癉、酒癉、女勞癉種種不同，見症治法，條列於後。

陽黃

面目發黃，口燥而渴，小溲赤澁，胃火熾盛，濕熱薰蒸，是爲陽黃，導黃湯主之。

陰黃

面目發黃，身冷不渴，小便微黃而利，此爲陰黃，茵陳朮附湯主之。

穀癉

穀癉者，脾胃不和，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上濁氣下流，小便不通，寒熱入於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癉，和中茵陳湯主之。

酒癉

酒癉者，平日嗜飲，濕火薰蒸，面目發黃，黃甚則黑，心中嘈雜，雖食甘芳，如啖酸辣，小便赤澁，茵陳玉露飲主之。

女勞癉

女勞癉者，膀胱急，小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大便黑而時溏。此因血瘀不行，積於膀胱少腹，故仲景用硝石礬石散，峻攻其瘀，自極精當，但今人之體質遠不逮古人，若復峻攻，更傷元氣。擬通利下焦兼去瘀之法，桃花化濁湯主之。

附黃癉門諸方

大黃梔子湯　治黃癉熱甚脈實者。

茵陳蒿湯　治黃癉濕熱俱盛者。

茵陳四逆湯　治陰黃肢體逆冷，腰以上自汗。

小茵陳湯　治發黃脈沉細遲，四肢及徧身冷。

茵陳附子湯　治服四逆湯身冷汗不止者。

茵陳茱萸湯　治服茵陳附子湯症未退及脈伏者。

茵陳橘皮湯　治身黃，脈沉細數，身熱而手足寒，嘔喘煩躁不渴者。

茵陳茯苓湯　治發黃脈沉細數，四肢冷，小便澁，煩躁而渴。

梔子大黃湯　治酒癉，心中懊憹或熱痛。

白朮湯　治酒癉因下後變爲黑癉，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薤，大便黑，皮膚不仁，脈微而數。

加味四君子湯　治色癉。

小菟絲子丸　治女勞癉。

茯苓滲濕湯　治黃癉，寒熱嘔吐，渴欲飲水，身體面目俱黃，小便不利。

參朮健脾湯　治發黃日久，脾胃虛弱，飲食不思。

當歸秦艽散　治五癉，口淡咽乾，倦怠發熱，微冷。

茵陳附子乾薑湯　治寒涼藥服多變陰黃者。

一清飲　治癉症發熱。

青龍散　治風氣傳化，氣不得泄，鬱熱煩渴，面目發黃，引飲。

《蠢子醫・陰黃陽黃治法有辨》　黃病皆因溼作熱，抑鬱之久無從泄。不是皮色黃花染，便是二目黃表貼。治宜蒼朮與茵陳，黑礬燒紅枝子往下掣。泡入酒中加陳皮，紅糖爲引細細啜。每晚服。一切溼氣盡引下，便無身黃使人說。又有陰黃寒最重，彼色明亮此有別。必用肉桂與附子，灰暗煙薰始盡撤。陰黃陽黃有兩般，不得泥住清涼不用熱。此是治病之大關，須探本原連根抉。

按：黃病之症，一身盡黃，兩目亦黃，雖成於溼熱，畢竟脾虛不能分消水溼，以致鬱而成黃。余用薏苡三兩、茯苓一兩、茵陳三錢、陳皮二錢、車前一兩、上肉桂三分、芡實三錢大劑服之，分消水溼。前藥多是健脾固氣之品，用茵陳以解溼熱，肉桂引水入於膀胱，從小便出，三四劑後減半，加白朮五錢服之，再用二三劑，愈後永無後患矣。

紀事

《脾胃論・調理脾胃論治驗》　戊申六月初，樞判白文舉年六十二，素有脾胃虛損病，目疾時作，身面目睛俱黃，小便或黃或白，大便不調，飲食減少，氣短上氣，怠惰嗜卧，四肢不收。至六月中，目疾復作，醫以瀉肝散下數行，而前疾增劇。予謂大黃、牽牛，雖能除濕熱，而不能走經絡，下咽不入肝經，先入胃中。大黃苦寒，重虛其胃；牽牛其味至辛，能瀉氣，重虛肺本，嗽大作，蓋標實不去，本虛愈甚。加之適當暑雨之際，素有黃證之人，所以增劇也。此當於脾胃肺之本臟，瀉外經中之濕熱，製清神益氣湯主之而愈。

火熾之極，金伏之際，而寒水絕體，於此時也，故急救之以生脈散，除其濕熱，以惡其太甚。肺欲收，心苦緩，皆酸以收之。心火盛則甘以瀉之，故人參之甘，佐以五味子之酸。孫思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補五臟氣是也。麥門冬之微苦寒，能滋水之源於金之位，而清肅肺氣，又能除火刑金之嗽，而斂其痰邪。復微加黃蘗之苦寒，以爲守位，滋水之流，以鎮墜其浮氣，而除兩足之痿弱也。

《普濟方・傷寒門・傷寒發黃》　僧，傷寒發汗，有留熱，身面皆黃，多熱，期年不愈。醫作食黃治之，病不去。問之，食不減，尋與此藥五日，減三分之一，十日減三分之二，二十日病悉去，其方用《澹寮方》：

山茵陳　山梔子各三錢　秦艽　升麻各四錢

右㕮咀，以三錢爲一服，煎去滓，食後服。《本草衍義》

《名醫類案・黃疸》羅謙甫治兀顏正卿。二月間，因官事勞役，飲食不節，心火乘脾，火生土，火甚亦能侮土。脾氣虛弱，又以恚怒，氣逆傷肝，心下痞滿，四肢困倦，身體痲木，熱傷氣故痲木。次傳身目俱黃，微見青色顏黑，初起顏黑故可治，色黑濕也。心神煩亂，怔忡不安，兀兀欲吐，口生惡味，飲食遲化，時下完穀，小便癃閉而赤黑。濕熱故小便秘。辰巳胃脾間發熱，日暮則止，至四月尤盛。羅診其脈浮而緩，《金匱要略》云：寸口脈浮爲風，緩爲痹，痹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已行。趺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穀疸寒熱不食，食則頭眩，心胸不安，小便難，久久發黃，此風寒相搏，穀氣不消，胃中苦濁，小便不通，熱流膀胱所致。以茵陳葉一錢，茯苓五分，梔子仁、蒼朮去皮、炒白朮各三錢，生黃芩六分，黃連、枳實、豬苓去皮、澤瀉、陳皮、漢防己各二分，青皮去白一分，作一服，以長流水三盞煎至一盞，名曰茯苓梔子茵陳湯，一服減半，二服良愈。《內經》云：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又濕化於火，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以苦泄之，以淡滲之，以梔子、茵陳苦寒，能瀉濕熱而退其黃，故以爲君；《難經》云：苦主心下滿。以黃連、枳實苦寒，泄心下痞滿，肺主氣，今熱傷其氣故身體痲木，以黃芩苦寒瀉火補氣，故以爲臣。二朮苦甘溫，青皮苦辛溫，能除胃中濕熱，泄其壅滯，養其正氣，漢防己苦寒，能去十二經留濕，澤瀉鹹平，茯苓、豬苓甘平，導膀胱中濕熱，利小便而去癃閉也。

至元丙寅六月，時雨霖霪，人多病濕瘟。眞定韓君祥因勞役過度，渴飲涼茶，及食冷物，遂病頭痛，肢節亦疼，身體沉重，胸滿不食。自以爲外感內傷，用通聖散二服，添身體困甚。醫以百解散發其汗汗，越四日，以小柴胡湯二服，復加煩熱躁渴，又六日，以三一承氣湯下之下，躁渴尤甚，又投白虎加人參柴胡飲子之類清，病愈增。又易醫，用黃連解毒湯、朱砂膏、至寶丹之類，至十七日後，病勢轉增，傳變身目俱黃，肢體沉重，背惡寒，皮膚冷，心下痞硬，按之則痛，心下痛按之硬，手少陰受寒，足少陰血滯，執按之而痛爲實則誤。眼澀，眼澀爲濕毒。不欲開，目睛不了了，懶言語，自汗，小便利，大便了而不了。此痞痛按之痛爲陰症，故小便利大便了而未了，理中湯佳。羅診其脈緊細，寒。按之空虛，下焦無陽也。兩寸脈短，不及本位，此證得之因時熱而多飲冷，加以寒涼寒藥過度，助水乘心，反來侮土，先因其母，後薄其子。經云：薄所不勝，乘所勝也。時值霖雨，乃寒濕相合，此爲陰症發黃明也。身無汗際頸而還，小便不利則發黃。今身自汗小便利而發黃，明屬寒濕。羅以茵陳附子乾薑湯主之。茵陳附子乾薑湯：附子、乾薑、半夏、草豆蔻、白朮、陳皮、澤瀉、枳實、茵陳，生薑使。《內經》云：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以淡滲之，以苦燥之。附子、乾薑，辛甘大熱，散其中寒，故以爲主；半夏、草豆蔻辛熱，白朮、陳皮苦甘溫，健脾燥濕，故以爲臣；生薑辛溫以散之，澤瀉甘平以滲之，枳實苦微寒，泄其痞滿，茵陳苦微寒，其氣輕浮，佐以薑附，能去膚腠間寒濕而退其黃，故爲佐使也。煎服一兩，前症減半，再服悉去。又與理中湯服之，數日，氣得平復。或者難曰：發黃皆以爲熱，今暑隆盛之時，又以熱藥治之而愈，何也？此一辨不可少。羅曰：主乎理耳。成無己云：陰症有二，一者始外傷寒邪，陰經受之，或因食冷物，傷太陰經也；一者始得陽症，以寒治之，寒涼過度，變陽爲陰也。今君祥因天令暑熱，冷物傷脾，過服寒涼，陰氣太勝，陽氣欲絕，加以陰成寒濕相合發而爲黃也，仲景所謂當於寒濕中求之。李思順云：解之而寒涼過劑，瀉之而逐寇傷君。正以此耳。聖賢之制，豈敢越哉？或曰：潔古之學有自來矣。

劉宗厚治趙顯宗病傷寒，至六七日，因服下藥太過，致發黃，其脈沉，細遲無力，皮膚涼，發躁，陰極發躁。欲於泥中卧，喘嘔，小便赤澀，先投茵陳橘皮湯，次第用藥之法。喘嘔止，次服小茵陳湯半劑，脈微出，脈微出者生。不欲於泥中卧，次日，又服茵陳附子湯半劑，四肢發熱，小便二三升，用附子而小便長。當日中大汗而愈。似此治愈者，不一一錄。凡傷寒病黃，每遇太陽或太陰司天歲，若下之太過，往往變成陰黃。蓋辰戌太陽寒水司天，水來犯土，丑未太陰濕土司天，土氣不足，即脾胃虛弱，亦水來侵犯，多變此證也。

虞恆德治一人，年三十餘，得穀疸症，求治，以胃苓湯去桂，加茵陳數十貼，黃退，自以爲安，不服藥，十數日後，至晚，目盲不見物。虞曰：此名雀目，蓋濕痰盛而肝火有餘也。用獖豬肝煮熟，和夜明砂作丸服之，目明如故。來謝，虞曰：未也。不早服制肝補脾消痰之劑，必成蠱脹。疸成蠱脹。伊不信，半月後，腹漸脹痞滿，復求治，仍以胃苓湯倍二朮，加木通、麥冬煎湯下褪金丸，一月而安。

江篁南治一人，夏月患食疸，面目俱黃如金，頭痛如破，小溲澀難，多汗。

用車前草搗汁，調益元散服之，小溲即利。先瀉濕熱。乃與補中益氣湯一貼，汗少止。後補元氣。繼以人參白虎湯，竹葉石膏湯合服之，頭痛亦止，諸症多平。惟黃未盡退，乃以流氣清熱之劑，治之愈。

猶子三陽患疸症，皮膚目睛皆黃，小溲赤，左脈弦而數，右三部，原不應指，今重按之，隱隱然指下，證見午後發熱，濕熱變癉。五更方退，兼陰癉。以茵陳五苓散除桂，加當歸、梔子、黃柏、柴胡，數服，繼用人參養榮湯，乃八物除芎，加芪、陳皮、五味、薑、棗，兼人乳，童溲，熱退三日，已而復作，間日發於午後，肌熱灼指，脈近弦，乃作癉治之而愈。後數年，復患目睛黃，午飯難克化，則小溲黃，以黃芪建中湯除桂，加白朮、陳皮、茯苓、半夏、神麴、麥芽、薑少許，而退。

兗山汪兗渠之內，年十八，因以冷水洗澡，帶濕卧簟，坐冷石，致腹痛甚，腹痛爲寒。醫疑經滯，用破血行經之藥，不效。更醫，用附子理中湯加桂，痛稍定，次日躁擾，譫言，不知人，醫以補中加寒涼藥二三服，乃覺身熱，面目發黃，頭暈小溲黃如金色濕，月事如常，但少耳。所苦午後發熱，咽喉不清，常作聲咳嗽。初秋，江診之，脈左右皆浮大而駛，而右尤躁疾，方以蒼、白朮、茵陳、澤瀉、茯苓、豬苓、柴胡、黃蘗、梔子、薑皮等藥。次日，脈稍平，以陳皮、桔梗、元參幷前方出入增損，數服而愈。

揚州吳世德，患胸腹作滯，小溲黃澀，目睛黃甚，惡風鼻塞，飲食作惡，暑月，江診左脈沉小而緩，右頗大而弦，脾部帶滑，乃食傷太陽，爲食疸症也。兼風寒外襲，法宜疏利消導。以防風、蒼朮、茵陳、蘇葉、陳皮、茯苓、豬苓、澤瀉、枳實、薑、葱煎服，夜來小溲頗長，早因驚悸，出汗一時許，乃用五苓去桂，加滑石、茵陳，合平胃散，四服，胸膈寬，小溲色漸淡而長，面目皮膚黃漸退，臨卧，喉口作乾，大便燥，口臭，前方減厚朴、蒼朮，加白朮，數服而愈。

《孫文垣醫案・三吳治驗》 王文川令郎，原傷飲食，又傷於冷菱等物，遍身發黃，眼如金色，夜發熱，天明則退，腹痛手不可近，號叫通宵。市醫因其黃而曰胡苣眞矣。衆議以草頭藥進，予至急止之曰：向以草藥幾誤其母，復欲誤其子乎。蓋脾胃喜溫惡寒，且此症乃食積釀成，而黃爲濕熱所致，法當健脾，用溫暖之劑下之，濕熱去而黃自退。草頭藥性多寒，用之是損脾土，而益其疾也，可用哉？即以保和丸一錢，入備急丸五分，作一次服之。少頃瀉一次，又少頃連下三次，積物所下甚多，腹痛盡止。再與調中丸服一月，不但一身之黃盡退，而步履輕捷如飛。其父喜曰：神不誤我。問其故，曰：始議進草頭藥者十九，而孫君獨叱其非，余不能決，而決於神，神允孫君，服果有效。而吳我峰小樓等曰：亦孫君之藥神爾，設無孫君，神雖靈，何所顯哉。衆拊掌而噱。

《張氏醫通・雜門》 石頑曰：黃癉證中，惟黑癉最劇，良由酒後不禁，酒濕流入髓藏所致，土敗水崩之兆。始病形神未槁者，尚有濕熱可攻，爲祛癉之嚮導。若病久肌肉消爍，此眞元告匱，不能回榮於竭澤也。中翰汪先于病癉，服茵陳五苓不應。八月間，邀石頑診之，弦大而芤，腎傷挾瘀，結積不散所致，急乘元氣尚可攻擊時，用《金匱》硝石礬石散兼桂苓丸之制，以洗滌之，遲則難爲力矣。汪氏有業醫者，以爲藥力太峻，不便輕用。旋值公郎鄉薦，繼以公車，未免縈心，不及調治。迨至新正二日，復邀石頑相商，脈轉弦勁而革，眞元竭盡無餘。半月以來，日服人參數錢，如水投石，延至正月下澣，遣內使竊問，予謂之曰，捱至今日小主場事，可無礙矣。其後安公聯捷，不及殿試而返，信予言之不謬也。同時有伶人黑癉，投以硝石礬石散作丸，晨夕各進五丸，服至四日，少腹攻絞，小便先下瘀水，大便繼下溏黑。至十一日瘀盡，次與桂、苓、歸、芍之類，調理半月而安。或問近世治癉，多用草頭單方，在窮鄉絕域，猶之可也，城郭愚民，亦多效尤，仁人鑑此，豈不痛歟！嘗見有服商陸根，苦匏酒，過山龍，雪裏青，鹿葱等汁，吐利脫元而死者，指不勝屈。曾有孕婦病黃，誤用瓜蒂搐鼻，嘔逆喘滿，致胎息上衝，慘痛叫號而斃。設當此際，得何法以救之耶？答言：是皆宿孽使然，與飛蛾觸火無異。欲救之者，惟廣行刊布，垂誡將來，勿蹈前轍，庶不失仁人之用心，若欲手挽既覆之車，吾未如之何也。

《靜香樓醫案・黃疸門》 面黑目黃，脈數而微，足寒至膝，皮膚爪甲不仁。其病深入少陰，而其邪則仍自酒濕得之及女勞也。

腎氣丸。

詒按：此證載在《金匱》，近於《愛廬醫案》中，見一方甚佳。此病兼有瘀血，不但濕也。腎氣丸能否見效，尚未可定。

面目身體悉黃，而中無痞悶，小便自利。此仲景所謂虛黃也。即以仲景法治之。

桂枝　黃芪　白芍　茯苓　生姜　炙草　大棗

詒按：案明藥當。

濕停熱聚，上逆則咽嗌不利，外見則身目爲黃，下注則溺赤而痛。

茵陳　厚朴　豆豉　木通　豬苓　橘皮　茯苓　黑梔

詒按：論病能一綫穿成，用藥自絲絲入笳。

又按：咽嗌不利，可加桔梗、前胡之類。

《雜病會心録・黃疸》　闡發疸症無一遺義　上渡金嘉會，年三十七，平日嗜酒，己巳十一月，因食羊肉，又值夢泄，之後右脇急痛，數日不大便。始投破滯不應，繼用桂、附不效，再進攻下丸藥，大便雖通，而痛不止。適余在渠村中，邀去一診，兩脈細數，舌黑如墨，余曰：肝、脾、腎皆虧，內挾瘀血作痛。非停滯，非陰症。但先用破氣溫熱之劑，後用大攻大下之藥，是泥通則不痛之說，元氣受傷而誤投矣。治用扶脾養元，益血救腎之品，服下稍定。次日，兩目及一身發黃。易醫，不知內傷爲害，反進分利清熱之藥，大下瘀血斗許，呃逆而亡。蓋此症乃瘀血暴脫，陰絡受傷之故。其發黃者，血蓄於中，元氣不運，脾之眞色盡現於外也。

《臨證指南醫案・疸》　張三二　述初病似瘧，乃夏暑先伏，秋涼繼受，因不愼食物，胃脘氣滯生熱內蒸，變現黃疸，乃五疸中之穀疸也。溺黃便秘，當宣腑濕熱，但不宜下，恐犯太陰變脹。

綿茵陳　茯苓皮　白蔻仁　枳實皮　杏仁　桔梗　花粉

汪三九　飲酒發黃，自屬濕熱，脈虛澀，腹鳴不和，病後形體瘦減，起居行動皆不久耐，全是陽氣漸薄，兼之思慮勞煩致損。議兩和脾胃之方。戊己加當歸、柴胡、煨薑、南棗。

王　右脇高突刺痛，身面發黃，不食不便，瘀熱久聚，恐結癰瘍。

大豆黃卷　木防己　金銀花　生牡蠣　飛滑石　苡仁

張　脈沉，濕熱在裏，鬱蒸發黃，中痞惡心，便結溺赤，三焦病也，苦辛寒主之。

杏仁　石膏　半夏　薑汁　山梔　黃柏　枳實汁

黃　一身面目發黃，不飢溺赤。積素勞倦，再感溫濕之氣，誤以風寒發散消導，濕甚生熱，所以致黃。

連翹　山梔　通草　赤小豆　花粉　香豉

煎送保和丸三錢。

劉三九　心下痛年餘屢發，痛緩能食，漸漸目黃溺赤，此絡脈中凝瘀蘊熱，與水穀之氣交蒸所致。若攻之過急，必變脹滿，此溫燥須忌。議用河間金鈴子散，合無擇穀芽枳實小柴胡湯法。

金鈴子　延胡　枳實　柴胡　半夏　黃芩　黑山梔　穀芽

蔣　由黃疸變爲腫脹，濕熱何疑？法亦不爲謬，據述些少小丸，諒非河間、子和方法，溫下僅攻冷積，不能驅除濕熱，仍議苦辛滲利，每三日兼進浚川丸六七十粒。

鷄肫皮　海金沙　厚朴　大腹皮　豬苓　通草

張三二　夏秋疸病，濕熱氣蒸而成，治法必用氣分宣通自效。蓋濕中生熱，外干時令，內蘊水穀不化，黃乃脾胃之色，失治，則爲腫脹。今調治日減，便通利，主腑已通，薄味自可全功。平昔攻苦，思必傷心，鬱必傷脾，久坐必升太過，降不及，不與疸症同例。歸脾丸。

楊七十　夏熱泄氣，脾液外越爲黃，非濕熱之疸，繼而不欲食，便溏，用大半夏湯通胃開飲，已得寢食，露降痰血，乃氣泄不收，肅令淺，不必以少壯熱症治。順天之氣，是老年調理法。

人參　炙草　生扁豆　山藥　茯神　苡仁

《掃葉莊醫案・氣鬱發黃》　飲食不司運納，人皆知脾胃不和。但夏季之濕鬱，必傷太陰脾。濕甚生熱，熱必窒於陽明胃脈。全以宣通氣分，使氣通、濕走、熱清。四末微腫，黃未盡除，陽明之脈尚少流利機關也。宜忌厚味腥濁可愈。

生於朮　陳皮　薏仁　刺蒺藜　茯苓　淡乾薑　萆薢　桔梗

水法丸。

此長夏受病，濕着太陰，熱在陽明，不忌食物，最有發黃疸脹之累。必須蔬食，使清濁轉運。謂因病致傷，病去自復。

桑白皮　茯苓皮　大腹皮　陳皮　茵陳　木通　厚朴　萊菔子

久痢休息，脾胃皆弱。今夏濕勝，臂痛右瘓，濕鬱阻遏經脈流行之氣，主以溫脾辛香，爲裏中之表。治已，得痛緩臂伸，當減薑、黃、蒺藜之走經絡矣。

生白朮　生智仁　厚朴　草果　茯苓　陳皮

感長夏濕熱，太陰陽明不司旋運。唇黑肌黃，疸之象。近痔發便難，熱

注於腸爲濕結。宣腑經以清之泄之。

茵陳　黃柏　厚朴　蠶沙　茯苓皮　炒槐花　廣皮　萆薢

夏病黃疸，是濕熱中焦脾胃之病。病小愈能食，究未得水穀之精華，目微黃，肌腠脹，耳鳴，猶是氣分未爲流暢。蓋熱傷氣，濕阻氣也。能愼口腹，經月天降可愈。

生益智仁　白朮　茯苓　廣皮　紫厚朴　澤瀉　生砂仁　苦參

右各碾細末，金石斛湯泛爲丸。

《續名醫類案・黃疸》 黃疸之病，以十八日爲期，治十日已上宜瘥，反劇爲難治。

竇材治一人，遍身皆黃，小便赤色而濇，灸食竇穴五十壯，服薑附湯、全眞丹而愈。【略】

孫文垣治王文川子，原傷飲食，又傷冷菱等物，遍身黃如金色，夜發熱，天明則退，腹痛手不可近。醫擬進草藥，孫曰：此證乃食積釀成，而黃爲濕熱所致，法當健脾，用溫煖之劑下之。草藥性寒，是損脾土而益其疾也。用保和丸一錢，入備急丸五分，作數次服之。少頃，瀉一次，又少頃，連下三次，積物甚多，腹痛盡止。再與調中丸，服一月病愈，而輕健如常。

孫竹埜途次受暑，又爲酒麵所傷，因作吐，胸膈痞悶。醫以消導之劑，燥動脾火，口渴嘈雜，躁亂不安，目珠如金，一身盡黃，已成疸證。右寸脈滑大有力，用溫膽湯倍加香薷、滑石、葛根解毒止吐爲君，黃連、麥冬清熱止渴爲臣，使濕熱散而黃自瘳也。服三帖，吐止食進，再與五苓散加青蒿、葛根、滑石、黃連、枳實八劑，而黃盡退。

一人年二十歲，因勞又冒雨，得疸證，腳痠心悸，口苦力弱，尿黃，脈浮而數。病在表宜解外，黃耆三錢，白朮、蒼朮各一錢，陳皮、蘇葉、木通各五分，山梔炒二錢，甘草稍五分，白水煎服，下保和十五丸，再與點抑青各十丸，溫中二十丸而愈。

孫文垣治一人，因冒雨勞力汗出，又以冷水澡浴，因發熱口渴，心與背脹痛，小水長而赤，舌胎黃，不眠，目黃如金，皮膚盡黃，或謂年高不敢與治。診得左脈浮數，熱。右濡弱，濕。皆七至。濕熱相幷。此濕熱發黃證也。病雖重，年雖高，猶可爲。以柴胡三錢，太重者，酒芩、葛根、青蒿、香薷、花粉各一錢，人參七分，甘草五分，連進二劑，得微汗。次早即熱退其半，舌稍淡潤，身黃未退，胸膈餘熱作煩，以竹茹、青蒿、葛根各一錢，人參、麥冬、花粉、知母各八分，白芍六分，二帖熱退食進，精神陡長。後與補中益氣湯加青蒿、麥冬、花粉十帖，黃盡退，頓痊。

一人患酒疸，遍身皆黃，尿如柏汁，目如金，汗出沾衣如染，胸膈痞悶，口不知味，四肢痠弱，脈濡而數，以四苓散加厚朴、陳皮、山查、麥芽、葛根，倍青蒿，水煎，臨服加萱草根自然汁一小杯，四帖頓愈。

柴嶼青治覺羅瑪德夫人病疸，醫投茵陳五苓散未效，又合末藥服之。肌膚白，眼皆如金色，轉致不思飲食，右關緩弱特甚。柴曰：胃爲水穀之海，脾爲倉廩之官，府藏失職，濕熱滋甚，今惟有調其土，使能健運，濕熱自去，不必治疸，而疸自愈矣。用六君子湯加厚朴、炮薑以溫中，神麴、麥芽以助戊己之化，不數劑而全愈。

薛立齋治大司徒李蒲汀，南吏部少宰時，患黃疸。當用淡滲之劑，公尚無嗣，猶預不決。曰：有是病而用是藥。以茵陳五苓散加芩、連、山梔，二帖而愈。至辛卯得子。

應天王治中，遍身發黃，妄言如狂，苦於胸痛，手不可近，此中焦畜血爲患，用桃仁承氣湯一劑，下瘀血而愈。又太守朱陽山弟，下部畜血發狂，用抵當湯而愈。

馬元儀治沈玉格患疸證，一身及面目俱黃，微見黑滯，煩渴腹滿，脈之左弦數，右空大，此內傷發黃，爲厥陰肝木、太陰脾土二藏交傷之候也。夫肝鬱則生熱，脾鬱則生濕，濕熱交爭，而煩渴腹滿，發黃之證生矣。至黑色兼見於面，則幷傷其腎。汗之下之非其治也，宜平肝之亢，扶土之虛，兼解鬱熱，以清氣道，除濕蒸而和中氣，用人參三錢，白朮二錢，白芍一錢，黃連、山梔七分，歸身、丹皮、茵陳、秦艽各一錢，柴胡七分，炙草五分，半夏麴一錢，服三十劑愈。

施靈修乃兄，七年前曾患疸證，服草藥愈後復發，坐多氣多勞，故草藥不效。服田螺汁，服一日夜大作寒熱，因發渴，小便如油，眼目黃且赤，手足黃紫，仲淳以瘀血發黃，服藥後大小便通，黃及渴俱減。橘紅一錢五分，紅麴炒研二錢，山查五錢，鬱金汁十五匙，薏苡六錢，木瓜三錢，牛膝五分，麥冬五錢，車前二錢五分，赤茯三錢，通草五分，白芍酒炒四錢，竹茹二錢，河水二鍾，煎八分，飢時服。三日後加人參三錢。《廣筆記》

魏玉橫曰：徐環薇年二十餘，病疸，服山梔、茵陳、五苓、六一之劑將兩月，不效。脈之弦細而駛，面目爪甲俱淡黃，言語遲倦。謂之曰：君以黃疸求治，此其餘證耳。今病成勞損矣。乃竦然曰：誠有之。近來夜卧不甯，晚即發熱，黎明始退，咳嗽痰稀，腰膝疼痛，然治之當奈何？曰：病緣陰虛火盛，肝熱久鬱，移其所勝，故食少便溏，發爲黃證，與酒穀諸疸爲濕熱熏蒸者不同，乃服苦寒滲利，重傷其陰，致成勞損。今宜峻養肝腎，俾嗽止熱退，食進便調，而黃自消矣。與集靈膏加減十餘劑，諸證漸退，黃亦退矣。

金魯瞻年四十餘，館於時醫湯靜公宅，病疸，諸治不效，已歷數醫，最後一人與草頭方四味，中有六月雪，餘忘之矣，服之增劇。脈之軟無神，略數，外證目黃如橘，面額則黃而黑暗，腹大臍凸，便溏食少，動則氣促，知爲脾腎兩虧，近乎女勞一證，乃疸中最難治者也。與熟地、山藥各一兩，杞子、棗仁、米仁各五錢。彼疑太補，持以問湯，湯老醫也，謂曰：方極是，第吾輩素不用此，姑試之。一劑減，二劑又減，再診脈漸起，乃前方八劑全愈。

朱天一年二十餘，喜食糖及燥炙諸餅，忽病黃，面目如金，脈之兩關數實有力，尺滑，大便六七日不行，小便黃澀，此敦阜太過燥熱，如以素蒺覆火，其色必黃，非濕證也。與小承氣湯加當歸、白芍，一劑便行而瘥。

治黃疸方：蒼耳子、薄荷、木通、茵陳各三錢，用好陳酒十斤，煎一碗，冲砂仁末三錢服。若小便赤若血水者，加川連一錢同煎。

《古今醫案按・黃疸》羅謙甫治兀顏正卿，二月間因官事勞役，飲食不節，心火乘脾，脾氣虛弱。又以恚怒，氣逆傷肝，心下痞滿，四肢困倦，身體麻木。次傳身目俱黃，微見青色，顏黑，心神煩亂，怔忡不安，兀兀欲吐，口惡生冷，飲食遲化，時下完穀，小便癃閉而赤黑，辰巳間發熱，日暮則止，至四月尤盛。羅診其脈浮而緩。《金匱要略》云：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爲風，緩則爲痹，痹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趺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以茵陳葉一錢，茯苓五分，梔子仁、蒼朮去皮，炒白朮各三錢，生黃芩六分，黃連、枳實、豬苓去皮、澤瀉、陳皮、漢防己各二分，青皮去白一分，作一服。以長流水三盞，煎至一盞，名曰茯苓梔子茵陳湯，一服減半，二服良愈。《內經》云：熱淫于內，治以酸寒，佐以苦甘。又淫化于火，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以苦泄之，以淡滲之，梔子、茵陳苦寒能瀉淫熱而退其黃，故以爲君。《難經》云：苦主心下滿，以黃連、枳實苦寒，泄心下痞滿。肺主氣，今熱傷其氣，故身體麻木，以黃芩苦寒瀉火補氣，故以爲臣。二朮苦甘溫，青皮苦辛溫，能除胃中淫熱，泄其壅滯，養其正氣。漢防己苦寒，能去十二經留滯，澤瀉鹹平，茯苓、豬苓甘平，導膀胱中熱，利小便而去癃閉也。

至元丙寅六月，時雨霖霪，人多病淫溫。眞定韓君祥，因勞役過度，渴飲涼茶及食冷物，遂病頭痛，肢節亦疼，身體沉重，胸滿不食。自以爲外感內傷，用通聖散二服，加身體困甚。醫以百解散發其汗，越四日，以小柴胡湯二服，復加煩熱躁渴。又六日，以三一承氣湯下之，躁渴尤甚。又投白虎加人參柴胡飲子之類，病愈增。又易醫用黃連解毒湯，硃砂膏，至寶丹之類，至十七日後，病勢轉增，傳變身目俱黃，肢體沉重，背惡寒，皮膚冷，心下痞硬，按之則痛，眼澁不欲開，目睛不了了，懶言語，自汗，小便利，大便了而不了。羅診其脈緊細，按之空虛，兩寸脈短不及本位，此證得之因時熱而多飲冷，加以寒涼寒藥過度，助水乘心，反來侮土，先囚其母，後薄其子。經云：薄所不勝，乘所勝也。時值霖雨，乃寒淫相合，此爲陰證發黃明矣。羅以茵陳附子乾薑湯主之。《內經》云：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淫淫所勝，平以苦熱，以淡滲之，以苦燥之。附子、乾薑辛甘大熱，散其中寒，故以爲主。半夏、草豆蔻辛熱，白朮、陳皮苦甘溫，健脾燥溼，故以爲臣。生薑辛溫以散之，澤瀉甘平以滲之，枳實苦，微寒，泄其痞滿。茵陳苦，微寒，其氣輕浮，佐以薑附，能去膚腠間寒溼而退其黃，故爲佐使也。煎服一兩，前證減半，再服悉去。又與理中湯服之，數日氣得平復。或者難曰：發黃皆以爲熱，今暑隆盛之時，又以熱藥治之而愈，何也？羅曰：主乎理耳。成無己云：陰症有二，一者始外傷寒邪，陰經受之，或因食冷物傷太陽經也。一者始得陽證，以寒治之，寒涼過度變陽爲陰也。今君祥因天令暑熱，冷物傷脾，過服寒涼，陰氣大勝，陽氣欲絕，加以陰雨寒溼相合，發而爲黃也。仲景所謂當于寒溼中求之。李思順云：解之而寒涼過劑，瀉之而逐寇傷君。正以此耳。聖賢之制，豈敢越哉？或曰：潔古之學，有自來矣。

震按：此二案，前係溼熱，後係溼寒，病固易辨，而論治論藥悉本《內經》，由其學有根柢也。

虞天民治一人，年三十餘，得穀疸證，求治，以胃苓湯去桂加茵陳數十帖，黃退。自以爲安，不服藥十數日，後至晚，目盲不見物。虞曰：此名雀

目，蓋溼痰盛而肝火有餘也。用獵豬肝煮熟和夜明砂作丸服之，目明如故。來謝，虞曰：未也，不早服制肝補脾消痰之劑，必成蠱脹。伊不信，半月後腹漸脹痞滿，復求治，仍以胃苓湯倍二朮加木通、麥冬煎湯下褪金丸，一月而安。

江篁南治猶子三陽患疸證，皮膚目睛皆黃，小溲赤，左脈弦而數，右三部原不應指，今重按之，隱隱然指下。證見午後發熱，五更方退，以茵陳五苓散除桂加當歸、梔子、黃檗、柴胡數服。繼用人參養榮湯，乃八物除芎，加芪、陳皮、五味、薑、棗，兼人乳、童溲，熱退三日，已而復作，間日發于午後，肌熱灼指，脈近弦，乃作瘧治之而愈。後數年，復患目睛黃，午飯難剋化，則小溲黃，以黃芪建中湯除桂，加白朮、陳皮、茯苓、半夏、神麴、麥芽、薑少許而退。

震按：此二案治法皆平易中正，但前之鼓脹，後之疸症，皆新病，不因久病致變，故與所用諸方恰合。

繆仲淳曰：太學顧仲恭遭鼓盆之戚，復患病在床。一醫診視，驚訝而出，謂其旦晚就木，因延予診之。左手三部俱平和，右手尺寸亦無恙，獨關部杳然不見。諦視其形色雖厄羸，而神氣安靜。予詢之：曾大怒乎？曰：然。予曰：此怒則氣併于肝而脾土受邪之證也。經云：大怒則形氣絕，而況一部之脈乎。甚不足怪，第脾家有積滯，目中微帶黃色，恐成黃疸，兩三日後，果遍體發黃，服茵陳利水平肝順氣藥，數劑而痊。

震按：《金匱要略》云：病疸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已上瘥，反劇者爲難治。就余生平所驗，分毫不爽。有先因他病而後發黃者，有先發黃而後現他病者，必於半月一月之內，退盡其黃，則他病亦可治。設或他病先瘥而黃不能退，至一年半載仍黃者，必復現他病以致死。大抵酒傷及有鬱結與胃脘痛，皆發黃之根基。而泄瀉，腫脹，不食乃發黃之末路。若時行病發黃，亦多死，諺所謂瘟黃也。惟元氣實者，審其爲瘀血，爲溼熱，逐之清之，得黃退熱亦退，乃可無虞。古人醫案俱未有說及久黃者可爲，余言之一證，即如此條，關脈不見，亦云數劑而痊。要知因於大怒偶然不見耳，若並未動怒，關脈連日不見，目中微帶黃色，即爲脾絕之徵，死無疑矣。

《類證治裁・黃疸・醫案》 許　傷精發黃，頭眩面浮，腰膝乏力，足心如烙，脈洪大而虛，用薛氏六味丸，君茯苓，去澤瀉，加生地、牛膝酒蒸熟、蓮子、薏仁，湯丸兼服，飯後用甘菊、炒黑山梔、嫩桑葉、鉤藤泡湯，服數月而痊。

貢　勞傷元氣，發黃，食減氣少，目黃面晦，倣仲景法，以黃耆建中湯去桂、參，入參苓白朮散治之，效。後服蓮子、薏米、紅棗等調理。此崙調補脾元，不與諸疸例治。若一例茵陳、梔子滌除溼熱，恐變成脹滿矣。

石　陽黃乃溼從熱化，瘀熱在裏，蒸動膽液，洩而爲黃，明如橘子，今目黃面色亮，頭眩，胸痞不渴，肢倦少力，手足心熱，大腸結，遇勞則甚，脈右大，左虛濡，雖係溼甚生熱，然平人脈大爲勞，且疸久不愈，乃勞力傷氣之候，用補中參滲溼法，潞參、茯苓、薏米、於朮各錢半，鷄內金、茵陳、鍼砂各二錢，山梔、甘菊、丹皮各一錢，炙草五分，數服眩痞除，食頗加，去甘菊、山梔，加黃耆、白芍俱炒二錢，蓮子炒十粒，又數服，黃漸退。

某　長夏暑溼外蒸，水穀內蘊，脾陽失運，頭眩欲嘔，面如熏黃，食入作脹，午候煩而溺赤，脈濡，左略大。先宜分清法，羚羊角、山梔、茵陳、赤茯、薏仁、製半夏、砂仁殼、滑石、石斛、車前子、燈心，三服諸症已減，改用厚朴薑製、枳殼炒、陳皮、大腹皮、薄荷、茵陳，二服脹除，黃未退。欲速，更醫，用沈香、焦朮等燥品，忽發顫疸，又用犀角、黃連，午前後潮熱，用生地、知母，黃勢更劇，面晦黑，寒熱額汗，腹滿嘔瀉，舌胎膩白，膈有粘涎。復商治，予謂此溼勝也。溼壅則生熱，治宜滲溼。用四苓散加半夏麴、橘白、薏仁、煨薑，午前服，瀉減，嘔沫猶是，暑溼交蒸，濁涎失降，脈見濡數，亦熱從溼化象也。更用胃苓湯去白朮，加製半夏、生薏仁、煨薑，其蒼朮生用鍋巴湯煎，嘔止瀉少，惟煩熱之起伏，隨太陽之升沈，午未特甚，則溼去而熱留也。因用黃芩、丹皮、山梔、赤苓、地骨皮、栝蔞根汁，加六一散一錢冲服。瀉熱悉止，惟神倦嗜卧，卧覺口燥，津不上朝於肺。用參、麥入加味逍遙散內，扶元生津，兼鬱蒸，脈息乃平，惟左關較大。倣《石室祕錄》，用白朮五錢、茯苓三錢、薏仁一兩、龍膽草、山梔、茵陳各一錢、潞參、黃耆各二錢、燥脾溼，培眞元，佐瀉火。後仍欲速效，悞服前醫滋陰之劑，遂成不治。

薛　脾虛傷溼，病發陰黃，數年面浮足腫，頭眩唇白，便後血，與調補藥稍愈。近便血雖止，溏而不爽，小水短數，腹大而鞕，身熱體倦，脈細小濡數。與補中升提佐以淡滲，腿足腫退，脈較有神。繼與潞參、生朮、赤苓、丹皮、黑山梔、茵陳、牡蠣、升麻。大便爽，熱較輕，中脘偶痛。去丹、梔、升、朮，加木香、陳皮、白芍，痛除。改用腎氣湯去山萸、澤瀉、附子，加炮薑，腹漸軟。後因不愼於口，竟以脹終。

耿　久疸神疲，頭眩面浮，不時熱渴，脈虛大，陽浮不斂，宜攝陰和陽。牡蠣、白芍、五味、洋參、熟地、麥冬、石斛、橹豆皮，數服效。

錢　黃疸傷食，腹脹溺黃，用健脾分消之品，加入茵陳湯，腹脹如故，擬陽明胃腑瘀熱鬱蒸，用禹餘糧醋煅七次、生地、松蘿茶各四兩、綠礬煅，□兩，棗肉煨，研搗爲丸，服愈。

唐　童年面黃，能食目眩，發熱不時，由溼甚生熱，熱蒸變黃，胃熱穀消，此爲穀疸，宜豬肚丸。入秋，食後脹眩便溏，脈虛小，熱與溼搏，由太陰不運，少陽化風。主理脾陽，佐以熄風。生白朮、潞參、陳皮、薏仁、鷄內金、半夏麴俱炒、茵陳、赤苓、甘菊炒、天麻煨，服愈。

《王旭高臨證醫案・黃疸門》　王　兩目身體皆黃，小便自利色清，此屬脾虛，非濕熱也，名曰虛黃。

黃芪一兩　白芍三兩　茯苓二兩　地膚子二兩

酒浸服。

周　伏暑濕熱爲黃疸，腹微痛，小便利，身無汗，用麻黃連翹赤小豆湯，表而汗之。

朱　濕熱內走太陰，遍體發黃，肌膚粟起，小便黃赤，與茵陳梔子柏皮湯。

曾　脈形乍大乍小，面色暗晦不澤，似有一團陰氣，阻遏於中，苔黃而濕，腹滿足腫，小便黃赤，又有濕遏熱伏之形，色症合參，是屬女勞黑疸變爲腹滿，在法難醫。姑擬洩腎熱以去脾濕，倣《金匱》法。

東瓜皮　桑白皮　地骨皮　生薑皮　黃柏　川朴　茵陳

陳大麥柴，煎湯代水。

施　三瘧止，而復作腹滿，平而又發。今目黃脈細，面黑溺少，防延黑疸。然疸而腹滿者難治，姑與分消。

製附子　大腹皮　陳皮　麥芽　綿茵陳　赤苓　滑石　焦山梔　通草　瓜蔞皮

淵按：疸而腹滿，前人未言其故。余謂肝脾藏氣兩傷，木土相剋也，故難治。

又　面色黧黑，腹滿足腫，脈沉而細，此脾腎之陽不化，水濕阻止於中，證勢甚重，且與通陽燥濕，四苓散加肉桂、川樸、陳皮、大腹皮、焦六麴、細辛、香圓皮、麥芽。

黃　面黃無力，能食氣急，脫力傷脾之證也。用張鷄峯伐木丸。

《醫學衷中參西録・黃疸門・黃疸》　王級三，奉天陸軍連長，年三十二歲，于季秋得黃疸證。

病因　出外行軍，夜宿帳中，勤苦兼受寒涼，如此月餘，遂得黃疸證。

證候　周身黃色甚暗似兼灰色，飲食減少，肢體痠懶無力，大便一日恆兩次，似完穀不化，脈象沉細，左部更沉細欲無。

診斷　此脾胃肝膽兩傷之病也，爲勤苦寒涼過度，以致傷其脾胃，是以飲食減少，完穀不化；傷其肝膽，是以膽汁凝結于膽管之中，不能輸腸以化食，轉由膽囊滲出，隨血流行于周身而發黃。此宜用《金匱》硝石礬石散以化其膽管之凝結，而以健脾胃、補肝膽之藥煎湯送服。

處方　用硝石礬石散所製丸藥，每服二錢，一日服兩次，用後湯藥送服。

湯藥

生箭芪六錢　白朮四錢炒　桂枝尖三錢　生鷄內金二錢。黃色的，搗　甘草二錢

共煎湯一大盅，送服丸藥一次，至第二次服丸藥時，仍煎此湯藥之渣送之。

復診　將藥連服五劑，飲食增加，消化亦頗佳良，體力稍振，周身黃退弱半，脈象亦大有起色。俾仍服丸藥一次服一錢五分，日兩次，所送服之湯藥宜略有加減。

湯藥

生箭芪六錢　白朮三錢炒　當歸三錢　生麥牙三錢　生鷄內金二錢，黃色的搗　甘草二錢

共煎湯一大盅，送服丸藥一次，至第二次服丸藥時，仍煎此湯藥之渣送服。

效果　將藥連服六劑，周身之黃已退十分之七，身形亦漸強壯，脈象已復其常。俾將丸藥減去一次，將湯藥中去白朮加生懷山藥五錢，再服數劑以善其後。

黃疸　范庸吾，年三十二歲，住天津城里草廠菴旁，業商，爲義商匯豐銀行經理，得黃疸證。

病因　連日朋友飲讌，飲酒過量，遂得斯證。

證候　周身面目俱黃，飲食懶進，時作嘔吐，心中恆覺發熱，小便黃甚，大便白而乾澀，脈象左部弦而有力，右部滑而有力。

診斷　此因脾中蘊有濕熱，不能助胃消食，轉輸其濕熱于胃，以致胃氣上逆，是以嘔吐。膽火亦因之上逆，黃坤載謂，非胃氣下降，則膽火不降。致膽管腫脹不能輸其汁于小腸以化食，遂溢于血中而成黃疸矣。治此證者，宜降胃氣，除脾濕，兼清肝膽之熱則黃疸自愈。

處方

生赭石一兩，軋細　生薏米八錢，搗細　茵陳三錢　梔子三錢　生麥芽三錢　竹茹三錢　木通二錢　檳榔二錢　甘草二錢

煎湯服。

效果　服藥一劑，嘔吐即止，可以進食，又服兩劑，飲食如常，遂停藥，靜養旬日間黃疸皆退淨。

內科總部

鼓脹部

題解

《素問・腹中論》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岐伯對曰：名爲鼓脹。

《證治要訣・蠱脹》蠱與鼓同，以言其急實如鼓，非蠱毒之蠱。俗謂之膨脖，又謂之蜘蛛病。止是腹大而急，餘處皮肉如常。

《醫學正傳・腫脹》腹大如鼓，而面目四肢不腫者，名曰脹滿，又名鼓脹。

《古今醫鑑・脹滿》中滿腹脹者，其面目四肢不腫，而肚腹脹起，中空似鼓者是也。

《醫林繩墨・鼓脹》鼓脹者，如鼓之形，外堅中空，擊之有聲，按之有形，皮肉之急脹，脾肺之大病也。

《赤水玄珠・脹滿門・蟲蠱》古人曾以蠱鼓同名矣，且蠱以三蟲爲首，豈無旨哉。愚謂鼓脹，即今云氣虛中滿是也。以其外堅中空，腹皮綳急，有似於鼓，故以鼓脹名也。彼蠱症者，中實有物，積聚已久，濕熱生蟲，理或有之。

《醫宗必讀・水腫脹滿》病名有鼓脹與蠱脹之殊，鼓脹者，中空無物，腹皮綳急，多屬於氣也；蠱脹者，中實有物，腹形充大，非蟲即血也。

在女科有氣分與血分之殊，氣分者，心胸堅大，而病發於上，先病水脹而後經斷；血分者，血結胞門，而病發於下，先因經斷，而後水脹。

《醫燈續焰・脹滿脈證》脹，謂脹於外。滿，謂滿於中。排藏府而廓胸脇，急皮膚而露筋脈，臍凸腰圓，鼓之如鼓，胸腹之疾也。

《醫經允中・水膚脹鼓脹腸覃石瘕》鼓脹者，腹身皆腫大如膚脹等，其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論說

《素問・五藏生成論》腹滿膜脹，支鬲胠脇，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

《素問・藏氣法時論》腎病者，腹大脛腫，喘咳身重，寢汗出，憎風。

《素問・厥論》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略】

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呼，腹滿不得卧，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略】

太陰之厥，則腹滿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卧。

少陰之厥，則口乾溺赤，腹滿心痛。

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卧屈膝，陰縮腫，骭內熱。【略】

少陰厥逆，虛滿嘔變，下泄清，治主病者。厥陰厥逆，攣腰痛，虛滿，前閉，譫言，治主病者。

《素問・標本病傳論》肺病，喘欬，【略】五日而脹。【略】肝病，頭目眩，脇支滿，【略】五日而脹。【略】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略】腎病，少腹腰脊痛，骭痠，【略】三日腹脹。【略】胃病，脹滿。【略】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骭痠，一日腹脹。

《素問・氣交變大論》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寃腸鳴，腹支滿。【略】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略】甚則胸中痛，脇支滿。【略】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民病【略】腹滿，溏泄，腸鳴。【略】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兩脇【略】滿，且痛引少腹。【略】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略】甚則腹大，脛腫，喘欬。【略】歲火不及，寒廼大行，【略】民病胸中痛，脇支滿，【略】復則【略】病鶩溏，腹滿，食飲不下。【略】歲水不及，濕廼大行，【略】民病腹滿身重，【略】上臨太陰則大

寒數舉，【略】民病寒疾於下，甚則腹滿浮腫。

《素問・至真要大論》 歲少陰在泉，熱淫所勝，【略】民病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略】少腹中痛腹大。【略】

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略】肺膜，腹大滿膨，膨而喘欬。【略】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略】身面胕腫，腹滿仰息。【略】太陽之勝，凝慄且至，【略】皮膚否腫，腹滿食減。【略】太陰之復，濕變廼舉，體重中滿，食飲不化，陰氣上厥，胸中不便，飲發於中，欬喘有聲。【略】諸脹腹大皆屬於熱。

《靈樞・脹論》 黃帝曰：脈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脈大，堅以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岐伯曰：陰爲藏，陽爲府。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脈之中耶？藏府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爲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寫。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膨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眞不可定，靈之所敗，謂之夭命。補虛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循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眞，三合而得。帝曰：善。黃帝問於岐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岐伯對曰：此言陷於肉盲，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鍼不陷盲，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於脹也，當寫不寫，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其於脹也，必審其脽，當寫則寫，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

《靈樞・五癰津液別》 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幷行腸胃之中，別於廻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

《靈樞・水脹》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瘭，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鬲鬲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略】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靈樞・百病始生》 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濇，血脈凝濇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膜脹。

《金匱要略・痙濕暍病脈證治》 暴腹脹大者，爲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痓。

《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并治》 趺陽脈（堅）〔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則消穀，緊則爲寒，食即爲滿。尺脈浮爲傷腎，趺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即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渴）〔濁〕，（渴）〔濁〕氣下流，（不）〔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略】酒黃疸者，或

無熱，靖言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略】。

黃家日晡時發熱，(面)(而)反惡寒，此爲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消(石)(礬)散(方)(主之)。

《中藏經・論水腫脈證生死候》 人中百病，難療者莫過於水也。水者，腎之制也，腎者，人之本也，腎氣壯則水還於海，腎氣虛則水散於皮。又三焦壅塞，榮衛閉格，血氣不從，虛實交變，水隨氣流，故爲水病。有腫於頭目者，有腫於腰腳者，有腫於四肢者，有腫於雙目者。有因嗽而發者，有因勞而生者，有因凝滯而起者，有因虛乏而成者，有因五臟而出者，有因六腑而來者，類目多種，而狀各不同。所以難治者，由此百狀，人難曉達，縱曉其端，則又苦人以嬌姿，不循理法，觸冒禁忌，弗能備矣，故人中水疾，死者多矣。【略】赤水者，其根起於心，其狀先從胸腫起也。黃水者，其根起於脾，其狀先從腹腫也。【略】

石水者，其根在膀胱，其狀起臍下而腹獨大是也。裏水者，其根在小腸，其狀先從小腹，脹而不腫，漸漸而腫也。又注云：一作小腹脹而暴腫也。氣水者，其根在大腸，其狀乍來乍去，乍盛乍衰者是也。此良由上下不通，關竅不利，氣血痞格，陰陽不調，而致之也。其脈洪大者可治，微細者不可治也。

《中藏經・論診雜病必死候》 病水脹如鼓，脈虛小澀者死。【略】掌腫無紋，臍腫出，囊莖俱腫者死。

《諸病源候論・腹痛病諸候・腹脹候》 腹脹者，由陽氣外虛，陰氣內積故也。陽氣外虛，受風冷邪氣。風冷陰氣也，冷積於府藏之間不散，與脾氣相壅，虛則脹，故腹滿而氣微喘。診其脈，右手寸口氣口以前，手陽明經也。脈浮爲陽，按之牢強，謂之爲實，陽實者，病腹滿氣喘嗽。左手關上脈，足少陽經也，陰實者，病腹脹滿，煩擾不得卧也。關脈實即腹滿響，關上脈浮而大，風在胃內，腹脹急，心內澹澹，食欲嘔逆。關脈浮，腹滿不欲食，脈浮爲是虛滿。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足少陰經，沈者爲陰，陰實者，病苦小腹滿。左手尺中陰實者，腎實也，苦腹脹善鳴。左手關後尺中脈浮爲陽，陽實者，膀胱實也，苦少腹滿引腰痛。脈來外澀者，爲奔腹脹滿也，病苦腹滿而喘。脈反滑利而沈，皆爲逆，死不治。腹脹脈浮者生，虛小者死。

《諸病源候論・腹痛病諸候・久腹脹候》 久腹脹者，此由風冷邪氣，在腹內不散，與藏府相搏，脾虛故脹。其脹不已，連滯停積，時瘥時發，則成久脹也。久脹不已，則食不消，而變下痢。所以然者，脾胃爲表裏，脾主消水穀，胃爲水穀之海，脾虛寒氣積久，脾氣衰弱，故食不消也。而冷移入大腸，大腸爲水穀糟粕之道路，虛而受冷，故變爲痢也。

《原病式・熱類》 腫脹，熱勝於內，則氣鬱而爲腫也。陽熱氣甚，則腹脹也。火主長而茂，形貌彰顯，升明舒榮，皆腫脹之象也。

《三因方・脹滿叙論》 《內經》有鼓脹，《太素》作穀脹，治法雖詳，而不論其所因。原其脹滿之端，皆胃與大腸，二陽明爲二太陰之表，大抵陰爲之主，陽與之正，或臟氣不平，勝剋乘剋相感相因，致陰陽失序，遂有此證。假如怒傷肝，肝剋脾，脾氣不正，必脹於胃，名曰勝剋。或怒乘肺，肺氣不傳，必脹於太(脹)(陰)，名曰乘剋。憂思聚結，本臟氣鬱，或實或虛，推其感涉，表裏明之，皆內所因。或冒寒暑風濕，隨其經絡，傳至陽明，致脹滿者，屬外所因。飲食飢飽，生冷甜膩，聚結不散，或作痞塊，膨脹滿悶，屬不內外因。當知脹滿該涉三因，須以人迎氣口分其內外，脈息虛實，審其溫利，詳而調之，無失機要，不爾則爲腹心痼疾，坐受困踣，不可不謹。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集證説》 脹滿得之未久，或脹或消，腹皮稍軟，不泄不喘，隨治隨瘥。若臍心突起，利後復脹急，久病羸乏，喘息不得安，名曰脾腎俱敗，無有愈期。腫滿善證，男從上腫下，女從下腫上，所患未久，利漩退腫定喘則愈矣。若證不善，則手足盤骨腫，臍與掌心俱凸，咳嗽失聲，青筋紋橫肚上，及爪甲青卒腫，頭面蒼黑，嘔吐頭重，豈復能救？

《丹溪心法・鼓脹》 心肺，陽也，居上；腎肝，陰也，居下；脾居中，亦陰也，屬土。經曰：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腎肝之陰升，而成天地交之泰，是爲無病。今也七情內傷，六淫外侵，飲食不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傷，轉運之官失職，胃雖受穀不能運化，故陽自生，陰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清濁相混，隧道壅塞，鬱而爲熱，熱留爲濕，濕熱相生，遂成脹滿，經曰鼓脹是也。以其外雖堅滿，中空無物，有似於鼓，其病膠固，難以治療。又名曰蠱，若蠱侵蝕之義。理宜補脾，又須養脾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患，滋腎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卻厚味，斷妄想，遠音樂，無有不安。醫又不察虛實，急於作效，病者苦於

脹急，喜行利藥，以求通快，不知覺得一日半日其腫愈甚，病邪甚矣！眞氣傷矣！古方惟禹餘糧丸，又名紫金丸，制肝補脾，殊爲切當。

《明醫雜著・續醫論・喘脹》 喘與脹二症相因，必皆小便不利，喘則必生脹，脹則必生喘，但要識得標本先後。先喘而後脹者主於肺，先脹而後喘者主於脾，何則？肺金司降，外主皮毛。經曰：肺朝百脈，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又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是小便之行，由於肺氣之降下而輸化也。若肺受邪而上喘，則失降下之令，故小便漸短，以致水溢皮膚，而生脹滿焉。此則喘爲本，而脹爲標，治當清金降火爲主，而行水次之。脾土惡濕，外主肌肉，土能克水。若脾土受傷，不能制水，則水濕妄行，浸潰肌肉，水既上溢，則邪反侵肺，氣不得降而生喘矣。此則脹爲本，而喘爲標，治當實脾行水爲主，而清金次之。苟肺症而用燥脾之藥，則金得燥而喘愈加；脾病而用清金之藥，則脾得寒而脹愈甚矣。近世治二症，但知實脾行水，而不知分別脾肺二症，予故爲發明之。

《古今醫統大全・蠱證門・蠱證叙論》 《易》以上下乖隔不通爲蠱，夫子《繫辭》以爲蠱，壞之極。先哲以蠱名，其病證，正謂氣血虛極，陰陽不通，上下不相升降。先由內傷脾胃而運用失常，遂成中滿痞塞之疾，漸而虛極，上下不通，氣血留積，堅聚成形，必爲蠱證。藥不能攻，斯壞之極而不可救。《生氣通天論》曰：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幷。不通也。良醫弗爲，其蠱證之謂歟。知命者，是必愼其將壞之初，而必謹其履霜之戒，當於痞滿腫脹之時，求良醫以圖治安，則無終蠱堅冰之患也。甫見今病蠱者，皆弗究其將壞之初，而惟求治於既壞之後，醫者不思蠱邪固如盤石，豈一擊能移，雖用利藥攻之，是欲速其死也，果何益之有哉？醫書多以蠱證附鼓脹、脹滿門中，所以不知蠱之爲病深重也，令別立一門，俾患者醫者，各知其所愼，不敢因循而致於壞極，雖良醫弗能救，而況其下者乎？

《雜病證治準繩・諸氣門・脹滿》 問：方論或以胃冷中虛，或以旦食則不能暮食，由至陰居中，五陽不布然也。今丹溪乃云：濕熱相生，則固無寒者歟。曰：初病因寒，飲食與外受寒氣亦或有之。若丹溪之所言者，則非一日之病，初雖因寒，陽氣被鬱，久亦成熱矣。經曰：諸腹脹大，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是也。今使心肺之陽降，腎肝之陰升，即是五陽布之也，何必薑附之熱乎？然，先以救其脾胃虛弱者爲本，從而視其標之有餘者治之，此亦聖人之旨也。【略】

予因是而思，豈獨寒熱而已。凡治是病，必會通聖經諸條之旨，然後能識藏府之部分形證，邪氣之所自來。縱是通腹脹滿，卒難究竟者，亦必有脹甚之部，與病先起處，即可知屬何藏府之氣受邪而不行者，爲先而後，及乎中焦氣交之分，於是轉運不前，壅聚通腹脹滿也。若脾胃受邪，便先是胃脘心下痞氣起，漸積爲通腹脹也。腹屬脾也，屬脾胃者，則飲食少，屬他府藏者則飲食如常，此亦可驗。又須分其表裏淺深，以脹在皮膚孫絡之間者，飲食亦如常，其在腸胃肓膜之間者，則飲食減少，其氣壅塞於五藏，則氣促急不食而病危矣。是故，病在表者易治，入府者難治，入藏者不治。更要分虛寒實熱。其藏府之氣本盛，被邪填塞不行者爲實。其氣本不足，因邪所壅者爲虛。實者祛之，虛者補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結者散之，留者行之。邪從外入內而盛於中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陰從下逆上而盛於中者，先抑之而調其中。陽從上降下而盛於中者，先舉之亦調其中，使陰陽各歸其部。故《內經》治法謂：平治權衡，去菀陳莝，開鬼門，潔淨府，宣布五陽，巨氣乃平。此之謂也。

《醫宗必讀・水腫脹滿》 《內經》之論腫脹，五藏六府，靡不有之。詳考全經。如《脈要論》曰：胃脈實則脹。《病形篇》曰：胃病者，腹膜脹。《本神篇》曰：脾氣實，則腹脹，涇溲不利。《應象論》曰：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此四條皆實脹也。

《太陰陽明論》曰：飲食起居失節，入五藏則膜滿閉塞。《師傳》篇曰：足太陰之別公孫，虛則鼓脹。此二條皆虛脹也。

《經脈》篇曰：胃中寒則脹滿。《方宜論》曰：藏寒生滿病。《風論》曰：胃風膈寒不通，失衣則膜脹。此三條，皆寒脹也。

《六元正紀》、《至眞要》等論有云：太陰所至爲附腫。及土鬱之發，太陰之初氣。太陰之勝復，皆濕勝之腫脹也。或曰水運太過，或曰寒勝則浮，或曰太陰司天，太陽勝復，皆寒勝之腫脹也。或曰少陰司天，少陰勝復。少陽司天，少陽勝復。或曰熱勝則腫，皆火勝之腫脹也。或曰厥陰司天在泉，厥陰之復。或曰陽明之復，皆木邪侮土，及金氣反勝之腫脹也。由是則五運六氣，亦各有腫脹矣。

然經有提其綱者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曰：其本在腎，其末在

肺，皆聚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可見諸經雖皆有腫脹，無不由於脾、肺、腎者。蓋脾土主運行，肺金主氣血，腎水主五液。凡五氣所化之液，悉屬於腎；五液所行之氣，悉屬於肺；轉輸二藏，以制水生金者，悉屬於脾。故腫脹不外此三經也。

但陰陽虛實，不可不辨。大抵陽證必熱，熱者多實；陰證必寒，寒者多虛。先脹於內，而後腫於外者爲實；先腫於外而後脹於裏者爲虛。小便黃赤，大便秘結爲實；小便清白，大便溏洩爲虛。滑數有力爲實；弦浮微細爲虛。色紅氣粗爲實；色悴聲短爲虛。凡諸實證：或六淫外客，或飲食內傷，陽邪急速，其至必暴，每成於數日之間。若是虛證：或情志多勞，或酒色過度，日積月累，其來有漸，每成於經月之後。

然治實頗易，理虛恆難。虛人氣脹者，脾虛不能運氣也；虛人水腫者，土虛不能制水也。水雖制於脾，實則統於腎，腎本水藏，而元陽寓焉。命門火衰，既不能自制陰寒，又不能溫養脾土，則陰不從陽而精化爲水，故水腫之證，多屬火衰也。丹溪以爲濕熱，宜養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患；滋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權。夫制火固可保金，獨不慮其害土乎？惟屬熱者宜之。若陽虛者，豈不益其病哉？更有不明虛實，專守下則脹已之一法，雖得少寬於一時，眞氣愈衰，未幾而腫脹再作，遂致不救，殊可嘆也。

余於此證：察其實者，直清陽明，反掌收功；苟涉虛者，溫補脾腎，漸次康復。其有不大實，亦不大虛者，先以清利見功，繼以補中調攝。又有標實而本虛者，瀉之不可，補之無功，極爲危險。【略】

在治法：有理肺與理脾之殊，先喘而後脹者，治在肺；先脹而後喘者，治在脾。

以上諸法，此其大畧也。若夫虛實混淆，陰陽疑似，貴在臨證之頃，神而明之，其免於實實虛虛之害乎。四肢不腫，但腹脹者，名單腹脹，難愈。

死證　腹脹身熱者死。腹脹寒熱如瘧者死。腹大脹，四肢清，脫形，洩甚爲逆。腹脹便血，脈大時絕者死。【略】

脈法　盛而緊，大堅以濇，遲而滑，皆脹滿。沉而滑，浮而遲，弦而緊，皆水腫。二病之脈實大者可治，虛微者難治。

《景岳全書・雜證謨・腫脹》　腫脹之病，原有內外之分，蓋中滿者謂之脹，而肌膚之脹者亦謂之脹；若以腫言，則單言肌表，此其所以當辨也。但脹於內者，本由臟病，而腫於外者，亦無不由乎臟病。第臟氣之病，各有不同，雖方書所載，有濕熱、寒暑、血氣、水食之辨，然余察之經旨，驗之病情，則惟在氣水二字，足以盡之。故凡治此證者，不在氣分，則在水分，能辨此二者而知其虛實，無餘蘊矣。病在氣分，則當以治氣爲主，病在水分，則當以治水爲主。然水氣本爲同類，故治水者當兼理氣，蓋氣化水自化也；治氣者亦當兼水，以水行氣亦行也。此中玄妙，難以盡言，茲雖條列如左，然運用之法，貴在因機通變也。

一、病在氣分者，因氣之滯，如氣血之逆，食飲之逆，寒熱風濕之逆，氣虛不能運化之逆，但治節有不行者，悉由氣分，皆能作脹。凡氣分之病，其色蒼，其內堅，其脹或連胸脇，其痛或及臟腑。或倏而浮腫者，陽性急速也。或自上及下者，陽本乎上也。或通身盡腫者，氣無不至也。有隨按而起者，如按氣囊也。然此雖皆氣分，而氣病有不同，故有氣熱而脹者，曰：諸脹腹大，皆屬於熱也。有氣寒而脹者，曰胃中寒則膜脹，曰臟寒生滿病也。有氣濕而脹者，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也。有氣虛而脹者，元氣虛也，曰足太陰虛則鼓脹也。有氣實而脹者，邪氣實也，曰腎氣實則脹，曰脾氣實則腹脹，曰胃氣實則脹也。

凡此雖皆脹病，而治之之要，則全在察其虛實。大都陽證多熱，熱證多實，陰證多寒，寒證多虛。先滯於內，而後及於外者多實，先腫於表，而漸及於內，或外雖脹而內不脹者多虛。小便紅赤，大便秘結者多實；小便清白，大便稀溏者多虛。脈滑有力者多實，弦浮微細者多虛。形色紅黃，氣息粗長者多實；形容憔悴，聲音短促者多虛。年青少壯，氣道壅滯者多實；中衰積勞，神疲氣怯者多虛。虛實之治，反如冰炭，若誤用之，必致害矣。

一、病在水分者，以陰勝於陽，而肌膚皆腫，此與氣證本有不同。凡水之爲病，其色明潤，其皮光薄，其腫不速，每自下而上，按肉如泥，腫有分界。蓋陰本於下，而浸漬有漸，皆水病之證也。觀水脹篇言寒氣之脹，按其腹，窅而不起；水腫之病，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囊裹水之狀，此其候也。然以愚見，乃察之證驗，則若與此論相反。蓋凡是水證，必按之窅而不起，此其水在肉中，如糟如泥，按而散之，猝不能聚，未必如水囊之此；凡隨按隨起者，亦惟虛無之氣，其速乃然，故辨當若此也。凡欲辨水氣之異者，在欲辨其陰陽耳，若病在氣分，則陽證陰證皆有之，若病在水分，則多爲陰證。何也？

蓋水之與氣，雖爲同類，但陽王則氣化，而水即爲精，陽衰則氣不化，而精即爲水。故凡病水者，本即身中之血氣，但其爲邪爲正，總在化與不化耳。水不能化，因氣之虛，豈非陰中無陽乎？此水腫之病，所以多屬陽虛也。然水主於腎，氣主於肺，水漬於下，而氣竭於上，所以下爲腫滿，上爲喘急，標本俱病，危斯亟矣，此當速救本源，庶保萬一，倘以虛喘作實邪，而猶然泄肺，無不敗矣。

一、少年縱酒無節，多成水鼓。蓋酒爲水穀之液，血亦水穀之液，酒入中焦，必求同類，故直走血分。經曰：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此之謂也。然血者神氣也，血屬陰而性和，酒者淫氣也，酒屬陽而性悍，凡酒入血分，血欲靜而酒動之，血欲藏而酒逐之，故飲酒者身面皆赤，此入血之徵，亦散血之徵也。擾亂一番，而血氣能無耗損者，未之有也。第年當少壯，則旋耗旋生，固無所覺，及乎血氣漸衰，則所生不償所耗，而且積傷幷至，病斯見矣。故或致血不養筋，則爲中風；或致傷脾，則爲痰飲、瀉痢；或濕熱上浮，則爲喘汗、鼻淵；或流於筋骨，則爲痿瘁、疼痛；或致動血傷精，則爲勞損、吐衄；或致傷肌腐肉，則爲爛瘡、痔漏；其有積漸日久而成水鼓者，則尤多也。蓋酒性本濕，壯者氣行則已，酒即血也；怯者着而成病，酒即水也，不惟酒爲水，而血氣既衰，亦皆隨酒而悉爲水矣。所以凡治水鼓者，必當以血氣爲主，而養陰利濕，是誠善矣。

然奈無知少年，初不知畏，而惟酒是躭，此其浸漬已非一日，致令血氣天眞敗極至此，又豈能以旦夕挽回者哉？故於諸鼓之中，則尤以酒鼓爲最危難治之證。嘗有一杜康之徒，不信余說，云：公爲此言，其亦過矣，茲見有某人者，以酒爲生，自朝繼暮，今年已若干，未聞其病，豈酒果傷人者耶？是不知若人者，惟千百中之一二，而天稟之特出者也。不然，何善飲者如此其多，而壽於飲者僅見其人，則其他之困於此者，從可知矣，使不有斯人之稟，而有斯人之嗜，吾恐其不免於斯矣。

《醫燈續焰・脹滿脈證》 脹滿脈弦，土制於木。濕熱數洪，陰寒遲弱。浮爲虛滿，緊則中實。浮大可治，虛小危極。【略】

大抵飲食不節，起居失宜，房室過勞，憂思無極，久久皆足以耗其守陰，衰其陽運，致氣壅滯留中，而脹滿之疾漸起矣。故實者少，虛者多。熱者少，寒者多。成於他藏府者少，成於脾胃者多。蓋虛則氣空浮，故易鼓而大。寒則氣凝滯，故易壅而堅。脾胃居中，以胸腹爲宮城，屬土而化濕，性緩氣屯，故亦易脹易滿。此但言其常耳。至若五藏六府盛衰之脹，五運六氣勝負之脹，有實者，有熱者，有成於他藏府者，又不能以此數端盡也。【略】

諸脹諸滿，雖種種不同，然而無一不關於脾胃者。蓋脾胃者，土也，居中而溉四藏，胸腹乃其城府。胸腹脹滿，猶城府崩裂。未有城府崩裂，而土能獨全者。有諸中，形諸外，此必然之理也。脈若見弦，知木來侮土，更爲不吉。若見數洪，必濕熱之鬱。若見遲弱，乃陰寒所凝。浮則氣散，外雖滿而中必虛。緊則氣斂，外固堅而中更實。浮而大者，元氣之振作，與病形相宜，故云可治。虛而小者，知元氣之衰微，又與病形相反，故云危極。外有腸覃、石瘕二種，女子之病也。《實鑑》言之甚詳。以其類乎脹滿，故附錄於此。腸覃者，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着，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鷄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夫腸者，大腸也。覃者，延也。大腸以傳導爲事，乃肺之府也。肺主衛，衛爲氣。得熱則泄，得冷則凝。今寒客於大腸，故衛氣不榮，有所繫止，而結瘕在內貼着，其延久不已，是名腸覃也。氣散則清，氣聚則濁。結爲瘕聚，所以惡氣發起，瘜肉乃生。小漸益大，至期而鼓其腹，如懷子之狀也。此氣病而血未病，故月事不斷應時而下，本非妊娠，可以此爲辨矣。唏露丸、木香通氣散主之。石瘕者，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衄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夫膀胱爲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焉。今寒客於子門，則氣塞而不通，血壅而不流，衄以留止，結硬如石，是名石瘕也。此病先氣病而後血病，故月事不來，則可宣導而下出者也。《難經》云：任之爲病，其內若結。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此之謂也。非大辛之劑不能已也。可服見睆丸、和血通經湯。諸脹滿病，腹脹，身熱。或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或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或嘔欬，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或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或腹脹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或手足掌紋不見，或臍凸氣促等證，皆主必死。

《馮氏錦囊秘録・蠱》 鼓脹而名蠱者，取若蠱侵蝕之義也。然方書有曰：凡聚蠱蛇雜類，盛之以器。令相噉食至盡，餘存其一，此名爲蠱，最能變化。或隨飲食入腹，食人五臟，急者刺痛卒死，緩者漸深羸瘦，更有誤食蜈蚣物中毒，舌出口外而不收，識者以鷄血塗舌根上，即收。

《四聖心源・雜病解上・鼓脹》根原

鼓脹者，中氣之敗也。肺主氣，腎主水，人身中半以上爲陽，是謂氣分，中半以下爲陰，是謂水分。氣盛於上，水盛於下，陰陽之定位也。而氣降則生水，水升則化氣，陰陽互根，氣水循環。究其轉運之樞，全在中氣，中氣一敗，則氣不化水而抑鬱於下，是謂氣鼓，水不化氣而泛溢於上，是爲水脹。

《靈樞・營衛生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上焦氣盛，故如霧露之空濛。下焦水盛，故如川瀆之注瀉。而氣水變化之原，出於中焦，中焦者，氣水之交，氣方升而水方降，水欲成氣，氣欲成水，氣水未分，故其形如漚。

氣之化水，由於肺胃，水之化氣，由於肝脾。肺胃右降則陰生，故清涼而化水，氣不化水者，肺胃之不降也，肝脾左升則陽生，故溫煖而化氣，水不化氣者，肝脾之不升也。氣不化水，則左陷於下而爲氣鼓，水不化氣，則右逆於上而爲水脹。而其根，總因土濕而陽敗，濕土不運，則金木鬱而升降窒故也。

氣鼓

氣從上降，而推原其本，實自下升，坎中之陽，氣之根也。氣升於肝脾，肝脾左旋，溫煖而化清陽，是氣升於水分也。肝脾不升，陰分之氣堙鬱而下陷，故臍以下腫。木性善達，其發達而不鬱者，水溫土燥而陽升也。水寒土濕，脾陽下陷，肝木不達，抑遏而剋脾土。肝脾鬱迫而不升運，是以凝滯而爲脹滿。肝氣不達，鬱而生熱，傳於脾土。脾土受之，以其濕熱，傳於膀胱。五行之性，病則傳其所勝，勢固然也。土燥則木達而水清，土濕則氣滯不能生水，木鬱不能泄水，故水道不利。加之以熱，故淋瀝而黃赤。

脾土既陷，胃土必逆。脾陷則肝木下鬱，胃逆則膽火上鬱。其下熱者，肝木之不升也，其上熱者，膽火之不降也。病本則屬濕寒，而病標則爲濕熱，宜瀉濕而行鬱，補脾陽而達木氣，清利膀胱之鬱熱也。【略】

水脹

水從下升，而推原其本，實自上降，離中之陰，水之根也。水降於肺胃，肺胃右轉，清涼而化濁陰，是水降於氣分也。肺胃不降，陽分之水淫泆而上逆，故臍以上腫。金性喜斂，其收斂而不鬱者，陽明胃土之降也。土濕胃逆，肺無降路，陽分之水，不得下行，陰分之水，反得上泛。水入於肺，宗氣隔礙，則爲喘滿。水入於經，衛氣壅阻，則爲腫脹。

水生於肺而統於腎，藏於膀胱而泄於肝。腎與膀胱之府，相爲表裏。飲入於胃，脾陽蒸動，化爲霧氣，而上歸於肺。肺金清肅，霧氣灑揚，充灌於經絡，熏澤皮膚，氤氳鬱蘊，化爲雨露。及乎中焦以下，則注集滂沛，勢如江漢矣。

膀胱者，水之壑也。肺氣化水，傳於膀胱，肝氣疏泄，水竅清通，是以腫脹不作。膀胱之竅，清則開而熱則閉，《靈樞》：三焦者，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其虛而遺溺者，相火之下虛也，其實而閉癃者，非相火之下實也。以腎主蟄藏，腎氣能藏，則相火秘固而膀胱清，腎氣不藏，則相火泄露而膀胱熱。相火蟄藏，膀胱清利，是謂之實，膀胱之熱者，相火泄於腎藏而陷於膀胱也。

相火藏於腎水，原不泄露，其泄而不藏者，過在乙木。木性疏泄，疏泄之令暢，則但能泄水而不至泄火。水寒土濕，生氣鬱遏，疏泄之令不行，而愈欲疏泄，故相火不得秘藏，泄而不通，故水道不能清利。

相火之陷，其原在肝，肝氣之陷，其原在脾。肝脾鬱陷，合相火而生下熱，傳於己土，己土以其濕熱傳於膀胱，是以淋瀝而赤黃也。

膀胱閉癃，水不歸壑，故逆行於胸腹，浸淫於經絡，而腫脹作焉。《水熱穴論》：其本在腎，其標在肺，皆積水也。故水病下爲附腫大腹，上爲喘呼不得卧者，標本俱病。

其本之在藏者，宜瀉之於膀胱，其標之在肺者，宜瀉之於汗孔。汗溺之行，總以燥土疏木爲主。水病之作，雖在肺腎兩藏，而土濕木鬱，乃其根本也。【略】

乙木遏陷，疏泄不行，陽敗土濕，不能制伏水邪，故病腫脹。瀉濕燥土，疏木行水，是定法也。後世八味加減之方，地黃助脾之濕，附子益肝之熱，肝脾未至極敗，服之可效，肝脾病深則不效，而反益其害，最誤人也。

氣位於上，水位於下。氣之在上，雖壅滿鬱遏，而不至於脹，惟下陷而不升，則病氣鼓，水之在下，雖停瘀凝結，而弗至於腫，惟上逆而不降，則病水脹。腫在身半以上者，水脹也，脹在身半以下者，氣鼓也，其一身俱至腫脹者，氣病於下而水病於上也。氣水交病，則氣中亦有積水，水中不無滯氣。總之，氣不離水，水不離氣，氣滯則水凝，水積則氣聚，氣病於下者，其水道必不利，水病於上者，其氣道必不通。仲景《金匱・水氣》之法，腰以上腫，當發

其汗，汗發則氣通而水亦泄，腰以下腫，當利小便，便利則水行而氣亦達矣。

《雜證會心録・鼓脹脈洪大者生産後脈數大者死》 鼓脹者，中空似鼓，腹皮綳急是也。其症單腹作腫，四肢身面無氣。多得之農夫輩，濕熱爲患，脾土受傷。與中滿病在氣分之偏身，腫在水分之皮膚亮，而根發於腎者，迥乎不同也。夫鼓脹責在脾胃，乃水穀出入之道路，較他臟之病爲稍輕，虚中挾實，較中滿之治爲稍異。故此症專以救脾陰爲主，蓋脾陰足，則萬邪息，脾土健而濕熱消。仍宜戒鹽食淡，恐助濕而生脹，是以全活者，十中有六七耳。經云：諸腹脹大，皆屬於熱；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脈經》云：腹脹脈浮大，是出厄也。可見鼓症之脈洪大，皆由濕熱積於内，陰血虚而陽氣存，脾胃生火，故脈象如是，豈非不足中而屬有餘之症乎？舟車、禹功等湯，非爲此種病而設乎？【略】倘産後而得血鼓之症，洪大亦凶，數大更危，正經所謂陽絡傷則血外溢，陰絡傷則血内溢之旨。而實象之脈，萬不可見也。彼農夫輩，濕熱内結成鼓，與産後血結而成鼓者，以脈合症，又不啻天淵之隔矣。嗚呼！持脈有道，虚靜爲保，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庶指下了然，否則四診且不識爲何象，而欲求其鼓病利於洪大，産後不利於數大者，吾見其茫然指下，而舌辨嘵嘵，假以爲善診而已矣。

《雜病源流犀燭・腫脹源流》 腫脹，肺脾腎三經病也。考《内經》，五臟六腑，五運六氣，司天在泉，勝複淫鬱，無不成腫脹之病。而張介賓以爲未有不干於脾肺腎三臟者，其意以脾主運化精微，肺主氣行治節，腎主五液而行水，凡五氣所化之液，悉屬於腎，五液所行之氣，悉屬於肺，輸轉二臟，利水生金，悉屬於脾，所以腫脹之生，無不由三者失職，旨哉，洞本之論也。然又必先腎氣不足，下氣厥上，三合而成。經曰：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又曰：五臟陽已竭。又曰：合之於眞，三合乃得，夫厥氣在下，此病根也。人身上下，陽布陰生，則肺行而腎納，於何有厥？厥氣在下，則肺不行而腎失納矣。至氣已厥，必營衛之流行經絡者留止，無根之陰氣，於是逆上，與眞氣相搏動，寒留而不行，乃合爲脹也。況臟陽即元運之氣，臟陽竭，諸停而不行可知。其曰合之於眞，三合乃得者，人之脹，雖由衛逆於營，而既在血脈，則合經絡、合臟、合腑，陰陽俱有，故曰三合乃得。特厥氣在下，究爲脹之本耳故經又以診之而其脈大堅以澀者爲脹。蓋大者，邪氣盛也。堅者，邪氣實也，兩氣相攻，脹勢已成，故其脈大堅，以厥於陽而實也。澀者，氣血虚而不流利也，是爲陰氣衰，陰氣衰即眞氣衰，此厥於陰而虚也。陰虚陽堅，中氣已損，能勿脹乎。是以澀而堅者，其在陰，即脹在臟，經故曰陰爲臟，大而堅者，其病在陽，則脹在腑。經故曰陽爲腑，於是有脈脹、有膚脹、有五臟脹、有六腑脹，而又有水脹、有鼓脹、有蠱脹、有單腹脹、有石水，種種之症。而其爲症，又虚實不倫，虚中有實，實中有虚，行實當顧虚，補虚無忘實，而要惟大補脾腎，以培根本，則得之矣。至於辨驗虚實，莫善於士材，其說云：陽症必熱，熱者多實，陰症必寒，寒者多虚；先脹於内而腫於外者爲實，先腫於外而後脹於内者爲虚；小便黄赤，大便秘結者爲實，小便清白，大便溏泄者爲虚；脈滑數有力者爲實，脈浮弦細澀者爲虚；色紅氣粗者爲實，色瘁聲短者爲虚。凡實，或六淫外客，或飲食内傷，陽邪急速，其至必暴，每成於數日之間。凡虚，或情志多勞，或酒色過度，日積月累，其來有漸，每成於經月之後。故治實易，治虚難。士材之言，當奉以爲則，而於虚實疑似之間，複能察脈審形，辨別毫釐，庶無實實虚虚之害。試先即脹病條分之，經曰：五臟六腑，各有畔界，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之，爲脈脹，蓋清者爲營，營行脈中，其氣專精，未即致脹，濁者爲衛，衛行脈外，其氣慓疾滑利，而行肉分，此必由衛氣之逆，而後病及營而爲脈脹也，是知凡病脹皆發於衛。經又曰：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蓋衛氣逆而並於脈，複循肉分之間，故爲膚脹，然脹無常所，既脹皮膚，即排臟腑而廓胸脇，凡膻中心主之宫城，脾之太倉，咽喉小腸之傳送，胃之五竅閭里門戶，廉泉玉英之津道，應無不受脹者。又曰：心脹者，短氣煩心，卧不安；肺脹者虚滿而喘咳；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少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冤，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濯濯而痛，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塡）〔膨〕脹，引腰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醫級・腫脹》 旦食不能暮食，鼓脹之疴；能坐不能睡卧，腫滿之患。腫分畔界，有内外氣水之殊；脹別實虚，有寒熱氣血之辨。癥瘕蟲食皆脹滿，治必參詳；痰邪飲氣亦腫浮，劑無浪與。多熱者多實，必氣盛形強而閉結，脹由内而及外，脈診浮大洪強；多寒者多虚，必息微浮促而泄溏，腹時

痛而時寬，脈至沉微細濇。故症則名同實異，而治惟虛補實攻。膚脹脈脹者，症屬客邪溢飲，外腫而內則和；虛脹實脹者，症因脾腎實虛，內脹而外亦腫。色蒼而腹筋起，鼓脹中滿宜分。陰受而腹脹膨，屬熱因寒必辨。排臟腑而郭胸脇，臟腸之外邪居，憑上下而分部區。

《王旭高臨證醫案・鼓脹水腫門》《內經》言脹者，皆在藏府之外，排藏府而廓胸脇，此氣脹也。其本在腎，其末在肺，此水脹也。五藏六府皆有脹，統氣與水而言之也。石瘕、腸覃，女子血凝氣滯而病脹也。後賢分虛實寒熱，在氣在血，法已大備，似無庸再議。然余觀勞損者病在精，腫脹者病在氣，無論氣臌、水臌、血臌，最重在肺臟。蓋肺主一身治節，管領五臟六府之氣，肺氣一傷，周身治節不行，於是脾失健運，肝木橫逆而爲氣臌；腎失樞轉，膀胱水道不利，而爲水臌；肝失疏洩，氣滯血凝，而爲血臌。謂非皆由肺氣傷殘，不能化水化血自化之病乎。雖然，所因甚多，所病各異，從外感而得者，多暴多實多熱。從內傷而得者，多緩多虛多寒。【略】余驗過數人，至單腹脹，乃脾肺腎眞氣敗壞，全屬虛證。血臌、腸覃、石瘕，雖病在血分，不可專求之血，宜導氣以通血，氣爲血帥，古人明訓，不可不知也。

綜述

《素問・腹中論》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岐伯對曰：名爲鼓脹。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略】

帝曰：善。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此爲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幷，乃可治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入則瘖。石之則陽氣虛，虛則狂，須其氣幷而治之，可使全也。【略】

帝曰：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熱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入陰也。夫陽入於陰，故病在頭與腹，乃膜脹而頭痛也。

《宣明論方・水濕門》大橘皮湯　治濕熱內甚，心腹脹滿，水腫，小便不利，大便滑洩。

葶藶膏　治水腫腹脹。

二氣散　治水氣蠱脹滿。

《三因方・脹滿證治》論云：五積久而必心腹脹滿，且五積以五臟氣不平。肝爲肥氣，心爲伏梁，肺爲息奔，脾爲痞氣，腎爲奔豚，皆聚結胚塊，隨所生所成之日，分推而究之。皆喜怒憂思，乘剋勝剋，相因相感，如斯等類，從五積法治之可也。但內所因，不待成積即爲脹滿，亦當隨其臟氣而平治之，所謂虛實補瀉，太過不及，以經調治。

大半夏湯　治肝氣不平，勝剋於脾，脾鬱不行，結聚涎沫，閉於臟氣，腑氣不舒，胃則脹滿。其脈弦遲，故知中虛胃冷，脹滿，服此可下氣進食。【略】

《千金》溫胃湯　治憂思聚結，脾肺氣凝，陽不能正，大腸與胃氣不平，脹滿衝欬，食不得下，脈虛而緊濇。【略】

七物厚朴湯　治腹滿發熱。以陽幷陰，則陽實而陰虛，陽盛生外熱，陰虛生內熱，脈必浮數，浮則爲虛，數則爲熱，陰虛不能宣導，飲食如故，致脹滿者，爲熱脹。【略】

麝香綿灰散　治腹虛脹滿，朝緩暮急，服諸藥不差，惡風不能宣泄，彭彭鼓脹。【略】

溫中湯　治虛人老人飲啖生冷，多致腹脹，心下痞滿，有妨飲食，或刺痛泄利，氣痞滯悶。

《醫學發明・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諸脹腹大，皆屬於熱，此乃八益之邪，有餘之證，自天外而入，是感風寒之邪傳裏，寒變爲熱，作胃實。日晡潮熱，大渴引飲，讝語，是太陽陽明幷，大實大滿者，大承氣下之；少陽陽明，微滿實者，小承氣下之，泄之則脹已，此之謂也。假令痎瘧爲脹滿，亦有寒脹、熱脹，是天之邪氣，傷暑而得之，不即時發，至秋暑氣衰絕，而瘧病作矣。知其寒也，《局方》用交解飲子者是也。

內虛不足，寒濕令人中滿，及五臟六腑，俱有脹滿，更以脈家寒熱多少較之。胃中寒，則脹滿，濁氣在上，則生脹膜，脹取三陽，三陽者，足太陽膀胱，寒水爲脹。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正同。腹滿膜脹，支膈胠脇，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此胃中寒濕鬱遏也。太陰膜脹，後不利，不慾食，食則嘔，不得卧。按所說寒脹之多如此。

中滿治法，當開鬼門，潔淨府。開鬼門者，謂發汗也；潔淨府者，利小便也。中滿者，瀉之於內，謂脾胃有病，當令上下分消其氣。下焦如瀆，氣血自然分化，不待泄滓穢；如或大實大滿，大小便不利，從權以寒熱藥下之。或傷酒濕麪及味厚之物，膏粱之人，或食已便卧，使濕熱之氣，不得施化，致令腹脹滿，此脹亦是熱脹。治熱脹，分消丸主之。

如或多食寒涼，及脾胃久虛之人，胃中寒則脹滿，或藏寒生滿病，以治寒脹，中滿分消湯主之。病勢大小，用藥輕重，臨時加減，不敢少越耳。

《東垣試效方・中滿腹脹論》《六元政紀論》云：太陰所至爲中滿云云，太陰所至爲畜滿云云，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論云：脾乃陰中之太陰，同濕土之化。脾濕有餘，腹滿食不化。天爲陽，爲熱，主運化也；地爲陰，爲濕，主長養也。無陽則陰不能生化，故云臟寒生滿病。《調經篇》云：因飲食勞倦，損傷脾胃，始受熱中，末傳寒中，皆由脾胃之氣虛弱，不能運化精微而製水穀，聚而不散，而成脹滿。經云：腹滿膨脹，支膈胠脇，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乃寒濕鬱遏也。《脈經》所謂胃中寒則脹滿者是也。腹滿，大便不利，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又云：脹取三陽。三陽者，足太陽寒水爲脹，與《通評虛實論》說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胃之募也正同。取者，瀉也。經云：中滿者，瀉之於內者是也。宜以辛熱散之，以苦瀉之，淡滲利之，使上下分消其濕，正如開鬼門，潔淨府，溫衣繆刺其處。是先瀉其血絡，後調其眞經，氣血平，陽布神清，此治之正也。或曰：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者，何也？此乃病機總辭，假令外傷風寒有餘之邪，自表傳裏，寒變爲熱，而作胃實腹滿，仲景以大承氣湯治之。亦有膏粱之人，濕熱鬱於內而成脹滿者，此熱脹之謂也。大抵寒脹多而熱脹少，治之者宜詳辨之。

中滿分消丸　治中滿熱脹、臌脹、氣脹。【略】

中滿分消湯　治中滿寒脹，寒疝，大小便不通，陰躁，足不收，四肢厥逆，食入反出，下虛中滿，腹中寒，心下痞，下焦燥，寒、沉、厥，奔豚不收。【略】

廣茂潰堅湯　治中滿腹脹，內有積塊，堅硬如石者，形如杯大，令人坐卧不能，大小便澀滯，上喘氣促，面色痿黃，通身虛腫。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集治説》脹滿則須正氣，以虛實平治之。腫滿，實者利水，虛者壯脾元兼用消浮等劑，自有奇效。仍須戒鹹斷欲，庶不再復。

《丹溪心法・鼓脹》鼓脹又名單鼓，宜大補中氣、行濕。此乃脾虛之甚，必須遠音樂，斷厚味。大劑人參、白朮、佐以陳皮、茯苓、蒼朮之類。有血虛者，用四物湯行血藥；有脈實堅，人壯盛者，或可攻之，便可收拾，用參朮爲主。凡補氣，必帶厚朴寬滿。厚朴治腹脹，因味辛，以氣聚於下焦故也，須用薑汁製之。如肥胖之人腹脹者，宜平胃、五苓共服之；如白人腹脹者，是氣虛，宜參、朮、厚朴、陳皮；如瘦人腹脹者，是熱，宜黃連、厚朴、香附、白芍；如因有故，畜血而腹脹者，宜抵當丸下死血；如因有食積而腹脹者，有熱用木香檳榔丸，有寒用木香、厚朴、丁香、砂仁、神麯、香附；如因外寒鬱內熱而腹脹者，用藿香、麻黃、升麻、乾葛、桂枝；因大怒而腹脹者，宜青皮、陳皮、香附、木香、梔子仁、蘆薈。實者按之不堅不痛，治須實者下之，消之，次補之；虛者溫之，升之，補爲要。朝寬暮急血虛，暮寬朝急氣虛，終日急，氣血皆虛。腹脹不覺滿者，食肉多，以黃連一兩，阿魏半兩，醋浸蒸餅爲丸，同溫中丸、白朮湯下。食肉多腹脹，三補丸料內加香附、半夏麯，蒸餅丸服。【略】

人參芎歸湯　治血脹煩躁，水不嚥，迷忘，小便多，大便異，或虛厥逆，婦人多有此證。【略】

卻厚味，斷忘想，遠音樂，無有不安。

《格致餘論・鼓脹論》治法，理宜補脾，又須養肺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卻鹽味以防助邪，斷妄想以保母氣，無有不安。醫不察病起於虛，急於作效，銜能希賞。病者苦於脹急，喜行利藥，以求一時之快，不知寬得一日半日，其腫愈甚，病邪甚矣，眞氣傷矣，去死不遠。古方惟禹餘糧丸，又名石中黃丸，又名紫金丸，制肝補脾，殊爲切當。亦須隨證，亦須順時加減用之。

《活法機要・腫脹證》五臟六腑皆有脹。經云：平治權衡，去菀陳莝，開鬼門，潔淨府。平治權衡者，察脈之浮沉也。去菀陳莝者，疎滌腸胃也。開鬼門者，發汗也。潔淨府者，利小便也。蠱脹之病，治以鷄屎醴，酒調服。水脹之病，當開鬼門，潔淨府也。

水腫方　治水腫。螻蛄，去頭尾，與葡萄心同研，露七日，曝乾爲末，淡酒調下，暑月用佳。

又方：棗一斗，鍋內入水，上有四指深，用大戟並根苗蓋之遍盆，合之

煮熟爲度，去大戟不用，旋旋吃，無時，盡棗決愈，神效。

《證治要訣・蠱脹》 蠱與鼓同，以言其急實如鼓，非蠱毒之蠱也。俗謂之膨脖，又謂之蜘蛛病。所感不同，止是腹大而急，餘處皮肉如常，未辨何證，宜用木香流氣飲，或五苓散。

此病多以積漸而致，或是病後藏氣未復，邪氣乘虛，切不可妄下。氣急者蘇子降氣湯，虛者可用穀神加禾散，加熟附子半錢，佐以復元丹。

若腹內熱急，大便或秘者，宜備急圓，或木香檳榔圓，或用大黃、厚朴、陳皮、枳實，通大便上策。

若因食傷而腹暴脹，見《傷門・傷食證》。

中毒服脹，權宜用解毒圓，或甘豆湯。

《醫學正傳・腫脹》 丹溪曰：【略】理宜補脾，又須養肺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卻鹽味以防助邪，斷妄想以保母氣，遠音樂，戒暴怒，無有不安。醫者不察，急於獲效，病者苦於脹滿，喜行利藥，以求通快。殊不知寬得一日、二日，複脹愈甚，眞氣已傷，去死不遠矣。俗稠氣無補法者，以其痞滿壅塞，似難於補。不思正氣虛而不能運行，邪滯著而不出，所以爲病。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氣虛不補，邪由何退，病何自安？且此病之起，固非一年，根深蒂固，欲取速效，自取禍耳，知王道者，可與語此。其或受病之淺，脾胃尚壯，積滯不固者，惟可略與疏導，而不可峻與利藥也。

愚按：先生此論，詳明殆盡，誠千古不易之定議也。及視東垣脹滿論，又以臟塞生滿病立說，引《脈經》胃中寒則脹滿之語以爲之證。愚恐南北風土寒熱不同，難以一途而論。雖然，愚嘗以丹溪法活人多矣，是以東垣之流，不與吻合，故不敢採取其言，以爲後人之惑也。【略】

禹餘糧丸　治中滿氣脹喘滿及水氣脹。【略】

絜矩三和湯。【略】

破滯氣湯一名木香化滯散　破滯氣，心腹滿悶。【略】

草豆蔻湯　治腹中虛脹。【略】

祖傳雞矢醴　治鼓脹、氣脹、水脹等證。【略】

又方：治腫脹，或通身水腫，或腹大堅滿。

三棱　莪朮各用醋炒　陳皮去白　青皮　砂仁　羌活　防己　澤瀉　連翹　檳榔各三錢　甘遂二錢五分　椒目　木香　幹漆炒煙盡，各一錢　白丑黑丑各二兩，取頭末九錢　大黃八錢　雙頭蓮三錢

右研細爲末，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錢重，空心溫酒送下，以利爲度，病退即止藥。忌甘草、菘菜、鹽醬。

《古今醫統大全・蠱證門》 凡單腹脹腫，屢經利下而不愈者，必成蠱證。治法宜於痞滿、脹滿、水腫三法中求治。其初則不致於壞極成蠱，一至成蠱，不能治矣。【略】

萬金丸　治諸般氣血積或食積，欲成蠱症者。【略】

遇仙如意丸　治諸蠱脹虛弱。【略】

七聖君子散　治一切氣、血、水、食蠱證皆治。如患人面色青黑者肝死，兩眉凸者肺死，臍中突出脾死，兩手無紋心死，下注腳腫腎死，此五證內顯一證者不可治。【略】

檳榔丸　治水蠱。【略】

香棗丸　治十種蠱病。【略】

《百一選方》治水蠱，商陸根赤者搗爛，貼臍心，以帛縛定，水從小便出。【略】

木香二皮丸　治水腫氣蠱。【略】

水蛭丸　治血蠱、氣蠱，腹硬如石。【略】

《直指方》敷蠱法　治腹硬如石，或陰腫大，先用甘草煎湯一盞服之，後用此藥敷之：

大戟　芫花　甘遂　海藻各等分

右爲末，醋和，敷腫處。【略】

保命丹　治諸蠱。【略】

泄蠱丸　治一切水腫氣腫。【略】

尊重丸　治蠱證水腫氣腫喘急，小便赤澀，大便秘結不通，一切中滿單腹脹。【略】

沈香廣聖散　治十種蠱氣。

《慎齋遺書・脹》 脹證從脾胃生，宜治其先天之水火，使火無上炎，而釜底得溫，則先後兩天相生，腎氣與胃氣相接，自然飲食進而氣無凝滯之患，脹自消矣。若僅用溫腎扶脾，而金木之氣，不從其升降之令，則中氣鬱而不

運轉矣。故又須疎肝潤肺，木升金降，以使天地得行交泰之道，而愈可求也。然中宮青脹，眞氣多斷，十活一二之凶證也，必兼和七情乃效，勿輕視之。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鼓脹》 鼓脹虛軟實則堅，鼓脹，中空外堅，有似於鼓。又曰：蠱者，若蟲侵蝕之義。虛脹，陰寒之邪，吐利不食，時脹時減，按之則陷而軟；實脹，陽熱爲邪，身熱咽乾，常脹內痛，按之不陷而硬。大概肥人氣虛多寒濕，瘦人血虛多濕熱。都緣脾濕少運布；脾居中，(能)〔升〕心肺之陽，降肝腎之陰。今內傷，外感，脾陰受傷，痰飲結聚，飲食之精華，不能傳佈上歸於肺，下注膀胱，故濁氣在下，化爲血瘀，鬱久爲熱，熱化成濕，濕熱相搏，遂成鼓脹。或在臟腑之外，或在榮衛之分，或在胸脇，或在皮膚，雖各臟腑見證，亦總歸於脾也。煩喘嘔瀉腰脇疼，胃痛癰閉小腹墜。心脹煩心，肝脹脇痛，脾脹善嘔噦，肺脹咳喘，腎脹腰痛，胃脹胃脘痛，大腸脹腸鳴飧泄，小腸脹小腹引腰痛，膀胱脹小便癃閉，三焦脹氣滿皮膚，膽脹口苦。

外感寒鬱爲裏邪，外感風寒，傳至陽明裏分，大實大滿者，承氣湯。古云：下之脹已者是也。尋常感風脹者，升麻葛根湯加蒼朮，或升麻胃風湯；感寒脹者，不換金正氣散加檳榔、枳殼、乾薑；風寒兩感脹者，五積散；暑脹，二便不利者，香薷散加滑石、枳殼、黃連，二便利者，六和湯；濕脹，腰重或嘔者，除濕湯。瀉者，三白湯。內傷氣滯閉且利；七情鬱塞氣道，升降失常，腹脹大而四肢多瘦，四七湯、七氣湯、四炒枳殼丸。因怒傷肝勝脾者，痞滿喘急，平肝飲子；甚者當歸龍薈丸，虛者禹餘(糖)〔糧〕丸；因怒傷肝乘肺傳大腸者，腹鳴氣走有聲，二便或閉或溏，六君子湯加蘇子、大腹皮、木香、草果、厚朴、枳實，便閉者，三和散，四磨湯；憂思氣鬱者，木香化滯湯、木香枳朮丸、溫膽湯、退熱清氣湯；恐傷腎，精怯卻不上升，而下焦脹者，補中益氣湯加木香、檳榔，故紙。食脹有熱亦有寒，因食肉果菜不化，曰食脹。初起多寒濕，自利不食者，胃苓湯加山楂、麥芽，或人參養胃湯加香附、砂仁。甚者，治中湯加丁香，或厚朴、附子二味煎服。久則濕熱乘脾，大便乾燥者，保和丸，或三補丸，用香附、山楂煎湯下；傷雜果者，古桂香丸，或鹽湯探吐；膏粱厚味，大便閉者，大承氣湯加桂，或厚朴湯；積熱者，牽牛丸；虛者，木香檳榔丸、滋腎丸。穀脹痞滿心如醋。因穀食不化，曰穀脹。朝陽盛能食，暮陽衰不能食者，大異香散，五膈寬中散。濕熱者，古萸連丸，清膈蒼莎丸，俱穀芽煎湯下，或單雞醴散最妙。

蟲積善食癥不眠，蟲積脹，腹痛，善吃茶鹽之物，千金散，雷公丸，小兒，使君子丸；大人，虛者，木香檳榔丸，靈檳散，化蟲丸。積塊癥瘕，心腹堅硬，咳嗽不眠者，廣朮潰堅湯，保安丸，紅丸子。輕者，枳朮丸，龜甲丸。水脹澼澼血便瘀；因停水飲，茶酒不散，曰水脹。腸中澼澼有聲，怔忡喘息，二陳湯加桔梗、檳榔，消飲丸。酒脹，桂苓甘露飲。瘀血脹，便黑，多跌撲及產後所致，人參芎歸湯、散血消腫湯。一般中滿證稍輕，俗云倒飽。有氣虛者，六君子湯加黃芪、厚朴、木香；食積，加山楂、麥芽，挾濕熱，加黃連、青皮、白芍、木香。清氣陷者，木香順氣湯。有血虛者，四物湯加白朮、木通、厚朴；挾濕熱。加芩、連。有食滯者，平胃散加山楂、麥芽，或枳朮丸。凡虛脹及久病癟，痢脹者，俱依此分氣血調治。補中行濕法相共。凡脹初起是氣，久則成水，治比水腫更難。蓋水腫飲食如常，鼓脹飲食不及常，病根深固，必三五年而後成。治腫惟補中行濕足矣，治脹必補中行濕，兼以消積，更斷鹽醬，音樂，妄想，不責速效，乃可萬全。若單腹腫大，而四肢極瘦者，名蜘蛛蠱，古方雖有八物湯去地黃，倍參、朮，加黃連、厚朴及四柱散，諸蠱保命丹，蛤蟆煮肚法，然此皆脾氣虛極，本經自病，更無相生相制，乃眞臟病也，不治。補中六君子湯去甘草，加大腹皮，厚朴爲君；佐以澤瀉利濕，黃芩、麥門冬制肝。朝寬暮急爲血虛，去參合四物湯；朝急暮寬爲氣虛，倍參、朮；朝暮皆急，血氣俱虛，合八物湯。肥人多濕，合平胃散；瘦人多火，加香附、黃連。寒加附子、厚朴，熱加大黃。食脹加砂仁、神麴，痰脹倍半夏，加檳榔、豬苓。瘀血加桃仁、五靈脂，積聚堅硬加三棱、莪朮。大怒加蘆薈、山梔，氣脹及蟲積加木香、檳榔，氣下陷加升麻、柴胡。凡議下，須脈實人盛，按之堅者，先與補藥，次略疏導，後又補之，否則徒快一時，其脹愈甚。經云：臟寒生脹。寒脹恆多，熱脹恆少。通用中滿分消丸、古龍虎丹、寬中健脾丸、禹餘糧丸、單雞醴散、內消散，外敷神膏。

《醫學入門・婦人門・癥瘕》 血蠱氣蠱堅如石，水蠱腫滿俱難治。蠱者，三蟲聚而食血之象，即癥瘕之甚者。肚腹急硬如石，腫滿如水，乃瘀結胞門，或產後爲水與血搏，通用四香散、千金桃仁煎、內消散、蛤蟆煮肚法、抱甕丸、黃米丸。單腹脹者，大腹皮飲救之。

《古今醫鑑・脹滿》 脈：腹脹浮大是出厄，虛小命殂須努力。浮大當發汗，虛小當利小便也。脹滿脈弦，脾制於肝。洪數熱脹，遲弱陰寒。浮爲虛滿，緊則中實。浮則可治，虛則危急。

證：夫中滿腹脹者，其面目四肢不腫，而肚腹脹起，中空似鼓者是也。【略】古方惟禹餘糧丸，制肝補脾，殊爲切當。然恐其溫熱之藥太多，亦須隨證順時加減用之。俗謂氣無補法者，以其痞滿壅塞似難於補，不思正氣虛而不能運行，邪氣着而不出，所以爲病。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着而成病。氣虛不補，何由以行？且此病之起，固非一年，根深勢篤，欲取速效，自求禍耳。知王道者，可以語此。其或受病之淺，脾胃尚壯，積滯不固者，惟可畧以疎導，若以峻攻之策，吾不敢也。

治：凡胸腹脹初得，是氣脹，宜行氣疏導之劑，木香、檳榔、枳殼、青皮、陳皮、厚朴之類。久則成水脹，宜行濕利水之劑。

一肥胖之人，腹脹者，宜利濕爲主，胃苓湯主之。

一瘦人腹脹者，是熱，宜黃連、厚朴、白芍、香附之類。

一色白腹脹者，必是氣虛，用人參、白朮、茯苓、陳皮、厚朴之類。

一因有故蓄血而腹脹者，用桃仁、紅花，甚者用桃仁承氣湯利之。

一因食積而腹脹者，有熱宜利氣丸，或保和丸加木香、檳榔、阿魏之類。有寒者，用丁香、砂仁、木香、厚朴、香附、神麴之類。

一因外寒鬱內熱而腹脹者，用升麻、乾葛、藿香、官桂之類。

一因多怒而腹脹者，用青皮、陳皮、香附、木香、梔子、蘆薈之類。

一心腹脹、滿，或痛，咳嗽，痰涎喘促，大便閉，前後心背痛，分心氣飲，加三稜、莪朮、檳榔、香附、烏藥。【略】

行濕補氣養血湯　治氣血虛弱，單鼓腹脹，浮腫。【略】

消脹飲子　治脹蠱，單腹脹。【略】

金蟾散　治氣鼓如神。【略】

大三棱煎丸　治心腹堅脹，脇下緊硬，胸中痞塞，喘滿短氣。常服順氣寬中，消積滯，除膨脹。大治癥瘕積塊，消脹軟堅，累獲良驗。【略】

調中健脾丸　治單腹脹及脾虛腫滿，膈中閉塞及胃口作痛。

《醫林繩墨・鼓脹》《內經》有云：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而其本在腎，其末在肺。以肺主氣化，腎主五液，脾主轉輸，故腫脹不外此三經以受症也。但陰陽虛實不可不辨，大抵陽症必熱，熱者多實。陰症必寒，寒者多虛。先脹於內而後腫於外者爲實，先腫於外而後脹於裏者爲虛。小便黃赤，大便秘結爲實。小便清白，大便溏泄爲虛。脈滑數有力爲實，脈弦浮微細爲虛。色紅氣粗爲實，色悴聲短爲虛。凡諸實症，陽邪急速，其至必暴，每成於數日之間。若是虛症，日積月累，其來有漸，必成於經月之後。然治實頗易，理虛恆難。虛人氣脹者，脾虛不能運氣也。虛人水腫者，土虛不能制水也。水雖制於脾，實則統於腎。腎本水藏，元陽寓焉，命門火衰不能自制陰寒，不能溫養脾土，則陰不從陽液化爲水，故水腫之症多屬火衰。若以爲濕熱，一味制火，雖能保肺而實害土，故養金制木，滋水制火，此惟屬熱者宜之，若陽虛者則不可也。是以下則脹已之法，此於實者可行，如或虛者，則遺害不小，何也？利藥一行，雖得一時之快，而眞氣受傷，則去死不遠也。當於實者直清陽明，若涉虛者，必溫補脾腎，漸次康復爲主，其有不大實亦不大虛者，先以清利見功，繼以補中調攝。蓋脾胃壯，則可略與疎導，要亦不可峻與利藥。若爲和中導濕，止宜潔淨府，以行小便，庶免實實虛虛之患也。善治者其神明之。

愚按鼓脹者，如鼓之形，外堅中空，擊之有聲，按之有形，皮肉之急脹，脾肺之大病也。宜當實脾理氣爲要，治宜二陳湯去甘草，加厚朴、山楂、白朮、香附之類。初起者加紫蘇、大腹皮，久病者加沉香、當歸。設若中滿之症，中氣滿悶，當胸之下，胃口之上，一掌之橫，按之堅石有形作痛，此名中滿者也。由其忿怒太甚，不能發越，鬱結中州，痰涎停住，乃成滿也。久而不食以致氣虛，名曰氣虛中滿，宜當塞因塞用。治以二陳湯去甘草，加參、朮、厚朴、山楂之類。至若蠱脹之症，所受山嵐障氣，或虫蛇蠱毒之物，遂使大腹作脹，肚見青紅之紋，皆由山嵐蠱毒之氣，因感人腹，聚而不散，結爲腹滿之症。治當利其腸胃，去其惡積，則蠱自除而脹可平，如承氣湯加黃連、甘草、雄黃、檳榔之類。【略】

凡遇腫脹之症，須斷鹽味，庶不助邪。凡腫脹先起於腹，後散四肢者，可治。先起於四肢，後歸於腹者，死。腹脹身熱者死，腹脹寒熱似瘧者死，陰囊及莖腫腐者死，瀉後腹脹而有青筋者死，大便滑泄，水腫不消者死。若夫唇黑或腫肝傷，缺盆平心傷，臍突脾傷，足心平腎傷，背平肺傷，五傷者死。

治法主意，腫當利水而實脾，脹宜清氣以開鬱。【略】

實脾飲　治陰水發腫，用此先實脾土。【略】

疏鑿飲　治水氣通身浮腫，喘呼氣急，煩躁多渴，大小便不利，服熱藥不得者。

《赤水玄珠・脹滿門・臌脹說》脹滿之疾，穀食不消，小便不利，腹皮脹急而光，內空空然如鼓是矣。俗知謂之臌脹，不察其致之者有由也。《內經》曰：脹取三陽，三陽者，足太陽寒水膀胱經也。《靈樞經》曰：下焦溢而爲水。《靈蘭秘典》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歷考三書，可見小便之不利，由下焦原氣虛寒，以致濕氣壅遏於膚裏膜外之間，不得發越，勢必腫滿。是腫滿之疾，起於下元虛寒也。若非溫補下元，則小便何能獨利？且夫人之胃如釜甑然，釜底火旺，則熱氣薰蒸，甑炊易熟。若徒有水而無火，則無氣上升，物何由熟？即此可以例觀矣。故治脹滿者，先宜溫補下元，使火氣盛而濕氣蒸發，胃中溫暖，穀食易化，則滿可寬矣。夫清氣既升，則濁氣自降，濁氣降則爲小便也，小便利，脹有不消乎？語謂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惟此氣流行，斯爲雲爲雨也。今之醫者，一遇此疾，則

曰《內經》有言，諸濕腫滿，皆屬脾土，土虛則濕停，濕停則滲透肌膚，遍身腫滿，不可不通利也。輟用利小便及補中之劑。如五苓散、胃苓湯，加木通、車前子、大腹皮、滑石之類。法未爲爽謬，不然顧服之愈多，而小便愈少，腫脹愈急，何故哉？不溫補下元，而徒以通利之藥施之也。果若此，豈惟不效，則下元益虛，眞氣益弱，死期且至，安望其有瘳乎。余嘗究心靈素，參會易理，憬然有得於中，且施之病者，隨試輒效，故筆之於冊，以公我之同志。

治氣脹之劑

平肝飲子　專治喜怒不節，肝氣不平，邪乘脾胃，心腹脹滿，頭運嘔逆，脈來浮弦。【略】

調中順氣丸　治怒氣傷肝，三焦痞滯，水飲停積，脇下虛滿，或時刺痛。【略】

木香順氣湯　治濁氣在上，則生膨脹。及七情所傷。【略】

四制枳殼丸　治腹脹鼓疾。【略】

烏藥順氣散　脹滿痞塞，七情憂思所致，此方如神。【略】

治寒脹之劑

大正氣湯　治脾胃虛寒，外爲風寒濕氣擾動，心腹脹滿。【略】

大半夏湯　治肝氣太盛，克勝於脾，脾鬱不行，結聚涎沫，胃中脹滿，其脈弦遲。【略】

華澄茄丸　治痞滿脹痛，穀脹、氣脹通用。【略】

導氣丸　治諸痞塞，腹脹如鼓，大便秘結等症。又腎氣小腸氣疼，功效尤捷。【略】

縮砂飲　治氣脹、氣蠱等病如神。【略】

四妙丸　治年高人患膨脹，獨只腹脹，肢體如柴，舉動乏力。【略】

木香塌氣丸　治單腹脹。【略】

木香散　治單腹脹。【略】

治熱脹之劑

沈香交泰丸　治濁氣在上，而擾清陽之氣，鬱而不伸爲膨脹。【略】

雞屎醴飲　治膨脹，旦食暮不能食，痞滿壅塞。【略】

木香分氣丸　善治脾胃不和，心腹脹滿，兩脇膨脖，胸脇注滿，痰嗽喘息急刺心，乾嘔，咽喉不利，飲食不化，並皆治之，亦治穀脹。【略】

治血脹

人參芎歸湯　治小便多，大便黑，痛悶喘息，名曰血脹。【略】

雞屎醴散　治旦食暮不能食，血脹痞滿。【略】

治五蠱脹丸　忌鹽四十日。【略】

溫白丸　治心腹積聚，心下堅結，大如杯碗，傍攻兩脇，心痛，食不消化。【略】

治脾虛之劑

強中湯　治啖生冷，遇飲寒漿，有傷脾胃，遂成腹脹，心下痞滿，有妨飲食，甚則腹痛。【略】

溫胃湯　治憂思鬱結，脾肺氣凝，大腸與胃氣不平，脹滿沖咳，食不得下，脈虛而緊澀。【略】

草豆蔻湯　治腹中虛脹。

《醫方考・鼓脹門》　鼓脹是虛中之實，宜分氣血、蟲食而治之。以朝寬暮急，能食不能食而辨之。實者可攻，虛者漸磨可也。例之相道焉，國內空虛，則宜惠養元氣，惡能黷武。

《雲林神穀・鼓脹》　脾胃不運氣虛損，濕熱相蒸成鼓脹。中空無物似於鼓，濁氣在上清下降。健脾順水要和中，莫將峻利把命喪。肚腹脹甚，脾虛中滿，上下分消，利濕莫緩。

《松厓醫經・水腫鼓脹》　丹溪治腫脹大法，宜補中行濕，利小便，以人參、白朮爲君，蒼朮、陳皮、茯苓爲臣，黃芩、麥門冬爲使，以制肝木，少加厚朴以消腹脹。氣不運加木香、木通。氣下陷加升麻、柴胡提之，血虛加補血藥，痰盛加利痰藥，隨證加減，用之無不效者。

《雜病證治準繩・諸氣門・脹滿》　氣分，謂氣不通利而脹。血分，謂血不通利而脹。非脹病之外，又有氣分、血分之病也。蓋氣血不通利，則水亦不通利而尿少，尿少則腹中水漸積而爲脹。但氣分，心下堅大而病發於上。血分，血結胞門而病發於下。氣分先病水脹，後經斷。血分先經斷，後病水脹也。劉立之云：氣分之證，當以下氣消膨爲先，如枳殼散、木香流氣飲、三和散之類是也。《金匱》方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加麻辛附子湯主之。《良方》加味枳朮湯治氣分脹滿。婦人血分，如奪命丹、黑神散皆爲要藥。血分一證，大小產後多有之，唯產前腳腫不同，產後

則皆敗血所致，當於血上治之。

《簡明醫彀・腹脹》 經曰：諸腹脹大，鼓之如鼓，皆屬於熱。又曰：腹滿膨脹，支滿胠脇，下厥上冒，過在太陰、陽明，乃寒濕鬱遏也。是證雖因七情勞役，飲食失節，房室斲喪及風寒暑濕，皆能致此，然怒氣抑遏而成者多。蓋鬱怒日積，則肝木氣盛而脾土受剋。脾能生養萬物，爲一身之主，雖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造。脾土既虛，胃雖納受水穀而轉輸之官失職，不能司消化之令，運行精微，分布灌溉，致使心肺之陽不降，腎肝之陰不升，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清濁混淆而成壅塞，濕氣不流鬱而爲熱，濕熱留積，因成脹滿。若四肢齊腫，是爲水腫，治之尚易。如單腹脹，膠固難除。脈盛而堅，遲而滑者爲脹。浮大順，虛小逆。治宜和中順氣，健脾利水。

主方：

陳皮　茯苓　蒼朮　厚朴　枳實　香附各一錢　豬苓　澤瀉　大腹皮　木通各八分　木香五分，另磨　砂仁七分，另研

加生薑、燈心水煎，調木香、砂仁服。

如腫甚，兼用神佑丸二服。以指按之有凹不起者屬虛，加扁豆、白朮、當歸各八分；以手按之隨手凸起者屬實，加三稜、蓬朮、檳榔、青皮、益智；便秘加大黃酒煮；邪去正虛加人參；氣下陷加升麻、柴胡各三分；不食而嘔加藿香；先脹而後喘者治在脾，加扁豆、麥芽、葶藶少許；先喘而後脹者治在肺，加黃連、黃芩、麥門冬；痰加南星、半夏麴；朝寬暮急屬血虛，加當歸、紅花酒洗，少許；去脹，草果；熱加梔子、黃連；暮寬朝急屬氣虛，加人參、白朮；寒加乾薑、肉桂、藿香、丁香、茴香、吳茱萸。腰以上腫，宜發微汗，參蘇飲之類；鬱加撫芎、神麴、益智、草豆蔻、烏藥。腰以下腫，宜利小便，加石蓮子、滑石。下氣加沉香，蘇梗；痛加薑黃、玄胡。

《景岳全書・雜證謨・腫脹》 凡脹滿由於氣分者，宜察氣之虛實。若脹滿在中而不在外者，其病多實。經曰：中滿者，寫之於內。此之謂也。若果因酒食厚味，氣滯脈滑，而大滿大實者，宜廓清飲主之；兼脹兼痛，諸藥不效者，宜神香散主之。若臟腑脹實而堅痛者，宜承氣湯或百順丸下之。然必年壯力強，素無損傷虛弱等證，而暴見脹滿者，方可峻攻，否則，只宜緩治。如果氣實於中，而表裏俱脹者，宜用蒜瓣，以滾湯煮微熟留性，少蘸鹽醋，常以佐食，大能破氣消滯，亦佳法也。若氣脹而兼小水不利者，宜用四苓散，以半熟蒜搗膏丸服，極妙。

飲食停滯，而致胃口中焦脹滿者，宜大小和中飲酌用之。兼痛者，宜排氣飲主之。

怒氣逆於中焦，或脹或痛者，宜排氣飲、解肝煎之類主之。兼喘脹者，宜四磨飲，或神香散。

大人小兒，素無脾虛泄瀉等證，而忽爾通身浮腫，或小水不利者，多以飲食失節，或濕熱所致，宜廓清飲加減主之，或四苓散、胃苓湯之類皆可用；或濕勝者，宜平胃散之類主之。

脾胃虛寒，中氣不健，而三焦脹滿者，是爲氣虛中滿。其爲證也，必多吞酸噯腐，惡食惡寒，或常爲溏泄，而別無火證火脈者，必屬臟寒，此所謂臟寒生滿病也，惟宜溫補。寒在中焦者，宜溫胃飲、理中湯。寒在下焦者，宜理陰煎、八味地黃湯之類主之。

單腹脹者，名爲鼓脹，以外雖堅滿，而中空無物，其象如鼓，故名鼓脹。又或以血氣結聚，不可解散，其毒如蠱，亦名蠱脹。且肢體無恙，脹惟在腹，故又名爲單腹脹，此實脾胃病也。夫脾胃爲中土之臟，爲倉廩之官，其臟受水穀，則有坤順之德，其化生血氣，則有乾健之功，使果脾胃強健，則隨食隨化，何脹之有？此惟不善調攝，而凡七情勞倦，飲食房闈，一有過傷，皆能戕賊臟氣，以致脾土受虧，轉輸失職，正氣不行，清濁相混，乃成此證。凡治此者，若察其病由中焦，則當以脾胃爲主，宜參、芪、白朮、乾薑、甘草之屬主之。若察其病由下焦，則當以命門母氣爲主，宜人參、熟地、當歸、山藥、附子、肉桂之屬主之。如果氣有否塞，難於純補，則宜少佐辛香，如陳皮、厚朴、砂仁、香附、丁香、白芥子之屬。如或水道不利，濕氣不行，則當助脾行濕，而佐以淡滲，如豬苓、澤瀉、茯苓之屬。若諸藥未效，仍當灸治，如後法。以上諸法，大略如此，然病成單鼓，終非吉兆，必其傷敗有漸，然後至此，使非盡掃塵務，加意調理，則未有或免者矣。

治脹當辨虛實。若察其果由飲食所停者，當專去食積；因氣而致者，當專理其氣；因血逆不通而致者，當專清其血；其於熱者寒之，結者散之，清濁混者分利之，或升降其氣，或消導其邪，是皆治實之法也。第凡病腫脹者，最多虛證，若在中年之後，及素多勞傷，或大便溏滑，或脈息弦虛，或聲色憔悴，或因病後，或因攻擊太過，而反致脹滿等證，則皆虛損之易見者也。

諸如此類，使非培補元氣，速救根本，則輕者必重，重者必危矣。若虛在脾肺者，宜四君子湯、歸脾湯之類主之。若脾虛兼寒者，宜理中湯、溫胃飲、五君子煎。若脾虛兼痰者，宜六君子煎。若腎虛兼痰者，宜金水六君煎。若虛在肝腎者，宜六味地黃湯。若腎虛兼寒者，宜理陰煎，或八味地黃丸，甚者加減《金匱》腎氣湯主之。若以虛證而妄行消伐，則百不活一矣。其有果以少壯停滯，或肝強氣逆，或時氣亢害爲邪者，方可直攻其病，但辨之宜詳，不可忽也。

凡外感毒風，邪留膚腠，則亦能忽然浮腫，如東垣所謂八益之邪，自外而入者是也。然其來必速，其證則必有脈緊及頭疼骨痛等證，方是外感之候。先宜解散其邪，如正柴胡飲、小柴胡湯、敗毒散、參蘇飲、葛根葱白湯之類，隨宜用之。若風因火熾，而表裏俱熱者，宜芍藥清肝散，或龍膽瀉肝湯之類主之。若邪傳入裏，太陽陽明并病，而胃實熱甚，必日晡潮熱，大渴引飲者，白虎湯主之。若大實大滿，而熱結不退者，大承氣湯，或百順丸下之。若少陽陽明并病，寒熱往來，滿而實者，宜大柴胡湯下之。《五常政大論》曰：下之則脹已。此之類也。【略】

無論氣鼓、水鼓，凡氣實可下者，宜用赤金豆，或百順丸，以漸利之。

《石室秘錄・奪治法》 天師曰：奪治者，乃土氣壅塞而不行，不奪則愈加阻滯，故必奪門而出，而水乃大流也。病如水腫之疾，腹脹如鼓，兩跗如浮，按之如泥，小便不利，大便反結，人以爲水病，誰知皆由於土氣之鬱。方用雞屎醴一升，炒黃色爲末，以黃酒一斤，先將雞屎末盛於新布上，後將黃酒灑之，不可太驟，緩緩冲之，則藥味盡下。取汁一碗，病人服之，切不可令病人先知，則不肯信心而服，使生別病。下喉之後，腹即作雷鳴，一飯之間，傾腹而出，兩足即減大半，再飲一碗全消。蓋雞屎善能逐水，而又通土性，無微不入，將從前所蓄之水，無不開其水口，盡歸大腸而泄。此奪法之奇也。至於牽牛、甘遂，非不善於逐水，終不勝雞屎神效。但已用之後，必須禁用飲食，否則再發無救。行醫者，切宜知之，有病者，切宜記之。

張公曰：雞屎醴果然神效，若言甘遂、牽牛不及雞屎，則未然也。二方俱可酌用。

華君曰：同。然予尚有一法未傳。水腫之法，有用大麥芒二兩，煎湯飲之亦消，且無後病。但須一連數月作湯飲之，即泄水而愈。藥味平常，而奏功甚奇，此類是也。天師何故不傳，豈以無奇而忽之耶？然而奏功實神，予終不敢沒其奇。

天師曰：此止可治初起之水腫，而不可治久病之水腫也。

《石室秘錄・內傷門》 水臌，滿身皆水，按之如泥者是。若不急治水，留於四肢不得從膀胱出，則變爲死症而不可治矣。方用決流湯。一劑而水流斗餘，二劑即全愈，斷不可與三劑也，與三劑，反殺之矣。蓋牽牛、甘遂，最善利水，又加之車前、肉桂引水以入膀胱，但利水而不走氣，不使牽牛、甘遂之過猛，利水並走氣也。但此二味，畢竟性猛，多服傷人元氣，故二劑逐水之後，斷宜屏絕，須改用五苓散，調理二劑，又用六君子湯以補脾可也。更須忌食鹽，犯則不救。

氣臌，乃氣虛作腫，似水臌而非水臌也。其症一如水臌之狀，但按之皮肉不如泥耳。必先從腳面腫起，後漸漸腫至上身，於是頭面皆腫者有之。此等氣臌，必須健脾行氣，加利水之藥，則可救也。倘亦以水臌法治之，是速之死也。我今傳一奇方，名消氣散。日日一劑，初服覺有微凝，久則日覺有效，十劑便覺氣漸舒，二十劑而全消，三十劑而全愈。此方健脾，而仍是利水之品，故不傷氣。奏功雖緩，而起死實妙也。然亦必禁食鹽，三月後可漸漸少用矣，即秋石亦不可用，必須三月後用之。

蠱臌，惟小腹作痛，而四肢浮脹，不十分之甚，而色紅而帶點，如蟲蝕之象。眼下無臥蠶微腫之形，此是蟲臌也，必須殺蟲可救。然過於峻逐，未免轉傷元氣，轉利轉虛，亦非生之之道。方用消蟲神奇丹。一劑即下蟲無數，二劑蟲盡出無留矣。蟲去而臌脹有消，不必用三劑也。蓋雷丸最善逐蟲去穢，而鱉甲、地栗更善化蟲於烏有。然蟲之生，必有毒結於腸胃之間，故又用白礬以消之。誠慮過於峻逐，又佐之當歸以生血，新血生而舊瘀去，更佐之茯苓、車前，分利其水氣，則蟲從大便而出，而毒從小便而行，自然病去如掃矣。但此藥服二劑後，必須服四君、六君湯去甘草，而善爲之調理也。

血臌之症，其由來漸矣。或跌閃而血瘀不散，或憂鬱而結血不行，或風邪而血蓄不發，遂至因循時日，留在腹中，致成血臌。飲食入胃，不變精血，反去助邪，久則脹，脹則成臌矣。倘以治水逐之，而症犯非水，徒傷元氣；倘以治氣法治之，而症犯非氣，徒增飽滿，是愈治愈脹矣。我有奇方，妙於逐瘀，名消瘀蕩穢湯。一服即下血斗餘，再服即血盡而愈。蓋血臌之症，惟腹

脹如鼓，而四肢手足並無脹意，故血去而病即安也。服此方一劑之後，切勿再與二劑，當改用四物湯調理，於補血內加白朮、茯苓、人參補氣而利水，自然全愈。否則血臟雖痊，恐成乾枯之症。

《張氏醫通・諸氣門・鼓脹》 夫脹，皆脾胃之氣虛弱，不能運化精微，致水穀聚而不散，故成脹滿。飲食不節，不能調養，則清氣下降，濁氣填滿，胸腹濕熱相蒸，遂成此證。小便短澁，其病膠固，難以治療。用半補半瀉之法，健脾順水寬中爲主，不可過用猛烈，反傷脾胃，病再復脹不可治也。宜分消湯，分消丸隨寒熱虛實加減治之。脹滿得之未久，或脹或消，腹皮稍軟，不洩不喘，隨治隨愈。若臍心凸起，利後脹復急，久病贏之，喘急不得安者，名曰脾腎俱敗，無有愈期。至咳嗽失音，青筋橫絆腹上，及爪甲青，卒腫頭面蒼黑，嘔吐頭重，上喘下泄者，皆不治。蓄血成脹，腹上青紫筋見，或手足有紅縷赤痕，小水利，大便黑，《金匱》下瘀血湯，不應，抵當丸去水蛭，加樗雞，作丸，空腹，日進梧子大三丸，血下止後服。輕則散血消脹湯。肥白人腹脹，多是濕痰，二陳、六君、平胃、五苓參酌。瘦人腹滿是熱，用炒川連、厚朴、白芍、香附。婦人血腫，煩躁，嗽水不欲嚥，神昏善忘，小便多，大便黑，散血消脹湯。虛人血蠱，琥珀人參丸。或因產崩血虛，或瘀血不散，亦成腫脹，其人必脈濇面黑，不可作水濕治之。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者死。腹大脹，四末清，形脫泄甚，上氣喘息者死。腹脹誤用攻藥暫寬，復脹者皆不治。先脹於內，後脹於外，小便赤澁，大便祕結，氣色紅亮，聲音高爽者，實也。木香、沉香、砂仁、枳實、厚朴、蒼朮、大腹皮，以治脾也。桑皮、葶藶、殼蔻、蘇子、桔梗、枳橘，以治肺也。木通、防己、茯苓、車前、澤瀉、豬苓，以利小便也。麻黃、防風、羌活、葛根，以發汗也。如氣壯能食，年少新病者，大黃、芒硝皆可應用。先脹於外，後甚於內，小便淡黃，大便不實，氣色枯白，語言低怯者，虛也。參、苓、白朮、陳皮、甘草以補脾也，人參、黃耆、桔梗、苡仁以補肺也，沉香、枳殼、木香以理氣也，桂、苓、澤瀉、豬苓、白朮以利小便，升麻、柴胡以開鬼門。如虛甚多寒，桂、附、薑、萸，俱宜取用。金匱腎氣丸益火消陰，脈沉者誠爲切要之藥，然必小腹脹極，而後旁及於上者爲宜。試觀冰盤冷氣，必從下滲，冰罈脹滿，則從上而裂矣。小建中湯，於土中瀉木，必脈浮而弦強者，乃爲合劑，亦須脇下脹急，而後旁及於中者，方可投之。蓋風木之邪，起於東方，土敗木賊，然後中央受困耳。脹而本虛證，實攻補兩難者，（丹）〔單〕方用陳香橼去穰，入溺白垢煆過，水腫用通草湯，氣腫用砂仁湯，血腫濃煎土牛膝湯，虛極用人參湯，每日空腹服二錢，此方能散積滯，而不大傷元氣也。脹而虛實莫辨，宜用火酒熱飲，覺辣喉者屬實熱，當進苦寒燥濕攻堅之劑。若飲熱火酒，如啜冷水者，屬虛寒，參、朮、薑、桂須大劑頻投，方可救援。金蟾散治一切實脹，用大蝦蟇一雙，以砂仁堆滿腹中，鹽泥固濟，煆令紅透，烟盡去泥研末，陳酒下三錢，幷治小兒疳積腹脹，米湯下一錢。【略】

診：脈弦爲肝剋脾胃。脈實則脹，此屬實。關上脈虛即脹滿，此屬虛。洪數爲熱脹，遲弱爲陰寒。浮爲虛滿，緊爲中實。虛數者不可治，實大浮洪者易治。沉微細小者難痊，盛而緊大，堅以濇，遲而滑，皆脹滿多熱。脈浮大，腹脹爲逆，發熱不休，或寒熱如瘧，皆不可治。腹大脹，四肢冷，泄瀉，不及一時而死。腹脹便血，脈大時絕爲逆，脹而上則喘欬，下則泄瀉，脈浮大沉細皆不治。【略】

腫脹服藥，最忌鹽醬糟物，愈久欲食，須用開鹽醬法，用大鱧魚一個破開，入五苓散，放瓦上對合，上下俱用火炙黃焦，存性爲末，加麝香少許，空心薑棗湯服之，水腫亦然。惟火脹不忌鹽醬，如面色枯槁，肢體消瘦，單腹脹急而塊壘不平者，皆屬火脹，此非水腫，無慮助腎水之邪也。若脈弦細濇，雖能飲食，終亦必亡。火腫誤服金匱腎氣等藥，急投連、柏、金鈴、白芍之類，仍用桂附少許，爲熱因熱用之嚮導，庶可挽回，若喘瀉肢枯，脈無胃氣者不救。

《病機彙論・腫滿門》 脹滿脈來緊實者，非外邪所薄，即飲食留中。邪則解之，食則和之。若堅實而痛者，宜承氣湯之屬下之，則脹已也。若年高氣弱，及素多勞傷，或因病後氣衰而漸成脹滿，脈弦而虛，聲短色悴者，此因元氣衰虛不能運行，使非速救根本，則輕者重，而重者危矣。若兼寒者，必補而兼溫，庶克有濟也。又有單腹脹者，名爲鼓脹，以其外雖堅滿，中空無物，有似乎鼓，故名鼓脹，且肢體無恙，獨脹於腹，故名單腹脹。此其病在脾胃，蓋脾胃爲中土之藏，爲倉廩之官，其藏受水穀，則有坤順之德，其化生血氣則有乾健之功。使果脾胃治健，則隨食隨化，何脹之有？惟不善調攝，而凡七情勞倦，饑飽房室，一有過傷，皆能戕賊藏氣，以致脾胃受虧，轉輸失職，正氣不行，清濁相混，而脹乃生矣。治之者，當以調理脾胃爲主。若兼下虛者，必補養命門，使火旺而土亦旺也。若果氣道否塞，難於純補，則補養之中，佐以快脾利氣。若或水道不利，濕氣不行，則當助脾行濕，佐以淡滲，此治法之大

暑也。【略】

病成單脹，最爲危候，使非盡卻塵務，加意調理，未有或免者矣。

《臨證指南醫案・腫脹》 腫脹證，大約腫本乎水，脹由乎氣。腫分陽水陰水，其有因風因濕，因氣因熱，外來者爲有餘，即爲陽水。因於大病後，因脾肺虛弱，不能通調水道，因心火剋金，肺不能生腎水，以致便不利，因腎經陰虧，虛火爍肺金而溺少，誤用行氣分利之劑，漸至喘急痰盛，小水短赤，釀成腫證，內發者爲不足，即爲陰水。若脹病之因更多，所脹之位各異。或因濕因鬱，因寒因熱，因氣因血，因痰因積因蟲，皆可爲脹。或在臟在腑，在脈絡在皮膚，在身之上下表裏，皆能作脹。更或始因於寒，久鬱爲熱，或始爲熱中，末傳寒中。且也脹不必兼腫，而腫則必兼脹，亦有腫脹同時並至者。其病形變幻不一，其病機之參伍錯綜，更難敍述。故案中諸症，有濕在下者，用分利，有濕在上中下者，用分消。有濕而著裏者，用五苓散通達膀胱，有濕鬱熱兼者，用半夏瀉心法苦辛通降。有濕熱氣鬱積者，用雞金散加減，消利並行。有氣血鬱積，夾濕熱之邪久留而不散者，用小溫中丸，清理相火，健運中州。有濕熱與水寒之氣交橫，氣喘溺少，通身腫脹者，用禹餘糧丸，崇土制水，暖下泄濕。有寒濕在乎氣分，則用薑、附，有寒濕入於血分，則用桂、附。有濕上甚爲熱，則用麻、杏、膏、苡等味，清肅上焦之氣，有濕下著爲痹，則用加味活絡等劑，宣通下焦之鬱。有藉乎薤白、瓜蔞者，滑潤氣機之痹結於腹脇也，有藉乎制黃、歸尾者，搜逐血沫之凝澀於經隧也。有藉乎玉壺、控涎、神保、神芎者，視其或輕或重之痰飲水積而驅之也。此皆未損夫臟氣，而第在腑之上下，膜之之表裏者也。若有胃陽虛者，參、苓必進，脾陽衰者，朮、附必投。更有傷及乎腎者，則又需加減八味、濟生等丸矣。其他如養陽明之大半夏湯，疏厥陰之逍遙散，蓋由證之牽連而及，是又案中法外之法也已。

姚亦陶

《雜病證治・脹滿》 臟寒生滿病，濁氣在上，則生膜脹，專主土敗木賊。濕留、氣滯、血瘀、食停、蟲蝕皆能令人脹滿。

內因

飲食不節，房勞致虛，或六淫外侵，七情內損，脾土之陰受傷，轉運之官失職，故胃雖納穀，脾不運化，則陽不升而陰不降，清濁相混，隧道壅塞，致氣留血瘀，而遂成脹滿。

外證

脹在臟腑而攻胸，脇脹，皮膚鼓之有聲，按之有形，色蒼黃，復筋起，大腹脹滿，且食則不能暮食。

辨證

陽邪急速，其至必暴，每成於數日之內；虛邪之至，其來有漸，每成於經月之候。氣脹，胸腹脹大，四肢削瘦。食脹，噯腐吞酸，腹脹惡食。蟲脹，腹脹吐蚘，痛定能食。瘀脹，跌撲經產，大便色黑。水脹，腹脹腸鳴，時嘔清水。寒脹，小腹疼痛，四肢清冷。熱脹，便閉煩渴，小水赤澀。積脹，積塊有形，腹脇堅硬。臌脹，單腹脹大，中空外堅。凡脹拒按爲實，喜按爲虛。內先脹而腫外爲實，外先腫而內脹爲虛。小便黃赤，大便閉結爲實；小便清白，大便溏泄爲虛。色紅氣粗爲實，色白氣短爲虛。朝寬暮急爲血虛，朝急暮寬爲氣虛。朝暮俱急，氣血皆虛。心脹煩心，肝脹脇痛，脾脹嘔噦，肺脹喘欬，腎脹腰疼，膽脹口苦，胃脹拒食，大腸脹腸鳴飧泄，小腸脹小便癃閉，膀胱脹小腹急痛，三焦脹氣滿面浮。瘀血濕熱俱各生蟲，皆能蟲脹，男子傷精，女子不月。

脈法

關上脈弦濇爲脹，遲而滑，盛而緊，大堅以濇皆脹。虛濇爲虛脹，弦牢爲實脹。緩而大者易治，細而微者難痊。

治法

實脹消之，甚則下之；寒者溫之，陷則升之；虛者調補之，熱者清利之。初宜疎理導引，繼宜調補脾腎。陰證宜補火崇土，以培其本；陽證宜培陰滌濕，以潔其源。

辨治

臟寒生脹滿，理中湯去甘草，加厚朴、木香。熱壅腹脹大，連理湯去甘草，加枳實、大黃。氣臌寬中湯，食臌五丁散，蟲臌打蟲丸，血臌通瘀煎，水臌神佑丸加青皮、枳實。肝脹柴胡疎肝散，心脹黃連瀉心湯，脾脹枳實理中湯，肺脹葶藶大棗瀉肺湯，腎脹濟生、金匱腎氣二丸。

死證

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爲逆。寒熱不止者，死。腹脹便血，脈大時絕者，死。腹脹時喘，汗出厥逆者，死。背心平，缺盆平，心堂平，臍凸出，二便不禁，俱不治。

用藥

二陳湯去甘草加厚朴、木香、蘇梗、大腹皮。肥人加蒼朮、豬苓，瘦人加黃連、山梔。食積加山楂、神麴，蓄血加桃仁、靈脂。氣鬱加香附、撫芎，怒氣加青皮、橘葉。寒滯加木香、炮薑，寒鬱加升麻、葛根。便閉加生大黃，溺澁加車前子，疎導加木香、檳榔、青皮、陳皮。調補六君子湯加木香、砂仁，溫補理中湯加沉香、肉桂。補腎能食金匱腎氣丸，不能食溫腎復元丹。實滿堅硬導氣丸，三花神佑丸。

選方

寬中湯　治氣臌，脈沉濇者。【略】

五丁散　治食臌，脈沉實大者。【略】

通瘀煎　治血瘀成臌，脈濇滯者。【略】

打蟲丸　治蟲臌，脈緩滑者。

《雜病源流犀燭・腫脹源流》　臟腑之脹，總以治脹藥爲主，宜藿香正氣散、木香調氣飲、蔔子湯等，各加引經之劑療之。心，黃連、細辛；肺，桔梗、升麻、白芷；肝，柴胡、川芎、青皮、吳萸；脾，升麻、蒼朮、葛根、白芍；腎，獨活、知母、細辛、肉桂；胃，白芷、升麻、葛根、石膏；大腸，白芷、升麻、黃芩、石膏；小腸，黃柏、藁本、赤芩、木通；膀胱，滑石、羌活；三焦，柴胡、連翹；下焦，地骨皮；膽，柴胡、青皮、連翹。方爲正治。【略】治者先令卻鹽味，厚衣衾，斷妄想，禁忿怒，以調和氣血，藥必大補脾土，養肺金，使金能制木，脾無賊邪之害宜調中健脾丸。更審虛實，權輕重，辨其所因，而以蘇梗、厚朴、木通、陳皮、柴胡、白芍、大腹皮，延胡索爲主，寒加熱，熱加寒，虛加補，皆制爲大劑，服數十貼，亦有生者。久服藥忽手足腫，病爲自內遠外，不久愈；若自手足腫至腹，病爲從外入內，難治。其或朝寬暮急，或朝急暮寬，或先脹後喘，宜治脾二陳湯，或先喘後脹，宜治肺甯肺湯。雖多分別，大法不外乎此。曷言乎辨所因也，蓋同屬鼓脹，有因六氣而成者，宜藿香正氣散；有因七情而成者，宜沈香降氣散；有因飲食傷而成者，必嘔吐噯嘻而脹，宜香砂調中丸；有因畜血而成者，必青紫筋見，小便仍利，宜代抵當湯；有因憂思太過而成者，必二便不利，脈虛澀，腸鳴而脹，宜蘇子湯；有因血熱而脹者，必喘燥，虛汗，肢厥，溲赤屎黑而脹，宜人參芎歸湯；有因氣爲痰所隔而成者，必心下堅滿而脹宜加味枳朮湯；有因積聚痞塞而成者，必膈滿嘔吐，口苦吞酸而脹，宜枳殼散；有因瀉久而成者，必多虛羸狀而脹，宜六君子湯；有因老人虛寒而成者，必氣弱，惡寒，不善食而脹，宜先服香朴丸，再服人參養營湯，或二方參用；有因婦人產後敗血入胞而成者，必胞不下而脹，血消即下，宜奪命丹。其或素虛弱，或過服峻劑而患鼓症，必補之，宜朝服金匱腎氣丸，晚服補中益氣湯；或壯實人而患鼓症，不妨攻之，宜先服五痹散二劑，再按法服石斛散。凡諸脹之因如此。至如蟲脹，又是一症。不得混蟲爲鼓，乃由脾胃家濕熱積滯，或內傷瘀血而成，蓋人之腹中，雖長蛔寸白，皆賴以消宿食，然太多即爲病；況如白蟯、三尸、食肛、應聲、赤九腫、腸痔、疳瘡瘕等蟲，爲類不一，皆能使心腹作痛而脹，甚則面青口延，治以補脾健胃爲主，兼用消導。其或因跌撲閃挫，負重努力，致血瘀於內而成脹痛，亦以補脾健胃爲主，兼用去瘀生新之品宜參用參朮健脾丸、士材新制陰陽攻積丸，蓋所謂蠱者，若蟲侵蝕，有蠱壞之義。而蟲與鼓之脈亦相反，蟲脈必實，鼓脈必浮。蟲與鼓之形更相異，蠱之脹，以手按腹，隨手而起，以其爲蟲血之積而實也；鼓之脹，以手按腹，凹而不起，以爲氣而虛也。二者皆非輕病。此外更有脹滿之病，雖亦腹脹，卻不至腫，不如鼓脹之生死相關，或因傷食，消導可已，宜香砂調中丸，或因氣滯，行氣即痊。宜木香順氣散。有久有暫，實者峻下之宜承氣湯，上鬱則奪之也。畜血者，用破血藥。宜桃仁承氣湯，病後氣虛作脹，惟補益元氣，宜補中益氣湯，使元氣歸元即愈。又有單腹脹，即俗名蜘蛛鼓，其症四肢不腫，但腹脹，其原皆由脾氣虛而傷風與食宜調中健脾丸。至若腹脹經久，忽瀉數升，日夜不止，服藥不效，爲氣脫，最難救治，惟濃煎益智仁湯服之，立愈。且夫脹與腫，內因則各殊，而外形多相似，要有其易辨者。如先腹大，後四肢腫，爲脹病；先頭足腫，後腹大，是水也。但腹腫，四肢竟不腫，爲脹病；臍腹四肢悉腫，是水也。皮厚色蒼，或一身皆腫，或自上而下，爲脹病；皮薄色白，或自下而上，是水也。至若脹病有腫有不腫，腫病有脹有不脹，皆當分辨。

治者先令卻鹽味，厚衣衾，斷妄想，禁忿怒，以調和氣血，藥必大補脾土，養肺金，使金能制木，脾無賊邪之害。【略】

導引：《保生秘要》曰：坐定擦手足心極熱，用大指節仍擦摩迎香二穴，以暢肺氣，靜定閉息，存神半晌。次擦手心，摩運臍輪，按四時吐故納新，從玄雍竅轉下至丹田，捫氣面，撮穀道，緊尾閭，提升泥丸，下降宮，復氣海，

周天一度，如此七七，身心放下半炷香許。如久病難坐用得力人扶背，愼勿早睡，恐氣脈凝滯，神魂參錯，效難應期，手足可令人摩擦。患輕者，一七能取大效，重則二七、三七，五臟盡消，屢屢取驗，妙入神也。

運功：《保生秘要》曰：反瞳守歸元，念四字訣，定後斡旋，推入大腸曲行，提回抱守，能清鼓脹。氣脹加推散四肢，時吐濁吸清，飲食宜少，降氣安心，而食自然加。或病酒過用湯水而成，宜通其二便，摩臍輪腎輪二穴，吹噓其氣，或開腠理，以泄微汗，其脹自效。血脹加運血海，效。

《醫學金針・鼓脹》 臌脹證，因食積而起者，宜胃苓湯，加半夏、乾薑、五穀蟲、木瓜，以麥芽打糊爲丸，陳米湯送下叁錢。因熱而起者，亦用前丸，加黃連爲佐，此皆實證易治也。惟有虛證必用聖朮煎，加附子守服。肆伍拾劑，方效。即單腹脹，亦不外此法。更有因於吐酸而起者，宜理中加黃連，名連理丸。心下結聚如盤者，宜桂枝湯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日服貳劑，夜服壹劑，取微汗，令大氣一轉，其結乃散。即以枳朮湯，苦以泄其滿，此仲景聖法也。此病屬寒者多，故列於寒證。

《治蠱新方・蘇荷湯》 能治一切蠱症。凡蛇蠱疳蠱，腫脹癲狂癇症，以及一切感冒咳嗽氣逆冲上，肚皮緊急，審係內伏實火，小便黃赤，或服補藥，而病加重者，用此湯方加減治之，百發百中。

《醫學考辨・腫脹門・脹滿鼓脹症》 經曰：諸鼓腹脹，皆屬於熱。惟腹脹時減時復如故者，爲虛寒。脈必沉遲細弱，宜溫補脾腎。其餘脈堅大以濇，或數者，皆熱也。丹溪謂六淫外感，七情內傷，皆能使人榮衛凝滯，三焦壅塞，清不升，濁不降，濕熱流於隧道，即所謂陰火乘其土位也，遂成脹滿。脹滿症，多在膈膜外，經絡肌肉間，飲食尙不減，亦尙能安卧，以內未甚病也。其初但覺氣脹，不甚堅硬，及漸久則堅硬，終至破爛流出黃水而死。《東醫寶鑑》亦云：脹症初起屬氣，久則漸結成黃水，此濕熱壅滯經絡隧道之明徵也。但其脹連四肢者，覺氣猶運動，病稍輕，其脹惟在腹者，則氣全不運動矣。《醫理元樞》曰：膚脹脈脹通身脹，單腹鼓脹四肢平。注云：邪客脈絡爲脈脹，脈脹筋起絡色變。邪客於肉分爲膚脹。膚脹蔓蔓然，初不堅硬，二者皆連四肢，尙是氣不流通，猶未結成黃水。若鼓脹，則腹大堅硬若抱甕然，或四肢如常，或四肢更瘦削，中空無物，惟濕熱阻滯隧道，蓄爲黃水而已。以上諸症，宜從 天地不交爲否立論，治宜清熱利濕，兼以升清降濁之法，所謂健中央以運四旁也。古方治膚脹，用木香流氣飲。又云：宜用五皮飲加蒼朮、葛根、桂枝。治脈脹用木香流氣飲，加薑黃、川芎。又云：宜用分心氣飲去羌活、紫蘇，加獨活、川芎。治鼓脹，用厚樸湯。又云：用苦葫蘆炖酒飲之，使吐瀉即愈。又云：用雞矢白炒焦，熬酒空心熱飲，腹即鳴瀉，出黑水一二次即愈。今按膚脹症，當用五皮飲，加蒼朮、葛根、桂枝。脈脹，當用五皮飲，加蒼朮、杜仲、木香，絲瓜筋燒過爲引。氣血虛者，佐以參歸，俱用酒煎服。此所謂以皮行皮，以筋入筋也。鼓脹初起者，當用補中益氣湯，加檳榔、枳殼、蒼朮、茯苓、五穀蟲、黃連、乾薑、焦栢、砂仁之類，升清降濁，清熱利濕多有效驗。若結聚堅凝，已成單腹脹，須先服前方數劑，再用推盪法，以逐出其黃水。宜用大黃、皂角、檳榔、皂礬煅、穿山甲炮，爲末，用豬胰油蒸熟，同搗作丸，酒水下，以疏泄之。仍隨用加味補中湯以清之，勿使過峻。其推逐未盡者，候服加味補中湯數劑，又再行推逐。此張子和九補一攻之法也。俟消其大半，後服加味建中湯。崇培根本，方可收全功。

《醫理真傳・鼓脹》 單腹脹而四肢不脹，舌青欲飲熱者，陰邪伏於中而閉塞清道也。宜理中湯，或吳萸四逆湯。單四肢脹，而腹不脹者，脾陽不固，發散於四末也。宜理中加西砂。有周身鼓脹，不渴不欲食者，元炁渙散也。宜收納，切忌消腫，如理中、回陽之類。有脹而皮色如血者，陰乘於上而作也。宜補陽以消陰，如陽旦湯、潛陽丹。有脹而皮色如水晶，內無他病者，水氣散於皮膚也。宜五皮飲。脹病亦多，握定陰陽辨訣治之，決然不錯。

紀事

《本事方・腫滿水氣鼓脹》 嘗見一書中論水蠱二病，臍腹四肢悉腫者，爲水；但腹脹，四肢不甚腫者，爲蠱。有中表一婦人，患蠱病。予謂：不可下，當實脾。不然之。卒後入棺木，腹與棺蓋平。治蠱，宜石中黃圓。

《儒門事親・內積形・腹脹水氣》 蹙踡張承應，年幾五十，腹如孕婦，面黃食減，欲作水氣。或令服黃耆建中湯，及溫補之劑，小溲涸閉。從戴人療焉，戴人曰：建中湯攻表之藥也，古方用之攻裏，已誤也。今更以此取積，兩重誤也。先以涌劑吐之，置火於其旁，大汗之，次與豬腎散四錢，以舟

車丸引之，下六缶，殊不困。續下兩次，約三十餘行，腹平軟，健啖如昔。常仲明曰：向聞人言，瀉五六缶，人豈能任？及聞張承應，渠云誠然。乃知養生與攻痾，本自不同，令人以補劑療病，宜乎不效。

《格致餘論・鼓脹論》 余友俞仁叔，儒而醫，連得家難，年五十得此疾，自制禹餘糧丸服之。予診其脈，弦濇而數緊，此丸新製，煆煉之火邪尚存，溫熱之藥太多，宜自加減，不可執方。俞笑曰：今人不及古人，此方不可加減。服之一月，口鼻見血，色骨立而死。又楊兄，年近五十，性嗜好酒，病瘧半年，患脹病，自察必死。來求治，診其脈，弦而濇，重則大，瘧未愈，手足瘦而腹大，如蜘蛛狀。予教以參朮爲君，當歸、川芎、芍藥爲臣，黃連、陳皮、茯苓、厚朴爲佐，生甘草些少，作濃湯飲之，一日定三次。彼亦嚴守戒忌，一月後，瘧因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長而脹愈。中間稍有加減，大意只是補氣行濕。又陳氏年四十餘，性嗜酒，大便時見血，於春間患脹，色黑而腹大，其形如鬼。診其脈數血濇，重似弱。予以四物湯加黃連、黃芩、木通、白朮、陳皮、厚朴，生甘草，作湯與之，近一年而安。一補氣，一補血，餘藥大率相出入，皆獲安以保天壽。或曰：氣無補法，何子補氣而獲安，果有說以通之乎？予曰：氣無補法，世俗之言也。以氣之爲病，痞悶壅塞，似難於補，恐增病勢，不思正氣虛者，不能運行，邪滯所著而不出，所以爲病。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苟或氣怯不用補法，氣何由行？或曰：子之藥審則審矣，何效之遲也？病者久在牀枕，必將厭子之遷而求速者矣。予曰：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餘年，根深矣，勢篤矣，欲求速效，自求禍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或曰：脹病將終不可與利藥耶？予曰：灼知其不因於虛，受病亦淺，脾胃尚壯，積滯不痼，而又有可一之證，亦宜畧與疏導。若授張子和瀋川散，禹功丸爲例，行迅攻之策，實所不敢。

《醫學正傳・腫脹》 予族八一兄，素能飲酒，年五十得腫脹病，通身水腫，腹脹尤甚，小便澀而不利，大便滑泄，召予治。予曰：若戒酒色鹽醬，此病可保無危，不然去生漸遠。兄曰：自今日戒起。予以丹溪之法，而以參朮爲君，加利水道，制肝木清肺金等藥十貼，而小水長，大便實，腫退而安。又半月，有二從弟，平日同飲酒者，曰：天民弟素不飲酒，山中之鹿耳，我與兄，水中之魚也，鹿可無水，魚亦可無水乎？三人遂痛飲沈醉而止，次日病作甚於前，復來求治。予曰：不可爲矣。挨過一月而逝。

梅林妻姪孫駱智二，得腫脹證，亦令戒前四事，用前法，服藥四五十貼而愈，頗安五年。一日嘆曰：人不吃鹽醬，與死何異？遂開鹽，十數日後，舊病大作，再來求治。不許。又告欲行倒倉法。予曰：脾虛之甚，此法不可行於今日也。踰月臌脹而死。予用丹溪之法治腫脹，愈者多矣。不能盡述，特書此二人不守禁忌者，以爲後人病此者之戒云。

《汪石山醫案・腫脹》 一婦，年踰四十，瘦長善飲，診之脈皆洪滑，曰可治。《脈訣》云：腹脹浮大，是出厄也。此溼熱太重，宜遠酒色，可保終吉。遂以香連丸，令日吞三次，每服七八十丸，月餘良愈。

一人，年三十餘，病水腫，面光如胞，腹大如箕，腳腫如槌，飲食減少。汪診之，脈浮緩而濡，兩尺尤弱。曰：此得之酒色，宜補腎水。家人駭曰：水勢如此，視者不曰通利，則曰滲泄，先生乃欲補之，水不益深耶？汪曰：經云水極似土，正此病也。水極者，本病也，似土者，虛象也。今用通利滲洩，則下多亡陰，腎水益耗，是愈傷其本病，而增溼土之勢矣，豈知元則害，承乃制之旨乎？遂令空腹服地黃丸，再以四物湯加黃檗、木通、厚朴、陳皮、參、朮，煎服十餘貼。腫遂減半，三十貼而愈。

一婦，形弱瘦小，脈細濡近駛。一婦，身中材頗肥，脈緩弱無力。俱病鼓脹，大如箕，垂如囊，立則遮攔兩腿，有礙步履。石山視之，曰：腹皮寬縱已定，非藥可斂也，惟宜安心寡慾，以保命耳。後皆因產而卒。或曰：病鼓脹有孕，何也？汪曰：氣病而血未病也。產則血亦病，陰陽兩虛，安得不亡。又一婦，鼓脹如前，越十餘年無恙者，由寡居無所損也。

《愼齋遺書・脹》 一人少腹青筋脹痛，小便不利，此傷肝也。肝主筋，肝傷則宗筋傷，小便不利矣。少腹肝之部也，青色肝之色也。肝既傷，故少腹痛，青色見而脹也，用逍遙散加杜仲以達之。【略】

昔有一女，脹而脈沉，一醫用青鹽、黃柏、升麻而愈。今有一婦，亦脹而脈沉，可例求乎？師曰：不可。前病因命門火鬱，使腎之眞陽不升，心之眞陰不降，故用柏以解命門之火，使水中得升其眞陽，用鹽以潤心，使無邪火之熾，而眞水得下，水火既濟，而復以升麻提其清氣，清氣一升，濁氣自降，而脾肺無內鬱之弊，脹證愈矣。蓋其本在腎而標在心，故三藥奏效捷也。今則本在心而標在腎，沉脈同而標本異矣。須溫其心陽爲主，而治腎爲標，和中丸甚合正治之法也。

《赤水玄珠・脹滿門・蟲蠱》 按鼓症，《內經・靈樞・水脹篇》，只有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六者。又《脹論篇》載五臟六腑皆有脹，狀甚著。後代諸書論脹，鮮有發明。予在吳下時，有同志友吳生，諱震，號九宜者，博雅君子也。每與予討論多善。予一日偶談及鼓脹，乃詰予曰：鼓有蟲否乎？予卒不敢應，俯思久之，對曰：或有之，當以疑辭對者，蓋以目未見而書無考也。按許學士《本事方》云：臍腹四肢悉腫者爲水，但只腹脹而四肢不甚腫者爲蠱。註謂蠱即鼓脹也。由是參之，古人曾以蠱鼓同名矣。且蠱以三蟲爲首，豈無旨哉。愚謂鼓脹，即今云氣虛中滿是也。以其外堅中空，腹皮綳急，有似於鼓，故以鼓脹名也。彼蠱症者，中實有物，積聚已久，濕熱生蟲，理或有之。吳生曰：子質何其敏也，予堂嫂病鼓三載，腹大如箕，時或脹痛，四肢瘦削，三吳名劑，歷嘗不瘳。吳俗死者多用火葬，燒至腹，忽響聲如炮，人皆駭然，乃見蟲從腹中炮出，高二三丈許，燒所之天爲昏，俄而墜地，細視之，皆蛔也。不下千數萬數，大者長尺餘，蟲腹中復生小蟲，多者十五六條，或十數條，或五六條。蟲在人腹中蕃息若此，曷不令人脹哉！區區藥劑，豈易瘳哉？顧蟲以多蟲爲首，於義始見。許之以蠱名鼓者，旨可徵矣。惜乎諸書未有言及，予既爲後人立言，幸繹數方，以備後之治鼓疾者，知有此蟲字義也。予聞之，恍然如夢始覺，然猶未親其異也。歲萬歷癸巳，赴督漕理刑吳比部之召，而至淮陰，有王鄉宦者，其子年十六，新娶後腹脹大，按之有塊，形如稍瓜，四肢瘦削，發熱晝夜不退，已年半矣。族醫惟以退熱消脹之劑投之，其脹愈大，其熱愈熾，甚且喉中兩耳俱瘡。余診視之，脈滑數，望其唇則紅，其腹則疼，又多食肥甘。余思諸凡腹疼者，唇色淡，不嗜飲食，今若此，得非蟲乎？投以阿魏積塊丸，服之果下蟲數十，大者二，一紅一黑，長尺餘，蟲身紅線，自首貫尾，蟲腹中有蟲，大者數條，小者亦三四條。蟲下則熱漸減，脹漸消，三下而愈。此余所親治者，益信聞之不虛也。世之奇症，書所未載者，大率類此。胡可以未聞未見者，而輕議之也。

《醫宗必讀・水腫脹滿》 太學何宗魯，夏月好飲水。一日太宗師發放，自早起候至未申，爲炎威所逼，飲水計十餘碗，歸寓便脹悶不能食，越旬日，腹如抱甕，氣高而喘。求治於余，余曰：皮薄而光，水停不化也。且六脈堅實，其病暴成，法當利之。遂以舟車丸，每服三錢，香薷湯送，再劑而二便湧決如泉，復進一錢五分，腹減如故，用六君子十貼即愈。【略】

武林文學錢賞之，酒色無度，秋初腹脹，冬杪徧體腫急，臍突背平，在法不治，迎余治之。舉家叩首，求救哀迫。余曰：我非有起死金丹，但當盡心力而圖之耳。即用金匱腎氣丸，料大劑煎服，兼進理中湯，服五日無效。余欲辭歸矣。其家曰：自知必死，但活一日則求一日之藥，即使不起，安敢歸咎乎？勉用人參一兩，生附子三錢，牛膝、茯苓各五錢。三日之間，小便解下約有四十餘碗，腹有皺紋，舉家拜曰，皆再造之恩也。約服人參四斤，附子一斤，薑、桂各一斤餘，半載而瘥。【略】

錦衣太傅徐澹寧，稟畀素壯，病餘肥甘過度，腹脹氣粗。余診之，脈盛而滑，按之不甚虛，宜以利氣之劑，少佐參、朮。惑於多岐之說，且暮更醫。余復診曰：即畏參不用，攻擊之劑，決不可投也。後與他醫商之，仍用理脾疏氣之劑而安。

《景岳全書・雜證謨・腫脹》 腫脹之治，凡脾腎虛證，如前論所列薛氏腎氣湯者，誠然善矣，然用之之法，猶當因此廓充，不宜執也。向余嘗治一陶姓之友，年逾四旬，因患傷寒，爲醫誤治，危在呼吸，乃以大劑參、附、熟地之類，幸得挽回。愈後喜飲，未及兩月，忽病足股盡腫，脹及於腹，按之如鼓，堅而且鞕，因其前次之病，中氣本傷，近日之病，又因酒濕，度非加減腎氣湯不可治，遂連進數服，雖無所礙，然終不見效，人皆料其必不可治。余熟計其前後，病因本屬脾腎大虛，而今兼以滲利，未免減去補力，亦與實漏巵者何異？元氣不能復，病必不能退。遂悉去利水等藥，而專用參附理陰煎，仍加白朮，大劑與之，三劑而足脛漸消，二十餘劑而腹脹盡退。愈後人皆嘆服，曰：此證本無生理，以此之脹，而以此之治，何其見之神也。自後凡治全虛者，悉用此法，無一不效，可見妙法之中，更有妙焉，顧在用者之何如耳。塞因塞用，斯其最也，學者當切識此意。【略】

因食滯氣痛脹：余嘗治一姻家子，年力正壯，素日飲酒，亦多失饑傷飽。一日偶因飯後脇肋大痛，自服行氣化滯等藥，復用吐法，盡出飲食，吐後逆氣上升，脇痛雖止，而上壅胸膈，脹痛更甚，且加嘔吐。余用行滯破氣等藥，嘔痛漸止，而左乳胸肋之下，結聚一塊，脹實拒按，臍腹隔閉，不能下達，每於戌、亥、子、丑之時，則脹不可當。因其嘔吐既止，已可用下，凡大黃、芒硝、棱、莪、巴豆等藥，及蘿蔔子、朴硝、大蒜、橘葉搗罨等法，無所不盡，毫不能效，而愈攻愈脹。因疑爲脾氣受傷，用補尤覺不便，湯水不入者凡二十餘

日，無計可施，窘劇待斃，只得用手揉按其處。彼云肋下一點，按着則痛連胸腹，及細爲揣摸，則正在章門穴也。章門爲脾之募，爲臟之會，且乳下肋間，正屬虛里大絡，乃胃氣所出之道路，而氣實通於章門，余因悟其日輕夜重，本非有形之積，而按此連彼，則病在氣分無疑也。但用湯藥，以治氣病，本非不善，然經火則氣散，而力有不及矣。乃制神香散，使日服三四次，兼用艾火灸章門十四壯，以逐散其結滯之胃氣，不三日脹果漸平，食乃漸進，始得保全。此其證治俱奇，誠所難測。本年春間，一隣人陡患痛脹膈食，全與此同，羣醫極盡攻擊，竟以致斃，是眞不得其法耳，故錄此以爲後人之式。

《寓意草・論吴聖符單腹脹治法附論善後治法》　聖符病單腹脹，腹大如箕，堅硬如石，胃中時生酸水，吞吐皆然，經年罔效。蓋由醫輩用孟浪成法，不察病之所起，與病成而變之理，增其勢耳。昨見雲間老醫煎方，龐雜全無取義，惟腎氣丸一方，猶是前人已試之法，但此病用之，譬適燕而南其指也。夫腎氣丸爲腫脹之聖藥者，以能收攝腎氣，使水不泛溢耳。今小水一晝夜六七行，溝渠順導，水無泛濫之虞也。且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耳。今酸味皆從火化，尚可更益其火乎！又有指腹脹爲食積，用局方峻攻，尤屬可駭，僕不得不疏明其旨。夫聖符之疾，起於脾氣不宣，鬱而成火，使當時用火鬱發之之法，升陽散火，病已豁然解矣！惟其愈鬱愈湮，漸至脹滿，則身中之氣，一如天地不交而成否塞，病成而變矣。症似無火，全以火爲之根，不究其根，但治其脹，如檳榔、厚樸、萊服子之類，皆能耗氣助火。於是病轉入胃，日漸一日，煎熬津液，變成酸汁，胃口有如醋甕，胃中之熱，有如麴蘗，俟穀飲一入，頃刻釀成酢味矣。有時新谷方咽，舊穀即爲迸出，若互換者。緣新谷芳甘未變，胃愛而受之，其酸腐之餘，自不能留也。夫人身天眞之氣，全在胃口，今暗從火化，津液升騰屑越，已非細故。況土曰稼穡，作甘者也，木曰曲直，作酸者也。甘反作酸，木來侮土，至春月木旺時，必爲難治。及今可治，又治其脹，不治其酸，曾不思酸水入腹，脹必愈增，不塞源而遏流，其勢有止極耶！試言其概。治火無過虛補、實瀉兩法，內鬱雖宜從補，然甘溫除熱瀉火之法，施於作酸日，其酸轉增，用必無功。故驅其酸而反其甘，惟有用剛藥一法。剛藥者，氣味俱雄之藥，能變胃而不受胃變者也。參伍以協其平，但可用剛中之柔，不可用柔中之剛，如六味丸加桂、附，柔中之剛也。於六味作酸藥中入二味止酸藥，當乎不當乎？剛中之柔，如連理湯丸是也，剛非過剛，更有柔以濟其剛，可收去酸之績矣。酸去而後治脹，破竹之勢已成，迎刃可解，錮疾頓蠲。脾君復辟，保合太和，常有天命矣，孰是用藥者後先銖兩間，可無審乎！

善後多年，聞用黄柏，知母之屬，始得全效，更奇之。剛柔諸藥，爲丸服之，胸如地天交而成泰，爽不可言，脹病遂不勞餘力而愈。

附論善後之法　門人請曰：吾師治病，每每議先於藥，究竟桴鼓相應，纖毫不爽，今果酸止脹消，臍收腹小，奏全績矣。不識意外尚有何患，懇同善後之法，究極言之。答曰：悉乎哉，問也。《內經》病機，劉河間闡發頗該，至於微茫要渺，不能言下盡傳，吾爲子益廣其義。夫病有逆傳、順傳，種種不同，所謂病成之機則然。致於病去之機，從來無人道及。前論聖符之病，乃自脾入傳於胃，今酸去脹消，亦自胃複返於脾。故善後之法，以理脾爲急，而胃則次之，其機可得言也。設胃氣未和，必不能驅疾，惟胃和方酸減穀增，漸複平人容蓄之常。然胃喜容蓄，脾未喜健運，倦怠多睡，惟樂按摩者有之；受食一盞，身若加重，受食三盞，身重若加一鈞者有之；步履雖如常候，然登高涉險，則覺上重下輕，舉足無力者有之；脾陽弗旺，食後善溉沸湯，借資於有形之熱者有之；其病之餘，夏熱爲瘧，秋清爲瘧，燥勝脾約，深勝脾泄者有之。故理脾則百病不至，不理脾則諸疾續起，久之仍入於胃也。至若將息失宜，飲食房勞所犯，脾先受之，猶可言也。設忿怒之火一動，則挾木邪直侵胃土，原病陡發，不可言也。語以一朝之忿，亡身及親爲惑，垂戒深矣！又其始焉酸脹，胃中必另創一膜囊，如贅疣者，乃肝火沖入，透開胃膜，故所聚之水，暗從木化變酸，久久漸滿，膜囊垂大，其腹之脹，以此爲根。觀其新穀入口，酸物迸出，而芳穀不出，及每食飴糖，如汲筒入喉，酸水隨即湧出，皆可徵也。若非另一窠臼，則其嘔時宜新腐並出，如膈氣之類，何得分別甚清耶？昨遊玉峰，渠家請授他醫調攝之旨，及語以另辟膜囊。其醫不覺失笑曰：若是，則先生眞見隔垣矣。吁嗟！下士聞道，固若此乎？訂方用六君子湯，煎調赤石脂末。其醫不解，豈知吾意中因其膜囊既空，而以是塡之，俾不爲異日患乎？吾昔治廣陵一血蠱，服藥百日後，大腹全消，左脇肋露病根一長條，如小枕狀，以法激之，嘔出黑汙斗許，餘從大便泄去，始消。每思蠱脹，不論氣血水痰，總必自辟一宇，如寇賊蟠據，必依山傍險，方可久聚。《內經》論五臟之積，皆有定所，何獨於六腑之聚久爲患，如鼓脹等類者，遂謂

漫無根柢區界乎？是亦可補痛機之未逮。

《張氏醫通・諸氣門》 項彥章治一女，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爲妊爲蠱爲瘵。診其脈，告曰：此氣薄血室。其父曰：服芎歸，輩積歲月，非血藥乎。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一息不運，則血一日不行。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氣，俾經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乃以蘇合香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曰：血欲行矣。急以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污血纍纍如瓜者，數十枚而愈。緣其六脈弦滑而數，弦爲氣結，滑爲血聚，實邪也，故行氣而血大下。又一女，病同而診異。項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向者脈滑爲實邪，今脈虛，元氣奪矣。又一女病亦同，而六脈俱弦。項曰：眞藏脈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之。喻嘉言治一血蠱，服藥百日後，大腹全消，左脇始露病根一條，如小枕狀，以法激之，嘔出黑污血斗許，餘從大便泄去始消。每思蠱脹，不論氣血水痰，總必自開一宇，如寇賊蟠據，必依山傍險方可久聚。《內經》論五藏之積，皆有定所，何獨於六府之積久爲患，如鼓脹等類者，遂謂漫無根柢區界乎。石頑治文學顧若雨，鼓脹喘滿，晝夜不得寢食者二十餘日，吾吳名醫，用大黃三下不除，技窮辭去。更一醫，先與發散，次用消剋破氣二十餘劑，少腹至心下遂堅滿如石，腰脇與肚中，皆疼痛如折，亦無措指而退。彼戚王墨公邀余往診，脈得弦大而革，按之漸小，舉指復大，詢其二便，則大便八九日不通，小便雖少而清白如常，此因剋削太過，中氣受傷，濁陰乘虛，僭據清陽之位而然。以其濁氣上逆，不便行益氣之劑，先與生料六味丸加肉桂三錢，沉香三分，下黑錫丹二錢，導其濁陰，是夜即脹減六七，胸中覺饑，侵晨便進糜粥。但腰胯疼輭，如失兩腎之狀，再劑胸腹全寬，少腹反覺微硬，不時攻動，此大便欲行，津液耗竭，不能即去故也。診其脈，僅存一絲，改用獨參湯加當歸、枳殼，大便略去結塊，腰痛稍可，少腹遂和。又與六味地黃，仍加肉桂、沈香調理而安。

《臨證指南醫案・腫脹》 汪　脈右澀左弱，面黃瘦，露筋。乃積勞憂思傷陽，濁陰起於少腹，漸至盤踞中宮，甚則妨食嘔吐。皆單鼓之象大著，調治最難。欲驅陰濁，急急通陽。

乾薑　附子　豬苓　澤瀉　椒目

又　通太陽之裏，驅其濁陰，已得脹減嘔緩。知身中眞陽，向爲群藥大傷。議以護陽，兼以泄濁法。

人參　塊茯苓　生乾薑　淡附子　澤瀉

又　陰濁盤踞中土，清陽蒙閉，腹滿膨脹，氣逆腹痛。皆陽氣不得宣通，濁陰不能下走。擬進白通法。

生乾薑　生炮附子

冲豬膽汁。

《程杏軒醫案・初集・菜傭某單腹脹》 菜傭某，初患腹脹，二便不利，予用胃苓之屬，稍效。渠欲求速功，更醫，目爲臟寒生滿病，猛進桂、附、薑、萸，脹甚，腹如抱甕，臍突口乾，溲滴如墨，揣無生理。其兄同來，代爲懇治。予謂某曰：爾病由溼熱內蘊，致成單脹，復被狠藥吃壞，似非草木可療。吾有妙藥，汝勿嫌穢可乎？某泣曰：我今祇圖愈疾，焉敢嫌穢。令取乾鷄矢一升，炒研爲末，分作數次，每次加大黃一錢，五更清酒煎服，有效再商。某歸依法製就，初服腸鳴便瀉數行，腹脹稍舒。再服，腹輭脹寬。又服數日，十愈六七。更用理脾末藥而瘳。衆以爲奇，不知此本《內經》方法，何奇之有？予治此證，每用此法，效者頗多，視禹功、神佑諸方，其功相去遠矣。

《王旭高臨證醫案・鼓脹水腫門》 陸　經停一載有餘，肝氣不時橫逆，胸脘脇肋疼痛，嘔吐酸水，大腹日滿，青筋綻露，此屬血臌。蓋由肝氣錯亂於中，脾土受困，血海凝瘀，日積月大，狀如懷子，而實非也。今病已極深，藥力恐難見效。

川楝子　丹參　歸尾　香附鹽水炒　延胡索　五靈脂醋炒　陳皮　砂仁　紅花　淡吳萸　【略】

秦　腹脹足腫，納食則脹益甚，濕熱挾氣，填塞太陽，臌脹重症。

川朴　赤苓　大腹皮　青皮　澤瀉　枳殼　黑丑　山查炭　甘遂麵包煨　通草　生薑

覆　腹脹稍寬，足仍浮腫，運脾化濕，冀其漸平。

川朴　赤苓　大腹皮　川椒目　蒼朮　澤瀉　陳皮　焦六麵　黑丑　通草　枳殼　生薑

三診　腹滿月餘，得食則脹甚，兩進攻消運脾之法，胃脘之脹已鬆，大腹之滿未化，再議疏通消導。

旋覆花　五茄皮　赤苓　澤瀉　檳榔　黑丑　雞內金　木香　通草　砂仁

內科總部

瘧疾部

題解

《素問・瘧論》 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略】

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

《說文・疒部・瘧》 瘧，熱寒休作。从疒从虐。虐亦聲。

《千金要方・傷寒・温瘧》 瘧者，病人形瘦，皮上必粟起也。

《明醫指掌・瘧疾》 瘧之爲狀，煩熱如爐，振寒如冰，頭痛如破，咬牙嚼齒，有暴虐之勢，从病、从虐，故名瘧。

《丹臺玉案・瘧疾門》 夫虐者，殘瘧之意也，从病从虐，故名曰瘧。

《症因脈治・瘧疾總論》 瘧疾者，先寒後熱，發作有定期。

《金匱翼・瘧疾統論》 傷寒往來寒熱，勞瘵寒熱如瘧，傷食、勞役、腳氣、疝氣、腫毒初起，俱有寒熱，陰虛證每日午後發熱惡寒，至晚亦得微汗而解，脈弦而數，但不大弦爲辨耳，俱不可誤認爲瘧也。凡病寒熱有期者瘧也，無期者諸病也。

《醫徹・雜症・瘧疾》 瘧之爲言虐也，有如淩虐者然，故云瘧也。當其寒，則戰慄鼓頷，湯火不能溫；及其熱，則煩冤少氣，冰水不能寒。此無他，陰陽相併，邪正交爭也。併之陰則寒，併之陽則熱，正虛則怯，邪盛則肆。

論說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素問・生氣通天論》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略】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夏傷於暑，秋爲痎瘧。

《素問・金匱真言論》 秋善病風瘧。【略】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

《素問・瘧論》 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疎，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幷居。衛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脈，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柰何？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

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沈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帝曰：夫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爲有餘，寒爲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爲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眞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帝曰：善。攻之柰何？早晏何如？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眞往而未得并者也。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岐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帝曰：癉瘧何如？岐伯曰：癉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故命曰癉瘧。帝曰：善。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瘧。

《素問・五常政大論》 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火曰赫曦。【略】赫曦之紀，是謂蕃茂，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長，其氣高，其政動，其令鳴顯，其病笑瘧。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火鬱之發，太虛腫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澤燔燎，材木流津，廣廈騰煙，土浮霜鹵，止水涸滅，蔓草焦黃，風行惑言，濕化廼後，故民病【略】溫瘧。

《素問・至真要大論》 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略】

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木廼晚榮，草廼晚生，筋骨內變，民病左胠脇痛，寒清於中，感而瘧。【略】

太陽之勝，凝慘且至，非時水冰，羽廼後化，痔瘧發。【略】

帝曰：善。火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數日發，其故何也？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瘧亦同法。

《靈樞・歲露論》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於風府，病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於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尙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底，二十二日入脊內，注於伏衝之脈，

其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至其內搏於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稽積而作焉。黃帝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休，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沉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

《中藏經・寒熱論》 人之寒熱往來者，其病何也？此乃陰陽相勝也。陽不足則先寒後熱，陰不足則先熱後寒。又上盛則發熱，下盛則發寒。皮寒而燥者陽不足，皮熱而燥者陰不足。皮寒而寒者陰盛也，皮熱而熱者陽盛也。發熱於下，則陰中之陽邪也，發熱於上，則陽中之陽邪也。寒起於上，則陽中之陰邪也，寒起於下，則陰中之陰邪也。寒而頰赤多言者，陽中之陰邪也，熱而面青多言者，陰中之陽邪也。寒而面青多言者，陰中之陰邪也，若不言者，不可治也。陰中之陰中者，一生九死，陽中之陽中者，九生一死。陰病難治，陽病易醫。診其脈候，數在上則陽中之陽也，在下則陰中之陽也。遲在上則陽中之陰也，遲在下則陰中之陰也。數在中則中熱，遲在中則中寒。寒用熱取，熱以寒攻。逆順之法，從乎天地，本乎陰陽也。天地者，人之父母也；陰陽者，人之根本也，未有不從天地陰陽者也。從者生，逆者死。寒之又寒，熱之又熱者生。《金匱大要論》云：夜發寒者從，夜發熱者逆，晝發熱者從，晝發寒者逆，從逆之兆，亦在乎審明。

《中藏經・上下不寧論》 脾病者上下不寧，何謂也？脾，上有心之母，下有肺之子，心者，血也，屬陰；肺者，氣也屬陽。脾病則上母不寧，母不寧，則爲陰不足也，陰不足則發熱。又脾病則下子不寧，子不寧，則爲陽不足也，陽不足則發寒。脾病則血氣俱不寧，血氣不寧，則寒熱往來，無有休息，故脾如瘧也。謂脾者土也，心者火也，肺者金也。火生土，土生金，故曰上有心母，下有肺子，脾居其中，病則如斯耳。

《中藏經・論肝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肝之積氣在脇，久不發爲咳逆，或爲痎瘧也。【略】

肝虛冷，則脇下堅痛，目盲臂痛，發寒熱如瘧狀。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瘧病候》 夏日傷暑，秋必病瘧。瘧之發以時者，此是邪客於風府，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其明日下一節，故其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常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注於伏衝，伏衝脈其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既上，故其病稍早發。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間日蓄積乃作。夫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而開，開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然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則其病已。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獨常在也。而瘧特以時休，何也？由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沈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陽當陷而不陷，陰當升而不升，爲邪所中。陽遇邪則捲，陰遇邪則緊，捲則惡寒，緊則爲慄，寒慄相薄，故名瘧。弱乃發熱，浮乃來出。旦中旦發，暮中暮發。夫瘧，其人形瘦，皮必慄。問曰：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愈，月盡解。

又　足太陽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渴渴然，後熱止汗而出，難已。【略】

足少陽瘧，令人身體解倦，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略】

足陽明瘧，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光火氣，乃快然。【略】

足太陰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略】

足少陰瘧，令人吐嘔甚，久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而處，其病難止。

足厥陰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非癃狀也，數小便，意恐懼，氣不足，腸中悒悒。【略】

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間善驚，如是有見者。【略】

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乃寒多，寒不甚熱。【略】

肝瘧，令人色蒼蒼然，太息，甚狀若死者。【略】

脾瘧者，令人疾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已汗出。【略】

腎瘧，令人哽哽，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眩詢詢然，手足寒。【略】

胃瘧，令人且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略】

肺病爲瘧，乍來乍去，令人心寒，寒甚則熱發，善驚，如有所見，此肺瘧證也。

若人本來語聲雄，恍惚爾不亮，拖氣用力，方得出言，而反於常人，呼共

語，直視不應。雖曰未病，勢當不久。此即肺病聲之候也。察觀疾，表裏相應，依源審治，乃不失也。

心病爲瘧者，令人心煩，其病欲飲清水，多寒少熱。若人本來心性和雅，而急卒反於常倫，或言未竟便住，以手剔腳爪，此人必死，禍雖未及，呼曰行尸。此心病聲之候也，虛則補之，實則寫之，不可治者，明而察之。

肝病爲瘧者，令人色蒼蒼然，氣息喘悶戰掉，狀如死者。若人本來少於悲恚，忽爾嗔怒，出言反常，乍寬乍急，言未竟，以手向眼，如有所思，若不即病，禍必至矣。此肝病聲之證也。其人若虛，則爲寒風所傷，若實則爲熱氣所損。陽則寫之，陰則補之。

脾病爲瘧者，令人寒，腹中痛，腸中鳴，腥即熱汗。若其人本來少於喜怒，而忽反常，瞋喜無度，政言鼻笑，不答於人。此是脾病聲之候證。不盈旬月，禍必至也。

腎病爲瘧者，令人悽悽然，腰脊痛而宛轉，大便澀，自掉不定，手足而寒。若人本來不喜不怒，忽然謇而好瞋怒，反於常性，此腎已傷，雖未發覺，是其候也。見人未言而前，開口笑，還閉口不聲，舉手柵腹。此是腎病聲之證，虛實表裏，浮沉清濁，宜以察之，逐以治之。

《諸病源候論・瘧諸病・温瘧候》 夫溫瘧與寒瘧安舍？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釋，腠理發泄，因有所用力，邪氣與汗偕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如此則陰虛而陽盛，則病衰，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

瘧先寒而後熱，此由夏傷於暑，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寒之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氣傷於風，則病盛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亦以時作，名曰溫瘧。夫病瘧六七日，但見熱者，溫瘧矣。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痎瘧候》 夫痎瘧者，夏傷於暑也。其病秋則寒甚，冬則寒輕，春則惡風，夏則多汗者，然其蓄作有時。以瘧之始發，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痛，寒去則外內皆熱，頭痛而渴欲飲，何氣使然？此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陽幷於陰，則陰實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具虛，陰氣勝，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則喘而渴，欲飲。此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之於皮膚之間，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此令汗出空疎，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乃得之。及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幷居。衛氣者，晝日行陽，此氣得陽如外出，得陰如內薄，是以日作。其間日而作者，謂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間日瘧候》 此由邪氣與衛氣俱行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相得，故邪氣內薄五藏，則道遠氣深，故其行遲，不能與衛氣偕出，是以間日而作也。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風瘧候》 夫瘧，皆生於風。風者陽氣也，陽主熱，故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開則邪入，邪入則病作。先傷於風，故發熱而後寒慄。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癉瘧候》 夫癉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下，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之陰，故但熱而不寒，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脫肉，故命曰癉瘧。其狀，但熱不寒，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悗，手足熱而嘔也。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山瘴瘧候》 此病生於嶺南，帶山瘴之氣。其狀，發寒熱，休作有時，皆由峽溪源嶺嶂濕毒氣故也。其病重於傷暑之瘧。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痰實瘧候》 痰實瘧者，謂愚人胸膈先有停痰結實，因成瘧病。則令人心下脹滿，氣逆煩嘔也。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寒熱瘧候》 夫瘧者，風寒之氣也。邪幷於陰則寒，幷於陽則熱，故發作皆寒熱也。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往來寒熱瘧候》 此由寒氣幷於陰則發寒，風氣幷於陽則發熱，陰陽二氣更實更虛，故寒熱更往來也。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寒瘧候》 此由陰陽相幷，陽虛則陰勝，陰勝則寒，寒發於內，而幷於外，所以內外俱寒，故病發但戰慄而鼓頷頤也。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勞瘧候》 凡瘧積久不差者，則表裏俱虛，客邪未散，眞氣不復，故疾雖暫間，小勞便發。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發作無時瘧候》 夫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

風府，則腠理開，開則邪入，邪入則病作。當其時，陰陽相幷，隨其所勝故生寒熱，故動作皆有早晏者。若府藏受邪，內外失守，邪氣妄行，所以休作無時也。

《諸病源候論・瘧病諸候・久瘧候》 夫瘧皆由傷暑及傷風所爲，熱盛之時，發汗吐下過度，府藏空虛，榮衛傷損，邪氣伏藏，所以引日不差，仍故休作也。夫瘧歲歲發，至三歲發，連月發，不解，脇下有否，治之不得攻其否，但得虛其津液。先其時發其汗，服湯先小寒，寒者，引衣自溫覆，汗出，小便自引利，即愈也。

《三因方・瘧叙論》 夫瘧，備內、外、不內外三因。外則感四氣，內則動七情，飲食飢飽，房室勞逸，皆能致瘧。經中所謂夏傷暑，秋痎瘧者，此則因時而序耳，不可專隅。以此論之，則知瘟病、殮泄、欬嗽不可拘也。夫瘧之始發，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而渴，惟欲飲冷者，以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若陽幷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太陽虛則腰背頭頂俱痛。少陽虛則身體解㑊，心惕惕然。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骨寒而痛。陰幷於陽，則陽實而陰虛。太陰虛則不嗜食，善嘔，嘔已乃衰。少陰虛則熱多寒少，嘔甚，其病難已。厥陰虛則腰腹痛，小便不利如癃。三陰俱虛，則陽氣勝，熱盛悒悒不樂。陰盛則內寒，陽虛則外寒。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熱生於外，故中外皆熱。此皆因外感寒、暑、風、濕，內欝喜、怒、憂、驚。蘊積涎飲，乃至飲食、飢飽、勞逸之所爲也。病氣與衛氣幷居，故病作。衛氣晝行陽，夜行陰，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搏，所以日作。其氣內搏於五藏，橫連於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出，故間日作。以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日下一節，以此日作稍宴。至二十五日，至骶骨，二十六日，入脊內，其氣上行，故日作益早也。瘧氣所以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者，在陽則熱躁，在陰則寒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則病休，衛氣集則復病也。於是有日作、間作、早晏不同。又邪氣中於頭頂者，氣至頭頂則作，中於背者，氣至背則作，中於腰脊者，至腰脊即作，各隨其所中而作。但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也。更有疫虛鬼瘴等瘧，亦以邪氣中衛氣之所爲也。除癉瘧純熱、溫瘧先熱、牝瘧無熱外，諸瘧皆先寒而後熱。又經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爲其病逆未可治也。知此，則病方來，與正作，與將過，皆不可治，以反傷眞氣，不可不知。

《保命集・諸瘧論》 經曰：夏傷於暑，秋必病瘧。蓋傷之淺者，近而暴發。傷之重者，遠而痎瘧者，久瘧也。是知夏傷於暑，濕熱閉藏而不能發泄於外，邪氣內行，至秋而發爲瘧也。初不知何經受之，隨其動而取之。有中三陽者，有中三陰者，大抵經中邪氣，其證各殊，同傷寒論之也。故《內經》曰：五臟皆有瘧，其治各別。在太陽經者，謂之風熱瘧，治多汗之。此三陽經受病，皆謂之暴瘧，發在夏至後處暑前，此乃傷之淺者，近而暴也。在陰經則不分三經，總謂之濕瘧，當從太陰經，則不分其病發在處暑後冬至前，此乃傷之重也，遠而爲痎虐者，老也，故謂之久瘧。氣居西方，宜毒藥療之。瘧之爲疾，因內積暑熱之氣，不能宣泄於外而爲瘧也。當盛夏之時，能食寒涼之物，而助陰氣者，縱使有暑熱之氣，微者自消矣。更時復以藥疎利臟腑，使邪氣自下。《內經》曰：春食涼，夏食寒，秋食溫，冬食熱，是謂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人能於飲食起居之間，順四時之氣而行之，邪氣何由得生也。

《儒門事親・瘧非脾寒及鬼神辯》 夫瘧，猶酷瘧之瘧也。以夏傷酷暑而成痎瘧也。又有瘖瘧，連歲不已，此肝經肥氣之積也，多在左脇之下，狀如覆杯，是爲瘖。瘧猶瘖也，久而不已，令人瘦也。《內經》既以夏傷於暑而爲瘧，何後世之醫者，皆以脾寒治之？世醫既不知邪熱蓄積之深爲寒戰，遂爲寒戰所惑，又不悟邪熱入而後出於表，發爲燥渴，遂爲交爭所惑。相傳以薑附、硫黃、平胃、異攻散、交解飲子治之，百千之中，幸其一効，執以爲是，至使父子弟兄相傳，及其瘧之甚者，則歸之祟怪，豈可不大笑耶。《內經》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何世俗之愚而難化也。又或因夏日飲冷過常，傷食生硬瓜果梨棗之屬，指爲食瘧，此又非也。豈知《內經》之論則不然，夏傷於暑，遇秋之風，因勞而汗，玄府受風，復遇悽愴之水，風閉而不出，舍於腸胃之外，與榮衛並行，晝行於陽，夜行於陰，邪熱淺，則連日而作，邪熱深，則間日而作。併入於裏則熱，併入於表則寒，若此而論，了不干於脾。後世論藥，如此之差互也。以時言之，治平之時，常瘧病少，擾攘之時，常瘧病多。治平之時，雖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藥治之，亦能取効，緣治平之時，其民夷靜，故雖以熱攻熱，亦少後患。至於擾攘之時，其民勞苦，不可遽用大毒大熱之藥，若以熱攻熱，熱甚則轉爲吐血泄血、癰疽瘡瘍、嘔吐之疾。蓋擾攘之時，政令煩亂，徭役紛亢，朝戈暮戟，略無少暇，內火與外火俱動，在侯伯官吏尤甚，豈可

與夷靜之人同法而治哉。余親見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師旅大舉，至明年軍迴。是歲瘴癘殺人，莫知其數，昏瞀懊憹，十死八九，皆火之死也。次歲瘧病大作，侯王官吏，上下皆病，輕者旬月，甚者彌年。夫富貴之人，勞心役智，不可驟用砒石大毒之藥，止宜先以白虎湯加人參、小柴胡湯、五苓散之類，頓服立解。或不愈者，可服神祐丸，減用神芎等，甚者可大小承氣湯下之五七行，或十餘行，峻泄夏月積熱暑毒之氣。此藥雖泄而無損於臟腑，乃所以安臟腑也，次以桂苓甘露散、石膏知母湯、大小柴胡湯、人參柴胡飲子，量虛實加減而用之。此藥皆能治寒熱往來，日晡發作，與治傷寒，其法頗同。更不愈者，以常山散吐之，無不愈者。余嘗用張長沙汗、下、吐三法，愈瘧極多，大忌錯作脾寒，用暴熱之藥治之，縱有愈者，後必發瘧疽下血之病，不死亦危。余自先世，授以醫方，至于今日，五十餘年，苟不識練，豈敢如是決也。又嘗觀《刺瘧論》五十九刺，一刺則衰，再刺則去，三刺則已。會陳下有病瘧二年不愈者，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命予藥之。余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之劑，乃取《內經・刺瘧論》詳之，曰：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咸駭其神。余非衒術，竊見晚學之人，不考誥典，謬說鬼疾，妄求符籙，祈禱辟匿，法外旁尋，以致病人遷延危殆。瘧病除嵐瘴一二發必死，其餘五臟六腑瘧皆不死，如有死者，皆方士誤殺之也。或曰：汝言瘧因於暑者，春發之瘧，亦傷暑乎？余曰：此瘧最深。何哉？暑伏於秋冬而不發，至春始發，此瘧之深者。《內經・氣交變大論》：歲火大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啓玄子云：火不以德，邪害於肺金也，故金肺先病，以金氣不及故爲病。又經曰：歲火太過，大熱先發，故民病瘧，少氣、欬喘、血溢、血泄下、嗌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見則山澤燔燎，雨乃不降，爍石消金，涸泉焦草，火星大而明見。注曰：火無德令，縱熱害金，水復制心，故心火自病，熒惑見則酷法大，故瘧常與酷吏之政並行。或酷政行於先，而瘧氣應於後，或瘧氣行於先，而酷政應於後。昔人有詩云：大暑去酷吏。此言雖不爲醫設，亦於醫巫之旨，有以暗相符者也。以前人論瘧者，未嘗及於此，故予發之，及知聖人立瘧之名，必有所謂云。

《濟生方・諸瘧門・諸瘧論治》《素問》云：夫瘧疾皆生於風。又云：夏傷於暑，秋必病瘧，此四時之氣使然也。或乘涼過度，露卧濕處，飲冷當風，飢飽失時，致令脾胃不和，痰積中脘，遂成此疾，所謂無痰不成瘧。夫病之始發也，必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頷，頭痛如破，渴欲飲冷，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或熱多寒少，或寒多熱少，或但熱不寒，或但寒不熱，或一日一發，或間日一發，或三日一發。一日一發者易治，間日一發者難愈，三日一發者尤其難愈。瘧之名狀不一，有所謂癉瘧、寒瘧、溫瘧、食瘧、牝瘧、牡瘧之類，皆寒熱二氣之所變化也。大抵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可下之，弦遲者可溫之，脈緊數者發汗、針灸之，脈浮大者宜吐之。久而不愈，脇不痞滿結爲癥瘕，名曰瘧母，各分受病之由，以意消息，施以治法。

《脈因證治・瘧》因　夏暑舍於營衛之間，腠理不密，遇秋之風，玄府受之，慘愴之水寒氣，閉而不出，舍於腸胃之外，與營衛並行，晝行於陽，夜行於陰，併則病作，離則病止，併於陽則熱，併於陰則寒，淺則日作，深則間日，在氣則早，在血則晏，因汗鬱成痰，因虛弱陰陽相乘。

外因　從六淫，有寒溫癉濕牝。寒則先寒後熱，溫則先熱後寒，癉則但熱不寒，濕則身骨節疼，牝則寒多不熱。內因：有臟氣不和，鬱結痰飲所致，有肝心脾肺腎之說。【略】不內外因：疫瘧，一歲之內，大小相似。鬼瘧，夢寐不祥。癉瘧，乍有已。食瘧，因飲食得之。勞瘧，因勞得之。母瘧，有母傳染者也。

證治　先寒而熱，謂之寒瘧。先熱而寒，謂之溫瘧。治之宜乎中也，中者少陽也。渴者燥勝也，不渴者濕勝也。又有得之於冬，而發於暑，邪舍於腎，足少陰也。有藏之於心，內熱蓄於肺，手太陰也。但熱而不寒，謂之癉瘧，足陽明也。在太陽經謂之風瘧，宜汗之。在陽明經謂之熱瘧，宜下之。少陽經謂之風熱，宜和之。此傷之淺也。在陰經則不分三經，謂之溫瘧，宜從太陰經論之。此傷之重也。

《玉機微義・瘧門・論痰能致瘧》胃氣不和，痰積中脘而成瘧，則自內而生，病於外也。與《素問》風暑外傷雖異，然外既受傷，則內氣必鬱亦生痰，此自外而生，病於內也。瘧而挾痰，誠有之矣，其引以無痰不成瘧之一句，則失之偏也。

《玉機微義・瘧門・瘧非脾寒及鬼食辯後添論斷》或問：俗以瘧爲脾寒何也？曰：此亦有理。天地之間，惟吳、楚、閩、廣人患此至多，爲陽氣之所感處，其地卑濕，長夏之時，人多患暍、瘧、霍亂、瀉痢，傷濕熱也。本

暑盛陽極，人伏陰在內，脾困體倦，腠理開發，或因納涼於水閣木陰，及泉水澡浴，而微寒客於肌肉之間，經所謂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迫之是也。或勞役饑飽，內傷而即病作，故指肌肉屬脾，發則多惡寒戰慄，乃謂之脾寒爾。實由風寒濕暍之邪，鬱於腠理，夏時毛竅疏通，而不爲病。至秋氣斂之際，表邪不能發越，故進退不已，往來寒熱，病勢如凌虐人之狀，所以名瘧，即四時之傷寒，故十二經皆能爲病。古方治法，多兼於理內傷取效，脾胃和而精氣疏通，陰陽和解，諸邪悉散，此實非脾病也。但病氣隨經升降，其發早暮，日次不等，《內經》具病例已詳。季世以發表解肌，溫經散寒等法，亦未嘗執於燥脾劫劑也。又曰：既瘧本夏傷於暑爲病，世有不服藥餌，或人以符呪厭之亦止，何也？曰：此夏時天地氣交，百物生發，濕熱熏蒸，禽蟲吐毒之際，人因暑熱汗出，神氣虛耗，感得時間乖戾之氣爲病，故與厭之亦止，若移精變氣之謂也。然古人稱瘧不得爲脾寒者，正恐人專於溫脾之說，不明造化之源，而失病機氣宜之要故也。

《醫學入門・暑類・瘧》 瘧疾先要陰陽定，陽爲外感邪氣，其間陽爲風暑有汗，陰爲寒濕無汗。陰爲內傷正氣虛，其間陽爲氣虛，陰爲血虛。陽爲升，發在春夏，陰爲降，發在秋冬。陽爲腑邪淺，與榮衛並行，一日一發。陰爲臟邪深，橫連募原不能與正氣幷行，故間日蓄積乃發，或三四日一發，久則必有瘧母。陽爲日發邪淺，榮衛晝行背與脊故也。陰爲夜發邪深，榮衛夜行胸與腹故也。又有二日連發住一日者，及日夜各一發，皆乃氣血俱受病也。陽爲子時至巳，陰爲午時至亥，如發寅卯而退於申未，或發未申而退於子丑，皆謂之陰陽不分，須隨症用藥趲早，或移時分定陰陽，然後陽瘧截住，陰瘧升散。今俗以似瘧誤治變成溫瘧，爲分陰陽，謬矣。殊不知瘧有凌瘧之狀，在傷寒，久則爲壞症，在內傷，久則爲癆瘵，豈美疾哉。凡陽瘧易治，陰瘧難愈。陽熱陰寒如期應。陽邪與榮爭，而邪火發於外，則爲熱。陰邪與衛爭，而正氣退於內，則爲寒。衛虛則先寒，榮虛則先熱。表邪多則寒多，裏邪多則熱多。表裏相半，寒熱相等。諸瘧惟食積挾火，寒已復熱，熱已復寒，謂之寒熱相併。又暑瘧單熱，濕瘧單寒，寒瘧先寒後熱，風瘧先熱後寒，餘皆先寒後熱。陰陽寒熱明，而瘧治知本矣。

《證治準繩・雜病・寒熱門・瘧》 瘧有止發之定期，榮氣有舍，猶行人之有傳舍也，故瘧。榮衛之氣，日行一周，歷五藏六府十二經絡之界分，每有一界分，必有其舍，舍有隨經絡沉內薄之瘧邪，故與日行之衛氣相集則病作，離則病休。

《瘴瘧指南・辨證・諸瘧瘴瘧辨》 或曰：傷寒內傷瘴瘧之不同，已知之矣，敢問瘴與瘧，何以辨之？予曰：有三陽經瘧，三陰經瘧，五臟瘧。又有以寒多熱少者，及單寒者，名寒瘧。寒熱相半者，名溫瘧。單熱不寒者，名瘴瘧。胸膈痰痞，心下脹滿，氣逆煩嘔爲痰瘧。噫氣吞酸胸腹脹，吐酸惡酸惡食爲食瘧。惡風自汗，筋骨痛，抽搐爲風瘧。面垢口渴，心煩多汗爲暑瘧。三日一發久而不愈爲痎瘧。表裏俱虛，客邪未散，眞氣不復，間一日連二日發，或疾雖間，遇勞即發，久而不瘥爲勞瘧。進退無時，進則神昏，退則如常爲鬼瘧。久而不瘳，膈下結塊爲瘧母。發於陽者爲牡瘧。發於陰者爲牝瘧。雖種種不同，其大略不外於一日一發，或二日一發，三日一發，有間一日連二日發，有一日兩發，有日與夜各發，有上半日發，有下半日發，有有汗，有無汗，此一定之規。若瘴瘧，只是三證，以有寒者爲寒瘴，單熱者爲熱瘴，不語者爲癌瘴，其始發也多不間斷，重者七日方間斷。其間斷也，一日十二時，只間一二時即發，亦有間斷半日者，退去時莫起動則可，若起動則又發，終屬難退，即退去，胸腹之熱尚在。或間一日一發者，其發時去死一間，其退去之時，渾身上下筋骨若無。其難過也，不可以言語形容，非若諸瘧退去之時，即如平人。又或先輕後重，或先重後輕，或先間斷而後反不間斷，或先不間斷而後間斷，變怪不常，非若諸瘧作息，自有定期。以此辨別，皎若日星。其治諸瘧用藥錯者，尚可救療，瘴瘧用藥一錯，禍如反掌。瘴最忌者，汗吐下，及小柴胡湯、柴苓湯、解肌湯。其故何也？蓋瘴因陽氣外泄而然，發汗之藥，多驅內陽外泄，是重虛其內，所以多死。瘴因陽氣不降於下焦，吐則陽氣愈上升，下元無陽氣，是無根也，故死。瘴疾是下眞寒而上假熱，下藥太寒，一下咽則中寒大作，陽氣隨之即脫，所以死極速。瘴病外雖熱而內實寒，故人謂瘴疾爲脾寒，正謂瘴也，故小柴胡、柴苓，解肌之類，其性俱大寒，服之則外熱不降，而內寒更甚，故至外熱微時，裏外俱無陽氣，所以難救。欲治斯病，醫者自首至尾，不可妄用一藥，只遵大法，溫中鎮下，正氣和解，且攻且守主病者無責速效，病者能愼疾，則治自愈，萬不失一矣。若夫痙瘴，當歸之天命，千百中可救一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醫貫・瘧論》 或問曰：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前人雖備言之，旨殊未暢。盍明示諸？曰：不發於夏而發於秋，此亢則害承廼制，子來救母之義。蓋暑令當權，君火用事，肺金必受傷尅，火位之下，水氣承之，腎水爲肺之子，因母受火傷，子來承之，以制火救母，於是水火相戰，陰陽交爭，大勝則大復，小勝則小復，此陰陽勝復之常理，瘧之所由作也。然而有病有不病

者，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其人元氣不固者，暑邪得以承之，所以治瘧以扶元氣爲主。

《質疑録・論無痰不作瘧》 瘧者，風、寒、暑、濕之邪，爲外感三陽經病。故經云：夏傷於暑，秋成風瘧。或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則先寒後熱；或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則先熱後寒。病屬三陽，而寒熱往來，則以少陽一經爲主。初非有痰，以爲瘧邪之根也。瘧邪隨人身之衛氣爲出入，故有遲早、一日、間日之發，而非痰之可以爲瘧也。何也？人身無痰，痰者，人身之津液也。隨其邪之所在，而血凝、氣滯、停飲、宿食，則津液即化爲痰，是痰從邪氣而成病者也。乃嚴用和論瘧，謂無痰不作瘧，若指痰爲瘧邪之主，反以瘧邪爲痰病之客矣。豈有人身津液變痰，而爲寒爲熱以成瘧者乎？痰本因瘧邪以生，而非因痰以有瘧邪者。如痰生於脾，脾惡濕則痰動；痰本於腎，腎陰虛則水泛。瘧病之痰，痰因風寒之邪而生者也。豈有無痰而便不作瘧者乎？至楊仁齋、許叔微，更有以瘀血、停涎、黄水主爲瘧病之根，而後之治瘧者，均以常山、草果、檳榔、砒信，爲吐痰、消瘀、截瘧之法，徒戕人元氣，而敗脾傷胃，以致夭枉也。

《丹臺玉案・瘧疾門》 夫瘧者，殘虐之意也，從病從虐，故名曰瘧。是病者，多發於秋，因夏傷於暑，故至秋而發也。有先寒後熱，先熱後寒，單寒無熱，單熱無寒，大寒大熱，微寒微熱之異。分而言之，先寒後熱者，先得於寒；先熱後寒者，先得於熱。又云：先熱者，爲血虛；先寒者，爲氣虛；單寒無熱者，內傷必重；單熱無寒者，內病必多；大寒大熱者，邪必深；微寒微熱者，邪必淺。又有久寒久熱，經年累月而不愈者，必其不守禁忌，兼以元氣虛弱故也。合而言之，不專於外傷客邪，亦平日飲酒不節，及七情六慾所傷，兼之以脾裏痰而不散，與內之飲食，外之暑氣相結交固，流聚於少陽之分。少陽位人身之中，爲陰陽往來必由之路，又在半表半裏之間，陰血流過其處，激而發熱，或陰陽交會則寒熱交作。久而不愈則結成瘧母，藏於脇下，脇下者少陽之分也，治此病者，以引經藥，引至少陽之分，而以消食化痰，疎風調氣之劑，量其輕重而投之，無不應矣。然同一瘧也，有一日之發，間日一發，有三日一發者，何也？蓋病之所由來者，有遠近也，冬傷於寒不即病，直至明年秋而後發者，則三日一發之瘧也。三日一發者，受病或一年，間日一發，受病或半年，一日一發，受病或三月，每以得病之遠近，爲所發之日期也。醫者以心度之，見其三日一發，則知其得於寒，當以辛溫之藥散之。見其間日一發，則知其得於暑，當以清暑之藥治之。然又必見其症，有相合者，方可投也。如浙西但初發瘧疾者，皆言謂之胎瘧，蓋莫敢服藥，若瘧疾始初不去疎表，邪何能自散，而愈發愈盛矣。及至延之日久，氣血兩虛，肝邪日旺，脾經受尅，以至四肢消瘦，飲食少進，面黄膚腫，纔議用藥，如體厚者還可救療，體弱者竟無救矣。既然有胎瘧，亦該有胎傷寒、胎痢疾之說，何獨瘧疾有胎，而他疾無胎乎？此言大謬之甚。如此說明，後人諒不再矇蔽，以至悞人之性命者耳。然不拘初發再發，但有食則消食，有痰則化痰，有風則散風，有寒則攻寒，有熱則驅熱，有氣則開氣，新病則去其病，久病則補其元，神而明之，則存乎人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瘧疾》 瘧疾之疾，本由外感，故《內經》論瘧無非曰風，曰寒，其義甚明。而後世之論，則泛濫不一，總不過約言其末而反失其本，所以議論愈多，則病情愈昧矣。有辨在後，所當幷察。

凡瘧因於暑，人皆知之。不知夏令炎熱，此自正氣之宜，然而人有畏熱者，每多避暑就陰，貪涼過度，此因暑受寒，所以致瘧。經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義可知也。然又惟稟質薄弱，或勞倦過傷者，尤易感邪，此所以受邪有淺深，而爲病有輕重也。第以病因暑致，故曰受暑，而不知暑有陰陽，瘧惟陰暑爲病耳。至其病變，則有爲寒證者，有爲熱證者，有宜散者，有宜斂者，有宜溫者，有宜清者，其要在標本虛實四字。知此四者而因證制宜，斯盡善矣。其有云傷暑而認暑爲火者，有云脾寒而執以爲寒者，皆一偏之見，不足憑也。

凡瘧發在夏至後、秋分前者，病在陽分，其病淺；發在秋分後、冬至前者，病在陰分，其病深。發在子之後、午之前者，此陽分病也，易愈；發在午之後、子之前者，此陰分病也，難愈。病淺者日作，病深者間日作，若三日、四日者，以受邪日久，而邪氣居於陰分，其病尤深。

凡瘧病自陰而漸陽，自遲而漸早者，由重而輕也；自陽而漸陰，自早而漸遲，由輕而重也。凡感邪極深者，其發必遲，而多致隔日，必使漸早漸近。方是佳兆。故治此疾者，春夏爲易，秋冬爲難。

陳無擇《三因方》云：夫瘧備三因，外則感四氣，內則動七情，飲食飢飽，房室勞逸，皆能致之。經所謂夏傷暑，秋痎瘧者，此則因時而敍耳，不可

專以此論。外所因證，有寒瘧，有溫瘧，有癉瘧，幷同《素問》也。有濕瘧者，寒熱身重，骨節煩疼，脹滿自汗，善嘔，因汗出復浴，濕舍皮膚，及冒雨濕也。有牝瘧者，寒多不熱，但慘戚振慄，病以時作，此則多感陰濕，陽不能制陰也。此五種瘧疾，以外感風寒暑濕，與衛氣相幷而成。除癉瘧獨熱，溫瘧先熱，牝瘧無熱外，諸瘧皆先寒後熱。內所因證，病者以蓄怒傷肝，氣鬱所致，名曰肝瘧。以喜傷心，心氣耗散所致，名曰心瘧。以思傷脾，氣鬱涎結所致，名曰脾瘧。以憂傷肺，肺氣凝痰所致，名曰肺瘧。以失志傷腎所致，名曰腎瘧。所致之證幷同《素問》。此五種瘧疾，以感氣不和，鬱結痰飲所致。不內外因，有疫瘧者，一歲之間，長幼相似也。有鬼瘧者，夢寐不祥，多生恐怖也。有瘴瘧者，乍熱乍寒，乍有乍無，南方多病也。有胃瘧者，飲食飢飽，傷胃而成，世謂食瘧也。有勞瘧者，經年不瘥，前後復發，微勞不任也。亦有數年不瘥，結成癥癖在腹脇，名曰老瘧，亦曰母瘧。以上諸證，各有方治，宜推而用之。

愚謂瘧疾一證，《內經》言已詳盡，無可加矣。而後世議論煩多，反資疑貳，茲舉陳氏三因之說，以見其概。如所云濕瘧者，因汗出復浴，濕舍皮膚，固一說也。然浴以熱湯，避彼風處，則斷不致瘧，惟冷水相加，瘧斯成矣。若然則仍是寒氣，即《內經》所云夏遇淒滄水寒之證也。然此猶近似，但宜辨明寒熱耳。至若牝瘧無熱，則《內經》並無此說，惟《金匱要略》曰：瘧多寒者，名曰牝瘧，蜀漆散主之，亦非曰無熱也。若果全無發熱，而止見寒慄，此自眞寒陽虛證耳，別有本門，又安得謂之瘧耶？再如內因五臟之瘧，在《內經・刺瘧論》所言六經五臟之證，不過爲邪在何經之辨，原非謂七情所傷便能成瘧，而此云所致之證，並同《素問》，則《素問》無此說也。且既云七情所傷，則其虛實大有不同，又豈皆痰飲所致耶？再若不內外因，凡鬼瘧夢寐之說，此或以瘧邪亂神，因致狂言似鬼者有之，豈鬼祟果能爲瘧乎？至若胃瘧，既云飲食，則明是內傷，且凡先因於瘧而後滯於食者有之，未有不因外邪而單有食瘧者也。夫病情必有標本，標本誤認，治豈無差？竊計陳氏之言，既以三因立論，故不得不敷演其說，而燁然若有可觀，不知影響之談，不但無益於病，而且亂人意見，致令臨證狐疑，莫知所從，而每至於害者，皆此之類。

愚謂瘧疾之作，本由風寒水濕之邪感而致病，亦或有非風非水而衣薄受涼，凡體怯者，皆能爲瘧。及其病深，則未免因經及臟，因表及裏，故有不愼飲食而更甚者，有不愼勞役而增病者，總之無非外邪爲之本，豈果因食因痰有能成瘧者耶？今觀朱丹溪之言，亦以痰食並列，嚴用和則悉歸之痰，蓋皆因陳氏之說，而殊失《內經》之正意矣。故張子和亦以崇怪爲笑，以食瘧爲非，而云治平擾攘時當分治，是皆有理確見也。獨怪其以暑爲火，而且謂擾攘之時，其民勞苦，大忌錯作脾寒治之，而嘗用汗吐下三法，恐此言亦屬偏見也。念余幸逢明盛，固不知擾攘景象，第以勞苦過傷之人，其虛更甚，又豈無三陽疲損等證，而可俱謂之火，及可盡用三法乎？甚哉立言之難，於此可見，而時中之不易得也如此。

《證治彙補・外體門・瘧疾》 大抵無痰不成瘧，外感四氣，內動七情，飲食飢飽，房室勞傷，皆能致之，其中氣凝滯，鼓動痰涎則一也。【略】

瘧脈自弦，【略】代散則死，如六脈遲緩者，將自愈。【略】

凡瘧至吐瀉不食，腫脹歸腹者，不治。亦有峻補參、耆而獲生者，亦僅百中之一二也。

《醫學讀書記・續記・瘧》 瘧之病，熱氣舍於營，寒氣居於衛，寒居於衛，則束其營之熱，不得外越；熱舍於營，則阻其衛之寒，不得內乘，氣相抑而適相持，是以傷寒易變，而瘧病不遷也。瘧邪不能自發，必得人之正氣而後發，故曰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

瘧邪外不在皮膚，內不在藏府，是以汗之而不從外泄，下之而不從裏出也。

風氣常在，瘧有時而休。常在者，其氣舒。蓄而作者，其氣暴，故工不能治其已發也。瘧發已而邪遞淺者，其作日蚤。發已而復伏愈深者，其作日宴。日蚤者易已，日晏者難已。其始晏而終蚤者，邪氣下行極而之上也，是以瘧病欲愈。一日反二三發，其邪愈淺，輒與衛氣相薄故也。

瘧之爲病，邪正分爭，往來不已，有戰之義也，治之必先助其正氣，或急去其邪氣。蓋正旺則邪自解，邪去則正亦安也。今有人體虛患瘧，不數日而作漸晏，勢漸衰。神氣反昏而不可救，非正虛，而邪陷之故歟。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日作間作》 瘧氣之邪，伏藏於營，隨其經絡，循脊膂之表而下。此初病邪淺，傳舍之次也。其邪深者，則入脊膂之內，伏注於衝脈，橫連諸經脂膜之原內及藏府。此邪漸深，傳舍之次也。

《四聖心源・痎瘧根源》 痎瘧者，陰邪閉束，鬱其少陽之衛氣也。人之六經，三陰在裏，三陽在表，寒邪傷人，同氣相感，內舍三陰。少陽之經，在二

陽之內，三陰之外，內與邪遇，則相爭而病作。

其初與邪遇，衛氣鬱阻，不得下行，漸積漸盛。內與陰爭，陰邪被逼，外乘陽位，裏束衛氣，閉藏而生外寒。衛爲陰束，竭力外發，重圍莫透，鼓盪不已，則生戰慄。少陽甲木從相火化氣，及其相火鬱隆，內熱大作，陰退寒消，則衛氣外發而病解焉。

先傷於寒而後中於風，先寒後熱，是謂寒瘧。先中於風而後傷於寒，先熱後寒，是謂溫瘧。以冬中風邪，泄其衛氣，衛愈泄而愈閉，鬱爲內熱。又傷於寒，束其皮毛，熱無出路，內藏骨髓之中。春陽發動，內熱外出，而表寒閉束，欲出不能。遇盛暑毒熱，或用力煩勞，氣蒸汗流，熱邪與汗皆出，表裏如焚。及其盛極而衰，復反故位，陰氣續復，是以寒生也。

此以暑蒸汗泄，浴於寒水，寒入汗孔，舍於腸胃之外，經藏之前。秋傷於風，閉其腠理，衛氣鬱遏，外無泄路，內陷重陰之中，鼓動外發，則成瘧病也。

其但熱而不寒者，是謂癉瘧。癉瘧即溫瘧之重者。以其陽盛陰虛，肺火素旺，一當汗出而感風寒，衛鬱熱發，傷其肺氣，手足如烙，煩冤欲嘔。陽亢陰枯，是以但熱無寒。其熱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神氣傷損，肌肉消鑠，瘧之最劇者也。

其寒多而熱少者，是謂牝瘧。以其陰盛陽虛，衛鬱不能透發，故寒多熱少。蓋瘧病之寒，因陰邪之束閉，瘧病之熱，緣衛陽之鬱發。其相火虛虧，鬱而不發，則純寒而無熱，相火隆盛，一鬱即發，則純熱而無寒。其熱多者，由相火之偏勝，其寒多者，因相火之偏虛也。瘧在少陽，其脈自弦，弦數者火盛則多熱，弦遲者水盛則多寒，理自然耳。

《金匱翼・瘧疾統論》 古稱風寒暑濕皆能成瘧，然必客於營衛之舍，然後成瘧，不爾不成瘧也。夫營之有舍，猶人之有傳舍也。營衛之氣，日行一周，歷五臟六腑，十二經絡之界分，必其舍有邪，與日行之衛氣，相遇則病作，離則病休，故發作有時，與傷寒大異也。

俗有傷寒變瘧，瘧變傷寒之說。愚謂傷寒變瘧者，本是瘧邪，因其氣特甚，故一發而不即止，迫汗出氣衰乃復返于舍，而後日作，非傷寒能變瘧也。瘧變傷寒者，本是傷寒，因邪氣先中少陽，故寒熱如瘧，其邪遞引遞出，遍滿三陽之界，因而發熱不止，設不解，則又轉而之三陰，非瘧邪能變傷寒也。是以始先似瘧之證，熱雖退，身表尚有餘熱，不似瘧之熱退即涼也。始先似傷寒者，汗常浹體而熱不退，過一二日，忽振寒而發熱，或熱退一日而復作寒熱，非如傷寒之汗出即熱退而邪解也。學者智識既具，自當獨斷，豈可習焉不察，自同衆人也。

久瘧不退，邪氣陷入陰分，虧損營血，有熱無寒，口燥唇乾，有似傷寒，人皆謂之變傷寒，不知其爲傳勞瘵也。脈將散大，或細數，而死期至矣。

《雜病源流犀燭・瘧疾源流》 諸瘧，暑病也。邪入於陰，則陰實陽虛而發寒；邪入於陽，則陽實陰虛而發熱。經故曰：寒熱更作，陰陽相移也。蓋暑邪傷人，或舍皮膚之內，與衛氣並居，因隨日行陽夜行陰之衛氣並行，而得陽則外出，得陰則內薄，是以有日作之瘧。或邪舍深而內薄於陰，則邪在臟矣，在臟者其行遲，不能隨衛氣之行陽行陰，以準外出內薄之候，故陰常與陽爭不得出，而有間日一作之瘧。或邪與衛氣會於六腑有時相守，不能相爭，因又有休數日一作之瘧。此《內經》論瘧之精蘊，有可悉其源流者也。然瘧雖原於暑熱，而瘧之發實因於寒與風。經曰：夏傷於暑，汗大出，腠理開發，因淒滄之水寒藏皮膚中，秋傷風則病成。夫所謂水者，因浴而受水之氣也；所謂寒者，因暑乘涼而反受寒也。是水寒之氣，當盛夏之時，與暑熱之邪並伏皮膚之內，迨秋風外束，而新涼之陰欲入，暑陽從內拒之，暑陽欲挾水寒之氣而出，新涼之陰又從外遏之，陰陽相搏而成瘧。此瘧所以原於暑，而發必因於寒與風也。特風寒之感，必有重輕，有先後，經曰：先傷寒，後傷風，故先寒後熱，病名寒瘧。固已。其曰：先傷風，後傷寒，故先熱後寒，病名溫瘧者。其先傷之風，乃由盛暑汗出當風所感之風言，非指新秋外束之風言也。既當風而受風，復因貪涼而反受寒，此風與寒之邪，均伏於皮膚內，至秋重又感風而作也。其曰：肺素有熱，氣盛於身，發則陽氣盛，其氣不及於陰，而但熱不寒者，病又名癉瘧。凡此皆指應暑之瘧言之。其實四季之氣，寒熱相切，皆能爲瘧。經所云秋病者寒甚，冬病者惡風，夏病者多汗是也。故於溫瘧復申之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至春陽大發，邪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腠理發泄，兼有所用力，邪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自內而出之外者。據是推之，四時皆能爲瘧益信矣。至發之時，有或晚或早者，以邪必客風府，風府者，項骨第一節之位。項骨有三節，脊骨二十一節，共二十四節，下爲尾骶骨，邪自風府，日下一節，故發晚，二十五日，直至骶骨，二十六日邪復自後而前，入於脊內，以注伏膂之脈，由是邪在

伏胥，循脊上行，爲自陰就陽，卻無關節之阻，其邪亦日退，九日即出缺盆，而發漸早，故瘧之發，無論日與間日，其邪隨經絡以內薄者，必俟衛氣相會合，病乃發也。總之，邪之淺者，日隨衛氣爲出入，衛氣一日一夜與邪氣會於風府，瘧即相應而發。邪之深者即留着於內，不能日隨衛氣出入，須俟衛氣周流，適與邪氣相值，而相值之候，或間日，或休數日，相值之時，或早或晚，既不能拘，故病亦不能日發，且不能有定時耳。瘧之爲義，如是盡矣。

《客塵醫話・雜症述略》 瘧病無汗，要有汗固矣。至於有汗要無汗，亦不可不斟酌也。雖有虛實之不同，其根未有不因暑邪內藏，陰邪外束所致。暑爲陽邪，陽邪多汗，故瘧往往有汗，豈可因其汗多，早加固表之藥，以致病情反覆，故古人但言久瘧扶正爲主，未嘗言固表也。愚謂汗少不妨更發汗，汗多不必再發汗，但以輕清和解，治之可也。

衛屬陽，其氣慓悍，故行速。營屬陰，其氣靜翕，故行遲。瘧邪之間，一日及連二日發者，邪之着於營也，如周天之數，日行過之，月行不及，亦是陰陽遲速之分耳。

《類證治裁・瘧症論治》 瘧疾四時皆有，而多發於夏秋。以夏傷於暑，汗出腠開，當風浴水，受淒滄之水寒，及秋遇涼風束之，裏邪不能外越，則隨經絡以內薄，舍於臟腑募原之間。居半表半裏。與日行之衛氣相值，而瘧作焉，當其邪正交爭，併於陰，則中外皆寒。經所謂起於毫毛伸欠，寒慄鼓頷，腰脊俱痛也。併於陽，則外內皆熱。經所謂頭痛如破，渴欲冷飲也。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作。

《瘧疾論・瘧不專屬少陽》 《內經》論瘧，言之詳矣，既分六經，又分臟腑，至仲聖曰癉瘧、溫瘧、牝瘧，皆未嘗謂專屬少陽一經，奈前賢因《傷寒論》足少陽經寒熱往來，休作有時二語，遂謂瘧疾無不本於少陽，經訓雖在，置若罔聞。惟古吳葉香巖論瘧，原本經典，不爲俗說所囿。嘉道間，海昌王孟英，發明葉說更暢。無如歷久相沿，積重難返，信者十二三，不信者十八九，即明如徐洄溪，猶以總由風暑入於少陽等語，妄議葉案之非，下此者更無論矣。噫！醫道之難言，固非自今日始也。

《瘧疾論・正瘧時瘧》 《難經》云：傷寒有五，傷寒、中風、風溫、熱病、濕溫是也。王孟英曰：傷寒有五，瘧亦有五，不過重輕之別耳。感寒即病，爲正傷寒，或所感邪氣較輕，入於少陽之經，不爲傷寒，而爲正瘧。設冬傷於寒不即病，則爲春溫夏熱之病，其較輕者，則爲溫瘧、癉瘧。若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氣者，重則爲時感，輕則爲時瘧。統而論之，傷寒有五，瘧亦有五，蓋有一氣之感症，即有一氣之瘧疾也。此理葉氏引其端，王氏暢其旨，眞足喚醒醫家之夢夢矣。

《瘧疾論・伏氣外感內傷》 凡邪客於內，時久乃發，曰伏氣；邪入即時而病，曰外感。或飲食失節，或勞逸過度，曰內傷。因分列於左。

伏氣　經謂冬傷於寒不即病，先夏至發爲溫，後夏至發爲暑，是伏氣之重者也。其較輕者，則爲溫瘧癉瘧。經云：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並出，病藏於腎，曰溫瘧。又云：肺素有熱，中氣實而不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氣內藏於心，曰癉瘧。他如風溫、暑濕及瘴毒、疫氣之內侵，而不即發，皆伏氣瘧。丹溪云：瘧邪得於四氣之初，胃氣強者，伏而不得動者是也。

外感　王孟英曰：感寒即病爲正傷寒，輕者入少陽爲正瘧，可知正瘧感而即病，與傷寒同。夫邪受隨發皆外感，昔丹溪謂瘧得於四氣之初，弱者即病，則凡風溫、濕溫、暑熱及瘴毒疫氣，觸之輒爲瘧者，要皆外感瘧也。若夫卒感尸注客忤之氣爲鬼瘧，亦外感。邵新甫云：諸瘧由伏邪而成，非旦夕之因爲患，亦有不盡然者。

內傷　瘧之內傷，多由脾胃，而分有餘不足。夫脾主爲胃行津液，饑傷脾餒，勞傷脾乏，則健運失職，痰與濕遂聚於胃，爲不足；過飽脾困，過逸脾滯，脾氣困滯，則胃中痰生濕蘊，爲有餘，皆足成瘧，不必先受外邪，而始生痰濕也。

《瘧疾論・合病》 瘧之內傷、外感、伏氣，惟經中溫、癉瘧，不必再感邪而始發，其餘風溫、暑濕、瘴疫諸瘧，雖不必重感邪氣，然多有因重感乃成者。如先傷於暑，後傷於寒之暑瘧，經所謂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因得秋氣而作是也；先傷於寒，後傷於風之寒瘧，經所謂夏傷於大暑，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是也；先傷於風，後觸外邪，即經所謂瘧生於風之風瘧；先受濕，後冒邪，即經所謂足太陰之濕瘧；至於先受瘴毒，疫氣內伏，後受外邪而病瘧，皆伏氣因外感而作。丹溪云：瘧得於四氣之初，弱者即病，胃氣強者，伏而

不得動，至於再感，胃氣重傷，其病乃作。用此例推之，自可了然矣。若內傷或因脾少健運，生痰生濕，或食積內蘊，以致痰濕停聚，其瘧必因外邪而成，皆合病也。

《瘧疾論・衛氣營血》 傳經直中四字，爲傷寒綱領，或在表，或在裏。其感邪較輕，入少陽之經，不爲傷寒，而爲正瘧，在半表半裏，雖分氣血，無分衛氣，惟感風溫、濕溫、暑熱者則不然，何也？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時邪從上受，其淺深分衛氣營血，而時瘧雖所感較輕，其因無異，而深淺自同。至於感疫氣爲疫瘧，感瘴毒曰瘴瘧，皆從口鼻吸入，與時感受邪等，則重者有直入之勢，輕者亦必先由衛而氣，由營而血。故葉香巖製消毒丹，治疫之在氣；製神犀丹，治疫之在營。學者會通其意可也。但風溫、濕溫、暑熱諸瘧，每多伏氣爲病，有邪伏於氣，觸外感而發者，亦有邪伏於營，先自營而後達於氣者，今附其辨於後。

在衛者，初起口不渴，舌苔白。在氣者，口渴舌苔黃，小便色黃。在營者，舌色絳，口不渴。在血者，舌色深絳，或煩擾不寐，或發於夜而有譫語。且有瘧邪乘入血室者，如患瘧而女則經水適至，男則大便下血之類。至於舌純絳鮮色者，已入心包矣。《內經》有肺瘧、心瘧，吳鞠通發明更暢。肺瘧條曰：舌白渴飲，咳嗽頻仍，寒從背起，伏暑所致，此謂瘧邪之在氣者也。心瘧條曰：熱多昏狂，譫語煩渴，舌赤中黃，脈弱而數。自注云：心瘧者，心不受邪，受邪則死，邪始受在肺，逆傳心包絡，此謂瘧邪之入心包也，足補前聖所未及，正不獨爲葉氏之功臣矣。

王孟英曰：伏氣溫病，自裏出表，乃先從血分而後達於氣分。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潤而無苔垢，但察其脈，弦而或弦或微數，口未渴而心煩惡熱，即宜投以清解營陰之藥，迨邪從氣分而化，苔始漸平，然後再清其氣分。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絳咽乾，甚有肢冷脈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陰分伏邪，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此伏邪與新邪先後不同處。更有邪伏深沈，不能一齊外出者，雖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後，踰一、二日舌復乾絳，苔復黃燥，正如剝蕉抽繭，層出不窮，不比外感溫邪，由衛及氣，自營而血也。秋月伏暑症輕淺者，邪伏膜原，深沈者亦多如此。斯論語語精實，卓識直過前人。或謂時瘧感邪，較時感爲輕，似未必有此等症，然葉案中有舌赤煩汗不寐，肢體忽冷，暑邪深入之瘧，而溫瘧伏邪，其必有深沈者，亦可旁推交通矣。又曰：陰分素虛，溫邪直入營分，不必由氣而及，時感諸瘧亦然。蓋陰氣已虛，邪氣更癘，有始在氣，不轉瞬而直入營分者。玩葉氏所云，脈數舌紅口渴，熱邪已入血分之案，其理自知。

《瘧疾論・上中下焦》 吳氏鞠通《溫病條辨》曰：《傷寒論》六經由表入裏，由淺及深，須橫看。本論論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淺入深，須豎看。與傷寒爲對待文字，有一縱一橫之妙。又曰：溫病由口鼻而入，鼻氣通於肺，口氣通於胃，肺病逆傳，則爲心包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胃與脾也。中焦病不治，即傳下焦肝與腎也。而瘧疾何獨不然？故鞠通《條辨》中，兼列諸瘧，分隸三焦。今本此復參拙意以明之。《內經》之肺瘧、心瘧，皆上焦瘧。癉瘧則曰肺素有熱。又曰：內藏於心，亦上焦瘧。至謂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又謂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肺主皮毛，經謂藏於皮膚，是顯然在肺矣。外此若風溫、暑濕、疫氣、瘴毒，皆從口鼻而入，鼻爲肺竅，其自鼻入，先及於肺，此皆上焦瘧也。《素問》中，經瘧有足陽明瘧，足太陰瘧，臟有脾瘧，腑有胃瘧，而後世所云伏太陰之濕瘧，據脾經之痰瘧。凡一切時感，由口而入於胃，及上焦病不治傳於脾胃者，皆謂之中焦瘧。至於下焦瘧，《內經》有足少陰、足厥陰及肝瘧腎瘧。又溫瘧，《內經》謂病藏於腎，即伏氣溫病發於少陰之類，不過溫病重而溫瘧輕耳，皆謂之下焦瘧。至瘧久爲瘧母，無非頑痰瘀血伏於肝絡，多由中焦不治所傳，亦屬下焦。若虛瘧、勞瘧，或傷脾胃，或損氣血，病無一定，皆以見症分中焦、下焦可也。辨法略附於後。

上焦　在肺則舌苔白或黃，邪在衛則白，在氣則黃。頭痛，肺主天氣，天氣鬱故頭痛。口渴，肺鬱爲熱。欬嗽，邪主肺氣。上脘悶懊憹。上脘屬上焦，邪氣蒙閉於肺或有痰也。在心包則譫語，邪鬱心包或兼痰。舌本純絳鮮澤。舌本通於心，絳爲熱灼心包。鮮澤者，營分熱而有痰也。若舌本絳而中心黃或垢濁，尤爲痰據。

中焦　在胃則胸痞悶，胸在腹上，邪蓄於胃也。嘔吐。邪阻於胃也。在脾則大腹痛，或脹或滿。臍以上爲大腹，邪聚於脾故痛而脹滿也。諸症皆痰、濕、食爲患者多。

下焦　在厥陰則乾嘔，肝陽逆。搐搐，火動風生，筋攣脈急。昏厥，風煽火升故昏，逼入膻中故厥。頭痛，風陽上冒。胸悶欲絕，肝氣上逆。或口苦，木火炎上。味酸，酸爲木味，木被邪鬱故酸，蚘動，木朽爲蠹，木因邪熱薰蒸生蟲也。關尹子曰：人身內包蚘蟲。又云：蚘爲人身所應有之蟲。古人皆宗此說，大謬。豈知物必因敗而生蟲，蟲生

不已，則此物之生氣盡，而人亦然。夫人身雖象天地，而臟腑之爲地無多，詎能如天地之包藏惡物耶？如謂胃中本有蚘，乃婦孺之談，非讀書明理者所當言也。至前人以陰濕化蟲亦非。蓋天令炎熱則生蟲，嚴寒則蟲死。葉氏就眼前指點，斯爲確論。脈左關必弦，左關爲肝脈，木旺則弦。其脇下結塊，肝絡於兩脇。邪乘血室，肝爲血室。皆厥陰見症。在少陰則腰膝痠軟而痛，腰爲腎府，少陰經行於膝之前後，邪客故痠痛。口渴，腎陰被劫，液不上供。咽痛，少陰之脈循喉嚨，熱隨經而上也。心煩無把握，水不能承心。舌色光絳，腎液傷。尺脈必數，或弦細，尺脈屬腎，數爲熱，弦爲陰虧火熾，細爲陰衰。皆少陰見症。

《瘧疾論・瘧名異同》　瘧雖一病，而名實多，有因異而名同者，有名異而因同者，更有相沿俗說，牽混不清，顯背經旨，以致後人無從剖晰分明，余故不得不辨。溫、癉兩瘧，見於《內經》、《金匱》者，係冬傷於寒，伏藏於內，鬱而爲熱。至於外感溫邪，亦曰溫瘧，暑邪深入，亦曰癉瘧。蓋溫次暑，暑即熱也，所因雖異，見症則同，正不妨即症而以類名之，此名同而因異者也。足少陽正瘧，是傷寒邪，《金匱》中牝瘧亦寒邪，但正瘧邪在少陽，牝瘧邪在足少陰，因雖同，經則異，此因同而名異者也。至於受暑即發，與暑伏兼感外邪而發者，同曰暑瘧，受濕即發，與濕伏重感外邪而發者，同曰濕瘧。但夏秋之瘧，觸邪即發者不少，感邪而伏於內，必待他邪觸之而發者實多，要必以先傷何氣，而名其瘧。如《內經》先傷於暑，後傷於寒，仍以暑名之，先傷於寒，後傷於風，仍以寒名之。則知《素問》中有風瘧，雖未明言其因，亦必先傷於風，故名風瘧。乃雷少逸謂先傷於寒，後傷於風爲風瘧，《金鑑》中亦然。果爾，則食、痰及瘴、疫諸邪伏於內，重冒外邪而發者，亦可以後傷之邪名之耶？其強以《內經》之寒瘧而爲風瘧者，又不必言矣，至謂《金匱》有此說，何妄誣前聖竟若是。

《瘧疾論・瘧不因地分輕重》　昔人每一病，動分五方立言，即如瘧疾，東垣、丹溪謂吳、楚、閩、廣之人，患瘧至多，陽氣素盛之處，其地卑濕，長夏之時，人多患暍，瘧、霍亂、瀉、痢、傷暑濕也。王肯堂云：南人不以患瘧爲意，北人則畏之，北人而在南方發者尤畏之，以此見治者，當知方土之宜也。此說相沿已久，凡病皆然。惟喻西江云：《內經》運氣，暑濕同推，不分彼此，何分南北。語有卓識，醫者胸中當活潑爲要，豈可先存成見耶。

《瘧疾論・扼要》　凡著述家，徒求淵博，不得要領者，門外漢也。蓋一病雖有多種，苟閱歷深，識見廣，不難以一二語括之。如瘧疾一病，六經臟腑，以及內傷外感，名目繁多，而張石頑云：丹溪治瘧，悉以二陳爲主，可見無痰不成瘧也。葉香巖云：由於受暑傷食者多。又云：因暑而發者居多。又云：多因脾胃受病。邵新甫云：惟夏秋暑濕爲多。王孟英云：今世溫熱多而傷寒少，故瘧亦時瘧多而正瘧少，可稱要言不煩矣。蓋營衛之氣，出於脾胃，脾胃得職，則營衛調和，病於何有？或因飲食不節，停滯中州，脾胃之氣機被阻，積而爲痰；或因暑濕內侵，脾胃窒滯，痰亦因鬱而成。他若或既傷暑濕，再傷飲食，先傷飲食，後傷暑濕，脾胃之爲病更劇，伏痰愈多。況暑多兼濕，脾爲土臟，而胃者以容納爲用，夏秋暑濕二氣爲病最夥。暑濕每由口鼻而受，其吸入必伏於脾胃也，脾胃既傷，再受外感，則瘧因此而成。諸說雖略有異同，而致病之由，皆歸一本。前賢格言，若合符節，醫者當知所適從矣。至仲景因當時傷寒之治法不明，故著論以示來學，非謂天下之病傷寒爲多也。後人不察，但見仲景祇論傷寒，遂謂傷寒較他病爲多，亦較他病爲厲，竟將本論中伏氣溫病，熱病中熱，中暍，及《內經》病溫、病暑，與夫《難經》濕、溫、熱病諸因，一切置之不問，其亦知無分今古。夏秋之病，較他時爲多，夏秋之死於病，亦較他時爲厲乎？見執一偏，莫此爲甚，則孟英所云今世傷寒少者，僅就生平閱歷而言，亦謂古時非身歷其境，未敢直斥前人云爾，豈眞篤信古時之傷寒多於時感耶？夢隱云：北省溫病亦多於傷寒，意亦同此。瘧疾之孰多孰少，可恍然悟矣。

讀徐洄溪《病隨國運論》，中多臆說。其謂：盛朝大權獨攬，陽盛於上，又冠飾朱纓，五行惟火獨旺，故其爲病，皆屬盛陽上越之症。果爾，則劉河間當宋之末，其論病何亦多主於火乎？嘗考潔古與河間同時，論中謂宋之末造，潔古、東垣輩，皆以剛燥扶陽爲主，將河間多主火，強置不論。況張子和亦生當宋季，何亦宗河間而多用寒涼耶？總之，國運雖有變遷，而天地之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歷今古而不變，夫溫熱在春夏，秋雖涼爲燥令，寒惟獨盛於冬耳？普明子云：冬月致病，祇風、寒、火，春兼風、寒、濕、火，秋兼風、寒、燥、火，夏則兼風、寒、暑、濕、火，此千古不易之氣，則知古亦傷寒少而時感多也。且越人論五氣，傷寒居其一，而風溫、濕溫、熱病居其三，細玩經訓，而時感多於傷寒也又甚明。東垣脾胃論，每以香燥熱藥耗傷元氣爲戒，故脾胃藥中，往往加黃柏以瀉陰火，何嘗偏主剛燥？況辨著內傷，不過因當

時人多飲食失節而設，並非爲主弱臣強立言。卽丹溪諸書，乃暢發前人所未及，亦非定因曩日膏澤不下於民，而爲補陰益下之法。醫者切勿以徐氏之言，印定耳目也。

《瘧疾論・症・早晏》 早作晏作，或因受邪有輕重，衛氣有盛衰，或因邪氣有偏陰偏陽之異，衛氣有行陰行陽之分，仍卽日作間作，及晝作夜作，推其理可也。

俞東扶曰：古云：日作者輕，間日者重。此不可拘。若日作而寒熱之時短，勢又不甚，則誠輕，倘勢甚而時又長，反不如間日者，尙有休息之一日也，何可云輕？惟瘧發漸早者爲易痊，漸晏者爲未止，乃一定之局。間有不一定者，如發漸早而熱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熱加長矣，愈長則正氣愈虛而加劇，不得引《內經》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爲證也。又有漸發晏而熱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熱漸短矣，愈短則邪氣愈衰而自止，不得引昔賢自陽之陰者難愈爲證也。隔二日曰三陰瘧，較諸瘧爲最重，有二三年未愈者，亦有二三月卽愈者，祇看其寒熱之輕重短長，以辨其病之淺深。然三陰瘧無驟死之理，反不比日作間作者有驟死之人也。此皆余生平所驗而言之。又曰：夜瘧，皆云邪入血分，當用血藥以提其邪。說固可通，然初起在夜，嗣後不早不晏，始終發於夜者是也，設超前漸近日昃，縮後已至日出，皆不得謂之夜瘧矣。又曰：三瘧雖屬三陰，亦祇要辨明寒熱虛實，而應以溫涼補瀉。若謂陽經輕淺之方，治之無益，必以仲景治三陰之法爲根蒂。似屬高談，實門外漢也。玩俞氏諸論，可知讀書須明通，臨症宜活潑，豈得有一毫之滯機耶？

綜述

《素問・刺瘧論》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喝喝然，熱止汗出，難已。【略】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略】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洒，洒洒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略】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略】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瘧狀非瘧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略】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略】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略】肝瘧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略】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略】腎瘧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略】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

瘧脈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略】

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也。

《神農本草經・下品・恆山》 恆山：味苦寒，主傷寒，寒熱，熱發，溫瘧，鬼毒，胸中痰結吐逆。一名互草，生川谷。

《神農本草經・下品・蜀漆》 蜀漆：味辛平，主瘧及欬逆，寒熱，腹中癥堅，痞結，積聚，邪氣，蠱毒，鬼注，生川谷。

《金匱要略・瘧病脈證並治》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針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爲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丸。【略】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脫肉。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金匱要略・果實菜穀禁忌并治》 十月勿食被霜生菜，令人面無光，目澀，心痛腰疼，或發心瘧。瘧發時，手足十指爪皆青，困委。

《說文・疒部・疟》 疟，有熱瘧。从疒，占聲。《春秋傳》曰：齊侯疥遂疟。

《說文・疒部・痎》 痎，二日一發瘧。從疒，亥聲。

《中藏經・論診雜病必死候》 病瘧，腰脊強急，瘈瘲者，死。

《肘後方・治寒熱諸瘧方》 治瘧病方：鼠婦、豆豉二七枚，合搗，令相和。未發時服二丸，欲發時服一丸。

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

又方：用獨父蒜於白炭上燒之，末服方寸匕。

又方：五月五日蒜一片，去皮，中破之，刀割令容巴豆一枚，去心皮內蒜中，令合，以竹挾以火炙之，取，可熱搗爲三丸。未發前服一丸，不止復，與一丸。

又方：取蜘蛛一枚，蘆管中密，塞管中，以綿頸，過發時乃解去也。

又方：日始出時，東向日，再拜畢，正長跪，向日叉手，當閉氣，以書墨注其管，兩耳中各七注。又丹書舌上，言子日死，畢復再拜，還去勿顧，安卧勿食，過發時斷，即差。

又方：多煮豉湯，飲數升，令得大吐便差。

又方：取蜘蛛一枚，著飯中，合丸吞之。

又方：臨發時，搗大附子，下篩，以苦酒和之，塗背上。

又方：鼠婦、蟲子四枚，各一以飴糖裹之，丸服，便斷即差。

又方：常山搗，下篩，成末三兩，眞丹一兩，白蜜和搗百杵，丸如梧子。先發服三丸，中服三丸，臨卧服三丸，無不斷者。常用効。

又方：大開口，度上下唇，以繩度心頭，灸此度下頭百壯。又灸脊中央五十壯，過發時灸二十壯。

又方：破一大豆，去皮，書，一片作日字，一片作月字，左手持日，右手持月，吞之立愈。向日服之，勿令人知也。

又方：皁莢三兩去皮，炙巴豆二兩去心皮搗丸，如大豆大，一服一枚。

又方：巴豆一枚去心皮，射薗如巴豆，大棗一枚去皮，合搗成丸。先發各服一丸，如梧子大也。

又方：常山、知母、甘草、麻黃等分，搗，蜜和丸如大豆。服三丸，比發時令過畢。

又方：常山三兩，甘草半兩，水酒各半升，合煮，取半升，先發時一服，比發令三服盡。

又方：常山三兩，剉，以酒三升，漬二三日。平旦作三合服，欲嘔之，臨發又服二合便斷。舊酒亦佳，急亦可煮。

又方：常山三兩，秫米三百粒，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之服，至發時令盡。

又方：若發作無常，心下煩熱，取常山二兩，甘草一兩，半合，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再服。當快吐仍斷，勿飲食。

老瘧久不斷者，常山三兩，鼈甲一兩，炙升麻一兩，附子一兩，烏賊骨一兩，以酒六升漬之，小令近火，一宿成，服一合，比發可數作。

又方：梨蘆、皂莢各一兩，炙巴豆二十五枚，並搗，熬令黃，依法搗蜜丸如小豆。空心服一丸，未發時一丸，臨發時又一丸，勿飲食。

又方：牛膝莖葉一把，切，以酒三升，服令微有酒氣，不即斷更作，不過三服而止。

又方：末龍骨方寸匕，先發一時，以酒一升半，煮三沸，及熱盡服，溫覆取汗便即效。

又方：常山三兩、甘草半兩、知母一兩，搗蜜丸，至先發時服如梧子大十丸，次服減七丸八丸，後五六丸，即差。

又方：先發二時，以炭火床下，令脊腳極暖，被覆，過時乃止。此治先寒後熱者。

又方：先炙鱉甲搗末方寸匕，至時令三服盡，用火炙，無不斷。

又方：常山三兩，搗篩，鷄子白，和之丸，空腹三十丸，去發食久三十丸，發時三十丸，或吐或否也。從服藥至過發時勿飲食。

治溫瘧不下食，知母、鱉甲、炙常山各二兩，地骨皮三兩切，竹葉一升切，石膏四兩，以水七升，煮二升五合，分溫三服。忌蒜、熱麪、豬魚。

治癉瘧，常山、黃連、豉熬各三兩，附子二兩炮，搗篩，蜜丸。空腹服四丸，欲發三丸，飲下之。服藥後至過發時勿喫食。

若兼諸痢者，黃連、犀角各三兩，牡蠣、香豉各二兩，並熬龍骨四兩，搗篩蜜丸。服四十丸，日再服，飲下。

無時節發者，常山二兩，甘草一兩，半豉五合，綿裹，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再服快吐。

無問年月可治。三十年者，常山、黃連各三兩，酒一斗，宿漬之，曉以瓦釜煮取六升。一服八合。比發時令得三服。熱當吐，冷當利。服之無不差者。半料合服得。

勞瘧積久，衆治不差者，生長大牛膝一大虎口，以水六升，煮取二升，空腹一服，欲發一服。

禳一切瘧。是日抱雄鷄一，時令作大聲，無不差。

又方：未發，頭向南卧，五心及額，舌七處閉氣書鬼字。呪法：發日執一石於水濱，一氣呪云：智智圓圓行路非難，捉取瘧鬼送與河官，急急如律令，投於水不得迴顧。

治一切瘧，烏梅丸。

凡見瘧，白驢蹄二分，熬，大黄四分，菉豆三分，末，砒霜二分，光明砂半分，雄黄一分，搗，蜜丸如梧子。發日平旦冷水服二丸。七日內忌油。

《千金要方·傷寒·温瘧》 夫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氣未並。先其時一食頃，用細左索緊束其手足十指，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過時乃解。

瘧歲歲發至三歲，或連月發不解者，以脇下有痞也，治之不得攻其痞，但得虚其津液，先其時發其汗，服湯已，先小寒者，引衣自覆，汗出小便利，即愈。【略】

麻黄湯　治瘧須發汗。

恆山丸　治痞瘧說不可具。

梔子湯　主瘧經數年不差者，兩劑差，一月已來一劑差。

蜀椒圓　治勞瘧，並治積勞寒熱發有時似瘧者。

烏梅圓　治寒熱勞瘧久不瘥，形體羸瘦，痰結胷堂，食飲減少，或因行遠久經勞役，患之積年不瘥，服之神效。

大五補湯　治時行後變成瘴瘧。

鯪鯉湯　治乍寒乍熱，乍有乍無，山瘴瘧。

治肝邪熱爲瘧，令人顏色蒼蒼，氣息喘悶，戰掉狀如死者，或久熱，勞微，動如瘧，積年不差。烏梅丸。

治心熱爲瘧不止，或止後熱不歇，乍來乍去，令人煩心甚，欲飲清水，反寒多不甚熱者。方：

甘草一兩　蜀漆三兩　恆山四兩　石膏五兩　鼈甲四兩　香豉一升　梔子　烏梅各三七枚　淡竹葉切二升

右九味，咬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治脾熱爲瘧，或渴或不渴，熱氣內傷不泄，令人病寒腹中痛，腸中鳴，汗出。恆山丸。

治肺熱痰聚胸中，來去不定，轉爲瘧，其狀令人心寒，寒甚則發熱，熱間則善驚如有所見者。恆山湯。

治腎熱發爲瘧，令人淒淒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身掉不定，手足寒，恆山湯。

五藏並有瘧候，六腑則無，獨胃腑有之。胃腑瘧者，令人旦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藜蘆丸主之。

治瘧，或間日發者，或夜發者。方：

恆山　竹葉各二兩　秫米一百粒　石膏八兩

右四味，咬咀，以水八升銅器中漬藥，露置星月下高淨處。橫刀其上，明日取藥於病人房門，以銅器緩火煎取三升。分三服。清旦一服，未發前一食頃一服，臨欲發一服。三服訖，靜室中卧，莫共人語。當一日勿洗手面及漱口，勿進食。取過時不發，乃澡洗進食，並用藥汁塗五心胷前頭面，藥滓置頭邊。曾用神驗。

又方：先作羊肉臛麪餅飽食之，幷進少酒隨所能，其令欣欣有酒氣入密室裏燃炭火，厚覆取大汗即差。

又方：燒黑牛尾頭毛作灰，酒服方寸匕，日三。

丸方：恆山三兩末之，以雞子白和併手丸如梧子，置銅椀中，於湯中煮之令熟，殺腥氣則止。以竹葉飲服二十丸。欲吐，但吐至發。令得三服。時早可斷食，時晚不可斷食，可竹葉汁煮糜少食之。

治老瘧久不斷者方：

恆山三兩　鼈甲　升麻　附子　烏賊骨各一兩

右五味，咬咀，絹袋盛，以酒六升漬之，小令近火，轉之一宿成。一服一合。比發可數服或吐下。

治瘧無問新久者方：

小便一升半　蜜三匕

右二味，煮三沸頓服，每發日平旦時服，目至發勿食，重者漸退，不過三服差。

又方：

鼠尾草　車前子各一虎口

右二味咬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未發前服盡。

又方：馬鞭草汁五合、酒三合，分三服。

又方：服翹搖汁。

又方：擣莧若根燒爲灰，和水服一合，量人大小強弱用之。

又方：瓜蒂二七枚擣，水漬一宿服之。【略】

治瘧方：

鼈甲方寸　烏賊骨二方寸　附子　甘草各二兩　恆山二兩

右五味，咬咀，以酒二升半漬之，露一宿，明日塗五心手足。過發時瘧斷。若不斷，可飲一合許差。

治勞瘧積時不斷，衆治無效者方：生長大牛膝一握，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再服。第一服取未發前食頃，第二服取臨發時。

《千金翼方・雜病・痎瘧》蜀漆圓　主痎瘧連年不差，服三七日定差。

陵鯉湯　主瘧疾江南瘴瘧。

《三因方・瘧叙論・瘧病外所因證治》病者先寒後熱，寒則湯火不能溫，熱則冰水不能寒，以先傷寒後傷風，故先寒而後熱，名曰寒瘧。

病者先熱後寒，躁煩自汗惡風，以先傷風後傷寒，風爲陽，寒爲陰，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

病者但熱不寒，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必渴，以傷於暑熱，名曰癉瘧。

病者寒熱身重，骨節煩疼，脹滿，濈濈自汗，善嘔，因汗出復浴，濕舍皮膚及冒雨濕，名曰濕瘧。

病者寒多不熱，但慘戚振慄，病以時作，此以陽虛陰盛，多感陰濕，陽不能制陰，名曰牝瘧。

右五種瘧疾，以外感風寒暑濕與衛氣相並而成，治之各有方法。

《三因方・瘧叙論・瘧病内所因證治》病者寒熱，顏色蒼蒼然，善太息，如死狀，以蓄怒傷肝，氣鬱所致，名曰肝瘧。

病者心煩，欲飲清水，反寒多不甚熱，乍來乍去，以喜傷心，心氣耗散所致，名曰心瘧。

病者寒多，腹中熱痛，或渴，不渴，不熱，不泄，腸鳴汗出，以思傷脾，氣鬱涎結所致，名曰脾瘧。

病者心寒，寒甚則發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以憂傷肺，肺氣凝痰所致，名曰肺瘧。

病者手足寒，洒然腰脊痛，發熱大便難，目眴，以失志傷腎。

五種瘧疾，以臟氣不和，鬱結涎飲所致，治之各有方。

《三因方・瘧叙論・瘧病不内外因證治》病者發寒熱，一歲之間，長幼相若，或染時行變成寒熱，名曰疫瘧，以歲運推之。

病者寒熱日作，夢寐不祥，多生恐怖，名曰鬼瘧。宜用禁避厭禳之法。

病者乍寒乍熱，乍有乍無，南方多病此，名曰瘴瘧。當隨方土所宜治之。

病者寒熱，善飢而不能食，食已支滿，腹急疠痛，病以日作，名曰胃瘧。

六腑無瘧，唯胃有者，蓋飲食飢飽所傷胃氣而成，世謂之食瘧，或因諸瘧飲食不節，變爲此證。

病者經年不差，差後復發，遠行久立，下至微勞，力皆不任，名曰勞瘧。亦有數年不差，百藥不斷，結成癥癖在腹脇，名曰老瘧，亦曰母瘧。

以上諸證，名狀不同，各有治方，宜推而用之。

《三因方・瘧叙論・瘧病外所因方》白虎加桂湯　治溫瘧，先熱後寒，惡風多汗。

朮附湯　治冒雨濕著於肌膚，與胃氣相並，或腠開汗出，因浴得之。

麻黄白朮散　治傷寒風暑濕不留經絡，與衛氣相並，病以日作，寒熱交煎。

《太醫》常山飲　治諸瘧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或寒熱獨作，或連日併發，或間日一發，頭疼惡心，煩渴引飲，氣息喘急，口苦咽乾，諸藥不效。

桂薑湯　治牝瘧寒多微熱，或但寒不熱。

《三因方・瘧叙論・瘧病不内外因方》紅效瘧丹　治鬼瘧殊效。

大正氣散　治山嵐瘴氣，發作寒熱，遂成瘧疾。

常山飲　治勞瘧，虛人老人皆可服。

老瘧飲　治久瘧結成癥痕，癖在腹脇，諸藥不去者。

紅圓子　治食瘧尤效。

妙瘧丹　治諸瘧，無問寒溫久近，悉治之。

紅散子　須當發日早晨服。

瘧丹

又方：右黄丹不以多少。

右五月五日用獨頭蒜煨熟，研細，搜圓如梧子大。每服五圓。常發前一食頃，桃柳枝煎湯調下。

塞耳丹

《三因方・瘧叙論・瘧病内所因方》 七棗湯　治五臟氣虚，陰陽相勝，作爲痎瘧。不問寒熱先後，與夫獨作疊間日，悉主之。

四獸飲　治五臟氣虚，喜怒不節，勞逸兼并，致陰陽相勝，結聚涎飲，與衛氣相得，發爲瘧疾，悉主之。兼治癉瘧最效。

交解飲　治脾胃氣弱，陰陽勝復，發爲痎瘧。

草菓飲　治脾寒等瘧。

驅瘧飲子　治熱多諸瘧。

《楊氏家藏方・瘧疾方》 七寶散　治一切瘧疾，或先寒後熱，先熱後寒；或寒多熱少，或熱多寒少；或多寒但寒，或多熱但熱；或一日一發，或一日二、三發；或連日或間日發，或三、四日一發。不問鬼瘧、食瘧，不伏水土，山嵐瘴氣，寒熱如瘧，並皆治之。

《保命集・諸瘧論》 治瘧病，處暑前，頭痛項強，脈浮惡風有汗，桂枝羌活湯。如吐者，加半夏麴等。

治瘧病，頭痛項強，脈浮惡風無汗者，麻黄羌活湯。如吐者，加半夏麴等。

治法，瘧如前病證，而夜發者，麻黄桂枝湯主之。【略】桃仁味苦甘辛，肝者血之海，血聚則肝氣燥，經所謂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故桃仁散血緩肝，謂邪氣深遠而入血，故夜發，乃陰經有邪，此湯發散血中風寒之劑。

治瘧病，身熱目痛，熱多寒少，脈長，睡卧不安，先以大柴胡湯下之，微利爲度。如下過外，微邪未盡者，宜服白芷湯，以盡其邪。

治瘧無他證，隔日發，先寒後熱，寒少熱多，宜桂枝石膏湯。間日者，邪氣所舍深也。

治瘧，寒熱大作，不論先後，皆太陽陽明合病也，謂之大爭，寒作則必戰動。經曰：熱勝而動也。發熱則必汗泄。經曰：汗出不愈，知爲熱也。陽盛陰虚之證，當内實外虚，不治必傳入陰經也。當用桂枝芍藥湯主之。【略】服之寒熱轉大者，知太陽、陽明、少陰三陽合病也，宜桂枝黄芩湯和之。服藥已，如外邪已罷，内邪未已，再詮下藥。從卯至午時發者，宜以大柴胡、承氣湯主之。

前項下藥，微利爲度。以小柴胡湯徹其微邪之氣。立秋之後及處暑前發瘧漸瘦，不能食者，謂之痎瘧，此邪深遠而中陰經，爲久瘧也。

治久瘧，不能飲食，胸中鬱鬱如吐，欲吐不能吐者，宜吐則已，當以藜蘆散、雄黄散吐之。

治秋深各瘧，胃中無物，又無痰癖，腹高而食少，俗謂瘧氣入腹，宜蒼朮湯主之。

從酉至子時發者，或至寅時，知邪氣在血也，宜桃仁承氣湯下之。微利後宜調制之，在桂枝黄芩湯調下。

《易簡方・諸瘧》 治瘧用蒜，不拘多少，研爛，和黄丹圓如雞頭大。每服一丸，新汲水下，面東服。

又方：用桃仁一百箇，去皮尖，雙仁研細，不得犯生水，入黄丹三錢，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丸。當發日早，面北用溫酒下，或井花水亦可。五月五日午時合，忌雞犬婦人見。

又方：用獨蒜十二箇，煨熟，桃仁一百箇，去皮尖，雙仁同搗爛，入黄丹，丸如雞頭大。每服三丸。當發日清晨，以溫酒一盞，面北或面東吞下。

又方：用瓜蒂二箇，搗碎，水半盞，浸一宿。發日服，吐即愈。

又方：用常山二錢，烏梅四箇，研爛，酒調服。

又方：用隔年全日曆，端午日午時燒灰，糊丸如桐子大。當發日早，以無根水送下一丸。

又方：用青蒿末、常山、人參等分爲末。每服二錢。未發前一日，以好酒一大鐘調勻，分作三分，黄昏、半夜、天明各冷飲一分。

又方：用百草霜、黄丹等分，細研。每服二錢。於發日，空心，米飲調下。不過二服。小兒用蜜水調下。

又方：用常山末三兩，雞子白和丸如桐子大，空心服三十丸。

又方：用常山一兩，剉細，酒拌蒸過，曬乾，檳榔三錢共爲末，醋糊，丸如桐子大。當發日，空心，溫酒送下五十丸，至午食粥。

治久瘧，用干薑、高良薑等分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七分服。

又方：用端午日艾，炙兩拳尖。

治瘧久不住，或三、四日一發，用常山、檳榔、烏梅肉各四錢，甘草炙二

錢，共爲粗末。酒水各一鐘，隔夜煎，去滓，露一宿，次早溫熱服之。微吐即效。

治久患勞瘧瘧，用鱉甲三兩，塗酥炙黃，爲末。臨發時，酒調下二錢匕。

又方：用牛膝二握，水六升，煮取二升，分二服，未發前服，臨發又服。

治久瘧，用驢脂和烏梅爲圓。未發時服三十圓。

治五般瘧疾，用夜明砂爲末，每服一錢，冷茶清調下，無時大效。

治氣虛瘧疾，寒多熱少，或單寒者，用附子一枚炮裂，以鹽水浸，再炮，去皮臍，剉細，分作二服，水一椀，薑七片，棗七枚，煎七分。當發日清晨，空心溫服，未久，再進一服。一方，加草菓等分煎服，不拘時。

治脾胃聚痰，發爲寒熱，用生薑四兩和皮搗汁一椀，夜露至曉，空心冷服。

治諸瘧，用辰砂、阿魏各一兩，研勻，糊圓如皂角子大。每服一圓，空心，人參湯化下。比諸藥不損脾胃，最爲穩當。【略】

又方：用雄黃、瓜蒂、赤小豆爲末。每服半錢，溫水調下，以吐爲度。

又方：用青蒿、桂枝各爲末。若寒多，用桂多蒿少。熱多，蒿多桂少。三七分互用。各以生薑二兩，連皮搗汁，和熱酒調服，以衣被蓋卧，即愈。

又方：不問新久，用常山一兩，剉碎，以好酒浸一宿，瓦器內煮乾，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半盞，去滓，停冷。五更初，服之。不吐不瀉大効。

又方：用知母、貝母、常山、檳榔等分，水酒各一盞，煎至一盞，去滓，綿覆，露一宿。五更面東服之，即効。但不可令婦人煎。

《儒門事親・瘧》 夫富貴膏粱之人病瘧，或間日，或頻日，或作熱，或作寒，或多寒少熱，或多熱少寒，宜以大柴胡湯下之。下過三、五行，次服白虎湯、玉露散、桂苓甘露散之類，如不愈者，是積熱大甚，宜以神芎藏用丸、三花神祐丸、調胃承氣湯等藥，大作劑料下之。下訖，以長流水煎五苓散服之，或服小柴胡湯，數服亦可。如不愈，復以常山散吐之，後服涼膈散、白虎湯之類，必愈矣。大忌熱麵及羊肉、雞、豬、魚、兔等物，如食之，瘧疾復作，以至不救。

貧賤藜羹之人病瘧，以飲食疎糲，衣服寒薄，勞力動作，不可與膏粱之人同法而治。臨發日，可用野夫多効方、溫脾散治之。如不愈，用辰砂丹治之，則愈矣。如服藥訖，宜以長流水煎白虎湯、五苓散服之，不宜食熱物及燥熱之藥，以瘧疾是傷暑伏熱之故也。《內經》曰：夏傷於暑，秋必痎瘧。可不信哉。忌物同前。

《儒門事親・瘧疾不愈》 夫瘧疾連歲不愈者，可用呪果法治之。果者，謂桃、杏、棗、梨、栗是也。呪曰：吾從東南來，路逢一池水，水裏一條龍，九頭十八尾，問伊食甚的，只喫瘧病鬼。右念一遍，吹在果子上，念七遍，吹七遍在上，令病人於五更雞犬不聞時，面東而立，食訖，於淨室中安眠，忌食瓜果葷肉熱物。此法十治八九，無藥處可救人。

《醫學發明・淹疾瘧疾》 肝病　面青，脈弦，皮急。多青則痛。形盛，胸脇痛，耳聾，口苦舌乾，往來寒熱而嘔，以上是形盛，當和之，以小柴胡湯也。如形衰，骨搖而不能安於地，此乃膝筋，治之以羌活湯。《本草》云：羌活爲君也。瘧證，取以少陽；如久者，發爲癉瘧，宜以鑱針刺絕骨穴，復以小柴胡湯治之。

心病　面赤，脈洪，身熱，赤多則熱。暴病，壯熱惡寒，麻黃加知母、石膏、黃芩湯主之。此證如不發汗，久不愈，爲瘧也。淹疾頭腫，面赤身熱，脈洪緊而消瘦。婦人則亡血，男子則失精。

脾病　面黃，脈緩，皮膚亦緩。黃多則熱。形盛，依傷寒說，是濕溫。其脈陽浮而弱，陰小而急，治在太陰。濕溫自汗，白虎湯加蒼朮主之。如久不愈，爲溫瘧、重喝，白虎加桂枝主之。淹疾肉消，食少無力，故曰熱消肌肉。宜以養血涼藥。《內經》曰：血生肉。

肺病　面白，皮澀，脈亦澀。多白則寒。暴病，澀癢氣虛，麻黃加桂枝，令少汗則出也。《傷寒論》云：夏傷於暑，汗不得出爲癢。若久不痊，爲風瘧。形衰，面白脈澀，皮膚亦澀，形羸氣弱；形淹，衛氣不足。

腎病　面黑，身涼，脈沉而滑。多黑則痺。暴病，形冷惡寒，三焦傷也。治之以薑附湯或四逆湯。久不愈，爲瘧。暴氣衝上，吐食，夜發，俗呼爲之夜瘧。太陽經，桂枝湯證。形衰淹疾，黑痺，羸瘦，風痺痿厥不能行也。

《格致餘論・痎瘧論》 《內經》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必有痎瘧。痎瘧，老瘧也。以其隔兩日一作，纏綿不休，故有是名。前賢具有治法，然皆峻劑，有非稟受性弱，與居養所移者所宜用也。惟許學士方有用參芪等補劑，而又不曾深論，後學難於推測。因見近年以來，五十歲以下之人，多是怯弱者，況嗜欲縱恣，十倍於前，以弱質而得深病，最難爲藥，始悟常山、烏梅、砒

丹等爲劫痰之劑，若悞用之，輕病爲重，重病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陰受病也。作於子午卯酉日，少陰瘧也；作於寅申巳亥日，厥陰瘧也；作於辰戌丑未日，太陰瘧也。瘧得於暑，當以汗解，或涼臺水閣，陰木冷地，他人揮扇，泉水澡浴，汗不得泄，鬱而成痰。其初感也，胃氣尚強，全不自覺，至於再感，瞢然無知，又復恣意飲食，過分勞動，竭力房事，胃氣大傷，其病乃作，深根固蒂，宜其難愈。病者欲速愈，甘辛峻劑，醫者欲急利，遽便將投。殊不知感風感暑，皆外邪也。當以汗解，所感既深，決非一二升汗可除，亦有胃氣少回，已自得汗，不守禁忌，又復觸胃，舊邪未去，新邪又感，展轉沉滯，其病愈深。況來求治者，率皆輕試速效劫病之藥，胃氣重傷，吾知其難免於禍矣。由是甘爲遲鈍，範我馳驅，必先以參、朮、陳皮、芍藥等補劑，輔以本經之藥，惟其取汗，若得汗而體虛，又須重用補劑以助之。俟汗出通身，下過委中，方是佳兆。仍教以淡飲食，省出入，避風就溫，遠去帷薄，謹密調養，無有不安。若感病極深，雖有大汗，所感之邪必自臟傳出至腑，其發也必亂而失期，亦豈是佳兆。故治此病，春夏爲易，秋冬爲難，非有他也，以汗之難易爲優劣也。或曰：古方用砒、丹、烏梅、常山得效者不爲少，子以爲不可用乎？予曰：腑受病者淺，一日一作，間一日一作者，是胃氣尚強，猶可與也。彼三日一作者，病已在臟矣，在臟者難治，以其外感猶可治也，而可用劫藥以求速効乎？前歲，憲僉詹公，稟甚壯，形甚強，色甚蒼，年近六十，二月得痎瘧，召我視之，知其飫於醲肥者，告之曰：須遠色食淡，調理浹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從旁曰：此易耳，數日可安。與劫藥三五貼病退，旬日後又作，又與又退，綿延至冬，病猶未除。又來求治，予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又天寒汗未透，遂以白朮粥和丸與二斤，令其遇飢時且未食，取一二百丸以熱湯下，只與白粥調養，盡此藥，當大汗而安，已而果然。如此者甚多，但藥略有加減，不必盡述。

《脈因證治・瘧》 太陽經：頭痛腰痛，寒從背起，先寒後熱，宜小柴胡、羌活地黃湯。

少陽經：心體解佾，寒熱不甚，惡見人，多汗出甚，小柴胡湯。

陽明經：先寒久乃熱，熱大汗，喜見火乃快，宜桂枝二白虎一湯。

少陰經：嘔吐煩悶，熱多寒少，欲閉戶而處，病難已，小柴胡加半夏湯。

太陰經：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喜嘔乃衰，理中湯。

厥陰經：小腹腰痛，小便不利，意恐懼，四物玄明苦楝附子湯。

心瘧：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宜桂枝黃芩湯。

肺瘧：心寒甚，熱間善驚，如有見者，桂枝加芍藥湯。

肝瘧：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通脈四逆湯。

脾瘧：寒則腹痛，熱則腸鳴，鳴已汗出，小建中湯、芍藥甘草湯。

腎瘧：腰脊痛，宛轉便難，目眴然手足寒，桂枝加當歸芍藥湯。

胃瘧：將病也，善飢不能食，能食而肢滿腹脹，理中湯丸主之。

勞瘧：經年不差，後復發作，微勞力不任，名曰勞瘧。

母瘧：百藥不差，結成癥癖在腹脇，名瘧母。

治雖不同，瘧得於暑，當以汗解，或汗不徹，鬱而成痰，宜以養胃化痰發汗，邪氣得出，自然和也。虛則補之，脈洪數無力者是也。

《普濟方・諸瘧門・總論》 恆山於瘧每每作效，何耶？蓋瘧家多蓄黃水，恆山爲能破其癖而下其水也。【略】發瘧嘔吐，勿用恆山。【略】瘧家多蓄痰涎黃水，恆山爲能吐之利之，是故然耳。【略】瘧方來與正發不可服藥，在於未發兩時之先。

《玉機微義・瘧門・痎瘧》 《內經》以瘧從風寒暑而得之，乃天之邪氣所傷，當以汗解。仲景、河間，悉用發表之藥，但以寒熱多少，分經絡而治，然亦有三陰三陽之異也。蓋傷在陽者，遲而暴，傷在陰者，遠而深。在氣則發之早，在血則發之晏。淺則日作，深則間之。此雖分在陰在陽，是乃淺深之謂，皆當從汗而解也。《機要》謂在三陽經，其汗、下、和解，同傷寒治。外邪解而內未已者，以早晚分氣血，而用大柴胡、大承氣、桃仁承氣下之。久瘧，胸中鬱鬱欲吐，而不能吐，當以藜蘆散、雄黃散吐之。此爲暴病而氣實者設也。我丹溪先生，論邪氣深入陰分，血分而成久瘧者，必當用升發之藥，自臟而出之於腑，然後自表作汗而解。若用下藥，則邪氣愈陷下而難出也。又，久瘧之人，正氣虛者，不可用劫藥損其胃氣。劫之數次不愈者，病若不變，必待春來氣升，瘧氣隨升發之氣而出方已。遇此者，當以補之。一婦人久痢，一子亦痢死，哭甚。數日後，痢止瘧作。醫與四獸飲之類，凡兩月。召予視之。一日五、六作，汗如雨，無休歇，不能起卧，食少懶語，脈微數。予以痢後無陰，悲哀傷氣，又進濕熱之藥，助起旺火，正氣愈虛，汗既大出，無邪可治，陰虛陽散，將在旦夕，豈小劑之所能補？今用人參二兩、白朮二兩、芍藥一

兩、黃芪半兩、甘草少許，作一服，濃煎一鐘，日服四、五次，兩日寒熱止。又，二婦同病瘧，一者面光澤，予以濕在氣分，非汗不解，兩發汗出而愈。一者面赤黑色，予以暑傷血分，用四物湯加辛苦寒之劑，二日，發唇瘡而愈。臨病處治，其可執一乎？

《證治要訣・寒熱門・瘧寒熱》　瘧證不一，其名亦殊，初得之病勢正熾，一二發間，未宜遽截，不問寒熱多少，且用清脾飲，草果飲，或二陳湯加草果半錢，或生料平胃散加草果半錢、前胡半錢。亦有非瘧非勞等疾，而自成寒熱，乃是痰飲爲之，不可不審，去痰行飲則愈。初發之際，風寒在表，雖寒熱過後而身體常自疼，常自畏風，宜草菓飲或養胃湯，每服加川芎，草果各半錢。熱少者進取微汗，寒多者宜快脾湯或養胃湯，每服更加草果半錢，服藥後寒仍多者，養胃湯，每服加熟附、官桂各半錢，獨寒者尤宜，不効則七棗湯。熱多者宜驅瘧飲或參蘇飲，每服加草果半錢。大熱不除，宜小柴胡湯，渴甚則佐以五苓散入辰砂少許。獨熱無寒，宜小柴胡湯，熱雖劇不甚渴者，於本方加桂四分。熱多而脾氣怯者，柴朴湯。寒熱俱等者，常服宜如上項二陳湯、平胃散加料之法，發日進柴胡桂薑湯，候可截則截之。有獨熱用清脾飲効者，內煩增參作壹錢重，然恐非特可治獨熱也。食瘧，乃是飲食傷脾得之，或瘧已成而猶不忌口，或寒熱正作時吃食，其人噫氣、吞酸、胸膈不利，宜生料平胃散，每服加草果半錢、砂仁半錢，仍佐以紅丸子、七香丸。暑瘧，其人面垢、口渴，雖熱已退後，無事之時亦常有汗，宜養胃湯一貼、香薷飲一貼，和勻作二服。渴甚汗出多者，加味香薷飲，間進辰砂五苓散。不問已發未發，其人嘔吐，痰食俱出，宜多進二陳湯，每服加草果半錢。又恐伏暑蘊結爲痰，宜消暑丸，更於暑瘧中求之。有四五發已，後應諸證，並可用截瘧丹，未愈再進。久瘧，經年累月，名瘧母，又名勞瘧，不宜十分攻之，所謂久瘧不治者，是也。進四獸飲，間山甲圓。瘧愈後調理，宜生料平胃散，每服加人參、茯苓各半錢，或用四君子湯加陳皮壹錢半即異功散。外有傷寒，往來寒熱如瘧，勞病往來寒熱亦如瘧，謂之如瘧，非眞瘧也。然傷寒寒熱如瘧，初必惡風寒、發熱、頭痛、體疼，自太陽經而來。勞病寒熱如瘧，初必五心發煩熱、勞倦、咳嗽，久乃成寒熱，與正瘧自不同。諸病皆有寒熱，如失血、痰飲、癥瘕、積聚、小腸癪氣、風寒暑溼、食傷發勞、勞瘵、腳氣、瘡毒，已各見本門，其餘不能盡舉。應有不如發瘧之傳爲寒熱者，須問其元有何病而生寒熱，則隨病施治。寒熱發作有期者瘧也，無期者諸病也。近世因寒熱發作，見其指甲青黑，遂名曰沙，或戛、或挑、或灌以油茶，且禁其服藥，此病即是南方瘴氣，生料平胃散加草果、檳榔，正宜所治，豈有病而無藥之理哉。

《丹溪心法・瘧》　瘧疾有風、暑、食、痰、老瘧、瘧母，大法風暑當發汗，夏月多在風涼處歇，遂閉其汗而不泄故也。惡飲食者，必自飲食上得之。無汗者要有汗，散邪爲主，帶補。有汗者要無汗，正氣爲主，帶散。一日一發者，受病一月。間日一發者，受病半年。三日一發者，受病一年。二日連發住一日者，氣血俱病。瘧病感虛者，須以人參、白朮一二貼，托住其氣，不使下陷，後使他藥。內傷挾外邪同發，內必主痰，外以汗解散，二陳湯加柴胡、黃芩、常山、草果，煎服。久瘧不得汗者，二陳湯加檳榔、倍蒼朮、白朮。一方加柴胡、葛根、川芎，一補一發，不可直截。老瘧病，此係風暑於陰分，用血藥引出陽分則散，入方宜：

川芎　撫芎　紅花　當歸　炒柏　白朮　蒼朮　甘草　白芷

右剉，水煎，露一宿，次早服。

治瘧一日間一日發者，補藥帶表藥，後以截瘧丹截之。若在陰分者，用藥掣起陽分方可截，即前藥之屬。

充按：瘧在陰分，須徹起陽分者，即《格致論》中云：臟傳出至腑，亂而失期也，又當因其汗之多寡而爲補養升發之術。下陷謂陽氣下陷，入陰血中。無汗要有汗，多用川芎、蒼朮、乾葛、升麻、柴胡之屬。此丹溪治瘧之微旨，學者所當知也。

附錄　世用砒霜等毒，不可輕用。俗謂脾寒，此因名而迷其實也。苟因飲食所傷而得，亦未必全是寒，況其他乎？在其陽分者易治，陰分者難治。瘧母必用毒藥消之，行氣消堅爲主。東垣謂：寒瘧屬太陽，熱瘧屬陽明，風瘧屬少陽，在三陰經則不分，總曰溫瘧。此言是。但三陰經說不明，作於子午卯酉日者，少陰瘧也，寅申巳亥日者，厥陰瘧也，辰戌丑未日者，太陰瘧也。

瘧脈多弦，但熱則弦而帶數，寒則弦而帶遲，亦有病久而脈極虛，微而無力，似乎不弦，然而必於虛微之中見弦，但不搏手耳，細察可見也。

瘧又名痁疾者，其証不一，《素問》又有五臟瘧、六腑瘧，詳矣。初得病勢正熾，一二發間，未宜遽截，不問寒熱多少，且用清脾飲，或草果飲，或二陳湯

加草果半錢，或平胃加草果半錢、柴胡半錢，又或養胃湯加川芎、草果各半錢。熱少者，進取微汗。寒多者，宜快脾湯。服後寒仍多者，養胃湯加附子、桂枝各半錢，獨寒尤宜，不効則七棗湯。熱多者，宜驅瘧飲，或參蘇飲，每服加草果半錢。大熱不除，宜小柴胡湯。渴甚者，則以五苓散八辰砂少許。獨熱無寒，亦與小柴胡湯。熱雖劇不甚渴者，本方加桂四分，或以柴胡桂薑湯，候可截則截之。久瘧，瘧母不愈者，宜四獸飲，間服山甲湯。【略】

截瘧常山飲。如吐，加原朴，又或加青皮、陳皮。

又方：

柴胡　草果　常山　知母　貝母　檳榔

右用酒水同煎，露一宿。臨發前二時服。

又治瘧母此藥消導：

青皮　桃仁　紅花　神麴　麥芽　鱉甲醋炙爲君　三稜　莪朮　海粉　香附並用醋炙

右爲末丸如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湯下。

又治瘧寒熱，頭痛如破，渴飲冰水，外多汗出。

人參　白朮　黃芪　黃芩　黃連　山梔　川芎　蒼朮　半夏　天花粉

右㕮咀，水二鍾，薑三片，煎服。

又治瘧病發渴。

生芊　麥門冬　天花粉　牛膝　知母　葛根　炒栢　生甘草

右㕮咀，水煎服。

截瘧青蒿丸。

截瘧。

檳榔　陳皮　白朮　常山三錢　茯苓　烏梅　厚朴各一錢半

右㕮咀，作二服，水酒各一鍾，煎至一鐘。當發前一日一服，臨發日早一服，服後少睡片時。

又瘧疾後。

白朮　半夏一兩　黃連半兩　白芍　陳皮半兩

右爲末，粥丸梧子大。每服六十丸薑湯下。

《明醫雜著・瘧疾》　瘧是風暑之邪。【略】邪從外入，宜發散之，然以扶持胃氣爲本，又須分別陽分陰分而用藥。邪瘧及新發者，可散可截；虛瘧及久者，宜補氣血。若過服截藥，致傷脾胃，則必延綿不愈矣。

《薛氏醫案・脾胃虧損瘧疾寒熱等症》　大凡停食之症，宜用六君、枳實、厚朴，若食已消而不愈，用六君子湯；若內傷外感，用藿香正氣散；若內傷多而外感少，用人參養胃湯，若勞傷元氣兼外感，用補中益氣加川芎；若勞傷元氣兼停食，補中益氣加神麴、陳皮；若氣惱兼食，用六君加香附、山梔；若嘈酸或食後口酸，當節飲食。病作時大熱噪渴，以薑湯乘熱飲之，此截瘧之良法也。每見發時飲啖生冷物者，病或少愈，多致脾虛胃損，往往不治。大抵內傷飲食者必惡食，外感風寒者不惡食。審係勞傷元氣，雖有百症，但用補中益氣湯，其病自愈。其屬外感者，主以補養，佐以解散，其邪自退。若外邪既退，即補中益氣以實其表。若邪去而不實其表，或過用發表虧損脾胃，皆致綿延難治。凡此，不問陰陽日夜所發，皆宜補中益氣。此不截之截也。夫人以脾胃爲主，未有脾胃實而患瘧痢者，若專主發表攻裏、降火導痰，是治其末而忘其本。前所云乃瘧之大略，如不應，當分六經表裏而治之。

《明醫指掌・瘧疾》　痎瘧久不止，必生瘧母。在脇下，大如杯，令人面色痿黃，寒熱不已，用川芎、芍藥、柴胡各一錢，人參五分，水煎，送下鱉甲丸二錢，外以阿魏膏貼之，神效。

鱉甲丸秘方

治久瘧不愈，脇下有塊，俗名瘧母。

《醫學入門・外感・傷寒・正傷寒》　傷寒汗吐下後，餘熱未淨，重感於寒而變瘧，或過經舊熱未解，新感六淫之氣而變瘧，皆曰溫瘧者，俱先熱後寒故也。寒多熱少或單寒者，太陽邪變也，柴胡桂薑湯。熱多寒少或單熱骨節煩疼者，陽明邪變也，白虎湯加桂。寒熱相等或先熱者，少陽邪變也，小柴胡湯，渴者去半夏加天花粉、知母。寒熱大作，戰慄汗出不散者，太陽陽明合病也，桂枝石羔湯。服此後瘧愈甚者，三陽合病也，恐傳入陰經，急用桂枝黃芩湯。如傳入陰分，從卯至午發而嘔吐大便閉者，大柴胡湯下之。從午至酉癸而腹滿便閉者，大承氣湯下之。從酉至寅癸而欲狂喜忘便黑者，桃仁承氣湯微利之。不敢下者，梔子升麻湯。傷寒與雜病瘧不同在此。間有挾痰與食積嘔吐不食者，二陳湯對金飲子。尿澁煩渴或因瘴氣不伏水土者，五苓散，俱加黃芩柴胡。此等瘧與雜病無大異，日久勢發稍緩則截之。痰飲在上膈，

欲吐不吐者，瓜蒂、赤小豆、雄黃等分爲末，水調五分服之，以吐爲度。或祛邪丸亦好。久不愈者，勝金丹、老瘧丸以消之。

《醫學入門・外感・傷寒・傷寒初症》似瘧非瘧，作止有時，或日再發，或二三日一發，非似潮，單潮而無寒，亦非若寒熱往來之無定也。太陽症二三日似瘧，寒多，脈浮洪者，桂枝湯或桂枝二麻黃一湯。陽明症似瘧，汗出日晡發熱脈浮者，桂枝湯，脈實者承氣湯。熱入血室似瘧，小柴胡主之。厥陰症似瘧，一日二三發，脈浮緩者，爲裏和自汗而愈。凡感冒之人，忽覺毛寒股慄，筋節搜攣，百骸鼓撼，嘔不欲食。其寒不可禦，未幾復轉而發熱者，皆似瘧狀，不必脈弦，隨所見症與脈，而以小柴胡湯和解，此即溫瘧也。

一症脈弱者亡陽也，不可正汗及吐下，桂枝二越婢一湯以微汗之。一症脈遲者血少也，先以黃芪建中湯養血，俟脈不遲，乃以小柴胡湯和之。一症脈陰陽同等，微浮微緩，不嘔清便自調，此不待藥，汗而自愈也。若面赤身癢脈濇者，桂麻各半湯，必待微汗而後愈。通用柴陳湯，熱多加川芎、前胡，寒多加川芎、草菓。若寒多熱少，不煩躁而脈浮緩者，乃傷寒見傷風脈也，或面色不澤，兩手無脈者，乃麻黃附子細辛湯症也。

經曰：陰氣上入陽中則惡寒，陽氣下陷陰中則發熱，此陰陽相乘之病也。若大下陰微發熱，大汗陽微惡寒，乃醫之誤也。大要陽不足，則陰邪出於表而與陽爭，則陰反勝而爲寒。陰不足則陽邪入於裏而與陰爭，則陽反勝而爲熱。若邪入而正氣不與之爭，則但熱而無寒矣。陽不足則先寒，陰不足則先熱，表邪多則寒多，裏邪多則熱多，半表半裏，寒熱相等，乍往乍來而間作也。若不嘔清便脈浮者猶當解表，口渴尿赤脈實者，大柴胡湯。心煩喜嘔胸脇滿而不欲食者，小柴胡湯。熱多者，加柴胡；寒多者，加桂枝。汗下後柴胡症不除者，柴胡桂薑湯。寒熱往來脇滿小便不利，嘔渴頭汗者，最宜。如寒熱勢盛，當遲一二日少定方可圖之，所謂其盛者，可待衰而已。若寒熱勢定，或早移於晏，晏移於早，邪無可容之也，病將解矣。夫《病機》言：搏者舊有痰痞相火之類，偶然新氣加之，則搏動而發。此理易明，言爭者，乃彼此相搏相鬬，久而後可和解之。謂不過邪，正氣相引，結而未遽散，非實有所爭競也。血氣盛者，雖風寒之邪，乘間而入，終不能動其眞氣而與之鬬，惟血氣弱者，則邪入必鬬，鬬則便有勝負。須正氣復，而後邪可退也。若邪愈勝而正氣負，非藥餌大扶持之，必不可救。此爭與搏之義也。至於頭面上病，皆百邪上攻，胸膈間病皆百邪上衝，腸胃間病皆百邪下流而傳入，不然，則血氣失升降之常，或陽當升而不升，陰當降而不一，精宜升而不升，氣宜降而不降，血宜順而不順，火宜靜而不靜，識病機括盡於此矣。

《醫學入門・雜病・暑類・瘧》寒瘧，腰背頭項俱痛，屬太陽。寒多熱少，汗出難已者，柴胡加桂湯，單寒無汗者，五積散，古菓附湯。熱瘧，目痛鼻燥、鼓頷，屬陽明。熱多寒少，煩渴尿赤者，柴苓湯。暑月黃連香茹散。熱傷氣分，單熱而渴者，白虎加參湯，或黃芩湯加桂少許。

風瘧，口苦、嘔吐、惡心、脇痛，屬少陽。寒熱相等者，柴胡桂枝湯。風盛筋脈抽搐者，烏藥順氣散加柴胡、黃芩。身疼者，敗毒散。咳嗽者，參蘇飲。以上三陽氣分受病，發在處暑前者，俱謂之暴瘧，乃傷之淺者。

少陰瘧，發於子午卯酉四正之日，舌乾、口燥、嘔吐，欲閉戶牖，輕者小柴胡湯倍半夏，重者合四物湯。厥陰瘧，發於寅申巳亥四旁之日，小腹痛引陰如淋，輕者小建中湯，重者四物湯加玄胡索、金鈴子、附子。

太陰瘧，腹滿，自利，善嘔，嘔已乃衰，輕者異攻散，重者理中湯。如濕偏陰分，單寒氣虛作泄者，古菓附湯、附子理中湯。身重腹脹者，五苓散、朮附湯、浮腫退黃丸。以上三陰血分受病，發在處暑後者，俱謂之溫瘧，乃隔冬感溫氣藏於腎與骨髓，至夏秋重感新邪觸發，自臟而達之腑，乃傷之重者。

瘴瘧，山溪蒸毒，令人迷困發狂，或啞，乍寒乍熱，乍有乍無者，涼膈散加柴胡、檳榔。不伏水土者，人參養胃湯。疫瘧，一方長幼相以，須參運氣寒熱用藥，大概不換金正氣散，五積交加散加減，如意丹最妙。

鬼瘧，因卒感尸疰客忤，寒熱日作，夢寐不祥，多生恐怖，言動異常，宜辟邪丹、雄硃丹，或用燒人場土爲丸，塞男左女右耳中。

外感寒多，非草菓、厚朴不能溫散，熱多非柴胡、黃芩不能清解。陽瘧無汗，須加柴胡、蒼朮、葛根，甚加麻黃。陰瘧無汗，須加柴胡、升麻、川芎，有汗須加白朮、烏梅以和之。

陽瘧，初起痰在上者，祛邪丸，然亦三五發後移時乃可用之，早則延綿稍久不敢吐者勝金丹。三陰瘧，便閉者，宜下以截之。暑瘧，黃連香茹散加大黃、青皮、烏梅，煎服。寒瘧，二陳湯加青皮、良薑煎，吞神保丸五粒。痰熱胸滿便閉者，大柴胡湯。瘀血發狂好忘者，桃仁承氣湯。虛閉，麻子仁丸。俱清晨一服，取下惡水，即止。

內傷瘧皆不食，惟七情善食多汗。五臟之氣不和，暑被外邪動痰，宜四獸飲，量體虛實加各經開鬱行氣之藥。

勞瘧，微微惡寒發熱，寒中有熱，熱中有寒，最難調理，或半月十日，小勞復來，經久不瘥者，芎歸鱉甲散主之。熱多者生犀散，有痞者鱉甲丸。氣虛汗多無力，飲食不進者，六君子湯。因勞役昏倦少食者，補中益氣湯加黃芩半夏。血虛夜發者，小柴胡湯合四物湯，加升麻、紅花、知母、黃柏，水煎，露服。趲早不愈，用勝金丹截之。有痞者，陰瘧丸。如陰虛火動，午後寒熱，至晚微汗乃解，似瘧非瘧也，宜加味逍遙散加地骨皮。若誤用瘧藥必死。氮血俱虛，溺頻食少，或遺精咳嗽者，人參養榮湯加地骨皮、烏梅、麥門冬。或仆厥不省者，十全大補湯加柴胡、黃芩。陽虛去柴芩，加附子，吞黑錫丹。有痞者，橘皮煎丸。

痰瘧，外感內傷鬱聚成痰，熱多頭疼肉跳，吐食嘔沫，甚則昏迷卒倒，宜柴陳湯加草菓。嘔吐者，二陳湯倍白豆蔻，流行三焦，嘔瘧自止。氣虛嘔者，單人參湯，或用常山炒過，久不止者，露薑飲截之。

食瘧，因飲食蘊成痰火，寒已復熱，熱已復寒，寒熱交併，若饑不食，食則吐痰，胸滿腹脹者，二陳湯合小柴胡湯，或平胃散俱加枳實、白朮、山查、神麴、青皮。寒熱者，清脾飲。寒多者，人參養胃湯。腹痛者，紅丸子。腹脹因濕痰，或瘧氣歸腹者，眞龍虎丹，用杏仁煎湯，迎發時下。久不愈者，用辰砂、阿魏等分，糊丸皂子大，每一丸，人參煎湯下，截之。

瘧無痰不成，內傷脾胃虛寒，宜清利濕痰爲主。內傷瘧皆汗多，陽瘧斂以參朮黃芪，陰瘧斂以歸地知柏芍藥。大抵有汗要止汗，以補其虛。無汗要發汗，以散其邪。稍久者，一補一發丹。久虛補中益氣湯，加山查、麥芽，扶脾自止，極忌吐截。

凡瘧，經年不瘥，謂之老瘧，必有痰水瘀血，結成痞塊，藏於腹脇，作脹且痛，乃瘧母也。雖內虛者，非常山、檳榔，決不能除，但須製熟則不損胃，老瘧丸是也。血虛者，鱉甲丸。體盛有水癖者，暫用芫花丸，仍須以補脾化痰湯藥輔之。老瘧飲，宜量氣血虛實加減。

或瘧後痢，痢後瘧，或瘧痢併作，俱以柴苓湯、六和湯、清脾飲，加減分利。虛者補脾和血，三白湯加黃連、木香、當歸、砂仁，或四獸飲、補中益氣湯。

外感，汗吐下解，祛邪爲主。內傷斂補，養正爲主。內外相兼又當參酌而論。經曰：夏傷於暑，秋必發瘧。又曰：諸瘧皆生於風。《局方》主於傷食。丹溪主於痰。其實因夏傷暑，秋感風濕，遇七情飲食鬱痰而後發，雖三因雜至，錯亂氣血，然始於暑成於痰，故捷徑以祛暑消痰爲要。通用二陳湯，外感無汗去茯苓，加柴胡梢、川芎、葛根、蒼朮。太陽加羌活、防風、藁本。陽明加葛根、升麻、白芷。少陽加柴胡、黃芩、青皮。少陰加芎、歸、黃連、黃柏。太陰加二朮、柴胡，此三味，瘧家必用。厥陰加桂枝、薑、附。渴加知母、麥門冬。大便閉加大黃、桃仁。小便赤加澤瀉、山梔。瘴瘧加檳榔。截瘧加常山、檳榔、貝母。內傷無汗加柴胡、川芎。氣虛合四君子湯。血虛合四物湯。汗多加黃芪。食少加山查、麥芽。勞瘧加地骨皮、鱉甲。七情加紫蘇、香附。痰加南星、薑汁。食積加莪朮。久瘧倍參、朮。寒甚加桂、附、草菓。夜瘧加升麻、柴胡，以提之。停水倍半夏。瘀血加桃仁、紅花。吐瀉不食腫脹者，不治。

《古今醫鑑・驗諸死證脈》 瘧病久，腰脊強急、癡瘂者，不可治。

《古今醫鑑・瘧疾》 治療之法，當先發散外邪。有有汗，有無汗。無汗者，要有汗，散邪爲主。有汗者，要無汗，扶正爲主。然散邪扶正，病不退者，又須分利陰陽，以柴苓湯最效，甚者或以截藥而除之。不二飲，勝金丸之類截之。不愈，乃氣血大虛，要扶胃氣爲本，露薑養胃湯、養胃丹之類。又有綿延不休，彌禩越歲，汗吐下過，榮衛虧損，邪氣伏藏脇間，結爲癥癖，謂之瘧母，痎瘧飲、黃甲丸之類。蓋瘧有新久淺深，治有緩急次序，宜以脈症參驗，量其虛實而療之。《機要》謂：太陽經爲寒瘧，治多汗之。陽明經爲熱瘧，治多下之。少陽經爲風瘧，治多和之。此三陽受病，謂之暴瘧，在夏至後處暑前，乃傷之淺者。在三陽經，則總之爲寒瘧，在處暑後冬至前，乃傷之重者。其三陰經瘧，作於子午卯酉日者，少陰瘧；作於寅申巳亥日者，厥陰瘧；作於辰戌丑未日者，太陰瘧也。

一、凡瘧方來，正發不可服藥，服藥在於未發兩時之先，不則藥病交爭，轉爲深害，當戒之。

一、平素虛弱，兼以勞役內傷，挾感外邪，以致瘧疾寒熱交作，肢體倦怠，乏力少氣，以補中益氣湯，加黃芩、芍藥、半夏；有汗及寒重，加桂枝，倍黃芪；熱盛加柴胡、黃芩；渴加麥門冬、天花粉。

一、久瘧，乃屬元氣虛弱。蓋氣虛則寒，血虛則熱，胃虛則惡寒，脾虛則發熱，陰火下流，則寒熱交作。或吐涎不食，泄瀉腹痛，手足逆冷，寒慄鼓頷，若悞投以清脾截瘧二飲，多致不起。

一、瘧後飲食少進，四肢無力，面色痿黃，身體虛弱，以四君子湯合二陳湯，加薑炒黃連、麩炒枳實，煎服。

一、凡瘧後，大汗出者，乃榮血不足之候，以人參養榮湯主之。

《醫林繩墨・瘧》 經曰：無痰不成瘧。又曰，夏傷於暑，秋必病瘧。蓋夏秋之時，陰內而陽外，外陽消燥，人多煩渴，過食生冷之物，有傷脾胃，脾胃不能運化，聚而成痰，及秋陰生，而陽爲內，主痰不得出，故寒熱交作而成瘧也。治之之法，有汗者要無汗，扶正爲主；無汗者要有汗，發散爲先，此不易之至道也。然其症有不同，故治有癉瘧、寒瘧、濕瘧、溫瘧、牝瘧、牡瘧、痰瘧之異。如所謂癉瘧者，其症熱而不寒，嘔，多痰涎，少氣，煩冤，發於盛暑秋涼，宜以小柴胡湯或四獸飲治之。其所謂寒瘧者，無汗，惡寒，體重，面慘，先寒而後熱，宜以敗毒散加紫蘇治之。其所謂濕瘧者，身體重痛不能轉移，嘔吐，腹脹，冷汗多出，宜以二陳湯加蒼、樸治之。其所謂溫瘧者，先熱後寒，自汗，惡風，寒熱不大，宜以小柴胡湯加乾葛治之。其所謂牝瘧者，寒多不熱，氣虛而泄，陽氣短少，慘悽振振，宜以理中湯配二陳治之。其所謂牡瘧者，飲食不節，飢飽勞傷，表裏俱虛，宜以人參養胃湯，或二陳湯加歸、朮、人參、乾薑治之。其所謂痰瘧者，連歲不已，脾家有積，元本空脫，宜以大補氣血，如十全大補湯治之。又有食瘧、癉瘧、鬼瘧，是名雖不同，而其感受之端，未有不由風、寒、暑、濕、七情、六慾、飢飽、勞役而成者也。惟鬼瘧發於六陰，內兼時行不正之氣，用藥提起陽分，方可截之，宜加雄黃、桃仁於平胃散或四物湯之內服之。大率體盛之人，一日一發，體弱之人，間日一發，體虛之人，三日一發。又有連二日發，間一日發者，初宜發散，次宜清痰健脾。若已來五六次之後，方可行截。若未經發散而即與截藥，則閉邪在內，吾見其爲痰、爲喘、爲膽狂等症矣。又見有瘧發之時，欲湯而與之，水飲下即狂，無汗而死者，蓋欲汗而不汗，則熱閉不解，痰喘併作，有斃而已。亦有變成腫毒，以喪命者，皆截早之故也，是固可忽乎哉？若夫久瘧不止，又不可再與治瘧之劑，必須調經養正，其邪自除。《脈經》曰：瘧脈自弦，弦遲多寒，弦數多熱，隨時變遷，醫者其知之。

愚按：瘧疾初宜發散，用解之藥一二劑，次宜和解，用清熱之藥一二劑，然後發至四五次方可行截。不然截之太早，則腹中作脹，飲食難進，寒熱固雖微小，乍來乍往，不能盡絕，反多纏繞。設或初發一次就行截者，寒熱不能發越，邪氣不能屈伸，必致痰涎妄攻於上，吐之不出，嚥之不下，氣急喘甚，皆不知人，悶亂而死。又有當發之時，不以熱處，或露卧風霜，或飲水以救渴，致使風寒併結而不能舒散，邪氣攻擊而致於擾亂，寒熱相搏，痰涎迷塞，狂言亂走，亦必鬱躁而死。又有房幃不爲忌憚，勞役更與應酬，發而延久，變爲勞傷。又有氣鬱爲七情所中，飲食不節，脾胃愈損，變爲痞氣中滿，成腫脹嘔吐。諸如此類，不可勝述。惟善調護者，知避風寒，肯節飲食，厚衣取汗，亦可不藥而止。至於治之之法，必要分其虛實，辨其表裏，別其新久，因人而施。若表之未盡，寒熱未平，當佐解表之藥，如香附、白芷、陳皮、甘草、常山、煮酒服之。若元本空虛，寒熱間作，當佐實裏之藥，如人參、白朮、柴胡、黃芩、常山、草果、煮酒服之。至於三日一發，或連二日一發，或間二日一發，發之不齊者，當用十全大補湯十餘劑，其瘧自止。設或不止，再加醋炙鱉甲一箇，未有不止者也。此蓋吾家秘法，用之如神，載於篇末，以告學者。治法主意，有汗者，要無汗，扶正爲先；無汗者，要有汗，發散爲急。

《萬病回春・瘧疾》 瘧脈多弦，弦而數者多熱，宜汗之。弦而遲者多寒，宜溫之。弦而緊實者宜下之。弦而虛細者宜補之。弦而實大者宜吐之。弦短者多食，弦滑者多痰，瘧脈遲緩者病自愈。久瘧不愈者脈必虛，宜養正去邪。

夫瘧者，因外感風寒暑濕，內傷飲食勞倦，或飢飽色慾過度，以致脾胃不和，痰留中脘。然無痰不成瘧，脾胃屬土，有信，來去不失其時。若多時或早或晚者，是邪無容地，瘧將好也。瘧疾來時，呵欠，怕寒，手足冷，發寒戰，大熱，口渴，頭痛，腰胯骨節酸疼，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或單寒單熱，或寒多熱少，或熱多寒少，一日一發，受病淺也，容易治。間日發者，或二日連發住一日者，皆難矣。治宜在表無汗者，散邪湯爲主；有汗者，正氣湯爲主；在半表半裏者，柴苓湯爲主。分利陰陽而未已者，人參養胃湯加減後，方可截之。若用截藥，吐出黃膠水者，瘧自愈也。不可一兩日早截，早則邪氣閉塞而成壞症，又不可遲截，遲則元氣衰憊而成虛怯，當在三四日就截爲好。

須待熱退身涼，方可飲食也，切不可帶熱飲食，恐不消而成痞，一名瘧母。痞散成鼓者，有之矣。

《松厓醫徑・瘧證》 瘧疾者，起於內傷外感，無痰不成瘧，脈自弦數遲是也。治法當看所挾客邪何如，若有風散風，有寒祛寒，有暑消暑，有濕除濕，有痰治痰，有積除積，客邪既去，寒熱既準，然後可截。寒來不久則腎虛，熱來不久則胃虛，若不截止，必成勞矣。經云：先補正氣，後退邪氣，理之必然。

《重訂靈蘭要覽・瘧》 凡病多能爲寒熱，但發作有期者瘧也，無定期者諸病也。瘧之爲病，若邪淺則一日一發，邪深則間一日，或二三日而一發。邪在陰陽之分，則日與夜各發。邪在陽分，上半日發。邪在陰分，則下半日發。有先寒後熱者，先傷寒後傷風，名曰寒瘧。有先熱後寒者，先傷風而後傷寒，名曰溫瘧。有但熱不寒者，陰虛不能制陽，而陽氣獨發，名曰癉瘧。有但寒不熱者，陽虛不能制陰，而陰氣獨勝，名曰牝瘧。【略】暑，但熱不寒，或熱多寒少，面垢、口渴、雖熱退後而身常有汗、心熱而煩、脈洪而虛。風，則惡寒、自汗、煩躁、頭疼，轉而爲瘧風，陽氣也，故先熱而後寒。寒，則惡寒而無汗、攣痛、面慘，轉而爲瘧寒，陰氣也，故先寒而後熱。二症初發之際，風寒在表，雖寒熱過後，而身體常自疼痛，常自畏風，宜以發散爲主。濕，則身體重、骨節痛、嘔逆、脹滿，因冒襲雨濕，汗出澡浴得之。食，則若飢而不能食，食則中滿、嘔逆、腹痛，因飲食無節，飢飽有傷得之。痰，則發時痰涎上壅，兀兀欲吐，或時眩暈，兼平時有痰之人，一得瘧即當以豁痰爲主，古人云無痰不成瘧故也。虛，則久瘧之後，表裏俱虛，眞元未復，瘧雖暫止，小勞復來，名曰勞瘧，大抵間作者多，日作者少。積，則久瘧不止，邪氣伏藏，脇間結爲癥癖，謂之瘧母。大抵感暑邪爲多，衛氣與邪相幷，則病作，與邪相離，則病休，幷於陰則寒，已離於陽則熱止，至次日又集而幷合，則復病也。其間日者，由邪氣內薄五臟，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寒多者，宜升其陽，使不幷於陰則寒自已。熱多者，宜降其陰，使不幷於陽則熱自已。寒熱交作者，一升一降，而以滲利之藥從中分之，使不交幷，此秘訣也。暑熱則清之，風寒則散之，濕則燥之，有食消食，有痰行痰，虛者補之。有癥癖者，以緩消之，不可急攻也。

辨症精詳，分六氣感傷而加減，啓迪後進非淺，師其法者細心研究，則致病之源亦獲矣。

主方：柴胡一錢五分　升麻　葛根　羌活　防風各五分

以上五味，俱甘辛氣清，能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已。

知母一錢、石膏三錢、黃芩枯飄者五分

已上三味，母、芩味苦，石膏體重，俱性寒而下行，故能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已。

豬苓一錢五分分利陰陽，令不交幷、川山甲一錢此物能水能陸，故借其氣引諸藥出陰入陽，穿走經絡，無不利道。甘草五分調和諸藥。嘗聞一方士言瘧忌甘草，能助脾經濕熱耳。

此余五、六年前自製方也，尋常治人，只一服便止，不復發。蓋表裏趨逐其邪，令無停留之處，故寒熱立已。而他人得此方者，尚爲方所泥，不能盡操縱變通之妙，時或不效。緣伏暑鬱蒸，滯而爲氣，鬱而爲痰，皆爲寒熱之根，而此無利氣行痰之藥故也。今議加薑製厚朴一錢以利氣，三和麵一錢五分以行痰，更立加減法於後，治瘧之法盡於此矣。暑瘧熱多寒少者，減柴胡以下五味三分之二，母、芩、石膏倍原數用之。但熱不寒者，去柴胡以下五味及山甲、豬苓，既非寒熱交幷，只宜退熱爲主，故去此七味。仍加粳米一勺，人參一錢五分。石膏善瀉胃氣，故用粳米佐之，使胃氣不受傷，人參亦此意，且熱傷氣，故用補氣之藥爲主。此即白虎湯加人參也。煎藥外，仍宜進消暑丹一、二百粒，以疎伏暑而行積痰。暑病必自汗，其無汗者，乃當風取涼，閉汗不泄而致，宜芎蘇散發之，不可與白虎湯。風瘧宜芎蘇散，不必覆蓋衣服，待其自然微微汗出，卻以本方，視寒熱多少，發作早晏，消息與之。蓋爲已自汗不可更大發汗，故但微微取汗，去其寒邪而已。寒瘧宜芎蘇散取汗，汗不出加麻黃一、二錢以發之，發後不除，以本方消息與之。濕瘧用除濕湯一劑服，卻以本方消息與之。食瘧宜於傷食門中消導之法，兼陳平飲、《局方》雙飲子、清脾飲俱可服。陳平飲乃二陳湯合平胃散也。凡虛人久瘧，脈弱不能食者，愼勿用瘧藥，每發五更以人參一兩、生薑一兩，同煎，連進二服立止。

治瘧之法詳於《內經》，今但言夏秋病瘧，而不詳明脈症，僅取升散之藥五種，苦寒之藥三種，雖王金壇得意之作，竊有異議，誠恐後進誤會，不審病原，輒用其方，未必盡效。蓋病有萬變，未可執一也。諺云：執方治病病必殆是也。假如正氣不能勝邪，若再升散，殆矣。此方用在初期固能逐邪

外出，有升降陰陽之妙，若正虛久瘧，用必增劇。余每用白蔻仁一錢易穿山甲，取其辛香宣逐膈膜之壅蔽，流行榮衛，較原方尤效。用古方妙在化裁，未可拘執，則敏捷矣。余治久瘧，審其所因，每以六、八味加減，何人休瘧爲佐，詳治驗中，但師其法，不泥其方。

《瘴瘧指南・附痢瘧方》引倪涵初《治瘧三方》瘧之爲害，患者甚多，雖不至遽傷厥生，然不治則發無已時，治之不得其道，則其邪內伏，正氣日虛，久之遂不可藥。余所定三方，平易無奇，絕不入常山、草果等劫劑，且不必分陰瘧陽瘧，一日、二日、三日及非時瘧，人無老幼，病無久近，按此三方，不用加減，次第服之，無不應手而愈也。

第一方：

陳半夏薑汁煮透　廣陳皮　威靈仙各一錢　柴胡八分　青皮六分　炙草三分　白茯苓一錢　蒼朮八分，用米泔水浸一日，切片，炒淨　黃芩八分　檳榔六分　紫厚朴八分，薑汁炒

右咀片，如法炮製，加薑三片，井水河水各一鍾，煎九分。饑時服。渣再煎服。如頭病，加白芷一錢。

此方平胃消痰，理氣除濕，有疏導開先之功。病輕者二劑即痊，勿再藥可也。若二劑後，病勢輕減而不全愈，必用第二方，少則二劑，多則五劑而已。

第二方：

首烏生用，三錢　白茯苓八分　白朮炒一錢　黃芩八分　廣陳皮八分　威靈仙一錢　柴胡八分　知母二錢　鼈甲醋炙脆，研粉，二錢　炙甘草三分　當歸一錢

右藥加薑三片，井水河水各一鍾，煎八分，加無灰黃酒五分，再煎一滾。空心服，二煎三煎並服。

此方妙在補瀉互用，虛實得宜，不用人參、黃芪，屏去常山、草果，平平無奇，卻有神效。即極弱之人，纏綿極重者，十劑後立有起色，立奏萬全。所云加減一二即不靈應者，正此方也。

第三方：

人參一錢　黃芪蜜炙一錢三分　當歸一錢二分　升麻四分　白朮炒一錢　甘草炙三分　廣陳皮八分　柴胡八分　或加何首烏二錢　知母二錢炒　或加青蒿子八分　麥芽一錢

右藥加薑一片，棗一枚，水二鍾，煎八分。半饑時服三五劑，元氣充實，永不發矣。

方雖有三，第二實爲主方，既不刻消，亦不峻補，功獨歸之。其第三方，崙爲有力者，彼貧家安得有參，只多服第二方可也。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瘧》如發熱口渴先服此方一二劑

麥門冬五錢，知母蜜炙二錢五分，硬石膏研細，五錢，竹葉三十片，粳米一撮。煎八分，不拘時服。

治熱多作吐，頭痛口渴，無汗或汗少

白茯苓三錢，橘紅二錢，山查肉二錢，竹茹二錢，知母蜜炙二錢，麥門冬四錢，硬石膏研細五錢。

治寒多熱少無汗

乾薑一錢，生用，柴胡一錢五分，當歸，廣皮，吳茱萸，白朮土炒，各三錢。

如吐嘔而寒甚者，此方去柴胡，當歸，加人參二錢半，半夏薑汁炒，一錢。如瀉，去當歸，加茯苓二錢。如有食，脾胃不健，第二方去當歸，加白荳蔻末七分。如寒熱相半及先寒後熱者，第二方加黃芩一錢。如汗多，加白芍藥酒炒三錢，黃耆蜜炙，三錢，去柴胡。如傷食必惡食，第二方加山查五錢，白豆蔻末七分，神麴炒二錢，厚朴薑汁炒，一錢。如渴甚者，不可用半夏，當用第一方加天花粉二錢，倍用麥門冬、知母，須三四劑方可換健脾胃藥，或兼用健脾胃藥，如白茯苓、白朮、廣陳皮、白芍藥、人參、白荳蔻、山查等劑是也。如寒甚，只用第二方加人參五錢、生薑五片。如寒熱俱甚久不止者，前方中去白朮、乾薑，加鱉甲醋炙，研極細，二錢，地骨皮二錢，麥門冬五錢，牛膝五錢。

太陽經瘧，頭痛，遍身骨痛，項脊覺強主方。如渴則兼陽明矣。

羌活二錢，此係陽主藥，前胡一錢五分，豬苓一錢，澤瀉炒一錢，陳皮二錢。惡寒加薑皮，甚則加桂枝，渴則加乾葛。渴甚汗多，加麥門冬、知母、竹葉、白朮。久病用黃耆，虛甚加人參。

治秋深，寒熱甚而汗多者

人參白虎湯中加桂枝。素有血證及咳嗽者，勿用參桂。

陽明經瘧，熱甚，渴甚，煩躁惡人聲，惡心，不眠主方

硬石膏研細，麥門冬各五錢加至一兩五錢，知母去皮，蜜炙，三錢加至一兩，竹葉

四十片加至一百片、粳米一撮。水三大碗，煎一碗，不拘時服。如瘧初，發汗未大透，本方加乾葛三錢。痰多，本方加括蔞根三錢、橘紅三錢、竹瀝一杯。如嘔，本方去竹葉，換竹茹三錢、橘紅三錢。汗多，本方去乾葛，加人參三錢、元氣虛倍之、白朮三錢。如兼惡寒甚，指爪色黯，本方加桂枝一錢五分。頭痛骨痛又兼前症，此太陽陽明也，本方加羌活二錢。如在秋末冬初，又兼惡寒，加桂枝一錢，每日下午，別服開胃健脾消食消痰，兼除寒熱瘧邪藥一劑。方具於後：麥門冬五錢、鱉甲三錢加至一兩、廣橘紅、人參各三錢加至五錢。素有肺火者勿用、白荳蔻仁四分加至七分、白茯苓三錢、烏梅肉一枚、白朮二錢加至四錢，胃熱及肺火咳嗽勿用、牛膝酒洗二錢加至八錢，水三鍾，煎一鍾，研入白荳蔻末，乘熱服。如熱甚而嘔，加木瓜三錢、枇杷葉三大片、竹茹二錢。如虛寒胃弱，有痰有濕因而嘔者，加半夏薑湯泡，一錢加至三錢，薑汁十匙加至半杯。渴而便燥者勿用。

少陽經瘧，往來寒熱相等，口苦而嘔，或兼耳聾、胸脇痛主方

小柴胡湯柴胡、黃芩、半夏、甘草、人參、鱉甲三錢至七錢、牛膝、橘紅各三錢至五錢。如惡食，本方加枳實炒一錢、白荳蔻五分。如有肺火，本方去人參、半夏，加麥門冬五錢、牛膝、鱉甲、橘紅如故。如爪黯便燥及痰盛，方中去半夏，加當歸三錢、竹瀝一大杯。惡寒甚，本方加桂枝一錢至二錢、生薑皮一錢至三錢。如兼陽明渴欲引飲，此少陽陽明也，本方去半夏加石膏八錢、麥門冬五錢、竹葉三十片，每日下午，別服開胃健脾，消食消痰，兼除寒熱瘧邪等藥，如前方。

太陰脾瘧，寒從中起，寒甚而後熱，嘔甚，嘔已乃衰主方

桂枝二錢、人參三錢、白芍藥酒炒三錢、薑皮三錢、水二鍾，煎一鍾，空心饑時各一服，再煎五六分。下午別服開胃健脾，消食消痰，兼除寒熱瘧邪藥，如前方。

少陰經瘧，惡寒心煩而渴，小便艱澀，無汗，躁欲去衣，或手足冷，或欲飲水，或咽痛主方

鱉甲、牛膝各三錢至七錢、知母二錢至五錢、桂枝一錢至二錢、細辛五分、橘紅三錢、白茯苓三錢、豬苓一錢、澤瀉一錢、人參三錢，有肺火勿用、薑皮一錢至三錢，水二鍾，煎八分，空腹饑時各一服。如寒甚，倍人參薑皮。如熱甚，倍鱉甲、牛膝，加烏梅肉。有痰加竹瀝。下午別服開胃健脾，消食消痰，除寒熱藥，大畧如前方。

厥陰經瘧，色蒼蒼然，善太息不樂主方

桂枝一錢至三錢、柴胡一錢至三錢、鱉甲二錢至四錢、當歸三錢至五錢、橘紅二錢至三錢、牛膝二錢至五錢、何首烏五錢，水三碗，煎一碗，空心饑時服。便燥及昏暈欲死，本方加麥門冬、竹瀝。下午別服開胃健脾，消食消痰，除熱藥，如前方。如有肺火及內熱，去桂枝加知母三錢。

治陽分間日瘧，寒熱俱甚，煩躁，舌胎硬石膏三兩、知母五錢、麥門冬一兩五錢、竹葉一百片、括蔞根六錢、貝母五錢、廣陳皮三錢，發日加人參五錢。有肺熱者勿用、薑皮一錢，隔夜煎成，露一宿，五更服。

治隔一日一發，先熱後寒，熱少寒多，午時發頭疼，筋骨痛，唇燥口乾，惡心無汗，後半夜涼，天明頭痛止。

羌活二錢。頭不痛即去之、乾葛二錢五分、陳皮三錢、麥門冬五錢、知母二錢、生薑皮二錢、炙甘草五分、何首烏五錢，水二鍾，煎八分，露一宿，天明濕服。

治胎前瘧，熱多口渴方

黃芩酒炒二錢、柴胡一錢、硬石膏五錢至一兩、麥門冬去心，五錢至一兩、知母去皮，蜜炙忌鐵，二錢至四五錢、廣橘紅二錢至三錢、白茯苓三錢、竹葉五十片至一百片，胃虛加人參二錢至三五錢，河水二碗，煎八分，饑時服。發日五更溫服，滓再煎六分并進。如熱甚寒亦甚，本方加生薑皮二錢至四錢、白朮三錢。

治胎前瘧，寒甚，不渴少汗方

人參、生薑皮各五錢至一兩、廣橘紅去白，二錢至四錢，河水二碗，煎八分，五更溫服，再煎五六分并進。寒甚者，陽氣虛而下陷也，益陽氣則寒自止，邪自散矣，故應多服人參，如汗多并加黃耆五六錢。

治產後瘧主方

當歸三錢至五錢、柴胡一錢、鱉甲四錢至七錢、牛膝一兩、白茯苓三錢、廣橘紅三錢、生薑皮一錢至二錢、乾薑炒黑，四分至六七分、水二鍾，煎八分，露一宿，五更溫服。如渴加麥門冬六錢、竹葉五十片，青蒿三五錢。去生薑皮，乾薑。如渴甚，更加知母三錢、括蔞根三錢。痰多并加貝母四錢。如脾胃弱，加人參三錢至一兩。元氣虛亦如之。有肺熱者，去人參，加白芍藥四錢。如汗多加黃耆二錢至五錢。寒甚加桂枝七分至一錢二分。乾薑炒黑七分。如惡露未盡亦如之，并加益母草五錢、黑豆炒一兩、蘇木五錢，打碎，別以綿裹入藥煎。熱多加青蒿三四錢。

治三日瘧寒多

當歸酒洗，二錢五分、桂枝一錢五分、乾薑二錢、廣陳皮五錢、何首烏洗淨切片，五錢、人參三錢至一兩。

治三日瘧，寒熱俱甚，或早晏不齋，作止不一

鱉甲、牛膝、何首烏、廣橘紅、麥門冬各五錢、知母三錢、桂枝一錢五分、薑皮三錢、無汗倍之、烏梅一枚、乾葛三錢，汗多或嘔去之，無汗倍之，水三鍾，煎一鍾，露一宿，發日五更溫服，滓再煎七分餘。日空心饑時服。如渴加石膏一兩、竹葉五十片，渴止去之。氣虛加人參五錢。如汗多加黃耆三錢，兼便燥加歸身五錢。不思食及食難化，加人參五錢、白荳蔻仁七分、厚朴一錢五分。如泄，去石膏、知母、竹葉，倍白朮，加茯苓三錢、車前子二錢、肉荳蔻一錢、澤瀉一錢。痰多加竹瀝一大杯。

治三日瘧，熱多渴甚

鱉甲、牛膝、何首烏、麥門冬各五錢加至兩二錢、知母四錢加至七錢、橘紅五錢、石膏八錢加至三兩、竹葉三十片至百片，水三大碗，煎一碗，露一宿，發日五更溫服。如惡食加青皮醋炒，一錢五分、白荳蔻仁七分。無汗或有汗而少，加乾葛四錢。汗多，本方加人參、白朮，氣虛倍加人參。如嘔，本方加竹茹、烏梅。便燥加當歸。得汗渴止，去石膏、乾葛。下午別服開胃健脾，消食消痰藥，如前法。

治三日瘧，寒多熱少，汗少或無汗

人參、白朮各五錢至一兩、橘紅四錢至六錢、桂枝二錢至三錢、薑皮五錢至一兩、白豆蔻仁七分，水三碗，煎一碗，露一宿，發日五更溫服，渣再煎七分，連進不拘時，空心饑時服。

治三日瘧陰分黃氏姑服之立起

何首烏二兩、牛膝一兩、當歸五錢。便燥用，胃弱勿用、鱉甲醋炙一兩、、廣橘紅三錢，水三鍾，煎一鍾，空心服，立愈。虛極者加人參一兩。

治三日瘧

人參一兩、生薑皮五錢，水二鍾，煎八分，空心服。於中殳病瘧，初服此不效，仲淳堅持此方，加參至三兩、生薑皮至一兩五錢，二服即起。

治瘧邪未盡而痢作者，先服此方二三劑　鱉甲三錢、廣陳皮去白，三錢、白茯苓三錢、柴胡一錢、白芍藥三錢、乾葛一錢。如惡寒，寒熱交作加柴胡二錢、生薑皮一錢。如渴，去薑皮，加寒水石七錢、滑石四錢。如無汗，加乾葛二錢至三四錢，可服參者加參三錢。

次服方服之滯下必止

乾葛二錢五分、升麻醋炒，七分、蓮肉去心四十粒，炒，炙甘草一錢、烏梅肉二枚、廣橘紅三錢、白稏豆炒，二錢、鱉甲二錢、白茯苓二錢、白芍藥酒炒，三錢、黃芩酒炒，一錢五分、川黃連土炒，二錢加至三錢，河水二鍾半，煎八分，調水飛過滑石末四錢，兼吞滯下丸二三服，送以葛根湯或連子湯亦佳。如腹痛，以炒砂仁三四錢，濃湯吞滯下丸。

治久瘧不已似勞證

當歸酒洗，五錢。便燥者用、牛膝酒浸，五錢、鱉甲三錢、何首烏自採鮮者，五錢、廣橘紅三錢、生薑皮二錢五分、柴胡一錢五分。已上二味，熱多無汗者用，有汗則去之、貝母三錢，水三鍾，煎一鍾，加竹瀝一大杯，發日五更時服。隔夜先煎，露一宿，臨服時再重湯頓溫。蓋瘧者暑氣爲病也，暑得露即解，世鮮知者。

治瘧母丸方

鱉甲如法，四兩，鹽蟲煅存性，研極細，一兩半、廣橘紅一兩五錢、射干曬乾，一兩、青皮醋炒，八錢、人參八錢、肉桂去皮，六錢、乾漆煅烟起存性，研如飛塵，五錢，爲極細末，醋煮，稀糊糊和丸如梧子大，每四錢，空心淡薑湯下。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瘧》

防瘧方夏秋不輟，必無瘧矣

何首烏十二兩，眞茅山蒼朮十兩、半夏六兩、橘紅八兩、人參四兩、白茯苓八兩、藿香葉三兩、白荳蔻仁二兩五錢，爲細末，米粉糊加薑汁丸如菉豆大，每五錢，下午及臨卧白湯吞。

仲淳年十七時爲瘧所苦，凡湯液、丸飲、巫祝靡不備嘗，終無救於病，偏檢方書，迺知瘧之爲病，暑邪所致也。經曰：夏傷於暑，秋必痎瘧，遂從暑治，不旬日瘳。後數以意消息散邪之外，專養胃氣，痰多者消痰氣，虛者補氣，血虛者益血，又分臟腑經絡各從其類以施向導，即經年不愈者，竟霍然起矣。

《醫貫・瘧論》　凡治瘧，必先問其寒熱多寡，而參之脈症。有寒多熱少者，有熱多寒少者，大抵寒熱往來皆屬少陽經症，治法當以小柴胡爲主，若寒多者，小柴胡加桂枝。有但熱不寒者，名曰癉瘧。有但寒不熱者名曰牝瘧。

《金匱》云：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邪氣內藏於心肺，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又云：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時嘔逆，以白虎加桂枝湯主之。但寒者名曰牝瘧，蜀漆散主之。此寒熱多寡之定法也，然亦有不可執者，當察其脈之虛實何如。若但寒者，其脈或洪實、或滑，當作實熱治之；若但熱者，其脈或空虛、或微弱，當作虛寒治之。

凡瘧將發之時，與正發之際，愼勿施治，治亦無效，必待陰陽升極而退，過此邪留所客之地，然後治之，宜當病未發二三時前，迎而奪之可也。古今治瘧，症候有風寒暑濕不同，治療有汗吐下各異，方術無慮千百，不能盡述，獨無痰不成瘧，無食不成瘧，深得致瘧之因。無汗要有汗，散邪爲主，有汗要無汗，扶正氣爲主，深得治瘧之法。以青皮飲一方，治秋時正瘧隨症加減，屢用屢効。若胃中有鬱痰伏結者，以草果飲一服即愈。

服前方不應，當以補中益氣湯倍柴胡，加半夏、生薑，養正而邪自除。薛立齋先生云：凡人久瘧諸藥不効，以補中益氣湯內加半夏，用人參一兩、煨薑五錢，此不截之截也，一服即愈。

仁齋云：有人臟腑久虛，大便常滑，忽得瘧疾，嘔吐異常，以二陳加人參、白荳蔻，進二三服，病人自覺氣脈頓平，寒熱不作。蓋白荳蔻流行三焦，元氣榮衛一轉，寒熱自平。繼令遇有嘔吐發瘧之症，或其人素虛者，愼勿用常山等藥。以上專論秋時正瘧之法也。世間似瘧非瘧者多，世人一見寒熱往來，便以截瘧丹施治，一截不止則再截，再截而止，止而復發，復截，以致委頓，甚或因而致斃者有之，是不可不辨也。經曰：陽虛則惡寒，陰虛則惡熱，陰氣上入於陽中則惡寒，陽氣下陷於陰中則惡熱。凡傷寒後，大病後，產後，勞瘵等症，俱有往來寒熱似瘧，或一日二三度發，並作虛治，但有陽虛陰虛之別。陽虛者補陽，如理中湯、六君子湯、補中益氣湯加薑桂，甚則加附子。諸方中必用升麻、柴胡，以提出陰中之陽，水升火降而愈。醫菁中有論及之者矣。至於陰虛者，其寒熱亦與正瘧無異，而陰瘧中又有眞陰眞陽之分，人所不知。經曰：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按時而發，是無水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倏忽往來，時作時止，是無火也。無水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六味湯主之；無火者，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八味湯主之。世人患久瘧而不愈者，非瘧不可愈，乃治之不如法也。丹溪云：夜發者，邪入陰分，宜用血藥引出陽分，當歸、川芎、紅花、生地、黃柏治之，亦未及眞陰眞陽之至理。偏考諸書瘧論，並未能露其意。且余嘗試有神驗，故特表而出焉。余見發瘧有面赤口渴者，俱作腎中眞陰虛治，無不立應。凡見患者寒來如冰，熱來如烙，惟面赤如脂，渴欲飲水者，以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肉桂、五味，大劑一服便愈。有渴甚者，每發時飲湯不絕，必得五六大壺方可，余以六味丸一料，內肉桂一兩，水十碗，作四砂鍋，煎五六碗，以水探冷，連進代茶，遂熟睡，渴止而熱愈。有惡寒惡熱，如瘧無異，面赤如脂，口渴不甚，吐痰如湧，身以上熱如烙，膝以下自覺冷，此眞陽泛上，腎虛之極，急以附子八味地黃，大劑冷飲而熱退，繼以人參建中湯調理。

又有一等鬱症似瘧者，其寒熱與正瘧無異，但其入口苦，嘔吐清水或苦水，面青脇痛，耳鳴脈濇，須以逍遙散加茱連、貝母，倍柴胡，作一服，繼以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調理而安。

至於三陰瘧者，惟太陰瘧當用理中湯，必加肉桂，若少陰、厥陰，非八味地黃不効。

《醫貫・痢疾論》 世有瘧後痢，有痢後瘧者。夫既爲瘧後，發洩已盡，必無暑熱之毒，復爲痢疾，此是元氣下陷，脾氣不能升舉，似痢非痢也。既爲痢後，下多則亡血，氣又隨痢散，陰陽兩虛，陽虛則惡寒，陰虛則惡熱，故寒熱交戰，似瘧非瘧也。俱作虛論，俱用補中益氣加溫補，其病自愈。

有一孕婦，瘧痢齊發，醫治兩月餘，瘧止而痢愈甚，又加腹痛，飲食少進。延余視之，余曰：虛寒也。以補中益氣加薑桂一服，痢止大半，再一服而反加，瘧病大作，主人驚恐。余曰：此吉兆也。向者瘧之止，乃陰盛之極，陽不敢與之爭，今服補陽之劑，陽氣有權，敢與陰戰，再能助陽之力，陰自退聽。方中加附子五分，瘧痢齊愈，大服補劑，越三月產一子，產後甚健。

《景岳全書・雜證謨・瘧疾》 論治

凡瘧疾初作，必多寒熱，大抵皆屬少陽經病，其於初起，當專以散邪爲主。若果形氣無傷，而脈證別無他故者，但宜正柴胡飲，或三柴胡飲主之，少者一、二劑，多者三、四劑，無有不愈。若氣體本弱而感邪爲瘧，即宜四柴胡飲爲妙，勿以初起而畏之弗用也。

一、治瘧當辨寒熱，寒勝者即爲陰證，熱勝者即爲陽證。蓋有素稟之寒熱，有染觸之寒熱，然必其表裏俱有熱邪，方是火證。若瘧至則熱，瘧止則

退，而內無煩熱閉結等證，則不得以火證論治。若內外俱有火證，而邪有不散者，一柴胡飲主之。若邪入陽明，內熱之甚，而邪有未散者，宜柴胡白虎煎。若邪入肝腎，而熱極動血者，宜柴芩煎。

一、瘧有寒證，如無虛邪，而但以寒邪不能散，或多中寒者，宜二柴胡飲。若以寒勝而兼氣虛，邪有不解者，宜四柴胡飲，或補中益氣湯加乾薑、官桂。若寒甚熱少，脈遲而兼背惡寒，或多嘔惡泄瀉者，必用麻桂飲，或大溫中飲。

一、中氣虛弱不能勝邪，而邪不能解者，病在脾肺氣分，宜補中益氣湯、五柴胡飲。若陰虛血液不充而邪不能解者，病在肝腎精分，宜補陰益氣煎、歸柴飲。此證極多，其效尤捷。若發時其寒如冰，其熱如烙，而面赤如脂，渴欲飲水，而熱退即不渴者，以六味地黃湯加柴胡、芍藥、肉桂，大劑一服即可愈。若元氣虛寒之甚，陽不勝陰而邪不能解者，大溫中飲。若元氣虛甚，或衰老積弱者，則不必兼用攻邪，只當以正氣爲主，但使元氣不敗，則邪氣無有不服，宜大補元煎，或十全大補湯之類主之，而又惟休瘧飲爲最妙。

一、瘧疾屢散之後，取汗既多，而病不能止者，必以過傷正氣，而正不勝邪，則雖止微邪猶然不息，但使元氣之虛者一振，散者一收，則無不頓然愈矣，宜三陰煎、五福飲，或小營煎、休瘧飲主之。若有微寒者，宜大營煎，或理中湯。若微有火者，宜一陰煎。若多汗不收者，宜五陰煎之類主之。

一、瘧疾久不能愈者，必其脾腎俱虛，元氣不復而然。但察其脈證，尚有微邪不解者，當專以補中益氣湯爲主。若邪氣已盡而瘧有不止者，則當專補元氣，以八珍湯、十全大補湯，或大補元煎之類主之。若腎陰不足，而精不化氣者，宜理陰煎最效。若陰邪凝滯而久不愈者，宜於前藥加薑、桂、附子。

一、瘧作而嘔吐惡食者，雖曰少陽之邪爲嘔吐，然實由木邪乘胃所致，但解去外邪，嘔當自止，宜柴陳煎，或正柴胡飲加半夏主之。若脾胃氣虛而寒邪乘之，則最多嘔惡之證，宜溫胃飲、理中湯、養中煎之類主之。若虛寒連及命門，火不生土而作嘔者，宜理陰煎、右歸飲之類主之。若兼食滯而作嘔者，必多脹滿，宜加陳皮、砂仁、山查、厚朴之類爲佐。若兼火邪者，必多熱渴、躁煩、秘結，宜以黃芩、黃連之類爲佐；若火在陽明甚者，宜加石膏。若兼寒者，必胃口怕寒，或吞酸，或噯腐，或惡心，得熱稍可者，宜以薑、桂、附子、吳茱萸之類爲佐。

一、瘧疾因勞輒復，連綿不已者，此脾腎虛證。蓋腎主骨，肝主筋，脾主四肢，氣弱不勝勞苦，所以即發，但補脾肝腎，使其氣強則愈，如十全大補湯、八珍湯、補中益氣湯，皆可酌用。

一、瘧疾發散已多，每致陰虛水虧，而煩熱多渴者，宜以西瓜汁，或雪梨漿，或冷參湯，俱可滋陰截瘧。無熱者不可強用。

一、瘧痢并作而臟平邪淺者，宜胃苓湯加柴胡一、二錢。若寒濕傷脾而瘧痢并作者，宜溫胃飲加柴胡，或胃關煎加柴胡亦妙。若濕熱傷脾，下及肝腎而暴注熱渴，或下純鮮血者，宜柴芩煎。

一、瘧邪未清，而過食傷脾，以致痞滿連綿不已者，宜大小和中飲加柴胡。若因食而成瘧痞者，宜芍藥枳朮丸，及大小和中飲之類調之。若痞成難消者，須灸章門、水道等穴，炷宜稍大，多灸，或連灸二三次，方得全愈。

一、古云：治瘧之法，凡將發之時，與正發之際，愼毋勉強施治，即治亦無效，必待陰陽并極，勢平氣退之後，然後察而治之，或於未發二三時之先，迎而奪之可也。經曰：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眞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按此古法，殊似不然，予近治瘧，每迎其銳而擊之，最捷最妙，是可見古法之有不必泥者。

論汗

凡古人治瘧之法，若其久而汗多，腠理開泄，陽不能固者，必補斂之；無汗則腠理緻密，邪不能解，必發散之。故曰：有汗者要無汗，扶正爲主；無汗者要有汗，散邪爲主，此大法也。蓋瘧本外邪，非汗不能解，若不知散解其邪，而妄用劫劑，多致胃氣受傷，邪不能解，必反難愈。此宜以補劑爲主，加減取汗，汗後再加補養可也。若邪在陰分，則下體最難得汗，補藥力到，自然汗出至足，方是佳兆。凡病此而邪有未解者，大忌飽食，亦以汗之難易爲優劣也。凡寒邪之自外而入者，得汗即解，如傷寒之類皆是也。而惟時瘟時瘧之病，則病有淺深之不同。即如病瘟者，雖有大汗而熱仍不退，病瘧者，屢發屢汗而瘧猶不止，此其所感最深，故不能以一二汗而即愈，或通身如洗而猶不能透，若此者，但當察其強弱，仍漸次再汗之，方得邪解，故不可謂汗後必無邪也。此但當以脈之緊與不緊，及頭身之痛與不痛，寒熱之甚與不甚爲辨耳。然又有雖已得汗，邪氣將解而不守禁忌，或因於勞，或因於慾，或受生冷微邪，或胃氣未清，因而過食，隨觸隨發，此其舊邪未盡而新邪又至，纏綿深固，因致留連者，亦必宜仍從汗解，但其宜固宜散，則猶當以酌虛實爲

首務。

論標本

凡治瘧當知標本。予嘗言：有標則治標，無標則治本，此最爲治瘧之肯綮。何以言之？蓋標以邪氣言，本以正氣言也。夫邪正相爭，所以病瘧。凡瘧之初起，本由邪盛，此當治邪，固無疑也，若或表散已過，或久而不愈，則於邪正之間，有不可不辨矣。蓋有邪者，證必猖熾，脈必弦緊，或頭疼頭痛未除，或汗雖出而未透，凡屬形證有餘者，即其病雖已久，亦必有表邪之未清也，但覺有微邪，此猶宜兼標爲治。若汗出已多，邪解已透，別無實證脈可據，而猶然不愈者，必由正氣全虛，或以質弱，或以年衰，故餘氣有未能卻，而眞陰有未能靜耳，此當專治其本，但使元氣既復，則無有不愈。設或不明標本，無論有邪無邪，而但知攻瘧，則害者多矣。予爲此說雖因瘧而發，然諸病皆同此理，明者當心志之。

論厭瘧

凡厭瘧之法，今世俗相傳多用之，但其有效有不效，人每疑之，而其所以然者，自有的確之妙，則從來人所未知也。蓋瘧以邪正相爭，其感之淺者，乃少陽膽經病也，惟其邪本不甚，則邪正互爲勝負。當此時也，亦猶楚漢相持之勢，但得一助之者，爲楚則楚勝，爲漢則漢勝，故不論何物，皆可用以爲厭，但使由之，勿使知之，其人恃有所助，則膽氣略壯，而邪即敗矣，此即《內經》移精變氣之意也。然必勢均力敵者，乃可以一助而勝之，正勝則愈也。若果彼強我弱，勢不易制者，則厭必無益。故惟邪輕日作者可厭，而邪深間日者則不能厭，此自理勢之使然，無庸惑也。

論截瘧

凡截瘧之法，方固不少，然亦無必效之方，若以愚見幷及治驗，則未嘗藉於截也。蓋有邪者去邪則愈，若散邪既透，解表已過，則但收拾元氣而氣復即愈，惟能於邪正之間，得其攻補之宜，則無不自愈，此截之最善者也。至如截瘧諸方，雖不可執，亦不可無，第有效於此而不效於彼者，亦以人之氣血陰陽各有不同故耳。故凡用截藥者，亦當察人之強弱而酌以用之，庶乎得效，然亦惟輕者易截，而重者不易截也。茲錄諸方於後，亦可備於酌用。截瘧常山飲，氣血強壯者可用。截瘧飲，氣分不足者可用。牛膝煎，血分不足者可用。截瘧丹，時氣多濕者可用。木賊煎，濕痰邪實者可用。何人飲、休瘧飲，血氣大虛，欲急濟者可用。小柴胡湯加常山二錢，截瘧如神。追瘧飲，凡氣血未衰，或屢散之後，用之最效。【略】

論似瘧非瘧

凡似瘧非瘧之病，雖有往來寒熱，而時作時止，本非瘧之類也。凡大病後，或產後，或虛損，俱有此證。經曰：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陰氣上入陽中則惡寒，陽氣下入陰中則惡熱，故凡無外邪而病爲寒熱者，必屬虛證。但虛有陰陽之異，而陽虛者必多寒，陰虛者必多熱。陽虛者宜補其陽，如理中湯、十全大補湯加薑桂附子之類，此皆人所易知也。惟陰虛之證則最不易辨，蓋陰中之水虛者，陰虛也；陰中之火虛者，亦陰虛也。如其津液枯燥，精血耗傷，表裏上下，俱多煩熱等證，此陰中之水虛也。治宜壯水以配陽，如一陰煎、六味地黃湯，或加減一陰煎之類主之。其有倏熱往來，或面赤如脂，而腹喜熱飲，或上熱如烙，而下冷如冰，或喉口大熱，而大便不實，此其證雖若熱，而脈必細微，或雖洪大而浮空無力者，是皆陽氣無根而孤浮於上，此陰中之火虛也。治宜益火之本，使之歸源，如海藏八味地黃丸，或右歸飲之類主之。假熱退則眞寒見，自可因證而治之也。寒熱門論治尤詳，所當幷察。

論溫瘧

溫瘧一證，在《內經》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至春夏陽氣大發而爲病，此即正傷寒之屬也。故仲景《傷寒論》有溫瘧一證，即此是也。此與夏傷暑而秋爲瘧者，本自不同，當於傷寒門酌而治之。

論癉瘧

癉瘧一證，在《內經》曰：肺素有熱，氣盛於身，發則陽氣盛而不衰，故致消爍脫肉者，命曰癉瘧。蓋此以陽臟而病陽證也，自與諸瘧不同。而治此之法有三：如熱邪內畜，而表邪未解者，則當散以苦涼；如熱因邪致，表雖解而火獨盛者，則當清以苦寒，此皆治其有餘也。若邪火雖盛，而氣血已衰，眞陰日耗者，急宜壯水固元，若但知瀉火，則陰日以亡，必致不救。

論瘴瘧

瘴瘧一證，惟嶺南烟瘴之地有之，蓋南方嵐濕不常，人受其邪而致病者，因名瘴瘧。然瘴出地氣，瘧由天氣，但使內知調攝，而外不受邪，則雖居瘴地，何病之有？是可見瘴以地言，而瘧即風寒外感之病也。但其甚者，則或至迷困喑啞，乃與常瘧爲稍異耳。凡治此者，亦總不離寒熱虛實，及有邪無

邪，如前治瘧諸法而盡之矣。外如大梁李待詔瘴瘧等證，既明且確，詳列瘴氣門，不可不察。【略】

簡易方

一方　截瘧神效。用常山末二錢，烏梅肉四個研爛，酒調，臨發日早服。

一方　不問新久瘧，用常山一兩，剉碎，以好酒浸一宿，瓦器煮乾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半盞，去滓停冷，五更服之，不吐不瀉，效。

一方　治瘧神效。用蒜不拘多少，研極爛，和黃丹少許，以聚爲度，丸如芡實大，候乾，每服一丸，新汲水空心面東吞下。

《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陣》　休瘧飲　此止瘧最妙之劑也。若汗散既多，元氣不復，或以衰老，或以弱質，而瘧有不能止者，俱宜用此，此化暴善後之第一方也。其有他證，加減俱宜如法。如陽虛多寒，宜溫中散寒者，加乾薑、肉桂之類，甚者或加製附子。如陰虛多熱，煩渴喜冷，宜滋陰清火者，加麥冬、生地、芍藥，甚者加知母，或加黃芩。如腎陰不足，水不制火，虛煩虛餒，腰痠腳軟，或脾虛痞悶者，加熟地、枸杞、山藥、杜仲之類，以滋脾腎之眞陰。如邪有未淨而留連難愈者，於此方加柴胡、麻黃、細辛、紫蘇之屬，自無不可。如氣血多滯者，或用酒、水各一鍾煎服，或服藥後飲酒數杯亦可。

《醫門法律・瘧證門・瘧證論》　夫人四體安然，外邪得以入而瘧之，每伏藏於半表半裏，入而與陰爭則寒，出而與陽爭則熱。半表半裏者，少陽也。所以寒熱往來，亦少陽所主。謂少陽而兼他經之證則有之，謂他經而全不涉少陽，則不成其爲瘧矣。所以仲景曰：瘧脈多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只此七言，而少陽一經，汗吐下和溫之法具備，其他癉瘧、溫瘧、牡瘧、瘧母四證，要不外少陽求治耳。出《傷寒論》之緒餘，以補《內經》下手之法，非聖人而能之乎？謹將《金匱》奧義，一一發明於左。

少陽乃東方甲木之象，故其脈主弦。此不但初病之脈乃爾，即久瘧正虛，脈不鼓指，而弦象亦隱然在內，所以仲景云：瘧脈自弦，由首及尾，脈之屢遷，縱不同，而弦之一字，實貫徹之也。瘧邪之舍於營衛，正屬少陽半表半裏，始之似瘧非瘧，與後之經年不解，總一少陽主之。蓋瘧發必有寒有熱，其寒熱之往來，適在少陽所主之界，偏陰則多寒，偏陽則多熱，即其純熱無寒，而爲癉瘧、溫瘧，純無熱，而爲牡瘧，要皆自少陽而造其極，偏補偏救，敝亦必返還少陽之界，陰陽兩協於和而後愈也。施汗吐下之法以治實熱，施和溫之法以治虛寒，無非欲致其和平耳。瘧邪如傀儡，少陽則提傀儡之線索，操縱進退，一惟少陽主張，寧不恢恢乎游刃空虛也耶？

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仲景既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云：弦數者風發，見多熱不已，必至於極熱，熱極則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陽愈偏而不返。此未可徒求之於藥也，須以飲食消息而止其熾熱，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內經》謂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仲景之重引其文，另有妙義。蓋從上條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抽絲引絮，而出其證，謂弦數之脈。熱盛生風，必侮土而傷其津液，由少陽而入陽明，兩經合邪，其熱倍熾，倘不能以飲食消息急止其熱，則熱之移於胃者，必上薰心肺，少氣煩冤而心肺病，手心熱欲嘔，而胃自病，所以繼之曰：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蓋傷寒病，三陽合邪，其來如風雨，如霹靂，令人莫當，而瘧之在少陽，苟不入於陰，而但出於陽，迨至兩陽合邪，亦豈能堪之耶？故知消息而止入胃之熱邪，眞聖法也。然仲景之法，亦從《內經》而得。《內經》謂瘧脈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又謂虛者不宜用鍼，以甘藥調之，昌知意中在用甘寒也。

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內經》言溫瘧有二，俱先熱後寒。仲景所名溫瘧，則但熱不寒，有似癉瘧而實不同也。癉瘧兩陽合邪，上薰心肺，肺主氣者，少氣煩冤，則心主脈者，陽盛脈促，津虧脈代，從可推矣。溫瘧脈如平人，則邪未合，而津未傷，其所以但熱而不寒者，則以其人素有痺氣，榮衛不通，故瘧之發於陽，不入於陰，即入而陰亦不受，所以骨節煩疼時嘔，邪氣扞格之狀有如此者，惟用白虎湯以治陽邪，而加桂枝以通營衛，斯陰陽和，血脈通，得汗而愈矣。在傷寒病，衛強營弱，衛氣不共營氣和諧者，用桂枝湯復發其汗立愈。此瘧邪偏著於陽，桂枝陽藥即不可用，但用白虎湯大清氣分之熱，少加桂枝合陰陽而兩和之，

乃知仲景之法，絲絲入扣也。

其《內經》所稱先熱後寒之溫瘧，一者先傷於風，後傷於寒，風爲陽邪，寒爲陰邪，瘧發時先陽後陰，故先熱後寒也。此以風寒兩傷營衛之法治之，初無難也。其一爲冬感風寒，深藏骨髓，內舍於腎，至春夏時令大熱而始發，其發也，瘧邪從腎出之於外而大熱，則其內先已如焚，水中火發，雖非眞火，亦可畏也。俟其瘧勢外衰，復返於腎，而陰精與之相持，乃始爲寒。設不知壯水之主以急救其陰，十數發而陰精盡矣。陰精盡，則眞火自焚，灑灑時驚，目亂無精，頃之死矣。所以傷寒偏死下虛之人，謂邪入少陰，無陰精以禦之也。而溫瘧之慘，寧有異哉！此亦仲景意中之隱。昌特比例陳情，以爲來學之助。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瘧多寒者，寒多於熱，如三七、二八之分非純寒無熱也。純寒無熱，則爲陰證而非瘧證矣。此條又抽絲引絮，即上條兩陽合邪，上薰心肺證中，復指出多寒少熱一證。蓋邪之伏於心下，適在膻中心包之位，心爲陽中之陽，陽邪從陽，尤爲易入，邪入則心虛，經曰：心虛者熱收於內，內收其熱，幷其邪亦收之，不易外出，此寒多之一因也。邪入心胞，都城震動，周身精液悉力內援，重重裹擷，胞內之邪爲外所拒，而不易出，又寒多之一因也。心者牡藏，故即以寒多熱少之瘧名曰牡瘧。用蜀漆散和漿水吐其心下結伏之邪，則內陷之邪亦隨之俱出，一舉而蕩逐無餘矣，豈不快哉！蜀漆，常山苗也。常山善吐，何以不用常山而用蜀漆？取苗性之輕揚者，入重陽之界，引拔其邪。合之龍骨鎮心寧神，蠲除伏氣，雲母安藏補虛，媚茲君主，仲景補天浴日之方，每多若此。至如溫瘧亦用此方，更加蜀漆以吐去其心下結伏之邪，蓋一吐則周身之痺者通，而榮衛幷可藉以無忤，則又以吐法爲和法者也。其附《外臺秘要》牡礪湯一方，同治牡瘧者。又初感病時，風寒未清，傳變爲瘧，結伏心下，故方中用麻黃以散風寒，幷藉之以通陽氣耳。可見病之途原不一，學者於此一證二方，比而參之以求生心，之變化，則幾矣。

論《金匱》柴胡去半夏加括蔞湯方

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此仲景治少陽病，全體大用之一方也。仲景謂：瘧邪盛衰出入，必在少陽表裏之間。小柴胡湯，乃傷寒少陽經天然不易之法，渴者去半夏加括蔞實，亦天然不易之法，而施之於少陽邪傳陽明，傷耗津液之證，亦爲天然不易之法。蓋渴雖陽明津竭，而所以致陽明津竭者，全本少陽之邪。觀《內經》刺法，渴者取之少陽，非以其木火之勢劫奪胃津而然耶？故瘧邪進退於少陽，即以此方進退而施其巧，柴胡、黃芩對治木火，人參、甘草扶助胃土，括蔞生津潤燥，薑棗發越榮衛。若夫勞瘧之病，其木火盛，榮衛衰，津液竭，亦不待言，故幷可施此方以治之也。

論柴胡桂薑湯

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

此瘧之寒多熱少，或但寒不熱，非不似於牡瘧，而微甚則大不同。仲景不立論，止附一方，且云服一劑如神，其邪之輕而且淺，從可識矣。蓋以衛即表也，榮即裏也，胸中之陽氣，散行於分肉之間，今以邪氣痺之，則外衛之陽反鬱伏，於內守之陰，而血之痺者，愈瘀結而不散，遇衛氣行陽二十五度而病發。其邪之入營者，既無外出之勢，而榮之素痺者，亦不出而與陽爭，所以多寒少熱，或但有寒無熱也。小柴胡湯本陰陽兩停之方，可隨瘧邪之進退以爲進退者，加桂枝、乾薑，則進而從陽，痺着之邪，可以開矣。更加牡礪以耎其堅壘，則陰陽豁然貫通而大汗解矣，所以服一劑如神也。其加芩、連以退而從陰，即可類推。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爲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丸。

此見瘧邪不能久據少陽，即或少陽經氣衰弱，不能送邪外出，而天氣半月一更，天氣更，則人身之氣亦更，瘧邪自無可容矣。不則天人之氣再更，其瘧邪縱盛，亦強弩之末，不能復振矣。設仍不解，以爲元氣未生耶？而月已生魄矣。元氣何以不生，以爲邪氣不盡耶？而月已由滿而空矣。邪氣何以不盡？此必少陽所主之脇肋，外邪盤踞其間，依山傍險，結爲窠巢，縣官當一指可撲之時，曾不加意，漸至滋蔓難圖。興言及此，不覺涕泗交流，乃知仲景急治之法，眞經世宰物之大法也。

《醫門法律・瘧證門・律三條》 凡治瘧不求邪之所在，輒行大汗大下，傷人正氣者，醫之罪也。

瘧邪在於半表半裏，故有寒有熱，若大汗以傷其表，大下以傷其裏，是藥反增瘧矣。倘瘧邪伏而未盡，藥過再發，更將何法以處之？

凡用吐法，妄施惡劣之藥，并各種丸藥，傷人臟腑者，醫之罪也。

吐法止可用清芬之氣，透入經絡，引出瘧邪，如酒浸常山，不用火煎之類。其膽礬、信石等丸，吞入腹中，粘着不行，攪亂腸胃臟腑，究竟無益，戒之！戒之！

凡用截瘧之法，不俟瘧勢稍衰，輒求速止者，醫之罪也。

截者堵截也，兵精餉足，寇至方可堵截；若兵微城孤，不可截也。在壯盛之體，三四發後，瘧勞少減，可以截之；其虛弱之人，始終不可截也。誤截因致腹脹者，每多壞事。即服藥亦有避忌，瘧將來，可服藥阻其來，將退，可服藥追其去，若瘧勢正盛，服藥與之混戰，徒自苦耳。但瘧之來去既遠，藥不相及，五不當一，故服藥妙在將來將去之時。

《石室秘録・夜治法・論夜發寒熱》 天師曰：夜治者，病重於夜間而發熱者也。或寒少而熱多，或熱少而寒多，一到天明便覺精爽，一到黃昏便覺沉困，此陰氣甚虛，故行陽分則病減，行陰分則病重也。方用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當歸三錢、白芍三錢、別甲五錢、柴胡三錢、白芥子三錢、陳皮一錢半、何首烏三錢、茯苓五錢、北五味一錢、麥冬三錢，水煎服。此方妙在別甲與柴胡並用，又以諸補陰之藥合而攻之也。蓋別甲乃至陰之物，逢陰則入，遇陽即轉，則此二味原是治陰經之邪熱，況又用於純陰同隊之中，有不去陰邪而迅散哉？生何首烏直入陰經，亦能攻邪，加以白芥子，去臟膈之滯痰，又不耗其眞陰之氣，有不奏功如響者乎？譬如人家主婦，一旦被賊人所執，刀火相逼，倘箱櫃空虛，則賊人失望，勢必因羞變怒，愈將主婦施刑。今用熟地、山茱、當歸、芍藥，純是補正之品，同群共投，猶賊在房中，將盡金玉散傾，則賊喜出望外，必且乘「弃」主婦而取資財，飽則揚去。又有別甲、首烏、芥子之類，乃力戰邪，則堂外聲揚，奪門攻擊，邪自張皇，更思早遁。倘止用別甲、首烏，則又勢單力薄，無物餌賊，豈肯甘心反走，必攻相爭相戰，彼此敗衂而後去。更有妙論，人多未知。如此等症，必須在黃昏之前，以此藥先與之，則陰氣固而邪不敢入。又譬如人家之門戶謹防，鎖鑰嚴整，司更值宿之僕，俱各精健絕倫，則賊必望風退卻，又何至越牆上壁，而至婦知覺，呼召家人，綑縛而獻哉？此皆日間不至，而以夜間先治之法也。

張公曰：眞絕奇之論，予何從而贊助高深，惟陰經之邪盛者，而又帶陽經之邪，天師尚未發明也，余一論之。陰邪之盛，必發夜間無疑也，然亦有陰邪而兼帶陽邪亦發於夜間，其病亦發寒發熱，無異純陰邪氣之症，但少少煩燥耳，不比陰症之常靜也。法當於補陰之中，少雜陽藥一二味，使陰長陽消，自然奏功如響。方用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當歸三錢、別甲五錢、柴胡一錢、白芥子三錢、陳皮一錢、生何首烏三錢、茯苓五錢、北五味一錢、麥冬三錢，此天師方也。予再加人參二錢、白朮三錢而已，即可治陰邪而兼治陽邪之症。

《石室秘録・日治法・論日間發寒熱》 天師曰：日治者，病重於日間，而發寒發熱較夜尤重。此等症必須從天明，明而先截之法。用柴胡三錢、當歸三錢、黃芪五錢、人參一錢、陳皮一錢、半夏一錢、青皮一錢、只殼一錢、白朮五錢、甘草一錢、乾薑五分，水煎服。此方妙在加柴胡於參、芪、歸、朮之中。蓋邪之感，在日間作祟者，欺正氣之衰也，今用祛邪之品同補正之藥其，相攻邪，則正氣有餘，邪自退舍。譬如賊人白晝操戈入室，明欺主人軟弱，故肆無忌憚，倘人退縮潛形，則賊勢更張，必大恣摽掠，席卷資囊而去。正氣日消，病安能愈也？妙在用補正爲君，則主人無懼，指揮如意，號召家人，奮勇格鬬，前後左右，無不執耒而來，負鋤而至，爭先捍禦，賊人自然膽落，惟恐去之不速矣。況方中有柴胡、半夏之類，各各消邪，又譬如主人既勇，奴僕無非勇士，則賊不奔逸，必被擒獲。此方之用於日間，實有妙用也。

張公曰：絕妙。日間之病，以此法治之最妙。余尚有一法，治日間之症尤易奏功。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五錢、甘草一錢、陳皮一錢、柴胡二錢、熟地一兩、白芥子一錢，水煎服。天師之方，乃治陽虛之症，予方乃治陽虛之症而兼陰虛之症，二方彼此參用，何愁日間之病「棘」手哉。

《石室秘録・變治法・論瘧變下痢》 瘧疾本是常症，只可以平消遺削而發散之，今忽爲下科等症，則變輕爲重，欲發汗則身已亡陽，欲祛邪則下已便物，顧上則慮下，顧下則礙上，倘仍以常法治之，奏功實少。今用人參一兩、別甲一兩、茯苓三兩、白朮三兩、當歸一兩、白芍三兩、柴胡一錢、只殼一錢、檳郎一錢，水煎服。此方奇在用人參、白朮，蓋瘧病則亡陽，若不急補其陽氣，則下多亡陰，熱必立亡，惟急補其陽氣之不足，陽生陰長，始有生機。尤妙白芍、當歸之多，以滋潤其腸中之陰，蓋下利多則陰亡亦多，今用補陰之劑，則陰生陽降，自然春意融和，冰泮化水，分消水道，污穢全無，況方中又加只殼、檳郎，仍然去積。又妙少用柴胡，微舒肝氣，使木氣相安，不來尅土，自

然土尅水之多，水潤木之下，內氣既生，外邪亦散，此治下痢而瘧病同除。此種治變之法，何可不知。

《辨證録・瘧疾門》　人有發瘧，先腰痛頭疼且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熱如火熾，熱止汗出，不能即乾，遍身骨節無不痠痛，小便短赤，世俗皆稱脾寒，此乃太陽膀胱經之瘧也。夫風邪從太陽經而入，即瘧邪也。惟是冬月風邪入太陽而成傷寒，若夏秋風邪入太陽而成瘧耳。蓋冬月之風乃至寒之風，夏秋之風乃至熱之風也，風不同而病亦異。總之，無食、無痰不能成瘧。夏秋之間，明是熱風作祟，裏住痰食不化，行於陰而作寒，行於陽而作熱也。夫痰食之類，遇寒則停住，遇熱宜流通，何反裏痰食而不化？此乃寒熱酷烈，因脾胃之衰盛，以分勝負。邪旺之極，正不能敵邪，遂至狼狽，無津液以養身體，骨節所以痠痛也。正既不能敵邪，邪勢更張，反堵截其關津路口，小便不能遽出，而邪火入之，此所以短赤也。治法：健脾胃之土，散太陽之邪，消痰化食，邪無所恃而自散矣。方用開邪散。【略】一劑輕，再劑又輕，三劑全愈。此方健脾胃之氣，則土旺敢與邪戰。健脾胃之中，用利水化濕之藥，引邪直走於膀胱太陽之經，邪從太陽而入，仍從太陽而出，在本經尤易分消耳。方中不專散太陽之邪，而兼表少陽之玉。蓋少陽乃太陽之去路，早斷其竄走之途，則邪不得不仍趨太陽原路而去。況消痰化食之品，無不用之得宜，則堂堂之陣，自然望旗幟而驚遁矣。此症用加味四君湯亦甚效。【略】

人有發瘧之時，身先發熱，頭疼鼻乾，渴欲飲水，日晡晡不得眠，甚則煩燥，畏火光，厭聽人聲喧嘩，人謂熱病，誰知是陽明胃經之瘧乎？夫陽明胃土也，邪入陽明其勢自大。蓋陽明多氣多血之經，其容水穀亦至盛，宜足以容邪，何邪入反能作祟？蓋水穀之氣盛，正足資盜賊之糧也。譬如賊居深山，勢不甚張，及至入於城市，則妄行流毒，恣其擄掠，無有止足也。陽明胃經之邪，亦復如是。若胃中水穀未足充其飢渴，必索水以救其內炎，渴甚多飲，則水停於心胃之中，心氣爲水所遏，不得下交於腎，則心腎兩開，何能寐乎？心不能下交於腎，則腎畏火炎，何敢上交於心，以滋心中之液，自然心無所養而煩燥生。火邪更熾，傷火畏火，喜靜而不喜動，人聲喧嘩安得不惡？總皆陽明熱邪作祟也。治法可不急瀉其陽明之熱邪乎？然而火邪居於胃中，爍乾津液，胃氣必虛，但瀉其邪，不補其正，則正氣消亡，邪益跳梁，是終無痊可之日也。故必須補中以瀉其火熱之邪，則正不傷，而邪亦易解也。方用平陽湯。一劑輕，再劑又輕，四劑全愈。此方以人參、白朮助脾胃之氣，乾葛、石膏瀉陽明之火邪，貝母、橘紅消陽明之痰食，麥冬滋肺經之炎，柴胡舒膽經之鬱，茯苓泄太陽之滯，既攻補兼施，復彼此相制，邪安得不退避哉？此症用伐邪湯亦效。【略】

人有瘧病初發之時，往來寒熱，口苦耳聾，胸脇脹悶作痛，或嘔或不嘔，人以爲火熱之瘧也，誰知是少陽膽經之瘧乎？夫風邪入於人身，不敢遽入於臟，每伏於半表半裏之間，乘人虛弱而後深入，進退於表裏，而寒熱生焉。故進與陰相爭則寒，出與陽相爭則熱。半表半裏者，少陽之地也。瘧發之時，必有寒熱之兆，寒熱之往來，適在少陽所主之位。口苦者，膽汁外泄也；耳聾者，膽氣不舒也；胸脇脹悶作痛者，膽血有滯也；或嘔或不嘔者，膽邪挾痰食而上冲也。治瘧之法甚多，烏可舍少陽而別治？然治少陽之瘧，有偏陰偏陽之分，偏陰則多寒，偏陽則多熱。有純熱無寒，有純寒無熱之時，補偏救敝，總不可離少陽而求協其和平也。方用和瘧湯。【略】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全愈。此方無一味不入少陽之經絡，又無一味不入脾胃之臟腑，祛邪復能輔正，解表隨可固裏，眞和解之仙丹，非特祛瘧之神劑也。此症用首攻湯亦效。【略】

人有發瘧之時，先寒作顫，寒後變熱，面色蒼白，善起太息之聲，甚者狀如欲死，或頭疼而渴，人以爲寒熱相間之瘧，誰知是厥陰肝經之瘧乎？夫肝經之瘧，由少陽膽經而入。若肝木自旺，則少陽之邪何敢深入？今因肝木之虛，邪遂乘機突入矣。肝氣木急，邪入肝中，宜有兩脇脹滿之兆。茲安然不見有此等之病，是肝之大虛也。蓋肝旺必怒，不怒而起太息之聲者，是肝弱之極，不敢怒而又不能制其邪，故反生太息也。甚如欲死者，因氣逆不能發聲也。氣逆則火升於上，而不易下降，咽喉自存火氣而作渴矣。治法自宜急補肝以祛邪，不可縱邪以伐肝也。方用補肝祛瘧湯。【略】一劑輕，二劑全愈。此方全不祛邪，純補肝氣，肝氣旺而邪氣難留。得柴胡引出於少陽之分，則邪有出路，自然易解矣。此症用護肝湯亦效。【略】

人有發瘧之時，先寒後熱，寒從腹起，善嘔，嘔已乃衰，熱過汗出乃已，人以爲感邪作瘧，誰知邪盛於太陰之脾經乎？夫脾乃濕土，原易生痰，食既難化，又得風邪合之，自易成瘧。夫各經之瘧，俱宜兼顧脾土，豈脾土自病，反置脾於不補乎？惟是脾乃濕土，其性原濕，單補脾土，則土不能遽健，痰濕

之氣，不能驟消，嘔吐之逆，未易安也。必須兼補命門之火，則土得溫和之氣，而痰濕自化，風邪無黨，難於作威，欲久踞脾而不可得矣。故治法不治脾不可，單治脾亦不可也。方用溫脾祛瘧湯。【略】一劑嘔吐定，二劑寒熱除，三劑全愈。夫瘧病多本於脾寒，此方尤治脾寒聖藥，凡是脾胃虛寒而得瘧症者，將方煎服無不神效，正不必問其一日、二日之瘧也。此症用加味朮苓湯亦效。【略】

人有發瘧之時，寒熱俱盛，腰痛脊強，口渴，寒從下起，先腳冷，後由腿冷至臍，由臍冷至手而止，其頸以上則不冷，人以爲寒瘧也，誰知是足少陰腎經之瘧乎？此瘧最宜早治，亦須補陰爲主，倘不補其陰，開手用祛邪之藥，必變爲四日兩發之瘧也。蓋此瘧原是內傷於陰，邪乘陰虛而入之。初起時，陰不甚虛，即用補陰之劑，加入散邪之味，則隨手奏功。無如人但去祛邪，不知補正，遂至陰愈虛，而邪益深也。雖然，邪乘陰虛深入，吾仍補其陰，陰日盛，而邪日退，何不可治之。有夫邪既深入，尚且補其陰而邪退，況邪初入之時，補陰而邪有不速退者乎？方用退邪湯。【略】一劑輕，二劑又輕，四劑全愈。此方補腎中之陰，何加入柴胡，人參舒少陽之氣，健脾胃之土耶？不知邪入於腎，必須提出於少陽半表半裏之間，風邪易於消散。又恐柴胡入於至陰，而提出於至陽，非用人參則升提無力，故用之以健其脾胃，則脾胃有生氣，陽足以升陰也。況驚甲、首烏俱是入陰攻邪之藥，邪見陰分之中，無非能征善戰之將，何敢久戀於陰而不去乎？越出於陽分，陽氣不虛，豈容邪之存住，陰陽並攻，邪見之卻走矣。此症用四瘧散亦效。【略】

人有四日兩頭發瘧者，終年累月不愈，但有熱而不寒，雖有汗而不渴，每發於夜，人以爲陰虛之極，誰知是陽衰之極乎？夫邪入人身，每乘陰陽之虛。然瘧之初入，必先入陽而後入陰，入於陽則發近，入於陰則發遠，入於至陰之中，則其發更遠。四日兩發者，乃《內經》所云間二日之瘧。即邪入於至陰也，最難祛逐，以陽氣衰微，不敢與邪相戰，邪得安居於至陰之中耳。夫邪正原不兩立，正不容邪，而邪每欺正。今邪居於至陰，譬如強梁之輩，僑寓人家，欺主人之軟弱，鵲巢鳩居，心忘主人於戶外矣。四日兩發之瘧，情形實有相似。故治法必須大補陽氣，後益之以攻陰邪之藥，則邪出而與陽相角，始可成功。倘以爲陰虛，惟用滋陰之藥，則邪且樂得相資，雖佐之祛邪之味，彼且謹閉至陰之藏而不出矣。方用提陰升陽祛邪湯。【略】二劑反覺寒熱交戰而病重，再服二劑，寒熱不生，全愈矣。此方雖陰陽雙補，而意重補陽，陽旺則敢與邪鬬，故初服之而病重者，正陽氣與邪氣交戰也。兼補陰者，助其陰氣之旺，則陰旺而邪不敢重回於至陰之內。用柴胡於補陰、補陽之中者，提出陰氣以交於陽，則邪亦從陰俱出，一遇陽氣，則彼此大鬨。又有驚甲、何首之輩，超勇絕倫，邪有不披靡而遁哉？故一戰不勝，連戰未有不勝者也。此症用遠瘧湯亦佳甚。【略】

人有哀哭過傷，病後成瘧，困倦甚疲，人以爲瘧母之未消，誰知是陰陽兩虧乎？夫瘧之盛衰，全視乎陰陽之衰旺也。下多亡血，亡其陰也；悲哀傷氣，傷其陽也。陰陽兩虧，正氣虛極，何能與邪氣相爭，惟聽瘧邪之往來，邪盛則盛，邪衰則衰。治法宜助正以祛邪，倘惟事攻邪，而不知補正，則正氣愈虛，汗必大出，陰虛陽散，欲不亡得乎？方用救正湯。【略】連服數劑瘧止，十劑全愈。夫瘧邪之久居不散者，正藉痰氣之彌滿耳。補正氣以消痰氣，則正氣自旺，痰氣自消，此瘧之更易痊也。此方全在用半夏之神，補非呆補，消非峻消矣。此症用救哀湯亦效。【略】

人有一時病瘧，自卯足寒，至酉分方熱，至寅初乃休，一日一夜，止甦一時，人以爲風邪之入於營衛也，誰知是寒氣之入於陽明乎？夫是陽明與衝脈，合宗筋而會於氣街，行房之後，陽明與衝脈之氣，皆奪其所用，其中空虛，寒邪相犯，即乘虛而入，舍於二經之間。二經過脛會足跗上，因邪之相合，而二經之陽日虧，不能滲榮其經絡，故痞行而不能止也。治法補二經之虛，兼散其寒邪，則陽氣自旺，寒邪難居，得汗可解。然而足跗道遠，藥力未易驟到，非多加藥餌，何能取勝哉？方用解寒湯。【略】二劑汗出而愈。此方用參朮以大補其氣，佐之蒼朮、川芎、柴胡以發其汗，用附子以引至陽明、衝脈、宗筋，氣街之所，自然氣因補而無秘塞之憂，邪得散而無閉結之患矣。此症用參朮附半湯亦效。【略】

人有瘧病發寅、申、巳、亥之時者，人以爲痰瘧也，然亦知爲陰中之陽，與陽中之陰乎？夫同一瘧病，何以分其陰陽哉？大約晝發者，爲陰中之陽；夜發者，爲陽中之陰也。故晝發者，發於巳而退於申，巳陽而申陰也；夜發者，發於亥而退於寅，亥陰而寅陽也，以此而辨別陰陽，斷不少悞。然則，症既分陰陽，治法烏可合治之乎？吾以爲未常不可合治也。雖陽病在於氣虛，陰病在於血少，然而無痰無食，終不成瘧，消化痰食，寧有異哉？且痰食

之不消而結成瘧母，要不離乎肝氣之鬱結，以下尅夫脾土也。疎肝以健土，則脾之氣旺，而痰與食自化，是治肝以治瘧，陰陽正不可異也。方用疎肝兩消湯。【略】八劑必發大汗而愈。此方陰陽兩治之法也。陰中引陽以出於陽分，而陰又不傷，陽中引陰以離於陰分，而陽又無損，兩相引而陰陽之正氣日盛，自然兩相制，而陰陽之邪氣日消。況氣虛加人參以助陽，血虛加熟地以滋陰，又陰陽之分治，何瘧之不除哉？人見其治瘧之神也，遂以此方能統陰陽而治瘧也，誰知單消痰食，止疎其肝氣之鬱結乎？。此症用散母湯亦效。【略】

《張氏醫通・寒熱門・瘧》 疫瘧，夏秋之間，沿門闔境皆是也，其證壯熱多汗而渴，宜達原飲。

《張氏醫通・專方・瘧門》 達原飲，治疫瘧壯熱多汗而渴。

或問：疫邪初犯募原，吳又可以達原飲爲主方，詳方中檳榔、草菓、厚朴俱屬清理腸胃之品，知母直瀉少陰邪熱，與募原何預而用之？答曰：募原雖附軀殼，貼近於裏，爲經絡藏府之交界，況濕土之邪，從竅而入，以類橫連，未有不入犯中土者，所以清理腸胃爲先。非若傷寒傳次，表證未罷，悞用裏藥，則有結胸傳裏之變。卽尙未離表，但須薑、棗，佐芩、芍、甘草以和解之。若見少陽、陽明、太陽必兼柴胡、葛根、羌活以開泄之。設裏氣不通，勢必盤錯於中而內陷，則加大黃以攻下之。又可專工瘟疫，歷治有年，故立此爲初犯募原之主方。其殿後則有白虎、涼膈爲鼎足之任，以此推原，其他變證，則三黃、雙解、清熱解毒、人中黃丸等方，可默識其微，而用之必當矣。余嘗以此治疫瘧、時瘧，靡不應手獲效，總藉以分解中外寒熱諸邪之力耳。

《症因脈治・瘧疾總論》 秦子曰：瘧疾者，先寒後熱，發作有定期。大約巳、午、未三時者多。若一日一作，太陽少陽也。間日而作，陽明少陽也。伸欠、惡寒、頭痛，太陽也。發熱口渴，陽明也。有寒有熱，嘔而口苦，少陽也。日中三陽得令，其病卽發，日夕三陽時令退而病解，不比寒熱往來，時寒時熱，一日二三次發，亦不比暑熱之症，熱無停止。按《內經》但有巨陽陽明二經，而不及少陽，然有寒有熱，乃是少陽所主，余故補注少陽之脈，少陽之治也。以上三陽經瘧易愈。若三日一發，名曰三陰經瘧，難愈。今分別外感八條，內傷三條，又三瘧三條，遊瘧一條。

外感瘧疾　寒瘧、風瘧、陽明癉瘧、濕瘧、肺熱癉瘧、腎瘧、風發瘧、癉瘧

寒瘧　《內經》寒營名寒瘧。

寒瘧之症　《內經》云：先寒後熱，腰背頭項痛，脊膂強，呵欠呻吟，始則寒極而戰動，終則大熱而汗解，發在午前者，此太陽經瘧。若目痛鼻乾，寒慄鼓頷，暑寒卽熱，發在午後者，此陽明經瘧。以上二條，乃《內經》寒邪傷營，名寒瘧之症也。

寒瘧之因　夏傷暑熱之氣，入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營氣所舍之處，又值早晚寒冷之邪，外束暑熱，至日中陽旺之時，發泄不出，後感寒邪近表，是以先寒，先感暑熱在裏，是以後熱，此先寒後熱之瘧作矣。

寒瘧之脈　浮大而緊，太陽之邪。長大洪實，陽明之瘧。弦大之脈，少陽之診。

寒瘧之治　在太陽者，桂枝羌活湯。在陽明者，桂枝葛根湯。在少陽者，桂枝柴胡湯。三經俱見症者，三方互用。

桂枝羌活湯，治寒傷太陽，寒多熱少，無汗寒瘧。吐者加半曲，夏秋口渴引飲加石膏。

桂枝葛根湯，治寒傷陽明，寒多熱少，有汗之瘧。無汗加防風，頭痛加羌活，夏秋口渴消水加石膏。

桂枝柴胡湯，治寒傷少陽，寒多熱少之瘧。

風傷衛瘧　《內經》亦名溫瘧。

風瘧之症　《內經》云：風傷衛氣，先熱後寒。此言先後者，言多少也。言熱多寒少之瘧，是以不曰惡寒，而曰惡風，自汗、煩躁、伸欠也。不惡寒，則寒少也。發熱直至煩躁，熱多也。若頭痛背痛，發於午前者，太陽也。目痛鼻乾，發於午後者，陽明也。發於寅、卯者，少陽也。

風瘧之因　《內經》云：暑邪旣伏，秋氣收之，汗出遇風，與衛氣幷居，陰陽分爭，內外相搏，而風邪傷衛之瘧作矣。

風瘧之脈　左脈浮緩，太陽瘧也。右脈洪長，陽明瘧也。左右皆弦，少陽瘧也。

風瘧之治　瘧在太陽有汗，桂枝石膏湯。在陽明，白芷石膏湯。在少陽，小柴胡湯。三陽俱見症者，《準繩》和解湯。

桂枝石膏湯，無汗加身痛加羌活柴胡。白芷石膏湯，治陽明經溫瘧，《家秘》以升麻、葛根湯白芷。嚴寒加桂枝，無汗加防風、柴胡，身痛加羌活，獨活

小柴胡湯。

《準繩》和解湯，治三陽經寒熱之瘧。

此方用表藥五味，升散表邪，使鬱熱外發，而惡寒自已。用寒藥三味以清裏，使裏熱得清，而發熱自退。用豬苓分別陰陽。穿山甲以通經絡。廣皮、甘草二味，助胃氣。升降諸藥，眞良方也。

〔楨按〕前二方，因熱多寒少之溫瘧，故以知母、石膏、黃芩互用，若寒多則涼藥不可用矣。其後和解湯，乃和解三陽之瘧也。仲景治傷寒熱病，表症多者，用辛溫散表，裏熱多者，用寒涼清裏。若表裏俱見症者，用一半散表，一半清裏，以雙解之。若痰凝食滯者，兼用化痰消滯之藥。可見治傷寒如是，治瘧疾外感症，皆如是也。

陽明癉瘧　《內經》名癉瘧。仲景名溫瘧。

癉瘧之症　但熱不寒，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吐嘔，面赤口渴，雖熱已而六脈仍數大者，《內經》名熱傷陽明癉瘧之症。仲景發明《內經》陽明癉瘧，則曰身無寒，骨節疼痛，煩冤時嘔，更其名曰溫瘧是也。

癉瘧之因　夏秋暑熱之令，熱氣傷人。《內經》云：陰氣先絕，陽氣獨發，此暑熱傷於陽經，陽獨用事，毫無陰寒，故名曰癉熱瘧也。

癉瘧之脈　六脈弦數，少陽有熱。若見洪長，陽明有邪。若見沉數，裏有熱結。

癉瘧之治　仲景以脈平者，用白虎加桂枝湯，治太陽陽明。《家秘》用桂枝黃芩湯，兼治少陽陽明。《準繩》於風邪瘧中，補出三陽和解湯。余於癉瘧中，亦補立三陽和解法也。

白虎加桂枝湯　治但熱無寒，骨節疼痛，時嘔之瘧。

桂枝黃芩湯，南方熱令，多用羌活以易桂枝。

濕瘧　即暑瘧。

濕熱瘧之症　身體重痛，肢節煩疼，嘔逆脹滿，胸膈不舒，此濕熱瘧之症也。

濕熱瘧之因　《內經》云：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則瘧日作。

濕熱瘧之脈　若見浮緊，表有寒濕。若見浮緩，乃是風濕。若見弦數，濕而兼熱。

濕熱瘧之治　《內經》有其論，仲景無其方，楨意身體重痛，肢節煩疼，脈浮緊者，羌活敗毒散。右脈弦長，嘔逆胸滿者，柴葛平胃散。六脈洪數濕熱者，加味香茹飲調益元散。

羌活敗毒散。治濕瘧表邪多有者。

柴葛平胃散。治濕瘧胸次不平者。頭痛身痛加羌活，無汗加防風。加味香薷飲。治暑濕之瘧。

肺熱癉瘧

肺熱癉瘧之症　發則陽氣盛而不衰，故但熱而不寒，令人消爍脫肉，此《內經》肺素有熱之癉瘧症也。

肺熱癉瘧之因　《內經》云：肺素有熱，熱盛於身，因有所用力，腠理開泄，風寒舍於皮膚之內，肉分之間，邪盛於陽，不涉於陰，則但熱不寒，而肺熱癉瘧之症作矣。

肺熱癉瘧之脈　寸口洪而數，洪則主陽，數則主熱，陽熱爲患，火來乘金，陰虛陽亢，消爍脫肉，則發癉瘧。

肺熱癉瘧之治　古人有論無方，楨意用防風瀉白散，以散舍於皮膚之風寒。用石膏瀉白散，以治肺素有熱。用涼八味丸，滋陰清肺，以治陰虛陽亢消爍脫肉。

防風瀉白散，治風寒舍於皮毛，外束肺熱。即瀉白散加防風。

石膏瀉白散，治肺素有熱，熱盛於身。即瀉白散加石膏。

涼八味丸，治陽亢陰虛，消爍脫肉。即六味地黃丸加知母、黃柏。

腎經癉

腎經溫瘧之症　肌肉消，腦髓爍，先見煩躁發熱，躁狀畏人，熱勢稍衰，復返歸腎，又見寒候，此腎經冬受風寒溫瘧之症也。

腎經溫瘧之因　冬受風寒，藏於骨髓，至春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從內出外，則始熱終寒，乃成腎經瘧疾之症矣。

腎經溫瘧之脈　尺脈多弦，弦緊主寒，弦數主熱。浮弦外發，沉弦內結。

腎經溫瘧之治　《內經》有其論，無其方。楨意壯水之主，急救其陰，六味地黃湯加柴胡、白芍藥、獨活、細辛。以乙癸同源，肝腎同治，籍滋陰養腎

之藥，滋陰降火以治始熱，佐以升散之藥，升散伏寒，以治終寒，於理可通。

《家秘》溫瘧地黃湯　治腎受冬寒，至春夏始發之溫瘧。

風發瘧　即《金匱》少陽熱瘧。

風發瘧之症　熱極生風，消渴易飢，其脈弦數，症兼少陽。《內經》止有巨陽、陽明症象，而少陽之瘧，惟以三陽俱虛，暗爲地步，未曾明示，故仲景特以瘧脈自弦，弦數一條，發明《內經》內外皆熱，喘渴冷飲，以著少陽風發瘧疾之症也。

風發瘧之因　風屬東方甲乙，風能勝濕，風主乎燥，風熱之邪，挾少陽木火之勢，傳入三陽之經，而風發煩渴之症作矣。

風發瘧之脈　瘧脈自弦，弦浮風發，弦數風熱，風熱交作，故曰風發。

風發瘧之治　仲景以寒飲食消息之，止其煩渴，退其風熱。今以知母石膏湯合小柴胡湯治之。大便結者，大柴胡湯下之。

知母石膏湯。治少陽有熱無寒，風發癉瘧也。

小柴胡湯。治少陽寒熱，胸滿心煩喜嘔。

大柴胡湯。治瘧疾裏症急，不得不下者。

細詳仲景寒飲食，必是梨汁、蔗漿、瓜汁等，但痰食凝滯於中，不可用，故補出三方治法也。

瘴瘧

瘴瘧之症　瘧發之時，神識昏迷，狂妄多言，或聲音啞瘖，此癘毒瘧疾之症也。

瘴瘧之因　山嵐溪澗之間，濕毒蒸釀之處，瘴氣入人臟腑，血聚上焦，敗血淤於心竅，毒涎聚於肝脾，則瘴毒瘧疾之症作矣。

瘴瘧之脈　或大或小，或見沉伏，或見數大，或見沉濇。

瘴瘧之治　解方宜之毒，消嵐瘴之氣，治無一定之治，方無一定之方，當隨地以措方，隨機以應變。古不定方，余亦未補方也。

內傷瘧疾　牡瘧、瘧母、食瘧

牡瘧

牡瘧之症　即痰飲之瘧。先寒後熱，寒多熱少，胸前滿悶，欲吐不吐，此涎飲牡瘧之症也。

牡瘧之因　風寒之邪，伏於心胃界分，不得外出，凝結痰涎作患，則胸滿惡心之瘧作矣。

牡瘧之脈　脈多弦滑，弦主乎瘧，滑主乎痰，滑數熱痰，沉弦飲結，氣口沉實，食痰兼雜。

牡瘧之治　仲景治以蜀漆散。【略】今予推廣二條，海石二陳湯、常山草果飲。

蜀漆散，仲景治牡瘧原方，表無寒邪者。

海石二陳湯　《家秘》痰疾常方。胸前飽悶，加草果、蒼朮、厚朴、枳殼。惡寒頭疼，加羌活。

常山草菓飲　《家秘》治食痰之瘧。飽悶作痛，加炒萊菔子。腹痛，加枳殼。

瘧母

瘧母之症　即痰血瘧癖也。瘧久不愈，胸腹脇肋，有癥瘕痞癖，爲患不瘥，此瘧母之症也。

瘧母之因　邪干臟腑，凝結痰血，假物成形，憑陵爲患，則瘧疾不瘥，而成瘧母之症矣。

瘧母之脈　或牢或結，或見沉弦，或見沉滑，沉弦瘧邪，沉滑痰結，沉實食積，沉濇血結。

瘧母之治　仲景用鱉甲煎丸。【略】陶氏加味二陳湯。【略】

加味二陳湯　即二陳湯加常山、草果、海石、瓦楞子。

食積瘧　即胃瘧。

食積瘧之症　胸膈不利，噫氣吞酸，臨發胸前飽悶，嘔吐不寧，多發午後未、申之時，此食積瘧之症也。

食積瘧之因　飲食過飽，停積中宮，或痰或飲互相交結，偶遇六淫之邪，內外交爭，而食積瘧之症成矣。

食積瘧之脈　滑實停滯，滑數兼熱，右手弦滑，痰食之診，左手弦滑，瘧邪尚結。

食積瘧之治　草果飲、清脾飲、枳朮湯、香砂平胃散、海石二陳湯、常山飲。

草果飲，治寒瘧初愈，服此進食理脾。

氣不順，加熟砂仁。胸前滿悶，加枳殼。

清脾飲，治食滯太陰，脾有痰飲，寒熱發瘧之症。寒熱，加柴胡。惡寒發熱，加羌活。口乾，加知母、葛根、天花粉。

枳朮湯，治食積成瘧之方。胸前飽悶，加草果、厚朴。嘔，加廣皮、半夏。

香砂平胃散，治食積胃家成瘧之症。嘔，加葛根、半夏。

海石二陳湯，治中脘有痰之瘧。

常山草果飲，治痰積中脘，胸滿不食，嘔吐不飢，胃家痰實之瘧。

三瘧

三瘧之症　三陰經瘧也。發於子、午、卯、酉日者，少陰瘧也。發於寅、申、巳、亥日者，厥陰瘧也。發於辰、戌、丑、未日者，太陰瘧也。以其間兩日而發，故名三瘧症也。

三瘧之因　三陰經藏氣不和，六淫之邪得以外入。陰經屬臟，臟主乎裏，而三日一發。如陽經之瘧，邪氣初入太陽，其經主表，其位主外，是以一日一發。若入陽明少陽，則在肌肉之內，其經稍深，其發漸遲，是以間日而發。今乃邪入三陰，其經深，其發遲，是以三日一發也。

三瘧之脈　弦數多熱，弦遲多寒，弦滑者痰，弦濇者血，弦細者虛，弦大者實，左脈弦大，表邪之別。

三瘧之治　瘧在太陰經，加減白朮膏。在少陰經，加減地黃湯。在厥陰經，加減消遙散。又有何首烏四味截瘧湯、當歸補血湯，乃通治三瘧之方也。

加減白朮膏　此治太陰經瘧。惡寒，加羌活、升麻。熱多，加山梔、黃芩、知母。寒多，加生薑。有痰，加半夏。口渴，加乾葛。日晏一日，加升麻。

加減地黃湯，治少陰經瘧。熱多，加山梔、知母、黃柏。寒多，加羌活、獨活。

加減消遙散，治厥陰瘧。熱多，加黃芩。寒多，加生薑。惡寒，加羌活、升麻。

四味截瘧湯，治一切諸瘧。

當歸補血湯　《家秘》治三陰久瘧不愈。槓用此方，治三陰經血虛之瘧。

遊瘧

遊瘧之症　先起三瘧，後又加一發，連發兩日，只停一日。如少陰經子、午、卯、酉日之瘧，至明日辰、戌、丑、未，又加一發，此少陰之瘧，餘邪遊入太陰。又如辰、戌、丑、未之瘧，至明日寅、申、巳、亥，又加一發，此太陰之瘧，餘邪遊入厥陰。故曰，遊瘧之症也。

遊瘧之因　其血氣虧損，臟氣不足，外邪客陰經，三瘧乃作。若瘧邪充盛，則遊溢他經，故連發二日，止停一日，俗名遊瘧也。

遊瘧之脈　脈多細數，或見沉細，或見虛大，或見弦滑，或見沉伏。

遊瘧之治　先治本經見症。如厥陰之瘧，先以加減消遙散，加升麻、柴胡；少陰之瘧，加減地黃膏，加升麻、柴胡；太陰之瘧，以加減白朮膏，加升麻、柴胡，提還本經，則所遊之經自退。古方皆不分經絡，輒以補藥混投，未當。諸方俱在前三瘧症中。【略】

人傷風寒，則惡發熱，若得汗出，則邪散身涼而愈。今瘧疾始而惡寒，繼而發熱，繼而汗出，身涼而愈，但愈後或一日，或間一日，至其時而仍發者何也？以其不比暴感之症，但傷肌表，瘧疾之邪，漸積而成，已經傷裏，非一寒熱汗出所能了其局。至外邪深伏，則爲三瘧，不論日數，但看病邪若何，如發時先見惡寒，足冷，此太陽之邪伏於陰分，宜以羌獨敗毒散，重加常、歸、芍藥，提其血分之伏邪外解。若久病人虛，畧加人參於羌獨方中，則邪易散。若見胸前飽悶，則兼痰食，加半夏、厚朴、青皮、檳榔、山查同煎，臨發清晨服。若發時先見胸前飽悶、嘔惡，此名痰瘧，用《家秘》草菓飲，消積化痰。若見惡寒，加羌、獨、升麻，引拔內伏之邪外出。

《醫學讀書記・瘧》　瘧脈緩大虛，調以甘藥。凡諸瘧而脈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出必已。故初病脈不出者，多是氣血壅遏所致，無用張皇，遽投溫補，亦致敗事。

《臨證指南醫案・瘧》　〔邵新甫按〕諸瘧由伏邪而成，非旦夕之因爲患也。六淫之氣，惟燥不能爲害，而新涼收束，實屬有關。考之聖訓，獨手三陽，手厥陰，卻無其症名。醫者當辨其六氣中所傷何氣，六經中病涉何經，若小柴胡專主少陽，豈能兼括也。夫溫瘧、癉瘧、痰、食、瘴、癘諸瘧，皆有成方，予不復贅。但此症春月及冬時間有，惟夏秋暑濕爲患者居多。暑必挾濕而傷氣分，第一要分別其上焦中焦之因，暑濕二氣，何者爲重。若暑熱重者，耑究上焦肺臟清氣，瘧來時，必熱重而寒微，唇舌必絳赤，煩渴而喜涼飲，飲多無痞滿之患，其脈色自有陽勝之候，當宗桂枝白虎法，及天水散，加辛涼之品爲治。若濕邪重者，當議中焦脾胃陽氣，瘧來時，雖則熱勢蒸燔，舌必有粘膩之苔，渴喜煖湯，胸脘覺痞脹嘔惡，其脈色自有陽氣不舒之情狀，當宗正氣

散，及二陳湯去甘草，加杏、蔻、生薑之類主之。必要陽勝於陰，則後配和陽之劑，日後方無貽累。倘症象兩兼，則兩法兼之可也。大凡是症，若邪氣輕，而正不甚虛者，寒熱相等而作止有時。邪氣重，而正氣怯者，寒熱糢糊，來勢必混而不分。又云：邪淺則一日一發，邪稍深則間日一發，邪最深則三日一發，古稱爲三陰大瘧，以肝脾腎三臟之見症爲要領，其補瀉寒溫，亦不離仲景治三陰之法爲根蒂，可知陽經輕淺之方，治之無益也。所云移早則邪達於陽，移晏則邪陷於陰，陰陽勝復，於此可參，若久而不已，必有他症之虞。太陰之虛浮脹滿，有通補之理中法，開腑之五苓湯。少陰之痿弱成勞，有滋陰之復脈湯，溫養之升奇法。厥陰之厥逆吐蚘，及邪結爲瘧母，有烏梅丸與鱉甲煎法。又如心經瘧久，勢必動及其營，則爲煩渴見紅之累；肺經瘧久，理必傷及其津，則爲胃秘腸痺之候。一則涼陰爲主，一則清降爲宜。然而瘧之名自不一，而瘧之兼症甚多，若不達權通變，而安能一一盡善。卽如暑濕格拒三焦，而嘔逆不納者，宗半夏瀉心法。穢濁蒙蔽膻中，而清靈味甚者，用牛黃清心丸。心陽暴脫，有龍蠣之救逆。胃虛嘔呃，有旋覆代赭之成方。如表散和解，通陽補氣，滋陰化營，搜邪入絡，動藥劫截，辛酸兩和，營氣並補，及陽瘧之後養胃陰，陰瘧之後理脾陽等法，已全備矣，彙集諸家，融通無拘，所謂用藥如用兵，先生不愧良工之名也。

《三時伏氣外感篇》 瘧之爲病，因暑而發者居多。方書雖有痰、食、寒、熱、瘴、癘之互異，幼稚之瘧，多因脾胃受病。【略】暑爲熱氣，證必熱多煩渴，邪自肺受者，桂枝白虎湯，二進必愈；其冷食不運，有足太陰脾經見證，初用正氣，或用辛溫，如草果、生薑、半夏之屬。方書謂草果治太陰獨勝之寒，知母治陽明獨勝之熱。

《雜症會心録・胎瘧併三日瘧》 按瘧疾一症，《內經》詳言之，先賢備述之矣。至於人生初次發瘧，則爲胎瘧，古人未有發明。患此者延纏難愈，輕則月餘，重則數月，或變虛咳，或變浮腫，多致喪命，卽體實之人，亦成瘧母，爲終身之患，是可憫也。蓋瘧乃暑邪，伏在募原之間，呆在少陽之界，不同傷寒、溫疫傳裏之險。常發瘧者，數發之後，邪無所容，卽從毛竅熟徑而出，霍然愈矣。若胎瘧之作，膜原忽被其耗擾，復又纏綿不已，氣血由此大虧，兼之隧道少疏通之機，毛竅非熟由之路，正愈虛而邪愈陷矣。予悟此理，初發投小柴胡湯加減數劑。陰虛者，改用救陰補元之法；陽虛者，改用溫養元陽之法，俱重加人參，俾營衛正氣大盛，則膜原流戀之邪，斯時急走隧道之間，肌腠雖非熟徑，而自有不能不出肌腠之勢矣。或問曰：胎瘧之故，旣得聞命矣。乃三日瘧，尤難愈於胎瘧，抑又何也？余曰：膜原之界限，宜分陰陽淺深之不同，營衛之氣血，亦分陰陽盛衰之各異。在膜原之淺者，陽盛於陰，陽盛則正強而邪弱，隨衛氣出入，而瘧難久留。在膜原之深者，陰盛於陽，陰盛則邪勝而正弱，居營氣之間，而瘧多伏藏。所以邪中淺者，一日而作；邪中深者，間日而作；邪中極深者，間二日而作也。汪機云：三日一發者，非入於臟也，由氣血盛衰而然，氣血未補，未至於強健，已補強健，邪無容留矣。可見邪伏募原之深界，而離肌腠之路遠，須宜陽分助氣之藥，加血藥引入陰分，方可掣起。如是則氣血大盛，邪不攻而自走，經所謂邪正不兩立也。或又問曰：募原之界，營衛之道，安有淺深盛衰之不同，子言得毋謬乎？余曰：經言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何得無淺深之分？經言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陽併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何得無盛衰之別？但募原本是少陽表裏之界，營衛旣分陰陽，而在表者，又屬陽中之陽，陽性動而行速，故邪出表易；在裏者又屬陰中之陰，陰性緩而行遲，故邪出表難，一遲一速，相拒交爭，而所發之時日不同矣。經曰：陰氣多而陽氣少，故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又曰：其間二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腑，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此之謂也。此症初發，用補中益氣合桂枝湯升其邪。陷於陰經，久發腎陰虛而瘧不止者，用六味合生脈散，以補其眞水。久發腎陽虛而瘧不止者，用人參養營湯、八味湯以補其眞火。久發脾胃虛而瘧不止者，用四君子湯，或六君子湯以補其脾土。總之，此症本於根原內空，衛外之陽不密，邪有隙而可乘，惟重加參朮煎湯吞八味丸，久服自有神功。血虧甚者，加當歸；氣弱甚者，加黃耆。若陰虛火盛者，二母湯吞六味丸；或陰虛火盛而胃滯者，二母湯吞獨何丸。治瘧之法，不外乎是，舍此而他求，勢必變症百出矣。

理從悟入，每遇病機，他人苦思之而不能得，卽偶得之而格格不吐，一經悟思，偏出之亹亹，其神於醫理者乎？

《沈氏經驗方・治瘧方》 硃砂一兩　胡椒一兩

二味各研極細末，以無聲爲度，配合均勻，貯磁瓶或錫盒，不使出氣。用

時取煖臍膏一張，挑末藥一茶匙，安放膏藥中間，勿令四眼見，對臍緊貼，雖瘧止不輕揭，聽其自落，靡不神效。三陰瘧十日一換，用至三膏亦能奏功。然瘧必三四遭後方用，否則截之太早，風寒未出，恐生別症。孕婦忌用。

昔余外氏德清徐宅，每歲以此方濟人，夏秋求藥者其門如市。嗣余宰永興護彬州署，宜章調長沙，因湖南潮濕，病瘧者多，每歲煎膏一料，配藥交宅門施送，頗多神效。

《金匱翼・瘧疾統論》 瘧發時，雖大熱大渴，必以淡生薑湯，適寒溫飲之。若恣飲冷水瓜菓，脾胃轉傷，邪氣不達，綿延難愈。

凡瘧疾多熱，久而不解者，其人必本陰虛，法當益陰除熱，非當歸、鱉甲、製首烏、牛膝之屬，不能除也。多寒而久不解者，其人必本陽虛，法當甘溫散邪，非乾薑、附子、桂枝、人參之屬，不能已也。

瘧邪在陽者，其證多汗，感而即發，邪不能留，其留藏不去者，惟陰邪耳。陰邪不能作汗，雖以汗藥發之亦不得，惟甘潤和陰，如當歸、牛膝之屬，多服久服，自能出汗而解也。

瘧邪必從汗出，邪在陰者，必汗出至足乃佳，然非麻、葛輩可發，但開鬱通經，其邪熱即散，而爲汗矣。其虛者，非參、芪、歸、地，則終不能得汗也。

《醫級・雜病・瘧》 考經文瘧論，有應四時反四時之不同，其症形亦各異。又云：夏傷於暑，秋必痎瘧，此言瘧雖隨時而發，惟夏暑伏邪，秋必爲瘧也。又云：夏暑汗不出者，秋必痎瘧，是可見暑氣蒸淫，應當有汗泄之，若不得汗泄，則至秋爲瘧。然則汗之所以不出者，究爲寒氣之凝閉也，若暑火之邪，自當有煩汗矣，亦何致秋而成瘧乎？夫人爲一小天，人身之氣，隨時令之氣爲升降，暑令當權，正當長夏化氣，大火西流之際，化氣主中樞，爲濕土之應，故暑候多兼濕氣，正須汗泄，始無留濕，若寒氣閉而汗不泄，則收降之令先行，無怪乎鬱閉而成瘧也。但邪之留伏者，在表則現表病，在裏則現裏病，何必成瘧？獨是暑邪感人，無論其着於形層口鼻，乃化氣之所主，化氣爲陰陽樞軸之主，升降出入之衡，故其邪多着表裏之間，及膜原之空隙。所以感人爲瘧，必隨干支之陰陽爲出入，必得衛氣之引動而後作。故痎瘧三日一作者，俟陰陽更代之期也。若感受淺而隨發者，即入少陽半表半裏之經，不過日作之瘧耳。惟由風府入風門者，則日下一節，爲纏綿難已。瘧病之多用柴胡者，以瘧邪多從少陽經出入也。若惟感暑濕則熱多傷氣，每從口鼻入，先干心肺二經，其症必鬱冒熱汗，身見寒熱，必熱重寒輕，脣燥舌赤，煩渴喜冷，此陽暑熱勝之候，當清解暑邪，即篇中四物香薷，桂枝白虎，及六一散等湯也。若濕甚而干及脾胃者，其症必寒熱嘔涎，舌胎粘濇，喜飲熱湯，胸悶胸痞，此陰暑濕勝之候，當燥濕除痰，篇中正氣、二陳、香薷、瀉心，或佐以鬱、葛、蔻、朴等法。此皆治暑邪爲瘧之大要也。至如營傷吐衄濕熱發黃，寒熱協利，襲肝痙厥，熱入血室，瘧利同行，以及三陰痎瘧，內閉昏譫等候，無不逐一詳盡，苟深思而玩索之則臨症診視，悉瞭然於心手矣。大抵是症寒熱平等，止作有時，發於子、午前而日作者，其愈速，症亦無虛。若寒熱進退不清，日退於夜，而沉默間日者，其症虛而邪重難泄，其愈遲而危。舌胎薄者，邪淺而無實滯，胎厚濁者，邪深而內有留。無汗汗不遍，當汗遍爲規；有汗汗且多，當以斂液爲亟。若三陰痎瘧，其邪深入三陰，必審三陰之症據，施溫補之治，須隨時之生旺爲進退加減。瘧病治療大法，要不外此矣。

《溫病條辨・上焦篇・溫瘧》 熱多昏狂，譫語煩渴，舌赤中黃，脈弱而數，名曰心瘧，加減銀翹散主之。兼穢舌濁，口氣重者，安宮牛黃丸主之。

《溫病條辨・中焦篇・濕溫》 暮熱早涼，汗解渴飲，少陽瘧偏於熱重者，青蒿鱉甲湯主之。

《溫病條辨・下焦篇・濕溫》 太陰三瘧，腹脹不渴，嘔水，溫脾湯主之。少陰三瘧，久而不愈，形寒嗜卧，舌淡脈微，發時不渴，氣血兩虛，扶陽湯主之。

《研經言・瘧論》 葉案治瘧，不用柴胡。徐評非之。解之者曰：治傷寒少陽正瘧用柴胡，治秋間寒熱類瘧不用柴胡。泉應之曰：否。不然，《素・瘧論》以夏傷於暑爲端，而餘瘧附焉，是秋間寒熱之爲正瘧，經有明文。《病源》、《千金》皆本經說，《外臺》既列病源之論，而所集方不下千首，鮮用柴胡者，可見謂秋間之寒熱，不用柴胡則是，而指爲類瘧則非。仲景於《少陽篇》明言往來寒熱，形如瘧狀，如瘧二字，正類瘧之謂。少陽症之爲類瘧，出於仲景親口，今反指爲正瘧，何耶？但諸醫猶止誤於論症，徐氏則并論治亦誤。何以言之？傷寒邪從表入，其裏無根，以柴胡提之則出。夏秋之病，新涼在外，而蘊暑在中，其裏有根，若以柴胡提之，則外邪雖解，而內熱即升，橫流衝決，不可復制，往往有耳聾目赤，讝語神昏，汗漏體枯，延成不治者，不得

不以徐說爲淫辭之助也。噫，亦究古訓而已矣。

《研經言・温瘧説》 古者於冬傷於寒不即發，至春遇溫而病者，及冬中於非時之暖不即發，至春遇溫而病者，皆謂之溫。故仲景既存《素問》、《傷寒》成溫之論，復於冬有非節之暖稱爲冬溫，以溫之言蘊，所蘊不同，而爲蘊則同，故通爲溫。《巢源》溫病候、溫毒候，皆兩存之，固深於仲景者也。準此以推，夏之暑亦當如是，夏傷於暑不即發，至秋遇風而病者，及夏傷於非時之寒不即發，至秋遇風而病者，皆謂之瘧。故《素問・瘧論》有夏傷於暑之痎瘧，而《生氣通天》及《金匱眞言》夏暑汗不出秋風之瘧，以瘧之言瘧，爲虛不同，而所虐則同，故通爲瘧。惟仲景專爲寒字立論，故不及夏暑即發不即發之病，而《巢源》以下亦仍之而不復分晰也。春主溫，故溫性緩，緩則性長，故爲病壯熱，而其脈爲緩弱。秋主風，故瘧性暴，暴則性短，故爲病休作，而其脈緊弦。溫宜於下，則瘧宜於吐，治瘧之常，蜀，猶治溫之硝、黃也。惟溫在冬月，故發有先後重沓，則治有汗下兼施，與瘧之吐下兼施，微有不同者此耳。

《研經言・温瘧有三説》 古稱溫瘧有三，《素・瘧論》兩溫瘧，《巢源》總敍之，意謂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至春遇大暑，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偕出之。溫瘧止有先熱後寒者，而無先寒後熱者，何以言之？經以先風後寒爲先熱後寒之因，先寒後風爲先寒後熱之因。大暑爲時令不必數，故止數風寒之先後，所以止有先熱後寒者也。若夏傷於大暑，腠理發洩，遇夏氣非時小寒，藏於腠理皮膚，至秋傷於風，則病成之溫瘧，則有先熱後寒者，又有先寒後熱者，何以言之？以此暑也，小寒也，秋風也，爲三感，則當置其一輕而論其兩重。若傷暑重而秋風輕，則置風而論暑寒，而爲先熱後寒之瘧；若傷暑輕而秋風重，則置暑而論寒風，而爲先寒後熱之瘧也。復總而別之曰：夫病溫瘧六七日但見熱者是矣。此謂壯熱不兼寒者，故加夫字，示與經文別出也。不析言冬夏者，明冬夏皆有此壯熱者也，此與先熱後寒，先寒後熱爲三矣。大法由冬來者，即今春溫，由夏來者，即今伏暑，古既統稱溫瘧，則本草諸治溫瘧之藥，皆是治春溫、伏暑明甚，《金匱》白虎加桂枝湯症正此也。此外尚有傷寒論脈，陰陽俱緊者，重感於寒，變爲溫瘧。則冬傷於寒，至春分以後，復感時行之寒者，先後皆寒，與寒多之牡瘧同理，故《金匱》蜀漆散方下云溫瘧加蜀漆，當即指此。越其外受之蒙，即以截其遞入之路，而俗稱蜀漆截瘧，亦以辭害旨哉。若白虎加桂枝湯方，自是治春溫、伏暑之溫瘧，與重感於寒之溫瘧無涉，故其方同傷寒法，不同瘧法也。

《研經言・温瘧辨》 《內經》以先熱後寒爲溫瘧，與先寒後熱之寒瘧反對，而以但熱不寒爲癉瘧。《金匱》癉、溫二瘧皆但溫不寒，注家不能分別，泉謂瘧之命名，本對溫而立，冬感於寒及非時之溫，至春發者，其狀和順，謂之溫；夏感於暑及非時之寒，至秋發者，其狀酷虐，謂之瘧。瘧有寒、溫、無寒，先溫而感春寒，則內熱爲外寒所抑，表實故無寒。曰溫瘧者，合二病以名之。仲景書言溫言瘧，則必言溫瘧，立言之體宜然，其與《內經》不同者，《內經》主瘧，仲景主溫也，宜所言之不同溫矣。若癉則《內經》、仲景皆主瘧，宜所言之同矣。但此溫瘧者，者字當作也。與上文連讀，謂癉、溫二瘧，并宜白虎加桂方也，不然自鑿甲煎丸條以下皆方論并列，何獨癉瘧條有論無方乎？徐靈胎批《金匱》本亦云白虎加桂枝湯，此溫瘧、癉瘧之主方。

《研經言・常蜀截瘧辨》 古治中暑用腦、麝，而治瘧用常、蜀，法異意同，何以言之？無形之暑氣，痺着鬲間，蒸痰結固，既非表寒可汗，又非裏實可下，必須氣烈開提之藥，直達病所，追逐其痰，斯無形者失所恃而去。瘧須常、蜀，猶暑須腦、麝也，但淺深之別，各有宜耳。今治中暑，尚知遵古，獨於常、蜀，僉謂其截瘧釀變。然余目驗蘇州、吳江、震澤等處，其俗呼常山爲甜茶，遇瘧發輒採鮮者一大把煎服，皆輕者止，重者減，未聞有止後變生者。余踵用其法，亦然。夫截之爲言堵塞也，藥之能堵其病由者，必截性濇墜，足以遏住經絡，斯留邪而釀變，非常、蜀開提之性所及也。爲斯說者，盍觀《外臺》、《聖濟》各集漢魏以來千餘年諸治瘧名方幾千首，而用常、蜀者十之八、九。

《冷廬醫話・瘧》 周愼齋曰：治瘧之法，升其陽使不并於陰，則寒已；降其陰使不并於陽，則熱已。升其陽者，是散陽中之寒邪，柴、葛、羌之屬，爲散寒之品也。降其陰者，是瀉營中之熱邪，芩、知、膏之屬，爲瀉熱之品也。蓋併之則病，分之乃愈也，此蓋本之王肯堂之治案。王之外祖母年八十餘，夏患瘧，諸舅以年高不堪再發，議欲截之。王曰：欲一劑而已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羌、防、葛根之辛甘氣清，以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已；以石膏、知母、黃芩之苦甘寒，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已；以豬苓之淡滲，分利陰陽，不得交併；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劑

而止。兪惺齋云：讀《靈蘭要覽》，載此方治瘧屢效，又附隨症加減法，最爲精當，是金壇得意之作。又謂李士材治程武修，藍本於此，惟以白豆蔻換穿山甲，亦其善用藥處。余按近俗治瘧多宗倪涵初，似遜此方，然以之治瘧，亦不能盡效，知病有萬變，未可執一。比見王孟英《古今醫案按選》，論此最爲精當云。此案但言夏月患瘧，而不詳脈症，所用升散之藥五種，苦寒之藥三種，雖爲金壇得意之作，余頗不以爲然。後人不審題旨，輒鈔墨卷，貽誤良多。鄒潤安云：據金壇云，是使陰陽相離，非使邪與陰陽相離也。使邪與陰陽相離猶可，言人身陰陽可使之相離乎？斯言得我心。余治門人張笏山之弟，瘧來痞悶欲死，以枳桔湯加柴、芩、橘、半，一飲而瘳，是調其陰陽，而使陰陽相離也。

《左傳》齊侯疥遂痁，《顏氏家訓》改疥作痎，謂《說文》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故爲諸侯憂，今北方猶呼痎瘧，痎音皆，俗儒云病疥，令人惡寒變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豈有患疥轉作瘧乎？余謂人之疾病無常，初患疥癬，亦所時有，若以疥爲痎，則痁爲有熱瘧，痎爲二日一發之瘧，亦何嘗無熱乎？

治瘧有謂必當用柴胡者，以瘧不離乎少陽，非柴胡不能截也。有謂不當概用柴胡者，以風寒正瘧則宜之，若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氣而成瘧者，不可執以爲治也。竊謂瘧邪未入少陽，或無寒但熱，或無熱但寒，或寒熱無定候者，原不得用柴胡，若既見少陽症，必當用柴胡，以升清肝膽之熱，雖因於溫熱、暑濕，亦何礙乎！

《張氏温暑醫旨・瘧》　經云：十二經絡，皆能作瘧。又葉案所載，用法頗多，大抵據其現症分別治之。尤須辨者，以寒熱分明，始用瘧法。若似瘧非瘧，則爲暑溫，誤用瘧法，則淹纏百日，更慮變化不測。所謂少陽瘧者，無論間日發，或日發，而口苦雖嘔，或竟嘔不得食，舌黃白相間滑厚，脈弦細，小柴胡湯去參、草，加厚朴、藿香，兩三劑即輕減。若舌薄，其人虛者，當不去參、草即愈。若服後多冷汗者，或初發時即舌白薄而陰分虛者，當用清骨散法，以青蒿減柴胡一等也。大凡邪開達後，發已移早，冷少熱多，汗多，皆可讓而愈者，屬少陽也，書所謂壯膽可愈也，不必眞有符術，即假裝亦可。考《本草》青蒿，是少陽經藥，能祛骨熱，故清骨散以之。又考《痧症發微》，謂番痧起於萬曆間，征番兵役帶至中國，如痘症之起於馬伏波也。河工上兵役，傳染爲甚，逢異僧，傳以青蒿子，於是青蒿子遂爲暑方套藥。《本草綱目》至《從新》，又有《經疏》、《逢原》、《彙言》不下數十種，吾尤得益者，以《彙言》爲最。第棉絲線、櫻桃核治痧，尚未知其出處也。

日發，舌白薄，脈浮弦，或大或細，肺瘧也，用薄荷、杏仁、連翹、滑石、黃芩、半夏，必加白蔻仁、白芥子溫其肺。輕則以白蔻殼壹錢，溫其軀殼則愈。誤服小柴胡，愈治愈重。俗語所謂開行者，不知起於何人，大抵是目不識丁之醫，逢瘧只有小柴胡一湯，捏出此言，可以多圖看資，殊不知淹纏變化，在壯年或可支持，若孩年，久則必致慢驚。予每用肺法救孩提，或以何人飲挽慢驚，頗多得效。但熱不寒，汗多，名癉瘧，白虎湯。先熱後冷，名風瘧，白虎湯加桂枝。但冷不熱，名牝瘧，理中湯，或加附子，即俗所謂脾寒病也。又每發總在夜間，患至年餘，從不發在日間者，名鬼瘧，必用參、朮、升、柴、桂枝、生薑，提出陽分而愈。又有日發，每遲至夜，夜發又遲至日，循環不已，俗名紡花瘧，亦必用升陽而愈。又日發，舌紅，汗多，譫語，余用生地、川連、益元散、麥冬而愈者，心瘧也。又有日發，舌黃，兩脇大痛，脈弦長，余用仲景當歸四逆湯，加川楝子、酒延胡而愈者，肝瘧也。又治一人日瘧，冷過而熱，熱則咳嗽，大吐血成碗者，血濃厚沉著，予用生活鱉甲壹兩，青蒿梗，牡蠣，歸尾，赤芍，蘇子，降香，川楝子，丹、桑而愈，是少陽瘧夾厥陰也。又治一婦，下午作冷，冷時少腹間有氣上冲，大渴，飲水無度，熱時反不渴飲。余謂張司農集名醫論云：暑濕入腎則消渴，用五苓散，加根生地、六一散、知母、焦梔子而愈，此腎瘧也。

間兩日而發，俗名四日兩頭。以瘧在表則日發，在半表半裏則間日發，在裏則間兩日發，其發時嗜卧，寤則熱，或汗或無汗，脈沉小或沉大，此腎瘧也。實則五苓散，或豬苓散；虛則四逆湯，俗喫狗肉可愈，即此。若舌白滑厚作瀉，胃開，冷多，作戰，脈滯大，是太陰瘧。實則藿香正氣加草果，虛則附子理中。若脇痛，或少腹痛，或腹痛，或夾咳嗽，脈弦，當用涼肝通絡，清骨散，誤用參、附必吐血，爲難治。延久脇下有塊爲瘧母，用鱉甲煎丸，或三甲飲。《傷寒論》云：太陽有喘而無咳，少陽有咳而無喘。肝與膽爲表裏，肝病未有不及膽者，故有咳嗽，則咳嗽非關乎肺，爲肝膽之風也。方中加桑葉。若初時無汗而頭痛，當用逍遙散加生地炭，以助其肝。又少陰大瘧頭痛，於四逆湯加葱白，即白通湯意。少陰大瘧，亦有咳嗽者，是腎虛咳肺也，但治其

腎可耳，《內經》所謂子能令母實也。

無論何瘧，無汗，求有汗而愈；有汗，求無汗而愈，爲治瘧之訣。又無論何瘧，不能飲水，或飲之作嘔，或作脹滿者，皆濕多之瘧。其能飲而汗多者爲暑瘧。有咳嗽者，爲夾風之瘧。

《漢・天文志》謂：瘧屬水鬼，即魍魎也，其祖爲元冥，黃紙朱書，顓頊在此，吾兒速退，可截。故人有灶前避者瘧，以祝融與元冥不相能也。又考《本草》，四川以蠑掛門，瘧鬼見之即去。余十餘歲，九月初，發日瘧，經時醫日服小柴胡湯百餘十日，被褥皆汗透，甚至僧道禮懺，服符，毫無一效，或勸食蠑，亦不應，後恣食溫補藥物，漸漸輕減。習醫後，始知所患是肺瘧。可笑當日名醫，瘧亦茫然，何論其他。

北人最怕瘧，以性畏藥，且不耐藥也，冷即靠火，熱則搧扇洗澡，故多死。道光壬寅英夷犯順，遇北人道及近得一方，以生薑壹觔，搗罨膝上，男左女右，一日即止。予曾以此法傳畏藥者，頗效，惟膝上起泡作痛，以鮮荷葉蓋膝上即差。醫書瘧門壞脈惟散一條，瘧惟高年可慮，以原本衰冷，久不能熱，即熱時汗不易出，即善醫者瘧止後，往往胃氣不振，仍歸無益。予母道光丙午，七十三歲，六月患瘧，午前冷。即昏沉，大小便自出不知，脈弦細，舌微黃白滑，知爲少陽瘧。候至酉刻不醒，予用小柴胡，加遼參壹錢，附子壹錢，子刻始有汗，乃寤。次日又一劑，第三日瘧至移早，小便又自出，仍昏迷，日晡乃寤。次日仍用遼參，再加焦朮、當歸、黃耆、桂枝、甘草，瘧竟止，再用兩益氣血，即康健如初。蓋瘧有寒熱，藥必寒熱幷進，小柴胡湯即此意。故肺瘧，於白虎湯中，加白芥子、白蔻殼，亦此意。又有施送截瘧藥者，以川貝母、薑、半夏，等分，於端節午刻，炒研爲末，於瘧發前一時，開水送壹錢，竟有效者，以貝母去熱痰，半夏去寒痰，無痰不瘧，瘧必寒熱幷進也。

凡孕身之畏瘧者，以戰之太甚，致胎墜耳。古人云：用小柴胡湯，當不去人參，或血分虛者，當加歸、芍、川斷、縮砂，益血保胎也。

《時病論・夏傷於暑秋必痎瘧大意》 瘧之爲病，非止一端，當分晰而治之。考古有暑瘧、風瘧、寒瘧、濕瘧、溫瘧、瘴瘧、癉瘧、牝瘧、痰瘧、食瘧、疫瘧、鬼瘧、虛瘧、勞瘧、瘧母，三日瘧之名，臨證之時，不可不辨治也。【略】

暑瘧

暑瘧者，多因長夏納涼，感受陰暑，暑汗不出，則邪遂伏於內，直待秋來，加冒涼氣而發。先賢云：暑氣內伏者，陰氣也，秋涼外束者，陰邪也，新邪與衛氣幷居，則內合伏暑，故陰陽相搏而瘧作矣。其證惡寒壯熱，口渴引飲，脈來弦象，或洪或軟，或著衣則煩，去衣則凜，肌膚無汗，必待汗出淋灑而熱始退。治宜清營捍瘧法治之。如渴甚者，麥冬、花粉佐之。凡瘧連日而發者則病淺，間日而發者則病深，間二日而發者則愈深矣。漸早爲輕，因正氣勝而外出，漸晚爲重，因邪氣勝而內入。初起多實，宜以祛邪爲先，患久多虛，宜以養正爲主。醫者須分淺、深、輕、重、虛、實、新、久而治之，則庶幾投劑有效耳。【略】

風瘧

經云：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金鑑》謂：風瘧，先傷於寒，後傷於風。據此二說而論，是證之因，亦由長夏先受陰暑，至秋感風而發也。然而有暑無風惟病暑，有風無暑惟病風，必風暑合邪，始成瘧病。此雖與暑瘧得病之因無異，發病之時亦同，但其見證，自有攸分，不可以不辨也。蓋風瘧之爲病，寒少熱多，不似暑瘧惡寒壯熱，或著衣則煩，去衣則凜；風瘧則頭疼自汗出，不似暑瘧肌膚無汗，必待汗出淋灑而熱始退；風瘧之脈，弦而兼浮，不似暑瘧，脈象純弦，或洪或軟，若此分別，投劑自合拍耳。初宜辛散太陽法去羌活，加秦艽治之，必俟寒熱分清，始可進和解之法。總當細審其因，可散則散，可和則和，可補則補，可截則截，全在臨時活法耳。【略】

寒瘧

寒瘧者，緣於先受陰寒，或沐浴之水寒，寒氣伏於肌腠之中，復因外感邪風，觸之而發，正合經云：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蓋寒瘧之脈證，弦緊有力，寒長熱短，連日而發，或間日而發，發時頭痛微汗，或無汗乾熱，此當遵古訓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之旨，擬用辛散太陽法治之。如寒熱按時而至，方可繼進和解。今人不別何經，動手概用小柴胡湯，則誤甚矣。

濕瘧

濕瘧之證，因於久受陰濕，濕氣伏於太陰，偶有所觸而發，發則惡寒而不甚熱，脈象緩鈍而不弦，一身盡痛有汗，手足沉重，嘔逆脹滿者是也。俗謂脾寒，大概指是證耳。此宜宣透膜原法，使其邪化瘧除。但辛燥之劑，於陰虧熱體者，須酌用之；陽虛寒體者，更可加老薑、乾薑。所有斷截之法，不宜

早用，用之非變膨鼓，即成瘧母之疴。瘧證殊多，總宜分別而治。【略】

溫瘧

經謂溫瘧，由冬令感受風寒，伏藏於骨體之中，至春不發，交夏陽氣大泄，腠理不緻，若有所用力，伏邪與汗幷出，此邪藏於腎，自內而達於外。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其氣復入，入則陽虛，陽虛生外寒矣。又謂先傷於風，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溫瘧之證，先熱後寒，其脈陽浮陰弱，或汗多，或汗少，口渴喜涼，宜清涼透邪法治之。如汗多者去淡豉，加麥冬、花粉。如舌苔化爲焦黑者，宜清熱保津法治之。嘉言云：治溫瘧，當知壯水以救其陰，恐十數發而陰精盡，盡則眞火自焚，頃之死矣。此與香巖論溫病，當刻刻護陰之說，不相悖也。凡有變證，仿春溫、風溫、溫病、溫毒門中之法可也。【略】

瘴瘧

瘴瘧之證，嶺南地方爲多也。乃因天氣炎熱，山氣溼蒸，多有嵐瘴之毒，人感之者，即時昏悶，一身沉重，或寒甚熱微，或寒微熱甚，亦有疊日間日而作者，亦有狂言妄語者，亦有口瘖不言者。揆其諸證，初起之時，邪必鬱於氣分，甚則血瘀於心，涎聚於脾，先宜宣竅導痰法，探吐其痰，然後辨其輕、重、表、裏爲要。其輕者在表，宜用芳香化濁法加草果、檳榔；其重者在裏，宜用和解兼攻法爲治。

癉瘧

帝曰：癉瘧何如？岐伯曰：癉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故命曰癉瘧。帝曰：善。

《金匱》云：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肌肉。【略】

牝瘧

《金匱》云：瘧多寒者，名曰牝瘧。【略】邪氣伏藏於腎，故多寒而少熱，則爲牝瘧。以邪氣伏結，則陽氣不行於外，故作外寒。患斯證者，眞陽素虛之體爲多，緣當盛夏之時，乘涼飲冷，感受陰寒，或受陰溼，其陽不能制陰邪之勝，故瘧發時，寒盛熱微，慘戚振慄，病以時作，其脈必沉而遲，面色必淡而白，宜以宣陽透伏法治之。因寒者薑、附爲君，因溼者蒼、果爲主，日久不愈，溫補之法爲宜。

痰瘧

痰瘧者，因夏月多食瓜果油膩，鬱結成痰，或素係痰體，其痰據於太陰脾臟，伏而不發，一旦外感涼風，痰隨風起，變爲瘧病矣。初發之時，頭痛而眩，痰氣嘔逆，寒熱交作，脈來弦滑之象。古諺云：無痰不作瘧，豈不然乎？宜以化痰順氣法，加草果、藿香治之。如昏迷卒倒者，宜以宣竅導痰法，加厚朴、草果、蘇合香丸治之。肥盛之人，痰藥更宜多用。

食瘧

食瘧者，即胃瘧也。因於飲食失節，饑飽不常，穀氣乖亂，營衛失和，一有不謹，則外邪冒之，遂成瘧疾矣。其證寒已復熱，熱已復寒，寒熱交併，噫氣惡食，食則吐逆，胸滿腹脹，脈滑有力，或氣口緊盛者，宜以查麴平胃法，加藿香、草果治之。如脈遲滯，必兼寒也，可加乾薑、白蔻；如脈緩鈍者，必兼溼也，可加半夏、茯苓。食瘧之證，兼寒兼溼爲多，法當分治。【略】

疫瘧

疫瘧之爲病，因天時寒熱不正，邪氣乘虛而襲膜原，欲出表而不能透達，欲陷裏而未得空隙，故作寒熱往來，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無定期也。寒輕熱重，口渴有汗，右脈多勝於左，是爲疫瘧也。蓋疫者役也，若役使然，大概沿門合境，長幼之瘧相似者，皆可以疫名之，竟不必拘於一定之見證，當隨時令而治。此司天運氣之所宜考也，擬以宣透膜原法爲主。

鬼瘧

鬼瘧者，因卒感尸疰客忤，寒熱日作，惡夢多端，時生恐怖，言動異常，脈來乍大乍小者是。俗云夜發爲鬼瘧者非。獨有通一子謂無鬼瘧，不啻阮瞻一流人也。豐歷見之，患是證者，都係體弱屬陰之人，而強壯屬陽之體，無一患者。古云壯士不病瘧，殆指鬼瘧而言。擬用驅邪辟祟法治之。如未效者，咒法亦可用之。【略】

虛瘧

元氣本虛，感邪患瘧名虛瘧也。其證寒熱交作，自汗倦卧，飲食幷減，四肢乏力，脈象舉按俱弦，尋之則弱，宜以補氣升陽法治之。又有久患瘧疾，脾

胃累虛，亦名虛瘧也。蓋胃虛則惡寒，脾虛則發熱，寒則灑灑，熱則烘烘，脈象浮之則濡，按之則弱，此宜營衛雙調法，則瘧疾不截而自罷矣。倘有肢涼便瀉者，均加附子，乾薑；或吐涎不食者，幷加砂仁、半夏。治虛瘧之法，盡於斯矣。

勞瘧

勞瘧者，因瘧疾日久延爲癆也。或因久病勞損，氣血兩虛而病瘧也。或因勞役過度，營衛空虛而患瘧也。脈象或軟或弱，或小滑，或細數，發熱惡寒，寒中有熱，熱中有寒，或發於晝，或發於夜，每遇小勞即發。氣虛者，多汗，飲食少進；血虛者，午後發熱，至晚微汗乃解，此似瘧非瘧也。若誤爲瘧治，而投剝削之劑，未有不成瘵疾者也。擬用營衛雙調法，氣虛者倍加參、耆，血虛者倍加歸、芍。倘寒熱分清，按時而至，脈兼弦象，顯出少陽兼證，始可佐柴胡、青蒿，否則不可耳。

瘧母

凡瘧經年不愈者，謂之老瘧。或食積，或痰涎，或瘀血，皆能結成痞塊，藏於腹脇，作脹而痛，令人多汗，謂之瘧母。亦有因調治失宜，營衛俱虛，或截瘧太早，邪伏肝經脇下，而成痞塊者，豐歷見之。其痞居左脇者爲多，蓋左脇屬肝，當補虛之中，兼以疏肝爲治，宜用調中暢氣法去耆、朮、甘、荷，加青皮、鼈甲、牡蠣、半夏治之。如形氣未衰，塊痛甚者，蓬、棱、肉桂幷可加入。倘偏用攻破剝削，以治其塊，而不顧其正者，延爲中滿，遂不可醫，可不謹歟。

三日瘧

三日瘧，又名三陰瘧，間兩日而發者是也。【略】經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而發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腑，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略】蓋間二日而作者，以邪氣深客於腑，是與衛氣相失而然，宜以雙甲搜邪法治之。如陰虛之體，益以首烏、當歸；陽虛之體，益以鹿霜、潞黨。至間數日而作者，其邪愈深，不待言矣。凡邪深陷者，必因正氣空虛，當用補氣升陽法，助其既虛之正，提其已陷之邪，使正氣復旺，邪氣自出，則瘧不驅自遁矣。

或問先生論瘧，既及三陰，而不及三陽者，何也？答曰：丹溪分別三陰，前賢已駁之矣。今既問及三陽，不得不略言之。大概瘧在太陽則寒重，法當汗之。在陽明則熱重，法當清之。在少陽則寒熱往來，法當和之。又問：諸瘧悉詳，何獨遺胎瘧一證，究竟何如？曰：胎瘧今之俗名也。有謂襁褓小兒患瘧爲胎瘧，有謂從未患瘧爲胎瘧，又以母年之多寡，與瘧期相應，此未盡然。總之無論其襁褓壯年，而未曾患瘧者，悉稱爲胎瘧也，仍當分暑、風、寒、溼等瘧而治。歷嘗見之，較諸瘧逾格纏綿，最難速愈，必俟其勢衰微，方可斷截耳。

《讀醫隨筆・血痺瘧母合論》《金匱》論痹曰：尊榮人，骨弱，肌豐盛，重因疲勞，汗出而卧，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此即《內經》所謂厥逆顛疾，仆擊偏枯，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蓋尊榮肥盛，是素本氣虛血滯之質矣。疲勞汗出，則氣傷津耗，氣不足以運血，津不足以載血矣。而又繼以坐卧不動，加被微風，血行遂不得反其故道，而爲之凝濇矣。凡氣怯津虛之人，忽遇勞倦，即氣血沸騰，旋復靜息，即氣血澄凝，忽驟忽停，失其常度，即不得反其故道，而瘀痹作矣。尊榮豐盛，不過爲氣虛血滯立影，其實農工力食之人，年歲稍高，即多此證。爲其汗出衣薄，風寒屢襲而不已也。瘧疾日久，多成瘧母者，即血之所積而痹也。大寒大熱，二氣迭乘，寒至即周身血液爲之結濇，熱至即周身血液爲之奔駛，脈絡之中，必有推盪不盡之渣滓，前血未淨，續來之血，行至此處，必有所挂，積之日久，而癥塊成矣，此即血痺之機括也。但血痺之證，散在周身脈絡之中，而瘧母則結聚於內膜之一處。要其痺皆在經脈絡膜，而不在腸胃，故治之總宜紅花、蠐蟲，曲折搜剔，不宜大黃、芒硝之直下而迅掃也。吾每於力食之人，患偏廢注痛者，率以補氣破血施之，瘧母則兼化冷痰，其奏效皆甚捷。此即從仲景鼈甲、蠐蟲、抵當化瘀諸方中來。

《讀醫隨筆・瘧疾肝體壞外證》西醫謂人以瘧死者，其肝體每大於常人二、三倍。故病瘧者，摸試肝大，即不治矣。夫肝大者，寒溼盛而血瘀之故也。寒溼內盛，又以逐日之忽寒忽熱，血行一駛一證，度數失常，遂致瘀結矣。西醫以爲此即中醫所謂瘧母，其實非也。瘧母不得爲死證，且其部位，多在兩乳開下，與肝位甚遠。竊以爲肝大者，其外必有腰脇脹痛，不能轉側之證。仲景曰：肝中風者，頭目瞤，兩脇痛，行常偃，令人嗜甘，如阻婦狀。又曰：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脇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蓋肝之體，後近於脊，下藏於季脇，一經脹大，便僵痛不能俛仰轉側矣，甚則腰不能伸而行傴矣。其敗也，上下氣絕，下爲大便滑泄，注液五色，小便膿血，膏脂，時時欲起，煩躁不寧，少腹拘急不仁，兩肋骨如毆傷，脇內脹極，欲人重

按其上，膝脛時時轉筋，神昏譫語，嘔噦不納水穀，目直欲脫，不能見人，脣鼻青慘，或面色紫濁，脈象牢堅，硬如鐵箸。如此者，予之短期矣。所謂摸試者，揣其季脇空輭之處，其內堅硬脹急，即是也。吾得此義，凡治瘧疾，必問其未發之先與既止之後，腰脇脹痛不轉，是肝體已大矣。若正發之時，腰脇脹痛，瘧止即愈者，是血尚未壞，即預加行血藥於劑中以疏之，往往默收奇效。時人不知用藥之義，有指爲怪僻支離者。

《瘧疾論・症・新久》　初發者新瘧也，多發不已者久瘧也。久瘧中之胎瘧，有謂襁褓小兒患瘧爲胎瘧，有謂從未患瘧爲胎瘧，或以母年之多寡，與瘧期相應，此未盡然。總之無論襁褓壯年，而未曾患瘧者，皆爲胎瘧，較諸瘧最爲難愈，仍當辨因施治，切勿輕用截法。至於瘧久不解混入血絡，以致脇下成塊，曰瘧母，或食積或痰涎或瘀血，皆能成此。亦有因調治失宜，榮衛俱虛，或截瘧太早，邪伏肝經，其痞居左脇爲多，以左脇屬肝也，當補虛之中，兼以通絡，若偏用攻破剝削，不顧其正，變爲中滿，遂不可救。外此又有瘧久邪陷厥陰者，如氣衝心痛，氣痞呃逆，噯噫味酸，嘔吐涎沫，或用旋覆代赭石湯，或用泄肝和胃法。若夫先厥而瘧，吐蚘下蚘，嘔逆腹鳴，脘悶之厥陰瘧，用辛酸兩和法，每於初病即見，未必待瘧久邪陷而然，但瘧久不愈，壞症必多。心經瘧久，則爲煩渴見紅，宜涼陰。肺經瘧久，則爲胃秘腸痺，宜清降。熱邪結於氣分者，則有中焦痞阻，或按而痛，宜辛苦通降法。熱邪伏於血分，則有暮熱早涼，汗解渴飲，或清榮泄熱法，或清解少陽法。其餘症雖種種，大抵脾、胃、肝、腎爲多。如陽瘧久而不欲食，是傷胃陰，宜清養胃陰。陰瘧久而食不化，是傷脾陽，宜溫運脾陽。至於浮腫脹滿，而濕寒濕熱，及痰阻中焦，皆能爲患，或邪戾氣滯，或飲食不節，或妄用截法，以致邪氣內錮而成。亦有脾胃受戕，元氣已虛，而見是症者。實則各辨其因以施治，或兼輔正。其虛而見不食倦怠，或納穀不運，漸覺衰微者，則用通補理中法。若瘧病久延，虛候迭起，脾胃累虛，遇勞輒發，或汗從背起，或肢冷泄瀉，或陽虛汗泄，有榮衛雙調法，有升陽補氣法，因症取裁爲要。邪劫肝陰，內風必動，或心熱火升，或痙少寐多，或心虛痙震，或冷汗頻出，或昏冒大汗，亡陽厥脫，隨宜用育陰潛陽，或龍蠣救逆法。邪耗腎陰，痿弱成勞，或肌消食減，或痙多盜汗，或面赤口乾，或溺血淋痛，或身動氣促，有養陰清火法，有清熱保津法，因症救逆可也。然足少陰，又有久病而下焦陽虛，如肢體倦怠，便溏畏寒，脈微，舌淡或白，或有粉苔，口不渴，或知飢食無味，或形寒嗜卧，而見少陰之陽虛症者，辛甘溫陽法，亦不可不知。

《瘧疾論・治瘧不宜拘執》　瘧分經絡臟腑，及風、寒、暑、濕、熱，與夫疫、瘴、客忤、痰、食等因，自宜辨症施治，乃俗醫概以小柴胡湯爲主劑。王孟英曰：果係足少陽風寒正瘧，則參、甘、薑、棗補胃充營，半夏利其樞，柴芩解其熱，無不立愈。蓋風寒自表而受，胃腑空虛，自能安穀，治必先助中氣，托邪外出，即禦外邪杜其內入，誠一舉兩全之策。沈再平曰：若瘧係他經而用柴胡，必使他經之邪，輾轉而入少陽，遷延以斃，乃既死，猶曰柴胡爲治瘧之主藥，吾開手用之，不知其何以死。病家亦以柴胡治瘧而竟不效，眞其命之當死也，彼此昏迷，不得一悟，良可浩歎。孟英曰：溫、熱、暑、濕諸瘧，邪從口鼻而受，肺胃之氣，先以窒滯，病發即不飢惡穀，脘悶苔黃，苟不分別，但執小柴胡湯奉爲聖法，則參、甘、薑、棗溫補助邪，驟則液涸神昏，緩則邪留結痞，且有耗傷陰血，而成瘧勞者。即不用全力，而專以柴胡爲治瘧主藥，亦惟營陰充裕，或溫熱暑濕之邪，本不甚重，及兼感風寒之表邪者，始可見功。汪謝城曰：瘧妄用柴胡，必提成長熱不退，或兩耳大痛，甚至神昏，更或引動肝風，痙厥立至，生平見之累矣。又葉案中有熱邪入足少陽營分之瘧，不用柴胡，改用青蒿，誠以風溫、暑濕諸邪，能入足三陰而爲瘧，自無不入少陽之理，既非寒邪正瘧，即不得用柴胡之升發，以劫眞陰。宗古法而變古方者，以邪之寒熱不同也。吳鞠通云：此葉氏之善讀古書，善用古方，豈他人之死於句下者所可同日語哉！至於倪涵初所定三方，自謂平易無奇，絕不入常山、草果等劑，且不必分陰陽日數。及非時瘧，人無老幼，病無久近，俱用此不必加減，惟按次第服之，無不應手而愈。又謂不但時醫治瘧失宜，而古今治法千家，多有不得其道，是以不能速收全效。今立方不泥成法故奇，不膠成說故妙，遵而用之，百試百效。然倪所立首方，是平胃二陳兩方，加威靈仙、檳榔、青皮、黃芩、柴胡，施於濕痰兼風寒之表邪者自效，若溫、暑、熱用之，其弊與小柴胡湯等。雖無參、棗溫補，而一切辛燥香竄，劫奪營液，變症立見，即孟英所云，倪三方亦愈病者稀，而加病者多是也。倪自謂不泥成法，不膠成說，然此方不論何瘧，概以按服，非泥成法乎？且必用柴胡，非膠成說乎？至第二、三方，尤宜辨症而施，不可以其言效而輕試。夢隱又云：世人凡患瘧，不究病因，輒以薑棗湯灌之，其弊類此。凡屬時瘧，雖愈後亦忌

食，食則必復，此時瘧所以異於正瘧也，可不察哉？他如諸家治瘧，歷來成方頗多，成說頗夥，醫者若能辨症施治，則圓機活潑，自不爲前人所囿，而病亦隨手霍然。孟英曰：余治瘧，第不惑於昔人之謬論，而辨其爲風溫、爲濕溫、爲暑熱、爲伏邪，仍以時感法清其源，故少難愈之症。旨哉斯言。

《瘧疾論・因・寒》 寒入足少陽經，曰正瘧。往來寒熱，頭痛脇痛，口苦而嘔，用小柴胡湯。其偏於熱重者，暮熱早涼，汗解渴飲，伏於血分，用清解少陽法。此受暑熱而病，即暑瘧也，不列於暑而附於此者，庶使醫家知少陽傷寒外，又有暑入少陽之瘧，幷可知受暑者不得名正瘧，即不得以治正瘧之法施之也。

經謂肺素有熱，邪氣內藏於心，陰氣孤絕，陽氣獨發，曰癉瘧。蓋心肺同居膈上，主乎陽位，冬時伏寒鬱而爲熱也。少氣煩冤。肺主氣，肺受火刑也。手足熱，陽主四肢，陽盛故熱。欲嘔，火邪干胃。消鑠肌肉，肌肉爲陰，陽極則陰自消也。但熱不寒，陽氣盛也。用甘寒生津法。

經謂冬令感風，寒藏於腎，至春夏而發，曰溫瘧。風寒蓄久而變熱也。口渴，鬱邪耗液。先熱後寒，即經所謂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衰，則其氣復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是也。骨節疼，煩，時嘔，熱邪從少陰出，外舍於腎之所合，而上併於陽明也。仲景用桂枝白虎湯。又雷少逸法，汗少者用清涼透邪，汗多者用清熱保津。

經謂先傷於寒，後傷於風，曰寒瘧。乃夏秋之感風寒也，寒長熱短，感寒重也。頭痛，風寒鬱而上攻。無汗乾熱，寒與風鬱故也。脈弦緊有力，傷寒脈也。用辛溫解邪法。此風寒由肌膚感受，與入足少陽爲正瘧者不同，故無少陽見症。

《瘧疾論・因・風》 感風而得，曰風瘧。惡風自汗，邪客腠理不固，故惡風而汗泄。煩躁，風邪內鬱。頭痛，風氣上鬱。寒少熱多，風爲陽邪故也。必待汗出淋漓，而熱始退。夫風雖爲陽邪，要有溫涼之異，蓋此瘧多發於夏秋，如時當炎熱，則其風從溫化，天氣清肅，則其風從涼化，此一定之理。溫者口渴，脈浮數，治法與下溫瘧同。涼者口不渴，脈浮而不數，用葱豉湯法，以風雖涼，猶未寒也，故不得與寒瘧同法。

《瘧疾論・因・温》 冬煖不藏，及春初風木主令，溫邪上受，皆曰溫瘧。與外感與伏氣溫瘧不同，頭痛惡風，溫爲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惡風，肺合皮毛而亦主表，故亦惡風。自汗，邪入太陰自汗，皮毛開也，肺亦主衛。咳嗽，肺氣鬱也。寒熱。有在衛、在氣、在榮、在血之分。在衛用辛涼泄衛法，在氣用涼泄清氣法，在榮用清榮泄熱法，在血用涼血散血法，或參用清解少陽法，若入心包，用祛熱宣竅法。他如風、暑、濕、熱諸瘧，同此法。

《瘧疾論・因・暑》 夏傷於暑，曰暑瘧。惡寒壯熱，或微寒多熱，口渴引飲，暑傷氣分。煩汗，裏熱而氣泄。脈弦，暑爲火邪，火熾故脈弦。或洪，熱盛則洪，或轐，或虛。暑傷氣，故脈虛軟。葉香巖謂陰氣先傷，陽氣獨發，伏暑內動，與《金匱》癉瘧同例，用甘寒生津法。其因涼邪外來而發者，參入辛涼解表之品。若外感即發或邪輕者，用清涼滌暑法。香巖云：幼稺之瘧，氣怯神昏，初病驚癇、厥逆爲多，在夏秋之時，斷不可認爲驚癇症，必熱多煩渴，邪自肺受者，桂枝白虎湯，二進必愈。蓋幼稺純陽，暑爲熱氣也。

《瘧疾論・因・濕》 或受濕即病瘧，或素停濕重，感外邪而發，曰濕瘧。一身盡痛，風濕相搏。手足沈重，濕爲陰邪，滯於經絡也。有汗，濕家多汗。嘔逆脹滿。濕阻中焦。其寒熱之多少，皆以濕之偏寒偏熱而見，若寒濕則舌苔白膩，熱輕則苔雖白而口必膩，重則苔黃口渴矣。寒濕用溫化濕邪法，濕熱用祛濕清熱法。

《瘧疾論・因・瘴》 天氣炎蒸，山氣濕蒸，嶺南多有嵐瘴之毒，感而發瘧，曰瘴瘧。發則即時昏悶，一身沈重，或寒甚熱微，或寒微熱甚，亦有狂言妄語者，亦有口瘖者，此毒氣從口鼻入內，清陽之位，受蒸發之邪，壅遏於上也。初起時，邪必鬱於氣分，甚則血瘀於心，涎聚於脾，先宜宣竅導痰法，探吐其痰，然後辨其輕、重、表、裏爲要，輕者在表，宜用芳香化濁法，重者在裏，宜和解兼攻法。

《瘧疾論・因・疫》 感天地癘氣，襲入膜原，曰疫瘧。寒熱往來，右脈多盛於左，以膜原近胃口，疫氣侵入肺胃，故右盛。或一日一次，或二、三次，而無定期，寒輕熱重口渴。凡沿門闔境，長幼之瘧相似者，皆名疫瘧，正不必拘於一定之見症，當隨時令而治。用吳氏達原法爲主。

《瘧疾論・因・食》 傷食再感外邪而發，曰食瘧。寒已復熱，熱已復寒，寒熱交併，噫氣惡食，食則吐逆，胸滿腹脹，用保和丸之法。若夾寒、夾濕者，宜兼治。

《瘧疾論・因・痰》 或素有痰積，兼感外邪而發，曰痰瘧。初發時頭痛而眩，痰因邪鬱上攻，故頭痛而眩。痰氣嘔逆，寒熱交作，用化痰順氣法。若昏迷卒倒者，痰氣閉塞也。用宣竅導痰法。

《瘧疾論・因・鬼》 卒感尸疰客忤，曰鬼瘧。寒熱交作，惡夢多端，時生恐怖，言動異常，脈乍大乍小。俗云發於夜爲鬼瘧者，非也。患此者，大都體弱屬陰之人，而強壯屬陽者不患此。古云壯士不病瘧，殆指鬼瘧而言。用驅邪辟祟法。

《瘧疾論・因・虛》 元氣本虛，感邪患瘧，曰虛瘧。寒熱交作，自汗倦怠，飲食幷減，四肢無力，脈舉按俱弦，尋之則弱。當辨因，先治其邪，或兼用輔正。又有瘧久脾胃累虛，而爲虛瘧者，亦不宜因虛而遂用補法。

《瘧疾論・因・勞》 或久病勞損，或勞役過度，冒邪患瘧，皆曰勞瘧。當先辨其因以治瘧，切勿遽投補藥，以錮其邪。又有因久瘧不已，而爲勞瘧者，遇勞輒發。治法或一面領邪，或一面顧本，總當辨症以施法。虛瘧同此。

《瘧疾論・脈・瘧無定脈》 昔人因《金匱》有瘧脈自弦一句，遂謂瘧脈無不弦者，然仲景溫瘧條，則曰脈如平，幷未嘗以弦一字，印定後人耳目。蓋瘧既無一定之因，自無一定之脈，詎得因一弦字而拘執耶？古人云：讀書須具隻眼。豈欺我哉。

《瘧疾論・方・今》 辛溫解邪法治寒瘧。

桂枝　厚朴　草果　杏仁　陳皮　生薑　香薷

辛涼泄衛法。治溫暑在肺衛之瘧。

淡豆豉　牛蒡子　前胡　薄荷　貝母　杏仁　蟬退　橘絡

涼泄清氣法。治溫暑在氣分之瘧。

蘆根　石膏　花粉　黃芩　山梔　瓜蔞　竹葉　貝母

清營泄熱法。治溫暑在營之瘧。

生地　元參　犀角　白薇　紫草

涼血散血法。治溫暑在血分之瘧。

赤芍　丹皮　丹參　茅根

清解少陽法。治溫暑伏足少陽經血分之瘧。

青蒿　桑葉　丹皮　花粉　鱉甲　知母

祛熱宣竅法。治邪入心包之瘧。

犀角　黃連　連翹　竹葉心　石菖蒲　遠志　木通

清涼透邪法。治溫瘧。

蘆根　石膏　連翹　竹葉　豆豉　菉豆衣

清涼滌暑法。治暑瘧。

滑石　生甘草　青蒿　扁豆　連翹　茯苓　通草　西瓜翠衣

祛濕清熱法。治濕熱瘧。

滑石　通草　茯苓　甘草　連翹　廣皮　蘆根　瓜蔞

濕化濕邪法。治寒濕瘧。

藿香　白蔻　六麴　厚朴　陳皮　蒼朮　草果　薏仁

化痰順氣法。治痰瘧。

茯苓　半夏　陳皮　甘草　木香　厚朴

宣竅導痰法。治痰熱昏迷之瘧。

遠志　菖蒲　天竺黃　杏仁　瓜蔞　殭蠶　皂角炭

芳香化濁法。治瘴瘧。

藿香　佩蘭　陳皮　半夏　腹皮　厚朴　鮮荷葉

驅邪辟祟法。治鬼瘧。

龍骨　茯苓雄黃染紅　蒼朮　木香　柏子仁　菖蒲　桃葉

清熱保津法。治癉瘧。

石膏　花粉　知母　沙參　西洋參　鮮生地　鮮石斛　麥冬　生甘草

蔗漿　梨汁

息風清熱法。治溫暑入足厥陰瘧。

羚羊角　元參　山梔　絲瓜絡　貝母　生地　鉤藤　杭菊　桑葉　花粉　連翹

養陰清火法。治溫暑入足少陰瘧。

元參　知母　龜板　石斛　地骨皮　桑葉　銀花　花粉　生地

育陰潛陽法。治瘧久邪劫肝陰內風震動。

龜板　鱉甲　阿膠　生地　牡蠣　天冬　麥冬　炙甘草　麻仁

升降疏補法。治瘧久傷脾胃，食物不愼，內有停滯者。

人參　茯苓　炙甘草　廣皮　六麴　查肉　參芽　澤瀉

通補理中法。治脾胃氣虛，浮腫脹滿。

人參　生於朮　草果　厚朴　茯苓　老薑　桂枝

升陽補氣法。治瘧久脾胃虛。

人參　黃耆炙　於朮炒　炙甘草　陳皮　柴胡　荷葉　生薑　紅棗

營衛雙調法。治脾胃虛之勞瘧。
桂枝　青皮　當歸　白芍炒　人參　炙甘草　生薑　紅棗
和解兼攻法。治瘧兼裏積。
柴胡　黃芩　半夏　甘草　元明粉　熟軍　枳殼
補虛通絡法。治瘧母。
人參　白朮　黃耆　川芎　白芍　桃仁　青皮　牡蠣
歸鬚　延胡　鱉甲　厚朴　陳皮
辛酸兩和法。治嘔逆蚘動之厥陰瘧。
桂枝　薑汁　白芍　烏梅　半夏　草果
苦辛通降法。治瘧邪阻遏氣分。
川連　黃芩　半夏　枳實　生薑　白蔻　陳皮　厚朴
清養胃陰法。治瘧久胃陰傷。
沙參　石斛　麥冬　生扁豆　烏梅　木瓜　玉竹
溫運脾陽法。治瘧久脾陽傷。
人參　於朮　炙甘草　茯苓　草果　砂仁
泄肝安胃法。治病瘧肝胃不和。
川連　白芍　牡蠣　烏梅　人參　半夏　茯苓　陳皮
辛甘溫陽法。治瘧久或瘧後，脾腎陽虛。
人參　鹿茸　附子　肉桂　當歸　炙甘草　枸杞　茯苓

紀事

《儒門事親・瘧瘧》 故，息城一男子病瘧，求治於戴人。診兩手脈，皆沉伏而有力，內有積也，此是肥氣。病者曰：左脇下有肥氣，腸中作痛，積亦痛，形如覆杯，間發止，今已三年。祈禳避匿，無所不至，終不能療。戴人曰：此瘧瘧也。以三花神祐丸五七十丸，以冷水送，過五六行。次以冷水止之，冷主收斂故也。濕水既盡一二日，煎白虎湯，作頓啜之，瘧猶不愈。候五六日，吐之以常山散，去冷痰涎水六、七次，若醞漿，次以柴胡湯和之，間用妙功丸磨之，瘧悉除。

《儒門事親・偶有所遇厥疾獲瘳記》 一書生，瘧間日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瘧之期，書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瘀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日入院，瘧亦不發。亦偶得吐法耳。

《薛氏醫案・脾胃虧損瘧疾寒熱等症》 冬官朱省庵，停食感寒，而患瘧，自用清脾、截瘧二藥，食後腹脹，時或作痛，服二陳、黃連、枳實之類，小腹重墜，腿足浮腫，加白朮、山查吐食，未化。謂余曰：何也？余曰：食後脹痛，乃脾虛不能尅化也。小腹重墜，乃脾虛不能升舉也。腿足浮腫，乃脾虛不能運行也。吐食不消，乃脾胃虛寒無火也。治以補中益氣加吳茱、炮薑、木香、肉桂。一劑諸症頓退，飲食頓加。不數劑而痊。

大尹曹時用，患瘧寒熱，用止截之劑，反發熱惡寒，飲食少思，神思甚倦，其脈或浮洪，或微細，此陽氣虛寒。余用補中益氣內參、芪、歸、朮各加三錢。甘草一錢五分，加炮薑、附子各一錢。一劑而寒熱止，數劑而元氣復。

一儒者，秋患寒熱，至春未愈，胸痞腹脹。余用人參二兩、生薑二兩煨熟，煎，頓服。寒熱即止。更以調中益氣加半夏、茯苓、炮薑，數劑元氣頓復。後任縣尹，每飲食勞倦，疾作，服前藥即愈。

一上舍，每至夏秋，非停食作瀉，必瘧痢霍亂，遇勞吐痰，頭眩體倦，發熱惡寒。用四物二陳、芩、連、枳實、山梔之數，患瘧服止截之藥，前症益甚，時或遍身如芒刺。然余以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內參、芪各用三錢，歸、朮各二錢。十餘劑少愈。若間斷其藥，諸病仍至，連服三十餘劑，全愈。又服還少丹半載，形體充實。

一婦人瘧久不愈，發後口乾倦甚。用七味白朮散加麥門、五味作大劑煎與恣飲，再發稍可，乃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十餘劑而愈。凡截瘧，余嘗以參、朮各一兩，生薑四兩煨熟，煎服即止。或以大劑補中益氣加煨薑尤效，生薑一味亦效。

東洞庭馬志卿，瘧後形體骨立，發熱惡寒，食少體倦。用補中益氣內參、芪、歸、朮各加三錢，甘草一錢五分，炮薑二錢，一劑而寒熱止，數劑而元氣復。

一婦人，勞役停食，患瘧。或用消導止截，飲食少思，體瘦腹脹。余以補中益氣倍用參、芪、歸、朮、甘草，加茯苓、半夏各一錢五分，炮薑五錢。一劑頓安。又以前藥，炮薑用一錢，不數劑，元氣復而全愈。

《肯堂醫論・三瘧治驗》 張習可日間受微雨及風冷，瘧發於暮，熱甚於夜，遂成三瘧。乞診於師，用升陽濟陰法，瘧漸愈。奈不知調攝，元氣未復，嗜慾不謹，九月中旬，瘧忽增劇，六脈虛數，乃陰虛已極，而暑邪深入，最難療治。師問難於余，爰思受病之原，當先扶正升陽，用生地、川芎、歸身、白芍、炙草、乾薑、葛根、升麻、柴胡、煨薑、南棗濃煎，於瘧未作前三時服一盂。四帖後加首烏、人參各三錢，連服三帖，瘧竟不作。代訂丸方，以善其後。

治不沾沾於補虛，不斤斤於洩邪，而方藥病情，絲絲入扣，古謂：成如容易卻艱辛。非學識兼全者，曷能辨此。

丸方　製首烏四兩　大生地三兩　人參　於朮　歸身　龜板　豬苓　炒芩　川芎　查炭各二兩　柴胡一兩六錢　淮牛膝一兩五錢　乾薑　山甲各一兩　甘草炙五錢　活鼈一個，入砂仁末二兩煮。取鼈肉同藥搗勻烘乾，其甲骨亦研細末，加入鮮荷葉湯，泛丸如麻子大。每晨服三錢，沸湯下。服完一料，精神倍於平日。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瘧》 沈少卿中丞請告時苦瘧，仲淳往診之。憊甚曰：再一發死矣，先生何方立止之？仲淳曰：何言之易也。疏三方作五劑，一日夜飲盡，次早瘧止。先二劑清暑，用大劑竹葉石膏湯加桂枝，以其渴而多汗也。次二劑健脾去積滯，用橘紅、白豆蔻、白朮、茯苓、穀蘗、烏梅、白稏豆、山查、麥芽。最後一劑，人參一兩，生薑皮一兩，水煎，露一宿，五更溫服，盡劑而效。

顧伯欽患瘧，仲淳之門人疏方，以白虎湯加人參一兩。一庸工云：豈有用參至兩數者乎？改用清脾飲。二十餘劑而瘧不止，體庶弱。仲淳至，笑曰：此虛甚，非參不可，吾徒不謬也。投以大劑參、芪，一劑而瘥。

人參一兩　黃芪蜜炙一兩　知母蜜炙五錢　陳皮二錢　乾葛二錢　甘草八分　石膏五錢

莊歛之妾患瘧，寒少熱甚，汗少，頭痛不嗜飲食。余爲診脈，洪數而實，用麥門冬五錢、知母三錢五分、石膏一兩五錢、竹葉六十片、粳米一撮、橘紅二錢、牛膝一兩、乾葛三錢、白茯苓三錢、白稏豆三錢，三劑不應。忽一日凡寒熱者再，昏迷沉困，不省人事，勢甚危急。歛之過余，云：恐是虛弱，前方石膏、知母、竹葉似近寒涼，非其治也。余亦心疑，爲去石膏等而加人參二錢，已別矣。余追想前脈，的非屬虛，急令人往祝，令其將參煎好，勿輕與服，待按脈加斟酌焉。次早往視，其脈洪數如初，急止人參勿服，惟仍用前方而加石膏至二兩，何首烏五錢，令其日進二劑，瘧遂止。

莊歛之前患瘧妾，越一載忽頭痛如裂，心內雜亂不清，喉作痛，失音，舌破，咳嗽有痰，胸膈飽脹，惡心不思飲食，如此者四日矣。日漸增劇，陡發寒熱如瘧狀，寒少熱多，熱後頻出汗方解，平時有心口痛證并作，下元無力如腳氣狀。歛之疑爲傷寒。余曰：此受暑之證，即前年所患瘧而勢加劇耳，法當先去其標。令以石膏二兩、麥門冬五錢、知母三錢、橘紅二錢半、牛膝五錢、鱉甲四錢、竹葉一百五十片、貝母三錢、括婁根三錢、河水煎。服二四劑，心內清，頭疼，喉痛，失音，舌破，飽脹，寒熱俱愈，但惡心不思食如故，而心口痛，下元無力不減。余爲去石膏、知母、竹葉、鱉甲、貝母、括婁根，而加延胡索二錢、五靈脂七分、生蒲黃一錢五分、薏苡仁八錢、木瓜二錢、石斛三錢、白稏豆三錢、白芍藥三錢、竹茹二錢、枇杷葉三大片、炙甘草四分，幾十劑而愈。

高存之甥女，嫁後患胎瘧久不止。仲淳云：病在陰分，以人參五錢、牛膝一兩，兼健脾清暑，一劑而止。

章衡陽子室，患瘧後失音，寒熱愈甚，告急仲淳。仲淳云：此必瘧時不遇明眼人，妄投半夏故也。投以大劑麥門冬、白茯苓、炙甘草、鱉甲、知母、貝母，數劑瘳。

治停食發瘧　梁溪王興甫，偶食牛肉覺不快，後遂發瘧，飲食漸減，至食不下咽，已而水飲亦不下，白湯過喉間嘔出作碧色，藥不受，小便一滴如赤茶，大便閉，諸醫束手。仲淳忽至，視之，令仰卧，以指按至心口下偏右，大叫。因詢得其由，用丸藥一服，至喉輒不嘔，水道漸通，次日下黑物數塊如鐵丸，藥用礬紅和平胃散作末，棗肉和丸，白湯下三錢，其病如失，再以人參五錢、麥門冬五錢、橘紅三錢、白芍藥三錢，水煎服，四日起。

《張氏醫通・瘧》 石頑治廣文張安期夫人，先是其女及壻與婢數日連斃三人，其僕尚傳染垂危，安期夫人因送女殮，歸亦病瘧，雜治罔效，遂成壞病。勉與生薑瀉心湯救之。

故友李懷茲，乃郎幼韓，觸鄧氏疫瘧之氣，染患月餘不止，且左右之人失於調理，以致愈而復發。加以五液注下，瘧痢兼并，水穀不入者，半月有餘。當此雖有合劑，亦難應克，乃攜歸齋中，日與補中益氣兼理中、六君、黃、桂之屬，將養半月而康。

貳守金合友之室，春榜蔣曠生之妹也，曠生橘梓，見其亢熱昏亂，意謂傷寒。同舟邀往，及診視之，是瘧非寒，與柴胡桂枝湯，四劑而安。

貳尹吳丹生，濕盛體肥，嘔逆痞脹，寒熱昏眩，與涼膈散加黃連下之。五日而止，越半月復發，亦五日而止。

貳守湯子端，惡寒發熱，面赤足冷，六脈弦細而數。自言不謹後受寒，以爲傷寒陰證。余曰：陰證無寒熱例。與柴胡桂薑湯，二服而痊。

文學顧若雨之女與甥女，先後病瘧，皆先熱後寒，并與桂枝白虎湯而瘥。

太學鄭墨休夫人，懷孕七月，先瘧後痢而多鮮血，與補中益氣加吳茱萸、製川連而愈。每見孕婦病瘧，胎隕而致不救者，多矣。

鄉飲張怡泉，恆服參、附、鹿角膠等陽藥，而眞陰向耗，年七十，五七月下瘀病瘧。時醫誤進常山止截藥一劑，遂致人事不省，六脈止歇，按之則二至一止，舉止則三五至一止，惟在寒熱之際，診之則不止歇，熱退則止歇如前。此眞氣衰微，不能貫通於脈，所以止歇不前，在寒熱之時，邪氣衝激經脈，所以反得開通，此虛中伏邪之象。爲製一方，用常山一錢，酒拌，同人參五錢焙乾，去常山，但用人參，以助胸中大氣而祛逐之。當知因常山傷犯中氣而變劇，故仍用常山爲嚮導耳。晝夜連進二服，遂得安寢，但寒熱不止，脈止如前，乃令日進人參一兩，分二次進，并與稀糜助其胃氣。數日寒熱漸止，脈微續而安。玉峯春榜顧玉書，瘧發即昏熱譫語，痞脹嘔逆，切其氣口，獨見短滑，乃有宿滯之象。與涼膈散，易人中黃加草菓仁，一劑霍然。督學汪緘菴之女，患前證，以桂枝白虎湯，易人中黃加葱豉，四服而安。

中翰金淳還乃郎，八月間患瘧，發於辰、戌、丑、未，至春，子、午、卯、酉每增小寒熱。直至初夏，始延治於石頑。診其六脈如絲，面青唇白，乃與六君子加桂、附。四服不應，每服加用人參至一兩，桂、附各三錢。又四服，而辰、戌、丑、未之寒熱頓止，子、午、卯、酉之寒熱更甚。此中土有權，而邪併至陰也。仍與前藥，四服而色榮食進，寒熱悉除。後與獨參湯送八味丸調理而安。

文學顧大來，年逾八旬，初秋患癉瘧，昏熱譫語，喘乏遺尿。或者以爲傷寒譫語，或者以爲中風遺尿，危疑莫定。予曰：無慮，此三陽合病，譫語、遺尿、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證中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參，三啜而安。同時文學顧次古夫人，朔客祈連山，皆患是證。一者兼風，用白虎加桂枝；一者兼溼，用白虎加蒼朮，俱隨手而痊。若以中風遺尿例治，則失之矣。是日坐間有同道，問及今歲瘧脈不弦之故。予謂之曰：瘧屬少陽經證，其脈當弦，而反不弦如平人者，以邪氣所與正氣渾合不分，故絕不顯弦象。《金匱》有云：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煩疼，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曷知脈既不弦，便非風木之邪，即不當用柴胡等少陽經藥，豈可以常法施治乎？

《洄溪醫案・瘧》 洞庭姜錫常長郎佩芳，體素弱而患久瘧。時余應山前葉氏之招，便道往晤。佩芳出診，色夭脈微，而動易出汗。余駭曰：汝今夕當大汗出而亡陽矣，急進參附，或可挽回。其父子猶未全信，姑以西洋參三錢，偕附子飲之，仍回葉宅。夜二鼓，叩門聲甚急，啓門而錫常以肩輿來迎。至則汗出如膏，兩目直視，氣有出無入，猶賴服過參附，陽未遽脫，適余偶帶人參錢許，同附子童便灌入。天明而汗止陽回，始知人事。然猶聞聲即暈，倦卧不能起者兩月，而後起坐。上工治未病，此之謂也。如此危急之證，不但誤治必死，即治之稍遲，亦不及挽回。養生者，醫理不可不知也。

《洄溪醫案・瘧痢》 東山姜錫常，氣體素弱，又患瘧痢，每日一次，寒如冰而熱如炭，隨下血痢百餘次，委頓無生理。因平日相契，不忍委之，朝夕診視，爲分途而治之。寒禦其寒，熱清其熱，痢止其痢，俱用清和切病之品，以時消息，而最重者在保其胃氣，無使生機又絕。經云：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諸證以次漸減而愈。或謂如此大虛，何以不用峻補？余曰：寒熱未止，必有外邪，血痢未清，必有內邪，峻補則邪留不去，如此虛人，可使邪氣日增乎？去邪毋傷正，使生機漸達，乃爲良策。錫常亦深會此意，而醫理漸明，嗣後小病皆自治之，所謂三折肱者也。

《掃葉莊醫案・瘧疾》 瘧母因不慎食物，腹鳴痞脹溏泄，以理脾胃之陽藥。

草果仁　吳茱萸　茅朮　厚朴　廣皮　椒目
老薑搗取汁，泛爲丸。

舌白不渴，脈沉腹滿，不飢不食，二便不通，是暑濕發瘧後中氣不復，驟食大葷，亦氣結成脹。

大針砂丸　一錢二分
十服。

脈左數搏，是先天眞陰難充，則生內熱，瘧熱再傷其陰。與滋養甘藥填陰。

左歸丸去杞子、牛膝，加天冬、女貞。

三瘧乃邪伏陰分而發，數月始止。然畏風怕冷，因瘧邪偏寒偏熱已久，營衛皆弱，氣薄不固，調養失宜，必致復病。議用大封大固，如天眞丸。

天眞丸去羊肉，加河車膠。

向來多欬肺傷，六月廿四風潮感邪，單熱不寒爲癉瘧，仲景謂消爍肌肉，當以飲食消息之，在乎救胃陰以供肺也。醫知是理否。

大竹葉　連翹　麥冬　生甘草　青甘蔗漿　甜秋梨漿

伏暑因新涼發瘧，頭脹惡心脘痞，邪鬱上焦，從肺瘧治。

竹葉　連翹　滑石　杏仁　川貝　橘紅　白蔻　紫厚朴

太陰濕瘧，脾陽傷，氣不運，舌白脘悶，水飲停蓄，當理氣分。

草果　厚朴　藿梗　廣皮　杏仁　苓皮　化蘇合丸一丸

濕熱未清，瘧止頭目，胸中不爽，不飢不思食，病在氣分。

草果　白蔻　厚朴　廣皮　茯苓　杏仁

癉瘧兩旬不解，舌白脘悶色奪。

菖蒲根汁　白蔻仁　草果　厚朴　杏仁　茯苓皮　廣皮　化牛黃丸一丸

一去杏、蔻，加木香、藿香，化入蘇合丸。

接服　竹葉地黃湯法

間日瘧不飢，心悶不甚渴，從脾胃制邪可愈。

草果　知母　黃芩　生薑　厚朴　半夏　廣皮

風濕着太陰瘧。

草果　厚朴　廣皮　茯苓　豬苓　藿香梗　化蘇合香丸

農家夏季受冷濕之氣，陽氣不司宣暢，壯年形羸無力，乃勞倦傷之瘧。

生白朮　生薑　草果　厚朴　廣皮　藿香

此熱傷氣分而爲癉瘧，寐則肢腫熱渴，餘暑尚熾，宜救胃津。

人參　麥冬　竹葉　知母　生甘草

瘧止反覆，必有所因，姑就色脈氣怯神弱，因病致虛，夏秋宜調中益氣。

人參　益智　茯苓　廣皮　炙甘草　炒白芍

今年瘧疾半由雨濕陰晦之邪，當以芳香逐穢理氣分多效，但三瘧係在陰伏，起必左足微冷，熱過有汗，仍知飢知味，乃勞乏氣怯之病，不必耑以攻邪。是歲係濕土司天。

桂枝木　生牡蠣　炒黑蜀漆　生芪　當歸　防風根　生薑　大棗

接案：寒在四肢，熱起額準至腹，此太陰三瘧也，經水來期不移，脾主營，前議和血托邪，服後瘧來熱多口渴，此太陰、陽明兩病。

草果仁　知母　細桂枝尖　黃芩　生薑　烏梅肉

勞倦傷陽不復，新涼再受爲瘧，質虛感邪，不可發散。

桂枝　生朮　防己　茯苓皮　藿梗　廣皮

三年前失血，今秋途次暑濕熱傷成瘧，脘痞不飢，是邪結氣分。

飛滑石　白蔻仁　杏仁　厚朴　藿香梗　廣皮　木香

今年瘧痢，皆水土濕鬱之氣，傷及脾陽，不司轉旋，令人中痞不食。辛香理氣驅濕，蔬粥易安。濕土司天。

生草果　厚朴　桂枝　茯苓　藿梗　廣皮

瘧數月，三日一發，邪伏於陰，不忌葷酒，致脇腹有形，邪與氣血膠固，結爲瘧母癥痕。

鱉甲煎丸　每服三十丸。

瘧傷陰氣。

復脈去參、薑、桂。

瘧熱傷陰不復，乾欬汗出。

桑葉　玉竹　炒川貝母　大沙參　麥冬　生草　南花粉

少陰瘧誤治，延及太陰，腹有動氣，近暴冷寒熱甚。

淡附子　川桂枝　北細辛　炙甘草　生薑　南棗

寒自背起，熱不煩渴，不飢不思食，指臂麻木，脈來小弱，近受溫邪如瘧，其實陽氣久虛，當從本病調折。

川桂枝　茯苓　炙草　煨薑　南棗　生益智仁

背寒肩胛拘束，陽微瘧根。

人參　附子　桂枝木　炙甘草　生薑　南棗　生於朮　生益智仁

接案：形寒拘束已止，身痛食少。

生黃芪　歸身　人參　南棗　淡附子　蒸冬朮　廣皮　炙甘草

又照前方去淡附子，加穀芽、煨薑。

熱後寒，寒後熱，此兩陽遇於一陰，如易之離象，中宮必虛，大忌散發攻食。間日而作，瘧勢未罷，仍該和解。

鮮荷梗　白蔻仁　黃芩　鬱金　烏梅肉　生白芍

夏秋所伏暑濕，至霜降節乃發，是新邪引動宿邪。初病頭痛汗出，寒熱勢猛，是新邪鋒芒易解。繼而勢似差緩，瘧來兩日，越一日再發，半月竟成三瘧，發于子、午地支爲太陰。蓋邪氣久伏，六淫客氣，皆從火化，然中年形體豐偉，已見脈弱神倦，外似有餘，裏眞不足。凡寒熱之邪，必由四末漸攻中焦，病來心中熱躁渴飲，胸悶不知飢知味，寒則肢背拘束，熱甚心腹最劇，由邪聚爲重，邪分稍緩。此爲裏中之表，病在絡不能汗解下奪，惟辛香宣通，以氤氳氛癘。原非質滯，阻清陽流行之隧，日加蒙痺，致正氣日疲，故深秋入冬，伏邪在陰發瘧，不與時瘧和解清熱同例。

［方缺］

寒熱過後從太陰劫瘧。

紫厚朴　茯苓皮　川桂枝　草果仁　木防己　天花粉

先有遺精陰虛，瘧邪墜入陰絡，是少陰瘧，非治瘧通套柴苓可效。

素有遺精，瘧來而遺止，陰中之陽，既因邪得深入留連，述寒熱起由足跗蹠，陽維失護，少陰內怯，不得以表裏混治。

人參　歸身　炙草　鹿茸　桂木　生牡蠣

陰瘧上部先寒，年十三未出，是營衛疎，客邪留着，色黃脈小。

歸芪建中去餳糖

久瘧營衛皆虛，血空氣疎，頭暈心悸，無以主張，先與甘緩益虛。

生黃芪　茯神　炙草　歸身　米仁　桂圓

瘧母遇勞而發，顯然陽傷絡窒。

阿魏丸

今年患瘧最多，皆因大地濕邪，濕傷陽氣不旋，肛墜痔血，小便不利，宜旋轉太陽之氣。

五苓散

瘧邪傷陰，陽升不藏，衄血夜汗。

六味去丹、澤，加五味、女貞。

附方　補中益氣湯加首烏、薑、棗

又：　首烏一兩　白朮五錢

又：　生於朮　龍骨　煨薑　桂枝木　牡蠣　南棗

濕瘧失治，瘡疥腹脹，形寒減食，都是脾胃受傷，勿強進腥濁厚味。

胃苓去甘草。

接案：　昨服胃苓湯，糞後有血，小溲不利，久伏濕邪，三焦皆受，鬱久成熱，用分消法。

茯苓皮　山茵蔯　木防己　紫厚朴　槐花　細木通　海金沙　萆薢

此厥陰瘧症之最重者，煩躁吐蚘，脈弦數可徵，擬苦辛酸法。

川連　川椒　桂枝　乾薑　烏梅　白芍

瘧三日一發，是邪伏在陰經，經年雖止，正傷難復。仲景鱉甲煎丸，專以升降宣瘕治肝，謂寒熱不離少陽，久必入肝，肝主血，左脇爲肝募俞也。故病固當如是，但久有遺精食少不化諸恙，病非一端，此攻邪溫補未能卻病，莫若養正氣旺，邪自除，古有諸矣。

午服妙香散

三日瘧是邪伏陰分而發，非和解可效，久瘧不止，補劑必以升陽，引伏邪至陽分則愈，守補藥則非。

人參　鹿茸　當歸　茯苓　附子　鹿角霜　杞子　沙苑

熱病繼瘧，交冬自止，左脇已結瘧母，今食物難化，大便溏泄，神疲力倦。病由葷酒太早，致濕聚氣阻，治以疏補脾胃。

茵蔯四苓加厚朴、益智仁。

《吳鞠通醫案・瘧》　吳，二十五歲。癸亥七月十六日。但寒不熱。似乎牝瘧，然渴甚脈數，皮膚捫之亦熱。乃伏暑內發，新涼外加，熱未透出之故。仍用苦辛寒法，加以升提。

杏仁泥三錢　天花粉二錢　蔻仁　滑石　厚朴二錢　青蒿一錢　苡仁　藿香　鬱金二錢　黃芩一錢　知母

三杯，分三次服。三帖。

但寒不熱之瘧，昨用升提，已出陽分，渴甚，脈洪數甚，熱反多。昨云熱邪深伏，未曾透出，不得作眞牝瘧者，非虛語也。用苦辛寒重劑。

杏仁粉五錢　滑石三錢　生石膏八錢　知母一錢　蔻仁三錢　藿梗三錢

厚樸三錢　黃芩二錢　鬱金三錢　甘草一錢

伊氏，二十二歲。正月初七日。妊娠七月，每日午後，先寒後熱，熱至戌時，微汗而解，已近十日。此上年伏暑成瘧，由春初升發之氣而發。病在少陽，與小柴胡法。

柴胡五錢　黃芩三錢炒　炙甘草二錢　半夏四錢　人參二錢　生薑三錢　大棗二枚

一帖，寒熱減，二帖，減大半。第三日用前方三分之一，全愈。

朱，三十三歲。八月二十五日。體厚本有小腸寒瀉，糞後便血，舌苔灰白而厚，中黑，嘔惡不食，但寒不熱。此脾瀉瘧也，與劫法。

生蒼朮五錢　生草果三錢　檳榔三錢　生苡仁五錢　杏仁三錢　茯苓五錢　熟附子一錢　黃芩炭二錢

二十八日　前方服三帖而病勢漸減，舌苔化黃。減其製，又三帖而寒來甚微，一以理脾爲主。

於朮三錢炒　蔻仁二錢　益智仁二錢　廣皮三錢　半夏三錢　黃芩炭二錢　苡仁五錢

服七帖而胃開。

佟氏，四十歲。　少陰三瘧，二年不愈，寒多熱少，脈弦細。陽微，損及八脈，通補奇經丸四兩。服完全愈。

蕭，三十三歲　少陰三瘧，久而不愈，六脈弦緊，形寒嗜卧，發時口不知味，不渴。腎氣上泛，面目黧黑，與扶陽湯法。

鹿茸三錢　桂枝三錢　人參一錢　熟附子二錢　蜀漆二錢　當歸三錢

四帖愈，後調脾胃。

鄭，五十五歲。四月十九日　脈雙弦，伏暑成瘧，間二日一至，舌苔白滑，熱多寒少，十月之久不止。邪入已深極，難速出，且與通宣三焦，使邪有出路，勿得驟補。

杏仁泥四錢　茯苓皮五錢　藿梗三錢　蔻仁二錢　知母三錢炒　半夏三錢　苡仁五錢　黃芩二錢炒　青蒿一錢

服四帖。

二十六日　加青蒿一錢

服四帖。

初四日　脈緊汗多，加桂枝三錢

服二帖。

初六日　脈已活動，色已華，寒大減，熱亦少減，共計已減其半，汗至足底，時已早至八刻。議去青蒿，加黃芩一錢，舌苔雖減而仍白。餘藥如故，再服四帖。

十四日　三瘧與宣三焦，右脈稍大，熱多汗多，舌苔之白滑雖薄，而未盡化，瀉中生熱，不能驟補，與兩清瀉熱。

杏仁泥三錢　知母二錢　通草錢半　蔻仁二錢　黃芩二錢　苡仁四錢　黃連一錢　茯苓皮三錢　半夏三錢

十九日　加廣皮炭三錢　霍梗三錢

服四帖。

二十二日　病減者減其製，每日服前方半帖，六日服三帖。

二十九日　病又減，去黃連，加益智仁三錢，以其脈大而尚緊也。仍係六日服三帖。

六月初五日　餘邪未盡，仍六日服三帖。

十二日　三瘧與宣化三焦，十退其九，白苔尚未盡退。今日診脈，弦中兼緩，氣來至緩，是陽氣未充。議於前方退苦寒，進辛溫。

杏仁三錢　益智仁三錢　桂枝三錢　蔻仁三錢　黃芩炭三錢　半夏五錢　茯苓五錢　藿梗三錢

四帖。

二十二日　左脈弦緊，右大而緩，舌白未化。瘧雖止而餘瀉未消，此方仍服，去蔻仁一錢　黃芩一錢　益智仁一錢

服八帖。

七月初二日　四瘧已止，胃已開，脈已回陽。與平補中焦。

半夏三錢　蔻仁錢半　炙甘草二錢　廣皮炭三錢　生苡仁三錢　茯苓五錢　生薑三片　於朮三錢炒　大棗二個

服七帖後，可加人參二錢，服至收功。

丸方　瘧後六脈俱弦微數，與脾腎雙補法。

何首烏四兩　茯苓六兩　枸杞子四兩　五味子二兩　沙苑子三兩　山藥四兩　於朮四兩　蔻仁五錢　蓮實六兩去心　人參四錢

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二錢，開水送下。逢節以人參五分，煎湯送。

高，十六歲。乙酉六月十六日。　間三瘧，脈弦，暑邪深入矣。

杏仁三錢　青蒿三錢　茯苓皮三錢　蔻仁一錢　半夏三錢　柴胡一錢　藿香葉三錢　黃芩三錢　知母二錢　苡仁三錢　炙甘草一錢　滑石五錢　生薑三片　大棗二個

十八日　診脈數熱，重加知母二錢

二十八日　瘧止熱退，去知母、柴胡、青蒿、薑棗，改藿梗二錢，減滑石二錢

初五日　餘邪已輕，再服數帖。

朱，三十八歲。　但寒不熱，舌苔白滑而厚三四日，灰黑而滑五六日，黑滑可畏。脈沉弦而緊，太陰溼瘧，與牝瘧相參，但牝瘧表寒重，此則偏於在裏之寒溼重也。初起三日，用桂枝、草果、蒼朮、黃芩、茯苓、苡仁、廣皮、豬苓、澤瀉，三四日加附子，五六日又加草果、蒼朮分量，再加生薑。舌苔始微化黃，惡寒漸減。服至十二三日，舌苔惡寒始退，愈後峻補脾腎兩陽，然後收功。

姚，二十五歲。乙酉七月二十五日。　久瘧不愈，寒多，舌苔白滑，溼氣重也。宜宣通三焦，微偏於溫。

杏仁五錢　青蒿二錢　廣皮二錢　蔻仁三錢　半夏五錢　苡仁五錢　草果錢半　黃芩錢半炒　茯苓皮五錢　生薑二片

八月初三日　前方服六帖，瘧已止，照原方去草果　青蒿，加滑石六錢　益智仁三錢

錢，二十歲。乙酉十一月初二日　三瘧兼痺，舌苔白滑，終日一飲，熱時不渴，胸痞。此偏於伏暑中之溼多者也，惟日已久，又加誤補下行，邪已深入，爲難治。勉與宣通經絡三焦，導邪外出，毋使久羈。

桂枝三錢　防己四錢　杏仁五錢　青蒿三錢　半夏三錢　黃芩三錢　茯苓五錢　蔻仁二錢　廣皮三錢　煨草果八分　片薑黃二錢

十五日　閱來札知汗多而寒熱減，舌白滑苔退，食後不飽悶。是伏邪已有活動之機，但陰瘧發於戌、亥時，不見日光，雖屢用升提使邪外出法，毫不見早，大可慮也。勉與原方內加草果分量，去茯苓、蔻仁，再加急走之蜀漆，活血絡之當歸。

桂枝三錢　柴胡三錢　半夏三錢　青蒿一錢　防己三錢　杏仁四錢　黃芩炭三錢　廣皮炭三錢　草果二錢　薑黃二錢　蜀漆三錢　當歸三錢　生苡仁五錢

十二月　閱來札知寒熱遞減而未盡除，停飲痺痛太甚。議減治瘧之品，加宣飲與痺之藥，然大有病退正衰之慮，飲與痺皆喜通不喜守。大忌呆補，奈何？

桂枝五錢，三、四帖後，手背痛不減，加至八錢或一兩。　廣皮五錢　防己四錢　青蒿二錢　柴胡三錢，寒熱如再減，二藥亦須減。　山甲片一錢炒　蜀漆二錢，寒熱微則去之。　生苡仁五錢　人參一錢　生薑三錢　半夏六錢　茯苓皮五錢　煨草果二錢　片薑黃三錢

煎四大茶杯，分四次服。七日必須來信。

初十日　以後忽寒忽熱，已非呆於寒熱者可比。十五日寒大減，十八日寒熱又減，二十日申、酉時似發非發，俱屬佳處。但手背之痛，左甚於右，伏邪甚深，腹左之塊，即係瘧母一類，不過脇腹之別耳。合觀寒多熱少，當與補陽，議於原方內減柴胡青蒿，加桂枝，其人參似非高麗參可比。蓋人生世上不可留後悔也。其瘧母每日空心服化癥回生丹一丸，開水送下。蓋化癥丹中，原有鼈甲煎丸在內也，即久病在絡，亦須用之。又天士先生云：三時熱病，病久不解者，每借芳香以爲搜逐之用，此證猶在畏途，不可隨便飲瞰也。於前方內減青蒿錢半　柴胡錢半，加桂枝一錢。

楊，二十四歲。丙戌二月十一日。　伏暑自上年八月而來，邪已深入，三日一作，寒多熱少，亦宜通宣三焦爲要法。

青蒿三錢　蔻仁一錢　蜀漆一錢　桂枝三錢　杏仁二錢　黃芩錢半炒　苡仁三錢　柴胡錢半

服一帖而寒退，熱反多，此陰邪已化熱，去柴胡、桂枝，重用通宣三焦。加廣皮、半夏以和脾胃。

《杏軒醫案・初集》　余氏子瘧後變證

余氏子八齡，形瘦陰虛，夏患瘴瘧，愈後失調，值秋燥時，偶作寒熱，幼科泛投疏散之劑，轉致躁擾搐搦，危證百出。余翁求視以決死生。予見其兒，肢掣痰鳴，身熱煩躁，勢頗危篤，診脈神根未敗。予曰：疾固劇矣，然尚可生。翁喜叩其說。予曰：驚風一證，時世無傳，小兒受害，不可勝數。喻氏雖闢其謬，特重外感輕內傷。經曰：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其病發驚駭，醫

味病因，用方通套，偶遇強實，而應者有之。特此兒所患，本非外因，良由腎水下虛，肝失其養，木逢金制，故作寒熱。狀似外感，誤投疏散，津液更傷，因而肝風鼓動，變幻若此。予尚望其生者，因其脈猶未敗耳。方擬六味地黃湯，滋水生木，更加歸、芍、甘草、鉤藤之屬，和陽熄風，風熄而驚自定矣。翁聞言甚悅。服藥痰平熱退，不搐不煩，另製膏子藥與服，全愈。

柳聞鶯兄，挾虛傷寒，幷後患陰瘧，誤截致變，拯治始末

聞兄體虛感邪，兼挾內傷，病起寒熱肢厥，診脈沉細。初投當歸四逆湯，肢厥雖回，身熱未退，審屬少陰下虧，邪乘虛陷，更進理陰煎兩劑，復診脈轉浮舌大，黑面紅，奄奄欲脫。貧士無力服參，姑以黨參、熟地各四兩，熬成濃汁，晝夜與漿粥間進。神稍回，脈稍斂，尚覺心煩內熱，舌枯津涸。囑煮團魚湯煎藥，諸候漸平。又轉爲瘧，發時甚劇，多方圖治，百日始痊。後數年因夏傷於暑，秋發痎瘧，邪伏於陰，寒熱夜作。予用補中益氣湯參香薷飲，數劑未止。自求速愈，雜服截瘧諸方，氣血大傷，面青形倦，寢食俱廢，目中時見紅光，溲溺淋灑。復迓予治，悉屏瘧門套藥，倣《四明》治久瘧不愈，用養營湯，送八味丸法。十劑而止。

吳某時瘧變證

吳某嘗富後貧，體虛多鬱，病患時瘧，堅不服藥，已半月矣。一夕忽發熱不退，胸悶乾嘔。醫投小柴胡湯，不應，熱盛汗多，神昏體倦，脈細無力，囈語音低，急延予診。按仲師云：譫語有虛有實，實則譫語，虛則鄭聲。《素問》云：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用補元煎合生脈散，兩服霍然。

《醫徹・雜症・瘧疾》 一儒者季秋發瘧，凡解表疎利之藥，遍嘗勿效，至四旬後，肢體俱冷，其汗如雨，猶是覆密不敢見風。比余診之，六脈皆弱，連進歸脾湯，大倍參、芪，加熟附子五分。數劑而痊，繼以六君調理月餘。

一女子瘧疾，煩熱嘔吐，口乾飲水，獨熱不寒，有與和解不效。余診之，脈數且疾，此癉瘧也，得之肺素有熱，用門冬、知母、黃芩、山梔、花粉、厚朴、陳皮、甘草。一劑而減，二劑而愈。

一人年五旬餘，患痢半月，痢止瘧作，發則昏憒不支。余診之，脈空大無力，以補中益氣湯，倍人參加半夏。二劑而愈。

《醫略・瘧疾》 余少年患三陰瘧，四五發。適值考試，甫脫稟，而目昏黑不能見一字，嚼人參四五分而目頓明，瘧亦遂止。閱兩月而病大作，諸藥不效，纏綿三年，元氣大虛，脈遲吐瀉，而寒熱汗出不止，用景岳大溫中飲，去麻黃加附子而愈。古方有用常山等藥截之者，此大不可。蓋有邪者，邪去則愈，無邪而正虛者，養正則愈，無待於截也。

《冷廬醫話・三陰瘧》 治三陰瘧，震澤沈詒亭慶脩傳一方，用山查、檳榔、枳殼、甜茶各三錢，於瘧發之日前二時，水煎，服一劑立愈。云試多人皆驗。余謂此方藥峻，藜藿之體，及瘧初起者宜之。吳曉鉦言其六世祖山年公手稿錄存，治久患三陰瘧方，云傳自外舅朱竹垞先生者，用生何首烏八錢、生黃耆、佩蘭各四錢，水煎，臨發前服三次，立愈。此方尤宜於膏粱之體。二方皆試驗，而方書中不恆見，幷錄之。

《醫學舉要・玉臺新案・瘧疾醫案》 寒熱往來之瘧，治宜小柴胡湯，不知陰虛之體，用之轉增大患者。郡城姚敬修夏日病瘧，醫投小柴胡十餘劑，竟無增減，停藥二日，忽然發厥，舌短眩暈，危在頃刻。居與余寓相近，急來延診。余用大劑清肝之藥，一服而安。知其多服柴胡，肝陰虧乏，厥陽亢逆也。愈後四肢痠麻，用養陰藥調理半年，始得平復。

三陰久瘧，陽虛氣虛，人易知之，不知初因暑熱而起者，久瘧保陰爲主。南匯本城沈熙曾堅信余言，服二十餘劑而愈，其他服溫補而致斃者，余親見二人也。

《時病論・夏傷於暑秋必痎瘧大意・臨證治案》 虛寒之體勿患暑瘧建陵靳某之妾，於仲秋忽患暑瘧，連日一作，寒灑熱蒸，汗出如雨，口渴欲飲，脈來弦滑，舌苔微黃，此暑瘧也。靳問曰：因何致病？豐曰：良由暑月貪涼，過食生冷，其當時爲患者，是爲陰暑，伏匿日久，至今而發者，即《內經》所謂夏傷於暑，秋爲痎瘧是也。即用清營捍衛法，服下益熱，急邀復診。脈之轉爲弦遲，詢之口反不渴。豐曰：此瘧邪外達之徵，請勿慮耳。觀其形體肥白，知其本質虛寒，改用溫補爲主，以理中湯加豆蔻、製夏、蜀漆、柴胡、薑、棗爲引，以河井水合煎。連嘗三劑，瘧邪遂遁矣。

暑瘧熱盛逼血上吐　城南葉某之子，偶染瘧疾。邀豐診之，脈象迢迢有力，寒熱間日而來，口渴喜涼，熱退多汗，此爲暑瘧。遂用清營捍衛法去木賊，加藿香、草果、柴胡、甘草治之。服下瘧勢仍來，尤吐鮮紅數口。復按其脈，轉爲弦大而數，必因暑熱內炎，逼傷血絡所致。思古聖有治病必求其本之訓，此證暑熱是本，吐血是標，可不必見病治病也。即用清涼滌暑法去扁

豆，加黃芩、知母治之。連進兩貼，瘧發漸早，熱勢漸輕，不知不覺而解，血恙亦未復萌。【略】

風瘧時邪乘入血室　城南龔某之女，先微寒而後發熱，口渴有汗，連日三發，脈弦而數，舌苔黃膩，此因夏傷於暑，加感秋風，名風瘧也。遂用辛散太陽法去羌活，加秦艽、藿梗治之。服二帖瘧勢未衰，漸發漸晏，且夜來頻欲譫語，復診其脈，與昨彷彿，但左部之形力，頗勝於右。思仲景有云：晝則明了，夜則譫語，是爲熱入血室。今脈左勝，疑其血室受邪，即詢經轉未曾。其母曰：昨來甚寡，以後未行。此顯然邪入血室之證也。姑守前方去防風、淡豉，加當歸、赤芍、川芎、柴胡。服之經水復來，點滴而少，譫語亦減，惟瘧疾仍然。再復其脈，左部轉柔，餘皆弦滑，已中病藪，可服原方。幸得瘧勢日衰一日，改用宣透膜原法加柴胡、紅棗治之，疊進三煎，瘧邪遂解。【略】

寒瘧之證溫補治驗　城東潘某，體素豐滿，大便常溏，中土本屬虛寒，固無論矣。忽於孟秋寒熱交作，肌膚汗少。即延醫診，遂作陰暑論治，輒投四味香薷飲加寒涼之劑，未獲奏效，即來商治於豐。診其脈弦而兼緊，舌苔白薄，寒先熱後，隔日而來，此寒瘧也。良由體質本寒，加感秋涼致病，若果陰暑之證，在長夏而不在秋，況陰暑之寒熱，從未見隔日而發，當用附子理中湯加柴胡、草果、藿香、陳皮治之。服二劑周身微汗，寒熱略清，繼服二帖，瘧邪遂未發矣。

溼瘧之證辛散獲效　新定王某之室，浣衣度活，平日難免無溼所受，患瘧半月以來，前醫之法無效，懇豐治之。切脈緩大有力，遍身浮腫而疼，寒熱汗無，連日一發，此明是溼邪爲瘧也。思先哲有風能勝溼之論，宜以辛溫散邪，遂以羌活滲溼湯加草果，厚朴爲治。先服二劑小效，繼服二劑全瘥。

溫瘧誤爲暑熱　豫章張某，於仲夏中旬，發熱連日，口渴喜飲，醫者皆作暑熱論治，所用不離藿、薷、滑、扁等藥，未臻效驗，轉商豐治。診之脈濡且弱，舌苔微燥而黃，合其見證參之，似屬暑熱，但其未審既熱之後，每有灑淅惡寒之證，此即《內經》所謂先熱後寒，病以時作，名曰溫瘧是也。溫瘧之證，最易傷陰，切忌溫散，治宜清涼透邪法。服之熱勢已挫，口渴依然，仍守原方，益以麥冬、鮮地。連服三劑，始得全愈。

產後癉瘧熱補至變　四明沈某之室，誕後將匝月以來，忽然壯熱汗多，口渴欲飲。有謂產後陰虛，陽無所附，有謂氣血大虛，虛熱薰蒸，皆用溫補之方，嚴禁寒涼之藥，見病者忽爾厄羸，日晡發熱，益信其爲虛癆，愈增熱補，更加唇焦齒燥，舌絳無津。復請前二醫合議，議用導龍入海，引火歸源之法，不但諸證未減，尤加氣急神昏，始來商之於豐。豐即往診，兩手之脈，皆大無倫，推其致病之因，閱其所服之藥，實因誤補益劇，非病至於此險也。沈曰：此何證也？豐曰：乃癉瘧也。此即古人所謂陰氣先傷，陽氣獨發，不寒癉熱，令人消爍肌肉，當用甘涼之劑治之。曰：產後用涼，可無害乎？曰：有病則病當之，若再躊躇，陰液立涸，必不可救矣。即用甘寒生津法，加西洋參、紫雪丹治之。頭煎服下，未見進退，次煎似有欲寐之形，大衆見之，無不疑昏憒之變，復來請診。脈象稍平，唇舌略潤，諸恙如舊，但增手戰循衣。豐曰：此陰陽似有相濟之意，無何肝風又動之虞。仍守原章，佐以阿膠、龜版及鶏子黃，令其濃煎溫服。是夜安神熟寐，熱爲大衰。次早診之，諸逆證皆已屏去，繼以清滋補養，調理兩月方瘳。

陰邪入腎發爲牝瘧　江南陶某之室，寡居五載，腰如兩截，帶下淋漓，時值中秋，炎蒸如夏，或當風而納涼，或因渴而飲冷，其陰邪乘虛而陷少陰，發爲牝瘧。脈來沉小之象，畏寒而不甚熱，肌膚浮腫，面色痿黃，飲食減少而乏味，小水淡黃而欠舒，此陰虛邪陷之證，顯而易見。豐用金匱腎氣去萸肉、丹皮，加乾薑、蒼朮。連服十餘劑，諸恙全安。

寒溼入脾證成牝瘧　金陵張某，作客來衢，形素豐肥，向有盧仝之癖，其體屬寒溼者，先露一斑。忽患間日惡寒，按時而至，胸前痞悶，口不作乾，脈緩近遲，苔膩而白，此牝瘧也。古人雖有邪氣伏藏於心於腎之論，但今之見證，皆屬乎脾，宜用平胃合二陳，加乾薑、草果、白蔻、砂仁治之。令嘗五劑，三日服盡，諸證咸瘥。【略】

瘧發昏迷治痰得效　南鄉鄭某之母，年逾六旬，偶沾瘧疾，淹纏數月，藥石無功，乘輿來舍就診。診其脈，兩手皆弦，其瘧連日而發，每於薄暮時，先微寒而後微熱，神識漸漸昏悶，約一時許始甦，日日如是。閱前醫之方，皆不出小柴胡湯、清脾飲等法。思其發時昏悶，定屬痰迷，即以二陳湯加老蔻、藿香、杏仁、草果、潞參、薑汁治之。連進三劑，神識遂清，繼服二劑，寒熱亦卻。

時行疫瘧　己卯夏五，患寒熱者甚衆，醫者皆以爲瘧，所用咸是小柴胡湯、清脾飲及何人飲、休瘧飲等方，未有一方奏效。殊不思經謂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瘧每發於秋令，今於芒種、夏至而發者，何也？考歲氣陽明加於少

陽，天政布涼，民病寒熱，斯時病瘧者，盡是時行疫瘧也。有建德錢某來舍就醫，曰：患瘧久矣，請先生截之。豐曰：此乃時行疫瘧，遂用宣透膜原法加豆卷、乾薑治之，其效捷於影響。後來求治者，皆與錢病無異，悉以此法治之，莫不中窾。可見疫瘧之病，不必拘瘧門一定之方，又不必拘一定之證，更又不必拘一定之時，但其見證相同，而用藥亦相同者，斷斷然矣。

鬼瘧屬陰得衆人陽氣而解　東鄉葉某，自初秋患瘧，至孟冬未愈，每每發於午後，寒不甚寒，熱不甚熱，言語錯亂，如見鬼神，至後半夜，神識遂清，倦怠而寐，日日如是，曾延醫治，盡屬罔靈。請豐診之，兩手之脈，不調之至。曰：此鬼瘧也。即用驅邪辟祟法去龍骨，加草果、常山。服之神氣稍清，瘧仍未解，時值鄰村會戲，熱鬧異常，病者往觀，在衆人堆內，擁擠不出，得周身大汗，越過瘧期，寒熱遂未發作，此分明鬼瘧無疑。蓋熱鬧場中，衆人堆內，陽氣旺極，其陰邪不能勝陽，故瘧鬼不得纏身而遁。

久瘧陰虛及陽　鑑湖黃某之內，患瘧三年，厄羸之至，無醫不迓，靡藥不嘗，邀豐治之。脈象纖微無力，灑寒烘熱，每發於申、酉之時，舌淡無榮，眠食俱廢，大便溏薄，月水不行。豐曰：此虛瘧也。出方閱之，計有數百餘紙，聊審近日之方，非參、耆、朮、草，即地、芍、歸、膠，未嘗有一劑桴鼓。細思是證乃瘧邪深踞於陰，陰虛及陽之候，即用製首烏五錢補其陰也，淡附片三錢補其陽也，鱉甲二錢、青蒿五分搜其陰分久踞之邪，鹿霜三錢、羌活五分隨即領邪而還於表，東洋參三錢、炙甘草八分補其正而禦其邪，生薑一片、紅棗五枚安其內而攘其外。諸藥雖經服過，然製方實屬不同，古云用藥如用兵，孰爲主將，孰爲先鋒，指揮得法，自可望其破壘耳。黃某深信，即使人揀來煎服。二劑寒熱覺輕，又二劑，精神稍振，再又二劑，諸疴盡卻，調補三月，月月信始行，起居猶昔矣。

體虛勞瘧　安徽汪某，體本虛怯，飲食並減，神氣極疲，精遺於夢，汗漏於寐，閒居靜養，諸恙如無，偶有煩勞，遂作寒熱等證。延豐診之，脈來小濇，此屬勞瘧之證，分明若繪矣。擬用何人散加鱉甲、牡蠣、茯神、龍骨。令服十餘劑，調養數月而康。

瘧母破劑無效溫補鹹軟得安　南鄉傅某，自同治紀元，患瘧之後，左脇下結成一塊，即瘧母也，迄今十五載矣。身體安然，不知不覺，每一違和，漸次居中，初服常山飲子，後用鱉甲煎丸，皆無效驗，因停藥勿治。邇苦眩暈遺精，耳鳴盜汗。曾用六黃兼六味，服之雖安，但其痞塊，漸大漸中，將有變蠱之勢。脈形緩滯，兩尺皆弱，先天虧損，斷斷無疑，消破之劑，決難浪施。余用桂附八味，加龍骨、牡蠣、龜版、鱉甲、蜜丸。服一料諸恙少減，二料得全瘥矣。

瘧母攻破致死　歙北一醫，在吾衢名冠一時。時有里人范某久患瘧母，寢食若舊，動作如常，聞此醫欲歸梓里，恐郡內諸醫，不能杜其病根，即商其治。所用硝、黃、枳、朴、馬豆、蓬棱，一派攻伐之劑，未數日腹如覆釜，神氣頓疲，飲食減少，病勢日加一日，至於危急，始來商治於豐。診其脈沉小而濇，此因攻破太猛，正氣受傷之候，證弗易治，囑商明手，其兄再四哀求，不得已，勉以香砂六君損益，服之未效。復請固辭，再商他醫，終不能起。【略】

三瘧擾傷氣血補益得效　南鄉李某，患三日瘧，纏綿兩三載，方藥靡效，近用多是甜茶，服之嘔吐，吐傷胃氣，穀食減少，神氣愈疲，而瘧疾仍來，來舍求治於豐。診其脈緩濇沉弦，形色清癯之至，此氣血陰陽受虧之象也，非補益不能望痊。即用製首烏五錢、潞黨四錢、鱉甲、鹿霜各二錢、乾薑、附片各八分。囑服十劑，臨發之日勿服。至第八劑，寒熱遂未發矣。復來就診曰：先生之方，效於拔刺，然諸藥前醫亦曾用，而未驗者何也？豐曰：一則藥味雜亂，二則服法未精，不知間二日之瘧，其邪深，其正虛，所以用補法於未發之先，助其氣血陰陽，則邪不能勝正，而自止矣。今脈轉爲緩小，沉分亦然，瘧邪果遠遁也，當守舊法，加之熟地、歸身、薑、棗爲引，連服十劑而安。

產後三瘧久纏　北鄉杜某之內，自誕後氣血未復，偶沾三瘧，糾纏半載未瘳，發時背如負重，腰如兩截，寒灑灑欲覆被，熱烘烘欲思飲。診其脈，舉之若浮綿，按之不滿部，面色白而無榮，舌色淡而無苔，此屬奇經本虛，瘧邪竄入於陰，陰虛及陽之證。斯宜未發之日，大補奇脈陰陽，俾正氣復充，邪氣自卻。倘以常山、草果專治其瘧，便是舍本求末矣。豐用東參、熟地、鹿霜、狗脊、龜版、牡蠣、炙耆、桂枝、薑、棗爲引。約服二十餘劑，瘧始脫體。

或問曰：曾見景岳治瘧，每迎其銳而擊之，最捷最效。今先生治瘧，用藥於未發之先，究遵景岳耶？抑遵先生耶？答曰：治初患之瘧，邪氣方盛，正氣未虛，可以迎其銳而擊之。久患之瘧，邪氣深陷，正氣已虛，則不可耳。故於未發用補，補其正氣，正氣旺，則邪自衰，不用擊而瘧自罷矣。

《王旭高臨證醫案・瘧疾門》　嚴　年屆六旬，元氣素弱，向有肝氣。近

患三瘧兩月。以前先受伏暑，小愈之後，三瘧遂作，脈弦，肝胃尤甚。木勝胃土，惡穀厭納，痰多嘔噁，心跳少寐，便閉溺赤。蓋胃氣一虛，百病叢生矣。高年雖大便兩旬不通，未可以通陽爲務，培養中氣，啓胃化痰，是爲扼要，調和營衛，退其寒熱佐之。

黨參　冬朮　茯苓　半夏　陳皮　當歸　桂枝　淡芩　棗仁　澤瀉　穀芽　鹿角霜　生薑　紅棗

右方以六君子湯，坐鎮中宮，補脾健胃，氣運則痰濕自化，氣旺則津液自生。合入當歸、桂枝，和營散邪。更復鹿角霜之通陽者，以治背獨惡寒。再加黃芩以洩熱，監制桂、鹿之辛溫，使無偏畸，不失調和之義。棗仁安神，澤瀉去濕，穀芽醒胃，薑棗調和營衛，皆佐使之助耳。

某　大瘧百日，營衛兩虛，胃爲衛之本，脾乃營之源，胃陽虛，則胸腹時痛而吞酸；脾陰虛，則經事愆期而盜汗。補脾胃以化其瘧痰，和營衛而退其寒熱，營衛一和，盜汗自止。

黨參薑汁炒　冬朮土炒　半夏　茯苓　陳皮　川連吳萸三分煎汁，拌炒。製首烏　白芍桂枝三分，煎汁，拌炒。煨薑　紅棗

吳　三瘧一載有餘，經停將及兩載，腹中脹滿，有塊作痛。是血先凝結於前，氣復阻滯於後，加以寒痰積聚，中氣失運。法當先運其中。

六君子去炙草，加：木香　當歸　川朴　生薑　茺蔚子　紅棗

石　三瘧久而痰涎聚，肝膽逆而鬱火盛，以致發狂。今狂已退，痰火猶未全除，擬化胃經之痰，平肝膽之火。

半夏　茯苓　橘紅　牡蠣　淡芩　川貝　牛膝　鱉甲　白朮土炒　竹茹　鉤鉤

徐　盜汗便溏，心脾之病也。脾氣不運，則便溏；心陰不守，則盜汗。大瘧日久，寒熱仍作，營衛不調，補心脾，和營衛，歸脾湯加減治之。

黨參　黃芪　冬朮　熟地　白芍　砂仁　六麴　棗仁　歸身　茯神　木香　牡蠣　浮麥　紅棗

【略】

營　久患瘡疥，濕熱浸淫，復因外感暑濕爲瘧，纏綿不已，變爲三瘧。診脈濡小，其濕仍戀，而元氣漸傷，慮加腹滿，宜早圖之，然須安逸忌口爲要。

白朮　半夏　赤芩　陳皮　大腹皮　川朴　神麴　藿梗　蔻仁　通草　雞距子

此用正氣散去甘、桔、蘇、芷，加通草、蔻仁，疏通氣分之濕，用雞距子以解酒濕。

朱　厥陰過升，陽明失降，瘧成煩悶痞嘔。當變柴胡制而爲瀉心法，和陽明即所以和少陽也。

川連薑汁炒　半夏　陳皮　藿梗　白蔻仁　竹茹薑汁炒

此人舌苔半邊白，如水晶粉糰，必有痰飲，後於此方中，加生薑三片，其嘔即止。

【略】

莊　但熱不寒，此爲牡瘧，柴胡桂枝湯主之。

柴胡　桂枝　半夏　茯苓　陳皮　川朴　草果　炙甘草　生薑　紅棗

又：瘧發間日，但熱不寒，口膩多涎。乃寒痰鬱於心下，陽氣不得宣越故也。

蜀漆　桂枝　半夏　陳皮　茯苓　羌活　菖蒲

另：獨豆蒜六枚　黃丹六分　雄黃五分

共研末爲丸。清晨朝向東，分五服，開水送。

又：舌白胸悶，背寒獨甚，擬宣通陽氣，以化痰濁。

麻黃湯合二陳湯，加鹿角霜、石菖蒲。

又：瘧止當調胃氣。

半夏　茯苓　炙甘草　陳皮　白蔻仁　生薑　紅棗

孫　間瘧變爲大瘧，其寒也三日一作，其熱也日無間斷。此衛氣不得疏通，邪痺不達，是屬衛實而營虛，營虛故內熱不止也。擬和營衛以祛邪。

桂枝　白芍　柴胡　半夏　赤芩　天花粉　淡芩　陳皮　生薑　紅棗

徐　左脈細弦，肝腎虧也；右脈軟弱，脾胃虛也。三瘧之後，氣血兩虧。補肝腎，調脾胃，養氣血，必得安逸少勞，而後可也。

黨參　大熟地　杜仲　枸杞子　冬朮　茯神　歸身　陳皮　白芍　生薑　紅棗

王　三瘧止作，延及五年，營衛之不調，脾胃之不和，肝腎之不足，不言可知矣。近今月經頻至且多，而有血塊，腹反脹滿，何也？夫血之與氣，猶權衡也，和則平，偏則病。一勝必一負，血去多則血虛，血虛則氣旺，非眞氣

之旺也。氣無血以涵之，則氣肆橫，而有似於旺耳。蓋瘧久必傷脾，脾傷則肝亢。脾統血，肝藏血，肝亢則血不藏；脾虛則血失統，故經事頻來，而仍有血塊者。肝亢則火熾，下焦衝任之血，受其迫燥，欲下而不盡下，故凝而爲瘀，瘀則結塊也。圖治之方，藏統肝脾之血，而固衝任之經。一層調其氣之肆橫，而致和平；又一層是治月事與腹滿之法。至於理脾胃，調營衛，又爲三瘧久纏之治，合而成劑，不出求本之圖。

黨參元米炒　冬朮川朴五分拌炒　香附醋炒　丹參　陳皮　茯苓　烏藥
鱉甲　當歸炭　白芍桂枝三分拌炒　茜草炭　烏鯽骨漂淡
鮮生地渣薑汁炒焦　薑渣鮮生地汁炒焦
鱉甲煎丸十五粒，藥汁送下。

葉　瘧爲少陽病，少陽者，膽與三焦也，膽失清寧則煩而不寐，三焦失其輸轉，故胸悶而大便帶溏，口膩味甜，熱甚煩悶。熱處濕中，故熱愈甚也。擬溫膽法。

半夏　茯苓　陳皮　棗仁　枳殼　天竺黃　川朴　青蒿　秫米　佩蘭
竹茹
曾　浴出當風，腠理閉塞，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戀而不化，變爲三瘧。瘧發不透，濕熱內走筋絡，四肢無力，微微內熱，是半虛半實之症。和脾胃，化濕熱，通筋絡，達肌表，標本兼治。

茆朮　半夏　香茹　茯苓　秦艽　獨活　澤瀉　防風　川樸　陳皮
通草　薑皮　生苡仁
奚　三瘧發於夜，而漸移至日中，原有自陰出陽之象，今屆春深，陽氣升發，當助其升舉。參以化痰爲法。

柴胡　防風　茯苓　丹皮　杜仲　冬朮　製首烏　半夏　陳皮　牛膝
黃　大瘧十番，寒熱雖輕，而邪陷入於三陰，治必從中以達外，體質雖虛，未可便投補藥。倣王晉三加減達原飲。

柴胡　川樸　半夏　茯苓　當歸　草果　川貝　花檳榔　陳皮　紅花
童　大瘧日久，小愈復作，寒熱雖輕，其根不斷。根者何？水飲痰涎是也。欲治其根，必溫中土。用四獸飲加減。

六君子湯加烏梅、草果、蜀漆炭。
尤　久瘧之後，脾虛木鬱，痰阻氣滯，胸悶惡心，頭眩心饋，經事不調，擬舒木鬱，兼以化痰。

柴胡　石決明　半夏　陳皮　當歸　炙甘草　茯苓　丹皮　砂仁
薄荷
又：投逍遙合二陳法，木鬱稍舒，痰氣稍化，今從前法加減。

柴胡　炙甘草　杏仁　冬朮　陳皮　半夏　焦山梔　茯神　砂仁
吳　瘧不離乎少陽，即兼陽明太陽，亦必使其還返少陽而後已。今預於瘧發之前，先用柴胡引入少陽之界，則邪氣從樞轉出矣。

小柴胡湯　去參、棗，加知母、草果、陳皮。【略】
又：瘧脈自弦，弦大者爲陽，其邪易達。今瘧來熱勢稍輕而短，邪有退機矣，仍從前法。

照前方加沙參、茯苓、通草。
又：瘧勢漸衰，當和中氣以化痰濁，養心陰，合病體標本而施治也。

沙參　陳皮　麥冬　炙甘草　冬朮　半夏　扁豆　棗仁　茯苓　生薑
奚　三瘧變爲日作，延來兩月有餘。今則熱發於夜，口乾汗少，邪戀營分，其陰已虧，而又胃弱納少，懷孕半身，恐其正虛不克支持，姑擬和胃扶正達邪。

黨參　製首烏　冬朮　茯苓　川樸　天花粉　柴胡　防風　陳皮
淡芩
丁　三瘧久延，營衛兩傷，復因產後，下焦八脈空虛，今病將九月，而瘧仍未止，腹中結塊偏左。此瘧邪阻於血絡，聚於肝募，是屬瘧母。淹纏不已，慮成瘧勞。夏至在邇，乃陰陽剝復之際，瘦人久病，最怕陰傷，趁此圖維，迎機導竅，和陽以生陰。從產後立法，稍佐搜絡以杜瘧邪之根。

製首烏　冬朮　白芍　杞子　當歸　地骨皮　青皮　川芎　香附
烏梅
用四物去地，換首烏從產後血分立腳。
另鱉甲煎丸，每日服十粒。
【略】
又：三瘧日久，腹中結癖。夏至前和陽生陰，通調營衛，參入搜絡方法。節後三瘧仍來，但熱勢已減，癖塊略小，然口乾心跳，營陰大虧，情懷鬱勃，多令化火傷陰。木曰曲直，曲直作酸，瘧來多沃酸水，蓋肝木鬱熱，挾胃

中之宿飲，上泛使然。夫養營陰須求肝潤，理肝鬱必用苦辛，久瘧堪截，癖塊宜消，惟是體虛胃弱，諸宜加謹爲上。

黨參　冬朮　鱉甲醋炒　當歸　茯神　棗仁　香附　三稜醋炒　川連吳萸炒　牡蠣　陳皮

【略】

又：　丸方

川貝　半夏　知母

共研細末，薑汁、醋各半，泛丸。每朝三錢，開水送下。

曹　勞瘧因勞碌而發寒熱似瘧，淹纏不已，瘧變瘧勞。舌苔白而乾燥，胃燥氣傷也。法當益氣生津，用益氣補中意。

黨參　黃芪　冬朮　炙甘草　麥冬　歸身　陳皮　青蒿　五茄皮　生熟穀芽

張　間瘧寒熱，舌苔滿白，用柴胡達原飲。

柴胡　黃芩　半夏　青皮　花檳榔　草果　川樸　茯苓　生薑

舌苔滿白，邪伏膜原，必用檳榔草果。若舌苔白而燥者忌用。

《凌臨靈方・暑風化瘧》　慶侄，暑風化瘧，寒熱交作，頭脹脘悶，氣絡不舒，脈弦滑數，治宜疎解。

連翹　川鬱金　建神麯　益元散　廣藿香　青蒿子　新會皮　青荷梗　白杏仁　地骨皮　半貝丸　鮮佛手

吾師云：寒濕瘧日日作，以藿香正氣散爲主。

無汗，加蘇梗、豆豉　杏仁；

寒多，加草蔻、生薑；

熱多，加青蒿、地骨皮；

腹脹，加枳實、大腹絨。

又云：不可用扁豆，用之必腹發也。

愚見如正瘧者，宜當詳考《金匱》論諸條，柴胡湯等法又不可廢也，亦不可拘處暑之前柴胡不可用。

《凌臨靈方・陰瘧》　阮左九月八日，夏秋暑濕留伏陽明，近加新涼擾動，邪自肺胃干及少陽，寒熱間日而作，欬嗽痰稠，四支痠倦，便閉溺赤，口苦脘悶，皆由此致。脈弦滑數，舌苔黃膩，陰虛體質，治宜清解。

鱉血炒柴胡　知母　金斛　炒竹茹　淡鱉甲防柴胡無鱉血拌，故用此　地骨皮　杏仁　路路通　青蒿子　淡條芩　半貝丸　車前草

又潮有餘波，胃納欠醒，眩暈，肢倦，口苦，溺赤，此陰虛留濕未清，脈小弦數，治宜清理。

元參　新會皮　鮮佛手　車前草　佩蘭葉　宋半夏　地骨皮　生穀芽　金斛　青蒿子　澤瀉　鮮糯稻苗葉

《凌臨靈方・癉瘧》　孟右六月，陰氣先傷，陽氣獨發，瘧自陰來，但熱無寒者，謂之癉瘧。脈弦數，治宜錢胡清骨飲。

北沙參　知母　粉丹皮　硃茯神　銀胡　青蒿子　純嫩釣　青荷梗　淡鱉甲　地骨皮　玫瑰花

內科總部

疝氣部

題解

《說文・疒部》 疝，腹痛也。段玉裁注：《釋名》曰：心痛曰疝。疝，詵也，氣詵詵然上而痛也。陰腫曰癕，氣下隤也。又曰：疝，亦言詵也，詵詵引小腹急痛也。從疒，山聲。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七疝候》 七疝者，厥疝、癥疝、寒疝、氣疝、盤疝、附疝、狼疝，此名七疝也。厥逆心痛，足寒，諸飲食吐不下，名曰厥疝也。腹中氣乍滿，心下盡痛，氣積如臂，名曰癥疝也。寒飲食即脇下腹中盡痛，名曰寒疝也。腹中乍滿乍減而痛，名曰氣疝也。腹中痛在臍旁，名曰盤疝也。腹中臍下有積聚，名曰附疝也。小腹與陰相引而痛，大行難，名曰狼疝也。凡七疝，皆由血氣虛弱，飲食寒溫不調之所生。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五疝候》 一曰石疝，二曰血疝，三曰陰疝，四曰妒疝，五曰氣疝，是爲五疝也。而范汪所錄華佗太一決疑雙丸，方云治八否、五疝、積聚、伏熱、留飲，往來寒熱，而不的顯五疝之狀。尋此皆由腑臟虛弱，飲食不節，血氣不和，寒溫不調之所生也。

《千金方・解毒并雜治・陰癇》 癇有四種：有腸癇、卵脹、氣癇、水癇。腸癇、卵脹難瘥，氣癇、水癇針灸易治。

《聖濟總録・諸疝門・七疝》 論曰：疝病有七。厥逆心痛足寒，飲食則吐者，名厥疝。腹中氣滿，心下盡痛，氣積如臂者，名堅疝。寒飲則脇下腹中盡痛者，名寒疝。腹中乍滿乍減而痛者，名氣疝。腹中痛在臍傍者，名盤疝。腹中痛在臍下，有積聚者，名附疝。少腹與陰相引而痛，大便難者，名狼疝。凡此七疝，皆由寒氣內積，血氣凝澀，不得通利，冷劇則痛，故皆謂之疝。《難經》曰：任之爲病，其內苦結，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蓋以此也。

《蘭臺軌範・疝病源》 七疝：七疝者，厥疝、癥疝、寒疝、氣疝、盤疝、附疝、狼疝，此名七疝也。厥逆心痛，足寒，諸飲食吐不下，名曰厥疝也。腹中氣乍滿，心下盡痛，氣積如臂，名曰癥疝也。寒飲食即脇下腹中盡痛，名曰寒疝也。腹中乍滿減而痛，名曰氣疝也。腹中痛在臍旁，名曰盤疝也。腹中臍下有積聚，名曰附疝也。小腹與陰相引而痛，大便難，名曰狼疝也。凡七疝，皆由血氣虛弱，飲食寒濕不調理之所生。

飢疝：陰氣在內，寒氣客於足陽明，手少陽之絡，令食竟必飢，心爲之痛，名曰飢疝。

《疝癥積聚編・諸疝》 水疝，囊腫如水晶，或囊癢而流黃水，陰汗自出，小腹按之作水聲。筋疝，陰莖腫脹，或挺長不收，或痛癢。

狐疝，狀如仰瓦，卧則入小腹，如狐晝出穴而溺，夜入穴而不溺。

尸疝，心腹厥逆，不得氣息，痛達背膂。

石疝，心下堅痛，不可手近。

寒疝，臍下堅痛，得寒冷食輒劇，或遶臍痛，若發則自汗，手足厥冷，或腹中痛，及脇痛裏急，或身痛，手足不仁。

盤疝，脇下堅痛，大如手，時出見，若不見。

脈疝，小腹脹滿，引膀胱急痛。

氣疝，上連腎俞，下及陰囊，或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脹。

牡疝，在臍下上連肺。

血疝，臍下結痛，女人月事不時，或如黃瓜在小腹兩傍矣。

論説

《素問・陰陽別論》 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痛，其傳爲索澤，其傳爲癉疝。

《素問・五藏生成》 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痛。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

《素問・脈要精微論》診得心脈而急，此爲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

《素問・平人氣象論》寸口脈沉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略】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

《素問・玉機真藏論》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略】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

《素問・大奇論》腎脈大急沉，肝脈大急沉，皆爲疝。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沉捕爲肺疝。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

《素問・脈解》厥陰所謂癲疝，婦人少腹腫。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癲疝少腹腫也。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俛仰者，三月一振榮華萬物，一俛而不仰也，所謂癰疽膚脹者，曰陰亦盛而脈脹不通，故曰癰疽也。

《素問・長刺節論》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兩股間，刺腰髁骨間，刺而多之，盡見病已。

《素問・骨空論》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略】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

《素問・繆刺論》邪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厥陰滑則病狐疝風。【略】少陰滑則病肺風疝。【略】太陰滑則病脾風疝。【略】陽明滑則病心風疝。【略】太陽滑則病腎風疝。【略】少陽滑則病肝風疝。

《素問・至真要大論》陽明司天，丈夫癲疝，婦人少腹痛。陽明之勝，外發癲疝。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民病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痛。太陽之復，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太陰在泉，主勝，甚則爲疝。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心脈微滑爲心疝引膺，小腹鳴。【略】肝脈滑甚爲癕疝。【略】脾脈微大爲疝氣，【略】滑甚爲癕癰，【略】澀甚爲腸癕，微澀爲內癕，多下膿血。【略】腎脈滑甚爲癰癕。

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

《靈樞・經脈》肝足厥陰之脈，丈夫癕疝，婦人少腹腫。【略】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足厥陰之別，【略】循脛上睾，結於莖，其病氣逆則睾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取之所別也。

《靈樞・經筋》足陽明之筋，癕疝，腹筋急。足太陰之筋，陰器紐痛，下引膪兩脇痛。足厥陰之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

《靈樞・四時氣》小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者，連睾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薰肝，散於肓，結於膪。

《靈樞・本藏》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俯仰，爲狐疝。

《醫學啟蒙彙編・諸疝註釋》大凡疝症，俱足厥陰肝經之病也。蓋厥陰之脈環循陰器，既循環陰器，則此地位皆肝經之所主也，與小腸、膀胱、腎全無相干。世多以疝爲小腸氣、膀胱氣、腎經寒氣，概用《局方》辛熱燥劑以散氣者，是治其標而忘其本也。丹溪以爲痰飲食積，死血流注，歸於厥陰。肝之一經，用辛平之藥以豁痰消積破血，是治其本也。所謂本者，非僅指痰飲、食積、死血而言也，醉飽勞役，房慾忿怒，發動五志之火，火鬱久則生濕，濁液凝聚，幷入血隧，流於肝經，木性急速，火性又暴，爲外寒所束，見以痛甚。蓋經絡得寒則收引不行故也，是肝經有蓄熱，爲外寒所束則痛，有熱，非寒所束則不痛；無內熱，即有外寒亦不痛。標本輕重，寒熱有分。總之當遵古人七疝之名，而隨症分治之。

《研經言・釋疝》《說文》：疝，腹中痛也。《釋名》：疝，猶詵也，氣詵詵上也，然則腹氣逆上作痛者疝也。許略而劉詳耳。《金匱》寒疝正指此，故次於腹滿下，不與狐疝同篇，其各條經文，不涉及前陰一字。隋巢元方知此義，故《病源》載諸疝候，亦無涉及前陰。惟疝非前陰莖卵之病，故女子亦得有之。如《素問》厥疝，《外臺》血疝、石疝之屬是也。疝以寒疝爲正，若狐疝、癲疝諸關前陰者，特以其兼腹痛，故以疝之名名之。其不兼腹痛，則直云陰縮陰癲而已，諸經中自有條理可尋也。近世以狐疝爲正疝，遂不識《金匱》寒疝爲何病，而烏頭等方乃廢。至張石頑《醫通》、徐靈胎《軌範》，皆合狐疝、寒疝爲一門矣，而淺者又目爲肝氣矣。

綜述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

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爲寒疝，遶臍痛，若發則白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沈弦者，大烏頭煎主之。

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肘後方・治卒陰腫痛頹卵方》 葛氏男子陰卒腫痛方：灸足大指第二節下橫文理正中央五壯，佳。姚云：足大指本三壯。

又方：桃核中仁熬，末，酒服如彈丸。姚云：不過三。

又方：竈中黃土，末，以雞子黃和，傳之，蛇床子，末，和雞子黃傳之，亦良。

又方：搗蕪菁根，若馬鞭草，傳，並良，姚同。

又方：雞翮六枚，燒，幷蛇床子，末，分等合服，少隨卵左右，傳卵，佳。姚方無蛇牀子。

小兒陰疝，發時腫痛：依仙翁前灸法，隨左右灸，差。

隨痛如剌方：但服生射干汁取下，亦可服丸藥下之。云作走馬湯，亦在尸注中有。

陰丸卒縮入腹，急痛欲死，名陰疝。

野狼毒四兩，防風二兩，附子三兩，燒。蜜九服三丸，如桐子大，日夜三度。

又卵頹：熟搗桃仁傳之，亦療婦人陰腫，燥即易之。

《小品》牡丹散療頹偏大氣脹。

不用藥法療頹必差方：令病人自把糯米餅子一枚，幷皂莢剌一百個，就百姓問坐社處。先將皂煮剌分合社人。社官，三老已下，各付一針，即出餅子示人。從頭至尾，皆言從社官已下，乞針捶。社人問：人捶何物？病人云：捶人魁。周匝總遍訖，針並插盡。即時，餅卻到家，收掌於一處，餅乾，頹不覺，自散，永差，極神效。

《千金方》有人陰冷，漸漸冷氣入，陰囊腫滿，恐死，日夜疼悶，不得眠。取生椒擇之，令淨，以布帛裹，著丸囊，令厚半寸，須臾熱氣大通。日再易之，取消，差。

又《外臺秘要》方：煮大薊根汁服之，立差。

《梅師方》治卒外腎偏腫疼痛，大黃末和醋塗之。乾即易之。

又方：桂心末和水調方寸匕塗之。

又方：治卒外腎偏疼。

皂莢和皮爲末，水調傳之，良。

《被虞世方》治水癭偏大，上下不定，疼痛。

牡蠣不限多少，鹽泥固濟，炭三斤，煆令火盡。冷，取二兩，乾薑一兩，炮。右爲細末，用冷水調稀稠，得所塗病處，小便利即愈。

《經驗方》治丈夫本藏氣傷，膀胱連小腸等氣。

金鈴子一百個，溫湯浸過，去皮，巴豆二百個，槌微破，麩二升，同於銅鍋內炒金鈴子赤熟爲度，放冷，取出去核爲末，每服三錢。非時熱酒醋湯調，並得其麩，巴豆不用也。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諸疝候》 諸疝者，陰氣積於內，復爲寒氣所加，使榮衛不調，血氣虛弱，故風冷入其腹內而成疝也。疝者，痛也。或少腹痛，不得大小便；或手足厥冷，燒臍痛，白汗出；或冷氣逆上搶心腹，令心痛；或裏急而腹痛。此諸候非一，故云諸疝也。脈弦緊者，疝也。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寒疝候》 寒疝者，陰氣積於內，則衛氣不行，衛氣不行，則寒氣盛也。故令惡寒不欲食，手足厥冷，繞臍痛，白汗出，遇寒即發，故云寒疝也。其脈弦緊者是也。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蹲踞，以兩手舉足，蹲極橫。治氣衝腫痛，寒疝入上下。

致腎氣法：蹲踞，以兩手捉趾令離地，低跟極橫挽，自然一通，愈榮衛中痛。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寒疝心痛候》 夫寒疝心痛，陰氣積結所生也。陰氣不散，則寒氣盛；寒氣盛，則痛上下無常，言冷氣上衝於心，故令心痛也。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寒疝腹痛候》 此由陰氣積於內，寒氣結搏而不散，腑臟虛弱，故風邪冷氣與正氣相擊，則腹痛裏急，故云寒疝腹痛也。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寒疝腹痛候》 此由腑臟虛弱，風邪客於其間，與眞氣相擊，故痛。其痛隨氣上下，或上衝於心，或在於腹，皆由寒氣所

作，所以謂之寒疝心腹痛也。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寒疝積聚候》 積聚者，由寒氣在內所生也。血氣虛弱，風邪搏於腑臟，寒多則氣澀，氣澀則生積聚也。積者陰氣，五臟所生，始發不離其部，故上下有所窮已。聚者陽氣，六腑所生也，故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但諸臟腑受邪，初未能爲積聚，邪氣留滯不去，乃成積聚。其爲病也，或左右脇下如覆杯；或臍上下如臂；或胃脘間覆大如盤，羸瘦少氣；或洒淅寒熱，四支不收，飲食不爲肌膚；或累累如桃李；或腹滿嘔泄，寒即痛。故云寒疝積聚也。

其脈駃而緊，積聚；浮而牢，積聚。牢強急者生，虛弱急者死。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心疝候》 疝者，痛也。由陰氣積於內，寒氣不散，上衝於心，故使心痛，謂之心疝也。其痛也，或如錐刀所刺，或陰陰而疼，或四支逆冷，或臀口變青，皆其候也。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飢疝候》 陰氣在內，寒氣客於足陽明、手少陰之絡，令食竟必飢，心爲之痛，故謂之飢疝。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疝瘕候》 疝者，痛也；瘕者，假也。其病雖有結瘕，而虛假可推移，故謂之疝瘕也。由寒邪與臟腑相搏所成。其病，腹內急痛，腰背相引痛，亦引小腹痛。

脈沉細而滑者，曰疝瘕；緊急而滑者，曰疝瘕。方云：乾脯曝之不燥者，食之成疝瘕。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挽兩足指，五息止，引腹中氣。去疝瘕，利孔竅。

又云：坐，舒兩腳，以兩手捉大拇指，使足上頭下，極挽，五息止，引腹中氣遍行身體。去疝瘕病，利諸孔竅，往來易行。久行精爽，聰明修長。

《外臺秘要・寒疝腹痛方》 《病源》：疝者，痛也。此由陰氣積於內，寒氣結搏而不散。府藏虛弱，風冷邪氣相擊，則腹痛裏急，故云寒疝腹痛也。

《廣濟》療丈夫虛勞，寒疝腹痛，幷主產後方：

生乾地黃三兩　甘草炙二兩　茯苓二兩　人參二兩　當歸二兩　大棗十四枚　白羊肉去脂三斤

右七味切，以水三斗，先煮羊肉取一斗，去羊肉，內諸藥，煮取五升，內葱白一把，煮取四升，絞去滓，分溫五服。服別相去如人行十二三里後，藥消，進少食，食消服藥。忌蕪荑、海藻、菘菜、酢物，餘無忌。

仲景《傷寒論》：寒疝遶臍苦痛，若發則白汗出，手足厥寒，若脈沉弦者，二物大烏頭煎主之。

又，寒疝，腹滿逆冷，手足不仁，若一身盡痛，灸刺諸藥所不能治者，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又，療寒疝腹中痛，引脅痛及腹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又，療寒疝腹中痛者，柴胡桂枝湯。

《小品》寒疝氣腹中虛痛，及諸脅痛裏急，當歸生薑等四味主之。

《集驗》療寒疝氣來往衝心腹痛，桂心湯。當歸　生薑　芍藥各三兩　羊肉三斤

右藥切，以水一斗二升，煮肉爛熟，出肉，內諸藥，煎取三升。分溫服七合，日三，數有効。

又療寒疝下牽少腹痛，附子丸。

又療積年腹內宿結疝冷氣及諸癖癥等，香豉丸。

又療疝瘕冷氣方：採鼠李子曰乾，九蒸九暴，酒浸，服三合，日兩服，漸加至三服。能下血及碎肉積滯物。

《古今錄驗》楚王瓜子丸，療心腹寒疝，胸脅支滿，食飲不化，寒中腹痛，及嘔痢風痙，頸項強急，不得俛仰。

《外臺秘要・寒疝心痛方》 《病源》：夫疝者痛也，陰氣積結所生也。陰氣不散則寒氣盛，寒氣盛則痛，上下無常處。冷氣上衝於心，故令心痛也。

《范汪》大茱萸丸，療心腹寒疝，胸中有逆氣，時上搶心痛，煩滿不得卧，面目惡風，悸掉惕惕，時驚，不欲飲食而嘔，變發寒熱。

《小品》解急蜀椒湯，主寒疝氣，心痛如刺，繞臍腹中盡痛，白汗出欲絕。

《古今錄驗》療心痛寒疝，牡丹丸。

《外臺秘要・卒疝方》 《集驗》療卒疝暴痛方：灸大敦，男左女右，三壯立已。穴在灸經圖上。

文仲療卒得諸疝，少腹及陰中相引絞痛，白汗出欲死方：擣沙參下篩，酒服方寸匕，立愈。

又，若不差，服諸利丸下之。走馬湯亦佳。此名寒疝，亦名陰疝。張仲景飛尸走馬湯。

《外臺秘要・七疝方》 文仲小器七疝丸，主暴心腹厥逆，不得氣息，痛

達背膂，名曰尸疝。心下堅痛，不可手迫，名曰石疝。臍下堅痛，得寒冷食輒劇，名曰寒疝。脅下堅痛大如手，痛時出見，若不痛不見，名曰盤疝。臍下結痛，女人月事不時，名曰血疝。少腹脹滿引膀胱急痛，名曰脈疝，悉主之。

《古今錄驗》七疝丸，療疝諸寒，臍傍痛，上支胸中滿，少氣，太醫丞樊之。

《集驗》疝氣，桃人湯。

《外臺秘要・寒疝不能食方》《深師》療虛冷心腹寒疝，胸脅支滿，飲食不消，腹中痛，久痢頸強，芎藭丸。

又主虛冷痰癖疝，食不消，心腹痛。氣弱不欲食，虛悸羸瘦，吳茱萸丸。

《范汪》療手足熱，腹中寒疝，不能食飲，數心腹痛，十一物七熬飯後丸。

《集驗》療寒疝不能食方：取馬藺子一升，每日服胡桃許，以麨拌，熟煮吞之，然後依常飯，日再服，服盡心愈。亦除腹內一切諸疾，消食肥肌，仍時燒埽熱，以羖羊毛作褥裏，卻褥上熨之，日一度，尤佳。

《外臺秘要・寒疝積聚方》《病源》夫積聚者，由寒氣在內所生也，血氣虛弱，風邪搏於府藏，寒多則氣澀，氣澀則生積聚也。積者，陰氣，五藏所生，始發不離其部，故上下有所窮已。聚者，陽氣，六府所成也，故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但諸藏府受邪，初未能爲積聚，邪氣留滯不去，乃成積聚。其爲病也，或左右脅下如覆杯，或臍上下如臂，或胃管間覆大如盤，羸瘦少氣，或灑淅寒熱，四肢不收，飲食不爲肌膚，或累累如桃李，或腹滿嘔泄，寒則痛，故云寒疝積聚也。其脈駃而緊，積聚浮而牢，積聚牢強急者生，虛弱急者死。通按：脈數爲駃，脈遲爲駃。《深師》破積丸，療寒疝久積聚，周走動搖，大者如鼈，小者如杯，乍來乍去，在於胃管，大腸脹滿不通，風寒則腸鳴，心下寒氣上搶，胸脅支滿，芫花丸。

又當歸丸，療心腹勞強，寒疝邪氣往來，堅固結聚，苦寒煩悁，不得卧，夜苦汗出，大便堅，小便不利，流飲在腹中，食不生肌。

《古今錄驗》療久寒三十歲心腹疝，癥瘕積聚，邪氣往來，厥逆搶心痛，久痹羸瘦少氣，婦人產乳餘疾，胸脅支滿，不嗜食，手足悁煩，月水不通，時時便血，名曰破積聚，烏頭續命丸。

《集驗》療腎冷及疼疝氣滯後灌方：

鹽花一大合　漿水半大升

右二味，和煖灌下部，少問卽下膿，日一度，再灌之，卽止。

《外臺秘要・心疝方》《病源》：心疝者，由陰氣積於內，寒氣不散，上衝於心，故使心痛，謂之心疝也。其痛也，或如錐刀所刺，或四肢逆冷，或脣口變青，皆其候也。

《范汪》療心疝復繞臍痛，上支脅，心下痛方：

芍藥　桔梗　細辛　蜀椒汗　桂心　乾薑各三分　附子一分炮

右七味，末之，合蜜和爲丸如梧子，服七丸，以酒下，日二服。忌豬肉、冷水、生葱、生菜等。

又療三十年心疝神方：

眞射茵曬好者　新好茱萸一名殺子

右二味，等分擣篩，蜜和丸，服如麻子二丸，日三，藥勢盡，乃熱食良，已用得差。

又主心疝方：灸兩足大指甲寅之際，甲寅各半炷，隨年壯良。通按：寅，當作肉。又心疝發時，心腹痛欲死方：灸足心及足大指甲後橫理節上，及大指岐間白黑肉際，百壯則止。足心者，在足下。偏近大指本節際，不當足心中央也。通按：足心在足下近大指本節，即湧泉穴也。

《醫心方・治陰頹方》《病源論》云：頹病之狀，陰核腫大，有時小歇，歇時終大於常。勞冷陰雨便發，發則脹大，使人腰脊攣急，身體惡寒，骨節沉重，此病由於損腎也。足少陰之經，腎之脈也，其氣下通於陰，陰宗脈之所聚，積陰之氣也。勞傷舉重，傷於少陰之經，其氣下衝於陰，氣脹不通，故成頹也。

《小品方》牡丹五痔散，治頹疝，陰卵偏大，有氣上下，脹大行走，腫大爲妨，脹此方良驗。

又云：男頹有腸頹、卵脹，有水頹、氣頹四種。腸頹、卵脹難差，氣頹、水頹針灸則易差也。

又云：男陰卵偏大頹方：灸肩井，幷灸關元百壯。

又方：灸玉泉百壯，在關元下一寸。

又方：灸之太陽五十壯，幷灸之太陰五十壯，有驗。

又云：頹病陰卒腫者方：合並之，縛兩大指，令爪相幷，以艾丸灸兩爪端方角處一丸，令頓在兩爪角上也。令丸半上爪上佳，灸七壯愈。

《千金方》云：卵偏大上入腸方：灸三陰交，在內踝上八寸，隨年壯。

又云：治頹方：取楊柳枝如腳，大指大，長三尺，廿枚，水煮令熱，以故布及氈掩腫處，取熱枝更牙柱之，如此取差。

又云：頹疝卵偏大氣上下脹方：牡丹一分，防風一分，二味酒服方寸匕，日二。

《葛氏方》治人超躍舉重卒得陰頹方：灸兩足，大指外白肉際陷中，令艾丸半在爪上，半在肉上，七粒。

又方：以蒲度口廣倍之，申度以約小腹中，大橫理，令中央正對臍，乃灸兩頭及中央三處，隨年壯，善自養，勿言笑勞動。

又方：白朮五分，地膚子十分，桂心三分，上三物搗末，服一刀圭，日三。

《聖濟總録・諸疝統論》論曰：疝者，痛也。陰氣積於內，復爲寒氣所加，使榮衛不調，血氣虛弱，故風冷入腹而成疝也。或少腹痛而不得大小便，或手足厥，繞臍痛，白汗出，或冷氣逆上搶心，令腹心痛，或裏急腹痛。又有五疝七疝，其證非一，故云諸疝。當診其脈弦而急者，是謂疝也。皆由府藏虛弱，飲食不節，血氣不和，寒溫不調之所生也。

《聖濟總録・諸疝門・寒疝》論曰：寒疝爲病，陰冷內積，衛氣不行，結於腹內。故遇寒則發，其狀惡寒不欲食，手足逆冷，繞臍痛。白汗出。

治寒疝冷痛氣弱，汗自出，不欲食，人參湯。

治寒疝亦治陰疝，走馬湯。

治寒疝來去疼痛，冷汗出，牡丹丸。

治寒疝胸脇支滿，食飲不化，臍腹疠痛，桂心丸。

治寒疝滿逆，手足不溫，遍身疼痛，烏頭湯。

治寒疝繞臍痛，結鞕不消，木香丸。

治寒疝卒痛，積聚不散，上衝心腹，與陰相引，痛則汗出，高良薑湯。

《聖濟總録・諸疝門・心疝》論曰：《內經》謂：診得心脈而急，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夫藏病必傳於府，今心不受邪，病傳於府，故小腸受之。爲疝而痛，少腹當有形也。世之醫者，以疝爲寒濕之疾，不知心氣之厥亦能爲疝。心疝者，當兼心氣以治之。

治心疝心痛悶絕，木香散。

治心疝，心痛，虛冷煩悶，當歸湯。

治心疝，心痛如錐所刺，牡丹丸。

治心疝，心痛不可忍，木香散。

治心疝，心脇痛，及繞臍痛，芍藥丸。

治心疝心痛，肢體虛冷，蓬莪茂煮散。

治痼冷在內，陰氣交攻，心痛如刺，橘皮益智湯。

治陰冷交攻，心疝疼痛，紫桂丸。

治心疝，冷痛不可忍，三溫散。

《聖濟總録・諸疝門・厥疝》論曰：《內經》謂：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肢，汗出當風。夫疝，藏疾，言隱而難見，陰沉而伏也。今脾虛風寒客於腹膜之間，不能與胃通行水穀之氣，結而成積，使氣道厥逆而痛，故謂之厥疝。

治厥疝腹中陰冷痛，積氣上逆，吳茱萸湯。

治厥疝上攻，腹痛無時，檾香丸。

治厥疝上搶，心腹冷痛，山茱萸丸。

治厥疝，腹中冷痛，當歸乾薑湯。

治厥疝逆上，攻腹冷痛，木香湯。

治厥疝冷逆，攻心腹痛，細辛丸。

《聖濟總録・諸疝門・寒疝心腹痛》論曰：疝者，痛也。本由寒氣內積，陽衰陰盛，不得散釋，寒邪因得攻擊。或上搶心，或腹內疠刺，發即俱痛，故名寒疝心腹痛也。

治寒疝心腹痛，胸脇支滿，不下食，汗出嘔逆，人參湯。

治寒疝，心腹痛，柴胡湯。

治寒疝心腹痛，或逆搶心煩滿，不得卧惡風，驚惕不食，變發寒熱，吳茱萸丸。

治寒疝，心腹痛不可忍，汗出悶絕，椒附湯。

治寒疝心腹痛，附子丸。

治寒疝心腹痛，汗出厥冷，地黃湯。

治寒疝心腹痛裏急，當歸湯。

《聖濟總録・諸疝門・寒疝積聚》論曰：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

名曰聚。蓋積者陰也，陰沉而伏，發則不離其部。聚者陽也，陽浮而動，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定處，令人灑淅惡寒，飲食不爲肌膚。或吐利脹滿，或心下如復杯，腹中如人臂所橫，皆寒疝積聚之證也。

治寒疝邪氣往來，堅固積聚不散，多寒不得卧，苦汗出，大小便不利，桔梗丸。

治寒疝積聚，大如鴈形，小如杯狀，乍來乍去，腸胃脹滿，寒則腸鳴，心下寒，氣上搶，胸脇支滿，芫花丸。

治寒疝積聚，邪氣往來，厥逆搶心痛，羸瘦少氣，胸脇滿，不嗜食，續命丸。

治寒疝積聚，來去攻擊疼痛，不欲飲食，木香湯。

治寒疝積聚，胸腹堅急脹滿不食，檳榔湯。

治寒疝積聚，心腹結痛，飲食不下，鱉甲湯。

治寒疝凝結，積聚不散，攻注腹內疼痛，不下飲食，白朮湯。

治寒疝積聚，結塊攻注，心腹脹滿，檳榔湯。

治寒疝積聚，心腹疼痛，結塊不消，桂心湯。

治寒疝積聚，臍腹疼痛，兩脇脹滿，藿香子散。

治七疝諸寒在臍傍痛，上衝胸中滿少氣，椒薑丸。

治諸疝，桃仁湯。

治七疝，或心腹厥逆，不得氣息，痛達背膂，或心下堅痛，手不可近，或臍下堅痛，得寒冷食輒劇，或脇下堅痛大如手，或少腹脹滿，引膀胱急痛，或女子月事不時，椒附丸。

治七疝臍腹堅痛，蓬莪茂丸。

治七疝肢體寒，臍腹堅痛滿悶，厚朴丸。

《聖濟總録・諸疝門・蟲疝》論曰：《內經》謂：脾風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蟲。夫脾受風邪，傳於腎經，邪熱內爍，故其證少腹冤熱而痛。眞精不守，故其證溲出白液。病名曰蟲。以邪熱內爍，眞精不守，久而弗治，適以喪志也。水之精之志，志喪則精從之。《左傳》謂惑以喪志爲蠱者，如此。

治蟲病，少腹急痛，便溺失精，大建中湯。

治蟲病，少腹冤熱而痛，精氣不守，溲便出白，澤瀉丸。

治蟲病，少腹冤熱而痛，便溺出白，肉蓯蓉丸。

治蟲病，少腹熱痛，精液出白，磁石丸。

治蟲病，精氣不守，便溺出白，少腹冤熱而痛，乾地黄丸。

《聖濟總録・陰疝門・陰疝統論》論曰：疝者痛也。邪氣聚於陰，致陰器腫大而痛者，陰疝也。一名癩疝。其類有四，即腸癩、卵腸、氣癩、水癩是也。世俗云疝氣，亦云小腸氣，或曰膀胱氣。原其病本，緣腎氣通於陰，與膀胱爲表裏，胞囊者，膀胱之候。此二經不足，下焦受寒，皆能致陰卵腫大，或發疝痛，故能稱曰陰疝。若寒濕之氣有連於小腸者，即少腹控睾而痛，陰丸上下，謂之腸癩。寒氣客於經筋，足厥陰脈受邪，脈脹不通，邪結於睾卵，謂之卵脹。腎虛之人，因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下流於睾，寒氣結聚不散，謂之氣癩。水氣盛則津液內結，謂之水癩。水癩氣癩，病生於標，故針灸可治，其疾易愈。腸癩卵脹，病生於本，邪氣入深，其治難差。

《聖濟總録・陰疝門・陰疝》論曰：《黄帝針》經曰：足厥陰之脈，環陰器，抵少腹。是動則病丈夫癩疝，即陰疝也。嗜欲勞傷，腎水涸竭，無以滋榮肝氣，故留滯內結，發爲陰疝之病。世俗論陰疝者爲腎餘氣，殊不知邪實又本於肝經也。治法宜瀉邪氣之實，補肝經之虛。

治陰疝，牽引少腹痛，桃仁湯。

治陰疝，蒺藜湯。

治陰疝，牽引疼痛，沙參散。

治陰疝，疼痛，或上攻臍腹，椒附丸。

治陰疝腫大偏墜，昆布丸。

治陰疝氣攻腫痛，黄耆丸。

治疝氣，沙參丸。

治陰疝，上而不下，臍腹疼痛，二氣丸。

治陰疝急脹，疼痛卵腫，木香丸。

治小腸疝氣，巴戟散。

治小腸疝氣，楝實散。

治陰疝攻痛，葫蘆巴煮散。

治陰疝氣攻疼痛，葫蘆巴丸。

治小腸膀胱疝氣疼痛，藿香子散。

治小腸氣攻小腹疼痛，芫花丸。
治陰疝，撮痛不可忍者，應痛丸。
治陰疝，腰腹疼痛，及不能食，食即嘔吐，寒熱往來，吳茱萸丸。
治陰疝，腰腹痛，手足逆冷，身體疼，烏頭散。
治陰疝積聚，繞臍腹疼痛，川烏頭丸。

《聖濟總録・陰疝・卒疝》 論曰：卒疝者，謂腎藏虛弱之人，形寒飲冷，暴受邪氣，傳入經脈。蓋足少陰腎經與太陽膀胱二經合爲表裏，卒然感寒熱相薄，則筋脈不得流通，氣道結澀而脹滿，攻繞臍腹，牽引於陰，暴發疼痛。或白汗出，悶絕不省，難可堪忍，故曰卒疝也。

治卒疝，心痛如刺，繞臍腹中盡痛，白汗出，氣欲絕，蜀椒散。
治卒疝攻臍腹痛，汗出悶絕，茱萸湯。
治卒疝腹痛裏急，四味當歸湯。
治卒疝，繞臍腹卒暴疼痛，乾薑湯。
治卒疝，攻少腹疼痛，檾香煮散。
治卒疝，腹痛不可忍，木香丸。
治卒疝少腹與陰相引，疼痛不可忍，薑朮丸。

《聖濟總録・陰疝門・陰疝腫縮》 論曰：陰疝腫縮者，寒邪客於厥陰之經，而陽氣不能自溫，故令諸筋拘急，陰器緊縮而腫痛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脈不營即筋縮急，筋縮急則引卵與舌，故舌卷卵縮者，皆厥陰爲病也。

治陰疝腫縮疼痛，狼毒丸。
治陰疝腫縮，鷄翅灰散。
治陰疝腫縮，黄連丸。
治陰疝腫縮疼痛，硇砂丸。
治陰疝腫縮，槐子丸。
治陰疝腫縮疼痛，萵苣熨。
治陰疝腫縮，雄黄洗。
治陰疝腫縮，車前子塗。
治陰疝腫縮，蔓菁散塗。

《聖濟總録・陰疝門・陰疝卒腫痛》 論曰：陰疝卒腫痛者，腎氣虛弱，暴受邪氣，傳入陰中，冷熱相薄，故卒然而痛也。痛甚則邪勝，邪勝則熱勝，熱勝則腫，皆卒然而作也。

治陰卒腫，鷄翎散。
治陰疝腫痛不消，發歇疼痛，沉香散。
治陰卒腫痛，攻注腹脹悶，木香散。
治陰卒腫脹，丹參散。
治陰卵卒腫痛，涂傅。
治陰腫，雄黄淋洗。
治久坐卑濕，忽陰囊虛腫，氣上築，黑豆熨。
治陰腫偏著一邊，連小腸痛不可忍方：
右以檾香苗葉，搗取汁一升服之，日三四服，其滓貼腫上。

《聖濟總録・陰疝門・控睾》 論曰：《甲乙經》曰：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肺，邪在小腸也。又曰：小腸病者，少腹痛，腰脊控睾而痛。夫小腸者，連睾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其經虛不足，則風冷乘間而入，邪氣既盛，則有厥逆之證。其氣上衝肝肺，客冷散於肓，結於臍，控引睾丸，上而不下，痛引少腹，甚則衝於心胸，蓋其經絡之所繫屬然也。

治小腸受邪，控睾痛引少腹，檾香子散。
治小腸受邪控睾，上而不下疼痛，楝實散。
治小腸受邪，控睾牽痛，木香散。
治小腸疝氣，牽引臍腹疼痛，腰曲不伸，吳茱萸散。
治小腸受寒，控睾少腹堅鞕，疼痛不可忍，延胡索丸。
治小腸受寒氣，控睾牽痛，木香丸。
治控睾上而不下，痛引少腹，小腸受寒，丁香丸。
治控睾小腸氣痛，硇砂丸。
治控睾痛引少腹，烏藥散。
治小腸受邪，睾丸控引上下，臍腹痛，乳香丸。
治小腸受邪控睾，引少腹痛，楝實丸。

《儒門事親・疝本肝經宜通勿塞狀》 疝有七，前人論者甚多。非《靈樞》《素問》《銅人》之論，余皆不取。非余好異也，但要窮其原耳。七疝者何？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氣疝、狐疝、癩疝，是謂七疝。俗工不識，因立

謬名。或曰膀胱，或曰腎冷，或曰小腸氣，小兒曰偏氣。立名既謬，并喪其實，何哉？蓋醫者既斷爲膀胱、腎冷、小腹氣，又曰虛寒所致，其藥之用也，不鹿茸、巴戟，則杜仲、蓩蓉，不附子、烏頭，則乾薑、官桂，不練實、懷香，則金鈴、補骨脂。朝吞暮餌，曾無殊效。三二十年，牢不可去。間因微病，稍似開通。執此微芒，浸成大錯。標既不除，本必歸甚。處處相傳，曾無覺者。豈知諸疝皆歸肝經，其奈痛流歸之小腸、脬囊。夫膀胱水府，專司滲泄。小腸水道，專主通流。腎爲少陰，總統二水。人之小溲，自胃入小腸，滲入膀胱。膀胱者，脬囊也。氣化則水出莖端，此常道也。及其爲疝，乃屬足厥陰肝經，蓋環陰器而上入小腹者，足厥陰肝經也。夫肝腎皆屬於下，與衝任督相附，然《靈樞經》言足厥經肝經病，則有遺溺、癃閉、狐疝，主腎與膀胱、小腸三經。則不言疝，是受疝之處。乃肝之部分也。且《內經》男子宗筋爲束骨之會也，而肝主筋，睾者，囊中之丸，雖主外腎，非厥陰環而引之，與玉莖無由伸縮。在女子則爲篡戶，其內外爲二，其一曰廷孔，其二曰窈漏，此足厥陰與衝任督之所會也。《靈樞》言足厥陰之經筋聚於陰器，其病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卧清陰氣，故陽則與太陰厥陰之筋皆會於陰器。惟厥陰主筋，故爲疝者，必本之厥陰。《靈樞》又言：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循經上睾結於莖。其病氣逆、睾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取之所別矣。豈厥陰爲受病之處耶？《靈樞》又言：邪在小腸，連睾係屬於腎，貫肝絡肺，心系氣盛，厥逆上衝腸胃熏肝，散於肓，結於臍。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陰以平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此其初雖言邪在小腸，至其治法，必曰取厥陰以下之，乃知諸疝關于厥陰，可以無疑。以脈考之，《素問》云：厥陰滑爲狐疝，少陽滑爲肺氣疝，太陰滑爲脾氣疝，陽明滑爲心風疝，太陽滑爲腎風疝，少陰滑爲肝風疝。凡此六疝，雖見于他脈中，皆言風疝者，足厥陰肝經之氣也。《靈樞》亦曰：心脈微滑爲心疝，肝脈滑甚爲筋癰，腎脈滑甚爲癰筋。凡此三藏脈之疝，亦以滑爲疝。《素問》又云：脈大急皆爲疝，心脈滑傳爲心疝，肺脈沉傳爲肺疝，三陰急爲疝，三陽急爲痕。王太僕云：太陽受寒血凝爲痕，太陰受寒氣聚爲疝。此言太陰受寒，傳之肝經也。可以溫藥逐之，不可以溫藥補之，若補之者，是欲病去而強挽留之也。歷考《素問》三陽爲病發寒熱，其傳爲癲疝。此亦言膀胱非受病之處，必傳於厥陰部分，然後爲疝也。又言：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言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凡言少腹者，豈非厥陰之部分耶？又言：脾風傳胃，名曰疝瘕。此謂非肝木不能爲風氣，名曰厥疝。蓋脾土虛而不能制水，又爲肝木所凌也。又言：督脈爲衝疝。蓋厥陰與衝任督俱會于前陰也，豈不明哉。至如運氣中又言：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病少腹控睾。蓋寒客於小腸膀胱，則肝木縮而不得伸行，母傳之子也。陽明司天，燥淫所勝，丈夫癲疝，婦人少腹痛。此言肝氣不得上行，爲金所抑，鬼賊故也。又言：太陰在泉，土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爲疝。此亦言寒客太陰濕土，土不勝水，水傳之肝經也。又嘗偏閱《銅人俞穴》，亦相表裏。如背上十三椎俞肝，經言寒疝，腹部中行。惟陰交一穴言寒疝，任脈之所發也。關元一穴言暴疝，小腸之募，足三陰任脈之會也。中極一穴言疝瘕，膀胱之募，亦足三陰任脈之會也。曲骨一穴言癪疝，任脈足厥陰之會也，其腹部第二行肓腧二穴言寒疝，衝脈足少陰之會也。四病上穴言疝瘕，衝任脈足少陰腎之會也。其腹部第三行大巨二穴言癪疝，足陽明脈氣之所發也。氣衝二穴言癲疝，莖中痛，兩丸寒痛，亦足陽明脈氣之所發也。其腹部第四行府合二府言疝痛，足六陰厥陰陰維之交會也，亦太陰部三陰陽明支別也。衝門二穴言陰疝，足太陰厥陰之會也，其在側脇者。五樞二穴言寒疝，陰邪上入少腹，帶脈下三寸也。其在足六經者，足厥陰穴十名言疝者七，謂大敦、行間、太衝、中封、蠡溝、中都、曲泉。足少陽穴十四名言疝者一，謂丘墟穴也。足太陰穴十一名言疝者一，謂陰凌泉也。足陽明穴十五名言疝者一，謂陰市穴也。足少陰穴十名言疝者五，謂然谷、大谿、照海、交信、築賓也。足太陽穴十八名言疝者二，謂金門、合陽也。由是言之，惟厥陰言疝獨多，爲疝之主也。其穴經穴雖亦治疝，終非受疝之地，但與足厥陰相連耳。或在泉寒勝，木氣攣縮禁於此經哉。司天燥勝，木氣抑鬱於此經。或忿怒悲哀憂抑頓挫結於此經，或藥淋外固閉尾縮精壅於此經，其病差別如此，不知世間之藥多熱補，從誰而受其方也。信其方則《素問》《靈樞》《銅人》皆非也。信《素問》《靈樞》《銅人》則俗方亦皆非也。不知後之君子以孰爲是。嗚呼！余立於醫四十餘歲，使世俗之方人人可療，余亦莫知敢廢也。識練日久，因經識病，然後不惑。且夫遺溺閉癃，陰痿脬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不可妄歸之腎冷。血涸不月，月罷腰膝上熱，足躠噎乾癰閉，少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物，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謂

之疝，而謂之瘕。若年少而得之，不計男子婦人，皆無子，故隱蔽委曲之事，了不於脬腎小腸之事，乃足厥陰肝經之職也。李俗方止言脬腎小腸，殊不言肝木一句，惑人甚矣。且肝經乙木也，木屬東方，爲心火之母也。凡疝者，非肝木受邪則肝木自甚也，不可便言虛而補之。《難經》所謂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瀉火木自平，金自清，水自旺也。昔審言爲蔡之參軍也，因坐濕地，疝痛不可堪，諸藥莫救。余急以導水丸、禹功散瀉三十餘行，腫立消，痛立減。又項關一男子病卒疝，暴痛不任，倒於街衢，人莫能動，呼予救之。余引經證之，邪氣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故病陰丸痛也。余即瀉大敦二穴，大痛立止。夫大敦穴者，乃是厥陰之二穴也。殄寇鎮一夫病瘧瘧發渴，痛飲蜜漿，劇傷水水，醫者莫知瀉去其溫，反雜進薑附，濕爲燥熱所壅，三焦閉溢，水道不行，陰道不興，陰囊腫墜，大於升斗。余先以導水百餘丸，少頃以豬腎散投之，是夜瀉青赤水一斗，遂失痛之所在。近穎尾一夫病卒疝，赤腫大痛，數日不止，諸藥如水投石。余以導水一百五十丸，令三次咽之。次以通經散三錢，空腹淡酒調下。五更下臟腑壅積之物數行，痛腫皆去，不三日平復如故。《內經》曰：木鬱則達之。達謂吐也。余條達肝之積，本當吐者，然觀其病之上下，以順爲貴，仲景所謂上宜吐，下宜瀉者，此也。敢列七疝圖於左，以示後之君子，庶幾有所憑藉焉。

寒疝，其狀囊冷，結硬如石，陰莖不舉，或控睾丸而痛。得於坐卧濕地，或寒月涉水，或置雨雪，或卧坐磚石，或風冷處使內過勞，宜以溫劑下之，久而無子。

水疝，其狀腎囊腫痛，陰汗時出，或囊腫而狀如水晶，或囊癢而燥出黃水，或少腹中按之作水聲。得於飲水醉酒，使內過勞，汗出而遇風寒濕之氣，聚於囊中，故水多令人爲卒疝，宜以逐水之劑下之。有漏鍼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筋疝，其狀陰莖腫脹，或潰或膿，或痛而裏急筋縮，或莖中痛，痛極則癢，或挺縱不收，或白物如精，隨溲而下，久而得於房室勞傷，及邪術所使，宜以降心之劑下之。

血疝，其狀如黃瓜，在少腹兩傍，橫骨兩端約中，俗云便癰。得於重感春夏大燠，勞動使內，氣血流溢，滲入脬囊，留而不去，結成癰腫，膿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劑下之。

氣疝，其狀上連腎區，下及陰囊，或因號哭忿怒，則氣鬱之而脹，怒哭號罷則氣散者是也。有一治法，以鍼出氣而愈者。然鍼有得失，宜以散氣之藥下之。或小兒亦有此疾，俗曰偏氣，得以父已年老，或年少多病，陰痿精怯，強力入房，因而有子，胎中病也，此疝不治，惟築賓一穴灸之。

狐疝，其狀如瓦，卧則入小腹，行立則出小腹入囊中。狐則晝出穴而溺，夜則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上下往來正與狐相類也，亦與氣疝大同小異，今人帶鉤鈴是也，宜以逐氣流經之藥下之。

癩疝，其狀陰囊腫縋，如升如斗，不癢不痛者是也。得之地氣卑濕所生，故江淮之間，湫塘之處，多感此疾，宜以去濕之藥上之。女子陰戶突出，雖亦此類，乃熱則不禁固也，不可便謂虛寒而澀之燥之補之，本名曰瘕，宜以苦下之，以苦堅之。王冰云：陽氣下墜，陰氣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睾垂縱緩，因作癩疝也。已上七疝，下去其病之後，可調則調，可補則補，各量病勢，勿拘俗法，經所謂陰盛而腹脹不通者，癰癉疝也，不可不下。

《直指方·腎氣證治》 牡丹丸　治風寒疝痛及諸血滯作痛。
養正丹　治奔豚氣痛、嘔吐，身冷，調氣散下。
沈附湯　治腎虛無陽，小腸氣痛，頭額小腹外腎時冷，兼治濕證。
桂薑湯　治無陽臍冷疝氣，兼治濕證。
薑桂丸　治腎冷寒疝。
茴香雀酒　治腎冷疝氣偏墜急痛。
川椒散　治疝氣外腎腫痛。
二物湯　治奔豚疝氣攻刺走痛。
失笑散　治小腸氣痛及諸血痛。
鹽煎散　治小腸氣吊腹中成陣刺痛，兼治風證。
金蝎延胡散　治小腸氣痛最良。
葫蘆巴散　治小腸氣攻刺。
青木香丸　治膀胱疝氣。每五十丸以醇酒入葱白煎五苓散送下。
又方：青木香圓二百粒，班貓七箇，去頭足翅，爲末，同於文武火上慢慢炒，令丸子微香，以磁碟蓋銚上頓在冷處，少頃，去班貓末，取圓子，每服五十丸，茴香酒下。
金鈴散　治膀胱小腸氣，外腎腫痛。

煨熨方　治小腸氣痛不可忍。班貓一個，去頭足翅，入大棗中，線繫濕紙包置慢火中煨令香熟，去貓，空腹食棗，以桂心、華澄茄煎湯送下。

蝎麝散　治膀胱小腸氣痛。全蝎緊實而全者，不拘多少，焙乾爲末，每迎病發時，用蝎末一錢，入麝半字，分作二服，溫酒調下。人行十里又進後服，神效。

葱白散　治腎氣刺痛，七氣通用。

寸金圓　治奔豚諸疝作痛。

生料調氣散　治寒疝作痛。每服二錢，入生薑、紫蘇、少鹽煎服。若是藥末，用茴香鹽酒調下。

秘傳茱萸內消圓　治腎虛爲邪所襲，留伏作痛，陰癪偏大，或生瘡出黃水。

葫盧巴丸　治腎經虛冷，膀胱氣痛，或陰腫偏墜，或小腹有物如卵上下走痛。

蠲痛圓　治小腸膀胱氣痛。

腰子散　治腎氣作痛。

敵金圓　治疝氣外腎腫脹極大，或生瘡出黃水，其痛遶腹，寒熱往來。

川練散　治膀胱小腸氣，木腎，諸疝通用。

金山老艾爪丸　治腎氣攻刺及腳氣酸疼通用，皆得效。

腎氣方，大七氣湯加炒牽牛煎服。

又方：　生薑母，多開小孔，納以川椒，濕紙煨透，老酒嚼下。

《直指方・木腎》　木腎方論　心火下降則腎水不患其不溫，眞陽下行則腎氣不患其不和。溫溫其和，安有所謂木強者哉。惟夫嗜慾內牋，腎家虛憊，故陰陽不相交，水火不相濟，而沉寒痼冷凝滯，其間脹大作疼，頑痹結硬，勢所必至矣。執劑之法，不可純用燥熱，當溫散溫利以逐其邪。邪氣內消，榮衛流轉，盎如寒谷回春，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外此又有一種升高墜下，外腎跌傷，驚氣與敗血交攻，亦有木強脹痛之證。治法大要則同於中，更爲之消瘀。

木腎證治

川練散　治外腎脹大麻木痛硬，及奔豚疝氣，偏墜諸證。

金鈴散、煨熨方　治膀胱小腸氣痛，外腎脹大，通治木腎。

四神丸　治腎冷疝氣脹痛。

《衛生寶鑑・疝》　《至眞要大論》云：　小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嘔出清水，及爲白淫，甚則入心，善悲善忘。《甲乙經》曰邪在小腸也。小腸病者，小腹痛引腰脊，貫肝肺，其經虛不足，則風冷乘間而入。邪氣既入則厥，其證上衝肝肺，客冷散於胸，結於臍，控引睾丸，上而不下，痛而入腹，其衝心胸，蓋其經絡所屬所繫也。

《瑞竹堂經驗方・疝》　香蝎散　治小腸疝氣、陰囊腫痛。

煮裩藥

又玉蟾裩詩曰：　三歲嬰孩性不調，休教二子放疎嬌，一張衲被幪頭了，自有神仙路一條。

川楝茴香散　治小腸疝氣疼痛。

神效丸　治疝氣奔豚嬰核。

秘訣云：　疝氣因何得？邪風在腎經。流傳並血聚，如此漸成形。冷氣結在臟，因茲小腹疼。本經無補法，疎利藥通靈。

喝氣丸　治小腸氣及腰痛。

飛黃丹　治小腸疝氣疼痛。

木香楝子散　治小腸疝氣，膀胱偏墜，久患藥不效者，服此其效如神。

通氣散　治小腸疝氣，腰腹牽引疼痛，及感風寒，或因勞動腰痛。並治婦人吹嫲，心氣脾痛，瘡癰已潰未潰，悉治有功。

木賊散　治小腸疝氣。

香沙丸。

安息香丸　治陰氣下墜腫脹，卵核偏大，堅硬如石，痛不能忍者。

《永類鈐方・雜病諸疝》　疝者痛也，陰氣積於內，復爲風冷邪氣乘虛入腹，小腸痛或繞臍，或逆搶心。甚則手足厥冷，自汗嘔逆，或大小便秘。風則散之，寒則溫之，暑則利之，濕則燥之，雖兼藏氣，皆屬外因。

脈

脈當弦緊，弦者寒也，緊者痛也。積聚之脈，厥而緊浮，而牽牢強，急者生虛，弱志者死。風則弦浮，寒則弦緊，暑則洪數。濕則緩細。

病證疝有七證

厥疝，心痛足冷，食已則此。

癥疝，腹氣乍滿，氣積如臂。
寒疝，感寒食冷，卒然腹脅上下痛或瀉。
氣疝，腹中乍減乍滿而痛。
盤疝，腹中痛引臍傍。
附疝，腹痛連臍下有積聚。
狼疝，小腹陰腎引而痛大便或秘。

婦人

冷疝，血海感寒。
熱疝，陽閉陰脈，沉實面微紅，便秘。
血疝，產後經行少，或灼艾，風邪入腹。

治

《三因》烏頭桂枝湯、補腎湯加半夏、《局方》川練散、奪命丹。
《三因》葱白散、苦練元、楊氏阿魏理中元、《濟生》聚香飲子、狼毒元、玄附湯。
《三因》補腎湯、《濟生》玄附湯、《澹寮》回陽湯、《局方》茱萸內消元有二方、茴易三茱元。
阿魏理中元、通氣元、茴易四炒元。
《濟生》狼毒元、聚香飲子、《局方》葫芭元、內消元、《百一選》十補元、《本事》烏姜元、立效散。
《濟生》益智湯、《局方》川練散、《仁齋》四神元、《百一選》三茱元、《澹寮》去鈴元。
楊氏通氣元、導氣元、立效散、《濟生》金鈴散、《澹寮》金鈴元、《本事》金鈴元。
《三因》葱白散、《局方》蟠葱散、鹽煎散。
生五苓加益智、回香，《濟生》葵子湯、《局方》三白散。
《三因》失笑散、牡丹元、楊氏理中元、通氣元。
《澹寮》治疝痛不可忍，五苓散，連根葱白一寸，竹心七莖，煎湯，吞下青木香元效。
又用青木香元二百粒，斑貓七個，去頭翅，貓最利小便，爲粗末，用丸銚於文武火上炒，令木香元微香，以磁墜蓋藥，置冷處，少時，去斑貓，取木香元分作二服，空心回香酒下，累試有效。
《濟生》：鹽半斤，炒極熱，以故紙包，熨痛處。小腸氣：醋淬代者石研極細，沸湯下乙錢，神效。
《永類鈐方・諸疝》《和劑方》：復元通氣散、鹽煎散、蟠葱散、二白散、川練散、化氣湯、茱萸內消元、奪命丹、葫蘆芭元、撞氣阿魏元、丁香脾積元。
《三因方》：大烏頭桂枝湯　治風寒疝氣，腹中刺痛，手足不仁，身體拘急不得轉仄，或致陰縮。
葱白散　治一切冷氣及膀胱氣發，攻刺疼痛。婦人胎前產後，血氣刺痛。
補腎湯　治寒疝入腹，小腸疼痛，時復泄瀉，胸膈痞塞。
失笑散　治小腸氣痛。婦人血痛欲死者。
《本事方》立效散　治疝氣。
金鈴元　治膀胱腫痛及小腸氣，陰囊腫，毛間水出。
又：烏藥剉，舊酒浸一宿，良薑、舶上茴各乙兩，淨青皮貳兩，爲末，每貳分遇發熱酒調。又一方：杏仁乙兩，舶茴乙兩，葱白焙乾半兩，同爲末，酒調，嚼胡桃嚥下。
《濟生》聚香飲子　治七情所傷，遂成七疝，心脇引痛，不可俛仰。
益智仁湯　治疝氣痛連小腹，叫呼不已，其脈沉緊，是腎經有積冷所致。
玄附湯　治七疝，心腹冷痛，腸鳴氣走，身寒自汗，大腑滑泄。
金鈴子散　治七疝，寒注下焦小腹，痛引外腎，大便多秘。
狼毒元　治七疝久不愈，發作無時，臍腹堅硬，刺痛不止。
葵子湯　治膀胱實熱腹脹，小便不通，口舌乾燥，咽膈不利。
《澹寮方》金鈴子元　治釣腎氣膀胱，偏墜痛不可忍。
去鈴元　治豚脈疝氣，或陰囊腫大。
《百一選》十補元　小腸寒疝，膀胱伏梁，奔豚痃氣並治。
三萊元。
《直指》四神元　治腎冷疝氣，脹痛不已。
《活人》事證方、香殼散　治同前。
《格致餘論・疝氣論》　疝氣之甚者，睾丸連小腹急痛也。有痛在睾丸

者，有痛在五樞穴邊者，皆足厥陰之經也。或有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有形無瓜，有聲如蛙。自《素問》以下，歷代名醫皆以爲寒。蓋寒主收引，經絡得寒，故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有得寒而無疝者，又必有說以通之可也。予嘗屢因門戶雪上有霜，沒膊之水，踢冰徒涉，不曾病此，以予素無熱在內也。因而思之，此證始於濕熱在經，鬱而至久，又得寒氣外束，濕熱之邪不得疎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論，恐爲未備。或曰：厥陰一經，其道遠，其位卑，鬱積濕熱，何由而致？予曰：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肝。本經火積之久，母能生子，虛濕氣便盛。厥陰屬木，係於肝，爲將軍之官，其性急速，火性且又暴，爲寒所束，宜其痛之大暴也。愚見有用烏頭、梔子等分作湯用之，其效亦敏。後因此方隨證與形加減用之，無有不應。然濕熱又須分多少而始治，但濕者腫多，癩病是也。又有挾虛而發者，當以參朮爲用，而以疎導藥佐之。診其脈，有甚沈緊而大豁無力者是也，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

《脈因證治・疝癩》 脈：寸口弦緊爲寒疝，弦則衛氣不行，衛氣不行則惡寒，緊則不欲食。寸口遲緩，遲則爲寒，緩爲氣之虛，虛寒相搏而痛。脈沈緊豁大者爲虛，脈滑爲疝，急爲疝，搏爲疝，見於何部，而知其何臟。

因、證：蓋全在肝經，因濕熱在經，抑遏至久，又感外寒，濕被鬱而作痛。或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則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本經。火鬱之甚，濕熱便盛，濁液凝聚，并入血隧，流于肝經，爲寒所束，宜其痛甚。因痰飲積流入厥陰，聚結成核。因瘀結其本經。因虛而感，或內火外寒，鬱之肝經，與衝任督所會，聚於陰器，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縱挺不收，屬木性速急，火性暴而痛亦暴矣。

張論七疝：寒疝，因濕地雨水風冷處使內過多，其狀囊結硬如石，陰莖不舉，或控睾丸而痛，宜以溫劑下之，久而無子。水疝，因醉過內汗出，遇風濕之氣聚於囊中，其狀腎囊腫痛如水晶，或癢，搔出黃水，小腹或按之作水聲，陰汗，治宜逐水。筋疝，因房勞及邪術所使，陰莖腫或潰膿，或痛而裏急筋速縮，或挺不收，或白物如精，或莖痛之極則癢，宜降火下之。血疝，因使內氣血流溢，滲入脬囊，留而不去，結成癰膿多血，狀如黃瓜，在小腹兩旁橫骨約中，俗云便癰，治宜和血。氣疝，因號哭忿怒，氣鬱而脹，哭怒罷則散，其狀上連腎區，下及陰囊，宜以散氣藥下之。小兒有此，因父精怯，故不治。狐疝與氣疝大同小異，狀如仰瓦，卧則入小腹，行之則出入囊中，宜逐氣流經之劑下之。癩疝，因地卑濕，江淮間所生，其狀如升斗，不癢不痛，宜去濕之藥下之。女子陰戶突出，雖出類乃熱不禁固也。

《三因》有四癩：腸癩，因房室過度，元臟虛冷，腸邊脅系不收，墜入癩中，上下無定，此難治也。氣癩，因七情臟氣不墜，陰癩腫脹急痛，易治之。小癩，因濕氣得之，則腫脹其陰，易治也。卵癩，因勞役坐馬，致卵核腫脹，或偏有大小，上下無常，此難治也。外有婦人陰門挺出，亦名癩病。

丁香練實丸

參朮湯　治虛疝氣豁大者是。

倉卒散　治寒疝入腹卒痛，小腸膀胱氣絞腹冷重如石，出白汗。

神應散　治諸疝心腹絞痛不忍，此方能散氣開結。

牡丹丸　治寒疝心腹刺痛及血。

桃仁湯　治癩出。

秘方　治諸疝。

枳實治痛　梔　茱萸　橘子　山查去核積　桃仁瘀血加之　川烏刼痛同　梔　桂枝不足必用　荔枝核濕則加之　青皮

守丸　治癩要藥，不痛。

應痛丸　治敗精惡物不出，結成疝痛不忍。

《衛生易簡方・疝氣》 治小腸氣，用炒鹽及茴香二包，不住手更換熱熨。治小腸氣，臍腹攪疼，陰中疼悶，不省人事，用茴香、鹽炒枳殼各一兩，沒藥半兩，爲末，每服一錢，熱酒調下，併二三服。治腎氣衝脇，如刀刺痛，喘息不得，用茴香莖葉生搗汁一合，熱酒一合服，亦理小腸氣。治腎臟風壅積，腰膝沉重，用威靈仙末，蜜丸如桐子大，初服溫酒下八十丸，平明微利惡物如青膿、桃膠，即是風毒積滯也，如未動，夜再服一百丸取下，喫粥補之。治腎臟、膀胱連小腸等氣，用練實一百箇，溫湯浸去皮，巴豆二百箇，槌微破，麩二升，銅鍋內共炒，練實赤熟爲度，去核爲末，每服三錢，熱酒或醋湯調服，麩巴不用。治腎腰腳無力，用生栗袋盛懸乾，每早喫十餘箇，次服豬腎粥。治腰痛膀胱氣腎疼，用橘核炒去殼，爲末，酒調方寸匕服。治膀胱氣，急宜下氣，用蕪荑搗，和食鹽等分，以綿裹如棗大，內下部，或下惡水，下氣佳。治諸疝小

腹及陰中痛，汗出欲絕者，用沙參搗末，酒調方寸匕服，立差。治膀胱氣，用葫蘆巴、茴香、桃仁麩炒去皮尖等分，爲末，酒糊丸如桐子大，半爲散，每服五十丸，空心食前鹽酒下，散以熱米飲調下，與丸相間空心服，日各一二服，甚效。又方：用木賊末，湯調二錢，空心服。治寒疝心腹脇痛，用大烏頭五枚，去芭角皮，四破，用白蜜一斤，煎令透潤，取出焙乾爲末，又以熟蜜丸如桐子大，冷鹽湯下二十丸，或就用蜜水煎服。治寒疝心痛，四肢逆冷，全不欲食，用桂心爲末，熱酒調一錢匕服，不拘時。治小腸氣痛不可忍者，用烏藥搗碎，酒浸一宿，良薑、舶上茴香、青皮去白各一兩，爲末，每服二錢，發時熱酒調下。治疝氣，用川芎、青皮去白、茴香、牽牛炒、桃仁各半錢，無灰酒一盞煎八分，溫服。治七疝心腹冷痛，腸鳴氣走，身寒自汗腑滑，用木香不見火一錢，玄胡索炒去皮，附子炮去皮臍各一錢半，水一盞，薑七片，煎七分，溫服不拘時。治久逆小腹疝氣，臍下疼痛，外腎偏墜腫硬，陰間濕癢，撮成瘡癬，用吳茱萸一斤，分作四分，以童便酒醋湯各另分浸一宿，焙乾，澤瀉淨二兩，共爲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溫酒鹽湯任下。治小腸氣痛欲死者，用杏仁、茴香各一兩，葱白焙乾半兩，同爲末，酒調，嚼胡桃肉嚥下。又方：用五靈脂、蒲黃炒，各等分，爲末，每服二錢，先用醋一盞熬藥成膏，水一盞煎服。亦治婦人血痛，分服。又方：用香附子爲末，每服三錢，海藻煎湯下，亦治膀胱腫硬。又方：用茴香、乳香、豬苓、桔梗、木通、甘草等分，燈心、淡竹葉各一握，水二盞，煎七分服。又方：用五苓散去肉桂，加黑牽牛、桔梗、車前子，煎服。

《丹溪心法·疝痛附木腎囊濕瘡》 疝痛，濕熱，痰積流下作病，大概因寒鬱而作，即是痰飲食積幷死血。專主肝經，與腎經絕無相干，大不宜下。痛甚者，不宜參、朮。癇，濕多。

疝氣宜灸大敦穴，在足大指爪甲後一韭葉，聚毛間是穴。食積與死血成痛者，梔子、桃仁、山查、枳子一作枳實、吳茱萸，並炒，以生薑汁、順流水煎湯調服。一方加茴香、附子。卻有水氣而腫痛者。又有挾虛者，當用參、朮爲君，佐以疏導之藥，其脈沉緊豁大者是。按之不定者屬虛，必用桂枝、山梔炒，烏頭細切炒，右爲末，薑汁湖丸，每服三四十丸，薑湯下，大能劫痛。

戴云：疝本屬厥陰肝之一經，余常見。俗說小腸、膀胱下部氣者，皆妄言也。

入方　治諸疝，定痛速效。

枳實十五片，一作橘核　山梔炒　山查炒　吳茱萸炒。各等分　濕勝加荔枝核炮

右爲末，酒湖丸服。或爲末，生薑水煎服，或長流水調下一二錢，空心。

守效丸　治癇之要藥不痛者。

又方　治諸疝，發時服。

海石　香附

右爲末，生薑汁調下，亦治心痛。

又方　治陽明受濕熱傳入太陽，惡寒發熱，小腹連毛際間悶痛不可忍。

山梔炒　桃仁炒　枳子炒　山查

右各等分，研入薑汁，用順流水盪起，同煎沸，熱服。一方加茱萸。

橘核散。

又方　治疝劫藥。

用烏頭細切炒，梔子仁炒，等分爲末，或加或減，白湯丸。

又方　治疝。

枇杷葉　野紫蘇葉　椒葉　水晶葡萄葉

右以水煎，熏洗。

腎氣方

茴香　破故紙　吳茱萸鹽炒。各五錢　胡盧巴七錢半　木香二錢半

右爲末，蘿蔔搗汁丸，鹽湯下。

積疝方

山查炒，一兩　茴香炒　柴胡炒，三錢　牡丹皮一錢

右爲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服五六十丸，鹽湯下。

疝病，黃病久者，皆好倒倉。

又方　治疝痛。

山查炒，四兩　枳實炒　茴香炒　山梔炒。各二兩　柴胡　牡丹皮　桃仁炒　八角茴香炒，一兩　吳茱萸炒，半兩

右爲末，酒糊丸桐子大，服五十丸，空心鹽湯下。

又方　治疝作痛。

蒼朮鹽炒　香附鹽炒　黃柏酒炒，爲君　青皮　玄胡索　益智　桃仁爲臣　茴香佐　附子鹽炒　甘草爲使

右爲末，作湯服後，一痛過更不再作矣。

又方　治癩疝。

南星　山查　蒼朮二兩　白芷　半夏　枳核　神麴一兩　海藻　昆布半兩　玄明粉　茱萸二錢

右爲末，酒糊丸。

一人疝痛作，腹內塊痛止，疝痛止塊痛作。

三稜　莪朮醋煮　炒麴　薑黃　南星各一兩　山查二兩　木香　沉香　香附各三錢　黃連用茱萸炒，去茱萸，用五錢，淨　蘿蔔子　桃仁　山梔　枳核炒。各半兩

右爲末，薑汁浸，蒸餅爲丸。

予嘗治一人，病後飲水，患左丸痛甚，灸大敦穴，適有摩腰膏，內用烏、附、丁香、麝香，將與摩其囊上橫骨端，火溫帛覆之，痛即止，一宿腫亦消。

予舊有柑橘積，後因山行餓甚，遇橘芋食之，橘動舊積，芋復滯氣，即時右丸腫大，寒熱，先服調胃劑一二貼，次早注神思，氣至下焦嘔逆，覺積動吐復，吐後和胃氣，疎通經絡而愈。

附錄

木腎者，心火下降，則腎水不患其不溫；眞陽下行，則腎氣不患其不和溫。溫且和，安有所謂木強者哉？夫惟嗜慾內戕，腎家虛憊，故陰陽不相交，水火不相濟，而沉寒痼冷凝滯其間，脹大作痛，頑痹結硬，勢所必至矣。不可純用燥熱，當溫散溫利以逐其邪，邪氣內消，榮衛流轉，盎如寒谷回春，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

入方　治木腎。

楮樹葉又云楊樹。雄者，曬乾爲末，酒糊丸桐子大，空心，鹽湯下五十丸。

又方　治木腎不痛。

枸杞子　南星　半夏　黃柏酒炒　蒼朮鹽炒　山查　白芷　神麴炒　滑石炒　昆布　吳茱萸

右爲末，酒糊丸桐子大，空心，鹽湯下七十丸。

治小腸氣及木腎偏墜。

黑牽牛一斤，用豬尿胞裝滿，以綿縛定口子，好酒、米醋各一碗，於砂鍋內煮乾爲度，取出黑牽牛，用青紅娘子各十九個，於鐵鍋內炒燥，去青紅娘子、將牽牛碾取頭末四兩，另入豬苓、澤瀉細末各二兩，醋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鹽酒送下。不可多服，多服令人頭眩，如頭眩可服黑錫丹。

腎囊濕瘡

蜜陀僧　乾薑　滑石

右爲末，擦上。

又方　先用吳茱萸煎湯洗。

吳茱萸半兩　寒水石三錢　黃柏二錢　樟腦半兩　蛇牀子半兩　輕粉十盞　白礬三錢　硫黃二錢　檳榔三錢　白芷三錢

右爲末，麻油調搽。

又方　治腎上風濕瘡及兩腿。

全蝎一錢　檳榔一錢　蛇牀子一錢　硫黃一錢

右四味，研如細末，用麻油調，入手心搽熱，吸三口，用手抱囊一頃，次搽藥兩腿上。

《東垣試效方・癩疝帶下論》　脈解論云：厥陰所謂癩疝，婦人少腹腫者是也，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癩疝少腹腫也。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俛仰者，三月一振，榮華萬物，一俛而不仰也。所謂癩、癰、疝、膚脹者，陰亦盛而脈脹不通，故曰癩、癰、疝也。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陰陽相薄而熱，故嗌乾也。《骨空論》云：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又督脈者，起於小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纂間，繞纂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纂，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繫兩目之下中央。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不孕、癰痔、遺溺、嗌乾、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臍下營。《黃帝鍼經》六卷五色第四：痛下爲卵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男子色在於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痛；其圜直爲莖痛。高爲本，下爲首，狐疝癀陰之屬也。女子色在於面

王，爲膀胱、子處之病。散爲痛，搏爲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胝，爲淫，有潤如膏狀，爲暴食不潔。左爲左，右爲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赤，大如楡莢，在面王爲不日，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臟，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夫手足厥陰者，生化之源也。足厥陰主肝木，肝藏血；手厥陰命門，包絡、相火，男子藏精施化，婦人繫胞有孕，生化雖異，受病則同。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皆主生化；如病則癲疝帶下之病作矣。叔和云：尺脈第三同斷病者是也。

酒煮當歸丸　治癲疝、白帶下痓、腳氣，腰已下如在冰雪中，以火焙炕，重重厚綿衣蓋其上，猶寒冷不任陰寒之極也。面白如枯魚之像，肌肉如刀刮削，瘦峻之速也。小便不止，與白帶常流，不禁固，自不知覺。面白，目青藍如菜色，目眩眩無所見。身重如山，行步欹側，不能安地，腿膝枯細，大便難。閉口不能言，無力之極。食不下，心下痞，煩心懊憹，不任其苦。面停垢，背惡寒，此上中下三陽眞氣俱虛欲竭。噦嘔不止，胃虛之極也。其脈沉厥，緊而澀，按之空虛，若脈洪大而澀按之無力，猶爲中寒之證，況按之空虛者乎。按之不鼓，是謂陰寒，其空虛，乃血氣俱虛之極也。

《蒼生司命・疝氣證》　疝有七症，寒水筋血氣狐癩，專主肝經，與腎經無干。子和七疝辨之詳悉，但一例施以攻下之法，其言非是。古方自《素問》而下，皆以爲寒，以寒主收引，經絡得寒則收而不行，所以作痛。東垣、丹溪獨斷以爲濕熱在經，鬱而至久，又得寒氣外來，不得疏散，是以作痛。此發前人所未發，故治法宜祛逐本經之濕熱，消導下焦之瘀血，而以寒因熱用之法立方處治。其濕熱又當分多寡而治。濕則腫多，癩疝是也。又有因痰飲食積，死血鬱結爲痛，及因水氣作腫者，亦有挾虛而發者，其脈沉緊而豁大無力是也，當以參朮爲主，佐以疏導藥。

七疝見證

寒疝者，囊冷，堅硬如石，陰莖不舉，或控睾丸而痛。得之於坐卧濕地，或寒月涉水，或値雨雪，或坐卧磚石，或風冷處使內行房，久而無子，宜用溫劑。

水疝者，腎囊腫痛，陰汗時出，或囊腫狀如水晶，或囊癢而搔出黃水，或小腹按之作水聲。得之於飲水醉酒使內，勞汗出而遇風寒濕之氣聚囊中，故水冷令人爲水疝，宜當逐水。

筋疝者，陰莖腫脹，或潰而爲濃，裏急筋縮，或莖中作痛，痛極則癢，或挺縱不收，或出白物如精，隨溺而下。得之於房術勞傷，及邪術所使，宜降心火。

血疝者，狀如黃瓜，在少腹兩傍橫骨兩端約紋中，俗名便癰。得之重感春夏大燠，勞於使內，氣血流溢，滲入脬囊，留而不去，結成癰腫，膿少血多，宜用和血之劑。

氣疝者，其狀上連腎腧，下及陰囊，多得於號泣忿怒而脹則氣鬱致然，號泣怒罷卽氣散者是也，宜用散氣之劑。或小兒亦有此疾，俗名偏墜，得之於父年老或少年多病，陰痿精怯，強力入房，因而有子，稟胎病也，此症難愈。

狐疝者，狀如仰丸，卧則入少腹，行立則出，復入囊中，如狐晝出穴而溺，夜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往來上下，正與狐相類也，亦與氣疝大同小異，宜用逐氣流經之劑。

癩疝者，其狀陰囊大如升斗，不癢不痛是也。得於地氣卑濕，故江淮之間多有之，宜用去濕之劑。女子陰戶凸出，雖亦此類，乃熱則不禁故也，不可便認爲虛寒而溫之補之，本名曰痕，宜以苦藥下之，以苦堅之。

《攝生衆妙方・疝氣門》　同春丸　治疝氣。

又方：

柑橘核六兩，炒熟，不要焦燃，去殼，淨肉四兩　荔枝核新剝出者，灰火煨焦存性，二兩　小茴香簸去粗者，去沙土，轉色，不可焦，一兩　山查蒸熟去核，曬乾待用，一兩

右除橘核爲末，以其有油不可同磨，另碾爲末，和勻每服空心酒下二錢。忌魚、豆粉、麵、芋頭、柑橘。此疾一方不能取效，須服三四料可除根。

第一：橘仁四兩　荔核二兩　茴香　山查各兩

第二：橘仁　山查　茴香各如前　荔核一兩五錢

第三：橘仁　山查　茴香各如前　荔核一兩

第四：依第三分兩，又用天花粉，壯人九錢，瘦人七錢，煎好生酒熱服。被蓋出汗，覺小肚內有塊響滾下。

又方：　用橘核曬乾，去厚薄殼兩層，研細，每服五錢，用老酒一二盞，砂鍋中煮三五沸，空心服，再用熱酒一二盞，罐盛餘藥服盡。一切下部諸疾皆療。

又方：　試有神效。　取杉樹子，一歲一粒，燒研灰，用好酒下。粒少者一二次服，粒多者數次服，立愈。

疝氣灸法：　少者膝上兩窩用艾灸，大者腎窩中灸。左得之左邊灸，右行之右邊灸。

治偏墜小腸氣神效方：

大黃五錢酒炒，火上炙乾　香白芷二錢五分　麝香半分　川山甲一錢五分加黃土炒過　白薑蠶二錢　乳香　沒藥各一錢五分

右共爲細末，當歸煎水熬膏爲丸，分作二分，每早空心一服，好酒送下。

又方：

當歸　茯苓　半夏　赤芍藥　連翹　天花粉　獨活　防風　青木香　川芎　青皮　甘草各等分

右用水二鍾，薑三片，煎八分，空心服之效。

一方：　用青娘、紅娘蟲各十粒，白麵拌炒黃色，去二項蟲，以白滾湯調服。小兒偏墜者服此尤效。

又方：　用雙蒂茄子懸於房門上，出入用眼視之，茄淹所患亦淹，茄乾亦乾矣。又云：　用雙茄懸門上，每日抱兒視之二三次，鍼釘於上十餘日，消。

一方：　灸外踝穴，在兩腳外羅拐骨下一指，乃圓骨下，灸三壯即愈。又云：　灸內踝穴不再發。

一方：　令絲瓜架上初結者直，待枯滿架結盡葉落，方取下，燒灰存性爲末，煉蜜調成膏，每晚好酒調一匙下。如在左則左睡，在右則右睡。

治偏腎疝氣煮酒方：

棠棣根即山查樹根，去麤皮，洗淨，四兩　小茴香一兩，用北者，鹽水和勻炒　川歸五錢　木香三錢　川練子去核，炒用肉，一兩　破故紙五錢，炒　青皮三錢，麩炒

右爲麤末，以絹袋盛之，懸於罈內，用無灰酒五壺，以箸如法封固，煮二三時，取起入淨地中三日，取出，空心任意服。

治疝氣偏墜方：　亦治女子瘕。

用小軟藤將患人中手指尖比至掌後有絞處止，男左女右，連比二截，卻將患人腳掌心亦從中指尖起，比至腳根後稍上藤盡，止用筋頭大陰乾，艾或蘄艾連灸三壯，用蒔蘿一兩二錢，炒褐色，爲細末，無灰好酒調服。

《明醫指掌・疝症》歌：　寒水癇血氣狐筋，先哲空留七疝名。蓋是肝經原有熱，外邊卻被濕寒侵。或因死血幷痰飲，鬱在囊中氣不行。捧引睾丸生腫痛，或如瓜瓠或蛙聲。要將標本分寒熱，感受仍評重與輕。勿指膀胱心腎氣，當知正屬厥陰經。

論：　古有七疝之名，不按七疝而治，概用《局方》辛熱燥劑，是泥標而忘本也。或指爲小腸氣，腎與膀胱氣，皆非也。殊不知厥陰之脈循陰器，然其地位皆肝經所主，與小腸、膀胱、腎了無相干，至戴人始辨之詳也。丹溪云：疝痛甚者。睾丸連少腹急痛也，或有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自《素問》以下，皆以爲寒，蓋經絡得寒則收引不行，所以作痛。世有得寒而無疝者，內無熱也。予屢踢冰徒涉，不曾病此，以予素無熱故也。若醉飽勞役，房室大怒，發動五志之火，鬱久濕氣便盛，濁液凝聚，幷入血隧，流於厥陰肝經，水性急速，火性又暴，爲寒所束，宜其痛甚而暴也。此濕熱被寒鬱而痛明矣。若只作寒治，恐爲未備。又云：痰飲食積，死血鬱結爲病，及因水氣爲腫，腫多爲濕癇，亦有挾虛者，其脈沉緊而豁大，當以參朮爲君，佐以疏導，若概行決裂之法，禍不旋踵。此皆前人所未及，學者引而伸之，今將七疝之形狀開具於後。

脈：　疝脈弦急，積聚在裏。牢急者生，弱急者死。沉遲浮濇，疝瘕寒痛。痛甚則伏，或細或動。

寒疝　經云：　足厥陰肝經筋中寒，以寒則筋攣卵縮。此寒鬱於外也。《原病式》云：　癇疝，少腹控卵腫急絞痛，寒主拘縮，寒極則土化制之，或腫滿。則知其疝爲寒者，是外受寒邪也，而內實非寒，丹溪所謂標寒本熱明矣。寒疝手足逆冷不仁，疝脹痛及身痛，烏頭桂枝湯。寒疝入腹痛，少腹引睾丸痛，泄利胸滿，補腎湯。或腎虛寒疝偏大者，茱萸內消丸。

木腎　心火下降，則腎水不患其不溫，眞陽下行，則腎氣不患其不和。溫而且和，安有所謂木強者哉？蓋木腎不可絕用燥藥，當行溫和散利以逐其邪，則邪自消，榮衛流轉則愈。枸杞子丸。又方：　用楮樹葉雄者，曝乾爲

細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鹽酒吞下。楮樹不結子者，雄也。

食積濕痰死血　食積與死血成痛疝，梔子、桃仁、元胡、山查、枳實、茱萸、木香、楝子、薑汁，順流水煎，或加香附、茴香。痰飲流下，壅滯囊中作疝，蒼朮、山梔、海石、南星、山查、橘核、青皮、薑，煎服。濕盛小便澀，五苓散加楝實。濕痰熱疝，橘核散。

濕熱疝　素有濕熱人，或涉水受寒，坐卧濕地，外受寒氣所來，其痛甚而暴者，古方以烏頭、梔子等分作湯丸最效。濕熱疝痛，小便不通者，葵子湯、消疝散選用。

虛疝　諸疝挾虛者，其脈沉弦滑大，參朮爲君，佐以疎導，如枳實、青皮、山查、川練子、橘核。按之不定屬虛，桂枝、炒山梔、烏頭，末之，糊丸服，或橘核散加蒼朮。虛而挾熱疝，梔子飲。

《醫學綱目・諸疝》　疝痛，屬足厥陰肝經也。小腹，亦屬肝經也。故疝痛與小腹痛同一治法。所謂疝者，睾丸連小腹痛也。其痛有獨在睾丸者，有獨在小腹偏於一邊者，有睾丸如升斗者，癩疝是也，又立卧出入往來者，狐疝是也。

羅　丁香楝實丸　治男子七疝，痛不可忍者，婦人瘕聚帶下，皆任脈所主，陰經也。乃肝腎受病，治法同歸於一。

凡疝氣帶下，皆屬於風。全蠍，治風之聖藥也。川楝、茴香，皆入小腹經。當歸、玄胡索，和血止痛。疝氣帶下，皆積寒邪於小腸之間，故以附子佐之，丁香、木香爲引導也。

漆匠韓提控，疝氣每發，痛不可忍，則於榻兩末各置一枕，往來伏之以受，如是三年不已，服此藥三劑良愈。

羅　丁香疝氣丸　治臍下撮急疼痛，并臍下週身一遭皆急痛，小便頻數清；其五脈，急洪緩濇沉，按之皆虛，獨腎脈按之不急，皆虛無力，名曰腎疝。

當歸四逆湯　治男子婦女疝氣，臍下冷痛，相引腰胯而疼。

玄胡索苦楝湯　治臍下冷撮痛，陰冷大寒。

右四方，桂、附治寒，玄胡、當歸、川楝、茴香、丁香、木香和血調氣，蓋寒症挾污血滯氣者宜之。

葫蘆巴丸　治大人小兒小腸氣，蟠腸奔豚疝氣，偏墜陰腫，小腹有形如卵，上下來去，痛不可忍，或絞結繞臍攻刺，嘔吐悶亂，並皆治之。

丹　腎氣散。

右三方，葫蘆巴、破故紙、巴戟爲君，蓋疝而元陽素虛少者，宜之。

《本》　治小腸氣，不可忍者。

治遠年小腸氣，衆醫不瘥者。

硫黃　茴香炒令黃，不可犯銅鐵器。各等分

右研爲末，每服五錢，用熱酒調，空心服，除根本。

川楝散。

垣　天台烏藥散。

簡　木香楝子散　治小腸疝氣，膀胱偏墜，久藥不效者，服此其效如神。右以巴豆炒藥例。許學士云：大抵此疾因虛而得之，不可以虛驟補。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矣。故必先滌去所畜之邪熱，然後補之，是以諸藥多借巴豆氣者，蓋爲此也。

仲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卽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卽爲寒疝。寒疝繞臍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沉弦者，大烏頭煎主之。《脈經》云：邪正作弦緊。

治諸疝方

枳實九粒，炒　桃仁十四箇，炒　山梔九箇，炒，去皮　吳茱萸七粒，炒　山查四粒，炒　生薑如指大

右味同入擂盆擂細，取順流水一鍾，入瓶內煎至微沸，帶渣服。如濕勝癩疝者，加荔枝核。如痛甚者，加鹽炒大茴香二錢。如痛處可按者，加薄桂少許。

又方　治疝痛。

山梔二兩，炒　山查四兩，炒　枳實炒　茴香各二兩，炒　柴胡　牡丹皮　八角茴香炒，各一兩　桃仁　茱萸炒，半兩

右研爲末，酒糊丸，空心鹽湯下五六十丸。

治陽明受濕熱，傳入太陽，發熱惡寒，小腹連毛際間，悶痛不可忍。

梔子仁炒　桃仁炒　枳實炒　山查各等分

右味，同研細，入生薑汁半合，同水一小鍾盪起，煎令沸，熱服之。一方加茱萸。

楊淳三哥，因舊有腎氣，上引乳邊及右脇痛，多痰，有時膈上痞塞，大腑祕結，平時少汗，脈弦甚。與保和溫中各二十丸，研桃仁、鬱李仁吞之。

《本》治膀胱氣痛，茴香散。

治膀胱氣，金楝散。

閱古今一切名方，無如此奇特有效。一方川楝子不用巴豆炒亦妙。

《靈》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饑，小腹痛脹。《師傳》篇：疾饑胃熱，痛脹，腸寒也。

丹　諸疝痛處，用手按之不痛者，屬虛，必用桂枝、炒山梔、細切川烏頭等分，爲細末，生薑自然汁打糊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空腹白湯下。

疝可按者，並于歷代獨治外寒條下求之。

丹溪云：疝有挾虛而發者，其脈不甚沉緊，而大豁無力者是也。然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當以參、朮爲君，疏導藥佐之。蓋疏導藥即桃仁、山查、枳實、梔仁、茱萸、川楝、玄胡索、丁香、木香之類，以佐參、朮之類是也。

沉香桂附丸　治中氣虛弱，脾胃虛寒，飲食不美，氣不調和，退陰助陽，除臟腑積冷，心腹疼痛，脇肋膨脹，腹中雷鳴，面色不澤，手足厥逆，便利無度。又治下焦陽虛，及療七疝，痛引小腹不可忍，腰痛不能伸，喜熱熨稍緩。

丹　治疝刼痛方：

羅　陰疝，足厥陰之脈，環陰器抵小腹，或痛因腎虛，寒水涸竭，瀉邪補肝，宜以蒺藜湯主之。

蒺藜湯　治陰疝牽引小腹痛，諸厥疝，即陰疝也，房慾勞痛不可忍者。

丹又方

橘核　桃仁　梔子　茱萸　川烏各等分

右研煎服。

治疝作急痛。

蒼朮鹽炒　香附鹽炒　茴香炒，爲佐　黃柏酒炒，爲君　青皮　玄胡索　益智　桃仁爲臣　附子鹽水炒　甘草爲使

右研爲末，作湯服後，一痛過，更不再作矣。

仲　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衍義》云：張仲景治寒疝，用生薑羊肉湯，服之無不應驗。有一婦人產當寒月，寒氣入產門，腹臍以下脹滿，手不敢犯，此寒疝也，師將治之，以抵當湯謂有瘀血，非其治也，可服張仲景羊肉湯，二服遂愈。

丹　諸疝痛處，用手按之大痛者，爲實也。

羅　疝氣痛，及腳膝無力，控睾證。《至眞要大論》云：小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唾出清水及爲噦噫，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甲乙經》曰：邪在小腸也。小腸病者，小腹痛引腰脊，貫肝肺。其經虛不足，則風冷乘間而入。邪氣既入，則厥證上衝肝肺，客冷散於胸，結於臍，控引睾丸，上而不下，痛而入腹，甚則衝於心胸，蓋其經絡所係也。啓玄子云：控，引也。睾，陰丸也。

控引睾丸　治小腸痛結，上而不下，痛引心臆。即東垣茴香楝實丸。按之痛爲實，此方有茱萸等剛劑，本不可入此條，緣莞花有利性故入之。

《本》治小腸氣痛撞腹，面青唇黑欲死者。

木香　茵陳　莞花　甘遂各等分

右四件，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渣溫服。服過此藥後，應犯甘草藥，皆不得吃，恐與甘遂相犯故也。其藥甚妙，亦甚有理，屢有驗效。

硇砂丸。

丹　治膀胱氣急，用蕪荑和食鹽等分，綿裹如棗大，納下部，或下水惡汁，并下氣佳。

《斗》治小腸氣。用血師一兩，米醋一升，以火燒血師通赤，焠入醋中，以焠竭爲度，搗羅如麵，用湯調下一大盞即瘥，如神。血師，代赭石也。

《聖》治寒疝，小腹及陰中相引而痛，自汗出欲死。丹參一兩，杵爲散，每服熱酒調下二錢匕。

丹　治諸疝發時，用海石、香附二味爲末，生薑汁湯調。亦能治心疼。

《衍》木賊細剉微炒，搗爲末，沸湯點二錢服，食前，治小腸膀胱氣，緩緩必效。

《本》治疝氣。

青礬一兩　白礬一兩。各爲粗末

右用小瓦罐子一隻，入二藥在內，用麻皮縛緊，搗鹽泥封固，以炭五

斤，煅令通紅，盡炭爲度，取出埋地穴中，伏一宿，出火毒，醋糊爲丸，如棊荳大。每服十丸，空心鹽湯送下，或白湯亦可。

運氣　小腹痛有三：

一曰肝病，小腹引脇痛是也。經云：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是風氣助肝盛而然，治法當瀉肝也。又云：歲金太過，民病兩脇下痛，小腹痛。又云：歲木不及，燥乃大行，民病中清，胠脇痛，少腹痛。又云：歲土不及，風乃大行，民病腹痛，復則胸脇暴痛，下引小腹者，是燥邪攻肝虛而然，治法當補肝瀉金也。又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則血泣脈急，故脇肋與小腹相引痛者，治法亦同也。

二曰小腸，其病小腹引睾丸腰脊痛是也。經云：少陰之脈，心下熱，善饑，臍下痛。又云：少陰之復，燠熱內作，小腹絞痛者，是熱助小腸盛而然，治法當瀉小腸也。又太陽在泉，寒淫所勝，與太陽之復，皆病小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痛。及太陰司天，大寒且至，病小腹痛者，是寒邪攻小腸虛而然，治法當補小腸，瀉寒邪也。

三曰膀胱，其病小腹痛腫，不得小便是也。經云：太陰在泉，病小腹痛腫，不得小便者，是濕邪攻膀胱虛而然，治法當補膀胱，瀉濕土邪也。

《內經》刺灸小腹痛共四法：

一曰肝。經曰：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小腹，取其經，厥陰小腸。又曰：邪客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者是也。爪甲上，大敦穴也。

二曰小腸。經云：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取巨虛下廉。又云：小腸控睾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陰以予之，取厥陰以下之，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是也。肓原，氣海穴也。又云：疝暴痛，取足太陰、厥陰，盡刺去其血絡。《靈樞》熱病爲心風疝，而小腸病。經云：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小腹當有形也。

三曰膀胱。經云：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卽欲小便而不得，取委中央。又云：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足太陽大絡者是也。太陽大絡，委陽穴也。

四曰督任衝脈。經文見如左。

《素》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兩股間，刺腰髁骨間，刺而多之，盡見病已。長刺節篇　小腹兩股間者，氣衝穴也，衝脈起於氣衝故也。腰髁間者，王註謂腰尻挾脊平立陷者中，按之有骨處是也。疝爲寒生，故多刺之，少腹盡執乃止針。

《靈》腎脈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俱見骨空論

《摘》元藏發動，臍下痛不可忍：氣海　三陰交立愈。左取右，右取左，下同

《玉》疝氣少腹偏痛：大敦二分，沿皮向後三分，瀉之；灸，左取右，右取左，下同　三陰交一寸，瀉十吸

《撮》又法：大敦　水道　小海

桑　又法：中極　卽腎

《摘》卒疝少腹痛不可忍：

大敦三分，陷六呼，灸七壯　陰市三分，灸五壯　照海三分，灸七壯。已上皆左取右，右取左

痃癖，小腸膀胱，腎餘疝氣：氣海　五樞各用燔針刺入五分，灸百壯。三里　三陰交刺之。

桑　疝：三陰交　三里　足三間

《摘》疝：行間　三里

《集》大法：關門、關元、水道、三陰交。不已，再取下穴：海底、歸來。

《摘》少腹痛：關元　三里

《甲》陰跳遺溺，小便難痛，陰上下入腹中，寒疝陰挺出，偏大腫，腹臍痛，腹中悒悒不樂，大敦主之。腹痛上搶心，心下滿，癰，莖中痛，怒瞋不欲視，泣出，長太息，行間主之。環臍痛，陰騫兩丸縮，腹堅痛不得卧，太衝主之。疝癰，臍少腹引痛，腰中痛，中封主之。陰跳腰腹痛，實則挺長，寒熱，攣，陰暴痛，遺溺便，大虛則暴癢氣逆，腫睾卒疝，小便不利如癃狀，數噫，恐悸，氣不足，腹中悒悒，少腹痛，噫中有熱，有瘕肉狀，如着欲出，背攣不可俛仰，蠡溝主之。

右取藏經厥陰。

男子陰疝，兩丸上下少腹痛，五樞主之。大疝腹堅，垣墟主之。

右取腑經少陽。

少腹痛，飧泄出糜，次指熱；若脈陷，寒熱身痛，唇乾不渴，汗出，毛髮焦，脫肉少氣，內有熱，不欲動搖，泄膿血，腰引少腹痛，暴驚，狂言非常，巨虛下廉主之。少腹痛，控睾引腰脊，疝痛，上衝心，腰脊強，溺黃赤，口乾，小腸腧主之。疝瘕髀中急痛，循脇上下搶心，腹痛積聚，府舍主之。腹痛，疝積聚，上衝心，雲門主之。

右巨虛下廉、小腸腧者，取本腑也。府舍、雲門者，刺太陰以予之也。

四肢淫燥，身悶癰疝，至陰主之。臍疝繞臍痛，衝胸，不得息，灸臍中。陰疝引睾，陰交主之。少腹疝，臥善驚，氣海主之。臍疝繞臍痛，石門主之。暴疝痛，少腹大熱，關元主之。少腹痛，溺難，陰下縱，橫骨主之。男子陰端寒，上衝心中佷佷，會陰主之。癰疝，然谷主之。卒疝，少腹痛，照海主之，病在左取右，右取左，立已。陰暴起疝瘕，胞中有血，四滿主之。臍疝繞臍痛，時上衝心，天樞主之。氣疝，噦嘔面腫，奔豚，天樞主之。陰疝氣疝，天樞主之。陰疝痿，莖中痛，兩丸騫，臥不可仰臥，刺氣衝。陰疝，衝門主之。一作衝門寒疝，下至腹膝腰痛，如清水，大腹諸疝，按之至膝上，伏兔主之。寒疝痛，腹脹滿，痿厥少氣，陰谷主之。

《素》厥陰脈滑則病狐疝風。少陰滑則病肺風疝，太陰脈滑則病。脾風疝，陽明脈滑則病心風疝，太陽脈滑則病腎風疝，少陽脈滑則病肝風疝

《診》肝脈滑甚爲癲疝。心脈微滑爲心疝，引臍下小腹鳴。腎肝滑甚爲癰癲。

東　夫滑脈，關已上見者爲大熱，蓋陽與陽併也，故大熱。滑脈，尺部見爲大寒，生癲疝。滑脈者，命門包絡之名也，爲丙。丙丁熱火併於下，蓋丙丁不勝壬癸，從寒水之化也，故生癲疝。

《素》帝曰：診得心脈而急，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腎脈肝脈大急沉，皆爲疝。

《脈》脈來中央堅實，徑至關者，衝脈也。動苦少腹痛，上搶心，有瘕疝。絕孕遺矢溺，脇支滿煩也。

丹　臍下忽大痛，人中如墨色者，多死。

子和　七疝圖　寒疝，其狀囊冷，結硬如石，陰莖不舉，或控睾丸而痛。得於坐卧濕地，或寒月涉水，或冒雨雪，或坐卧磚石，或風冷處使內過勞。宜以溫劑下之。久而無子。

水疝，其狀腎囊腫痛，陰汗時出，或囊腫而狀如水晶，或囊癢而搔出黃水，或少腹中按之作水聲。得於飲水醉酒，使內過勞，汗出而遇風寒濕之氣，聚於囊中，故水多，令人爲卒疝。宜以逐水之劑下之。有漏針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筋疝，其狀陰莖腫脹，或潰或痛而裹急筋縮，或莖中痛，痛極則癢，或挺縱不收，或白物如精，隨溲而下，久而得於房室勞傷，及邪術所使。宜以降心火之劑下之。

血疝，其狀如黃瓜，在小腹兩旁，橫骨兩端約中，俗云便癰。得於重感春夏大燠，勞於使內，氣血流溢，滲入脬囊，留而不去，結成癰腫，膿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劑下之。和血四物湯，調胃承氣湯各半服之是也。

氣疝，其狀上連腎區，下及陰囊，或因號哭忿怒，則氣鬱之而脹，罷則氣散者是也。有一治法，以針出氣而愈者。然針有得失，宜以散氣之藥下之。或小兒亦有此疾，俗云偏氣，得於父已年老，或年少多病，陰痿精怯，強力入房，因而有子，胎中病也。此疝不治，惟築賓一穴主之。

狐疝，其狀如瓦，卧則入小腹，行立則出小腹入囊中，狐則晝出穴而溺，夜則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上下往來，正與狐相類也。亦與氣疝大同小異，今人帶鉤鉗是也。宜以逐氣流經之藥下之。

癩疝，其狀陰囊腫縮，如升如斗，不癢不痛者是也。得之地氣卑濕所生，故江淮之間，湫溏之處，多有此疾。宜以去濕之藥下之。女子陰戶突出，雖亦此類，乃熱則不禁固也，不可便謂虛寒，而澀之燥之補之。本名曰瘕，宜以苦下之，以苦堅之。王註云：陽氣下墜，陰氣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睾垂縱緩因作癩疝也。

已上七疝，下去其病之後，可調則調，可補則補，各量病勢，勿拘俗法。經所謂陰盛則腹脹不通者，癰癩疝也，不可不下。

右疝圖雖七，然寒疝卽疝之總名，水疝卽癩疝之屬，氣疝卽狐疝之屬，血疝卽癰癤之屬，惟筋疝罕見之，蓋下疳瘡之屬也。

癩疝

睾囊腫大如升如斗是也。

丹　下部癲氣不痛之方。細思非痛斷房事與厚味不可，用藥惟促其壽。若蒼朮、神麴、白芷、山查、川芎、枳實、半夏皆要藥，人視其藥，皆鄙賤之物，以啓慢心，又不能斷慾，以愛護其根本，非徒無益，而反被其害者多矣。且其藥宜隨時月寒濕，更按君臣佐使加減，大抵癲疝屬濕多。

蒼朮　神麴　白芷散水　山查　川芎　枳實　半夏　南星

右神麴糊爲丸。有熱加山梔一兩，堅硬加朴硝半兩，秋冬加吳茱萸二錢半。

癲疝。

南星　山查　蒼朮各二兩　白芷　半夏　枳實　神麴各一兩　海藻　昆布各半兩　玄明粉　吳茱萸各二錢

右爲末，酒糊丸。

又方　治木腎不痛。

南星　半夏　黃柏酒洗　蒼朮鹽炒　枳實　山查　白芷　神麴炒　滑石炒　茱萸　昆布

右爲末，酒糊丸。空心鹽湯下。一方加枸杞子。

無　香附散　治癲脹。

東　又方　治偏墜初生，用川山甲、茴香二味，爲細末，酒送下，以乾物壓之。

丹　木腎，以楮木葉雄者，曬乾爲末，酒糊爲丸，空心鹽酒下。《本事方》云：無實者雄也。

潔　海蛤丸　癲疝。

世　治偏墜大者。用乾薑、桂各一兩，爲末，以綿一兩，水大三碗，同煮二十餘沸，起曬乾，又煮水盡爲度。用乾綿包陰丸，汗出數次，漸愈。

海　地黃膏子丸　治男子婦人，臍下奔豚氣塊，小腹疼痛，卵痛，即控睾相似，漸成腫，陰陰痛上衝心腹，不可忍者，宜服此藥。

《簡》安息香丸　治陰氣下墜痛脹，卵核腫大，堅硬如石，痛不能忍者。

《本》治膀胱疝氣，外腎腫痛不可忍，念珠丸。

《本》治膀胱腫硬，牽引疼痛，及治小腸氣陰囊腫，毛間出水，宜服金鈴丸。

大戟丸　治陰癲腫脹，或小腸氣痛。抵聖丸　治陰癲腫滿，赤腫，大便秘，欲飲水，按之臍腹痛。

世　綿包取汗。

丹　木腎，以枇杷葉、野紫蘇葉、蒼耳葉、水晶蒲萄葉，濃煎湯薰洗。

無　雄黃散　治陰腫大如斗，核痛，人所不能治。

失心散　治腎腫。

梅　治卒外腎腫痛，大黃末，醋和塗之，乾即易之。

焦　治男子陰腫大如升，核痛，人所不能治者，搗馬鞭草，塗之。男子陰腫大如斗，核痛，人所不能治者，蔓菁根搗，傅之。

運氣　癲疝有一。經云：陽明司天，燥淫所勝，丈夫癲疝，婦人小腹痛。又云：陽明之勝，外發癲疝者，是燥邪攻肝，氣虛而然。治法當補肝瀉燥金也。

《素》厥陰所謂癲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癲疝少腹腫也。所謂癲癰疝膚脹者，曰陰亦盛，而脈脹不通，故曰癲癰疝也。

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胻，其傳爲癲疝。王註云：腨胻，痠痛也。

《靈》黃帝曰：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睾，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

《內經》刺灸癲疝共四法：

其一即此篇文，所謂鈹石，取睾囊中水液者是也，其法今世人亦多能之。睾丸囊大如斗者，中藏穢液，必有數升，信知此出古法也。鈹針如刀狀。

其二取肝。經云：足厥陰之脈，是動則病丈夫癲疝，婦人小腹腫是也，是於足厥陰肝經，視盛虛熱寒陷下，而施補瀉留疾與灸也。

其三取肝之絡。經云：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其別者，徑脛上睾，結於莖。其病氣逆則睾腫卒疝，取之所別是也。是於內踝上五寸貼脛骨後近肉處，蠡溝取之也。

其四取足陽明筋。經云：足陽明之筋，聚於陰器上腹。其病轉筋，髀

前腫癢疝腹筋急，治在燔針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是也，是於轉筋痛處，用火針刺之也。

桑　治偏墜。當外腎縫，沿皮針透卽消。

《集》木腎，紅腫如升大，不痛：

大敦　三陰交　海底　歸來在水道下二寸，針入二寸半，灸七壯

木腎，紅腫陰汗偏墜：

闌門毛際玉莖旁開二寸，針入二寸半。三陰交。

《甲》癩疝，大巨及地機、中郤主之。癩疝，陰暴痛，中封主之。《千金》云：癩疝癰暴痛痿厥，身體不仁。氣癰癩疝，陰急，股樞踹內廉痛，交信主之。丈夫癩疝，陰跳痛，引篡中不得溺，腹支脇下榰滿閉癃，陰痿後時泄，四支不收，實則身疼痛，汗不出，目眩眩然無所見，怒欲殺人，暴痛引髕下節，時有熱氣，筋攣膝痛，不可屈伸，狂如新發刼，不食喘呼，小腹痛引噫，足厥痛，湧泉主之。

《撮》木腎，紅腫疼痛：

然谷半寸，瀉之

世　灸關元者，可愈。蓋灸之早方效。

狐疝

卧則入腹，立則出腹，偏入囊中者是也。

海藏　仲景療陰狐疝氣，有大小時時上下者，蜘蛛散主之。狐夜伏而晝見，以見疝處厥陰之分，卽人之陰篡隱奧之所，晝下而夜上，故以狐疝名焉。

一方　治水癩偏大，上下不定，疼痛不止。牡蠣不拘多少，鹽泥固濟，炭三斤，煅令火盡，冷取二兩。乾薑一兩，焙爲細末。二味和勻，冷水調得所，塗病處，小便大利卽愈。

《內經》刺灸狐疝，但取足厥陰一經。經云：肝足厥陰之脈，所生病者狐疝是也。隨其經盛虛寒熱陷下取之也。

《甲》狐疝，太衝主之。陰股內痛，氣癰，狐疝，走上下引少腹痛，不可俛仰上下，商丘主之。狐疝，驚悸少氣，巨缺主之。

《心》婦人疝瘕，結核疼痛，發作無時，日出穴，夜入穴，或負重卽下，稍輕卽止，此狐疝也。

天井五分　肘尖五分，小壯汗出則愈　氣海三寸。又互換東西，上下向病所各進三寸，瀉之　中極三寸，立愈

耳後陷者腎下，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俛仰，爲狐疝。

《赤水玄珠・疝氣門》《內經・四時刺逆從篇》曰：厥陰脈滑則病狐風疝，少陰脈滑則病肺風疝，太陰脈滑則病脾風疝，陽明脈滑則病心風疝，太陽脈滑則病腎風疝，少陽脈滑則病肝風疝。又《骨空篇》曰：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大奇論篇》曰：腎脈大急沉爲腎疝，肝脈大急沉爲肝疝，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脾疝。三陰脾脈也。

《脈經》曰：寸口脈弦而緊，弦緊相搏，則爲寒疝。

生生子曰：《內經》以六經脈滑爲風疝。又以大急沉爲五臟疝。按此六經五臟皆有疝也。而以風字加之於六經之疝者何也？意者無乃以風字作氣字者看耶！或以巽爲風，則木之氣，肝之所主也。又成疝之地乃肝部也。夫滑脈主痰飲食積，是言各經之痰飲食積，流傳於肝之部地，乃成疝也。因肝主風，故以風字加之也。又夫急者緊急之謂也，緊主病爲寒，沉亦爲寒爲氣，大亦爲氣，是亦言五臟寒氣流於下部，發爲疝也。蓋寒喜傷下，腎肝俱在下，而肝之絡，環繞陰器，故以疝屬肝也。據任脈起於胞門，循腹裏，與衝脈厥陰會，故男爲七疝，女爲瘕聚也。其病極爲難治。而諸書所言亦不一，惟張戴人一主於肝，蒐輯甚博。且曰：非《靈》、《素》、《銅人》之論，法皆不取。要之欲窮其原耳。故其歷舉經義，俞穴及七疝症圖，殊爲詳悉。但用治諸方，多是渠生平所長之三法。人或病其峻，抑不知有是病用是藥，醫而不善用此，是無術也。則未免有過時失機之悔。顧其癥積滯根固，淵藪偏僻，非峻劑曷能以達。第不可孟浪亂投，法所當用，又何畏縮。在設施者消息經權，務求其當可也。劉守眞言，此症亦有熱者。丹溪亦主於肝，且又言有濕熱死血及痰積，因寒鬱而發，間亦有虛者。此亦鑑前人純擬於寒，而一以剛燥爲劑也。今以諸賢大意述列於後，以便參治。

劉守眞曰：癩疝，小腹控卵腫急絞痛也。寒主拘縮故也。寒極而土化制之，故腫滿也。經言：丈夫癩疝，謂陰器連小腹急痛也。故言婦人少腹腫，皆厥陰肝之脈也。經註曰：寒氣聚而爲疝也。又按經言五臟皆主疝，但脈急也。註言脈急者寒之象也。然寒則脈當短小而遲，今言急者，非急數而洪也。由緊脈主痛，急爲痛甚，病寒雖急，亦短小也。所以有痛而脈緊急

者，脈爲心之所養也。凡六氣爲痛，則心神不寧，而緊急不得舒緩，故脈亦從之而見也。欲知何氣爲其病者，適其緊急相兼之脈而可知也。如緊急洪數，則爲熱痛之類也。又經言：脾傳之腎，病名疝瘕，小腹冤熱而痛，出白蠱。註言小腹痛，溲出白液也。一作客熱內結，銷鑠肌肉，如蠱之食，故名白蠱也。然經復言熱爲疝瘕，則亦不可止言爲寒，當以脈症弘之。

丹溪曰：疝主肝經，與腎經絕無相干，疝痛之甚者，睾丸連小腹急痛也。或有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自《素問》以下，皆以爲寒。蓋經絡得寒收引，不行所以作痛。世有得寒而無疝者，又必有說以通之可也。予屢踢冰徒涉，不曾病此，以予素無熱也。因而思此病始於濕熱，在經鬱遏至久，又感外寒濕熱，收斂而作痛。若只作寒論，恐爲未備。或曰：此症多客厥陰一經，濕熱之積何由而致？予曰：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肝。火鬱之久，濕氣便盛，濁液凝聚，并入血隧，流於厥陰。肝屬木，性速急，火性暴，爲寒束，宜其痛甚而暴也。愚見古方以烏頭、梔子等分作湯用之，其效亦速。後因此方隨形症加減，無有不應，又須分濕熱多寡而治之，但腫多爲濕癩是也。卻有水氣而腫，又有挾虛而發者，當以參朮爲君，而佐以疎導。診其脈沉緊而豁大者是也。若不以補劑而行決裂之法，禍不旋踵。

許學士曰：大抵此疾因虛得之，不可以虛而驟補。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必實。故必先滌所蓄之熱，然後補。是以諸方多借巴豆氣者，蓋謂此也。

張戴人曰：疝本肝經，宜通勿塞。疝有七，前人論者甚多，非《靈樞》、《素問》、《銅人》之論，余皆不取，非余好異也，但要窮其原耳。七疝者何？寒、水、筋、血、氣、狐、癩是也。俗工不識，目爲膀胱，又爲腎冷，又或爲小腸氣，小兒曰偏氣，立名既謬，并喪其實，何哉？蓋醫者既斷爲膀胱、腎冷、小腸氣，又曰虛寒所致，其藥之用也，不鹿茸、巴戟，則杜仲、蓯蓉；不附子、烏頭，則乾薑、官桂；不楝實、茴香，則金鈴、補骨脂。朝吞暮餌，曾無殊效，三、二十年，牢不可去。間因微病，稍似開通，執此微芒，浸成大錯，標既不除，本必歸甚。處處相傳，曾無覺者。豈知諸疝皆歸肝經，其奈通流歸之小腸脬囊。夫膀胱水府，專司滲泄，小腸水道，專主通流。腎爲少陰，總統二水。人之小溲，自胃入小腸滲入膀胱。膀胱者，脬囊也。氣化則水出莖端，此常道也。及其爲疝，乃是厥陰肝經。蓋環陰器而上入小腹者，足厥陰肝經也。夫腎肝皆屬於下，衝、任、督相附，然《靈樞》經言：足厥陰肝經病則有遺溺癃閉狐疝，主腎與小腸、膀胱三經。則不言疝，是受疝之處，乃肝之部分也。且《內經》男子宗筋爲束骨之會也。而肝主筋，睾者囊中之丸，雖主外腎，非厥陰環而引之，與玉莖無由伸縮。在女子則爲篡戶，其內外爲二：其一曰廷孔，其二曰窮漏。此足厥陰與衝、任、督之所會也。《靈樞》言：足厥陰之經筋聚於陰器，其病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故陽明與太陰、厥陰之筋，皆會於陰器。惟厥陰主筋，故爲疝者，必本之厥陰。《靈樞》又言：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循脛上睾，結於莖，其病氣逆，睾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取之所別矣。豈非厥陰爲受病之處耶。《靈樞》又言：邪在小腸，連睾係屬於腎，貫肝，絡肺，系心，氣盛厥逆，上衝腸胃，熏肝，散於肓，結於臍，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陰以平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此其初雖言邪在小腸，至其治法，必曰取厥陰以下之。乃知諸疝關於厥陰，可以無疑。以脈考之，《素問》云：厥陰滑爲狐風疝，少陰滑爲肺風疝，太陰滑爲脾風疝云云。凡此六疝，雖見於他脈中，皆言風疝者，足厥陰肝經之氣也。《靈樞》亦曰：心脈微滑爲心疝。肝脈滑甚爲癰疝。腎脈滑甚爲癰癭，凡此三臟脈之疝，亦以滑爲疝也。《素問》又云：脈大急皆爲疝。心脈滑，傳爲心疝。肺脈沉，傳爲肺疝。三陰急爲疝，三陽急爲瘕。王太僕云：太陽受寒，血疑爲瘕。太陰受寒，氣聚爲疝。此言太陰受寒，傳之肝經也。可以溫藥逐之，不可以溫藥補之。若補之者，是欲病去而強挽留之也。歷考《素問》三陽爲病發寒熱，其傳爲癲疝。此亦言膀胱非受病之處，必傳於厥陰部分，然後爲疝也。又言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言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凡言少腹者，豈非厥陰之部分耶。又言脾風傳胃，名曰疝瘕。此謂非肝木不能爲風氣，名曰厥疝。蓋脾土虛而不能制水，又爲肝木所凌也。又言督脈爲衝疝，蓋厥陰與衝任督俱會於前陰也。豈不明哉。至於運氣中，又言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病小腹控睾。蓋寒客於小腸膀胱，則肝木縮而不得伸行，母傳之子也。陽明司天，燥淫所勝，丈夫癩疝，婦人小腹痛，此言肝氣不得上行，爲金所抑，鬼賊故也。又言：太陰在泉，土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爲疝。此亦言寒客太陰濕土，土不能勝水，水傳之

肝經也。又嘗遍閱《銅人》俞穴，亦相表裏。如背上十三椎俞肝經言寒疝，腹部中行，惟陰交一穴，言寒疝，任脈之所發也。關元一穴，言暴疝，小腸之募，足三陰任脈之會也。曲骨一穴，言癪疝，任脈足厥陰之會也。其腹部第二行肓俞二穴，言寒疝，衝脈足少陰之會也。四病上穴，言疝瘕，衝任脈足少陰腎之會也。其腹部第三行大巨二穴，言癪疝，足陽明脈氣之所發也。氣衝二穴，言癪疝，莖中痛，兩丸寒痛，亦足陽明脈氣之所發也。其腹部第四行，府合二穴，言疝痛，足六陰，厥陰、陰維之交會也。亦太陰部三陰陽明支別也。衝門二穴言陰疝，足太陰厥陰之會也。其在側脅者，五樞二穴言寒疝。陰邪上入小腹，帶脈下三寸也。其在足六經者，足厥陰穴十名，言疝者七。謂大敦、行間、太衝、中封、蠡溝、中都、曲泉。足少陽穴十四名，言疝者一，謂丘墟穴也。足太陰穴十一名，言疝者一，謂陰陵泉也。足陽明穴十五名，言疝者一，謂陰市穴也。足少陰穴十名，言疝者五，謂然谷、大鍾、照海、交信、築賓也。足太陽穴十八名，言疝者二，謂金門、合陽也。由是言之，惟厥陰言疝獨多，爲疝之主也。其各經穴雖亦治疝，終非受疝之地，但與足厥陰陰相連耳。或在泉寒勝，木氣攣縮禁於此經，或司天燥勝，木氣抑鬱於此經。或忿怒悲哀，憂抑頓挫，結于此經，或藥淋外固閉，尾縮精壅於此經。其病差別如此，不知世間之藥多熱補，從誰而受其方也。信其方，則《素問》《靈樞》《銅人》皆非也。信《素問》《靈樞》《銅人》則俗方亦皆非也。不知後之君子，以孰爲是。嗚呼！余立於醫，四十餘歲，使世俗之方，人人可療，余莫知敢廢也。諳練日久，因經識病，然後不惑。且夫遺溺，閉癃，陰痿，胞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不可妄歸之腎冷。血涸，不日，月罷腰膝上熱，足躄，嗌乾，癃閉，少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核，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謂之疝而謂之瘕。若年少而得之，不計男子、婦人，皆無子。故隱蔽委曲之事，了不干脬腎小腸之事，乃足厥陰肝經之職也。奈俗方只言脬腎小腸，殊不言肝木一句，惑人甚矣。且肝經乙木也，木屬東方，爲心火之母也。凡疝者，非肝木邪，則肝木自甚也。不可便言虛而補之。《難經》所謂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瀉火木自平，金自清，水自旺矣。昔審言爲蔡之參軍也。因坐濕地疝痛不可堪，諸藥莫救，余急以導水丸，禹功散，瀉三十餘行，腫立消，痛立減，又頃聞一男子病卒疝，暴痛不任，倒於街衢，人莫能動，呼余救之，余引經證之，邪氣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故病陰丸痛也。余急瀉大敦二穴，大痛立已。夫大敦穴者，乃是厥陰之二穴也。殄寇鎮一夫，病瘡瘧，發渴，痛飲蜜漿，劇傷冰水。醫者莫知瀉去其濕，反雜進薑附，濕爲燥熱所壅，三焦閉溢，水道不行，陰道不興，陰囊腫墜，大於升斗。余先以導水百餘丸，少頃，以豬腎散投之，是夜瀉青赤水一斗，遂失痛之所在。近穎尾一夫，病卒疝，赤腫大痛，數日不止，諸藥如水投石，余以導水一百五十丸，令三次咽之，繼以通經散三錢，空腹淡酒調下，五更下臟腑壅積之物數行，痛腫皆去，不三日平復如舊。《內經》曰：木鬱則達之，達謂吐也。令條達肝之積，本當吐者，然觀其病之上下，以順爲貴。仲景所謂上宜吐下宜瀉者此也。

《統旨》曰：或問疝氣，古方有以爲小腸氣者，有以爲膀胱氣者，惟戴人、丹溪專主肝經，其說不同，何以辨之？予曰：小腸氣，小腸之病，膀胱氣，膀胱之病，疝氣，肝經之病，三者自是不一。昔人以小腸膀胱氣爲疝者誤也。殊不知足厥陰之經，環陰器，抵小腹，人之病此者，發則睾丸脹痛而連及小腹，則疝氣之係於肝經也可知矣。且小腸氣俗謂之橫紇，豎紇。繞臍走注小腹攻刺，而膀胱氣則在毛際之上，小腹之分作痛，與疝氣之有形如瓜，有聲如蛙，或上於腹，或下於囊者不同也，但小腸膀胱，因經絡並於厥陰之經，所以受病連及於肝，則亦下控引睾丸爲痛，然只是二經之病，不可以爲疝也。學者惟考張朱二公之說，則庶乎其不惑矣。

生生子曰：按《梳旨》此論，只可以言狐疝，不足以盡經義，然《素問》六經皆有疝，故後之言疝者，或名小腸氣。或名膀胱氣，或名腎冷氣，張戴人、朱丹溪，乃獨屬之肝經。要之各有所本，而肝腎居多爾。按《靈樞經》云：邪在小腸，連睾系，屬腎，貫肝，絡心系，心氣盛，厥氣上衝也。大凡邪氣襲於人之經也，隨各經而名之，襲於腎爲腎氣，襲於膀胱，爲膀胱氣，襲於小腸，爲小腸氣。腎與膀胱相爲表裏，其氣通於外腎，系於睾丸，此三經與厥陰互相聯絡，而又俱在下部，與衝任督諸脈會也。戴人亦曰：腎之穴十，而言疝者五。丹溪乃言與腎絕無相干。絕之一字，未細考爾，實相須也。凡久立過內則傷腎，勞力遠行則傷筋，腎傷則膀胱虛，筋傷則肝氣弱，一有所傷風，寒濕邪，乘虛而襲入於腎，則脬囊腫，小腹痛，而足冷，舌本強，此腎經受病之候。入於肝，則先從陰器冷痛，上抵肢脅，唇青足厥，甚則舌卷囊縮，此肝經受病之候也。膀胱乃胞之室，《素問・骨空論篇》曰：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自胞上過帶脈，貫臍而上。故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

疝，或指膀胱氣者，以此也。又衝脈爲病，逆氣裏急，督脈起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繞陰器，合篡間，繞篡後，別繞臀至少陰。其男子循莖下至纎，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上貫心，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註曰：衝任督皆奇經，源而三岐，都與腎肝會也，由是考之，各有所本，匪謬也。惟肝腎居多，腎不得無相干，肝不得獨主疝，從可知矣。揣戴人之意，若獨屬之肝，則東方實，爲有餘，有餘者瀉之，庶可以行生平所長之技也。師者誠能體認不謬，則通塞一適其宜。丹溪、戴人不多讓矣。

挾虛者當用參朮爲君，佐以疎導之藥。其脈豁大，按之無力者虛也，又按之不定者，亦屬虛，必用桂枝、山梔炒過，烏頭細切炒過，爲末，以薑汁糊爲丸，每服三四十丸，薑湯下，大能劫痛。食積與死血成痛者，梔子、桃仁、山查、枳實、吳茱萸並炒，以生薑汁、順流水煎湯，調服，一方加茴香、附子。

戴元禮曰：木腎者，心火下降，則腎水不患乎不溫，眞陽下行，則腎水不患乎不和，安有所謂木強者哉。夫惟嗜慾內戕，腎家虛憊，故陰陽不相交，水火不相濟，而沉寒痼冷凝滯，脹大作痛，頑痹結硬，不可純用燥熱，當溫散溫利以逐其邪。邪氣內消，榮衛流轉，盎如寒谷春回，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妙矣。

橘核散　單止痛，此蓋濕熱，因寒鬱而發。用梔子仁以除濕熱，用烏頭以散寒鬱，況二藥皆下行之藥，而烏頭又爲梔子所引，其行尤速，不使胃中停留也。

又方　劫痛。

烏頭細切，炒　梔子仁炒等分

爲末，或加，或減，白湯丸服亦可。

積疝方：

山楂炒，一兩　茴香炒　柴胡炒。各三錢　牡丹皮一錢

酒糊丸，如梧子大，鹽湯下六十丸。

又方　治疝痛。

山查炒，四兩　枳殼炒　茴香炒　山梔仁炒，各二兩　牡丹皮　柴胡　桃仁炒　大茴炒，各一兩　吳茱萸五錢

酒糊丸，鹽酒吞下五十丸。

又方　治疝痛。

蒼朮鹽炒　香附鹽炒，黃柏酒炒，爲君　青皮　玄胡索　益智　桃仁爲臣　茴香爲佐　大附子鹽炒　甘草爲使

水煎服。一痛過，更不再作矣。

一人有疝，腹內有塊，每塊痛作疝痛止，疝痛作塊痛止。

三稜　莪朮醋煮　神麴炒　薑黃　南星各一兩　山查二兩　木香　沉香

香附各三錢　黃連吳茱萸同炒，去茱萸用淨黃連，五錢　桃仁　蘿蔔子　山梔仁　枳核炒，各五錢

薑汁蒸餅糊爲丸。

治小腸氣及木腎偏墜：黑丑一斤，用豬尿胞裝滿，以線縫口，好酒、米醋各一碗，於砂鍋內煮乾爲度，取出黑丑，用青紅娘子各十九枚，於鐵鍋內炒燥，去青紅娘子，將黑丑研，取頭末四兩，另入豬苓、澤瀉細末各二兩，醋糊爲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鹽酒送下，不可多服，多服令人頭眩，如頭眩，可服黑錫丹。

《元戎》加味五苓散　治疝氣卒痛，小便澀。本方加川楝子一分。

《局方》三白散　治膀胱蘊熱，濕熱乘，陰囊腫痛，大小便不利。

復元通氣散。

《寶鑒》控近睾丸　小腸病結，上而不下，痛引心臆。

《三因》大烏頭桂枝湯　治風寒疝氣，腹中刺痛，手足不仁，身體拘急，不得轉側，或致陰縮。

《局方》奪命丹　遠年近日小腸疝氣，偏墜搔痛，臍下撮痛，悶亂，外腎腫硬，日漸滋長，陰間濕癢，搔成瘡。

葫蘆巴丸　小腸氣，蟠腸氣，奔豚疝氣，偏墜陰腫，小腹有形如卵，上下來去，痛不可忍。或絞結繞臍，攻刺嘔吐者。

戴人禹功散。

茴香楝實丸　治陰疝痛不可忍，及小腸氣痛。

天台烏藥散　治小腸疝氣，牽引臍腹疼痛。

《濟生》葵子湯　膀胱實熱，腹脹，小便不通，口舌乾燥。

《局方》蟠葱散　治寒疝，氣疝，衝心疼痛。

《金匱》當歸生薑羊肉湯　寒疝腹中痛，及脅痛裏急。

蜘蛛散　治陰狐疝氣，偏有大小，時時上下。

東垣丁香楝實丸　男子七疝，痛不可忍，婦人瘕聚帶下，皆任脈所主陰經也，乃腎肝受病，故治法同。

熨法：鹽半斤，炒極熱，以舊綿包，熨臍腹痛處。

又方：葱白研碎一握，置臍中，上用熨斗熨之，或以艾於上灸之尤妙。

海藻潰堅丸　治木腎如斗，結梗如石。

癩疝，大如升斗者是也，惟大不痛。丹溪謂非痛斷房事、厚味不可，用藥惟促其壽。若蒼朮、神麴、白芷、半夏、山查、枳實皆要藥，人視其爲淺鄙，以啓慢心，又不能斷慾，以愛護其根者，非徒無益，而又被其害者多矣。且其藥宜隨時令寒溫，更按君臣佐使加減。大抵癩屬濕多。

蒼朮　神麴　白芷散水　山楂　川芎　枳實　南星　半夏　神麴糊爲丸。有熱加山梔一兩，堅硬加朴硝五錢，秋冬加吳茱萸二錢半。

又方　治癩疝。

南星　山楂　蒼朮各二兩　白芷　半夏　枳核　神麴各一兩　海藻　昆布各五錢　玄明粉　吳茱萸各二錢

酒湖丸。

治木腎不痛方：

南星　半夏　黃柏酒洗　蒼朮鹽炒　枳實　山楂　白芷　神麴炒　滑石炒　吳茱萸　昆布

酒糊丸，空心鹽湯下。一方加枸杞子。

治偏墮初生，川山甲、茴香爲末，酒送下，乾物壓之。

潔古海蛤丸　治癩疝，從小便中利出惡物。

王海藏地黃膏子　男女婦人臍下奔豚氣塊，小腹疼痛，陰腫控睾而痛，上衝心腹不可忍者。

《本事方》念珠丸　膀胱疝氣，外腎腫痛不可忍。昔有人貨此藥，治疝如神。一日貨數千丸，一國醫，多與金而得之，用果良驗。

丹溪治鄭子敬酒後飲水及水菓，腎偏大，時作蛙聲，或作痛。炒枳實一兩，鹽炒茴香，炒梔子各三錢，研，煎湯送下保和丸。又一人膀胱氣下墜如蛙聲，臭橘核炒十枚，桃仁二十枚，蘿蔔汁下保和丸七十丸。

一人年三十，左腎核腫痛，此飲食中濕墜下成熱，以臭橘核五枚，桃仁七枚，細研，順流水一盞，煎沸湯，熱下保和丸。

丹溪治木腎，以水晶蒲桃葉、野紫蘇葉、蒼耳葉，濃煎湯薰洗。

一方　治水癩偏大，上下不定，疼痛不止。

牡蠣不拘多少，鹽泥固濟，炭三斤，煅令火盡，冷取出二兩，加乾薑一兩，焙爲細末。二味和勻，以冷水調塗病處，小便大利而愈。

又方：

玄胡索鹽炒　全蝎　爲末，每二錢，溫酒調下。

雄礬散　治陰腫大如斗，核痛。

治偏墜　一人核腫痛甚，二子不分，大如升，遍醫不效，以此治除根，松江甚神此方。

牡丹皮二兩　蒼朮米泔浸三日，鹽水拌炒，六錢　荔枝核炒，一兩　山楂二兩半　橘核炒，七錢　山梔仁去皮，以吳茱萸湯炒，三兩　神麴糊丸，梧子大，空心白湯下五十丸。

解鉗丸　治小腸氣及膀胱氣，橫紘堅紘，木腎偏墜，下部諸疝氣痛。

五妙丸　治一切下部氣，速效如神。

乳薑湯　治寒疝氣上衝，中脘築痛。

香朮丸　寒濕成疝，腎腫疼痛。

又方　治諸疝痛，及心痛，臨發時服。

海石、香附，爲末，薑汁調下。

一人患疝，因服熱藥多，以致小便不通，後用五苓散，分三帖，每加連鬚葱一根，麝香少許，鹽五分，煎服，連進三服，其夜下黑汁二升，臍下遂寬，續用硇砂丸，數日痊愈。

《古今醫鑑・癩疝》　脈：疝脈弦急，積聚在裏，牢急者生，弱息者死，沉遲浮濇，疝瘕寒痛，痛甚則伏，或細或動。

病夫疝者，小腹引卵，腫急絞痛也。有痛在睾丸者，有痛在五樞穴者，皆是厥陰肝之經也。或無形無聲，或形如瓜，有聲如蛙，自《素問》而下，皆以爲寒，蓋寒主收引，經絡得寒則引而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亦有踢冰涉

水，終身不病此者，無熱在內故也。大抵此正始於濕熱，在經鬱遏至久，又得寒氣外來，不得疎散而作痛。若只作寒論，恐爲未備。或曰：厥陰一經，鬱積濕熱，何由而致？予曰：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肝。本經火積之久，母能令子虛，濕氣便盛，濁液凝聚，併入血隊，流於厥陰，厥陰屬木，係於肝，爲將軍之官，其性急速，火性又暴，爲寒所束，宜其痛之太暴也。有以烏頭、梔子作湯飲之，其效亦敏，後因此方隨病加減與之，無有不驗。但濕熱又須分多少而治，濕則多腫，瘵病是也。又有狹虛而發者，當以參朮爲君，而以疎導藥佐之，脈甚沉緊而豁大無力者也，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

經有七疝，寒、水、筋、血、氣、狐、瘵。

一、元神虛弱，受寒作小腸疝氣滾痛，以蟠葱散加故紙、小茴、川練子、木香之類。

一、體壯實，小腸氣痛，或小便不通，以八正散加破故紙、小茴香、川練子。

一、小腹下毛際邊，或左或右，生氣核如桃狀，按之則散，時伏時見，以五苓散加川練子、小茴香、葱白、燈心煎湯，下青木香丸五十七粒。

一、治陽明受濕熱，傳入太陽，惡寒發熱，小腹連毛際結核，悶痛不可忍者，以梔子炒，枳殼炒，桃仁炒，山查各等分，生薑三片，水煎服。

方：禹功散　治寒疝。

五積散　治醉飽後色慾過度，觸傷小腹，致成疝氣。其症自小腹痛連兩脇下，心頭吊痛，額上汗出，依本方加玄胡索。

蟠葱散　治脾胃虛寒，氣滯不行，攻刺心腹，痛連脇胸，及膀胱小腸疝氣，又治婦人血氣痛。

加味五苓散。

橘核丸　治四積癪疝。卵核腫脹，偏有大小，或堅硬如石，或引臍腹絞痛，腎囊腫脹，或成瘡毒，輕則時出黃水，甚則成癰潰爛。

蕩疝丸。

青木香丸。

行氣香蘇散　治偏墜氣利起，疼痛，增寒壯熱，依本方加小茴香、木香、三稜、莪朮、木通。

加減香苓散　治偏墜氣初起，增寒壯熱，發表分利藥，輕者一服而愈。

文蛤散　治偏墜氣神效。

神消散秘方　治諸般疝氣，外腎腫脹疼痛。

茴香安腎湯太醫院傳　治左邊偏墜，丸如雞、鴨子。

三香酒秘方　治偏墜氣。

四聖散秘方　治疝氣，腎腫脹。

木香金鈴丸嚴憲副傳　治外腎腫痛，諸般疝氣，一服立效。

大小茴香丸長葛李大尹傳　治疝氣如神。

茴香丸　治疝氣神效。

灸法　治一偏墜氣痛。

用蓖麻子，一歲一粒，去皮研爛，貼頭頂額上，卻令患人仰卧，將兩腳掌相對，以帶上綁住二中指，於兩指合縫處，艾炷粒大灸七壯，即時上去。

《醫方考・七疝門》敘曰：疝，隱疾也，證有七，七者皆有虛實，今考七方，誌七疝耳。若虛實之辨，則在夫人之變通也。

吳茱萸加附子湯　寒疝腰痛，牽引睾丸，屈而不伸，尺內脈來沉遲者，此方主之。古稱七疝，寒、水、筋、血、氣、狐、癪也。寒疝之由，必是寒客下體，如坐於卑冷，涉於寒淵之所致也。寒氣自外入內，束其少火，鬱其肝氣，故令腰痛。痛而牽引睾丸者，肝之經絡環陰器故也。寒主收引，故令屈而不伸。尺內主腰，脈來沉遲，皆陰脈也，寒亦明矣。故用吳茱萸、附子之辛熱者，以溫其寒。用生薑、大棗之辛溫者，以和其氣。邪傷之後，其正必虛，人參之補，可以去其虛矣。

升陽除濕湯　水疝者，腎囊腫大，陰汗不絕，宜比方主之。子和云：水疝者，得之飲水醉酒，勞於使內，其言當矣。蓋飲水醉酒，則濕氣勝，勞於使內，則腎氣虛。腎氣虛，則濕勝而流坎者勢也，故令腎囊腫大如水晶，陰汗不既如罅漏也。《內經》曰：下者舉之。又曰：風能勝濕。是方也，柴胡、羌活、蒼朮、防風、升麻、藁本、蔓荊、獨活，皆味辛而氣清，風藥也，亦升藥也，故可以勝濕，可以升陽。而黃蘗之甘，可使托其陷下之氣。甘草之溫，可使培其防水之土。當歸之潤，可使調榮血於風藥之隊也。

伏龍肝摻法　此即竈心土也，土足以防水，燥足以勝濕，水疝者，以此物細末摻之腎囊，亦良法也。

甘草稍黑豆湯　筋疝者，此方主之。筋疝者，莖筋挈痛，挺脹不堪也。子和云：此以邪術得之。邪術者，房術春方之故也。治宜解毒緩急，故用甘草稍、黑豆以主之。

按摩法　外腎因撲損而傷，睾丸偏大，有時疼痛者，中有瘀血，名曰血疝。宜於夜分之時，自以一手托其下，一手按其上，由輕至重，九弄百迴，彌月之間，瘀血盡散，陳氣皆行，誠妙術也。雖年深日久，無不愈之。

虎潛丸　氣疝者，拂鬱則睾丸腫大，悲哀則不藥而消，宜此方主之。邪之所湊，常乘其虛，拂鬱而睾丸腫大者，肝氣乘腎之虛也。悲哀不藥而消者，氣有所泄也。先醫云：肝腎之病同一治。故黃柏、知母、熟地、芍藥、牛膝、當歸、鎖陽，味厚之品也，可以補腎，亦可以補肝。龜得天地之陰氣最厚，虎得天地之陰氣最雄，以血氣中之陰類以補陰，欲其同氣相求耳。陳皮者，取其能推陳腐之氣，羊肉者，取其能補五藏之陽也。或問：何以不用橘核仁、細枳實、川練子、青皮之輩？余曰：此皆破氣藥也，昔醫固多用之，然而治標云爾，況蹈重虛之戒乎。氣實者用之可也。

檀中益氣湯加黃柏知母方　狐疝者，晝則氣出而腎囊腫大，令人不堪，夜則氣入而脹腫皆消，少無疾苦，宜此方主之，病愈而止。狐之爲物也，晝則出穴而溺，夜則入穴而不溺，以斯證肖之，故曰狐疝。夫晝，陽也。夜，陰也。晝病而夜否者，氣病而血不病也，故用人參、黃蓍、白朮、甘草以益氣。方內有升麻、柴胡，則能舉其陷下之陽。方內有黃柏、知母，則能益夫不足之坎。當歸味辛，可以活其壅滯之血。陳皮氣芳，可以利其陳腐之氣。或問：何以不主辛香流氣之劑？余曰：本以氣不足而致疾，復以流氣之劑主之，非惟無益，而又害之矣。或又曰：然則子和流氣之劑非歟？余曰：吾惟酌之於理而已，胡泥乎子和？

癩疝無治法　癩疝者，頑疝也，睾丸雖大而無疾苦也。此以父子相傳，得於有生之初已然，非若有生之後，三因所致之疾也，故不必主治。或有先是癩疝，後來疼痛疾苦者，此兼前件六證也，宜於前方消息之。

《仁術便覽・疝病》　睾丸連小腹痛者是也。有睾丸痛者，有痛在五樞穴者，或無形無聲，或有形如瓜，有聲如蛙，皆以爲寒也。專主肝經，與腎經絕無相干，宜灸大敦、三陰交二穴。

治方：

枳實　橘核　山梔炒　山楂　吳茱萸湯泡

濕勝加荔枝核，有瘀血加桃仁，挾虛者加參朮爲君，按之不定者是。寒疝囊冷結硬，得於寒濕而發。冬月者加吳茱萸、桂枝、乾薑。水疝腎囊腫痛，陰汗時出，囊腫如水晶。得於飲食醉酒者，加澤瀉、豬苓、茯苓。筋疝，陰脛腫脹，或莖中痛，痛極則癢，或挺縫不收，得房勞所致，加炒白朮、茯苓、黃連。氣疝，其狀上連腎區，下及陰囊，或因號哭忿怒氣鬱而發者，加柴胡、青皮、香附。狐疝，其狀如瓦，卧則入小腹，行立則出小腹，入囊中者，加青皮、香附、蒼朮、癩疝，陰囊腫縋，如升如斗，不癢不痛，得之地氣卑濕，加白朮、茯苓、澤瀉、豬苓、蒼朮。

加減柴苓湯　治諸疝，和肝腎，順氣消疝，治濕之劑。

一方：烏頭梔子各等，水煎服。按之不定屬虛，加桂枝薑汁丸服，此乃劫劑。

茴香丸　又名回春丸，治疝气，神效。

疝气神方　其病甚至气上衝，如有物筑塞，心臟欲死，手足厥冷，二三服除根。

奪命丹　治遠年近日小腸疝气，臍下撮痛，外腎偏墜腫硬，陰間或濕痒，抓成瘡癬。

一方：治小腸偏墜。用生薑二兩五錢去皮，一半留皮，一半共搗爛取汁，傾在熱酒內，加鹽少許，空心溫服，不過三服愈。

小腸疝气方　用經霜老絲瓜燒灰爲末，空心熱酒調下，汗出，神效。

橘核散　治小腸气痛堅硬。此乃肝腎二經，皆因嗜慾內戕，腎家虛憊，故陰陽不相交，水火不相濟，而沉寒痼冷，凝滯其間，脹腹作痛，頑痹結硬，勢所必至也。

五積散　亦治身痛發熱。

一方：治偏墜腫痛。用花椒四兩，炒布包熨，腫冷更易。

一方：小儿陰囊腫痛及莖腫。用生甘草汁、輕粉、蚯蚓泥，研調付。

一方：治疝气不甚痛，气不升降，膈气好怒，胸痞有痰，減食。

南星薑制，五錢　半夏薑製，五錢　黃柏酒炒，四錢　蒼朮鹽水炒，五錢　山楂肉五錢　桂枝一錢　神麴炒，三錢　青木香二錢　吳茱萸鹽湯炒，三錢　大茴炒，二錢　小茴鹽水炒，五錢　川練肉炒，四錢　枳實炒，四錢　故紙炒，二錢

香附炒，三錢　澤瀉去毛炒，五錢

右末，酒糊丸。每五十丸，空心鹽湯或酒送下。

葶藶木香散　治疝气外腎腫痛亦好。

又治水腫腹脹，內外濕熱太甚，小便赤澀，大便滑泄。此藥下水濕，消腫脹，止泄，利小便，圣藥也。

一方：治疝气偏墜疼痛，諸疝皆治。

乳香一兩　肉桂三錢　大茴一兩　小茴一兩　沉香四錢　广木香一兩　青石三錢　川練肉一兩

先將青石煅，酒淬三次，就將淬青石酒加葱白調藥末一錢八分，空心服。

二香定痛散。

一方：治疝气危急者。全蝎去毒，玄胡索等分，末。每一錢五分，空心鹽酒送下。

《万病回春・癲疝》脈：疝脈弦急，積聚所釀。察其何部，肝爲木臟。心滑脯沉，風疝易蕩。關浮而遲，風虛之恙。陽急爲瘕，隱急疝狀。沉遲浮濇，疝瘕寒痛。痛甚則伏，或細或動。牢急者生，弱急者喪。

疝氣者，疝本肝經，宜通勿塞，絕與腎經無干。或無形無聲，或有形如瓜，有聲似蛙，是疝氣病也。始初得熱，在經鬱久，後感寒氣外束，不得疎散，所以作痛。不可執作寒論，須用寒熱相兼。用神效湯加減。川爲以散寒氣，山梔以清濕熱，皆是下焦主藥，其效速。

腸中走氣作聲，或痛者，是盤腸氣也。

小腸陰囊，手按作響聲，痛者，是膀胱氣也。

小股臍膀，一梗升上，釣痛者，是小腸氣也。

小腹下窪，上奔心腹急痛，是腎虛也。

陰子偏大偏小者，是偏墜也。

陰子雖大而不痛者，是木腎氣也。

一切疝氣者，多因熱鬱於中而寒束於外也。

神效湯　治一切疝氣。

烏苓通氣散　治一切疝氣，無問遠近寒熱，風濕寒氣。

木香金鈴丸　治疝氣外腎腫痛，如神。

神妙丸　治小腸氣、膀胱氣、疝氣、盤腸氣、木腎氣，偏墜。

疝氣因氣惱而起者，宜順氣也。

行氣香蘇散　治偏墜氣疼痛初發，增寒壯熱，甚效。

依本方加茴香、青木香、三稜、莪朮、木通。

香練酒　治偏墜氣。

疝氣因勞役而發者，此夾虛也。每遇勞役即發，其脈沉緊，豁大無力，是夾虛也。其痛亦輕，但重墜牽引耳。

和氣益榮湯　治夾虛疝痛。

疝氣發於寒月者，多是寒邪入膀胱也。加減五積散。

疝氣發於暑月者，多是暑入膀胱也。

加減香苓散　治偏墜氣初起，增寒壯熱，發表藥輕者，一服而愈。

一切疝氣年久不愈者，宜攻補兼施也。

川練湯　治一切疝氣。

大小茴香丸　治疝氣如神。

茱萸內消丸　治腎經虛弱，膀胱爲邪氣所襲，結成寒疝，陰囊偏墜，痛牽引臍腹，或生瘡瘍，時出水。

四炒練實丸　治疝氣一切下部之疾，腫痛縮小，雖多年，服此除根。

補遺方

治疝氣偏墜，腫痛不可忍。槐子一錢，炒褐色，爲末，入鹽三分，空心，黃酒送下，立效。

秘方　治偏墜疝氣神效。

五去方即五棓子，用五六個焙存性，爲末，以好酒調服，以醉爲度。

雄黃湯　治陰腫大如斗，核痛。

治偏墜疝氣、小腸氣。　荔枝內子焙黃色，爲細末，每服三分，黃酒調下。

治疝氣方：用乾絲瓜穰火燒存性，每服三錢，熱黃酒下。

治疝氣及心痛方：

荔枝核四十九粒　陳皮連白九錢　硫黃四錢

右爲細末，鹽麵打糊爲丸，如菉豆大，遇痛黃酒下九丸，良久再服九丸，遇痛則可長服。如冷氣心痛可服，熱心痛不可服。

治外腎着驚縮上者：

麝香二錢　潮腦三錢　萵苣子一茶鍾

用萵苣葉搗爲膏，貼臍上下。

治氣胞、木腎、水胞、偏墜：　淨沙土炒紅，待溫時入花椒、小茴、艾葉拌勻，放一盆內，中按一窩，上蓋布一片，將病胞坐在上，遍身汗出，胞內冷血、冷水、冷氣盡化汗而出，將砂上濕透再炒，如此數遍，除根。

《靈蘭要覽・疝》　朱丹溪於此道中甚有發明，而其臨症處方又多以扶植元氣爲主。孰慮人遭厄運，其手書皆不傳，而傳於世者，皆爲盲夫俗子裁剪增續，疵謬實多。《纂要》一書，其舛尤甚，凡丹溪長處皆爲刪去，甚可恨也。卽如疝症一門，首載云專主肝經與腎虛而致者甚多，肝乃腎之子，而前陰腎之竅也，欲補其肝能無顧其母乎？而世俗執肝無補法之論，逢一疝症，輒爲肝實，過用克伐，死者多矣。今《纂要》中全不載一補法，時師既無自悟之明，又無他書足攷焉，得而不悞也。按丹溪云：疝有挾虛而發者，其脈不甚沈緊而豁大無力者是也，當以參朮爲君，疏導藥佐之。何嘗無補法哉！張仲景治寒疝腹中痛又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本草衍義》稱其無不應驗，豈非補肝之效乎？余每治病甚氣上衝心危急者，以八味丸投之立應，又補腎之一驗也。又大便不通者當利大便，如許叔微、羅謙甫皆用芫花是已。今如《纂要》云不干腎經，則五苓不當用。又言疝不可下，則芫花不當用。而所列者，惟數種破血之藥，苦辛雜收，寒熱無別，既不能補肝腎之眞陰，又不能通利二竅，使邪有所泄，而耗其氣於冥冥之中，且日趨於危而不自覺也。豈不悖哉！

疝有七種，治當分別虛實寒熱，未可泥於溫補，亦不可過用破氣之品，景岳言之詳矣。

《雜證證治準繩・疝》　或問：疝病，古方有以爲小腸氣者，有以爲膀胱氣者，唯子和、丹溪專主肝經而言，其說不同，何以辨之？曰：小腸氣，小腸之病，膀胱氣，膀胱之病，疝氣，肝經之病。三者自是不一，昔人以小腸膀胱氣爲疝者，誤也。殊不知足厥陰之經環陰器，抵少腹，人之病此者，其發睾丸脹痛連及少腹，則疝氣之係於肝經可知矣。小腸氣，俗謂之橫弦堅弦，遶臍走注，少腹攻刺，而膀胱氣則在毛際之上，小腹之分作痛，與疝氣之有形如瓜，有聲如蛙，或上於腹，或下於囊者不同也。但小腸、膀胱因經絡並於厥陰之經，所以受病連及於肝，則亦下控引睾丸爲痛，然止是二經之病，不可以爲疝也。趙以德曰：此條本爲睾丸之症立名，然《內經》以疝者痛也，有腹中藏府之痛，一以疝而名者，故通敘於此。其腹中五藏之疝，得以就此而考焉。有睾丸之痛，《內經》謂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衝脈爲病，逆氣裏急，然稱任脈有七疝名，無疝之狀，及按諸篇以雙字命其名者，曰癩疝者，以三陽爲病發寒熱痿厥，其傳爲癩疝，及陽明司天，與之勝肝，是動病足陽明筋病，皆爲癰疝。謂厥疝者面黃，脈之至大有虛，有積氣在腹中，厥氣名曰厥疝。謂疝瘕以脾傳邪之間，病名疝瘕，少腹寃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謂衝疝者，以衝任督生病上衝，心痛不得前後。謂卒疝者，邪客厥陰之絡則卒疝暴痛，與厥陰別蠱溝氣逆，亦睾丸卒痛。謂癰癉疝者，厥陰之陰盛而脈脹不通。謂狐疝者，肝所生病也，殆非及此雙字之名者，由任脈行諸經之會而有七疝者歟。此外獨稱一字疝者，則有太陰在泉，主勝寒氣，厥陽甚則爲疝。有太陽在泉，小腹控睾上引心痛，有小腹痛不得大小便名曰疝，得之寒。有足太陰筋病，陰器紐痛，上引臍。有心疝脈急，小腸爲使，小腸當有形。有腎脈大急深皆爲疝，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三陰急爲疝。《靈樞》有謂心疝，肝脈滑甚爲癰疝，脾脈微大爲疝氣，腹中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滑甚爲癰癉，腎脈滑甚爲癉癰，諸脈之滑者爲陽氣甚盛，微有熱，夫如是者，名爲七疝中分邪氣之寒熱者也。《內經》又云：少陽脈滑病肺風疝，太陰脈滑病脾風疝，陽明脈滑病心風疝，太陽脈滑病腎風疝，少陽脈滑病肝風疝。所言風者，非外入之風，由肝木陽藏動之風也。故經云：脈滑曰風。然連以疝稱者，蓋腎肝同居下焦，而足厥陰佐任脈之生化，因肝腎之氣並逆，所以任之陰氣爲疝，肝之陽氣爲風，所以風疝連稱也。李東垣謂：脈滑者爲丙丁火熱併於下，不勝壬癸，從寒水之化，故生癩疝，亦用熱治。《內經》初不見於尺部而言也，豈不爲外寒鬱內熱之故，乃曰熱火從寒化，恐理未當。而經更有莖垂者，身中之機，陰陽之候，津液之道也，或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下流於睾，血道不通，日久不休，俛仰不便，趑趄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若此者亦癉疝之一也。張仲景言疝皆由寒邪得之，亦同《內經》之云脈者當溫散之。或曰《內經》言疝，似若各從諸經脈所生，今子何爲盡屬於任脈乎？曰：任脈是疝病之本源，各經是疝病之支流，何以言之？蓋腎藏以四方分部者言，則屬五行之寒水，以居在下位者

言，則屬地道之陰，陰形偶，故腎有兩，兩其形則地道之剛柔立焉，包居兩形之間，出納腎藏之精血，以行坤土之化，生成百骸萬象，及夫生長壯者已之天癸與作強伎巧之用，悉在於斯。然而坤土居尊，不自司其職，司其職者乃衝任二脈，起於包中者，行其化也，是故五藏六府之經皆受氣，於六脈因以海名之。所以二脈貴乎流通而惡閉塞，流通則天之陽氣下降，與之從事，故施化之道行。閉塞則天之陽絕，故地之陰亦結，而百病作矣。疝者是其二也，所致任脈之病者，若剛柔自相勝負，與內外邪之感傷，皆得使其陰陽不和，陰偏勝則寒氣衝擊，陽偏勝則熱氣內入，陰反之外悉致任脈爲疝。縱其邪不自任脈而起，初由各經所受，而得者亦必與任脈相犯故也。所犯者何？或所勝之經脈相傳，或受不以次所乘，或任脈過處與受邪之經相會，或六經受氣之際，挾邪犯其海，則皆足以感動任脈，內舍結固不化之陰，上擊藏府則爲腹中之疝，下入厥陰會於陰器則爲睾丸之疝，蓋疝自立名，獨爲任脈所職在地之陰特然起擊者而命之也。若諸經受邪不與任脈相干，則不名爲疝矣。不然，何《內經》《舉痛篇》《靈樞・百病始生》篇專爲發明，《經脈》《腹中》諸痛者，乃無一字名其疝也，始可見任脈者是疝病之本源。諸經所云疝者，是其支流餘裔耳。若夫巢氏所敘七疝者，曰厥疝、癥疝、寒疝、氣疝、盤疝、附疝、狼疝也，其厥逆心痛，諸飲食吐不下，名曰厥疝腹。中氣乍滿，心下盡痛，氣積如臂，名曰癥疝。寒飲食卽脇下腹中盡痛，名曰寒疝。腹中乍滿乍減而痛，名曰氣疝。腹中痛在臍旁，名曰盤疝。腹中臍下有積聚，名曰附疝。小腹與陰相引而痛，大便難，名曰狼疝。及言諸疝之候，止以陰氣積於內爲寒氣所加，使榮衛不調，血氣虛弱，故風冷入於腹內而成疝也。小兒癆者，陰核腫大，由啼哭躁氣不止，動於陰氣結聚不散所致者也。觀於五疝，皆是痛在心腹之疝也，獨舉癆疝屬小兒病者耳，後人述其說，更舉《內經》謂脾風傳之於腎名曰蠱，疝瘕少腹冤而痛，一名曰蠱者，謂之蠱病又立陰疝條，卽癪疝也。將以足七疝之數，此言五條爲心腹痛者之治療，則曰若因七情所傷者，當調氣安其五藏。外邪所干者，當溫散之治之，不當內外之氣交入於腎者，爲腎氣入於膀胱者，爲膀胱氣入於小腸者，爲小腸氣腎與膀胱，一藏一府，其氣通於外腎，小腸系於睾丸，系會故也。又謂陰疝一名癪疝，其種有四積，腸癪、氣癪、卵脹、水癪是也。若寒溫之氣有連於小腸者，卽小腹控睾丸而痛，陰丸上下，謂之腸癪。寒氣客於經筋，足厥陰脈受邪，脈脹不通，邪結於睾卵，謂之卵脹。腎虛之人因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結，謂之水癪。至張戴人非之，曰此俗工所立謬名也。蓋環陰器上抵少腹，乃屬足厥陰肝經之部分，是受疝之處也。或在泉寒勝水氣，攣縮，鬱於此經，或司天燥勝水氣，抑鬱於此經，或忿怒悲哀憂抑頓挫結於此經，或藥淋外固閉尾縮精壅於此經，了不相干膀胱、腎、小腸之事，乃厥陰肝經之職也。凡疝者，非肝木受邪則肝木自甚也。

《簡明醫彀・疝氣》 經曰：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夫疝者，少腹控引睾丸，脹急而腫痛也。由鬱熱內積，抑遏至久，寒濕外侵，收引拘縮，相搏而痛。衝上則面黑口噤；墜下則仆地昏沉，甚至絕者，亦爲頑證。有七種之別。水疝，腫脹明亮，搔癢水出，得之醉酒飲冷，汗泄當風，宜逐水。寒疝，囊冷結硬，陰莖不舉，得之坐卧濕處，子嗣艱難，宜溫經。癪疝，大如升斗，不癢不痛，得之地卑土薄，江淮多感，宜滲濕。血疝，小腹之旁，橫骨中腫俗名便毒，得之氣血凝滯，留結爲癰，宜攻散。氣疝，狀連腎區，下及陰囊，得之號哭忿怒，氣鬱而成，宜散滯。狐疝，卧入晝出，往來有聲今鐵圈托，得之鬱怒憤氣，抑遏不舒，宜逐氣。筋疝，陰腫潰痛，挺縱溲濁，得之房慾之傷，邪術所感，宜制火。經曰：肝脈急大沉爲疝，牢急者順，弱急者逆。治宜除內熱，祛外邪，兼疎利行氣，後補逐幷施。治宜龍膽瀉肝湯兼主方。

主方：

烏藥　陳皮　蒼朮　茴香酒炒　香附各一錢　當歸　玄胡索　木香

川烏各五分　甘草三分

加薑煎服。

囊熱加梔子，去川烏；冷濕加吳萸。諸疝定痛，山楂、枳實、橘核、荔核、青皮、膽草、川楝子、三稜、蓬朮、檳榔、撫芎、柴胡、山甲、砂仁、益智等酌用。痛甚，調乳香、沒藥；有痰，加海石、半夏；小便澀，配五苓散。

茱萸內消丸　腎經虛弱，膀胱爲邪氣所搏結，成寒疝偏大。

保命丹　遠年近日，小腸疝氣，偏墜臍下，搐痛，以致悶亂。陰間癢瘡。

硫黃丸　疝氣，甚至手足厥冷，上衝心腹欲死者，數服愈。

蒼附湯　治諸疝痛。或加破故紙、葫蘆巴。

楂橘丸　治諸疝痛。

簡便方　寒疝。玄胡索、胡椒、小茴香等分爲末，每二錢，酒調下。或桂心末一錢；或靈脂、蒲黃末二錢；或苦楝子末二錢；或丹參末一錢，幷

酒下。

諸疝：小茴、川山甲、全蝎洗，炒，木香等分爲末，每服二錢，空心酒下。

又：茴香、豬苓、木通、甘草等分，燈心、淡竹葉煎，調乳香服。

又：枇杷葉、野蘇葉、椒葉、蒼耳葉、葡萄葉煎洗。或炒鹽包熨。

又：柏香五錢，好酒煎，去渣服。再飲酒至醉，三服安。

血疝：四物湯加大黃、枳實、厚朴，水煎，入芒硝服。

偏墜：牡蠣粉、良薑末等分，津調敷。或槐子炒研，入鹽少許，酒下。或五倍子研末，酒下至醉。

小腸氣：小茴香鹽炒、枳殼末各一兩，沒藥末五錢，勻，每一錢酒下。或荔核末酒下。或烏藥酒浸一宿，良薑、茴香，青皮等分爲末，每二錢酒下。或乾絲瓜燒灰，研末酒下。

法：兩手合搓熱掌，揉數百回痛止，久可消。小兒偏墜用雙蒂茄懸房門上，出入令兒視之，茄乾癒。或釘釘，日視多次。

《丹臺玉案・疝氣門》 疝氣俗名小腸氣，其實非小腸也，其所屬者厥陰肝經也。人之一身，惟兩脇與小腹以至陰囊睾丸，皆統於肝，肝主筋而脈循陰器，陰器者，筋之宗也。人因醉飽勞役，房慾忿怒等動火，火鬱之久，濕氣生焉，使濁液凝聚，幷入血隊，流於肝經，肝火急速，又暴爲外寒所來，是以作痛，甚至有上升入腹者焉。若作寒論，恐爲未備，大要熱者遇熱則發，二便赤澀，小腹肛門俱熱，外腎累垂，玉莖挺急，六脈洪數。寒者遇寒則發，二便皆利，脇腹清冷，外腎緊縮，六脈沉細。又有冷熱不調者，外腎小腹或冷或熱，二便或閉或利。又其痛走注無形者，屬氣痛，有常處有形者，乃濕痰、食積、瘀血下聚而成也。按之不痛者屬虛也，又有脇傍動氣，或時脹起，橫入陰處，響如蛙聲而下墜者，亦寒疝也。至於感濕而成者，一丸漸大，一丸漸小，而小者或至於消盡，皆併於大者而成獨丸焉，其冷如冰，其硬如石，至大如鵝卵，沉沉而痛，上連小腹，筋脈牽引，坐卧不得安，乃肝木得濕，暢茂條達，如樹得地氣，易於長成，此爲濕疝也。又有身體發熱，陰囊脹大，皮破水流，痛不可忍者，乃得之於房勞，因婦人不潔，穢水侵淫，熱氣蒸染所致，此爲勞疝也。又有身體發熱，耳後忽生疽腫，紅腫脹痛，疽腫將退而睾丸忽脹，一丸極大，一丸極小，有似乎偏墜而非偏墜也。蓋耳傍乃少陽膽經之分，與厥陰肝經相爲表裏，少陽感受風熱，故疽腫忽生，後又遺發於肝經，故疽腫既減而睾丸即大，此亦熱疝也。又有陰囊大如斗，陰莖反縮於內，小便淋瀝不能通快，行履滯礙，不能輕健者，非疝也，乃膀胱氣也。蓋腎與膀胱爲表裏，腎主水而不能藏，故膀胱受之，氣化則能出矣，惟腎虛爲邪所客，遺病於膀胱。膀胱受邪氣閉而下墜，小便滲入陰囊，日積月累，故脹大如斗也。治此病者，以伐腎邪爲主。若夫小兒偏墜，當以食積治，蓋食積不消，脾濕下行，流入肝部，故成此症，豈以大人之疝治之。至於婦人小腹兩邊逼近陰處忽然併結脹痛，或皮內頂起如鵝子大者，乃寒氣聚於厥陰所致，小腹受寒氣，其病即發矣，是之謂陰疝，熟謂婦人無疝乎？大法以熱治寒，以燥治濕，以活血治勞，有食積則散之，有邪則伐之，有寒則祛之，斯得之矣。

脈云

疝脈弦急，積聚在裏。牢急者生，弱急者死。沉遲浮濇，疝瘕寒痛。痛甚則伏，或細或動。《脈經》云：肝脈大急與沉皆爲疝。

立方

二陳雙核飲　治疝氣遇勞碌風寒即發，外腎腫大墜痛。

一醉散　治寒熱不調，以致疝氣。

七聖飲　治疝氣遇熱即發，幷疽腫腫退，忽患偏墜者。

薑桂湯　治疝氣遇寒即發。

□□飲　治疝氣走注疼痛，無有形積。

削堅飲　治疝氣時常在一處，疼痛有形，內有積瘀者。

補腎湯　治疝氣內中虛寒者。

蟠葱散　脾胃虛冷，氣滯不行，膀胱外腎受寒，偏大不消，痛連心腹，幷治婦人血氣刺痛。

祛濕止痛飲　治睾丸一大一小，疼痛不可忍者，此濕疝也。

橘桂湯　治陰囊腫大，皮爛水流者，勞疝也。

檳沉飲　治婦人小腹近陰之處結聚脹痛，或皮內頂起如鷄子大者，陰疝也。

疝疾靈丹　治一切疝疾疼痛，幷陰囊大如斗，小便淋瀝。

《景岳全書・雜證謨・疝氣》 論證

疝氣病者，凡小腹睾丸爲腫爲痛，止作無時者，皆是也。但疝證不一，如《內經》所謂狐疝者，以其出入不常也。有言癩疝者，以其頑腫不仁也。有衝

疝者，以其自少腹上衝而痛也。有厥疝者，以結氣在陰而氣逆爲疝也。有疝瘕者，以少腹寃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也。有六經風疝者，如《四時刺逆從論》所言者是也。有小腸疝者，如《邪氣臟腑病形篇》所言者是也。凡此七者，總皆疝之爲義。然疝之爲病，不獨男子有之，而婦人亦有之。經曰：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又曰：厥陰所謂癲疝，婦人少腹腫也。至若衝疝、瘕之屬，亦皆男婦之所同病者。然惟睾丸之病，獨在男子，而他則均當詳察也。觀張子和曰：夫遣溺、閉癃、陰痿、脬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病也。若血涸不月，月罷腰膝上熱，足躠，嗌乾，癃閉，少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核，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謂之疝，而謂之瘕。若年少而得之，不計男子婦人，皆無子。此說誠非謬也。然今人但言男子之疝，而全不知婦人之疝，殊失之矣。

一、疝氣所屬，本非一經。如《內經》所云：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督脈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又曰：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又曰：三陽爲病，發寒熱，其傳爲癲疝。又曰：邪在小腸者，連睾系，屬於脊。又曰：邪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又如心肝脾肺腎五疝之脈，各有所辨，此《素問》言諸經之疝也。又《經筋》等篇言足陽明之筋，病癰疝腹筋急；足太陰之筋，病陰器紐痛，下引臍，兩脇痛；足厥陰之筋，病陰器不用等義，此《靈樞》言諸經之疝也。自張子和云疝有七，前人論者甚多，其非《靈樞》《素問》《銅人》之言，予皆不取；乃引《靈樞》之論曰：足厥陰之筋，聚於陰器，故陽明與太陰之筋，皆會於陰器，惟厥陰主筋，故爲疝者，必本之厥陰。此子和之意，以疝爲筋病，而筋主於肝，故謂疝必厥陰，似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觀《內經》諸論之如前者，謂非《靈》《素》之言，而子和皆不可取乎？且筋雖主於厥陰，然散見諸經，即爲諸經之筋矣，若病在諸經，固可因筋而廢經乎？矧如《厥論》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合也。又《痿論》曰：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此亦可以不取乎？然則小腹前陰之經，則厥陰、少陰、太陰、陽明、少陽、太陽，以至衝、任、督脈皆有所涉。今考《銅人經》治疝之法，則諸經皆有俞穴，若謂止屬厥陰，則諸經皆可廢矣。即子和亦歷指諸經之穴，謂諸穴雖亦治疝，然終非受疝之地，此說何也？自後丹溪遂因子和之言，謂經有七疝，寒、水、筋、血、氣、狐、癲也，專主肝經，與腎經無相干。再至戴原禮，又因丹溪之說，云疝本屬厥陰之一經，余嘗見俗說小腸、膀胱下部氣者，皆妄言也。嗚呼！此等議論，皆後學逞億之見，果堪信乎？果堪法乎？醫失眞傳，類多如此，故非《靈》《素》《銅人》之言，余誠不敢取也。今錄《銅人》治疝穴法，條列後章，以便後人用證。

一、疝氣之病，有寒證，亦有熱證，然必因先受寒濕，或犯生冷，以致邪聚陰分，此其肇端之始，則未有不因寒濕而致然者。及其病鬱既久，則鬱而成熱者有之，或以陽臟之人，火因邪聚，而濕熱相資者亦有之，故在《內經》言疝，則寒熱皆有所論。如曰：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曰：陰亦盛而脈脹不通，故曰癲癰疝也。曰：肝痹得之寒濕，與疝同法。曰：太陽、太陰、陽明之勝復，皆有疝氣，是皆言疝之寒也。又如曰：脾風傳腎，名曰疝瘕，少腹寃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曰：足厥陰之筋，病陰器不用，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是皆言疝之熱也。此《內經》之言寒言熱，未嘗偏廢者如此。

觀丹溪曰：自《素問》而下，皆以爲寒，蓋寒主收引，經絡得寒則引而不行，所以作痛者。然亦有踢冰、涉水，終身不病此者，無熱在內故也。大抵此證始於濕熱在經，鬱而至久，又得寒氣外來，不得疏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論，恐未爲備。此丹溪之論如此，故其治多從火而倍用山梔、黃檗之屬，余則不能無言也。觀《內經》之言疝者如前，原非只作寒論，第言寒者較多於熱，亦自疝家之正理，不可易也。矧疝以寒邪入經，所以爲痛，及其久也，方爲鬱熱，使其始不受寒，何由致疝，此寒爲本而熱爲標也。若謂始於濕熱在經，又得邪氣外來，所以作痛，則反以熱爲本，而寒爲標矣，豈其然乎？至若踢冰、涉水，終身不痛者，此雖有貴賤之分，久暫之異，然必以陽氣內實，而寒不能犯者有之，若謂無熱在內，故寒自不入，又豈其然乎？此致病之因，有不得不辨也。是以《內經》之論，凡至切至當者，胡可弗遵，後世之談，其多鑿多偏者，安庸盡信？

再若治此之法，固不可必其爲寒，又不可必其爲熱，但治初受之邪，必當以溫經散寒，行氣除濕爲主，切不可早用寒涼，致留邪氣，則遺害非淺。及其久也，則有始終以寒者，有因寒鬱熱者，有元陽受傷而虛陷日甚者，但當察其形氣病氣，因病製方。若果有熱證熱脈顯然外見者，方可治以寒涼。如無熱證可據，而執云大抵疝由濕熱，則無者生之，有者甚之矣。此習俗之通弊，有

不可不鑑也。

論治

凡治疝之法，當察所由，此雖以受寒受濕，因而成疝，然或以色慾，或以勞損，或以鬱怒，或以飲食酒濕之後，不知戒慎，致受寒邪，則以陰求陰，流結於衝任血氣之海，而下歸陰分，遂成諸疝。故其爲病，則有遇寒而發者，有鬱久成熱，遇熱而發者，有鬱則氣逆，遇鬱怒而發者，有濕因寒滯，遇濕而發者，有疲極則傷筋，遇勞苦而發者，有虛邪在少陰、厥陰，遇色慾而發者，有飲食之濕在陽明、太陰，遇酒酪而發者，至其久也，則正氣陷而不舉，邪氣留而不去，而爲癩，爲木，難於愈矣。故治此者，必當因其所因，辨而治之，則無不隨手可愈，若茫然混然，徒執一偏之見，而至老不瘥者，即與之談，終無益也。

一、治疝必先治氣，故病名亦曰疝氣，非無謂也。蓋寒有寒氣，熱有熱氣，濕有濕氣，逆有逆氣，氣在陽分則有氣中之氣，氣在陰分則有血中之氣。凡氣實者，必須破氣；氣虛者，必須補氣。故治疝者，必於諸證之中，俱當兼用氣藥。

一、疝之暴痛或痛甚者，必以氣逆，宜先用荔香散。氣實多滯者，宜《寶鑑》川楝散，或天台烏藥散。非有實邪而寒勝者，宜暖肝煎主之。

一、寒疝最能作痛，多因觸冒寒邪，或犯生冷所致，凡喜暖畏寒，脈弦細，鼻尖手足多冷，大小便無熱之類，皆是也。寒微者，宜荔香散、暖肝煎、腎氣丸、神應散、丁香楝實丸之類主之。寒甚者，宜《醫林》四神丸、《百一選方》十補丸、胡蘆巴丸、沉香桂附丸之類主之。一法以五積散加鹽炒吳茱萸、小茴香各一錢，薑五片，葱白五寸，同煎，空心熱服，大治氣痛不可忍。

一、熱疝大能作痛，凡火邪聚於陰分而爲痛者，必有熱證熱脈，或大便秘結，或小水熱閉不通，或爲脹爲滿而煩熱喜冷者是也，宜大分清飲，或茵陳飲加茴香、川楝子之類，或以加味通心飲、葵子湯之類主之。又有腎本不虛，而肝經濕熱火旺，莖中作痛，筋急縮，或痛，或癢，或腫，或挺縱不收，白物如精，隨溺而下者，此筋疝也，宜龍膽瀉肝湯主之。

一、濕疝多爲重墜脹滿，然亦有痛者，宜以前寒熱證參而治之。有不痛而久墜不愈者，是即癩疝之屬，單宜治濕理氣，以加味五苓散，或《局方》守效丸，或蒼朮散，或三層茴香丸之屬主之。一云凡治癩疝，非斷房事、厚味，不能取效。

一、疝病遇酒而發者，多因濕熱，當先去其濕。濕而熱者，大分清飲加茴香、川楝之屬。濕兼寒者，宜加味五苓散主之，或以葛花解醒湯加減用之。

一、血結少腹間者，是爲血疝，但察其非氣、非食，小腹鞕而有形，大便秘結而黑，小水利者，必血積血疝之屬，宜桃仁膏，或桃仁煎，或玉燭散之類下之。

一、疝遇色慾而發者，是必陰虛之屬。若陰虛兼動相火者，宜以六味地黃湯加黃檗、知母、山栀、茴香、川楝之類主之。若陰虛無火，或兼寒痛精虛者，宜理陰煎，或八味地黃湯加茴香、枸杞之類，或用暖肝煎主之。

一、疝久者必多虛證，或以元氣本虛而偶患者，亦有虛證，或不耐勞苦而微勞即發者，亦有虛證，當以脈證辨之。凡治虛疝，當察其虛在陰分，或在陽分。陰虛者，輕則暖肝煎、八味地黃湯，甚則理陰煎、補陰益氣煎之類，酌而用之。陽虛者，宜溫胃飲、歸脾湯、補中益氣湯之類主之。若陽虛至甚者，必用桂、附、椒、薑，或以六味回陽飲之類主之。若虛中挾滯者，宜以前法爲主，而加以疏導之藥，如川楝、茴香、枳實、山查、梔子之屬，酌其宜而佐用之。

《醫宗説約・疝》 小腹急痛連睾丸，疝氣原來有七般。寒、水、筋、血、氣、狐、癆七疝。總爲房勞幷辛苦，履水涉水又經寒。《素問》而下皆寒治，丹溪濕熱法方完。煖腎散中荔橘核，炒爲末故子杜仲青皮力。烏藥香附及兵榔，木通川芎炮薑益。川練肉桂幷當歸，川椒大茴砂仁入。等分爲末服五錢，空心酒下功難述。

示吉按：《雲林集》云：腸中走氣作聲，或痛者，盤腸氣也。小腹陰囊，手按作響聲，痛者，膀胱氣也。臍旁一梗升上釣痛者，小腸氣也。小腹下注，上奔心腹急痛者，腎氣也。陰子偏大小者，偏墜也。陰子雖硬大而不痛者，木腎氣也。俱因熱鬱於中，寒束於外，宜神效湯。用大茴、延胡、益智、蒼朮、香附、當歸、山枝各一錢，木香、吳萸各七分，川烏五分，砂仁七分，甘草三分，薑、燈心水煎，臨服加酒。脹悶而痛加乳香、沒藥，瘀血脹痛加桃仁、紅花、川芎，腎氣上衝加沉香、枳殼，此方亦穩。予一日治二疝，一人升上作痛，一人墜下作痛，俱悶痛欲絕，求方於予。升上者，予定故子三兩炒，黑丑一兩生，硫黃七錢，俱爲末，鹽酒打麪糊爲丸，鹽酒送下。墜下者，予定補中益氣湯加杜仲、故子、肉桂、炮薑、香附、川芎。二人駭曰：疝氣同也，何方之不同若是？予曰：姑試之。至明日而皆愈。

《醫通・疝》　經云：狂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邪客厥陰之絡則卒疝。厥陰之陰盛，脈脹不通，爲癰癘疝。肝所生病爲狐疝。腎脈大急沉，肝脈大急沉，皆爲疝。心疝，心痛引少腹，上下無定，溲便難者，取厥陰。

《金匱》云：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爲寒疝。寒疝遶臍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寒疝遶臍痛，其脈陽弦陰緊，陽弦故衛氣不行而惡寒，陰緊故胃中寒盛不殺穀，今寒入營中，與衛相搏，則遶臍腹痛，自汗出，手足厥冷，陽微陰盛，其候危矣。故用烏頭之溫，合密之甘，入胃以建其中，而緩其痛，使營中之陽旺，則衛中之邪自不能留下，不使虛寒自下，上之微旨也。

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寒積迫於厥陰衝脈，故用當歸以通衝脈之急，生薑以散中外之寒，羊肉以補精血之虛也。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腹中痛乃少陰與任之寒證，逆冷、手足不仁，身疼痛，營衛之氣亦不調矣。灸刺諸藥不效者，邪不在經而在腎與任脈也，故用烏頭密煎以溫少陰任脈之經，合桂枝以調營衛之氣。方後有云：知者如醉狀，營衛得溫而氣行也，得吐者爲中病，陽氣內復則陰邪無容息之地而上出矣。

巢氏所叙厥疝、癥疝、寒疝、氣疝、盤疝、附疝、狼疝，載人又立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氣疝、狐疝、癲疝之名各七，然皆謬立多名，殊非切要。大抵疝之爲證，受熱則緩縱不收，受寒則牽引作痛，受溼則腫脹緊重，虛者亦然。三者之間，分其敦多孰少而爲施治。在血分者不移，在氣分者多動，往往有左丸偏脹而移於右丸者，亦有右丸偏脹而移於左丸者，皆是氣分之病。若積年痛發不脹大而不能動移者，方是血分之病。屢發屢更其處者，當是厥陰風木爲患。腫極而不甚痛者，當是太陰濕土爲患。又上引者宜用桂枝、吳萸、茴香等辛熱治之，下墜者宜用川楝、黃檗、蒼朮、香附苦燥治之。又痛處熱而不欲人按者，濕熱也。痛處寒而喜人按摩者，寒積也。以此明辨，萬無差誤矣。丹溪云：睾丸連小腹急痛，或有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皆以爲經絡有寒，收升則痛，不知始於濕熱，壅遏在經，又感外寒，濕熱被鬱，不得疎散，故作痛。若只作寒論，恐爲未備。蓋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火起於胃，房勞火起於腎，大怒火起於肝，火鬱之久，濕氣便盛，濁液凝緊，并入血隊，流入厥陰，肝性急速，爲寒所束，宜其痛甚，當用枳實、桃仁、山梔、吳茱萸、山查、厥陰，肝性急速，爲寒所束，宜其痛甚，當用枳實、桃仁、山梔、吳茱萸、山查、生薑。濕勝成癲疝加荔枝核，痛甚加鹽炒大茴香，痛處可按者加桂，此亦前人未備之旨也。古方治疝，多用溫劑，《丹溪》獨用涼劑，然更有寒熱兼施者，如烏頭梔子湯治疝瘕少腹緩急，痛處按之則減，因其人素有濕熱，外束寒邪，故用黑山梔、川烏頭等分爲末，薑汁糊丸，川烏治外束之寒，梔子治內鬱之熱，殊有奇效。元氣衰弱者加人參、白朮，佐以木香、砂仁。臍下以急，周身皆痛，小便數而清，諸脈洪緩，獨腎脈弦急無力，此邪客於腎，名曰腎疝，酒煮當歸丸。凡疝氣帶下，皆厥陰風木之病，全蠍治風之要藥，川楝、茴香皆入小腸，當歸、延胡活血止痛。疝氣帶下皆寒邪積聚於小腸，總鬱化爲熱，非附子不能開之，丁香、木香爲引導也。若有瘀血結滯作痛，又當以桃仁、赤芍導之。

衝疝者，氣上衝心，下二便不通，乃寒濕之邪固結於內，鬱積爲熱，加以客寒觸之而發，天台烏藥散加鐵銹水調服，甚則禹功散加炮薑、枳實、青皮下之。衝疝歲久不除，漸成衝心疝氣，證與蠱脹無異，誤用攻伐，脹必轉劇。惟辛溫健運，庶爲合宜，然亦取效良難。至於調理，尤宜詳愼，每見食塡中脘，濁陰之氣上逆，須刻告變業嘗見之，此與衝心腳氣不殊也。

狐疝者，卧則入腹，立則出腹。仲景云：陰狐疝氣，偏有大小，時時上下，蜘蛛散主之。若寒束熱邪，疝痕攻痛，酒煮當歸丸。

癲疝者，少腹控卵腫急絞痛，《靈樞・刺節篇》所爲去瓜是也。睾囊腫大如斗，如栲栳，甚者與身齊等，而不作痛，中藏穢液甚多，此濕邪也，最爲難治。但覺微痛者可治，桂苓丸加蒼朮、厚朴、黃檗。

水疝，腎囊腫痛，陰汗如流，囊如水晶，小腹內按之作聲。得之飲酒使內，更感風寒濕留囊中所致，五苓散換蒼朮，加楝實、檗皮。

木腎則陰丸腫大作痛，頑痹結硬，皆嗜慾內戕，腎經虛憊，濕熱凝滯其間，故頑痹結硬腫大作痛，二妙散加肉桂、吳茱萸、半夏、枳實、生薑。荊芥穗一兩，朴硝、羅葡各二兩，葱七莖，煎，淋洗。

厥疝者，厥氣上衝心腹，肝經素有火邪，加以寒氣外鬱，《寶鑑》當歸四逆湯。若陰疝牽引小腹痛，房勞痛不可忍者，此肝經素虛挾熱，而外挾風寒也，

烏頭、梔子湯加葱白二三莖，煎成入紅酒調服。痛定用八味丸加茴香。

瘕疝，脾傳之腎，少腹寃熱而痛出白，即巢氏之癥疝，子和之筋疝也。丹溪所謂以鬱濕熱者，與此疝相似，龍膽瀉肝湯去生地，加橘核、桃仁、吳茱萸。

偏墜初起，香橘散加穿山甲，或穿山甲、茴香二味爲末，酒調下，乾物壓之。患久藥之不效。或一核縮入，少腹痛不可忍，用手按捺方得還舊者，木香梗子散，外用牡蠣灰、良薑等分爲末，唾津調塗腫大一邊，須臾如火熱，痛即安。陰虛偏墜，一味敗龜版爲末，茴香湯或溫酒調服。不應，風入厥陰也，加醋炒蠍梢三分。小腸氣者，小腸經爲病，小腹引睾丸連腰脊而痛。蓋小腸虛則風冷乘間而入，厥而上衝肝脈，控引睾丸，上而不下，痛衝心肺，病名控睾，天台烏藥散。小腸氣及腎虛腰痛者，喝起丸。若濕熱內鬱，小便不通，爲膀胱實熱，加味通心散。

膀胱氣者，膀胱經爲病，小脈疼痛，不得小便是也，宜五苓散加川楝子、葱白、茴香，煎成入鹽少許，熱服。疝因食積爲患者，必因飲食而發，痛處有塊梗起，宜立效散。疝因瘀血爲患者，必因奔馳受寒而發，痛處手不可拊，按之刺痛如錐，宜酒煮當歸丸去丁香，加桃仁。疝因風與溼熱而發者，必連陰囊腫痛，九味蟠葱散。疝急作痛者，用黃檗酒炒爲君，醋炒香皮、延胡索、益知、桃仁爲臣，蒼朮、香附、茴香俱鹽水炒，爲佐，附子、甘草爲使，研末，作渴服後一痛過，更不再作。七疝痛不可忍，灸大敦穴，穴在足大拇指聚毛處去甲一韭葉，灸七壯。屬厥陰經也，須用厚蒜辦襯，不可貼肉，貼肉則傷指甲。一種因肺氣不化，膀胱爲熱邪所滯，而小便不通，小腹與睾脹痛，一味沙參大劑煎服，肺氣化而小便通，一服即愈。但小便不閉者不可服。寒疝，用茴香一勘，生薑二勘，搗絞自然汁，浸一夜，收盡入青鹽二兩，炒燥爲末，酒丸，空心酒或葱湯下二錢。小腸疝氣，用四製香附，監炒茴香等分爲末，空心酒下三錢。婦人陰腫堅硬，青橘皮一勘，炒燥爲末，分二分，絹包焙，熱熨，頻頻易之。寒疝引急，痛連小腹，及睾丸偏縮者，以胡椒十餘粒爲細末，摻黑膏上，烘熱貼陰囊，片時其痛即止。若睾丸偏縮者，貼偏小半邊，蓋縮即寒，而寒則熱也。患疝之人，每浴時忍小便不去，入湯揉令腹中和暢，出浴即去小便，使所鬱寒濕乘熱發泄。又有疝氣入湯致逼上升者，此奔豚證也，人常有之，而俗醫不能辨耳。小兒啼哭不止，動於陰器，結聚不散，則陰核腫大而成疝，用桂枝湯加細辛、當歸、木香、蠍尾。小兒啼哭，陰囊腫大，丹方用全蠍一分，連皮核桃肉十分，密丸彈子大，日服一丸，米湯化下，屢效。

石頑曰：疝證多用辛散，若撥以解寒熱錯綜之邪，然厥陰一經，內藏龍火，稍涉辛溫，如烏頭、桂枝、肉桂、茴香之類，每致濕熱鬱熱而爲囊癰腫潰者，多矣，因爲拈出，以警將來。

診：脈數而弦者，當下其寒。脈緊大而遲者，必心下堅。脈大而緊，陽中有陰也，可下之。脈弦急緩皆疝，弦數宜清熱，弦緩宜溫經，兼浮宜兼汗，兼實宜兼下。弦細爲實濕，弦濡爲濕熱也。

疝門

大烏頭煎《金匱》　治寒疝遶臍痛，自汗出，手足逆冷，脈沉緊者。

當歸生薑羊肉湯《金匱》　治腹中寒疝，虛勞不足，幷治產後腹中疗痛。

抵當烏頭桂枝湯《金匱》《千金》　名烏頭湯　治寒疝，腹痛逆冷，手足不仁，身體疼痛。

烏頭梔子湯《金匱》　治病瘕，小腹緩急，痛處按之即減。

酒煮當歸丸　一名丁香楝實丸　治寒束熱邪，疝瘕諸痛，及婦人帶下瘕聚。

天台烏藥散　治疝瘕，小腹引控睾而痛。

蜘蛛散《金匱》　治陰狐疝氣，偏有大小，時時上下者。

《寶鑑》當歸四逆湯　治厥疝脇下久寒結痛。

香橘散　治睾丸偏墜。

木香楝子散　治偏墜久藥不效屬溼熱者。

喝起丸　治疝腎虛腰痛。

加味通心散　治小腸疝痛，水道不通。

立效散　治疝因食積作痛。

九味蟠葱散　治疝因風寒溼氣，睾丸腫痛。

禹功散　桂苓丸　五苓散　二妙散　八味丸　龍膽瀉肝湯　代抵當丸　桂枝湯

《病機彙論・疝氣門》　諸疝脈法

《內經》曰：診得心脈而急，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心脈微滑爲心疝，引臍小腹鳴。肝脈滑甚爲癰疝，脾脈微大爲疝氣，腎脈滑甚爲癃癰。

《脈經》曰：腎脈大急沉爲腎疝，肝脈大急沉爲肝疝，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三陰急爲脾疝。三陰，脾脈也。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

氣不行，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弦緊相搏，則爲寒疝。〔趺〕陽脈浮而遲，爲寒疝。

論疝脈多急

劉河間曰：經言五藏皆主疝，俱脈急也。註言脈急者，寒之象也。然寒則脈當短小而遲，今言急者，非急數而洪也，由緊脈主痛，急爲緊甚，病寒，雖急亦短小也。所以有痛而脈緊急者，脈爲心之所養也。凡六氣爲痛，則心神不寧，而緊急不得舒緩，故脈亦從之而見也。欲知何處爲其痛者，適其緊急相兼之脈而可知也。如緊急洪數，則爲熱痛之類也。

論滑脈生癩疝

東垣曰：夫滑脈關以上見者，爲大熱，蓋陽與陽併也，故大熱。滑脈尺部見爲大寒生癩疝，滑脈者，命門包絡之名也，爲丙，丙丁熱火併於下，蓋丙丁不勝壬癸，從寒水之化也。

疝氣本乎寒邪

《原病式》曰：癩疝，少腹控卵腫急絞痛也。寒主拘急故也。寒而土化制之，故腫滿也。經言丈夫癩疝，謂陰器連少腹急痛也，故言婦人少腹腫皆肝足厥陰之脈也。經註曰：寒氣聚而爲疝也。

風寒暑濕皆能爲疝

陳無擇曰：經云七疝諸疝等，更不見名狀，但出寒疝癩疝而已。唯《大奇論》列五藏脈爲五疝，大抵血因寒泣則爲瘕，氣因寒聚則爲疝。但五藏脈理不同，不可不辨。且腎脈本沉，心脈本滑，受寒則急，於理乃是。肝脈本弦，肺脈本濇，並謂之沉，未爲了義。又脾不出脈，但云急爲疝，亦文義之缺也。凡云急者，緊也，緊爲寒亦可類推。且賊風入腹亦爲疝，冒暑履濕皆能爲疝，當隨四氣改易急字，風則浮弦，暑則洪數，濕則緩細，於理始明。要知疝雖兼藏氣，皆外所因也。

濕熱內鬱爲疝

朱丹溪曰：疝氣之甚者，睾丸連小腹急痛也，或有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自《素問》以下，皆以爲寒。蓋寒主收引，經絡得寒，收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然有得寒而無疝者，又必有說以通之可也。予屢踢冰徒涉，不曾病此，以予素無熱在內也。因思此證始於濕熱在經，欝而至久，又得寒氣外束，濕熱之邪不得疎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論，恐爲未備。或曰：此證多客厥陰一經，濕熱之積，何由而致？予曰：夫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本經。火鬱之久，濕氣便盛，濁液凝聚，併入血隊，流於厥陰。肝屬木，其性速急，且火性又暴，爲寒所束，宜其痛甚而暴也。

論疝屬肝經

張子和曰：疝乃足厥陰肝病，蓋環陰器而上入小腹者，足厥陰肝經也。夫肝腎皆屬於下，與衝任督相附，然《靈樞》言足厥陰肝經病，則遺溺，閉癃，狐疝，至腎與膀胱、小腸三經，則不言疝矣。是受病之處乃肝之部分也。《素問》論六疝雖見於他脈中，而皆言風疝者，足厥陰肝經之氣也。《靈樞》亦言五藏脈之疝，皆以滑爲疝也。三陰急爲疝，三陽急爲瘕。王太僕云：太陽受寒，血凝爲瘕，太陰受寒，氣聚爲疝。此言太陰受寒，傳之肝經也。《素問》三陽爲病，發寒熱，其傳爲癩疝。此亦言膀胱非受病之處，必傳於厥陰部分，然後爲疝也。故凡疝者，非肝木受邪則肝木自甚也。奈俗方止言脬、腎、小腸，殊不言肝木一句，惑人甚矣。

論疝氣非膀胱氣小腸氣之謂

王肯堂曰：或問：疝病古方有以爲小腸氣者，有以爲膀胱氣者，唯子和、丹溪專主肝經而言，其說不同，何以辨之？曰：小腸氣，小腸之病。膀胱氣，膀胱之病。疝氣，肝經之病。三者自是不一，昔人以小腸、膀胱爲疝者，誤也。殊不知足厥陰之經，環陰器，抵少腹，人之病此者，其發睾丸脹痛，連及少腹，則疝氣之係於肝經可知矣。小腸氣俗謂之橫弦豎弦，遶臍走注，少腹攻刺，而膀胱氣則在毛際之上，小腹之分作痛，與疝氣之有形如瓜，有聲如蛙，或上於腹，或下於囊者不同也。但小腸膀胱因經絡併於厥陰之經，所以受病連及於肝，則亦下控引睾丸爲痛，然止是二經之病，不可以爲疝也。

疝氣不宜驟補

許學士云：大抵此疾因虛得之，不可以虛而驟補。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故必先滌所畜之熱，然後補之，是以諸方多借巴豆氣者，蓋謂此也。

溫散之法

《金匱方論》曰：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寒疝繞臍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脈

沉弦者，大烏頭煎主之。

《發明》云：男子七疝，痛不可忍者，婦人瘕聚帶下，皆任脈所主，陰經也，乃肝腎受病，治法同歸於一，宜丁香練實丸。凡疝氣帶下，皆屬於風，全蝎治風之聖藥也，川練、茴香皆入小腸經，當歸、玄胡活血止痛，疝氣帶下，皆積寒邪入於小腸之間，故用附子佐之，丁香、木香爲引導藥也。

寒熱兼施之法

丹溪曰：愚見有用川烏頭、梔子等分作湯用之，其效亦敏。後因此方隨形證加減用之，無有不應。蓋川烏頭治外束之寒，梔子仁治內鬱之熱也。

補法

丹溪曰：疝有挾虛而發者，其脈不甚沉緊，而豁大無力者是也。然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當以參朮爲君，疏導藥佐之。

治濕之法

丹溪云：下部癲氣不痛之方，細思非痛斷房事與厚味不可，用藥惟促其壽。若蒼朮、神麴、白芷、山查、川芎、枳實、半夏皆要藥，人視其皆鄙賤之物，已改慢心又不能斷慾以愛護根本，非惟無益而反被其害者多矣。且其藥宜隨時月寒熱，更按君臣佐使加減，大抵癲疝屬濕，多宜蒼朮、神麴、白芷、山查、川芎、枳實、半夏、南星，有熱加山梔一兩，堅硬加朴硝半兩，秋冬加吳茱萸二錢半，神麴糊丸。

論小腸氣

《寶鑑》曰：《至眞要大論》云：小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嘔出清水，及爲噦噫，甚則入心，善悲善忘。《甲乙經》曰：邪在小腸也，小腸病者，小腹痛引腰脊，貫肝肺，其經虛不足，則風冷乘間而入，邪氣既入，則厥冷之氣上衝肝肺，客冷散於胸，結於臍，控引睾丸，上而不下，痛而入腹，甚則衝於心胸，蓋其經絡所係屬也。

謹按：疝證，《內經》有云：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又云：督脈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曰衝疝者，蓋兼衝任而爲病者也。嘗考任衝督三脈，皆起於胞宮而出於會陰，任由會陰而行於腹，督由會陰而行於背，衝由會陰出併少陰而散於胸中，故其爲病如此。又曰：邪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又肝所生病爲狐疝。又足厥陰病，丈夫癪疝。又厥陰所謂癲疝者婦人少腹腫也。又足厥陰氣逆則睾腫卒疝。以足厥陰之脈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其別者循脛上睾結於莖，故亦爲此病。又足陽明之筋病，癪疝，腹筋急。蓋足陽明之筋，其直者上循伏兔，結子髀，聚於陰器，上腹而布也。然則，疝症凡督、衝、任及足厥陰、陽明皆有之。而張子和云：凡疝者，非肝木受邪，即肝木自甚，皆屬肝經。豈以疝病皆屬於筋，而諸筋皆屬於肝乎？然謂其病多在筋，而皆挾肝邪則可，謂其必在厥陰而不及他經則不可也。至於七疝之名，《內經》已有衝疝、厥疝、狐疝、癪疝、癲疝、卒疝、疝瘕之別，而巢氏又立厥、癥、寒、氣、盤、附、狼七名，子和又立寒、水、筋、血、氣、狐、癲七證，皆與《內經》不同。巢氏怪而不經，已無足論，即子和之所謂水疝，亦即經之癪疝，血疝即經之癪疝，氣疝即經之厥疝，筋疝即經之疝瘕。子和特更立名目，以欺世盜名。雖爲近代所宗，然學者當以《內經》爲主也。至其受病之因，巢氏深得其旨，曰諸疝者，陰氣積於內，復爲寒氣所加，使營衛不調，氣血虛弱，故風攻入其腹內而成疝也。蓋疝病多在於筋，筋熱則弛縱，寒則緊急，疝病之控引睾丸，裏急腹痛，皆筋急之候，其爲陰寒無疑。故治此者，當以溫藥爲主，但不宜驟進補劑，以經絡得寒，其血氣必多鬱滯，且肝木之性喜條達而惡屈抑，故尤以平肝行氣爲亟。許學士云：此症雖因虛得之，不可以虛而驟補，旨哉斯言，可謂先得我心矣。《辨疑錄》云：治疝者每用五苓散，內加行氣之藥，如茴香、川練子、橘核、木通之類，蓋白朮甘溫，善調脾氣而去邪濕，茯苓淡滲，以利膀胱，豬苓、澤瀉分理陰陽，以和心與小腸之氣，肉桂能伐肝邪，茴香善驅寒濕，川練子、橘核去膀胱之氣，少加木通以導引小腸之邪。余嘗用之，獲效甚多，俟邪退病衰，然以溫補腎肝之藥治之，何患乎病之不已也。

《病機彙論・疝氣門諸方》　治寒之劑

烏頭桂枝湯。

大烏頭煎。

奪命丹　治遠年近日小腸疝氣，偏墜搔疼，臍下撮痛，以致悶亂，及外腎腫硬，日漸滋長，陰間溼癢成瘡。

茱萸內消丸　治腎經虛弱，膀胱爲邪氣所搏，結成寒疝，陰癲腫大。

丁香煉實丸。

控引睾丸　治小腸病結，上而不下，痛引心臆。

沉香桂附丸　治脾胃虛寒，藏府積冷，七疝引痛。

天台烏藥散

十補丸　治小腸寒疝。

治濕之劑

加味五苓散　治疝氣卒痛，小便澀。

復元通氣散。

倉卒散。

蒺藜湯　治陰疝疼痛。

丹溪方　治內鬱濕熱，疝氣疼痛。

枳殼　山梔子　山查　吳茱萸皆炒過　荔枝核各等分

右末，用長流水調下一二錢，空心服。

又煎方：

枳實九粒炒　桃仁十四個炒　梔子九個炒　吳茱萸七粒炒　山查四粒炒

生薑如指大

右六味，同入擂盆擂細，取順流水一鍾，入瓶內煎至微沸，帶查服。如濕勝癇疝者，加荔枝核。如痛甚者，加鹽炒大茴香二錢。如痛處可按者，加薄少許。

又丸方：

山梔二兩炒　山查四兩炒　枳實炒　茴香炒各二兩　柴胡　牡丹皮　八角茴香各一兩炒　桃仁　吳茱萸炒各半兩

末之，酒糊丸，空心鹽湯下五六十丸。

又方　治陽明受濕，熱傳入太陽，發熱惡寒，小腹連毛際間悶痛不可忍。

梔子炒　桃仁炒　枳實炒　山查各等分

右研細，入薑汁半合，用水一小鍾，盪起同煎沸，熱服之。一方加茱萸。

理氣之劑

川苦楝散。

蟠葱散　治寒疝氣疝，衝心疼痛。

和血之劑

桃仁當歸湯　治淤血作痛。

蜘蛛散　治陰狐疝氣，偏有大小，時上時下。

熨法

嚴氏云：鹽半斤，炒及熱，以故帛包熨痛處。

又法：用葱白泥一握，置臍中，上用熨斗熨之，或上置艾灼之妙。

洗法

治木腎，用枇杷葉、野紫蘇葉、蒼耳葉、水晶葡萄葉，濃煎湯熏洗。

《顧氏醫鏡・疝從山，取根深重着之義》　疝病初起，未有不因寒受濕，其邪或結少腹，或結陰丸，或結陰丸之上下左右，而筋急絞痛，以寒主收引故也。經言：諸寒收引，皆屬於腎。又腎主陰也，故仲淳以疝病責之。腎虛，寒濕之邪乘虛客之所致。又按，經言：足陰厥之脈入毛中，過陰器，抵少腹。又言：足厥陰病，大夫癩疝，婦人少腹腫。癩疝者，以其頑腫不仁也。疝爲前陰少腹之病，男女皆有之，故婦人少腹腫即疝病也。又言：肝所生病爲狐疝。以其如狐之出入無常也。又言：足厥陰氣逆則睾陰丸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故昔人論疝病所以皆屬之肝經。要之疝病，雖經言五臟膀胱小腸皆有，然無有不關於肝腎二經。嵇之丹溪，以爲疝病皆由肝經有濕熱之邪，又得寒氣外束，不得疏散，是以痛甚。宜祛逐肝經之濕熱，消導下焦之瘀血，而以寒因熱用之法立方處治，誠發前人之所未備。景岳謂方書疝症繁多，議論紛紜，難以悉舉。余求其要，大抵此症寒則多痛，熱則多縱，濕則多腫墜，虛者亦然。在血分者不移，在氣分者多動。能察其因熱因寒因濕，又當分三氣，孰多孰少，爲虛爲實，在氣在血，分別治之，自無不效。又考子和大闢巢氏七疝之謬，亦自立寒、水、筋、血、氣、狐、癩七疝之名。謂囊冷堅硬，陰莖不舉，或連睾丸而痛，曰寒疝，治宜溫散。囊腫光亮，陰汗時出，或按少腹作水聲曰水疝，治宜除濕。陰莖腫脹，或潰而爲膿，裏急筋縮，或莖中作痛，痛極則癢，或挺縱不收，或白物如精，隨溺而下，曰筋疝，治宜清火。少腹兩旁，狀如黃瓜，血滲脬囊，留而不去，結成癰腫，膿少血多，曰血疝，治宜行血。上連肩，下極囊，或因怒哭則氣脹，怒哭罷則氣散，曰氣疝，治宜開鬱快氣。卧則入少腹，立則歸囊中，出入上下，與狐相似，曰狐疝，宜用疏氣之劑。囊大如斗如升，不痛不癢，曰癩疝，亦宜除濕之劑。後人譏其刺謬與巢氏無異，然自丹溪以來，皆宗其說，亦未可盡非之，當合參以治可也。

茴香烏藥湯自製　治疝病初感寒邪，或寒濕兼感，未鬱爲熱者，主此加減。

此辛溫散寒去濕之劑，如鬱久成熱者，不宜服之。按《金匱》有大烏頭煎，治寒疝繞臍絞痛，拘急不得轉側，發則白津出，自汗冷涎皆是。手足厥冷，使人陰筋縮，其脈沉緊者，用烏頭一味，專驅寒邪，加白蜜以潤其燥烈之性，功效最捷。如因濕熱者，切勿悞投。

廣筆記方重訂　治疝痛。

七味丸去萸肉，加枸杞四兩，巴戟、牛膝各二兩，茴香、沉香各二兩。將糯米一升，拌藥，如常造白酒法，俟漿足用燒酒十五斤，入糟中，封置大罈內，一月開用，空心飢時飲三杯，神驗。

此方腎虛人感寒濕成疝作痛者宜之。

金鈴黃柏散自製　治諸疝病屬濕熱者，主此加減。

此苦寒清熱去濕之劑，合丹溪治疝法也。

海藏瀉腎湯　治疝痛。

原方宜加知母、黃柏、牛膝、車前、橘核之屬。

此方腎虛人濕熱疝痛者宜之。

龍膽瀉肝湯　治肝經濕熱火旺，莖中作痛，裏急筋縮，或作癢，或作挺縱不收，白物如精，隨溺而下，名曰筋疝，主此加減。

此方但責之肝經濕熱火旺、腎不虛者宜之。

《醫學心悟・疝氣》　疝者，小腹痛引睾丸也。經云：在脈爲病，男子外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七疝者，一曰衝疝，氣上衝心，二便不通也。二曰狐疝，卧則入腹，立則出腹也。三曰癩疝，陰囊腫大如斗如升也。四曰厥疝，肝氣上逆也。五曰瘕疝，腹有癥痞，痛而熱，時下白濁也。六曰癰疝，內裏膿血也。七曰癰疝，疝內裏膿血，小便不通也。愚按：厥疝即衝疝，癰疝即癰疝，其各有七，其實五者而已。疝之根起於各臟，而歸併總在厥陰，以肝主筋，又主痛也。治疝之法非一，而分別不外氣血，氣則遊走不定，血則凝聚不散也。橘核丸加減主之。

橘核丸　通用七疝。

小腸氣者，臍下轉痛，失氣則快。

膀胱氣者，臍熱痛，濇於小便，即胞痹也。

痃者，狀如弓弦，筋病也。

癖者，隱伏於內，疼痛着骨也。

癥者，有塊可徵，血病也。

瘕者，假也，忽聚忽散，氣病也。

以上諸症雖作痛，不引睾丸，故不以疝名之。然而治法可以仿佛，前丸加減，或輕或重，因時制宜也。

《醫碥・疝》　睾丸連小腹急痛曰疝。或無形無聲，或有形如瓜，有聲如蛙。小腹、陰囊、睾丸皆肝經部分，蓋肝經筋脈環陰器而上抵小腹也，故張子和謂此爲肝經之病。肝主筋，睾丸非肝筋環引與玉莖無由伸縮。經謂足厥陰之經筋聚於陰器，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又言足厥陰之別曰蠡溝，循脛上睾，結於莖，其病氣逆、睾腫、卒疝可見矣。俗稱膀胱冷，或曰腎冷，腎氣通於外腎、膀胱系與睾丸系會也。或曰小腸氣，皆非也。膀胱爲水府，小腸爲水道，專主滲泄通流，腎統二水，皆與筋無涉。雖經有言，邪在小腸，連睾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氣盛厥逆，上衝腸胃，薰肝，散於肓，結於臍，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大陰以平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此其初雖言邪在小腸，至其治法，必曰取厥陰以下之，乃知疝必關於厥陰無疑。又謂三陽膀胱經爲病發寒熱，其傳爲癲疝。此亦言膀胱非受病之處，必傳於厥陰部分乃爲疝也。又言脾風傳腎，病名曰疝瘕，小腹冤熱而痛，出白，精濁也，風者熱也，精得濕熱爲敗濁。一名曰蠱，強中入房，女所感也。曰風，則屬之肝木可知矣。已上當疝非膀胱、腎、小腸之病。又云：厥陰滑爲狐風疝，滑爲陽邪，熱則生風也。少陰滑爲肺風疝，心火乘肺。太陰滑爲脾風疝，陽明滑爲心風疝，金燥則熱，熱屬心也。太陽滑爲腎風疝，膀胱與腎爲表裏也。少陽滑爲肝風疝。皆言風者，厥陰木氣之所主也。又云：心脈滑爲心疝，肝脈腎脈滑甚爲癰癉，亦以滑爲疝也。意謂上條言滑乃風疝之脈，則此條之滑亦爲風脈可知也。又云：脈大急則爲疝，心脈滑搏爲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搏急非肝邪而何？又云：督脈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爲衝疝。蓋足厥陰與衝任督俱會於前陰也，然則疝爲肝病豈不明哉。已上言諸經之疝皆歸於肝也。按子和以疝病屬肝部分甚是，然各藏府經脈相通，有由肝經自病者，則亦有由諸經之病傳注者，其論中所舉，已自可見，況經又有云：足陽明之筋病，癉疝，腹筋急。足太陰之筋病，陰器紐痛。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俯仰，爲狐疝。寸口脈沉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曰厥疝。其詞不一而足，此當細察。蓋肝經爲朝宗之地，

少陰、太陰、陽明、少陽、太陽諸經亦會於小腹前陰。各經爲發源之區，源流並究可耳。

再按張子和以疝屬之肝，趙以德則又屬之任脈，謂衝任二脈起於胞中，諸經皆受氣於此，因以海名之。二脈通則陽氣下降，陰氣上行。塞則陽壅於上，陰結於下。其所以閉塞者，或任脈之自病，偏寒偏熱。或各經病邪相犯，致任脈結滯，陰氣不化使然。引經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爲據。其說甚有理，然衝任督同體，何不並舉乎？竊謂諸經之邪皆得傳注衝任督三脈，而結於肝經部分爲疝，則諸說皆會通矣。再按趙以德謂疝有二，不必小腹痛引睾囊乃名疝，但心腹痛即名爲疝，引巢氏七疝爲據。一曰厥疝，厥逆心痛，飲食吐不下也。二曰癪疝，腹中氣乍滿痛，氣積如臂也。三曰寒疝，飲食寒冷即脇下腹中痛也。四曰氣疝，腹中乍滿乍減而痛也。五曰盤疝，腹中痛在臍旁也。六曰府疝，腹中臍下有積聚也。七曰狼疝，小腹與陰相引而痛也。趙氏蓋以上六疝止言腹脇痛而不及睾囊，故謂心腹痛即名爲疝。庸詎知其非省文乎，今定以小腹痛引陰丸爲疝，庶免岐惑。又子和謂遺癃滑濁，陰痿胞癆皆男子之疝。血涸不月，經後腰膝上熱，足躠嗌乾，癰閉，小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核，皆女子之疝。但女子不曰疝而曰瘕，蓋皆肝經任脈之病故云爾。疝病之由，人皆以爲經絡得寒，收引不行而作痛。丹溪謂是始於濕熱鬱遏，又感外寒，濕熱被鬱作痛。其初致濕熱之故，固太勞而火起於筋，醉飽而火起於胃，房勞而火起於腎，大怒而火起於肝，火鬱之久，蒸爲盛濕，濁液凝聚，併入血隧，流於厥陰。肝火性最急暴爲外寒所束，宜其痛暴而甚也。痛者熱氣之衝擊，腫而重墜則濕之爲耳。虛亦腫，但不甚墜耳。左丸屬血，諸寒收引則血泣，故左丸痛多而腫少。右丸屬氣，諸氣鬱蒸則濕聚，故右丸痛少而腫多。張子和分七疝，一曰寒疝，囊冷結硬如石，陰莖不舉或控引睾丸而痛，得於坐卧濕地，或寒月涉水，久而無子，宜以濕劑下之。二曰水疝，腎囊腫痛，陰汗時出，或囊腫如水晶，或囊癢搔出黃水，或小腹按之作水聲，得之飲水醉酒使內，過勞汗出，遇風寒濕之氣聚於囊中，宜以逐水之劑下之。三曰筋疝，陰莖腫脹，或潰或膿，或痛而裏急筋縮，或莖中痛，痛極則癢，或挺縱不收，或白物如精，隨溲而下，得於房勞及邪術搖方所致，宜以降心火之劑下之。四曰血疝，狀如黃瓜，在小腹兩旁，橫骨兩端約文中，俗云便癰，得於重感春夏大燠，熱則血流溢。勞動使內氣血流溢滲入脬囊，結成癰腫，膿多血少，宜以和血之劑下之。五曰氣疝，上連腎區，下及陰囊，或因號哭忿怒則氣鬱而脹，過後氣散則消者是也，宜以散氣之藥下之。小兒亦有此疾，得於父已年老或年雖少而多病，陰痿精怯，勉強入房有子，此胎中病，不可治也，築賓穴言之。六曰狐疝，狀如瓦，卧則入小腹，行立則下入囊中，狐晝出穴，夜入穴，與相似故名，今人帶鉤鈴者是也，宜以逐氣流經之藥下之。七曰癲疝，陰囊腫墜，如升如斗，不癢不痛者是也，得之地氣卑濕所生，潮濕之鄉多感此疾，宜以去濕之藥下之。女子陰戶突出，雖亦此類，乃熱則不禁固也，不可便謂虛寒而澀之燥之，本名曰瘕，宜以苦下之堅之。按子和於七疝皆言下之者，以內有濕熱結聚不通也，然必有此實證乃可下耳，不可泥。趙以德云：予嘗病脾肺濕熱，流入右丸腫大，寒熱交作，雖張子和言疝病在下當下不當吐，然脾氣下陷必升舉之。因先服調胃之劑二三貼，次早注神使氣至下焦，嘔逆而上，覺肋下積動到中焦，則吐而出之，腫減半。次早復吐，吐後和胃氣，疎通經絡而愈。凡用此法治傷酒水注，右丸腫者，輒效。

治法：內寒者，當歸溫疝湯。外寒入腹者，烏桂湯。外寒內熱者，川烏頭炮梔子仁炒各三錢，煎服。濕熱受外寒，十味蒼栢散。水疝尿不利，茴楝五苓散。瘕硬血疝，大黃皂刺湯。衝疝厥疝，奪命湯。氣疝諸疝，走注痛者，青木香丸神效。狐疝及一切疝，茴香楝實丸。婦人產後血分受寒，疝者，羊肉湯。諸疝灸大敦穴即安。《尊生書》謂：治法斷不宜補，薑橘同煎補肝，細辛閉肝氣，必禁。虛亦須補，此太泥。疝脈必弦急，忌微弱，亦有挾虛者，脈雖沉緊，必豁大無力，其痛亦輕，但重墜牽引耳，人參、牛膝可用。餘皆作實治，破疝湯主之。寒疝加吳萸、附、桂。亦有睾丸升上入腹者，加飛鹽、沉香，或用鷄鵝蛋殼燒灰，空心酒下三錢，二服，壓至故所。亦有脇旁動氣橫入陰處，響聲如蛙，墜下，照前方去鹽、沉。水疝有一丸漸小，竟消盡成獨丸者，沉沉牽小腹作痛，水疝湯。外用帶鬚葱一大把，煎湯洗睾丸，頻添熱湯，以手挪之，即在湯內撒尿，其病易去。若囊破水流，竈心土糝之。狐疝晝病夜安，氣病血不病也，不宜辛香流氣之劑，補中益氣湯加知、栢、虎骨治之。血疝睾丸偏大，宜和血四物加桃仁、玄胡、橘核，於夜分時一手托下，一手按上，由輕至重，丸弄百迴，彌月，瘀血盡散。筋疝莖筋挈痛，得之房術者，宜解毒緩急，甘草稍、黑豆、五棓同煎服。癩疝，五苓散加葱白、茴香、鹽。若丸腫如斗，不癢不痛者，得之有生之初，無治法。又有木腎，頑痹硬大，或痛或不痛者是也。由寒冷凝滯，當溫散破疝湯加海藻、昆布、川椒、附子，外用艾炒熱裹丸，冷則

頻換。疝由小腸經得者，舊名小腸氣，又名橫弦豎弦，遶臍走注，小腹刺痛，喝起湯救痛散。由膀胱經得者，舊名膀胱氣，毛際上小腹作痛，五苓散加川楝子。形如瓜，聲如蛙，木香神效散。偏墜，不拘左右，川楝、木香、茴香、蒼朮、石菖蒲爲丸，每服三錢，空心鹽湯下，安卧片時，微汗即止。左邊痛不可忍，茹神散。外腎脹大，麻木痛硬，七治金鈴丸。偏墜藥不愈，用蕁麻子每歲一個，研爛貼頂門，以繩縛兩足中指合縫處，艾如麥粒大灸七壯，即時上去，隨去蕁麻。肛門陰囊腎莖癢甚抓破，好了又癢，人言熬醋洗，立愈。外有發熱，忽生疙腮，疙腮愈，睾丸脹者，耳後屬膽，膽受風熱生疙腮，移熱於肝，故睾丸腫，加味逍遙入防風、荆芥、青皮。

治疝通用效方：

陳皮　青皮　小茴　柴胡各七分　玄胡　橘子各八分　黄栢　山查　龍膽草　神麴各五分　川練子一錢　荔枝核二箇打碎

薑二片，煎服。

寒疝加吳萸一錢，烏頭八分，去黄栢。

水疝加豬苓、蒼朮、澤瀉。

筋疝加大茴香、黄連、連翹各七分，瀉心火。

血疝加桃仁、紅花各八分。

氣疝加烏藥、香附各八分，去茴香。

狐疝加烏藥八分，草豆蔻仁五分，與氣疝同治。癩疝加蒼朮、白芷、川芎各七分。

凡治疝辨寒熱，痛而不止主寒，或作或止主熱。

疝氣丸。

疝氣神方　其痛甚至上衝，如物築塞心胸臟欲死，手足冷者，二三服除根。

治癩疝不痛方

南星　蒼朮　神麴　白芷　山查　川芎　枳實　半夏　海藻　昆布　薑三片

五葉湯。

補脾理疝方　治久疝，原起於瘧，漸發小腹脹劇，陰囊痛。此肝尅脾而成疝，久不消，難獨以疝氣治之，當清補兼施。

《蘭臺軌範・疝・疝方》　烏頭桂枝湯《金匱》　治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者。

蜘蛛散《金匱》　陰狐疝氣者，偏有小大，時時上下，此方主之。

大烏頭煎方《金匱》　腹滿，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爲寒疝，遶臍痛苦。發則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脈沉緊者，此主之。

洗陰腫核痛《千金翼》　治丈夫陰腫，大如斗，核中痛者。

麝香大戟丸《局方》　治陰癩腫脹，或小腸氣痛。

《濟生》橘核丸　治四種癩病，卵核腫脹，偏有大小，或堅硬如石，痛引臍腹，甚則膚囊腫脹成瘡，時出黄水，或癰腫瘭爛。

川練子丸　治疝氣及一切下部之疾、腫痛縮小，雖多年，服此藥永去病根。

硇砂圓《本事方》　有人貨疝氣藥，日數千文，有一國醫多金得之，用之良驗。

蟬脫散　治脬囊腫，小兒坐地爲蚓或蟻吹著。

《雜病源流犀燭・七疝源流》　七疝，任脈病也。經曰：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七疝者，狐、衝、癩、厥、瘕、瘭癰、瘭是也。凡內外邪所感，皆能使陰陽不和。陰偏勝則寒氣衝擊，陽偏勝則熱氣內壅，皆致任脈爲疝。而肝則佐任脈以生化者，故疝病原於任，必及於肝。若專主肝而不及任，背《內經》矣，非也。專主任而不及肝，昧乎病之源流矣，亦非也。蓋疝病在中極之中，少腹之間，總諸陰之會而上於關元，無不由任脈爲之，以任總諸陰之所聚也。乃其症或由於熱，或由於寒，或由於勞，或由於虛，而犯陰傷筋則同。故其病皆在陰，其傷皆在筋，其動爲風，其聚如山，所以有疝之名也。經又曰：少陰脈滑，病肺風疝。太陽脈滑，病脾風疝。陽明脈滑，病心風疝。太陽脈滑，病腎風疝。少陽脈滑，病肝風疝。歷觀經旨，雖各經皆病，非俱從任脈起。然各經所受之邪，必與任脈相犯，故心肝脾肺腎五經，皆統係之曰疝。言風者，肝之陽氣爲風，任之陰氣爲疝。肝既佐以生化，故病必相及，而以風與疝並稱也。惟肝佐任，故其病曰少陽有餘，病筋痹。肝風疝者，此少陽之相火犯陰傷筋，而動肝木之風，因聚肝而爲疝也。太陽與腎，風寒合邪，傷陰而聚於腎，故腎亦有疝。又厥陰位下焦，總諸筋，其氣壅而不

升，則亦病疝。故經有厥陰有餘，病陰痹，滑則病狐風疝之語。總之，內外邪所感，攻於臟腑則爲腹中之疝，會於陰器則爲睾丸之疝，正自有辨。士材云：疝之爲病，受熱則挺縱不收，受寒則腹內牽引作痛，受濕則腫脹累垂，虛亦腫墜。血分不移，氣分多動。睾丸有兩，左屬水，生肝木，木生心火，三者皆司血。統納左之血者，肝也。右屬火，火生脾土，土生肺金，三部皆司氣。統納右之氣者，肺也。是故，諸寒收引，則泣而歸肝，下注於左丸。諸氣憤鬱，則濕聚而歸肺，下注於右丸。且睾丸所絡之筋，非盡爲厥陰、太陰、陽明之筋，亦入絡也。故患左丸者，痛多腫少，患右丸者，痛少腫多。其論甚確，可據而依也。

試詳七疝之症，經曰：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蓋既上衝心，又二便不通，能上而不能下也。宜木香散。經又曰：肝所生病爲狐疝。蓋上抵少腹，下環陰器，皆肝部分。受疝之處，一切疝病，非肝木受邪，即肝自病。狐疝乃其自病，曰狐者，以出入不常也。宜二香丸、蜘蛛散。經又曰：三陽爲病，發寒熱，其傳爲癲疝。蓋三陽者，小腸、膀胱、膽也。小腸、膀胱皆在下體，膽與肝爲表裏，故皆能致疝。曰癲者，丸腫大如升如斗，頑癲不仁也。宜蠲痛元、楊氏麝香元、茱萸內消丸、金鈴散。若木腎則不痛，另詳前陰條。《內經》又曰：黃脈之至也，大而虛，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蓋肝木乘脾，故大而虛。肝木主上升，怒則氣上逆，曰厥者，脾受肝邪，氣逆有積也。宜蟠葱散、烏頭桂枝湯、四神丸。經又曰：脾傳之腎，病名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蓋脾受肝邪，又傳於腎，則脾失運化之常，入遇寒水之臟，則留而成形。曰瘕者，狀如黃瓜是也。氣不得申曰冤。宜二香丸、加味通心飲。丹溪云：陽明受濕熱，傳入太陽，發熱惡寒，小腹悶痛，此亦疝瘕之屬。宜沈氏散瘕湯。經又曰：足陽明之筋病癰疝，腹筋急。又曰：肝脈滑甚爲癰疝。蓋以肝木乘胃，故既曰陽明之病，又曰肝之病也。曰癰者，以必裏膿血，甚則下膿血也。宜橘核丸、橘核散、荔枝橘核湯。經又曰：脾脈微大爲疝氣，滑甚爲癰癃。又曰：腎脈滑甚爲癰癃。蓋以內裏膿血，外小便秘，由脾邪傳腎之故也。宜加味通心散、加味通心飲。此《內經》七疝，有可考而得之者也。後張氏又立寒、筋、血、氣、狐、水、癰七名，內惟狐疝一名與《內經》同。然其言症，則主寒濕下注囊中，宜丁香楝實丸，四炒川楝丸。亦或由於痰飲下注，宜二陳湯加青皮、香附、蒼朮。名雖同，而實與《內經》肝自爲病之旨有異。至其曰寒疝，則囊冷結硬如石、陰莖不舉，或控睾丸而痛。此蓋得之坐卧濕地，或寒月涉水，或值雨雪，或坐卧風冷也。宜青木香元、當歸四逆湯。其曰水疝，則囊腫痛或腫如水晶，或濕癢出黃水，或按小腹有水聲。此蓋得之於飲水醉酒入內，適遇風寒之氣，聚於囊中也。宜腰子散、秘傳茱萸內消散。其曰筋疝，則陰莖腫脹，或下膿，裏急筋縮，或莖中痛，痛極則癢，或挺縱不收，或隨溲下白物如精。此蓋得之於房勞及邪術所使也。宜加減柴苓湯、龍膽瀉肝湯。其曰血疝，則狀如黃瓜，在小腹兩旁，橫骨兩端約紋中，俗名便癰者。此蓋得之盛暑入房，氣血滲入脬囊，留而不去，結成癰腫，膿少血多，或情慾太濃，當泄不泄所致也。宜復元通氣散、神聖代針散。其曰氣疝，則上連腎俞，下及陰囊，偏墜而痛，或不痛。此蓋得之忿怒號哭，氣鬱而脹，號怒罷氣即散者是也。宜氣疝飲、聚香飲子。其曰癰疝，則陰囊如升斗，不癢不痛者是。此蓋得之地氣卑濕，故江淮間多有之。女人陰戶凸出，亦名癰疝。小兒亦有生成如此者，乃胎中宿疾。然而癰疝不一，有玉莖腫硬引臍絞痛，甚則陰縮肢冷，囊上生瘡，名曰卵癰。出水不止者死。有素多濕熱，因怒激火，昏眩，手搖，面黑，睾丸能左右相過，名曰氣癰者。而膀胱氣名曰水癰，小腸氣名曰腸癰。此四者皆癰疝也，治之之法同。宜橘核丸、橘核散、天台烏藥散。總之，後世之人嗜慾紛而病日多，即疝氣一症，有不止於《內經》名目者，故張氏增立七疝，實足補《內經》之未備，茲因按其名而詳參症治，庶醫者不至臨時束手。若巢氏強分厥、癥、寒、氣、盤、附、狼，自附《內經》之七疝，則適見其支離矣，曾何益於經旨乎？

且經以疝症屬肝任，理固然已，而猶有未盡者。必其人腎虛寒，濕邪乘虛客之，遂成疝病。丹溪謂與腎經絕無相干者，誤也。設使精氣充實，安得有疝？故有此病者，必宜補氣，通腎氣，除濕。宜人參、黃芪、橘核、含歡子、荔枝核、川楝子、牛膝、木瓜、杜仲、萆薢、巴戟。若陰虛有熱，兼宜清熱。宜生地、石斛。虛寒而痛，必溫腎。宜小茴、仙茅、補骨脂。虛熱而痛，必清火。宜黃柏、車前子。濕盛必除濕。宜茯苓、蒼朮。若夫先因濕邪爲病，後成濕熱者，用藥亦宜分寒熱先後二途。此疝由於腎，又所宜知也。丹溪又云：睾丸連小腹急痛，或有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人皆以爲經絡得寒，收引而痛，不知其始於濕熱壅遏，又因外感，濕熱被鬱，故作痛也。宜枳實、桃仁、山梔、吳萸、山查、生薑以治之。濕勝成癥疝，加荔枝。痛甚加鹽炒大茴香。痛處可按，加桂枝。丹溪此言，更足備前人未備之旨。此外又有奔豚疝氣，少腹控睾而痛，上衝心

腹者。夫奔豚，本腎之積也。今曰奔豚疝氣，乃其人素有腎積，復因傷寒之邪衝突下焦，致其發動，如江豚之奔衝。皆由眞氣內虛，水結不散，氣與之搏，故發奔豚。雖有當表當攻之症，然切不可汗下。丹溪謂宜用理中湯加肉桂、赤茯苓，去白朮主之。又謂桂能泄奔豚，茯苓能伐腎邪，若白朮助土尅水，燥腎閉氣，是以去之。言誠是也。宜奪命丹、胡蘆巴元一捏金散。有受寒重，腹痛裏急者，宜當歸羊肉湯。有因虛而成疝痛，按之少減者，宜烏頭梔子湯加桂枝，薑糊丸以川烏治外束之寒，山梔子治內鬱之熱也。有疝氣久不愈者，宜木香楝子散。種種諸疝病，其由來既各不同，而其爲症，亦自有異，能依法治之，曷弗瘳歟。

脈法　《內經》曰：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腎脈肝脈大急沉皆爲疝。又曰：肝脈滑甚爲癰疝，心脈微滑爲心疝，腎肝滑甚爲癰癤。又曰：脈急者曰疝瘕，小腹痛。又曰：三陽結爲癰，三陰急爲疝。註云：太陽受寒，血聚爲瘕，太陰受寒，氣聚爲疝。《脈訣》曰：疝脈弦急，積聚在裏，牢急者生，弱急者死，沉遲浮澀，疝瘕寒痛，痛甚則伏，或細或動。《正傳》曰：寸口脈弦而緊，弦緊相搏，則爲寒疝。《入門》曰：《內經》皆以滑脈爲疝。《脈經》曰：疝瘕積聚，脈弦急者生，虛弦小者死。

疝病原由症治　《靈樞》曰：疝者，寒氣結聚之所爲也。《內經》曰：病在小腹，腹痛，不得大小便，名曰疝。得之寒，又曰：小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甚出清水，及爲噦噫，邪在小腸也。丹溪曰：疝者，睾丸連小腹急痛也。有痛在睾丸者，有在五樞穴邊者，皆足厥陰之經也。自《素問》以下，皆謂之寒，予思之，此病始於濕熱在經，鬱而至久，又感寒氣外束，故痛，若只作寒論，恐爲未備。人有踢冰涉水，終身不病此者，無熱故也。蓋大怒則火起於肝，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火積久，母能生子虛，濕氣便盛，厥陰肝木，其性急速，火性又暴，爲寒所束，宜其痛之太暴也。有以烏頭梔子湯服之，其效亦敏。然濕熱又須分多少而治，濕甚腫多，癢病是也。又曰：疝痛屬濕熱痰積注下作病，因寒鬱而發也。又曰：疝痛之症，或因風寒外襲，或因怒氣上衝，小腹作痛，上連脇肋，甚則搐搦反張，咬牙戰掉，冷汗交流，須臾不救。《綱目》曰：疝名雖七，寒疝即疝之總名也。水疝即癢疝之屬，氣疝即狐疝之屬，血疝即癰癤之屬，惟筋疝罕見之，亦下惡瘡之屬也。又曰：小腹痛有三，肝病小腹引脇痛，小腸病小腹引睾丸腰脊痛，膀胱病小腹痛腫，不得小便。《直指》曰：疝之爲病，外腎小腹作痛，或攻刺腰脇，或走遊背胯，或冷氣搶心，或手足厥冷，有壯熱惡寒者，有灑淅寒熱者，有不得大小便者，有下泄者，有自汗者，有積聚如盃、如臂、如盤、如桃李。其於陰間，則卵有大小，而上下不常，囊有腫脹，而痛止無定，挾冷觸怒，則塊物上衝心胸，心平氣和，則塊物歸入囊中。又曰：治法大要，以流行疏利爲先，毋曰腎虛得病，不敢疎泄，蓋腎爲邪氣所干，若不逐去病根，病何由愈？倘或姑息補住，使大小便秘而不通，邪氣入腹衝心，危殆必矣。又曰：甚或挾虛而發，脈不甚沉緊，而豁大無力者是也。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當以參朮爲君，疏導藥佐之。疏導即桃仁、山查、枳實、梔子、茱萸、川楝、玄胡索、丁香、木香之類是也。又曰：諸疝以手按之，大痛者爲實，不痛者爲虛。又曰：惟是逆氣長噓，中脘停酸，躁悶煩擾，甚至嘔吐，最爲惡候。蓋脾土不濟，腎水上乘，必爲酸汁，或爲痰涎，遂成暴吐，大小二便關格閉塞，而腎汁、胃汁皆自其口出也。如此者，大抵不救。方廣曰：疝症，古方用辛溫以散之，是治其標也。丹溪以爲痰飲食積，死血流注，歸於肝經，用辛平以豁痰，消積去瘀，是治其本也。夫疝痛有定處，是有形之積也，非痰食血相聚而何？若無形之氣，則走注滿腹，流散遍體矣。《本事》曰：此疾雖因虛而得，不可以虛驟補。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即實。故必先滌去所畜之邪，然後補芩利膀胱水，木得桂則枯，用以伐肝木。又曰：通治宜胡蘆巴元。又曰：疝病虛甚，上爲嘔吐，下有遺精者危。《正傳》曰：劫疝痛藥，烏頭、梔子並炒，研細，順流水入薑汁調服。梔子以降濕熱，烏頭以破寒鬱，皆下焦之藥。而烏頭爲梔子所引，其性急速，不容胃中停留也。又方，桂枝、山梔炒、川烏薑炒，薑汁糊丸，薑湯下三四十丸，大能劫痛。《三因》曰：凡疝病，非痛斷房事與厚味，不可用藥。

疝痛導引法　《類聚》曰：坐舒兩腳，以兩手捉大拇指，使足上頭下，極挽五息止，引腹中氣遍行身體，去疝瘕病。

又導引　《保生秘要》曰：用手緊鼎幽閾，納氣數口，而緊緊頂閉納之，立效。

運功　《保生秘要》曰：因慾火積滯，外腎復感冷氣，故作脹痛，不可勝言，注意從外腎提氣至內腎，右運二七遍，即從內腎想一火提至頂門外，略凝，而後行吹吸之法。

《種福堂公選良方・疝氣》　治諸疝海上丹方：雄豬大腰子一對，不落

水，去膜併血切作片。以大茴香、小茴香各一兩，俱炒爲粗末，同腰子拌勻，復以豬尿胞一個，入拌者在內，紮固用無灰好酒二碗，砂鍋內懸尿胞於其間，煮至酒存半碗，收出一併切碎，焙乾研細，存酒打糊丸，如桐子大，每服空心陳酒送下七十丸。一方用生白酒三碗煮。

治響疝併小腸氣：

木通　川楝各一錢　大茴五分　飛鹽三分半

右爲末水酒調服，頭服出汗，服七日全愈。如少年者加一倍，俱空心酒下。

治疝氣方：

荔枝核六兩　橘核打碎炒，一兩　小茴炒，六兩　川楝子一兩，酒蒸　蘿巴酒拌炒，一兩　吳萸鹽水炒，一兩　澤瀉一兩　甘草五錢　青皮一兩　山甲土炒二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升麻一分半，黃酒調下。治濕疝陰丸作痛。

蘄艾　紫蘇葉烘　川椒炒熱各三兩

右三味，拌勻乘熱，絹袋盛夾囊下，勿泄氣。

治陰囊腎子腫大方：　竈心土三升，砂鍋內炒熱，加川椒小茴香末各一兩拌勻，將陰囊坐在上面，冷則再換。如此三次即愈。

治陰子腫大不消：　頂大荔枝核十二三個煆灰存性，以火酒調如糊，吃下即消，若重者，再喫一服。

治疝氣偏墜：　用肥薑切片鋪湊板上，上堆蘄艾一尖，點火燒之，候將完，即乘熱帶火連薑併艾，搗極爛，將鮮菜葉一大片放手掌內，即以薑艾攤勻菜葉上，用手向腎囊底下托之，初時其冷如冰，須臾滾熱通身出汗而愈。

《疝癥積聚編・疝作諸症説》　大凡治病，先當正其名，不正其名者，猶緣木而求魚也。病欲治之者，先當論其因，正其名。蓋有積聚、癥瘕、腹痛諸症，歷數年不愈者，吾能見之，疝病十居八九。然人不知而治之，何得愈矣？蓋不正其名，不論其因故也。疝之諸症，雖古人所言許多，然心腹痞硬如盤，或如袋盛瓜，或痛或不痛，經數年而不愈者，心下痞硬而嘔吐清水，或年年吐食似反胃者，或小腹微疼，瀉利不止，其病綿連者，小便淋瀝，陰莖痛而出膿血者，腰腳麻痹，或腳弱走痛，難久立者，腹中不和，懶言語動作，身體羸瘦，不欲飲食，五心煩熱，似虛勞者，或腹中卒如皷脹、昏倒、四肢逆冷欲死者，或惡寒發熱，舌上有白胎，不入穀食，四肢拘攣者，午後發熱，蒸蒸汗如流，上逆目眩者，或遊走胸背，或暴嘔吐，或卒惡寒戰栗咬牙，頃刻而止者，或痛甚而爲角弓反張者，或腰足痿不動者。此等諸症，皆疝之所爲。而古人所不言也，至如此者，世醫不知何病，猥與藥。或中脘久痛，則曰脾胃虛，胸膈痛，則曰痰，腰卒痛，則曰風濕相搏，雖偶知之，藥非其藥，以此疾愈盛，連年不愈，遂爲不治。而服餌都廢，束手俟死者甚多矣。夫疝者，陰病而發動者也。其主則肝腎也，其患先起於肝而入腎，遂成二臟病。其主二臟，而先謂肝者何也？肝易動難靜，嬰兒無心亦動者，惟肝而已矣。故肝者，寒濕易侵易客也，而非無依熱者，雖然，其熱非溫柔之陽氣，故寒又易客也。雖元屬熱極則爲寒，是其常也，傷寒硝黃之症，亦有久而用薑附者，諸積久而爲疝，則其寒不可全無也。其諸積變爲疝何也？肝急速而能動矣，故走而接之，遂爲已病，腎、膀胱、小腸爲之所迫，自病則盤腸氣等症起焉。肝以他之病者，譬如俠客之救他之鬬，以他之敵爲己之敵也。疝之爲諸症，肝惟動，故所畜之寒冷結氣，橫行腹中，衝上至心下，則痞硬嘔吐，下降至小腹，則疼痛泄痢矣。塞氣則如勞瘵，塞膀胱則爲淋瀝。肝主筋，故攣急，或筋縮屈伸不便，又其肝腎二脈，病則爲麻木痿弱等症。外以經脈謂，則起於足大指交，出大陰後，循股入陰中，抵小腹，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運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是肝之所循也。腎又起於小指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出腘內廉，上股內，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上膈入肺中，循喉嚨。如此其經從足至頭，則其元雖在腰腹，而腳踹項背之病爭起可知也。疝之所成，惟寒而已也，故非烏附以敗癥散寒，梔子以行結氣，則難治矣。世人偏用木香、檳榔、烏藥、香附、青皮、枳殼等，不問寒熱新久，一例施之。彼檳烏之輩，何足敗癥散寒？是以累年不愈者，盲惑衆盲故也。醫者豈可不選哉。漢高得三傑而興矣，蜀主得孔明而安矣。凡患疝者，得以烏附治者，應自安矣。惟有麻木攣急、五心煩熱等證，則他病而何謂之疝，果見有疝之所爲，而後可以疝治之，故以診疝之法別書之。

《疝癥積聚編・診疝法》　諸積各有部位，惟於其疝也。雖無有定位，然多皆遶臍動氣，腸間奔鳴，惟似蛙鳴者也，或自岐骨至橫骨如建竿，或自胸下至小腹，大筋一條相貫者，或臍傍一塊奔突鈎痛者，或其元在臍而胸脇苦滿，心下痞硬者，或睾丸連小腹急痛者，或結聚臍腹，則腰痛上衝胸脇，則徹背

痛，或腹痛則腳攣急及轉筋，此等諸狀，非有常者，朝見此症，夕見彼症者也，是此諸症，皆疝之候也。雖無顯然其形，而必有動者，有鳴者，皆此疝也，其元如此。而雖有似痿痹及反胃者，爲疝無疑，藥餌如法，可自愈也。雖似他病，皆疝之所爲也。以此診察，則是非明也矣。

《疝癥積聚編・諸疝》 血疝，臍下結痛，女人月事不時，或如黃瓜在小腹兩傍矣。予按李(梴)曰：如黃瓜在小腹兩傍，俗曰便毒，瘡家之一病，而與疝不同。便毒不日而膿潰，或又其部位不限腿胯小腹間，其症雖不速膿潰，然非無膿潰者，雖非無其潰，與便毒之潰不同，治方又不同。便毒之未膿潰者，與下劑則輒愈，至血疝之症者，難以下劑，治與疝之以諸劑自愈者，甚易辨，何混而謂之乎？然其書之意，令人易知耳，爲易知則可也。謂俗曰便毒者，而實非便毒，則豈如斯書之說乎？如斯書之說，則雅名血疝，而俗名便毒也，便毒與血疝二病元不同，李子之言不分明矣。

盤腸氣，腸中奔氣作聲成痛。

膀胱氣，小腹陰囊手按作聲而痛。

小腸氣，小腹臍傍一硬塊升上鈎痛。

腎氣，小腹下注上奔，心腹急痛。

腸癇，外腎偏墜，腫癢或痛。

印癇，玉莖腫硬，引臍絞痛，甚則陰縮肢冷，囊上生瘡。

氣癇，素有濕熱，因怒激起相火，昏眩，手搐如狂。

水癇，外腎腫大，如斗如升，或不痛不癢。

木腎，睾丸腫痛，或堅硬頑痹不痛。

偏墜，陰子偏大偏小也。

癇疝，在婦人則爲陰戶突出。

《疝癥積聚編・寒疝主方》 桂枝加附子湯　治寒疝心腹疼痛，手足逆冷，身體拘急。

補腎湯家方　治寒疝肚腹疼痛，泄瀉，胸滿痞塞，或虛火上攻，舌胎，不食。

芩朮羌活湯家方　治寒疝小腹疼痛，泄瀉不止，甚則交血利者。

甘艸乾薑湯家方　治諸疝泄利者。

茯苓湯家方　治諸疝嘔吐不止，飲食不納。

生薑半夏湯家方　治同前。

薑椒湯《外臺》方　治胸中疝積嘔吐，飲食不納。

烏椒湯　治心胃時痛時止，經年月不止。

半夏乾薑湯　治心胃痛不可忍。

蒼朮湯　治諸疝心痛，時痛時止，久不已。

十味蒼柏散　治諸疝肚腹疼痛。

古梔附湯　治寒疝入心腹卒痛，及小腸膀胱氣疔刺脾腎氣攻，攣急極痛難忍，腹中冷重如石，自汗不止等。

烏頭　治諸疝腹痛。

蜀椒湯　治寒疝心腹如刺，繞臍腹中盡痛者。

茯苓桂甘湯　治疝作奔豚。

四味茴香散　治疝作淋瀝，囊莖抽痛。

三白湯　治疝作腹脹滿。

厚朴七物湯　治疝腹痛甚，而爲脹滿者。

大黃附子湯　治疝腹脹滿痛甚欲絕者，以此方不爲下利者不治。

心疝湯　治繞臍痛上支脇，心下大痛。

良薑湯　治諸疝心腹絞痛如刺，兩脇支滿煩悶不可忍。

薑桂湯　治寒疝心胃痛不可忍。

饑疝湯　治饑則心胃痛，得食則痛止者。

奔豚湯　治寒疝手足厥冷，上氣腹滿絞痛慾絕。

硫荔丸　治寒疝上衝塞心臟痛甚，手足厥冷欲死者。

手拈散　治疝塞心下痛甚。

當歸茴香散　治寒疝小腹痛。

神保丸　治諸積氣痛，項背注痛，宣通臟腑之。

烏頭煎方　治暴疝閉塞，諸方不應者。

抵當烏頭桂枝湯　治暴疝腹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痛，灸刺諸藥與諸積不同，客寒內沉，故邪正爭而使吐下也。其吐水者，以朮苓生薑。吐食者，以附吳半夏。下利者，以羌附朮苓。腹痛者，桂甘芍附。或寒客之深者，以溫下之藥少下之，則病雖深痼，無不治矣。五積之病，猥以峻下之劑，則反至生他變。世醫往往有用下劑者，眞救縊而引其足也，可不戒哉。惟女人血塊

雖可攻之，然有氣和自消者，則不攻亦可也。諸積雖行氣之劑可以治一憂一慮，復正發如初也。故欲斷病本，先斷思慮可也，使之能節思慮者，非醫之所能，其不能節者，無如之何。

《疝癥積聚編・藥說》 氣不和，則雖攻其塊不消，見其不消者，爲痰瘀食治，則至害人命。故恬淡虛無而理心者，無有此患焉。故飲酒人有積者少矣，其氣不凝滯故也。是以處女不出閨門者而患積聚，則百藥不治，嫁則自消和矣，其氣舒故也。是其相集者標，而其氣爲本可知也。不治本而治標，非眞治也。故節思慮，養性情者，何積之有？然頑愚婦女輩，何以行之？故酒以忘憂，或假絲竹以蕩之，如此而不愈者，藥不可不以治之。欲治之者，以朮、苓、半夏、厚朴、生薑、枳殼、橘皮、木香、檳榔等藥下氣行氣，解胸腹痞塞鬱氣結聚。或有熱者和解之，甚者小通利之，痰食託之爲害，則消化之劑併治之，自愈也。又疝之症，有久而吐瀉者，惟此症不能治方。

《疝癥積聚編・積衆治方論》 人有五積六聚，有疝有癥有痕，同腹中有形之病，而異名者甚多矣。是何因而得之？積聚者，宿食痰瘀血以成塊者也。癥痕者，臟腑虛弱飲食不消化而結聚也。疝者，濕熱凝滯於肝經令然也。是皆古人之論，而非無是理。然痰瘀血宿食，則利下可以治已。利下而不癒，則似難爲痰瘀食。予按：是皆一氣凝滯結聚而令然也。故《難經》曰：氣之所聚名曰聚，氣之所積名曰積，是之謂也。故氣之所不平者，則邪之所以相集也，雖言相集，然積聚之地，其邪相依託而已，非其物成病，故病有寒熱，藥有溫冷，非寒病多而熱病少，又非熱病多而寒病少，故周而不比，不可不節溫冷。然而溫冷之藥，以何爲主？是各有其功，優劣難分。然非無優者，參、附、薑、桂、硝、黃、芩、連是優者也，以此物爲勝，何也？百病不能離寒熱之二焉。寒熱二病，不能離此藥。此餘雖有溫冷之藥，以此諸藥爲最也，故特爲尊之而已。爲治者，宜分此二品。然此症亦有難分者，表熱裏寒，潮熱之症，反宜溫藥也。裏熱表寒，四肢厥冷之症，反宜寒藥也。內傷夾外邪壯熱者，有宜溫藥者，非徒是也。似寒不寒，似熱不熱者，屢有之，一藥違則大害生，是此八物甚難用矣。其餘諸藥，雖間有違失，非忽告變者。只此八味之藥。最難使焉，若可與薑附者，反以硝黃，則其害不少也。以一匕之藥，害人之性命，爲醫者不可不愼。然恐其猛者，而徒用其劣者，則無有驗。然古今醫人，治方有各不同者，或有偏寒者，或有偏熱者，如斯則一寒一熱，不得無過，故分八物之性，寒溫不偏，而能治之，可謂良工君子。醫其偏者，爲下工小人。醫凡行醫者，無爲小人之醫，每臨百病，以八品之藥爲主，加之以溫涼之良藥五六品，出入能用之，則其病無不癒，而自達治號之妙境耳。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論疝癥腹病曰疝，丸病曰癇。有寒、氣、濕、熱、虛、冷。男子爲奔豚，女人曰育腹，小兒有本腎。》 經以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經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總諸陰之會。瘕者，即方書所云狀如黃水者是也。總言病之原也。所云衝、狐、癇、厥、瘕瘕、癰瘕，分言疝之狀也。丹溪以爲疝症皆始於濕熱。蓋五臟各有所傷，則皆生火，火鬱之久，濕氣便盛，濁液凝聚，幷入血脈，流於厥陰，肝性急速，爲寒所束，宜其痛甚。是疝爲筋病，皆挾肝邪。若言止在肝經，不與《內經》合也。治此者，當分寒、熱、虛、實。若如張子和一概用下，則誤矣。察其形氣病氣，若果有熱症熱脈，顯然外見者，治以寒涼則可。如無可據，而但云疝由濕熱，則不可。至於濕則腫墜，虛者亦腫墜。在血分者不移，在氣分者多動。是故諸寒收引，則血注而歸肝，下注於左丸。諸氣憤鬱，則濕聚而歸肺，下注於右丸。且睾丸所絡之地，非盡由厥陰，而太陰、陽明之筋，亦入絡也。故患左丸者，痛多腫少；患右丸者，痛少腫多。但治初受之邪，必當以溫經散寒，行氣除濕爲主，切不可早用寒涼，致留邪氣，以遺其害。及其久也，則有始終爲寒者，有因寒鬱而爲熱者，有元陽受傷而虛陷日甚者，當用調補之劑，因病製方，不得泥執。

一、治疝必先治氣，故病名亦曰疝氣，非無謂也。蓋有寒氣、熱氣、濕氣、逆氣。氣在陽分，則爲氣中之氣；氣在陰分，則爲血中之氣。凡氣實者破之，氣虛者補之。故治疝者，必於諸證之中，俱當用氣藥。

脈候

弦急搏皆疝。診在何部，自知其臟。尺部滑，爲寒疝。滑脈寸上見爲大熱，陽與陽幷也。兩尺見滑者，丙丁不勝壬癸，從寒水之化也。脾脈大而虛，木旺克土，厥逆上升。寸口脈沉而弱，疝氣少腹痛。疝屬肝病，脈必弦急。肝脈弦急，常也。牢急者生，疝系陰寒，牢主裏寒，當也。弱急者死。

五積散　治疝氣初起，或愈後復發，必有外因，痛不可忍，最效。

治平湯新　治一切疝氣痛，上衝心，小便赤，寒熱虛實俱效。

暖肝煎　治肝腎陰寒，小腹疼痛，疝氣等證。

疝方分類

治衝疝　氣上衝心，二便不通，小腹與陰相引痛甚，此肝邪上厥也。木香散。

治狐疝　卧則入腹，立則出腹，與狐相似。蜘蛛散。

治癩疝　陰囊腫大不一，痛不中忍。荔枝散。

治木腎不痛：南星　半夏　黃柏　蒼朮　枳實　白芷　神麴　滑石　吳茱萸　昆布　山查等分爲末，酒糊丸，鹽湯下。外用馬鞭草搗塗，效。

治厥疝　脾受肝邪，厥逆，心痛吐食。當歸四逆湯。

治痕疝　脾經濕熱，傳於腎陰，腫痛，或挺縱不收，或潰膿血，白自流出。烏頭湯　治內熱，外爲寒束。

治癆疝　陽明經病，小腹旁壯如黃瓜，血漬脬囊，結成癰腫，腫少血多。用：桃仁　元胡　甘草　茯苓　白朮　枳殼　山查　橘核　荔枝核等分，水煎服。

治癆癰疝　內有膿血，小便不通。加味通心散。

木香楝子散　治疝氣久不愈者，服此神效。

龍膽瀉肝湯　治腎本不虛，而肝經濕熱，火旺筋縮，莖中或痛或癢，或挺縱不收，白物如精，隨溺而下者，此筋疝也。

神應散　治寒疝諸疝，心腹大痛，散氣開鬱。

守效丸　治久墜而不痛者，是即癩疝之類，單宜治濕理氣。

桃仁膏　治小腹硬而有形，大便秘結而黑，小水利，是血疝也。

凡少年暴病，或爲邪熱所閉，或腫痛之極者，是邪盛勢急，非行氣利水之劑不可，故下之之法，亦不可廢。

導水丸。

禹攻散　瀉水之劑。

凡治疝，當用五苓散，加茴香、金鈴子、橘核、檳榔、木通多效。

凡治陰囊潰爛，睾丸脫露，名爲脫囊。用眞紫蘇莖葉爲細末，乾敷。如未破，用香油調塗，將青荷葉包上。內服芩、連、甘草、木通、當歸之類，多得保全，患者勿慮。

備採古來治疝至簡至穩神方於後，以便取用。

卒得疝氣，小腹及陰中切痛，汗出欲死者，沙參研末，酒服三錢。陰疝腫墜：木別子仁醋磨，調芙蓉葉末敷之。疝氣偏腫：甘遂、茴香等分爲末，酒服二錢。疝氣：荔枝核二十四枚，陳皮五錢，硫黃燒溶入水出毒三錢，爲末，鹽水調面爲丸，綠豆大，空心酒服九丸，日三服。偏墜掣痛，臍下撮痛：吳茱萸一斤，酒、醋、開水、童便各浸四兩，一夜焙乾；澤瀉二兩，爲末，酒丸，鹽湯下。狐疝：地膚子五錢，白朮二錢半，桂心五分，爲末，酒服三錢。忌葱。疝氣偏墜：大茴小茴俱炒各一兩爲末，用豬尿胞一具連尿入藥於內，扎定入罐內，以好酒煮爛，連胞搗爲丸，白湯送下。小兒陰腫：木香五分，甘草、枳殼各一錢，煎服。一切冷氣及小腹痛：艾葉、香附，醋煮丸。小腸疝氣，莖縮囊腫：浮水石爲末，每服二錢，用木通、赤茯苓、麥冬煎湯調下。疝氣或連小腹痛極：荔枝核炮微焦一兩，大茴香炒六錢，研末，酒調服。

凡疝受病於肝，見證於腎，以厥陰肝脈絡陰器也，多因寒濕所致，亦有挾虛者，當加參朮於溫散藥中。又方：用橘核炒去皮，研末，酒調服五錢愈。

《醫學三字經・疝氣》　疝任病，歸厥陰。經云：任脈爲病，外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丹溪專治厥陰者，以肝主筋，又主痛也。

寒筋水，氣血尋。寒疝、水疝、筋疝、氣疝、血疝。

狐出入，癩頑麻。狐疝，卧則入腹，立則出腹。癩疝，大如升斗，頑麻不痛。

崩治氣，景岳箴。景岳云：疝而曰氣者，病在氣也，寒有寒氣，熱有熱氣，溼有溼氣，逆有逆氣，俱當兼用氣藥也。

《古今醫徹・疝論》　聞之男子之外腎猶女子之兩乳，皆隸厥陰而司陽明，此《靈樞》分配十二支也。厥陰者，肝也，主筋，而陽明主宗筋之會，猶女子乳頭屬肝，而乳房屬胃也。蓋女子類陰，故血主之，男子類陽，故氣主之，此疝之爲患，所以攻衝脹滿而疼痛時作，名曰疝氣。然肝火下注則患左丸，肝性急速，故痛勝於腫，脾濕下流則患右丸，脾性緩慢，故腫勝於痛。又有外寒鬱熱者，氣不宣通者，腎陰不足者，瘴癘所中者，勞倦所傷者，先天稟成者，

所因多端，未有不本厥陰一經而述類象形，如荔枝、橘核、茴香、棠毬之屬。以類而推，在血分則桃仁、玄胡，在氣分則枳實、青皮，寒則烏頭，熱則梔子，濕則蒼朮以燥之，氣則香附以理之，虛則胡盧巴以溫之，然此則散於外腎者也。若結聚於膀胱左右，攻衝時作，爲患心腹，則又非前藥之所能療。須察其所因虛實，令患者戒馳驅，除惱怒，絕房事，靜以調之，俟以歲月，乃可安痊。否則歸咎于藥餌，多見其不知諒也。

梔子湯　治疝氣或左或右，疼痛腫大。

疝痛方：

山查炒，四兩　枳核炒　茴香炒　山梔炒各二兩　柴胡　牡丹皮　桃仁炒，各一兩　吳茱萸炒，五錢　八角茴香炒一兩

右爲末，酒湖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鹽湯下。

癪疝方：

南星　山查　蒼朮各二兩　白芷　半夏　枳核　神麴各一兩　海藻　昆布各五錢　玄明粉　吳茱萸各二錢

爲末，酒糊丸。

治疝痛作腹內塊痛方：

三稜　莪朮醋煮　炒麴　薑黃　南星各一兩　山查二兩　木香　沉香　香附各二錢　黃連五錢，茶製　萊菔子　桃仁　山梔　枳核炒，各半兩

爲末，薑汁浸，蒸餅和丸。

丹溪治疝刼藥用：

烏頭細切，炒　梔子仁炒黑

《評琴書屋醫畧・附論疝氣症》　腹痛亦有因疝氣連及臍下厥陰肝，中臍少陰腎，臍上太陰脾，及兩脇少陽膽而痛者，宜遵丹溪議專治厥陰，肝主筋，主痛故也。疝雖有七，寒疝、筋疝、水疝、氣疝、血疝、狐疝、癪疝，治法總以辛香流氣疎泄厥陰爲主，金鈴子散、左金丸、五苓散三方當合用而加減治之。凡暴疝多寒，久疝多熱，如寒則重用吳萸、桂枝，或再加小茴、肉桂。熱則重用黃連、川楝，或再加黃柏、木通。其南木香、青木香即兜鈴根、橘核、鮮橘葉、鮮黃皮枝、鮮田基黃，皆辛香流氣，宣絡舒肝之品，合參入爲佐使。沙參一兩，同豬小肚煎羹治疝曾效。沙參清肺，能令肺金清肅之氣下行，肺與膀胱通氣化故也。三層茴香丸用沙參即此意。倘欲再佐宣活絡血之法，兼欲引藥力直走至陰之域，則桃仁、歸鬚、山甲、韭白、雄鼠矢在所必用。至若老弱久疝，睾丸下墜，又當溫散奇經，升舉奇陽，經云：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固本補虛又爲最要，當歸羊肉湯、滋腎丸、虎潛丸皆治本法也。其小茴炒當歸，小茴拌水炒當歸，能通肝臟脈絡之陽氣。兎絲子、關沙苑、杞子、鹿茸、鹿角霜、桂枝尖、白蒺藜皆可因症商用。

《鮮溪單方選・疝門》　疝氣，乾荷葉蒂二十一箇炒焦，海金砂三分，好酒一碗，煎一滾，乘熱服，以醉爲度，即愈。又方：常食梧桐子效。又方：橘葉研末服。又方：荔枝核煎服。又方：雞子殼燒灰爲末，空心溫酒下，二服即愈。又方：牛蒡子根葉搗爛絞汁，和好酒服之，覆被出汗，永不再發。

疝氣作痛，天仙藤一兩，好酒一盌，煎半服，效。

卒得疝氣，小腹及陰中相引痛如絞，欲死者，沙參搗末，酒服瘥。

小腸氣痛，老絲瓜燒灰調酒服。

小腸氣，小腹引，睾丸連腰脊而痛，用四製香附，鹽水炒茴香，等分爲末，空心酒下三錢。

小腸疝氣，莖縮囊腫，浮水石爲末，每服二錢，木通、赤茯苓、麥冬煎湯調下。疝氣偏墜，大茴、小茴俱炒，各一兩，爲末，用豬尿胞一具，連尿入藥內，札定入罐內，好酒煮爛，連胞搗爲丸，白湯送下。

偏墜初起，用穿山甲、茴香二味爲末，酒調服，乾物壓之。

陰子偏墜，絲瓜葉燒存性三錢，雞子殼燒灰二錢，溫酒調服。

腎氣偏墜，牽引及心腹痛，茴香浸酒煮飲之。

癪疝偏墜，氣脹不能動者，用丹皮、防風等分爲末，酒服二錢。

疝氣偏墜，大茴香炒，蘿蔔子炒，各五錢，共爲末，加硃砂一錢八分作丸服，每早鹽湯下一服，九日即愈。

《醫鈔類編・疝氣門》　疝氣本源任脈論

趙以德曰：疝病本爲睾丸之證立名，然《內經》以疝名者，痛也。有腹中藏府之痛，一以疝名爲心疝、肺疝、五藏風疝之類。而任脈是疝病之本源，各經是疝病之支流。任脈內含結固不化之陰，上擊藏府則爲腹中之疝，下入厥陰，會於陰器則爲睾丸之疝。若諸經受邪，不與任脈相干，則不名爲疝矣。若夫巢氏所叙七疝，曰厥、癥、寒、氣、盤、附、狼者，張戴人非之，曰此俗工所

立謬名也。凡疝者，非肝木受邪則肝木自甚也，由是於陰疝之中亦立七疝之名，曰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氣疝、狐疝、癩疝，宜以去溼之藥下之。諸疝下去之後，可調則調，可補則補，其論如此。蓋因力辨陰器是屬厥陰部分，與小腸、膀胱、腎了不相干，所以不及任脈，論治亦然。因病在下必先下之，更不問虛弱下之有不旋踵之禍，豈待下後始補而可回其生乎？學者當因其已明，益其未至，然後爲善。

疝病左右分氣血論

李士材曰：疝氣一證，塞則多痛，熱則多縱，溼則腫墜，虛者亦腫墜。在血分者不移，在氣分者多動。蓋睾丸有二，左丸屬水，水生肝木，木生心火，三部皆司血，統納左之血者，肝也。右丸屬火，火生脾土，土生肺金，三部皆司氣，統納右之氣者，肺也。是以諸寒收引則血澹而歸肝，下注於左丸。諸氣憤菀則溼聚而歸肺，下注於右丸。且睾丸所絡之地，非盡由厥陰，而太陰陽明之經亦入絡也。故患左丸者痛多腫少，患右丸者痛少腫多，此確然者耳。

《金鑑》云：疝病凡在左邊陰丸屬血分，凡在右邊陰丸屬氣分，寒則收引而痛甚，熱則縱弛而痛微，溼則腫而重墜，虛亦腫墜，但輕輕然而不痛也。

疝病危證論

丹溪云：疝病之證，或小腹作痛，上連脇肋，甚則搐搦反張，咬牙戰掉，冷汗交流，須臾不救。疝病虛甚，上爲嘔逆，下有遺精者危。逆氣長噓，停酸燥悶，甚至嘔吐，最爲惡候，蓋脾不濟，腎水上乘，二便閉澹，腎汁胃汁皆自口出，大概不救。

疝病本腎治在於肝論

趙之弼曰：疝本於腎而治在於肝者，何也？蓋腎之二子名曰睾丸，寄腎所生，屬於肝而不屬於腎也。又謂囊在腎底，屬於肝亦不屬於腎也。若論夢遺精滑，此腎病也。便溺赤白，此膀胱之病也。尿管疼閉，此小腸之病也。凡遇腎子之病，當從乎肝治。陰莖之病，亦從乎肝治。陰囊之病，當從乎脾治。精道有病，當從乎腎治。此治法所當知者也。

治疝必先治氣論

張景岳曰：治疝必先治氣，故曰疝氣。蓋寒有寒氣，熱有熱氣，溼有溼氣，逆有逆氣。氣在陽分則有氣中之氣，氣在陰分則有血中之氣。氣寔者宜破，氣虛者宜補，氣逆者宜調，必於諸證之中兼用氣藥。

子和七疝證治

寒疝，其狀囊冷結，硬如石，陰莖不舉，或連控睾丸而痛，得於坐卧溼地，或冬月涉水，或雨雪風冷時使內過勞，宜以溫劑下之。當歸四逆湯、川苦楝散、木香楝子散之類。水疝，其狀腎囊腫痛，或狀如水晶，陰汗時出，或囊癢搔出黃水，或小腹按之作水聲，大小便不通，溼菀爲熱而脹秘也，得之醉後使內，溼熱乘腎虛而下流，或汗出而遇風寒溼之氣聚於囊中，故水多令人爲卒疝，宜以逐水之劑下之。禹攻散或三化神佑丸。筋疝即痕疝，其狀陰囊腫脹，或潰或膿，或痛而裏急筋縮，或莖中痛，痛極則癢，或挺縱不收，或白物如精，隨溲而下，得於房勞及邪術所致，宜以降心火之藥下之。梔附湯或加桃仁、枳寔之類。血疝即潰癰疝，其狀如黃瓜，在小腹兩傍，橫骨兩端約中，俗云便癰，得於春夏重感大燠，勞於使內，氣血流溢滲入脬囊，留而不去，結成癰腫，膿多血少，宜以和血之劑下之。桃仁、元胡、茯苓、白朮、山查、枳椇、橘核、荔枝核、甘草等分爲末服。小府不通加味通心散，甚者桃仁承氣湯。氣疝，其狀上連腎區，下及陰囊，或因號哭忿怒則氣菀之而脹，號怒罷則氣散，宜以散氣之劑下之。蕩疝丸。狐疝，其狀如瓦，卧則入小腹，行立則出小腹入囊中，狐則晝出穴而溺，夜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上下往來正與狐相類，亦與氣疝大同小異，宜以逐風流經之藥下之。蜘蛛散。癩疝，其狀陰囊腫墜，如升如斗，不痛不癢，得之地氣卑溼所生，故江淮之間多有此疾，宜以去溼之藥下之。南星、山查、蒼朮各二兩，白芷、半夏、枳寔、神麴各一兩，海藻、昆布各五錢，元明粉、吳茱萸各二錢，酒糊丸。丹溪曰：非痛斷房事與戒厚味，不可用藥。若蒼朮、神麴、白芷、山查、川芎、枳寔、半夏，皆要藥，宜隨時月寒熱，更按君臣佐使加減。大抵癩疝屬溼多，前藥除溼。有熱加山梔，堅硬加樸硝，秋冬加吳茱萸。

劉宗厚曰：按子和所論病本經絡之原，至爲詳盡，但七疝名固不同，治法當異，然俱用攻下之法，愚竊疑焉。惟錢仲陽亦曰：肝爲相火，有瀉無補。丹溪有曰：肝只是有餘，腎只是不足。夫厥陰一經受證，宜通勿塞固宜，亦當視其淺深而行之可也。況有邪氣客於膀胱小腸之經者，若於少陰腎經，則宜通勿塞之法可例用乎。

溼熱內菀發疝證治

朱丹溪曰：疝病自《素問》而下，皆以爲經絡得寒收引不行而作痛，世

有寒而無疝者，必有說以通之。因思此病始於溼熱在經，菀遏至久，又感外寒，溼熱被菀而作痛也。其初致溼熱之故，蓋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肝，火菀之久，溼氣便盛，濁液凝聚，幷入血隧，流於厥陰。肝屬木性急速，火性又暴烈，爲寒所束，宜其痛甚而暴也。方用枳寔剉九個，麩炒桃仁十四個，炒山梔仁九個，炒山查四粒，炒吳茱萸七粒，炒生薑如指大，六味同擂碎，取順流水一鐘，煎微沸，帶渣服。如溼勝癇疝者，加荔枝核。如痛甚者，加大茴鹽炒二錢。如痛處可按者，加薄桂少許爲丸。方用山梔二兩，山查四兩炒，枳寔炒，茴香炒，各二兩，柴胡、丹皮、八角茴炒，各一兩，桃仁、吳茱萸各五錢，酒糊丸，鹽湯下。以上諸方，吳茱入厥陰氣分，溫肝逐寒，山梔仁瀉三焦火熱由膀胱出，枳寔行氣破瘀，桃仁活血通經，山查肉散瘀磨積，茴香散寒煖胃，丹皮瀉火，荔枝雙結形類睾丸，能入肝腎，辟寒散滯，故假之以爲使也。

虛疝證治

朱丹溪曰：疝亦有挾虛而發者，其脈不甚沉緊而豁大無力者是也。然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當以參朮爲君，疎導藥佐之。蓋疏導藥即桃仁、山查、梔仁、枳寔、吳茱、川楝子、元胡、木香、木香之類是也。有因服涼藥數日，遂病臍腹下大痛，與薑附等劑，雖稍疎，痛不已，隨本方倍芍藥服之即愈。

寒疝證治

蔡氏云：《內經》諸疝，有寒有熱，然初病之邪，寒溼爲多，故古方多用溫散。《發明》云七疝痛不可忍，皆任脈所主，陰經也，乃肝腎受病，治法同歸於一。丁香練寔丸、沉香桂附丸。寒疝繞臍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沉弦者，大烏頭煎。寒疝精虛，附桂八味丸加茴香、枸杞。

腎疝證治

臍下撮急疼痛，幷臍下通身一遭皆急痛，小便頻數而清，其五脈急洪或緩濇，沉按之皆虛，獨腎脈按之不急，虛而無力，丁香疝氣丸。

心疝衝疝證治

經曰：心脈微滑爲心疝。心脈搏滑急爲心疝，小腹當有形也。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曰小腹當有形也。及衝疝，氣上衝心，二便不利，木香散。心痛，肢體虛冷，廣茂煮散。

陽明溼熱小腹悶痛證治

陽明受溼熱傳入大腸，發熱惡寒，小腹連毛際間悶痛不可忍，用梔仁、桃仁、枳寔俱炒，山查，等分同研，入生薑汁半合，水一盞，盪起煎令沸，熱服。

五苓散加行氣藥治疝之法

《辨疑錄》云：治疝者，每用五苓散加行氣之藥獲效者多。按藥性，豬苓、澤瀉分理陰陽以和心與小腸之氣，白朮調脾並利腰臍間溼及死血，茯苓淡利膀胱水，桂能伐肝邪，茴香善治小腸之氣，金鈴子、橘核去膀胱之氣，檳榔下氣，少加木通以導引小腸之邪，屢用屢驗。

諸疝證治

凡病疝，不問何證，通宜生料五積散，每兩入鹽炒吳茱、茴香各一錢，葱白五寸，薑三片，煎服。未效，大痛攻刺不已，陰縮，手足厥冷，宜香附同鹽炒，乘熱用絹裹熨臍下。初發或頭疼身熱，或憎寒壯熱，並宜參蘇飲加木香。有腎氣纔動，心氣未發，上下俱疼者，宜五積散吞茱萸內消丸。若陰囊腫脹大小便不通，三白散。若不甚通者，五苓散加桂，下青木香丸。血疝，有時疼痛，睾丸偏大，此內有瘀血也，宜四物湯加桃仁、元胡、橘核。小腹鞕而有形，大便秘結而黑，小水利者，宜玉燭散。氣疝是氣菀而脹，宜散氣之品。狐疝，晝病夜安，氣病而血不病，忌辛香流氣之劑，宜補中益氣湯加黃柏、知母、虎骨。熱疝，大便秘，小便閉，冬葵子湯。筋疝，肝經溼熱火旺，莖中痛，筋急縮，龍膽瀉肝湯。溼疝久墜不愈，五苓散加羌活。陰火妄動，色慾發疝，知柏八味湯加山梔、茴香、川楝子。怒氣傷肝病疝，宜行氣開菀，柴苓湯。

肝氣治法

肝氣是厥陰之病，必小腹引脇而痛，有風氣助肝盛而然者，法當瀉肝，山梔、川芎、桂芍之屬。有燥邪攻肝，虛而然者，法當補肝瀉金，當歸生薑羊肉之屬。經云：邪客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婦人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

小腸膀胱氣證

《準繩》曰：昔人以小腸膀胱氣爲疝者，誤也。人之病此者，其發睾丸脹痛，連及小腹，則疝氣之係於肝經可知矣。小腸氣，俗謂之橫弦、豎弦，遶臍走注，少腹攻刺，而膀胱氣則在毛際之上，小腹之分作痛，與疝氣之有形如瓜，有聲如蛙，或上於腹，或下於囊者不同也。但小腸、膀胱因經絡並於厥陰

之經，所以受病連及於肝，則亦下控睾丸而痛。然只是二經之病，不可以爲疝也。景嵩崖曰：膀胱氣，陰囊腫大如斗，陰莖內縮，小便不快，此腎虛受邪也。

左腎核腫痛治法

此飲食中溼墜下成熱也，用橘核五枚，桃仁七枚，細研，順流水煎，下保和丸。外腎腫痛不可忍，念珠丸偏腎，大時作蛙聲，或痛，用枳窒炒，茴香鹽炒，梔仁炒，各三錢，研粗末，煎湯下保和丸，或以臭橘子核炒十枚，桃仁二十枚煎，蘿白研自然汁調保和丸。

論濁陰結聚成疝不宜用四物陰藥之法

養狆先生精神內守，年登古稀，從來但苦脾氣不旺。邇年少腹有疝，形如雞卵，數發以後，其形漸大而長，從少腹墜入睾囊甚易，返位甚難。下體稍受微寒即發，發時必俟塊中冷氣漸轉煖熱，始得軟溜而縮入，不然，則鼓張於隘口不能入也。近來其塊益大，發時如卧酒瓶於胯上，半在小腹，半在睾囊，其勢堅緊如石，其氣迸入前後腰臍各道筋中，同時俱脹，由是上攻入胃，大嘔大吐，由是上攻巔頂，戰慄畏寒，安危止關呼吸。去冬偶見暴發光景，知爲地氣上攻，亟以大劑參附薑桂投之，一劑而愈。已後但遇舉發，悉用桂附，速效。今五月末旬，值余他往，其證連月爲累，他醫改服十全大補湯二十餘劑，其效甚遲。然疑證重，不疑藥輕也。余請縱談其理焉。夫人陽不足則用四君，陰不足則用四物，陰陽兩不足則合四君四物而加味爲十全大補，此中正和平之道也。若夫陰濁之氣結聚少腹而成有形，則陰盛極矣，安得以陰虛之法治之，助邪而滋疾乎。何以言之？婦女有娠者之病傷寒，不得已而用桂麻硝黃等傷胎之藥，但加入四物則萬藥即不能入胞而傷胎，豈欲除塊中之邪反可用四物護之乎？此一徵也。凡生癥瘕痞塊者，則至身羸血枯，百計除之不減，一用四物，則其勢立增，夫四物不能生血活血，而徒以增患，此又一徵也。人身之血脈，全賴飲食爲充長，四物之滯脾，原非男子所貴，既以濁陰極盛時至橫引陰筋直冲陽絡，則地氣之上凌者大有可慮，何得以半陰半陽之藥蔓而圖之，四物之不當用無疑矣。即四君，亦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繁劇，必加以薑桂附子之猛始克勝病，何也？陰邪爲害，不發則已，其發必暴。試觀天氣下降則清明，地氣上升則晦窒，而人身大畏可覩。然人但見地氣之靜，而未見地氣之動也。方書但言陰氣之衰，而未言陰邪之盛也。醫者每遇直中陰經之病，尚不知所以措手，況雜證乎？余因悟明地氣混天之理，凡見陰邪上冲，孤陽擾亂之證，陡進純陽之藥，急驅陰氣，呱呱有聲從大孔而出，以闢乾坤而揭日月，功效亦既彰彰，但悍烈之性似非居恆所宜服，即舉發時服之，未免有口乾舌苦之過，其不敢輕用者，孰不知之？而不知不得不用也。夫堅塊遠在少腹，漫無平期，而毒藥從喉入胃，從胃入腸，始得下究。舊病未除，新病必起矣，於此而用活法，先以薑桂附子爲小丸，曝令乾堅，然後以參朮厚爲外廓，俾喉胃間知有參朮，不知有薑桂附子，迨送達於積塊之所，猛烈始露，庶幾堅者削而窠囊可盡空也。

疝氣門方

烏頭桂枝湯《金匱》　治寒疝腹中痛，脈弦而緊，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灸刺與諸藥不能治者。

當歸生薑羊肉湯《金匱》　治寒疝腹痛及脇痛裏急者。

補腎湯　治寒疝入腹，小腹疼痛，時復泄瀉，胸膈痞悶。

丁香楝寔丸東垣　治寒疝，氣血留滯。

水疝湯　治水疝，陰囊腫大如水晶，或小腹按之作水聲，或一丸漸小，小者消盡，獨丸沉沉牽引小腹作痛。

蕩疝湯　治氣疝。

甘草湯　治筋疝，莖筋挈痛，挺脹不收，白物如精，隨溲而下，此得之房術，宜此湯以解毒緩急。

甘草黑豆湯　解百藥毒，兼治筋疝。

疝氣方丹溪　治疝氣疼痛。

丁香疝氣丸東垣　治腎疝。

當歸四逆湯《寶鑑》　治疝氣臍下冷痛，相引腰胯而痛。

導氣湯　治寒疝疼痛。

破疝湯　治寒疝，囊冷硬如石，腎莖不舉，脹沉而遲。

禹功散子和　治寒溼水疝，陰囊腫脹，小便不利，囊如水晶，陰汗不絕，謂之水疝，蓋得之醉而使內，溼熱乘腎虛而流入也，大小便不通者，溼鬱爲熱而脹秘也。

天台烏藥散東垣　治疝氣牽引臍腹疼痛。

加味通心飲　治諸疝內熱脹痛及小便不利。

加減柴苓湯　治諸疝，此和肝腎，順氣消疝去溼之劑。

疝氣神方　其病甚，至氣上冲，如有物築塞心藏欲死，手足冷者，二三服除根。

陳皮　荔核爲末炒焦黃　硫黃火中滲化即投水中去毒，細研，各等分，爲末飯丸桐子大，每服十四五丸，酒下，其疼立止。若疼甚不能支持，畧加五六丸，不可多也。

廣茂煮散　治心疝、衝疝，心痛，肢體虛冷。

楝寔丸　治癩疝腫痛，腎子偏墜，痛不可忍。

四製川楝子丸　治疝氣一切下部之病，凡腫痛縮小，雖多年可除根。

三層茴香丸　此方治腎與膀胱俱虛，邪氣搏結不散，遂成寒疝。臍腹疼痛，陰丸偏大，膚囊壅腫，有妨行步，或搔癢不止，時出黃水，浸成瘡瘍。或長怪肉，或外腎腫脹，冷硬如石，日以漸大。須溫導陽氣，漸退寒邪，補虛消疝，溫養腎經。凡一切小腸氣、寒疝之疾，新久不過三料。

葫蘆巴丸《百選》　治小腸氣，蟠腸氣，奔豚，疝氣偏墜，陰腫，小腹有形如卵，上下來去，痛不可忍，或繞臍攻刺，嘔吐悶亂。

十補丸《百選》　治小腸寒疝。

奪命丹　治小腸疝氣，偏墜搐痛，臍下脹痛，以致悶亂，及外腎腫硬，日漸滋長，陰間濕癢。

木香神效散《易簡》　治小腸疝氣，膀胱偏墜，久藥不效者。

蜘蛛散仲景　治狐疝。

桃仁當歸湯　治疝因該瘀血作痛。

立效散　治疝因食積作痛。

橘核丸《濟生》　治四種癩疝，曰腸癩、卵癩、水癩、氣癩，皆寒溼爲病，或卵核腫脹，偏有大小，或堅硬如石，甚則囊腫成瘡，時出黃水，或癰腫。

荔枝散　治癩疝，陰核腫大，痛不可忍。

守效丸　治癩疝不痛者之要藥。

去鈴丸　治疝消鈴。

地黃膏子丸《局方》　治外腎腫痛，上衝心腹，不可忍者。

宣胞丸　治外腎腫痛。

三白散　治陰囊腫脹，小便不通。

梔附湯　經曰：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脹滿。

木香內消丸　治小兒性急多啼卵腫，痛連小腹，謂之氣疝。

茱萸肉消丸　治小兒寒溼所襲，留伏作痛，癩疝偏墜。

豬膚湯仲景　治少陰熱邪客之，上攻咽喉而爲痛，熱壅胸膈而爲胸滿心煩。

煖肝煎景岳　治肝腎陰寒，小腹疼痛，疝氣。

荔香散景岳　治疝氣痛極，凡在氣分者最宜，併治小腹氣痛，神效。

簡便方

溼疝，陰丸作痛，用艾葉、紫蘇、川椒炒熟，各二兩，拌勻，乘熱用絹袋盛，夾囊下，勿令走氣，冷則易之。

陰疝，用大茴、小茴各一兩，鹽水炒，豬脬一個，連尿酒煮爛，爲丸服。

小兒腎腫硬痛，用橄欖核、荔枝核、山查核等分，俱燒存性，研末，每服一錢，空心，小茴湯下。

小兒坐卧溼地，或有蚯蚓吹其卵，腫大而垂者，以鹽湯浸洗之，蓋鹽能殺蚯蚓毒也。或以蒼朮煎湯，加鹽少許，洗之亦效。

血疝按摩法用，夜分時一手按下，一手託上，由輕至重，丸弄百遍，彌月瘀血盡消。

穿腸疝氣，用手掐大敦穴一炷香時，即止，如不止，灸其穴三五壯，立刻住痛。

陰疝欲死，丸縮入腹，急痛用狼毒四兩，防風二兩，附子三兩，泡過爲末，蜜丸白湯下。

冷氣疝瘕，用胡巴酒浸曬乾，蕎麥炒研粉，各四兩，小茴一兩，爲末，酒糊丸，空心鹽酒任下，大便出白膿即除根。

陰子偏墜，用絲瓜葉燒灰三錢，雞子殼燒灰二錢，爲末，溫酒下。

小兒疝氣腫痛，用荔枝核炒焦五錢，大茴香酒炒二錢五分，共爲細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一方加青皮，治腎腫如斗。

《四科簡效方・疝》　七種疝氣，痛不可忍，灸大敦穴。穴在足大拇指聚毛處，去甲一韭葉，灸七壯。屬厥陰經也，須用厚蒜瓣襯，不可貼肉，貼肉則傷指甲。

睾丸腫痛，名木腎，用荆芥穗一兩，朴硝、蘆菔各三兩，葱七莖，煎湯

淋洗。

偏墜初起，用穿山甲、茴香，二味爲末，酒調服，乾物壓之。若患久者，用牡蠣灰、良薑末等分，唾津調塗腫大一邊，須臾如火熱而痛已。

小腹腫痛，不得小溲者，名膀胱氣，用五苓散加楝子、茴香、葱白，煎成入鹽少許，熱服。更有肺氣不化，膀胱爲熱邪所滯而小便不通，小腹與睾丸脹痛，一味沙參，大劑煎服，肺氣化而小溲通，覆杯可愈。但溲不閉者勿用。

小腹引睾丸連腰脊而痛，名小腸氣，用四製香附、鹽水炒茴香，等分爲末，空心酒下三錢。寒疝引急，痛連小腹，及睾丸偏縮者，以胡椒十餘粒，研細糝膏藥上，烘熱貼陰囊上，痛即已。若偏縮者，須貼偏小半邊，蓋縮即寒，而墜即熱也。

熱疝痛處如火，溲赤便艱，口乾畏熱，多露火象，熱藥禁施，用芙蓉葉、黃檗各三錢，爲末，以木鼈子仁一箇，磨醋調塗囊上即效。

《醫藥家棖・疝》 苦楝有毒，別名金鈴，導小腸膀胱之熱，引心包相火而行，爲疝氣藥。舒筋骨疼，亦治傷寒狂熱，兼療腹熱，殺蟲。用核則搥碎水煮，去皮則取肉酒蒸。

天仙名藤，活血治風，妊娠水腫，氣分可通，用此一兩，好酒一盅，疝氣作痛，神效無窮。

蒿本治疝瘕陰寒　橘核治疝痛　青皮疏肝治疝痛　南星治結核疝瘕　五靈脂行血治疝　廷胡索治疝氣痛絕　牡蠣破疝瘕老血　甘遂寒瀉腎治疝瘕積聚　莪茂治腎積奔豚　丁香治痃癖奔豚　白丁香治疝瘕積聚　白頭翁搗敷治偏墜　遠志治腎積奔豚　桑螵蛸治疝瘕　砂仁療奔豚　吳茱萸鹽炒止疝　茴香補陽治疝氣　胡盧巴治疝瘕冷氣　蕧茇治陰疝　馬鞭搗敷腎核腫疼

治疝方：空中木通、連鬚葱白各三錢半，用水酒各半煎服之，其效如神。

又方：薏仁不拘數，用東方壁土炒黃，入水煮爛，放瓦盆內研成膏，每日用無灰酒調服二錢，即愈。

《證治心得・疝氣》 經云：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又：督脈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二便不通也。爲衝疝。衝疝者，兼衝任而爲病也。考衝任督三脈，皆起于胞宮而出于會陰，任由會陰而行于腹，督由會陰而行于背，衝由會陰出，並少陰而散于胸中，故爲病如此。又曰：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又曰：三陽爲病，發寒熱，其傳爲癲疝。又曰：邪客于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此《素問》言諸經之疝也。《經脈》等篇云：足陽明之經病，癘疝腹筋急。足太陰之經病，陰器紐痛，下引臍，兩脇痛。足厥陰之經病，陰器不用。此《靈樞》言諸經之疝也。子和因有筋、水、狐、癲、氣、血、寒七疝之名。筋疝者，即經之疝瘕。陰囊腫脹，或潰或痛，而裏急筋縮，或莖中痛而甚則癢，或挺縱不收，或白物如精，隨溺而下，宜治肝經溼熱。龍膽瀉肝湯加減。有因房勞及服壯陽邪方得之，少腹熱痛出白，巢氏謂之癥疝，丹溪謂內鬱溼熱之證，與此疝相似，用烏頭梔子湯。水疝經之癥疝。則囊腫而痛，陰汗時出，或囊腫如水晶，或囊癢而搔之出水，或少腹按之有水聲。由寒溼乘虛下注，治宜逐水泄肝。如禹功散加肉桂之類，或胃苓湯。此證得之酒醉使內，過勞汗出者多。狐疝則狀如仰瓦，臥則入小腹，行立則出小腹入囊中。經云：肝所生病爲狐疝，亦屬肝經寒溼，狐則晝出穴，溺，夜入穴，不溺，此疝出入與狐相類，故名。宜逐氣流經之藥治之。《金匱》蜘蛛散，酒煮當歸丸。癩疝者，陰囊腫而如元而不傷陰，佐以生薑，隨血肉有情之品引入下焦，溫散泣寒，是固本非治標也。疝不離肝者，非肝輕受邪即肝木自旺，謂其病多在筋而皆換肝邪則可，謂其必在厥陰而不及他經則不可也。以疝病有陰囊腫脹，或痛而裏急筋縮，或莖中痛，或牽引睾丸，或少腹攻衝作痛，皆肝經脈絡見證。子和之意，以疝爲筋病，而筋主于肝，故謂疝必厥陰。似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觀《內經》諸論之如前者，謂非《靈》《素》之言而子和皆可不取乎？且筋雖主于厥陰，散見諸經，即爲諸經之筋矣。病在諸經，可因筋而廢經乎？矧知厥論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合也。又痿論曰：陰陽總宗筋之會，會于氣街，而陽明爲之長。此亦可以不取乎？且小腹前陰之經，則足之三陰三陽及衝任督脈皆有所涉。金鈴散一法，以泄肝散寒爲主。虎潛丸一法，以柔肝導引爲主。景岳云：疝氣痛者，凡小腹睾丸爲腫爲痛，止作無時者，皆是也。有寒有熱，必因先受寒溼，或犯生冷，邪留陰分，因而成疝。或以色慾，或以勞損，或以鬱怒，或以飲食酒溼之後不知戒慎，致受寒邪，流結于衝任而下歸陰分。其爲病有遇寒而發者，有鬱久化熱，遇熱而發者，有鬱則氣逆，遇鬱怒而發者，有濕因寒滯，遇濕而發者，有疲極傷筋，遇勞苦而發者，有虛邪在少陰厥陰，遇色慾而發者，有飲食之溼在陽明太陰，遇酒而發者。至其久也，則正氣陷而不舉，邪氣留而不去，而爲癲爲木，難愈矣。久則鬱而成熱者有之，不化熱者亦有之。但初受之邪，必當用溫經散寒，行氣除溼爲主，愼不可早用寒涼，致留邪氣，則病必加增。若果有熱證熱脈，方可治以寒涼。如山巵、黃柏之類。且治疝之方，必加治氣之藥，故病名疝氣，非無謂也。蓋寒有寒氣，熱有熱氣，溼有溼氣，逆有逆氣。凡氣實者必須破氣，氣虛者必須補

氣也。許學士云：此疾雖因虛得之，不可以虛而驟補。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故必先滌蓄邪，然後補之。至有虛甚迫痛，上爲嘔逆，或下有遺精者，此邪實正虛之甚，恐補之無益，瀉之則正氣愈虛，幸而獲生者鮮矣。總之，內外邪氣所感，攻于臟腑則爲腹中之疝，會于陰器則爲睾丸之疝。士材云：疝之爲病，受熱則挺縱不收，熱疝大能作痛，或大便祕結，或小便熱閉不通或爲脹爲滿，而煩熱喜冷者是也。宜大分清飲加小茴香、川楝子之類。受寒則腹內牽引作痛，寒疝最能作痛。因溼則脹滿重墜，亦有痛者。因虛則其痛必輕。惟覺重墜牽引，脈必無力是也。血分不移，氣分多動。患左丸者痛多腫少，患右丸者痛少腫多，其論甚確，可據而依也。《辨疑錄》云：治疝者每用五苓散加行氣之藥，獲效者多。按：豬苓、澤瀉，分理陰陽以和心與小腸之氣，白朮調脾利濕，茯苓淡利膀胱之水，桂性能伐肝邪，茴香善治小腸之氣，金鈴子、橘核去膀胱之氣，檳榔下氣，少加木通以導引小腸之邪，屢用屢驗。然必察其形氣，因病製方，庶無誤治也。王肯堂云：疝與小腸氣膀胱氣不同，小腸氣，小腸之病。膀胱氣，膀胱之病。疝氣，肝經之病。疝必睾丸先痛，次連小腹，次攻胸脇，有自下而上之象。小腸氣者，俗謂之橫痃、豎痃。臍旁釣痛，連及腰脊，或遶臍走注，少腹攻刺。士材曰：小腸病，小腹引睾丸，必連腰脊而痛。小腸虛，風冷乘之，則厥而上衝肺，控引睾丸，上而不下，宜天臺藥散及香附散之類，或鹽炒茴香爲末，酒下，亦妙。若膀胱氣則小腹腫痛，不得小便是也。一云升如斗，不癢不痛是也。得之地氣卑溼所生，故江淮之間，湫溏之處，此證爲多。宜辛香燥利之方。如荔枝散、三層茴香丸、香附散、越鞠丸加茯苓皮、海藻、昆布、白朮、澤瀉。氣疝則上連腎俞，下及陰囊，偏墜而痛，或不痛。此得之忿怒號哭，氣鬱而脹，號怒罷而氣散是也。宜氣疝飲、聚香飲子。辛香理氣爲宜。睾丸偏墜，一說有大小左右不同，在左因怒氣傷肝，外寒內鬱，在右因腎氣虛損，溼痰食滯，皆使眞氣不升，客邪下陷故也。又有陰虛偏墜一證，用一味龜板爲末，茴香煎湯送下。如不應，乃風入厥陰也，加醋炒蠍梢三分爲妙。小兒有此，因父陰痿，強力入房，乃胎病，惟灸築賓穴可消。血疝則狀如王瓜，在小腹兩旁，橫骨兩端約紋中，結成癰腫，膿少血多，俗名便癰。此得之盛暑入房，氣血滲入脬囊，留而不去，或情慾太濃，當泄不泄而成也，調氣通瘀爲治。如當歸、赤芍、牛膝、延胡、青皮、木香、五靈脂、乳香、沒藥之類。若寒疝則囊冷，結硬如石，陰莖不舉，或控睾丸而痛。得之坐卧溼地，及寒月涉水，或冒雨雪，或坐卧風冷處。辛熱散寒以治之。吳茱萸加附子湯之類。寒疝久則無子。惟仲聖獨以寒疝爲名，所出三方亦以溫散祛寒、調營補虛爲主。並不雜入氣分之藥。三錫曰：疝名雖七，寒疝是疝之總名也。水疝即癥疝之屬，氣疝即狐疝之屬，血疝即便癰之屬，惟筋疝單見，屬溼熱，有虛實爾。而子和治法，又以辛香流氣爲主，謂肝得疎泄而病愈矣。用金鈴散、虎潛丸等法，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故疝病之本，不離乎肝，又不越乎寒。以肝脈絡于陰器，爲至陰之臟。足太陽之脈屬膀胱，爲寒水之經。故仲景所云寒疝腹中痛，肢冷，手足不仁，腹滿，脈弦而緊，惡寒，不欲食，繞臍痛，及脇痛裏急，虛實在所不論，蓋急則治標之義也。其當歸羊肉、辛甘重濁，溫煖下腫脹溺濇，手按有聲。一云在毛際之上，小腹之分作痛。宜加味五苓散與濟生葵子湯。又有腎氣脹者，臍下遶身撮急，周身皆痛，便數而清，諸脈洪緩，惟腎脈弦急。宜腎氣丸及酒煮當歸丸治之。三證之發，必從腹而下及睾丸，有自上而下之可辨也。因小腸膀胱並于厥陰之經，所以受病連及于肝，亦控引睾丸而痛，然只是二經之病，不可以爲疝也。又有木腎一證，外腎則堅硬頑痹，不痛不癢，陰莖不垂，常如麻木，便溺之時，悶脹不順，此腎虛而沉寒痼冷凝滯其間，未可純用燥藥。先當溫散溫利以泄其邪。如二妙丸加肉桂、吳萸、半夏、茯苓之類。間有跌撲驚恐，氣血瘀滯者，又宜消瘀行氣而佐以溫散。或用荊芥、樸硝、萊菔、葱白煎湯淋洗。有囊癢不已，甚則疙瘩頑麻，破流脂水，謂之腎囊風證。是由肝經風溼，宜敷藥或薰洗以治之。宜蛇床子、繡球花或大葉楊柳煎湯，乘熱薰洗。以蚯蚓焙爲末，摻之即愈。如無脂水，以井水調敷，或吳萸煎湯薰洗。若但陰囊開花，以枸橘七枚，煎湯薰洗，三日可愈。疝證之類，諸法可謂備矣。

危證　咬牙戰慄，冷汗反張者凶。疝久虛甚，上爲吐逆，下有遺精者危。

脈法　疝脈弦急搏指，凡弦數有熱，弦緊有寒，弦細爲寒溼，弦濡而數爲溼熱。牢急者生，弱急者死。

《醫學易通・疝氣》　疝氣者，睾丸腫大而痛也。大抵屬於任脈與肝經之病，而他經亦有之。七疝之名亦不必拘，後腎于此證加一氣字，可知治此證以調氣爲主。統以五苓散作湯，加小茴、木香、木通、金鈴子主之。如痛甚者，須防其潰爛，加金銀花爲君，加乳香、沒藥爲佐。如麻木不痛者，恐其爲癱疝難治，數年後如升如斗，宜加桃仁、附子、蓽撥、沙參、蒺藜、蜜丸鹽湯送下。此證多屬寒氣凝滯，故列於寒證。

疝氣詩　疝爲任病與肝經，茴小茴香木木通，木香金鈴子是典型。合入五苓湯散妙，石灰搗如米大入棉布中，以棉縫好包腎囊，隔夜再易之外法亦神靈。

按：黃氏論疝氣由於腎水澌寒，肝木菀遏，擁腫結鞕，結於少腹而盤於

陰丸。水凝則結而爲內寒，木鬱則發而爲外熱。法宜溫水木之寒，散肝腎之結，結寒溫散，瘕疝自消。仲景用大烏頭煎、烏頭桂枝二方。今加茱萸、澤瀉去其寒溼，以絕其根，名茱萸澤瀉烏頭桂枝湯，亦猶陳氏意也。

歌曰：茱萸、澤瀉桂枝烏，棗芍薑甘相與俱。偏墜兼資湯熱洗，或將藥末帶中敷。

《冷廬醫話・疝》　四苓散治疝有極驗者。周克庵於丁巳歲病痰火痊後，忽睾丸起塊如雞卵，堅硬重墜不能行。始服治疝藥如川楝子、荔枝核等，反作痛。自揣是歲寓吳江時，常於酒後至茶肆飲茶過多，殆水氣流入膀胱所致，與肝經無涉，改服四苓散，泄瀉數次而疝全愈。

《醫家四要・疝氣方》　馬蘭花丸七疝服，延胡肉桂同橘核。帶昆海藻及金鈴，枳殼桃仁川厚朴。治七疝及婦人陰癩，小兒偏墜，即馬蘭花、延胡索、肉桂、橘核、海帶、昆布、海藻、金鈴子、枳殼、桃仁、厚朴、水泛爲丸。寒疝痛用導氣湯，川楝茴香與木香。吳萸煎以長流水，散寒通氣利小腸。治寒疝疼痛，即川楝子、茴香、木香、吳茱萸、長流水煎。疝氣方丹溪用荔枝核，梔子、山查同枳殼。再入吳萸煖厥陰，甘瀾水煎，疝痛釋。治疝氣作疼，即荔枝核、梔子、查肉、枳殼、吳茱萸。橘核丸《濟生》中肉桂鈴，樸實延胡藻帶昆。桃仁二木酒糊合，癩疝痛頑鹽酒吞。治四種癩疝，腸癩、卵癩、水癩、氣癩也，皆寒濕爲病。即肉桂、金鈴子、厚朴、枳實、延胡索、海藻、海帶、昆布、桃仁、木通、木香、酒糊丸，鹽湯下或酒下。當歸溫疝湯延胡索、白芍吳萸川楝澤。桂附茴香白茯苓，中寒冷疝須當服。治中寒冷疝之病。即當歸、延胡索、白芍、吳萸、川楝子、澤瀉、肉桂、附片、茴香、茯苓、煎服。

紀事

《史記・倉公列傳》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蹙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后溲。循曰：不得前后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后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臟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涌，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臟應，故曰涌疝。中熱，故溺赤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后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仲。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愼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里，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

《名醫類案・疝癩》　羅謙甫治火兒赤憐歹久患疝氣，復因秋間飢飽勞役，過飲潼乳，所發甚於初，面色青黃不澤，臍腹陣痛，搔撮不可忍，腰曲不能伸，熱物熨之稍緩，脈得沈小而急。《難經》有云：任之爲病，男子內結七疝。皆積寒於小腸間所致也，非大熱之劑不能愈。遂製沉香桂附丸，以沉香、附子、川烏炮去皮臍、炮薑、良薑、茴香炒、官桂、吳萸湯浸去苦各一兩，醋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至七八十丸，空心食前熱米飲湯送下，日二服，忌冷物。間服天台烏藥散，以烏藥、木香、茴香、炒良薑、炒青皮各五錢，檳榔二箇，川練十箇，巴豆七十粒，微打破，同川練用麪炒，候麪黑色，去麪，爲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痛甚者，炒生薑熱酒調下。服此二藥，旬日良愈。趙運使夫人年近六十，三月間病臍腹冷痛，相引脇下，痛不可忍，反復悶亂，不得安卧。乃先灸中庭穴，任穴在膻中下寸六分陷者中，任脈氣所發，灸五壯或二七三七壯。次以當歸四逆湯，以當歸尾七分，炮附子、官桂、茴香、柴胡各五分，芍藥四分，茯苓、元胡、川練子酒煮，各三分，澤瀉三分，水煎溫服，數服而愈。

許學士治歙縣尉宋荀甫膀胱氣作痛，不可忍，醫以剛劑與之，痛益甚，溲溺不通三日。許視其脈曰：投熱藥太過，適有五苓散，一分爲三，易其名，用連鬚葱一莖，茴香及鹽少許，水一盞，半煎七分，連服之。中夜下小便如黑汁一二升，劑下寬得睡，明日脈已平，續用礞砂丸數日愈。蓋是疾本因虛得，不宜驟進補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故先滌所蓄之

邪，然後補之。

滑伯仁治一婦病寒爲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疼尤甚。此等痛切記作疝治。嘔吐煩懣，不進飲食，脈兩手沉結不調。此內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毋攻其上。爲灸章門、氣海、中脘，服元胡桂椒，佐以檳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藥，聚而散之也，果效。

一老人病臍腹疠痛，醫爲溫中散寒，卒無驗。診之脈兩尺博堅而沉，曰：此天寒由外入也。寒喜中下，故爲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愈。

一人病疝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湧痛憊，手足青色，喉中淫淫而癢，眉本疼痠，目不欲視，頭不欲舉，神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睪丸控引，小便數而短。年未三十，厪春若衰耄人，劣劣不自持。診其脈，沉弦而濇。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內因寒溼風雨乘之，外因爲肝疝也。屬在厥陰，故當脈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從正云：諸疝皆屬肝，肝欲散，急以辛散之。遂以吳萸佐以薑桂，辛散及治氣引經藥，兼製茴練原刻悞回陳等丸，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愈。

丹溪云：予舊有甘橘積，後因山行飢甚，遇橘芋食之，橘動舊積，芋腹滯氣，即時右丸腫大，寒熱。先服平胃散一二貼，次早神思清氣至下焦，嘔逆，覺積動，吐之復吐，后和胃氣，疏通經絡而愈。

一人虛損潮熱，腎偏墜，小腸氣。四物加小茴香、吳萸、胡蘆巴各五分，枳子、青皮、山查，漸愈。

一人病後飲水，病左丸痛甚，灸大敦，以摩腰膏摩囊上，上抵橫骨，腎穴灸溫，帛覆之，痛即止，一宿，腫亦消。

汪石山治一人年二十餘，因水中久立，過勞病疝痛。痛時腹中有磊塊，起落如滾浪，其痛尤甚。診之，脈皆細弦而緩，按之似濇。曰：此血病也，考之方書，疝有七，皆不宜下，所治多是溫散之藥，以氣言也。茲宜變法治之。石翁妙處在變法。乃用小承氣加桃仁下之，其痛如失。三日復作，比前加甚，脈之，輕則弦大，重則散濇，思之莫得其說。問曾食何物？曰：食雞蛋二枚而已。曰：已得之矣。令以指探吐，出令盡，而痛解矣。

一小兒八歲癩疝，陰囊腫脹，核有大小。汪令燒荔枝核灰，茴香炒爲末，等分，食遠，溫酒調服二錢，不過三服。

一兒六歲，陰囊脹大如盞，莖皮光腫如泡。一醫爲之滲溼行氣不效。汪診視脈皆濡緩，曰：脈緩無力者，氣虛也。痛脈皆弦不弦宜補。經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焉。氣虛不足，無能運化而使之出矣。宜升陽補氣可也。遂以人參、黃芪、白朮、茯苓、牛膝、升麻、陳皮、甘草稍，煎服一二貼，囊皺腫消，三貼全愈。

程比部羅雲公乃郎，年十五歲，疝痛，何醫官按以蕃葱散四服而愈。此童幼之年，從積治。

羅山人年四旬，居憂怫鬱，致胸膈凝聚，月餘，流於肋下，漸下墜入陽囊，不時作痛。謾試諸方，二年餘不效，偶撿《奇效良方》聚香飲子，一匕而豁然如失。此七情所傷，從氣治。

祠部黃新陽公夙有脾泄、便血、腳痛，六脈滑數。曾用酒煮黃連爲君，佐以參朮等而泄血止。越年餘，患狐疝，晝出囊中，夜卧入腹，不時疼痛，吳心所投以虎潛丸，還少丹而愈。此始爲熱中，久爲寒中，藥物寒熱迥別而俱效，久病從虛治也。

《萬病回春・癩疝》 船家患小腸疝氣，腫痛不可忍，又病兩眼腫痛，眵淚癢澀。兩寸脈洪數，兩尺脈微，此上盛下虛之症。用涼藥治眼則疝痛愈增，用熱藥治疝則眼痛愈盛。諸醫措手，莫之能愈。予以木香金鈴丸空心頓服，以治下焦之虛寒。以退血散卧時服，以治上焦之風熱。各三服，均愈。

趙雪山患因房勞役，五更起早，忽感其寒，作疝氣腫痛不可忍，憎寒戰慄。予診六脈微而無力，以五積散加吳茱萸、小茴香，又以蟠葱散，俱不效。後以艾灸之，將患人兩腳掌相對，以帶子綁住兩中指，合縫處以艾炷麥粒大，灸七壯完，痛止，神效。

《顧氏醫鏡・疝》 一人嗜火酒，能飲五升。五月間入閩中，溪水驟漲，涉水至七里，覺腹痛之甚。半年後，右丸腫大，漸如斗形，醫者皆與肝經之劑及顯熱之品，半年無功。士材曰：嗜火酒則濕熱滿中，涉大水則濕寒外束，今病在右，正是脾肺之濕，下注睾丸，以胃苓湯加黃柏、梔子、枳殼、茴香，十劑而暑減，即以爲丸，服至十八斤而安，不再發矣。

趙氏云：余於舟中，悞坐濕布風帆，因感寒濕。忽一日，陰丸一枚患腫痛發熱，用瀉腎湯加柴胡、吳萸散肝經之寒濕，獨活、桂枝散腎經之寒濕，一劑熱退，再劑腫消，後每治偏墜頗效。

一婦人冬月生產，寒入子戶，腹下痛不可忍，醫作瘀血下之。寇宗奭非之曰：此寒疝也。仲景羊肉湯治寒疝腹中痛及胁痛裏急，無不驗者。孫思邈言羊肉上虛痛，利產婦。遂以羊肉爲君，溫補榮衛，臣以生薑，宣散寒邪，佐以當歸，溫中活血，二劑果愈。

《汪石山醫案・疝》 一兒六歲，陰囊脹大如盞，莖皮光腫如泡。一醫爲之滲溼行氣，不效。汪診視，脈皆濡緩。曰：脈緩無力者，氣虛也。經云：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焉。氣虛不足，無能運化而使之出矣，宜升陽補氣可也。遂以補中益氣湯去當歸、柴胡，加茯苓、牛膝，二貼囊皺腫消，三貼全愈。

《臨證指南醫案・疝》 某　七疝治法，最詳子和，其旨辛香以泄肝，得氣疎泄而病緩矣。按法調理不愈，七味導引納腎，益氣升舉脾陽，而墜氣仍然，艾灸蒸臍，原得小安。《內經》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同爲奇經主之，故疎泄諸方，能治氣實，參朮升補，僅治中虛下陷，與元海奇經中病無補。壯歲至老，病根不輟，下焦日衰，可知升陽一法，體症頗合，衰年僅可撐持，勿使病加可矣。

生鹿茸三錢　鹿角霜一錢　當歸二錢　生菟絲子五錢　沙蒺藜一錢　川桂枝尖五分

飢時服。

朱二　勞傷，濕裏已效，臍旁動氣，少腹結疝，睾丸偏墜，皆陽氣不自復，濁陰聚絡，不宜急於育子。

當歸　舶茴香　淡蓯蓉　枸杞子　安息香　茯苓

孫　疝墜於右，筋縮連小腹痛。此寒主收引，議進溫通厥陰之絡。

川楝子二兩　穿山甲二兩炙　炮黑川烏五錢去皮　炒黑小茴香一兩　橘核二兩炒　乳香五錢

用老韭白根汁泛丸，飢時服二錢五分。

明　臍下少腹，形象橫梗，發必痛遶脇腰以及陰囊，此乃厥陰肝氣不宣，議以苦辛加左金，佐通經脈之凝濇。

川連　吳萸　穿山甲　青木香　金鈴子　延胡　青橘葉湯丸。

郁十七　肝病，絡虛氣聚，少腹滯脹。前用河間金鈴子散加牡蠣、橘葉，合鹹苦辛勝法，小效加食。述飢則脇腹鳴盛，而濁氣下泄頗安。乃絡虛不足中之有餘，形質瘦怯，不可純攻。

桃仁　當歸稍　炒小茴　橘核　郁李仁　南山查　葱白汁丸。

謝五七　七疝皆肝，少腹堅聚有形，是閉寒不通之象，百日久恙，血絡必傷。古人治疝，必用辛香助燥氣勝之品，宜緩商矣。

歸鬚　杜牛膝根　小茴香　川楝子　穿山甲　柏子仁

林　脈右弦左濇，當臍痛連少腹，已屬凝聚有形，嘔吐黃濁，大便欲解不通。若患處漉漉有聲，痛勢稍減，惟卧著體不轉移，其痛更加。此屬肝氣疝痕，辛香流氣，所稱通則不痛耳。

炒桃仁　炒橘核　金鈴子　炒延胡　韭白汁　兩頭尖　小茴　青皮

此通泄厥陰氣血方也。痛甚於下，濁結有形，非辛香無以入絡，非穢濁無以直走至陰之域，以子和方合奉議意。

施四八　立冬前一日，寒戰後熱，屬厥陰，食蠣鹹寒沉墜，浮腫囊大，溲溺甚少，至晚腫脹愈加。顯然陽微濁聚，治從氣分開泄冷滲。

粗桂枝　吳萸　川楝子　茯苓　生牡蠣　澤瀉　磨青皮汁十匙

唐三六　寒溼已入太陽之裏，膀胱之氣不利，陰囊莖腫。

五苓散加獨活、漢防己。

某　肝風筋疝，怒勞致傷，宜通補熄風。

蓯蓉　補骨脂　歸鬚　小茴　韭子　茯苓　胡桃肉　青鹽

羊內腎蒸熟和丸。

朱　動氣疝瘕，遶臍汩汩有聲，男子精氣不充，是下焦損傷。溫補勿過剛燥，須察八脈以推病情。

淡蓯蓉　歸身　炒枸杞　小茴　炒沙苑　茯苓　紅棗肉

汪　自云鬱怒不已，夏季忽起腹脹，醫以快氣疎滯湯藥，其脹竟入小腹下墜，青筋外突，脹甚延及腎囊。乃肝疝之症，議子和法。

歸鬚　橘核　青木香　青皮　小茴　黑山梔　青葱管

周三六　久久勞怒，肝木內震，脇中少腹皆肝脈遊行之所，氣凝聚爲脹，聚久結形爲瘕疝，情懷憂鬱，永不能痊。以內起情志，不崇草木微功耳。

炒小茴　黑山梔　川楝子　延胡　青木香　青皮　生香附　橘核

吳六十　味酸，食不化，湧吐，述少腹厥氣上冲，下有宿疝。以肝濁攻

胃，經云食出完穀，是無陽也。

生炮黑附子　生淡乾薑　豬膽汁　吳萸　川楝子

吳二四　疝結少腹，按之堅，凡過飢必衝突至脘，吐酸臌脹，述病從怒勞而得，內應乎肝，肝逆犯胃，飢則胃弱肝乘，上噯下洩氣則減。

肉桂　眞橘核　青木香　小茴　穿山甲　粗桂枝　李根白皮

項　寒勝疝墜，亦屬厥陰，蓋陽明衰，厥邪來乘，須胃陽復辟，凝寒自罷。

人參一錢半　炮烏頭一錢　淡乾薑一錢　吳萸炮淡，一錢　茯苓三錢

朱　七疝在肝，《內經》謂衝脈爲病。但衝脈隸於陽明，肝木必乘尅胃土，胃翻涌逆，致吐蚘嘔涎，湯飲不入，呃忒不止，皆逆亂無已，爲臟厥危疴矣。肝體本剛，相火內寄，一派熱燥藥餌，以剛濟剛，竟有缺折之虞。欲泄其濁，擬用朱南陽法。

韭白根　兩頭尖　金鈴子　延胡　歸鬚　肉桂心

毛　疝發已過，肢冷潮熱，其納食減半，濁陰內迫犯胃，無發汗攻表之理。議泄厥陰，以安陽明。

人參　炒黑川椒　附子　茯苓　川楝子　胡蘆巴

詹　老年久疝，因嗔怒而腫大熱痛，肝失疎泄，火腑溼熱蘊結不通，溫補升陽固謬。蓋肝性主剛，溼閉反從燥化，此龍膽苦堅不應，議柔苦制熱，反佐辛熱以開血中鬱痹，用東垣滋腎丸。

戴五二　溼熱下注，久則囊腫形堅，下焦血多氣少，子和法中原有虎潛諸論，後醫棄置不用，惜哉。

龍膽草　黃柏　蘆薈　山梔　知母　海金沙　豬苓　澤瀉　細辛

陳三五　疝多肝病，宜乎辛泄，但形體參脈是溼熱內蘊阻塞，二便不爲通爽，先以通太陽方。

寒水石　海金沙　豬苓　澤瀉　通草　木香汁

倪　疝瘕結聚少腹，大便閉阻，小溲短濇，舌白渴飲，不能納穀。無對症方藥，姑與滋腎丸，嘗服十粒，十服。

許三六　久有疝症，十年來，寒熱勞形則右胸脇中一股氣墜，直走少腹，凡大小便用力皆然，面赤亮，痰多，食腥膩，更令病加。此濕熱久壅隧中，緩攻爲宜。

控涎丹四分，間日服，十服。

又　脈沉，痰多，手骭赤瘡，宿疝在下，右脇氣墜少腹，前議控涎丹，逐痹未應。想久聚濕熱沉痼，非皮膜經脈之壅，用瀋川丸四十粒，勻二服，間日一進。竟通腑聚，然後再議。

又　通腑宣壅，粘痰既下，其疝仍聚於右，且盛於寒天冬月，卧安必有聲自消，行走勞動必有形直墜陰囊。久病急攻無效，議辛甘化風方法，古人以疝爲肝病，什居八九。

當歸　鹿角　桂枝　肉桂　小茴　川芎　炙草　茯苓　生薑

羊肉膠丸。

張五九　痛自腎囊，漸踞少腹之左，夫厥陰之脈繞乎陰器，操持謀慮，都主傷肝。一氣結聚，變幻形象而痛，病名曰疝。疝分有七，暴疝多寒，久疝多熱，泄氣痛緩，宣通可以卻病。只因下焦乃深遠之鄉，氣熱濕鬱，概可知矣。

川連　小茴　黑山梔　橘核　川楝子　青木香　郁李仁　冬葵子

陳　脈沉弦，舌灰邊白，腰跨氣痛，腎囊睾丸腫大。此濕熱爲病，亂吃發散消導，濕熱下墜爲疝，治當分消。

萆薢　黃柏　山梔　茯苓　丹皮　防己　豬苓　澤瀉

陳二二　辛香流氣以治疝，未嘗不通，服之五日，遍身疼痛，下午四肢浮腫，飢膚漸見高突塊瘰。思走泄氣勝，都是陽傷，芪附湯主之。

生黃芪一兩　附子二錢

朱二五　厥陰三瘧久延，邪攻肝經絡脈，少腹痛漸硬，氣串遶陰器筋痛。乃結疝痕之象，病久，雖少壯不可耑於泄氣，溫腎宣肝爲急。

淡蓯蓉　歸身　枸杞子　炒黑小茴　穿山甲　金蝎

陸三九　瘧母十年，沉痼宿疴，藥不能效。夫瘧邪既久，邪與氣血兩凝，結聚絡脈，藥難入絡耳。瘧不離乎肝膽，疝不外乎肝病，七疝，子和分剖大著。虛質不可耑以辛香下墜爲甚。議有情溫通，以培生氣。

鹿茸　大茴香　穿山甲　當歸　水安息香　炮黑川烏　全蝎

用黑大豆炒赤淋酒一杯，濾酒汁和丸，每服二錢，煖酒送。

《疝癥積聚編・治驗》　以藥貼之，以藥湯熏洗之，猶無寸效矣。自謂緩風濕痹等症將發乎，然用治風痹方無驗，則非其病可知也。一日，疝上充塞，心下疼痛劇矣，即服桂枝加附子湯三貼，而腹痛止，指痛亦去矣。後歷數月復發，治之如初，而指痛忽止，於是痊愈。始知疝之患亦及四末，蓋以疝方治

其病，故記載以爲後助矣。

一婦人吐食甚，衆醫皆以爲翻胃，身體羸瘦，起居轉難，十有五年猶未治，諸醫但束手。予診脈以爲寒疝，根在臍腹，大如覆杯，此痛令人吐者也，是衆醫所過也。與家製半夏湯五貼便止，止而又下痢，蓋寒邪逐水飲上奔則吐也，下行則下利，今也實下行矣，宜先治瀉。因與家製芩朮羌附湯，瀉果止矣。而後以古梔附湯攻病源，不過五七劑而痊愈。病婦曰：百年之患爲君失矣。傍人又曰：起虢之妙也。

同袍牧子圭過予曰：吾母病心腹痞滿，疼痛不飲食，日吐水數升，骨立倦怠也。他醫爲留飲治之無驗，其年七十餘，一以喜其壽，一以懼此病，吾子願治之。予往診其脈，告曰：寒疝也，病得之寒矣。病母曰：君之言是也，吾一日嚴冬冒風，忽爲惡寒，無幾此病發。予曰：一朝之邪，何至此乎？是元有疝，外感之邪相促以使然也。即爲之作茯苓湯飲之，藥入腹吐即定。又與桂枝加附子湯平其疝，而病方已。子圭又來曰：曩阿母疾病矣，藥治無驗焉，僕不勝其憂，足下爲吾惠藥以起其廢，深荷大德，何日忘之。

一男子有患天行病者，惡寒發熱，頭痛煩躁譫語，予治之而病頗愈。雖然猶未了了，腹或微疼，飲食不進，間又發熱頭痛，餘邪似未盡，然無有邪脈，將是勞復乎，用其方無驗。用諸調理之劑，無有寸效。再診之，心下有所結聚，按之暗然有冷氣，時鳴動矣，是果寒疝也。嗚呼過矣。諸所爲非其治。參芪雖尊，非其症何得其效？遂轉方治其疝，五七貼而頗安，繼與之，諸症豁然，其方則桂枝加附子湯也。森村生晚秋患痢疾甚，而口燥溺澀，下痢晝夜二百餘行，裏急後重，腹硬滿疼，痛不欲飲食。予以承氣湯等下之，病漸已。雖然，惟精神未復，飲食未進，起居勞倦矣。自以爲其脈代也，疲甚矣，恐關性命邪，傍人又曰攻擊之弊，遂成之邪，即迎予令診脈。予曰：經曰：脈去來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無常數與臟腑虧損之代不同，是結脈也。結是積也，應有積。便診腹，則果有矣，按之爲蛙鳴是疝也，與補腎湯病已，脈又平也。

一男子嚴冬之日卒惡寒戰慄，手足逆冷，近火惡寒不止，半日漸退，而心腹脹滿疼痛，腰腳攣急，下利不食，舌上白黃胎，衆醫皆以爲卒中寒。予診脈曰：寒疝也，補腎湯加附子，與一劑病頗緩。繼與之，諸症豁然。此病豈卒中寒爲之？舊冷相積以使然也，所以知其病者，其脈緊而結，緊寒也。結積也，腹鳴似蛙鳴，是余所以爲疝也。

一老翁手臂疼痛，自以爲痰，予診脈曰：疝也。他日心腹痞硬，或腹中應拘急，翁曰：然。予曰：臂與腹其本同矣。與桂枝加附子湯病已。

一男子患腰痛，三十日不能起，藥餌針灸皆無驗。一日迎予請治，診其脈滑而急，予曰：是積之脈也，非有積邪。病者曰：無有矣。予曰：如疝痛，則雖其形不顯，然或引睾丸，或臍邊有動氣，或爲腹中雷鳴耳。病者曰：然雖無引睾丸等症，時雷鳴，或以積在腰下。予曰：果疝也。疝伏而不顯，反著腰以令痛。與補腎湯，其病尋已。

予曩客蓬北，有人過予之旅館曰：吾久患下利，衆醫皆以爲脾胃虛，治之數年而無愈。願吾治之。予診脈曰：脈無虛候，豈爲脾胃虛乎？若果虛，則數年之病，形體何不衰乎？其人小腹有塊雷鳴，予曰：是寒疝也，吾能可治之。即製劑與之，果驗。其方家製芩朮羌附湯是也。

有人患心痛三年，百藥無有驗。予診之曰：石疝也。痛甚故痛及心也。

痛者殆虛，不可攻擊，以建中湯養中焦，加附子以和疝，繼與蒼朮湯和心下，不過十帖全已。

一婦人病，衆醫爲鼓脹治之無效。予診其脈曰：疝之濕症也。先與三白湯，下如豆汁者數升，脹頗愈，繼與桂枝加附子湯全愈。所以知其病者，鼓脹則無消長，今病緩則消焉，盛則脹焉，時腹鳴響，是所以爲疝也。

松山生者患淋疾十餘年焉，一日大發，莖中疼痛，小便膿血，小腹有塊，牽引脇下。予診之曰：盤腸氣也。便血雖似血淋，有塊痛者，難爲血淋。設使爲血淋，亦當利腸氣。即作四味茴香散與之，卒痛止，血淋全愈。

一男子腹中遶臍有塊爲鳴動，一日卒得，腰腳痿弱不能動。予診其脈曰：寒疝也。此病寒邪客肝腎二藏令然，其經亦爲寒邪所關，故爲此症耳。非烏頭以治疝，附子以行經，不可治。即與烏頭煎一劑，瞑眩甚矣。病夫曰：藥增苦楚，不堪服。予曰：是將愈之候也，藥不瞑眩，其病不瘳是也。曲喻之，強服之，病略愈。再與梔附湯加味，豁然。

一婦人有病，接予診其脈，疝癥也。與大黃附子細辛湯下其寒，再與桂枝加附子湯病已。予未往診時，以五心煩熱，心氣不樂，羸瘦倦怠，衆醫爲虛勞，予獨以爲疝癥，何者？心下顯然有塊，按之有冷氣而爲鳴動也。勞症之

邪在脾者，或雖似之，然勞之痞塊何有鳴動冷氣乎？疝亦從七情起，則心熱不樂，亦疝之候也。此人果勞，則治勞之劑何不效乎？吾以爲疝，不亦宜乎。

一老翁小腹痛，腹鳴血痢，日數十行，自以爲痢尤甚者也。予診之曰：疝也。夫疝病屬肝，肝藏血，正邪相搏，傷其血，故下血也。邪傷血而利，則可與血利同治。雖然，是病元自疝來，不治其本不可也。即與補腎湯，病愈。

一婦人患心痛五年，諸藥針灸無有效。予診脈曰：心下痞硬，正是積也。然非五積部位，雖殆如盤疝，然其位高，則難爲盤疝，極知疝客心脾，邪正相爭，奔騰故上衝心下而痛也。先與桂枝加附子湯和其疝，疝和而後以手法拈散餘邪，心脾痛全已。

一男子當苦疝癥，一日大發，腹硬滿疼痛。予診之，其脈沉緊而伏，傍人皆爲死症。予曰：積聚癥瘕之病，不致卒死，何足恐哉？即與神保丸十五丸，藥下咽，病卒已。

《張聿青醫案・疝氣》 某左　子和論七疝部隸於肝，以少腹前陰，皆厥陰經部位故也。蓋筋者肝之合，睾丸者筋之所聚也，偏左者肝生於左也。勞倦奔走，則元氣下陷，所以腎囊之間，筋腫甚大，每覺上衝心胸，非攻心也，夫中脘季脇，乃肝脈遊行之地也。大凡治法，不越辛溫苦泄。然勞碌氣陷者，苦泄則氣益陷。今先舉其陷下之氣，稍佐辛溫，是亦標本兼治之意。另案即請方家正之。

台參鬚另煎冲，八分　炙綿耆二錢　蜜炙升麻四分　炙甘草二分　野於朮一錢五分土炒　淨柴胡四分　酒炒當歸二錢　廣木香三分　炒小茴五分　陳皮二錢　延胡索二錢　白茯苓四錢

左　濕寒內阻爲狐疝。

鹽水炒香附　台烏藥　南查炭　木豬苓　木香　小青皮　炒小茴　赤白芩　炒橘核

左　大病之後，脈象時常帶數，右三部微滑，左三部並無數象。此氣分濕熱逗留，濕熱潤下，壓墜府氣，所以有疝氣情形。擬理氣泄濕。

鹽水炒香附　製半夏　生米仁　金鈴子　澤瀉　黑山梔　川萆薢　炒枳殼　木豬苓

徐左　右脈濡細，左脈細弦。少腹偏右筋突痛脹，必得平卧，痛脹方平。考少腹兩旁屬肝，居中爲衝脈，衝任虛寒，濕壓氣墜，所以爲痛爲脹。至平卧則壓墜之勢稍衰，所以其痛略減。擬導濕外泄，濕得泄則不墜，水竅常開，則精竅常閉，而遺泄亦可以免矣。

萆薢二錢　吳萸鹽水炒，四分　烏藥一錢五分　黑山梔二錢　磨木香五分　米仁四錢　豬苓各二錢　澤瀉一錢五分　炒小茴五分　炒橘核三錢　荔枝核三錢，炙

李左　寒痰內阻，絡氣不宣，胸脇肋遊行作痛，睾丸痛脹。經云：衝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又云：衝脈者，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所以上則胸痛，下則疝痛，病雖懸殊，其源則一。

生香附　小青皮　歸鬚　橘絡　枳殼　烏藥　旋覆花　金鈴子　磨鬱金五分　眞猩絳六分　青葱管

榮左　由睾丸痛脹，而致從上攻衝，直抵中脘，痛不可忍。噁心嘔吐，倏寒倏熱，大便不行，小溲渾赤。舌紅苔白。濕熱流入厥陰，而衝隸於肝，又屬陽明，起於氣街，而佈散胸中，所以肝病不退，衝脈之氣，挾濕熱之氣，上衝犯胃，的屬衝疝重症。擬苦辛酸合方。

川雅連五分，炒　淡乾薑三分　川楝子三錢　製香附二錢　延胡索二錢　鹽水炒陳皮一錢　淡芩酒炒，一錢五分　杭白芍酒炒三錢　白茯苓三錢　生薏仁三錢　薑汁炒黑山梔三錢　澤瀉一錢五分

二診　苦辛酸合方，嘔吐稍減，痛勢略緩。然腹中時覺攻撐，愈撐愈痛，痛處以熱物摩熨，其勢即緩，而熱湯入口，其痛即甚，吐出均係痰涎。脈左部細弦，右部沉鬱。肝經之氣，橫擾充斥，標熱本寒。與甘仁先生同議溫藏而泄氣火之鬱，化痰而降胃府之氣。逸山先生意見相同。錄方以備商用。

川雅連五分　淡吳萸三分，川連同炒　製香附二錢　黑山梔三錢　金鈴子三錢　廣皮二錢　熟附片三分　製半夏一錢五分　延胡索一錢五分　白茯苓三錢　白蜊螺殼二錢　粉丹皮二錢　上沉香二分　黑丑三分，二味研細末，先調服

三診　苦降辛通，痛勢漸輕，大便雖行未暢，嘔噁不止，吐出之物，氣甚酸穢。右脈沉鬱稍起，漸見滑象。肝木之縱橫肆擾，雖得略平，而厥氣逆衝，胃土不降，氣即爲火，痰即爲濁，釀成酸穢之味，逆從上出。與逸山、甘仁兩兄同議清泄鬱結，降濁鎮逆。

黑山梔三錢　製半夏三錢　塊辰砂三錢　鮮竹茹三錢　炙紫菀肉二錢　香豆豉二錢　茯苓五錢　柿蒂四個　鬱金一錢五分　旋覆花二錢，絹包　金鈴子二錢　鮮枇杷葉一兩，去毛，絹包煎湯代水

四診　痛勢大減，略能安寐，大便不行，仍然噁心嘔吐，吐出不堪穢臭，胃中窒悶異常，面色晦濁，目有紅光。脈左弦右滑。良由疝氣上衝，胃之下口，即小腸上口，火府之氣，不克下行，轉從上逆，令糟柏從胃底翻出，胃濁不降，痰聚胸中，膽陽上逆，面晦目紅不寐，宜有種種現象矣。夫大腸居小腸之下，與肺相表裏。茲與逸山、甘仁兩先生同議，控逐胸中之結聚，使肺氣下通於大腸，腸痹得開，則火府之氣，或從下行，糞糟柏亦轉旋順下。未識能如願否。

製半夏三錢　塊辰砂四錢　細木通一錢五分　炙紫菀肉四錢　旋覆花二錢　白茯苓五錢　薑汁炒山梔三錢　鮮竹茹三錢　柿蒂五個　控涎丹八分，開水先調服

五診　攻逐胸中結聚之痰，使肺氣下通於大腸，大腸居然開通，屢次暢下，糟粕之逆出於胃者，亦從下行，嘔吐臭穢已定，胸中窒悶亦開，疝氣痛脹大減，漸能安穀，脈數轉緩。出險履夷，誠爲幸事。再擬調和中氣，疏泄肝木，分化濕熱，以善其後。同逸山、甘仁兩兄商用。

製半夏一錢五分　鮮竹茹一錢　乾橘葉一錢五分　澤瀉二錢　生薏仁三錢　白茯苓三錢　金鈴子一錢五分　荔枝核三錢　豬苓二錢　炒穀芽三錢

顧左　囊腫較退，睾丸仍然腫硬。還是濕壓氣墜，氣濕不行。再運脾滲濕，而溫元藏。

連皮苓五錢　吳萸鹽水炒，四分　木豬苓二錢　大腹皮二錢　查炭二錢　廣木香五分　炒橘核三錢，研　炒小茴五分　炒枳殼一錢　冬瓜子五錢　炙乾蟾四錢

二診　睾丸作痛殊甚，又復身熱。濕熱內阻，營衛不宣，恐變外證。

青陳皮　萆薢　延胡索　枳殼　大腹皮　炒橘核　香附　金鈴子　澤瀉　豬苓

徐　疝氣而覺氣上衝，心中熱辣作嘔吐象，此衝心也。

天台烏藥散加鹽水炒香附，豬膽汁二匙冲。急不可得以川連代之。

錢左　睾丸偏左作痛，牽引腰府，中脘不舒。脈濡而滑。此肝腎濕熱內伏，先調氣利濕。

製香附二錢，打　川萆薢二錢　澤瀉二錢　青皮一錢　台藥一錢五分　金鈴子一錢五分　炒橘核三錢　豬苓二錢　查炭三錢　炒小茴五分　延胡索一錢五分，酒炒

支左　少腹偏右作脹，大便艱澀，時常紫黑，卧難成寐，氣衝噯噫。脈細弦數。此濕熱內鬱，致血氣結滯不宣，癥疝情形也。極難圖治。

川楝子一錢五分　單桃仁三錢　製半夏二錢　延胡索一錢五分，酒炒　炒橘核三錢，研　海藻一錢五分　淡昆布一錢　赤白茯苓各二錢　炙荔枝核三錢，研　查炭三錢　木香四分　焦秫米三錢

朱左　少腹有氣上衝，支脘作痛，脈沉而弦，肝腎濕寒，治宜溫化。

淡吳萸鹽水炒，四分　台烏藥一錢五分　赤白苓各二錢　澤瀉一錢五分　鹽水炒青皮一錢　金鈴子一錢五分　蘇子梗各二錢　前胡一錢五分　製香附三錢　光杏仁三錢　查炭三錢

内科總部

淋濁癃閉部

題解

《金匱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脈證并治》 淋之爲病，小便如粟狀，少腹弦急，痛引臍中。

《中藏經・論諸淋及小便不利》 諸淋與小便不利者，皆由五臟不通，六腑不和，三焦痞澀，榮衛耗失，冒熱飲酒，過醉入房，竭散精神，勞傷氣血，或因女色興而敗精不出，或因迷寵不已而眞髓多輸，或驚惶不次，或思慮未寧，或飢飽過時，或奔馳才定，或隱忍大小便，或發泄久興，或寒入膀胱，或暑中胞囊。傷茲不愼，致起斯疾。狀候變異，名亦不同，則有冷、熱、氣、勞、膏、砂、虛、實之八種耳。

冷淋者，小便數，色白如泔也。熱淋者，小便澀而色赤如血也。氣淋者，臍腹滿悶，小便不通利而痛也。勞淋者，小便淋瀝不絕，如水之滴漏而不斷絕也。膏淋者，小便中出物如脂膏也。砂淋者，臍腹中隱痛，小便難，其痛不可忍，須臾從小便中下如砂石之類，有大者如皂子，或赤或白，一作黃。色澤不定。此由腎氣弱而貪於女色，房而不泄，泄而不止，虛傷眞氣，邪熱漸強，結聚而成砂。又如以火煮鹽，火大水少，鹽漸成石之類。謂腎者，水也，鹹歸於腎，水消於下，虛熱日甚，煎結而成。此非一時而作也。蓋遠久乃發，成即五歲，敗即三年，壯人五載，禍必至矣，宜乎急攻。八淋之中，惟此最危。其脈盛大而實者可治，虛小而澀者不可治。虛者謂腎與膀胱俱虛，而精滑夢泄，小便不禁者也。實則謂經絡閉澀，水道不利，而莖痛腿酸者也。

又，諸淋之病，與淋相從者活，反者死凶。治療之際，亦在詳酌耳。

《諸病源候論・淋病諸候・諸淋候》 諸淋者，由腎虛而膀胱熱故也。膀胱與腎爲表裏，俱主水，水入小腸，下於胞，行於陰爲溲便也。腎氣通於陰，陰，津液下流之道也。若飲食不節，喜怒不時，虛實不調，則府藏不和，致腎虛而膀胱熱也。膀胱，津液之府，熱則津液內溢而流於睾，水道不通，水不上不下，停積於胞，腎虛則小便數，膀胱熱則水下瀝。數而且瀝，則淋瀝不宣，故謂之爲淋。其狀小便出少起數，小腹弦急，痛引於齊。又有石淋、勞淋、血淋、氣淋、膏淋。諸淋形證，各隨名，具說於後章，而以一方治之者，故謂之諸淋也。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偃卧，令兩足布膝頭，斜踵置尻，口內氣，振腹，鼻出氣，去淋數小便。

又云：蹲踞高一尺許，以兩手從外屈膝內入，至足趺上，急手握足五指，極力一通，令內曲入，利腰髖治淋。

《諸病源候論・淋病諸候・石淋候》 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腎主水，水結則化爲石，故腎客沙石，腎虛爲熱所乘，熱則成淋。其病之狀，小便則莖裏痛，尿不能卒出，痛引少腹，膀胱裏急，沙石從小便道出，甚者塞痛令悶絕。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偃卧，令兩足布膝頭，斜踵置尻，口內氣，振腹，鼻出氣，去石淋莖中痛。

《諸病源候論・淋病諸候・氣淋候》 氣淋者，腎虛膀胱熱氣脹所爲也。膀胱合與腎爲表裏，膀胱熱，熱氣流入於胞，熱則生實，令胞內氣脹，則小腹滿，腎虛不能制其小便，故成淋。其狀膀胱小便皆滿，尿瀝，常有餘瀝是也。亦曰氣癃。診其少陰脈數者，男子則氣淋。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以兩足踵布膝，除癃。

又云：偃卧，令兩足布膝頭，取踵置尻下，以口內氣，腹脹自極，以鼻出氣七息，除氣癃。數小便，莖中痛，陰以下溼，小腹痛，膝不隨也。

《諸病源候論・淋病諸候・膏淋候》 膏淋者，淋而有肥，狀似膏，故謂之膏淋，亦曰肉淋。此腎虛不能制於肥液，故與小便俱出也。

《諸病源候論・淋病諸候・勞淋候》 勞淋者，謂勞傷腎氣而生熱成淋也。腎氣通於陰，其狀尿留莖內，數起不出，引小腹痛，小便不利，勞倦卽發也。

《諸病源候論・淋病諸候・熱淋候》　熱淋者，三焦有熱，氣搏於腎，流入於胞而成淋也。其狀小便赤澀，亦有宿病淋，今得熱而發者。其熱甚則變尿血，亦有小便後如似小豆羹汁狀者，畜作有時也。

《諸病源候論・淋病諸候・血淋候》　血淋者，是熱淋之甚者，則尿血，謂之血淋。心主血，血之行身，通遍經絡，循環府藏，勞甚者則散失其常經，溢滲入胞而成血淋也。

《諸病源候論・淋病諸候・寒淋候》　寒淋者，其病狀，先寒戰然後尿是也。由腎氣虛弱，下焦受於冷氣，入胞與正氣交爭，寒氣勝則戰寒而成淋。正氣勝，戰寒解，故得小便也。

《丹溪心法・淋》　癃者，罷也，不通爲癃，不約爲遺。小便滴瀝澀痛者謂之淋，小便急滿不通者謂之閉。

《金匱要略懸解・消渴小便不利淋・淋》　淋之爲病，溺孔艱澀，如粟粒阻梗而不利也。乙木鬱陷，故少腹弦急。肝氣賊脾，故痛引臍中。土升則木達，水寒土濕，脾氣下陷，乙木抑遏，不能上達，鬱怒而賊己土，是以少腹弦急而痛引臍中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蓋化水者，肺金也，泄水者，肝木也，土濕則金逆於上，不能化水，木陷於下，不能泄水，小便所以不利也。木以疏泄爲性，土濕木鬱，疏泄不行，而強欲泄之，愈泄則愈梗，愈梗則愈泄，是以頻數而痛澀。溫氣遏陷，鬱而爲熱，是以黃赤而閉癃。此與痢家之墜痛一理，痢病於後而淋病於前也。其燥熱在肝而濕寒在脾，後世庸工，專以寒瀉而治淋痢，殺人多矣。

《醫階辨證・癃淋辨》　癃，少腹滿，小便秘而不痛；淋，小便淋瀝，莖中痛。

《醫階辨證・癃閉關格辨》　癃閉，但小水不通，而上不吐逆；關格，是小水不通，而上且吐逆。

《醫階辨證・白濁小水渾濁辨》　白濁，因小便出如膏脂，或常自流溢；小水濁渾，小便出沙水。

《醫階辨證・膏淋白濁辨》　膏淋，敗精凝結而爲痛，溺竅塞，出不快故痛；白濁，敗精流溢而不痛，腎氣虛脫故不痛。

《醫階辨證・氣淋胞痹辨》　氣淋，濁有餘瀝，少腹滿而痛，臍下妨悶；胞痹，小便不通，少腹滿而痛，又名膀胱痹。

《醫學啓蒙彙編・淋濁註釋》　淋者，滴瀝澀痛也。濁者，小便混濁而不清也。蓋心腎氣鬱，使陰陽乖舛，清濁相干，膀胱蓄熱而水道澀焉。所以滴淋澀痛，欲通不通，稍有所便，亦皆濁也。丹溪云：淋有五，皆屬於熱。故小便血熱，則爲血淋。火氣煎熬，而爲砂石淋，如湯在罐中煎，日久而生鼈也。氣血凝結，而爲肉淋。氣血凝如膏糊爲膏淋，因勞而作爲勞淋。症雖不一，無非熱結膀胱也。

《醫學啓蒙彙編・小便閉癃註釋》　經云：膀胱不利爲癃。侯其鼻頭色黃者，小便必難。蓋腎主水，瀦於膀胱，泄於小腸，上下相通，故水火既濟，則榮衛流行，氣血不凝，水竇開闔，便溺通暢，未有不利者。惟心腎不交，水火不濟，陰陽不調，則內外關，水道塞，而小便閉癃之病生焉。此言其陰陽氣血、水液運行流動之常，反則病。而其所以致病之由，又各有所因。有心火盛，則小腸熱結，熱微，則小便難。而僅有熱甚，則小便閉而全無。有胃弱，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及氣虛而閉者。有脾枯，亡血，及勞傷血虛而閉者。有忿怒氣結，閉遏不通者。但宜先服對症之藥，後探吐，以探其氣，氣升則水自降矣。醫遇此症，當探本尋源，求其所因，各各分治可也。

綜述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熱至，【略】淋閉之病生矣。

《千金要方・淋閉》　論曰：熱結中膲則爲堅，熱結下膲則爲溺血，令人淋閉不通。此多是虛損之人服大散，下膲客熱所爲。亦有自然下膲熱者，但自少可善候之。

凡氣淋之爲病，溺難澀，常有餘瀝。石淋之爲病，莖中痛，溺不得卒出，治之如氣淋也。膏淋之爲病，尿似膏自出，治之如氣淋也。勞淋之爲病，勞倦即發，痛引氣衝下。治與氣淋同。熱淋之爲病，熱即發，甚則尿血，餘如氣淋。

凡人候鼻頭色黃，法小便難也。

治下膲結熱，小便赤黃不利，數起出少，莖痛，或血出，溫病後餘熱，及霍亂後當風取熱，過度飲酒、房勞，及行步冒熱，冷飲逐熱，熱結下膲，及散石熱

動關格，小腹堅，胞脹如斗，諸有此淋，皆悉治之立驗，地膚子湯。大小便皆閉者，加大黃三兩。女人房勞，腎中有熱，小便難不利，小腹滿痛，脈沈細者，加豬腎一具。《崔氏》云：若加腎，可用水一斗半，先煮腎，取一斗汁，然後內藥煎之。《小品方》不用枳實。

治百種淋，寒淋、熱淋、勞淋、小便澀、胞中滿，腹急痛。方：

通草　石韋　王不留行　甘草各二兩　滑石　瞿麥　白朮　芍藥　冬葵子各三兩

右九味，㕮咀，以水一斗，煎取三升，分五服。《古今錄驗》有當歸二兩，治下篩，以麥粥清服方寸匕。日三。

又方：

栝樓根　滑石　石韋各二兩

右三味，治下篩，大麥飲服方寸匕，日三。

治諸種淋方：

葵根八兩　大麻根五兩　甘草一兩　石首魚頭石三兩　通草二兩　茅根三兩　貝子五合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五升，分五服，日三夜二。亦主石淋。

又方：細白沙三升，熬令極熱，以酒三升，淋取汁，服一合。

又方：

榆皮一斤　車前子　冬瓜子各一升　鯉魚齒　桃膠　通草　地脈各二兩　瞿麥四兩

右八味，㕮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日三。

治淋痛方：

滑石四兩　貝子七枚燒碎　茯苓　白朮　通草　芍藥各二兩

右六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二，十日差。

又方：

葵子五合　茯苓　白朮　當歸各二兩

右四味，㕮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分三服，日三。

又方：豬脂酒服三合，日三。小兒服一合，臘月者。

治小便不利，莖中疼痛，小腹急痛。方：

通草　茯苓各三兩　葶藶二兩

右三味，治下篩，以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又方：

蒲黃　滑石等分

右二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治小便不通利，膀胱脹，水氣流腫。方：水上浮萍暴乾，末，服方寸匕，日三服。

治小便不通。方：

滑石三兩　葵子　榆白皮各一兩

右三味，治下篩，煮麻子汁一升半，取一升，以散二方寸匕和，分二服，即通。

又方：水四升，洗甑帶取汁，煮葵子，取二升半，分三服。

又方：胡鸛屎、豉各一合，和擣丸如梧子，服三丸，日三服。

又方：髮去垢燒末一升，葵子一升，以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又方：石首魚頭石末，水服方寸匕，日三。

又方：石槽塞灰土，井華水服之，日三。

又方：鯉魚齒燒灰，末，酒服方寸匕，日三。

又方：服車前子末方寸匕，日三，百日止。

治卒不得小便。方：

車前草一把　桑白皮半兩

右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煎取一升，頓服之。

又方：吞雞子白立差。《葛氏》云：吞黃。

治婦人卒不得小便。方：杏人二七枚，熬末，服之立下。

又方：紫菀末，井華水服三指撮，立通。血出四五度服之。

治黃疸後小便淋瀝。方：

豬腎一具切　茯苓一斤　瞿麥六兩　車前根切三升　黃芩三兩　澤瀉　地膚子各四兩　椒目三合綿裹

右八味，㕮咀，以水二斗，煮車前，取一斗六升，去滓下腎，煮取一斗三升，去腎下藥，煮取三升，分三服。

治氣淋。方：水三升，煮缸底苔如鴨子大，取二升，頓服。

又方：水三升，煮豉一升，一沸去滓，內鹽一合，頓服。亦可單煮豉汁服。

又方：水一斗，煮比輪錢三百文，取三升，溫服之。

又方：擣葵子末，湯服方寸匕。

又方：空腹單茹蜀葵一滿口止。

又方：熬鹽，熱熨少腹，冷復易。亦治小便血。《肘後方》治小便不通。

又方：臍中著鹽，灸之三壯。《葛氏》云：治小便不通。

氣淋，灸關元五十壯，又灸俠玉泉相去一寸半三十壯。

治石淋。方：車前子二升，絹袋盛，水九升，煮取三升，頓服之，石即出。先經宿不得食。《備急方》云：治熱淋。

又方：取浮石使滿一手，下篩，以水三升，酢一升，煮取二升，澄清，服一升。不過三服，石出。亦治嗽，淳酒煮之。

又方：桃膠棗許大，夏以三合，冷水，冬以三合湯，和一服，日三。當下石子如豆卵，石盡止。亦治小便出血。

石淋，臍下三十六種病，不得小便，灸關元三十壯，又灸氣門三十壯。

石淋，小便不得，灸水泉三十壯，足大敦是也。

治膏淋。方：擣葎草汁二升，酢二合和，空腹頓服之，當尿小豆汁也。又濃煮汁飲，亦治淋瀝。蘇澄用療尿血。

治五勞七傷，八風十二痹，結以爲淋，勞結爲血淋，熱結爲肉淋，小便不通，莖中痛，及小腹痛不可忍者。方：

滑石　王不留行　冬葵子　桂心　通草　車前子各二分　甘遂一分

石韋四分

右八味，治下篩，服方寸匕，以麻子飲五合，和服，日三，尿沙石出也。一方加榆白皮三分。

勞淋，灸足太陰百壯，在內踝上三寸，三報之。

治熱淋。方：

葵根一升，冬用子，夏用苗，切　大棗二七枚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分二服。熱加黃芩一兩，出難加滑石二兩末，血者加茜根三兩，痛者加芍藥二兩。加藥，水亦加之。

又方：白茅根切，四斤，以水一斗五升，煮取五升，服一升，日三夜二。

又方：常煮冬葵根作飲服之。

治血淋，小便磣痛。方：

雞蘇二兩　滑石五兩　生地黃半斤　小薊根一兩　竹葉一把　通草五兩

右六味，咬咀，以水九升，煎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不利。

治血淋，石韋散。

又方：以水五升，煮生大麻根十枚，取二升，頓服之。亦治小便出血。

又方：以水四升，煮大豆葉一把，取二升，頓服之。

又方：以水三升，煮葵子一升，取汁，日三服。亦治虛勞，尿血。血淋，灸丹田隨年壯，又灸伏留五十壯。一云隨年壯。

五淋，不得小便，灸懸泉十四壯，穴在內踝前一寸斜行小脈上，是中封之別名。

五淋，灸大敦三十壯。

卒淋，灸外踝尖七壯。

淋病不得小便，陰上痛，灸足太衝五十壯。

淋病，九部諸疾，灸足太陽五十壯。

腹中滿，小便數數起，灸玉泉下一寸，名尿胞，一名屈骨端，灸二七壯。小兒以意減之。

《千金翼方・淋病》　治小便不通。方：

滑石貳兩　葵子壹兩　榆白皮壹兩

右叁味，爲散，濃煮麻子汁壹升半，取壹升，以貳方寸匕和服，兩服即通。

治小便不通。方：內薑黃末如豆許大小便孔中，即通。

又方：

通草　豬苓去皮　桑白皮各兩

右叁味，咬咀，以水陸升，煮取貳升，分貳服。

治丈夫女人胞轉，不得小便八九日。方：

滑石壹斤　寒水石壹兩，碎　葵子壹升

右叁味，以水壹斗，煮取伍升，盡服即利。

久房散　主小便多或不禁。

治小便不利，膀胱脹，水氣流腫。方：

水上浮萍乾末，服方寸匕，日三。

治小便不禁，多，日便壹貳斗，或如血。方：

麥門冬捌兩去心　蒺藜子貳兩　甘草壹兩炙　乾薑肆兩　桂心貳兩　乾地黃捌兩　續斷貳兩

右柒味，咬咀，以水壹斗，煮取貳升伍合，分叁服。

又方：

鹿茸長叁寸，炙　躑躅壹升　桂心壹尺　韭子壹升　附子叁枚，炮，去皮　澤瀉叁兩

右陸味，爲散，服伍分匕，日三，稍加至壹寸匕，漿水服之，差。

治大小便不通：

當歸叁斤　大戟壹斤　牛膝叁斤

右叁味，切，以水伍升，煮取貳升，以大豆伍升，煎令汁盡，豆乾，初服叁枚，以通爲度。

濡藏湯　主大小便不通六七日，腹中有燥屎，寒熱煩迫短氣，汗出腹滿。

霹靂煎。

《三因方・淋閉論》 淋，古謂之癃，名稱不同也。癃者罷也，淋者滴也。今名雖俗，於議爲得。古方皆云：心腎氣鬱，致小腸膀胱不利。復有冷淋、濕淋、熱淋等，屬外所因。既言心腎氣鬱，與夫驚憂恐思，即內所因。況飲啖冷熱，房室勞逸及乘急忍溺，多致此病，豈非不內外因？三因備有，五淋通貫，雖證狀不一，皆可類推，所謂得其要者，一言而終也。

《直指方・仁齋・傷寒類書》 小便難

小便汗竭胃乾空，多汗陽明並戒通。

引飲濕黃須要利，澀難虛熱客胞中。

汗自外泄，津液中乾，此小便所以不通也。或陰虛而陽湊之，小腸伏熱，亦令旋溺赤黃數且難矣。《素問》曰：陽入陰分則膀胱熱而小便難。其謂是乎。多汗者以利小便爲戒，伏熱者以涼劑行之。若夫中濕發黃，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發汗多，亡津液，胃中乾，小便不利，及陽明汗多，小便不利者，並不得利之，小便自利則愈。引飲過多，下焦有熱，小便不利，脈浮者，五苓散。脈沉者，豬苓湯。中濕發黃家，並與利小便。小便難者，陰虛而陽湊之，故小便黃，爲下焦熱。以瞿麥、滑石輩利之，木通散亦可。太陽汗後，漏不止而惡風，四肢急，小便難，桂枝加附子湯。陽明中風，脈浮弦大，身黃鳥乾，氣短腹滿，潮熱時噦，心脇痛，嗜卧，小便難，小柴胡加茯苓。表有水氣，身熱而咳，表不解，心下停水，小腹滿，小便不利，小青龍湯去麻黃加伏苓。汗下後發熱，頭項強痛，無汗，心下滿，微泄，小便不利，桂枝湯去桂加伏苓白朮。嘔而發熱，胸脇滿，心下怔忪，小便不利，小柴胡去黃芩加伏苓。少陰虧，小便不利，四逆散加伏苓。

《東垣試效方・小便淋閉門》 小便淋閉論

三難云：病有關，有格，關則不得小便。又云：關，無出之由，皆邪熱爲病也。分在氣在血而治之，以渴與不渴而辨之。如渴而小便不利者，是熱在上焦肺之分，故渴而小便不利也。夫小便者，是足太陽膀胱經所主也，長生於申，申者，西方金也，肺合生水。若肺中有熱，不能生水，是絕其水之源。經云：虛則補其母，宜清肺而滋其化源也。故當從肺之分，助其秋令，水自生焉。又如雨如露如霜，皆從天而降下也，乃陽中之陰，明秋氣自天而降下也。且藥有氣之薄者，乃陽中之陰，是感秋清肅殺之氣而生，可及補肺之不足，淡味滲泄之藥是也。茯苓、澤瀉、琥珀、燈心、通草、車前子、木通、瞿麥、扁蓄之類，以清肺之氣，泄其火，資水之上源也。如不渴而小便不通者，熱在下焦血分，故不渴而大躁，小便不通也。熱閉於下焦者，腎也，膀胱也，乃陰中之陰，陰受熱邪，閉塞其流。易上老云：寒在胃中，遏絕不入，熱在下焦，填塞不便，須用感北方寒水之化，氣木俱陰之藥，可除其熱，泄其閉塞。《內經》云：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若服淡滲之藥，其性乃陽中之陰，非純陽之劑，陽無以化，何能補重陰之不足也？須用感地之水運而生太辛之味，感天之寒藥而生大寒之氣，此氣味俱陰，乃陰中之陰也。大寒之氣，入稟之生膀胱，大水之運，通感之生腎，此藥能補腎與膀胱，受陽中之陽，熱火之邪而閉其下焦，使小便不通也。

滋腎圓　治不渴而小便閉，熱在下焦血分也。

《內經》云：熱者寒之。遂用知母、黃蘗大苦寒爲主治，肉桂辛熱，與熱同體，乃寒因熱用也。

清肺飲子　治渴而小便不利，邪熱在上焦氣分也。

《局方》中八正散、仲景五苓散亦得用之。

導氣除燥湯　治小便閉塞不通，乃血澀致氣不通而竅澀也。

腎疸湯　治腎疸目黃，甚至渾身黃，小便赤澀。

《丹溪心法・淋》淋有五，皆屬乎熱。解熱利小便，山梔子之類。山梔子去皮，一合，白湯送下。淋者，小便淋瀝，欲去不去，不去又來，皆屬於熱也。

入方　治老人氣虛而淋者。

人參　白朮　木通　山梔

地髓湯　治死血作淋，痛不可忍。此證亦能損胃不食。

又方：　治氣虛而淋者。

八物湯加黃芪、虎杖、甘草煎湯服。諸藥中可加牛膝。

附錄　諸淋所發，皆腎虛而膀胱生熱也。水火不交，心腎氣鬱，遂使陰陽乖舛，清濁相干，蓄在下焦，故膀胱裏急，膏血砂石從小便道出焉。於是有欲出不出，淋瀝不斷之狀。甚者窒塞其間，則令人悶絕矣。大凡小腸有氣則小便脹，小腸有血則小便澀，小腸有熱則小便痛。痛者爲血淋，不痛者爲尿血。敗精結者爲沙，精結散者爲膏，金石結者爲石。小便澀，常有餘瀝者爲氣。揣本揆原，各從其類也。執劑之法，幷用流行滯氣，疎利小便，清解邪熱。其於調平心火，又三者之綱領焉。心清則小便自利，心平則血不妄行。最不可用補氣之藥，氣得補而愈脹，血得補而愈澀，熱得補而愈盛。水竇不行，加之穀道閉遏，未見其有能生者也。雖然，腎氣虛弱，囊中受寒，亦有挾冷而小便淋瀝。其狀先寒戰而後溲便，蓋冷氣與正氣交爭，冷氣盛則寒戰而成淋，正氣盛則寒戰解而得便溺也。又有胞系轉戾之不通者，是不可不辨。胞轉證，臍下急痛，小便不通，凡強忍小便或尿急疾走，或飽食忍尿，飽食走馬，忍尿入房，使水氣上逆，氣迫於胞，故屈戾而不得舒張也，胞落則殂。

淋閉，古方爲癃。癃者，罷也，不通爲癃，不約爲遺。小便滴瀝澀痛者，謂之淋，小便急滿不通者，謂之閉，宜五苓散、燈心湯調服。若臍下脹滿，更加琥珀末一錢，甚效。

有淋病，下諸通利藥不能通者，或用木香流氣飲，或別用通氣香劑纔愈者，此乃氣淋，出於冷熱淋之外。血淋一證，須看血色，分冷熱：色鮮者，心小腸實熱。色瘀者，腎膀胱虛冷。若的是冷淋及下元虛冷，血色瘀者，並宜漢椒根剉碎，不以多少，白水煎，候冷服。若熱極成淋，服藥不效者，宜減桂五苓散加木通、滑石、燈心、瞿麥各少許，蜜水調下。

附方

一神散　治諸淋急痛。

五淋散　治諸淋。

車前子散　治諸淋小便痛不可忍。

又方：　治小腸有熱，血淋急痛。

生車前草洗淨，臼內搗細，每服準一盞許，井水調，濾清計，食前服。若沙淋則以煅寒水石爲末，水調服。

茯苓調血湯　治酒麴過度，房勞後小便下血。

沙石淋方。

木香湯　治冷氣凝滯，小便淋瀝作痛，身體冷。

又方：　治小便淋痛，下沙石或赤澀。

萱草根

右用一握，搗取汁服。或嫩苗煮食之亦可。

又方：　治卒淋痛。

益元散二錢　茴香一錢，微炒黃

右爲末，水煎服。

又方：　治淋莖中痛，是肝經氣滯有熱。

甘草梢子一味

右用水煎，空心服。

又方：　治苦病淋而莖中痛不可忍者。

六君子湯或四君子湯加黃栢、知母、滑石、石葦、琥珀，煎服。

博濟方　治五淋。

又方：　治熱淋血淋效。

赤小豆不以多少炒熟

右爲末，每服二錢，煨葱一根，溫酒調服。

通秘散　治血淋痛不可忍。

白薇散　治血淋熱淋。

髮灰散　治血淋。若單小便出血爲莖衄，皆主之。

沉香散　治氣淋。多因五內鬱結，氣不舒行，陰滯於陽而致壅滯，小腹

脹滿，便溺不通，大便分泄，小便方利。

又方：　治淋。

人參一錢　白朮一錢半　澤瀉七分　麥門冬半錢　赤茯苓七分　甘草半錢　滑石半錢　竹葉三十片　燈心二十莖

右剉，作一服，水煎。

又方：　海金沙七錢半，滑石五錢，煎木通、麥門冬、車前草湯，服二錢。生附湯　治冷淋，小便秘澀，數起不通，竅中苦痛，增寒凜凜。多因飲水過度，或爲寒濕，心虛志耗，皆有此證。

八正散　治大人小兒心經蘊熱，臟腑秘結，小便赤澀，癃閉不通，熱淋血淋，並宜。

清心連子飲　治上盛下虛，心火炎上，口苦咽乾，煩渴微熱，小便赤澀，或欲成淋。

又方：　治諸淋。

五苓散二錢　益元散一錢　燈心三十莖

右水煎，空心服。或云益元散只加車前末一錢。

又：　或去前二件，只加阿膠末一錢。

又方：　治熱淋、血淋。

麻根十箇

右以水四碗，煎去三留一，空心服，甚效。

又方：　治淋疾。

石燕子十箇，搗如黍米大　新桑白皮三兩，剉，同拌勻

右將二物分作七貼，每用水一盞，煎七分，去柤，空心，午前至夜各一服。

參茯琥珀湯　治淋，莖中痛不可忍，相引脇下痛。

灸法：　治小便淋瀝不通。用食鹽不以多少，炒熱放溫，填臍中，卻以艾灸七壯，即通。

八味丸、六味地黃丸、八物湯、五苓散、木香流氣飲。

《證治要訣・淋閉》　古名曰癃，癃者，罷也。不通爲癃，不約爲遺。小便滴瀝澀痛者謂之淋，小便急滿不通者謂之閉，宜五苓散、燈心湯調服。暑月多有此患，止宜本藥。閉而不通，臍下脹爲癃起，以燈心湯調五苓散，或洗慈湯調獨味琥珀末，仍令其以鹽填臍下，更滴之以水。若服涼藥不效，審是冷祕，宜炒鹽熨其小腹，或洗慈湯薰洗。有腹急而小便若不通，用劑愈甚，宜以鹽實臍中，就鹽上灼艾十餘壯。有淋病，下諸通便劑愈不通，用木香流氣飲，或別用通氣香劑纔愈者，此乃氣淋，出於冷熱淋之外。有似淋非淋，小便色如米泔，或便中有如鼻涕之狀，此乃精溺俱出，精塞竅道，故便欲出不能而痛。宜大菟絲子圓、鹿茸圓之類。然此即膏淋，謂其非淋亦不可。血淋一證，須看血色分冷熱。色鮮者，心小腸實熱；色瘀者，腎膀胱虛冷。若的是冷淋，及下元虛冷，血色瘀者，並宜漢椒根剉碎，不以多少，白水煎，候冷進。小便澀痛，常急欲溺，及去點滴，莖中痛不可忍者，此五淋病，生料五苓散加阿膠七分，或五苓散加車前子末少許，或五苓散和益元散等分，或五苓散並可吞火府丹，佐以導赤散。若熱極成淋，服藥不效者，宜減桂五苓散加木通、滑石、燈心、瞿麥各少許，仍令其研麥門冬草、連根車前草、白龍草，蜜水調下。若淋瀝有血者，宜加五苓散，或生料五苓散和五淋飲，或導赤散，仍研地錦草水解服。進冷劑愈甚者，此是冷淋，宜地髓湯下附子八味圓。有因服五苓散等藥不效，用生料鹿茸圓卻愈，此證病乃下元虛冷之故。有小便艱澀如淋，不痛而癢者，此亦屬虛，宜八味圓、生料鹿茸圓之類。若因思慮過度致淋，辰砂妙香散吞威喜圓，或妙香散和五苓散。汗多而小便赤澀，暑月多有此證。盛暑所飲既多，小便反澀少而赤，緣上停爲飲，外發爲汗，津道不通，小腸澀閉，則水不運下。五苓散，一名導逆，內有朮、桂收汗，豬苓、澤瀉、茯苓分水道，收其在外者使之內，又從而利導焉。發者斂之，壅者通之，義取於此。然有虛勞汗多而赤澀者，卻是五內枯燥，滋腴既去，不能生津，故溺澀而赤，不宜過用通小便之劑，竭其腎水，惟當溫養潤肺，十全大補湯、養榮湯之類，自足選用。汗者，心液，心主血，血榮則心得所養，汗止津生，不待通而溺自清矣。諸失精血及患癰毒人，或有小便赤澀之證，此亦是枯竭不潤之故。

《明醫指掌・淋症》　歌　血石膏勞肉五淋，便時滴瀝痛難禁。細微實滑求虛實，死血陰寒氣滯幷。

論　夫淋瀝者，滴瀝澀痛也。閉者，急脹不通也。蓋心腎氣鬱，使陰陽乖舛，清濁相干，膀胱畜熱，而水道澀焉。所以滴瀝澀痛，欲通不通，甚則窒塞其間，令人悶絕。故小便血熱則爲血淋；火氣煎爍而爲砂石淋，如湯罐中煎之日久而生鹼也；氣血結聚而爲肉淋；氣血凝如膏糊爲膏淋；因

勞而作爲勞淋。丹溪云：淋有五，皆屬於熱。斯得其旨矣。然有氣滯而淋者，有氣虛而淋者，有死血而淋者，亦有冷氣滯於膀胱而作淋者，蓋十無一二也。然此之類，有冷熱虛實之不同，尤當參之以脈症，則有餘不足之候無所逃也。

脈　淋病之脈細數何妨，少陰微者氣閉膀胱。女人見之陰中生瘡，大實易愈虛濇者亡。

血淋　不痛者爲溺血，痛者血淋也，通閉散。死血作淋，地髓湯。

熱淋　熱淋而痛者，五淋散。或四苓散即五淋散去桂。加木通、車前子、滑石、燈心、瞿麥、扁畜。末之，蜜水調下。

砂石淋　砂石淋，草豆飲，或用寒水石煅研，水飛，溫水調下。

虛淋　腎虛成淋者，八味丸或六味地黃丸。

勞淋附氣淋　勞淋，四物湯加黃蘗、知母、石葦、滑石、琥珀。氣淋，沉香散。

陰寒　冷氣凝滯，小便淋痛，木香散。內清寒冷，淋凝如膏糊者，生附湯。凝白如油，萆薢分清飲。

《醫學綱目・閉癰遺溺・淋》丹　朱郎小便淋痛，脈左大右濇，此爲勞傷經血，勿作淋治，可補血行肝經滯血，自愈。

生地　當歸　赤芍各一錢　川芎三分　條芩三分　甘梢三分　陳皮五分

木通五分　黃柏二分，炒　紅花豆大　杜牛膝一錢

右桃仁泥研滑石同煎，待淋病去，退滑石、桃仁、杜牛膝、木通，入川牛膝代木通，分兩倍之。

金華申明叔，年踰七十，因壯年踏冷腎氣疝痛，常食蒼朮、烏、附等藥。二十餘年，疝氣少止，卻患小便淋痛。又十三年，其間又服朴、硝、大黃治諸淋之藥，百方俱試，並無一效。至是年春，頸項帶右邊發一疽，延及缺盆，可尺許，不能食，淋痛愈加，必須叫號，其瘡淫潰，膿血淋漓，精神困憊。時正六月，診其脈，兩手濇短，左微是弦狀，輕重皆近五至。予謂此瘡，皆前烏、附等藥積毒所發，此淋亦因燥烈之藥，凝積滯血滿膀胱，況澀脈爲敗血，短脈爲血耗。遂令於溺後視之，有物出如敗膿者否？視之果然。因思之，忍痛則傷血，叫則傷氣。遂先治淋，令取杜牛膝根莖葉同煎濃汁，卻煎四物湯，作大料與服，三日後，痛漸減。前所謂敗膿者，至是漸少，五七日，淋病全安。此時瘡亦定，蓋四物能生血也。但飲食減少，瘡未收斂耳。遂用參、芪、當歸、白朮四藥大劑，於瓦器熬爲膏，以陳皮、半夏、縮砂、木香，煎取清汁，調膏藥飲，遂能食。又一月而瘡安。

一方名血餘散　治血淋內崩，吐血，舌上出血，便血。

《斗》治五種淋。用苧蔴根兩莖打碎，水一碗半，煎半碗，頓服即通，大妙。丹溪云：苧根補陰行滯血。

《博》治五淋。赤芍藥一兩，檳榔一箇，麵裹煨爲末。每一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空心服。

氣虛淋　八物湯加杜牛膝、黃芩汁，煎服。老人氣虛亦能淋，參、朮中加木通、山梔。

仁八姪淋病，脈沉而大，此主勞苦傷血，下焦蘊結。

人參　歸尾　白芍　香附五錢　條芩　木通三錢　山梔炒，三錢半　黃芪五分　生甘草梢五分

分六帖，杜牛膝湯兩盞煎取一盞，食前，熱飲之。

胡雲六朝奉，七十餘，因擷後誤與荊芥、大黃等藥傷正氣，以致惡血結聚。今則小便如淋，中滿食少，以此治之。

生芪三錢　人參二錢　歸頭　白朮　陳皮一錢

作一帖煎服。

又，生氣藥。

縮砂三錢　海金砂　紅麴二錢　檀香二錢　木香　白荳蔻　丁香一錢

分六帖，研桃仁十四枚，入生氣散。

死血作淋，牛膝膏妙。但虛人能損胃，不宜食。

《本》治婦人諸般淋。苦杖根，俗呼杜牛膝，多取洗淨碎之，以一合用水五盞，煎至一盞，去渣，入麝香、乳香少許，研調下。

《千》用牛膝以酒煮服，治小便淋痛。《肘後方》用牛膝根莖葉，亦以酒煮服，治小便不利，莖中痛欲死，及治婦人血結堅痛如神。蓋牛膝治淋之聖藥也，但虛人當用補劑，監治之耳。

又，生氣藥。

世　茄樹散　治放尿有血帶血線。童子小便煎茄樹根汁，服之效。

羅　琥珀散　治五淋瀝澀痛，小便有膿血出。

黃明之，小便澀，莖中痛不可忍，相引脇下痛制，以茯苓琥珀湯主之。

《瑞》治諸般砂石淋。琥珀二錢，研細，空心用葱白頭濃煎湯調下，無問諸般淋證，一二服立效。丹溪云：琥珀古今方用以利小便，若血少不利者，反受其滲急之苦耳。《本草》：琥珀消污血極驗。

無　鹿角霜丸　治膏淋。

《圖》治石淋導水。用螻蛄一枚，鹽二兩，同於新瓦上，鋪蓋焙乾，研末，溫酒調下一錢匕，服之即愈。

《靈苑》治五種淋疾，氣淋，熱淋，勞淋，石淋，及小便不通至甚者。透膈散，用硝石一兩，不夾泥土，雪白者，研爲末，每服二錢。諸淋各依湯使。如勞倦虛損，小便不出，小腹急痛，葵子煎湯下，通後更須服補虛丸散。血淋，小便不出，時下血疼痛，並用冷水調下。氣淋，小腹滿急，尿後常有餘瀝，木通煎湯下。石淋，莖內痛，尿不能出，內引小腹，膨脹急痛，尿下砂石，令人悶絕，將藥末先入銚子內，隔紙炒至紙焦爲度，再研令細，用溫水調下。小便不通，小麥湯下。卒患諸淋，並以冷水調下，並空心，先調，使藥消散如水，即服之，更以湯使送下。服藥未效者，服此立愈。

子和　百亭劉十三之子，年六歲，病砂石淋。戴人以苦劑三涌之，以益腎散三下之，立愈。

屈村張氏小兒，年十四歲，病約一年半矣，得之夏秋，發則小便大痛，至握其峻跳躍旋轉，號呼不已。小便數日不得下，下則成砂石，大便秘澀，肛門脫出一二寸。諸醫不能治，求治於戴人。戴人曰：今日治，今日效，時日在辰巳間矣。以調胃承氣僅一兩，加牽牛頭末二錢，汲河水煎之，令作三五度嚥之。又服苦末丸如芥子許，六十丸。日加哺，上涌下泄，一時齊出，有膿有血，涌泄既覺定，令飲新汲水一大盞，小溲已利一二次矣。是夜凡飲新水二三十遍，病去九分，止哭一次。明日困卧如醉，自晨至暮，猛然起走，索食於母，歌笑自得，頓釋所苦。繼以太白散、八正散等調理，一日大瘥。恐暑天失所養，留五日而歸。戴人曰：此下焦約也，不吐不下，則下焦何以開？不令飲水，則小便何以利？大抵源清則流清也。苦末丸未詳考。

丹　諸淋皆屬於熱，余每用黃柏滋腎丸。每百丸，用四物湯加甘草梢、杜牛膝、木通、桃仁、滑石、木香煎湯，空心吞服。兼灸三陰交，如鼓應桴，累試累效者。

《保》淋閟者，涼膈散加滑石四兩、茯苓一兩。涼膈散方見治發熱。

羅　石葦散　治腎氣不足，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瀝不宣，出少起數，臍腹急痛，或尿如荳汁，或便出砂石，並皆治之。

《本》治心經熱，小便澀，及治五淋，火府丹。

右二方，解熱利小便兼補之劑。

無　石燕丸　治石淋，多因憂鬱氣注下焦，結所食鹹氣而成，令人小便磛痛不可忍，出砂石而後小便通。

羅　海金砂散　治小便淋瀝，及下焦濕熱，氣不施化，或五種淋疾，癃閉不通。

八正散　治小便赤澀，或淋閉不通及熱淋，並宜服之。

潔　葵花散　治小便淋瀝經驗。

世　葛粉丸　治男女淋病疼痛，效速，勿輕忽之。

治血石淋。楊樹蛀屑，烏梅一，大棗三，水一盞，煎服。

《靈苑》治卒患諸淋，遺瀝不止，小腸赤澀疼痛。三葉酸漿草，人家園林亭檻中，着地開黃花，味酸者是。取嫩者淨洗，研絞自然汁一合，用酒一合攪勻，空心服之，立通。三葉酸漿草即布穀飯。

無　葎草汁，治膏淋及尿血。葎草搗汁二升，醋二合和，空腹服一盞。又濃煮汁飲，亦治淋瀝尿血。葎草俗名辣母藤，又名葛勒蔓，處處籬牆上有之。

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胞謂女子胞也。

《素》《痺論》云：胞痺者，小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瀝於小便，上爲清涕。夫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風寒濕邪氣客於胞中，則氣不能化出，故胞滿而水道不通，其小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瀝於小便。以足太陽經其直行者，上交顛入絡腦，下灌鼻竅，則爲清涕也。治胞痺，小便不通。

腎着湯。《千金》河間方同。

茯苓丸　治胞痺，小便內痛。

巴戟丸　治胞痺膀胱痛，小便不利。

腎瀝湯　治胞痺小腹急，小便不利。

諸淋皆屬於熱，古方有冷淋，蓋十百之一也。今因胞痺屬風寒濕，故主寒條。

無　瞑眩膏　治諸淋疼痛不可忍受，及砂石淋。

《聖》治冷淋，小腸不利，莖中急痛。用槲葉搗末，每服二錢，水一盞，葱白七寸，煎六分去渣，食前溫服。

崔　療石淋，便中有石子者。胡桃肉一升，細米煮漿粥一升，相和頓服即瘥。胡桃性熱。

運氣，小便淋氣，及針灸淋閟法。

仲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便血。淋之爲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

腎脈滑實爲癰癉。脾脈滑甚爲癉癰。

《脈》少陰脈數，婦人則陰中生瘡，男子則氣淋。

《素》病有癰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

太陰脈細微如髮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奇病論》：癰病脈細不治。

《赤水玄珠・癰門》生生子曰：癰，罷也。下元罷憊，而氣餒弱不能施化，故小便淋瀝點滴而下，是又稱爲淋也。

陳無擇曰：淋，古謂爲之癰，名稱不同也。癰者，罷也。淋者，滴也。古方皆云：腎氣鬱，致小腸膀胱不利。復有冷淋、濕淋、熱淋等，屬外所因。既言心腎氣鬱與驚思恐憂，即內所因。況飲啖冷熱，房失勞役，及乘急忍溺，多致此病，豈非不內外因也。大率有五：曰冷、曰熱、曰膏、曰血、曰石，五種不同，皆以氣爲本。

嚴氏曰：五淋，氣、石、血、膏、勞是也。氣淋爲病，小便澀，常有餘瀝。石淋莖中痛，尿不得卒出。膏淋，尿似膏出。勞淋，勞倦即發，痛引氣衝。血淋，遇熱即發，甚則溺血。候其鼻頭色黃者，小便難也。大抵此症多由心腎不交，積蘊熱毒，或酒後房勞，服食熱燥，七情鬱結所致。癰閉淋閉爲病，皆一類也。

張子和曰：世人多爲服金石燥熱之劑得之。常見農家有此症，豈是服金石之人也？大抵是膀胱蓄熱而成此疾。如湯瓶久在火中煮，瓶底白堿而不能去，沙石淋之症，與此理同。劉宗厚曰：此譬極當。《內經》云：小腹熱，溲出白液。亦甚似之也。

東垣曰：凡小便癰閉，閉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爲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非北方寒水，陰中之陰所化者也。此乃奉養太過，膏粱積熱，損北方之陰，腎水不足，膀胱腎之室，久而乾涸，小便不化，火又逆上而爲嘔噦，非膈上所生也。獨爲關，非格病也。

潔古云：熱在下焦，塡塞不便，是治關格之法。因治王善夫病小便不通，漸成中滿，腹大，堅硬如石，壅寒之極，腿腳腫脹，破裂出黃水，雙睛突出，晝夜不得眠，飲食不下，苦痛不可名狀，求予治之。因問受病之始，知病不渴，近苦嘔噦，衆醫皆用治中滿，利小便，滲淡之藥。急難措手，乃辭歸，從夜至旦，耿耿不寐。窮究其理，記《素問》有云：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此病小便癰閉，是無陰則陽無以化也。今病者內關外格之症悉具，死在旦夕，但治下焦可愈。隨處以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之氣味俱陰者，黃柏、知母爲君，桂爲引，名曰滋腎丸。沸湯下二百丸，少頃，前陰如刀刺火燒之痛，溺出如湧泉，卧具皆濕，床下成流，顧盼之間，腫脹消散。予驚喜曰：大哉聖人之言，豈可不遍覽而執一者也？其症小便閉塞而不渴，時見煩躁者，是也，凡諸病在下焦皆不渴也。

《千金方》治小便淋痛，以杜牛膝，以酒煮服。

《肘後方》以杜牛膝根莖葉，酒煮服。治小便不利，莖中痛欲死。及治婦人血結堅痛如神，蓋牛膝治淋之聖藥也。但虛人當用補藥監治之耳。

仲景云：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便血。

《寶鑑》曰：《痹論》云：胞痹者，小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爲清涕。夫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焉。今風寒濕邪客於胞中，則氣不能化出，故胞滿而水道不通，其症小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以足太陽經其直行者，上交額，下入絡腦氣，下灌於鼻竅，則爲清涕也。

劉宗厚曰：按此則知淋閉有寒熱之殊，大抵人之所稟，虛實受病不同，宜參脈理分治。

方古庵云：淋症其感不一，或因勞房、厚味、醇酒、忿怒所致。夫房勞者，陰虛火動也。忿怒者，氣動生火也。醇酒厚味者，釀成濕熱也。積熱既久，熱結下焦，所以小便淋瀝，欲去不去，不去又來，而痛不可忍者。初則熱淋，血淋，久則煎熬水液，稠濁如膏，如沙，如石也。諸方中類多散熱利小便，而於開鬱、行氣、破血、滋陰，蓋少焉。若夫散熱利小便，只能治熱淋，血淋而

已。其膏淋、沙淋、石淋三者，必須開鬱行氣，破血滋陰方可也。古方用鬱金、琥珀開鬱藥也；用青皮、木香行氣藥也；用蒲黃、牛膝破血藥也；用黃柏、地黃滋陰藥也。東垣用藥凡例：小腹痛用青皮、黃柏。夫青皮疎肝，黃柏滋腎，緣小腹、小便，乃肝腎之部位也。學者不可不知。

治熱之劑

火府丹　治心經熱，小便澀，及治五淋，臍下滿痛。

導赤散　治心蘊虛熱，小便赤澀，或成淋痛。

車前子散　治諸淋，小便痛不可忍。

地膚子湯　治諸病後，體虛觸熱，熱結下焦。小便赤澀，多起少出，莖痛如刺，或尿血。

立效散　治下焦結熱，小便淋閉作痛，有時尿血。

通草湯　治諸淋。

石葦散　治膀胱有熱，淋瀝不去，臍腹急痛，蓄作有時，勞役即發，或尿如豆汁，或出沙石，並治。

五淋散　腎氣不足，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瀝不出，或如膏、如沙、如石、如豆汁，並治之。

八正散　治大人小兒心經蘊熱，臟腑閉結，小便赤澀，癃閉不通，熱淋、血淋、膏淋、沙淋、石淋，並皆治之。

又方：治諸淋。

四苓散二錢　益元散　山梔子各一錢　燈心三十根　水煎服。

又方：益元散加車前子末一錢，或加阿膠一錢。

石葦飲　治小便不利，莖中痛。

葵花湯　治小便淋瀝。

又方：治沙淋。

車前草搗汁，半碗，入蜜一兩，懸井中，五更取起，溫服。若是沙淋、石淋，則以煅寒水石爲末，調服。如治白淋用沙糖。

治淋閉，莖中作痛，神效方。

石葦　滑石　瞿麥　扁蓄　木通　冬葵子　王不留行　地膚草各等分　爲末，每服三錢，白湯調下。

一方：治淋及尿血立效。

旱蓮草、車前草同取汁，每服半碗。

一方：治淋痛及尿血。

側柏葉、藕節、車前子等分，取汁，調益元散三錢，神效。

治石淋方：杜牛膝搗碎，水五碗，煎至一碗，去渣，入麝香少許，調服效。

一方：治沙淋。

石首魚腦骨五對，火煅　滑石五錢　爲末，分二服，煎木通湯調下，連服數劑，看沙盡止藥。

海金沙散　治膏淋。

鹿角霜丸　治同上。

大海金沙散　治小便淋瀝，及下焦濕熱不施化，或五種淋疾，癃閉不通。

牛膝膏　治死血作淋。

滋陰降火湯　治火燥，血少，氣不得降而淋。

《靈苑》透膈散　治五種淋疾，氣淋，熱淋，勞淋，石淋，及小便不通至甚者。如勞倦虛損，小便不出，小腹急痛，葵子煎湯下。通後，更須服補虛丸藥。如血淋，小便不出，時下血疼痛，幷用冷水調下。如氣淋，小腹滿急，尿後常有餘瀝，木通煎湯下。如石淋，莖內痛，尿不能出，內引小腹膨脹急痛，尿下砂石，令人悶絕，將藥末先入銚子內，隔紙炒至紙焦爲度，再研，令細，溫水調下。如小便不通，小麥湯下。卒患諸淋，並以冷水調下。以上並空心，先調藥消散如水，即服之，更以湯使送下，凡服藥未效者，服此立愈。

靈苑湯　治卒患諸淋，遺溺不止，小便赤澀疼痛。

一方：治血石淋。

楊樹蛀屑，鳥梅一，大棗三，水煎服。

羅太無石燕丸　治石淋，多因憂鬱，氣注下焦，將所食鹹物結成砂石，小便慘痛不可忍。必俟砂石出而後小便通。

葛粉丸　治男女淋病，疼痛，效速，勿輕忽之。

《斗門方》治五淋，苧麻根兩莖，打碎，水煎，頓服，大妙。丹溪云：苧根補陰行滯血。

治石淋方：螻蛄一枚，鹽二兩，用於新瓦上鋪蓋焙乾，研末，溫酒調下

一錢匕，服下即愈。

白薇散　治熱淋，血淋。

一方：　治血淋，諸熱淋。

山茵陳　淡竹葉　木通　山梔　滑石　甘草　豬苓　瞿麥

每服五七錢，加燈心，煎服。大便秘加大黃。

二神散　治諸淋急痛。

治淋閉便濁神方：

五爪龍藤連根一兩　土茯苓　杜牛膝根各八錢

共用酒三碗，煎至一碗，空心服，三服全愈。又治下疳如神，五帖後疳愈，再不發他瘡毒。

腎瀝湯　治胞痹，小便不利，小腹急。

《濟生》木通散　小便不通，小腹痛不可忍。

治氣開鬱之劑：

芍藥檳榔散　治五淋。

丹溪生氣藥：

砂仁三錢　海金沙　紅麴　檀香各二錢　白豆仁　木香　丁香各一錢

分五帖，研桃仁十四枚，入氣藥。

治諸般沙石淋：　琥珀三錢，研細末，空心，用葱白頭煎濃湯調下，無問諸般淋疾，一二服神效。《本草》云：　琥珀消污血極驗。

通秘散　治血淋，痛不可忍。

沉香散　治氣淋疼，此多因五內鬱結，氣不舒行，陰滯於陽，而致壅滯，小腹脹滿，便弱不通。

治卒淋急痛方：

益元散二錢　茴香一錢，微炒黃　木香　檳榔各二分半

右爲末，水調服。

琥珀散　治五淋砂石淋。

一方：　治同上。

石燕子七枚，搗如黍米大新桑白皮三兩，剉，同拌勻

二味分作七帖，用水煎，一日三服。

治肝經氣滯蘊熱，小便淋痛方：

甘草梢子五錢　青皮　黃柏　澤瀉各一錢

水煎服效。

補氣血之劑

丹溪治朱郎小便淋痛，脈大，右濇。此爲勞傷經血，勿作淋。治可補血、行肝經滯血，自愈。

生地　當歸　赤芍各一錢　川芎　條芩　甘草梢各三分　陳皮　木通各五分　黃柏炒，二分　紅花一分　杜牛膝一錢

右以桃仁泥研滑石同煎，待淋病退，減桃仁、滑石、杜牛膝、木通，入川牛膝代木通，分兩倍之。

氣虛者，八物湯加杜牛膝、黃芩煎服。

老人氣虛亦能淋，參朮中加木通、山梔。

治勞苦傷血，脈沉而大，下焦蘊結而淋。

人參　歸尾　白芍　香附各五錢　條芩三錢　木通三錢　山梔仁炒，三錢半　黃芪　甘草梢生，各五分

分四帖，煎杜牛膝湯，煎服。

茯苓琥珀湯　小便瀝，莖中痛不可忍，相引脇下痛。

六味地黃丸　治久淋陰虛者。

清心連子飲　治上盛下虛，心火炎上，口舌咽乾，煩渴微熱，小便赤瀝，或欲成淋，並治之。

治氣虛脾虛消渴淋濁：

人參　滑石各一錢　白朮一錢半　赤茯苓　澤瀉各七分　麥門冬　甘草各五分　竹葉三十片

加燈心二十根，水煎服。

治寒之劑

《千金》茯苓丸　治胞痹，小便內痛。

腎著湯　治胞痹，小便不通。

巴戟丸　治胞痹，臍腹痛，小便不利。

《三因》生附散　治淋而脈沉微，小便秘澀，數起不通，竅中痛。

《赤水玄珠・癃門・淋閉餘論》　生生子曰：　淋閉一證，《玉機微義》闡述詳盡，極當檢閱。如劉河間之熱，羅知悌之寒，張潔古分在氣、在血之異，

嚴用和之五淋，陳無擇之三因，朱彥修之痰積死血，劉宗厚之腎虛火熾。述《素問》《靈樞》《脈經》之要旨，門分類析，甚便後學。惟婦人治法尚略，顧今時婦人患此頗多，鮮獲奇效。緣由未得其眞括也。考之經曰：肝主小便淋溲，婦人經未絕年，皆厥陰肝經用事，肝主謀慮者也。婦人之性，多於偏鄙，鬱而不決，氣道因澀，鬱久成火，凝滯濁液，漸結成粒，名曰砂石淋是也。今之治淋者，動手輒用五苓、八正之類，皆淡滲利竅之劑，於病未嘗遠也，而底績不樹何耶？殊不知淡滲，皆在天之陽也，但能利肺氣，是氣降而水利矣，非治有形之陰病也。腎乃肺之子也，淡滲過劑，腎氣奪矣，陰血日虧，鬱火日熾。經曰：無陽則陰無以化，無陰則陽無以生。淡滲皆泄氣而損血者，血損則竅愈澀，澀則病劇，治當開鬱火，養陰血，兼之以導氣之藥。經曰：壯者氣行則愈。陰血旺，氣道滑，病自瘳矣。正如河涸舟粘，縱用力多，未若決水之爲易也，學者其可忽諸。

丹溪牛膝膏加鬱金以開鬱，山梔以降火，生地以補陰，琥珀以導氣利竅則愈矣。

《古今醫鑑・淋閉》 脈　少陰脈細而數爲氣淋，婦人則陰中生瘡。盛大而堅者生，虛細而濇者死。鼻頭色黃，小便必難，脈浮弦濇，爲不小便。關格頭汗者死。

病　夫淋者，小便淋瀝澀痛，欲去不去，不去又來，曰淋。

蓋因恣食膏粱之味，濕熱之物，或燒酒炙煿之類，鬱遏成疾，以致脾土受害乏力，不能運化精微，清濁相混，故使肺金無助而水道不清，漸成淋閉之候。或謂酒後房勞，或七情鬱結，以致心腎不交，水火無制，清陽不升，濁陰不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古方有五淋之別，氣、砂、血、膏、勞也。氣淋則小便澀滯，常有餘瀝不盡。砂淋則莖中痛，溺不得卒出，乃精氣結成砂石，與溺俱出，出則痛止。血淋則遇熱即發，小便澀痛，有血不痛者，名溺血。膏淋則尿濁如膏，浮凝如脂。勞淋則遇房勞即發，痛則氣衝也。又云：小腸有氣則小便脹，小腸有血則小便澀，小腸有熱則小便痛。治之但當行滯清熱，疎利小便。不可用補氣藥，蓋氣得補則愈脹，血得補則愈澀，熱得補則愈盛。又有挾冷而淋者，其狀先寒戰而後小便，謂冷氣與正氣交爭，冷氣勝則寒戰而淋，正氣勝則寒戰解，而得便溺也。治當逐散寒邪，扶正氣則自平矣。

治　閉者，小便急滿不通也。有氣虛，有血虛，有痰有熱，有風閉，皆宜吐之，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降。蓋氣承載其水也，譬如滴水之器，上竅閉則下竅不出，使吐之，是開上竅之法也。氣虛以參、芪、升麻等，先服後吐，或就參芪藥中調理探吐之。血虛四物湯，先服後吐，或芎歸湯探吐。痰多二陳湯，先服後吐。痰氣閉塞，二陳加木通、香附探吐。實熱者當利之，或八正散，大便動而小便自通。

遺尿失禁，經曰：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大抵熱則燥澀爲癃，寒則不禁爲遺。亦有虛熱而滑者，法當溫補，其溺自禁。或灸關元五壯，亦效。東垣曰：小便遺失者，肺氣虛也，以參芪補之。

小便不禁或頻數，古方多以爲寒，而用濕澀之藥，殊不知屬熱者多。蓋膀胱火邪妄動，水不得寧，故不能禁而頻數來也。故年老人多頻數者，是膀胱血少，少陽火偏旺也。治法當補膀胱陰血，瀉火邪爲主，而佐以收澀之藥。如牡蠣、山茱萸、五味子之類，不可用溫藥也。病本屬熱，故宜瀉火，因水不足，故火動而致小便多，水益虛矣，故宜補血。補血瀉火，治其本也。澀之收之，治其標也。

治　五淋，用補中益氣湯，有殊效。

按：此方治淋，多謂膀胱之氣虛損，不能運用水道，故滯而不通，而成諸淋也。用此養元氣，故有效焉。

方　五淋散　治肺氣不足，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瀝不出，或尿如豆汁，或如砂石，或冷淋如膏，或熱淋尿血。

八正散　治心經蘊熱，臟間閉結，小便赤澀，癃閉不通，及熱淋血淋。如酒後縱慾而得者，則小便將出而痛，既出而痒，以此藥主之。小便淋滴，頻數無度，加牛膝。

琥珀散太醫院傳　治血淋。

琥珀鬱金丸　治水火不既濟，膀胱受心火所熾而浮，囊中積熱，或癃閉不通，或遺泄不禁，或白濁如泔水，或膏淋如膿，或如梔子汁，或如砂石米粒，或如粉糊相似，疼痛不已，俱熱證也，此藥治之。

六味地黃丸　治老人虛寒者，患死血作淋，痛不可忍。倍茯苓、澤瀉。又治小便頻數不禁，去澤瀉用益智仁。

治冷淋諸藥不效，用四君子湯加豬苓、澤瀉、木通，連進二服。又以兔絲子研極細，用鵝翎管吹入。

《醫學六要・治法彙・淋秘》淋者，小便澀滯，玉莖痛，多滑白物，糊於莖端是也。悉屬火熱，但分新久虛實，在氣在血，解熱利小便。

丹溪曰：淋雖有五，無出於熱，山梔子之類解熱利小便。

兩尺脈弦數，或三部俱弦，小便赤澀，小腹脹悶，或目赤，兩脇脹，屬肝火，龍膽瀉肝湯加減，不應，龍薈丸佳。

色慾過度，或體瘦之人，日久不愈，屬虛火，坎離丸主之。色白氣虛，小水不通，宜吐。病在下，取之上也，清心蓮子飲主之。

瘦白人，脈緩弱，曾經解熱，利小便不減者，補中益氣湯倍升、柴。

不渴而小便不利者，熱在下焦血分，腎與膀胱主之，滋腎丸。

渴而小便不利者，熱在下焦氣分，肺氣主之，清肺湯以清水之源。

二便俱秘，脈實者，八正散倍大黃。形弱及老人，產後病後有此，悉從虛秘治，當潤燥養陰爲主，下用導引法。若作實秘治，轉耗精津，禍立見。

古方，二便俱秘，用倒換散甚捷。

老人氣虛不能施化，淋閉，用補中益氣湯加淡滲、茯苓、知母、車前之類。

死血作淋，出血條點，牛膝膏。小腹有塊作痛，婦女多有此，桃仁煎最妙。但太峻，須認眞乃可。

牛膝一味煎湯，名地髓湯，治溺血殊妙。砂淋痛者亦妙。煎濃湯，加麝香、乳香各少許。

一法：治熱淋。梔子木通湯，調益元散效。夏月用茴香湯調。又法：用車前草搗汁，露一宿，清辰，稍溫調益元散。

又法：車前子爲末，用草搗汁調服，治溺血奇驗。

痰滯中焦，淋瀝不通，二陳湯煎大碗，頓服，探吐，以提清氣。

淋瀝有血，因火燥，下焦無血，氣不得化而滲泄之令不行，宜滋陰降火。四物加知、栢、牛膝、甘草稍，或四物湯吞滋腎丸。脈左大而虛，右澀，化氣湯佳。

陰莖痛，乃厥陰氣滯兼熱，用甘草稍，蓋欲緩其氣耳。

初起淋痛，宜解熱。久之當分氣血，氣虛六君，血虛四物，各加黃栢、知母、滑石、石韋、琥珀。

小便因熱鬱成淋，不通，用赤茯、黃芩、車前、麥冬、滑石、木通、肉桂、甘草稍。氣虛加參、芪、木香。脈緩體倦者是。

陰虛淋痛，加黃栢、生地。夏月煎調益元散。

丹溪曰：老人氣虛，小便不通，四物加參芪，吞滋腎丸。下焦血氣乾者死。

小便黃，用生黃栢。如瀝而數，加澤瀉。若濕熱流注下焦，而小便黃赤瀝，用生梔子、澤瀉，切當。濕多者宜滑石利之。

下焦血少脈濇，皮膚枯槁，小便黃且瀝數者，坎離加牛膝、甘草稍。傷寒脫陽，小便不通，用生薑汁調茴香末，敷熨小腹上，仍服益智茴香丸，調益元散。暴感寒，小腹痛，小水不通幷氣秘，用葱熨法妙，加生薑亦可。

小便不通，炒鹽熨小腹妙。或以炒鹽放溫，填臍中，用艾炷灸七壯，立通。

病後產後，小水不通，悉屬虛。血虛脈必濇，當有口乾腸秘等燥症，四物、麥冬、知母、黃栢爲主。

氣虛脈必緩弱，或氣口虛大，當有倦怠色白、自汗等虛症，補中益氣加減。

小便不利有三，若津液偏滲於大腸，瀉而小便瀝少，一也。必分利，瀉止自愈。

中風及諸病，出汗多，渴家，小便不利者，忌分利。汗止津液回，自便也。悞利之，重亡津液，煩熱益甚，愼之愼之。

熱結下焦，津液不行，二也。必解熱分利。

脾胃氣虛，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三也。當補以提之。

小水不通，百藥不應，甘遂末水調付臍下，內飲甘草節湯，覺至臍下，二氣相攻，立通。

因忍小便，久之不通，取自己爪甲燒灰，米飲下，立通。

小便數，有熱有虛。數而少爲實熱，宜滲之。數而多，色黃，亦爲虛，宜滋陰。數而多，色白體羸，爲眞陽虛，升者少而降者多。

一方：用酒鹽葱煮山藥，空心食妙。

水芝丸　治下焦眞陽虛弱，小便頻數，日夜無度。

下焦元陽虛而小便頻數，色白，耳鳴，體倦，須補右尺相火。破故紙、桂附、參、芪、鹿茸之類。

有人小便日數十次，如稠泔色，心神恍惚，憔悴食減，令服桑螵蛸散，未

終一料而安。能安神魂，定心志，治健忘，小便數，補心氣。用桑螵蛸桑樹上者，無則用他樹者，同桑皮炒，及遠志、菖蒲、龍骨、人參、茯苓、當歸、龜甲醋炙，已上各一兩，爲末，以參湯調下二錢。

一人病風狂，甘遂等利藥太過，小水不禁，服此頓愈。

朴硝雪白者，治痛淋殊效，每服二錢。血淋用冷水下，氣淋木通湯下，石淋先隔紙炒，紙焦爲度，再研細，溫水下。

丹溪曰：小便不通，屬氣虛，血虛，有實熱，痰氣閉塞，皆宜吐之，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降，蓋氣承載其水也。氣虛用參芎、升麻等，先服後吐，或就參芪藥中調理吐之。血虛用四物湯，先服後吐，或就芎歸湯探之。痰多二陳湯探吐。痰氣閉塞，二陳加香附、木通探吐之。實熱利之，當用八正散，蓋大便利小便自通矣。所以探吐者，病在下，上取之。

琥珀丸　治諸淋瀝痛，小便有血出症。

又，琥珀一味爲末，葱白湯下二錢，治沙淋大效。丹溪云：琥珀性淡滲，若陰虛血少者，服之反增其病。《本草》云：琥珀消瘀血極驗。

清肺飲　治渴而小便不利，熱在上焦氣分。

海金沙散　治小便淋瀝及下焦濕熱，氣不施化，五種淋疾，癃閉不痛。

滋腎丸一名通關丸　治不渴而小便不利，熱在下焦血分。

葵花散　治小便淋瀝及下焦濕熱，氣不施化，五種淋疾，癃閉不通。

腎疸湯　治腎疸，目黃甚，至渾身黃，小便赤澀，用風以勝濕也。

小薊湯　治下焦熱結，血淋。

八正散　治二便俱秘，或淋疾初起，勢盛者。

腎着湯　治寒濕客於胞中，小水不通，有似淋疾。

丹溪曰：淋痛屬虛熱，余每用滋腎丸百丸，煎四物湯加甘草稍、杜牛膝、木通、桃仁、滑石、木香，煎湯，空心吞服，甚者兼灸三陰交。如鼓應桴，累試屢驗。

倒換散　治二便阻塞，小腹急痛，肛門腫痛。

鐵粉丸　治二便不通。

石葦散　治小便不通，莖中痛。

眩膏　治諸淋痛不可忍，及沙石淋。大蘿蔔切一指厚，四五片，好蜜淹少時，安淨鐵鏟上，慢火炙乾，又蘸又炙，盡蜜二兩，番復炙令香軟，不可焦，細嚼，以鹽湯送下。

沙淋方，莖中有砂作痛者是。

石首魚腦骨五對，火煅，出火毒，即黃魚牙，乃腦中骨，滑石拌。共爲末，煎木通湯調下。

死血作淋，牛膝膏妙。但虛人能損胃，不宜用。出《千金》方。治小便不利，莖中痛欲死，及婦人血結堅痛，如神。蓋牛膝乃治淋之聖藥也，但虛人監以補劑爲佳。

血淋方：

側栢葉　藕節　車前草

各取汁調益元散服妙。

《集效》方：地膚草自然汁，空心飲，俗名白地芀。

桃仁煎　治下焦瘀血作淋。

經驗法

小便不通，諸藥不效，或轉胞至死，危困，用豬尿胞一箇，底頭出一小眼子，翎筒通過，放在眼內，根底以細線繫定，翎筒子口細杖子堵定，上用黃蠟封尿胞口，吹滿氣七分，繫定了，再用手捻定翎筒根頭，放了黃蠟，塞其翎筒，在小便出頭裏頭，放翎筒根頭，手捻其氣透於裏，小便即出，神效。

小水

《內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故小便由氣施化而出。至於熱結不通，乃一時有餘暴病，故八正、五淋散爲對症藥。若久久必責之虛，但有氣血之分爾。肥白人脈虛大或沉弱，責之氣虛。黑瘦人脈弦數，大便燥，小便澀，責之血虛。又有脾肺氣虛，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者，補中益氣爲主，陰虛用滋腎丸。下焦命門火衰，小便不通，兩腿及陰囊腫，喘促者，不問男婦，有孕，急用八味料煎服，遲則不救。若老年陰痿思色，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澀痛如淋，用八味丸料加車前、牛膝。若老人精已竭而復耗之，大小便道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亦治以前藥。不應，倍附子。

有人小便赤短，體倦食少，缺盆痛，諸藥不應。余以爲倦怠少食，責之脾肺虛。小便短赤而澀，責之腎弱。當滋化源，用補中益氣、六味丸加五味子而安。

痢後小便短少，胸腹脹滿，兩足浮腫，悉屬脾虛，補中益氣湯加附子。已經分利，或病後有此，屬脾肺氣虛而不能施化也，補中益氣湯加麥門、五味。

尺脈數大，陰火上炎而小便赤少者，六味地黃丸加麥門、五味。腎經陰水虧，不能滑滲者，六味地黃及滋腎丸。

下焦元陽虛，陰無以化，八味丸、補中益氣湯。

若悞用分滲泄藥分利，復傷陽氣，陰無所生，而小水不通，目睛凸出，腹脹如鼓，或腿膝腫硬，兩腿皮裂流臭水，用滋腎丸、益氣丸。每見元氣虛而復用豬苓、澤瀉及五子、五皮之類而症益甚者，急用金匱腎氣丸，多有復生者。若妄泄水，立危。

《丹臺玉案・淋閉門》 小便滴瀝澀痛者謂之淋，小便急滿不通者謂之閉。淋症有五，氣、砂、血、膏、勞是也。其感不一，或因房勞，或因忿怒，或飲醇酒，或食厚味所致。房勞者，陰虛火動也。忿怒者，氣動生火也。醇酒厚味者，蓄成濕熱流於下焦，所以小便淋瀝，欲去不去，不去又來，而痛不可忍，甚者閉塞，則令人悶絕矣。皆屬於熱，間有挾冷者，必先寒戰而後溲便，蓋冷氣與正氣交爭，冷氣盛則寒戰而成淋，正氣盛則寒戰解而得便溺也。治宜清熱利小便，開鬱行氣，破血滋陰。至於調平心火，乃治淋閉之綱領也。又分在氣在血而治，以渴不渴辨之。如渴而小便不利者，熱在上焦氣分，宜清熱。不渴而小便不利者，熱在下焦血分，宜滋陰養血。又云：腎經陰虛而不利者，用八味地黃丸。熱結膀胱而不利者，用五淋散。元氣虛而不能輸化者，用補中益氣湯。脾肺之氣燥而不能化生者，用通淋琥珀丸。若轉筋便閉氣喘，不問男女孕婦，急用八味丸，緩則不救矣。

立方

加味八正散　治氣滯淋瀝，初起莖中作痛。

通淋琥珀丸　治砂石淋，莖中瀝痛不可忍。

當歸飲　治血淋。

鹿角霜丸　治膏淋，溺與精並出，混之如糊，如米泔者。

苓珀丸　治勞淋，遇勞即發，痛墜及尻。

清肝散　治肝經氣滯，積熱而淋，莖中刺痛如刀割。

補中益氣湯　治中氣虛弱，不能運通水道而淋。

清心蓮子飲　治上盛下虛，心腎不交，血虛內熱，淋瀝作痛。

五淋散　治腎氣不足，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瀝不斷，或尿如豆汁，或出砂石，或下膏糊，或便鮮血。

八味丸　治腎虛淋瀝，莖中瀝痛，或時作癢。

滋腎丸　治腎經不足，內熱閉固，諸火不能升降，雖不甚渴，而小便不利，淋瀝作痛。

《蘭臺軌範・癃閉利淋》 《靈》、《素》

《靈・本輸篇》：三焦手少陽之脈，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

《五味篇》：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

《素・宣明五氣論》：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氣厥論》：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骨空論》：督脈爲病，癃痔遺溺。

《金匱》

淋之爲病，小便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必便血。熱在下焦則尿血，亦令淋秘不通。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苦渴。

《病原》

石淋，淋而出石也。腎主水，水結則化爲石。

氣淋，腎虛膀胱熱，氣脹所爲也。

膏淋，淋而有肥狀似膏，故謂之膏淋，亦曰肉淋。此腎虛不能制於肥液，故與小便俱出也。

勞淋，謂勞傷腎氣而生熱成淋也。

血林，熱淋之甚者則尿血，心主血，血之行身，通遍經絡，循環腑臟，勞甚則散失其常經，溢滲入胞而成血淋也。

胞轉，其病狀臍下急痛，小便不通是也。或因小便應下而強忍之，或爲寒熱所迫，此二者俱合水氣還上氣於胞，使胞屈別不得充張，外水應入不得入，內溲應出不得出，外內相壅塞，故令不通。病至五日，乃有致死者。飽食訖，應小便而忍之，或飽食訖而走馬，或小便急疾走，或忍水入房，皆令胞轉或胞落，幷致死。數便爲癃，絕不便爲胞轉。

癃閉利淋方

栝蔞瞿麥圓《金匱》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若渴，此主之。

滑石白魚散《金匱》 主小便不利。

茯苓戎鹽湯《金匱》 小便不利主之。

豬苓湯《金匱》 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主之。

治諸種淋方《千金》：

葵根八兩 茅根 石首魚頭口各三兩宜用頭中 甘草一兩 通草二兩 貝子五合 天麻根五兩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五升，分五服，日三夜二。亦主石淋。治石淋尤切。

石韋散《千金》 治血淋。

胞轉方《千金翼》 治丈夫女人胞轉不得小便八九日者。

療小便難方《本事方》 治便難，小腹脹，不急治殺人。

用葱白三斤，細剉炒令熱，以帕子裹，分作二處，更替運臍下即通。

石韋散《局方》 治膀胱有熱，淋瀝不宣，或尿如豆汁，或便出砂石，並治之。

藕蜜煎《養老書》 治老人淋病，小便不利，痛悶之極。

治石淋方《千金翼》：

車前子二升

絹袋貯，以水八升，煮取三升，空腹頓服之，須臾當下石子。宿勿食，服之良。

治熱淋方《千金翼》：

白茅根四斤

以水一斗五升，煮取五升，每服一升，日三夜一。

四汁飲 治熱淋，小便赤澁疼痛。

牛膝膏 治死血作。

桃仁去皮尖 歸尾各一兩 牛膝四兩酒浸一服 赤芍 生地各一兩半

水十鐘，微火煎至二碗，入麝香少許，分四次空心服。如夏月用涼水換，此膏不壞。

八正散《寶鑑》 治諸淋。

《金匱翼・閉癃遺溺》 太無論小便不利三端，一者大便瀉而小便澀，爲津液偏滲，治宜分利而已。二者熱搏下焦，濕熱不行，必通泄則愈。三者脾胃氣澀，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可順氣令施化而出。然津液偏滲，有脾肺之分，濕熱不行，亦有腎與膀胱之別，更當參合脈症而分辨之。東垣以小便不通皆邪熱爲病，分在氣在血而治之。如渴而不利者，熱在上焦氣分，爲肺熱不能生水，是絕小便之源也，宜澹味滲泄之藥以清肺泄火，滋水之化源。如不渴者，熱在下焦血分，爲陰受熱邪，閉塞其流，宜氣味俱陰之藥以除其熱，泄其閉塞也。此以上下二焦，分氣血言。然在下焦，亦有氣壅血污之分，即在上焦，亦有氣虛氣窒之異，不可不察也。

《元珠》論遺溺閉癃，惟肝與督脈三焦膀胱主之。經云：肝足厥陰之脈，環陰器，所生病遺溺閉癃。督脈者，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男子循莖下至纂，與女子等，其生病癃痔遺溺。三焦者，足太陽少陰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出貫踹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然刺灸之法，但自取厥陰、督脈、三焦俞穴而不及膀胱者，以膀胱但藏溺耳。其出溺，皆從三焦及肝督脈也。按：經云：腎開竅於二陰。又云：腎合膀胱。余常見老醫以白通、六味、腎氣等藥，辨陰陽虛實而治之，其效捷於桴鼓，而此論獨不在腎，故當總統諸家而參考之，則無遺義矣。

丹溪云：小便不通，有正治，有隔二隔三之治。如不因他故，但膀胱有熱者，則宜黃柏、知母之屬瀉膀胱，此正治也。如因肺燥不能生水者，則宜車前、茯苓之屬清肺氣，此隔二之治也。如因脾濕不運而精不升，以致肺不能生水者，則當蒼朮、白朮之屬燥脾利濕，此隔三之治也。但所謂清肺之法，自宜《外臺》百合飲子之類，清潤兼行，庶幾得理。若車前、茯苓滲利之品，以求其水，益資其燥矣。

丹溪又謂，不論氣虛血虛，實熱痰閉，皆宜吐之，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降，譬如滴水之器，必使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夫病在下取之上，《內經》之旨也。天地之氣不升則不降，吐亦法之巧耳。然必痰實氣閉者乃可用之，未可以之概治氣虛、血虛等症也。

《元珠》閉癃遺溺不禁之辨，謂閉者，小便不出，塞而不通也。癃者，罷弱而氣不充，淋淋瀝瀝，點滴而出，或澀而疼，一日數十次，俗名淋病者是也。閉則是急病，癃則是緩病。

《醫學三字經・五淋癃閉赤白濁遺精》 五淋病，皆熱結。淋者，小便痛澀淋瀝，欲去不去，欲止不止是也。皆熱氣結於膀胱。

膏石勞，氣與血。石淋下如沙石，膏淋下如膏脂，勞淋從勞力而得，氣淋氣滯不通，臍下悶痛，血淋瘀血停蓄，莖中割痛。

五淋湯，是秘訣。石淋以此湯煎送髮灰、滑石、石首魚頭內石，研末。膏淋合萆薢分清飲。氣淋加荊芥、香附、生麥芽，不愈，再加升麻或用吐法。勞淋合補中益氣湯。血淋加牛膝、鬱金、桃仁，入麝香少許，溫服。敗精淋，加味啜。過服金石藥，與老人陽已痿，思色以降其精，以致內敗而爲淋，宜前湯加萆薢、石菖蒲、兎絲子以導之。

外冷淋，腎氣咽。五淋之外，又有冷淋。其症外候惡冷，喜飲熱湯，宜加味腎氣丸以鹽湯咽下。

點滴無，名癃閉。小便點滴不通，與五淋之短縮不同。氣道調，江河決。前湯加化氣之藥，或吞滋腎丸多效。《孟子》云：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引來喻小便之多也。

上竅通，下竅泄。如滴水之器，閉其上而倒懸之，點滴不能下也。去其上閉而水自通。宜服補中益氣湯，再服以手探吐。

外竅開，水源鑿。又法：啓其外竅即以開其內竅。麻黃力猛能通陽氣於至陰之地下。肺氣主皮毛，配杏仁以降氣，下達州都，導水必自高原之義也。以前飲加此二味甚效。夏月不敢用麻黃，以蘇葉、防風、杏仁等分，水煎服，溫覆微汗，水即利矣。虛人以人參、麻黃各一兩，水煎服，神效。

分利多，醫便錯。愈利愈閉矣。

濁又殊，竅道別。淋出溺竅，濁出精竅。

前飲投，精愈涸。水愈利而腎愈虛矣。

腎套談，理脾恪。治濁只用腎家套藥不效，蓋以脾主土，土病溼熱下注，則小水渾濁。溼勝於熱，則爲白濁，熱勝於溼，則爲赤濁，溼熱去則濁者清矣。

分清飲，佐黃蘗。萆薢分清飲加蒼朮、白朮，再加黃蘗，苦以燥溼，寒以除熱。

心腎方，隨補綴。六、八味湯丸加龍牡，腎藥也。四君子湯加遠志，心藥也。心腎之藥與前飲間服。

《醫學金鍼・五淋癃閉》　五淋者，小便短數，淋瀝不斷，莖中痛是也。癃閉者，小便點滴不通，脹悶欲死是也。二證皆膀胱之氣不化，三焦之決瀆不行所致，宜五淋湯主之。尿出如膏爲膏淋，加萆薢。溺血，莖中割痛爲血淋，加桃仁、鬱金、牛膝，調麝香壹貳釐。因勞而得爲勞淋，加人參、黃耆。因動氣而得，臍下脹痛爲氣淋，加紫蘇、生麥芽、沉香。下如沙石爲沙淋，調下黃花魚腦中之石、髮灰、滑石各等分，爲末，參肆錢。癃閉服利水藥不效者，即用補中益氣湯，服二時許，二煎再服，即以手探吐，此開上竅以通下竅法也。或用麻黃叁肆錢，杏仁拾肆粒，加於五淋湯中，此通陽氣以達陰氣法也。或用天門冬、麥門冬、桑白皮各伍錢，人參、杏仁、紫苑各叁錢，水煎服，此從高原以導水法也。或以白菊花根搗汁，調白酒服。或以海蜇皮肆兩，浸，去礬味，加荸薺去皮拾肆粒，水煎服。或陰虛不能配陽以化水者，宜滋腎丸。或元氣自虛，不能化水者，宜桂附八味丸。尤氏謂重陰沍寒，地道閉塞，惟與白通湯多加葱白，陽氣一至，二便立通矣。再加人尿壹盞，尤效。又有色慾過度，似淋非淋，溺短而數，莖中痛甚，宜肉蓯蓉、淫羊藿、生杜仲爲主，佐以白蜜、羊脂之類方效。與淋閉之治不同，此證多係熱結膀胱，故列於熱證。

五淋詩：五淋證用五淋湯，隨證增加記要詳。慾病似淋莖割痛，蓯蓉羊藿蜜脂量。

滋腎丸。一名通關丸。

歌曰：溺癃不渴下焦疎，知檗同行佐桂茹。丸號通關能利水，又名滋腎補陰虛。

八正散。治五淋重者，熱已結實，痛甚勢急，大便不通。

歌曰：八正前仁與木通，梔仁扁蓄大黃同。更加瞿麥兼甘草，滑石燈芯並奏功。

按：黃氏論淋痢一理，悉由木陷乙木。後鬱於穀道則爲痢，前鬱於水府則爲淋，而總緣於土溼木遏。治法宜燥土疎木，土燥木達則疎泄之令行矣，用桂枝苓澤湯。

癃閉詩　癃閉似淋點滴無，只求利水法全迂。紫升補中益氣湯服後以手探吐。探吐鍼機轉，麻黃杏仁加入五淋湯。行陽陰氣濡。腎氣丸龍騰澤自沛，通關丸，又名滋腎丸。雲合雨時敷。二冬杏苑參桑白，此李士材醫按。從高原以導之之法。海蜇一名水母。荸薺亦可需。

五淋湯。

歌曰：五淋散用草梔仁，歸芍茯苓亦共珍。氣化原由陰以育，調行水

道妙通神。

補中益氣湯。

腎氣丸。

白通湯。

肝燥口渴加阿膠。膀胱熱澀，或下砂石加梔子、黃柏。精液流溢，加山藥、山茱。血塊注瀉，加丹皮、桃仁。下見白物，上必多痰，宜重用苓澤。痰多，用仲景小半夏加茯苓、橘皮以泄之。脾土溼寒，宜並用乾薑。惟溫腎之藥，不宜早用，恐助膀胱之熱。若膀胱熱退，宜附子暖水，以補肝木發生之根。淋家下熱之至，但有梔子黃柏證，無大黃芒硝證，其熱不在脾胃也。一切帶濁、崩漏、鼓脹、黃疸，凡是小便淋濇，悉宜薰法。用土茯苓、茵陳蒿、梔子、澤瀉、桂枝研末布包，熱熨小腹，外以手鑪烘之，熱氣透徹，小便即行，最妙之法。

歌曰：淋瀝原因木鬱傷，甘苓芍澤桂枝湯。熱煩口渴阿膠入，赤白砂淋並酌量。

《醫綱提要・小便不通》 傷寒小便不通，太陽用五苓散，陽明用豬苓湯。

內熱小便不通，小腹疼痛不可忍者，用木通湯。《局方》治濕熱下注，咽乾口渴，少腹急滿，小便不通，或淋痛尿血，宜八正散。眞元不固，小便頻數，漩白如油，名曰膏淋，宜萆薢分清飲。

熱淋澀痛或血淋，用扁蓄三錢、山梔仁二錢、地膚子二錢、甘草稍一錢，水煎，燈心引，或爲末，開水下三錢。

肺氣不足，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瀝不出，或如豆汁，或如砂石，俗名石淋，皆熱氣所結。或如膏油，或作血淋，宜五淋散。

下焦熱結而血淋，宜小薊飲。

痰熱隔滯者，中焦阻塞，升降不通，以致淋閉，宜二陳湯探吐。古人治淋，率用吐法以提其氣。

《內經》曰：胞移熱於膀胱則癃閉溺血。膀胱不利爲癃閉，不約爲遺溺。遺溺者爲虛，癃閉者熱也。

古云：小腸有氣，則小便脹；小腸有血，則小便澀，有熱則更痛。痛者爲血淋，不痛爲尿淋，血敗精結者爲砂淋，精散爲膏淋，金石結者爲石淋，小便澀而有餘瀝者爲氣虛。總宜行滯氣，清邪熱，平心火。不可妄補，氣補愈脹，血補愈澀，熱補愈甚。

血虛淋症，用四物湯。

氣虛淋症，用四君子湯加黃芪，吞滋腎丸。

紀事

《普濟本事方・婦人諸般淋》 苦杖根，俗呼爲杜牛膝，多取淨洗，碎之，以一合用水五盞，煎一盞，去滓，用麝香、乳香少許，研調下。

鄞縣武尉耿夢得，其內人患砂石淋者十三年矣，每漩痛楚不可忍，溺器中小便下砂石，剝剝有聲，百方不效，偶得此方啜之，一夕而愈，目所見也。

《儒門事親・熱形・沙石淋》 酒監房善良之子，年十三，病沙石淋，已九年矣。初因瘡疹餘毒不出，作便血，或告之，令服太白散。稍止後，又因積熱未退，變成淋閟。每發則見鬼神，號則驚隣。適戴人客鄧牆寺，以此病請。戴人曰：諸醫作腎與小腸病者，非也。《靈樞》言足厥陰肝之經，病遺溺閉癃。閉謂小溲不行，癃爲淋瀝也。此乙木之病，非小腸與腎也。木爲所抑，火來乘之，故熱在脬中，下焦爲之約，結成沙石。如湯瓶煎煉日久，熬成湯鹼。今夫羊豕之脬，吹氣令滿，常不能透，豈眞有沙石而能漏者邪？以此知前人所說，服五石丸散而致者，恐未盡然。《內經》曰：木鬱則達之，先以瓜蒂散越之，次以八正散，加湯鹼等分頓啜之，其沙石自化而下。

《儒門事親・熱形・膏淋》 鹿邑一閥閱家，有子二十三歲，病膏淋三年矣。鄉中醫不能治，往京師徧訪，多作虛損，補以溫燥，灼以鍼艾無少減。聞戴人僑居隱東，見戴人，曰：惑蠱之疾也。亦曰：白淫，實由少腹冤熱，非虛也，可以涌以泄，其人以時暑，憚其法峻，不決者三日。浮屠一僧曰：予以有暑病，近覺頭痛。戴人曰：亦可涌，願與君同之，毋畏也。於是涌痰三升，色如黑礬汁，內有死血幷黃綠水。又瀉積穢數行，尋覺病去，方其來時，面無人色，及治畢，次日面如醉，戴人慮其暑月路遠，又處數方，使歸以自備云。

《儒門事親・熱形・淋》 戴人過息城，一男子病淋，戴人令頓食鹹魚，

少頃大渴，戴人令恣意飲水，然後以藥治淋，立通。淋者無水，故澀也。

《衛生寶鑑・淋痛治驗》 參苓琥珀湯　中統三年六月中，黃明之小便淋，莖中痛不可忍，相引脇下痛，製此服之，大效。

水芝丸　治下焦眞氣虛弱，小便頻多，日夜無度，此方得之於高麗國王。

《東垣試效方・小便淋閉門》 熱在下焦小便不通治驗　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精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皮膚欲裂，飲食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先師曰：疾急矣，而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云：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而能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甘淡氣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陰之劑投之，不再服而愈。

《推求師意・小便不通》 一婦年五十，患小便澀，治以八正散等劑，小腸脹急不通，身如芒刺。余以所感霖淫兩濕，邪尚在表，因用蒼朮爲君，附子佐之，發表，一服即汗，小便隨通。

一人年八旬，小便短澀，分利太過，致涓滴不出。蓋飲食過傷，其胃氣陷於下焦，用補中益氣湯，一服即通。

《愼齋遺書・淋》 驗案　一人患淋而嗽，此脾氣不舒，不能升陽，致濁火下行，而肺氣不能受脾土之潤，故又兼嗽也。用陳皮、白朮、當歸、白芍、茯苓、柴胡、升麻，則淋或反甚而後可止也。蓋茯苓、白朮起脾，柴胡、升麻提清，清氣初升，則濁陰愈降，故初必反，甚久則清盡升而濁盡消矣。

《醫學綱目・閉癰遺溺・溺赤》 諸病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小便黃，無如黃柏、知母效。

脈尺濇，足脛逆冷，小便赤，宜服附子四逆湯，足太衝補之。

臟腑小便黃有四：一屬肝熱，經云：肝熱病者，小便先黃是也。二屬胃實。經云：胃足陽明之脈氣盛，則身已前皆熱，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饑，溺色黃是也。三屬肺虛。經云：肺手太陰之脈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故耳。四屬腎虛。經云：冬脈者，腎脈也。冬脈不及，則令人胕腫，脊痛，小便變是也。

運氣　小便黃有二：一屬風。經云：厥陰之勝，胠脇氣幷，化而爲熱，小便黃赤是也。二屬熱。經云：少陰司天，熱淫所勝，病溺色變。又云：少陽之勝，溺赤善驚。又云：陽明司天，燥氣下臨，暴熱至，乃暑陽氣鬱發，小便變是也。蓋暴熱謂地氣少陰之熱也。

邪之所在，皆爲不足，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補足外踝下留之。

《甲》　小腸有熱，溺赤黃，中脘主之。溺黃，下廉主之。小便黃赤，完骨主之。小便黃，腸鳴相追逐，上廉主之。

《愼齋遺書・小便不通》 小便以氣化爲主，蓋膀胱爲州都，津液氣化所出也。如閉而渴，則熱傷上焦氣分，宜理肺之氣化，生脈散加桔梗。閉而不渴，則熱傷下焦血分，滋腎丸。中有濕熱，亦不渴而閉，五苓散。

小便不利，腹脹，火在下焦也。血化爲水，必成中滿，用細辛升少陰腎水，以降其火，然後佐以利下藥，其脹自消。

驗案

一人大哭之後，小便不利而小腹痛，此乃悲哀傷肺。肺乃津液之化原，膀胱乃津液之府，化原傷，膀胱津液亦枯，故命火爲患，小便不利而痛也。以甘寒保肺生津之藥調之。

一人小便不通，漸成中滿，腹堅大如石，腿脹出黃水，雙睛突出，晝夜不得睡，飲食不能進。蓋無陽則陰不長，無陰則陽不化，用滋腎丸。少時前陰火燒，便如泉湧而腫消。

一人年老，因入房忍而不洩，小便不利，諸藥不效。此腎虛氣滯血凝也。用土牛膝搗汁，酒服二碗，小便出物長三寸長六寸者一蟲，遂愈。

一人小便不通，諸藥不效，用吳萸、牛膝二味煎服自通。

一人心思過度，房勞不節，小便澀痛，心脈浮散，左尺澀如刀割，此心遺熱於小腸，以致腎水枯涸，成陰虛火動也。用人參五錢，山藥三兩，茯苓、生地、棗仁各二兩，元肉丸，空心白湯送下。

《醫宗必讀・法證》 醫案　邑宰嚴知非，患淋經年，痛如刀錐，凡清火疎利之劑，計三百貼，病勢日甚，歲暮來就診。余曰：兩尺數而無力，是虛火也。從來醫者，皆泥痛無補法，愈疎通則愈虛，愈虛則虛火愈熾，遂以八味地黃丸料，加車前、沉香、人參，服八劑痛減一二，而頻數猶故。原醫者進云：淋證作痛，定是實火，若多溫補，恐數日後必將悶絕，不可救矣。知非疑懼，復來商之。余曰：若不宜溫補，則服藥後病勢必增，今既減矣，復何疑乎？朝服補中益氣湯，晚服八味丸，逾月而病去其九。更倍用參、耆，十

四日而霍然矣。

大司寇杜完三夫人，淋瀝兩載，靡藥不嘗，卒無少效。余診之，見其兩尺沉數，爲有瘀血停留，法當攻下，因在高年，不敢輕投，但於補養氣血之中，加琥珀、牛膝。此等緩劑，須以數十劑收功，而夫人躁急求功，再劑不效輒欲更端，遂致痼疾。

神效琥珀散　治水道澁痛，頻下沙石。

《醫宗必讀・赤白濁》　醫案

歸德郡侯李易齋，患白濁，服五苓散數劑無功。余診之，兩尺大而澁，是龍火虛炎，精閟竅道，用牛膝、茯苓、黃柏、麥門冬、山藥、遠志、細辛、甘草，十劑而安。

光祿卿吳伯玉，閉精行房，時有文字之勞，患白濁，莖中痛如刀割，自服清火疏利之劑不效，改服補腎之劑又不效，商治於余。余曰：敗精久蓄，已足爲害，況勞心之餘，水火不交，坎離順用也。用萆薢分清飲，加茯神、遠志、肉桂、黃連，四劑即效。兼服補中益氣、六味地黃丸，半月而安。後因勞復發，但服補中益氣即愈。

《醫宗必讀・小便閉癃》　醫案

郡守王鏡如，痰火喘嗽正甚時，忽然小便不通。自服車前、木通、茯苓、澤瀉等藥，小腹脹滿，點滴不通。余曰：右寸數大，是金燥不能生水之故。惟用紫苑五錢，麥門冬三錢，北五味十粒，人參一錢，一劑而小便湧出如泉。若淡滲之藥愈多，則反致燥急之苦，不可不察也。

先兄念山，謫官浙江按察，鬱怒之餘，又當盛夏，小便不通，氣高而喘，以自知醫，服胃苓湯四貼不效。余曰：六脈見結，此氣滯也。但用枳殼八錢，生薑五片，急火煎服，一劑稍通，四劑霍然矣。

孝廉俞彥直修府志勞神，忽然如喪神守，小便不通。余診之曰：寸微而尺鼓，是水涸而神傷也。用地黃、知母各二錢，人參、丹參各三錢，茯苓一錢五分，黃柏一錢，二劑稍減，十劑而安。

《顧氏醫鏡・症方發明》　一人小便不通，目突臍脹，膝以上堅硬，皮膚欲裂，飲食不下。東垣與以淡滲之藥，無效。精思半夜，始悟其故。夫膀胱爲津液之府，必得氣化乃出，無陰則陽無以化，淡滲氣薄，皆陽藥也，孤陽無陰，欲化得乎。以滋腎丸群陰之劑投之，即愈。一老人患小便不利，因服分利之藥太過，遂至秘塞，點滴不出。丹溪曰：此因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湯，一劑而通。因先多用利藥，損其腎氣，遂至通後遺尿，一夜不止，急補其腎然後已。凡醫之治是症者，未有不用泄利之藥，誰能顧其腎氣之虛哉？特表著之，以爲世鑑。

一老人患淋，醫以五淋等劑投之，遂腹中痛如刀割，大便如注，小便仍點滴不通，六脈肺部獨大。余云：此肺移熱於大腸之症。用桑皮、紫苑、杏仁、蘇子、黃芩、橘紅、茯苓、甘桔，一劑腹痛減，大便稀，但小水仍不通利。又用生地、枸杞、牛膝，補陰藥中加桑皮、紫苑、茯苓、車前，二劑全愈。

一放出宮人，上踰三十，兩跨作痛，肉色不變，大小便中作痛如淋，登而尤甚。立齋曰：此瘀血漬入隧道爲患，乃男女失合之症也，難治。後潰不斂，又患瘰癧而沒。此婦出宮，爲商人妾，可見在宮久懷鬱，既嫁又不能如原，是以致生此疾。愈見流注瘰癧，乃七情氣血皆已損傷，不可用攻伐皎然矣。按《精血篇》云：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澀而爲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牽痛，愈痛則愈欲大小便，愈便愈痛。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不調則焦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爲腫，或雖合而難子。合男子多則瀝枯，虛人多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

《臨證指南醫案・淋濁》　某三　濕熱下注淋濁，當分利。濕熱。

萆薢　淡竹葉　瞿麥　赤苓　細木通　扁蓄

某二八　濕熱下注，溺痛淋濁，先用分利法。

萆薢　淡竹葉　木通　赤苓　茵陳　海金沙

魏　脈數垂，淋濁愈後再發，肛脹便不爽，餘滴更盛。

萆薢　豬苓　澤瀉　白通草　海金沙　晚蠶沙　丹皮　黃柏

又　滯濁下行痛緩，議養陰通腑。

阿膠　生地　豬苓　澤瀉　山梔　丹皮

毛三四　壯盛體豐，當夏令濕熱蒸迫，水穀氣墜而有淋濁，服寒涼，腹脹，得固澁無效，皆非腑病治法。子和桂苓飲。

又　前用甘露飲，淋濁已止，而頭暈左肢麻木，胃脘腹中饑則欲痛，咽喉中似有物粘著，咳咯咽飲不解。診脈左勁右濡，據症是水弱木失滋涵，肝陽

化風，過膈遶咽達巔，木乘胃土，陽明脈衰，不司束筋骨以利機關，脘腹中痛，得食則緩者，胃虛求助也。今壯年有此，已屬痱中根萌，養肝腎之液，以熄虛風，補胃土以充絡脈。務在守常，勿圖速效，可望全好。

製首烏　蒞蓉　天冬　杞子　柏子霜　茯神　菊花炭　青鹽

紅棗肉丸服四錢，晚服豬肚丸方。

某　膏淋濁膩，濕熱居多。然亦有勞傷腎傷，下虛不攝者，今以酒客，腹中氣墜，便積，苦辛寒分消治。

黃柏　茯苓　萆薢　海金沙　川楝子　青皮　防己　蠶沙

汪　脈左堅入尺，濕熱下墜，淋濁痛。陰虛濕熱。滋腎丸。

周二三　便濁莖痛，滋腎丸三錢。

吳二四　久瘡不愈，已有濕熱，知識太早，陰未生成早泄，致陽光易升易降，牙宣齦血，爲濁爲遺。欲固其陰，先和其陽。倣丹溪大補陰丸，合水陸二仙丹，加牡蠣金櫻膏丸。

黃　舌白氣短，胸中痛，目暗，微淋，乃陰虛於下，氣阻於上。暫停參劑，早上服都氣丸三錢，晚服威喜丸二錢。

葉三八　脈數形瘦，素有失血，自覺氣從左升，痰嗽隨之，此皆積勞。陽氣鼓動，陰弱少製，六味壯水和陽極是。近日便濁，雖宜清熱，亦必顧其陰體爲要。

生地　丹皮　甘草梢　澤瀉　山梔　黑豆皮

某　陰虛，濕熱在腑爲濁。六味去萸加車前、牛膝、黃柏、萆薢。

某　遺由精竅，淋在溺竅，異出同門，最宜分別。久遺不攝，是精關不攝爲虛，但點滴莖中痛癢，久腹堅滿，此屬淋閉，乃隧道不通，未可便認爲虛。況夏令足趾濕腐，其下焦先蘊濕熱，熱阻氣不流行，將膀胱撐滿，故令脹堅。議理足太陽經。五苓散。

某四五　淋濁，溺短澹痛，先通陽氣。下焦陽不流行。

萆薢三錢　烏藥一錢　益智五分　赤苓三錢　遠志四分　琥珀末五分

蕭四一　脈沉淋濁。心火下陷。分清飲加山梔、丹皮、茯苓、豬苓。

某二三　淋濁，小便不利，當清利火腑。導赤散，生地用細者，加赤苓、瞿麥。

黃　心熱，下遺於小腸，則爲淋濁。用藥以苦先入心，而小腸火腑，非苦不通也。既已得效，宗前議定法。

人參　黃柏　川連　生地　茯苓　茯神　丹參　桔梗　石菖蒲

王　淋屬肝膽，濁屬心腎，心火下陷，陰失上承，故溺濁不禁。

人參　川連　生地　茯神　柏子仁　遠志

某氏　氣閉成淋。氣閉。

紫苑　枇杷葉　杏仁　降香末　瓜蔞皮　鬱金　黑山梔

又　食入痞悶，小便淋痛。照前方去紫苑、黑梔加苡仁。

某三四　小溲短赤，帶血。膀胱熱血淋。導赤散加琥珀末五分、赤茯苓。

胡三五　熱入膀胱，小溲血淋，莖中猶痛，非止血所宜。議用錢氏導赤散，加知柏以清龍雷。

許十八　血淋，尿管溺出而痛，脈沉實，形色蒼黑。治從腑熱。

蘆薈　山梔　鬱李仁　紅花　當歸　酒大黃　龍膽草　丹皮

又　血淋未已，用堅陰清熱。

小生地　粉丹皮　黃柏　知母　淡竹葉　山梔

祝五四　中年已後，瘦人陰虧有熱，飲酒，濕熱下墜，精濁痔血，皆熱走入陰，則陰不固攝。前方宗丹溪補陰丸，取其介屬潛陽，苦味堅陰。若用固澹，必致病加。精濁陰虛。

水製熟地　龜版膠　鹹秋石　天冬　茯苓　黃柏　知母

豬脊筋搗丸。

范二五　精走濁淋，脊骨生熱，屬陰虛，胃弱勿用膩滯。

龜腹甲心　覆盆子　五味　歸身　鹿角膠　秋石　芡實

金櫻膏丸。

戈四五　脈左細勁，腰痠，溺有遺瀝。近日減穀難化，此下焦臟陰虛餒，漸及中焦腑陽。收納肝腎，勿損胃氣。腎氣不攝。

熟地　杞子　柏子仁　當歸身　紫衣胡桃　補骨脂　杜仲　茯苓

青鹽

蜜丸。

某六五　六旬有五，下焦空虛，二便不爽，溺管痹痛，姑與腎氣湯主治。

腎氣湯，細絹濾清服。

朱三六　血淋管痛，腑熱爲多，經月來，每溺或大便，其墜下更甚。想陰

精既損，腎氣不收故也。

鹹蓯蓉　柏子仁　杞子　大茴　牛膝　茯苓

某　淋濁經年，陽損腰痛，畏冷。

熟地　杞子　鹿角膠　巴戟　杜仲　柏子仁　湖蓮　芡實

葉二七　淋屬肝膽，濁屬心腎。據述病，溺出渾濁如膿，病甚則多。或因遺泄後，濁痛皆平，或遺後痛濁轉甚。想精關之間，必有有形敗精凝阻其竅，故藥中清濕熱通腑，及固濇補陰，久餌不效。先議通瘀腐一法。考古方通淋通瘀，用虎杖湯，今世無識此藥，每以杜牛膝代之。敗精濁瘀阻竅。

用鮮杜牛膝根，水洗淨，搗爛絞汁大半茶杯，調入眞麝香一分許，隔湯燉溫，空心服。只可服三四服，淋通即止，倘日後病發再服。

又　淋病主治，而用八正、分清、導赤等方。因熱與濕俱屬無形，腑氣爲壅，取淡滲苦寒，濕去熱解，腑通病解。若房勞強忍精血之傷，乃有形敗濁阻於隧道，故每溺而痛，徒進清濕熱利小便無用者，以溺與精同門異路耳。故虎杖散小效，以麝香入絡通血，杜牛膝亦開通血中敗濁也。

韭白汁九製大黃一兩　生白牽手子一兩　歸鬚五錢　桂枝木三錢生　炒桃仁二兩　小茴三錢

李　敗精凝隧，通瘀痹宣竅已效。

生桃仁　杜牛膝　人中白　生黃柏　麝香二分調入

徐五四　五旬又四，勞心陽動，陰液日損。壯年已有痔瘍，腸中久有濕熱，酒性辛溫，亦助濕熱，熱下注爲癃爲淋，故初病投八正、五苓，疏氣之壅也。半年不痊，氣病漸入於血絡。考古方惟虎杖散最宜。

張　丹溪謂五淋症，濕熱阻竅居多。三年前曾有是病，月前舉發，竟有血塊窒塞，尿管大痛，不能溺出。想房勞強忍，敗精離位，變成污濁瘀腐，且少腹堅滿，大便祕濇，臟氣無權，腑氣不用。考《瀕湖發明》篇中，有外甥柳喬之病，與此適符，今倣其義，參入朱南陽法。

兩頭尖　川楝子　韭白　小茴　桂枝　歸尾

衝入杜牛膝根汁。

又　痛脹皆減，滴瀝成淋，前投通濁已效，只要凝塊全無，便不反覆。陰藥呆鈍，桂附劫液，通陽柔劑爲宜。

蓯蓉　歸尾　柏子仁　炒遠志　杞子　茯苓　小茴

馬　淋閟，屬肝膽居多。桂附劫陰，與剛臟不合。診脈沉濇無力，非五苓、八正可投。議用朱南陽法，仍是厥陰本方耳。

老韭根白一兩　兩頭尖二百粒　小茴香五分　川楝子肉一錢　歸鬚二錢

穿山甲末一錢

徐　由淋痛漸變赤白濁，少年患此，多有慾心暗動，精離本宮，腐敗凝阻溺竅而成，乃有形精血之傷。三年久病，形消肉減，其損傷已非一臟一腑。然補精充髓，必佐宣通爲是，自能潛心安養，尚堪帶病延年。

熟地　生麋角　蓯蓉　炒遠志　赤苓　牛膝

某　每溺尿管窒痛，溺後渾濁，敗精阻竅，濕熱內蒸。古方虎杖散，宣竅通腐甚妙。若去麝香，必不靈效，較諸湯藥，更上一籌矣。

酒煨大黃　炒龍膽草　炒焦黃柏　牽牛子　川楝子　黑山梔　小茴

沉香汁

某　陰精上蒸者壽，陽火下陷者危，血淋久而成形窒痛，煩心，心火直升。老人陰精已憊，五液化成敗濁，阻竅不通，欲溺必痛，得泄痛減，即痛則不通，痛隨利緩之謂。故知柏、六味及歸脾、逍遙之屬，愈治愈劇，其守補升補，滋滯濇藥，決不中病。用琥珀痛減，乃通血利竅之意，然非久進之方。以不傷陰陽之通潤立方。

生地　益母草　女貞子　阿膠　琥珀　穭豆皮

顧二四　敗精宿於精關，宿腐因溺強出，新者又瘀在裏，經年累月，精與血並皆枯槁，勢必竭絕成勞不治。醫藥當以任督衝帶調理，亦如女人之崩漏帶下。醫者但知八正分清，以濕熱治，亦有地黃湯益陰瀉陽，總不能走入奇經。奇脈病。

鹿茸　龜甲　當歸　杞子　茯苓　小茴　鮑魚

夏六三　案牘神耗，過動天君，陽燧直升直降，水火不交，陰精變爲腐濁，精濁與便濁異路，故宣利清解無功。數月久延，其病傷已在任督。凡八脈奇經，醫每棄置不論。考孫眞人九法，專究其事，欲涵陰精不漏，意在升固八脈之氣。錄法參末。

鹿茸　人參　生菟絲粉　補骨脂　韭子　舶茴香　覆盆子　茯苓　胡桃肉　柏子霜

蒸餅爲丸。

劉三九　脈緩濇，溺後有血，或間成塊。晨傾溺器，必有膠濁粘膩之物。四肢寒凜，納食如昔。病傷奇脈。

生鹿茸　當歸　杞子　柏子仁　沙苑子　小茴

王五八　悲憂驚恐，內傷情志，沐浴薰蒸，外泄陽氣，絡中不寧，血從漏出。蓋衝脈動，而諸脈皆動，任脈遂失擔任之司。下元眞氣，何以固納？述小便欲出，有痠楚如淋之狀，診脈微小濇，最宜理陽通補，用青囊斑龍丸。

淋有五淋之名，濁有精濁便濁之別。數者當察氣分與血分，精道及水道，確從何來。大凡祕結宜通，滑脫當補。若因心陽亢而下注者，利其火腑。濕熱甚而不宣者，徹其泉源。氣陷用升陽之法，血瘀進化結之方。此數端，人所易曉也。獨不知厥陰內患，其症最急。少腹遶前陰如刺，小水點滴難通，環陰之脈絡皆痹，氣化機關已息。先生引朱南陽方法，兼參李瀕湖意，用滑利通陽，辛鹹泄急，佐以循經入絡之品，豈非發前人之未發耶？若夫便濁之恙，只在氣虛與濕熱推求，實者宜通水道，虛者調養中州。若虛實兩兼，又有益臟通腑之法。精濁者，蓋因損傷肝腎而致，有精瘀精滑之分。精瘀當先理其離宮腐濁，繼與補腎之治。精滑者用固補斂攝，倘如不應，當從眞炁調之。景岳謂理其無形，以固有形也。然此症，但知治肝治腎，而不知有治八脈之妙。先生引孫眞人九法，升奇陽，固精絡，使督任有權，漏扈自已，可見平日若不多讀古書，而臨症焉知此理。若不經先生講明，予今日亦不知此方妙處。又尿血一症，虛者居多，若有火亦能作痛，當與血淋同治。倘清之不愈，則專究乎虛。上則主於心脾，下則從乎肝腎，久則亦主於八脈，大約與前症相同，要在認定陰陽耳。邵新甫

徐評　治淋之法，有通有塞，要當分別。有瘀血積塞住溺管者，宜先通；無瘀積而虛滑者，宜峻補。不但煎丸各別，幷外治之法亦復多端。宜博識而詳攷之，案中並未見及也。

《齊氏家傳醫秘・小便不通》　曾治張聰，患二便不通。余用小豬牙皂二箇，細切焙黃，研細末三錢，調熱稀粥飲下，頃刻即通。

曾治一人，誤服熱藥過多，小便不通，服五苓不效。余用桔梗、芩、蓮、知、柏、梔子、澤瀉、雲苓、草稍，去白陳皮，水煎取汁，調沉、木二香末子，服之立通。

曾治一人，悞服涼藥過多，小便不通。余用補中益氣湯加澤瀉、雲苓、肉桂，氣化而通。

又治一人，小便淋瀝不通。余以六味丸料，倍澤瀉、雲苓，服之而通。

曾治一老農，患小便不通，小腹脹滿。余用連鬚葱白一觔，搗爛，焙熱，入麝香三分，以布裹，分兩包更換，熨臍下，立通。遂服六味地黃丸一料而安。

曾治一人患傷寒，小便閉，服五苓散不應。余以皮硝少許，水煎化，用新青布醮水搭臍，併小便上，頃刻大通。此方必諸藥不應者，方用此法。

曾治龍姓者，大小便閉。余用大黃、芒硝、牙皂。三味等分，調服，立通。

曾治馮章，患大小便閉，群醫大下，叫楚欲死。余曰：下藥築緊。乃用桔梗、升麻各二錢，爲之開提肺氣；桃杏二仁破氣血；枳實破氣滯；大黃蕩實熱。水煎，調天水散七錢，以利小便，溫服一劑而效。此法醫者不可不知。

《仿寓意草・篠村姪治效兼及諸小溲不通治效》　大姪篠村小溲不通已至三日，腹膨急脹，至不能忍。先有某醫連進通利，不通愈甚，急覓予診。予見其肺脈獨大而數，知其素來嗜飲，因問連日飲何酒。篠村曰：近因酒貴，常飲燒酒，三日前有小集，飲燒酒且甚多。予曰：是矣。時端陽節後，急令買大枇杷二斤，恣意啖食，另變補中益氣方法，去黨參，黃芪，白朮，當歸，惟用陳皮一錢，甘草梢八分，醋炒柴胡五分，蜜炙升麻三分，而加天冬三錢，麥冬三錢，北沙參三錢，車前草一顆與服。一時許，小溲大行一大缽而愈。伊急遽中不暇問故，予亦未言。後至松江華亭縣，刑席邵瓣蓮有沉痾甚奇，每發當臍腹痛非常，而先必溲閉，百醫罔效。必小溲自通而腹痛乃止。其症少時即有，至四十外乃更甚。適當舉發，延予一診。其脈肺部獨大而數，與篠村姪同。予問：素嗜烟酒否？曰：皆有之，而水烟尤朝夕不斷。予曰：是矣。即以與篠村姪方去升柴加黃芩、知母與服。服後小溲大行，腹痛亦止。伊問：予病如何，何藥之靈也？予曰：肺爲氣之主，又爲水之上源。《內經》云：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有屬中氣者，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有屬腎氣者，腎與膀胱相表裏是也，而其實氣化之權，肺實主之。肺在人身，主乎天氣，天氣清明而下降，肺氣清肅而下行，上源行乎所，不得不行，下流自有所，不得而止。而有所不行者，虛也，熱也。虛則氣

不足以行，熱則氣反逆而上。肺氣不行，則諸氣不行，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今溲不通而腹乃痛，肺脈獨大而數，症經三十年，此先天肺熱，後天烟酒積熱，日傷肺陰，肺失清肅之令，故病易發而亦漸重也。以後將此方常服，且戒烟酒，可望不發。瓣蓮欽服，請將所論書一通，並藥方，裱糊收藏，連服廿劑後，果不發。治篠村法至松江始暢發其義，蓋嘗觀諸禽鳥，有肺者有尿，無肺者無尿，知肺之關乎小溲者多矣。篠村姪用升柴而邵兄不用升柴，加黃芩、知母者何也？篠村曾服利藥而溲更不通，氣乃更結，非加升柴以提其氣轉不能通。如酒壺然，壺嘴不通，揭其蓋自通也。邵瓣蓮未服利藥而熱久而重，故不用升柴而加黃芩、知母也。雖然，勿謂癃閉之盡在清肺也。吾鄉錢光斗之弟婦張氏，產育用力太過，正氣大傷，三日小溲不通。予用補中益氣湯全方，薑棗引，加冬葵子三錢，一服而通。寫眞華秋岩內懷孕六七月，偶因下階一跌坐地，腹中墜脹，小溲不通半日，即延予診。予知胎氣震壓膀胱，亦用大劑補中益氣，薑棗引，一服而通。

《友漁齋醫話・淋》 呂八二　患小溲短數而痛，入暮燥渴，夜半尤甚，脈陽盛陰虛，腎水虧乏無疑。高年不能屏棄世緣，應酬紛紜，五志不寧，陽不交陰之症。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氣化則能出焉。治宜補陰以降陽，金匱腎氣丸，早夜服三錢。

《友漁齋醫話・濁》 錢三四　白濁溺痛，起於長夏，濕熱阻竅，清利治之。

萆解　扁蓄　瞿麥　赤茯苓　滑石　木通　淡竹葉

四服愈。

《友漁齋醫話・白淫》 顧二五　從前吐血，近起白淫，出於溺後，脈數而小，兩尺尤微。自述逢勞更甚，補攝並施。

黨參　黃耆　熟地　萸肉　山藥　五味子　湘蓮　芡實

一服止，改丸料，吐血亦瘳。

《張聿青醫案・淋濁》 錢左　濁經兩月，小溲甚暢，而馬口不淨，時有滲溢。脈大不耐重按。此氣虛矣。

別直參另煎衝一錢　野於朮二錢　炙柴胡四分　沙苑子三錢　澤瀉一錢五分　炙綿耆三錢　炙升麻四分　廣皮一錢　煅牡蠣四錢　威喜丸二錢，藥汁送服。

施左　淋濁而於溲畢作痛，陰虛濕熱下襲也。

秋石四分　牛膝梢三錢　生薏仁四錢　官桂四分　磨沉香四分衝　萆薢二錢　甘草梢五分　車前子三錢　藕汁一酒杯衝

二診　淋痛稍退，再清下焦濕熱。

製半夏一錢五分　雲茯苓三錢　牛膝梢三錢　澤瀉一錢五分　廣皮一錢　甘草梢五分　車前子三錢　龜甲心炙，先煎五錢　二妙丸開水先服

李左　血淋四載有餘，尿管作痛，濕熱留戀膀胱血分，不易圖治。

海金砂三錢　細木通一錢　炒小薊一錢五分　甘草梢五分　山梔三錢　丹皮炭二錢　滑石塊三錢　當歸炭二錢　牛膝梢三錢　細生地四錢　上沉香五分　西血珀五分。二味研細先調服

左　病後濕熱未清，襲入下焦爲濁，當爲分清。

炒於朮二錢　益智仁七分　製半夏二錢　沙苑子鹽水炒，三錢　川萆薢二錢　澤瀉一錢五分　赤白苓各二錢　橘皮一錢　二妙丸一錢五分　威喜丸一錢五分二丸開水先服

趙左　持重遠行，氣虛濕陷。小便了而不了，足跗帶腫。叠經分利，氣虛未復，所以淪陷者自若也。擬分利濕邪，參入補氣。

西潞黨　茯苓　白朮炭　生薏仁　炒枳殼　炙綿耆　豬苓　茅朮炭　製半夏　澤瀉

周左　小溲渾濁如膏。腎虛而濕熱內襲，膏淋重證也。

海金砂三錢　建澤瀉一錢五分　白茯苓三錢　淡秋石三分　滑石塊三錢　磨沉香三分　潼沙苑三錢　大淡菜二只

左　血淋不退，尿管澀痛。濕瘀內阻，不得不爲宣通。

海金砂　滑石塊　黑山梔　當歸鬚　粉丹皮　車前子　澤瀉　淡竹葉　當門子一分，用杜牛膝汁半杯先調服

左　小溲結塊如脂，膏淋重證也。

海金砂三錢　塊滑石三錢　木豬苓二錢　澤瀉一錢五分　淡秋石六分　赤白苓各三錢　黑山梔一錢五分　磨沉香四分衝　大淡菜二只

又　結塊已退，而溲帶血。

車前子三錢　炒丹皮二錢　甘草梢五分　海金砂三錢　澤瀉一錢五分　牛膝炭三錢　赤白苓各二錢　塊滑石三錢　淡竹葉一錢

徐左　向有淋證，茲則馬口不淨，臨溲作痛。濕熱並阻膀胱，勢難欲速圖功。

車前子三錢　茯苓三錢　澤瀉一錢　甘草梢八分　細木通八分　製半夏一錢五分　橘皮一錢　瞿麥三錢　牛膝炭四錢　淡竹葉一錢五分　朴硝一錢

又　陰柔苦泄，胃納如常，然大便帶紅。藏陰雖虧，而府中之濕熱未清。以退爲進。

側柏炭二錢　炒槐花二錢　茯苓三錢　丹皮炭一錢五分　生牛膝四錢　橘白一錢　澤瀉二錢　當歸炭一錢五分　大補陰丸三錢，分兩次開水下

徐左　淋濁之證，痛者爲火，不痛者爲濕。小溲之後，馬口不淨，其爲濕流於下，顯然可見。

萆薢　橘皮　生薏仁　豬茯苓　製半夏　塊滑石　建澤瀉　二妙丸

二診　小溲雖不甚痛，而馬口不淨。還是濕熱混淆，駕輕走熟。再利水而固精宮。

製半夏　焦蒼朮　川萆薢　川黃柏　豬苓　生熟薏　車前子　上廣皮　赤白芩

王左　由發熱而致溲結不爽，甚至帶出血塊。此熱結膀胱，高年之所忌也。

細木通　滑石塊　牛膝梢　赤豬苓　丹皮　車前子　甘草梢　澤瀉　瞿麥　淡竹葉　上沉香三分　西血珀四分。二味研細，先調服

左　小溲淋濁，陰莖作癢。肝火濕熱蘊遏。宜淡滲苦泄。

細木通七分　龍膽草五分　滑石塊三錢　柴胡四分　瞿麥二錢　車前子三錢　甘草梢五分　澤瀉一錢五分　淡竹葉一錢五分

左　小溲淋痛，痛甚則閉結不宣，欲解難解。脈數洪滑。此濕熱蘊結膀胱，膀胱不能化氣，所謂氣淋者是也。

秋石　磨沉香　滑石塊　瞿麥　牛膝梢　官桂　細木通　黑山梔　木香　甘草梢

左　淋痛已止，少腹墜悶亦減，但溲仍頻數。膀胱濕熱不能遽清。再爲分清。

炒麥冬三錢　牛膝梢三錢　黑山梔二錢　木通五分　赤白芩各二錢　滑石塊三錢　廣木香五分　炙紫菀二錢　川柏片鹽水炒二錢　澤瀉一錢五分

左　淋痛雖減於前，則脘腹作痛，小溲頻數。腎虛濕熱逗留，肝氣不和。駕輕走熟，圖治非易。

細木通七分　塊滑石三錢　黑山梔二錢　甘草梢五分　車前子三錢　牛膝梢三錢　製香附二錢研　磨沉香四分衝　整砂仁四粒入煎

左　淋痛已止，溲仍頻數，脘下結塊仍痛。下焦之濕熱稍清，肝胃之氣不相和協。再爲調氣。

製香附二錢　砂仁七分後入　廣皮一錢　川萆薢一錢　沉香片四分　廣木香五分　澤瀉一錢五分　白芍一錢五分，吳萸三分拌炒　香橼皮一錢五分　金鈴子打，一錢五分

陳左　小溲淋痛，甚至帶血。膀胱不司化氣。其病也久，其愈必難。

官桂　磨沉香　甘草梢　赤苓　澤瀉　秋石　生薏仁　牛膝炭　藕汁

徐左　下墜之氣，仍不見鬆，氣一下注，直入尿管，輒痛不能忍，有時由尿管而抵及肛門，亦然作痛，小溲滴瀝不爽。右脈濡滑，左部細弱無力。良以腎氣虧損，不能收攝。再鹹潤攝下。

乾蒺藜三錢　大茴香鹽水炒，八分　厚杜仲三錢　炒黑當歸一錢五分　炒杞子三錢　菟絲子鹽水炒，三錢　川斷肉三錢　炒青鹽一分五釐

二診　鹽潤攝下，注痛稍退，而小溲仍澀不爽。腎氣既虛，病根愈難澈也。

兩頭尖炒包　生蒲黃　當歸尾　赤白芩　澤瀉　柏子仁　生牛膝　川萆薢　韭菜根

三診　小溲尚覺塞滯。水道之中，必有凝瘀內阻。再排濕化瘀，分清精水。

川萆薢　滑石　冬葵子三錢，研　細木通　牛膝梢　澤瀉　石菖蒲鹽水炒甘草梢　西血珀三分　酒炒湘軍五分。二味先調服

四診　小溲已能約束，惟水道尚在窒塞，理宜逐步進逼。然天暑脈虛，不若暫爲退守，乘機進治。

川萆薢　澤瀉　生米仁　細木通　車前子　南查炭　製半夏　黑山梔　牛膝梢　淡竹葉

五診　濕濁瘀腐不化，小溲仍然窒滯，漩腳濁膩。再利水而排濕化瘀。

川萆薢二錢　白茯苓三錢　益智仁八分　瞿麥二錢　車前子二錢　扁蓄五

分　牛膝梢三錢　澤瀉一錢五分，鹽水炒　石菖蒲鹽水炒，三分　木通五分　兩頭尖一錢五分，炒包

改方加單桃仁一錢五分，酒炒大黃二錢。

六診　溲後每有牽膩之物漬於馬口，爲濕濁未楚之徵。然小溲數而難固，心火陷入於腎，腎陰不攝。從心腎主治。

台參鬚八分　雲茯神三錢　生山藥三錢　潼沙苑鹽水炒，三錢　細生地四錢　柏子霜三錢　遠志肉七分　帶心蓮子三錢，打

左　小溲淋痛，脈形弦滑。此肝火濕熱，鬱阻膀胱。先爲疏泄。

柴胡　黑山梔　淡芩　萆薢　甘草梢　龍膽草　澤瀉　車前子　淡竹葉

附注小溲熱赤，瀉青丸。淋溲痛甚，用麝珀軍應手。

王左　濁雖減少，而尿管有時作痛。還是濕熱未清。再擬分利之中，參以苦泄。

川萆薢　福澤瀉　赤白苓　焦白朮　甘草梢　滑石　陳皮　車前子　製半夏　三妙丸鹽湯下三錢

陳左　濕熱蘊遏膀胱，淋痛日久不愈，有時帶紅，痛於溲畢爲甚。此氣化不及州都。駕輕走熟，不易圖治也。

薄官桂四分　鹽秋石七分　生米仁四錢　川萆薢二錢　甘草梢五分　上沉香二分　滑石塊三錢　白茯苓三錢　澤瀉一錢五分　淡竹葉一錢五分

李左　脈證相安，惟小便乃有牽膩之物。良以瘀腐未清。宜重藥輕投。

製半夏　赤白苓　生薏仁　川萆薢　澤瀉　豬苓　當門子七釐，杜牛膝汁半，小酒杯調，溫服

此病已用通利數次矣。乃入房忍精，注於夾膜，故用此法祛之。《清儒附誌》

二診　服藥後果有白物牽膩糾糾，離馬口而下，惟隔日仍然。前方出入。

麝改五釐，牛膝汁一調羹入調。

張左　淋濁之後，瘀腐濕熱未清，腐蓄於中，每至夏令，濕熱蒸動，與腐相合，精之與水，混淆不清，以致白物時下，小溲作痛。欲固其精，當利其水。

川萆薢　車前子　雲茯苓　蒼朮麻油炒　滑石塊　澤瀉　製半夏　廣皮　湘軍三分　沉香一分　血珀三分。三味研細，開水送下

某　小腸有氣則小便脹，有熱則小便痛，有血則小便澀，此定理也。今淋濁大勢雖退，則水道仍有梗阻之狀。良以肝火濕熱有餘，瘀濁不能悉化。再理濕熱參以化瘀。

細木通　滑石塊　瞿麥　黃柏片　車前子　黑山梔　澤瀉　知母　上沉香　西血珀二味先服

某左　小溲尚覺澀赤，馬口不淨，腿股足心俱痛。無非濕熱逗留於下。

製半夏　陳皮　澤瀉　於朮　豬苓　黃柏鹽水炒　川萆薢　赤白苓　生薏仁　車前子　清寧丸

左　肛門迸逼稍鬆，小溲滯而不爽，欲溲不溲，欲便不便。無非濕熱鬱墜，府氣爲之所抑。再苦辛開通，仍以分利。

桔梗　生薏仁　木豬苓　福澤瀉　製半夏　廣皮　赤白苓　川萆薢　磨沉香　滋腎丸

吳左　淋減而濁未定。下焦濕熱未清。

蒼朮麻油炒　萆薢　廣皮　製半夏　車前子　黃柏鹽水炒　澤瀉　赤白苓　生米仁　龍膽草五分　淡竹葉

左　溺有餘瀝。

製半夏　白朮　萆薢　上廣皮　赤白苓　生薏仁　澤瀉　豬苓　二妙丸

金左　體豐多濕，濕鬱生熱，熱與濕合，注於下焦，致陰莖皮碎，並不腐潰，其非蘊毒可知。濕熱熏蒸，咽輒作痛，目赤遍身瘖瘰。由熱生風，耳鳴頭暈。急宜清其濕熱下行。

製半夏　廣皮　澤瀉　羌活　淡芩　赤白苓　苦參　肥知母　丹皮　防風　山梔　二妙丸

曹左　腰背作痛稍退，而口膩痰多，馬口包皮滲濕，時發時止。其爲痰濕熱有餘，確然可見。再理濕和中。

製半夏　赤白苓　廣皮　萆薢　澤瀉　竹茹　炒枳實　生熟薏仁　酒炒桑枝一兩　酒炒絲瓜絡煎湯代水

丁左　脈象濡弱，腰府作痠，久而不止，每晨咽喉作痛。夫腰爲腎府，少陰之脈循喉嚨，參合病情，是腎氣虛、腎陰衰、陰陽交虧之象，理宜填補下元。

然而淋濁之後，必有濕熱，當於補藥中仍帶流利可耳。

炙生地四錢　元參肉三錢　潼沙苑鹽水炒，三錢　金石斛四錢　炒牛膝三錢　川斷肉三錢　菟絲子鹽水炒，三錢　杜仲三錢　青蛾丸三錢，鹽湯先送下

錢右　淋痛之後，腎虛濕熱內戀，以致稍涉勞頓，其淋輒發，所謂勞淋是也。姑補腎而瀉膀胱。

大生地薑汁炙，四錢　萸肉炭二錢　山藥三錢　炙紫菀三錢　麥冬三錢　丹皮二錢　茯苓神各二錢　澤瀉一錢五分　五味子四粒　車前一錢五分

某　小溲作痛，甚至見血。濕熱蘊結，滲於膀胱血分，血淋重證也。

生地炭　海金砂　龍膽草　萆薢　瞿麥　澤瀉　丹皮炭　草梢　上沉香　西血珀二味研細末，蜜水先調服

某　高年溲赤漩腳，有粘膩血點。大非所宜。

萆薢分清飲去烏藥，加淡菜四苓之類。後用六味丸生於朮作湯及大補陰丸蜜炙紫菀湯下。

左　溲數而結滯不爽，並有粘膩紅赤之物隨溲而下。此腎虛而熱結於下，膏淋之象。擬石頑法。

都氣丸改湯加紫菀、麥冬、半夏、淡菜，惟熟地改生地，茯苓加茯神。

毛左　淋痛溲濁，下焦濕熱鬱遏。從瀉肝法。

細生地薑汁炒四錢　龍膽草四分　車前子三錢　細木通一錢　川柏片薑汁炒四分　甘草梢八分　澤瀉片二錢　炒當歸二錢　海金砂一錢五分包　牛膝梢三錢　川萆薢二錢

應左　尿血之後，轉成白濁。辛以化痰，苦以泄熱，濁遂止住。今起居如常。調理之計，宜益腎而調脾胃，參以補氣和中。

吉林參一兩　肥玉竹二兩　炒於朮二兩　陳廣皮一兩　大生地五兩　甘杞子三兩　白茯苓二兩　炒山藥一兩　炒扁豆三兩　製首烏五兩　製半夏一兩五錢　女貞子三兩酒蒸　杜仲鹽水炒三兩　白歸身一兩酒炒　杭白芍一兩五錢　生熟草各三錢　懷牛膝三兩酒炒　車前子一兩五錢　丹皮二兩　澤瀉一兩五錢　潼沙苑鹽水炒三兩　建蓮肉二兩

共研末，以阿膠四兩，溶化爲丸，每服三錢。

廖左　久濁色帶黃稠，莖中有時作痛，每晨目帶紅赤，腿股痠楚，步履維艱。脈細弦微滑。腎虛濕熱伏留未楚，精水混濟不分，精關遂難局固。擬理濕泄熱，而化敗濁。

製半夏　生薏仁　益智仁　石菖蒲　川萆薢　上廣皮　白朮　茯苓

白果肉打　二妙丸二錢先服

秦左　溫化濕寒，淋痛逐漸減輕。然稍涉勞頓，輒復作痛。再兼勞淋法治。

熟地炭四錢　大麥冬三錢　丹皮二錢　茯苓一錢五分　澤瀉一錢五分　生山藥三錢　五味子五粒　萸肉三錢　生熟穀芽各一錢五分

戴左　向有精濁舊恙，濕熱內盛，濕注於腸，致大便泄濁，小溲黃赤，精濁泛而更盛，內熱胃鈍。恐濕熱熏蒸，致有身熱之類。

製半夏三錢　川萆薢二錢　川朴一錢　腹皮二錢　豬赤苓各二錢　澤瀉一錢五分　廣皮一錢　生熟薏仁各二錢　滑石四錢　二妙丸二錢先服

戴左　脈濡不滑，右尺鼓指。小溲雖不作痛，而馬口仍帶乾結。下焦濕熱逗留，駕輕就熟，不能霍全者爲此。

黑山梔三錢　車前子二錢　肥知母二錢　澤瀉一錢五分　龍膽草四分　滑石四錢　瞿麥二錢　木通六分　豬苓二錢　淡竹葉一錢五分　豬肚丸鹽湯下二錢

秦左　腎虛逗留濕熱，小溲淋痛，時作時止。前賢謂小腸有血則小便澀，小腸有氣則小便脹，小腸有火則小便痛。分清火府，以圖徐退。

大生地　甘草梢　黑山梔　赤白苓　建澤瀉　細木通　車前子　滑石　淡竹葉　知柏八味丸

左　高年氣虛，濕熱下注爲濁。宜從補氣之中，參以分利。

人參鬚　野於朮　廣皮　赤白苓　生熟米仁　製半夏　川萆薢　豬苓　杜仲　生熟穀芽

左　小溲漩腳起沫，有時作痛，脈象左大。此腎虛而濕熱留戀。擬苦以泄之，鹹以化之。

秋石三錢　煅牡蠣三錢　車前子二錢　茯苓神各二錢　大貢菜二只　大補陰丸四錢，分二次服

左　淋痛甚劇，此濕熱蘊結也。

木通一錢　滑石四錢　瞿麥二錢　炒丹皮二錢　黃柏一錢五分　草梢六分　川萆薢二錢　車前子三錢　龍膽草五分　黑山梔三錢　清寧丸三錢，另服

左　由白濁而轉溲血，尿管作痛。此腎虛濕熱，未可輕視。
生地炭　蒲黃炭　丹皮炭　海金砂　甘草梢　滑石塊　黑山梔　當歸炭　淡竹葉　藕汁　西血珀四分，研末，藕汁調服
左　溲瀝作痛，咳嗽痰多。濕熱蘊阻膀胱。當疏風利濕。
前胡　木通　橘紅　瞿麥　車前子　牛蒡子　杏仁　枳殼　扁蓄　萆薢　石菖蒲　清寧丸三錢
左　血淋痛劇，濕熱蘊結膀胱。
海金砂　丹皮炭　黑山梔　淡芩　甘草梢　車前子　生地炭　炒小薊　赤芩　淡竹葉　上沉香　西血珀二味研細，先調服

《張聿青醫案・癃閉》　唐左　小溲淋痛，閉癃不爽，甚至涓滴不通。脈細而沉候弦硬。此濕熱蘊結膀胱，恐至癃閉。
滑石塊　甘草梢　澤瀉　瞿麥　磨湘軍三分　黑山梔　車前子　扁蓄　滋腎通關丸鹽湯送下
二診　瀝痛大退，而尿管氣墜難忍，無形之熱稍化，而有形之濕壓滯府氣。再標本並顧。
炙黃耆三錢　於朮一錢五分　黨參三錢　炙升麻七分　炙柴胡七分　甘草三分
西血珀五分，上沉香二分，生湘軍一錢五分，三味研細末，用茯苓五錢，煎濃汁作丸，微烘令乾，藥汁送下。
師云，此濕與氣併墜，又以身之火與熱與濕與氣交注膀胱，藥難突圍而入，未有不爲氣濕火熱戀住者。用三味外，復以升柴提之，如滴水器開其上而下自注也。《清儒附誌》
三診　嘔吐以提其氣，泄瀉以泄其濕，滯墜頓退，而仍閉癃不爽。膀胱之氣不化，還難許治。
桔梗　赤白芩　豬苓　冬葵子　車前子　木通　甘草梢　澤瀉　滋腎通關丸
四診　閉癃已通，而尿管時仍作痛，小溲亦時通時阻。膀胱濕熱未清。再爲疏利。
木通　扁蓄　甘草梢　車前子　磨湘軍三分　瞿麥　滑石　黑山梔　牛膝梢　澤瀉
五診　小便時通時阻，總由膀胱蘊結未清。再爲分利，而參苦辛開通。
黑山梔　木豬苓　甘草梢　車前子　牛膝梢　福澤瀉　茯苓　扁蓄　冬葵子　滋腎通關丸
六診　癃淋之證，本由濕熱蘊結而來，不爲清利，而以針導，濕熱依然蘊結，元氣陡傷，輾轉而致成損，奈何。
上安桂後入　川黃柏鹽水炒　肥知母　滑石　澤瀉　車前子　細木通　扁蓄　甘草梢　黑山梔
西人用銀針針進尺許，尿血俱出，隨後復閉，邪不得楚，元氣轉傷矣。

《正蒙誌》

《醫學衷中參西録（一）》卷二《治癃閉方》　宣陽湯　治陽分虛損，氣弱不能宣通，致小便不利。
濟陰湯　治陰分虛損，血虧不能濡潤，致小便不利。
陰分陽分俱虛者，二方幷用，輸流換服，如左案所載服法，小便自利。
一媼，年六十餘，得水腫證，延醫治不效。時有專以治水腫名者，其方秘而不傳。服其藥自大便瀉水數桶，一身腫盡消。言忌鹹百日，可保永愈。數日又見腫，旋復如故。服其藥三次皆然，而病人益衰憊矣。蓋未服其藥時，即艱於小便，既服藥後，小便滴瀝全無，所以旋消而旋腫也。再延他醫，皆言服此藥，愈後復發者，斷乎不能調治。後愚診視，其脈數而無力。愚曰：脈數者陰分虛也，無力者陽分虛也。膀胱之腑，有下口無上口，水飲必隨氣血流行，而後能達於膀胱，出爲小便。《内經》所謂州都之官，津液存焉，氣化則能出者是也。此脈陰陽俱虛，致氣化傷損，不能運化水飲以達膀胱，此小便所以滴瀝全無也。易系辭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天地之氣化，即人身之氣化也。爰立兩方：一方，以人參爲君，輔以麥冬以濟參之熱，靈仙以行參之滯，少加地膚子爲向導藥，名之曰宣陽湯，以象日象暑；一方，以熟地爲君，輔以龜板以助熟地之潤，芍藥以行熟地之滯，芍藥善利小便，故能行熟地之泥。亦少加地膚子爲向導藥，名之濟陰湯，以象月象寒。二方輪流服之，以象日月寒暑相推，往來屈伸相感之義。俾先服濟陰湯，取其貞下起元也。服至三劑，小便稍利。再服宜陽湯，亦三劑小便大利。又再服濟陰湯，小便直如泉涌，腫遂盡消。病家疑

而問曰：前服濟陰湯，小便微通，此時又服之，何其功效百倍於從前？答曰：善哉問也。前服濟陰湯，似於冬令，培草木之根荄，以厚其生長之基也。於服宣陽湯數劑後，再服濟陰湯，如純陽月後，一陰二陰甫生，時當五六月，大雨沛行，萬卉之暢茂，有迥異尋常者矣。

或問：西人謂膀胱有進水之口，在出水之口下，其口斜透膀胱，且有油膜繞護，故不易辨認。西人實驗最精，其說必不差謬。子論膀胱，何以仍遵古說？答曰：西人之說雖得之實驗，然必以中法參之，始能盡臟腑之微奧。唐容川曰：三焦之根，出於腎係。兩腎之間，有油膜一條，連於脊骨，自下而上，第七節命門穴處，即腎係也。由腎係下生連網油膜，俗名網油，西人名連網。是爲下焦，中生板油，是爲中焦，上生隔膜，是爲上焦。蓋三焦即人身之油膜，上絡心肺，中絡脾胃，下絡腸與腎連膀胱。食入於胃由腸而下，飲入於胃，則胃之四面皆有微絲血管將水吸出，散走油膜之上，即三焦也。水緣三焦下行，由腎漉過，以達膀胱。今試取物脬驗之，其出水口下，油膜繞護之處，即與三焦連網相連之處，初無外露之口。三焦氣化流行，自能運轉水飲，由連網而達於膀胱。《內經》所謂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者是也。由斯觀之，其進水之口，原在若有若無之間，謂之有可也，謂之無亦無不可也。彼西人駁三焦之說，而不知其所謂連網即三焦，且不知連網生於腎係，是實驗雖精，而猶未精也。

一婦人，年三十許，因陰虛小便不利，積成水腫甚劇，大便亦旬日不通。一老醫投以八正散不效。友人高夷清爲出方，用生白芍六兩，煎汁兩大碗，再用阿膠二兩，熔化其中，俾病人盡量飲之。老醫甚爲駭疑，夷清力主服之。盡劑而二便皆通，腫亦頓消。後老醫與愚覿面，爲述其事，且問此等藥何以能治此病。答曰：此必陰虛不能化陽，以致二便閉塞。白芍善利小便，阿膠能滑大便，二藥幷用，又大能滋補眞陰，使陰分充足，以化其下焦偏勝之陽，則二便自能通利也。

長子蔭潮治一水腫證。其人年六旬，二便皆不通利，心中滿悶，時或煩躁。知其陰虛積有內熱，又兼氣分不舒也。投以生白芍三兩，橘紅、柴胡各三錢，一劑二便皆通。繼服滋陰理氣，少加利小便之藥而愈。

一婦人，年四十許，得水腫證，百藥不效。偶食綠豆稀飯，覺腹中松暢，遂連服數次，小便大利而愈。有人向愚述其事，且問所以能愈之故。答曰：綠豆與赤小豆同類，故能行水利小便，且其性又微涼，大能滋陰退熱。凡陰虛有熱，致小便不利者，服之皆有效也。

白茅根湯　治陰虛不能化陽，小便不利，或有濕熱壅滯，以致小便不利，積成水腫。

茅根形象中空，頗類葦根。鮮者煮稠汁飲之，則其性微涼，其味甘而且淡。爲其涼也，故能去實火。爲其甘也，故能清虛熱。爲其淡也，故能利小便。且其根不但中空，周遭廾上有十二小孔，細視可見。象人十二經絡。故又能宣通臟腑，暢達經絡，兼治外感之熱，而利周身之水也。然必須如此煮法，服之方效。若久煎，其清涼之性及其宣通之力皆減，服之即無效矣。所煮之湯，歷一晝夜即變綠色，若無發酵之味，仍然可用。

一婦人，年四十餘，得水腫證。其翁固諸生，而精於醫者。自治不效，延他醫診治亦不效。偶與愚遇，問有何奇方，可救此危證。因細問病情，知係陰虛有熱，小便不利。遂俾用鮮茅根煎濃汁，飲旬日全愈。

一媼，年六十餘，得水腫證。醫者用藥，治愈三次皆反復，再服煎藥不效。其子商於梓匠，欲買棺木，梓匠固其親屬，轉爲求治於愚。因思此證反復數次，後服藥不效者，必是病久陰虛生熱，致小便不利。細問病情，果覺肌膚發熱，心內作渴，小便甚少。俾單用鮮白茅根煎湯，頻頻飲之，五日而愈。

一婦人，年四十許，得水腫證。其脈象大致平和，而微有滑數之象。俾濃煎鮮茅根湯飲之，數日病愈強半。其子來送信，愚因囑之曰：有要緊一言，前竟忘卻。患此證者，終身須忌食牛肉。病愈數十年，食之可以復發。孰意其子未返，已食牛肉。且自覺病愈，出坐庭中，又兼受風。其證陡然反復，一身盡腫，兩目因腫甚不能開視。愚用越婢湯發之，以滑石易石膏，用越婢湯原方，常有不汗者，若以滑石易石膏則易得汗。一劑汗出，小便頓利，腫亦見消。再飲白茅根湯，數日病遂全愈。

按：白茅根，拙擬二鮮飲與三鮮飲，用以治吐衄，此方又用以治水腫，而其功效又不止此也。愚治傷寒溫病，於大便通後，陽明之盛熱已消，恆俾濃煮鮮茅根湯，渴則飲之，其人病愈必速，且愈後即能飲食，更無反復之患。蓋寒溫愈後，其人不能飲食與屢次復病者，大抵因餘熱未盡，與胃中津液未復也。白茅根甘涼之性，既能清外感餘熱，又能滋胃中津液。至內有鬱熱，外轉覺涼者，其性又善宣通鬱熱使達於外也。

又按：凡膨脹，無論或氣、或血、或水腫。治愈後，皆終身忌食牛肉。蓋牛肉屬土，食之能壅滯氣血，且其彭亨之形，有似腹脹，故忌之也。醫者治此等證，宜切囑病家，愼勿誤食。

溫通湯　治下焦受寒，小便不通。

人之水飲，自三焦而達膀胱。三焦者，身內脂膜也。曾即物類驗之，其脂膜上皆有微絲血管，狀若紅絨毛，即行水之處。此管熱則澎漲，涼則凝滯，皆能閉塞水道。若便濁兼受涼者，更凝結稠粘杜塞溺管，滴瀝不通。故以椒目之滑而溫，茴香之香而熱者，散其凝寒，即以通其竅絡。更佐以靈仙溫竄之力，化三焦之凝滯，以達膀胱，即化膀胱之凝滯，以達溺管也。涼甚者，肉桂、附子、乾薑皆可酌加。氣分虛者，更宜加人參助氣分以行藥力。

加味苓桂朮甘湯　治水腫小便不利，其脈沉遲無力，自覺寒涼者。

腫滿之證，忌用甘草，以其性近壅滯也。惟與茯苓同用，轉能瀉濕滿，故方中未將甘草減去。若腫脹甚劇，恐其壅滯者，去之亦可。

服藥數劑後，小便微利；其脈沉遲如故者，用此湯送服生硫磺末四五厘。若不覺溫暖，體驗漸漸加多，以服後移時覺微溫爲度。

人之水飲，非陽氣不能宣通。上焦陽虛者，水飲停於膈上。中焦陽虛者，水飲停於脾胃。下焦陽虛者，水飲停於膀胱。水飲停蓄既久，遂漸漬於周身，而頭面肢體皆腫，甚或腹如抱瓮，而膨脹成矣。此方用苓桂朮甘湯，以助上焦之陽，即用甘草協同人參、乾薑，以助中焦之陽，又人參同附子，名參附湯。能固下焦元陽將脫。協同桂枝，更能助下焦之陽。桂枝上達胸膈，下通膀胱故腎氣丸用桂枝不用肉桂。三焦陽氣宣通，水飲亦隨之宣通，而不復停滯爲患矣。至靈仙與人參幷用，治氣虛小便不利甚效。此由實驗而知，故前所載宣陽湯幷用之。而其通利之性，又能運化朮草之補力，俾脹滿者服之，毫無涎。

淋濁分部

綜述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略】初之氣，【略】小便黃赤，甚則淋。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略】二之氣，【略】其病淋。

《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爲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閟不通。

《金匱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脈證并治》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之。【略】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必便血。【略】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若渴，用栝蔞瞿麥丸主之。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幷主之。

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脈經・平消渴小便利淋脈證》 師曰：熱在一作結。下焦則溺血，亦令人淋閉不通。淋之爲病，小便如粟狀，少腹弦急，痛引臍中。

少陰脈數，婦人則陰中生瘡，男子則氣淋。

《千金翼方・淋病》 治血淋熱淋方：以韭柒莖，燒令熱，以手熟按熱掩尿處，冷即易之，可六七度，差。

治熱淋方：

白茄根肆斤

右壹味，切，以水壹斗伍升，煮取伍升，每服壹升，日叁夜貳。

治石淋方：車前子貳升，絹袋貯，以水捌升，煮取叁升，頓服之，須臾當下石子，宿勿食，服之良。

又方：常煮冬葵根作飲服之，石出。

治淋方：

車前子壹把　榆白皮壹握　亂髮如雞子大，燒之取灰。

右叁味，以水陸升，煮取叁升，分再服。

又方：

黃芩肆兩

右壹味，㕮咀，以水伍升，煮取貳升，分叁服。亦主下血。

治淋方：

榆白皮切，壹升　車前子切，伍升　葵子壹升　滑石捌兩　通草捌兩　赤蜜壹升

右六味，㕮咀，以水參斗，煮取柒升，去滓，下蜜更煎取叁升，分叁服。

治尿白稠方：

露蜂房燒灰，服方寸匕，煮汁服亦佳。

《千金翼方・淋病》 著鹽臍中，灸三壯。

五淋不得尿，灸懸泉二七壯。在內踝前一寸，斜行小脈間是，中封之別名。

五淋，灸大敦三十壯。

氣淋，灸關元五十壯。

又，俠玉泉相去一寸半，灸三十壯。

勞淋，足太陰百壯，在內踝上三寸，三報之。

石淋，臍下三十六種疾，不得小便，灸關元三十壯。一云百壯。

血淋，灸丹田，隨年壯。

血淋，灸腹溜五十壯。

卒淋，灸外踝尖七壯。

失禁，尿不自覺知，鍼陰陵泉入五分，灸隨年壯。

莖中痛，灸行間三十壯。

屈骨端，主腹中滿，小便數，灸二七壯，小兒以意量之。

不得尿，灸太衝五十壯。

《外臺秘要・石發大小便澀不通兼小便淋方》 論曰：夫言大小便澀者，皆繇大腸虛，受邪氣所致也。且府有高下，而肺府係在天上，中接土府，名之大腸，爲傳導之府也。有風氣熱結，卽大便乾澀而不通順，或發癰腫，口鼻乾燥，或腎府有虛，則心肺俱熱，使小便赤而澀也。或腎氣虛熱，膀胱不

足，加之以渴飲，卽小便淋瀝，皆緣藏虛不能主其府也。且形能受味，氣能致精，氣散則精虛，味益則體實。體實之人，筋骨有餘，因勞精氣，精氣旣衰，卽招其病，故石氣流入膀胱，作其淋疾。則非正石氣而行，此肺遭熱盛，傳之於腎，腎爲精竭，純陰自孤，石氣懼陰不入，便投其膀胱，膀胱受邪，遂成淋也。淋狀合瀝數赤熱而痛，何以知之？瀝至，故知肺傳於子也。數至，爲子被母逼，水急奔下也。熱赤至，爲心與石氣相傳也。痛至，爲本藏自虛，客氣衝擊也。所以服石藥者，藉其少滋味而助精氣，卽神門之固，病邪不能入也。何以知因石虛竭？虛竭之人，其陰好怒，而交接難畢，其病名強中。或不交接，其精自流也。或爲消利，爲作消竭，皆由少服諸石，用之傷勞也。夫遇茲候等，可救其病，失時不療，便至夭枉。不可全服補虛之藥，恐變諸疹。常以不虛不實於大腸，不寒不燥於腠理，能調神氣，有何患乎？

療小便淋瀝，少腹痛方：

大黃　芍藥　茯苓各一兩　麻人四兩，研

右四味，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服之良。

又方：

桑螵蛸二十枚，熬　黃芩一兩

右二味，切，以水一升，煮取四合，頓服之。

又療熱淋瀝痛方：

車前草　葵根各切一升　通草三兩　芒硝八分

右四味，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入芒硝，分服之。

又療血淋不絕方：

雞蘇　竹葉各一握　葵子末　石膏各八分，碎　蜀淑末，四分

右五味，切，以水二升，煮取九合後，下葵末服之。

又療初患淋方：

滑石五兩　通草二兩　石韋拭去毛　瞿麥各三兩　芒硝二兩，湯熱下　冬葵子二升

右六味，切。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服之。忌諸熱物。

又療淋積年，醫不能愈，或十日五日一度發卽可，時或頻發不定方：

冬葵子　滑石各八分　茯苓　芍藥　子芩　蒲黃　芒硝各六分　石韋去毛　瞿麥各五分　陳橘皮四分

右十味，擣散，空腹，煮，後飲子和服一方寸匕，加至二匕，以小便通利爲度。忌如常法。

下散飲子方：

桑白皮六分　白茅根十分　通草八分　甘草四分炙　滑石十分

右五味，擣散，煎湯服前散。

又卒患淋。方：取缸底青苔如雞子大，以水一升煮取之。

又主熱淋。方：

白茅根四斤切

右一味，以水一斗半，煮取五升，適寒溫飲之，差止。

又石淋狀如碎沙石下者方：

車前子二斤，以絹囊盛

右一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經宿，空腹服之，卽石下。

又療煩熱，身體微腫，不能食飲，小便不利方：

茯苓三兩　甘草炙　栝樓根　人參　黃芩　桂心　白朮各一兩　枳實二兩，炙

右八味，切，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每服三合盡卽差，甚妙。

又療氣上不得食，嘔逆，大小便瀝，氣滿煩悶，折熱下氣方：

前胡　黃芩各三兩　梔子　大黃各一兩　甘草炙　茯苓　生薑各二兩　杏人四十枚，去尖皮，碎

右八味，切，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服之。忌如常法。

又療熱，小便數少如淋，葵子湯。

又若大小便塞不通，或淋瀝尿血，陰中疼痛，此是熱氣所致。先以冷物熨之小腹，又以熱物熨，更互冷熱。若小便數，亦是取冷所致，卽暖將息也。

療發熱體氣昏昏，不痛不癢，小便赤瀝。

方：生茅根五大斤，淨洗擇擣，絞取汁，服之差。

又若發熱口乾，小便瀝。方：

取甘蔗去皮盡足，嚼之咽汁，若口痛，擣取汁服之。

又方：取萎蕤五兩，煮汁飲之，差。

《醫心方・治諸淋方》《病源》論云：諸淋者，由腎虛而膀胱熱故也。其狀小便出少起數，小腹弦急，痛引於齊。

《葛氏方》治卒患淋方：

灸足大指前節上十壯，良。

又方：灸兩足外踝中央，隨年壯，有石即下。

又方：但服葎草汁一升，不過三升，亦治石淋。

又方：豉一升，水三升，漬少時，以鹽一合內中，頓服。今案：《經心方》：豉半升，水四升，煮一沸，頓服立通，不加鹽。

《極要》云：療淋方：

右煮石燕汁飲之，良驗，以水煮之。

《范汪方》治淋，滑石散。

又云：治淋，栝樓散。

又方：常以冬葵根作飲良。

《小品方》治淋病，不得小便，陰上絞痛方：

灸足大衝五十壯。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

又方：灸懸泉，一名中封，十四壯。中封在足內踝前一寸。

《廣利方》理諸淋小便卒不通方：

麻根二七枚切

右以水二大升，煎取八九合，去滓，分溫三服。

《集驗方》卒得淋方：

取牛耳中毛，燒服半錢匕，立愈。

又方：以比輪錢三百文，以水一斗，煮得三升，飲之。千金秘不傳。

《錄驗方》治淋，瞿麥散。

《新錄方》治淋方：

馬莧莖葉搗汁，一升，二三服。

《醫心方・治石淋方》《病源》論云：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腎主水，水結則化爲石，故腎容沙石。腎虛爲熱所乘，熱則成淋，其狀小便莖裏痛，尿不能卒出，痛引少腹，膀胱裏急，沙石從小便道出，甚者塞痛令悶絕。

《小品方》治石淋神方：

車前子二升，以絹囊盛，以水八升，煮取三升，盡服之。日移一丈，石子當出，宿不食，飲之良。

又方：生葎莖葉合搗，取汁服一升，日三。

又病石淋，齊下三六種病不得小便。方：灸關元卅壯。《千金方》同之。

又方：灸大敦卅壯。在足大指端去爪甲如韭葉。

又方：灸氣門卅壯。

《錄驗方》石淋方：取車前草，煮，多飲汁。

又方：

石韋三分　滑石三分

凡二物，下篩，合以米汁若蜜，服刀圭匕，日三，已效。

效

《葛氏方》石淋者方：

取鷰矢末，以冷水服錢五匕，清旦服，至食時當溺石。

又方：取故甑蔽，燒三指撮，服即通。

又方：石首魚頭中石一升，貝齒一升，合搗，細篩，以苦酒和，分爲三分，宿不食，明旦服一分，日中服一分，暮服一分，明日旦石悉下。今案：《食經》云：鯵頭中有石，江南人呼曰石首魚者是也。

《千金方》石淋方：

浮石取滿手，下篩，水三升，酢一升，煮取二升，澄清，服一升，三服石出。

《本草拾遺》云：有以病爲藥者，淋石主石淋，水磨服之，當碎石，隨溺出也。人患石淋，或於溺中出，正如小石，非他物也。

《新錄方》治石淋方：生葛根汁服五六合。

又方：慈白三升，水六升，煮取二升五合，三服。

《陶景本草》注：煮麻根飲之。

《蘇敬本草》注：搗烏芋根汁一升服之。

《崔禹食經》：煮葵子服汁。

《醫心方・治氣淋方》《病源論》云：氣淋者，腎虛膀胱熱氣脹所爲也。其狀膀胱少腹皆滿，尿瀝，常有餘瀝是也。

《千金方》療氣淋方：

灸關元五十壯，又灸夾玉泉相去一寸半卅壯。

又方：水三升，煮舩底苔如鴨甲大，取二升一服。

又方：搗葵子末，湯服方寸匕。

《廣利方》理氣淋臍下切痛方：

以鹽和少醋塡臍中，鹽上灸二七壯，立差。

《醫心方・治勞淋方》《病源論》云：勞淋者，謂勞傷腎氣而生熱成淋也。腎氣通於陰，其狀尿留莖內，數起不出，引少腹痛，小便不利，勞倦即發。

《千金方》療百淋、寒淋、熱淋、勞淋、小便澀、胞中滿、腹急痛方：

栝樓三兩　滑石二兩　石韋二兩

三味，大麥粥飲服方寸匕，日三。

《醫心方・治膏淋方》《病源論》云：膏淋者，淋而其肥，狀似膏，故謂之膏淋。亦曰肉淋。此腎虛不能製其肥液，相與小便俱出也。

《千金方》云：膏淋之爲尿，似膏自出，療之一如氣淋也。搗葎草汁二升，酢二合和，空腹服之。

《醫心方・治血淋方》《病源論》云：血淋者，是熱淋之甚者，則尿血謂之血淋。心主血，血行身，通遍經絡，循環府藏，勞熱甚者，則散失其常經，溢滲入胞而成血淋。

《廣濟方》治血淋方：車前葉搗取汁半升，和蜜一匙，攪令銷，頓服之，立差。《廣利方》同之。

《龍門方》治血淋方：

取刺薊根，勿見風，大一握，淨洗，搗取汁半升，服之。極者不過三，良。

《千金方》療血淋方：

石韋　當歸　蒲黃　夕藥

四味分等，酒服一錢匕，日二。

又方：水五升，煮麻根十枚，取二升，頓服。

又方：水四升，煮大豆葉一把，取二升，頓服。

又方：灸丹田，隨年壯。在齊下二寸。今案：《明堂》云：石門一名丹田。

《醫心方・治熱淋方》《病源論》云：熱淋者，三焦有熱，氣搏於腎，流入於胞而成淋也。其狀小便赤澀，亦有宿爲淋，今得熱而發者。其熱則變尿血。亦有小便後如豆羹汁狀者，畜作有時。

《葛氏方》熱淋方：取白茅根四斤，剉之，水一斗五升，煮令得五升，汁服，日三。《千金方》同之。

又方：末滑石屑，水服一二合。

《錄驗方》治熱淋方：蘆心切三升，水五升，煮取二升，三服。

《千金方》治熱淋方：常煮冬葵根作飲服之。

又方：灸亦與氣淋同之。

又方：葵根一升，冬用子　大棗二七枚，去核

二味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分二服。熱加黃芩一兩，出難加滑石二兩。

《龍門方》療熱淋方：服冷水三升，行一里即下，差。

又方：灸兩足外踝中央，隨年壯，有石下。

《廣濟方》療熱淋小便澀痛方：

車前草切一升　通草三兩　葵根切一升　芒消六分

湯成，切，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消，分溫三服。忌熱食。

《醫心方・治寒淋方》《病源論》云：寒淋者，其病先寒戰，然後尿是也。由腎氣虛弱，下焦受於冷氣，入胞與正氣交爭。寒氣勝則戰寒而成淋，正氣勝，戰寒解，故得小便也。

《新錄方》治寒淋少腹下冷，手足亦冷方：葵子一升，麴末一升，水六升，煮取三升半，三服。

又方：葵子一升，小麥一升，水六升，煮取三升，三服。

《扁鵲心書・淋證》此由房事太過，腎氣不足，致包絡凝滯，不能通行水道，則成淋也。服檳榔湯、鹿茸丸而愈。若包絡阻澀，則精結成砂子從莖中出，痛不可忍。可服保命丹，甚者灸關元。淋濁之證，古人多用寒涼分清通利之品，然初起則可，久而虛寒，又當從溫補一法。

《洪氏集驗方》治淋

皂角刺燒存性　破故紙等分

爲細末，紅酒或無灰酒調下。

治沙石淋：定磁末，羅細，以生地黃槌碎，同煎，如熟水，時時飲之。

《原病式・六氣主病・小便渾濁》小便渾濁，天氣熱則水渾濁，寒則清潔，水體清而火體濁故也。又如清水爲湯，則自然濁也。

淋是小便澀痛，乃熱客膀胱，鬱結不能滲泄故也。或曰：小便澀而不通者，爲熱。遺尿不禁者，爲冷。豈知熱甚客於腎部，干於足厥陰之經，廷孔鬱結極甚，而氣血不能宣通，則痿痹而神無所用，故液滲入膀胱，而旋溺遺

失，不能收禁也。經曰：目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能聽，手得血而能攝，掌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臟得血而能液，腑得血而能氣。夫血隨氣運，氣血宣行，則其中神自清利，而應機能爲用矣。又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故諸所運用，時習之則氣血通利而能爲用。閉壅之則氣血行微而其道不通利，故劣弱也。若病熱極甚，則鬱結而氣血不能宣通，神無所用而不遂其機，隨其鬱結之微甚，有不用之大小焉。是故目鬱則不能視色，耳鬱則不能聽聲，鼻鬱則不能聞香臭，舌鬱則不能知味，至如筋痿骨痹，諸所出不能爲用，皆熱甚鬱結之所致也。故仲景論少陰病熱極曰：溲便遺失，狂言，目反直視者，腎先絕也。

《靈樞經》曰：腎主二陰。然水衰虛而怫熱客其部分，二陰鬱結，則痿痹而神無所用，故溲便遺失，而不能禁止，然則熱證明矣。是故世傳方論，雖曰冷淋，復用榆皮、黃芩、蘆麥、茯苓、通草、鷄蘇、郁李仁、梔子之類寒藥治之而已。其說雖妄，其方乃是。由不明氣運變化之機，宜乎認是而爲非也。或謂患淋而服茴香、益智、滑石、醇酒溫藥而愈者，然則非冷歟？殊不知此皆利小便之要藥也。蓋醇酒、益智之性雖熱，而茴香之性溫，滑石之性寒，所以能開發鬱結，使氣液宣通，熱散而愈也。

《宣明論方・諸證門》 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勞縱，發爲勞瘵，及爲白淫。太過者，白物爲淫隨溲而下，故爲勞弱。秘眞丸主之。治白淫小便不止，精氣不固及有餘瀝，或夢寢陰人通洩耳。

《濟生方・小便門・淋利論治》 膀胱不利爲癃閉，此由飲酒房勞，或動役冒熱，或飲冷逐熱，或散石發動，熱結下焦，遂成淋閉。亦有溫病後，餘熱不散，霍亂後當風取涼，亦令人淋閉。淋閉之爲病種凡有五，氣、石、血、膏、勞是也。氣淋爲病，小便澀，常有餘瀝；石淋爲病，莖中痛，溺卒不得出；膏淋爲病，尿似膏出；勞淋爲病，勞倦即發，痛引氣衝；血淋爲病，熱即發，甚則尿血，候其鼻頭色黃者，小便難也。

又論：夫淋利兩證，醫經曰：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尿。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人之有生，將理失宜，役用過度，勞傷腎經，腎藏有熱，熱留膀胱，流入脬藏，遂成淋病。腎藏有寒，寒積膀胱，注於脬藏，小便頻數或遺尿而不禁，遂成利病。治療之法，熱則清利之，寒則溫固之。清利之法，已具前論，溫固之策，備載後方，臨病之際，更在詳酌焉。

《濟生方・小便門・白濁赤濁遺精論治》 《素問》云：夫精者，身之本也。蓋五藏六府皆有精。腎爲都會，關司之所，聽命於心，人能法道清靜，精氣內持，火來坎戶，水到離扃，陰平陽秘，精元密固矣。若夫思慮不節，嗜慾過度，遂使水火不交，精元失守，由是爲赤濁白濁之患焉。赤濁者，心虛有熱也，多因思慮而得之；白濁者，腎虛有寒也，過於嗜慾而得之。其狀漩而如油，光彩不定，漩腳澄下，凝如膏糊，皆嗜慾思慮之所致耳。各分受病之由，施以治法，使坎離既濟，陰陽協和，然後火不上炎而神自清，水不下滲而精自固，安有赤濁白濁之患哉！雖然思慮過度，不特傷心，亦能病脾，脾生虛熱而腎不足，故土邪干水亦令人便下渾濁。史載之云：夏則土燥而水濁，冬則土堅而水清，醫多峻補則疾愈甚。若以中和之藥療之，水火既濟，脾土自堅，其流清矣。

又論：遺精白濁二證，脈息多澀，傷精脈也。醫經曰：男子二八腎氣盛，天癸至。天癸者精也，精者身之本也。腎藏精，藏精者不可傷。皆由不善衛生，喜怒勞逸，憂愁思慮，嗜慾過度，起居不常，遂致心火炎上而不息，腎水散溫而無歸，上下不得交養，心腎受病。心受病者令人遺精白濁，腎受病者亦令人遺精白濁。此皆心腎不交，關鍵不牢之所致也。腎病者當禁固之，心病者當安寧之。更有少壯之人，情動於中，所願不得，意淫於外，而有是證者，施治之法，不宜秘固，秘固則愈甚，惟當以後方豬苓丸主之。蓋半夏有利性，豬苓導腎水，導氣使通之意也。許學士詳言之矣。但虛損精滑之人，卻不宜服此藥。

《直指方・諸淋》 諸淋方論

諸淋所發，皆緊虛而膀胱生熱也。水火不交，心腎氣鬱，遂使陰陽乖舛，清濁相干，蓄在下焦，故膀胱裏急，膏血砂石從小便道出焉。於是有欲出不出，淋瀝不斷之狀。甚者窒塞其間，則令人悶絕矣。大凡小腸有氣，則小便脹。小腸有血，則小便澀。小腸有熱，則小便痛。痛者爲血淋，不痛者爲尿血。敗精結者爲沙精，結散者爲膏，金石結者爲石。揣本揆原，各從其類也。執劑之法，並用流行滯氣，疎利小便，清解邪熱。其於調平心火，又三者之綱領焉。心清則小便自利，心平則血不妄行。最不可姑息用補，氣得補而愈脹，血得補而愈澀，熱得補而愈盛。水竇不行，加之穀道閉遏，未見其有能生

者也。雖然，腎氣虛弱，囊中受寒，亦有挾冷而小便淋瀝者，其狀先寒戰而後溲便，蓋冷氣與正氣交爭，冷氣勝則寒戰而成淋，正氣勝則寒戰解而得便溺也。況又有胞係轉戾之不通者乎？是不可以無辨。胞轉證候，臍下急痛，小便不通。凡強忍小便，或尿急疾走，或飽食忍尿，飽食走馬，忍尿入房，使水氣上逆，氣迫於胞，故屈戾而不得舒張也，胞落即殂。

諸淋證治

消石散　治諸淋。血淋，山梔仁煎湯調下。熱淋，小便赤而淋瀝，臍下急痛，新水調下或黃芩煎湯下。氣淋，小腹脹滿，尿後常有餘瀝，木通煎湯下。石淋，莖內痛割，尿不能出，尿中有沙石，令人悶絕。此證將消石用抄紙隔炒，紙焦爲度，再研細，蜀葵子叁拾粒打開煎湯下。

二神散　治諸淋急痛。

五淋散　治諸淋。

車前子散　治諸淋小便痛不可忍。

血餘散　治諸血下。白茅花、燈心各壹握，新汲水煎湯調下。若血淋，婦人髮更好，加海金砂佐之，切不可用百草霜、蓮蓬止瀝之劑。

黃芩一物湯　治血淋熱痛。

八正散　治熱淋。

琥珀飲　治尿血。

增味導赤散　血淋尿血通用。

車前草方　治小腸有熱，血淋急痛。

瞿麥湯　血淋尿血通用。

海金散　治血淋沙淋，小便瀝痛。

五苓散　治尿血。內加辰砂少許，用燈心壹握，新水煎湯調下。

伏苓調血湯　治酒麴過度房勞後小便下血。

薑蜜湯　治小便出血。加白茅根煎。

甘豆湯　治血淋諸淋，小便痛不可忍。

導赤圓　治心腎氣鬱，膀胱有熱，小便淋痛及諸熱壅滯。

秋石圓　治濁氣干清，精散而成膏淋，黃赤白黯如肥膏油蜜之狀。

滑石散　治沙石淋痛割。

鵬砂散　治沙石淋急痛。

木香湯　治冷氣凝滯，小便淋瀝作痛，身體冷清。

沙石淋方：

黑豆壹佰貳拾粒　粉草壹寸生剉

右以新水煎，乘熱入滑石末壹錢，調和，空腹服。

《瑞竹堂經驗方・淋》　淋瀝諸般沙石者：

琥珀二錢，明者研細

右爲細末，空心，用葱白濃煎湯調服。無問諸般淋證，一二服立效。

絳宮湯　治三焦氣滯，腹脇生痛，因服熱藥引入下焦，膀胱受熱，小便淋瀝，臍下脹痛。

通治還少丹　治心腎俱虛，漏精白濁。

分清飲　通心氣，補漏精，治小便餘瀝幷赤白濁。

《脈因證治・淋》　脈：細而數。脈盛大而實者生，虛小而濇者死。尺中盛大，此陰血不足，陽乘之爲關。因：膀胱有熱則淋。然赤濇淋濇，如脂膏，如砂石，皆內熱也，如水煎鹽而成也。氣不利而不通。經曰：小便爲氣所化，氣不化則臍腹滿，不利悶而爲淋。

治法：淋者，解熱利小便。閉者，行氣則水自下。有氣虛則氣不行，血虛則氣不升，痰多氣塞則氣不運。治法：氣虛補氣，血虛補血，痰多導痰。先服本藥，後皆吐之，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下，加以五苓散。有人患淋乃血滯，故四物湯內加杜牛膝而愈，死血亦淋也。李論：皆邪在肺而無資其化源，邪熱在腎而閉其下焦，可除其熱，瀉其塞，當矣。治熱在上焦，以梔子黃芩主之。熱在中焦，加以連、芍。熱在下焦，加以黃柏。

資腎丸　治小便閉，不渴，熱在下焦血分也。

清肺飲子　治渴，小便不利，熱在上焦氣分。

導氣除濕湯　治小便閉，乃血濇致氣不通。或淋者，即有死血。

牛膝膏　治前方症大妙。

腎疽湯　治目黃漸至身，小便赤濇。

秘方：淋熱則利之，山梔之類。氣虛補之，參朮加木通山梔之類。小便不通，氣虛，參朮升麻湯後吐之；血虛，四物湯後吐之；痰氣閉塞，二陳湯加木通、香附後吐之。

又方：治淋。

麥門冬　葱頭帶根　參　三白根　黑豆

濃煎飲之。

淋方：五淋散。冷加附，熱加芩，血加梔子膏，加秋石，加石葦，氣小腹滿閉加沉香、木香。

髮灰散　治飲食忍小便，走馬房勞，皆致轉胞，臍下急滿不通。酢服一合，或加葵子、甘遂，加大蒜搗餅，安臍心，令實，着艾灸三十壯，治小便不通。

小便不禁，膀胱不約，爲遺溺。

因：治因歸之，腎冷用韭子丸，六兩炒。佐以鹿茸、肉蓯蓉、牛膝、巴戟、菟絲、石斛、杜仲、桂、歸、地黃等藥。

阿膠散　治溼。

茯苓丸　治心腎虛淋瀝。

症：大小便閉者，外有骨熱不同。關格者，外有肝實熱，心實熱。便利不禁者，外有風溼。肝痹不同，腎臟風乃溼。

治：陰莖癢痛不忍，苦參、大黃、荆芥、皂角，洗薰。陰胞癢，蟲蝕方。

又方：大甘草湯，浸海螵蛸末敷。

《衛生易簡方・赤白濁》　治溺有餘瀝，小便白濁，夢泄。用菟絲子五兩，白茯苓三兩，石蓮肉二兩，爲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鹽湯下。治虛寒白濁，小便頻數，漩面如油，腳凝如糊。用益智、萆薢、菖蒲、烏藥，等分，每服四錢，水一盞，入鹽一捻，煎七分，食前溫服。一方加茯苓。治腎虛白濁淋瀝，夢泄盜汗。用茯苓四兩，龍骨二兩，五倍子十六兩，爲末，糊丸桐子大，每服四十丸，空心鹽湯下。治思慮傷脾，脾不攝精，遂致白濁。用厚朴薑製二兩，羊脛炭火煆通紅，窖殺研如粉一兩，麪糊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米飲下。治小便類數，時有白濁，用菟絲子蒸，韭子炒，益智子去皮，茴香炒，蛇床子去皮炒，等分爲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米飲鹽湯任下。一方加川椒。治漏精白濁，用白茯苓白鹽煆過，山藥炒，各一兩，以棗肉和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棗湯下。治心經虛熱，小便赤濁。用蓮肉、蓮心六兩，甘草炙一兩，爲末，每服二錢，燈心湯調下。治心經伏暑，小便赤濁，用人參、白朮、赤茯苓去皮、香薷、澤瀉、豬苓去皮、蓮肉去心、麥門冬去心，等分，每服四錢，水一盞，煎七分，溫服。治年壯氣盛，慾動意淫於外，夢遺白濁。用半夏一兩，剉碎，以豬苓末二兩，同炒黃，出火毒半日，取半夏爲末，糊丸如桐子大，候乾，再用豬苓末二兩炒藥微裂，同於磁器內藏之，空心溫酒鹽湯下四五十丸。治便數白濁，用附子炮去皮臍，爲末，每服二錢匕，水一盞半，煎六分，空心溫服。治元陽虛憊，精氣不固，小便白濁餘瀝，夢驚遺泄，婦人白淫白帶。用黃臘四兩，白茯苓四兩，去皮作塊，以豬苓一兩同煮二十餘沸，去豬苓，日乾爲末，鎔蠟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空心細嚼，津嚥或燈心麥門冬煎湯下，以小便清爲度，忌醋。又方：用陳冬瓜仁炒，爲末，每服五錢，空心米飲調下。治小便渾濁如精之狀，用沒藥、木香、當歸，等分爲末，以刺棘自然汁丸如桐子大，每服五七丸，食前鹽湯下。治小便赤濁，用辣母藤，即莞蔚子莖葉，搗取自然汁一小盞，空心通口服，若癥疹癢，煎湯浴。治元臟久虛，小便白濁，婦人赤白帶，崩漏。用蒼朮一斤，作四分，一分用茴香、鹽各一兩同炒，一分用川烏、川練各一兩同炒，一分用紅椒、破故紙各一兩同炒黃爲度，只用蒼朮一分，用醋酒各半升，同煮五七沸，焙乾爲末，以煮藥酒醋打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鹽湯下，婦人醋湯下。

《衛生易簡方・諸淋》　治五淋，用苧根兩莖，打碎，水一椀半，煎取半椀，頓服即通，大妙。又方：用虎杖爲末，每服一錢，米飲調下，不拘時。又方：用石決明去麓皮甲，研細，如有軟硬物淋，即添朽木細末，熟水調二錢匕服。又方：用石鷰子七箇，搗如黍米大，新桑根白皮三兩，剉如豆粒，勻作七貼，用水一盞，煎半盞，去滓溫服，空心午前至夜各一服。又方：用赤芍藥一兩，檳榔一箇，麪裹煨，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七分，空心服。治熱淋，用白茅香根四斤，剉細，水一斗五升，煮取五升，令冷仍暖飲之，日二服。又方：用赤小豆三合，慢火炒熟，爲末，煨葱一莖，細切，暖酒調二錢匕服。又方：用乾地黃、木通、甘草，等分，剉細，每服三錢，水一盞，竹葉少許，煎六分，溫服，不拘時。治血淋，用麻根十枚，水五升，煮二升，一服血止，神效。又方：用鱘魚煮汁飲之良。其鮓多食，令人少氣，發瘡動風。與筍乾同食，患癰緩風，心痛腰痛。小兒食結，癥瘕及嗽。治石淋，用石首魚頭中石枕磨服，亦燒灰，米飲調下。又方：用螻蛄七枚，鹽二兩，同於新丸上鋪蓋焙乾，研末，溫酒調一錢匕，服之即愈。又方：用桃膠如棗大，夏以冷水三合，冬以湯三合，和爲一服，日三，常下石，石盡即止。又方：用胡桃肉一升，細米煮粟粥一升，相和，頓服即差。又方：用獼猴桃幷藤汁服。又方：用車前子二升，以絹囊盛水八升，煮三升，服之須臾石下。治淋，用黃芩四

兩，袋貯之，水五升，煎三升，分三服。治小便赤少，莖中澀痛。用冬葵子一升，水一升，研濾取汁，和米三合煮粥，着葱、椒、薑、豉，空心服。又方：用紫草一兩，爲末，食前井水調二錢匕下。治小便淋澀或有血，用赤根樓葱，近根截一寸許，安臍中上，以艾灸七壯。治卒患諸淋，小便赤澀，遺瀝疼痛。用三葉酸漿草，淨洗，研絞自然汁一合，酒一合，攪勻，煖，空心服之立通。又方：治血淋、熱淋，用酸漿草搗汁，入蜜同服。治下焦結熱，小便淋閉作痛，有時尿血。用甘草炙三錢，瞿麥穗一錢，梔子去皮炒半錢，水一盞，薑三片，葱三根，燈心三十莖，煎服。治淋病熱痛，幷小便不利，用竹園荽，曬乾爲末，每服一二錢，空心食前用蜜水調服，立效。治五淋，用船底青苔，如雞子大，水一盞，煎五分，溫服。治沙石淋瀝者，用琥珀二錢，研爲細末，空心濃煎葱白湯調服。無問諸般淋症，一二服立效。又方：用九肋鱉甲一箇，酥炙脆，爲末，每服一匙，酒調下，以效爲度。又方：用牛膝一握，水五盞，煮一盞，去滓，以麝香、乳香少許，研細調服。又方：用黑豆一百二十粒，粉草二寸，剉，水煎，乘熱入滑石末一錢，空心服。治小便淋瀝，用黃牛尾燒灰爲末，每服半錢，水調下。治血淋，用平胃散，每服五錢，加龍骨一錢，水煎，空心服，數服見效。又方：白梅燒灰存性，爲末，入麝香少許，酒糊爲丸，如桐子大，熱水吞五十丸下。治五淋，用榆白皮，陰乾爲末，每日旦晚以水五合，末三錢，調如膏服。亦治齁喘虛煩。又方：用葵子杵碎煎湯，飲即通快。又方：用黃蜀葵花作末，每服一二錢，通草煎湯調下。又方：用滑石、琥珀各一兩，木通、當歸、木香、鬱金、扁竹各半兩，爲末，每服三五錢，以蘆葦葉同煎，日三服。又方：用地膚子或莖葉五兩，水四升，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

《丹溪心法・赤白濁》 濁主濕熱，有痰，有虛。赤屬血，白屬氣，痢帶同治。寒則堅凝，熱則流通。大率皆是濕痰流注，宜燥中宮之濕，用二陳加蒼朮、白朮，燥去其濕。赤者乃是濕傷血也，如白芍藥，仍用珍珠粉丸加臭椿根白皮、滑石、青黛，作丸藥。虛勞用補陰藥，大概不宜熱一作涼藥。肥白人必多痰，以二陳湯去其濕熱。胃弱者兼用人參，以柴胡、升麻升其胃中之氣。丸藥用黃栢炒褐色，乾薑炒微黑，滑石、蛤粉、青黛糊丸服。胃中濁氣下流爲赤白濁，用二陳加柴胡、升麻、蒼朮、白朮。丸藥用樗皮末、蛤粉炒乾薑，炒黃栢。胃中濁氣下流，滲入膀胱，青黛、蛤粉。肝脈弦者，用青黛以瀉肝。又方：炒黃栢一兩，生栢一兩，滑石三兩，神麴半兩，爲末，滴水丸。燥濕痰，南星、半夏、蛤粉、青黛爲末，神麴糊丸，青黛爲衣。有熱者，青黛、活石、黃栢之類，水丸。張子元氣血兩虛，有痰，痛風時作，陰火間起，小便白濁。方在痛風類。一人便濁經年，或時夢遺，形瘦。作心虛主治，用珍珠粉丸和定志丸服。一婦人年近六十，形肥，奉養膏粱，飲食肥美，中焦不清，濁氣流入膀胱，下注白濁。白濁即濕痰也。用二陳去痰，加升麻、柴胡升胃中清氣，加蒼朮去濕，白朮補胃，全在活法。服四帖後濁減大半，卻覺胸滿。因柴胡、升麻升動胃氣，痰阻滿悶。又用本湯加炒麴、白朮、香附。素無痰者，雖升動不滿也。

入方：

青黛　蛤粉　椿末　滑石　乾薑炒　黃栢炒褐色

右爲朱，神麴糊丸，仍用前燥濕痰丸子。亦治帶下病。

法云：黃栢治濕熱，青黛解鬱熱，蛤粉鹹寒入腎，滑石利竅，乾薑味苦，斂肺氣，下降使陰血生，乾薑監製。

又方：

黃栢炒熏一兩　生栢一兩，一云生地黃　蛤粉三兩　神麴半兩

右爲末，水丸服。

附錄：人之五藏六府俱各有精，然腎爲藏精之府而聽命於心，貴乎水火升降，精氣內持。若調攝失宜，思慮不節，嗜慾過度，水火不交，精元失守，由是而爲赤白濁之患。赤濁是心虛有熱，因思慮得之。白濁腎虛有寒，過於淫慾而得之。其狀漩白如油，光彩不定，漩腳澄下，凝如膏糊。治法：赤者當清心調氣。白者溫補下元，又須清上，使水火既濟，陰陽叶和，精氣自固矣。

附方

定志丸。

半夏丸　治白濁神效。

二陳湯　治濁，能使大便潤而小便長。濁氣只是溫痰。有白濁人服玄兎丹不愈，服附子八味丸即愈者，不可不知。有小便如常，停久纔方漩濁。

清心連子飲　心虛有熱，小便赤濁或有沙膜。

萆薢分清飲　治眞元不足，下焦虛寒，小便白濁，頻數無度，漩白如油，光彩不定，漩腳澄下，凝如膏糊。

茯菟丸　治思量太過，心腎虛損，眞陽不固，便溺餘瀝，小便白濁，夢寐頻泄。

瑞連丸　治思慮傷心，小便赤濁。

又方：　治小便白濁出髓條。

酸棗仁炒　白朮　人參　白茯苓　故紙炒　益智　大茴香　左顧牡礪煅各等分

右爲末，青鹽酒爲丸，梧子大，每三十丸，溫酒下。

又方：　心經伏暑，小便赤濁。

人參　白朮　赤茯苓　香薷　澤瀉　豬苓　連肉去心　麥門冬去心等分

右剉，水煎服。

珍珠粉丸　治白濁夢泄遺精，及滑出而不收。

玄兎丹。

附子八味丸。

《證治要訣・白濁》　有小便出即如泔，若小兒疳病者，並宜分清飲加白茯苓半錢。如服藥未效，宜四七湯吞青州白圓子，及辰砂妙香散吞玄兎丹，及小兎絲子圓、山藥圓。如白濁甚，下澱如泥，或稠粘如膠，頻逆而瀝痛異常，此非是熱淋，此是精濁，窒塞竅道而結，宜五苓妙香散吞八味圓、小兎絲子圓。精者血之所化，有濁去太多，精化不及，赤未變白，故成赤濁，此虛之甚也。何以知之？有人天癸未至，強力好色，所泄半精半血。若溺不赤，無他熱證，縱雖赤濁，不可以赤爲熱，只宜以治白濁施之。若溺赤，下濁亦赤，口渴，時發熱者，辰砂妙香散吞靈砂丹或清心蓮子飲。發熱不退，口燥舌乾之甚者，此乃精虧內燥，腎枯不潤，四物湯吞玄兎丹和八味圓，久服乃效。

《蒼生司命・赤白濁證》　濁者，胃中濕熱滲入膀胱，清濁不分之義也，大率皆是濕痰流注。治宜燥濕降火，兼升提之藥，所謂清陽升則濁陰降是也。赤者，濕傷血分，由心與小腸來。白者，熱傷氣分，由肺與大腸來。與婦人帶下赤白痢同看，皆原於積熱內傷虛損所致。丹溪曰：有濕痰，有氣虛，有血虛。痰用二陳加蒼白朮、黃栢、海粉。氣虛，補中益氣加茯苓、山梔。血虛，四物加行濕藥。亦有心熱腎虛而成濁者，當清心補腎。又便濁年久不愈，少腹急痛不可忍者，當作寒治。東垣用煮當歸丸或附子理中湯、萆薢分清飲，通用珍珠粉丸、清心蓮子飲。

兩尺脈洪數，必便濁失精。女人尺脈濇而弱者，或洪數而促者，皆爲便濁白帶。心脈短小，因心虛所致，必遺精便濁。

《蒼生司命・淋秘證》　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是膀胱雖屬水，全籍肺金爲生化之原。故經又曰：水出高原。蓋以肺金爲水之母，肺金清肅，則通調水道而滲營於下，經謂氣化則能出者，是謂平人令也。若腎水虛竭，臟病傳腑，膀胱熱結，清陽不能上升，則濁陰不下降，而淋秘之患作矣。淋者，小便淋瀝而痛。秘者，小便急滿不通。丹溪謂淋症雖有氣、砂、血、膏、勞五者之殊，皆屬於濕熱，統宜解熱利小便，不可發汗，汗之必便血。東垣分在氣在血，治法以渴與不渴辨之。渴而小便不利者，熱在上焦氣分，肺金主之，宜用茯苓、澤瀉、燈心、通草、翟麥、麥冬、山梔、黃芩以清肺氣。不渴而小便不利者，熱在下焦血分，腎與膀胱主之，宜知栢、熟地、滋陰丸以補腎水。一云淋秘大要有三：有血虛者，血因火燥，下焦無血，通路枯澀，氣降遲緩，致滲泄之令失常，宜降血降火，四物加知栢、牛膝、甘草稍；有氣虛者，膻中之氣不下，氣海之氣不化，以致溲便不通，治宜四物加參芪，吞滋腎丸；有痰者，痰熱隔滯中焦，阻塞升降，氣不運行，以致淋瀝不通，治宜二陳湯探吐。古人治淋秘，率用吐法以提其氣。滑伯仁用朱雀湯，多加枳實，是皆下病上取之義也。通用五苓散、五淋散、清肺飲子、小薊湯，血淋用八正散、滋腎丸。

五淋見症

氣淋爲病，小便瀝滯，常有餘瀝不盡。

砂淋爲病，陰莖中有砂石而痛，溺不得卒出，砂出痛止。

血淋爲病，遇熱則發，甚則溺血，候其鼻準色黃者，知其小便難也。

膏淋爲病，溺出如膏。

勞淋爲病，遇房即發，痛引氣衝。

大凡小腸有氣，則小便脹，小腸有血，則小便淋，小腸有熱，則小便痛。痛者爲血淋，不痛者爲尿血。敗精結者爲砂，精結散者爲膏，金石結者爲石。小便瀝，恆有餘瀝不盡者，屬氣虛。揣本揆原，各從其類也。調劑之法，用通滯氣，疏利小便，清解邪熱。其於調平心火，又三者之綱領，心清則小便自利，心平則血不妄行。最不可用補藥，氣得補而愈脹，血得補而愈瀝，熱得補而愈盛。小便淋瀝，亦有挾寒者，良由腎氣虛弱，囊中受寒，見症先寒戰而後

溲便，蓋冷氣與正氣交爭，冷氣盛則寒戰而成淋，正氣盛則寒戰解而成溺。

又有胞係轉戾之不通者，見症臍下急痛，小便不通，由於強忍小便行房，使水氣上逆，氣迫於胞，故屈戾而不得舒張也，胞落則死。

又有妊婦多患小便不通，以胞被壓下故也。

血淋一症，須辨血色用藥，色鮮者，心與小腸實熱，色瘀者，腎與膀胱虛冷。

《脈經》曰：少陰脈數，婦人則陰中生瘡，男子則爲氣淋。

《攝生衆妙方・淋濁門》治白濁方：

川萆薢去皮　川黃柏酒炒　麥門冬去心　菟絲子酒炒　北五味酒炒　遠志去心各等分

右加竹葉三片，燈心七莖。大黃少許。水鍾半，煎一鍾，空心溫服。

又方

車前子　燈草　側柏葉　梔子　黃芩　滑石　烏梅水浸　竹葉水浸　大黃　蒲黃　豬苓　茯苓　甘草　石膏各等分

右咬咀，水一鍾半，煎服，一二服即愈。便血亦可治之。

又方：名桑螵蛸散。

治五淋方：

豬苓　澤瀉　白茯苓　白朮　車前子　滑石　黃芩酒炒　木通　龍齒　黃柏酒炒　知母酒炒，各等分

右各如法製過爲劑，每貼用水一鍾半，燈草一團煎，空心服。

又方：治老人氣虛而淋。

人參　白朮　木通　山梔子

右各等分，水煎服。

又方　治腎氣不足，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漓不出，或如膏，如砂石，如豆汁，竝皆治之。

赤茯苓六兩　赤芍藥　山梔仁各十兩　當歸去蘆　甘草生用，各五兩　條芩三兩

右咬咀，每服四服，水一鍾，煎八分，空心服。

又方：

車前子生用半兩　淡行竹葉　赤茯苓　燈草　荊芥穗各二錢

右作二服，水煎。

又方：　治心虛蘊熱，小便赤澀或成淋痛。

生熟地黃　甘草　木通各等分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鍾，竹葉十片，煎六分，溫服。

石葦丸　治腎氣不足，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漓不出，臍腹急痛，畜作有時，或尿如豆汁，或出砂石，竝治如神。

又方：　治男婦諸淋。

杜牛膝一名苦杖根，一名鼓槌草。洗淨搥碎，一握，水五碗，煎至一碗，去渣，入麝香、乳香末各少許，空心調服。小便內當下沙石，剝剝有聲，是其驗也。一方止以酒煎服，治血淋痛甚者。

又方：　治血淋。亂髮不拘多少燒灰，入麝香少許，用米醋泡湯調下。一方以葵子末等分，米飲空心調下，最治婦人胞轉不尿。

又方：　用眞琥珀不拘多少，研爲末，入淡行葉心同煎，水滾幾次，溫服之即愈。

《明醫指掌・赤白濁精滑夢遺證》歌：濕痰濕火於氣血，赤白二濁從此別。更有精滑又夢遺，卻緣相火與濕熱。

論：夫赤白二濁，其色雖殊，總歸於火，火鬱下焦，精化不清，故有赤白，白者屬氣，赤者屬血。而精者，實血之所化也。好色之徒，勤於御女，精出有限，而慾無窮，血爲火迫，不及化精，故其色赤，從乎血也。大法白濁以降火爲主，而補次之。赤濁以補爲主，而降火次之。寡慾之人，亦患此者，以溼熱治。又有腎虛人，小便白如油，光彩不定，尿腳澄下，凝如膏糊，爲寒。蓋因腎虛過慾，膀胱弱而陰寒生。若此者，十無一二，非尋常白濁之比，當審而辨之。

脈：兩尺洪數，或心脈短小，必便濁遺精。

赤白濁

赤濁，溼熱乘於血分，四物湯對二陳湯，加貝母、樗根白皮、青黛、滑石。弱者補陰丸。白濁，溼痰流下，宜燥溼，二陳湯加二朮。相火盛者，珍珠粉丸。氣虛者，清心蓮子飲。腎水虛寒，尿白如油，光彩不定，凝如糊，分清飲。

珍珠粉丸　治白濁陰虛火旺之症。

分清飲　治腎水虛寒濁。

《赤水玄珠・白濁門》　生生子曰：白濁乃小病，今人亦有一二年不愈者，皆是用藥無律。今將吃緊要處，次第條陳，庶初學者有取則焉。大抵屬濕熱爲多，緣中宮不清，痰濁下流，滲入膀胱。治當審小便痛與不痛，若小便將行而痛者，氣之滯也；行後而痛者，氣之陷也；若小便頻數而痛，此名淋濁。治以二陳湯加木通、山梔、升麻、柴胡之類。若只濁而不痛，宜燥中宮之濕，二陳湯加蒼白朮，桔梗、升麻之類，提之即愈。若久濁而不痛爲虛，宜補中益氣湯。陰虛下脫者加牡蠣、山茱萸澀之。久而陰虛，腰膝痠疼，六味地黃丸；扶熱者加黃柏、知母；扶寒者加桂心、菟絲子、川巴戟之類；虛甚者加鹿茸。

有心、脾二經不足，但經思慮，其濁愈甚者，宜定志丸。善飲酒人，濕熱下流，用白螺螄殼，火煅醋淬，爲末，三錢，用乾葛、青蒿、苦參酒炒各三錢，煎湯調下。

治法：以二陳湯加白朮、蒼朮、黃柏、升麻、柴胡、木通、石菖蒲。加生薑三片，燈心二十根，食前服。

前方加白葵花三五朵，極妙。白雞冠花亦佳。

凡治淋濁二症，先當用此以清中宮濕熱痰氣，即易愈。丹溪云：二陳湯加升提之法，能使大便潤而小便長。此端本澄源之意，服二三帖，然後看氣血孰虛，乃用對症之藥，此最萬全法也。時醫好用滲利之經，殊不知久濁不愈者多陰虛，而滲利在所當忌。又不可先用補劑及止澀之藥，蓋此症始末有不因於濕熱下流者，補澀太早，反閉其邪，濁愈甚矣。由是有積年累月不效者，皆治法失先後次第故也。

丹溪加減珍珠粉丸　治便濁極妙。凡治便濁，先時以此丸合前湯兼服，其效甚速。

秘傳二奇湯　治便濁疼痛神效，兼治偏墜。若小便前痛者，以烏藥三錢、升麻減半，加小茴香五分、黃柏五分、木通五分、龍膽草五分、漢防己三分。若小便後痛者，升麻三錢、烏藥減半，仍加黃柏五分、柴胡五分。

若服前藥，頭覺作暈，此陰虛因升動其火故也，急以六味地黃丸料加黃柏、知母、麥門冬治之，一服而愈。若服前藥，胸中飽悶，此必中宮有痰，宜二陳湯加香附、白朮、炒麴消之。

茯苓丸　治心氣不足，思慮太過，腎經虛損，其陽不固，溺有餘瀝，小便白濁，夢寐頻泄。

金箔丸　治下焦虛，小便白濁，白淫，夜多異夢，遺泄。

萆薢分清飲　治白濁，小便凝如脂油，光彩不定，凝腳如糊。

定志丸　治心氣不足，脾弱不能攝精，心腎不交，小便白濁。

《慎齋遺書・淋》　淋閉，虛則補其母，清肺氣而瀉火。渴而大便閉，小便赤，熱在上焦氣分，宜利膀胱，清心蓮子飲。不渴而閉，熱在下焦血分，宜滋陰，四物湯加黃柏、知母。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血虛氣滯，下焦熱也，滋腎丸空心送下百丸。前陰必下異物爲驗。因房勞，腰腎如坐水中，用補中益氣加附子。久病不愈，益智、小茴、滑石煎服。

暑濕而作淋痛者，車前、滑石、木通、梔子各二錢，桂心三分，燈心煎服。

淋證因房勞過度，宜溫腎，八珍湯加茯神、杜仲、杞子各一錢。如陰囊冰冷者，補中益氣加附子。淋久則氣下陷，囊冷則下焦虛寒，故溫而升之也。

沙淋小水不得出，用豬尿胞一枚，口頭入小竹管，內將口氣吹滿，用繩紮尿胞，插在尿孔內，解去所紮繩，將所吹氣擠送在內，其尿自出無滯。

石淋用土牛膝一握煎湯，入麝半分，乳香三分服。

凡淋痛者爲實，不痛者爲虛。實用升麻葛根湯加連翹、木通。虛用補中益氣湯。

血淋用車前葉煎湯，石淋用琉璃研末酒下，有效。

《古今醫鑑・便濁》　脈：兩尺脈洪數，必便濁遺精；心脈短小，因心虛所致，必遺精便濁。

病：夫赤白濁者，由腎水虛少，膀胱火盛，小便去澀，所以成濁也。蓋因思慮過度，嗜慾無節，即心腎不交，精元失守，爲赤白二濁之患焉。赤者，心虛有熱。由思慮而得之。白者，腎虛有寒，因嗜慾而致也。河間謂白濁亦屬乎熱，丹溪謂胃中濁氣下流，滲入膀胱。赤者濕熱傷血分，白者濕熱傷氣分。

治：大率皆是濕痰流注，宜燥中宮之濕，用二陳湯以治痰，加蒼朮、白朮以燥濕，加柴胡、升麻以提胃中之氣。全在活法以治之也。

如醉飽後，色慾不節，傷脾損腎，脾來乘腎，土尅水也，至小便黃濁。其脈脾部洪數，腎脈微濇。其證尿下涌如山梔子汁，澄下桶底如石灰腳，或如血點凝結在內。法當補養脾胃，宜四物固眞丹主之。

方　清心連子飲　治心中發熱煩躁，思慮憂愁抑鬱，小便赤濁，或有沙膜，夜夢走泄，遺瀝澀痛便赤。如或酒色過度，上盛下虛，心火炎上，肺金受尅，故口苦咽乾，漸成消渴，四肢倦怠，男子五淋，婦人帶下赤白，五心煩熱。此藥溫平，清心養神，秘精，大有奇效。熱加柴胡、薄荷各一錢半。上盛下虛加酒炒黃柏、知母各一錢。

滋腎飲　治白濁初起，半月當極效。

萆薢飲　治眞元不足，下焦虛寒，小便白濁，頻數無度，漩白如油，光彩不定，漩腳澄下，凝而膏糊。腎虛加山藥、牛膝、杜仲，便赤加澤瀉、麥門冬。

三神湯東泉叔方　治遺精白濁。

水火分清飲　治赤白濁。

《醫方考・淋瀝門》　叙曰：淋，一也，五疾判焉。必剖析其病情，治療如法，始可奏功。若冒厥禁忌，縱若情慾，則曰藥之不足矣。考方八首，而治法之大者庶幾哉。

三生益元散　此主血淋之方也。丹溪云：淋雖有五，皆主於熱。此知要之言也。是方也，三物之生，皆能療熱。析而論之，則柏葉涼心，藕節消血，車前導利。益元散者，滑石、甘草也。滑石能清六府之熱，而甘草者，和中瀉火，能協木石之性者也。

木香湯　裏氣凝滯，小便淋瀝身冷者，名曰氣淋，此方主之。氣行則利，氣滯則澀，故裏氣凝滯則小便淋瀝。身冷者，陽氣不舒也，乃天地閉塞而成冬，陽氣潛藏之象也。藥味辛香而輕枯者陽勝，故能理氣於陽，木香、茴香、橘皮、木通是也。辛苦而潤實者陰勝，故能理氣於陰，青皮、檳榔、當歸、赤芍是也。澤瀉之鹹，能引諸藥直走膀胱，甘草之甘，能調諸藥以和六府。脬氣不滯，則淋瀝愈矣。

蕳薢分清飲　膏濁頻數，漩白如油，光彩不足者，名曰膏淋，此方主之。膀胱者，水瀆之區也。胃中濕熱乘之，則小便渾濁。譬之濕土之令行，而山澤昏暝也。陶隱君曰：燥可以去濕。故萆薢、菖蒲、烏藥、益智皆燥物也，可以平濕土之敦阜。濕土既治，則天清地明，萬類皆潔矣，而況於膀胱乎。

石葦散　砂淋痛盛者，此方主之。砂淋者，溺出砂石也。此以火灼膀胱，濁陰凝結，乃煑海爲鹽之象也。通可以去滯，故用石葦、蘧麥。滑可以去着，故用滑石、車前、冬葵。雖然，治此證者，必使斷鹽，方能取效。斷鹽有二妙，一則淡能滲利，一則無醎不作石也。

清心蓮子飲　勞淋者，此方主之。過勞即發者，名曰勞淋。此以體弱，故不任勞。然五藏各有勞，勞者動也，動而生陽，故令內熱。內熱移於膀胱，故令淋閉。是方也，石蓮肉瀉火於心，麥門冬清熱於肺，黃芩瀉火於肝，地骨皮退熱於腎，黃耆、人參、茯苓、甘草瀉火於脾，皆所以療五藏之勞熱也。惟車前子之滑，乃以治淋去着云爾。

琥珀散　氣淋、血淋、膏淋、砂淋，此方皆主。滑可以去着，故用滑石、琥珀。通可以去滯，故用木通、扁蓄。用當歸者，取其活血。用木香、鬱金者，取其利氣也。

大補丸　淋證遇房勞即發者，此方主之。房勞虛其腎水，則火獨治，故灼而爲淋。黃柏苦而潤，苦能瀉火，潤能補水。

參苓琥珀湯　脬氣不足，小便淋瀝，常有餘滴不盡者，此方主之。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着而成病。是以房勞老弱之人，多有皮疾。補可以去弱，故用人參、茯苓。滑可以去着，故用琥珀、歸稍。瀉可以去閉，故用澤瀉、生甘草。用柴胡者，使之升其陷下之清陽。用玄胡、川練者，使之平其敦阜之濁氣。煎以長流水者，取其就下之意也。

《仁術便覽・白濁》　一方：治白濁莖中痛，有痰，腿膝酸弱。

茯苓七分　甘草梢五分　半夏一錢　梔子七分　車前子八分　升麻八分　赤芍八分　黃柏一錢　柴胡八分　蒼朮一錢　牡蠣一錢

如作丸服加菟絲子，空心水煎服。

一方：治白濁。以七氣湯送下青州白丸子，空心服效。

一方：治白濁及熱淋、血淋。用鷄子二箇，每一箇略敲破，去些小清裝昇過硫黃三分，胡椒三分，大黃二分，將孔紙封，入米飯鍋中埋留頭，慢火蒸熟。空心，立地細細嚼服一箇，溫黃酒送下，連三日服三箇。諸藥不效，服此愈。

清心蓮子飲　治白濁亦好，治赤濁方見前。

一方：治男子白濁，婦人白帶。用陳冬瓜子仁，炒爲末。每服五錢，米飲調下，不過三服。

一方：又赤濁。用石蓮肉、連心、甘草炙一兩，爲末。每服二錢，燈心煎湯調服。

一方：　治精氣虛滑，遺泄不禁，名玉鎖丹。用龍骨、蓮蕊金色者，鷄頭實、烏梅肉各等分爲末，用熟山藥去皮爲膏，和丸小豆大。每三十丸，空心，米湯下。

鬱金黃連丸　治心火炎上，腎水不升，致使水火不得相濟，膀胱小腸積熱，或癃閉不通，或遺瀝不禁，或白濁如泔，或膏淋如濃，或如梔子水，或如沙石米粒，或如粉糊相似者，俱是熱癥也。此藥皆治之。

萆薢分清飲　治眞元不足，下焦虛寒，小便白濁，頻數無度，凝白如油，或如膏糊，光彩不定。

燥濕固元養精湯。

一方：　治白濁。以二陳湯加升麻、柴胡、蒼朮、白朮。赤濁加白芍藥。因胃中不清，痰濁下流，以爲赤白濁，此方甚好。

治諸淋：

白朮　茯苓　澤瀉　豬苓各二錢　滑石二錢　甘草梢五分　燈草三十莖　山梔一錢半　車錢一錢

右空心，水煎服。

八正散　治大人小兒心經蘊熱，臟腑祕結，小便赤澀，癃閉不通。熱淋、血淋、膏淋、沙淋、石淋，并皆治之。又如酒後恣慾而得者，小便將出則痛，尤好。

清水蓮子飲　治上盛下虛，心火炎上，口苦咽燥，微熱，小便赤澀，或欲成淋，并主之。

一方：　下焦無血，小便澀數而黃。用四物湯加黃柏、知母、牛膝、甘草梢，并二神散，即海金沙、滑石。右爲末。每服二錢五分，多用燈草、木通、麥冬煎，入蜜少許，空心調服效。

一方：　治老人氣虛而淋者，及溺有餘瀝，並治之。

人參　白朮　木通　梔子

各等，空心，水煎服。

一方：　治婦人諸淋。用牛膝二兩，水五碗，煎至一碗，去渣，入麝香、沉香各少許調服。小便內下沙石，剝剝有聲，甚效。

灸法　治小便淋瀝不通。用食鹽炒熱鎮臍中，即以艾灸七壯通。

髮灰散　治血淋。若單出血爲莖衄，皆主之。用少年髮不拘多少，燒灰入麝香少許，米醋泡湯調下。

一方：　治淋莖中痛。甘草無甘味者、木通各五錢，鹽二分半，水煎，露一夜，空心，冷熱任服。

一方：　清淋導赤湯及血淋，陰中刺痛，瀝瀝不利，愼勞戒氣，房勞、厚味、菽蒜、煎炒忌。

條芩炒，八分　木通一錢　澤瀉一錢　赤茯一錢　生甘草梢一錢　赤芍八分　生地一錢　歸尾一錢　梔子仁炒，一錢　滑石一錢　燈心十莖　竹葉

新汲水煎，空心服。或痛或不痛，皆可服。有左脇下一條痛者，肝氣不和，加青皮、川芎。

《雲林神穀・濁症》　小便下赤濁，心經有虛熱。左寸脈短小，口苦咽乾渴。

清心蓮子草黃芩，地骨車前赤茯苓。人參麥門冬可服，黃芪九味藥溫平。

小便出白濁，腎經有虛寒。藥宜滋腎氣，溫散保平安。

萆薢飲中益智仁，菖蒲烏藥白茯苓。甘草五錢各一兩，入鹽同服用空心。六味

小便赤白濁，濕熱內傷着。水火不分清，分清病自卻。

水火分清枳麻黃，萆薢飲子共煎湯。豬苓澤瀉車前子，朮陳半水酒煎嚐。十三味

瘦人赤白濁，無來是虛火。降火要滋陰，自然得安妥。

滋陰降火湯。依本方加百木、萆薢、牛膝、山梔、扁蓄，去芍藥。

肥人赤白濁，是濕痰流下。滲入膀胱中，須把濕痰化。

二陳湯。依本方加蒼朮、白朮、人參、當歸、生地、麥門、山梔、黃柏、萆薢、牛膝、扁蓄。

《雲林神穀・淋證》　五淋膀胱蘊蓄熱，氣砂血膏勞之別。皆因酒色勞力傷，腎經虧損有虛熱。

必效散當歸麥冬，生地山梔滑木通，牛枳知母炒黃柏，扁蓄赤苓甘草同。十三味

海金砂散酒當歸，大黃牛膝木香宜，雄黃等分爲細末，酒調錢半效神奇。六味

八正車前與藿麥，扁蓄滑石山梔仁，大黃木通入甘草，熱淋逢之效若神。

六味地黃丸　治小便淋歷不通，倍茯苓、澤瀉。

《雜病證治準繩・大小腑門・赤白濁》　溺與精所出之道不同，淋病在溺道，故《綱目》列之肝膽部。濁病在精道，故《綱目》列之腎膀胱部。今患濁者，雖便時莖中如刀割火灼，而溺自清，唯竅端時有穢物如瘡膿目眵，淋瀝不斷，初與便溺不相混濫，猶河中之濟焉，至易辨也。每見時醫以淋法治之，五苓、八正，雜投不已而增劇者，不可勝數。予每正之，而其餘尚難以戶說也。蓋由精敗而腐者什九，由濕熱流注與虛者什一。丹溪云：屬濕熱有痰有虛。赤屬血，由小腸屬火故也。白屬氣，由大腸屬金故也。或曰思慮過度，嗜慾無窮，俾心腎不交，精元失守，以爲赤白二濁之患。赤濁者爲心虛有熱，由思慮而得之。白濁者爲腎虛有寒，因嗜慾而得之。葉氏曰：《原病式》以赤白濁均屬於熱，其辨甚明。然因於虛寒者，不可謂無如上所言是也。但熱多寒少耳。虛熱者，清心蓮子飲。虛寒者，萆薢分清飲。白濁有濕痰流主，宜燥中宮之濕，赤者濕傷血也。有胃中濁氣下流，滲入膀胱而白濁者，蒼白二陳湯加升提之劑。虛勞者用補陰藥。胃弱者，參、朮加升麻、柴胡。心經伏暑赤濁者，四苓散加香薷、麥門冬、人參、石蓮肉。戴氏云：有白濁人服玄兔丹不愈，服附子八味丸即愈者，不可不知。有小便如常，停久纔方淀濁，有小便出即如米泔，若小兒疳病者，宜分清飲加茯苓半錢，下小兔絲子丸。如服藥未效，宜四七湯吞青州白丸子，及辰砂妙香散吞玄兔丹，及小兔絲子丸、山藥丸。如白濁甚，下淀如泥，或稠粘如膠，頻逆而澀痛異常，此非是熱淋，此是精濁窒塞竅道而結，宜五苓妙香散吞八味丸、小兔絲子丸，或萆薢分清飲。精者，血之所化，有濁去太多，精化不及，赤未變白，故成赤濁，此虛之甚也。何以知之？有人天癸未至，強力好色，所泄半精半血。若溺不赤，無他熱症，縱雖赤濁，不可以赤爲熱，只宜以治白濁法治之。若溺赤，下濁亦赤，口渴時發熱者，辰砂妙香散吞靈砂丹，或清心蓮子飲。發熱不退，口燥舌乾之甚者，此乃精虧內燥，腎枯不潤，四物湯吞玄兔丹和加減八味丸，久服乃效。按：既熱燥如此，而用藥無一涼補濡潤之劑，非其治也。曷若以生地、麥門冬、五味、鹽炒黃芪、淡竹葉、地骨皮、山藥之類治之。或問：丹溪云白濁之病，因何與前人所論不同？將古今異也。子能與我折衷乎？曰：辨古今之得失，必以《內經》證之。是病自巢氏《病源候論》曰：白濁者，由勞傷腎，腎氣虛冷故也。由是歷代方論宗其說，無異詞，不唯白濁之理不明，所治之法亦誤。不思《內經》本無白濁之名，唯言少陰在泉，客勝，溲便變；少陽在泉，客勝則溲白。又言思想無窮，入房太甚，發爲白淫，與脾移熱於腎出白，二者皆隨溲而下，夫如是，非白濁之源乎。《原病式》因舉《內經》謂諸病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言天氣熱則水渾濁，寒則清潔。水體清，火體濁，又如清水爲湯，則自然白濁也。可謂發聖人之旨，以正千載之誤矣。然不讀其書者，世猶未盡知斯道也。予嘗聞先生論白濁多因濕熱下流膀胱而成。赤白濁即《靈樞》所謂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是也。必先補中氣使升舉之，而後分其藏府氣血。赤白虛實以治。與夫其他邪熱所傷者，固在瀉熱補虛。設腎氣虛甚，或火熱亢極者，則不宜峻用寒涼之劑，必以反佐治之，要在權衡輕重而已。《痿論》曰：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夫腎藏天一，以慳爲事，志意內治則精全而濇。若思想外淫，房室太甚，則固有淫泆不守，輒隨溲溺而下也。然本於筋痿者，以宗筋弛縱也，宜內補鹿茸丸、茯兔丸、金箔丸、珍珠粉丸。

診　脈洪大而濇，按之無力，或微細，或沉緊而濇，爲元氣不足。若尺脈虛，或浮者，急疾者，皆難治，遲者易治。

《雜病證治準繩・大小腑門・淋胞痹》　淋之爲病，嘗觀《病源候論》謂由腎虛而膀胱熱也。膀胱與腎爲表裏，俱主水，水入小腸與胞，行於陰爲溲便也。若飲食不節，喜怒不時，虛實不調，藏府不和，致腎虛而膀胱熱，腎虛則小便數，膀胱熱則水下瀝數而且濇，則淋瀝不宣，故謂之淋。其狀小腹弦急，痛引於臍，小便出，少氣數，及分石淋、勞淋、血淋、氣淋、膏淋、冷淋。其石淋者，有如沙石。勞淋者，勞倦即發。血淋者，心主血氣，通小腸，熱甚則搏於血脈，血得熱則流行入胞中與溲俱下。膏淋者，肥液若脂膏，又名肉淋。氣淋者，胞內氣脹，小腹堅滿，出少喜數，尿有餘瀝。冷淋者，冷氣客於下焦，邪正交爭，滿於胞內，水道不宣，先寒戰，然後便數成淋，可謂悉病情矣。考之《內經》，則淋病之因，又不止此。大綱有二：曰濕，曰熱。謂太陰作初氣，病中熱脹，脾受積濕之氣，小便黃赤，甚則淋。少陽作二氣，風火鬱於上而熱，其病淋。蓋五藏六府十二經脈氣皆相通移，是故足太陽主表，上行則統諸陽之氣，下行則入膀胱。又肺者，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脾胃消化水穀，或在表在上在中。凡有熱，則水液皆熱，轉輸下之，然後膀胱得之而熱矣。

且小腸是心之府，主熱者也，其水必自小腸滲入膀胱，胞中諸熱應於心者，其小腸必熱。胞受其熱，經謂胞移熱於膀胱者，則癃溺血是也。由此而言，初起之熱邪不一，其因皆得傳於膀胱而成淋。若不先治其所起之本，止從末流胞中之熱施治，未爲善也。予嘗思之，淋病必由熱甚生濕，濕生則水液渾凝，結而爲淋。不獨此也，更有人服金石藥者，入房太甚，敗精流入胞中，及飲食痰積滲入者，則皆成淋。丹溪嘗治一小兒，在胎受久服金石藥之餘毒，病淋一十五年，以紫雪治愈。凡治病不求其本，可乎？小便澀痛，常急欲溺，及去點滴，莖中痛不可忍者，此五淋病，生料五苓散加阿膠，或車前子末，或五苓散、益元散等分和服，並可吞火府丹，佐以導赤散、石葦散。若熱極成淋，服藥不效者，宜減桂五苓散加木通、滑石、燈心、瞿麥各少許，仍研麥門冬、草連根、車前草、白龍草各自然汁，和蜜水調下。氣淋氣壅不通，小便淋結，臍下妨悶疼痛，瞿麥湯、石葦散、榆枝湯、木香流氣飲。氣虛淋，八物湯加杜牛膝、黃芩汁煎服。老人氣虛亦能淋，參朮中加木通、山梔。血受傷者，補血行血自愈，勿作淋治。死血作淋，牛膝膏妙。但虛人能損胃，不宜食。《千金》云：用牛膝以酒煮服，治小便淋痛。《肘後方》用牛膝根莖葉，亦以酒煮服，治小便不利，莖中痛欲死，及治婦人血結堅痛如神。蓋牛膝治淋之聖藥也，但虛人當用補劑監制之耳。血淋，用側柏葉、生藕節、車前草等分搗汁，調益元散、立效散、瞿麥散、小薊飲子、柿蒂散、當歸湯、羚羊角飲、雞蘇飲子、金黃散、髮灰散。戴氏云：血淋一證，須看血色分冷熱。色鮮者，心小腸實熱。色瘀者，腎膀胱虛冷。若的是冷淋及下元虛冷，血色瘀者，並宜漢椒根剉碎，不以多少，白水煎，候冷進。按：血多有熱極兼水化而黑凝者，未可便以爲冷也。膏淋，鹿角霜丸、沉香散、沉香丸、磁石丸、海金砂散、菟絲丸。戴云：有似淋非淋，小便色如米泔，或便中有如鼻涕之狀，此乃精溺俱出，精塞溺道，故便欲出不能而痛。宜大菟絲子丸、鹿茸丸之類。按：此即膏淋也。沙石淋乃是膀胱蓄熱而成，正如湯瓶久在火中，底結白碱而不能去，理宜清徹積熱，使水道通則沙石出而可愈。宜神效琥珀散、如聖散、石燕丸、獨聖散。石首魚腦骨十箇火煆、滑石二錢、琥珀三分，俱爲細末，每服一錢，空心煎木通湯調下。鱉甲九肋者一箇，酥炙令脆，爲細末，每服一匙，酒煎服當下沙石。雄鵲燒灰，淋取汁飲之，石即下。石淋，小便時沙石下流，塞其水道，痛不可忍，經及時日，水道不通，其氣上攻，頭痛面腫，重則四肢八節俱腫。其石大者如梅核，堅硬如有稜角，其石小者，唯碎石相結，通下即碎，宜服此取石方，用冬葵子、滑石、射干、知母、已上各一分，通草三分，爲細末，每服二錢半，水一盞半，苦竹葉十片，同煎，取一盞，去滓，食前熱服。又大府熱頭痛，若體氣壯健，先進後方藥兩三盞，然後進取石方。用麻黃去節、羌活、射干、荊芥穗、紫苑、防風、知母、蔓荊子、牽牛各一分，半夏二銖，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九分，去滓，食後熱服。石淋，導水用螻蛄七枚，以鹽一兩，同於新瓦上鋪蓋，焙乾，研爲細末，每服一錢匕，溫酒調服。勞淋，地黃丸、黃芪湯、白芍藥丸。冷淋，肉蓯蓉丸、澤瀉散、沉香散、檳榔散、生附散。戴氏云：進冷劑愈甚者，此是冷淋。宜地髓湯下附子八味丸。有因服五苓散等藥不效，用生料鹿茸丸卻愈，此皆下元虛冷之故，乃劉河間則謂亦由熱客膀胱，鬱結不能滲泄，非眞冷也。小便淋，莖中痛不可忍，相引脇下痛，宜參苓琥珀湯。有小便艱澀如淋，不痛而癢者，虛證也。宜八味丸、生料鹿茸丸之類。若因思慮過度致淋，宜歸脾湯或辰砂妙香散，吞威喜丸，或妙香散和五苓散。汗多而小便赤澀，暑月多有此證。盛暑所飲既多，小便反澀少而赤，緣上停爲飲，外發爲汗，津液不通，小腸澀閉，則水不運下。五苓散一名導逆，內有朮、桂收汗，豬苓、澤瀉、茯苓分水道，收其在外者使之內，又從而利導焉。發者斂之，壅者通之，義取於此。然有虛勞汗多而赤澀者，卻是五內枯燥，滋腴既去不能生津，故溺澀而赤，不宜過用通小便之劑竭其腎水，唯當溫養潤肺。十全大補湯、養榮湯之類，自足選用。汗者，心液，心主血，血榮則心得所養，汗止津生，不待通而溺自清矣。諸失精血及患癰毒人，或有小便赤澀之證，此亦是枯竭不潤之故，並宜前法。

胞痹　《痹論》云：小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爲清涕。夫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風寒濕邪氣客於胞中，則氣不能化出，故胞滿而水道不通。其證小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以足太陽經，其直行者，上交顛，入絡腦，下灌鼻竅，則爲清涕也。腎著湯、茯苓丸、巴戟丸、腎瀝湯。

診　腎脈滑實爲癰癉，痹脈滑甚爲癉癰。少陰脈數，婦人則陰中生瘡，男子則氣淋。盛大而實者生，虛小而澀者死。下焦氣血乾者，死。鼻頭色黃者，小便難。《素問・奇病論》病有癰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細微如髮者，此不足也。

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

《醫學六要・病機部・便濁遺精》 張三錫曰：俗以淋閉、便濁、精滑混治，殊不知玉莖痛者爲淋，乃小便澀滯，淋淋而下是也。便濁是小便渾濁，或白或赤是也。精滑者，不因交媾而精流出是也。三者，淋屬火熱，便濁屬濕熱，精滑屬虛熱。熱則流通，古方爲精冷，大非。

《內經》曰：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夫便濁之因脾胃濕熱之氣下流，滲入膀胱，故便洩溲或白或赤，而渾濁不清也。《原病式》曰：如夏月天氣熱甚，則水液渾濁，林木流津是也。血虛而熱甚者，則爲赤濁，乃心與小腸主病屬火故也。氣虛而熱微者，則爲白濁，肺與大腸主病屬金故也。丹溪曰：大率是濕痰流注，宜燥中宮之濕，治宜燥濕降火，兼升舉之藥，外有遺精滑泄之候，與濁相類，不可一例而推。夫遺精者，多夢與鬼交而泄，名曰夢遺。或隨溲溺而出，謂之精滑。有思想無窮，所願不遂而得之者，治宜安神降火。有好色太過，房勞致虛而得之者，治宜滋水臟以復眞陰。皆千古不易之定法也。

兪子木曰：夢遺主熱，精滑主濕。熱皆相火所動，如淋症有白膏液，俱濕熱熏蒸而然，非眞精也，不可便用止澀，久之乃可。

《醫學六要・治法彙・便濁》 小便渾濁，或赤如血，或白如泔，不痛者是，痛則爲淋矣。屬濕屬熱，分虛實治。肥白人脈沉滑，胸膈不利，小便白濁，屬濕痰，宜燥中宮之濕。面色不澤，身倦，脈無力者，屬氣虛，兼補氣。黑瘦人脈洪數，五心煩熱，頰赤唇乾，小便赤濁，或白者，屬相火，宜滋陰。肝脈弦數有力，火盛者，宜龍膽瀉肝湯瀉之。

治法：一分滲解熱，一燥濕健脾，一滋陰降火，一實下固陽。

濁氣下流爲赤白濁，升柴二朮二陳俱最妙。赤者黃柏、當歸、知母、白芍。丹溪曰：升柴二朮二陳湯，能使大便潤而小便長，屢驗。

兩尺脈沉弱，足膝痿弱，白濁頻數，凝白如油，光彩不定，漩腳澄下，凝如膏糊，古方悉指爲陽虛，亦有虛而挾相火者，不可不辨。萆薢分清飲專主陽虛。

《靈樞經》曰：中氣，洩便爲之變化。必先補中氣，使升舉之，而後分其臟腑氣血、赤白虛實以治。與夫他邪所傷者，固在瀉熱補虛。設腎氣虛甚，或火熱亢極者，則不宜純用寒涼，必反佐治之，要在權衡輕重而已。

赤者，熱傷血，宜滋陰。

白者，濕熱傷氣，宜燥濕。

白濁不止，服珍珠粉丸佳。方用樗皮炒，黃柏炒褐色，燥濕熱，青黛解鬱熱，蛤粉鹹寒引下，滑石利竅，珍珠寧神定志。一方無此。用之屢驗。久病無火症者加炒乾薑。神麴糊丸。氣虛四君湯，血虛四物湯，氣血兩虛，八物湯下。

清心蓮子飲　治上盛下虛，心火上炎，口苦煩渴，五心煩熱，小便赤或澀，下白濁。

白濁經年不愈，或時夢遺，形瘦，心神不安，當作心虛治。珍珠粉丸合定志丸服。

一方：用炒黃柏、生黃柏各一兩，滑石三兩，神麴半兩，共爲末，滴水丸，空心服。

茯菟丸　治思慮太過，心腎虛損，便溺餘瀝，小便白濁，夢寐頻泄。

萆解分清飲。

小便白濁，出髓條，經驗方：

酸棗仁　白朮　人參　白茯苓　破故紙　益智　大薑香　左顧牡礪

在爲末，青鹽酒爲末，每服三十丸，空心酒下。

白濁方用：香附炒黑色，三錢，酸梅草取汁，拌勻，溫酒一盞傾入服之，二三服愈。酸梅草又名鵝鴿飯。

又方：用菟絲子一兩，炒黑色，淬酒一大碗，去粗，熱服，立愈。

瑞連丸　治思慮傷神，小便赤濁。

白淫　《痿論》曰：思想無窮，所願不遂，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帶脈不引，發爲筋痿，及爲白淫。夫腎藏天一，以慤用事，志意內治則精全而濟，若思想外淫，房室太甚，則淫泆不守，輒隨溲溺而下也。然本於筋痿者，以宗筋弛縱也。

白淫責於陽虛，當益火之原，蓯蓉、鹿茸、人參之類，內補鹿茸丸主之。要在斟酌增損分量。

《濟陽綱目・淋・治諸淋方》 五淋散　治腎氣不足，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瀝不出，或如膏、如砂石，或如豆汁，或尿血，并皆治之。

八正散　治大人小兒心經蘊熱，臟腑秘結，小便赤澀，癃閉不通，熱淋、血淋、膏淋、砂淋、石淋并皆治之。

加味四苓散　治諸淋。

加味益元散。

石韋散　治腎氣不足，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瀝不宣，出少起數，臍腹急痛，蓄作有時，勞役即發，或尿如豆汁，或出砂石，或莖中痛甚，神效。

通草湯　治諸淋。

清肺飲子　治渴而小便閉澀不利，邪熱在上焦氣分。

通送丸一名滋腎丸　治不渴而小便閉，熱在下焦血分。

滋陰化氣湯　治因服熱藥過多，小便不利，諸藥不效，或臍下悶痛難忍。

通滑散　治熱結小便，赤澀不通，水道中痛，尿即號啼。

地膚子湯　治諸病後，體虛觸熱，熱結下焦，遂成淋疾，小便赤澀，數起少出，莖痛如刺，或尿出血。

車前子散　治諸淋，小便痛不可忍。

立效散　治下焦結熱，小便淋閉作痛，有時尿血。

榆皮散　治小便卒暴淋瀝不通。

海金沙散　治小便淋瀝，及下焦濕熱，氣不施化，或五種淋疾，癃閉不通。

五淋散　治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瀝不止，臍腹急痛，或尿如豆汁，或如砂石，膏淋尿血，并宜服之。

導赤散　治心虛蘊熱，小便赤澀，成淋痛。

火府丹　治心經蘊熱，小便赤澀淋痛。

海金沙散　治五淋，一服如神。

透膈散　治五種淋疾，氣淋、熱淋、勞淋、石淋及小便不通至甚者。

加味涼膈散　治淋閟。

八珍散　治大人小兒小便澀，去潮熱。

加味四物湯　丹溪云：諸淋皆屬於熱。余每用此，累效。

經驗秘方　治小便淋閉，莖中作痛，神效。

王不留行散　治熱淋，痛不止。

三味葶藶散　治小便急痛不利，莖中疼痛。

葵花散　治小便淋瀝，經驗。

葛粉丸　治男女淋病疼痛，效速，勿輕忽之。

二神散　治諸淋急痛。

一方：

石燕子七個，搗如黍米大　新桑白皮三兩，銼，同拌勻

右二物分作七帖，水煎，空心午前至夜各一服。

一方：

治男子婦人淋證，及女人腹痛，并皆治之。

野葡萄根二分　葛根一分

右二味咬咀，用水一鐘煎至三分，入童子小便三分，溫服。

一方：用苧根二莖，銼碎，水一碗煎至半碗，頓服即通。

一方：用車前子一兩，以絹囊盛，水二鐘煎，溫服，立瘥。

一方：用地膚子或莖葉一兩，水煎，溫服。

《濟陽綱目・淋・治氣淋方》　沉香散　治氣淋，多因五內鬱結，氣不舒行，陰滯於陽，以致壅滯，小腹脹滿，大便多泄，小便不通。

木香散一名二木散　治冷氣凝滯，小便淋瀝作疼，身體冷。

加味益元散　治氣滯，卒淋急痛。

博濟方　治五淋。

散滯茴香湯　治諸淋，并婦人赤白帶下。

瞿麥湯　治氣淋澀滯。

《濟陽綱目・淋・治血淋方》　小薊飲子　治下焦結熱，尿血成淋。

三生益元散　治血淋。

阿膠散　治血淋。

琥珀散　治血淋神方。

一方：治血淋，諸熱淋。

山菌陳　淡竹葉　木通　山梔子　滑石　甘草　豬苓　瞿麥

右銼，每服五錢，加燈心少許，水煎，空心溫服。如大便秘澀，加大黃同煎。

通秘散　治血淋，痛不可忍。

白薇散　治熱淋血淋，并治尿出不知。

牛膝膏　治死血作淋，但虛人能損胃，不宜食。

牛膝膏　治死血作淋。

發灰散　治血淋，若單小便出血爲莖衄，皆主之。

一方：　治小腸有熱，血淋急痛。

車前子連根帶穗洗淨，臼內搗爛，井花水調，濾清汁，空心涼服一碗。若是砂石淋，以煅寒水石爲末，調服。

一方：　治血淋熱淋，效。

赤小豆不拘多少，炒微熟

右爲末，每服二錢，煨葱一根，溫酒調服。

一方：　治熱淋血淋。

麻根十個以水四碗煎至一碗，空心服，甚效。

一方：　治小便溺血，立效。

金陵草一名旱蓮草　車前草各等分

右杵取自然汁，每服一茶鐘，空腹服。

加味五苓散　治小便下血，多是濕熱。

一方：　治血淋。

乾柿餅燒存性爲末，每服二錢，空心米飲調下。

琥珀散　治五淋澀痛，小便有膿出血。

鹿角膠丸　治房室勞傷，小便尿血。

一方：　治淋疾或血或白，幷皆治之。

蒼朮一斤，去皮淨，分作四分，一分用無灰酒浸，一分用陳米醋浸，一分用童便浸，一分用二淘米泔水浸，各三日，取出曬乾

右爲細末，用蜂蜜一斤放磁碗內，滾水鍋中炖開，連碗坐在綠豆內待冷，再炖再坐，如此三次，入藥和爲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空心白湯或鹽湯細嚼送下，不過數服愈。

茄樹散　治放尿有血，帶血綫。

一方：　治小便血不止。

用萵苣搗爛，貼臍立效。

《濟陽綱目・淋・治石淋方》　石韋散　治砂淋痛甚。

單琥珀散　治諸散砂石淋，皆效。

神效琥珀散　治石淋，水道澀痛，頻下砂石。

琥珀散　治五淋，砂石淋。

秘方：　治砂淋，莖中痛。

石首魚腦骨十個，火煨　滑石二錢半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空心煎木通湯調下，未愈再服，必待砂出盡乃安。一方有琥珀三分。

石燕丸　治石淋，多因憂鬱，氣注下焦，結成食咸氣而成，令人小便磣痛不可忍，出砂石，而後小便通。

一方：　治小便淋痛赤澀，下沙石。

萱草根一握搗取汁服，或嫩苗煮食之亦可。

一方：　治小便不通，淋瀝砂石，痛不可忍。

玉蜀秫即薏苡仁，不拘多少，根、叶、子皆可用

右用水煎，稍熱服，夏月冷服亦可。

一方：　治石淋導水。

用螻蛄一枚，鹽二兩，同於新瓦鋪蓋焙乾，研爲末，溫酒調下一錢匕，服之即愈。

加味調胃承氣湯　治砂石淋。

《濟陽綱目・淋・治膏淋方》　萆薢分清飲　治膏濁頻數，漩白如油，光彩不足者，名曰膏淋。

鹿角霜丸　治膏淋，多因憂思失志，濁氣干清，小便淋閉，黯如膏脂，疲劇筋力，或傷寒濕，多有此證。

菟絲丸　治膏淋。

琥珀鬱金丸　治心火炎上，腎水不升，致使水火不得相濟，故火獨炎上，水流下淋，膀胱受心火所熾而浮囊中積熱，或癰閉不通，或遺泄不禁，或白濁如泔水，或膏淋如膿，或如梔子汁，或如砂石米粒，或如粉糊相似者，俱熱證也，此藥悉皆治之。

沉香散　治膏淋，臍下妨悶，不得快利。

海金沙散　治膏淋。

《濟陽綱目・林・治勞淋虛淋方》　清心蓮子飲　治勞淋及上盛下虛，心火炎上，口苦咽乾，煩渴微熱，小便赤澀，或欲成淋，幷治之。

一方：治氣虛脾虛，消渴淋濁。
人參　滑石各一錢　白朮一錢半　赤茯苓　澤瀉各七分　麥門冬去心
甘草各五分　竹葉三十片
右銼作一服，加燈心二十莖，水煎，食前服。
補中益氣湯　治膀胱氣虛損，不能運用水道，故滯而不通，而成諸淋。
加味八物湯　治氣虛淋。
一方：治老人氣虛而淋，溺有餘瀝。
人參　白朮　木通　山梔子各等分
右銼，水煎，空心服。
一方：治淋病，脈沉而大，此主勞苦傷血，下焦蘊結。
人參　歸尾　白芍藥　香附各五錢　條芩　木通各三錢　山梔子炒，三錢
黃芪　甘草生用，各五分
右銼，分六帖，杜牛膝湯二盞煎取一盞，食前熱服。
滋陰降火湯　治火燥血少，氣不得降而淋。
一方：治小便淋痛，脈左大右澀，此爲勞傷經血，勿作淋治，可補血，行肝經滯血自愈。
當歸　生地黃　赤芍藥各一錢　川芎　條芩　甘草梢各三分　陳皮
木通各五分　紅花豆大　黃柏炒，二分　杜牛膝一錢
右桃仁泥研滑石同煎，待淋病退，去滑石、桃仁、杜牛膝、木通，入川牛膝代木通，分兩倍之。
益元固眞湯　治縱欲強留不泄，淫精滲下而作淋者。
地黃丸　治腎虛勞，膀胱結，淋瀝。
大補丸　治淋證遇房勞即發者。

《濟陽綱目・淋・治冷淋方》　生附散　治冷淋，小便秘澀，數起不通。竅中疼痛，憎寒凜凜，多因飲水過度，或爲寒泣，心虛氣耗，皆有此證。
檳榔散　治冷淋，腹脇脹滿，小便急痛。
澤瀉散　治冷淋，小便澀痛脹滿。

《簡明醫彀・便濁》　經曰：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又曰：脾胃濕熱下流，滲入膀胱，故便溲白或赤而渾濁。蓋緣思慮過節，房慾無度，致心腎氣虛，君相不能管攝，陰陽不能降升，上下乖暌，清濁混淆，傷氣分者白，傷血分者赤。又有肥人因濕痰流注，稠粘如糊，宜燥脾土。弱人因傷精漩白，光彩如膏，宜益下元。少年患者，溺時痛似刀割，管口精濁乾凝，多緣慾事中阻，淫火不泄。治宜分利清火爲主，赤兼清心調氣，白兼補腎培元。兩尺脈洪數，便濁。
主方便濁，大痛
赤茯苓　澤瀉　豬苓　木通　黃柏鹽炒　瞿麥　車前子　淡竹葉　萹蓄各八分　滑石研細，錢半　甘草三分
右加燈心二十枝，水煎，空心服。
火盛加梔子、條黃芩、車前草搗絞汁。
分清飲　治赤、白濁。如熱甚作痛加炒黃柏二錢，煎成，調青黛七分、滑石末二錢，去枳、陳、智。不通加木通、淡竹葉、扁蓄、石葦等。變虛寒加炮薑、肉桂三分。
日久服涼藥過多，眞元耗損，腎虛有寒，頻數無度，光彩如膏。益智、萆薢、菖蒲、烏藥、茯苓等分，水煎，入鹽一分，空心服。
珍珠粉丸　治白濁遺精。
水陸二仙丹　治赤、白濁及遺精。
白龍丸　治白濁滑精。
妙靈丸　治赤、白濁，遺精。
清心蓮子飲　赤濁淋瀝、澀痛，遺精，口苦咽乾渴，婦人帶下。
二陳湯　肥人濕痰下流加白朮一錢，升麻、柴胡各五分。濕痰兼氣血虛加蒼、白朮、參、歸、地黃、梔、柏、牛膝。
六味地黃丸。
瘦人虛弱便濁加芍、知、麥、柏、參、朮、萆、膝、萹蓄。
六一散　濁痛。
每三錢，車前草搗汁，調勻，燈心湯送下。
簡便方　白濁遺精。
白鹽入磁罐，蓋，煅通紅，地上放冷，每兩入茯苓、山藥末各一兩。
棗肉和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棗湯下。
又：茯苓二兩，豬苓一兩，水一碗，煮乾去豬，用茯苓爲末，臘丸彈大，

每丸嚼細，燈心棗湯下。或韭子研末酒下；或陳皮、冬瓜仁研末，米湯下。

《簡明醫彀・淋證》 經曰：血泄淋閉，皆屬於熱。蓋諸淋始作，當以同類析之。小便濁，痛不甚。白曰白濁，赤曰赤濁。不痛自出，或脹癢者爲滑精。不痛下血爲溺血，不痛脹澀爲癃閉。惟小腹脹急，痛引臍下，小便頻少，解時滴瀝澀痛，叫喊難忍爲淋。有五證：血、石、膏、勞、肉是也。血淋火動則發，所下皆血；石淋如小砂石，澀痛難出；膏淋邪熱煎稠，狀如脂膏；勞淋作勞則甚，痛引氣衝；肉淋成條窒塞，甚至人呼多方得出，隨腹大痛，死證不治。又氣淋者，小便澀數，常有餘瀝。膀胱經客熱，皆由斲喪致傷腎水。七情飲食，助其火邪，水道不下輸，而施其清化之令也。脈盛實大生，虛細澀死。戒發汗。

主方諸淋

黃柏酒炒　知母酒炒　滑石水飛，調服　木通　梔子　萹蓄　生地黃　當歸　赤茯苓　枳殼　麥門冬　牛膝各一錢　甘草五分

加燈心煎。

血淋加炒蒲黃、茅根汁。石淋，石葦。膏淋加川萆薢、石蓮子。勞淋加人參。肉淋，連翹、秋葵子。氣淋加青皮。熱淋，黃連、酒煮大黃。尿淋，車前草搗絞汁。死血淋，桃仁、牡丹皮、玄胡索、琥珀另研，調服。老人虛淋加人參、黃芪，升麻少許，去知、柏，萹、滑。久虛，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

五淋散　諸淋初感皆效，日久宜滋陰補腎。忌瀉腎與膀胱藥。

八正散　治心經蘊熱，臟腑秘結，小便赤澀，淋瀝不通。

海金砂散　五淋，一服效。

清心蓮子飲　上盛下虛，心火炎上，口苦咽乾渴，小便濁或淋。

二陳湯加香附、木通。探吐，痰出上竅通，下竅利；初疏通，久升提。

簡便方　血淋，車前草搗汁飲。石淋，用汁調軟石膏煅，研，一錢，服。

石淋：土牛膝煎服，入乳香、麝香各少許妙。秋葵子研末，米湯下。

又：黑豆百粒，甘草二寸，水煎，調滑石末，服。或黃魚腦骨煅，研，湯下。

血淋：竹茹五錢，水煎服。或苦杖根，研服。尿血，升麻煎服。

諸淋：三葉酸漿草搗絞汁，蕩熱，空心服，加蜜少許。便閉加沙糖少許，妙。

諸淋痛：六一散、海金砂研各二錢，燈心、木通、麥冬。煎湯，入蜜少許，調服。

又　大羅蔔切一指厚五片，蜜二兩，浸拌鐵鏟上，慢火炙蜜盡，細嚼，鹽湯下。

痛甚，牛膝煎濃汁飲。酒煎亦可。或萱草根搗汁服；或茅根煎服。

又：赤芍藥一兩，檳榔一枚，麵包，煨，爲末，水調空心服。或船底青苔一團，煎服。

《丹臺玉案・便濁門》 便濁，濕熱兼痰，分有餘不足治之。恣意膏粱，濁氣下注者，此爲有餘。思慮淫慾，精元失守而成濁者，此爲不足。赤者濕熱甚，心與小腸主之。白者濕熱微，肺與大腸主之。然古人有謂思慮過者則赤，淫慾過與痰者則白也。遺精比夢遺猶甚，或小便後出，多不可禁。或不小便而自出，或莖中出而癢痛，常如欲小便者。皆因思慮過度，以動君火。君火動則相火翕然而起，所以激眞水而疎泄也。有因色慾太過，泄滑不禁者，其爲熱症明矣。

脈云

兩尺脈洪數，必便濁遺精。如女人尺脈濇而弱者，或洪數而促者，皆爲白帶。心脈短小，因心虛所致，必遺精便濁。

立方

分清飲　治內有濕痰濕火赤白混濁。

又方　治思慮過度，眞元不足，下焦虛寒，便溺滲濇。

茯苓　澤瀉　白朮　白茯苓各一兩　肉桂三錢　遠志　酸棗仁　石蓮肉　天門冬　麥門冬　栢子仁　甘草　人參各五錢　硃砂三錢

右爲末蜜丸，硃砂爲衣，每服三錢，空心白滾湯下。

導赤散　治赤濁。

清心益元飲　治一切白濁神效。

《醫宗必讀・淋證》 即癃證也，小便不通謂閉，小便淋瀝謂之癃。

《內經》曰：脾受積濕之氣，小便黃赤，甚則淋。此言濕傳膀胱而成淋也。土受濕侵，積則鬱而爲熱，脾者主轉輸水穀，濕熱輸於膀胱，淋證乃作。風火鬱於上而熱，其病淋。此言熱傳膀胱而淋也。少陽甲膽爲相火，主風，曰鬱於上者，火邪類歸心經，心移熱於膀胱，而淋證作矣。

水入小腸與胞，行於陰爲溲便也。若飲食不節，喜怒不時，虛實不調，藏府不和，致腎虛而膀胱熱。腎虛則小便數，膀胱熱則水下濇，數而且濇則淋瀝不宣，小腹弦急，痛引於臍，分石淋、勞淋、血淋、氣淋、膏淋、冷淋六種。石淋者，有如沙石膀胱蓄熱而成，正如湯瓶，久在水中，底結白碱也。勞淋者，因勞倦而成，多屬脾虛。血淋者，心主血，心遺熱於小腸，搏於血脈，血入胞中，與溲俱下。氣淋者，肺主氣，氣化不及州都，胞中氣脹，少腹滿堅，溺有餘瀝。膏淋者，滴下肥液，極類脂膏。冷淋者，寒客下焦，水道不快，先見寒戰，然後成淋。更有過服金石，入房太甚，敗精強閉，流入胞中；亦有濕痰日久，注滲成淋。由是則致淋之故，殆有多端，若不求其本，無有獲痊者也。

石淋　清其積熱，滌去砂石，則水道自利，宜神效琥珀散、如聖散、獨聖散，隨證選用。

勞淋　有脾勞、腎勞之分。多思多慮，負重遠行，應酬紛擾，勞於脾也，宜補中益氣湯與五苓散分進；專因思慮者，歸脾湯。若強力入房，或施洩無度，勞於腎也，宜生地黃丸或黃耆湯。腎虛而寒者，金匱腎氣丸。

血淋　有血瘀、血虛、血冷、血熱之分。小腹硬滿，莖中作痛欲死，血瘀也，一味牛膝煎膏，酒服大效，但虛人能損胃耳，宜四物湯加桃仁、通草、紅花、牛膝、丹皮。血虛者，六味丸加側柏葉、車前子、白芍藥，或八珍湯送益元散。血色鮮紅，心與小腸實熱，脈必數而有力，柿蒂、側柏、黃連、黃柏、生地黃、牡丹皮、白芍藥、木通、澤瀉、茯苓。血色黑黯，面色枯白，尺脈沉遲，下元虛冷也，金匱腎氣丸。或用漢椒根四五錢，水煎冷服。然有內熱過極，反兼水化而色黑者，未可便以爲冷也，須以脈證詳辨之。

氣淋　有虛實之分。如氣滯不通，臍下煩悶而痛者，沉香散、石葦散、瞿麥湯；氣虛者，八珍湯加杜仲、牛膝，倍茯苓。

膏淋　似淋非淋，小便色如米泔，或如鼻涕，此精溺俱出，精塞溺道，故欲出不快而痛，鹿角霜丸、大沉香散、沉香丸、海金沙散、菟絲子丸，隨證選用。

冷淋　多是腎虛，肉蓯蓉丸、澤瀉散、金匱腎氣丸。

胞痹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風寒濕邪氣客於胞中，則氣不能化出，故胞滿而水道不通。小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濇於小便，以足太陽經，其直行者，上交巔入絡腦，下灌鼻，則爲清涕也。腎着湯、腎瀝湯、巴戟丸。

脈候　少陰脈數，婦人則陰中生瘡，男子則氣淋。盛大而實者生，虛小而濇者死。

《醫宗必讀・小便黃赤》　經曰：脈熱病者，小便先黃。又云：胃氣盛則身已前皆熱，消穀善飢，溺色黃。又云：肺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又云：冬脈不及，令人眇清脊痛，小便變。上二段言胃肝有實熱，下二段言肺腎有虛寒，此四者皆能令人小便黃赤也。厥陰之勝，胠脇氣湯化而爲熱，小便黃赤。此運氣之屬風者也。少陰司天，熱淫所勝，病溺色變。又云：少陽之勝，溺赤善驚。又曰：陽明司天，燥氣下臨，暴熱至陽氣鬱發，小便變。此皆運氣之屬熱者也。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此言脾虛也。

愚按：小便黃赤，人皆以下焦有熱，清之利之而已矣。寧知《內經》藏府寒熱之別有如是耶？故一切證候，莫不有五藏六府之分，虛實寒熱之別，苟不詳察，其不禍人者幾希矣。

火府丹　治心肝有熱。小便黃赤。

穿結藥　治大實大滿，心胸高起，便祕，

蟾酥　輕粉　麝香各一錢　巴豆五分另研

研極細末，用孩兒茶乳汁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三丸，薑湯下。

《醫宗必讀・赤白濁》　經曰：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爲白淫。此已見遺精條矣，茲復收者，爲濁病仍在精竅，與淋病之在溺竅者不同也。每見時醫治濁，多以淋法治之，五苓、八正，雜投不已，而病反增劇，不知經論祇屬精病也。

愚按：經文及細考前哲諸論，而知濁病即精病，非溺病也。故患濁者，莖中如刀割火灼，而溺自清，惟竅端時有穢物，如瘡之膿，如目之眵，淋漓不斷，與便溺絕不相混。大抵由精敗而腐者十之六七，由濕熱流注與虛者十之二三。其有赤白之分者，何也？精者，血之所化，濁去太多，精化不及，赤未變白，故成赤濁，此虛之甚也。所以少年天癸未至，強力行房，所洩半精半血；壯年施洩無度，亦多精血雜出，則知丹溪以赤屬血，白屬氣者，未盡然也。又以赤爲心虛有熱，由思慮而得；白爲腎虛有寒，因嗜慾而得，亦非確論。總之，心動於慾，腎傷於色，或強忍房事或多服淫方，敗精

流溢，乃爲白濁。虛滑者，血不及變，乃爲赤濁，挾寒則脈沉遲無力，小便清白，萆薢分清飲、八味丸、內補鹿茸丸之類。挾熱則口渴便赤，脈必滑數有力，清心蓮子飲、香苓散。有胃中濕痰流注，蒼白二陳湯加升麻、柴胡。有屬虛癆，六味地黃丸加蓮鬚、芡實、菟絲、五味、龍骨、牡蠣。有因伏暑，四苓散加香薷、麥門冬、人參、石蓮肉之類。有稠粘如膠，澁痛異常，乃精塞竅道，香苓散送八味丸，或金匱腎氣丸；有熱者萆薢分清飲、茯菟丸。有思想太過，心動煩擾，則精敗下焦，加味清心飲、瑞蓮丸之類。如上數端，此其大略，若夫五藏之傷，六淫之變，難以枚舉，臨證之頃，愼無輕忽。

脈候　脈大而濇，按之無力，或微細，或沉緊而濇爲虛。尺脈虛浮急疾者，皆難治；遲者易治。

《景岳全書・淋濁》　經義

《至眞要大論》曰：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太陽之勝，陰中乃傷，隱曲不利，互引陰股。

《痿論》曰：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

《口問篇》曰：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

《五癃津液別篇》曰：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

《氣厥論》曰：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

《評熱病論》曰：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

《玉機眞藏論》曰：冬脈不及，則令人少腹滿，小便變。

《經脈別論》曰：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也。

論證

便濁證有赤白之分，有精溺之辨。凡赤者多由於火。白者寒熱俱有之。由精而爲濁者，其動在心腎。由溺而爲濁者，其病在膀胱、肝、脾。

一、赤濁之證，有溺之赤色者，有帶血而赤者。若見鮮血，則當從血證門溺血條下治之。若溺之黃赤者，此固多有火證，然必赤而痛澀，及別有火脈火證，方可以火證赤濁論治。若或以勞倦過傷，或以久病，或以酒色耗傷眞陰，或以素服清涼等藥，愈服愈赤，愈見短少，而且無痛澀等證者，此係水虧液涸，全非赤濁之比。

經曰：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即此類也。但當溫補下元，使之氣化，水必自清，切不可因小便黃赤，一概皆從火治。

一、白濁證，有濁在溺者，其色白如泔漿，凡肥甘酒醴，辛熱炙煿之物，用之過當，皆能致濁，此濕熱之由內生者也。又有炎熱濕蒸，主客時令之氣，侵及臟腑者，亦能致濁，此濕熱之由外入者也。然自外而入者少，自內而生者多，總之必有熱證熱脈，方是火證，清去其火，則濁無不愈矣。有濁在精者，必由相火妄動，淫慾逆精，以致精離其位，不能閉藏，則源流相繼，淫溢而下，移熱膀胱，則溺孔澀痛，清濁並至，此皆白濁之因熱證也。及其久也，則有脾氣下陷，土不制濕，而水道不清者，有相火已殺，心腎不交，精滑不固，而遺濁不止者，此皆白濁之無熱證也。有熱者，當辨心腎而清之，無熱者，當求脾腎而固之，舉之，治濁之法無出此矣。

淋之爲病，小便痛澀滴瀝，欲去不去，欲止不者是也，是亦便濁之類，而實濁之甚者，但濁出於暫，而久而不已，則爲淋證。其證則或有流如膏液者，或出如砂石而痛不可當者，或有如筋條者，或時爲溺血、血條者，此淋之與濁誠有不同，故嚴氏有五淋之辨，曰氣、石、血、膏、勞也。氣淋爲病，小便澀，常有餘瀝。石淋，莖中痛，溺如砂石，不得卒出。膏淋，溺如膏出。勞淋，勞倦即發，痛引氣衝。血淋，遇熱即發，甚則溺血，候其鼻頭色黃者，小便難也。大抵此證，多由心腎不交，積蘊熱毒，或酒後房勞，服食燥熱，七情鬱結所致。此嚴氏之說，固已盡之，然淋之初病，則無不由乎熱劇，無容辨矣。但有久服寒涼而不愈者，又有淋久不止，及痛澀皆去，而膏液不已，淋如白濁者，此惟中氣下陷，及命門不固之證也。故必以脈以證，而察其爲寒、爲熱、爲虛，庶乎治不致誤。

論治

一、熱蓄膀胱，溺赤熱甚，而或痛或澀者，必當專去其火，宜先用抽薪飲、大分清飲、七正散之類主之。若小水不利，而煩熱難解者，惟綠豆飲爲最妙。若兼大便燥結者，宜八正散主之。若微熱不甚，或熱勢稍退者，宜加減一陰煎，或導赤散、火府丹、清心蓮子飲之類主之。若小水不利者，宜清肺飲子主之。

一、溺白證，凡如泔如漿者，亦多屬膀胱水道之熱，宜導赤散、徙薪飲之類以清之。若無內熱而溺白者，多由飲食濕滯，宜小分清飲，或苓朮二陳湯減去乾薑以燥之利之。大都濕在腸胃，或在膀胱者，宜二陳湯，或半夏丸，或固元丹之類，皆可擇用。若胞氣不固，而液濁不清者，此亦敗精之屬也，宜秘元煎或水陸二仙丹以固之。

一、濁在精分者，必因相火妄動，或逆精而然，以致精溺並至。若兼瀝痛之甚者，亦宜抽薪飲、大分清飲之類，先去其火，然後再安精氣。及其稍久，痛瀝俱去，而惟精濁不止者，當用寧心固腎等劑，宜秘元煎、菟絲煎，或人參丸、定志丸、心虛白濁歌之類主之。

一、命門虛寒，陽氣不固，則精濁時見，而久不能愈者，但當培補命門，宜右歸丸、益志湯、石刻安腎丸、八味地黃丸之類主之。若虛本不甚，而胞氣微寒不攝者，宜萆薢分清飲主之。

一、治淋之法，大都與治濁相同，凡熱者宜清，澀者宜利，下陷者宜升提，虛者宜補，陽氣不固者宜溫補命門，但當以前法通用，無他技也。

一、血淋證，若在男子，則凡便血不痛者，即曰溺血，血來而痛者，即曰血淋，然無非逆血證耳。治法具詳血證門。惟婦人之血淋，則多由衝任經脈之病，大與男子者不同，婦人門另有正條。

述古

河間曰：小便渾濁，皆屬於熱，如夏月天氣熱則水液渾濁，冬月天氣寒則水清潔，水體清而火體濁故也，如清水火煎自濁。

東垣曰：淋證當分在氣在血而治之，以渴與不渴爲辨。如渴而小便不利，熱在上焦氣分，肺金主之，宜用淡滲之藥，以茯苓、澤瀉、琥珀、燈心、通草、車前、瞿麥、扁蓄之類，而清肺金之氣，瀉其火，又滋水之上源也。不渴而小便不利者，熱在下焦血分，腎與膀胱主之。宜用氣味俱陰之藥，如知母黃檗滋腎丸是也。除其熱，泄其閉塞，以滋膀胱腎水之下元也。

丹溪曰：淋雖有五，皆屬於熱，治宜解熱利水，以山梔子之類。不可發汗，汗之必便血。

又曰：濁主濕熱。有痰，有虛，赤屬血，白屬氣。大率皆是濕痰流注，宜燥中宮之濕，用二陳加蒼朮、白朮，燥去其濕。去熱宜黃檗、青黛、滑石、山梔。痰盛者，以二陳加南星、蛤粉、神麴糊丸，青黛爲衣。虛勞者，不宜峻用寒涼，當用補陰滋腎氣。胃弱者，兼用人參，以柴胡、升麻升其胃中之氣。

附錄云：人之五臟六腑俱各有精，然腎爲藏精之府，而德命乎心，貴乎水火升降，精氣內持。若調攝失宜，思慮不節，嗜慾過度，水火不交，精元失守，由是而爲赤白濁之患。赤濁是心虛有熱，因思慮得之。白濁腎虛有寒，過於淫慾而得之。其狀漩白如油，光彩不定，漩腳澄下，凝如膏糊。治法：赤者當清心調氣，白者溫補下元，又須清上，使水火既濟，陰陽葉和，精氣自固矣。

薛立齋曰：按前證脾肺虛熱者，用補中益氣湯送六味丸。肺腎虛熱者，用黃芩清肺飲送六味丸。肝腎虛熱者，用加味逍遙散送六味丸。勞傷心腎者，清心蓮子飲。鬱結傷脾者，歸脾湯。若鬱怒傷肝脾者，加味逍遙散。若心腎虛弱者，小溫金散。若思慮傷心腎者，茯菟丸。夢遺、精滑、赤白二濁，治法當互參用之。

徐東皐曰：淋證初作者，主於實熱，當利之，八正散之屬是也。既利之而不愈，久久而氣下陷者，虛也，宜升其氣，氣升而水自下。升而不愈，必用吐法，吐之而氣自升也。痰多者，用二陳湯，先服後吐。痰氣閉塞者，用二陳湯加木通、香附探吐。

趙氏曰：肝主小便，若肝經血虛，用四物、山梔。若小便瀝滯，或莖中作痛，屬肝經濕熱，用龍膽瀉肝湯。若小便頻數，或勞而益甚，屬脾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加山藥、五味。若小便無度，或淋瀝不禁，乃陰挺痿痹也，用六味地黃丸。若小便瀝滯，或補而益甚，乃膀胱結熱也，用五淋散。若脾肺燥熱，不能化生者，黃芩清肺湯。膀胱陰虛，陽無所生者，滋腎丸。膀胱陽虛，陰無所化者，六味丸。若陰痿思色，精不出，莖道瀝痛如淋，用加減八味丸料加車前、牛膝。若老人精竭復耗，大小便牽痛如淋，亦用前法溫之，如不應，急加附子，多有生者。

《醫宗説約・淋》　心與小腸爲表裏，心火動時相火起。煎熬精液成五淋，血、石、膏、勞、氣。赤濇不通痛不已。欲去不去住又來，淋瀝疼痛無人理。清心分利是良方，犀角黃連枝子擬。滑石木通共車前，麥冬赤茯甘草抵。竹葉蓮心燈草煎，還加青黛痛脫體。溺出砂石名砂淋，石葦瞿麥葵子行。血淋尿血莖中痛，栢葉藕節生地臨。不痛者，爲尿血。膏濁頻數膏淋症，茯苓自木半夏眞。勞倦病發是勞淋，人參黃芪歸木尋。嘗有餘瀝身又冷，是氣林。木

香檳榔歸澤瀉。若是氣淋脈來濇，牛膝煎膏病自平。脈數知栢方有效，下着升柴更神靈。脈來無方參朮用，大便秘結大黃行。

示吉曰：二濁五淋俱小便去濁也。濁多虛，淋多寔。蓋淋痛，濁不痛爲異耳。濁淋俱屬熱症，惟其不痛，大約屬濕痰下陷及脫精所致。惟其有痛，大約從淫慾火動，強留敗精而然。治之不可未同。故男子女人五淋帶下，初起小便痛者，用白茯、大黃各一錢五分，百草霜五分，共爲末，鷄子清調，蒸熟作丸，白湯下，空心服，尿白即愈。毛公威傳此方，泄瀉者不可用。

《醫宗説約・濁症》 小便去濁名濁症，皆因濕熱爲之病。白者，如米泔，名白濁；赤者，如赤膿，名赤濁，漩腳澄下，凝如膏糊。經曰：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赤屬血分白屬氣，肥人濕痰膀胱滲。清心蓮子用石蓮，去殼取肉。人參黃芪赤茯淨，地骨麥冬及車前，黃芩甘草功相應。已下加減。肥人須合二陳湯，二朮升柴亦莫剩。酒炒知栢脈數添，久而不止升柴進。濇精金櫻幷蓮鬚，山萸牡蠣眞能任。瘦人血虛因而得，赤色居多合四物。暑天伏暑用清涼，香薷扁豆兼滑石。白濁腎虛草薢飲，益智葛蒲烏藥等。四味等分。煎成入少鹽，空心煎服功成穩。

示吉曰：便濁則降火清痰分利，精濁則益腎滋陰固脫。開要也外有肥人多濕痰，清痰是要；瘦人多虛火，降火爲先；老人因虛寒而致，可求溫補；夏月因伏暑而然，法用清涼。是亦丹溪之法，傳於言外也。

《證治彙補・便濁》 大意

水液混濁，皆屬於熱。《内經》故赤白濁，皆因濕熱濁氣，滲入膀胱而爲病。《入門》

内因

其因有二：肥人多濕熱，瘦人多腎虛。《丹溪》腎虛者，因思想過度，嗜慾無節，腎水虛少，膀胱火盛，小便去澀，所以成濁。《醫鑑》濕熱者，因脾胃濕熱，中焦不清，下流膀胱，故便溲渾濁。《正傳》又有思慮勞心者，房慾傷腎者，脾虛下陷者，脾移熱於腎者，下元虛冷者，濕痰流注者，有屬虛勞者，有因伏暑者。《彙補》

外候

小溺濁澀，莖中大痛，其狀漩面如油，光彩不定，漩腳下澄，凝如膏糊。《心法》若初起先有消渴善飲，而後下便見濁者，即下消症也。《彙補》

濁分氣血

血虛而熱甚者，則爲赤濁，心與小腸主之。氣虛熱微者，則爲白濁，肺與大腸主之。《正傳》

濁分虛實

大約竅端結蓋者，爲多火。不結蓋者，爲兼濕。小水赤濇而痛，或濁帶赤色者，爲小腸濕熱。小水不澀不痛，而所下色白，或滲利轉甚者，爲脾氣下陷。莖中痛癢，而發寒熱，或有結痛者，爲毒邪所侵。《彙補》

濁分精溺

要知濁出精竅，淋出溺道，由敗精瘀腐者，十常六七。由濕熱流注，與脾虛而下陷者，十中二三。《彙補》

脈法

兩尺洪數，爲陰火不寧。左寸短小，爲心虛不攝。右脈大而濇，按之無力，或微細，或沉緊而濇，皆爲虛。尺脈虛浮，急疾者難治，遲者易治。《彙補》

治法

赤者當清心瀉火，白者當滋陰補腎，使水火既濟，陰陽葉和，精氣自固。《正傳》若屬濕痰者，宜燥中宮之濕。屬虛滑者，宜提下陷之氣，甚有色慾太過，陽虛生寒者，當壯火鎖陽。此雖僅見，亦宜審也。《彙補》

治禁

不可純用寒涼傷血，不可純用熱藥助火。蓋寒則堅凝，熱則流通，均非當理，但宜清上固下。《入門》其必佐以甘淡者，以甘能化氣，淡能利竅。若用澀劑，則邪無從出，反增脹悶。《彙補》

用藥

陰虛火動，主以地黃湯，去山萸，加萆薢、黃柏。心虛火動，主以清心蓮子飲。濕痰下注，主以蒼白二陳湯。濕熱不清，主以四苓散。中氣下陷，主以補中益氣湯。下元虛冷，主以八味地黃湯。若暑月冒熱便濁者，辰砂六一散。

附精濁

精濁者，因敗精流於溺竅，滯而難出，故注中如刀割火灼，而溺自清。惟竅端時有穢物，如瘡膿目眵，淋漓不斷，與便溺絕不相混。此心腎二經火起精溢，故敗精流出，而爲白濁。虛滑者，血不及變，而爲赤濁，宜滋陰藥中加

牛膝、冬葵子、萆薢。去其敗精，然後分治。挾寒者，脈遲無力，溺色清白。挾熱者，口渴便黃，脈滑數有力。寒者，萆薢分清飲；熱者，清心蓮子飲。

便濁選方

地黃加減湯　治陰虛火動便濁。

即地黃湯加知母、黃柏、麥冬。

清心蓮子飲　治心虛便濁有熱。

加減八味丸　治下元虛冷便濁。

即桂附八味丸去茯苓、澤瀉，加菟絲、五味子。

辰砂六一散、水陸二仙丹、補中益氣湯。

《證治彙補・淋病》　大意

滴瀝澀痛謂之淋，急滿不通謂之閉。五淋之別，雖有氣、砂、血、膏、勞之異，然皆腎虛而膀胱生熱也。《心法》

內因

由膏粱厚味，鬱遏成疾，致脾土受害，不能化精微，別清濁，使肺金無助，而水道不清，漸成淋病。或用心過度，房慾無節，以致水火不交，心腎氣鬱，遂使陰陽乖格，清濁相干，蓄於下焦膀胱，而水道澀焉。《正傳》

外候

小便澀痛，欲去不去，不去又來，滴瀝不斷，甚則悶塞。《入門》

淋病分辨

氣淋澀滯，餘瀝不斷，血淋溺血，遇熱則發。石淋莖痛，溺有砂石，又名砂淋。膏淋稠濁，凝如膏糊，又名肉淋。勞淋遇勞即發，痛引氣衝，又名虛淋。《彙補》

五淋微甚

淋雖五，總屬於熱。《丹溪》初爲熱淋，重爲血淋，久則煎熬水液，或凝塊如血，或稠濁如膏，或火燥而成砂石。《繩墨》此即煮海爲鹽之義也。《醫方考》

虛淋宜審

淋有虛實，不可不辨。如氣淋臍下妨悶，誠爲氣滯，法當疎利。若氣虛不運者，又宜補中。血淋腹硬莖痛，知爲死血，法當去瘀。然血虛血冷者，又當補腎。惟膏淋有精溺混濁之異，非滋陰不效。勞淋有脾腎困敗之狀，非養正不除。《彙補》

脈法

少陰脈沉數，婦人爲陰瘡，男子爲氣淋。凡淋症盛大而堅者生，虛微而濇者死。《彙補》

治法

治淋之法，在渴與不渴。熱在氣分，渴而小便不利者，肺中伏熱，火不能降，宜氣薄淡滲之藥，清金瀉火以滋水之上源。熱在血分，不渴而小便不利者，腎膀無陰而陽氣不化，宜氣味俱陰之藥，除熱瀉秘，以滋水之下源。《入門》

淋症忌補

凡小腸有氣，小便脹，小腸有血，小便澀；小腸有熱，小便痛，禁用補氣之劑。蓋氣得補而愈脹，血得補而愈澀，熱得補而愈盛，水竇不行，加之穀道不通，未有見其能生也。《醫統》

淋病治禁

淋病發汗者死，輕者必便血，爲重亡津液也。又淋症口渴多汗者，不可輕用淡滲。《仲景》

用藥

膀胱熱結，用五淋散。肺脾氣燥，用清肺飲。下焦陰虛，滋腎丸。下焦陽虛，腎氣丸。脾經濕痰，二陳湯加蒼朮、澤瀉、升麻、萆薢。肝經氣滯，逍遙散加黃柏、澤瀉、山梔、青皮。大抵淋病莖痛，必用甘草梢；溺赤，用淡竹葉；有瘀，用牛膝；有熱，用木通；行氣，用青皮、木香；開鬱，用琥珀、鬱金。此東垣法也。血淋，用三生益元散；氣淋，用木香湯；膏淋，用萆薢分清飲；砂淋，用石葦散；勞淋，用清心蓮子飲。又有積久淋病，用前法不效者，以補中益氣湯升提陽氣。《彙補》

附冷淋

膀胱爲津液之腑，氣化則出。今寒邪客於胞中，則氣不化而成淋，必先寒慄，而後溲便澀數，竅中腫痛。蓋冷氣入胞，與正氣相爭，寒氣勝，則戰寒而作淋；正氣勝，則戰寒而得便。治宜散寒扶正，用四君加茴香、木香、益智、肉桂、木通、澤瀉主之。《醫統》

附虛淋

虛淋者，腎虛精敗也。童子精未盛而御女，老人陰已痿而思色，則精不

出而內敗，莖中澀痛成淋者，惟金匱腎氣湯可救。若精已竭而復耗之，則大小便牽引而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宜倍加桂、附，以滋化源。不可誤用知柏淡滲等劑，既瀉其陽，復耗其陰也。《立齋》

《馮氏錦囊秘錄・淋證大小總論合參》 淋者，小便淋瀝，欲去不去，不去又來。經曰：脾受積濕之氣，小便黃赤，甚則淋。此言濕傳膀胱而成淋也。又曰：風火鬱於上而熱，其病淋。此言熱傳膀胱而成淋也。《內經》言淋，無非濕與熱而已。然有因忿怒，有因醇酒，有因厚味，大人則更有因房勞者。忿怒者，氣動生火也。醇酒厚味者，釀成濕熱也。房勞者，陰虛火動也。故諸淋皆腎虛爲本，而膀胱生熱也。蓋腎與膀胱爲表裏，凡水入小腸則通於胞，行於陰而爲溲。若腎氣不足，熱入膀胱，故水道澀而不利，欲出不出，淋瀝不斷，臍腹急痛。蘊作有時，或如荳汁膏血，甚有窒塞其間，令人悶絕者。凡小腸有氣則小便脹，有血則小便澀，有熱則小便痛。更有腎虛氣弱，囊中受寒夾冷而小便淋瀝者，其候必先寒戰而後溲便。蓋冷氣與正氣交爭，冷氣勝則寒戰而成淋，正氣勝則戰解而得便矣。然淋有五：石、膏、勞、熱、血是也。石淋者，蓋腎主水，爲熱所乘，則化爲石，正如湯瓶久在火中，底結白堿也。若遇小便，則莖中痛，不能流利，痛引膀胱裏急，其砂石乃從小便而出。甚有痛極昏悶，遍身有汗而後醒者。膏淋者，小便有肥脂如膏，浮於小便之上，此因腎虛不能制其肥液而下行也。勞淋者，所因有二。若因勞倦而作者，屬於脾虛也。強力入房者，屬於腎虛也。熱淋者，三焦有熱，熱氣傳腎，流入於胞，溺黃而澀，問有鮮紅同來者。血淋者，熱之極也。蓋心主血，外行經絡，內行臟腑。若熱盛搏血，則失其常道。心與小腸爲表裏，乃下流而入於胞，與便齊出，則爲血淋，脈必數而有力。若血色黑黯，面色枯白，尺脈沉遲，此屬下元虛冷也。若小腹硬滿，莖中作痛欲死者，此血瘀也。然尿血而痛者爲血淋，若尿血而不痛者，則又爲溺血也。五淋之外，更有氣淋、冷淋、虛淋、肉淋之別，實同候而異名，總不外乎水火不交，心腎氣鬱，遂使陰陽乖舛，清濁相干，自清而濁，自柔而堅，自無形而有形，要皆一火之化，猶水煮爲鹽，豈眞有砂石出於水藏之內哉。治法並宜開鬱行滯，破血滋陰，疎利小便，清解邪熱，調平心火。心清則小便自利，心平則血不妄行。切弗誤加補劑姑息。蓋氣得補則愈脹，血得下則愈澀，熱得補則愈盛，源泉欲竭，厥潰更深矣。然通淋者更宜清肺，蓋肺爲生水之源也。其藥加鬱金、琥珀，開鬱藥也。青皮、木香，行氣藥也。蒲黃、牛膝，破血藥也。黃柏、生地，滋陰藥也。若內痛腰曲，無淚乾哭，上唇焦乾，腳冷額汗者，此小腸氣痛也。當用疝門之藥，如橘核、青皮、茴香之類。若小便尿血而不痛者，此爲莖衄也。當用清利膀胱溺血之藥，如山梔、小薊、琥珀、歸尾、生地、牛膝之類。務使臟腑和平，其血不治自愈。一加止渴，即爲痛爲淋矣。淋證無出於熱，大法流行滯氣，疎利小便，清解邪熱，調平心火。然有隔二隔三之分，如膀胱有熱不渴，則宜瀉膀胱火，乃正治也。如口渴而肺燥不能生水，宜清金，此隔二也。如脾濕不運而清氣不升，故肺不能生水，則當燥脾滲濕，宜揚胃氣，此隔三也。大忌發汗，以陰虛故耳。亦忌補氣，以脹滿故耳。又當分在氣在血，渴者在上焦氣分，宜黃芩、茯苓、澤瀉、燈心、瞿麥、扁蓄、淡滲之劑，以降肺金之火以清膀胱之源。不渴在下焦血分，宜知母、黃柏、牛膝、髮灰、茅根行血之劑，以補腎水之源。色慾過度或體瘦之人，日久不愈，屬虛火，坎離丸主之。色白氣虛，小水渾濁宜吐，病在下取之上也，清心蓮子飲主之。老人氣虛不能施化，補中益氣湯加淡滲。有虛勞汗多而赤濇者，卻是五內枯燥，滋腴既去，不能生津。不宜過通小便，竭其腎水，惟當溫養潤肺。幷諸失精血及患癰毒人，或有便赤之證，亦是枯竭不潤之故，並宜前法。至於不通爲閉，經云：肝足厥陰之脈過陰器，所生病者，閉癃。又云：督脈者，女子入繫廷孔，廷，正也，直也，言正中之直孔，即溺竅也。其孔，溺孔之端也，女人溺孔在前陰中，橫骨之下也。孔之上際謂之端，乃督脈外起之所。此雖以女子爲言，然男子溺孔亦在橫骨下中央。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此生病不得前後。莖，陰莖也。不得前後，二便俱閉也。此雖督脈所生，而實亦衝任之病，蓋此三脈皆由陰中而上行，故爲病如此。又云：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不約者，不能約束收攝也。又曰：實則閉癃，虛則遺溺。夫閉與癃，二證也，新病爲溺閉，蓋點滴難通也。久病爲弱癃，蓋屢出而短少也。然太陽膀胱，但主藏溺，其主出者皆肝經及督脈及三焦也，故曰氣化則能出。夫氣化者，太陰肺也。以肺爲氣之主而能生水也。若肺燥不能生水，氣化不及州都矣。脾爲肺之母，濕不運而精不升，不能生水之源，要皆熱盛而氣不能通調也。夫腎肝在下，地道也。心肺在上，天道也。脾胃居中，氣交之分也。故天之陽絕而不交於地者，白露不下。人同乎天，其在上之陽不交於陰，則在下之陰無以爲化，小便其能出乎。史國信曰：若欲便清，先分肝火，以其失疎泄之職也。然肝火之旺，更由於癸水之失養也。故有實熱者，非與純陰

之劑，則陽無以化。有大虛者，非與溫補之劑，則水不能行。《別錄》云：小便不利，審是氣虛，獨參湯如神。《集驗》云：中焦氣不升降，爲寒所隔，惟服附子，小便自通。丹溪以吐法通小便，如滴水之器，使上竅開而下竅之水自出焉。然病源霄壤不同，治法亦貴揆情處變，豈可概以清熱疏肝導水爲事乎？

脈盛而大實者生，虛小而澀者死，下焦氣血乾者死。

車前子散　治諸淋，小便痛不可忍。

一方：治血淋，諸熱淋。

山茵陳　淡竹葉　木通　山梔子　滑石　甘草　豬苓　瞿麥　燈心水煎。如大便閉結，加大黃。

琥珀散　治五淋，砂石淋。

琥珀散　治五淋澀痛，小便有膿出血。

一方：用螻蛄七枚，鹽二兩，同於新瓦上，焙乾，研細，溫酒調服一錢即愈。

又方：用苧根二莖，剉碎，水一碗，煎半碗，頓服即通。

又方：用車前子一兩，以絹囊盛，水煎溫服，立瘥。

又方：用地膚子或莖葉一兩，水煎溫服。即北方掃箒秧上子是也。

又方：用萱草根一握，搗取汁服。或嫩苗煮食之。

一方：治赤白沙淋。

白枯礬　烏梅肉

二味丸，赤用甘草湯，用白酒下。

參苓琥珀湯　治淋，莖中痛不可忍，相引脇下痛。

一方：治尿血，用益元散以甘草、升麻煎湯調服。

又方：用琥珀爲末，每服一錢，燈心、薄荷調下。

萆薢分清飲　治膏濁頻數，漩白如清，名曰膏斂。

小薊飲子　治下焦結熱血淋。

丹溪治溺血，用夏枯草燒灰存性，研細，空心米飲調服。以此草活血行氣，有補養厥陰血氣之功，蓋前陰屬厥陰也。

當歸散　治婦人小便出血，或時尿血。

鹿角膠丸　治房室勞傷，小便尿血。

八正散　治大人小兒心經蘊熱，臟腑閉結，小便赤澀，癃閉不通，五淋，並皆治之。

五淋散　治腎氣不足，膀胱有熱，沙石諸淋。

牛膝膏　以牛膝合許，清水煎濃，入麝少許，神治小便不利，莖中痛欲死，及婦人血結堅痛。故牛膝爲治淋之聖藥。但虛人當兼以補劑。

《顧氏醫鏡・淋》　淋者，欲尿而不能出，脹急痛甚，不欲尿而點滴淋瀝。仲淳云：此屬腎虛，兼有溼熱。丹溪則有五淋之分：氣滯不通，臍下悶痛者爲氣淋；溺血而痛者爲血淋；溺出如膏糊者爲膏淋；溺出如砂石而痛者爲砂淋。此以火灼膀胱，溺陰凝結，煮海爲鹽之象也；遇勞即小便澀而痛者爲勞淋。但宜辨其因心勞、脾勞、腎勞之不同。凡治五淋，總宜壯水滋陰滲溼，分利小便爲主。然虛實各異，宜補宜瀉，臨症之頃，所當詳審。

五淋湯自製　淋症主此加減。

生地　壯水滋陰，血淋多用。二冬　清肺氣，化及州都，小便自然順利。知母　泄膀胱腎家之火，又能利水。黃蘗　利水竅澀痛。甘草　稍止莖中作痛。牛膝　獨用兩許煎飲，治小便不利，莖中痛甚者，立效。血淋更宜。車前　開竅通淋。茯苓　滲溼利水。氣淋，加沉香、玉金。血淋，加茅根、藕汁。膏淋，加萆薢、石斛。砂淋，加滑石末調服。滑可去著，爲下石淋要藥。因房勞傷腎者，加枸杞、蓯蓉。取其滑潤。因思勞心者，加柏仁、丹參，因勞倦傷脾者，加人參。

此方通治五淋，須隨症活法，加減用之。按方書有冷淋一症，言是腎虛丹田有寒所致。余考《內經》云：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又《金匱》云：熱在下焦則尿血，亦令淋秘不通。丹溪言淋雖有五，皆主於熱，比其常耳。

海藏瀉腎丸　治或因懼洩強忍，或因思慾不遂，致敗精流溢，閉塞竅道，澀痛異常者。外用吮法，或令御女一番，使敗精盡行送出。宜加牛膝、車前。火盛加知柏。

此方下所列之症，即所謂精淋也，故宜滋陰通利爲主。

淋症之脈，實大可療，濇小知亡。精血敗壞之徵。

《顧氏醫鏡・濁》　濁症有便濁、精濁之不同。便濁是便溺渾濁而不痛，赤者溼熱在血分，白者在氣分。經所謂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者是也。譬之天氣熱則水渾濁，寒則澄清。又如清水煎湯，則自然白濁耳。吳氏云：便濁

乃胃中溼熱滲入膀胱所致，治宜理脾胃，清溼熱，兼補腎水。亦有因色慾傷腎，思慮傷心，勞役傷脾所致者。精濁則牽係粘膩，雖不便溺，亦時有之。此是腎水不足，淫火易動，精離其位，故漸漬而出。若多出不禁者，乃因房勞過度，關竅失闔，不戒色慾必死。總宜壯水滋陰爲主，佐以酸收固澀之劑。其因思慮傷心者，天王補心、歸脾之屬。因勞倦傷脾者，補中益氣之類，可加斂澀之品以治之，仍宜兼補其腎。此治濁大畧也。

便濁效方自製　治赤白濁。

此理脾胃，清溼熱也，兼補腎水之劑。濁症主此加減治之。

六味丸、左歸丸飲。本方宜去滲泄助火諸品，加蓮鬚、蓮肉之屬。清心則淫火不動，固腎則精氣無遺。精流不禁，加五味酸以收斂、鰾膠粘以止滑。龍骨、牡蠣澀以固脫。

此二方皆壯水滋陰，加清心安神，佐以斂澀之劑，精濁者隨宜加減採用。

天王補心丹、歸脾湯。此因思慮傷心而致便濁精濁者，隨宜加減採用。

補中益氣湯　此因勞倦傷脾而致便濁精濁，隨宜加減用之。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小便閉癃遺尿不禁總括》　八正散

石淋猶如巖結鐺，是因濕熱煉膀胱。一切熱淋八正扁，通滑梔瞿草車黃。

註：八正散即扁蓄、木通、瞿麥、梔子、滑石、甘草、車前子、大黃也。

小薊飲子

血淋心遺熱小腸，實熱仍宜下之良。清熱小薊梔滑淡，歸藕通蒲草地黃。

註：淡，淡竹葉也。藕，藕節也。蒲，蒲黃也。

海金沙散。

鹿角霜丸

膏淋尿濁或如涕，精溺俱出海草滑。熱盛八正加蒼朮，虛用秋苓鹿角佳。

註：海，海金沙也。秋，秋石也。苓，茯苓也。鹿角，鹿角霜糯米糊爲丸也。

加味八正散

氣淋肺熱難清肅，八正石葦木葵沉。內傷氣虛不能化，五苓益氣自通神。

補中益氣湯合五苓散。

清心蓮子飲。

勞淋內傷補中苓，腎氣知蘗過淫成。勞心清心蓮地骨，耆苓車麥草參苓。

註：內傷勞脾用補中益氣湯合五苓散；勞腎陽虛用金匱腎氣湯；陰虛用知蘗地黃湯；思慮勞心用清心蓮子飲，是方即蓮子、地骨皮、黃耆、黃芩、車前子、麥門冬、生甘草、人參，白茯苓也。

琥珀散

痰淋七氣白丸子，熱燥清熱用滋陰。諸淋平劑琥珀木，葵蓄通滑歸鬱金。

註：七氣湯見諸氣門。青州曰丸子見類中風門，滋陰通關丸也。木，木香也。葵，冬葵子也。

桂附地黃丸。

補中益氣湯加白果方。

坎離既濟湯加山萸肉五味子方。

遺尿不禁淋尿白，桂附補中白果煎，補之不應或尿赤，生地知蘗萸味攢。

《種福堂公選良方・赤白二濁》　治赤白濁，兼治夢遺，名將軍蛋。

生大黃三分　生雞子一個

將雞子頂尖上敲損一孔，入大黃末在內中，紙糊，煮熟，空心吃之，四五朝即愈。神奇秘方。

治色慾過度，精濁白濁，小水長而不痛者。幷治婦人虛寒，淋帶崩漏等症。

生龍骨水飛　生牡蠣水飛　生兎絲粉　生韭菜子粉

右四味，各等分，不見火，研末，生乾麵冷水調漿爲丸，每服一錢，或至三錢，晚上陳酒送下。清晨服亦可。

治遺精、白濁有溼熱者，生蠶沙研末，每兩加生黃柏末一錢，空心，開水下三錢，六七服即愈。

治白濁，用頭生雞蛋五枚，開一小孔，每個入生白菓肉二枚，飯上蒸熟，每日吃一個即愈。

治一切淋閉白濁，因火結莖中澹痛。鮮鮮苡仁根搗爛，絞汁一碗，或滾酒，或滾水，衝入，空心服，二三次必效。

《醫碥・淋》 一滴不出名閉，即小便不通；點滴而出名癃，即淋。二證皆由氣閉澹，其理已見上篇。淋證大概腎虛膀胱熱，五藏六府所受內外諸邪，熱皆得入膀胱。腎虛則火動，常欲泄而不能藏，火動欲泄則屬之肝，故上篇言肝火疎泄爲癃。故數。膀胱熱則水道枯澀，故滲出澀滯，數而且澹，莖中痛淋瀝不宣，故謂之淋。腎虛膀胱熱則水液少。子和治一人，令頓食鹹魚，少頃大渴，令恣意飲水，然後以藥治之，立通。曰淋者，無水故澀也。脈實大宜分理，脈虛細澀，精血敗壞，難治。治法行滯氣，解邪熱，通水道，其大綱又在平心火，此證最忌發汗，淋症屬熱耗津液，發汗則愈滴，無水可出則動血矣。汗之則尿血。《準繩》謂暑月多此證，以汗多小便常赤澀也，治用五苓散，斂其外發之汗，意謂內有白朮、桂枝能斂汗也，恐未必。不如去桂，合生脈散佳。使液聚於內又從而導下之。然有虛勞汗出而赤澀者，乃津液枯燥，又不宜滲利矣，斂汗清熱滋液可也。失血亡精者，同此論之。淋證莖中必痛，若先痛後癢則火退矣，或是實證轉虛。

氣淋，初起爲氣淋，以氣滯而澹痛也。白茯苓、甘草稍、白芷、山梔、木通、豬苓、澤瀉、車前、地膚子、葱白。生料五苓散加阿膠，或五苓、益元各半服。火府丹佐以導赤散、石葦散。或四苓加木通、滑石、瞿麥、燈心。肺熱，清肅之氣不下降，加味八正散。氣虛，八物湯加杜牛膝、黃芩。

膏淋，久爲膏淋及砂石淋。膏淋濕熱傷氣分，水液渾濁，如膏、如涕、如米泔。實熱，八正散加蒼朮；虛熱，鹿角霜丸。精尿俱出，精塞尿道，欲出不能而痛。海金沙散、菟絲子丸、鹿茸丸。土牛膝、地膚葉汁、白茯苓、澤瀉、山梔、甘草梢、琥珀、鬱金、萆薢。

砂淋，尿爲熱所煎熬成沙石，如煮海水成鹽。八正散、神效琥珀散、如聖散、石燕丸、獨聖散。石首魚腦中石十個，煆，滑石二錢，琥珀三分，爲細末，每服一錢，木通湯下。螻蛄七個，鹽一兩，新瓦上鋪蓋，焙乾爲細末，每服一錢，溫酒下。冬葵子、滑石、瞿麥、琥珀、土牛膝、車前、澤瀉、山梔、地膚葉汁。必斷鹽乃效，一則淡食能滲利，一則無鹽不作石也。

血淋，熱傷血分，莖中必痛。不痛爲尿血，見血門。歸尾、土牛膝、赤芍、玄胡、車前、澤瀉、鬱金、山梔、劉寄奴主之。血瘀則小腹硬痛，加紅花、五靈脂。血熱則色鮮紅，脈數有力，加生地。血虛六味加車前、牛膝。血冷則色黯而枯，尺脈沉遲，腎氣丸。如死血，牛膝膏。牛膝根莖葉，酒煮服，治小便不利，莖中痛欲死，及婦人血結堅痛如神。但虛人不宜用，當同補藥，用之免損胃。側栢葉、生藕節、車前草等分，搗汁，調益元散，髮灰散，小薊子飲、立效散、瞿麥散。

痰淋，痰鬱氣成熱所致，七氣湯、青州白丸子。

勞淋，勞則動火，熱流膀胱所致。脾勞，勞倦所傷。補中益氣合五苓。腎勞，色傷。陽虛，腎氣湯；陰虛，知柏地黃湯。心勞，思慮所傷。清心蓮子飲。

熱淋，火府丹，益元散，導赤散、五淋散、榆白皮散。

冷淋，由冷氣客於下焦，滿於脬中，水道爲寒所凝，不得宣通，故先寒戰而後便數成淋，邪正相爭，正氣怯邪氣之冷，故寒戰。又爲冷氣相激，則鬱熱而成淋。進冷劑愈甚者是也，宜地髓湯下八味丸。

或用生料鹿茸丸、肉蓯蓉丸，澤瀉散、沉香散。若下元虛冷，心寒冰凝，小便不通，或淋瀝，證見筋轉，喘急欲死，不問男女胎產，急用八味丸料煎服，緩則不救。蓋寒得熱則流通，非附桂何能直達膀胱，使雪消春水來耶？

又有似淋非淋者，老人陰痿而思色，則精不出而內敗，火雖動而氣已衰，不能送精出外也。小便澀如淋，敗精流入莖竅。二便牽痛，精傷血枯燥，故大便赤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精稍傷血敗，氣亦下陷，大便紅白似痢，小便白濁如淋，因其痛而欲便以求通，因便多而氣愈墜，故痛更甚。大菟絲子丸、鹿茸丸、腎氣丸。

又有胞痹一證，小腹按之痛，水閉，故按之痛。若沃以湯，水閉氣蒸成熱。小便不利，上爲清涕，由風寒濕三氣客於胞中，痹而不通，故氣不化。風寒由足太陽入，太陽經絡腦下鼻，故流清涕。治以腎著湯、茯苓丸、巴戟丸。此本痹證而兼淋者也。

《醫碥・赤白濁》 有精濁，有便濁。精濁出自精竅，與便濁之出於溺竅者大異。其出不因小便，竅端時常牽絲帶膩，如膿如眵，頻拭頻出，莖中或癢或痛，甚如刀刮火炙，大抵初起火盛則痛，日久火微則癢。而小便自清，不相混也。多由房事時精已離位，或強忍不泄，或被阻中止，離位之精化成敗濁，流出竅端，故如膿如眵，其氣臭腐。又不泄則腎火鬱而不散，敗精挾鬱火以出，故莖腫竅莖而痛也，日久，敗精盡出則止矣。而不止者，雖火勢已衰，但病久滑脫，已敗之精與未敗之精相引而出，故源源不絕也。若火勢不衰，或反盛者，則併其未敗之精，亦鼓之使出。甚者，精已枯竭，併其未及化精之血亦出，故

有赤濁也。精爲血化，觀天癸初至之子，強力好色，所泄半精半血，可見矣。其後火勢亦衰，證轉虛寒者有矣。舊分赤濁爲熱，白濁爲寒，非也。若寡慾之人患此，多因濕熱流注精房，精爲所逼，不得靜藏所致。與濕熱遺精同理。熱者，清心蓮子飲；寒者，萆薢分清飲；虛勞者，滋其陰；胃弱者，參朮加升麻、柴胡；濕熱流注，二陳加白朮、升柴；感暑熱者，四苓加香薷、麥冬、人參、石蓮肉。白濁初起勢甚，敗精結塞，竅道澀痛異常，五苓妙香散合清心蓮子飲。白濁清火爲主，補次之。赤濁補爲主，清火次之。清心、健脾、滋腎、固脫，缺一不可，清濁飲主之。

便濁，多是胃中濕熱下流。傷氣分則白，即膏淋也，便濁飲主之；傷血分則赤，即血淋也，多者爲尿血，治詳淋證及血門溲血條。

《四聖心源・淋瀝根原》 淋瀝者，乙木之陷於壬水也。膀胱爲太陽寒水之府，少陽相火隨太陽而下行，絡膀胱而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相火在下，逢水則藏，遇木則泄，癸水藏之，故泄而不至於遺溺，乙木泄之，故藏而不至於閉癃，此水道所以調也。

水之能藏，賴戊土之降，降則氣聚也。木之能泄，賴己土之升，升則氣達也。胃逆而水不能藏，是以遺溺，脾陷而木不能泄，是以閉癃。淋者，藏不能藏，既病遺溺，泄不能泄，又苦閉癃。

水欲藏而木泄之，故頻數而不收，木欲泄而水藏之，故梗澀而不利。木欲泄而不能泄，則溲溺不通，水欲藏而不能藏，則精血不秘。緣木不能泄，生氣幽鬱而爲熱，溲溺所以結澀，水不能藏，陽根泄露而生寒，精血所以流溢。

而其寒熱之機，悉由於太陰之濕。濕則土陷而木遏，疏泄不行，淋痢皆作。淋痢一理，悉由木陷，乙木後鬱於穀道則爲痢，前鬱於水府則爲淋。其法總宜燥土疏木，土燥而木達，則疏泄之令暢矣。

桂枝苓澤湯。

肝燥發渴，加阿膠。

脾爲濕土，凡病則濕，肝爲風木，凡病則燥，淋家土濕脾陷，抑遏乙木發生之氣，疏泄不暢，故病淋瀝。木鬱風動，津液耗損，必生消渴。其脾土全是濕邪，而其肝木則屬風燥。血藏於肝，風動則血消，此木燥之原也。苓、澤、甘草，培土而瀉濕，桂枝、芍藥，疏木而清風，此是定法。土愈濕則木愈燥，若風木枯燥之至，芍藥不能清潤，必用阿膠。仲景豬苓湯善利小便，茯苓、豬苓、澤瀉、滑石，利水而瀉濕，阿膠清風而潤燥也。

水性蟄藏，木性疏泄。乙木生於癸水，相火封藏，癸水溫暖，溫氣左升，則化乙木。生氣暢茂，乙木發達，疏泄之令既遂，則水道清通而相火必秘。土陷木遏，疏泄不遂，而愈欲疏泄，則相火泄露而膀胱熱瀝。膀胱之熱瀝者，風木相火之雙陷於膀胱也。足少陽甲木化氣於相火，與手少陽三焦並溫水藏，手少陽之相火泄則下陷於膀胱而病淋，足少陽之相火泄則上逆於胸膈而病消，其原總由於乙木之鬱也。膀胱熱瀝之極者，加梔子、黃檗，以清三焦之陷，則水府清矣。

乙木之溫，生化君火，木鬱陽陷，溫氣抑遏，合之膀胱淪陷之相火，故生下熱。然熱在肝與膀胱，而脾則是濕，腎則是寒。寒水侮土，移於脾宮，則脾不但濕，而亦且病寒。其肝與膀胱之熱，不得不清，而脾土濕寒，則宜溫燥，是宜並用乾薑，以溫己土。若過清肝熱，而敗脾陽，則木火增其陷泄，膀胱熱瀝，永無止期矣。惟溫腎之藥，不宜早用，恐助膀胱之熱。若膀胱熱退，則宜附子暖水，以補肝木發生之根也。

腎主藏精，肝主藏血，木欲疏泄，而水莫蟄藏，則精血皆下。其精液流溢，宜薯蕷、山茱以斂之。其血塊注泄，宜丹皮、桃仁以行之。淋家或下沙石，或下白物。砂石者，膀胱熱癰，溲溺煎熬所結。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溲溺之鹹者，水之潤下而成也。百川下流，則歸於海，海水熬鍊，則結鹽塊，膀胱即人身之海，沙石即海水之鹽也。白物者，脾肺濕淫所化。濕旺津凝，則生痰涎，在脾則剋其所勝，在肺則傳其所生，皆入膀胱。膀胱濕盛，而下無泄竅，濕氣淫泆，化爲帶濁。白物黏聯，成塊而下，即帶濁之凝聚者也。與脾肺生痰，其理相同，淋家下見白物，上必多痰。瀉濕宜重用苓、澤，若其痰多，用仲景小半夏加茯苓、橘皮以瀉之。

女子帶濁崩漏，與男子白濁血淋同理，皆濕旺木鬱之證。內傷百病，大率由於土濕，往往兼病淋瀝，而鼓脹、噎膈、消渴、黃疸之家更甚。是緣陽虛土敗，金木雙鬱。燥土濕中，輔以清金疏木之品，淋瀝自開。庸工見其下熱，乃以大黃，益敗脾陽，謬妄極矣！淋家下熱之至，但有梔子、黃檗證，無有大黃、芒硝證，其熱不在脾胃也。

一切帶濁、崩漏、鼓脹、黃疸，凡是小便淋瀝，悉宜熏法。用土茯苓、茵陳蒿、梔子、澤瀉、桂枝，研末布包，熱熨小腹，外以手爐烘之。熱氣透徹，小便

即行，最妙之法。

《金匱翼・夢遺・赤白濁》 有濕熱下流而致者，病從脾而及腎也。丹溪曰：大率多是濕痰流注，治宜燥濕降火，珍珠粉丸主之。

又方：加樗白皮、青黛、乾薑、炒滑石等分，神麴糊丸。盧氏曰：病因濕熱的矣，然亦不可專用寒涼藥。故用炒柏之類，又以乾薑之溫而佐之也。

又方：海蛤、黃柏各三兩，樗根白皮、青黛各二兩，人參、白茯苓各三兩，遠志、石菖蒲各二兩。麵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薑鹽湯下。名定志珍珠丸。又方：加知母炒、牡蠣，煅粉、山藥炒，等分爲末，糊丸梧子大，每服八十丸，鹽湯下。

草薢分清飲。

治腎虛白濁方《聖濟總錄》：

肉蓯蓉　鹿茸　山藥　白茯苓等分

右爲末，米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棗湯下。

小兔絲子丸。

《金匱翼・淋症・諸淋》 諸淋者，由腎虛而膀胱熱也。腎氣通於陰，陰津液下流之道也。膀胱與腎爲表裏，爲津液之府。腎虛則小便數，膀胱熱則水下瀝。數而且瀝，則淋瀝不宣，故謂之淋。其狀小便數起少出，少腹弦急，痛引於臍。有石淋、勞淋、血淋、氣淋、膏淋之異。

透格散。

勞淋，勞倦虛損，小便不出，小腹急痛，葵子米煎湯下。通後便須服補虛丸散。血淋，小便不出，時下血，疼痛滿急。熱淋，小便熱，赤色，臍下急痛，並用冷水調下。氣淋，小腹滿急，尿後常有餘瀝，木通煎湯下。石淋，莖內痛，尿不能出，引小腹膨脹急痛，尿下沙石，令人悶絕。將藥末先入銚內，隔紙炒至焦爲度，再研，用溫水調下，並空心調藥，使消如水，乃服之。沈存中《靈苑方》

淋症所感不一，或因房勞，或因忿怒，或因醇酒厚味。房勞者，陰虛火動也。忿怒者，氣動生火也。醇酒厚味者，釀成濕熱也。積熱既久，熱結下焦，所以淋瀝作痛。初則熱淋、血淋，久則煎熬水液，稠濁如膏、如沙、如石也。夫散熱利小便，只能治熱淋、血淋而已。其膏、石、沙淋，必須開鬱行氣，破血滋陰方可也。

沙石淋

沙石淋者，膀胱結熱，水液燥聚，有如沙石，隨溺而出，其大者留礙水道，痛引小腹，令人悶絕也。

人參散。

海金沙散。

鱉甲散。

茅根湯。

《三因》石燕丸　治石淋因憂鬱，氣注下焦，結所食鹹氣而成，令人小便鬱痛不可忍，出沙石而後小便通。

《外臺》療石淋丸。

白茅湯　治婦人產後諸淋，無論膏石冷熱皆治之。

勞淋

勞淋者，勞傷腎氣，內生虛熱，熱傳膀胱，氣不施化，以致小便淋瀝作痛。此症勞倦即發，故謂之勞淋。其候小腹痛引莖中者是也。

兔絲子丸　治腎勞虛損，溲便不利，淋瀝不已。

白芍藥丸　治勞淋小腹痛，小便不利。

血淋

血淋者，熱在下焦，令人淋閟不通。熱盛則搏於血脈，血得熱而流溢，入於胞中，與溲便俱下，故爲血淋也。

白茅根湯。

雞蘇飲。

四汁飲。

瞿麥湯　治血淋尿血。

琥珀散。

茅根飲子張文仲方　治胞絡中虛熱，小便赤淋，此心氣虛而熱氣乘之也。

又方陶氏：

苧根十枚，水五升，煮取二升，一服血止，神驗。

《本事》火府丹　治心經蘊熱，小便赤少，五淋塞痛。

新定：

生地三錢　麥冬二錢　茅根五錢　竹葉三錢　滑石二錢　葵子一錢　川木

通一錢　黃芩一錢

右作一服，水煎服。虛人用緩，加甘草五分。實人用急，加川芒硝一錢。

牛膝膏　治死血作淋。

氣淋

氣淋者，氣閉不能化水，病從肺而及於膀胱也。其候小腹滿，尿澀，常有餘瀝。許仁則云：氣淋者，氣壅小便不通，遂成氣淋。此病自須依前療水氣法，然亦有氣熱不能化水者，當以清肺金爲主也。

瞿麥湯。

桑白皮湯　治氣淋結澀，溲便不利。

石韋散。

沉香散　治氣淋多因五內鬱結，氣不宣行，陰滯於陽，而致壅閉，小便脹滿，便溺不通。

膏淋

膏淋者，小便肥濁，色若脂膏，故名膏淋。亦曰肉淋。

秋石丸　此《直指方》也。治濁氣干清，精散而成膏淋，黃白赤黯，有如肥膏蜜油之狀。

《三因》鹿角霜丸。

《雜病源流犀燭・五淋二濁源流 胞癆　尿血　白淫》　五淋二濁，皆腎病也。淋者，滴瀝澀痛；濁者，小便混濁而不清。凡人腎有二竅，一出溺，一出精。淋病是由溺竅，濁病則由精竅，二者絕不可以相蒙。近醫不能分辨，淋病以濁藥治之，濁病以淋藥治之，宜其難愈。古方書列五淋之名，曰熱、曰氣、曰虛、曰膏、曰沙石，以揭其概。宋元後，又分石、勞、血、氣、膏、冷六症，至爲詳盡。而究其原，則皆由陰陽乖舛，清濁相干，或膀胱畜熱，由水道瘀塞，所以欲通不通，滴瀝澀痛，爲溺竅病也。丹溪以赤濁屬血，白濁屬氣，或又以赤爲心虛有熱，由思慮而得，白爲腎虛有寒，因嗜慾而得，皆非定論。蓋皆出於精竅，其白者爲敗精流溢，其赤則由虛滑，精化不及，赤未變白，此虛之極也，茲分列而款舉之。淋病之原，大約由腎虛，膀胱有濕熱。蓋膀胱與腎爲表裏，俱主水，水入小腸與胞，行於陰爲溲便。若腎虛則膀胱有濕熱，則因腎虛致小便數，因膀胱濕熱致小便澀，數而且澀則淋瀝不宣，小腹弦急，痛引於臍，此石、勞、血、氣、膏、冷所由成也。蓋石淋者，膀胱畜熱積成，如湯在瓶中，日久結成白鹹也，治須清積熱，滌去沙石，則水道自利，宜如聖散、神效虎珀散。勞淋者，多思慮，負重遠行，勞於脾也。宜補中益氣湯與五苓散分進。專由思慮者亦傷脾，宜歸脾湯。若強力入房，施泄無度，勞於腎也，宜生地黃丸、黃芪湯。亦有縱慾強留不泄，淫精滲下而作淋者，宜益元固眞湯。血淋者，小腹硬，莖中痛欲死，血瘀也。以一味牛膝煎膏，大妙。但虛人恐損胃耳，宜四物湯加桃仁、牛膝、通草、紅花、丹皮。而亦有因血虛者，應以養榮爲主，宜六味丸加側柏、車前，或八珍湯送益元散。如血色鮮紅，脈數而有力，心與小腸實熱也，宜柿蒂湯。血色黑黯，面色枯白，尺脈沉遲，下元虛冷也，宜金匱腎氣丸。亦有血熱過極，反兼水化而色黑者，非冷也，宜赤豆、綠豆、麻仁、乾柿、黃連、側柏、竹葉、葛根、藕汁、黃柏、生地、丹皮。當以脈症辨之。氣淋者，氣實則滯而不通，臍下妨悶而痛也宜沉香散、瞿麥湯。或由氣虛，急須補益，宜八珍湯倍茯苓，加牛膝、杜仲。膏淋者，似淋非淋，小便如米泔，如鼻涕，此精溺俱出，精塞溺道，故欲出不快而痛也，宜鹿角霜丸、沉香丸、大沉香散、海金沙散。冷淋者，必先寒戰，小便澀數，竅中腫痛，蓋冷氣與正氣交爭，冷氣勝則寒戰成淋，正氣勝則寒戰解而得便也，大約多由腎虛，宜金匱腎氣丸、肉蓯蓉丸。沙淋者，莖中有沙澀痛，尿卒不易出，有細沙沉在缸底，乃膀胱陰火煎熬，津液凝結也。輕則爲沙，重則爲石，宜二神丸。以上諸症治法，悉本古人，最爲不易。此外又有過服金石，入房太甚，敗精強閉，流入胞中而成淋病者，宜海金沙散。又有濕痰日久，汪滲而成淋病者，宜滲濕湯加減。又有淋而小腹脹甚者，宜瀉腎湯。又有婦人產後成諸淋者，宜白茅湯，不論膏石淋皆治。皆當分治。另有一症，名胞癆，風寒濕邪客胞中，氣不能化出，故胞滿而水道不通，小腹膀胱皆痛，且痛而澀於小便也。詳在膀胱篇。濁病之原，大抵由精敗而腐者居半，由濕熱流注者居半，其症莖中皆如刀割火灼，而溺自清利，惟竅端時有穢物，如米泔，如粉糊，如瘡膿，如目眵，淋瀝不斷，與便溺毫不相混，故曰是精病，非溺病也。而臟腑所主，則各有異，大約血虛而熱甚者爲赤濁，此屬火，心與小腸主病。氣虛而熱微者爲白濁，此屬金，肺與大腸主病。其致濁之由，有因思慮過度，心虛有熱者，宜地骨皮湯、金蓮丸、辰砂妙香散。有由心經伏暑，宜四苓散加香茹、麥冬、人參、蓮肉。以上皆赤濁症所由。有因嗜慾過度，腎虛有寒者，宜清心蓮子飲。有

因脾精不斂者，宜蒼朮難名丹。有因濕痰流注者，宜蒼朮二陳湯。有因腎虛下陷者，宜補中益氣湯。有小便如常，少頃即澄濁物，或如米泔色者，宜萆薢分清飲。有稠粘如膏，莖中澀痛，爲精塞竅道，而非熱淋者，宜加味清心飲。有莖中不痛，脈來無力，爲下元虛冷者，宜鹿茸補澀丸。有莖中大痛，便赤口渴，脈來滑數者，宜二苓清利飲。有挾寒者，小便必清白，宜萆薢分清飲、內補鹿茸丸。有挾熱者，便必黃赤，宜清心蓮子飲、香苓散。以上皆白濁症所因。有赤白濁，小腹痛不可忍者，當作寒治，宜東垣酒煮當歸丸。

脈法　《脈訣》曰：遺精白濁，當驗於尺，結芤動緊，二症之的。又曰：便血則芤，數則赤黃，實脈癃閉，熱在膀胱。《正傳》曰：兩尺洪數，必便濁遺精。《脈經》曰：淋脈盛大而實者生，虛細而澀者死。《醫鑑》曰：淋病之脈，細數何妨？少陰微者，氣閉膀胱。女人見之，陰中生瘡。大實易愈，細澀則亡。

淋病原由症治　《丹溪》曰：淋症所感不一，或由房勞，陰虛火動也；或由忿怒，氣動火生也；或由醇酒厚味，釀成濕熱也。積熱既久，熱結下焦，所以淋瀝作痛，初則熱淋血淋，久則煎熬水液稠濁，如膏，如沙，如石也。夫散熱利小便，只治熱淋，血淋而已。其膏沙、石淋，必須開鬱行氣，破血滋陰，方可也。古方用琥珀、鬱金開鬱也，木香、青皮行氣也，蒲黃、牛膝破血也，黃柏、生地滋陰也。東垣治小腹痛，用黃柏、青皮。夫青皮疏肝，黃柏滋腎，小腹乃肝腎部位也。

濁病原由症治　《得效》曰：先正有言，夏則土燥而水濁，冬則土堅而水清，此其理也。水火既濟，則土自堅，其流清矣。小便白濁，蓋脾有虛熱而腎不足，土邪於水也。《入門》曰：赤白濁，皆因脾胃濕熱，中焦不清，濁氣滲入膀胱也。丹溪曰：小便濁主濕熱，有痰、有虛。赤屬血，白屬氣，與痢疾帶下同治。又曰：凡便濁治法，大概宜燥濕降火，兼升舉之，如二陳湯加二朮、升、柴、白芍。《醫旨》曰：赤白濁，肥人多濕痰，瘦人多虛火。又曰：凡便濁，必兼服加減珍珠粉丸。《回春》曰：赤白濁，其狀漩面如油，光彩不定，漩腳澄下，凝如膏糊，或如米泔赤膿，皆濕熱所傷也。

淋濁導引　《保生秘要》曰：於腎俞照海氣海，摺之九九，擦赤九九，兼用後功。

運功　《保生秘要》曰：用雙手抱兩膝，吹吸，念臍下，縱尾閭，升氣降回，吸而咽之。

尿血，溺竅病也。其原由於腎虛，非若血淋之由於濕熱。其分辨處，則以痛不痛爲斷，蓋痛則血淋，不痛則爲尿血也，而以尿血亦爲有火者非。宜太極丸、無比山藥元。

尿血分辨　《直指》曰：大凡小腸有氣，則小便脹；小腸有血，則小便澀；小腸有熱，則小便痛。痛者血淋，不痛者尿血。

白淫，熱鬱病也，一名蠱。《內經》曰：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小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注云：腎脈貫脊，屬腎，絡膀胱，故小腹冤熱而痛，溲出白液也。據此，則脾受風邪而傳於腎，風能煽熱，故邪熱內結，眞精不守，而白物游淫而出，此所以名白淫。又邪熱既結，則火能消爍脂肉，如蠹之蝕物然，此所以又名蠱病白淫也。經又曰：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據此，則爲淫慾過度，腎傷所致，即子和所謂莖中作痛，痛極則癢，或陰莖挺縱不收，或出白物如精，隨溲而下，得之於房勞及邪術者是也，治以降心火爲要。宜牛苓丸、清心蓮子飲。此外又有精傷白濁，亦名白度，蓋由房失節，以致傷精流出，一似白濁，宜清心蓮子飲。甚且小便中推出髓條也。宜治小便白濁流出髓條方。凡諸白淫，總治宜金箔丸、白龍丸。非皆精竅病乎，故附於此。

白淫所屬　戴人曰：遺尿閉癃，陰痿脬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血涸不月，腰膝上熱，足蹙噎乾閉癃，小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核，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謂之疝而謂之瘕也。鰲按：尿血淋病之屬，白淫溺病之屬，不得相混。

《齊氏家傳秘要・淋證》　八正散　虛人愼用，不得已用一劑，即改服六味地丸料，倍茯苓、澤瀉，或加麥冬去心，潤燥金而清水源。陽虛下陷者，又宜補中益氣湯加前仁、梔子、滑石。虛甚者，去梔子，再加茯苓、萆薢。淋盡，單用補中湯加懷山、芡實、苡米，兼服六味地黃丸，以善其後。

《醫學金鍼・赤白濁》　濁病皆溼熱之病，溼勝熱則爲白，熱勝溼則爲赤。初起，宜二陳湯加蒼朮、白朮、黃柏、萆薢主之。赤濁，再加丹參。如若未效，宜固其精道，利其水道，用萆薢分清飲。或久而不愈，宜補其心氣，用四君子湯加遠志貳錢。或水虛火旺而爲濁，宜六味丸加黃柏、蒼朮、益智仁之類。或火衰氣不攝精，宜桂附八味丸加菟絲、車前之類。濁出精竅，與淋

出溺竅不同，總以治腎爲主，然初起多由於溼熱，故列於熱證。

濁證詩：濁由溼熱二陳湯加，味蒼白丹參柏薢誇。坊本萆薢分清飲通水道，全書景岳遠志四君子湯加此入心家。火衰氣腎丸爲主，水闕六味地黃湯可嘉。借用遺精封髓丹法，時方卻不悖長沙。

歌曰：萆薢分清主石蒲，草梢烏藥智仁俱，煎成又入鹽些少，淋濁流連數服驅。

《醫學妙諦・濁症・淋症章》 濁屬心腎，淋爲肝膽，痛則爲淋，不痛爲濁，遺由精竅，淋在溺竅。異出同力，最宜分別，切勿混治。

濁症原分赤與白，白屬氣分赤屬血。脾胃濕熱注膀胱，水液渾濁皆屬熱。本《內經》主治清心蓮子飲，痰注膀胱二陳合。白由腎虛萆薢飲，赤是血虛合四物。淋症血石勞氣膏，滴瀝疼痛常呼號。心與小腸相表裏，心火猶動相火燒。欲住不住又至，總將津液常煎熬。八正四苓合四物，山梔知柏淋應消。

濁淋二症參看濕熱下注

萆薢、木通、海金沙、赤苓、豬苓、澤瀉、川黃柏、山梔、茵陳、鮮竹葉、丹皮、漢防己。

子和桂苓飲、劉檀石豬肚丸。

陰虛濕熱淋濁

滋腎丸，丹溪大補陰丸合水陸二仙膏加牡蠣，金櫻膏，六味丸去萸肉加車前、牛膝。

心火下陷淋濁心陽亢而下注，利其火府。

分清飲加山梔、丹皮、茯苓、豬苓，清利火府。用導赤散加赤苓、瞿麥。

又方：川連、生地、人參、桔梗、川柏、茯苓、丹參、菖蒲。

氣閉成淋

紫苑、瓜蔞皮、鬱金、降香、杏仁、枇杷葉、山梔。

食入痞滿便淋照前方去紫苑、山梔，加苡仁。

膀胱蓄熱血淋小便短赤帶血。

用導赤散加赤茯苓、西血珀屑五分。

又方：黃柏、知母、山梔、生地、龍膽草、丹皮、酒大黃、淡竹葉、當歸、鬱李仁、元紅花。

精濁陰虧

炙龜版、熟地、天冬、肥知母、淡秋石、川柏、茯苓、豬脊筋。

腎虛不攝淋濁脈細腰痠，遺瀝胃減，宜收納肝腎。

茯苓、青鹽、胡桃。腎氣湯加淡蓯蓉、鹿角、大茴香。

敗精濁瘀阻竅

用虎杖散加韭白汁、製大黃、麝香少許，入絡通血，白丑、桃仁、歸鬚、桂枝、小茴、杜牛膝、歸尾、山梔、川楝子、韭白、兩頭尖、川柏、遠志、淡蓯蓉、柏仁、茯苓、生鹿角、大黃、小茴加麝香。

又方：阿膠、生地、女貞子、料豆皮、琥珀屑。

淋濁奇脈病。

敗精內滯因溺強出，積久精血皆枯，當以衝督任帶調理，亦如婦人之漏帶也。

鹿茸、小茴香、歸身、人參、杞子、龜版心、茯苓、柏霜、補骨脂、覆盆子、菟絲子。

又方：鹿茸、韭子、胡桃、沙苑子、舶茴香。

何書田曰：便濁只在氣虛與濕熱。實者宣通水道，虛者調養中州。虛實兩兼又宜益臟通腑。精濁總由肝腎損傷，而有精瘀、精滑之分。精瘀當先理離宮腐濁，然後補腎。精滑用固補斂攝，不應從眞元氣調之。張景岳所謂其無形以固有形也。然人必知八脈，治用孫眞人九法，升奇陽，固精絡，使督任有權，漏扈自已。尿血一症虛者居多，若有火亦能作痛，當與血淋同治。如清之不愈，專究乎虛，則上注心脾，下從肝腎，久則主乎八脈。陳參曰：厥陰內患最急，少腹繞前陰如刺，小水點滴難通，環陰之脈絡皆痹，氣化機關已息，必須倣朱南陽法，兼參李瀕湖意，用滑利通陽辛鹹泄急，佐以循經入絡之品。古人云：九竅不和多屬胃，病六腑爲治以通爲補。脾喜剛燥，胃喜柔潤，張仲景急下存津，治在胃也。李東垣大升陽氣，治在脾也。

八正散　治濕熱便秘。

濕熱盛而宣徹其泉源也。

《趙李合璧・淋濁門》 淋爲溺病數且澀，小腹絃急痛引臍。濁爲精病有赤白，莖中如割溺自清。

分疏：症有名爲淋濁者，蓋淋多數瀝且小腹堅硬絃急而痛引於臍。濁分赤白，且莖中疼痛如割而溺後自清。然一爲溺病，一爲精病，臨斯症者，當分治之庶不致悞。

赤白痛瀝宜清火，愈虛愈實須溫補。白固有熱亦有寒，在精在溺亦當分。

分疏：試論赤白惟火與寒耳，而孰知亦有不然者，虛寒精溺之間，又復在所當辨。

溺濁如泔漿色白，精濁則精溺並至。較之濁病淋時甚，倣乎濁方治已盡。

分疏：且論精溺，溺而濁則泔如漿也。精而濁則又精又溺也。然較之濁而淋者更有甚焉。欲知治法，已盡於治濁方中。

要方：一赤濁由心虛熱甚，又復過於思慮得之也。白濁由腎虛寒甚，又復過於淫慾得之也。治此之法，赤者當以秘元煎之類，清心調氣。白者當以固元丹之類，溫補下元。丹溪曰：淋雖有五，皆屬於熱。治宜清熱利水，如八正散加山梔之類主之，不可發汗，汗之必便血。

《證治心得・淋》　景岳云：淋之爲病，小便痛澹滴瀝，欲去不去，欲止不止者是也。是亦便濁之類，而實濁之甚者。但濁出於暫，久而不已則爲淋，其證則或有流如膏液者，或出如砂石而痛甚者，或黏如筋條者，或時爲溺血血條者，此淋之與濁，誠有不同。夫五淋之別，雖有砂、膏、氣、血、勞之異，而其因惟二。一由膏粱厚味，鬱遏傷脾，使肺金無助而水道不清，此病在脾肺也。一由用心過度，房慾無節，使水火不交而清濁相干，此病在心腎也。《內經》之言淋病，溼與熱兩端而已。《病源論》則爲腎虛而膀胱熱，腎虛則小便數，膀胱熱則水下澹，數而且澹，合而成淋矣。當分新久，虛實以治之。砂淋者，一名石淋。溺時如砂石下塞，痛難忍而水道不通，其氣上攻爲頭痛，重則面與肢節亦腫，其所下砂石，大者如棗豆，堅硬如有稜角，小者如石屑。乃膀胱蓄熱而成，此卽煮海爲鹽之義。治法則清其溼熱，滌其砂石，而水道自通，如瞿麥、石葦之類。宜神效琥珀散加減，或石葦散。更須戒食鹽味，以淡能滲溼，無鹽不作石也。一云：琥珀一味，葱白湯調送，治砂淋大效。膏淋者，似淋非淋，溺如米泔，或如鼻涕之狀，此精溺同出，稠濁如膏，由精塞溺道而成，欲出不快而痛者爲實，宜用海金砂散加牛膝、萆薢之類。以通利之。如係胃中溼熱，滲入膀胱，加元明粉、黃連。不痛者爲虛，非固澹滋陰不效也。如菟絲、芡實、桑螵蛸、生地、熟地、牡蠣之類。氣淋者，肺主氣，氣化不及州都，胞中氣脹，則少腹堅滿，溲頻溺少，而溺有餘瀝，此因氣滯下焦，法當疏利。石葦散，及瞿麥湯治之。若由氣虛不運，又宜補氣。八珍湯加杜仲、牛膝、木通。血淋者，其證有四，有血瘀，血虛，血熱，血冷之分。痛者爲血淋，不痛者爲尿血。小腹硬滿，莖痛欲死，爲瘀血停蓄，宜四物加牛膝、桃仁。或用牛膝膏。《千金方》云：牛膝以酒煮服，治小便淋痛如神。蓋牛膝治淋之聖藥也。但虛人，當用補劑監制之耳。血虛，宜六味丸加柏葉、阿膠。或人參湯，送下益元散。若血色鮮紅，脈數有力，爲心與小腸實熱，搏於血脈，血入胞中，與溲俱下而莖痛也，宜小薊飲子加犀角黃連。或用犀角地黃湯。血來色黯，面色枯白，尺脈沉遲，下元虛冷也，金匱腎氣丸加鹿茸、沉香爲妙。按：血色多有熱極，及兼水化而黑黯者，要審的是冷淋。血色瘀者，方可用。勞淋者，一名虛淋。小便淋瀝不斷，脈象虛微。治法有二，非養正不除，勞於脾者，勞倦卽發，補中益氣湯加車前、牛膝。又有思慮傷脾者，宜歸脾湯。勞於腎者，房勞卽發，八仙長壽丸、清心連子飲。一云：治淋之要，在渴與不渴。熱在氣分則渴，肺熱而火不能降，治宜清金降火，清肺飲；熱在血分則不渴，腎膀胱無陰而陽氣不化，宜用益陰瀉熱，知柏八味丸；又有似淋非淋不痛者，或莖中不痛而癢者，皆爲腎虛，六味加蒺藜、鹿角之類，塡精補攝治之。

《證治心得・便濁》　經云：水液渾濁，皆屬於熱。丹溪云：肥人多溼熱，瘦人多腎虛。腎虛者因思想過度，嗜慾無節，腎水虛而膀胱火盛，則小便去濁，所以成濁；溼熱者因脾胃溼熱，下流膀胱，遂致便溲渾濁，或兼莖痛，其狀漩面如油，光彩不定，漩腳下澄，則凝濁如膏。大約瀝痛者多火，腥穢者多溼熱，竅端結蓋者多火，不結蓋者兼溼。濁之爲病，有赤白之分，精溺之辨。精道、溺道，同門異路。精道在下，挾肛貫脊通腎；溺道在上，通膀胱。溺道開則精道閉，精道開則溺道閉，二者相並，不能兩開，故精溺之出道不同。淋證則病在溺道，濁證則精溺二道均有之。精濁者病在心腎，由心動於慾，腎傷於色，強忍不泄，敗精腐阻居多。溺時莖痛如刀割火灼，而其溺自清，惟竅端時有穢物，如瘡膿目眵，淋漓不斷，與便溺絕不相混也。景岳云：濁在精分，必因相火妄動，或逆精而然，以致精溺並至，益陰清火之中，加牛膝、萆薢、冬葵子之類，去其敗精。濁痛甚者，宜抽薪飲，大分清飲，以清利之。若痛濁去，而精濁不止者，當用寧心固腎。肝腎虛而精滑者，秘元煎、水陸二仙丹，滋補固攝。久滑則任督並傷，斑龍丸

升固奇經，不應則從眞氣調之，理其無形以固有形也。一云：尿時莖中作痛，半屬敗精，方中加牛膝、滑石等，去其敗精，然後分治。挾寒者，脈遲無力，溺色清白，宜萆薢分清飲；挾熱者，口渴便黃，脈滑數有力，宜清心蓮子飲。其有赤濁者，何也？精者，血之所化。濁去過多，化精不及，赤未變白，故成赤濁，此虛之甚也。有少年天癸未至，強力入房，所泄半精半血。壯年施泄無度，亦有精血雜出者。一云血虛而熱甚者，則爲赤濁，心與小腸主之，宜知柏八味丸加減。思慮傷心，瑞蓮丸。亦有溼熱而爲赤濁者，當從血分清利之。若赤濁而莖中作痛，敗精及瘀滯者多，牛膝、桃仁、滑石等藥甚捷。加韭汁、蚯蚓，其痛一二劑卽止，痛止後用三才封髓丹清補。蓋韭汁滑潤和血，蚯蚓活血，且能屈伸，使之直達前陰，故治淋濁作痛，百發百中。若便濁者由溺而爲濁也，病在肝脾膀胱，溺白如泔，澄亦如膏，莖中不痛爲多。一云：溺時帶痛，則爲淋證。如初起先有消渴，善飲，而後溺見濁者，卽三消中之下消證也。腎陰虛而膀胱火盛，六味丸去山萸，加萆薢、黃柏治之。脾胃溼熱下流，宜治濁固本丸。若左關脈弦數，實爲肝經溼熱，宜龍膽瀉肝湯。心虛有熱，宜清心蓮子飲。肥人脈滑，則溼痰流注，治宜燥溼化痰，平胃二陳湯，或一味白果研漿，最祛溼濁。若因脾虛下陷，則宜補中益氣湯加砂仁、益智之類。丹溪治濁，用地膚子、白斂爲丸，或黃柏、滑石、神麴丸服。若濁證經年不愈，珍珠粉丸最佳。兼小腹痛甚者，當從寒治，酒煮當歸丸最妙。總宜脈象舌苔，別其虛實，則治無不愈也。

脈法　兩尺洪數，爲陰火不寧；左寸短小，爲心虛不攝；右脈大而濇，按之無力，或微細，皆爲虛證。尺脈虛，浮弦急者難治，遲者易治。

《醫學家柄・赤白濁》　便濁之症赤白殊，一由濕熱一腎虛。濕熱滲入膀胱裏，導濕之中脾兼理。萆薢二錢分清飲可煎，黃柏菖蒲各半錢，茯苓白朮蓮子並，丹參車前功更勝。腎虛便濁亦能痊，補腎猶當利水源。溺竅開時精竅閉，丸中爲君菟絲子，沙苑蒺藜山藥苓，遠志車前牡蠣同。

《血證論・淋濁》　淋者，小便短數，淋瀝不通之謂也。單病此者，自有諸書可考。血家病此，特其兼見者耳。然二便爲消息之門戶，若一閉塞，則上中焦不得消息，故《傷寒論》有言急下者，有言當利其小便者，有言有小便則生，無小便則死者，無一不吃緊於此。此水病也，水與血相爲倚伏。吾已言之屢屢，單病血不病水者，易愈。以水調則其血雖病，猶有水以濡之也。若病血而又累及於水，則上而喘欬，外而腫熱，下而淋濁，均不能免。水病則無以濡血，而血證亦因以難愈矣。吾於尿血、腫欬諸條已詳言之，可以參看。

血家病淋，多是肺痿。肺主制節，下調水道。肺痿則津液不流，氣不得下，而制節不達於洲都，是以小便不利，宜生地、百合、花粉、知母、杏仁、桑皮、滑石、桔梗、豬苓、阿膠、草稍治之。

血家，血虛火旺，心遺熱於小腸，不能泌別清濁，則小便赤短淋瀝，導赤飲加炒梔、前仁、老連、白芍、燈心。

脾土不化，亦能壅溼，使小水不利，五苓散治之。濕中挾熱者，去桂尖，加茵陳、防己、黃柏、炒梔。

前陰屬肝，肝火怒動，莖中不利，甚則割痛，或兼血淋，宜龍膽瀉肝湯加肉蓯蓉，或地黃湯加蓯蓉、黃柏、前仁治之。若血淋則加地榆、蒲黃。

腎爲水臟，膀胱爲水府，腎中陰虛，水源枯竭，則小便不化，知柏地黃湯少加肉桂以反佐之。若是陽虛不能化水者，金匱腎氣丸治之。

以上分別臟腑施治，卽陳修園以三焦爲決瀆之義也。修園用五淋散統治三焦，吾謂不如分別上中下，而又各區臟腑以施治，尤爲精細。

濁者，小水不清，或白、或黃、或青、或赤，此如暑天洪水泥潦之類，乃溼熱爲之也。溼甚，用胃苓湯加黃連、黃柏、黃芩、白芍治之。熱甚，用茵陳、梔子、黃柏、秦皮、木通、前仁、防己、草稍治之。

又有敗精爲濁者，或由思淫不遂，或由淫而精停，宜蕪萆分清飲加鹿角屑、桑螵蛸、白芍、肉蓯蓉治之。

又有中氣虛弱，小便滴在地上，卽變色者，宜六君子、歸脾湯治之。

《醫家四要・便濁有赤白之論》　濁證有赤白二種。古人以赤屬血，白屬氣。而又以赤爲心虛有熱，白爲腎虛有寒。大概赤者，以清心蓮子飲。白者，以萆薢分清飲。然而赤濁雖屬乎熱，亦有日久精竭陽虛，不能化白而屬寒者，宜以桂附八味丸加骨脂、巴戟治之。白濁雖屬乎寒，亦有敗精濕熱，釀成腐化，變白而屬熱者，宜以珍珠粉丸。是則又不可以赤白論寒熱也。

《醫家四要・濕入膀胱致熱淋》　熱淋者，小便頻數，不能流通，溺罷而痛是也。大抵由濕熱入於膀胱所致。丹溪曰：淋雖有五，總屬乎熱。然又不可不分。氣淋，氣滯，餘瀝不斷；血淋，溺血，遇熱而發；石淋，莖痛，溺有砂石；膏淋，稠濁，凝如膏糊；勞淋，過勞卽發，痛引氣衝。統宜五淋散加減。

《醫學衷中參西録・治淋濁方》　理血湯　治血淋及溺血、大便下血，證之由於熱者。

溺血者，加龍膽草三錢。大便下血者，去阿膠，加龍眼肉五錢。

血淋之症，大抵出之精道也。其人或縱慾太過而失於調攝，則腎臟因虛生熱。或慾盛強制而妄言採補，則相火動無所泄，亦能生熱。以致血室男女皆有，男以化精，女以繫胞。中血熱妄動，與敗精溷合化爲腐濁之物，或紅、或白、成絲、成塊，溺時杜塞牽引作疼。故用山藥、阿膠以補腎臟之虛，白頭翁以清腎臟之熱，茜草、螵蛸以化其凝滯而兼能固其滑脫，龍骨、牡蠣以固其滑脫而兼能化其凝滯，芍藥以利小便而兼能滋陰清熱，所以投之無不效也。此證，間有因勞思過度而心熱下降，忿怒過甚而肝火下移以成者，其血必不成塊，惟溺時牽引作疼。此或出之溺道，不必出自精道也。投以此湯亦效。

一人，年三十許，患血淋。溲時血塊杜塞，努力始能溲出，疼楚異常。且所溲者上多浮油，膠粘結於器底，是血淋而兼膏淋也。從前延醫調治，經三十五人，服藥年餘，分毫無效，尪羸已甚。後愚診視。其脈弦細，至數略數。周身肌膚甲錯，足骨凸處，其肉皮皆成旋螺高寸餘，觸之甚疼。蓋卧床不起者，已半載矣。細詢病因，謂得之忿怒之餘誤墜水中，時當秋夜覺涼甚，遂成斯證。知其忿怒之火，爲外寒所束，鬱於下焦而不散，而從前居室之間，又有失保養處也。擬投以此湯，爲脈弦，遂以柏子仁炒搗八錢，代方中山藥，以其善於養肝也。疏方甫定，其父出所服之方數十紙，欲以質其同異。愚曰：無須細觀，諸方與吾方同者，惟阿膠、白芍耳，閱之果然。其父問何以知之？愚曰：吾所用之方，皆苦心自經營者，故與他方不同。服三劑血淋遂愈，而膏淋亦少減。改用拙擬膏淋湯在後，連服二十餘劑，膏淋亦愈，而小便仍然頻數作疼。細詢其疼之實狀，謂少腹常覺疼而且墜，時有欲便之意，故有尿即不能強忍，知其又兼氣淋也。又投以拙擬氣淋湯在後十劑全愈。周身甲錯，足上旋螺盡脫。

或問：柏子仁，《本經》謂其能安五臟，未嘗專言治肝。子獨謂其善養肝者何也？答曰：凡植物皆喜陽光，故樹杪皆向東南。而柏樹則獨向西北，西北金水之方也。其實，又隆冬不雕，飽經霜露，得金水之氣甚多。肝臟屬木，中含相火，性甚暴烈，《内經》名爲將軍之官，如驕將悍卒，必恩威幷用，而後能統馭之。柏子仁既稟金水之氣，水能滋肝，金能鎮肝，滋之、鎮之，肝木自得其養也。曾治一少年，其肝臟素有傷損，左關脈獨微弱，一日忽脇下作疼。俾單用柏子仁兩許，煎湯服之，立愈。觀此，則柏子仁之善於養肝可知矣。

或問：白頭翁與羌活、獨活，皆名獨搖草，以其有風不動，無風獨搖也。審是，則白頭翁當善祛風，與二活同性。何爲其功專在於理血乎？答曰：白頭翁仲春貼地開花，狀如小蓮。花謝然後生葉，數葉一梗，其梗甚硬，其葉之蒂又甚軟。爲其葉之蒂軟，微風吹噓，他草未動，此葉亦動，所謂無風自動也。爲其梗甚硬，雖在大風中亦不動。而其葉因蒂軟，隨風偏於一邊，無自反之力，亦似不動也。是知白頭翁亦名獨搖草，原係古人之誤也。蓋此藥多生於岡埠之陰，其性寒涼，其味苦而兼澀，涼血之中大有固脫之力也。

或問：白頭翁既兼有收澀固脫之力，金匱白頭翁湯，何以治熱痢下重？答曰：白頭翁頭頂白毛，形如其名，必具有金氣。熱痢下重，係肝火下迫大腸，借金氣以制肝木之盛，則肝火自消，下重自除矣。唐容川謂，白頭翁通皆身有白毛，似與白頭翁命名之義不符，且與坊間鬻者亦異。然或別有此種，想其所具之金氣愈全也。

阿膠係用黑驢皮，熬以阿井之水而成，人之所共知也。然必冬至後取其水熬者，方爲合法。蓋阿井爲濟水之伏流，其水原重於他水，而冬至後取之，則素日盛水百斤之器，又可加重二斤。故以之熬膠，沉重下達，滋補肝腎，伏藏血脈。特是井中之泉不旺，終日不過取水數石，且又俟冬至後取之，所熬之膠，何能濟一世之用？且非自視熬之，亦不知其眞假也。大抵用阿井水熬者，無論何時，皆可爲眞者。其膠以舌飴之，甘淡異常，不甚粘滯，且無別臭，能澄濁水爲清。至於其本色，熬老則黄而暗，嫩則微黄而亮。若黑者，乃熬時攙以黑色也。然此亦難得。今坊間所鬻之阿膠，若果經夏不軟，捭之可碎，乃濟南濟水熬成，雖非眞者，用之亦有效驗，以濟水與阿井原係一脈也。不宜炒用者，恐炒則涸其原汁，且難辨其眞僞也。

溺血之證，不覺疼痛，其證多出溺道，間有出之精道者。大抵心移熱於小腸，則出之溺道。肝移熱於血室，則出之精道。方中加生地黄者，瀉心經之熱也。若係肝移熱於血室者，加龍膽草亦可。

按：溺血之證，熱者居多，而間有因寒者，則此方不可用矣。曾治一人，年三十餘，陡然溺血，其脈微弱而遲，自覺下焦涼甚。知其中氣虛弱，不

能攝血，又兼命門相火衰微，乏吸攝之力，以致腎臟不能封固，血隨小便而脫出也。投以四君子湯，加熟地、烏附子，連服二十餘劑始愈。又有非涼非熱，但因脾虛不能統血而溺血者。方書所謂失於便溺者，太陰之不升也。仍宜用四君子湯，以龍骨、牡蠣佐之。

大便下血者，大抵由於腸中回血管或血脈管破裂。方中龍骨、牡蠣之收澀，原可補其破裂之處。而又去阿膠者，防其滑大腸也。加龍眼肉者，因此證間有因脾虛不能統血而然者，故加龍眼肉以補脾。若虛甚者，又當重用白朮，或更以參、芪佐之。若虛而且陷者，當兼佐以柴胡、升麻。若虛而且涼者，當兼佐以乾薑、附子，減去芍藥、白頭翁。一少婦，大便下血月餘，屢次服藥不效。愚爲診視，用理血湯，去阿膠，加龍眼肉五錢治之。而僻處藥坊無白頭翁。權服一劑，病稍見愈。翌日至他處藥坊，按方取藥服之，病遂全愈。則白頭翁之功效，何其偉哉。

膏淋之證，小便溷濁，更兼稠粘，便時淋瀝作疼。此證由腎臟虧損，暗生內熱。腎臟虧損則蟄藏不固，精氣易於滑脫。內熱暗生，則膀胱薰蒸，小便改其澄清。久之，三焦之氣化滯其升降之機，遂至便時牽引作疼，而混濁稠粘矣。故用山藥、芡實以補其虛，而兼有收攝之功。龍骨、牡蠣以固其脫，而兼有化滯之用。地黃、芍藥以清熱利便。潞參以總提其氣化，而斡旋之也。若其證混濁，而不稠粘者，是但出之溺道，用此方時，宜減龍骨、牡蠣之半。

氣淋之證，少腹常常下墜作疼，小便頻數，淋瀝疼痛。因其人下焦本虛，素蘊內熱，而上焦之氣化又復下陷，鬱而生熱，則虛熱與濕熱，互相結於太陽之腑，滯其升降流通之機而氣淋之證成矣。故以升補氣化之藥爲主，而以滋陰利便、流通氣化之藥佐之。

勞淋之證，因勞而成。其人或勞力過度、或勞心過度、或房勞過度，皆能暗生內熱，耗散眞陰。陰虧熱熾，薰蒸膀胱，久而成淋，小便不能少忍，便後仍復欲便，常常作疼。故用滋補眞陰之藥爲主，而少以補氣之藥佐之，又少加利小便之藥作向導。然此證得之勞力者易治，得之勞心者難治，得之房勞者尤難治。又有思慾無窮，相火暗動而無所泄，積久而成淋者。宜以黃柏、知母以涼腎，澤瀉、滑石以瀉腎，其淋自愈。

或問：以上治淋四方中，三方以山藥爲君，將山藥之性與淋證最相宜乎？答曰：陰虛小便不利者，服山藥可利小便。氣虛小便不攝者，服山藥可攝小便。蓋山藥爲滋陰之良藥，又爲固腎之良藥，以治淋證之淋瀝頻數，誠爲有一無二之妙品。再因證而加以他藥輔佐之，所以投之輒效也。

砂淋丸　治砂淋，亦名石淋。

石淋之證，因三焦氣化瘀滯，或又勞心勞力過度，或房勞過度，膀胱暗生內熱。內熱與瘀滯煎熬，久而結成砂石，杜塞溺道，疼楚異常。其結之小者，可用藥化之，若大如桃杏核以上者，不易化矣。須用西人剖取之法，此有關性命之證，剖取之法雖險，猶可於險中求穩也。

鷄內金爲鷄之脾胃，原能消化砂石。蓬砂可爲金銀銅焊藥，其性原能柔五金，治骨鯁，故亦善消硬物。朴硝，《本經》謂其能化七十二種石。硝石，《本經》不載，而別錄載之，亦謂其能化七十二種石。想此二物性味相近，古原不分，即包括於朴硝條中。至陶穩居始別之，而其化石之能則同也。然諸藥皆消破之品，恐於元氣有傷，故加黃芪以補助氣分，氣分壯旺，益能運化藥力。猶恐黃芪性熱，與淋證不宜，故又加知母、芍藥以解熱滋陰，而芍藥之性，又善引諸藥之力至膀胱也。

醋之性善化硬物，如鷄鴨蛋皮，醋浸久可至消化。若於食科中多調以醋，亦可爲思患預防之法。或患此者，多食醋亦佳。按化學之理，鈣一分、炭一分、養三分，化合則爲石。鈣者石灰也，水中皆有石灰原質，開水中之白屑是也。由此理推之，水至膀胱，與人身養氣、炭氣渾合，而適符化合之數，即可結爲石淋。人不能須臾離養氣，而炭氣則可蠲除也。預防此證，當以蠲除炭氣爲第一要着。

按：養炭二氣渾合，其性必熱。方書謂，此證因膀胱蓄熱，煎熬小便而成，洵不誣也。

又：此證有救急之法。當石杜塞不通時，則仰卧溺之可通。若仍不通，或側卧、或立，而以手按地，俾石離其杜塞之處即可通。

《堅夷志》曰：唐與正能以意治病。吳巡檢病不得溲，卧則微通，立則不能涓滴，遍用通藥不效。唐詢其平素，自製黑錫丹常服。因悟曰：此必結砂時硫黃飛去，鉛質不化，鉛砂入膀胱；卧則偏重猶可溲，立則正塞水道故不通。取金液丹硫黃所製三百粒，分十次服，瞿麥湯送下。鉛得硫則化，水道遂通。按此爲罕見之證，其杜塞溺道與石淋相似。附記於此，以備參觀。

寒淋湯　治寒淋。

右所論五淋，病因不同而證皆兼熱。外此，實有寒熱凝滯，寒多熱少之淋。其證喜飲熱湯，喜坐暖處，時常欲便，便後益抽引作疼。治以此湯服自愈。

秘眞丸　治諸淋證已愈，因淋久氣化不固，遺精白濁者。

毒淋湯　治花柳毒淋，疼痛異常，或兼白濁，或兼溺血。

此證若兼受風者，可加防風二三錢。若服藥數劑後，其疼瘥減，而白濁不除，或更遺精者，可去三七、鴨蛋子，加生龍骨、生牡蠣各五錢。

今人治毒淋，喜用西藥猛悍之品，以其善消淋證之毒菌也。不知中藥原有善消此等毒菌，更勝於西藥者，即方中之鴨蛋子是也。蓋鴨蛋子味至苦，而又善化瘀解毒清熱，其能消毒菌之力，全在於此。又以三七之解毒化腐生肌者佐之，以加於尋常治淋藥中，是以治此種毒淋，更勝於西藥也。

清毒二仙丹　治花柳毒淋，無論初起日久，凡有熱者，服之皆效。

丈菊俗名向日葵，其花善催生，子善治淋。鄰村一少年，患此證。便時膏淋與血液相雜，疼痛頗劇，語以此方，數次全愈。

鮮小薊根湯　治花柳毒淋，兼血淋者。

曾治一少年患此證。所便者血溺相雜，其血成絲成塊，間有脂膜，疼痛甚劇，且甚腥臭。屢次醫治無效，授以此方，連服五日全愈。

小薊之形狀，於三鮮飲下曾言之。然彼則用治吐血，此則用治毒淋中之血淋，皆極效驗，而其功用實猶不止此也。一十五六歲童子，項下起疙瘩數個，大如巨栗，皮色不變，發熱作疼。知係陽證，俾濃煎鮮小薊根湯，連連飲之，數日全清。蓋其善消血中之熱毒，又能化瘀開結，故有如此功效也。

朱砂骨湃波丸　治花柳毒淋久不愈者。

骨湃波，南美熱帶地方所產，決明科樹中樹脂也。西人謂，脂油之類曰拔爾撒謨，故亦名爲骨湃波拔爾撒謨。其性最善治淋，而以治毒淋尤效。丁仲祜謂其自古迄今，占治淋藥之首位。惟其性近於熱，淋證初得挾熱者，似有不宜。以朱砂之涼而解毒者濟之，則無所用而不宜矣。此方愚用過多次皆效，而以治毒淋之久不愈者尤效也。

按：朱砂爲水銀、硫黃二原質合成。此二原質，皆善消除毒菌。化合爲朱砂，尤善防腐、除炎、解毒、生肌。且又色赤入心，能解心經之熱。《內經》謂：諸痛瘡瘍，皆屬於心。心中熱輕減，而淋證之尿官疼或兼如瘡瘍之腐爛者，自能輕減矣。

丁仲祜謂，德國所製山推而，善治五淋白濁，幷開胃益神，固精健體，歷經試驗甚效。用量一日三回，每回二粒。又謂英國倫敦大藥廠所製之檀香五淋白濁丸，凡淋證初起，刺疼難忍，繼有白濁，此丸能將白濁之微生物排出，數日即覺小便通暢，淋濁自止。用量：初服每點鐘一粒，服三日後，一日僅服三回，每回一粒至三粒。

按：西人治淋之藥，恆統言治五淋。究之惟宜於治毒淋，而毒淋原不在五淋之內也。即以治毒淋，亦恆有不效之時。如毒淋之兼血淋者，但用西藥多不效，而與鴨蛋子、三七、鮮小薊根並用則效。至於淋久滑脫之甚者，亦必須與中藥同用。曾治一人，從前患毒淋，服各種西藥兩月餘，淋已不疼，白濁亦大見輕，然兩日不服藥，白濁仍然反復。愚俾用膏淋湯，送服秘眞丹，兩次而愈。

澄化湯　治小便頻數，遺精白濁，或兼疼澀，其脈弦數無力，或咳嗽、或自汗、或陰虛作熱。

清腎湯　治小便頻數疼澀，遺精白濁，脈洪滑有力，確係實熱者。

或問：龍骨、牡蠣收澀之品也。子治血淋，所擬理血湯中用之，前方治小便頻數或兼淋澀用之，此方小便頻數疼澀亦用之，獨不慮其收澀之性有礙於疼澀乎？答曰：龍骨、牡蠣斂正氣而不斂邪氣，凡心氣耗散，肺氣息賁，肝氣浮越，腎氣滑脫，用之皆有捷效。即證兼瘀、兼疼或兼外感，放膽用之，毫無妨礙。拙擬補絡補管湯、理鬱升陷湯、從龍湯、清帶湯，諸方中論之甚群。皆可參觀。

一叟，年七十餘，遺精白濁，小便頻數，微覺疼澀。診其六脈平和，兩尺重按有力。知其年雖高，而腎經確有實熱也。投以此湯，五劑全愈。

一人，年三十許，遺精白濁，小便時疼如刀錐，又甚澀數。診其脈滑而有力，知其係實熱之證。爲其年少，疑兼花柳毒淋。遂投以此湯，加沒藥不去油三錢，鴨蛋子去皮四十粒藥汁送服，數劑而愈。

舒和湯　治小便遺精白濁，因受風寒者，其脈弦而長，左脈尤甚。

東海漁者，年三十餘，得騙白證甚劇。旬日之間，大見衰憊，懼甚。遠來求方。其脈左右皆弦，而左部弦而兼長。夫弦長者，肝木之盛也。木與風爲同類，人之臟腑，無論何處受風，其風皆與肝木相應。《內經・陰陽應象論》

所謂風氣通於肝者是也。脈之現象如此，肝因風助，倍形其盛，而失其和也。況病人自言，因房事後小便當風，從此外腎微腫，遂有此證，尤爲風之明徵乎。蓋房事後，腎臟經絡虛而不閉，風氣乘虛襲入，鼓動腎臟不能蟄藏《內經》謂腎主蟄藏。而爲腎行氣之肝木，又與風相應，以助其鼓動，而大其疏泄，《內經》肝主疏泄。故其病若是之劇也。爲擬此湯，使脈之弦長者，變爲舒和。服之一劑見輕，數劑後遂全愈。以後凡遇此等證，其脈象與此同者，投以此湯無不輒效。

癃閉分部

綜述

《素問・靈蘭秘典論》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素問・宣明五氣》 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

《素問・氣厥論》 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

《素問・奇病論》 帝曰：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微細如髮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謂得五有餘，二不足也。帝曰：何謂五有餘、二不足？岐伯曰：所謂五有餘者，五病之氣有餘也。二不足者，亦病氣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餘，內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正死明矣。

《素問・骨空論》 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略】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略】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

《素問・標本病傳論》 夫病傳者，【略】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骨痠，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死。冬鶏鳴，夏下晡。

《素問・五常政大論》 涸流之紀，是謂反陽，【略】其病癃閟，邪傷腎也。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略】其政切，其令暴，蟄蟲廼見，流水不冰，民病欬，嗌塞，寒熱發，暴振慄，癃閉。

《靈樞・本輸》 三焦【略】實則閉癃，虛則遺溺。

《靈樞・熱病》 癃，取之陰蹻及三毛上及血絡出血。

《靈樞・五味論》 黃帝問於少俞曰：五味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略】少俞答曰：酸入於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於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絡，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脈經・遲疾短長雜脈法》 脈浮緊且滑直者，外熱內冷，不得大小便。

《脈經・平三關陰陽二十四氣脈》 左手關上陽絕者，無肝脈也。苦癃，遺溺難言，脇下有邪氣，善吐。刺足少陽經，治陽。

《脈經・平三關病候并治宜》 尺脈浮，下熱風，小便難。宜服瞿麥湯、滑石散，針橫骨、關元，瀉之。

尺脈緩，腳弱下腫，小便難，有餘瀝。宜服滑石湯、瞿麥散。針橫骨，瀉之。

尺脈濡，苦小便難，宜服瞿麥湯、白魚散。針關元，瀉之。

《脈經・扁鵲診諸反逆死脈要訣》 肝雍，兩胠滿，卧則驚，不得小便。

《脈經・肝足厥陰經病證》 肝脈沉之而急，浮之亦然。苦脇下痛，有氣支滿引少腹而痛，時小便難，苦目眩頭痛，腰脊痛，足爲逆寒，時癃。

足厥陰之脈，【略】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洞瀉狐疝，遺溺閉癃。

《脈經・脾足太陰經病證》 病先發於脾，閉塞不通，【略】三日之膀胱，背胭筋痛，小便閉。

《脈經・膀胱足太陽經病證》 膀胱病者，少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則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若脈陷，足小指外側及脛踝後皆熱，若脈陷者，取要中。

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

病先發於膀胱者，背脊筋痛，小便閉。

《外臺秘要・小便不通方》《病源》：小便不通，由膀胱與腎俱有熱故也。腎主水，膀胱爲津液之府，此二經爲表裏，而水行於小腸，入胞者爲小

便。腎與膀胱既熱，熱入於胞，熱氣大盛，故結澀令小便不通。少腹脹，氣急甚者，水氣上逆，令心急腹滿，乃至於死。診其脈緊而滑直者，不得小便也。

《廣濟》療下冷疼，小便不通，雞蘇飲子。

又方：

冬葵子五兩　通草三兩　茅根四兩　芒硝二兩湯成下　茯苓三兩　滑石五兩

右六味，切，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芒硝，分溫三服，服別相去如人行六七里。

又方：

茯苓二分　大黃六分　芍藥　當歸　枳實炙　白朮　人參各二分　大麻人四分

右八味，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要著芒硝亦得。

《崔氏》療小便不通方：取熏黃如豆許，末之，內小孔中，神良。

又方：

桑根白皮　豬苓去皮　通草各二兩

右三味，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三服。

又方：雞屎白如彈丸，以苦酒和服即下，不過三四服佳。一本云：療淋。

又方：足大拇指奇間有青脈，針挑血出，灸三壯，愈。

《救急》主小便不通方：取印成鹽七顆，擣篩作末，用青葱葉尖盛鹽末，開便孔內葉小頭於中吹之，令鹽末入孔，即通，非常之效。

又方：取嫩穀木梢濃汁，可飲半升以來，即愈。

《必效》療小便不通，不得服滑藥，急悶欲絕方：鹽二升，大鐺中熬，以布綿裹熨臍下按之，小便當漸通也。

《古今錄驗》療熱結小便不通利方：刮滑石屑，水和塗少腹及繞陰際，乾復塗之。

又方：取鹽填滿臍中，大作艾炷，灸令熱爲度，良。

《近效》療小便不通，數而微腫。方：取陳久筆頭燒作灰，和水服之。

《外臺秘要・小便難及不利方》《病源》：小便難者，此是腎與膀胱熱故也。此二經爲表裏，俱主水，水行於小腸，入胞爲小便。熱氣在於藏，水氣則澀，其熱勢微，故但小便難也。診其尺脈浮，小便難。尺脈濡，小便難。尺脈緩，故小便難，有餘瀝也。

《集驗》療小便難，淋瀝湯。

《千金》療小便不利，莖中痛，少腹急。

通草二兩　葶藶子熬三兩　茯苓二兩

右三味，擣爲散，以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忌醋物。

《備急》療小便不利，莖中痛劇，亦療婦人血結腹堅痛，牛膝飲。

陶效方：

秦艽二分　冬瓜子二兩

右二味，擣爲末，酒服一匕，日三服，神良。

《文仲》療小便不利方：

桑螵蛸三十枚　黃芩一兩

右二味，切，以水一升，煮取四合，頓服之，良。

又方：

蒲黃　滑石各一分

右二味，爲散，酒服一匕，日三，大驗。

又療諸淋及小便常不利，陰中痛，日數十度起，此皆勞損虛熱所致，常將散服方：

石韋去毛　滑石　瞿麥　王不留行　葵子各二兩

右六味，擣篩爲散，每服方寸匕，日三服之。姚方加滑石五兩，車前子三兩，無王不留行。

《古今錄驗》療淋胞痛，不得小便，滑石散。

《醫心方・治小便不通方》《病源論》云：小便不通者，膀胱與腎俱有熱故也。腎主水，膀胱爲津液之府，此二經爲表裏。而水行於小腸，入胞者爲小便。腎與膀胱熱，熱入於胞，熱氣大盛，故結澀令小便不通。

《葛氏方》治小便不通。方：熬鹽令熱，內囊中，以熨少腹上。

又方：以鹽滿齊，灸上三壯。

又方：末滑石，水服方寸匕。

又方：以衣中白魚蟲內小孔中。

《千金方》治小便不通方：水四升，洗甑帶，取汁煮葵子，取二升半，分

三服。

又方：葵子、車子，水五升，煮取二升半，三服。

又方：鯉魚齒灰末，酒服方寸匕，日三。

又方：魚頭石末，水服方寸匕，日三。

《新錄方》治小便不通方：水漬石，迭熨少腹下出，或燒石熱熨少腹，以出爲度。

又方：車前子一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再服。

《小品方》小便不通及關格方：取生土苽根擣取汁，以少水解之於筒中，吹內下部即通。秘方。

又云：治小便閉方：豉半升，水四升，煮一沸，去滓，一服立愈，通。

《醫門方》療小便不通方：取亂髮如拳大，燒作灰，末篩，酒服方寸匕，立愈。

又云：療小便不通、小腹滿悶，不急療殺人方：葱白切一合，鹽少許，擣絞取汁，灌三五豆粒許入水道中，水便出，極效。

《集驗方》治淋，小便不利、陰痛，石韋散。

《令李方》治淋胞滿不得小便，滑石散。

《范汪方》治小便不通方：取陳葵子一升，淳酒三升，煮之，服盡。

《醫心方・治小便難方》《病源論》云：小便難者，此亦是腎與膀胱熱故也。

《錄驗方》治小便難，淋瀝方：

通草二兩　伏苓二兩　亭歷子二兩

凡三物，下篩，以水服方寸匕，日三。

《新錄》單方治小便不出，腹滿氣急者方：灸關元穴，在齊下三寸，依年壯。

又方：車前草，切，三升，以水五升，煮取一升，分二服，日一。

又方：甑帶一枚，以水五升，煮取一升六合，再服。

又方：大麻子三升，以水五升，煮麻子腹破，分二服。

又方：煮滑石取汁飲之，立下。

又方：葵子二升，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六合，分三服。

又方：茅根切，二升，煮服依前，兼去渴，最妙。

《醫門方》療小便難方：以少鹽內莖孔中，即通。

《陰證略例・論陰脈小便不通仲景活人例卷末有外接法》舉陽證，假令陽病者，太陽之標不解，復入於本，發熱惡寒而渴，五苓散主之。是溼熱在下，故令秘而不通。餘證不通者，隨經而治之。若陰證不通者，脈遲細，浮中沈不一。陰氣已盛，陽氣欲絕，小便當自利，而色白反不通者，陰無以化，凝泣枯涸，如水之結冰，津液不行，故閉而不通也。當用熱藥主之，陰得陽而化，津液乃行，所以便也。大不可用利小便之藥利之，四逆湯加茯苓是也。與仲陽硫黃丁香豆蔻散內有滑石同意，大抵非茯苓、滑石二藥利小便也，蓋三味引熱藥下行，不入他經，爲效速也。

經云：陽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痕，卽是中寒，與此同意。《內經》云：諸寒收引，皆屬腎水，引而下之者，小便自利，收而閉之者，小便不通也。又經曰：腎主大小二便，難，陰陽二證在其中矣。成無己云：陰陽相雜爲之和，陰陽相離爲之結。火亦有下收字處，以其心虛也。

仲景眞武湯加減例云：小便自利者，去茯苓一味。四逆散加減法：小便不利者，加茯苓，小柴胡加減法。小便不利者加茯苓。《活人》云：陰證腹痛，小便不利者，眞武湯也。

《活人》云：若陰證加以小便不通，及陰囊縮入，小腹絞痛欲死者，更以臍下二寸右門穴，大段急灸之，仍須與返陰丹，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愼勿與尋常利小便藥也，尋常利小便藥，多用冷滑之劑，此是陰毒氣在小腹所致也，當知。

仲景風溼相搏，骨節疼煩，不得屈伸，近則痛轉劇，汗出短氣，小便不便，惡風不欲去衣，或身腫者，甘艸附子湯主之。海藏云：加茯苓尤佳。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也，芍藥甘艸附子湯主之。

海藏云：加大黃、耆尤佳。若腹痛者，尤宜此湯。仲景云：陽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痕，卽是中寒也。

《直指方・秘澀》小便不通方論

腎主水，膀胱爲之府，水瀦於膀胱而泄於小腸，實相通也。然小腸獨應於心者何哉？蓋陰不可以無陽，水不可以無火，水火旣濟，上下相交，此榮衛所以流行而水竇開闔，所以不失其司耳。惟夫心腎不濟，陰陽不調，故內

外關格而水道澀，傳送失度而水道滑。熱則不通，冷則不禁。其熱盛者，小便閉而絕無。其熱微者，小便難而僅有。腎與膀胱俱虛，客熱乘之，故不能制水，水挾熱而行澀焉，是以數起而溺有餘瀝。腎與膀胱俱冷，內氣不充，故胞中自滑，所出多而色白焉，是以遇夜而陰盛愈多。若夫下焦蓄血，其與虛勞內損，則便溺自遺。而不知下焦虛寒，不能溫制水液，則便溺欲出而不禁。是皆心不與腎交通，故或冷或熱，而滑澀隨之矣。繼自令心氣旺盛，小便壅遏，以清利行之。如赤伏苓、麥門冬、燈心、車前子之類是也。心氣虛怯，小便滑利，以溫和益之，如乳香、益智、巴戟、人參之類是也。演觸其間，腎實腎虛，皆可以舉隅而反，或者膠柱調瑟，詳於腎而略於心，其可乎。雖然，小腸之與膀胱，心腎所主固也，然《素問》有云：水之本在腎，其末在肺。則知天一之水自上而下，相爲貫通，亦猶心腎之不可不升降也。昧者夜間忍縮小便，使水氣上逆乘肺，痰涎喘嗽，激亂爭鳴，其來不可禦，於此見肺主氣也。小便澀滑，又當調適其氣焉。母徒曰葶藶、桑皮可以逐肺經之水。

小便不通證治

草蜜湯　治心腎有熱，小便不通。

蒲黃湯　治心腎有熱，小便不通。

八正散　治心經邪熱，小便赤澀不通。

五苓散加赤伏苓　治小便不通，每服貳錢，用燈心、山茵陳各壹握，煎湯調下。

參耆湯　治心肺虛而客熱乘之，小便澀而數，數而瀝。

平補圓　治腎虛小便數而瀝，如欲滲之狀，或虛勞內損遺尿，或下焦虛寒，小便欲出而不禁，通用。

茸香圓　治下焦虛冷尿多，或虛勞遺尿，或欲出而不禁。

桃仁承氣湯　治下焦蓄血，漱水迷忘，小腹急痛，內外有熱。加生蒲黃。

大小便不通證治

掩臍法：治小便大便不通。連根葱壹莖，不得洗，帶土，生薑壹塊，淡豆豉貳拾壹粒，鹽貳匙，同研爛，捏餅烘熱，掩臍中。以帛扎定。良久，氣透自通。不然，再換一劑。

《衛生易簡方・小便不通》　治小便不通，用朴硝爲末，每服二錢，溫茴香湯下。又方：用蚯蚓杵，以冷水濾過，濃服半碗，立通，大解熱疾，不知人事欲死，服之甚效。又方：用扁竹一握，水鐘半，煎一鐘，熱服。又方：用蒿苣搗如泥貼臍上，或用鹽填臍內，艾灸三壯。又方：用甜酸草搗汁，入沙糖水調服，或用磨刀交股水一盞服。治腹脹小便不通，用琥珀一錢，研極細，人參湯調下。治小腹脹滿，痛不得小便，用雄黃細研，蜜丸如棗核，納溺孔中，及療天行病。治小便不利，莖中痛，用牛膝一大握，酒煮飲之，立愈。及治卒暴癥，腹中石刺，幷婦人血結堅痛。治小便不利，膀胱水氣流滯，用浮萍日乾爲末，每服方寸匕，日三服。治小便不通，用針頭草曬乾三錢，燈心十莖，水一盞，煎八分，去滓，空心食前服。治小便不出，胞轉，膨滿欲死者，用亂髮燒灰，冷水調下方寸匕。又方：用髮灰二錢，滑石末一錢，桃白皮煎湯調下，日進二服，大效。治小便不通，用葱白三斤，切細，慢火炒香熟，以帛包作兩處，更熨臍下即通。又方：用烏柏木皮煎湯調五苓散服，立通。如無藥，只以柏皮煎湯服亦可。又方：用荆芥九錢，大黃一錢，煎服。

《推求師意・小便不通》　小便不通，治以吐法，何也？曰：取其氣化而已。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故上中下三焦之氣，一有不化，則不得如決瀆之水而出矣，豈獨下焦膀胱氣塞而已？上焦肺者，主行榮衛，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而腎又上連肺，豈非小便從上焦之氣化者乎？仲景謂：胃氣行，則小便宣通。《內經》謂：脾病則九竅不通，小便不利者，其病一也。由是三焦所傷之邪不一，氣之變化無窮，故當隨處治邪行水，大要在乎陰陽無相偏負，然後氣得以化。若《方盛衰論》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夫腎肝在下，地道也；心肺在上，天道也；脾胃居中，氣交之分也，故天之陽絕，而不下交於地者，尙且白露不下，況人同乎天，其上之陽不下交於陰，則下之陰虛，在上之陽盛，不務其德而乘之，致腎氣之不化，必瀉其陽而舉之，則陰可得而平也。若此條所叙之症，皆用吐法，蓋因氣道閉塞，升降不前者而用耳，其他衆法何嘗捨之而獨施是哉？先生嘗曰：吾以吐法通小便，譬如滴水之器，開其上竅，則下竅水自出焉。

《丹溪心法・小便不通》　小便不通有氣虛、血虛、有痰、風閉、實熱。氣虛用參、芪、升麻等，先服後吐，或參、芪藥中探吐之。血虛，四物湯先服後吐，或芎歸湯中探吐亦可。痰多，二陳湯先服後吐。已上皆用探吐。若痰氣閉塞，二陳湯加木通（一作木香）、香附探吐之，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降下，

蓋氣承載其水也。有實熱者當利之，砂糖湯調牽牛末二三分，或山梔之類。有熱、有濕、有氣結於下，宜清、宜燥、宜升。有孕之婦，多患小便不通，胞被胎壓下故也。《轉胞論》用四物湯加參、朮、半夏、陳皮、甘草、薑棗煎湯，空心服。一婦人脾疼後患大小便不通，此是痰隔中焦，氣滯於下焦，以二陳湯加木通，初喫後煎柤吐之。

附錄　腎主水，膀胱爲之府，水瀦於膀胱而泄於小腸，實相通也。然小腸獨應於心者，何哉？蓋陰不可以無陽，水不可以無火，水火既濟，上下相交，此榮衛所以流行，而水竇開闔，所以不失其司耳。惟夫心腎不交，陰陽不調，故內外關格而水道澀，傳送失度而水道滑，熱則不通，冷則不禁。其熱盛者，小便閉而絕無；其熱微者，小便難而僅有。腎與膀胱俱虛，客熱乘之，故不能制水，水挾熱而行澀，爲是以數起而溺有餘瀝。腎與膀胱俱冷，內氣不充，故胞中自滑，所出多而色白，爲是以遇夜陰盛愈多矣。小便澀滑，又當調適其氣歟。

附方

草蜜湯　治心腎有熱小便不通。

蒲黃湯　治心腎有熱小便不通。

又方：　治膀胱不利爲癃。癃者，小便閉而不通。八正散加木香以取效。或云滑後亦可。

又方：　治小便不通，臍下滿悶。

海金沙一兩　臘茶半兩

右爲末，每服三錢，生薑甘草湯調下。

又方：　治小便不通。

雞子中黃一枚，服之不過三。

又方：　炒鹽熱熨小腹，冷復易之。

又方：　治忍小便久致胞轉。

自取爪甲，燒飲服之。

又方：　以蒲黃裹患人腎，令頭至地，三度即通。

又方：　取陳久筆頭一枚，燒爲灰，和水服之。

芎歸湯、二陳湯、八正散。

《明醫指掌・癃閉遺溺症》　歌：　實熱溲便故不通，下焦氣結號爲癃。氣虛血弱兼痰閉，一吐提時便有功。虛熱故令便不禁，虛寒遺溺在溫中。

論：　夫腎水瀦於膀胱而泄於小腸，此上下相通，故水火既濟，則榮衛流行，水竇開闔，便溺通暢，豈有不禁不利者歟？夫惟心腎不交，水火未濟，陰陽不調，則內外關，水道窒塞，而有小便癃閉遺溺之病生焉。蓋膀胱與腎爲表裏，虛則客熱乘之，故不能制水，水挾熱而行，故數而不通，溺有餘瀝。腎與膀胱皆冷，內氣不充，胞中自滑，故出多而色白。所以熱則不通，冷則不禁，理之自然。亦有虛熱而遺瀝，氣虛而不通者，不可不知。

脈：　鼻頭色黃，小便必難。脈浮弦濇，爲不小便。

虛閉

氣虛不能施化，小水不通者，四君子湯加升麻，先服後吐之。血虛而小水不通者，四物湯加升麻，先服後吐之。氣血兩虛，二方合用，加升麻。

痰閉

痰氣閉澀於下焦，小水不通者，二陳湯加木通、香附，先服後吐，或蒲黃湯。痰盛肥胖之人，導痰湯，取吐即通。

蒲黃湯　治小便不通。

熱閉

下焦實熱，小便不通者，八正散，再用通小便法。莖中痛，熱盛悶澀者，導赤散加山梔、大黃。

八正散　治熱閉。

導赤散　治小便不通。

通小便法　用活田螺一個，連殼搗如泥，入麝少許，置臍內，以蛤蜊殼合之，絹帛扎定，少時即通。治噤口痢亦用此法。

《醫學綱目・閉癃遺溺》　遺尿者，溺出不自知覺也。閉癃者，溺閉不通而淋瀝滴點也。惟肝與督脈、三焦、膀胱主之。

肝脈督脈主之者，經云：　肝足厥陰之脈，過陰器。所生病者，遺溺閉癃。又云：　督脈者，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其生病癃痔遺溺。故遺溺閉癃，皆取厥陰俞穴及督脈俞穴也。

三焦主之者，經云：　三焦下脈，在於足太陽之前，少陽之後，出於膕中外廉，名曰委陽，足太陽絡也。三焦者，足太陽少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腨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

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是也。

膀胱主之者，經云：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是也。然遺溺閉癃，不取膀胱腧穴者，蓋膀胱但藏溺，其出溺皆從三焦及肝督脈也。

閉癃分二病

閉癃，合而言之，一病也。分而言之，有暴久之殊。蓋閉者暴病，爲溺閉，點滴不出，俗名小便不通是也。癃者久病，爲溺癃，淋瀝點滴而出，一日數十次或百次，名淋病是也。今分其病立爲二門。

小便不通

垣　小便不利，在氣在血之異。夫小便者，足太陽膀胱所主，長生於申，申者西方金也。金能生水，金者肺也，肺中伏熱，水不能生，是絕小便之源也。人法象天地，膀胱之源，自頭項下至於足，故曰陽中之陰。如渴而小便不通者，肺不能降是也。治法皆用清燥金之正化，氣味薄之藥，茯苓、豬苓、澤瀉、琥珀、燈心、通草、車前子、瞿麥、扁蓄之類，皆爲淡滲之藥，能瀉肺火而清肺金，滋水之化源也。若不渴，熱在下焦，是絕其流而溺不泄也，須用氣味俱厚、陰中之陰藥治之。二者之病，一居上焦，在氣分而必渴。一居下焦，在血分而不渴。血中有濕，故不渴也。二者之殊，至易分別耳。

清肺散　治渴而小便閉，或黃或澀，邪熱在氣分也。

仲　豬苓湯　治脈浮發熱，渴而小便不利。

五苓散　治煩渴飲水過多，或多水入即吐，心中淡淡，小便不利。

茯苓戎鹽湯。

《百》　小便不通。車前子草一斤，水三升，煎取一升半，分作三服。

滋腎丸　治下焦陰虛，腳膝軟無力，陰汗陰痿，足熱不能履地，不渴而小便閉者，邪熱在血分也。

《內經》云：熱者寒之。又云：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以黃柏之苦寒瀉熱，補水潤燥，故以爲君。以知母苦寒瀉腎火，故以爲佐。肉桂辛熱，寒因熱用也。

昔長安有大賈王善夫，病小便不通，漸成中滿，腹大堅硬如石，壅塞之極，腿腳腫脹，破裂出黃水，雙睛凸出，晝夜不得眠，飲食不下，苦痛不可名狀。求予治之，因問受病之始，知病不渴，近苦嘔噦。衆醫皆用治中滿利小便滲淡之藥，急難措手，乃辭歸。從夜至旦，耿耿不寐，窮究其理，忽記《素問》有云：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又云：膀胱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病小便癃閉，是無陰而陽氣不化者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爲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非北方寒水，陰中之陰所化者，此乃奉養太過，膏粱積熱，損北方之陰，腎水不足，故膀胱腎之室，久而乾涸，小便不化，火又逆上而爲嘔噦，非膈上所生也，獨爲關，非格病也。潔古老人曰：熱在下焦，壎塞不便，是治關格之法。今病者內關外格之病悉具，死在旦夕，但治下焦可愈。隨處以稟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氣味俱陰者，黃柏、知母，桂爲引用，丸如桐子大，沸湯下二百丸。服藥少時，須臾前陰如刀刺火燒之痛，溺出如瀑泉湧出，卧具皆濕，牀下成流，顧盼之間，腫脹消散。予驚喜曰：大哉聖人之言，豈可不遍覽而執一者也。其證小便閉塞而不渴，時見躁者是也。凡諸病居下焦皆不渴也。二者之病，在氣在血，最易分別。

潔　黃連丸　治因服熱藥過，小便不利，諸藥莫能效者。或臍下痛，不可忍者。

羅　白花散　治小便不通，膀胱有熱。

垣　導氣除燥湯　治小便不通，乃血濕致氣不通而竅澀之症。

《門》　小便不通。用蚯蚓杵，以冷水攪過，濃服半碗，立通。大解熱疾，不知人事欲死者，服之效。

仲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苦渴，栝蔞瞿麥丸主之。

小便不通，腹下痛，狀如覆碗，痛悶難忍者，乃腸胃乾涸，膻中氣不下。故經所謂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故膻中者，臣使之官。三焦相火，腎爲氣海也。王註曰：膀胱津液之府，胞內居之。少腹處間毛內藏胞器，若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下，氣海之氣不及，則隱祕不通，故不得便利也。先用木香、沉香各三錢，酒調下，或八正散。甚則宜上湧之，令氣通達，便自通利，經所謂病在下，上取之。王註曰：熱攻於上，不利於下，氣盛於上，則溫辛散之，苦以利之。一方煎陳皮、茯苓湯，調木香、沉香末服之，空心下。

丹　小便不通，屬氣虛，血虛，有實熱，痰氣閉塞，皆宜吐之，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降，蓋氣承載其水者也。氣虛用參、芪、升麻等，先服後吐，或就參、芪藥中調理吐之。血虛用四物湯，先服後吐，或就芎歸湯探吐之。痰多二陳湯，先服後探吐之。痰氣閉塞，二陳湯加香附、木通探吐之。實熱當利

之，或用八正散，蓋大便動則小便自通矣。

丹　治一男子，小便不通，用吐法，一吐便如注。論見治虛實法，病在下取之上條。

仲　小便不利，蒲灰散、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主之。蒲灰、髮灰，《本草》消污血。滑石，丹溪云逐污血。

無　髮灰散　治臍下急滿，小便不通。

《本》桃仁煎　治婦人積血。頃在毘陵，有一貴宦妻妾，小便不通，臍腹脹痛不可忍。衆醫皆作淋治，如八正散之類數種，皆治不通，病愈甚。予診之曰：此血瘕也，非瞑眩藥不可去。予用此藥，初服至日午，大痛不可忍，卧少頃，下血塊如拳者數枚，小便如黑豉汁一二升，痛止得愈。此藥猛烈大峻，氣虛血弱者，宜斟酌之。

右四方，治污血小便不利。前三方輕劑可用，後一方峻劑，須認得分曉用之。

丹　呂仲年六十六歲，病傷寒得汗，熱退後，脈尚洪，此洪脈作虛脈論，與人參、黃芪、白朮、炙甘草、當歸、芎藥、陳皮，數日其脈仍大，未收斂，又小便不通，小腹下妨悶，頗爲所苦，但仰卧則點滴而出。予曰：補藥服之未至，前藥倍加黃芪，人參，大劑與服，兩日小便方利。

小腹痛脹如覆碗爲實。其法有二：氣壅塞於下者，用吐法以提之；血污於下者，用桃仁之類以破之。

世　治小便閟。用大田螺生去殼，搗細，封臍上即通。治傷寒後，小便不通。用生薑八九塊，杵碎，水十餘碗，麻布五六尺同煎數沸，用桶盛，至候通手，以布頻熨小腹良久，恰用紅豆末一匕，江茶二匕，井花水調服，神效，小便如注。

《本》治小便難，小腹脹滿。不急治，殺人。用葱白一斤，細剉，炒令熱，以帕子裹，分作兩處，更替熨臍下，即通。

《玄》陰陽關格，前後不通，利大便，小水自行。中有轉胞之證，諸藥不效，無救，則脹滿悶亂而死。予曾以甘遂末，水調傅臍下，內以甘草節湯飲之，藥汁至臍，二藥相反，而胞自轉矣，小水來如湧泉，此救急之良法也。

《聖》治小便難，腹滿悶，不急療之，殺人。用秦艽一兩去苗，以水一大盞，煎取七分，去渣，每於食前，作兩服瘥。

世　治小便不通，用大杏仁二十一枚，研，水調分作二服效。杏仁、紫苑利小水解肺鬱，鬱解則氣自降而小便去矣。

《千》治婦人卒不得小便。用紫苑末，以井花水，服三撮便通。小便血，五撮立止。

《外》若小便不通，數病而微腫，方取陳筆頭一枚，燒爲灰，和水服之。

經云：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小腸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液出焉，是屬膀胱，乃腎之府也。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由是言之，膀胱藏水，三焦出水。治小便不利，故刺灸法，但取三焦穴，不取膀胱也。小腸屬腎肺，故東垣用清肺飲子、滋腎丸，利小便是也。

運氣　小理不利有三：

其一屬濕邪攻三焦。經云：太陰在泉，濕淫所勝，病小腹痛腫，不得小便。又云：水不及曰涸流，涸流之紀，上宮與正宮同，其病癃閉是也。

其二屬風邪攻脾。經云：厥陰司天，風淫所勝，病溏瘕泄水閉是也。

其三屬燥熱。經云：陽明司天之政，天氣急，地氣明，民病癃閉。初之氣，其病小便黃赤，甚則淋。又云：少陰司天之政，地氣肅，天氣明，二之氣，其病淋是也。

《內經》刺灸小便不利法有五：

其一取肝。經云：肝足厥陰之脈，所生病者癃閉。又云：小腹滿，身寒熱，小便不利，取足厥陰。又云：癃取陰蹻及三毛，上及血絡出血是也。

其二取三焦。經云：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丸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流即爲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大絡在足太陽少陽之間，亦見於脈，取委陽。又云：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太陽大絡，大絡，委陽。視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當有取之二字。是也。

其三取腎絡。經云：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鐘，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其病實則癃閉，取之所別也。

其四取脾。經云：足太陰之脈所生，病者溏瘕泄水閉，視虛實寒熱陷下，而施補瀉疾留灸也。

其五雜取。經云：內閉不得溲，刺足少陰太陽與骶骨上，以長針，氣逆則取其太陰、陽明、厥陰，甚則取少陰、陽明，動者之經也。

經　治小便淋瀝，或有血。以赤根樓葱，近根截一寸許，安臍中，上以艾灸七壯。

羅　治小便淋澀不通。用鹽不以多少，炒熱填滿病人臍中，卻用艾如筋頭大，灸七壯，其小便自出。

《摘》內陰谷出《密語》　關元八分，令病人覺淋瀝三五次爲度，便揉小腹，卻取下穴。三陰交三分即透　陰谷

《撮》小便閉數不通：陰谷一寸五分，灸　陰陵泉瀉之

《標》又法：偏歷

《集》小便閉不通：陰陵泉　陰谷　三陰交　氣海　關元灸三十壯，刺二寸五分不已，取下穴：太谿　陰交

東　熱淋，小便黃，腹滿：陰陵泉　關元各二寸　氣衝二七壯

石淋不得小便：關元三七壯　氣門　大敦各二七壯

血淋：氣海　丹田各刺灸三七壯

小便熱痛，目赤尿如血：列缺沿皮一寸大陵　承漿各五分　又法：曲骨灸二七壯　陰陽二陵泉各二寸五分

《甲》少腹中滿，熱閉不得溺，足五里取之。溺難，痛，白濁，卒疝，少腹腫，欬逆嘔吐，卒陰跳腰痛不可以俛仰，面黑，熱，腹中膜滿，身熱厥痛，行間主之。

癰遺溺，鼠鼷痛，小便難而白，期門主之。陰胞有寒，小便不利，承扶主之。

筋急身熱，少腹堅腫，少腹時滿，小便難，尻股寒，髀樞痛，外引季脇，內控八竅，委中主之。癰，中竅主之。胸滿膨膨然，實則癰閉，腑下腫，虛則遺溺，腳急，兢兢然，筋急痛，不得大小便，腰痛引腹，不得俛仰，委陽主之。小腹脹急，小便不利，厥氣上頭巔，滿谷主之。勞痺小便赤難，前谷主之。氣癰溺黃，關元及陰陵泉主之。《千金》云：寒熱不節，腎病不可俛仰。氣癰，小便黃，氣虛則遺溺，石門主之。小便難，竅中熱，實則腹皮痛，虛則癢瘙，會陰主之。

《赤水玄珠・小便不通門》　東垣謂小便不通有在氣在血之異。夫小便者，足太陽膀胱所主，長生於申，申者西方金也，金能生水，金者肺也，肺中伏熱，水不能生，是絕小便之源也。人法象天地，膀胱之源自頭項下至於足，故曰陽中之陰，如渴而小便不通者，肺不能降是也。治法者，用清燥金之正化，氣味薄之藥，茯苓、豬苓、澤瀉、琥珀、燈心、通草、車前子、瞿麥、扁蓄之類。皆爲淡滲之藥，能瀉肺火而清肺金，滋水之化源也。若不渴，熱在下焦，是絕其流而溺不泄也。須用氣味俱厚，陰中之陰藥治之。二者之病，一居上焦，在氣分而必渴；一居下焦，在血分而不渴。血中有濕，故不渴也。二者之殊，至易分別耳。

《綱目》云：氣鬱於下，微者香以散之，甚者吐以提之。血鬱於下，微者輕劑行之，甚者峻劑破之。

丹溪云：小便不通，有氣虛，血虛，有實熱，有痰氣閉塞，皆宜吐之，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降，蓋氣乘載其水也。先哲譬之如滴水之器，必使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氣虛，參、芪、升麻，先服後吐。血虛，四物湯，先服後吐。痰氣閉塞者，二陳加木通、香附，探吐。實熱當分利之，或八正散，大便動則小便自通。老人氣短者，四物加參芪，吞滋腎丸。下焦血氣乾者死。

《統旨》云：氣虛而小便不通者。經曰：膀胱者，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氣虛則不能化，故不通也。血虛而小便不通者，蓋血即津液之屬，血虛即津液燥而溺道不利，故不通也。與痰氣閉結於下者，虛實之情不同。今丹溪皆用吐法，乃急則治其標也。雖然氣虛、血虛，以虛爲本，虛則必補之而後可。夫以參、芪、四物，調其眞氣而吐之，誠可以通其溺，而其本之虛也，豈參芪四物之類頃刻下咽，遂能以補益之耶？吾恐病根猶在，不久必復作。故愚意以爲，若果氣虛、血虛，必用補氣、補血之藥，使其氣盛而施化，血生而津潤，其便自可以通，不必探吐。果宜吐者，必須先吐，俟其溺通，繼服補劑，庶可平復。非如痰氣閉結者，但吐之而可已。此丹溪未盡之意，予故表而出之。

戴元禮云：汗多而小便赤澀，夏月多有此症，盛暑所飲既多，小便反澀，緣上停爲飲，外發於汗，津道不通，小腸閉澀，則水不運下，五苓散。然有虛勞汗多而反澀者，乃是五內枯燥，滋腴既去，不能生津，當以溫養潤肺，十全大補湯或養榮湯，不可過用利小便藥。蓋汗者心液，心主血，養血則心得所養，汗止金生，不待通溺而自清矣。諸失精血及患癰毒人，或有小便反澀之症，亦是枯竭不潤之故也。

羅太無曰：小便不利有三，不可概論。若津液偏滲於腸胃，大便泄瀉而小便澀少者一也，宜利而已。若熱搏下焦津液，則濕熱不能行者二也，必

滲泄則愈。若脾胃氣澀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而化者三也，可順氣，令施化而出。

丹溪云：諸淋皆屬於熱，余每用黃柏滋腎丸。每百丸用四物湯加甘草梢、杜牛膝、木通、桃仁、滑石、木香煎湯，空心吞服，兼灸三陰交，如鼓應桴，累試累效。

《保命集》云：淋閉者，涼膈散加滑石四兩、茯苓一兩。

治熱在氣分之劑

東垣清肺散　治渴而小便閉，或黃澀，邪熱在氣分。

仲景豬苓湯　治脈浮，發熱，渴而小便不利。

茯苓戎鹽湯。

清肺飲　治肺燥而小便不通。

治熱在血分之劑

東垣滋腎丸　下焦陰虛，腳膝軟無力，陰汗陰痿，足熱不能履地，不渴而小便閉者，邪熱在血分也。

潔古黃連丸　治因服熱藥過，小便不利，諸藥莫能效者。或臍下痛不可忍。

羅太無白花散　治小便不通，膀胱有熱。

東垣導氣除燥湯　小便不通，乃血濕，致氣不通而竅澀。

小便不通，腹下狀如覆椀，痛悶難忍者，乃腸胃乾涸，膻中氣不下，則便不化。啓玄子謂胞器若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下。氣海之氣不及，則穩秘不通，故不得便利也。先用木香、沉香各三錢，酒調下，令氣通達，便自通利。

又方：煎陳皮茯苓湯，調木香、沉香末服之。

上二方，正《綱目》所謂氣鬱於下，微者，香以散之是也。

丹溪治氣鬱於下，甚者，以吐法提之。

血鬱於下，小便不利，微者輕劑行之，如蒲灰散、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皆主之。

仲景蒲灰散。

滑石白魚散。

羅太無髮灰散　治臍下急滿，小便不通。

右滑石能逐污血，蒲黃髮灰能消污血。丹溪謂髮髮補陰之功甚捷。

血鬱於下，小便不利，甚者，峻劑破之。

《本事》桃仁煎　治婦人積血，小便不通，臍腹脹疼不可忍。衆醫皆作淋治，如八正散之類，數種皆治不效。診之，乃知血瘕也，非瞑眩藥不可去，予用此藥得愈。

倒換散　治癃閉，大小便不通，小腹急痛，肛門腫痛。

朴硝牛膝湯　治小便不通或血淋。

雜方

治小便閉，用大田螺，生去殼，搗細，封臍上即通。

治傷寒後小便不通，生薑八九塊，杵碎，水十餘碗，麻布五六尺，同煎數沸，用桶盛，候可通手以布頻熨小腹，良久，恰用紅豆末一錢，江茶二錢，井花水調服，神效，小便如注。

《本事方》治小便難，小腹脹急，不速治即死。

葱白一斤，細切，炒令熱，以帕子裹，分作兩處，更替熨臍下即通。

聖通方　治小便難，腹滿悶，不急療即死。

秦艽一兩，去蘆

以水一大碗，煎七分，食分二服，服之瘥。

《濟世方》治小便不通。杏仁二十一枚，研碎，水調，分作二服，效。

《千金方》治婦人卒不得小便。用紫菀末，以井水調服三撮便通，如小便血，五撮立止。

灸小便淋瀝法　炒鹽不拘多少，熱填滿病人臍中，是神闕穴也，卻用筋頭大艾炷，灸七壯良驗。或灸三陰交穴。

又法：治小水秘瀝。豬膽連汁籠套玉莖，小刻，汁入即通。婦人用藥末貯袋子，安入玉戶中必通。

《玄珠經》云：陰陽關格，前後不通，利小水自行，中有轉胞之症，諸藥不效，無救則脹滿悶亂而死。曾以甘遂末，水調敷臍上，內以甘草節湯飲之，藥汁至臍，二藥相反，而胞自轉，小水來如湧泉，此救急良方。

一法：治小便不通，諸藥無效。或轉胞至死。

用豬尿胞一個，底頭出個小竅，用翎筒通過，放在竅內，根底細線繫定，翎筒口子細杖子堵定，上用蠟封，尿胞口頭吹滿氣七分，繫定了，再用手捻定翎筒根頭，放了黃蠟，堵塞其翎筒，放在小便頭，放開翎筒根頭手，其氣透入

裏，自然小便下，神效。

瓜蔞散　治腹脹，小便不通。

葵子散　治小便不通。

鷄蘇散　治小便不通。

治小便不通垂死者：玄明粉一兩，淡竹葉三十片，燈心五分，煎湯徐徐調下即通。

治老人，虛人小便不通，亦治心痛。琥珀爲末，人參湯調下妙。

王海藏云：脬轉小便不通，非膀胱小腸厥陰之氣也。蓋因強力房事，或過忍小便，以致此疾，非可利之藥所能利之。法當治氣，宜以沉香湯主之。

沉香　木香各三錢

爲細末，煎陳皮茯苓湯，空心，食前，調服。

《仁術便覽・小便不通》有血虛，有痰，有風閉，有實熱。氣閉用參、芪、升麻等先服後吐，或參、芪藥中探吐。血虛四物湯，或芎、歸中探吐亦可。痰多二陳湯，先服後吐。若痰氣閉塞，加木通。一云木香、香附探吐。以上俱用探吐，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降。蓋氣承載其水也，有實熱者當利之。沙糖湯調牽牛末二三分，或山梔之類。有熱、有濕、有氣結於下，宜清、宜燥、宜升。有孕之婦，多患小便不通，胞被胎壓下故也。轉胞論，用四物湯加參、朮、半夏、陳皮、甘草、薑、棗煎湯，空心服。

一婦人脾痛後患大小便不通，此是痰隔中焦，氣滯於下焦，以二陳湯加木通，服後煎渣服探吐之。

《脈訣舉要》：鼻頭色黃，小便必難。脈浮弦澀，爲不小便。

蒲黃湯　治心胃有熱，小便不通。

葵子湯　治膀胱實熱，腹脹，小便不通。

海金沙散　治小便淋漓，及下焦濕熱，氣不施化，或五種淋疾，癃閉不通。

宣氣散　治小便不通，臍腹急痛。

八珍散　治大人、小兒小便不利，或不通。

八正散加木香　治膀胱不利。爲癃閉者，小便閉而不通。

一方：治膀胱有實熱，小便不通。用朴硝研，每空心煎茴香湯，調下二錢。

一方：治小便不通，百法不能取效，此方最好。

陳皮　半夏　茯苓　豬苓　澤瀉　白朮　木通　黃芩　梔子各二錢

升麻三分　甘草二分

水煎，空心服。少時以雞翎探喉，吐之得利而止。妙在吐法。

一方：用土狗和蒜搗爛，貼臍上。

一方：用蚯蚓搗爛，冷水濾，濃汁半碗服，立通。

又方：用豬膽投熱酒一鐘服，立通。

一方：鹽鹽填滿，以艾灸之。

草蜜湯　生車前草，搗取自然汁半鐘，入蜜一匙，調服。

一方：治大小便不通。用田螺三枚，連殼搗如泥，加麝香少許貼臍中，以手揉按，立通。

六味地黃丸　治內虛熱，小便頻數不禁。

一方：小便不禁，出而不覺者，虛弱不禁。

白朮　茯苓　澤瀉　豬苓　川芎　當歸　芍藥　地黃　山茱萸各一錢

五味子十五粒　肉桂五分

有熱加黃連、梔子、黃柏。水煎，空心溫服。

一方：小便不通，海納子燒灰，酒調服。

一方：小便不通，用韭菜子二三合，研爲末，麝香一錢，和之爲餅掩臍上，以手帕縛之，小便如泉出即愈。冬月無子，根亦可。

一方：治老人氣滯，大小便不通，流氣飲好。

加味四苓散　治小便不通。

《醫方考・小便不通門》敘曰：溲溺不通，匪細故也，期朝不通，便令人嘔，名曰關格。又曰不通而死矣。一見嘔證，便不可救。經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此之謂也。故考五方以通溲溺。

倒換散　內熱小便不通者，此方主之。

內熱而小便不通者，鬱其少火而氣不化也。《內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然化氣之道，莫妙於升降。天地以升降而化萬物，奈何而昧於人乎？故用荊芥之輕清者以升其陽，用大黃之重濁者以降其陰，清陽既出上竅，則濁陰自歸下竅，而小便隨泄矣。方名倒換者，小便不通，倍用荊芥；大便不通，倍用大黃。顛倒而用，故曰倒換。

八正散加木香湯　濕熱下注，少腹急，小便不通者，此方主之。濕熱下注，令人少腹急，則小便有可行之勢矣。而卒不通者，熱秘之也。陶隱君曰：通可以去滯，瀉可以去秘，滑可以去着。故用木通、蘘麥、扁蓄通其滯，用大黃、山梔瀉其秘，用車前、滑石滑其着。用甘草稍者，取其堅實能瀉熱於下。加木香者，取其辛香能化氣於中。

鐵服丸　少腹急，小便不通，氣不化者，此方亦良。皂角之氣能通關開竅，皂角之味能去垢滌污，故能化下焦之氣，通膀胱之滯。

熨臍法：用炒鹽熱熨臍腹，冷復易之。鹹可以軟堅，熱可以行滯，此炒鹽之意也。然必熨其臍者，臍爲吾身之樞，有生之系也，故能進氣以化滯。

探吐法：燒鹽二兩，溫水二升，服之探吐。經云：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不升則不降，而道器滅矣。是以觀於注水之瓶，上竅通則下竅自利，此用吐之意也。

大螺着少腹法：宋季饒醫熊彥誠，年五十五歲，病前後便溺不通五日，腹脹如鼓。同輩環視，皆不能措力。與西湖妙果僧慧月相善，遣信邀至訣別。月驚馳而往，於釣橋逢一異客揖之曰：方外高人，何孑孑走趨若是？月曰：一善友久患秘結病危，急欲往問。客曰：易事耳。待奉施一藥。即脫靴入水，探一大螺而出曰：事濟矣。抵家以鹽半匙，和殼生搗，置病者臍下一寸三分，用寬帛緊繫之，仍辦溺器以須其通。月未以爲然，姑異謝之。至熊家，彥誠昏不知人，妻子聚泣，諸醫知無他策，慢使試之。曾未安席而暴下，諸醫愧嘆而散。月歸訪異人，無所見矣。熊後十六年乃終。崐謂便溺不通者，熱秘之也。大螺性寒而善分清，故濁水之中，一着大螺，便能澄澈。劑之以鹽，取其善潤而已。

《萬病回春·小便閉》　脈小便不通，浮弦而濇芤則便紅，數則黃赤，便難爲癃，寔見左尺。

小便不通者，多是熱結也。

豬苓湯　治熱結小便不通。

不渴而小便閉者，熱在下焦血分也。

通閉丸　治不渴而小便閉，熱在下焦血分，兼治淋癃，神效。

若渴而小便閉者，熱在上焦氣分也。

清肺飲子　治渴而小便不利者。是熱邪在上焦肺之分，故不利也。肺者，金也，金能生水。若肺中有熱不能生水，是絕其水源。治宜淡滲之劑以清肺之氣，泄其火邪，滋水之上源也。

虛寒小便不通者，是寒結也。

加味五苓散　治虛白小便不通。

虛熱小便不通者，是虛結也。

參歸升麻湯　治虛人小便不通。

年老之人小便不通者，多是氣短血虛也。

四物湯加黃芪煎湯，送下通關丸，空心服。

咳喘小便不通者，是痰氣塞也。

二陳湯　治痰氣閉塞，小便不通。

元氣虛而不能輸化者，宜補中益氣湯。

陰虛而小便不通者，是火盛也。

滋陰降火湯　治虛怯人陰虛火動，小便不通。六味丸並效。依本方加豬苓、澤瀉、木通、牛膝。大抵小便不通用利水藥不效者，此積痰在肺。肺爲上焦，膀胱爲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如滴水之器，上竅通而下竅之水出焉。若瀉利小便不通者，因後去多而前去少，瀉止後而尿自長也。

若嘔噦小便不通者，難治也。

若中滿鼓脹，病小便不通者，亦難治也。

治老人下元虛冷，轉胞，不得小便，胞氣切痛，四五日困篤欲死者，六味丸倍澤瀉，效。

補遺秘方

治小便不通　射香、半夏末填臍中，上用葱白、螺螄二味搗成餅封臍，上用布帛縛定，下用皂角煙入陰中，自通。女人用皂角煎湯洗陰戶內。

導赤湯　治溺如米泔色，不過二服即愈。

治小便下墜　好麻三兩，扯碎，火焙，用新盆一箇蓋在上，升作灰，黃酒調下，被蓋出汗，即愈。

治小便不通　用皮硝一合，連鬚葱一根，搗爲一處，用青布攤在上，似膏藥樣，用熱瓦熨之即出。

小便不通者，膀胱火也。

通神散　治小便緊急不通或去血。詩曰：小便閉塞不堪言，爲用兒茶末一錢，扁畜煎湯來送下，霎時溲便湧如泉。

五苓散。

《雲林神穀・小便閉》　鼻頭色黃，小便必難，脈浮弦濇，爲不小便。

小便閉不通，多因是熱結，清熱利水道，服之如神捷。

豬苓湯　內滑木通，澤瀉車前草麥冬，牛膝枳殼幷扁蓄，瞿麥黃柏共收功。十二味。

通關酒　倍知黃柏，各秤二兩分明白，肉桂一錢熟米丸，空心百丸水下得。三味。

《雲林神穀・大小便閉》　大小便閉結，臟腑有實熱，前後要清涼，通利無他說。

防風通聖散。

鐵腳丸　子用皂角，去皮子炙研細末，酒糊丸用三十丸，酒下二便即通活。

顛倒大黃用六錢，滑石牙皂減半研，大便小便不同用，臨時對症可加添。

右爲末，黃酒送下。如大便不通，依前分兩服之。如小便不逆，大黃用三錢，滑石六錢，皂角亦如前。

《靈蘭要覽・小便不通》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何謂氣化？津液乃氣所化也。小便不通是氣化不行也。經謂：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經脈別論》云：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蓋譬之蒸物然，湯氣上熏，釜甑遂有液而下滴，此脾氣熏蒸肺葉，所以遂能調水道而輸膀胱也。故小便不通之症，審係氣虛而水涸者，利之益甚，須以大補人參，少佐升麻煎湯飲之，則陽升陰降，是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也，自然通利矣。丹溪嘗治一人，傷寒得汗，熱退後脈尚洪，傷寒得汗，脈必洪而無力。此洪脈作虛脈論。與人參、黃芪、白朮、炙甘草、當歸、芍藥、陳皮，數日其脈仍大，又小便不通，小腹下妨悶，頗爲所苦，但仰卧則點滴而出。日以補藥服之未至。於前藥內倍加黃芪、人參，大劑與服，兩日而小便方利。強力入房，過忍小便而不通者，小兔絲子丸、六味丸治之，多服取效。下焦有熱者，鳳髓丹、滋腎丸之屬。楊仁齋云：大凡水道不行，其本在腎，其末在肺，合用牽牛、澤瀉便自通，虛人老人又不在此例。王海藏云：年老人虛秘，是下亡津液也。以升麻湯舉之，陽升陰降，是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也，所以通利。又云：小便不通，非小腸膀胱厥陰也，強力房勞，過忍小便之過也。一男子病小便不通，他醫治以利藥益甚。丹溪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也。積痰在脈，脈爲上焦而膀胱爲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乃以法大吐，吐已病如失。經云：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又云：肺氣通調水道，下泄膀胱。脈訣云：肝膽同歸津液府，所以太陽厥陰同爲一治。又云：膀胱腎合爲精府，此腎主大小二便難也。

着眼在肺氣通調，水津四布二語。

《簡明醫穀・便癰附：大小便閉》　經曰：胞移熱於膀胱，則癰溺血，膀胱不利爲癰。又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也。並太陽之脈，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癰，虛則遺溺。蓋腎主水，膀胱儲之，陰陽升降，榮衛流行，則水竇開合有常。若二經氣虛，水不制火，或客熱乘之，致君相不攝，陰陽不調，熱閉下焦，故水道澀。察熱微甚，用藥寒涼，當寒因熱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始則大同，終多小異。虛而熱乘，壯水制火，氣虛補氣，血虛補血。兼濕痰，則滲濕清痰；緣氣結，則導氣升結。數證先宜吐法，大吐升提其氣，則水自降。譬如滴水之器，上竅通而下竅之水出矣。又有鬱怒日久，木剋脾虛，土不制水，漬入肌膚，腫脹急痛，水道絕矣。漸見毛孔水出者不治。婦人多患，須初覺時，猛宜健脾疏肝。脈多澀數，左尺脈實，清熱調氣。

主方熱結

黃柏　牛膝　滑石研　木通　豬苓　澤瀉　麥門冬　車前子　瞿麥　萹蓄各八分　甘草梢三分

加燈心二十枝，水煎，空心服。

未通加地膚子、萆薢、石蓮子、秋葵子、海金砂、枳殼。老人氣血虛，不通加四物湯、黃芩，減利水藥。

清肺飲　肺乏生化之源，口渴便閉，熱在氣分。

坎離丸　不渴而小便閉，熱在血分。

助元湯　便閉，因氣血兩虛。

益陽湯　便閉無熱，證屬虛寒，甚因涼藥過多，加附子。

五苓散　分理陰陽，清利水道，通小便，止泄瀉。

八正散　實熱便癃，或大小便閉。

六味地黃丸　通治前證。虛而熱乘，頻數遺溺加黃柏、知母鹽炒。老人元虛，轉胞脹痛，數日困篤欲絕，倍澤瀉煎服，效。

十全大補湯加黃柏、知母，扶虛氣虛，參、芪，血虛，芎、歸。藥中兼探吐。簡便方　便閉。

甘遂末，水調填臍內，用甘草節煎汁飲。

又：　秋葵子研　赤茯苓各二錢

水煎。或牛膝水煎，入麝少許服。

又：

陳皮兩半　秋葵子五錢

分三服，葱白三莖，水煎。或年久筆頭燒灰，水服。

又：車前草搗汁一杯，入蜜一杯，服。或秦艽一兩煎服。或吞鷄卵黃三個。或烏臼皮煎服。或雄黃末蜜和，捻條納溺孔。或杏仁二七，研服。

又：便閉轉胞。

無烟梁上掛塵一撮，水調服。

法用豬尿脬底開小孔，將鵝毛管線紮緊，口用小竹筒紮緊，吹滿氣，將鵝毛管湊入小便之口，將氣擠入，小便即出。或葱三斤，炒。鋪臍腹熨。或炒鹽熨。或鹽填臍中，艾灸即通。或蒿苣菜搗，貼臍。或蚯蚓泥水調，填臍。

妊婦胞胎壓便閉，或因腸曲，服補中益氣湯，倍升、柴。患人仰卧，下體抬高頻擺動，更托胎舒腸，小便自出。

大小便閉

乃大小腸、膀胱三經之實熱也。多由暴感驚憂，忿怒鬱遏之氣，無可伸發，觸動心肺之火，傳於三經。卒然氣乘，致大小便閉，迫小腹急脹，逆上衝心，甚則悶絕欲死，脈多沉數。

主方

大黃　滑石研　皂角各三錢

右爲末，煮酒，調作四服。

大便不通加大黃三錢，小便不通加滑石三錢。

丁香散　臟腑實熱，大小便不通，兼服八正散。

《醫宗必讀・小便閉癃》　經云：肝足厥陰之脈，過陰氣，所生病者閉癃。又云：督脈者，女子入繫廷孔。廷，正也，直也，言正中之直孔，即溺竅也。其孔，溺孔之端也。女人溺孔主前陰，半橫骨之下也。孔之上際爲之端，乃督脈外起之所。此雖係女子爲言，然男子溺孔亦在橫骨中央，但爲宗筋所函，故不可見耳。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此生病不得前後。莖陰，莖也。不得前後，二便俱閉也。此雖督脈所生，而實衝任之病。蓋此三脈，皆由陰中而上行，故其爲病如此。又云：三焦下瀆，在於足太陽之前，少陽之後，出於膕中外廉，名曰痿陽，是足太陽絡也。三焦者，足少陽太陰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腸，出於痿陽，並太陽之正脈，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此言三焦下瀆之所行與所主之病也。將，領也。三焦下瀆，即足太陽之別絡，故自踝上五寸間別入腨腸，以出於委陽穴，並太陽之正脈，入胳膀胱，以約束下焦，而其爲病如此。又云：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不約者，不能約束收攝也。

愚按：閉與癃，兩證也。新病爲溺閉，蓋滴點難通也。久病爲溺癃，蓋屢出而短少也。閉癃之病，《內經》分肝與督脈，三焦與膀胱四經。然太陽膀胱但主藏溺，其主出溺者，皆肝經及督脈及三焦也。又考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夫主氣化者，太陰肺經也。若使肺燥不能生水，則氣化不及州都，法當清金潤肺。車前、紫苑、麥門冬、茯苓、桑皮之類。如脾溼不運，而精不上升，故肺不能生水，法當燥脾健胃。蒼朮、白朮、茯苓、半夏之類。如腎水燥熱，膀胱不利，法當滋腎滌熱。黃柏、知母、茯苓、澤瀉、通草之類。夫滋腎瀉膀胱，名爲正治。清金潤燥，名爲隔二之治。健胃燥脾，名爲隔三之治。又或有水液只滲大腸，小腑因而燥竭，宜以淡滲之品茯苓、豬苓、通草、澤瀉之類。分利而已。或有氣滯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者，順氣爲急。枳殼、木通、橘紅之類。有實熱者，非與純陰之劑，則陽無以化。上焦熱者，梔子、黃芩；中焦熱者，黃連、芍藥；下焦熱者，黃柏、知母。有大虛者，非與溫補之劑則水不能行。如金匱腎氣丸及補中益氣湯是也。如東垣治一人，小便不通，目突腹脹，皮膚欲裂，服淡滲之藥無效。東垣曰：疾急矣，非精思不能處。思至夜半。曰：吾得之矣。膀胱爲津液之府，必氣化而能出，服淡滲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淡滲氣薄，皆陽藥也，孤陽無陰，欲化得乎？以滋腎丸群陰之劑授之即愈。丹溪嘗曰：吾以吐法通小便，譬如滴水之器，上竅閉則下竅無以自通，必上竅開而下竅之水出焉。氣虛者補中益氣

湯，先服後吐。血虛者芎歸湯，先服後吐。痰多者二陳湯，先服後吐。氣閉者香附、木通探吐。更有瘀血而小便閉者，牛膝、桃仁爲要藥。《別錄》云：小便不利，審是氣虛，獨參湯如神。由是觀之，則受病之源，自非一途，若不從望聞問切察之明，審之當，而浪投藥劑，幾何不以人命爲戲耶。【略】

八正散　治心經邪熱，燥渴煩躁，小便不通。

五苓散。

木通湯　治小便不通，小腹甚痛。

通心散　治心經有熱，唇焦面赤，小便不通。

牛膝湯　治血結小便閉，莖中痛。

金匱腎氣丸　治腎虛小便不通，或過服涼藥而愈甚者，每服三錢，淡鹽湯送下。

琥珀散　治老人虛人心氣閉塞，小便不通。

利氣散　治老人氣虛，小便不通。

參芪湯　治心虛客熱，小便澀數。

清肺散　治渴而小便閉澀。

滋腎丸　治陰虛小便閉。

滋陰化氣湯　治因服熱藥，小便不利，臍下痛。

滑石散　治男婦轉胞，小腹急痛，不得小便。

洗方：　治胞轉小便閉，先用良薑五錢、葱頭二十一枚、紫蘇二兩，煎湯密室內薰洗小腹、外腎、肛門，留湯再添蕉綿洗，以手撫臍下拭乾。被中仰坐，垂腳自舒其氣，次用蜀葵子二錢半，赤茯苓、赤芍藥各五錢，每服三錢，煎取清汁，調蘇合丸三丸，併研細，青鹽五分，食前溫服。

又法：　炒鹽半觔，囊盛熨小腹。

葱熨法：　治小便閉，小腸脹，不急治殺人。用葱白三觔，細切炒熟，絹包分二袋，更替熨臍下即通。

又法：　以自爪甲燒灰水服。

塗臍方：　治小便不通。

大蒜獨顆者一枚　梔子七枚　鹽花少許

右搗爛，綿紙上貼臍良久即通。未通，塗陰囊上立通。

又法：　治小便閉，垂死者神效。

桃枝　柳枝　木通　川椒　白礬枯各二兩　葱白七個　燈心一握

水三十碗，煎十五碗，用磁瓶熱盛一半，藥汁熏外腎，週迴以被圍繞，不令外風得入，良久便通如赤豆汁，若冷即易之，效。

《醫宗説約・小便不通》　小便不通有二症，渴在上焦肺熱病，不渴方屬小腸來，膀胱實熱通關應。渴者須投清肺湯，赤茯豬苓澤瀉當，通草車前扁蓄妙，木通瞿麥飲無妨，琥珀爲末引燈草，空心一服是仙方。若還不渴小便秘，通關丸用知栢意，各一兩，俱酒炒。肉桂爲末用一錢，熟水爲丸桐子例，空心送下一百丸，頓兩足時藥行湯。已上二症是大綱，投之不利吐之愈，皆因痰塞中上焦。上竅塞而下竅閉，法煎二陳探吐之。久不通時當提氣，勿用巴豆及牽牛。大便秘結八正散濟。若兼嘔吐名關格。老人鼓服總不利。皆死症。

示吉曰：　小便秘，日久則未滿而死，急症也。外治法不可不講。一用皮硝一合，連鬚葱二根，同搗，用青布攤似膏藥，貼腹臍上，熱瓦熨之，即通。一用炒鹽熨臍腹。一用麝香、半夏爲末，填臍中，上用葱白、螺螄二味搗成膏，爲餅封臍，上用布帛縛定，下用皂角燒烟熏入陰中，自通。女人用皂角煎湯洗陰戶。若在胎前，名曰轉胞，是胎壓轉尿泡不得小便也，宜穩婆托法，詳女科。總之，右寸關滑實者，多煎二陳湯以吐其痰，因痰塞上竅以致下竅不通也。右寸關細微無力，或浮大無力，是屬氣虛，宜獨參湯補氣。經云：氣化則能出矣。若左脈芤濇，或小腹有痛塊，是屬瘀血，桃仁、牛膝作丸服。若大便黑者，桃仁承氣湯。一單方治小便閉，脹急垂危者，用自己瓜甲燒灰，水調服，只取通竅之意也。

《馮氏錦囊秘録・方脈小便不通合參》　小便不通，有氣虛、氣秘、血虛、有痰、有熱，宜各隨症用藥。氣虛則參、芪、升麻，血虛則四物，痰則二陳湯，熱則八正散，氣秘則陳皮、香附之類，各煎與服。後煎渣探吐之，則清升濁自降也。若陽氣虛而患小便短少及癃閉者，宜大補元氣，其便自調，不必通利。蓋元陽衰弱，不能運化以送出小便，故用獨參湯以取效耳。大便亦然。老年病後，常多犯此。若因痰隔中焦，氣滯於下而然者，用二陳湯加木香、烏藥以運之。

溲溺不通，非細故也。小腹急痛，狀如覆碗，奔迫難禁。期朝不通，便令人嘔，名曰關格，又自不通而斃矣。今人一見此症，卻用五苓散之外，束手待

斃。至於鹽熨丹田，螻蛄田螺奄臍之法，抑末也。若津液偏滲於腸胃，大便泄瀉，而小便不通者，宜五苓分利之。若水停心下，不能下輸膀胱者，亦用五苓滲泄之，若六腑客熱，轉於下焦，而不通者，用益元散以清之。若痰氣閉塞，升降不通者，是氣乘載其水也。宜二陳、升麻、木通、香附，先服後探吐以提之。氣升則水自降下，譬如水注之器，上竅開而下竅通也。若遇腎經陰虛，陽無所附，或腎經陽虛，陽無所化而不通者，倘誤用滲利，復傷眞陰眞陽，多致不救。

幼齡精未通而慾竇早開，老年精已竭而復耗，俱致精不出而內損，二陰枯澀，大小便道牽痛，愈疼則愈便，愈便則愈痛，治須補養，法同勞淋。若再攻下立危。

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又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液出焉。可見膀胱但能藏水，必待三焦之氣化，方能出水。有服附子熱藥太過，消盡肺陽，氣所不化，用黃連解毒而通者，有皮焦氣不升降，爲寒所隔，服附子而小便自通者，有用茯苓、陳皮、甘草湯送下木香、沉香末而通者，此皆氣化之驗也。已上治法皆有餘之症。謂膀胱中原有水，或爲熱結，或氣秘，有水可通而通之也。至於不足之症，乃虛勞汗多，五內枯燥，脂腴既去不能生津，膀胱中厚無水積而欲通之，如向乞人求食，已窮而益窮矣。故東垣分在氣在血而治之，以渴與不渴爲辨。如渴而小便不利，此屬上焦氣分，水生於金，肺熱則清化之源絕矣。當於肺分助其秋令，水自生焉。如天令至秋，白露始降，須用清金之藥，肺得清肅則水道通調，如生脈散之類爲當。又有脾虛者，蓋因飲食失節，傷其胃氣，陷於下焦，經所謂脾胃一虛，令人九竅不通，況肺金又藉脾土健旺以資化源，則清氣得以上升，使歸於肺而輸下也。用補中益氣湯以參、芪甘溫之品，先調其胃氣，以升、柴從九原之下而提之，則清升而濁自降矣。清肺者，隔二之治也。補脾者，隔三之治也。東垣虛則補母之妙用，此皆滋後天之化原者如此。如不渴而小便不利，此屬下焦血分。下焦者，腎與膀胱也。乃陰中之陰，陰受熱閉，塞其下流。經曰：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若淡滲之藥乃陽中之陰，非純陰之劑，陽何以化？須用滋腎丸，此氣味俱陽，乃陽中之陰也。東垣先生治一人目睛突出，腹脹如鼓，膝已上堅硬，皮膚欲裂，飲食不下，便秘危急者，精思半夜而得之，以知柏爲君，肉桂爲引，投之須臾，前陰如刀刺火燒，溺如瀑泉，腫脹遂消，即愈。此是陰虛陽無以化也。至於眞陽眞陰一虛者，東垣未之論。如眞陰虛者，惟六味地黃以補腎水，滋腎丸又所當禁，恐黃柏、知母苦寒泄水，復傷腎元也。又恐淡味滲泄之藥，恐益涸其津液也。如眞陽虛者，須八味丸。褚氏云：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澀如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戴氏云：有似淋非淋，便中有如鼻涕之狀，此乃精溺俱出，精塞溺道，故欲出不能而痛。宜大菟絲子丸、鹿茸丸、戴氏亦得褚氏之法也。至於便秘轉筋，喘急欲死，不問男女孕婦產後，急用八味丸料煎飲，緩則不救。或疑桂附辛熱，不敢輕用，豈知腎氣虛寒，如水寒水凍之義，惟得陽和一至，而陰凝便可流通，舍此更有何物能以直達膀胱而使雪消春水來耶？更有腸胃之中，中氣餒弱，以致大小便欲行而止，二陰重滯不暢者，此氣虛不能傳送也。惟服獨參湯，氣得充暢，自能宣行二便矣。

有強忍房事，致胞轉不通，非沉香不治，蓋性沉下達，味辛性溫，故多功於下部耳。有孕之婦，多患小便不通，因胞被胎壓下故也。宜升舉其氣或服補中益氣湯探吐之。仲景用八味丸，酒服或有令孕婦臥於榻上，將榻倒豎起。則胎不壓而溺通，通後虛者，隨即補之。婦人久吐，小便不通，頭汗出，乃氣脫也，即死。

五苓散　治暑毒入心，發熱大渴，煩躁，便秘。邪在上焦而治在下焦者，使濁陰出下竅而清陽在上焦者，自能宣化矣。心邪不從心瀉，蓋臟無瀉法，實而瀉其腑也。通治諸濕，腹滿水飲水腫，嘔逆泄瀉，水寒射肺，或喘或咳，中暑煩渴，身熱頭痛，膀胱積熱，便秘而渴，霍亂吐瀉，痰飲濕瘧，身痛身重。此皆傷濕之見症也。濕勝則脾不運，土不能制水，溢於皮膚則腫脹，并於大腸則泄瀉，水停心下則嘔逆，水寒射肺則喘咳。暑先入心，故煩渴，陰陽不利則霍亂吐瀉，濕勝則身痛身重。總之，下不通利則陰陽不能升降，而變症多矣。功專蕩熱滋燥，導飲生津，故亦爲消痞良方。

豬苓　白茯苓　白朮炒　澤瀉　肉桂

爲末每服三錢，服後多飲熱水汗出而愈。此足太陽藥也，太陽之熱傳入膀胱，故口渴而便不通。

經曰：淡味滲泄爲陽，故用二苓甘淡，入肺而通膀胱爲君。水無當於五味，故淡能利水，茯苓走氣分，豬苓上行入肺，而後能下降入膀胱也。

鹹味湧泄爲陰，澤瀉甘鹹入腎，同利水道爲臣。益土所以制水，故以白

朮苦溫，健脾去濕爲佐。然膀胱雖藏津液，必由氣化而始能出，故用肉桂辛熱爲使。熱因熱用，引入膀胱以化其氣，使濕熱之氣皆從小便而出也。若汗下之後，內亡津液，而便不利者，不可用也，恐重亡津液，而益虧其陰也。然治秘之道有三：一曰肺燥不能化氣，故用二苓澤瀉之甘淡，以瀉肺而降氣。一曰脾濕不能升精滲濁，故用白朮之苦溫以燥脾而升精。一曰膀胱無陽不能化氣，故用肉桂之辛熱以溫膀胱而化陽，使道通利，則上可以止渴，中可以去濕，下可以瀉邪熱也。然五苓利水，何以復能止渴生津？蓋濕熱壅於中焦，則氣不得施化，故津竭而小便不通也。用五苓以利其濕熱，則濁降清升，而脾能爲胃行其津液，故津同而渴止矣。

蒲黃散　治心腎有熱，小便不通。

東垣滋腎丸　治腎虛蒸熱，下焦熱，口不渴而小便秘。

葱熨法　治小便閉，小腸脹，不急治殺人。用葱白三觔，切細炒熱，須包分兩袋，更替熨臍下，氣透即通。又法：炒鹽半觔，囊盛熨小腹。又法：以自爪甲燒灰，米飲下。

塗臍方　治小便不通。

大蒜獨頭者一枚　梔子七枚　鹽花少許

右搗爛綿紙上貼臍，良久即通，未通，塗陰囊上，立通。

八珍散　治大人小兒小便不利或不通。

《張氏醫通・大小腑門・小便不通閉癃》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幷居於胃中，成糟粕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踡，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

經云：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夫腎肝在下，地道也；心肺在上，天道也；脾胃居中，氣交之分也。故天之陽絕而不安於地者，則白露不下。在上之陽不交於陰，則在下之陰無以爲化，水道其能出乎？此上焦之氣化也。仲景曰：衛氣行則小便宣通。又曰：脾病則九竅不通，此中焦之氣化也。東垣云：在下之陰虛，在上之陽盛，致腎氣不化，必宣其陽而舉之，則陰可得而平也。故丹溪云：以吐法通小便，上竅通而下竅之水出焉。然升提止可施於涓滴不通者，若溺濇短少，或淋漓作痛者，非所宜也。由經言及諸論觀之，未有不主於氣化者，不審乎此，轉行疏利之劑求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東垣云：小便不通，皆邪熱爲病，分在氣在血而治之。以渴與不渴而辨之。渴而不利，或黃或濇者，熱在上焦氣分也。小便者，膀胱所主，若肺熱不能生水，是絕其寒水生化之源，宜清肺而滋化源，故當從肺分助其秋令，宜茯苓、澤瀉、車前、木通之類淡味滲泄之藥，水自生焉。如不渴而小便不通者，熱在下焦血分，腎與膀胱受熱，閉塞其流，須知檗之類。苦寒氣味俱陰之藥，以除其熱，稍兼肉桂辛溫散結之陽藥，以泄其閉。若服淡滲之味，則陽無以化而陰愈閉塞不通矣。氣分熱渴而小便閉，或黃或濇者，黃芩清肺飲。血分熱，小便閉而不渴者，滋腎丸。不應，併中焦亦有熱也，加連、檗、甘草等分，煎服。陰虛血熱，人渴而小便不通，或濇痛淋瀝者，切禁五苓燥劑，宜導赤散。津液偏滲於大腸，大便泄瀉，小便濇少，或水停心下，不能下輸膀胱者，五苓散滲泄之。若六府客熱轉於下焦而不通者，用益元散以清之。若氣迫閉塞，升降不通者，二陳湯去半夏，加木通、滑石、柴胡、升麻以提之。汗出過多，小便赤濇，此五內枯燥，愼勿用利水之劑。生脈散加黃蘗、當歸。若右寸獨數大，小便點滴而下者，此金燥不能生水，氣化不及州都，生脈散去五味子，易大劑紫菀，可一服而愈。小便不通，腹下痛悶難忍，如覆椀者，爲實，亦分在氣在血。氣壅於下者，四磨、六磨選用。血污於下者，代抵當丸。有火虛者，非與溫補之劑則水不能行，如金匱腎氣丸。元氣下陷而水道不通者，補中益氣湯加木通、車前，升清以降濁也。小便不利，審是氣虛，獨參湯少加廣皮如神。凡小便不通，用獨蒜塗臍法，以獨囊蒜一枝，梔子三枚，鹽少許，搗爛，攤紙貼臍，良久即通。未通，塗陰囊上立效。或用食鹽半觔，炒熱，布包熨之。天行熱病，小便不通，用蚯蚓泥升許，以水浸澄清，渴即與飲。不應，用地龍數枚，同蘆根搗汁飲之。

閉癃　閉癃者，溺閉不通，淋瀝點滴也。惟肝與督脈三焦膀胱主之。經云：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踡縮，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又云：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蓋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然遺溺閉癃不取膀胱俞者，蓋膀胱但藏溺，其主出溺者，皆從三焦及肝與督脈也。閉癃者，合而言之，一病也，分而言之，有暴久之死。蓋閉者，暴病，爲溺點滴不出，俗名小便不通是也。可用疏通利竅之劑，甚則用吐法，以

提其氣自通。若補中益氣、二陳、五苓，俱可探吐也。癃者，久病，爲溺癃，淋瀝點滴而出，一日數十次，名淋病是也。惟宜滋養眞陰，兼資氣化，如六味、生脈之類，亦可合用。若疏泄利用之藥，皆爲戈戟矣。夏秋熱傷癃閉，以滑石調水飲之即通。但陰虛泉竭者禁用。

《醫通・小便不通》 小便不利，有在氣在血之分。上焦氣分有火則必渴，下焦血分有溼則不渴。若津液偏滲於腸胃，大便瀉利而小便澀少者，五苓散加牛夏、人參。若脾胃氣滯，不能通調水道者，補中益氣加木通、澤瀉。心神煩熱，臍腹脹悶而小便不通者，梔子仁散。脾肺燥熱，陰無以化而赤澀者，黃芩清肺飲。膀胱陰虛，陽無以生而淋瀝者，滋腎丸。若膀胱陰虛，陽無以化而淋瀝者，六味丸。若因乳母厚味酒炙積熱者，清胃散。

《顧氏醫鏡・小便不通》 小便不通，匪細故也。少腹急痛，狀如覆碗，奔迫難禁，期朝不通，便令人嘔，數日不通則斃。一見嘔逆，便不可救。故《內經》論二便不通，最急之候，無分標本，宜先治之。經云：胞即子宮，男爲精室，女爲血海。移熱於膀胱則癃。屢出而短少也，閉則熱極可知。《金匱》云：熱在下焦則淋閉不通。故滋腎水，瀉膀胱，名爲正治。經又言：膀胱爲津液之府，氣化則出。蓋水出高原，肺氣運行，水隨而注，故清金潤燥，名爲隔二之治。又言：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健脾利水，名爲隔三之治。又有因氣滯，因胞轉，因肝熱，因瘀血，致閉不同，治亦各異。丹溪云：余嘗用吐法通小便，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開而下竅之水乃出。又有用補中益氣湯，升舉其氣而使之通者。雖皆良法，但未可混施。按趙氏云：益氣、四苓、二香、黃連解毒等劑，皆治有餘之症，謂膀胱原有水積，或爲熱結，或爲氣閉，有水可通而通之也。至於不足之症，因汗多，五內枯燥，膀胱原無水積，強欲通之，如向乞人而求食，豈能得乎？故東垣分在氣在血，以渴與不渴辨之。如渴而小便閉者，此屬上焦氣分受熱，治宜清金。二冬、二母、桑皮、茅根之屬。如不渴而小便閉者，此屬下焦血分受熱，治宜滋陰。地、冬、知、柏、牛膝、車前之屬。至於眞陰眞陽虛者，未之論及。經言腎主二便，又言腎司開闔，又言腎開竅於二陰。故火盛則水衰，津液乾枯而爲熱閉，宜六味去萸肉，加二冬、牛膝、車前滋其陰，而水自來。陽虛則無氣，清濁不化而爲寒閉，宜濟生腎氣去萸肉，直達膀胱，如凍河得太陽而水自通。然世人之患陰虛者多，陽虛者少，桂附之藥，必察之明，審之當而後可以用之。若糢糊混投，幾何不以人命爲兒戲耶。

豬苓湯、導赤散，熱在下焦，小便淋閉者，隨宜採用。或合或分皆可。宜加知、柏、滋腎水，瀉陰火。腎熱既除，膀胱之熱自清。麥冬。肺清則氣化下行，心清則肺熱自除。

此皆滋陰潤燥蕩熱利水之劑，滋腎水，瀉膀胱，乃正治之法也。

二冬二母散　治肺金燥熱，氣化不行，小便癃閉。

二冬、二母加生雞子，皆清金潤燥之品。紫菀，雖入至高，善於趨下，肺金氣化，小便自利。茅根，清肺除熱利水。茯苓、車前。利小便而不走氣。

此方清金潤燥，以通小便，乃隔二治法也。

黃連解毒湯　治小便癃閉，因過啖辛熱，傷其肺陰者。

原方清三焦之熱，解辛熱之毒。宜加二冬、生雞子白，急救肺陰。茯苓、車前、木通。通竅利水。便秘加大黃。

此清熱解毒，急救肺陰，以通小便之方也。

四苓散　治小便癃閉，因脾溼不運，而精不上升，以致肺不通調者。宜加米仁，健脾燥溼，補肺清熱。桑皮、清肺降氣，除熱利水。生象牙屑。甘寒淡滑利竅。

此方健脾燥溼，以通小便，乃隔三之治法也。

二香散　治鬱怒氣滯，小便不通。又治強忍房事，或過忍小便，致轉胞不通。

一方治男婦轉胞，但用寒水石、滑石各二兩，冬葵子五錢，煎服。

此化氣之劑，氣化則胞轉爲常，而小便自利。故曰：治其氣則愈。愚意仍加利水清熱之藥，以相助爲理更妙。

龍膽瀉肝湯　此瀉肝火以通小便之方也。

琥珀益元散　治小便不通，因血結者。血虛膀胱本小便自利，今反不利，是膀胱氣分，亦因熱結，乃氣血交病也。

益元加眞琥珀末。均利小便，能逐瘀血。可加牛膝、萆中痛甚者，生用至兩許。瞿麥、利水破血。鬱金、治血積氣壅。連翹仁，散血結氣聚，二味皆辛苦寒。並湯調服。此驅膀胱瘀血，以通小便之方也。

敷臍法　溺秘因熱者多，此方最效。

大田螺，性寒而善分清濁，故濁水中置之，便能澄澈。二枚，搗爛去殼。鹽、潤下。麝香，通竅，各少許。同螺肉敷臍中及少腹，軟帛繫之，即通。一法：用豬膽

連汁，籠陰頭少頃，汁入亦即通。

葱熨法　氣閉不通者宜之。因熱者大忌之。

葱白，三觔，切細。鹽，一斤，同炒熱。絹包，更換熨臍下。或再加紫蘇、皂莢煎湯，坐浸水中。亦效。

《種福堂公選良方・便閉》　治小便不通：獨囊大蒜一個、梔子二十一個、鹽一匙，共搗敷臍中，良久即通。若不通，敷陰囊上立愈。

治中暑、大小便不通：用田螺三枚搗爛，入青鹽三分，攤成膏，貼在臍下一寸即愈。

《醫碥・小便不通》　點滴不出，小腹脹痛，由氣道閉塞。六淫、七情、痰濕、血食、內外諸邪，皆能閉氣。氣分上中下三焦，上焦之氣，肺主之。肺熱則氣不下行，治宜清降；中焦之氣，脾胃主之，濕盛或熱盛而氣滯不行，須治濕熱。若氣虛而下陷不運，須升清以降濁，下焦之氣，肝腎主之，腎移熱於膀胱，無陰則陽無以化，須純陰之劑，滋腎丸。肝脈過陰器，肝火鬱不伸則癃閉，肝火疎泄則爲遺溺，治取肝經俞穴。又下焦脈在膀胱經前，膽經後，出一幗中外廉，曰：委陽，膀胱經絡也。下焦火盛則癃閉，虛則遺溺。又督脈女子入繫庭孔，男子循莖下至篡，其病癃閉、遺溺，治取督脈俞穴。不取膀胱俞穴者，以膀胱但藏溺，其出溺皆從三焦，督脈及肝也。丹溪云：肺熱不生水清金，乃隔二之治也。脾濕不運，清不升，濁不降，故肺氣壅閉不下行，燥濕健脾，乃隔三之治也。若不關脾肺，但膀胱有熱，直瀉膀胱，乃正治也。東垣分在氣在血，以渴不渴爲辨。渴者，熱在肺，屬氣分，用淡滲之藥，茯苓、茅苓、澤瀉、琥珀、燈芯、通草、車前、瞿麥、扁畜等氣薄之品，氣薄爲陽中之陰，從陽而下降者也。不渴者，熱在下焦，屬血分，須用純陰之劑，無陰則陽無以化，黃連、黃柏、知母、滑石之類。淡滲之品乃陽中之陰，非陰中之陰勿用。熱實者，八正散加木香；腹痛不可忍，木通湯；上喘，紅秫散；腎虛寒氣不化者，甚而轉筋不救，腎氣丸。此爲下元冷秘，常有用桂附乃通者。氣虛不化而不急滿，惟倦怠、懶言，春澤湯。津液藏於膀胱，氣化乃能出，故用沉香、橘紅之屬，或用吐法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降。如滴水之器，上竅開，下竅乃通也。氣虛而不升化，用參芪等藥，先服後吐之。痰多閉氣，用二陳先服後吐之，更推類以盡其餘。或由大便不通而小便漸閉者，通大便則小便自行。瘀血閉氣者，宜多用牛膝。實者，桃仁煎、代抵當丸、牛膝膏。渴而腹冷，水氣也。水畜腹中，故冷。停畜不運，清氣不升，津液不生，故渴。不降，故小便閉。栝蔞瞿麥丸主之，便利腹溫爲度。小便不通乃轉胞危急，諸藥不效，用豬尿脬一個，底頭穿一小孔，貫一通透翎管，線扎緊，翎筒口塞以蠟，從脬口吹氣滿七分，線扎緊，再用手捻緊翎筒根，令不洩氣，乃去筒口之蠟，將筒口插入莖物竅內，放手，放開捻筒根之手也。卻捻豬脬，使氣透入膀胱，小便即出。小便不通，嘔逆，飲食不得入，名關格。若頭汗出者，陽脫。死。脈細濇者，知陰亦竭。亦死。葱白一斤碎切，入麝香五分，拌勻，分二包。先用一包置臍上，以紅火熨斗熨之，半柱香久，換一包，以熨斗盛冷水熨之，互相換熨，以通爲度。或以木通、老葱煎湯服，頓時探吐，再服再吐，以通爲度。或身無汗，以葱湯入木桶內，令病者坐杌上，沒臍爲度，匝腰繫裙以覆之，少時汗出，尿亦出，即於桶中溺之，勿出桶，恐氣收而尿又回也。孕婦胎滿，逼壓尿脬胞，轉翻傾側，胞系了戾，不得小便，名轉胞。須舉其胎，令穩婆香油抹手，入產戶，托起其胎，溺出如注。次以人參、白朮、陳皮、升麻加入四物內煎服，頃時以指探吐，如此三四次，則胎舉矣。一法令孕婦坐榻上，連榻倒豎起，尿自出，勝手托。男子亦有轉胞。婦人轉胞，不必盡由胎壓。多因尿急脬脹，而驟馬馳車，飛跑急走，致脬擲翻，或水溢中焦，食滿腸胃，下壓膀胱，無處退避，以致閃側翻轉，熱攻氣迫者，可推。並須吐法。滑石散。《金匱》婦人病飲食如故，病不在胃。煩熱不得卧，倚息，喘也，下不通則上乾，故煩喘不得卧，陽被迫浮越故熱。此由虛寒，氣不化，溺急胞脹，腫墜翻轉。腎氣丸。

《全匱翼・小便不通》　有下焦蓄熱者，《內經》所謂膀胱不利爲癃也。巢氏云：膀胱與腎爲表裏，而俱主水，熱氣太盛，故令結澀，小便不通，腹脹氣急，甚者水氣上逆，令心腹痛嘔，乃至於死，其脈緊而滑直者是也。

《廣濟方》：

冬葵子　滑石　茯苓　通草各三兩　茅根四兩　芒硝二兩，湯成下

水煮分溫三服，相去如人行六七里。若不得溺，急悶欲絕者，以鹽二升，大鐺中熬，以布綿裹臍下按之，小便當漸通也，曾試有驗。

《聖濟總錄》方：獨顆大蒜一枚，梔子仁三七枚，鹽花少許，三味搗爛攤紙上，貼臍良久即通。未通，塗陰囊上立通。

掩臍法：連根葱勿洗，帶土生薑一塊，淡豆豉二十一粒，鹽二匙，同研爛，捍餅烘熱掩臍中，以帛紮定，良久氣透自通，不然，再換一劑。

有肺熱不降者，東垣曰：小便閉而不渴者，熱在下焦血分，眞水不足，膀胱乾涸，乃無陰則陽無以化，法宜苦寒之劑，以補腎與膀胱，使陰氣行而陽自化，則小便自通。其渴者，熱在上焦氣分，肺中伏火，不能生水，膀胱絕其化源，宜氣味俱薄淡滲之藥，以瀉肺火，清肺金而滋水之化源。

百合飲子。《外臺》

有下焦陽虛不化者，夫腎開竅於二陰，腎中陽虛，則二陰之竅閉，閉則大小便俱不得出。如重陰沍寒，地道閉塞，惟與白通湯多加葱白，陽氣一至，二便立通矣。

白通湯。

有下焦陰虛而陽不化者，其狀腳膝軟弱無力，陰汗陰痿，足熱不能履地，不渴而小便閉。是不可以淡滲之劑利之，利之則陰愈竭而水益不行矣。宜苦寒之屬以補腎與膀胱，所云使陰氣行而陽自化也。

滋腎丸。

《內經》曰：熱者寒之。又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以黃柏之苦寒瀉熱補水潤燥，故以爲君。以知母苦寒瀉腎火，故以爲佐。肉桂辛熱，寒因熱用也。

丹溪云：諸淋皆屬於熱。余每用滋腎丸，每百丸。可用四物湯加甘草梢、杜牛膝、木通、桃仁、滑石、木香煎湯，空心吞服。兼灸三陰交，如鼓應桴，累試累驗。

有轉胞不得小便者，由胞爲熱所迫，或強忍小便，俱令水氣迫於胞，屈辟不得充張，外水應入不得入，內水應出不得出，小腹急痛，不得小便，不治害人。亦有虛人下焦氣冷不治，胞系了戾者，宜分而治之。

滑石散。

八味丸　治腎虛小便不通，或過服涼藥而閉澀愈甚者，乃虛人下元冷，胞轉不得小便，膨急切痛，經四五日，因篤欲死者，每服五十丸，溫鹽湯下。

小便閉尿滿方：小青菜子炒枳殼，不拘分兩，煎湯熏洗即通。

《雜病源流犀燭・小便閉癃源流小便黃赤　遺溺　飲後即便　交腸症》小便閉癃，肝與三焦及督脈病也。言三經而不及膀胱者，以膀胱但主藏溺，而不主出溺也。經云：肝脈過陰器，病閉癃。又云：女子督脈入繫廷孔，廷孔，正中直孔，即溺竅也。男子循莖下至篡，陰莖之端也。病不得前後。又云：三焦下瀆並太陽正脈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據經觀之，閉癃之症，舍三經何屬哉？雖然，其致病之由，實各有異。膀胱藏溺，氣化則出，而主氣化者，肺也。若燥則不能生水，氣化不及膀胱，法當清金潤肺。宜紫菀、麥冬、車前、丹皮、茯苓。如脾濕不運，水穀不精，不能上輸於肺，使肺不得行其津液以生水，法當燥濕健胃。宜茯苓、半夏、白朮、蒼朮。如腎水燥熱，以致膀胱不利，法當滋腎滌熱。宜知母、黃柏、茯苓、通草、澤瀉。又或水液只滲大腸，小腸因而燥竭，宜以淡滲之品分利之。宜茯苓、豬苓、通草、澤瀉。又或氣滯，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必以順氣爲急。宜枳殼、木通、橘紅、蘇子。又或心火盛，以致小腸多熱，急當清心。宜黃連、犀角、天冬、麥冬。又或由乎大虛，須與溫補以行其水。宜金匱腎氣丸。又或忿怒氣結，閉遏不通，須開鬱破氣。宜鬱金、檳榔、桔梗、枳實。至若三焦實熱，則惟用純陰之品，以化其陽而已。上焦熱，宜山梔、黃芩。中焦熱，宜黃連、黃芩。下焦熱，宜知母、黃連。此治閉癃之大法也。乃丹溪獨以吐法通小便，蓋亦猶滴水之器，上竅通，下竅自出之意。其旨微妙，有可參用。其法氣虛者，先服藥，宜補中益氣湯。後用吐。血虛者，亦先服藥，後用吐。宜芎歸湯。痰多者，亦先服藥，宜二陳湯。後用吐。氣閉者，用藥爲探吐。宜香附、木通。血瘀小便閉者，則以牛膝、桃仁爲要藥。嘗採其法，用之頗效。雖然，閉癃之異，究何如哉？新病爲溺閉，點滴難通也；久病爲溺癃，屢出而短少。《綱目》謂即癃病也，此二症之實也。若夫溺有餘瀝，全由於腎氣之虛，須當補益爲要。宜覆盆子、菟絲子、五味子、沙蒺藜、益智仁、蓮鬚、山萸、牡蠣、龍骨、茯實。

脈法　仲景曰：腎脈滑實爲癃癭。《脈訣》曰：便血則艻，數則赤黃，實脈癃閉，熱在膀胱。《醫鑑》曰：少陰微者，氣閉膀胱。《綱目》曰：癃病脈細，不治。

小便不利　仲景曰：陰虛則小便難。丹溪曰：小便澀者，血因火燥，下焦無血，氣不得降，而滲泄之令不行也。宜補陰降火。《入門》曰：小便難者，出不快也。經曰：陽入陰分，則膀胱熱而小便難。《直指》曰：腎虛，小便數而瀝，如欲滲之狀，宜溫補。《綱目》曰：小便數而不利者有三。若大便泄瀉，而津液澀少，一也，宜利而已；熱搏下焦，津液不能行者，二也，必滲瀉乃愈；若脾胃氣澀，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而化者，三也，可咽氣令施化而出，如茯苓琥珀散，用澤瀉、滑石、赤苓、白朮、豬苓、琥珀、肉桂、

炙草者是也。不得混治。

小便不通　《內經》曰：胞移熱於膀胱，則癃、尿血。元素曰：熱在下焦，塡塞不通，其症小便閉塞而不渴，時見躁者是也。東垣曰：小便不通，有氣血之異。如渴而小便不通者，熱在下焦氣分，宜清肺；如不渴而小便不通者，熱在下焦血分，宜滋腎。又曰：血澀致氣不通而竅塞，宜導氣除燥。《綱目》曰：小便不通，臍下狀如覆椀，痛閉難忍，治法有二。如氣不能化而不通，則用陳皮、茯苓湯調木香、沉香末二錢空心服，兼用吐法以提之。如血瘀下而不通，則用桃仁承氣湯之類。《回春》曰：嘔噦而小便不通者，難治。中滿鼓脹，病小便不通者，難治。《正傳》曰：老人氣虛短，作小便不通，爲下焦血氣乾者死。鼻頭色黃者，小便必難。

閉癰宜吐瀉　丹溪曰：水道不通，屬氣虛、血虛。有實熱，有痰氣閉塞，皆宜吐之，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降。蓋氣承載其水也。又曰：實熱癰閉，用八正散。蓋大便動，則小便自通矣。《直指》曰：水道不行，其本在腎，合用牽牛、澤瀉。其末在肺，合用葶藶、桑皮。更以木通、滑石佐之。又能透達。雖然，大便小便，脈絡相貫。人有多日小便不通，但使大瀉數行，則小便自通。

尿色　《內經》曰：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資生》曰：小便有五色，惟赤白色者多。赤色多因酒得之，白色乃下元虛冷。

導引　《保生秘要》曰：搓小紙捻入鼻中，俟打噴嚏，小水自通，此治閉塞。若遲塞，多搓掌心及湧泉穴，退火安靜。或再行運功法，自效。

運功　《保生秘要》曰：及小腸症同法。從歸元法旋運，而下旋至病處。多運數十回，復遶而上，撒而散之，週而復始。如法漸行穀道，去濁，提回守靜。

小便黃赤，實熱病也。凡臟腑皆能爲之，而下焦更甚。經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宜火府丹。又曰：胃氣盛，則身以前皆熱，消穀善饑，溺色黃。宜涼胃湯。此二條言肝胃有實熱，故黃赤也。又曰：肺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宜加味補中益氣湯。又曰：冬脈不及，令人眇清脊痛，小便變。宜溫腎湯。此二條言肺腎虛寒，故黃赤也。又曰：厥陰之勝，胠脇氣並，化而爲熱，小便黃赤。宜青皮、赤芍、防風、柴胡。此一條言氣運之屬風而黃赤者也。又曰：少陰司天，熱淫勝，病溺色變。宜黃柏、山梔。又曰：少陽之勝，溺赤，善驚。宜山梔、黃芩。又曰：陽明司天，燥氣下臨，暴熱至，陽氣鬱發，小便變。宜黃芩、石膏。此三條言運氣之屬熱而黃赤者也。又曰：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宜加味補中益氣湯。此一條言脾家虛，故黃赤也。又曰：小便黃者，小腹中有熱也，此則言下焦之熱，不可不清之利之者。宜四苓散。然下焦之熱，豈但是哉？或由腎虛有火，宜補陰丸。或由膀胱畜熱，宜葵子湯。亦或由小腸燥結，宜赤茯苓湯。固當分別治之。

小便黃赤形症　《得效》曰：上盛下虛，小便赤澀，必致成淋。

尿色　《內經》曰：足陽明之脈病，氣盛，則尿色黃。仲景曰：疸症，小便如黃柏汁。《正傳》曰：下焦無血，小便澀數而黃色。

遺溺，腎、小腸、膀胱三經氣虛病也。而經又推及肺、肝、督脈。緣肺主氣以下降生水，輸於膀胱。肺虛則不能爲氣化之主，故溺不禁也。宜補中益氣湯。不愈，當以黃柏、生地、麥冬清其熱。肝督二經之脈，並循陰器繫廷孔。病則營衛不至，氣血失常，莫能約束水道之竅，故遺溺不止也。肝病宜川芎、歸身、澤瀉、白芍。督脈病宜荊芥、黃連、防風。若夫腎上應於肺爲子母，母虛子亦虛，其遺數宜也。宜菟絲子散。小腸主傳送，故其氣虛，亦患遺溺也。宜茯苓、澤瀉、赤石脂、白芍、生地。膀胱者，水泉所藏。虛則不能收攝，而溺自遺也。宜菟絲子散、固脬丸。如挾寒，家韭子丸。挾熱，白微散。滑脫，牡蠣丸。以上皆小便不禁之由於諸經者也。至如小兒睡中遺尿，多由於實熱，而間或因寒。宜沈氏鬱泉丸。挾寒，去山梔，加萸肉、巴戟、乾薑。老人淋瀝不禁，多由於虛寒，而間亦有熱。宜大菟絲子丸爲主，酌其寒熱以爲治。不可不審也。妊婦尿出不知，或由脬熱，宜加味逍遙散。或由脾肺氣虛，宜補中益氣湯。或由肝腎陰虛。宜六味丸。不可不審也。產後小便不禁，或由脬損，宜沈氏固胞湯。或用八珍湯、補脬飲。或由膀胱氣虛，宜加味補中益氣湯。或由膀胱陰虛。宜補肺腎。不可不審也。果如是，遺溺之病，亦何足慮哉？

遺溺原由症治　《內經》曰：膀胱不約爲遺尿。又曰：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直指》曰：腎與膀胱俱虛，內氣不充，故脬中自滑，所出多而色白，是以遇夜而陰虛愈多。又曰：下焦畜血，與虛勞內損，則便尿自遺而不知。又曰：下焦虛寒，不能溫制水液，則尿出不禁。又曰：經云：水之本在腎，其末在肺，則知天一之水自上而下，相爲貫通也。丹溪曰：小便不禁，屬熱、屬虛。熱者，五苓散合黃連解毒湯。虛者五苓散合四物湯，加

山萸、五味子。又曰：下虛內損而不禁，宜補膀胱陰血，瀉火邪爲主。《入門》曰：傷寒熱病，及風溫狂言直視遺尿者，不治。

尿色　丹溪曰：小便不禁，赤者有熱，白者氣虛。

飲後即便，精氣耗散病也。《內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靈樞》曰：人飲酒，酒入胃，穀未熟而小便獨先下。蓋酒者，熟穀之液，其氣悍以清，故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焉。以是知飲入胃而遽覺至臍下，即欲小便者，皆精氣衰耗，不能輸於脾，歸於肺也。東垣以爲不輸脾歸肺，心火必上攻，使口燥而咽乾，旨哉言矣。宜補中益氣湯。

便溺原委　東垣曰：溲尿者，水也。水之下流，其性則然也。飲入於胃，其精氣雖上升，其本體固不能上升，則豈可謂小便獨爲氣化所成哉？

交腸症，陰陽失度病也。此症惟婦人多有之。或因病後，或因嗜酒，血枯氣耗，陰陽失於傳送，故大小腸錯亂，往往小便中出大便，亦大便中出小便，而成此症也。宜五苓散。如不愈，以舊幞頭燒灰酒服。

交腸症治　丹溪曰：一婦人嗜酒，常痛飲，忽糟粕出前竅，溲尿出後竅，六脈皆沉澀，與四物湯加海金沙、木香、檳榔、桃仁、木通。服之而愈。此人酒多，氣升不降，陽極虛。又酒濕積久生熱，煎熬其血，陰液大虛。陰陽俱虛，而暫時活者，以其形實，而酒中穀氣尚在故也。三月後必死，果然。《回春》曰：一婦人病愈後小便出屎，先服五苓散二劑，又用補中益氣湯而愈。

《齊氏家傳醫秘・小便不通》　名曰關格，嘔證一見，便難救治。若大便瀉泄，而小便不通者，宜五苓散分利之；若六腑客熱不通，宜六一散治之；若氣迫閉塞，升降不通，用宣暢胸膈，桔梗開提之法。有用補中益氣湯倍升柴提之，或用鵝翎探吐之。譬如注水之器，上竅一開，而下竅自然通利。

《醫綱提要・內傷腎與膀胱病》　小便不通，東垣曰：渴而小便不利者，熱在上焦氣分也，宜四苓散加山梔、黃芩分利之。不渴者，熱在下焦血分也，宜滋腎丸。亦有小便多者，乃下元虛冷，腎不攝水，宜八味丸。有氣虛短少而數者，膽氣虛弱也，宜補中益氣湯加麥冬、山藥。若小便澹滯，或莖中痛，屬肝腎濕熱也，龍膽瀉肝湯。至於水腫鼓脹，小便不通，不可利水，宜金匱腎氣丸而小便自行，陰得陽以生也。有除桂附而亦效者，陽得陰而化也，此陰陽氣化之精義也。

《醫學妙諦・小便不通不禁大便不通二便秘脫肛等章》　人身穢濁二便消，通則濁降塞則淆。便通則濁降清升，否則清濁混淆矣。小便不通膀胱熱，用藥可與淋同條。小便不禁膀胱火，火邪妄動難自料。水不得安故不禁，二神丸合桑螵蛸。川連、川芎、甘草、生地、當歸。大便不通腸液竭，活血潤燥方無拋。二便閉時肝腎熱，八正散服兩可消。肛門秘結肺熱致，肺與大腸表裏明。脫肛肺臟虛寒甚，瀉痢入虛陷下遭。湯用補中益氣炒，熱脫四物知柏邀。

陰莖囊腫是濕甚而下墜入府，用河間法。

石膏　寒水石　杏仁　澤瀉　滑石　紫川朴　豬苓

小便不通，小腸火結。

導赤散加丹皮、赤茯苓。

膀胱氣化失司。用五苓散。

濕壅三焦。用河間分消法。

杏仁　桔梗　滑石　川朴　連翹　木通　藿香　陳皮　豬苓　木瓜　川連　寒水石　澤瀉　蘆根　黃芩　海金沙　防己　生石膏　枳殼　六一散

濕鬱熱伏小腸痹。用小溫中丸。

腎陽不通。

五苓散加乾薑、炮薑、附子、豬膽汁。

腎與膀胱陰分蓄熱致燥，無陰則陽無以化用。滋腎丸。

《潛齋簡效方・小便不通》　白蘆菔子炒香，白湯下數錢。外以紙撚搐鼻取嚏，立通。

犀角、琥珀等分，磨水衝服。

葱白三斤，細切，炒熱，分二包，互熨小腹，仍以手擦掌心及涌泉穴。

諸藥不效者，以麝香少許，和患者頂心頭垢，作條入溺竅，紙封馬口，使氣透進竅內，須臾即通。

《潛齋簡效方・癃淋小溲不利而管痛也》　細白砂三升，熬令極熱，以酒三升，淋取汁，服一合，治諸淋，冬瓜煮湯恣飲亦佳。

浮海石一大把，研篩，以水三升，醋一升，煮取二升，澄清服一升，三服愈，治石淋。

白茅根四斤，以水一斗五升，煮取五升，服一升，日三夜二，治熱淋。

蒲黃、滑石等分末之，酒服方寸匕，日三，治血淋，苧根煎湯服亦良。

淡豆豉五錢，水一椀，煎一沸，去滓，入鹽一捻，和服，治氣淋。海金砂、滑石各一兩，甘草二錢半，爲末，每服二錢，鹿角霜、麥冬，燈心煎湯下，治膏淋。此敗精阻塞溺竅也。

《趙李合璧・癃閉》 癃閉火閉與氣閉，火惟清利無他巧，氣分虛實酌寒熱，通塞薰洗亦救急。

分疏：癃閉者，小水不通也。其症惟火與氣耳。但治此之法，有火清火，固不待言矣。惟氣閉，當分虛實，當酌寒熱，如不效，速用通塞薰洗之法，亦可以救急。

要方

一、熱閉不通者，必有火症火脈及溺管疼痛等症，宜大分清飲之類主之。

一、肝強氣逆而癃閉者，宜以破氣行氣爲主，如香附、枳殼、烏藥、沉香兼四苓散主之。

一、通塞法：用白菊花根搗爛，用生白酒衝和，取酒汁溫而飲之。

一、薰洗法：用皂角、葱頭、王不留行各數兩，薰洗小腹即愈。

《證治心得・癃閉》 經云：膀胱不利爲癃。癃閉者，合而言之一病也，分而言之，有暴久之殊。暴病謂之溺閉，點滴不出，內急脹滿而不通也。可用疏通利竅之劑，甚則升之吐之以提其氣。如水注然，上竅開則下竅通矣。凡氣實證，無如吐之最妙。譬之滴水之器，閉其上竅則下竅不通，開其上竅則下竅必利。蓋有升則有降，無升則無降也。二陳、五苓、補中益氣，皆可探吐。東垣之灸百會穴，亦此意也。然升提一法，祇可施於涓滴不通者，若溺濇短少之癃閉，非所宜耳。久病謂之溺癃，欲解不解，屢出短少是也。大都宜補養眞陰，兼滋氣化。如生脈散、六味丸之類。蓋膀胱但主藏溺，其主出溺者，三焦肺氣與肝也。考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出矣。夫主氣化者，肺也。以一身之氣關於肺，肺清則氣行，肺濁則氣壅，故小便不通，由肺氣不能宣布者多，又當清金降氣爲主。若大便泄瀉，津液偏滲於大腸，或水停心下，不能下輸於膀胱者，則宜四苓五苓以滲泄之。更有瘀阻而小便閉者，牛膝、桃仁爲要藥。如屬氣虛，獨參湯如神。由是觀之，則受病人之源自非一途。景岳謂癃閉之證，最危最急候也。水道不通，則上干脾氣而爲脹，外溢肌肉而爲腫，侵胃爲嘔，壅肺爲喘，故數日不通，上奔喘逆而危也。其因有四：有火邪結聚小腸膀胱者，必見火證火脈，溺管疼痛也。大分清飲、抽薪飲之類。有熱居肝腎者，或便濁，或見血而阻塞不通也。治法則可清可利。二者皆癃閉之輕證，惟氣閉尤爲危候，然有實有虛。氣實而閉者，多屬肝強氣逆，移礙膀胱，惟暴怒鬱結則有之。或破其氣，或通其滯。如香附、枳殼、烏藥、茴香、沉香之屬兼四苓散。若氣陷於下，即以此藥多服，探吐以提其氣，使氣升則水自降也。痰氣逆滯不通，以二陳、六安等吐之。熱閉氣逆，以大分清飲吐之。氣虛而閉者，必素多斲喪，或年衰氣竭，方有此證。最爲危候，不易治也。然凡病此者必有其漸，但覺小便短少，或便時費力，即當速治。若待其劇，恐無及矣。故治當辨臟氣之寒熱，若素無內熱，病未至甚，用左歸、右歸、六味、八味等湯，或壯水以分清，或益火以化氣，隨宜用之，自可漸杜其原。若病已至甚，則必用八味丸或金匱腎氣湯，大劑煎服，或可挽回。舍此附桂，則不能直達膀胱，而使水因氣化也。若素有內熱，不堪溫補而癃閉者，此必眞陰敗絕。無陰則陽無以化，治宜補陰抑陽，以化陰煎、滋腎丸主之。故臨證者不可不詳辨也。

脈法　右寸關滑實者，痰滯上焦。細微者，中氣不運。左尺洪數者，熱結下焦。虛浮者，腎氣不足。

《醫家四要・小便秘滯由於氣化不行》 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以氣滯不行，則小便不得通利。東垣云：渴而小便不利者，熱在上焦氣分也。宜四苓散加桔梗、升麻；不渴而小便不利者，熱在下焦血分也，宜滋腎丸加車前、澤瀉；更有用吐法，通其小便者，譬如滴水之器，上竅閉，則下竅不通，必須上竅開，而下竅之水自出，此丹溪之妙法也。

《醫家四要・癃閉遺溺方》 小便不通爲閉癃，仲景五苓散可宗。氣虛之閉宜春澤湯。即是五苓加參服。治氣虛不能化，及州都小便閉塞，即五苓散加人參。陰虛之閉宜通關丸，東垣。柏知肉桂蜜爲丸。治腎虛濕熱。口不渴，而小便閉，即黃柏、知母、肉桂，一名滋腎丸。老年氣虛小便閉，耆草陳皮名利氣。散。治老人氣虛，小便不通，即黃耆、甘草、陳皮。君不見膀胱不約致溺遺，固脬丸子奏功奇。即是桑螵蛸附子，戎鹽茴茄酒丸宜。經云：膀胱不約爲遺溺。此方宜之。即桑螵蛸、製附子、戎鹽、茴香、菟絲子，酒糊丸。桑螵蛸散寇宗奭治便數，菖遠龜龍歸參茯。治小便數而欠，且能補心安魂。即石菖蒲、遠志、龜版、龍骨、當歸、人參、茯苓，爲末，服二錢。

《浮溪外治方選・二便門》 大小便閉，白礬末填滿臍中，以新汲水滴之，覺冷透腹內自通。臍平者以紙圍之。又方：皂角末、葱白、連鬚，加麝

香二分，蜜少許，杵貼臍下至毛際，再以韭地蚯蚓泥搗和水，澄清飲之尤妙。

又方：甘遂末，麵糊調敷臍中及丹田，內服甘草湯。

小兒初生，二便不通，皂角燒研細末，煉蜜爲丸，納穀道中。

二便關格，皂莢燒烟，於桶內坐上熏之。

關格脹滿，大小便不通，獨頭蒜燒熟去皮，緜裹納下部，氣即通。

《浮溪外治方選・小便門》 小便不通，豬膽連汁籠住陰頭一二時，汁入自通。又方：葱白連葉搗爛，入蜜，合外腎上。又方：蚯蚓糞、朴硝各等分，水和敷臍下。又方：皂角、半夏、麝香末塡臍內，再用田螺、葱白搗餅蓋之。又方：生白礬末五厘，入臍以水滴之。

婦女小便不通，皂角煎湯洗陰戶。

小兒不小便，鹽安臍中熨。

小兒初生，小便不通，葱白搗爛，麝香三釐，摻上傅臍。

小便不通，轉脬危急者，葱管吹鹽入玉莖中。

小便轉胞不出，納衣魚一枚於莖中。

小便不通，諸藥不效者，麝香少許，和頂心頭垢，作條入莖中，紙封馬口，使氣透進莖內，須臾即通。又方：葱白細切炒熱，包熨小腹，冷即易，仍以手擦掌心足心。

小便不通，腹脹如鼓，大田螺、鹽半匙生搗，敷下一寸三分。

女子轉胞，小便不通，腹脹如鼓，數日垂危，死豬脬吹脹，以鵝毛管安上，插入陰孔，捻脬氣吹入。

小便閉，小腹痛，田螺少加鹽，生搗敷臍下一寸三分即通。

小便虛秘，桃枝、柳枝、木通、川椒各一兩，枯白礬三錢，葱白七個，燈心一握，水三十碗，煎至十五碗，用磁鉢盛之，乘熱熏外腎小腹，以被圍之，不令風入，若冷即易之，再燒再熏，良久便通，如赤小豆汁下，效。

水腫溺閉，大蒜、田螺、車前子等分，杵攤臍中。

寒症小便癃閉，腫脹，葱一把，麝香三釐，搗餅貼臍。

內科總部

遺精陽痿部

遺精分部

論說

《素問・生氣通天論》 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

《靈樞・本神》 黃帝問于岐伯曰，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藏則精失。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痿痿厥，精時自下。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虛勞失精候》 腎氣虛損，不能藏精，故精漏失。其病小腹弦急，陰頭寒，目眶痛，髮落。診其脈，數而散者，失精脈也。凡脈芤動微緊，男子失精也。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虛勞溢精見聞精出候》 腎氣虛弱，故精溢也。見聞感觸，則動腎氣，腎藏精，今虛弱不能制於精，故因見聞而精溢出也。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虛勞夢泄精候》 腎虛爲邪所乘，邪客於陰，則夢交接。腎藏精，今腎虛不能制精，因夢感動而泄也。

綜述

《千金要方・腎臟》 治夢中泄精、尿後餘瀝及尿精方：

人參　麥門冬　赤石脂　遠志　續斷　鹿茸各一兩半　茯苓　龍齒　磁石　蓯蓉各二兩　丹參　韭子　柏子人各一兩六銖　乾地黃三兩

右十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酒服二十丸，日再稍加至三十丸。

治虛損小便白濁、夢洩方：

韭子　菟絲子　車前子各一升　附子　芎藭各二兩　當歸　礬石各一兩　桂心一兩

右八味末之，蜜丸如梧子，酒服五丸，日三。

又方：

黃耆　人參　甘草　乾薑　當歸　龍骨　半夏　芍藥各二兩　大棗五十枚　韭子五合

右十味末之，蜜丸如梧子，酒服五丸，日三服。

治小便失精及夢泄精，韭子散。不知稍增，甚者夜一服。《肘後》用澤瀉一兩半。

棗人湯　治大虛勞，夢泄精，莖核微弱，血氣枯竭，或醉飽傷於房室，驚惕忪悸，小腹裏急。若不能食，小腹急，加桂心六兩。

韭子丸　治房室過度，精洩自出不禁，腰背不得屈伸，食不生肌，兩腳苦弱。

治夢洩失精方：韭子一升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再，立效。

治虛勞尿精方：

韭子二升　稻米三升

右二味以水一斗七升煮如粥，取汁六升爲三服，精溢同此。

石榴皮《外臺》作柘白皮　桑白皮切，各五合

右二味以酒五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棘刺丸　治虛勞諸氣不足，夢洩失精。

又方：乾膠叁兩末之，以酒二升和，分溫爲三服，差止。一方用鹿

角膠。

又方：新韭子二升，十月霜後採者，好酒八合漬一宿，明旦日色好，童子向南擣一萬杵。平旦溫酒五合，服方寸匕，日二。

禁精湯　治失精羸瘦，痠削少氣，目視不明，惡聞人聲。

羊骨湯　治失精多睡，目眩眩。

又：灸第十椎兩傍各三十壯。

又：灸第十九椎兩傍各二十壯。

又：灸陽陵泉、陰陵泉各隨年壯。

夢泄精，灸三陰交二七壯，夢斷，神良。內踝上大脈並四指是。

丈夫夢失精及男子小便濁難，灸腎輸百壯。男子陰中疼痛溺血，精出，灸裂缺五十壯。

失精五藏虛竭，灸屈骨端五十壯，陰上橫骨中央宛曲如卻月中央是也，此名橫骨。

男子虛勞失精，陰上縮，莖中痛，灸大赫三十壯，穴在屈骨端三寸。

男子腰脊冷疼，溺多白濁，灸脾募百壯。

男子失精，膝脛疼痛冷，灸曲泉百壯，穴在膝內屈文頭。

男子虛勞失精陰縮，灸中封五十壯。

《外臺秘要·虛勞失精方》《病源》：腎氣虛損，不能藏精，故精漏失。其病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眶痛，髮落。診其脈數而散者，失精脈也。凡脈芤動微緊，男子失精。

《深師》人參丸　療虛勞失精。痹，加附子一分炮；婦人血崩，加乾地黃好者二分。一本云黃蘗四分。忌豬肉、冷水、生葱、生菜、蕪荑。

《范汪》療男子虛失精，三物天雄散。

《千金》療男子虛勞失精，陰縮，灸法：灸中封五十壯。

又：男子虛勞失精，陰上縮，莖中痛方：灸大赫三十壯，穴在夾屈骨端三寸。

《古今錄驗》療虛損失精，黃耆湯。

《外臺秘要·虛勞尿精方》《病源》：虛勞尿精者，腎氣衰弱故也。腎藏精，其氣通於陰。勞傷腎虛，不能藏其精，故因小便而精液出也。

《深師》療男子尿精方：

栝樓根　澤瀉　土瓜根各二兩

右三味，擣合下篩，以牛膝和爲丸如梧子。先食，服三丸，良。《范汪》云用四分。餘並同。

又：尿精，小便白濁，夢泄，韭子散。

又方：

柘白皮五合　桑白皮五合，切

右二味，切，以酒五升，煮。取三升分，爲三服。一方柘白皮作石榴皮。

又方：

乾膠二兩，炙

右一味擣末，酒二升和，溫分三服，差。一方用鹿角膠。

又：小便失精，及夢泄精方：

韭子一升熬　麥門冬一升，去心　菟絲子二合　車前子二合　芎藭二兩　白龍骨三兩

右六味擣篩，以酒服方寸匕，日三。不知稍稍增之，甚者夜一服。《肘後》用澤瀉一兩半。

《古今錄驗》棘刺丸，療男子百病，小便過多，失精。

《外臺秘要·虛勞夢泄精方》《病源》：腎虛爲邪所乘，邪客於陰則夢交接。腎藏精，今腎虛弱不能制於精，故因夢感動而泄也。

《深師》韭子丸，療虛勞夢泄精。

又：棘刺丸，療虛勞，諸氣不足，數夢或精自泄。若患風痿痹，氣體不便，熱煩滿少氣，消渴枯悴，加萎蕤、天冬門、菟絲子；身黃汗，小便赤黃不利，加石龍芮、枸杞子；關節腰背痛，加萆薢、牛膝；寒中氣脹時泄，數唾嘔吐，加厚朴、乾薑、桂心；陰囊下濕，精少，小便餘瀝，加石斛。以意增之，菟絲子酒漬之經一宿。後有一方十四物，長陰，加肉蓯蓉、磁石。其說小異，故兩存焉。忌豬肉、冷水、生葱、菘菜、鯉魚等。

又：鹿角湯，療勞，夢泄精。

又：桂心湯，療虛，喜夢與女邪交接，精爲自出。一名喜湯。

《千金》療夢泄失精，尿後餘瀝，尿精方：

人參　麥門冬去心　赤石脂　遠志去心　續斷　鹿茸炙，各六分　茯神一分　茯苓　龍齒炙　磁石研　蓯蓉各八分　乾地黃十二分　丹參　韭子熬

柏子人各五分

右十四味，擣篩，蜜和丸如梧子。以酒服二十丸，日再，稍稍加至三十丸。忌酢物、蕪荑。

又，療夢失精方：

韭子一升熬

右一味，擣篩。以酒服方寸匕，日再。神效。

《古今錄驗》石斛散，療男子夢泄精。

《小品》龍骨湯，療夢失精，諸脈浮動，心悸少急，隱處寒，目眶疼，頭髮脫者，常七日許一劑，至良。

又：薰草湯，療夢失精。一方又有茯苓三兩。忌桃李、雀肉、大酢、海藻、菘菜、生葱。一本無薰草，人參。又有薰草、人參、龍骨，別是一方。

《集驗》灸丈夫夢泄法：灸足內踝上三寸，一名三陰交，二七壯。兩腳皆灸，內踝踝大脈並四指是。

《聖濟總録・虛勞門・虛勞失精》論曰：《內經》曰：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蓋腎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氣盛則輸寫有常。虛榮之人，精氣已虧，邪氣乘之，則藏者不固，或於夢寐，或於便溺，而漏失無常也。其證少腹強急，陰頭寒，目痛，髮落，其脈數而散，茎動微緊者是也。

治虛勞傷損，小便失精及夢泄，韭子散。

治虛勞喜夢失精，桂枝牡蠣湯。

治虛勞失精多睡，目視眩眩，羊骨湯。

治虛勞失精，便溺白濁，形體枯瘦，腰腳疼重，人參湯。

治虛勞漏精，韭子丸。

治虛勞元氣虛弱，精滑不禁，腰脊疼痛，白龍骨丸。

治虛勞腎藏衰憊，夢寐失精，補骨脂散。

治陽氣虛損，下元冷極，精泄不禁，小便頻數，腰腳無力，飲食減少，正陽丸。

治虛勞漏精，補益附子丸。

治虛勞失精，補骨髓，去腎邪，金鎌丸。

治腎藏虛憊，小便遺精，陰痿濕癢，莖中痛，硇砂丸。

治虛勞元藏衰弱，精氣滑泄，或夢中遺瀝，固氣不二丸。

治五勞七傷失精，腰痛少氣，面目萎黃，手足瘖冷，不思飲食，龍骨散。

治虛勞夢泄，日漸羸劣，韭子丸。

治虛勞失精，小腹弦急，隱隱頭冷，目痛髮落，人參丸。

治虛勞腎氣乏弱失精，腰腳無力，小便數，鹿茸丸。

治虛勞失精，天雄散。

《醫説・夢遺》有人夢遺精，初有所見，後來雖夢中無所見，日夜不拘，常常走漏。作心氣不足，服心氣藥無驗，作腎氣虛，補腎藥亦無驗。醫問患者覺腦冷否，應之曰：只爲腦冷，服驅寒散遂安。蓋腦者諸陽之會，髓之海，腦冷則髓不固，是以遺漏也。有此疾者，先去腦中風冷，腦氣冲和，兼服益心腎藥，無不愈者。

《普濟方・腎臟門・腎虛漏濁遺精》《素問》云：夫腎精者，身之本也。蓋五臟六腑皆有精，腎爲都會，關司之所，聽命於心。人能法道清淨，精氣內持，火來坎戶，水到離宮，陰平陽秘，精元密固矣。若夫思慮不節，嗜慾過度，使水火不交，精元失守，由是爲赤濁白濁之患焉。赤濁者，是心虛有熱也，常因思慮而得之；白濁者，腎虛有寒也，過於嗜欲而得之，其狀凝而如油，光彩不定，小便溺濁，稠如膏糊，皆嗜慾思慮之所致耳。各分受病之由，施以治法，坎離既濟，陰陽協和。然後火不上炎而神自清，水不下滲而精自固，安有赤濁白濁之患哉？雖然，思慮過度，不特傷心，亦能病脾，脾土虛而腎不足，故土邪剋水，亦令人便下渾濁，史載之云：夏則土燥而水濁，冬則土堅而水清。醫常峻補，則疾愈甚。若以中和之藥療之，水火既濟土自堅，其精固矣。遺精白濁二證，脈息多濇，醫經曰：男子二八，腎氣盛，天癸至。天癸者，精之本也。腎臟不足，皆由不善衛生，喜怒多勞，憂愁思慮，嗜慾過度，起居不常，遂致心火炎上而不熄，腎水散浸而無歸，上下不得交養。心腎受病，令人遺精白濁。腎受病者，亦令人遺精白濁，皆心腎不交，關鍵不密之故耳。腎病者當禁固之，心病者當安甯之。更有少壯之人，情動於中，所願不得，意淫於外。一門內有是證者，大要於治之法，不宜秘固，秘固則愈甚，惟當以後方豬苓丸主之，蓋半夏有利豬苓導氣使通之也。但虛損精滑之人，卻不宜服。無因而出者曰尿，因聞見而出者曰精，心不足而腎熱者曰赤濁，心不足而腎冷者，爲白濁。陰不升，陽不降，是以有清濁不分。又有脾精不禁，小便漏濁，淋瀝不止，手足腰背酸痛，用蒼朮等劑，使脾精生於陰也。邪

客於陰，神不守舍，故心有所感，夢而後泄也。其候有少年氣盛，鰥曠多時，強制情欲，不自覺知，此泄如瓶之滿而溢者也。人或有之，是爲無病，勿藥可矣。心家氣虛，不能主宰，或心受熱，陽氣不收，此泄如瓶之側而出者也。人多有之，其病猶輕，令和平之劑補之。臟腑精弱，其元久虧，心不攝念，腎不攝精，此泄如瓶之破而漏者也。人或有之，其病最重，須當大補陽。或謂夢泄尤甚於房勞，此世習聞其說者也。又有神氣消磨，異性橫生，風邪乘虛，致干其正，往往與妖魅交媾，是尤甚也，宜用法藥互取之。

方

玉鎖九眞丹出《危氏方》　治元氣不足，思慮太過，腎經虛損，眞陽不固，旋有遺泄，小便經歲白濁，或淡赤，或如膏，或夢寐精泄，甚則身體拘倦，骨節酸疼，飲食不進，面色黧黑，容枯肌瘦，唇乾舌燥，虛煩溫汗，舉動力乏，多服效。

棘刺丸　治虛勞諸氣不足，夢泄失精。

鹿茸益精丸出《直指方》　治心虛腎冷，漏精白濁。

心腎丸　治水火不濟，心下怔忡，夜多盜汗，便赤夢遺。

鹿茸散　治臟腑久虛夢泄。

家韭子出《直指方》　治腎氣不足精遺。

遠志丸出《直指方》　治腎不足，遺精白濁，驚悸健忘，夢寐不安，足脛酸疼。

芡實丸出《危氏方》　治思慮傷心，房勞傷腎，心腎不交，精元不固，面少顏色，驚悸健忘，夢洩，小便赤澀，遺精白濁，足脛酸疼，耳聾目昏。

降心丹出《直指方》　治心腎不交，盜汗遺精，及熱藥過多，上盛下虛，小便赤白，常服鎮心益血。

固精丸出《濟生方》　治嗜慾過度，勞傷腎經，精元不固，夢遺白濁。

《證治要訣・大小腑門・遺精》　遺精得之有四：有用心過度，心不攝腎，以致失精者；有因思色慾不遂，精已失位，輸瀉而出者；有慾太過，滑泄不禁者；有年壯氣盛，久無色慾，精氣滿泄者。然其狀不一，或小便後去多不可禁者；或不小便而自出，或莖中出而癢痛，常如欲小便者。幷宜先用辰砂妙香散，吞玉華白丹，佐以威喜丸，或分清飲，別以綿裹龍骨同煎，或分清飲半貼，加五倍、牡蠣粉、白茯苓、五味子各半錢。

失精夢泄，亦有經絡熱而得者。若以虛冷用熱劑，則精愈失。《本事方》清心丸，用黃皮腦子者，最良。然亦必恍惚膈熱，乃驗其熱證也。以此見赤濁，亦有自熱而得，亦可用此。若是用心過度得之，宜遠志丸，用交感湯加蓮子肉、五味子吞下，仍佐以靈砂丹。若審是思色慾不遂得之，且以四七湯吞白丸子。甚者耳聞目見，其精即出，名曰白淫，妙香散吞玉華白丹。若審是色慾過度，下元虛憊，泄滑無禁，宜正元飲加牡蠣粉、肉蓯蓉各半錢，吞養氣丹或靈砂丹，仍佐以鹿茸丸、山藥丸、大菟絲子丸、固陽丸之類。審是壯盛滿溢者，《本事方》清心丸，仍服黃芪六一湯，便雖非對，緣精髓滿溢，姑以此燥之。

遺瀝比之遺精稍少，小便有數點稠粘，莖頭微痛，或小便已停止時，方有一二滴沾褌，其病不出前所因，宜審用前藥。

夢遺，俗謂之夜夢鬼交。宜溫膽湯去竹茹，加人參、遠志、蓮肉、棗仁、茯神各半錢，吞玉華白丹幷固陽丸。

夢遺亦備前四證，宜審其所感用前藥。

治小便注杆甘瘡，用腦子二錢半，雁爪黃連一錢半，蘆甘石一錢，葱頭七個，陳荷葉一片，花椒一撮，先以葱頭、荷葉、花椒煎湯二碗，待溫時留瓶內浸洗，小便乾淨，將前蘆甘石用火煅紅，於煎黃連水內浸濕，又燒又浸，燒烊爲度，安於冷地上，以碗覆之，候冷研末，入腦子和勻，將前湯洗淨，用藥不過二三度即愈。

《丹溪心法・夢遺》　專主乎熱。

帶下與脫精同治法，青黛、海石、黃柏。內傷氣血，虛不能固守，常服八物湯加減，吞樗樹根丸。思想成病，其病在心，安神丸帶補藥。熱則流通，知母、黃柏、蛤粉、青黛爲丸。精滑專主濕熱，黃柏、知母降火，牡蠣粉、蛤粉燥濕。

戴云：因夢交而出精者，謂之夢遺，不因夢而自泄精者，謂之精滑，皆相火所動，久則有虛，而無寒也。

入方：

良薑三錢　黃柏二錢　芍藥二錢。並燒灰存性　樗根　白皮一兩半

右爲末，糊丸，每服三十丸。

《明醫雜著・夢遺精滑》　夢遺精滑，世人多作腎虛治，而用補腎澁精之

藥不效。殊不知此證多屬脾胃，飲酒厚味，痰火濕熱之人多有之。蓋腎藏精，精之所生，由脾胃飲食化生而輸歸於腎。今脾胃傷於濃厚，濕熱內鬱，中氣濁而不清，則其所化生之精亦得濁氣。腎主閉藏，陰靜則寧，今所輸之精既有濁氣，則邪火動於腎中，而水不得寧靜，故遺而滑也。此證與白濁同。丹溪論白濁爲胃中濁氣下流，滲入膀胱，而云無人知此也。其有色心太重，妄想過用，而致遺滑者，自從心腎治。但兼脾胃者多，須要審察。

《醫學正傳・便濁遺精》論

《內經》曰：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夫便濁之證，因脾胃之濕熱下流，滲入膀胱，故使做便或白或赤而渾濁不清也。《原病式》曰：如夏月天氣熱甚，則水液渾濁，林木流津是也。血虛而熱甚者，則爲赤濁，此心與小腸主病屬火故也。氣虛而熱微者，則爲白濁，肺與大腸主病屬金故也。丹溪曰：大率多是濕痰流注，宜燥中宮之濕。又曰：治宜燥濕降火，兼升舉之法。此皆至要之語也。外有遺精滑泄之候，與濁相類，不可一例而推。夫遺精者，多夢與鬼交而泄，名曰夢遺。或隨溲溺而出，謂之精滑。亦有思想無窮，所願不遂而得之者，治宜安心神以降火。又有因好色太過，房勞致虛而得之者，治法宜滋水臟以復眞陰。是皆千古不易之定論也，學者詳之。

脈法

兩尺脈洪數，必便濁失精。女人尺脈濇而弱者，或洪數而促者，皆爲便濁白帶。心脈短小，因心虛所致，必遺精便濁。

方法

丹溪曰：便濁屬濕熱，有痰有虛。赤屬血，由小腸屬火故也。白屬氣，由大腸屬金故也。大率皆是濕痰流注，宜燥中宮之濕。赤者，乃是濕傷血。胃中濁氣下流，滲入膀胱。

肥白人多痰，治宜燥濕降火，兼升提之。大法：二陳湯加二朮、升、柴，赤者加白芍藥，煎服。

一人便濁，嘗有半年，或時夢遺，形瘦，作心虛主治，以珍珠粉丸和定志丸服效。

夢遺主熱，精滑主濕熱，熱則流通故也。

內傷，氣血虛，不能固守，當補，以八物湯加減吞樗木根丸。

大法用青黛、海石、黃柏。

精滑用知母、黃柏降火，牡蠣、蛤粉燥濕，白濁同法治。

一方：用良薑三錢，芍藥、黃柏炒焦各二錢，樗根白皮一兩五錢，爲末糊丸，每服三十丸。

思想而得病在心，治當安心神以帶補。一法用溫膽湯去竹茹，加人參、遠志、蓮肉、酸棗仁、茯神，煎服。

一方：治便濁丸藥。

樗白皮　黃柏炒　青黛　乾薑炒　滑石　蛤粉炒，各等分

神麴糊爲丸服之。

戴氏曰：黃柏治濕熱，青黛解熱，蛤粉鹹寒入腎，滑石利竅，炒乾薑味苦，斂肺氣下降，使陰血生，且能監制。

二陳湯治濁，加升提之藥，使大便潤而小便長。

珍珠粉丸　治精滑白濁等證。

半苓丸　治白濁。

虛勞者，用補陰藥。胃弱者，兼用人參，及升麻、柴胡升胃中之清氣。

張子元氣血兩虛，有痰便濁，陰火痛風。

人參一兩　白朮五錢　熟地黃　黃柏炒黑色，各二兩　山藥　海石　瑣陽各五錢　乾薑五錢，燒灰存性　南星一兩，煨裂　龜板酥炙，二兩

右爲細末，酒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百丸，薑鹽湯下。

燥濕痰、治白濁方，如肝脈弦者，須以青黛瀉肝，大概不可純用涼藥。盧氏曰：病因濕熱，藥的矣，然亦不可專用寒涼藥，故用炒柏之類，又以乾薑之溫而佐之也。

以上丹溪方法凡十六條。

妙香散《局方》　治心虛遺精白濁。

秘眞丸河間　治思想無窮，所願不遂，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及白物隨溲而下，或夢與陰人通泄耳。

萆薢分清飲楊氏家傳　治眞元不足，下焦虛寒，小便白濁，頻數無度，漩面如油，光彩不定，漩腳澄下，凝結如膏糊之狀。

治濁固本丸東垣

九龍丹丹溪　治精滑。

水陸二仙丹《錄驗》　治遺精、白濁、夢泄、脫精等證。

定志珍珠粉丸丹溪　治心虛夢泄，

《丹溪活套》云：赤白濁，乃胃中痰積下流，滲入膀胱，宜用二陳湯加升麻、柴胡、防風之類以提之。肥白人屬濕熱，加蒼朮、白朮、炒黃柏、黃荊子之類。或有挾寒者，本方加炒乾薑、肉桂，甚者加附子。有心虛不能固守，及平素虛寒之人，本方加菖蒲、石菖蒲、益智、炒乾薑、牡蠣、龍骨之類。氣虛者，本方加黃芪、白朮、人參，或加附子之類。赤者，多有血虛瘦弱之人得之，宜四物湯加酒知母、酒炒黃柏，煎湯送下珍珠粉丸。赤白濁小腹疼痛不可忍者，宜作寒治，東垣酒煮當歸丸最妙。

祖傳方

秘眞丹　治好色腎虛，遺精夢泄，白淫白濁等證。

《赤水玄珠·夢遺門》丹溪曰：夢遺主熱，精滑主濕熱。許學士曰：治夢遺有數種，有下元虛憊，精元不禁者；有年壯氣盛，久曠，經絡壅滯者；有情慾淫動，所願不遂者，名曰白淫。虛憊不禁者，宜補澀。壅滯者宜清心，以決其壅。所願不遂者，宜清痰熱，以豬苓丸治之。正如瓶中煎湯，氣盛盈溢者，如瓶中湯沸而溢。慾動心邪者，如瓶傾側而出。虛憊不禁者，如瓶中有罅而漏，不可一概用藥也。

《內經》云：主閉藏者腎也。又云：腎藏精，腎衰則不能管攝，故妄行而出精不時也。又曰：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白淫、夢遺等症。

先賢治法有五：

用辰砂、磁石、龍骨之類鎮墜神之浮遊是其一也。

其二，思想結成痰飲，迷於心竅而遺者，許學士以豬苓丸導利其痰是也。

其三，思想傷陰者，潔古以珍珠粉丸降火補陰是也。

其四，思想傷陽者，羅謙甫以鹿茸、蒐絲子等補陽之藥是也。

其五，陰陽俱虛者，丹溪治一人，形瘦，便濁，夢遺，作心虛治，用珍珠粉丸，定志丸。內傷氣血不能固守，以致夢遺、精滑，便濁不禁者當補，以八珍湯加減，吞樗根皮丸。予嘗治一少年，夢遺無度，且精滑甚，玉莖纔舉，其精即流，目見婦人，精即注下，夫婦之私皆廢，背心痛如被槌，兩耳皆聾，腰痠膝軟，此大虛症也。用補天丸加止澀之藥，鹿茸、沙苑蒺藜、白蠟之類，服之一月精固，二月耳聰而背心痛止，次年育女。

仲景云：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冷，目眩髮落，脈極芤虛遲，爲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以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豬苓丸。蕭氏云：此古方也，今盛行於時，而人多莫測其用。蓋半夏有利性，而豬苓導水，緣腎司閉藏，久用澀藥，及有鬱滯，用之使氣通而鬱散。予醫囊中嘗貯此藥，緩急與人三五服，皆隨手而驗。又云：詳治夢遺方，屬鬱滯者居大半，庸醫不知其鬱，但用龍骨、牡蠣等澀劑固脫，殊不知愈澀愈鬱，其病反甚。嘗治一壯年，夢遺白濁，少腹有氣衝上，每日腰熱，卯作酉涼，腰熱作則手足冷，前陰無氣，腰熱退則前陰氣耕，手足溫，平旦多泄屁，暮多噫，時振，隔一旬，二旬必遺。脈朝弦滑而大，午後洪大。予知其有鬱滯也。先用沉香和中丸大下之，次用四物湯吞滋腎丸百粒，若稍與蛤粉等澀藥，則遺濁反甚，或一夜二遺，遂改用導赤散，大劑煎湯服之，遺濁皆止漸安。又一中年，夢遺，醫或與澀藥反甚，連遺數夜。愚先與神芎丸大下之，卻再製此豬苓丸服之，皆得全安。又丹溪先生治鎮守萬戶蕭伯善，便濁精滑不禁，百藥不效，試倒倉法而安。於此見夢遺屬鬱者多矣。

嘗治丁氏一友，壯年體肥而色蒼，善飲酒，常兼人之食，每五日則夢遺一度，準準如此，醫近一年，罔效。季冬就予治，診左弦數，右三部皆滑數，知其酒多濕熱重，況厚味生痰，但清其濕熱，或可愈也。乃制一方，名曰端本丸。潔古珍珠粉丸，治白淫，夢遺精滑不收。年壯節慾精溢者，降火補陰爲主。法曰陽盛故精泄也。黃柏降火，蛤粉醎而補腎陰。

丹溪云：精滑不禁用蛤粉、青黛、香附、黃柏、知母之類。

大鳳髓丹　治心火太盛，陽狂不已，又補腎水。眞陰虛損，心有所欲，速於感動，應之於腎，疾於施泄。此方固眞元，降心火，益腎水，大有神效。若只用黃柏、甘草、縮砂三味，名正鳳髓丹。若只用黃柏、甘草二味，名小鳳髓丹。古人云：瀉心者非也。乃瀉心包絡相火，益腎水之劑。

許學士清心丸　治經絡熱，夢遺，心忪恍惚，膈熱。

大智禪師云：夢遺不可全作虛冷治，亦有經絡熱而得之者。嘗治一男子，至夜脊心熱夢遺，用珍珠粉丸，豬苓丸遺止。終服紫雪，脊熱始除。又一男子，脈洪，腰熱，遺精，沉香和中丸下之，導赤散治其火而愈。由此知身有熱而夢遺者，皆熱遺也。

治夢遺之藥，若清之不止者爲虛寒。愚壯年得夢遺症，每四五夜必一

遺，累用鳳髓丹、秘眞丸，雖少效，終不能除根。後改用石菖蒲、遠志、韮子、桑螵蛸、益智、酸棗仁、牡蠣、龍骨、鎖陽等劑，爲丸服，良愈。又一中年男子夢遺，以珍珠粉丸等藥與服了無效，亦以遠志、菖蒲等劑服之，隨手而愈矣。

河間秘眞丸　治白淫，小便不止，精氣不固，及有餘瀝，或夢寐多泄。

五苓丸　治虛而泄精，脈弦大，累與加減八物湯吞秘眞丸，及珍珠粉丸，精泄不止。後用五倍子，濇脫之功，敏於龍骨、蛤粉矣。

海藏烏金散　治夢泄精滑不禁。

東垣治男子夢與鬼交，心神恍惚。刮鹿角屑爲末，三錢酒調下，日進二服。《本草》云：鹿角逐惡氣惡血，然亦是補劑，否則何能治此。

《婦人良方》鎖精丸　治下元虛弱，小便白濁，白淫，白帶淋灑，小便頻數。

固精丸　治胞冷虛寒，小便白濁，白淫，夢遺等云。

《雜病證治準繩・大小府門・遺精》　丹溪書分夢遺精滑爲二門。蓋夢與鬼交爲夢遺，不因夢感而自遺者爲精滑，然總之爲遺精也。其治法無二，故合之。或問精滑，何因得之？曰：《金匱要畧》謂虛勞之病，脈浮大，手足煩，陰寒精自出。又謂脈弦而大，此名革，亡血失精。又謂小腹弦急，陰頭寒，脈動微緊，男失精，女子夢交通。巢氏《病源》以虛勞病分出五勞、七傷、六極、二十三蒸之名。於七傷中精連，蒸病中玉房蒸，男則遺瀝漏精與尿精，聞見精出，及失精等候皆混同，仍類虛勞門，爲腎主藏精，故盡作腎氣衰弱之病，似若他藏無損焉，豈其然哉。夫五藏皆藏精者也。嘗攷《靈樞・本神篇》，首謂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如是者，通言一身主宰之精神也。因心腎是水火之藏，法天地施化生成之道，故藏精神爲五藏之宗主。其次言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有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如是者，皆因心神隨物所感，變而分之，是謂五志，遂有五神藏之名。五神既分，則於德化政令性味，各司其屬者之用，於是心腎之水火，亦俯從五神之列。然而所主之精，神則並行，未始相離，而五神五變者分之如此，則精亦從神之所變，隨處與之合矣。故五藏各得藏其精神以行其用，是之謂藏眞主，所以屬本氣之生化者也。苟有一藏之眞不得其正，則一藏之病作矣。苟一藏之精神傷之甚者，則必害其心腎之主精神者也。如所謂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喜樂恐懼則傷精，精傷則骨痿痿厥而不舉。喜樂者，憚散而不藏。恐懼者，蕩憚而不收。是故主藏精者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如是者，精神之在五藏，傷之則淫邪立至。心之在志爲喜，在氣爲火爲熱。腎之在志爲恐，在氣爲水爲寒。於是怵惕思慮傷其神，神傷則火動不止，火動不止則腎水恐懼之志者并矣。恐甚不解則動中而腎自傷，腎主藏精，與所受五藏六府所輸至之精，皆不得藏而時自下矣。此乃以心腎主宰精神者言也。至若他藏之精，各得而泄，有所據乎？曰：《內經》所謂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白淫，其病筋痿。筋痿者，生於肝，使內。王註以白淫是白物淫衍，如精之狀，因溲而下。雖云如精，殆非將化未成之精而徑出者乎。何以言之？精有謂生來之精者，先身生之精也。有謂食氣入胃，散精於五藏者，有謂水飲自脾肺輸腎而四布，五經並行之精者，此水穀日生之精也。然飲食日生之精，皆從生來元精之所化，而後分布其藏，盈溢則輸之於腎，腎乃元氣之本，生成之根，以始終化之養之之道也。若飲食之精，遇一藏有邪，則其藏之食味，化之不全，不得入與元精俱藏而竟泄出。與夫所謂脾移熱於腎，少腹冤熱而痛出白者，義亦如之。王註雖謂消脂爍肉，無乃消其腎所藏之精歟。蓋使二藏無病，則此白物其不爲精乎？使二藏有病，則所藏之精，其不變爲白物而出之乎？以此比例，則肺脾二藏之精，寧不有似肝藏之傷神動氣，致精失守而走泄者乎？然則治當何如？曰：獨腎泄者，治其腎。由他藏而致腎之泄者，則兩治之。在他藏自泄者，治其本藏，必察四屬以求其治。大抵精自心而泄，則血脈空虛，本縱不收。自肺而泄者，皮革毛焦，喘急不利。自脾而泄者，色黃肉消，四肢懈惰。自肝而泄者，色青而筋痿。自腎而泄者，色黃黑，髓空而骨惰。卽脈亦可辨也。或問：夜夢交接之理何如？曰：《內經》曰：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又曰：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又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又曰：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靈樞・淫邪發夢》篇曰：厥氣客於陰器則夢接內。蓋陰器者，宗筋之所繫也。而足太陰、陽明、少陰、厥陰之筋，皆結聚於陰器，與衝、任、督三脈之所會。然厥陰主筋，故諸筋皆統屬於厥陰也。腎爲陰，主藏精。肝爲陽，主疎泄。陰器乃泄精之竅，是故腎之陰虛則

精不藏，肝之陽強則氣不固。若遇陰邪客於其竅，與所強之陽相感，則精脫出而成夢矣。所謂陽強者，非藏之眞陽強也，乃肝藏所寄之相火強耳。蓋水爲陰，火爲陽，故通言火爲陽，然分言之，則爲二。若火盛不已，反消亡其藏之眞陽也。肝乃魂之居，藏之眞陽虛，則遊魂爲變，變則爲夢，與肝虛病者多夢亡人無異。曰：如子所言，夢遺則從肝腎得之乎？曰：不然。病之初起，亦有不在腎肝，而在心肺脾胃之不足者，然必傳於肝腎而後精方走也。蓋有自然相傳之理存焉。何則？宗筋者，上絡胸腹，挾臍，下合橫骨。故《內經》謂其總陰陽之會，會於氣街，主束骨而利機關也。夫五藏俱有火，其相火之寄於肝者，善則發生，惡則爲害，獨甚於他火。故平人肝氣之剛勇，充於筋而爲罷極之本也。其陰器既宗筋之所聚，乃強於作用，皆相火充其力也。若遇接內，得陰氣與合，則三焦上下內外之火，翕然而下從，百體玄府悉開，其滋生之精，盡趍會於陰器以躍出，豈止腎之所藏者而已哉。所謂厥氣客於陰器則夢者，其厥氣亦身中陰分所逆之氣，與接內之氣同是陰類，故夢猶接內之精脫也。若思欲不已，精氣已客於陰器，至卧故成夢而泄矣。但夢者，因眞陽虛而得之，故精脫之後，其氣未能卒復，未免形體衰憊，不比平人接內之氣，一二時便可復也。曰：治法當何如？曰：病從他藏而起，則以初感病者爲本，腎肝聚病處爲標。若由腎肝二藏自得者，獨治腎肝。由陰陽離決，水火不交通者，則既濟之。陰陽不相抱負者，則因而和之。陽虛者，補其氣。陰虛者，補其血。陽強者，瀉其火。火有正治反治，從多從少，隨其攸利。

若是用心過度而得之，宜遠志丸，用交感湯加蓮肉、五味子吞下，仍佐以靈砂丹。若審是思色慾不遂得之，且以四七湯，吞白丸子。甚者耳聞目見，其精即出，名曰白淫，妙香散吞玉華白丹。初虞世方，治清滑不禁，用青州白丸子，辰砂爲衣，服之神效。若審是色慾過度，下元虛憊，泄滑無禁，宜正元飲加牡蠣粉、肉蓯蓉各半錢，吞養氣丹或靈砂丹，仍佐以鹿茸丸、山藥丸、大菟絲子丸、固陽丸之類。按：此項藥太僭燥，若妄用過劑，則陰水耗竭，壯火獨炎，枯脂消肉，骨立筋痿，而成不救之疾矣。用者審之。若審是壯盛滿溢者，《本事方》清心丸。夢遺，俗謂之夜夢鬼交，宜溫膽湯去竹茹，加人參、遠志、蓮肉、酸棗仁炒、茯苓各半錢，吞玉華白丹、固陽丸。夢遺亦備前四證，宜審其所感，用前藥。葉氏云：遺滑之證，予累見人多作腎虛，而用補澀之藥無效，殊不知此因脾胃濕熱所乘，飲酒厚味痰火之人，多有此疾。腎雖藏精，其精本於脾胃，飲食生化而輸於腎，若脾胃受傷，濕熱內鬱，使中氣淆而不清，則所輸皆濁氣，邪火擾動，水不得而安靜，故遺滑也。治以蒼白二陳湯，加黃蘗、升麻、柴胡，俾清氣升，濁氣降，而脾胃健運，則遺滑自止矣。其有慾心太熾，思想無窮而致者，當從心治，心清則神寧，而火不妄起，宜遠志丸、茯神湯。房勞無度致腎虛者，必兼見怯弱等證，方可用補腎藥。故治有多端，須當審察，不可偏作腎虛治也。趙以德治鄭叔魯二十餘歲，攻舉子業，讀書夜至四鼓猶未已，遂發此病，卧問玉莖但着被與腿，便夢交接脫精，懸空則不夢，飲食日減，倦怠少氣。此用心太過，二火俱起，夜不得睡，血不歸肝，腎水不足，火乘陰虛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則精不得聚藏而欲走，因玉莖着物，猶厥氣客之，故作接內之夢。於是上補心安神，中調脾胃升舉其陽，下用益精生陰固陽之劑，不三月而病安矣。

一老人年六十患瘧嗽，自服四獸飲，多積成濕熱，乘於下焦，幾致危困。診其脈，尺部數而有力。與補中益氣加涼劑，三日與黃蘗丸。次早診之，尺脈頓減。問之曰：夜來夢交接否？曰：然，幸不泄。曰：年老精衰，固無以泄，其火熱結於精房者，得泄火益陰之藥，其火散走於陰器之竅，病可減矣。再服二日又夢，其瘧嗽全愈。亦有鬼魅相感者，《大全良方》論婦人夢與鬼交者，由藏府虛，神不守，故鬼氣得爲病也。其狀不欲見人，如有對晤，時獨言笑，或時悲泣是也。脈息乍大乍小，乍有乍無，皆鬼邪之脈。又脈來綿綿，不知度數，而顏色不變，亦其候也。夫鬼本無形，感而遂通。蓋因心念不正，感召其鬼，附邪氣而入，體與相接，所以時見於夢。治之之法，則朱砂、雄黃、麝香、鬼箭、虎頭骨、辟邪之屬是也。蔣右丞子，每夜有夢，招以德治之，連二日診脈，觀其動止，終不舉頭，但俯視不正當人，知爲陰邪相着，叩之不肯言其所交之鬼狀，其父遂問隨出之童僕，乃言一日至城隍廟，見侍女以手於其身摩久之，三五日遂聞病此，即令法師入廟，毀其像，小腹泥土皆濕，其病即安。試觀張仲景治下焦眞陽與精血兩虛，病小腹弦急，脈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通，則用桂枝、龍骨之屬，溫之固之。若陽浮上而不降，作悸衄，手足煩熱，咽乾口燥，陰獨居於內而爲裏急腹中痛，夢失精者，小建中湯和之，皆可取以爲法也。醫家大法曰：嘗治脫眞不止者，以澀劑收止之，則不能收不能止，不若瀉心火，若瀉心火不能止之，不若用升陽之劑，加風

藥之類止之。非此能止之也，舉其氣，上而不下也。

《壽世保元・遺精》 遺精白濁，當驗於尺，結茇動緊，二症之的。

一論心所慕而作夢遺，此君火既動，而相火隨之，治在心。

黃連清心湯。

魯藩泰興王驗方　治遺精。

一論心神寧靜則精固，君相火息則溺清，是症者，始因撓乎心，搖乎精而然也。龍雷火動，其水濁而不清，尾閭不禁，即精關弛而不固。治宜補心寧神，滋陽固本。

益智固眞湯。

一論心神不安，腎虛，每自泄精等症。

寧神固精丸。

一論夜夢遺精，或滑精，虛損之極，久不能止者。

滋補丸。

一論男子發熱遺精，或小便不禁，俱屬脾腎虧損，補中益氣湯合六味丸。二方合作湯劑，水煎服以化。

一論嗜慾無度，夢遺精滑，日夜長流，百方罔效，病將垂危者。

玉堂丸　扶溝何晴嶽傳。

一男子，水臟虛憊，遺精盜汗，往往夢鬼交，用豬腰一枚，以刀開去筋膜，入大附子末一錢，以濕紙包，煨熟，空心服之，便飲酒一二鍾，多亦甚妙，三五服效。

一論養元氣，生心血，健脾胃，滋腎水，止盜汗，除遺精，降相火，壯元陽。

養心滋腎丸　臨川徐昭志傳。

一論神者，精氣之室也，神以御氣，氣以攝精，故人寤則神棲於心，寐則神棲於腎。心腎，神之舍也，晝之所爲，夜之所夢，男子夢交而精泄，女子夢交而精出，是皆不知清心寡慾之道也。斯人也，神不守舍，從欲而動，晝有所感，夜夢隨之，心不攝念，腎不攝精，久而不已，遂成虛損。或有神氣委靡，念慮猖狂，風邪乘其虛，鬼氣干其正，與妖魅交通者，是又難狀之疾也，以鎮神鎖精丹。

一論精滑久不愈，牡蠣砂鍋內煅，醋淬七次，爲末，醋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鹽湯下。

一冶心虛夢泄，以白茯苓去皮，一味爲末，空心米飲調下。

一治遺精虛漏，小便餘滴，及夜多小便者，用益智仁十四個，水煎，入鹽少許，同服。

一夢泄不止，脈弦而大。

石蓮肉六兩　甘草二兩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食前燈心湯下。

一人，勞則遺精，齒牙即痛，以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芍藥，並六味地黃丸，漸愈，更以十全大補加麥門冬、五味而痊。

一人，白濁夢遺，口乾作渴，大便閉澀，午後熱甚，用補中益加芍藥、元參，並加減八味丸而愈。

一人，莖中痛，出白津，小便閉，時作痒，用小柴胡加山梔、澤瀉、炒連、木通、龍膽草、茯苓，二劑頓愈，又兼六味地黃丸而痊。

一人，便血精滑發熱，一男子，尿血發熱，一男子，發熱遺精，或小便不禁，俱屬腎經虧損，用地黃丸、益氣湯以滋化源，並皆得愈。

一人，午後有熱，遇勞遺精，其齒即痛，此脾腎虛熱，先用益氣湯並六味丸，更以十全大補湯而愈。

一人，夢遺精滑，氣血虛損，用十全大補湯加山茱萸、山藥、五味、麥冬。

《醫貫・先天要論下・夢遺并滑精論》 治以腎肝爲主。經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夫所謂陽強者，乃肝腎所寄之相火強也；所謂陰絕者，乃腎中所藏之眞陰絕也。腎爲陰，主藏精。肝爲陽，主疎泄。是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火不秘。以不秘之火，加臨不藏之精，有不夢，夢即泄矣。或問曰：何故不爲他夢而偏多淫夢耶？曰：《靈樞經・淫邪發夢篇》云：厥氣客於陰氣，則夢接內。蓋陰器者，泄精之竅，主宗筋，足太陰、陽明、少陰、厥陰之筋，與夫衝、任、督三脈之所會，諸筋皆結聚於陰器，而其中有相火寄焉。凡平人入房，而強於作用者，皆此相火充其力也。若不接內，不與陰氣合，則精不泄。一接內與陰相合，則三焦上下內外之火，翕然而下從，百體元府悉開，其滋生之精，盡趨於陰器以泄，則腎不藏矣。若其人元精堅固者，淫氣不能搖，久戰而尚不泄，況於夢乎？縱相火動而成宵夢，夢亦不遺，此謂陰平陽秘無病人也。今人先天稟賦原虛，兼之色慾過度，以致腎

陰衰憊，陰虛則相火動，相火之系上擊於心，爲君火感物而動，動則相火翕然而隨，雖不交會，而精已離其位，即客於陰器間矣。夜卧時當所寄之相火，一遇與內接時，與陰氣相合同，故卧而即夢，夢而即遺也。若腎不虛，則無復是夢，夢亦不遺矣。故治是證者，先以腎肝爲主。或問曰：陰虛火動而夢遺，服丹溪補陰丸以滋陰降火，則證與藥相對，每依法服之而不效，何也？曰：此未得丹溪滋陰之本意也。蓋《丹溪心法》第一方，原以腎氣丸爲滋陰之要藥也。今人不會其意，以黃蘗、知母爲君，概用坎離丸固本之類。凡此俱是沉寒瀉火之劑，苦寒極能瀉水，腎有補而無瀉，焉能有裨於陰哉？獨辭立齋發明丹溪之所未發，專用六味地黃以補腎而治夢遺，屢效。縱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濕熱下流者，以前丸爲主，煎服補中益氣以升提之。有用心過度，心不能主令而相火代事者，亦以前丸爲主，仍兼用歸脾湯。有命門火衰，元精脫陷，玉關不約者，急用八味丸，或金鎖正元丹，以壯眞陽，使之涵乎眞精而不泄，此其大略也。如鄭魯叔、吳茭山二按，皆以腎爲主，而兼治心脾者。獨有一等腎不虛而肝經濕熱火旺者，莖中作痛，筋急縮，或作癢或腫，或挺縱不收，白物如精，隨溺而下，此筋疝也，用龍膽瀉肝湯主之。張子和曰：遺溺閉癃，陰痿脬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若血涸不月，月罷腰膝上熱，足躠，嗌乾，癃閉，小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漏，皆女子之疝也。惟女子不曰疝而曰瘕。

《簡明醫彀・夢遺精滑》 經曰：精者身之本，生氣之源，髓之化也。又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神乃竭。蓋精之藏攝在腎，精之主宰在心。心爲君火，腎爲相火。相奉君命，故病在腎而責在心。心藏神，神動精泄。病機有五：曰夢交，火熾神虛，宜養心藥斂。曰滑脫，腎虛不攝，宜滋補腎氣。曰滿溢，少壯鰥曠，宜靜默精化。精能化氣。曰情想，妄言視聽，宜攝意降心。曰濕熱，傷熱流通，宜滲濕清火。大都制相火，壯腎水，寧心神，固精髓，不易法也。尺脈洪數，失精便濁；心脈短小，主夢遺。

主方：

黃連　生地　遠志　茯神　棗仁　芡實　柏子仁　石蓮肉　黃柏鹽炒　麥門冬　蓮蕊各一錢

右加燈心二十枝，水煎成，調硃砂飛、龍骨研。各一錢，服。

王荆公妙香散　安神定心，固精。

金鎖丹　腎虛精滑，心神不安。

固精丸　扶元益腎秘精。

十全大補湯或補中益氣湯加山萸、五味、山藥之類，治氣血虛、遺精。

簡便方　泄精。

蓮子心爲末一錢，入硃砂二分，空心白湯下。

又：嫩烏藥，益智仁，硃砂各一兩，留半爲衣。山藥糊丸桐子大，每百丸，早鹽湯下。

又：韭子炒，研末，酒糊丸，每二錢鹽湯下。或旱蓮草焙，研末，米湯下。

遺精盜汗：卧床中，側身縮腳，唾調五倍子末，填臍內，帛束，一手紮陰囊。

《紅爐點雪・夢遺滑精》 夫精者，血之粹者也。經曰：陽平陰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神乃竭。以腎水虛衰，心火妄動，至水不得寧，由是不約而妄遺矣。迨溯其所自，因則有四，何也？有夢交而遺者，以火動水沸，神弛精泄，此君不務德，亂命所致，法當君以養心寧神，佐以益腎而斂竅也；有下元虛弱，精神蕩溢而遺者，此腎衰不攝，玉關無約，而精乃妄泄，法當君以補腎，佐以澀精也；有年壯氣盛，久節房事，致經絡壅滯而遺者，此久曠精滿而溢，惟得泄而自平也；有情動於中，所願不遂而遺者，惟適其情而自止，卽勿藥可也。四者之中，惟夢遺最酷，蓋勞神而復脫其精，痰火之機，多肇於此，可例視乎。

愚謂營氣之粹者，化而爲精，聚於命門。命門者，精血之府也。經曰：男子二八而陽精升，約滿一升二合，養而充之，可得三升，損而喪之，不及一升。謂精爲峻者，精非血不化也。謂精爲實者，精非氣不養也。故血盛則精長，氣聚則精盈，譬諸海水之潮，亦由天地間之陽氣鼓舞，所以氣血精三者，同源而異流，殊途而同歸者也。《期嗣眞詮》亦曰：精卽血成。試以精置盤中，以鹽點之，一宿卽化而爲血，豈非反本還元之義歟？愚謂血之爲精，猶硃砂中之取汞也。法置砂入鼎中，以火迫之，其汞乃出。夫婦交媾，必動淫火，而精乃泄，故丹家以汞鉛譬之精血，正此義耳。然精固營之粹者，而腎中一點眞水，則胎於無極，生於太極，有形有質，難成易虧，男女均有此物，所以男女過慾，皆能致水虧，而成陰虛火動之症，其義可見矣。所謂二八而精滿者，無乃飲食厚味之液所變之。濁陰澄祕者，復藉肺氣輸歸於腎，若酒之攙

水然，必藉本醇之氣味，乃能充盈。故富貴之人，雖縱淫酒色，未嘗一一皆成痰火之病，蓋以日食葷濃之味，故輸化之精亦多，雖頻泄亦未即竭。若夫天一之眞精，則父母先天所成，爲人身之至寶，可頻而妄泄乎？倘無厚味精液之助，猶酒之眞醇，可頻費而妄耗乎？若藜藿如膏粱之縱慾，其有不病者鮮矣。況夢遺一證，於縱慾勞神，遂致坎離不交，水火未濟，勞神奪精，心不禦神，腎不攝精，心神蕩溢，由是一夢而遺，其酷於諸遺者以此。法宜瀉南方，補北方，益眞火，壯眞水，庶得病情之奧。

遺精主方　治心神不足，夜多淫夢，火伏水中，水不得寧，一夢卽遺者。此心腎不交，水火未濟，實痰火之肇端也，宜此主之。

人參五分　白茯神去木一錢　熟地黃一錢　山茱萸取肉二錢　肥遠志去心一錢　淮山藥一錢　五味子十五粒　酸棗仁微炒一錢　肉蓯蓉酒洗去甲一錢　補骨脂八分　芡實肉一錢　蓮花鬚五分　鮮知母去毛淡鹽水炒過一錢　覆盆子一錢　麥門冬去心一錢

右十五味，作一劑，空心服。乃養心血，寧心志，益神氣，補腎精，息腎火，固玉關之專品。此藥不燥不寒，不妨肺腎，不助陰火，誠痰火之王道也。

若夢遺甚者，必專服之。若更遺甚者，或入金櫻膏同服，或加牡蠣，或加龍骨。若脈實數弦長，或濇數而細者，此不受補，去人參、補骨脂，加當歸、生地黃、黃連、芡實末，每兩入龍骨一錢五分，或用金櫻膏糊丸，間服水陸二仙丹，此標本兼治之藥也。

附諸方

龍齒補心湯　治諸不足，血虛潮熱，心神驚怖，睡卧不寧，盜汗夢遺，小便赤濁，煩躁不安等證。

淸心蓮子飲　治發熱煩躁，七情抑鬱，小便白濁，或有沙淋，夜夢走泄，遺瀝瀝痛，或赤或白，酒色過度，上盛下虛，心火上炎，肺經受剋，故口乾燥，漸成消渴，四體倦怠，男子五淋，婦人帶下赤白，五心煩躁。此藥溫中淸心，養神秘精。

芡實丸　治思慮傷心，疲勞傷腎，心腎不交，精元不固，面無顏色，驚悸健忘，夜夢不寧，小便赤瀝，遺精白濁，足脛酸痛，耳聾目昏，口乾腳弱。

心腎丸　治水火不濟，心下怔忡，夜多盜汗，便赤夢遺。

附捷方

男子夜夢鬼交，精洩，巴戟天煎丸。

心虛夢洩，或白濁，白茯苓末，每服二錢。

虛滑遺精，白茯苓二兩，縮砂仁五錢，爲末，入鹽二錢，精羊肉批開，摻藥炙食，以酒送下。

漏精白濁，小便數多，白茯苓、山藥礬水煮過，等分爲末，每飲服二錢。

心虛遺精，豬心一個批開相連，以飛過硃砂末摻入，線縛，煮熟食之。

夢遺減食，白色苦參三兩，白朮五兩，牡蠣四兩，爲末，用雄豬肚一具洗淨，砂罐煮爛，石臼搗和，藥乾則入汁，丸小豆大，每四十丸，米湯下，日三服，久服身肥食進，而夢遺立止。

腎虛遺精，北五味子一斤，洗淨，水浸挼去核，再以水洗，核取盡，餘味通置砂鍋中，布濾過，入好冬蜜六斤，炭火慢熬成膏，瓶收五日，出火毒，每空心服一二匙。

固精強骨，金毛狗脊、白茯神、遠志、蓮肉、當歸，等分爲末，蜜丸梧子大，每五十丸酒下。

遺精品類　有心虛腎虛濕熱脫精。

心虛：

淸河參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又止驚悸，斷淫夢，保中守神　遠志利九竅，益智，慧聰耳目，定志，益精氣，安魂魄，又益精補陰氣，止虛夢遺　菟絲子添精益髓，補五勞七傷，鬼交洩精，肝臟風虛　蓮鬚補心通腎，固精　蓮子心主遺精，或入硃砂末服　硃砂主心虛遺精，或豬心煮食　紫石英補不足，定驚悸，安魂魄，塡下焦，止消渴，養肺氣，手少陰、足厥陰血分藥也。上能鎭心，重可去怯也。下能益肝，濕可去枯也。生心血，養肝血，其性緩而能補，故心神不安，肝血不足宜之　石蓮肉補五臟不足，傷中。益十二經脈血氣，定心澀精，多食令人喜，交心腎，厚腸胃，固精氣，強筋骨，補虛損，利耳目，除男子白濁、女人帶下崩中。諸血病安，靖上下君相火邪　茯神心神驚悸，虛而善忘，風眩心虛。茯神治心病然，茯苓亦未嘗不治心病也。赤入血分，白入氣分之不同

腎虛：

巴戟天夜夢鬼交，洩精　肉蓯蓉五勞七傷，補中氣，益精髓，悅顏色，延年，大補男子洩精夢遺，女子帶下陰痛　山藥益腎氣，止洩精，爲末，酒服亦可　補骨脂主骨髓

傷，敗冷精流，或同青鹽末服　五味子腎虛遺精，或熬膏常服　覆盆子安五臟，補勞損，腎精虛竭，益腎髓，縮小便　狗脊固精強骨，益男子，或同遠志、茯神、當歸丸服　韭子補腎壯陽，止洩精，爲末，酒服，止虛勞夢洩，或醋煮丸

濕熱：

半夏腎伏濕熱，不能管攝精血，妄遺，與下虛不同，宜此。或用豬苓炒過，同牡蠣丸服　蘇子夢中失精，炒研末服　澤瀉滲濕通淋，補陰不足　黃柏積熱，心怔夢遺，入片腦丸服　牡蠣夢遺，便溏，爲末，或入劑，或醋糊丸服　蛤蜊粉　爛蜆殼　田螺殼　眞珠

並主遺精。

脫精：

芡實益腎固精，或同茯苓秋石丸服　金櫻子固精，熬膏，或入劑，或爲糊丸服　益智仁治夢洩，或同烏藥山藥丸服　山茱萸益精，安五臟，通九竅，止小便，多補腎氣，添精髓，止老人尿多，固秘精氣，取其味酸以收滑斂竅　龍骨多寐洩精，小便泄精，同遠志丸服，亦同蘇子末服　龍齒安魂定魄，澀精鎮驚　桑螵蛸男子虛損，晝寐泄精，或同龍骨末服　鹿茸男子腰腎虛，夜夢鬼交，精溢自泄，或末之，酒服方寸匕，或煎酒飲　鹿角水磨服，或入劑，止脫精，夢遺丸服，主婦人鬼交精自出　鱉甲治陰虛夢遺，或燒末酒服　白膠虛遺，酒服之　阿膠腎虛失精，酒服　狗頭骨灰夢遺，酒服

附宜食諸物

鷄腽胵　黃雌鷄　烏骨鷄　豬腎　豬心　獐肉　胡桃　櫻桃

《醫宗必讀・遺精夢與女人交爲夢遺不因夢而自遺者爲精滑》　經曰：憂愁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憂，恐也。愁驚也，流淫，謂流出淫精也。思慮而兼之以憂愁，則神傷而心怯，心怯則恐懼而傷腎，腎傷則精不固，此心腎不交，故不能收攝也。　又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酸痿厥，精時自下。即上文之意而申言之也。又曰：五藏主藏精者也，傷則失守。此言五藏各主藏精，非腎之一藏獨有精也。五藏一有所傷，則失其藏精之職，而不能自守，所以精不能固，時有遺漏之患也。又曰：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食氣入胃，散精於五藏，又水飲自脾肺而輸之於腎，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此水穀日生之精也。後天日生之精，與先天生來之精，互化生成，總輸於腎，故曰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　又曰：厥氣客於陰器，則夢接內。陰器者，宗筋之所繫也，足太陰、陽明、少陰、厥陰之筋，皆結聚於陰器，與衝任督三脈之所會。然厥陰主筋，故諸筋皆統屬於厥陰也。腎爲陰，主藏精，肝爲陽，主疎泄，陰氣乃泄精之竅，是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氣不固。若遇陰邪客於其竅，與相火強陽相感，則夢寐之間，精氣漏泄矣。

愚按：古今方論皆以遺精爲腎氣衰弱之病，若與他藏不相干涉。不知《內經》言五藏六府各有精，腎則受而藏之。以不夢而自遺者，心腎之傷居多；夢而後遺者，相火之強爲害。若乎五藏各得其職，則精藏而治，苟一藏不得其正，甚則必害心腎之主精者焉。治之之法，獨因腎病而遺者，治其腎，由他藏而致者，則他藏與腎兩治之。如心病而遺者，必血脈空虛，本縱不收；肺病而遺者，必皮革毛焦，喘急不利；脾病而遺者，色黃肉消，四肢懈惰；肝病而遺者，色青而筋痿；腎病而遺者，色黑而髓空。更當以六脈參詳，昭然可辨。然所因更自多端，有用心過度，心不攝腎而失精者，宜遠志丸佐以靈砂丹。有色慾不遂，而致精泄者，四七湯吞白丸子，甚者耳聞目，見其精即出，名曰白淫，妙香散吞玉華白丹。有色慾過度，精竅虛滑，正元散加牡蠣粉、肉蓯蓉各半錢，吞靈砂丹，仍佐以鹿茸丸、山藥丸、大菟絲子丸、固陽丸之類。有壯年久曠，精滿而溢，清心丸。有飲酒厚味，痰火淫熱擾動精府，蒼朮、白朮、半夏、橘紅、茯苓、甘草、升麻、柴胡、俾清升濁降，脾胃健運，則遺滑自止。有脾虛下陷者，補中益氣湯。有腎虛不固者。五倍子二兩，茯苓四兩，爲丸服之驗。然其證狀，亦復不同，或小便後出多不可禁者，或不小便而自出，或莖中痒痛，常如欲小便者，或夢女交者，並從前法分別施治。或實有鬼魅相感，其狀不欲見人，如有對晤，時獨言笑，時常悲泣，脈息乍大乍小，乍有乍無，及脈來綿綿，不知度數，而顏色不變，乃其候也。宜硃砂、雄黃、麝香、鬼箭、虎頭骨之類，或但服蘇合丸，神效。更有久曠之人，或縱慾之人，與女交合，泄而不止，謂之走陽，其女須抱定，勿使陰莖出戶，急呵熱氣於口中，以指捻住尾閭，即救矣。若女人驚而脫去者，十有九死，亟以童女接氣，灌以大劑獨參湯，亦有活者。總其大綱言之，精滑宜澀之，澀而不效，即瀉心火，瀉而不效，即以補中益氣，用升麻、柴胡至一二錢，舉其氣上而不下，往往有功，詎可補之不效，澀之無靈，遂委之命也哉！

遠志丸　治心腎不足，夢遺精滑。

靈砂丹　治上盛下虛，痰涎壅盛，最能鎮墜，升降陰陽，調和五藏，補助元氣。

茯神湯　治慾心太熾，夢遺心悸。

四七湯　治七情鬱結，痰氣妨悶，嘔吐惡心，神情不快。

青州白丸子　治風痰壅盛，癱瘓嘔吐涎沫，氣不舒暢，悶悶不甯。

妙香散　安心神，閉精氣。

玉華白丹　清上實下，助養本元，最治二便不固，夢遺精滑等證。

正元散　治下元虛，臍腹張痛，泄利嘔吐，陽虛自汗，夢遺精滑，手足厥冷，一切虛寒。

鹿茸益精丸　治心腎虛冷，漏精白濁。

山藥丸　治諸虛百損，夢失精滑。

大菟絲子丸。

補中益氣湯。

蘇合香丸。

金鎖玉關丸　治遺精白濁，心虛不甯。

清心丸　治經絡熱，夢遺心悸。

《景岳全书・雜證謨・遺精》　經義

《上古天眞論》曰：上古有眞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中古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眞人。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慾於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於世，舉不欲觀於俗，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憺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臟盛，乃能寫。

《生氣通天論》曰：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解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

《金匱眞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

《本神篇》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是故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痿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臟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

《本臟篇》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

《經脈篇》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

《邪客篇》曰：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臟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

《平人絕穀篇》曰：血脈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

《調經》、《本神》等論曰：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成此形，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臟。

《六節臟象論》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

《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

《衛氣篇》曰：五臟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穀而行化物者也，其氣內干五臟，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

《疏五過論》曰：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流連，病有所並。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神，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

論證

夢遺精滑，總皆失精之病，雖其證有不同，而所致之本則一。蓋遺精之始，無不病由乎心，正以心爲君火，腎爲相火，心有所動，腎必應之，故凡以少年多慾之人，或心有妄思，或外有妄遇，以致君火搖於上，相火熾於下，則水不能藏，而精隨以泄。初泄者不以爲意，至再至三，漸至不已，及其久而精道

滑，則隨觸皆遺，欲遏不能矣。斯時也，精竭則陰虛，陰虛則無氣，以致爲勞爲損，去死不遠，可無畏乎。蓋精之藏制雖在腎，而精之主宰則在心，故精之蓄泄，無非聽命於心。凡少年初省人事，精道未實者，苟知惜命，先須惜精，苟欲惜精，先宜淨心。但見伶俐乖巧之人，多有此病，而田野愚魯之夫，多無此病，其故何也？亦總由心之動靜而已，此少年未病之前，所當知也。及其既病而求治，則尤當以持心爲先，然後隨證調理，自無不愈。使不知求本之道，全恃藥餌，而欲望成功者，蓋亦幾希矣。

遺精之證有九：凡有所注戀而夢者，此精爲神動也，其因在心。有慾事不遂而夢者，此精失其位也，其因在腎。有值勞倦即遺者，此筋力有不勝，肝脾之氣弱也。有因用心思素過度輒遺者，此中氣有不足，心脾之虛陷也。有因濕熱下流，或相火妄動而遺者，此脾腎之火不清也。有無故滑而不禁者，此下元之虛，肺腎之不固也。有素稟不足而精易滑者，此先天元氣之單薄也。有久服冷利等劑，以致元陽失守而滑泄者，此誤藥之所至也。有壯年氣盛，久節房慾而遺者，此滿而溢者也。凡此之類，是皆遺精之病。然心主神，肺主氣，脾主濕，肝主疏泄，腎主閉藏，則凡此諸病，五臟皆有所主，故治此者，亦當各求所因也。至若盛滿而溢者，則去者自去，生者自生，勢出自然，固無足爲意也。

一、因夢而出精者，謂之夢遺，不因夢而精自出者，謂之滑精。夢遺者，有情，有火，有虛，有溢，有因情動而夢者，有因精動而夢者，情動者當清其心，精動者當固其腎。滑精者，無非腎氣不守而然，若暴滑而兼痛者，則當從赤白濁門論治。

論治

一、精道滑而常夢常遺者，此必始於慾念，成於不謹，積漸日深，以致腎氣不固而然，惟芩朮菟絲丸爲最佳，其次則小菟絲子丸、金鎖思仙丹之類，皆可擇用。

一、君火不清，神搖於上，則精遺於下。火甚者，宜先以二陰煎之類清去心火；火不甚者，宜先以柏子養心丸、天王補心丹，或人參丸、遠志丸之類收養心氣，然後用芩朮菟絲丸之類固之。

一、相火易動，肝腎多熱，而易於疏泄者，宜《經驗》豬肚丸爲最，或固精丸之類主之。然須察其火之微甚，宜清者亦當先清其火。

一、凡思慮勞倦，每觸即遺者，但當培補心脾，勿得誤爲清利，惟壽脾煎，或歸脾湯減去木香，或用秘元煎主之，皆其宜也。其有氣分稍滯，不堪芪、朮者，宜菟絲煎主之，或以人參湯吞芩朮菟絲丸亦妙。

一、先天素稟不足，元陽不固，每多遺滑者，當以命門元氣爲主，如左歸、右歸、六味、八味等丸，或五福飲，固陰煎，菟絲煎之類隨宜用之，或《經驗》秘眞丹亦可酌用。

一、濕熱下流，火伏陰中而遺者，宜四苓散，或大小分清飲之類主之。

一、過服寒涼冷利等藥，以致陽氣不固，精道滑而遺泄不止者，速當溫補脾腎，宜五君子煎、壽脾煎，或右歸丸、八味地黃丸、家韭子丸之類主之。

一、治遺精之法，凡心火盛者，當清心降火，相火盛者，當壯水滋陰，氣陷者當升舉，滑泄者當固澀，濕熱相乘者當分利，虛寒冷利者當溫補，下元元陽不足，精氣兩虛者，當專培根本。今人之治遺泄，動以黃檗、知母爲君，或專用固本丸、坎離丸之類，不知苦寒之性，極能沉降瀉水，腎虛者尤非所宜。腎有補而無瀉，此輩亦何裨於腎，而凡用治於非火滑泄者，適足爲腎之害耳。

述古

丹溪曰：夢遺精滑，專主乎熱，熱則流通，宜滋陰降火。勞神思者，安神養心。久而虛脫者，須兼補藥及收澀之藥，無有不愈。

薛立齋曰：按前證若腎氣不足，用益志湯、金鎖正元丹；肝腎虛熱者，用六味丸、加味逍遙散；脾虛熱者，用六味丸、補中益氣湯。凡此悉屬不足之證，宜用十全大補湯，或用蓳薢分清飲送八味丸。又曰：按前證屬足三陰虧損所致，若肝腎虛熱者，用四物加柴胡、山梔、山茱萸、山藥，脾胃氣虛者，用補中益氣加山茱萸、山藥，思慮傷脾者，兼用歸脾湯加山茱萸、山藥，肝腎虧損者，六味丸，眞陽虛敗者，八味丸，心腎不交，用蓳薢分清飲；心氣虛熱者，清心蓮子飲。

樓全善《綱目》云：一壯年夢遺白濁，與澀精藥益甚，知其鬱滯，改用導赤散，大劑服之，遺濁皆止。又一中年夢遺，與澀藥勿效，改與神芎丸下之，下後與豬苓丸，遂愈。

徐東皐云：夢遺因心經有火，神思不寧，所以夢與人交而精泄，治當用清心、安神、溫膽等劑，加黃連、生地、人參、遠志、茯神、棗仁、羚羊角之類。有自遺者，乃氣血虛而下脫，有因熱而流通者，當分虛實，須用八物湯加龍

骨、牡蠣、樗根皮之類。有小便後精出不可禁者，或不小便而自出者，或莖中出而癢痛，常如欲小便者，並宜先服辰砂妙香散，或威喜丸，或分清飲，別以綿裹龍骨同煎，或加五倍子、牡蠣、白茯苓、五味子之屬煎服。

王宇泰曰：凡病精泄不禁，自汗頭眩，虛極，或寒或熱，用補澀之藥不效，其脈浮軟而散，蓋非虛也，亦非房室過度，此無他，心有所睹，因有所慕，意有所樂，慾想方興，不遂所欲，而致斯疾，既以藥補且固，不效，將何以治之？緣心有愛則神不歸，意有想則志不寧，當先和營衛，營衛和則心安，次調其脾，脾氣和則志舍定，心腎交媾，精神內守，其病自愈。其法用人參三錢，當歸一錢，洗焙爲末，作三服，糯米飲調下，服畢自汗出而寒熱退。若頭眩未除，用川芎三錢，人參一錢，焙爲末，作三服，沸湯調下。頭眩瘥而精不禁者，用芍藥半兩，丁香三錢，木香三錢，剉散，每服用生薑五片，棗二枚，以水同煎，空心服，即心安神定，精固神悅。

《理虛元鑑・遺精夢洩論》精雖藏於腎，而實主於心。心之所藏者神，神安則氣定。氣爲水母，氣定則水澄，而精自藏於命門。其或思慮過度，則火水不交，快情恣慾，則精元失守。所以心動者神馳，神馳則氣走，精逐而流也。且心主血，心血空虛，則邪火上壅而淆其靈舍，於是神昏志蕩，天精搖搖，淫夢交作，而精以洩。其甚者，不待夢而時洩。此時以降火之法治之而火不可降，即以龍骨、牡蠣澀精之品施之，亦屬隨止隨發。殊不知神不歸舍，斯精不歸元。故腎病當治其心，宜以養氣安神爲主，以潤燥滋血之品爲先。君火既安，相火自能從令，神清氣爽，而精安有不固者哉。人身之精，融化於周身，如樹中膠汁，本無形質，至因情動搖，遂各成形質而出。其所出者，或爲精之死物矣。是不獨精出於腎已也，他如貪心動則精出，哀心動則淚出，愧心動則汗出，皆爲精所施化。多出則能傷精，但與遺精者相較，則感有淺深，質感有厚薄，傷有輕重耳。

《張氏醫通・大小府門・遺精》經曰：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

五藏主精者也，傷則失守。謂一藏之眞不得其正，則一藏之病作矣。厥氣客於陰器，則夢接內，厥陰主筋，故諸筋統繫於肝也。腎爲陰，主藏精，肝爲陽，主疏泄，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氣不固，若遇陰邪客於其竅，與所強之陽相感，則精脫而成夢矣。所謂陽強者，乃肝藏所寄之相火強耳，故治以腎肝爲主。亦有不在腎肝，而在心肺脾胃之不足者，然必傳於腎肝而後精方走也。治法若從他藏而起，則以初感病者爲本，腎肝聚病者爲標；若由腎肝二藏自得者，獨治腎肝。陰陽離決，水火不交通者，則既濟之；陰陽不相抱負者，則調和之。陽虛者補其氣，陰虛者補其血，陽強者瀉其火。有正治反治，從少從多，隨其攸利。夢與人交接爲夢遺，相火之強爲患，不因夢感而自遺者，爲精滑，心腎之傷居多。因思想無窮，所願不得而爲白淫者，治法有五：神氣浮游，宜補中益氣湯加菖蒲，下硃砂安神丸；思久成痰，迷於心竅，宜先服四七湯以豁其痰，後用豬苓丸、威喜丸調之；思想傷陰，八味丸去附子，加酒黃柏以滋養之；用心太過，心不攝腎以致失精者，遠志丸，因思慾不遂，則耳聞目見，其精即出，名曰白淫，辰砂妙香散。色慾過度，下元虛憊，滑泄不禁，六味丸加鹿茸、五味、龍骨。失精夢泄，亦有因鬱火而得，故壯年火盛，多有流溢者，若以虛冷用熱劑，則精愈失，滋腎丸加生地、茯神、棗仁、菖蒲。夢遺爲肝熱膽寒，以肝熱則火淫於外，魂不內守，故多淫夢失精，或時心悸，肥人多此，宜清肝，不必補腎，溫膽湯加人參、茯神、棗仁、蓮肉。遺精腰疼，六味丸加杜仲、五味、菟絲、蓯蓉。中年以後，還少丹。精氣不足，吸吸短氣，遺精盜汗，《濟生》鹿茸丸。斲喪太過，滑泄不禁，兼心脾氣虛，飲食少進者，金鎖玉關丸加參、耆。脾腎俱虛敗，精失道，精滑不固者，九龍丹去當歸，加萆薢、五味，然不若萃仙丸尤妙。所謂敗精失道者，非敗精不泄而有所蓄滯也，以精竅屢開，不能閉密，失其常度而流溢不止，故宜止濇之劑。小便過多，而便後常有滑精者，補中益氣湯下縮泉丸，痛而小便頻數者，禁用縮泉，以益智壯火，烏藥耗氣，非陰虛多火人所宜。遺精莖中癢而水道不禁，是陽虛有火，加減八味丸。脾虛不能隄水，水虧不能制火者，聚精丸加參、朮、芡實、蓮鬚、五味，常服有效。大抵夢遺多是陰虛火氣用事，苟非確係陽虛，桂、附、鹿茸等助陽之藥，愼勿輕用；非確係氣虛，參、朮、遠志輩益氣之味，不可漫施。試觀夢遺，必在黎明陽氣發動之時，其爲陰虛陽擾可知矣。凡身有熱而脈洪滑，皆因於熱，犀角、山梔、麥冬、茯神、竹葉、木通、豬苓、生地、蓮肉。凡屬鬱滯積熱等證，貴在疏泄，醫者不知，但用固濇，反增其疾矣，宜滋腎丸、豬苓丸清利之。肥盛之人遺濁，滾痰丸下之最妙。脾胃濕熱之人，及飲食厚味太過，與酒客輩痰火爲殃，多致不夢而遺泄，宜二陳、二朮，加厚朴、黃柏、升、柴，使清升濁降，脾胃健，而遺滑止矣。仲景

治失精夢交，少腹弦急，脈虛遲，或芤動微緊，用桂枝龍骨牡蠣湯，及手足煩熱，咽乾口燥，或悸或衄，此陽上升而不降，陰獨居內而爲夢，用小建中湯和之，此世俗所昧也。

陸麗京曰：遺精之源有三：有斲喪太過，腎氣不藏，無夢而遺者，當益精以壯火，如鹿茸丸、安腎丸、聚精丸、九龍丹、金鎖玉關丸之類；有勞心太過，心腎不交，酣卧而遺者，當實土以隄水，如歸脾湯、妙香散、遠志丸、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之類；有思想無窮，所願不得，妄夢而遺者，當瀉火以寧水，如滋腎丸、威喜丸、《本事》豬苓丸、清心蓮子飲之類。三者其源各異，若當清利而反補濇，滋患愈甚；當補濇而反清利，陽氣愈微；當升補而反滋陰，元氣愈陷。不可不求其故，而爲施治也。

《醫學心悟・遺精》 夢而遺者，謂之遺精；不夢而遺者，謂之精滑。大抵有夢者，由於相火之強；不夢者，由于心腎之虛。然今人體薄，火旺者，十中之一，虛弱者，十中之九。予因以二丸分主之，一曰清心丸，瀉火止遺之法也；一曰十補丸，大補氣血，俾氣旺則能抪精也。其有因誦讀勞心而得者，更宜補益，不可輕用涼藥。復有因於濕熱者，濕熱傷腎，則水不清，法當導濕爲先，濕去水清，而精自固矣，秘精丸主之。

清心丸　清心火，瀉相火，安神定志，止夢泄。

《醫碥・雜症・遺精》 精者，一身之至寶，原於先天而成於後天者也，精者，水也，天一生水，原於有生之初，而成於水穀之滋長。五藏俱有而屬於腎。靜則藏，動則泄。靜者水之德，動者火之用，火不勝水，故在平人火雖動而非與內接，則亦不至於泄也。若水極虛，火極炎，則心有所感，雖不交亦泄矣。夫必交乃泄者，亦必寐且夢交乃遺可知也。不必交亦泄者，亦不必夢交與寐乃遺可知也。故有不寐之遺與寐而不夢之遺，寐而夢交之遺，宜分別論之。夢交，何也？曰：相火客於陰器也。陰器爲客火所動，動則舉，舉則欲交，故夢接內也。使火不客於陰器，則但爲他夢矣。然有有慾無慾之分焉，無慾念而夢交者，氣壹則動志也；有慾念而夢交者，志壹則動氣也。氣動志者，夢不必遺；志動氣者，夢無不遺。相火獨肝腎乎？曰：足三陰陽明之筋，與冲任督三脈之所會，諸筋皆結聚於陰器，則諸經之火，皆得客之矣，豈特肝腎爲然哉？以腎主精，肝主泄，故歸重此二者耳。治者當審其所由致可也。有腎水虛而火炎者，滋陰降火爲主。有肝氣鬱滯而火盛者，散鬱升陽爲主。有脾胃濕熱下流者，除濕清熱，升清爲主。有用心過度而火熾者，清心養血爲主。有肺感外邪或悲衰所傷而動火者，散邪清肺爲主。此皆易治。久曠之人，盛滿而溢者，更不用治。惟思慕色慾者爲難，非斬斷情根，滌除妄念，雖藥亦無濟也。若乃不寐亦遺，慾念一萌即泄。與才寐不待夢交即遺，則精滑之至也。或房事過多而滑，或夢遺日久而滑，或虛寒不固而滑，氣不攝精。此之夢遺爲甚矣。然其治法，亦無異也。鎖精丸、固本丸、金櫻丸、鳳髓丹、固眞散，用心過度，心不攝腎者，遠志丸用交感湯加蓮肉、五味子吞下，仍佐以靈砂丹。思色不遂，精已離位，客於陰器，至卧而夢泄者，四七湯吞白丸子。甚者耳聞目見，聞見其所思者之聲容也。其精即出，名曰白淫，妙香散吞玉華白丹。色慾過度，下元虛憊，泄滑不禁，鹿茸丸、山藥丸、大菟絲子丸、固陽丸之類。按此等皆熱劑，非虛寒勿輕用。五倍澀精敏於龍骨、牡蠣。交通心腎，菖蒲、遠志、蓮子必不可少。古方多治鬱滯，庸醫誤用澀劑。一少年遺濁，少腹有氣上冲，肝氣逆也。每日腰熱，腎火鬱也。知其有鬱，先用滾痰丸大下之，次用加減八物湯吞滋腎丸百粒，若稍用蛤粉等澀劑，則遺濁更甚，遂改用導赤散，大劑煎服，遺濁皆止。又一男子夢遺，與澀藥更甚，因與神芎丸大下之，卻制豬苓丸與服而愈。脾胃濕熱下流者，蒼白二陳湯加黃柏、升、柴。慾火大熾者清心，使火不妄起，遠志丸、茯神湯。一人勞心讀書致此，卧時陰器但着被與腿，即夢交而遺，懸空則不夢。蓋用心太過，血虛火炎，腎水亦竭，火客下焦，鼓其陰房，精不得藏，陰器着物，如得接然，故作淫夢而遺。上則補心安神，中則調其脾胃，升舉陽氣；下則益陰固精，病隨安。此等當以六味、歸脾、補中之屬主之。亦有鬼魅相感者，其狀不欲見人，如有晤對，時獨言笑，或時悲泣，如痴如呆是也。脈乍大乍小，乍有乍無，左右互異，治以硃砂、雄黃、麝香、鬼箭、虎頭骨之屬。喻嘉言治祟方亦佳。以澀治脫不止，不如瀉心；瀉心不止，不如升陽，升陽最妙。腎氣獨沉者，宜升脾濕；下流者，宜升肝鬱。不止一途也。思想氣結成痰，迷於心竅，豬苓丸之類利其痰。經絡熱而得者，作虛寒治則愈甚，清心丸。一人至夜脊心熱，夢遺，用珍珠粉丸、豬苓丸，遺止。終服紫雪，脊熱始除。又有腰熱遺精者，用滾痰丸下之，又用導赤散治其火乃愈。知有熱而遺者，多爲熱遺也。心神浮越，水火不交而滑泄者，鎮固之，秘眞丸、八仙丹之屬。命門火衰，精脫，玉關不閉者，急用八味丸或金鎖正元丹。遺證初起，未有不由火盛者，久則火衰氣虛，而精滑矣。若因過服涼劑而致

寒者，脈多緊澀，寒鬱火於下焦也，當先升提。若脈沉遲，是下元虛冷，惟亟與溫補，仍升提以免其下趨。有一種肝經濕熱，甚者莖中作痛，或挺縱不收，白物如精，隨溺而下，此筋疝也，龍膽瀉肝湯主之。此爲白濁之類。

《臨證指南醫案・遺精》 遺精一症，前賢各有明辨，其義各載本門，茲不復贅。大抵此症，變幻雖多，越乎有夢、無夢、濕熱三者之範圍而已。古人以有夢爲心病，無夢爲腎病，濕熱爲腸膀胱病，夫精之藏制雖在腎，而精之主宰則在心，其精血下注，濕熱混搖而遺者，責在小腸膀胱。故先生於遺精一症，亦不外乎寧心、益腎、塡精固攝、清熱利諸法。如腎精虧乏，相火易動，陰虛陽冒而爲遺精者，用厚味塡精，介類潛陽，養固澀諸法，如無夢遺精，腎關不固，精竅滑脫而成者。用桑螵蛸散眞陰固攝，及滑互施方法。如有夢而遺，煩勞過度，及脾胃受傷，心腎不交，上下交損而成者，用脾湯、妙香散、參朮膏、補心丹等方，心脾腎兼治之法。如陰虛不攝，濕熱下注而滑者，用黃柏、萆薢、黃連、苓、澤等，苦泄厥陰鬱熱，兼通腑氣爲主，如下虛上實風震動，脾腎液枯而爲遺滑者，用二至、百補丸，及通揖下焦之法，如龍相交熾，陰走泄而成者，用三才封髓丹、滋腎丸、大補陰丸、峻補眞陰，承制相火，以瀉陰中伏爲主。又有房勞過度，精竭陽虛，寐則陽陷而精道不禁，隨觸隨泄，不夢而遺者，當固精丸，升固八脈之氣，又有膏粱酒肉飲醇厚味之人，久之脾胃釀成濕熱，留伏隊而爲夢泄者，當用劉松石豬肚丸，清脾胃蘊蓄之濕熱。立法雖爲大備，然臨症之心化裁，存乎其人耳。鄒滋九

《金匱翼・夢遺精滑》 夢遺滑精，雖皆屬火，而有心腎之異。動於心者，神搖於上，則精遺於下也，不必治腎，但清其心，而夢自已。蓋精之藏貯雖在腎，而精之主宰則在心，是以少年伶俐之人，多有此病，而田野愚魯之人，無患此者。總由心之動靜而已，動於腎者，壯年氣盛，久節淫慾，經絡壅熱，精不能固，經所謂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是也。而此病復有二：有出於木者，有出於水者，以二藏皆有相火故也，宜分別治之。又有脾胃濕熱下流，腎經精氣不清而遺者，得之醇酒厚味過多也。《直指》所謂心腎之外，又有脾精不禁，小便漏濁，手足乏力，腰背酸疼，當用蒼朮等劑，以斂脾精，斂脾謂何？精生於穀也。

清心之劑

安神丸。

導赤散　婁全善云：一壯年，夢遺白濁，與澀精藥益甚，改用導赤散，大劑服之，遺濁皆止。

茯神湯　治思想太過，夢泄，夜卧心悸。

蓮子六一湯　治心熱夢遺赤濁。

王荆公妙香散　安神閉精，安心氣。

眞珠丸。

珍珠粉丸。

法曰：陽盛乘陰，故精泄。黃柏降火清心，蛤粉鹹而補腎陰，易老方無眞珠一味。《正傳》

定志珍珠丸　治心虛夢泄。

《本事》清心丸　治年壯氣盛，久節淫慾，經絡壅熱，夢漏，心忪恍惚。

清燥濕熱之劑

神芎丸。

婁全善云：一中年夢遺與澀藥勿效，改與神芎丸下之，後與豬苓丸遂愈。

豬苓丸　治年壯氣盛，溼熱鬱滯夢遺。

一男子夢遺，醫與澀藥，反甚，先服神芎丸大下之，卻服此豬苓丸愈，可見夢遺屬鬱滯者多矣。

《經驗》豬肝丸　治夢遺泄精，進飲食，健肢體，此藥神應。

《和劑》威喜丸。

三仙丸。

蒼朮丸。

此《直指》所謂脾精不禁，當用蒼朮輩以斂脾精是也。若有熱者，宜鳳髓丹。

祕固精氣之劑

葛元眞人百補交精丸。

固眞散。一方有白茯苓、菟絲子、醋和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溫酒鹽湯下，名玉露丸，一方加天雄、鹿茸、牡蠣，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酒下，日再，名內固丸。

玉鎖丹　治玉門不閉，遺精日久，如水之漏，不能關束者。

《雜病源流犀燭・遺洩源流》 遺洩，腎虛有火病也。腎元虛，虛火流行，以致精海脫滑。遺於夜而不遺於晝者，晝陽夜陰，惟陰虛，故遺於陰分也。晝亦有遺者，陽亦虛也。求其所屬，則由心肝腎之火相挾而成。蓋心藏神，肝藏魂，腎藏精，夢中所主之心，即心之神也；夢中所見之形，即肝之魂也；夢中所洩之精，即腎之精也。要之，心爲君，肝腎爲相，未有君火動而相火不隨之者，故寐時神遊於外，欲爲雲雨，則魂化爲形，從而行焉，精亦不容不洩矣。治法，當先治其心火，而後及其餘，宜黃連清心飲、茯神湯加減，此遺洩之大旨也。而其實五臟皆能致病，五臟所致之病，亦各有異。如心病而遺，必血脈空虛，本縱不收。肺病而遺，必皮革毛焦，喘急不利。脾病而遺，必色黃內消，四肢倦怠。腎病而遺，必色黑髓空。肝病而遺，必色青筋痿，各有所見之症，參以六脈，自然無誤，至於病之所因，更可歷舉：有因思想無窮，神氣浮游者，宜硃砂、龍骨、磁石鎮之。有因思久成痰，迷於心竅者，宜豬苓丸。有因思想傷陰者，宜大鳳髓丹。有因思想傷陽者，宜鹿茸益精丸。有陰陽俱虛者，宜茯神遠志丸。有因用心過度者，宜遠志、蓮肉、龍齒、茯神、山藥。有因思慾不遂者，宜妙香散。有因色慾過度，下元虛憊，滑泄不禁者，宜六味丸加鹿茸、牡蠣、肉蓯蓉、龍齒、五味、菟絲子。有因壯年盛滿溢者，宜生地、黃柏、知母、蓮子、黃連、茯神、石菖、遠志。有因脾胃濕熱，氣化不清，而分注膀胱者，亦混濁稠厚，陰火一動，精隨而出，此則不待夢而自遺者，宜二陳湯加二朮、知、柏。有因飲酒厚味太過，痰火爲殃者，宜二陳湯加二朮、升、柴。有因經絡熱而得之，至夜必脊心熱而遺者，宜豬苓丸、清心飲。有因眞有鬼魅相感者，由正氣本虛，慾心妄動之故，脈息必乍大乍小，乍有乍無，或兩手如出兩人，或寸尺各爲一等，或綿綿無度數，而顏色不變，宜人參、茯神、遠志以養其正，生地、當歸、棗仁以安其神，硃砂、雄黃、沉香、麝香、安息香、鬼箭羽、虎頭骨以辟其邪，移房於向陽處，令多人伴之，此爲正治。以上種種，所因既各不同，其爲遺爲洩亦異，或小便後出，多不可禁或不小便而自出，或莖中癢痛，常如欲小便狀，或夢與女交，皆當分別施治。大約陽虛者急補氣，宜增損樂令湯、鹿茸大補湯。陰虛者急益精，宜大補陰丸、大造丸、補天大造丸。陽強者急泄火而已，宜補陰瀉火湯、滋陰降火湯。至仲景治手足煩熱，咽乾口燥，或悸衄而遺者，此陽上升而不降，陰獨居內而爲夢失，用小建中湯和之，此世俗所不易知也。總而言之，大凡精滑易洩，宜澀之，澀之無功，當瀉心火清理之，而又無功，宜以補中益氣爲主，兼用升、柴、羌、獨以升舉之，甘草、棗肉以緩之，山萸、五味、烏梅、棗仁以收之。

脈法 《脈訣》曰：遺精白濁，當驗於尺，結芤動緊，二症之的。《正傳》曰：兩尺洪數，必便濁遺精。

遺泄屬心 丹溪曰：主閉藏者腎，主疏洩者肝，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爲物感則動，心動則火亦動，動則精自走，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疏泄矣。《直指》曰：精之主宰在心，精之藏制在腎，心腎氣虛，不能管攝，因小便而出者曰尿精，因見聞而出者曰漏精。《入門》曰：初因君火不寧，久則相火擅權，精元一於走而不固。甚則夜失連連，日亦滑流不已，黃連清心飲治之。《千金》曰：邪客於心，神不守舍，故心有所感，夢而後泄也。

遺泄屬鬱 《綱目》曰：夢遺屬鬱滯者居大半，若但用澀劑固脫，必愈澀而愈鬱，其病反甚，必先以神芎丸或沉香和中丸大下之，然後以加減八味湯吞滋腎丸百丸自愈，或以導赤散煎服之亦可。

遺洩導引 《保生秘要》曰：用出頭葫蘆一個，口上安帶得法，套行具而如意睡法，如陽物每夜覺起時，勿失其候，急起煖衣，提運三十六足數，運胸散四肢。照此勤心行之，永無患矣。

運功 《保生秘要》曰：常要守靜，存心念臍，勿令弛放，後意想一條水下膀胱，縧尾閭，分行二路，上兩腎，分左右運收臍輪，臨卧時摩擦足心及腎俞穴，曲一足而側卧，精自固矣。

《羅氏會約醫鏡・論遺精》 遺精之病，雖多所因，而總由於心。心爲君火，腎爲相火，心有所動，腎必應之，則腎不能藏，精隨以泄。初不爲意，由是而再而三，隨觸而泄，斯時精竭陰虛，爲勞爲損，去死不遠，可不畏哉！然亦有無夢而遺者，謂之滑精，心腎之傷居多，治宜固腎。夢而後遺者，謂之夢遺，相火之強爲害，治宜清心。亦有值勞倦而遺者，此筋力不勝，肝脾之氣弱也。有因用心思索過度而遺者，此中氣不足，心脾之虛陷也。有因濕熱蘊藏而遺者，此脾腎之火不清也。有無故滑而不禁者，此下元之虛，肺腎之不固也。有素稟不足而精易滑者，此先天元氣之薄弱也。有久服寒涼，以致元陽失守而泄者，此藥誤之所致也。有壯年精滿而溢者，此不足慮也。故治此之法，亦當兼求所因乃善。

以下治無夢而遺者：

固精丸　治下元虛損，精滑將脫者。

《直指》固精丸　治腎虛有火，精滑，心神不安。

士才倍苓散　治腎虛不固者，服之神效。凡用秘澀藥，能通而后能秘。此方茯苓倍於五倍，能瀉能收，是以能盡其妙也。

金鎖丹　此治嗜慾太過，精滑不固，澀以救脫之劑。

以下治有夢而遺者：

茯神湯　此治慾火太熾，相火甚，而夢遺心悸。

柏子養心丸　此治勞心有火，合眼夢遺。

以下治各經兼病而致遺精者：

《經驗》豬肚丸　此治肝腎多熱，易於疏泄者。但先察其火之當清者，服上茯神湯，后服此方。

九龍丸　此治腎虛精滑，不熱不涼，中和之方。凡病遺者宜服。

秘元湯　此治思慮勞倦而遺者，培補心脾自愈。

有飲酒厚味，痰火濕熱，擾動精腑而滑者，宜服蒼朮、白朮、半夏、橘紅、茯苓、甘草、升麻、柴胡、升清降濁，脾胃健運，遺滑自止。若有火者，加苦參。

右歸丸　治先天不足，元陽不固，神疲精滑，當以補益命門元氣爲主。一服寒涼等藥，以致元陽虛而精滑者，亦服右歸丸、八味丸可也。

《千金》固腎丸　此治凡有心腎不交，夢遺精滑者。

辰砂妙香散　治心氣不足，小便後精出，或不小便而自出，或莖中出而癢痛，常如欲小便者。

蘇合香丸　治夢與鬼交，脈息乍大乍小，乍有乍無，或綿綿不知度數，時常悲笑，其狀不欲見人，乃其候也。

備采古來治遺精諸病至簡至穩神方於後，以便取用。

思慮傷心夢泄或自流者，菟絲子五兩，茯苓四兩，石蓮子肉一兩半，山藥糊丸服。夜夢鬼交，重用巴戟，餘用清心寧神之品。髓敗精流，用補骨脂一兩，青鹽一錢，末服。腎傷精流，小便赤，大便燥，或自利，用胡桃四兩，茯苓四兩，附子兩半，丸服。小便泄精，用龍骨、志肉等分丸服，或加韭子。脫精夢遺，鹿角磨水，酒引服。玉莖不痿，精流不已，時如針刺，名爲強中，乃腎滯漏瘀也，用韭子炒、補骨脂鹽炒各一兩研末，日三服，每服三錢，水煎。勞心泄精，龍骨、志肉等分爲末，蜜丸，朱砂水飛爲衣，蓮子湯下。腎虛遺精自汗，夢與鬼交，用豬腰子一枚，切開去膜，入附子末一錢，濕紙包，煨熟空心以酒食之，五服全愈。腎虛泄精，用熟地、牡蠣煅等分爲丸服。才睡即遺，韭子一合炒，白龍骨一兩煅爲末，每服二錢，酒調下。此能固眞氣，暖下元。遺精，用荷葉研末，酒服三錢，極驗。

《類證治裁・遺泄》論治

凡臟腑之精，悉輸於腎，而恆擾於火，火動則腎之封藏不固。心爲君火，肝腎爲相火，君火一動，相火隨之，而夢泄焉。其交則心之神，肝之魂，所幻而接也。經曰：恐懼不解則傷精，時自下。又曰：厥氣客於陰器，則夢接內。然有有夢而泄者，有無夢而自遺者。昔人謂夢而後泄者，相火之強爲害，不夢自遺者，心腎之傷爲多。且謂五臟有見症，宜兼治，終不知有夢治心，無夢治腎，爲簡要也。乃詳求所因，則有心陽暗熾，腎陰內爍者，宜涼心攝腎。補心丹加減。有腎精素虧，相火易動者，宜厚味填精，熟地、魚鰾、杞子、羊腎、豬脊髓、青鹽、五味子之類。介類潛陽，龜甲、牡蠣、淡菜之類。佐以養陰固攝。山藥、蓮子、芡實、菟絲子、桑螵蛸之類。有龍相交熾，陰精走泄者，宜峻補眞陰，承制相火。三才封髓丹，滋腎丸，大補陰丸。有用心過度，心不攝腎者，宜交心腎。遠志丸佐靈砂丹。有思慮積勞，鬱損脾氣者，宜舒養脾營。歸脾湯。亦有脾虛下陷者，宜補中益氣湯。有腎虛不固者，五倍子二兩，茯苓四兩，丸服效。有積想不遂者，宜安神固氣，解鬱疏肝。妙香散吞玉華白丹。有精關久滑不夢而泄者，宜固攝止脫。桑螵蛸散，金鎖玉關丸。有房勞過度，下元虛憊，寐則陽陷而精遺不禁者，宜升固八脈之氣。固精丸，或六味湯加鹿茸、菟絲、五味、龍齒、蓯蓉。有壯年久曠，精滿而溢者，宜清火安神。生地、知母、黃蘗、菖蒲、遠志、茯神、蓮子。有陰虛不攝，濕熱下注而遺者，宜泄熱導濕。萆薢、黃連、黃蘗、茯苓、澤瀉、薏苡，或秘精丸。有因醇酒厚味，釀成脾胃濕熱，留伏陰中，而爲夢泄者，宜清痰火。二陳湯加二朮、升、柴。有因經絡熱注，夜則脊心熱而遺者。豬苓丸、清心飲。亦有鬼魅相感者，其狀不欲見人，獨言笑，時悲泣，脈乍大乍小，或緜緜不知度數，顏色不變，乃其候也。宜蘇合香丸服之效。此其所因不同，爲遺爲泄亦異，皆當分別施治。大約陽虛者急補氣，鹿茸大補湯。陰虛者急益精，大補陰丸、大造丸。陽強者急瀉火而已。宜補陰瀉火湯，滋陰降火湯。

脈候

遺精白濁，當驗於尺，結芤動緊，二症之的。《脈訣》

附方

滋腎　三才封髓丹。
固氣　玉華白丹。
攝腎　桑螵蛸散。
鎮固　固精丸。
導濕　秘精丸。
補氣　十補丸。
化痰　二陳湯。
痰迷　豬苓丸。
精滑　清心飲。
陽虛　鹿茸大補湯。
滋陰　大造丸。
陽強　補陰瀉火湯。
瀉火　滋陰降火湯。

《傅青主男科・虛勞門》　精滑夢遺　此證人以爲腎虛也。不獨腎病也，心病也。宜心腎兼治。方用：

熟地半斤　山藥　肉桂　鹿茸　炒棗仁　遠志　杜仲　柏子仁　破故紙　五味子各一兩　山萸　白朮各四兩　人參　茯苓　麥冬　白芍　巴戟　肉蓯蓉各三兩　紫河車一副　砂仁五錢　附子一錢

蜜丸。早晚白水送下五錢。

此方用熟地、山藥、山萸之類，補腎也；巴戟、肉蓯蓉、附子、鹿茸，補腎中之火也，可以已矣。而又必加人參、茯苓、柏子仁、麥冬、遠志、棗仁者何也？蓋腎火虛由於心火虛也，使補腎火不補心火，則反增上焦枯渴，故欲補火，必須補心火，則水火相濟也。

夜夢遺精　此證由於腎水耗竭，上不能通於心，中不能潤於肝，下不能生於脾，以致玉關不閉，無夢且遺。法當補腎而少佐以益心肝脾之品。方用：

熟地一兩　山萸四錢　茯苓　白芍　生棗仁　當歸　芡仁各三錢　白朮五錢　茯神二錢　五味子　白芥子各一錢　肉桂　黃連各五分

水煎服。一劑止，十劑不犯。

遺精健忘　遺精，下病也；健忘，上病也；何以合治之而咸當乎？蓋遺精雖是腎水之虛，而實本於君火之弱，今補其心君，則玉關不必閉而自閉矣，所謂一舉而兩得也。方用：

人參　茯實　麥冬　生棗仁　當歸　山萸各三錢　蓮鬚二兩　山藥四兩　熟地五兩　柏子仁去油　遠志　菖蒲　五味子各一兩

蜜丸，每日服五錢，白水送下。

紀事

《醫學正傳・便濁遺精》　醫案　蓮塘朱顯重，病遺精潮熱，不起床三月矣，召予治。脈之，左右寸關皆浮虛無力，兩尺洪大而軟，與補中益氣湯加熟地黃、知母、黃柏、地骨皮煎，吞下珍珠粉丸。外做小篦籠一個，以籠陰莖，勿使搭肉。服藥三十餘貼，一月平安。

《名醫類案・遺精》　丹溪治一人，虛損盜汗，遺精白濁，用四物加參、朮、黃芪、黃柏、牡蠣、牛膝、杜仲、五味煎服尋愈。

一人虛損，小便中常出精血，以四物加山梔、參、朮、麥冬、黃柏、木通、車前子、茯苓。

一人年六十五，精滑常流，以黃柏、知母、蛤粉、山藥、牡蠣，飯丸梧桐子大，鹽湯下八十丸。

一人潮熱精滑，八物加黃柏、知母、牡蠣、蛤粉。

東垣治一人，年三十餘，病腳膝痿弱，臍下尻臀皆冷，陰汗臊臭，精滑不固，群醫治以茸熱之藥罔效。李脈之，沉數有力，曰：此因醇酒膏粱，滋火於內，逼陰於外，復投熱藥，反瀉其陰而補其陽，眞所謂實實虛虛也。以滋腎丸，黃柏、知母酒洗焙各一兩，肉桂五分，丸梧桐子大，湯下百丸。大苦寒之劑，制之以急，寒因熱用，引入下焦，適其病所，以瀉命門相火，再服而愈。

丹溪治一人，年二十餘，夜讀至四五鼓，猶未就枕，故卧，莖一有所著，精隨而遺，不著則否，飲食減而倦怠，少氣。夫何故？蓋用心過甚，二火俱起，夜弗就枕，血不歸肝，則腎水有虧，火乘陰虛，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則精不得聚藏而走失矣。因玉莖著物，猶厥氣客之，故作接內之夢。于是上則補心安

神，中則調理脾胃，提掣其陰，下則益津，生陰固陽，不三月而疾如失。

一男子脈洪，腰熱遺精，用沉香和中丸下之，導赤散瀉其火而愈。乃知身熱而遺者，熱遺也。

按：沉香和中丸，即王仲陽之滾痰丸。

吳球治一男子，因病後用心過度，遂成夢遺之患，多痰瘦削，群醫以清心蓮子飲，久服無效。吳診脈緊澀，知冷藥利水之劑太過，致使腎冷精遺，而腎氣獨降，故病益劇，乃以升提之法，升坎水以濟離火，降陽氣而養血滋陰，次用鹿角膠、人乳填補精血，不逾月而愈。

木瀆吳姓者，病精滑，百藥勿療，或授以一術，但以脇腹縮尾閭閉光瞑目，頭若石壓之狀，即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咽歸丹田，不計遍數，行住坐卧皆爲之，仍服保眞丸，及半載，顏色悅澤，病不復作矣。此術亦可以療頭風。《席上輔談》

盛啓東，永樂戊子夏，治郁文質遺精。形體羸弱，兼痰嗽交作，日夕不能休，群醫治之，轉劇。盛視之曰：此陽脫也。急治則生，緩則死，非大料重劑則不能瘳。于是以附子、天雄，佐以參芩白朮，日加數服，夜則減半，自秋徂冬，所服附子約百餘枚，厥疾乃瘥。

王仲陽治一石工，丁年，忽病頭目不利，肩背拘急，合目即便泄精，四肢沉困，不欲執作，夢寐不寧，每作虛治，罔效。王治之，使其翹足而坐，則其股足隨氣跳躍，如脈六動，其脈亦過位，長實有力，遂用涼膈散、青木香丸互換，疏導三五次，更服三黃丸，數日尋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四十餘，溲精久之，神不守舍，夢亂心跳，用清心蓮子飲，罔效。取《袖珍方》治小便出髓條藥服之，又服小菟絲子丸，又服四物加黃柏，亦無效。汪診之，一日間其脈或浮濡而駛，或沉弱而緩，曰：脈之不常，虛之故也。其症初因腎水有虧，以致心火亢極乘金，木寡於畏而侮其脾，此心脾腎三經之病也。理宜補脾爲主，兼之滋腎養心，病可療也。方用人參爲君，白朮、茯神、麥冬、酸棗仁、山梔子、生甘草爲佐，蓮肉、山查、黃柏、陳皮爲使，其他牡蠣、龍骨、川芎、白芍、熟地之類，隨其變症而出入之，且曰必待人參加五錢病脫，其人未信。服二十餘日，人參每服三錢，溲精減半矣；又月餘，人參加至五錢，尋愈。

江篁南治一壯年，患遺精，醫用滋陰降火劑，罔效。一醫用牡蠣、龍骨等止澀藥，其精愈泄，又服芩、連、蘗、山梔等藥，百五十餘貼，兼服小便二百餘碗，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濕熱治，俱罔效，蓋經年餘矣。二月間，請江診視，左脈浮濡無力，右寸浮散近駛，兩尺尤弱，不任尋按，其人頭暈，筋骨痠疼，腰痛畏風，小便黃，腹中時鳴，以熟地黃、遠志爲君，當歸身、桑螵蛸、人參爲臣，石蓮子肉、白茯苓爲佐，石菖蒲、甘草爲使，十餘貼後，精固，惟筋骨猶痠，小便猶黃，腹或至晚猶鳴，煎劑再加黃柏，兼服補陰丸，加人參、鹿茸、菟絲子、桑螵蛸、茯神之類，兩月而愈。

夫夢遺有三，有因用心積熱而泄；有因多服門冬、茯神、車前、知母、黃柏冷利之劑而流泄者；有久遺，玉門不閉，腎氣獨降而泄者。治法：積熱者，主降火；冷利者，溫補下元；腎氣獨降者，升提腎水，使水火自交，而坎離之位定矣。

山陰戴文訓，少年患夢遺，服固精丸而愈。用狗頭骨一個，煅存性，用籼米飯爲丸，如梧桐子大，朱砂、金箔爲衣，每服五六十丸。

《紅爐點雪・夢遺滑精》 附拙見治驗

一書生夢遺精滑，世人多作腎虛，不效，余將清心蓮子飲加柏、知、龍骨、牡蠣、蒺藜，或再加菟絲而愈。

一童子夢遺不止，余以二陳加減，除胃中濕痰，後以清心蓮子飲，數服而愈。

一男子遺精白濁，口乾作渴，大便澀滯，午後熱甚，用補中益氣加芍藥、玄參，並加減六味丸而愈。

《醫宗必讀・遺精》 醫案

文學顧以功，科試勞神，南都歸，即患精滑，小便後及夢寐間俱有遺失，自服金櫻子膏，經月不驗，問治於余。余曰：氣虛而神動，非遠志丸不可。服十日而減半，一月而全愈。

武科張甯之，稟質素強，縱飲無度，忽小便畢有白精數點，自以爲有餘之疾，不宜醫治，經三月以來，雖不小便，時有精出，覺頭目眩運。醫者以固精澀脫之劑，治療兩月，畧不見功，迎余治之。但見六脈滑大，此因酒味濕熱，下於精藏，遂以白朮、茯苓、橘紅、甘草、乾葛、白蔻，加黃栢少許，兩劑後即效，不十日而康復如常。

儒者錢用賓，色慾過度，夢遺精滑，先服清相火之劑，繼服固澀之劑皆無

效。來求余，余以玉華白丹濃煎人參湯送二錢，兩服後稍固，兼進六味地黃丸加蓮鬚、芡實、遠志、五味子丸，一月愈。

《張氏醫通・大小府門・遺精》

沈朗仲治王雨泉，壯年氣弱，溺後精水淋漓不斷，服六味丸不應，易八味丸，反加濇痛。雨尺脈數而氣口虛大，此土虛不能隄水也，與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十劑而痊。

宗伯學士韓慕廬三公郎祖昭，素稟清癯，宿有精滑不禁之恙，邀石頑診之。脈得微弦而數，尺中略有不續之象。此不但腎氣不充，抑且氣秘不調，愈不能司封藏之令耳，爲疏六味丸去澤瀉加鰾膠、五味，略兼沉香於補中寓宣，法雖如此，但久滑窮疏，難期速應，毋怪藥之不力也。

《臨證指南醫案・遺精》 陳　厥後，吸短多遺，議攝下焦。

熟地四錢　桑螵蛸二錢　覆盆子一錢　五味一錢　湖蓮三錢　芡實二錢　茯神三錢　山藥二錢

某四十　夢遺精濁，煩勞即發，三載不痊，腎臟精氣已虧，相火易動無制，故精不能固，由煩動而泄，當填補下焦，俾精充陽潛，可以圖愈。

熟地八兩　麥冬二兩　茯神二兩　五味二兩　綫膠四兩　川斛膏四兩　沙苑二兩　遠志一兩　芡實三兩　湖蓮三兩

金櫻膏丸。

馬二三　陰虛體質，常有夢泄之疾，養陰佐以澀劑，仍參入通藥可效。

六味去丹、澤，加湖蓮、芡實、五味、遠志、秋石。

金櫻膏丸。

張　陰精走泄，陽失依附，上冒爲熱。坎水中陽不藏，古人必以厚味填之，介類潛之，乃從陰以引陽，與今人見熱投涼不同。

熟地　龜甲　淡菜　青鹽　茯神　柏子仁　女貞子　山藥　旱蓮草

某二　脈左弦右濡，夢遺，咳逆氣急。

熟地　麥冬　萸肉　五味　牡蠣　茯神　女貞子　山藥　湖蓮　川斛　膏　芡實

金櫻膏，加蜜丸。每服四五錢，淡鹽湯下。

楊　脈垂入尺，有夢遺精，議填陰攝固其下。

熟地　萸肉　五味　山藥　茯神　覆盆子　遠志　綫膠　湖蓮　芡實　金櫻膏丸，鹽湯下。

劉　先患目疾，流泪嘈雜不欲食，內鬱勃，陽氣過動，陰虛不主攝納，春半連次遺泄，腰脊酸楚，皆肝腎病矣。

熟地　龍骨　萸肉　茯神　丹皮　湖蓮　芡實　遠志

某　勞損漏瘍，大便時溏，陰火上升，下則遺滑。

熟地　龜版　芡實　山藥　女貞　建連　炙草　穞豆皮

某　少年頻頻遺精，不寐，心嘈，乃屬腎中有火，精得熱而妄行，日后恐有腎消之累。

焦黃柏　生地　天冬　茯苓　煅牡蠣　炒山藥

某　脈虛色白，陡然大瘦，平昔形神皆勞，冬至初陽動，精搖下泄，加以夜坐不靜養，暴寒再折其陽，身不發熱，時時驚惕煩躁。從仲景亡陽肉瞤例，用救逆湯法，必得神氣凝靜，不致昏痙瘈瘲之變。

救逆湯去芍。

費　色蒼脈數，煩心則遺，陽火下降，陰虛不攝，有濕熱下注，此固澀無功。

葦薛　黃柏　川連　遠志　茯苓　澤瀉　桔梗　苡仁

吳二三　病形在腎肝，但得瀉頭中痛微緩，少腹陰囊亦脹，想陰分固虛，而濕熱留着，致腑經之氣，無以承流宣化，理固有諸。先泄厥陰鬱熱，兼通腑氣再議。

龍膽草　胡黃連　葦薛　丹皮　茯苓　澤瀉

又　閱病原，是臟陰陰精之虧，致陽浮頭痛，兼有遺精，月數發，下虛上實，純以補澀，決不應病，性不耐丸劑，與通攝兩用。

龜版　秋石　熟地　女貞　遠志　芡實　湖蓮　茯苓

熬膏。

錢二十　脈右弦左垂，陰虛濕執，遺精瘡濁。

黃柏　知母　熟地　葦薛　茯苓　遠志

蜜丸。

某　夢遺病，乃是陰氣走泄，而濕熱二氣乘虛下陷，墜自腰中至囊，環跳膝蓋諸處可見。久遺八脈皆傷，議用通藥，兼理陰氣。

豬苓湯。

又　熟地　五味　芡實　茯苓　湖蓮　山藥

宋二三　無夢頻頻遺精，乃精竅已滑，古人謂有夢治心，無夢治腎，腎陰久損，陽升無制，喉中貯痰不清，皆五液所化。

胃納少而運遲，固下必佐健中。

人參　桑螵蛸　生龍骨　鎖陽　芡實　熟地　茯神　遠志

金櫻膏丸。

華二九　神傷於上，精敗於下，心腎不交，久傷精氣不復謂之損。《內經》治五臟之損，治各不同，越人有上損從陽，下損從陰之議，然必納穀資生，脾胃後天得振，始望精氣生於穀食。自上秋至今日甚，乃裏眞無藏，當春令泄越，生氣不至，漸欲離散。從來精血有形，藥餌焉能驟然充長，攻病方法，都主客邪，以偏治偏，閱古東垣、丹溪輩，於損不肯復者，首宜大進參、朮，多至數斤，謂有形精血難生，無形元氣須急固耳。況上下交損，當治其中，若得中蘇加穀，繼參入攝納、填精斂神之屬。方今春木大泄，萬花盡放，人身應之，此一月中，急挽勿懈矣。

參朮膏米飲調送。接進寇氏桑螵蛸散去當歸。此寧神固精，收攝散亡，乃澀以治脫之法。

又　半月來，服桑螵蛸散，以固下，參朮膏以益中，遺滑得止，其下關頗有收攝之機。獨是晝夜將寢，心中諸事紛紛來擾，神傷散越，最難斂聚，且思慮積勞，心脾營血暗損，血不內涵，神乃孤獨。議用嚴氏濟生歸脾方，使他臟眞氣咸歸於脾，今夏前土旺司令，把握後天，於理最合。歸脾湯。

又　立夏四日，診左脈百至餘，頗有斂聚之意，右關及尺，芤動若革，按臍下過寸，動氣似若窮梭，此關元內空，冲脈失養，而震躍不息，此女子胞胎，男子聚精之會也。大凡內損精血形氣，其胃旺納食者，務在滋填，今食減不納，假寐片晌，必煩驚惕，醒而汗，自述五心熱熾，四肢骨節熱痿如墮，明是陰精內枯，致陽不交陰，轉枯轉涸，自下及中至上，前投桑螵蛸散，固澀精竅，遺滑經月不來，奈寢食不加，後天生氣不醒，膿厚填補於理難進，即參朮甘溫益氣，又恐益其枯燥，宜參生脈以滋三焦，晨進人乳一杯，使氣陰陽引之，導之，迎夏至一陰來夏。

早用人乳一盞，隔湯燉熱服，午後略饑，用生脈、四君子湯。

又　一月來雖經反覆，參脈症形色，生陽頗有根蒂，近食蠶豆滯氣，腹中微脹，食後口味酸濁，是久臥重着，脾陽運動之機尚少，而火升心煩，動氣汗出，遺精，雖減於昔，未得平復，總是內損已深。若調治合宜，只要精氣復得一分，便減一分病象。長夏脾胃主令，培土助納爲要，而精氣散越，仍兼攝固之法。刻下味酸微脹，補脾少佐疏胃，宜晚進，其早上另制補攝丸劑，益臟眞以招納散失之氣。

晚服方：

人參　茯苓　白朮　炙草　廣皮　麥冬　五味　神麴　麥芽　炒黃柏

早上丸方：

人參　桑螵蛸　白龍骨　淡蓯蓉　五味　芡實　茯神　棗仁　金箔

金櫻膏丸。淡鹽湯送三四錢。

又　形色有漸復之象，較之夏至，病去三四。但診右脈弦大，尚少冲和，左脈細促不靜，穀進運遲，有吞酸臌脹，寐中仍欲遺精。此中焦之陽，宜動則運，下焦之陰，固則能守，乃一定成法。

午后服異功散加炒谷芽。

晨服　遺症固澀下焦，乃通套治法，想精關已滑，澀劑不能取效。必用滑藥引導，同氣相求，古法有諸。

牛骨髓　羊骨髓　豬脊髓　鹿角膠　白龍骨　生牡蠣　熟地　萸肉

茯神　五味　山藥　芡實　湖蓮　遠志　砂仁

膠髓代蜜丸。晨服四錢，秋石二分，化水下。

毛二六　長夏暑濕熱鬱，都令脾胃受傷，色黃神倦，氣分自餒，因有遺泄一症，在盛年陰虛爲多，及詢納食，未爲強旺，遺發必勞煩而來，脈象非數搏，議以養脾立法。

歸脾去黃芪、桂圓，加益智，龍骨。

項　脈左弱右弦，色黃食少，腹脹便溏，常有夢遺泄，此非陰柔澀膩可服，用煦陽以涵陰。

生兔絲子　覆盆子　蛇床子　五味子　韭子　益智仁煨　補骨脂　龍骨

建蓮粉丸。

丁　陰精走泄，陽不內依，欲寐即醒，心動震悸。所謂氣因精奪，當養精以固氣，從前暖藥不錯，但不分剛柔爲偏陽，是以見血，莫見血投涼。

龜版去牆削光一兩　桑螵蛸殼三錢　人參一錢　當歸一錢　青花龍骨三錢　飛　抱木茯神三錢

姚二四　始於念萌不遂其欲，陽下墜而精泄，先夢者，心陽注腎，久則精血日損，不充養筋骨爲痛，下損及中，食不運化，此非萸、地膩膈以及澀精可效。

妙香散。

許十八　陰氣走泄遺精，務宜滋塡塞固，今納穀少而不甘，胃氣既弱，滋膩先妨胃口，議用桑螵蛸散，蜜丸，服三四錢。

戈　遺精數年，不但腎關不固，陽明脈絡亦已空乏，欲得病愈，宜戒慾寧心一年，寒暑更遷，陰陽漸次。用桑螵蛸散治之。

顧十九　滑精，用陰藥頓然食減，藥先傷胃。據述夢寐驚狂，精走無以護神，當固無形矣。

人參　生龍骨　桑螵蛸　益智仁　茯神　茯苓　遠志　木香

呂三七　有夢乃遺，是心有所觸而致，經營操持，皆擾神動心，說商賈客於外，非關酒色矣。

妙香散。

俞三七　壯年形質偉然，脈來芤虛，述心悸怔，多畏懼，夜寐不甚寧靜，此陽不易交於陰，過用勞心使然。

用妙香散。

張二四　形壯脈小，自述心力勞瘁，食減遺精。仿景岳精因氣而奪，當養氣以充精，理其無形，以固有形。

妙香散。

支二三　痰多鼻塞，能食有夢遺，精醫投疏泄肺氣消痰，六十劑不效。問讀書夜坐，陽氣必升，充塞上竅，上盛下衰，寐則陽直降而精下注爲遺，用補心丹。

黃三一　眞陰損傷，而五志中陽，上燔喉痛，下墜爲遺，精髓日耗，骨痿無力，必延枯槁而後已，藥餌何足久恃？

早服補心丹，晚服桑螵蛸散。

胡　遺精四年，精關久滑不固，陰久傷，陽氣不入陽蹺穴，夜寤不寐，前鎭攝小效，獨心中怔悸不已。以桑螵蛸散從心腎治。

畢二六　有夢遺精，是心腎病，清心固腎，是爲成法，得以水火交合，病當漸減，內傷病從內起，豈得與外來六氣混治？

熟地　龍骨　遠志　五味　茯神　芡實　建蓮

金櫻膏丸。

程　左脈剛堅，火升神氣欲昏，片刻平復，宛若無病，此皆勞心五志之陽動，龍相無制，常有遺泄之狀，先用滋腎丸三錢，淡鹽湯送。

又　早服補陰丸，晚服三才加炒黃柏、砂仁。

又　交霜降，絡中陡然熱蒸，肢切皆麻，火風震動，多因脾腎液枯。議用二至、百補丸意，斑龍、二至、百補丸加黃柏。

林十八　診脈細澀，寐則遺精，心熱口渴，不時寒熱，此腎陰內損，心陽暗熾。補心丹三錢，四服。

某　冬令煩倦嗽加，是屬不藏，陽少潛伏，兩足心常冷，平時先夢而遺，由神馳致精散，必鎭心以安神，猶喜胃強納穀，若能保養，可望漸愈。

桑螵蛸　金櫻子　覆盆子　芡實　遠志　茯神　茯苓　龍骨　湖蓮

煎膏煉蜜收，飢時服七八錢。

楊十八　冲年遺精，知識太早，難成易虧，眞陰不得充長，及壯盛未有生育，而久遺滑漏，褚氏謂難狀之疾者。蓋病傷可復，精損難復也。診脈上動尺芤，心動神馳，神馳精散，草木性偏，焉得見長，務宜斷欲百日，以妙香散、桑螵蛸散方，理心脾以交腎，固腎氣以寧心，早晚幷進，百日以驗之。

呂二四　成婚太早，精血未滿久泄，必關鍵不攝，初則精腐變濁，久則元精滑溢。精濁之病，巢氏分晰彰著，經言腎虛氣漫爲脹，咸爲腎味，上溢口舌，皆下失攝納之權。

生菟絲子粉　蛇床子　覆盆子　陝沙苑子　家韭子　五味子

鯉魚膠丸。

許十九　脈虛芤，應乎失血遺精，先天既薄，更易泄少藏，正褚氏所云難狀之疾。冲年須潛心靜處，冀水火自交，可以精固，莫但圖藥餌，須堅守瞬刻強制之功。

鮮河車膏　九蒸熟地　五味　萸肉　山藥　湖蓮　砂仁　芡實

金櫻膏丸。

李二五　脈小色白，失血遺精屢發，猶喜納穀胃安，封藏固補，使其藏

聚，若再苦寒瀉火，胃傷廢食，坐以待困矣。

熟地　萸肉　五味　覆盆子　河車膏　生菟絲粉　山藥　湖蓮　茯苓　芡實

金櫻膏丸。

某　脈左部數，有鋒芒，初夏見紅，久遺滑，入夜痰升肋痛，肝陽上冒，腎弱不攝，固攝助納，必佐涼肝。

熟地　湖蓮　芡實　生白龍骨　茯神　川石斛　章　脈數虛，氣冲心熱，嗆咳失血，屢因嗔怒，肝陽升則血涌，墜則精遺。春末土旺，入夏正當發泄主令，暮熱晨汗，陰陽樞紐失固。議進攝眞，其清寒肺藥須忌。

魚鰾膠　生龍骨　桑螵蛸　芡實　茯苓　五味　秋石調入

陸二　肌肉松柔，脈小如數，常有夢遺，陰精不固，上年冬令過溫，溫則腠理反疏，陽動不藏，諸氣皆升，絡血隨氣上溢，見症如頭面熱，目下肉瞤，心悸怔忡，四末汗出，兩足跗腫，常冷不溫，走動數武，即吸短欲喘，何一非少陰腎氣失納，陽浮不肯潛伏之征，況多夢紛擾，由精傷及神氣。法當味厚填陰，質重鎮神，佐酸以收之甘以緩之，勿因血以投涼，莫見下寒，輒進燥熱，恪守禁忌以安之，經年冀有成功，所慮冲年志慮未純，貽憂反覆。

水制熟地　人參秋石拌　白龍骨　炒杞子　五味　炒山藥　茯神　牛膝炭

《類證治裁・遺泄》醫案

某　無夢而遺，勞心輒泄，乃心腎失交症。用茯神丸參六味。人參、熟地、茯神、遠志、當歸、山藥、蓮鬚、棗仁、五味、龍骨、蓮實，糊丸服，數料全愈。

吉　己巳同會試前數日，同寓約觀梨園，座中遺泄如注。歸寓後寒熱欬嗽吐痰。此陰虛兼外感也。令服補中湯，寒熱退，但脈虛而沈細欲絕，斷爲腎損難治。粗畢場事，神愈疲乏，勞熱喘促，痰嗽食減，乃脾肺虛而氣不歸源也。必用人參乃定。彼吝費，一友贈高麗參二錢，予謂代用效減，自須全投，書人參養榮湯去熟地舉桂，加茯神、山藥、蓮實。彼又將高麗參二錢分作四服。予哂之，服後喘熱減，飲食頗加。又兩服，改用潞參，而效更減矣。

族某　夢泄。宿疴腰痛，新兼脘痛，脈弦細。此傷精候也。妙香散去黃耆、麝、辰砂，加砂仁、馬料豆炒，服效。

呂　少年未室，每十日一夢泄。積久疲乏，面少神采，素服滋陰斂濇等藥，不效。改服鎮心安神等劑，亦不效。予謂肝腎脈虛，非相火爲害，但精關久滑，氣少固攝耳。詢之，果有時無夢亦泄，遂重用參、耆，佐以五味、茯神、山藥、蓮子、菟絲、芡實、杞子俱炒，滑泄竟止。更用丸劑，加魚鰾炒研而固。

幼姪　宵讀神勞即夢泄，夜熱易饑，左關脈搏按。丹溪云：主閉藏者腎，司疏泄者肝，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感物而動，君火動則相火隨之，雖不交會，精亦暗流矣。又訒庵謂：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氣不固，故夢而精脫也。先用六味湯加減，熟地、山藥、茯神、丹皮、遠志、潞參、麥冬、芡實、蓮心、石斛。數服而效，後加龍骨、白芍、五味，煉蜜爲丸，服愈。此補肝腎參養心之劑。君火安則神魂斂而龍雷不擾矣。

劉　試場受驚，心惕精走於下。延爲怔忡悸恐，心君虛不主令，相代其權，乃至有夢無夢皆遺，腰膝痠輭乏力。診左寸沈數，左關尺沈細如絲，右尺微弦。此心營損極，神不攝精。宜補養心神，固納腎眞。經言：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涎不止。又云：恐懼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大抵怵惕傷心，恐懼傷腎，心腎失交，精關不固。必精生神，神攝精，乃能卻病。且情志之病，尤在靜養善調，勿希速效。潞參、熟地、茯神各三錢、龍骨、山藥各二錢、棗仁、遠志、當歸各錢半、金櫻子一錢、五味子、柏子仁各六分、蓮子十粒，二服甚適。診左寸綿綿不絕，惟尺澤空，精腑少藏耳。若滋填精室，旬日內漏巵勿洩，尺脈可起。又夜半易饑便滑，前方去當歸、柏子仁，熟地、山藥焙用，加魚鰾三錢、菟絲餅二錢，十服神安精固，惟骨節時酸，脇肉時瞤，坐卧恍惚，如在波浪中。此病後神未復元，虛陽浮越也，宜招集散亡，封固管鑰，更用潛陽填髓丸：熟地八兩，湖蓮、芡實俱炒，線膠、淡菜、茯神、山藥各四兩，五味一兩，龜板、遠志、麥冬硃砂拌炒各二兩，豬脊髓熬，爲丸。又經云：精不足補之以味。午用豬心腎海參煨食，晨用牛乳同糯米煮食，調理數月漸安。

《柳選四家醫案・遺精門》遺精無夢，小勞即發，飢不能食，食多即脹，面白唇熱，小便黃赤，此脾家溼熱，流入腎中爲遺滑，不當徒用補濇之藥，恐積熱日增，致滋他族。

葦薤　砂仁　茯苓　牡蠣　白朮　黃蘗　炙草　山藥　生地　豬苓

詒按：此等證早服補濇，每多愈服愈甚者，先生此案，可謂大聲疾呼。

再診　服藥後，遺滑已止，唇熱不除，脾家尚有餘熱故也。

前方去砂仁、黃蘗，加川連、苦參。

詒按：　唇熱屬脾。

少陰爲三陰之樞，內司啓閉，虛則失其常矣，法宜塡補少陰，或通或塞，皆非其治。

六味丸去瀉，加菟絲子、沙苑、杞子。

遺精傷腎，氣不收攝，入夜卧著，氣冲上膈，腹脹呼吸不通，竟夕危坐，足跗浮腫清冷，小便漸少，此本實先撥，枝將敗矣，難治之證也。

都氣丸加牛膝、肉桂。

詒安：　此陰陽兩損，氣不攝納之重證，舍此竟無良法，然亦未能必效也。

陰虧陽動，內熱夢泄。

六味丸加黃蘗、砂仁。

詒按：　六味合封髓法也，亦妥帖易施。

始而氣虛不能攝精，繼而精虛不能化氣。

三才封髓丹加蛤粉、芡實、金櫻子。

詒按：　此腎中精氣兩損之證，再合腎氣聚精等法，較似精密。

曾經失血，現在遺精，精血暗傷，當臍之動氣攻築，漫無愈期，肢體從此脫力，語言從此輕微，飲食從此減少，無怪乎脈息芤而無神也，病情如此，虛已甚矣，而舌苔膩濁，中宮又有溼邪，治須兼理。

杞子　熟地　芡實　查炭　石蓮子　當歸　茯苓　金櫻子　連鬚

另清暑益氣湯去朮、瀉、草。

原註：　此九龍丹也，吳鶴皐云：　主治精濁。

再診　前方小效，小變其制。

九龍丹加於朮、半夏、茯苓、陳皮、五倍子。

煎送威喜丸。

詒按：　陰虛而挾溼邪，最難用藥，須看其兩面照顧處。

泄欬嗽之所由來也。

三才封髓丹加白芍、龍膽草。

再診　接來札知所言夢遺者，有夢而遺者也，比之無夢者，大有分別，無夢爲虛，有夢爲實，就左脈弦數而論，弦主肝，數主熱，熱伏肝家，動而不靜，勢必搖精，蓋腎之封藏不固，由肝之疏泄太過耳。

三才封髓丹加牡蠣、龍膽草、青鹽。

三診　叠進封髓秘元，而仍不主蟄，細診脈息，左關獨見沈弦且數，肝經之疏泄顯然。

萆薢分清飲菖蒲、萆薢、草烏藥、益智、青鹽。去菖合三才封髓丹加龍膽草。

四診　病已大減，仍守前法

前方加白芍。

原註：　病得萆薢、瞿麥而大減，是溼重於火也。

詒按：　首案遺泄欬嗽並提，方凡四易，而未曾有一味顧及欬嗽，想以肝火爲本，治其本而標病可置之耳。

夢中遺泄久而無夢亦遺，加以溺後漏精，近日無精，而小水之淋灑而下者，亦如漏精之狀。

白濁久而不痊，以致腎失封藏，夢遺更甚，少寐少納，面痿脈小。

九龍丹合天王補心丹。

另豬肚丸。

原註：　膏淋有便濁、精濁兩種，便濁是胃中溼熱滲入膀胱，與腎絕無相干，精濁牽絲黏膩，不溺亦有，是腎虛淫火易動，精離其位，漸漬而出，治宜滋腎清心，健脾固脫，九龍丹方中杞、地、歸滋陰以制陽，櫻、蓮、芡濇以固脫，石蓮子苦寒清心，心清則火不熾，白茯苓甘平益土，以制腎邪，尤妙在山查一味，能消陰分之障，前一案氣虛挾溼熱，故合清暑益氣，後一案心火挾溼熱，故合補心豬肚。

氣虛不能攝精，精虛不能化氣，所進飲食，徒增痰溼。

六君子湯加菟絲餅、炮薑炭、韭菜子。

原註：　純從脾藏氣虛立案。

詒按：　案語簡潔老當，方亦周到。

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精之所以能安其處者，全在腎氣充足，封藏乃不失其職，虛者反是，增出脛痠、體倦、口苦、耳鳴、便堅等證，亦勢所必然。然左尺之脈，浮而不靜，固由腎氣下虛而關部獨弦，獨大，獨數，舌苔黃燥，厥陰肝藏，又有溼熱，助其相火，火動乎中，必搖其精，所謂肝主疏泄也。虛則補之，未始不美，而實則瀉之，亦此證最要之義。

天冬　生地　黨參　黃柏　炙草　砂仁　龍膽草　山梔　柴胡

詒按：此三才封髓丹加膽、梔、柴胡，方與案若合符節。

再診　大便暢行，口中乾苦亦愈，左關之脈大者亦小，惟弦數仍然，尺亦未靜，可以前方增損。

三才封髓丹加茯神、龍膽草、柏子仁。

三診　久積之溼熱，下從大便而泄，然久病之體，脾腎元氣內虧，又不宜再瀉，當以守中法。

異功散加白芍、荷葉蒂、秫米。

四診　大便已和，脈形弦數，數爲有火，弦主乎肝，肝經既有伏火，不但順乘陽明，而且容易搖精，精雖四日未動，究須小心。

三才封髓丹加陳皮、白芍。

另豬肚丸。苦參、白朮、牡蠣、豬肚。

原註：此證拈定左關獨大，獨弦，獨數，所以重用膽草、黑梔，直折其肝家鬱火，俾溼熱之邪，從大便而出。

金本制木，今木火太旺，反侮肺金，肺金尚受其尅，則其吸取腎水，疏泄腎精，更屬易易，此夢病由喪子，悲憤抑鬱，肝火偏盛，小水淋濁，漸至遺精，一載有餘，日無虛度，今年新正，加以左少腹、睾丸氣上攻胸，心神狂亂，齦血目青，皆肝火亢盛莫制也。經云：腎主閉藏，肝司疏泄，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爲君火，君不制相，相火妄動，雖不交合，精亦暗流而走泄矣。治法當制肝之亢，益腎之虛，宗越人東實西虛，瀉南補北例。

川連　黑梔　延胡　赤芩　沙參　川楝子　鮮地　知母　黃柏　龜板　芡實

另當歸龍薈丸一錢開水送下。

詒按：遺泄有專屬乎肝者，此等證是也，此方可引以爲例。

再丸方：

川連鹽水炒一兩　苦參烘二兩　白朮米泔浸曬二兩　牡蠣煅三兩

共研末，用雄豬肚一個將藥末納入肚中，以線紮好，以水酒各半煮爛，將酒藥末共打，如嫌爛加建蓮粉拌乾作丸，每朝服三錢。

詒按：此劉松石豬肚丸方也，加川連一味。

左尺極細，寸關微而似數，右三部俱粒滑，下有遺精暗疾，肛門癢而出水，上則頭眩耳鳴，舌苔粉白，以脈合證，腎陰下虧，而溼熱相火，下淫上混，清窮爲之蒙閉，法當補腎之陰，以清相火，清金和胃，分利膀胱，以化溼熱。

大生地蛤粉炒　龜板　牡蠣　懷山藥　麥冬　萆薢　澤瀉　赤芩　丹皮　知母　黃柏　半夏

詒按：病源分析極清，用藥亦熨貼周到。

又丸方：

大生地砂仁陳酒拌蒸　冬朮土炒　黃連鹽水炒　苦參　天麻　懷山藥　丹皮鹽水炒　牡蠣　麥冬元米炒　龜板酥炙　川芎　半夏　芡實　萆薢鹽水炒　澤瀉鹽水炒　赤芩　黃柏　鹽水炒　知母鹽水炒

右藥爲末，用建蓮粉四兩，神麴四兩，煮糊搗丸。

詒按：此方用丹溪大補陰丸，合封髓豬肚分清等法而成，腎虛有溼熱者，用之頗合，或乃以苦寒疑之，是未識製方之妙義也。

陽痿分部

論說

《素問・五常政大論》　太陰司天，濕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埃冒雲雨，胸中不利，陰痿氣大衰而不起不用。

《素問・痿論》　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

腎脈急甚爲骨癲疾，微急爲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爲折脊，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太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臍已下至小腹，腫腫然，上至胃腕，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癰癢，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爲大癰，微濇爲不月，沉痔。

《靈樞・經筋》　足厥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上結於內踝之前，上循脛，上結內輔之下，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絡諸筋。其病足大指支內踝之前痛，內

輔痛，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其病轉筋者，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命曰季秋痹也。

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俛不伸。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下・虛勞陰萎候》 腎開竅於陰，若勞傷於腎，腎虛不能榮於陰器，故萎弱也。診其脈瞥瞥如羹上肥，陽氣微，連連如蜘蛛絲，陰氣衰。陰陽衰微，風邪入於腎經，故陰不起，或引小腹痛也。

《養生方》云：水銀不得近陰，令玉莖消縮。

《醫學綱目・前陰諸疾》 陰痿，皆耗散過度，傷於肝筋所致。經云足厥陰之經，其病傷於內則不起是也。

綜述

《外臺秘要・虛勞陰痿方》 《廣濟》：療陰痿不起，滴瀝精清，鍾乳酒。

《范汪》療男子虛勞，陰痿不起，無子方：

杜仲十分　蛇牀子八分　菟絲子五分，酒漬　遠志五分，去心　茯苓四分　天雄五分，炮　澤瀉五分　石斛五分　蓯蓉四分　五味子四分

右十味，擣篩爲散。酒服方寸匕，日再，效。忌豬肉、冷水、酢物。

《備急》蓯蓉丸，療痿弱，益精氣。男子服之外充，婦人服之內補，百病差。

又，遠志丸，療男子痿弱。

文仲療陰下濕痒，又痿弱，粉散方：

白粉　乾薑　牡蠣各三，分熬

右三味，擣篩爲散，欲卧時粉陰下，至起亦粉。粉盛疏布袋中，撲之佳，此大驗。又方加麻黃根三兩。

又方：

礬石熬令汁盡　蛇牀子　黃連各三分

右三味，爲散，粉之同前。

《經心錄》雄鵝散，療五勞七傷，陰痿。十年陽不起，皆繇少小房，多損陽，神女養母得道。

《蘭室秘藏・陰痿陰汗門》 固眞湯一名正元湯　治兩丸冷，前陰痿弱，陰汗如水，小便後有餘滴。尻臀幷前陰冷，惡寒而喜熱，膝下亦冷。

清魂湯一名柴胡勝濕湯　治兩外腎冷，兩髀陰汗，前陰痿，陰囊濕痒臊氣。

《赤水玄珠・陰痿・陰汗陰冷陰臭》 陰痿皆耗散過度，傷於肝筋所致。經云足厥陰之經其病傷於內則不起是也。

仲景八味丸　治陰痿不振，今依前方，夏減桂附一半，春秋減三之一。病去全減桂附。

《證治準繩・陰痿》 腎脈大甚爲陰痿。運氣陰痿，皆屬濕土制腎。經云太陰司天，濕氣下臨，腎氣上從，陰痿，氣衰而不舉是也。腎脈大，右尺尤甚，此相火盛而反痿。宜滋腎丸，或鳳髓丹。

《景岳全書・雜證謨・陽痿》 經義

《陰陽別論》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

《厥論》曰：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卧屈膝，陰縮腫。

《痿論》曰：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陽明虛則宗筋縱。

《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腎脈大甚爲陰痿。微澀爲不月，沉痔。

《經筋篇》曰：足太陰之筋病，陰器紐痛，下引臍。足厥陰之筋病，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

《經脈篇》曰：足厥陰結於莖，氣逆則睾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

《至眞要大論》曰：太陽之勝，隱曲不利，互引陰股。

《本神篇》曰：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

《生氣通天論》曰：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絪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

《疏五過論》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營，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治之一過也。

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愚醫治之，不知補瀉，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乃幷，此治之二過也。

《陰陽應象大論》曰：北方生寒，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

《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幷於腎則恐。

《調經論》曰：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

論證

凡男子陽痿不起，多由命門火衰，精氣虛冷，或以七情勞倦，損傷生陽之氣，多致此證；亦有濕熱熾盛，以致宗筋弛緩，而爲痿弱者，譬以暑熱之極，則諸物綿萎。經云：壯火食氣。亦此謂也。然有火無火，脈證可別，但火衰者十居七八，而火盛者僅有之耳。

一、凡思慮、焦勞、憂鬱太過者，多致陽痿。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此宗筋爲精血之孔道，而精血實宗筋之化源，若以憂思太過，抑損心脾，則病及陽明衝脈，而水穀氣血之海，必有所虧，氣血虧而陽道斯不振矣。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及女子不月者。即此之謂。

一、凡驚恐不釋者，亦致陽痿。經曰：恐傷腎。即此謂也。故凡遇大驚卒恐，能令人遺失小便，即傷腎之驗。又或於陽旺之時，忽有驚恐，則陽道立痿，亦其驗也。余嘗治一強壯少年，遭酷吏之恐，病似脹非脹，似熱非熱，絕食而困。衆謂痰火，宜清中焦。余診之曰：此恐懼內傷，少陽氣索，而病及心腎，大虧證也。遂峻加溫補，兼治心脾，一月而起，愈後形氣雖健如初，而陽寂不舉。余告之曰：根蒂若斯，腎傷已甚，非少壯所宜之兆，速宜培養心腎，庶免他虞。彼反以恐嚇爲疑，全不知信，未及半載，竟復病而歿，可見恐懼之害，其不小者如此。

論治

一、命門火衰，精氣虛寒而陽痿者，宜右歸丸、贊育丹、石刻安腎丸之類主之。若火不甚衰，而止因血氣薄弱者，宜左歸丸、斑龍丸、全鹿丸之類主之。

一、凡因思慮驚恐，以致脾腎虧損而陽道痿者，必須培養心脾，使胃氣漸充，則衝任始振，而元可復也，宜七福飲、歸脾湯之類主之。然必大釋懷抱，以舒神氣，庶能奏效，否則徒資藥力無益也。其有憂思恐懼太過者，每多損抑陽氣，若不益火，終無生意，宜七福飲加桂附枸杞之類主之。

一、凡肝腎濕熱，以致宗筋弛縱者，亦爲陽痿，治宜清火以堅腎，然必有火證火脈，內外相符者，方是其證。宜滋陰八味丸，或丹溪大補陰丸、虎潛丸之類主之。火之甚者，如滋腎丸、大補丸之類俱可用。

述古

薛立齋曰：按陰莖屬肝之經絡。蓋肝者木也，如木得湛露則森立，遇酷暑則萎悴。若因肝經濕熱而患者，用龍膽瀉肝湯以清肝火，導濕熱；若因肝經燥熱而患者，用六味丸以滋腎水，養肝血而自安。又曰：瓊玉膏、固本丸、坎離丸，此輩俱是沉寒瀉火之劑，非腸胃有燥熱者不宜服。若足三陰經陰虛發熱者，久而服之，令人無子，蓋損其陽氣，則陰血無所生故也，屢驗。

簡易方

一方：治陽事不起，用蛇床子、五味子、菟絲子等分爲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溫酒下，日三服。

《張氏醫通・前陰諸疾・陰痿》陰痿，當責之精衰，斲喪太過所致，經云足厥陰之經，傷於內則不起是也。仲景八味丸特妙，甚者，加人參、鹿茸，或加巴戟、蓯蓉、鎖陽、枸杞，然亦有鬱火甚而致痿者。經云：壯火食氣。譬人在夏暑而倦怠，遇冬寒而堅強。予嘗治腎經鬱火，令服滋腎丸而效，故須審察，不可偏認火衰也。薛立齋云：按陰莖屬肝之經絡，若因肝經濕熱而患者，用龍膽瀉肝湯，以清肝火，導濕熱；若因肝經燥熱而患者，用六味丸，以滋腎水，養肝血，而痿自起。陰痿弱而兩丸冷，陰汗如水，小便後有餘滴臊氣，尻臀幷前陰冷，惡寒而喜熱，膝亦冷，此肝經濕熱，宜龍膽瀉肝湯、柴胡勝濕湯選用。腎脈強盛，右尺尤甚，此相火盛而反痿，宜滋腎丸、六味丸。

《醫碥・雜證・陰痿》陽動則舉，陰靜則痿，雖無慾亦然，觀小兒子夜峻作可知。況有心者乎？然而不舉者，則氣不從心也，其故有六：一則天稟使然，而不可強者也。一則有所恐懼而氣餒也。一則神搖火飛，氣上不下也，此皆無病之人也。一則濕熱太盛，下注宗筋，弛縱不收也。一則耗散過度，命門火虛也。一則腎水虛衰，熱盛，壯火食氣也。薛立齋所謂如木得露則森立，遇酷暑則痿瘁也。蓋水火和平則舉，有水無火，有火無水及水火淫盛爲濕熱者，亦不舉也。此有病之人也。火虛者，附桂八味丸。水虛者，知柏八味丸。濕熱，固

眞湯、柴胡勝濕湯。其證多有陰汗臊臭，兩股熱者。或反冷，陰頭兩丸如冰者，不可誤認爲寒。蓋濕熱在臟腑，熱親上而濕下流，故證如此也。火上炎不下交者降之，恐懼者鎮之。

《臨證指南醫案・陽痿》 男子以八爲數，年逾六旬，而陽事痿者，理所當然也。若過此猶能生育者，此先天稟厚，所謂陽常有餘也。若夫少壯及中年患此，則有色慾傷及肝腎而致者，先生立法，非峻補眞元不可，蓋因陽氣既傷，眞陰必損，若純乎剛熱燥澀之補，必有偏勝之害。每兼血肉溫潤之品緩調之，亦有因恐懼而得者，蓋恐則傷腎，恐則氣下，治宜固腎，稍佐升陽，有因思慮煩勞而成者，則心脾腎兼治，有鬱損生陽者，必從膽治，蓋經云：凡十一臟皆取決於膽。又云：少陽爲樞，若得膽氣展舒，何鬱之有？更有濕熱爲患者，宗筋必弛縱而不堅舉，治用苦味堅陰，淡滲去濕，濕去熱清，而病退矣。又有陽明虛，則宗筋縱，蓋胃爲水穀之海，納食不旺，精氣必虛，況男子外腎，其名爲勢，若穀氣不充，欲求其勢之雄壯堅舉，不亦難乎？治惟有通補陽明而已。華岫雲

《醫碥・雜證・陰縮陰縱》 陰受寒則縮，受熱則縱。傷寒囊縮，陰證固有之，熱證亦有，以熱灼筋燥，故縮也。但以平人論，則縮必因寒，觀夏月囊軟縮，冬月囊硬縮，可知矣。丹溪治鮑姓，莖挺長腫痿，皮搨濕潤，磨股不能行，兩脇氣上，手足倦弱，以小柴胡加黃連，大劑行其濕熱，略加黃柏以降其通上之氣，挺腫收減，但有堅塊未消，又以青皮爲君，左以散風之藥末服，外以絲瓜汁調五倍末傅之愈。濕熱挺腫，樸硝、荊芥煎湯浸洗，甚者三一承氣湯下之。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論痿證》 《內經》列五臟痿證，皆言爲熱，又獨重肺與胃者，何也？以肺熱葉焦，金燥水虧，腎絕化源，則精氣不能流通而成痿矣。取陽明者，以穀入胃，能溉五臟，主潤宗筋，束骨而利機關也。宗筋，謂陰毛中橫骨上下臍兩傍之豎筋也，凡人身上下前后無處不達。且四肢皆稟於胃，必因於脾，脾爲太陰，其脈貫胃，若脾病，經曰：土太過，則敦阜。敦者，厚也。阜者，高也。既厚又高，其病則瀉，土平而愈，此膏粱之疾也。若脾虛則不化，經曰：土不及則卑濕也。其治宜以培本爲主。則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以達四肢，四肢不得稟水穀之氣乃痿也。然吾觀痿躄之人，飲食日盛，形體日肥，何以不能運化精微，以強筋骨乎？此乃火邪伏於胃中，但能殺穀，而不能長養氣血。經謂壯火食氣，胃熱消穀，善饑是也。治者，使陽明火邪毋使干於氣血之中，則濕熱清而筋骨自強，此經不言補而言取者，取去陽明之熱邪耳。然細察經文，又曰：悲哀太甚，則胞絡絕，傳爲脈痿；思想無窮，所願不得，發爲筋痿；有漸於濕，以水爲事，發爲肉痿之類，則又非盡爲火證。故此，因生於火者有之，而敗傷元氣者亦有之。若概從火治，則恐眞陽虧敗，水衰土涸者，必不能堪。是當因脈因證，酌寒熱之淺深，審虛實虛者，元氣虛也。實者，邪氣實也。之緩急，以施治療，庶得治痿之法矣。凡痿證不一，有兼痰積者，有濕熱多熱多者，有濕熱相半者，有挾氣者，臨病制方，不拘古方可也。而東垣取黃柏爲君，用黃芪等補藥以輔佐之，亦可觸類而會其意矣。

二妙散　治濕熱痿證，脈息洪滑，煩渴身熱，當先去火。

《類證治裁・陽痿》 論治

男子二八而精通，八八而精絕。陽密則固，精旺則強，傷於內則不起。故陽之痿，多由色慾竭精，或思慮勞神，或恐懼傷腎，或先天稟弱，或後天食少。亦有濕熱下注，宗筋弛縱，而致陽痿者。蓋前陰爲肝脈督脈之所經。經云：足厥陰之脈，入毛際，過陰器，抵少腹。又督脈起少腹以下骨中央，入繫女子廷孔，循陰器。男子循莖下至纍。又爲宗筋之所會。景岳云：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此宗筋爲氣血之孔道，而陽明實氣血之化源，陽明衰則宗筋不振。故見症多肝腎主病云，傷色慾者，須辨水衰火衰。水衰眞陰虧乏，歸腎丸、還少丹、地黃湯。火衰精氣虛寒，右歸丸、八味丸，甚者加人參、鹿茸，或加肉蓯蓉、杞子。若火衰不甚，斲喪太過，補骨脂丸。傷思慮者，心脾鬱結，陽事不舉，歸脾湯、妙香散。鬱傷少陽，生氣日索，加味逍遙散。傷恐懼者，膽虛精卻，大補元煎加棗仁、鹿角膠。先天精弱者，房後神疲，固陰煎、秘元煎。胃虛食少者，水穀不充，精髓失旺，脾腎雙補丸、七福飲、玉母桃。其濕熱傷及肝腎，致宗筋弛縱，爲陽痿者，如筋角近火則軟，得寒則堅，宜滋陰八味丸，或龍膽瀉肝湯。經謂：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也。然必脈症果係濕熱，方用苦堅淡滲。若肝腎虛熱，仍宜養肝滋腎，地黃湯加龜板、元參、天麥冬、五味子。又有心腎失交，夢泄致痿，遠志丸加熟地、棗仁、白芍。勞傷筋骨，陽道痿弱，無比山藥丸、大造固眞丹。腎虛無子，精冷精滑，七寶美髯丹。通治陽事不起，如贊化血餘丹、鹿茸地黃丸、三子丸、青娥丸等。此治法大概也。若夫元陽既傷，眞精必損，必兼血肉溫潤之品緩調之，如斑龍丸，聚精丸，二至百補丸之類。純用剛熱燥濬之劑，恐有偏勝之害，其審而裁之可耳。

丸冷　陰痿弱而兩丸冷，陰汗如水，溺有餘瀝，此肝經有溼，柴胡勝溼湯。腎脈強大，右尺尤盛，此相火盛而反痿，滋腎丸、地黃丸。有陰莖內縮，乃肝之筋受寒，四逆湯加參、桂。陰縱不收，肝之筋傷熱，小柴胡湯加酒炒黃蘗。又強中症，莖舉不衰，精流不止，或由肝火太強，或由金石性發，宜瀉火解毒，用知母、石膏、元參、生地、大豆、甘草等。夏子益奇疾方，治玉莖長硬不痿，精自出，捏之脆，癢如針刺，用補骨脂、家韭子各一兩，研末每服三錢，水煎，日三次。玉莖潰爛，謂之下疳，先用米泔水溫洗，用爐甘石、乳香、血竭、黃連各一錢，輕粉五分，冰片一分，研末搽，立效。

附方

滋陰　歸腎丸。
通補　補骨脂丸。
補陽　七寶美髯丹。
通治　贊化血餘丹。
填精　斑龍二至百補丸。
驅濕　柴胡勝溼湯。
脾腎　脾腎雙補丸。
扶脾　玉母桃。
益精　大造固眞丹。

《傅青主男科・濁淋門》陽痿不舉　此證乃平日過於琢削，日泄其腎中之水，而腎中之火亦因之而消亡。蓋水去而火亦去，必然之理，有如一家人口，廚下無水，何以爲炊？必有水而後取柴炭以煮飯，否則空鐺也。方用：

熟地一兩　山萸四錢　遠志　巴戟　肉蓯蓉　杜仲各一錢　肉桂　茯神各二錢　人參三錢　白朮五錢

水煎服。

紀事

《臨證指南醫案・陽痿》徐三十　脈小數澀，上熱火升，喜食辛酸爽口，上年因精滑陽痿，用二至百補通塡未效，此乃焦勞思慮鬱傷，當從少陽以條暢氣血。

柴胡　薄荷　丹皮　鬱金　山梔　神麴　廣皮　茯苓　生薑

仲二八　三旬以內，而陽事不舉，此先天稟弱，心氣不主下交於腎，非如老年陽衰，例進濕熱之比，塡充髓海，交合心腎宜之。

熟地　雄羊腎　杞子　補骨脂　黃節　遠志　茯苓　胡桃　青鹽

鹿筋膠丸。

王五七　述未育子，向衰莖縮。凡男子下焦先虧，客館辦事，曲運神思，心陽久吸腎陰。用斑龍、聚精、茸珠合方。

内科總部

鬱證部

題解

《素問・通評虛實論》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

《醫經溯洄集・五鬱論》鬱者，滯而不通之義。

《萬病回春・鬱證》鬱證者，鬱結而不散也。人之氣血沖和，百病不生，一有鬱結，諸病生焉。

五鬱者，金、木、水、火、土，洩、折、達、發、奪之義是也。

六鬱者，氣、血、痰、濕、熱、食，結聚而不得發越也。

《醫貫・鬱病論》凡病之起，多由於鬱。鬱者，抑而不通之義。《内經》五法，爲因五運之氣所乘而致。鬱不必作憂鬱之鬱，鬱乃七情之病，但憂亦在其中。

《景岳全書・雜證謨・鬱證》至若情志之鬱，則總由乎心，此因鬱而病也。

《雜病源流犀燭・内傷外感門・諸鬱源流》諸鬱，臟氣病也。其原本由思慮過深，更兼臟氣弱，故六鬱之病生焉。六鬱者，氣、血、濕、熱、食、痰也。

論説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東方生風，【略】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略】。

南方生熱，【略】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略】。

中央生濕，【略】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略】。

西方生燥，【略】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略】。

北方生寒，【略】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

《素問・玉機真藏論》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

《素問・宣明五氣篇》胃爲氣逆，爲噦，爲恐。【略】膽爲怒。【略】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

《素問・舉痛論》帝曰：善。余知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矣。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炅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氣耗矣。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

《素問・瘧論》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内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略】

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

《素問・調經論》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略】

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帝曰：善。五運之氣，亦復歲乎。岐伯曰：鬱極奮發，待時而作也。【略】

帝曰：善。鬱之甚者，治之柰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

《素問・疏五過論》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内生，名曰脱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略】

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略】

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爲攣。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

《靈樞・壽夭剛柔》 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

《靈樞・本神》 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腘脫肉，毛悴色夭，死于冬。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季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

又 肝氣虛則恐，實則怒。【略】

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

《靈樞・口問》 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

《靈樞・五變》 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

《靈樞・行鍼》 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

《諸病源候論・氣病諸候・結氣候》 結氣病者，憂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氣留而不行。故結於內。

《聖濟總録・諸氣門・諸氣統論》 蓋榮衛通利，則氣舒而不迫，此喜所以氣緩也。神情憯悴，則氣虧而不全，此悲所以氣消也。【略】精卻上閉，則氣還而不行，此恐所以氣下也。心多愁慮，則氣散而無歸，此憂所以氣亂也。內外煩勞，則氣喘而且汗，此勞所以氣耗也。身心有止，則氣留而不行，此思所以氣結也。嗔恚傷甚，則氣上而嘔血，此怒所以氣逆也。

《醫經溯洄集・五鬱論》 治五鬱之法，嘗聞之王太僕矣。其釋《內經》曰：木鬱達之，謂吐之令其條達也；火鬱發之，謂汗之令其疏散也；土鬱奪之，謂下之令無壅礙也；金鬱泄之，謂滲泄、解表、利小便也；水鬱折之，謂抑之制其衝逆也。自太僕此說之後，靡不宗之，然愚則未能快然於中焉。嘗細觀之，似猶有可言者，且折之一句，較之上四句尤爲難曉，因反覆經文以求其至。

按《內經》：帝曰：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總十三句通爲一章，當分三節：自帝曰止水鬱折之九句爲一節，謂瀉之。總治鬱法之問答也；然調其氣一句爲一節，治鬱之餘法也；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三句爲一節，調氣之餘法也。

夫五法者，經雖爲病由五運之鬱所致而立，然擴而充之，則未常不可也。且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鬱，鬱者，滯而不通之義，或因所乘而爲鬱，或不因所乘而本氣自鬱，皆鬱也，豈惟五運之變能使然哉？鬱既非五運之變可拘，則達之，發之，奪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擴焉而充之矣。可擴而充，其應變不窮之理也歟！姑陳於左：

木鬱達之，達者通暢之也。如肝性急怒，氣逆胠脇或脹，火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從治之。又如久風入中之類，皆達之之法也。王氏謂吐之令其條達爲木鬱達之；東垣謂食塞胸中，食爲坤土，胸爲金位，金主殺伐，與坤土俱在於上而旺於天，金能克木，故肝木生發之氣伏於地下，非木鬱而何？吐去上焦陰土之物，木得舒暢，則鬱結去矣，此木鬱達之也。竊意王氏以吐訓達，此不能使人無疑者，以爲肺金盛而抑制肝木歟？則瀉肺氣，舉肝氣可矣，不必吐也；以爲脾胃濁氣下流而少陽清氣不升歟？則益胃升陽可矣，不必吐也。雖然，木鬱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總該達字，則是凡木鬱皆當用吐矣，其可乎哉？至於東垣所謂食塞肺分，爲金與土旺於上而克木，又不能使人無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傷而後能也；且爲物所傷，豈有反旺之理？若曰吐去其物以伸木氣，乃是反爲木鬱而施治，非爲食傷而施治矣。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內經》所謂其高者因而越之之義耳，恐不勞引木鬱之說以汩之也。

火鬱發之，發者汗之也，升舉之也。如腠理外閉，邪熱怫鬱，則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龍火鬱甚於內，非苦寒降沉之劑可治，則用升浮之藥，佐以甘

溫，順其性而從治之，使勢窮則止，如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凡此之類，皆發之之法也。

土鬱奪之，奪者攻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熱入胃，用鹹寒之劑以攻去之，又如中滿腹脹，濕熱內甚，其人壯氣實者，則攻下之；其或勢盛而不能頓除者，則劫奪其勢而使之衰。又如濕熱爲痢，有非力輕之劑可治者，則或攻或劫以致其平。凡此之類，皆奪之之法也。

金鬱泄之，泄者滲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氣也。如肺金爲腎水上源，金受火鑠，其令不行，源鬱而滲道閉矣，宜肅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肺氣臌滿，胸憑仰息，非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之。凡此之類，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謂滲泄、解表、利小便爲金鬱泄之，夫滲泄、利小便固爲泄金鬱矣；其解表二字莫曉其意，得非以人之皮毛屬肺，其受邪爲金鬱，而解表爲泄之乎？竊謂如此，則凡筋病便是木鬱，肉病便是土鬱耶？此二字未當於理，今刪去。且解表間於滲泄、利小便之中，是滲泄、利小便爲二治矣。若以滲泄爲滋肺生水，以利小便爲直治膀胱，則直治膀胱既責不在肺，何爲金鬱乎？是亦不通，故余易之曰滲泄而利小便也。

水鬱折之，折者制禦也，伐而挫之也，漸殺其勢也。如腫脹之病，水氣淫溢而滲道以塞，夫水之所不勝者土也，今土氣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當實其脾土，資其運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則滲道達而後愈；或病勢既旺，非土法所能遽制，則用泄水之藥以伐而挫之；或去菀陳莝，開鬼門，潔淨府，三治備舉迭用以漸平之。王氏所謂抑之制其衝逆，正欲折挫其泛濫之勢也。夫實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廣略而決勝也。守也，攻也，廣略也，雖俱爲治水之法，然不審病者之虛實、久近、淺深，雜焉而妄施治之，其不傾踣者寡矣。

且夫五鬱之病，固有法以治之矣，然邪氣久客，正氣必損，今邪氣雖去，正氣豈能遽平哉？苟不平調正氣，使各安其位，復其常於治鬱之餘，則猶未足以盡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調其氣。苟調之而其氣猶或過而未服，則當益其所不勝以制之，如木過者當益金，金能制木，則木斯服矣。所不勝者，所畏者也，故曰：過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於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惡，今逆之以所惡，故曰所謂瀉之。王氏以鹹瀉腎、酸瀉肝之類爲說，未盡厥旨。雖然，自調其氣以下，蓋經之本旨，故余推其義如此，若擴充爲應變之用，則不必盡然也。

《古今醫統大全・鬱證門・久病者當兼解鬱》 諸病久則氣滯血凝而成鬱結，治之雖各因其證，當兼之以解散，固不可不知也。鬱滯一開，則氣血通暢，而諸病各自以其方而易愈也。今之病久，每每用本病之藥而不奏效者，皆其鬱之之故也。醫者殊不悟此，治之弗效，妄變他方，愈變愈訛，而病劇矣。此鬱之爲治也，亦不容以少緩，當爲醫者之熟知也。

《明醫指掌・鬱證》 夫人之氣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抑鬱，諸病生焉。故人之諸病，多生於六鬱。蓋鬱者，結聚而不發越之謂。當升不升，當降不降，當變化不得變化，所以傳化失常而六鬱之病生焉。六鬱者，氣、血、濕、熱、食、痰所鬱也，而其狀不一，開具於左：蓋諸鬱之脈皆沉，沉則爲鬱故也，但其兼芤、澀、數、緊、滑、緩之不同耳。

《景岳全書・雜證謨・鬱證》 論《內經》五鬱之治

經言五鬱者，言五行之化也，氣運有乖和，則五鬱之病生矣。其在於人，則凡氣血一有不調而致病者，皆得謂之鬱證，亦無非五氣之化耳。故以人之臟腑，則木應肝膽，木主風邪，畏其滯抑，故宜達之，或表或裏，但使經絡通行，則木鬱自散，是即謂之達也。火應心與小腸，火主熱邪，畏其陷伏，故宜發之，或虛或實，但使氣得升揚，則火鬱自解，是即謂之發也。土應脾胃，土主濕邪，畏其壅淤，故宜奪之，或上或下，但使濁穢得净，則土鬱可平，是即謂故也，但其兼芤、澀、數、緊、滑、緩之不同耳。之奪也。金應肺與大腸，金主燥邪，畏其秘塞，故宜泄之，或清或濁，但使氣液得行，則金鬱可除，是即謂之泄也。水應腎與膀胱，水主寒邪，畏其凝溢，故宜折之，或陰或陽，但使精從氣化，則水鬱可清，是即謂之折也。

雖然，夫論治之治固當辨此五者，而不知經語之玄，本非鑿也，亦非專治實邪而虛邪不在是也。即如木鬱之治，宜於達矣，若氣陷不舉者，發即達也；氣壅不開者，奪即達也；氣秘不行者，泄亦達也；氣亂不調者，折亦達也。又如火鬱之治，當用發矣。若元陽被抑，則達非發乎？臟腑留結，則奪非發乎？膚竅閉塞，則泄非發乎？津液不化，則折非發乎？且奪者挽回之謂，大實非大攻不足以蕩邪，大虛非大補不足以奪命，是皆所謂奪也。折者折中之謂，火實則陽亢陰虛，火虛則氣不化水，製作隨宜，是皆所謂折也。由是觀之，可見五者之中，皆有通融圓活之道，第《內經》欲言五法，不得不借五氣以發明其用，但使人知此義，則五行之中各具五法，而用有無窮之

妙矣，安得鑿訓其說，以隘人神思耶？學者於此，當默會其意，勿使膠柱，則心靈智慧而無有不通矣。

《證治彙補・內因門・鬱症》 鬱病雖多，皆因氣不周流，法當順氣爲先，開提爲次，至於降火化痰消積，猶當分多少治之。

治鬱之法，多以調中爲要【略】。治宜開發運動，鼓舞中州，則三陰三陽之鬱，不攻自解矣。

《醫碥・鬱》 百病皆生于鬱，與凡病皆屬火，及風爲百病之長三句，總只一理。蓋鬱未有不爲火者也，火未有不由鬱者也。而鬱而不舒，則皆肝木之病矣。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

《醫級・雜病・鬱症》 鬱者，謂拂逆其氣，不得暢遂也。凡病非鬱不生，故諸病皆由鬱而起。《正紀》立五法，以治歲氣之有餘不足而爲病，此鬱之由天時也。凡傷寒、瘧、痹、六淫之治，不外五法之範圍，其吉凶難易，猶可就症以決之。若因人事之鬱，則五臟情志之偏，及先富貴而後貧賤之輩，有不可以藥石愈之者，即五法未可以概其治也。篇中雖列叙各法，若不能變易病者之情性，則亦不過聊盡人事而已。

《類證治裁・鬱症論治》 凡病無不起於鬱者，如氣運之乖和也，則五鬱之病生。【略】情志之怫抑也，則六鬱之病作。經言怵惕思慮則傷神，憂愁不解則傷意，悲哀動中則傷魂，喜樂無極則傷魄，盛怒不止則傷志，恐懼不解則傷精。此論氣血之損。又言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以及病發心脾，不得隱曲，思想無窮，所願不得，皆情志之鬱也。夫六氣外來之鬱，多傷經腑，如寒火濕熱痰食，皆可以消散解。若思憂悲驚怒恐之鬱傷氣血，多損臟陰，可徒以消散治乎！七情內起之鬱，始而傷氣，繼必及血，終乃成勞，主治宜苦辛涼潤宣通。苦能泄熱，辛能理氣，涼潤能濡燥，宣通能解結，用劑必氣味相投，乃可取效。以鬱爲燥邪，必肺氣失宣，不能升降。中氣日結，不能運納，至血液日涸，肌消骨蒸，經閉失調，乳岩項癭，而鬱勞之症成，不止血嗽氣膈，狂癲失志而已。

綜述

《金匱要略・奔豚氣病脈證治》 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

《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并治》 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半夏厚朴湯主之。

婦人藏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

《三因方・七氣證治》 七氣湯治藏府神氣不守正位，爲喜怒憂思悲恐驚忤鬱不行，遂聚涎飲，結積堅牢，有如坏塊，心腹絞痛，不能飲食，時發時止，發則欲死。

大七氣湯　治喜怒不節憂思兼幷，多生悲恐，或時振驚，致藏氣不平，憎寒發熱，心腹脹滿，傍衝兩脇，上塞咽喉，有如炙臠，吐嚥不下，皆七氣所生。

《丹溪心法・六鬱》 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鬱。蒼术、撫芎總解諸鬱，隨證加入諸藥。凡鬱皆在中焦，以蒼术、撫芎開提其氣以升之，假如食在氣，上提其氣，則食自降矣。餘皆倣此。戴云：鬱者，結聚而不得發越也。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當變化者不得變化也，此爲傳化失常，六鬱之病見矣。氣鬱者，胸脇痛，脈沉澁。濕鬱者，周身走痛，或關節痛，遇陰寒則發，脈沉細。痰鬱者，動則喘，寸口脈沉滑。熱鬱者，瞀悶，小便赤，脈沉數。血鬱者，四肢無力，能食，便紅，脈沉。食鬱者，噯酸，腹飽不能食，人迎脈平和，氣口脈緊盛者是也。

入方：

氣鬱　香附童便浸　蒼朮米泔浸　撫芎
濕鬱　白芷　蒼术　川芎　茯苓
痰鬱　海石　香附　南星薑製　瓜蔞
熱鬱　山梔炒　青黛　香附　蒼朮　撫芎
血鬱　桃仁去皮　紅花　青黛　川芎撫芎亦可　香附
食鬱　蒼术　香附　山查　神麴炒　針砂醋炒七次，研極細

春加芎，夏加苦參，秋冬加吳茱萸。

越鞠丸　解諸鬱，又名芎朮丸。

《醫學正傳・鬱證》　鬱證

夫所謂六鬱者，氣、濕、熱、痰、血、食六者是也。或七情之抑遏，或寒熱之交侵，故爲九氣怫鬱之候。或雨濕之侵凌，或酒漿之積聚，故爲留飲濕鬱之疾。【略】

六鬱湯　解諸鬱。如氣鬱，加烏藥、木香、檳榔、紫蘇、干薑，倍香附、砂仁。如濕鬱，加白朮，倍蒼朮。如熱鬱，加黃連，倍梔子。如痰鬱，加南星、枳殼、小皂莢。如血鬱，加桃仁、紅花、牡丹皮。如食鬱，加山查、神麴、麥蘗麵。

《古今醫統大全・鬱證門・鬱爲七情之病故病鬱者十有八九》　何氏曰：鬱爲七情不舒，遂成鬱結，既鬱之久，變病多端。男子得之，或變爲虛怯，或變喘噎，氣滿腹脹等證。婦女得之，或爲不月，或爲墮胎，崩帶虛勞等證。治法必能內養，然後鬱開，按證調理。

心鬱者，神氣昏昧，心胸微悶，主事健忘者是也。治心鬱者，當加黃連、菖蒲、香連丸之類。

肝鬱者，兩脇微脹，或時刺痛，噯氣連連有聲者是也。治肝鬱者，宜用青皮、川芎、吳茱萸、左金丸之屬。

脾鬱者，中脘微滿，生涎少食，倦怠嗜卧，四肢無力者是也。治脾鬱宜用蒼朮、半夏、砂仁、神麴、陳皮、越鞠丸之屬。

肺鬱者，毛皮枯澀，燥而不潤，欲嗽而無痰者是也。治肺鬱者，桔梗、瓜蔞、杏仁之類。

腎鬱者，小腹微硬，腰腿重脹，精髓虧少，淋濁時作，不能久立者是也。治腎鬱者，宜用蒼朮、茯苓、肉桂、小茴香、青娥丸之類。

膽鬱者，口苦，身微潮熱往來，惕惕然人將捕之是也。治膽鬱者，宜用竹茹、生薑、溫膽湯之類。

大抵七情六淫，五臟六腑，氣血痰濕，飲食寒熱，無往而不鬱也。治之宜各求其屬而施之，則無不愈者。

《古今醫統大全・鬱證門・藥方》　氣鬱用木香、青皮、香附爲君，撫芎、橘葉爲臣，檳榔、厚朴爲佐使。血鬱用桃仁、牡丹皮，索爲佐使。痰鬱用海石、栝蔞爲君，南星、貝母爲臣，香附、陳皮、玄明粉爲佐使。食鬱用神麴、砂仁、麥芽爲君，山楂、香附爲臣，陳皮、半夏爲使，生薑、甘草爲佐。濕鬱用蒼朮、茯苓爲君，羌活、川芎爲臣，茵陳、豬苓爲佐使。熱鬱用黃連、山梔爲君，青黛、條芩爲臣，甘草、乾葛爲佐使。諸鬱藥，春加防風、紫蘇，夏加苦參、黃連，秋冬加吳茱萸。凡鬱在中焦，以蒼朮、撫芎，開提其氣以升之。假令食在氣上，氣升則食降。餘倣此。

婦女諸鬱，須以川芎、香附子、蒼朮、撫芎、香附子總解諸鬱。

香附子氣溫味辛苦，能橫行胸臆，故能解諸鬱。必用童便浸，焙乾用，否則燥。

撫芎即蘼蕪芎藭苗頭小個是也。其氣味辛，行榮而上走，故能散鬱。

蒼朮善能走散，佐以防風，藁本能上行，佐以香附、牛膝能下行，故能散鬱。

丹溪六鬱湯　能解諸鬱。氣鬱加青皮、木香、檳榔、紫蘇、乾薑，倍香附、砂仁。濕鬱加蒼朮、白朮。熱鬱加黃芩，倍梔子。痰鬱加南星、枳殼、小皂莢。血鬱加桃仁、紅花、牡丹皮。食鬱加山楂、神麴、麥芽。

茭山五鬱湯　解諸鬱。

丹溪升麻二陳湯　治痰鬱火邪在下焦，大小二便不利。此藥能使大便潤而小便長。

《心統》香連丸　治久鬱心胸不快，痞塞煩痛。

《集成》芎藥香附丸　治久病陰虛，氣鬱內熱夜甚。

《集成》潤喉散　治氣鬱夜熱，咽乾哽塞。

蒼莎丸　治氣鬱。

丹溪加味二陳湯　治食鬱痰滯，胸膈不快。

丹溪生韭飲　治食鬱久則胃脘有瘀血作痛，大能開提氣血。

《赤水玄珠・鬱證門・鬱》　鬱脈多沉伏，鬱在上則見於寸，鬱在中則見於關，鬱在下則見於尺，左右皆然。鬱脈或促，或結，或澀。

氣鬱者，其狀胸滿脇痛，脈沉而澀，宜二陳湯加蒼朮、川芎、香附子，或分心氣飲。木香分氣飲、七氣湯之類。血鬱者，其狀四肢無力，能食，便血，脈沉澀而芤，宜四物湯加桃仁、紅花、川芎、牡丹皮、香附子，或越鞠丸。痰鬱者，其狀動則喘，寸口脈沉而滑，宜二陳湯加南星、海石、枳殼、香附子、瓜蔞仁，或化痰丸。食鬱者，其狀噯酸，胸滿腹脹，不能食，或嘔酸水，惡聞食氣，宜二陳湯加蒼朮、神麴、麥芽、山楂、香附子，或保和丸。火鬱者，其狀瞀悶，小便赤澀，脈沉而數，骨髓中熱，肌膚熱，捫之烙手，宜二陳湯加黃連、青黛、貝母、

香附子、川芎、蒼朮、山梔子，或火鬱湯。濕鬱者，其狀周身腫痛，或關節痛，陰雨則發，體重，頭重痛，脈沉而細，宜白芷、二朮、茯苓、川芎、香附子，或升陽除濕湯。

又有素虛之人，一旦事不如意，頭目眩暈，精神短少，筋痿，氣急，有似虛證。先當開鬱順氣，其病自愈。宜交感丹，不效用歸脾湯。

開鬱湯，氣加木香、枳殼、檳榔、紫蘇。血加桃仁、紅花、牡丹皮。痰加南星。食加山楂、麥芽、砂仁。熱加黃連、黃芩、柴胡。濕加羌活倍蒼朮。

《古今醫鑑・梅核氣》 梅核氣者，窒礙於咽喉之間，咯之不出，嚥之不下，如梅核之狀者是也。始因喜怒太過，積熱蘊隆，乃成厲痰鬱結，致斯疾耳。

治宜導痰開鬱，清熱順氣，如陳皮、半夏、香附、川芎、山梔、黃芩、枳殼、蘇子之類是也。如老痰凝結不開，以鹹能軟堅之藥，海石、立明粉之類。

加味四七湯，治梅核氣證，妙不可述。

加味二陳湯，治梅核氣。

行氣散，治梅核氣、咽喉氣脹、上攻胸膈痛。

龔廷賢《萬病回春・鬱證》 氣鬱者，腹脇脹滿，刺痛不舒，脈沉也。木香調氣散治氣鬱證。

血鬱者，能食便紅，或暴吐紫血，痛不移處，脈數濇也。

當歸活血湯治血鬱證。血結硬痛加大黃。

食鬱者，噯氣作酸，胸腹飽悶作痛，惡食不思，右關脈緊盛也。

香砂平胃散治食鬱證。食鬱久成塊，去乾薑加大黃。

一方治食鬱久，胃脘有瘀血作痛，用生桃仁連皮細嚼，以生韭菜搗自然汁一盞送下，大能開提氣血。

痰鬱者，動則喘滿氣急，痰嗽不出，胸脇痛，脈沉滑也。

瓜蔞枳殼湯治痰鬱症。

熱鬱者，即火鬱也，小便赤澀，五心煩熱，口苦舌乾，脈數也。

火鬱湯治火鬱證。

濕鬱者，周身骨節走注疼痛，遇陰兩即發，脈沉細而濡也。滲濕湯。

六鬱、越鞠者，解諸鬱之總司也。

六鬱湯治諸鬱，清火化痰，順氣開胸膈，有痰加南星、半夏，有熱加柴胡、黃芩，血鬱加桃仁、紅花，濕加白朮、羌活，氣加木香、檳榔，食積加山查、砂仁。

越鞠丸，解諸鬱火化，痰氣閉胸膈。

《醫貫・鬱病論》 《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土鬱則奪之，金鬱則泄之，水鬱則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

註《內經》者謂：達之，吐之也，令其條達也。發之，汗之也，令其疏散也。奪之，下之也，令其無壅滯也。泄之，謂滲泄解表，利小便也。折之，謂制其衝逆也。余謂凡病之起，多由於鬱，鬱者，抑而不通之義。《內經》五法，爲因五運之氣所乘而致，鬱不必作憂鬱之鬱，鬱乃七情之病，但憂亦在其中。丹溪先生云：氣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又製爲六鬱之論，立越鞠丸以治鬱，曰氣、曰濕、曰熱、曰痰、曰血、曰食，而以香附、撫芎、蒼朮開鬱利氣爲主。謂氣鬱而濕滯，濕滯而成熱，熱鬱而成痰，痰滯而血不行，血滯而食不消化，此六者，相因爲病者也。此說出而《內經》之旨始晦，《內經》之旨，又因釋註之誤而復晦，此鬱病之不明於世久矣。苟能神而明之，擴而充之，其於天下之病，思過半矣。且以註《內經》之誤言之，其曰達之，謂吐之，吐中有發散之義，蓋凡木鬱，乃少陽膽經半表半裏之病，多嘔酸、吞酸症，雖吐亦有發散之益，但謂無害耳焉，可便以吐字該達字耶。達者，暢茂調達之義，王安道曰：肝性急，怒氣逆，胠脇或脹，火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從治之。又如久風入中爲飧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清氣在下爲飧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凡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此王氏推廣達之之義甚好。火鬱則發之，發之汗之也，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使勢窮則止。其實發與達不相遠，蓋火在木中，木鬱則火鬱，相因之理，達之即所以發之，即以達之之藥發之無有不應者，但非汗之謂也。汗固能愈，然火鬱於中，未有不蒸蒸汗出，須發之得其術耳。土鬱奪之，謂下奪之，如中滿腹脹，勢甚而不能頓除者。非力輕之劑可愈，則用鹹寒峻下之劑，以劫奪其勢而使之平，此下奪之義也。愚意謂，奪不止下，如胃亦土也，食塞胃中，上部有脈，下部無脈，法當吐，不吐則死。《內經》所謂高者因而越之，以吐爲上，奪而衰其胃土之鬱，亦無不可。東垣書，引木鬱於食填肺分，爲金尅木，何其牽強。金鬱泄之，如肺氣臌滿，胸憑仰息，非解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之。只解表二字，足以盡泄金鬱之義，不必更滲泄，利小便而滲利自

在其中，況利小便是涉水鬱之治法矣。獨水鬱折之難解，愚意然調其氣四句，非總結上文也，乃爲折之二字恐人不明，特說此四句以申明之耳，然猶可也。水之鬱而不通者，可調其氣而愈，如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肺爲腎水上源，凡水道不通者，升舉肺氣，使上竅通則下竅通，若水注之法，自然之理。其過者，淫溢於四肢，四肢浮腫，如水汎濫，須折之，以其畏也。蓋水之所畏者，土也，土衰不能制之，而寡於畏，故妄行，茲惟補其脾土，脾能制水，則水道自通，不利之利，即所謂瀉之也。如此說，則折字與瀉字，於上文接續，而折之之義益明矣。《內經》五法之註，乃出自張子和之註，非王啓玄舊文，故多誤。余既改釋其誤，又推廣其義，以一法代五法，神而明之，屢獲其効，故表而書之。蓋東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氣，即火氣，空中之火，附於木中，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不特此也，火鬱則土自鬱，土鬱則金亦鬱，金鬱則水亦鬱，五行相因，自然之理，唯其相因也，余以一方治其木鬱，而諸鬱皆因而愈。一方者何，逍遙散是也。方中唯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蓋人身之膽木，乃甲木少陽之氣，氣尙柔嫩，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時如被寒風一鬱，即萎軟抑遏而不能上伸，不上伸則下尅脾土，而金木併病矣。唯得溫風一吹，鬱氣即暢達也。蓋木喜風，風搖則舒暢，寒風則畏，溫風者，所謂吹面不寒楊柳風，木之所喜。柴胡、薄荷辛而溫者，辛也故能發散，溫也故入少陽，古人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左金丸止黃連、吳茱萸二味，黃連但治心火，加吳茱萸氣燥，肝之氣亦燥，同氣相求，故入肝以平木，木平則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以得名也。此又法之巧者。然猶未也，一服之後，繼用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逍遙散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者，再以潤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夫此法一立，木火之鬱既舒，木不下尅脾土，且土亦滋潤，無燥熇之病，金水自相生。余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豈惟是哉，推之大之，千之萬之，其益無窮。凡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惡寒惡熱，嘔吐吞酸，嘈雜胸痛脇痛，小腹脹悶，頭暈盜汗，黃膽溫疫，疝氣飧泄等症，皆對症之方。推而傷風、傷寒、傷濕，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鬱看，以逍遙散加減出入，無不獲効，如小柴胡湯、四逆散、羌活湯、大同小異，然不若此方之響應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存乎人耳。儻一服即愈，少頃即發，或半日，或一日又發，發之愈頻愈甚，此必屬下寒上熱之假症，此方不宜復投，當改用溫補之劑。如陽虛，以四君子湯加溫熱藥，陰虛者，則以六味湯中加溫熱藥，其甚者，尤須寒因熱用，少以冷藥從之，用熱藥冷探之法。不則拒格不入，非惟無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逆從，玄機之士，不須餘贅。古方逍遙散，加味者，加丹皮、山梔。余以山梔屈曲下行泄水，改用茱萸炒黃連。

《景岳全書・雜證謨・鬱證》 凡鬱證之脈，在古人皆以結促止節爲鬱脈，使必待結促止節而後爲鬱，則鬱證不多見矣，故凡診鬱證，但見血氣不順而脈不和平者，其中皆有鬱也。惟情志之鬱，則如弦緊、沉澀、遲細、短數之類皆能爲之。至若結促之脈，雖爲鬱病所常有，然病鬱者未必皆結促也，惟血氣內虧，則脈多間斷；若平素不結而因病忽結者，此以不相接續，尤屬內虛。故凡辨結促者，又當以有神無神辨之，其或來去有力，猶可以鬱證論。若以無力之結促，而悉認爲氣逆痰滯，妄行消散，則十誤其九矣。

又 凡五氣之鬱，則諸病皆有，此因病而鬱也；至若情志之鬱，則總由乎心，此因鬱而病也。第自古言鬱者，但知解鬱順氣，通作實邪論治，不無失矣。茲予辨其三證，庶可無誤。蓋一曰怒鬱，二曰思鬱，三曰憂鬱。如怒鬱者，方其大怒氣逆之時，則實邪在肝，多見氣滿腹脹，所當平也。及其怒後而逆氣已去，惟中氣受傷矣，既無脹滿疼痛等證，而或爲倦怠，或爲少食，此以木邪剋土，損在脾矣，是可不知培養而仍在消伐，則所伐者其誰乎？此怒鬱之有先後，亦有虛實，所當辨治者如此。又若思鬱者，則惟曠女釐婦，及燈窗困厄，積疑任怨者皆有之。思則氣結，結於心而傷於脾也。及其既甚，則上連肺胃而爲欬喘，爲失血，爲膈噎，爲嘔吐；下連肝腎，則爲帶濁，爲崩淋，爲不月，爲勞損。若初病而氣結爲滯者，宜順宜開；久病而損及中氣者，宜修宜補。然以情病者，非情不解，其在女子，必得願遂而後可釋，或以怒勝思，亦可暫解；其在男子，使非有能屈能伸，達觀上智者，終不易卻也。若病已既成，損傷必甚，而再行消伐，其不明也亦甚矣。又若憂鬱病者，則全屬大虛，本無邪實，此多以衣食之累，利害之牽，及悲憂驚恐而致鬱者，總皆受鬱之類。蓋悲則氣消，憂則氣沉，必傷脾肺；驚則氣亂，恐則氣下，必傷肝腎，此其戚戚悠悠，精氣但有消索，神志不振，心脾日以耗傷。凡此之輩，皆陽消證也，尙何實邪？使不知培養眞元，而再加解散，眞與驚鸞腳上割股者何異？是不可不詳加審察，以濟人之危也。

一、怒鬱之治：若暴怒傷肝，逆氣未解，而爲脹滿或疼痛者，宜解肝煎、神香散，或六鬱湯，或越鞠丸。若怒氣傷肝，因而動火，以致煩熱，脇痛脹滿或動血者，宜化肝煎。若怒鬱不解或生痰者，宜溫膽湯。若怒後逆氣既散，肝脾受傷，而致倦怠食少者，宜五味異功散，或五君子煎，或大營煎、歸脾湯之類調養之。

一、思鬱之治：若初有鬱結滯逆不開者，宜和胃煎加減主之，或二陳湯，或沉香降氣散，或啓脾丸皆可擇用。凡婦人思鬱不解，致傷衝任之源，而血氣日虧，漸至經脈不調，或短少漸閉者，宜逍遙飲，或大營煎。若思憶不遂，以致遺精帶濁，病在心肺不攝者，宜秘元煎。若思慮過度，以致遺精滑泄及經脈錯亂，病在肝腎不固者，宜固陰煎。若思鬱動火，以致崩淋失血，赤帶內熱，經脈錯亂者，宜保陰煎。若思鬱動火，陰虛肺熱，煩渴，欬嗽見血，或骨蒸夜熱者，宜四陰煎，或一陰煎酌宜用之。若生儒蹇厄，思結枯腸，及任勞任怨，心脾受傷，以致怔忡健忘，倦怠食少，漸至消瘦，或爲膈噎嘔吐者，宜壽脾煎，或七福飲；若心膈氣有不順或微見疼痛者，宜歸脾湯，或加砂仁、白豆蔻、丁香之類以微順之。

一、憂鬱內傷之治：若初鬱不開，未至內傷，而胸膈痞悶者，宜二陳湯、平胃散，或和胃煎，或調氣平胃散，或神香散，或六君子湯之類以調之。若憂鬱傷脾而吞酸嘔惡者，宜溫胃飲，或神香散。若憂鬱傷脾肺而困倦、怔忡、倦怠、食少者，宜歸脾湯，或壽脾煎。若憂思傷心脾，以致氣血日消，飲食日減，肌肉日削者，宜五福飲、七福飲，甚者大補元煎。

又　凡諸鬱滯，如氣、血、食、痰、風、濕、寒、熱，或表或裏，或臟或腑，一有滯逆，皆爲之鬱，當各求其屬，分微甚而開之，自無不愈。氣鬱者，宜木香、沉香、香附、烏藥、藿香、丁香、青皮、枳穀、茴香、厚朴、撫芎、檳榔、砂仁、白角之類。血鬱者，宜桃仁、紅花、蘇木、肉桂、延胡、五靈脂、牡丹皮、川芎、當歸、大黃、朴硝之類。食鬱者，宜山楂、麥芽、神麴、枳實、三稜、蓬朮、大蒜、蘿蔔，或生韭飲之類。痰鬱者，宜半夏、南星、海石、瓜蔞、前胡、貝母、陳皮、白芥子、玄明粉、海藻、皂角、牛黃、天竺黃、竹瀝之類。風鬱者，宜麻黃、桂枝、柴胡、升麻、乾葛、紫蘇、細辛、防風、荆芥、薄荷、生薑之類。濕鬱者，宜蒼朮、白朮、茯苓、澤瀉、豬苓、羌活、獨活之類。寒鬱者，宜乾薑、肉桂、附子、吳茱萸、蓽撥、胡椒、花椒之類。熱鬱者，宜黃連、黃檗、黃芩、梔子、石膏、知母、龍膽草、地骨皮、石斛、連翹、天花粉、玄參、犀角、童便、綠豆之類。以上諸鬱治法，皆所以治實邪也。若陽虛則氣不能行，陰虛則血不能行，氣血不行，無非鬱證，若用前法則愈虛愈鬱矣，當知所辨，而參以三法如前，庶無誤也。

《石室秘録・氣鬱》　雷公眞君曰：凡人有鬱鬱不樂，忽然氣塞而不能言，苟治之不得法，則死矣。夫鬱症，未有不傷肝者也，傷肝又可伐肝乎？伐肝是愈助其鬱，鬱且不能解，又何以救死於頃刻哉？方用救肝開鬱湯。一劑而聲出，再劑而神安，三劑而鬱氣盡解。此方妙在用白芍之多至二兩，則直入肝經，以益其匱乏之氣，自然血生而火熄。又用白朮，當歸健土以生血，柴胡以解鬱，甘草以和中，白芥子以消膜隔之痰。又妙在多用茯苓，使鬱氣與痰涎盡入於膀胱之中，而消弭於無形也。倘人有鬱氣不解，奄奄黃瘦，亦急以吾方治之，何至變生不測哉。

《辨證録・五鬱門》　人之鬱病，婦女最多，而又苦最不能解，倘有困卧，終日痴痴不語，人以爲呆病之將成也，誰知是思想結於心中，氣鬱而不舒乎。此等之症，欲全恃藥餌，本非治法，然不恃藥餌，聽其自愈，亦非治法也。大約思想鬱症，得喜可解，其次使之大怒，則亦可解。蓋脾主思，思之太甚，則脾氣閉塞而不開，必至見食則惡矣。喜則心火發越，火生胃土，而胃氣大開，胃氣既開，而脾氣安得而閉乎。怒屬肝木，木能尅土，怒則氣旺，氣旺必能冲開脾氣矣。脾氣一開，易於消食，食消而所用飲饌必能化精以養身，亦何畏於鬱乎？故見此等之症，必動之以怒，後引之以喜，而徐以藥餌繼之，實治法之善也。方用解鬱開結湯。十劑而結開，鬱亦盡解也。此方即逍遙散之變方，最善解鬱，凡鬱怒而不甚者，服此方無不心曠神怡，正不必動之以怒，引之以喜之多事耳。

《張氏醫通・鬱》　《金匱》云：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半夏厚朴湯主之。即四七湯。上焦，陽也，衛氣所治，貴通利而惡閉鬱，鬱則津液不行而積爲痰涎。膽以咽爲使，膽主決斷，氣屬相火，遇七情至而不決，則火鬱而不發，火鬱則熠不達，熠不達則氣如熠，與痰涎聚結胸中，故若炙臠。《千金》作胸滿，心下堅，咽中貼貼如有炙臠，吐之不出，吞之不下，證雖稍異，然亦以鬱而致也，用半夏等藥，散鬱化痰而已。

經云：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夫所謂達者，通暢之也，當以輕揚之劑，

舉而達之。發者，升發之也，當以升發之劑，汗而發之。奪者，攻下之也，當以鹹寒之劑，攻而奪之。泄者，開發之也，當以疎散之劑，涌而泄之。折者，制禦之也，當以苦寒之劑，伐而折之。此皆論六氣之鬱也。至於五志之鬱，又非上法所宜。經云：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及婦人情志不遂，悒鬱不舒，而致經閉不調，發熱欬嗽，師尼寡婦，種種諸患，各推其源而治之。【略】

石頑曰：鬱證多緣於志慮不伸而氣先受病，故越鞠、四七始立也。鬱之既久，火邪耗血，豈蒼朮、香附輩能久服乎？是逍遙、歸脾繼而設也。然鬱證多患於婦人，《內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及思患無窮，所願不得，皆能致病。爲證不一，或發熱頭痛者有之，喘嗽氣乏者有之，經閉不調者有之，狂癲失志者有之，火炎失血者有之，骨蒸勞瘵者有之，蠱疰生蟲者有之，治法總不離乎逍遙、歸脾、佐金、降氣、烏沉、七氣等方，但當參究新久虛實選用，加減出入可也。

鬱脈多沉伏，或結，或促，或沉，或濇，鬱在肝腎則見於左，鬱在心脾則見於右，氣血、食積、痰飲一有留滯於其間，脈必因之而止濇矣。但當求其有神，何害之有。所謂神者，胃氣也。鬱脈雖多沉、伏、結、促，不爲患也，所慮在牢、革、弦，強不和耳，蓋沉、伏、結、促，有氣可散，氣通則和，若牢、革、弦、強，則正氣先傷，無氣可散，即從事調補，尚難克効，況復誤行耗氣之藥乎，所以鬱證得弦、強脈者，往往多成虛損。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諸氣治法》 七情過節，七氣病生，鬱結生痰，如絮如膜，凝結喉間，咯之不盡，咽之不下，名曰梅核氣。日久不愈，變生噎膈，上吐涎沫，下秘二便也。

《臨證指南醫案・鬱》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言五鬱之發，乃因五運之氣，有太過不及，遂有勝復之變。由此觀之，天地且有鬱，而況於人乎。故六氣著人，皆能鬱而致病。如傷寒之邪鬱於衛，鬱於營，或在經在腑在臟。如暑濕之蘊結在三焦，瘟疫之邪客於募原，風寒濕三氣雜感而成痹症，總之邪不解散，即謂之鬱。此外感六氣而成者也，前人論之詳矣。今所輯者，七情之鬱居多，如思傷脾，怒傷肝之類是也，其原總由於心，因情志不遂，則鬱而成病矣。其症心脾肝膽爲多。案中治法，有清泄上焦鬱火，或宣暢少陽，或開降肺氣，通補肝胃，泄膽補脾，宣通脈絡。若熱鬱至陰，則用鹹補苦泄。種種治法，未能按症分析詳論。今舉其大綱，皆因鬱則氣滯，氣滯久則必化熱，熱鬱則津液耗而不流，升降之機失度，初傷氣分，久延血分，延及鬱勞沉痾。故先生用藥大旨，每以苦辛涼潤宣通，不投燥熱斂濇呆補，此其治療之大法也。此外更有當發明者，鬱則氣滯，其滯或在形軀，或在臟腑，必有不舒之現症。蓋氣本無形，鬱則氣聚，聚則似有形而實無質，如胸膈似阻，心下虛痞，脇脹背脹，脘悶不食，氣痕攻衝，筋脈不舒。醫家不察，誤認有形之滯，放膽用破氣攻削，迨至愈治愈劇，轉方又屬呆補，此不死於病，而死於藥矣。不知情志之鬱，由於隱情曲意不伸，故氣之升降開闔樞機不利，雖《內經》有泄、折、達、發、奪五鬱之治，猶慮難獲全功，故《疏五過論》有始富後貧，故貴脫勢，總屬難治之例。蓋鬱症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醫者構思靈巧。不重在攻補，而在乎用苦泄熱，而不損胃；用辛理氣，而不破氣；用滑潤濡燥澀，而不滋膩氣機；用宣通而不搜苗助長，庶幾或有倖成。若必欲求十全之治，則惟道家有一言可以蔽之，曰：欲要長生，先學短死。此乃治鬱之金丹也。

《雜病源流犀燭・內傷外感門・諸鬱源流》 《內經》之論五鬱，是言臟氣；論六氣之鬱，是言客氣；丹溪論鬱，是言病氣，皆當稔悉。此外又有憂愁思慮之鬱，先富後貧曰失精，先貴後賤曰脫榮，此鬱開之極難，然究不外木達火發之義。【略】

凡治諸鬱，均忌酸斂滯膩，宜開發志意，調氣散結，和中健脾，如是止耳，否則非其治也。

《醫略・鬱症》 《內經》論五運之氣，鬱極廼發，待時而作。鬱之甚者，治之奈何？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泄之。滑氏言：木性本條達，一有所鬱，斯失其性矣，達之，將以治其鬱而遂其性也。餘仿此。景岳謂：古人皆以脈結促止，即爲鬱脈，然病鬱者未必皆促結，惟氣血內虧，則脈多間斷，若平素不結而因病忽結者，尤屬內虛。若但知解鬱順氣，通作實邪論治，無不失矣。按痰、火、寒、濕、食，皆能致鬱，此爲實邪，但調其氣，折之以其畏自無不愈。惟積怒不舒，積思不遂，積鬱不解，此情志之鬱，姑與調其氣，無由折之以其畏，是在知命者之能屈能伸，達觀者之是色是空，則病不治而自愈矣。

《醫林改錯・血府逐瘀湯所治症目》 瞀悶，即小事不能開展，即是血瘀。

急躁，平素和平，有病急躁是血瘀。
俗言肝氣病，無故愛生氣，是血府血瘀，不可以氣治。

紀事

《古今醫統大全・鬱證門・醫案》 一男子年三十，房後騎馬渡溪，遇深淵沉沒復起，混衣坐馬行十五里抵家。次日憎寒壯熱，肢節痠痛如瘧狀。醫作虛以補中氣治，又作勞治，以四物湯加黃蘗、知母服之，反加滿悶不食。召予診。六脈皆洪緩，重按若牢，右手爲甚。作濕鬱處治，用平胃散加蒼朮、白朮、半夏、茯苓、川芎、香附、砂仁、防風、羌活，加薑，煎服三貼，諸病皆減。後以茯苓滲濕湯倍加白朮，服二十貼全安。

一室女因忤意，鬱結在脾，半年不食。但日食熟菱、棗數枚，遇喜亦食饅頭彈子大，深惡粥飯。此爲脾鬱，非枳實不能散，治溫膽湯去竹茹與之，數十劑而安。

一女許婚後，夫出二年不歸，因不食困卧如痴，無他病，多向床裏坐卧。此思想氣結也，藥難獨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使其木氣升發，而脾氣自開，木能制土故也。俾激之，大怒而哭，良久令解之，與藥一劑，遂思食。予曰：病雖愈，得喜方已。乃設曰：夫回。病果不復作。

一少婦，因逆意不食，膈滿，累月憊甚，巳午間發熱面赤，酉間退熱，小便數而點滴。脈沉澀而短，經水按月，惟數滴而已。予曰：此氣鬱血虛，中宮卻因食滯生痰。遂用補瀉兼治，參朮爲君，陳皮、茯苓、紅花爲佐使，濃煎食前服。少頃藥行，吃粥半盞，少頃，與神祐丸減輕粉、牽牛，細丸津下十五丸。晝夜二藥各進四服，食進熱退，七日愈。

《臨證指南醫案・鬱》 于五五　鬱損心陽，陽墜入陰爲淋濁，由情志內傷，即爲陰虛致病，見症亂治，最爲庸劣。心藏神，神耗如憒，諸竅失司，非偏寒偏熱藥治，必得開爽，冀有向安，服藥以草木功能，恐不能令其歡悅。妙香散。

陸二六　人參、桔梗、烏藥、木香，各三分磨汁。
又　夜服白金丸。
又　久鬱，心脾氣結，利竅佐以益氣。
人參　石菖蒲　龍骨　棗仁　遠志　茯神

胡四六　悲泣，乃情懷內起之病。病生於鬱，形象漸大，按之堅硬，正在心下，用苦辛泄降，先從氣結治。
川連　乾薑　半夏　薑汁　茯苓　連皮瓜蔞

季六九　老年情志不適，鬱則少火變壯火，知飢脘中不爽，口舌糜腐。心脾營損，木火劫爍精華，肌肉日消。惟怡悅開爽，內起鬱熱可平，但執清火苦寒，非調情志，內因鬱熱矣。
金石斛　連翹心　炒丹皮　經霜桑葉　川貝　茯苓
接服養心脾之營，少佐苦降法。
人參　川連　炒丹皮　生白芍　小麥　茯神

某　脘痛已止，味酸，乃肝鬱也。
金石斛　黑山梔　丹皮　半夏麴　橘紅　枇杷葉

某　初起左邊麻木，舌強，筋弔腦後痛，痰阻咽喉，此係肝風上引，必由情懷鬱勃所致。
羚羊角　連翹心　鮮生地　元參　石菖蒲　鬱金汁

某　氣鬱不舒，木不條達，噯則少寬。
逍遙散去白朮加香附。

某　肝鬱成熱。加味逍遙去白朮加鬱金。

某　鬱熱吞酸。溫膽湯加山梔、丹皮、鬱金、薑汁炒黃連。

沈四三　脈虛濇，情懷失暢，肝脾氣血多鬱，半載不愈，難任峻劑，議以局方逍遙散，兼服補中益氣，莫以中宮虛塞爲泥。

吳四十　勞倦嗔怒致傷，病在肝脾，久有腦泄，髓脂暗損，暫以解鬱，繼當宣補。
鉤藤　生香附　丹皮　桑葉　神麴　白芍　茯苓　廣皮

葉氏　悒鬱動肝致病，久則延及脾胃，中傷不納，不知味，火風變動，氣橫爲痛爲脹。疎泄失職，便秘忽瀉，情志之鬱，藥難霍然。數年久病，而兼形瘦液枯，若再香燥劫奪，必變格拒中滿。與辛潤少佐和陽。
柏子仁二錢　歸鬚二錢　桃仁三錢　生白芍一錢　小川連三分　川楝子

某　惱怒肝鬱，思慮脾傷，面黃脈濇，瘕不成寐。宗薛氏法治之。

人參　黃芪　熟於朮　茯神　棗仁　桂圓肉　當歸　炙草　黑山梔
丹皮　遠志
戴氏　隱情曲意不伸，是爲心疾。此草木攻病，難以見長，乃七情之鬱損，以丹溪越鞠方法。
香附　川芎　小川連　茯苓　半夏　橘紅　炒查肉　神麯漿丸
程嫗　脈弦濇，外寒內熱，齒痛舌乾無寐，乃肝脾鬱結不舒。
鬱金　鉤藤　丹皮　夏枯草　生香附　薄荷　廣皮　茯苓
吳四一　操持過動，肝膽陽升，胃氣日減，脈應左搏，從鬱熱治。
丹皮　黑山梔　薄荷梗　鉤藤　廣皮　白芍　茯苓　神麯
陸二四　鬱傷，筋脹心痛。
鉤藤　生香附　鬱金　白蒺藜　丹皮　薄荷　廣皮　茯苓
王六三　勞怒傷陽，氣逆血鬱致痛，痞脹便溏，風木侮土。前方既效，與通補陽明厥陰。
大半夏湯加桃仁、柏仁、當歸、薑、棗湯法。
朱三三　因抑鬱悲泣，致肝陽內動，陽氣變化，火風有形有聲，貫膈冲咽，自覺冷者，非眞寒也。《內經》以五志過極皆火，但非六氣外來，苓連之屬，不能制伏，固當柔緩以濡之。合乎肝爲剛臟，濟之以柔，亦合法也。
生地　天冬　阿膠　茯神　川斛　牡蠣　小麥　人中白　熬膏
趙四四　鬱勃日久，五志氣火上升，胃氣逆則脘悶不飢，肝陽上僭，風入陵竅，必旋暈咽痺，自覺冷者，非眞寒也，皆氣痺不通之象。《病能篇》以諸禁鼓慄屬火，丹溪謂上升之氣，從肝膽相火，非無據矣。
生地　阿膠　玄參　丹參　川斛　黑穭豆皮
朱氏　脈弦右大，乳房刺痛，經阻半年，若遇勞怒，腹痛逆氣上衝，此邪鬱既久，少火化爲壯火，氣鈍不循，胞脈遂痺。治以泄少陽補太陰，氣血流利，鬱熱可解。
人參　柴胡　當歸　白朮　丹皮　甘草　茯苓
吳三八　脈弦濇數，頸頭結癭，咽喉痛腫阻痺，水穀難下，此皆情志鬱勃，肝膽相火內風，上循清竅，雖清熱直降，難制情懷之陽，是以頻藥勿效也。
鮮枇杷葉　射干　牛蒡子　蘇子　大杏仁　紫降香
朱　情懷悒鬱，五志熱蒸，痰聚阻氣，脘中窄隘不舒，脹及背部，上焦清陽欲結，治肺以展氣化，務宜怡悅開懷，莫令鬱痺綿延。
鮮枇杷葉　杏仁　瓜蔞皮　鬱金　半夏　茯苓　薑汁　竹瀝
又　脈左大弦數，頭目如蒙，背俞膜脹，都是鬱勃熱氣上升，氣有餘便是火，治宜清上。
羚羊角　夏枯草　青菊葉　瓜蔞皮　杏仁　香附　連翹　山梔
又　苦辛清解鬱勃，頭目已清，而膈噯氣，頗覺穢濁，此肝膽厥陽，由胃系上冲所致，丹溪謂上升之氣，自肝而出，是其明徵矣。
川連　薑汁　半夏　枳實　桔梗　橘紅　瓜蔞皮
吳氏　氣血鬱痺，久乃化熱，女科八脈失調，漸有經阻痕帶諸疾。但先治其上，勿滋膩氣機。
黑山梔皮　炒黃川貝　枇杷葉　瓜蔞皮　杏仁　鬱金　橘紅
徐氏　火升頭痛，來去無定期，咽喉垂下心悸，二便不爽，帶下不已，固奇經，通補陽明，及養肝熄風，展轉未能卻病。病從情志內傷，治法惟宜理偏，議先用滋腎丸三錢，早上淡鹽湯送四服。
虞三四　脈數，舌白神呆，得之鬱怒。
犀角　羚羊角　野鬱金　炒遠志　鮮石菖蒲　炒丹皮　黑山梔　茯神
王三十　痰多咽痛，頻遭家難，鬱傷，心中空洞，嗆逆不已，議與胃藥，金匱麥門冬湯。
陸二五　病起憂慮上損，兩年調理，幾經反覆，今夏心胸右脇之間，常有不舒之象，此氣血內鬱少展，支脈中必有痰飲氣阻，是宣通流暢脈絡，夏季宜進商矣。
天竺黃　茯神　鬱金　橘紅　遠志　百菖蒲　丹參　琥珀　竹瀝法丸
趙六二　脈左濇右弦，始覺口鼻中氣觸腥穢，今則右脇板痛，呼吸不利，卧著不安，此屬有年鬱傷，治當宣通脈絡。
金鈴子　延胡　桃仁　歸鬚　鬱金　降香
王女　陰虛齒衄腸血，未出閣，鬱熱爲多，與養肝陰方。
生地　天冬　阿膠　女貞子　旱連草　白芍　茯神　烏骨鷄
張六六　情志連遭鬱勃，臟陰中熱內蒸，舌絳赤爆乾燥，心動悸，苦飢食不加餐，內傷情懷起病，務以寬懷解釋，熱在至陰，鹹補苦泄，是爲醫藥。
鷄子黃　清阿膠　生地　知母　川連　黃柏

許　厥陰少陰，臟液乾涸，陽升結痺於喉舌，皆心境失暢所致。藥無效者，病由情懷中來，草木涼藥，僅能治六氣外來之偏耳。

熟地　女貞　天冬　霍山石斛　柏子仁　茯神　龍五六　久鬱氣血不行，升降皆鈍，外涼內熱，骨節沉痛，肌腫腹膨，膚腠無汗，用藥務在宣通五鬱六鬱大旨。

香附汁　白蒺藜　鉤藤　丹皮　山梔　撫芎　澤蘭　薑黃　神麴　金　氣血久鬱成熱，脘脇痺悶不通，常有風疹腹痛，瘀痺已深，發時宜用通聖一劑，半時以通調氣熱之鬱。

土瓜蔞皮　枇杷葉　黑山梔　鬱金　桃仁　杏仁　楊　驚惶忿怒，都主肝陽土冒，血沸氣滯，瘀濁宜宣通以就下，因悞投止寒，舊瘀不清，新血又瘀絡中。匝月屢屢反覆，究竟肝膽氣血皆鬱，仍宜條達宣揚，漏瘍在肛，得體中稍健設法。

旋覆花　新絳　青蔥管　炒桃仁　柏子仁

趙氏　瘰癧寒熱盜汗，脘中痕聚，經期不來，大便溏，嗆咳減食，春深至冬未痊，此乃鬱損成勞，難治之症。

香附　丹皮　歸身　白芍　川貝　茯苓　牡蠣　夏枯草

胡氏　頭項結核，暮夜寒熱盜汗，此乃憂鬱不解，氣血皆虛，倘若經阻，便難調治。

炒當歸　炒白芍　炙草　廣皮　茯神　鉤藤　南棗

張氏　據說喪子悲哀，是情志中起，因鬱成勞，知飢不能食，內珠忽陷忽脹，兩脇忽若刀刺，經先期，色變瘀紫。半年來醫藥無效者，情懷不得解釋，草木無能爲矣。

人參　當歸　生白芍　炙草　肉桂　炒杞子　茯苓　南棗

《徐批葉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陸葑門廿五歲　未嫁有喉痺，上熱下寒，由情志鬱勃之熱上灼，有升不降者。情志無怡悅之念，遣嫁宜速，醫藥無用。

川貝　夏枯草　連翹心　鉤藤　江西神麴　茯苓

周　情懷動則生熱，是五志氣火上灼心營肺衛鬱痛，鼻淵咽中似窄，只宜甘藥濡養，莫見熱而投寒。

人參　麥冬　川貝　柏子仁　茯神　甘草

《掃葉莊醫案・鬱》　春交旬日，形症小愈，但右脈仍弦，舌白味變酸甜，昔喻嘉言云：當以氣雄剛藥，能變胃不爲胃變。

人參　淡附子　吳茱萸　茯苓　熟半夏　生薑汁

三焦鬱勃之熱，因勞心而熾，口臭難飢，便燥，以苦辛暫用。

藿香葉　炒竹茹　黑山梔　白豆蔻　杏仁　廣皮

酒客濕勝熱鬱，脹悶噯氣無寐，得茶愈脹，先與三焦分消。

白蔻仁　杏仁　紫厚朴　茯苓皮　綿茵陳　金石斛　半夏

久痛，用辛溫兩通氣血，不應，病已十年，不明起病之由，今便溏溺赤，水穀酒食不運，必挾濕阻氣化，主以分消。

山茵蔯　豬苓　厚朴　米仁　苓皮　澤瀉　蔻仁

吞酸欲嘔吐，喜靜惡動，從鬱怒氣逆，病在肝胃，此一臟一腑病，和陽解鬱。

牡丹皮　黑山梔　鉤藤　鬱金　半夏　茯苓　金石斛　廣皮

《杏軒醫案・初集・又翁自病肝鬱證似外感》　以翁自病，寒熱脇痛，口苦食少，呻吟不寐，已經月餘，服藥不應，自以爲殆。診脈弦急，知其平日情志抑鬱，肝木不舒，病似外感，因係內傷，與加味逍遙散，一服而效，數服而安。

《杏軒醫案・初集・家炳然兄女肝鬱氣厥實有羸狀》　炳兄女在室年已及笄，性躁多鬱，初春曾患吐血，夏間陡然發厥，厥回嘔吐不止，汗冷肢痲，言微氣短，胸膈脹悶，脈息細澀，狀似虛象，醫投補劑益劇。予診之曰：此鬱病也。經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又云：血之與氣并走于上，乃爲大厥。議與越鞠丸加鬱金、枳殼、茯苓、陳皮、半夏。兄曰：女病卧床數日，粒米不入，脈細言微，恐其虛脫奈何？予曰：依吾用藥則生，否則難救。蓋此脈乃鬱而不流，非眞細弱；欲言而訥，乃氣機阻閉故也；觀其以手頻搥胸臆，全屬中焦鬱而不舒，且叫喊聲徹戶外，豈脫證所有耶？請速備藥，吾守此勿遲疑也。取藥煎服，少頃膈間漉漉有聲，噯氣數口，胸次略寬，再服嘔止，寢食俱安，轉用八味逍遙散，除白朮加香附、鬱金、陳皮，病愈血證亦泯。

《王孟英醫案・疑懼》　張友三室，去春受孕後，忽夢見其亡妹，而妹之亡也，由于娩難，心惡之，因囑婢媼輩廣購墮胎藥餌服，卒無驗，冬間娩子後亦無恙，自疑多餌墮胎藥元氣必傷，召朱某治之述其故。朱即迎合其意，而

斷爲大虛之候，且云苟不極早補救恐延蓐損，病者聞而益懼，廣服補劑漸至卧榻不起，多藥弗效，延至仲春族人張鏡江爲邀孟英視之。不飢不寐，時或氣升，面赤口乾，二便悶澀，痰多易汗，胸次如春，咽有炙臠，畏明善怒，刻刻怕死，哭笑不常，脈至左部絃數，右手沉滑。曰：此鬱痰證誤補致劇也。與上年李健伯令正之病情極相類，第彼已年衰而傷于憂思謀慮，是爲虛鬱；此年壯體堅而成于驚疑惑懼，是爲實鬱。虛鬱不爲舒養而輒投溫補，則鬱者愈鬱，而虛者愈虛；實鬱不爲通泄而誤施溫補，則鬱不能開而反露虛象，所謂大實有羸狀也。醫者但云補藥日投，虛象日著，不知虛象日形，病機日錮，彼豈故釀其病而使之深耶，亦是一片仁心，無如藥與病相僻而馳，蓋即好仁不好學之謂耳。余非好翻人案，恐不爲此忠告，未必肯舍補藥而從余議也。病者聞之大悟。即授小陷胸合雪羹，加菖蒲、薤白、竹茹、知母、梔子、枳實、旋赭出入爲方，吞當歸龍薈丸。三劑後，婁仁每帖用至八錢，而大解始行，各恙乃減，半月後心頭之春杵始得全休，改用清肅濡養之法，調理匝月汛至而痊。

《王孟英醫案・鬱》 許康侯令堂，初夏患坐卧不安，飢不能食，食則滯膈，欲噫不宣，善恐畏煩，少眠形瘦，便艱溲短，多藥莫瘳。孟英按脈絃細而滑，乃七情怫鬱，五火爍痰，誤認爲虛，妄投補藥，氣機窒塞，升降失常，面赤痰黃，宜先清展，方用旋覆、菖蒲、紫苑、白前、竹茹、茯苓、黃連、半夏、枇杷葉、蘭葉。不旬而眠食皆安，爲去前四味，加沙參、歸身、紫石英、麥冬調養而痊。

沈峻揚令妹，年踰五旬，體素瘦弱，不能寐者數夜，證遂瀕危。乃兄延孟英視之，目張不能闔，淚則常流，口開不能閉，舌不能伸，語難出聲，苔黃不渴，飲不下嚥，足冷不溫，筋瘛而疼，胸膈板悶，溲少便秘，身鞕不柔，脈則絃細耎澀，重按如無，或疑中暑，或慮虛脫。孟英曰：身不發熱，神又不昏，非中暑也；二便艱澀，咽膈阻悶，非脫證也。殆由情志鬱結，怒木直升，痰亦隨之，堵塞華蓋，故治節不行，脈道不利也。誤進補藥，其死可必，但宜宣肺，氣行自愈。方用紫苑、白前、兜鈴、射干、菖蒲、枇杷葉、絲瓜絡、白豆蔻。果一劑知，四劑瘳。

內科總部

血證部

題解

《靈樞・百病始生》 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

《金匱要略・驚悸吐衄下血滿瘀血病脈證并治》 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嚥，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爲有瘀血。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爲陰狀，是瘀血也，當下之。

《三因方・失血叙論》 夫血猶水也，水由地中行，百川皆理，則無壅決之虞。血之周流於人身榮、經、府、兪，外不爲四氣所傷，內不爲七情所鬱，自然順適。萬一微爽節宣，必至壅閉。故血不得循經流注，榮養百脈，或泣或散，或下而亡反，或逆而上溢，乃有吐、衄、便、利、汗、瘀諸證生焉。

《金匱鈎玄・咳血》 咳血者，嗽出痰內有血者是。嘔血者，嘔全血者是。咯血者，每咯出血皆是血疙瘩。衄血者，鼻中出血也。溺血，小便出血也。下血者，大便出血也。

《症因脈治・吐血咳血總論》 胃中嘔出名吐血，肺中嗽出名咳血。吐血陽明胃家症，咳血太陰肺家症。

《症因脈治・嗽血論》 咳血即嗽血。

《症因脈治・牙衄總論》 牙衄者，即牙齦出血之症也。

《症因脈治・衄血論》 血從鼻孔而出者，衄也。

論説

《素問・陰陽別論》 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

《素問・五藏生成論》 諸血者，皆屬於心。

《素問・三部九候論》 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

《素問・平人氣象論》 臂多青脈，曰：脫血。

《素問・腹中論》 帝曰：有病胸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血枯。此得之少年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帝曰：治之奈何？復以何術？岐伯曰：以四烏鰂骨、一藘茹二物併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爲後飯，飲以鮑魚汁，利腸中及傷肝也。

《素問・氣厥論》 脾移熱於肝，則爲驚，衄。【略】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略】膽移熱於腦，則辛頞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傳爲衄蠛瞑目。

《素問・舉痛論》 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矣。

《素問・厥論》 太陽厥逆，僵仆，嘔血，善衄，治主病者。【略】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

《素問・大奇論》 脈至而搏，血衄身熱者，死。脈來懸鉤、浮爲常脈。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 少陰，【略】濇則病積，溲血。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瘧，少氣，欬喘，血溢，血泄，注下。【略】上臨少陰少陽【略】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淵絕者，死不治。

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水受邪，【略】咳逆甚而血溢，太衝絕者，死不治。

歲金不及，炎火乃行，【略】民病肩背瞀重，鼽嚏，血便，注下。

《素問・五常政大論》 少陰司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略】喘嘔，寒熱，嚏、鼽、衄、鼻窒。

金不及曰從革。從革之紀，其病嚏、欬、鼽、衄，從火化也。

少陽司天，火氣下臨，肺氣上從，【略】欬、嚏、鼽、衄、鼻窒、口瘡。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少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略】初之氣，【略】其病氣怫於上，血溢，【略】血崩。【略】

三之氣，【略】民病【略】血溢，【略】鼽衄。【略】

太陰司天之政，【略】初之氣，【略】民病血溢。【略】

四之氣，【略】民病腠理熱，血暴溢。【略】

少陰司天之政，【略】熱病生於上，清病生於下，【略】民病欬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眦瘍。【略】

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略】四之氣，【略】骨痿血便。【略】

火鬱之發，【略】民病【略】血溢流注。【略】

少陰所至，爲悲妄衄衊。

《素問・至真要大論》 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略】民病【略】血見，嗌痛，頷腫。【略】

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略】民病【略】溺赤，甚則血便。【略】

少陰司天，熱淫所勝，【略】火行其政，民病【略】唾血，血泄，鼽衄。【略】病本於肺，尺澤絕，死不治。【略】

太陰司天，濕淫所勝，【略】欬唾則有血，【略】病本於腎，太谿絕，死不治。【略】

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略】欬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鼽衄。病本於肺，天府絕，死不治。【略】

太陽司天，寒淫所勝，【略】血變於中，【略】民病厥心痛，嘔血，血泄，鼽衄。【略】病本於心，神門絕，死不治。【略】

少陰司天，客勝，【略】甚則胕腫血溢。【略】

少陽司天，客勝則【略】血溢。【略】

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欬衄嗌塞，心膈中熱。欬不止而白血出者死。【略】

少陽之復，大熱將至，【略】驚瘈欬衄，【略】火氣內發，上爲口糜嘔逆，血溢血泄，【略】甚則入肺，欬而血泄，尺澤絕，死不治。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 心脈【略】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略】微濇爲血溢。【略】

肺脈【略】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略】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略】

肝脈【略】太甚爲內癰，善嘔衄。

《靈樞・經脈》 腎足少陰之脈，【略】是動【略】欬唾有血，喝喝而喘。

《靈樞・熱病》 熱病七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略】

熱病【略】汗不出，嘔下血者，死。

《靈樞・玉版》 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內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略】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略】

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欬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略】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

《靈樞・五禁》 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

《濟生方・吐衄》 論曰：夫吐血、嘔血、欬血，三者皆謂之失血。蓋肺主於氣，心主於血，肝藏於血。血之於氣，營周一身，相隨上下，無有休息者焉。倘乖調攝，營衛差經，血隨氣逆，遂有妄行之患。所致之由，因大虛損，或飲酒過度，或強食強飽，或飲啖辛熱，或憂思恚怒，動擾三經而然。諸失血之脈，沈細者易治，脈數浮大者難治。且欬血一證，不嗽者易治，兼嗽者難愈，爲肺傷故也。醫經云：便血猶可止，欬血不易醫。喉不停物，毫髮必欬，血滲入喉，愈滲愈嗽，愈嗽愈滲。飲溲溺者十無一死，寒涼者百無一生。以此觀之，寒涼之劑，不宜過進也。諸方備列，參而用之，庶得萬全耳。醫經所載，失血有三種，一曰血衄，二曰肺疽，三曰傷胃是也。蓋心主血，肝藏血，肺主氣，血爲營，氣爲衛，相隨上下升降，無有休息者也。六氣不傷，七情不鬱，營衛調平，則無壅決之虞。節宣失宜，必致壅閉，遂不得循經流注，失其常度，故有妄行之患焉。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熱之所發，蓋血得熱則淖溢，血氣俱熱，血隨氣上，乃吐衄也。大抵脈芤爲失血，沈細者易治，浮大者難治。又有感冒，汗後不解，鬱結經絡，隨氣湧洩，而成衄血。思慮傷心，心傷則吐衄。肺傷亦令人唾血，又有折傷吐血。治療之法，當以證別之，乃可施治。

天門冬湯　治思慮傷心，吐衄不止。【略】

錦節丸　治欬血嘔血。【略】

赤芍藥湯　治瘀血蓄胃，心下滿，食入即嘔血，名曰血嘔。【略】

雞蘇散　治傷勞肺經，唾內有血，咽喉不利。

團參散　治唾血欬嗽，服涼藥不得者。

《普濟方・諸血門・總論》　夫人之所以滋養其身者，唯氣與血。血爲榮，氣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周流不息，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焉。蓋血猶水也，水由地中行，百川皆理，則無壅決之虞。血之周流於身，上透泥丸，下至涌泉，灌溉諸經，榮養百脈，內不爲七情所鬱，外不爲四氣所傷，自然順適。萬一微爽節宣，則血氣逆亂，榮衛失度，背於常經，或澀或散，或下而忘返，或逆而上行，乃有吐衄、便利、汗、痰諸證生焉。夫血之妄行，固由積熱所致，然其證多端，難以概而論。有因飲食過飽，負重傷胃而吐者，有思慮傷心，并積熱而吐血、衄血者，有勞傷心肺，又爲七情所干，而咳血吐血者。心主血，肝藏之，而脾爲之統，過思傷脾，亦能令人吐血。治之須究其因，傷胃者，調胃安血；勞心者，補益其心志；血熱則清之；氣鬱則順之；脾傷則安之。病之淺，惟有早灸膏肓而已。至若肺生疽瘡，或從高墜下，一切傷折，皆能吐血。傷寒汗後不解，鬱結經絡，隨氣湧泄，吐血衄血，又當從各類求之。凡心主血，肝藏血，肺主氣，血爲榮，氣爲衛，六氣不傷，七情不鬱，榮衛調平，則無壅決之虞。節宣失宜，必致壅閡，遂不得循經流注，失其常度，故有妄行之患焉。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熱之所發，蓋血後得熱則淖溢，血氣俱熱，血隨氣上，乃吐衄也。大抵寸口脈微而弱，氣血俱虛，則吐血。關上脈微而芤，爲失血，沈細者易治，浮大者難治。久吐不瘥，面色黃黑，氣血未復，或發寒熱，或惡寒者亦難治。凡吐血有三種，有內衄，有肺疽，有傷胃。內衄者，出血如鼻衄，又有不從鼻孔出，是近從心肺間津液出，還流入胃中，或如豆羹汁，或如切藐，血凝停於胃中，因即滿悶便吐，或去數斗至一石者是也。肺疽者，或飲酒之後，悶滿嘔吐之時，血從吐後出，或一合半升是也。傷胃者，因飲食大飽之後，胃中冷則不消化，便煩悶嘔吐，使所食之物，與氣共上衝蹙。因傷裂胃口，吐血色鮮正赤，腹絞痛，白汗出，其脈緊而數者，爲難治也。【略】凡吐血後，體中但覺奄奄然，心中不悶者，輒自愈。假令煩燥，心中悶亂紛紛，嘔吐，顛倒不安，醫工又與黃土湯、阿膠散益加悶亂，卒至不濟，如此悶者，當急吐之。上焦有邪，則傷諸臟，臟傷血下入於胃，胃得血，則悶滿氣逆，氣逆故吐血也。凡醫人不明發表攻裏，亂投湯劑，有悞性命。更大忌夏月燔灸中脘、臍下、關元、氣海、背俞、三里等，燔灸千百壯者，全無一效，使病者反受其殃。虛勞之疾，凡肉食熱麵辛酸之物，不可食。所可食者，菠稜葵菜，冰水清涼之物，無所禁忌，蓋得寒涼，滑利腸胃，使氣并無壅礙燥澀。經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化。若不忌愼，致令病人胃口閉澀，則形軀漸瘦，此乃死之由也。但人之咯膿血、衄血、大小便血者，可服三黃丸、黃連解毒丸、涼膈散加桔梗、當歸、大黃、芍藥、犀角地黃湯，大作劑料，時時呷之。《內經》所謂邪熱傷於肝心之病，依此調治。萬舉萬全矣。人之一身，不離乎氣血，凡病經多日，療治不痊，須當爲之調血。血之外證，痰嘔、燥瀉、昏潰迷忘，常喜湯水漱口。不問男女老少，血之一字，請加意焉。用藥川芎、蓬朮、桃仁、靈脂、生地黃、北大黃爲要，嘔甚者，多加生薑，以此先利其宿瘀，嗣以茯苓、茯神、川芎、甘草調理之。蓋血隨氣行，氣逆而上奔，則血不循於經絡而涌吐矣。人之吐血，出於上焦有熱固也，然能用柴胡、黃芩、蒲黃、茅花等輩，而不能用枳殼、北梗、青皮、生薑、烏梅之類，又不能用通利圓子，以開其中脘，導其大便，氣如何而下降，血如何而下行。吾恐逆奔而上，有不可得而止之者，若夫依前治法，血止而後，又當以人參、川芎、當歸、茯苓、橘皮、半夏、甘草爲之調理，虛則加木香，熱則加柴胡，壅則加桑皮、荊芥。其人脈濇，必有漱水之證，必有嘔惡痰涎之證，必有兩腳厥冷之證，亦必有小腹結急之證，或唾紅，或鼻衄，此皆滯血作熱之明驗也。用藥不止於柴胡、黃芩，當以川芎、白芷、桃仁、五靈脂、甘草佐之。大便秘結者，於中更加大黃，濃蜜，使滯一通，黑物流利，則熱不復作。

《奇效良方・諸血門》　《內經》曰：諸血者，皆屬於心。又云：肝藏血。夫血錯經妄行者，豈無因而致哉。又曰：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吐血，淫汗出，鼽衄，脾移熱於肝，則爲驚衄。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怒則氣逆，甚則嘔血。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暴痹內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可於手太陰經內求穴以瀉之，足少陰腎之脈，從腎貫肝入肺中，循咽喉，其病則飢不欲食，面黑，欬唾則有血。《金匱要略》曰：夫酒客欬者，必至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也。《原病式》曰：血溢者，上出衄者陽熱怫鬱，干於足陽明而上熱，則血妄行鼻衄也。又云：血溢者，上出也，血有餘而妄行也。《局方發揮》論口鼻出血，皆系陰虛陽盛，有升無降，血

隨氣上竅，法當補陰益陽，氣降則血歸經。東垣云：雜病見血者，多責其熱也。夫血者陰也，氣陽也，氣主煦之，血主濡之。今血妄行，上出於口鼻者，皆氣逆也。分之則各有所屬，治之則各有所主。如衄血出於肺，嘔吐血出於胃，其經有虛實之分，當以脈理究治。唾血出於腎，血證上行，或衄或吐，或嘔噦唾者，皆逆也，若血下行者爲順。《內經》又云：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臟，洒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脈也。心主之，肝藏之，脾裹之，肺營之，腎泄之。生化於脾，總總於心，藏諸於肝，宣布於肺，隨氣運行，灌溉一身。夫人目得之而能視，耳得之而能聽，手得之而能攝，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臟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氣。是以出入升降，濡潤宣通者，由此使然也。寒則凝結，暑則氣流澤，熱則生通。爲脈濇則血少，充則血實。血虛常以飲食滋胃，乃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爲血也。故經云：水入於經，其血乃成。又曰：血者神氣也，持之則存，失之則亡。且人身皆藉氣血所養，可不謹哉。諸經有云：陽道實，陰道虛，陽易亢，陰易之，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可見人之生也，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起居衰矣。男子十六歲而精通，至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十四歲而經行，至四十九歲而經斷，而陰血之難成易虧也如此。陰氣一傷，最難調治，以其陽虛陰虧，妄行於上則吐衄，衰涸於中則虛勞，忘返於下則便紅，移熱於膀胱則癰瘍，血滲透腸間則爲腸風，陰虛陽搏則爲崩中，濕蒸熱瘀則爲滯下，熱極腐化則爲膿血。熱極色紫黑者，熱勝於陰，發於瘡瘍。濕滯於血則爲脾痛癥瘕，蓄之在上則人喜妄，蓄之在下則人喜狂。前證諸論至詳，其脈沉細者順，洪大弦數者逆，治法病在何經何病，隨經而治之，對證之方，條具於後。且如長沙公言：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或從口鼻耳目中出，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又不可不知也。

《明醫指掌・諸血症歌論》 血是人身水穀精，生於脾胃統於心。動言視聽皆資用，脈絡形容足壯神。陽火煎熬偏易耗，陰精有質故難成。虛勞咳咯眞陰損，吐衄多因火載升。男子便紅緣濕火，女人血熱病崩淋。脈芤而濇知無血，色奪神枯是損陰。血熱血寒虛與實，臨時診候謾須斟。若還畜血生潮熱，藥劑斟量及早行。血因脫損焦薑補，熟地芎歸信有靈。

夫血者，水穀之精也，和調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源源而來，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於脾肝，宣布於肺，灌溉一身。故目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能聽，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藏得血而能液，府得血而能氣，所以視、聽、言、動、藏、府、脈、胳，匪不由於血之運動也。故曰：血者，神氣也，持之則存，失之則亡。血盛則形盛，血弱則神衰。神靜則陰生，形役則陽亢。注之於脈，少則濇，充則實，故陽生陰長，取汁變化而爲血。《內經》所謂脈者，血之府也。生化旺，則諸經恃此而長養；衰耗竭，則百脈由此而空虛，可不謹養哉！蓋血屬陰，難成而易虧。由乎人之節慾者，少不能謹養，以致陽火滋盛，日漸煎熬，眞陰內損。而吐衄，血妄行於上；便溺，血滲泄於下，而精神內損，百病由是生焉。

《醫學六要・病機部・血病》 《內經》曰：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五臟，灑陳于六腑，乃能入於脈也。《難經》曰：血爲榮，又榮行脈中。源源而來，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受於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腎。灌溉一身。目得之而能視，耳得之而能聽，手得之而能攝，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臟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氣，是以出入升降，濡潤宣通者，皆血使之然也。注之于脈，少則濇，充則實。常以飲食日滋，故能陽生陰長，取汁變化而赤爲血也。生化旺，則諸經恃此而長養；衰耗竭，則百脈猶此而空虛，可不謹養哉。故曰：血者，神氣也，持之則存，失之則亡，是知血盛則形盛，血弱則形衰，神靜則陰生，形役則陽亢，陽盛則陰必衰。又言：陽旺而生陰血也。蓋謂血氣之常，陰從乎陽，隨氣運行於內，苟無陰以羈束，則氣何由而樹立。故其致病也易，調治也難。以其比陽常虧而又損之，則陽易亢陰易乏之論可見矣。諸經有云：陽道實，陰道虛，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年至四十而陰氣自半，起居衰矣，女子十四歲而經行，至四十九歲而經斷，男子十六歲而精通，至六十四歲而精絕。可見陰血之難成易虧，人之情慾無涯，若何而可以供給此身之用然也。三錫曰：既曰生化于脾，又云飲食入胃，取汁變化而赤爲血。一切血症血虛，皆當調理脾胃爲主，昧者概用四物，產前、產後、病後，脾胃弱而食少，不能運化者，往往增患。以地黃純陰之藥，脾虛不禁，反泥膈也，詳見治法。【略】

大凡失血，脈皆洪大無力，即芤脈也，陰血既虧，陽無所依，浮散於外，故見此像。所以產後多此脈也，悞認爲實火，大違。【略】

脈得諸澀濡弱爲亡血。血虛脈大，如葱管，即芤脈也。縈縈如蛛絲細者，陰氣微也，吐衄若得沉細宜，忽然浮大即傾危。諸失血，身涼脈小者吉，身熱

脈大者死。

崔紫虛曰：諸症失血，皆見芤脈，隨其上下，以驗所出，大凡失血，脈貴沉細，其或洪大，甚矣，難治。

《醫學六要・病機部・畜血》　三錫曰：夫人飲食起居，一失其宜，皆能使血瘀滯不行。故百病由污血者多，而醫方分門類症，有七情而無畜血，予故增著之。

衄血，畜血上焦。年高噎膈，飲食屈曲下行，胃口有畜血也。婦人鬱結，久亦有之，心下手不可近，畜在中焦。好嗜炙煿、辛辣、熱酒，積久血瘀胃脘，嘈雜作痛，臍腹腫大痛，血畜不焦，小便自利。三焦畜血，脈俱見，左手中脈多弦濇。

《不居集・血症八法扼要・總論》　吳澄曰：夫血者，水火合德而生，其形象天一之水，其色法地二之火，取水之精以爲體，合火之神以爲用，人賴以有生，其出入升降濡潤宣通者，由氣使然也。故氣即無形之血，血即有形之氣。經曰：血之與氣，異名同類是也。然人之一身氣，血不能相離，氣中有血，血中有氣，氣血相依，循環不息。凡血之越出上竅者，皆氣爲之也，先賢立論，治法不一，或主溫補，或主寒涼，或以活血行氣，或以滋陰降火，或以心腎爲主，或以脾胃爲急，或主潤肺，或主疎肝，有是病用是法，非漫然也。無如時師不察，不明夫寒熱虛實之旨，欲用溫補，畏其助火添邪，欲用寒涼，畏其血凝不散，活血行氣，又恐傷其眞元；滋陰降火，又恐傷其脾胃；心陽腎陰不分，脾胃勇怯罔顧，潤肺難痊，疎肝恐誤，藥餌妄投，希圖僥倖，未有能毅然獨斷於中者也。余歷練數十年，見症甚多，務求其要，晝夜苦思，深知根底，立爲八法，以氣爲主，貫通寒熱虛實，經緯其間，條分縷晰，開卷了然。以見氣虛者宜補，氣陷者宜升，氣逆者宜降，氣滯者宜行，外寒者宜散，內寒者宜溫，虛火者宜滋，實火者宜清。當用寒涼者，竟用寒涼，而無傷脾敗胃之虞。當用溫補者，竟用溫補，而無添邪助火之弊。活血行氣，非活血行氣則血不痊。滋陰降火，非滋陰降火則血不止。以心陽爲主者，必當行陽固陰。以脾胃爲急者，必當調和中土。當潤肺則潤肺，當疎肝則疎肝，碓然可據，不致臨症茫然，妄執臆見，岐中又岐也。

《不居集・血症八法扼要・總綱》　一氣虛失血有氣虛，有氣陷并。乾坤二卦

吳澄曰：氣爲血母，血爲氣驅。今氣虛而不攝，氣下陷而不固，若不以甘溫純補之劑，固而攝之，則氣隨血脫，更虛之甚也。氣愈虛則血愈吐，血愈吐則氣愈虛，何所底止。必先救本培元，乃克有濟，若以爲火而止之，鮮有不危者矣。

中氣虛則不能攝血，宜補氣溫氣。　乾卦
中氣陷則自能脫血，宜補氣升氣。　坤卦

一氣實失血有氣逆，有氣滯。　震艮二卦

吳澄曰：實者泄之，氣實者非正氣實也，乃邪氣火氣實也。邪氣火氣實，則血不循經而上逆，邪氣火氣實，則血凝結而不行。當以苦寒瀉火，辛溫利氣，方能止血。若姑息大過，因循畏攻，則虛者益虛，而實者益實，終無愈時也。

氣逆則血隨氣升，宜降氣活血。　震卦
氣滯則血隨氣積，宜利氣行血。　艮卦

一氣寒失血有內寒，有外寒。　巽兌二卦

吳澄曰：氣虛挾寒者，陽氣虛衰，眞火不足也。蓋火旺則能生氣，火衰則中氣虛餒。外來之寒不能拒，虛久之寒從中生，故亦有內外二症，俱失血者焉。

內寒則陽虛而陰必走，宜引火歸源。　兌卦
外寒則邪解而血歸經，宜溫表散寒。　巽卦

一氣熱失血有虛火，有實火。　坎離二卦

吳澄曰：氣有餘即是火，非氣之有餘，實氣之不足也。既變爲火，則不得復名爲氣矣。宜參虛中之實，實中之虛。實火之血，順氣爲先，氣行則血自歸經。

《不居集・血症全書・論血證》　失血之症，有因火熱大甚，逼血妄行者；有因風熱拂鬱，血動而溢者；有因氣逆於臟，血隨氣亂者；有因脈絡受損，營氣不守者；有因元氣積傷，血隨氣脫者；有因眞陽衰弱，氣血離根者。故失血雖一，其所因各異，不可不詳辨也。火盛者，必有口渴咽痛，煩燥喜冷，脈滑便實，小水赤熱等證，宜察火之微甚，而清之降之，或用釜底抽薪之法，降火最捷，若兼陰虛水虧者，尤宜補益陰氣，使水生則火自熄也。風熱者，必有口乾鼻燥頭暈，或微惡寒發熱等證。宜以辛涼之劑，清之散之。

若陰氣素虛，內熱生風者，必兼以甘寒之劑，滋其燥氣，使熱退風清而已。氣逆者，必有胸脇脹痛，氣逆喘滿，或尺寸弦長等證。此當以順氣爲先，蓋氣順則血自寧也。其有病雖因怒，而或逆氣已散者，不得再加行散，以傷眞氣，但宜專理中氣，使土厚則木不搖，且肝木爲邪，每多侮土故也。勞損者，必有色弊神枯，氣弱脈靜，或微弦無力等證。大忌妄用寒涼以伐生氣，又不宜妄用辛燥以動陽氣，但宜純甘至靜之品培之養之，使損傷完固，則營氣自然寧謐，不待治血而血自止矣。夫陽虛者，必有脈微厥逆，小水清利，大便不實等證。速宜引火歸源，則血逆自已。若格陽於上而面赤躁煩者，必用熱因寒用之法以從治之，不然則格拒不入，切忌寒涼，犯之則死。氣虛者，火必不盛，氣必不逆，但見脈弱倦怠，氣短氣怯，形色憔悴，或神魂不安等證。宜大補中州，使脾氣盛，則自能統血。若兼陽虛者，宜以溫煖之劑補之。若暴吐暴衄，火血如湧泉，血脫氣亦脫者，亦宜以大補元氣爲主。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血，所當急固耳。但使氣不盡脫，則命猶可保，血可漸生，此血脫益氣，陽生陰長之道也。以上諸症，所因不同，治法亦異，醫者體認既確。用法各當，何患乎血病之不易治哉。

《不居集・血症全書・治血求其源》 失血於口者，有咽喉之異。蓋上焦出納之門，戶惟咽喉二竅而已，咽爲胃之上竅，故由於咽者，必出於胃。喉爲肺之上竅，故由於喉者，必出於肺。然喉連於肺，而實總五臟之清道，咽連於胃，而實總六腑之濁道。此其出於肺者，人知病在五臟，而不知其血出於胃者，亦多有由乎臟者也，何也？觀《內經》曰：五臟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臟之本氣也。然則五臟之氣，皆稟於胃，而五臟之病，獨不及於胃乎。今見吐血之症，古人云：嘔血出於胃，而豈知其亦由乎五臟也。蓋凡胃火盛而大吐者，此本家之病無待言也，至若怒則氣逆，甚則嘔血者，亦必出於胃脘，此氣逆在肝，木邪乘胃而然也。又如慾火上炎，甚則嘔血者，亦出於胃脘，此火發源泉，陰乘胃而然也。由此觀之，則凡五志之火，皆能及胃而血出於咽者，豈止胃家之病。但欬而出者，必出於喉，出於喉者，當察五臟。嘔咯而出者必出於咽。出於咽者，則五臟六腑皆能及之，且胃爲水穀之海，故爲多氣多血之腑，而實爲衝任血海之源，故凡血枯經閉者，當求生血之源，源在胃也。而嘔血吐血者，當求動血之源，源在臟也，於此不明，濟者鮮矣。

《不居集・血症全書・治血不可拘泥》 世治吐血，用竹筯、地黃汁、藕汁、童便之類止血，此亦不可拘泥。如陽乘於陰，血得熱則流散，經水沸溢，理宜涼解，以犀角、大黃之類。如陰乘於陽，所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須當溫散，宜乾薑、桂、附、理中之類。

《不居集・血症全書・四症五法》 血有四症：曰虛，曰瘀，曰熱，曰寒。治血之法有五，曰補，曰下，曰破，曰涼，曰溫。

血虛者，其症朝涼暮熱，手足心熱，皮膚乾濇，甲錯唇白，或女子月事，前後不調，脈細無力，法宜補之。

血瘀者，其症在上則煩燥，漱水不嚥，在下則如狂，讝語發黃，舌黑小腹滿，小便自長，大便黃而少，法宜下之。在女子則停經腹痛，產後小腹脹痛，手不可按，法宜破之。

血熱者，其症吐、衄、咳、咯、溺血，午後發熱，女子月事，先期而來，脈來弦而數，法宜涼之。

血寒者，其症麻木疲軟，皮膚不澤，手足清冷，心腹怕寒，腹有塊痛，得熱則止，在女子則月事後期而痛，脈細而緩，法宜溫之。又有吐衄便血，久而不止，因血不能附氣而失於歸經者，當溫脾腎二經，脾虛不能攝血，用薑附以溫中焦，腎虛不能歸經者，用桂附以溫命門，此皆溫之之法也。

《不居集・血症全書・治血分八法》 一曰降氣。緣上盛下虛，氣升不降，血隨氣上，越出上竅。法以蘇子、沉香之類，順其氣，氣降則血自歸經矣。

一曰導瘀。緣上隔壅熱，積瘀紫黑成塊，胸中滿疼。法以熟地、桃仁、丹皮、枳殼之類，導之使下，則轉逆爲順矣。

一曰溫中。緣衣冷食寒，滲入血分，血得寒則凝，不歸經絡而妄行，血出黯黑，色夭身涼。法以炮薑、肉桂之類，溫中和氣，氣溫和則血自歸經矣。

一曰溫散。倘衣冷感寒，色黯發熱，身痛頭痛。法以薑、桂、芎、蘇之類，溫中散寒，寒去則血自歸經矣。

一曰補氣。緣人經氣素虧，精神疲憊，陰陽不相爲守，衛氣虛散，營亦妄行。法以大劑參附之類，以補元氣，則氣自能攝血矣。

一曰補益。凡失血人，陰分虧損，法於四物湯中，取一二味以爲主藥，或人參養榮湯、十全大補湯以培養之，則自陽生陰長矣。

一曰阻遏。血色紅赤，逢黑則止，水剋火之義，久而不止。法以百草霜、京墨、十灰散之類，以控抑之，或花蕊石以消化之，庶不令上溢矣。

一曰升陽。緣陽氣不升，血乃下漏。法以升、柴、荆、防之類升之，則血自安於故道矣。

澄按：血循氣行，氣升則升，氣降則降。火氣上升，逼於火則血上溢，濕氣不行，滯於濕則血下滲。故治上溢無如降氣，治下滲無如升陽，若瘀則消之，寒則溫之，虛則補之，熱則清之，大過則阻遏之，而總以甘溫收補，調理脾胃，此大法也。

《雜症會心録・吐血》　血者，總統於心，藏受於肝，生化於脾，宣布於肺，施泄於腎；爲七竅之靈，爲四肢之用，爲筋骨之柔和，爲肌肉之豐盛；滋養五藏，而神魂得以安充，實皮膚而顏色得以潤調，和營衛而津液得以運行，二陰得以通暢，凡形質所在無非以血爲用。是一身百骸，表裏之屬，惟賴此血，以爲生人立命之根者也。夫血屬陰精，本純靜而不動，必隨氣之轉動，而血亦運行而不息，如日月之麗天而無所阻礙，如江河之行地而無所壅塞。所謂氣如橐籥，血如波瀾，營行脈中，衛行脈外，陰陽和而水火藏，安有陽絡受傷血從外溢之理哉。奈何膏粱之人，暴怒而傷肝陰，憂思而傷心脾，酒熱而傷腸胃，陰血無不受虧。惟色慾過度，損傷腎氣者爲最劇。當此之時，眞陽失守於陰分而無根，虛火浮泛於上，致營行遲而衛行疾，營血爲衛氣所迫，而上逆肺竅，藏傷而血妄動，咳血、咯血、唾血之候見矣。即胃火熾盛，而血大吐，乃陽明之本病，固不待言。至若怒氣上逆而嘔血者，肝木之邪乘胃也。慾火上炎而嘔血者，火發原泉，陰邪之乘胃也。由此觀之，凡五志之火，皆能及胃而奔迫上冲，直出咽竅，府傷而血妄溢，或暴吐而色鮮，或暴脱而色黯矣。蓋血出喉竅，逆行氣道，病雖在上，而根在下，病雖在肺，而源在腎。故趙氏謂咳嗽、咯唾之血，皆少陰之火上奔，以子母相顧，金水相生，呼吸相應者，而盡屬腎病也。若血出咽竅，雖屬多氣多血之海，較臟血上溢而殺人之烈者爲稍輕，然氣血由此而虧，營氣由此而耗，穀氣由此而減，其能免虛虛之禍乎。是以醫家當審病情輕重，凡偶有所傷，而根本未搖者，輕而易治。內有所損，而症劇脈數者，重而難療。如肝腎陰虛，或爲咯血，或爲咳血，或爲唾血，而脈靜芤大，或細弱微弦，惟用甘醇補陰，培養絡脈，使營氣漸回，而陰火歸根。如血久咳逆，陰虧已甚，而脈急浮大，或弦細緊數，雖投壯水益陰，培補肺腎，奈眞元已敗，而藏損無救。如咯血過多，驟傷眞陰，龍火不歸宅窟，斯時脈則微細無神，症則自汗喘促，聲則語言低微，此危急虛脱之險症，大進參、地、鹿茸、附子、童便之屬，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救眞陽於將斷絶之時，所謂引火歸原，逆者從治，或冀回生於萬一也。如陽明積熱，吐血成塊，有火證火脈可據，治宜清火而血自安，犀角地黄湯主之。如怒動肝火，載血上逆，從胃而吐者，治宜平肝而血自安，加味逍遥散主之。如勞傷心脾，血走空竅，從胃而吐出者，治宜救本而血自安，歸脾湯主之。如飲酒過多，脾胃受傷，而血從胃出者，葛花解醒湯主之。如慾念妄動，腎火冲逆於胃，而血從胃出者，治宜壯水而血自安，六味地黄湯主之。如陽虛陰走，胃中脱瘀，陰分受虧者，宜補精以化氣，正元飲主之。陽分受虧者，宜補氣以生精，八味生脈湯主之。又嘗見暴吐失血，來如湧泉，垂危於頃刻者，速以補氣爲主。蓋有形之血，不能驟生，無形之氣，所宜急固，但使氣不盡脱，則命猶可保，血漸可生，須用人參二兩爲末，加飛羅麪錢許調服。此正血脈益氣，陽生陰長之法也。大抵上逆之血，宜補水以制火，而寒涼不可輕投，宜補陽以生陰，而反治多有奇效。且土爲萬物之母，有生化精血之能，胃爲五藏之本，有灌溉一身之力，古人有言一切血症，須以四君胃藥收功，蓋深知陰血生於陽氣，而脾土健運，則中焦取汁變化爲赤。司命者，其可不惓惓於東垣《脾胃論》而加之意哉。

《金匱翼・溲血》　溲血有虛有實。實者，下焦結熱，血爲熱迫，尿血成淋。虛者，房勞内傷，血失統御，溺血不已。亦有心藏有熱，熱乘於血，血滲小腸而尿血者。當參合脈證治之。

凡小便血出，成淋作痛，或雜尿而出者，從膀胱中來也。如血出不痛者爲尿血，乃心移熱於小腸，血從精竅中來也。

《金匱翼・瘀血作熱》　瘀血發熱者，其脈濇，其人但漱水而不欲嚥，兩腳必厥冷，少腹必結急，是不可以寒治，不可以辛散，但通其血，則發熱自止。

《四聖心源・溺血》　水寒，土濕，脾陷，木鬱，風動，而行疏泄，穀道不收，則後泄於大腸，水道不斂，則前淋於小便。陽氣蟄藏，則土溫而水暖，其脾濕而腎寒者，壬水之藏令不行也。水性蟄藏，木性疏泄，水欲藏而不能藏，是以流灑而不止，木欲泄而不能泄，是以梗澀而不利。緣木愈鬱則愈欲泄，愈欲泄則愈鬱，鬱生下熱，小便赤數，雖火盛之極，而實以脾腎之陽虛。泄濕，燥土，升木，達鬱，自是主法，寒者溫之，熱者清之，然熱在乙木，不在脾土，在肝則宜清涼，至於脾家但宜溫燥，雖肝熱極盛，不可泄其脾土也。

《四聖心源・便血》 血生於脾，藏於肝，肝脾陽旺，血溫而升，故不下泄。水寒，土濕，脾陷，木鬱，風動，而行疏泄之令，則後脫於大便。陽氣收斂，則土溫而水暖，其脾濕而腎寒者，庚金之收令不行也。後世以爲腸風而用清潤，脾陽愈敗而愈陷，無有止期也。其肝脾陽敗，紫黑瘀腐，當補火燥土以回殘陽，暖血溫肝而升鬱陷。若痔、漏、脫肛之治，亦依此法通之。

《四聖心源・吐血》 血斂於肺而降於胃，肺氣能收，則鼻不衄，胃氣善降，則口不吐。肺氣莫收，經絡之血乃從鼻衄，胃氣莫降，藏府之血因自口吐。而肺氣之斂，亦因胃氣之降，吐衄之證，總以降胃爲主。胃氣不降，原於土濕，土濕之由，原於寒水之旺。水寒土濕，中氣堙鬱，血不流行，故凝瘀而紫黑，蓄積莫容勢必外脫，土鬱而無下行之路，是以上自口出。凡嘔吐、瘀血、紫黑成塊，皆土敗陽虛，中下濕寒之證。瘀血去後，寒濕愈增，往往食減而不消，飲少而不化，一旦土崩而陽絕，則性命傾殞。故大吐瘀血之家，多至於死。其血色紅鮮者，則緣肺熱，然始因上熱，而究變中寒，以血藏於肝，而肝木生火。心火之熱，即血中之溫氣所化，血去而血中之溫氣亡泄，是以大失血後，寒慄而戰搖也。而其上熱之時，推其中下，亦是濕寒，蓋君相之火，隨戊土下降而歸坎水，則上清而下暖，胃土不降，則君相升泄，非戊土之逆，而火何以升，非己土之濕，而胃何以逆，非癸水之寒，而土何以濕。胃逆火泄，升炎於上，而坎陽絕根，其腎水必寒，寒水泛濫，其脾土必濕，理自然也。若夫零星咯吐，見於痰唾之中者，其證稍緩。以血去非多，則氣泄有限，雖亦中下寒濕，而一時不至困敗，但一遭庸手，久服清潤，敗其中氣，則亦歸死亡耳。血證是虛勞大病，半死半生，十僅救五，而唐後醫書皆滋陰泄火，今古雷同，百不救一，實可哀也。

《四聖心源・衄血》 肺竅於鼻，肺氣降斂則血不上溢，肺氣逆行，收斂失政，是以爲衄，其原因於胃土之不降。《靈樞・百病始生》：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衄血者，陽絡之傷則營血逆流而衛氣不能斂也。肺主衛氣，其性收斂，血升而不溢者，賴衛氣斂之。而衛氣之斂，由於肺降，降則收令行也。而肺氣之降，機在胃土，胃土上壅，肺無降路，收令失政，君相升泄，肺金被刑，營血不斂，故病鼻衄。而火炎金傷，不皆實熱，多有中下濕寒，胃逆而火泄者。至於並無上熱，而鼻衄時作，則全因土敗，而胃逆未可清金而泄火也。外感傷寒之衄，亦非關火盛，緣寒傷營血，營鬱而衛閉，衛氣壅遏，蓄而莫容，逆循鼻竅以泄，積鬱衛氣升發，故衝營血而爲衄證。衄則衛鬱，泄而表病解，原非火旺金刑之故也。

《四聖心源・血脫》 肝藏血而性疏泄，血病則脫亡而不守，未脫之先，溫氣虛虧，凝瘀不流，瘀少則結積而不下，瘀多則注泄而莫藏。凡便溺流瀉，崩漏不禁，紫黑成塊，腐敗不鮮者，皆陽虛而木陷，血瘀而弗容也。蓋木性善達，水土寒濕，生氣不達，是以血瘀。木鬱風動，疏泄不斂，是以血脫。而肺血之脫亡，較多於肝，肝血下脫，則遺泄於便溺，肺血上流，則吐衄於口鼻。以血在下焦則宜升，而既升於上，則又宜降。降者，肺之所司，緣肺金主收，收氣盛則血降，收氣不足則血湧而上溢也。而肺血之上溢，總由陽明之虛，以血秉木氣，但能升而不能降，升而不至於上溢者，恃肺金之善斂，肺金之善斂者，胃土之右轉也。血盛於肝脾，而虛於肺胃，其脫於便溺，則由肝脾之寒，其脫於口鼻，或緣肺胃之熱。而陽衰土濕，中氣頹敗，實爲脫血之根。若專用清涼滋潤，助陰伐陽，以敗中氣，人隨藥殞，百不一生，此非血病之必死，皆粗工之罪也。

《四聖心源・血瘀》 肝主藏血，凡臟腑經絡之血，皆肝家之所灌注也。血以溫升爲性，緣腎水左旋則生肝血，肝血方生而已抱陽魂，故其性溫和而升散。實則直升，虛則遏陷，升則流暢，陷則凝瘀。蓋血中溫氣，化火之本，而溫氣之原，則根於坎中之陽。坎陽虛虧，不能發生乙木，溫氣衰損，故木陷而血瘀，久而失其華鮮，是以紅變而紫，紫變而黑。木主五色，凡肌膚枯槁，目眦青黑者，皆是肝血之瘀。而肝血不升之原，則在於脾，脾土滯陷，生氣遏抑，故肝無上達之路。肝脾不升，原因陽衰陰旺，多生下寒，而溫氣抑鬱，火胎淪陷，往往變而爲熱，然熱在於肝，而脾腎兩家，則全是濕寒，不可專用清潤。至於溫氣頹敗，下熱不作者，十之六七，未可概論也。血瘀之證，其下宜溫，而上宜清，溫則木生，清則火長。若木鬱而爲熱，乃變溫而爲清，而脾腎之藥則純宜溫燥，無有二法。以脾陷之由，全因土濕，土濕之故，全因水寒，腎寒脾濕則中氣不運，是以太陰不升，水土濕寒，中氣堙鬱，君相失根半生上熱。若誤認陰虛，滋濕生寒，夭枉人命，百不一救也。

《醫級・雜病・咳血嘔血》 嘗論血病者，先察氣機虛實。診咳嘔者，須審血來臟經。氣虛不能攝血，血必走而上下崩奔。氣實生火，錯經血溢，逆

而咳嘔咯吐。因寒者少，因火者多，七情交感，五志逆而災生，六氣蒸搖，君相感而病作。色慾傷腎者，則龍火動於源泉。酒食傷中者，則燥火騰於胃土。煩勞甚而陽氣張，脾經虛火先浮。跌仆損而溢血留，經絡鬱瘀則結。損絡格陽者，血上越而見諸口鼻。陰傷陽陷者，血下注而出乎二陰。先咳者，病肺氣。先血者，病心營。咳咯而出者，來自肺臟。嘔吐而出者，本諸陽明。怒而嘔血者在肝，嘔則亦從胃出，因慾奔沖者腎血，嘔咳肺胃兼行。胃爲水穀之海，主養四旁，四旁病，亦能入胃，故宜兼考臟因之候。上治惟清，甘苦，微辛，涼解，下治兼法，苦鹹，鎮泄，清滋。火盛陰虛，一陰煎補陰取效；火盛逼血，三黃湯、童便稱靈。肝強者，龍膽瀉肝湯、丹、梔、芍藥，或投犀角地黃。肺火者，二冬、二母、黃芩，或與桔、桑、甘露。包絡火淫者，犀麥清化飲。火炎土燥者，地斛滋陰大補丸。胃火熾盛妄行，白虎湯、白微湯、玉女煎。腎火浮越易動，玄、龜、知柏地黃湯滋陰。氣實者，解肝化肝延、附。氣逆者，白前、磁、膝、烏、沉。外淫風火，荊、翹、鉤、忍、犀、羚。內困濕蒸，連、柏、葛、花、枳、椇。痛瘀宜化逐，靈脂、韭、漆、卷、紅花、莪、石散、蕪、桃、韭汁、乾漆、卷柏、紅花、蕪木、桃仁也。陰虧宜養元，六味丸、沙參、瓊玉膏，左歸湯，固本丸。勞役陽浮不攝，歸脾湯、生脈飲，理中湯。戴格飛越泄奔，腎氣丸、鎮陰煎、八味丸。霜桑、露竹、菊汁、梨漿，皆清上之需，童便、鱉血，地髓生津湯，有靖下之妙。火燥治之以潤，乳酥、飴蜜、冬葵。隧滑惟澀可調，髮炭、棕灰、榴殼，阿膠丸、參、蚘。人參蛤蚘散治肺傷久咳失紅，四生丸，百花丸。療火盛刑金唾咯，蒲黃、茅根、側柏、藕節、三七、秋石、小薊、草霜、京墨、艾灰，爲消瘀止血之珍。桂、附、薑、茱、黑錫丹、磁硃丸、牛膝、五味，乃引火鎮潛之品。治血不離治腎，若驟見脫血者，又當補氣以急生。此由氣不攝血之治。治火惟尚寒涼，若虛瀉食減者，急須溫培脾腎。咯血無咳，清和脾肺。帶瘀晨咯，養絡消瘀。若寒濕陰邪動血，必外寒內火兼因，桂、麻師古，靈實從新。

仲景陶氏兩法血病原由，前篇該括，今逐晰其症治，總由陰陽絡脈之傷。吐血者，多見於陰虛有火之人，蓋陰分既虛，則最易感觸。就咳吐二者爲辨，所因之內外宜別也，如因於外者多陽邪，陽邪乃風、暑、火、燥四氣，最易傷陰動血，但多先傷上焦，而後及於中下二焦。若寒濕陰邪，每不多見。其治亦惟見於仲師，有麻黃人參芍藥湯、桂枝湯加減二法而已。然寒濕陰邪，其氣凝滯，焉能動血，必有伏火於內，然後得以流激營血。古法心手高妙，難於倣效，取陶氏冲和加減用之，亦應有當也。再論陽邪之傷三焦者，必先於上中，故當以肺、胃、心胞爲主，其先咳後失血者，先傷氣而始於肺，先失血而後咳者，先傷血而始於心包。胃爲多血多氣之腑，主養四旁，則內外氣血之傷，皆有攸關。故凡治外感之傷，在氣分者法先清肺，當以甘平苦辛、清輕泄降之劑，涼解其上，則清肅之令行，而血隨氣順矣。若傷在血分者，治清心包，當以苦辛清導，甘鹹滋沁之品，化養其營，則炎亢之勢熄，血自歸經矣。如四氣過勝，更當酌其佐使，如風淫津涸，佐以荷露、霜桑、菊汁之清寒；燥爍陰枯，濟以鮮地、鱉血、乳蜜之滋潤；暑火內淫心肺，苦寒立法之中，復濟以露雪、蔗、瓜之迅沛，冬不藏精浮逆，滋補施方之要，在鎮以磁、龜、膝、附之降潛。此皆外因動血，而上下治療之大法也。至於內因爲病者，無非七情五志之火，凡手足陰陽皆能致之。有如苦志役神，以致心陽獨光於上者；有因耗氣傷精，以致木火刑金而痿者；或多謀多慮，鬱怒疲極以傷肝者；或嗜好肥甘，漸積成熱以傷胃者；有多思勞役之傷脾，有縱慾強勞而傷腎者。凡此諸因，皆能動血，此當因其所傷，而逆億其傳變制化之機，先酌其治而調之，總以調營，化氣，降陽，和陰爲主治。至若煩勞不節，而損及心脾之陽，以致虛而不攝者，又當施甘溫培補一法。若眞元久虧，水火偏勝，以致陽亢陰騰者，又當分補水、益火兩法。此二者先後二本之傷，惟有保固眞元，大培精氣爲主也，篇中溫清調治諸法，逐一詳晰可倣。

《醫級・雜病・諸衄鼻衄齒衄舌衄》 血從鼻衄者，本由肺胃熱淫，更有表鬱陰虛之異。有因表邪，鬱熱於經，有因陰虛，火動於內。衄出齒舌者，亦本胃腸熱越，再分心包、脾、腎之邪。肺胃熱甚者，清胃爲先，外火蒸鬱者，清解爲要。陰虛不足，宜清少而補多。陰盛格陽，當引火而歸宿。衄見傷寒者，須識少陰動血，不月常衄者，必由經熱逆行。女子不月，每月必衄，或先衄後期，倒經之候也。暑火之邪，苦寒涼解；燥熱之愆，甘苦清滋。丹梔四物湯、白薇，療火錯經逆。犀地服蠻煎、清胃飲，除表衄衝奔。燥火內淫，茅根湯、甘露飲。暑溫侵襲，白虎湯、犀、羚。少不足而明有餘，少陰不足，陽明有餘。玉女煎最效。衄不已而形厥竭，衄多不已，必多汗而陽亦亡，先形厥逆之狀。鎮陰煎堪投。齒衄糜臭，清胃安胃飲能瘳。衄動顳浮，六味丸、膝牛膝，車前可愈。冰玉黑蒲散，舌衄脹疼可糝。三黃散、固本丸，紫重紫舌，重舌也。虛實堪除。酒萸浸

足，可引火而下行，用熱酒浸足，或用吳茱萸湯浸足，或用生附貼足心，皆可引火下行。

麝艾熨頭，能止衄而捷降。髮灰、藕炭，搐鼻冀瘥。針泄氣衰，少商可刺。風火流紅，需翹、薄、菊花、桑葉清肺。暑溫動衄，惟芩、連清胃，清中。病如情志諸逆，治同咳吐條通，三衄諸候，法約其中。

鼻衄、齒衄、舌衄三候，同傷陽絡，但當明手足陰陽。鼻衄本肺胃火淫，恰從太陽督脈而來，故必自顛而下，此雖衄出肺竅，其竅與太陽之氣相應而相通也。齒衄者，胃陽之恙，其脈入齒，衄必從衝脈上升，舌衄乃本乎心包，亦由衝上逆。且傷寒三陽熱鬱，多爲發衄之候，所以大論有桂麻二湯，治寒鬱火逆之衄也。若衄之來，因於暑熱之傷者，則宜辛寒苦泄爲法。其內因五志七情之候，此內傷陰火之尤，雖衄與嘔吐不同，亦皆陽絡受傷所致，故亦可從咳血、吐血諸條同法也。至於齒舌之衄，亦同陽絡之傷，故與咳吐諸條之義，可通論也。篇中內外虛實，諸法不遺，能與前編互參而化裁之，更神明於用矣。

《醫級・雜病・溺血便血附腸紅內痔蓄血》 更詳下部血候，再分溢泄諸因，胞膀熱結，血從溺出，胃腸移熱，出乎後陰，肝火逼而下流，無拘前後，脾中虛而不攝，獨泄陽明。先痛後血，病從實論，先血後痛，症作虛評。

溺痛乃下焦熱結，故法尚清通，先從導赤分清，或從四物、桃仁、八正。溺血無脹疼阻滯，是隧虛竅滑，初則化陰清養，繼則約營煎、秘元煎培陰，桂圓酒、蒲茸丸，溺血久者必效。小薊飲子、桃四物即元戎四物湯。溺紫黑者必斟。肝脾流赤濁，龍膽瀉肝湯、七正散、血淋方。中虛泄後疼，補中、丹、梔、荷蒂。

下血辨熱邪內損，病自三焦，蓄血分寒滯熱瘀，症由肝胃。寒凝而下者，色黑黯而腹脹且疼，熱溢而下者，色鮮赤而腹無脹痛。瘀去而新亦流，弗宜再逐，驟下而不得止，急進調培。糞前糞後號腸紅，辨腸火血來遠近。便出燥堅繼膿血，爲內痔、臟毒沉疴。後重膿血者，當求澼血之條。強勞奔陷者，亟進中虛之治。硬滿身黃未下，非導不瘥。泄血已久減餐，非補莫挽。

火迫腸而注泄，進約營煎、地楡散、槐、連。寒蓄瘀而脹疼，投薑、桂、紅桃四物湯、蘗木、茜草。色黯脹疼者，通瘀煎、失笑散。色赤弗痛者，四物湯、二連。黃連、胡連也。腸風，投臟連丸、槐角丸、參炒荊柿炭、黃芪。癰痔，進豬肚丸、銀花酒或閉管丸、保陰煎、化毒丹。酒濕蓄結便血，聚金丸、二妙散、葛花。氣血不攝瀉紅，補元煎、補中、荷蒂、桔梗。陰結症久不已，灸氣海，可散結而泄邪。血滑病屬隧傷，進玉關丸合十灰散，而斷下。怒傷肝而血泄，黃芩湯、芍藥湯、化肝煎。勞傷脾而血奔，理中湯、四君子湯、溫胃煎、花蕊石散。當歸湯，中導結疼之瘀滯。四物、知栢地黃湯，淨餘熱之停留。脾不統而血鴨，歸脾湯、眞武湯補中。陰陟走而陽飛，參、附、右歸丸、八味丸。陷枯敗竭，參茸贊化丹、斷紅丸。滑不統藏，髮炭、棕灰散、五黑散。下血便紅諸候，條分句晰詳明。

溺血便血之候，血從下竅而出，皆陰絡受傷所致。故凡腸紅、痔毒、腸風澼血、蓄瘀之同出乎二陰者，一皆陰絡之傷也。故此症先辨有無脹滯，如有脹滯，必需消導。若虛傷不攝，宜培補而升舉之。獨是蓄瘀之候，亦有上出於口者，此所傷究在陽分之絡也。瘀滯之因，不外寒凝熱結二者。溺血之候，必辨其痛之先後有無，可知臟腑之虛實。有痛在溺前者多實，必通泄其實，實得泄而血自安也。其無痛而或痛在溺後者，以無阻滯，故無痛。若泄時不痛，而痛在於泄後者，此因得泄而內虛，則內氣乘虛下注而爲痛也，治必先益其虛，當調補安營而血自固也。溺前痛，多膀胱、小腸之尤，溺後痛，乃心、肝、胃、腎之患也。其有痛而泄溺，泄而復痛者，此候虛中有滯未清，當消息其虛實多寡，以調導兼理之，庶乎有當。至於便血之候，亦當辨其前後由來之遠近。凡血在糞前者，其來近而在腸；血見糞後者，其來遠而在胃。在腸者宜清導，在胃者宜養攝也。若下血之候，與便血雖同一泄血，其症則大有不同，蓋便血雖痼疾，而症則徐緩。若下血則病來暴急，血雖出於肛，而其來必自胃，雖來自胃，而胃爲藏府之海，四旁有病，皆能致之。故凡心、肝、脾、腎，陰絡內傷者，無論虛實之因，皆能爲下血之候，其病急驟，若血脫，則危可立待，故必與便血分舉而言之也。暴至新邪，清導可已，積虛陡發，調補難平也。若臟毒、內痔、澼血之候，積久深固，先宜清導，繼則補中，清腸自已。篇中所集諸法，簡而明備，得逐究而化裁之，自有得心應手之妙。

《醫級・雜病・無內外因血病》 六氣七情血候，業已詳明，不內不外因由，再爲逐晰。或服食丹砂五毒，激發流紅；或酒食珍錯不經，生災動血，或努力強勞內溢，上下泄溢；或金刃跌墮瘀畜，吐瀉成災，既受傷而泄血，必考部以施方。

金汁甘荳湯、黃連解毒湯療服食不經之毒。荷露菊膏穇稭，蘆穇枳椇子

解飲食積熱之傷。甘麥大棗湯、白薇湯清和調理。二連四物湯滋液清涼。跌墮留瘀吐下，先宜導滯，用復元活血湯、通瘀煎、龍虎丹。努力強勞溢血，法從行養，宜紅桃四物、升陽益胃湯、甘草乾薑湯。羊血韭灰散、桂核散乃糝調外血奔流之實。趁痛散、桃奴飲、龍虎丹爲跌傷消瘀活絡之珍，雖屬因無內外，叙詳治有常經。

動血之候，無非陽絡、陰絡之傷，其內外二因，及不內不外因，俱已詳盡。顧外因必有表症，內因必有裏症，不內不外者必有憑藉，不可混治。但血病切要，雖有心主脾統肝藏之理，而生化之原，惟一胃耳，故古法有守甘養胃，鎮肝益胃，補脾疎胃，及溫胃理胃等法，此實療血病切要之旨。司命者，能治胃以圖功，斯爲盡善矣。

《醫法圖通・血證門・吐血鼻血牙血毛孔血耳血二便血》 按：血證雖云數端，究竟不出陰陽盈縮定之矣。予於《醫理眞傳》，分辨甚詳。查近市風，一見血出，紅光遍地，人人皆謂之火，醫生亦謂之火，細閱其方，大半都是六味地黃湯、迴龍湯、生地四物湯加炒芥、藕節、茜草茅根、牛膝、大黃之類，專主滋陰降火。曷不思火有陰陽之別，血色雖紅，由其從火化得來，終屬陰體，氣從陽，法天居上；血從陰，法地居下。天包乎地，氣統乎血，氣過旺可以逼血外越，則爲陽火；氣過衰，不能統血，陰血上僭外溢，則爲陰火。陽火，其人起居一切有神；陰火，動靜起居一切無神。陽火始可用以上市習之方；陰火決不可用，當以《醫理眞傳》之法爲是。要知人周身軀殼，全賴一氣一血貫注之而已，不必區分，血從何出，當何治，血是某經，主某方，分解愈多，源頭即失。予治一切病證，與此血證，只要無外感病形，即握定陰陽盈縮治之，見功屢屢獲效多，多眞不傳之秘法，實度世之金鍼。予經驗多年，不敢隱秘，故罄所知以告將來。

《醫法圓通・失血破疑說》 今人一見失血諸證，莫不稱爲火旺也。稱爲火旺，治之莫不用寒涼以瀉火，舉世宗之而不疑，群醫信之而不察。所以一得失血證，群皆畏死，由其一經失血，死者甚多。不知非死於病，實死於瀉火之涼藥耳。然則涼藥其可廢乎，非即謂涼藥之可廢，但失血之人，正氣實者少也，正氣一衰，陰邪上逆十居八九，邪火所致十僅一二。不可不愼。予有見於今之失血家，群皆喜服清涼而惡辛溫，每每致死，豈不痛惜！予故爲當服辛溫者，決其從違焉，不觀天之日月，猶人身之氣血乎，晝則日行於上，而月伏於下；夜則月行於上，而日伏於下，人身氣血同然。失血之人，血行於上，而氣伏不升可知，欲求血之伏於下，是必待氣之升於上，氣升於上，血猶有不伏者乎。知得此中消息，則辛溫扶陽之藥，實爲治血之藥也，又可怪者。人人身中，本此氣血二物。氣爲陽，法天，火也。血爲陰，法地，水也。故曰：人非水火不生活。水火二字，指先天先地眞炁，非凡世之水火也。愚夫愚婦，固說不知，而讀書明理之士，亦豈不曉。明知血之爲水，水既旺極而上逆，何得更以滋水之品以助之，此其中亦有故，故者何，或於血色之紅也。不知血從火裏化生出來，經火鍛鍊，故有色赤之象。豈得以色紅，而即謂之火，即宜服涼藥乎。此處便是錯誤關頭，毒流有年，牢不可破。予不憚煩，又從而言之，願與後之來者，作一臂力焉，幸甚。

附七絕二首　吐血都傳止血方，生軍六味作主張，甘寒一派稱良法，并未逢人用附薑。薑附湯也，血陰也，以湯治陰，即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血水如潮本陽虧，陽衰陰盛敢僭爲，陰盛，即君弱臣強，夫弱妻強的章本。人若識得升降意，陽主升，陰主降，乃是定理，今陰升而陽不升，更以陰藥助之，陰愈升而陽愈降，不死何待。宜苦宜辛二法持。宜苦者十僅二一，宜辛者十居八九。

《醫法圓通・辨認陰盛陽衰及陽脫病情》 齒牙血出　素秉陽虛之人，并無邪火足徵，陰象全具，忽見滿口齒牙血出。此是腎中之陽虛，不能統攝血液，陰血外溢，只有扶陽收納一法最妥，若以滋陰之六味地黃湯治之，是速其危也。【略】

大便下血　凡久病與素秉不足之人，忽然大便下血不止。此是下焦無火，不能統攝，有下脫之勢，急宜大劑回陽，如附子理中回陽飲之類。

小便下血　此條與上大便下血同，予曾經驗多人，皆是重在回陽，其妙莫測，由其無邪熱足徵也。【略】

皮毛出血　久病與素秉不足之人，忽見皮毛出血，此乃衛外之陽不足，急宜回陽收納，不可遲延。

綜　述

《金匱要略・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 師曰：夫脈浮，目睛

暈黃，衄未止，暈黃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又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

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病人面無色，無寒熱，脈沈弦者，衄。浮弱手按之絕者，下血。煩欬者，必吐血。夫吐血、欬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卧者，死。夫酒客欬者，必致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也。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擊，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亡血不可發其表，汗出則寒慄而振。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嚥，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爲有瘀血。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爲陰狀，是瘀血也，當下之。

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吐血不止者，栢葉湯主之。

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

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下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爲火邪。

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唾血。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 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喜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

若脈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也。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少陰病，下痢，便膿血者，可刺。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

傷寒先厥後發熱，不利必自止。【略】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痹。

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其後必便膿血。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爲亡血，下之死。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清膿血。

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

《傷寒論・辨不可發汗病脈證並治》 動氣在右，不可發汗，發汗則衄而

渴，心苦煩，飲即吐水。

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欲得踡卧，不能自溫。

《傷寒論・辨不可下病脈證治》 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浮反在上，數反在下。浮爲陽虛，數爲無血，浮爲虛，數爲熱。浮爲虛，自汗出而惡寒；數爲痛，振寒而慄。微弱在關，胸下爲急，喘汗而不得呼吸，呼吸之中，痛在於脇，振寒相搏，形如瘧狀。醫反下之，故令脈數、發熱、狂見走鬼，心下爲痞，小便淋瀝，小腹甚硬，小便則尿血也。

傷寒脈陰陽俱緊，惡寒發熱，【略】熱多者，便膿血。

傷寒發熱，口中勃勃氣出，頭痛目黃，衄不可制。【略】苦下之，【略】便膿血。【略】若發汗，則口中傷，舌上白胎，煩燥，脈數實，不大便六七日，後必便血。

《諸病源候論・血病諸候・吐血候》 夫吐血者，皆由大虛損及飲酒、勞損所致也。但肺者，五藏上蓋也，心肝又俱主於血，上焦有邪，則傷諸藏，藏傷血下入於胃，胃得血則悶滿氣逆，氣逆故吐血也。但吐血有三種，一曰內衄，二曰肺疽，三曰傷胃。內衄者，出血如鼻衄，但不從鼻孔出，是近心肺間津出，還流入胃內，或如豆汁，或如衄血，凝停胃裏，因即滿悶便吐，或去數升乃至一斗是也。肺疽者，言飲酒之後，毒滿便吐，吐已後有一合二合，或半升一升是也。傷胃者，是飲食大飽之後，胃內冷不能消化，則便煩悶，強嘔吐之，所食之物與氣共上衝蹙，因傷損胃，口便吐血，色鮮正赤是也。凡吐血之後，體恆惛惛，心裏不悶者，輒自愈，假令煩躁亂，紛紛欲吐，顛倒不安，卒至不救。寸口脈微而弱，血氣俱虛，則吐血。關上脈微而芤，亦吐血。脈細沉者生。喘欬上氣，脈數浮大者死。久不瘥，面色黃黑，無復血氣，時寒時熱，難治也。

《養生方》云：思慮傷心，心傷則吐衄，發則髮焦也。

《諸病源候論・因病諸候・吐血後虛熱胸中否口燥候》 吐血之後，藏府虛竭，榮衛不理，陰陽隔絕，陽虛於上，故身體虛熱，胸中否而口燥。

《諸病源候論・因病諸候・嘔血候》 夫心者主血，肝者藏血，愁憂思慮則傷心，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肝心二藏傷，故血流散不止，氣逆則嘔而出血。

《諸病源候論・因病諸候・唾血候》 唾血者，由傷損肺。肺者爲五藏上蓋，易爲傷損。若爲熱氣所加則唾血。唾上如紅縷者，此傷肺也。脇下痛，唾鮮血者，此傷肝。關上脈微芤，則唾血。脈沉弱者生，牢實者死。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伸兩腳，兩手指着足五指上，愈腰折不能低。若唾血，久疼爲之愈。長伸兩腳，以兩手捉五指七遍，愈腰折不能低仰，若唾血，久疼，血病，久行，身則可卷轉也。

《諸病源候論・因病諸候・舌上出血候》 心主血脈而候於舌，若心藏有熱，則舌上出血如涌泉。

《諸病源候論・因病諸候・大便下血候》 此由五藏傷損所爲。藏氣既傷，則風邪易入。熱氣在內，亦大便下血，鮮而腹痛。冷氣在內，亦大便血下，其色如小豆汁，出時疼而不甚痛。前便後下血者，血來遠；前下血後便者，血來近。遠近者，言病在上焦、下焦也。令人面無血色，時寒時熱，脈浮弱，按之絕者，下血。

《諸病源候論・因病諸候・小便血候》 心主於血，與小腸合。若心家有熱，結於小腸，故小便血也。下部脈急而弦者，風邪入於少陰，則尿血，尺脈微而芤，亦尿血。

《養生方》云：人食甜酪，勿食大酢，必變爲尿血。

《諸病源候論・因病諸候・九竅四支出血候》 凡榮衛大虛，府藏傷損，血脈空竭，因而恚怒失節，驚忿過度，暴氣溢，致令腠理開張，血脈流散也，故九竅出血。喘欬而上氣逆，其脈數有熱，不得卧者死。

《諸病源候論・因病諸候・汗血候》 肝藏血，心之液爲汗。言肝心俱傷於邪，故血從膚腠而出也。

《千金要方・膽腑・吐血》 問曰：病胸脇支滿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對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奪血，若醉以入房中，氣竭而肝傷，故使月事衰少不來也。治以烏賊骨、藘茹二物，并合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爲後飯飲以鮑魚汁，利腸中及傷肝也。凡吐血之後，體中但自蝕蝕然，心中不悶者，輒自愈。假令煩躁，心中悶亂，紛紛嘔吐，顛倒不安，醫工又與黃土湯、阿膠散，益加悶亂，卒至不濟，如此悶者，當急吐之方。

瓜蒂三分　杜衡　人參各一分

右三味，治下篩，服一錢匕，水漿無在，得下而已，羸人小減之。吐去青黃，或吐血一二升無苦。

黃土湯　治吐血。

生地黃湯　治憂恚嘔血，煩滿少氣，胸中痛。

堅中湯　治虛勞內傷，寒熱嘔逆，吐血。

治噫，止唾血方。

石膏四兩　厚朴三兩　麻黃　生薑　半夏　五味子　杏人各二兩　小麥一升

右八味，㕮咀，以水一斗煮麻黃，去沫，澄取七升，內藥，煮取二升半，分再服。

治吐血，胸中塞痛方。

芍藥　乾薑　茯苓　桂心　當歸　大黃　芒消各三兩　阿膠　甘草　人參各二兩　麻黃一兩　乾地黃四兩　蟲蟲　水蛭各八十枚　大棗二十枚　桃人百枚

右十六味，㕮咀，以水一斗七升，煮取四升，分五服，日三夜二。

治吐血內崩上氣，面色如土方。

乾薑　阿膠　栢葉各二兩　艾一把

右四味，㕮咀，以水五升，煮取一升，內馬通汁一升，煮取一升，頓服。仲景名栢葉湯，不用阿膠。《小品》不用栢葉，《肘後》同。

治吐血，酒客溫疫中熱毒，乾嘔心煩者方。

蒲黃　栝樓根　犀角　甘草各二兩　桑寄生　葛根各三兩

右六味，㕮咀，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澤蘭湯　治傷中裏急，胸脇攣痛欲嘔血，時寒時熱，小便赤黃。此傷於房勞也，主之方。

治忽吐血一兩口，或是心衄，或是內崩方。

蠐螬五枚　牛膝　牡丹　王不留行　麥門冬各二兩　乾地黃　萆薢　芍藥各四兩　續斷　阿膠各三兩

右十味，㕮咀，以生地黃汁五升、赤馬通汁三升，煮取三升，分三服，不差更合數劑，取差。

又方：熟艾三雞子許，水五升，煮取三升，頓服。

又方：燒亂髮灰，水服方寸匕，日三。《集驗》云：治舌上忽出血如簪孔者，亦治小便出血。

治吐血方：生地黃服者五升，擣，以酒一升煮沸，三上三下，去滓，頓服之。

又方：凡是吐血，服桂心末方寸匕，日夜可二十服。《肘後》云亦療下血。

治虛勞吐血方：生地黃五斤絞取汁，微火煎之三沸，投白蜜一升又煎，取三升，服半升，日三。主胸痛百病，久服佳。

又方：栢葉一斤，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又方：生地黃汁半升　川大黃末一方寸匕

右二味，溫地黃汁一沸，內大黃攪之，空腹頓服，日三，差。

犀角地黃湯　治傷寒及溫病應發汗而不汗之內畜血者，及鼻衄吐血不盡，內餘瘀血，面黃，大便黑，消瘀血。

治五藏熱結。吐血、衄血方：

伏龍肝如雞子一枚　生竹茹一升　芍藥　當歸　黃芩　芎藭　甘草各二兩　生地黃一斤

右八味，㕮咀，以水一斗三升先煮竹茹，減三升下藥，取三升，分三服。《千金翼》有桂心。

治衄血吐血當歸湯。

黃土湯　治卒吐血及衄血。

治上焦熱膈傷，吐血衄血或下血連日不止欲死並主之方：

艾葉一升　阿膠如手掌大　竹茹一升　乾薑二兩

右四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馬通汁半升，煮取一升，頓服之。取新馬屎與少水和絞取汁，一方不用竹茹加干薑成七兩。

治虛勞崩中，吐血下血，上氣短氣欲絕，面黑如漆方：

黃耆　芍藥　甘草各四兩　生薑一斤

右五味，㕮咀，以酒五升浸一宿，明旦更以水五升，煮取四升，分四服，日三夜一。下陰中毒如湯沃雪也，凡夏月不得宿浸藥，酒客勞熱發痔下血、穀道熱者，去生薑用生地黃代之，凡進三兩劑。

治吐血、汗血、大小便下血，竹茹湯方。

治九孔出血方：擣荊葉汁，酒服二合。一作荊芥。

治吐血、蠱毒、痔血、女子腰腹痛、大便後出清血者方：　取東向蕺荷根擣絞，取汁二升，頓服之，立差。

諸下血，先見血後見便，此爲遠血，宜服黃土湯。先見便後見血，此爲近血，宜服赤小豆散。黃土湯方見次前柒味仲景方是。

乾地黃丸，治血虛勞、胸腹煩滿疼痛，瘀血往來，藏虛不受穀氣，逆不得食，補中理血。

治凡下血虛極，麥門冬湯。

胸中瘀血椿滿，脇膈痛不能久立，膝痿寒，三里主之。

心膈下嘔血，上管主之。

嘔血，肩脇痛，口乾，心痛與背相引不可欬，欬引腎痛，不容主之。唾血振寒噎乾，太淵主之。

嘔血，太陵及郄門主之。

嘔血上氣，神門主之。

內傷唾血不足，外無膏澤，刺地五會。

虛勞吐血，灸胃管二百壯，亦主勞嘔逆吐血，少食，多飽多唾百病。多唾一作多睡。

吐血唾血，灸胸堂百壯不針。

吐血腹痛雷鳴，灸天樞百壯。

吐血唾血，上氣欬逆，灸肺輸，隨年壯。

吐血酸削，灸肝輸百壯。

吐血嘔逆，灸手心主五十壯。《千金翼》云太陵是。

凡口鼻出血不止，名腦衄。灸上星五十壯，入髮際一寸是。

大便下血，灸第二十椎，隨年壯。

《千金要方・尿血》　治房損傷中，尿血方：

牡蠣　車前子　桂心　黃芩等分

右四味，治下篩，以飲服方寸匕，稍加至二匕，日三服。

治小便血方

生地黃八兩　栢葉一把　黃芩　阿膠各二兩

右四味，咬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下膠，分三服。一方加甘草二兩。

又方：

蒲黃　白芷　荊實　菟絲子　乾地黃　芎藭　葵子　當歸　茯苓　酸棗各等分，《小品》作敗醬。

右十味，末之蜜丸，服如梧子，飲送五丸，日三，稍加至十丸。

治溺血方。

戎鹽六分　甘草　蒲黃　鹿角膠　芍藥各二兩　礬石三兩　大棗十枚

右七味，咬咀，以水九升，煮取二升，分三服。

又方：　胡麻三升，擣細末，以東流水二升漬一宿，平旦絞去滓，煮兩沸，頓服之。

治小便去血方：　龍骨細末之，溫水服方寸匕，日五六服。張文仲云：酒服。

又方：　抬荊葉取汁，酒服二合。

又方：　酒三升，煮蜀當歸四兩，取一升，頓服之。

治小便出血方：　煮車前根葉子，多飲之爲佳。

又方：　刮滑石末，水和，傅繞少腹及繞陰際佳。葛氏云：治小便不通

又方：　豉二升，酒四升，煮取一升，頓服。

又方：　酒服亂髮灰。蘇澄用水服

又方：　酒服葵莖灰方寸匕，日三。

《千金翼方・雜病上・吐血》　論曰：　凡吐血有三種，有內衄，有肺疽，有傷胃。內衄者，出血如鼻衄，但不從鼻孔出，是近心肺間津液出，還流入胃中，或如豆汁，或如溜血，凝停胃中。滿悶便吐，或去數升乃至一斗，得之於勞倦飲食過常所爲也。肺疽者，或飲酒之後悶吐，血從吐出，或一合半升。傷胃者，因飲食大飽之後，胃中冷則不能消化，便煩悶強嘔，吐之物與氣共上衝蹙傷裂胃口，血色鮮赤，腹中絞痛，自汗出，其脈緊而數者，爲難治也。吐之後，體中但奄奄然，心中不悶者，輒自愈。假令煩躁，心中悶亂，紛紛欲吐，顛倒不安，醫者又與黃土湯、阿膠散，益使悶亂，卒至不救。如此悶者，當急吐之。

吐方：

瓜蒂半兩　杜蘅　人參各壹分

右叁味，擣篩爲散，服一錢匕，水漿無在得下而已，羸者小減之。吐去

青黃或血二三升，無苦。

又方：

伏龍肝如雞子大兩枚　乾薑　當歸　桂心　芍藥　白芷　阿膠預漬之　甘草炙，各貳兩　細辛半兩　芎藭壹兩　生地黃搗兩　吳茱萸貳升

右壹拾貳味，咬咀，以清酒柒升，水叁升合煮，取叁升半，去滓，內膠煎取叁升，分三服，亦治衄血。《千金》名黃土湯主吐血。

當歸湯　主吐血。

伏龍肝湯　主吐血并衄血。

竹茹湯　主吐血、汗血、大小便出血。

治吐血、唾血，或勞發或因酒發方。

當歸　羚羊角屑　乾地黃　小薊根　柏枝炙　阿膠炙　乾薑各叁兩　白芍藥　白朮各肆兩　伏龍肝如雞子，研　亂髮如鵝卵，燒　竹茹壹升　蒲黃伍合　甘草貳兩，炙

右壹拾肆味，咬咀，以水貳斗，煮取五升五合，去滓，下膠消盡下髮灰、蒲黃，分五服。

吐血百治不差，療十十差，神驗不傳方。

地黃汁半升　大黃生末一方寸匕

右貳味，煎地黃汁三沸，內大黃末調和，空腹服之，日三。血即止，神良。

治吐血方：服桂心末方寸匕，日夜可二十服。

治身體暴血、鼻口耳目九孔皮膚中皆漏血方：取新生犢子未食草者，有屎暴乾燒末，水服方寸匕，日四五服，立差。

生地黃湯　主衄血。

又方：

生地黃叁斤，切　阿膠貳兩，炙　蒲黃陸合

右叁味，以水伍升，煮取叁升，分三服。

治鼻口瀝血三升，氣欲絕方：龍骨細篩一棗核許，微以氣吹入鼻中，即斷。更出者，再吹之，取差止。

又方：細切葱白，擣絞取汁，瀝鼻口一棗許，即斷。愼酒肉、五辛、熱麪、生冷等。

阿膠散　主衄血不止。

伏龍肝湯　主鼻衄，五藏熱結或吐血衄血。

乾地黃圓　主失血虛勞，胸腹煩滿痛，血來藏虛不受穀，嘔逆，不用食。補中治血。

論曰：凡下血者，先見血後見便，此爲遠血，宜服黃土湯。先見便後見血，此爲近血，宜服赤小豆當歸散。人病雖一，得病之始不同，血氣強弱堪否次第，是以用藥制方，隨其淺深取其能堪，爲方不一，各取所宜也。

續斷止血湯　主先便後血，此爲近血。

伏龍肝湯　主先見血後便，轉此爲遠血。

下血方：

牛角勉炙　當歸　龍骨　乾薑　熟艾各叁兩　蜀椒壹兩，去目，閉口者，汗　黃連伍合　升麻壹兩半　大棗貳拾枚，擘　附子炮，去皮，壹枚　黃蘗　芎藭　阿膠炙　厚朴炙　赤石脂　芍藥　石榴皮　甘草炙，各貳兩

右壹拾捌味，咬咀，以水壹斗伍升，煮取四升，去滓，內牛角勉末、阿膠，消，以綿絞去滓，分七服，日四夜三。《千金》有橘皮

治小便出血方：龍骨細粉末之，溫湯服方寸匕，日五六服。

又方：以酒叁升，煮當歸四兩，取壹升。頓服之。

治尿血方：車前葉切伍升，水壹斗，煮百沸，去滓，內米煮爲粥，服之。

凡憂恚絕傷，吐血胸痛，虛勞，地黃煎方。

生地黃伍斤，擣，絞取汁

右壹味，微火煎三沸，內白蜜壹升，又煎三沸，服之日三。

治亡血脫血，鼻頭白色，唇白，去血無力者方。

生地黃拾斤

右壹味，擣，以酒壹斗，絞取汁令極盡，去滓，微火煎減半，內白蜜伍升，棗膏壹升以攪之，勿止，令可丸，下之，酒服如雞子壹圓，日叁。久服不已，老而更少，萬病除愈。

論曰：凡亡血吐血衄血愈後，必須用此二方補服三四劑，乃可平復。不爾，恐有大虛。及婦人崩中血亦同此方。

《外臺秘要·傷寒衄血方》《小品》芍藥地黃湯，療傷寒及溫病，應發汗而不發之，內瘀有畜血者，及鼻衄吐血不盡，內餘瘀血，面黃，大便黑者。此

主消化瘀血。

其人喜忘如狂者，加地黃三兩、黃芩三兩；其人脈大來遲，腹不滿自言滿者，爲無熱，但依方服不須黃芩也，忌燕薁、胡荽。不加地黃

《崔氏》療傷寒衄鼻熱毒，去血若去數升者，勿療自佳。若爲去血不住者，外以飛雪湯洗內，以苦參湯療之，飛雪洗之湯方兼療天行。

又療衄鼻，苦參湯。

《外臺秘要・傷寒吐唾血及下血方》《古今錄驗》蒲黃湯，療傷寒溫病、天行疫毒及酒客熱傷中，吐血不止，面黃，乾嘔心煩。

蒲黃　桑寄生　桔梗一作桔摟　犀角屑　甘草各二兩，炙　葛根三兩

右六味切，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三服，徐徐服之。忌海藻、菘菜、豬肉。

《外臺秘要・天行衄血方》《深師》療天行毒，病鼻衄是熱毒，血下數升者方：勿療自差，亦無所苦，亦可取好松煙墨擣之以雞子白和丸，丸如梧桐子大，水下，一服十丸，並無所忌。

又黃土湯療鼻衄，去五藏熱氣結所爲，或吐血者。

當歸　甘草炙　芍藥　黃芩　芎藭各三兩　桂心一兩　生地黃一斤　釜月下焦黃土如雞子一枚，碎，綿裹　青竹皮五兩

右九味切，以水一斗三升，煮竹皮，減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分四服。忌海藻、菘菜、生葱。

又方：　黃芩四兩

右一味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亦療婦人漏下血。

又療脈浮大，鼻中燥，如此必去血，鼻衄方。

灸兩臂中脈取止，取臂脈法：　以鼻嗅臂，點其鼻所著處是穴，兩臂皆爾。

《外臺秘要・尿血方》《崔氏》療卒傷熱行來尿血方。

大黃末　芒消末各半匕

右二味，冷水和，頓服之，立止。三日內，禁如藥法。

《古今錄驗》療尿血鹿茸散。

蘇澄療尿血方。車前草擣絞取汁五合，空腹服之，差。

又方：　水服亂髮灰方寸匕，日三服《肘後》、《千金》同。

又方：　服益母草汁一升，差立止。一云葎草

又方：　車前三升，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

又方：　棘刺二升，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差。

又方：　膠三兩炙，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四合，分再服。

又方：　酒服蒲黃二方寸匕，日二服，水服亦得。

又方：　擣水筋汁，服六七合，日一服。

《蘇沈良方・治鼻衄方》　取河陽石炭心，如無，只用光明者，爲末，新水下，立止。又治鼻，左衄用綿塞右耳，右衄塞左耳，神應，予自曾用。

治鼻衄，不可止欲絕者。用茅花，無以根代，每服一大把，剉，水二碗，煎濃汁一碗，分二服。林次中御史在楚州，嘗訪一故人，久之不出，或問之，云：子婦衄血垂盡，方救視，未延客。坐中一客云：適有藥。急令掇茅花一大把，煎濃汁一碗，帶囊中取一小紅丸二粒，令茅花湯吞下，一服即差，問其方不言，後有人曰：此止是茅花之功耳。試復問之，其人大笑曰：誠如此，紅丸乃含香朱砂丸，恐不信茅花之功，以此爲記耳，予在鄜延，一將官率病衄，甚困，以此療之即差也。又徐德占教衄者，急灸項後髮際兩筋間，宛穴中三壯，立定。蓋血自此入腦注鼻中，常人以線勒頭後，尚可止衄，此灸決效無疑。

治鼻衄，刺薊散。王朝散女子，大衄一日，已慴不識人，舉家發哭，用藥皆無效，人有傳此方，一服乃止。

《扁鵲心書・失血》　凡色慾過度或食冷物太過，損傷脾肺之氣，故令人咯血，食前服鐘乳粉、金液丹，食後服阿膠散而愈。若老年多於酒色，損傷脾氣則令人吐血，損傷督氣則令人瀉血，不早治多死，當灸關元三百壯，服薑附湯、金液丹自愈。傷肺氣則血從鼻出，名曰肺衄，乃上焦熱氣上攻也，服金液丹，或口含冷水，以鬱金末調塗項後及鼻柱上。凡肺衄不過數杯，如出至升斗者，乃腦漏也。當作腦衄爲是。由眞氣虛而血妄行，急灸關元三寸，留二十呼，立止。再灸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草神丹可保。失血之證，世人所畏，而醫人亦多縮手。其畏者，爲殞命之速而成癆瘵之易。縮手者，恐不識其原而脫體之難。不知能究其原，察其因，更觀其色，辨其脈或起於形體之勞或成於青志之過，由於外感者易治，出於內傷者難痊。絡脈與經隧有異，經隧重而絡脈輕。肝脾與肺腎不同，肺腎難而肝脾易。苟不訛其治法，雖重難亦可挽回，唯在辨別其陰陽，權衡其虛實，溫清補瀉各得其宜。不可畏其灸

燄，專尙寒涼，逐漸消伏其生氣，而致不可解者比比矣。

治驗

一人患腦衄，日夜有數升，諸藥不效。余爲針關元穴，入二寸，留二十呼，問病人曰：針下覺熱否？曰：熱矣。乃令吸氣出針，其血立止。一法治鼻衄與腦衄神方，用赤金打一戒指，帶左手無名指上，如發作時，用右手將戒指捏緊箍住則衄止矣。

《扁鵲心書・尿血》 凡膏粱人，火熱內積，又多房勞，眞水既涸，致陰血不靜，滲入膀胱從小便而出，可服延壽丹。甚者，灸關元。若少壯人，只作火熱治之，然在因病制宜。火熱內積實證也，一劑終涼可解。房勞傳腎虛證也，非溫補不可。審證而治，大有分別。

《原病式・六氣爲病・血溢血泄》 衄者，陽熱怫鬱，干於足陽明，而上熱甚，則血妄行爲鼻衄也。

血溢者，上出也，心養於血，故熱甚則血有餘而妄行。或謂嘔吐紫凝血爲寒者，誤也。此非冷凝，由熱甚銷爍以爲稠濁，而熱甚則水化制之，故赤兼黑而爲紫也。

血泄，熱客下焦而大小便血也。

《傷寒明理論・衄血》 傷寒衄者，何以明之？鼻中血出者是也。雜病衄者，實熱在裏；傷寒衄者，責熱在表。何以言之？《病源》曰：心主血，肝藏血，肺主氣，開竅於鼻，血得熱則散，隨氣上從鼻中出，則爲衄。是雜病者，責在裏熱也。經曰：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宜麻黃湯。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小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以此觀之，是傷寒衄者，責其表熱也。《千金翼》曰：吐血有三種，一曰肺疽，二曰傷胃，三曰內衄。既吐血家，謂之內衄。則其鼻中出血者，可謂之外衄。是經絡之血，妄行也。經絡熱盛，陽氣擁重，迫血妄行，出於鼻則爲衄。經曰：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又曰：陽盛則欲衄，陰虛小便難。言衄爲經中陽盛也。凡傷寒脈浮，鼻中燥，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是欲衄也。經曰：陽明病，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又有不應發汗而強發汗，因致衄者。經曰：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是也。衄家雖爲邪熱在經，而又不可發汗。經曰：衄家不可發汗，發汗則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前云：桂枝湯、麻黃湯治衄者，非治衄也，即是發散經中邪氣耳。若邪氣不得發散，擁盛於經，逼迫於血，則因致衄也。即非桂枝、麻黃湯專治衄也。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是經中之邪，隨而散則解矣。故知衄者，不待桂枝湯、麻黃湯發散之也。衄者，若但頭汗出，身無汗，及汗出不至足者，死。《黃帝》又皆以爲不治之疾，臨病之際，審而治之，則不失矣。

《博濟方・大便證》 如聖散　治腸風瀉血，日夜不止。

紫金膏　治腸風瀉血，兼療痔漏。

烏金散　治遠年近日腸風下血不止。

敗毒散　治臟毒下血，臟腑疼痛，頻往圊廁，後重努咽。

芍藥散　治非時下血及血刺。

《三因方・失血叙論》 夫血猶水也，水由地中行，百川皆理，則無壅決之虞。血之周流於人身榮、經、府、兪，外不爲四氣所傷，內不爲七情所鬱，自然順適。萬一微爽節宣，必至壅閉。故血不得循經流注，榮養百脈，或泣，或散，或下而亡反，或逆而上溢，乃有吐、衄、便、利、汗、痰諸證生焉。十種走失，無重於斯。隨證別之，乃可施治。

《三因方・外因衄血證治》 病者因傷風、寒、暑、濕，流傳經絡，陰陽相勝。故血得寒則凝泣，得熱則淖溢，各隨臟腑經絡湧泄於清氣道中，衄出一升一斗者，皆外所因。治之各有方。

桂枝栝蔞根湯　治傷風汗下不解，鬱於經絡，隨氣湧泄，衄出清血。或清氣道閉，流入胃管，吐出清血。遇寒泣之，色必瘀黑者。

麻黃升麻湯　治傷寒發熱，解利不行，血隨氣壅，世謂紅汗者，是也。

五苓散　治伏暑飲熱，暑氣流入經絡，壅溢發衄。或胃氣虛，血滲入胃，停留不散，吐出一二升許。

除濕湯　治冒雨着濕，鬱於經絡，血溢作衄。或脾不和，濕着經絡，血流入胃，胃滿吐血。

《三因方・內因衄血證治》 病者積怒傷肝，積憂傷肺，煩思傷脾，失志傷腎，暴喜傷心，皆能動血。蓄聚不已，停留胸間，隨氣上溢，入清氣道中，發爲鼻衄，名五臟衄。

止衄散　治氣鬱發衄，無比神方。

《三因方・不內外因證治》 病者飲酒過多，及啖炙煿五辛熱食，動於血，血隨氣溢，發爲鼻衄，名酒食衄。或墮車馬，打撲傷損，致血淖溢，發爲鼻衄，名折傷衄。

加味理中圓　治飲酒過多。及啖炙煿熱食，動血，發爲鼻衄。

花蕊石散　治一切金瘡，打撲傷損，貓犬咬傷，並於傷處糝傅。或內損血入臟腑，壅溢作衄。及婦人產後，敗血不散。

白芨散　治鼻衄，立效。

《三因方・三因吐血證治》 病者諸血積聚，合發爲衄，而清氣道閉，濁道湧溢，停留胸胃中，因即滿悶，吐出數斗至於一石者，名曰內衄。或因四氣傷於外，七情動於內，及飲食房勞，墜墮傷損，致榮血留聚膈間，滿則吐溢，世謂妄行。

金屑丹　治三因吐血，及衄血下血，一切血溢妄行。

《三因方・傷胃吐血證治》 病者因飲食過度。傷胃，或胃虛不能消化，致飜嘔吐逆，物與氣上衝蹙胃口決裂，所傷吐出，其色鮮紅，心腹絞痛，白汗自流，名曰傷胃吐血。

理中湯　能止傷胃吐血者，以其功最理中脘，分利陰陽，安定血脈，方證廣如《局方》，但不出吐血證，學者當自知之。

《三因方・肺疽吐血證治》 病者因飲啖辛熱，熱燥傷肺，血得熱則溢，因作嘔吐，出血一合或半升許，名曰肺疽，傷於腑，則屬胃，傷於臟，則屬肺。

右以此分，不可不究。

二灰散　治肺疽，吐血、妄行。

《三因方・折傷吐血證治》 病者因墜閃肭，致傷五臟，損裂出血，停留中脘。臟熱則吐鮮血，臟寒則吐瘀血，如豆羹汁，此名內傷。治之各有方。

加味芎藭湯　治打撲傷損，敗血流入胃脘，嘔吐黑血，或如豆羹汁。

《三因方・折傷瘀血證治》 病者有所墜墮，惡血留內，或因大怒汗血并濕，停蓄不散，兩脇疼痛，脚善瘈，骨節時腫，氣上不上，皆由瘀血在內。治之各有方。

鷄鳴散　治從高墜下，及木石所壓，凡是傷損，血瘀凝積，氣絕欲死，並久積瘀血，煩躁疼痛，叫呼不得，並以此藥利去瘀血，即愈。此藥推陳致新，治折傷，神效。

《三因方・病餘瘀血證治》 病者或因發汗不徹，及吐衄不盡，瘀蓄在內，使人面黃、唇白、大便黑、腳弱，氣喘，甚則狂悶，皆瘀血所致。治之各有方。

犀角地黃湯　治傷寒及溫病，應發汗而不汗，內蓄爲瘀血。及鼻衄、吐血不盡，餘血停留，致面黃、大便黑。狂者，加大黃二兩，黃芩三兩。其人脈大來遲，腹不滿，自言滿，爲無熱，但依方，不須加也。

《三因方・汗血證治》 病者汗出正赤，污衣，名曰汗血。皆由大喜傷心，喜則氣散，血隨氣行，婦人產蓐，多有此證。

葎草汁　治產婦大喜，汗出，污衣赤色，及膏淋尿血。

《三因方・便血證治》 病者大便下血，或清或濁，或鮮或黑，或在便前，或在便後，或與泄物並下，此由內外有所感傷，凝停在胃，隨氣下通，亦妄行之類，故曰便血。

伏龍肝湯　治先便後血，謂之遠血，兼治吐衄。

當歸赤小豆散　治先血而後便，謂之近血。

《三因方・風痢下血證治》 病者因風停於膚腠，乘虛入腸胃，風動血，故便清血。或下瘀血，注下無度，名曰風利。古方以此爲蠱痢，非也。

胃風湯　治大人小兒，風冷乘虛入客腸胃，水穀不化，泄瀉注下，及腸胃濕毒，下如豆汁，或下瘀血，日夜無度。

《三因方・料簡》 夫便血，有腸痔、蠱毒、熱痢、酒痢、血枯、肺痿等，別有門類。其如風痢，亦當在痢門，以純下清血，故附於此，不可不知。

《三因方・尿血證治》 病者小便出血，多因心腎氣結所致，或因憂勞、房室過度，此乃得之虛寒。故《養生》云：不可專以血得熱爲淖溢爲說，二者皆致尿血。與淋不同，以其不痛，故屬尿血。痛則當在血淋門。

髮灰散　治小便尿血，或先尿而後血，或先血而後尿，亦遠近之謂也。

玉屑膏　治尿血，並五淋砂石，疼痛不可忍受者。

《傷寒標本心法類萃・血證》 太陽病日深，表證仍在，循經熱蓄於下焦，脈微而沉，不結胸而發狂者，熱在下焦，小腹當硬滿，小便自利也，血下而愈，宜攻之。或太陽病，身黃，脈沉者，循經而蓄熱下焦也，小腹硬、小便不利爲無血；小便自利，如狂者，瘀血症；或陽明蓄熱內甚而喜忘或狂，大便雖硬而反易，其色黑者，有蓄血也；或無表裏證，但發熱日深，脈浮者亦可

下；或已下後，脈數，胃熱消穀善饑，數日不大便，有瘀血也，並宜抵當湯下之。傷寒有熱，小腹滿，小便自利者，爲有血也，當下，未敢用湯，用抵當圓最爲穩當。太陽病不解而蓄熱下焦，先以桂枝解表，已而下血，宜桃仁承氣湯或抵當圓攻之。傷風，汗、下不解，熱鬱經絡，隨氣湧洩爲衄，或清道閉，流入胃脘，吐出清血及鼻衄，吐血不盡，餘血停留以致面黃，大便黑，犀角地黃湯。發狂加黃芩、大黃。

《儒門事親・咯血衄血嗽血》 夫男子婦人，咯血、衄血、嗽血、欬膿血，可服三黃丸。黃連解毒湯、涼膈散。加桔梗、當歸，大煎劑料，時時呷之。《內經》曰：治心肺之病最近，藥劑不厭頻而少，時時呷之者是也。

《儒門事親・臟毒下血》 夫臟毒下血，可用調胃承氣湯加當歸。瀉訖，次用芍藥蘗皮丸、黃連解毒湯、五苓、益元各散，調下五七錢服之。《內經》曰：腸澼便血何如？答曰：澼者，腸間積水也。身熱則死，寒則生。熱爲血氣敗，故死；寒爲榮氣在，則生。七日而死者，死於火之成數也。

《脾胃論・腸澼下血論》 《太陰陽明論》云：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入五臟則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夫腸澼者，爲水穀與血另作一汆，如溷桶涌出也。今時值長夏，濕熱大盛，正當客氣勝而主氣弱也，故腸澼之病甚，以涼血地黃湯主之。

如小便澀，臍下悶，或大便則後重，調木香、檳榔細末各五分，稍熱服，空心或食前。

如裏急後重，又不去者，當下之。

如有傳變，隨證加減：如腹中動搖有水聲，而小便不調者，停飲也。診顯何臟之脈，以去水飲藥瀉之；假令脈洪大，用瀉火利小便藥之類是也。

如胃虛不能食，而大渴不止者，不可用淡滲之藥止之，廼胃中元氣少故也，與七味白朮散補之。

如發熱惡熱，煩躁，大渴不止，肌熱不欲近衣，其脈洪大，按之無力者，或兼目痛鼻乾者，非白虎湯證也，此血虛發躁，當以黃芪一兩，當歸身二錢，吮咀，水煎服。

如大便閉塞，或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或少有白膿，或少有血，愼勿利之；利之則必致病重，反鬱結而不通也。以升陽除濕防風湯舉其陽，則陰氣自降矣。

如此證飧泄不禁，以此藥導其濕；如飧泄及泄不止，以風藥升陽，蒼朮益胃去濕。脈實，膜脹，閉塞不通，從權以苦多甘少藥泄之；如得通，復以升陽湯助其陽，或便以升陽湯中加下泄藥。

《蘭室秘藏・衄血吐血門》 麥門冬飲子　治吐血久不愈，以三稜鍼於氣街上出血，立愈。

人參飲子　治脾胃虛弱，氣促氣弱，精神短少，衄血吐血。

一貧者有前證，以前藥投之愈，繼而至冬天，居曠室中，卧大熱炕，而吐血數次，再來求治，料此病久虛弱，附臍有形，而有火熱在內，上氣不足，陽氣外虛，當補表之陽氣，瀉其裏之虛熱，是其法也。冬天居曠室，衣蓋單薄，是重虛其陽，表有大寒，壅遏裏熱，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於口。憶仲景《傷寒論》中一證，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而不與之，遂成衄，卻與麻黃湯立愈，此法相同，予遂用之。

黃芪芍藥湯　治鼻衄血多，面黃，眼澀多眵，手麻木。

六脈弦細而澀，按之空虛，其色必白而夭不澤者，脫血也，此大寒證。以辛溫補血益血，以甘溫甘熱滑潤之劑以佐之，則愈，此亡血亦傷精氣。

三黃補血湯　治六脈俱大，按之空虛，心面赤，善驚，上熱，乃手少陰心脈也，此氣盛多而亡血，以甘寒鎮墜之劑，大瀉其氣，以墜氣浮；以甘辛溫微苦，峻補其血。

如兩寸脈扎，血在上焦，或衄血，或嘔血，與犀角地黃湯則愈。

救脈湯　一名人參救肺散　治吐血。

止衄血法　治鼻血久不止，素有熱而暴作者，諸藥無驗，神法以大白紙一張作八摺或十摺，於極冷水內浸濕，置頂中，以熱熨斗熨之，至一重或二重紙乾，立止。

《直指方・血氣・血論》 人具此陰陽，即有此血氣，氣陽也，血陰也。男以陽爲主，則陽勝乎陰；女以陰爲主，則陰勝乎陽。氣血之爲病，男女則同耳。人皆知百病生於氣，又孰知血爲百病之胎乎？血猶水也，水行乎地中，百川理則無壅遏之患。人之血脈一，或凝滯於經絡、腸胃之間，百病由此而根矣。乍寒乍熱，發黃發斑，譫妄驚狂，煩悶嘔惡，癡瘀自汗，閉熱虛勞，尿淋漏崩，吐衄咳唾，以至眩運厥冷，昏遺迷忘，塊痛瘧疼，起止遺溺，凡此數證，非血而何！經所謂先去其血，然後調之，良有以也。夫血得寒則閉澀，

得熱則宣流。榮氣虛竭，風冷交侵，固易爲虛勞月閉之證。其若出血等類，大抵多因蓄熱致之，榮道一開，鮮血亦爲之不禁矣。川芎、當歸血中上藥也，出血諸證每匕以胃藥收功，蓋心主血，肝藏血，胃者又所以生其血而能使眞氣歸元，故其血自止。經又云：乎血隨氣行，氣逆則血逆。於此尤當加意。

《直指方・吐血》 血隨氣行，氣逆而上奔，則血不循於經絡而湧吐矣。人知吐血出於上焦有熱固也，然能用柴胡、黃芩、蒲黃、茅花等輩，而不能用枳殼、北梗、青皮、生薑、烏梅佐之，又不能用通利圓子以開其中脘，導其大便，則氣如何而下降，血如何而下行，吾恐逆奔而上，有不可得而止之者。若夫依前治法，血止而後又當以人參、川芎、當歸、茯苓、橘皮、半夏、甘草爲之調理，虛則加木香，熱則加柴胡，壅則加桑皮、荆芥，尤在權衡。

《東垣試效方・衄吐嘔唾血門》 衄吐嘔唾血論

《厥論》云：陽明厥逆，喘咳身熱，善驚衄吐血。又云：足陽明胃之脈，起於鼻。又云：溫淫汗出鼽衄。又云：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又云：怒則氣逆，甚則嘔血，故氣上矣。《黃帝鍼經》三卷，寒熱病第三。暴癉內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穴。天府乃手太陰也。又足少陰腎之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其病飢饑不欲食，面黑如地色，咳唾則有血。夫氣者陽也，血者陰也，氣者呴之，血者濡之，今血妄行，上出於鼻口者，皆氣逆也，故經言陽明厥逆，怒則氣逆，暴癉內逆者是也。分之則各有所屬，治之則各有所主。如傷寒家衄血者，仲景言不可發汗，蓋爲脈微也。若浮緊者，麻黃湯；浮緩者，桂枝湯；脈已微者，二藥俱不可用，宜黃芩芍藥湯主之。雜病，謂見血者，多責其熱也。如衄血出於肺，以犀角、升麻、梔子、黃芩、芍藥、生地黃、紫參、丹參、阿膠之類主之。咯、唾血者出於腎，以天門冬、麥門冬、貝母、知母、桔梗、百部、黃蘗、遠志、熟地黃之類主之。如有寒者，乾薑、肉桂之類。痰涎血者出於脾，葛根、黃芪、黃連、芍藥、當歸、甘草、沉香之類主之。嘔吐血出於胃也，實者，犀角地黃湯主之；虛者，小建中湯加黃連主之。血證上行，或唾，或嘔，或吐，皆逆也，若變而下行，於惡痢者，順也。血上行爲逆，其治難，下行爲順，其治易。故仲景云：畜血證下血者，當自愈也，與此意同。若無病之人，忽然下痢，其病進也；今病血證上行，而復下行惡痢者，其邪欲去，是知吉也。經云：諸見血，身熱脈大者難治，是火邪勝也；身涼、脈靜者易治，是正氣復也。故叔和云：鼻衄吐血沉細宜，忽然浮大即傾危。此之謂也。

三黃補血湯　治六脈俱大，按之空虛，必面赤善驚，上熱，乃手少陰心之脈也。此氣盛多而亡血，以甘寒鎮治之劑，大瀉其氣，以墮氣浮；以甘辛溫微苦，峻補其血。補之太過，以防血溢上竭。兩手脈芤，兩頭則有，中間全無而虛，曰芤。血在上焦，或衄，或嘔血，以犀角地黃湯則愈。

黃芪芍藥湯　治衄血多歲，面黃，眼澀多眵，手麻木。六脈細弦而澀，按之空虛，其色必白而夭不澤者，脫血也，此大寒證，以辛溫補血益血，以甘溫甘熱滑潤之劑以佐之則愈。此亡血，亦傷精氣。

人參飲子　治脾胃虛弱，氣促氣弱，精神短少，衄血吐血。一貧者有前證，以前藥投之愈，繼而時在冬天，居大室中，卧大熱炕，而吐血數次，再來求治，料此病久虛弱，附臍有形，而有火熱在內，上氣不足，陽氣外虛，當補表之陽氣，瀉其裏之虛熱，是其法也。冬天居大室，衣蓋單薄，是重虛其陽，表有大寒，壅遏裏熱，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於口。仲景《傷寒論》中一證，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而不與之，遂成衄，卻與麻黃湯立愈。此法相同，遂用麻黃桂枝湯。

人參救肺散　治咳血、吐血。

麥門冬飲子　治吐血久不愈。

治鼻衄不止法　鼻衄不止，或素有熱而暴作，諸藥無驗。以白紙一張，作八牒或十牒，於極冷水內濕紙，置頂中，熱熨斗熨至一重或二重紙乾，立止。

《金匱鈎玄・咳血》 痰盛，身熱，多是血虛。

戴云：咳血者，嗽出痰內有血者是。嘔血者，嘔全血者是。咯血者，每咯出血皆是血疙瘩。衄血者，鼻中出血也。溺血小便出血也。下血者，大便出血也。雖有名色分六，俱是熱證，但有虛實新舊之不同，或妄言爲寒者，誤也。

青黛　訶子　山梔　海石　瓜蔞仁

右爲末，薑汁蜜調，噙化。嗽甚者，加杏仁，後以八物湯加減調理。身熱多是血虛，四物湯加減。

《金匱鈎玄・嘔血》 火載血上，錯經妄行。脈大，發熱，喉中痛者，是氣虛，用人參、黃芪、蜜炙黃栢、荆芥。幷當歸、生地黃用之。

嘔血用韭汁、童便、薑汁、磨鬱金同飲之，其血自清。

火載血上，錯經妄行，四物湯加炒梔子、童便、薑汁、山茶花，童便、薑汁酒調。

鬱金末治吐血，入薑汁、童便。

痰帶血絲出者，童便、薑汁、竹瀝。

又方：用韭汁、童便，二物相合，用鬱金細研，入在二物之內，同飲，其血自消。

又方：治衄血，以鬱金，如無鬱金，以茶、薑汁、童便和好酒調服，即止之。

《金匱鈎玄・衄血》 涼血行血爲主，犀角地黃湯入鬱金同用。

經血逆行，或血腥，或唾血、吐血，用韭葉汁，立効。

《金匱鈎玄・下血》 不可純用寒涼藥，必於寒涼藥中用辛味幷溫，如酒浸炒涼藥，酒煮黃連之類。

有熱，四物湯加炒梔子、升麻、秦艽、阿膠珠。

下血屬虛，當歸散，四物湯加炮乾薑、升麻。

又方用白芷五倍子丸。

凡用血藥，不可單行單止。

有風邪下陷，宜升提之，蓋風傷肝，肝生血故也。有濕傷血，宜行濕消熱可也。

《內經》謂：身熱即死，寒則生。此亦是大概言之，必兼證詳之則可，今豈無身熱生寒而死者。

脈沉小流連或微者，易治。

脈浮大洪數者，難愈，宜滑不宜弦。

仲景治痢，可溫者五法，可清者十法，或解表，或利小便，或待其自已。區分易，治難，治極密但與瀉同，立法不分，學者當辨之。

大孔痛，一曰溫之，一曰清之。

久病身冷，自汗，脈沉小者，宜溫。

暴病身熱，脈浮洪者，宜清。

有可吐者，有可下者，有可汗者。

初得時，原氣未虛，必推蕩之，此通用之法，稍久氣虛則不可。

先水泄後膿血，此脾傳腎，賊邪難愈。先膿血後水泄，此腎傳脾，微邪易愈。如荳汁者，濕也，蓋脾胃爲水穀之海，無物不受，常兼四藏，故如五色之相雜，當先通利，此迎而奪之之義，如虛者，亦宜審之。

因熱而作，不可用巴豆等藥，如傷冷物者，或可用，亦宜謹之。

又有時疫作痢一方，一家之內上下傳染相似，卻宜明運氣之勝，復以治之。

腸風：獨在胃與大腸出。

黃芩　秦艽　槐角　升麻　青黛

《丹溪手鏡・衄》 熱在表也，是經絡熱盛，陽氣擁，重迫血妄行，衄乃自解，忌汗。

不治証

衄，頭汗出，身無汗，死。及汗出不至足者死。

發衄家汗，則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得眴，不得眠。

少陰病，但厥無汗，強汗之，因致衄者，難治，名曰下厥上竭。

《丹溪手鏡・吐衄》 吐衄：脈澀濡弱，細弦而濇，按之虛皆爲亡血。沉弦，面無血色，無寒熱者，必衄。沉爲在裏，榮衛內結，胸滿必吐血。

因熱則淖溢妄行，有勞則血不歸經，大怒則氣逆血莞於上。

腎病則咳唾而有血。

衄者出於肺。

嘔吐者出於胃。

鬲上伏熱，寸脈洪數。

榮血妄行，左手洪大。

陽毒傷寒，脈洪數。

虛勞吐血出於肺，脈洪。

飽食大飲，屈身勞力而吐血，出月，肺洪，怒傷肝，氣逆也。

傳尸注病吐血，兩尺弦細。

治衄涼血行血。

犀角地黃湯，加鬱金、黃芩、柴胡、人參、丹參，治嘔血咯血。因血上錯經火載而嘔，因血虛痰盛而欬，四物湯、梔子、鬱金、童便、薑汁、韭汁、山茶花，痰加竹瀝；喉中痛是氣虛，加參、朮、芪、栢。咯血，血虛痰盛，加青黛、瓜蔞

仁，嗽加訶子、海石、杏仁。【略】

人參飲子　治脾胃虛弱衄血，又治吐血久不愈。

救肺散　治咳血，六脈大，按之虛，心脈也，此氣盛而亡血，以瀉火補氣以墜氣。

益陰散　治陽浮陰翳，咯血衄血。

三黃丸　治衄不止，大便急燥者下之。

《丹溪手鏡・下血》　下血脈浮弱，按之絕者，下血。因榮衛之氣妄行，在春夏爲溢上，在秋冬爲泄下，左脈洪大，伏毒下血；脈虛而數，毒者暑也。內熱下血，關後沉數。

肺受風熱，傳下大腸，名腸風。

先因便結而後下血，右尺脈浮，食毒物積於腸中，血隨糞下，遇食則發，名藏毒下血，脈見積脈。

四物湯、升麻、秦艽、阿膠、白芷。熱加黃連酒煮溫散、梔子炒；虛加乾薑炮、五倍子，如寒藥用加辛升溫散，一行一止。

胃風湯　治風毒客腸胃，動則下血。

涼血地黃湯　治腸澼下血，水穀與血另作一派。

越桃散　治下血與血利。

伏龍肝散　治便血因內外有感，停凝在胃，隨氣下通妄行。

陰結，夫邪入五藏則陰脈不和，血留之滲入腸間，脈虛濇也。

生地黃汁、小薊汁，沙糖熬膏，地楡、阿膠、側栢葉、赤小豆五兩，浸芽出，曰乾，川歸一兩，爲末下。

治先血後便，謂之近血，水下前末。

治下血，五靈脂炒，末芎歸湯下。

《丹溪手鏡・溺血》　溺血，熱也，又因房勞過度，憂思氣結，心腎不交。

生地黃　小薊根　淡竹葉　枝子仁炒　藕節　甘草　活石　通草　蒲黃炒　川歸

血虛加四物湯、牛膝膏；髮灰能消瘀血、通關，醋湯二錢；棕櫚灰亦治，燒灰米飲下；赤腳馬蘭汁、老鴉飯、水楊柳腦並治。

不治証

吐衄唾血下血，脈浮大而數者死。

吐血脈緊弦者死。

中惡吐血脈沉細數者死。

藏血脈俱弦者死。

下膿血，脈絕者死；血溫身熱脈躁者死。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失血》　大薊散　治飲啖辛熱，熱邪傷肺，嘔吐出血一合或斗升許，名曰肺疸。【略】

萬金散　治咯血。

龍腦鷄蘇圓　治肺熱咳嗽，鼻衄，吐血，血崩下血，血淋、熱淋、勞淋、氣淋。止渴除驚，涼上膈，解酒毒，口臭，喉腥，口甜，口苦。

三黃圓　治肛門腫痛，或下鮮血。【略】

川芎三黃散　治實熱衄血。【略】

龍骨散　治鼻衄過多。【略】

側柏散　治內損，吐血，下血。或因酒太過，勞傷於內，血氣妄行，其出如涌泉，口鼻皆流，須臾不救則死。服此即安。【略】

腸風黑散　治大便鮮血，臍腹疼痛，裏急後重，脫肛，酒痢。【略】

卷柏散　治臟毒下血。神效。

聖金圓　治腸風下血，溺血。【略】

斷紅圓　治臟腑虛寒，下血不止，面色痿黃，日漸羸瘦。

《證治要訣・諸血門・鼻衄》　鼻通於腦，血上溢於腦，所以從鼻而出。凡鼻衄，並茅花湯調止衄散，時進折二泊，仍令其以麻油滴入鼻，或以蘿蔔汁滴入亦可，茅花、白芍藥對半，尤穩。

諸失血而發熱甚者，難治，十僅可一二全者。

有頭風自衄，頭風纔發則衄不止，宜芎附飲，間進一字散。

有因虛致衄，此爲下虛上盛，不宜過用涼劑，宜養正丹及紫霞丹，仍佐以四物湯、芎歸湯磨沉香服。

傷濕而衄，腎着湯加川芎，名除濕物。

傷胃致衄者，名爲酒食衄；擷撲致衄者，名爲折傷衄；外喜、怒、憂、思諸氣皆能動血，以此致衄者，名五蠕衄。

上膈極熱而衄者，金沸草散去麻黃，半夏加茅花如荊芥數，或用黃芩芍藥湯加茅花一撮。虛極者，茯苓補心湯。

飲酒過多及食熱物而衄，先用茅花湯，衄愈甚則用理中湯加乾葛、川芎各半錢，或只川芎不必乾葛，或於理中湯去乾薑用乾葛，或只依本方幷芎不必加，或只用乾薑、甘草二味。

擷而衄不止，蘇合香圓壹圓，或以小烏沉湯壹錢，白湯調下，或煎濃蘇湯，獨調小烏沉湯，或添入黑神散壹錢，鹽湯調下亦得。乃驀然以水噴其面，使載驚則止，小烏沉濃蘇湯調。非特擷而衄，而五竅出血皆治，不因擷而衄者亦治，諸竅血皆可以水沃噀驚則血止。

曾病衄愈後，血因舊路，一月或三四衄，又有洗面而衄，日以爲常，此即水不通借路之意。幷宜止衄散、茅花煎湯調下，或四物湯加石菖蒲、阿膠、蒲黃各半錢，煎熟，調火煆石膏末一匙頭許，兼進養正丹。前諸證服藥不効，大衄不止者，養正丹多服，仍佐以蘇子降氣湯使血隨氣下。

衄後頭暈，四物湯或芎歸湯、十全大補湯。

伏暑而衄者，茅花湯調五苓散，伏暑吐血者亦治。

有先因衄血，衄止而變生諸證，或寒熱間作或喘急無寐，病狀不一漸成勞憊，當於虛損諸證詳之。後吐血同上治法。

《證治要訣・諸血門・舌衄》 舌衄，槐花爲末摻之，或麥門冬煎湯調妙香散。

《證治要訣・諸血門・肌衄》 血從毛孔而出，名曰肌衄，以男胎髮燒灰盞之。

《證治要訣・諸血門・牙宣》 牙宣有二證，有風壅牙宣，有腎虛牙宣。風壅牙宣，消風散擦之，仍服。腎虛牙宣，以腎主骨，牙者骨之餘，虛而上炎故宣，服涼劑而愈。甚者，此屬腎經下虛上盛，宜鹽湯下安腎丸，間黑錫丹，仍用薑鹽炒香附黑色爲末揩擦，其妙不可言也。

《證治要訣・諸血門・吐血》 吐血者，血溢入濁道，留聚膈間，滿則吐血，名曰內衄，宜蘇子降氣湯加人參、阿膠各半錢，下養正丹。濕溢血傷，能令吐血，腎着湯加川芎名除濕湯。此乃濕毒鬱於經絡，血溢妄行從鼻則衄，衄行清道，吐行濁道，流入胃脘，令人吐。血妄行於上，或吐，或咯，或嗽，用琥珀効者，固多有之，宜擇末藥中入此一味，或煎藥去滓，可調服。

應吐血咯血，炒菉豆粉和小烏沉湯、白湯點服。吐血不止者，荣頭搗汁呷之。咯血者，每日空心進一二呷，入側栢壹兩、沙參壹兩焙，研末，入飛麵貳錢，調如稀糊啜服。

上膈壅熱吐血，四物湯加荆芥、阿膠各半錢，更不止於本方口加大黃、滑石各半錢，或降氣湯呑木香檳榔丸從大便導之。

吐甚頭暈，發爲寒熱者，降氣湯和四物湯各半貼，加阿膠壹錢，若單單發熱者，茯苓補心湯。

胃傷吐血，宜理中湯加川芎、乾葛俱各半錢，或只依理中本方加川芎、扁豆尤好，不必乾葛，若渴甚用葛。

惡血滲入胃中以致吐血，打損吐血，宜先進蘇合香圓，仍以黑神散和小烏沉湯、童便調治。夏月伏暑吐血，茅花湯調五苓散。

有因勞力太過，吐血不止，蘇子降氣湯加人參半錢煎。

有時或吐血兩口，隨即無事，數日又發，經年累月不愈者，宜黑神散和小烏沉湯常服。吐血人多發渴，名爲血渴，四物湯、十全大補湯，量胃氣虛實用之。吐血後，血止而變生諸證者，見衄血證。

《證治要訣・諸血門・咯血》 咯血，不嗽而咯出血也。初得病且宜白扁豆散加入生地黃、藕節各半錢尤佳，及濃磨京墨調黑神散、小烏沉湯各壹錢，或新掘生地黃淨洗，生薑少許搗汁，去滓，溫進，又有以生薑一片、四面蘸百草霜含嚥，如百草霜已淡，吐出再蘸，如薑已無味，則吐出易之，嗽血亦治。

勞瘵吐咯血，七珍散加阿膠，當歸各半錢，惡甜人更加百藥煎半錢，仍調鍾乳粉尤佳。一味鍾乳粉用糯米飲調，吐血嗽血亦治。因飽屈身傷肺吐血者，白芨枇杷丸或白芨蓮鬚散。

《證治要訣・諸血門・嗽血》 熱壅於肺能嗽血，久嗽損肺亦能嗽血。壅於肺者，易治，不過涼之而已。損於肺者，難治，已久成勞也。熱嗽有血者，宜金沸草散加阿膠半錢。勞嗽有血者，宜補肺湯加阿膠、白芨半錢。嗽血而氣急者，宜補肺湯加阿膠、杏仁、桑白皮各半錢，呑養正丹或靈砂丹或三炒丹，間進百花膏。嗽血肺損，薏苡仁拾兩，杵碎，水三升，煎取一升，入酒少許，分二三次服。或以薏苡仁研細末，煮豬肺白蘸食之。豬心一個，竹刀切開，勿令相離，以沉香末壹錢、半夏柒枚，入在縫中，紙裹，蘸小便內令濕，煨熟取出，去半夏只吃豬心，此方嗽血吐血均治。熱嗽咽疼，痰帶血絲，或痰中多血，其色鮮者，並宜金沸草散。若服涼劑不愈，其色瘀者，此非熱證，宜杏子湯。

《證治要訣・諸血門・小便血》 痛者爲血淋，不痛者爲尿血。血淋別見後大小腑門淋閉證。尿血先與生料五苓散和四物湯，若服藥不効，其人素病於色者，此屬虛證，宜五苓散和膠艾湯吞鹿茸圓，或附子八味圓，或辰砂妙香散和五苓散吞二項圓子。若小便自清，後有數點血者，五苓散加赤芍藥壹錢。亦有如砂石而色紅卻無石淋之痛，亦屬虛證，宜五苓散和膠艾湯，或五苓散和辰砂妙香散並吞鹿茸圓、八味圓。

《傷寒明理續論・鼻衄》 經絡熱盛，迫血妄行，出於鼻者，爲衄血也。是雖熱，其邪尤在經，然亦不可發汗。經曰以桂枝、麻黃治衄，非治衄也，乃欲散其經中邪氣耳。衄血故爲欲解，若衄不止而頭汗出，其身無汗，及發熱，汗不至足者，又爲惡證，當明辨之。

太陽證，衄血及服桂枝湯後致衄者，爲欲解也，屬犀角地黃湯；衄不止，茅花湯。無汗能食者，即欲衄，黃芩湯。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眄，不得眠，芍藥地黃湯。

陽明病，渴欲漱水不嚥者必衄，黃芩芍藥湯。

不因下而自利加衄者，麻黃升麻湯。脈浮大，欲發熱，下利，鼻衄乾嘔者，黃芩芍藥。衄，煩而復渴欲飲水，水入即吐，先服五苓散，次服竹葉石膏湯。

少陰病，但厥無汗，強發之，必動其血，或從口鼻，或自目出，名下厥上竭，爲難治，當歸四逆湯，仍灸太谿、三陰交、湧泉。一法用黑錫丹。

《傷寒明理續論・吐血》 諸陽受熱，其邪在表，當汗不汗，致使熱毒入臟，積瘀於內，遂成吐血。凡見眼閉目紅，神昏語短，眩冒迷妄，煩躁漱水，狂驚譫語，鼻衄唾紅，背冷足寒，四肢厥逆，胸腹急滿，大便黑利，小便頻數，皆瘀血證也。不必悉具，但見一二，便作血證主張。初得此病，急宜用藥。至於陸續不已，經數時而腹痛者，此又難於料理也。

經曰：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犀角地黃湯。大下後，寸脈沉遲，尺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者，麻黃升麻湯。此有兩證，一陽毒，一陰毒。陽毒用升麻湯，陰毒用甘桔湯加半夏、生薑。

血熱者，黃連阿膠湯、地榆柏皮湯、三黃瀉心湯。

脈浮，發熱，反灸之，必咽燥吐血，救逆湯。

咽喉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蹉卧不能自溫，當歸四逆湯。

《傷寒家秘・鼻衄》 鼻衄者，經絡熱盛，迫血妄行於鼻者，爲衄也。是雖熱盛，邪猶在經，然亦不可發汗。經曰以桂枝、麻黃治衄，非治衄也，乃欲散經中邪氣耳。其衄血固欲解，若衄不止而頭面汗出，其身無汗，及發熱，汗不至足者，難治。太陽證，衄血，及服桂枝湯後致衄者，爲欲解，犀角地黃湯。無汗而衄，脈浮緊，再與麻黃湯。有汗而衄，脈浮緩，再與桂枝湯。節菴曰：此二者，蓋爲脈浮而設也。若衄而成流者，不須服藥，少刻自解。若點滴不成流者，必用服藥無疑。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俗人以血爲紅汗，厥有旨哉！衄家不可大汗，汗之必額上陷，脈緊，目直視不能眄，不眠，芍藥地黃湯。陽明漱水不欲嚥，犀角地黃湯。衄而煩渴欲水，水入即吐，先服五苓散，次服竹葉石膏湯。若少陰但厥無汗，強發之，必動其血，或從口、鼻、耳、目中出，名下厥上竭，爲難治，當歸四逆湯是也。

《傷寒家秘・吐血》 吐血者，諸陽受熱，其邪在表，當汗不汗，致使熱毒入臟，積畜於內，遂成吐血。凡見眼閉目紅，神昏語短，眩冒迷忘，煩躁漱水，驚狂譫語，鼻衄唾紅，背冷足寒，四肢厥逆，胸腹急滿，大便黑，小便數，皆瘀血證也。雖有多般，不必悉具，但見一二，便作血證主張。初得此證，急宜治之。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犀角地黃湯。血熱者，黃連阿膠湯也。

《奇效良方・諸血門》 藕汁飲　治吐血衄血不止。【略】

緣雲散　治吐血。【略】

四生丸　治吐血。

《丹溪心法・吐血》 吐血，陽盛陰虛，故血不得下行。因火炎上之勢而上出，脈必大而芤，大者發熱，芤者血滯與失血也。大法補陰抑火，使復其位，用交趾桂五錢爲末，冷水調服。山梔子最清胃脘之血。吐血，覺胸中氣塞，上吐紫血者，桃仁承氣湯下之。先吐紅，後見痰嗽，多是陰虛火動，痰不下降，四物湯爲主，加痰藥、火藥；先痰嗽，後見紅，多是痰積熱，降痰火爲急。痰嗽涎帶血出，此是胃口清血熱蒸而出，重者梔子，輕者藍實。或暴吐紫血一碗者無事，吐出爲好，此熱傷血死於中，用四物湯、解毒湯之類。吐血挾痰，積吐一二碗者。亦只補陰降火，四物加火劑之類。挾痰若用血藥，則泥而不行，只治火則止，吐血，火病也。大吐紅不止，以乾薑炮末，童便調從

治。喉豌痰血，用荆芥散。舌上無故出血，如線不止，以槐花炒末乾摻之。若吐血，一方：童便一分、酒半分、擂柏葉溫飲，非酒不行。嘔吐，血出於胃也，實者，犀角地黄湯主之；虚者，小建中湯加黄連主之。【略】

附錄　凡血證上行，或唾或嘔或吐，皆逆也；若變而下行爲惡痢者，順也。上行爲逆，其治難；下行爲順，其治易。故仲景云：畜血證，下血者，當自愈也。與此意同，若無病人忽然下痢，其病進也。今病血證上行，而復下行惡痢者，其邪欲去，是知吉也。諸見血，身熱脈大者，難治，是火邪勝也；身涼脈靜者，易治，是正氣復也。故《脈訣》云：鼻衄吐血沈細宜，忽然浮大即傾危。

《丹溪心法・咳血》　衄血、火升、痰盛、身熱，多是血虚，四物湯加減用。戴云：欬血者，嗽出痰內有血者是；嘔血者，嘔全血者是；咯血者，每欬出皆是血疙瘩；衄血者，鼻中出血出；溺血，小便出血也；下血者，大便出血也。惟有各名色分六，俱是熱證。但有虚實新舊之不同，或妄言爲寒者，誤也。

《丹溪心法・嘔血》　嘔血，火載血上，錯經妄行。脈大發熱，喉中痛者，是氣虚，用參、耆、蜜炙黄柏、荆芥、當歸、生地黄服之。嘔血，用韭汁、童便、薑汁，磨鬱金同飲之，其血自清。火載血上，錯經妄行，用四物湯加炒山梔、童便、薑汁服。

又方：山茶花、童便、薑汁，酒服。

又鬱金末，治吐血，入薑汁、童便良。

又方：用韭汁、童便二物，合用鬱金。

《丹溪心法・咯血》　咯血，痰帶血絲出者，用薑汁、青黛、童便、竹瀝入血藥中用，如四物湯加地黄膏、牛膝膏之類。咯唾，血出於腎，以天門冬、麥門冬、貝母、知母、桔梗、百部、黄柏、遠志、熟地黄、牡蠣、薑、桂之類。痰涎，血出於脾，以葛根、黄耆、黄連、芍藥、當歸、甘草、沉香之類主之。

《丹溪心法・衄血》　衄血，涼血行血爲主，大抵與吐血同，用山茶花爲末，童便、薑汁，酒調下。犀角生地黄湯入鬱金同用，如黄芩、升麻、犀角，能解毒，又以鬱金末、童便、薑汁，幷酒調服。經血逆行成血腥，或吐血，或唾血，用韭汁服之，立效。治血汗血衄，以人中白，新瓦上火逼乾，入麝香少許，研細，酒調下。經驗，人中白，即溺盆白堊秋石也。衄血出於肺，以犀角、升麻、梔子、黄芩、芍藥、生地黄、紫苑、丹參、阿膠之類主之。《原病式》曰：衄者，陽熱怫鬱，干於足陽明，而上熱則血妄行，故鼻衄也。

《丹溪心法・溺血》　溺血屬熱，用炒山梔子，水煎服，或用小薊、琥珀。有血虚，四物加牛膝膏。實者，用當歸承氣湯下之，後以四物加山梔。

小薊飲子　治下焦結熱，血淋。

《丹溪心法・下血》　下血，其法不可純用寒涼藥，必於寒涼藥中加辛味爲佐。久不愈者，後用溫劑，必兼升舉藥中加酒浸炒涼藥，和酒煮黄連丸之類，寒因熱用故也。有熱，四物加炒山梔子、升麻、秦艽、阿膠珠，去大腸濕熱。屬虚者，當溫散，四物加炮乾薑、升麻。凡用血藥，不可單行單止也。【略】

附錄　下血當別其色，色鮮紅爲熱，以連蒲散。又若內蘊熱毒，毒氣入腸胃，或因飲酒過多。及啖糟藏炙煿引血入大腸，故下血鮮紅，宜黄連丸，或一味黄連煎。餘若大下不至者，宜四物湯加黄連、槐花，仍取血見愁少許，生薑搗取汁，和米大服，於血見愁草中，加入側柏葉，與生薑同搗汁，尤好。毒暑入腸胃下血者，亦宜加味黄連、槐花入煎服。血色瘀者爲寒，血逐氣走，冷寒入客腸胃，故上瘀血，宜理中湯溫散。若風入腸胃，純下清血，或濕毒。並宜胃風散加枳殼、荆芥、槐花。攧撲損惡，血入腸胃，下血濁如瘀血者，宜黑神散加老黄茄爲末，酒調下。《內經》云：下血爲內傷絡脈所致，用枳殼一味服。

又方：用黄連二兩，枳殼二兩，槐花八兩炒上二味，去槐花不用，止以二味煎服，立效，以解絡脈之結也。

《丹溪心法・腸風臟毒》　腸風，獨在胃與大腸出。若兼風者，蒼朮、秦艽、芍藥、香附。【略】

附錄　腸胃不虚，邪氣無從而入，人惟坐卧風濕，醉飽房勞，生冷停寒，酒麵積熱，以致榮血失道，滲入大腸，此腸風藏毒之所由作也。挾熱下血，清而色鮮，腹中有痛，挾冷下血，濁以色黯，腹中略痛。清則爲腸風，濁則爲臟毒。有先便而後血者，其來也遠；有先血而後便者，其來也近。世俗糞前糞後之說，非也。治法大要，先當解散腸胃風邪，熱則用敗毒散，冷者與不換金正氣散加川芎、當歸，後隨其冷熱而治之。芎歸湯一劑又調血之上品，熱者加茯苓、槐花，冷者加茯苓、木香，此則自根自本之論也。雖然精氣血氣生

於穀氣，靖爲大腸下血，大抵以胃藥收功，以四君子湯、參苓白朮散、枳殼散、小烏沉湯和之。胃氣一回，血自循於經絡矣。腸風者，邪氣幷入，隨感隨見。臟毒者，蘊積毒久而始見。《三因方》，五痔、腸風、臟毒辨之甚詳，前二證皆以四物湯加刺猬皮。【略】

蒜連丸。一名金屑萬應膏。

《明醫雜著・氣虛血虛》 氣虛補氣，用四君子湯；血虛補血，用四物湯。虛甚者，俱加熟附子。蓋四君、四物，皆平和寬緩之劑，須得附子健悍之劑行之，方能成功。附子熱藥，本不可輕用，但當病，雖在暑熱時月，亦可用也。予嘗治一僕人，五月間病熱，口渴唇乾，譫語，診其脈細而遲，用四君子湯加黃芪、當歸、芍藥、熟附子，進一服，熱愈甚，狂言狂走。或曰：附子差矣。診其脈如舊，仍增附子，進一大服，遂汗出而熱退，脈還四至矣。又嘗治一婦人，亦夏間病熱，補用平調氣血，兼清熱和解之劑，服二三服，不應，熱愈甚，舌上焦黑，膈間有火，嗽水不嚥，診其脈，兩手皆虛微，而右寸微甚，六七日內，譫語撮空，循衣摸床，惡症俱見。後用四物湯加黃芪、人參、白朮、陳皮、麥門、知母、熟附子，服之一二時，汗出而熱退。次日復熱，再服仍退。又次日復發，知其虛極也，遂連進十服，皆加附子而安。

愚按：前論正所謂：捨時從症，捨症從脈，眞有定見者也。

一男子，發熱，煩渴，頭痛，誤行發汗，喘急，腹痛，自汗，譫語，用十全大補加附子治之，熟睡，喚而不醒，及覺，諸症頓退，再劑而痊。

黃武選，飲食勞倦，發熱惡寒，誤用解表，神思昏憒，胸發赤斑，脈洪數而無力。余曰：此內傷元氣，非外邪也，急用溫補之劑。彼不從，後果歿。

《明醫指掌・瘀血》 血畜於上，犀角地黃湯；在下，桃仁承氣湯，重則抵當湯下之。

《明醫指掌・諸血證》 歌　血是人身水穀精，生於脾胃統於心。動言視聽皆資用，脈絡形容足壯神。陽火煎熬偏易耗，陰精有質故難成。虛勞咳咯眞陰損，吐衄多在火載升。男子便紅緣濕火，女人血熱病崩淋。脈芤而澀知無血，色奪神枯是損陰。血熱血寒虛與實，臨時診候細詳情。若緣蓄血生潮熱，藥劑斟量及蚤行。血因脫損焦薑補，燕地歸芎信有靈。

論　夫血者，水穀之精也。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脈也。源源而來，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於肝，宣布於肺，灌溉一身。故目得之而能視，脚得之而能氣。所以，視、聽、言、動、臟、腑、脈絡，靡不由於血之運用也，故曰：血者，神氣也。持之則存，失之則亡，血盛則形盛，血弱則神衰，神靜則陰長，取汁變化而爲血。《內經》所謂：脈者，血之府也。生化旺，則諸經恃此而長養，口竭，則百脈由此而空虛，可不謹養哉？蓋血屬陰，難成而。由平人之節欲者少，不能謹養，以致陽火滋甚，日漸煎熬，眞陰內損，百病由此而生焉。

脈　諸證見血，皆見芤澀。隨其上下，以驗所出。大凡失血，脈貴沉細。設見洪大，後必難治。

四物湯　補血之要藥。

咳血　咳血者，火乘金位，肺絡受傷，故血從嗽而出也。丹溪云：先痰嗽而後見紅者，多是痰積生熱，以降痰火爲急，宜煎桔梗、枳殼、黃芩、橘紅，送下天門冬丸。先見紅而後痰嗽者，多是陰虛火動，痰不下降，宜以四物湯加痰藥、火藥。

咯血　咯血者，痰中咯出血疙瘩也。

按：薛立齋云：此證多因心氣虛耗，不能主血，血不歸經，停留於內，故得咯而出。其證面色萎黃，五心煩熱是也。若鬱熱甚者，生地黃散。咯血及痰中血絲者，四物湯加竹瀝、薑汁、牛膝、童便、青黛。虛嗽咯血者，太平丸。勞瘵咯血者，詳本條內。

吐血　吐血者，嘔出全血是也。

達按：經云：心主血，而不能藏，夜則復歸於肝。肝藏血，而不能主，晝則聽令於心。心爲君，肝爲盯，君火一動，相火從之，相火一動，六經之火從之。火動，則血隨以動，火升，是血隨以升。善調攝者，寡欲節勞，常使君火不動，相火隱伏。火伏，則血隨以伏矣，何病之有？惟不知命者，不自量其血氣之強弱，本元之虛實，奔走道路而不憚其勞，縱情女色而強努其力，以有限之精神，而供無窮之作用。六經受傷，血液流迸，聚於兩脇胸臆之間，乘火而升。其傷重者，從夾而上，如潮湧至，勢不可遏，法當從其出，不可強爲之御也。蓋所出之血，皆敗血也，縱能止之，亦不歸經，久當復出，故不可御。必服以消血之藥，佐以潤下之劑，使其敗血下行，乃服止血之劑，以杜其根，服補血之劑，以還其元，庶可以收全功也。

花蕊石散。

四生丸。

麥門冬飲子。

丹溪方：治嘔血，衄血，一切火載血升，上行之證。

四物加山梔、童便、薑汁，或用韭汁，童便相和飲之。

衄血　衄血，鼻中出血也。夫氣血調和，則循環經絡。若勞傷元氣，陰虛火動，氣逆於肺，則血隨鼻而衄也，犀角地黃湯主之。經云：諸見血，身熱，脈大者難治，是火邪勝也。身涼，脈靜者易治，是正氣復也。

便血　便血者，大便血也。多因飲食起居，或六淫七情致傷，令元氣虧損，陽絡外傷而然也。若膏粱積熱者，加味清胃散。大腸風熱者，四物加側蘗、荊芥、秦艽、枳殼、丹皮、柴胡。陰結者，平胃地榆湯。

加味清胃散　即本方加犀角、連翹、甘草。

加減四物湯　治腸風下血。

溺血　溺血者，小便血也。蓋心主血，通行經絡，循環臟腑。若得寒則凝澀，得熱則妄行，失其常道，則溢滲於脬，小便出血也。不痛，小薊飲。不止，蒲黃散。實者，當歸承氣湯，後以四物湯，加小薊、山梔、滑石、琥珀。虛者，膠艾湯。

當歸承氣湯　即小承氣湯加當歸。

膠艾湯　即四物湯加阿膠、艾葉、炙甘草各一錢。

《慎齋遺書・吐血》　血證屬火無二議，五臟六腑皆出血之路，所以吐者火也，至後則虛矣。用藥一概寒涼，則胃氣漸損，生發之氣漸衰，血以氣爲主，血無氣養，血不歸絡，累發之而累寒之，自然成陰虛火動之證。脾肺二絡有損，咳嗽喘促洩瀉，理必然也。血熱火動，滋陰可愈，血熱火越，滋陰求愈，則不能矣。不見天之大雨，是滋陰也，反擊動其火，草木皆焚。滋陰補陰，何以別之。四物湯治血之有餘，不治血之不足，若論不足，男女之血皆不足也。血虛則無氣，血虛發熱，氣虛生寒，血後寒熱往來。是氣血兩虛，宜用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陰從陽生，所以人參、黃耆能補其生化之原也。若見自汗咳嗽，乃肺虛也。血脫益氣，古聖之言，雖有雜證，亦未治之。蓋血藥治血之有餘，不治血之不足。寒劑治火之有餘，不治火之不足。吐血概用滋陰清火，則胃失生發之氣，脾肺先絕，血從何生，必至於死矣。

失血證，皆見芤脈，隨其上下以察所出。凡失血者，脈貴沉細，若浮大則難治，豁大無力尙可延，短數、細數、緊數、豁大有力，皆爲不祥。

治血初起，以苦甘寒藥散火涼血爲君，辛涼開鬱利氣爲臣，升清藥俾復其位爲佐使，久則以酸澀止塞其源，用甘溫藥收補於後，如此未有不愈者。

凡咳嗽吐血有汗，用茯苓補心湯，或潮熱咳嗽，八珍湯加陳皮、貝母、五味子，以瀉胸中之痰。老痰是熱，宜貝母、花粉。清痰是虛，宜人參、白朮。

吐血之證，或七情所傷，或咳嗽日久，或因傷寒表裏不清，漸傳而至。心氣耗散，不能藏血，五心煩熱，咳嗽吐血，及婦人懷孕，惡心嘔吐，皆用茯苓補心湯。此方治血後氣逆上湧，胸膈飽悶，咽嗌不利，虛火上炎，服三四帖則止，發則再服。蓋火鬱宜發之也，渴甚加麥冬、五味子。

凡病先防胃傷，宜六味丸、八珍湯加減，寒藥不可，熱亦不宜。血怕氣滯，滯則生發之氣，反鬱而成火。

血來鮮紅屬熱，淡色屬虛，血色青淡，參湯磨服犀角、羚羊角。陽氣上升，其血必能下降，倘氣不升上，血必不復下，可見氣有生血之妙，血無益氣之功也。

去左脇下積血，烏藥二分、枳殼三分，磨服。脈不短數，尙可遷延。吐血，血不歸經，用炮薑溫煖中氣，使血歸經，炮薑入脾肺二經，脾統血，肺主氣，氣行血行也。

吐血，先血病而後吐瀉者，無忘其吐瀉，四君子加歸、芍之類，先吐瀉而後血病者，無忘其血病，四君子加山梔、川連之類。吐血宜行血、涼血、和血、補血，茯苓補心湯、六味湯，或四物湯加炮薑，八珍湯加陳皮、貝母、麥冬、五味子。血病必從血治，此爲正法。

吐血久而不愈者，腎虛不納氣故也。雜病久而不愈者，脾虛不能統血故也。故血病宜求之腎，雜病宜求之脾。

吐血因陽勝陰虛，故血不得下行，乘炎上之勢而出。大法補陰抑火，使復其位，山梔只清胃脘之血，桃仁承氣治氣壅火塞而吐紫血者，然非治血之正法也。先吐血後見痰嗽，皆是陰虛火動，氣不得下降也。先痰嗽後見紅者，是痰積熱壅，火炎吐血也，以炮薑末、童便調服，或天一丸，蓋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

黃柏　知母俱童便炒　生地　丹皮　杞子　五味子　牛膝　茯苓

蜜丸。

血證藥味各有專司。川芎血中氣藥，性味辛散，通肝經而行血滯於氣也。地黃血中血藥，通腎經，性味甘寒，能治眞陰。當歸分三治，性味辛溫，全用活血，血各歸經。白芍陰分藥也，通脾經，性味酸寒，能涼血，治血虛腹痛也。人參補血虛，陽旺則生陰血也。輔佐之屬，若桃仁、紅花、蘇木、血竭、丹皮，血滯所宜；蒲黃、阿膠、地榆、百草霜、檳灰，血崩所宜；乳香、沒藥、五靈脂，血痛所宜；蒞蓉、瑣陽、牛膝、杞子、益母草、夏枯草、龜板，血虛所宜；乳酪血液之物，血燥所宜；炮薑、肉桂，血寒所宜；生地、苦參，血熱所宜。此正法之大略也。

《慎齋遺書・尿血》 尿血者，精不通行而成血，血不歸經而入便，然其原在腎氣衰而火旺。治當清腎，清腎之法，補脾益肺以生水，則火自平而精血各歸其所矣，用四君加木通、香附，則氣理而精旺矣。

小便尿血，升麻葛根湯調益元散，上下分消之也。

尿血久不愈，陽陷於陰者，補中益氣湯。【略】

一人尿血，此脾陰不足也。用熟地以補其陰，陰不足則肝木乘脾而土弱；用甘草、白芍，瀉土中之木；棗仁、遠志，扶土之母，以通其升降之道，不爲邪氣所鬱；用麥冬、天冬以清肺，蓋肺能降，脾自能升也；若陳、半、朮、苓香燥之味，有礙乎陰不宜。

《慎齋遺書・衄血》 鼻血，陽明熱證也。陽明經挾鼻，熱甚。故血上行也，治宜清之。

鼻血湧也，諸藥不止，生地、薄荷、藕節、柏藥、茅根各一錢，生薑五錢，搗汁一碗，磨京墨服，血來盈盆色淡者，此藥不效，須用大附子便製七錢，水煎一鐘，加薑汁半盃，童便一盃服。

衄血，安神丸二三次不止，用沉香末二錢，山梔末五錢酒服。

衄血不止，用驢屎燒存性，研末吹鼻立止。

太陽傷寒，血出於鼻者，蓋太陽主表，肺主皮毛亦屬表，鼻爲肺竅，表氣熱甚，故其血出於表之竅也。寒涼瀉火之有餘，不能瀉火之不足，若五臟無病，只腎虛火動，應用寒涼，滋陰降火。若脾虛下陷，陰火上升，復用寒涼，則無根之火愈熾，而喉痛咽啞之病作矣，危亡其能免乎。

《慎齋遺書・腸風》 腸風洩瀉，血出於脾，厚朴丸。心火乘脾，血出於心，歸脾湯。因酒溼熱，黃芩湯加川黃連丸。內傷勞碌，補中益氣湯加地榆。陰結下血，漸漸至多，腹痛不已，地榆湯。久風入中，秦艽丸。久患腸風，十全大補湯。眞腸風，風入中而化火也，地榆、槐花，對證之藥。腸風下血不止，白芷、烏梅二味，煎服，以肝藏血，脾統血也。

《醫學入門・雜病提綱・內傷・血》 諸血先溳分各經，逆則上行順下行。血乃水穀之精變成，生化於脾，生息於心，藏於肝，布於肺，施於腎。脈絡、臟腑、耳目、手足，資爲運用。然陰道易虧，一有感傷，調理失宜，以致陽盛陰虛，錯經妄行，火載則上升，挾濕則下行。是以上溢清道，從鼻而出爲衄。留滯濁道，從胃脘而出爲咳唾。滲入腸間，從下部而出爲血痢。結於腸胃則成積，而爲血瘕。分經言之：嘔吐，胃也。咳唾，衄，肺也。痰帶血，脾也。咯血系腎也。溺血，小腸，膀胱也。下血，大腸也。牙宣，胃或腎虛炎也。又血從汗孔出者，謂之肌衄。從舌出者，謂之舌衄，心與肝也。從委中穴出者，謂之胭血，腎與膀胱也。大概逆行難治，順行易治。外症有潮夜反重，無潮者輕，有潮者重。潮盛脈大者死。然瘀血亦能作潮，日輕夜重者，血屬陰也。如九竅出血，身熱不卧者，即死。量人虛實氣溳清。血隨氣行，氣行則行，氣止則止，氣溫則滑，氣寒則凝。故涼血必先清氣，知血出某經，即用某經清氣之藥，氣涼則血自歸隊。若有瘀血凝滯，又當先去瘀而後調氣，則其血立止。或元氣本虛，又因生冷勞役，損胃失血者，卻宜溫補斂而降之，切忌清涼，反致停瘀，胸膈不散，量之。外感積瘀宜涼血散火之劑。外感四氣，邪傳經絡，誤汗誤下，以致邪逼經血妄行。風症色青，多鼻衄者，金沸草散去麻黃，加桔梗、枇杷葉、桑白皮，或參蘇飲加黃芩。寒症色黯，鼻衄點滴者，九味羌活湯、麻黃升麻湯。著熱逼血，色紅，甚則黑者，茅花煎湯，調五苓散。暑毒攻心，嘔血者，枇杷葉散，去丁香加黃連。濕症色如烟塵，多下血者，胃風湯，當歸和血散。時毒身熱吐膿者，陽毒升麻湯。積熱因飲酒炙煿，蓄熱三焦者，黃連解毒湯，黃連枳殼二味湯，龍腦鷄蘇丸，四生丸，大金花丸，槐角丸。瘀血因打撲損傷，瘀聚胸膈者，犀角地黃湯，桃仁承氣湯。內傷滋陰溫補火自平。內傷七情，暴喜動心，不能主血。暴怒傷肝，不能藏血。積憂傷肺，過思傷脾，失志傷腎，皆能動血。治宜開痰行氣，二陳湯加酒紅花、升麻、歸身、黃連。虛者，加參、朮及附子一片。熱者，加山梔、牡丹皮、茜草、生地、木香。氣急者，加瓜蔞仁、桔梗。勞心無汗者，茯苓補心湯。有汗者，歸脾湯。素鬱者，清肝解鬱湯。氣壅者，蘇子降氣湯。如失血後被七情，四物湯加木香、檳榔。陰虛者，去木檳加玄參、黃柏、枳殼。內傷飲食生冷，滯胃清道，氣濁血亂者，理中易加乾葛、川芎，治衄能分陰陽，定血脈。冷暈倒者，加桂、附。傷酒吐血者，四君子湯加乾葛、川芎，山梔。內傷勞役，氣虛火盛者，卑人參湯。或四君子湯，加蒲黃、人乳、藕節。傷力吐血者，豬肝蘸白芨末食，或花蘂石散。內傷氣散，汗出污衣，甚如衄染者，黃芪建中湯，妙香散，或男胎髮燒灰齋飲之。胭血，十全大補湯。內傷思慮色慾，血衰火燥者，滋陰降火湯，加味逍遙散，節齋四物湯，腎氣丸。吁嗟男女血爲疚，人知百病生於氣，而不知血爲百病之胎也。凡寒熱，

跨挛、痺痛、癮疹、搔癢、好忘、好狂、驚惕、迷悶、痞塊、疼痛、癰閉、遺溺等症，及婦人經閉，崩中帶下，皆血病也。通用四物湯涼血，心加黃連，小腸山梔仁，木通，肺加枯芩，大腸實芩，肝加條芩，膽加黃連，腎，膀胱加黃栢，脾加生地，胃加大黃，三焦地骨皮，心胞絡牡丹皮。清氣，心與胞絡加麥門冬，肺加枳殼，肝加青皮、柴胡，脾加白芍，胃加石羔，乾葛，大腸，三焦加連翹，小腸赤茯苓，膀胱滑石，琥珀。瘀血加紅花，桃仁，韭汁，童便以行之。血來暴者，加薄荷，玄參以散之。血不止者，加蒲黃，京墨，茅根。久不止者，加升麻引血歸經。血止後加炒黑乾薑，引血還元。血虛加龜板，血燥加人乳。保全脾胃可長生。血病每以胃藥收功。

《醫學入門・內傷類・血類》 吐血此即諸血，特分言之耳　吐血屬胃審陰陽，陽盛身熱陰盛涼。內傷外感，及飲食房勞墜閃，五臟有傷，血聚膈間，從胃脘出者則爲嘔吐，從鼻出者則爲衄。陽盛身熱多渴，陰盛身涼不渴。然，血陰也，身涼者易愈。陽多積熱幷怒火。陽盛多因飲食辛熱，傷於肺胃，嘔吐出血，大薊飲子主之。因酒者，古葛連丸，小調中湯。吐膿血者，名肺疽，桔梗湯。大怒氣逆上衝暴甚者，四物湯加藕子、陳皮、沉香，童便，或茅根煎湯，磨沉香服之。若血聚滿膈間則吐者，藕子降氣湯加人參，阿膠。或暴吐紫黑成塊者，瘀血也，雖多亦不妨，四物湯合解毒湯調之。覺胸中氣塞者，桃仁承氣湯下之。五志火動，熱者解鬱湯，虛者保命散。陰爲心力暴勞傷。陰盛多因勞力傷氣，吐血鮮紅，心腹絞痛，自汗者，四君子湯加黃芪、柴胡、山藥、百合、前胡、薑、棗煎服，或用連心，糯米等分爲末，溫酒下。勞傷氣虛挾寒，陰陽不相爲守，血亦錯行，所謂陽虛陰必走者是也。外症必有虛冷之狀，法當溫中，使血自歸經絡。如胃虛不能化食，其氣逆上吐衄者，理中湯加木香；胃寒不能約血者，甘草乾薑湯或七氣湯加川芎。自汗者，小建中湯，古桂附湯。下虛極而氣壅喘嗽，血不歸元者，黑錫丹、金液丹。口勞力傷肺，唾內有血，咽喉不利者，鷄蘇散。如心肺脈破，血若湧泉，口鼻俱出者，不治。勞心過度，不能統血，反上令人煩悶倦怠者，茯苓補心湯，歸脾湯。古方治血，多以茯苓，茯神爲佐者，心主血故也。思色強力入房，勞傷心腎，陰虛火動者，加減四物湯。凡血越上竅，皆是陽盛陰虛，有升無降，俱宜補陰抑陽，氣降則血自歸經矣。陰盛陽虛者，間有之耳。先痰帶血皆痰熱，先痰嗽後見血，多痰火積熱，化痰降火爲急；不可純用血藥，恐泥痰也，山梔地黃湯。痰帶血者，多胃中清血，熱蒸而出，重者山梔，輕者藍實。先血後痰虛火倡。先見血。後痰嗽，多陰虛火動，四物湯加貝母、天花粉化痰，山梔、牡丹皮、麥門冬降火。蓋吐血，火病也，雖挾痰者，亦只治火則止。陽熱涼血與行氣，陰虛補澀自歸藏。凡血不可單行單止。蓋血來未多，必有瘀血胸膈，必先消瘀，而後涼之止也。然血熱則行，宜苦寒涼血爲君，辛味行氣開鬱爲臣，升提俾復其位爲佐，酸澀止塞其源，甘溫取補其後。涼血，犀角地黃湯，黃連解毒湯，陶氏生地芩連湯，四生丸。行氣，枳梗湯，二陳湯，枳橘湯，古烏附湯。滋補血虛，加減四物湯。昏暈，古芎歸湯。氣虛，單人參湯，扶脾生脈散，清肺生脈飲，虛甚者十全大補湯。止澀，古參栢糊狗膽丸，單京墨丸，或單用炒乾薑爲末，童便調服，善能止血降火。久者升提，三黃補血湯。斷根，天門冬丸，大阿膠丸，女貞丹。還血掃元，參芩白朮散，四君子湯，腎氣丸，瓊玉膏。抑論血疾陰火，誤用陽燥熱藥，則血枯瘦怯，癆瘵成矣；勞傷誤用寒藥則胸滿膈痛，血愈鬱矣；墜墮閃剉，誤行補澀，則瘀蓄於胃，心下脹滿，食入即吐，名曰血逆。古法以二陳湯去茯苓，甘草，加赤芍等分救之。此血疾難調，最宜斟酌。

嘔血　嘔血與吐無大異，成盆無聲者爲吐，成碗有聲者爲嘔。怒火暴甚不可當。怒氣逆甚，血溢口鼻，當抑怒全陰，熱者解鬱湯，虛者保命散。氣虛發熱咽喉痛，甘桔湯加參、芪、歸、地、荊芥、黃栢、水煎，入童便、韭汁、薑汁、郁金少許，或單黃栢蜜炙爲末，麥門冬煎湯下。血虛熱熾滋降良。加減四物湯主之。

衄血　衄血熱溢肺與胃。肺竅於鼻，鼻通於腦，血上溢於腦，又行清道，所以從鼻而出。兼以陽明熱郁上行，則口鼻俱出。大熱衄血者，用萱草去根，搗汁一盞，生薑汁半盞，和勻服。涼血行血治同吐血古人方。初宜黃芩湯加郁金，或茅花，冬青子止之；久宜清肺生脈飲，茜梅丸，古天地膠；有郁者，古莎芎散；因鼻流涕，久成衄者，防風散；或犀角地黃湯丸。初衄不可遽止，去多恐暈，急用百草霜末三錢，水調服，仍取一捻吹鼻中，或用人中白末湯調服，更加髮灰一錢，麝二字，仍用少許搐鼻，立止，或將患人頭髮分開，井水濕紙，頂上搭之亦好。如鼻乾燥，以麻油滴入潤之。如吐衄太盛不止，防其血暈，用茅根燒烟，將醋灑之，令鼻嗅氣以遏其勢。或驀然以水噴面，使帶驚則止。此法非特衄血，雖上吐下便，九竅出血者，亦效。止後隨症虛實調之。諸般血藥不能止，必然氣郁血無藏。涼血散火藥不効者，古沙芎散。燥者，單天門冬膏。

嗽唾咯　嗽痰帶血本脾經，虛者，六君子湯加桑白皮、黃芩、枳殼、五味子，有火者加減逍遙散。有咳屬肺恐難嚥。火升痰盛身熱者，龍腦鷄蘇丸，鷄蘇散，滋陰降火湯，古百花膏，黃連阿膠丸，虛者，二陳芎歸湯，八物湯，或二陳湯加嫩桂、桑白皮、杏仁、桔梗、知母、貝母、阿膠、生地、山梔、蓋嫩桂枝能治上焦故也。愈後調理，玄霜膏。咳血咽瘡者，不治。血隨唾出自腎來，滋陰降火湯。瘀血聚肺火相煽。唾中紅絲，是肺痿，難治。咯出血屑疙瘩爲咯血，或帶紅絲細如線。有血在咽下，咯不出者，甚咯則有之者，此精血竭也，四物湯加竹瀝，薑汁，童便，青黛，或聖餅子，地黃膏。蓄血在上，閉塞清道，喜忘者，犀角地黃湯。此是肺腎眞臟傷，滋陰降火非偏見。

溺血　溺血純血全不痛，血從精竅中來，乃心移熱小腸，四物湯加山梔、芩、連，單髮灰散入麝半釐，淡苦酒湯下，單苦實菜飲，單琥珀散。暴熱實熱利之宜。暴起熱者，山梔一味，水煎服。實熱者承氣湯加當歸下之，或小薊飲子，後以四物湯加山梔調之。心經熱者，導赤散。暑熱者，益元散，升麻煎湯下，或五苓散。虛損房勞兼日久，滋陰補腎更

無疑。久虛者，四物湯加山梔、牛膝，或單牛膝膏。房勞傷精，火動溺血者，膠艾四物湯，腎氣丸，小兔絲子丸。虛甚病久者，鹿角膠丸、秋石固眞丸、金櫻膏。痛不可忍者，單豆豉一撮，煎湯溫服，甚効。此疾日久中乾，非清心靜養不可救也。

便血　便血須先分內外，自外感得者，曰腸風，隨感隨見，所以色鮮，多在糞前，自大腸氣分來也。自內傷得者，曰臟毒，積久乃來，所以色黯，多在糞後，自小腸血分來也。又有不拘糞前後來者，氣血俱病也。皆因七情六淫，飲食不節，起居不時，或坐卧濕地，或醉飽行房，或生冷停寒，或酒炙積熱，以致榮血失道，滲入大腸。經曰：結陰便血，一陰結一升，二陰結二升，三陰結三升。蓋邪犯五臟，則三陰脈絡不和而結聚，血因停留，溢則滲入大腸。陰非陰寒之謂也。《針經》云：陽絡傷則血外溢而吐衄，陰絡傷則血內溢而便溺。風清熱紅甚則烏，塞黯毒濁濕不痛。此屬外感，風者色青，或純下清血。實者，人參敗毒散加槐花、荆芥；虛者，不換金正氣散；久虛者，胃風湯、古樗參散、苦參丸、結陰丹。熱者鮮紅，用黃芩、秦艽、槐角、升麻、青黛等分，水煎服，酒蒸黃連丸、香連丸、蒼地丸、龜柏丸；挾風者，臟頭丸；暑月，黃連香茹散；熱甚則黑者，解毒湯合四物湯加大黃；有瘀血者，桃仁承氣湯。寒者色黯，平胃散合理中湯加葛根、升麻、益智、神麴、當歸、地榆、薑、棗，煎服。毒者，病邪蘊久，色濁，後重痞墜，四物湯加木香、檳榔，或四味香連丸。濕者直來不痛，白梧丸；濕兼熱者，古連殼丸。濕癖血箭最難除。原因傷風犯胃飧泄，久而濕毒成癖，注於大腸，傳於少陰，名曰腸癖，俗呼血箭。因其便血即出有力，如箭射之遠也，又有如篩四散漏下者，初起濕熱，或凳當長夏者，當歸和血散，涼血地黃湯加木香、檳榔；久而色紫黑者，濕毒甚也，升陽除濕和血湯，升陽補胃湯，或補中益氣湯去柴、陳，加芩、連、川芎、槐角、枳殼。內傷食積糟粕混，內傷飲食腹必脹滿，糟粕與血同來，平胃散加槐角、枳殼、當歸、烏梅、甘草，或通玄二八丹。虛者，六君子湯加芎、歸、神麴或六神丸。勞傷氣陷郁悶拘。內傷勞傷，元氣下陷者，補中益氣湯；脫肛者，椿砂湯。內傷中氣虛弱者，四君子湯，或單人參湯加炒乾薑少許、古卷栢散、古烏荆丸、剪紅丸。陽虛甚者，礬附丹。內傷陰虛血弱者，四物湯加乾薑、龜栢丸、腎氣丸。內傷脈絡下血者，古連殼丸。虛者，十全大補湯主之。內傷憂思，怔忡少寐，有汗者，歸脾湯。或寒熱脇痛，小腹悶墜拘急者，逍遙散、六君子湯俱加柴胡、山梔、或木香少許。以上糞前，俱加吳萸；糞後，俱加黃連，二味須用熱湯同浸拌濕，再燉滾湯半日久，令藥氣相和方妙，各揀出若生，則偏寒偏熱。初起和血祛風濕，當歸和血散，或涼血地黃湯。實者，槐角丸、黃連阿膠丸，虛者，加味槐角丸、四物坎離丸。通用四物湯，祛風加栢葉、防風、荆芥、秦艽、槐花、蝉皮、黃芩、地榆、枳殼、甘草；久者，加升麻、柴胡提之；解毒，加槐花、栢葉、荆芥、枳殼、芩、連；近血，加檳榔、枳實、槐花、條芩瀉大腸火；遠血，加木通、吳萸炒黃連瀉小腸火；熱者，加山梔、槐花、黃連；大下不止，加血見愁少許，薑汁和服；虛者，加炒乾薑；濕熱，加蒼朮、秦艽、黃芩、芍藥；挾氣，加香附、枳殼，或單香附丸。又古芎歸湯，調血上品，熱加茯苓、槐花；冷加茯苓、木香。凡大小便血，俱不可純用涼藥，宜辛味爲佐，兼升舉及酒炒藥。婦人胎前患者，古芎木湯、古芎歸湯、六一散，三方合服；產後患者，補中益氣湯加吳萸、黃連，或八物湯，隨症選用。久只補脾澀劑俱。補劑，補中益氣湯、參苓白朮散、厚朴煎。蓋精、氣、血皆生於穀氣，胃氣一復，血自循軌。不受補者，宜澀劑，香梅丸、腸風黑散。單方，糞前，酸石榴皮爲末一錢，荔枝煎湯下；糞後，艾葉爲末，生薑汁下。或乾柿燒灰爲末，米飲下亦好。抑考腸風藏毒，血自腸臟中來；蟲痔之血，肛門傍生小竅，射如血線。夫肛門既脫，腐血侵淫，化爲蟲蠹，蝕傷腸口，滴血淋瀝，當以無萸、艾葉、苦楝根等化蟲或燒鰻鱺骨薰之，內服黑玉丹。

《古今醫鑑・失血》　脈：諸證失血，皆見芤脈，隨其上下，以驗所出。大凡失血，脈宜沉細，設見浮大，後必難治。

證：夫失血之證，非止一端，有吐血，有咳血，有唾血，有咯血，有衄血，有溺血。雖有名色之異，大概俱是熱證，但有新舊虛實之不同耳，或妄言寒者，誤也。丹溪曰：血從上竅出，皆是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血隨氣上，越出上竅，法當補陰抑陽，氣降則血歸經。

吐血者，吐出全血是也，因血溢妄行，流入胃脘，令人吐血。有因飲食過飽，負重傷胃而吐血者；有因思慮傷心及積熱而吐血者；有傷心肺而吐血者；有因思傷脾而吐血者；有因肺生癰疽而吐血者；有從高墜下，傷損內臟而吐血者；有傷寒不解，邪熱在經，隨氣上湧而吐血者。

吐血者，或因四氣傷於外，七情動於內，或飲食房勞，墜閃傷損，致榮血流聚膈間，滿則吐溢，世謂妄行，或吐瘀血，此名內傷。

治：有先吐血後見痰嗽者，是陰虛火動，痰不下降，四物湯爲主加清痰降火藥。有先見痰嗽後吐血者，是積熱，降痰火爲急。有暴吐紫血成塊者，是熱傷血結於中，吐出爲好，用四物湯加清熱藥調之。吐血亦有因怒而得者，經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怒則暴甚故也。吐血不止，用乾薑炮爲末，童便調服，此從治之法也。

一咳血者，嗽出痰內有血者是也，因熱壅於肺而成。久嗽損肺，亦能嗽血，壅於肺者易治，不過涼之而已。損於肺者難治，以其不足也。熱嗽有血者，宜金沸草加阿膠；勞嗽有血者，補肺湯加阿膠、白芨；嗽血損肺，宜薏苡仁炒爲末，蘸熟豬肺食之；如熱嗽咽痛，痰帶血絲，或痰中多血而色鮮者，並宜服金沸草散。如服涼劑不愈，此非熱症，宜杏子湯主之。

一唾血者，鮮血隨唾而不出者是也。此出於腎，亦有瘀血內損，肺氣壅

渴，不得下降，用天麥冬、知貝母、桔梗、黃蘗、熟地黃、遠志或加乾薑。

一咯血者，不嗽而咯出血疙瘩者是也。用薑汁、童便、青黛入血藥中服之，或加入四物湯、地黃膏、牛膝膏之類。

一衄血者，鼻中出血也。此出於肺，以犀角、升麻、梔子、黃芩、芍藥、生地黃、紫參、丹參之類治之。

一溺血者，小便中出血也。乃膀胱所致，用炒黑山梔水煎服之，或用小薊、琥珀、小薊治下焦結熱血淋。溺血，因血虛者，四物加牛膝膏。

一下血者，大便出血也。乃臟腑蘊積濕熱之毒而成，或因氣鬱、酒色過度及多食炙煿熱毒之物，或風邪所冒，或七情六淫所傷，使氣血逆亂，榮衛失度，皆能令人下血。

予嘗治諸虛吐衄咯血，藥中每入童便一合，其效甚速。凡單用，重湯頓服，無不效應。蓋溲溺降火滋陰，又能消瘀血。止吐衄諸血。先賢有言：凡諸失血，服寒涼十無一生，服溲溺百無一死，斯言信矣。每用童便一鍾，少入薑汁二三點，攪勻，徐徐服之，日進二三次，如天寒，卻以重湯頓溫服。服此，但以進飲食相遠爲佳。【略】

全生飲雲林製　止吐血、衄血、嗽血、咯血、唾血。

犀角地黃湯　治上焦有熱，口舌生瘡，發熱，或血熱妄行，或下血及不嗽、血自來者，並宜服之。肝經血，加條芩；心經血，加黃連、麥門冬；脾經唾血，加白芍藥、百合；肺經衄血，加天門冬、山梔、百部；腎經血，加玄參、黃蘗、知母；三焦湧血，加連翹、地骨皮；膽經血，加柴胡、淡竹葉；胃經吐血，加大黃、乾葛；心胞血，倍牡丹皮，加茅根；大腸便血，加炒山梔、炒槐花；小腸溺血，加炒梔子、木通、牛膝、茅根；積熱，加大黃、芒硝；吐血不止，加大黃、桃仁。

止血立應散王雙湖方　吐血衄不止如神。

清熱解毒湯　治吐血衄血。

清熱滋陰湯　治吐血、衄血、便血、溺血。

《醫林繩墨・血論》經曰：嘔吐咯衄，氣虛脈洪，火載血上，錯經妄行，溺血便血，病同所因。又曰：心主血，肝藏血，脾裹血。蓋脾無所裹，則肝無所藏，心無所主也。吾見目得血而能視，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血而能攝，此脾有所裹，肝有所藏，心有所主也。又謂：心主血，肝納血，肺主氣，腎生氣。夫人身之血氣，精神之所依附者，並行而不悖，循環而無端，以成生生不息之運用爾。若夫暴喜傷心，則氣緩而心不生血，故肝無所受。暴怒傷肝，則氣逆而肝不納血，故血無所依。又有房勞太過，鬱怒反加，以致陰火沸騰，而血從火起，故錯經妄行。是以從肺而溢於鼻者，爲衄血；從胃而逆於口者，爲嘔血；從腎而出於唾者，爲咯血；從嗽而來於肺者，爲欬血。又謂：痰涎血出於脾，暴怒血出於肝，嘔吐血出於胃，房勞血出於腎，憂思血出於心，勞力血出於三焦，悲苦血出於心包絡，淋瀝血出於小腸，溺帶血出於膀胱，腸風痔漏血出於大腸。若謂留結於腸胃之間而成積者，爲血痕；留積於經絡之中而不行者，爲瘀血；留滯於肌肉之間而作痛者，爲腫毒，此皆血之爲病也。丹溪曰：血從下流者爲順，則易治，血從上溢者爲逆，則難治。子和云：口鼻出血是皆陽盛陰虛，所以有升而無降也。東垣曰：血從氣上越出上竅，法當補陰以抑陽，使其氣降則血歸於經也。大抵用治之法，俱宜四物爲主，當去川芎，熟地，用生地、玄參、天花粉、童便爲要，然後佐以各經瀉火之藥。如因於心火者加黃連，因於肺火者加山梔，因於腎火者加知母，因於脾火者加黃連、甘草，因於肝火者加黃連、羚羊角，因於小腸火者，加木通、山梔，因於大腸火者加條芩、枳殼，此治諸血奔逆之大法也。大率血之妄行，不可正治，一於寒涼之藥，血雖稍止，有傷胃氣，非惟治火之不下，抑亦鬱遏火邪而不出，致使譫言妄語，似狂之所爲，死期迫矣。殊不知丹溪又曰：吐血久而不愈者，乃服涼藥過多，當用溫補，健理脾胃，使脾和而能裹血可也，用四物湯去川芎加人參、白朮、炒黑乾薑之劑。戴氏亦云：凡血久不愈者，或病久而體弱者，宜用溫劑，亦此之謂歟。

愚按：血者依附氣之所行也，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周於身循環而無端者，氣也；呼吸間往來相統相承者，血也。氣與血附之而不移，陰與陽合之而既濟。否則氣離其血，則氣出而不返，有爲脈脫之症，然去死之機而不遠矣。血離其氣，則血瘀積而不流，有爲癰疽潰爛之症而妄作矣。所以呼吸之間，氣從呼出，得血流之而自返，故謂之呼。然而橐籥之間，隨陰陽之升降也，氣血之流行也，設若陰不升而陽不降，氣妄行而血自流，殆見溢於上爲嘔、爲吐、爲衄衊之所由也，散於下爲淋、爲帶、爲便溺之所使也。治者當以氣而平之，致令血歸於經，而血不妄行者可也。又以血而和

之致，使氣歸於血而氣不妄動者可也。治血之法全在茲乎。

治法主意，血由氣所依，氣由血所附，治血之症必先治氣可也。

《萬病回春・失血》 脈，諸症見血，皆見芤脈，隨其上下，以驗所出。大凡失血，脈貴沉細，設見洪大，後必難治。

血症者，人身之血，血爲榮，氣爲衛。心主血，肝藏血，脾爲總管。血隨氣行，氣逆則血逆。臟得血而能津，腑得血而能潤，目得血而能視，舌得血而能言，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攝。榮衛晝夜循環，運行不息，若是勞傷火動，皆令失血。一切血症皆屬於熱，藥用清涼俱是陽盛陰虛，火載血上，錯經妄行而爲逆也，用犀角地黃湯隨症加減。鮮血者，新血也，用止之。紫黑成塊者，瘀血也，宜去之，已後俱用補榮湯加減調理。失血脈沉細和緩，不宜浮大、實大。血得熱則行，得寒則凝。赤屬火，而黑屬水也，見黑必止，理之自然。如或暴吐紫血多者，無事是平，昔熱傷死血在胃口，吐出爲好。若止早，吐不盡，後成血結塊痛，難治，用活血湯加減。若見吐血，後見痰者，是陰虛火動，用滋陰降火湯加減；若先痰，後見血者，是積熱，清肺湯加減治之。

《松厓醫徑・血證》 血證者，脈多芤而微細者可治；芤而滑大者難治。其證大概有二，有血熱鬱血溢，有氣鬱血溢。然見血，又有上、中、下三部之分，衄、唾、嘔、吐爲上部，皆火載血上，錯經妄行；血結胸中爲中部；膀胱畜血及溺血爲下部。其間不出風熱壅遏，憂思鬱結而然。是以從肺而上溢於鼻者曰衄血，從胃而上溢於口者曰嘔血。夫所謂咯血唾血者，出於腎也；咳血嗽血者，出於肺也；又有痰帶血絲出者，或從腎，或從肺來也。其血出於小便者曰溺血，曰血淋，出於大便者曰腸風痔血，治法當求其本。

《雜病證治準繩・諸血門・諸見血證》 血溢、血泄、諸蓄妄證，其始也，予率以桃仁、大黃行血破瘀之劑折其銳氣，而後區別治之。雖往往獲中，然猶不得其所以然也。後來四明遇故人蘇伊舉，間論諸家之術，伊舉曰：吾鄉有善醫者，每治失血、蓄妄，必先以快藥下之，或問失血復下，虛何以當？則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利瘀，則以妄爲，常曷以禦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虛之有。予聞之愕然，曰：名言也。昔者之疑，今釋然矣。

【略】

診　脫血而脈實者，難治。病若吐血，復衄衄，脈當沉細，反浮大而牢者，死。吐血、衄血，脈滑弱小者，生；實大者，死。汗出若衄，其脈滑小者，生；大躁者，死。嘔血、胸滿引痛，脈小而疾者，逆也。脈至而搏，血衄身熱者死。吐血欬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臥者死。諸見血，身熱脈大者，難治。難治者，邪勝也。身涼脈靜者，易治。易治者，正氣復也。衄血者，若但頭汗出，身無汗，及汗出不至足者，死。血溢上行，或唾、或嘔、或吐皆凶也，若變而下行爲惡利者，順也。血上行爲逆，其治難；下行爲順，其治易。故仲景云：畜血證，下血者當自愈。若無病之人忽然下利者，其病進也，今病血證，上行而復下行惡利者，其邪欲去，是知吉也。

《雜病證治準繩・諸血門・溲血》 痛者爲血淋，不痛者爲溺血。【略】大抵溲血、淋血、便血三者雖以前後陰所出之竅，血有不同，然於受病則一也。故治分標本，亦一也。其散血止血之藥無越於數十品之間，惟引導佐使各走其鄉者少異耳。

《雜病證治準繩・諸血門・畜血》 夫人飲食、起居一失其宜，皆能使血瘀滯不行。故百病由污血者多，而醫書分門類症，有七氣而無畜血，予故增著之。衄血，畜血上焦。心下，手不可近，畜血中焦。臍腹小腫大痛，畜血下焦。三焦畜血，脈俱在左手中。畜血上焦，活人犀角地黃湯。畜血中焦，仲景桃仁承氣湯。畜血下焦，仲景抵當湯、韓氏地黃湯、生漆湯。【略】若登高墜下，重物撞打，箭鏃刃傷，心腹胸中停積鬱血不散，以上、中、下三焦部分分之，以易老犀角地黃湯、桃仁承氣湯、抵當湯丸之類下之，亦有以小便同酒煎治之者，更有內加生地黃、當歸煎服者，亦有加大黃者。又法，虛人不禁下之者，以四物湯加穿山甲煎服，妙。亦有用花蘂石散以童子小便煎服，或酒調下，此藥與寒藥正分陰陽，不可不辨也。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吐血》 吐血三要法

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行經絡者，氣逆上壅也，行血則血循經絡，不止自止。止之則血凝，血凝則發熱惡食，病曰痼矣。

宜補肝不宜伐肝。經曰：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者也。肝爲將軍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肝氣平，而血有所歸。伐之則肝虛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

宜降氣不宜降火。氣有餘即是火，氣降即火降，火降則氣不上升，血隨氣行，無溢出上竅之患矣。降火必用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不能統血，血愈不能歸經矣。

今之療吐血者，大患有二，一則專用寒涼之味，如芩、連、山梔、四物湯、黃檗、知母之類，往往傷脾作泄，以致不救；一則專用人參，肺熱還傷肺，咳嗽愈甚。亦有用參而愈者，此是氣虛喘嗽，氣屬陽，不由陰虛火熾所致，然亦百不一二也。仲淳立論，專以白芍藥、炙甘草制肝，枇杷葉、麥門冬、薄荷葉、橘紅、貝母清肺，薏苡仁、懷山藥養脾，韭菜、番降香、眞蘇子下氣，青蒿、鱉甲、銀柴胡、牡丹皮、地骨皮補陰清熱，酸棗仁炒研、白茯神養心，山茱萸肉、枸杞子補腎，予累試之，輒驗。然陰無驟補之法，非多服藥不効，病家欲速其功，醫者張皇無主，百藥雜試，以致殞身覆轍，相尋不悟，悲夫。鬱金治吐血聖藥，患無眞者爾。

《本草經疏・論治血三法藥各不同》 血虛宜補之，虛則發熱，內熱法，宜甘寒、甘平、酸寒、酸溫以益榮血，其藥爲熟地黃、白芍藥、牛膝、炙甘草、酸棗仁、龍眼肉、鹿角膠、肉蓯蓉、甘枸杞子、甘菊花、人乳之屬。

血熱宜清之、涼之，熱則爲癰腫瘡癤，爲鼻衄，爲齒衄，爲牙齦腫，爲舌上出血，爲舌腫，爲血崩，爲赤淋，爲月事先期，爲熱入血室，爲赤遊丹，爲眼暴赤痛，法宜酸寒、苦寒、鹹寒、辛涼以除實熱，其藥爲童便、牡丹皮、赤芍藥、生地黃、黃芩、犀角、地榆、大小薊、茜草、黃連、山梔、大黃、青黛、天門冬、玄參、荆芥之屬。

血瘀宜通之，瘀必發熱，發黃，作痛，作腫及作結塊癖積，法宜辛溫、辛熱、辛平、辛寒、甘溫以入血通行，佐以鹹寒，乃可軟堅，其藥爲當歸、紅花、桃仁、蘇木、桂五靈脂、蒲黃、薑黃、鬱金、京三稜、延胡索、花蕊石、沒藥、蟲蟲、乾漆、自然銅、韭汁、童便、牡蠣、芒硝之屬。蓋血爲榮，陰也，有形可見，有色可察，有證可審者也。病既不同，藥亦各異，治之之法，要在合宜，倘失其宜，爲厲不淺，差劇之門可不謹乎。

《簡明醫彀・血證》 經曰：心出血，肝納血。又曰：卧則血歸肝，目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所以動言視聽，無非血養。又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夫吐血者，多因大怒傷肝，憂愁思慮傷心；酒色過度，陽盛陰虛，水不制火；或厚味醇酒，以動胃火，感受之由不同，無出於火載血上，錯經妄行。凡榮衛太虛，臟腑易損，血脈空竭。因而恚怒驚忿，暴氣逆溢，不循經絡，血脈流散，是證作矣。諸失血多屬於君相二火、諸經之熱，煎逼其血而出諸竅也。色赤紫爲熱極。凡血上行者爲逆，復而下行變痢爲順。藥兼降氣，則血歸經。脈多芤澀，沉細者順，洪大者逆。身涼脈靜者易治，身熱脈盛者難治。

主方

犀角磨汁或鎊　牡丹皮　赤芍各錢半　生地黃二錢　黃連一錢五分　右水一盞，童便一鍾，煎服。

如血不止加茅根汁，磨京墨汁各半鍾和服。吐血出於胃加天門冬、黑山梔、阿膠、焦荆芥、蒲黃；厚味動胃火加石膏、枳殼。衄血鼻出，咳血，痰中血絲皆肺火，加黃芩、連翹、玄參。唾血咯血皆出於腎，加黃柏、知母、熟地、黑山梔。凡血紫黑成塊，胸中氣塞加大黃、桃仁。大便血，臟氣傷，風邪入，下血，面黃時熱加防風、枳殼、柴胡、升麻、槐角、地榆。小便血，小腸與心爲表裏，心熱則尿血，兼有膀胱火，山梔、滑石、瞿麥、木通。諸見血，藥中可用藕節汁、扁柏葉、山茶花、大小薊；甚不止，暫用廣西三七、眞花蕊石、髮灰、白芨，可以爲末，調服三錢。止後多用鬱金、山茶、桃仁，以清瘀血，心無後患。有吐多神昏不省者，乃陰氣暴絕，孤陽欲飛越而去，不能獨存，急用人參一兩，煎濃汁半鍾灌下，氣復則甦。如血止火降，胸寬氣和，止是虛弱無力，參、芪、白朮、歸身之類補之。【略】

舌上無故出血：槐花末敷。

止吐衄血：白芨末，涼水調鹽花貼鼻竅中。或貼印堂及鼻，紙封，頻以涼水潤之，或濕紙搭頸項或頂心，頻以涼水潤之。茅根煎，京墨磨，藕，萱草，馬鞭草，車前草幷搗汁，百草霜或鍋煤，梔子炒研，黃葵子，炒黃糯米，髮灰，幷可研末，涼水調下皆效隨用一味。

止衄血：槐花末、蓮房燒灰、髮燒灰、鸕鷀糞燒灰、梔子燒灰，皆可吹入鼻。蘿蔔汁、車前汁、葱汁，皆可滴入鼻內。石榴花瓣、牆頭苔蘚，皆可塞入鼻。

咯血疙瘩：杏仁研細，青黛作餅，以柿合濕紙裹煨，慢嚼，米湯下。

大便下血：烏梅　五倍子炒焦　白芷研末，等分　米糊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白湯送下。

又：臭椿根皮爲末，醋糊丸湯下。或殭蠶末，烏梅肉蒸、搗，丸服。或苦楝子炒黃爲末，蜜和丸服。

又：茄科燒灰，三錢，米湯下，或木槿煎服。或山楂末，或五倍子末，皆可湯服。

小便出血：蒲黃炒　破故紙炒　陳石灰炒　等分，研末，湯服。

又：辰砂五苓散，燈心湯下。或柿餅燒灰，米湯調下。或車前子水煎服。或車前草搗汁服。

又：蒲黃炒，研末服。後四物湯加木通、車前子煎，調玄明粉服，全止。

小便血條：當歸、白芷爲末二錢，淡豆豉煎湯下。或黃連、黃柏末二錢，車前子煎湯調下。

又：五倍子末，烏梅搗丸服。或鬱金爲末，葱湯調下；或扁柏葉爲末，酒調下。

龔居中《紅爐點雪・痰火失血》　夫血者，氣之配也，人之一身，五臟六腑，四體百骸，靡不藉其營養也。然附以行，氣暢則暢，氣逆則逆，有夫婦隨唱之義。一或陰虧陽勝，偏而爲火，氣得火而行，健譬則男女偕行，男得附而邁往，女必迷途而暫竚矣。所以火載血上，錯經妄行，越出上竅，而爲吐衄、咳唾等候，第始作焉。正氣未虛，猶水溢於都，固當潔理其源，亦必溢土以禦，不爾而任其流，則涓涓之勢，其可遏乎，非江海之源，寧不竭乎。況失血既久，則眞陰已虧，相火自熾，必見潮汗、遺滑等證，當此之際，法當君以益陽，佐以滋陰養血，使以清金潔源，令陽生陰長，源潔流清，庶無後慮矣。然所謂益陽者，參、耆、獨參湯之類是也。所謂滋陰養血者，四物、知、蘗、玄參之屬是也。所謂清金、梔、芩、沙參、二冬等味是也。所謂理氣者，陳皮、香附是也。所謂兜濇者，椶欄、茜根、大小薊是也。所謂潔源者，丹皮、郁金、犀角，藕汁或童便一物是也。要之，痰火失血，皆由陰火上炎所致，然謂之陰火者，龍雷之火也，不可以水伏，不可以直折，豈若寒之可遏耶。倘恣用苦寒以傷其脾，則飲食日減，肌肉日消，節齋云：服寒者，百無一生，服溫溺者，百無一死之論正此此謂也。

聖按：失血之證，其類非一。有陽乘陰者，謂血熱而妄行也。有陰乘陽者，以陽虛而陰無所附，妄溢而不循經也。有血越清道，而出於鼻者。有血溢濁道，而出於口者。嘔血者，出於肝；吐血者，出於胃；衄血者，出於肺。耳出血曰衄，膚腠出血曰血汗，口鼻並出曰腦衄，九竅俱出曰大衄。由固不一，總之火病俱多，偏不溯其源，而以治，寧母岐路亡羊之失乎。

《丹臺玉案・諸血門》　血乃水穀之精，化於脾，生於心，藏於肝，布於肺，施於腎。善調攝者，不妄作勞，則血之運於身者，無一息之停，自然肌膚潤澤，筋脈和暢，何病之有。後生少年輩，恃其壯盛，恣情酒色；而貧窮勞苦之人，又不暇自惜，涉遠負重，奔走於衣食，而無日夜之安寧，其能不傷於血乎。傷於上部，則胸臆痛；傷於中部，則兩脇中脘痛；傷於下部，則小腹痛，由是吐血、衄血、便血、尿血之病作矣。夫吐血，與衄血無異，但所由之經不同，而要之皆裏於脾也，脾能裹血，不能使血之不升。胃火上蒸，則血從口出；肺火上騰，則血從鼻出，然有輕重之差焉。衄血太甚，始於吐血無異，不甚不足爲慮也，至於吐血雖不甚，而實爲可畏，用藥者，其可以混施耶。夫吐血固甚於衄血矣，而就其吐血言之，則亦自有輕重，如一咯一塊者，胃口血也，其所從來者近；痰中見血色如瑪瑙而成塊者，亦胃口血也，其所從來者亦近。二者勢若可畏，而猶可調理，法當任其自出，又必看其色，不鮮者，舊血也，勿以藥止之，其色鮮者，新血也，所積者必不甚多，宜以藥止之。蓋舊血終不歸經，不任其自出，及於增劇，新血終當歸經，若所出者多，則損人矣，故宜藥止之，以引血歸經，此皆可以調理而愈者也。若痰中見血，或一點之小，或一絲之細，語其勢若無可畏，而病根反深。此血非胃口之血也，乃從肺臟中來，肺爲虛火所逼，血從痰出故也。其所以少者，何也？蓋肺臟以氣爲主，本多氣而少血，是以所出者亦少也。肺臟之血本少，又火逼而出之，則肺以枯，而無以領一身之氣矣，所害不亦大乎。至於五竅出血者，勢如潮湧，耳、目、口、鼻一齊逆流，藥不及煎，針不及下，死在頃刻間，此猶血症之至極者也，醫者豈可無急治之法。若夫滲入腸間，從下部而出，則爲腸風，爲臟毒，爲溺血，其病易治，非若上焦之血也。又有從汗孔出者，爲肌衄；從舌出者，爲舌衄；從委中穴出爲膕血，皆有治法。諸血見，若身熱脈大者，難治，是火邪熱甚也；身涼脈淨者，易治，是正氣復也。治法未見血，則宜消宜和；既見血，則宜涼宜止。舊血未盡，則化其血，新血未盡，則補其血。因其勢之輕重，而爲緩急之施，則無不中矣。若婦人崩漏，女子月信，則自見本科，而此不及載云。

脈云　失血之症，脈皆見芤，芤在何經，血亦從何經，只宜微細，不宜浮大。訣云：鼻衄吐血沉細宜，忽然浮大必傾危。

《景岳全書・雜證謨・血證》　論證

萬物生成之道，惟陰與陽，非陽無以生，生者神其化也；非陰無以成，成者立其形也。人有陰陽，即爲血氣，陽主氣，故氣全則神王；陰主血，故

血盛則形強，人生所賴惟斯而已。然人之初生，必從精始，精之與血，若乎非類，而丹家曰：涕、唾、精、津、汗、血、液，七般靈物總屬陰。由此觀之，則凡屬水類，無非一六所化。而血即精之屬也，但精藏於腎，所蘊不多，而血富於衝，所至皆是。蓋其源源而來，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受於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腎，灌溉一身，無所不及。故凡爲七竅之靈，爲四肢之用，爲筋骨之和柔，爲肌肉之豐盛，以至滋臟腑，安神魂，潤顏色，充營衛，津液得以通行，二陰得以調暢，凡形質所在，無非血之用也。是以人有此形，惟賴此血。故血衰則形萎，血敗則形壞，而百骸表裏之屬，凡血虧之處，則必隨所在而各見其偏廢之病。倘至血脫，則形何以立，氣何所歸，亡陰亡陽，其危一也。然血化於氣而成於陰，陽虛固不能生血，所以血宜溫而不宜寒；陽亢則最能傷陰，所以血宜靜而不宜動，此盈虛性用之機，苟能察其精義而得養營之道，又何血病之足慮哉。

一、血本陰精，不宜動也，而動則爲病；血主營氣，不宜損也，而損則爲病。蓋動者多由於火，火盛則逼血妄行；損者多由於氣，氣傷則血無以存。故有以七情而動火者，有以七情而傷氣者，有以勞倦色慾而動火者，有以勞倦色慾而傷陰者，或外邪不解而熱鬱於經，或縱飲不節而火動於胃，或中氣虛寒，則不得收攝而注陷於下，或陰盛格陽，則火不歸原而泛溢於上，是皆動血之因也。故妄行於上，則見於七竅，流注於下，則出乎二陰。或壅瘀於經絡，則發爲癰疽膿血，或鬱結於腸臟，則留爲血塊血癥，或乘風熱，則爲斑爲疹，或滯陰寒，則爲痛爲痺，此皆血病之證也。若七情勞倦不知節，潛消暗爍不知養，生意本虧而耗傷弗覺，則爲營氣之羸，爲形體之敝，此以眞陰不足，亦無非血病也。故凡治血者，當察虛實，是固然矣，然實中有虛，則於疼痛處有不宜攻擊者，此似實非實也；熱中有寒，則於火證中有速宜溫補者，此似熱非熱也。夫正者正治，誰不得而知之，反者反治，則吾未見有知之者。矧反證甚多，不可置之忽略也。

一、失血於口者，有咽喉之異，蓋上焦出納之門戶，惟咽喉二竅而已。咽爲胃之上竅，故由於咽者，必出於胃。喉爲肺之上竅，故由於喉者，必出於肺。然喉連於肺，而實總五臟之清道；咽連於胃，而實總六腑之濁道，此其出於肺者，人知病在五臟，而不知出於胃者，亦多由乎臟者也。何也？觀《內經》曰：五臟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臟之本也。然則五臟之氣皆稟於胃，而五臟之病獨不及於胃乎？今見吐血之證，古人云：嘔血者出於胃，而豈知其亦由乎臟也。蓋凡胃火盛而大吐者，此本家之病無待言也；至若怒則氣逆，甚則嘔血者，亦必出於胃脘，此氣逆在肝，木邪乘胃而然也；又如慾火上炎，甚則嘔血者，亦出於胃脘，此火發源泉，陰邪乘胃而然也。由此觀之，則凡五志之火，皆能及胃，而血出於咽者，豈止胃家之病？但欬而出者，必出於喉，出於喉者，當察五臟；嘔咯而出者，必出於咽，出於咽者，則五臟六腑皆能及之。且胃以水穀之海，故爲多氣多血之腑，而實爲衝任血海之源，故凡血枯經閉者，當求生血之源，源在胃也；而嘔血吐血者，當求動血之源，源在臟也，於此不明，濟者鮮矣。

一、凡失血等證，身熱脈大者，難治；身涼脈靜者，易治。若喘欬急而上氣逆，脈見弦緊細數，有熱不得卧者，死。

論治

凡治血證，須知其要，而血動之由，惟火惟氣耳。故察火者，但察其有火無火；察氣者，但察其氣虛氣實，知此四者而得其所以，則治血之法無餘義矣。詳列如左：

一、凡諸口鼻見血，多由陽盛陰虛，二火逼血而妄行諸竅也，悉宜以一陰煎加清降等劑爲主治。蓋血隨氣上則有升無降，故惟補陰抑陽，則火清氣降而血自靜矣。此治陽盛動血之大法也。

一、火盛逼血妄行者，或上或下，必有火脈火證可據，乃可以清火爲先，火清而血自安矣。宜芩、連、知、檗、玄參、梔子、童便、犀角、天花粉、生地、芍藥、龍膽草之屬擇而用之。如陽明火盛者，須加石膏；三焦熱極，或閉結不通者，須加大黃；如熱壅於上火不能降者，於清火藥中，須加澤瀉、木通、梔子之屬導之泄之，則火可降，血可清也。然火有虛實，或宜兼補，或宜兼清，所當酌也。若以假火作眞火，則害不旋踵矣。

一、氣逆於臟，則血隨氣亂而錯經妄行，然必有氣逆喘滿，或胸脇痛脹，或尺寸弦強等證，此當以順氣爲先，宜陳皮、青皮、杏仁、白芥子、澤瀉之屬主之。有火者，宜梔子、芍藥之類兼以平肝；無火者，宜香附、烏藥、乾薑、鬱金之屬用行陰滯。然此必氣實多逆者，乃堪用此，蓋氣順則血自寧也。其或實中有虛，不堪消耗者，則或宜暫用，或酌其佐使，不可拘也。

一、凡火不盛，氣不逆，而血動不止者，乃其元陰受損，營氣失守，病在根

本而然。經曰：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吐衄，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此二言者，最得損傷失血之源。故凡治損傷無火無氣而血不止者，最不宜妄用寒涼以伐生氣，又不宜妄用辛燥以動陽氣。蓋此二者，大非眞陰虧損者所宜，而治此之法，但宜純甘至靜之品培之養之，以完固損傷，則營氣自將寧謐，不待治血而自安矣。且今人以勞傷而病者多屬此證，若不救根本，終必敗亡。方列後條，用宜詳酌。

一、吐血失血等證，凡見喘滿，欬嗽，及左右腔膈間有隱隱脹痛者，此病在肺也。若胸膈膻中之間覺有牽痛，如縷如絲，或懊憹嘈雜有不可名狀者，此病在心主包絡也。若胸腹膨膨，不知飢飽，食飲無味，多涎沫者，此病在脾也。若脇肋牽痛，或躁擾喘急不寧，往來寒熱者，此病在肝也。若氣短似喘，聲啞不出，骨蒸盜汗，咽乾喉痛，動氣忡忡者，此病在腎也。若大嘔大吐，煩渴頭痛，大熱不得卧者，此病在胃也。於此而察其兼證，則病有不止一臟者，皆可參合以辨之也。其於治法，凡肺病者，宜清降不宜升浮，心主病者，宜養營不宜耗散；脾病者，宜溫中不宜酸寒；肝病者，或宜疏利，或宜甘緩，不宜秘滯；腎病者，宜壯水，宜滋陰，不宜香燥剋伐；胃病者，或宜大瀉，或宜大補，當察兼證虛實，勿謂陽明證盡可攻也。

一、治血之藥，凡爲君爲臣，或宜專用，或宜相兼，病有淺深，方有輕重。其間參合之妙，固由乎人，而性用之殊，當知其類，故茲條列於左：

血虛之治有主者，宜熟地、當歸、枸杞、鹿膠、炙甘草之屬。

血虛之治有佐者，宜山茱萸、杜仲、棗仁、菟絲子、五味子之屬。

血有虛而微熱者，宜涼補之，以生地、麥冬、芍藥、沙參、牛膝、鷄子清、阿膠之屬。

血有因於氣虛者，宜補其氣，以人參、黃芪、白朮之屬。

血有因於氣實者，宜行之降之，以青皮、陳皮、枳殼、烏藥、沉香、木香、香附、瓜蔞、杏仁、前胡、白芥子、海石之屬。

血有虛而滯者，宜補之活之，以當歸、牛膝、川芎、熟地、醇酒之屬。

血有寒滯不化及火不歸原者，宜溫之，以肉桂、附子、乾薑、薑汁之屬。

血有亂動不寧者，宜清之和之，以茜根、山查、丹皮、丹參、童便、貝母、竹瀝、竹茹、百合、茅根、側柏、藕汁、荷葉蒂、柿霜、桑寄生、韭汁、蘿蔔汁、飛羅麪、黑墨之屬。

血有大熱者，宜寒之瀉之，以黃連、黃芩、黃檗、知母、玄參、天花粉、梔子、石膏、龍膽草、苦參、桑白皮、香薷、犀角、青黛、童便、槐花之屬。

血有畜而結者，宜破之逐之，以桃仁、紅花、蘇木、玄胡、三棱、蓬朮、五靈脂、大黃、芒硝之屬。

血有陷者，宜舉之，以升麻、柴胡、川芎、白芷之屬。

血有燥者，宜潤之，以乳酪、酥油、蜂蜜、天門冬、栢子仁、蒞蓉、當歸、百合、胡桃肉之屬。

血有滑者，宜澀之止之，以棕灰、髮灰、白芨、人中白、蒲黃、松花、百草霜、百藥煎、訶子、五味子、烏梅、地榆、文蛤、川續斷、椿白皮之屬。

血有澀者，宜利之，以牛膝、車前、茯苓、澤瀉、木通、瞿麥、益母草、滑石之屬。

血有病於風濕者，宜散之燥之，以防風、荆芥、葛根、秦艽、蒼朮、白朮、半夏之屬。

一、治血之劑，古人多以四物湯爲主，然亦有宜與不宜者。蓋補血行血無如當歸，但當歸之性動而滑，凡因火動血者忌之，因火而嗽，因濕而滑者，皆忌之。行血散血無如川芎，然川芎之性升而散，凡火載血上者忌之，氣虛多汗，火不歸原者，皆忌之。生血涼血無如生地，斂血清血無如芍藥，然二物皆涼，凡陽虛者非宜也，脾弱者非宜也，脈弱身涼，多嘔便溏者，皆非宜也。故凡四物湯以治血者，不可不察其宜否之性。

吐血論治以下凡諸見血者，皆當於此類求其義。

一、吐血之病當知輕重。凡偶有所傷，而根本未搖者，輕而易治，但隨其所傷而宜清則清，宜養則養，隨藥可愈，無足慮也。惟積勞積損，以致元氣大虛，眞陰不守者，乃爲危證。此惟不愼其初，所以致病於前，倘病已及身而猶不知愼，則未有能善其終者。凡患此者，非加意愼重，而徒恃藥力以求免者，難矣。

一、吐血咯血，凡因勞損而氣虛脈靜，或微弦無力，既非火證，又非氣逆，而血有妄行者，此眞陰內損，絡脈受傷而然，惟用甘醇補陰培養脈絡，使營氣漸固，而血自安矣。宜一陰煎、左歸飲、六味地黃湯、小營煎之類，酌宜用之。若虛在氣分者，宜五福飲或大補元煎爲最佳。此等證候，最忌寒涼，亦忌行散，皆非虛損所宜也。

一、吐血咯血，凡兼口渴咽痛，躁煩喜冷，脈滑便實，小水赤熱等證，此水不濟火，陰虛陽勝而然。治當滋陰壯水，微佐清涼，宜二陰煎，四陰煎，或加減一陰煎、生地黃飲子、天門冬丸之類，察其臟氣隨宜用之。若熱不甚者，惟一陰煎、左歸飲，或六味地黃湯之類爲宜。凡此證候，大忌辛溫，如芎、歸、芪、朮、杜仲、破故紙、香附、砂仁、薑、桂之屬，皆所當避。

一、吐血全由火盛而逼血上行者，宜察火之微甚。火微者，宜《局方》犀角地黃湯或清化飲主之。火暴盛而根本無傷者，宜抽薪飲、徙薪飲，或黃連解毒湯、三黃丸之類主之。若胃火熱甚而煩熱作渴，頭痛，脈滑，氣壅，而吐血不止者，宜白虎湯或抽薪飲。若胃火熾盛而兼陰虛水虧者，宜玉女煎。若陽明實熱之甚，而兼便結，腹脹，氣壅不降者，宜《拔萃》犀角地黃湯，或涼膈散，或桃仁承氣湯之類主之。然此證不多見，必審知的確，乃可用之，毋孟浪也。凡屬火證，皆宜童便。

一、飲酒過多而吐血者，宜徙薪飲、清化飲，或葛花解醒湯加黃連、丹皮主之。

一、怒氣傷肝，動肝火則火載血上，動肝氣則氣逆血奔，所以皆能嘔血。凡肝火盛者，必有煩熱脈證，宜芍藥、生地黃、丹皮、梔子、澤瀉、芩、連之屬，降其火而血自清。若肝氣逆者，必有胸脇痛滿等證，宜芍藥、生地黃、青、陳、枳殼、貝母、澤瀉之屬，行其氣而血自清。若火因氣逆者，惟化肝煎爲宜。其有病雖因怒，而或逆氣已散者，不得再加行散以傷眞氣。或肝火已平，勿得過用苦寒再損元陽。且凡肝氣爲邪，每多侮土，故常致脾胃受傷及營血失守等證。若察其無脹無火，脈虛神困而血妄行者，此其病傷在脾，治當專理中氣，宜五陰煎、五福飲之類主之。或兼火不生土，則理中湯、理陰煎之屬皆不可少，勿謂始因怒氣而專意伐肝也。

一、憂思過度，損傷心脾以致吐血咯血者，其病多非火證。或常見氣短氣怯，形色憔悴；或胸懷鬱然，食飲無味；或腹雖覺飢而不欲食；或神魂驚困而卧不安，是皆中氣虧損不能收攝所致，速宜救本，不得治標，惟五福飲、五陰煎之類爲宜。其或氣陷而稍滯者，宜歸脾湯。若陽分不足者，宜理中湯或理陰煎之類主之。若素多勞倦思慮，或善嘔吐，或善泄瀉，而忽致吐血下血者，此脾虛不能攝血，非火證也，宜六味回陽飲大加白朮主之，切不可用清寒等藥。

暑毒傷人，多令人吐衄失血，蓋暑氣通心，火毒刑肺也。然暑既傷心，熱又傷氣，其人必脈虛氣怯，體倦息微。若但知爲熱而過用寒涼，則氣必愈傷，害斯甚矣。此惟生脈散、人參湯之屬爲宜，若氣虛之甚者，當以人參、黃芪幷加用之。若火甚而熱渴煩悶者，宜人參白虎湯，或竹葉石膏湯。若氣不甚虛者，宜《局方》犀角地黃湯，或枇杷葉散。

一、格陽失血之證，多因色慾勞傷過度，以致眞陽失守於陰分，則無根虛火浮泛於上，多見上熱下寒，或頭紅面赤，或喘促躁煩，而大吐大衄，失血不止，但其六脈細微，四肢厥逆，或小水清利，大便不實者，此格陽虛火證也。速宜引火歸原，用鎮陰煎，或八味地黃湯之類，則火自降而血自安矣。若用寒涼，陽絕則死。

一、所吐之血，色黑而黯，必停積失位之血，非由火逼而動也。或面白息微，脈見緩弱，身體清涼者，此必脾腎氣虛，不能攝血而然，皆非火證，若用涼血之劑，必致殆矣。《三因方》云：理中湯能止傷胃吐血，以其溫中，大能分理陰陽，安和胃氣，故當用也。若察其虛在陰分，則又惟理陰煎爲最宜。

一、暴吐暴衄，失血如湧，多致血脫氣亦脫，危在頃刻者，此其內傷敗劇而然。當此之際，速宜以氣爲主。蓋有形之血不能即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但使氣不盡脫，則命猶可保，血漸可生。宜急用人參一二兩爲細末，加飛羅麪一錢許，或溫水，或井花冷水，隨其所好，調如稀糊，徐徐服之，或濃煎獨參湯徐服亦可。此正血脫益氣，陽生陰長之大法也。

一、凡血逆上焦，紫黑成塊，或痛或悶，結聚不散者，惟宜行散，或吐出方好。大都治血之法，多忌辛散，恐其能動血也；惟此留滯之血，則不妨用之。如四物湯加香附、肉桂、蘇木、紅花之屬，無不可也，或服韭汁，亦善行瘀血。若火鬱不散，致血有留滯者，惟於四物湯加炒山梔，大能清胃脘之血。

一、吐血不能止者，惟飲童便最效。或搗側栢葉，以童便二分，酒一分，和而溫飲之，大能止血。【略】

欬血論治

凡欬血嗽血者，諸家皆言其出於肺；咯血唾血者，皆言其出於腎，是豈足以盡之？而不知欬、嗽、咯、唾等血，無不有關於腎也。何也？蓋腎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此肺腎相聯而病則俱病矣。且血本精類，而腎主五液。故凡病血者雖有五臟之辨，然

無不由於水虧，水虧則火盛，火盛則刑金，金病則肺燥，肺燥則絡傷而嗽血，液涸而成痰，此其病標固在肺，而病本則在腎也，苟欲捨腎而治血，終非治之善者。第腎中自有水火，水虛本不能滋養，火虛尤不能化生，有善窺水火之微者，則洞垣之目無過是矣。

一、欬血、嗽血，皆從肺竅中出，雖若同類，而實有不同也。蓋欬血者少痰，其出較難；嗽血者多痰，其出較易。欬而少痰者，水竭於下，液涸於上也，亦名乾嗽。嗽而多痰者，水泛於上，血化爲痰也，亦謂之白血。此二者之治，雖皆宜壯水補陰，凡一陰煎、四陰煎、六味地黄湯、麥門冬湯、天門冬丸、貝母丸之類，皆必用之藥也。然乾欬者宜加滋潤爲佐，如天冬、麥冬、百合、栝子仁、茜根之屬，或當歸亦可酌用；多痰者宜加清降爲佐，如貝母、海石、阿膠、竹瀝之屬，而當歸則非所宜也。

欬血辨古

王節齋曰：大抵欬嗽見血，多是肺受熱邪，氣得熱而變爲火，火盛而陰血不寧，從火上升，故治宜瀉火滋陰，忌用人參等甘溫之藥。然亦有氣虛而欬血者，則宜用人參、黄芪、款冬花等藥，但此等證不多耳。

愚意王氏之說，乃多以火證爲言，故凡治血因火動而爲欬嗽者，則不得不於滋陰藥中加清火等劑，如黄芩、桑皮清肺火，黄連清心火，石膏清胃火，梔子、龍膽草清肝火，黄檗、知母清腎火，貝母、瓜蔞、竹葉、枇杷葉潤肺化痰。此等治法非不可用，然惟火之偶盛而根本未虧者，則但去其火，自無不愈，若用此法概治勞損，總不過暫解燃眉，終非救本之道。蓋凡陰虛生火等證，多以眞陰受傷，水虧而然，此其所重在陰，不當在火，若治火太過，則未免脾腎俱敗，必致不救，此所以虛火宜補也。且常有過服天冬、生地之類，致傷胃氣，不能生金而不愈者；又有妄用黄檗、知母之屬，愈損眞陰，遏絶生氣而不復者，此又傷而復傷，則尤爲脾肺腎三陰虧損之害。故凡欲壯水補陰者，無如一陰煎、右歸飲，或五陰煎、五福飲、大補元煎、六味地黄丸等方，斯爲最妥。其有火本無根，化元失守，或誤用寒涼而病及脾肺，則有以寒在上焦而爲嘔惡，爲短氣，爲眩運者；有以寒在中焦而爲膨滿，爲痰涎，爲飲食不運者；有以寒在下焦而爲溏泄，爲腹痛，爲小水不化，爲足寒膝冷等證，則理中湯、理陰煎，或右歸飲、右歸丸、八味地黄丸之類，皆當隨證隨臟擇而用之，勿謂見血者多是肺受熱邪，而但知滋陰降火，則必多爲人害矣。

衄血論治

衄血證，諸家但謂其出於肺，蓋以鼻爲肺之竅也，不知鼻爲手足陽明之正經，而手足太陽亦皆至鼻。故仲景曰：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此太陽之衄也。《原病式》曰：陽熱怫鬱於足陽明而上熱，則血妄行爲鼻衄。此陽明之衄也。若以愚見言之，則凡鼻衄之血，必自山根以上，精明之次而來，而精明一穴，乃手足太陽、足陽明、陰陽蹻五脈之會，此諸經皆能爲衄也。然行於脊背者，無如足太陽爲最。行於胸腹者，無如足陽明爲最。而尤有其最者，則又惟衝脈爲十二經之血海，衝之上兪出足太陽之大杼，衝之下兪會足陽明之氣街，故太陽、陽明之至，而衝脈無不至矣，衝脈之至，則十二經無不至矣。所以衄之微者，不過一經之近，而衄之甚者，則甚至數升或至斗許，并通身形色盡脱，又豈特手太陰一經而病至如是耶？臨證者不可不察。

一、衄血之由，內熱者多在陽明經，治當以清降爲主。微熱者，宜生地、芍藥、天冬、麥冬、玄參、丹參，或《局方》犀角地黄湯、生地黄飲子、麥門冬散之類主之。熱甚者，宜芩、連、梔、檗，或茜根散、抽薪飲，加減一陰煎；若兼頭痛、口渴者，宜玉女煎、白虎湯之類主之。或陽明熱極，下不通而火壅於上者，宜《拔萃》犀角地黄湯之類，通其下而上自愈。

一、衄血之由外感者，多在足太陽經。觀仲景曰：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黄湯主之。曰：傷寒不大便，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成無己曰：傷寒衄者，爲邪氣不得發散，壅盛於經，逼迫於血，因致衄也。麻黄湯、桂枝湯治衄者，非治衄也，即是發散經中邪氣耳。按此論治，則凡傷寒因衄而邪得解者，即所以代汗也，不必治之。若雖見衄血而脈仍浮緊，熱仍不退，是必衄有未透，而表邪之猶未解耳，故仍宜麻黄、桂枝等湯。然此二湯乃仲景正傷寒之治法，倘病由溫熱而有未宜於此者，則但於傷寒門擇散劑之宜者用之，或於余新方中諸柴胡飲隨宜用之，自無不可。

一、衄血雖多由火，而惟於陰虛者爲尤多，正以勞損傷陰，則水不制火，最能動衝任陰分之血。但察其脈之滑實有力，及素無傷損者，當作火治如前。若脈來洪大無力，或弦，或芤，或細數無神，而素多酒色內傷者，此皆陰虛之證，當專以補陰爲主。若有微火者，自當兼而清之，以治其標。若雖見

虛熱，而無眞確陽證，則但當以甘平之劑溫養眞陰，務令陰氣完固，乃可拔本塞源，永無後患，如一陰煎、三陰煎、左歸飲、六味地黃湯之類，皆必用之劑。如兼氣虛者，則五福飲、五陰煎之屬，皆當隨意用之。

一、止衄法：凡衄血甚多不能止者，用蒜一頭，搗如泥，作餅如錢大，厚一分許，貼腳心。左衄貼右，右衄貼左，兩孔俱出者，左右俱貼，即止。又止衄歌、止衄方、鼻衄蒸法、黑神散俱可擇用。【略】

齒衄舌血論治

一、血從齒縫牙齦中出者，名爲齒衄，此手足陽明二經及足少陰腎家之病。蓋手陽明入下齒中，足陽明入上齒中，又腎主骨，齒者骨之所終也。此雖皆能爲齒病，然血出於經，則惟陽明爲最。故凡陽明火盛，則爲口臭，爲牙根腐爛腫痛，或血出如涌而齒不動搖。必其人素好肥甘辛熱之物，或善飲胃強者，多有陽明實熱之證，宜內服抽薪飲、清胃散等劑，外以冰玉散敷之。

一、陽明實熱之甚，大便閉結不通，而齒衄不止者，宜調胃承氣湯下之。

一、腎水不足，口不臭，牙不痛，但齒搖不堅，或微痛不甚，而牙縫時多出血者，此腎陰不固，虛火偶動而然，但宜壯腎，以六味地黃丸、左歸丸之類主之。

一、陰虛有火而病爲齒衄者，其證或多燥渴，或見消瘦，或神氣困倦，或小水短澀而熱，或六脈浮大而豁，此雖陽明有餘，而亦少陰不足，宜玉女煎主之。凡屬陰虛有火者，則惟此煎爲最妙，然必大便多實者，乃可用之。若大便滑泄，或脈細惡寒，下元無火等證，則亦有格陽而然者，當以前吐血條中格陽法治之。

舌上無故出血如縷者，以心脾腎之脈皆及於舌，若此諸經有火，則皆能令舌出血。用蒲黃炒焦爲末敷之，或炒槐花爲末摻之，或冰玉散敷之亦可。若火之甚者，仍須用湯飲等劑，以清三陰之火。

咯唾痰涎血論治

一、咯血唾血，古皆云出於腎，痰涎之血，云出於脾，此亦未必然也。凡咯血者，於喉中微咯即出，非若欬血、嗽血之費力而甚也。大都欬嗽而出者出於臟，出於臟者其來遠；一咯而出者出於喉，出於喉者其來近。其來遠者，內傷已甚；其來近者，不過在經絡之間，所以凡見咯血、唾血及痰涎中帶血者，多無欬嗽發熱，氣喘骨蒸等證，此其輕重爲可知矣。治此之法，凡因火者，亦不過微清脾肺之火；或因勞倦而致者，但爲養營補陰，則自無不愈。

一、勞損之漸者，必初因酒色勞傷過度，以致痰中或見血絲，此則本於肝脾腎經。當於未欬未嗽之先，速爲調理，宜生地、熟地、天冬、麥冬、棗仁、茯神、茜根、貝母、甘草之屬主之。或有火者，宜加黃檗、知母，仍須加意謹愼，庶無後患，否則必漸甚也。

一、清晨初起時，每於痰中有淡紫凝血，或塊或片，常見數口者，此多以操心動火，或多思鬱，或由過飲，但無欬嗽發熱等證，即不足慮，此不過致動絡血而然，惟天王補心丹，或二陰煎之類最所宜也。

溺血論治

凡溺血證，其所出之由有三：蓋從溺孔出者一，從精孔出者一也。

一、溺孔之血，其來近者，出自膀胱。其證溺時必孔道澀痛，小水紅赤不利，此多以酒色慾念致動下焦之火而然。常見相火妄動，逆而不通者，微則淋濁，甚則見血。經曰：胞移熱於膀胱，則癃而溺血，即此證也。治宜清利膀胱之火，以生地、芍藥、牛膝、山梔、黃檗、知母、龍膽草、瞿麥、木通、澤瀉等劑，或七正散、大分清飲、五淋散之屬，皆所宜也。

一、溺孔之血，其來遠者，出自小腸。其證則溺孔不痛而血隨溺出，或痛隱於臍腹，或熱見於臟腑。蓋小腸與心爲表裏，此丙火氣化之源，清濁所由以分也。故無論焦心勞力，或厚味酒漿，而上中二焦五志口腹之火，凡從清道以降者，必皆由小腸以達膀胱也。治須隨證察因，以清臟腑致火之源，宜於寒陣中擇方用之。

一、精道之血，必自精宮血海而出於命門。蓋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凡勞傷五臟，或五志之火致令衝任動血者，多從精道而出。然何以辨之？但病在小腸者，必從溺出；病在命門者，必從精出，凡於小腹下精泄處覺有痠痛而出者，即是命門之病，而治之之法亦與水道者不同。蓋水道之血宜利，精道之血不宜利；澀痛不通者亦宜利，血滑不痛者不宜利也。若果三焦火盛者，惟宜清火涼血爲主，以生地、芍藥、丹皮、地骨、茜根、梔子、槐花及芩、連、知、檗之類主之，或約陰丸、約陰煎俱可用。若腎陰不足而精血不固者，宜養陰養血爲主，以左歸飲，或人參固本丸之類主之。若腎虛不禁，或病久精血滑泄者，宜固澀爲主，以秘元煎、芩朮菟絲丸、金櫻膏、玉

鎖丹、金鎖思仙丹之類主之，或續斷、烏梅之屬，亦所宜用。若心氣不定，精神外馳，以致水火相殘，精血失守者，宜養心安神爲主，以人參丸、天王補心丹、王荆公妙香散之類主之。若脾肺氣虛下陷，不能攝血而下者，宜歸脾湯、人參養營湯、補中益氣湯、舉元煎之類主之。

一、血從精道出者，是即血淋之屬，多因房勞以致陰虛火動，營血妄行而然。凡血出命門而澀痛者爲血淋，不痛者爲溺血，好色者必屬虛也。

便血論治

便血之與腸澼，本非同類。蓋便血者，大便多實而血自下也；腸澼者，因瀉利而見膿血，即痢疾也。觀《內經》曰：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入五臟則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此可見腸澼之因飧泄，自與便血不同，而治亦有異。且便血有夙疾，而腸澼惟新邪，尤爲易辨。今諸書以此類言者，皆誤也。茲列便血證治於此，而腸澼之義則在痢疾門。故凡臨此證者，必須詳察大便之燥泄何如，庶不致疑似誤認之謬。然多酒之人，必多溏泄，亦多便血，是又不可因泄而作腸癖也。

一、大便下血，多由腸胃之火，蓋大腸小腸皆屬於胃也。但血在便前者，其來近，近者，或在廣腸，或在肛門；血在便後者，其來遠，遠者，或在小腸，或在於胃。雖血之妄行，由火者多，然未必盡由於火也。故於火證之外，則有脾胃陽虛而不通統血者，有氣陷而血亦陷者，有病久滑泄而血因以動者，有風邪結於陰分而爲便血者。大都有火者多因血熱，無火者多因虛滑，故治血者，但當知虛實之要。

一、下血因火者，宜清熱爲主，惟約營煎最佳，次以地榆散、槐花散、黃連丸、槐角丸之類主之。若熱在脾胃小腸之間，而火之甚者，宜抽薪飲、黃連解毒湯之類主之。若素以腸臟多火，而遠年近日臟毒下血久不能愈者，宜臟連丸、豬臟丸主之。若大腸風熱而血不止者，宜防風黃芩丸主之。

一、酒毒濕熱結畜大腸下血者，宜約營煎、聚金丸，或槐角丸之類主之。若但以寒濕而無火下血者，宜二朮煎，或四君子湯主之，或葛花解醒湯亦佳。

一、脾胃氣虛而大便下血者，其血不甚鮮紅，或紫色，或黑色，此陽敗而然，故多無熱證，而或見惡心嘔吐。蓋脾統血，脾氣虛則不能收攝；脾化血，脾氣虛則不能運化，是皆血無所主，因而脫陷妄行，速宜溫補脾胃，以壽脾煎、理中湯、養中煎、歸脾湯，或十全大補湯之類主之。

一、氣陷不舉而血不止者，宜補中益氣湯，或壽脾煎、歸脾湯主之。若微陷而兼火者，宜東垣加減四物湯主之。若氣大虛而大陷者，宜舉元煎主之。

一、血滑不止者，或因病久而滑，或因年衰而滑，或因氣虛而滑，或因誤用攻擊，以致氣陷而滑。凡動血之初，多由於火，及火邪既衰而仍有不能止者，非虛即滑也。凡此之類，皆當以固澀爲主，宜勝金丸、香梅丸之類主之。然血滑不止者，多由氣虛，宜以人參湯送之尤妙。或以補中益氣湯、歸脾湯、舉元煎，理中湯加烏梅、文蛤、五味子之類主之。若滑甚不能止者，惟玉關丸最佳。

一、結陰便血者，以風寒之邪結於陰分而然，此非傷寒之比，蓋邪在五臟留而不去，是謂之結陰。邪內結不得外行，則病歸血分，故爲便血。經曰：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正此之謂。此宜外灸中脘、氣海、三里以散風邪，內以平胃地榆湯溫散之劑主之。

一、怒氣傷肝，血因氣逆而下者，宜化肝煎、枳殼湯之類主之。若逆氣散而微有火者，宜黃芩芍藥湯主之。若肝邪乘胃，以致脾虛失血者，自無煩熱氣逆等證，宜從前脾胃氣虛證治，不得平肝以再傷脾氣也。

一、凡因勞倦，七情，內傷不足，而致大便動血者，非傷心脾，即傷肝腎。此其中氣受傷，故有爲嘔惡痞滿者；有爲疼痛泄瀉者；有爲寒熱往來，飲食不進者。時醫不能察本，但見此證，非云氣滯，即云痰火，而肆用寒涼，妄加攻擊，傷而又傷，必致延綿日困。及其既甚，則多有大便下紫黑敗血者，此胃氣大損，脾元脫竭，血無所統，故注泄下行，陽敗於陰，故色爲灰黑，此危劇證也，即速用回陽等劑猶恐不及，而若輩猶云：今既見血，安可再用溫藥，必致其斃。吁！受害者殊爲可憫，害人者殊爲可恨。

《軒岐救正論・諸失血》 愚按失血諸症，經書論之詳矣，然而有五藏六府之殊，陰陽虛實之分。升於上屬陽爲逆，脫於下屬陰爲順。出於肺者，爲咳血、爲嗽血、爲衄血；出於心者，爲勞血、爲舌血；出於脾胃者，爲吐血、嘔血；出於肝者，爲鬱怒吐血；出於腎者，爲咯血、爲唾血；出於皮膚毛孔者，爲溢血。此皆陽火，挾血以上越也。溺血則主膀胱也，淋血則主小腸也，痔血則主胃縷也。便血固主大腸，有屬風邪下陷者，有屬鬱火侵脾者，有屬濕熱傷脾者，有屬積熱滯下者，此皆陰火爍血，而下行也。又有熱入血室，寒襲衝任，則爲蓄血；又有寒傷經絡而脫陷，則爲無火之症也。在婦人暴

脫則爲崩，徐滲則爲漏，胃虛而濕熱乘之則爲赤帶，從生戶而出者，方爲崩、爲漏、爲帶，從大小便而出者，雖治法與男子同，而得於胎前、產後、半產、小產之中，則又不同也。若暴吐、暴衄、暴崩不止，則爲孤陽絕陰，氣血兩敗也，亦當察其老、壯、虛、實以決生死。論其方法，有易治者，有難治者，有不治者，有不治而自愈者，有錯治而變他症者，有久治不愈而喪生者，有獨見血症者，有兼他症而幷見者，悉當察病原之淺深，年力之衰旺，六脈之宜忌與元氣之虛實寒熱，法有必中，劑無妄投，躋夭札於壽域，庶幾得之矣。若以爲屬火屬熱，一概混用涼劑澀劑，在治實火、實熱則可，而屬虛火、虛熱與無火、無熱之症，未有不敗胃傷脾，絕生化之源，而速人於死者，可勝道哉。大都失血之脈，宜沉細濡弱，或浮沉和緩，或洪大不數，或浮沉滑緩，或虛微，或暴吐暴脫，而六脈俱伏。此脈與病合則爲易治，或見浮芤、浮革，或浮沉皆濇，或結，或短，此脈屬虛，而病屬重，則爲難治。治得其宜亦多有痊者，如見浮數、洪數，或細數不鼓，或浮大而散，或促代無力，或如滑而無胃氣，或弦牢，或實大，或細小勁疾，此病與脈反，則爲不治，縱有盧扁，亦爲之束手矣。故經云：陽道實，陰道虛。越人曰：耍爲虛，牢爲實。失血者，脈宜沉細，反浮大而牢者，死。虛病見實脈也，夫血濡脈絡，體主陰靜，血未失則脈絡濡輭而和緩，及火熱迫血外溢，眞陰耗竭，則成陰絕陽亢，火充空舍，而見實脈，致孤陽用事，豈能獨生哉。又須以色爲診，凡失血之後，或面色帶黃，青白有神；或目瞑合喜睡；或肢體溫和，飲食如常；或不喜高聲，聲微不厲，此爲順，無別刑剋症候，稱易治。若其面色青黯無光，或兩顴暴赤，唇口如朱；或乍起乍眠，煩燥不寐；或身體大熱；或四肢厥逆；或氣喘息粗；或揚聲厲語；或譫狂神昏；或循衣摸床，肉瞤筋傷；或自汗如雨，頭汗獨見；或周身厥冷，顴顯獨熱；或眼眶暴陷；或口渴思水；或肢體腫脯；或臍腹絞痛不休；或胃氣已敗，嘔吐拒食，此皆齒候不治也。又當以血之色而論，將水試之，浮於上爲心肺血，沉於下爲肝腎血，不浮不沉主脾胃中州之血，此特大概然耳。肺血色淡有沫，心血赤如塗朱，脾胃乃多氣多血之經，其色不淡、不紫，其質不清、不濃，肝血濃濁結塊，腎血則夾痰紅一縷，或色粉紅，此爲金火枯竭，肺腎俱損而待斃。又有肝腎兩敗，始由腎炎水涸，繼因肝火獨熾而結塊凝重，暴吐不休者，爲不治。大腸便血，則當察其屬便先爲舊瘀，屬便後爲新脫，與小腸、膀胱溺血、淋血，亦當詳其多少清濁。至吐衄而口鼻俱出者，則爲下厥上竭之症。及痢血而青黯如苔者，此肝藏已敗，皆不治也。婦人諸血，亦當視其多寡清濁，診脈虛實，隨症施治。故經云：至微者理，至顯者象。根於中而徵於色，不容不辨也。其治之之法，有經治者，余列其醫案於後，未經治者，余詳其臆說於中，隨症參解，庶無遺法，亦無枉死。

《理虛元鑑・吐血論》 有不從勞嗽而吐血先之者，心火肝木之爲病主也。然又有煎厥、薄厥之分。煎厥者，從陰虛火動，煎灼既久，血絡漸傷，旋至吐血，其勢較緩。薄厥者，薄乃雷風相薄之薄，心熱爲火，火熱爲風，風火相薄，厥逆上衝，血遂菀亂湧出，其勢較急。煎厥單動於心火，不得風助，故無勢而緩。薄厥兼動於肝火，火得風助，故有勢而急。大抵性急多盛怒者，往往成薄厥，且是症也，又當防其瘀血滲入肺系，鬱而不散，以至積陽爲熱，積陰爲痓，喘嗽交加，病日以深而成勞嗽也。大凡治吐血，宜以清金保肺爲主，金令既肅，肝木得其平，而火自不敢肆。至於骨蒸之久，煎灼眞陰，火炎傷肺，亦宜急化其源，庶乎水得所養，而火漸熄，不至爲勞嗽之漸也。

《理虛元鑑・紅症初起治法》 吐紅薄厥之症，初治用犀角地黃湯不效者，以犀地雖有涼血止血之功，而其力尚緩故也。凡吐血正湧之時，法宜重在止血，宜以炒蒲黃、炒側柏葉、椶灰三味爲主，佐以紫菀、犀角、地黃、白芍之類。若血勢過盛，不止者，再用清金散、碧玉丹，一墜其火即降，更不止，再加童便。甚至血勢湧溢，並湯藥無隙可進者，須以熱酒濯其兩足，自能引火下行，而血漸止，然後投以上藥可也。

《理虛元鑑・咳嗽痰中帶血珠血絲》 此症大約皆從鬱火傷肺，肺金受邪，不能生水，水火不相濟，則陰火亢陽，而爲痰血凝結。火載上逆，迺煎厥之漸也，多因志節拘滯，預事而憂，或鬱怒傷肝，或憂憤傷心，不能發洩而成。若不早治，肺金受傷之至，火盛血逆，成塊成片，夾痰而出，有時無痰而出，輕則見於清晨，甚則時時頻見，或拂鬱憤怒，則隨觸隨見，即煎厥也。不急治，則爲薄厥，而病篤矣。

《理虛元鑑・嘔血見血非弱症》 往往有人患嘔血甚多，醫者遂認爲弱症，誤也。此先傷於怒，怒氣傷肝，肝藏原有血積於中，後傷於寒，寒入胃，故嘔吐，嘔吐傷氣，氣帶血而暴厥耳，是不可與怯症之血同論。當於治嘔藥中，加查肉先行其瘀，止其吐，後再徐調其他症，自可萬全也。

《理虛元鑑・傷寒見血非弱症》 有勞倦傷血，瘀積胃絡，兼受風寒，寒

邪迫血，火不能降，以致吐血、衄血，不可以心弱症施治。若誤投涼劑，則寒愈結而血難止，只宜散其風寒，少加調血歸經之品，使邪外洩而火下降，則血自止矣。或問何以辨之，曰：頭痛、惡寒、戰慄，手足逆冷，而其人素無虛症，如虛火上炎，不足之候，身體不瘦，突然而起者是也。

《理虛元鑑・腸風便血不同怯症》 每見先天不足之人，得腸紅便血之症，不肯自認爲勞怯，且以爲輕病而不治，久久至氣血盡而不治者甚多。不知虛弱之人，飢飽勞役，風寒暑溼，乘虛而入，兼之酒色太過，溼滯中州，元氣下陷，客風邪火，流入腸胃，氣滯血凝，腐敗潰亂，而成土崩河決之勢。若不速治，將成大患。治法如何？曰：不過散其風，燥其濕，寬其腸，行其氣，活其瘀，止其血，升其陷而已。散風用炒黑防風、荆芥爲主，此二味生用則能散風於上部，炒用則散風於二腸，荆芥尤爲要藥。寬腸行氣以炒枳殼爲主。止血以炒黑蒲黄、醋炒地榆爲主。行瘀以紫苑爲主，兼有調血歸經之妙。升陷以升麻、柴胡爲主，燥濕以白朮、澤瀉、茯苓爲主。風散溼除，氣行瘀消，元陽生發則病自愈。能節勞戒氣，貶酒卻色，善自調攝，且知起居服食禁忌，自不復發；更兼以調和氣血，補助先天之劑投之。與虛勞血症收功之法同治，終生可以無患。

《證治彙補・血症章》 血分輕重　大概血病於內，瘀則易治，乾則難醫，血走於外，下流爲順，上溢爲逆。凡血症身無潮熱者，輕；有潮熱者，重。如九竅出血，而兼身熱不能卧者，死。惟婦人產後瘀血妄行，九竅出血，有用逐瘀之藥而生者，不可遽斷其必死。若無故卒然暴厥，九竅出血者，死。久病之人，忽然上下見血，亦死，所謂陽絡傷則血外溢，陰絡傷則血內溢也。

調氣　氣血者，同出而異名也，故血隨氣行，氣行則行，氣止則止。氣溫則滑，氣寒則凝。凡涼血必先清氣，氣涼則血自歸經。《入門》。活血必先順氣，氣降而血自下行。溫血必先溫氣，氣煖而血自運動。養血必先養氣，氣旺而血自滋生。《彙補》【略】

血氣所本　脾爲後天之本，三陰之首也，脾氣健則元氣旺而陰自固。腎爲先天之本，三陰之蒂也，腎水足則龍火潛而陰亦寧。故血症有脾虛者，當補脾以統其血。有腎虛者，當壯水以制其陽。有腎中陽虛者，當益火以引其歸。能於三法而尋繹之，其調攝血門一道，思過半矣。《彙補》【略】

血症用藥　常法以四物湯爲主，血瘀加桃仁、紅花、蘇木、丹皮，血滯加玄胡索、香附、蒲黄、牛膝，血溢加藕節、栢葉、小薊汁、童便、茅花、京墨汁，血崩加續斷、荆芥蕙、阿膠、艾葉，便血加地榆、槐角、阿膠，血痛在肢節加乳香、沒藥，在心腹加蒲黄、五靈脂，血虛加枸杞、蓯蓉，血燥加乳酪、蜂蜜，血熱加天冬、生地，血寒加乾薑、肉桂，活血加韭汁、牛膝，養血加丹參、秦艽。其間審擇採用以爲佐使，存乎其人。至於君主之方，當遵虛實大法，實熱者，犀角地黄湯；虛熱者，四生丸、生地黄散；虛寒者，建中湯、理中湯。細而分之，血症，肝虛者，逍遙散；肺虛者，麥冬飲子；腎虛者，地黄湯；心虛者，歸脾湯；脾虛者，異功散。若再進而五臟兼病者，又當推而互之，腎虛而肺家有火者，地黄湯加麥冬、山梔、貝母、沙參；腎虛而肺氣衰耗者，地黄湯加麥冬、五味；肺脈虛甚者，再加人參；腎虛而下焦寒冷者，地黄湯加肉桂、五味；脾虛而元氣下陷者，補中益氣湯；脾虛而榮衛兩弱者，人參養榮湯；脾腎兩虛，上焦有熱，有清寧膏；脾腎兩虛，下焦陰寒者，八味丸；脾腎兩虛，中下二焦俱寒者，理中湯加肉桂、補骨脂。夫血症而用炮薑、肉桂、附子、理中、建中、八味者，因外有假熱，內有眞寒，孤陽浮露，血不能藏，故用溫劑以收血歸元，乃變病變法也。《彙補》

《證治彙補・吐血章》 外候　積熱肺胃者，必胸滿脈實。大怒氣逆者，必面青脈弦。陽虛而血外走，必虛冷惡寒。陰虛而火上亢，必喘咳閉熱。勞心不能主血，必煩心躁悶。勞力不能攝血，必自汗倦怠。鬱結傷脾，憂恚少食。勞傷肺氣，久咳無痰。氣虛不統者，其血散漫。積瘀停蓄者，其血成塊。熱鬱在上者，血必紫虛。炎下起者，血必鮮。感寒泣血，血曰黑點。肺生癰疽，血必兼濃。先痰帶血者，痰火積熱。先血兼痰者，陰虛火猖。飲食飽悶而吐血，必食傷胃脘而不運。飲酒過醉而吐血，必酒傷清道而妄行。《彙補》【略】

見黑止法　血熱則行，冷則凝，見黑則止，理之必然。《神書》故止血之藥，必用炒黑，乃水能制火也。《彙補》【略】

吐衄咳咯血辨　吐血出於胃，吐行濁道，衄血出於經，衄行清道，喉與咽二者不同也。蓋經者，走經之血，走而不守，隨氣而行，火性急速，故隨經直犯清道，而出於鼻，其不出於鼻者，則挾火凌金滲入肺竅，而出於咽，爲咳咯也。胃者，守營之血，守而不走，存於胃中，胃氣有傷，不能攝血，故令人嘔吐，從喉而出於口也。《彙補》

衄血　肺開竅於鼻，能爲衄血。然肺經多氣少血，惟衝任二脈爲血之海，附於陽明，陽明之經上交鼻額，又爲多血少氣之鄉，所以火起衝任，血流陽明。此衄血，又屬胃經也。大抵勞傷元氣，陰虛火動，逆於肺而衄者，宜涼血散氣；逆於胃而衄者，宜清胃生脈。如六脈弦細而濇，面色枯白不澤者，此脫血，大虛而挾寒，宜甘溫補血。如六脈洪大而虛，面赤，心動善驚者，此心火上炎而血溢，宜甘寒涼血。有下虛上盛而衄者，當辛溫以補命門。有上焦積熱而衄者，當寒涼以瀉心肺。衄後眩暈者，十全大補湯。流而不止者，用百草霜，或人中末，或胎髮灰，或萊菔汗，或山梔末，或葱汁吹滴鼻內，再以韭根、葱白，搗如棗核大，塞鼻中，或用茅根燒烟，酒醋吸氣，或用濕紙搭頂門，或用大蒜搗貼足心，皆法之驗而可試者。《彙補》

嘔血　經云：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宜抑怒以全陰，否則五志之火動極，不治。四物湯去川芎，加丹皮、韭汁、童便、青皮、香附、鬱金、山茶花治之。若六脈弦急，血菀於上，名曰薄厥，六鬱湯治之。又有胸中氣塞，便吐紫黑血塊者，此爲瘀血，宜消瘀解毒，不可止澀，變生別病，壯實者，用釜底抽薪法。《彙補》

咳血　咳血者，火乘金位，肺絡愛傷，《指掌》熱壅於肺則咳血，久嗽損肺，亦能咳血。壅於肺者易治，不過清之而已；損於肺者難治，久成癆瘵，宜甘桔湯加阿膠、黃芩、貝母、麥冬、茯苓、丹皮、生地、款冬、沙參主之，或天門冬丸。《彙補》

咯血　咯血屬腎，或成疙瘩，或如紅絲，在痰中唾中，咳咯而出。《東垣》多因心氣虛耗，不能主血，血不歸經，停留於內，得咯而出。其症面色痿黃，五心煩熱，《立齋》此是肺腎有傷。治宜滋陰降火，生地黃散主之。《入門》

唾血　唾中帶血，屬在腎經，亦有瘀血內積，肺氣壅遏，不能下降者。脈堅強者，死；軟滑者，生，清唾湯主之。《彙補》

痰涎血　痰中帶血，多屬脾經，須分痰血先後施治。先見血而後嗽痰者，此相火上炎，煎熬成痰，降火爲主，若用消痰則血溢而不止。其先痰嗽而後見血者，是積熱生痰，載血上行，清痰爲要，若用血藥，則痰滯而不行。《彙補》

齒衄　有血從齒縫牙齦中出者，名曰齒衄，屬陽明少陰二經。症從陽明者，齦肉腐爛，痛甚口臭，齒不動搖，由好飲及膏粱積熱所致。從少陰者，齒浮動脫落，口不臭，由好色，火旺水虧所致。其屬陽明者，服清胃散；熱甚者，承氣湯，外敷石膏散。屬少陰者，六味丸加黃柏、骨碎補；陽虛者，八味丸，外敷雄鼠骨散，或青鹽炒香附擦之，外治用燒鹽、釜墨二物研勻，臨卧擦牙，嗽口亦佳。《彙補》

《證治彙補・溺血章》　大意　胞移熱於膀胱則溺血。《內經》是溺血未有不本於熱者，但有各藏虛實之不同耳。

內因　或肺氣有傷，妄行之血，隨氣化而下降胞中。或脾經濕熱，內陷之邪，乘所勝而下傳水府。或肝傷血枯，或腎虛火動，或思慮勞心，或勞力傷脾，或小腸結熱，或心胞伏暑，俱使熱乘下焦，血隨火溢。《彙補》

外候　全無疼痛，血從精竅而出，非若血淋莖痛，血隨溺竅而出也。《彙補》

治法　暴熱實火，宜甘寒清火；房勞虛損，宜滋陰補腎。此病日久中枯，非清心靜養，不可治也。《彙補》

用藥　實熱，用導赤散加山梔、黃芩、淡竹葉、赤苓煎成，調滑石末飲之。虛熱，宜四物湯加生地、茯苓、山梔、牛膝、麥冬煎成，調髮灰飲之。久不止者，膠艾四物湯。虛甚者，鹿角秋石丸。阻塞不通加冬葵子、生蒲黃以化之。《彙補》

《證治彙補・便血章》　外候　純下清血者，風也；色如烟塵者，濕也；色黯者，寒也；鮮紅者，熱也；糟粕相混者，食積也；遇勞頻發者，內傷元氣也；後重便減者，濕毒蘊滯也；後重便增者，脾元下陷也；跌傷便黑者，瘀也；先吐後便者，順也。《彙補》【略】

脈法　尺脈芤濇，關脈微緩，俱爲便血。脈小留連者，生；數疾浮大者，死。右關沉緊，是飲食傷脾，不能攝血而下走也。右寸浮洪，是積熱肺經，下傳大腸，而便血也。《彙補》【略】

用藥　主以四物湯，風加荊芥、防風，濕加蒼朮、秦艽，熱加槐角、芩、連，寒加木香、乾薑，氣加香附、枳殼，瘀加桃仁、韭汁，久虛者加參、芪、朮、草，下陷者加升麻、柴胡，虛熱者加阿膠、生地，虛寒者加附子、炮薑。古方陰結，用平胃地榆湯。《彙補》

《石室秘録・內傷門》　失血之症，有從口鼻出者，有從九竅出者，有從手足皮毛之孔而出者，症似各異。吾有一方，可統治之，名收血湯：熟地二

兩，生地一兩，荆芥一錢，三七根末三錢，當歸一兩，黄芪一兩，水煎服。此方補血而不專補血，妙在兼補氣也；止血而不專止血，妙在能引經也。血既歸經，氣又生血，自然火不沸騰，邪安無事，何至有上中下之亂行哉？故無論各症，用之而皆效也。

《石室秘録・斂治法》 下血之症，多因好酒成病。用解酒之品，可以成功，而殊不盡然也，世醫所用解酒之品，無過乾葛、桑白皮而已。然而乾葛不可多服，而桑白皮又氣味輕清，不可專任此二味，所以解酒而酒病終難去也。況中酒之病，其來已素非一朝一夕之有，豈是輕清不可久服之藥，可能治之乎？余故皆棄而不取。方用人參二錢，當歸一兩，地榆三錢，生地五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不去治酒病，亦不去治血病，全以生地、當歸活其血，血活則新血生而舊血止。況佐以地榆之寒以去大腸之火，又佐之以三七末以杜塞大腸之竅，自然血止而病愈也。此又斂之一法也。

更有吐血之症，或傾盆，或盈碗，若不急以收斂，則吐將安底。然而一味酸收寒遏，則血勢更狂，愈足以恣其崩騰之勢。不若從其性，而少加以收斂之品，則火寢息而血歸經。方用人參一兩，當歸一兩，酸棗仁三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調服。此方之妙，不去止血，而惟固其氣。蓋血脱氣益定奇功。血乃有形之物，既已傾盆盈碗，盡情吐出，則一身之中，無血以變可知，自當急用生血補血之品，尤以爲遲，奈何反用補氣之味，得無迂而寡效乎？誰知血乃有形之物，氣爲無形之化，有形不能速生，而無形實能先得。況有形之物，必從無形中生之。氣無形，始能生血有形之物，補氣正所以補血，生氣正所以生血也。況血既盡情吐出，止存幾希一線之氣，若不急爲補之，一旦氣絕，又何以生止而補血哉？經云：有形之血，不能遽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眞治血之妙法，此又斂治之一斷。

《石室秘録・血症》 雷公眞君曰：凡人有一時忽吐狂血者，人以爲火也，多用寒涼藥瀉火，乃火愈退而血愈多。或用止血藥治之，而仍不效，此乃血不歸經之故。若再以瀉火寒涼之藥而重瀉之，未有不死者矣。當用補氣之藥，而佐之歸經之味，不必止而自止矣。方用引血湯：人參五錢，當歸一兩，炒黑荆芥三錢，丹皮二錢，水煎服。一劑而血無不止。此方妙在不專去補血，反去補氣以補血；尤妙在不單去止血，反去行血以止血。蓋血逢寒則凝滯而不行，逢散則歸經而不逆，救死於呼吸之際，此方實有神功也。

人有大怒而吐血者，或傾盆而出，或衝口而來，一時昏暈，亦生死頃刻也。倘以止血藥治之，則氣悶而不能安；倘以補血藥治之，則胸痛而不可受。往往有變症蜂起而斃者，不可不治之得法。方用解血平氣湯：白芍二兩，當歸二兩，荆芥炒黑三錢，柴胡八分，紅花二錢，炒梔子三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氣舒，二劑而血可以止，三劑而病全愈。蓋怒氣傷肝，不能平其氣，吐血之時，吐血不先去舒氣，而遽去止血，愈激動肝木之氣，氣愈旺而血愈吐矣。方中芍藥多用之妙，竟去平肝，又能舒氣；荆芥、柴胡皆引血歸經之味，又適其開鬱寬脇之劑，所以奏功甚速，而止血實神，全非用當歸補血之故，當歸不過佐芍藥以成功耳。

《石室秘録・血治法》 論治血宜順性　天師曰：血治者，乃血病不肯歸經，或上，或下，或四肢皮毛，各處出血者是也。血循經路，外行於皮毛，中行於臟腑，內行於筋骨，上行於頭、目、兩手，下行於二便、兩足、一臍。是周身無非血路，一不歸經，自然各處妄行，有孔則鑽，有洞則洩，甚則吐嘔，標出於毛孔，流出於齒縫，滲出於腹臍，而不止大小便之出也。然則血宜順其性，而不宜拂，方用當歸三錢，白芍三錢，熟地五錢，川芎一錢，荆芥末一錢，生地五錢，麥冬三錢，茜草根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此方即四物湯加減，妙在用茜草根、荆芥，引血歸經，不拂亂其性，則血自歸經，各不相犯矣。倘用止血之劑，未嘗無效，然而如石壓草，一時雖止，而性思冲突，必得空隙，仍復飛越沸騰，何如此方順其性而引之。譬如與強横之人同行，少拂其意，便懷慍怒，慍怒未已，必致鬬毆，皮碎血流，是其常也。若贊揚稱頌，順其性而與之飲食，則同群相得，轉得其氣力以助我匱乏。同舟無敵國之形，一室無操戈之事，久且爲我綢繆，徹我桑土，不特血不妄行，亦將潤筋生色，永斷覆轍之患，又何絕之太甚，以自取爭鬬哉。此血治之法，尤當留意。

《張氏醫通・諸血門・諸見血證》 人有偏陰偏陽者，此氣稟也。太陽之人，雖冬月身不須綿，口常飲水，色慾無度，大便數日一行，芩、連、知、柏、硝、黄，恬不知怪。太陰之人，雖暑月不離複衣，食飲稍涼，便覺腹痛泄瀉，參、朮、薑、桂，時不絕口，一有慾事，呻吟不已。此兩等人，各稟陰陽之一偏者也，與之談醫，各執其性之一偏，面目爲全體。今之爲醫者，不鑑其偏之弊，而製爲不寒不熱之方，舉世宗之，以爲王道，豈知人之受病，以偏得之，感於寒則偏於寒，感於熱則偏於熱，以不寒不熱之劑投之，何以補其偏而救其

弊哉？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此方士之繩墨也。然苦寒頻進而積熱彌熾，辛熱比年而沉寒益滋者，何耶？此不知陰陽之屬也。凡治血證前後調理，須按心、脾、肝三經用藥。心主血，脾裹血，肝藏血，歸脾湯一方，三經之藥也，遠志、棗仁補肝以生心火，茯神補心以生脾土，參、耆、甘草補脾以固肺氣，木香者，香先入脾，總欲使血歸於脾，故曰歸脾。凡有鬱怒傷肝、思慮傷脾者尤宜，火旺者加山梔、丹皮，火衰者加肉桂、丹皮。又有八味丸以培先天之根，治無餘法矣。血溢血瀉，諸蓄妄證，其始也，宜以行血破瘀之劑折其脫氣，而後區別治之。或問：失血復下，虛何以當？答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利瘀，則以妄爲常，曷以禦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虛之有。失血家須用下劑破血，蓋施之於蓄安之初；亡血虛家不可下，蓋戒之於亡失之後也。

或問：人身陽氣爲陰血之引導，陰血爲陽氣之依歸，何爲清濁相干，亂於中外，而致血不歸經，則有上溢下脫之患，其血或從吐出，或從嘔出，或從咯出，或從鼻出，或從眼耳齒舌出，或從津唾而出，或從肌膚而出，或從二便而出，復有蓄積不行者，爲患各有不同，願一一顯示至理，條分藏府經絡之源，以啓學人蒙昧。石頑答曰：經言血之與氣，異名同類。雖有陰陽清濁之分，總由水穀精微所化，其始也混然一區，未分清濁。得脾氣之鼓運，如霧上蒸於肺而爲氣，氣不耗，歸精於腎而爲精；精不泄，歸精於肝而化清血；血不瀉，歸精於心，得離火之化，而爲眞血，以養脾藏，以司運動，以奉生身，莫貴乎此。雖經有上注於肺，乃化爲血之說。而實不離五行之氣化，轉注如環也，如上所云，不過統論營衛血氣之大端，乃節文耳。夫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氣主呴之，血主濡之，雖氣稟陽和，血稟陰質，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不能截然兩分。其至清至純者，得君主之令，以和調五藏，藏而不失，乃養藏之血也。其清中之濁者，秉輸運之權，以灑陳六府，實而不滿，則灌注之血也。其清中之清者，會營周之度，流行百脈，滿而不泄，此營經之血也。其源則一，析而爲三，各有司屬。若各守其鄉，則陰平陽秘，安有上溢下脫之患乎。蓋緣人之稟賦，不無偏勝。勞役不無偏傷，其血則從偏衰偏傷之處而滲漏焉。夫人稟賦既偏，則水穀多從偏勝之氣化，而勝者愈勝，弱者愈弱。陽勝則陰衰，陰衰則火旺，火旺則血隨之而上溢，陰勝則陽微，陽微則火衰，火衰則火失其統而下脫。其上溢之血，非一於火盛也，下脫之血，非一於陽衰也，但以色之鮮紫濃厚則爲火盛，色之晦淡無光即爲陽衰，究其所脫之源，或緣藏氣之逆，或緣府氣之乖，皆能致病。從上溢者，勢必假道肺胃；從下脫者，勢必由於二腸及從膀胱下達耳。蓋出於肺者，或緣龍雷亢逆，或緣咳逆上奔，血必從之上溢，多帶痰沫及粉紅色者。其出於心包，亦必上溢，色必正赤如硃漆光澤，若吐出便凝，摸之不黏指者，爲守藏之血，見之必死。出於脾者，或從胃脘上溢，或從小腸下脫，亦必鮮紫濃厚，但不若心包血之光澤也。出於肝者，或從咳逆，或從咯吐，或稀痰中雜出如珠，血雖無幾，色雖不鮮，其患最劇，間有從精竅而出者，若氣化受傷，則從膀胱溺孔而出，總皆關乎藏氣也。其出於胃者，多兼水液痰涎，吐則成盤成盞，汪洋滿地，以其多氣多血，雖藥力易到，不若藏血之篤，然爲五藏之本，亦不可忽。其衄血種種，各有所從，不獨出於鼻者爲衄也，鼻衄皆火乘肺金，亦有陰盛迫其虛陽而脫者，雖經有藏府諸衄不同，然不離手太陰之經。所以治有從陰從陽，順治逆治之辨別，證有久衄暴衄，宜補宜瀉之懸殊。其齒衄，有陽明、少陰及風熱之辨，但從板齒出者，爲牙宣，屬陽明；齒動搖者，爲骨病，屬少陰；齦腫上壅者，少陽風熱也。耳衄則有肝腎二經之殊，但以常有不多不腫不疼者爲少陰之虛，暴出疼腫者，則厥陰經火也。眼衄亦屬厥陰，但以卒視無所見者爲實火，常流血淚者，素患之風熱也。其有諸竅一齊湧出，多緣顛撲驟傷，或藥毒所致，若因肝腎疲極，五藏內崩，多不可活。舌衄皆手厥陰心包之火旺，但以舌尖破碎者爲虛火，脈大滿口者，挾龍雷之勢而上侮君主也。涎中見血爲唾衄，足太陰經氣不約也。汗孔有血爲肌衄，足陽明經氣不固也。如上諸衄，皆緣營氣之逆滿，衛氣之疏豁，不能固護而行清道，總無關乎藏氣也。其下行之血，見於魄門者，則以便前便後分遠近，近則大腸，遠則小腸也。以濺洒點滴分風濕，濺則風淫，滴則濕著也。以鮮紫清晦分陰陽，鮮則陽盛，晦則陽衰也，與腸澼之血，痔漏之血，婦人經癸胎產之血無異。雖由二腸，頗關經絡，是以隨經下趨，各有不同，至於崩淋下脫，倒經上溢，雖下上之歧路攸分，然皆衝脈爲病。而崩淋皆脾氣下陷，倒經則肝血上逆，以脾爲身之津梁，衝爲肝之血海，是皆關乎藏氣。更有肝脾受傷，血雖不下，而氣色痿黃，大便稠黑，乃蓄血之徵驗。爲患種種，難以悉陳，如內傷發黃，鼓脹喘滿，腹大青筋，及產後敗血流於經絡，皆蓄血致病。但證有虛中挾實，治有補中寓瀉，從少從多之活法，

貴乎臨病處裁。大抵血氣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此軒岐密旨。但世之名於醫者，一見血海，每以寒涼濟陰爲務，其始非不應手，而取效於一時，屢發屢折，而既病之虛陽愈衰，必致嘔逆喘之，奪食泄瀉，尙以爲藥力未逮，猛進苦寒，在陰不濟陽而上溢者尙爲戈戟，況陽不統陰而亡脫者，尤爲砒鴆。蓋因陽藥性暴，稍有不順，下咽立見其害，不若陰柔之性，至死不知其誤，而免旁人譏謗也。噫，醫之弊，僅爲知己道，難爲世俗言也。

《張氏醫通・諸血門・衄血》　衄血，血從經絡中滲出而行於清道也。傷寒衄血，責熱在表，有麻黃、越婢等法。雜病衄血，責熱在裏，經絡熱甚，陽氣壅重，迫血妄行而出於鼻，從無發散之理。若因七情喜怒，勞役過傷而致者，無論是何經絡，並宜茅花煎湯，調止衄散，或四物加犀角、丹皮、沉香。六脈弦細而濇，按之空虛，色白不澤者，脫血也，此大寒證，理中湯加黃耆。六脈弦細而濇，按之空虛，色白不澤者，脫血也，此大寒證，理中湯加黃耆。六脈俱大，按之空虛，心動面赤，善驚上熱，乃手少陰心火旺，而上薰於肺脈也，三黃補血湯。實熱衄血，脈實大便秘者，犀角地黃湯加木香、大黃。衄血過多，屢服犀角地黃湯不止，此內虛寒而外假熱也，《千金》當歸湯，兼標本而治之。若至夜發，此因多汗，衛氣大虛，不能固其營血也，當歸補血湯，不效，加木香，更不效，必是血虛火旺，大劑保元湯。若誤用涼血藥，致瘀熱內結，胸中作痛者，一味木香酒磨，頓服錢許，立效。內傷勞役之人，喘嗽面赤，發熱頭痛而衄，此肺經氣虛，失護衛之職，致心包火炎，經脈熱甚，故行清道，當歸補血湯加薄荷、荊芥，不應，補中益氣倍黃耆，愼不可用辛熱之藥。兼有風寒，小建中加葱、豉。清道閉塞，流入胃脘，吐出清血，或衄血不盡，瘀積停留，致面目痿黃，大便黑色者，犀角地黃湯。擷撲而衄不止，小烏沉湯調黑神散。伏暑而衄，五苓散加茅花。久衄不止，熱在下焦血分，六味丸加五味子作湯，不效，加童便。有先因衄血，衄止而變生諸證，或寒熱間作，或喘急無寐，病狀不一，漸成勞憊，當於虛損諸證詳之。曾病衄，後血因舊路，或一月三四衄，又有洗面即衄，日以爲常，並宜止衄散、茅花煎湯調下。大衄不止，面浮腫者，蘇子降氣湯，使血隨氣下，得力全在肉桂一味，久衄不已，須加氣藥，如木香、香附之類，蓋血無氣引，則血不歸經也。有頭風纔發，則衄不止，用童便浸川芎一兩，童便製香附二兩，炙甘草半兩，共爲末，每服三錢，清茶調下，間用搐鼻法。

診　衄血脈浮大數者，爲邪伏於經，宜發汗。大而虛者，爲脾虛不能統攝，宜補氣。小而數者，爲陰虛火乘，宜攝火。弦濇爲有瘀積，宜行滯。凡衄血之脈，數實或堅勁，或急疾不調，皆難治。久衄脈虛大，頭額痛甚，鼻流淡黃水者，死。

大衄　大衄血者，口鼻俱出也，此積勞傷脾所致，補中益氣倍黃耆、當歸，不應，歸脾湯加童便、藕節。

舌衄　舌上忽出血如線，先用蒲黃煎湯漱之，次用槐花炒研摻之，黃耆六一湯合生脈散服之，熱壅舌上出血如泉，用文蛤一味爲散摻之，虛熱舌脹大，出血不止，生乾薑末、蒲黃末摻之。

齒衄　血從齒縫中或齒齦中出者，曰齒衄，又謂牙宣。有風壅，有腎虛，有胃火。風壅者，或齒齦微腫，或牽引作痛，消風散加犀角、連翹、外擦青鹽、藁本末。腎虛者，口不臭，齒浮動，齒縫中點滴而出，若隱隱作痛者，虛風襲入腎經，腎主骨，齒乃骨之餘也，宜鹽湯下小安腎丸，不痛，腎虛而有火也，六味丸加骨碎補，外用青鹽炒香附末擦之。胃熱者，牙疼而齦間出血如涌，齒不動搖，其人必好飲，或多啖炙煿所致，口臭不可近，宜清胃散，甚者服調胃承氣湯。

耳衄　耳中出血爲耳衄，兩關弦數，飲酒多怒人屬肝火，柴胡清肝散。尺脈弱或躁，屬陰虛，生料六味丸加五味子，更以龍骨燒灰，吹入即止。

眼衄　血從目出，乃積熱傷肝，或誤藥擾動陰血所致，暴病發熱見此。梔子豉湯加犀角、秦皮、丹皮、赤芍，誤藥成壞病見之，雖用獨參、保元、生料六味，皆不可救。

肌衄　血從毛孔出者爲肌衄。脈數，當歸補血湯。脈浮，黃耆建中湯。脈弱，保元湯。脈盛，當歸六黃湯。

《張氏醫通・諸血門・吐血》　吐血者，一吐則傾盆盈碗，或鮮散中兼紫黑大塊，吐後不即凝結。蓋吐血出於胃，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所以吐多而不即凝，以中雜水穀之氣也，皆勞力內傷中氣而得，亦有醉飽接內而致者。治法，不可驟止，止則使敗血留積，爲瘀血之根，不時舉發，爲害非輕；亦不宜峻攻，復傷其血；只宜清理胃氣以安其血，如犀角地黃湯，隨證加桃仁、茜根、橘紅、木香、大黃、童便之屬。吐久不止，內虛寒而外假熱，千金當歸湯，不應，用十灰散遏之。若血色瘀晦如污泥，爲陽不制陰，宜花蕊石散溫以散之。吐血初起，脈俱洪數者，屬外因，須用參蘇飲加歸身倍茯苓，蓋茯苓能

守五藏眞氣，瀉腎中伏火，去脾胃中濕，二三劑後，脈數退而洪不退者，用六味地黃丸加沉香以納氣歸元，若洪退弱極，用四君子加橘紅以補脾生肺，愼不可用涼藥，蓋火載上行，逆也，復用涼藥強爲降下，豈非逆而又逆乎？不若發散之爲愈也。上膈壅熱，胸腹滿痛，吐血，脈洪大弦長，按之有力，精神不倦，或覺胸中滿痛，或血是紫黑塊者，用當歸、丹皮、荆芥、阿膠、滑石、酒大黃、玄明粉、桃仁泥之屬從大便導之，此釜底抽薪之法。不知此，而從事於芩、連、知、柏之屬輔四物而行之，使氣血俱傷，脾胃多敗，百不一生也。吐血在暑天，病人口渴面垢，頭暈乾嘔，五苓散，或桂苓甘露飲，並加麥冬、五味、藕節汁。酒後悶嘔，血從吐後出者，新定紫菀茸湯。飲酒過多，傷胃吐血，六君子加香砂、乾葛。傷胃吐血，因飲食太過不能消化，煩悶強嘔，因傷胃口吐血，腹中絞痛自汗，其脈緊而數者難治。枳實理中湯加丹皮、萹豆灰。諸失血後，倦怠昏憒，面失色，懶於言語，濃煎獨參湯加橘皮，所謂血脫益氣也。勞心太過，吐血不止，歸脾湯去木香，加門冬、阿膠。婦人倒經，血溢於上，蒸熱咳嗽不除，及男子精未充而御女，而成虛勞失血，並宜烏骨雞丸，異順丸選用。若血色晦淡不鮮，無論上吐下失，俱當用溫熱之劑，如甘草、乾薑溫理中氣，切禁寒涼，若至衄血血水，難已。胃中熱甚，迫血妄行，犀角地黃湯加大黃灰、木香、桃仁。吐血勢不可遏，胸中覺氣塞滯，吐紫黑血者，桃仁承氣加茜根。《千金翼》治吐血，用生地汁半升，煎三兩沸，調生大黃末一方寸匙，分三服，治熱毒吐血有效。有時吐血兩口，隨即無事，數日又發，經年累月不愈者，小烏沉湯送黑神散，不時常服。吐甚不止者，柏葉、乾薑等分，加艾少許，入童便服。失血後，頭暈發熱者，往往有之，此是虛火上炎外擾之故，不可誤認外感而用風藥。吐血發渴，名曰血渴，十全大補湯，或生脈散加黃耆、煨葛根、枇杷葉，量胃氣虛實用之。暴吐血新止後，丹方用燕窩菜、冰糖各四錢，同煮服之。連服五七日，永不復發。吐血脈以微細爲順，洪大爲逆，血若暴湧如潮，喉中汩汩不止，脈見虛大，此火勢未斂，不可便與湯藥，急以熱童便或藕汁灌之，俟半日許，脈勢稍緩，可進調養之劑。倘寸關雖弱而尺中微弦，爲陰虛，以防午後陰火上升，上午宜服獨參，保元以統其血，午後與六味丸加童便、牛膝以濟其陰，服後脈漸調和，飲食漸進，肢體輕捷，面色不赤，足膝不冷，身不灼熱，額無冷汗，溲便如常。雖有紫黑血塊，時欲咯出而無鮮血上行，方許可治。血雖止而脈大不減，或雖小而弦細數疾，或弦硬不和，愼勿輕許可治。亦有他部柔和而左手關尺弦強者，爲陰虛火旺，最爲危兆，其變有三，一則陰火引血復上而暴脫，一則虛陽發露而發熱，一則火上逼肺而喘咳，此終不救。脫血用大劑人參益氣以固血，惟血色鮮明或略兼紫塊者宜之。若見晦淡者爲血寒而不得歸經，須兼炮黑乾薑，或大劑理中溫之。尺部脈弦，大劑生料六味加肉桂引之，亦有用肉桂爲末，和獨參湯服者。若血色如硃，光亮如漆，吐出即乾，以指甲剔之成片而起者，雖能食不倦，後必暴脫而死。若血中見似肉似肺，如爛魚腸，此胃中脂膜爲邪火所爍凝結而成，方書咸謂必死。然吐後凝結既去，而不發熱，能進飲食，令服小劑異功、保元，大劑六味，都炁，多有得生者，不可盡委之於無救也。

嘔血　嘔血者，血從腹脇而上，大嘔而出，乃肝火內旺，鼓激胃中之血上湧，猶龍奮於澤而波濤爲之沸騰也。嘔血證治有三：一屬暴怒火逆傷肝，其證胸脇甚則厥逆，柴胡疏肝散加酒大黃；一屬極勞奔馳傷肝，其證遍身疼痛，或時發熱，犀角地黃湯加當歸、肉桂、桃仁泥；一屬竭力房勞傷肝，其證面赤足冷，煩躁口渴，生脈散合加減八味丸。陽衰不能內守而嘔者，異功散研服八味丸，然不戒房室，思慮勞役，終不救也，房室勞憊，氣竭傷肝而有乾血者，四烏鯉骨一薏茹丸，兼童便、藕汁之類。

唾血　平時津唾中有血如絲，或浮散者，此屬思慮傷脾，脾虛不能統血也。有兼心、兼腎、兼胃之不同。兼心，加味歸脾湯；兼腎，六味丸加五味子、肉桂；兼胃，四君子湯加黃耆、山藥、粟米，名七珍散。食少痰清者，異功散加枇杷葉、白萹豆灰。胃中痰食不清吐血，加半夏、生薑，即白萹豆散。

咳血　咳血者，因咳嗽而見血，或乾咳，或痰中見紅絲血點一兩口，氣急喘促，此雖肺體自燥，亦爲火逆，咳傷血膜而血隨痰出也。其脈微弱平緩易治，弦數急實，氣促聲嘶，咽痛者不治。得此證者，若能靜養，庶有生理，治宜六味丸加門冬、五味清金壯水爲主，略兼阿膠、貝母、百合、款冬、紫菀潤肺止咳之劑。血止後，胃虛少食，氣息不續者，劫勞散去半夏加紫菀茸，及瓊玉膏調理之。咳血久而成勞，或勞而咳血，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煩熱，咽乾頰赤，心沖潮熱，盜汗減食，異功散加阿膠，或四君子加黃耆、鱉甲、麥冬、五味。陰虛火動而咳血，或痰中有血星如硃者，生料六味丸加茜根、烏賊骨、童便。咳血不止，至夜發熱吐痰，或帶血絲者，六味丸加蛤粉、童便，臨卧服。肥盛酒客輩，痰中有血，滾痰丸蒐滌之。咳唾膿血，咳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

數，或數實者，此爲肺癰，更於本門求之。

咯血　咯血者，不嗽而喉中咯出小塊或血點是也，其證最重，而勢甚微，常咯兩三口即止。蓋緣房勞傷腎，陰火載血而上，亦有兼痰而出者，腎虛水泛爲痰也。陰虛多火，黑瘦之人，最忌犯此。初起宜紫菀、麥冬、茯苓、棗仁、山藥、白芍、丹皮、童便以清手足少陽厥陰諸經遊散之火，後以六味丸加牛膝，滋補腎陰以安其血，愼不可用攻血藥也。【略】

血溢　《原病式》云：血溢者，上出也。心主血，熱甚則血隨火而妄行。或謂嘔吐紫凝血爲寒者，誤也。此非冷凝，由熱甚銷爍而爲稠濁，熱甚則水化制之，故赤兼黑而爲紫也，瀉心湯。蓋火性急速，故至溢脫，從未見有屬陰寒者耳。或偶觸破傷，血遂泉湧不止，惟用十全大補湯，頻頻多服，外用杏仁研細，拌白麪水調塗之。

九竅出血　是證非中毒，即跌撲受傷。中毒者，用生羊血等法，受傷者，觀其人不發熱，尚能飲食者，頻灌熱童便。無故發熱，九竅出血者，肝腎疲極，五藏內崩也，多不可治。若因勞傷者，補中益氣倍參、耆，或胎髮灰、大薊汁，人參湯調服，或血餘灰，每服二錢，以茅根、車前草煎湯調下。

氣有餘便是火，血隨氣上，補水則火自降，順氣則血不逆。阿膠、牛膝、丹皮，補水之藥也。蘇子、橘紅、沉香，順氣之藥也。童便者，引血歸下竅，兼有行瘀之能。藕汁者，達血使無滯，而有止濇之力。脈來沉實，腹中滿痛，或吐血塊，或爲瘀血蓄血，當歸、桃仁、赤芍、延胡索、蓬朮、大黃之屬。怒傷肝木，則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沉香、木香、青皮、芍藥、丹皮之屬。

勞心，蓮肉、棗仁、薯蕷、茯神、紫菀、柏仁、丹參之屬。房勞，熟地、枸杞、牛膝、杜仲、鹿茸、人參之屬。血熱，地骨、丹皮、犀角。血寒，桂心、附子。血熱不止，山梔灰、黃連灰。血瘀，髮灰、大黃灰、乾漆灰。血寒，乾薑灰。血滑，椶櫚灰、蓮房灰。血虛，地黃灰。三七、鬱金行血中之氣，側柏涼血中之熱，大小薊行血中之滯，茅根導之使下行也。

診　經曰：安卧脈盛，謂之脫血。失血脈數大爲陽盛，濇細爲少血，細數爲陰火鬱於血中，芤爲失血，血虛氣不歸附也。弦緊脇痛爲瘀結，諸血皆屬於肝也。脈來寸口大，尺內微，爲肺中伏火；尺中盛而寸口虛大，爲腎虛陰火；尺滑而疾，爲血虛有熱；右手虛大，爲脾胃之火；左手數盛，爲肝膽之火。大抵失血，脈微弱細小而和緩者，易治；洪數實大弦急，或雖小，按之如引葛，如循刀，及衄血身熱，脈至而搏，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者，皆不治。【略】

石頑治刑部湯元洲，年八十二，而痰中見血，服諸寧嗽止血藥不應，脈得氣口芤大，兩尺微緊，面色槁白，屢咳痰不得出，咳甚方有黃色結痰，此精氣神三者並虧，兼傷於熱，耗其津液，而咳動肺胃之血也。因其平時多火，不受溫補，遂以六味丸合生脈散加萎蕤，煎膏服之，取金水相生，源流俱澤，而咳血自除，不必用痰血藥也。

又治錢曙昭，久咳吐血，四五日不止，不時閧熱面赤，或時成盆成碗，或時吐粉紅色痰，至夜則發熱自汗，一夕吐出一團，與魚腸無異，雜於鮮血之中，薄暮驟湧不已，神氣昏欲脫，灌童子小便亦不止，同道相商無策。因思瘀結之物既去，正宜峻補之時，遂猛進獨參湯，稍定，緣脈數疾無力，略加肉桂、炮薑、童便少許，因勢利導，以斂虛陽之逆。一夜中盡參二兩，明晨其勢稍定，血亦不來，而糜粥漸進，脈息漸和，改用六味丸作湯，調補眞陰，半月而安。

《張氏醫通・諸血門・溲血》　經云：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可知溺血之由，無不本諸熱者。多慾之人，腎陰虧損，下焦結熱，血隨溺出，脈必洪數無力，治當壯水以制陽光，六味加生牛膝。溺血不止，牛膝一味煎膏，不時服之。有氣虛不能攝血者，玉屑膏最妙，方用人參、黃耆等分爲末，以白萊菔切片蜜炙，不時蘸末食之，豈非虛火宜補宜緩之意歟？然痛屬火盛，則謂之血淋；不痛屬虛，謂之溲血，二者不可不辨。溲血，先與導赤散加桂、苓作湯，若服藥不效，此屬陰虛，五苓散加膠、艾，下四味鹿茸丸。小便自利後有血數點者，五苓散加桃仁、赤芍，暴病脈滑實者，加大黃、滑石、甘草、延胡索下之。溲血日久，元神大虛而挾虛熱，所下如砂石而色紅，有如石淋之痛，神砂妙香散加澤瀉、肉桂。病久滑脫者，去黃耆、山藥、桔梗、木香，加煅飛龍骨、益智仁，即王荊公妙香散，虛寒，以此湯吞四味鹿茸丸。老人溲血，多是陰虛，亦有過服助陽藥而致者，多難治，惟大劑六味丸加紫菀茸作湯服之。咳而溲血脫形，脈小勁而搏，逆也。溲血日久，形枯色痿，癃閉如淋，二便引痛，喘急虛眩，行步不能者，與死爲鄰矣。

石頑治中翰徐藝初夫人，溺血兩月不止，平時勞心善怒，有時惱怒，則膈

塞氣壅，鹿門諸醫，雜治罔效。遍邀吳門婁東松陵諸名家，因而下及於余。余至，方進香薷飲一服，及診切之，兩手關尺皆弦細少力，兩寸稍大而虛，遂疏異功散方，令其久服，可保無虞。若有惱怒，間進沉香降氣散，一切涼血滋陰，咸宜遠之，以之治病，徒滋傷胃之患，而無陽生之力也。觀列坐諸醫，詔諛萬狀，各欲獻伎以逞其能，慚余疏邁，不諳趨蹡於時，況余圓姪孫壽民，又爲刑部健菴之倩，與藝初郎舅至戚，不便久留，因謂之曰：東南名公雲集，無藉芻蕘。明晨遂扁舟解維，後聞諸治不效，更延他醫，究不出參、朮收功耳。

又治內弟顧元叔溺血，溺孔不時疼痠，溺則周身痲木，頭旋眼黑，而手足心經脈絀急，痠痲尤甚，脈來弦細而數，兩尺搏堅。與生料六味，或加牛膝，或加門冬，服之輒效。但不時舉發，復以六味合生脈，用河車熬膏代蜜丸，服而痊。

一徽商夏月過飲燒酒，溺血，或用辰砂益元散不效，服六味湯亦不效，予用導赤散，三啜而愈。

有文學宋孝先，年七十餘，溺血點滴澹痛，諸藥不效，服生料六味亦不效，云是壯歲鰥居，絕慾太早之故。或令以菉豆浸濕，搗絞取汁，微溫，日服一碗而愈，煮熟即不應也。

《張氏醫通・諸血門・下血》 血之在身，有陰有陽。陽者順氣而行，循流脈中，調和五藏，洒陳六府，如是者謂之營血也。陰者居於絡脈，專守藏府，滋養神氣，濡潤筋骨。若是藏感內外之邪傷，則循經之陽血，至其傷處，爲邪氣所阻，漏泄經外。或居絡之陰血，因着留之邪擗裂而出，則皆滲入腸胃而泄矣。世俗每見下血，率以腸風名之，不知風乃六淫中之一耳，或有風從腸胃經脈而入客者，或外淫風木之邪內乘於腸胃者，則可謂之腸風。若其他不因風邪，而腸胃受火熱二淫與寒熱燥濕，怫鬱其氣，及飲食不節，用力過度，傷其陰絡之血者，亦謂之腸風可乎。蓋腸風所下之血，清而色鮮，四射如濺，乃風性使然。《素問》所謂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是也。先與瀉青丸一二劑，後與逍遙散，加酒煮黃連、羌、防、烏梅、虛人，人參胃風湯最捷，人所不知。若肛門射血如線，或點滴不已者，乃五痔之血，當詳本門治之。血濁而色黯者爲藏毒，蘊積毒氣，久而始見也，宜小烏沉湯下黑神散，脈實便秘勢盛者，藏連丸。腸風挾濕毒者，下如豆汁兼紫黑瘀血，此醇酒厚味所釀之濕，由足陽明隨經入胃，淫溢而下也。脈細有寒者，升陽除濕防風湯；脈數有熱者，去二朮加黃連、當歸、甘草。腸風下血，以劉寄奴半兩，芽茶一兩，墨灰三錢爲散，分三服，烏梅湯送下，其血立止，後宜多服歸脾湯調理。腸風下血，其血另作一派濺出，遠射四散如篩，腸中作痛，乃陽明氣衝熱毒所作也，人參敗毒散。不應，用升陽除濕和血湯。宿有血證，因時下紫黑血，乃濕毒腸澼，陽明少陽經證也，升陽益胃湯。下血久而不已，面色痿黃，下元虛憊者，四君子加黃耆、歸、芎，下斷紅丸，虛甚，十全大補湯去茯苓加防風。潔古云：下血，防風爲上使，黃連爲中使，地榆爲下使。《千金》云：先見血後見便爲遠血，宜服黃土湯；先便血後見血爲近血，宜服赤小豆當歸散。《金匱》以先便後血爲遠血，先血後便爲近血，傅寫之誤。因胃中受冷不能統血，失其營運而下，故宜黃土湯溫之，若大腸受熱不能攝血，營行過疾而下，故宜赤小豆當歸散清之。色鮮紫者爲熱傷陰絡，槐花炒研，米湯服之，槐角煎膏尤妙。色稀淡者爲脾虛，一味白朮，米湯丸服。色瘀晦者爲積血，以亂髮二兩，紅花四兩，入煬成罐中煅過，去紅花灰，止用髮灰，研細分三服，空心炒黑地榆煎湯送下，三日必效。下血雖曰大腸積熱，亦當分虛實，不可純用寒涼，必加辛散爲主，久之不愈，宜理胃氣，兼升舉藥。故大便下血，多以胃藥收功，不可徒用苦寒也。戴復庵曰：色鮮紅爲熱，色瘀淡爲寒，寒血因腸胃受冷，營行失度而下，四物加炮薑、炙甘草。熱血因熱毒之氣，蘊於腸胃，或飲酒過度，及啖炙煿所致，四物加茜根、槐花、酒黃連，炒黑山梔之類。因冷飲中寒，或雜食生冷，血爲寒凝而下，必腹痛色晦淡，宜附子理中倍炮薑加酒連。陰結便血者，厥陰肝血內結，不得陽氣統運，滲入腸間而下，非謂陰寒內結也，補中益氣倍黃耆加炮薑。上二證，諸家悉採《寶鑑》平胃地榆湯、結陰丹，從無言及其非者，敢力正之。內傷瘀血，胸脇小腹急痛，桃仁承氣湯，代抵當湯，隨痛之高下選用。大黃俱宜童便浸透，更用韭汁製，虛人，可略加桂、附二三分。若瘀滯色晦不鮮者，久當用溫血藥，始得奏效。血枯大便燥結而下鮮紫血者，此大腸燥結而下也，一味槐角膏涼潤之。又方，眞麻油沖入腐花，空腹食之，三日即愈。腸風便血，一味旱蓮花，濃煎葱白湯過口，一服立效。又方，治腸風便血，劉寄奴半兩，松蘿茶一錢，烏梅肉一枚，煎服效。中蠱藏府敗壞，下血如鷄肝，如爛肉，心腹絞痛者是也，治用馬蘭根末，水服方寸匙，隨吐而出。【略】

石頑治吳興韓晉度春捷錦旋，患腹痛泄瀉下血，或用香連丸，遂飲食艱

進，少腹急結，雖小便癃閉，而不喜湯飲，面色痿黃，晝夜去血五十餘度。邀余診之，氣口脈得沉細而緊，詢其所下之血，瘀晦如莧汗，與理中加肉桂二錢，一劑溺通，小腹即寬，再劑血減食進，四劑泄瀉止三四次，去後微有白膿，與補中益氣加炮薑，四劑而康。

《張氏醫通・諸血門・蓄血》 夫人飲食起居，一失其節，皆能使血瘀滯不行也。衄者，血蓄上焦，犀角地黃湯。心下手不可近者，血蓄中焦，桃核承氣湯。臍腹下腫，大便黑者，血蓄下焦也，抵當湯丸，下瘀血湯，及代抵當湯，隨輕重選用。三焦蓄血，俱見左脈，以肝主諸血故也。登高墜下，重物撞打，箭簇刃傷，胸腹積血不散，以童便同酒煎大黃，隨輕重下之，或香殼散加童便。腰脇滯痛，復元通氣散去牽牛，加枳殼、柴胡、牡丹皮。惡血留於腹脇，痛不可忍，復元活血湯。挾血如見崇狀，當歸活血湯。醉飽入房，竭力傷肝，蓄血在胃口者，韭汁、童便下越鞠丸。不應，合平胃散去蒼朮加桃仁、丹皮相和服。虛人，理中、越鞠相和服。在少腹，代抵當丸加熟附子三分，虛者，必加人參錢許以助藥力。身有寒熱發黃，脈弦細而伏，服補瀉諸藥不應，《千金》用大黃、芒硝、歸尾、桃仁、人參、桂心爲散，酒服二方寸匙，藉參、桂之力以攻之。膏粱肥盛，多味痰濕熱，血蓄胃口，或兼脇滿，或少腹結痛，朝用瀋血丸，兼培胃氣，夕用變通抵當丸，專散蓄血，方得峻藥緩攻之妙。虛人雖有瘀血，其脈亦芤，必有一部帶弦，宜兼補以去其血，桃核承氣加人參五錢，分三服緩攻之，可救十之二三。又中氣虛人，胃脘有死血，每食薑湯必呃，宜人參、雲朮各二兩爲末，桃仁一兩，同乾漆炒，去漆研細，蜜丸彈子大，早晚細嚼一丸，醇酒下。

《醫學真傳・吐血》 人之一生，氣充於外，血附於內，陰陽和平，榮衛通調，何吐血之有？惟大怒、大勞，或過思過慮，傷其經絡，逆其氣機，致陰陽血氣失其循行之常度，則血外溢而有吐血之病矣。血雖同，而血之根由不同，有胞中血海之血，有心包脾絡之血。夫包中爲血海，其血熱肉充膚，澹滲皮毛，若大怒、大勞，氣虛一時不能攝血，致胞中之血不充於膚腠，反從氣衝而上湧於胃脘。吐此血者，其血必多，治之之法，當調其榮衛，和其三焦，使三焦之氣和於榮衛，榮衛之氣下合胞中，氣歸血附，即引血歸經之法也。若不按經調治，祇期速效，妄稱火盛血淫，驟用清涼瀉火以止血，不但血不能即止，必增欬嗽之病矣。夫吐血自有止期，虛癆欬嗽，必至喪身而後已。其心包之血，內包心，外通脈，下合肝。合肝者，肝與心包，皆爲厥陰，同一氣也。若房勞過度，思慮傷神，則吐心包之血。吐此血者，十無一生，惟藥不妄投，大補心腎，重服人參，可十全一二。其有身體不勞，內無所損，卒然哈血數口，或紫或紅，一哈便出，此爲脾絡之血。脾之大絡，絡於周身，絡脈不與經脈和諧則有此血，下不傷陰，內不傷經，此至輕至淺之血，不藥亦愈。若不分輕重，概以吐血之法治之，致絡脈寒凝，變生他病，醫之過也。又五藏有血，六府無血，吐心藏之血者，一二口即死。吐肺藏之血者，形如血絲；吐腎藏之血者，形如赤豆，五七日間必死。若吐肝藏之血，有生有死，貴乎病者能自養，醫者善調治爾。脾藏之血若羅絡，即前哈血是也。凡吐血多者，乃胞中血海之血，醫者學不明經，指稱胃家之血。夫胃爲倉廩之官，受盛水穀，並未有血，謂血從胃出則可，若謂胃中有血，則不可也。

《醫學真傳・衄血》 血從鼻出謂之衄。衄之出也，由陽明經脈之氣不循胃絡而橫通週遍，致悍熱之氣，傷其榮血，遂迫血妄行而爲衄。若傷寒陽熱過盛，絡脈寒凝，榮衛不調，身發熱者，得衄則陰陽和而熱氣平，其病可愈，故俗稱鼻衄爲紅汗也。其有不病傷寒，時出衄者，乃陽明熱氣有餘，不循經下行，反上逆而傷其絡脈之所致也。衄出則陽明亢熱之氣亦平，故不藥亦愈，此衄之至輕者也。又有陽明經脈虛寒，其人秉質素弱，內則耗其精血，外則勞其形體，衄大出不止，用涼血滋陰藥，其衄反甚者，乃陽明陽氣失職，必用人參、附子補氣以攝血，助陽以救陰，其血方止，此衄之至重者也。欲辨衄之重輕，須察衄之冷熱，衄出覺熱者，乃陽明絡脈之血，輕者也，治宜涼血滋陰。衄出覺冷者，乃陽明經脈之血，重者也，治當溫經助陽。夫衄血之病雖屬平常，若出而不止，陰陽離脫，亦有死者。臨病施治，常須識此，不可忽也。

《醫學真傳・便血》 便血俗名腸紅，血從大便出也，或在糞前，或在糞後，但糞從腸內出，血從腸外出，腸外出者，從肛門之宗眼出也，此胞中血海之血，不從衝脈而上行外達，反滲漏於下，用力大便，血隨出矣。此病初起，人多不覺，及至覺時，而身體如常，亦玩忽不治，即或治之，無非涼血清火，暫止復發，數年之後，身體疲倦，恣投藥餌，總不除根，遂成終身之痼疾矣。痼疾雖成，不致殞命，其治法總宜溫補，不宜涼瀉，溫煖則血循經脈，補益則氣能統血，初便血時，治得其宜，亦可全愈，若因循時日，久則不能愈矣。

《症因脈治・吐血咳血總論》 秦子曰：胃中嘔出名吐血，肺中嗽出名

咳血。吐血陽明胃家症，咳血太陰肺家症。丹溪以嘔血嗽血，皆從口中吐出，總名之曰吐血，故嘔咳不分，肺胃罔別，余今方別咽中胃管嘔出名吐血，喉中肺管嗽出名咳血，則經絡分明，治法不混。

《症因脈治・外感吐血》 外感吐血之症，發熱煩躁，面赤目赤，口乾唇紅，夜不得卧，從口吐出，純血無痰，此外感吐血之症也。

外感吐血之因，內有積熱，諸經火盛，外有風寒，束其肌表，血絡熱甚，不得外越，妄行上衝，從口嘔出，故外感吐血，責之邪熱妄行。

外感吐血之脈，脈必洪大。或見浮緊，表邪未解，或見沉數，裏熱熾盛，失血太多。若見芤濇，洪大和緩易治，沉細弦急難醫。

外感吐血之治，若身痛發熱，表邪未解，此太陽邪熱攻衝，脈浮大而數者，羌活沖和湯加減治之，佐以清胃之藥。若表邪已散，身仍發熱，目痛不眠，此陽明經邪熱。脈長而數者，乾葛石膏湯佐以涼血之藥，或用犀角地黃丸。耳聾寒熱，兼用小柴胡湯。脈芤而濇者，歸芍地黃湯。血紫胸痛，紅花桃仁湯。外感鬲衄血，乃是表邪，今吐血門，乃是熱邪在裏，故不用麻、桂湯。

《症因脈治・內傷吐血》 內傷吐血之症，身無表邪，脈不浮大，起居如故，飲食自若，時而嘔吐純血，一連數口，此胃家吐血之症。若傾盆大出者，則肝家吐血也。

內傷吐血之因，或積熱傷血，血熱妄行，或失飢傷飽，胃氣傷損；或浩飲醉飽，熱聚於中；或鹽醋辛辣，縱口不忌；或惱怒叫喊，損傷膈膜。則血從口出，而內傷吐血之症作矣。

內傷吐血之脈，兩關獨盛，或見洪大，或見浮數。右關獨大，胃家有傷。左關獨大，肝家之損，和緩沉小者易治，弦急細數者難治。

內傷吐血之治，胃家之血，犀角地黃湯加乾葛、知母。積熱甚者，加黃連、石膏；大便結，加酒蒸大黃，即釜底抽薪之法。酒客致咳，必至吐血者，乾葛石膏湯合瀉白散，此胃火上衝傷肺之條。若傾盆大出，肝經血，犀角地黃湯加黃芩、玄武膠，此清肝攝血之法。面色白，脈沉遲，內無熱，陽虛不能攝血，歸脾湯主之，此即血脫益氣之條。胸前痛，血色紫而成塊，紅花桃仁湯。失飢傷飽，調理胃氣，飲食得法，則胃氣自和，而病自愈。

《症因脈治・嗽血論》 秦子曰：咳血即嗽血，外感咳血之症，乃是邪壅於肺，擇其何邪而施治，則愈矣。故丹溪曰：壅於肺者易治，不過散之清之而已，不比內傷門損於胃者之難治也。

《症因脈治・外感嗽血》 外感嗽血之症，身發寒熱，喘促氣逆，咳嗽不止，嗽痰帶血，甚則弔動胃氣，嘔吐痰涎，飲食齊出，此外感嗽血之症也。

外感嗽血之因，有肺胃伏火，失於清理，風寒外束，肺熱內鬱。肺主皮毛，不得發泄，上衝於喉。又有時令燥熱，傷其肺氣，清化之令不行，相傳之官怫逆，二者皆令咳嗽吐血者也。

外感嗽血之脈，左脈浮大，表邪未散。右寸數大，火邪傷肺。或見沉數，肺中伏火。若見躁疾，燥火刑金。

外感嗽血之治，表邪外束，身發寒熱，咳嗽帶血者，瀉白散加荊、防、柴、葛。熱邪伏內者，瀉白散加乾葛、石膏。燥火傷肺，清燥救肺湯主之。

《症因脈治・內傷嗽血》 內傷嗽血之症，身無表邪，咳嗽吐血。《金匱》有三大法門，若先咳嗽吐痰，後咳嗽吐血者，此是肺胃積熱，痰火上衝之症也。若先咳吐純血，後乃咳嗽吐痰者，此是陰虛陽旺，勞瘵骨蒸之症也。若面色白，脈沉遲，內無熱者，此是土不生金，陽虛不能收攝之症也。

內傷嗽血之因，有膏粱積熱，痰火伏於肺胃之間，久嗽失治，土中之火刑金，即《金匱》所云：酒客致咳，必致吐血之一條也。有房勞精竭，腎火刑金，有思慮傷脾，脾火消陰。有鬱怒傷肝，肝火怫鬱。有用心太過，心火妄動，即《金匱》咳逆上氣，脈數有熱之一條也。有陽虛不足，血虛氣弱，土不生金，即《金匱》病人面色白，內無熱，脈沉遲之一條也。

內傷嗽血之脈，右手洪數，膏粱積熱。若見滑大，痰火內結。左尺躁疾，房勞精竭，右關細數，脾陰消竭。左關弦數，肝家鬱結。左寸躁疾，心火妄動。六脈沉遲，陽虛之別。

內傷嗽血之治，膏粱積熱，熱傷肺金之氣，瀉白散合乾葛石膏湯。熱傷肺金之血，黃芩一物湯。胃火上衝，清胃湯、化痰丸。房勞精竭，腎火刑金，先用犀角地黃湯，後用歸芍天地煎、三才丹。脾陽不足，土不生金者，加味歸脾湯。脾陰不足，土中之火刑金，加味戊己湯。怒動肝火，木火刑金者，柴胡飲子。肝血不足者，加味補肝散。心火妄動者，導赤各半湯。心血不足者，天王補心丹。腎火不足，陽虛不能攝血者，八味腎氣丸。【略】

秦子曰：先嗽痰，後見血，皆是胸膈痰盛。此膏粱積熱，實火攻衝，先傷肺經之氣，煅煉而咳白痰，日久不愈，因傷肺經之血，逼迫而嗽血者也。治

宜瀉白散加石膏、知母，先清肺經氣分之火，以治其本，後用犀角地黄湯、黄芩一物湯，清肺經血分之火，以治其標。此即《金匱》酒客致咳，必致吐血，六脈數大，宜清肺胃兩家之火者也。若先咳血，後嗽痰，皆是陰虛火動，津竭血燥，水中火發，先傷肺經之血。故先咳純血，日久不愈，後傷肺經之氣，然後而嗽白痰。治宜犀角地黄湯加荆芥、黄芩，先涼肺經血分之火，以治其本，後用天地煎、玄武膠合瀉白散，清肺經氣分之火，以治其標。此即《金匱》陰虛勞瘵之症，六脈細數，不可補氣，而遵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之條者也。有眞陽不足，脾腎虛寒，面色痿黄，時或咳嗽見血，脈多空大無力。此土不生金，肺經虧損，肺氣虛，不能攝血。大宜溫補，切忌苦寒。此即《金匱》面色白，脈沉遲，越人所謂損其肺者，益其氣之條也。夫吐血與咳血不同，咳血純是肺家伏火，故一切溫劑補劑，與兜澀之劑，皆不可用，節齋有服參必死之戒，單爲積熱痰盛，咳血嗽血者言。至吐血家，亦有久吐而致陽虛者，蓋吐血雖是陽旺，若久而不止，則眞陽亦虛，故仲景有血脫益氣之法。又有吐血不止，用柏葉湯，柏葉性燥，《綱目》但有益脾之名，仲景以久吐不止，則陽隨陰耗，用寒涼止血之藥皆不應，故用柏葉性燥辛香之味，引血歸於脾經，是以原文止治久吐血，且曰不止者，並不列於咳血嗽血門中。今人不會前人本意，誤治咳血嗽血，余併表而出之。

《症因脈治・牙衄總論》 秦子曰：牙衄者，即牙齦出血之症也，有兩經分別，一主陽明腸胃，一主少陰腎經。若血來如湧，來勢甚暴，來血甚多，此陽明牙衄之血也，有外感，有内傷。若血來點滴，來勢緩漫，來血不多，此少陰腎經之血也，有内傷，無外感。以經絡而論，有臟腑陰陽之別。以病因而論，皆屬血中有火，但有虛實之別，而無陰寒者也。

《症因脈治・外感牙衄》 外感牙衄之症，身發寒熱，煩悶不安，目痛頭額痛，鼻乾不眠，牙血暴出，此陽明經牙衄之症也。

外感牙衄之因，或太陽表邪，侵入陽明。或陽明自冒風熱，本經熱甚，陽明多血多氣，氣血皆熱，則上攻陽明所過之經，得牙齦之竅縫而直出也。

外感牙衄之脈，脈多浮數，浮主表邪，數主血熱。左脈浮數，太陽侵邪。右脈浮數，陽明之熱。浮數解表，沉數涼血。

外感牙衄之治，左脈浮數，身熱無汗，有表邪者，葛根羌活湯。右脈浮數，身熱無汗，有表邪者，乾葛防風湯。右脈浮數，身熱有汗，無表邪者，乾葛清胃湯。表邪已解，脈沉而數，犀角地黄湯，未効，加酒蒸大黄，其血即止。乾葛羌活湯，即羌活湯加乾葛。

《症因脈治・内傷牙衄》 内傷牙衄之證，身無表邪，牙齦出血，一湧而上，來血甚多，此陽明經牙衄之症。若身無表邪，牙齦時或出血，來血不多，久而不愈，肌肉消瘦，此少陰腎經牙衄之症也。

内傷牙衄之因，膏粱積熱，辛辣炙煿，好酒香燥，腸胃有熱，血中伏火，則上冲而出。若腎陰不足，水中之火上炎，亦令牙齦出血，久而不愈。

内傷牙衄之脈，脈多洪數，右關洪數，陽明經熱。兩尺洪數，腎經之血。

内傷牙衄之治，右關沉數，陽明血熱者，犀角地黄湯加酒浸黄芩。右關洪數，腸胃積熱者，升麻清胃散加酒蒸大黄。左尺脈數，龍火上冲者，知柏肝腎丸加玄武膠。

《症因脈治・衄血論》 秦子曰：血從鼻孔而出者，衄也。鼻爲清道，肺之開竅，陽明主司，以手太陰肺與手陽明大腸相爲表裏者也。陽明有熱，肺受火制，陽明之脈，入目絡鼻，交頞中，旁納太陽之脈，故仲景傷寒條，以太陽有邪，侵入陽明，則衄血。又以足太陽膀胱之脈與足少陰腎相爲表裏，故《金匱》内傷條，以肝腎有火，上衝太陽巔頂，傳入陽明，亦爲衄血。内傷門衄血爲熱在裏，宜涼血。外感門衄血爲熱在表，宜解表。

《症因脈治・外感衄血》 外感衄血之症，惡寒身熱，頭疼身痛，鼻孔出血，此寒傷太陽經，侵入陽明，而成衄血之症也。若目痛、鼻乾、不眠，身熱、口渴，脈長而洪，此陽明本經鬱熱衄血之症也。

外感衄血之因，其人内有積熱，外冒風寒，傷於太陽之經，鬱而發熱，經絡熱甚，熱侵陽明，迫血妄行於鼻。又有陽明本經鬱熱，熱邪在經，不得發越。又有過服辛溫，或以火劫汗，兩陽相搏，此皆外感衄血之因也。

外感衄血之脈，浮大而緊，太陽衄血。脈若弦長，熱在陽明。脈沉洪數，裏有熱結。脈若躁疾，誤用火劫。

外感衄血之治，惡寒脈浮緊無汗，冬月仲景用麻黄湯。有汗脈浮緩，桂枝湯，三時節菴羌活冲和湯。陽明鬱熱無汗，乾葛解肌湯。有汗，犀角地黄湯加升麻、乾葛。火劫至衄，黄芩芍藥湯。

《症因脈治・内傷衄血》 内傷衄血之症，身無表邪，目睛或黄，五心煩熱，鼻孔出血，此内傷衄血之症也。

內傷衄血之因，或房勞傷腎，陰精不足，水中火發。或惱怒傷肝，肝火易動，陰血隨火上升，錯經妄越，則內傷衄血之症作矣。

內傷衄血之脈，左尺脈浮，肝腎陰虛。左寸沉數，心火妄動。右寸脈洪，肺家火旺。右關脈數，脾胃積熱。

內傷衄血之治，腎陰不足，左尺脈浮者，犀角地黃湯、涼八味丸。肝火攻衝，清肝飲。心火刑金，天王補心丹。熱甚者，瀉心湯。肺火上炎，瀉白一物湯。膏粱積熱，清胃湯加酒大黃。

《顧氏醫鏡・症方發明・大便血》 大便下血，血清者，謂之腸風。血濁者，謂之臟毒。蓋此風非外來之風，乃腸中熱極則生風也。毒非癰疽之毒，因大腸積熱，猝難開解，下血不止，故有臟毒之名也。按經言結陰者，便血。蓋氣爲陽，血爲陰，邪熱結於陰分，故當便血。初起宜清熱涼血爲主，久遠不愈，陰分大傷，當滋陰二地、龜甲養血棗仁、白芍清熱銀花、麥冬，佐以酸斂收澀萸味、首烏引導或臟入蓮肉，或臟入槐花，煮爛爲丸之品。丹溪云：凡治下血，不可純用寒涼，必加辛味升舉藥爲佐。虞氏云：人身精血，皆生於穀氣。脾胃統血，久病虛弱，必資歸脾、補中等湯，脾胃氣旺，則能攝血而不下行矣。雖方書論血，從下流爲順，易治，若大下數升，形肉枯槁，面浮肢腫，喘息脾泄諸症悉至。正所謂症則易治，甚則難痊。

又 一人久患腸風，百藥不效，用人胞一具，煮爛，側柏向東南者二斤，同人胞搗爛，晒乾爲末。二味，蜜丸，空心淡鹽湯，服五錢頓愈。治弱症吐血亦效。

一童子病內傷，大小便俱血，用桃仁、紅花，病甚愈。仲淳曰：血既下行，奈何又重傷之，傷之則補之而已。以生地、牛膝、杜仲、續斷等藥飲之，稍平而腹痛不已，因加人參二錢，一劑即止。此經言強者氣行則愈之驗也。

一人大便下血甚多，面色痿黃，發熱倦怠，盜汗遺精。士材診之曰：脾虛不能統血，腎虛不能閉藏，法當以補中益氣，五貼併一而進之，十日汗止，二十日血止，再以六味地黃丸，間服一月而安。

《四明心法下・血症》 吐血，世皆知火症，便以寒涼溫潤之劑投之，土死金衰，木勢轉熾，病反劇矣。除是瘀血抑蓄，折土而奔注，與傷寒變熱，迫竅而出者。餘俱當以大劑參、芪回其氣，氣回則血循經絡矣，待稍定，即以重料六味、左歸等飲，於水中養木，亦須加人參使氣自陰生也。天地之理，陽統乎陰，血隨乎氣，故治血必先理氣，血脫必先益氣。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無形自能生有形也，特不可施於傷寒與蓄血者耳。

瘀血而吐，必先胸痛，血色必紫或黑而成塊，脈必澁滯。四物湯加大黃須醋製、桃仁、丹皮、香附以行之，後用六君子湯加當歸以調之。紫黑盡，血鮮紅者見，即當用此。傷寒必驟湧出，然傷寒大抵從鼻來者多，來而即住者，不藥可望愈，一來不止者不治。此即紅汗是也，紅汗至而熱解，衄是妙事。如衄而不解，病轉深矣，衄而不止，病愈危矣。其餘俱屬七情，饑飽，勞力等因，必見惡心，驗症分明一味固元湯主之。倪漱山曰：七情內傷，脾胃先病，固元之後，即繼補中益氣、歸脾等飲，寒涼斷不可用。若治以童便、秋石等，工之粗而庸甚者也。有一種陰虛於下，格陽於上，則眞陽失守，血隨而溢，以致大吐大衄，六脈細脫，手足厥冷，危在頃刻，而血不能止者，速宜用附子、肉桂、牛膝、澤瀉、熟地、甘草，以鎮其陰，使孤陽有歸，則血自安也。如嘔惡加炒黑乾薑，脈微氣脫加人參。如格陽喉痹上熱者，當以前湯冷服，此症甚多，不可不知。

《醫學心悟・便血》 便血症，有腸風，有臟毒，有熱有寒。病人臟腑有熱，風邪乘之，則下鮮血，此名腸風，清魂散主之。若腸胃不清，下如魚腸，或如豆汁，此名臟毒，芍藥湯主之。凡下血症，脈數有力，脣焦口燥，喜冷畏熱，是爲有火，宜用前方加黃芩、丹皮、生地之屬。若脈細無力，脣淡口和，喜熱畏寒，或四肢厥冷，是爲有寒，宜用溫藥止之，理中用歸芍主之。若便久不止，氣血大虛，宜用歸脾、十全、人參養榮、補中益氣、歸脾等湯主之。若大便下血，血清者，謂之腸風。血濁者，謂之臟毒。蓋此風非外來之風，乃腸中熱極則生風也。毒非癰疽之毒，因大腸積熱，猝難開解，下血不止，故有臟毒之名也。按經言結陰者，便血。蓋氣爲陽，血爲陰，邪熱結於陰分，故當便血。初起宜清熱涼血爲主，久遠不愈，陰分大傷，當滋陰二地、龜甲養血棗仁、白芍清熱銀花、麥冬，佐以酸斂收澀萸味、首烏引導或臟入蓮肉，或臟入槐花，煮爛爲丸之品。丹溪云：凡治下血，不可純用寒涼，必加辛味升舉藥爲佐。虞氏云：人身精血，皆生於穀氣。脾胃統血，久病虛弱，必資歸脾、補中等湯，脾胃氣旺，則能攝血而不下行矣。雖方書論血，從下流爲順，易治，若大下數升，形肉枯槁，面浮肢腫，喘息脾泄諸症悉至。正所謂症則易治，甚則難痊。

又 一人久患腸風，百藥不效，用人胞一具，煮爛，側柏向東南者二斤，同人胞搗爛，晒乾爲末。二味，蜜丸，空心淡鹽湯，服五錢頓愈。治弱症吐血亦效。

一童子病內傷，大小便俱血，用桃仁、紅花，病甚愈。仲淳曰：血既下行，奈何又重傷之，傷之則補之而已。以生地、牛膝、杜仲、續斷等藥飲之，稍平而腹痛不已，因加人參二錢，一劑即止。此經言強者氣行則愈之驗也。

一人大便下血甚多，面色痿黃，發熱倦怠，盜汗遺精。士材診之曰：脾虛不能統血，腎虛不能閉藏，法當以補中益氣，五貼併一而進之，十日汗止，二十日血止，再以六味地黃丸，間服一月而安。

《四明心法下・血症》 吐血，世皆知火症，便以寒涼溫潤之劑投之，土死金衰，木勢轉熾，病反劇矣。除是瘀血抑蓄，折土而奔注，與傷寒變熱，迫竅而出者。餘俱當以大劑參、芪回其氣，氣回則血循經絡矣，待稍定，即以重料六味、左歸等飲，於水中養木，亦須加人參使氣自陰生也。天地之理，陽統乎陰，血隨乎氣，故治血必先理氣，血脫必先益氣。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

吐止則用地黃丸補之。陽虛大吐，血成升斗者，初用花蕊石散以化之，隨用獨參湯以補之，繼則用四君、八珍等以調之。臟寒吐血，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也，用理中湯以溫之。其或七情氣結，怒動肝火者，則用加味逍遙散以疏達之。傷力吐血者，則用澤蘭湯行之。此內傷之治法也。夫血以下行爲順，上行爲逆，暴吐之時，氣血未衰，飲食如常，大便結實，法當導之下行。病勢既久，氣血衰微，飲食漸減，大便不實，法當養陰血，兼補脾氣。大凡吐血咯血，須用四君子之類以收功，蓋陰血生於陽氣，脾土旺則能生血耳，治者念之。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失血》 失血總括，九竅出血名大衄，鼻出鼻衄腦如泉，耳目出血耳目衄，膚出肌衄齒牙宣，內衄嗽涎脾唾腎，咯心欬肺嘔屬肝，精竅溺血膀胱淋，便血大腸吐胃間。註九竅一齊出血名大衄，鼻出血曰鼻衄，鼻出血如泉曰腦衄，耳出血曰耳衄，目出血曰目衄，皮膚出血曰肌衄，齒牙出血曰齒衄，又名牙宣，此皆衄血，隨所患處而命名也。若從口出則爲內衄，內衄出血，涎嗽出於脾，唾出於腎，咯出於心，欬出於肺，嘔出於肝，吐出於胃，溺血從精竅而出，淋血從膀胱而出，嘔吐之分，嘔則有上逆漉漉之聲，吐則無聲也。

失血死證，失血身涼脈小順，大疾身熱卧難凶。口鼻湧出而不止，大下潰腐命多傾。註大疾，脈大疾也。卧難，不能卧也。大衄，大下血出如湧泉不止，內潰腐屍之氣則命傾也。

失血治法，陽乘陰熱血妄行，血犯氣分不歸經，血病及府滲入濁，由來藏病溢出清，熱傷失血宜清熱，勞傷理損自然平，努即內傷初破逐，久與勞傷治法同。註凡失血之證，陽盛乘陰，則血爲熱迫，血不能安於脈中而妄行，氣分不能回歸經脈也。若血病傷及於府者，則血滲入腸胃濁道，上從咽出，下從二便而出也。血病傷及於藏者，則血溢出胸中清道，上從喉出，下從精竅而出也。夫血藏於藏，內行於脈中軀殼之中，不可得而見也，非有損傷不能爲病，而損傷之道有三，一曰熱傷宜以清熱爲主，一曰勞傷宜以理損爲主，一曰弩傷初宜以破逐爲主，久亦宜以理損爲主也。

《醫學讀書記・熱入血室》 熱入血室三條，其旨不同。第一條是血舍空而熱乃入者，空則熱不得聚而游其部，故胸脇滿。第二條是熱邪與血俱結於血室者，血結亦能作寒熱，柴胡亦能去血結，不獨和解之謂矣。第三條是熱邪入而結，經尚行者，經行則熱亦行，而不得留，故必自愈。無犯胃氣及上二焦，病在血而不在氣，在下而不在上也，若誅伐無過，變證隨出，烏能愈耶。

《醫學讀書記・圊血》 下利，寸脈反浮數者，陽之盛也。尺中自濇者，陰之虛也。以陽加陰，必圊濃血。

少陰熱在膀胱，而便血者，藏邪還府，血去熱出當愈。強發少陰汗而動血者，熱邪內迫，血去陰竭多死。

《不居集・血症全書・血症用藥》 凡治血之藥，爲君爲臣，或宜專用，或宜相兼。病有淺深，方有輕重，其間參合之妙，固由乎人。而性用之殊，當知其類。

一血虛之治，有主者宜熟地、枸杞、當歸、鹿角膠、炙甘草之屬。血虛之治，有佐者宜山藥、山茹、杜仲、棗仁、菟絲子、五味子之屬。

血有虛而微熱者，宜涼補之，以生地、麥冬、白芍、沙參、牛膝、雞子清、阿膠之屬。

血有因於氣虛者，宜補其氣，以人參、白朮、黃蓍之屬。

血有因於氣實者，宜行之降之，以青皮、陳皮、枳殼、烏藥、沉香、木香、香附、瓜蔞、杏仁、前胡、白芥子、海石之屬。

血有虛而滯者，宜補之活之，以川芎、牛膝、當歸、熟地、醇酒之屬。

血有寒滯不化，及火不歸源者，宜溫之，以附子、肉桂、乾薑、薑汁之屬。

血有亂動不寧者，宜清之和之，以茜根、山查、丹皮、丹參、貝母、童便、竹瀝、竹茹、百合、茅根、側柏、藕汁、荷葉、柿霜、桑寄生、韭汁、蘿蔔汁、飛羅麵、黑墨之屬。

血有大熱者，宜寒之瀉之，以黃芩、黃連、黃柏、知母、玄參、花粉、石膏、梔子、龍膽草、苦參、桑白、皮香、茹犀角、童便、青黛、槐花之屬。

血有畜而結者，宜破之逐之，以桃仁、紅花、蘇木、元胡、山稜、莪朮、五靈脂、大黃、芒硝之屬。

血有陷者，宜舉之，以升麻、柴胡、川芎、白芷之屬。

血有燥者，宜潤之，以乳酪、酥油、蜂蜜、天門冬、柏子仁、肉蓯蓉、當歸、百合、胡桃肉之屬。

血有滑者，宜澀之止之，以棕灰、髮灰、白芨、人中白、蒲黃、松花、百草霜、百藥煎、訶子、五味子、烏梅、文蛤、續斷、椿白皮之屬。

血有澀者，宜利之，以牛膝、車前、茯苓、澤瀉、木通、瞿麥、益母草、滑石之屬。

血有病於風濕者，宜散之燥之，以防風、荆芥、乾葛、秦艽、蒼朮、半夏、白朮之屬。

《醫碥・雜證・血》 精髓、血乳、汗液外出爲汗，內蘊爲液，津出於口者。涕畜於腦出於鼻。淚、溺，皆水也，幷屬於腎，而血色獨紅者。血爲心火之化數者，色皆白乃肺氣之化也。腎爲陰，肺爲陽，陽交乎陰，而液以化。腎屬水，心屬火，水交於火，而血以成，以其爲心火所成。故經謂心生血，又云血屬於心，又云心主身之血脈也。赤者心火之色，心火不足則血色淡，心氣虛寒則血凝而紫黑，紫黑爲腎色自見，無火也，亦有火盛血瘀而色紫黑者，總可見血之關於心。張介石曰：凡身有血處，觸之必痛，痛屬心知，而赤爲火色。故曰心生血。又曰：人身麻木處則無血色，血所不至是心所不治，故不知痛痒。又曰：趙氏云血隨相火行故色紅，非也，相火居坎水中，弗能自露，陽爲陰掩，其色黑，至於心火而陽老矣。陰爲陽閉，故內暗外明，其色赤，血如隨相火行則必黑而不紅。汗液、津、淚、溺，皆清澈，陽所生也。精髓、血、乳、涕，皆稠濁，陰所成也。陽性速，其生易，故氣至而即生。如悲哀氣動則淚若湧泉，內熱蒸騰則汗出如雨可見。陰性遲，其成難，故畜積而後富。細分之則精髓涕爲一類，血與乳爲一類，而乳之成較血爲易，故曰：血者難成而易虧。髓藏而不洩，涕即腦髓，其洩也，以病腦熱。惟精藏而能洩，其洩也，以陰陽之和暢，故能成生育之功。血亦藏而不洩，較精之藏而能洩殊矣。故精動而血靜，精陽而血陰。婦人之月事乃溢而傾，非施洩之謂也。精少血多，貴賤之別也。精生血死，老少之分也。精色白，肺氣所化，清陽也。清陽爲少火，火少則生。血色赤，心火所成，濁陽也。濁陽爲壯火，壯火則老。水凝爲冰，見睨則消，血凝成塊，雖煮不化，水隨氣行，能越於外，血隨氣行，但運於中。清濁陰陽，氣質之分可覩矣。蓋謂血總統於心，此即心生血之義矣。而曰化生於脾，藏受於肝，宣布於肺，施洩於腎，何也？曰：經言水穀入胃，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爲血。蓋言胃中水穀之清氣，藉脾運化成血。故曰：化生於脾。然兒在胎中，未嘗飲食，先已有血，可見血爲先天之水，不過藉後天爲長養，非全靠後天也。又云脾統血者，則血隨脾氣流行之義也。又經言人卧則血歸於肝，蓋言人寤屬陽，寐屬陰，陽主外而親上，陰主內而觀下，寤則血隨陽動外運而親上，卧則血隨陽靜內藏而親下，五藏皆在內，而肝腎居下，爲血之所歸藏，言肝而腎可該。何則？肝動腎靜，動者尚藏，則靜者可知。故曰藏受於肝也。一說血不藏皆肝之疎泄使然，故以藏受責之亦通。其謂宣布於肺，則血隨氣行之義耳。其謂施洩於腎，則混精爲血，觀古人動稱父精母血，可見要知是精非血，不當混合爲一也。經府之血流行，藏府之血守位。已上明血之理，其病證脈治詳下。

血隨氣行，氣寒而行遲，則血澮滯，氣熱而行駛，則血涕騰。蓋血屬陰，非陽不運，故遇寒而凝。氣屬火，非少則壯，故遇熱而灼。澮滯皮膚則爲痛痹，凝結經絡則爲疽癖，瘀積腸胃則爲敗腐，虛寒不攝則爲脫崩，涕騰上焦則爲吐衄，流注下焦則爲便血，壅塞經脈則爲癰毒，浮見皮膚則爲症疹，而且濕盛而蒸爲瘺風，血乾而化爲癆蠱。致病非一，要不出寒熱二端，大抵瘀尚易治，乾則難醫，無潮熱者輕，有潮熱者重。【略】

脈法

澮爲血少，滑爲血充。失血脈應微細，而反見浮大無力即爲虛芤，蓋陰既虧，陽無所依，浮散於外，故見此象。凡失血證，脈虛小沉弱，安靜身涼者生。寔大急數躁動，身熱喘咳氣逆不得卧者死。瘀血脇痛，肝脈弦緊，此爲常，勿以必死論。

治法

吐血治法：凡血逆上行，宜降氣，降氣火即降，若徒以寒涼降火，往往傷脾作瀉，脾寒不能行血，血愈不歸經。宜行血，血行歸經自止，歸經非已離經之血復能返於經也，但未離經者，得不脫即爲歸耳。若徒事止血必有瘀畜之患，宜補肝不宜伐肝，肝火動由肝血之虛，滋陰則火自降，用寒涼伐肝，火被鬱則怒發而愈烈矣。凡吐血屬火者，飲童便立止，或搗側栢葉汁，以童便二分，酒一分，和而溫飲之，大能止血。或白湯化阿膠二錢，髮灰二錢，入童便、生藕汁、生地黃汁、刺薊汁各一杯，仍濃磨好墨汁，頓溫服。或急用加味四生飲，生荷葉、生艾葉、生柏葉、生地黃各等分，入降香、童便煎服，元氣虛弱即將童便浸前藥，水丸，獨參湯送下。或蘇子降氣湯加人參、阿膠各二錢，下養正湯。幷見氣，氣降則血自下矣。凡土膈壅滯吐血，脈有力，精神不倦，覺胸中滿痛，或血是紫黑塊者，用生地黃、赤芍，當歸、丹皮、荆芥、阿膠、滑石、大黃醋製、元明粉、桃仁泥之屬，從大便奪之，此釜底抽薪法也。蓋血從下出爲順，上出爲逆，用大黃等引血下行，轉逆爲順也。觀仲景謂畜血證下血則愈，又謂無病忽惡利血爲病進，若血上

行，後忽惡利血爲邪欲愈。可見矣。血下行後，用苡仁、百合、麥冬、地骨皮，鮮者更佳嗽渴加枇杷葉、五味子、桑白皮，有痰加貝母，皆氣薄味淡，肺金之本藥也。因其衰而減之，於虛勞證尤宜。吐血在暑天，病人口渴，面垢頭暈，乾嘔，煎茅花燈心麥門冬湯，仍入藕節汁、側柏葉、茅根汁、生薑汁少許，生蜜亦少許，調五苓散。血止用生地黃、當歸、牡丹皮、赤芍藥、百草霜末，煎服一二貼，卻用黃芪六一湯調理。暑氣通心，火毒刑肺，雖致吐衄，然大熱傷氣，其人必脈虛氣怯，體弱息微，此惟生脈散、人參湯之屬爲宜，不得濫用寒涼。若氣不甚虛者，宜《局方》犀角地黃湯或枇杷葉散。凡肝火盛者，必有煩熱脈證，宜芍藥、生地、丹皮、梔子、澤瀉、芩、連之屬，降其火而血自消。若肝氣逆者，必有胸脇痛滿等證，芍藥、生地、青皮、枳殼、貝母、澤瀉之屬，行其氣而血其清。怒氣傷肝者，唇青、面青、脈弦，當用柴胡清肝散或雞蘇丸煎四物湯吞下，并用十四友丸、燈心麥門冬湯吞下，蓋其中有理肝之藥。其有病雖因怒，察其無脹無火是逆氣已散，肝火已平，無得再散再清。若脈虛，神因病傷及脾，治當專理中氣，宜景岳五陰煎、五福飲之類主之，勿謂始因怒氣而專意伐肝也。凡憂思損傷心脾，以致吐血，證見氣短形悴，或胸懷鬱然，食飲無味，或飢不欲食，或魂魄驚困而卧不安，是皆中氣虧損，不能攝血所致。速宜救本，不宜治標，宜歸脾湯。飲酒傷胃吐血，宜葛花解醒湯，加黃連、丹皮，或湯中加金鈎子、乾葛、茅花。過啖炙煿辛熱，上焦壅滿痛，血出紫黑成塊，桃仁承氣湯導之。酒色過度，飢飽吐血，效方枇杷葉、款冬花、北紫苑、杏仁、鹿茸、桑白皮、木通、大黃爲末，蜜丸噙化。又有飽食，胃冷不化，強吐之，使所食物與氣衝裂胃口吐鮮血，宜理中湯加川芎、扁豆或川芎、乾葛。勞心吐血，用蓮子心五十粒，糯米五十粒，研末，溫酒調服，及天門冬湯。勞力太過，吐血不止，蘇子降氣湯加人參、阿膠，用豬肝煮熟蘸白芨末食之。打撲損傷吐血，先以藕節汁、側柏汁、茅根汁、韭汁、童便，磨墨汁化阿膠止之，卻以芎、歸、白芍、百合、荆芥穗、阿膠、丹皮、紫金藤、大黃、滑石、紅花煎湯，調番降香末、白芨末與服；或先用蘇合香丸，卻以黑神散和小烏沉湯，童便調服。凡努力及跌打等傷吐血，宜芎歸飲引血歸經，有瘀則加大黃、桃仁、紅花或鬱金，黃酒以行之。凡吐衄失血如湧，多致血脫氣亦脫，危在頃刻者，此際有形之血不能即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急用人參一二兩，爲細末，加飛羅麪一錢許，或溫水或井花冷水，隨其所好，調如稀糊，徐徐服之，或煎濃獨參湯，徐服亦可。此正血脫益氣，陽生陰長之理也。凡鬱證吐血，六淫七情皆能鬱氣成熱，鬱於經則衄，鬱於府則吐。脈多枯濇，證惡風寒，誤以爲虛溫補之，殆矣。觀其面色多滯，喜作嘔噦，口苦酸，即當散鬱，加味逍遙散主之，後用六味滋陰。楊仁齋曰：血遇熱則留，故止血多用涼藥。然有虛寒致血錯行者，當溫中使血歸經，理中湯加木香或甘草乾薑湯甚效。《醫貫》云：血得寒而凝，不歸經絡而妄行者，其血必黑黯，面色必夭白，脈必微遲，身必清涼。古人謂凡失血證多以胃藥收功。腎寒火虛，逼陽上升，載血而出，脈沉足冷，舌必無胎，即有亦白薄而滑，雖渴不能飲冷，強飲亦不能多，少頃即吐出，面雖赤色必嬌嫩，八味湯冷服。此爲內傷之證，又有外感寒邪直中腎經，逼大上沖致吐血者，須服白通湯即愈。內傷漸致，外感來暴，分別在此。此爲雷龍之火，不可直折。若覺腎熱，脈洪，足溫，又爲水乾火炙，去桂、附，純用六味。

熱嗽血治法：宜金沸草散加阿膠一錢，痰盛加瓜蔞仁、貝母。癆嗽有血，宜補肺湯加阿膠、杏仁、桑白皮各一錢，吞養正丹或三炒丹，間進百花膏或七傷散、大阿膠丸。陰虛火動嗽血，滋陰保肺湯。痰帶血絲出，童便、竹瀝止之。感冒小恙，不知解表，過服寒涼，肺經之血凝滯，咳嗽帶痰而出，證惡寒而脈緊，或寒束熱於肺，久嗽出血，麻黃、桂枝、甘草、當歸、杏仁、枳梗，後證宜加清涼之品得微汗愈。血證最忌汗，惟此當汗耳。

咯唾血治法：癆瘵咯血，七珍散加阿膠、當歸各半錢，惡甜人更加百藥煎半錢，仍調鐘乳粉爲佳，一味鐘乳粉用糯米飲調，吐血嗽血亦治。因飽屈身傷肺吐嗽血者，白芨枇杷丸或白芨蓮鬚散。治咯血，黃藥子、漢防己各一兩，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小麥二十粒，同煎，食後溫服。白芨一兩，藕節半兩，爲末，每一錢湯調下。新棉灰半錢，酒調下，苡仁爲末，煮熟豬胰切片，蘸藥食後，腹微空時服。

鼻衄治法：亂髮燒存性，細研，水服方寸匕，併吹鼻中。萱草根汁，每一盞入生薑汁半盞，相和細呷。竹蛀屑，水調服。線紮中指中節，左鼻出紮左指，右出紮右，兩出兩紮之。有頭風自衄，頭風纔發則衄不止，宜芎附飲間進一字散。下虛上盛而衄，不宜過用寒劑，宜四物湯加參、芪、麥冬、五味、磨沉香，下養正丹、八味地黃丸。傷濕而衄，腎著湯，加川芎名除濕湯。伏暑而衄，茅花湯調五苓散。飲酒過多而衄，茅花湯加乾葛、雞距子，或理中湯去乾薑加乾葛、茅花。擷而衄不止，蘇合香丸一丸，或以小烏沉湯一錢，白湯調

下；或煎濃紫蘇湯，獨調小烏沉湯或添入黑神散一錢，鹽湯調下。亦得仍驀然以水噀其面，使驚則血止，非特擷劒，凡五竅出血，皆治。劒後頭暈，四物湯、十全大補湯。

溲血治法：先與生料五苓散和四物湯。若服藥不效，其人素病於色者，此屬虛證，宜五苓散和膠艾湯，吞鹿茸丸，或八味地黃丸，或鹿角膠丸，或辰砂妙香散，和五苓散吞二項丸子。若小便自清，後有數點血者，五苓散加赤芍藥一錢。亦有如砂石而色紅卻無石淋之痛，亦屬虛證，宜五苓散和膠艾湯，或五苓散和辰砂妙香散，吞鹿茸丸、八味丸、鹿角膠丸。灰髮二錢，茅根、車前草煎湯，調下，夏枯草燒灰存性，爲末，米飲或涼水調下。

便血治法：發熱煩躁，不欲近衣，大渴，脈洪，以無目痛、鼻乾，知非白虎證，此陰虛發躁。當以黃芪一兩，當歸二錢，煎服。風冷入客腸，胃下瘀血如豆汁，八珍湯去生地，甘草加桂名胃風湯。暑毒入腸胃下血者，一味黃連，煎湯飲。酒積下血不止，糞後見，神麴一兩半，白酒藥二丸，爲末，水調作餅，慢火炙黃，爲細末，每服二錢，白湯調下。腸風、腸痛、肛腫，敗毒散加槐角、荊芥，或槐花湯、枳殼散。臟毒，腹略疼，肛腫凸，大便難通。先以拔毒疎利之劑，追出惡血膿水，然後內托幷涼血祛風，虛兼參、朮助養胃氣。下血久面色痿黃，漸成虛憊，宜用黃耆四君子湯下斷紅丸。氣虛脫血，補中益氣湯。中蟲，臟腑敗壞下血如雞肝，如爛肉，其證唾水沉心，腹絞痛。馬蘭根末，水服方寸匕，蟲隨吐出。蝟毛燒末，水服方寸匕，亦吐。苦瓠一枚，水二升，煮取一升，服亦吐。

畜血治法：仲景抵當丸難用，用韓氏生地黃湯。虛人難下者，以四物湯加穿山甲，煎服，妙。亦有用花蕊石散，以童子小便煎服，或酒調下。

補虛：熟地、歸身、枸杞、萸肉、棗仁、蓯蓉。

潤躁：蜜、當歸、阿膠、栢子仁、乳酪。

涼血：二冬、生地、芩、連、梔子、知母、黃栢、元參、花粉、丹皮、白芍、犀角、膽草、槐花。

溫血：附子、肉桂、黑薑。

止血：椶灰、髮灰、童便、茅花、烏梅、白芨、栢葉、藕節、地榆、蒲黃炒黑、百草霜、椿白皮。

行滯：瞿麥、川芎、香附、乳香、沒藥、韭汁、生牛膝、滑石、蒲黃生用、玄胡索、益母草、五靈脂。

破結：大黃、芒硝、桃仁、紅花、三稜、莪朮、薑黃、歸尾、花蕊石、蘇木多用。

舉陷：荊芥穗、升麻、川芎、柴胡、荷葉。

有三藥必用，二藥必禁。服寒涼百不一生，則知母、黃栢宜禁。服童便百不一死，則童便宜服，血雖陰，類運之者陽，荷葉仰盂象震最能運血，則荷葉宜用；降氣莫善於降香，則降香宜用也。舊說如此，勿泥。

《醫碥・雜證・血・吐血即嘔血，舊分無聲曰吐，有聲曰嘔。不必。》 吐由口出，古人謂是胃府之血。張景岳則謂：出於口者，有咽與喉之異。喉爲肺之上竅而兼總五藏之清道，故諸藏之血，皆得從清道以出於喉，不獨肺也。咽爲胃之上竅而兼總六府之濁道，故諸府之血赤綿得由濁道以出於咽，不獨胃也。五藏之氣皆稟於胃，則五藏之病亦皆及於胃。如怒則氣逆而嘔血，肝病也。慾火上炎而嘔血，腎病也。而其血皆由胃脘以出，則是出於喉者，止五藏之血。而出於咽者，不止六府之血矣。按景岳之說甚是，然何以別之？大抵由肝腎而出者，往往傾盆而來，如潮之湧，此雷龍之火暴發，乘胃所致，肝腎胃血俱出，彼時喘息不定，面如醉酒，心神煩亂，少刻火退，神清面白，氣平血乃漸止。若胃火自病，其勢不甚暴烈，所出必不若是之多也。凡血色初吐鮮紅而散，少停一二時再吐，則略累而凝，久而又吐則黑而結塊。若吐血不停，則初出者，爲上焦近血，色鮮紅；後出者，爲中下焦遠血，其色深紅，吐後未盡，餘血色淡，或糖色，或粉紅色。

《醫碥・雜證・血・欬嗽血》 火刑金而肺葉乾皺，則痒痒，則欬，此不必有痰，故名乾咳。咳多則肺絡傷而血出矣。嗽則兼有痰，痰中帶有血線，亦肺絡之血也。其證有輕重，但熱壅於肺者輕，清火自愈。久嗽肺損者重，保肺爲主。阿膠爲君，白芨、苡仁、生地、甘草、枳殼、橘紅、貝母爲丸，噙化。又須看痰，色如瑪瑙成塊者，出胃口，易治；若一絲一點從肺藏中來，肺少血爲火所逼，雖少亦出，漸至肺枯成癆，難治。欬出白血，必死。血色淺紅似肉似肺者是脈弦，氣喘，聲嘶，咽痛，不治。

《醫碥・雜證・血・咯唾血》 咯與嗽爲一類，皆因有痰而欲出之，或費力或不費力，總以出痰爲主，非欲出其血也，因值其失血，故血隨痰出耳。唾與吐爲一類，此則因血而然，緣血爲火所湧，上升出自咽喉，多則吐，少則唾，

幷不費力，皆係純血，無痰涎夾雜。吐唾既爲一類，吐不定屬胃，唾獨必屬腎乎。古謂唾血屬腎者，因經論五液，謂腎主唾水泛於上也故耳，不可泥。咯既與嗽爲一類，舊分嗽屬肺，咯屬腎，亦非腎脈上入肺中，病則俱病，腎亦有嗽，肺亦有咯也。然則何以別之？曰：血證由於火，驚則火起於心，怒則火起於肝，悲傷火起於肺，思慮火起於脾，房勞火起於腎，審察病因自見，言不能盡也。張景岳謂失血證，凡見喘滿欬嗽，及胸膈左右背隱隱脹痛者，此病在肺也。若胸膈膻中間覺有牽痛，如縷如絲，或懊惱嘈雜不可名狀者，此病在心包絡也。若胸腹膨脹，不知飢飽，食飲無味，多涎沫者，此病在脾也。若兩脇肋牽痛，或多怒攣鬱，往來寒熱者，此病在肝也。若氣短似喘，聲啞不出，骨蒸盜汗，咽乾喉痛，動氣上衝者，此病在腎也。若大嘔大吐，煩渴頭痛，大熱不卧者，此病在胃也。若有兼證，則病不止在一藏。肺病，宜清降，不宜升浮；心主病，宜養營，不宜耗散。脾病，宜溫中，不宜酸寒。肝病，或宜疏利，或宜甘緩，不宜秘滯。腎病，宜壯水，宜滋陰，不宜香燥尅伐。胃病，或宜大瀉，或宜大補，當察虛實。

《醫碥・雜證・血・鼻衄》 衄行清道，經藏之血也，多由督脈而上出，經藏之氣通於鼻，故其血之溢者，亦出於鼻。張景岳曰：凡鼻衄，必自山根以上睛明之次而來，而睛明一穴乃小腸、膀胱、胃、陰蹻、陽蹻五經之會，皆能爲衄。又衝脈爲十二經之血海，其上兪出膀胱經之大杼，下兪出胃經之氣街，膀胱、胃二經血至，則衝脈之血亦至，而十二經之血無不至矣，所以血衄之微者，不過一經之近，甚者通身之血盡出。蓋謂衄出於肺，豈有然哉。《準繩》云：鼻通於腦，血上溢於腦，所以從鼻而出，宜茅花湯調止衄散。嘗厓云：不甚者，以水紙搭鼻衡，或以涼水拊項後即止。甚者，犀角地黃湯對症之藥，又黃芩、白芨各二兩，水丸，治久衄，神效。腎角下入腎，由督脈上通鼻腦故也。胃衄者，亦可用以胃脈，亦上入鼻也。故火鬱陽明致衄者，無犀角以升木代之，以升麻陽明藥也。

《醫碥・雜證・血・齒衄》 此胃、大腸、腎三經之病，蓋大腸脈入下齒中，胃脈入上齒中，而腎主骨，齒爲骨之餘也。胃火盛則血出如湧而齒不動搖，或見口臭，牙齦腐爛腫痛，此濃酒厚味所致。宜清胃火，便結可下之。若口不臭、牙不痛，但齒動不堅或微痛不甚，而牙縫時多出血者，此腎陰虛火動而然。宜滋腎水，六味丸主之。若腎火虛而上浮者，八味丸主之。《醫旨緒餘》述所治三人齒衄出血甚多，皆以三製大黃末二錢、枳殼湯少加童便調下，去黑糞而愈。緣陽明熱盛，衝任二脈皆附陽明，故血如潮湧，若腎虛血必點滴而出，齒亦悠悠而疼，必不如此暴且甚也。

《醫碥・雜證・血・肌衄》 血自毛孔中出，曰血汗，又名脈溢。心主血脈，極虛有火則見，脈益湯。益疑溢。

《醫碥・雜證・血・舌衄》 舌上無故忽出血線，此心脾、腎諸經之火所致。三經脈皆及舌槐花炒，研末，糝之。或蒲黃炒爲末《準繩》云：文蛤散，治熱壅舌出血如泉，五倍子、白膠香、牡蠣粉等分爲末，每月少許糝患處。又云：肝壅則舌血上湧，服清肝之藥。按肝脈絡於舌本。

《醫碥・雜證・血・耳衄》 耳中出血也，小腸、三焦、膽各脈俱入耳中，又耳屬腎，諸經皆足爲病，龍骨末吹入即止。若左關脈弦洪，柴胡清肝散，尺脈或躁或弱，六味地黃丸。

《醫碥・雜證・血・九竅出血》 耳目口鼻一齊出血，藥不及煎，死在須臾，先將水當面噴幾口，急分開頭髮，用粗紙數層蘸醋令透，搭在顖門，血即止。次用當歸一兩，煎好，磨沉、降香各五錢，加童便服，或瞿麥飲，瞿麥、生薑、枝子、燈心、炙草、棗，再用髮灰二錢，茅根、車前草煎湯，下之，血自歸經，然後以四物加人參，五味丸服，可收萬全之功。九竅出血，兼身熱不能卧者死。惟婦人產後，瘀血妄行，九竅出血，有用逐瘀之藥，而生者。若無故卒然暴厥，九竅出血者，死。久病之人，忽然上下出血，亦死。

《醫碥・雜證・血・便血》 分腸風、藏毒二證。三因諸邪，皆致便血，二者特其大端耳。腸風者，或風邪外感，或肝風內生，風熱相合侵犯經絡，血脈被阻，漏出經絡之外，滲入腸胃之中，從大便出，隨感隨見，血清色鮮者是。槐花湯加羌、防、秦艽。即非外風亦可升陽燥濕，按內風即氣也，氣不順亦可用羌、防輩升發之，但不溫覆取汗耳。故古方不分內外風，統用之也。臟毒者，濕與熱合，蘊積日久，傷損陰絡，血滲腸胃，積久乃下，其色黯濁者是。槐花湯加炒苦楝、炒蒼朮。下血，腹中痛，血色鮮爲熱毒，芍藥黃連湯主之。不痛，血色不鮮，或紫黑如豆汁，爲濕毒，黃連湯主之。先血而後糞，近血也，出於大腸，槐花、條芩、烏藥。先糞而後血，遠血也，出胃與小腸，石膏、山枝、烏藥。又結陰便血，《內經》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所下純是血，經不言何邪所結，景岳謂風寒之邪留結血分所致，宜灸中脘、氣海、三里，以散風邪，服平胃、地

榆湯以溫散之，亦舉隅之論也。下血太甚，人參、升麻、牡蠣、粟殼。瘀血不可止，待色鮮紅，略加濇藥，椿皮、烏梅最妙。用涼寒藥，須酒煮，或炒，恐血凝。便血日久，服涼藥不應，宜升補升陽除濕和血湯，有熱略加黃連，以吳萸泡水炒用，虛加人參。此病多食乾柿或生柿，最效。陽風、臟毒、結陰，幷血出腸中，與五痔之血出於漏孔者不同，亦與赤痢有異。

《醫碥・雜證・血・溲血》 痛者爲血淋，見淋症門。不痛者爲溺血，不論何臟之血，但損傷妄行，皆得滲入膀胱，與尿同出。蓋不上行則下趨，可以滲入腸胃，亦可滲入尿泡，此《準繩》謂溲血、淋血、便血三者，雖前後陰不同，而受病則一，其散血、止血等藥，無越數十品之間，惟嚮導少異。其說固甚允也，若不與尿同出，乃從精竅出也。蓋清道之血，上可從鼻出，下亦可從精竅出，多因色慾而成，牛膝四物湯服，諸藥不效者，所溺之血成塊不得出，而痛甚者，珀珠散甚效。

《醫碥・雜證・血・畜血》 畜血症，多嗽水不嚥，言即煩熱欲飲水，亦但嗽不嚥也，以熱止在經，不在府之故。熱在經則經血動，不蓄則畜。小便利，此膀胱外畜血，以血止在小腹，未入膀胱也。大便黑。此腸胃畜血。跌打閃撞，奔走努力，惱怒皆能致之，傷寒等熱證尤多。畜於上令人善忘，血畜則氣不通，心竅閉故善忘。時時鼻血，犀角、生地、赤芍、丹皮。畜於中則心下手不可近，桃仁、桂枝、芒硝、甘草、大黃、丹皮、枳殼。畜於下則臍腹腫痛，或如狂譫語，發黃生地四錢、犀角一錢、大黃三錢、桃仁一錢，水酒煎，入生漆一錢，再煎服，半日血不下，再一服，下即止，名生漆湯。一切瘀血，大黃四錢、芒硝一錢、桃仁泥六個，歸尾、生地、山甲各一錢，桂五分，爲丸，名代抵當丸，在上血，丸如芥子大，去枕仰卧，以嚥津，令停留喉下；中下血，丸如桐子大，百沸水下。若血積久，此藥不能下，去歸、地加莪朮醋炒一錢、肉桂七分。又破血方，子通經亦用之大黃醋煮，桃仁益元散各一兩，乾漆炒烟盡爲度，生牛漆各五錢，醋糊丸，每服七十丸。大凡跌撲損折，畜血腫痛，發熱，先服折銳湯，大黃、桃仁、紅花、當歸、寄奴、川芎、赤芍，大下數次，再服行血破瘀湯，三七、當歸、玄胡、乳香、沒藥、血竭、蘇木、靈脂、赤芍、紅花，然後服百和湯收功，首烏、地黃、當歸、骨碎補、白芨、鹿膠、續斷、甘草、薄荷。凡血妄行瘀畜，必用桃仁、大黃行血破瘀之劑，蓋瘀敗之血熱無復返於經之理，不去則留畜爲患。故不問人之虛實弱強，必去無疑，虛弱者加入補藥可也。好酒者，多陽明蓄血，但牙齒蝕，數年不愈者是，桃仁承氣湯料爲丸服，屢效。

《金匱翼・結陰便血》 結陰便血者，以風冷之邪，結於陰分而然。蓋邪在五藏，留而不去，是之謂結陰。邪內結不得行，則病歸血分，故爲便血。經曰：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正此之謂。宜外灸中脘，氣海、三里，以引胃氣散風邪；內以平胃、地榆湯溫散之劑止之。

《金匱翼・大便下血統論》 許學士云：予苦疾三十年，畜下血藥方，近五十餘品，其間或驗或否，或始驗而久不應者，或初不驗棄之，再服有驗，未易歷談。大抵此病，品類不同，對病則易愈。如下清血色鮮者，腸風也。血濁而色黯者，藏毒也。肛門射如血線者，脈痔也。亦有一種下部虛，陽氣不升，血隨氣而降者。仲景云：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此下部虛，而下血者是也。若得革脈，卻宜服溫補藥，蟲痔宜薰，《千金》用蝟皮艾者佳，予嘗作，頗得力。

黑地黃丸頗佳。

《金匱翼・舌衄》 舌衄旨，舌出血不止也。心主血，在竅爲舌。若心藏蘊熱，血得熱而妄行，或溢於心之竅，則有舌上出血之證，甚者，出如湧泉。

《金匱翼・鼻衄》 鼻衄有表寒裏熱之異。表寒者，傷寒不解而閉熱於經也，詳傷寒門。裏熱者，陽明之熱，而血爲熱迫也，宜犀角地黃湯主之。或陽明之熱不得下通，而反上壅者，宜《拔萃》犀角地黃湯通其下，而上自愈。諸衄血家，不可與白虎湯，虛者亦不可與，卒得之，腹痛而利者，但可溫之。

《醫貫砭・論血證》 六淫中雖俱能病血，其中獨寒氣致病者居多，寒氣致病，亦間有之，偏要以此爲主，是何肺腸。何也？蓋寒傷榮，風傷衛，自然之理。又太陽寒水，少陰腎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主皮毛，水冷金寒，肺經先受。血亦水也，故經中之水與血一得寒氣，皆凝滯而不行，欬嗽帶痰而出。問其人必惡寒，切其脈必緊，視其血，中間必有或紫或黑數點，此皆寒淫之驗也。以上數證，熱極之病何嘗無之，一誤則立斃矣。醫者不詳審其證，便以爲陰虛火動，而概用滋陰降火之劑，病日深，死日迫矣。余嘗用麻黃桂枝湯而愈者數人，皆一服微汗而愈。蓋汗與血一物也，而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此二語出《靈樞・榮衛生會論》，專爲汗血一類，故脫血之人不可再發其汗，汗多之人

不可再去其血。乃反引爲脫血者，必要出汗之證。其顛倒至於此極，而呂氏偏以至理二字贊之。癡人說夢，深信不疑，眞可憐也。余讀《蘭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備記以廣其傳。客曰：吐血可用辛熱，爲扶陽抑陰，始聞命矣。然復有眞陰眞陽之說，可得聞乎？曰：世之言陰陽，氣血盡之矣。誰則云然？豈知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血之根乎。陰陽屬二氣，水火屬五行，豈有二氣反根五行者。吾所謂水火又非心腎之謂，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無形之火、無形之水，流行於五臟六腑之間。陰陽二氣《內經》言之不一。謂之氣，自然無形，謂之水火，則有形矣。乃又云無形之水火，故作元妙之談以欺也，其實只見其支離耳。惟其無形，故人莫知。試觀之天，日爲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爲水之精，故潮隨之。日月未嘗無形。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陽、太陰爲主，然此無形之水火，又有一太極爲之主宰，將辛熱之藥補太極，恐尚遠涉。則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門，謂之元神。無形之火，謂之元氣；無形之水，謂之元精。寄於兩腎中間，故曰誰如此亂道五臟之中惟腎爲眞。餘臟皆假，有是理乎？此眞水、眞火；眞陰、眞陽之說也。又問曰：眞陰眞陽與血何干乎？曰：子但知血之爲血，而不知血之爲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獨血之水，隨火而行，故其色獨紅。腎中之眞水乾，則眞火炎，血亦隨火而沸騰。腎中之眞火衰，則眞水盛，血亦無附而泛上。從未聞有眞水盛而得病者。火無附而升，理之所有。水亦無附而升，非笑談乎！水之爲物，何必有附也。惟水火奠其位，而氣血各順布焉，故以眞陰眞陽爲要也。薛立齋遇張東谷談命時，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證，遇勞即發，余意此勞傷肺氣，其血必散，視之果然，與補中益氣湯，加門冬、五味、山藥、熟地、茯神、遠志，服之而愈。呂氏云：此證今人必混入歸脾矣。看古人分明不苟處。勞傷肺氣吐血，用歸脾湯間或有之，但斷斷不用補中益氣耳。況補中益氣湯中門冬、五味、熟地與升柴同用，惟薛氏效法東垣者用之，於古人製方之義全失。謬種流傳至趙氏等而極，眞堪痛心者也。或云：既如此不通，何以服之有效？蓋製方與選藥原屬二道，苟其藥不盡與病相反，一味合宜，即有小效，但藥是而不成方。或不能速愈，或不能全愈，或愈而有弊耳，非謂製方無法。人參竟不補，附子竟不熱也。惟急證、危證、大證、奇證、緊要關頭而製方有乖，則徒有害而無益，學者豈可因其有小效而遂奉爲章程耶。且安知無陰受其害而不覺者，亦安知無明受其害而諱言者。

《醫貫砭・吐血論》 問吐血多起於欬嗽，欬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止嗽藥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諸書雖分欬血、嗽血出於肺，咯血、唾血出於腎。余謂欬、嗽、咯、唾皆出腎。蓋腎脈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二臟相連，病則俱病，而其根在腎。吐血五臟皆有，獨肺爲多。偏要說皆腎病，無肺病。講論病源，爲濟世而設，每語必與爲人相戾，誠何必也？謂腎病必關於肺則可，下焦之血必由欬吐出也。謂肺病必關於腎則不可，上焦之血不必從腰脊過也。其所以專指爲腎者，不過獨欲用六味、八味。嗟乎！六味、八味兩藥方耳，不知與趙氏何恩，每病非此不治。即使與此病毫無干涉，必先將此病牽到腎經，然後用此二方，其或斷斷不可牽者，則以眞陰、眞陽、太極概之。夫陰陽、太極，則處處可假借者，於是二方不可須臾離矣。故吾謂《醫貫》者，亡明之妖書也。《褚氏遺書》津液論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消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爲痰，在下爲水。《遺書》云：在下爲精。今改爲水，與上文亦有火焉句如何接上？伏皮爲血，從毛竅中出爲汗。可見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此又失褚氏之意者。褚氏明人身上下皆有水，并非謂四者即一物也。其動輒誣古人如此。血之帶痰而出者，乃腎水挾相火炎上也。既是一物，則指爲痰帶痰而出亦可耶。惟六味地黃丸獨補腎水，如有欬嗽等疾，及肺氣未清者亦禁用，無此等則未嘗不可用也。性不寒涼，不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用人參救肺，肺氣上逆，欬嗽者禁用。補胃藥收功，使金能生水，蓋滋其上原也。

《慎疾芻言・吐血》 五十年前，吐血者絕少，今則年多一年，其證本皆可愈，而多不治者，藥誤之也。蓋血證因傷風欬嗽而起者十之七八，因虛勞原缺。而起者十之二三。乃醫者概以熟地、人參、麥冬、五味等滋補酸斂之藥，將風火痰瘀，俱收拾肺管，令其欬嗽不止，元氣震動，津液化痰，不死何待。凡風寒補住，必成癆病，無人不知，今竟無一人知之矣。蓋吐血而嗽者，當清肺降氣，略進補陰之品。其不嗽者，乃喉中之絡破，故血從絡出，并不必服藥；其甚者，祇取補絡之藥，以填損處，自可除根，即不服藥，亦能自愈，歷試不爽。乃病者進以不服藥之說，則雖或面從，背後必非笑隨之，進以熟地、麥冬、人參、五味等藥，則甘心就死，前者死矣，後者復然，豈非命乎。

《醫級・雜病・血論》 天地生成萬物，惟陰與陽。人生盡終天年，惟氣與血。陽主氣而動，御血流行；陰主血而靜，隨氣升降。血即精而精即血，源流同一本之親，精生氣而氣生精，陰陽有互根之妙。本乎水穀精氣，難於成而易於虧，原於臟腑化生，盈則強而衰則病。生於胃而色從心變，統乎脾而藏受肝衝，血海流布於肺，充經脈而營百骸，施泄於腎，固封藏而神造化。上營環口，下養胚胎，應象而行月事，匹氣以合陰陽。和平不僭，保受命於無

窮，偏勝成災，致疾病而莫底。絡脈傷，則上下滲泄，火邪盛，則內外妄行，傷絡不泄則瘀，錯經不瀉則蓄。瘀於上，則喜忘而發黃；蓄於下，則如狂而痛脹，內結成癥瘕積癖，外凝變腫毒癰瘍。六淫外襲，寒則泣而熱則流，七情內傷，微則消而甚則逆。奔逆於上，則從咳逆而出，迫注於下，則由便溺而行。吐嘔出者胃病，咳咯來者肺痛，鼻衄亦肺胃之邪，牙宣兼胃腎之恙，舌衄由心，齒衄在胃，溺血帶下者，肝、腸小腸也。之尤，腸痔便紅者，大腸之候。黯滯乃瘀寒變色，鮮赤皆熱暴新邪，濕蒸熱鬱爲血痢，陰虛陽搏爲血崩，氣凝血結則爲腫爲瘡，血受熱蒸則化斑化疹。血病於內者，瘀治易而乾治難。瘀去則新生，故易治。血海乾枯，則陰難驟長，故難治。血泄於外者，上爲逆而下爲順，無熱不喘者，可痊。血去陰虛，熱收於內，外無熱現，此其常也。不喘者，血雖病而氣未浮也，故可治。有熱不卧者，危敗。失血身熱，陽無所附，而浮散於形層之外也，不得卧者，氣根已離也，故當危敗。暴病九竅見血，不久成危，久病上下泄紅，瞬息必敗。

症別瘀虛寒熱，治分溫補清攻。脈宜滑小弱沉，膠忌大堅洪數。必由氣之統御，氣附血而氣御血行，亦因氣而降升，溫則升而寒則下降。陽不統而血脫，補氣則陽可生陰，陽過盛而血奔，補陰則陰平陽秘。壯水爲制陽之大法，益火乃消陰之綱維。先天根本得養，則龍火潛消，後天生化時培，則神機順健。清陰瀉火，原治有餘之候，調脾助胃，乃收全效之功。婦屈經而吐衄，調降婦經，男泄血而如期，補陰潛鎮。血家理要，學貴先研，辨治衡平，法詳後列。

血主充肌熱肉，附氣流行一體，所以奉生身而保壽命者也。故血不可傷，傷則易虧難復。余久困斯疾，因將致病原由，及治療大法，先挈其綱，則凡血病矚目，自有一定章程，後篇再逐詳其細，斯綱舉目張，則按法施治，無不入彀。

《增訂醫醫病書・吐血論》 吐血一症，有內傷，有外感，有熱症，有寒症，有氣病，有血病。今人見血投涼，見血補陰，相習成風，南北一轍。經謂陽絡傷則血上溢，其傷絡者，豈盡陽邪哉！如君相兩火司令，與風溫溫熱，三陽實火吐血，固係陽邪，若怒鬱脇痛咳血，則屬陰邪，非溫絡不可。痰飲震動肺絡咳血，脈洪大者，用石羔、茯苓皮，脈細弦者，則用乾薑炭、廣皮炭矣。若氣不攝血，脈芤者，急急峻補陽氣，如獨參湯之類，猶恐不及，尚可用寒涼與補陰哉。吐血之症，有吐血，有咳血，有嘔血，有肺血，有胃血，有肝血，有腎血，有衝脈上冲之血，心血見則必死。須分別治之，何者當溫經，當補陽，當通絡，當補絡，當補陰，當瀉火，當清金，各有調理，豈一犀角地黃湯可以了事哉。

炳章按：血證治法，唐容川《血證論》最爲詳備，其通治則分五法。若吐血、咳血、嘔血、唾血、咯血，亦各有專治法。治血證者，可作考鏡。

《增訂醫醫病書・便血論》 便血一症，今人舍槐花、地榆、生地、丹皮，無二法焉。《金匱》明分遠血近血，先血後糞曰近血，乃大腸濕熱，治以當歸散。先糞後血曰遠血，乃小腸寒濕，治以黃土湯。黃土湯中用附子峻溫之，豈可一概寒涼哉。

炳章按：徐洄溪批葉案云：便血，腸中必有受之之處，褚氏所謂腸有竅，便血殺人是也。當知塡竅之法，今惟知用人參、薑、附及五味等燥熱收斂之藥，助其腸中之火，而於脫血之後，更刼其陰，苟非純虛，是益其疾矣。是可知不但寒涼愼用，即燥熱亦不宜輕投也。

又便血一證，六淫皆能致病，非黃土湯、當歸散二方所可統治。若純下清血者，風。暗晦色紫者，寒。色如煙塵者，濕。鮮紅光澤者，熱。糟粕相雜者，夾食積。遇勞即發者，屬內傷。後重便減爲濕毒，便黑光亮爲瘀血，便紫帶青乃積寒內蓄傷臟，清血四射如濺爲腸風，時下晦暗瘀濁爲臟毒，肛門腫墜滴血淋漓爲血痔，下血如雞肝、如爛肉，屬中蟲，證狀繁多。而治之之法，不外清解濕熱，調和血氣，熱則清之，寒則溫之，溫則化之，痞則行之，妄行攝之，下陷舉之，豈區區數方所可統治哉。

《增訂醫醫病書・溺血論》 溺血一證，今人概用導赤散，不知此症肝鬱最多，當活肝絡。其所以當活肝絡之故，蓋由飲食入胃，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心主之，脾統之，肝藏之，由肝下注衝脈，肝鬱則血瘀滯，血瘀滯則失其常行之路，非吐血、咳血，則溺血矣。不吐不溺，其肝必痛甚。皆以活肝絡爲要，主在診病時，問其曾有怒鬱否，或肝絡所行之道有痛楚否，其脈必弦甚，或微數或竟不數。

炳章按：溺血不痛，出自精宮血海，勢如小便之難留，不若溺孔出血，因近於胱膀，臍腹必痛。淋則出自小腸，溺時澁痛，或不溺赤痛，以此爲辨。

《醫徹・傷寒・畜血》 畜血一症，治之非難，而辨之爲難；辨之非難，而辨之之早爲難也。當其發作時，與外感無異，醫者從而治之，竟不得愈，何

故？蓋血病而氣不病也，其人或勞倦，或跌撲，或閃挫，或鬱怒，皆足以阻其血，而停畜成瘀，畜之久必發而寒熱乃作。節庵謂表邪當汗不汗，熱毒內積所致，則未必然也。又曰：凡見眼閉，目紅，神昏，語短，眩冒，健忘，煩躁，漱水，驚狂，譫語，鼻衄，吐紅，背冷，足寒，四肢厥逆，胸腹急滿，大便黑，小便數，皆瘀血症。雖有多般，不必悉具，但見一二，便作血症主張。此言最爲得之，非節庵心體熟識，焉能辨此。治之維何，實者桃仁承氣湯加肉桂，虛者六味地黃湯加肉桂。蓋瘀血，死血也，寒則凝，熱則行，自然之理。又或用破血理氣之藥而效者，又或用犀角地黃湯治上焦，抵當丸治下焦，總之下盡黑物則愈爾。

按畜血症，面色削瘦，白而無神，四肢無力，偏身發熱，用他藥不效者，必是此症。以小柴胡湯加丹皮、生地、澤蘭、鉤藤治之，甚則加桃仁、紅花，如血去多而中氣寒者，以理中湯加歸、芎調之。

《醫略・血症》 凡人循經之血，走而不守，隨氣而行。氣因火逼，故隨經直犯清道，上腦而出于鼻爲衄。其從肺竅而出于咽者，則爲欬血、咯血。其存胃中者，爲守營之血，守而不走，胃氣虛乏，不能攝血，或爲火逼，故嘔吐從喉而出。衄血之熱在經，吐血之熱在腑，此皆火載血上，自有脈症可辨也。若夫陰虛之人，水虧火炎，逼血上行，屬虛火者居多。當用生地、龜板、女貞、童便之屬，以補陰而配陽，則血自歸經。至陰虛之極，格陽于上，六脈無根，而爲吐衄，甚至手足厥逆者，此火不歸源，眞陽失守，凡焦思不已，房勞過度之人，多有此症。急宜引火歸源，若血脫至甚，氣亦隨之，因而厥逆昏憒者，速宜用獨參湯，以延垂絕之氣，再商調治，所謂脫血者先益其氣也。故仲景之法，血虛每以人參補之，以爲陽旺則能生陰血，以當歸和之，稍加黃栢以救腎水，瀉陰中伏火，如煩猶不止，稍加生地補腎水，水旺則心火自降也。便血則有虛有實，實者瀉之，虛者每因勞倦所傷，脾不攝血，又當補脾益腎爲主。

《醫略・經驗簡易良方》 嗽血

紅棗二觔，蒸，去皮核，黑砂糖一觔，蔴油四兩共搗作餅，每服三五錢，開水下。

又方：東引桑根白皮一觔，泔浸三夜，刮去黃，入糯米四兩，焙研末，每服二錢，米飲下。

吐血

用瓜子一合，令人咬開，去仁用殼；桂圓十枚，以針密刺細孔；紹酒一盞，仝煎，只吃酒，數服即愈，永不復發。

晚桑葉焙研，涼茶下二錢。

又方：取鱉背內水，冲酒服，肉亦煮吃盡，多服自效。

按：肺損咯血紅痰，用豬肺煮熟切片，蘸薏苡仁末，空心淡服，效。

鼻血

新汲水隨左右洗足，或用蒜泥貼足心，即止。

又方：大生地、麥冬各五錢，煎服，甚者，加龜甲五錢，黑梔三錢，立效。

舌上出血

用槐花末敷之即愈。

又方：麥冬三錢，燈心一握，煎服。

《類證治裁・血症總論》 稟水穀之精華，出於中焦，以調和五臟，灑陳六腑者，血也。生化於脾，宣布於肺，統於心，藏於肝，化精於腎，灌輸百脈。其清而純者，爲守臟之血；清中之濁者，爲腑絡之血；清中之清者，爲營經之血。皆有氣以護之，膜以膈之，絡以通之，原不至上溢而下脫也。一有偏傷，或怒勞迫而上升，或陰陽虛而失守，則爲吐、爲衄、爲嘔、爲咯、爲欬血、唾血，經所謂陽絡傷則血外溢也。或陰虛陽搏，或陽衰陰脫，或濕熱下陷，則爲崩中，爲漏下，爲溺血，爲便血，爲腸風血痢，經所謂陰絡傷則血內溢也。更有瘀血在裏，漱水不欲嚥，小腹滿，身黃便黑，在上則喜忘，在下則如狂，《傷寒論》所謂三焦畜血證也。夫血行清道出於鼻，行濁道出於口。吐血出於胃，衄血、欬血出於肺，嘔血出於肝，咯血出於心，痰涎之血出於脾，唾血出於腎。鼻血爲衄，口鼻俱出爲腦衄，耳血爲衇，目血爲眼衄，齒血爲牙衄，舌血爲舌衄，九竅俱出爲大衄，胸前一孔出血爲心漏，臍間出爲胃血，膚血爲稠濃紫者脾肝血，痰唾雜紅點紅絲者腎血，血雖少，治最難。吐多成碗成盆者胃血。胃多氣多血。欲知何臟之血，吐在水碗中，浮者肺血，沈者肝血，半沈半浮者心血，各隨所見以羊肺、羊肝、羊心，煮熟蘸白芨末日食之。吐血服藥而血

不止，乃肺上有竅也，用白芨末，以豬肺煮熱蘸食之，日服三四次，使竅爲芨末填滿，其血自止，方名獨勝散。下注之血，血淋多因房勞腎虛，溺血多因氣化移熱，便後血爲遠血，由腸胃來，便前血爲近血，由肛門出。濺射者風淫，點滴者濕著。血下行爲順，其治易；上行爲逆，其治難。得寒則凝濇，得溫則行，見黑則止。常隨氣行，氣和則血循經，氣逆則血越絡，上溢之血，火乘之，實氣逆之也。故治血宜調氣，不宜降火，猛進苦寒，以寒能凝濇，且易傷脾，若脾傷，則愈不能統攝諸血以歸經矣。入手須辨陰陽，陽症吐衄，血色鮮紅，陰症血色，紫暗如豬肝。陽症脈洪滑，口渴面紅，喘煩溺赤，火載血升，宜清降涼劑。陰症脈虛數，口乾頰赤，煩躁足冷，乃眞陽失守，無根之火上炎，宜引火歸元，切忌寒涼降火。治血前後調理，須按三經用藥，宜歸脾湯，蓋心主血，肝藏血，脾統血，此方乃三經主劑也，遠志、棗仁，補肝以生心火，茯神、龍眼，補心以生脾土，參、耆、朮、草，補脾以固肺金，木香香先入脾，總欲使血歸於脾，故名歸脾湯，有鬱怒傷肝，思慮傷脾者，尤宜。如火旺，加黑梔、丹皮，火衰，加桂心，再以八味地黃丸培先天根本，治得其要矣。

凡血症見咳嗽喘滿，及膈左右脹痛者，病在肺也，宜清降，不宜升浮。如膻中一絲牽痛，或懊惱嘈雜者，病在心胞也，宜養營，不宜耗散。如腹膨不飢，食不知味，吐涎沫者，病在脾也，宜溫中，不宜酸寒。如脇肋牽痛，躁擾不安，往來寒熱者，病在肝也，宜甘緩，宜疏利，不宜秘滯。如氣短似喘，咽痛聲啞，骨蒸盜汗者，病在腎也，宜滋陰壯水，不宜香燥。如嘔吐煩渴，大熱不得卧者，病在胃也，補瀉當察兼症，勿謂陽明實，可攻也。至用藥有君臣，或崇用兼用，當知其類。如治血虛，甘溫爲主，宜人乳、鹿膠、阿膠、熟地、杞子、炙草、龍眼、紅棗。甘酸爲佐，山藥、茯苓、棗仁、山萸、五味、牛膝、白芍。又如天眞丸、海參膠、烏骨雞丸、河車膏、燕窩飲，皆血肉有情補法。血虛熱，當涼潤。生地、麥冬、蓮子、茯神、小麥、沙參、玉竹、藕汁、茅根、童便。血虛寒，宜辛熱。桂心、炮薑、杜仲、沈香，必火不歸元者用之。氣逆血升，宜苦降。山梔、丹皮、赤芍、栝蔞、枳殼、杏仁、蘇子、鬱金。血熱妄行，宜鹹寒苦寒。犀角、元參、三七、鮮生地、黃連、黃芩、知母、青黛。血虛而滯，宜辛甘以和之。桂枝、當歸、橘皮、丹參、澤蘭、益母、側柏葉。血滯而痛，宜辛溫以行之。韭汁、當歸鬚、延胡、鬱金、便香附、五靈脂、降香末。血陷下，宜辛苦香以舉之。白芷、川芎、升麻。血滑脫，宜酸澁以收之。花蕊石、續斷、白芨、蓮房、地榆、百草霜、烏梅、蒲黃灰、棕灰、髮灰。氣虛血脫，宜溫補以攝之。人參、黃耆、白朮、炙草。血枯經閉，宜鹹溫以通之。烏鰂魚骨、薤茹、牛膝、肉蓯蓉。血瘀而結，宜苦瀉之，酸泄之。大黃、桃仁、三稜、蘇木、紅麴、紅花、茜根、山查、琥珀。血積而堅，宜鹹寒以軟之。元明粉、牡蠣、青鹽、旋覆花、秋石、鮫鯉甲。血燥，宜甘潤以滑之。乳酪、蜂蜜、黃明膠、核桃肉、柏子仁、雞蛋黃、麻仁、芝麻。其風淫襲血，散之。防風、炒荆芥、秦艽、紫蘇葉。溫邪嗆血，清之。甘蔗、甜梨、石斛、銀花露、天冬、象貝母。暑暍嗽血，涼之。杏仁、扁豆、沙參、竹葉、麥冬、薄荷、百合。火熱迫血，瀉之。石膏、花粉、連翹、犀角、龍膽草、梔心、地骨皮、生地、丹皮、童便。此用藥類例也。

凡口鼻出血，皆陽盛陰衰，有升無降，血隨氣上，越出上竅。法當補陰抑陽，氣降血自歸經矣。然有陽氣本虛，復爲寒涼所傷，致脈沈而不浮，尺小於寸，右弱於左，色夭而血黯，宜生脈散加肉桂、熟附、炙草，繼以理中湯、八味丸，間服。若果受寒氣，食冷物，血得寒則凝，不歸經絡，色必黑黯，脈必沈遲，身必清涼。若此者，不用薑、桂，而用涼血之劑，殆矣。

《類證治裁・吐血》 論治

吐血，陽亢陰虛症也。症有三因，外因係火風暑燥之邪，內因係肝腎心脾之損，不內外因係墜跌努力烟酒之傷。外因者，火灼風溫之嗆血，暑瘵燥欬之傷血，邪在肺衛心營，理肺衛，宜甘涼肅降，如沙參、麥冬、貝母、花粉、玉竹、石斛。治心營，宜輕清滋養，如生地、元參、丹參、連翹、竹葉、茯神。以此二法爲宗，隨症加減，火灼則加入苦寒，如山梔、黃芩、知母、地骨皮。風溫則參以甘涼，如蔗汁、蘆根、羚羊角、桑葉。暑瘵入營，則兼清潤，如杏仁、銀花、鮮地黃、犀角。燥欬在氣則佐純甘，如天冬、梨、棗、阿膠。別有內熱外寒吐血者，宜麻黃參芍湯主之。此治客感吐血大略也。內因者，怒動肝火，宜苦辛降氣，如蘇子、鬱金、降香、丹皮、山梔、栝蔞、橘白。鬱損肝陽，宜六鬱湯。鬱損肝陰，宜甘酸熄風，如阿膠、雞蛋黃、金橘、白芍、生地。思傷心脾，宜甘溫益營，如保元湯、歸脾湯。房勞傷腎，其陰虛失納者，宜壯水鎮陽，青鉛六味飲加五味、牛膝、童便。陽虛不攝者，宜導火歸窟，肉桂七味丸加童便。奪精亡血者，急固眞元，大填精血，如人參、海參、熟地、河車膠、杞子、五味、紫石英。此治內損吐血大略也。不內外因者，墜跌血瘀上泛，先須導下，復元活血湯，代抵當湯或用韭白汁散之。再用通補，元戎四物湯，或當歸、鬱金、

牛膝、白芍、三七。若努力傷血，調補，忌用凝濇，宜和營通絡理虛，當歸建中湯、旋覆花湯、或六味飲加牛膝、杜仲。若烟酒傷肺，烟辛泄肺，酒熱戕胃，皆能助火動血。嗆血，改定紫菀茸湯去朮加芍。飲多傷胃失血，六君子湯加香、砂、葛花。此治不內外因大略也。以上參用《指南》邵序。凡血來如潮湧，喘息未定，飲還元水立定。吐血乍止，用燕窩、冰糖各四錢煎服七日，可不復發。血出汪洋，不即凝者，煩勞動胃火也，犀角地黃湯加桃仁、藕汁、童便。血出散漫不聚者，煩勞傷肺氣也，補中益氣湯去柴胡，加麥、味、茯苓、山藥。脇痛吐血者，肝氣逆也，化肝煎。神勞吐血者，心氣損也，天冬湯。龍燄升，則吐衄驟加，宜潛陰火，海參、淡菜、龜甲心、茯神、熟地、五味子熬膏，秋石湯下。元海空，則行動喘促，速固根蒂，人參、核桃、坎炁、杞子、牛膝、五石湯下。元海空，則行動喘促，速固根蒂，人參、核桃、坎炁、杞子、牛膝、五味、沙苑子、茯苓、人乳粉。胃納少，則中宮之鎮，須扶胃陽，切勿清嗽，人參建中湯、歸耆異功散。胃絡虛，則厥陽易犯，急調胃陰，可免升逆，生脈散加白扁豆、沙參、玉竹、石斛、茯神，或《金匱》麥門冬湯去半夏加杏仁，《仁齋》所謂血症經久，多以胃藥收功也。若夫肺痿吐血，人參固本膏。勞怯吐血，四陰煎。血虛發熱，當歸補血湯。血虛發痙，十全大補湯。脾肺氣虛，養營湯。絡脈不和，當歸鬚、雞血藤膏、牛膝、降香、鬱金、韭白汁。血色鮮紫，吐後神疲懶言，以補氣藥攝之，獨參湯。血色晦淡，息微脈緩，爲血寒不得歸經，以辛甘溫攝之，大劑理中湯。尺脈虛弦，大劑生料六味丸，加肉桂。其勞心動火，口津乾，能食，脈洪數，元霜紫雪膏。數吐血兩口，不渴不發熱，數月又發，胸中刺痛，小烏沈湯送黑神散。吐後胸滿痛，脈洪大有力，用當歸、丹皮、酒大黃、元明粉、桃仁、延胡，從大便導之，不可驟用止濇，不可崇行膩補，不可輕用苦寒，不可妄事攻伐，審症切脈以調之，勿拘成法可耳。

繆仲淳曰：吐血有三訣，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循經絡者，氣逆上壅也。行血令循經絡，不止自止，止之則血凝，血凝必發熱，胸脇痛，病日痼矣，宜補肝不宜伐肝。經云：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者也。肝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肝氣平，而血有所歸，伐肝則肝虛不能藏血，愈不止矣。宜降氣不宜降火，氣有餘便是火，氣降則火降，火降則氣不上升，血隨氣行，無溢出上竅之患。且降火必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不能統血，血愈不能歸經矣。

欬血　因欬見血，係火乘肺金，乾欬絡傷，而血滲出也，治同嗽血。

嗽血　因嗽時氣急喘促，痰雜血絲血點，亦火傷血膜，而血隨痰出也。諸家以咳嗽血出於肺，景岳謂咳嗽咯唾諸血，皆源於腎，以腎脈貫膈，入肺循喉，肺腎相聯，因腎水虧，則火炎爍金，肺燥絡損，液涸成痰，病之標在肺，其本固由腎也。治主壯水清金，宜六味丸加麥冬、五味，兼潤肺止嗽，宜阿膠、貝母、百合、紫菀。血止後，胃虛食少，氣息不續，劫勞散去半夏，加紫菀茸及瓊玉膏等。其先嗽痰，後見紅者，爲積痰生熱，宜降痰火，以栝蔞、貝母、山梔、橘紅，水煎，下天門冬丸。先見紅，後嗽痰者，爲陰虛火動，宜滋化源，六味阿膠飲。陰虛久嗽，痰中血星如珠，生料六味丸加茜根、烏鰂骨和童便。久嗽痰帶血絲如縷，六味丸加蛤粉、阿膠、童便，臨卧服。嗽血潮熱，八珍湯加貝母、五味。嗽血成勞，肌削神疲，五心煩熱，咽乾頰赤，盜汗減食，人參飲子或四君子湯加黃耆、鼈甲、麥冬、五味。天士先生曰：凡欬血之脈，右堅者治在氣分，係震動胃絡所致，宜薄味調養胃陰，如生扁豆、茯苓、北沙參、薏苡仁、石斛等。左堅者乃肝腎陰傷所致，宜地黃、阿膠、杞子、五味等。脈弦脇痛者，宜蘇子、桃仁、降香、鬱金等。成盆盈碗者，葛可久花蕊石散，仲景大黃黃連瀉心湯。一症而縷析條分，從此再加分別，則臨症有據矣。石頑老人曰：欬血之脈，微弱平緩易治，弦數急實，氣促聲嘶咽痛者，不治。

咯血　不嗽而喉中咯出小血塊或血點是也，症最重。由房勞傷腎，火載血升，咯血成塊，不比咳嗽痰中帶出也，亦有兼痰咯出者，係腎虛痰泛。初起用白芍、丹皮、茯苓、棗仁、山藥、山梔、麥冬、童便，以清手足少陽厥陰諸經遊火。若膈熱頰紅，咽喉不清，清咽太平丸。後必滋補腎陰，以安其血，六味飲加牛膝、麥冬、五味。景岳以爲心不主血，宜養心湯。嘉言以爲陰氣上奔，宜四君子湯，黃耆、山藥，亦可加入。脾中陽氣旺，而龍雷之火潛伏也。

唾血　鮮血隨唾而出，或涎中有血纏如絲散如點者，多源於腎。右尺虛者，都氣丸加桂心。右尺大者，清唾湯。其有兼心胃者，由脾虛不能攝也，兼心則加味歸脾湯，兼胃則七珍散。食少痰清者，異功散加枇杷葉、扁豆灰。勞嗽唾血者，黃耆散。肺痿唾血者，人參平肺散。

嘔血　血從脘脇嘔出，係木火乘胃所致，良由暴怒火逆，胸滿脇痛，傷肝動血，柴胡疏肝散。或負重努力，傷胃動血是齋白朮散。或飲酒火熱上升嘔血，葛黃散。或房勞竭力，傷腎嘔血症必面紅足冷，煩躁口渴，生脈散合加減八味丸。或虛勞火升，嘔血不止，花蕊石散。

脈候

失血脈數大爲陽盛，濇細爲血少，細數爲陰火鬱於血中，芤爲失血，弦緊脇痛爲瘀結，寸大尺微爲肺中伏火，尺盛而寸虛爲腎虛陰火，尺滑而疾爲血虛有熱，右脈虛大爲脾胃火，左脈數盛爲肝膽火。失血脈微弱細小和緩者，易治，洪數實大弦急或雖小按之如循刀及衄血身熱，脈至而搏，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皆不治。欬出白血，似肉似肺，淺紅色者死。喘欬失血，氣逆，脈見弦緊細數，有熱，不得卧者，死。吐唾血，脈細弱者生，實大者死。

《類證治裁・衄血》論治

血從清道出於鼻，爲衄。症多火迫血逆，亦有因陽虛致衄者。火亢則治宜清降，生地黃飲子、茜根散。陽虛則治宜溫攝，理中湯、黑神散。既於脈之洪、滑、弦、細別之，暴衄則治須涼瀉，犀角地黃湯、七汁飲。久衄則治須滋養，止衄散、生脈散。更以血色之鮮濃暗淡辨之，且火迫致衄，有六淫之火，有五志之火。如風寒壅盛於經，迫而妄行，表症仍在，脈浮緊用麻黃湯、緩用桂枝湯，成氏謂此非治衄，仍以散邪，仲景固言衄不可汗也。若感溫熱風暑而衄者，宜辛潤清涼，如杏仁、丹皮、山梔、茅花、丹參、鮮地黃、連翹、石斛、犀角、麥冬、阿膠、蔗汁、藕汁。因火邪亢極而衄者宜苦寒鹹寒，如黃連、黃芩、山梔、枳殼、栝蔞、元參、犀角、童便。此治衄外因也。其思傷心脾，驚悸不眠，歸脾湯。勞傷元氣，咳嗽發熱，補中益氣湯去白朮，加麥冬、五味，或當歸補血湯加薄荷、杏仁。怒傷肝陰，火冒頭暈，生地、丹皮、白芍、山梔、阿膠、甘菊、鮮桑葉。欲傷腎精，陰虛失納，上喘下遺，都氣丸加杞子、菟絲餅。若火不歸源，喘促煩躁，脈微肢厥，八味地黃丸、鎮陰煎。陰虛陽浮，六味飲加秋石、龜甲、白芍、五味。衛虛營損，氣短色枯，養營湯。氣衰血脫，神疲昏憒，獨參湯。胃火血升，犀角地黃湯加茅花。此治衄內因也。其酒升血沸，面赤汗多，四生丸。努力負重，傷中損絡，保元湯加阿膠。此治衄不內外因也。若衄多，服涼劑不止，係內虛寒而外假熱，千金當歸湯。衄久不止，熱在下焦血分，六味飲加五味、童便。衄久成勞，照虛損治，病後小勞屢衄，石膏牡蠣湯。衄後屢發，或洗面即衄，並以茅花煎湯，調止衄散服。衄血未淨，停瘀入胃，致面黃屎黑，加味犀角地黃湯。大衄而頭痛口渴，玉女煎。大衄不止，面目浮腫，蘇子降氣湯。使血隨氣下，得力全在內桂。凡久衄須加氣藥，如木香、黑香附之屬，所以引血歸經耳。

口鼻衄　血出口鼻，屬肺脾二經，積勞傷脾，補中益氣湯，倍耆、歸，如不應，歸脾湯加藕節、童便。

耳衄　血出耳竅，屬肝腎二經。暴衄腫痛，左關弦數，多肝經風火沸騰，柴胡清肝散。若常有點血，不腫痛，尺中沈數，多腎經陰虛火升，生料六味丸加五味、元參，外用龍骨煅研，吹入即止。

眼衄　血出目眥，屬肝火迫絡損系，若猝視無覩，滋陰地黃丸去柴胡。常流血淚，駐景丸，外以炒黑槐花末研敷眼角。

齒衄　血出齒縫牙齦，屬胃腎二經，陽明入下齒，少陰入上齒。陽明火盛必口臭，牙齦腐腫，甘露飲。或血湧齒不搖，必酒食炙煿積熱，清胃散，外敷冰玉散。甚則衄不止，大便秘，調胃承氣湯。陽明風壅，齒齦微腫，或牽引作痛，消風散加犀角、連翹，外擦青鹽、藁本末。少陰虛，口不臭，齒浮動不痛，牙縫中衄，點滴而出，係腎陰不固，虛火偶動，六味飲加山梔、赤芍。若隱隱作痛，係陽虛於下，火炎於上，七味地黃丸，或鹽湯下安腎丸，外擦青鹽炒香附末。齦底成塊血出，鹽湯下六味丸。

舌衄　血出舌上如線，或有針孔，多屬心包火，先以蒲黃煎湯，漱之，次以槐花炒研摻之，內服黃耆六一散，合生脈散。若舌出血如泉，塗舌丹，或川文蛤研末摻。舌脹大出血不止，乾薑灰、生蒲黃爲末，摻。

肌衄　血出膚孔，屬衛氣不固，血乘陽分，脈洪，當歸六黃湯。脈弱，保元湯。脈數，當歸補血湯。脈浮，黃耆建中湯。有紅汗，色紅染衣，黃耆建中湯，兼用妙香散，小麥煎湯調下。

九竅衄　諸竅齊衄，總治側柏散，犀角湯。有中毒者，飲生羊血。顛撲傷者，灌熱童便。煩勞傷者，補中益氣湯倍參、耆。若五臟內崩者不治，有偏體無故血出，五花湯。

血溢　血從上出，隨火妄行，《原病式》以爲心火銷爍，用黃連瀉心湯。或偶觸破傷，血湧不止，內服十全大補湯，外用百草霜摻之。

心漏　胸前一孔出血水，名心漏，用嫩鹿茸去毛酥炙，附子炮去皮臍，和鹽花共研末，以棗肉杵丸，酒下。

臍血　血出臍中，胃受火逼，不得運輸，宜熟地、當歸、白芍、丹皮、甘草、白芷、側柏葉、茅根汁、藕汁之屬。

脈候

衄而不止，脈大者逆。《靈樞》脈至而搏，血衄身熱者死。《素問》病若吐衄，脈當沈細，反浮大而牢者死。《難經》脈得諸濇濡弱，爲亡血。《脈經》脈浮大數，爲邪伏於經，宜發汗。大而虛，爲脾虛不能統血，宜補氣。小而數，爲陰虛火乘，宜滋腎。弦濇爲瘀積，宜行滯。凡衄血之脈，數實堅勁，或急疾不調，皆難治，久衄脈虛大，頭額痛，鼻流淡黃水者死。

《類證治裁・畜血》　論治　凡跌撲傷損，及努力負重，忿怒氣逆，皆使瘀血停畜。其症寒熱發黃，胸脇小腹滿痛，手不可近，宜分上中下治之。如吐衄停瘀，屬上部，必漱水不欲嚥，犀角地黃湯。血結胸膈，屬中部，必燥渴譫語，桃仁承氣湯。少腹硬滿，大便黑，屬下部，必發狂善忘，抵當湯、代抵當湯。三焦畜血，必狂躁便實，生地黃湯。畜血初起，胸腹痛，香殼散。從高墜下，惡血留停，腹脇痛不可忍，復元活血湯。怒傷血滯，沈香降氣散。胸前血瘀，生韭汁和童便服。挾血如見崇狀，當歸活血湯。身寒熱發黃，脈弦細而伏。《千金》用大黃、芒硝、歸尾、桃仁、人參、桂心，爲末，酒服二方寸匕。畜血下黑如漆，最危，必神脈不變，方可治，瘀血燥結，玉燭散。頭面身體發黃，以絹包生薑渣擦之，自退。

《類證治裁・溺血》　論治　溺血與血淋異，痛爲血淋，出精竅，不痛爲溺血，出溺竅。痛屬火盛，不痛屬虛。然經云：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膀胱者，胞之室。惟房慾損腎，熱注膀胱，腎與膀胱相表裏。故血隨溺出，亦火所迫也，其脈洪數。法當滋化源，六味飲加生牛膝。如肺腎陰虛，口乾腰痠，六味丸合生脈散。小腸火盛，血滲膀胱，導赤散。肝火脈洪，不能藏血，龍膽草湯加法。膽火溺血，頭痛眩暈，當歸飲。溺血日久，腎液虛涸，六味阿膠飲。陰虛火炎，一切溺血血淋，保陰煎。小溲自利，後瀝血點，痛如血淋，小薊飲子。小水不利，赤濁淋閉，大分清飲。通治溺血，益母草搗汁一升，服效，槐花炒、鬱金煨各一兩，研，每用三錢，豆豉煎湯下效。治血淋，琥珀研細，以燈心、薄荷煎湯下二錢。脾虛不能攝血，久而滑脫，妙香散去桔梗、麝，加煅龍骨、益智仁。

《類證治裁・便血》　論治　便血與痢血異，便血宿疾，痢血新邪，兼有膿雜。與腸風臟毒尤別。便血火淫，腸風風淫，臟毒濕熱淫，兼積毒。便血由腸胃火傷，陰絡血與便下，治分血之遠近、虛實新久，不可概行涼血濇血。《金匱》以先便後血爲遠血，黃土湯。先血後便爲近血，赤小豆當歸湯。其血色鮮稠爲實熱迫注，多醇酒厚味釀成，約營煎、地楡丸。色稀淡爲脾胃虛寒，歸芍異功散加炮薑。色瘀晦爲陽衰不攝，因中寒食冷，氣滯血凝，必腹痛嘔瀉。附子理中湯倍炮薑。思傷心脾，氣不統血，或年衰病久，歸脾湯。惟初起血中伏火，用桂圓肉，包鴉膽子肉十枚，勻兩包，四五服效。若未止，用劉寄奴五錢，松蘿茶一錢，烏梅肉一枚，煎服效。久而氣陷血脫，補中益氣湯。血滑不止，舉元煎，下玉關丸。若面色萎黃，下元虛憊，加味六君子湯，下斷紅丸，或十全大補湯去茯苓，加防風。其結陰便血，脈必虛濇，係厥陰肝血內結，陽失統運，滲入腸間，諸家謂陰寒內結，非也。遵《醫通》補中益氣湯，倍黃耆，加炮薑。宿有血症，因感濕熱，血下紫黑，乃濕毒腸澼，升陽益胃湯。凡便血及腸風服藥不效，山查子散。大便燥結，肛頭血出，熟地一兩蒸食。

腸風　血清色鮮，遠射四散如篩，風性疏也，經言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加減四物湯加秦艽，虛者人參胃風湯。腸風挾濕，下如豆汁，或瘀紫，升陽除濕防風湯，有熱加黃連、當歸、甘草。若濕熱內蘊，下血腹滿，槐花散。初起血熱，槐花飲。久則兼挾寒濕，厚朴丸。血滑不止，惜紅煎。脾脈浮緩，土虛風溼交乘，加味六君子湯，十全大補湯。腸風兼瀉，米豆散。

臟毒　血濁而色暗，係溼熱蘊毒，輕者豬臟丸，重者臟連丸。酒毒釀溼熱下血，聚金丸。若肛門血射如線，或點滴不止，爲痔血。秦艽白术丸去皂角、枳實、澤瀉，加槐花、生地黃，蜜丸。

《醫醇賸義・齒牙出血》　經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成赤，謂之血。此知血生於中焦，而主於心。故五臟各有守經之血，而六腑則無之。其散於脈內者，隨衝、任、督三經，遍行經絡，其散在脈外者，周流於肌腠皮毛之間。凡吐血衄血，牙齦齒縫出血，皆散在經絡之血，湧而上決者也。近人謂巨口吐紅及牙齦齒縫出血者，謂之胃血，此說大謬。蓋胃爲外腑，職司出納，爲水穀蓄洩之要區，其中並無一絲一點之血，即牙宣出血一症，不過胃火熾盛，肉不附骨，故血熱而上湧，其牙不宣而出血者，乃陰虛陽亢，龍雷之火，衝激胃經所致。湖州錢左，患齒縫出血，牙並不宣，多則血流盈盞，晝夜十餘次，面紅目赤，煩擾不安。爲製蒼玉潛龍湯，連服十餘劑，而愈。

《醫醇賸義・鼻衄》　鼻衄一症，與吐血不同。吐血者，陰分久虧，龍雷之火犯肺，日受薰灼，金氣大傷。其來也由漸，其病也最深，故血從口出而不

從鼻出。鼻衄之症，其平日肺氣未傷，祇因一時肝火蘊結，驟犯肺穴，火性炎上，逼血上行，故血從鼻出而不從口出。每見近來醫家，因方書犀角地黃湯條下，有統治吐血、衄血之語，一遇鼻衄，即以犀角地黃湯治之，究竟百無一效。此其弊在拘執古方，不明經絡，蓋犀角黃多心腎之藥，用以治肝肺，宜其格不相入矣。予自製豨龍湯一方，專治鼻衄，無不應手而效，此實數十年歷歷有驗者。可知醫道，當自出手眼，辨症察經，不可徒執古方，物而不化也。

《證治心得・吐血》 石頑曰：經言血之與氣，異名同類。雖有陰陽清濁之分，總由水穀精微所化，其始也，混然一區，未分清濁。得脾氣之鼓運，如霧上蒸于肺而爲氣，氣不耗，歸精于腎而爲精，精不泄，歸精于肝而化清血，血不瀉，歸精于心，得離火之化爲眞血。以養脾臟，以司運動，以奉生身，莫貴乎此。雖經有上注于肺，乃化而爲血之說，而實不離五行之氣化，轉注如環也。如上所云，不過統論營衛氣血之大端，乃節文耳。夫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氣主煦之，血主濡之，雖氣稟陽和，血稟陰質，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不能截然兩分。其至清至純者，得君主之令，以和調五臟，藏而不失，乃養臟之血也。其清中之濁者，秉輸運之權，以灑陳六腑，實而不滿，則灌注之血也。其清中之清者，會營周之度，流行百脈，滿而不泄，此營經之血也。其源則一，析而爲三，各有司屬，若各守其鄉，則陰平陽秘，安有上溢下脫之患乎。蓋緣人之稟賦不無偏勝，勞役不無偏傷，其血則從偏衰偏傷之處而滲漏焉。夫人稟賦既偏，則水穀多從偏勝之氣化，而勝者愈勝，弱者愈弱。陽勝則陰衰，陰衰則火旺，火旺則血隨之而上溢。陰勝則陽微，陽微則火衰，火衰則血失其統而下脫。然上溢之血，非一于火盛也；下脫之血，非一于陽衰也，但以色之鮮紫濃厚，則爲火盛，色之晦淡無光，即爲陽衰。究其所脫之源，或緣臟氣之逆，或緣腑氣之乖，皆能致病。從上溢者，勢必假道于肺胃；從下脫者，必由于二腸，膀胱下泄耳。蓋出于肺者，緣欬逆上奔，或龍雷火亢，血隨上溢，多帶痰沫及粉紅色。欬嗽，吐粉紅痰，謂之吐白血，僅可綿延歲月。其出于心包，亦從上溢，色赤如硃漆光澤，若吐出便凝，摸之不粘指者，爲守臟之血，見之必死。出于脾者，或從胃脘上溢，或從二腸下脫，色亦鮮紫濃厚，但不若心胞血之光澤也。出于肝者，或從上嘔，或從下脫，血必青紫稠濃，或帶血縷，或有結塊。出于腎者，或從欬逆，或從咯出，或稀痰中雜出如珠，血雖無幾，色雖不鮮，其患最劇，總皆關乎臟氣也。其出于胃者，多兼水液痰涎，吐則成盤盈盞，汪洋滿地，以其多氣多血，不若臟血之篤，然爲五臟之本，亦不可忽也。惺菴云：心主血而不能藏，夜則復歸于肝，肝藏血而不能主，晝則聽命於心，心爲君火，肝膽有相火內寄，君火一動，相火從之，相火一動，六經之火從之，火動則血隨以動，火升則血隨以升。故丹溪云：凡血越上竅，皆陽盛陰虛，有升無降，俱宜補陰抑陽，火清氣降而血自歸經。三錫曰：此論無故忽然病此者言之，若打傷跌撲從高墜下，內損經絡而吐衄者，有食填太陰，或胃寒嘔吐，蹴破胃脘而吐血者，有勞役過度，色慾無節，脾腎大虧，不能攝血而妄行者，不可不辨，誤用涼藥，必致殺人。昔人謂吐血之因有三，勞傷、努傷、熱傷是也。《指南》謂吐血一證，先辨三因爲要。外因起見，則陽邪爲多，蓋吐血必陰分先虛，故易受天之風溫燥熱也，至于陰寒爲患，不過百中之一二耳，其治法總以心、肺、胃三經爲要領。若內因起見，不出乎嗔怒鬱勃之激傷肝臟，勞形苦志而耗損心脾，及恣情縱慾，以賊腎臟之眞陰、眞陽也，又當以足三陰爲要領。足厥陰肝、足太陰脾、足少陰腎是也。若不內外因者，爲飲食之偏好，努力及墜墮之傷。治分臟腑經絡之異，要知外因而起者，必有感候爲先，感者，外感六淫之象，如身熱苔黃，惡寒苔白之類。裏因而起者，必有內證可據，如因怒必有脹痛氣逆，因鬱必有鬱火之象，因腎虛則必有虛火之象也。此三因辨證用方，切弗混亂。大凡外因之治肺衛者，宜用甘涼肅降，如沙參、花粉二母之類；治心營者，宜用涼血清心，如犀角、鮮生地、玄參、竹葉之類，以此兩法爲宗，隨其時令而加減。若風淫津涸，加以甘寒，如羚羊、蔗汁、薄荷之品；若溫邪熱盛，參入苦寒，如芩、連、石膏之品；脈見洪長弦數，或覺胸中滿痛，或血是紫黑塊者，宜犀角地黃湯加大黃、童便之類，從大便泄之；若暑逼氣分，佐滑石、鮮荷之開解；在營與銀花、犀角之清芳，吐血在暑天，口渴面垢，頭暈乾嘔，爲傷暑，宜桂芩甘露飲。秋令選甘寒以清燥，冬時加清補以滋陰，凡此爲外因之大略。所云陰邪爲患者，難以並言也。血來晦淡不鮮，爲血寒不得歸經，當用溫熱之劑，如甘草、乾薑，溫理中氣，或用人參、炮薑，或大劑理中溫之，尺部脈弦，大劑生料六味加肉桂引之，亦有用肉桂爲末，和獨參湯服者。吐血屬寒者，果身受寒氣，口受冷物，邪入血分，得冷而凝，不發經絡而妄行，其血必黑黯，面色必白夭，其脈必微遲，其身必清冷，不用薑、桂而用涼藥殆矣。至于內因傷損，其法更繁。若嗔怒而動及肝陽，血隨氣逆，必有胸脇痛脹，或喘滿脈弦者，用繆氏氣爲血帥法，如蘇子、鬱金、桑葉、丹皮梓香、川貝之類，氣順

而血自寧也。經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宜平肝降氣，炒梔子、青皮、芩、連之類。若鬱勃日久而傷及肝陰，木火內燃陽絡者，用柔肝育陰法，如生地、阿膠雞子黃、麥冬、白芍、甘草之類也。鬱乃肝病，木中有火，鬱甚則火不得舒，血不能藏而妄行，但鬱之一字，不獨憂怒爲然也，凡人素有陰虛火證，皮毛閉塞，即爲鬱。鬱于經絡，血從清道而出，鬱于胃脘，血從濁道而出，其脈必濇，其人必惡風惡寒，不知者以爲虛而溫補之，誤矣。視其面色必滯，必喜嘔，或口苦，或口酸，審有此證，必當舒散其鬱，逍遙散加丹皮、左金丸爲妙。若煩勞不息而偏損心脾，氣不攝血者，用甘溫培固法，如保元湯、歸脾湯之類也。凡治血證，前後調理，須按心、脾、肝三經用藥。心主血，肝藏血，脾統血，歸脾湯一方，三經之藥也，遠志、棗仁，補肝以生心血，茯神補心以生脾土，參、耆、炙草，補脾以固肺金，木香以嘘血歸經，如失血由于鬱怒傷肝，思慮傷脾者尤宜。若縱慾而竭其腎眞，或陽亢陰騰，或陰傷陽越者，有從陰從陽法，如青鉛六味，肉桂七味，並加童便之類也。若精竭海空，氣泛血湧者，用急固眞元，大補精血法，如人參、熟地、枸杞、五味、河車、紫石英之類也，凡此爲內因之大略。至于不內外因，亦非一種，如煙辛泄肺，酒熱戕胃之類，皆能助火動血，有治上、治中之法，如葦莖湯、甘露飲、茅根、藕汁等劑，在人認定而用之可也。傷酒吐後有血，是酒毒，如胸間作痛，是嘔破胃管，童便調白芨末。如脈數急，心不痛，只作火治，二陳湯加芩、連、山梔、丹皮。墜墮之傷，由血瘀而泛，大抵先宜導下，後宜通補。積瘀停蓄者，其血成塊。凡吐血，胸中覺氣塞滯吐紫者，桃仁承氣湯下之，以膈有瘀也。消瘀用韭汁、桃仁、赤芍、歸尾、丹皮、紫金籐、大黃、滑石煎湯，調降香末、白芨末服。有負重爲物所壓，或持重遠行，忽心口痛，口鼻出血，俗名勞傷，乃內膜及肺胃系傷損掙破也。宜人參末、飛羅麵，童便調下最佳，或以白芨末，童便調下亦可，但不可用涼藥爾。如用力負重，打撲喊叫，內傷脈絡，口鼻出血，是肺胃上脘有損破，必以白芨、飛羅麵，米飲調冲，填注損處，次用大補氣血，兼消瘀，若誤治必不救。若努力爲患，屬勞傷之根，陽動則絡鬆血溢，法與虛損有間，滋陰補氣，最忌凝濇，如當歸建中湯、旋覆花湯、虎潛丸、金剛四斤丸，取其有循經入絡之能也，凡此爲不內外因之大略。但血之主司者，如心、肝、脾三藏，血之所生化者，莫如陽明胃腑，三錫曰：經云：生化于脾，總統于心，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腎。又曰：營者，水穀之精氣。又云：飲食入胃，取汁變化而赤爲血。一切血證血虛，皆當調理脾胃爲主，味者概用四物，往往增患也。可見胃爲血證之要道，若胃有不和，當先治胃也。《仁齋直指》云：一切血證，經久不愈，每每以胃藥收功。想大黃黃連瀉心湯、犀角地黃湯、理中湯、異功散，雖補瀉寒溫不同，確不離此旨。所以治胃方法最多，有薄味調養胃陰者，如《金匱》麥冬湯，及沙參、扁豆、茯神、石斛之類，凡欬血之脈，右堅者治在氣分，係震動胃絡所致，宜薄味調養胃陰，如生扁豆、茯神、北沙參、苡仁等類。脈左堅者，乃肝腎陰傷所致，宜地黃、阿膠、枸杞、五味等類。脈弦脇痛，宜蘇子、桃仁、梓香、鬱金等類。成盆盈碗者，葛可久花蕊石散，仲景大黃黃連瀉心湯。《金匱》云：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註云：不足當是有餘，心氣有餘，熱甚也，熱甚而傷陽絡，迫血妄行，故以大苦大寒，瀉三焦之熱，熱去而吐衄自止矣。有甘溫建立中陽法，如人參建中湯，及四君子加減之類。有滋陰而不礙胃，甘守津還者，如復脈湯加減之類。其餘如補土生金法，鎮肝益胃法，補脾疏胃法，寧神理胃法，腎胃相關法，無分證之前後，一遇胃不加餐，不饑難運諸候，每從此義見長，源源生化不息，何患乎病之不易醫也。繆仲淳曰：凡治吐血，宜降氣不宜降火，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補肝不宜伐肝。何謂宜降氣不宜降火也，氣有餘即是火，氣降則火降，血隨氣行，無溢出上竅之患矣，降火必用寒涼，則胃氣反傷而不能統血，血愈不能歸經矣。兪東扶云：夫氣有虛實，亦分寒熱，血證之氣，虛者多，實者少，熱者多，寒者少。惟善怒之人，肝氣實而吐血，往往有之，抑肝清肝，宜降氣又宜降火矣。如肺氣虛而不降，則生脈散；中氣虛而不降，則四君子；陽虛不能納氣而不降，則八味黑錫；陰虛不能納氣而不降，則大補陰丸。必求其所以不降之故而治之，斯爲降焉，可恃蘇子、梓香爲降氣藥耶。至不宜降火之句，余生平所見血溢上竅之人，合乎丹溪所謂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者，十居八九，能用桂、附、乾薑，百中一二而已。惟虛而有火，清補並用，虛而無火，氣血兼補，宜降火，不宜降火總無一定之法，若謂服苦寒藥必死，則仲景《金匱》之瀉心湯，不幾爲罪之魁哉。何謂宜行血不宜止血也，血不循經絡者，氣逆上壅也，夫血得熱則行，得寒則凝，故降氣行血，則循經絡，不求其止而自止也，止之則血凝，血凝必發熱惡食，及胸脇痛，病日沉痼矣。東扶云：行血之藥，惟有大黃，宜下于妄行之初，不宜下于脫血之後也。如血來洶湧，必須止之，花蕊石散、十灰散及童便、墨汁等，皆止之法。止之後，或消或補，尚可緩商，任其吐而不止，何從求活。特是止血之法，貴于虛實寒熱辨得明，斯補、瀉、溫、清拿得穩耳。何謂宜補肝不宜伐肝也，經曰：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者也，肝爲將軍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肝氣和平而血有所歸，伐之則肝虛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宜補肝不宜伐肝，然亦要看脈象若何，肝陰固宜養，肝陽亦宜制。若木火兩亢，血隨氣逆者，則抑青丸、龍膽瀉肝湯、醋製大黃、青鉛、鐵銹水等，何嘗禁用。蓋得其道，則伐之即所以補之也。此三者，乃予獨得之要，當爲斯世告之。景岳曰：失血于口者，有咽喉之異，由于咽，必出于胃，由于喉，必出于肺。喉總五臟之清道，咽總六腑之濁道，此其出于肺者，人知病在五臟，而不知出于胃者，亦多由乎臟者

也。觀《內經》云：五臟者，皆稟氣于胃。而五臟之病，獨不及于胃乎。但欬而出者，必出于喉，出于喉者，當察五臟。嘔吐而出者，必出于咽，出于咽者，五臟六腑，皆能及之。沈堯封曰：血在經隧之中，其或出于經，或出于絡，總不離所經之處，奈談失血者，妄分臟腑，吐血水內，浮者，肺血也，沉者，肝血也，半浮半沉者，心血也；色赤如太陽之紅者，腎血也。各隨所見，以羊肺、羊肝、羊心煮熟，蘸白芨末，日日食之。罔指所自，不知咽通胃，血從胃來者，必嘔吐而出，喉通肺，血從肺來者，必欬咯而出。從胃來者，或本經自病，或衝任上升，更有怒則氣逆，甚則嘔血，以肝脈挾胃故也。從肺來者，腎經直入肺中，故欬唾則有血，但肝絡上注于肺，血從肝絡來者，亦多假道于肺。要之失血欲知何臟之病，不當于血中尋之，當于血外求之，如欬唾有血，固爲腎病，必有面如漆柴等兼證，肝病有氣上撞心，心中疼熱等證可認，庶無錯誤。劉默生曰：吐血一證，人惟知氣逆血溢，火升血泛，不知臟腑之血，有膈膜隔定，其血不能滲溢。夫隔膜者，極薄極脆，凡有所傷則破，破則血溢于上矣。故經云：陽絡傷則血上溢，陰絡傷則血下滲。傷處有血瘀凝定則勢緩，若陰火衝去其瘀，必如潮之湧也，其時喘息面赤，脈亦急疾難憑，少頃火退神清，方可診視，須乘此時瘀積化清，然後漸爲調補，不可驟壅及耗氣也。血若暴湧如潮，喉中汩汩不止，脈來急疾，或虛大，不可便與湯藥，急以熱童便和藕汁灌之，俟脈勢稍緩，可進調養之劑。倘寸關雖弱，而尺中微弦爲陰虛，須防午後陰火再升，上午宜服獨參保元，以統其血，午後服六味丸加牛膝、童便，以濟其陰，服後脈證漸平，雖有紫黑血塊時咯，而無鮮血上行，方許可治。倘血雖止而脈大不減，或雖小而弦細數疾，或弦硬不和，愼弗輕許可治，亦有他部柔和，而左關尺弦強者，爲陰虛火旺，最爲危候。其變有三：一則陰火引血復上而脫，一則虛陽浮露而發熱者，一則火上逼肺而喘欬者，此終不救也。凡上焦一切血證稍止，即服六味地黃，最不可緩，常服尤宜。若口鼻出血不止，先須止之，凡血證見黑即止，宜十灰散，高者抑之，花蕊石散，以及快藥下法，氣降則血自歸經。戴元禮之蘇子降氣湯，葉香巖之和肝養胃法，《良方》四生丸，《六要》五生飲，皆失血不止救急之方也。血證又有欬、嗽、嘔、咯之分，亦宜詳辨。先欬後血，不盡虛損，有暑溫客氣傷肺，欬嗽震傷脘絡，血由上出，外必有閉塞之狀，或胸痛，或胸悶，或噯氣，或吐臭痰，或小便不利，或吐血反快，脈形或滑或弦，舌苔或黃或白。治宜清肅上焦，或佐涼營，肺熱易治，不過清之而已，咳久損肺爲難治，肺損必成勞也。先血後欬，陰傷火熾，咳不止則亦成勞也，褚澄曰：肺有竅則欬血殺人，其病難已。若嗽血則不欬不嘔，但痰嗽則必有血是也，痰中帶血，多屬脾經，須分痰血先後施治，先見血而後嗽痰者，是相火炎而灼液爲痰，治宜滋降，先痰嗽而後見血者，是痰生熱而載血上行，治宜清化。若嘔血，則先有嘔逆之聲，其血紫黑成塊，脇痛煩悶，乃肝經火亢，或怒氣上升，肝臟藏血，其氣最宜安靜，一有不寧，則血隨火逆，譬如大海生濤，未有不拍天而撼島者，倘遷延不治，必至上湧不止而死矣。柴胡疏肝散加酒大黃。有奔馳傷肝者，證兼發熱身疼，宜犀角地黃湯加當歸、桃仁、肉桂。有房勞傷腎者，證必足寒面赤，宜生脈散合加減八味丸。亦有因鬱久而氣血凝滯，嘔痰帶血而出，脈沉弦而或兼數象，宜解鬱通瘀，佐清降以治之。如芎、附、丹皮、山梔、赤芍、歸尾、加韭汁尤妙。咯血者，不嗽而喉中咯出小塊，或血點是也，勢雖微輕，其證最重，緣房勞傷腎，陰火載血而上，亦有兼痰而出，是腎虛水泛爲痰也，黑瘦陰虛之人，最忌犯此。宜六味加牛膝，補陰安血。其唾血者，平時津唾之中，有血如絲，或浮散是也，由思慮傷脾，脾虛不能統血也，有兼心、兼腎、兼胃之不同，宜分治之。蓋咯與唾少異，唾出于氣，上無所阻，隨唾津而見；咯出于痰，氣鬱于喉嚨之下，滯不得出，咯乃斯來，一云二證皆屬腎。唾易出而咯難出，則咯重于唾矣，學者當明辨之。

死候

若心肺脈破，血如湧泉，氣促汗冷者危。欬出白血，似肉似肺，淺紅色者，死。

脈法

吐血之脈，濡弱爲亡血，芤爲失血，濇爲少血，牢爲畜血，數大爲陽盛，細數爲陰火鬱于血中，弦緊脇痛爲瘀結，右脈虛大爲脾胃火，左脈弦數爲肝膽火。大抵沉小滑弱者，生；實大弦牢者，死。關尺之脈，弦細如循刀刃者，死。如兩手脈芤而一部獨弦者，即此經瘀血未盡，宜消之。

《證治心得・諸衄》 鼻衄者，血從經絡中滲出而行清道者也，與濁道之吐咯者不同。清道即指至高之分，由山根以上，睛明之次而來也。其穴乃手足太陽、足陽明、陰陽蹻五脈之會，及衝脈交會其間，可見諸經皆能爲衄，不獨肺胃而然。行于脊背者，足太陽爲最；行于胸腹者，足陽明爲最，而尤最者，則又惟衝爲十二經之血海。衝之上俞，出足太陽之大杼；衝之下俞，會足陽明之氣街，故太陽陽明之至，而衝脈無不至矣，衝脈之至，則十二經無不至矣。所以衄之微者，不過一經之近，而衄之

甚者，則甚至數升，或至斗許，幷通身形色盡脫，又豈特肺之一經而病至如是耶。但衄之爲患，總由乎火，外爲六淫之變化，內因五志之掀騰，氣血日爲錯亂，陰陽爲之相乘，天人交感之處，虛實攸分矣。若風寒壅盛于經，陽氣鬱而迫營者，宜辛涼泄表，佐以清泄。一云：傷寒衄血，責熱在表；雜病衄血，責熱在裏。經絡熱甚，陽氣壅重，迫血妄行而出于鼻，從無發散之理。傷寒家得衄爲邪欲解，謂熱隨血去，俗曰紅汗是也。若溫風暑熱怫鬱，而動血外溢者，用清解法，佐以辛涼，認定經絡之高下以分治之。若火邪極甚而迫血上行者，有苦寒鹹寒之法。胃有實熱，脈實大而便秘者，宜清胃通腸，犀角地黃湯加木香、大黃。犀角性升散，治一切有餘之火，乃陽明經藥，今人不知，泥于犀角解乎心熱一句，不分虛實，輒與四物同用，若實火固爲得宜，陰虛者豈免飛陽之禍歟。服犀角不止，兼用降藥，芩、連、梔、柏、生地、丹皮、元參、側柏葉、赤芍之類選用。石頑曰：屢服犀角地黃而不止，此內虛寒而外假熱也，用《千金》當歸湯，標與本並治，斯爲得之。審其原委之淺深，此外因主治法也。至于煩冗曲運，耗及木火之營，肝臟厥陽化火風而上灼，甘鹹柔緩，理所必需。多勞過慾，病及天一之眞，陽浮引陰血以冒上竅者，滋潛厚味，峻補眞陰，血脫則挽回元氣。脈弦細濇，面色枯白，此脫血大虛而挾寒，理中湯加黃耆。格陽則導火歸元，下焦陰火者，必面熱足冷，心懸如飢，宜止衄散加肉桂治之。因酒，用和陽消毒之劑；因努力，用培中益下之方，此內因主治法也。學者審明內外兩因，施治無誤矣。至于齒衄一證，血從齒縫中出，或齒齦中出者是也。從板齒出者爲牙宣，有風熱，腎虛，胃火之分。屬陽明，少陰二經，蓋腎主骨，齒者骨之標，其齦則屬胃。風壅則齒齦微腫，或牽引作痛。消風散加犀角、連翹，外擦青鹽、薰本末。腎虛則口不臭而齒浮動，齒縫中點滴而出，若隱隱痛者，爲虛風襲入腎經，不痛爲腎虛而有火也。六味丸加骨碎補、黃柏。陽虛者八味丸，外敷雄鼠骨散，或用青鹽炒香附，研細末以擦之。胃熱牙疼，而齦間出血如湧，口臭而齒不動搖，其人或好飲，或啖炙煿者多，宜清胃散，甘露飲，甚者調胃承氣湯。外用大黃、米泔浸軟，同生地切二片，兩味合定，貼所患牙上，一夜即止。腎虛血慢，胃火血緊而痛，亦用此法。若耳衄則有肝腎二經之殊，但以常有不多，不腫不疼爲腎虛，暴出而痛，則厥陰經之火也。眼衄亦屬厥陰，但以卒視無所見爲實火，常流血淚爲血虛生風熱也。其有諸竅一齊見衄，多緣顛撲驟傷，或因毒藥所致，若肝腎疲極，五臟內崩，多爲不治。舌衄皆心包之火旺，以舌尖破碎爲虛火，脹大滿口者，挾龍雷之勢而上侮君主也。汗孔有血爲肌衄，足陽明經氣不固也。以上諸衄，皆緣營氣之逆滿，衛氣之疏豁，不能固護而行清道，總無關乎臟氣也。

脈法

衄血身熱，脈至而搏，不治。

《證治心得・便血》　血之在身，有陰有陽。陽者順氣而運，流行脈中；陰者居于絡脈，專守臟腑。凡人受內外之邪傷，則循經之陽血，爲邪氣所阻，漏泄于外，或居絡之陰血，因着留之邪，澼裂而出，則皆滲入腸胃而爲泄也。經曰：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陰絡即臟腑隸下之絡，有熱傷、勞傷、努傷之分。景岳云：大便下血，多由腸胃之火。由腸胃火傷陰絡。蓋大腸小腸，皆通于胃也，但血在便前其來近，或在廣腸，或在大腸；血在便後其來遠，或在小腸，或在于胃。《金匱》治先便後血，用黃土湯。治先血後便，用赤小豆當歸湯。雖血之妄行，由火者多，其血色鮮紫爲實熱迫注，多醇酒厚味釀成，宜約營煎。然亦有脾胃陽虛而不能統血者，色稀淡爲脾胃虛寒，用歸芍異功散加炮薑，色瘀黯爲陽衰不攝，用附子理中湯加歸、芍。有氣陷而血亦陷者，宜補中益氣湯或舉元煎。有病久滑泄而血下者，當以固濇爲主，宜香梅丸之類，然血滑不止，多由氣虛，人參湯送之尤妙。或理中湯加烏梅、五味。有風寒結于陰分，謂之結陰便血者，邪在五臟，留而不去，是謂之結。陰邪內結，不得外行，則病歸血分，故爲便血。經曰：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正此之謂。以平胃地楡湯溫散之。惟羅謙甫著結陰便血論，謂結陰者脈必虛濇，血必晦黯散薄，腹痛喜按，係肝血內結，陽失統運，滲入腸間。然諸家均謂陰寒內結也。有努力損傷者，通補爲主，血色瘀黯者加去瘀藥，一方用劉寄奴、芽茶、墨灰爲散，烏梅湯下。但便血一證，又有腸風、臟毒、脈痔之分。腸風者，所下之血，清而色鮮，或四射如濺是也。乃風淫腸胃，《素問》謂久風入中，則成腸風。脈浮者用人參敗毒散，或用荊、防、秦艽之類。以及熱盛生風，宜芩、連、槐花之類。如燥濕者，宜潤宜降，如桑麻丸，及地黃、銀花、柿餅之類。或因陰虛而血不循經，宜四物加阿膠、地楡。其中有肝病風陽痛迫者，宜柔宜泄，如駐車丸去乾薑，及甘酸和緩之劑。若膽經之木火煽營，宜桑葉、山梔、粉丹皮、柏子仁、白芍之清養。臟毒者，下血濁而色黯也，蘊積毒氣，久而始見，勢甚則肛門腫脹，或腸頭突出，或便閉不通，濁血兼膿而下，脈洪實爲溼熱，先宜拔毒疏利，逐去毒瘀。如黃連解毒湯，加製大黃，次以臟連丸，加涼血潤腸。有因溼毒，必色黯如煙塵，或如荳汁而兼瘀血，點滴而下也。脈細有寒者，升陽除溼防風湯，脈數有熱者，去二朮加歸、連、甘草。若因寒溼，血必晦而散薄，腹疼喜煖，宜進溫中。黑神散、黃土湯、茅朮理中湯，選用。血痔者，肛之或內或外作痛而下血也，

乃溼熱下注大腸，藥宜滋燥兼投。因勞而發，覺重墜者，補中益氣湯加黃芩、槐花。因飲酒而發者，四苓湯加芩、柏、槐花、秦艽、歸鬚之類，爲宜。有膿汁濁液，化生蟲物，蠱食肛門，傍生小竅，滴血淋瀝，射如血線，謂之蟲痔，當以蕪荑、練根等化蟲可耳。下血之方，又有黑地黃丸以治脾溼腎燥，天眞丸以補眞氣眞精，斑龍以溫煦奇督，歸脾以守補心脾，建中之建復生陽，枳朮之疏補中土，五仁湯復從前之腸液，養營法善病後之元虛。此皆古方之獨運匠心，爲後學之津梁也。

脈法

便血之脈，尺脈芤濇，關脈微緩，俱爲便血。脈小留連者，生；數疾浮大者，死。右關沈緊，是飲食傷脾，不能攝血而下走也。右寸浮洪，是肺經積熱，下傳大腸便血也。

《證治心得・蓄血》 蓄血，瘀血鬱積也，而瘀血之積，有上中下之分。如衄、嘔、欬、吐等血，皆屬上部，其證必胸滿，或兼善忘，宜降氣通瘀之劑，兼熱者，犀角地黃湯。血結中部，則心下痛，拒按而軟，一云有身黃。漱水不欲嚥，宜桃仁承氣湯。若血凝下焦，則有發狂便黑，小腹滿疼，宜抵當湯，或抵當丸，或代抵當湯。盡下黑瘀爲效。石頑曰：蓄血下黑如漆者，最爲危殆，下後神氣稍安，脈無變，尙屬可療，如下後神氣昏憒，脈來空豁則危。加以厥冷呃逆，多不可救。海藏曰：善忘發狂，身黃便黑者，其疾已甚，但小腹滿而小便利者，爲輕候也。仲景云：傷寒溫熱，發狂喜忘，身黃屎黑爲蓄血。雖與雜證大略相同，則必隨本證而調之，與單病蓄血者，應稍殊也。戴麟郊曰：時疫傳裏之後，蓄血最多，脈見或芤或濇，即詢其胸腹脇肋，有痛不可按而濇，即蓄血確驗。必兼消瘀一二味，如歸尾、赤芍、桃仁、紅花之類，邪方易解，脈亦易起也。石頑謂人之飲食起居，一失其節，皆能使血瘀滯，或從高墜下，重物撞打，胸腹間積血不行，隨其輕重下之，以童便同酒煎大黃。腰脇滯痛者，復元通氣散；去牽牛，加柴胡、丹皮、枳殼。惡血留於腹脇而痛甚者，復元活血湯；竭力傷肝，畜血在于胃口者，宜韭汁、童便下越鞠丸。或加桃仁。至于虛人蓄血，其脈亦有見芤，然有一部必兼弦象，又宜通瘀兼補，如桃仁承氣湯加人參。可救十中之三四也。中氣虛人，胃脘有死血者，每食薑湯必呃，宜人參、雲朮各二兩爲末，桃仁一兩，同乾漆炒，去漆，細研，蜜丸彈子大，早晚細嚼一丸，醇酒下。《綱目》曰：瘀血燥結，宜用玉燭散。

《證治心得・尿血》 尿血，溺竅病也，痛者爲血淋，不痛者爲尿血。經云：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馬元臺曰：胞當改包。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悲哀太甚，則心氣內傷，故包絡絕。包絡，心包之絡也，包絡絕則血外溢，而陽熱之氣內動。其發病也，則心氣下崩，下崩則數溲血也。又云：胞移熱于膀胱，則癃溺血。胞者，血海也，膀胱者，胞中之室。如胞移熱于膀胱，熱入膀胱則癃，血入膀胱則溺血。仲景曰：熱在下焦則尿血，乃心移熱于小腸。《準繩》曰：尿血未有不本于熱者，然有虛實之不同也。如腎虛火動，尺脈虛大，或皆細數，宜六味丸加牛膝、麥冬、髮灰。思慮勞心，宜天王補心丹。勞力傷脾，宜歸脾丸或補中益氣湯加生地。小腸結熱，宜小薊飲子。以及心包伏暑，宜六一散加川連。肝火下迫，脈弦數有力，宜龍膽瀉肝湯。皆能使熱乘下焦，血隨火溢而溺血也。血雖主于心，五臟凡有損傷，妄行之血，皆得如心下崩者，滲于胞中。五臟之熱，皆得如膀胱之移熱，傳于下焦。何以言之？肺金者，腎水之母，恃之以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者也。肺有損傷，妄行之血，若氣逆上者，既爲吐血矣。氣不逆者，如之何不從水道下降入胞中耶，其熱亦直抵腎與膀胱可知也，又有溼熱下陷，傷于水道，腎與膀胱俱受其害，害則陰絡傷，傷則血散入胞中矣。肝藏血，主疏泄，腎屬陰，血閉藏不固，必滲入胞中，正與《內經》所謂傷肝血枯證，時時前後血者類也。總之實火宜清；虛火宜補；阻濇不通者，冬葵子、生蒲黃以化之，虛損而膀胱有熱，尿血不止，宜蒲黃丸。或由絕慾太早者，菉豆汁以清之；蓼豆生浸，搗汁飲之，若心熱乘於血分滲小腸，宜如神丸。病久滑脫者，荊公妙香散以濇之；但此證始雖屬熱，經久亦有虛寒，又宜八味地黃丸，與四味鹿茸丸溫補之。若至日久中枯，虛眩喘逆，行步不能者，不治之證也，臨證者當詳審之。

《醫學易通・熱證・血證》 吐血、咯血、欬血、鼻衄、齒衄、舌衄、大便血、血淋、血崩等證，皆爲血不循經之病。經者常也，血所常行之路也。血生於中焦，半隨衝任而行於經絡，半散於脈中而充肌腠、皮毛，若外有所感，內有所傷，則血不循經道而行。從上而溢則爲吐血、欬血、咯血、鼻衄、舌衄等證，從下而洩則爲大便血、溺血、血淋、婦人血崩等證，不必有五藏六府之分也，且五藏有血，六府無血。觀剖諸獸腹，心下夾脊包絡中多血，肝內多血，心、脾、肺、腎中各有血，六府無血。近時以吐血多者，謂吐胃血，妄甚。凡吐五藏血即死，若吐、衄、崩、下諸證，皆是經絡散行之血也。謂因五藏六府之病而致血，則可爲血從五藏六府之中而出，則不可也。余讀《本草經》、《內經》、《金匱》及《千金》等書，別有所悟，新刮青竹茹一捻，隨宜佐以寒熱補泄之品，一服即效，所以然者，人身之脈絡不和，則膚充熱肉，澹滲皮毛之血，不循行其常道，則上吐衄而下崩中。今得竹茹以和之，是以竹之脈絡通人之脈

絡而爲治也。若從風寒得者，麻黄湯加味可用。右從酷暑得者，竹葉石膏湯、白虎湯、六一散可用。若從秋燥得者，瀉白散可用。諸經之大熾甚者，四生丸可用，六味地黄湯亦可。偶服皆治標之劑也。若固元湯之平補，理中湯之溫補，甘草乾薑湯之補其上，黄土湯之益其中下。與《褚氏遺書》所言血雖陰類，運之者其陽和二句，均得各大家不言之祕，余於此證各方，俱加鮮竹茹叁肆錢，爲效甚速。或另以大黄、桃仁行血破滯之劑，折其銳氣。滑伯云：血既妄行，遺失故道，不去血行瘀，則以妄爲常。曷以禦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虚之有。尤在涇曰：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人易知也。瘀者未去，則新者不守，人未易知也。細心體驗，自見此證不專屬於熱，因《內經》有不遠熱則熱至，血溜，血泄之病生句，故列於熱證。

血證詩　血隨氣布四字精細要循經，失其常度奔勝苦迅霆。寒冬寒則麻黄湯加減，蓋以麻黄能散血行於經絡，肌腠、皮毛，環轉流行不息，斯不致上溢下溢之患矣。李東垣麻黄人參芍藥湯，暗合此意。張隱菴用紫蘇梗，時賢用荆芥亦同。溫春溫桂去，秋宜瀉白散夏膏靈。竹葉石膏湯或白虎湯皆以石膏爲主。四生丸妙在鮮荷艾，六味湯功歸澤瀉苓。解到理中湯黄土湯外，導行脈絡竹皮青。

《醫學舉要・雜症合論》　血證有傷陽傷陰之分。柯韻伯曰：氣亢於上焦之陽分則陽絡傷，血隨氣而上溢於口鼻，桃仁承氣湯以下之，血隨氣而下陷於二便，補中益氣湯以舉之。氣有餘必挾火，當用苦寒以涼其氣，氣不足便挾寒，宜用甘溫以益其氣，此調氣之大法也。又曰：血自心來者，補心丹主之；脾來者，歸脾湯主之；肺來者，生脈散主之；腎來者，腎氣丸主之，此補血之大法也。劉宗厚曰：四物湯，此特血病而求血藥之屬也，若氣虚血弱，又當從古人血虚以人參補之，陽旺即能生陰血也。補佐之屬，若紅花、桃仁、蘇木、丹皮、血竭者，血滯所宜。蒲黄、阿膠、地榆、百草霜、棕櫚灰者，血崩所宜。蒺藜、瑣陽、牛膝、枸杞、龜板、夏枯草、益母草者，血虚所宜。乳香、沒藥、五靈脂、凌霄花者，血痛所宜。乳酪血液之物，血燥所宜。薑、桂，血寒所宜。苦參、生地汁，血熱所宜。繆仲淳曰：治吐血有三訣，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補肝不宜伐肝，宜降氣不宜降火。葉天士曰：凡咳血之脈，右堅者，治在氣分，係震動胃絡所致，宜薄味調養胃陰，如生扁豆、茯神、北沙參、苡仁等類。左堅者，乃肝腎陰傷所致，宜地黄、阿膠、枸杞、五味等類。脈弦脇痛者，宜蘇子、桃仁、鬱金、降香等類。成益盈碗者，葛可久花蕊石散，或大黄黄連瀉心湯。一證而條分縷析，從此再加分別，則臨證有據矣。衄者，皆因經絡熱盛，陽氣壅重，迫血妄行而出於鼻也，以犀角地黄湯爲主方。口鼻俱出爲大衄血，歸脾湯加童便、藕節。舌上出血曰舌衄，先用蒲黄煎湯漱之，次用槐花炒研摻之，黄芪六一湯合生脈散服之。熱湧舌上，出血如泉，川文蛤爲散摻之。虚熱舌脹大，出血不止，生乾薑、蒲黄爲末摻之。血從齒縫中或齒齦中出者，曰齒衄，又曰牙宣。有風壅，有腎虚，有胃火，消風補腎清胃，宜審診施治。耳中出血爲耳衄，以龍骨燒灰吹之，有肝火，有腎虚，宜臨證施治。血從目出，因誤藥而爲壞證者，斷不可救，若暴病發熱見此，梔子豉湯加犀角、秦皮、丹皮、赤芍。血從毛孔中出者，爲肌衄，脈數，當歸補血湯；脈浮，黄芪建中湯；脈弱，保元湯；脈盛，當歸六黄湯。便血有腸風、臟毒、脈痔之分，又有陽氣不升，下部虚而下血者，一見革脈，即宜溫補。葉天士曰：凡心肝爲剛臟，可受柔藥，脾腎爲柔臟，可受剛藥。羅謙甫治便血，立法以平胃散作主，加桂、附、乾薑、歸、芍，重加炒地榆以收下濕，即此意也。溲血與血淋不同，痛屬火盛，血淋也，土牛膝一味煎膏服之，不痛屬虚，溲血也，若腎陰虧損，六味加土牛膝，或過服助陽藥而致者，爲難治。

《讀醫隨筆・桂枝正治吐血》　桂枝是溫通血脈之爲寒閉者。吐血病中，有一種腎寒而元陽虚者，胃寒而中氣怯者，皆令血脈不能通暢，遂勞溢而妄行。《內經》所謂血泄者，是脈急血無所行也。其證得節即動，遲速有定期，如婦人月信者，脈既不暢，血盈即傾之而出也，每以桂枝爲君治之，應手輒效。章虚谷亦盛稱桂枝能通血脈之寒閉也，若咳嗽見血，不因吐出者，尤屬寒閉無疑，而世人每謂桂能動血，一見血證，輒循例概禁用桂，誤哉。

《諸醫隨筆・瘀血内熱》　腹中常自覺有一段熱如湯火者，此無與氣化之事也，非實火内熱，亦非陰虚内熱，是瘀血之所爲也。其證口不乾，而内渴消水，蓋人身最熱之體，莫過於血，何則？氣之性熱，而血者氣之室也，熱性之所附麗也。氣之熱散而不聚，其燄疏發，血之熱積而獨厚，其體燔灼。火猶燄也，血猶炭也，燄熱於炭乎，抑炭熱於焰也。故病人或常如一陣熱湯澆狀，是心虚而血下溜也，又常如火從胸腹上衝於喉，是肝脾鬱逆而血上衝也，皆仍在血所當行之道，故不爲泛溢外出之患。又有兩肋内或當胸一道如火溫溫然，有心窩中常如椒、桂辛辣狀，或如破皮疼脹狀，喉中作血腥氣者，是皆瘀血積於其處也。其因或由寒熱病後，或由渴極驟飲冷水，或由大怒，或

由用力急遽，或由勞後驟息，或由傷食日久，或由嗜食煿炙太過，在婦人或由經水不盡，治之必兼行瘀之品，如桃仁、紅花之屬，或吐紫塊，或下黑糞，乃止。若誤以爲實火，而用寒凊，以爲陰虛，而用滋補，則瘀血益固，而將成乾血證矣。凡瘀血初起，脈多見弦，兼洪者易治，渴飲者易治，其中猶有生氣也；短濇者難治，不渴者難治，以其中無生氣也。如湯火上衝下溜者，血雖瘀而猶行，如辛辣如破皮，常在其處者，血已結於膜絡，不得行也。血行者涼化之，佐以補氣；血結者溫化之，佐以行氣。《本草》稱三稜能消刀柄，亦甚言其能化無氣之血塊也。

《醫悟・雜症・吐血》 暴吐血以祛瘀爲主，而佐以降火；久吐血以養陰爲主，而佐以保脾。古方四生丸、十灰散、花蕊石散，祛瘀降火之法也。參朮膏、柔脾湯、瓊玉膏，養陰保脾之法也。然方治尚有未盡，血有外感，有內傷。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吐血者，風寒壅滯肺絡也，宜先祛風寒，香蘇散加清瘀和血治之。強力耕耘，輦重奔走，口渴自汗而吐血者，傷暑也，益元散、四生丸合用。中熱受燥，乾欬痰艱，脈數大而吐血者，燥火刑金也，茜根散、生地黃散、瓊玉膏清之，甚者用《局方》犀角地黃湯，此治外感之大略。陰虛吐血者，先用四生丸、十灰散等治其血，佐以生地黃散，血止後，養陰清胃、柔肝和血，隨宜補救，切忌驟用膩補酸斂，致未淨之瘀停留生變。氣虛陽越狂吐不止者，先用童便、獨參湯治其血，佐以參歸湯、參朮膏，尤宜參封蟄鎮攝之味，使陽氣潛藏，血自安靜不動。氣鬱暴怒，肝火積逆，嘔血成升斗者，治以丹皮、山梔、鬱金汁、石決、黛蛤散、牛膝、茜根等。傷力吐血者，治以澤蘭湯，此治內傷之大略。然而治血者，有至戒焉，病人固急於止血，旁觀亦以血爲第一義，不顧病情，交口督責，凝瘀不去，蘊蒸成熱，乾欬潮熱，漸入虛損，此醫之咎也。必先剖明原委以安其心，清肅瘀積以除病氣，使病去而絕無後患，乃爲善治。既吐之後，固當培養，然養陰之中，保肺和胃尤屬喫緊，若麥、地、萸、味，率性填砌，馴至食少氣怯，便溏體倦，此亦醫之咎也。矯其失而專用耆、朮、參、草，以補氣建中，爲事自謂師法古人，竟不計及病因陰虛內熱，遂致已耗之陰絕無生復之期，氣既有餘化爲火以食氣，氣亦孤行而自損，此則謬之又謬者矣。

紀事

《醫說・鼻衄吐血・嘔血咯血》 臺州獄吏憫一大囚將死，頗照顧之。囚感語之：吾七次犯死罪，盡力抗諱，苦遭訊考，坐是肺皆擠損至於毆血，適得一藥，每用其效如神，荷君庇拊之恩，持此以報。只白及一味，米飲調爾。其後陵遲僧者，剖其胷，見肺間竅穴數十處，皆白及補塡之，色猶不變也。洪貫之聞其說，爲郢州長壽宰規之，赴洋川任，一卒忽苦咯血，勢絕危，貫之用此救之，一日即止。《癸志》

《醫說・鼻衄吐血・鼻衄》 饒州市民李七，常苦鼻衄，垂至危困。醫授以方，取蘿蔔自然汁和無灰酒飲之，則止。醫云：血隨氣運轉，氣有滯逆，所以妄行。蘿蔔最下氣，而酒導之，是以一服效。經五日，復如前，僅存喘息。而張思順以明州刊王氏單方，刮人中白置新瓦上，火逼乾，以溫湯調服，即時血止，至今十年不作。張監潤之江口鎮，適延陵鎮官曾棠入府，府委至務同視海舶。曾着白茸毛背子，盛服濟潔正對談之次，血忽出如傾，變所服爲紅色。駭曰：素有此疾，特不過點滴耳，今猛烈可畏，覺頭空空然，殆有性命之慮。張曰：君勿憂，我當漸治，一藥移時而就持與之，血亦止不復作。人中白者，旋盆內積濂垢是也。蓋秋石之類特不多用，火力治藥時勿使其人知，恐其以穢濁不肯服，此方可謂神矣。

又予在汝州時，因出驗尸，有保正趙溫者不詣尸，所問之，即云：衄血已數斗，昏困欲絕。予使人扶掖以來，鼻血如簷溜平日所記，治衄數方旋合藥治之，血勢猛皆衝出。予謂治血者莫如地黃，試遣人四散尋生地黃，得十餘斤，不暇取汁，因使生喫，漸及三四斤，又以其滓塞鼻，須臾血定。又癸未歲，予姊病吐血，有醫者教取生地黃自然汁，煮服之，日服數升，三日而愈。有一婢病經血半年不通，見釜中餘汁以爲棄去可惜，輒飲數盃，尋即通利。地黃治血其功如此。地黃但用新布拭淨搗汁，勿用水洗。《信效方》

《醫說・鼻衄吐血・山梔子茅花愈衄血》 蔡子渥傳云：同官無錫監酒趙無疵其兄，衄血甚，已死入殮，血尚未止。一道人過門聞其家哭，詢問其由，道人云：是曾服丹或燒煉藥，予有藥用之。即活囊間出藥半錢匕，吹入

鼻中，立止，良久得活。乃山梔子燒存性，末之。《本事方》又治鼻衄不止欲絕者，取茅花一大把，剉碎，用水兩椀煮一椀，分二服，飲立止。《良方》

《醫説・神方・治吐血》 秀州進士陸迎，忽得疾吐血不止，氣蹙，驚顫狂躁跳躍，雙目直視，至深夜欲拔戶而出，如是兩夕，諸醫遍用古方及草澤單方拯療不瘳，舉家哀訴。所事觀音夢授一方，但服一料當永除根本。用益智一兩、生珠二錢、青皮半兩、麝一錢，碾細末，燈心湯調。陵覺取筆記之，明日治藥，病隨手而愈。

《儒門事親・熱形・吐血》 岳八郎，常日嗜酒，偶大飲醉，吐血近一年，身黃如橘，昏憒發作，數日不省，漿粥不下，強直如厥，兩手脈皆沉細。戴人視之曰：脈沉細者，病在裏也，中有積聚，用舟車丸百餘粒，濬川散五六錢。大下十餘行，狀如葵菜汁，中燥糞，氣穢異常。忽開兩目，伸挽問左右曰：我緣何至此？左右曰：你吐血後，數日不省，得戴人治之乃醒。自是五六日必以瀉，凡四五次，其血方止。但時欬一二聲，潮熱未退，以涼膈散加桔梗、當歸，各秤二兩，水一大盂，加老竹葉，入蜜少許，同煎去滓，時時呷之，間與人參白虎湯，不一月復故。

《儒門事親・熱形・嘔血》 棠谿李民範，初病嗽血，戴人以調胃湯一兩，加當歸使服之，不動。再以舟車丸五六十粒，過三四行，又嘔血一椀。若庸工則必疑，不再宿，又與舟車丸百餘粒，通經散三四錢，大下之，過十餘行，已愈過半。仍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煎服之，次以草莖鼻中出血半升，臨晚，又用益腎散，利數行乃愈。

《儒門事親・熱形・勞嗽咯血》 澠陽劉氏一男子，年二十餘歲，病勞嗽，咯血吐唾，粘臭不可聞。秋冬少緩，春夏則甚。寒熱往來，日晡發作，狀如瘧瘧，寢汗如水，累服麻黃根、敗蒲扇止汗，汗自若也。又服寧神散，寧肺散止嗽，嗽自若也。戴人先以獨聖散涌其痰，狀如雞黃，汗隨涌出，昏憒三日不省，時時飲以涼水，精神稍開，飲食加進，又與人參半夏丸、桂苓甘露散服之，不經數日乃愈。

《慎齋遺書・吐血》 石埭陳友年三十五歲，性嗜酒色，忽患吐血，一日三五次，不思飲食，每日只吃粥一碗，滾酒能飲數杯，次日清晨再吃粥，前粥盡行吐出，吐後反腹脹，時時作酸割痛，晝夜不眠，吃滾酒數杯略好，來日亦如此，近七月矣。醫人俱言不可治，並無論及積血者。予診之，六脈虛數，此證吐後宜寬，反脹，喫滾酒略可，此積血之證也。蓋酒是邪陽，色亦邪陽，邪陽勝則正陽衰，又兼怒氣傷肝，肝不納血，思慮傷脾，脾不統血，中氣受傷，血不歸絡，積血中焦無疑。宜吐宜利，但脾胃大虛，不使陽氣升發，陰寒何由而消。先用六君湯，白朮、蒼朮製之，加丁香溫胃，草蔻治中脘痛，三十餘帖，再用良薑一兩，百年陳壁土四兩同煮，待土化切片，陳皮去白，草蔻、人參、白朮、茯苓、甘草、胡椒、丁香各五錢，細辛四錢，共末，空心清鹽酒送下二錢，此藥功在扶陽，積血陰寒凝結，得陽旺而陰自化，服藥後血從下行者吉。如血從上吐，約六七碗，胸中悶亂，手足逆冷，不醒人事，急煎人參五錢，炮薑八分，服之遂靜，定後胸中悶亂，臍下火起而昏，用茯苓補心湯，一帖而安，又用六味加人參、炮薑而痊。

一人咳嗽吐血，用人參、花粉爲末，蜜水調服而愈。

一女白帶吐血，子午潮熱，口乾脈弦，此肝木大旺，脾之眞元，被木所奪也，清肺則木平，補脾則中氣固，六味加人參、炮薑而愈。

一人痰中見血，脈大有力，肺部更甚，此證肺失下降之令也，肺不降者，中宮爲濁氣鬱結，而陰火橫行耳，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子，使中氣清而肺令行，自然木沉火降而安矣。

《慎齋遺書・腸風》 一人患腸風下血不止，頭目眩暈，三四年不愈，皆云不治。予診脈，左手沉細，右手豁大，此因內傷，寒涼太過，致陽不鼓，故左脈沉細；血不歸絡，火浮於中，故右脈豁大。用補中益氣湯十帖，再用荊芥四兩，川烏一兩，醋麵糊丸，空心服愈。

一婦年四十八，八月患痢，所服清涼消導，以致脾胃受傷，血無所統，日下數椀，或住二三日，遇有所觸即下不止，至十月肌肉漸瘦。欲補血，而脾胃寒涼；欲引血歸經，而血枯待盡。只宜溫養中氣，陽生陰長，用理中湯一二帖，後以補中益氣湯加防風三分、炮薑八分，煎服愈。

一人大便去血盈盆，血來即暈，此飲食勞碌所傷，血脫補氣，用人參、炮薑、黃耆各一錢，甘草七分，腹脹加白芍，水煎服，後用補中益氣湯調之。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吐血》 莊含之久患吐血，歲常數發，其平素善心計，夜多窮思不寐，凡細務必親，戊午冬遂大發，氣一上逆則吐血盈碗，夜卧不寧。醫者百藥雜投，遷延至己未夏日，夜不瞑目者，凡七至，後三日，夜去血十七盂，每盂約二碗，餘湯糜不能咽，纔一勺，入口喘嗽數百聲不止，血隨

湧出，第冷童便、涼水稍能下，時方盛暑，兩足苦寒若水，着絨韉尚禦冷不已。衆醫以爲勞心太過，致傷心血，動心火，故血不能歸經，心與腎不交，故陰火逆上，而水無以制之，故喘急不已，腎水原虛，更當火亢之令，孤陰愈不足，故足畏寒甚。投以四物及止血涼血，如犀角、地黄、黄檗、山梔、芩、連、蒲黄、鬱金、黑荆芥諸劑，而血愈湧甚，投以天王補心及大劑茯苓、遠志、酸棗仁、圓眼諸藥而不寐如故，衆醫袖手告技窮矣。其族兄莊一生邑庠，士不行醫，深究醫理，含之自抱疴來，時過視之，每諦審其證，復膁得其脈，左右寸關俱有力而數，幾七至，右關浮沉，鼓指特甚，細尋之，復帶滑，兩寸並弦細而遲，乃語其親兄，歛之曰：失血之脈當浮芤細弱，腎脈當沉滑有力，今並反之，若作虛論，是病脈不應，不治必矣，但陰極似陽脈，雖強，久按之必無神，證宜嗽水不欲咽，而喜飲溫，今並不然，以愚見，乃陽盛格陰於下，爲極熱證，非虛火也，法當以大黄、玄明粉導陽明之氣下降入陰，其關脈帶滑，食不下咽是氣逆，時強飲食，致血與痰夾食停滯不消，更須少加枳實，否則食閉陽明之氣，亦不能下，依此可活也。歛之以其言商之，衆醫悉咋舌稱怪，謂此藥一下咽，當洞瀉立斃。又延一兩日，勢危甚，含之始自言等死耳，吾甘以身聽兄所爲。一生乃用生大黄酒洗五錢、玄明粉五錢、枳實三分，欲入桂一分，衆以盛夏不肯用，一生云：不用桂，陽氣無嚮導。後來難清楚耳，止以前三味，長流水一碗，煎數沸傾出，入小薊汁二酒盃，童便半碗，和令亟服，服下片時許，不作瀉而足已溫，始去襪亦不大喘，思飲食，乃啜溫糜一甌，自是血雖來，不大吐矣。第日，夜不寐如昔，一生謂此非心經諸藥能愈，《甲乙經》曰：衛氣不得入於陰，當留於陽，陽盛陰虛故目不得瞑。此之謂也，治法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卧立至，蓋半夏得一陰之氣而枯，所謂生於陽，成陰者，故能引陽氣入於陰。今吐血證半夏非所宜，因思夏枯草亦生於陽而成於陰者，爲血分之藥，意惟此可以治之。乃用夏枯草一兩，作甘爛水煮，服覆杯，而卧立至，後血不復大吐。第日有數口不斷，陽明脈仍洪數而實，不時齒痛，咽痛口渴，諸證雜見，乃於涼血止血劑中，加石膏兩許，更間服大黄、玄明粉，至一月後，始以大黄用韭汁浸，九蒸九曬，蜜丸，時間服百丸。兩三月間，大約用過生大黄十餘兩，石膏幾三四觔，大黄丸復幾及十餘兩，陽明數實之脈始退，而血漸已，眞奇證也。此後乃純用養陰之劑，兼服六味地黄丸。無間，歷半載幾復，故但隔數日或痰中見血如米粒大一二點。含之欲速求愈，徃潤與諸醫商之，謂血脱後宜補氣，令服參朮數劑，復幾致大發，仍用前法更半年餘，而後不復發矣。予初亦以爲陰虛治之不効，及一生用前法，予聞之深歎其見之是也。臨證有一時思惟不到，不宜偏執己見，參合詳審，以別幾微，乃無誤耳。予因載其案，以省後人云。

《景岳全書・雜證謨・血證》 吐血下血新按　倪孝廉者，年逾四旬，素以燈窗思慮之勞，傷及脾氣，時有嘔吐之證，過勞即發，余常以理陰煎、溫胃飲之屬，隨飲即愈。一日於暑末時，因連日交際，致勞心脾，遂上爲吐血，下爲泄血，俱大如手片，或紫或紅，其多可畏。急以延余，而余適他往，復延一時名者，云：此因勞而火起心脾，兼以暑令正王，而二火相濟，所以致此。乃與犀角、地黄、童便、知母之屬，藥及兩劑，其吐愈甚，脈益緊數，困憊垂危。彼醫云：此其脈證俱逆，原無生理，不可爲也。其子皇懼，復至懇余，因往視之，則形勢俱劇，第以素契不可辭，乃用人參、熟地、乾薑、甘草四味大劑與之。初服毫不爲動，次服覺嘔惡稍止而脈中微有生意，及復加附子、炮薑各二錢，人參、熟地各一兩，白朮四錢，炙甘草一錢，茯苓二錢，黄昏與服，竟得大睡，直至四鼓，復進之，而嘔止血亦止。遂大加溫補，調理旬日而復健如故。余初用此藥，適一同道者在，見之驚駭，莫測其謂，及其既愈，乃始心服，曰：向始不有公在，必爲童便、犀角、黄連、知母之所斃，而人仍歸譽於前醫，曰：彼原說脈證俱逆，本不可治。終是識高見到，人莫及也。嗟嗟！夫童便最能動嘔，犀角、知、連最能敗脾，時當二火，而證非二火，此人此證，以勞倦傷脾而脾胃陽虛，氣有不攝，所以動血，再用寒涼，脾必敗而死矣。倘以此殺人，而反以此得譽，天下不明之事類多如此，亦何從而辨白哉！此後有史姓等數人，皆同此證，予悉用六味回陽飲活之。此實至理，而人以爲異，故并紀焉。【略】

衄血新按　一、衄血有格陽證者，以陰虧於下，而陽浮於上，但察其六脈細微，全無熱證，或脈見浮虛豁大，上熱下寒而血衄不止，皆其證也，治宜益火之源。古有八味地黄湯，乃其對證之劑，余復有鎮陰煎之製，其效尤捷。蓋此證不惟內傷者有之，即傷寒者亦有之，然必其素多斲喪，損及眞陰者，乃見此證。余嘗治一多慾少年，以傷寒七日之後，忽爾鼻衄，以爲將解之兆，及自辰至申，所衄者一斗餘，鼻息脈息俱已將脱，身涼如冰，目視俱直，而猶涓涓不絕，呼吸垂危。其父母號呼求救，余急投鎮陰煎一劑，衄乃止，身乃溫，

次加調理而愈。自後凡治此證，無不響應，亦神矣哉。

《寓意草・爲顧枚先議失血症治并論病機》 顧枚先年二十餘歲，身軀肥大，平素嗜酒，邇來鰥居鬱鬱。壬午孟夏，患失血症，每晚去血一二盞，至季夏時，去血無算，面色不見憔悴，肌肉不見消瘦，診其脈亦不見洪盛，晝夜亦不見寒熱，但苦上氣喘促，夜多咳嗽，喉間窒塞，胸前緊逼，背後刺脹，腹中悶痛，躁急多怒。醫以人參、阿膠治失血成法，用之月餘，遂增其勢。更醫多方，以圖用膏子之潤上，而氣時降也，用牛膝、黃柏之導下，而血時息也，及服酒研三七少許，則血止而咳亦不作。但未久，血復至，咳復增，又以爲龍雷之火所致，思用八味丸中之些微附、桂以引火歸原，總由未識病情也，請因是症而益廣病機焉。人身血爲陰，男子不足於陰，故以血爲實。是以失血之症，陰虛多致發熱，面色多致枯黑，肌肉多致消瘦。今病者不然，豈其有餘於血哉。以病爲飲醇傷胃，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二十餘年水穀充養之精華，以漸內虧，而外不覺也。胃脈從頭至足，本下行也，以嘔血之故，逆而上行，則呼吸之音，必至喘急矣。胃之氣傳入大小腸、膀胱等處，亦本下行也，以屢嘔之故，上逆而不下達，則腸腹之間，必致痛悶矣。胃氣上奔，嘔逆橫決，則胸中之氣必亂，至於緊逼痛楚，則亂之甚矣，胸中之位舍有限，已亂之氣，無處可容，勢必攻入於背，以背爲胸之府也，至於肩髃骨空，鑽如刀刺，則入之深矣。故一胃耳，分爲三脘，上脘氣多，下脘血多，中脘氣血俱多。今胃中既亂，氣血混矣，不但胃也，胃之上爲膈，其心煩多怒者，正《內經》所謂血并於膈之上，氣并於膈之下，致然氣血倒矣。所以《內經》又言：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熱中。又言：癉成爲消中。癉即熱也。消中者，善食多飢，而肌肉暗減也。病者之嗜飲，爲熱積胃中，其不病消中，而病嘔血者何耶，《內經》又以胃脈本宜洪盛，反得沉細者，爲胃氣已逆，若人迎脈盛，則熱聚於胃，而內生癰。今胃脈已見沉細，其不成胃癰，而成嘔血者又何耶，不知病者嘔血之源，與上二者同出異名耳。熱積於中即爲消，血積於中即爲癰，而隨積隨嘔，則爲此症，撥其致此之繇，必以醉飽入房而得之。蓋人身氣動則血動，而構精時之氣，有乾坤鼓鑄之象，其血大動。精者血之所化也，濯輪原不止胃之一經，獨此一經所動之血，爲醉飽之餘所阻，不能與他經之血，絪縕於不息之途，是以開此脫血一竇，今者竟成熟路矣。欲治此病，不如此其分經辨症，何從措手乎。豈惟經也，絡亦宜辨，胃之大絡，貫膈絡肺，不辨其絡，亦孰知膈間緊迸，肺間氣脹痰膠，爲胃病之所傳哉。當此長夏土旺，不惟母病，而子失養，抑且母邪盡傳於子，至三秋燥金司令，咳嗽喘滿之患必增，不急治之，則無急矣。今歲少陰司天，少陰之上熱，氣主之，運氣熱也，夏月適當暑熱，時令熱也，而與胃中積熱，合煽其虐，不治其熱，血必不止，然不難血之止也。弟患其止而聚也，聚於中爲蠱爲癰，猶緩也，聚於上爲喘爲厥，則驟也。惟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爲主治。鹹能走血，寒可勝熱，庶於消渴癰疽雨患，可無妨礙。然必先除經病，務俾經脈下走，經氣下行，後乃可除絡中之病，譬溝渠通而行潦始消也，未易言也。

病者嘔血經久，無法可止，殳兄敦請僕往救治。告以必須議病，不議藥方，能用予，乃定是案。用玄明粉化水煮黃柏，秋石化水煮知母，以清解蘊熱而消瘀化疽，加甘草以調其苦，獨取鹹寒氣味，進四劑而血止，可謂神矣。醫者果然破藥性太寒，渠家果不終其用，延至八月，病者胸脇高腫數圍，肺內生癰，寒熱大作，喘咳不休，食飲不入，俯幾不敢動移，以致瘠肉磨穿，危在呼吸，百計強與醫治，斷不應命。殳兄因生仇恨，再求爲其所難，以曲盡人情，只得極力治之，變症蜂出，通計免於五死而得五生。病者不戒，兼啖生冷，肺復生癰，一夕嘔痰，如豬膽狀者，百十餘枚，一臟兩傷，竟至不起。僕焦勞百日，心力俱殫，弟無如末，流難挽何哉。

胡卣臣先生曰：向傳顧病治愈，競稱神仙，其後未免以成敗論矣。倘用鹹寒時，遇有識者讀之，何至渴而穿井，鬬而鑄兵耶。然此案自堪傳也。

《寓意草・論黃湛侯吐血暴症治驗》 黃湛侯素有失血病，一晨起至書房，嗟爆一日，傾血一盆，喉間氣湧，神思飄蕩，壯熱如蒸，頸筋麄勁，診其脈，尺中甚亂。曰：此昨晚太犯房勞，自不用命也。因出驗血，見色如太陽之紅。其僕云：此血如宰豬後半之血，其來甚遠，不識痴人有此確。喻再至寢室，謂曰：少陰之脈，縈舌本，少陰者腎也，今腎中之血，洶湧而出，舌本已硬，無法可以救急。因謫思良久，曰：只有一法，不得已用丸藥一服，墜安元氣，若氣轉丹田，尚可緩圖。因煎人參濃湯，下黑錫丹三十粒，喉間汩汩有聲，潮下入腹，頃之舌柔能言，但聲不出。余亟用潤下之劑，以繼前藥，遂與阿膠一味，重兩許，溶化，分三次熱服，溉以熱湯，半日服盡，身熱漸退，勁筋漸消，進粥與補腎藥，連服五日，聲出喉清，人事向安，但每日尚出深紅之血盞許，因時令大熱，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於補腎藥中，多如

秋石服之，遂愈。

胡卣臣先生曰：此等治法，全在批刻導竅處用意，未許向痴人說也。

《寓意草・論聞君求血症兼痰症治法》 聞君求有失血疾，時一舉法，其出頗多，咳嗽生痰，上氣，面青少澤，其脈厥陰肝部獨傷，原於忿怒之火無疑。合色脈諦詳，總是陰血不足也，但從前所用之藥，本以生血，反滋其痰，本以驅痰，轉耗其血，似是而非，誰其辨之。夫脈之充也，色之華也，皆氣與血爲之也。以脫血故，致令氣亦易脫，每每上升，胸膈喘促脹悶，不利於語言行持，雖舉發有時，然非細故矣。迺用行氣藥以取快，何異操刀使割耶，誠欲氣不上升，無過於血日滋長，暗將浮游之氣，攝入不息之途，乃爲良治。然胸膈肺胃間，頑痰膠結，既咀循環，又難培養，似乎痰不亟除，無別生血之法矣。不知此症而欲除痰，痰未必除，氣已先盡，不得之數也。從來痰藥入腹，其痰不過暫開復閉，勞而無功。吾於此每用乘機利導之法，先以微陽藥開其痰，繼以純陰峻投，如決水轉石，亟過痰之關隘，迨至痰之開者復閉，所用生血之藥，蚤已從天而下，日續一日，久久而血生，血生而氣返血室，如浪子歸家，轉能興家，所藉以驅膠結之痰者，即此氣也。此際已加除痰之藥，庶幾痰去氣存，累年之疾，至是始得安痊耳。然飲食最宜致慎，不但肥甘生痰，厚味傷陰，即米麵亦能動氣，總以清淡爲主，使氣血漸充，庶可久安。

《寓意草・論治血症有五可治》 陳彥質患腸風下血，近三十年體肥身健，零星去血，旋亦生長，不爲害也。舊冬忽然下血數斗，蓋某慮憂鬱過傷肝脾，肝主血，脾統血，血無主統，故出之暴耳。彼時即宜大補急固，延至春月則木旺土衰，脾氣益加下溜矣，肝木之風，與腸風交煽，血盡而下塵水，水盡而去腸垢，垢盡而吸取胃中所納之食，汩汩下行，總不停留變化，直出如箭，以致肛門脫出三五寸，無氣可收。每以熱湯浴之，睜叫托入，頃之去後，其肛復脫，一晝夜下利二十餘行，苦不可言，面色浮腫，天然不澤，唇焦口乾，鼻孔黑煤，種種不治，所共覩矣。僕診其脈，察其症，因爲借箸籌之，得五可治焉。若果陰血脫盡，則目盲無所視，今雙眸尚炯，是所脫者下焦之陰，而上焦之陰，猶存也，一也。若果陽氣脫盡，當魄汗淋灑，目前無非鬼像。今汗出不過偶有，而見鬼亦止二次，是所脫者脾中之陽，而他臟之陽猶存也，二也。胃中尚能容穀些少，未顯嘔吐噦逆之症，則相連臟腑，未至交絕，三也。夜間雖艱於睡，然交捷時亦多，更不見有發熱之候，四也。脈已虛軟無力，而激之間亦鼓指，是稟受原豐，不易權朽，五也。但脾臟大傷，兼以失治曠日，其氣去絕不遠耳。經云：陽氣者，如天之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今陽氣陷入陰中，大股熱氣，從肛門泄出，如火之烙不但失所已也，所以猶存一綫生意者，以他臟中未易動搖，如輔車唇齒，相爲倚藉，供其絕乏耳。夫他臟何可恃也，生死大關，全於脾中之陽氣，復與不復，定之。陽氣微復，則食飲微化，便泄微止，肛門微收，陽氣全復，則食飲全化，便泄全止，肛門全收矣。然陰陽兩竭之餘，偏駁之藥，既不可用，所藉者必參朮之無陂，復氣之中，即寓生血。始克有濟，但人參力未易辦，況纔入胃，即從腸出，不得不廣服以繼之，此則存乎自裁耳，於是以人參湯，調赤石脂末，服之，稍安。次以人參、白朮、赤石脂、禹餘糧爲丸，服之全愈。其後，李萍槎先生之病，視此尚輕數倍，乃見石脂餘糧之藥，駁而不用，奈之何哉。

胡卣臣先曰：似此死裏求生，誰不樂從，其他拂情處，不無太直，然明道之與行術，則徑庭矣。

《寓意草・答門人問州守錢布聲先生治法》 門人問曰：州尊暴病嘔血數升，指尖微冷，喉間窒塞，聲不易出，安危之機，關於醫藥。有用溫補人參、阿膠之屬者，有用涼血生地、玄參之屬者，有用降火黃柏、知母之屬者，漫難適從，請吾師確言其理，以開瞽瞶。答曰：古今論失血之症，皆混在痰火一門，是以言之不中肯綮，吾試爲子詳之。夫血病有新久微甚，無不本之於火，然火有陰陽不同，治法因之迥遠。州尊雖舊嘗失血，不過傷損之類，其原頗輕，今入春以來，忽爾嘔血數盂，則出之暴矣。經云：暴病非陽，則其爲火也。即非陽火甚明，陽火者五行之火，天地間經嘗可久之物，何暴之有？

設其暴也，復可以五行之水折之，不能暴矣。惟夫龍雷之火，潛伏陰中，方其未動，不知其爲火也，及其一發，暴不可禦，以故載陰血而上溢。蓋龍雷之性，必陰雲四合，然後遂其升騰之勢，若天青日朗，則退藏不動矣。故凡用清火涼血之藥者，皆以水制火之嘗法，施之於陰火，未有不轉助其瘧者也。大法惟宜溫補，而溫補中之微細曲折，要在講明有素。經曰：少陰之脈，縈舌本。謂腎脈縈遶於舌根之間也。又曰：略血者屬腎。明乎陰火發於陰中，其血略之成塊而出，不比咳嗽癆症，痰中帶血爲陽火也。此義從前未有發明，惟漢代張仲景爲醫中之聖於傷寒症中，垂戒一欵，云：誤發少陰汗，動其經血者，下竭上厥，爲難治。後人隨文讀去，治下竭上厥之理，總置不講，不知下竭者，陰血竭於下也，上厥者，陰氣逆於上也。蓋氣與血兩相維附，氣不得血則散，而無統，血不得氣則凝，而不流。故陰火動而陰氣不得不上奔，陰氣上奔，則陰血不得不從之上溢，陰血不上溢，則下竭矣。血既上溢，其隨血之氣，散於胸中，不能復返本位，則上厥矣。陰氣上逆，不過至頸而止，不能越高巔清陽之位，是以喉間窒塞，心忡耳鳴，胸膈不舒也。然豈但窒塞不舒已哉，陰氣久居於上，勢必龍雷之火，應之於下，血不盡竭，不止也，氣不盡厥，亦不止也。仲景所以斷爲難治者，其以是乎。但止曰難治，非謂不治也，仲景不立治法者，以另有《卒病論一十六卷》顓論暴病，後世散逸，無傳耳。吾爲子大開其扃，則以健脾中陽氣爲第一義。健脾之陽，一舉有三善也，一者脾中之陽氣一旺，如天青日朗，而龍雷潛伏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胸中窒塞之陰氣，如太空不留纖翳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飲食運化，精微復生其不竭之血也。況乎地氣必先蒸土爲濕，然後上升爲雲，若土燥而不濕，地氣於中隔絕矣，天氣不當清乎。今方書皆治陽火之法，至龍雷之火，徒有其名，而無其治，反妄引久嗽成癆，痰中帶血之陽症，不敢用健脾增咳爲例，不思咯血即有咳嗽，不過氣逆上厥之咳，氣下則不咳矣，況於原無咳嗽者乎。古方治龍雷之火，每用桂附引火歸原之法，然施於暴血之症，可暫不可嘗。蓋已虧之血，恐不能制其悍，而未動之血，恐不可滋之擾耳。究而論之，治龍雷之火，全以收藏爲主，以秋冬則龍潛雷伏也。用收藏藥不効，略用燥烈爲鄉導，以示同氣相來之義，則可既以收藏，寧敢漫用燥烈乎。先生宿有損傷失血之病，值此上下交賈功令森嚴，人心不逞，惴惴其不免是勞傷，又益以憂恐，恐則傷腎，而少陰之血，無端溢出，與仲景所謂誤發少陰汗動其血者，初無少異矣。又況肝主謀慮，性喜疎泄，冬間腎氣不藏久已，供肝木之挹取，今春令將行，而肝木居青龍之位，震雷之司，乘權用事，是以天時之龍雷未動，身中之龍雷先動。其血已暴湧而出，不識後此春夏十二氣，龍雷大發之時，將何血以奉之耶。夫大病須用大藥，大藥者，天時春夏。而吾心寂然，秋冬是也，昔人逃禪二字甚妙，夫禪而名之，曰逃其心境爲何如哉。子後遇此病，必以崇土爲先，土厚則陰濁不升，而血患必止。萬物以土爲根，元氣以土爲宅，不可不亟講矣。

胡卣臣先生曰：今世失血一症，甚夥，前後四案，發明無窮奧義，垂誨殷殷。此篇詳論陰火原委，尤補千古關失。

《寓意草・論劉筠枝長郎失血之症》 筠翁長郎病失血，歲二三發，其後所出漸多，咳嗽發熱，食減肌削屢至。小康，不以爲意，夏秋間偶發寒熱如瘧狀，每夜達曙微汗始解，嗣後寒熱稍減，病轉下利。醫謂其虛也，進以參朮，胸膈迷悶，喉音窒塞，服茯苓、山藥、預收紅鉛末，下黑血塊數升，胸喉頓舒，而容亦轉。筠翁神之，以爲得竹破竹補之法也，加用桂附二劑，於是下利，一晝夜十數行，飲食難入，神識不清，病增沉劇。僕診其脾脈，大而空，腎脈小而亂，肺脈沉而伏，筠翁自謂知醫，令僕疎方，并問此爲何症。僕曰：此症患在亡陰，況所用峻熱之藥，如權臣悼帥不至，犯上無等，不已行期在立冬後三日，以今計之，不過信宿，無以方爲也。何以言之？經云：暴病非陽久病，非陰則數年。失血其爲陽盛陰虛無疑，況食減而血不生，漸至肌削而血日稿，虛者益虛，盛者益盛，勢必陰火大熾，上炎而傷肺金，咳嗽生痰，清肅下行之令盡壅，繇是腎水無母氣以生，不足以蔭養，百骸柴枯瘦損，每申酉時，灑淅惡寒，轉而熱至，天明微汗始退。政如夏日炎蒸，非雨不解身中之象，明明有春夏無秋冬。用藥方法，不亟使金寒水冷以殺其勢，一往不返矣，乃因下利，誤用參朮補劑，不知肺熱已極，止有從皮毛透出，一路令補而不宣勢，必移於大腸。所謂肺移熱於大腸，傳爲腸澼者是也。至用紅鉛末下之，血者，蓋陽分之血，隨清氣行者久已。嘔出其陰分之血，隨濁氣行至胸中，爲膜原所蔽，久瘀膈間者，得經水陰分下出之血，引之而走下竅，聲應氣求之妙也。久積頓寬，而色稍轉，言笑稍適者，得其下之之力，非得其補之之力也。乃平日預蓄此藥，必爲方士所惑，見爲眞陽大藥，遂放膽加用桂附，燥熱以盡刼其陰，惜此時未得止之，今則兩尺脈亂，火燔而泉竭，脾胃脈浮下多陰亡，

陽無所附，肺脈沉伏，金氣縮斂不行，神識不清，而魄已先喪矣。昔醫云：亂世溷濁有同火化，又以火濟火，董曹乘權用事，漢數焉得不終耶。

胡卣臣先生曰：論症論藥，俱從卓識中流出大有關係之作。

《軒岐救正論・諸失血》 胃經積熱吐血

癸未夏，內弟陳克輝，英年氣盛，連宵痛飲，復啖炙煿，數日胃口嘈雜，嘔血碗許，脈洪緩有神，無別兼症。投以犀角地黃湯入天花、川連，連三劑，仍令恣飲藕湯，得全愈。切前湯寒涼瀉火，本以治脾胃實熱積熱之症，効加桴鼓。時醫不知，謂其有驗，輒移以治虛勞失血，遂致敗胃瀉陽，陷人死地，猶然不悟。豈知年有老壯，體有虛實，症有寒熱，隨宜施治，自當奏効，其可一概混投乎。

心肝腎三經勞鬱吐血

甲申孟春，連友蚩天素體孱弱，喜親芸案，便赤夢遺，燈宵競逐，觸事忤意，遂患前症，嗽痰甚多。初療降氣清火之劑不瘥，至二十一日，延余診視，脈兩寸洪大虛濶，關尺浮緩無力。余曰：血症本非難治，但元氣虛脫上浮，肝腎皆得尅，脈幸喜不數，然須久服參、耆純王之劑，方得平復，若用苦寒錯治，必至成瘵。議以加減八珍湯，彼疑參難療血，仍延前醫，及二十四日增劇，復再延余，投以前議藥四劑，唾血遂止，經旬潮熱亦減，惟脈未復，每多言痰嗽不止，少勞夢遺頻作。余曰：心腎不交，陰陽虛極，必經年勿輟良劑，自可奏効。始信余言，恪守禁忌，計復過丸劑七觔，湯劑八十餘帖而愈。至酉春乃兄延余，蚩天亦以脈求胗，察其六脈相生，和緩有神，兩尺沉實，當主有喜。蚩天曰：已得孕兩月矣。至秋果舉一子。

脾肝腎虛損吐血

甲申春，王芝提先生次郎則奚，素喜怒，屢患血症，仍不守禁，且戀帷幙，面色青黯，骨蒸潮熱，因數宵劇飲，僮僕忤意，怒火升炎，迫血暴嘔，初療不愈。越四日延余，察其六脈絃硬，且少胃氣，謂此症須參或可救，彼疑不服，姑投以靜血順氣平緩之劑，四服，每旦僅唾血數口，喘脹亦平。余曰：症雖漸減，脈全未復，非遵用葛可久獨參法，必無瘥理，但恐尚遲耳。彼始驚悟，緣杖頭偶乏，索逋於鄰友不能即應，拍案嗔呼，血復上湧不止。時在坐邵是龍善脈，亦謂金水已敗，法在不治，至夜而歿。【略】

肺經風熱咯血

甲申季春，吳門表侄婦，脾胃素熱，因冒感風邪，目澀鼻乾，自用薑湯，連三晨咯血數口，又恣飲藕湯，益增煩脹。夫所謂外感者，從外而入，必令從外而出，薑湯獨力，既難奏効，藕湯涼澀，復閉外邪，用解表劑人芩、連、天花粉，一服即愈。

肺脾陽虛哮喘嗽血

甲申春，舍親鍾玄珠，素患哮喘，面目青白，體羸惡寒，冬劇夏愈，遇勞益甚，初服溫劑，尚得痊可。輟藥年餘，因鬱復發，哮喘不休，唾血淡黃有沫，余察其六脈浮滑緩弱，謂屬陽虛。應須六君主治，彼惑於衆論，指爲陰虛唾血，恪服清火滑潤之劑，前症不減，幸喜鰥居，元氣尚實，弟臨箸每厭肥甘，胃氣不無暗損。【略】

脾肺腎積勞便血

癸酉夏，家大人署臨邛，因較生，童邀學博彭予白先生衙齋閱卷，余得與促膝譚歡五晨夕，先生嘗以病脫血爲苦，嘆屢治不瘥。察原委，蓋爲素下帷，誦著無間，寒暄積勞所致，余以爲勞傷脾肺，即腎家伎巧亦爲之竭矣。問曰：得無遇事過極，時而火熱升燎首面乎？先生曰：政苦有此兼症，疊投芩、連清火之劑，漫不應法幾窮矣。脈之六部沉緩，投以六味加五味、肉桂、人參一丸方。先生復云：血症可投溫劑乎？余謂其脈沉緩屬虛寒，非溫劑不能愈血症也，仍陳以薛立齋醫案，始信服。初只每日服錢許，越數期漸効，乃增至數錢，經三月，五載沉痾頓瘳。嗣登甲戌，第司理漳郡，家大人以丙子歲歸田，先生邀抵官衙，余亦往從欵洽踰昔，詢前症不作，猶服六味方無間云。【略】

脾胃兩經久虛便血

戊寅中夏，因訪東膠殷州守，與其同年朱明祉孝兼同居停，余見其面色青黃，日數赴廁。因詢之，朱曰：初爲感寒過飲薑湯，患內熱脫血，隨治以芩、連寒劑，即愈。及秋北上，勞頓復發，依前方修服，至次劑，拒吐不納，遂輟藥，惟茹澹靜攝，兩旬方瘥。頃爲荒途寇警驚勞仍作，歷今三月，且復倦怠增劇，延數醫皆力言須投寒劑，畏而不敢從。余脈之，六部皆沉緩濡弱，此亦易易治耳，但須廣費杖頭。朱曰：得三載沉痾頓瘳，何惜銖錙，且圖珠環以酬明德。余曰：公始受辛熱，投以苦寒對症之劑，宜乎即愈矣。但熱氣雖

消，而廣腸血竅尚未斂合，故每遇勞輒發。夫勞則傷脾，脾傷便不能統血，以致下陷，循故竅而出，實因於勞，非出於熱也。因憶楊仁齋有云：病久熱衰。則尊症不得爲熱明矣，奈何執投前劑，苦寒敗胃，夫安得不吐，及病三發，而元氣愈虛。是以愈虛愈脫，愈脫愈虛，淹延歲月而增困也。治須純王至靜，固中滋補之劑，方可搏捖生機耳。朱遽起席，拍案大呼曰：得公數言，便足起吾膏肓，奚翅藉籠中之授乎，吾三年中，歷游秦、楚、齊、梁，徧訪炫名諸醫，並未有如公之從本源發揮者。余以熱地爲君，參、耆、歸、朮爲臣，丹皮、炙草、五味、知母、伏苓、阿膠等藥爲佐，引用柴胡、升麻，爲丸與服，仍令兼飲歸脾湯，略用加減，兩旬血減半，胃氣漸健，踰月面轉紅潤，諸症如失。及臨別厚遺金帛，余峻辭不受，曰：投歡傾蓋，誼重金石，濟人盛事，敢望報乎。

後聞主醳林金粟長郎，年尚英壯，亦患前症，歷延名醫，皆治以涼血清火之藥，歲久彌劇，每觔丸劑，尚加川連至四五兩，竟至敗胃瀉陽而死，可不痛哉。余以世誼往吊，始悉其詳，雖方書有云，脫於下者屬陰，爲順，若如此錯治，是反逆矣。

脾腎兩經虛寒下血

甲申夏，庠友林鼎萬長女，適余內侄陳昌元者，年甫二十，元氣虛寒，面色青白，肢體頻冷，嘔痰飽脹，小便清利，患大便脫血，數月不瘳，脈沉伏如無，着骨重尋，方見蠕動。余曰：脈症相符，此藏氣虛寒脫血也。投以十全大補湯，去川芎、白芍，加熟附、炮薑，少佐升麻，僅服四劑，便血頓止，神思健爽，胃強亦喜納食。若以爲此症屬熱，妄投寒劑，必無幸矣。【略】

肝經暴鬱吐血

癸未夏，里人馬思才之內，年踰五旬，偶因外事忤意，怒火激血上越，日吐數盆，脈洪緩。余投以逍遙散去白朮加黃連、炒梔、丹皮，四劑即愈。愚按吐血症多端，尚有九竅血溢者，有肌膚血溢者，有舌血、齦血、汗血，有顛頂出血者，有從腋脅而滲者，無非火傷經絡，亦當察元氣之虛實，施治不可偏執苦寒之劑也。昔明醫呂滄洲，治一人偶撥膕中疔，出血如泉不止，公視時已困極，無氣可言，脈惟尺部如絲，他部皆無。乃以四逆湯加荊芥、防風，其脈漸出，更服十全大補湯，一劑遂瘥。又治一貴客，患三陽合病，脈長弦，因涉海爲風濤所驚，遂吐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當左尺不應。諸醫咸以爲腎絕，公曰：此天和脈，當無憂也。遂投小柴胡湯減參加生地，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而愈。若公者，法無偏執，藥隨人投，人知寒藥之治血，而不知其熱劑之回生，非全識也。【略】

乙丑歲，余寓楚時，適有僕婦，年踰二旬，每患便血，醫投以藏連丸，隨服隨愈。先是同社一劉友，貌英偉，善屬文，亦病便血，服香連丸，經歲不瘥，飲食如常，抵冬娶親，輟前藥卻愈。次夏患痢，且能健啖，起居不倦，醫者投香連丸之劑，僅四服，至夜發厥而死。惜哉，大都積服寒劑，胛氣由漸而傷，及娶親後，精血日耗，元氣不支，故遇蹶即仆理也。譬如家國之亡，任用匪類，非陽喪於剛愎之小人，則必陰敗於柔遜之奸儒，禍非旦夕，有由來矣。

《涸溪醫案・吐血》　平望鎮張端五，素有血證，歲辛丑，余營葬先君，託其買磚灰等物，鄉城往返，因勞悴而大病發，握手泣別，謂難再會矣。余是時始合瓊玉膏未試也，贈以數兩而去，自此不通音問者三四載。一日鎮有延余者，出其前所服方，問：何人所寫？則曰：張瑞五。曰：今何在？曰：即在館橋之右。即往候之，精神強健，與昔迥異，因述服瓊玉膏後，血不復吐，嗽亦漸止，因涉獵方書，試之頗有效，以此助館穀所不足耳。余遂導以行醫之要，惟存心救人，小心敬慎，擇清淡切病之品，俾其病勢稍減，即無大功，亦不貽害。若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亂投重劑，一或有誤，無從挽回，病者縱不知，我心何忍。瑞五深以爲然，後其道大行，遂成一鎮名家，年至七十餘而卒。瓊玉膏爲治血證第一効方，然合法頗難，其時不用人參，祇用參鬚，生地則以浙中所出鮮生地，打自然汁熬之，不用乾地黃，治血證舍此無有無弊者。

雄按：行醫要訣，盡此數語，所謂以約失之者鮮，學者勿以爲淺論也。

洞庭吳倫宗夫人，席翁士俊女也，向患血證，每發，余以清和之藥調之，相安者數年。郡中名醫有與席翁相好者，因他姓延請至山，適遇病發，邀之診視，見余前方，謂翁曰：此陽虛失血，此公自命通博，乃陰陽不辨耶！立溫補方加鹿茸二錢，連服六劑，血上冒，連吐十餘碗，一身之血盡脫，脈微目閉，面青唇白，奄奄待斃，急延余治。余曰：今臟腑經絡俱空，非可以輕劑治。亟以鮮生地十斤，絞汁煎濃，略加人參末，徐徐進之，歷一晝夜盡生地汁，稍知人事，手足得展動，唇與面紅白稍分，更進阿膠、三七諸養陰之品，調攝月餘，血氣漸復。夫血脫補陽，乃指大脫之後，陰盡而陽無所附，肢冷汗

出，則先用參附以回其陽，而後補其陰。或現種種虛寒之證，亦當氣血兼補。豈有素體陰虛之人，又遇氣升火旺之時，偶爾見紅，反用大熱升發之劑，以擾其陽而爍其陰乎！此乃道聽途說之人，聞有此法，而不能深思其理，誤人不淺也。

嘉興王蔚南，久患血證，左脇中有氣逆衝喉旁，血來有聲如沸。戊子冬，忽大吐數升，面色白而帶青，脈微聲啞，氣喘不得卧，危在旦夕。余以阿膠、三七等藥，保其陰而止其血，然後以降火納氣之品，止其衝逆，復以補血消痰、健脾安胃之方，上下分治，始令能卧，繼令能食，數日之後，方能安卧。大凡脫血之後，斷不可重用人參升氣助火，亦不可多用滋膩以助痰滯胃。要知補血之道，不過令其陰陽相和，飲食漸進，則元氣自復，非補劑入腹，即變爲氣血也。若以重劑塞其胃口，則永無生路矣。況更用溫熱重劑，助陽爍陰而速之死乎。

洞庭張姓，素有血證，是年爲女辦裝，過費心力，其女方登轎，張忽血冒升餘，昏不知人，醫者濃煎參湯服之，命懸一息，邀余診視。六脈似有如無，血已脫盡，急加阿膠、三七，少和人參以進，脈乃漸復，目開能言，手足展動，然後純用補血之劑以填之，月餘而起。蓋人生不外氣血兩端，血脫則氣亦脫，用人參以接其氣，氣稍接，即當用血藥，否則孤陽獨旺，而陰愈虧，先後主客之分，不可不辨也。

《泖溪醫案・腸紅》 淮安程春谷，素有腸紅證，一日更衣，忽下血斗餘，暈倒不知人，急灌以人參一兩，附子五錢而甦。遂日服人參五錢，附子三錢，而雜以他藥，參附偶間斷，則手足如冰，語言無力，醫者亦守而不變，僅能支持，急棹來招余，則自述其全賴參附以得生之故。診其六脈，極洪大而時伏，面赤有油光，舌紅而不潤，目不交睫者旬餘矣。余曰：病可立愈，但我方君不可視也。春谷曰：我以命託君，止求効耳，方何必視。余用茅草根四兩作湯，兼清涼平淡之藥數品，與參附正相反。諸戚友俱駭，春谷弟風衣明理見道之士也。謂其諸郎曰：爾父千里招徐君，信之至，徐君慨然力保無虞，任之至，安得有誤耶。服一劑，是夕稍得寢，二劑手足溫，三劑起坐不眩，然後示之以方，春谷駭歎，諸人請申其說。余曰：血脫扶陽，乃一時急救之法，脫血乃亡陰也。陽氣既復，即當補陰。而更益其陽，則陰血愈虧。更有陽亢之病，其四肢冷者，《內經》所謂熱深厥亦深也。不得卧者，內經所謂陽勝則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也。白茅根交春透發，能引陽氣達於四肢，又能養血清火，用之，使平日所服參附之方，皆達於外，自能手足溫而卧矣。於是始相折服。凡治血脫證俱同此。

《古今醫案按・血證》 東垣治一貧者，脾胃虛弱，氣促，精神短少，衄血吐血。以麥門冬二分，人參、歸身三分，黃芪、白芍、甘草各一錢，五味五枚，作一服，水煎稍熱服愈，繼而至冬，天寒居蜜室，卧大熱炕，而吐血數次，再求治，此久虛弱，外有寒形，而有火熱在內，上氣不足，陽氣外虛。當補表之陽氣，瀉裏之虛熱，夫冬寒衣薄，是重虛其陽，表有大寒壅遏裏熱，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於口，憶仲景《傷寒論》云：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而不與之，遂成衄，郁與麻黃湯立愈。此法相同，遂用之，以麻黃桂枝湯，人參益上焦元氣而實其表，麥門冬保肺氣，各三分；桂枝以補表虛，當歸身和血養血，各五分；麻黃去根節，去外寒，甘草補脾胃之虛，黃芪實表益衛，白芍藥各一錢，五味三枚，安其肺氣，卧時熱服，一服而愈。

震按：此案認病制方，其義最精，藥之分兩甚輕者，因受病在衛在肺，皆係親上部位。經云：補上治上制以緩，緩則氣味薄也。然係久虛之體，熱爲寒束，故用法若此，體不虛而熱爲寒束者，又當以麻杏甘膏湯加血藥以治之。

丹溪治一壯年，患嗽而咯血，發熱肌瘦，醫用補藥數年而病甚，脈濇。此因好色而多怒，精神耗少，又補塞藥多，榮衛不行，瘀血內積，肺氣壅遏，不能下降。治肺壅非吐不可，精血耗非補不可，唯倒倉法，二者兼備，但使吐多於瀉耳，兼灸肺俞二穴，在三椎骨下橫過各一寸半，灸五次而愈。

震按：肺俞灸法，今人頗用之，然效甚尠。倒倉法無敢用者，德清邑宰查公諱克薩吐血成癆，曾用之亦無效，丹溪此案以補藥數年，瘀血內積，尚非死證，故以二法奏功。

滑伯仁治一人，盛暑出門，途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胸巨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爲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仁至，診其脈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爲暑迫血上行。先與犀角地黃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

震按：此條爲孫東宿二案之祖，可以並看。

陳斗巖治薛上舍高沙人，素無恙，驟吐血半缶，陳診之曰：脈弦急，此

薄厥也，病得之大怒，氣逆陰陽奔幷，飲六鬱湯而愈。

震按：上條逐瘀清暑，此條開鬱，皆治暴病吐血法，類案原本載吳茭山治吐血不止，卽以吐出之血炒黑，與服，亦是第一回暴起吐血法。

薛立齋治一童子，年十四，發熱吐血，薛謂宜補中益氣以滋化源，不信，用寒涼降火，愈甚。始謂薛曰：童子未室，何腎虛之有，參、芪補氣，奚爲用之？薛曰：丹溪云腎主閉藏，肝主疎泄，二藏俱有相火，而其係上屬於心，心爲君火，爲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雖不交會，其精暗耗矣。又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滿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藏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遂用補中益氣及地黃丸而差。

王石山治一人，形實而黑，病欬痰少聲嘶，間或咯血，診之右脈大無倫，時復促而中止，左比右畧小而軟，亦時中止。曰：此脾、肺、腎三經之病也，蓋秋陽燥烈，熱則傷肺，加之以勞倦傷脾，脾爲肺母，母病而子失其所養，女色傷腎，腎爲肺子，子傷必盜母氣以自奉，而肺愈虛矣。法當從清暑益氣湯例而增減之，以人參二錢或三錢，白朮、白芍、麥門冬、茯苓各一錢，生地、當歸身各八分，黃檗、知母、陳皮、神麴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月餘而安。

震按：上條童年發熱吐血，此條咳嗽聲嘶咯血，皆用參、朮合補陰藥而愈。觀二公之議論，可悟失血之源頭，今人一味滋陰清火，宜乎不效。

一人形瘦而蒼，年逾二十，忽病咳嗽咯血，兼吐黑痰，醫用參、朮之劑，病愈甚，汪診之，兩手寸關浮軟，兩尺獨洪而滑。此腎虛火旺而然也，遂以四物湯加黃檗、知母、白朮、陳皮、麥冬之類，治之月餘，尺脈稍平，腎熱亦減，依前方再加人參一錢，兼服枳朮丸加人參、山梔以助其脾，六味地黃丸加黃檗以滋其腎，半年而愈。

震按：四物加知、檗合兩尺之洪滑，白朮、麥冬合寸關之浮軟，妙極。至於前用參朮而病甚，後以尺脈稍平仍加人參，苟非石山之高明，豈敢復蹈前轍，其收功於枳朮丸加人參、山梔及地黃丸加黃檗，尤見工巧。

一人年踰四十，面色蒼白，平素內外過勞，或爲食傷，則咯硬痰而帶血絲，因服寒涼清肺藥、消痰藥至五六十貼，聲漸不清而至於啞，夜卧不寐，醒來口苦，舌乾而常白胎，或時喉中閣痛，或胸膈痛，或噯氣，夜食難消，或手靠物久則麻，常畏寒不怕熱，前有癤疝，後有內痔，遇勞則發。初診左脈沉弱而緩，右脈浮軟無力，續後三五日一診，心肺二脈浮虛，按不應指，或時脾脈輕按閣指，重按不足，又時或駛或緩，或浮或沉，或大或小，變動無常，夫脈不常，血氣虛也，譬之虛僞之人，朝更夕改，全無定準。以脈參證，其虛無疑，虛屬氣虛爲重也，蓋勞則氣耗而肺傷，肺傷則聲啞，又勞則傷脾，脾傷則食易積，前疝後痔，遇勞而發者，皆因勞耗其氣，氣虛下陷不能升降故也。且脾喜溫惡寒，而肺亦惡寒，故曰：形寒飲冷則傷肺。以已傷之脾肺，復傷於藥之寒涼，則聲安得不啞，舌安得不胎，胎者，仲景謂胃中有寒，丹田有熱也。夜不寐者，由子盜母氣，心虛而神不安也。痰中血絲者，由脾傷不能裹血也。胸痛噯氣者，氣虛不能健運，故鬱於中而噯氣，或滯於土則胸痛也。遂用參、芪各四錢，麥冬、歸身、貝母各一錢，遠志、酸棗仁、牡丹皮、茯神各八分，石菖蒲、甘草各五分，其他山查、麥芽、杜仲，隨病出入，煎服，年餘而復，益以寧志丸藥，前病漸愈矣。且此病屬於燥熱，故白朮尚不敢用，況他燥劑乎。

一人年五十，形色蒼白，性急，語不合，則叫號氣喊嘔吐，一日左乳下忽一點痛，後有過勞惱怒，腹中覺有穢氣冲上，卽嗽極吐，亦或乾咳無痰，甚則嘔血，時發時瘧，或以瘧治，或從痰治，或從氣治，皆不效。汪診之，脈皆浮細，畧弦而駛。曰：此土虛木旺也，性急多怒，肝火時動，故左乳下痛者，肝氣鬱也。穢氣冲者，肝火凌脾而逆上也。嘔血者，肝被火擾，不能藏其血也。咳嗽者金失所養，又受火尅而然也。嘔吐者，脾虛不能運化，食鬱爲痰也。寒熱者，水火交戰也。茲宜泄肝木之實，補脾土之虛，清肺金之燥，庶幾可安。以青皮、山梔各七分，白芍、黃芪、麥冬各一錢，歸身、阿膠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白朮一錢五分，人參三錢，煎服，月餘諸證悉平。

震按：上條聲啞喉痛，口苦舌胎，而用參、芪各四錢，此條左乳下痛，穢氣冲上，卽嗽，而用人參三錢，芪朮次之，非石山豈能辨此。且上條脈軟無力變動不常，尚可認爲氣虛，此條脈浮細弦數，不以滋腎清肝治，更難及。

村莊一婦，年五十餘，久嗽咯膿血，日輕夜重。汪診之，脈皆細濡而滑。曰：此肺痿也，平日所服人參清肺飲、知母茯苓湯等劑，皆犯人參、半夏一助肺中伏火，一燥肺之津液，故病益加。乃以天麥門冬、阿膠、貝母爲君，知母、生地、紫苑、山梔爲臣，桑白皮、馬兜鈴爲佐，款冬花、歸身、甜葶藶、桔梗、甘草爲使，五劑而安。

震按：石山治血證，多用參、朮。而此條及下條前半段治法，如出兩人，可見其原非執守一法，但下條用滋陰涼藥，竟得脈緩不數，殆有天幸焉。

近來此種病極多，此種藥效者，殊少。

一人形色蒼白，年三十餘，咳嗽咯血聲啞，夜熱自汗。汪診之，脈濡細，而近駛。曰：此得之色慾也。遂以四物加麥冬、紫菀、阿膠、黃栢、知母，三十餘貼，諸證悉減。又覺胸腹痞滿，惡心畏食，或時糞溏，診之脈皆緩弱，無復駛矣。曰：今陰虛之病已退，再用甘溫養其脾胃，則病根去矣。遂以四君子湯加神麴、陳皮、麥冬，服十餘貼而安。

江篁南，治其弟患嗽血，初一二劑用知、貝、二冬、歸、芍清肺之劑，夜加脇疼，繼用人參一錢五分，脇疼減，後加參至二錢，左脈近大而快，右畧斂，少帶弦而駛，每嗽則有血，大便溏，一日三更衣。以人參三錢，白朮、紫菀各一錢五分，茯苓、白芍各一錢，甘草九分，牡丹皮八分，加茅根、小溲，脈弦快稍減，加黃芪二錢，百部六分，是日嗽止，血漸少，既而血亦止，然便溏，乃倍參、芪、朮、山藥、陳皮、甘草、苡仁、白芍等藥，兼與健脾丸，而愈。

震按：此案純倣石山治法。

孫東宿治臧六老，上吐血下瀉血，胸膈背心皆脹，原從怒觸，又犬肉所傷，故發熱而渴，醫者用滋陰降火藥，胸背愈脹，血來更多。孫診之，兩關俱洪滑有力。曰：此肝脾二經有餘證也，作陰虛治，左矣。陰虛者，脈數無力，今之脈既不同，午後潮熱，夜半而退，與今之晝夜常熱者亦不同也。經云：怒傷肝，甚則嘔血，并下洩。胸背脹痛，瘀血使然，脾爲犬肉所傷，故不能統血，誤用地黃、知、栢等劑，是以脾益傷，而上焦瘀血愈滯也，卽與山查、香附、枳實調氣消導爲君，丹參、丹皮、桃仁、滑石、茅根化瘀血爲臣，黃連、蘆根解犬肉之熱爲佐，四貼胸背寬，吐血止，惟腹中不舒，仍以前藥同保和丸與之，大下臭黑糞而全安。

族姪明之作文過勞，痰火上逆，大吐痰沫，因而嘔血，一涌數碗，昏暈汗出，奄奄而卧，畧不敢動，稍動卽嘔吐，而血隨出，色鮮紅，飲食湯水皆不敢入，入卽吐而眩暈，血卽隨之。醫者皆曰：血如湧泉，體熱脈大，眩暈而藥食難入，似無佳兆。孫診之曰：無妨，凡看證要圓活勿拘泥。經云：心主血，肝藏血。又云：怒則氣上。又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今左脈弦大，右脈虛大，是不獨作文勞心動火，且亦被怒傷肝，抑又爲暑所逼，以致木火上升，眩暈作吐，經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嘔吐逆皆屬於火。又諸動屬火，內爲木火上冲，外爲暑氣所迫，故吐而汗多，血隨吐出也。先以白丸子三錢解其暑氣，清其痰飲，抑其衝逆，則吐可止，吐止氣平，血自歸經，服後果嗒然而睡，醒則吐止食進，眩暈尋已。繼用滑石、香茹各三錢，黃連、扁豆各一錢五分，竹茹一錢，甘草五分，四貼全安。

震按：上條胸背皆脹，服陰藥脹更甚，合以兩關脈之洪滑有力，尚易辨其非陰虛，況惱怒食犬亦可問而知之。此條因作文過勞，嘔血數碗，昏暈汗出，稍動卽吐而血隨至，勢殊危矣，況右脈虛大不認爲虛，而認爲暑，竟合左脈之弦大，大劑清暑清汗，眞妙手也。

李士材曰：尙寶卿須曰華林下多鬱且有暴怒，吐血甚多，倦怠異常。余以六君子納參一兩，乾薑一錢，木香八分，四日而血止，後因怒血復大作。余曰：先與平肝，繼當大補，然夏得秋脈，所謂早見非時之脈，當其時不能再見矣，果如期而歿。

震按：吐血甚多，其因由於鬱且怒，則肝脾受傷久矣，重用人參佐辛熱以從治，可謂技進乎道者也。若解鬱平肝，血豈能止，然血止後，因怒復大作，更何法可治，其死無疑矣。

大宗伯董元宰有少妾，吐血蒸嗽，先用清火，繼用補中，俱不見效，士材診之，曰：兩尺沉實，少腹按之必痛。詢之果然。此怒後，畜血經年弗去，乃爲蒸熱，熱甚而吐血，陰傷之甚也。以四物湯加鬱金、桃仁、穿山甲、大黃少許，下黑血升餘，少腹痛仍在，更以前藥加大黃三錢，煎服，又下血黑塊如桃膠蜆肉者三四升，腹痛乃止，虛倦異常，與獨參湯飲之，三日而熱減六七，服十全大補湯，百餘日而康。

震按：兩尺沉實，決其少腹有瘀，因瘀而蒸熱，因蒸熱而吐血，蓋從脈象認得病根，故大下而病根去，去後峻補不用養陰，更妙。

景岳治倪孝廉，素以攻苦思慮傷脾，時有嘔吐之證，過勞卽發，用理陰煎溫胃飲之屬，隨飲卽愈。一日於暑末時，因連日交際，致勞心脾，遂上爲吐血，下爲泄血，俱大如手片，或紫或紅，甚多可畏。醫云：此因勞而火起心脾，兼之暑令，二火相濟，所以致此。與犀角、地黃、童便、知母之屬，藥及兩劑，其吐愈甚，脈益緊數，困憊垂危，迨景岳往視，形勢俱劇。乃以人參、熟地、乾薑、甘草四味，大劑與之，初服毫不爲動，次服覺嘔惡少止，而脈中微有生意，乃復加附子、炮薑各二錢，人參、熟地各一兩，白朮四錢，炙甘草一錢，茯苓二錢，黃昏與服，竟得大睡，直至四鼓，復進之，而嘔止血亦止，又服此方

數日，而健如故。蓋此人以勞倦傷脾，脾胃陽虛，氣有不攝，所以動血，時當二火而證非二火，再用寒涼，脾必敗而死矣。

震按：此與生生子族姪之病，病因同，現證及時令又同，而一用寒涼，一用溫補，水火之別，皆得收功，自非神手不能。但孫脈左弦大右虛大，與緊脈不同，孫案未曾以藥嘗試，張案用寒涼而病益甚，亦有不同也，臨證者，在乎細心體察也。

喻嘉言治一人，素有失血病，晨起陡暴一口，傾血一盆，喉間氣壅，神思飄蕩，壯熱如蒸，頸筋粗賁，診其脈，尺中甚亂。曰：此昨晚大犯房勞也。因出驗血色如太陽之紅，再之寢所，謂曰：少陰之脈繫舌本，少陰者，腎也，今腎家之血，洶湧而出，舌本已硬，無法可救，不得已用丸藥一服，鎮安元氣，若得氣轉丹田，尚可緩圖。因濃煎人參湯，下黑錫丹三十粒，喉間汩汩有聲，漸入少腹，頃之舌柔能言，但聲不出，急用潤下之劑以繼前藥，遂與阿膠一兩，溶化，分三次熱服，半日服盡，身熱漸退，頸筋漸消，進粥與補腎藥多加秋石，服之遂愈。

震按：參湯下黑錫丹以治吐血，可補古法所未備，然繼以阿膠而大效，再繼以秋石補腎藥而全愈，恐未必。

又治顧枚先，年二十餘歲，體肥嗜酒，孟夏患失血證，每晚去血一二盞，延至季夏，去血無算，然色不憔悴，身不消瘦，脈不洪盛，亦無寒熱，但苦上氣喘促，夜多咳嗽，喉間窒塞，胸前緊逼，背後刺脹，躁急多怒。以人參、阿膠治失血成法用之，月餘愈增其勢，更醫用滋陰膏子潤上，牛膝、黃檗導下，總不見效，及服酒研三七，則血止咳定，但未久，血復至，咳復增。喻曰：是病爲飲醇傷胃，胃家多氣多血，故內雖漸虧，而外猶未覺，揆其致此之繇，又必以醉飽入房而得之，蓋人身氣動則血動，而搆精時之氣，有乾坤鼓鑄之象，其血大動。精者，血之所化也，灌輸原不止胃之一經，獨此一經所動之血，爲醉飽所阻，不能與他經紺續於不息之途，是以開此脫血一竇，今者竟成熟路矣。夫胃之脈從頭走足，本下行也，以嘔血之故，逆而上行，則呼吸必致喘急。胃之氣傳入大小腸、膀胱等處，亦本下行也，以屢嘔之故，上逆而不下達，則胸腹必致痛悶，胃氣上奔嶇逆，橫決則胸中之氣必亂，所以緊逼痛楚，甚至攻入於背，以背爲胸之府也。其心煩多怒者，以胃之上爲膈，《內經》所謂血迸於膈之上，氣迸於膈之下，氣血倒而使然，且胃之大絡貫膈絡肺，其膈間緊逼肺間，氣脹痰膠，何莫非胃病之所傳哉。當此長夏，土旺母邪，盡傳於子，至三秋，燥金司令，咳嗽喘滿之患必增，肺癰胃癰之變必來矣。今歲少陰司天，運氣熟也，炎夏酷暑，時令熱也，而與胃中積熱，合煽其虐，不治其熱，血必不止，惟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用元明粉化水，煮黃檗，秋石化水，煮知母，少加甘草以調其苦，四劑而血止，惜病家不終其用，八月中果生肺癰而死。

震按：此案議病制方，憂絕人寰，豈西昌眞有隔垣之見，如長桑元化哉。亦惟熟於《內經》而善於運用，則引集經義，證合病機，頭頭是道，無勉強附會之陋矣。士材先生云：熟讀而精靈自啓，思深而神鬼可通。誠哉是言也。

周愼齋治陳姓人，年三十五歲，性嗜酒色，忽患吐血，一日三五次，不思飲食，每日食粥一碗，反飲滾酒數盃，次日清晨再食粥，前粥盡行吐出，吐後反腹脹，時時作痛作酸，晝夜不眠，飲滾酒數盃畧可，來日亦如此，近七月矣。醫人並無言及是積血者，俱言不可治，周診之，六脈短數，曰：吐後宜寬反脹，飲滾酒畧可，此積血之證也。蓋酒是邪陽，色亦邪陽，邪陽勝則正陽衰，又兼怒氣傷肝，肝不納血，思慮傷脾，脾不統血，中氣大虛，血不歸絡，積血中焦無疑。宜吐宜利，但脾胃大虛，不使陽氣升發陰寒何由而消，先用六君子湯，白朮以蒼朮製之，加丁香溫胃，草蔻治中脘痛，三十餘貼。再用良薑一兩，百年陳壁土四兩，同煎，待土化切片，陳皮去白，草蔻、人參、白朮、茯苓、甘草、胡椒、丁香各五錢，細辛四錢，共末，空心清鹽湯，或酒送下二錢，此藥專在扶陽，積血因陰寒凝結，陽旺而陰自化，服藥後血從下行者吉。乃血從上吐，約六七碗，胸中悶亂，手足逆冷，不省人事，急煎人參五錢，炮薑八分，遂靜定，後胸中悶亂，臍下火氣而昏，用茯苓補心湯，一劑而安，後用六味加人參、炮薑，而痊。

震按：此案認病有卓見，用藥有妙解，與諸吐血治法絕不相關。因在血止後，得吐反脹，當治其脹耳。案中邪陽勝則正陽衰，至言也。凡人逞慾藉酒爲助，自覺陽強可喜，不知仍靠命門眞陽作主，治慾既遂，而邪陽息眞陽始寧，慾火頻起頻息，眞陽必漸用漸衰，或慾起而勿遂其慾，似與眞陽無損，然如燈火本明，而於燈下另添一火，以逼之此火漸旺，則燈火漸滅，理更可悟。故凡中年之後，多病之人，必以閉關爲福，尤以泊然不起慾念，爲

大福也。

石頑治牙行陶震涵子，傷勞欬嗽失血，勢如泉涌，服生地汁、墨汁不止，門人周子，用熱童便二升而止。石頑診其脈，弦大而虛，自汗喘乏，至夜則煩擾不寧，與當歸補血湯，四貼而熱除。時覺左脇刺痛，按之漉漉有聲，此少年喜酒，負氣，嘗與人鬬狠所致。與澤朮麋銜湯加生藕汁調服，大便卽下纍纍紫黑血塊，數日乃盡。後與四烏鯽骨一薏茹，爲末，分四服，入黃牝雞腹中煮嗽，茜藥，蜜丸，盡劑而血不復來矣。

震按：自汗喘乏，脈弦大而虛，不混投地黃湯、生脈散，高矣。用補血湯者，以其夜間煩擾不寧耳。至因脇痛想及鬬狠，則此人形色必壯實，故消瘀不補益，最爲得法。

高士宗曰：友孫子度姪女適張氏，病半產，咳嗽吐血，脈數而濇，色白，胃滿脾泄。醫用理氣降火止血藥益甚，予投理中湯加木香、當歸，倍用參、朮而血止，繼用歸脾湯及加減八味飲子，諸證漸愈。時鼓峯適從湖上來，視之曰：大虛證得平至此，非參、朮之力不能，今尙有微嗽、夜熱時作，急宜溫補以防將來。因定朝進加減八味丸，晡進加減歸脾湯。未幾遇粗功詫曰：血病從火發，豈可用熱藥。遂更進清肺涼血之劑，病者覺胃脘愈煩惋，飲食不進，而迫於外論，強服之逾月，病大發，血至如湧，或紫，或黑，或鮮紅。病者怨恨，復來招予往視之，曰：敗矣，臟腑爲寒涼所逼，榮衛旣傷，水火俱竭，脈有出無入，病有進而無退，事不可爲也。未幾果歿。《仁齋直指》云：榮氣虛散，血乃錯行。所謂陽虛陰必走也。《曹氏必用方》云：若服生地，藕汁、竹茹等藥，去生便遠。故古人誤解滋陰二字，便能殺人。況粗工幷不識此，隨手撮藥，漫以清火爲辭，不知此何火也，而可清乎。所用藥味，視之若甚平穩，詎知其入人腸胃，利如刀鋸，如此可畏哉。夫血脫益氣，猶是粗淺之理，此尙不知，而欲明夫氣從何生，血從何化，不亦難乎。操刀使割，百無一生，有仁人之心者，願於此姑少留意也歟。

震按：吐血一證，近日最多。有有因而患之者，亦有無因而患之者。外因六淫之邪，動血猶輕，內因酒色憂憤，動血爲重；及不內外因作勞舉重，忍飢疾行，皆使失血。然尙可求其因而治之。若與諸項並不相犯，無端而吐血，此則最重。《內經》謂地居太虛之中，大氣舉之也。大氣偶洩，卽有地震山崩之患，而水不安瀾，或溢或竭。人身亦然，大氣厚足以包固，縱犯三因，亦成他病，不至吐血。大氣衰不能擔護，如堤薄則水易漏，堤坍則水必決也。世人只守血熱安行一說，誤矣。請觀此案，可以猛省。但參、芪、朮亦有效有不效。蓋大氣無形與營氣、衛氣、宗氣、中氣又不同，非草木血肉之補所能補。曾見大啖肉飯，俄頃血一胃而死者，又見日日服參而血仍頻發以死者。此皆宿世之業，緣以致今生之惡疾，惟積德行善，養性修身，庶可挽回造化。古德云：命自我作，福自己求。《內經》云：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此無形之大藥也，予幼年鑿竅太早，犯褚氏之戒，十四五歲卽患夢遺咯血，二十四歲更劇咳，痰必帶血，一月夢遺十餘次，遂咳嗽夜熱，喉癢，火升顴紅，背痛，自分死矣，爾時上有垂白之高堂，下無襁褓之童稚，於是憂病畏死，苦不可言，欲郤其畏死之念，而末由也。一友勸閱內典，遂取《楞嚴經》，潛心探索，久之覺吾，自有吾此身非吾，又閱《六祖壇經》大悟爲善之道，爲善則身雖死性仍不死。乃廣求《感應篇》、《陰隲文》、《了凡四訓》、《功過格》諸書，實力遵行，竟別有一番境界，頓忘所苦。父母見予形瘠，命媳分房別寢，幷得焚香持誦梵唄，復閱《賢愚因緣經》，見菩薩視身命如敝屣，而畏死之念渙然冰釋，淫慾之夢絕不復作矣。從此泰然自得，自無惱怒，自不躁急，惟戒煙酒，畏色如蝎，二年而諸病瘳，三年而兒女育。惜乎半途畫廢，毀棄前功，今屆中壽，於人於己兩無所益也，但幸免夭折，敢不舉以告世，惟願患斯疾者，請嘗試之。

震又按：繆仲淳治吐血三訣，舉世奉爲明訓，實未細繹其義，首條云：宜行血不宜止血，固是。然行血之藥，惟有大黃，所謂血以下行爲順也，又須看其血證之新久，與失血之多少而去取之。蓋宜下於忘行之初，不宜下於脫血之後也。今本文不註明行血者何藥，但云行血則血循經絡，致近日有多服山羊血而死者，安知不悞於此司。至如血來洶湧，必須止之，古方花蕊石散、十灰散及童便、墨汁等，皆欲其止也。止之後，或消或補，尙可緩商。任其吐而不思所以止之，何從求活，特是止血之法，貴於虛實寒熱辨得明，斯於補瀉溫清拿得穩耳。本文云：止之則血凝，血凝則發熱惡食，而病日痼，抑思今之吐血者，每多發熱惡食，何嘗由於血凝耶，果係血凝，則仲景大黃䗪蟲丸尙可救之，祇慮血去無算，陰虛則病，陰竭則死，無可奈何也。次條宜補肝不宜伐肝，註謂養肝則肝氣平，而血有所歸，伐之則肝虛不能藏血，血愈不止，此說誠妙。然亦要看脈象若何，肝陰固宜養，

肝陽亦宜制，設遇木火兩亢，血隨氣逆者，則抑青丸，龍膽瀉肝湯，醋製大黃、桃仁、枳殼、青鋁、鐵繡水等，何嘗禁用。蓋得其道，則伐之即所以補之，不得其道而徒奉熟地、當歸、萸肉、枸杞等爲補肝之藥，則謬矣。末條宜降氣，夫氣有虛實，亦分寒熱，血診之氣，虛者多，實者少，熱者多，寒者少，惟恃強善怒之人，肝氣實而吐血，往往有之，抑肝清肝，宜降氣又宜降火矣。他如肺氣虛而不降，則生脈散、觀音應夢散。中氣虛而不降，則四君子、參橘煎。腎陽虛不能納氣而不降，則八味丸、黑錫丹。腎陰虛不能納氣而不降，則大補陰丸、三才封髓丹。必求其所以不降之故而治之，斯爲降，烏可恃韭汁、蘇子、番降香爲下氣藥耶。至不宜降火之句，醫中狡獪者，藉爲口實，輒稱吐血服生地、麥冬，必成癆病，隨將假阿膠售人以代二物，不知世之一見血證，概用生地、麥冬，誠應訶責，若將二物屏棄，豈非因噎廢食。況予生平所見，血溢上竅之人，合乎丹溪所謂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者，十居八九，合乎仁齋所謂陽虛陰必走及《曹氏必用方》之甘草乾薑湯，趙氏絳雪丹書之桂附者，百中一二而已。惟虛而有火者，清補並用，虛而無火者，氣血兼補，或宜降火，或不宜降火，總無一定之法也。若謂服苦寒藥必死，則仲景《金匱》之瀉心湯，不幾爲罪之魁哉。

《古今醫案按・衄血》 滑伯仁治一婦，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久火盛，迫血上行爲衄，衄必數升餘，面赤，脈躁疾，神恍恍如癡，醫者猶以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伯仁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耶。即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愈。

項彥章治一婦，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血之劑，益困，衄纔數滴，輒昏，六脈微弱，寸爲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脈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兇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以琥珀諸補心藥，遂安。

許學士云：一人膏粱嗜飲，常病衄，醫曰：諸見血者爲熱，以清涼飲子投之即止，越數日，其疾復作。醫又曰：藥不勝病，故也。遂投黃連解毒湯，或止或作，易數醫，皆用寒苦之劑，俱欲勝其熱而已。飲食起居浸不及初，肌寒而時躁，言語無聲，口氣臭穢，惡吸冷風，其衄之餘波則未絕也。或曰：諸見血者熱，衄熱也，熱而寒之，理也。今不愈而反害之，何耶？《內經》曰：以平爲期，又言下工不可不慎也。彼惟知見血爲熱，而以苦寒攻之，抑不知苦瀉土。土，脾胃也，脾胃人之所以爲本者，今火爲病而瀉其土，火未嘗除而土已病矣，土病則胃虛，虛則榮氣不能滋榮百脈，元氣不循天度，氣隨陰化而無聲肌寒也。噫，粗工嘻嘻，以爲可治。熱病未已，寒病復起，此之謂也。

汪石山治一人，形魁偉，色黑善飲，年五十餘，病衄如注，喘嗽，喘不能伏枕。醫以四物湯加麥冬、阿膠、桑白皮、黃檗、知母進之，愈甚，診之脈大如指，《脈訣》云：鼻衄失血沉細宜，設見浮大即傾危。據此法不救，所幸者色黑耳，脈大非熱，乃肺氣虛也。此金極似火之病，若補其肺氣之虛則火自退矣。醫用寒涼降火之劑，是不知亢則害，承乃制之旨，遂用人參三錢，黃芪二錢、甘草、白朮、茯苓、陳皮、神麴、麥冬、歸身甘溫之藥進之，一貼病減，十貼病愈。

震按：以上四案，首條是實熱，次條爲心脾兩虛，三條病因是熱而過用苦寒，四條脈形是熱而實，由氣虛不同，如此臨證者，不可細辨乎。

又一人形近肥而脆，年三十餘，內有寵妻，三月間因勞感熱，鼻衄久而流涕不休，鼻穢難近，漸至目昏耳重，食少體倦，醫用四物涼血或用參芪補氣，罔有效者。診之脈濡而滑，按皆無力，曰病不起矣，初因水不制火，肺爲火擾，流涕不休，經云肺熱甚則出涕是也。金體本燥，津液日泄，則燥者枯矣，久則頭面諸陽之液，因以走泄。經云枯澀不能流通，逆於肉裏，乃生癰腫是也。月餘面目耳傍，果作癰瘡而卒，後見流涕者，數人多不救。

震按：流涕鼻穢即鼻淵之屬，何以斷其必死，要之脈濡滑而無力。昔賢謂滑脈類數，仲景所云數脈不時則生惡瘡也。脈無力者，石山必用參、芪，今參、芪罔效，無路可尋矣。況流涕不休，定然枯澀，故以營氣不從，逆於肉裏，爲是病之指歸。魏注云：用滋水生肝養肺藥誠佳，然以治流涕不休者，恐亦難效。

朱聖卿鼻衄如崩，三日不止，較之向來所發之勢最劇，服犀角、地黃、芩、連、知、檗、石膏、山梔之屬，轉盛，第四日邀石頑診之，脈弦急如循刀刃。此陰火上乘，載血於上，得寒涼之藥，轉傷胃中清陽之氣，所以脈變弦緊。與生料六味加五味子作湯，另用肉桂末三錢，飛羅麵糊，分三丸，用煎藥調下，甫入喉，其血頓止，少頃口鼻去血塊數枚而愈，自此數年之患，絕不再發。

附：一人衄血不已，醫皆以爲熱，沈宗常投以參、附而愈。人駭問之，曰：脈小而衰，非補之不可。震按：此二條相同，但微有不同者，一係溫補元氣，一係導火歸元也。

徐德古治一人，患衄尤急，灸項後髮際兩筋間宛宛中三壯，立止。蓋血自此入腦，注鼻中，常人以綿勒頸後，尙可止衄，此灸宜效。震按：是乃截其血之來路也，與濕紙搭顖門者同義。若邵村張教官衄，道人教以生藕一枝，搗貼顱顖，再以海巴燒存性，吹鼻二三次。饒州民季七衄，醫用蘿蔔汁和無灰酒飲之，立止。復發，用人中白新刮者，置瓦上焙乾，溫湯調下，又止。是皆偶合一時之病機，並非諸衄之定法。

《古今醫案按・下血》 東垣治一人，宿有陽明血證，因五月大熱，喫杏，腸澼下血，卽遠散漫如篩，腰沉沉然，腹中不和，血色黑紫，病名濕毒腸癖，陽明少陽經血證也。以芍藥一錢五分，升麻、羌活、黃芪各一錢，生熟地黃、獨活、牡丹皮、炙甘草、柴胡、防風各五分，歸身、葛根各三分，桂少許，作二服。

震按：腰沉沉然，腹中不和，濕也，血色紫黑，濕兼熱也。方中用風藥以勝濕，不用涼藥以清熱者，欲其行春生升發之令，使血不下走，無取苦寒之降沉也，加桂少許，如風薰日暖不特血止，胃氣亦旺矣。

羅謙甫治眞定總管史侯男，年四十餘，肢體本瘦弱，於至元辛巳因秋收租，佃人致酒，味酸不欲飲，勉飲數盃，少時腹痛，次傳泄瀉無度，日十餘行，越旬，便後見血紅紫，腸鳴腹痛。醫曰：諸見血者爲熱，用芍藥檗皮丸治之。不愈，仍不欲食，食則嘔酸，形體愈瘦，面色青黃不澤，心下痞惡冷物，口乾，時有煩燥，不得安卧。羅診之，脈弦細而微遲，手足稍冷。《內經》曰：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又云：邪在五臟，則陰脈不和，而血留之。結陰之病，陰氣內結，不得外行，無所禀，滲腸間，故便血也。以蒼朮、升麻、熟附子各一錢，地榆七分，陳皮、厚樸、白朮、乾薑、白茯苓、乾葛各五分，甘草、益智仁、人參、當歸、神麴、炒白芍藥各三分，右十六味作一服，加薑、棗煎，溫服食前，名曰平胃地榆湯，此藥溫中散寒，除濕和胃，數服病減大半，仍灸中脘三七壯，乃胃募穴，引胃上升，滋榮百脈，次灸氣海百餘壯，生發元氣，灸則強食羊肉，又以還少丹服之，則喜飲食，添肌肉，至春再灸三里二七壯，壯脾溫胃，生發元氣，此穴乃胃之合穴也，改服芳香之劑良愈。

震按：此條，證因易辨，脈又可憑，無甚疑難，妙在制方，升溫通補分兩輕重合宜，的屬東垣高弟。

丹溪治一老婦，性沉多怒，大便下血十餘年，食減形困，心搖動，或如烟薰，早起面微浮，血或暫止則神思清，忤意則復作，百法不治，脈左浮大虛甚，久取滯濇而不勻，右沉濇細弱，寸沉欲絕。此氣鬱生涎，涎鬱胸中，心氣不升，經脈壅遏不降，心血絕不能自養故也。非開涎不足以行氣，非氣升則血不歸隨道，以壯脾藥爲君，二陳湯加紅花、升麻、歸身、酒黃連、青皮、貝母、澤瀉、黃芪、酒芍藥，每貼加附子一片，煎服，四貼後血止去附，加乾葛、丹皮、梔子而烟薰除，乃去所加藥，再加砂仁、炒麴、熟地黃、木香，倍參、芪、朮，服半月愈。

震按：此條脈證似虛似實，非寒非熱，較之羅案難辨多矣，及觀其講病源與用藥法及藥之輕重去取，俱有精義，又極平和，十年之病，半月而愈，仙乎仙乎。

虞恆德治一男子，四十餘，素飲酒無度，得大便下血證，一日如廁二三次，每次便血一碗。以四物湯加條芩、防風、荆芥、白芷、槐花等藥，連日服之不效，後用櫟斗燒灰二錢七分，調入前藥汁內服之，又灸脊可對臍一穴，血遂止，自是不發。

震按：櫟斗燒灰未爲巧，灸脊中對臍一穴殊巧。

一男子，每怒必便血，或吐血，卽服犀角地黃湯之類。薛立齋曰：當調理脾胃。彼不信，仍服之，日加倦怠，面色萎黃，又用四物、芩、連、丹皮之類，飲食少思，心煩熱渴，吐血如湧，竟至不起。此證久服寒涼，損胃必致悞人，其脾虛不能攝血，不用四君、芍、歸、補中氣血之類，吾未見其生者。

一婦，但怒必便血，寒熱口苦，或胸脇脹痛，或小腹痞悶。薛曰：此怒動肝火而侮土。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梔而愈，用補中益氣，加味逍遙二藥，乃不復作。

震按：此條是吐血、便血正理正法。

李士材治學憲黃貞父，患腸風，久用四物湯、芩、連、槐花之屬，屢發不止，面色頗黃，診其脈，惟脾部浮而緩。此土虛而風濕交乘也。遂用蒼朮三錢，茯苓、人參、黃芪、升麻、柴胡、防風各一錢，四劑而血止，改服十全大補湯調養而愈。

震按：此條是從李羅二案，參合爲治。

孫東宿治新市陳鹿塘，有腸風、臟毒之證，大便燥結，數日不能一行，痛苦殊甚，百醫不效，其脈兩寸皆數，兩關皆弦而無力，兩尺洪滑而左尤甚。孫曰：東垣謂大腸喜清而惡熱，脾胃喜溫而惡寒，以骨屬土而大腸屬金也。今此乃胃寒腸熱之證，當以腸風、臟毒之藥爲君主，外以養血之劑裹之，使不傷胃氣，蓋藥先入胃，而後傳入大腸，入胃時裹藥未化，及入大腸則裹藥化，而君藥始見，亦假途滅虢之策也。因以大黃酒浸九蒸九晒二兩，木耳二兩，槐花三兩，鬱李仁、皂角子、象牙屑、條芩各一兩，血餘灰、升麻、荆芥各五錢，爲末，煉蜜丸，外以四物湯加蒲黃各一兩爲衣。空心午後，各以米湯下二錢，果血止而大便不燥，飲食日加矣。

震按：裹藥法以治腸風、便燥頗相宜，蓋裹藥晒使堅乾誠可傳入大腸，非比走經絡及他臟腑，必由脾胃轉送也。

又治董宗伯公子龍山夫人，即憲副茅鹿門公女，年三十五，病便血，日二三下，腹不疼，醫治三年不效，孫診之，左脈沉濇，右脈漏出關外，診不應病。因血既久下，且用補中益氣湯加阿膠、地榆、側柏葉，服八劑，血不下者半月，彼自喜病愈矣，偶因勞而血復下，又索煎藥。孫曰：夫人之病，必有瘀血積於經隧，前因右脈漏關難憑，故以升提兼補兼澀以探虛實耳，今得病情，法當下而除其根也。龍山曰：三年間便血，雖一日二三下，而月汛之期不爽，每行且五日，何尚有瘀血停蓄耶。孫曰：此予因其日下月至，而知其必有瘀血停蓄也，經云不塞不流，不行不止。今之瘀實由塞之行也，不可再澀，古人治痢，必先下之，亦此意也。即用桃仁承氣湯加丹參、五靈脂、荷葉帶，水煎夜服，五更下黑瘀血半桶，其日血竟不來，乃以理脾藥養之，過五日，復用下劑，又下黑瘀如前者半，乃以補中益氣湯、參芩白朮散調理，全愈。

震按：便血日二三下，已三年之久而敢用逐瘀下藥，非有確見不可漫試。

周愼齋治一人，患腸風，血大下不止，頭暈倒地，三四年不愈，皆曰不可治。周診脈左手沉細，右手豁大，此因內傷寒涼太過，致陽不鼓，故右脈沉細，血不歸絡，火浮於中，故尺脈豁大。用補中益氣湯十貼，再用荆芥四兩、川烏一兩，醋麵糊丸，空心服愈。

震按：此丸名烏荆丸，恰與臟連丸爲對待之方，一熱一寒，判如裘葛，用得其宜，神應無比。

附：洛陽一女子，年十七，耽飲無度，多食魚蝦，蓄毒在藏，日夜二三十次，大便與膿血雜下，大腸肛門痛不堪任，醫以止血痢藥不效，又以腸風藥則益甚，蓋腸風有血無膿也。如此半年，氣血漸弱，食漸減，肌肉漸消，稍服熱藥則腹愈痛，血愈下。稍服涼藥則泄注氣羸，粥食愈減。服溫平藥，則如不知。將期歲，醫告術窮待斃而已，或教服人參、樗皮散，謾試之，一服知，二服減，三服膿血皆定，不十服而愈。乃求其方，云：治大腸風虛，飲酒過度，挾熱下利膿血疼痛，多日不差，樗根白皮，人參各二兩，爲末，二錢匕，空心溫酒調下，不飲酒以溫米飲下，忌油膩、濕麵、青菜、果子、甜物、鷄、魚、蒜等。

震按：此方治久病則可治，暴病則不可以補濇之藥，恐留痼病邪也。葉案有用餘糧石脂者，亦主固濇下焦，或佐以人參、木瓜、炒烏梅、炒粳米，取甘酸合固濇，使陽明主闔也，或佐以萸肉、五味、黃檗、地榆各炒成炭，取酸苦合固濇，可熄風堅陰也，皆從人參樗皮散化出。

嘉興府尊王竺廬公祖，辦事勤敏，凡案牘書稟，靡不親閱手裁，積勞而得便血證，初用天王補心丹及玉女煎、知檗地黃丸等方，屢愈屢發，至丙申三月，漸劇食減，面黃形瘦，精神衰弱。無錫龔商年兄，用補中益氣湯以醋炒升麻、歸身而血止，半月後偶食青菜腐湯血復下，龔謂寒濕傷脾，用蒼朮理中湯遂愈。十月中值府考閱卷過勞，血又大發，龔診其脈，弦勁帶數，腹脹不思食，易怒。進加味逍遙散不應，改用桃花散、歸脾湯，轉加口乾咳嗽，佐以阿膠、熟地，又溏瀉、腸鳴、不食、困憊難支。值無憲薦胡灝軒先生來，毅然曰：歸脾須合右歸，重用人參則效。定方，人參五錢，山藥三錢，枸杞、菟絲、棗仁各四錢，茯神、白芍、文蛤炒各錢半，炙草、炮薑各七分，地榆炭八分，烏梅、大棗各二枚，一劑而血止，遞加芪、朮、熟地，再去地榆、文蛤，佐以附子，而穀納漸增，病遂全愈。斯眞得力於景岳者。

《古今醫案按・溺血》 薛立齋治一婦人，小便血，因怒氣寒熱，或頭痛，或脇脹，用加味逍遙散，諸證稍愈，惟頭痛。此陽氣虛，用補中益氣加蔓荆子，而痊。後鬱怒小腹內疼痛，次日尿痛熱甚，仍用加味逍遙散加龍膽草，幷歸脾湯，將愈，因飲食所傷，血仍作，徹夜不寐，怔忡不寧，此膽血尚虛，用前湯而愈。

一婦人尿血，久用寒涼止血藥，面色萎黃，肢體倦怠，飲食不甘，晡熱作渴，三年矣。此前藥復傷脾胃，元氣下陷而不能攝血也。蓋病久鬱結傷脾，用補中益氣以補元氣，用歸脾湯以解脾鬱，使血歸經，更用加味逍遙以調養

肝血，不月諸證漸愈，三月而痊。

震按：《內經》謂胞移熱於膀胱則溺血，故溺血證屬熱者多實，熱則脈洪數有力，宜導赤散加梔、芩、淡竹葉、鮮小薊，調滑石末冲生藕汁。虛熱則脈洪數無力，宜生地、歸、芍、梔、芩、牛膝、麥冬、黃連等，調髮灰或茅根汁。若夏月有感暑熱者，六一散加黃連、生地。若少年有血虛挾瘀者，阿膠、三七二味，多服。若阻塞不通幷可加冬葵子、生蒲黃以化之。若多怒人有肝家鬱火者，龍膽瀉肝湯，甚則當歸龍薈丸。惟久而不止則爲虛，歸脾、補中益氣酌用，或老年及久病人始雖熱證，久變虛寒，幷可用八味地黃丸、四味鹿茸丸等方，然用至此種藥小愈，仍復發者，多不救。予選二案又恐人止狃於屬熱治法，故取立齋以療庸淺之通病。

《吳鞠通醫案・吐血》 王，脈弦如刃，吐血後左脇微痛，喉中如有物阻。治在肝絡，使血不瘀，則吐可止，止後當與補陰。

新絳紗三錢　歸鬚二錢　元胡索二錢　旋覆花三錢　炒桃仁三錢　降香末三錢　丹皮三錢　蘇子霜二錢　鬱金二錢

又：　如刃之脈，已漸平減，但虛數如故。

新絳紗三錢　製香附錢半　焦白芍三錢　旋覆花三錢　丹皮五錢，炒　細生地三錢　降香末三錢　歸鬚二錢　廣鬱金二錢

又：　肝爲剛藏，勁氣初平，未便膩補，取鬆靈之解肝絡者，宜之。

遼沙參三錢　細生地三錢　丹皮五錢，炒　桑葉錢半　焦白芍六錢　整石斛三錢　白蒺藜三錢　麥冬五錢，連心　生甘草一錢　廣鬱金二錢　歸鬚錢半

又：　昨日仍有瘀血吐出，今尚未可呆補。

沙參三錢　細生地三錢　沙苑蒺藜二錢　桑葉錢半　丹皮五錢　茶菊花二錢　麥冬五錢，連心　焦白芍三錢　釵石斛五錢　當歸錢半　生甘草一錢　羚角片二錢

外另服新絳三錢。

普女，二十三歲，大凡吐血，左脈堅搏，治在下焦血分，右脈堅搏，治在上焦氣分。又有心血、肝血、大腸血、小腸血、胃血、衝脈血，各種不同，豈一概見血，投涼所可治哉。無怪乎室女童男，勞瘵乾血甚數，體厚色白，少腹痛，小便短赤，咳吐瘀紫，繼見鮮紅血，喉中鹹。此衝脈襲受寒邪，致經不得行，倒送而吐耳，大忌柔潤寒涼。議溫鎮衝脈，行至陰之瘀濁，使經得行而血症愈矣，苦辛通法。

小茴香二錢　兩頭尖二錢　桃仁三錢　降香末三錢　韭白汁三茶匙　紫石英三錢　歸鬚二錢　川楝子三錢　琥珀三分，研細冲

羅，三十二歲，右脈浮洪，咳痰吐血，脣絳。治在上焦氣分。

桑葉二錢　生苡仁五錢　杏仁三錢　茯苓塊五錢　沙參三錢　連翹八分　生扁豆五錢

三帖。

初三日，血後咳不止，進食不香，右脈不浮而仍洪。兼與養陽明之陰。

桑葉錢半　茯苓塊三錢　百合二錢　生扁豆三錢　生苡仁三錢　玉竹二錢　麥冬二錢，連心　沙參三錢　甜杏仁二錢

初五日，諸症俱退，惟進食不旺，右脈大垂尺澤。先與甘寒胃陰。

大麥冬六錢，連心　桑葉一錢　生扁豆三錢　玉竹三錢，炒　甜杏仁三錢　細生地三錢　秋梨汁一酒杯冲　沙參三錢

初九日，甘潤養陰。

麥冬六錢，連心　桑葉一錢　生扁豆三錢　甜杏仁二錢　大生地三錢　玉竹二錢，炒　沙參三錢　柏子霜二錢　火麻仁二錢　白芍三錢　冰糖三錢

四帖。

伊，二十四歲，癸酉七月二十五日，六脈弦數，兩關獨浮，左更甚，右脇痛，胸中痞塞。肝鬱吐血，先理肝絡。

新絳紗三錢　廣鬱金二錢　旋覆花二錢　歸鬚二錢　降香末二錢　丹皮三錢，炒　蘇子霜三錢

三帖。

乙丑三月十七日

細生地五錢　丹皮五錢　白芍四錢　甘草錢半　阿膠二錢　麻仁三錢　沙參二錢　天冬三錢　麥冬四錢　眞雲連一錢，炒黑　黃柏炭三錢　三七一錢

水八碗，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二十三日　左脈仍弦細數鋒鋼如刃，吐血，左手脈堅搏。治在下焦血分。

細生地五錢　丹皮五錢　白芍四錢　甘草錢半　霍石斛五錢　阿膠二錢

麻仁三錢　沙參三錢　天冬三錢　麥冬四錢，連心　元參三錢　茯苓塊三錢　黃芩炭二錢

煮四杯，分四次服。

二十六日　脈數減，弦剛甚。

大生地五錢　炒白芍四錢　炙甘草錢半　丹皮五錢　阿膠二錢　麻仁二錢　洋參三錢　麥冬四錢　茯苓塊三錢　生牡蠣三錢

章，丙寅二月初九日，勞傷吐血，脈雙弦，《金匱》謂大則爲虛，弦則爲減，虛弦相搏，其名曰革，男子失精亡血，諸不足，小建中湯主之。

章，丙寅二月二十四日，右脈空大，左脈弦，血後咳吐濁痰腥臭。眞液不守，陰火上衝尅金，非純補純清之症，然而憊矣。

沙參二錢　麥冬三錢，連心　生扁豆三錢　枇杷葉錢半　霜桑葉三錢　生阿膠三錢　甜杏仁二錢，蜜炙，研去尖皮　白花百合二錢　五味子錢半，研　天門冬三錢

薑石斛五錢，煎湯代水，濃煎兩杯，分二次服。

二十八日，脈少斂，痰咳亦減，切戒用心。

沙參三錢　麥冬三錢，連心　天門冬三錢　百合三錢　生阿膠三錢　生牡蠣三錢　桑葉二錢　生白扁豆三錢　生西洋參錢半　五味子三錢

水五碗，煮取兩碗，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服，日二帖。

脈大斂戢，古所謂脈小則病退是也。頗有起色，若得舌苔化去，則更妙矣。

沙參三錢　桑葉三錢　白扁豆三錢　麥冬三錢，連心　洋參錢半　天門冬三錢　五味子三錢　蘆根汁五杯鮮沖　梨汁一小杯沖　生苡仁五錢

四帖。

胡，三十一歲，乙酉四月二十八日，勞傷吐血，汗多足麻，六脈弦細不數。小建中湯主之。

五月初六日，汗減，足麻愈，食少加，再服。

十五日，前藥已服十四帖，諸症皆愈，惟咳嗽未止，於前原方加雲苓、半夏。

沈，二十四歲，乙酉五月初十日，六脈弦數，勞傷吐血，建中湯主之。

十二日，加麥冬五錢　丹皮三錢

煮三杯，分三次服，四帖。

十四日　肝鬱脇痛，病名肝着。治在肝經之絡，經藥弗愈也。

新絳紗三錢　歸橫鬚二錢　吳萸一錢　旋覆花三錢　廣鬱金二錢　青皮三錢　蘇子霜三錢　廣皮炭二錢　降香末三錢　半夏三錢

煮三杯，分三次服。

十五日　六脈弦勁，前用建中，現脈已和，左手仍勁，胸前咳甚則痛，間有一二日紫色之血。按肝脈絡胸，是肝絡中尙有瘀滯，且與宣絡。

新絳紗二錢　歸鬚二錢　廣皮炭二錢　旋覆花三錢　丹皮炭三錢　桃仁泥三錢　蘇子霜三錢　鬱金一錢　降香末三錢　薑半夏五錢

四帖。

二十一日　六脈弦數，以清氣在頭之故，受微風，右寸獨浮大而衄血。暫與清清道之風熱。

白茅根五錢　甜杏仁三錢　黑山梔一錢，炒　桑葉三錢　側柏葉三錢，炒　茶菊花三錢　鮮蘆根三錢

吳，七十歲，周身癢不可當，脈洪，狂吐血。與大黃黃連瀉心湯，以後永不發。

史，五十歲，酒客大吐，狂血盛盆，六脈數洪，面赤。三陽實火爲病，與大黃黃連瀉心湯。一帖而止，二帖脈平，後七日又復發，血如故，又二帖。

吳，二十五歲，每日飽食就床，脾陽致困，因失其統血之職，此爲傷食吐血，脈弦。與竈中黃土，每日一斤，分二次煎服，將盡半月而愈，戒其夜食，永遠不發。

壽，二十歲，乙酉十一月十二日，怒傷吐血，兩脇俱痛，六脈弦緊，誤補難愈。凡怒傷肝鬱，必有瘀血，故症現脇痛，一以活肝絡爲主，俟瘀血去淨，而後可以補虛。

新絳紗三錢　桃仁三錢　丹皮炭三錢　歸鬚三錢　降香末三錢　蘇子霜二錢　旋覆花三錢　廣鬱金一錢

煮三杯，分三次服，四帖。

二十二日　復診脈之弦緊雖減，而未和緩，脇痛雖大減，而未淨除。與原方去桃仁加細生地五錢。

四帖。

十二月初五日　六脈弦細而緊，《金匱》謂脈雙弦者，寒也。弦則爲減，男子失精亡血，小建中湯主之。怒傷吐血愈後，以小建中復陽生陰。

《吳鞠通醫案・便血》　毛，十二歲，癸亥十二月初二日，糞後便紅，責之小腸寒溼，不與糞前爲大腸熱溼同科，舉世業醫者，不知有此，無怪乎十數年不愈也。用古法黃土湯。

初七日　小兒脈當數而反緩，糞後便血，前用黃土湯，業已見效，仍照前法加剛藥，即於前方內去白芍、全當歸，加附子一錢，蒼朮二錢。

孫，男，三十八歲，戊寅七月初一日，湖州孝廉其人，素有便紅之症，自十八歲起至今不絕，現面色痿黃，失血太多。急宜用古法，有病則病受，雖暑月無礙也。

方法分兩同前，服一帖即止，次日停後服，半月復發，再服一帖全愈。

福，二十九歲，初因恣飲冰振黃酒，冰浸水果，又受外風，致成風水，頭面與身，腫大難狀，腫起自頭。先與越婢湯發其汗，頭面腫消，繼與利小便，下截三消脹減，後與調理脾胃，自上年十月間服藥，至次年三月方止，共計湯一百四十三帖，其病始安。囑其戒酒肉生冷，不意夏月暑熱甚時，仍恣吃冰冷水果，自八月後糞後大下狂血，每次有升數之多。余用黃土湯去柔藥，加剛藥，每劑黃土用一斤，附子用六錢，或止復來，伊本人見其血之不止也，加附子至八錢。或一兩，他藥接是，服至九十餘帖，始大愈。

胡，三十歲，乙酉年，九月十七日，本係酒客，溼中生熱，久而發黃，顏色暗滯，六脈俱弦，其來也漸。此非陽黃，況糞後見紅，非又爲小腸寒濕乎。

竈中黃土八兩，代水先煎　熟附子三錢　茵陳五錢　蒼朮炭三錢　黃柏三錢，炒　豬苓三錢　澤瀉三錢　雲茯苓三錢

煲三杯，分三次服，五帖全愈。

陳，三十五歲，乙酉四月二十一日，糞後便紅，寒溼爲病，誤補誤涼，胃口傷殘，氣從溺管而出，若女子陰吹之屬瘕氣者然，左脇肝部。卧不着席，得油膩則寒戰發雜無倫，幾於無處下手。議治病必求其本，仍從寒溼診治，令能安食再商，與黃土湯中去柔藥，加剛藥。

川椒炭三錢　廣陳皮三錢　生薑二錢　竈中黃土四兩　雲茯苓五錢　生茅朮三錢　香附三錢　熟附子三錢　益智仁三錢

煲三杯，分三次服，服三帖。

五月初二日　又服二帖。

初三日　心悸短氣，加小枳實四錢，乾薑二錢，已服四帖。

十一日　去川椒三錢，已服三帖。

二十一日　諸症皆效，大勢未退，左脈緊甚。加附子一錢，降香末三錢，乾薑一錢，已服三帖。

二十七日　諸症向安，惟糞後便血又發，與黃土湯法。糞後便血，乃小腸寒溼，不與糞前爲大腸熱溼同科。

竈中黃土八兩　廣皮炭三錢　熟附子四錢　益智仁二錢　黃芩炭四錢　雲茯苓五錢　蒼朮四錢，炒

煲三杯，分三次服，以血不來爲度。

七月十四日　面色青黃滯暗，六脈弦細無陽，胃口不振，暫與和胃。其黃土湯，俟便紅發時再服。

薑半夏六錢　雲苓塊五錢　廣陳皮三錢　生苡仁五錢　益智仁三錢　川椒炭一錢　白蔻仁一錢

煲三杯，分三次服。

十七日　加桂枝五錢。

十一月十五日　肝鬱挾痰飲，寒溼爲病，前與黃土湯，治糞後便血之寒溼，茲便紅已止，繼與通補胃陽，現在飲食大進，諸證漸安，惟六脈細弦，右手有胃氣，左手弦緊，痰多畏寒，脇下仍有伏飲。與通補胃陽，兼逐痰飲。

桂枝六錢　小枳實三錢　川椒炭三錢　旋覆花三錢　香附四錢　廣皮五錢　炒白芍三錢　乾薑三錢　雲苓五錢　薑半夏八錢

煲三杯，分三次服。

十二月初十日　脈弦緊，痰多畏寒，衝氣上動。與桂枝茯苓甘草湯，合桂枝加桂湯法。

桂枝一兩　茯苓塊二兩，連皮　炙甘艸五錢　全當歸三錢　川芎二錢　僊桂五錢，去粗皮

服一帖，衝氣已止，當服藥後，吐頑痰二口。

十一日　衝氣已止，六脈緊退，而弦未除，可將初十日方，再服半帖，以後再服二十九日改定方，以不畏寒爲度。

十三日　服十一月十五日疎肝藥二帖。

十四初　背畏寒，脈仍弦緊，再服十二月初十日桂枝加桂湯二帖，以峻補衝陽，服藥後吐頑痰二口。

十七日　脈仍弦緊，背猶畏寒，陽未全復，照原方再服二帖，分四日服。

十九日　前之畏寒，至今雖減，而未全愈，脈之弦緊，亦未冲和，衝氣微有上動之象。可取初十日桂枝加桂湯法，再服二帖，分四日，立春以後故也。

丙午正月初五日　六脈俱弦，左脈更緊，糞後便紅，小腸寒溼，黃土湯爲主方。議黃土湯去柔藥，加淡滲通陽，雖自覺胸中熱，背心如熱水澆，所云熱非熱也，況又惡寒乎。

竈中黃土八兩　生苡米五錢　雲苓塊六錢　熟附子四錢　蒼朮炭四錢　桂枝五錢　黃芩炭四錢　廣皮炭四錢

煮四碗，分四次服，血多則多服，萬一血來甚湧，附子加至八錢，以血止爲度，再發再服，切勿聽淺學者妄轉一方也。

丸方：陽虛脈弦，素有寒溼痰飲，與蠲飲丸方，通陽滲溼而補脾陽。

桂枝八兩　蒼朮炭四兩　生苡仁八兩　雲苓塊八兩　乾薑炭四兩　炙甘草三兩　益智仁四兩　半夏八兩　廣皮六兩

神麴糊丸，小梧子大，每服三錢，日三服，忌生冷豬肉介屬。

初十日　糞後便紅雖止，寒溼未盡，脈之緊者亦減，當退剛藥，背惡寒未罷，行溼之中，兼與調和營衛。

蒼朮炭三錢　黃芩炭錢半　竈中黃土一兩　焦白芍四錢　生苡仁三錢

煮三杯，分三次服，以背不惡寒爲度，戒生冷介屬豬肉。

《杏軒醫案・輯録・洪星門翁吐血》　脈大不斂，陽虛體質，兼多勞煩，舊病喘汗，服溫補煎丸相安，月前偶感咳嗽，續見鼻衄痰紅，日來吐多不止，口苦食減，頭昏氣促。若論尋常吐血，不過肝肺之火，藥投清降，火平其血自止，尊體精氣本虛，一陽初復，形神交勞，水火不交，氣隨血脫，病關根本，再投清降損眞，則陰陽離決矣，先哲有見血休治血之語，可味也。議從黑歸脾湯，培養心脾，佐以生脈保金，攝納腎氣。服藥三劑，血止脈斂，經云：人四十而陰氣自半。平素質虧多病，今復大失其血，生生不繼，臟眞耗傷，灌溉栽培，尤非易事，夫血雖生於心，藏於肝，實則統於脾，古人治血證，每以胃藥收功，良有以也。再按痰之本水也，原於腎，痰之動濕也，由於脾，《內經》以痰多爲白血，此果痰也，果精血也，豈精血之外，別有稱痰者耶，故昔賢又有見痰休治痰之論。參五陰煎，水土金先天一氣化源也。

《杏軒醫案・輯録・龔西崖兄咳血》　向患血證，發將匝月，醫用血脫益氣之法，未爲不是。惟嫌脈數不靜，肌熱咽乾，嗆咳莫能正偃，咳甚則血來，咳止血亦止，血去陰陽，陰不戀陽，水不制火，刻值金燥秉權，肺被火刑，金水不相施化。《醫貫》云：不投甘寒以降火，驟用參、耆以補陽，此非醫誤，不知先後着也。自述胸脘乍覺煩寃，即咳頻血溢，按衝爲血海，其經起於氣街，挾臍上行至胸中，衝脈動則諸脈皆動，豈非下焦陰火上逆，血隨火升之故耶。火在丹田以下曰少火，出丹田以上曰壯火，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欲止其血，須止其嗽，欲止其嗽，須熄其火。然非尋常清火止嗽之藥所能奏功，務使下焦陰火斂藏，火不上逆，金不受刑，嗽止血自止矣。

《杏軒醫案・續録・許月隣翁愛齒衄》　月翁令愛患齒衄，藥服生地、丹皮、赤芍、連翹、石膏、升麻之屬，衄反甚。予於方內除升麻加犀角，一服即止。翁問曰：古人治血證，用犀角地黃湯，云無犀角代以升麻，蓋升麻能引諸藥入腸明也，今服之不效，豈古方不足信與？予曰：朱二允有言，升麻性升，犀角性降，用犀角止血，乃借其下降之氣，清心肝之火，使血下行歸經耳，倘誤用升麻，血隨氣升，不愈湧出不止乎，古方未可盡泥也。翁又問：入陽明清胃熱，藥品尚多，惟犀角與齒衄相宜者，得無齒屬上部，角長於頭，本乎天者親上之義耶。予曰：不審惟是，人之上齒屬足陽明，禮云戴角者無上齒，陽明之血脈上貫於角，齒衄用之輒應者，職是故也。

《醫徹・傷寒・畜血》　治驗

一微商年十八，從遠歸，當晚忽暈倒，偏體俱冷，醫一作火治，一作痰治，俱不效。余診之，脈虛而芤，動則眩暈，不能起坐，忽吐出紫血。予曰：此瘀血症也，下出爲順。用人參二錢，肉桂一錢，澤蘭二錢，丹皮、當歸、廣皮各一錢，一劑而血下行，三劑而身漸暖，數劑乃痊。

一男子發熱，面白無神，脈得微濇欲絕，大便黑，時頭眩。余曰：此瘀血症而脈如此，何敢攻之。連進地黃湯四劑，覺安甚，又加桂四劑，所去瘀血不計，但口乾舌燥，加五味子四劑，又下瘀血，腹中安舒，而脈與舌猶故，痰中見血，以門冬、貝母、生地、丹皮等漸愈。蓋此症兼內傷元氣，賴溫補而效，肺經未免受剋，故以保肺收功。

《類證治裁・吐血》醫案

族弟，陰虛發熱吐紅，脈洪虛疾，左關尺爲甚，思積損幾及三年，龍雷不伏，直至眞陰內爍，肺絡受傷，陰益虧，陽益熾矣。不從鹹降，諒難猝止，用秋石、阿膠、熟地、五味、山藥、百合、貝母、丹皮、白芍、淡菜熬膏，藕湯下，紅止而損漸愈。

毛，勞怯失血，尺寸脈俱洪數，乃肺腎虧損。用三才湯加丹皮、白芍、麥冬、鮮藕，數服血止，惟晡熱欬嗽，用六味丸去萸、瀉，加五味、白芍、龜板、炙阿膠，蜜丸服，二料全痊。

丁，痰中血點，溲後遺濁，五更不夢自洩。此腎陰虛，相火強也。六味去山萸，加魚鰾、炒蓮鬚、菟絲餅，稍佐黃檗、鹽水炒蜜丸，淡鹽湯下，漸愈。

韋氏，晡熱嘔欬痰血，此上損候也。用阿膠、蛤粉炒百合、茯神、鮮藕、各三錢、潞參、山藥、白芍、丹皮各二錢、貝母一錢、五味四分、紅棗五枚，二劑紅止，熱漸退，去丹皮、阿膠、鮮藕，加栝蔞仁，二服痰嗽亦除。

眭，初夏吐紅，深秋未止，或主燥火刑金，或主龍雷亢逆，診脈右寸短濇，左關沈弦。應主鬱慮不舒，由氣分傷及血絡，自述每午後喉間氣窒不利，則嗽作血腥，夫陽主開，陰主閉，午後屬陽中之陰，主斂，而氣隧阻閉，非鬱虛內因不至此。用桔梗、貝母、木香、栝蔞、茯神、當歸、白芍、降香末，服二劑，脘舒血止，去木香、降香，加鬱金、熟地，二服脈平，又服歸脾湯去耆、朮，加熟地、貝母、白芍、蓮子，愈。

錢，失血三次，皆由食頃，今吐紅又適當飯時，自係食入氣阻胃管嗆血，故咽津時脘間若噎也，診脈各部俱弦。宜調其逆氣兼彌其滲絡，用栝蔞、貝母、當歸、玉竹、阿膠、紅棗，服愈後頻服牛乳，永不發。

黎，立冬後陽伏地中，龍潛海底，今值冬至，陽始生，而龍已不藏，致五夜陽升，灰痰帶血，右尺不平，此知蘗八味丸症也。又夙有肝氣，左脇刺痛，則龍雷交燄矣，初服壯水潛陽，痰血已減，繼服加減歸脾湯，左脇痛止，灰痰亦少，血絲淡而若無，脈症將愈兆也。昨診惟肝脈稍弦，左尺強於右，是水尚能制火，從此平心靜攝，戒怒節慾，明春木火不至偏旺，則痊平可冀。熟地、水煮丹皮酒炒、澤瀉鹽水炒，茯苓乳蒸、山藥炒、遠志甘草汁炒、白芍炒、女貞子、藕粉、淡菜、牡蠣煅研，煉蜜丸服。

蔣氏，小產後痰嗽帶血，晡寒宵熱，食減肌削，脈小弱。此病損已久，胞系不固，胎墮後營衛益傷。宜倣立齋先生治法，以甘溫補陽則寒熱可減，近人專事杏貝，希冀嗽止，恐寒涼損脾，反致不救，用潞參、山藥、茯神、炙草、阿膠、白芍、五味、杞子、蓮棗，數服頗安，再加黃耆、鹿角霜，數服諸症漸止，飲食漸加，又丸方調理得痊。

荊氏，高年食後觸怒，氣升血湧，洞瀉稀水，身熱背寒，心煩頭眩。經云：怒則氣逆，甚則嘔及飧泄。故令氣上，症由肝陽鬱勃，震傷血絡，疏泄太甚，木必侮土，胃中水穀不化，更兼暑濕司令，地氣泛潮，故下迫暴注，氣上故中脘失寬。主以降逆，佐以除滿，則血歸經而胃自和，用厚朴製、山梔炒、鬱金磨、蘇梗、茯苓、薏苡、砂仁、降香、枳殼，一啜微汗，前症若失。

戴氏，情志內損，火迫絡傷嗽血，晡寒宵熱，脈右虛，左數。營損衛怯，先以膩潤彌絡，育陰和陽，待夏至陰生，陽不加灼，復元可望。阿膠水化、生地炒、麥冬各一錢、茯神三錢、杞子、山藥、甜杏仁俱炒二錢、丹皮、石斛各錢半、五味焙五分，六服諸症向安，惟胸右微痛，加白芍二錢、蘆皮八分，痛止。

王，淋症愈後，遂發漏瘍，必固濇藥用早，瘍醫用線藥，膿管未拔，忽咯血塊，左脈虛，右尺搏指。此龍火不潛，上爲咯紅，下爲漏膿，勞則淋遺溺痛，非壯水制陽，漏卮何已，勢將由下損上，爲勞嗽，爲吐衄，肛漏安可平也。暫服煎劑，倣虎潛丸加減，熟地、水煮龜膠、淡菜、白芍、當歸、五味、杞子、知母、黃檗俱酒炒，六服脈症平，後用煉蜜爲丸，加茯苓、山藥、丹皮、牛膝、鹽湯下，漏瘍亦愈。

史氏，胸痛嘔血，色兼紅紫，頭眩脘悶，脈芤微。此憂思損營，宜斂補心神，兼舒脾結。凡離絡之血色變紫，非必積瘀使然。潞參、茯神、白芍、五味、棗仁、炙草、當歸醋炒、合歡花、鬱金、木香俱磨汁冲，三服已安，調理尋起。

《類證治裁・衄血》醫案

族子，勞力傷陰，口乾鼻衄，頰赤神疲。是冬陽不潛，當春脈洪，晡熱，係引動溫邪，先治溫，後治勞。黑山梔、生地、白芍、丹皮、麥冬、沙參、元參、蔗汁，三服脈洪已退，鼻衄亦止，而右尺不靜，龍燄未熄，宜滋陰潛陽，六味丸料去澤瀉，加龜板、淡菜、五味、白芍，煎服十劑效。

蕭，去秋陰瘧，病延今夏，三日兩發，熱重寒輕，鼻衄左孔，膝脛熱蒸。乃腎陰下虧，膽火上冒，仍用柴、防升動。致汗多渴眩，鼽衄不已，皆誤藥貽咎。生地、丹皮、山梔、知母、酒炒牛膝、酒蒸白芍、烏梅、桑葉，三四服病已，嗣此多

服六味丸以滋下元。

呂氏，暑熱煩勞，下崩上衄，屢次暈絕，肢冷胸溫，甦醒後脇滿心忡，驚汗不寐，脈虛芤。此心肝血失所統，而氣隨血脫也。急須固氣以攝血，乃陰從陽長之理，用洋參五錢、茯神三錢、棗仁、龍骨各二錢、黑甘草錢半、龍眼五枚、小麥二合、五味八分，三劑，神安熟寐，逾日血仍至，復暈而甦，用理中湯加荆芥醋炒黑，數服得止。

王，春初鼻衄，口乾惡熱，由努力傷絡，血凝氣聚，臍左板硬如掌，脘痞不容側卧，脈左大右小。肝乘絡傷，應地氣上騰，直犯清道。先進緩肝降逆，俟衄止，再商理瘀，黑山梔、鬱金、萋仁、白芍、阿膠水化、當歸醋炒、麥冬、丹皮、炙草，一啜甚適，三服衄止，脈左斂，原方去芍、膠、歸、草，加牡蠣、降香、牛膝、歸鬚、桃仁，二服便下瘀黑，脘腹俱寬，蓋血以下行爲順，上行爲逆，故降逆佐甘緩，理瘀佐軟堅。

宗，面蒼赤，體質陰虛，病後微熱，牙齦血衄成塊，隨咽下，不痛不腫。治用滋腎以潛龍火，熟地水煮、黃檗酒炒、茯苓、丹皮、牛膝蒸煎湯，冲眞藕粉，二服外用青鹽、青黛，石膏，研細敷齒齦，不日而衄止。

王，當春大衄，由情志拂逆，膽火上迫，致血直犯清道，昏眩不時。速用清降，以遏少陽升逆之威，羚羊角、黑山梔、丹皮、阿膠、生地、鮮桑葉，二服衄止，脈來小濇糢糊，胸際隱痛，晡時足腫，由傭作傷陽，元氣不振，懼其遇勞輒發。法宜和補脾陽，潞參、白朮、炙草、茯神、白芍、當歸醋炒、鬱金汁，數服愈。

《類證治裁・便血》醫案

夏，便紅，遇勞輒甚，初服苦參子俗名鴉膽子，以龍眼肉裹，開水送下十粒效，後屢試不驗。予按東垣論脾爲生化之源，心統諸經之血，思慮煩勞，致心脾不司統攝。宜用歸脾丸，或暫服加味歸脾湯，其血自止，如言而瘥。湯丸內俱去焦白朮。

幼姪，鼻衄便紅，寒熱無汗，食減神疲，脈大而數。此脾肺氣虛，陰火乘絡，致血從清濁道橫溢而出。用補中益氣湯去升麻加山梔、白芍，一服，五更大熱，比曉微汗身涼，次日寒熱除，脈頓斂，三服而病已。

服姪，壯歲便後瀝血色鮮，乃腸胃遠血，症屬腸風。用升降法，荆芥、當歸俱醋炒、白芍、槐米俱酒炒、黑山梔、生地、甘草炙黑、側柏葉，三服愈。

張，辛苦傭作，日夜便血數次，由冬入夏未止，陰絡已傷，漸至食減無味，神色慘悴，脈來沈細而數，勢必寒熱，延成損怯。勉用攝血，佐以益脾，以脾統血也。倣駐車丸去黃連，阿膠水化、炮薑、當歸土炒、白芍、熟地、甘草俱炒黑、蓮子炒、紅棗、南燭子、茯神，三服紅痢減，寒熱亦止，口中和，據述腹不痛，但裏急，必連便二次。此屬氣虛不攝，喬用潞參、炙耆、茯苓、山藥、地榆酒炒、赤石脂，便血遂止。

何，童年便血，面黃瘦，能食。此脾氣鬱而生火也，用清理澀熱。山梔、赤芩、生白芍、生薏仁、石斛、當歸、柿餅炭、陳皮、地榆，數服效。

朱，春正痢血，一載未痊，陰絡大傷，秋間三瘧歷冬，曾用常山劫劑未效，面浮足腫，食減神疲，懍寒宵熱，脈虛近數，陰傷及陽，延成損怯矣。今痢純紅，日夜十數次，即培陽攝陰，尚恐不及，乃閱所服方，仍用製軍輩，屢次通裏，是欲竭其漏巵乎，毋怪愈治愈劇也。用潞參、茯苓、山藥、白朮炒、白芍、甘草炙黑、荆芥醋炒黑、烏梅、阿膠煨，一服血減，明日不甚怯寒矣，又加減十數劑，瘧痢漸瘳。

《冷廬醫話・吐血》吳球治一少年吐血，來如泉湧，諸藥不效，虛羸病危。乃取病者吐出之血，瓦器盛之，候凝入鍋，炒血黑色，以紙盛放地上，出火毒，細研爲末，每服五分，麥門冬湯下二三服，其血遂止，此蓋血導血歸法也。余按近人傳治暴起吐血方，以絲棉蘸吐出之血，火焙存性，研末服之，甚效。今觀吳案，則不獨初起者可用此法矣。

方書法吐血有用苦寒者，有戒用苦寒者，觀顧曉瀾治案，可以得其要矣。治案云：徐氏婦，吐血傾盆，數日不止，目閉神昏，面赤肢軟，息麤難卧，危如累卵，脈左沉右洪，重按幸尚有根。此鬱火久蒸肺胃，復緣暑熱外逼，傷及陽絡，致血海不止，危在頃刻，諸藥皆苦寒，是以投之即嘔。借用八汁飲，意冀其甘寒可以入胃清上，血止再商治法，用甘蔗汁、藕汁、蘆根汁各一酒杯，白果汁二匙，白蘿蔔汁半酒杯，梨汁一酒杯，西瓜汁一酒杯生冲，鮮荷葉汁三匙，七汁和勻，隔水燉熱，冲入瓜汁，不住口緩緩灌之，服後夜間得寐，血止神清，惟神倦懶言，奄奄一息，脈雖稍平，右愈浮大無力，此血去過多，將有虛脫之患。經云：血脫者益其氣。當遵用之，人參七分，秋石水拌，黃耆七分，黃芩水炙黑，歸身一錢炒黑，懷山藥錢半，茯苓三錢，大麥冬錢半去心，蒸北五味七粒，和入甘蔗汁、梨汁、藕汁，服後食進神健而痊。門人問：血冒一證，諸方皆以苦寒折之，今以甘寒得效，何也？曰：丹溪云虛火宜補，此婦張，辛苦傭作，日夜便血數次，由冬入夏未止，陰絡已傷，漸至食減無味，

孀居多年，憂思鬱積，心脾久傷，復緣暑熱外蒸，胃血大溢，苦寒到口即吐，其爲虛火可知，故得甘寒而止。若果實熱上逆，仲景曾有用大黄法，或血脱益氣，東垣原有獨參湯法，不能執一也。觀此知實火吐血，原當用苦寒，然除實火之外，則概不宜用苦寒矣。今人吐血挾虛者多，而醫者動手輒用苦寒，宜乎得愈者少也，吐血戒用苦寒，更有治案可法。吴孚先治何氏女患吐血咳嗽，食減便溏，六脈兼實，左部尤甚，醫用四物湯加黄芩、知母，吴曰：歸、芎辛竄，吐血在所不宜，芩、知苦寒傷脾，在所禁用，乃與米仁、玉竹、白芍、枸杞、麥冬、沙參、川斷、建蓮、百合，二十劑，脈稍緩，五十劑而瘳，此方治陰虛咳嗽吐血最良。然必收效於數十劑後，謂非王道無近功乎。

又程氏式醫彀，治李氏子吐血喘促，咳嗽浮腫，腳輭不能行，診脈浮濇微疾。此房勞所致也，用茯苓、白芍、苡仁、木瓜、丹皮、芡實、牛膝、貝母、百合、甘草，服十餘劑，喘促稍定，浮退血止，前方加朮，服二十餘劑而愈。夫此病以涼止血，則浮喘必劇，以溫止浮喘，則吐血必甚，總歸不起，第於平淡中寓巧法，故能生耳。治吐血者知此，庶不爲藥所誤。

方書每言童便治吐血之神，然須擇強健之童而不食醒濁物者，有力者猶可購求，窶人安能。

傳有一方，丹參飯鍋蒸熟，泡湯代茶，日飲之甚效。

《冷廬醫話·諸血》 肌衄即《内經》之血汗，古無驗方，近人方案有極驗者，錄以備用。毛達可《便易經驗集》云：一人左臂毛竅如鍼孔，驟濺出血，積有一面盆許，晝夜常流，面白無氣，余用炒山甲片研細粉，罨之以帕，紮住，即止，隨服補血湯數劑而愈。後治一老農腎囊上有一鍼孔流血，盈至腳盆，諸藥不效，自謂必死，余投以前法，立時痊愈，眞神方也。顧曉瀾《吴門治驗錄》云：余同事楊君，腦後髮際忽出血不止，衆皆駭然，余知其爲肌衄也，令用一味黄芩，漬水塗之立愈，後竟未發。又見有胸前背心兩證，亦以前法治之立效。此方余友范董書所傳，治鼻梁血出者，移治他處亦效，而《準繩》未見及此，可見著書之難也。

許辛木部曹之室人，自幼患鼻衄，于歸後，無歲不發，甚者耳、目、口、鼻俱溢出，至淡黄色始止。凡外治、内治之法，無不歷試，每發必先額上發熱，鼻中氣亦甚熱，近二十年來，每覺鼻熱。辛木以喻嘉言清燥救肺湯投之，二三劑後，即覺鼻中熱退不衄，或投之少遲，亦不過略見微紅。蓋此方最清肺胃之熱，惟人參改用西洋參，或加鮮生地，熱已定則用乾生地。喻氏此方自言不用一苦藥，恐苦從火化也。此製方妙處，醫者不可妄加也。

內科總部

瘀證部

題解

《說文解字・說文七下・病部》 瘀，積血也，從疒，於聲。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 有所墮墜，惡血留內。

《金匱要略・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 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爲有瘀血。

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爲陰伏，是瘀血也，當下之。

《雜病證治準繩・諸血門・畜血》 夫人飲食起居一失其宜，皆能使血瘀滯不行，故百病由污血者多。

《張氏醫通・諸血門・諸見血證》 凡內外諸邪，有血相搏，積而不行者，即爲瘀血。

《古今醫徹・畜血》 其人或勞倦，或跌撲，或閃挫，或鬱怒，皆足以阻其血，而停蓄成瘀。

《本經疏證・本經序疏要・瘀血》 玩篇中端緒甚繁，第一先剖其瘀之情狀。則濡遲有待曰留，篇中凡樸消、牡丹、射干皆治留血。壅塞不通曰閉，大黃、茅根、蘆蟲、桃仁皆治血閉。積久而朽曰老，射干主老血。扼困垢穢曰惡，羚羊角、牛膝、乾地黃、水蛭皆治惡血。敗類害良曰賊。虻蟲、芍藥皆主賊血。

《血證論・血中瘀證治・瘀血》 離經之血，雖清血鮮血，亦是瘀血。

論說

《素問・生氣通天論》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血實宜決之。

《素問・五藏生成篇》 是故多食咸，則脈凝泣而變色。

又 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瘭，凝於脈者爲泣，凝於足者爲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爲瘭厥也。

《素問・脈要精微論》 夫脈者，血之府也。【略】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澀則心痛。

《素問・八正神明論》 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

《素問・舉痛論》 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

又 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蜷，縮蜷則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炅則痛立止。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

又 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脈泣，脈泣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

又 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入大經，氣血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

《素問・刺腰痛篇》 衡絡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俯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衡絡絕，惡血歸之。【略】

《素問・調經論》 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

又 血氣未幷，五藏安定，孫絡外溢，則經有留血。

又 帝曰：刺留血奈何？岐伯曰：視其血絡，刺出其血，無令惡血

得入於經，以成其疾。

又　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

又　喜則氣下，悲則氣消，消則脈虛空，因寒飲食，寒氣熏滿，則血泣氣去，故曰虛矣。

又　帝曰：陰盛生內寒，奈何？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澀，故中寒。

又　病在脈，調之血，病在血，調之絡。

《素問・繆刺論》　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

《素問・至真要大論》　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

又　堅者削之【略】結者散之，留者攻之。

《靈樞・經脈》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髦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

《靈樞・禁服》　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者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於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

《靈樞・賊風》　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痹。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靈樞・五味》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於胃，其氣上走於中焦，注乎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渴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靈樞・刺節真邪》　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

《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血痹候》　血痹者，由體虛邪入於陰經故也。血爲陰，邪入於血而痹，故爲血痹也。其狀形體如被微風吹，此由憂樂之人，骨弱肌膚盛，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膚腠開，爲風邪行侵也。診其脈，自微澀在寸口，而關上小緊，血痹也。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虛勞積聚候》　積聚者，臟腑之病也。積者，臟病也，陰氣所生也。聚者，腑病也，陽氣所成也。虛勞之人，陰陽傷損，血氣凝澀，不能宣通經絡，故積聚於內也。

《諸病源候論・温病諸候・温病吐血候》　諸陽受邪熱，初在表，應發汗而不發，致熱毒入深，結於五臟，內有瘀血積，故吐血也。

《諸病源候論・心痛病諸候・心懸急懊痛候》　心痛【略】其痛懸急懊者，是邪迫於陽氣，不得宣暢，壅瘀生熱，故心如懸而急，煩懊痛也。

《諸病源候論・癰疽病諸候・腸癰候》　腸癰【略】設脈遲緊，聚爲瘀血，血下則愈。

《諸病源候論・婦人雜病諸候・瘀血候》　此或月經痞澀不通，或產後餘穢未盡，因而乘風取涼，爲風冷所乘，血得冷則結成瘀也。血瘀在內，則時時體熱面黃，瘀久不消，則變成積聚癥痕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落床損瘀候》　血之在身，隨氣而行，常無停積。若因墮落損傷，即血行失度，隨損傷之處即停積。若流入腹內，亦積聚不散，皆成瘀血。

《聖濟總録・傷寒門・傷寒統論》　毒熱內瘀，則變爲瘀血。

《聖濟總録・腰痛門・腰脚疼痛》　論曰：腎主腰脚，腰爲腎府，腎既虛弱，風邪乘之，入於經絡，氣血留滯，故腰脚疼痛。

《聖濟總録・傷折門・傷折惡血不散》　脈者血之腑，血行脈中，貫於肉理，環周一身。因其肌體外固，經隧內通，乃能流注，不失其常。若因傷折，內動經絡，血行之道不得宣通，瘀積不散，則爲腫爲痛，治宜除去惡瘀，使氣血流通，則可以復完也。

《聖濟總録・婦人血氣門・婦人血積氣痛》　蓋氣通則血行，氣澀則血滯。若月水不通，產後惡露不盡，或因它病使血不行，皆致氣血凝滯。血因氣聚，蘊而成積，積久不去，則爲氣痛。

《聖濟總録・婦人血氣門・婦人瘀血》　瘀血者，由經水蓄聚，或產後惡露不盡，皆本衝任氣虛，風冷所乘，氣不能宣，故血瘀也。瘀血不去，結痼成積，則令人面黃肌瘦，煩渴憎寒，腰腹重痛，久變癥痕。

《普濟方・諸血門・總論》　夫人之所以滋養其身者，唯氣與血。血爲榮，氣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周流不息，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

無端焉。蓋血猶水也，水由地中行，百川皆理，則無壅決之虞。血之周流於身，上透泥丸，下至涌泉，灌溉諸經，榮養百脈。內不爲七情所鬱，外不爲四氣所傷，自然順適。萬一微爽節宣，則血氣逆亂，榮衛失度，背於常經，或澀或散，或下而忘返，或逆而上行，乃有吐衄便利汗痰諸症生焉。

《普濟方・虛勞門・虛勞積聚》 虛勞之人，陰陽虛損，血氣澀滯，不能宣通，各隨其臟腑之氣而留結，故成積聚之病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血證》 血本陰精，不宜動也，而動則爲病。血主營氣，不宜損也，而損則爲病。蓋動者多由於火，火盛則逼血妄行。損則多由於氣，氣傷則血無以存。故有以七情而動火者，有以七情而傷氣者，有以勞倦色欲而動火者，有以勞倦色欲而傷陰者，或外邪不解而熱鬱於經，或縱飲不節而動火於胃，或中氣虛寒則不能收攝而注陷於下，或陰盛格陽則火不歸原而泛溢於上，是皆動血之因也。故妄行於上則見於七竅，流注於下則出乎二陰，或壅瘀於經絡，則發爲癰疽膿血，或鬱結於腸臟則留爲血塊血癥，或乘風熱則爲斑爲疹，或滯陰寒，則爲痛爲痹。此皆血病之證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脇痛》 凡人之氣血猶源泉也，盛則流暢，少則壅滯。故氣血不虛則不滯，虛者無有不滯者。

《張氏醫通・痿痹門・百合》 勿食鹽豉者，以味咸而凝血也。

《醫學真傳・氣血》 人之一身，皆氣血之所循行，氣非血不和，血非氣不運，故曰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氣與血無處不有。【略】血、氣二者，乃醫學之大綱，學者不可不察也。

《雜病源流犀燭・跌撲閃挫源流》 跌撲閃挫，卒然身受，由外及內，氣血俱傷病也。何言之，凡人忽跌忽閃挫，皆屬無心，故其時本不知有跌與閃挫之將至也。而忽然跌忽然閃挫，必氣爲之震，震則激，激則壅，壅則氣之周流一身者忽因所壅而凝聚一處，是氣失其所以爲氣矣。氣運乎血，血本隨氣以周流，氣凝則血亦凝矣。氣凝在何處，則血亦凝在何處矣。夫至氣滯血瘀，則作腫作痛諸變百出。雖受跌受閃挫者，爲一身之皮肉筋骨。而氣既滯，血既瘀，其損傷之患，必由外侵內，而經絡臟腑，幷與俱傷，其爲病，有不可勝言，無從逆料者矣。

《醫林改錯・論痘非胎毒》 受瘟疫至重，瘟毒在內燒煉其血，血受燒煉，其血必凝，血凝色必紫，血死色必黑。痘之紫黑，是其證也。死血阻塞道路，瘟疫之毒，外不得由皮膚而出，必內攻臟腑，臟腑受毒火煎熬，隨變生各臟逆證。

《醫林改錯・氣血合脈說》 治病之要訣，在明白氣血。無論外感、內傷，要知初病傷人何物，不能傷臟腑，不能傷筋骨，不能傷皮肉，所傷者無非氣血。

《血證論・總論・陰陽水火氣血論》 運血者即是氣，守氣者即是血。

《血證論・總論・脈證生死論》 夫載氣者血也，而運血者氣也。人之生也，全賴乎氣，血脫而氣不脫，雖危猶生，一綫之氣不絕，則血可徐生，復還其故。血未傷而氣先脫，雖安必死。【略】故吾謂定血證之死生者，全在觀氣之平否。

《血證論・血上干證治・吐血》 其氣衝和則氣爲血之帥，血隨之而運行，血爲氣之守，氣得之而靜謐。氣結則血疑，氣虛則血脫，氣迫則血走，氣不止而血欲止，不可得矣。

《血證論・血上干證治・咳血》 人身之氣以運血，人身之血，即以載氣。

《血證論・血下泄證治・便膿》 血之運，氣運之，即瘀血之行，亦氣之行。血瘀於經絡臟腑之間，既無足能行，亦無門可出，惟賴氣運之。

又 血從氣，氣運血。凡治血者必調氣，使氣不爲血之病，而爲血之用，斯得之矣。

《血證論・血中瘀證治・瘀血》 吐衄便漏，其血無不離經。凡系離經之血，與榮養周身之血，已睽絕而不合。其已入胃中者，聽其吐下可也。其在經脈之中，而未入於胃者，急宜用藥消除，或化從小便出，或逐從大便出，務使不留，則無餘邪爲患。此血在身，不能加於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機。故凡血證，總以去瘀爲要。世謂血塊爲瘀，清血非瘀。黑色爲瘀，鮮血非瘀，此論不確。蓋血初離經，清血也，鮮血也。然既是離經之血，雖清血鮮血，亦是瘀血。離經既久，則其血變作紫血。譬如皮膚被杖，血初被傷，其色紅腫，可知血初離經，仍是鮮血。被杖數日，色變青色，可知離經既久，其血變作紫黑也。

《讀醫隨筆・證治總論・承制生化論》 氣虛不足以推血，則血必有瘀。血虛不足以滑氣，則氣必有聚。

《讀醫隨筆・證治總論・虛實補瀉論》葉天士謂久病必治絡，其說謂病久氣血推行不利，血絡之中，必有瘀凝，故致病氣纏延不去，疏其血絡而病氣可盡也。

《讀醫隨筆・證治類・自嚙狂走是氣血熱極非祟也》夫人身之血，如胭脂然，有色有質，可粉可淖，人血亦可粉可淖者也。其淖者，津液爲之合和也，津液爲火灼竭，則血行愈滯。

綜述

《金匱要略・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絡營衛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緩中補虛，大黃䗪蟲丸主之。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師曰：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跌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鶩溏，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脈卑，少陰脈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女則經水不通，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名曰血分。

《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并治》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略】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證唇口乾燥，故知之。當以溫經湯主之。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已解，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又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又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又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者，宜抵當湯下之。

又 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喜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

《和劑局方・續添諸局經驗秘方》失笑散，治產後心腹痛欲死，百藥不效，服此頓愈。

《聖濟總録・傷寒門・傷寒瘀血》傷寒病在表，當汗不汗，邪無所出，熱結在裏，皆成瘀血。然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少腹硬滿，小便自利，下血乃愈。又陽明病其人喜忘者，本有瘀血，大便雖硬反易，其色必黑。凡病人腹不滿，其人自言滿者，亦爲瘀血在裏，皆宜下之，使瘀血得下即愈。診其脈沉結者，瘀血之病也。

《聖濟總録・積聚門・積聚統論》積者五臟所生，氣之所積名曰積，其始發有根本，其痛不離其部，由陰氣所生也。聚者六腑所成，氣之所聚名曰聚。其始發無根本，其痛無常處，由陽氣所生也。然又有癥瘕癖結者，積聚之異名也。證狀不一，原其病本大略相似，但從其所得，或診其證狀，以立名耳。且癥者爲隱見腹內，按之形證可驗也。瘕者爲瘕聚，推之流移不定也。癖者僻側在於脇肋。結者沉伏結強於內。然有得之於食，有得之於水，有得之於憂思，有得之於風寒。凡使氣血沉滯留結而爲病者，治須漸磨潰削，使氣血流通，則病可愈也。

《本事方・積聚凝滯五噎膈氣》枳殼散，治五種積膈氣，三焦痞塞，胸膈滿悶，背膂引痛，心腹膨脹，脇肋刺痛，食飲不下，噎塞不通，嘔吐痰逆，口苦吞酸，羸瘦少氣，短氣煩悶，常服順氣寬中，消痃癖積聚，散驚憂恚氣，宜服枳殼散。

《三因方・八裏病脈》沉爲在裏，爲實，爲水，爲寒，爲喘，爲癥，爲瘕。【略】沉重而直前絕者，爲瘀血。

《三因方・病餘瘀血證治》病者或因發汗不徹，及吐衄不盡，瘀蓄在內，使人面黃，唇白，大便黑，腳弱，氣喘，甚則狂悶，皆瘀血所致。

犀角地黃湯，治傷寒及溫病，應發汗而不汗，內蓄爲瘀血。及鼻衄吐血

不盡，餘血停留，致面黃，大便黑。

《原病式・火類》 由五志過極，皆爲熱甚故也。若微則但僵仆，氣血流通，筋脈不攣，緩者發過如故。或熱氣太甚，鬱結壅滯，氣血不能宣通，陽氣暴絕，則陽氣後絕而死。俗謂中，不過爾。或即不死而偏枯者，由經絡左右雙行，而熱甚鬱結，氣血不得宣通，鬱極乃發，若一側得通，則痞者痹，而癱瘓也。其人已有怫熱鬱滯，而氣血偏行，微甚不等，故經言：汗出偏沮，令人偏枯。然汗偏不出者，由怫熱鬱結，氣血壅滯故也。人卒中則氣血不通而偏枯也。

《濟生方・腰痛》 又有墜下閃肭，氣凝血滯，亦致腰痛。【略】墜下閃肭，以致氣凝血滯而痛者，脈多沉弦而實也。

《濟生方・痹》 脈痹之爲病，應乎心，其狀血脈不流，令人痿黃，心下鼓氣，卒然逆喘不通，嗌乾善噫。

《瑞竹堂經驗方・卷一・消導》 勝紅丸，治心腹痞滿，消食快氣，美進飲食。

《脈因證治・心腹痛》 有客寒阻之不行，有熱內生而鬱不散，有死血、食積、濕痰結滯，妨礙升降，故痛。

《脈因證治・脇痛》 肝木氣實火盛，或因怒氣大逆，肝氣鬱甚，謀慮不決，風中於肝，皆使木氣大實生火，火盛則肝急，瘀血惡血，停留於肝，歸於脇下而痛，病則咳嗽。

《脈因證治・腰痛》 瘀血。因用力過多，墮墜拆納，瘀血不行。

《醫經小學・病機第四》 脇痛多氣，或肝火盛，或有死血，或痰留注，或感寒氣鬱，病多不同，必察其本。

《普濟方・諸血門・總論》 人之一身，不離乎氣血，凡病經多日，療治不痊，須當爲之調血。血之外證，痰嘔、燥瀉、昏憒迷忘、常喜湯水漱口，不問男女老少，血之一字，請加意焉。用藥川芎、蓬朮、桃仁、靈脂、生地黃、北大黃爲要。嘔甚者，多加生薑，以此先利其宿瘀。嗣以茯苓、茯神、川芎、甘草調理之。

《普濟方・方脈總論・血榮氣衛論》 若夫血有敗瘀，滯泥乎諸氣，則氣之道路，未免有所壅遏，又當審所先而決去之。經所謂先去其血而後調之，不可不通其變矣。然而調氣之劑，以之調血而兩得。調血之劑，以調氣而乖張，如木香、官桂、細辛、厚朴，以至烏藥、香附、莪朮、三棱之類，治氣可也，治血亦可也。若以當歸、地黃輩，施之血證，無以逾此，然其性纏滯，每於胃氣有虧。胃既虧，則五臟六腑之氣亦餒矣。善用藥者，其間量劑而佐助之。

《普濟方・諸痹門・脈痹》 夫血性得溫則宣流，得寒則凝澀。凝澀不行，則皮毛萎悴，肌肉痛痹。《內經》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又曰以夏遇此者爲脈痹，則血凝不流可知也。

《普濟方・傷寒門・傷寒蓄血》 夫傷寒蓄血者，在下焦結聚而不行，蓄積而不散者是也。血菀於上而吐血者，謂之薄厥。留於下而瘀者，謂之蓄血。此由太陽隨經瘀熱在裏，血爲熱所搏，結而不行，蓄於下焦之所致。蓄血之證又有輕重焉，如狂也，喜忘也，皆蓄血之甚者，須抵當湯丸以下之。如外已解，但少腹急結者，則是蓄血之輕者，須桃仁承氣湯以利之。

《證治要訣・傷門・傷風寒》 又有瘀血一證，遍身亦黃，但瘀血則發狂，大便必黑，小腹按之急痛，而小便卻自利，以蓄血不利小便也，宜桃核承氣湯。

《證治要訣・諸痛門・腰痛》 腰痛如鋸刀所刺，大便黑、小便赤黃或黑，由血滯腰間，名瀝血腰痛，桃仁酒調黑神散。

《證治要訣・諸中門・中風》 治風之法，初得之即當順氣，及其久也，即當活血，此萬古不易之理。久患風疾，四物湯吞活絡丹愈者，正是此義。若先不順氣，遽用烏附，又不活血，徒用防風、天麻、羌活輩，吾未見能治也。

《證治要訣・諸氣門・積聚》 有病癥瘕腹脹，純用三棱、莪朮以酒煨服下一物如黑魚狀而愈，或加入香附用水煎，多服取效。

《奇效良方・卷四十二・積聚通治方》 蓬莪朮散，治久積癥瘕，氣不消散，脇下如覆杯，多吐酸水，面色痿黃，或腹中疙痛。

《奇效良方・腰痛門・腰痛通治方》 舒筋湯，治臂痛不能舉，有人常苦左臂痛，或以爲飲，或以爲風爲濕，諸藥悉投，繼以針灸，俱不得效，用此方而愈，蓋是氣血凝滯，經絡不行所致，非風非濕。腰以下食前服，腰以上食後服。

《丹溪心法・中風》 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左屬死血瘀血，在右屬痰有熱并氣虛。左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竹瀝、薑汁，右以二陳、四君子等湯加竹瀝、薑汁。

《丹溪心法・咳嗽》肺脹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挾瘀血礙氣而病，宜養血以流動乎氣，降火疏肝以清痰，四物湯加桃仁、訶子、青皮、竹瀝、薑汁之類。

《丹溪心法・六鬱》氣血衝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鬱。蒼朮、撫芎，總解諸鬱，隨證加入諸藥。

越鞠丸　解諸鬱。又名芎朮丸。

《丹溪心法・積聚痞塊》氣不能作塊成聚，塊乃有形之物也，痰與食積死血而成也。用醋煮海石、醋煮三棱、莪朮、桃仁、紅花、五靈脂、香附之類爲丸。石鹼白朮湯吞下。瓦楞子能消血塊，次消痰。

《丹溪心法・厥》手足木者，有濕痰死血。十指麻木，是胃中有濕痰死血。

《丹溪心法・痛風》若肢節腫痛，脈澀數者，此是瘀血，宜桃仁、紅花、當歸、川芎及大黃微利之。

《丹溪心法・心脾痛》心痛，即胃脘痛。【略】假如心痛，有因平日喜食熱物，以致死血留於胃口作痛，用桃仁承氣湯下之，切記。輕用韭汁、桔梗，能開提其氣，血藥中兼用之。【略】脈澀有死血。

《丹溪心法・脇痛》脇痛，肝火盛，木氣實，有死血，有痰流注，肝急。【略】死血，用桃仁、紅花、川芎。【略】脇痛有瘀血，行氣藥中加桃仁不去尖，幷香附之類。

《丹溪心法・腹痛》腹痛有寒、積熱、死血、食積、痰濕。腹痛者，氣用氣藥，如木香、檳榔、香附枳殼之類；血用血藥，如當歸、川芎、桃仁、紅花之類。【略】死血痛者，每痛有處，不行移者是也。

《丹溪心法・腰痛》腰痛主濕熱、腎虛、瘀血、挫閃，有痰積【略】脈澀者瘀血，用補陰丸加桃仁、紅花。【略】瘀血者，日輕夜重者是也。

《醫學正傳・腹痛》邪氣聚於下焦，則津液不得宣通，血氣不得流行，或溺或血，流滯於下，而生脹滿硬痛也。若從心下至少腹皆硬滿而痛者，是邪實也，須以大陷胸湯下之。若但小腹硬滿而痛，小便利者，則是蓄血之證。小便不利者，則爲尿瀝之證也。

《醫學正傳・積聚》大七氣湯，治積聚，狀如癥瘕，隨氣上下，發作有時，心腹疙痛，上氣窒塞，小腸脹滿。

《醫學正傳・腰痛》若夫腰痛之證，雖有六經見候之不同，挫閃腎著之或異，或瘀血，或風寒，或濕痰流注，種種不一，原其所由，未必不因房勞過度，負重勞傷之所致也。【略】挫閃者行之，當歸、蘇木、乳香、沒藥、桃仁、紅花之類。瘀血者逐之，大黃、牽牛、桃仁、水蛭、虻蟲之類。

《慎齋遺書・吐血》血證藥味，各有專司。川芎血中氣藥，性味辛散，通肝經而行血滯於氣也。地黃血中血藥，通腎經，性味甘寒，能滋眞陰。當歸分三治，性味辛溫，全用活血，血各歸經。【略】若桃仁、紅花、蘇木、血竭、丹皮，血滯所宜。【略】乳香、沒藥、五靈脂，血痛所宜。

《慎齋遺書・腰痛》跌墜閃挫，氣凝血滯腰痛，奄閻子五錢、乳香、沒藥各一錢五分，杜仲、骨碎補、威靈仙、肉桂、當歸、糊丸，鹽湯下。

《慎齋遺書・胸痛》死血痛者，五靈脂一錢，烏藥四分，乳香、沒藥各一錢共爲細末，溫酒調服。死血痛而脹，脹而痛，綿綿無休息者，五靈脂二錢，蒲黃，乳香、沒藥，延胡各一錢。

《慎齋遺書・脇痛》右脇痛，爲肺氣不降，血中之氣病也，宜芎歸芍藥湯加烏藥、青皮、肉桂、陳皮調之。右屬氣，痛爲氣滯，氣滯則血亦凝，故以烏藥、青皮、陳皮調氣，芎、歸、芍藥、肉桂和血。

《醫學入門・寒類・咳嗽》瘀血礙氣脹且腥。瘀血咳則喉間常有腥氣。輕者，瀉白散加生地、山梔、牡丹皮、麥門冬、桔梗。重者桃仁、大黃，薑汁爲丸服。或因打損勞力傷肺，遇風寒則咳，或見血紫黑色者，四物湯去川芎，加大黃、蘇木爲末，酒調服，利去心肺間瘀血即止。後服人參養營湯調理。肺脹滿，即痰與瘀血礙氣，所以動則喘急，或左或右，眠一邊不得者是。四物湯加桃仁、訶子、青皮、竹瀝、薑汁。

《醫學入門・寒類・心痛》瘀血痛，飲湯水咽下作呃，乃素食熱物，血死胃脘，桃仁承氣湯。輕者四物湯加桃仁、紅花，或延胡索丸、失笑散。婦人瘀血入心脾痛甚者，五積散加三棱、莪朮。

《醫學入門・寒類・腹痛》瘀血，痛有常處，或憂思逆鬱，跌撲傷瘀，或婦人經來、產後惡瘀不盡而凝。四物湯去地黃，加桃仁、大黃、紅花。

《醫學入門・濕類・痞滿》瘀血結成窠囊而心下痞者，用桃仁、紅花、香附、大黃等分爲末，酒調服利之，或犀角地黃湯。

《醫林繩墨》（痹證）如死血者，必有一處，不疼不痛，不癢不腫，但經紫

黑，而麻木者是其候也。宜行血破瘀治之，如紅花、川牛膝、桃仁、歸尾、白芷、川芎、丹皮之類。

《古今醫鑑・折傷》 大凡打撲傷損墜墮，或刀斧所傷，皮未破而內損者，必有瘀血停積，先宜逐去瘀血，然後和血止痛，若肌肉破而亡血過多者，宜調氣養血，帶補脾胃爲主。

如腹痛者，乃瘀血也，宜桃仁承氣湯加當歸、紅花、蘇木，入童便，和酒煎服。

活血止痛散，治打撲損傷，膜落馬墜車，一切疼痛。

《古今醫鑑・脇痛》 夫脇痛者，厥陰肝經爲病也。其病自兩脇下痛引少腹，亦當視內外所感之邪而治之。若因暴怒傷觸，悲哀氣結，飲食過度，冷熱失調，顛仆傷形，或痰積流注於血，與血相搏，皆能爲痛，此內因也。若傷寒少陽，耳聾脇痛，風寒所襲而爲脇痛，此外因也。治之當以散結順氣，化痰和血爲主，平其肝而導其氣，則無有不愈矣。脇痛者，肝火盛，木氣實也。有死血，有痰流注，有肝急者【略】死血作痛，用桃仁去皮留尖，紅花酒拌焙乾，川芎、香附童便浸，青皮、水煎服。【略】凡瘀血作痛，用小柴胡湯合四物湯加桃仁、紅花、乳香、沒藥煎服，痛甚而元氣實者，桃仁承氣湯下之。

《古今醫鑑・麻木》 十指麻是胃中有濕痰死血，宜二陳湯加蒼朮、白朮、陳皮、茯苓、桃仁、紅花，少加附子行經。又宜四物湯加上藥及羌活、蘇木。

《古今醫鑑・積聚》 大七氣湯，治五積六聚，狀如癥瘕，隨氣上下，發作有時，心腹疼痛，上氣窒塞，小腹脹滿，大小便不利。

《古今醫鑑・脹滿》 大三棱煎丸，治心腹堅脹，脇下緊硬，胸中痞塞，喘滿短氣。常服順氣寬中，消積滯，除膨脹，大治癥瘕積塊，消脹軟堅，累獲良驗。

《雜病證治準繩・諸痛門・心痛胃脘痛》 死血作痛脈必澀，作時飲湯水下或作呃，壯人用桃仁承氣湯下，弱人用歸尾、川芎、牡丹皮、蘇木、紅花、玄胡索、桂心、桃仁泥、赤麵、番降香、通草、大麥芽、穿山甲之屬，煎成，童便、酒、韭汁大劑飲之，或失笑散。

《雜病證治準繩・諸痛門・脇痛》 死血者，日輕夜重，或午後熱，脈短澀或芤，桃仁承氣湯加鱉甲、青皮、柴胡、芎、歸之屬。若跌撲脇痛者，亦是死血，宜復元活血湯，破血散瘀湯。

《雜病證治準繩・諸痛門・腰痛》 若因閃挫或顛撲傷損而痛者，宜乳香趁痛散及黑神散和復元通氣散酒調下，不效則必有惡血停滯，宜先用酒調下蘇合香丸，仍以五積散加大黃、桃仁、蘇木各一錢，當歸倍原數。

瘀血爲病，其脈必澀，轉側者錐刀之刺，大便黑，小便赤黃或黑，日輕夜重名瀝血腰痛，宜調榮活絡飲或桃仁酒調黑神散，或四物湯加桃仁、紅花之類，丹溪用補陰丸中加桃仁、紅花主之。

《雜病證治準繩・諸痛門・脊痛脊强》 脊痛項強，腰似折，項似拔，衝頭痛，乃足太陽經不行也，羌活勝濕湯主之。打撲傷損，從高墜下，惡血在太陽經中，腰脊痛不可忍，地龍湯主之。

《傷寒證治準繩・入門辨證訣・傷寒類傷寒辨》 發熱如傷寒，而其人有所從高墜下，擷撲損傷，或盛怒叫呼，無何而病小便自利，口不甚渴，按心下或脇下或臍腹間有痛處，或至手不可近者，蓄血也。勞逸饑飽，七情房室所傷，皆能瘀血，不止一途。友人繆仲淳每服滋補丸藥多至數兩，忽發熱不已，投涼解之藥，有加無損，沉困之極，殆將不支。余用蓄血法治之，方烹煎次，仲淳聞其氣曰：一何香也。飲已而熱退，明日下黑糞斗許而安。然傷寒自有蓄血證，當於本科求之，此言雜證蓄血之類傷寒者耳。

《傷寒證治準繩・傷寒・黃》 脈沉結，少腹硬，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爲蓄血在下焦使之黃也。

《傷寒證治準繩・傷寒・畜血》 身黃如狂，屎黑喜忘皆蓄血之證也，許學士云：血在上則喜忘，在下則發狂。

血留下焦而瘀者，蓄血也。大抵傷寒先看面目，次觀口舌，次觀心下，至少腹以手揣之，若少腹硬滿，若小便不利者，是津液留結，可利小便；若小便自利者，是蓄血證，可下瘀血。其陽明病有蓄血而喜忘者，證之甚也，宜抵當湯。太陽有熱結膀胱如狂者，證之輕也，宜桃仁承氣湯。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吐血》 內有瘀血，故結脈時見。

又 吐血三要法：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行經絡者，氣逆上壅也。行血則血循經絡，不止自止。止之則血凝，血凝則發熱惡食，病日痼矣。宜補肝，不宜伐肝。經曰：五臟者，藏精而不瀉者也。肝爲將軍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肝氣平而血有所歸，伐之則肝虛不能

藏血，血愈不止矣。

宜降氣，不宜降火。氣有余即是火，氣降即火降，火降則氣不上升。血隨氣行，無溢出上竅之患矣。降火必用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不能統血，血愈不能歸經矣。

《壽世保元・傷寒・傷寒諸方》 一論有患無頭痛，無惡寒，止發大渴，小便利，大便黑，口出無倫語，此內傷血鬱肝脾之症・使人昏迷沉重，錯語，名曰夾血，如見鬼祟。當歸活血湯。

《壽世保元・腹痛》 一論痛不移處者，是死血也。活血湯。

《壽世保元・腰痛》 腰痛，人皆作腎虛治，諸藥不效者，此瘀血痛也。

《壽世保元・痛風》 瘀血濕痰蓄於肢節之間，筋骨之會，空竅之所而作痛也。肢節沉重者，是濕痰，晚間病重者，是瘀血也。趕痛湯。

《景岳全書・傷寒典下・腹痛》 若小腹硬痛，小水自利，大便黑身目黃者，屬蓄血痛，亦用寒劑加行血藥，下盡黑物自愈。

《景岳全書・雜證謨・非風》 凡非風而有兼證者，則通經佐使之法本不可廢。蓋其脈絡不通，皆由血氣，血氣兼證各有所因。如因於風者必閉鬱，因於寒者必凝澀，因於熱者必乾涸，因於濕者必壅滯，因於虛者必不運行。諸如此者，一皆能阻塞經絡，此佐使之法所以亦有不同也。【略】血滯者宜活而通之，如芎、歸、牛膝、紅花、桃仁、大黃、芒硝之屬是也。氣滯者宜行而通之，如木香、香附、烏、沉、枳、藿之屬是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風痹》 蓋痹者閉也，以血氣爲邪所閉，不得通行而病也。【略】寒氣勝爲痛痹，以血氣受寒則凝而留聚，聚則爲痛，是爲痛痹，此陰邪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脇痛》 脇痛有左右血氣之辨，【略】但察其有形無形可知之矣。蓋血積有形而不移，或堅硬而拒按，氣痛流行而無迹，或倏聚而倏散。若食積痰飲皆屬有形之證。

凡人氣血猶源泉也，盛則流暢，少則壅滯，故氣血不虛則不滯，虛則無有不滯者。

《景岳全書・雜證謨・心腹痛》 血積之有腹痛者，是即蓄血證也。而血證之屬有四：傷寒有蓄血證。成無己曰：邪氣聚於下焦，則津液不得通，血氣不得行，或溺或血，留滯於下，是生脹滿而硬痛也。若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小便利者，則是蓄血之證，此當分而治之。【略】跌打損傷有瘀血腹痛證，但去其瘀而痛自愈。凡氣血和平者，宜通瘀煎加減治之。其有血滯便結，邪實不通者，宜桃仁承氣湯，百順丸主之。或血虛燥結，便閉不通者，宜玉燭散主之。食鬱既久而胃脘有瘀血作痛者，生韭飲。

《景岳全書・雜證謨・腰痛》 跌撲傷而腰痛者，此傷在筋骨而血脈凝滯也，宜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肉桂、玄胡、乳香、沒藥之類主之。若血逆之甚而大便結不通者，宜元戎四物湯主之。或外以酒糟、葱、薑搗爛罨之，其效尤速。

《景岳全書・古方八陣・攻陣》 三棱丸，治血癥血瘕，食滯痰滯。

《紅爐點雪・痰火雜證補遺・腰痛》 腰以下皆屬腎，主濕熱，腎虛、瘀血、積痰、挫閃。【略】脈澀者瘀血，用補陰丸加桃仁、紅花。

《紅爐點雪・痰火雜證補遺・痞脹》 痞脹，挾血成窠囊而痞者，用桃仁、紅花、香附、山梔子、大黃之類。

《醫宗必讀・痿》 痿者，重疾也。【略】死血，桃仁、紅花、蓬朮、穿山甲、四物湯。

《醫宗必讀・心腹諸痛・脇痛》 左痛多留血，代抵當湯。【略】 死血日輕夜重，或午後熱，脈澀或芤，桃仁承氣湯加枳殼、鱉甲。

《醫宗必讀・心腹諸痛・腹痛》 死血作痛，痛有定處而不移，脈澀或芤虛者。四物湯料加大黃蜜丸服。實者桃仁承氣湯，或用丹皮、香附、穿山甲、降香、紅花、蘇木、玄胡索、當歸尾、桃仁、加童便、韭汁酒。

《醫宗必讀・心腹諸痛醫案》 代抵當湯，行瘀血，如血老而甚者，去歸、地加蓬朮。

瘀血　脈澀，轉動如錐刀之刺，大便黑、小便或黃或黑，日輕夜重，調榮活絡飲，或桃仁酒調黑神散。

乳香趁痛散，治打墜腰痛。

復元通氣散，治一切氣滯，及閃挫腰痛。

調榮活絡飲，治失力腰閃，或跌撲瘀血。

《症因脈治・腹痛論・內傷腹痛》 血滯腹痛之症，不作脹，不飽滿，飲水作呃，遇夜更痛，痛於一處，定而不移，服行氣消化之藥不應，以熱物熨之稍減，此血滯停瘀之症也。

血滯腹痛之因，氣血通流，人乃不病。若腦怒傷肝，思慮傷脾，焦勞傷心，甚至跌撲傷損，辛辣不禁，血如凝滯，腹乃痛也。

血滯腹痛之脈，多見芤澀，或見沉細。血滯停瘀，或亦牢實。停蓄發熱，脈亦數疾。

血滯腹痛之治，飲水作呃，脈見芤澀，桃仁當歸湯。大便硬痛，桃仁承氣湯。脈數疾者，去桂枝。血行之後，腹仍痛者，戊己湯加陳皮，以和其氣。

《症因脈治・腰痛總論・內傷腰痛》 內傷腰痛之症，日輕夜重，痛定一處，不能轉側，此瘀血停畜之症。

內傷腰痛之脈，尺脈芤澀，瘀血之診。

內傷腰痛之治，瘀血停滯者，調榮活絡飲、四物桃仁湯、紅花桃仁湯。血虛者，四物芃活湯

《症因脈治・痹症論》 痹者，閉也。經絡閉塞，麻痹不仁，或攻注作疼，或凝結關節，或重着難移，手足偏廢，故名曰痹。

《症因脈治・內傷咳嗽・附諸賢論》 瘀血嗽者，脇肋刺痛，胸膈腥悶。

《症因脈治・中風總論・內傷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之因，或氣凝血滯，脈痹不行，或胃熱生痰，流入經隧，踞絕道路，氣血不得往還，或浩飲所傷，酒濕成癱，則半身不遂之症作矣。

半身不遂之脈，沉澀血痹，沉滑結痰，沉數酒濕，脈虛氣虧，脈細血少。

半身不遂之治，血痹者，活血湯。結痰者，二陳湯加竹瀝、生薑。酒濕成癱者，戒酒，服散濕熱之藥，葛花平胃散，或加梔、連，或梔連二陳湯。若氣虛補氣，血少補血。

《瀕湖脈學・結》 結脈主病詩：結脈皆因氣血凝，老痰積滯苦沉吟，內生積聚外癰腫，疝瘕爲殃病屬陰。

《醫門法律・虛勞門・虛勞論》 血瘀則榮虛，榮虛則發熱。

《醫門法律・虛勞門・論大黃䗪蟲丸方》 故虛勞發熱，未有不由瘀血者。而瘀血若無內傷，則榮衛運行，不失其次，瘀從何起？是必飲食起居，過時失節，營衛凝泣，先成內傷，然後隨其氣所阻塞之處，血爲瘀積。瘀積之久，牢不可拔，新生之血，不得周灌，與日俱積，其人尚有生理乎。仲景施活人手眼，以潤劑潤其血之乾，以蠕動啖血之物行死血，名之曰緩中補虛，豈非以行血去瘀爲安中補虛上着耶？然此特世俗所稱乾血勞之良治也。

《醫門法律・脹病論》 脹病亦不外水裏氣結血凝。

凡有癥瘕積塊痞塊，即是脹病之根。日積月累，腹脹如箕，腹大如瓮，是名單腹脹。

《醫門法律・水腫門・水腫門方》 調榮散，治瘀血留滯，血化爲水，四肢浮腫，皮肉赤紋，名血分。

《證治彙補・腹脇門・脇痛》 因暴怒傷觸，悲哀氣結，飲食過度，風冷外侵，跌撲傷形，叫呼傷氣，或瘀積流注，或瘀血相搏，皆能爲痛。

《證治彙補・腹脇門・腰痛》 調榮活絡散，治瘀血腰痛，通經絡。

《證治彙補・腰膝門・痿躄》 血瘀痿者，產後惡露未盡，流於腰脇，或跌撲損傷，積血不消，四肢痛而不能運動，致脈澀而芤者，宜養血行瘀。

《證治彙補・胸膈門・附肺脹》 肺脹者，動則喘滿，氣急息重，或左或右不得眠是也。如痰挾瘀血礙氣，宜養血以流動乎氣，降火以清利其痰。用四物湯加桃仁、枳殼、陳皮、瓜蔞、竹瀝。

《證治彙補・胸膈門・呃逆》 瘀呃，心胸刺痛，水下即呃，脈芤沉澀。【略】治當降氣化痰和胃爲主，隨其所感而用藥。【略】血瘀者破導之。

《張氏醫通・諸傷門・虛損》 舉世皆以參、芪、歸、地等爲補虛，仲景獨以大黃、䗪蟲等補虛。苟非神聖，不能行是法也。夫五勞七傷，多緣勞動不節，氣血凝滯，鬱積生熱，致傷其陰，世俗所稱乾血勞是也。所以仲景乘其元氣未灑，先用大黃、䗪蟲、水蛭、虻蟲、蠐螬等蠕動啖血之物，佐以乾漆、生地、桃、杏仁行去其血，略兼甘草、芍藥以緩中補虛，黃芩以開通熱鬱，酒服以行藥勢，待乾血行盡，然後純行緩中補虛收功。

《張氏醫通・諸氣門・水腫》 左半邊腫甚者，肝腎間有瘀血也，散血爲要，大忌胃苓。非特蒼朮性燥能阻滯惡血，即白朮亦須生用，生則有逐濕散血之功而無壅滯之患。

若先小便不利，後至身面浮腫，經水不通者，血爲水敗也，名曰水分，用

歸脾丸送蓽薢丸七丸。其經脈不通而化爲水，流走四肢，悉皆腫滿者，亦曰血分。其證與水腫相類，而實非水也，歸脾湯送人參丸十五丸。皆形氣不足，邪淫隧道，必用此藥以宣導其邪，佐以調補元氣，庶藥力有所仗而行，則邪自不能容，而眞氣亦不致於獨傷矣。

《張氏醫通・諸氣門・肺痿》 肺脹而咳，左右不得卧，此痰挾瘀血礙氣而脹。當歸、丹皮、赤芍、桃仁、枳殼、桔梗、半夏、甘草、竹瀝、薑汁。如外邪去後，宜半夏、海石、香附、瓜蔞、甘草爲末，薑汁蜜調噙之。

《張氏醫通・諸嘔逆門・呃逆》 平人飲熱湯及食椒薑即呃者，此胃中有寒痰死血也。死血，用韭汁、童便下越鞠丸。虛人，用理中湯加蓬朮、桃仁。痰，加茯苓、半夏。

《張氏醫通・諸血門・諸見血證》 凡內外諸邪，有血相搏，積而不行者，即爲瘀血。血積則津液不布，是以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以潤其燥。血爲陰邪，且內無熱，故不欲咽也。脈大爲熱，遲爲寒，今無寒熱之病而微大者，乃氣幷於上，故胸滿也。遲者，血積膈下也。積在陰經之隧道，不似氣積於陽之肓膜。然陽道顯，陰道隱。氣在肓膜者，則壅脹顯於外，血積隧道，惟閉塞而已，故腹不滿，因閉塞自覺其滿，所以知瘀血使然也。

又 血溢血瀉，諸蓄妄證，其始也，宜以行血破瘀之劑，折其銳氣，而後區別治之。或問失血復下，虛何以當？答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利瘀，則以妄爲常，曷以御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虛之有。失血家須用下劑破血，蓋施之於蓄妄之初。妄血虛家不可下，蓋戒之於亡失之後也。

又 更有肝脾受傷，血雖不下，而氣色痿黃，大便稠黑，乃蓄血之徵驗，爲患種種，難以悉陳，如內傷發黃，鼓脹喘滿，腹大青筋，及產後敗血流於經絡，皆蓄血致病。但證有虛中挾實，治有補中寓瀉，從少從多之治法，貴乎臨病處裁。

《張氏醫通・諸血門・蓄血》 夫人飲食起居一失其節，皆能使血瘀滯不行也。衄者，血蓄上焦，犀角地黃湯。心下手不可近者，血蓄中焦，桃核承氣湯。臍腹下腫大便黑者，血蓄下焦也，抵當湯丸，下瘀血湯，及代抵當湯，隨輕重選用。三焦蓄血，俱見左脈，以肝主諸血故也。登高墜下，重物撞打，箭簇刃傷，胸腹積血不散，以童便同酒煎大黃，隨輕重下之。或香殼散加童便。腰脇滯痛，復元通氣散去牽牛，加枳殼、柴胡、牡丹皮。惡血留於腹脇，痛不可忍，復元活血湯。挾血如見崇狀，當歸活血湯。醉飽入房，竭力傷肝，蓄血在胃口者，韭汁童便下越鞠丸，不應，合平胃散去蒼朮加桃仁、丹皮相和服。虛人，理中、越鞠相和服。在少腹，代抵當丸加熟附子三分，虛者，必加人參錢許，以助藥力。

《張氏醫通・諸痛門・心痛胃脘痛》 平日好飲熱酒，致死血留於胃口作痛，脈必澀或芤，飲下作呃，口中作血腥氣，手拈散加桔梗開提其氣。胃氣虛人，不能行其藥力者，加人參二三錢，用相反之味，激其性以搜血也。壯盛者代抵當丸加乾漆灰。虛弱人，四物湯加桃仁、穿山甲、桂心、蓬朮、赤降香煎服。

《張氏醫通・諸痛門・脊痛脊强・（尻痛）》 尻痛【略】有因死血作痛者，當歸、赤芍、牡丹、桃仁、玄胡索、生牛膝、穿山甲、肉桂之類清理之。不應加地龍、生附子。

《張氏醫通・痿痹門・麻木》 營衛滯而不行則麻木，如坐久倚着，壓住一處，麻不能舉，理可見矣。麻則屬痰屬虛，木則全屬濕痰死血，一塊不知痛癢，若木然是也。【略】一塊不知痛癢，陰寒益甚，或日輕夜重，脈澀而芤或弦，屬痰挾死血，宜活血行氣，二陳加芎、歸、桃仁泥、紅花、牛膝、韭汁之類。【略】十指麻木，屬胃中濕痰死血，二陳加二朮、桃仁、紅花，少加附子引經。

《張氏醫通・痿痹門・痿》 挾死血者，脈沉澀或弦，而按之則芤，爲惡血流於腰膝。或因產後，或跌撲傷損而得者，不可作虛治。

《張氏醫通・專方・蓄血門》 香殼散，治蓄血暴起，胸脇小腹作痛。

《張氏醫通・專方・心痛胃脘痛門》 手拈散，治中脘死血作痛，好飲熱酒人多此。

《張氏醫通・專方・腿痛門》 川芎肉桂湯，治宿於寒濕地，血凝腰脇痛，不能轉側。

《張氏醫通・專方・脊痛脊强門》 地龍湯，治瘀積太陽經中，腰脊痛不可忍。

《金匱要略心典・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 胸滿者，血瘀而氣爲之不利也。唇痿舌青，血不榮也。口燥欲漱水者，血結則氣燥也。無寒熱，病不由表也。脈微大來遲，血積經隧，則脈澀不利也。腹不滿，其人言我

滿，外無形而內實有滯，知其血積在陰，而非氣壅在陽也，故曰爲有瘀血。

《醫學心悟・醫門八法・論消法》 消者，去其壅也。臟腑、筋絡、肌肉之間，本無此物而忽有之，必爲消散，乃得其平。【略】其忽聚忽散者，氣也，痛有定處而不散者，血也。

《醫學心悟・醫門八法・論下法》 熱結膀胱，其人如狂，少腹硬滿而痛，小便自利者，此爲蓄血下焦，宜抵當湯丸。若蓄血輕微，但少腹急結，未至硬滿者，則用桃核承氣湯，或用生地四物湯加酒洗大黃各半下之，尤爲穩當。蓋尿澀症，大便如常。燥糞症，小便自利。蓄血症，小便自利，大便色黑也。此便、尿、蓄血之所由分也。

《醫學心悟・陽明經症・唇焦漱水不欲咽》 漱水而不咽者，治法從表乎？從裏乎？答曰：既無表症，裏必有熱，熱則能消水，漱當咽下，若不咽者，是內有瘀血也。何以知之，外無表證，小腹硬滿而痛，小便自利，大便黑色是也，當用桃仁承氣湯攻之。

《醫學心悟・傷寒兼症・發黃》 又如瘀血發黃，亦濕熱所致，瘀血與積熱熏蒸，故見黃色也，去瘀生新，而黃自退矣。

《醫學心悟・吐血》 十灰散，祛瘀生新，止血之良劑。

《醫學心悟・心痛》 血痛者，痛有定處而不移，轉側若刀錐之刺，手拈散主之。

手拈散，治血積心痛。

《醫學心悟・腰痛》 腰痛有風、有寒、有濕、有熱、有瘀血、有氣滯、有痰飲，皆標也。腎虛，其本也。【略】若因閃挫跌撲，瘀積於內，轉側如刀錐之刺，大便黑色，脈澀或芤者，瘀血也，澤蘭湯主之。

澤蘭湯，治閃挫跌撲，瘀血內蓄，轉側若刀錐之刺。

《醫學心悟・水腫》 婦人經水先斷，後發腫者，名曰血分，通經丸主之，先發水腫，然後經斷者，名曰水分，五皮飲送下通經丸主之。

《醫學心悟・熱淋》 血淋，瘀血停畜，莖中割痛難忍是也。生地四物湯加紅花、桃仁、花蕊石主之。或兼服代抵當丸。

《臨證指南醫案・疫》 吸入疫癘，三焦皆受，久則血分漸瘀，愈結愈熱，當以咸苦之制。

《臨證指南醫案・虛勞》 久客勞傷，氣分痹阻，則上焦清空諸竅不利。初病在氣，久則入血，身痛目黃，食減形瘦。由病患及乎元虛，攻補未能除病。思人身左升屬肝，右降屬肺，當兩和氣血，使升降得宜。若再延挨，必瘀滯日甚，結爲腑聚矣。

《臨證指南醫案・頭痛》 如陽虛濁邪阻塞，氣血瘀痹而爲頭痛者，用蟲蟻搜逐血絡，宣通陽氣爲主。

《臨證指南醫案・胃脘痛》 初病在經，久痛入絡，以經主氣，絡主血，則可知其治氣治血之當然也。凡氣既久阻，血亦應病，循行之脈絡自痹，而辛香理氣，辛柔和血之法，實爲對待必然之理。

《臨證指南醫案。諸痛》 久痛必入絡，氣血不行，發黃，非疸也。

《蘭臺軌範・臟脹水腫》 調榮飲，治瘀血流滯，血化爲水，四肢浮腫，皮血赤紋，名血分。

《金匱翼・諸血統論》 凡嘔吐血，若出未多，必有瘀於胸膈者，當先消而去之。驟用補法，血瘀成熱，多致不起。

《金匱翼・諸血統論・蓄熱吐血》 滑伯仁曰：血溢、血泄諸蓄血證，其始也，予率以桃仁、大黃、行血破滯之劑，折其銳氣，而後區別治之。雖往往獲效，然猶不得其所以然也。後來四明遇故人蘇伊舉，間論諸家之術。伊舉云：吾鄉有善醫者，忘其姓字，每治失血畜妄，必先以快藥下之。或問失血復下，虛何以當？則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血利瘀，則以妄爲常，曷以御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虛之有？予聞之愕然曰：昔者之疑，今釋然矣。

按：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人易知也。瘀者未去，則新者不守，人未易知也。細心體驗自見。

《金匱翼・發熱統論・瘀血作熱》 瘀血發熱者，其脈澀，其人但漱水而不欲咽，兩腳必厥冷，少腹必結急，是不可以寒治，不可以辛散，但通其血，則發熱自止。當歸承氣湯。

《金匱翼・積聚統論・血積》 痛有定處，遇夜則甚，其脈芤澀。婦人產後及跌撲努力者，多有此證。或憂怒傷其內，風寒襲於外，氣逆血寒，凝結成積。《內經》云，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逆，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此之謂也。

《金匱翼・頭痛統論》 治頭風久痛，須加芎、歸、紅花少許，非獨治風，

兼治血止痛也。

《金匱翼・心痛統論・血瘀心痛》 拈痛丸，《奇效》。

《金匱翼・脇痛統論・污血脇痛》 污血脇痛者，凡跌撲損傷，污血必歸脇下故也。其症晝輕夜重或午後發熱，脈短澀或搏，其人喘逆。經云：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脇下令人喘逆是也。東垣復元活血湯

《金匱翼・腰痛・瘀血腰痛》 瘀血腰痛者，閃挫及強力舉重得之。蓋腰者一身之要，屈伸俯仰，無不由之，若一有損傷，則血脈凝澁，經絡壅滯，令人卒痛，不能轉側，其脈澁，日輕夜重者是也。

茴香酒《仁齋》。

《和劑》復元通氣散，治閃挫腰脇痛。

《雜病源流犀燭・咳嗽哮喘源流》 血嗽，嗽而多唾瘀血也，其脈浮芤而數，必兼喉中有腥氣，或因上焦有熱，血瘀沉悶，嗽聲連幷，氣不得透，宜桑皮散。或因打撲損傷，肺氣作咳，多吐黑血，宜當歸散。

《雜病源流犀燭・五淋二濁源流》 血淋者，小腹硬，莖中痛欲死，血瘀也，以一味牛膝煎膏，大妙。但虛人恐損胃耳，宜四物湯加桃仁、牛膝、通草、紅花、丹皮。

《雜病源流犀燭・帶脈病源流》 破血三法

初治：四物湯加紅蘭花，調肉桂、黃芪。

次治：四物湯加紅蘭花，調鯪鯉甲、桃仁、肉桂、童便，酒煮尤佳。

三治：四物湯加紅蘭花調沒藥散。

血閉久而成竭，四物湯。閉者破劑通，三棱、牛膝，桃仁、紅花、黃芪、鯪鯉甲炙、肉桂。

《雜病源流犀燭・諸痹源流》 白虎歷節風。【略】有兼血瘀者，宜桃紅飲子。

白虎歷節風。【略】其原皆由風寒濕入於經絡，致氣血凝滯，【略】如由血虛、血熱、血瘀則必調血行血，宜趁痛散。【略】或由風濕與痰與死血致走注刺痛，其痛處或腫或紅，則必宣邪通氣，宜疏風活血湯。【略】或由風冷侵入氣血，氣滯血凝，周身痲痛，則必祛寒散邪，宜五靈丸。

《雜病源流犀燭・積聚癥瘕痃癖痞源流》 癥者，徵也。【略】或有氣壅血滯而不易愈者，散之可也，宜烏藥散。其有臟腑虛弱，寒熱失節或風冷內停，飲食不化，周身運行之血氣，適與相值結而成塊，或因跌撲或因閃挫，氣凝而血亦隨結，經絡壅瘀，血且不散成塊，心腹肢脇間苦痛，漸至羸瘦，妨於飲食，此之謂血癥。【略】宜沈氏血癥丸。

又 血積，瘀血成積，或因打撲，或因墮跌，瘀血蓄於脾腹，面黃糞黑也。宜三棱、蓬朮、五靈脂、紅花、玄胡索、桃仁、丹參、大黃，方用桃仁承氣湯，三棱煎。

《雜病源流犀燭・諸血源流》 火動則血隨以動，迫至六經受傷，血液流迸，聚於兩脇胸膈之間，從火而升，爲吐爲咯。傷重者從夾脊而上如潮涌生，法當任其出，不得強遏，以所出皆敗血，即遏之亦不歸經也，必與以消瘀之品，佐以潤下之劑，使敗血下行，乃服止血藥以歸其經。再服補血藥以還其元，此正治法也。

有墜跌瘀血，積在胸腹，吐血無數者，宜乾藕節散。【略】乾藕節爲末，酒服方寸匕，日二次。

《雜病源流犀燭・蓄血症》 蓄血，瘀血鬱積也。而瘀血之鬱積，當有上中下之分。如衄嘔唾吐血，皆屬上部，苟蓄於此，其症必兼善忘，宜犀角地黃湯。血結胸中，則屬中部，苟蓄於此，其症必兼胸滿身黃，漱水不欲咽，宜桃仁承氣湯。血凝下焦，又屬下部。苟蓄於此，其症必兼發狂，糞黑，小腹硬痛，須盡下黑物爲效，宜抵當湯、抵當丸。醫者能分三部治之，蓄血之症，無遁情矣。而仲景云，傷寒熱病，身黃屎黑，發狂喜忘者，爲蓄血。仲景云然者，乃是傷寒熱病亦有蓄血之症，非蓄血止屬傷寒熱病才有之也。治之之法雖大略相同，而倘由傷寒熱病者，則必隨本症而調劑治之，與單病蓄血者，應稍殊也。

《雜病源流犀燭・瘟疫源流》 凡胃熱失下，經氣爲熱所鬱而爲黃，熱更不減，搏血爲瘀，是因發黃而爲蓄血，非因蓄血而至發黃也。但蓄血一行，熱隨血泄，黃隨泄減矣。治宜茵陳蒿湯。治蓄血宜桃仁承氣湯去桂枝、甘草加丹皮、當歸、白芍。

又 南方疫癘，亦有挾嵐瘴溪源蒸毒之氣者，其壯熱乘上焦，病欲來時，令人迷困，甚則發躁狂妄，或啞而不能言語，皆由敗血瘀於心，毒涎聚於脾故也。

《雜病源流犀燭・腰膂病源流》 腰痛。死血痛者，轉動若錐刀之刺，大便黑，小便或黃或黑，日輕夜重，脈必芤，宜調榮活絡湯。閃挫跌撲痛者，痛

必甚，宜乳香趁痛散，加全蝎，效更速。不效必有惡血，宜四物湯加桃仁、大黃、穿山甲。

《雜病源流犀燭・腹少腹病源流》 死血痛者，脈必芤澀，痛有定處，或由負重努傷，或有跌撲損傷，或婦人由經來瘀閉，或由產後惡露未盡，皆成死血，宜消血飲、萬靈散，或桃仁承氣湯加當歸、蘇木、紅花、童便、酒。

鬱傷肝脾之絡，致敗血瘀留，遇勞役動怒，腹痛而發，宜辛通潤血，宜桃仁、桂枝、韭白、穿山甲。【略】痛而脹急，小便反利死血也，宜和血湯。

痛而按之有塊，時脹悶，其痛不移處，瘀血已久也，宜玄胡索、肉桂、香附、歸尾、桃仁、砂仁。

《羅氏會約醫鏡・傷寒・論傷寒畜血》 畜血者，熱畜血分，留結下焦，小腹硬滿而痛，大便或瀉或黑，其人如狂，喜忘，小便自利。蓋水由氣化，病在血而不在氣，故小水利也。血瘀於下，去血自愈。下後宜補脾和肝，調和氣血爲主。

加味玉燭散，治血分有滯，小腹脹痛，熱畜下焦。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論積聚》 勝紅丸　治脾積氣滯，胸滿嘔吐，大人酒積，婦人血積，小兒食積。

《羅氏會約醫鏡・論痹證》 經曰：『風寒濕三氣雜至而爲痹。』痹者，閉也，以血氣爲邪所閉，不得通行而爲痛。

《温病條辨・上焦篇・下焦篇》 時欲漱水不欲咽，大便黑而易者，有瘀血也，犀角地黃湯主之。

又 少腹堅滿，小便自利，夜熱晝涼，大便閉，脈沉實者，畜血也，桃仁承氣湯主之，甚則抵當湯。

《温病條辨・秋燥》 燥氣延入下焦，搏於血分，而成癥者，無論男女，化癥回生丹主之。

《古今醫徹・畜血》凡見眼閉目紅、神昏語短、眩冒健忘、煩躁漱水、驚狂譫語、鼻衄吐紅、背冷足寒、四肢厥逆、胸腹急滿、大便黑、小便數，皆瘀血症。雖有多般，不必悉具，但見一二，便作血症主張，此言最爲得之，非節庵心體熟識，烏能辨此。治之維何，實者桃仁承氣湯加肉桂，虛者六味地黃湯加肉桂。蓋瘀血，死血也。寒則凝，熱則行，自然之理。又或用破血理氣之藥而效者，又或用犀角地黃湯治上焦，抵當丸治下焦。總之下盡黑物則愈爾。

按蓄血症，面色削瘦，白而無神，四肢無力，遍身發熱，用他藥不效者，必是此症。以小柴胡湯加丹皮、生地、澤蘭、鈎藤治之。甚則加桃仁、紅花。如血去多而中氣寒者，以理中湯加歸、芎調之。

《古今醫徹・少腹痛》 肝乃藏血之臟，凡閃挫跌撲，有所損傷凝結者，少腹必脹滿而疼，小便利，大便黑，非桃仁、澤蘭、紅花不爲效。

《醫學實在易・傷寒各方・赤白濁》 牛膝膏，治死血作淋。

《醫學實在易・熱證・五淋證》 五淋者，小便短數，淋瀝不斷，莖中痛是也。【略】宜五淋湯主之。【略】溺血莖中割痛爲血淋，加桃仁、郁金、牛膝，調麝香二二厘。

《醫林改錯・通竅活血湯所治之症目・頭髮脱落》 傷寒、瘟病後頭髮脱落，各醫書皆言傷血。不知皮裏肉外血瘀，阻塞血絡，新血不能養髮，故髮脱落。無病脱髮，亦是血瘀。用藥三付，髮不脱。十付，必長新髮。

《醫林改錯・通竅活血湯所治之症目・耳聾年久》 耳孔內小管通腦，管外有瘀血，靠擠管閉，故耳聾。晚服此方，早服通氣散，一日兩付，三二十年耳聾可愈。

《醫林改錯・通竅活血湯所治之症目・牙疳》 傷寒、瘟疫、痘疹、痞塊，皆能燒血，血瘀牙床紫，血死牙床黑。

《醫林改錯・通竅活血湯所治之症目・男子勞病》 初病四肢酸軟無力，漸漸肌肉消瘦，飲食減少，面色黃白，咳嗽吐沫，心煩急躁，午後潮熱，天亮汗多。【略】查外無表症，內無裏症，所見之症，皆是血瘀之症。常治此症，輕者九付可愈，重者十八付可愈。

《醫林改錯・通竅活血湯所治之症目・交節病作》 無論何病，交節病作，乃是瘀血。何以知其是瘀血？每見因血結吐血者，交節亦發，故知之。服三付不發。

《醫林改錯・通竅活血湯所治之症目・小兒疳症》 青筋暴露，非筋也，現於皮膚者，血管也，血管青者，內有瘀血也，至腹大堅硬成塊，皆血瘀凝結而成。

《醫林改錯・氣血合脈説》 後半日發燒，前半夜更甚，後半夜輕，前半日不燒，此是血腑血瘀。血瘀之輕者，不分四段，惟日落前後燒兩時，再輕者，或燒一時，此內燒兼身涼而言。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頭痛》 查患頭痛者，無表證，無

裏證、無氣虛、痰飲等證，忽犯忽好，百方不效，用此方一劑而愈。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心裏熱名曰燈籠病》 身外涼、心裏熱，故名燈籠病，內有血瘀。認爲虛熱，愈補愈瘀。認爲實火，愈涼愈凝。三兩付血活熱退。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瞀悶》 即小事不能開展，即是血瘀。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急躁》 平素和平，有病急躁，是血瘀。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夜睡夢多》 夜睡夢多，是血瘀。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天亮出汗》 血瘀亦令人自汗，盜汗，用血腑逐瘀湯，一兩付而汗止。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呃逆》 無論傷寒、瘟疫、雜症，一見呃逆，速用此方，無論輕重，一付即效。此余之心法也。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不眠》 夜不能眠，用安神養血藥治之不效者，此方若神。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晚發一陣熱》 每晚內熱，兼皮膚熱一時，此方一付可愈，重者兩付。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心跳心忙》 心跳心忙，用歸脾、安神等方不效，用此方百發百中。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俗言肝氣病》 無故愛生氣，是血腑血瘀，不可以氣治，此方應手效。

《醫林改錯・血腑逐瘀湯所治之症目・乾嘔》 無他症，惟乾嘔，血瘀之症，用此方化血，而嘔立止。

《醫林改錯・膈下逐瘀湯所治之症目・痛不移處》 凡肚腹疼痛，總不移動，是血瘀，用此方治之極效。

《醫林改錯・膈下逐瘀湯所治之症目・積塊》 無論何處，皆有氣血。氣有氣管，血有血管。氣無形不能結塊，結塊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則凝結成塊，血受熱則煎熬成塊。豎血管凝結，則成豎條。橫血管凝結，則成橫條。橫豎血管皆凝結，必連接成片，片凝日久，厚而成塊。【略】無論積聚成塊，在左肋、右肋、臍左、臍右、臍上、臍下，或按之跳動，皆以此方治之，無不應手取效。病輕者少服，病重者多服，總是病去藥止，不可多服。倘病人氣弱，不任克消，原方加黨參三五錢皆可，不必拘泥。

《醫林改錯・少腹逐瘀湯說》 少腹逐瘀湯。此方治少腹積塊疼痛，或有積塊不疼痛，或疼痛而無積塊，或少腹脹滿，或經血見時，先腰酸少腹脹，或經血一月見三、五次，接連不斷，斷而又來，其色或紫、或黑、或塊、或崩漏，兼少腹疼痛，或粉紅兼白帶，皆能治之，效不可盡述。

《醫林改錯・痹症有瘀血說》 凡肩痛、臂痛、腰痛、腿疼或周身疼痛，總名痹證。明知受風寒，用溫熱發散藥不愈，明知有濕熱，用利濕降火藥無功，久而肌肉消瘦，議論陰虧，遂用滋陰藥，又無效。至此便云病在皮脈，易於爲功。病在筋骨，實難見效。因不思風寒濕熱入皮膚，何處作痛，入於氣管，痛必流走，入於血管，痛不移處。如論虛弱，是因病而致虛，非因虛而致病。總滋陰，外受之邪，歸於何處？總逐風寒，去濕熱，已凝之血，更不能活。如水遇風寒凝結成冰，冰成風寒已散。明此義，治痹證何難，古方頗多，如古方治之不效，用身痛逐瘀湯。

《醫林改錯・痹症有瘀血說・癲狂夢醒湯》 癲狂一症，哭笑不休，詈罵歌唱，不避親疏，許多惡態，乃氣血凝滯，腦氣與臟腑氣不接，如同作夢一樣。

《醫林改錯・痹症有瘀血說・黃芪赤風湯》 治癱腿，多用一分，服後以腿自動爲準，不可再多。如治諸瘡諸病，或因病虛弱，服之皆效，無病服之不生疾病。總書數篇，不能言盡其妙。此方治諸病皆效者，能使周身之氣通而不滯，血活而不瘀，氣通血和，何患疾病不除。

《醫林改錯・半身不遂論・半身不遂本源》 人行坐動轉，全仗元氣。若元氣足，則有力；元氣衰，則無力；元氣絕，則死矣。【略】若元氣一虧，經絡自然空虛，有空虛之隙，難免其氣向一邊歸幷，如右半身二成半歸幷於左，則右半身無氣；左半身二成半歸幷於右，則左半身無氣。無氣則不能動，不能動名曰半身不遂。

《醫林改錯・癱瘓論・補陽還五湯》 此方治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語言蹇澀，口角流涎，大便乾燥，小便頻數，遺尿不禁。

《類證治裁・胃脘痛》 傷力脘痛，必瘀血停留，鬱金、歸尾、桃仁、蘇木，或手拈散。

《類證治裁・腹痛》 當臍疗痛，審係肝脾絡血瘀結，失笑散加歸鬚、桃

仁、韭汁。【略】凡痛久必入血絡，非香燥可劫，治宜宣絡，旋覆花湯加歸鬚、桃仁、生鹿角。死血痛，由血絡阻痹，桃仁承氣湯加蘇木、紅花。積聚痛，由宿有癥瘕，木香檳榔丸去大黃、牽牛，加鬱金。有熱，阿魏丸。跌傷痛，由血瘀脇腹，復元活血湯。

《類證治裁・腰脊腿足痛》 若血瘀痛，轉動如刺，大便黑或秘結，四物湯加紅花、桃仁、穿山甲、元胡索、大黃。外用酒糟、葱白、生薑搗爛罨之，尤效。

《類證治裁・痿症》 瘀血留於腰胯成痿，脈必沉澀而兼痛，四物湯加桃仁、莪朮、穿山甲。

《類證治裁・鬱證》 七情內起之鬱，始而傷氣，繼必及血，終乃成勞。【略】血鬱脈澀而芤，四物化鬱湯。

血鬱絡傷脇痛，金鈴子散加桃仁、歸鬚、鬱金、降眞香。

《類證治裁・痞滿》 痰挾瘀血，成窠囊，作痞，脈沉澀，日久不愈，惟悲哀鬱抑之人有之。宜從血鬱治，桃仁、紅花、丹皮、香附、降香、蘇木、韭汁、童便。

《溫熱經緯・葉香岩外感溫熱篇》 大凡看法，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可透熱轉氣，如犀角、元參、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加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

又 再有熱傳營血。其人素有瘀傷，宿血在胸膈中，挾熱而搏，其舌色必紫而暗，捫之濕，當加入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參、桃仁、丹皮等。不爾瘀血與熱爲伍，阻遏正氣，遂變如狂，發狂之證。若紫而腫大者，乃酒毒衝心。若紫而乾晦者，腎肝色泛也，難治。

《溫熱經緯・葉香岩三時伏氣外感篇》 夏月熱久入血，最多蓄血一證，譫語昏狂，看法以小便清長，大便必黑爲是。桃核承氣湯爲要藥。

《血證論・總論・男女异同論》 女子胞中之血，每月一換，除舊生新，舊血即是瘀血，此血不去，便阻化機。凡爲醫者，皆知破血通經矣。獨於男女吐衄之證，便不知去瘀生新之法。抑思瘀血不行，則新血斷無生理，觀月信之去舊生新，可以知之。即瘡科治潰，亦必先化腐而後生肌，腐肉不化，則新血亦斷無生理。且如有膿管者，必爛開腐肉，取去膿管而後止。治失血者，不去瘀而求補血，何異治瘡者，不化腐而求生肌哉。然又非去瘀是一事，生新另是一事也。蓋瘀血去則新血已生，新血生而瘀血自去，其間初無間隔。【略】則知以去瘀爲生新之法，并知以生新爲去瘀之法。

《血證論・總論・臟腑病機論》 血虛則神不安而怔忡，有瘀血亦怔忡。

《血證論・血上干證治・吐血》 吐血，惟以止血爲第一要法。血止之後，其離經而未吐出者，是爲瘀血，既與好血不相合，反與好血不相能，或壅而成熱，或變而爲癆，或結痕，或刺痛，日久變證，未可預料，必亟爲消除，以免後來諸患，故以消瘀爲第二法。

又 消瘀。血既止後，其經脈中已動之血，有不能復還故道者，上則着於背脊胸膈之間，下則着於脇肋少腹之際，着而不和，必見疼痛之證。或流注四肢，則爲腫痛。或滯於肌腠，則生寒熱。凡有所瘀，莫不壅塞氣道，阻滯生機，久則變爲骨蒸、乾血、癆瘵，不可不急去之也。且經隧之中，既有瘀血踞住，則新血不能安行無恙，終必妄走而吐溢矣。故以去瘀爲治血要法。用花蕊石散，令瘀血化水而下，且不動五臟眞氣，爲去瘀妙藥。如無花蕊石，用三七、鬱金、桃仁、牛膝、醋炒大黃，亦有迅掃之功。顧舊血不去，則新血斷然不生，而新血不生，則舊血亦不能自去也。譬諸君子之道不長，則小人之道不消。須知瘀血之去，乃新血日生，瘀血無處可留，迫之不得不去。

又 血瘀上焦，則見胸背膊疼痛麻木逆滿等證。宜用血府逐瘀湯，或人參瀉肺湯加三七、鬱金、荆芥，使上焦之瘀，一并廓清。血瘀中焦，則腹中脹滿，腰脇着痛，帶脈繞臍一周，下連血室，女子以繫胎，男子以束體，乃血之管領也。凡血證，未有帶脈不病者，今瘀血滯於其分，則宜去之以安帶脈。【略】帶有瘀血，宜用甲己化土湯加桃仁、當歸、薑黃主之。腰痛甚者加鹿角尖，脇腹痛甚者加蒲黃、靈脂。血瘀下焦，腰以下痛，小腹季脇等處脹滿，是血瘀肝之部分，或積胞中血海爲痛，宜歸芎失笑散主之。大便閉結者，均加大黃。仲景逐瘀大劑，則有抵當湯、桃仁承氣湯數方，皆苦寒大破下，爲治瘀能事。亦有當用溫藥下之者，生化湯及牛膝散主之。

又 瘀血流注，四肢疼痛腫脹者，宜化去瘀血，消利腫脹，小調經湯加知母、雲苓、桑皮、牛膝治之。又有瘀血客於肌腠，阻滯營衛，發寒發熱，似瘧非瘧，骨蒸盜汗，咳逆交作，用小柴胡湯加當歸、桃仁、丹皮、白芍主之。【略】血瘀於臟腑之間者，久則變乾血，化爲癆蟲。血瘀於軀殼之間者，或病偏枯，或化癰膿。血瘀於肌腠之間者，則變爲骨蒸，毛髮焦折，肢體瘦削。一切不治之證，總由不善去瘀之故。凡治血者，必先以去瘀爲要。

《血證論・血上干證治・咳血》 肺脹。丹溪云，此證多係痰挾瘀血，礙氣爲病，若無瘀血，何致氣道如此阻塞，以致咳逆倚息而不得卧哉。用四物湯加桃仁、訶子、青皮、竹瀝、薑汁治之。丹溪此論，洵中病情。蓋失血之家，所以有痰，皆血分之火，所結而成。然使無瘀血，則痰氣有消容之地，尚不致喘息咳逆，而不得卧也。血家病此，如徒以肺脹法治之，豈不南轅北轍。丹溪此論，可謂發矇振聵，第其用四物湯加減，於瘀痰兩字，未盡合宜，予謂可用通竅活血湯加雲苓、桔梗、杏仁、桑皮、丹皮、尖貝。小柴胡加當、赤芍、桃仁、丹皮、雲苓尤妥。此皆血家咳嗽屬實證者，再兼參咳嗽條更詳。

《血證論・血上干證治・零腥》 在既吐血之後，而零腥見者，總以清熱化血爲主。以其在吐血之後，乃瘀血壅熱而出，故宜兼治瘀血，太平丸治之。生地黃散亦治之。

《血證論・血外滲證治・跌打血》 內有瘀血則發渴。血虛亦發渴，有瘀血者，身痛便結，玉燭散治之。血虛發渴者，心煩不寐，盜汗身熱，竹葉石膏湯加生地治之。

《血證論・血中瘀證治・瘀血》 瘀血乘肺，咳逆喘促，鼻起烟煤，口目黑色，用參蘇飲，保肺祛瘀，此皆危急之候，凡吐血即時斃命者，多是瘀血乘肺，壅塞氣道。肺虛氣促者，此方最穩。若肺實氣塞者，不須再補其肺，但去其瘀，使氣不阻塞，斯得生矣，葶藶大棗湯加蘇木、蒲黃、五靈脂、童便治之。

【略】

瘀血在上焦，或發脫不生，或骨膊胸、膈頑硬刺痛，目不了了，通竅活血湯治之，小柴胡湯加歸、芍、桃仁、紅花、大薊亦治之。

瘀血在中焦，則腹痛脇痛，腰臍間刺痛着滯，血腑逐瘀湯治之，小柴胡湯加香附、薑黃、桃仁、大黃亦治之。

瘀血在裏，則口渴，所以然者，血與氣本不相離，內有瘀血，故氣不得通，不能載水津上升，是以發渴，名曰血渴，瘀血去則不渴矣，四物湯加棗仁、丹皮、蒲黃、三七、花粉、雲苓、枳殼、甘草。小柴胡湯加桃仁、丹皮、牛膝皆治之。溫經湯以溫藥去瘀，乃能治積久之瘀。數方皆在，酌宜而用。

瘀血在腠理，則榮衛不和，發熱惡寒。腠理在半表半裏之間，爲氣血往來之路，瘀血在此，傷營氣則惡寒，傷衛氣則惡熱，是以寒熱如瘧之狀，小柴胡湯加桃仁、紅花、當歸、荆芥治之。

瘀血在下焦，則季脇、少腹脹滿刺痛，大便黑色，失笑散加醋軍、桃仁治之，膈下逐瘀湯亦穩。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咳嗽》 蓋人身氣道，不可塞滯，內有瘀血，則阻礙氣道，不得升降，是以壅而爲咳，氣壅則水壅，氣即是水故也。水壅即爲痰飲，痰飲爲瘀血所阻，則益衝犯肺經，坐立則肺覆，瘀血亦下墜，其氣道尚無大礙，故咳亦不甚，卧則瘀血翻轉，更爲阻塞，肺葉又張，愈難斂戢，是以倚息不得卧也。若仍照水飲衝肺，用葶藶大棗湯，是得治飲之法，而未得治瘀之法矣。須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但去瘀血則痰水自消，宜代抵當丸，加雲茯苓、法半夏，輕則用血府逐瘀湯加葶藶、蘇子。又有咳嗽側卧一邊，翻身則咳益甚者，諸書皆言側卧一邊，乃失血咳嗽不治之證，而不知仍是瘀血爲病，蓋瘀血偏著一邊，以一邊道通，一邊道塞。氣道通之半邊，可以側卧，氣道塞之半邊，側卧則更閉塞，是以翻身則愈加咳逆也。宜血腑逐瘀湯加杏仁、五味主之。側卧左邊者以左邊有瘀血，故不得右卧也。右卧則瘀血翻動，益加壅塞，宜加青皮、鱉甲、莪朮，以去左邊之瘀血。側卧右邊者，以右邊有瘀血，故不能左卧也，宜加郁金、桑皮、薑黃，以去右邊之瘀血。凡此瘀血咳嗽之證，諸書少言及者，朱丹溪略引其端，亦未申明。吾於臨證有悟，不惜大聲疾呼者，正欲起死人而肉白骨，豈敢秘而不傳哉。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發熱》 又有瘀血發熱者，瘀血在肌肉，則翕翕發熱，證象白虎，口渴心煩，肢體刺痛，宜當歸補血湯合甲己化土湯加桃仁、紅花、柴胡、防風、知母、石膏，血腑逐瘀湯亦治之。瘀血在肌腠，則寒熱往來，以肌腠爲半表半裏，內陰外陽，互相勝復也，宜小柴胡湯加當歸、白芍、丹皮、桃仁、荆芥、紅花治之，桃奴散加黃芩、柴胡亦治之。瘀血在腑，則血室主之，證見日晡潮熱，晝則明瞭，暮則譫語，以衝爲血海，其脈麗於陽明，故有陽明燥熱之證，桃仁承氣湯治之，小柴胡湯加桃仁、丹皮、白芍亦治之。瘀血在臟，則肝主之，以肝司血故也，證見骨蒸勞熱，手足心燒，眼目青黑，毛髮摧折，世以爲難治之證，而不知熱血在肝藏使然，宜柴胡清骨散加桃仁、琥珀、乾漆、丹皮治之。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寒熱》 又有瘀血作寒熱者，其身必有刺痛之處，血腑逐瘀湯治之。此與雜病寒熱有異，醫者須知。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出汗》 手足濈濈汗出者，以胃中或有瘀血

食積，四肢爲中州之應，火熱中結，故應手足汗出也。宜玉燭散加枳殼、厚朴以攻之，結去而汗自止矣。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發渴》 瘀血發渴者，以津液之生，其根出於腎水，水與血交會轉運，皆在胞中。胞中有瘀血，則氣爲血阻，不得上升，水津因不能隨氣上布，但去下焦之瘀，則水津上布，而渴自止。小柴胡加丹皮、桃仁治之，血府逐瘀湯亦治之，挾熱蓄血者，桃仁承氣湯治之。夾寒瘀滯者，溫經湯治之。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呃噦》 又有瘀血阻滯而發呃者，必見刺痛逆滿之證，大柴胡湯加桃仁、丹皮、蘇木治之，血府逐瘀湯亦治之。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健忘》 又凡心有瘀血，亦令健忘，《內經》所謂血在下如狂，血在上喜忘是也。夫人之所以不忘者，神清故也。【略】血在上，則濁蔽而不明矣。凡失血家猝得健忘者，每有瘀血，血府逐瘀湯加鬱金、菖蒲，或朱砂安神丸加桃仁、丹皮、鬱金、遠志。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眼目》 眼珠黃者，【略】在肝經是瘀熱。仲景云，衄家目黃者，衄未止，是血中有熱故也。凡是血熱者，其目多黃，四物湯加柴胡、黃芩、丹皮、蘇木、茵陳、紅花治之。目珠紅亦是瘀血，治與上同。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時復》 凡物有根者，逢時必發。失血何根，瘀血即其根也。故凡復發者，其中多伏瘀血，以及遇節氣，遇陰雨，而即蒸熱發動者，均是瘀血爲病，宜血府逐瘀湯加乾漆、桃奴治之。或用仲景大黃䗪蟲丸，少少與之。此理須知，方不爲血證所瞞。

《讀醫隨筆・證治類・中風有陰虛陽虛兩大綱》 中風【略】大抵陽虛之治，藥取其氣，氣重在辛。陰虛之治，藥取其味，味重在酸。而總須重佐之以活血。何者，陽虛血必凝，非此無以撥其機；陰虛血必滯，非此無以通其道也。或曰：氣既虛矣而復活其血，不速之脫乎？曰：固其氣則不脫矣。且活血者，正以疏其機關，爲氣之脫者辟歸之之路也。

《讀醫隨筆・證治類・痙厥癲癎》 癲無寒熱之分，而有久暴之別，是營氣窒閉之病也，病在脈中。經曰心營肺衛，又心主知覺。心包絡之脈，爲痰血所阻塞，則心之機神停滯而無知矣。是營氣壅實，而衛氣力不足以推蕩之，蓄積以致此也。又心與小腸脈絡相通，小腸脈中有凝痰瘀血阻窒心氣，亦發爲癲也。

《讀醫隨筆・證治總論・虛實補瀉論》 尤有要者，病在氣分而虛不任攻者，補其血而攻其氣；病在血分而虛不任攻者，補其氣而攻其血。如是則補藥之力，不與邪相值，不致連邪補着矣。又葉天士謂久病必治絡。其說謂病久氣血推行不利，血絡之中必有瘀凝，故致病氣纏延不去，必疏其血絡而病氣可盡也。徐靈胎、陳修園從而譏之。然劉河間力發玄府之功用。朱丹溪治久病必參用鬱法。滑伯仁謂每用補劑參入活血通絡之品，其效更捷。史載之之方之多用三棱、莪朮。王清任之方之多用桃仁、紅花，不皆治絡之謂耶？且《內經》之所謂升降出入，所謂守經隧，所謂疏氣令調，所謂去菀陳莝，非此義耶？

《讀醫隨筆・證治類・病後調補須兼散氣破血》 滑伯仁謂每加行血藥於補劑中，其效倍捷。行血之藥如紅花、桃仁、茜草、歸須、荒蔚子、三棱、莪朮之屬皆是也。葉天士亦謂熱病用涼藥，須佐以活血之品，始不致有冰伏之虞。蓋凡大寒大熱病後，脈絡之中必有推蕩不盡之瘀血，若不驅除，新生之血不能流通，元氣終不能復，甚有傳爲勞損者。

《讀醫隨筆・證治類・風厥痙癎》 血者神氣也，故血亂而神即失常也。此皆痼疾，與癲癎同類。治之總以疏肝、宣心、濡血、搜筋爲法。肝氣舒，心氣暢，血流通，筋條達而正氣不結，邪無所容也。其用藥大致多生津、化瘀也，津充則五臟皆潤，瘀行則百脈皆通。而古書只有祛痰、理氣之議，宜其百無一效耳。

《讀醫隨筆・證治類・自嚙狂走是氣血熱極而非祟也》 若先於勢未盛時，重用石膏、大黃、生地、丹皮、梔子之屬，大劑清涼服之，猶可救也。凡患時氣熱病，初爲清熱養液，如白芍、二冬、茅根、竹葉、石膏、知母之類，以掣出熱邪。若大便不利，證顯陽明，即防熱入血分，三承氣不可緩也。夫血猶舟也，津液水也，醫者於此，當知增水行舟之意。葉天士所謂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即此義也。

《讀醫隨筆・證治類・瘀血內熱》 腹中常自覺有一段熱如湯火者，此無與氣化之事也，非實火內熱，亦非陰虛內熱，是瘀血之所爲也。其證口不乾，而內渴消水。【略】又常如火從胸腹上衝於喉，是肝脾鬱逆而血上衝也，皆仍在血所當行之道，故不爲泛溢外出之患。又有兩脇內或當胸一道如火溫溫然，有心窩中常如椒桂辛辣狀，或如破皮疼脹狀，喉中作血腥氣者，是皆

瘀積於其處也。其因或由寒熱病後，或由渴極驟飲冷水，或由大怒，或由用力急遽，或由房後驟息，或由傷食日久，或由嗜食煿炙太過；在婦人或由經水不盡，治之必兼行瘀之品，如桃仁、紅花之屬。或吐紫塊，或下黑糞，乃止。若誤以爲實火，而用寒涼，以爲陰虛，而用滋補，則瘀血益固，而將成乾血證矣。

《讀醫隨筆・證治類・瘀血內熱》 凡瘀血初起，脈多見弦，兼洪者易治，渴飲者易治，其中猶有生氣也。短澀者難治，不渴者難治，以其中無生氣也。

《讀醫隨筆・證治類・黃疸黑疸》 黃之爲色，血與水和雜而然也。【略】總須兼用化血之品一二味，如桃仁、紅花、茜草、丹參之類，爲其已壞之血不能復還原質，必須化之，而後無礙於新血之流行也。

紀事

《醫學正傳・胃脘痛》 一男子，年三十五，胃脘作痛久矣，人形黃瘦，食少而胸中常若食飽。來求治，與加味枳朮丸，服不效，而日漸大痛，叫號聲聞四鄰，別父母妻子，囑咐後事，欲自殺。予以桃仁承氣湯作大劑與之，連二服，大下瘀血四五碗許，困倦不能言語者三日，教以稀粥少食，漸漸將理，病全安，得壯如舊。

《張氏醫通・諸血門・蓄血》 李士材治張鳴之，吐血兩年，面色萎黃，潮熱咳嗽，膈有微痛，脈數而沉且搏，其痛不可按，而甚於夜分。是堅血蓄積，非大下之不可。又以久病未敢峻攻，用鬱金、降香、歸、地、山甲、蓬朮、人參。下血如漆者數次而痛減。月餘復痛，此病重而藥輕也。乃以大黃、乾漆、蓬朮、鬱金、山甲、肉桂、歸尾、桃仁、虻蟲爲丸，每日服參、芪之劑，午後服丸藥錢許，十日，血積大下，數次而安。

《臨證指南醫案・鬱》 龍，五六，久鬱氣血不行，升降皆鈍。外涼內熱，骨節沉痛，肌腫腹脹，膚腠無汗，用藥務在宣通，五鬱六鬱大旨。

香附汁、白蒺藜、鉤藤、丹皮、山梔、川芎、澤蘭、薑黃、神曲。

《臨證指南醫案・胸痹》 某，痛久入血絡，胸痹引痛。

炒桃仁、延胡、川楝子、木防己、川桂枝、青葱管。

《臨證指南醫案・脇痛》 王，二四，左前後脇板著，食後痛脹，今三年矣。久病在絡，氣血皆窒，當辛香緩通。

桃仁、歸須、小茴、川楝子、半夏、生牡蠣、橘紅、降香、白芥子，水泛丸。

又 汪，痛在脇肋，游走不一，漸至痰多，手足少力。初病兩年，寢食如常，今年入夏病甚。此非臟腑之病，乃由經脈繼及絡脈。大凡經主氣，絡主血。久病血瘀，瘀從便下。諸家不分經絡，但忽寒忽熱，宜乎無效。試服新絳一方小效，乃絡方耳。議通少陽、陽明之絡，通則不痛矣。

當歸須、桃仁、澤蘭葉、柏子仁、香附汁、丹皮、穿山甲、乳香、沒藥，水泛丸。

《臨證指南醫案・胃脘痛》 高，脈虛澀，胃痛久，治在血分。

桃仁、當歸、桂枝、茯神、遠志、炙草。

又 秦，久有胃痛，更加勞力，致絡中血瘀，經氣逆。其患總在絡脈中痹窒耳。醫藥或攻裏，或攻表，置病不理，宜乎無效。形瘦清減，用緩逐其瘀一法。

蛺螂蟲炙一兩，蠐蟲炙一兩，五靈脂炒一兩，桃仁二兩，桂枝尖生五錢，蜀漆炒黑三錢，用老韭根白搗汁泛丸。每服二錢，滾水下。

《臨證指南醫案・腹痛》 畢，小便自利，大便黑色，當臍腹痛十五年，漸發日甚。脈來沉而結澀，此鬱勃傷及肝脾之絡，致血敗瘀留，勞役動怒，宿疴乃發。目今冬深閉藏，忌用攻下，議以辛通潤血，所謂通則不痛矣。

桃仁、桂枝、穿山甲、老韭白，煎送阿魏丸一錢。

《古今醫徹・畜血》 一徽商年十八，從遠歸，當晚忽暈倒，遍身俱冷。醫一作火治，一作痰治，俱不效。余診之，脈虛而芤，動則眩暈，不能起坐，忽吐出鮮血。予曰：此瘀血症也，下出爲順。用人參二錢，肉桂一錢，丹皮、當歸、廣皮各一錢，一劑而血下行，三劑而身漸暖，數劑乃痊。

《續名醫類案・心胃痛》 族弟應章胃脘當心而痛，手不可近，疑有瘀血使然，玄胡索、五靈脂、丹皮、滑石、川芎、當歸、甘草、桃仁、桔梗、香附，臨服加韭菜汁一小酒杯。其夜痛止則睡，飲食亦進。惟大便下墜，逼迫不安。此瘀血已動，欲下行也。前劑去韭汁，一貼全安。

《續名醫類案・跌撲》 一人因墜馬，腰痛不止，日輕夜重，瘀血諦矣。與四物湯去生地加肉桂、桃仁泥、紅花、蘇木，四服大便下黑血而痊。

內科總部

厥證部

題解

《素問・厥論》 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

《素問・繆刺論》 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非爲蛔厥也。蛔厥者其人當吐蛔。

《諸病源候論・氣病諸候・厥逆氣候》 厥者，逆也。謂陰氣乘於陽。

《諸病源候論・中惡病諸病・尸厥候》 尸厥者，陰氣逆也。此由陽脈卒下墜，陰脈卒上升，陰陽離居，榮衛不通，眞氣厥亂，客邪乘之，其狀如死，猶微有息而不恆，脈尚動而形無知也。聽其耳內，循循有如嘯之聲，而股間暖是也。耳內雖無嘯聲，而脈動者，故當以尸厥治之。

《聖濟總録・傷寒厥》 論曰：傷寒病，手足逆冷，其名曰厥。

《傷寒明理論・厥》 傷寒厥者，何以明之？厥者冷也，甚於四逆也。經曰：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謂陽氣內陷，熱氣逆伏，而手足爲之冷也。

《儒門事親・指風痹痿厥近世差玄説》 夫四末之疾，動而或勁者爲風，不仁或痛者爲痹，弱而不用者爲痿，逆而寒熱者爲厥，此其狀未嘗同也。

厥之爲狀，手足及膝下，或寒或熱也。【略】然厥當分二種，次分五臟。所謂二種者，有寒厥，亦有熱厥。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熱厥爲手足熱也；寒厥爲手足寒也。【略】有涎如拽鋸聲在喉咽中，爲痰厥；手足搐搦者，爲風厥；因醉而得之，爲酒厥；暴怒而得之，爲氣厥；骨痛爪枯，爲骨厥；兩足指攣急，屈伸不得，爪甲枯結，爲臂厥；身強直如椽者，爲肝厥；喘而惋者，狂走攀登，爲陽明厥，皆氣逆之所爲也。

《衛生寶鑑・補遺・厥逆》 厥者，逆也，陰陽不相順接。故手足逆冷，冷至臂腿，名曰四肢厥逆。

《丹溪心法・厥》 厥，逆也，手足因氣血逆而冷也。

厥者，甚也，短也，逆也，手足逆冷也，其證不一，散之方書者甚多。

《醫學六要・治法彙・厥症門》 世以卒然昏冒，不省人事爲厥。方書以手足逆冷爲厥。

《景岳全書・雜證謨・厥逆》 厥逆之證，危證也。蓋厥者，盡也；逆者，亂也。即氣血敗亂之謂也，故《內經》特重而詳言之。如云卒厥、暴厥者，皆厥逆之總名也。如云寒厥、熱厥者，分厥逆之陰陽也。如云連經、連臟者，論厥逆之死生也。再若諸經臟腑之辨，亦既詳矣。又近世猶有氣厥、血厥、痰厥、酒厥、臟厥、蛔厥等證，亦無非本之經義。【略】

凡寒厥者，必四肢清涼，脈沉微不數，或雖數而無力，或畏寒喜熱，引衣自覆，或下利清穀，形證多惺惺。雖此類皆屬寒證，然似熱非熱之證猶多。故凡以手足見厥而脈證俱無實熱者，悉寒厥之無疑也。

熱厥者，必先多熱證，脈沉滑而數，畏熱喜冷，揚手掉足，或煩躁不寧，大便秘赤，形證多昏冒。【略】

一、氣厥之證有二，以氣虛、氣實皆能厥也。氣虛卒倒者，必其形氣索然，色清白，身微冷，脈微弱，此氣脫證也。【略】氣實而厥者，其形氣憤然勃然，脈沉弦而滑，胸膈喘滿，此氣逆證也。【略】

一、血厥之證有二，以血脫、血逆皆能厥也。血脫者，如大崩大吐，或產血盡脫，則氣亦隨之而脫，故致卒仆暴死。【略】血逆者，即經所云血之與氣並走於上之謂，又曰：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之類也。【略】

一、痰厥之證，凡一時痰涎壅塞，氣閉昏憒，藥食俱不能通。【略】

一、酒厥之證，即經所云熱厥之屬也。又經云：酒風者，亦此類也。凡縱飲無節之人，多有此病，方其氣血正盛，力能勝之，不知酒害之何有，及其將衰，則酒之侮人，斯可畏耳。酒病極多，莫知所出，其爲酒厥，則全似中風。

輕者猶自知人，重者卒爾運倒，忽然昏憒，或躁煩，或不語，或痰涎如涌，或氣喘發熱，或咳嗽，或吐血，但察其大便乾燥，脈實喜冷者，此濕熱上壅之證。【略】

一、色厥之證有二：一曰暴脫，一曰動血也。凡色厥之暴脫者，必以其人本虛，偶因奇遇，而悉力勉爲者有之。或因相慕日久，而縱竭情欲者亦有之。故於事後則氣隨精去，而暴脫不返。【略】又色厥之動血者，以其血氣幷走於上，亦血厥之屬也。但與大怒血逆者不同，而治法亦有所異。蓋此因欲火上炎，故血隨氣上，必其情欲動極而欲不能遂者有之。或借曲蘗以強遏鬱火者亦有之。其證則忽爾暴吐，或鼻衄不能禁止，或厥逆，或汗出，或氣喘，或咳嗽，此皆以陰火上衝而然。

《古今醫案按・厥》《內經》仲景所謂厥者，手足逆冷耳，故有寒厥熱厥之辨。今人所謂厥者，乃暈厥耳，亦兼手足逆冷，而其重在神昏若死也，向來混於一處，最誤後學。

《奇症彙・身・血厥》有人平居無疾，忽如死人，身不動搖，目閉口噤，或微知之，眩冒移時方寤，此名血厥，亦名鬱冒。

《類證治裁・暑症論治》暑厥，中暑手足逆冷。

《類證治裁・厥症》氣自下逆上，手足冷爲厥，厥者盡也，危候也。寒厥者，身寒面清，四肢逆冷，指甲冷，踡卧不渴，便利，脈微遲，即陰厥也。熱厥者，身熱面赤，四肢厥逆，指甲煖，煩渴昏冒，便短澀，脈滑數，即陽厥也。故厥症種種，類由肝風痰火，衝激閉塞，以至昏痙爲多。今標舉其目，有寒熱、氣、血、食、痰、尸、蚘、煎、薄、痿、痹、風、癲、瘖、鬱、骨、痛、腎、色、暴、瘧諸厥，施治最所宜審。獨指尖冷，名清厥。氣厥症有二，氣虛氣實，皆能致厥。氣虛而厥者，必形色消索，身微冷，脈微弱，爲氣脫。氣實而厥者，形色鬱勃，脈沉弦而滑，胸膈喘滿，爲氣逆。血厥症有二，血脫血逆，皆能致厥。吐衄暴崩，及產後血大脫，則氣隨之，故猝仆。血逆者，暴怒傷陰，血逆於上。食厥由醉飽過度，偶感風寒惱怒，食氣填中，脾陽不運，忽仆不省，誤作中風中氣治，則死。縱飲痰升，猝仆者，名酒厥。痰厥由痰熱阻蔽心包，肢冷猝仆。尸厥即中惡之候，因犯不正之氣，忽手足厥冷，牙緊口噤，昏不知人。或由登塚吊死，飛尸鬼擊，語妄面青。蛔厥多因胃寒，蛔蟲攻胃，心腹痛不可忍，或吐涎沫，或吐蛔蟲，發有休止。煎厥者，諸動屬陽，煩勞則陽氣暴張，勞火亢炎而精絕，遷延至夏，內外皆熱，孤陽厥逆，如煎如熬。薄厥者，肝本藏血，怒則火起於肝，迫血上行而厥。痿厥亦熱厥症，厥從肝起，致四末不用，因水虧則陽風爍筋，絡熱沸騰。痹厥腳氣頑痲，初發必身痛，肢節腫。風厥手足搐搦，身體強直，名痙厥。癇厥肝風發痙，肢掣液涸。瘖厥乃類中風症，暴瘖不語，經所謂內奪而厥，則爲瘖痱。鬱厥亦血厥症，平居無疾，忽默默無知，目閉口噤，惡聞人聲，移時方寤，由熱升風動，鬱冒而厥，婦人多有之。骨厥骨枯爪痛。痛厥由胃陽久衰，肝木來乘，濁氣攻胃。腎厥火由背脊上升，肢逆吐沫。色厥乃縱欲竭情，精脫於下，氣脫於上。暴厥脈至如喘，氣閉肢冷。若鼻及心腹微溫，目中神采不變，口無涎，卵不縮，皆可救。瘧厥由瘧邪陷陰，發厥不省。

《溫熱經緯・葉香岩三時伏氣外感篇》夏令受熱，昏迷若驚，此爲暑厥。雄按：受熱而迷，名曰暑厥。

論說

《素問・生氣通天論》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

秋傷於濕，上逆而咳，發爲痿厥。

《素問・陰陽別論》曰：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痛；其傳爲索澤，其傳爲頹疝。曰：一陽發病，少氣善咳，善泄；其傳爲心掣，其傳爲隔。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

《素問・陽明脈解》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素問・評熱病論》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

飲之服湯。

《素問・厥論》 黃帝問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帝曰：熱厥之爲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岐伯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岐伯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也；氣因於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也。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遍於身，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慓悍，腎氣有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帝曰：善。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岐伯曰：巨陽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僕。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呼，腹滿不得卧，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少陽之厥，則暴聾頰腫而熱，胁痛，骨不可以運。太陰之厥，則腹滿膨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卧。少陰之厥，則口乾溺赤，腹滿心痛。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卧屈膝，陰縮腫，骨內熱。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太有厥逆，骨急攣，心痛引腹，治主病者。少陰厥逆，虛滿嘔變，下泄清，治主病者。厥陰厥逆，攣腰痛，虛滿前，閉譫言，治主病者。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太陽厥逆，僵仆，嘔血善衄，治主病者。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陽明厥逆，喘咳身熱，善驚，衄嘔血。手太陰厥逆，虛滿而咳，善嘔沫，治主病者。手心主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俯仰，治主病者。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痹，嗌腫，痤，治主病者。

《素問・病能論》 帝曰：有病厥者，診右脈沉而緊，左脈浮而遲，不然，病主安在？岐伯曰：冬診之，右脈固當沉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頗關在肺，當腰痛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陰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腎爲之病，故腎爲腰痛之病也。

《素問・奇病論》 帝曰：人有病頭痛，以數歲不已，此安得之，名爲何病？岐伯曰：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曰厥逆。帝曰：善。

帝曰：有癰者，一日數十瘻，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微細如發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謂得五有餘二不足也。

《素問・大奇論》 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二陰急爲癃厥，二陽急爲驚。

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

《素問・脈解》 內奪而厥，則爲喑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

《素問・調經論》 岐伯曰：志有餘則腹脹飧泄，不足則厥。

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

帝曰：陰盛生內寒奈何？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澀，故中寒。

《素問・六元政紀大論》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地氣肅，天氣明，寒交暑，熱加燥，【略】三之氣，天政布，大火行，庶類蕃鮮，寒氣時至。民病氣厥心痛，寒熱更作，咳喘目赤。

《素問・至真要大論》 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偃木飛沙，倮蟲不榮，厥心痛，汗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則入脾，食痹而吐。

太陰之復，濕變乃舉，體重中滿，食飲不化，陰氣上厥，胸中不便，飲發於中，咳喘有聲。

太陽之復，厥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滿，頭痛善悲，時眩仆，食減，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堅，陽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唾出清水，及爲噦噫，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神門絕，死不治。

陽明在泉，客勝則清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寫；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爲鶩溏，則寒厥於腸，上衝胸中，甚則喘不能久立。

《素問・方盛衰論》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爲逆？何者爲從？黃帝答曰：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以春夏歸陽爲生，歸秋冬爲死，反之，則歸秋冬爲生。是以氣多少，逆皆爲厥。問曰：有餘者厥耶？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死。氣上不下，頭痛巔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征，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綿綿乎屬不滿日。是以少氣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三陽絕，三陰微，是爲少氣。

《素問・解精微論》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並於上，陰氣並於下。陽並於上，則火獨光也；陰並於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脾脈急甚爲瘈疭。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厥。

《靈樞・本神》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痿痿厥，精時自下。

《靈樞・經脈》肺手太陰之脈，【略】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

心手少陰之脈，【略】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爲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脇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

膀胱足太陽之脈，【略】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結，踹如裂，是爲踝厥。

膽足少陽之脈，【略】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是爲陽厥。

《靈樞・五亂》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謂大悗。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俯首靜伏；亂於肺，則俯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爲霍亂；亂於臂脛，則爲四厥；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

《靈樞・五色》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爲風，衝濁爲痹，在地爲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傷寒論・平脈法》少陰脈弱而澀，弱者微煩，澀者厥逆。

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爲尸厥。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咳，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咳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傷寒論・辨不可發汗病脈證并治》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微反在上，澀反在下。微則陽氣不足，澀則無血，陽氣反微，中風汗出，而反躁煩，澀則無血，厥而且寒。陽微發汗，躁不得眠。

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微絕，手足厥冷，欲得踡卧，不能自溫。

厥，脈緊，不可發汗；發汗則聲亂，咽嘶舌萎，聲不得前。

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發汗；汗出則四肢厥逆冷。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厥者後必熱，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者，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

《傷寒論・辨不可下病脈證并治》諸外實者，不可下；下之則發微熱，亡脈厥者，當齊握熱。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金匱要略・藏府經絡先後病脈證》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爲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藏即死，入府即愈，此爲卒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爲入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府即愈。

《中藏經・陰厥論》飛霜走雹，朝昏暮靄。雲雨飄颻，風露寒冷。當熱不熱，未寒而寒。時氣霖霪，泉生田野。山摧地裂，土壞河溢，月晦日昏。此天地之陰厥也。暴啞卒寒，一身拘急，四肢拳攣，唇青面黑，目直口噤，心腹

滿痛，頭頷搖鼓，腰腳沉重，語言蹇澀，上吐下瀉，左右不仁，大小便活，吞吐酸涬，悲憂慘戚，喜怒無常者，此人之陰厥也。陰厥之脈，舉指弱，按指大者生，舉按俱絕者死。一身悉冷，額汗自出者亦死。陰厥之病，過三日勿治。

《中藏經・陰陽否格論》 陽氣上而不下曰否，陰氣下而不上亦曰否。陽氣下而不上曰格，陰氣上而不下亦曰格。否格者，謂陰陽不相從也。陽奔於上則燔脾肺，生其疽也，其色黃赤，皆起於陽極也。陰走於下則冰腎肝，生其厥也，其色青黑，皆發於陰極也。疽爲黃疽也，厥爲寒厥也，由陰陽否格不通而生焉。陽燔則治以水，陰厥則助以火，乃陰陽相濟之道耳。

《中藏經・論診雜病必死候》 病厥逆，呼之不應，脈絕者，死。

病厥逆，汗出，脈虛而緩者，死。

《脈經・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 肝膽俱虛　左手關上脈陰陽俱虛者，足厥陰與少陽經俱虛也。病苦恍惚，尸厥不知人，妄見，少氣不能言，時時自驚。

《脈經・平奇經八脈病》 督之爲病，脊強而厥。督脈在脊，病即其脈急，故令脊強也。

《脈經・扁鵲診諸反逆死脈要訣》 人病尸厥，呼之不應，脈絕者，死。脈當大反小者，死。

脈至如喘，名曰氣厥。氣厥者，不知與人言。

《脈經・病不可發汗證》 厥，不可發汗，發汗則聲亂，咽嘶，舌痿，穀不得前。

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不可攻其表，汗出則厥逆冷。汗出多極，發其汗，亦堅。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厥者後必熱，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其汗，必口傷爛赤。病人脈數，數爲有熱，當消穀引食。反吐者，醫發其汗，陽微，膈氣虛，脈則爲數，數爲客陽，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令吐也。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或從目出一作耳目者，是爲下厥上竭，爲難治。

《諸病源候論・氣病諸候・厥逆氣候》 厥者，逆也。謂陰氣乘於陽。陰氣居於下，陽氣處於上。陽虛則陰實，實則陰盛，陰盛則上乘於陽，衛氣爲之厥逆，失於常度。故寒從背起，手足冷逆，陰盛故也。

《諸病源候論・中惡病諸候・尸厥候》 尸厥者，陰氣逆也。此由陽脈卒下墜，陰脈卒上升，陰陽離居，榮衛不通，眞氣厥亂，客邪乘之，其狀如死。猶微有息而不恆，脈尚動而形無知也。聽其耳內，循循有如嘯之聲，而股間暖是也。耳內雖無嘯聲，而脈動者，故當以尸厥治之。診其寸口脈，沉大而滑，沉卽爲實，滑卽爲氣，實氣相搏，身溫而汗。此爲入府，雖卒厥不知人，氣復則自愈也。若唇正青身冷，此爲入藏亦卒厥，不知人卽死。候其左手關上脈，陰陽俱虛者，足厥陰足少陽俱虛也。病苦恍惚尸厥，不知人，妄有所見。

《千金要方・膽腑・膽腑脈論》 足少陽之脈，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面微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是爲陽厥。

《千金要方・小腸腑・風癲》 論曰：溫病熱入腎中亦爲痙。小兒病癇熱盛亦爲痙。凡風瘖暴尸厥，參服魘不寤皆相似，甲粉察之，故經言久厥則成癲，是以知似也。

《傷寒明理論・厥》 傷寒厥者，何以明之？厥者冷也，甚於四逆也。經曰：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謂陽氣內陷，熱氣逆伏，而手足爲之冷也。經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是知內陷者，手足爲厥矣。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亦是言發動其熱也。先熱而後厥者，熱伏於內也；先厥而後熱者，陰退而陽氣得復也；若始得之便厥者，則是陽氣不足，而陰氣勝也。大抵厥逆爲陰所主，寒者多矣，而又有進退之別。經曰：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自愈；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病至厥陰，傳經盡也，當是之時，陽氣勝陰，厥少熱多，其病則愈；若或陰氣反勝，陽不得復，厥多熱少，其病則逆。厥爲陰氣至也，熱爲陽氣復也，至於下利，則曰先厥後發熱，而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厥者復爲熱，爲陽氣得復，而利必自止，熱者便爲厥，是陰氣還勝也，故復下利矣。諸陽受氣於胸中，邪氣客於胸中，鬱鬱留結，則陽氣不得敷布，而手足爲之厥。經曰：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病在胸中，當吐之者是矣。厥爲陰之盛也，若更加之惡寒而踡者，陰氣之極也，則難可制。經曰：少陰病，惡寒，身踡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是厥冷之

逆者，神丹其能生乎。

《三因方・叙厥論》 經云：厥者，逆也。有寒厥，有熱厥，有六經厥，有尸厥。【略】經論如此，雖粗分六經，殊不出寒熱二證所因，欲求備治，當歷明之。寒厥，則因多欲而奪其精，故致陽衰陰盛。熱厥，則因醉飽入房，精虛則熱入，故致陰虛陽盛。考其厥因，多以不勝乘其所勝，氣不得行，遂致於逆。如腎移寒於脾，則水乘於土，水既不行，乃成寒厥；如心移熱於腎，則火乘於水，火既不行，乃成熱厥。六經皆然，可次第論也，所謂得其要者，一言而終矣。尸厥亦然，正由臟氣相刑，或與外邪相忤，則氣遏不行，閉於經絡，諸脈匿伏，昏不知人。唯當隨其臟氣而通之，寒則熱，熱則寒，閉則通，如經所謂盛則瀉，虛則補，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其旨一也。經中以數醉爲熱厥之因，學者不可拘此。蓋傷寒溫病，皆有熱厥，仲景所謂熱深厥深，聖意以酒能發百脈熱，故舉此以爲例耳，不可不知。

《原病式・六氣爲病・寒類》 屈伸不便，厥逆禁固：陰水主於清淨，故病寒則四肢逆冷，而禁止堅固，舒卷不便利也。故冬脈沉短以敦，病之象也。或病寒尚微，而未致於厥逆者，不可反以爲熱，或熱甚而成陽厥者，不可反以爲病寒也。然陰厥者，元病脈候，皆爲陰證，身涼不渴，脈遲細而微，未嘗見於陽證也。其陽厥者，元病脈候，皆爲陽證，熱極而反厥，時復反溫，雖厥而亦煩渴譫妄，身熱而脈數也。若陽厥極深，而至於身冷，反見陰脈微欲絕者，此爲熱極而欲死也。俗皆妄謂變成陰病，且曰陰陽寒熱反變而不可測也。乃取陽主於生，陰主於死之說，急以火艾熱藥，溫其表裏，助其陽氣，十無一生。俗因之以爲必死之證，致使舉世大懼陰證，而疑似陰者，急以溫之，唯恐救之不及，而反招暴禍。豈知熱病之將死者，鮮有逃於此證也。殊不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陰陽以平爲和，而偏爲疾。萬物皆以負陰抱陽而生，故孤陰不長，獨陽不成。陽氣極甚而陰氣極衰，則陽氣怫鬱，陰陽偏傾而不能宣行，則陽氣畜聚於內，而不能營運於四肢，則手足厥冷，謂之陽厥。故仲景曰：熱深則厥亦深，熱微則厥亦微。又曰：厥當下之，下後厥愈。爲以除其裏之熱也。故病熱甚則厥，又以失下則熱甚，而反爲陰證，非反變爲寒病爾！夫病之傳變者，謂中外、上下、經絡、臟腑、部分而傳受爲病之邪氣也，非寒熱陰陽之反變也。法曰：陰陽平則和，偏則病。假令陽實陰虛，爲病熱也，若果變而爲寒，則比之熱氣退去，寒欲生時，陰陽平而當愈也，豈能反變之爲寒病歟？然雖《瘧論》言陰勝則寒，陽勝則熱者，謂裏氣與邪熱并之於表，則爲陽勝而發熱也。表氣與邪熱並之於裏，則爲陰勝而寒栗也。由表氣虛而裏氣熱，亢則害，承乃制，故反戰栗也。大抵本熱，非病寒也。或傷寒病，寒熱往來者，由邪熱在表而淺，邪惡其正，故惡寒也；邪熱在裏而深，邪甚無畏，物惡其極，故不惡寒而反惡熱也。表裏進退不已，故爲寒熱往來也。此氣不并於表裏，故異於瘧而寒熱微也。皆熱傳於表裏之陰陽，而非病氣寒熱之陰陽反變也。或病熱而寒攻過極，陽氣損虛，陰氣暴甚而反寒者，雖亦有之，因藥過度而致之，非自然寒熱之反變也。夫六氣變亂而爲病者，乃相兼而同爲病。風熱燥同，多兼化也；寒濕性同，多兼化也。性異而兼化者有之，亦已鮮矣。或制甚而兼化者，乃虛象也。如火熱甚而水化制之，反爲戰栗者，大抵熱甚，而非有寒氣之類也。故渴爲熱在裏，而寒戰反渴引飲也。又如以火煉金，熱極而反化爲水；雖化爲水，止爲熱極而爲金汁，實非寒丹也。或燥熱太甚而腸胃鬱結，飲冷過多而痞隔不通，留飲不能傳化，浸潤而寒極蓄於胃中。燥熱太甚，鬱於胸腹而膜脹滿，煩渴不已，反令胃膈冷痛，嘔噦漿水，而水漿難下。欲止其渴而強飲於水，則滿、痛、嘔噦轉甚，而渴亦不止；不強飲之，則煩渴不可以忍，令人煩冤悶絕，而但欲死。若誤治之，即死不治，亦爲難已。每用大承氣湯熱服，下咽而腸胃鬱結痞隔，即得宣通，而留飲傳化浸潤，則寒濕散去，腸胃之外得其潤澤，熱退而煩渴、滿痛、嘔噦遂止，須臾得利而已矣。然而病諸氣者，必有所因，病本熱而變爲寒者，實亦鮮矣。大凡陽實則脈當實數，而身熱煩渴，熱甚則爲陽厥，至極則身冷脈微，而似陰證，以致脈絕而死。故陽病見陰脈者死，謂其脈近乎絕也。病雖熱甚而不已，則必須厥冷而脈微，以至身冷脈絕而死矣。或病本熱勢太甚，或按法治之不已者，或失其寒藥調治，或因失下，或誤服熱藥，或誤熨、烙、熏、灸，以使熱極而爲陽厥者，以承氣湯之類寒藥下之，熱退而寒得宣通，則厥愈矣。愼不可用銀粉、巴豆性大毒丸藥下之！而反耗陰氣，而衰竭津液，使燥熱轉甚，而爲懊憹、喘滿、結胸，腹痛下利不止，血溢血泄，或爲淋閉發黃，驚狂譫妄。諸熱變證不可勝舉。由此爲破癥痕堅積之藥，非下熱養陰之藥也。古人謂治傷寒熱病，若用銀粉、巴豆之類丸藥下之，則如刀劍傷人也。及嘗有陽厥，而尚不下，以至身冷脈微而似陰證，反誤以熱藥投之，病勢轉甚，身冷脈微而欲絕，唯心胸微暖，昏冒不知人事而不能

言，主病者或欲以暖藥急救其陽，恐陽氣絕而死也。答曰：此因熱極失下反又溫補而致之，若又以熱藥助其陽氣，則陰氣暴絕，陽氣亦竭而死，陽氣何由生也？或又曰：何不急下之？答曰：此陽勝伐陰，而陰欲先絕，則陽亦將竭矣。於此時而下之，則陰陽俱絕而立死矣；不救亦死。但極於期則緩而救之，則當以寒藥養陰退陽，但不令轉瀉，若得陰氣漸生則可救也。宜用涼膈散，一服則陰氣可以漸生。何以知之？蓋以候其心胸溫暖漸多，而脈漸生爾。終日三服，其脈生至沉數而實，身表復暖，而唯厥逆，與水善飲，有時應人之問，譫妄而舌強難言，方以調胃承氣湯下之，獲汗而愈。所謂寒藥反能生脈，而令身暖者，由陽實陰虛，欲至於死，身冷脈微，今以寒藥養陰退陽，而復愈不至於死故也。大凡治病，必先明其標本。標，上首也，本，根元也。故經言：先病爲本，後病爲標。標本相傳，先以治其急者。又言：六氣爲本，三陰三陽爲標，故病氣爲本，受病經絡臟腑謂之標也。夫標本微甚，治之逆從，不可不通也。故經言：知逆與從，正行無問，明知標本，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陰陽之逆從標本之謂道也。斯其理歟？

《儒門事親・指風痹痿厥近世差玄説》 風、痹、痿、厥四論，《內經》言之詳矣。今余又爲之說，不亦贅乎？曰：非贅也。爲近世不讀《內經》者，指其差玄也。夫風、痹、痿、厥四證，本自不同，而近世不能辨，一概作風冷治之，下虛補之，此所以曠日彌年而不愈者也。夫四末之疾，動而或勁者爲風，不仁或痛者爲痹，弱而不用者爲痿，逆而寒熱者爲厥，此其狀未嘗同也。故其本源，又復大異。風者，必風熱相兼；痹者，必風濕寒相合；痿者，必火乘金；厥者，或寒或熱，皆從下起。今之治者，不察其源，見其手足蜷曳，便謂之風。然《左傳》謂：風淫末疾。豈不知風、暑、燥、濕、火、寒六氣，皆能爲四末之疾也哉？敢詳條於下，有意於救物者，試擇焉可也。

厥之爲狀，手足及膝下，或寒或熱也。舉世傳腳氣寒濕之病，豈知《內經》中無腳氣之說！王太仆亦云：本無腳氣，後世廣飾方論，而立此名。古之方謂厥者，即今所謂腳氣者也。然厥當分二種，次分五臟。所謂二種者，有寒厥，亦有熱厥。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熱厥爲手足熱也；寒厥爲手足寒也。陽經起於足指之表；陰經起於足心之下。陽氣勝，足下熱；陰氣勝，足下寒。又曰：陽主外而厥在內，陰主內而厥在外。若此者，陰陽之氣，逆而上行故也。夫春夏則陽多陰少；秋冬則陰壯陽衰。人或恃賴壯勇，縱情嗜欲於秋冬之時，則陽奪於內，精氣下溢，邪氣上行。陽氣既衰，眞精又竭，陽不榮養，陰氣獨行，故手足寒，發爲寒厥也。人或醉飽入房，氣聚於脾胃，主行津液，陰氣虛，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四肢不榮，酒氣與穀氣相薄，則內熱而溺赤，氣壯而慓悍。腎氣既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熱，發而爲熱厥也。厥亦有令人腹暴滿不知人者，或一二日稍知人者，或卒然悶亂無覺知者。皆因邪氣亂，陽氣逆，是少陰腎脈不至也。腎氣微少，精血奔逸，使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助，令身不仁，又五絡皆會於耳中，五絡俱絕，則令人身脈皆動，而形體皆無所知，其狀如尸，故曰尸厥。有涎如拽鋸聲在喉咽中，爲痰厥；手足搐搦者，爲風厥；因醉而得之，爲酒厥；暴怒而得之，爲氣厥；骨痛爪枯，爲骨厥；兩足指攣急，屈伸不得，爪甲枯結，爲臂厥；身強直如椽者，爲肝厥；喘而惋者，狂走攀登，爲陽明厥，皆氣逆之所爲也。今人見茲厥者，皆謂之豉著、掠著，此是何等語也？非徒其名之謬，因其名之謬，而乖其實也。既言豉著、中著、掠著，必歸之風，此清心、靈寶、至寶，又爲先驅矣。鼻中嚏藥，身上炳火。豈知厥之爲病，如前所說者耶？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集脈説》 陰陽二厥，脈皆沉，所以使人疑之。陰厥脈沉遲而弱，陽厥脈沉伏而滑。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集證説》 陰陽二厥，若陽厥，則指爪時溫，或畏熱，或飲水，或揚手擲足，躁煩不得眠，大便秘，小便赤，外證多昏憒；陰厥則指爪常冷，足多攣卧，惡寒，自引衣蓋覆，不飲水，或下利或清便如常，小便數，外證惺惺而靜。表證，多惡寒不渴，發熱而身體痛。裏證，多渴，只惡熱而喘滿，口燥咽乾，手心、腋下濈濈汗出，大便硬，涎赤譫語。復有傷寒初證，發熱惡寒，無汗，其色悽慘，復見風則多寒，手足微厥，發熱下利，手足溫暖者生，手足厥逆，灸不溫，證之極矣。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集治説》 次須辨其冷熱，手足和暖則爲陽，中和之劑可用，手足厥冷則爲陰，溫燥之藥可行。無不切效。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傷寒》 轉下法：凡轉下，須體認得合下之證明白。在陽明胃經，則不拘日數，過時失下，則氣血不通，四肢便厥。不識，返疑是陰厥，復進熱藥，禍如反掌。若少陰腎經、太陰脾經，下證悉具，

湯已更衣者止，不須盡劑。

《玉機微義・厥門》《內經》論厥證所因

論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人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也。氣因於中，由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厥也。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由醉飽入房，內亡精氣，中虛熱入，腎氣日衰，陽盛陰虛，故手足爲之熱也。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腹滿則下氣重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一日，乃知人也，名曰尸厥。

按：本論叙六經厥狀與六經厥逆甚詳，宜玩本文。大抵六經之厥，陽證至爲朐仆，爲顛疾，爲妄見。陰證至爲膜脹，大小便不利，或嘔，或心痛之類，皆素多痰氣，因虛所乘之爲病也，惟有輕重之殊爾。如成無己注《傷寒論》云：厥者，手足冷也。四逆者，四肢不溫也。邪在三陽則手足必熱，傳到三陰則手足厥冷。厥者，逆也，而有陰陽之殊。熱極而成厥逆者，陽極似陰也。寒極而成厥逆者，獨陰無陽也。

論卒厥脈法

《脈經》曰：脈至如喘，名曰氣厥。氣厥者，不知與人言。《金匱方論》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唇口青身冷即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腑即愈，此爲卒厥。

按：腑者爲傳道出內之所，其氣通，故入腑即愈也。

論諸厥證寒熱不同

寒厥者，初得之四肢冷，脈沉微而不數，多惡寒引衣自覆，下利清穀，外證多惺惺。熱厥者，初得之必發熱頭疼，脈雖沉伏，按之必數，其人或畏熱喜冷，揚手掉足，煩躁不眠，大小便秘赤，外證多昏冒，傷寒亦然。

謹按：寒熱發厥，固宜隨其陰陽勝負爲治。如其厥逆者，不外乎傷寒寒熱二證，求陰陽厥逆之淺深。餘寒熱厥證，是沉寒積熱發厥。至若陰陽竭閉，尸厥卒厥，又非已上寒熱厥證之比也。陳論雖稍闖其賾，何治例殊未少具爾。

《醫學正傳・厥病》論

《內經》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又曰：寒厥者，此人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也。氣因於中，由陽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熱厥者，此人必醉飽入房，精氣中虛，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能滲營其四肢也。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遍於身內熱而溺赤也。腎氣日衰，陽氣獨盛，故手足爲之熱也。又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腹滿則下氣重上而邪氣厥，厥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令人暴仆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也，名曰尸厥。考之張仲景《傷寒論》，陰陽二厥之證，皆指手足逆冷而言也。河間《原病式》曰：陰厥者，原病脈候皆爲陰證，身涼不渴，脈遲而微；陽厥者，原病脈候皆爲陽證，煩渴譫妄，身熱而脈數。若陽厥極深，或失下而至於身冷，反見陰證，脈微欲絕而死者，此爲極熱而然。俗醫妄謂變成陰證，急用熱藥助其陽氣，以致十無一生也。愚按：《內經》曰寒熱二厥者，皆常病虛損證也，并宜補益之法。但熱厥補陰，寒厥當補陽耳，正經所謂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益火之原，以消陰翳也。若夫《傷寒論》所謂陰陽二厥者，冰炭殊途，治法亦異，診察之間，死生反掌，醫者其可不盡心乎？

脈法

《脈經》曰：寸口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血氣入於臟則死，入於腑則愈，此爲卒厥。不知人，唇青身冷，爲入臟即死；如身溫和，汗自出，爲入腑而後自愈。

《活人書》云：陽厥脈滑而沉實，陰厥脈細而沉伏。

《明醫指掌・厥證》歌　厥形有六要消詳，痰氣尸蛔陰共陽。故使四肢成厥逆，陰陽虛實各分張。

論　夫陰厥者，始因泄利，身寒厥冷，足踡卧，唇口青，自利溲白不渴，脈遲。陽厥者，身熱四肢厥逆，大、小便閉澀，脈數，熱極反厥也。痰厥者，寒痰迷悶心胸，隧道不行，四肢厥冷，僵仆卒倒不知人事。厥者，氣暴逆也，故卒然厥逆不知人，僵仆身冷。蛔厥者，胃寒，蛔蟲攻胃，手足厥冷，吐蛔。尸厥者，冒犯不正之氣，忽然手足厥冷，肌膚起粟，頭面青黑，或妄言，或口噤，昏聵不知人，或因吊喪問病，入廟登塚而得。丹溪云：有因氣而厥者，身冷脈伏。有血虛而厥者，因血大損故也，脈必芤澀。有因痰滯而厥者，口中流涎，昏不知人，脈沉滑。有氣虛而厥者，有所勞傷，氣弱不能運行故也。凡此之

類，在乎細辨之。

《醫學綱目・傷寒部・合病並病汗下吐後等病・尸厥鬱冒》　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榮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爲尸厥，當刺期門。

《雜病證治準繩・寒熱門・厥》　婁全善曰：王太仆云：厥者，氣逆上也，世謬傳爲腳氣，讀此始知其病，上古稱之爲腳氣也。經曰：寒厥者，手足寒也。曰熱厥者，手足熱也。曰痿厥者，痿病與厥病雜合而足弱痿無力也。曰痹厥者，痹病與厥病雜合而腳氣頑痲腫痛也。曰厥逆者，即前寒厥、熱厥、痿厥、痹厥、風厥等氣逆上。而或嘔吐，或迷悶，或脹或氣急，或小腹不仁，或暴不知人，世所謂腳氣衝心者是也。今人又以忽然昏運不省人事爲厥。

或問世以手足冷者名爲厥，何如？曰非也。在張仲景論傷寒，則以手足熱者爲熱厥，手足冷者爲寒厥，冷者曰逆。謂凡厥者，陰陽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也。是故於陽虛而不接者則溫之；於陽陷而伏深，不與陰相順者則下之；於邪熱入而未深者，則散其傳陰之熱。隨其淺深輕重以爲治。此乃爲傷寒之邪自表入裏，至太陰手足厥者，獨歸於二經也。蓋自傷寒六經傳邪者論，故厥陰是兩陰交盡之經。熱傳至此，乃極深之時，故曰厥陰。及《內經》厥論篇之義則不然，概以足之三陽起於足五指之表，三陰起於足五指之裏，故陽氣勝則足下熱，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論得寒厥之由，則謂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此人質壯，秋冬陰氣盛，陽氣衰之時也，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之爲寒也。論得熱厥之由，則謂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腎氣有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觀其微旨，殆將爲腎得先身生之精，元氣從此而充，二藏相因，脈道乃行，運陰陽於內外，各有所司，陽主表，其氣溫，陰主裏，其氣寒，表裏之脈，循環相接於四肢，是故舉此脾胃傷於酒色，致陰陽二厥之大者爲例，著於篇首，續叙十二經之厥逆者，止出本經氣逆病形，皆不言手足之厥，亦不及受病之由，亦非一言而可足。既設二例在前，於此便可推而及之，故不復言也。

雖然更以諸篇有關於厥者，詳陳以明之。如《太陰陽明論》曰：陽明者，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今脾病不能與胃行其津液於三陰，胃亦不能行津液於三陽，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即此而言，脾胃有更實更虛，互相盛衰，衰者不行津液，盛者獨行，獨行必寒，此脾胃之致厥一也。又十二經皆稟氣於胃。受胃之寒，則經氣亦寒；受胃之熱，則經氣亦熱。因之經脈不和，比流行相接之際，必有所遺寒熱於四末，此脾胃之致厥二也。更有脾胃是腎之勝藏，脾胃有邪，必乘於腎。腎乃治下，主厥者也。腎受邪則厥，此脾胃之致厥三也。

《靈樞》曰：衝脈者，與少陰大絡同出於腎，爲五藏六府之海，故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幷少陰之經，滲三陰，灌諸絡，而溫肌肉。其別絡結則肘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夫衝脈者，是行腎藏治內之陽者。陽即火也，故陽動之以正，則爲生物溫養之少火，動之以妄，則爲炎熾害物之壯火。火壯則元眞之陽亦衰。李東垣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是也。如前厥論，謂下氣上爭，邪氣因從之而上者，非別有其邪，即此火所亂，陰陽之淫氣起而上逆者也。故經以逆氣爲衝脈之病，病機亦言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厥皆屬於下。然而在腎之陰陽和則下治，不和則下不治。不治則寒熱之厥生矣，此腎主厥之道也。至於衝脈與胃，皆以海名，故十二經稟氣而致厥病悉同。又若他篇論厥，有謂因陽氣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者；有二陽一陰發病，爲風厥者；有志不足則厥者；有藏厥者；有暴不知人之厥者；有五絡俱竭而尸厥者。凡此諸因上逆之邪，皆相火與五火相扇而起，起則變亂其經氣。所以屬風寒燥濕熱之五氣相從而起，五氣多相兼化。風燥同熱化，濕同寒化，病甚則手足經從其所化之寒熱以爲厥。蓋所逆之氣自下而上者，非得之火炎之勢而能之乎。如三焦、足少陽、衝、任、督，皆自司相火在下者，然而統屬乎腎。何則？足少陰子與手少陰午對化者，寄於其間，如是則腎之元氣安於治下。若相火妄動，須當先救其腎，分正治從治，折其衝逆，辨五氣所從之盛衰者，補瀉之。雖然亦有不因氣逆而遽冷者，如《原病式》謂陰水主清冷，故病寒則四肢冷是也。乃爲陽虛而陰獨在，故寒，即仲景所謂先厥後熱，因寒邪外中，陽氣未能勝之，故先厥也。雖邪有內外之分，然在溫之則一耳。

寒熱二厥　《素問》黃帝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帝曰：熱厥之爲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

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岐伯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

帝曰：寒厥何爲而然也？岐伯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也。氣因於中，陽氣衰不能滲榮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

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榮其四肢也。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搏，熱盛於中，故熱遍於身，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慓悍，腎氣日衰，陽氣偏勝，故手足爲之熱也。

《靈樞·顛狂篇》：厥逆爲病也，足暴清，胸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脈大小皆澀。暖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溫則瀉之。

《原病式》謂厥者有陰陽之辨。陰厥者，原病脈候皆爲陰證，身涼不渴，脈遲細而微也。陽厥者，原病脈候皆爲陽證，煩渴譫妄，身熱而脈數也。若陽厥極深，或失下而至於身冷，反見陰證，脈微欲絕而死者，正爲熱極而然也。

王安道曰：熱極而成厥逆者，陽極似陰也。寒極而成厥逆者，獨陰無陽也。陽極似陰用寒藥，獨陰無陽用熱藥，不可不辨也。

葉氏曰：《內經》所謂寒熱二厥者，乃陰陽之氣逆而爲虛損之證也。寒厥補陽，熱厥補陰。正王太仆所謂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此補其眞水、火之不足耳。仲景、河間、安道所論厥證，乃傷寒手足之厥冷也。證既不同，治法亦異。寒厥，表熱裏寒，下利清穀，食入即吐，脈沉伏，手足冷，四逆湯主之；熱厥，腹滿身重，難以轉側，面垢譫語遺溺，厥冷自汗，脈沉滑，白虎湯主之；熱厥，手足熱而游赤，宜升陽泄火湯。若大便結實，大柴胡湯主之。寒厥，手足冷，以附子理中湯。指尖冷，謂之清，理中湯主之。

《內經》寒厥，皆屬腎虛。云腎藏志，志不足則厥。又云：腎虛則清厥，意不樂。又云：下虛則厥。又云：諸厥固泄，皆屬於下是也。《靈樞·逆順肥瘦篇》：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衝，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幷於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經云：經絡堅緊，火所治之。蓋灸以治之，或湯酒漬之也。

運氣寒厥有二：一曰寒。經云：水平氣曰靜順，靜順之紀，其病厥。又云：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火燥悸陰厥。又云：歲金不及，炎火乃行，復則病陰厥，且格是也。二曰寒濕。經云：太陰司天之政，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民病寒厥是也。《千金方》治丈夫腰腳冷不隨，不能行方，上醇酒三斗，水三斗，合著瓮中，溫漬至膝，三日止。冷則瓮下常着灰火，勿令冷。東垣云：經云，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非火調弗能取之。潔古云：身熱如火，足冷如冰，可灸陽輔穴。又云：肹酸冷，絕骨取之。

熱厥手足熱　丹溪曰：司丞叔平生腳自踝以下常覺熱，冬不可加綿於上，嘗自言曰：我資稟壯不怕冷。予曰：此足三陰虛，宜斷欲事，以補養陰血，庶乎可免。笑而不答，年方十七患痿，半年而死。《千金方》手足煩者，小便三升，盆中溫漬手足。《素問》熱厥，取足太陰、少陽，皆留之。

暴不知人之厥，已前見卒中暴厥門，但有輕而未至於卒仆者，難以諸中目之，故復附見於此。厥有涎潮，如拽鋸，聲在咽中，爲痰厥。先用瓜蒂散，或稀涎散，或人參蘆煎湯探吐，隨用導痰湯，多加竹瀝，少加薑汁。暴怒氣逆而昏運者，爲氣厥。宜八味順氣散，或調氣散，或四七湯。手足搐搦爲風厥，宜小續命湯。因酒而得爲酒厥，宜二陳湯加乾葛、青皮，或葛花解醒湯。又有骨枯爪痛爲骨厥，身立如椽爲骱厥，喘而強爲陽明厥，此皆由氣逆也。厥亦有腹滿不知人者，二三日稍知人者，皆卒然悶亂者，皆因邪氣亂，陽氣逆。是少陰腎脈不至也。腎氣衰少，精血奔逸，使氣促迫，上入胸脇，宗氣反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股腹，與陰相助，令身不仁。又五絡皆會於耳，五絡俱絕，則令人身脈皆動，而形體皆無知，其狀如尸，故曰尸厥。正由藏氣相刑，或與外邪相忤，則氣鬱不行，閉於經絡，諸脈伏匿，昏不知人。唯當隨其藏氣而通之，寒則熱之，熱則寒之，閉則通之。

仲景云：尸厥脈動而無氣，氣閉不通，故靜而死也。菖蒲屑內鼻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著舌下。又剔取左角髮方寸，燒灰末酒和灌之，立起。以竹管吹其兩耳，還魂湯。奄忽死去，四肢逆冷，不醒人事，腹中氣走如雷鳴，此尸厥也。以焰硝五錢，硫黃二錢，研細作三服。每服好陳酒一大盞煎，覺硝焰起，傾於盆內，蓋著溫服。如人行五里，又進一服，不過三服即醒，灸百會四十九壯，氣海、丹田三百壯，身溫灸止。如無前藥，用黑附子一只炮制，人參一兩，分作二服，酒三盞煎服。或生薑汁、酒合煎亦妙。灸百會，艾炷止許如綠豆大，粗則傷人。

診　沉微不數爲寒厥。沉伏而數爲熱厥。細爲氣虛。大如葱管爲血虛。浮數爲痰。弦數爲熱。浮者外感。脈至如喘爲氣厥。寸沉大而滑，沉爲實，滑爲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藏，唇口青，身冷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府，此爲尸厥。

《醫宗必讀・傷寒》陽證似陰者，手足冷，大便閉，小便赤，煩悶，昏迷不眠，身寒，卻不欲衣，口渴，指甲紅，脈沉滑，或四肢厥冷。陰厥脈沉弱，指甲青而冷；陽厥脈沉滑，指甲紅而溫。此陽極於內，眞陰失守也。

《醫門法律・明絡脈之法・絡脈論附律一條》問：逆冬氣則傷腎，春爲痿厥，同一病乎？曰：痿自痿，厥自厥，本是二病。然痿者必至於厥，厥者必至於痿，究竟是一病也。但肝氣可持，則痿病先見；筋脈未損，則厥病先見耳。肝主筋，肝病則筋失所養，加以夙有筋患，不覺忽然而痿矣。肝氣以條達爲順，素多鬱怒，其氣不條達而橫格，漸至下虛上盛，氣高不返，眩暈不知人而厥矣。厥必氣通始蘇也。此皆冬時失養藏之道，正氣不足之病，與治痰治風，絕不相干。治痰與風，虛者益虛矣。一味培補腎水，生津養血，聽其筋自柔和，肝自條達可也。若精枯氣削，亦難爲矣。

問：秋傷於濕，上逆而咳，發爲痿厥，與逆冬氣則傷腎，春爲痿厥有別否？曰：此痿厥與春月之痿厥大異。秋傷於濕，吾已力辨其爲傷燥矣，傷於燥則肺先病也。咳者肺之本病，其候不一，上逆而咳，燥之征也。至發而爲痿，則肺金摧乎肝木。發而爲厥，則肺氣逆而不行，燥之極矣。此蓋燥火內燔，金不寒，水不冷，秋冬不能收藏。與春月不能發生之故，相去不亦遠乎？

問：寒變與煎厥，皆屬夏月之病，究竟何別？曰：寒變者，南方心火無權，爲北方寒水所變也。煎厥者，北方腎水無權，而南方心火亢甚無制也。兩者天淵，不可同論。煎者火性之內燔，厥者火氣之上逆，即經文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之說。可見陽根於陰，深藏腎水之中。惟煩勞無度，則陽張於外，精絕於內，延至夏月火王，而煎厥之病生矣。

《醫學讀書記・厥》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故有風熱小恙，而亦面赤，足冷者。如是則解外之邪，必靖內之氣，設徒與表藥，眞陽隨越，故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

《醫學讀書記・煎厥》煎厥，即熱厥也。火迫於下，氣逆於上，爲厥逆而熱煩也。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者，言其精神散敗，若土之崩，若水之放，而不可復收之，掩之也。

《醫學心悟・傷寒六經見症法》厥逆　問曰：厥逆何以屬傳經厥陰症？答曰：傷寒之邪，自表入裏，邪在三陽，則手足熱，傳至太陰，則手足溫，至少陰，則漸冷，至厥陰，則逆冷矣，所謂熱深厥亦深是也。蓋自熱至溫，自溫至厥，自厥而至逆冷，乃傳經之邪，由淺入深，是知厥逆屬傳經厥陰症。又問曰：寒症厥逆者，何也？答曰：直中寒邪，初時即厥，不比傳經之厥，以漸而至也。又問曰：仲景云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四日，厥多熱少，其病當進。何謂也？答曰：此指熱厥而言也。傷寒發熱者，其熱尚淺，傷寒發厥者，其熱更深，所謂熱深厥亦深，熱微厥亦微者此也。厥少熱多，則熱漸退，厥多熱少，則熱更進也。至於直中寒邪，初起即厥，不比傳經熱邪，初時發熱而後至於厥，厥與熱復相間互發，而進退無常也。

《雜證彙參・類中・中七情》因喜所傷而卒倒無知者，名曰中喜。因暴怒而卒中者，名曰中怒。經曰：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因憂思過度而神冒卒倒者，名曰中憂。經云：憂思不樂，遂成厥逆。因思想過度而神昧卒倒者，名曰中思。因悲哀而卒中者，名曰中悲。驟因恐懼而志暴脫，神無所依而昏冒卒倒者，名曰中恐。因驚駭而卒倒者，名曰中驚。

《讀醫隨筆・證治類・風厥痙癇》《內經》論中風，皆指外中於風者，只是隱傷天地不正之氣，如前所謂陰虛者，感溫升之氣而發病，陽虛者，感斂肅之氣而發病是也。榮血耗燥，不與衛氣相維，衛氣衰散，無力自主，遂隱爲空

氣暗風所持矣。張景岳毅然發非風之論，直指爲即古之煎厥，其理固是，而情形究有不同。天地之間，空中轉運之大氣，即風也。其力甚銳，豈必拔木揚沙哉？莊子曰：人在風中。仲景曰：人因風氣而生長。皆謂空氣即風也。當中風發病時，其周身脈絡皆有空氣馳驟乎？其中非如厥證之專爲本氣內亂也。《內經》又謂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風字與外風全不相涉，正合厥證機括。中風之風，雖亦有此亢陽之氣，而其發病，究因感於空氣，竄入筋脈也。故前人治法，總兼散風之意，不爲無見。其與痙、厥、癲痫異者：風爲之病，其傷在筋，故有口眼㖞斜，肢節痿緩之象。厥之爲病，其傷在氣，血虛氣逆，加以外寒，束於皮膚，逆氣內迫上奔而發病也，故氣復即醒，醒即如常，而無遷延之患，以其在氣分故也。但正當氣逆之時，血未嘗不隨之而逆，故昏不知人。其形靜者，氣機窒塞之甚也。其有放血而愈者，邪不在血，血未瘀敗也；若血敗而色全黑，及血瘀而放不得出者，死矣。癲痫之病，其傷在血，寒、熱、燥、濕之邪，雜然凝滯於血脈，血脈通心，故發必昏悶，而又有抽掣叫呼者，皆心肝氣爲血困之象，即所謂天地之疾風是也。厥有一愈不發，癲痫必屢發難愈者，正以在血故也。《內經》謂厥成爲癲疾。氣病日久，亦將滯入血脈也。痙之爲病，亦傷在筋，而暴因風、寒、濕之外邪，其來也驟，筋中之本氣未虧，故證見邪正格拒之象，而愈後幷無似中風之餘患也。一爲筋中之血虛，而暗風走之；一爲筋中之氣滯，而外邪持之也。其熱病血不養筋而痙者，乃轉筋之敗證，血竭氣衰，但略見口噤、齒齘、瘈瘲，而無脊反、頭搖、目赤、格拒之象也。中惡客忤而卒死者，即厥也。但所感或挾空中穢惡之氣，故其治或放血，或汗，或下，皆以泄氣血中有餘之邪也。要之，此四病者，雖有病機病體之不同，而吾有一言以該之，歸於調肝也。經謂十一臟取決於膽，肝膽一氣也。肝膽之氣充足條暢，噓噏停勻，其根不空，其標不折，斷不致有倉皇逆亂之事。故治法雖各因其臟，各因其氣，而總必寓之以調肝。肝者，貫陰陽，統血氣，居貞元之間，握升降之樞者也。木曰曲直，腎陰不燥，則肝能曲而藏，而心得下交；脾陽不陷，則肝能直而伸，而心得外照。世謂脾爲升降之本，非也。脾者，升降所由之徑；肝者，升降發始之根也。

又有所謂五尸者，飛尸、伏尸、遁尸、風尸、疰尸。其發也，或目光一眩而厥仆，或身上胸內一處急痛，如刺如裂，瞬息攻心，而即厥仆。或怒而發，或憂而發，或勞而發，或驚而發，或食惡味而發，或聞穢氣而發，或入廟、入墓、問病、見尸、見孝服而發，或聞哭而發，或自悲哭而發，或見血而發，或遇大風驟寒而發。此皆風、寒、燥、濕雜合之邪，刺入血脈，內傷五臟之神也。自古醫書，未有確指病根者，以泰西醫說考之，乃逆氣鼓激，惡血上攻於腦也。其先痛而後厥者，由腦氣筋而漸感於腦也。所謂腦氣筋者，如脂如膜，發原於髓，資養於血。故邪伏於營血之分而不散，以致血絡有變，一經外有所觸，感動其邪，與血相激，其機如電之迅而病作矣。《內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也。又曰：血者，神氣也。故血亂而神即失常也。此皆痼疾，與癲痫同類。治之總以疏肝、宣心、濡血、搜筋爲法；肝氣舒、心氣暢、血流通、筋條達，而正氣不結，邪無所容矣。其用藥，大致多生津、化瘀也；津充則五臟皆潤，瘀行則百脈皆通。而古書只有祛痰、理氣之議，宜其百無一效耳！

綜　述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與桂枝，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腳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主之。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者，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

少陰病，惡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蜷，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白通加豬膽湯。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爲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爲痹。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痹。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非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爲藏寒。蚘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蚘。蚘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傷寒熱少微厥，指頭寒，嘿嘿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者，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

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傷寒六七日下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亡血，下之死。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爲難治。

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白虎湯主之。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

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卻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茯苓甘草湯。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喉咽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傷寒論・辨發汗後病脈證并治》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與桂枝，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腳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與四逆湯。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屬四逆湯。

諸四逆厥者，不可吐之，虛家亦然。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 寒氣厥逆，赤丸主之。

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爲寒疝。寒繞臍痛，若發則白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金匱要略・趺厥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蚘蟲病脈證治》 蚘厥者，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藏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蚘。

蚘厥者，烏梅丸主之。

《金匱要略・雜療方》 尸厥脈動而無氣，氣閉不通，故靜而死也。治方：菖蒲屑，內鼻兩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着舌下。

又方：剔取左角發方寸燒末，酒和，灌令入喉。

《中藏經・療諸病藥方六十八道》 破棺丹　治陰厥，面目俱青，心下硬，四肢冷，脈細欲絕者。

再生丸　起厥死猶暖者。

治脾厥吐瀉霍亂：

黑附子炮去皮臍，八破　乾薑炮　甘草炙　肉豆各一兩

右爲末。水半升，末四錢，棗七個，薑一分同煎，去半，溫服，連進三服。

浴腸湯　治陽厥發狂，將成疽。

《肘後方・救卒中惡死方》 附方

扁鵲云：中惡與卒死鬼擊亦相類，已死者爲治，皆參用此方。搗菖蒲生根，絞汁灌之，立差。

尸厥之病，卒死脈猶動，聽其耳中如微語聲，股間暖是也，亦此方治之。

孫眞人治卒死方：以皂角末吹鼻中。

《肘後方・救卒死尸蹙方》 尸蹙之病，卒死而脈猶動，聽其耳中，循循如嘯聲，而股間暖是也，耳中雖然嘯聲而脈動者，故當以尸蹙，救之方。以管吹其左耳中極三度，復吹右耳三度，活。

又方：搗乾菖蒲，以一棗核大，著其舌下。

又方：以繩圍其臂腕，男左女右，繩從大椎上度，下行脊上，灸繩頭五十壯，活。此是扁鵲秘法。

《千金要方・風懿》 凡尸厥而死，脈動如故，此陽脈下墜，陰脈上爭，氣閉故也。

《外臺秘要・尸厥方》 病源尸厥者，陰氣逆也。此由陽脈卒下墜，陰脈卒上升，陰陽離居，榮衛不通，眞氣厥亂，客邪乘之。其狀如死，猶微有息而不常，脈尚動而形無知也。聽其耳內，循循有如嘯之聲，而股間暖者，是也。耳內雖無嘯聲，而脈動者，故當以尸厥療之。診其寸口脈，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身溫而汗，此爲入腑，雖卒厥不知人，氣復則自愈。若脣正青，身冷，此爲入藏，亦卒厥不知人，卽死。候其左乎關上脈，陰陽俱虛，足厥陰足少陽俱虛也，病若恍惚不知人，妄有所見。

張仲景云：尸厥脈動而無氣，氣閉不通，故靜而死也。治方：

菖蒲屑納鼻兩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著舌下。

《史載之方・頭痛》 《舉痛論》云：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不知人事，氣復反則生矣。其脈伏而大，極無骨力，三部皆扎，身有冷汗，宜灸氣海後用暖藥。《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其脈細而滑，宜用神和散，加茯苓、人參各半兩。

《類證活人書・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似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暑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甚者承氣湯。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應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類證活人書・問手足逆冷》 此名厥也。厥者，逆也，陰陽不相順接，手足逆冷也。陽氣衰，陰氣盛，陰勝於陽，故陽脈爲之逆，不通於手足，所以逆冷也。傷寒熱多厥少者，其病當愈；厥多熱少者，其病爲進。然有冷厥，有熱厥，當仔細辨認。冷厥者，初得病日，便四肢逆冷，脈沉微而不數，足多攣卧而惡寒，或自引衣蓋覆，不飲水，或下利清穀，或清便自調，清便自調即是大便如常。或小便數，外證多惺惺而靜，脈雖沉實，按之遲而弱者，知其冷厥

也，四逆湯、理中湯、通脈四逆湯、當歸四逆湯、當歸四逆加茱萸生薑湯、白通加豬膽湯皆可選用也。熱厥者，初中病，必身熱頭痛，外別有陽證，至二三日，乃至四五日方發厥。兼熱厥者，厥至半日卻身熱，蓋熱氣深，則方能發厥，須在二三日後也；若微厥即發熱者，熱微故也。其脈雖沉伏，按之而滑，爲裏有熱，其人或畏熱，或飲水，或揚手擲足，煩躁不得眠，大便秘，小便赤，外證多昏憒者，知其熱厥也，白虎湯、承氣湯，隨證用之。仲景云：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熱厥當下，故云厥應下之者；若反發汗，必口傷爛赤也。又有下證悉具，而見四逆者，是失下後血氣不通，四肢便厥。醫人不識，卻疑是陰厥，復進熱藥，禍如反掌。大抵熱厥須脈沉伏而滑，頭上有汗，其手雖冷，時復指爪溫，須便用承氣湯下之，不可拘忌也。諸手足逆冷，皆屬厥陰，不可下，不可汗。然有須下，有須汗證者，謂手足雖逆冷，時有溫時，手足掌心必暖，非正厥逆也，當消息之。若病人寒熱而厥，面色不澤，冒昧而兩手忽無脈，或一手無脈者，必是有正汗也，多用綿衣包手足令溫暖，急服五味子湯，或兼與麻黃細辛甘草湯之類服之，晬時必大汗而解矣。或傷寒厥逆，而心下又有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結者，邪氣結在胸也，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吐之，宜瓜蒂散。蓋病在胸中，亦能令人手足厥，但認脈乍結者是也。陰虛則結，脈來緩時一止復來曰結，主胸滿煩躁。若傷寒發厥，至七八日膚冷，而躁無暫安時者，爲臟厥，此爲難治。又問：仲景少陰四逆湯，又有四逆散，何也？答曰：大抵少陰病，不可便用熱藥，且如少陰病，亦有表熱者，仲景謂之晚發熱，用麻黃細辛之類以發汗，終不成少陰證，便不得發汗耶。今少陰病，四肢冷，亦有內熱者，仲景用四逆散是也。四逆湯用附子、乾薑，而四逆散只用柴胡、枳實、芍藥，其義不同，何也？蓋四逆散主四逆，而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已上病皆熱證耳。

《類證活人書・問吐長蟲》 此名蛔厥也。蛔厥者，臟寒，蛔上入膈，其人吐蛔也，此是厥陰證。或病人有寒，復發其汗，胃中冷；及因發汗後身熱，重發其汗，胃中虛冷，故長蟲逆上，先服理中丸，次用烏梅丸。

《聖濟總録・傷寒厥》 論曰：傷寒病，手足逆冷，其名曰厥。此因陽氣衰，陰氣盛，陰勝則陽脈逆，而不通於四肢，所以逆冷。其證令人惡寒，不飲水，下利清穀，或清便自調，或小便數，外證默靜，是其候也。宜溫之灸之，若灸之而手足不溫者，爲難治。然厥亦有熱者，先發熱而後厥，熱深厥亦深，熱微厥亦微。脈雖沉伏，按之當滑，若或畏熱，或飲水，或揚手擲足，煩躁不得眠，大便秘，小便赤，外證昏憒者，雖厥不可溫也，宜下之。

治傷寒手足厥逆，微喘脈不出，通脈四逆湯。

治傷寒手足厥寒，脈細欲絕，當歸四逆湯。

治傷寒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腹痛兼嘔，芍藥湯。

治傷寒手足厥冷，脈細欲絕者，吳茱萸湯。

治傷寒手足厥冷，汗出脈微，白朮湯。

治傷寒四肢厥冷，又下利惡寒，附子湯。

治傷寒裏寒外熱，手足多厥，人參湯。

治傷寒四逆，陽起石丸。

治傷寒手足厥冷，脈沉細，正陽丸。

治氣虛陽脫，體冷無脈，氣息欲絕，不省人事，及傷寒陰厥，百藥不效者，葱熨法。

葱一斤，水洗淨

右以麻縷纏如盞許大，切去根及葉，惟存白長二寸許，如大餅餤。先以火燔一面令通熱，乃以熱處放在病人臍中連臍下，其上以熨斗滿貯火熨之，令葱餅中熱氣入肌肉中。須預作三四餅子，一餅壞不可熨，又易一餅，良久病人當漸醒，手足溫有汗，更服四逆湯輩溫其內，即差。

《聖濟總録・肝藏門・煩厥》 論曰：《內經》謂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夫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起居有常，喜怒調節，則志氣治而陽不擾。若動作煩勞，氣乃張大，陽氣張大，則眞氣耗而精絕，積至於夏，陽氣益盛，則衛外者躁而不靜，此其證所以煎迫而厥逆。視聽昏塞，潰潰汩汩，莫知所以然也。《內經》又曰：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名曰煎厥。亦以謂陽氣抑鬱於內，不得其平，故氣煎迫而厥逆也。

治煎厥氣逆，頭目昏憒，視聽不明，少氣善怒，人參湯。

治動作煩勞，陽氣張大，肝精不守，善怒少氣，頭目昏憒，病名煎厥，山芋湯。

治煎厥少氣善怒，精神不守，茯神湯。

治陽氣內鬱，肝氣不治，少氣善怒，視聽昏塞，煎迫厥逆，龍骨丸。

治煎厥氣逆多怒，肝氣不治，柏子仁湯。

《聖濟總録・肝藏門・薄厥》 論曰：《內經》謂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夫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若乃物或觸之，怒而氣上，則形氣不屬，血與之俱，故其證胸中菀結，與氣薄而厥逆也。

治暴怒氣逆，胸中不便，甚則嘔血，赤茯苓湯。

治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血菀胸中，使人薄厥，甚則嘔血煩悶者，黃耆湯。

治恚怒傷肝，胸中菀結，或至嘔血者，蓋氣血相薄而厥逆，宜服大棗湯。

《聖濟總録・心痛門・厥逆》 論曰：《內經》曰：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病名厥逆，夫陰陽升降，則氣流而順。若上實下虛，則氣厥而逆。今陽氣有餘於上，抑鬱於胸腹間，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而爲氣逆之證也。治法不可灸焫，亦不可針石，惟調順陰陽，使升降無礙，則病自愈。

治厥逆病，三焦不調，升降否隔，頸痛膺腫，胸滿腹脹，調中丸。

治厥逆三焦不調，及脾胃氣攻頭面虛腫，氣喘心急脹滿，人參湯。

治厥逆及冷氣逆滿，不能食，紫蘇子湯。

治厥逆腹滿妨痛，或上衝心，高良薑湯。

治厥逆滿急，飲食妨悶，茯苓湯。

治厥逆冷氣，衝注刺痛脹滿，茯苓湯。

《聖濟總録・諸氣門・厥逆氣》 論曰：《字書》謂上實下虛，外實內虛，氣欠而逆者，厥也。所謂厥逆氣者，以陰氣盛實，上乘於陽，陽虛於下，衛氣厥逆，不能周流和順，故其證在內。則氣逆上行，在外，則背寒肢冷，陰盛於上故也。

治氣逆攻衝，肩髆拘急，或脇肋脹滿，大便秘澀，手臂頭面浮腫，款氣丸。

治氣虛手足厥逆，三焦不順，澤瀉湯。

治氣逆不調，不思飲食，寬胸膈，消脹滿，丁香散。

治氣逆往來，喘急噎悶，沉香枳殼散。

治氣逆上盛，頭目昏眩，不思飲食，時發惡心，或作中滿。調中順氣，消痰利膈，霍香湯。

治氣逆上衝，吐逆不止，冷痰壅滯。開胃進食，豆蔻丸。

治氣逆膈氣，胸中痰結，飲食不下，木香散。

治氣逆心腹膨脹，乾嘔不止，手足厥冷，橘皮湯。

治胸中氣逆，時復疼痛，枳實散。

治心胸氣逆刺痛，不可俯仰，氣促咳唾，不下食，陳橘湯。

《聖濟總録・諸氣門・陽厥》 論曰：《內經》曰：有病怒狂者，生於陽也。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夫陰陽不可偏勝，偏勝則氣逆，陽厥者，陽勝而氣逆之謂也。蓋陽氣暴折，則鬱而不散，故多怒而狂。怒則氣上，故頸脈動而大疾者，爲陽厥之證也。其治，奪食即已。蓋食入於陰，長氣於陽，陽盛故厥逆怒狂，奪食者，所以平其氣也。

治陽厥善怒，除煩下氣，鐵落飲。

治陽氣厥，多怒而狂，頸脈復動，赤茯苓湯。

治陽厥多怒，狂躁不安，上攻頭頸，竹瀝石膏湯。

治陽厥氣逆，胸膈煩悶，忿忿饒怒，如發狂狀，竹葉茯苓湯。

治陽氣偏勝，氣厥多怒，心胸煩滿，狀如狂邪，頸脈皆動者，犀角丸。

治陽厥多怒，氣逆發狂，胸膈悶，茯苓大黃湯。

治陽厥怒狂，防風茯苓湯。

治氣逆怒狂，陽氣暴厥，竹瀝湯。

治陽厥怒狂氣逆，泄熱湯。

治陽厥狂怒，定神丸。

治陽厥氣逆，善怒狂妄不常，羚羊角湯。

《聖濟總録・諸注門・尸厥》 論曰：《內經》謂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其狀若尸，故曰尸厥。蓋五絡皆會於耳中，苟爲邪所客，則其氣逆厥，上下暴隔，五絡閉結而不通，故俱竭而令人狀若尸焉。治法當先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後刺足心，後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痏。後刺手大指內側去端如韭葉，後刺手心主少陰銳骨之端，各一痏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兩耳，使氣脈疏通，內助五

絡，然後以藥石治之。

治五絡閉竭，病發尸厥不知人，通微丸。

治尸厥之病，卒死而脈猶動，聽其耳中，循循有如嘯聲，而股間暖是也。耳中雖無嘯聲而脈動，亦當以尸厥救之。方：

右以竹管吹其左耳，極三度，復吹其右耳三度，即起。

又方：

搗菖蒲末，如棗核大，著舌下，又內下部中。

治尸厥，脈動而無氣，氣閉不通，故冥然如死。方：

右以菖蒲末，吹入兩鼻孔中，又以桂末著舌下。

《全生指迷方・厥證》論曰：若暴厥卒然不知人事，身脈皆動，其狀如尸，聽其耳中如循嘯聲，股間暖。由邪氣折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五絡俱竭，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下墮，陰氣卒上而不交，陰陽離居，身溫而汗出，氣復反，則唇青身冷，此爲入藏，即死，謂之尸厥。先以竹管吹左耳，極三度。又吹右耳如前。灸熨、斗熨兩脇，以石菖蒲末著舌下，及吹鼻中。又刺足大指內側，爪甲去端如韭葉。入一分，留三呼，謂隱白穴也。出之，又刺足心湧泉穴，如上法。又刺足中指爪上，令破，如上法，謂厲兌穴也。又刺手大指內側，去端如韭葉，又刺手心主謂中衝穴也。又刺掌後銳骨之端，謂神門穴也。又剔取頭左角之髮燒灰，酒服方寸匕。不能飲，灌之，宜太乙神精丹。

若居常無苦，忽然如死，身不動，默默不知人，目閉不能開，口噤不能語，又或似有知，而惡聞人聲，或但如眩冒，移時乃寤，此由亡汗過多，血少氣併血中，氣血爭，陰陽亂，氣過血還，則陰陽復通，而人乃寤，謂之鬱冒血厥。此證多生婦人，男子亦有之，白薇湯、倉公散主之。

若卒然昏冒無所知，或妄言語，此由暴驚，心無所倚，神無所歸。久不治，陰陽相併，或陰氣併陽，陽氣併陰。令人九竅閉塞，狀類尸厥，菖蒲散主之。

《扁鵲心書・厥證》《素問》云：五絡俱絕，形無所知，其狀若尸，名爲尸厥。由憂思驚恐，致胃氣虛閉於中焦，不得上升下降，故昏冒強直，當灸中脘五十壯即愈。此證婦人多有之，小兒急慢驚風亦是此證，用藥無效，若用吐痰下痰藥即死，惟灸此穴，可保無虞。令服來復丹、華澄茄散而愈。厥證經言詳矣，尸厥不過厥證之一端，外有血厥、痰厥、煎厥、薄厥，總皆根氣下虛之證，所謂少陰不至者厥也，又云內奪而厥，則爲瘖痱，此腎虛也。

《三因方・卒厥尸厥脈證治》追魂湯　治卒厥暴死，及主客忤、鬼擊、飛尸，奄忽氣絕，不覺口噤。

《金匱》云：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則死，入腑則愈。若卒厥，唇口青，身冷，爲入臟，即死；身和汗出則愈。

內鼻散　治尸厥，脈動而無氣，氣閉不通，靜而若死，亦名卒厥。

《三因方・陰陽厥脈證治》陰陽相乘，而生寒熱厥者，脈證似同而大異。寒厥者，初得之，四肢冷，脈沉微而不數，多惡寒，引衣自覆，下利清穀，外證多惺惺；熱厥者，初得之，必發熱頭疼，脈雖沉伏，按之必數，其人或畏熱喜冷，揚手掉足，煩躁不眠，大小便秘赤，外證多昏冒，傷寒亦然。治之各有方。

四逆湯　治寒厥。或表熱裏寒，下利清穀，食入則吐；或乾嘔；或大汗大吐大下之後，四肢冰冰，五內拘急，舉體疼痛，不渴，脈沉伏。

白虎湯　治熱厥。腹滿身重，難以轉側，面垢譫語遺溺，手足厥冷，自汗，脈沉滑，裏有熱也。

承氣湯　亦治熱厥，舉此爲例，當觀病淺深，量多寡以飲之。

《宣明論方・諸證門・煎厥證　主熱》陽氣煩勞，積於夏，令人熱厥，目盲不可視，耳閉不可聽，人參散主之。治煎厥氣逆，頭目昏憒，聽不聞，目不明。七氣善怒。

《宣明論方・諸證門・薄厥證　主肝》陽氣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脈菀於上，令人薄厥於胸中。

赤茯苓湯主之。治薄厥，恭怒則傷肝，氣逆，胸中不和，甚則嘔血、衄衄也。

《宣明論方・諸證門・風厥證　主脾胃》一陽一陰病，發驚駭，背痛，噫欠，名風厥。蓋胃土肝木，爲木克土，風勝濕，不制腎水，故令上逆。遠志散主之。治風厥，多驚，背痛，善噫，善欠，志意不樂，身背皆痛。

《和劑局方・治諸風》三生飲　治卒中，昏不知人，口眼㖞斜，半身不遂，咽喉作聲，痰氣上壅。無問外感風寒，內傷喜怒，或六脈沉伏，或指下浮盛，并宜服之。兼治痰厥、氣厥，及氣虛眩暈，大有神效。

《脾胃論・脾胃虛弱隨時爲病隨病制方》 頭痛或頭重，上熱壅盛，口鼻氣短氣促，身心煩亂，有不樂生之意，情思慘淒，此陰勝陽之極也。病甚，則傳腎肝爲痿厥。厥者，四肢如在火中，爲熱厥；四肢寒冷者，爲寒厥。寒厥則腹中有寒，熱厥則腹中有熱，爲脾主四肢故也。若肌肉濡潰，痹而不仁，傳爲肉痿證。證中皆有肺疾，用藥之人，當以此調之。氣上衝胸，皆厥證也。痿者，四肢痿軟而無力也，其心煩冤不止。厥者，氣厥也，甚則大逆，故曰厥逆。其厥痿多相須也，於前已立黃芪人參五味子麥門冬湯中，每服加白茯苓二分，澤瀉四分，豬苓、白朮已上各一分。如小便快利，不黃澀者，只加澤瀉二分，與二朮上下分消其濕。

《衛生寶鑑・補遺・厥逆》 厥者，逆也，陰陽不相順接。故手足逆冷，冷至臂腿，名曰四肢厥逆。

陽證　手足雖冷，有時或溫，手足心必暖，脈雖沉伏，按之則滑，其證或畏熱，或渴欲飲水，或揚手擲足，煩躁不得眠，大便秘，小便赤，此名熱厥。古人所謂陽極發厥也，治用白虎湯、大承氣湯、雙解散、涼膈散，以上四方詳證輕重，選而用之。

陰證　四肢冷，身不熱，惡心，踡足卧，或引衣被自覆，不渴，或下利，或大便如常，脈沉微不數，或雖沉實，按之則遲弱，此名冷厥。治用通脈四逆湯，或當歸四逆湯，或白通加豬膽汁湯。若病人寒熱而厥，面色不澤，冒昧，兩手忽無脈，或一手無脈。此是將有好汗。宜用麻黃附子甘草湯以助其汗，汗出則愈，不用藥助，亦好汗必自出。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集治説》 陽毒　內外結熱，輕者白虎湯，重則承氣湯之屬。陽厥亦用。舌卷焦黑，鼻中如烟煤，非水漬法不可。陰毒，疾勢困重，面黑，四肢厥冷，則理中湯、四逆湯投之。未效，則灼艾法惟良，復以葱熨法佐之。陰厥，同此法治之。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傷寒・陰證》 四逆湯　治陰證傷寒，自利不渴，嘔噦不止，吐利俱作，小便或澀或利，脈微欲絕，汗出過多，腹痛脹滿，手足厥冷，或咳或悸，內寒外熱，下利清穀，四肢沉重，汗出熱不去者。一切虛寒厥冷。傷寒病在表誤下，藥下利不止，雖覺頭疼體痛，發熱惡寒，四肢拘急，表證悉具，未可攻表，先服此藥助陽救裏。少陰病背惡寒，口燥咽乾，此主之。

瓜蒂散　治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病在胸中，當須吐之。

茯苓甘草湯　治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卻治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

麻黃升麻湯　治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爲難治。此方主之。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傷寒・通治》 當歸四逆湯　治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亦陰毒要藥。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痰厥》 順元散　治暴患痰厥氣虛，身微冷，面淡白，昏悶不知人事。

星香飲　治暴患痰厥，氣盛，身熱面赤。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卒厥尸厥》 追魂湯　治卒厥暴死，及主客忤、鬼擊、飛尸，然忽絕氣不覺，口噤。

硫黃散　治尸厥，奄然死去，四肢逆冷，不省人事，腹中氣走如雷鳴。

《脈因證治・卒尸》 脈：寸口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厥氣入臟則死，入腑則愈。唇青身冷爲入臟，死；身和汗自出爲入腑，則愈。

緊而急者爲遁尸。

少陰不至，腎氣衰，少精血，爲尸厥。

趺陽脈不出，脾不上下，身冷硬，呼之不應，脈絕者，死。

脈當大反小者，死。

證治：在外者，可治；入裏者，死。

血氣幷走於上，則爲厥，暴死。素有痼疾，新加卒病，先治卒病。

尸厥者，昏不知人，脈動如故。開上焦心肺之陽，自愈。

尸厥，脈動無氣，氣閉靜而死也。以菖蒲屑內鼻兩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放舌下。

救卒死身熱者驗方：

礬石半斤

以水一斗五升煮消，浸腳令沒踝。蓋取礬性收澀而斂其厥逆之氣。

還魂湯　治卒死，客忤死。

救卒死目閉方：　搗薤汁灌耳中妙，或吹皂莢末於鼻中，立效。薤汁辟邪安魂，莢末取嚏開竅。

救卒死張口反折方：　灸手足兩爪後一十四壯，飲以五毒諸膏散。外有中惡、中氣、中食等狀，與卒尸相類。須詳諦脈證而投之，愼勿泛視，誤人倉卒。變通在神，法難畢述。

《脈因證治・厥》　脈：　沉微而不數，謂之寒厥；　沉伏而數，謂之熱厥。

因：　因虛、因痰、因熱、因寒。

證：　厥當分二種，次分五臟。

寒厥，爲手足寒也。陰氣勝則寒，其由乃恃壯縱欲於秋冬之間，則陽奪於內，精氣下溢，邪氣上行，陽衰精竭，陰獨行，故爲寒厥。

熱厥，爲手足熱也。陽氣勝則熱，其由乃醉飽入房，氣聚於脾胃，陰虛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竭，精氣竭則四肢不榮，酒氣與穀氣相搏則內熱而溺赤，腎氣衰陽獨勝，故爲熱厥。

五心煩熱　有小腸熱者，有心虛而熱者。

厥　亦有腹暴滿不知人者，或一二日稍知人者，或卒然衰亂者，皆因邪氣亂，陽氣逆，是少陰腎脈不至也。腎氣衰少，精氣奔逸，使風促迫，上入胃膈，宗氣反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股腹，與陰相助，令人不仁。又五絡皆會於身，五絡俱絕，則令人身脈俱動而形體皆無所知，其狀如尸，故曰尸厥。正由臟氣相形，或與外邪相忤，則氣鬱不行，閉於經絡，諸脈伏匿，昏不知人。

厥有痰如曳鋸聲在咽中，爲痰厥。

骨枯爪痛，爲骨厥。

身直如椽，爲骭厥。

因醉而得，爲酒厥。

暴怒而得，爲氣厥。

手足搐搦，爲風厥。

喘而狂走，爲陽明厥。

此皆氣逆之所爲也。

治：　李法　痰，用白朮、竹瀝；　熱，用承氣下之；　氣虛，補氣，四君子；　血虛，補血，四物。

張法　降心火，益腎水，通血和氣，必先涌之。

《醫經溯洄集・傷寒四逆厥辨》　成無己注《傷寒論》有云：　四逆者，四肢不溫也；　厥者，手足冷也。傷寒邪在三陽，則手足必熱；　傳到太陰，手足自溫；　至少陰，則邪熱漸深，故四肢逆而不溫；　及至厥陰，則手足厥冷，是又甚於逆。經曰：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痢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實、芍藥、甘草。四者皆寒冷之物，而專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虛寒之證也。四逆與厥相近而非。經曰：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與厥有異也。吁！　斯言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歟！　竊嘗考之，仲景言四逆與厥者非一，或曰四逆，或曰厥，或曰厥逆，或曰厥冷，或曰厥寒，或曰手足逆冷，或曰手足厥逆，或曰手足厥冷，或曰手足厥逆冷。細詳其義，俱是言寒冷耳。故厥逆二字，每每互言，未嘗分逆爲不溫，厥爲冷也。然四肢與手足卻有所分，其以四字加於逆字之上者，是通指手足臂脛以上言也。其以手足二字加於厥逆、厥冷等之上，及無手足二字者，是獨指手足言也。既曰不溫，即爲冷矣，尙何異乎？　仲景所謂諸四逆厥者，不可下。蓋以四逆，爲四肢通冷，厥爲手足獨冷，而臂與脛以上不冷耳。不謂逆厥，有不溫與冷之別也。故又曰：　厥者，手足逆冷是也。以逆冷二字釋厥字，足見逆即厥，厥即逆也。故字書曰：　厥者，逆也。雖然，逆厥雖俱爲寒冷，而卻有陰陽之殊焉。熱極而成逆厥者，陽極似陰也；　寒極而成逆厥者，獨陰無陽也。陽極似陰，固用寒藥；　獨陰無陽，固用熱藥。仲景以四逆散寒藥治四逆一條，此陽極似陰之四逆也。其無四逆湯熱藥治四逆之條者，安知其非本有而失之乎？　且四逆湯之名，由四肢之冷而立也。今以四逆湯治手足厥冷，豈非逆厥之不異乎？

既以四逆爲四肢不溫，厥爲手足獨冷，何故不名治厥之藥爲四厥湯乎？成氏於四逆散治四逆條下，謂四逆爲熱邪所爲。及於《明理論》，謂四逆非虛寒之證矣。至於少陰病死證二條下，卻謂四逆爲寒甚。若此者得不自悖其說乎？　是知四逆亦猶厥之有寒有熱，固不可謂四逆專爲熱邪所作也。但四肢通冷，比之手足獨冷，則有間爾。故仲景曰：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又曰：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蹉，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又曰：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此三條者，二爲死，一爲可治，雖通由諸證兼見而然，然死者以四逆言，可治者以厥冷言，則亦可見

四逆與手足厥冷之有輕重淺深矣。夫四肢通冷，其病爲重；手足獨冷，其病爲輕。雖婦人小子亦能知之，成氏乃謂厥甚於逆，何邪？若能知四逆、厥之所以異者，在於獨指手足言，與兼指臂脛以上言，則不勞創爲不溫與冷之曲說。而自然貫通矣。

《醫經溯洄集・煎厥論》 夫陽氣者，人身和平之氣也。煩勞者，凡過於動作皆是也。張，主也，謂亢極也。精，陰氣也。辟積，猶積叠，謂怫鬱也。衣褶謂之襞積者，亦取積叠之義也。積水之奔散，曰潰。都，猶堤防也。汩汩，水流而不止也。夫充於身者，一氣而已，本無異類也。即其所用所病而言之，於是乎始有異名耳！故平則爲正，亢則爲邪。陽氣則因其和以養人而名之，及其過動而張，亦即陽氣亢極而成火耳！陽盛則陰衰，故精絕。水不制火，故亢。火鬱積之甚，又當夏月火旺之時，故使人煩熱之極，若煎迫然而氣逆上也。火炎氣逆，故目盲，耳閉而無所用，此陽極欲絕，故其精敗神去，不可復生。若堤防之崩壞，而所儲之水奔散滂流，莫能以遏之矣。夫病至於此，是壞之極矣。王氏乃因不曉都字之義，遂略去此字，而謂之若壞，其可乎哉？又以此病純爲房患，以張爲筋脈膜脹，以汩汩爲煩悶，皆非是。

《玉機微義・厥門》 論寒熱厥證宜吐下

子和曰：厥之爲病，手足至膝下或寒或熱也。熱厥爲手足熱，寒厥爲手足寒也。陽經起於足指之表，陰經起於足心之下。陽氣盛則足下熱，陰氣盛則足下寒。熱厥者寒在上也，寒厥者熱在上也。寒在上者，以溫劑補肺金。熱在上者，以涼劑清心火則愈矣。若尸厥、痿厥、氣厥、酒厥，可一涌而醒，次服降火益水、和血通氣之藥，使粥食調養，無不瘥者。若其餘諸厥，仿此行之。

謹按：厥證寒熱，亦有陰陽虛實不同。如形氣稍實者，宜從子和之法吐下之。虛甚者，惟宜隨其所因而調理之可也。陳氏論臟氣相刑，或與外邪相忤，氣遏不行，閉經絡，脈伏，昏不知人，至爲尸厥。今世俗多作風治，鮮不致斃。如傳引華佗治虢太子尸厥，爲陽脈下墜，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此與經言陰陽之氣盛衰爲厥之旨甚微，後人安能得證治之仿佛乎？而以陰陽證治之可驗者較之，若傷寒手足厥逆，昏不知人，邪正已極，溫下之間稍或遲緩，禍不旋踵。或汗不解，暴衄，不知人而厥。或雜病得吐衄血而厥不知人者，一二日或三日必間，間則爲愈矣。蓋陰氣尚實，必身不熱，熱則不厥，厥則爲血溫身熱，主死矣。暴氣厥而形實者，七情所致。痰飲內鬱而厥，必半日或一二日時必間。形虛而氣逆甚者，多致不救。此又可見氣血爲厥，陰陽暴逆之甚也，故不可斷作風治。

通關竅之劑

蘇合香丸　治卒暴厥不知人，未辨風痰氣厥，宜與此膏化濃湯灌之。醒後卻議脈證用藥。

升發之劑

麻黃湯。

按：此治感中邪氣之劑也。

治寒之劑

四逆湯　治寒厥，表熱裏寒，下利清穀，食入則吐，脈沉伏，手足冷。

按：此治寒熱之劑，并出寒暑例。然內因氣血之劑，詳見各門，宜對證選用，茲不詳錄。

治熱之劑

白虎湯　治熱厥，腹滿身重，難以轉側，面垢，譫語遺溺，手足厥冷，自汗，脈沉滑。

《證治要訣・諸中門・中氣》 中氣因七情內傷，氣逆爲病，痰潮昏塞，牙關緊急。但七情皆能使人中，因怒而中尤多。中氣之狀，大略與中風同，風與氣亦自難辨。以氣藥治風則可，以風藥治氣則不可。才覺中氣，急以蘇合香丸灌之，候醒，繼以八味順氣散，或調氣散。中氣與中風相似，所以別者，風中身溫，氣中身冷。既蘇之後，尚有餘痰，未盡平復，宜多進四七湯及星香散。若其人本虛，痰氣上逆，關格不通，上下不升降，或大便虛閉，宜用三和丹。諸氣皆可用，不獨中氣。

《證治要訣・諸中門・中惡》 中惡之證，因冒犯不正之氣，忽然手足逆冷，肌膚粟起，頭面青黑，精神不守，或錯言妄語，牙緊口噤，或頭旋暈倒，昏不知人，即此是卒厥。客忤、飛尸、鬼擊、吊死、問喪、入廟、登冢，多有此病，蘇合香丸灌之。候稍蘇，以調氣散和平胃散服，名調氣平胃散。

厥者，逆也，手足逆冷也。其證不一，散之方書者甚多，今始撮其大概。

《證治要訣・諸傷門・傷風寒》 陰陽之病皆能發厥，故有陽厥，有陰厥，皆病之深也。二厥，惟陽厥易誤。當問其初得病如何？若初得病，頭不

痛，四肢逆冷，足多攣卧而惡寒，或汗，自引衣蓋覆，或不渴，或利清穀，或小便自調，人多惺惺而靜，此寒厥也，是爲陰中之陰，宜四逆湯、附子理中湯。若初得病，頭痛，身熱外，別有陽證，至五六日方發厥，其人雖厥，或畏熱，或飲水，或揚手擲足，煩躁不得眠，大便秘，小便赤，多昏憒者，此熱厥也，是爲陰中之陽，宜白虎湯，或大承氣湯。熱厥雖手足冷而指甲暖，不若寒厥并指甲俱冷，此辨陰陽要法也。

《丹溪心法・厥》 厥，逆也，手足因氣血逆而冷也。因氣虛爲主，有因血虛。氣虛脈細，血虛脈大，熱厥脈數，外感脈沉實，有痰脈弦。因痰者，用白朮、竹瀝；氣虛，四君子；血虛，四物；熱厥，用承氣；外感，用雙解散加薑汁、酒。有陰厥陽厥，陰衰於下則熱，陽衰於下則寒。

手足麻者，屬氣虛；手足木者，有濕痰死血；十指麻木，是胃中有濕痰死血。

附錄：厥者，甚也，短也，逆也，手足逆冷也，其證不一，散之方書者甚多。今姑撮大概，且如寒熱厥逆者，則爲陰陽二厥也。陽厥者，是熱深則厥，蓋陽極則發厥也，不可作陰證，而用熱藥治之，精魂絕而死矣。急宜大小承氣湯，隨其輕重治之。所謂陰厥者，始得之，身冷脈沉，四肢逆，足跧卧，唇口青，或自利不渴，小便色白，此其候也。治之以四逆、理中之輩，仍速灸關元百壯。痰厥者，乃寒痰迷悶，四肢逆冷，宜薑附湯，以生附代熟附。蛔厥者，乃胃寒所生，經曰：蛔者，長蟲也。胃中冷即吐蛔蟲。宜理中湯加炒川椒五粒、檳榔半錢吞。烏梅丸效。蛔見椒則頭伏故也。氣厥者，與中風相似，何以別之？風中身溫，氣中身冷，以八味順氣散或調氣散。如有痰，以四七湯、導痰湯服之。

《醫學正傳・厥病》 《活人書》曰：初得病身熱頭痛，大便秘，小便赤，或畏熱，或飲水，或揚手擲足，煩躁不得安卧，譫語昏憒而厥，此陽厥也，大柴胡湯、大小承氣湯治之。渴者，白虎湯妙。手足厥冷，脈乍結，此邪氣結在胸，心下煩滿，饑不能食，瓜蒂散吐之。寒熱而厥，面色不澤，冒昧，兩手忽無脈或一手無脈，必是有正汗也。多用綿衣包手足，急服五味子湯，或兼與桂枝麻黄各半湯，須臾大汗而解。傷寒厥逆，心下怔忡者，宜先治水，茯苓甘草湯主之。如得病後，四肢逆冷，脈沉而細，足攣卧而惡寒，引衣蓋復，不飲水，或下利清穀而厥逆者，陰厥也，四逆湯、白通湯。厥逆脈不至者，通脈四逆湯。手足指頭微寒者謂之清，理中湯。無熱證而厥，當歸四逆加茱萸生薑湯。喘促脈伏而厥，五味子湯。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吳茱萸湯。

五味子湯《活人》 治陽厥脈伏，手足厥冷。

桂枝麻黄各半湯。

茯苓甘草湯 治陽厥怔忡，手足厥逆，心下有水氣。

通脈四逆湯《活人》 治陰厥，下利清穀，四肢逆冷，脈微。

當歸四逆加茱萸生薑湯《活人》 治無熱證而厥。

吳茱萸湯《活人》 治陰厥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

蘇合香丸《局方》 治卒厥不知人，未詳風痰氣厥，先與此藥極妙。每用一丸，以湯調化灌之即醒，醒後察脈而用他藥。

《丹溪活套》云：熱厥四肢煩熱，蓋濕熱鬱於脾土之中，治用東垣升陽散火湯、火鬱湯之類；寒厥手足逆冷者，多是氣血不足，補氣血藥加附子。飲酒人或體肥盛人手足熱者，濕痰鬱火盛也，二陳湯加芩、連、梔子之類。若忽然手足逆冷，卒厥不知人者，多屬痰火。亦有陰先虧而陽暴熱者，宜多用參膏，兼竹瀝、薑汁與之。人瘦弱者，雖無痰而火亦盛也，服竹瀝亦能養血而降火。

《明醫指掌・厥證》 陰、陽厥

陰厥，理中湯，重者四逆湯，外灸關元穴五十壯。陽厥，四逆散。大便閉，熱極反厥，大承氣湯下之。

四逆散 治陽厥輕者。

氣、血厥

氣厥，四七湯、調氣散、八味順氣散、方見氣證。蘇合香丸。婦人血厥，倉公散、白薇湯。

倉公散 治血厥。

白薇湯 治血厥。

蛔厥

蛔厥，理中湯加檳榔、川椒，煎吞烏梅丸。不止，用烏梅、川椒、黄蘗煎服。蓋蛔聞酸、苦則安。

尸厥

尸厥，蘇合香丸、調氣散或追魂湯。

追魂湯　治卒厥不知人。

痰厥

痰厥昏悶不醒，稀涎散、導痰湯。

《赤水玄珠・厥證門》　脈沉微而不數，謂之寒厥；沉伏而數，謂之熱厥。【略】

按：傷寒陽厥者，先自三陽氣分感寒，起於頭痛發熱惡寒，後傳入三陰血分，變出四肢厥冷，大便燥實，譫語煩渴，揚手擲足，不惡寒，反怕熱；脈沉有力等證。此因大實失下，使血氣壅閉不通，故手足厥冷，其手冷上不過肘，足冷上不過膝，或有時而乍溫，是外雖厥冷，內實熱邪耳。如火煉金，熱極則金反化水，所謂亢則害其物，承乃制其極也。厥微者熱微，四逆散；厥深者熱深，大承氣湯。若誤作寒證而投熱藥，是抱薪救火矣。傷寒陰厥者，是因三陰血分自受寒邪，初病無身熱頭痛，就便惡寒，四肢冷過肘膝，引衣蹐卧，或腹痛吐利，小便清白；或戰栗而如刀刮，口吐涎沫，脈沉遲無力，此陰證也。又有病自三陽傳入三陰，久而變寒者，亦陰厥也。輕者理中湯，甚者四逆湯。且夫人之手足，乃胃土之末。凡脾胃有熱手足必熱，有寒手足必寒，此理之常。至於亢極反成兼化，此又病形之變也。故凡厥無脈可診，未辨其爲陰陽者，且與理中丸加甘草一倍試之。若陽厥便當見出熱證，陰厥則無熱證矣。此法記之。

汪子良《內外厥論》曰：《素問》云：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靈樞》引此以言人迎寸口經刺之法。《難經》引此以言子母本經補瀉之方，而王氏眞邪相持之注，尤別夫聖人之言。所該自廣，固可推而無不通。然此段屬之六經厥狀，病能之下，而意實兼承上文寒熱之厥，而著其所以治之之法，故盛則瀉之，言熱厥也；虛則補之，言寒厥也。皆主內傷，不虛以經取之。言六經厥狀，此主外感。按：經有言，熱爲有餘，寒爲不足，寒熱盛衰之別久矣。而人之一身臟腑咽喉之類屬內，經脈四肢皮膚頭項之類屬外。故內傷之治在臟腑，外感之治在經絡。不可紊也。觀上文云熱厥之故，因酒入內，氣薄於脾胃，酒氣慓悍，腎氣獨衰，陽氣獨盛，故手足爲之熱矣。陽挾酒毒，鬱而爲熱，非盛而何？故其治當瀉陽氣之有餘也。又觀上文云寒厥之故，因秋冬勞傷脾胃，陽虛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獨損，陰氣獨存，故手足爲之寒也。陽爲陰搏，痞而爲寒，非虛而何？故其治當補陽氣之不足也。此二治者，皆主內傷也，非因內傷則臟腑之內無盛虛之分，由外感邪氣客於經脈之間。須審兼某經之證，則取其經，隨病盛衰而施補瀉也。如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者，取之太陽。如胕急攣，心痛引腹者，取之太陰之類。是知此則聖言各有所指，而意亦可以觸類而通矣。

有人七情內傷，卒然氣逆身冷，僵仆，牙關緊急，痰涎潮壅，昏不知人者，此氣厥也。凡忿怒太甚，多有此病，勿誤作中風，而用疏風散之藥。急以蘇合香丸灌之，候省，以八味順氣散，或木香調氣散，調降其氣，自然平復。有痰者，以四七湯，加南星、木香治之。然暴厥不知人，有不治自愈者。昔宋仁宗最寵貴妃，一日食次，忽仆倒，遍身卒冷。急召孫尚、杜任至，奏曰：不妨，此氣厥耳，少頃吐即復蘇。御坐良久，果而蘇。上問因何而得？二人并奏曰：貴妃方食，因憂怒氣上，與食相并，故如此。吐即氣通，故復蘇也。《素問》云：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又云：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復反則死者是也。

厥因氣虛而得者，其脈細小，宜四君子湯加黃芪、附子。因血虛而得者，脈洪大，宜四物湯加酒炒黃柏、知母。因氣血兩虛而得者，宜十全大補氣血，加附子。有吐衄不知人而厥也，此血厥者，治之無論其脈，急用芎歸養榮湯、十全大補湯，或獨參湯以救之。厥因飲酒而得者，宜二陳湯加黃連、梔子、乾葛、青皮，或葛根解醒湯加減治之。

有人醉飽之後，或感風寒，或着惱怒，忽然厥逆，昏迷，口不能言，肢不能舉者，此食厥也。蓋食滯胸中，陰陽痞隔，升降不通，故生此症。若誤作中風而用祛風散氣之劑，則胃氣重傷，死可立待。宜煎薑鹽湯探吐其食，後以平胃散加茯苓、白朮、麥芽、半夏之類調理。若有風寒尚在者，以藿香正氣散解之。氣滯不行者，以八味順氣散調之。

《赤水玄珠・蛔厥》　舌乾口燥，常欲冷水不欲咽，蛔上煩躁昏亂欲死，兩手脈沉遲，足冷至膝，甚者連蛔并屎俱出，大便不行。此證雖出多端，可救治也，加味理中安蛔湯主之。又有胃中空虛，蟲無所安，反食其眞臟之血，病人心胸脇下有痛陣，必撮眉呻吟；或時下血如豚肝色；或如濕毒膿狀；或鮮血，下利急迫；或昏沉不省人事者。一切吐蛔，雖身大熱，不可與涼

劑，服之必死。俱用理中安蛔湯加減治之。待蛔定，卻以小柴胡退熱。又有厥陰病，消渴，氣上衝心，饑不能食，食即吐蛔。既曰胃寒，復有消渴之證。蓋熱在上焦，而中、下焦但寒而無熱。若大便實，用理中湯加大黃主之。吐蛔未止，加黃連、苦楝樹皮、細辛治蛔，不可用甘草。

《醫學入門・病機外感・傷寒・傷寒雜症》 四肢胃末，由熱而溫而冷逆，知是傳經之厥。傷寒邪在三陽，則四肢熱；半表半裏及太陰，則邪漸入內，則四肢溫；傳至少陰、厥陰，則邪入深而陷伏於內，則四肢厥冷。然先由熱而後厥者，傳經熱厥也。輕則四逆散、白虎湯、竹葉石膏湯，重則大柴、承氣下之。若邪乍結胸中，心煩不食而厥者，瓜蒂散吐之。《百問》云：熱厥與冷厥不同。熱厥者，微厥卻發熱；若冷厥則不發熱，四肢逆冷，脈沉細，大小便滑泄，惡寒，指甲青色。又有失下，血不通，四肢便厥，醫者不識，疑是陰厥，復進四逆湯之類，禍如反掌。大抵熱厥，脈沉伏而滑，頭上有汗，手掌溫，指梢亦溫，便宜下。此仲景之妙旨也。

蚘厥卻緣多饑，蟲攻咽及攻胃。蚘即蛔也。謂之厥者，病屬厥陰，又手足厥逆義也。其人素有食蛔，或因病過饑，蟲逆上咽膈而出。妄發其汗，以致胃冷，長蟲上攻咽膈，胃氣困乏，雖饑不能食，食即吐蛔者，蟲聞食臭氣而出也。外症乍靜乍煩者，蟲或上或止也。又或下利臟寒，則蛔亦上入於膈。然上焦熱而中下焦寒，故雖煩熱消渴便硬，不可遽投涼藥，當先以烏梅丸、理中湯安蛔，然後隨症調之。或煩熱不退者，小柴胡湯。或熱甚昏瞶，腹脹便閉，或蛔不得安，從大便而出者，大柴胡湯。

《醫學入門・病機外感・傷寒・傳陽變陰》 陰厥不熱便厥，而下利淒清；陰厥者，未厥前無頭疼，無身熱，吐利不渴靜蜷等症，乃陰邪獨勝而然。手足盡冷，乃厥陰所主，陰陽之氣不相接逆而然，非比傳經四逆之漸冷也。太陰厥，手足指頭微冷者，理中湯；少陰厥，脛寒足冷，甚則手至臂，足至膝者，四逆湯、通脈四逆湯；厥陰厥，一身盡冷者，當歸四逆湯。厥逆煩躁者不治。《素問》云：冷厥初得病，四肢逆冷，脈沉細，卧多蠕足，或惡寒指甲青色，或自引衣覆身，或下利清穀，或清便自調，小便數，外症惺惺，此冷厥也，四逆湯、三味參萸湯選用。凡病熱多厥少者易愈，厥多熱少者難已。又有血厥，四物湯；氣厥，四君子湯；暑厥，白虎湯；水厥，心下怔忡，茯苓桂甘湯；尸厥即中惡，冒犯不正之氣而然，木香勻氣散合平胃散，或追魂湯。蛔厥見前。陽厥微厥便熱，而下利黃赤。陽厥者，未厥前有頭疼，有身熱，潮汗閉澀，滿渴狂譫症具。陽邪深入，陷伏於內，而後發厥，微厥半日間，卻又發熱，熱氣下行，則腹痛下利後重，稠粘黃赤，必見膿血。若不便血，熱氣上行，則必喉痹。又熱厥傳經七日不退者，其後必便膿血。若陰厥腹痛，下利清白不渴，以辨之尤的。詳前熱厥。暈厥挾痰與伏火，暈者，昏暈。傷寒乃熱結胸滿，痰盛口閉，不省人事，先用絹帕裹指，牙齦上頻頻擦之，候牙寬，卻用大承氣下之。臟厥發躁無休息。發熱七八日，脈微，膚冷而躁，或吐或瀉，無時暫安者，此乃厥陰眞臟氣盡，故曰臟厥。仲景無治法，四逆湯冷飲救之。又少陰厥而吐利發躁者，亦不治，三味參萸湯救之。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外感・風類・頭痛》 腎虛巔痛七情嘔，腎厥，下虛上盛，巔頂痛不可忍，脈舉之則弦，按之則堅，宜玉眞丸。七情氣厥，心腹脹滿，嘔吐酸水，宜古芎烏散，胡蘆芭散；挾痰，如聖餅子；頭與心換痛者，古藁蒼湯。

痰火食積皆同因。痰厥，頭旋眼黑，言亂惡心，眼閉肢冷，宜半夏白朮天麻湯，導痰湯加芎、辛，三生丸。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外感・虛類・厥》 外感寒泣暑相兼，寒泣血發厥，脈沉微者，理中湯、四逆湯；暑耗氣發厥，脈虛者，白虎湯，或香薷散加羌活。夏月勞役犯房，以致陽氣煩擾，目盲耳閉，《內經》謂之煎厥，言熱氣煎逼，損腎與膀胱而成也。宜四君子湯，加遠志、防風、赤芍、麥門冬、陳皮。凡外感發熱者，宜解散藥中加薑汁。內傷薄厥痰火挾；內因喜怒傷氣傷志，氣逆而不下行，則血積於心胸，《內經》謂之薄厥，言陰陽相薄，氣血奔幷而成。古法暴厥氣逆身冷者，蘇合香丸、八味順氣散。怒氣逆甚，嘔血煎衄發厥者，四物湯去地黃，加赤茯苓、人參、桔梗、陳皮、麥門冬、檳榔、薑煎服，或六鬱湯。氣實多怒，忽大叫發厥者，乃痰閉於上，火起於下而上衝，用香附五錢，川芎七錢，生甘草三錢，童便、薑汁煎服，又青黛、人中白、香附爲丸服。稍愈，用導痰湯加黃連、香附、煎吞當歸龍薈丸。因勞役飲水，被驚發厥者，六君子湯加芩、連、竹瀝、薑汁。內傷痰火發厥，脈弦滑者，二陳湯加竹瀝；挾寒，加生附子；挾火，加芩、連、山梔、竹瀝；肥人，加人參、薑汁。凡厥症爲癲，爲眴仆，爲妄見，或腹脹，二便不利，或嘔，或心痛，皆痰火鬱氣病也。總因酒色陰陽衰，熱厥因醉飽入房，濕熱鬱於脾土，不能滲榮四肢，陽氣獨盛，故手足心熱，宜補中益氣湯，升陽散火湯，火鬱湯。寒厥因多欲奪精，元陽大有所損，不能滲營經絡，陰氣獨在，故手足皆寒，宜十全大補湯加附子，或當歸四逆湯。尋常氣虛發厥者，四君子湯。血虛發厥者，四物湯。有火，加知母、黃柏；虛寒，加附子。但厥冷多以不勝乘其所勝，如腎移寒於脾，則爲寒厥；心移熱於腎，則爲熱厥，六經皆然。抑論陽症煩渴，譫語，身熱；陰症不渴，靜倦，身涼，與傷寒陽厥、陰厥大同。但雜病多因酒色，七情，痰火所致，外感者少。故經曰：陽衰於下則爲寒厥，陰衰於下則爲熱厥。陽極似陰，陰極似陽，與傷寒因雖不同，而病狀變化亦相似也。尸厥亦是下虛悞；凡有吊死問疾，或入廟登冢，卒中外邪，與臟氣相忤，氣遏不行，經絡脈伏，昏不知人，忽手足逆冷，頭面青黑，牙關緊急，昏暈卒倒，或錯言妄語，決不可作風治，先宜蘇合香丸灌之，候醒，以木香勻氣散，合平胃散調之。素虛者，用焰硝五錢，硫黃二錢爲末，作三服，用陳酒一盞，煎攪焰硝，起傾於盞內蓋着，溫服；如人行五里，又進一服。如無前藥，用古參附湯，入薑汁、酒煎服；外灸百會穴，如綠豆大艾九壯，氣海百壯，身溫者生。暴死者，追魂湯灌之。蛔厥見傷寒，血厥見產後。

接補陰陽本《內經》，陰陽氣不相接則厥。熱厥補陰，寒厥補陽。正經所謂：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也。吐下還爲實者設。凡卒厥未辨，先以蘇合香丸灌醒，痰壅口噤者，瓜蒂散吐之，或搐鼻亦可；熱甚者，大承氣湯、雙解散下之。

《醫方考・厥證門》 敘曰：六經皆有厥證，率是火爾。今表雜證之厥數條，以示大者，若傷寒陰厥、陽厥，宜於傷寒方考求之。

六物附子湯　陽氣衰於下，令人寒厥，從五指至膝上寒者，此方主之。進退消長者，陰陽之理也，故陽氣衰乏者，陰必湊之，令人五指至膝上皆寒，名曰寒厥。寒厥者，寒氣逆於下也。附子、肉桂，辛熱之品也，故用之以壯元陽；而防己、甘草、白朮、茯苓，甘溫燥滲之品也，可佐之以平陰翳。

大補丸　陰氣衰於下，令人足下熱，熱氣循陰股而上者，名曰熱厥，此方主之。

陽消則陰長，陰退則陽進，故陰氣衰於下，則陽往湊之，令人足下熱也。熱盛則循三陰經而上逆，因謂之熱厥。黃柏味苦而厚，爲陰中之陰，故能補陰氣之不足，瀉熱氣之有餘。王冰曰：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此方之謂也。

八味順氣散　七氣拂鬱，令人手足厥冷者，此方主之。氣者，人身之陽也，一有拂鬱，則陽氣不能四達，故令手足厥冷。是方也，白芷、臺烏、青皮、陳皮，開鬱順氣之品也，可以宣發諸陽；人參、白朮、茯苓、甘草，補中益氣之品也，可以調其不足。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故用夫補爾！

人參固本丸　《內經》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宜此方主之。

諸動屬陽，故煩勞則擾乎陽，而陽氣張大，陽氣張大，則勞火亢矣；火炎則水乾，故令精絕；是以遷延辟積，至於夏月，內外皆熱，水益虧而火益亢，孤陽厥逆，如煎如熬，故曰煎厥。是方也，生、熟地黃，能救腎水而益陰精；天、麥門冬，能扶肺金而清夏氣；人參能固眞元而療煩勞。以之而治煎厥，誠曲當之方也。

蒲黃湯　《內經》曰：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宜此方主之。肝藏血而主怒，怒則火起於肝，載血上行，故令血菀於上。菀，亂也；薄，雷風相薄之薄。血氣亂於胸中，相薄而厥逆也。蒲黃能消瘀安血，清酒能暢氣和榮，故用之以主是證。

二十四味流氣飲和蘇合香丸　尸厥者，破陰絕陽，形靜如死。醫者不知針石，宜此二方主之。

尸厥者，五尸之氣，暴疰於人，亂人陰陽氣血，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形氣相離，不相順接，故令暴蹶如死。所謂一息不運則機緘窮，一毫不續則霄壤判也。昔虢太子病此，扁鵲以針石熨烙治之而愈。今之醫者，多不識針石，苟臨是證，將視其死而不救歟？故用二十四味流氣飲和蘇合香丸主之，使其氣血流動，陽無絕絡，陰無破紐，則亦五會之針、五分之熨、八減之劑爾。流氣飲，見氣門；蘇合香丸，見風門、五疰門。

《仁術便覽・厥病》 厥者逆也，手足因氣血不相接，逆而冷也。因氣虛血虛者多。有陽厥，有陰厥。陽衰於下則寒，陰衰於下則熱。陰厥者，身涼不渴，脈遲細而微，手冷過肘。陽厥者，煩渴譫妄，身熱而脈數，手足雖冷不過肘也。

瓜蒂散　吐而口噤者，先用搐鼻藥。

氣厥身涼，用蘇合香丸，或八味順氣散。今用紫金丹，薑汁磨服，甚妙。

氣虛厥脈細者，用四君子湯。痰厥脈弦，用玉樞丹，或牛黃丸，或白朮、竹瀝。

又方：用大半夏三十箇，巴豆二十箇爲末，丸小豆大，硃砂爲衣，每服一丸，薑湯送下。

薑附湯　治寒厥迷悶，四肢厥冷。

挾氣功刺加木香五分。挾風不仁加防風。挾濕加白朮。筋脈牽急加木瓜。肢節痛加桂枝。

四物湯　治血虛厥，脈大如葱管者。

理中湯　治寒厥脈沉微者。

承氣湯　治熱厥脈數大者。

白虎湯　治暑厥腹滿身重，自汗脈沉滑者。

加味理中湯　治蚘厥胃寒所生。

調氣平胃散　治尸厥，此中惡之候，因冒犯不正之氣，忽然手足厥冷，頭面青黑，不省人事，妄語口噤。宜蘇合香丸灌之，候稍醒用調氣平胃散。紫

金錠劾。

《萬病回春・厥證》　脈：陽厥脈滑而沉實；陰厥脈細而沉伏。

厥者，其脈短也。逆者，手足厥冷也。其症不一，散之方書者甚多。今始撮其大概，且如寒熱厥逆者而爲陰陽二厥也。陽厥者，是熱深則厥深，蓋陽極則發厥也。急宜六一順氣湯治之。陰厥者，始得之身冷脈沉、四肢厥逆、足踡卧、唇口青，或自利不渴、小便色白，此其候也。治以四逆、理中之類，仍速灸關元百壯，鼻尖有汗爲度。

凡初得病，身熱頭痛，大小便閉澀，或畏熱，或飲水，或揚手擲足，煩躁不得安卧，譫語昏憒而厥，此陽厥也。宜大柴胡、六一順氣湯治之。渴者，白虎湯主之。

如得病後，四肢厥冷，脈沉而細，足攣卧而惡寒，引衣蓋覆不欲水，或下利清穀而厥者，陰逆也，四逆湯；厥逆脈不至者，通脈四逆湯；手足指頭微寒者，謂之清，理中湯；無熱症而厥，當歸四逆湯加吳茱萸生薑湯；喘促脈伏而厥，五味子湯；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吳茱萸湯。

《醫學六要・治法彙・厥症門》　世以卒然昏冒，不省人事爲厥。方書以手足逆冷爲厥。不可不辨。

有陽厥，陰厥，氣厥，痰厥。

熱厥，素有積熱，或酒客輩，或傷寒過經不解，熱極，忽時昏冒，手足逆冷，脈沉數有力，爲陽厥。芩、連、二陳、白虎解毒湯，下症者大柴、承氣增損用之。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

寒厥，內有伏陰，或過食冷物，或食後着寒，或吐或瀉，面青白，手足逆冷，上過乎肘，下過乎膝，或昏冒不知人，脈沉遲無力，乃陰經自中寒邪，爲陰厥。當從陰治，理中、五積、薑附等審輕重用。

氣厥，脈沉或弦，口中吐沫，或時氣急，爲氣厥，乃暴怒所致。審明用藥，烏藥順氣、木香流氣加減，挾痰加痰藥。

痰厥，脈沉滑，忽然昏倒，體肥，素有痰火，不因暴怒，爲痰厥，即類中風也。二陳導痰加竹瀝、薑汁，有火加解毒二味。

痰涎壅盛，必吐之。稀涎散或碧霞散，揀上好石綠，研細，水飛再研，取二三錢，同冰片三四豆許，研勻，以鮮薄荷汁合溫酒調下。不大嘔吐，但口角涎流出自醒。若見虛症，遺尿自汗，不可吐，速隨虛治。

手足厥逆，脈忤伏結，若心下煩滿，饑不欲食，瓜蒂散吐之。

寒熱而厥，面色不澤，冒昧，兩手忽無脈，或一手無脈，必是有正汗也。多用綿衣包手足，服五味子湯，或兼與桂枝麻黃各半湯，須臾大汗而解。傷寒咳逆，心下怔忡而厥，宜先治水，茯苓甘草湯主之。

如得病後，四肢厥冷，脈沉而細，手足攣而惡寒，引衣蓋覆，不欲水，或下利清穀，而厥逆者，陰也，四逆湯、白通湯。厥逆脈不至者，通脈四逆湯。手足指頭微寒者，謂之清，理中湯。無熱症而厥，當歸四逆湯加茱萸、生薑。喘促脈伏而厥，五味子湯。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吳茱萸湯。

蛔厥，是吐出蛔蟲，胃中有寒，則蛔上入膈，宜理中湯加烏梅、川椒。蛔聞酸則靜，見苦則伏。下有內傷，食填太陰，往往痛而吐蛔，溫中化滯爲主。

厥症多因飲食醉飽之後，或感風寒，或着氣淫而得，飲食填塞，胃氣不行乃致。卒然昏迷，須先以鹽薑湯吐之，一吐便醒，後投以和中理氣化痰藥。若誤作中風治，禍不旋踵。

諸中，或醒或未醒，或初病或久病，忽吐出紫紅色者死。

口開手撒等五臟絕症，已見一二，不全見者速煎參、耆膏、灸臍下，亦有得生者。

茯苓甘草湯　治陽厥怔忡，手足冷，心下有水氣。

蘇合香丸　張三錫曰：此丸開竅劫痰，一切氣滯有餘痰火，急驚初起，用之無不獲效。虛人誤用，立危。

丹溪曰：熱厥四肢煩熱，蓋濕熱鬱於脾土之中。治以東垣升陰散火湯、火鬱湯之類。

寒厥手足逆冷者，多是氣血兩虛，補氣血藥中加附子。

飲酒人或肥人手足熱者，濕痰鬱火盛也，二陳加芩、連、梔子之類；若忽然手足逆冷，卒厥不知人者，多屬痰火，亦有陰先虧而陽亢暴熱者，宜多用參膏點竹瀝、薑汁與之。人瘦弱者，雖無痰，火必盛，竹瀝最妙，以性能養血清金降火。

《傳心方》云：男女涎潮於心，卒然中倒，當即扶入暖室中，扶策正坐，當面作好醋炭熏之，令醋氣衝入鼻，良久其涎潮於心者自下，輕者即時醒，重者亦知人事，唯不可灌一點湯水入喉也。灌則涎永係於心包絡不能去，必成廢人。

初厥，用生半夏末吹鼻，或細辛、皂角、石菖蒲末吹入鼻取嚏，有嚏可治。

此可以驗其死生及受病深淺也。

脈浮而滑，沉而滑，微而虛，皆虛與痰。

《壽世保元・厥症》 脈：陽厥脈滑而沉實，陰厥脈細而沉伏。

氣虛則發厥，血虛則發熱。厥者，手足冷也。氣屬陽，陽虛則陰湊之，故發厥也。血屬陰，血虛則陽湊之，故發熱也。氣虛發厥者，當用溫藥。血虛發熱者，不宜用涼藥，當用溫養氣血之藥以補之，宜養陰，黃芪建中湯之類是也。又有一種病實熱者，極而手足厥逆，所謂熱深厥亦深，此當用涼藥，須以脈別之，此最難辨。

一論陽厥者，是熱深則厥深，蓋陽極則發厥也，急宜六乙順氣湯治之。

一論陰厥者，始得之身冷脈沉，四肢厥逆，足跣卧，唇口青，或自利不渴，小便色白，宜四逆、理中湯之類，仍速灸關元百壯，鼻尖有汗爲度。

一論痰厥者，卒然不省人事，喉中有水鷄聲者是也。用牙皂、白礬等分，研末吹鼻，即以香油一盞，入薑汁少許，灌之立醒。或燒竹瀝、薑汁灌之亦可。

一論蚘厥者，乃胃寒所致，經曰：蚘者，長蟲也。胃中冷即吐蚘，宜理中湯加炒川椒五粒、檳榔五分，吞烏梅丸。

一論氣厥者，與中風相似，但風中身溫，氣中身冷，以藿香正氣散加南星、木香、烏藥，如有痰，以四七導痰湯主之。

一論暴怒暴死者，名曰氣厥。蓋怒則氣上，氣上則上焦氣實而不行，下焦氣逆而不吸，故令暴死，氣上宜降之。

《醫貫・主客辨疑・中風論・厥》 此厥與傷寒二厥不同，不可不知分辨。

陽氣衰乏者，陰必湊之，令人五指至膝上皆寒，名曰寒厥，是寒逆於下也，宜六物附子湯主之。陰退則陽進，故陰氣衰於下，則陽往湊之，故令人足下熱也，熱甚則循三陰而上逆，謂之熱厥，宜六味地黃丸主之。肝藏血而主怒，怒則火起於肝，載血上行，故令血菀於上，是血氣亂於胸中，相薄而厥逆也，謂之薄厥，宜蒲黃湯主之。諸動屬陽，故煩勞則擾乎陽，而陽氣張大，陽氣張大，則勞火亢矣。火炎則水乾，故令精絕，是以遷延辟積至於夏月，內外皆熱，水益虧而火益亢，孤陽厥逆，如煎如熬，故曰煎厥，宜人參固本丸主之。五尸之氣，暴注於人，亂人陰陽氣血，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形氣相離，不相順接，故令暴厥如死，名曰尸厥，宜二十四味流氣飲、蘇合香丸主之。寒痰迷悶，四肢逆冷，名曰痰厥，宜薑附湯主之。胃寒即吐蛔蟲，名曰蛔厥，宜烏梅丸加理中湯主之。氣爲人身之陽，一有拂鬱，則陽氣不能四達，故令手足厥冷，與中風相似，但中風身溫，中氣身冷耳，名曰氣厥，宜八味順氣散主之。

余按：常病陽厥補陰，壯水之主；陰厥補陽，益火之源。此陰厥陽厥，與傷寒之陰陽二厥不同。傷寒陽厥，用推陳致新之法，陰厥則用附子理中，冰炭殊塗，死生反掌，愼之哉！愼之哉！

《簡明醫彀・中風・諸類中風》 經曰：神傷於思慮則肉脫，意傷於憂愁則肢廢，魂傷於悲哀則筋攣，魄傷於喜樂則皮槁，志傷於盛怒則腰膝難以俛仰。勿謂肢廢筋攣等概作風治，更有五志過及，六淫氣侵，勞傷氣血，房幃精脫，凶喪暮夜，邪惡衝觸及痙厥、屍厥、痰厥、氣厥、血厥等證，皆至卒暴倒仆不省。先宜掐人中、取嚏、艾灸等法，急煎主方，同蘇合香丸。中風寒、暑、濕皆可服。少甦，詳辨證名，各依本門治理。

主方：攝生飲，諸卒中。

《簡明醫彀・中風・酒厥》 有因飲酒過多而致。蓋酒之爲物，水形而火性，故慓悍酷烈，濕熱蘊積之久，則爲飲，爲痰，滲以臟腑，流於關節爲半身不遂，口眼喎斜；更值醉甚，亦至昏憒、僵仆。治宜解酒除濕。

主方：

葛根葛花尤佳　陳皮各三錢　砂仁　白荳蔻　豬苓　澤瀉　白茯苓　人參　白朮　乾薑各一錢

水煎服。

《簡明醫彀・中風・食厥》 因飲食倍常，不能運化。塡塞胃氣，升降不通，卒然倒仆，目瞑口噤，亦似中風。急宜多灌薑鹽湯探吐，吐出痰食自甦。萬勿誤服祛風藥，重傷胃氣，斃可立待。右關脈弦緩而浮：胃風。夏月胃風證，乃傷食乘風而感，亦此類也。

主方：

白朮二錢　陳皮　半夏　白茯苓　厚朴　山楂各錢半　人參　木香磨　砂仁研，各一錢　甘草五分

右加薑、棗，水煎。調入香、砂，服。隨證加減。

《簡明醫彀・厥證》　黃帝問曰：厥之爲寒熱者何也？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又曰：厥令人腹滿，或暴不知人，或半日、一日知人者何也？伯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腹滿，陽氣盛於上，則邪氣逆，陽氣亂，暴不知人也，名曰屍厥。氣復則生，不復則死。皆因斲喪傷精，致陽氣日損，陰氣獨盛。邪在三陰，則爲寒厥，身冷脈沉，面慘唇青，眼反，踡卧。若醉飽入房，致陰精日竭，陽火獨熾。邪在三陽，則爲熱厥；身熱脈數；便秘煩渴，甚至昏仆。又有氣血兩虛，痰鬱暴怒，及吊喪入廟，登塚夜行，飛屍鬼擊，忽然厥冷，神昏妄言者，先掐人中。兩人分提頂髮，噀面；用皂莢末搐鼻取嚏；或針入人中至齒，灸關元臍下三寸百壯。鼻尖有汗，甦爲度。婦人灸乳下。

主方陽厥：

大黃　黃芩　白芍　厚朴　枳殼　柴胡　甘草各一錢

水煎成，化入芒硝一錢，熱服。或六一散、白虎湯。

附子理中湯　治陰厥。冷甚，重用附子、肉桂；腹痛，吳茱萸。

異香平胃散　治屍厥，中惡邪氣。

減桂麻黃湯　治卒厥暴死。攝生飲可服。

返魂湯　血逆卒厥，幷產後血厥，昏暈目閉、口噤，婦人多患此。

八味順氣散　治氣厥。

導痰湯方見痰門　治痰厥。

酒厥：生薑汁灌。

四物湯　治失血發厥。

蛔厥：烏梅、川椒煎服。加黃連、楝樹根皮尤效。

蘇合香丸方見中寒、玉樞丹方見蠱毒，諸厥效。更以菖蒲末、枯礬、雄黃吹鼻。

《醫宗必讀・傷寒》　手足厥逆四肢冷，謂之四逆，即名爲厥也。　厥逆，脈沉細，踡卧惡寒，引衣自覆，不飲水，下利清穀，四逆湯。脈不至者，通脈四逆湯。脈遲、弱，理中湯。手足指微冷，謂之清，理中湯。寒熱而厥，面色不澤，用綿衣包，手足溫，大汗而解，急服五味子湯。少陰病，吐利厥逆，煩躁欲死，吳茱萸湯。厥而有熱，黃耆人參建中湯。厥而渴者，白虎湯。厥而悸，先治其水，茯苓甘草湯。厥而惡寒，不眠，譫語，白虎湯。諸陽受氣於胸，邪客則陽氣不施，手足厥逆，脈乍緊，心滿而煩，病在胸中，當吐之，瓜蒂散。先發熱而後厥者，手揚足擲，煩躁飲水，畏熱，大便秘，小便赤，怫鬱，大抵熱深厥亦深，脈沉滑，頭面有汗，指甲溫，皆伏熱也，大、小承氣湯。

《醫宗必讀・類中風》　火中

河間曰：癱瘓者，非肝水之風，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熱氣拂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卒倒無知，因喜、怒、悲、愁、恐五志過極，皆爲熱甚也。

心火盛者涼膈散，肝火動者小柴胡湯，水虛火炎者六味地黃丸，痰多者貝母瓜蔞散。

六味地黃丸　治腎水不足，發熱作渴，小便淋閉，氣壅痰嗽，頭目眩暈，眼花耳聾，咽乾齒動，腰腿痿軟，便血吐血，盜汗失音，水泛爲痰。

貝母瓜蔞散　治痰多口眼喎斜，手足麻痹。

虛中

東垣以卒倒昏潰，皆屬氣虛。過於勞役，耗損眞元，脾胃虛衰，痰生氣壅，宜六君子湯；虛而下陷者，補中益氣湯；因於房勞者六味地黃丸。

濕中

丹溪曰：東南之人，多由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清燥湯主之。

內中濕者，脾土本虛，不能制濕，或食生冷水濕之物，或厚味醇酒，停於三焦，注於肌肉，則濕從內中矣，宜滲濕湯。

外中濕者，或山嵐瘴氣，或天雨濕蒸，或遠行涉水，或久卧濕地，則濕從外中矣。其證頭重體痛，四肢倦怠，腿膝腫痛，身重浮腫，大便洩瀉，小便黃赤，宜除濕羌活湯，虛者獨活寄生湯。

清燥湯　治氣虛濕熱，肺金受邪，絕寒水生化之源，小便赤少，大便不實，腰膝痿軟，口乾作渴，體重麻木，頭目眩暈，飲食少思，自汗盜汗，倦怠氣促。

除濕羌活湯　治風濕相搏，一身重痛。

獨活寄生湯　治腎虛卧濕，腰背拘急，筋攣骨痛，腳膝冷痹，緩弱偏枯，腫重艱步。

寒中

身體強直，口噤不語，四肢戰掉，卒然眩暈，身無汗者，此寒毒所中也。

宜薑附湯，或附子麻黃湯。

薑附湯　治中寒昏倒，及陰證傷寒，大便自利。

附子麻黃湯　治中寒昏冒，口眼喎僻。

暑中

面垢悶倒，昏不知人，冷汗自出，手足微冷，或吐，或瀉，或喘，或滿，或渴，先以蘇合香丸抉開灌之，或以來復丹研末白湯灌下，或研蒜水灌之，或剝蒜肉入鼻中，皆取其通竅也。不蛀皂角，刮去黑皮，燒過存性，每皂角灰一兩，甘草末六錢和勻，每服一錢，新汲水調下，待其稍甦，辨證與藥。

靜而得之謂之中暑。中暑者陰證也，當發散也。或納涼於廣廈，或過食於生冷，頭痛惡寒，肢節疼痛，大熱無汗。此陰寒所遏，陽氣不得發越，輕者香薷散，重者大順散。

動而得之謂之中熱，中熱者陽證也。熱傷元氣，非形體受病也。或行役於長途，或務農於赤日，頭痛躁熱，肌膚大熱，大渴多汗少氣，蒼朮白虎湯主之。熱死人切勿便與冷水，及卧冷地，宜置日中，或令近火，以熱湯灌之即活。

香薷飲　本方加人參、白朮、陳皮、茯苓、木瓜、黃耆，名十味香薷飲，虛者宜之。

大順散　治納涼太過，飲冷太多，脾胃受寒，霍亂吐瀉，此捨時從證之劑也。

蒼朮白虎湯。

氣中

七情內傷，氣逆爲病，痰潮昏塞，牙關緊急，極與中風相似。但風中身溫，氣中身冷；風中脈浮應人迎，氣中脈沉應氣口。以氣藥治風猶可，以風藥治氣則不可。急以蘇合香丸灌之，候醒以八味順氣散加香附，或木香調氣散，有痰者星香散；若其人本虛，痰氣上逆，關格不通，宜養正丹。

食中

醉飽過度，或感風寒，或着氣惱，以致塡塞胸中，胃氣不行，忽然厥逆昏迷，口不能言，肢不能舉，若誤作中風、中氣治之，必死。宜煎薑鹽湯探吐。風寒者藿香正氣散，氣滯者八味順氣散。吐後別無他證，只以蒼朮、白朮、陳皮、厚朴、甘草之類調之。

《景岳全書・傷寒典下・陰厥陽厥》　厥有二證，曰陽厥，曰陰厥也。陽厥者，熱厥也，必其先自三陽傳入陰分，故其初起，必因頭疼發熱，自淺入深，然後及於三陰，變爲四肢逆冷，或時乍溫，其證必便結躁煩，譫語發渴，不惡寒，反惡熱，脈沉有力。此以傳經熱證所化，外雖手足厥冷，內則因於熱邪，陽證發厥，故爲陽厥，乃陽極似陰也。其證由邪熱內結，或伏陽失下之所致也。凡厥微則熱亦微，宜四逆散之類；厥甚則熱亦甚，宜承氣湯之類也。厥陰者，寒厥也，初無三陽傳經實熱等證，而眞寒直入三陰，則畏寒厥冷，腹痛吐瀉，戰栗不渴，脈沉無力者，此陰寒厥逆，獨陰無陽也，故爲陰厥。輕則理中湯，重則四逆、回陽等湯主之。

成無己曰：四逆者，四肢不溫也。傷寒邪在三陽，則手足必熱，傳至太陰，手足自溫，至少陰則邪熱漸深，故四肢逆而不溫也。及至厥陰，則手足厥冷，是又甚於逆，故用四逆散，以散其傳陰之熱證。

論曰：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成無己注曰：四逆者，四肢不溫也。厥者，手足冷也，甚於四逆也。皆陽氣少而陰氣多，故不可下，虛家亦然。《金匱玉函》曰：虛者十補，勿一瀉之。

論曰：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

論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大汗，若大下利而厥逆者，四逆湯主之。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傷害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卻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按：陽厥陰厥，其辨如前，此先哲之大法也。然愚則猶有所辨，如陰厥

一證，既無陽證陽脈，而病寒若此，明是陰證，今人但曰中寒者，即其病也。然犯此者無幾，知此者無難，治宜溫中，無待辨也。惟是陽厥一證，則有不得不辨者。夫厥由三陽所傳，是爲陽厥，此固然矣，即以傳經者言之，又豈盡無陰證乎？故凡病眞陽不足者，即陽中之陰厥也。脈弱無神者，即陽中之陰厥也。攻伐清涼太過者，即陽中之陰厥也。四肢爲諸陽之本，使非有熱結、煩渴、脹實等證，而見厥逆者，皆由陽氣不足也。成無己曰：大抵厥逆爲陰所主，寒者多矣。又曰：厥爲陰之盛也。故凡屬挾虛傷寒，則雖自陽經傳入者，是亦陽中之陰厥也。陰中之陰者宜溫，陽中之陰者，果宜涼乎？學者勿謂其先有頭疼發熱，但自三陽傳至者，便爲陽厥，而寒因熱用之，則爲害不小矣。

一、臟厥證。仲景曰：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臟厥。臟厥者死，陽氣絕也。

一、蛔厥證。仲景曰：蛔厥者，其人當吐蛔，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臟寒，蛔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蛔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蛔。蛔厥者，烏梅丸主之。成無己曰：臟厥者死，陽氣絕也。蛔厥雖厥而煩，吐蛔已則靜，不若臟厥而躁無暫安時也。病人臟寒胃虛，故宜與烏梅丸溫臟安蟲。

《景岳全書・雜證謨・厥逆》 經義

《脈解篇》曰：內奪而厥，則爲喑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詳本篇之言厥者，以其內奪，謂奪其五內之精氣也。喑，聲不能出也。俳，肢體偏廢也。今人見此，必皆謂之中風，而不知由於內奪，由於腎虛。蓋聲出於肺而本乎腎，形強在血而本乎精，精氣之本皆主於腎，故少陰不至則爲厥。又《調經論》曰：志不足則厥。《本神篇》曰：腎氣虛則厥。觀此諸論，則非風之義可知矣。故凡治此者，當以前非風證治第三條等法主之。

《調經論》：岐伯曰：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爲虛，氣并爲虛，是無實乎？岐伯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今血與氣相失，故爲虛焉。血與氣并，則爲實焉。血之於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

氣并爲血虛，血并爲氣虛，此陰陽之偏敗也。今其氣血并走於上，則陰虛於下，而神氣無根，是即陰陽相離之候，故致厥脫而暴死。復反者輕，不反者甚。此正時人所謂卒倒暴仆之中風，亦即痰火上壅之中風，而不知實由於下虛也。然上實者，假實也，其有甚者，亦宜稍爲清理；下虛者，眞虛也，若無實邪可據，則速當峻補其下。

《陽明脈解篇》曰：厥逆連臟則死，連經則生。

觀本篇之連經連臟，本以厥逆爲言，何其明顯平正。蓋連經者病在肌表，故輕而生；連臟者病在根本，故重而死。既知此爲厥逆，則凡卒倒暴仆等證，其非風也可知，而河間諸公，皆以中腑中臟爲言，則是風非風始混亂而莫辨矣。

《大奇論》曰：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

《解精微論》曰：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火獨光也；陰并於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

詳此二論，雲脈至如喘者，謂脈之急促如喘，此血氣敗亂之候。故致暴厥不言，即今人所謂中風不語之屬也。雲陽并於上，陰并於下，此即上熱下寒，水火不交之候，故爲目無所見，即中風昏眩之屬也。不語者，責在肺腎。昏眩者，責在肝脾。暫見者，氣復則蘇。陰敗者，最危之候。俱當按法如前而救其本。

《癲狂篇》曰：厥逆爲病也，足暴清，胸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脈大小皆澀。暖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溫則寫之。暴清，即暴冷也。若裂若切，謂其懊憹痛楚，莫可名狀，此即所謂躁擾煩亂之中風也。有火者，多溫熱而脈洪大，宜清陰中之火；有痰者，多喘壅而脈滑實，宜開上焦之痰；無火無痰，多寒涼而脈澀弱，宜補其元氣。凡證有若此而兼之昏亂不醒者，此眞連臟之甚者也。多不可治。

《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

此云煎厥者，即熱厥之類。其因煩勞而病積於夏，亦今云暑風之屬也。若見抽搐痰涎卒倒者，當即以前暑風之法治之。薄厥者，急迫相薄之謂，因於大怒，即氣厥血厥之屬，治法如後。

《通評虛實論》曰：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膈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

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

詳此膏粱之疾，即酒色之傷，脾腎之病也。暴憂之病，即悲憂傷肺之屬也。內氣暴薄，即鬱怒傷肝之屬也，凡此皆內傷之病。其有不從內，而外中於風者，則必留著經絡，故爲消瘦痛痹之病。是可見內傷外感之辨，其不可混言有如此。

《逆順肥瘦篇》曰：夫衝脈者，五臟六腑之海也，五臟六腑皆稟焉。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腘中，伏行骭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幷於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

詳此衝脈之義，則上自頭，下自足，後自背，前自腹。凡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無所不稟，故稱爲五臟六腑十二經脈之海。夫海爲百川之宗，凡諸經發源之處，即皆有會合之義，其於通身血氣盛衰皆歸乎此可知也。然衝脈起於胞中，即其經絡之所，亦即其聚畜之所，故稱爲血海，亦稱爲命門。此即所謂根本之宅也。若素縱情欲，以致精氣之源傷敗於此，則厥脫暴仆等病，亦因於此。不然，則何以忽然仆倒而神形俱敗，表裏俱殘，全無知覺，一至於此，是豈一經一臟之病之所致歟？於此察之，則實由衝脈崩敗必無疑矣。故凡治此者，欲舍根蒂而求其濟，吾知其必無是理也。衝脈詳義具《類經·經絡類》第二十七篇注中。

《繆刺論》曰：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剌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

詳此尸厥一證，乃外邪卒中之惡候。凡四時不正之氣，及山魈土煞五尸魘魅之屬，皆是也。犯之者，忽然手足厥冷，肌膚寒栗，面目青黑，精神不守，或口噤妄言，痰涎壅塞，或頭旋運倒，不省人事，即名飛尸卒厥，宜用針法，具見本經。若用艾灸，則無如秦承祖灸鬼法及華陀灸陽脫法爲妙。凡用藥之法，當知邪之所湊，必因氣虛，故在本經即以左角之血餘，用補五絡之脫竭，其義可知。若此危急之際，非用參附回陽等藥，何以挽回？若果邪氣壅盛，胸膈不清，則不得不先爲開通，然後調理，宜不換金正氣散，流氣飲，葱薑湯，蘇合丸之類酌而主之。

《方盛衰論》：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爲逆？何者爲從？帝曰：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以氣多少，逆皆爲厥。問曰：有餘者厥耶？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痛巔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征。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綿綿乎屬不滿日。是以少氣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

此言氣逆者，即爲厥也。凡陰陽之氣，陽從左而升，陰從右而降，故陽病者左爲甚，陰病者右爲甚，以升者不升，降者不降，而逆其升降之氣也。又人之生氣，必自下而升，故老人之氣已衰於下，而從上者爲順；少壯之氣，先盛於下，而從下者爲順。若以老人而神衰於上，其所終之氣可知；少壯而形衰於下，其所始之氣可知，皆逆候也。及其爲病而一上不下，此其根本已虧，故寒厥到膝。少年以陽氣方盛，而陽衰若此，故秋冬當死。老人以陽氣本衰，而畏寒其常，故秋冬無慮。凡此厥逆之病，謂其陽若非陽，謂其陰若非陰，五臟隔絕，無征可驗。若不能終其日者，蓋甚言其凋敝難爲也。再若人之妄夢而有至迷亂昏絕者，此以心腎不交而精神散越，故爲厥逆。有至如此，亦總屬少陰根本之病。

《厥論》：岐伯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帝曰：熱厥之爲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曰：陰氣起於五指之里，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寒厥何失而然也？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熱厥何如而然也？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也。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遍於身，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慄悍，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

《厥論》：帝曰：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岐伯曰：巨陽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嘔血善衄。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呼，腹滿

不得卧，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喘咳身熱，善驚衄、嘔血。少陽之厥，則暴聾頰腫而熱，胁痛，胕不可以運，機關不利，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太陰之厥，則腹滿膨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卧，胕急攣，心痛引腹。少陰之厥，則口乾溺赤，腹滿心痛，嘔變，下泄清。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卧屈膝，陰縮腫，胕內熱，攣腰痛，虛滿前閉譫言。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手太陰厥逆，虛滿而咳，善嘔沫。手心主、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俯仰。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痹，嗌腫，痙。

詳本論之寒厥熱厥，雖皆以手足爲言，而實以陰陽之敗亂爲言也。故寒厥言奪於所用，熱厥言因於數醉，正以陰陽之氣無不起於手足。故凡厥之將作，則寒熱痲痺必先由手足而起，及其甚也，則變出百端，或五臟六腑各有其證如此。然則手足之厥，特其形見之徵兆耳。而見微知著，自當因標而慮本也。

傷寒厥逆

仲景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寒多熱少，陽氣退，其病爲進也。

詳此仲景之厥逆，頗與《內經》有異。蓋以手足言之，在《內經》則有寒厥、熱厥之分；在仲景則單以逆冷者爲厥。再以邪正言之，在《內經》則論在元氣，故其變出百端，而在氣在血俱有危證；在仲景則論在邪氣，故單據手足，而所畏者則在陰進而陽退也。觀成無己曰：厥爲陰之盛也，義可知矣。

論證

厥逆之證，危證也。蓋厥者，盡也。逆者，亂也。即氣血敗亂之謂也，故《內經》特重而詳言也。如云卒厥、暴厥者，皆厥逆之總名也。如云寒厥、熱厥者，分厥逆之陰陽也。如云連經，連臟者，論厥逆之死生也。再若諸經臟腑之辨，亦既詳矣。又近世猶有氣厥、血厥、痰厥、酒厥、臟厥、蛔厥等證，亦無非本之經義。觀《內經》諸論已極明顯，奈何後人猶不能察？凡遇此證，則悉認之爲中風，竟不知厥逆爲何病，而通作風治，害孰甚焉！余深悲之，故於前非風門悉力辨正。至於治此之法，即當以前非風證治互相參用，正所以治厥逆也。

論治

一、寒厥熱厥之治：凡寒厥者，必四肢清涼，脈沉微不數，或雖數而無力，或畏寒喜熱，引衣自覆，或下利清穀，形證多惺惺。雖此類皆屬寒證，然似熱非熱之證猶多。故凡以手足見厥而脈證俱無實熱者，悉寒厥之無疑也。

熱厥者，必先多熱證，脈沉滑而數，畏熱喜冷，揚手掉足，或煩躁不寧，大便秘赤，形證多昏冒。凡治此二者，即當以非風門治寒治熱之法主之。至若傷寒厥證，其陰其陽，亦當以此法爲辨。但傷寒之厥，辨在邪氣，故寒厥宜溫，熱厥可攻也。《內經》之厥，重在元氣，故熱厥當補陰，寒厥當補陽也。二者之治，不可不察。

一、氣厥之證有二，以氣虛、氣實皆能厥也。氣虛卒倒者，必其形氣索然，色清白，身微冷，脈微弱，此氣脫證也。宜參、芪、歸、朮、地黃、枸杞、大補元煎之屬。甚者，以回陽飲、獨參湯之類主之。氣實而厥者，其形氣憤然勃然，脈沉弦而滑，胸膈喘滿，此氣逆證也。經曰：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即此類也。治宜以排氣飲，或四磨飲，或八味順氣散、蘇合香丸之類，先順其氣。然後隨其虛實而調理之。又若因怒傷氣逆，氣旋去而眞氣受損者，氣本不實也，再若素多憂鬱恐畏，而氣怯氣陷者，其虛尤可知也，若以此類而用行氣開滯等劑則誤矣。

一、血厥之證有二，以血脫、血逆皆能厥也。血脫者，如大崩大吐，或產血盡脫，則氣亦隨之而脫，故致卒仆暴死。宜先掐人中或燒醋炭，以收其氣，急用人參一二兩煎湯灌之，但使氣不盡脫，必漸蘇矣。然後因其寒熱，徐爲調理，此所謂血脫益氣也。若不知此，而但用血分等藥，則幾微之氣，忽爾散失，陰無所主，無生機矣。其或有用寒涼以止血者，必致敗絕陽氣，適足以速其死耳。血逆者，即經所云血之與氣并走於上之謂，又曰：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之類也。夫血因氣逆，必須先理其氣，氣行則血無不行也。宜通瘀煎，或化肝煎之類主之，俟血行氣舒，然後隨證調理。

一、痰厥之證，凡一時痰涎壅塞，氣閉昏憒，藥食俱不能通，必先宜或吐或開以治其標，此不得不先救其急也。但覺痰氣稍開，便當治其病本。如因

火生痰者，宜清之降之；因風寒生痰者，宜散之溫之；因濕生痰者，宜燥之利之；因脾虛生痰者，自宜補脾；因腎虛生痰者，自宜補腎，此痰之不必治也。但治其所以痰而痰自清矣。然猶有不可治痰者，恐愈攻愈虛，而痰必愈甚也。諸治痰法，見前非風門治痰條中。

一、酒厥之證，即經所云熱厥之屬也。又經云：酒風者，亦此類也。凡縱飲無節之人，多有此病，方其氣血正盛，力能勝之，不知酒害之何有，及其將衰，則酒之侮人，斯可畏耳。酒病極多，莫知所出，其爲酒厥，則全似中風。輕者猶自知人，重者卒爾運倒，忽然昏憒，或躁煩，或不語，或痰涎如涌，或氣喘發熱，或咳嗽，或吐血，但察其大便乾燥，脈實喜冷者，此濕熱上壅之證，宜以抽薪飲之類，疾降其火；火之甚者，仍以梨漿飲、綠豆飲之屬，更迭進之，以解其毒。此證大忌辛燥等物，務使濕熱漸退，神氣稍復，然後用補陰等劑，以善其後。其有大便不實，或無火證，而脈見緩弱者，則不宜清火，但以二陳湯、六君子湯或金水六君煎之類主之。若因酒傷陰，以致脾腎兩虛而爲厥脫者，非速救本源終無濟也。凡患此者，宜終身忌酒。勿使沾唇可也。若不知戒，再犯必難爲矣。

一、色厥之證有二：一曰暴脫，一曰動血也。凡色厥之暴脫者，必以其人本虛，偶因奇遇，而悉力勉爲者有之。或因相慕日久，而縱竭情欲者亦有之。故於事後則氣隨精去，而暴脫不返。宜急掐人中，仍令陰人摟定，用口相對，務使暖氣噓通，以接其氣，勿令放脫，以保其神，隨速用獨參湯灌之。或速灸氣海數十壯，以復陽氣，庶可挽回。第以臨時慌張，焉知料理，故每致不救。然此以即病者言，所見誠不多也。其有不即病而病此者則甚多也，又何以言之？以其精去於頻，而氣脫於漸。故每於房欲二三日之後，方見此證。第因其病不在即，故不以此爲病。兼之人多諱此，而不知中年之後，多有因此而病者，是皆所謂色厥也。奈時師不能察，而每以中風斃之耳。凡治此者，單宜培補命門，或水或火，當以非風門治法第三條者主之。又色厥之動血者，以其血氣并走於上，亦血厥之屬也。但與大怒血逆者不同，而治法亦有所異。蓋此因欲火上炎，故血隨氣上，必其情欲動極而欲不能遂者有之。或借曲蘗以強遏鬱火者亦有之。其證則忽爾暴吐，或鼻衄不能禁止，或厥逆，或汗出，或氣喘，或咳嗽，此皆以陰火上衝而然。凡治此者，必先制火以抑其勢，宜清化飲、四陰煎或加減一陰煎之類主之。其有陰竭於下，火不歸源，別無煩熱脈證，而血厥不止垂危者，非鎮陰煎必不能救，待其勢定，然後因證酌治之。

一、臟厥、蛔厥二證，皆傷寒證也。

述古

華元化《陽厥論》曰：驟風暴熱，雲物飛揚，晨晦暮晴，夜炎晝冷，應寒不寒，當雨不雨，水竭土壞，時歲大旱，草木枯悴，江河乏涸，此天地之陽厥也。暴壅塞，忽喘促，四肢不收，二府不利，耳聾目盲，咽乾口焦，喉舌生瘡，鼻流清涕，頰赤心煩，頭昏腦重，雙睛似火，一身如燒，素不能者乍能，素不欲者乍欲，登高歌笑，棄衣奔走，狂言妄語，不辨親疏，發躁無度，飲水不休，胸膈膨脹，腹脇滿悶，背疽肉爛，煩潰消中，食不入胃，水不穿腸，驟腫暴滿，叫呼昏冒，不省人事，疼痛不知去處，此人之陽厥也。陽厥之脈，舉按有力者生，絕者死。《陰厥論》曰：飛霜走雹，朝昏暮靄，雲雨飄飄，風露寒冷，當熱不熱，未寒而寒，時氣淋淫，泉生田野，山摧地裂，土壞河溢，月晦日昏，此天地之陰厥也。暴啞卒寒，一身拘急，四肢拳攣，唇青面黑，目直口噤，心腹滿痛，頭頷搖鼓，腰腳沉重，語言蹇澀，上吐下瀉，左右不仁，大小便滑，吞吐酸涕，悲憂慘戚，喜怒無常者，此人之陰厥也。陰厥之脈，舉指弱，按指大者，生。舉按俱絕者，死。一身悉冷，額汗自出者亦死。陰厥之病，過三日勿治。

《石室秘録・禮集・偏治法》 厥症一時手足厥逆，痛不可忍，人以爲手足四肢之風症也。不知乃心中熱蒸，外不能泄，故四肢手足則寒，而胸腹皮熱如火。方用：

柴胡三錢　當歸二錢　荆芥一錢　黄連二錢　炒梔子二錢　半夏一錢　枳殼一錢

水煎服。

一劑即平，二劑即全愈。蓋厥症多是火病，厥之甚則熱之甚也，故舒其內熱而四肢手足自溫矣。方中妙在用柴胡爲君，用諸寒涼之藥，直入心肝之內，又不凝滯於胸膈之間。蓋柴胡能散半表半裏之邪，又善疏泄鬱悶之氣，若止治其四肢手足之風，而不直搗其中堅，則賊首不擒，餘党安息？故不治四肢而專治其心胸也。以上三法，亦偏治之一法也。

雷公曰：治厥方。

白芍一兩　炒梔子一錢　陳皮一錢　柴胡一錢　天花粉二錢

水煎服。

此治熱厥最妙，以其入肝而平木也。

厥症雖多是火，然亦有非火而亦厥者，乃直中陰經也。陰寒直入於腎宮，則必挾腎水上犯心君之火，君弱臣強，犯上自所不免。若不用火熱之藥急救心君，則危亡頃刻。方用：

人參三錢　白朮一兩　附子一錢　肉桂一錢　吳茱萸一錢

水煎服。

一劑即愈。然寒厥與熱厥，大相懸絕，不可不辨。寒厥手足必青，飲水必吐，腹必痛喜火熨之；若熱厥手足雖寒而不青紫，飲水不吐，熨火則腹必加疼是也。能辨症清而用藥，當下喉即定，便是神醫。何必用追魂之符籙哉？

《石室秘録・樂集・開治法》　至於尸厥閉氣，此中邪氣閉，必須用藥以開之。開之奈何？不用瓜蒂以探吐，即用皂角以取嚏也。方用瓜蒂七個，水二碗煎湯一碗，加鹽少許灌之，即大吐濃痰數碗而愈。或用皂角刺研爲細末，取鵝翎管盛藥末吹入病人鼻中，得打噴嚏，口吐濃痰如黃物者即愈。蓋厥症多係熱邪，然熱邪必然叫號，今黯然無語，宛似死人，明係陰虛之人忽中陰邪，不可以治陽厥之法治之，多至不救。不若先用瓜蒂、皂角取吐以去痰涎，人自出聲。而後以人參五錢、白薇一錢、茯苓三錢、白朮五錢、半夏二錢，治之，自安。此乃開治之一法也。

《石室秘録・射集・引治法》　張公曰：引治尚有一法，汝備志之。如人病厥逆之症，不敢用藥以治之者，用吳茱萸一兩爲末，以麵半兩，用水調成厚糊一般，以布如鐘大攤成膏，止厚半分，貼在涌泉穴內，則手足不逆矣。況上熱下寒之症皆可用此法而引之，亦引火歸原之法也。

《石室秘録・射集・主治法》　天師曰：立治者，不可坐卧而立治之也。如人厥病者是。蓋厥症多兩手反張，兩足轉逆，必須立而飲藥，則頃刻立定，不可不知之也。蓋厥症原是熱病，熱深則厥亦深，倘令其卧而服藥，則藥到胃一退火氣，沸騰衝擊而不相入，反致吐出者比比也。我今立一法，立而飲藥，則斷斷無吐出之虞。方用順性湯。此方純是平肝之品，去火而又順火之性，自宜入口不吐，然而火熱炎上，吐亦常有。令人將病人抱而立之，令一人將藥與飲，俟其下口，久之然後抱卧，則藥性相順，而無吐逆之苦矣。此立治之法，人可不知之耶！

《石室秘録・數集・厥症》　雷公眞君曰：人有忽然厥，口不能言，眼閉手撒，喉中作酣聲，痰氣甚盛，有一日即死者，有二三日而死者。此厥多犯神明，然亦因素有痰氣而發也。治法自宜攻痰爲要，然徒攻痰而不開心竅亦是徒然。方用啓迷丹。

此方半夏、人參各用五錢，使攻補兼施，則痰自易消而氣易復；尤妙用菟絲子爲君，則正氣生而邪氣散；更妙用皂角、菖蒲、茯神開心竅以清也，自然氣回而厥定。倘疑厥症是熱而輕用寒涼之藥，則去生遠矣。半夏用生不用制者，取其生氣以救死，且制之過熱，反掣肘效遲而不能奏功也。其餘厥症，岐天師新定於《內經》可考；傷寒厥症，張仲景載於傷寒門中可稽，故不再傳。

《石室秘録・禮集・死治法》　天師曰：死治法者，如人死厥，不省人事，中風不語，或感鬼神之祟，或遇山魈之侵；一時卒倒，不省人事是也。此等病是邪氣中之，痰迷心竅也。怪病多起於痰，不必驚惶，治其痰而病自愈。然而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用祛痰之藥，加入補正之中，則病去如掃，死者重生。方用：

人參三錢　白朮五錢　茯苓三錢　半夏三錢　天南星三錢　白芥子一錢

生附子五分

生薑一大塊搗汁，水半酒半共二碗，煎八分服。

外用皂角刺爲末，研皂角刺時，先用紙一張濕透，封住同在之人鼻孔，然後研爲細末，取一匙於鵝翎管吹入病人鼻孔內，必取噴嚏，以前藥灌之立醒。必吐出痰水半盆或壹盆，如膠如湯之類，或黃黑青紅之色，人自然困倦欲睡，不可驚他，任他自睡。醒來用回正散。一劑全愈，此死治之一法也。蓋人之中邪，必由元氣之虛，邪遂乘虛而入，故用人參以助其正氣；而以半夏、白芥子以祛邪與痰；天南星尤能入心而祛邪；用附子猛烈之將單刀直入，邪自驚退。故一下口，邪即外越上涌出矣。然邪出之後，當純補胃氣，故又不用祛痰之劑，而竟用健脾補胃之品也。

更有死症治法，如尸厥之證，亦是氣虛。當用祛陰至神丹。雖同是中邪，然前症是陽邪，此乃遇陰邪也。陽邪者，日間遇之；陰邪者，夜間遇之也。後方雖亦用人參以補正，而終不用南星之類直入其心中也。如不能語

言，亦用皂角末吹之。倘其前二症俱遺尿手撒，則多不能救，否則皆一劑回生也。以上二症，皆死治之法也。觸類旁通，頭頭是道，大約治邪之法，二方可以包括。再看病之輕重，用藥之多寡，則得之矣。

雷公曰：治尸厥更易，只消一味蒼朮切片三兩，水六碗煎三碗灌之，盡心吐，吐後即愈。蓋蒼朮陽藥，善能祛鬼，故用之者有奇效耳。此方凡幻見者治之俱妙。

張公曰：死治之妙，盡此二方，更求其餘？倘有一法，是救窮人之法也。如人卒然見鬼卒倒，或在神廟之內，或在棺槨之旁，偶遇尸氣，感中陰邪鬼魅，不省人事者，以瓜蒂散吐之，必然吐痰如涌泉，傾盆而出，鬼魅遠走則已。吐後仍見鬼者，痰未淨也。又用前瓜蒂散吐之，以不見鬼爲度。後用祛鬼散。此方可治貧窮之人，以慰遠公憐憫之心也。紫金錠亦祛痰聖藥也。

《辨證録・厥症門》 一、人有日間忽然發熱，一時厥去，手足冰涼，語言惶惑，痰迷心竅，頭暈眼昏，此陽厥也。乃陰血不歸於陽氣之中，而內熱如焚，外反現假寒之象，故手足冷也。此等之症，傷寒中最多。但傷寒之厥乃傳經之病，必熱至五六日而發厥，非一日身熱而即發厥者也，故不可用傷寒之法以治此等之厥。今人一見發厥，不論日數之多寡，輒用傷寒法治之矣。奈何？然而雖不同於傷寒，而內熱之深，正未嘗少異。夫厥乃逆也，逆肝氣而發爲厥；厥乃火也，逆火氣而發爲熱。熱深而厥亦深，熱輕而厥亦輕，故不必治厥也，治熱而已矣。惟是厥發於日，陽離乎陰也。無陰則陽無所制，離陰則陽無所依，陽在裏而陰在表，自然熱居中而寒外現矣。治法瀉其在內之火，則內熱自除，而外寒自散。然而火之有餘，仍是水之不足。瀉火之中，而佐之補水之味瀉火而佐以補水，是治厥之妙法。則陽得陰而有和合之歡，斷不至陰離陽而有厥逆之戾也。方用安厥湯。一劑而厥定，再劑而身涼矣。凡日間發厥之症，俱可治之，無不神效。此方和合陰陽，實有調劑之妙。助陽氣而不助其火，生陰氣而不生其寒，祛邪而不損其正，解鬱而自化其痰，所以定厥甚神，返逆最速也。

此症用黃連定厥湯亦效。

一、人有夜間發熱，一時厥逆昏暈如死人狀，惟手足溫和，喉中痰響，不能出聲，此陰厥也。乃陽氣虛而不能入於陰血之中，以致鬼神憑之往往厥逆也。直中陰寒之癥，多有一時發厥者。但彼乃陰寒而猝中，此乃陰熱而暴亡，各有不同。陰寒之症，手足筋脈多青，灌之水必吐；陰熱之厥，手足筋脈多紅，飲之水必不吐。陰寒之厥，身必不熱，陰熱之厥，身必不涼，以此辨之，不差毫髮。陰寒之厥與陰熱之厥，辨得最清。故陰寒之厥，舍參附無奪命之丹；陰熱之厥，飲參附即喪身之鴆。治陰熱之厥法，宜補陰以助陽，使眞陰足而邪陰自散，陽氣旺而虛火自消。庶痰涎化，昏暈除，厥逆定矣。方用補陰助陽湯。一劑而昏迷蘇，再劑而痰涎化，三劑而厥逆回，則可生也，否則不可救矣。

此方補陰之藥，多於補陽。陰水足而陰火可散，陰火散而陽氣可回，陰陽合而昏迷宜蘇矣。倘服之而不效，是陰陽早已相脫，不能再續也，非前藥之故耳。或曰陽氣虛而離陰，是宜單補陽以入陰，今補陰以合陽，恐非治法。不知陽氣虛而不能入於陰血之中者，以陰血之大燥，火盛而虛陽不敢入於陰耳，非陰血過多之謂也。苟補陽過勝，則陽旺而陰益消亡，此所以必須補陰以合陽，而萬不可補陽以勝陰也。況方中未嘗無補陽之藥，補陰居其七，補陽居其三，陰陽始無偏勝，而厥逆可援也。

此症用解暈神丹亦效。

一、人有日間發厥，而夜間又厥，夜間既厥，而日間又復再厥，身熱如火，痰涎作聲，此乃陰陽相幷之厥也。熱多則厥亦多，用瀉火之藥則熱除而厥亦除矣。然而厥既有晝夜之殊，而熱亦有陰陽之異，正未可徒瀉夫火也。宜於瀉陽之中，而用補陰之藥；於抑陰之內，而用補陽之劑。庶幾陽火得陰而消，陰火得陽而化；提陽出於陰，而日間無昏暈之虞；升陰入於陽，而夜間無迷眩之害也。提陽出陰，升陰入陽是治厥妙法。方用旋轉陰陽湯。一劑而厥逆安矣，不必再劑也。

此方陰陽雙補，痰火兩瀉，補瀉兼施，不治厥而厥自定也。倘或補陰而不補陽，或瀉陽而不抑陰，則陰陽必有偏勝，而痰火必致相爭，變出非常，有不可救藥者矣。

此症用息爭湯亦甚效。

一、人有大怒之後，又加拂抑，事不如意，忽大叫而厥，吐痰如涌，目不識人，此肝氣之逆，得痰而厥也。夫肝性最急，急則易於動怒，怒則氣不易泄，而肝之性更急，肝血必燥，必求救於脾胃以紛取資。然而血不能以驟生，脾胃出水穀之液以予肝，未遑變血，勢必迅變爲痰以養肝。肝又喜血而不喜

痰，痰欲入於肝而肝不受，必至痰阻於肝外，以封閉夫肝之竅矣。痰迷心竅而未聞痰迷肝竅也，然心竅既可迷，安在肝竅獨不可迷哉。肝不能得痰之益，反得痰之損，則肝之燥結可知。既無津液之灌注，必多炎氛之沸騰，痰閉上而火起下，安得不衝擊而成厥哉！治法宜去其痰而厥乃定也。然而去痰必須平肝，而平肝在於解怒。方用平解湯。一劑厥輕，再劑厥定，三劑全愈。此方解肝氣之拂逆，實有神功。在清熱而不燥，導痰而不峻也。

此症用三百散亦效。

一、人有怒輒飲酒以爲常，不醉不休，一日發厥，不知人事，稍蘇猶呼酒號叫，數次復昏暈，人以爲飲酒太醉故也，誰知是膽經之火動乎。夫肝與膽爲表裏，肝氣逆則膽氣亦逆，肝火動則膽火亦動。酒入臟腑，必先入膽，酒滲入膽，則酒化爲水矣。然而酒性大熱，飲酒過多，酒雖化水，而酒之熱性不及分消，必留於膽中。況怒氣傷肝，則肝火無所發泄，必分流而入於膽。膽得酒之熱，又得肝之火，則熱更加熱矣。世人多以酒解怒，誰知得酒而愈怒耶！怒以酒解，是猶既醉而飲酒也。夫肝膽爲心之母，母熱必呼其子以解氛，自然膽熱必移熱以子心，而心不可受熱，乃變而爲厥矣。治法亟解心中之熱，而心熱非起於心也，仍須瀉膽之熱；而膽之熱，非本於膽也，仍須瀉肝之熱，以解酒之熱而已。方用逍遙散加味治之。

柴胡一錢　白芍一兩　茯苓五錢　白朮五錢　甘草二分　陳皮五分　當歸二錢　葛花二錢　炒梔子三錢　白芥子三錢

水煎服。

一劑厥輕，二劑厥定，三劑全愈。

逍遙散治鬱實奇，佐之梔子以瀉火，益之葛花以解酒，加之白芥子以消痰。酒病未有不濕者，濕則易於生痰，去其濕而痰無黨，去其痰而火無勢。濕既無黨，火又無勢，雖欲再厥，其可得乎。方中所以多用茯苓、白朮以輔助柴胡，白芍者，正此意也。

此症用醒醐湯亦效。

一、人有一過午時，吐酸水二三碗，至未時心前作痛，至申痛甚厥去，不省人事，至戌始蘇，日日如是，人以爲陰分之熱也，誰知是太陽膀胱之經，有瘀血結住而不散乎。但小便不閉，是膀胱之氣未嘗不化也。氣乃無形之物，無形能化，若有瘀血結住而不散者，以血有形，不比氣之無形而可散也。未申之時，正氣行膀胱之時也。氣行於血之中，而血不能行於氣之內，所以作痛而發厥。欲活其血之瘀，非僅氣藥之能散也，必須以有形之物制血，則氣可破血，而無阻滯之憂矣。方用逐血丹。一劑而瘀血通，二劑而瘀血盡散。此方用水蛭同入於大黃、厚朴之中，以逐有形之血塊，則病去如掃，而痛與厥盡去也。倘不用水蛭，雖亦能止厥定痛，而有形之血塊，終不能盡逐，必加入水蛭而建功始神，不可以此物爲可畏，而輕棄之，遺人終身之病也。

此症用破瘀丹亦神。

一、人有忽然之間，如人將冷水澆背，陡然一驚，手足厥冷，遂不知人，已而發熱，則漸漸蘇省，一日三四次如此，人以爲祟乘之也，誰知乃氣虛之極乎。夫氣所以衛身者也，氣盛則體壯，氣衰則體怯。外寒之侵，乃內氣之微也。內氣既微，原不必外邪之襲，無病之時，常覺陰寒逼身，如冷水澆背，正顯內氣之微，何祟之來憑乎！是氣非祟，辨得明白。然而內熱之極，亦反生寒顫，所謂厥深熱亦深，與氣虛之極，亦生寒顫者，似是而非，苟不辨之至明，往往殺人於頃刻，可不慎歟！辨之之法，大約內熱而外寒者，脈必數而有力，而舌必乾燥也；氣虛而外寒者，脈必微而無力，而舌必滑潤也。故見氣虛之症，必須大補其氣，而斷不可益之大寒之品。方用蘇氣湯。一劑輕，二劑更輕，連服數劑，全愈。此方重用人參以補氣，益之陳皮、枳殼寬中消痰，則人參蘇氣更爲有神；益之菖蒲者，引三味直入心中，則氣不能散於心外也。

此症用助氣回陽湯亦效。

《張氏醫通・寒熱門・厥》按：《厥論》云：厥之寒熱者，何也？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曰陽厥者，因善怒而得也。曰風厥者，手足搖搦，汗出而煩滿不解也。曰痿厥者，痿病與厥病雜合，而足弱痿無力也。曰痹厥者，痹病與厥病雜合，而腳氣頑麻腫痛，世謂腳氣衝心者是也。曰厥痹者，卧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痹，凝於脈者爲泣，凝於足者爲厥是也。今人又以忽然昏暈，不省人事，手足冷者爲厥。仲景論傷寒，則以陽證傳陰，手足寒者爲熱厥，主以四逆散。陰證惡寒，手足寒者爲寒厥，主以四逆湯。《內經・厥論》之義則不然。蓋足之三陽，起於足五指之表，三陰起於足五指之裏，故陽氣勝則足下熱，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論得寒厥之由，以其人陽氣衰，不能滲榮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附子理中湯。論得熱厥之由，則謂其人必數醉

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加減八味丸。

經云：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張主也，煩勞則主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夏暑傷氣而煎厥，氣逆也。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清暑益氣湯。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血積胸中不散，氣道阻礙不行，故爲暴逆。犀角地黃湯。二陽一陰發病，名曰風厥，肝木尅胃，風勝其濕，不制腎水，故令上逆。地黃飲子。又骨痛爪枯爲骨厥，兩手指攣急，屈伸不得，爪甲枯厥爲臂厥，身立如椽爲骭厥。此皆內虛氣逆也，並宜八味丸。喘而惋，狂走登高，爲陽明厥。此爲邪實，承氣湯下之。厥而腹滿不知人，卒然悶亂者，皆因邪氣亂，陽氣逆，是少陰腎脈不至也，名曰尸厥。卒中天地戾氣使然，急以二氣丹二錢，用陳酒煎，如覺燄硝起，傾放盆內蓋著溫服，如人行五里許，又進一服，不過三服即醒。若膏粱本虛之人，用附子一枚，人參三兩，酒煎分三次服，并灸百會穴四十九壯，氣海丹田三百壯，身溫灸止。艾炷止許菉豆大，粗則傷人。暴厥脈伏，不省人事，莫辨陰陽，急用鷄子三枚，煮熟乘熱開豆大一孔，襯粗紙一層，亦開孔對當臍，令熱氣透達於內即蘇，然後按脈證療之，如連換三枚不應，不可救矣。

診　脈沉微不數爲寒厥，沉伏而數爲熱厥，沉細爲氣厥，芤大爲血虛，浮滑爲痰，弦數爲熱。浮者外感脈至如喘，名曰暴厥，寸脈沉而滑，沉爲氣，滑爲實，實氣相搏，血氣入藏，唇口身冷，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府，此爲卒厥。孫兆治一人，自汗，兩足逆冷至膝下，腹痛不省人事，六脈小弱而急。問其所服之藥，皆陽藥也，此非受病重，藥能重病耳。遂以五苓散、白虎湯十餘劑而安。凡陰厥脛冷則臂亦冷，今脛冷臂不冷，則非下厥上行，所以知是陽厥也。

汪石山治一人卒厥，暴死不知人。先前因微寒數發熱，面色痿黃，六脈沉弦而細，知爲中氣久鬱所致。與人參七氣湯一服，藥未熟而暴絕。汪令一人緊抱，以口接其氣，徐以熱薑湯灌之，禁止喧鬧移動，移動則氣絕不返矣。有頃果蘇。溫養半月而安，不特此證爲然。凡中風、中氣、中暑、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動以斷其氣，內經明言氣復返則生，若不諳而擾亂其氣，不得復返，致夭枉者多矣。

《醫碥・雜症・厥逆》　仲景所謂厥逆，與《內經》所言不同。蓋仲景單就傷寒言，以陰邪直中，寒入三陰而手足冷者爲寒厥；陽邪傳經，熱入三陰而手足冷者熱深入，陽內陷，不達於四支，故冷也爲熱厥。蓋主外邪言，不論寒熱證皆手足冷者也。《內經》則指內傷言，以上盛下虛，氣血逆衝而上，暴仆卒倒者爲厥逆。厥者盡也，逆者上衝也，言正氣虛竭，上衝而欲脫也。又分熱厥者手足熱，寒厥者手足寒，其不同如此。仲景所謂寒厥、熱厥，及蚘厥、藏厥等，已詳《傷寒論》，此篇止就《內經》所論言之。

經云：內奪而厥，則爲瘖痱，此腎虛也。又云：氣血併走於上，則爲厥，暴死，氣復反反於下也則生，不反則死。又云：脈至如喘，急促之意。曰暴厥，不知與人言。即中風不識人證。又云：陽併於上則火獨光，陰併於下則足寒。又云：陽氣者，煩勞則張，氣高喘也。精絕，熱耗水虛。辟積於夏，使人煎厥。辟積，即癖積，衣褶也，有叠積意。叠積至夏令，則益熱而如煎如熬矣。即中暑證。又云：大怒則血菀於上，血隨氣上壅也。使人薄厥。薄者，相迫之謂。言氣血亂於胸中，相迫而厥。即中氣證也。又云：偏枯痿厥，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即中食證。又云：衝脈者，藏府之海。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併於少陰之經，滲三陰，下循跗，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詳《靈樞・逆順肥瘦篇》。愚按：衝脈實通身經絡之所會歸，故又稱血海，與任督二脈併起胞中。胞中即丹田，在女子謂之胞，在男子爲精室，乃性命之根本也，根本一敗，諸經皆敗。然則卒厥暴仆，豈止一經一藏之所致哉？又云：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左額角也。五絡俱竭，謂脈爲邪阻，不至也。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所謂形如死人。其狀若尸，曰尸厥。鬁即薙。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即燒灰存性也。飲以美酒一杯，血餘通血，酒通氣，氣血通則甦。不能飲者口噤也灌之，立已。此即中惡證也。

已上經文與《諸中篇》中所言無異，是經所謂厥逆者，明以暴仆卒倒爲言，初不繫於手足之爲寒爲熱也。此其與《傷寒論》所稱固大異矣，然經亦有以手足寒熱爲言者，詳下文。

《厥論》謂：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以陰氣起於五趾之裏而聚於膝，陰氣勝則從趾至膝上寒，由此人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於秋冬陽氣收藏之時，妄行耗散，其陽如被奪去也。陽氣衰損，陰氣獨在，故手足寒也。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以陽氣起於足五趾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由其人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食在胃，因房事傷其精氣，不

能運行也。酒氣與穀食相薄，熱盛於中，遍於身，內熱則溺赤，腎氣日衰，水受火耗。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

詳此經文，熱厥則手足熱，寒厥則手足寒，亦與仲景不論寒熱厥皆手足寒者，異矣。

治法：煎厥，人參固本丸。薄厥，蒲黃湯。尸厥，二十四味流氣飲、蘇合香丸，菖蒲末吹鼻。寒厥，四逆湯、六味附子湯、灸陽輔、絕骨，或酒水各半溫漬至膝。熱厥，六味地黃丸。小便三升溫漬手足。另有痰厥，即《中風篇》丹溪所云因於濕熱生痰者也。若是寒痰迷悶，四肢逆冷而卒倒，薑附湯。又氣厥分氣虛、氣實。虛者，即《中風篇》東垣所謂因於氣虛者也；實者，即《中氣篇》所言者是也。又有血脫之厥，大吐大崩，多致卒倒。宜先掐人中，或燒炭沃醋薰鼻，以收其氣，急用人參一二兩煎湯灌之，然後依血證門用藥。有色脫之厥，淫慾過度立即脫死者，急掐人中，令陰人摟定，用口相對噓煖氣通接之，切勿放脫，隨灸氣海數十壯，飲以獨參湯。如遲至三兩日乃脫者，精去於先，而氣脫於後也。亦灸氣海，飲參湯。酒厥，葛花解醒湯。大醉則上盛下虛，故卒厥。食厥，過飽適有感觸，胃氣不行，陽併於上，上半身熱，下半身冷，即中食上部有脈下部無脈證。擁爐不煖。誤行溫補則死，此陽明氣逆，故兩手不冷，平胃、加減保和丸。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諸氣源流》　中氣　暴病也。凡人暴喜傷陽，暴怒傷陰，憂愁怫意，氣多厥逆，皆能致中氣之病，要惟忿怒爲尤甚。蓋怒則氣惟一往，有升無降，便覺痰涎壅塞，牙關緊閉，一時昏倒，不省人事，若以薑湯急灌之，立時可醒。既醒之後，隨症調治，當無不痊。非若中風之病，猝難爲之救治也，宜八味順氣散、木香順氣散。

脈法　《得效》曰：中風，脈浮、身溫、口多痰涎。中氣，脈沉、身涼、口無痰涎。

中氣非中風可比　《得效》曰：中風而以中氣藥治之，亦無所傷；中氣而以中風藥治之，禍不旋踵。《入門》曰：中氣，虛者八味順氣散，實者四七湯。《醫鑑》曰：《內經》云無故而喑，氣不至，不治自已，謂氣暴逆也，氣復則已。審如是，雖不服藥亦可。

氣逆　火病也。故《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也。又曰：何謂逆而亂？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爲大悗悶，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默，仰首靜伏。亂於肺，則俯仰喘喝，按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爲霍亂。亂於臂脛，則爲四厥。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則知逆亂之故，皆由火熱上衝，氣不得順之所致也。然則治逆惟有散火，而散火必先降氣，氣降則火自清，火清而逆自平也，宜退熱清氣湯。若火盛者，必當以清火爲重，兼以理氣，自合治法，宜滋陰降火湯加便香附、茯神、沉香。

氣逆症　丹溪曰：病人自言冷氣從下而上者，此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其熱爲甚，自覺其冷，非眞冷也。又曰：氣之上逆屬陽，無寒之理，覺惡寒者，乃火極似水也。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虛損癆瘵源流》　煎厥症　陽虛病也。《內經》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注曰：以煎迫而氣逆，因以煎厥爲名。厥，謂氣逆也。蓋陽虛之人，其氣本浮，爲外熱所迫，氣遂逆而不止，甚至昏冒，故成此症也。然其原雖本陽虛，以由熱邪煎迫而成，仍禁用辛熱之品，醫者固不可不知也，宜加味補陰丸、加減補陰丸。

煎厥症治　《入門》曰：煎厥而至目盲所視，耳閉厥聽，大矣哉，房之爲患也，治法宜與陰虛火動同。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諸厥源流》　諸厥，眞元虛病也，手足逆冷爲厥。經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四肢逆冷，身冷面青，踡卧，手指甲青暗，腹痛，不渴，小便自利，大便溏，完穀不化，不省人事，脈微遲。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四肢厥逆，身熱，面赤，唇燥，口乾，舌苦，目閉或不閉，煩渴，小便短澀，大便燥結，不省人事，脈滑數。夫寒厥者，即陰厥，宜急補陽，宜理中湯，或附、桂、乾薑、吳萸，俱可酌用。熱厥者，即陽厥宜急補陰，宜芩、連、山梔、石膏、知母、童便，甚者可用硝黃下之。蓋以人之陰陽元氣，皆起於下，故少陰之上，名爲太陽，以眞陽之主，本於陰也。太衝之地，名曰少陰，以眞陰之歸根在腎也。夫陽氣自上而下，今衰於下，是不下矣，是寒獨勝也。陰氣自下而上，今衰於下者，足五指之表，爲三陽之所起，而足下足心，又爲三陰之所聚，足心又少陰腎之涌泉，陰氣既衰而陽勝，陽乘陰位，故熱厥必從足下也。故凡人病陰虛者，足心必熱也。寒厥起於足下，又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以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陽氣衰則陰氣勝，陽不勝

陰，其厥反從陽分而上，故必起於五指而上寒至膝，然寒非外入，而由內生，故凡病陽虛者，手足必多寒，皆自指端始。故二厥之成，皆以陰虛。溯寒厥之由，必其人壯，秋冬奪於所用，既於陰盛時多欲不休，以奪腎中精氣，則精虛於下，其氣取足於上，是以下氣上爭，下而不上，故不能復陽氣，於是氣去則陽虛，寒氣因而上逆，又以精虛無火，不能固脾元而氣衰於中，中氣不能滲榮其經絡，於是陽氣日損，陰氣獨存，手足爲之寒也。溯熱厥之由，必酒入胃而傷脾陰，至陽氣入而精氣竭，不能榮其四肢，又數醉飽入房，使氣聚脾中不得散，酒氣穀氣相搏，熱盛於中，故熱偏於身，內熱而溺赤也。要此二厥，惟傷眞元，乃有是病，後人不明，但以手足寒，或以腳氣爲厥，反以此二症謬爲中風。夫風病多經絡受傷，厥病由眞精內奪，如指厥爲風，因以風治厥，亦大謬矣。

夫厥逆分陰陽，皆《內經》之精旨，餘即詳論之如上。而陰陽不從，則氣逆而上，凡十二經寒熱之厥，亦可據經以析其義也。經曰：太陽之厥，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蓋以太陽根起少陰，其氣得陰故下行於足，虛則逆上而上盛，故腫首頭重；逆上則不能下行，故不能行而眴仆也。又曰：陽明之厥，癲疾欲走呼，腹滿不得卧，面赤而熱，妄言妄見。蓋以陽明本氣盛血多，今氣勝其血，則陽邪實而神明亂，故癲欲走呼；氣盛不行在腹，故腹滿胃逆，故不得卧；陽明脈在面，故赤熱；神明亂極，故妄言見也。又曰：少陽之厥，暴聾頰赤脇痛，脈不可以運。蓋以少陽與厥陰并行而起於下，故經和而無病，今相火上炎而無陰，其脈入耳下頰車，故聾而腫，爲火壅也，脇痛；其部氣逆不和，脈不運，少陽氣不能及下也。又曰：太陰之厥，腹滿膨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卧。蓋以陰爲陽根，陽爲陰使，三陰不副陽則三陽厥，三陽不爲陰使則三陰亦厥。太陰雖陰盛，常秉少陽之氣以爲和，故無病，今太陰獨陰無陽，不能下行，且逆上，脾既不運，胃氣亦阻，故滿而脹；不能行氣於三陰，則腎氣亦不效用，故不利不食，中氣壅也；食則嘔，氣壅愈逆也；不得卧，胃不和也。又曰：少陰之厥，口乾溺赤，腹滿心痛。蓋以少陰兼水火陰陽二氣，若失所涵蓄，其氣必偏發而上，故少陰恆兼寒熱二厥，且又爲十二經厥逆之主也，今此厥，陰虛火厥也；本脈循喉嚨絡膀胱，故口乾溺赤；不爲胃關而上行，故腹痛；不貢精於心而反上乘心，故心痛。經又言：少陰不至者，厥不至，亦兼水火也。又曰：厥陰之厥，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卧，屈膝，陰縮腫，脈內熱。蓋以厥陰本陰絕，不絕者，爲陽生也。今虛而爲純陰，則無氣，是以當其部位，腫痛而脹；純陰結而不舒，則下焦氣不化，故涇溲不利；肝主筋，筋無氣，故好卧而屈膝；脈環陰器，故陰縮腫；當所過脈不行，故脈內熱，鬱則熱也。又曰：手太陰厥逆，虛滿而咳，善嘔沫。蓋以肺爲元氣之主，虛則不能治節而氣上逆，故咳；虛滿者，上焦之滿虛而無實也，滿則咳矣；本脈循中焦胃口，逆則精不能散，故嘔沫也。又曰：手少陰、厥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二經屬火，皆神明之治也，其主血脈，而俱厥，則陰精無以承陽矣，陽獨亢則自焚，故心痛；其係上挾喉，故引喉，身熱者，血脈膜張也；心爲臟腑之大主，逆之，故死也。又曰：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俯仰。蓋以小腸爲心之下流，屬帶脈之間，其氣逆，必使其經俱逆。本脈人耳，至目內外眦，故耳聾泣出；從缺盆循頸，故項強；小腸連嗌屬脊，故腰病也。又曰：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痹，嗌腫，痙。蓋以手陽明大腸爲胃下流，手少陽三焦爲胃孔道，其氣皆逆，必從其經上逆。大腸脈上頸貫頰，三焦脈出缺盆上項，故皆發喉痹嗌腫；曰痙者，手臂肩背強直也。以上十二經之厥，亦《內經》之要旨也。

然而《內經》言厥，更豈止是哉。又曰：有厥逆而病在太陰，盛在胃，頗在肺者，太陰脈細如發，而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一日數十溲，其爲病死不治。蓋以脈如發，又多溲，必臟氣不足，中氣不攝，故溲爲之變也；乃熱留在胃，陽明方盛，見於人迎，身膺則如炭如格，此陽不入陰，故盛在胃；陽不入陰，故太陰細微，喘息氣逆頗在肺也，欲瀉邪則陰虛於裏，欲補虛又陽實於外，所謂不表不裏，陽症陰脈之類也，安得不死。又曰：厥有腹滿，暴不知人者。蓋以陰氣盛於上，則不守於下，而脾腎肝三經之氣不化，故腹滿脹；陽氣盛於上，則陽氣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而神明失守，故不知人也。又曰：有厥逆而爲頭痛，數歲不已者。蓋以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以腦爲主，故寒逆而至於腦，今頭痛齒亦痛，是邪之逆於上，亦名厥逆也。又曰：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者，此厥逆也，治之須其氣并而治之。蓋以腫痛脹滿，皆在上中二焦，此以陰并於陽，下逆於上，正所謂厥逆也，故治之不可灸，灸必爲喑，不可石，石必爲狂，惟以其氣并者，以既逆之後，必漸通，然後隨其盛衰而調之，可無偏絕之患也。此四條，經皆以發明厥

逆之餘疾，故復列而論之。

乃後人復標寒、熱、尸、痰、氣、食、暴七厥之名，雖其爲病，不外乎《內經》之所及，然其症狀療治，有不可不備者。大約手足寒者爲寒厥，宜附子理中湯。而寒厥又有因氣虛者，宜參芪益氣湯。又有手足冷，表熱里寒，下利清谷，食入即吐，脈沉者，宜四逆湯。又有獨指尖冷者，則名清厥，宜理中湯。以上寒厥所統。手足獨熱者爲熱厥，宜火鬱湯。而熱厥又有兼游赤者，宜升陽散火湯。又有便秘者，宜大柴胡湯。又有譫語身冷，遺溺自汗者，宜白虎湯。又有煩渴躁妄，失下而手足冷甚，但不過肘，或身冷而反見陰象者，正爲熱極似寒，俗工妄謂變成陰症，急用熱藥助陽，十無一生矣。宜白虎湯。又有婦人熱入血室因而發厥者，宜以童便爲君，加赤芍、生地、牛膝、丹皮、桃仁。以上熱厥所統。尸厥者，由胃犯不正之氣，或因吊死登冢，飛尸鬼擊，致陰氣上盛，下部空虛，手足冷，肌膚起粟，頭面青黑，錯言妄語，不省人事，宜蘇合丸、藿香正氣散。或有身脈不動，形體無知，狀如死尸者，須先用藥令其蘇，宜返魂凡灌之，然後隨其臟氣以治，寒則熱之，熱則寒之，閉則通之。以上尸厥所統。若夫痰厥，則由寒痰迷心，隊道不行，故四肢厥冷，僵仆卒倒，咽作聲，口吐沫，不省人事，氣喘脈弦也，宜導痰湯。容有暴不知人，類於卒中，但未卒仆如一切中狀，喉中痰如曳鋸者，必先用藥探吐其痰，宜瓜蒂散，然後治之，宜清氣化痰丸、導痰湯。以上痰厥所統。氣厥則緣暴怒傷陰，四肢冰冷，卒然而仆，口出冷氣，其脈必浮，宜蘇子降氣湯。且有暴怒氣逆，昏暈痰塞，牙緊似中風者，宜順氣散。以上氣厥所統。至如暴厥者，由於傷血，其脈芤，先用藥灌醒，宜薑汁調蘇合丸，然後察脈治之。如冷過臂膝，唇與指甲青黑者，皆不治。或遇暴厥，可用急治之法，宜蒲黃酒。以上暴厥所統。又如食厥者，醉飽後感風寒，或着惱，而飲食填塞，胃氣不行，變爲異常急猝之症，宜和保丸。或因酒而得，亦名酒厥，宜二陳湯加青皮、葛根。以上食厥所統。總之，凡治氣、食、尸、痰四厥，皆以降痰順氣溫中爲要，今擬加減之法，四厥可治矣。其法以茯苓、甘草、枳殼、半夏、桔梗、陳皮六味爲主藥，如遇尸厥，宜加蒼朮、雄黃、遠志、菖蒲、檀香、沉香、乳香、木香等。古人以忍冬藤葉一味煎膏治尸厥，大妙，可採用。遇痰厥，宜加南星、薑汁、瓜蔞霜等。遇氣厥，宜加烏藥、木香、香附、青皮、砂仁等。遇食厥，本宜吐，宜加厚朴、枳實、山查、麥芽、蒼朮等。依此治之，自無不效。然此寒、熱、尸、痰、氣、食、暴七厥之外，更有氣虛厥，有所勞傷，氣弱不能運行之故也，宜補中益氣湯。更有血虛厥，或吐溺崩漏，產後所致也，宜芎歸養榮湯。更有風厥，手足搐搦是也，宜小續命湯。更有骨厥，骨枯爪痛者是也，宜四七湯。更有骭厥，身立如椽者是也，宜四七湯。更有痹厥，即腳氣頑麻腫痛是也，初發時，必身痛，肢節腫痛，宜羌活導滯湯，后用當歸拈痛湯。更有蛔厥，由於胃寒，蛔蟲攻胃，故手足厥冷而必吐蛔也，宜安蛔散，互詳諸蟲門。厥之爲類，不一如是，獨熱厥一症，竟變成痿者，宜五獸三匱丸、養血壯筋健步丸。或由腎肝虛，陰血失養，而又房欲不絕，以致自踝以下，常覺熱痛，或由醇酒膏粱，滋火於內，逼陰於外，致相火熾而乘陰位，兩腳痿弱，甚且臍膝尻陰皆冷，精滑不固，法當瀉相火而復眞陰，使陰復其位，則病自痊矣，宜滋腎丸、神龜滋陰丸。若誤投熱劑，反瀉其陰，而助其陽，立斃之道也，此則厥症之變出者。

業師孫慶曾論厥之說曰：厥症有數種，總在肝風痰火，龍雷之火上衝作厥；相火上衝，陽明氣塞作厥；膽怯心虛，痰火氣閉作厥；元虛氣逆作厥；風邪寒閉作厥。古人又有尸厥、痰厥、風厥、寒厥、痙痙、癇、角弓反張皆似厥，極驚人，極難辨識得眞，勿驚忙，候脈息面色，看清動作厥狀而治之。大指掐拳內凶，掐拳外輕，脈大浮洪有力易醒，脈細沉伏數急不連貫凶，面青、環口青、唇白、鼻青孔黑、人中吊危。此論極爲秘要，故書於此。

脈法 《內經》曰：脾脈緩甚爲痿厥。又曰：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又曰：厥逆連臟則死，連經則生。注云：連臟死者，神去故也。丹溪曰：痰病得澀脈，必費調理，蓋痰膠固，脈道阻塞，必至卒厥也。仲景曰：寸口脈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此爲卒厥不知人，何謂也？師曰：唇青身冷爲入臟即死；身溫和，汗自出，爲入腑即愈。《脈經》曰：尸厥呼之不應，脈伏者死；脈大反小者死。又曰：卒厥腹大，四肢滿，脈大而緩者生，緊而浮者死，緊細而微者亦生。

鑒按：諸厥之脈，大約沉微不數是寒，沉伏而數是熱，細是氣虛，芤大是血虛，浮是風浮，數而滑是痰，脈至如喘是氣，沉滑緊疾是食，浮澀而緊是痹，洪大而滑是蛔，察其脈，合其症，厥病雖繁，寧有遁形乎。

《雜病源流犀燭・六淫門・寒病源流》 寒厥暴亡　亦積寒病也。與中寒異，蓋中寒之寒，非盡積久，隨中隨發；寒厥之寒，乃由久伏寒邪於內，而

復有新寒以觸之，遂厥而暴亡。故其症狀，雖皆口噤，四肢強直，昏不知人，而其原，實一爲即發之病，一爲久而觸發之病，此其原異。且發之之時，中寒則卒然僵仆，人不及防，寒厥則先四末逆冷，而後昏冒強直，其間少需時候，此其病作亦異。且中寒倉卒間，一身受邪，難分經絡，寒厥則邪之所積早入臟腑，內陷已深，此其病所自發又異，宜回陽救急湯、附子理中湯。然則寒厥暴亡四字，謂其因寒致厥而後暴亡，非如中寒、中暑、中惡、中氣等，卒中而亡之暴亡意也，每一病，古人立一名，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寒厥症治　《類聚》曰：一婦人病傷寒暴亡，脈絕，有一道人見之曰，是寒厥耳，不死也，令人速掘地作坑，以薪炭燒之，俟極暖，施薦覆坑，舁病人卧其上，厚被覆之，少頃，大汗沾衣即蘇。

驁按：凡患寒厥者，必先行此法，令其蘇，然後以藥與服，非若中風等病口噤不語，難進湯藥，可用開關法也。

《奇症彙・身・血厥》　又云：有人平居無疾，忽如死人，身不動搖，目閉口噤，或微知之，眩冒移時方寤，此名血厥，亦名鬱冒。因出汗過多，血少陽氣直上，氣塞不行，故身如死。氣過血還，陰陽復通，故移時方寤，婦人尤多此症。宜服白薇湯。

《醫學從衆録・痙厥癲狂瘸癈》　厥者，從下逆上之病也。《傷寒》論厥，以手足厥冷而言，陽厥用四逆散，陰厥用四逆湯。此主《内經》暴厥者不知與人言，及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之旨，與《傷寒》不同。【略】六證醫書分治，其實一厥陰盡之。治得其要，只取數方，捷如影響。蓋厥陰屬風木，與少陽相火同居，厥陰之氣一逆，則諸氣皆逆，氣逆則火發，火發則風生，風生則必挾木勢而害土，土病則聚液而成痰，其歸并於心也。心氣大虚，而不能御之，或從陽化而爲狂，或從陰化而爲癲。心氣尚未全虚，受其所凌則昏倒，正氣一復而遂瘥，其證有作有止，則爲癎。其逆行於內也，或乘腎氣之虚，則喑痱而爲腎厥；或因煩勞以擾其陽，陽亢陰虧而爲煎厥；或怒火載血上行，氣血亂於胸中，相薄而厥逆則爲薄厥；或因怫鬱不解，陽氣不能四達，手足與身俱冷，中風身温，中氣身冷。則爲氣厥；或陽勝絡沸，則爲血厥；或因穢濁蒙神，亂其陰陽之氣，則爲尸厥；或於飽食之後，適有感觸，胃氣不行，陽并於上，則爲食厥；時見吐蛔，則爲蛔厥；濕痰上逆，則爲痰厥；以及陽衰而陰湊之，令人足下熱，熱甚則循三陰上逆，則爲熱厥，其發見於外也。【略】治寒厥用六物附子湯、熱厥用六味湯、薄厥用蒲黄湯、煎厥用玉女煎龍薈丸、氣厥用八味順氣湯、血厥用白薇湯、尸厥用蘇合香丸、食厥用加味平胃散、蛔厥用掃蟲煎、腎厥用地黄飲子、痰厥用瓜蒂散之類而不效。

《雜證彙參・類中・中暑》　暑風者，夏月卒倒，不省人事者是也。有因火者，有因痰者。火，君相二火也；暑，天地二火也；痰者，人身之痰飲也。因暑氣鼓激其痰，壅礙心之竅隧，以致手足不知動掉而卒倒也。張子和中暑卒倒如中風者，乃暑氣鼓激其痰，壅塞心包，腎水素虧，不勝時火燔灼也。其證喘喝而無痰聲。若中風，則必手足搐引，痰涌喉中，甚則聲如曳鋸。以此辨之，庶無差誤。張路玉

面垢悶倒，昏不知人，冷汗自出，手足微冷，或吐或瀉，或喘或渴，先以蘇合丸或來復丹研末，白湯灌下，或研蒜水灌之，皆取其通竅也。俟其稍蘇，更以香薷、扁豆、厚朴之屬煎服。

夏令受熱，神迷若驚，此爲暑厥，熱邪閉塞竅隧所致。其邪入絡與中絡同法，牛黄丸、至寶丹，芳香利竅可效。醒後，清涼血分，如連翹、竹葉、元參、生地，二冬之屬。此證大忌風藥。初病暑熱傷氣，竹葉石膏湯，或清肺輕劑。大凡熱深厥深，四肢厥冷，但看面垢齒燥，二便不通，或瀉不爽，勿誤認爲傷寒而用温藥。《臨證指南》

《類證治裁・暑症論治》　暑厥　中暑手足逆冷，二香散，或人參羌活散合香薷飲。有熱深厥亦深，煩躁昏冒，便秘溺赤，脈沉滑而數者，大小承氣湯加減。有濕熱沉混者，蒼朮白虎湯加滑石。若寒厥脈微者，理中湯，四逆湯加減。

《類證治裁・厥症論治》　氣自下逆上，手足冷爲厥，厥者盡也，危候也。經曰：下虚則厥，故陽衰於下，則爲寒厥，陰衰於下，則爲熱厥，陰陽之氣不相順接，則病厥逆。手之三陰三陽，相接於手十指。足之三陰三陽，相接於足十趾。陽氣内陷，陽不與陰相順接，故手足厥冷也。寒厥者，身寒面清，四肢逆冷，指甲冷，蹉卧不渴，便利，脈微遲，即陰厥也。熱厥者，身熱面赤，四肢厥逆，指甲煖，煩渴昏冒，便短澀，脈滑數，即陽厥也。按《内經》論十二經陰陽之厥詳矣，而仲景以厥隸厥陰。《活人》亦謂諸手足逆冷，皆屬厥陰，以肝臟風火，爲厥逆之主。故厥症種種，類由肝風痰火，衝激閉塞，以至昏痙爲多。今標舉其目，有寒、熱、氣、血、食、痰、尸、蚘、煎、薄、痿、痹、風、癇、瘖、

鬱、骨、痛、腎、色、暴、瘧諸厥，施治最所宜審。寒厥初病即肢冷，腹痛脈微，附子理中湯。或表熱裏寒，下利清穀，厥逆乾嘔咽痛，脈沉細而微，四逆湯。獨指尖冷，名清厥，理中湯。熱厥初病身熱，煩躁脈滑，數日後忽肢冷，乍溫，乃熱深發厥，火鬱湯。便秘，大柴胡湯。煩渴躁妄，失下而手足冷，乃陽極似陰，熱極似寒，不可疑作陰症，輕用熱藥。熱微厥亦微，四逆散。熱深厥亦深，承氣湯。如陰衰於下，足下熱而厥者，六味湯。凡傷寒之厥，辨邪氣，寒深，承氣湯。如陰衰於下，足下熱而厥者，六味湯。凡傷寒之厥，辨邪氣，寒厥宜補，熱厥宜補厥宜溫，熱厥可散可攻。若由陰陽之衰，則元氣爲重，寒厥宜補陽，熱厥宜補陰。氣厥症有二，氣虛氣實，皆能致厥。氣虛而厥者，必形色消索，身微冷，脈微弱，爲氣脫。參、芪、歸、朮、地黃、枸杞之屬。甚者，回陽飲、獨參湯。氣實而厥者，形色鬱勃，脈沉弦而滑，胸膈喘滿，爲氣逆。先理其氣，四七湯、排氣飲，再隨症調之。血厥症有二，血脫血逆，皆能致厥。吐衄暴崩，及產後血大脫，則氣隨之，故猝仆。宜先掐人中，或燒醋炭以收其氣，急煎人參湯灌之。但氣不盡脫，必漸蘇。血逆者，暴怒傷陰，血逆於上，先理其氣，則血自行。通瘀煎、化肝煎，俟血行氣舒，隨症調之。食厥由醉飽過度，偶感風寒惱怒，食氣壅中，脾陽不運，忽仆不省，誤作中風中氣治，則死。煎薑鹽湯探吐，食出則愈。如感風寒，藿香正氣散。傷氣滯，八味順氣散。縱飲痰升，猝仆者，名酒厥，二陳湯加青皮、葛根、砂仁。痰厥由痰熱阻蔽心包，肢冷猝仆，先探吐其痰，瓜蒂散，痰開再治本病。火痰宜清降，寒痰宜溫散，濕痰宜燥利。因脾虛者健脾，因腎虛者補腎。尸厥即中惡之候，因犯不正之氣，忽手足厥冷，牙緊口噤，昏不知人。或由登塚吊死，飛尸鬼擊，語妄面青，蘇合香湯灌之，候蘇，服調氣平胃散。仲景云：尸厥脈動無氣，氣閉不通者，還魂丹。蛔厥多因胃寒，蛔蟲攻胃，心腹痛不可忍，或吐涎沫，或吐蛔蟲，發有休止，不宜用寒藥。理中湯加炒川椒、檳榔，水煎，下烏梅丸，或安蛔散，蕪荑散。蛔蟲得苦則安，得酸則止，得辛則伏。吐蛔亦有陽症，口瘡咽疼吐蛔，竟以冷劑取效者，不可專以胃冷概也。煎厥者，諸動屬陽，煩勞則陽氣暴張，勞火亢炎而精絕，遷延至夏，內外皆熱，孤陽厥逆，如煎如熬。宜清心益腎，或鹹寒降逆，人參固本丸加淡菜、阿膠，方諸水。薄厥者，肝本藏血，怒則火起於肝，迫血上行而厥，蒲黃酒降之。痿厥亦熱厥症，厥從肝起，致四末不用，因水虧則陽風爍筋，絡熱沸騰，須血肉鹹潤之品，熬膏服以填其隙，鱉甲、龜板、阿膠、淡菜、生地、豬羊脊髓。痹厥腳氣頑麻，初發必身痛，肢節腫，當歸拈痛散。其自踝以下痛極者，五獸三匱丸、滋腎丸。風厥手足搐搦，身體強直，名痙厥，小續命湯。癇厥肝風發痙，肢掣液涸，固本丸加阿膠、鷄子黃、龍骨。瘖厥乃類中風症，暴瘖不語，經所謂內奪而厥，則爲瘖痱，地黃飲子加減。鬱厥亦血厥症，平居無疾，忽默默無知，目閉口噤，惡聞人聲，移時方甦，由熱升風動，鬱冒而厥，婦人多有之，羚羊角散。虛則填補奇經，杞子、當歸、鹿角霜、茯苓、肉蓯蓉。骨厥骨枯爪痛，六味丸。痛厥由胃陽久衰，肝木來乘，濁氣攻胃。吳萸、半夏、茯苓、薑汁、廣皮之屬。腎厥火由背脊上升，肢逆吐沫。椒附湯。其有腎厥氣逆至巔，頭腦大痛，玉眞丸。色厥乃縱欲竭情，精脫於下，氣脫於上，獨參湯。暴厥脈至如喘，氣閉肢冷，若鼻及心腹微溫，目中神採不變，口無涎，卵不縮，皆可救，備急丸。瘧厥由瘧邪陷陰，發厥不省，當和正以托邪，人參、半夏、知母、草果、烏梅、生薑之屬。凡諸厥，脈大浮洪有力易醒，脈細沉伏數急不連貫，凶。厥仆大指掐拳內，凶；掐拳外，輕。面青，環口青，唇白，鼻青孔黑，人中吊，危也。

諸厥脈候　寸脈沉大而滑，沉爲實，滑爲氣，實氣相搏，猝厥。血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唇青身冷爲入臟，身溫汗出爲入腑。猝厥，脈大而緩者生，緊大而浮者死。尸厥脈伏者死。凡厥脈沉微爲寒，沉數爲熱。細爲氣虛，芤大血虛。浮數滑爲痰，脈至如喘爲氣，沉滑緊疾爲食，洪大而滑爲蛔，脾脈緩爲痿，浮澀而緊爲痹。

《溫熱經緯・葉香岩三時伏氣外感篇》　夏令受熱，昏迷若驚，此爲暑厥，雄按：受熱而迷，名曰暑厥。譬如受冷而仆，名寒厥也。人皆知寒之即爲冷矣，何以不知暑之爲熱乎。即熱氣閉塞孔竅所致。其邪入絡，與中絡同法，牛黃丸、至寶丹芳香利竅可效。徐云：妙法。雄按：紫雪。亦可酌用。神蘇已後，用清涼血分，如連翹心、竹葉心、元參、細生地、鮮生地、二冬之屬。雄按：暑是火邪，心爲火臟，邪易入之。故治中暑者，必以清心之藥爲君。此證初起，大忌風藥。雄按：火邪得風藥而更熾矣。初病暑熱傷氣，雄按：所謂壯火食氣也。竹葉石膏湯，或清肺輕劑。雄按：火邪克金，先必清肺矣。大凡熱深厥深，四肢逆冷，魏柳洲曰：火極似水，乃物極必反之候。凡患此，爲燥熱溫補所殺者多矣，哀哉！蓋內眞寒而外假熱，論及者罕也。雄按：道光甲辰六月初一日至初四日，酷熱異常，如此死者，道路相接，餘以神犀丹、紫雪二方救之，極效。但看面垢齒燥，二便不通，或瀉不爽，爲是，大忌誤認傷寒也。雄按：尤忌誤以暑爲陰邪，或指暑中有濕，而妄投溫燥滲利之藥也。上暑厥。

雄按：王節齋云：夏至後病熱爲暑，相火令行，感之自口齒入，傷心包絡經，甚則火熱制金，不能平木，而爲暑風。張兼善云：清邪中上，濁邪中下，其風寒濕皆地之氣，所以俱中足經，惟暑乃天之氣，係清邪，所以中手少陰心經。

紀事

《扁鵲心書・厥證》 治驗

一婦人產後發昏，二目滯澀，面上發麻，牙關緊急，二手拘攣，余曰：此胃氣閉也。胃脈挾口環唇，出於齒縫，故見此證。令灸中脘穴五十壯，即日而愈。產後血厥，倉公白微散。

一婦人時時死去已二日矣，凡醫作風治之不效，灸中脘五十壯即愈。

《儒門事親・指風痹痿厥近世差玄說》 項西華季政之病寒厥，其妻病熱厥，前後十餘年。其妻服逍遙十餘劑，終無寸效。一日，命余診之，二人脈皆浮大而無力。政之曰：吾手足之寒，時時漬以熱湯，漬而不能止。吾婦手足之熱，終日以冷水沃而不能已者，何也？余曰：寒熱之厥也，此皆得之貪飲食，縱嗜欲。遂出《內經・厥論》證之。政之喜曰：《內經》眞聖書也！十餘年之疑，今而釋然，縱不服藥，愈過半矣。仆曰：熱厥者，寒在上也。寒厥者，熱在上也。寒在上者，以溫劑補肺金；熱在上者，以涼劑清心火。分處二藥，令服之不輟。不旬日，政之詣門謝曰：寒熱之厥皆愈矣。其妻當不過數月而有娠，何哉？陰陽皆和故也。凡尸厥、痿厥、風厥、氣厥、酒厥，可一涌而醒，次服降心火，益腎水，通血和氣之藥，使粥食調養，無不瘥者。若其餘諸厥，仿此行之，愼勿當疑似之間，便作風氣，相去遼矣。

《儒門事親・火形・痰厥》 一夫病痰厥不知人，牙關緊急，諸藥不能下，候死而已。戴人見之，問侍病者：口中曾有涎否？曰：有。戴人先以防風、藜蘆煎湯，調瓜蒂末灌之。口中不能下，乃取長蛤甲磨去刃，以紙裹其尖，灌於右鼻竅中，嘅然下咽有聲。後灌其左竅亦然。戴人曰：可治矣。良久涎不出。遂以砒石一錢，又投之鼻中。忽偃然仰面，似覺有痛，斯須吐噦，吐膠涎數升，頗腥。砒石尋常勿用，以其病大，非如此莫能動。然無瓜蒂，亦不可便用，宜消息之。大凡中風涎塞，往往止斷爲風，專求風藥，靈寶、至寶，誤人多矣。劉河間治風，舍風不論，先論二火，故今將此法實於火形中。

《名醫類案・厥》 淳于意治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琇按：《素問》熱厥爲酒與穀氣相薄。即刺其足心各三所，按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史記》

一少婦氣實多怒，事不如意，忽大叫而欲厥。蓋痰閉於上，火起於下而上衝。滑伯仁乃用香附五錢，生甘草三錢，川芎七錢，童便，薑汁炒，煎服。又用青黛、人中白、香附丸，服稍愈，後用吐法，乃安。再用導痰湯。加薑汁，黃連、香附、生薑下龍薈丸安。呂元膺治一僧病厥，已三日不知人，切其脈，右寸口之陽，弦而遲，少陰之脈左尺，緊而頸，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爲作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絕，去此若干日，當復病即死，果驗。

丹溪治一婦病不知人，稍蘇，即號叫數四而復昏。朱診之，肝脈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所爲。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以不得於夫，每夜必引滿自酌解其懷。朱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

一人平生腳自踝以下常覺熱，冬不加綿於上，常自言我資稟壯，不怕冷。朱曰：此足三陰虛宜斷欲事，以補養陰血，庶幾可免。彼笑而不答，年方十七，瘵半年而死。

劉錫鎮襄陽日，寵妾病傷寒暴亡，衆醫云：脈絕不可治，或言市上賣藥許道人有奇術，可用。召之曰：是寒厥爾，不死也。乃請健卒三十人作速掘坑，熾炭百斤，雜薪燒之，俟極熱，施薦覆坑，舁病人卧其上，蓋以氈褥，少頃，氣騰上如蒸飲，遍體流汗，衣被透濕，已而頓蘇如，取藥數種，調治即日愈。《夷堅志》

陳斗岩治一婦人病厥逆，脈伏，一日夜不蘇，藥不能進。陳視之曰：可活也。針取手足陽明，手陽明大腸合谷穴，足陽明胃厲兌穴。氣少回，灸百會穴，乃醒，初大泣。既而曰：我被數人各執凶器逐，潛入櫃中，聞小兒啼，百計不能出，又聞擊櫃者，隙見微明，俄覺火燃其蓋，遂躍出，其擊櫃者針也。燃櫃蓋者，灸也。

郝允治二里婦，一夜中口噤如死狀，允曰：血脈滯也。不用藥，聞鷄聲自愈。一行踽踽輒踣，允曰：脈厥也。當活筋，以藥熨之自快，皆驗。

游以春治一婺婦，年三十餘，忽午後吐酸水一二碗許，至未時，心前作痛，至申痛甚，暈去不省人事，至戌方蘇，如故。每日如此，醫治期年不愈。游至，用二陳下氣之劑，不效，熟思其故，忽記《針經》有云：未申時氣行膀胱。想有瘀血滯於此經，致然，遂用歸尾、紅花各三錢，乾漆五錢，煎服，痛止，吐定，暈亦不舉；次日，復進一貼，前症俱愈；第三日，前方加大黃，桃仁飲之，小便去凝血三四碗而痊。

江篁南治一婦，忽如人將冷水潑之，則手足厥冷，不知人，少頃發熱，則漸省，一日二三次，虛何疑，江診六脈俱微，若有若無，欲絕非絕，此氣虛極之症也。用人參三錢，陳皮一錢，枳殼二分，人參漸加，服參六兩而愈。

一人卧奄然死去，腹中走氣如雷，名曰尸厥。用硫黃一兩，焰硝五錢，研細分三服，好酒煎，覺烟起即止，溫灌之，片晌再服，遂醒。

江應宿治弟婦，年二十五，寡居，因事忤意，忿怒，腹脹如鼓，嘔噦大叫而厥，少頃復蘇，晝夜扶立，不能坐卧，醫莫能療，將就木。宿適從外歸，聞喊聲，問其狀，知痰涎閉塞，火氣衝逆而發厥耳，急煎薑湯，磨紫金錠，一匕而愈。後旬日，遇事忤意，激怒復舉，制平胃加薑炒黃連、半夏、香附米爲丸，服半料，不復舉矣。

《醫學綱目・心小腸部・卒中暴厥》 孫　仁宗最寵貴妃，一日食次，忽仆倒，遍身卒冷。急奏帝，上乃急召孫、杜。即至，奏曰：不妨，此乃氣厥爾，少頃，吐即復蘇也。御坐良久，果吐而蘇。上問因何而得？二人并奏曰：此貴妃方食，因憂怨氣上，遂與食相幷，故如此者，吐即氣透，故復蘇也。上問妃，有何事如此。妃對曰：陛下無嗣，臣妾不能爲陛下生皇嗣，所以自怨，氣忽上逆，而至驚動聖駕。上歎曰：朕亦自責，乃勞汝致病耶。因嘉獎孫、杜之能。良久曰：醫道如此，豈非良醫也耶。

丹　嘗治一人，陰先虧而陽暴絕者。浦江鄭兒，年近六十，豢養受用之人也。仲夏久患滯下，而又犯房勞，忽一晚登厠間，兩手疏散，兩眼開而無光，尿自出，汗如雨，喉如鋸，呼吸甚微，其脈大而無倫次，無部位，可畏之甚。予適在彼，急令煎人參膏，且先與灸氣海穴壯如小指大，至八十壯，右手能動。又三壯，唇微動。參膏亦成，遂與一盞，至半夜後，盡三盞，眼能動。盡二斤，方能言而索粥。五斤而痢止。至數十斤而安。

丹　痰中後，心下迷悶汪洋，食少倦怠。

白朮二錢半　川芎半錢　蒼朮　半夏　茯苓各一錢　薑三片

水煎服。

四六嫂，因食生菜青梅，痰發昏冒不知人，口渴脈滑，今已能言，但說心下痞痛乏力。

陳皮　白朮各一錢　蒼朮半錢　滑石一錢半　木香三分　甘草炙，些少　半夏七分半

水煎服。

婦人三十餘歲，因產後能食，半月後，忽頭暈仆不知人，醒後至今食少。

白朮二錢　川芎　黃芩　茯苓各一錢　薑三片

右煎取三之一，下保和丸三十粒。

《醫學綱目・腎膀胱部・厥》 寒厥手足冷

寒厥脈沉數實爲熱。東垣治中書帖合公腳膝尻臀背冷，脈沉數有力，用黃柏滋腎丸，再服而愈。又治中書左丞姚公茂上熱下寒，用既濟解毒湯，良愈。丹溪治呂宗信腹有積塊，足冷至膝，用大承氣加減下之愈。此皆寒厥有熱也。

羅　征南副元帥大忒木兒年六十，秋七月征南，予從之，過揚州千里，時仲冬，病自利，完穀不化，臍腹冷痛，足骭寒，以手搔之不知痛癢，常燒石以溫之，亦不得暖。予診之，脈沉細而微。予思之，年高氣弱，深入敵境，軍務煩冗，朝夕形寒，飲食失節，多飲乳酪，履於卑濕，陽不外固，由是清濕襲虛，病起於下，故骭寒而逆。《內經》云：感於寒而受病，微則爲咳，盛則爲泄爲痛，此寒濕相合而爲病也。法當急退寒濕之邪，峻補其陽，非灸不能病已。先以大艾炷於氣海灸百壯，補下焦陽厥；次灸三里各三七壯，治骭寒而逆，且接引陽氣下行；又灸三陰交以散足受寒濕之邪，遂處方云：寒淫所勝，治以辛熱；濕淫於外，平以苦熱，以苦發之。以附子大辛熱助陽退陰，溫經散寒爲君。乾薑、官桂大熱辛甘，亦除寒濕，白朮、半夏苦辛溫而燥脾濕，故以爲臣。人參、草豆寇、甘草大溫中益氣，生薑大辛溫能散清濕之邪，葱白辛溫能通上焦陽氣，故以爲佐。又云：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故大作劑服之。不數服，瀉止痛減，足骭漸漸溫。調其飲食，十日平復。明年秋，過襄陽值霖雨閱旬餘，前症復作，再依前灸添陽輔各灸二七壯，再以前藥投之，數服愈。

《醫學綱目・傷寒部・厥陰病・厥續法》 羅　省掾曹德裕男婦，二月初，病傷寒八九日，請予治之。脈得沉細而微，四肢逆冷，自利腹痛，目不欲開，兩手常抱腕下，昏昏嗜卧，口舌乾燥。乃曰：前醫留白虎加人參湯可服否？予曰：白虎雖云治口燥舌乾，若只此一句，亦未然。今此症不可服白虎者有三：傷寒症云，立夏以前，立秋以下，不可妄用，一也；太陽症無汗而渴者，不可用，二也；況病人陰症悉具，其時春氣尚寒，三也。仲景云：下利清穀，急當救裏，宜四逆湯五兩，人參一兩，生薑十餘片，連須葱白九莖，水五大盞，同煎至三盞，去渣，分三服。一日服之，至夜則止，手足溫，翌日大汗而解。繼之以理中湯數服而愈。孫眞人《習業論》云：凡欲爲太醫，必須精讀《甲乙》《素問》《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絡、三候九部、本草藥性，仲景、叔和，并須精熟，如此方爲太醫。不爾，猶無目夜游，動至顛殞，執此用藥者，再思可矣。

陽症治驗　眞定府趙吉夫年三十三，至元五月間，因勞役飲食失節，傷損脾胃，時發煩躁而渴，又食冷物過度，遂病身體困倦，頭痛，四肢逆冷，嘔吐而心下痞。醫人不察，見其四肢逆冷，嘔吐而心下痞，乃用桂枝末三錢匕，熱酒調下，仍以綿衣覆之，作陰毒傷寒治之，須臾汗大出。汗後即加口乾舌澀，眼白時紅，項強硬，肢體不柔和，小便淋赤，大便秘澀，循衣摸床，如發狂狀。問之則言語錯亂，視其舌則赤而欲裂，朝輕暮劇，凡七八日。家人輩悉謂危殆，不望生全，鄰人吉仲完舉予治之。診其脈七八至，知其熱症明矣。遂用大承氣湯苦辛大寒之劑一兩，作一服服之，利下三行，折其勝勢，翌日以黃連解毒湯大苦寒之劑二兩，徐徐服之，以去其熱，三日後病十分中減五六，更與白虎加人參湯約半斤服之，瀉熱補氣，前症皆退。戒以愼起居，節飲食，月餘漸得平復。《內經》曰：凡用藥者無失天時，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治。又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當暑氣方盛之時，聖人以寒涼急救腎水之原，補肺金之不足，雖有客寒傷人，仲景云：用麻黃湯內加黃芩，知母、石膏之類，恐發黃發斑。又用桂枝湯之戒，況醫以桂末熱酒調服，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逆仲景之治法。經云：不伐天和，不贊其復，不翼其勝，不失氣宜。不然，則故疾未已，新病復起矣。

用熱遠熱從乎中治　友人劉巨源，年六十五歲，至正夏月，因勞役飲食失節，又傷冷飲得疾，醫者往往以爲四時症，治之不愈。逮十日，請予治之。曰：右手三部脈沉細而微，太陰症也，左手三部脈微浮而弦，虛陽在表也。大抵陰多而陽少，今所苦身體沉重，四肢逆冷，自利清穀，引衣自覆，氣難布息，懶言語，此脾受寒濕，中氣不足故也。仲景言下利清穀，急當救裏，宜四逆湯溫之。《內經》有用熱還熱之戒。口乾但漱水不咽，早晨身涼而肌生粟，午後煩躁不欲去衣，昏昏睡而面赤，隱隱紅癍見於皮膚，此表實裏虛故也，內虛則外症隨時而變。詳內外之症，乃飲食勞倦，寒傷於脾胃，非四時之症明矣。治病必察其下，今適當大暑之時，而得內寒之病，以標本論之，時爲標也，病爲本也，用寒藥則順時而違本，用熱藥則從本而逆時，此乃寒熱俱傷，必當從乎中治，中治者，溫之是也。遂以錢氏白朮散加升麻，就本方加葛根、甘草以解其斑，少加白朮、茯苓以除濕而利小便，人參、藿香、木香和脾胃，進飲食，咬咀一兩，煎服。再服瘧退而利止，身溫而神出。次服異功散，治中湯辛溫之劑二服，五日得平，止藥。或曰：病雖少愈，勿藥可乎？予曰：藥攻邪也。《內經》曰：治病以平爲期，邪氣既去，強之以藥，變證隨起，不若以飲食調養，待其眞氣來復，此不藥而藥，不治而治之理，旬日良愈。必察其下者，謙甫謂時下之宜也。

《雜病證治準繩・寒熱門・厥》 寒厥手足冷　脈沉數實爲熱。東垣治中書貼合公腳膝屁腰背冷，脈沉數有力，用黃蘗滋腎丸，再服而愈。又治中書左丞姚公茂，上熱下寒，用既濟解毒湯良愈。丹溪治呂宗信，腹有積塊。足冷至膝，用大承氣加減下之愈。此皆寒厥有熱也。脈沉細微爲寒。

《愼柔五書・癆瘵・尸厥》 錦衣楊永興舉家避眚，有仆沉醉失避者，既而神思昏味，遍身青傷，煎金銀藤湯灌之，即愈。

一婦人忽昏憒發詀語，兩腳踝膝、臀處皆青腫，痛不可忍，口稱苦楚，次日方蘇，痛尙不止，用金銀藤兩許，水煎服愈。

一婦人入古塚，患前症，以紫金錠灌之，即愈。

《醫宗必讀・傷寒》 醫案　社友韓茂遠，傷寒九日以來，口不能言，目不能視，體不能動，四肢俱冷，衆皆曰陰證。比余診之，六脈皆無，以手按腹，兩手護之，眉皺作楚。按其趺陽，大而有力，乃知腹有燥屎也。欲與大承氣湯，病家惶懼不敢進。余曰：吾郡能辨是證者，惟施笠澤耳。延至診之，與余言若合符節。遂下之，得燥屎六七枚。口能言，體能動矣。故按手不及足者，何以救此垂絕之證耶？

休寧吳文哉，傷寒煩躁，面赤，昏亂悶絕，時索冷水。其弟曰休乞余決死期。手揚足擲，難以候脈，五六人制之，方得就診，洪、大無倫，按之如絲。余曰：浮、大、沉、小，陰證似陽也。與附子理中湯，當有生理。曰休駭曰：醫者十輩至，不曰柴胡、承氣，則曰竹葉、石膏。今反用熱劑，烏乎敢？余曰：溫劑猶生，涼劑立斃矣！曰休卜之吉，遂用理中湯，加人參四錢、附子二錢，煎成入井，冰冷與飲，甫及一時，狂躁定矣。再劑而神爽。服參至五斤而安。文哉遺以書曰：弟爲俗子所誤，既登鬼錄矣，而兄翁拯全之，大奇亦大幸也！方弟躁熱之時，醫以三黃湯，入牛黃服之，轉加悶絕，舉室哀號，惟是治終具，候目瞑而已！不意兄翁毅然以爲可活，參附一投，陰霜見晛，荊妻稚子，含淚歡呼，一日即甦，經年乃復。嗚呼！父母生之，兄翁再生之，昊天罔極，莫可云喻。敢誌巔末，乞附案帙，俾天下萬世，知藥不可浪投，命不可輕棄，何莫非大仁人回春之澤哉！

《醫宗必讀・類中風》 醫案　太史楊方壺夫人，忽然暈倒，醫以中風之藥治之，不效。迎余診之，左關弦急，右關滑大而軟。本因元氣不足，又因怒後食停，先以理氣消食之藥進之，得解黑屎數枚，急以六君子加薑汁，服四劑而後暈止；更以人參五錢，耆、朮、半夏各三錢，茯苓、歸身各二錢加減，調理兩月而愈。此名虛中，亦兼食中。

邑尊張太羹令郎，丙子六月間，未、申時，暈絕不知人，至更餘未甦，此得之生冷太過也。皂角末吹鼻中無嚏，舉家驚惶。余以皂角灰存性，新汲水灌之，更取沉、檀焚之，俾香氣滿室，以達其竅，至子後方甦，服十味香薷飲而安。此暑中挾虛。

給諫晏懷泉夫人，先患胸腹痛，次日卒然暈倒，手足厥逆，時有醫者以牛黃丸磨就將服矣。余診之，六脈皆伏，惟氣口稍動。此食滿胸中，陰陽痞隔，升降不通，故脈伏而氣口獨見也。取陳皮、砂仁各一兩，薑八錢，鹽三錢，煎湯以指探吐，得宿食五六碗，六脈盡見矣。左關弦大，胸腹痛甚，知爲大怒所傷也。以木香、青皮、橘紅、白朮、香附煎成與服，兩劑痛止。更以四君子加木香、烏藥，調理十餘日方瘥。此食中兼氣中。

章仲輿令愛，在閣時昏暈不知人，蘇合香丸灌醒後，狂言妄語，喃喃不休。余診其左脈七至，大而無倫；右脈三至，微而難見，正所謂兩手如出兩人，此祟憑之脈也。線帶繫定二大拇指，以艾炷灸兩介甲至七壯，鬼即哀詞求去。服調氣平胃散加桃奴，數日而祟絕。此名惡中。

《臨證指南醫案・痙厥》 李　先因嘔吐腹痛，隨即昏迷，此氣、火、痰上蒙清神爲厥。先用烏梅擦牙，令牙關得開，然後用藥。

至寶丹三分。

某　陽氣暴張，精絕令人煎厥。

細生地一兩　阿膠三錢　出山鉛打薄，五錢　調珍珠末一錢

又　煎厥者，下焦陰液枯燥，衝氣上逆爲厥。議用鹹寒降逆，血肉填陰。

細生地　元參　龜膠　阿膠　淡菜　蚌水

又　液涸消渴，都是臟陰爲病。前議填陰，藥汁膿膩不能多進，但胃口不醒，生氣何以再振？陽明陽土，非甘涼不復，況肝病治胃，自來有諸。

人參　麥冬　川斛　新會皮　白粳米　乾佩蘭葉

王四一　經云：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令人煎厥。夫勞動陽氣弛張，則陰精不司留戀其陽，雖有若無，故曰絕。積之既久，逢夏季陽正開泄，五志火動風生，若煎熬者然，斯爲暈厥耳。治法以清心益腎，使肝膽相火，內風不爲暴起，然必薄味靜養爲穩。

連翹心　元參心　竹葉心　知母　細生地　生白芍

某二九　腎厥，由背脊而升。發時手足逆冷，口吐涎沫，喉如刀刺。蓋足少陰經脈上循喉嚨，挾舌本，陰濁自下上犯，必循經而至。仿許學士椒附意，通陽以泄濁陰耳。

炮附子　淡乾薑　川椒　胡盧巴　半夏　茯苓

薑汁泛丸。

某　腎厥，氣逆至頭。

玉貞丸二十粒。

盛四九　臍上心下熱熾，咽喉間陳腐氣，遂神昏仆厥，經時汗出而醒。病來口涌血沫，乃膻中熱擁，以致心竅受蒙，若非芳香清透，不能宣通絡中瘀痹。

生烏犀角一兩　天竺黃一兩　丹參一兩　鬱金一兩　雲茯神一兩　石菖蒲五錢　麝香一錢　冰片五分

各生研，野赤豆皮煎湯泛丸。竹葉湯送下二錢。食後服。

謝女　熱鬱於內，則機竅不靈。春令升泄，木火化風旋擾，瘈瘲搐搦，有

癲癎之慮。不可進通經，再劫其陰液。

細生地　鬱金　犀角　丹參　石菖蒲　生白芍　竹瀝

又　火淫於內，治以苦寒，佐以鹹寒。

黃連　黃芩　黃柏　黑山梔　牡蠣　生地

衝入方諸水。

又　脈左堅。經阻半載，戊亥陰時，厥逆肢掣，逾時方蘇，即欲渴飲。龍薈宣竅，鹹苦清火未效，且大便兩旬不解，定是熱結在血。仿古人厥應下之義，用張子和玉燭散。

羅　溫邪內陷，津液被劫，厥陽挾內風上逆，遂致痙厥。

生牡蠣　阿膠　熟地炭　生白芍　炒遠志　石菖蒲

又　厥陰誤進剛藥，五液劫盡，陽氣與內風鴟張，遂變爲痙。平昔內損，繼以暴邪，本屬難調。此陰氣竭絕，戊亥當防。

熟地炭　磁石　生白芍　木瓜　遠志　茯神

毛　瘦人而病溫熱，神呆舌赤，診脈時，兩手牽掣震，動此津液受劫，肝風內鼓，是發痙之原。議以養胃汁，熄肝風，務在存陰耳。用仲景復脈湯，法去參、薑、桂。

余　脈細促，神迷，舌縮言蹇，耳聾，四肢牽引，牙關不緊，病已月餘。乃溫邪劫液，陽浮獨行，內風大震，變幻痙厥危疴。議以育陰熄風法，必得痙止神清，方有轉機。

阿膠二錢　鷄子黃一枚　人參秋石拌烘，一錢　天冬一錢　細生地二錢　白芍一錢半

又　神氣稍蘇，脈來斂靜。五液交涸，風陽尚動。滋液救其焚燎，清補和陽去熱，用藥全以甘寒。津液來復，可望向安。

阿膠　人參　淡菜　鮮生地　天冬　川斛

潘二八　肝陽化風，上冒爲厥。風陽內燦，脂液涸而作痛。此非實症，剛燥忌用。

生地　阿膠　牡蠣　天冬　茯神　生白芍

夏五二　中年已後，陽氣日衰，是下焦偏冷，陽不及護衛周身。氣分更虛，右肢如痿。當春地氣上升，身中肝風大震，心嘈嗔怒，痰涌音啞，乃厥象也。皆本氣自病，最難見效。

熟地　熟淡附子　牛膝炭　炒麥冬　遠志炭　茯苓

馬　面青光白，入夜顴頰漸赤，耳聾，舌心乾板而縮，并不渴飲，間有寒戰後熱，此厥陰肝臟液涸風旋，勢成痙厥危症。勉從經旨之訓，辛苦急，當食甘以緩之。

甘麥大棗湯，加阿膠。

某　衝氣顫脹，厥。

龍薈丸一錢二分。

顧　此痿厥也。蓋厥陰風旋，陽冒神迷則爲厥。陽明絡空，四末不用，而爲痿厥。午後黃昏，乃厥陰、陽明旺時，病機發現矣。凡此皆屬絡病，《金匱》篇中有之，仲景云：諸厥宜下，下之利不止者死。明不下降之藥，皆可止厥。但不可硝、黃再傷陰陽耳。但積年沉疴，非旦夕速效可知矣。

活鱉甲　眞阿膠　方諸水　鮮生地　元參　青黛

又　照前方去元參，加天冬。

厥從肝起，其病在下。木必得水而生，陰水虧，斯陽風燦，筋而絡中熱沸即厥。拙擬血屬介類，味鹹入陰，青色入肝，潛陽爲法。

又　陰絡空隙，厥陽內風掀然，鼓動而爲厥。餘用鹹味入陰和陽，介類有情之潛伏，頗見小效，但病根在下深遠，湯劑輕浮，焉能填隙？改湯爲膏，取藥力味重以填實之，亦止厥一法。

鮮鱉甲　敗龜版　豬脊髓　羊骨髓　生地　天冬　阿膠　淡菜　黃柏

熬膏。早服七錢，午服四錢。

戴　酒客中虛多濕，陽明素虛，厥陰來乘。當穀雨土旺用事，風木與陽俱升逆，鬱冒而厥。此平昔積勞內因，與外邪無涉。閱醫多用風藥，是再傷肌表護衛之陽，乃召風以致中耳。

川桂枝　羚羊角　炒半夏　橘紅　明天麻　茯苓　當歸　鉤藤

謝五八　有年下虛。春木自地而升，陽浮上蒙清竅。經云：下虛上實，爲厥癲疾。肝風內震，倘加惱怒，必致厥仆痱中。大忌攻痰祛風藥。

程　厥邪熱深。生薑性辛溫，大泄肝陰，陽遂上冒，心熱暈厥。但陰虛熱熾，苦寒不可多進，以滋陰卻熱爲穩。

生鱉甲　鮮生地　生白芍　知母　山梔　橘紅

張　未病先有驚恐，先寒戰，後發熱，心中極熱，乾嘔煩燥，渴飲冷，仍不

解渴。診脈小弦，舌白無胎。曾肢冷如冰，此熱邪已入厥陰肝經，所謂熱深厥深也。病全入裏，極爲棘手。議用紫雪丹，開深伏之熱結，取其芳香宣竅，冀得躁擾勢緩，方有轉機。

紫雪丹二錢。

某氏　厥屬肝病。幾番病發。都因經水適來。夫血海貯聚既下，斯衝脈空乏，而風陽交動，厥之暴至之因由也。鹹寒濡潤，亦和陽泄內風之義。治之未應，下焦獨冷，喉嚨胸痹。思衝脈乃陽明所屬，陽明虛則失闔，厥氣上犯莫遏。《內經》治肝不應，當取陽明。制其侮也。暫用通補入腑，取乎腑以通爲補。

小半夏湯加白糯米。

龔三　諸厥皆隸厥陰。疝瘕，心熱脇脹，中消便難，乃肝陽內風，妄動消爍，犯及陽明矣。經言治肝不應，當取陽明。肝胃一臟一腑相對，不耐溫補者，是肝用太過，肝體不及也。

九孔石決明　淮小麥　清阿膠　細生地　天冬　茯神　陳　嗔怒微厥，肝陽升舉。宜益胃陰以制伏。

人參冷衝　麥冬　茯神　鮮蓮子　竹葉心　生甘草

微溫服。

葉氏　脈右大。熱升風動，鬱冒爲厥。宗陳無擇羚羊角散方。

羚羊角　小生地　元參　丹參　連翹　黑豆皮

又　厥後驚惕汗泄，陽風無制，都緣陰枯不主戀陽。議用六味益陰和陽。

炒六味去山藥，加人參、秋石。

黃二十　據述十一年前夏秋間，多用井水鹽梅，因此昏厥。已後三五日一發，病愈雖醒，日瘦日減，間有語言不自接續。想其至理，水鹽梅酸，大泄肝腎臟陰。厥者，陽氣逆亂，冒神憒憒。勢成沉痼，非癲厥門治痰，治火清竅者。是臟陰受病，臟主乎藏蓄，醫偏搜逐劫爍，幾陰涸欲絕，譬諸油盡，燈焰忽明忽昏，撲然息矣。先聖、先賢從無成法，未敢湊藥欺人。

常用人乳一杯。

某　脈左動如數，右小濡弱。病起嗔怒，即寒熱、汗出、心悸，繼而神魂自覺散越。夫肝臟藏魂，因怒則諸陽皆動，所見病源，無非陽動變化內風而爲厥，故凡屬厥症，多隸厥陰肝病。考《內經》治肝，不外辛以理用，酸以治體，甘以緩急。今精彩散失，鎮固收攝，猶慮弗及。而方書泄肝、平肝、抑肝方法盡多。至於補法，多以子母相生爲治。此病全以肝、腎下焦主法爲正。所服醫藥，并無師古之方，未識何見。

阿膠一錢半　鷄子黃一枚　人參一錢　生地三錢　金箔五片

《續名醫類案・厥》　于敖青衣爲崔侍御所得，忽暴死。梁革曰：此非死，乃尸厥也。刺心及臍下數處，衣以單衣，卧牀上縛其手足，置微火於牀下，稍甦以葱粥灌之，青衣遂活。徐應秋云：凡病尸厥呼之不應，脈伏者死，脈反大者死。

竇材治一人因大惱悲傷得病，晝則安靜，夜則煩悶，不進飲食，左手無脈，右手沈細，世醫以死症論之。竇曰：此腎厥病也。因寒氣客肝腎二經，灸中脘五十壯，關元五百壯，每日服金液丹、四神丹，至七日左手脈生，少頃大便下青白膿數升許全安。此由眞氣大衰，非藥能治，惟艾火灸之。原注：此症并灸法不愈，非丹藥不效，二者人多不能行，醫人僅用泛常藥以治，其何能生？

一婦人產後發昏，兩目瞪，面上發麻，牙關緊急，兩手拘攣。竇曰：此胃氣閉也。亦由肝氣上逆，胃氣結而成厥。胃脈挾口環唇出於齒縫，故見此症。令灸中脘五十壯，即日愈。若產後血厥，倉公白微湯。

一婦人時時死去，已二日矣，凡醫作風治之，不效。竇與灸中脘五十壯而愈。此即尸厥。

莊一生治金壇庠友張逢甫內人，方食時觸暴怒，忽仆地，氣遂絕。一醫用皂角灰吹鼻中不嚏，用湯藥灌之不受，延至午夜，謂必不治，醫遂告去。急叩莊，過視之，六脈尚有，獨氣口沈伏，細尋之滑甚。曰：肝木之氣，逆衝入胃，胃中素有痰，致痰夾食，閉住胃口，氣不得行而暴絕也。但歷時久，湯藥不入矣。急宜吐之可活，所謂木鬱則達之。亟令覆其身，垂首向牀下，以鵝翎蘸桐油，啓齒探入喉中，展捎引吐，出痰與食纔一口，氣便稍通，再探吐至兩三口，便覺油臭，以手推拒，但不能言。莊曰：無妨矣。知其體怯，不宜多吐。急煎枳橘推蕩之藥灌之，盡劑而甦。後以平肝和胃藥，調理數劑復故。此因暴怒，怒則氣上逆，痰因氣壅，故現斯症耳，所謂尸厥也。治厥往往有悞，予故表其症以示後來云。《廣筆記》

汪石山治一人卒厥暴死，不知人。先因微寒，數發熱，面色痿黃，六脈沈

弦而細。知爲中氣久鬱所致。與人參七氣湯一服，藥未熱而暴絕。汪令一人緊抱，以口接其氣，徐以熱薑湯灌之，禁止喧鬧移動，否則氣絕不返矣。有頃果甦，溫養半月而安。不特此症爲然，凡中風、中氣、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動，以斷其氣。《內經》明言氣復返則生，若不諳而擾亂之，使其氣不得復，以致夭枉者多矣。俱不得妄動是要法。

盛用敬治一婦卒厥，昏昏若醉夢，手足筋牽。盛診之六脈俱脫。忽有麻衣者在側，問其人，則病者之婿也。問其服，妻之服也。問其妻子死僅半月，死以產後症，忽悟曰：此病必憂鬱所致。以木香流氣飲投之，一服而瘥。《吳江縣志》

孫文垣治丁耀川長姐，常患暈厥，諸風掉眩，俱屬於肝。吐痰椀許乃甦，痰因火動。一月三五發，後又口渴，五更倒飽，二字新。腸鳴腹疼，泄瀉，小水短濇，咳嗽，皆肝火爲患。脈之兩寸濡弱，兩關滑大。此中焦痰積所致也。卻是標病。先與二陳湯加蒼朮、山查、麥芽，以健脾爲臣，以白芍止痛爲君，以滑石、澤瀉引濕熱從小便出爲佐，黃芩爲脾佐。張致。十貼二陰之痛俱止，前未敘明。改以六味知柏、牛膝而愈。

案此女之病，稟母氣也。予常見父母有肝病者，其子女亦多有之，茲病厥亦肝病也，其母病甚在二陰。

白仰雲令眷，每觸怒即暈厥，必閉門合目靜坐，不令人在旁，可見此病不宜擾之。手足皆冷，汗出如雨，氣息俱微，越一時許甦，如常。原以項癧歷，多服女醫斑秧等毒藥，致脾胃損，元氣虧也，年三十八，未嘗生育，欲睡則腿必搥敲，即睡則心常驚跳，經將行小腹先疼二日，色紫有塊，以上無非肝病。惟肌肉飲食如常人。脾胃不病。診之兩寸短弱，左關大而有力，右關滑，左尺滑，右尺沈微，據脈肺氣虛，肝木實，胃土實，胃中有痰之症也。木熱則流脂，斷無肝火盛，而無痰者，不必責諸胃也。用六君子湯，加丹參酒連青皮，外與眞珠母丸，及獨活湯，調理而安。二方出《醫學綱目》

龔子才治劉司寇患卒倒不省人事，口眼相引，手足戰掉，一醫作風治一醫以痰火治俱罔效。診之，六脈沈數，氣口緊，此非風非痰，乃氣夾食也。其家人始悟曰：適正食之際，被惱怒所觸，遂致如此。用行氣香蘇散，加木香、青皮、山查即愈。《萬病回春》

一人年五旬，荒於酒色，忽頭痛發熱，醫以羌活湯散之，汗出不止，昏暈不省。李爲灸關元十壯而醒，四君子加薑、桂，日三劑至三日少康。因勞怒復發厥，用好參一兩，熟附三錢，煨薑十片，煎服稍醒，但一轉側即厥。一日之間，計厥七次。服參三兩，至明日以羊肉羹、糯米粥，與之。尙厥二三次，至五日而厥定。乃泣而問曰：可再生否？曰：脈有根蒂，但元氣虛極，非數載調攝不能康也。幸其恪信堅守，兩月之間，服參四斤，三年之內，煎劑六百帖，丸藥七十斤，方得步履如初，親友衆多，議論襍出，此最病家大忌。若非病人信任之篤，倘久而見疑，服藥必怠，未有獲生者也。

張路玉治顧允祥之內，暴怒傷食，喘脹逆滿，怒則氣上。醫者誤認風邪而與表藥，遂昏憒目瞪不語，呼之不省，鼓動肝邪痰盛而厥。診之，其脈六部濇伏，知爲痰，因氣閉所致。本當因勢利導，探吐以通其竅，緣病家畏其吐劇，遂與導痰湯加菖蒲、遠志，一啜便能言語，更與前藥加檳榔、鍼落，得下而安。

黃履素曰：凡人精神極壯實者，偶患痰厥，可服牛黃丸立愈。余姐丈周公美，一日忽神呆目頓，頃之痰涌，手揚足擲，有類中風，不服藥，次日自愈，此等稟賦，百無一二。

薛立齋治一婦人，因怒發搐，嘔吐痰涎，口噤昏憒，氣口脈大於人迎。此氣滯而食厥，用平胃散加茯苓、半夏、木香，治之而甦。更以六君子湯加木香漸愈。乃去木香，又二十餘劑而痊。

陸養愚治許省南，忽得暴疾，如中風狀，口不能言，目不識人，四肢不舉，服蘇合牛黃丸不效。或與小續命湯，反增喘急壯熱，手足厥逆。或以六脈沈微，擬用附子理中湯，診之兩寸似有似無，兩關尺難以求索。此由氣壅逆而然，非不足而欲脫也。按其胸即眉爲之皺，按其腹即體爲之舉，詢其由因日間煩冗，無暇吃飯，至晚陪客畢，即病發。曰：飢極過飽，此食中也。昏憒不語脈伏，皆飲食填塞清道所致，四肢不舉。經謂土太過之病也。初時一吐即已，今已三日，上中下俱受病。當吐下消導並行，以分殺其勢。乃先以生薑淡鹽湯探之，涌痰涎湯水數椀。少頃神思少清，診之寸關逼逼而來，又以稜、莪、檳、枳、橘、麴、木香、白豆蔻仁、萊菔子，煎送潤字九五錢，下三四行，勢大減。再診關尺俱見，且沈實有力，第胸腹按之猶痛，再以前方煎送潤字丸二錢，四日後方與稀粥，改用二陳，少佐歸、芍以養榮血，參朮以扶胃氣，木香、豆仁，以寬其未盡之痞，旬日而安。

陸肖愚治潘碧泉之妻，年近五旬，因大怒後，忽然倒仆，牙關緊急，脈之

兩寸關滑大，兩尺沈無。以稀涎散齊水調，搐牙灌之，吐痰盆許，少頃而甦。第人事尚未清爽。再診寸關稍平，兩尺已起。以二陳加貝母、黃連、香附，數劑而安。

陸祖愚治郁仲開，勞心之後，復感怒氣，清晨篦頭未畢，忽然昏暈，四肢厥逆，口目不閉，喉聲如鋸，二便不利，脈之左三部弦滑而數，右三部沈實有力，此痰厥也。先用牛黃丸，薑湯化開，加牛黃一分，連灌四五丸。再用陳皮、貝母、花粉、膽星、黃芩、黃連、枳實、瓜蔞、前胡、桔梗、皂莢、薑汁、竹瀝，頓服。涌去稠痰二三椀。前方去皂莢、陳皮，加青皮，二劑行二次。其老痰俱從便出，症頓減，後用健脾清火養血消痰之劑，調理而安。

鄭顯夫年六十餘，因大怒遂昏仆，四肢不用。余以怒則火起於肝，以致手足厥陰二經之氣閉而不行，故神昏無知。怒甚則傷其筋絡，弛縱不收，故手足不用。急以連栢瀉其上逆之火，香附降其肝氣，一二日神智漸清，後以調氣血，壯筋骨之劑補之，數日而安。《藥要或問醫說續編》

魏玉橫曰：鮑綠飲妹病厥，昏不知人，目閉鼻煽，年壽環口皆青，手足時時抽掣，自夜分至巳牌，湯水不入，脈之大小無倫次。謂此肺金大虛，肝火上逆，火極似風之候。唯獨參湯可愈，他藥不必受也。參已煎或沮之，遂不敢與。一醫用菖蒲、遠志以開心氣，茯神、棗仁，以安神，麥冬、貝母以清痰，辰砂、鐵鏽水以鎮墜，奈藥從左灌入，即從右流出，絕不下咽。群視束手，時已過晡，再視之，則面額間漸變黑色，令急灌參湯猶可活，乃以茶匙注之，至六七匙喉間汩然有聲，已下咽矣。察其牙關漸開，再以米飲一盞，和參湯灌下，遂目開身動，面額青黑之氣，豁然消去，徐飲薄粥一甌，起坐而愈。後嘗復厥，但不甚。唯與地黃、沙參、麥冬、杞子即瘥。

《古今醫案按・厥》 戴原禮治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膝人易衣不至，怒形於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丸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鷄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脈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以參、芪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七十，忽病瞀昧，但其目系漸急，即合眼昏憒，如瞌睡者，頭面有所觸，皆不避，少頃而蘇。問之，曰：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次，醫作風治，病轉劇。汪診其脈結止，蘇則如常，但浮虛耳。曰：此虛病也。蓋病發而脈結者，血少氣劣耳。蘇則氣血流通，心志皆得所養，故脈又如常也。遂以十全大補湯去桂，加麥冬、陳皮而安。三子皆庠生，時欲應試而懼。汪曰：三年之內，可保無恙，越此非予之所知也。果驗。

江篁南治一婦，忽如人將冰水潑之，則手足厥冷，不知人。少頃發熱則漸省，一日二三次。江診六脈俱微，若有若無，欲絕非絕，此氣虛極之證也。用人參三錢，陳皮一錢，枳殼二分，人參漸加，服至六兩，而愈。

孫東宿治徐中宇之婦，汗出如雨，昏昏憒憒，兩手無所着落，胸要人足踹之不少放，少放即昏憒益甚，氣促不能以息，少近風則嘔惡暈厥。與九龍鎮心丹一丸，服下即稍定。少間則又發，始知胸喉中有物作梗而痛，湯水難入，即藥僅能吞一口，多則弗能咽下。乃以蘇合香丸與之，暈厥尋止，心痛始萌。昨日六脈俱伏，今早六部俱見，惟左寸短澀，知其痛爲瘀血也。用延胡、桃仁、丹參、丹皮、青皮、當歸、香附，其夜仍暈厥一次，由其痛極而然。再與前方加烏梅、桂枝、赤芍、貝母、人參，而痛減大半。乃自云心虛有熱，關眩。加山梔仁，居常多夢交之證，近更甚，以其心虛故也。人參、丹參、歸、芍、棗仁、酒連、香附、貝母、石斛，調理全安。

喻嘉言治黃我兼令正，痰厥，頻發不痊，有欲用涌劑及下法者。喻曰：驚痰堵塞竅隧，昏迷不過片晌耳。設以涌藥投之，痰才一動，人即暈去，探之指不能入，咽之氣不能下，藥勢與病勢相扼，轉致連日不蘇，將若之何。丹溪云：懼吐者，宜消息下之，是或一道也。但竅隧之痰，豈能搜導下行，徒傷脾氣，痰愈窒塞，此法亦不可用。今三部脈象虛軟無力，邪盛正衰，不易開散。用藥貴有節次矩矱。蓋驚痰之來始於肝膽，冬月木氣歸根，不敢攻治，但當理脾清肺，使脾能健運，肺能肅降，痰乃下行耳。今四末腫麻，氣壅已甚，須藥餌與飲食相參，白飯香蔬苦茗，便爲佳珍。不但厚味當禁，即粥亦不宜食。以粥飲之，結爲痰飲，易耳。不但雜食當禁，即飲食亦宜少減，以脾氣不用以消穀，轉用之消痰，較藥力更捷耳。其辛辣酒脯及煎熇日曝之物，俱能傷肺，幷不宜食，依此調理。至春月木旺，才用四君子湯加龍膽草、蘆薈、代赭石、黃連、青黛等藥，爲丸服之，痰迷之症，果獲全瘳，後遂不發。

《奇症彙・心神・怒厥》 滑伯仁治一婦，氣實多恐，忽大叫而欲厥。蓋痰閉於上，火起於下而上衝。滑用香附五錢，生甘草三錢，川芎七錢，童便薑汁炒煎服。又用青黛、人中白、香附丸服稍愈，後用吐法乃安，再用導痰湯，加薑汁、黃連、香附、生薑，下龍薈丸而安。

《奇症彙・腹・尸厥》又云：有人尸厥，奄然死去，腹中氣去如雷。用硫黃一兩，焰硝五錢，細研分三服，發酒煎覺烟起則止，候溫灌之，片時再服而安。

《雜證彙參・類中》選案　一人忽昏暈仆地，手足冰冷，面色青慘，牙關緊閉。此中惡也。先令以熱尿澆其面，尿畢又換一人，頻澆四、五回，抹淨面孔，抉開齒縫，以甘草一段，令其咬住，用薑湯化蘇合丸灌之。醒後，再用六君子湯，加薑汁以回正氣；加虎威骨、鹿角霜以驅邪祟；麝香以開竅辟邪。

內科總部

水腫部

題解

《素問・平人氣象論》頸脈動，喘疾欬，曰水。目裏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略】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

《素問・水熱穴論》水病下爲胕腫，大腹，上爲喘呼。

《靈樞・水脹》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痛，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十水候》十水者，青水、赤水、黃水、白水、黑水、懸水、風水、石水、暴水、氣水也。【略】雖名證不同，并令身體虛腫，喘息上氣，小便黃澀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二十四水候》夫水之病，皆生於府藏。方家所出立名不同，亦有二十四水，或十八水，或十二水，或五水，不的顯名證。尋其病根，皆由榮衛不調，經脈否澼，脾胃虛弱，使水氣流溢盈散皮膚，故令遍體腫滿，喘息上氣，眼下浮腫，頸脈急動，不得眠臥，股間冷，小便不通，是其候也。

《證治要訣・諸氣門・腫》腫病不一，遍身腫、四肢腫、面腫、腳腫，方謂之水氣。【略】腫，總名，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

《丹溪心法・水腫》戴云：水腫者，通身皮膚光腫如泡者是也。以健脾滲水利小便。進飲食，元氣實者，可下。

《病機沙篆・水腫》窠微腫，如臥蠶者，水也。足腫甚者，水也。頸脈動者及痰咳喘者，亦水也。

論說

《素問・生氣通天論》結陽者腫四支，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二陽結謂之消，三陽結謂之隔，三陰結謂之水。

又因於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

《素問・藏氣法時論》大腸小腸爲泄，下焦溢爲水。

《素問・厥論》巨陽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

《素問・水熱穴論》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岐伯對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帝曰：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爲胕腫。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也。帝曰：諸水皆生於腎乎？岐伯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於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於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胕腫。

《素問・風論》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痝然浮腫。

《中藏經・論水腫脈證生死候》人中百病，難療者莫過於水也。水者，腎之制也，腎者，人之本也。腎氣壯則水還於海，腎氣虛則水散於皮。又三焦壅塞，榮衛閉格，血氣不從，虛實交變，水隨氣流，故爲水病。有腫於頭目者，有腫於腰腳者，有腫於四肢者，有腫於雙目者。有因嗽而發者，有因勞而生者，有因凝滯而起者，有因虛乏而成者，有因五臟而出者，有因六腑而來者。類目多種，而狀各不同。所以難治者，由此百狀，人難曉達，縱曉其端，則又苦人以嬌恣不循理法，觸冒禁忌，弗能備矣。故人中水疾死者多矣。

《諸病源候論・氣諸病・上氣腫候》肺主於氣，候身之皮毛，而氣之行，循環藏府，流通經絡，若外爲邪所乘，則膚腠閉密，使氣內壅，與津液相并不得泄越，故上氣而身腫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候・水腫候》 腎者主水，脾胃俱主土，土性剋水，脾與胃合相爲表裏，胃爲水穀之海，今胃虛不能傳化水氣，使水氣滲溢經絡，浸漬府藏，脾得水濕之氣加之則病，脾病則不能制水，故水氣獨歸於腎，三焦不寫，經脈閉塞，故水氣溢於皮膚而令腫也。其狀目裏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頸脈動，時欬，股間冷，以手按腫處，隨手而起，如物裹水之狀，口苦舌乾，不得正偃，偃則欬清水。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欬甚，小便黃澀是也。水病有五不可治，第一腎黑傷肝，第二缺盆平傷心，第三齊出傷脾，第四足下平滿傷腎，第五背平傷肺，凡此五傷，必不可治。脈沈者水也，脈洪大者可治，微細者死。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犯土腫候》 犯土之病，由居住之處穿鑿地上，犯之土氣而致病也。令人身之肌肉、頭面，遍體盡腫滿，氣急，故謂之犯土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不伏水土候》 不伏水土者，言人越在他境，乍離封邑，氣候既殊，水土亦別，因而生病，故云不伏水土。病之狀，身體虛腫，或下利而不能食，煩滿氣上是也。

《聖濟總録・三焦門・三焦有水氣》 三焦有水氣者，氣滯不通，決瀆之官內壅也。蓋水聚於胃，氣能傳化。今氣不升降，水聚不行，則脾經受濕，故爲腹滿浮腫之證。治宜導氣而行之，氣通則水自決矣。

《聖濟總録・水腫門・水腫》 水腫之病，以脾腎氣虛，不能制水，水氣妄行，溢於皮膚，其證股冷膚腫，時作咳嗽，不得安卧，小便黃澀，以手按腫處，隨手而起是也。

《聖濟總録・水腫門・十水》 十水生於藏府，各從其根。究其所本，則肺與腎而已。故《內經》曰：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又曰津液充郭，其魄獨居，精孤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蓋腎氣虛弱，水氣脹滿，上攻於肺，肺氣孤危，腎爲水害。子不救母。故陰精損於內，陽氣減於外，三焦閉溢，水道不通，水滿皮膚，身體痞腫。治之之法，備見於《內經》，故曰平治權衡，去菀陳莝，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疏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也。

《聖濟總録・水腫門・水腫咳逆上氣》 《內經》謂腎爲水腫，肺爲喘呼氣逆不得卧，蓋腎主水，肺主氣，腎虛不能制水，水氣脹滿，上乘於肺，肺得水而浮，故上氣而咳嗽。古方有曰：腫從腳起，上氣而咳，名曰白水，其病在肺。

《聖濟總録・水腫門・水氣遍身腫滿》 腎主水，脾胃俱主土，土克水，胃爲水穀之海，其氣虛，不能傳化水氣，使水氣浸漬府藏。又脾得水濕之氣，土衰不能制之，水氣獨歸於腎，腎虛三焦不瀉，經絡閉塞，故水氣溢於皮膚，傳流四肢，所以通身腫也。其候上氣體重，小便黃澀，腫處按之隨手而起是也。

《三因方・水腫叙論》 夫腎主元氣，天一之水生焉。肺主冲化，地四之金屬焉。元氣乃水中之火，所以太陽合少陰，主精髓以滋血冲化，乃土中之金，所以太陰合陽明，主肌肉以養氣。今腎虛則火虧，致陽水凝滯，肺滿則土溢，使陽金沉潛則氣閉，凝滯則血涸，經絡不通，上爲喘急，下爲腫滿。故經曰：腎爲少陰，肺爲太陰，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至陰以積水也。所以能聚水而生病者，蓋由腎爲胃關，關鍵不利，樞機不轉，水乃不行，滲透經絡，皮膚浮腫，諸證不同，廣如經說。治法曰平治權衡者，察脈之浮沉也。去菀陳莝者，疎滌腸胃也。開鬼門、潔淨府者，發汗、利小便也。原其所因，則胃風寒暑濕屬外，喜怒憂思屬內，飲食勞逸，背於常經，屬不內外，皆致此疾。治之，當究其所因，及諸禁忌而爲治也。

《宣明論方・諸濕》 跗腫體寒而有水者，以爲畜熱入裏極深，本非病寒也，及夫寒熱吐瀉，因得濕而成也。

《原病式・六氣爲病・濕類》 肘腫肉如泥，按之不起，泥之象也。土過濕則爲泥，濕爲病也。積飲痞隔中滿，霍亂吐下，體重，故甚則肘腫矣。

《蒼生司命・腫脹證》 論曰：腫者，肌肉之腫也。脹者，腹中之脹也。蓋腫屬脾而脹屬肝，腫輕而脹重也。【略】余以腫脹之症治在中宮，故有痰裏食積，以致清氣不升，濁氣不降而成之者，有痰裏污血以致榮衛不從，逆於肉裏而成之者，有濕熱相生，隧道阻塞而成之者，有燥熱衝擊，秘結不行而成之者。此四者，皆有餘之症也。有服寒涼太過，飲食頻傷，以致中氣虛衰，鬱遏不運而成之者，有痢疾之後，正氣衰憊，邪熱不息，以致通身浮腫肉硬而成之者，又有始則爲氣，終則爲水，小便不利，水液游行，脾莫能制而爲水腫者。此三者，皆不足之症也。故有餘者，清之、消之、降之。不足

者，補之、益之，毋混治也。大抵此症，初起易治，以正未虛而邪未旺也，久遂難痊，以邪已熾而正已衰也。

《古今醫統大全・水腫門・水腫病源於濕熱》《原病式》曰：或云：水腫者，由脾虛而不能制其腎水，則水氣妄行，而脾主四肢，故水氣遊走四肢，身面俱腫者，似是而實非也。夫治水腫腹脹，以辛苦寒藥爲君，而大利其大小便也。經曰：中滿者治之於內。然則豈爲脾土之虛也？此說正與《素問》相反。

經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云：太陰所主肘腫。又曰：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肘腫，皆所謂太陰脾土濕氣之實甚也。又曰：諸腹脹大，皆屬於熱。又曰：諸肘腫疼痠，皆所謂心火實熱，安得言脾虛不能制腎水之實甚乎？故諸水腫者，濕熱之相兼也。如六月濕熱大甚，而庶物隆盛，水腫之象明可見矣。故古人制以辛苦寒藥治之。蓋以辛散結而苦燥濕，以寒除熱，而隨其利，濕去結散熱退氣和而已。所以妄謂脾虛不能制其腎水者，但謂數下致之，又多水液故也。豈知巴豆熱毒，耗損腎水陰氣，則心火脾土自盛，濕熱相搏，則肺鬱痞隔，小便不利而水腫也。更宜下之者，以其辛苦寒藥能除濕熱肺鬱痞隔故也。亦由傷寒下之太早而熱入以成結胸者，更宜陷胸湯丸寒藥下之。又如傷寒誤用巴豆熱毒下之，而熱勢轉甚，更宜調胃承氣湯寒藥下之者也。

若夫世傳銀粉之藥以治水腫而愈者，以其善開肺鬱痞隔故也，甚不可過度而加害耳。況銀粉亦能傷牙齒者，謂毒氣感於腸胃，而精神氣血水穀能勝其毒，故毒氣循經上行而至齒齦嫩薄之分，則爲害也。上下齒縫者，手足陽明胃之經也。凡用此藥，當先固濟。或云：陰水遍身，而又惡寒，止是寒者，非也。

《古今醫統大全・水腫門・水腫由脾虛所致》《盧氏醫鏡》以水腫隸於腎肝胃三經，而不及脾。下文繼以肺金盛生水，水溢妄行之說，豈理也哉？夫脾土受病，肺爲之子焉，固不能自盛而生水。然肺金氣清而能生水，則滋長腎陰，奉行降令，爲生化之源，何病腫之有？今爲腫之水，乃腐濁之氣滲透經絡，流注溪谷，灌入隧道，血亦因之而化水，欲藉脾土以制之，導腎氣以利之。殊不知脾病則金氣衰，木寡於畏而來侮土，脾欲不病不可得矣。治法宜清心經之火，補養脾土，全運化之職。肺氣下降，滲道開通，敗濁之氣，其稍清者復迴而爲氣爲血爲津液，其濁者在上爲汗，在下爲溺，以漸而分消矣。盧不明言而更曰制木燥水，得非自圭以鄰爲壑乎？

《醫學入門・雜病門・水腫》水腫上下陰陽微，自注：陽水多外因，涉水冒雨，或兼風寒暑氣而見陽症。陰水多內因，飲水及茶酒過多，或饑飽勞役房慾而見陰症。陽水先腫上體，肩背手膊手三陽經。陰水先腫下體，腰腹腥肘足三陰經。故男從腳下腫起，女從頭上腫起者，爲逆。陰陽微妙如此。濕熱變化總屬脾。自注：人身眞水眞火消化萬物，以養生。脾病水流爲濕，火炎爲熱，久則溫熱鬱滯經絡，盡皆濁腐之氣，津液與血亦化爲水。初起目下微腫如臥蠶，及至水浮膜外則爲膚脹，流下焦則爲肘腫，手按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以指畫之成字者，名燥水。不成字者，名濕（火）（水）。有按之作水聲者，乃氣虛不能宣泄，久成水瘕。下注腎經陰肘腫，腎主水也，惟脾病則不化飲食滋眞水，非惟腎精損削，而濕熱下注，陰肘獨腫者有之，甚則泛濫遍體無歸，必土實而後足以收攝邪水，腎氣歸元。上升氣喘肺孤危。自注：金生水了，帷脾病則肺金失養，非帷肺氣孤危，而失降下之令，滲道不通，且濕熱濁氣上升爲喘爲咳，必土實而後肺金清肅，以滋化源。或曰獨無寒濕者乎，寒則土堅水清，間有亦更易治。

《古今醫鑑・水腫》夫腫者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爲病有十水之分，其本乃濕熱所致。《內經》曰：諸濕腫滿，皆屬脾土。夫脾虛不能制水，水漬妄行，故通身面目四肢皆浮而腫，名曰水腫。

《醫宗必讀・水腫脹滿》虛人水腫者，土虛不能制水也。水雖制於脾，實則統於腎。腎本水藏而元陽寓焉，命門火衰，既不能自制陰寒，又不能溫養脾土，則陰不從陽而精化爲水，故水腫之證多屬火衰也。丹溪以爲濕熱，宜養金以制水，使脾無賊邪之患，滋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權。夫制火固可保金，獨不慮其害土乎？惟屬熱者宜之，若陽虛者豈不益其病哉？

《景岳全書・雜證謨・腫脹》腫脹之病，原有內外之分，蓋中滿者謂之脹，而肌膚之脹者亦謂之脹；若以腫言，則單言肌表，此其所以當辨也。但脹於內者，本由臟病，而腫於外者，亦無不由乎臟病。第臟氣之病，各有不同，雖方書所載，有濕熱、寒暑、血氣、水食之辨，然余察之經旨，驗之病情，則惟在氣水二字，足以盡之。故凡治此證者，不在氣分，則在水分，能辨此二者而知其虛實，無餘蘊矣。病在氣分，則當以治氣爲主，病在水分，則當以治水爲主。然水氣本爲同類，故治水者當兼理氣，蓋氣化水自化也；治氣者亦當兼水，以水行氣亦行也。此中玄妙，難以盡言，茲雖條列如左，然運用之法，貴在因機通變也。【略】

病在水分者，以陰勝於陽，而肌膚皆腫，此與氣證本有不同。凡水之爲病，其色明潤，其皮光薄，其腫不速，每自下而上，按肉如泥，腫有分界。蓋陰本於下，而浸漬有漸，皆水病之證也。觀水脹篇言寒氣之脹，按其腹，窅而不起；水腫之病，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囊裹水之狀，此其候也。然以愚見，乃察之證驗，則若與此論相反。蓋凡是水證，必按之窅而不起，此其水在肉中，如糟如泥，按而散之，猝不能聚，未必如水囊之此。凡隨按隨起者，亦惟虛無之氣，其速乃然，故辨當若此也。凡欲辨水氣之異者，在欲辨其陰陽耳，若病在氣分，則陽證陰證皆有之，若病在水分，則多爲陰證。何也？蓋水之與氣，雖爲同類，但陽主則氣化，而水即爲精，陽衰則氣不化，而精即爲水。故凡病水者，本即身中之血氣，但其爲邪爲正，總在化與不化耳。水不能化，因氣之虛，豈非陰中無陽乎？此水腫之病，所以多屬陽虛也。然水主於腎，氣主於肺，水漬於下，而氣竭於上，所以下爲腫滿，上爲喘急，標本俱病，危斯亟矣，此當速救本源，庶保萬一，倘以虛喘作實邪，而猶然泄肺，無不敗矣。

《醫門法律・水腫門・水腫論》 病機之切於人身者，水火而已矣。水流濕，火就燥，水柔弱，火猛烈，水泛溢於表裏，火遊行於三焦，拯溺救焚，可無具以應之乎？經謂二陽結謂之消，三陰結謂之水。手足陽明熱結而病消渴，火之爲害，已論之矣。而三陰者，手足太陰脾肺二藏也，胃爲水穀之海，水病莫不本之於胃，經乃以屬之脾肺者何耶？使足太陰脾足以轉輸水精於上，手太陰肺足以通調水道於下，海不揚波矣。惟脾肺二藏之氣結而不行，後乃胃中之水日蓄，浸灌表裏，無所不到也，是則脾肺之權可不伸耶。然其權尤重於腎，腎者胃之關也。腎同開闔，腎氣從陽則開，陽太盛則關門大開，水直下而爲消，腎氣從陰則闔，陰太盛則關門常闔，水不通而爲腫。經又以腎本肺標，相輸俱受爲言，然則水病以脾肺腎爲三綱矣。於中節目，尤難辨晰。《金匱》分五水之名，及五藏表裏主病，徹底言之，後世漫不加察，其治水輒宗霸術，不能行所無事，可謂智乎？五水者，風水、皮水、正水、石水、黃汗也。風水，其脈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渾是傷風本證，從表治之宜矣。皮水，其脈亦浮，外證跗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證不同而治同，其理安在？則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行榮衛，水漬皮間，榮衛之氣，鬱鬱不行，其腹如鼓，發汗以散皮毛之邪，外氣通則內鬱自解耳。正水，其脈沉遲，外證自喘，北方壬癸自病，陽不上通，關門閉而水日聚，上下溢於皮膚，跗腫腹大，上爲喘呼不得卧，腎本肺標，子母俱病也。石水，其脈自沉，外證腹滿不喘，所主在腎，不合肺而連肝，經謂肝腎并沉爲石水，以其水積胞中，堅滿如石，不上大腹，適在厥陰所部，卽少腹疝瘕之類也。不知者每治他病，誤動其氣，上爲嘔逆，多主死也。巢氏《病源》謂石水自引兩脇下脹痛，或上至胃脘則死，雖不及於誤治，大抵肝多腎少之證耳。黃汗，汗如蘗汁，其脈沉遲，身發熱，胸滿，四支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陰脈陽證，腎本胃標，其病皆胃之經脈所過，後世名之癉水者是也。夫水飲入胃不行，鬱而爲熱，熱則營衛之氣亦熱，熱之所過，未流之患。不可勝言，皆從癉水而浸淫不已耳。然水在心之部，則鬱心火炳明之化。水在肝之部，則鬱肝木發生之化。水在肺之部，則孤陽竭於外，其魄獨居。水在脾之部，則陰竭於內而穀精不布。水在腎之部，不但諸陽退伏，卽從陽之陰，亦且退伏，孤陰獨居於下而隔絕也。故胃中之水，惟恐其有火，有火仍屬消渴，未傳中滿之不救。腎中之水，惟恐其無火，無火則眞陽滅沒而生氣內絕。其在心之水，遏抑君火，若得脾土健運，子必救母，卽在肝在肺在腎之水，脾土一旺，水有所制猶不敢於橫發，第當懷山襲陵之日，求土不委頹足矣。欲土宜稼穡，豈不難哉！夫水土平成，以神禹爲師，醫門欲平水土，不師仲景而誰師乎。

《病機沙篆・水腫》 水本畏土，因土虛不能制水，則寒水侮所不勝，及乘脾土泛濫爲邪。其始初起，必從陰分，漸次而升。夫水雖受制於脾，而實主於腎。腎本水藏，而元氣寓焉。若腎中陽虛，則命門火衰，既不能自制陰寒，又不能溫養脾土，陰陽不得其正則化而爲邪。然氣卽火也，陰卽水也，氣之與水，本爲同類，但在化與不化耳。故陽旺則化，而精能爲氣。陽衰則不能化，而水卽爲邪。火盛水虧則病燥，水盛火虧則病濕。故火不能化，則陰不從陽而陰氣皆化爲水，所以水腫之症多屬陽虛。丹溪乃云：清濁相(濕)〔混〕，壅塞爲熱，熱留爲濕，濕熱相生遂成脹滿，治宜補脾，又須養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患，滋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權。其意以制火爲主，誠制火固可保金，獨不虞其害土乎？以此治熱猶可，以此治陽虛而氣不化者，豈不反助陰邪哉。必當察其果係寔邪，則直以清火滋陰爲極(但)〔易〕，凡挾於虛，須從溫補，俾可還元。或虛實未明，寧先行治虛之法，若治而不瘳，不妨易轍猶無大害。倘藥未到，病未痊，仍須詳察，若以治有餘之法誤治虛人，則

眞氣復傷，雖施合劑不能起矣。或從清利，暫見平復，終不補元，雖目前稍愈，久必危亡，可不謹哉。（自注）以手指按其腹，隨手而滿者，水也。其凹而不起，腹色不變者，脹滿也。盧砥《醫鏡》治水腫，以肺金盛而生水，水溢妄行，氣閉機壅，必導腎水以泱去之，肺乃腎之母，其氣清肅，果由肺盛生水，則將奉行降令，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幷行，尙安得有水腫哉。肺盛生水之說，斷無是理。

腎氣不化，多因四氣相乘，或濕熱盛而傷之，或胃氣下陷而傷之，或心火下乘而侮之，或燥金斂澀之，風水鼓激之，與夫恣情閨房勞役，應酬六氣七情，皆足以損腎。

胃之關，不惟因腎氣不化而後閉，卽胃之病而關亦自閉矣。水之聚，不待腎水而後成，卽所飲之水而亦自聚矣。胃主中焦，爲水穀之海，胃和則升降出納之氣行，水穀各從其道輸泄焉。胃不和則出納之機滯，水穀之液皆能畜積而爲水也。經曰：胃所生病，大復水腫，膝臏腫痛。又曰：五穀之津液，因陰陽不和，則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幷於腸胃之中，留於下焦，不能滲入膀胱，則下焦水溢而爲水腫。又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升則屬於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如勇力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而遇於風，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於肭腫，水之於腎，名曰風水。由是推之，而水溢之病，未有不因（胃）〔腎〕虛所致，設使不顧其虛，輒（功）〔攻〕其水，乃重虛其陰也。

《證治彙補・水腫章・大意》 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內經》。脾主水穀，虛而失運，水濕停留大經小絡，盡皆濁腐，津液與血悉化爲水，故面目四肢浮腫。

《證治彙補・水腫章・喘脹相因》 先喘後腫，此肺不化氣，水流爲腫，治在肺。先腫後喘者，乃脾不運化，水泛爲喘，治在脾。《雜著》。治肺宜清金降氣，而行水次之，治脾宜實脾理濕，而降氣兼之。

《柳洲醫話》 腫證多濕熱爲患，雖云脾虛，必審其小便長短清濁，及大便溏燥濃淡，以施治法，若概云脾虛，參朮蠻補，必致綿延不已。

《醫學考辨・腫脹門・水腫屬肺脾腎論》 《臟腑圖》云：脾胃主腐熟水穀，游衍精氣，上輸於肺，肺分布精液於諸臟腑，以灌百骸，其餘者下輸膀胱爲溺，故肺爲通調水道之官。肺氣熱，則失其下降之令，以致水出高原，淫溢於皮膚而爲水腫。初起便喘，少腹不急，故宜脾利水諸方皆不應，宜清肺火，故《集解》有麥冬湯之類。又按水溢皮膚，不能從下竅出，非汗不解，是以有腫在上宜汗之說，卽風水症。亦是肺熱，則皮毛不固，風易乘之，與水合邪，必兼有惡寒發熱頭昏等症，皆可用清肺兼汗法兩解之。其曰：水必得風，而後越於高巔清陽之分者，特臆說也。脾胃屬土，脾胃弱，則土不能制水，水易停於脾胃，必先乾嘔作痛，胸腹滿，久亦浸於皮膚，此症易明，宜從脾胃治。胃之下口，卽小腸之上口，小腸之下口，卽大腸之上口，小腸受盛胃之水穀，而分秘清濁，水液滲於膀胱，糟粕歸於大腸，故曰受盛之官，物化出焉。此處清濁不分，則水混於大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因爲腹脹水腫。按：此症必小便少，大便溏，且水既入大腸，必不能仍入膀胱，徒用滲利之藥無益，必須於理脾胃之中，加以推逐之品，使已停之水，從大便出。又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水液循下焦而入膀胱，膀胱調則溺自出，膀胱不調，則水停聚於下焦而腹脹。膀胱不調者，非濕熱爲病，卽寒濕爲病也。此症必小水不利，少腹滿不喘，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曰石水、腎水者，皆此之類也。是宜從腎治，分別陰陽寒熱而順導之。又以上諸症，惟在肺者專屬熱，在脾腎者皆有寒有熱。且諸症各有內因外因之不同。外因爲標，內因爲本。外因者，或起於飲食，或感觸於寒暑，其來甚速，其治易愈，當從水治。內因者，或眞陰不足而濕熱甚，所謂無陰則陽無以化也。或眞陽不足而寒濕生，所謂無陽則陰無以化也。當從本源治之。

《醫理真傳・脾虛症問答・病後兩腳浮腫至膝冷如冰者何故》 此下焦之元陽未藏，而陰氣未斂也。夫人身上中下三部，全是一團眞氣布護。今上中俱平，而下部獨病，下部屬腎，腎通於兩腳心湧泉穴，先天之眞陽寄焉。故曰陽者，陰之根也。陽氣充足，則陰氣全消，百病不作。陽氣散漫，則陰邪立起，浮腫如水之症即生。古人以陽氣喻龍，陰血喻水，水之氾濫，與水之歸壑，其權操之龍也。龍升則水升，龍降則水降，此二氣互根之妙，亦盈虛消長之機關也。學者苟能識得元陽飛潛之道，何患治腫之無方哉。法宜峻補元陽，交通上下，上下相交，水火互根，而浮腫自退矣。方用白通湯主之。

綜述

《素問・評熱病論》 帝曰：有病腎風者，面附痿然，壅害於言。可刺不？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眞氣上逆，故口苦，舌乾，卧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能下者，胃脘鬲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

《素問・氣厥論》 肺移寒於腎，爲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於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病也。王冰注：肺藏氣，腎主水，夫肺寒入腎，腎氣有餘，腎氣有餘則上奔於肺，故云涌水也。大腸爲肺之府，然肺腎俱爲寒薄，上下皆無所之，故水氣客於大腸也。腎受凝寒，不能化液，大腸積水，而不流通，故其疾行則腸鳴而濯濯有聲，如囊裹漿，而爲水病也。

《素問・大奇論》 腎肝并沉，爲石水。并浮，爲風水。

《素問・大奇論》 所謂脛腫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陽之陰也。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故脛腫而股不收也。所謂上喘而爲水者，陰氣下而復上，上則邪客於藏府間，故爲水也。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下中寒，譫妄，心痛。寒氣早至，上應辰星，甚則腹大脛腫，喘欬，寢汗出，憎風。大雨至，埃霧朦鬱，上應鎮星。歲水不及，濕乃大行，長氣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數至，上應鎮星，民病腹滿，身重，濡泄，寒瘍，流水，腰股痛發，腨胻股膝不便，煩冤，足痿，清厥，腳下痛，甚則附腫。藏氣不政，腎氣不衡，上應辰星，其穀秬。上臨太陰，則大寒數舉，蟄蟲早藏，地積堅冰，陽光不治，民病寒疾於下，甚則腹滿，浮腫。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陽明司天之政，【略】初之氣，地氣遷，陰始凝，氣始肅，水乃冰，寒雨化，其病中熱脹，面目浮腫。

《素問・至真要大論》 太陰司天，濕淫所勝，則沉陰且布，雨變枯槁，附腫。

《素問・至真要大論》 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熱上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爲水，身面附腫。

《素問・至真要大論》 太陰【略】獨勝，則濕氣內鬱，寒迫下焦，痛留頂，互引眉間，胃滿。雨數至，燥化廼見，少腹滿，腰脽重，強內，不便，善注泄，足下溫，頭重，足脛附腫，飲發於中，附腫於上。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風水，其脈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皮水，其脈亦浮，外證附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正水，其脈沈遲，外證自喘。後水，其脈自沈，外證腹滿不喘。黃汗，其脈沈遲，身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脈浮而洪，浮則爲風，洪則爲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爲隱疹，身體爲癢，癢爲泄風，久爲痂癩，氣強則爲水，難以俛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爲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爲黃汗。寸口脈沈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視人之目裏上微擁，如蠶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欬，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酸，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爲風水。惡寒者，此爲極虛，發汗得之。渴而不惡寒者，此爲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爲黃汗。痛在骨節，欬而喘，不渴者，此爲（脾）〔肺〕脹。其狀如腫，發汗即愈。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

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沈，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朮湯主之。

趺陽脈當伏，今反聚，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下之即胸滿短氣。

趺陽脈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穀，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沈。趺陽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沈伏相搏，名曰水。沈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爲水矣。

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水不沾流，走於腸間。

少陰脈緊而沈，緊則爲痛，沈則爲水。小便即難。脈得諸沈，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脈出者死。

夫水病人，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脈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沈絕者，有水，可下之。

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因腫者，何也？答曰：此法當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卧，煩而躁，其人陰腫。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脇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

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溏。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小便難。

腎水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略】

師曰：寸口脈沈而遲，沈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趺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鶩溏，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脈卑，少陰脈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名曰血分。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

師曰：寸口脈沈而緊，沈爲水，緊爲寒，沈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喉咽塞噎，脇下急痛，醫以爲留飲而大下之，氣擊不去，其病不除，後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丸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逆，當先攻擊衝氣，令止，乃治欬，欬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治》 師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略】

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腹痛，加芍藥。【略】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略】

皮水爲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己茯苓湯主之。【略】

裏水，越婢加朮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略】

水之爲病，其脈沈小，屬少陰。浮者爲風，無水虛脹者，爲氣水，發其汗即已。脈沈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略】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問曰：黃汗之爲病，身體腫。林億注：一作重。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藥汁，脈自沈。何從得之？

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耆芍桂酒湯主之。【略】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盜汗出者，此勞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燥，小便不利，此爲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略】

師曰：寸口脈遲而澁，遲則爲寒，澁爲血不足。趺陽脈微而遲，微則爲氣，遲則爲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脇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痹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尿，名曰氣分。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水飲所作，桂枝去芍藥加麻辛附子湯主之。【略】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水飲所作，枳朮湯主之。

《中藏經・論水腫脈證生死候》 水有十名，具於篇末：一曰青水，二曰赤水，三曰黃水，四曰白水，五曰黑水，六曰玄水，七曰風水，八曰石水，九曰裏水，十曰氣水。

青水者，其根起於肝，其狀先從面腫，而漸行一身也。赤水者，其根起於心，其狀先從胸腫起也。黃水者，其根起於脾，其狀先從腹腫也。白水者，其根起於肺，其狀先從腳腫而上氣喘嗽也。黑水者，其根起於腎，其狀先從足趺腫。玄水者，其根起於膽，其狀先從頭面起，腫而至足者是也。風水者，其

根起於胃，其狀先從四肢起，腹滿大而通身腫也。石水者，其根在膀胱，其狀起臍下而腹獨大是也。裏水者，其根在小腸，其狀先從小腹脹而不腫，漸漸而腫也。林億注：一作小腹脹而暴腫也。氣水者，其根在大腸，其狀乍來乍去，乍盛乍衰者是也。此良由上下不通，關竅不利，氣血痞格，陰陽不調而致之也。其脈洪大者可治，微細者不可治也。

又，消渴之疾久不愈，令人患水氣。其水臨時發散，歸於五臟六腑，則生爲病也。

《中藏經・察聲色形證決死法》 面色蒼黑，卒腫者死。掌腫無紋，臍腫出，囊莖俱腫者死。手足爪甲肉黑色者死。汗出不流者死。唇反人中滿者死。【略】榮衛耗散，面目浮腫者死。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水通身腫候》 水病者，由腎脾俱虛故也。腎虛不能宣通水氣，脾虛又不能制水，故水氣盈溢滲液皮膚，流漏四支，所以通身腫也。令人上氣體重，小便黃澀，腫處按之隨手而起是。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風水候》 風水病者，由脾腎氣虛弱所爲也。腎勞則虛，則汗出，汗出逢風，氣內入，還客於腎，脾虛又不能制於水，故水散溢皮膚，又與風濕相搏，故云風水也。令人身浮腫如裹水之狀，頸脈動，時欬，按腫上凹而不起也，骨節疼痛而惡風是也。脈浮大者，名曰風水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身面卒洪腫疾》 身面卒洪腫者，亦水病之候，腎脾虛弱所爲。腎主水，腎虛故水妄行。脾主土，脾虛不能剋制水，故水流溢散於皮膚，令身體卒然洪腫，股間寒，足脛壅是。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石水疾候》 腎主水，腎虛則水氣妄行，不依經絡停聚，結在臍間小腹腫大堅如石，故云石水。其候引脇下脹痛而不喘是也。脈沈者，名曰石水，尺脈微大亦爲石水，腫起臍下至小腹垂垂然，上至胃脘，則死不治。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皮水候》 肺主於皮毛，腎主於水，腎虛則水妄行，流溢於皮膚，故令身體面目悉腫，按之沒指而無汗也，腹如故而不滿，亦不渴，四支重而不惡風是也。脈浮者，名曰皮水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水腫欬逆上氣候》 腎主水，肺主氣，腎虛不能制水，故水妄行，浸溢皮膚而身體腫滿，流散不已，上乘於肺，肺得水而浮，浮則上氣而欬嗽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水腫從脚起候》 腎者陰氣主於水，而又主腰腳，腎虛則腰腳血氣不足。水之流溢，先從虛而入，故腰腳先腫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水分候》 水分者，言腎氣虛弱不能制水，令水氣分散涼布四支，故云水分，但四支皮膚虛腫，聶聶而動者，名水分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毛水候》 夫水之病，皆由腎虛所爲。腎虛則水流散經絡，始溢皮毛。今此毛水者，乃肺家停積之水，流溢於外，肺主皮毛，故餘經未傷，皮毛先腫，因名毛水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疸不候》 水病無不由脾腎虛所爲，脾腎虛則水妄行，盈溢皮膚，而今身體腫滿。此疸水者，言脾胃有熱，熱氣疏於膀胱，使小便澀而身面盡黃，腹滿如水狀，因名疸水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燥水候》 燥水，謂水氣溢於皮膚，因令腫滿，以指畫肉上，則隱隱成文字者，名曰燥水也。

《諸病源候論・水諸病・濕水候》

濕水者，謂水氣溢於皮膚，因令腫滿，以指畫肉上，隨畫隨陷，不成文字者，名曰濕水故也。

《諸病源候論・虛勞諸病・虛勞浮腫候》 腎主水，脾主土。若脾虛則不能剋制於水，腎虛則水氣流溢散於皮膚，故令身體浮腫。若氣血俱澀，則多變爲水病也。

《千金要方・水腫》 水有十種，不可治者有五。第一脣黑傷肝，第二缺盆平傷心，第三臍出傷脾，第四背平傷肺，第五足下平滿傷腎，此五傷必不可治。

凡水病，忌腹上出水，出水者月死，大忌之。

中軍候黑丸，治膽玄水，先從頭面至腳腫，頭眩痛，身虛熱，名曰玄水。

《千金要方・水腫》 大凡水病難治，差後特須愼於口味。又復病水人多嗜食不廉，所以此病難愈也。代有醫者，隨逐時情，意在財物，不本性命，病人欲食肉，於貴勝之處，勸令食羊頭蹄肉，如此者未見有一愈者。又此病百脈之中，氣水俱實，治者皆欲令寫之使虛，羊頭蹄極補，那得瘳愈。所以治水藥，多用葶藶子等諸藥。《本草》云：葶藶久服令人大虛。故水病非久虛，不得絕其根本。又有蠱脹，但腹滿不腫。水脹，脹而四肢面目俱腫。大有醫者，不善診候，治蠱以水藥，治水以蠱藥，或但見脹滿，皆以水藥，如此

者，仲景所云：愚醫殺之。今錄愼忌如左：

喪孝　產乳　音樂　房室　諠戲　一切魚　一切肉　生冷　酢滑　蒜　粘食米豆油膩。

右以前幷禁，不得食之，及不得用心。其不禁者，幷具本方之下。其房室等，猶三年愼之，永不復重發。不爾者，差而更發，重發，不可更治也。古方有十水丸，歷驗多利大便而不利小便，所以不能述錄也。

《千金要方・雜病・水腫》 凡水腫有五不治：

一面腫蒼黑，是肝敗不治。二掌腫無文理，是心敗不治。三腹腫無文理，是肺敗不治。四陰腫不起，是腎敗不治。五臍滿腫反者，是脾敗不治。

《元和紀用經》 防己湯主水氣。

《聖惠方・治痟渴後成水病》 夫五臟六腑皆有津液。若腑臟因虛，而生熱氣，則津液竭，故渴也。夫渴數飲水，其人必眩。背寒而嘔者，因利虛故也。診其脈滑甚，爲喜渴，其病變成癰疽，或爲水病也。

治痟渴後，偏身浮腫，心膈不利，紫蘇散方。【略】

治痟渴後，頭面腳膝浮腫，胃虛不能下食，心胸不利，或時吐逆，赤茯苓散方。

《聖濟總録・妊娠門・妊娠胎間水氣肌膚浮腫》 脾合土，候肌肉，土氣和平，則能制水，水自傳化，無有停積。若妊娠脾胃氣虛，經血壅閉，則水飲不化，濕氣淫溢，外攻形體，內注胞胎，懷妊之始腫滿者，必傷胎氣，如臨月而腳微腫者，利其小便，則病可愈。

《本事方・腫滿水氣蟲脹》 治脾元虛浮腫，實脾散。【略】

治水氣，羌活散。【略】

治四肢腫滿，大棗湯。

《鷄峰普濟方・水・辯水證》 項脛脈動，睡起眼浮下如蠶卧，足脛腫，股間冷，身重倦行，行即喘急，面有時而白及光潤，準頭黑，腸門瀝瀝如水鳴，鼻尖常冷，小便赤澀，雖頻數絶微細，大便燥結，卧即哽氣，或喉中如水雞聲，腹脇滿悶，咳嗽不止，凡此皆水證也，不可盡紀。此病不宜動大腸峻瀉，醫者多用芫花、大戟、甘遂、葶藶、豬苓、澤瀉之類，故消取雖易，補閉即難，往往致水復來，而無以治之也。今兹紀方各有次序，有補有瀉，全不損氣，能除病根。若疾勢未甚，不可遽服，須是證候十分，臨證可數服之，見効愈捷。

紫金丹　治水。【略】

虵黄紫金丹　治水氣汨，支飲上氣欲變成水，心下堅硬者。【略】

十水丹　治水。

青水，先從面目腫，大戟主之。

赤水，先從心腫，葶藶主之。

黄水，先從腹腫，甘遂主之。

白水，先從腳腫，上氣而咳，藁本主之。

玄水，先從面腫至足腫，芫花主之。

黑水，先從趺腫，連翹主之。

風水，先從四肢起，滿大身盡腫，澤瀉主之。

石水，先從四肢，小腹腫滿大，桑白皮主之。

裏水，先從小腸滿，巴豆主之。

氣水，乍盛乍虛，乍來乍去，赤小豆主之。

右十味藥，皆等分，與病狀同者則倍之，白蜜和元，先食服一粒，如小豆大，日三服。欲下病者，服三粒，乃量虛實增減之。

七百五十元方　行水補虛。【略】

白元子　治水氣。【略】

椒目煎　治大腹水腫，氣息不通，睡卧不得，上喘氣急。【略】

滑石元　利小便，治水氣。【略】

《千金翼》澤漆湯　主水，通身洪腫，四肢無堪，或從消渴，或從黄疸，支飲內虛不足，榮衛不通，血氣不行，喘息不安，腹中響，脹滿，眼不得視方。【略】

葫蘆散　治遍身水腫。【略】

《集驗》葱豆湯　療虛熱，及服石熱，當風露卧，冷濕傷飢，熱阻在裏，變成熱風水，病心腹腫滿，氣急不得下，小便不利，大便難，四肢腫如皮囊盛水晃晃，如老蠶色，陰卵堅腫如升，脛腫生瘡臭如死鼠，此皆虛損，腎中有熱，強取風冷濕痹故也。內宜依方服諸利水藥外，宜以此湯洗四肢，訖以葱豆膏傅之，別以豬蹄湯洗瘡爛處及卵腫也。【略】

豬蹄洗湯　療丈夫服石有虛熱，因勞損熱盛，當風卧傷於風濕，身變成熱風水腫，病滿氣急，四肢欲腫，小便不利，陰卵堅腫，莖腫生瘡赤爛臭如死

鼠，名水疽，以湯洗之。【略】

神助散　仁宗賜名，治十水之病，四肢面目俱腫，喘急不得卧，小便澀，腹中氣滿。【略】

茯苓湯　治皮水，其脈亦浮，外證肘腫，按之沒指，亦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渴而不惡寒者，此爲皮水。身腫而疼狀如風痹，皮水爲病，四肢腫，水在皮膚中，聶聶動，防己茯苓湯主之。【略】

白朮散　若其人久下利之後，卒然身躰足脛面目浮腫，小便反快，切其脈大而虛，此由脾肺虛弱，肺虛則不能潮諸氣，脾虛則肌肉空疎，氣無所歸。【略】

葶藶子元　治身面浮腫，及治腫入腹，苦滿急，害飲食。【略】

樟柳散　消諸般水腫。【略】

香薷元　療暴水，風水腫，或瘡中水，通身皆腫。【略】

桑皮豆法　治水腫，小便不利，疾輕者。【略】

漢防己散　治虛勞，四肢浮腫，喘息促急，小便不利，坐卧不安。【略】

京三稜丸　治丈夫婦人，頭面手足腫。【略】

五皮散　治頭目四肢悉腫。【略】

《鷄峰普濟方・水・初和甫治水腫等方》　病除後，忌生冷鹹酸酒麵油膩雞豬毒發風物，只喫淡粥飯或石子鶴子，候積漸得食力可食，煮軟羊肉、宿饊餅不妨，其他一切不可食。蓋水候自是亂思飲食，往往緣此發動。大可爲戒，房事尤不可。道養本法，三年戒忌縱不能，亦須一年戒忌。又此病大忌灸針飲酒毒物。

《扁鵲心書・水腫》　此證由脾胃素弱，爲飲食冷物所傷，或因病服攻尅涼藥，損傷脾氣，致不能通行水道，故流入四肢百骸，令人偏身浮腫，小便反澀，大便反泄，此病最重，世醫皆用利水消腫之藥，乃速其斃也。治法，先灸命關二百壯，服延壽丹、金液丹、或草神丹，甚者薑附湯，五七日病減，小便長，大便實或潤，能飲食爲効。惟喫白粥一月後，喫餅麵無妨。須常服金液丹、來復丹，永瘥。若曾服芫花、大戟通利之藥，損其元氣，或元氣已脱，則不可治，雖灸亦無用矣。若灸後瘡中出水，或雖服丹藥則小便不通，皆眞元已脱，不可治也。脈弦大者易治，沉細者難痊。

《直指方・虛腫》　賈洛陽以病瘧不治，必爲痼疾，雖有扁鵲亦莫能爲，則知腫之危惡，非他病比也。夫人所以得全其性命者，水與穀而已。水則腎主之，（土）穀則脾主之。惟腎虛不能行水，惟脾虛不能制水，胃與脾合氣，胃爲水穀之海，又因虛而不能傳化焉，故腎水泛溢，反得以浸漬脾土，於是三焦停滯，經絡壅塞，水滲於皮膚，注於肌肉而發腫矣。其狀目胞上下微起，肢體重着，咳喘怔忪，股間清冷，小便澀黄，皮薄而光，手按成窟，舉手即滿是也。治法大要，身有熱者，水氣在表，可汗。身無熱者，水氣在裏，可下。其間通利小便，順氣和脾，俱不可緩耳。然而證雖可下，又當推其重輕，不可過用芫花、大戟、甘遂猛烈之劑，一發不收。吾恐峻決者易，固閉者難，水氣復來而無以治之也。雖然水之爲腫特一耳，曰風、曰氣、曰血，合而有四焉。風腫者，皮麤麻木不仁，走注疼痛。氣腫者，皮厚四肢瘦削，腹脇脹膨。其或煩燥漱水，迷忘驚狂，嘔逆煩悶，皮間有紅縷赤痕者，此血腫也。婦人經脈壅閉，敗血停腐，尤多見之。然婦人懷胎，亦有氣遏水道而虛腫者，此但順氣安脾，飲食無阻，既產而腫自消。若產後發虛，則虛退而告殂矣。大凡虛腫，先起於腹而後散於四肢者，可活。先起於四肢而後歸於腹者，不治。至若蠱脹而肚上有筋，腹滿而大便滑泄，久瘧而轉作虛浮，與夫唇黑傷肝，缺盆平傷心，臍突傷脾，足平傷腎，背平傷肺，皆爲不治之證，當明辯之。男從腳下腫而上，女從身上腫而下，或肉硬，或手掌平，并不治。

《三因方・水腫證治脈例》　古方十種證候，以短氣不得卧爲心水，兩脇疼痛爲肝水，大便鴨溏爲肺水，四肢苦重爲脾水，腰痛足冷爲腎水，口苦咽乾爲膽水，乍虛乍實爲大腸水，腹急肢瘦爲膀胱水，小便秘澀爲胃水，小腹急滿爲小腸水。各隨其經絡，分其内外，審其脈證，而甄別之。然此十水謂之正水。外有風水、皮水、石水、黄汗。以義攷之，風合歸肝，皮合歸肺，黄汗歸脾，石合歸腎，雖名理不踰，奈證候少異，古方備列，不可不辨。但風水脈浮必惡風，皮水亦浮按不沒指，石水脈浮不惡風，皮水亦浮按不沒指，石水脈沉腹滿不喘，黄汗脈沉遲發熱多涎，久而不愈必致癰膿。正水，寸口脈浮而遲。浮則熱，遲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趺陽脈浮而數，浮則熱，數則止，止熱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爲正水。此《金匱》節文，所以用寸口趺陽二脈者，蓋水氣不在於經也。大抵浮脈帶數，即是虛寒潛止於其間，久必沉伏，沉伏則陽虛陰實，爲水必矣。要知水脈必沉。論曰：脈出者死，與病不相應也。諸唇黑則傷肝，

缺盆平則傷心，臍出則傷脾，足平則傷腎，背平則傷肺，凡此五傷，必不可療也。治法曰：腰以上腫宜發汗，腰以下腫宜利小便，學者當知之。

復元丹　治水腫。夫心腎眞火，能生脾肺眞土，今眞火氣虧，不能滋養眞土，故土不制水，水液妄行，三焦不寫，氣脈閉塞，樞機不通，喘息奔急，水氣盈溢，滲透經絡，皮膚溢滿，足脛尤甚，兩目下腫，腿股間冷，口苦舌乾，心腹堅脹，不得正偃，偃則咳嗽，小便不通，夢中虛驚，不能安卧。

《三因方》卷一四《料簡》　大豆湯　治風水，通身腫，骨節疼，惡風自汗，眼合不得，短氣欲絕，其脈浮。【略】

五皮飲　治皮水，四肢頭面悉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故，不喘，不渴，脈亦浮。

《保命集・腫脹論》　經云：平治權衡，去菀陳莝，開鬼門，潔淨府。平治權衡者，察脈之浮沉也。去菀陳莝者，疎滌腸胃也。開鬼門，潔淨府者，發汗利小便也。又鼓脹之病，治以雞屎醴。名醫云，其腫有短氣不得卧爲心水，兩脇痛爲肝水，大便鴨溏爲肺水，四肢皆腫爲脾水，腰痛足冷爲腎水，口苦咽乾爲膽水，乍虛乍實爲大腸水，各隨其經絡，分其內外，審其脈證而別之。（大）〔又〕有風水、皮水、石水、黃汗，歸各藏以論之。風合歸肝，皮合歸肺，黃汗歸脾，石合歸腎。風水脈浮必惡風，皮水脈亦浮，按下沒指，石水脈沉，腹滿不喘，黃汗脈沉遲，發熱而多涎，久而不愈，必致癰膿。水腫脈浮帶數，卽是虛寒潛止其間，久必沉伏，沉伏則陽虛陰實，爲水必矣。要知水脈必沉是也。論曰：脈出者死，與病不相應也。諸唇黑則傷肝，缺盆盈平則傷心，臍出則傷脾，足平則傷腎，背平則傷肺，此五者必不可療也。治法云：腰以上宜發汗，腰以下利小便。錢氏論虛實腹脹，實則不因吐瀉，久病之後，亦不因下利，脹而喘急悶亂，更有痰有熱，及有宿食不化而脹者，宜服大黃丸，白餅子，紫霜丸下之。更詳認大小便，如俱不通，先利小便，後利大便。虛則久病吐瀉後，其脈微細，（肺）〔脾〕主目胞，腮虛腫，手足冷，當先服塌氣丸，後服異功散，及和中丸，益黃散，溫其氣。因於氣腫者，橘皮煎丸。因於濕爲腫（者），煎防己黃耆湯，調五苓散。因於熱爲腫者，服八正散。又一法，燥熱於肺爲腫者，乃絕水之源也，當清肺除燥，水自生矣，於鼓梔湯中黃芩。如熱在下焦陰消，使氣不得化者，當益陰，則陽氣自化，黃蘗黃連是也。

《保命集・五（脈）〔水〕論五水灸法》　治水腫　螻蛄去頭尾，與葡萄心同研，露七日，曝乾，爲細末，淡酒調下，暑月濕用尤佳。

又方：棗一斗，鍋內入水上有四指，用大戟幷根苗蓋之，遍盆合之，煮熟爲度，去大戟不用，旋旋喫無時，盡棗決愈，神効。

《易簡方・水腫》　治水腫及遍身暴腫，小便澀，用葶藶三兩搗爛，大棗三十枚，水一升半，煎一升去棗，內葶藶於汁中，熬稠丸如桐子大，空心，木香湯或米飲下三十丸。治卒腫滿，身面皆洪大，用甘遂一錢爲末，豬腎一枚作七片，塗末炙熟食，至咀五片當覺腹腸鳴，小便利。一方更入木香一錢，共內腎中，以薄荷葉裹定，再用濕紙裹煨，臨卧細嚼溫酒送下，當下黃水是效。又方用皂角炙黃剉三升，酒一斗漬之，合器煮沸，澄清服一升，日三服。又方用菟絲子一升，酒五升，漬二三宿，每服一升，日三服。

《濟生方・水腫》　葶藶丸　治腫滿，水氣蠱脹。【略】

脾約麻仁丸　雖不言治腫，然水腫人，腎腫水光不可行者，三服神驗。【略】

鴨頭丸　治水腫，面赤煩渴，面目肢體悉腫，腹脹喘急，小便澀少。

赤小豆湯　治年少血氣俱熱，遂生瘡疥，變爲腫滿，或煩或渴，小便不利。

三仁丸　治水腫喘急，大小便不利。

《如宜方・腫病》　脈宜浮大，如諸氣痞滯，遍身虛浮，膨脹喘急，宜木香流氣飲，小便少則分心氣飲。如脾受風濕，氣血凝滯，面目四肢虛腫，宜五皮散。如脾衰不能制腎水，浸漬脾土，陰水作腫，宜實脾散。如脾腎俱虛，四肢浮腫，不渴，小便澀少，宜此丹八分補益，二分去水。如通身浮腫，煩渴引飲，喘急，大小便不利，不宜服熱藥，宜疎鑿飲。如血氣俱熱，遂生瘡疥爲腫，煩渴小便澀，宜赤小豆湯。如積又水攻，面目氣急，腰已上俱浮腫，宜麻黃二兩，甘草一兩，咬咀，水煎，空心溫服，汗出而愈。如水腫，大小便不利，宜神助散，又宜和劑方溫白圓，遇夜服二拾圓，次早大便利，則如前圓數，不利則加圓數。如濕氣留滯，腳腿腫浮，早輕晚重，宜四金丸。如遊風走攻頭面，或四肢作腫塊，宜知母湯。如春月，少年坐卧濕地，兩腳腫痛，宜敗毒散加蒼朮服。

《玉機微義・水氣門・論水氣證治大法》　《內經》曰：不從毫毛，病生於內者，陰氣內盛，陽氣竭絕，不得入於腹中，故言五臟陽以竭也。津液者水

也，充廓皮中，陰蓄於內，水氣脹滿，上攻於肺，肺氣孤危。魄者，肺神，腎爲水害，子不救母，故云其魄獨居也。夫陰精損削於內，陽氣耗減於外，則三焦閉溢，水道不通，水滿皮膚，身體否腫，故云形不可與衣相保也。凡此之類，皆四肢脈數急而內鼓動於肺中也。肺動者，謂氣急而咳也。如是者，皆水氣格拒於腹膜之內，浮腫施張於身形之外，欲窮標本，其可得乎？平治權衡，謂察脈浮沉也。脈浮爲在表，脈沉爲在裏，在裏者泄之，在表者汗之，故云開鬼門潔淨府也。去宛陳莝，謂去積久之水物，猶如草莝之不可久留於身中也。

謹按：經論水氣證治至爲機密，故云開鬼門、潔淨府。然鬼門者，猶幽玄之謂。有毛竅而不見其開闔，邪氣感入，邪與正相搏，毛竅閉塞而寒熱作，爲病客於表，故宜發汗，遺邪氣以開鬼門也。此亦發汗之別稱，泄諸病在表之通例也。淨府者，謂膀胱，內無入孔而外有出竅，爲清淨津液之府，馮腎氣藏氣化水穀之精，而滲入脬中，氣約成溺出也。夫腎主下焦，司開闔關竅二陰，肺脾之氣，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氣化水行而自清淨。否則便澀，或濁或淋爲水氣，溢於腠理，爲膚腫諸病。若宛屈陳莝，壅滯於身中，當泄去是物而淨潔。宜此二法，在表者汗之，在裏者泄之，權衡於治也。雖然經云水病本之於肺腎二經，而古今方論并不以治水獨瀉腎氣者何？蓋腎陰奉行降令，爲生化之源而常不足，至陰精損削於內，生氣不能運化，至爲胕腫，其氣索矣，況肺弱而母氣孤危者乎。故東垣曰：若治以甘淡滲泄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此深擷以上治例之妙也。如積飲留飲傷脾，若土之於雨中則爲泥矣。或因七情所致手足太陰俱病，身面浮腫似水氣者，用燥脾導氣之劑即愈。一則若泥土之得和風暖日，水濕去而陽化，自然萬物生長。一則肺氣開泄，滲道通利，水氣不濡於脾矣。此正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諸氣臌鬱皆屬於肺，而與陰陽爲病水氣機之不同，故亦不待開鬼門、潔淨府而已。

《證治要訣・諸氣門・腫》 腫病不一，遍身腫、四肢腫、面腫、腳腫，方謂之水氣。然有陽水、有陰水，并宜先用五皮飲、升降湯，或除濕湯加木瓜、大腹皮各半錢，如未効，繼以四磨飲兼香桂黃圓。腫，總名，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應陰水、陽水，及蠱脹服藥外，并宜赤小豆粥佐之。

偏身腫，煩渴小便赤澀，大便多閉，此屬陽水，輕宜四磨飲添磨生枳殼，兼進萊菔飲，重則疎鑿飲子，萬靈飲利之，以通爲度。

亦有雖煩渴而大便已利者，此不可更利，宜用五苓散加木通、大腹皮半錢，以通小便，或分心氣飲。

偏身腫，不煩渴，大便自調或溏泄，小便雖少而不澀赤，此屬陰水，宜實脾飲。小便多少如常，有赤時，有不赤時，至晚則微赤，卻無澀滯者，亦屬陰也，不可遽補，木香流氣飲，繼進復元丹。若大便不溏，氣急脹滿，宜四磨飲下黑錫丹。

感濕而腫者，其身雖腫，而自腰下至腳重，腿脹滿尤甚於身，氣或急或不急，大便或溏或不溏，但宜通利小便，多服五苓散，吞木瓜圓，間進除濕湯加木瓜、腹皮各半錢，炒蘿蔔子七分半碾碎之。

有患生瘡，用乾瘡藥太早，致遍身腫，不可妄施他劑，若大便不通，升麻和氣飲。若大便如常，或以自利，當導其氣自小便，導之宜五皮飲和生料五苓散。腹若腫，只在下，宜除濕湯和生料五苓散，加木瓜如澤瀉之數。

有元腎氣根下注而成腳腫，此當就元頭上治，不可妄以腳氣藥施之。蓋氣入腎，則先腳腫而後腎疼，氣注則先腎疼而後腳腫，五心缺而平，唇腫臍突者，不可治。病後浮腫，此係脾虛，用二分平胃散，一分五苓散，和勻湯調，或生料煎服。或用生料平胃散加木瓜、腹皮、人參各半錢，茯苓壹錢。或六君子湯加木香半錢。腫甚者，木香流氣飲。有渾身水腫，以青蛙一二箇去皮，火炙食之，腫退。亦有單獨腹脹，用亦効者。

治陽水浮腫，敗荷葉燒存性，碾末，米飲調下。荷葉服之，令人瘦劣，今假病欲容體瘦以示人者，一味服荷葉灰，故可以退腫。浮腫之處，若煽然赤腫而堅，其人或增寒壯熱，或爲癰疽，或偏身生瘡而腫，并見瘡毒門。

四肢腫謂之肢腫，宜五皮飲，加薑黃、木瓜各壹錢，或四磨飲。腳腫見本門腳氣證。

面獨腫，蘇子降氣湯，兼氣急者尤宜，或煎熱去滓後，更磨沉香一呷。

有一身之間，唯面與雙腳浮腫，早起則面甚，晚則腳甚。經云：面腫爲風，腳腫爲水。乃風濕所致，須問其大小腑通閉，別其陰陽二證，前後用藥，惟除濕湯加木瓜、腹皮、白芷各半錢可通用，或以蘇子降氣湯，除濕湯各半貼煎之。

《丹溪心法・水腫》 水腫因脾虛不能制水，水漬妄行，當以參朮補脾，

使脾氣得實，則自健運，自能升降，運動其樞機，則水自行，非五苓、神佑之行水也，宜補中行濕，利小便，切不可下。用二陳湯加白朮、人參、蒼朮爲主，佐以黃芩、麥門冬、炒梔子，制肝木。若腹脹，少佐以厚朴。

氣不運，加木香、木通。氣若陷下，加升麻、柴胡提之，隨病加減，必須補中行濕。二陳治濕，加升提之藥，能使大便潤而小便長。產後必須大補血氣爲主，少佐蒼朮、茯苓，使水自降，用大劑白朮補脾，若壅滿用半夏、陳皮、香附監之。

有熱，當清肺金，麥門冬、黃芩之屬。一方用山梔子去皮，取仁炒，搥碎，米湯送下一抄。若胃熱，病在上者，帶皮用。治熱水腫，用山梔子五錢，木香一錢半，白朮二錢半，咬咀，取急流順水煎服。【略】

腰以下腫，宜利小便；腰以上腫，宜發汗。此仲景之要法也。

諸家只知治濕當利小便之說，執此一途，用諸去水之藥，往往多死。又用導水丸、舟車丸、神佑丸之類大下之，此速死之兆。蓋脾極虛而敗，愈下愈虛，雖劫効目前，而陰損正氣，然病亦不旋踵而至。大法宜大補中宮爲主，看所挾加減，不爾則死，當以嚴氏實脾散加減用。

陽病水兼陽證者，脈必沉數。陰病水兼陰證者，脈必沉遲。水之爲病不一。賈洛陽以病腫不治，必爲錮疾，雖有扁鵲亦莫能爲，則知腫之危惡，非他病比也。夫人之所以得全其性命者，水與穀而已。水則腎主之，(土)穀則脾主之，惟腎虛不能行水，惟脾虛不能制水，胃與脾合氣，胃爲水穀之海，又因虛而不能傳化焉，故腎水泛溢，反得以浸漬脾土，於是三焦停滯，經絡壅塞，水滲於皮膚，注於肌肉而發腫矣。其狀目胞上下微起，肢體重著，咳喘怔忡，股間清冷，小便澀黃，皮薄而光，手按成窟，舉手即滿是也。治法，身有熱者，水氣在表，可汗。身無熱，水氣在裏，可下。其間通利小便，順氣和脾，俱不可緩耳。證雖可下，又當權其重輕，不可過用芫花、大戟、甘遂猛烈之劑，一發不收。吾恐峻決者易，固閉者難，水氣復來，而無以治之也。

風腫者皮麤麻木不仁，走注疼痛。氣腫者，皮厚四肢瘦削，腹脇脹膨。其皮間有紅縷赤痕者，此血腫也。

婦人懷胎，亦有氣遏水道而虛腫者，此但順氣安脾，飲食無阻，既產而腫自消。

大凡水腫先起於腹而後散四肢者，可活。先起於四肢，而後歸於腹者，不治。大便滑泄，與夫唇黑，缺盆平，臍突，足平背平，或肉硬，或手掌平，又或男從腳下腫而上，女從身上腫而下，并皆不治。若遍身腫，煩渴，小便赤澀，大便閉，此屬陽水，先以五皮散，或四磨飲，添磨生枳殼，重則疎鑿飲。若遍身腫，不煩渴，大便溏，小便少，不澀赤，此屬陰水，宜實脾飲，或木香流氣飲。

陽水腫，敗荷葉燒灰存性爲末，米飲調下。若病可下者，以三聖散，牽牛、枳實、蘿蔔子三味，看大小虛實與服。氣實者，三花神佑丸、舟車丸、禹功散選用。

《丹溪心法・水腫》 忌食羊頭蹄肉，其性極補水，食之百不一愈。

《蒼生司命・腫證餘論挾水腫說》 吾人所以得全其性命者，水與穀而已。水則腎主之，穀則脾主之。胃與脾合氣。胃爲水穀之海，脾爲運化之司，今脾胃兩虛，不能傳化，則不能制水，故腎水泛濫，反得以浸漬脾土，於是三焦停滯，經絡壅塞，水浸於脾胃，注於肌肉，而發腫矣。其狀眼胞上下微起，肢體重著，咳嗽怔忡，股間清冷，小便澀黃，皮薄而光，手按成窟，手舉即滿，此水腫之病也。然腫有五證。風腫者，皮粗麻木不仁，走注疼痛，四君子加升麻、蒼朮、防風、羌活。氣腫者，皮厚，四肢瘦弱，腹脇膨脹，六君子加木香、木通。血腫者，皮間有血縷赤痕，四物加桃仁、紅花。婦人懷孕，亦有氣遏水道而虛腫者，此但順氣安脾，既產而腫自消。水有十，有心水、脾水、肝水、肺水、腎水、膽水、大腸水、風水、皮水、裏水、石水之不同。丹溪亦云：水腫脈必沉伏，病陽水兼陽症，脈必沉數，其證頻滿，小便赤澀，大便閉結，治用五皮、五苓，重者疎脾飲子。病陰水兼陰症，脈必沉遲，其症不煩滿，大便溏，小便少而不赤澀，治用實脾飲、木香流氣飲。腰以上腫及身有熱者，水氣在表，可發汗，腰以下腫者，當利小便，上下分消其濕，此治水之良法也。丹溪曰：水病以健脾爲主，使脾氣得實而氣運，則水自行，非五苓、神佑、禹功之行水也，宜以參苓爲君，視所挾症加減，無不効者，若苟徒用快利，用行水藥，多致不救，信哉！

《丹溪心法附餘・濕熱門・水腫》 廣按：水腫之證，蓋由脾虛濕勝凝閉，滲道不得通，故邪水隨氣流注經絡之中，則一身浮腫，皮薄而光，手按成窟，舉手即滿也。先當補中燥濕，使脾得健運，次當開其滲道，以決邪水，則體用兼該，標本兩盡，病之不愈者鮮矣。今之醫者，徒知決水，而不知補脾，

故暫消而隨腫，何益之有哉？古人治病之挾虛，有先攻而後補者，有先補而後攻者，有攻補兼施者，何嘗一於攻也？又嘗論之，水腫皷脹之病，忌用甘溫之藥，蓋腫脹屬濕，甘溫之藥能生濕熱，而反助病邪，經曰：甘能作中滿是也。惟用溫苦溫寒之藥治之，則愈。蓋苦寒瀉濕熱，苦溫除濕寒也。又宜用風藥，風能勝濕也。

《明醫指掌・水腫症歌論》 水濕由來脾土虛，不能制水漬於膚，須知陽水幷陰水，氣血風形各有途。利水不須行峻利，脾能健運自寬舒，但將參朮常爲主，加減當看所挾施。

人藉水穀以有生，穀賴脾土以運化。若脾土虛，則不能制水，故傳化失常，腎水泛溢，反得以浸漬脾土，於是三焦停滯，經絡壅塞，滲入皮膚，注於肌肉而發浮腫。其狀目泡上下微起，肢體重着，咳嗽怔忡，股間清冷，小便黃澀，皮膚而光，手按成窟，舉手即滿是也。然有五腫十水，名狀不一，而致病之由，不過如是。丹溪云：水病以健脾爲主，使脾氣得實，而氣運則水自行，非五苓、神佑、禹功之行水也，而宜以蒼朮爲君，視其所挾之症增減，無不効。若苟徒快利行水，決致不救也。悲夫如風腫者，皮麻痲木不仁，走注疼痛。氣腫者，皮厚四肢瘦削，腹脇脹滿。血腫者，皮膚間有紅縷赤痕。陽水者，身腫消渴，溲赤煩燥，便秘脈數。陰水者，身冷不渴，便清脈遲。風水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身體反重而酸，或惡風自汗，外症骨節疼痛，脈浮不渴。皮水者，外症肘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發汗之症）。裏水者，脈遲，外症自喘。石水者，脈沉，外症腹滿不喘。黃汗，風水者，脈浮，外症骨節痛，惡風。大抵諸有水者，腰以上腫者，當發汗，是開鬼門也。腰以下腫者，當利小便，是潔淨府也。此上下分消其濕，治水之良法也。

《明醫指掌・水腫症歌論》 五腫：風腫者，四君子湯加升麻、蒼朮、柴胡、防風、羌活。氣腫者，六君子湯加木香、木通，或枳朮湯。血腫者，四物湯加桃仁、紅花。陽水者，五皮散，或六君子湯加黃芩，炒山梔、門冬、厚朴。小便不利，四苓散加薏苡、山梔。陰水，實脾散，或防己茯苓湯。

諸水：裏水，越脾加朮湯。黃汗、風水，黃蓍芍藥桂枝苦酒湯。正水，五皮飲。腰以上腫，宜汗，甘草麻黃湯。腰以下腫，利小便，五苓散。皮水《機要》茯苓湯。風水《金匱》越脾湯，或五皮散。實者，導水丸、疎鑿飲子，利水後，隨用補，神祐丸。

《愼齋遺書・腫》 腫有氣腫、水腫，食積停痰之腫，又有陰陽腫，各種不同。氣腫，四君子合和中散。水腫，胃苓湯。食積停痰腫，癩蝦蟇豬肚丸。陰陽腫，六味丸加牛膝、杜仲、破故、小茴，溫而利之。蓋此證得之汗吐下後，或房勞太過，腎虛所致，故宜溫腎，而其腫自消也。凡腫先從腳下起者，濕熱在下也，宜先溫補脾胃五六帖，次以補中益氣湯和之，後以五苓散利之。先從身上腫者，濕熱在上也，宜先利其濕熱二三帖，口渴加紫蘇，次用溫補脾胃藥。大抵脈浮而無力當汗，五積散。脈沉而無力當溫，四君子和中散。

《醫學入門・雜病門・水腫》 陽水熱渴二便閉，汗下分消要得宜。經曰：諸腑腫疼酸皆屬於火。又曰：結陽肢腫，是也。治與水症濕症大同，大法腰已上腫宜汗，腰已下腫宜下。表症喘咳，小青龍湯、越婢湯、古麻甘湯、桂枝苦酒湯。裏症腹腫脇硬，十棗湯、澤瀉湯、澤瀉牡蠣湯、導水丸、三花神祐丸、濟川丸、布海丸。然症雖可下，又當權其輕重。若年衰久病，及虛者，黃米丸。初起只宜上下分消其濕，五苓散用桂枝，合六一散，加橘皮、木香、檳榔、生薑煎服。或單山梔丸，木香、白朮煎湯下。兼黃者，茵陳五苓散滲之。陰水身涼大便利，補中行濕或升提。經曰：陰蓄於內，水氣脹滿，是也。治宜補脾土，以復運化之常，清心火降肺金，俾肝木有制，而滲道又且開通，此補中行濕兼全。虛而有濕熱者最宜。若中寒者，溫補則氣煖而小便自通。氣陷者，升提則陽舉而陰自降。故曰行濕非五苓、神祐之謂也。補中氣，六君子湯加木香。瀉者參苓白朮散，升陽除濕防風湯。嘔者，赤茯苓湯。中寒者，玄武湯、實脾散。挾食積者，緊皮丸，《千金》養脾丸。挾濕熱者，中滿分消湯丸。濕甚者，退黃丸。虛甚氣陷，口無味者，六君子湯加升麻、柴胡以提之，復元丹。切忌淡滲。腎虛腰重腳腫，濕熱者，加味八味丸，滋腎丸。陽虛小便不利者，古沉附湯。二便俱利者，朮附湯，復元丹。陰多久病或產後，久病喘咳瘧痢，或誤服涼藥以致腫者，危症也。俱宜補脾爲主。大概挾喘者，分氣紫蘇飲，五皮散，葶藶丸。久痢加味八味丸，久瘧退黃丸。產後腫，必大補氣血，使水自降，八物湯加蒼朮、陳皮、半夏、香附。有熱加麥門冬、黃芩。氣不順加木香、砂仁。懷胎氣遏水道腫者，去半夏加紫蘇、大腹皮。飲食無阻者，雖不藥，而既產自消矣。陽兼食毒與瘡痍。食積，香平丸、枳朮丸。因酒小蘿皂丸。飲毒水而腫者，名水蠱，添雄丸。不伏水土者，胃苓湯。膿瘡搽藥愈後發腫，敗毒散。便閉升麻和氣飲。乾瘡洗浴，水氣入腹者，赤小豆湯。瘡久倦怠嗜卧腫者，五苓散加橘皮、木香、檳榔、滑石、甘草、枳殼、大腹皮、砂仁、薑煎溫服。風腫走注皮麻木，陽水陰水腫外，又有風腫，氣腫，血腫，惟腸癕，石痕，乃婦人病也。風腫即痛風腫者，腫面多風熱，腫腳多風濕，關脈浮洪弦者，風熱濕三氣鬱而爲腫，因脾土不足，木火太盛，胃中純是風氣，所以清氣不升，腹作膨脹，濁氣不降，大便閉澀。經曰：中滿瀉之於內者，是也。外症走注疼痛，面皮粗，麻木不仁，先服三和散，

次服小續命湯。大便閉，去附子加檳榔、牽牛。日久者金丹，風從汗散故也。虛弱不敢汗者，四君子湯加升麻、柴胡、蒼朮、防風。汗多者，防己黃芪湯。氣腫隨氣消長之。七情停涎，鬱爲濕熱，脾肺俱病，四肢瘦削，腹脇膨脹，與水氣相似。但以手按之成凹，不即起者，濕也。按之皮厚不成凹者，氣也。六君子湯加木香、木通。喘者，木香流氣飲。大便閉者，三和散、六磨湯、木香檳榔丸。小便閉者，分心氣飲。嘔滿者，四炒枳殼丸。瀉者，單香附丸。挾痰腹脹滿者，加味枳朮湯，控涎丹。瘀血之腫如何識，皮間赤縷血痕兒。四物湯加桃仁、紅花，或續斷飲，加味八味丸。婦人經閉敗血腫者，腎氣丸加紅花，或紅攀丸，詳婦人經候。莖囊又有陰陽候，玉莖與陰囊，伸縮痿強，乃身中陰陽之撥，有陽火玉莖腫脹健裂不休者，葉青瀉肝湯。濕熱下流者，四苓散加山梔、木通、金鈴子。莖囊腫大通明者，木香流氣飲加木通，煎香青木香丸。暴風客熱，陰挺腫脹者，龍膽瀉肝湯。膀胱熱甚，囊腫二便不通者，三白散、八正散。腫痛者，用小茴、全蝎、穿山甲、木香等分爲末，每二錢空心酒下。有陰寒，濕腫痿弱者，五苓散加茴香，或八味丸。腎大如斗者，荔核散。上熱下虛，玉莖腫痛者，清心蓮子飲。陰腫大如升。核者，用馬鞭草搗爛塗之，或乾地龍爲末，鷄子清調敷，囊軟者可治。婦人陰腫便秘，枳橘熨。通治忌甘與刺皮。凡陽水宜辛寒散結行氣，苦寒瀉火燥濕。陰水宜苦溫燥脾，或辛熱導氣。極忌甘藥助濕作滿，尤忌針刺，犯之流水而死。

《醫學入門・雜病門・水腫》 陽水【略】通用二陳湯去甘草，加蒼朮、白朮爲君，佐以豬苓、澤瀉、山梔消濕熱，麥門冬、黃芩爲使，清肺制肝。腹脹加厚朴，瀉加肉豆蔻、訶子。喘急加桑白皮、杏仁。氣壅加香附。食積加山查、麥芽。陽水便閉，加甘遂少許。陰水氣弱，加人參。風腫加羌活、防風、白芷。夏月加香茹，寒加薑、桂，氣腫加蘿蔔子、枳殼，血加歸、芎，痰加貝母，上腫加紫蘇，下腫加防己、木瓜，陰囊腫加小茴、木香，外腎如石引脇痛，加巴戟。又太陽腫症，加藁本、赤小豆。少陽加芫花、雄黃、木通。陽明加茯苓、椒目。太陰加甘遂、葶藶。少陰加澤瀉、連翹、巴戟。厥陰加大戟、吳萸。此推廣古法，不可妄用。蓋甘遂、大戟、芫花，損氣破血，巴豆損腎陰氣。輕粉傷齒，毒留腸胃。土狗劫奪，消而復腫。愼之。凡先腫而後散於四肢者可治，先腫四肢而後歸於腹者難治。若肌肉崩潰，足脛流水，唇黑耳焦，缺盆平，臍凸背平，手足掌平，肉硬，腹多青筋，大便滑泄者，不治。又面黑者肝死，兩手無紋者心死，臍凸者脾死，兩肩凸者肺死，下注腳腫者，腎死。

《古今醫鑑・水腫》 治法：身有熱者，水氣在表，可汗之。身無熱者，水氣在裏，可下之。其間通利小便，順氣和脾，俱不可緩。然證雖可下，又當度其輕重，不可過用大戟、芫花、甘遂等，利水猛烈之劑，一發不收。峻決者易，固閉者難。水氣復來，而無可治之也。【略】

患人腹上，用手按之有窩者，可治。脈壯者，易治。脈微者，難痊。

遍身腫煩渴，小便赤澀，大便閉，身熱脈沉數者，此屬陽水，以八正散主之。

遍身腫不煩渴，大便溏，小便少，不澀，身不熱，脈沉者，此屬陰水，以胃苓湯主之。

水氣浮腫，因於氣者，以分心氣飲，加豬苓、澤瀉、車前子、葶藶、木瓜、麥門冬。

通身皮膚光腫如泡，手按成窟，舉手即滿者，是因脾虛不能制水，水漬妄行故也。法當補脾，使脾氣得實，則自健運，切不可下。忌食羊肉。腰已上腫，宜發汗，腰已下腫，宜行小便，此仲景之妙法。

一病人六脈數，四肢腫滿，腹痛發熱，小便少，大便閉，治以溫中養胃，非也，皆由三焦蓄熱，大小便閉，無發泄，故流出經絡，五臟充溢而成腫脹，宜敗毒散加麻黃、防風、枳實發散，次以利氣丸下之，或八正散。

《醫方考・水腫門》 水由地中行，順道也。懷山襄陵，逆道也。治之者，行其所無事，則智大矣。故治水腫者，亦因其勢而利導之，宜汗、宜下、宜滲、宜清、宜燥，而藥惟宜焉，則醫之大智也。

《萬病回春・水腫》 脈水腫之病，有陰有陽。陰，脈沉遲，其色青白，不渴而瀉，小便清。濇脈或沉數，色赤而黃，燥糞赤溺兼渴，爲陽。沉細必死，浮大無妨。

水腫者，通身浮腫，皮薄而光，手按成窟，舉手即滿者，是水腫也。初起腹飽上下微腫如裹水，上則喘咳氣急，下則足膝浮腫，大小便短澀不利，或大便溏泄，皆因脾虛不能運化水穀，停於三焦，住於肌肉，滲於皮膚而發腫也。治用健脾利水以爲上策。久則肌肉潰爛，陰囊足脛水出，唇黑缺盆平，臍口肉硬，足背手掌俱平者，是脾氣憊也。

水腫氣急而小便澀，血腫氣滿而四肢寒。

朝寬暮急是血虛，暮寬朝急是氣虛，朝暮急，氣血俱虛。大凡水腫者，宜健脾去濕利水也。

《松崖醫徑・水腫鼓脹》 卻鹽味，斷妄想，以防助邪，而保母氣。

《景岳全書・雜證謨・腫脹》 大凡水腫先起於腹，而後散四肢者可

治；先起於四肢，而後歸於腹者難治。掌腫無紋者死。大便滑泄，水腫不消者死。唇黑，唇腫，齒焦者死。臍腫突出者死。陰囊及莖俱腫者死。脈絕，口張，足腫者死。足附腫，膝如斗者死。肚上青筋見，瀉後腹腫者死。男從身下腫上，女從身上腫下，皆難治。【略】

凡外感毒風，邪留膚腠，則亦能忽然浮腫，如東垣所謂八益之邪，自外而入者是也。然其來必速，其證則必有脈緊及頭疼骨痛等證，方是外感之候，先宜解散其邪，如正柴胡飲、小柴胡湯、敗毒散、參蘇飲、葛根葱白湯之類，隨宜用之。若風因火熾，而表裏俱熱者，宜芍藥清肝散，或龍膽瀉肝湯之類主之。若邪傳入裏，太陽陽明并病，而胃實熱甚，必日晡潮熱，大渴引飲者，白虎湯主之。若大實大滿，而熱結不退者，大承氣湯，或百順丸下之。若少陽陽明并病，寒熱往來，滿而實者，宜大柴胡湯下之。《五常政大論》曰：下之則脹已，此之類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腫脹》 凡水腫等證，乃脾肺腎三臟相干之病。蓋水爲至陰，故其本在腎；水化於氣，故其標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今肺虛則氣不化精而化水，脾虛則土不制水而反剋，腎虛則水無所主而妄行，水不歸經則逆而上泛，故傳入於脾而肌肉浮腫，傳入於肺則氣息喘急。雖分而言之，而三臟各有所主，然合而言之，則總由陰勝之害，而病本皆歸於腎。《內經》曰：腎爲胃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然關門何以不利也？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夫所謂氣化者，即腎中之氣也，即陰中之火也；陰中無陽，則氣不能化，所以水道不通，溢而爲腫。故凡治腫者必先治水，治水者必先治氣，若氣不能化，則水必不利，惟下焦之眞氣得行，始能傳化，惟下焦之眞水得位，始能分清。求古治法，惟薛立齋先生加減《金匱》腎氣湯，誠對證之方也，余屢用之，無不見效，此雖壯水之劑，而實即脾肺腎三臟之正治也。何也？蓋腎爲先天生氣之源，若先天元氣虧於下，則後天胃氣失其本，而由脾及肺，治節所以不行，是以水積於下，則氣壅於上，而喘脹由生，但宜峻補命門，使氣復元，則三臟皆安矣。今論其方：如所用桂附，以化陰中之陽也，熟地、山藥、牛膝，以養陰中之水也，茯苓、澤瀉、車前子，以利陰中之滯也；此能使氣化於精，即所以治肺也，補火生土，即所以治脾也，壯水通竅，即所以治腎也。此方補而不滯，利而不伐，凡病水腫於中年之後，及氣體本弱者，但能隨證加減用之，其應如響，誠諸方之第一，更無出其右者。

證有全由脾肺不足而爲腫脹者，治宜以四君、歸脾之屬爲主，固是正治之法，然亦須兼補命門。蓋脾土非命門之火不能生，肺氣非命門之水不能化。人知土能制水，而不知陽實制陰，人知氣化爲精，而不知精化爲氣也，虛則補母，正此之謂。

凡素稟陽盛，三焦多火，而病爲水腫者，其證必煩渴喜冷，或面赤便結，或熱而喘嗽，或頭面皆腫，或脈見滑實，此濕熱相因，陰虛之證也；凡辛香燥熱等劑，必所不堪，宜用六味地黃湯加牛膝、車前、麥冬之類，大劑與之。其有熱甚者，宜加減一陰煎加茯苓、澤瀉、車前、牛膝之類主之。其有虛中挾實，胸膈不清，宜加陳皮、白芥子之類佐之。其有生平不宜熟地者，則單用生地亦可。但此等壯水等劑，必十餘服後，方可望效，若先因剋伐致虛者，其效尤遲，愼毋欲速，自求伊戚也。

凡年少縱酒致爲濕熱所乘，元氣尚強，脈實有力，而不便於溫補者，此當逐去濕熱，亦有速效。宜禹功散、導水丸、濬川散、三花神祐丸之類，皆可擇用。瀉後宜薄滋味，戒飲酒，久之方可復元。

古法治腫，大都不用補劑，而多用去水等藥，微則分利，甚則推逐。如五苓散、五淋散、五皮散、導水茯苓湯之類，皆所以利水也。如舟車、神祐丸、濬川散、禹功散、十棗湯之類，皆所以逐水也。再如巴豆、朴硝、鍼砂、滑石、三稜、蓬朮、麝香、琥珀、土狗、地龍、田螺、水蛭、鯉魚、鯽魚、蘿蔔子、蘇子、商陸、葶藶、杏仁、防己、秦艽、木瓜、藿麥、通草、厚朴、赤小豆、豬苓、海金沙、五加皮、大腹皮、羌活、獨活之類，無非逐水利之劑，但察其果係實邪，則此等治法誠不可廢，但必須審證的確，用當詳愼也。凡今方士所用則悉皆此類，故能晚服而早通，朝用而慕瀉，去水斗許，腫脹頓消，效誠速也。但彼不顧人之虛實，不慮人之死生，惟以見效索謝而去，不知隨消隨脹，不數日而復脹必愈甚。苟以年衰積損之證，而復遭此劫，則百無一生矣。

水腫證以精血皆化爲水，多屬虛敗，治宜溫脾補腎，此正法也。然有一等不能受補者，則不得不從半補，有并半補亦不能受者，則不得不全用分消。然以消治腫，惟少年之暫病則可，若氣血既衰而復不能受補，則大危之候也。故凡遇此輩，必須千方百計務救根本，庶可保全。嘗見有專用消伐而退腫定喘者，於腫消之後，必尪羸骨立，略似人形，多則半年，少則旬日，終無免者。

故余之治此，凡屬中年積損者，必以溫補而愈，皆終身絕無後患。蓋氣虛者不可復行氣，腎虛者不可復利水，且溫補即所以化氣，氣化而全愈者，愈出自然。消伐所以逐邪，逐邪而暫愈者，愈由勉強。此其一爲眞愈，一爲假愈，亦豈有假愈而果愈者哉！

《證治心傳・中風腫脹辨》 腫脹一症，因陽氣衰敗而成，治宜大培元陽，溫中扶氣，則水自行而腫脹除矣。蓋人身之衛氣，周護一身之表，猶可包地之義，肌膚之溫柔堅密，皆本乎此。若衛受邪伏於內，陰反居於外，水從陰化則成膚腫，中陽氣遏則生膜脹，治宜溫發陽氣以逐陰邪，是爲探本之治也。余恆見庸工，每用行水利濕之劑，如五苓、舟車等方，初獲小效，久則病加腫盛脹增，甚至背平臍突，陰僭陽位爲喘爲阻，則大命傾矣。

《醫門法律・水腫門・水腫脈論》 諸病辨脈，以浮沉遲數四脈爲綱。而水病之精微要渺，莫不從此四字參出，其及於弦緊微濇伏潛之脈者，愈推愈廣之節目耳。風水脈浮此定法也，然有太陽脈浮之風水，有肝腎幷浮之風水，有勇而勞汗之風水，有面肘龐鬱壅害於言之風水。治法同一開鬼門，而標中之本，則微有分矣。抑且當汗之證，渴而下利，小便數，皆不可發汗，可不辨而犯其戒乎？脈沉曰水，此定法也，而肝腎幷沉爲石水，沉伏相搏名曰水，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爲痛，沉則爲水，脈得諸沉，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脈出者死。沉爲水，緊爲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沉爲裏水，水之爲病，其脈沉小，屬少陰。《內經》明有潔淨府之法，《金匱》治諸沉脈俱不及之，另曰腰以下腫者，宜利小便。又曰：小便自利者愈。正恐沉微沉遲，腎氣衰少，誤用其法耳。已上所論浮沉諸脈，皆顯明而可解者也。至論遲數之脈，謂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趺陽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數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爲水矣。如是言脈，截斷衆流，令聰明知見，全不得入，豈非最上一乘乎？寸口者肺脈所過，趺陽者胃脈所過，二脈合診者，表章《內經》三陰結謂之水，當以寸口趺陽定其診也。寸口脈浮而遲，浮屬衛爲陽，遲爲營爲陰，衛不與營和，眞陽獨居脈外則爲熱，營不從衛，匿於脈中則爲潛，營衛之間熱潛之邪相搏而至，則肺氣不能布化，故自結而沉也。脾與胃以膜相連而爲表裏，趺陽脈浮而數，胃陽不與脾陰相合，浮而獨居於表則爲熱，脾陰不得胃陽以和，反爲陽氣所促而變數，數則陰血愈虛而止矣。數止相搏名曰伏者，趺陽之脈本不伏，以熱止之故而脈伏也。寸口之沉，趺陽之伏，相搏於中則爲水，豈非三陰結一定之診乎？然肺合皮毛者也，皮膚者絡脈之所過，肺沉而氣不爲充，榮潛而血不爲養，則絡脈虛。脾爲胃行津液者也，脾伏則津液不入膀胱，故小便難。絡虛便難，水之積者乘虛而走皮間爲腫矣。《金匱》之書，觀之不解，正精微所在，未可釋手也。寸口脈遲而濇，解見二卷水寒中，然以寸口定肺之診矣。而肺者外合皮毛，內合大腸者也。外合皮毛，既推皮虛所過絡脈之虛，水入爲腫矣。而內合大腸，豈無脈法以推之耶？《金匱》又曰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緊即惡寒，水不沾流，走於腸間。以浮遲弦緊爲肺脈主水，表裏之分也。弦爲水緊爲寒，水寒在肺，則營衛不溫分肉而惡寒，肺之治節不行，不能通調水道，故水不沾流，而但走大腸之合也。即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溏之互辭也。以趺陽定胃之診矣，而胃之或寒或熱，亦即於脈之或緊或數而辨之。故曰趺陽脈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下之即胸滿短氣。又曰趺陽脈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穀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一寒一熱，兩出趺陽所主脈證，寒疝瘕即石水之類，腹中痛宜溫不宜下，下之而傷其胸中之陽，則濁陰上攻，胸滿短氣也。《內經》腫滿環臍痛名風根，不可動，動之爲水溺濇之病。風根爲陽，動之則乘陰，疝瘕爲陰，動之則乘陽，皆精義也。熱能消穀，小便數本是癉成消中之病，今反小便不利，此欲作水，亦可見其水必乘熱勢浸淫無所不至，與黃汗證大同小異耳。《金匱》水病脈法之要，全在求責有無盛虛，有者求之，無者求之，凡屬本證兼證，胸中了然無所疑惑矣。盛者責之，爲風爲熱爲腫爲痛爲氣強爲發熱燥煩，莫不有脈可據矣。虛者責之，爲正虛衛虛營虛經虛絡虛，水穀氣虛，少陽卑，少陰細之虛，亦莫不有脈可據矣。究竟脈者精微之學也，昌欲傳其精微，而精微出於平淡，愈推愈廣，愈求愈獲。如水病脈出者死，徒讀其文，寧不悞人自悞乎？風水黃汗等證，脈之浮大且洪者，豈亦主死乎？惟少陰腎水，其脈本沉者，忽焉沉之烏有，而反外出則主死耳。又如營衛之虛，其辨不一。有營衛隨風火熱上行，而不環周於身者，有營衛因汗出多，而不固於腠理者，有營衛因穀氣少，幷虛其宗氣，胸中作痛者，有營衛不和於脈之內外者，有營衛阻絕於脈之上下者，有營衛所主，上中下三焦俱病，四爲斷絕者，有營衛熱胕，肌膚瘍潰者。一一致詳始得其精，學脈者自爲深造可矣。

《醫門法律・水腫門・論海藏集仲景水氣例》 海藏於治水腫一門，務爲致詳，設爲水氣問難，求責脈之有力無力，藏沉府浮用藥大凡，意在發明《內經》仲景，其實渾是後人窠臼，中無實得也。其云高低內外，輕重表裏，隨經補瀉，要當詳察肺胃腎三經，病即瘥也。此一語最爲扼要，然終未到家。《內經》明謂三陰結，謂之水。三陰者，太陰也。足太陰脾，手太陰肺，氣結不行，即成水病。而水之源，出自腎，故少陰腎亦司之。但當言肺脾腎，不當言肺胃腎也。何也？胃不必言也，胃本水穀之海，五藏六府之大源，脾不能散胃之水精於肺，而病於中，肺不能通胃之水道於膀胱，而病於上，腎不能司胃之關門，時其輸泄而病於下，所以胃中積水浸淫，無所底止耳。海藏舉肺胃腎而遺脾，於至理不過一間未達，原不必議。其治例仍以肺沉大腸浮，心沉小腸浮爲言，此則相沿之陋也。詎知藏府各分浮沉，而大小二腸，不當從上焦分診耶。至於所集仲景水氣例，則未窺宮牆富美，反多門外邪僻矣。夫仲景論雜證，於水氣一門，極其精詳，惟恐足太陰脾之健運失職，手太陰肺之治節不行，足少陰腎之關門不開，幷其府膀胱之氣化不行，所用方藥，皆不蹈重虛之戒，立於無過之地。海藏集仲景治肺癰葶藶大棗瀉肺湯爲例，是欲以瀉肺之法，爲瀉水之法矣。集仲景治傷寒痞連兩脇，雜證支飲在脇之十棗湯爲例，是欲以瀉胸脇及膀胱，爲瀉水之法矣。何其敢於操辦，而藉口仲景耶？不但此也，抑且假托後人治水之峻藥，本之仲景，謂三花神祐丸，即十棗湯加牽牛、大黃、輕粉。除濕丹，即神祐丸加乳香、沒藥。玄青丹，又即神祐丸加黃連、黃蘗、青黛。集仲景之方，以傅會後人，罪不容誅矣。後來依樣葫蘆，更改一味二味，即成一方，不傷脾即瀉肺，不瀉肺即瀉膀胱，乃致積水滔天，載胥及溺，絕無一人，追悔從前用藥之咎，正以繇來者非一日耳。水病門中，成方百道，求一救肺氣之臏鬱，而伸其治節之方無有也。求一救膀胱阻絕，而伸其氣化之方無有也。節取數方發明備用，臨病自出生心化裁，是所望矣。

《醫門法律・水腫門・律七條》 凡治水腫病，不分風水、皮水、正水、石水、黃汗五證，及脾肺腎三藏所主，恣用驅水惡劣之藥，及禹功、舟車導水等定方者，殺人之事也。

凡治水腫病，有當發汗散邪者，不知兼實其衛，致水隨汗越，浸淫皮腠，不復趨水道，醫之罪也。

凡治水腫病，遇渴而下利之證，誤利其水，致津液隨竭，中土坐困，甚者脈代氣促，擯於死亡，醫之罪也。

凡治水腫病，遇少腹素有積塊疝瘕，誤行發表攻裏，致其人濁氣上衝胸胃，大嘔大逆，痛引陰筋，卒死無救者，醫殺之也。

凡治水腫黃汗證，乃胃熱釀成癉水，誤用熱藥，轉增其熱，貽患癰膿，醫之罪也。

凡治水腫病，不察寸口脈之浮沉遲數，弦緊微濇，以及趺陽脈之浮數微遲緊伏，則無從辨證用藥，動罹凶禍，醫之罪也。

《醫宗說約・水腫》 人之全生資水穀，脾主穀兮腎水屬，水旺土虛不勝水，水氣泛溢浮腫局。手按成窟舉手滿，皮光如泡氣喘促。寔脾燥濕是主方，利水分消眞可錄。上腫必須兼風治，開鬼門時微汗浴。經曰：上盛爲風，非風則濕氣不能自上於清陽之分。下腫必須潔淨府，小便利兮通水穀。分消湯是秘人傳，二朮茯苓厚朴全，豬苓澤瀉大腹皮，香附砂仁枳殼兼，陳皮木香磨水汁，生薑燈草一同煎，上腫麻黃用三分防風方有效，下浮米己藥如仙，米仁炒須用二三分。神麴麥芽卜子消食積，葶藶桑皮治氣急，利水滑石幷木通，發熱黃連山枝八，腹脹卜子共兵即，氣指升麻柴胡少許益，虛甚人參亦可加，痰多半夏原有力，山枝葛肉腹陳治發黃，牽牛大黃治便寔，去白朮。又有虛症更宜商，朝寬暮急血虛殃，合四物湯。暮寬朝急氣虛症，四君合用且先嘗，先喘後脹加黃芩麥冬，去仁木香附砂仁。先脹後喘倍二朮，諸脹用藥忌甘溫，麪麵醬鹽切莫食。

《病機沙篆・水腫》 水腫陰陽之辨，陽水者，偏身腫，煩渴，小便赤澀，大便多閉。輕則用四磨、五苓，重則用疎鑿飲子。陰水者，偏身腫，不煩渴，大便自調，或溏瀉，小便雖少而不赤澀，用寔脾飲。或小便如常，有時赤，有時不赤，晚則微赤，即無赤澀者，亦屬陰也。不可遽用補劑，先用木香、香附、烏藥、茯苓、豬苓，次用復元丹，附子、木香、茴香、川椒、厚朴、獨活、檳榔、白朮、陳皮、茱萸、桂心、澤瀉、肉菓。有一身頭面手足俱腫，早則面甚，晚則足甚，面腫爲風，足腫爲水，須察其大小便通閉，別其陰陽而治之。有耳內產瘡，以致耳腫及面與上半身甚者，羌活、白芷、升麻、防風、蘇葉。下半身甚者，五苓散加木通，二朮。大病後腫，明係脾虛，不能通調水道，補中益氣湯送六味丸。腎水不足，虛火爍金，不生小便者，六味丸兼與補中益氣湯互用，

久服自効。誤與疎氣行水，將有性命之憂，亟與金匱腎氣丸，尚有可救者。

行水法：赤豆同大蒜煮粥，以豆豉啖之。冬瓜日日可吃，用鯉魚重觔許以上者，和冬瓜、葱白作羹食。青頭鴨、白鴨、俱可作羹，赤豆粥，空腹時食。目窠微腫，如卧蠶者，水也。足腫甚者，水也。頸脈動者及痰咳喘者，亦水也。【略】

開鬼門：麻黄、羌活、防風、柴胡、牛旁、忍冬、葱白、柳枝、蒼朮、荆芥、蘇葉梗，幷可煎湯浴洗。

潔淨府：木通、澤瀉、香茹、甘草、燈心、冬葵子、蜀葵子、海金沙、葶藶、防己、海藻、昆布、茯苓、赤豆、猪苓、青蛙、海蛤、綠頭鴨、白螺、鯉魚、白魚、虙魚、鯽魚，已上俱用秋石代鹹煮食，或加田螺二個，滾酒內煮食。

去菀陳莝：商陸同赤粳米煮飯，日常食之，甚效。又用甘遂、芫花、續隨子、牽牛同大麥麪作麪吃。

老絲瓜、巴豆拌炒，又同冬(木)(米)炒，去豆米，爲末丸服，大戟煎湯服。巴豆同杏仁炒去豆食，鬱李仁酒食四十九粒，或爲末和麪作餅吃。

宣布五陽：附子、肉桂、乾薑、吳萸、黄白雄雞，幷同赤豆煮食，其外戌肉亦可食。

血腫成：水紅花、劉寄奴、澤蘭、益母、紫草。【略】

禹餘糧丸：治水腫聖劑。【略】

《病機沙篆・水腫》 青蛙、海蛤、綠頭鴨、白螺、鯉魚、白魚、虙魚、鯽魚，已上俱用秋石代鹹煮食，或加田螺二個，滾酒內煮食。

《辨證録・臌脹》 人有氣喘作脹腹腫，小便不利，大便赤溏，漸漸一身俱腫。人以爲水臌也，不知乃肺脾腎三經之虛也。夫水氣不能分消，大都病在胃。然胃之所以病者，正由於三經之虛耳。胃爲水穀之海，凡水入於胃爲歸，蓋五臟六腑之大源也。但胃能容水而不能行水，所恃脾之散水以行於肺，肺之通水以入於膀胱，腎之化水而達於小腸也。惟脾虛則不能散胃之水精於肺，而病在中矣。肺虛則不能通胃之水道於膀胱，而病在上矣。腎虛則不能司胃之關門，時其輸泄，而病在下矣。三經既虛，□□(胃)中積水浸淫，遂遍走於經絡皮膚而無所底止矣。治法補其三經之氣而胃氣自旺，胃氣旺而腫脹盡消。方用消脹丹，白朮三錢，茯苓一兩，麥冬五錢，熟地五錢，山藥一兩，茯實五錢，蘇子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喘少定，二劑而脹漸消，十劑而小便利，二十劑而一身之腫無不盡愈也。方中白朮、茯苓以健其脾土，麥冬、蘇子以益其肺金，熟地、山藥、茯實以滋其腎水，自然脾氣旺而不至健運之失職，肺氣旺而不至治節之不行，腎氣旺而不至關門之不開，水自從膀胱之府而盡出於小腸矣。安得而再脹哉。【略】

人有腰重腳腫，小便不利，或肚腹腫脹，四肢浮腫，喘急痰盛不可以卧。此肺腎俱虛之病，非臌脹也。夫水症多是脾胃之虛，兹何以肺腎之虛亦成水脹耶？不知肺虛必盜脾胃之氣，而腎虛則不能生脾胃之氣，二經既虛則脾胃之氣更虛，土難生金，而肺之氣化不行，而腎之關門不開矣。於是水不能消而泛濫，一如水腫之病也。治法似宜補肺，而兼補腎。然而補肺又不若竟補腎之爲得，蓋肺雖生腎，然止能生腎水，而不能生腎火也。脾胃必得腎火以相生，水氣必得腎火以相化。況補腎則肺不必來生腎水，而肺金自安矣。是補腎即所以補肺也。方用金匱腎氣丸，茯苓十兩，附子一箇，牛膝三兩，官桂二兩，熟地四兩，山藥六兩，丹皮二兩，澤瀉四兩，車前子三兩，山茱萸二兩，各爲末，蜜爲丸，每日早晚白滾水各送下一兩。服三日而小便利，再服三日而腰輕，服十日而上下之腫盡消，服二十日而喘急痰盛無不盡除，服一料完全愈，再服一料斷不再發也。此方經後人改竄分兩，以致治肺腎之水脹多至不效。因世人畏茯苓、澤瀉之過於泄水耳。不知水勢滔天，既不用掃蕩之藥以決水，乃畏利導之品而不用之以消水乎。〔略〕卧主腎，腎氣既逆，安得而卧耶。人至不得卧，則肺氣夜不得歸於腎之中，而腎之中水空，而無非火氣，則肺之氣不敢久留於腎，仍歸於肺經，母因子虛，則清肅之令不行於膀胱，於是水入於膀胱之口，而膀胱不受乃散聚於陰絡，隨五臟六腑之虛者入而注之，不走小腸而走手足皮膚，而毛竅出水也。此種水症，必須補腎之水以制腎火，尤宜補肺之金以生腎水。蓋腎水不能速生，惟助肺氣之旺，則皮毛閉塞，而後腎氣下行，水趨膀胱而不走腠理矣。方用六味地黄湯，加麥冬、五味治之。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山藥一兩，茯苓二兩，丹皮六錢，澤瀉一兩，麥冬一兩，北五味三錢，水煎服。一劑可卧，二劑水如注，四劑而一身之腫盡消，十劑而諸症全愈。愈後服補腎肺之藥，尤須戒色至一年，禁鹽至三月，否則雖愈而必發也。蓋此症原有腎火故補水，而不必補火也，腎虛以致火動，肺虛以致水流，補其水則火自靜，補其金則水自通，實有至理而非泛然以作論也。【略】

人有上身先腫，因而下身赤腫，久之一身盡腫，氣喘嗽不得卧，小腹如光亮之色。人以爲水臌已成，誰知是水臌之假症乎。夫濕從下受，未聞濕從上受者也。凡人脾土健肚，必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幷行，何致水氣之上侵？惟脾土既虛，飲良不化精而化水，乃邪水而非眞水也。眞水既無所生，則腎中乾涸，無非火氣，於是同任衝之屬火者，俱逆而上出，是水從火溢，上積於肺而嗽，奔越於肺而喘，既喘且嗽，身自難卧，散聚於陰絡而成跗腫，故先上腫而後下腫也。似乎治法亟宜治腎矣。然而火盛由於水衰，而水衰實先由於土衰也。補土其可緩乎，惟是既補脾以健土，必至燥腎以旺火，故補脾又必須補腎，而補腎又必須補脾，所貴二者之兼治也。方用二天同補丹。山藥一兩，芡實一兩，茯苓五錢，白朮二兩，肉桂三分，訶子一錢，百合五錢，水煎服。二劑而喘嗽輕，又二劑而喘嗽止，十劑而腫脹消，再十劑全愈。此方無一味非治脾之藥，卽無一味非補腎之藥也。健其土而不虧夫腎，滋其水而不損於脾，兩相分消而又兩相資益，得利之功而無利之失，治水臌之假症，實有鬼神不測之妙也。

《證治彙補・水腫章・分治六法》 治水之法，行其所無事，隨表裡寒熱上下，因其勢而利導之，故宜汗、宜下、宜滲、宜清、宜燥、宜溫，六者之中，變化莫拘。

《證治彙補・水腫章・治分汗滲》 身有熱者，可汗。身無熱者，可利。飢膚痛者，可汗。溺赤澀者，可利。腰上腫者，可汗。腰下腫者，可利。所謂開鬼門，潔淨府，上下分消之也。

《證治彙補・水腫章・水腫用藥》 主以四苓湯，加蒼朮、木香、陳皮、厚朴、枳殼、薑皮。陽水加黃芩、山梔、防己，陰水加椒目、乾薑、肉桂。腫在上，加蘇葉，防風，汗之。腫在下，加木通、木瓜，利之。中滿加腹皮、厚朴泄之。便溏閉，加牽牛下之。肺氣喘，加葶藶瀉之。氣下陷，升、柴提之。脾虛羸弱，加人參、白朮補之。脈實，便實者，用牽牛、甘遂、大戟、芫花，瀉之。脾腎兩虛者，用金匱腎氣丸救之。陽衰水冷者，朮附湯主之。陰虛水溢者，地黃湯加門冬、五味主之。血瘀成水者，椒仁丸主之。虛弱瀉利脖腫者，四君加減治之。

附肺脹身腫

肺主皮毛，風邪入肺，不得宣通，肺脹葉舉，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亦能作腫。其症眼胞先腫，初起卽喘急不卧，小腹無恙，宜清肺，葶藶丸主之。

《雜證大小合參・腫脹》 人有行房用力過度，則汗出於腎。經言汗出於腎，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臟腑，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膚，傳於附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治宜滋腎散風，如四物湯，加荆、防、羌、柴、防己之類。不可作脾虛濕腫，而用參、朮，及利水之藥，愈使風邪內陷。

火性炎上，水性潤下。消渴證不交，而火偏盛也。水氣證不交，而水偏盛也。治之之法，在制其偏，而使之相濟，故小火不能化大水，必先瀉其水，後補其火。開鬼門，是發汗，瀉在表，在上之水也。潔淨府，謂利小便，瀉在裏，在下之水也。水勢旣減，然後用暖藥以補元氣，此治實、治熱之次第也。若不明虛實寒熱，專守下則脹已之一法，雖得少寬於一時，眞氣愈衰，未幾而腫脹再作，遂致不救矣。故涉虛者，溫補脾腎，如腎氣丸之類，補中微瀉，使其漸次康復。然王道無近功，必以緩取效。古今明醫，豈不知剋伐之功速，而曠日持久，亦以中氣旣衰，恐蹈虛虛之禍耳。【略】

水腫者，脾病也，出於腫，而本於腎，三經之寒氣爲病，而實原於三焦之氣不化，閉而不行，留溢爲腫。脾制水者也，土受邪則水反侮之。肺生水者也，金氣病則水不能輸。然其水更在於腎，腎雖水職，實元陽生氣所由出也，若腎中之陽虛，則命門火衰，何能溫養脾胃，是以陰寒上乘，至陰益困，不能爲之健運矣。要知氣卽火也，陽也。精卽水也，陰也。陽旺則化精則爲氣，陽衰則不能化而水卽爲邪。火衰則不能化水，水盛則火不能化，陰不從陽，而精氣皆可化爲水也。故水腫之水，實無水也。本於氣之所化，眞氣旺則水卽爲氣，眞氣衰則氣卽化水，因脾肺腎眞元之氣先虧而致之。蓋腎居下焦屬水，統攝陰液，爲水之本。脾居中焦，屬土，合肌肉爲水之隄防，主化穀生津，以灌溉諸經。肺居上焦屬金，爲水之化源，行榮衛而主治節，以通調水道。人或勞倦房室以傷其臟，則在腎不能統攝宣通而停蓄矣。

《症因脈治・論〈內經〉〈金匱〉水腫腹脹症因各別治法不同》 腫脹之原，《內經》、《金匱》辨別分悉，但其中節目，隱而未彰。前代諸賢，皆未發明。後人不察，往往以虛腫之法，施之實脹之人，實脹之法，施之虛腫之症。不知腫脹二病，皆有虛實。腫浮於外，病在經絡，表也。脹滿於中，病在腸胃，裏也。賴許學士分明四肢腫爲水，但腹脹四肢不甚腫爲脹，發《金匱》腫脹分治之旨。後丹溪書，以腫脹二症，各立一門。王宇泰以水腫脹滿，分立治法，皆

有至理。但脹滿症中，分明虛實寒熱諸條，而水腫門，未詳《內經》何條是虛，何條是實，何條是脹，何條是腫，又不發明《內經》風水與《金匱》風水，各自一症，余心未慊。《靈樞・津液》篇曰：陰陽氣道不清，水穀幷於腸胃之中，不得滲入膀胱，則爲水脹，此總論水脹之原也。《水脹》篇曰：水始起也，目窠下微腫，腹乃大。膚脹者，腹大身盡腫。皮厚鼓腫者，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腸覃者，寒氣客於腸外，大如雞卵，稍益大，如懷子之狀，月事以時下。石瘕生於胞中，子門閉塞，月事不以時下，此分論腫脹之二症也。【略】

《湯液》篇曰：平治權衡，去菀陳莝，開鬼門，潔淨府。此因氣拒於內，形施於外，形不與衣相保，表裏俱病，故兼用發汗、利小便二法也。《評熱論》曰：有病腎水者，面附痱然，壅害於言，虛不當刺，名曰風水。又曰：肝腎併浮爲風水，夫肝火曰雷火，腎火曰龍火，肝腎之脈本沉，今併浮則雷火動而疾風暴雨，龍火動而水附波揚，此二條言肝腎之相火太過，汎濫其水而上浮也。《靈樞・本輸》篇曰：少陽者屬腎，三焦者，決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宣明五氣》篇曰：三焦病氣滿，小腹尤堅。又云：水留卽爲脹。此二條言肝腎之相火不及，不能蒸動其水而下積也。《水熱》篇曰：腎者至陰也，至陰盛水也。肺者太陰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此言腎水爲病，上連於肺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此言腎水爲病，上連於胃也。又曰勇而勞腎，腎汗客於玄府，傳爲附腫。此內傷腎水，外受風邪之風水也。《陰陽別論》曰：陰陽邪結，多陰少陽，名曰石水。又曰：三陰結爲水。又曰：肝腎併沉爲石水。此言寒結水邪，後世所名陰水之寒症也。《經脈》篇曰：胃所生病，大腹水腫，膝臏腫痛。又曰：諸附腫皆屬於火。諸水腫者，濕熱相兼也。此言熱結水邪，後世所名陽水之熱症也。《至眞要大論》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濕勝則水閉附腫，此言濕土主脾，而爲脾經水腫之症也。又云：太陰所至爲附腫，又太陰所至爲濕土司天，濕淫所勝之腫脹也。又云：太陽司天，寒勝則浮，此中滿，此言濕土司天，濕淫所勝之腫脹也。又云：少陰司天，少陽勝復，少陽司天，少陰勝復，言寒淫所勝之腫脹也。又云：熱勝則腫，此言君相二火司天，熱淫所勝之腫脹也。【略】

《金匱》則曰：風水脈浮，骨節疼痛惡風。又云：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又云：風水急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細玩《金匱》以脈浮主表，皆從太陽經主治，此必是外感門，另是太陽之風水，非《內經》肝腎併浮，及勇而勞賢，面附龐然，內傷風水也。又云：皮水其脈亦浮，外症附腫不渴，當發其汗。夫曰發其汗，直與太陽經傷寒同詞治法矣。豈可以此法而治肝賢幷浮，勇而勞賢，面附痱然，虛不當刺之內傷症乎。若云肝賢不足，火衰水泛，則以腎氣丸攝服之可也，未宜以太陽經表藥升散之。若以爲面附痱然，壅害於言，宜發其汗也，則經文明有不當刺之戒，溫衣謬刺，同是發汗，今刺尚不可，汗豈所宜乎？若以勇而勞腎，腎汗客於玄府而當發也，則傷寒少陰症，又有強發厥竭之戒。夫傷寒少陰外感症，尚有不應汗之戒，今太陽升散之藥，反爲勞腎內傷症所宜乎？以此論之，則《金匱》之風水，乃是太陽之外感，實非《內經》肝腎之內傷。夫仲景之書，往往補《內經》之缺。如溫瘧，論《內經》之溫瘧，一主少陰，然二者皆先熱後寒，《金匱》之論溫瘧，則但熱不寒。《內經》之論溫病曰：冬不藏精，春必溫病。仲景之論風溫，則曰太陽病發汗已，身灼熱，名風溫。卽此二症，仲景之論，與《內經》之論，各自一條。《金匱》又曰：皮水，四肢腫，水在皮膚中，聶聶動，防己茯苓湯。此亦與上章脈浮風水，以三陽主表而立陽經治法者也。又曰：正水，其脈沉遲，外症自喘。石水其脈自沉外症腹滿不喘二症同是脈沉而以自喘主肺，不喘主肝腎。《金匱》以三陰主裏而立陰經治法者也。又云：黃汗，其脈沉遲，身發熱，久不愈，必致癰膿。又云：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利。此二條《金匱》以脈沉主表，而立從症不從脈之法也。又云：水之爲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浮者爲風，無水而虛脹者，爲氣水，發其汗卽已。此又以脈沉脈浮，以分太陽少陰表裏主治，而總結上文三陽三陰水腫治法也。又云：心水少氣不得卧，肝水腹大脇下痛，肺水小便難，脾水四肢苦重，腎水腰痛不得溺，此以《內經》有五臟之脹，《金匱》復補出五臟之水也。《金匱》又曰：寸口脈沉而緊，沉爲水，緊爲寒，趺陽之脈當伏，今反緊，本有寒疝。又曰：趺陽之脈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此以肺主通調水道，胃主出納水穀，而以肺胃兩家爲診治也。又曰：腰以上腫者，宜發汗，腰以下腫者，宜利小便。此以經文面腫爲風，腳腫爲水，而以身之上下，以分表裏，推廣於脈浮脈沉之外也。然此乃同傷寒太陽經麻黃治標，五苓治本之法。不然，則面附痱然，虛不當刺等症，腰以上雖腫，而發汗在所不取。肝腎併沉，眞陰虛涸之症，腰以下雖腫，利小便又所不用也。以上諸條，乃《金匱》專論水腫之一症也。至於後代節齋、丹溪、張

三錫，皆以《內經》諸濕腫滿，皆屬於脾，獨指足太陰一經立論，不及乎諸條者也。何栢齋獨指《內經》肝腎石水，發《金匱》腎氣丸爲治，又單主足少陰一經者也。薛新甫、趙養葵，以補腎補脾爲腫脹統治，而以脾腎二經爲法者也。丹溪又曰：濕熱氣盛，則肺鬱成水。此言《內經》諸氣膹鬱，濕熱乘肺作腫一門也。河間又云：燥邪乾肺，絕水之源，則小便不利而爲腫，此因《內經》獨缺燥淫一條，千古從未發明，而特補燥熱乘肺作腫一門也。奈後代名賢，厭煩喜簡，欲將一二經絡，印定治法，以爲易便，不知此症門路甚多，斷難以一二臟爲總括者也。但當認明何經所主，何經兼見，五臟中何臟有傷，六腑中何腑受病，三因中何因起症，六脈中何部應診，因病治之，無不中病。

《症因脈治・外感腫症・風寒身腫》 風寒身腫之症，惡寒身熱，身首皆腫。風勝多汗，寒勝無汗。此外感風寒，即《金匱》風水、皮水，從太陽經主治之症也。

風寒身腫之因，表氣素虛，肺氣素熱。表氣虛則外邪易入，肺氣熱則皮毛易閉，寒襲於肌表，鬱而不散，則發熱身腫之症作矣。

風寒身腫之脈，多見浮大，或見浮數，或見浮緊。浮緩爲風，浮緊爲寒，浮數爲熱。

風寒身腫之治，浮緩散風，浮緊散寒。仲景防己黃耆湯，治風者也。甘草麻黃湯、杏子湯，散寒者也。越婢湯、桂枝芍藥湯，和榮衛者也。大腹皮散、木香丸等，和裏氣者也。若風入肺經，兼喘咳，瀉白散加防風。寒入肺經，而發熱喘咳者，瀉白散加麻黃。

《症因脈治・外感腫症・寒濕身腫》 寒濕身腫之症，身重身痛，足脛冷，胸滿悶，遍身腫，此寒濕腫之症也。

寒濕身腫之因，或時令陰雨，天氣寒冷，或居處陰濕，陰寒之氣，襲於肌表，或因汗出遇水，水寒所傷，則寒濕腫之症成矣。

寒濕身腫之脈，脈多沉小，或見沉遲，或見沉濡。

寒濕身腫之治，惡寒身痛，先宜溫經散濕。冬月麻黃桂枝湯，餘月羌獨敗毒散。濕氣壅滯者，勝濕湯。肺經傷濕，喘咳水腫，導水茯苓湯。

《症因脈治・外感腫症・濕熱身腫》 濕熱身腫之症，身熱目黃，小便赤澀，胸腹脹悶，四肢黃腫，口渴心煩，此濕熱作腫，即陽水腫之症也。

濕熱身腫之因，或濕熱行令，襲人肌表，或先傷於濕，濕氣久留，鬱而成熱，則濕熱腫症作矣。

濕熱身腫之脈，脈多洪數，或見沉滑，或見促結，或見實大，濕熱太甚，脈反沉伏。

濕熱身腫之治，宜清金利水，金清則小便利，而濕熱除，清肺飲合四苓散。二便俱閉，八正散。下部腫，二妙丸。濕熱在表者，羌活勝濕湯。

《症因脈治・外感腫症・燥熱身腫》 燥火身腫之症，喘促氣急，兩脇刺痛，身面浮腫，煩躁不得卧，唇口乾燥，小便赤澀，即河間燥傷肺氣，節齋先喘後腫之症也。

燥火身腫之因，時值燥令，燥火刑金，絕水之源，肺氣焦滿，清化不行，小水不利，氣道閉塞，而燥火腫症作矣。

燥火身腫之脈，或見浮數，燥傷於表，或見沉數，燥傷於裏。或見躁疾，燥傷於血。或見洪數，燥傷於氣。

燥火身腫之治，若時令秋燥，竹葉白虎湯。燥傷於血，清涼飲子。有咳嗽，石膏瀉白散。

《症因脈治・內傷腫症・肺虛身腫》 肺虛身腫之症，瀉利喘咳，面色慘白，或腫或退，小便清利，或氣化不及，小便時閉，大便時溏，即《金匱》脈沉自喘之正水，此肺虛腫症也。

肺虛身腫之因，勞役過度，肺氣久虛，清肅之令不行，下降之權失職，衛氣壅遏，營氣不從，則腫症作矣。

肺虛身腫之脈，寸口細數，肺液乾少，右關虛軟，土不生金，尺脈細數，腎水不足。

肺虛身腫之治，肺燥者，生脈散。土不能生金者，四君子加杏仁、貝母。腎水不足，人參固本丸。肺氣不能收攝，都氣丸。

《症因脈治・內傷腫症・肺熱身腫》 肺熱身腫之症，喘咳煩滿，不得仰卧，喘息倚肩，身首皆腫，小便赤澀，此即《內經》諸氣膹鬱，肺熱成腫之症也。

肺熱身腫之因，肺熱葉焦，肺氣怫鬱，升降之令不行，治節之官失職，則經絡壅閉，營衛不諧，而遍身頭面皆腫矣。

肺熱身腫之脈，右寸洪數，肺熱之診。關脈實大，胃火刑金。尺脈數大，腎火上炎。左關弦數，木火侮金。左寸洪數，心火尅金。

肺熱身腫之治，宜清肺者，家祕瀉白散。兼風者，加防風。燥者，二冬二

母湯。心火尅金，瀉心湯。肝火刑金，瀉青丸、龍膽瀉肝湯。腎火刑金，涼八味丸。陽明多火，肺受熏蒸，葛根石膏湯。水飲射肺，面浮喘逆，不得卧者，葶藶清肺飲。

《症因脈治・內傷腫症・脾虛身腫》 脾虛身腫之症，小便清利，大便溏泄，面色萎黄，語言懶怯，常腫常退，此脾虛腫之症也。

脾虛身腫之因，大病後，久瀉後，脾土之眞陰受傷，轉輸之官失職，不能運化水穀，則諸經凝窒，而腫症作矣。

脾虛身腫之脈，或見濡軟，或見弦數，或見浮大，或見細濇，土敗雙弦，乃爲木賊。

脾虛身腫之治，宜溫中健脾，用理中湯。實脾利水，用白朮散。或脾腎虛寒，當溫補天眞，金匱腎氣丸。脾虛痰凝者，六君子湯。脾陰虛損，脾火自旺，加味歸脾湯。

《症因脈治・內傷腫症・脾熱身腫》 脾熱身腫之症，面腫目黄，煩躁不卧，皮膚常熱，小便赤，大便時泄時結，常腫不退，此脾熱腫之症也。

脾熱身腫之因，膏粱厚味，日積月累，熱聚脾中，則脾熱腫之症作矣。

脾熱身腫之脈，右關弦數，熱積中州。左關弦數，肝熱乘脾。右關沉滑，痰飲在胸。

脾熱身腫之治，加味瀉黄散，梔連枳殼湯。兼肝火者，龍膽瀉肝湯。胸前滿悶，梔連平胃二陳湯，或倍加川連、枳實以消痞，或加升麻、乾葛以宣揚。二便閉，八正散。白芍藥同川連，大清脾經之火，家祕戊己湯，加川連，清脾熱，兼清肝火。

《症因脈治・內傷腫症・肝腎虛腫》 肝腎虛腫之症，腹冷足冷，小水不利，或小腹腫，腰間痛，漸至腫及遍身，面色黑黄，此肝腎經眞陽虛，即《內經》石水症也。若水虧火旺，喘咳腹脹，內熱便澀，此肝腎眞陰虛腫，即《內經》腎水症也。

肝腎虛腫之因，肝主施泄，腎主閉藏。肝腎之眞陽不足，不能司其開闔，則小水不利。若陰精素虛，色慾太過，肝腎之眞陰不足，虛火爍金，小水亦不利，《內經》所云關門不利，聚水而生病也。

肝腎虛腫之脈，左脈遲弦，肝腎眞陽不足。左脈細數，肝腎眞陰不足。左脈沉緊，緊則爲寒，沉則爲水。左脈沉數，沉則爲裏，數則陰竭。

肝腎虛腫之治，腎陽不足，《金匱》腎氣丸、河車丸。腎陰不足，人參固本丸、家祕肝腎丸。

《醫學心悟・水腫》 水腫症，有表裏寒熱腎胃之分。大抵四肢腫，腹不腫者，表也。四肢腫，腹亦腫者，裏也。煩渴口燥，溺赤便閉，飲食喜涼，此屬陽水，熱也。不煩渴，大便自調，飲食喜熱，此屬陰水，寒也。先喘而後腫者，腎經聚水也。先腫而後喘，或但腫而不喘者，胃經蓄水也。經云：腎者，胃之關也。關閉則水積，然胃病而關亦自閉矣。治胃者，五皮飲加減主之。治腎者，腎氣丸加減主之。或問書云：先喘後腫，其病在肺，何也？答曰：喘雖肺病，其本在腎。經云：諸痿喘嘔，皆屬於下是也。若外感致喘，或專屬肺經受邪，內傷致喘，未有不由於腎者，治者詳之。

《臨證指南醫案・腫脹》 姚亦陶按：腫脹證，大約腫本乎水，脹由乎氣。腫分陽水陰水。其有因風、因濕、因氣、因熱，外來者爲有餘，即爲陽水。因於大病後，因脾肺虛弱，不能通調水道。因心火尅金，肺不能生腎水，以致小便不利。因腎經陰虧，虛火爍肺金而溺少，悞用行氣分利之劑，漸至喘急痰盛，小水短赤，釀成腫證。內發者爲不足，即爲陰水。【略】脹不必兼腫，而腫則必兼脹，亦有腫脹同時幷至者，其病形變幻不一，其病機之參伍錯綜，更難敘述。故案中諸症，有濕在下者，用分利。有濕在上中下者，用分消。有濕而著裏者，用五苓散通達膀胱。有濕鬱熱兼者，用半夏瀉心法，苦辛通降。有濕熱氣鬱積者，用雞金散加減，消利幷行。有氣血鬱積，夾濕熱之邪，久留而不散者，用小溫中丸，清理相火，健運中州。有濕熱與水寒之氣交橫，氣喘溺少，通身腫脹者，用禹餘糧丸，崇土制水，煖下泄濁。有寒濕在乎氣分，則用薑附。有寒濕入於血分，則用桂附。有濕上甚爲熱，則用麻、杏、膏、苡等味，清肅上焦之氣。有濕下著爲痹，則用加味活絡等劑，宣通下焦之鬱。有藉乎薤白瓜蔞者，滑潤氣機之痹結於腹脇也。有藉乎製黄歸尾者，搜逐血沫之凝濇於經隧也。有藉乎玉壺、控涎、神保、神芎者，視其或輕或重之痰飲水積而驅之也。此皆未損夫臟氣，而第在腑之上下，膜之表裏者也。若有胃陽虛者，參苓必進。脾陽衰者，朮附必投。更有傷及乎腎者，則又需加減八味濟生等丸矣。其他如養陽明之大半夏湯，疎厥陰之逍遙散，蓋由證之牽連而及，是又案中法外之法也已。

《串雅內編・內治門・水腫》 田螺不拘多少，漂淨，加香油一盞於水

內，其涎自然吐出，取涎曬乾爲末，每服不過叁分，酒調下，水自小便下，氣自大便出，腫卽消散，再服養脾腎之藥卽愈。庚生按：水腫用前方治之，內有積熱者，爲最宜。憶《香祖筆記》中載一方，頗簡便，予曾試用有效。方用老絲瓜絡叁條去子剪碎，巴豆肆拾玖粒去殼，將巴豆和絲瓜絡同炒，俟巴豆深黃色，去巴豆，入黃米叁合，同絲瓜絡同炒，至米黃爲度，取米研粉爲丸，如梧子大，每服叁拾粒，用苡仁湯下，神效。

《增訂醫醫病書・溢飲水腫論》 溢飲、水腫、蠱脹，三者相似，而實大有區別。今人悉以五皮、五苓、八味從事，而用八味者最多。不知八味攝少陰，柔多剛少，專爲婦人轉脬而設，幷非腫脹門中本方也。考古止有內飲用之。《金匱》治溢飲，主以大、小青龍。蓋有脈弦緊爲寒，主以小青龍之薑桂，脈洪大兼熱，則非大青龍之石羔、杏仁不可。《內經》於水腫、蠱脹，峙立三法，一曰開鬼門，二曰潔淨腑，三曰去陳莝。《金匱》有風水、皮水、石水、黃汗之分。今人概不之講，而一以八味了事，人命其何堪哉。大抵溢飲必兼欬，水腫色白，腹無青筋。蠱脹色赤，腹有青筋如蠱紋，形似水蛭。水腫《內經》所謂太陰所至，發爲膜脹。蠱脹《內經》所謂厥陰所至，發爲膜脹也。單腹脹，亦厥陰病，但與開鬱不必利水。余此論，不過指出今醫之病，略舉其大綱，本非全書，學者當於古訓求之，意外悟之。

曹炳章按：溢飲水腫，現狀多端。吳氏之論。辨識欠明。蓋陽水，脈沉數，煩渴浮腫色赤，便閉溺澀。陰水，脈沉遲，不渴，色白便溏，小便短。風水，自汗脈浮。皮水，膚浮脈亦浮，外證肘腫，按之沒指。正水，脈沉遲，外證自喘。石水腹滿脈沉。氣腫，皮厚色蒼，肢瘦腹滿，由上及下，按之不凹即起。水腫，皮薄色嫩，腫有界限，從下至上，按之凹不即起。風腫，疼痹麻木。瘇腫，膚赤目閉。婦人腫後經斷爲水阻，經斷後身腫爲血阻，懷孕浮腫，爲氣遏水道，分娩乃消，此腫脹之大要也。

《醫略・腫脹》 水爲火之對，水之泛溢，即可知火之虛微，火不能生土，土亦不能制水。腎爲胃之關，土衰則水寡於畏，關門亦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是以養肺滋腎，莫若補脾，補脾莫若補火，火足則水自消，加味腎氣丸，最爲對症。或以專治陰水疑之，夫水本陰邪，方書雖有陽水陰水之名，以別腫之先後，實未可爲定論。假如男自下而上爲逆，將謂陰水乎？女自上而下爲逆，將謂陽水乎？故其說不足信。然腫脹過甚，亦須先爲利導，《內經》於中滿及小大不利二症，皆云先治其標。身半以上宜汗，身半以下宜利小便。東垣所謂開鬼門，潔淨府也。俟其勢稍衰，然後補土以平之，此爲合也。

《筆花醫鏡・疫痢瘧腫治論》 水腫症，四肢腫而腹不腫者，表也。腹亦腫者，裏也。腰以上腫，邪在表也，宜汗。五皮飲加蘇葉、秦艽、防風、荊芥。腰以下腫，邪在裏也，宜利小便。五皮飲加赤小豆、赤苓、澤瀉、車前、萆薢、防己。且煩渴便閉者，陽水，熱也。五皮飲加連翹、黃柏、黃芩。不煩渴者，陰水，寒也。五皮飲加附子、乾薑、肉桂。先腫而後喘，或但腫而不喘者，胃經蓄水也，五皮飲照前加減治之。若先喘而後腫者，腎經聚水也。《金匱》腎氣丸治之。此症最難收功，愼勿誤治。更有中風後，熱傷經絡，足不任地，腿腫脹痛者，此脈痿也，用蒼朮、黃柏、（芩）[芩]連、冬、斛、歸、地、苡、膝、寄生、萆薢、丹參之類。又有腫痛在腳，名曰腳氣，風濕甚也，用檳榔、防己、秦艽、天麻、獨活、牛膝、桑枝、木瓜之類。

《醫鈔類編・腫病門・氣復證》 凡病後小便如常，雖偏身浮腫而喘，別無所苦，此氣復也。蓋大病之後，血未盛，氣暴復，血乃氣之依歸，氣無所依，故爲浮腫，嗣後飲食漸加，不藥自愈。凡水氣證，足冷肢體常重。氣復證，足下冷，肢體常輕，以其爲辨。

《醫鈔類編・腫病門・治腫宜清火補土之法》 朱丹溪曰：治水腫，宜清心火，補脾土，火退則肺氣下降而水道通，脾旺則運化行而清濁分，其清者復回，爲氣，爲血，爲津液。濁者爲汗，爲溺而分消矣。又曰：水病當以健脾爲主，使脾寔而氣運，則自能升降，宜參、朮爲君，視所挾證加減，運動其樞機，則水自行，苟徒用五苓利水等藥，多致不救。

《醫鈔類編・腫病門》引《雜病證治準繩・水腫》 水氣病陽水治法：腫病不一，或遍身腫，或四肢腫，面腫，腳腫，皆謂之水氣。然有陽水、陰水，幷可先用五皮飲，或加白朮，兼磨沉香、木香。或除濕湯加木瓜、茯苓，如未效，繼以四磨飲，仍用赤小豆煮粥食之。陽水見陽證，脈必沉數，先腫上體，肩背手膊手三陰經偏身水腫，喘呼煩渴，小便赤濇，大便多秘，此上下表裏俱病，爲濕熱甚而氣上寔也。輕者宜四磨飲加生枳殼，兼進保和丸。重者宜疏鑿飲，亦有雖煩渴而大便已利者，不可更利，宜五苓散加木通，大腹皮，以利小便。

陰水治法：陰水見陰證，脈必沉遲，先腫下體，肚腹脛肘足三陰經肢體浮腫，色悴聲短，不煩渴，大便自調，或溏泄，小便雖少而不赤澁，此脾胃虛寒，土不能制水，故水妄行而浮腫，以無菀熱故口不渴而便不秘，宜寔脾飲。亦有小便多少如常，有時赤，有時不赤，至晚則微赤，無滯澁者，亦屬陰也，不可遽補，宜木香順氣湯，繼進復元丹。若大便不溏，氣急(服)〔腹〕滿，宜四磨飲下黑錫丹。

四肢腫血分腫：四肢腫謂之肢腫，宜五皮飲加薑黃、木瓜或四磨飲。水氣四肢浮腫，烏鯉魚湯。血分四肢浮腫，瘀血沉滯，血化爲水，皮上赤紋，名血分，調營飲。

面與腳腫治法：面獨腫，蘇子降氣湯，兼氣急者尤宜，或服後更磨沉香一呷。一身惟面與腳腫，早則面甚，晚則腳甚，除濕湯加木瓜、大腹皮、白芷，或同蘇子降氣湯各半貼服。面目手足浮腫，脾濕有餘，氣不宣通者，導滯通經湯。

經云：面腫爲風，腳腫爲水，乃風濕所致，須問其大小府通秘，別其陰陽證用藥。

濕熱致腫治法：感濕而腫者，其身雖腫，而自腰下至腳尤重，腿腫滿尤甚，氣或急或不急，大便或溏或不溏，但宜通利小便爲佳，五苓散主之，間進除濕湯加木瓜、大腹皮、炒萊菔子各五七分，潔古法，防己黃芪湯調五苓散。濕熱內攻水腫，腹脹小便不利，大便滑泄者，大橘皮湯。因熱爲腫者，八正散。如熱燥於肺爲腫者，乃絕水之源也，當清肺除濕水自生矣，梔子豉湯加黃芩。如熱在下焦，陰腫使氣不得化者，當益陰而陽氣自化，黃柏內加黃連，此本《準繩》，但曰黃柏內加黃連，不知何方，用者以意消息之可也。

患瘡致腫治法：患瘡用乾瘡藥太早，致遍身腫，宜消風敗毒散。若大便不通，升麻和氣飲。若大便如常或自利，當導其氣自小便出，宜五皮飲和生料五淋散。若腫只在下，宜除濕湯和五苓散，加木瓜如澤瀉之數。

病後腫不服水土致腫治法：大病後浮腫，此係脾虛，宜六君子加黃芪、白芍、木瓜、大腹皮，薑棗煎。小便不利，間入五苓散。脾肺氣虛，不能通調水道，宜補中益氣兼六味丸。小便不利，有心火尅肺，金不能生腎水而成水證者，宜人參平肺散，兼滋腎丸。不服水土而腫，或嘔或泄者，胃苓湯入五皮飲，加木瓜、防己。

《醫學考辨・腫脹門・水腫當察小便論》　大凡風腫、氣腫、血腫、食腫、虛腫，表受濕，爲表水腫，皆無小水不利之症。惟裏水一症，因小水不利，積水浸溢爲腫。其曰陽水、陰水者，不過濕熱與寒濕之異耳。陽水症，脈沉數，身熱，面黃赤，口渴，大小便不利，亦有濕熱在大腸，大便滑瀉者，然小便終是黃赤短澀。又曰：口渴而小便不利者，濕熱在上焦，宜用四苓散加焦梔子、知母之類，清上焦化源。若大便亦閉者，須加大黃，元明粉之類。若口不渴而小便不利者，濕熱在下焦，當清下焦濕熱，如八正、六一之類可用也。或濕熱在中焦，亦當分利之。在中焦者，口亦微渴，胸膈之間必脹悶尤甚，如五皮飲、胃苓湯，加清熱藥之類可用也。或偶然停水，不寒不熱，止用平和藥導達之。或最甚者，用攻法，如疏鑿、濬川、禹功之類亦可。此皆陽水治標之法。若論其本，則有陰虛無以化陽之說。在上陰虛則肺燥，不能下調膀胱水道，《集解》麥門冬湯之意可會也。腎中陰虛無以化陽，則《心悟》六味地黃湯加麥冬、牡蠣、文蛤、黃栢、萆薢之意可會也。更有膏粱積熱，陽亢陰虧，宜用純陰之藥，不可用一毫分利者，如東垣滋腎丸，以知栢爲君，少佐肉桂以引經之意可會也。陰水症，脈沉遲，身涼，面青白，口不渴，大便多溏瀉，小便雖短少不利，亦不黃赤。如偶然形寒飲冷，水停脾胃，用寔脾飲，或胃苓湯加辛熱藥之類，皆爲治標之法。若論其本，則有脾胃虛寒不能行水，宜用六君子湯，加溫熱之劑以補土。腎虛火不生土，無陽化陰，宜金匱腎氣丸加五加皮、細辛之類。更有斲喪已久，陽虛之極，不可用一毫利者，宜景岳參附理陰煎加白朮。此水腫症，陰陽標本之說也。大約強壯辛苦，及驟起之症，多屬標。富貴衰弱，及漸成之症，多從本。識得陰陽，辨得標本，治水腫或庶幾焉。又肺脾腎三者，亦只就上中下極腫之部位而審之，亦可知其病在何經矣。然總宜問其小便利不利，黃赤不黃赤爲先務。水腫之脈，無論陰陽，類多沉細無力，但陽症多數，陰症多遲耳。

《藥症忌宜》　水腫屬脾氣虛，忌破氣、下泄、濕潤、鹹、苦寒。

食鹽、商陸已上鹹，諸藥錄後。

宜補脾益氣、燥濕、利水、辛香、甘溫，佐以淡滲。

人參　二朮　薏苡仁　橘皮　薯蕷　桑白皮　木瓜　茯苓　赤小豆

香薷　豬苓　縮砂密　澤瀉　薑皮

劉仕廉《醫學集成・水腫》　此證專主脾腎，以氣、水、虛、實四子括之，

又以風腫、濕腫、陽水、陰水四證盡之。按之無凹易起者，氣也。按之有凹難起者，水也。實宜消導，虛宜溫補。如擔延日久，背平臍翻，肌膚出水，不可救藥。又曰：腫由腹而散四肢，易治。由四肢而歸腹，難治。男從下腫上，婦從上踵下，皆屬壞證。

上腫屬風，宜發汗。三拗湯，麻黃、杏仁、甘草。或麻黃湯，加羌、防、葱、薑。

下腫屬濕，宜利水。四苓散加通、前、滑、草或七正散。

通身腫，屬風濕兩傷，宜汗利兼施。輕者宜和解，導水湯，焦朮、茯苓、澤瀉、陳皮、腹皮、桑皮、麥冬、紫蘇、檳榔、砂仁、木瓜、木香。重者宜峻攻，疏鑿飲，羌活、秦艽、木通、澤瀉、商陸、苓皮、腹皮、薑皮、椒目。

陽水腫，身熱便結。大承氣湯，加丑牛、芫花。或五皮飲，加硝、黃、石膏。

陰水腫，身冷便溏。附子理中加茯苓一兩，或左歸飲加參、朮、桂、附。

脾虛腫，歸脾湯加炮薑，或補中湯去橘草，加砂、半、苓、桂、檳、蔻。

腎虛腫，金匱腎氣丸，或右歸飲加苓、澤。

脾腎虛腫，理脾滌飲，加故紙、益智、茯苓。或桂附理中加歸、地、苓、澤。

歷久不愈，甘遂、芫花、丑牛、萊菔，研末。每服三錢，隨服十全大補湯。

劉歐泉祕授方：

初服八正散，扁蓄、藿麥、滑石、炒梔、木通、炒軍、甘草，燈心、車前晚下。空心服一次，勿多服。

次服卯丹，甘遂麵煨、檳榔各三錢，黑丑、白丑、牙皂各錢半，滑石，研末。每於卯刻，空心陳皮湯下五分，服三次。

三服酉丹，茅朮、厚朴、陳皮、二苓、澤瀉各錢半，上桂、甘草各一錢，研末。每於酉刻，空心薑、棗湯下五分，服三次。

四服醒脾散，高麗參五錢，茯苓、山藥、蓮米、芡實、苡仁、白蔻各三錢，研末。於卯、酉丹各服三次後，日服三次。

五服草藥，初用大草鞋板草藥名，炖肉食。次用四葉蓮，炖黃酒服。三用四葉蓮，炖雞食。以上諸法，俱忌鹽、醬、紅苕、南瓜，一百二十日。

後開鹽方，生白朮、茅蒼朮、簡鹽各一兩，研末。用大鯽魚一尾，去腸雜，將藥入腹內，縫固，瓦焙枯，研細，食完一料，百物不忌。

劉仕廉《醫學集成・水腫》 通治諸腫，九轉靈丹。黑丑、白丑、檳榔各五兩，大黃二兩，蕪荑、雷丸各一兩，研末，每木香湯下三四錢。晚食米粥，忌生冷油葷。次服雙和飲，熟地八錢，山藥、焦朮各六錢，黃芪、當歸、苡仁、故紙各五錢，沙參生、芡實、附子各三錢，甘草二錢。

《蠢子醫・濕腫非兼巴霜不可宜相虛實量加之》 巴豆利濕最相宜，一切濕腫他爲師，祇要多加培土藥，不怕病大難支持。肉桂附子吳萸能生火，早爲脾土立根基。蒼朮麻黃獨活能散溼，早爲脾土作防維。再用十棗十棗湯，量加三四分作引子，水往下流不侵脾。脾土旺盛隄防固，不怕江河日日滋。我嘗遇症甚是危，痰涎湧盛溼無疑，溼熱出不去便作痰涎上湧。伸手攝住腎子子，好如冰彈包熱皮，凡是大寒症，腎子無有不涼者，以此爲人命之根也。此是貼身大證見，何須診脈細細思。

《蠢子醫・小腹微腫有邊是有水氣宜瀉》 小腹微腫下邊起，便是溼寒結在裏，十棗湯頭正用着，大瀉寒溼病自已。

《醫門補要・孕婦水腫》 脾虛不能約水，水溢皮膚，致周身浮腫，各爲子腫。加以腹中孕孩日吸母血，中氣更虛，水積愈甚，所以產時水下成桶，產婦與嬰兒皆脫不救。須未產三月前，投補氣順胎方，直至臨產而止，可保二命。如產後誤補，阻塞惡露生變。

《血證論・腫脹》 水與血，原幷行不悖。失血家其血既病，則亦累及於水，水蓄胞中則爲尿結，水淫脾胃則爲脹滿，水浸皮膚則爲水腫。治法：皮膚水腫者，宜從肺治之，以肺主皮毛故也。肺爲水之上原，肺氣行則水行，宜瀉白散加杏仁、桔梗、紫蘇、茯苓、五皮飲亦治之。大腹脹滿者，宜從脾治之，補土利水，則水行而土敦，胃苓湯主之，六君子湯加苡仁、防己亦主之。胞中水結，小腹脹滿者，五苓散治之，豬苓湯亦治之。諸水又皆腎之所主，腎氣化，則上下內外之水俱化，宜六味地黃丸。

以上所舉之方，皆平劑也，醫者又須審別陰陽，隨加寒熱之品，乃能奏效。審其口渴溺赤，喜涼脈數者，爲陽水，則知柏、芩連、山梔、石膏、天冬、麥冬可加入。審其口和溺清，喜熱脈濡，爲陰水，則桂、附、乾薑、吳萸、細辛可加入。失血家陽水居多，陰水最少，醫者須臨時細審。

又有瘀血流注，亦發腫脹者，乃血變成水之證。此如女子胞水之變血，男子胞血之變精，瘡科血積之變膿也。血既變水，即從水治之，宜照上所舉

諸方，分寒熱加減，再加琥珀、三七、當歸、川芎、桃奴、蒲黃以兼理其血，斯水與血，源流俱治矣。古稱婦人錯經而腫者，爲水化爲血，名曰水分。經水閉絕而腫者，爲血化爲水，名曰血分。其實治法，總宜從水治之，方證加減，舉不外此也。觀於婦人水分、血分之說，則知血家所以多腫脹者，亦是水分、血分之病也，此與雜證水腫有別，勿妄用舟車丸，及消水聖愈湯等。

《王旭高臨證醫案・臌脹水腫門》 水腫多實證，其來也暴。氣腫多虛證，其來也緩。濕熱腫，在虛實之間，其來不暴不緩，必先見別證而後脹滿。若水腫之欬逆喘呼，非大實即大虛，不可不辨。實則肺氣壅塞不降，虛則腎氣奔逆不納。虛證固宜溫補，實證必須瀉降。如水腫實證，即舟車、禹功，亦不爲峻，但不可過劑。經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或從虛實間進之法，投峻藥一服，續投調理藥，三二日再進一服最穩。余驗過數人。

紀事

《周書・姚僧垣傳》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略】

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爲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

《蘇沈良方・治水氣腫滿法》 生商陸切作豆大，赤小豆等分，鯽魚三尾去腸存鱗。

右二物實魚腹內，取線縛，水三升，緩煮，赤豆爛取去魚，只取二物空腹食之，以魚汁送下，不汗則利，即差。甚者，過二日再爲之，不過三劑。微之家乳姥病水飲，一劑愈。

《蘇沈良方・博濟治水氣逐氣散》 白商陸根去粗皮薄切，陰乾或曬乾。

右爲末，黃顙魚三尾，大蒜三瓣，菉豆一合，水一升，同煮，以豆爛爲度，先食豆，飲汁送下，又以汁下藥末二錢，水化爲氣，內消。省郎王申，病水氣，四體悉滿不能坐卧，夜倚壁而立，服一劑頓愈。

《鷄峰普濟方・水・初和甫治水腫等方》 庚戌八月十二日，夜夢爲費無虞縣封，治水氣藥方。

每牽牛三粒，對胡椒一粒，每胡椒十粒，對木香皂子大，蝎稍一箇。

右爲細末，水煮麵糊和元，如麻子大，每服十元，臨卧橘皮湯下，令與赤小豆煮附子藥同服，乃効。於次年八月中，費無虞縣封，果患水疾，令服此方，遂愈。

《扁鵲心書・水腫》 兪翰林母七旬餘，平日患咳喘，痰紅，常服滋陰涼潤之劑，秋月忽患水腫，喘急難卧，日漸腫脹，飲食少進，進則氣急欲死，諸醫用藥無效，乃延予治。六脈弦大而急，按之益勁而空。予曰：此三焦火氣虛憊，不能歸根而浮於外，水隨氣奔，致玄郭郭而溢皮膚，必須重溫以化，否則不救。彼云：吾素內熱，不服溫補，片薑入口，痰即帶紅，先生所論故是，第恐熱藥不相宜也。予曰：有是病，服是藥，成見難執，且六脈緊大，陽已無根，無根即脫矣。此皆平日久服寒涼所致，若再捨溫補不用，恐無生理，請辭。彼云：但不迫動血證，敢不從命。予以附、桂、薑、萸十味，人參三錢，不三劑而腹有皺文，八劑全消，飲食如故，又二劑而全愈，痰喘吐紅舊證竟不發矣。

一婦因子遠出，甕飧不給，憂愁成病，變爲水腫喘急，粥飲不入者月餘矣。友人見予，談及此婦，乃謂予曰：肯做一好事否？予曰：既云好事，焉敢違命。遂偕往診見，其六脈欲絕，臍突腰圓，喘難着席，脾腎之敗不可爲矣，因處十味方命服，四劑喘微定而腫漸消，覺思飲食。復診其脈，微有起色，又四劑而腫消食進矣。嗟嗟，若棄而不治，雖不由我而死，而實我殺之也，友人亦大快。

《儒門事親・濕形・水腫》 南鄉張子明之母極肥，偶得水腫，四肢不舉，戴人令上涌汗而下泄之，去水三四斗。初下藥時，以草貯布囊，高支兩足而卧。其藥之行自腰以上，水覺下行，自足以上，水覺上行，水行之狀，如蛇走隧如線牽，四肢森然涼寒，會於臍下而出。不旬日間，病大減，餘邪未盡，戴人更欲用藥，竟不能從其言。

《儒門事親・濕形・涌水》 李七老病涌水證，面黃而喘，兩足皆腫，按之陷而(復)起，行則濯濯有聲，常欲飲水不能睡卧。戴人令上涌去痰而汗之，次以舟車丸、瀘川散下之，以益腎散復下之，以分陰陽利水道之劑復下之，水盡皆瘥。

《儒門事親・風形・面腫風》 南鄉陳君兪，將赴秋試，頭項偏腫連一目，狀若半壺，其脈洪大。戴人出視《內經》，面腫者風。此風乘陽明經也。陽明氣血俱多，風腫宜汗，乃與通聖散，入生薑、葱根、豆豉同煎一大盞，服之，微汗，次日以草莖鼻中，大出血，立消。

《儒門事親・風形・風水》 張小一，初病疥，爬搔變而成腫，喘不能食。戴人斷爲風水，水得風而暴腫，故偏身皆腫。先令浴之，乘腠理開發，就燠室中，用酸苦之劑加全蝎一枚吐之，節次用藥；未至三錢許，出痰約數升，汗隨涌出，腫去八九分。隔一日，臨卧向一更來，又下神祐丸七十餘粒，三次嚥之，至夜半動一行，又續下水，煮桃紅丸六十丸，以麝香湯下，又利三四行，後二三日再以舟車丸、通經散及白朮散，以調之愈。

又 曹典吏妻，產後憂恚抱氣，渾身腫，繞陰器皆腫，大小便如常，其脈浮而大，此風水腫也。先以蘸水撩其痰，以火助之發汗，次以舟車丸、瀘川散瀉數行。後四五日，方用苦劑涌訖，用舟車丸、通經散過十餘行。又六日，舟車、瀘川復下之。末後用水煮桃紅凡四十餘丸，不一月如故，前後涌者二，瀉凡四，通約百餘行，當時議者以爲倒布袋法耳，病再來，則必死。世俗只見塵中貨藥者，用銀粉，巴豆堨腫者，暫去復來，必死，以爲驚俗。豈知此法，乃《內經》治鬱之(玄)(元法)，(兼)(蓋)此藥皆小毒(其毒)之藥，豈有反害者哉？但愈後忌愼房室等事，況風水不同，從水無復來之理。

《儒門事親・內傷形・水腫睪丸》 霍秀才之子年十二歲，睪丸一旁腫(如)腿，戴人見之曰：此因驚恐得之，驚之爲病，上行則爲嘔血，下則腎傷而爲水腫。以琥珀通經散，一瀉而消散。

《續醫說・水腫》引《仇遠稗史》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腫者，咸以爲鬼祟。訊之卜者，卜者授以此方，良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於臍上，水從便旋而出，數日頓愈。

《愼齋遺書・腫》 一人生瘡，服敗毒散數帖，又水蒸出汗，汗後浮腫，謂藥不效。診之六脈微緊數而無力，乃中氣虛也。兩足流水，上氣喘促，日夜不定，方用六君子加炮薑、吳茱萸、薑水煎。十五帖效，一月愈。

一人喘促腹大腳腫，六脈沉細，用炮薑、肉桂、吳萸、甘草、五味子、白芍、半夏、枳殼愈。

一婦吐血發腫，腹大發熱，不思飲食，似瘧非瘧，大便溏洩，諸藥不效，此脾虛清陽下陷，陽不發越也。脈浮大而緩，用四君子加羌活，三帖而愈。

一人六脈豁大，周身浮腫，上氣喘促，呼不能吸，此腎虛水泛，氣不歸元也。八味湯加人參、吳茱萸。十帖效，一月安。調理用腎氣丸。

《本草綱目・草部・香薷》 一士妻，自腰以下附腫，面目亦腫，喘急欲死，不能伏枕，大便溏泄，小便短少，服藥罔效。時珍診其脈沉而大，沉主水，大主虛，乃病後胃風所致，是名風水也。用《千金》神秘湯加麻黃，一服喘定十之五，再以胃苓湯吞《深師》薷朮丸，二日小便長，腫消十之七，調理數日全安。

《本草綱目・介部・蛤蜊》引《普濟方》 昔滁州酒庫攢司陳通，患水腫垂死，諸醫不治。一嫗令以大蒜十個，搗如泥，入蛤粉，丸梧子大，每食前白湯下二十丸，服盡，小便下數桶而愈。

《醫宗必讀・水腫脹滿》 徽州方太和，大怒之後復大醉，至明日目下如卧蠶，居七日而肢體皆腫不能轉側，二便不通，煩悶欲絕。余診之，脈沉且堅，當逐其水。用疎鑑飲子，一服而二便快，再服而四肢寬，更以五皮飲服，三日隨愈。以上二案水腫實證。

《侶山堂類辨・發汗利水辨》 予在苕溪，治一水腫者，腹大膚腫，久服八正散、琥珀散、五子五皮之類，小便仍淋灑，痛苦萬狀。予曰：此雖虛證，然水不行則腫不消，腫不消則正氣焉能平。復時值夏月，予不敢用麻黃，恐陽脫而汗漏不止，以蘇葉、防風、杏子三味，各等分，令煎湯溫服，覆取微汗而水卽利矣。次日至病者之室，牀之上下，若傾數桶水者，被褥幃簿，無不濕透。病者云：昨服藥後，不待取汗而小水如注，不及至溺桶，而坐於牀上行之，是以牀下如此也，至天明，不意小水復來，不及下牀，是以被褥又如是也，今腹滿腫脹俱消，痛楚盡解，深感神功之救我。予曰：未也，此急則治其標耳，子之病，因火土傷敗，以致水泛，乃久虛之證也。火卽人之元氣，必待脾氣元氣復而後可保其萬全，予卽解維，寫一六君子方，去甘草加蒼朮、厚朴、炮薑、熟附子，每日令濃煎溫服，卽以此方合合丸藥一料，每日巳未時服之，

卽止其湯藥。半載後，病者之兄備土物來謝曰：吾弟已全愈矣。予曰：如此之證，水雖行而正氣不復，後仍腫脹而死者比比，此命不應絕，非予之功也。雖然，邪之所湊，其正必虛，若初腫之時，行去其水，正氣易於平復，醫者不知發汗行水之法，惟以疎利之藥利之，腫或減而無尾閭之洩，猶以隣國爲壑耳，如久服疎利之藥，則正氣日消，水留日久，則火土漸滅，然後以此法行之，無濟於事矣。

《肘後偶鈔・腫》 沈氏 四二。三瘧住後，足腫，施及大腹胸脇，納食大減，氣急脈細。此分明脾腎兩虛，脾虛則不能制水，腎寒則膀胱亦不能化，失滲泄之能，以成泛濫之勢。治法莫穩於《四明》加減腎氣丸，併補中益氣湯，分早晚而進，但此法久服方有效。又奈湯丸中藥品，有力者方能辦，今田家之婦，粒食不缺爲幸，焉能辦此，坐忍其斃，又非仁人之用心。因推敲一方，以欲退其腫，必在利水，欲利其水，必先利氣，而不知單利其氣，仍如無雲而致雨，豈可得耶。然則何如？須按《內經》氣化能出之法，在溫而利之也。

椒目一錢　丁香十隻　老薑皮七分　橘皮一錢二分　蘇梗八分　通草七分
大腹皮二錢　澤瀉一錢五分　車前子一錢　茯苓皮二錢

五帖，皮膚發癢，納增。又五帖，皮膚皺揭，頓覺寬鬆。前方應效雖速，所謂急則治標，非萬全之法，改用培土利氣暖腎，以冀全愈。前方去通草、車前子，加黨參二錢，生冬朮二錢，十服，病去其半。又用異功散，加黃耆、苡仁、丁香、椒目、澤瀉、老薑皮、大蘇梗。十餘劑，而飲食起居如常。【略】

趙六十　甲週之年，患水腫，由於氣虛少運，膀胱失利，非旦晚可愈，耐性服藥，庶可奏效。

黨參　黃耆　生冬朮　大腹皮　蘇梗　砂仁殼　橘紅　茯苓　澤瀉　薑皮

又前方，添歸身、白芍、煨木香，減砂仁殼、蘇梗有效。腳腫退，腹脹寬。製丸劑可以收功。

《王氏醫案正・續・三編》 鍾耀輝，年踰花甲，在都患腫，起自腎囊，氣逆便溏。諸治不效，急買車返杭，託所親謝金堂邀孟英治之。切其脈微而弱，詢其溺清且長。曰：都中醫服其五苓、八正耶？抑腎氣、五皮也？鍾云：誠如君言，偏嘗之矣，而病反曰劇者，何哉？孟英曰：此土虛不制水也，通利無功，滋陰亦謬，法宜補土勝濕。與大劑參朮，果即向安，越八載以他疾終。【略】

愼氏婦，產後腹脹泄瀉，面浮足腫，醫與滲濕、溫補，月餘不效，疑爲蓐損。孟英視之，舌色如常，小溲通暢，宛似氣虛之證，惟脈至梗澀，毫無微弱之形。因與丹參、滑石、澤蘭、茯苓、芫蔚、蛤殼、桃仁、海蛇、五靈脂、豆卷，數服即瘥。

《王旭高臨證醫案・臌脹水腫門》 馮 風水相搏，一身面目悉腫，欬嗽氣升，不得卧，症勢陰重。用越脾法。

麻黃　生甘草　杏仁　石膏　赤苓　澤瀉　陳皮　葶藶子　大腹皮　生薑　大紅棗

又　用越脾法，雖得微汗，手腫消退，餘腫未消。欬嗽氣急，良由勞碌之人，脾胃不足，氣不行運。今以扶脾和中理氣，宣達三焦，冀其氣化流通。

冬朮　生芪皮　大腹皮　防己　陳皮　防風　茯苓皮　冬瓜皮　薑皮【略】

杜　風水相搏，一身暴腫，上則欬嗽，喉有痰聲，下則溏洩，小便不利。發汗而利小便，是其大法，計不出此。遷延匝月，節近清明，天氣溫暖，肺胃久蘊之風，從中暗化爲熱。反服腎氣湯方，意欲通陽化水，陽未通而陰先劫，水未化而火反起矣。於是舌燥唇焦，齒黑，心煩囊縮，胸腹膚紅，危險之象，已造極中之極。勉擬清肅肺胃，存陰洩熱，以冀轉機爲幸。

生石膏　杏仁　通草　茯苓皮　豆豉　北沙參　麥冬　川貝　丹皮　蘆根　鮮薄荷根　綠豆湯代水

又　肺得熱而不降，肝有火而上升，胃居於中，受肝火之衝激，欲降不能，而反上逆，繇是嘔吐不納矣。昨用清金以通決瀆，幸水道已通，高原得清肅之令。然中焦格拒，艮陽失游溢之權，似宜轉運其中，但肝火熾甚，徒運其中無益也。當清肝之亢，以衰木火之威，胃不受肝之剋，而中氣得和，則嘔可以寧矣。

川連薑汁炒　黃芩薑汁炒　半夏　澤瀉　陳皮　黑山梔　竹茹薑汁炒　茯苓皮　川貝　蘆根　枇杷葉　當歸龍薈丸三錢　蓉荳生薑湯送下

方仁淵按：風水壞證也，兩方應變俱佳。

《凌臨靈方・水腫》 汪鴻橋（年四十六歲七月），寒水侮脾，水腫脹滿，

前以分利不應，今已喘矣。脈形濡緩，擬宗滿生加減腎氣湯法。

大熟地　縮砂仁四分拌　丹皮　懷牛膝　懷山藥　帶皮苓　車前子　陳萸肉　澤瀉　地骷髏　上桂桂　熟附片　各五分，二味飯丸，分吞。

按：菁山某，亦用此方數十劑，全愈，靈效非常。

內科總部

痰飲部

題解

《類證活人書・釋音》痰，胸上水病也。

《醫宗必讀・痰飲》稠濁者爲痰，清稀者爲飲。

《醫碥・雜證・痰飲》飲者，停水之名。又痰之清稀者曰飲，故痰飲並稱。

《讀醫隨筆・痰飲分治説》飲者，水也，清而不粘，化汗化小便而未成者也。痰者，稠而極粘，化液化血而未成者也。

論説

《素問・氣交變大論》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民病【略】，飲發，中滿食減。

《素問・五常政大論》太陽司天，寒氣下臨，【略】濕氣變物，水飲內稸。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少陰司天之政，【略】四之氣，溽暑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寒熱，嗌乾，黃癉，胕腫，飲發。【略】土鬱之發，【略】民病心腹脹，腸鳴，而爲數後，甚則心痛，脇膜，嘔吐，霍亂，飲發。【略】太陰所至，爲積飲否隔。【略】太陰所至，爲稸滿。

《素問・至真要大論》太陰在泉，草乃早榮，濕淫所勝，【略】民病飲積，心痛。【略】太陰之盛，【略】獨勝則濕氣內鬱，【略】飲發於中，胕腫於上。【略】太陰之復，濕變廼舉，體重中滿，食飲不化，陰氣上厥，胸中不便，飲發於中。

《靈樞・論疾診尺》尺膚麤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

《金匱要略・痰飲欬嗽病脈證並治》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唾引痛，謂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欬逆倚息，氣短不得卧，其形如腫，謂之支飲。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水在脾，少氣身重。水在肝，脇下支滿，嘿而痛。水在腎，心下悸。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欬嗽則輒已。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脈沉者，有留飲。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喜虛，脈偏弦者飲也。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支飲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氣，其脈平也。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痰飲候》痰飲者，由氣脈閉塞，津液不通，水飲氣停在胸府，結而成痰。又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其病也，胸脇脹滿，水穀不消，結在腹內，兩脇水入腸胃，動作有聲，體重多唾，虛氣好眠，胸背痛，甚則上氣欬逆，倚息短氣不能卧，其形如腫是也。脈偏弦爲痰，浮而滑爲飲。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痰飲食不消候》此由痰水結聚在胸腑膀胱之間，久而不散，流行於脾胃，脾惡濕，得水則脹，脹則不能消食也。或令腹裏虛滿，或水穀不消化，或時嘔逆，皆其候也。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熱痰候》熱痰者，謂飲水將結積所生也。言陰陽否隔，上焦生熱，熱氣與痰水相搏，聚而不散，故令身體虛熱，逆害飲食，頭面喁喁而熱，故云痰也。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冷痰候》冷痰者，言胃氣虛弱，不能宣行水穀，故使痰水結聚，停於胸鬲之間，時令人吞酸氣逆，四支變青，不能食飲也。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痰結實候》此由痰水積聚在於胸府，遇冷熱之氣相搏，結實不消，故令人心腹否滿，氣息不安，頭眩目暗，常欲嘔逆，故

言痰結實。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鬲痰風厥頭痛候》 鬲痰者，謂痰水在於胸鬲之上，又犯大寒，使陽氣不行，令痰水結聚不散，而陰氣逆上，上與風痰相結，上衝於頭，即令頭痛。或數歲不已，久連腦痛。故云鬲痰風厥頭痛，若手足寒冷至節即死。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諸痰候》 諸痰者，此由血脈壅塞，飲水積聚而不消散，故成痰也。或冷，或熱，或結實，或食不消，或胸腹否滿，或短氣好眠，諸候非一，故云諸痰。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流飲候》 流飲者，由飲水多，水流走於腸胃之間，漉漉有聲，謂之流飲。遇血氣否澀，經絡不行，水不宣通，停聚溢於膀胱之間，即令人短氣。將息遇冷，亦能虛脹，久不差，結聚而成癖也。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流飲宿食候》 流飲宿食者，由飲水過多，水氣流行在脾胃之間，脾得濕氣則不能消食，令人噫則有宿食之氣，腹脹滿，亦壯熱，或吞酸，皆其候也。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留飲候》 留飲者，由飲酒後飲水多，水氣停留於胸鬲之間而不宣散，乃令人脇下痛，短氣而渴，皆其候也。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留飲宿食候》 留飲宿食者，由飲酒後飲水多，水氣停留於脾胃之間，脾得濕氣則不能消食，令人噫氣酸臭，腹脹滿吞酸，所以謂之留飲宿食也。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癖飲候》 此由飲水多，水氣停聚兩脇之間，遇寒氣相搏，則結聚而成塊，謂之癖飲。在脇下，弦亘起，接之則作水聲。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諸飲候》 諸飲者，皆由榮衛氣否澀，三焦不調，而因飲水多，停積而成痰飲。其爲病也，或兩脇脹滿，或心胸煩悶，或眼閣口乾，或嘔逆短氣。諸候非一，故云諸飲。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支飲候》 支飲，謂飲水過多，停積於胸鬲之間，支乘於心，故云支飲。其病，令人咳逆喘息，身體如腫之狀，謂之支飲也。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溢飲候》 溢飲，謂因大渴而暴飲水，水氣溢於腸胃之外，在於皮膚之間，故言溢飲。令人身體疼重而多汗，是其候也。

《諸病源候論・痰飲諸病・懸飲候》 懸飲，謂飲水過多，留在脇下，令脇間懸痛，咳唾引脇痛，故云懸飲。

《類證活人書・問憎寒發熱惡風自汗寸口脈浮胸膈痞滿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而頭不疼項不强》 此名有痰也。中脘有痰，亦令人憎寒發熱，胸膈痞滿。有類傷寒，但頭不疼，項不強爲異。

《三因方・痰飲叙論》 人之有痰飲病者，由榮衛不清，氣血敗濁，凝結而成也。內則七情泊亂，藏氣不行，鬱而生涎，涎結爲飲，爲內所因；外有六淫侵胃，玄府不通，當汗不泄，蓄而爲飲，爲外所因；或飲食過傷，嗜慾無度，叫呼疲極，運動失宜，津液不行，聚爲痰飲，屬不內外因。三因所成，證狀非一。或爲喘，或爲咳，爲嘔爲泄，暈眩嘈煩，忪悸惊擭，寒熱疼痛，腫滿攣癖，癰閉痞隔，如風如癲，未有不由痰飲之所致也。

《原病式・六氣爲病・濕類》 積飲，留飲積蓄而不散也。水得燥則消散，得濕則不消，以爲積飲也。土濕主否故也。

《醫學正傳・痰飲》 《內經》曰：諸氣膹鬱，皆屬肺金。肺氣鬱則成熱，熱盛則生痰。丹溪曰：自然成積，自積成痰，痰挾瘀血遂成窠囊，此爲痞、爲痛、爲噎膈、翻胃之次第也。王隱君曰：痰證古今未詳，方書雖有懸飲、留飲、支飲、痰飲、諸飲之異，而莫知其爲病之源。或頭風目昏，眩運耳鳴；或口眼蠕動，眉棱耳輪瘙癢；或四肢遊風腫硬，似痛非痛；或爲齒頰癢痛，牙床浮腫而痛癢不一；或噯氣吞酸，嘈雜嘔噦；或咽嗌不利，咯之不出，嚥之不下，色似煤炲，形如破絮，桃膠，蜆肉之類；或心下如停水雪，心頭冷痛時作；或夢寐奇怪鬼魅之狀；或足腕痠軟，腰背卒痛；或四肢骨節煩疼，並無常所，乃至手麻臂痛，狀若挫閃；或脊中每有一掌如冰凍之寒痛者；或渾身習習如蟲行者；或眼沿澀癢，口糜舌爛，甚爲喉閉等證。又或遶項結核似癧非癧；或胸腹間如有二氣交紐，噎塞煩悶，有如煙氣上衝，頭面烘熱；或爲失志顛狂；或爲中癱瘓；或爲勞瘵荏苒之疾；或爲風痹及腳氣之候；或心下怔忡驚悸，如畏人將捕；或喘嗽嘔吐；或嘔冷涎綠水黑汁；甚爲肺癰腸毒，便膿攣跛。其爲內外疾病，非止百端，皆痰之所致也。蓋津液既凝爲痰爲飲而洶湧上焦，故口燥咽乾。流而之下，則大小便閉塞，面如枯骨，毛髮焦乾。婦人則經閉不通，小兒則驚癇搐搦。治法宜先逐去敗痰，然後看虛實調理。故製沉香滾痰丸，爲通治三焦痰飲之要藥也。愚竊以其論證固詳，不問虛實而以一峻藥攻之，恐未中乎肯綮也與。蓋資稟有厚薄，病邪有淺深，一或失手，何以收救？故丹溪有曰：治痰用

利藥過多，致脾氣虛則痰反易生而多矣。又曰：中焦有食積與痰而生病者，胃氣亦須所養。卒不可便攻，攻盡則愈虛而病劇。夫滾痰丸止可投之於形氣壯實、痰積膠固爲病者。若氣體虛弱之人，決不可輕用也。

《古今醫統大全・痰飲門・察色知痰》 病痰者，眼皮及眼下必如灰烟黑色，舉目便知，不待胗脈。眼堂黑而面頰赤者，熱痰也；如大黃色者，熱痰也。心下煩滿，口乾思冷飲，大便秘結，小便赤，久必生風，或眩運耳鳴眼花，多虛證。誤以熱藥治之，服久脈大實，發大熱，甚至中風，此宜急下之。凡眼黑而行步呻吟，舉動注骨者，入骨痰也。其證骨髓痛，眼面俱黑，四肢冷痹，屈伸不能，此風濕也。眼黑而氣短，心驚恐，氣痰也。

《古今醫統大全・痰飲門・痰飲之病總屬於脾》 諸書論痰飲，有因氣脈閉塞，津液不通，水飲停留，結成痰者；有胃氣虛弱，不能運行水穀成痰者；有因酒後飲水，停滯於脾成痰者；有風寒濕邪入脾相搏成痰者。此證之所感不同，難以類舉。今脾胃爲倉廩以納穀，因脾弱而不能運行，致氣血失於滋養，故不周流氣道，壅滯中焦，不能腐穀，遂停滯爲痰、爲飲，變則爲寒、爲熱、爲喘、爲嗽、爲嘔吐、爲反胃、爲腫滿、爲眩運、爲風癇、爲噯氣、爲吞酸嘈雜、爲嘔噎、爲怔忡、爲疼痛之類，不可盡狀，皆痰之變而爲病。其源出於脾濕不流，水穀津液停滯之所致也。

《古今醫統大全・痰飲門・痰證條録》 痰者，津液之異名。血氣和平，關絡調暢，則津液流通而兼痰患。至若氣脈窒塞，脘竅凝滯，則津停聚而成痰涎。痰之所以發動者，豈無自而然哉？大抵飲食酸寒辛辣、炙煿腥膻、生冷醇酒，濕熱蒸鬱而成痰者最多，其次爲七情久鬱而致者亦有矣。凡治痰病，須審其因，有痰而生熱者，有因熱而生痰者，有因氣鬱，有因風火而成痰者，有因積飲，有因傷宿酒而成痰者，所宜審別而施治也。

熱痰則多煩熱，咳吐頗難，間有口乾。

濕痰者多倦怠軟弱，或面浮腹脹，因停飲不散所致。

風痰多稀白，或成癱瘓奇證，因形寒飲冷所致。

驚痰發則心痛，或爲癲疾恐怖。

食積痰多成痞塊癖滿，因過食厚味及脾虛所致。

酒痰飲酒過多不得消導，次日又吐，漸成反胃。

氣痰攻刺走注不定，或時一點如刺，或時一掌如冰，皆爲氣痰。丹溪云：痰之爲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到是也。

臂不能動是痰。凡人手臂或動不得，或骨節遍身疼痛，坐卧不安，此痰入骨也。有人腳氣病久，骨節痛，與腳氣藥不愈，此痰病也。

嘈雜是痰。凡人胸膈一時如火烘炙，似痛非痛，忽然饑甚，北人呼爲心刺，此火動其痰也。

眩運是痰。頭目眩運，眼前黑暗，如坐舟車，兀兀欲吐者，痰也。

煩躁是痰。凡人似熱非熱，似寒非寒，似病無病，坐卧不寧，心中焦躁欲哭欲叫者，痰病也。審其人之虛實，從痰治之立愈。

顛狂是痰。凡人忽然發狂，語言錯亂，棄衣登高，此痰病也。痰在膈上，使人顛狂，或健忘。

顛仆是痰。凡人卒然跌倒，不省人事，痰病也。雖氣虛，治痰爲先。

中風不語是痰。雖曰中風，亦以治痰爲先。【略】

婦人驚痰最多，十有八九。蓋因產後因乳孩兒，因月事方行，驚因虛而入，結而成塊者，爲驚痰。或常有一塊在腹，如身孕，轉動跳躍，痛不可忍者是也。

《本草綱目・百病主治藥》 痰飲，痰有六，濕、熱、風、寒、食、氣也。飲有五，支、留、伏、溢、懸也。皆生於溼。

《景岳全書・雜證謨・痰飲》 痰飲一證，其在《內經》，止有積飲之說，本無痰證之名，此《內經》之不重痰證，概可知矣。及考痰之爲名，雖起自仲景，今後世相傳，無論是痰非痰，開口便言痰火。有云怪病之爲痰者，有云痰爲百病母者，似乎痰之關係，不爲不重，而何《內經》之忽之也？不知痰之爲病，必有所以致之者。如因風因火而生痰者，但治其風火，風火息而痰自清也；因虛因實而生痰者，但治其虛實，虛實愈而痰自平也。未聞治其痰而風火可自散，虛實可自調者，此所以痰必因病而生，非病之因痰而致也。故《內經》之不言痰者，正以痰非病之本，而痰惟病之標耳。今舉世醫流，但知百計攻痰，便是治病，竟不知所以爲痰，而痰因何而起，是何異引指以使臂，灌葉以救根者乎？標本誤認，而主見失眞，欲求愈病，難矣難矣。

一、痰之與飲，雖曰同類，而實有不同也。蓋飲爲水液之屬，凡嘔吐清水，及胸腹膨滿，吞酸噯腐，渥渥有聲等證，此皆水穀之餘，停積不行，是卽所謂飲也。若痰有不同於飲者，飲清澈而痰稠濁，飲惟停積腸胃，而痰則無處

不到。水穀不化而停爲飲者，其病全由脾胃，無處不到而化爲痰者，凡五臟之傷皆能致之。故治此者，當知所辨，而不可不察其本也。

一、痰卽人之津液，無非水穀之所化。此痰亦旣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屬也。但化得其正，則形體強，營衛充，而痰涎本皆血氣；若化失其正，則臟腑病，津液敗，而血氣卽成痰涎。此亦猶亂世之盜賊，何孰非治世之良民，但盜賊之興，必由國運之病，而痰涎之作，必由元氣之病。嘗聞之立齋先生曰：使血氣俱盛，何痰之有？余於初年，頗疑此言，而謂豈無實痰乎？及今見定識多，始信其然也。何以見之？蓋痰涎之化，本由水穀，使果脾強胃健，如少壯者流，則隨食隨化，皆成血氣，焉得留而爲痰？惟其不能盡化，而十留一二，則一二爲痰矣。十留三四，則三四爲痰矣。甚至留其七八，則但見血氣日削，而痰涎日多矣。此其故正以元氣不能運化，愈虛則痰愈盛也。然則立齋之言，豈非出常之見乎？今見治痰者，必曰痰之爲患，不攻如何得去？不知正氣不行，而虛痰結聚，則雖竭力攻之，非惟痰不可去，而且益增其虛。故或有因攻而遽絕者，或偶爾暫蘇而更甚於他日者，皆攻之之誤也。又孰知痰之可攻者少，而不可攻者多也。故凡將治痰者，不可不先察虛實。

一、痰有虛實，不可不辨。夫痰則痰矣，皆若有餘，又何有虛實之異？蓋虛實二字，全以元氣爲言，凡可攻者，便是實痰，不可攻者，便是虛痰。何爲可攻？以其年力猶盛，血氣未傷，或以肥甘過度，或以濕熱盛行，或風寒外閉皮毛，或逆氣內連肝膈，皆能驟至痰飲，但察其形氣病氣俱屬有餘者，卽實痰也。實痰者何？謂其元氣猶實也。此則宜行消伐，但去其痰，無不可也。何爲不可攻？則或以形羸氣弱，年及中衰者，卽虛痰也。或以多病，或以勞倦，或以憂思酒色，致成勞損，非風、卒厥者，亦虛痰也。或脈見細數，臟無陽邪，時爲嘔惡泄瀉，氣短聲喑等證，但察其形氣病氣本無有餘者，皆虛痰也。虛痰者何？謂其元氣已虛也。此則但宜調補，若或攻之，無不危矣。且凡實痰本不多，其來也驟，其去亦速，其病亦易治，何也？以病本不深也。虛痰反多甚，其來則漸，其去則遲，其病亦難治，何也？以病非一日也。是以實痰無足慮，而最可畏者，惟虛痰耳。總之，治痰之法無他，但能使元氣日強，則痰必日少，卽有微痰，亦自不能爲害，而且亦充助胃氣。若元氣日衰，則水穀津液，無非痰耳，隨去隨生，有能攻之使盡，而且保元氣無恙者，吾不信也。故善治痰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補天之手。然則，治此者可不辨其虛實，而欲一概攻之，如王隱君所論，內外百病皆生於痰，悉用滾痰丸之類，其亦但知目前，而不知日後之害哉。

一、五臟之病，雖俱能生痰，然無不由乎脾腎。蓋脾主濕，濕動則爲痰，腎主水，水泛亦爲痰，故痰之化無不在脾，而痰之本無不在腎，所以凡是痰證，非此則彼，必與二臟有涉。但脾家之痰，則有虛有實，如濕滯太過者，脾之實也；土衰不能制水者，脾之虛也。若腎家之痰，則無非虛耳。蓋火不生土者，卽火不制水，陽不勝陰者，必水反侵脾，是皆陰中之火虛也；若火盛爍金，則精不守舍，津枯液涸，則金水相殘，是皆陰中之水虛也。此脾腎虛實之有不同者，所當辨也。又若古人所云濕痰、鬱痰、寒痰、熱痰之類，雖其在上在下，或寒或熱，各有不同，然其化生之原，又安能外此二臟？如寒痰濕痰，本脾家之病，而寒濕之生，果無干於腎乎？木鬱生風，本肝家之痰，而木強制土，能無涉於脾乎？火盛剋金，其痰在肺，而火邪炎上，有不從中下二焦者乎？故凡欲治痰，而不知所源者，總惟猜摸而已耳。

《證治彙補・內因門・痰症章》 人之氣道貴乎清順，則津液流通，何痰之有？若外爲風暑燥濕之侵，內爲驚怒憂思之擾，飲食勞倦，酒色無節，榮衛不清，氣血濁敗，薰蒸津液，痰乃生焉。【略】

痰症察色　昔肥今瘦者，痰也。眼胞目下如煙薰黑者，痰也。目睛微定，暫時轉動者，亦痰也。眼黑而行步呻吟，舉動艱難，遍身疼痛者，痰入骨也。眼黑而面帶土色，四肢痿痹，屈伸不便者，風濕痰也。

痰分形色　新而輕者，形色清白稀薄，咯之易出，氣味亦淡。久而重者，黃濁稠粘，咯之難出，漸成惡味。《入門》但傷風者，痰必清薄而上有浮沫小泡。傷熱者，痰必濃厚而難化。內虛者，痰亦清薄而易於化水。又味甜者，屬脾熱。味腥者，屬肺熱。味鹹者，屬腎虛。味苦者，屬膽熱。色青者，屬肝風。色黑者，屬腎水，大抵黑色爲腎虛水泛，氣不歸元。色紅爲火盛凌金，血不及變，所以紅痰必勞損病症居多，最宜愼重。

痰症脈法　左右關上滑大者，膈上有痰。又關脈洪者，痰隨火動。關脈伏者，痰因氣滯。若痰症得濇脈者，卒難得開，必費調理。有病人一臂不遂，時復轉移一臂，其脈沉細者，非風也，必有痰飲在上焦。

《證治彙補・內因門・飲症章》 內因　水者，陰物也。積水不散，留而爲飲。有憤鬱而停者，有困乏而停者，有思慮而停者，有因熱而停者，有痛飲而停者，有因熱

而傷冷者。子和揆其所由，皆因氣鬱中州，水漿入胃，不能運化，隨臟腑虛處而留着焉。

外候　大抵停水則生濕，停酒則生熱，濕則成痞，熱則發躁。其變現也，或形寒飲冷而得，則類外感症。或困乏憂思而得，則似內傷症。或流於四肢，則似風家痹症。或流於關節，則似跌撲傷症。其他五臟六腑所受，見症各出。

飲分各經　在心則怔忡眩暈，在肺則喘急咳嗽，在脾則短氣痞悶，在肝則脇滿噦痛，在腎則臍下悸動。《金匱》在上則面浮，在下則跗腫，在胃中則胸滿口渴而水入即吐，在經絡則一臂不遂而復移一臂，在腸間則雷鳴泄瀉，或爲溺結，與癰閉相似。在陽分不去，久則化氣與黃腫相似；在陰分不去，久則成形與積塊相似。在左脇者形同肥氣，在右脇者形同息賁。【略】

飲與痰分　飲者蓄水之名，自外而入。痰者腸胃之液，自內而生。其初各別，其後同歸，故積飲不散，亦能變痰，是飲爲痰之漸，痰爲飲之化也。若其外出，則飲形清稀，痰形稠濁，又不同也。

《讀醫隨筆・痰飲分治說》　飲之生也，由於三焦氣化之失運。三焦之失運，由於命火之不足。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蓋水入於胃，脾氣散精，上輸於肺，此即津也。其渣滓注於三焦，爲熱氣蒸動，則不待傳爲小便，即外泄而爲汗，故汗多則小便少也。下行入於膀胱，而膀胱有上口無下口，仍藉三焦之氣化，始能下出。故曰：氣化則能出矣。其在三焦，則曰水。在膀胱，則曰津液者，水在三焦，質清味淡，外泄爲汗則味鹹，下泄爲溺則氣臊，皆受人氣之變化，而非復清淡之本質矣。故汗與小便，皆可謂之津液，其實皆水也。火力不運，水停中焦，上射於肺。治之之法，補火理氣，是治本也。發汗利小便，是治標也。痰則無論爲燥痰，爲溼痰，皆由於脾氣之不足，不能健運而成者也。蓋水穀精微，由脾氣傳化，達於肌肉而爲血，以潤其枯燥，達於筋骨而爲液，以利其屈伸。今脾氣不足，土不生金，膻中怯弱，則力不能達於肌肉，而停於腸胃，蘊而成痰矣。已達於皮膜者，又或力不能運達於筋骨，故有皮裏膜外之痰也。又多痰者，血必少，而骨屬屈伸，時或不利，此其故也。治之之法，健脾仍兼疏理三焦，以助其氣之升降運化，是治本也。宣鬱破瘀，是治標也。燥痰則兼清熱生津，痰乃有所載而出矣。所以必用破瘀者，痰爲血類，停痰與瘀血同治也。治痰不得補火，更不得利水，補火利水，即溼痰亦因火熱鬱蒸，愈見膠固滋長，而不可拔矣。此痰飲分治之大義也。至於患飲之人，必兼有痰，患痰之人亦或有飲，二證每每錯出，此古人治法，所以不別也。不知病各有所本，證各有所重，患飲兼痰者，治其飲而痰自消。痰重者，即兼用治痰法可也。因痰生飲者，治其痰而自去，飲重者，即兼用治飲法可也。

綜述

《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　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

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爲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

脈浮而細滑傷飲。脈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脈沉而弦者，懸飲內痛。

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湯主之。虛者即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己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

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嘔家本渴，渴者爲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間有水氣，己椒藶黃圓主之。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癲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欬家其脈弦，爲有水，十棗湯主之。

夫有支飲家，欬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

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

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欬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龍湯主之。

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

衝氣即低，而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治其欬滿。

欬滿即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爲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爲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黄發其陽故也。

若面熱如醉，此爲胃熱上衝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

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茯苓湯主之。

《金匱要略·果實菜穀禁忌并治》 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動痰飲。

《千金要方·大腸腑·痰飲》 凡心下有水者，築築而悸，短氣而恐，其人眩而癲。先寒即爲虛，先熱即爲實。故水在於心，其人心下堅，築築短氣，惡水而不欲飲。水在於肺，其人吐涎沫，欲飲水。水在於脾，其人少氣，身體盡重。水在於肝，脇下支滿，嗌而痛。水在於腎，心下悸。

夫病人卒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喜虛耳。脈偏弦者飲也，肺飲不弦，但喜喘短氣。支飲亦喘而不能眠，加短氣，其脈平也。留飲形不發作，無熱，脈微。煩滿不能食，脈沈滑者，留飲病。病有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嗽轉甚，其人欬而不得卧，引項上痛，欬者如小兒掣瘛狀。夫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其脈沈者，有留飲也。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大如手。病人肩息上引，此皆有溢飲在胸中，久者缺盆滿，馬刀腫有劇時，此爲氣飲所致也。膈上之病，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惡寒，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病人一臂不隨，時復轉移在一臂，其脈沈細，此非風也，必有飲在上焦。其脈虛者爲微勞，榮衛氣不周故也，冬自差。一本作久久自差。【略】

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略】上氣汗出而欬者，此爲飲也，十棗湯主之，若下後，不可與也。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小青龍湯主之。范汪用大青龍湯。

《三因方·痰飲證論》 古方唯分四飲六證，不說三因，不知其因，病源無自。觀夫治飲之法，既用大小青龍、桂枝、防己、五苓、承氣，得非外因。參苓、苓朮、八味、參蘇，得非內因。十棗、葶藶、大小半夏、控涎、破飲，不內外因，理固明矣。以此推求，頗得倫類。今叙列諸證，以爲治門，須原本因施用湯藥，學者自宜詳審。所謂四飲者，即懸飲、溢飲、支飲、痰飲是也。懸飲者，飲水流在脇下，咳唾引痛。溢飲者，飲水流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身體疼重。支飲者，咳逆倚息，短氣不得卧，其形如腫。痰飲者，其人素盛今瘦，腸間漉漉有聲。又有留飲者，背寒如手大，或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疼，脇下痛引缺盆，欬嗽則轉甚。又有伏飲者，膈滿喘咳，嘔吐，發則寒熱，腰背痛，目淚出，其人振振惡寒，身瞤惕，故曰四飲生六證。或云五飲者，即留飲、伏飲合爲一證是也，其脈皆弦微沉滑。治之之法，懸飲當下之，溢飲當發其汗，支飲則隨證汗下，痰飲則用溫藥從小便去之。其間或隨氣上厥，伏留陽經，使人嘔吐眩暈，背寒，或一臂不隨，有類風狀，不可不知。

《三因方·痰飲治法》 十棗湯　治懸飲咳唾，引脇下痛。又治支飲咳煩胸中痛，至百日一歲，其脈弦者。【略】

大青龍湯　治溢飲，身體疼重，汗不出，拘急痛。

小青龍湯　治溢飲、支飲，倚息不得卧，及喘滿者。【略】

防己桂枝湯　治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

小承氣湯　治支飲胸滿。

茯苓五味子湯　治支飲手足冷，多唾口燥，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痹，面熱翕然如醉，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眩冒，嘔腫。

大半夏湯　治膈間有飲，卒嘔吐，心下痞，眩悸。

小半夏湯　治支飲嘔吐不渴。

葶藶大棗瀉肺湯　治支飲不得息。

五苓散　治瘦人臍下有悸者，挾涎沫而癲眩者，飲也。

茯苓湯　治心氣不行，鬱而生涎，胸脇支滿，目眩，以胸中有痰飲也。

參苓飲　治胸中停痰宿水，自吐出痰後，心胸間虛，氣滿不能食。

八味圓　治失志腎虛，鬱而生涎，短氣喘啜，當從小便去之，中有茯

苓故。

參蘇飲　治痰飲停積胸中，中脘閉，嘔吐痰涎，眩暈嘈煩，忪悸噦逆，及痰氣中人，停留關節，手腳弛曳，口眼喎邪，半身不遂，食已即嘔，頭疼發熱，狀如傷寒。

破飲圓　治五飲停蓄胸腹，結爲癥癖，支滿胸脇，傍攻兩脇，搶心疼痛，飲食不下，翻胃吐逆。九種心痛，積年宿食不消，久瘧久痢，遁尸疰忤，癲癎厥暈，心氣不足，憂愁思慮，婦人諸疾，但是腹中諸病，悉能治療。久服不傷臟氣。

控涎丹　凡人忽患胸背、手腳、頸項、腰痛不可忍，連筋骨牽引釣痛，坐卧不寧，時時走易不定。俗醫不曉，謂之走注，便用風藥及針灸，皆無益。又疑是風毒結聚，欲爲癰疽，亂以藥貼，亦非也。此乃是痰涎復在心鬲上下，變爲此疾。或令人頭痛不可舉，或神意昏倦多睡，或飲食無味，痰唾稠粘，夜間喉中如鋸聲，多流睡涎，手腳重，腿冷痹，氣脈不通，誤認爲癱瘓，亦非也。凡有此疾，但以是藥，不過數服，其疾如失。

強中丸　治胃脘虛寒，冷痰留滯，痞塞不通，氣不升降，口苦無味，不思飲食。

《儒門事親・飲當去水温補轉劇論》　留飲止證也，不過畜水而已。王氏《脈經》中，派之爲四，痰飲、懸飲、支飲、溢飲。《千金方》又派之爲五飲，皆觀病之形狀而定名也。今予皆不論此，論飲之所得，其來有五，有憤鬱而得之者，有困乏而得之者，有思慮而得之者，有痛飲而得之者，有熱時傷冷而得之者，飲證雖多，無出於此。夫憤鬱而不得伸，則肝氣乘脾，脾氣不化，故爲留飲。肝主慮，久慮而不決，則飲氣不行。脾主思，久思而不已則脾結，故亦爲留飲。人因勞役遠來，乘困飲水，脾胃力衰，因而嗜卧，不能布散於脈，亦爲留飲。人飲酒過多，腸胃已滿，又復增之，脖經不及滲泄，久久如斯，亦爲留飲。因隆暑津液焦涸，喜飲寒水，本欲止渴，乘快過多，逸而不動，亦爲留飲。人若病飲者，豈能出此五者之外乎？夫水者，陰物也，但積水則生濕，停酒則生燥，久則成痰。在左脇者同肥氣，在右脇者同息賁，上入肺則多嗽，下入大腸則爲瀉，入腎則爲涌水，瀖瀖如囊漿，上下無所之。故在太陽則爲支飲，皆由氣逆而得之。故濕在上者，目黄面浮。在下者，股膝腫厥。在中者，支滿痞隔痰逆。在陽不去者，久則化氣。在陰不去者，久則成形。今之用方者，例言飲爲寒積，皆用溫熱之劑以補之，燥之。夫寒飲在中，反以熱藥從上投之，爲寒所拒，水濕未除，反增心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其上焦枯，其下寒慄。《內經》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渠不信夫。況乎留飲下無補法，氣方隔塞，補則轉增，豈知《內經》所謂留者攻之，何後人不師古之甚也。且以白朮參苓飲者服之，尚加閟塞，況燔鍼艾火，其痞可知。前人處五飲丸，三十餘味，其間有礬石、巴豆、附子、烏頭，雖是下攻，終同燥熱，雖亦有寒藥相參，力孤無援。故今代劉河間，依仲景十棗湯，製三花神祐丸，而加大黄，牽牛，新得之疾，下三五十丸，氣流飲去。昔有病此者，數十年不愈，予診之，左手脈三部皆微而小，右手脈三部皆滑而大，微小爲寒，滑大爲燥，余以瓜蒂散湧其寒痰數升，汗出如沃，次以導水、禹功去腸胃中燥垢亦數升，其人半愈。然後以淡劑流其餘，蘊以降火之劑開其胃口，不踰月而痊。夫黄連、黄栢可以清上燥濕，黄芪、茯苓可以補下滲濕，二者可以收後，不可以先驅。復未盡者，可以苦葶藶、杏仁、桑白皮、椒目逐水之藥，伏水皆去矣。夫治病有先後，不可亂投，邪未去時愼不可補也。大邪新去，恐反增其氣，轉甚於未治之時也。昔河內有人病飲，醫者斷爲脾濕，以木香、牽牛二味散之，下十餘行，因給病人復變散爲丸，又下十餘行，復變丸爲散，又十餘行，病者大困，睡幾一晝夜，既覺，腸胃寬潤，惟思粥，食少許，日漸愈。雖同斷爲濕，但補瀉不同，其差至此。《內經》曰：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甚則飲發中滿。太陽司天，濕氣變物，水飲內畜，中滿不食。註云：此年太陰在泉，濕監於地，病之原始，地氣生焉。少陰司天，濕土爲四之氣，民病鼽衄飲發。又土鬱之發，民病飲發注下，附腫身重。又太陰所至，爲積飲否隔。又太陰所至，畜滿。又太陰之勝與太陰之復，皆云飲發於中，以此考之，土主濕化，不主寒，水主寒化，不主濕。天多黔雨，地有積潦，皆以爲水，在《內經》屬土，冰霜凝沍，風氣淒凜，此水之化也。故曰丑未太陰濕土，辰戌太陽寒水，二化本自不同，其病亦異。夫濕土太過則飲發於中，今人以爲脾土不足，則軒岐千古之書，可從乎？不可從乎？

《儒門事親・風痰》　夫風痰酒痰，或熱在膈上，頭目不清，涕唾稠粘，或欬嗽上喘，時發潮熱。可用獨聖散吐之，吐訖，可服搜風丸、涼膈散之類。《內經》曰：流濕潤燥是也。

《儒門事親・一切涎嗽》　夫富貴之人，一切涎嗽，是飲食厚味，熱痰之

致然也。先用獨聖散吐之，吐訖，可服人參散、通聖散加半夏，以此止嗽，更服大人參半夏丸，以之化痰也。大忌酸鹹油膩生硬熱物也。

《濟生方・痰飲》 飲凡有六，卽懸飲、溢飲、支飲、痰飲、留飲、伏飲，巢氏載之詳矣。龐安常云：人身無倒上之痰，天下無逆流之水。誠哉斯言。以此思之，人之氣道貴乎順，順則津液流通，決無痰飲之患。調攝失宜，氣道閉塞，水飲停胸膈，結而成痰。其爲病也，證狀非一，爲喘，爲欬，爲嘔，爲泄，爲眩暈，心嘈，怔忡，爲惕懼，寒熱，疼痛，爲腫滿，攣癖，爲癰閉，痞隔，未有不由痰飲之所致也。診其脈，偏弦爲飲，浮而滑亦爲飲也。觀夫治飲之法，或下或汗，或溫或利，此固定法。愚者之見，溫利之差，可以無害。汗下之錯，爲病不淺矣。不若順氣爲先，分導次之，氣順則津液流通，痰飲運下，自小便中出。有病喜吐痰唾，服八味丸而作效者，亦有意焉。王叔和云：腎寒多唾。蓋腎爲水之官，腎能攝水，腎氣溫和，則水液運下，腎氣虛寒，則邪水溢上，其間用山茱萸、山藥輩，取其補，附子、肉桂取其溫，茯苓、澤瀉取其利，理亦當矣。臨病之際，又加詳審焉。

《局方發揮》 夫氣之初病也，其端甚微。或因些少飲食不謹，或外冒風雨，或內感七情，或食味過厚，偏助陽氣，積成膈熱。或資稟充實，表密無汗。或性急，易怒火炎上。以致津液不行，清濁相干，氣爲之病。或痞，或痛不思食，或噫腐氣，或吞酸，或嘈雜，或膨滿。不求原本，便認爲寒，遽以辛香燥熱之劑，投之數貼，時暫得快，以爲神方。厚味仍前不節，七情反復相仍，舊病被劫暫開，濁液易於攢聚。或半月，或一月，前證復作，如此延蔓，自氣成積，自積成痰。此爲痰爲飲，爲吞酸之由也。良工未遇，繆藥又行，痰挾瘀血，遂成窠囊。此爲痞，爲痛嘔吐，爲噎膈反胃之次第也。飲食湯液滯泥不行，滲道蹇澀，大便或秘，或溏，下失傳化，中焦愈停。醫者不察，猶執爲冷，翻思前藥，隨手得快，至此賓主皆恨藥欠燥熱，頤伺久服，可以溫脾壯胃，消積行氣，以冀一旦豁然之效。不思胃爲水穀之海，多血多氣，清和則能受。脾爲消化之氣，清和則能運。今久得香熱之偏助，氣血沸騰，其始也胃液凝聚，無所容受。其久也脾氣耗散，傳化漸遲，其有胃熱易飢，急於得食，脾傷不磨，鬱積成痛。醫者猶曰：虛而積寒，非尋常草木可療。徑以烏、附，助佐丹劑，專意服餌。積而久也，血液俱耗，胃脘乾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間或可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入，難盡入胃，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矢然。名雖不同，病出一體。《要略》論飲有六：曰痰飲、懸飲、溢飲、支飲、留飲、伏飲，分別五臟諸證治法，至矣盡矣。第恨醫者不善處治，病者不守禁忌，遂使藥助病邪，展轉深痼，去生漸遠，深可哀憫。

《證治要訣・諸嗽門・停飲伏痰》 飲凡有六：懸、溢、支、痰、留、伏。痰飲，特六飲之一耳。人病此而止曰痰飲者，蓋停既久，未有不爲痰多。因氣道閉塞，津液不通，譬如溝渠壅遏，積淹停滯則倒流逆上，瘀濁臭穢，無所不有。若不疎決溝渠，而欲澄治已壅之水，而使之清，無是理也。凡爲喘，爲咳，爲嘔，爲泄，爲眩，爲暈，心嘈，怔忡，驚悸，爲寒熱痛腫，爲痞膈，爲壅閉，或胸脇間轆轤有聲，或背心一片常如冰冷，皆痰飲所致，此卽如水之壅，有淤濁臭穢。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矣。並宜蘇子降氣湯，導痰湯各半貼和煎，或小半夏茯苓湯加枳實、木香各半錢，吞五套圓，或以五套圓料依分兩作飲子煎服尤好。平居皆無他事，只有痰數口，或清或堅，宜二陳湯、小半夏茯苓湯。痰多間進青州白圓子和來復丹服，名來白圓。如和以八神來復丹，卽名青神圓。此非特治痰飲，尤甚療喘嗽、嘔吐逆、翻胃。若服藥未效者，二生湯加木香半錢。若頑涎隨氣逆上，不爲藥解，當自下部利之，宜五膈寬中散加半夏半錢，吞破飲圓，仍佐以半硫圓，恐大便復秘，飲利不盡，半硫圓當常服。若大便先不因藥自利，及老人、虛人，當利其小便，宜小半夏茯苓湯，改用赤苓而倍用之，或導痰湯加豬苓半錢。痰飲眩暈及成飲厥者，宜別加木香二生湯，吞青州白丸子和靈砂丹，名青靈丹，或吞養正丹、半硫圓。痰飲流入四肢，令人肩背痠疼，兩手軟痹，醫誤以爲風，則非其治。宜導痰湯加木香、薑黃各半錢。病痰飲而變生諸證，不當爲諸證牽掣，妄言作名，且以治飲爲先，飲消則諸證自愈。有卒然昏悶，口眼喎斜，似中而實非中，四肢戰曳，身如浮雲，似虛而實非虛，皆痰飲所爲也。又有腎虛寒，不能攝水，致邪水溢上，故作痰飲，宜八味圓。

《丹溪心法・痰》 脈浮當吐。久得脈濇，卒難開也，必費調理。大凡治痰，用利藥過多，致脾氣虛，則痰易生而多。濕痰用蒼朮、白朮。熱痰用青黛、黃連、芩。食積痰用神麴、麥芽、山查。風痰用南星。老痰用海石、半夏、瓜蔞、香附、五倍子，作丸服。痰在膈上，必用吐法，瀉亦不能去。風痰多見奇證。濕痰多見倦怠軟弱。氣實痰熱，結在上者，吐難得出。痰清者屬寒，

二陳湯之類。膠固稠濁者必用吐。熱痰挾風，外證爲多。熱者清之，食積者必用攻之，兼氣虛者用補氣藥送。痰因火盛逆上者，以致火爲先，白朮、黃芩、軟石膏之類。內傷挾痰，必用參、芪、白朮之屬，多用薑汁傳送，或加半夏，虛甚加竹瀝。中氣不足，加參、朮。痰之爲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到。脾虛者宜補中氣以運痰降下，二陳湯加白朮之類，兼用升麻提起。中焦有痰則食積，胃氣亦賴所養，卒不便虛，若攻之盡則虛矣。痰成塊，或吐咯不出，兼氣鬱者難治。氣濕痰熱者難治。痰在腸胃間者，可下而愈。在經絡中非吐不可，吐法中就有發散之義焉。假如癇病因驚而得，驚則神出舍，舍空則痰生也。血氣入在舍而拒其神不能歸焉。血傷必用薑汁傳送，黃芩治熱痰，假其下火也。竹瀝滑痰，非薑汁不能行經絡。五倍子能治老痰，佐他藥大治頑痰。二陳湯一身之痰都治管，如要下行，加引下藥，在上加引上藥。凡用吐藥，宜升提其氣便吐也，如防風、山梔、川芎、桔梗、芽茶、生薑、薑汁之類，或用瓜蒂散。凡風痰病，必用風痰藥，如白附子、天麻、雄黃、牛黃、片芩、薑蠶、豬牙皂角之類。【略】

凡人身上中下有塊者，多是痰。問其平日好食何物，吐下後方用藥。許學士用蒼朮治痰成窠囊一邊行，極妙，痰挾瘀血遂成窠囊。眩運嘈雜乃火動其痰，用二陳湯加山梔子、黃連、黃芩之類。噫氣吞酸，此食鬱有熱，火氣上動，以黃芩爲君，南星、半夏爲臣，橘紅爲使，熱多加青黛。痰在脇下，非白芥子不能達。痰在皮裏膜外，非薑汁、竹瀝不可導達。痰在四肢，非竹瀝不開。痰結核在咽喉中，燥不能出入，用化痰藥加鹹藥軟堅之味，瓜蔞仁、杏仁、海石、桔梗、連翹，少佐朴硝，以薑汁蜜和丸，噙服之。海粉卽海石，熱痰能降，濕痰能燥，結痰能軟，頑痰能消，可入丸子，末子不可入煎藥。枳實瀉痰能冲牆壁。小胃丹治高上痰熱、風痰、濕痰、肩膊諸痛，能損胃氣，食積、痰實者，用之不宜多。

喉中有物，咯不出，嚥不下，此是老痰。重者吐之，輕者用瓜蔞輩。氣實必用荊瀝。天花粉大能降高上熱痰。痰在膈間，使人顛狂，或健忘，或風痰，皆用竹瀝，亦能養血，與荊瀝同功。治稍重能食者，用此二味，效速穩當。二瀝治痰結在皮裏膜外及經絡中痰，必佐以薑汁。韭汁治血滯不行，中焦有飲，自然汁冷喫兩三銀盞，必胸中煩燥不寧後愈。參萸丸能消痰。【略】

凡痰之爲患，爲喘，爲欬，爲嘔，爲利，爲眩，爲暈，心嘈雜，怔忡，驚悸，爲寒熱痛腫，爲痞隔，爲壅塞或胸脇間轆轤有聲，或背心一片常爲冰冷，或四肢麻痺不仁，皆痰飲所致。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矣。又嚴氏云：人之氣道貴乎順，順則津液流通，決無痰飲之患。古方治痰飲，用汗吐下溫之法，愚見不若以順氣爲先，分導次之。又王隱君論云：痰清白者爲寒，黃而濁者爲熱。殊不知，始則清白，久則黃濁。清白稀漬於上，黃濁稠粘凝於下。嗽而易出者，清而白也，欬而不能出則黃濁結滯也。若咯唾日久，濕熱所鬱，上下凝結，皆無清白者也，甚至帶血，血敗則黑痰，爲關格。異病人所不識，又清白者氣味淡，日久者漸成惡味，酸辣腥臊焦苦不一。百病中多有兼痰者，世所不知也。凡人身中有結核，不痛不紅不作膿者，皆痰注也。治痰法，實脾土，燥脾濕，是治其本也。【略】

入方：

青礞石丸　解食積，去濕痰，重在風化硝。【略】

程充按：　丹溪治病以痰爲重，諸病多因痰而生。

《平治會萃・痰》　痰，脈浮當吐。

凡治痰，用利藥過多，致脾氣下陷，則痰反易生多。

濕痰，用蒼朮、白朮。

老痰，海石、半下、瓜蔞、香附、五倍子。

熱痰，用青黛、黃芩、黃連。

食積痰，神麴、麥蘗、山查子。

痰在腸胃間者，可下而愈。痰在經絡中者，非吐不可出，吐法中就有發散之義也。

膈上之痰，必用吐之，瀉亦不能去也。

氣實痰，熱結在上者，則吐，吐難得出，或成塊，或吐咯不出，氣滯兼鬱者，此則難治矣。

膠固者，必用吐之。吐法，兼用牙茶，齊水、薑汁、醋少許、瓜蔞散少許，加防風、桔梗，皆升動其氣，便吐也。

吐法，用附子尖、桔梗蘆、人參蘆、瓜蒂不甚用、藜蘆、艾葉、芽茶。

右藥，此皆自吐，不用手探，但藥但湯，皆可吐。

吐法，先以布搭膊勒腰，於不通風處行此法。蘿蔔子半升，擂和以漿水一碗，濾與相，入少油與蜜，旋至半溫，服後，以鵝翎探吐。凡用鵝翎，須以桐

油浸，卻以皂角水洗去肥，曬乾用之。

又法，用鰕帶殼半斤，入醬、葱、薑等料物，煮汁，先喫鰕，後飲汁，以翎勾引吐，必須緊勒肚腹。

二陳湯，一身之都能管，如在下加下引藥，如在上加上引藥。

凡人身上中下有塊者，多是痰也。問其平日好食何物，吐下後用藥。

《明醫雜著・化痰丸論》 痰者，病名也。人之一身，氣血清順，則津液流通，何痰之有？惟夫氣血濁逆，則津液不清，薰蒸成聚，而變爲痰焉。痰之本，水也，原於腎；痰之動，濕也，主於脾。古人用二陳湯爲治痰通用者，所以實脾燥濕，治其標也。然以之而治濕痰、寒痰、痰飲、痰涎，則固是矣。若夫痰因火上，肺氣不清，咳嗽時作，及老痰、鬱痰，結成粘塊，凝滯喉間，吐咯難出。此等之痰，皆因火邪炎上，薰於上焦，肺氣被鬱，故其津液之隨氣而升者，爲火薰蒸，凝濁鬱結而成，歲月積久，根深蒂固，故名老名鬱，而其原則火邪也。病在上焦心肺之分，咽喉之間，非中焦脾胃濕痰、冷痰、痰飲、痰涎之化，故湯藥難治，亦非半夏、茯苓、蒼朮、枳殼、南星等藥所能治也。惟在開其鬱，降其火，清潤肺金，而消凝結之痰，緩以治之，庶可效耳。今製一方於後。

天門冬去心　黃芩酒炒　海粉　橘紅各一兩　桔梗　連翹　香附杵碎，淡鹽水浸，炒。各五錢　青黛另研　芒硝另研。各三錢　瓜蔞肉取肉，另研。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入薑汁少許，和藥，杵極勻，丸小龍眼大。噙化一丸，或嚼爛，清湯細嚥之。或丸如黍米大，淡薑湯送下五六十丸。

薛己按：前方味屬甘苦鹹寒之劑，雖能軟堅開鬱，化痰降火，而不無損胃之禍乎？若脾土太過，氣滯鬱熱而生痰者，用之得宜。若脾土不及，氣痞虛熱而生痰者，用之必至中滿，吞酸，肚腹腫脹，小便不利而歿，治者審之。

若此等老痰，飲酒之人多有之，酒氣上升爲火，肺與胃脘皆受火邪，故鬱結而成。此方用天麥冬、黃芩泄肺火也，海粉、芒硝鹹以軟堅也，瓜蔞仁潤肺清痰，香附米開鬱降氣，連翹開結降火，青黛降鬱火，故皆不用香燥之劑。

薛己按：前症若飲食少思，或胸膈不利者，此中氣虛弱也。宜用補中益氣湯爲主，中氣既健，其痰自運化。若腎氣虧損，津液難降，敗濁爲痰者，乃眞臟之症，宜用六味地黃丸爲主，腎氣既壯，津液清化，而何痰之有哉？亦有因脾胃虧損，中焦氣虛，不能運化而爲痰者。亦有因峻厲過度，脾氣愈虛，不能運化津液，凝滯而爲痰者，凡此皆當健脾胃爲主。

《明醫雜著・痰飲》 痰屬濕熱，乃津液所化，因風、寒、濕、熱之感，或七情、飲食所傷，以致氣逆，液濁變爲痰飲。或吐咯上出，或凝滯胸膈，或留聚腸胃，或客於經絡四肢，隨氣升降，遍身上下，無處不到。其爲病也，爲喘，爲咳，爲惡心嘔吐，爲痞隔壅塞，關格異病，爲泄，爲眩暈，爲嘈雜、怔忡、驚悸，爲癲狂，爲寒熱，爲痛腫，或胸間轆轆有聲，或背心一點常如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皆痰所致。百病中多有兼痰者，世所不知也。痰有新久、輕重之殊，新而輕者，形色清白，氣味亦淡。久而重者，黃濁稠結，咳之難出，漸成惡味，酸、辣、腥、鹹、苦，甚至帶血而出。治法：痰生於脾，宜實脾燥濕。又隨氣而升，宜順氣爲先，分導次之。又氣升屬火，順氣在於降火。熱痰則清之，濕痰則燥之，風痰則散之，鬱痰則開之，頑痰則軟之，食積則消之，在上者吐之，在中者下之。又中氣虛者，宜固中氣以運痰。若攻之太重，則胃氣虛而痰愈甚矣。

主方二陳湯。

右方總治一身之痰，如要下行，加引下藥。上行，加引上藥。

若濕痰多軟，如身體倦怠之類，加蒼、白朮。寒痰痞塞胸中，倍加半夏，甚者，加麻黃、細辛、烏頭之類。

薛己按：痰者，脾胃之津液，或爲飲食所傷，或因七情、六淫所擾，故氣壅痰聚。諺云：肥人多痰。而在瘦人亦有之，何也？蓋脾統血行氣之經，氣血俱盛，何痰之有？皆由過思與飲食所傷，損其經絡，脾血既虛，胃氣獨盛。脾爲己土，胃爲戊土。戊癸化火，是以濕因氣化，故多痰也。遊行周身，無所不至，痰氣既盛，客必勝主。或奪於脾之大絡之氣，則倏然仆地者，此痰厥也。升於肺者，則喘急咳嗽。迷於心，則怔忡、恍惚。走於肝，則眩暈，不仁，脇肋脹痛。關於腎，不哈而多痰唾。留於胃脘，則嘔瀉而作寒熱，注於胸，則咽膈不利，眉棱骨痛。入於腸，則漉漉有聲，散者有聲，聚者不利。竊謂若脾氣虛弱不能消濕，宜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若因脾氣虛弱濕熱所致，宜用東垣清燥湯。若因胃氣虛弱，寒痰滯者，宜用人參理中湯。若因脾胃虛寒，而痰凝滯者，宜用理中化痰丸。若因脾虛而痰滯氣逆，宜用六君子加木香。若因脾胃虛弱而肝木乘侮，宜用六君子加柴胡。頭痛，宜用半夏白朮天麻湯。若因脾腎虛弱，寒邪所乘，以致頭痛，宜

用附子細辛湯。

若風痰，加南星、枳殼、白附子、天麻、殭蠶、猪牙皂角之類。氣虛者，更加竹瀝；氣實，加荆瀝，俱用薑汁。

薛己按：《脈訣》云：熱則生風。故云風自火出。若風邪氣滯，痰蘊於胸中者，宜用之。若因肺經風熱而生痰者，宜用金沸草散。若因風火相搏，肝經風熱熾盛而生痰者，宜用牛黄抱龍丸，或牛黄清心丸。若因肝經血燥而生痰者，宜用六味地黄丸。若因熱盛，制金不能平木而生痰者，宜用柴胡梔子散。若因中氣虛弱不能運化而生痰者，宜用六君、柴胡、鈎藤。

若熱痰，加黄芩、黄連。痰因火盛逆上，降火爲先，加白朮、黄芩、軟石膏、黄連之類。眩運嘈雜者，火動其痰也，亦加山梔、黄芩、黄連。

薛己按：前方若肺胃實火者，宜用之。若因風寒鬱熱，宜用參蘇飲加山梔、片芩。若中氣虛熱，宜用補中益氣加半夏、桔梗。若腎虛陰火炎上，宜用六味丸。若腎氣虛，寒痰上湧，用八味丸。

若血虛有痰者，加天門冬、知母、瓜蔞仁、香附米、竹瀝、薑汁。帶血者，再加黄芩、白芍藥、桑白皮。血滯不行，中焦有飲者，取竹瀝和生薑、韭菜自然汁，服三五盞，必胸中煩躁不寧，後自愈。

薛己按：前方苦寒、甘寒、辛辣，降火化痰，行氣破血之劑，須審有是病而乃服是藥可也。病去六七，即當止之，過劑則反傷中氣而病益甚。大凡內因之症，原屬脾胃虛弱，當審所致之由而調養之。若稍重其劑，復傷胃氣，虛症蜂起。

若氣虛有痰者，加人參、白朮。脾虛者，宜補中氣以運痰。降下加白朮、白芍藥、神麴、麥芽，兼用升麻提起。內傷挾痰，加人參、黄芪、白朮之類，薑汁傳送，或加竹瀝尤效。

薛己按：前症若脾肺氣虛，不能運化而有痰者，宜用六君子加木香。若肺氣虛弱，不能清化而有痰者，宜用六君子加桔梗。若因脾經氣滯而痰中有血者，宜加用歸脾湯。若因肝經血熱而痰中有血者，宜用加味逍遥散。若因肝腎陰虛而痰中有血者，宜用六味地黄丸。若因過服寒涼之劑而唾痰有血者，必用四君子湯之類以主之。

若食積痰，加神麴、麥芽、山查、黄連炒、枳實以消之，甚者必用攻之，宜丸藥。若兼血虛者，用補藥送下。中焦有痰者，食積也，胃氣亦賴所養，若攻之盡則虛矣。

薛己按：前症若元氣素實，偶因飲食過多而致者，宜用主方，消導宿滯。蓋食痰多因脾虛，食難消化而作痰也。血虛者，多因脾氣衰弱不能生血也，皆當調補脾胃之氣，則無食積之患，而血自生矣。故東垣云：脾胃之氣實，用黄連、枳實瀉之。虛，用白朮、陳皮補之。【略】

若喉中有物，咯不出，嚥不下，此痰結也。用藥化之，加鹹藥軟堅之類，宜瓜蔞仁、杏仁、海石、桔梗、連翹、香附，少佐朴硝、薑汁、煉蜜和丸，噙服之。脈澀者，卒難開，必費調理。氣實痰熱結者，吐難得出，或成塊，吐咯不出，氣滯者難治。

薛己按：此方治形症充實之法也。前症有因脾經鬱結而傷陰血者，有因腎水虧損而陰火上炎者，有因脾肺火鬱而生痰者。治法：若因七情鬱結，痰涎滯於喉間者，先用《局方》四七湯，調和滯氣，後用歸脾湯，調補脾血。脾火傷血，用加味歸脾湯。腎水虧損，用六味地黄丸。肺經鬱火，用知母茯苓湯。或婦人患此而兼帶下，皆由鬱結傷損肝脾，當佐以四七湯送青州白丸子。此等症候，屬脾胃氣虛爲本，而氣滯痰結爲末也。古方用十棗湯、控涎丹、神佑丸、滾痰丸、木香枳實，利膈滌痰，透羅破飲，降氣化痰等湯，蘇合香丸之類，皆形病充實之藥也，西北人用之多有效驗。其屬虛弱者，皆致肚腹脹滿而歿。【略】

若痰在腸胃間，可下而愈，枳實、甘遂、巴豆、大黄、芒硝之類。痰在脾裏膜外，非薑汁、竹瀝不能及。在四肢，非竹瀝不開。在經絡中，亦用竹瀝，必佐以薑、韭汁；膈間有痰，或癲狂，或健忘，或風痰，俱用竹瀝，與荆瀝同功。氣虛少食，用竹瀝；氣實能食，用荆瀝。痰在脇下，非白芥子不能達。

薛己按：前症多因飲食起居，七情失宜，耗損元氣，內火動而爲患者，當求其屬而治其本可也。前法乃慓悍之劑，非灼見形氣俱充實者，決不可用，必先察其病形脈症，則知所挾之邪，隨其表裏、上下、虛實以治之。若夫挾寒挾虛之症，不可不論也。【略】

若老痰，用海石、半夏、瓜蔞仁、香附米、連翹之類。五倍子佐他藥，大治頑談，宜作丸服。

薛己按：前症若脾氣壅滯，痰客中焦者，宜先用此方以治其痰，後用六君子以調補脾氣，其痰自消。若始末悉治其痰，則脾氣益虛，津液不行，而痰

益盛矣。【略】

人身上中下有塊，是痰也。問其平日好食何物，吐下後，方用藥。若頭面頸頰身中有結核，不痛不紅，不作膿者，皆痰注也，宜隨處用藥消之。

薛己按：前症若脾肺氣逆，而痰滯於肉裏，或散或作，肉色不變，亦不作痛，按之不硬，此爲痰核。宜推其因而治其本，則痰自消。若因鬱怒虧損肝脾，或因暴怒觸動肝膽經火，以致血病結核，或筋攣於項側、耳前後，或胸脇腫痛，或發寒熱，此爲瘰癧，宜用柴胡清肝散加鉤藤鉤、山梔，以養血氣，清肝火。若肉色不變，晡熱、內熱，屬肝經血虛火旺，宜用逍遙散加龍膽草，以養肝血，清肝火。或結於肢節，或累累如貫珠，其色不變，亦爲肝火血燥而筋攣，宜用柴芍參苓散加鉤藤，以養血氣，佐以六味丸，以生腎水。【略】

滾痰丸攻瀉腸胃痰積，及小兒食積痰、急驚風痰甚者，最爲要藥，常宜合備，但須量人虛實而用之。

薛己按：滾痰丸奪旗斬關，回生起死之劑，必痰滯胸膈，秘結不利，形氣病氣俱實者，乃可用之。或脾氣不能攝涎而上泛，或腎氣不能攝水而上溢，苟誤認爲實痰而用之，禍在反掌，江南人尤慎之。

《古今醫統大全・痰飲門・治痰飲以實脾燥濕爲本》 春甫爲百病中多有兼痰，世鮮知也。古人用二陳湯治痰，所以實脾土燥脾濕，是其本之治也。脾實而濕，燥則痰自清而飲自散，何變病之有？王節齋謂：二陳爲實脾燥濕，以治其標則誤也。夫痰因脾濕爲病之源，久則變而爲頑痰、老痰之類，當因其形證，觀其緩急而分治之，是則諸方皆以治標而後立者。

《醫學綱目・脾胃部・內傷飲食・百病皆生於痰》 凡有痰者，眼皮及眼下必如灰煙黑色，舉目便知，不待求脈。眼黑而頰赤者，熱痰也。如大黃色，亦熱痰也。外症必煩滿膈熱，口干思冷，大便秘結，小便赤熱。久必生風，或眩暈耳鳴眼花，多虛症，治之面用熱藥，服久必脈大實，發大熱而中風，可急下之。眼黑而行步呻吟，舉動艱難者，入骨痰也，其症遍體骨節疼痛。眼黑而面帶土色，四肢痿痹屈伸不便者，風濕痰也。眼黑而氣短促者，驚風痰也。

左右關脈大者，膈中有痰也，可吐之。怕吐者，消息下之。凡人每日背上一條如綫而寒起者，宜吐下之。

凡病人百藥不效，其關上伏而大者，痰也。用妙應丸加減法。即控涎丹。腳氣，加明松脂一錢，檳榔、木瓜各一兩，卷柏半兩。先以鹽水煎半日，次日白水煮半日，同煎藥爲丸。每服二十丸，加到四五十丸，再服，下惡物立效。驚痰，加朱砂二錢，又加全蝎。每用八九丸常與之，三五服去盡。酒痰，加雄黃、全蝎各二錢，每服十丸。走注腰痛，加核桃三個，燒灰，每服三十丸，加至五十丸，溫酒下。腳氣走注，於前方內加吳茱萸。驚氣成塊者，加川山甲、炒鱉甲燒各三錢，玄胡索、蓬朮各四錢。每服五十丸，加至七十丸，以利爲度。腎痹痛，加木鱉子去殼研一兩，桂半兩。熱痰，加盆硝等分，每服三兩丸。寒痰，加胡椒、丁香、蝎、桂各等分，每服二十五丸。

痰之爲病，成偏頭風，成雷頭風，成太陽頭痛。眩暈如坐舟車，精神恍惚。或口眼瞤動。或眉棱耳輪俱癢。或頷腮四肢游風腫硬，似疼非疼。或渾身燥癢，搔之則隱疹隨生，皮毛烘熱，色如錦斑。或齒頰似癢似痛而疼無定所，滿口牙浮，痛癢不一。或噯氣吞酸，鼻聞焦臭。喉間豆腥氣，心煩鼻塞，咽嗌不利，咯之不出，咽之不下。或因噴嚏而出，或因舉動而唾，其痰如墨，又如破絮，或如桃膠，或如蜆肉。或心下如停冰鐵，閉滯妨悶，噯噫連聲，狀如膈氣。或寢夢刑戮，刀兵劍戟；或夢入人家四壁圍繞，暫得一竇，百計得出，則不知何所；或夢在燒人地上，四面烟火，枯骨焦氣撲鼻，無路可出；或不因觸發，忽怒悲啼，雨泪而痞；或時郊行，忽見天邊兩月交輝；或見金光數道，回頭無有。或足膝酸軟，或骨節腰腎疼痛，呼吸難任。或四肢肌骨間痛如擊戳，乍起乍止，并無常所。或不時手臂麻疼，狀如風濕。或卧如芒刺不安；或如毛蟲所螫。或四肢不舉；或手足重滯。或眼如薑蜇，膠粘癢澀，開闔其難。或陰晴交變之時，胸痞氣結，閉而不發，則齒癢咽痛，口糜舌爛，及其奮然而發，則噴嚏連聲，初則涕唾稠粘，次則清水如注。或眼前黑暗，腦后風聲，耳內蟬鳴，眼瞤肉惕。治之者，或曰腠理不密，風府受邪；或曰上盛下虛；或曰虛；或曰寒；或曰發邪。惟洞虛子備此疾苦，乃能治療。病勢之來，則胸腹間如有二氣交紐，噎塞煩鬱，有如烟火上冲，頭面烘熱，眼花耳鳴，痰涎涕泪，并從肺胃間涌起，凜然毛豎，噴嚏千百。然后遍身煩躁，則去衣體稍止片時。或春秋乍涼之時，多加衣衾亦得暫緩。或頓飲冰水而定；或痛飲一醉而寧，終不能逐去病根。乃得神秘沉香丸

方，屢獲大效，愈人數萬，但不欲輕傳匪人，故以隱語括之。詩曰甑里翻身甲帶金，於今頭戴草堂深，相逢二八求斤正，硝煅青礞倍若沉，十七兩中沉半兩，水丸梧子意須斟，除驅怪病安心志，水瀉只身卻不任。

《慎齋遺書・痰飲》 凡痰飲湧甚，用六君子湯加乾薑，宜多服之。腹痛身脹加肉桂。

痰湧難言，用山查根、青木香磨水服。

痰之本在腎，人參、黃耆、甘草、天冬、麥冬、生地、熟地、北味、蒞蓉。凡用蒞蓉，必用北五味爲使，蓋蒞蓉補陰，五味補陰中之陽也，二味丸服，則痰從大便下，信乎治其本也。

痰來多而連吐不絕，六君子湯加生薑，人參多用。或四君子湯加半夏、生薑汁。

痰之本在腎者，腎主五液也。若脾不虛，痰從何來？蓋土有防水之功，水有潤土之力也。

痰攻兩臂，南星、白朮、甘草、陳皮、半夏、香附、茯苓各五分，薑水煎服。

痰飲由於脾虛腎弱，若不溫之，水何由散？小青龍湯、溫肺湯、六君子湯、二陳湯加細辛，皆飲證大法也。

《醫學入門・雜病提綱・內傷・痰》 痰分新久內外邪，痰乃津血所成，隨氣升降，氣血調和，則流行不聚。內外感傷，則壅逆爲患。新而輕者，形色青白稀薄，氣味亦淡。久而重者，黃濁稠粘凝結，咯之難出，漸成惡味，酸辣腥臊鹹苦。但痰症初起，頭痛發熱，類外感表症。久則潮咳夜重，類內傷陰火。又痰飲流注肢節疼痛，類風症。但痰症胸滿食減，肌色如故，脈滑不勻不定爲異耳。遊溢諸經主病除。人知氣血爲病，而不知痰病尤多。生於脾，多四肢倦怠，或腹痛腫脹泄瀉，名曰濕痰。若挾食積瘀血，遂成窠囊痞塊，又名食痰。留於胃脘，多嘔吐吞酸嘈雜，上衝頭面烘熱，名曰火痰。若因飲酒，乾嘔噯，臂脇痛，又名酒痰。升於肺，多毛焦面白如枯骨，咽乾口燥，咳嗽喘促，名曰燥痰。久爲老痰，鬱痰。又七情痰滯咽膈，多胸脇痞滿，名曰氣痰。迷於心，多怔仲顛狂，夢寐奇怪，名曰熱痰。動於肝，多眩暈頭風，眼目瞤動昏澀，耳輪搔癢，脇肋脹痛，左癱右瘓，麻木蹉跛奇症，名曰風痰。聚於腎，多足膝酸軟，腰背強痛，肢節冷痹，骨痛，名曰寒痰，又名虛痰。凡渾身習習如蟲行，或身中結核不紅不腫，或頭項結核似癧非癧，或走馬喉痹，或胸腹間如有二氣交紐，噎塞煩悶，或背中當有一點如冰冷痛，或心下冰冷時痛，或四肢腫硬似痛非痛，或骨節刺痛無當處，或吐冷涎綠水黑汁，或大小便膿，或關格不通，以至癆瘵荏再，婦人經閉，小兒驚搐，皆須先去敗痰，然後調理。他如鬪家，胸脇撲傷，刺痛不已，散血之劑罔功，續以自己小便飲之，須臾吐痰，其痛立止，百病兼痰如此。風青寒黑濕色白，風痰外感賊邪，或腎枯木動，或內風鬱熱，色青而光。風虛三生飲、古龍虎丹。風熱小省風湯，拽風化痰光，四神丹，竹瀝膏。寒痰因形寒飲冷，色氣青黑如灰，善唾或喘，輕者五積散，藿香正氣散，重者溫中化痰丸，古半硫丸。濕痰或外感濕滯，或停飲不散，色白。喘急者千緡湯，心痛者單半夏丸，或神朮丸。濕熱色黃者中和丸，清膈蒼莎丸，在裏者，青礞石丸。熱黃甚則帶紅紫。熱痰，因厚味積熱，或外感誤溫所致。色黃，甚則帶血或紫，清氣化痰丸煎服，大金花丸，滾痰丸。火鬱稠粘氣如絮，火痰，因飲食衣褥過厚，火蒸津液成痰稠濁，二陳湯加芩、連、山梔，或抑上丸，潤下丸。鬱痰即火痰，鬱於心肺之久者，凝滯胸膈，稠粘難咯，忌南星、半夏燥藥，宜開鬱降火，清金潤肺，緩以治之，節齋化痰丸，謝傳清金丸，單貝母丸，霞天膏。氣痰，七情鬱成，咯之不出，嚥之不下，形如破絮，或如梅核，四七湯，久者換蘇子，加黃芩、山梔、海石，三仙丸，《千金》指迷丸。食痞酒臂脇痛加。食痰，因飲食不化，結成痞塊，橘半枳朮丸。痰壅喘急者，瓜蔞實丸，山查、麥芽煎湯下。陰虛者，黃白丸。傷水心中堅大如杯者，名氣分，枳朮丸料煎服。痰癖硬如杯，時有水聲者，神保丸。酒痰，小調中湯，香附瓜蔞青黛丸。痰飲有五因只一，汗吐下溫用莫差。痰伏胞絡，自肺竅嗽出，涎從脾元，自口角流出，飲生胃府，從食脘吐出。五飲六症，留飲，伏飲合爲一也。皆因飲水及茶酒停蓄不散，再加外邪，生冷，七情相傳成痰，即酒痰。久而濕勝者，與傷寒水症大同，脈多弦滑或伏，眼下皮如灰黑。痰飲，水優腸胃，腹響轆轤有聲，令人暴肥暴瘦。懸飲，水流在脇，咳唾則痛，懸懸思水。溢飲，水流四肢，身體重痛。支飲，水停膈上，呃逆倚息，短氣。留飲，水停心下，背冷如手掌大，或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疼痛，脇痛引缺盆，咳嗽轉甚。伏飲，水停膈滿，嘔吐喘咳，發熱惡寒，腰背痛，淚出，或身惕瞤。仲景治諸飲，在皮裏膜外表分者，大、小青龍湯汗之。在胸膈者，瓜蒂散吐之。在四肢經絡脇肋者，五苓散分利之。在腸胃裏分者，十棗湯下之。此皆治標之霸道也。從輕，汗以參蘇飲，吐以二陳湯加防風、桔梗探之，分利五飲湯，下劑開結枳朮丸，中間間以小半夏湯，古亭棗散，枳朮丸，溫中化痰丸，清氣化痰丸，半夏溫肺湯，隨虛實加減，不必太泥。當法順氣與分導，古法順氣爲先分，導次之。然氣升屬火，因氣動者曰痰火，清熱導痰湯。因濕動者曰濕痰，導痰湯主之。通用二陳湯，能使大便潤而小便長，尤爲分導要藥。風加南星、皂角、白附子、竹瀝，寒倍半夏加薑，附、薑汁，火加石羔、青黛，濕加蒼朮、白朮，燥加瓜蔞、杏仁，老鬱痰加海石、芒硝、瓜蔞，食積加山查、神麴、麥芽，停水加檳榔。痰在脇下加白芥子以行之，痰在四肢加竹瀝，痰在經絡用此探吐，痰在皮裏膜外，加白芥子、竹瀝、薑汁，氣實用荊瀝。墜下溫中潤肺家。痰原於腎，動於脾，客於肺。水升火降，脾胃調和，痰從何生？陽虛腎寒，不能收攝邪水，冷痰溢上，或昏暈夜喘上氣者，八味丸，三味安腎丸，黑錫丹以鎮墜之。如痰壅發厥者，蘇子降氣陽，三生飲，古硫汞丹。脾虛不能運化者，宜補中燥濕，六君子湯加竹瀝、薑汁。勞役傷，脾失升降者，補中益氣湯加半夏、竹瀝、薑汁。氣血虧

乏，痰客中焦，閉塞清道者，仍宜溫中燥脾，二陳湯，氣虛合四君子湯，血虛合四物湯。陰虛腎火炎上肺燥者，二陳湯合四物湯，去川芎、半夏，加貝母、麥門冬、瓜蔞仁、桔梗、潤而降之，或腎氣丸、三一腎氣丸。語云：痰無補法。且老痰凝滯膠固，非暫用溫藥引導，必有拒格之患，風寒痰氣內鬱，不用溫散，亦何以開結滯，此皆難拘於無補也。凡痰喘聲高，脈散汗出如油，身冰冷者，死。

《醫學入門・傷寒纂要・類傷寒・痰症》 痰者，津液所化，風傷肺，濕傷脾，凝濁而生。外症頭項皆和，惟寒熱類傷寒耳。初起便胸膈滿悶，氣上衝咽，寸浮爲異。有熱者，參蘇飲、金沸草散、柴胡半夏湯。無熱者，二陳湯、溫膽湯。涌用導痰湯，有痰結胸者，鶴頂丹、枳梗二陳湯，有痰上攻，非次頭疼者，瓜蒂散吐之。

《醫林繩墨・痰》 痰者，人身之痰飲也。人之氣道清順，則痰不生，窒塞則痰壅盛。或因風寒暑濕之外感，或因七情飲食之內傷，以致氣逆而液濁，則痰症成焉。是以聚於肺者，則名氣痰，其痰喘嗽上出。留於門者，則名食痰，其痰積利下行。在肝經者，名爲風痰，其痰青而多疱。在心經者，名爲熱痰，其痰堅而成塊。在腎經者，名爲寒痰，其痰有黑點而多稀。若夫痰滯於經絡，則爲腫爲毒。痰存於四肢，則痲痹不仁。痰迷於心竅，則譫語恍惚，驚悸健忘。痰壅於中膈，則爲痞爲滿，關格喉閉，脇痛乳癰。乃其所因，則又不可不知。蓋痰因於風，則眩暈動搖。痰因於火，則吐嘔酸苦。痰因於濕，則肢節重痛，不能轉移。痰因於寒，則吞酸惡心，呃逆涎沫。痰因於情鬱感動，則勞瘵生虫，肌膚羸瘦。痰因於飲食內傷，則中氣迷悶，腹中不利，見食惡食，不食不飢。此皆痰之見於內而證於外者也。治療之法，總宜豁痰爲要，清氣主之。蓋氣順則痰清，痰行則病去。何也？氣升痰亦升，氣降痰亦降，氣行痰亦行也。如專治其痰，而不善理其氣，則氣滯痰愈生矣。又有或爲寒熱，或爲腫痛，或爲狂越，或胸中轆轆有聲，或爲背膊綁緊冰冷，或爲咽嗌不利，咯之不出，嚥之不下，狀如粉絮梅核，亦皆痰之所致也。醫者必先揣其得病之由，後可施其調治之理。蓋痰有新久輕重之分，形色臭味之辨。新而輕者，形色青白，痰薄而稀，滋味亦淡。久而重者，黃濁稠粘，如膏糊凝結，欬之難出，漸成惡味，酸腥醎苦，氣臊臭穢。甚至帶血而出，昔人曰痰因火動，又因滯堅，其謂是歟。夫痰因火動則宜治火爲急，痰由滯堅則宜行滯爲先。即曰熱痰在知清之，濕痰在知燥之，風痰在知散之，氣痰在知順之，寒痰在知溫之，鬱痰在知開之，頑痰在知軟之，食痰在知消之，在上者在知吐之，在中者在知下之，在下者在知提之。然總不外痰生於脾胃者，宜實脾以行濕痰。生於肺肝者，宜開鬱以行氣而已。而藥則惟以二陳爲主，審其病而隨症加減焉。若其脾氣虛者，又宜固其元氣，而兼運其痰。近見世俗惡半夏之燥，喜貝母之潤，一遇有痰便以貝母投之，若是脾疾，則土氣益傷，飲食頓減，其何生焉？此非知醫者也。蓋貝母施於肺金則可以，肺金喜潤，而脾土喜燥也，即使治肺亦勿過於涼潤，以其虛傷中州，必稍用脾藥以生肺金，方爲善治者耳。

愚按：痰之爲症多端，痰之用治不一。考治痰之藥，在丹溪則惟以二陳爲主。蓋二陳者，健脾理氣之藥也，氣清則痰亦清，脾健則痰亦運，健運有常而生化之機得矣。故痰爲生病之物，而亦人身之不可無。凡人之肥厚者，痰也。機關通利者，痰也。氣血百脈流行而升降者，亦痰也。行則爲液，聚則爲痰。流則爲津，止則爲涎。順於氣則安，逆於氣則殃。運化調治，當知其源。而藥之熱寒，當知其性。其性重輕，載之《藥經》。《藥經》云：何曰南星治痰？因風痰之可治也。貝母治痰，因虛痰之可行也。膽星治痰，因驚痰之可去也。玄明粉治痰，因實痰之可下也。瓜蔞仁治痰，因老痰之可潤也。天花粉治痰，因熱痰之可清也。黃連治痰，因火痰之可施也。石羔治痰，因有餘之火痰可通也。又曰：黃芩降火而清痰，山梔開鬱而行痰，前胡通表而解痰，杏仁清肺而利痰，桑皮瀉肺而除痰，厚朴寬中而散痰，陳皮行氣而理痰，白芥健脾而運痰，竹瀝清熱而墜痰，白芥子引氣而開痰，萊菔子破氣而降痰，瓜蒂行積而吐痰，常山開結而導痰，枳殼下氣而清痰，蘇子降氣而下痰，蒼朮去濕而化痰，山查導氣而消痰，此治諸痰之妙藥也。誠於臨症再能辨脈之虛實，病之新久，症之寒熱，藥之補瀉，則病未有不除者矣。

治法主意，治痰以清氣爲先，氣順則痰清，氣降則痰下，久病必須理脾清氣，兼須降火。

《雜病證治準繩・諸氣門・痰飲》 痰，皆動於脾濕，寒少而熱多。濕在肝經，謂之風痰；濕在心經，謂之熱痰；濕在脾經，謂之濕痰；濕在肺經，謂之氣痰；濕在腎經，謂之寒痰。風痰，脈弦面青，四肢滿悶，便溺秘澀，心多躁怒，水煮金花丸、川芎防風丸。熱痰，脈洪面赤，煩熱心痛，唇口乾燥，多喜笑，小黃丸、小柴胡湯加半夏。濕痰，脈緩面黃，肢體沉重，嗜卧不

收，腹脹而食不消，白朮丸、《局方》防己丸。氣痰，脈澀面白，氣上喘促，洒淅寒熱，悲愁不樂，玉粉丸、《局方》桔梗湯。寒痰，脈沉面色黧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薑桂丸、《局方》胡椒理中丸、《金匱》吳茱萸湯。【略】

痰之生由於脾氣不足，不能致精於肺，而淤以成焉者也。故治痰先補脾，脾復健運之常，而痰自化矣。然，停積既久，如溝渠壅遏淹久，則倒流逆上，瘀濁臭穢，無所不有。若不疎決溝渠，而欲澄治已壅之水，而使之清，無是理也。

《醫貫・痰論》 王節齋云：痰之本，水也，原於腎。痰之動，濕也，主於脾。古人用二陳湯爲治痰通用，然以治濕痰、寒痰則是矣。若夫陰火炎上，薰於上焦，肺氣被鬱，故其津液之隨氣而升者，凝結而成痰，腥穢稠濁，甚則有帶血而出者，此非中焦脾胃濕痰、寒痰之所比，亦非半夏、枳殼、南星之所治，惟用清氣化痰須有效耳。噫，節齋論痰，而首揭痰之本於腎，可爲發前人所未發。惜乎啓其端而未竟其說，其所製之方，皆治標之藥，而其中寒涼之品甚多，多致損胃。惟仲景先生云：氣虛有痰，用腎氣丸補而逐之。吳茭山《諸症辯疑》又云：八味丸治痰之本也。此二公者，眞開後學之蒙矇，濟無窮之夭枉。蓋痰者，病名也，原非人身之所有，非水泛爲痰，則水沸爲痰，但當分有火無火之異耳。腎虛不能制水，則水不歸源，如水逆行，洪水氾濫而爲痰，是無火者也，故用八味丸以補腎火。陰虛火動，則水沸騰，動於腎者，猶龍火之入於海，龍興而水附。動於肝者，猶雷火之出於地，疾風暴雨，水隨波湧而爲痰，是有火者也，故用六味丸以配火。此不治痰之標，而治痰之本者也。然有火無火之痰，何以辯之？曰無火者純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濁白沫爲別耳。善用者，若能於腎虛者先以六味、八味，壯水之主，益火之原，復以四君子，或六君子補脾以制水。於脾虛者，既補中、理中，又能以六味、八味，制水以益母，子母互相生尅，而於治痰之道，其庶幾矣。

龐安常有言：有陰水不足，陰火上升，肺受(水)(火)侮，不得清肅下行。由是津液凝濁，生痰不生血者，此當以潤劑，如門冬、地黃、枸杞之屬滋其陰，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焉，則痰自清矣。投以二陳，立見其殆。有腎虛不能納氣歸原，原出而不納則積，積而不散則痰生焉，八味丸主之。

龐公之見甚確，錄之以爲案。

《蒙筌》謂地黃泥隔生痰，爲痰門禁藥，以薑汁炒之。嗟乎，若以薑汁炒之，則變爲辛燥，地黃無用矣。蓋地黃正取其濡潤之品能入腎經，若雜於脾胃藥中，土惡濕，安得不泥隔生痰？八味、六味丸中諸品，皆少陰經之藥，群隊相引，直入下焦，名曰水泛爲痰之聖藥。空腹服之，壓以美饍，不留胃中，此仲景製方六法之妙，何必固疑。

《本草經疏・論痰飲藥宜分治》 夫痰之生也，其由非一，其爲治也，藥亦不同。由於陰虛火炎，上迫乎肺，肺氣熱則煎熬津液，凝結爲痰，是謂陰虛痰火。痰在乎肺，而本乎腎，治宜降氣清熱，益陰滋水，法忌辛溫、燥熱，補氣等藥。由於脾胃寒濕生痰，或兼飲啖過度，好食油麪豬脂，以致脾氣不利，壅滯爲痰，濃厚膠固，甚至流於經絡，及皮裏膜外，或結爲大塊，或不思食，或徹夜不眠，或卒爾眩仆，不知人事，或發癲癎，或昔肥今瘦，或叫呼異常，或身重腹脹，不便行走，或泄瀉不止，及成癱瘓，種種怪證，皆痰所爲。故昔人云：怪病多屬痰，暴病多屬火。有以夫此病在脾胃，無關肺腎，治宜燥脾行氣，散結軟堅，法忌滯泥、苦寒、濕潤等藥，及諸厚味。由於風寒鬱閉，熱氣在肺而成痰嗽鼻喘，病亦在肺，治宜豁痰除肺熱藥中，加辛熱辛溫，如麻黃、生乾薑之屬以散外寒，則藥無格拒之患，法忌溫補酸收等藥。病因不齊，藥亦宜異。利潤利燥，及利發散，各有攸當，非可混施也。世以痰飲混稱，藥亦混投。殊不知痰之與飲，其由自別，其狀亦殊。痰質稠黏，飲惟清水，特其色有異，或青或黃，或綠或黑，或如酸漿，或伏於腸胃，或上支胸脇刺痛難忍，或流於經絡四肢則關節不利。支飲上攻，爲心痛，爲中脘痛，甚則汗出，爲嘔吐酸水苦黃水等，種種各異，或發寒熱，不思飲食，及不得眠，皆其候也。此證多因酒後過飲茶湯，則水漿與腸胃飲食溼熱之氣，凝而爲飲。或因情抱抑鬱，飲食停滯，不得以時消散，亦能成飲。總之，必由脾胃有溼，或脾胃本虛，又感飲食之溼，則停而不消，此飲之大畧也。治宜燥溼利水，行氣健脾，乃爲得也。其藥大都以半夏、茯苓、參、朮爲君，佐以豬苓、澤瀉以滲泄之，白豆蔻、橘皮以開散之，蘇梗、旋覆花以通暢之。東垣五飲丸中有人參，其旨概可見矣。

《本草經疏・諸病忌藥總例》 停飲爲恣飲湯水，或冷茶冷酒所致。

忌下、酸斂、溼潤、滯膩。

諸藥俱見前，加忌栝樓根及仁。

桃仁　郁李仁

宜健脾利水，淡滲兼辛散。

人參　白朮　半夏　茯苓　橘皮　澤瀉　豬苓　木通　桑白皮　旋覆花　紫蘇　白豆蔻

《醫宗必讀・痰飲》 稠濁者爲痰，清稀者爲飲。【略】痰之爲病，十嘗六七，而《内經》敘痰飲四條，皆因溼土爲害。故先哲云脾爲生痰之源。又曰：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夫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何痰之有？惟脾土虛溼，清者難升，濁者難降，留中滯鬲，淤而成痰。故治痰先補脾，脾復健運之常而痰自化矣。拆而言之，痰有五，飲亦有五，而治法因之而變。在脾經者，名曰溼痰，脈緩，面黃，肢體沉重，嗜卧不收，腹脹食滯，其痰滑而易出。二陳湯、白朮丸。挾虛者，六君子湯。酒傷者，白蔻、乾葛。挾食者，保和丸。挾暑者，消暑丸。驚者，妙應丸。在肺經者，名曰燥痰，又名氣痰。脈澀，面白，氣上喘促，洒淅寒熱，悲愁不樂，其痰澀而難出。利金湯、潤肺湯。在肝經者，名曰風痰，脈弦，面青，四肢滿悶，便溺秘澀，時有躁怒，其痰青而多泡。水煮金花丸、防風丸、川芎丸。在心經者，名曰熱痰，脈洪，面赤，煩熱心痛，口乾唇燥，時多喜笑，其痰堅而成塊。小黃丸、大黃湯。在腎經者，名曰寒痰，脈沉，面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其痰有黑點而多稀。薑桂丸、八味丸、胡椒理中丸。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轆轆有聲，名曰痰飲，心下冷極，以溫藥和之。桂苓甘朮湯主之。飲後水流在脇下，咳吐引痛，名曰懸飲，十棗湯下之。飲水流於四肢，當汗不汗，身體疼重，名曰溢飲。大青龍湯汗之。欬逆倚息，短氣不得卧，其形如腫，名曰支飲。五苓散、澤瀉湯利之。膈滿嘔吐，喘欬寒熱，腰背痛，目淚出，其人振振惡寒，身瞤惕者，名曰伏飲。倍朮丸。更有一種，非痰非飲，時吐白沫，不甚稠粘，此脾虛不能約束津液，故涎沫自出，宜用六君子湯加益智仁以攝之。嗟乎，五痰五飲，證各不同，治法迥別，稍或不詳，妄投藥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至如脾肺二家之痰，尤不可混。脾爲溼土，喜溫燥而惡寒濕，故二朮、星、夏爲要藥；肺爲燥金，喜涼潤而惡溫燥，故二母、二冬、地黃、桔梗爲要藥，二者易治，鮮不危困。每見世俗，惡半夏之燥，喜貝母之潤，一見有痰，便以貝母投之，若是脾痰則土氣益傷，飲食忽減矣。即使肺痰，毋過於涼潤，以傷中州，稍用脾藥以生肺金，方爲善治。故曰：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

脈候　經曰：肝脈耎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偏弦爲飲，浮而滑爲飲。沉而滑者懸飲。飲脈皆弦微沉滑。左右關脈實者，膈上有痰，可吐之。眼胞及眼下如烟煤者痰也。痰得濇脈難愈。

《景岳全書・雜證謨・痰飲》 論治

一、脾胃之痰，有虛有實。凡脾土濕勝，或飲食過度，別無虛證而生痰者，此乃脾家本病，但去其濕滯而痰自清，宜二陳湯爲主治，或六安煎、橘皮半夏湯、平胃散、潤下丸、滾痰丸之類，皆可擇而用之。若胃寒生痰而兼脹滿者，宜和胃二陳煎，或兼嘔吐而痛者，宜神香散。或爲飲食所致，宜加麥芽、神麴、山查、枳實之類。然脾胃不虛，則雖生痰飲，不過微有留滯，亦必不多，且無大害，惟脾虛飲不能消化而作痰者，其變最多，但當調理脾胃，使其氣強，則自無食積之患，而痰飲即皆血氣矣。若脾氣微虛，不能制濕，或不能運化而爲痰者，其證必食減神倦，或兼痞悶等證，宜六君子湯，或五味異功散之類主之，金水六君煎亦妙。若微虛兼寒者，宜苓朮二陳煎主之。若脾氣大虛，或兼胃寒嘔惡而多痰者，宜六味異功煎、溫胃飲、理中湯、聖朮煎之類主之。又有勞倦本以傷脾，而疲極又傷肝腎，脾氣傷則飲食減少，或見惡心；肝腎傷則水液妄行，或痰飲起自臍下，直衝而上，此脾腎俱傷，命門土母之病也。雖八味地黃丸乃其正治，然無如理陰煎，其效更如神也，或加白朮、陳皮亦可。

一、腎經之痰，水泛爲痰者也，無非虛證。有以腫脹而生痰者，此水入脾經，謂之反剋。臟平者，宜六味地黃丸、左歸飲之類主之；臟寒者，宜理陰煎、加減《金匱》腎氣丸、八味地丸之類主之。其或但宜溫燥者，則單助脾經，亦能化濕，惟六味異功煎及理中湯、聖朮煎俱可酌用。有以虛損而生痰者，此水虧金涸，精不化氣，氣不化精而然，使不養陰以濟陽，則水氣不充，痰終不化，水不歸源，痰必不寧，宜以左歸、右歸、六味、八味等丸，酌其寒熱而用之。若陰火乘肺，津液乾枯，或喉痛，或煩熱，或喜冷，或便實，必察其眞有火邪，而痰嗽不已者，宜四陰煎、一陰煎之類加減主之；若火本非眞，則但宜純補，庶保萬全也。

一、風寒之痰，以邪自皮毛內襲於肺，肺氣不清，乃致生痰，是即傷寒之類，但從辛散，其痰自愈，宜六安煎、二陳湯，甚者小青龍湯之類主之。其有風寒外襲，內兼火邪者，亦可兼用黃芩。若血氣兼虛者，不得單用消耗，宜金水六君煎主之。若傷寒見風而兼熱嗽痰者，宜柴陳煎主之，或金水六君煎加柴胡亦妙。

一、中風之痰，本非外感，悉由脾腎虛敗所致。治痰之法，詳載非風門，當與此互察之。

一、治痰當分緩急。凡非風等證，其有痰涎壅盛，閉塞上焦，而藥食不能進者，此不得不先治其痰，以開清道，若痰之甚者，惟用吐法爲最妙。若痰氣不甚，食飲可進，便當從緩，求其本而治之，不宜妄行攻擊，或但以六安煎、二陳湯、潤下丸、橘皮半夏湯之類，調之爲宜。若火盛生痰者，宜清膈煎、抽薪飲之類主之。若類風等證，但察其上焦無滯，或見其神昏困倦，而胸喉之間，氣清息平，本不見痰者，切不可疑其爲痰，而妄用剋伐消痰等劑，則無有不敗者矣。若雜證勢已至劇，而喉中痰聲漉漉，隨息漸甚者，此垂危之候，不可治也。諸吐痰治痰之法，俱詳載非風門痰治條中。

一、治痰當知求本，則痰無不清，若但知治痰，其謬甚矣。故凡痰因火動者，宜治火爲先。痰因寒生者，宜溫中爲主。風痰宜散之，非辛溫不可也。濕痰宜燥之，非滲利不除也。鬱痰有虛實：鬱兼怒者，宜抑肝邪；鬱兼憂者，宜培肝肺。飲食之痰，亦自不同，有因寒者，有因熱者，有因肥甘過度者，有因酒濕傷脾者，此皆能生痰，而其中各有虛實，辨之不可不眞也。又如脾虛不能制濕，腎虛不能約水，皆能爲痰，此即寒痰之屬也；或以脾陰乾燥，而液化爲膠，或以金水偏枯，而痰本乎血，此即熱痰之屬也。凡此二者，於痰證中十居八九，是皆虛痰之不可攻者也。又或有過用峻利，以致痰反日甚者，亦皆脾腎受傷之候，治不求本，濟者鮮矣。

一、諸家治痰之法，多有治其標者，雖不可執，亦不可廢也，詳列如左。痰因表者汗之，因裏者下之，挾濕者分利之。痰在膈上，必用吐法，瀉亦不去。膠固稠濁之痰，必用吐。痰在經絡中，非吐不可，吐中就有發散之義。痰在腸胃間，可下而愈。痰在四肢，非竹瀝不能達。痰在脇下，非白芥子不能除。痰在皮裏膜外，非薑汁、竹瀝不能達。熱痰火痰，宜清黛、黃芩、天花粉、連翹、石膏，火炎上者，用流金膏。老痰，宜海石、瓜蔞、貝母，兼火盛膠固者，節齋化痰丸。實火痰，滾痰丸最效，但不宜多用。風痰，用南星、白附子。濕痰，用蒼朮、白朮、半夏、茯苓、澤瀉。食積痰，用神麴、山查、麥芽。酒痰，用天花粉、黃連、白朮、神麴，或五苓散、四苓散分利之。痰結核在咽喉，咯唾不出，化痰藥中加鹹藥以軟其堅，瓜蔞仁、杏仁、海石、朴硝、海藻，佐以薑汁。竹瀝導痰，非薑汁不能行經絡。荆瀝治痰速效，能食者用之。二瀝佐以薑汁，治經絡之痰最效。痰中帶血者，宜加韭汁。海粉，熱痰能清，濕痰能燥，堅痰能軟，頑痰能軟，可入丸藥，亦可入煎藥。南星、半夏，治風痰、濕痰。石膏墜痰火極效。黃芩治熱痰，假其下行也。枳實治痰，有衝牆倒壁之功。五倍子能治老痰，佐以他藥，大治頑痰，人鮮知也。天花粉治熱痰、酒痰最效。又云：大治膈上熱痰。玄明粉治熱痰、老痰速效，能降火軟堅故也。硝石、礞石，大能消痰結，降痰火。研細末，和白糖，置手心中，以舌餂服，甚效。蒼朮治痰飲成窠囊，行痰極效；又治痰挾瘀血成窠囊者，即神朮丸之類。潤下丸降痰最妙，可常服。小胃丹，治實痰積飲必用之藥，不過二三服而已，虛者不可用之。中氣不足之痰，須用參、朮，內傷挾痰，必用參、芪，白朮之屬，多用薑汁傳送，或加半夏、茯苓。中焦有痰，胃氣亦賴所養，卒不可用峻攻，攻盡則大虛矣。

先君吐法記

先君壽峰公，少壯時，素稱善飲，後年及四旬而酒病起，遂得痰飲之疾，多見嘔酸脹滿，飲食日減，眩暈不支，驚惕恍惚，疾瘧等證，相繼迭出，百方治痰，弗獲寸效。因慕張子和吐法之妙，遂遵而用之。初用獨聖散，茶調散及薑汁之類，一吐而稍效，再吐而再效，自此屢用不止，雖諸痰漸退，而元氣弗復也。如此年餘，漸覺純熟，忽悟其理，遂全不用藥，但於五鼓食消之後，徐徐嚥氣，因氣而提，提不數口而清涎先至，再提之，則膠濁後隨。自後凡遇諸疾，無論表裏虛實，雖變出百端，絕不服藥，但一行吐法，無不即日盡卻。後至六旬之外，則一月或半月必行一次，全不憚煩，而鶴髮童顏，日增矍鑠。

斯時也，賓將弱冠，漸已有知，恐其吐傷，因微諫曰：吐本除痰，豈諸病皆可吐耶？且吐傷元氣，人所共知，矧以衰年，能無慮乎？先君曰：吐以治痰，爾所知也，吐治百病，爾知之乎？吐能傷氣，爾所知也，吐能生氣，爾亦知乎？余當爲爾細談之。夫先哲中之善治痰積者，無如子和之三法，及丹溪之倒倉，在倒倉之法不易行，亦未敢有用之者，惟子和之法，則爲人所常用，而取效不爲不速，亦不爲不多也。今以余法言之，則有不同者矣。蓋子和之吐，用藥而吐也，藥必苦劣，吐必勇猛，勢不我由，不能無傷也；余之吐，不用藥而吐者也，痰隨氣行，氣因痰至，徐疾自如，有益無損也。子和之法，其用在急，故但攻有餘之實痰；余之法，其用在緩，故可兼不足之百病。夫百病所因，本自不一，何以皆宜於吐？如痰涎壅盛，格塞胃脘，而清

道不通者，不得不吐也；積聚痛急，不易行散者，不得不吐也；膠固稠濁，非藥所能消者，不得不吐也；痰在經絡膜竅，及隱伏難狀等痰，其藏深，其蓄遠，藥所難及者，不得不吐也。此皆人所易知者也。又若風寒外感者，吐能散之；食飲內傷者，吐能清之；火鬱者，吐能發越熱邪，寒盛者，吐能鼓動陽氣；諸邪下陷者，吐有升舉之功；諸邪結聚者，吐有解散之力。且人之百病，無非治節不行，吐能達氣，氣從則無所不從，而何有於病？故凡有奇怪難治之病，醫家竭盡其技而不能取效者，必用吐法，方見神功，此又人所罕知者也。

再如生氣之說，則不惟人不知，而且必不信，茲余力行身受，始悟其微。蓋天地不息之機，總惟升降二氣，升本乎陽，生長之道也；降本乎陰，消亡之道也。余之用氣，借此升權，可疾可徐，吐納自然之生意，無殘無暴，全收弗藥之神功。故凡吐之後，神氣必倍王，爾之所見也；陽道必勃然，我之常驗也，使非吐能生氣，而有能如是乎。蓋道家用督，余則用任，所用不同，所歸一也，不惟卻病，而且延年，余言非謬，爾切識焉。賓奉此教，常習用之，無不效如響應，第不及先君之神妙耳。

憶自軒岐之後，善用吐法者，惟子和一人，若以先君法較之，則其難易優劣，奚啻霄壤？而所謂亘古一人者，當不在子和矣。倘智者見同，則必有踵而行之，而蒙惠將來者，自應不少。第恐百世之下，泯此心傳妙道，故詳錄語訓，以爲之記，并列其詳法於左。

先君行吐之法，每於五鼓睡醒之時，仰卧用噯提氣，氣有不充，則嚥氣爲噯，隨咽隨提，痰涎必隨氣而至。雖以最深之痰，無不可取，但最後出者，其形色臭味，甚有紫黑酸惡不堪言者，所以每吐之後，或至唇腫咽痛，但以涼水一二口漱嚥解之。吐畢早膳，悉屏五味，但用淡粥一二碗，以養胃中清氣。自四旬之後，絕不用酒，行吐法者，四十餘年，所以愈老愈健，壽至八旬之外，猶能登山，及燈下抄錄古書。後以無病，忽一旦含笑而辟穀，時年八旬二矣。

《醫門法律・痰飲門・痰飲論》 喻昌曰：痰飲爲患，十人居其七八。《金匱》論之最詳，分別而各立其名。後世以其名之多也，徒徇其末而忘其本，曾不思聖人立法，皆從一源而出，無多岐也。蓋胃爲水穀之海，五藏六府之大源，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以爲常人。《金匱》即從水精不四布，五經不並行之處，以言其患。謂人身所貴者水也，天一生水，乃至充周流灌，無處不到。一有瘀蓄，即如江河回薄之處，穢垢叢積，水道日隘，橫流旁溢，自所不免。必順其性，因其勢而疏導之，由高山而平川，由平川而江海，庶得免乎泛濫。所以仲景分別淺深，誨人因名以求其義焉。淺者在於軀殼之內，藏府之外，其名有四：曰痰飲，曰懸飲，曰溢飲，曰支飲。痰飲者，水走腸間，瀝瀝有聲。懸飲者，水流脇下，咳唾引痛。溢飲者，水流行於四肢，汗不出而身重。支飲者，咳逆倚息短氣，其形如腫。一由胃而下流於腸，一由胃而旁流於脇，一由胃而外出於四肢，一由胃而上入於胸膈。始先不覺，日積月累，水之精華轉爲混濁，於是遂成痰飲。必先團聚於呼吸大氣難到之處，故由腸而脇而四肢，至漸漬於胸膈，其勢愈逆矣。痰飲之患，未有不從胃起者矣。其深者，由胃上入陽分，漸及於心肺；由胃下入陰分，漸及於脾、肝、腎。故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緣水攻於外，火瑕故水益堅，火鬱於內，氣收故築動短氣；火與水爲仇，故惡而不飲也。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緣肺主氣，行營衛，布津液，水邪入之，則塞其氣道，氣凝則液聚，變成涎沫，失其清肅，故引水自救也。水在脾，少氣身重，緣脾惡濕，濕勝則氣虛而身重也。水在肝，脇下支滿，嘔而痛。緣肝與膽爲表裏，經脈並行於脇，火氣衝鼻則嚏，弔脇則痛也。水在腎，心下悸。緣腎水凌心，逼處不安，又非支飲鄰國爲壑之比矣。夫五藏藏神之地也，積水泛爲痰飲。包裹其外，詩有謂波撼岳陽城者，情景最肖，詎非人身之大患乎？然此特隨其所在，辨各定位，以祈治不垂方耳。究竟水所蓄聚之區，皆名留飲。留者，留而不去也。留飲去而不盡者，皆名伏飲，伏者，伏而不出也。隨其痰飲之或留或伏，而用治以之，始爲精義。昌試言之，由胃而上胸膈心肺之分者，驅其所留之飲還胃，下從腸出，或上從嘔出，其出皆直截痛快，而不至於伏匿，人咸知之。若由胸膈而外出肌膚，其清者或從汗出，其濁者無可出矣，必還返於胸膈，由胸膈還返於胃，乃可入腸而下出。驅之必有伏匿肌膚而不勝驅者。若由胸膈而深藏於背，背爲胸之府，更無出路，尤必還返胸膈，始得起趨胃趨腸而順下，豈但驅之不勝驅，且有挾背間之狂陽壯火，發爲癰毒，結如橘囊者，伏飲之艱於下出，易於釀禍，其誰能辨之，誰能出之耶？昌以靜理而譚醫施治，鑿鑿有據，謹因《金匱》秘典，直授金鍼。令業醫之子，已精而益求其精耳。

《醫門法律・痰飲門・痰飲脈論》 喻昌曰：痰飲之脈，《金匱》錯出不

一，難於會通。以鄙見論之，亦有淺深微甚之不同，可預明也。《脈要精微篇》曰：肝脈耎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此特舉暴飲水溢，飲病之最淺者爲言耳。仲景會其意，即以飲證分之爲四，統言其綱曰：痰飲、懸飲、溢飲、支飲。大都爲由淺及深者商治，失此不治。而至於積水滔天，即此四飲，自有不可同語者矣。其謂飲脈不弦，但若氣喘短氣者，見飲脈本弦，飲脈不弦，則水之積也不厚，然亦害其陽氣，微喘短氣而已。其謂支飲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氣，其脈平者，見支飲上於胸膈，喘而短氣，其脈仍平，有而若無，纔有停積，未至留伏，故不見於脈也。其謂脈浮而細滑者傷飲，見浮而細滑，非傷風傷寒之比，亦飲之初鬱氣分而未深也。醫者於此時，蚤思昏墊之災，亟與已溺之念，而行因勢利導之法，患斯解矣。否則證成深錮，末流愈分，伏根之所愈不可識，經年檢方問藥，漫圖成功，其可得乎？凡見脈轉沉弦一派，即當按法求之。其曰脈沉者，胸中有留飲，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言肺之治節不行，宗氣不布，故短氣；氣不布，則津亦不化，故膈燥而渴；脾氣不運，水飲流於肢節而作痛也。似此一證，肺脾交病。所稱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輸於肺之常者，且轉而藉寇兵資盜糧矣。欲求其安，寧可得乎？至論弦脈，則曰咳者其脈弦，爲有水。曰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虛脈。偏弦者飲也，爲喘滿。曰脈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曰：脈沉而弦者，懸飲內痛。此即沉潛水蓄，支飲急弦而廣其說。除大下後其脈雙弦者，有虛寒之別，其偏弦者，俱爲水飲也。冬夏難治。亦因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之法，不若春秋爲易施耳。懸飲內痛，謂懸飲結積於內，其甚者，則痛也。更有沉緊之脈，主心下痞堅，面色黧黑之證，謂水挾腎寒，雜揉於心肺之分，則心下堅而面色黑也。有脈伏而爲留飲之證，積飲把持其脈而不露，較濇脈尤甚矣。又曰脈伏便利，心下續堅，此爲留飲欲去故也。又曰久咳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凡此皆病深而脈變，當一一遡其流而窮其源者。夫天樞開發，胃和則脈和。今爲痰飲凝結其中，則開闔之機關不利，而脈因之轉爲沉弦、急弦、偏弦、弦數、弦緊，或伏而不見，非亟去其痰飲，亦胡繇脈復其常耶？淺者淺治，深者深治，淺深之間者，適其中而治。留者可攻，伏者可導，堅者可削，再一因循，病深無氣，灑灑時驚，不可救藥矣。

《醫門法律・痰飲門・痰飲留伏論》　痰飲之證，留伏二義，最爲難明。前論留飲者，留而不去，伏飲者，即留飲之伏於內者也。留飲有去時，伏飲終不去。留伏之義，已見一（班）〔斑〕。而《金匱》奧義，夫（起）〔豈〕渺言能盡，謹再陳之。《金匱》論留飲者三，伏飲者一。曰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如掌大。曰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曰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言胸中留飲，阻抑上焦心肺之陽，而爲陰曀，則其深入於背者，有冷無熱，并阻督脈上升之陽，而背寒如掌大，無非陽火內鬱之象也。脇下爲手足厥陰上下之脈，而足少陽之脈，則由缺盆過季肋，故脇下引缺盆而痛，爲留飲偏阻，木火不伸之象。飲留胸中，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爲肺不行氣，脾不散精之象也。合三條而觀之，心、肺、肝、脾，痰飲皆可留而累之矣。其義不更著耶？至伏飲則曰膈上病痰滿喘咳，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言胸中乃陽氣所治，留飲阻抑其陽，則不能發動。然重陰終難蔽睨，有時陽伸，陰無可容，忽而吐發，其留飲可以出矣。若更伏留不出，乃是三陽之氣，伸而復屈。太陽不伸作寒熱，腰痛目泣。少陽不伸風火之化，鬱而幷於陽明土中，陽明主肌肉，遂振振身瞤而劇也。留飲之伏而不去，其爲累更大若此。然留飲伏飲，仲景不言治法，昌自其遏抑四藏三府之陽而求之，則所云宜用溫藥和之者，豈不切於此證，而急以之通其陽乎？所云苓桂朮甘湯者，雖治支滿目眩，豈不切於此證而可倣其意乎？故必深知比例，始可與言往法也。後人不明《金匱》之理，妄生五飲六證之說，即以海藏之明，於五飲湯方下云：一留飲在心下，二支飲在脇下，三痰飲在胃中，四溢飲在膈上，五懸飲在腸間。而統一方以治之，何其淺耶？

再按：痰飲總爲一證，而因則有二。痰因於火，有熱無寒。飲因於濕，有熱有寒。即有溫泉無寒火之理也。人身熱鬱於內，氣血凝滯，蒸其津液，結而爲痰，皆火之變現也。水得於濕，留戀不消，積而成飲。究竟飲證，熱濕釀成者多，寒濕釀成者少。蓋濕無定體，春曰風濕，夏曰熱濕，秋曰燥濕，冬曰寒濕。三時主熱，一時主寒，熱濕較寒濕三倍也。《內經》濕土太過，痰飲爲病，治以諸熱劑，非指痰飲爲寒。後人不解，妄用熱藥，借爲口實，詎知凡治六淫之邪，先從外解。故治濕搖所勝，亦不遠熱以散其表邪，及攻裏自不遠於寒矣。況始先即不可表，而積陰阻遏身中之陽，亦必藉溫熱以伸其陽，陰邪乃得速去。若遂指爲漫用常行之法，豈不愚哉？

論苓桂朮甘湯　痰飲陰象，阻抑其陽，用此陽藥化氣以伸其陽，此正法

也。茲所主乃在胸脇支滿目眩者何耶？《靈樞》謂心包之脈，是動則病胸脇支滿，然則痰飲積於心包，其病自必若是。目眩者，痰飲阻其胸中之陽，不能布水精於上也。茯苓治痰飲，伐腎邪，滲水道。桂枝通陽氣，和營衛，開經絡。白朮治風眩，燥痰水，除脹滿。甘草得茯苓，則不資滿而反泄滿，《本草》亦曰甘草能下氣，除煩滿，故用之也。

論苓桂朮甘湯、腎氣丸二方　《金匱》云：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並出二方，其妙義愈益彰著。首卷《辨息論》中，已詳仲景分別呼吸言病之旨矣。今短氣亦分呼吸，各出一方。呼氣之短，用苓桂朮甘湯以通其陽，陽化氣則小便能出矣。吸氣之短，用腎氣丸以通其陰，腎氣通則小便之關門利矣。一言半句，莫非精蘊，其斯以爲聖人乎？

論大小青龍湯　溢飲之證，水飲溢出於表，營衛盡爲之不利，必倣傷寒病營衛兩傷之法，發汗以散其水，而營衛通，經脈行，則四肢之水亦散矣。究竟大青龍升天而行雲雨，小青龍鼓浪而奔滄海，治飲證必以小青龍爲第一義也。

合論十棗湯、甘遂半夏湯二方　傷寒病兩脇痞滿而痛，用十棗湯下其痰飲。雜病雖非傷寒之比，而懸飲內痛，在脇則同。況脈見沉弦，非亟奪其邪，邪必不去，脈必不返，所以用十棗湯不嫌其過峻也。凡病之在脇而當用下者，必倣此爲例也。至甘遂甘草湯之治留飲，微妙玄通，非深入聖域莫能製之。《內經》但曰留者攻之耳，仲景於是析義以盡其變。無形之氣，熱結於胃，則用調胃承氣攻之；熱結於腸，則用大小承氣攻之。有形之飲，痞結於胸，則用陷胸湯攻之；痞結於脇，則用十棗湯攻之；留結於腸胃之間，則用甘遂半夏湯攻之。法曰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爲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脈道爲留飲所膈，伏而不行，其證欲下利，利反快，似乎留飲欲去，然雖欲去，不能去也。心下續堅滿，可見留飲之未已及於腸，留飲之根仍著於胃，不剗其根，飲必不去，故立是方。甘遂、甘草大相反者，合而用之，俾其向留着之根，儘力一剗，得留者去而藥性已不存矣，正《內經》有故無殞之義也。又加白蜜同煎，留戀其藥，不致迸入無過之地。其用半夏、芍藥者，由木入土中，成其堅滿，半夏益土，芍藥伐木，抑何神耶？後世方書幷甘草刪去，神奇化爲朽腐，製方立論，皆中人以下之事矣，竟何益哉？

合論木防己湯、葶藶大棗瀉肺湯、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三方　三方皆治支飲上入膈中，而有淺深次第之分。首一方先治其肺，中一方顓治其肺，後一方兼治肺氣所傳之府。蓋支飲上入於膈，逼近心肺，奥援腎邪。本文云：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湯主之。虛者即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去石羔加茯苓、芒硝。蓋以支飲上入，阻其氣，則逆於肺間，而爲喘滿。阻其血，則雜揉心下，而爲痞堅。腎氣上應，其色黑，血凝之色亦黑。故黧黑見於面部，然且姑緩心腎之治，先治其肺，肺之氣行，則飲不逆而俱解耳。木防己味辛溫，能散留飲結氣，又主肺氣喘滿。石羔辛甘微寒，主心下逆氣，清肺定喘。人參甘溫治喘，消膈飲，補心肺不足。桂枝辛熱，通血脈，開結氣，宣導諸藥，在氣分服之即愈。若飲在血分，深連下焦，必愈而復發，故去石羔氣分之藥，加芒硝入陰分，開痰結，消血癖，合之茯苓去心下堅，且伐腎邪也。葶藶大棗湯大瀉其肺氣，亦以氣停故液聚耳。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治腹滿口舌乾燥，腸間有水氣之證，乃肺氣臏鬱於上，以致水飲不行於下而燥熱之甚，用此丸急通水道，以救金氣之臏鬱，不治上而治其下，故用丸劑也。

合論小半夏湯、小半夏加茯苓湯、《外臺》茯苓飲三方　前一方治支飲嘔而不渴者，支飲上入膈中而至於嘔，從高而越，其勢最便。但嘔家本當渴，渴則可徵支飲之全去。若不渴，其飲尚留，去之未盡也。不必加治，但用半夏之辛溫，生薑之辛散，再引其欲出之勢，則所留之邪自盡矣。中一方亦治卒嘔吐者，但多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故加茯苓以去水，伐腎而安心也。後一方加人參、枳實、橘皮，尤爲緊要。治積飲既去，而虛氣塞滿其中，不能進食，此證最多。《金匱》蚤附《外臺》一方，啓誘後人，非天民之先覺而誰？

合論澤瀉湯、厚朴大黃湯二方　二方之治支飲，俱從下奪，而有氣血之分，前後之辨。首一方爲支飲之在心下者，阻其陽氣之升降，心氣鬱極，火動風生而作冒眩。惟是不治其冒眩，但利小便以泄其支飲，則陽自升而風火自息，仲景製方，每多若此。後一方治支飲之胸滿者，夫支飲而至胸滿，在仲景自用大小陷胸湯治之。此方乃承氣之法，止可施於傷寒無形氣分熱結，而乃以治有質之痰飲，非仲景絲絲畢貫之法矣。其爲編書者誤入，更復何疑？

論五苓散一方　本文云：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癲眩，此水也，

五苓散主之。此尋常一方耳，深維其義，譬如以手指月，當下了然。蓋瘦人木火之氣本盛，今以水飲之故下鬱於陰中，挾其陰邪鼓動於臍則爲悸。上入於胃，則吐涎沫。及其鬱極乃發，直上頭目，爲癲爲眩。巢氏《病源》云：邪入之陰則癲。夫陽鬱於陰，其時不爲癲眩，出歸陽位反爲癲眩者，夾帶陰氣而上也。故不治其癲眩，但散其在上夾帶之陰邪，則立愈矣。散陰邪之法，固當從表，然不如五苓散之表法爲長，以五苓散兼利其水耳。今世之用五苓散者，但知其爲分利前後水穀之方，不知其爲分利表裏陰陽之方，方下所云多飲暖水，汗出愈之文，總置不錄，何其淺耶？不但此也，即如小青龍一方，世但知爲發表之輕劑，全不知其爲利小水而設。夫山澤小龍，養成頭角，乘雷雨而直奔滄海，其不能奮髯而昇天，豈待問哉？所以《金匱》治支飲五方，總不出小青龍一方爲加減，取其開通水道，千里不留行耳。

後世治痰飲有四法，曰實脾，燥濕，降火，行氣。實脾燥濕，二陳二朮最爲相宜，若陰虛則反忌矣。降火之法須分虛實，實用苦寒，庶乎可也。若夫行氣之藥，諸方漫然全無着落，謹再明之。風寒之邪從外入內，裹其痰飲，惟用小青龍湯則分其邪從外出，而痰飲從下出也。濁陰之氣從下入上，裹其痰飲，用茯苓厚朴湯則分其濁氣下出，而痰飲上出也。多怒則肝氣上逆而血亦隨之，氣血痰飲，互結成癖，用柴胡鱉甲散以除之。多憂則脾氣內鬱而食亦不化，氣食痰飲亦互結成癖，用清痰丸以除之。多慾則腎氣上逆，直透膜原，結壘萬千，膨脹重墜，不可以仰，用桂苓丸，引氣下趨，痰飲始豁也。

虛寒痰飲，少壯十中間見一二，老人小兒十中常見四五。若果脾胃虛寒，飲食不思，陰氣痞塞，嘔吐涎沫者，宜溫其中。眞陽虛者，更補其下，清上諸藥不可用也。

小兒慢脾風，痰飲阻塞竅隧，星附六君湯以醒之。

老人腎虛水汎，痰飲上湧，崔氏八味丸以攝之。

痰在膈上，大滿大實，非吐不除，然非定法也。使爲定法，人人能用之矣，何必獨推子和哉？子和必相其人可吐，後乃吐之。一吐不徹，俟再俟三，緩以開之，據云湧痰之法，自有擒縱卷舒，其非浪用可知。

謹再論《金匱》不言之意以明之，《傷寒論》用汗、吐、下、和、溫之法矣。至痰飲首當言吐者，仲景反不言之，何耶？其以吐發二字爲言者，因喘滿而痰飲上溢，從內而自發也。其曰醫吐下之不愈，亦非以吐下爲咎也。其曰：嘔家本渴，渴者爲欲解，又屬望於從吐得解也。胡竟不出可吐一語耶？仲景意中，謂痰飲證內多夾衝氣眩冒等證，吐之則殆，故不煩辭說，直不以吐立法，開後世之過端，所以爲立法之祖也。自子和以吐法擅名，無識者爭趨捷徑，貽誤不可勝道。必會仲景意以言吐，然後吐罔不當也。

今定吐禁一十二條　眩冒昏暈不可吐，氣高氣淺不可吐，積勞未息不可吐，病後新虛不可吐，脈道微弱不可吐，病勢險急不可吐，陽虛多汗不可吐，素慣失血不可吐，風雨晦冥不可吐，冬氣閉藏不可吐，多疑少決不可吐，吐後犯戒不可吐。

今定藥禁一十條　陰虛枯燥妄用二陳，陽虛多汗妄用青龍，心虛神怯妄用辛散，肺虛無氣妄用苦瀉，肝虛氣刺妄用龍膏，脾虛浮腫妄用滾痰，胃虛津竭妄用香燥，臟腑易動妄行湧泄，本非堅積妄行峻攻，血氣虛羸妄行鍼灸。

《醫門法律・痰飲門・律三條》凡熱痰乘風火上入，目暗耳鳴，多似虛證。誤行溫補，轉錮其痰，永無出路，醫之罪也。

凡痰飲隨食並出，不開幽門，徒溫其胃，束手無策，遷延誤人，醫之罪也。

凡遇腎虛水泛，痰湧氣高喘急之證，不補其下，反清其上，必致氣脫而死，醫之罪也。

《辨證録・痰證門》人有腸胃之間瀝瀝有聲，飲水更甚，吐痰如湧，人以爲痰飲之病，誰知是胃氣之虛乎。夫胃爲水穀之海，飲食無不入於胃中，遊溢精氣，上輸脾胃，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此胃氣之旺而然也。倘胃氣一虛，僅能消穀，不能消水，由是水入胃中，不存於胃而下流於腸，故瀝瀝有聲也。其症初猶不覺，久之水之精華變爲濕濁，遂成痰飲，團聚於呼吸難到之處而上湧矣。然則痰之來也，由於胃氣之虛。痰之成也，由於水氣之盛。治痰必先消水，消水必先健胃。但徒補胃土而胃氣不能自旺，蓋胃氣之衰，由心包之氣弱也。補胃土必須補心包之火耳，方用散痰湯。此方即二陳湯之變也。二陳湯止助胃以消痰，未若此方助心包以健胃。用肉桂者，不特助心包之火，且能引茯苓、白朮入於膀胱，以分消其水濕之氣。薏仁、山藥又能燥脾，以洩其下流之水，水瀉而痰涎無黨，不化痰而化精矣，豈尚有痰飲之不愈哉。

此症用運痰湯亦效。

人有水流脇下，咳唾引痛，吐痰甚多，不敢用力，人以爲懸飲之病，誰知是胃氣之怯乎。夫飲水宜入於腸，今入於脇，乃胃氣之逆也。弟胃不怯則胃之氣不逆，胃氣旺而水怯，胃氣怯而水旺，欲使水逆而歸於順，必使胃旺而後可導其水勢之下行，提其胃氣之上升，自然怯者不怯，逆者不逆也。方用弱痰湯。上能消膜膈之痰，下能逐腸胃之水，助氣則氣旺而水降矣。倘徒用消痰之藥，不補其胃氣之虛，則氣降而水升泛濫之禍不止矣。

此症用加味四君湯亦效。

人有痰涎流溢於四肢，汗不出而身重，吐痰靡已，人以爲溢飲之病，誰知是胃氣之壅乎。夫天一生水，流灌無處不到，一有瘀蓄，則穢濁叢積水道，泛濫而橫流旁溢矣。凡水必入胃，胃通而水何能積？惟胃土有壅滯，水不走膀胱而順流，乃由胃而外滲於四肢，四肢無泄水之路，必化汗而出。然水能化汗，由於胃氣之行也。今胃既壅阻，胃氣不行，何能化汗？水又何從而出？身重者，正水濕之徵也。四肢水濕不能出，自然上湧而吐痰矣。治法必順其性，因勢利導之，庶幾泛濫之害可除。開胃土之壅，而膀胱小腸之水道自通。然土壅由於肝木之尅，宜肝氣之鬱，補胃氣之虛，胃壅可開矣。方用啓閉湯。連服四劑而痰消，再服四劑而身輕矣。此方即四苓散之變也，加入柴、芍以舒肝，加入厚朴以行氣，加入半夏以消痰，自然氣行而水亦行，氣化而痰亦化矣。

此症用白花飲亦佳。

人有咳逆倚息短氣，其形如腫，吐痰不已，胸膈飽悶，人以爲支飲之症，誰知是胃氣逆乎。夫胃爲水穀之海，宜順不宜逆，順則水化爲精，逆則水化爲痰。然，逆有深淺之不同，逆淺而痰入於胸，逆深而痰入於膈。然而胃氣之逆，致痰飲上行，竟入於胸膈之間，則其逆亦甚。而逆何以至此也？胃爲腎之關，腎虛而氣冲於胃，則胃氣失其啓關之權，關門不閉，反隨腎氣而上冲，腎挾胃中之痰而入於肺，肺得水氣而侵，故現水腫之狀，咳逆倚息之病生。其症似乎氣之有餘，而實氣之不足，故短氣而不可以接續也。治法轉胃氣之逆而痰可降，補腎氣之虛而胃可順矣。方用轉胃湯。一劑胃氣平，二劑胃氣轉，三劑咳逆短氣之症除，四劑全愈。此方轉胃爲名，而實所以轉腎氣之逆也。腎逆而後胃逆，然則轉腎正所以轉胃也。此等之病，非此大劑則胃之氣必不能通於腎之中，而腎之氣必不能歸於腎之內。倘日日治痰，則耗損胃氣，而腎氣益逆，何日是降痰之時哉？勢不至於死不已也。

此症用加味參朮苓桂湯亦佳。

人有終日吐痰，少用茶水則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人以爲水在於心，誰知火鬱於心乎。夫心屬火，最惡者水也。若心氣不虛，水之入胃正足以養心，而水亦不敢直入以犯之。惟心氣之虛，火先畏水，而水即乘其畏以相攻，火欲出而不得出，自鬱於內而氣不得宣，故築動而短氣，非氣之眞短也。火既與水相戰，則水正火之仇也，傷水惡水又何疑乎？治法不可徒利乎水也，利水必先消痰，而消痰必至損胃，胃氣損而心氣愈虛，水與痰終難去也。必須補心以生胃，散鬱以利水，則火氣旺而水不能侵，自不至停於心下而變爲濕痰也。方用勝水湯。一劑輕，二劑又輕，四劑全愈。此方六君子之變也，補心散鬱並而行之，心氣健而火氣自通，火氣通而胃之氣自旺，土旺自能制水，何畏於水之攻心哉。

此症用加減運痰湯亦効。

人有口吐涎沫，渴欲飲水，然飲水又不能多，仍化爲痰而吐出，人以爲水之在肺也，誰知是肺氣之熱乎。夫肺主氣，行營衛，布津液，周流於一身，不可停住者也。惟水邪入之，塞其氣道，氣凝不通，液聚不達，遂變爲涎沫而清肅之令失，肺乃生火以自焚，故引外水以救內火。然內火終非外水可息，外水亦非內火易消，故不化精津，仍變爲痰涎而上吐也。治法清肺金之熱，不取給於外水，則水不入肺而涎沫可解。然肺金失清肅之令，不止水邪之故。蓋水邪之入，肺因心火之尅肺也。肺因火邪相侵，原思水以相濟，水乃乘其渴而入之，故欲解肺金之熱，必須清心火之炎。方用解炎湯。一劑渴解，二劑痰消，不必三劑。此方清心肺之熱，而痰氣過升亦非所宜，加入茯苓下行於膀胱，則火隨水走，其勢自順，既能消痰，又能降火，何至肺氣之壅塞乎？且此方雖消痰降火，不耗損肺金之氣，此痰之所以易消，火之所以易降也。

此症用息沸飲亦佳。

人有少氣身重，日吐清水清痰，人以爲水在脾也，誰知是脾氣之寒乎。夫脾爲濕土，所惡者水，喜者火也。火衰則水旺，水旺則火衰，必然之理也。蓋無火則土爲寒土，水不能燥，而且有凝凍之憂，即有微火僅可化水而不能化津，但能變痰而不能變液，且火既衰微，止可化上焦之水，不能解下焦之凍，此清痰清水所以上吐而不下行也。濕流於四體，身安得不重乎？治法

必須利水清痰以燥脾土之氣。然而脾中無火，雖脾土之衰，由於腎火之弱也，不補腎中之火，則釜下無薪，土如冰炭，安能大地陽回，變濕污之地爲膏壤之區乎？故必須補腎，火之旺而土自燥，土燥而濕自除耳。方用燥土湯。此方燥脾者居其七，燥腎者居其三，似乎仍重在補脾而輕在補腎，不知脾喜燥而腎惡燥，使燥腎之藥太多，則腎先受損，何以益脾乎？此用藥妙之，於權衡也。

此症亦可用加減運痰湯。

人有痰氣流行，脇下支滿，發噓而痛，輕聲吐痰，不敢重咯，此非水氣在肝，乃鬱氣在肝也。夫肝藏血而不藏水，宜水之所不到。然而肝氣鬱，則血不藏矣，血不藏而水乘隙而入肝，而肝終不藏水，水乃留伏於肝之外而不散，肝氣本鬱以招水，又因水而愈鬱，肝氣之逆可知矣。脇下正肝之部位，肝氣已鬱，即無水邪相犯，尚有脹急之症，水停脇下，安得不支滿乎？發噓而痛者，以火鬱未宣，得噓則火欲出而不得出，因弔動作痛也。治法必須達肝氣之鬱，少佐以消痰分水之藥，則隨手奏功矣。方用開痰飲。二劑肝氣之鬱舒，四劑脇滿之痛去，不必五劑。此方專解肝鬱，鬱舒火散，自不下剋脾胃之土，上引痰涎之閉矣。寧尚有水停脇下，以增痛滿者哉？

此症可用疎痰湯。

人有水泛爲痰，涎如清水，入水即化，人亦不知爲腎中之痰，豈知腎寒而精變爲痰乎。夫各經之痰，皆外水入而化痰，惟腎中之痰，乃內水所成。故心肝脾肺之痰，可以用攻，而獨治腎中之痰，必須用純補之藥，不可少間攻痰之味。蓋腎中之痰，乃純陰之水也。陰火非陽火不能攝，陽火者水中之火也，陰水泛而火微，陽水旺而火伏，大補其水中之火，不必降痰而痰自降矣。方用八味地黃湯。一劑水泛爲痰者立時即消。天下治痰之捷效，未有勝於此方者也。然亦止可治腎寒而痰泛者，不可執此方以概治痰也。蓋痰非腎泛，則痰爲外邪，何可以治內痰者移而治外痰乎？惟眞正是腎水上泛者，用此方實效應如響。然亦必須多用茯苓，與熟地之分兩相同，則腎水歸源，而上中下三焦之濕氣盡行消化，始無伏留之弊，萬勿執定仲景夫子原方，謂茯苓不可多用，故又表而出之。

此症用復陰丹亦妙。

人有吐痰純是白沫，咳嗽不止，日輕夜重，人以爲肺火之痰也，誰知腎熱而火沸爲痰乎。此等之痰，乃陰虛火動，大約成癆瘵者居多，即古之所謂吐白血也。其痰一似蜘涎，吐之不已，必色變如綠涕之色，即癆瘵之已成而不可救療者也。然而癆瘵而吐白沫，是腎絕之痰也。亦有未成癆瘵與陰虛之人初動而即成此痰，與癆瘵已成者尚有分別，何可置之不救。世人一味治痰，絕不識治腎中之陰不變成癆瘵而不止。夫火沸爲痰者，成於腎火之太旺，由於水衰之極也。腎可補不可瀉，補腎水之衰，即所以瀉腎火之旺。故用補陰之藥以制陽，不可用瀉陽之品以救陰也。倘見其腎火之旺，而輕用黃栢、知母，毋論火不可以驟息，痰不可以遽消，且擊動其火以變爲癆瘵者比比也。治法但補水以逐痰，則痰消於烏有矣。方用定沸湯。連服二劑，火沸之痰不知其何以去也。此方宜連服十劑，不可見二劑之效便撤飲不服。蓋火沸之痰，實本於陰虛，而陰虛之火，非多服補陰之藥，則陰不能（大）長，火不能急散也。病者以此方爲續命之湯，醫者以此方爲奪命之劑，幸勿輕棄之也。

此症用歸沫湯亦大妙。

人有寒氣入胃，結成寒痰，日日嘔吐，人以爲寒痰在胃，誰知是胃氣之虛，而寒結爲痰乎。凡人胃氣旺，則水穀入而化精原不生痰，惟胃氣虛，僅能消穀不能消水，則水積而爲痰矣。然而胃虛者，火氣之衰也。火旺則土旺，火衰則土衰，不能制水，故不變精而變痰也。夫胃土自寒，尚且水變爲痰，況外寒又侵胃乎？內外之寒合，自然痰涎日多，下不能化，必至上湧而吐矣。祛寒其可緩乎？惟是祛胃土之寒，必須補心火之旺，火旺土堅，何痰不化哉？方用六君子湯加味治之。六君子湯原是補脾胃之聖藥，胃病而治脾者，脾胃爲表裏，脾健而胃更健也。肉桂上補心火，而下尤補腎火也。心火旺而胃溫，腎火旺而脾熱，脾胃兩熱，寒痰有不立消者哉？

此症用加味參朮苓附湯亦甚效。

人有熱氣入胃，火鬱成痰，痰色黃穢敗濁不堪，人以爲熱痰作祟，誰知是胃火之未消乎。夫胃本屬土，胃火之盛由於胃土之衰也。胃土衰而外熱犯之，似與胃相宜，何以反化爲痰乎？蓋胃土既虛，則水穀之入不能生津以潤土，而土氣太乾，必索外水以相救，水多火勝而不相化，胃土抑鬱而不伸，胃火亦搏結而不發，痰何能消？必變爲黃穢敗濁之色矣。然則，治法不必治痰，補胃氣之虛，少加散火抒鬱之味，則胃土復強，消痰更易。方用疎土湯。

一劑胃鬱解，二劑胃火散，三劑胃痰消，四劑全愈。此方補胃重而瀉火輕，以鬱火之痰原未常大旺也。故補胃而火可散，散火而鬱自解，況方中原有葛根、柴胡以解其鬱乎，鬱開痰豁，必至之勢也。

此症亦可用玄石花粉散。

人有感雨露之濕，或牆垣土房之濕，以致濕變爲痰，成爲痰飲，肢節痠痛，背心作疼，臍下有悸。人以爲濕痰成病，誰知是脾氣之濕，濕以助濕乎。夫脾最惡濕，必得腎火以燥之，則汙泥之土始成膏壤，水入脾中，散精而無留伏之害。惟腎火衰微不能生脾土，而脾土愈濕，土濕自易成痰。又加天地之水氣，兩相感召，則濕以添濕，痰更添痰矣。治法補腎火以生土，補火之藥仍於補脾之中用之，則火無亢炎之禍，土有健順之宜。方用五苓散治之。一劑臍下之悸除，二劑肢節背心之疼痛止，三劑痰飲盡消，四劑全愈。五苓散乃利水之神劑也。肉桂溫命門之火，更能引濕痰化水，盡趨於膀胱而出，尙恐舊痰已化，而新痰又生，故加入半夏以消之，助苓、朮之醒脾，尤能奏健土之功也。土生火中，火旺土內，一方而火土兩安，脾腎兼補，此五苓散之功也。

此症用制涎湯亦效。

人有痰在膈上，大滿大實，氣塞不能伸，藥祛而不得下，人以爲邪在上也，誰知是邪在下乎。夫上病宜療下，何以古人用上治吐法而能愈乎？此亦一時權宜之法，非可常用之道。世人遵張子和之教，一見滿實之症，便用吐藥，誰知儘可不吐哉？凡見實滿之症，下之自愈，但下不同耳。下之者，乃祛入胃中，非祛入腸中也。痰涎上壅於膈，原是胃氣之盛，而本於胃火之盛也，瀉胃火之有餘，自然現胃氣之不足，胃氣無滿實之象，膈中滿實，安能重滿重實耶？勢必痰氣頓消，盡落於胃中矣。何必湧痰上吐，損傷胃氣，使五臟之盡反覆哉？方用降痰舒膈湯。一劑滿實平，二劑滿實盡除，痰亦盡下。此方瀉胃火而降痰，實有奇功，雖其性亦迅烈不平，然勝於吐法實多也。世人欲用吐法者，先用此方，不效後，再用吐藥，有益於生命無窮，幸勿哂醫學不審，謂用藥之膽怯也。

此症亦可用伸膈湯治之。

人有一身俱長大小之塊，纍纍不一，人以爲痰塊也，誰知是氣之不行，而痰因結之而不散乎。夫怪病多生於痰，身中長塊，亦怪病之一也。然而痰生塊結，必有其故。蓋痰之生本於濕，塊之結成於火，故無濕不能生痰，而無痰不能成塊。第痰之生也，雖生於濕，塊之成也，雖成於火，苟氣旺而濕又何留？濕苟不留，火又何從而起？是去塊不必去火，惟在於消痰，亦不必全消夫痰，又在亟補其氣，蓋氣旺則痰消，痰消則塊亦消也。方用二陳湯加味治之。十劑消半，二十劑全消。此方本消痰之聖藥，亦消塊之神劑，塊成於痰，痰即所以消塊也。

此症亦可用礬石消壘散。

人有性喜食酸，因多食清梅，得痰飲之病，日間胸膈中如刀之刺，至晚而胸膈痛止，膝骼大痛，人以爲胃中之寒，誰知痰飲隨氣升降而作痛乎。夫痰在上宜吐，痰在中宜消，在下宜降。今痰飲在胸膈之間，是痰在上焦也，不可用消痰降痰之法，必當用吐藥吐之。惟是吐痰必傷其氣，毋論大吐之後，使臟腑反覆多傷胃氣，而多食酸味之人，則肝水必旺，而恣肆其橫逆之勢，以傷中州之土矣。土傷則胃氣更損，雖久積之痰頓失，新長之痰安保其不再聚乎？治法於吐中而仍行其補胃平肝之法，使痰去而正又不虧之爲得也。方用參蘆一兩、瓜蒂七枚、白芍一兩、白芥子一兩、竹瀝二合，水煎服。一劑必大吐，盡去其痰，其痛如失，然後用二陳湯調理，不再痛。前方名爲倒痰湯，用參蘆以扶胃土，用白芍以平肝木，用白芥子、竹瀝共入於瓜蒂之中，吐痰即用消痰之藥，使餘痰盡化，舊痰去而新痰不生，得治痰之益，又絕其傷氣之憂也。

此症用蕓蘇飲亦佳。

《證治彙補・內因門・痰症章》 痰症總治　熱痰則清之，濕痰則燥之，風痰則散之，鬱痰則開之，頑痰則軟之，食痰則消之。在胸膈者吐之，在腸胃者下之。節齋此爲實人立法也。若肺虛有痰者，宜保肺以滋其津液。脾虛有痰者，宜培脾以化其痰涎。腎虛有痰者，宜補腎以引其歸藏。

痰兼火治　有因熱而生痰者，有因痰而生熱者，故痰即有形之火，火即無形之痰。繩山然究而論之，痰之未病，即身中眞陰也，火之未病，即身中眞陽也。苟不能平調，六慾七情交相爲害，偏勝浮越，痰得火而沸騰，火得痰而煽熾，或升于心肺，或留于脾胃，或滲于經絡，或散于四肢，或滯于皮膚，或溢于咽喉。種種不同治者，欲清痰之標，必先顧其本。欲辨火微甚，須明氣盛衰。蓋元氣盛者火必實，元氣虛者火必虛，能調元氣之盛衰，而痰火相安于無事矣。【略】

痰分燥濕　痰之外出者，爲咳爲咯，皆屬于肺。爲嗽爲吐，皆屬于脾。亦有二者之分，從嗽吐來者爲濕痰，因脾爲濕土，喜溫燥而惡寒濕，故二陳、二朮爲要藥。從咳咯來者爲燥痰，因肺爲燥金，喜清潤而惡溫燥，故二母、二冬、桔梗爲要藥，二者易治，鮮不危殆。

痰兼脾肺　脾肺二家，往往病則俱病者，因脾爲生痰之源，肺爲貯痰之器，臟氣恆相通也。故外症既現咳嗽稠痰、喉乾鼻燥之肺病，又現心嘈倒飽、食少瀉多之脾虛，此時若以燥藥補脾則礙肺，以潤藥利肺則礙脾，當斟酌于二者之中，揀去苦寒香燥，務以平調爲主，澤及脾胃，而肺痰自平，不必專用清肺化痰諸藥。蓋脾有生肺之功，肺無扶脾之力也。宜異攻散加苡仁、麥冬、石斛、桔梗、山藥、扁豆、連心之屬。

虛痰補脾　痰之動，出于脾。丹溪凡衰弱之人，脾虛不運，清濁停留，津液凝滯變爲痰飲者，其痰清晨愈多，其色稀白，其味亦淡，宜實脾養胃，使脾胃調和，飲食運化，而痰自不生，故治痰不知理脾，失其治也。

虛痰補腎　痰之源出於腎，故勞損之人，腎中火衰，不能收攝邪水，冷痰上泛者，宜益火之原。或腎熱陰虛，不能配制陽火，鹹痰上溢者，宜壯水之主。【略】

痰症用藥　主以二陳湯，取半夏燥脾濕，橘紅利滯氣，茯苓滲濕和中，甘草益胃緩中。蓋濕滲則脾健，氣利則中清而痰自化也。後人不知古人精微，謬謂藥燥而以貝母代之，殊失立法之義。夫貝母乃心肺二經藥，性能療鬱。亡血家，肺中有鬱火，及產乳餘症，消渴，陰虛咳嗽之人，忌用燥劑，姑以貝母代之，非半夏所長。若風痰，肝脈弦，面青，四肢滿悶，便溺秘澀，心多燥怒，水煮金花丸、川芎防風丸。熱痰，心脈洪，面赤燥熱，心痛，唇目乾燥，多喜笑，小黃丸、小柴胡湯加半夏。濕痰，脾脈緩，面黃體倦，沉重嗜卧，腹脹食不消，白朮丸《局方》防己丸。氣痰，肺脈澀，面白，氣上喘促，灑淅寒熱，悲愁不樂，人參逍遙散、觀音應夢散。食積痰，加山查、神麴、麥芽、枳實。甚者必攻之。久病虛者，加參、朮兼補以運之。酒痰，用瓜蔞、青黛、蜜丸噙化之。如酒積痰，白龍丸。脈滑數或弦急，症兼口乾面赤、心煩嘈囃等火症者，二陳加芩、連、山梔。便秘者加玄明粉，不已者滾痰丸。蓋痰火盛于上焦，非滾痰丸不可。脈濡緩，身體倦怠覺重者，屬濕痰，宜二陳、二朮、羌活、防風。氣虛加參、朮。若多鬱悒人，胃中濕痰，或周身走痛，飽悶惡心者，墜痰丸、小胃丹。脈沉滯，或滑或結澀兼惡心飽悶，或刺痛，屬鬱氣挾痰，宜開鬱行氣，七氣湯、越鞠丸。脈浮滑見于右關，或兩手關前浮大而實，時常惡心吐清水，痞塞者，就欲吐時以探吐之，後以小胃丹徐服。痰在膈上咽下，瀉亦不去，必用吐法，膠固稠濁，非吐不可也。又痰在經絡中，亦有吐法，吐中有發散之意。須先升提其氣，後乃吐之。如防風、川芎、桔梗、芽茶、韭汁之類。其吐藥亦有數種，瓜蒂吐熱痰，蒜白吐寒痰，烏尖吐濕痰，萊服子吐氣痰，藜蘆吐風痰，常山吐瘧痰，參蘆吐虛痰。必俟清明時，于不通風處，以布勤緊其肚，乃可吐之。若脈澀、年高、虛人，不可用吐法也。有人坐處率吐痰滿地，其痰不甚稠粘，此氣虛不攝而吐沫也，不可用利藥，宜六君子加益智以攝之。若面有紅赤光者，乃陰火上炎，又當用滋陰藥，地黃湯加麥冬、五味。凡人身中有塊，不癢不痛，或作麻木，乃敗痰失道，宜隨處用藥消之，外以生薑時擦之，亦不必治。若有痛處，按之無血色，堅硬如石，破之無膿，或出清水，或如乳汁，此屬虛症，急于益氣養榮湯中加星、半以和氣血，則已成者，使化膿速破爲良。其輕而未成者，必自內消，切忌刀針之類。脾家濕熱生痰上逆者，治火爲先，白朮、枳實、黃芩、石膏之類。痰挾瘀血，結成窠囊，膈間脹悶，諸藥不效者，由厚味積熱，腸胃枯涸，又加拂鬱，胃脘之血爲痰濁所滯，日積月累，漸成噎膈反胃。若用燥劑，其結愈甚，惟竹瀝、薑汁、韭汁可以治之，日進三五杯，後用養血健脾藥。一法用神朮丸大效。痰在腸胃可下者，枳實、大黃、芒硝之屬。痰在脇下，非白芥子不能達。痰在四肢，非竹瀝、薑汁不能行。在皮裏膜外，亦必用之二味。在陰虛有痰，大護奇效。痰在膈上，顛狂健忘，噎膈反胃，陰虛勞嗽，半身不遂，必加竹瀝，蓋竹瀝能養血，清金，潤燥也。又痰陰流入四肢，令入肩背痠痛，兩手軟痹，醫誤以爲風則非矣，宜導痰湯加薑黃、木香。痰入經絡成結核者，用夏枯草。人實者，用海藻、昆布。陰血不足，相火上炎，肺受火凌，津液凝滯，生痰不生血者，當潤劑中加麥冬、地黃之屬滋其陰，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家而痰自息，投以二陳，立見危殆。瘦人多此症。有熱在肺經而不在脾胃，致使咽喉乾燥，稠痰凝結，咯不出，嚥不下，當用節齋化痰丸，滌痰潤燥，開結降火爲上。但五液皆本于腎，腎虛無以制火則火炎上，又當滋陰補腎以治本。嘗治老年男婦，一切燥痰噎膈不舒，大便乾燥，或痰結喉中，咯不出，悉用清化膏以培腎壯水，兼噙化痰丸以治標，其效甚速。氣虛有痰飲，腎氣丸補而逐之。凡人脈浮大，按之則濇，氣短有痰，小便赤

濇，足跟作痛，皆腎虛不能行，濁氣泛上而爲痰也，腎氣丸屢驗。若脈沉濡，清氣不升，致濁液不降成痰者，二陳湯加枳、朮、升麻。若脈細滑兼緩，痰清薄，身倦怠，肢痠軟，此脾氣虛而不能運化，有痰也，六君子加薑汁、木香。若脈浮濡，易于傷風痰嗽，此肺氣虛，不能清化而有痰也，六君子加桔梗。若脾經氣滯而痰中有血者，異功散加麥冬、白芍藥。肝經血熱而痰中有血者，加味逍遙散。肝腎陰虛而痰中有血者，六味丸。若過服寒涼之劑，唾血者，四君子湯。

《證治彙補・内因門・飲症章》 停飲總治　停飲之初，挾寒挾氣者俱多，故症現寒熱者汗之，在脇肋四肢者分利之，在胸膈者吐之，在腸胃者下之。《入門》若挾虛症者補之溫之。

初宜分消　凡大飲之後，當風着寒，水氣凝結不運，外有表症，内有飲症者，果當溫散。然或發汗太過，陽氣空虛，水飲仍未解散，致心下悸，頭眩，筋惕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又當溫之，不可再行分消也。

次宜調養　若血氣虧乏之人，痰飲客于中焦，以致四肢百骸、胸腹發爲諸病者，宜導去痰飲，隨即補元氣，不可耑任汗吐滲下之法。

虛宜溫中　更有脾虛之人，每遇飲後即覺停滯于中，腸鳴于内，甚或作瀉，屢用分利不效者，法當溫理中焦。

久宜煖腎　又有腎虛，不能納氣歸元，則積飲于外，或泛于上焦爲涎沫，或停于心下爲怔忡，或留于臍腹，築築然動氣者，均宜益火之劑。

飲症用藥　汗以香蘇飲，吐以二陳湯，分利以四苓散，下以蠲飲枳實丸。凡前五飲症，元氣稍旺者，三花神佑丸、控涎丹逐之。元氣稍虛者，五飲湯，虛甚者六君子湯。虛寒者，理中湯。下焦腎陰虛者，六味丸。腎家陽虛者，八味丸。外感夾飲，發汗過多致虛症者，眞武湯。

《石室秘録・吐治法・論疾塊壅塞》 吐治者，病在胃口之間，不能（上）〔下〕，則必（下）〔上〕越而吐之。如人上焦壅滯，痰塊不上不下，塞在胸間，氣喘，欲嘔不能，欲吐不肯者是也。法當用陰陽水探吐之，或用瓜蒂、黎盧煎汁飲之即吐。然必痰氣與火結住在胸間作痛者，始可用此法吐之，否則斷斷不可。蓋人之元氣不可一傷，吐一次則五臟反覆，必損壽元。故必問其人胸痛否，氣塞否。喉間有所礙者，痰吐出黄否。有此數種，始可用前藥以吐之。苟或不盡然，即病人自家欲吐，亦須愼之，況行醫者乎？此吐治之一法，在人裁度而用之耳。

《石室秘録・痰治法・論治初起之痰》 初起者傷風，咳嗽是也，吐痰是也，用半夏一錢，陳皮一錢，天花粉一錢，茯苓一錢，甘草一錢，蘇子一錢，水煎服，二劑可以消痰矣。此方去上焦之痰也。上焦之痰原止在胃中而不在肺，去其胃中之痰而肺金之氣肅，何致火之上升哉？

《石室秘録・痰治法・論治已病之痰》 已病之痰，痰在中焦也。必觀其色之白與黄，而辨之最宜分明。黄者乃火已將退也，白者火正熾也。火熾者宜用寒涼之品，火將退者宜祛逐之品。吾今立一方，俱百治之。白朮三錢，茯苓五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白芥子三錢，梔子一錢火痰加之，枳殼五分，水煎服。此方係健脾之劑，非祛痰之劑也。然而痰之多者，多由於脾氣之濕，今健其脾氣，則水濕之氣下行，水濕既不留於脾中，又何從而上出？況又加之消痰之聖藥，而痰有不安靜速亡者乎？

《石室秘録・痰治法・論治久病之痰》 至於久病之痰，切不可以作脾濕生痰論之。蓋久病不愈，未有不腎水虧損者，非腎水泛上爲痰，即腎水沸騰爲痰。此久病之痰，當補腎以祛逐之，方用熟地五錢，茯苓三錢，山藥三錢，薏仁五錢，芡實五錢，山茱萸三錢，北五味一錢，麥冬三錢，車前子一錢，益智仁五分，水煎服。此治水泛爲痰之聖藥，若火沸爲痰者，内加肉桂一錢。此方之妙，純是補腎之味，而又兼祛濕之品，化痰之味，水入腎宮，自變化爲眞精，又安有升騰爲痰者乎？此治下焦有痰之法也，有此二方再看何症，出入加減，治痰無餘事矣。

《石室秘録・痰治法・論老痰》 治痰之久而成老痰者，方用白芍三錢，柴胡一錢，白芥子五錢，茯苓三錢，陳皮三分，甘草一錢，丹皮二錢，天花粉八分，苡仁五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用白芥子爲君，薏、丹、白芍爲臣，柴胡、花粉爲佐，使老痰無處可藏，自然漸漸消化。此方可用入劑，老痰無不消者，方名消渴散。

《石室秘録・痰治法・頑痰》 又方治頑痰成塊，而塞在咽喉者，爲頑痰；留在胸膈而不化者，爲老痰也。方用貝母三錢，甘草一錢，桔梗三錢，紫苑二錢，半夏三錢，茯苓三錢，白朮三錢，神麴三錢，白礬一錢，水煎服。此方妙在貝母與半夏同用，一燥一濕，使痰無處藏避，而又有白礬以消塊，桔梗、紫苑以去邪，甘草調停中央。

《張氏醫通・諸氣門下・痰飲》　痰飲爲患，十人居其七八，《金匱》論之甚詳，分別而各立其名。後世以其名之多也，徒徇其末而忘其本。曾不思聖人立法，皆從一源而出，無多岐也。蓋胃爲水穀之海，五藏六府之大源。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以爲常人。《金匱》即從水精不四布，五經不並行之處以言其患，隨證分別淺深，誨人因名以求其義。淺者在於軀殼之內，藏府之外。其飲有四：一由胃而下流於腸，一由胃而傍流於脇，一由胃而外出於四支，一由胃而上入於胸膈。始先不覺，日積月累，水之精華轉爲混濁，於是遂成痰飲。必先團聚於呼吸大氣難到之處，故由腸而脇，而四肢，至漸漬於胸膈，其勢愈逆，則痰飲之患，未有不從胃起見者矣。夫五藏藏神之地也，積水泛爲痰飲，包裹其外，詎非人身之大患乎？凡水飲蓄而不散者，皆名留飲。留者，留而不去也。留飲去而不盡者，皆名伏飲。伏者，伏而不出也。隨其痰飲之或留或伏，而用法以治之，始爲精義。今試言之，由胃而上胸脇心肺之分者，驅其還胃，或下從腸出，或上從嘔出，而不至於伏匿。若由胸膈而外出肌膚，其清者或從汗出，其濁者無可出矣，必有伏匿肌膚而不騰驅者。若由胸膈而深藏於背，背爲胸之府，更無出路，豈但驅之不騰驅，且有挾背間之狂陽壯火，發爲癰毒者。伏飲之艱於下出，易於釀禍，其誰能辨之，誰能出之耶？【略】

凡人身中有塊，不癢不痛，或作痲木，名敗痰失道，宜隨處用藥消之。如忽患手足、胸背、頭項、腰膝，疼痛不可忍，及連筋骨牽引吊痛，坐卧不安，走易不定，頭疼困倦，手足重墜，痹冷，脈伏，此乃涎飲頑痰伏在心胸上下，發爲此疾。非風非毒，導痰湯加羌、防、白芷、薑汁、竹瀝。痰火相煽於膈上，胸中時覺痞滿眩暈，或日齒疼，飲食後稍覺快爽，少間復加迷悶，大便或結或瀉，小便或赤或清，此皆痰飲或開或聚之故。治宜健脾以運痰，清肺以潤燥，六君子加蘇子、瓜蔞、薑汁、竹瀝之類。老痰積於胸膈作痞，或流滯於經絡四肢者，青礞石丸。壯實體厚之人，可用薑汁、竹瀝下滾痰丸，然後用理脾行氣藥調理。溼痰積於脇下，隱隱作痛，天陰疼軟更甚，輕則二陳湯加白芥子，重則控涎丹緩攻之。痰挾死血，隨氣攻注，流走刺痛，有時得熱則止，有時得熱轉劇，此本寒痰阻塞，故得熱則止。若痛久火邪傷血，則得熱轉劇，控涎丹加胡椒、蠍尾、木香、陵鯉甲。痛定時，《局方》七氣湯與六君子，並加竹瀝，相間服之。痰在脇下，非白芥子不能達。痰在四肢及在皮裏膜外，非竹瀝、薑汁不行。二味治陰虛有痰，大有奇驗，但食少脾胃不實者，不可輕用，以其寒滑，能走大便也。枳實治痰，能衝牆倒壁，黃芩，花粉大降膈上熱痰，然能鬱遏火邪，傷損中氣，脾胃虛寒及有外感者，切忌。痰在膈間，使人顛狂健忘，四肢偏枯及類中風痰，俱用竹瀝。痰在腸胃，可下而愈，枳實、大黃、芒硝之類。膈上痰熱痞悶，小陷胸湯加枳實、茯苓、薑汁、竹瀝。中脘留伏痰飲，臂痛難舉，手足不能轉移，背上凜凜畏寒者，指迷茯苓丸。痰飲流入四肢，令人肩背痠痛，兩手軟脾，若誤以爲風，則非，其治，導痰湯加薑黃、木香。不應，加桂枝以和營氣。眼黑而行步呻吟，舉動艱難者，痰入骨也，非用蒁解，苦參不除。其病遍體骨節疼痛，審氣血加化痰藥。溼痰痞塞，胸中不快，氣不宣通，及痰火吐痰，不見血者，沉香化痰丸。肥盛多溼熱，火痰溼膠固於中外，動則喘滿眩暈者，運痰丸。老痰不化，喉中常覺哽塞，咯之不出者，消痰餅子。喉中有物，咯不出，嚥不下，或作刺痛，此是鬱痰，四七湯。脈濇者，卒難得開，必費調理。多思慮人，胃中虛寒，飲食聚滅者，《局方》七氣湯，《深師》消飲丸選用。心胸中有寒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間虛，氣滿不能食，《外臺》茯苓丸。寒涎沃膽，時吐痰水不得眠，或時眩暈，溫膽湯，多驚加蠍尾。痰火盛於上焦，氣盛喘促，有時能食，有時不能食，或周身走痛，飽悶痞脹者，用滾痰丸。西北人倒倉法最妙。病人久虛，內有宿積痰飲，用參、朮補之。久乃吐出臭痰，或綠色痰者，難治。蓋積之既久，而脾胃虛熱不運，且有積熱，故鬱臭耳。急用二陳加枳、朮、黃連、竹瀝，庶可十全一二者。肺癰吐臭痰膿血，不在此例。脾肺氣虛，不能運化而有痰者，六君子加木香。肺胃氣虛，不能清化而有痰者，六君子加桔梗。脾氣虛不能運化而有痰者，理中丸加半夏、茯苓。脾中氣滯而痰中有血者，加味歸脾湯去木香、遠志，加牡丹皮、砂仁。肝經血熱而痰中有血者，加味逍遙散去柴胡，煨薑，加童便、藕汁。肝腎陰虛而痰中有血者，六味丸加烏鰂骨、茜根。若過服寒涼，唾痰有血者，異功散加炮薑。痰飲結聚腹脇之間，有類積聚，但（接）之不甚堅，而時時口吐涎沫者，六君子合五苓加枳實。平居無事，但有痰數口，或清或堅，宜小半夏茯苓湯。不應，加人參以健胃氣，則痰自不生矣。陰血不足，相火上炎，肺受火乘，不得下行化令，由是津液凝滯，生痰不生血，當用潤劑，如二冬膏、六味丸之類滋其陰，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則痰自消。投以二陳等湯立見其

殆，瘦人多此。腎虛不能納氣歸源，出而不納，則爲積滯，積滯不散則痰生，八味丸，肥人多此。老人腎虛，水泛爲痰，上湧者，八味丸以攝之，不應，用眞武湯。凡尺脈浮大，按之則濇，氣短有痰，小便赤濇，足跟作痛，皆腎虛不能行濁氣，凝聚而爲痰也，腎氣丸。脈來細滑或緩，痰涎清薄，身體倦怠，手足酸軟，此脾虛挾淫，六君子加炮薑，或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然痰病須辨有火無火。無火者純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濁白沫耳。內傷中氣，虛而有痰，必用參朮佐以薑汁傳送，甚者加竹瀝。脾氣虛，宜(清)〔補〕中氣以運痰，使之下行，六君加枳、朮，兼用升、柴以提清氣。脈濡緩，身體倦怠，體厚人屬溼痰，二陳加生朮、羌活，氣虛佐參朮。脈沉滯或滑，證兼惡心，心下飽悶，屬鬱痰，宜開鬱行氣。脈滑見於右關，時常惡心，吐清水，痞塞，就吐中以鵝翎探之。蓋熱痰在膈上，瀉亦不去，必用吐，膠固稠濁，非吐不開。浮滑宜吐，脈濇年高虛人不可吐。痰在經絡中，非吐不可，吐中就有發散之意。須先升提其氣乃吐，如瓜蒂、防風、川芎、桔梗、芽茶、齏汁之類。晴明時，於不通風處，以布勒緊其肚，乃吐。腎虛水泛爲痰，有用腎氣丸屢未得效，因思痰本陰類，復用地黃助陰，良非所宜。當於方中減熟地黃、山茱萸，加菖蒲、沉香開通其氣，自效。大抵陰虛痰燥，切忌二陳、六君輩香燥益氣藥。陽虛飲泛，切戒四物、六味滋陰膩膈藥，此岐路攸分，不可不辨。大凡痰飲變生諸證，不當爲諸證牽掣作名，且以治飲爲先，飲消諸證自愈。如頭風眉稜骨痛，累用風藥不效，投以痰劑收功。如患眼赤羞明而痛，與涼藥弗瘳，畀以痰劑獲效。凡此之類，不一而足。

《醫碥・雜證・痰飲》 痰本吾身之津液，隨氣運行，氣若和平，津流液布，百骸受其潤澤，何致成痰爲病？苟氣失其清肅而過於熱，則津液受火煎熬，轉爲稠濁。或氣失其溫和而過於寒，則津液因寒積滯，漸致凝結，斯痰成矣，故痰一也。而因寒因熱，其源不同，可概治歟？辨別之法，古以黃稠者爲熱，稀白者爲寒，此特言其大概而不可泥也。試以外感言之，余嘗自驗傷風咳嗽，痰隨嗽出，頻數而多，色皆稀白，誤作寒治，遂致困頓。後悟其理，方知爲熱極所致。蓋火盛壅逼，頻咳頻出，停留不久，故未至於黃稠耳。迨火衰氣平，咳嗽漸息，痰之出者，半日一口，反黃而稠，則火不上壅，痰得久留，受其煎煉所致，而病亦遂愈。方知黃稠之痰，火氣尚緩，而微稀白之痰，火勢反急而盛也。此皆當用辛涼解散，而不宜於溫熱者也。久以內傷言之，腎火虛，水泛爲痰，其痰清稀，當用溫熱固也。即腎火盛，水沸爲痰，其痰亦清稀，蓋龍雷動而雨水隨之，卒然上湧，雖畧帶濁沫，終非黃稠可比，亦宜用甘寒壯水而不宜於溫熱者也。孰謂稀白之痰必屬於寒哉？大抵稀白而吐疎者，必屬寒。予嘗吐痰出喉冰冷，雖咳嗽頻併，而不咳之多時，仍是疎非數，用溫胃斂肺之藥而愈。然又有痰出喉甚冷，而證仍屬熱者。蓋痰本水屬，積久而多，則火不能溫也。故張子和謂：新痰熱，舊痰寒。吐數而因傷風鬱熱者，及內傷雷龍火動者，必屬熱。因於脾氣虛寒不能攝涎，頻吐偏地者，必屬寒。其人安靜無他，既非傷風咳嗽，又非雷龍火動可辨。此等須細辨別，更當參之以脈可見也。有氣化之津液，有飲食之津液。胃者津液之海也，故痰聚焉。積久聚多，隨脾之氣以四訖，則流溢於腸胃之外，軀殼之中，經絡爲之壅塞，皮肉爲之麻木，甚至結成窠囊，牢不可破，其患固不一矣。法在平調其氣，熱者使復清肅之常，涼風生而濕土燥；寒者使回陽和之令，旭日出而堅冰消，氣得其平，痰源以絕，而後其停蓄於腸胃之內，肌膚之中者，乃可徐圖。否則根株不拔，旋去旋生，無奏效之日矣。更有一妙義，痰隨氣行，既隨氣以出於腸胃之外，亦隨氣以入於腸胃之內，若潮之往返。然人身之氣，日則行於外，夜則返於內者也，故遇夜安卧，晨興盥嗽則吐痰獨多，豈非痰隨夜氣內返於胃之故乎？然則，往者必令復返，外者必令復內，乃有出路，否則迷留經絡之中，難於消導矣。喻嘉言發明此理，謂人不宜夜食，恐脾胃之氣因食運動，外達而不內收，痰難返胃，誠爲篤論。然遇夜而勞攘不息，更屬大戒。舉一返三，喻氏之說所當推廣也。

風痰屬肝，脈弦，面青，肢體痛悶麻痹，便溺秘濇，心多鬱怒，或成癱瘓、搐搦，眩暈，水煮金花丸、川芎丸、防風丸、祛風丸、導痰丸、星、半、天麻、牙皂、殭蠶、秦艽皆治風痰，可用吐法。或因痰悶絕，烏藥、枳殼、明星、薑汁灌之即醒。

熱痰屬心，脈洪，面赤，煩熱燥渴，多笑，眩暈嘈雜，頭風爛眼，或背心一點冰冷，痰多稠濁，小黃丸、黃芩利膈丸、滾痰丸，當下者控涎丹加盆硝等分，每服三兩丸，瓜蔞仁、芩、連、青黛、山梔、二冬、竹瀝、童便可用。因暑得者，消暑丸。

濕痰屬脾，脈緩，面黃，支體重，倦弱，嗜卧，腹脹，食不消，泄瀉關節不利，或作腫塊，麻木不仁，白朮丸、二朮、星、半、茯苓、澤瀉可用。腫塊加乳、沒，臂痛加薄桂、薑黃，肋脹加柴胡、白芥、青皮。滾痰丸最利，飲盛者，小胃

丹。濕痰多而易出，痰之動濕也，主於脾，或由脾氣壅滯不行，或由脾氣虛寒不運而生。

氣痰屬肺，脈澀，面白，氣上喘促，洒淅寒熱，悲愁不樂，攻注走刺不定，兩肋脹痛，玉粉丸，《局方》桔梗湯、二陳湯去甘草加香附、木香、砂仁、枳殼、烏藥、蘇子、青皮、竹瀝、薑汁。氣鬱，七氣湯、越鞠丸。痰少而粘連不易出，氣燥也，宜潤之，門冬、地黃、枸杞之屬，使肺氣得清肅下行。

寒痰屬腎，脈沉，面黑，足寒，心多恐怖，痞塞骨痹，四支不舉，薑桂丸、《局方》胡椒理中丸，乾薑決不可少，甚則加桂、麻黃、細辛。痰之本水也，原於腎，腎火虛則水泛爲痰，其痰病，八味丸。火盛則水沸爲痰，有濁沫，六味丸。水沸爲痰，暴壅也。若火非湧盛，而但熱涸者，痰則稠粘。此二者皆屬於熱，不作寒論。

又有因驚而心神出舍，舍空痰入，多成心痛癲疾。婦人因產受驚，多有此證。腹有如孕一塊，轉動躍跳，痛不可忍，甘遂、大戟、白芥子，加硃砂，痛加全蝎，成塊加山甲、炒鱉甲、玄胡、莪朮。

食積生痰多成瘧痢痞塊，口噯食臭，山查、神麴、麥芽、枳殼、木香、黃連，滾痰丸亦妙，或保和丸。飲酒生痰，常多嘔惡，食不美，妙應丸加雄黃、全蝎各二錢，每服十丸。

老痰即鬱痰，結成粘塊，吐咯不出，非南星、半夏、茯苓、蒼朮可治。青黛爲主，五棓、海石、苦梗、旋覆花、瓜蔞仁、芒硝。痰核痰結喉嚨，如梅核狀，用梅子半青半黃，每一個用鹽一兩浸晒數次，以水盡爲度，用大錢三個，夾梅兩個，麻線扎定，貯瓦罐埋地下百日，含口中汁下即消。又一法：用海石、烏梅、瓜蔞、桔梗、芒硝、射干、海藻、薑汁，蜜爲丸，噙。

頭面頸項、身之中下有結核，不紅不痛不硬，不作膿，皆痰核，脾肺氣逆，痰滯於內，順氣消痰自愈。亦有鬱怒傷損肝脾，血病結核者，宜養血清肝火。外用白果肉、南星搗貼。

痰在身，習習如卧芒刺，如蟲行，或走注疼痛，或燥癢，搔之則癮疹隨生。痰在皮毛，烘熱，色如錦斑。痰在頭，偏頭風、雷頭風、頭眩。痰在額，額悶痛，眉稜癢痛。痰在目，目暈，眼蠕動如薑蚕，膠粘癢澀，目中時出火星，眼前如見白氣，或見兩月交輝，或見金光數道，或眼前黑暗，或眼皮下烟灰黑色。痰在耳輪，癢痛，蟬鳴水響。痰在鼻，鼻塞或聞焦臭。痰在口齒，頰癢痛，牙床浮，口糜舌爛，口燥唾稠，嘔冷涎，綠水黑汁，胡言不語。痰在面，形枯髮焦，頷腮腫硬，似疼非疼。痰在頸項，無故腫，繞項結核，喉痹。痰如破絮，桃膠蜆肉，咯不成，咽不下，或噎塞煩悶，如烟火上冲頭面，烘熱或喉間豆腥。痰在四肢，肩背酸疼腫硬，似疼非疼，或筋骨疼無常處，難名狀，或手麻臂疼，狀若風濕，或倏然仆地，四肢厥冷，或麻木不仁，或重滯，或牽引，或不舉，非竹瀝、薑汁不開。二陳加枳殼、南星、木香、薑黃。痰在心胸，噫氣吞酸嘈雜，或痛或噦，乾嘔也。或心下如停冰鐵，或驚悸怔忡如畏人捕，或胸膈迷悶如癲呆狀，或痞滿健忘惡心。痰在脊背，脊上冰冷一條如線，或冰冷一點，疼痛或如熱湯沃背。痰在兩肋，肋脹痛如湯沸，非白芥子不能達。痰在腰腎，腰間骨節卒痛，呼吸難任。痰在二便，癃閉秘結，遺同米泔，糞後魚凍，婦人月水不通。痰在足，足腕酸軟，步履如踏灰上。痰在夢寐，睡時魘夢刑戮刀兵。夢入人家，四壁圍繞，一竇得出，不知何所，夢在燒（人）〔火〕地上烟火枯骨，焦氣撲鼻，無路可出。或不因觸發，忽怒悲啼，而寤怪誕，百般不可殫述，隱君悉以滾痰丸治之。

麗安常有言：人身無倒上之痰，天下無逆流之水。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矣。並宜蘇子降氣湯、導痰湯各半貼和煎。或小半夏茯苓湯加枳實、木香各半錢吞五套丸。或以五套丸料，依分兩作飲子煎服亦好。

按：痰，標也。所以致痰者，本也。治病固當求本，然須看痰勢緩急。緩則治本固也，若痰勢盛急，度難行散，非攻無由去者，虛人可標本並治，補攻兼施，若勢甚緊急，則雖虛人亦當先攻後補。如中風之用三生飲，控涎丹是也。當此咽喉閉塞之時，不吐去其痰，立即堵塞而死矣。昧者乃畏其虛而不敢用，獨不畏其死耶。夫人之虛莫虛於中風者矣，猶必先攻後補，乃於尋常虛人反畏之耶。《準繩》謂：治痰固宜補脾以復健運之常，使痰自化。然停積既久，如溝渠壅遏瘀濁臭穢，無所不有。若不疏通，而欲澄治已壅之水而使之情，決無是理。又謂：凡病痰飲而變生諸證，不當爲諸證牽掣。且以治飲爲先，如頭風眉稜骨疼，累用風藥不效，投痰藥收功，眼赤羞明而痛，與涼藥弗瘳，授痰劑獲愈，云云眞格言也。按二證皆痰壅熱上。

《雜病證治・痰證》　痰屬濕，津液所化，關於元氣。氣化則痰涎可爲津液，氣不化則津液即爲痰涎，是以百病中多有兼痰者。

內因　人之氣道貴乎清順，則津液流通，何痰之有？若外爲風、寒、暑、

濕所侵，內爲驚、怒、憂、思所擾，或飲食勞倦傷其脾胃，嗜酒好色傷其腎肝，致營衛不清，氣血敗濁，而痰乃生焉。

外證　痰之爲病，隨氣升降，無處不到。爲喘，爲嗽，爲瀉，爲嘔，爲眩暈心嘈，爲怔忡驚悸，爲寒熱腫痛，爲痞滿膈塞。或胸脇轆轤如雷鳴，或渾身習習如蟲行；或身中結核不紅不硬，或頭項成塊似癧非癧；或塞咽喉狀如梅核，或出咯吐形若桃膠；或胸臆如有二氣交鉏，或背心常作一點冰冷；或一肢腫痛麻木，或脇梢癖積成形；或筋骨疼痛無常，或腰腿痠痛無形；或吐冷涎、綠水、黑汁，或夢烟火、劍戟叢生。以致癆瘵、癲癎、癱瘓、失音，婦人經閉帶下，小兒驚風搐搦，甚至無端見鬼，似祟非祟，悉屬痰證。

痰色　新而輕者，痰色清白稀薄，咯之易出，氣味亦淡。久而重者，痰色黃濁稠粘，咯之難出，漸成惡味。傷風痰必清薄而內有浮沫小泡，傷煖痰必濃厚而難於消溶，內虛痰必清稠而易於化水。味甜者脾熱，氣腥者肺熱，味鹽者腎虛，味苦者膽熱。色青者肝風，色黑者腎水。大抵黑痰爲腎虛水泛，氣不歸原；紅痰爲火盛凌金，血不及變。所以紅痰必勞損病證居多。

脈法　兩關滑大，膈上有痰。洪滑者痰隨火動，沉伏者痰因氣滯。若得濇脈，痰卒難開，病人一臂不遂；時復轉移一臂。其脈沉細者非風也，必有痰飲在上焦。

治法　熱痰清之，濕痰燥之，風痰散之，鬱痰開之，頑痰則軟之，食痰則消之。在胸臆宜吐，在腸胃宜下。若肺虛有痰宜保肺以化其津液，脾虛有痰宜健脾以運其痰涎，腎虛有痰宜補腎以其歸臟。

分治　脾爲生痰之源，肺爲貯痰之器。在脾經者名濕痰，脈緩面黃，肢體沉重，嗜卧不收，腹脹，食難消化，其痰滑而易出。二陳湯加枳殼、白朮。挾虛者六君子湯，酒傷加乾葛、白蔻。在肺經者名燥痰，亦名氣痰，脈濇面白，氣上喘促，灑灑寒熱，悲愁不樂，其痰濇而難出。利金湯去枳殼，加玉竹、蜜煎生薑。在肝經者名風痰，脈弦面青，胸脇滿悶，便溺秘濇，時有躁怒，其痰青而多泡。十味導痰湯漿水煎服，甚則千緡湯加川芎、大黃。在心經者名熱痰，脈洪面赤，煩熱心痛，口乾唇燥，時多喜笑，其痰堅而成塊。涼膈散加芩、半下之。在腎經者名寒痰，脈沉面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其痰有黑點而多稀。桂苓丸加澤瀉、車前。腎虛水泛爲痰者，八味丸。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漉漉有聲者，名痰飲，心下冷極，苓桂朮甘湯。更有一種非痰非飲，時吐白沫，不甚稠粘者，此脾虛不能約束津液，故涎沫自出也。宜六君子湯加泡薑、益智以攝之。脾爲濕土，喜溫燥而惡寒潤，苓、朮、半夏爲要藥。肺爲燥金，喜涼潤而惡溫燥，冬、桔、川貝爲要藥。若畏半夏之燥，喜貝母之潤，果係脾痰則土氣益傷而痰反易生，即使肺痰，毋過涼潤以傷中州，宜稍佐脾藥以生肺金。

痰火　痰爲有形之火，火即無形之痰。痰之未病即身中眞陰也，火之未病即身中眞陽也。苟不平調，痰得火而愈沸，火得痰而益熾。欲清痰之標，必先治其本，欲辨火之微甚，須明元氣盛衰。蓋元氣盛者火必實，元氣衰者火必虛，能調元氣之盛衰，而痰火相安於無事矣。

痰氣　痰之爲病，皆由於氣。痰隨氣逆者，導痰須先順氣。積痰阻氣者，順氣須先逐痰。可見逐痰順氣各有先後，理氣而痰自順者治痰之微，逐痰而氣方暢者治痰之甚也。

虛痰忌吐　痰之在身，如水之津，如魚之涎，遍身上下亦賴以養。若過用吐藥，則無以滋養經絡，變爲腎苦骨痿。

虛痰忌下　病虛有痰，胃氣亦賴以養。卒不可攻，攻盡則元氣先虛，不能統運津液，而百骸失養，反成痿廢也。

用藥　主以二陳湯，半夏燥脾濕，橘紅利滯氣，茯苓滲濕安中，甘草緩中益胃。妄謂半夏性燥，輒以貝母代之，殊不知貝母乃心肺二經藥，能療熱鬱之痰，亡血虛勞家挾熱爲宜，此非半夏所能治。如果脾痰宜燥，豈貝母所能代耶？熱痰，金花丸，寒痰，白朮丸，氣痰，二陳逍遙散，食積痰，二陳湯加山楂、神麯、枳殼、麥芽。實甚者必攻之，挾虛者加參、朮以運化之。酒痰，青黛、瓜蔞蜜丸噙化，酒痰成積，白龍丸。挾火，二陳湯加芩、連、山梔。便閉加元明粉，或滾痰丸。脾伏痰濕，二陳、二朮加薑、防。氣虛加參蓍。胃滯痰濕，墜痰丸，小胃丹。鬱痰七氣湯、越鞠丸。痰在膈上，非吐不可，吐中有發散之義也。故痰在周身，有可吐之法，防風、川芎、桔梗、芽茶、韭汁吐風痰血滯，瓜蒂吐熱痰，蒜白吐寒痰，附尖吐濕痰，菔子吐氣痰，藜蘆吐風痰，參蘆吐虛痰。老弱人不騰吐者，六君子湯加益智以攝之。虛損痰多，地黃湯加麥冬、五味滋其陰，而痰自化。痰在脇下，非白芥子不能達，痰在經絡四肢，非薑汁、竹瀝不能行。痰在皮裏膜外，及噎膈反胃並可用，陰虛無火有痰亦可用。陰虛痰結，咯不出，嚥不下，清化膏以培腎壯水，兼噙化痰丸以治標。陽

虛水泛爲痰，腎氣丸。肺虛痰盛，六君子湯加桑皮、桔梗。胃虛痰滯，六君子湯加木香、薑汁。脾虛氣滯而痰中見血者，異功散加白芍、麥冬。肝虛血熱而痰中帶血者，加味逍遙散加生地、藕汁。腎虛血熱而痰中帶血者，地黃湯加白芍、麥冬、五味。

《雜病證治・飲證》 因而大飲則停飲，太陰氣逆則積飲，形寒飲冷乃傷肺胃，而飲凝焉。

內因　積水不散，留而爲飲。有痛飲而停者，有氣鬱而停者，有困乏而停者，有思慮而停者，有因熱傷冷而停者。然皆氣鬱中州，水漿入胃，不能運化，隨臟腑虛處而留着焉。

外證　形寒飲冷而得者，極類外感證。困乏憂思而得者，則類內傷證。或流於四肢，乃似風家痹證，或留於關節，宛似跌蹼傷證，其他五臟六腑見證各出。

分經　飲停在心則怔忡眩暈，在肺則喘急欬嗽，在脾則痞結脹滿，在肝則脇滿噦痛，在腎則劑下悸動。在上則面浮，在下則跗腫。在胃中則胸滿口渴而水入卽吐。在經絡則一臂不遂，時復轉移一臂。在腸間則雷鳴泄瀉，或爲溺結與癰相似。在陽分不去，久而化氣與黃腫相似。在陰分不去久則成形與積塊相似。在左脇者形同肥氣，在右脇者形同息賁。

分證　痰飲水停腸胃，轆轤有聲，令人暴肥暴瘦。懸飲水流脇下，欬唾引痛，懸懸思水。溢飲水流四肢，身體重痛。支飲水停膈上，呃逆倚息短氣。留飲水停心下，背冷如掌大，或短氣怔忡，四肢歷節疼痛，脇痛引缺盆，咳嗽轉甚。伏飲水停膈滿，嘔吐喘欬，發熱惡寒，腰背痛，身惕瞤而淚出。

辨證　飲者，蓄水之名，自外而入。痰者，腸胃之液，自內而生。其初各別，其後同歸，故積飲不散，亦能變痰，是飲爲痰之源，痰爲飲之化也。若其外出，則飲形清稀，痰形稠濁爲不同。

脈法　脈偏弦者飲也。脈浮細滑者傷飲。沉而弦者懸飲內痛。

治法　停飲之初，挾寒挾氣者多兼有寒熱者汗之，在脇肋四肢者分利之，胸膈者吐之，腸胃者下之，挾寒證者補之、溫之。

辨治　大飲之後，當風着寒，水氣凝結不散，外有表證，內有停飲者，果當疎散。然發汗太過，陽氣空虛，水飲仍未解散，致心下悸，頭眩，筋惕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又當溫之，宜眞武湯，不可再行分消也。

調養　血氣虧乏之人，痰飲客於中焦，以致四肢百骸發爲諸病者，宜導去痰飲，隨卽調補元氣，不可耑任汗、吐、滲下之法。

溫中　脾虛少運之人，每逢飲後卽覺停滯於中，腸鳴於內，甚則作痛作瀉。屢用分利不效者，法當溫理中焦。

暖腎　腎虛不能吸水歸原，則積飲爲患。或泛上焦爲涎沫，或停心下爲怔忡，或留臍腹爲動氣築築然，均宜益火之原以消陰翳也。

用藥　汗以香蘇飲，吐以二陳湯，分利以四苓散，下以蠲飲枳實丸。凡飲症元氣未虛者，三花神佑丸、控涎丹逐之。元氣稍虛者五飲湯，虛甚者六君子湯。虛寒理中湯，陰虛挾飲六味丸，陽虛挾飲八味丸。感挾飲，發汗過多見虛證者，眞武湯。

《雜病源流犀燭・身形門・痰核》 痰核者，濕痰流聚成塊，不紅不痛不作膿，推動軟滑，多生頸項，宜耑消痰核仙方、海帶丸、消核丸。亦有生手臂肩背者，雖覺微痛，但腫不紅，宜二陳湯加防風、酒芩、連翹、川芎、角刺、蒼朮。亦有胸中胃腕至咽門，窄狹如線疼痛，及手足俱有核如胡桃者，宜開氣消痰湯。亦有咽喉結核腫痛，頸項不得回轉，兩腋下塊如石硬者，宜消解散。亦有風痰鬱結而成核者，宜消風化痰湯。亦有酒怒氣發，腫痛潰膿，痰核生于腋下，久不能瘥者，宜內托白歛散。亦有生于耳後連項下，三五成簇，不紅不腫，不作膿者，宜含化丹。亦有項後少陽經中疙瘩，赤硬腫痛者，宜山藥膏。亦有痰核紅腫寒熱，狀如瘰癧者，宜石灰火煅爲末，白果肉同搗貼。亦有枕後生痰，正則爲腦，側則爲痹者，宜輕虛白浮石燒存性，入輕粉少許研，麻油調塗，勿令手按卽漲，或加焙黃牛糞尤妙。總之痰核一症，生在上體，多兼風熱。生在下體，多兼濕熱，宜加味小胃丹、竹瀝達痰丸。

《醫階辨證・飲生諸病五證辨》 飲留於上，喘欬嗽短氣不得卧。時嘔清水或酸或苦，頭目眩暈，面目胕腫，胸中結滿。飲留於中，喘不得卧，卧則喘，胸滿，嘔吐，腸鳴有聲，渴，飲入卽吐，胸中癢，食易消。飲留於下，腳胕腫，陰囊腫大如斗。飲留於外，身腫，注痛，欬唾引脇痛，通身洪腫，水壅皮膚，聶聶而動，行則濯濯有聲，喘欬不定。飲留於內，腹中滿而腫大，四肢亦腫，按之凹。

痰，精液所生也。飲，水飲所化也。留之爲病多端，凡病不可名目者，痰飲病也。

《醫階・痰飲涎沫辨》 稠濁爲痰津液凝聚，清稀爲飲水飲留積，綿纏爲涎風熱津所結，清沫爲沫氣虛液不行。

《類證治裁・痰飲》 痰飲皆津液所化，痰濁飲清，痰因於火，飲因於濕也。痰生於脾，濕勝則精微不運，從而凝結，或壅肺竅，或流經隧。飲聚於胃，寒留則水液不行，從而泛濫，或停心下，或漬腸間。此由脾胃水濕陰凝，必陽氣健運，則濁陰下降，如烈日當空，則烟雲消散。宜以理脾逐濕爲治者也。若夫腎陽虛，火不制水，水泛爲痰，爲飲逆上攻，故清而澈，治宜通陽洩濕，忌用膩品助陰，如四物、六味等湯。腎陰虛，火必爍金，火結爲痰，爲痰火上升，故稠而濁，治宜滋陰清潤，忌用溫品助燥，如二陳、六君子等湯。治法所必辨也，夫清澈爲飲，稠濁爲痰，飲惟停蓄腸胃，而痰則隨氣升降，遍身皆到。龐氏云：天下無逆流之水，因乎風也；人身無倒上之痰，因乎氣也。在肺則欬，在胃則嘔，在心則悸，在頭則眩，在背則冷。在胸則痞，在脇則脹，在腸則瀉，在經絡則腫，在四肢則痹，變幻百端，昔人所謂怪症多屬痰，暴病多屬火也。然又謂見痰休治痰者，以治必探本，恐尚事消滌，重虛其胃氣，反滋膨脹耳。丹溪云：胃氣亦賴痰以養，攻滌則胃虛而痰愈劇。亦有但治其痰者，如風痰散之。防風丸加南星、生薑。風兼寒者，青州白子丸。寒痰溫之，理中化痰丸。暑痰豁之，消暑丸。濕痰燥之，二朮二陳湯、白朮丸。燥痰潤之，潤肺飲加杏仁、白蜜。火痰清之，清氣化痰丸。食痰消之，保和丸、枯蕘丸。酒痰化之，《瑞竹堂》化痰丸。鬱痰解之，《三因》七氣湯加鬱金、菖蒲、香附。氣痰利之，咯不出，嚥不下，如敗絮，如梅核，七氣湯、三仙丸。驚痰泄之。控涎丹加辰砂、蠍尾。老痰軟之，如海石、海粉、芒硝、瓦楞子之類，或青礞石丸。頑痰吐之，三聖散、青綠丸。虛者參蘆散加竹瀝。在上者涌之，桔梗蘆散，或稀涎散。在下者導之，導痰湯，甚者滾痰丸。在脾者，黃滑而易出，二陳湯加枳、朮。在肺者，白如米粒，澀而難出，利金湯去薑、枳加玉竹，蜜水冲。在肝者，青而多泡，川芎丸加星、枳，甚者千緡湯。在心者，赤結如膠粘，牛黃丸。在腎者，黑而多鹹，桂苓丸加澤瀉，車前。留脇下者，天陰隱痛，二陳湯加白芥子。滯經絡者，筋骨牽痛，荊瀝、竹瀝、薑汁行之。或旋覆花湯加桂枝。入四肢者，手足疲軟，導痰湯加桂枝、薑黃、竹瀝。隱皮裏膜外者，腫而麻木，二陳湯加白芥子、薑汁、竹瀝。或成塊流走不定，導痰湯加薑汁、竹瀝。或成核結聚項間，痰核丸、痰核酒。膈上停痰痞悶，小陷胸湯加茯苓、枳實、薑汁、竹瀝。脘中伏痰臂痛，指迷茯苓丸。痰滯氣逆嗽多，六安煎。寒涎沃膽不眠，溫膽湯，多驚者加蠍尾。痰挾死血攻注，控涎丹加韭汁、桃仁、木香、胡椒、鯪鯉甲。痰結窠囊嘔吐，薑汁、竹瀝、韭汁飲。中風痰迷心竅，屬寒者，滌痰湯下牛黃丸。屬熱者，下二丹丸。癲癎痰悶抽搐，牛黃丸。此皆治其標也，如求其本，脾虛濕痰，宜健脾以運之，四君子湯、參朮健脾丸。肺熱火痰，宜清肺以潤之，清肺飲、四陰煎。脾肺氣虛不運生痰者，六君子湯加木香。肺胃氣虛不化生痰者，六君子湯加桔梗。脾氣滯者，異功散加砂仁。中氣弱者，補中益氣湯。脾胃虛挾濕者，脈濡緩，痰清稀，六君子湯加炮薑，補中湯加茯苓、半夏。肝腎虛，痰中見血者，六味湯加烏鰂魚骨、參三七。腎陰虧，火動痰升者，五味天冬丸、百花膏。相火爍痰津涸者，滋陰清化丸。腎陽衰，水泛爲痰者，薛氏八味丸，如不應，眞武湯。勞損欬白痰如雞蛋清，俗名白血者，補肺湯。此乃治痰之本矣。且痰飲同稱而殊治，豈可混乎。試由痰論飲，《內經》有飲無痰，其論飲病，皆由濕淫土鬱。至《金匱》乃立痰飲、懸飲、溢飲、支飲、留飲、伏飲等名，皆水停爲患。如其人昔肥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爲痰飲，必目眩短氣。飲在陽，則呼氣短，苓桂朮甘湯。飲在陰，則吸氣短，腎氣丸，《金匱》云：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利之，苓桂朮甘湯、腎氣丸主之。飲後水流脇下，欬唾引痛爲懸飲，脈必沈弦，十棗湯。飲水流於四肢，當汗不汗。身體疼重爲溢飲，小青龍湯。欬逆倚息，短氣不得卧，形如腫，爲支飲，葶藶瀉肺湯，或用五苓散。水停心下，背寒冷如掌大，短氣，肢節痛脇痛引缺盆，脈沈，爲留飲，導痰湯。膈滿喘欬嘔吐，寒熱腰背痛，身振瞤爲伏飲，倍朮丸加茯苓、半夏。痰飲不渴，小半夏湯。支飲眩冒，澤瀉湯。心下痞，膈間有水，悸眩，小半夏加茯苓湯。茶飲過多成癖，及飲酒成癖，薑桂丸。飲癖嘔酸嘈雜，心懸如饑，三聖丸，蒼朮丸。別有非痰非飲，吐清涎沫者，脾虛不能收攝也，六君子湯加益智、薑。渴欲飲水，水入卽吐者，名水逆，五苓散。大法外，飲治脾，內飲治腎。治脾苓桂朮甘湯。治腎，腎氣丸。氣壅者開之，小青龍湯去麻、辛。噎欬者平之，鮮枇杷葉、杏仁、茯苓、前胡、蘇子、桑皮。濁逆者溫之，眞武湯。陽微者和之，《外臺》茯苓飲。濕滯者滲之，五苓散。留伏者逐之，桂苓湯。支結入絡者通之，茯苓桂枝湯加參、草、川椒、半夏、薑、蜀漆。飲症通治，五飲湯。仲景云：治痰飲當以溫藥和之。此可謂一言提要者矣。

仲景曰：飲而兼欬者，但治飲，不必治欬。

繆仲淳曰：生痰之源不一，治各不同。由陰虛火炎，上迫乎肺，凝結爲痰，是謂陰虛痰火，痰在肺而本於腎，治宜降氣清熱，益陰滋水，忌辛溫燥熱補氣藥。由脾胃寒濕生痰，或飲啖過度，致脾氣壅滯爲痰，此病在脾胃，無關肺腎，治宜燥脾利氣，忌滯膩寒苦濕潤藥。由風寒鬱熱生痰，病亦在肺，治宜豁痰，清利中佐以辛溫，麻黄、生薑之類以散外寒，忌溫補酸收藥。則藥無格拒之患。夫痰質稠粘，飲惟清水，或青綠苦酸，多因過飲茶酒，或情抱抑鬱，中寒濕阻，治宜燥濕利水，溫通陽氣以行之，二陳、五苓、眞武之屬。【略】

脈候　脈沈者留飲，雙弦者寒也，偏弦者飲也。肺飲不弦，但苦喘滿短氣。支飲亦喘不得卧，短氣，其脈平。沈而弦者懸飲。肝脈軟而散，色澤者溢飲。《提綱》曰：痰脈弦滑。《三因》曰：飲脈皆沈細弦滑。病人一臂不遂，時復移在一臂，其脈沈細，非風也，必有飲在上焦。痰得濇脈，必費調理，以痰膠固，脈道阻塞也。左右關脈實大而浮，膈上有稠痰也，宜吐之。病人百藥不效，關上脈伏而滑者，痰也。眼胞上下如黑煤者，亦痰也。《回春》曰：眼黑而行步呻吟，舉動艱難，入骨痰也，非萆薢、苦參不除。其偏體骨節痛，審氣血加化痰藥。《入門》曰：痰厥者，因內虛受寒，痰氣阻塞，手足厥冷，麻痺暈倒，脈沈細也。

濕痰，主半夏，佐茯苓、蒼朮。風痰，主南星，佐前胡，白附。燥痰，主貝母，佐栝蔞、杏仁。火痰，主竹瀝，佐花粉、黄芩。寒痰，主薑汁，佐半夏，蘇子。食痰，用神麴、山查、麥芽。酒痰，用花粉、白朮、神麴，或四苓散。驚痰，用天竺黄、牛黄、膽星。老痰，用海浮石、栝蔞、川貝。氣痰，用廣皮、枳殼、鬱金汁。膠痰，用橘紅、杏仁、荆瀝。痰核，半夏、連翹、貝、桔、枳、星、夏枯草等。痰結，樸硝、枳實、海藻、薑汁。痰在四肢非竹瀝不達，痰在脇下，非白芥子不除，痰在皮裏膜外，非薑汁、竹瀝、白芥子不到。痰在經絡，非薑汁、竹瀝不行。痰中帶血，宜韭汁、阿膠。痰迷癲癇，宜控涎丹。氣實痰盛，宜三子養親湯。實熱老痰，礞石滾痰丸。風寒痰湧，及小兒驚風，青州白丸子。痰血塞心竅癲狂，白金丸。實痰積飲，宜小胃丹。降痰氣，宜蘇子降氣海粉湯，潤下丸。海粉熱痰能清，濕痰能燥，堅痰能軟，頑痰能消。石膏墮痰火極效。黄芩、青黛治熱痰，假其下行也。枳實治痰，有推牆倒壁之功。五倍子治老痰，元明粉治熱痰，以其能降火軟堅也。硝石、礞石大能降火消痰結，研細，和白糖舌餂服，效。蒼朮治痰飲成窠囊，行痰極效。

《血證論・痰飲》痰飲者，水之所聚也。人身飲食之水，由口入，由膀胱出，肺氣布散之，脾氣滲利之，腎氣蒸化之，是以瀉而不留也，此水不留則無飲邪矣。人身津液之水生於腎中，寄居胞室，隨氣而上布於肺經是爲津液，津液散布則不凝結而爲痰矣。

上焦血虛火盛，則煉結津液，凝聚成痰。肺爲之枯，欬逆發熱，稠粘滯塞。此由血虛不能養心，則心火亢甚，剋制肺金，津液不得散布，因凝結而爲痰也。豁痰丸治之，二陳湯加黄連、黄芩、柴胡、爪蔞霜亦治之。玉女煎，加茯苓、白前、旋覆花，或保和丸以滋肺。胃爲燥土，燥氣甚則津結爲痰，指迷茯苓丸主之。頑痰壅塞者，滾痰丸治之。【略】

夫痰爲津液所凝，而津液之生原於腎，下焦血虛氣熱，津液不升，火沸爲痰。豬苓湯、地黄湯，加川貝母、五味子、麥冬、旋覆花、欵冬花、海粉、牛膝、白前、龍骨、牡蠣、黄柏、知母等藥。

飲由水氣停蓄，其責在於膀胱。若膀胱之水，因寒上泛，胸腹漉漉有聲，喉中潮響，欬嗽哮吼等，此爲土不治水，肺受其憊。通用二陳湯治之，六君子湯、眞武湯、小青龍湯治之。

按：失血之人，由於陰虛火旺，少病寒飲者，即或欬吐漩水，審其脈滑數，心煩熱者，仍是火盛水溢。火逆之至，是以水逆之甚也。其治法，清火瀉水兼而行之，宜葶藶大棗瀉肺湯、消化丸，及二陳湯加芩、連、柴胡、白前根。

紀事

《儒門事親・濕形・留飲》郭敬之病留飲，四日浮腫，不能食，腳腫，連腎囊痛，先以苦劑涌之，後以舟車丸、濬川散瀉之，病去如拾遺。

又棠谿張鳳村一田叟姓楊，其病嘔酸水十餘年，本留飲，諸醫皆以燥劑燥之，中脘臍腑以火艾燔鍼刺之，瘡未嘗合。戴人以苦劑越之，其涎如膠，乃出二三升，談笑而愈。

《儒門事親・寒形・寒痰》一婦人心下臍上結硬如斗，按之如石，人皆作病胎，鍼灸、毒藥、禱祈無數，如捕風然。一日戴人見之，曰此寒痰，診其兩

手寸脈皆沉，非寒痰而何？以瓜蒂散吐之，連吐六七升，其塊立消過半。俟數日後再吐之，其涎沫類鷄黃，腥臭特殊，約二三升。凡如此者三，後以人參調中湯、五苓散調之，腹已平矣。

《儒門事親・内積形・停飲》 一婦從年少時，因大哭罷，痛飲冰水困卧，水停心下，漸發痛悶。醫氏咸以爲冷積，治之以溫熱劑，及禁飲冷物。一聞茶氣，病輒内作，如此數年。燎鍼燒艾，瘡孔數千。十餘年後，小便赤黄，大便秘悶，兩目加昏，積水轉甚，流於兩脇，世謂水癖，或謂支飲，碗、漆、稜、茂攻磨之藥，竟施之矣。食日衰，積日茂，上至鳩尾，旁至兩脇及臍下。但發之時，按之如水聲，心腹結硬，手不可近者，月發五七次，甚則欲死。諸藥皆厭，二十餘年。求戴人發藥。診其脈，寸口獨沉而遲，此胸中有痰，先以瓜蒂散，涌痰五七升。不數日，再越痰水及斗。又數日，上涌數升。凡三涌三下，汗如水者亦三，其積皆去，以流濕飲之藥調之，月餘大瘥。

《格致餘論・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氣兩虧，痰客中焦，妨礙升降，不得運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職，視聽言動皆有虚妄，以邪治之，其人必死。吁哉冤乎，誰執其咎。憲幕之子傳兄，年十七八，時暑月，因大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得大驚三四次，妄言妄見病侶邪鬼。診其脈，兩手皆虚弦而帶沉數。予曰：數爲有熱，虚弦是大驚，又梅酸之漿鬱於中脘，補虚清熱，導去痰滯，病乃可安。遂與人參、白朮、陳皮、茯苓、芩、連等濃煎湯，入竹瀝、薑汁，與旬日未效，衆皆尤藥之不審。余脈之，知其虚之未完，與痰之未導也。仍與前方，入荆瀝，又旬日而安。外弟歲，一日醉飽後，亂言妄語妄見，詢之，係伊亡兄附體，言生前事甚的。乃叔在邊叱之曰：非邪。食腥與酒太過，痰所爲耳。灌鹽湯一大腕，吐痰二升，汗因大作，困睡一霄而安。又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婦乃姑詢其坐次失序，遂赧然自愧，因成此病。言語失倫，其中又多間一句，曰：奴奴不是。脈皆數而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但與補脾清熱導痰，數日當自安。其家不信，邀數巫者噴水而呪之，旬餘而死。或問曰：病非邪而邪治之，何遽至於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内境鬱熱，而況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可勝言？今乃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噴以法水，是審其體，密其膚，使汗不得泄也。汗不泄則蒸熱内燔，血不得寧則陰消而陽不能獨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臺祕要》有禁呪一科，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治小病，若内有虚邪，外有實邪，當用正大之法，自有成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膈上熱痰，一呷涼水，胃熱得之，豈不清快，亦可取安。若内傷而虚，與冬嚴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害。彼鬱熱在上，熱邪在表，須以汗解，率得清冷，膚腠固密，熱何由解，必致内攻，陰陽離散，血氣乖爭，去死爲近。

《内科摘要・脾肺虧損咳嗽痰喘等症》 大參李北泉，時吐痰涎，内熱作渴，肢體倦怠，勞而足熱，用清氣化痰益甚。余曰：此腎水泛而爲痰，法當補腎。不信，另進滾痰丸一服，再瀉不止，飲食不入，頭暈眼閉。始信，余用六君子湯數劑，胃氣漸復，卻用六味丸，月餘諸症悉愈。【略】

學士吴北川，過飲，痰壅，舌本強硬，服降火化痰藥，痰氣益甚，肢體不遂。余作脾虚濕熱，治之而愈。

《内科摘要・脾腎虧損頭眩痰氣等症》 閣老梁厚齋，氣短有痰，小便赤澹，足跟作痛，尺脈浮大，按之則澹，此腎虚而痰飲也。用四物送六味丸，不月而康。仲景先生云：氣虚有飲，用腎氣丸補而逐之。誠開後學之矇瞶，濟無窮之夭枉。腎氣丸，既六味丸也。

都憲孟有涯，氣短痰暈，服辛香之劑，痰盛遺尿，兩尺浮大，按之如無。余以爲腎家不能納氣歸源，香燥致甚耳。用八味丸料，三劑而愈。

《古今醫統大全・痰飲門・醫案》 春甫治一婦人，年二十，身頗肥，性急，因氣惱後得痰咳嘔逆，用二陳加順氣降火、開鬱利痰之劑，如水投石，漸次欬逆，恠聲哈哈，日夜不絕如縷。昔人所謂欬逆，連連五七十聲方已，或三五十聲而已者，此之謂欬逆也。兹日夜連聲不息，無乃死證歟。脈浮而微洪，沉按小滑，復以滾痰丸下之，亦如故。予意痰鬱滯胃脘胸膈之間，而氣不得宣通，欬逆而後能出，非吐之不可，遂以瓜蒂散，酸漿水調，鵝翔探吐，得痰碗許而欬逆遂止，寂然無聲，而其效若神也。逾二日，因食麪及肉汁，又復欬逆，與清痰順氣藥不欬，予意前日吐痰不多，尚有未盡，再吐之，又得痰半碗許即愈。

治一丈夫，年四十餘，身肥，素耽勞神，有痰火。一日，先惡寒後發熱，頭微痛，眩多，如不勝其重，躁熱不退。自用參蘇飲發汗，不愈，請予治。診其脈沉洪而滑，予謂：痰火鬱積無疑矣。以二陳加芩、連、天麻、神麴之類，復以滾痰丸下之三，逾日反躁熱不退，咳唾痰涎不止。此正丹溪云：痰在膈

上，非吐不可。瀉之亦不去，復用瓜蒂散探吐之，得痰半碗許，彼畏苦而止。予意痰少不能效，躁熱如舊，但以人參白虎湯、五苓散合服，亦不愈。予謂：鬱滯重，吐難得出，分利亦不去，宜以散鬱之劑。仍用二陳加前胡、柴胡、葛根、桔梗、蒼朮、川芎、薑汁、炒芩、梔，三劑遂愈。

《本草綱目・果部・胡桃》引《夷堅志》 邁有痰疾，因晚封，上遣使諭，令以胡桃肉三顆，生薑二片，卧時嚼服，即飲湯兩三呷，又再嚼桃、薑如前數，即靜卧必愈。邁還玉堂，如旨服之，及旦而痰消嗽止。又漂陽洪輯幼子，病痰喘，凡五晝夜不乳食，醫以危告。其妻夜夢觀音授方，令服人參胡桃湯。輯急取新羅人參寸許，胡桃肉一枚，煎湯一蜆殼許，灌之，喘即定。明日以湯剝去胡桃皮用之，喘復作，仍連皮用，信宿而瘳。此方不載書冊，蓋人參定喘，胡桃連皮能斂肺故也。

《本草綱目・果部・吳茱萸》引《朱氏集驗方》 中丞常子正苦痰飲，每食飽或陰晴節變率同，十日一發，頭疼背寒，嘔吐酸汁，即數日伏枕不食，服藥罔效。宣和初，爲順昌司祿，于太守蔡達道席上，得吳仙丹(亦)〔方〕服之，逐不再作。每遇飲食過多腹滿，服五七十丸便已。少頃，小便作茱萸氣，酒飲皆隨小水而去，前後痰藥甚衆，無及此者。用吳茱萸湯泡七次，茯苓等分爲末，煉蜜丸梧子大，每熱水下五十丸。梅楊卿方：只用茱萸酒浸三宿，以茯苓末拌之，日乾。每吞百粒，溫酒下。

《醫宗必讀・痰飲》 刑部主政徐凌如，勞且怒後，神氣昏倦，汗出如浴，語言錯亂，危困之極，迎余療之。診其脈大而滑且軟，此氣虛有痰也。用補中益氣湯料併四貼爲一劑，用參至一兩，加熟附子一錢，熟半夏三錢，四日而稍甦，更以六君子加薑汁一鍾服，數日兼進八味丸，調理兩月而康。

翰林李集，虛勞而無度，醉而使內，汗出多痰，服寬膈化痰之藥，轉覺滯悶，診其脈沉而濇，兩尺尤甚。余謂其婿楊立潤曰：痰得濇脈，一時難愈，況尺中濇甚，精傷之象也，在法不治。立潤強之投劑，勉用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兩劑有小效，衆皆喜。余曰：濇象不減，脈法無根，死期近矣。果十餘日而死。

文學朱文哉，遍體如蟲螫，口舌糜爛，朝起必見二鬼，執盤飧以獻。向余慟曰：余年未三十，高堂有垂白之親，二鬼旦暮相侵，決無生理，尚邀如天之力，得以不死，即今日之秦越人矣。余診其寸脈，乍大乍小，意其爲鬼祟，細察兩關弦滑且大，遂斷定爲痰飲之疴。投滾痰丸三錢，雖微有所下，而痛患如舊，更以小胃丹二錢與之，復下痰積及水十餘碗，遍體之痛減半，至明早鬼亦不見矣。更以人參三錢，白朮二錢，煎湯服小胃丹三錢，大瀉十餘行，約有二十碗，病若失矣。乃以六君子爲丸，服四觔而痊。

《寓意草・論錢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熱藥再誤》 錢叔翁太老先生，形體清瘦，平素多火少痰。邇年內蘊之熱，蒸濕爲痰，辛巳夏秋間，濕熱交勝時，忽患右足痲木，冷如冰石。蓋熱似寒，如暑月反雨冰雹之類。醫者以其足跗之冷也，不細察其爲熱極似寒，誤以牛膝、木瓜、防己、加皮、羌、獨之屬溫之，甚且認爲下元虛憊，誤用附、桂、河車之屬補之，以火濟火，以熱益熱，由是腫潰出膿水，浸淫數月，踝骨以下足背指踵，廢而不用，總爲誤治而至此極耳。其理甚明，無難於辨。若果寒痰下墜，不過堅凝不散止耳，甚者不過痿痹不仁止耳，何至腫而且潰，黃水淋漓，腐肉穿筋耶？太翁不知爲醫藥所誤，乃委咎於方隅神煞所致，豈其然哉。此與傷寒壞症，熱邪深入經絡而生流注，無少異也。所用參膏，但可顧理元氣，而無清解濕熱之藥以佐之，是以未顯厥效。以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煩劇。設與竹瀝同事，人參固其經，竹瀝通其絡，則甘寒氣味，相得益彰矣。徐太掖先生，服人參以治虛風，誤佐以附子之熱，迄今筋脈短縮，不便行持，亦繇不識甘寒可通經絡也。且太翁用參膏後，脾氣即太旺，健運有加矣。此時倘能撙節飲食，俾脾中所生之陽氣，得顧力以驅痰驅熱，則痰熱不留行，而足患並可結局。乃日食而外，加以夜食，雖脾氣之旺，不爲食所傷。然以參力所生之脾氣，不用之運痰運熱，止用之以運食，誠可惜也。今者食入亦不易運，以助長而反得衰，廼至痰飲膠結於胸中，爲飽、爲悶、爲頻咳而痰不(應)〔行〕，總爲脾失其健，不爲胃行津液，而飲食反以生痰，漸漬充滿肺竅，咳不易出。雖以治痰爲急，然治痰之藥，大率耗氣動虛，恐痰未出而風先入也。唯是確以甘寒之藥，祛風、消熱、潤燥、補虛、豁痰，乃爲合法。至於辛熱之藥，斷斷不可再誤矣。醫者明明見此，輒用桂、附無算，想必因膿水易乾，認爲辛熱之功而極力以催之結局耳，可勝誅哉。

《寓意草・詳辨諫議胡老先生飲小恙并答明問》 卣翁老先生脈盛體堅，神采百倍，從無病邪敢犯。但每早浴面，必嘔痰水幾口，胸前慣自摩揉，乳下宗氣其動應衣。若夜睡寧，水道清，則胸中爽然，其候似病非病，遍考方書，廣詢明醫，不得其解。昌謂：是痰飲結於胸膈，小有窠囊。緣其氣之壯

盛，隨聚隨嘔，是以痰飲不致爲害，而膻中之氣因嘔而傷矣。夫膻中者，與上焦同位胸膈。經云：上焦如霧。言其氣之氤氳如霧也。又曰：膻中者，臣使之官。言其能分布胸中之氣而下傳也。今以嘔之故而數動其氣，則氤氳變爲急迫上奔，然稍定則仍下布，亦不爲害也。大率痰爲標，氣爲本，治標易而治本則難矣。非治本之難，以往哲從未言其治法，而後人不知所治耳。昌試論之：治氣之源有三。一曰肺氣，肺氣清則周身之氣肅然下行，先生之肺氣則素清也。一曰胃氣，胃氣和則胸中之氣亦易下行，先生之胃氣則素和也。一曰膀胱之氣，膀胱之氣旺則能吸引胸中之氣下行，先生青年善養，膀胱之氣則素旺也。其膻中之氣亂而即治，擾而即恬者，賴此三氣暗爲輸運，是以不覺其累，即謂之無病也。可若三氣反於胸膈之中，其爲緊爲脹，可勝導哉。故未形之病可以不言，而屢動之氣不可不亟反於氤氳，先生但覺爲痰飲所苦，書日嘗鼓呼吸之氣，觸出胸膈之痰，而未知痰不可出，徒傷氣也。蓋夜卧則痰聚於胃，晨起自能嘔出，日間胃之津液四達藏府，即激之出不出耳。然而痰消則氣自順，是必以治痰爲急，而體盛痰不易除。又必以健脾爲先，脾健則新痰不生。其宿痰之在窠囊者，漸漬於胃而上下分消，於是無痰則不嘔，不嘔則氣不亂，氣不亂則曰返於氤氳矣。雖然尚有一喫緊關頭，當並講也。人身胸中空曠如太虛，地氣上則爲雲，必天氣降而爲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意，則知雲行雨施而後清瀆皆盈，水道通決，乾坤有一番新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化而出也。蓋膻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善容，而膻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已先脹，膻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葆腎，腎以膀胱爲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逆奔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名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靜無爲，而膻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膻中之氣下走既捷，則不爲牽引所亂，而胸中曠若太空。昌更曰：氣順則痰不留，即不治痰而痰自運矣。謹論。

胡卣臣先生問曰：痰在膈中，去喉不遠，每早必痛嘔始出者，何耶？曰：道不同也。胸膈之間，重重脂膜遮蔽，渾無空隙，痰從何出？所出者胃中之痰耳。曰：然則膈中之痰不出耶？曰：安得不出？但出之曲耳。蓋膻中之氣，四布於十二經，布於手足六陽經，則其氣從喉吻而上出，布於手足六陰經則其氣從前後二陰而下出。然從下出者無礙，從上出者亦必先下注陽明，始得上越，是以難也。曰：若是則所論膀胱氣化一段，淵乎微矣。但吸引之機權，從不見於經典，豈有所自乎？曰：《內經》有巨陽引精之義，緣無註解，人不能會。巨陽者，太陽膀胱經也。謂膀胱能吸引胸中之氣不行，而胸中之脹自消，此足證也。曰：胸中窠囊之說，確然無疑，不知始終於何因，結於何處，消於何時也。曰：人身之氣，經盛則注於絡，絡盛則注於經。窠囊之來，始於痰聚胃口，嘔時數動胃氣，胃氣動則半從上出於喉，半從內入於絡。胃之(膈)絡(絡)貫(絡)(膈)者也。其氣奔入之急，則冲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入即久，則阻礙氣道，而氣之奔入者復結一囊。如蜂子之營穴，日增一日，故治之甚難。必先去胃中之痰而不嘔不觸，俾胃經之氣，不急奔於絡，轉虛其胃以聽絡中之氣返還於胃，逐漸以藥開導其囊而滌去其痰，則自愈矣。此昌獨得之見，屢試之法也。

《寓意草・與黃我兼世兄書》 尊夫人驚痰堵塞竅隧，肝肺心包絡間，無處不有，三部脈虛軟無力，邪盛正衰，不易開散。有欲用涌劑，稍吐十分之三，誠爲快事。弟細籌之，此法殆不可行。蓋涌法政如兵家刼營之法，安危反掌，原屬險道，況痰迷不過片晌耳。設以涌藥投之，痰纔一動，人即暈去，探之指不得入，咽之氣不能下，藥勢與病勢相扼，轉致連日不甦，將若之何？無已，如丹溪所云，懼吐者，宜消息下之乎？不知竅隧之痰，即導之下行，萬不能導，徒傷脾氣，痰愈窒塞，此法亦不可用也。爲今之計，確以理脾爲先。脾氣者，人身健運之陽氣，如天之有日也。陰凝四塞者，日失其所。痰迷不省者，脾失其權耳。理脾則如烈日當空，片雲纖翳能掩之乎？其次莫如清肺，肺爲將帥之官，氣清則嚴肅下行，氣下行，則痰之藉爲堅城固壘者，方示以瑕，而可用其攻擊之力，所謂攻堅則瑕者亦堅，攻瑕則堅者亦瑕是也。今四末腫麻，氣壅已甚，尤不可不亟亟矣。其理脾之法，須藥餌與食飲相參。白飯香蔬苦茗便爲佳珍，不但滑膩當禁，即粥亦不宜食，以粥飲之，結爲痰飲易易耳。不但雜食當禁，即飲食亦宜少減，以脾氣不用以消穀，轉用之消痰，較藥力萬萬耳。其辛辣酒脯及煎煿日曝之物俱能傷肺，並不宜食。至於用藥，弟自有節次矩矱，日漸輕安，來春方奏全愈也。緣此病人不識治，前賢亦未見高出手眼。弟思之累日，竊以爲要領在是，所以必欲持久者，與金城方

略意同。且先除協從，後殲渠魁，自勢所不易，捷得之事，惟台兄裁酌進敎，毋謂小恙，過矜迂遠不切，幸孔幸孔。

驚痰之來，始於肝膽。冬月水氣歸根，不敢攻治，故但以理脾藥平調，必至春月木旺，纔用四君子湯加龍膽草、蘆薈、代赭石、黃連、青黛等藥爲丸服之，痰迷之症果獲全瘳，此後不發。胡卣臣先生曰：情形方畧，指畫無遺，古名將求其人不可多得也。

《張氏醫通・諸氣門下・痰飲》 石頑治周又韜張使，本燕人，體肥痰盛，善肉善飯而患痰鳴喘嗽年數，食傷恆發，發則六脈遲滑，時見歇止，聲如拽鋸，遍地皆痰。每歲或一二發，或三五發，深秋初冬尤甚。遂用倒倉法。自言肢體皆輕，前證遂不復作。二年後，因不禁牛肉復發，然其勢較前不過十一，是亦不愼口腹所致耳。

內科總部

汗證部

題解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上・虛勞盜汗候》 盜汗者，因睡眠而身體流汗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盜汗候》 盜汗者，眠睡而汗自出也。

《傷寒明理論・自汗》 自汗者，謂不因發散而自然汗出者是也。

《傷寒明理論・盜汗》 盜汗者，謂睡而汗出者也。自汗則不以睡與不睡，自然而出也。及盜汗者，不睡則不能汗出，方其睡也，溱溱然出焉，覺則止而不復出矣。

《證治要訣・盜汗自汗》 眠熟而汗出者，曰盜汗，又名寢汗。不分坐卧而汗者，曰自汗。

《明醫指掌・自汗盜汗及心汗證歌論》 夫自汗者，朝夕汗自出也。盜汗者，睡而出，覺而收，如寇盜然，故以名之。

《醫學綱目・黃疸・黃汗》 黃汗，汗出染衣，黃如柏汁是也。

論說

《素問・生氣通天論》 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略】汗出見濕，乃生痤痱。高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勞汗當風，寒薄爲皺，鬱乃痤。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陷脈爲瘻，留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

《素問・金匱真言論》 故冬不按蹺，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平人脈法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爲之俯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栗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略】以天地爲之陰陽，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略】

《素問・陰陽別論》 陽加於陰謂之汗。

《素問・診要經終論》 帝曰：願聞十二經脈之終奈何？岐伯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瘛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

《素問・脈要精微論》 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其軟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今不復散發也。【略】

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

《素問・平人氣象論》 尺濇脈滑，謂之多汗。

《素問・玉機真藏論》 岐伯曰：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帝曰：其時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

《素問・經脈別論》 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也。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

《素問・藏氣法時論》 肺病者，喘咳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干，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腎病者，腹大脛腫，喘咳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

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素問・宣明五氣》 五藏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涎，腎爲唾，是謂五液。

《素問・熱論》 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略】

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略】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素問・評熱病論》 黄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略】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胕痱然，壅害於言，可刺不？岐伯曰：虚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黄，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咳。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虚。陰虚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

《素問・舉痛論》 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炅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氣耗矣。

《素問・風論》 入房汗出中風，則爲内風。新沐中風，則爲首風。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外在腠理，則爲泄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帝曰：五藏風之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咳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墮，四支不欲動，色薄微黄，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黄。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胕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膜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風日則病少愈。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上漬其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帝曰：善。

《素問・痹論》 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素問・骨空論》 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寫。大風頸項痛，刺風府，風府在上椎。大風汗出，灸譩嘻，譩嘻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譩嘻，譩嘻應手。

《素問・水熱穴論》 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内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爲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所謂玄府者，汗空也。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下中寒，譫妄心痛，寒氣早至，上應辰星。甚則腹大脛腫，喘咳，寢汗出，憎風。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故食歲穀以安其氣，食間穀以去其邪，歲宜以咸、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無使受邪，折其鬱氣，資其化源。

《素問・至真要大論》 濕上甚而熱，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爲故而止。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瘻、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太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痹，引胸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

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澀甚爲嘔血。微澀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痠矣。

《靈樞・經脈》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略】

五陰氣俱絕，則目繫轉，轉則目運，目運者，爲志先死，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矣。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靈樞・營衛生會》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於面，或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氣剽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故命曰漏泄。

《靈樞・熱病》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太淵、大都、太白，寫之則熱去，補之則汗出，汗出太甚，取內踝上橫脈以止之。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者，脈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

《靈樞・決氣》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

《靈樞・五癰津液別》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於分肉之間，聚沫則爲痛。

《靈樞・五變》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爲風腫汗出，或爲消癉，或爲寒熱，或爲留痹，或爲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爲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略】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疏，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曰：腘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致者，腠理疏。此言其渾然者。

《靈樞・五禁》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

《醫旨緒餘・論汗不可純作血看》論汗不可純作血看，當以氣看爲妥。

生生子曰：《靈樞經》云：汗者心之液。又曰：奪汗者無血，奪血者無汗。故今人多認汗爲心血也。愚謂五臟皆有汗，不獨心有之也。《經脈別論篇》曰：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夫汗，不過一氣而已。此氣者，乃五穀之精氣，靜則化而爲血，以養生身。擾則越而爲汗。《易》曰：地氣上而爲雲，天氣下而爲雨。《陰陽應象大論篇》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良以此也。

《類經・疾病類・熱食汗出》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於面，或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何也？飲食入胃，其氣各有所行，如《經脈別論》曰：散精於肝，淫氣於筋，濁氣歸心，淫精於脈之類是也。衛生之道，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有常度也。今有熱飲食者，方入於胃，其氣之留行未定而汗輒外泄，出無方所，是不循衛氣之道也，故以爲問。岐伯曰：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走之，固不得循其道。風爲陽邪，有外熱也。熱食氣悍，因內熱也。熱之所聚，則開發腠理，所以毛蒸理泄而衛氣走之，故不循其常道也。此氣慓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故命曰漏泄。此即熱食之氣也，出不由度，故曰漏泄。慓音飄，急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汗證》經義

《陰陽應象大論》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

《宣明五氣篇》曰：心爲汗。

《陰陽別論》曰：陽加於陰謂之汗。

《評熱病論》曰：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

《決氣篇》曰：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

《骨空論》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大風汗出，灸譆譆，譆譆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

《金匱眞言論》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

《熱論》曰：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痤痱。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鬱乃痤。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陽者，衛外而爲固也。

《評熱病論》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

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

《五變篇》曰：肉不堅，腠理疏，則善病風，厥，漉汗。

《痹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藏氣法時論》曰：肺病者，肩背痛，汗出。腎病者，寢汗出，憎風。

《藏氣法時論》曰：肺病者，肩背痛，汗出。腎病者，寢汗出，憎風。

《陰陽應象大論》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

《脈要精微論》曰：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

《營衛生會篇》曰：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故人有兩死而無兩生。

《脈要精微論》曰：肺脈耎而散者，當病灌汗。

《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陽所至，爲寢汗痙。

《診要經終論》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瘛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

《經脈篇》曰：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論證

汗出一證，有自汗者，有盜汗者。自汗者，濈濈然無時，而動作則益甚。盜汗者，寐中通身汗出，覺來漸收。諸古法云：自汗者屬陽虛，腠理不固，衛氣之所司也，人以衛氣固其表，衛氣不固，則表虛自汗，而津液爲之發泄也，治宜實表補陽。盜汗者屬陰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陽蒸陰分則血熱，血熱則液泄而爲盜汗也，治宜清火補陰。此其大法，固亦不可不知也。然以余觀之，則自汗亦有陰虛，盜汗亦多陽虛也。如遇煩勞大熱之類，最多自汗，故或以飲食之火起於胃，勞倦之火起於脾，酒色之火起於腎，皆能令人自汗，若此者，謂非陽盛陰衰者而何？又若人之寤寐，總由衛氣之出入，衛氣者，陽氣也，人於寐時則衛氣入於陰分，此其時非陽虛於表者而何？所以自汗盜汗亦各有陰陽之證，不得謂自汗必屬陽虛，盜汗必屬陰虛也。然則陰陽有異，何以辨之？曰：但察其有火無火，則或陰或陽，自可見矣。蓋火盛而汗出者，以火爍陰，陰虛可知也；無火而汗出者，以表氣不固，陽虛可知也。知斯二者，則汗出之要無餘義，而治之之法，亦可得其綱領矣。

一、汗由血液，本乎陰也。經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其義可知。然汗發於陰而出於陽，此其根本則由陰中之營氣，而其啓閉則由陽中之衛氣。故凡欲疏汗而不知營衛之盛衰，欲禁汗而不知橐籥之牝牡，亦猶盪舟於陸而駕車於海耳，吾知其不敗不已也。

一、汗證有陰陽，陽汗者，熱汗也；陰汗者，冷汗也。人但知熱能致汗，而不知寒亦致汗。所謂寒者，非曰外寒，正以陽氣內虛，則寒生於中而陰中無陽，陰中無陽，則陰無所主而汗隨氣泄。故凡大驚、大恐、大懼，皆能令人汗出，是皆陽氣頓消，眞元失守之兆。至其甚者，則如病後產後，或大吐大瀉失血之後，必多有汗出者，是豈非氣去而然乎？故經曰：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仲景曰：極寒反汗出，身必冷如冰，是皆陰汗之謂也。故凡治陰汗者，但當察氣虛之微甚，微虛者，略扶正氣，其汗自收；甚虛者，非速救元氣不可，即薑桂附子之屬，必所當用。余別有治按在傷寒門戰汗條中。

汗出不治證

凡汗出不治之證有六：一、汗出而喘甚者不治。二、汗出而脈脫者不治。三、汗出而身痛甚者不治。四、汗出髮潤至顛者不治。五、汗出如油者不治。六、汗出如珠者不治。凡見此類，不得妄爲用藥。

《醫略・汗證》經云：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凡頭汗左屬肝，右屬肺。鼻屬脾，頤屬腎，額屬心，手足屬胃。汪訒菴云：心之所藏爲血，發於外者爲汗，汗者，心之液也。五臟六腑表裏之陽皆心主之，以行其變化，隨其陽氣所在之處而生津，亦隨其火擾之處泄而爲汗。按方書言，自汗屬陽虛，陽爲陰之衛，陽氣虛則衛不固，凡外邪初感，亦多自汗。盜汗屬陰虛，汗者心之陽，寢者腎之陰，陰虛熟睡，衛外之陽乘虛陷入陰中，表液失其固衛，故濈濈然汗出，覺則陽氣復而汗止。大法：挾虛者補之，挾火者瀉之，汗自止矣。

《金匱要略・痙濕暍病脈證治》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一云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一云不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風濕俱去也。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爲宜，愼不可以火攻之。

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

喘者，加麻黃半兩。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

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

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

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以下，溫令微汗，差。

《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 寸口脈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爲腎，弱即爲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黃汗出，故曰歷節。

趺陽脈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

少陰脈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爲風，風血相搏，即疼痛如掣。

盛人脈澀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 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脈經》《千金》云：時盜汗，咳，食已吐其汁。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風水，其脈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皮水，其脈亦浮，外證附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正水，其脈沉遲，外證自喘；石水，其脈自沉，外證腹滿不喘；黃汗，其脈沉遲，身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

脈浮而洪，浮則爲風，洪則爲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爲隱疹，身體爲癢，癢爲泄風，久爲痂癩；氣強則爲水，難以俯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爲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爲黃汗。【略】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痠，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爲風水。惡寒者，此爲極虛發汗得之。渴而下惡寒者，此爲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痹，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爲黃汗。痛在骨節，咳而喘，不渴者，此爲脾脹，其狀如腫，發汗即愈。然諸病此者，渴而不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略】

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腹痛，加芍藥。【略】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

問曰：黃汗之爲病，身體腫，一作重。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柏汁，脈自沉，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耆芍桂酒湯主之。【略】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盜汗出者，此勞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髖馳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此爲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中藏經・論診雜病必死候》 溫病，三四日未汗，脈太疾者，死。

溫病，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略】

熱病七八日，汗當出，反不出，脈絕者，死。

熱病七八日，不汗，躁狂，口舌焦黑，脈反細弱者，死。

熱病，未汗出，而脈大盛者，死。

熱病，汗出而脈未盡，往來轉大者，死。【略】

病厥逆，汗出，脈虛而緩者，死。

《中藏經・察聲色形證決死法》 汗出不流者，死。【略】

肝絕，汗出如水，恐懼不安，伏卧，目直面青者，八日死。又曰即時死。

【略】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上・虛勞盜汗候》盜汗者，因眠睡而身體流汗也。此由陽虛所致。久不已，令人羸瘠枯瘦，心氣不足，亡津液故也。診其脈，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皆爲盜汗脈也。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上・諸大病後虛不足候》大病者，中風、傷寒、熱勞、溫瘧之類是也。此病之後，血氣減耗，臟腑未和，故使虛乏不足。虛乏不足，則經絡受邪，隨其所犯，變成諸病。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上・大病後虛汗候》大病之後，復爲風邪所乘，則陽氣發泄，故令虛汗。汗多亡陽，則津液竭，令人枯瘦也。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上・風虛汗出候》夫人胭肉不牢而無分理，理麤而皮不緻者，腠理疎也。此則易生於風，風入於陽，陽虛則汗出也。若少氣口乾而渴，近衣則身熱如火，臨食則流汗如雨，骨節懈惰，不欲自營，此爲漏風，由醉酒當風所致也。

《諸病源候論・婦人雜病諸候三・汗血候》汗血者，肝心二臟虛故也。肝藏血，而心主血脈，心之液爲汗。肝是木，心是火，母子也。血之行，內在腑臟，外通經絡。勞傷肝心，其血脈虛者，隨液發爲汗而出也。

《諸病源候論・婦人產後病諸候・產後汗出不止候》夫汗由陰氣虛，而陽氣加之，裏虛表實，陽氣獨發於外，故汗出也。血爲陰，產則傷血，是爲陰氣虛也。氣爲陽，其氣實者，陽加於陰，故令汗出而陰氣虛弱不復者，則汗出不止也。凡產後皆血虛，故多汗，因之遇風則變爲痙。縱不成痙，則虛乏短氣，身體柴瘦，脣口乾燥，久變經水斷絕，津液竭故也。

《諸病源候論・婦人產後病諸候・產後汗血候》肝藏血，心主血脈。產則勞損肝心，傷動血氣。血爲陰，陰虛而陽氣乘之，卽令汗血。此爲陰氣大虛，血氣傷動，故因汗血出，乃至斃人。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三・頭身喜汗出候》小兒有血氣未實者，膚腠則疎。若厚衣溫卧，腑臟生熱，蒸發腠理，津液泄越，故令頭身喜汗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三・盜汗候》盜汗者，眠睡而汗自出也。小兒陰陽之氣嫩弱，腠理易開。若將養過溫，因睡卧陰陽氣交，津液發泄，而汗自出也。

《千金翼方・婦人三・盜汗》鯉魚湯　主婦人體虛流汗不止，或眠中盜汗。

竹皮湯　治婦人汗血、吐血、尿血、下血。

吳茱萸湯　治婦人產後虛羸、盜汗、時濇濇惡寒。

豬膏煎　治婦人產後體虛、寒熱自汗出。

《醫心方・汗證》《病源論》云：肝藏血，心之液爲汗。言肝心俱傷於耶，故血從膚腠而出也。

《醫門方》治汗血吐血方：

青竹茹三兩　生地黃五兩　人參一兩　桔梗一兩　芎心一兩　當歸一兩　甘草二兩炙　桂心一兩

右切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甚神效。

《小品方》治吐血、汗血、大小便血，竹茹湯。【略】

治虛汗方

《病源論》云：諸陽主表，在於腠理之間。若陽氣偏虛，則津液發泄，故爲汗。多損們心，心液爲汗故也。《小品方》治汗出如水漿及汗血、衄血、吐血、小便血殆死，都梁香散。【略】

《范汪方》治汗粉藥方：

牡蠣二兩　乾薑二兩　附子一兩炮

凡三物，搗下以藥一合，白粉二合和合，摩汗出處。

《僧深方》治大虛，汗出欲死，若白汗出不止方：

麻黃根二兩

凡一物，以清酒三升，微火煮得一升五合，去滓，盡服之。

《效驗方》治人汗勞不止，麻黃丸。

《錄驗方》治極下汗出作瘡方：

蘗皮三兩　黃連三兩　甘草三兩　米粉四兩

凡四物，治篩成粉，汗出時粉之。

又云：止汗，石膏散。

《陶景本草注》云：麻黃茸及根，夏月雜粉用之。

治風汗方

經云：凡熱者欲汗出爲通氣也，而皮膚緻密不汗出也。風者欲汗不出

爲身疲也，而皮膚疎薄汗出不止。

《范汪方》治風汗出方：

防風一兩　牡蠣一兩　乾薑一兩

凡三物治篩，一升，白粉三升，合攪，以粉之。欲粉特，於銅銚中熬令小溫，良。

《僧深方》治風汗出少氣方：

防風十分，一方三兩　白朮六分一方三分　牡厲三分一方二分

凡三物治篩，以酒服方寸匕，日三

治盜汗方

《病源論》云：盜汗者，目睡眠而身體流汗也，此由陽虛所致。久不已令人羸瘦。

《千金方》牡蠣散　治卧即盜汗頭痛。止汗之驗無出於此，一切泄汗皆愈。

《錄驗方》：止汗，石膏散。

《極要方》療盜汗方：

麻黃三分　牡蠣粉二兩　蒺梨子二兩　熟米粉半兩　白米粉六合

已上爲粉，生絹袋盛，卧汗出，傅之。

《范汪方》治盜汗，麻黃散。

《聖惠方・治傷寒後虛羸盜汗諸方》　夫傷寒差後，體氣羸弱，臟腑猶虛，或每因睡中，偏身汗出，此皆陽氣虛。心氣弱，陽屬於表，主於膚腠開泄，故津液妄行。心主血，心生汗，令心虛不足，故多盜汗。診其脈虛弱微細者，是其候也。

治傷寒後虛羸，盜汗不止，四肢無力，向晚增寒，宜服鼈甲散。

治傷寒後虛羸，夜多盜汗，口乾心躁，宜服杜仲散。

治傷寒後虛羸，日夜汗出不止，心躁口乾，咽喉不利，宜服此方：

黃雌雞一隻，去腸胃，理如食法　肉蓯蓉一兩，酒浸一宿，刮去皺皮，切　麻黃根二兩　牡蠣二兩，燒爲粉

右件藥，先將雞、麻黃根，以水七大盞，煎取汁三大盞，去雞、麻黃根後，卻下蓯蓉、牡蠣，煎取一盞半，去滓，分爲三服，空心午前、夜後、臨卧時服。

治傷寒虛羸，盜汗不止方：

熟乾地黃五兩

右件藥，細剉，以水三大盞，煎至二大盞半，去滓分爲三服，空心午前、夜後、臨卧時服。

又方：　右以朮葉，不限多少，濃煮汁飲之。

又方：

白朮

右細擣爲末，每服，以新汲水調下二錢，日三四服。

又方：　右以韮根四十九莖，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頓服。

又方：

黃耆一兩，剉　牡蠣粉一兩　白朮一兩，剉

右以水三大盞，煎至二盞，去滓，食後溫飲一中盞。

治傷寒後虛羸，盜汗不止，宜用撲身止汗散。

又方：

蛤粉半斤　麻黃根四兩　滑石五兩

右擣細羅爲散，每度，用薄綿裹五兩，撲身體汗止。

《聖惠方・治虛勞盜汗諸方》　夫虛勞盜汗者，因眠睡而身體流汗多也，此由陽虛所致。久不已，則令人羸瘦枯瘁。心氣不足，亡於津液故也。診其脈虛弱細微者，皆爲盜汗之脈也。

治虛勞盜汗，四肢無力，腰腳冷疼，宜服肉蓯蓉散。

治虛勞盜汗，翕翕少氣，四肢無力，腰腳冷疼，宜服黃耆散。

治虛勞盜汗，口乾心煩，不欲飲食，四肢少力，宜取麻黃根散。

治虛勞盜汗，牡蠣散。

治虛勞盜汗，粉身方。

治虛勞盜汗，夜卧心煩口乾，宜服此方：

麻黃一兩　牡蠣一兩，燒爲粉　黃耆二兩，剉　人參一兩，去蘆頭　地骨皮一兩　白龍骨一兩

右件藥，擣粗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治虛勞盜汗，口乾，咽喉不利，心神煩，吃食少，宜服此方：

牡蠣三兩，燒爲粉　黃耆二兩　麻黃根二兩　杜仲二兩，去粗皮，炙微黃，剉　麥門冬三兩，去心焙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清粥飲調下二錢。

治虛勞盜汗，夜卧心煩少睡，宜服白朮散。

治虛勞盜汗，惡風怯寒，宜服澤瀉散。

治虛勞盜汗不止方：

麻黃根二兩半　故敗扇灰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食前，以牛乳調下二錢。

又方：

小麥二合　麻黃根三兩

右件藥，以水三大盞，煎至一盞半，半滓，不計時候，煖服一小盞。

又方：

牡蠣粉二兩　麻黃根二兩　黃耆半兩，剉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聖惠方・治心熱多汗諸方》：夫血脈充塞，榮衛不行，心氣壅實，上焦煩熱，即多汗也。心象於火，其液爲汗。今陽氣發洩妄行，故令汗出也。

治心氣壅熱，手心頭面多汗，胸中煩滿，宜服犀角散。

治心實熱，血脈壅滯，口乾心燥，常多汗出，宜服麥門冬散。

治心臟壅滯，或時煩熱，頻多汗出，宜服地骨皮圓。

治心熱汗出不止，宜服牡蠣散。

《類證活人書・問自汗》傷寒無汗者七證，自汗者九證。太陽傷寒，剛痓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陰易病、冬陽明病皆無汗。凡少陰證無汗，類麻黃湯之證。然類麻黃證，脈陰陽俱緊，少陰脈微細爲異也。又汗出爲陽微，故仲景云：陰不得有汗，脈陰陽俱緊而反汗出爲亡陽，屬少陰也。汗出者九證：衛不和自汗、病人臟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衛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屬桂枝也。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強，故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又云：病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也，以衛氣不共榮氣諧故爾。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傷風自汗、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爲中風，屬桂枝湯。又云：太陽病，項背強幾幾，反汗出惡風，桂枝加葛根湯主之。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不渴者，茯苓甘草湯。雖然，仲景云傷風自汗用桂枝，然桂枝湯難用，須是仔細消息之。假令傷風自汗，若脈浮而弱，設當行桂枝，服湯後無桂枝脈息證候而煩者，即不可再服也。若傷風自汗出而小便數者，切不可與桂枝也。仲景云：太陽病自汗，四肢拘急，難以屈伸。若小便難者，可桂枝湯內加附子服之。若小便數者，愼不可與桂枝附子湯，宜服芍藥甘草湯。若誤行桂枝附子攻表，便咽乾、煩躁、厥逆、嘔吐，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腳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與調胃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譫語。緣芍藥甘草湯主脈浮自汗，小便數者，寸口脈浮爲風，大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小便數，乃汗出，爲津液少，不可誤用桂枝，宜服芍藥甘草補虛退風熱，通治誤服桂枝湯後，病證仍存者。風溫自汗、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屬萎蕤湯。中濕自汗、風濕相搏，關節煩疼，脈沉而細，汗出短氣，小便不利。《難經》云：何以知傷濕得之？然：〔批〕傷，別本作中，一本作風。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濕，故知腎入心爲汗出不可止也。中暑自汗、太陽中熱者，喝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屬白虎湯。陽明病自汗、不惡寒反惡熱，濈濈然汗自出者，屬陽明也。若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五苓散，以汗多胃中燥，豬苓復利其小便故也。故仲景云：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陽明病，其人汗多，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譫語者，屬調胃承氣湯。雖然陽明汗多急下，若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雖硬不可攻之，須自大便導之，宜用蜜煎導法。陽明病，汗出而脈遲，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宜桂枝湯。陽明法多汗，則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亡陽自汗、太陽病發汗多，遂漏不止，其人惡風，當溫其經，宜桂枝加附子湯。傷寒尺寸脈俱緊而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其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汗多不止者，可用溫粉撲之。若汗多不止，必惡風煩躁，不得卧者，先服防風白朮牡蠣湯，次服小建中湯。柔痓自汗、太陽病發熱，脈沉細，搖頭口噤，背反張，汗出而不惡寒者，名柔痓，小續命湯主之也。霍亂自汗。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雖然少陰不得有汗，而少陰亦有反自汗出之證；陰證四肢逆冷，額上及手背冷汗濈濈者，亡陽也。陽明病法多汗，而陽明亦有反無汗之證，不可不察也。

《類證活人書・問頭汗出》病人表實裏虛，玄府不開，則陽氣上出，汗見於頭。凡頭汗出者，五內乾枯，胞中空虛，津液少也，愼不可下，謂之重。〔批〕重，平聲。虛。〔批〕按：頭汗出有數種，皆邪氣所干而然。今言病人表實裏虛，玄府不開，五內乾枯，胞中空虛，津液少所致，皆非也。外有陽脫、陰脫二證，又不言及，何以爲可治不可治之別。然頭汗出者，有數證：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爲半在裏半在

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小柴胡湯主之。傷寒五六日，已汗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表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病人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五苓散、茵蔯湯主之。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心下聚滿，無大熱，頭汗出者。茯苓湯主之。仲景云：傷寒心下聚滿，無大熱，但頭汗出者，此名爲水結在胸脇，以頭汗出，別水結證，小半夏加茯苓湯。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則愈。汗出譫語，有燥屎也，過經乃可下也。下之者早，語言必亂，以表實虛裏故也。下之愈，宜承氣湯主之。

《傷寒明理論・自汗》 傷寒自汗，何以明之？自汗者，謂不因發散而自然汗出者是也。《內經》曰：陽氣衛外而爲固也。衛爲陽，言衛護皮膚，肥實腠理，禁固津液，不得妄泄，汗者干之而出，邪氣干於衛氣，氣不能衛固於外，則皮膚爲之緩，腠理爲之疏，由是而津液妄泄，濈濈然潤，漐漐然出，謂之自汗也。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此衛氣不和，風邪干於衛也；太陽中暍，汗出惡寒，身熱而渴者，暑邪干於衛也；多汗出而濡，此其風濕甚者，濕邪干於衛者也。是知衛氣固護津液，不令妄泄，必爲邪氣干之而出也。風寒暑濕之毒，爲四時之氣，中人則爲傷寒，風與暑濕爲邪，皆令自汗，惟寒邪傷人，獨不汗出，寒傷榮而不傷衛，衛無邪氣所干，則皮腠得以密，津液得以固，是以汗不出也，及其寒漸入裏，傳而爲熱，則亦使自汗出也。蓋熱則榮衛通，腠理開而汗泄矣。然自汗之證，又有表裏之別焉，虛實之異焉。若汗出惡風，及發汗後及微惡寒者，皆表未解也，必待發散而後愈；至於漏不止而惡風，及發汗後惡寒者，又皆表之虛也，必待溫經而後愈。諸如此，皆邪氣在表也。若汗出不惡寒者，此爲表解而裏未和也。經曰：陽明發熱汗出，此爲熱越。又曰：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又非若邪氣在表而汗出之可緩也。傷寒自汗之證爲常也，設或汗出發潤，與其出之如油，或大如貫珠，着身出而不流，皆爲不治之證也。必手足俱周，遍身悉潤，漐漐然一時間許，煩熱已而身涼和，乃爲佳矣。此則陰陽氣和，水升火降，榮衛通流，邪氣出而解者也。《內經》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此之謂也。

《傷寒明理論・盜汗》 傷寒盜汗，何以明之？盜汗者，謂睡而汗出者也。自汗則不以睡與不睡，自然而出也；及盜汗者，不睡則不能汗出，方其睡也，湊湊字疑誤，似應作漐。然出焉，覺則止而不復出矣。雜病盜汗者，責其陽虛也；傷寒盜汗者，非若雜病之虛，是由邪氣在半表半裏使然也。何者？若邪氣一切在表，干於衛則自然汗出也，此則邪氣侵行於裏，外連於表邪，及睡則衛氣行於裏，乘表中陽氣不致，津液得泄，故但睡而汗出，覺則氣散於表，而汗止矣。經曰：微盜汗出，反惡寒者，表未解也。又陽明病，當作裏實，而脈浮者，云必盜汗，是猶有表邪故也。又三陽合病，目合自汗。是知盜汗爲邪氣在半表半裏之間明矣。且自汗有爲之虛者，有爲之實者，其於盜汗之證，非若自汗有實者，悉當和表而已，不可不知也。

《傷寒明理論・頭汗》 傷寒頭汗，何以明之？頭者諸陽之會也，邪搏諸陽，津液上湊，則汗見於頭也。邪熱內蓄，蒸發腠理，遍身汗出者，謂之熱越。若身無汗，則熱不得越，熱蒸於陽，故但頭汗出也。何者？以三陰之經，皆上至頸胸中而還，不循於頭，獨諸陽脈上循於頭爾。經曰：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爲熱不得越而上達者也。又熱入血室，與其虛煩，或陽明被火，及水結胸，皆但頭汗出也，俱是熱鬱於內，而不得越者也。此數者，或吐或下，皆欲除其熱也。或謂頭汗之證，悉屬陽明，而爲裏熱也，而有不屬陽明，屬表者乎？且邪在表者，則無頭汗之證，必也寒濕相搏，與邪氣半在表半在裏者，乃有頭汗也。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及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鞕，脈細者，皆邪氣半在表半在裏，令頭汗出也。濕家但頭汗出，欲得被覆向火者，寒濕相搏，令頭汗出也。茲數者，皆邪氣所干，令頭額自然汗出，又不謂之逆。其小便不利，則惡見頭汗出也；濕家下後，亦惡見頭汗出也。茲二者乃爲頭汗之逆者也。何則？以小便不利而成關格，若頭汗出，陽脫也。經云：關格不通，不得尿，頭無汗者生，有汗者死；濕家下後，若額上汗出而微喘者，亦陽脫也。經云：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小便不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脈經》曰：陽氣上出，汗見於頭者，蓋陽脫也。則知可治而治，知其不可治而不治，皆得十全之工者，在於明辨而審的也。

《傷寒明理論・手足汗》 傷寒手足汗出，何以明之？四肢者，諸陽之本，而胃主四肢，手足汗出者，陽明之證也，陽經邪熱，傳并陽明，則手足爲之

汗出。陽明爲津液之主，病則自汗出。其有自汗出者，有但頭汗出者，有手足汗出者，悉屬陽明也。何以使之然也？若一身自汗出者，謂之熱越，是熱外達者也；但頭汗出者，是熱不得越，而熱氣上達者也；及手足汗出者，爲熱聚於胃，是津液之傍達也。經曰：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必鞕也，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讝語者，下之則愈。由此觀之，手足汗出爲熱聚於胃可知矣。或謂熱聚於胃，而手足爲之汗出；其寒聚於胃，而有手足汗出者乎？經曰：陽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痼痕。即是中寒者也。且熱聚於胃，爲可下之證；其寒聚於胃，爲不可下，又何以明之？要明於此二者，必曰大便初鞕后溏，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是以不可下者也；若大便難讝語者，爲陽明證具，則是可下之證。臨病之際，宜須兩審。

《傷寒明理論・無汗》 傷寒無汗，何以明之？腠理者，津液湊泄之所爲腠，文理縫會之中爲理，津液爲風暑濕氣所干，外湊皮腠者，則爲自汗出。若寒邪中經，腠理致密，津液內滲，則無汗。無汗之由，又有數種：如傷寒在表，及邪行於裏，或水飲內蓄，與亡陽久虛，皆令無汗，其傷寒無汗，則腠理致密也；風中於衛，則腠理開而自汗；寒中於榮，則無汗，謂腠理閉也。經所謂太陽病，惡風無汗而喘，及脈浮緊，無汗發熱；及不汗出而煩躁；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咳，手足厥，苦頭痛；鼻乾不得汗，脈浮無汗而喘；與其剛痙無汗，是數者，皆寒邪在表而無汗者也。其邪氣行於裏無汗者，爲邪氣在表，熏發腠理則汗出；邪氣內傳，不外熏發者則無汗。經所謂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及傷寒發熱無汗，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與夫三陰爲病，不得有汗，是數者，皆邪行於裏而無汗者也。其水飲內蓄而無汗者，爲水飲散而爲津液，津液布滲而爲汗，既水飲內蓄而不行，則津液不足而無汗。經所謂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是津液內滲而無汗者也。其陽虛而無汗者，諸陽爲津液之主，陽虛則津液虛少，故無汗。經所謂脈浮而遲，遲爲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癢；陽明病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之狀，此以久虛故也，皆陽虛而無汗者也。如是者病之常也，又焉得爲異哉？一或當汗而不汗，服湯一劑，病證仍在，至於服三劑而不汗者，死病也。又熱病脈躁盛而不得汗者，黃帝謂陽脈之極也，死。茲二者以無汗爲眞病，詎可與其餘無汗者同日而語也。

《內外傷辨惑論・暑傷胃氣論》 《刺志論》云：氣虛身熱，得之傷暑，熱傷氣故也。《痿論》云：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臟也，令水不能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此濕熱成痿，令人骨乏無力，故治痿獨取陽明。

時當長夏，濕熱大勝，蒸蒸而熾，人感之多四肢困倦，精神短少，懶於動作，胸滿氣促，肢節沉疼；或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心下膨痞，小便黃而少，大便溏而頻，或痢出黃糜，或如泔色；或渴或不渴，不思飲食，自汗體重；或汗少者，血先病而氣不病也。其脈中得洪緩，若濕氣相搏，必加之以遲，遲病雖互換少差，其天暑濕令則一也。宜以清燥之劑治之，名之曰清暑益氣主之。

《內經》云：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炅則氣泄，今暑邪干衛，故身熱自汗。以黃耆、人參、甘草補中益氣爲君；甘草、橘皮、當歸身甘辛微溫，養胃氣，和血脈爲臣。蒼朮、白朮、澤瀉滲利除濕。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熱，又以風勝濕也。濕勝則食不消而作痞滿，故炒麴甘辛、青皮辛溫，消食快氣。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故以黃蘗苦辛寒，借甘味瀉熱補水虛者滋其化源。以五味子、麥門冬酸甘微寒，救天暑之傷庚金爲佐也。

此病皆因飲食失節，勞倦所傷，日漸因循，損其脾胃，乘暑天而作病也。如汗大泄者，津脫也，急止之，加五味子十枚，炒黃蘗五分，知母三分，此按而收之也。

如濕熱乘其腎肝，行步不正，腳膝痿弱，兩足欹側，已中痿邪，加酒洗黃蘗、知母，已上各五分，令兩足湧出氣力矣。

如大便澀滯，隔一二日不見者，致食少，乃血中伏火而不得潤也，加當歸身、生地黃，已上各五分，桃仁泥、麻仁泥，已上各一錢以潤之。

生脈散。

夫脾胃虛弱之人，遇六七月霖雨，諸物皆潤，人汗沾衣，身重短氣，更逢濕旺助熱爲邪，西北二方寒清絕矣，人重感之，則骨乏無力，其形如夢寐間，朦朦如煙霧中，不知身所有也。聖人立法，夏月宜補者，補天眞元氣，非補熱火也，夏食寒者是也。故以人參之甘補氣，麥門冬苦寒瀉熱補水之源，五味

子之酸清肅燥金，名曰生脈散。孫眞人云：五月常服五味子以補五臟之氣。亦此意也。

《脾胃論・陽明病濕勝自汗論》 或曰：濕之與汗，陰乎陽乎？曰：西南坤土也，脾胃也，人之汗，猶天地之雨也。陰滋其濕，則爲霧露爲雨也。陰濕寒，下行之地氣也。汗多則亡陽，陽去則陰勝也，甚爲寒中。濕勝則音聲如從瓮中出，濕若中水也。相家有說，土音如居深瓮中，言其壅也，遠也，不出也，其爲濕審矣。又知此二者，一爲陰寒也。《內經》曰：氣虛則外寒，雖見熱中，蒸蒸爲汗，終傳大寒。知始爲熱中，表虛亡陽，不任外寒，終傳寒中，多成痹寒矣。色以候天，脈以候地。形者，乃候地之陰陽也，故以脈氣候之，皆有形無形可見者也。

調衛湯　治濕勝自汗，補衛氣虛弱，表虛不任外寒。

《蘭室秘藏・陰痿陰汗門・陰痿陰汗及臊臭論》 清震湯　治小便溺黃，臊臭淋瀝，兩丸如冰，陰汗浸多。

固眞湯　一名正元湯　治兩丸冷，前陰痿弱。陰汗如水，小便後有餘滴。尻臀並前陰冷，惡寒而喜熱，膝下亦冷。

清魂湯　一名柴胡勝濕湯　治兩外腎冷，兩髀陰汗，前陰痿，陰囊濕癢臊氣。

椒粉散　治前陰兩丸濕癢痛，秋冬甚，夏月減。

補肝湯　治前陰冰冷並陰汗，兩腳痿弱無力。

溫腎湯　治面色痿黃，身黃，腳痿弱無力，陰汗。

《蘭室秘藏・自汗門・自汗論》

中風證必自汗，不得重發其汗。

清燥湯　治六月七月間，濕令大行，子能令母實而熱旺，濕熱相合，必刑庚大腸，寒冷以救之。燥金受濕熱之邪，絕寒水生化之源，源絕則腎虧，痿厥之病大作，腰已下痿輭，癱瘓不能動，行步不正。兩足欹側，此藥主之。

當歸六黃湯　治盜汗之聖藥也。

紅豆散　治頭重如山，此濕氣在頭也。

活血通經湯　靈壽縣董監軍，癸卯冬大雪時，因事到眞定，忽覺有風氣暴至。診候得六脈俱弦甚，按之洪實有力。其證手攣急，大便秘澀，面赤熱，此風寒始至，加於身也。四肢者，脾也，以風寒之邪傷之，則搐急攣痹，廼風淫末疾，而寒在外也。《內經》曰：寒則筋攣。正謂此也。本人素飲酒，內有實熱，乘於腸胃之間，故大便秘澀，而面赤熱。內則手、足陽明受邪，外則足太陰脾經受風之邪。用桂枝、甘草以卻其寒邪，而緩其急搐。又以黃蘗之苦寒滑，以瀉實而潤燥，急救腎水。用升麻、葛根以升陽氣，行手、足陽明之經，不令遏絕。更以桂枝辛熱，入手陽明之經爲引用，潤燥。復以芍藥、甘草，專補脾氣，使不受風寒之邪，而退木邪，專益肺金也。加人參以補元氣，爲之輔佐；加當歸身去裏急，而和血潤燥。此藥主之。

瀉榮湯　治癘風，滿面連頸極癢不任，眉毛脫落，先砭其處，令惡氣消盡，後服此藥。

人參益氣湯　治兩手指麻木，四肢困倦，怠惰嗜卧，廼熱傷元氣也。

導氣湯　治兩腿麻木沉重。

補中湯　治面黃，汗多，目赤，四肢沉重，減食，腹中時時痛，咳嗽，兩手寸脈短，右手脈弦細兼澀，關脈虛。

麻黃蒼朮湯　治秋冬每夜五更嗽，連聲不絕，廼至天曉，日高方緩。口苦，兩脇下痛，心下痞悶，卧而多驚。筋變，肢節疼痛。痰唾涎沫，日晚神昏呵欠，不進飲食。

上清湯　清利頭目，寬快胸膈。

朮桂湯　一名麻黃蒼朮湯　治寒濕所客，身體沉重，胃脘痛，面色痿黃。

正氣湯　治盜汗。

趁痛丸　治打撲閃損，腰痛不可忍。

退熱湯　治表中虛熱，或遇夜則甚。

解表升麻湯　治遍身壯熱，骨節疼痛。

天麻黃芪湯　治表有風證，因連日醉飲，其證復來，右口角並眼頗有側視，及左手、左腳腿麻木疼痛。

健步丸　治膝中無力，伸而不得屈，屈而不能伸，腰背腿腳沉重，行步艱難。

白朮除濕湯　治午後發熱，背惡風，四肢沉困，小便或多或少，黃色。此藥又治汗後發熱。

加味四君子湯　治久瘧，熱多寒少不止。

瀉血湯　治發熱晝少而夜多，太陽經中尤甚。晝病則在氣，夜病則在血，是足太陽膀胱血中浮熱，微有氣也。既病人大小便如常，知邪氣不在臟

腑，是無裏證也；外無惡寒，知邪氣不在表也。有時而發，有時而止，知邪氣不在表不在裏，知在經絡也。夜發多而晝發少，是邪氣下陷之深也。此雜證，當從熱入血室而論之。

洗面藥　治面有黑黯，或生瘡，或生痤痱及粉刺之類。並去皮膚燥癢，去垢膩，潤澤肌膚。

瑩肌如玉散。

面油摩風膏。

《直指方・虛汗》　虛汗方論

汗者，表虛而津液爲之發泄也。夫人以衛氣固其表，衛氣所以溫肌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衛氣一虛，則肌肉不溫，皮膚不充，腠理不肥，而開闔失其司耳。或昏或醒，浸浸而出者，曰自汗。睡困則出，醒而復收者，曰盜汗。若風、若暑、若濕，邪氣與衛氣相干，以至喜怒驚恐，嗜慾勞傷，皆能致之。表虛者，與之黃耆、芍藥、官桂之劑；邪氣相襲者，與之微微解散之劑；驚恐勞傷者，養心補腎之劑。獨不可調理之乎？然而人之一身，負陰抱陽，平則寧，偏則病。陰虛陽必湊，故發熱，汗出如水，熱而涌；陽虛陰必乘，故發厥，汗出如水，溢而流，要之。汗者，血之異名。陽主氣，氣爲衛，陰主血，血爲榮，氣血二者俱不可一日餒矣。抑余聞之，汗出髮潤，一不治也；汗出如油，二不治也；汗凝如珠，三不治也。君子見幾辯之，不可不早。

虛汗證治

建中湯　治表虛自汗。

本方加黃耆壹兩，名黃耆建中湯，治虛勞自汗；加當歸壹兩，名當歸建中湯，治婦人血虛自汗。其自汗漏不止者加桂半兩，熟附子半箇，名桂枝附子湯，每服肆錢，薑柒片，棗貳枚，空心煎服。

黃耆六一湯加白朮、芍藥　治諸虛自汗。

當歸散　治虛汗盜汗。

朮芩湯　治虛汗盜汗。

牡礪散　治諸虛體常自汗，驚惕不寧。

龍膽散　治盜汗有熱。

防風散　治盜汗。

溫粉止汗法：

川芎　白芷　白朮　藁本等分

右爲末，每藥末一兩入米粉三分，夾和撲身。無藁本，亦得。

附諸方

香附湯《濟生方》　治氣虛陽弱，虛汗不止，肢躰倦怠。

大補黃耆湯　治自汗，虛弱之人可服。

防己黃耆湯　治風濕相搏，時自汗出。

加味建中湯　治諸虛自汗。

當歸六黃湯《聖惠方》　治盜汗之聖藥也

一方：治盜汗。

白朮參兩　茯苓貳兩

右㕮咀，每服一兩，水一盞，生薑三片，棗一枚，煎八分，去滓，溫服，食前。

一方《百一選方》　治脾虛盜汗。

人參　當歸各等分

右二味等分，每服秤伍錢，先用豬心一枚，破作數片，幷心內血煎湯，澄清汁煎，煎藥服。

《衛生寶鑑・補遺・多汗》　陽證　身微熱，表虛，汗出不已。或因醫者發汗，以致表虛。脈不實。治用王海藏黃芪湯。

陰證　身涼，額上手背有冷汗。治用四逆湯加人參。

《世醫得效方・自汗》　風證

桂枝湯　治傷風，脈浮，自汗，惡風。

暑證

五苓散、消暑圓、卻暑散　治傷暑自汗。

濕證

朮附湯　治傷濕自汗。

防己黃耆湯　治同上。

體虛

牡蠣散　治諸虛不足，及新病暴虛，津液不固，體常自汗，夜卧卽甚，久而不止，羸瘠枯瘦，心忪，驚惕，短氣，煩倦。

黃耆湯　治喜怒驚恐，房室虛勞，致陰陽偏虛，或發厥自汗，或盜汗不

止，悉宜服之。

撫芎湯　治自汗頭眩，痰逆惡心。

防風散　治盜汗

白朮散　治盜汗極驗。

茯苓湯　治虛汗、盜汗。

大建中湯　治虛熱盜汗，百節痠疼，腰痛，肢體倦怠，日漸羸弱，口苦舌澀，心怔，短氣。氣弱，加炮附子二兩。腰痛筋急，加去粗皮官桂一兩。

止汗溫粉。

止汗紅粉。

虛脫

正元散　治下虛手冷自汗。

三建湯　治眞氣不足，上盛下虛，面赤自汗，小便頻數。

耆附湯、桂附湯　治氣虛陽弱，虛汗不止，四體倦怠。

虛勞

麥煎散　治榮衛不調，夜多盜汗，四肢煩疼，飲食進退，肌瘦面黃。如久患後亦宜服此。以退其勞倦，調理經絡。

青蒿散　治虛勞，盜汗，骨蒸，咳嗽，胸滿，皮毛乾枯，四肢懈惰，骨節疼痛，心腹驚悸，咽燥唇焦，頰赤煩躁，涕唾腥臭，困倦少力，肌體潮熱，飲食減少，日漸瘦弱。

陰汗

大蒜圓　治陰汗濕癢。

青蛾圓　每服五十圓，酒服大效。

《世醫得效方・盜汗》　白朮散、安神圓、小驚圓　牡蠣、麻黃根煎湯下。

又方：　治心腧汗，大人小兒皆有之，大人乃心血溢盛，面常發赤者是也。小兒因驚得之。有人常有盜汗不止，氣弱體羸，久醫不可，乃心血溢盛爲汗，非虛也。宜用藥收斂心血。

川當歸　人參各半兩

右剉散，用豬心一個，可切三片，藥亦分三服，每服水一碗，豬心一片煎服。

黃耆建中湯　治盜汗，入米糖煎服，效。

牡蠣散　治血虛自汗，或病後暴虛，津液不固自汗，夜卧愈甚，久不止則枯瘦，短氣煩倦。

奇方：　治腳汗，白礬、乾葛爲散，煎水洗，效。

又方：　治睡中汗出，酸棗仁、人參、茯苓爲細末，米飲下半錢。

《丹溪手鏡・自汗》　風邪干衛，自汗表虛，脈浮而無力，桂枝和之。

暑邪干衛，中暍自汗，惡寒身熱而渴，脈虛，自虎主之。

濕邪干衛，多汗而厥，脈濡沉，此其風濕甚者，白虎加蒼朮。

風濕自汗，脈弦，宜萎蕤湯，徹其熱也。

寒漸入裏，傳而爲熱，亦使自汗。

已上皆表邪未解也。

漏不止而惡風自汗亡陽，脈沉細，宜桂附湯溫經，此表之虛也。

陽明發熱，其汗如雨，則胃汁內乾，急下之，下遲津液內涸，黑斑而死。

自汗脈沉數有力，宜下之。

柔痙自汗，脈沉，宜小續命，散其風邪。

霍亂自汗，脈細緊，宜四逆回陽也。

少陰病反自汗，脈沉細，宜四逆湯，補其腎也。

不治証

汗出髮潤及如油，或大如貫珠，著身出而不流者死。

發濕溫汗，名曰重喝死。乃人素有濕，因而中暑，暑溫相搏。

自汗屬太陰脾經，脾之眞氣隨汗而泄，復以熱藥汗之，兩熱相攻，熱旺脾脫，口不能言，而耳聾身不知痛，身青面變而死，有白虎加蒼朮，救其在表裏者，可保十死一生。

《丹溪手鏡・盜汗》　睡中出，曰盜汗。

盜汗，邪氣在半表半裏也。

睡則衛氣行於裏，乘表中陽氣不密，故自汗，覺則氣散於表，故汗止。

《丹溪手鏡・頭汗》　頭汗，邪熱內畜不得越，蒸於陽經，且頭汗爲裏虛表實，玄府不開則陽氣上蒸於頭。頭汗則五藏枯乾，心包絡中空虛，至此則津液竭也，切勿下之，下之則腸胃眞氣大泄，津液外亡，故曰重虛，凡頭汗忌下。

一表也，頭汗，往來寒熱，宜柴胡桂枝乾薑湯。

一半表半裏，頭汗，名曰陽微結則陽氣衰而腸胃燥，大便秘結矣，宜小柴胡，次與脾約丸潤之。

又有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嘔而渴，但頭汗，往來寒熱，及微惡寒，手足冷，大便鞕，脈細，亦是也。

一裏也，頭汗，名曰純陰結，不熱但煩渴，便秘不通，宜大柴胡下之，不熱者，熱在內。

熱入血室，頭汗，讝語，宜小柴胡加生地黃。

瘧熱在裏，渴而小便不利，發黃，頭汗，宜茵陳五苓散。【略】

水結胸，頭汗，心下緊滿，宜小半夏加茯苓。

寒濕相搏，頭汗，欲得被覆向火。

不治証

小便不利，頭汗者死。陽脫也。

濕家誤下，額上汗，微喘者死。陽脫也。

《雜病治例・自汗》 氣虛、濕熱、陽虛。

助陽　參朮中佐以桂枝，甚者附子。

下　火氣上蒸於胃作汗者，涼膈散。

補　心虛者，礞粉丸補之。

撲斂　牡蠣、麥皮、麻黃根、藁本、糯米、防風、白芷，爲末，周身撲之。

封臍　何首烏末，津調封之。

消導　脾胃有食積，熱而自汗，須導之，脾積丸。

《雜病治例・盜汗》 血虛、陰虛。小兒不須治。

涼血補血　生地、當歸、黃芪、黃連、黃栢、黃芩、甘草、麻黃根、浮麥。

實脾斂肌　白朮四兩，用黃芪、牡蠣、麥，各分一兩，炒過，只用朮，爲末，每服三二錢。

補　文蛤末，爲丸，湯下二十粒。

劫　何首烏爲末，唾調，安臍內。

《傷寒治例・自汗》 自汗多主衛，此衛氣不和，兼熱邪所干也。太陽中喝，汗出惡寒，身熱而渴。汗出而濡，風濕自甚，皆邪干於衛氣，氣不能固於外，皮膚爲之疏，而津液妄泄，濈濈潤潤然出也。表虛汗後惡寒。表未解，惡風微惡寒。裏未和，汗出不惡寒，熱越，陽明發熱。

解肌　桂枝湯。

滲洩　渴者，五苓散。

補　自汗而小便數者，不可與桂枝，宜芍藥甘草二物，或小建中諸方加芪名黃芪建中湯。

和解　柴胡加桂湯。

溫經　發汗多，遂漏不止，曰漏風亡陽，桂枝附子湯。表虛未解，桂枝湯。四逆厥有汗，四逆湯。

疏風　太陽病熱，脈沉細，搖頭口噤，背反汗出，不惡寒，名柔痓，中風也，宜小續命湯。汗多亡陽，惡風煩躁，先與防風白朮牡蠣湯。汗止，次服小建中湯。

下　裏未和，熱越，故下之。纔覺汗多，未至津液乾，速下之，則爲捷徑，免致用蜜導也。

從治　吐利止後，汗而厥，脈微欲絕，通脈四逆。

清暑　暑邪干衛，非傷寒比。

流濕潤燥　多汗而濡，此其風濕甚，濕邪干於衛也。

撲法。

蜜導　陽明自汗，小便利，爲津液內竭，雖硬不可攻。

《傷寒治例・盜汗》 睡而汗出，覺而則止方是，非若雜證，邪在半表裏使然也。

解肌　出而微惡寒，小柴胡加桂湯。

和解。

下　素有積，或熱在內，脈實。

撲法　白朮、白芷、藁本、川芎各一兩，米粉一兩半，爲末，周身撲之。

《傷寒治例・頭汗》 邪搏諸陽，津液上湊，則汗見於頭也。瘧熱在裏，身必發黃，小便不利，引水。熱入血室，陽明被火，水結胸中，寒濕相搏，邪在半表裏。

和解　頭汗惡寒，小柴胡加桂。汗不止者，難治。若汗下後，胸滿微結，如往來寒熱，手足冷，心下滿，脈細，惡寒，小便不利，此皆頭汗之逆者。小便不利而成關格，陽脫也。喘者亦然。

下　瘧熱在裏。

《傷寒治例・手足汗》 熱聚於胃，是津液傍達也。有陽明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濈然汗出，此欲作痼痕，即是中寒也。

下　胃熱可下。

溫　寒聚於胃，爲不可下，當溫之。

《傷寒治例・無汗》 寒邪傷人，獨不汗出，寒傷榮，而不傷衛，衛無邪氣所干，則皮腠得以密，津液得以固，是以汗不出也。及其傳變裏爲熱，則亦使自汗，蓋熱則榮衛通。服三劑無汗，熱病，脈躁盛而不得汗，經謂陽脈之極也，主死。

助陽　熟附配麻黃，發中有補，出趙氏《釋疑》。乾薑配生附，補中有發。無汗而解者，屬少陽也。戰而汗解者，太陽也。不戰汗解者，陽明也。

《衛生易簡方・自汗》 治諸虛不足及大病後體虛常自汗　用黃芪、麻黃根、牡蠣米泔浸，火煅赤，等分。每服三錢，水一盞，小麥百餘粒，煎八分，不拘時服。

治盜汗　用麥麵作丸子，淡煮，臨卧吃少許，空心服妙香散。

又方：　用浮麥一抄煎湯，調防風末二錢服，或用牡蠣散。

又方：　用椒目微炒，爲末。每服半錢匕，以豬上唇煎湯一合調，臨卧服，無不效。蓋椒能行水，及治水蠱。

又方：　用豉一升微炒，酒三升，漬三日取汁，冷暖任服，三兩劑即止。

又方：　用五倍子末以唾調，填滿臍中縛定，一宿即止。

治自汗頭眩，痰逆惡心　用撫芎、白朮各炒，橘紅各一兩，甘草炙半兩。每服四錢，水一盞，薑七片，煎八分，溫服。

治氣虛陽弱，虛汗不止，肢體怠倦　用黃芪蜜炙、附子炮去皮臍等分，剉細。每服四錢，水一盞，薑十片，煎八分，食前溫服。

治盜汗幷陰汗出不已　用牡蠣生爲末。摻有汗處，不過三次即止。

治夜汗不止　用黃芪、白朮、防風等分。每服五七錢，水盞半，煎七分，溫服。惡寒加桂枝。

《證治要訣・盜汗自汗》 眠熟而汗出者，曰盜汗，又名寢汗；不分坐卧而汗者，曰自汗。傷風、傷暑、傷寒、傷濕、痰嗽等自汗，各載本門。其無病而常自汗出，與病後多汗，皆屬表虛，衛氣不固，榮血漏泄，宜黃耆建中湯加浮麥少許，並黃耆六一湯，或玉屏風散。或身溫如常，而汗出冷者，或身體冷而汗亦冷，別無他病，並屬本證。

有痰證冷汗自出者，宜七氣湯。有氣不順而自汗不止，須理氣，使榮衛調和，小建中湯加木香。

有病後多汗，服正元散諸重補劑不愈，惟八珍散宜之。

有別處無汗，獨心孔一片有汗，思慮多則汗亦多，病在用心，宜養心血，只宜一條用藥，仍以艾湯調茯苓末服之，名曰心汗。青桑第二葉，焙乾研末，空心，米飲湯調下，最治盜汗。

若陰汗，惟蜜陀僧和蛇床子研末，撲之立止。

若服藥汗仍出者，小建中湯加熟附子一錢，不去皮；或正元飲，仍以溫粉撲之。大汗不止，宜於諸藥入煅牡蠣粉一分，幷香硃砂丹，或茸硃丹。

常自汗出，經年累月者，多用黑錫丹。久病及大病新愈汗出者，亦可用此。若不宜熱補，須交濟其陰陽自愈，當以靈砂丹主之。凡此皆非爲他病而止病於汗者設，非謂有兼病者也。

若服諸藥欲止汗固表，而並無效驗，藥愈熱而汗愈不收，可只理心血。蓋汗乃心之液，心無所養，不能攝血，故溢而爲汗，宜用大黃耆湯加炒酸棗仁半錢；有微熱者，更加炒石斛半錢，兼下靈砂丹。

汗出如膠之粘，如珠之凝，及淋漓如雨，揩拭不逮者，難治。漏風，額汗出，諸中門中風證。

應汗多而發虛熱者，不當泥於熱，宜用收斂之劑。汗出而有邪熱者，其人若不渴，小柴胡湯加桂枝半錢，最良。

治心虛多汗不睡，猪豬心一個，破開帶血，用人參二兩，當歸二兩，裝入心中，煮熟，去二味藥，止吃豬心，不滿三四日，其病即愈。

《丹溪心法・盜汗》 盜汗屬血虛、陰虛，小兒不須治。忌用生薑。東垣有方，用當歸六黃湯甚效，但藥性寒，人虛者，只用黃耆六一湯。盜汗發熱，因陰虛，用四物加黃柏，兼氣虛，加人參、黃耆、白朮。

戴云：　盜汗者，謂睡而汗出也，不睡則不能汗出，方其睡熟也，溱溱然出焉，覺則止而不復出矣，非若自汗而自出也。雜病盜汗，責其陽虛，與傷寒盜汗非比之，亦是心虛所致，宜斂心氣，益腎水，使陰陽調和，水火升降，其汗自止。

附方

當歸六黃湯　治盜汗之神劑。

黃耆六一湯。

又方：白朮四兩，分作四分，一分用黃耆同炒，一分用牡蠣同炒，一分用麪皮同炒。右各微炒黃色，去餘藥，只用白朮，研細，每服三錢，粟米湯調下，盡四兩妙。

正氣湯　治盜汗。

《丹溪心法・自汗》　自汗屬氣虛、血虛、濕、陽虛、痰。東垣有法有方，人參、黃耆，少佐桂枝。陽虛附子亦可少用，須小便煮。火氣上蒸胃中之濕亦能汗，涼膈散主之。痰證亦有汗。自汗大忌生薑，以其開腠理故也。

附方

玉屏風散　治自汗。

大補黃耆湯　治自汗，虛弱之人可服。

調衛湯　治濕勝自汗，補衛氣虛弱，表虛不任風寒。

溫粉。

又方：何首烏末，津調封臍妙。

黃耆建中湯。

涼膈散。

麥煎散　治榮衛不調，夜多盜汗，四肢煩疼，肌肉消瘦。

《醫學正傳・汗證》　論

《內經》曰：心之液爲汗。《原病式》曰：心熱則出汗。東垣曰：西南，坤土也，在人則爲脾胃，夫人之汗，猶天地之雨，陰滋其濕，則爲霧露爲雨也。據《內經》獨主於心，而東垣又指脾胃而言，何也？蓋心爲君火主熱，脾胃屬土主濕，濕熱相搏爲汗明矣。亦如地之濕氣，爲云霧而上升，其天氣若不下降，則不能成霖雨也。又如甑中燒酒，若非湯火蒸淘，則不能成汁液也。夫各臟皆能令人出汗，獨心與脾胃主濕熱，乃總司耳。故《內經》又曰：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若夫自汗與盜汗者，病似而實不同也。其自汗者，無時而濈濈然出，動則爲甚，屬陽虛，胃氣之所司也。盜汗者，寐中而通身如浴，覺來方知，屬陰虛，營血之所主也。大抵自汗宜補陽調衛，盜汗宜補陰降火。大法：心虛冷汗自出者，理宜補肝，益火之原，以消陰翳也。陰虛火炎者，法當補腎，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醫者宜詳辨之，毋錯。

脈法

脈大而虛、浮而濡者汗。在寸爲自汗，在尺爲盜汗。

傷寒，脈陰陽俱緊，當無汗。若自汗者曰亡陽，不治。

方法

丹溪曰：自汗，屬氣虛，屬濕與熱。盜汗，屬血與陰虛。

火氣上蒸胃中之濕，亦能作汗，涼膈散主之。

治自汗，用人參、黃芪，少佐以桂枝。陽虛者，附子亦可用。

痰病亦有汗者。

麥煎湯東垣　治諸虛不足，及新病暴虛，津液虧欠，體常自汗，夜卧則甚，久而不止，體瘦，心忪驚惕，短氣疲倦。

調衛湯東垣　治濕勝自汗，補衛氣虛弱，表虛不任風寒證。

當歸六黃湯河間　盜汗之聖藥也。

黃芪建中湯活人　治自汗及盜汗皆效。或加浮小麥一撮，尤妙。

四製白朮散　治盜汗。

正氣湯東垣　治盜汗。

白朮散東垣　治飲酒中風多汗，食即汗出如油漏，久不治必成消渴。

《丹溪活套》云：仲景桂枝湯，治外感風邪自汗之聖藥也。黃芪建中湯，治外感挾氣虛自汗之劑也。東垣補中益氣湯，治傷寒氣虛自汗之妙劑也。甚者六脈浮軟而虛，本方加附子以治陽虛，其效如皷應桴。如左寸脈浮洪而自汗者，心火炎也，本方倍參、芪，加麥門冬、五味子、黃連各五分。如左關脈浮弦而自汗者，挾風邪也，本方加桂枝、芍藥各五分。若不陰虛，只有桂枝湯可用也。右關脈浮洪無力而自汗者，只宜本方倍參、芪而自愈。右尺脈洪數無力而自汗或盜汗者，相火挾君火之勢而剋伐肺金也，本方加黃連、黃芩、黃柏各五分，只用當歸六黃湯。左尺脈浮洪無力而自汗者，水虧火盛也，本方加知母、黃柏各五分，熟地黃一錢，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凡內傷及一切虛損之證自汗不休者，總用補中益氣湯，少加附子、麻黃根、浮小麥，其效捷如影響。但升麻柴胡俱用蜜水製炒，以殺其升發勇悍之性，又欲其引參、

芪等藥至肌表，故不可缺也。凡上所云，皆指內傷虛損自汗之證，故皆以補中益氣湯爲主治之藥也。

《明醫指掌・自汗盜汗及心汗症歌論》 表虛血弱汗成流，濕症淋漓不肯休。痰症津津常浹背，亡陽氣脫汗如油。陰虛盜汗兼無血，熟睡沾衾覺即收。心汗蓋緣思慮得，圓圓一片在心頭。

夫自汗者，朝夕汗自出也。盜汗者，睡而出，覺而收，如寇盜然，故以名之，陰虛火盛也。然心之所藏，在內爲血，發出爲汗，故汗爲心液，所以自汗之症，未有不由心虛而動之也。亦有陽虛氣弱自汗者，此衛氣不能固斂也。有濕盛自汗者，有表虛自汗者，有痰症自汗者，有火氣上熏，胃中濕而自汗者，種種不同，各因其症而治之。盜汗由陰虛血弱，當補陰降火，益氣自愈。若別處無汗，獨心孔一片有汗者，名曰心汗，由思慮多而得，故其病在心。治之宜養心血而汗自止矣。

陽虛自汗　陽虛則腠理疎自汗者，黃花健中湯，外用溫粉撲。

濕勝自汗　濕勝自汗者，調衛湯。風濕，防己黃耆湯。

表虛自汗　表虛自汗惡寒者，桂枝湯以實其表，外以溫粉撲。

虛火自汗　自汗不止，玉屏風散。火盛者，涼膈散。

痰症自汗　痰症自汗，二陳湯加貝母、白朮、海粉、黃花、牛膽、南星。

虛，黃芪湯。

盜汗　盜汗屬陰虛，血虛，當歸六黃湯。血虛，無大熱，盜汗，黃芪六一湯。盜汗發熱，因陰虛者，四物湯加黃栢、知母，氣虛，加參、花、白朮。盜汗不止者，四炒白朮、正氣湯、麥煎散。

心汗　心汗者，獨心孔有汗，思慮多致也。以艾煎湯調茯苓末一錢服。又，用青桑焙乾末之，空心米飲下。

《醫學綱目・心小腸部・汗・自汗》 《素》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加於陰謂之汗。《陰陽別論》：陽氣入內，加於陰氣也。凡傷寒始病，脈浮，至汗出則沉入內，加於陰也。

垣　表虛自汗，秋冬用桂枝，春夏用黃芪，能治虛勞自汗。脈證有寒者亦用桂枝，無寒者用黃芪。

無　牡蠣散　治諸虛不足，及新病暴虛，津液不固，體常自汗。許學士方亦治盜汗不止。

垣　周衛湯　治濕勝自汗，補衛氣虛弱，表虛不任外寒。

丹　人參、黃芪少佐桂枝湯，甚者附子亦可用。

嚴　芪附湯　治氣虛陽弱，虛汗不止，肢體倦怠。

《本》　補精氣，止肝邪，平補五臟虛羸，六腑怯弱，充肌膚，進飲食。人參丸。

《平人氣象論》云：尺濇脈滑，謂之多汗。王註謂尺膚濇，而尺脈滑也。膚濇者，榮血內涸。又《針經》云：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脫。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按此二經論自汗多而血涸津脫者，其治法乃東垣正陽湯，用炒黃柏、知母及當歸六黃湯之類是也。汗，以臟腑言之，皆屬心。經云：心爲汗。《難》云：腎邪入心，爲汗出不可止者是也。

垣　或問濕之與汗，陰乎？陽乎？予應之曰：西南坤土也，在人則爲脾胃。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濕主淋淫，驟注者，濕勝也，陰滋其濕，爲露爲雨，此陰寒隔熱火也。隔者，解也。陰濕寒下行，地之氣也。仲景云：汗多則亡陽，陽去則陰勝也。重虛則表陽虛極矣，甚爲寒中濕勝，則音聲如從甕中出，若中水也。相家有言，土音如居深甕裏，言其壅也，遠也，不出也，其爲濕也審矣。又知此二者，亦爲陰寒。《內經》云：氣虛則外寒，雖見熱中，蒸蒸爲汗，終傳大寒。知始爲熱中者，表虛無陽，不任外寒，終傳爲寒中者，多成痹寒矣。夫色以候天，脈以候地。形者，乃候地之陰陽也。故以脈氣候之，皆有形之可見者也。

丹　痰症亦有汗。火氣上蒸，胃中之濕，亦能作汗，可用涼膈散。

《素》　帝曰：有病身熱懈惰，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飯。

河　白朮散　治飲酒中風，汗多不可單衣，食則汗出如洗，久不治，必爲消渴症。

酒風，一名漏風。經云：飲酒中風，則爲漏風。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喘息惡風，衣裳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此卽酒風同治也。凡五臟風，皆自汗惡風。

動而汗出，有虛者，有熱者。

垣　安胃湯　治因飲食汗出，日久心中虛風，虛邪令人半身不遂。見偏

風痿痹之病，先除其汗，慓悍之氣，按而收之。

刺灸　汗出有二：其一取肺。經云：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取之膺中外輸，背三節五椎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者是也。其二取手足少陽。經云：三焦手少陽之脈，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眥痛，頰痛，耳後痛。膽足少陽之脈，所生病者，汗出振寒，瘧，皆視盛虛熱寒陷下而施補瀉疾留灸也。

《素》　肺脈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今不復發散也。《脈要精微論》：灌汗謂汗多如灌洗之狀。《病能論》云：汗出而浴，亦此義也。肺脈緩甚，多爲汗。

《醫學綱目・心小腸部・汗・頭汗》　海　頭汗出，劑頸而還，血證也。額上偏多何謂也？曰：首者，六陽之所會也，故熱薰蒸而汗出也。額上偏多，以部分，左頰屬肝，右頰屬肺，鼻屬中州，頤屬腎，額屬心。三焦之火涸其腎水，溝渠之餘迫而上，入於心之分，故發爲頭汗，而額上偏多者，屬心之部，而爲血證也。飲酒飲食頭汗出者，亦血證也。至於雜證，相火迫腎水上行入於心，爲盜汗，或自汗，傳而爲頭汗出者，或心下痞者，俱同血證例治之。無問傷寒雜病酒積，下之而心下痞者，血證也。何以然？曰：下之亡陰，亡陰者，則損脾胃而亡血，氣在胸中以亡其血，陷之於心之分也，故心下痞。世人以爲血病，用氣藥導之，則痞病愈甚。而又下之，故變而爲中滿彭脹，非其治也。如此然當作何治？獨益中州脾土，以血藥治之，其法無以加矣。

《本》　治腳汗。

白礬　乾葛各等分

右二味爲末，每半兩，水三碗，煎十數沸洗，逐日一次，纏三五日自然無汗。

《醫學綱目・心小腸部・汗・無汗》《靈》　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

垣　眞氣已虧，胃中火盛，汗出不休，胃中眞氣已竭。若陰火已衰，無汗反燥，乃陰中之陽，陽中之陽俱衰，四時無汗，其形不久，濕衰燥旺，理之常也。其形不久者，秋氣主殺，生氣乃竭。生氣者，胃之穀氣也，乃春少陽生化之氣也。

丹　盛夏浴食無汗者，爲表實。

《甲》　汗不出，曲差主之。

《醫學綱目・心小腸部・汗・盜汗》　垣　當歸六黃湯　治盜汗之聖藥也。

正氣湯　治盜汗。

丹　當歸龍薈丸　治盜汗。

《本》　治盜汗，外腎濕。

人參　苦參　龍膽草　麻黃根各三錢

右件爲末，煉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燒麩湯下。

嚴氏黃芪湯　治喜怒驚恐，房室虛勞，致陰陽偏虛發厥，自汗或盜汗不止，並宜服之。

《山》　盜汗，臨夜喫淡煮麥圓子，空心服妙香散。

《本》　戢陽氣，止盜汗，進飲食，退經絡熱，柏子仁丸。

丹　白朮湯　治盜汗。

世　治盜汗出，山藥一味爲末，臨卧酒調下三錢效。

《本》　牡蠣散　治盜汗。

世　黃芪散　治盜汗。

《衍》　治盜汗尤切。將椒目微炒，搗細末，用半錢匕。以生豬上唇煎湯一合調，臨睡服，無不效。蓋椒目能行水，又治水蠱。

世　五仙丸　治盜汗。

《本》　治盜汗。

葳靈仙　甘草各半錢

水煎服。

臟腑盜汗皆屬腎。經云：腎病者，盜汗出。憎風是也。

運氣　盜汗皆屬寒水。經云：歲水太過，寒氣流行，甚則勞汗出，憎風。又云：太陽所至，爲寢汗痙是也。

世　治盜汗。桑葉爲末，茶服之，諸藥不應者，累驗。出《醫說》

孟　豆豉能治久盜汗患者，以一升微炒令香，清酒二升漬兩三日，取汁，任人服之。不瘥，更作三兩劑即止。

《衍》　牡蠣煅過，麻黃根等分，同研極細粉，治盜汗及陰汗。

世　盜汗：陰都、五里、間使。

扁　盜汗：中極、氣海。虛損盜汗勞熱：百勞三分，瀉三吸、肺俞四分，補三呼。

成　盜汗者，謂睡而汗出者也，不睡則不能汗出，方其睡也，溱溱然出，覺則止而不復出矣。

《醫學綱目・脾胃部・黃疸・黃汗》　黃汗，汗出染衣，黃如柏汁是也。

仲　問曰：黃汗之爲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柏汁，脈沉；何從得之？

師曰：以汗出時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芪芍桂酒湯主之。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盜汗出者，此勞氣也。若汗出已反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若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身必瞤。又胸前痛，腰上有汗，腰下無汗，腰臗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者，此爲黃汗，桂枝加黃芪湯主之。

脈浮而洪，浮則爲風，洪則爲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爲隱疹，身體爲癢，癢爲泄風，久爲痂癩；氣強則爲水，難以俛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爲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爲黃汗。

《醫學綱目・傷寒部・陽明病・自汗》　成　自汗者，謂不因發散而自然汗出也。

問曰：陽明外症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卽自汗出而惡熱也。問出：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爲陽明病也。傷寒轉屬陽明者，其人濈然微汗出也。

《本》　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汗出身熱不惡寒，便譫語者，宜承氣湯。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陽明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心憒憒，反譫語。若加燒針，必怵惕，躁不得眠。若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註云：脈浮發熱口苦者，邪在表，脈緊自汗腹滿不惡寒者，邪在裏，此表裏俱有邪宜和解。

陽明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濈然汗出而解，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并，脈緊則愈。

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痼痕，必大便初鞕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者，爲柔痓。太陽病，吐後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曰小逆。

汗出身熱不惡寒，裏症，前條陽明病是也。汗出身熱惡風寒者，宜桂枝湯。兼項強痛者，桂枝加葛根湯。兼骨節煩疼，不得屈伸，小便不利者，甘草附子湯。若發汗後遂漏不止，惡風者，桂枝附子湯。若夏月中暑，自汗，身熱惡寒，脈微弱，口渴足冷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汗出心下痞滿有二症：其痞按之濡軟不痛而惡寒者，宜附子瀉心湯；其痞按之鞕，引脇痛，而身體不惡寒者，宜十棗湯。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二陽併病，太陽病發汗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其人面赤，躁煩短氣，不知痛處，但坐更發汗則愈。

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風溫爲病，脈浮汗出，身重多眠，宜葳蕤湯。

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之。

動氣在左，發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此爲逆，難治。

汗下後，汗出而喘者，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下後利不止，脈促、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

汗出下利，熱不去，厥逆惡寒者，四逆湯。

下利清穀者，通脈四逆湯。汗出下利有微熱者，其脈數自愈，脈緊未愈。六七日後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

脈緊反汗出，而咽痛吐利者，少陰病亡陽。吐利汗出，手足厥冷，脈微欲絕者，四逆湯。吐利止，汗出而厥，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脈陽微而汗出者，爲自和也，汗出多者爲太過。陽明汗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脈浮自汗，若小便數，腳攣急者，不可與桂枝湯。

《醫學綱目・傷寒部・陽病・自汗續法》　海　太陽自汗桂枝湯。陽明

自汗白虎湯。少陰自汗四逆湯。陽明症，身熱，目痛，鼻乾，不得卧，不惡寒而自汗，或惡熱，而尺寸俱浮者，白虎湯主之。傷寒尺寸脈俱長，自汗大出，身表如冰石，脈傳至於裏，細而小，及瘧疾但寒不熱，其人動作如故，此陽明傳入少陰，戊合癸，卽夫傳婦也，白虎加桂枝主之。然脈雖細小，當以遲疾別之，此症脈疾而非遲，故用此法。

《活》傷寒應發汗，而動氣在左，不可發汗，發汗則頭眩汗出，筋惕肉瞤，此爲逆，難治。先服防風白朮牡蠣散，次服建中湯。

防風白朮牡蠣散　治發汗多，頭眩汗出，筋惕肉瞤。

成　或汗出髮潤，與其出如油，或大如貫珠着身，出而不流，皆爲不治之症。

《集》傷寒汗多不止：內庭瀉　合谷瀉　復溜瀉

二陽併病，潮熱譫語，而手足漐漐汗出者；陽明病，短氣腹滿，而手足濈然汗出者；俱宜大承氣湯。陽明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者，胃冷欲作痼痕，必大便初鞕後溏。

《醫學綱目・傷寒部・合病并病汗下吐後等病・盜汗》三陽合病，脈浮大見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陽明病，脈但浮者，必盜汗出。成無己云：陽明病當作裏實而脈浮者，云必盜汗是猶有表邪故也。太陽病，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

成　傷寒盜汗者，非若雜病之虛，是由邪氣在半表半裏使然也。何者？若邪氣一切在表干於衛，則自然汗出也。此則邪氣浸行於裏，外連表邪，及睡則衛氣行於裏，乘表中陽氣不緻，津液得泄，故但睡而汗出，覺則氣散於表而汗止矣，其證悉當和表而已。

《醫學綱目・傷寒部・合病并病汗下吐後等病・無汗》太陽發熱惡風寒，體痛，脈浮緊，無汗，其人若喘者，麻黃湯也。若煩躁者，大青龍湯也。若項背強者，葛根湯也。若小便少，氣衝胸，口噤者，爲剛痓，亦葛根湯也。若自衄者，必自愈。

陽明病，胃家實，法當多汗，若反無汗者，有四證：脈浮而喘者，邪尚在表，宜麻黃湯之；身如蟲行癢者，久虛，宜建中之類；小便利而厥者，寒邪，宜溫之；小便不利發黃者，瘀熱，宜茵陳利之也。

無汗身癢，其人若脈微惡寒，面反有熱色者，桂枝麻黃各半湯也。若脈浮遲，面赤戰惕發熱者，遲爲無陽，不能作汗也。若陽明胃實，身如蟲行者，久虛也。

無汗，小便不利，其人若身黃，頭汗，渴飲水漿，或懊憹者，宜茵陳湯。若身黃脇痛，鼻乾嗜卧，有潮熱，脈浮者，柴胡湯。若項強發熱，心下滿痛，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也。

無汗禁忌，若浮緊身痛者，忌桂枝。脈浮發熱，表不解者，忌白虎。若少陰欲寐但厥者，忌強發汗，必動其血也。凡發汗，如服一劑，病症尤在，當再作本湯與之，至有不肯汗出者，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醫學綱目・傷寒部・合病并病汗下吐後等病・無汗續法》《摘》傷寒在表，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無汗，尺寸脈俱浮：合谷五分，候遍身汗出即出針，此穴發汗大妙　復溜瀉。

雲　又法：手陽明商丘、合谷，手太陽腕骨、陽谷，足少陽俠谿，足陽明厲兌，手厥陰勞宮，皆隨經辨脈刺之。又，十二經滎皆可刺。

《摘》傷寒發汗不出：風池　俠谿　魚際散脈中二分，留三呼　經渠二分　內庭應時出汗

《醫學綱目・傷寒部・合病并病汗下吐後等病・頭汗》頭汗，小便不利，其人若胸脇滿，往來寒熱者，柴胡桂薑也。若發黃渴飲水漿者，宜茵陳湯。

陽明胃實頭汗，其人若下血譫語者，爲熱入血室，宜刺期門。

若下後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欲食者，宜梔子豉湯。

若被火額上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也。

頭汗，心下滿，其人若脈沉細，微惡寒，手足冷，口不欲食，大便鞕者，小柴胡湯。

若水結胸，無大熱者，大陷胸湯，孫兆改用半夏茯苓湯。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牀，小便利者可治。關格不通，不得尿，頭無汗者，可治，有汗者死。濕家節疼痛，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濕家頭汗出，欲被覆向火者，若下之早則噦，胸滿，小便不利，舌上白胎也。

《醫學綱目・傷寒部・合病并病汗下吐後等病・頭汗續法》 孫　凡水結胸脇間，頭必有汗，治以半夏茯苓湯。

《活》　病人表實裏虛，玄府不開，則陽氣上出，汗見於頭。凡頭汗出者，五臟乾枯，胞中空虛，津液少也，愼不可下，下之謂之重虛。

成　頭者諸陽之會，邪搏諸陽，津液上湊，則汗見於頭也。

海　頭汗出，劑頸而還，血證也。額上偏多者，屬心部，爲血證也。獨益中州脾土，以血藥治之，其法無以加矣。

《醫學綱目・小兒部・心主熱・盜汗》 錢　黃芪散　治虛熱盜汗。盜汗，睡而自汗出，肌肉虛也，止汗散主之。遍身汗，香瓜丸主之。虎杖散　治實熱盜汗。

海　晉郎中子，自嬰至童，盜汗凡七年矣，諸藥不效。予與涼膈散，三黃丸三日病已。蓋腎爲五液，化爲五濕，相火逼腎，腎水上行，乘心之虛而入手少陰，心火炎而入肺，欺其不勝己也，皮毛以是而開，腠理玄府不閉而爲汗出也，出於睡中者爲盜汗，以其覺則無之，故經曰寢汗憎風是也。先以涼膈散瀉胸中相火，相火退，次以三黃丸瀉心火以助陰，則腎水還本臟，玄府閉而汗爲之自已。

世　治小兒盜汗。用鬱金末塗兩乳下，立效。

《醫學綱目・小兒部・心全熱・自汗》 胃怯，汗上至頂，下至臍，此胃虛，當補胃，益黃散主之。

《愼齋遺書・汗》 自汗，衛不固也。惡風自汗，冬月桂枝湯。不止，建中湯。亡陽，加附子、白朮。表虛，四君子加耆附。裏實，承氣湯，小便不利，汗出津液少，宜下之。汗出而渴。小便難，五苓散。結胸，心痞滿，無大熱，半夏茯苓湯。譫語，內熱頭汗，承氣湯。心下懊憹頭汗，梔子豉湯。半表半裏，小柴胡湯。實熱在內，小便利，大便滴血，輕則犀角湯，重則承氣湯。發黃，渴欲飲水，輕則五苓散加茵陳，重則茵陳大黃湯。手足汗，津液旁達，四肢蘊熱，燥糞譫語，承氣湯。夾寒，水穀不分，理中湯。凡病久而不愈，必是氣血兩虛，自汗熱不退，補中益氣湯加附子。久久不愈，保元湯加歸、芍、麥冬、五味。冷汗自出，黃耆建中湯加薑、附、人參。內熱，脈洪大自汗，六黃湯。便燥，自汗，熱不退，六味湯加生脈散。脈浮大無力，保元湯加減。

頭汗，咳嗽連聲或啞，口舌俱碎，久不愈，脾虛也，白朮四兩，生薑一兩半搗，人參八錢，甘草六錢，茯神一兩半，五味六錢，煎膏服。身無大熱，冷汗自出，保元加附子。洩瀉，嘔吐，脈微無力，四君加薑附。精神恍惚，汗出於心，歸脾湯。恐而汗出於腎，地黃湯。

汗出不止，致成痿證，用小麥炒煎湯服，或棉子仁炒泡湯服。

盜汗，睡中汗出也，棉子仁煎湯服。

《赤水玄珠・汗門》 治汗之法有數種，各列治於後。

陽虛自汗者，宜嚴氏耆附湯、黃耆建中湯。陰虛盜汗者，當歸六黃湯。熱甚盜汗者，正氣湯。濕勝自汗者，表虛，不任風寒者，周衛湯。痰熱者，涼膈散或滾痰丸。飲食飽甚，汗出於胃，宜消其食，詳所飽何物，以枳實、山查之類治之。驚而奪精，汗出於心，宜紫石英、小草、龍骨、酸棗仁、人參之類。搖體勞苦，汗出於脾，宜歸脾湯，或當歸補血湯。疾走恐懼，汗出於肝，宜龍齒、酸棗仁、當歸、枸杞、山茱萸之類。持重遠行，汗出於腎，以山藥、山茱萸、熟地黃、鹿角膠、羊脊髓之類。

東垣治汗，春夏用黃耆，秋冬用桂枝。此亦是治自汗法也。

夏月汗多，口渴，氣喘促者，及陰虛注夏，體熱自汗，或盜汗者，急以生脈散加黃耆治之。六味地黃丸加知母、龍骨、牡蠣，治勞損盜汗殊妙。

耆附湯　治陽氣大虛，汗出不止，肢體倦怠。

丹溪治陽虛汗多者，人參、黃耆，少佐桂枝湯，甚者附子亦可用。按：此即東垣黃耆建中湯意也。

東垣當歸六黃湯　治陰虛盜汗之聖藥。

東垣正氣湯　治熱在陰分，盜汗。

許學士人參丸　通治諸虛，補精氣，止肝邪，平補五臟虛羸、六腑怯弱，充肌膚，進飲食，止虛汗。

東垣周衛湯　治濕勝自汗，補衛氣虛弱，表虛不任風寒。

中風症必自汗，汗多不得重發汗，故禁用麻黃而用根節也。

羌活勝濕湯　治濕勝自汗，惡寒重，添厚衣，心胸悶躁，頭目昏憒壅塞，飲食減，濕熱大盛，汗出不休。以風藥去其濕，以甘草瀉其熱。

涼膈散。滾痰丸。

附雜方

陳無擇牡蠣散　治諸虛不足，及新病暴虛，津液不固。體常自汗。許學

士云：亦治盜汗不止。

河間白朮散　治飲酒中風，汗多不可單衣，食則汗出如洗，久不治，必成消渴症。

如惡風，倍防風、白朮；如多汗、面腫，倍牡蠣。

丹溪白朮湯　治盜汗。

《濟世良方》　治盜汗。

山藥爲末，臨卧酒調下三錢。

《衍義》云：椒目治盜汗尤切。將椒目微炒，搗細末。用五錢，以生豬上唇煎湯一合，調勻，臨卧服，無有不効。蓋椒目能行水，治水蟲尤勝。

治盜汗，桑葉爲末，茶服之。治藥不應者累驗。出《醫說》。

豆豉能治久盜汗，以一升，微炒令香，清酒二升，漬兩三日，取汁，任人服之，不瘥，更作三兩劑即止。

《衍義》以假過牡蠣、麻黃根等分，同研細末，治盜汗及陰汗。

頭汗

王海藏云：頭汗出，劑頸而還，血症也。額上偏多，何謂也？曰：首者，六陽之所會也，熱薰蒸則汗出也。額上偏多，以部分左頰屬肝，右頰屬肺，鼻屬中州，頤屬腎，額屬心。三焦之火，涸其腎水，溝渠之餘，迫而上入於心之分，故發爲頭汗。而額上偏多者，屬心之部，而爲血症也。至於雜症，陰火迫腎水上行，入於心爲盜汗，或自汗，傳而爲頭汗出者，或心下痞者，俱同血症例治之。無問傷寒雜病，酒積下之。而心下痞者，皆血症也。

生生子曰：頭汗亦非止血之一字可盡。予族伯，每飲食入腹，則登時頭面汗出如雨，劑頸而還，稍頃自收。此胃中有熱，陽氣虛甚而然。何則？頭面屬陽明爲多，飲食入胃，冲動其熱，如霧露之升騰，越出而爲汗。經謂雲出天氣，雨出地氣是也。觀海蔵以痞症爲對，俱同血症例治之。緣其以下多亡陰，謂亡陰而陽失依附，故飛越也。今益脾土而以血藥兼之，可謂得治法之本矣。

手足汗

手足汗乃脾胃濕熱內鬱所致，脾胃主四肢。亦有腸胃中有實熱者，仲景承氣症，謂手足濈濈然汗出，乃腸胃熱甚而旁達四肢也。

東垣安胃湯　治因飲食汗出，日久，心中虛風虛邪，久則令人半身不遂，見偏風痿痹之病，先除其汗，慓悍之氣按而收之。

無汗

丹溪曰：盛夏浴食無汗爲表實。一人脈濇而短，重取而弱，此久受濕傷，且多年無汗，遇勞身熱，倦怠如沙病狀。

蒼朮　白朮　芍藥　甘草　紅花各五錢　陳皮六兩　當歸身二兩

分六帖，薑三片，煎服。

治夏月無汗成久嗽病，半蘇散。

治虛勞自汗不止，芍藥黃蘗湯。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虛類・汗》　自汗侵侵屬氣虛，汗者，元陽眞液。因飲食驚恐，房勞行動出汗者，曰多汗。不問昏醒朝夕，侵侵出汗者，曰自汗，乃陽氣不足衛護。發熱者，補中益氣湯加麻黃根、浮小麥，但升、柴俱宜蜜水炒過，以殺其升發之性，又欲其引參、芪至肌表，故不可缺也。發厥者，古芪附湯、順元散。間有氣血俱虛者，黃芪建中湯。亦有痰濕外邪初。痰症自汗，頭眩嘔逆，宜川芎、白朮、陳皮、甘草水煎服。多汗身軟者，濕也。心主熱，脾主濕，濕熱相搏，如地之濕，蒸氣爲雲，霧爲雨，各臟皆令有汗，獨心與脾胃爲濕熱主耳，宜調衛湯、玉屏風散。火炎上蒸，胃濕作汗者，涼膈散。胃熱者，二甘湯。是知自汗亦有實者，故外感初症，亦多自汗。風症，桂枝湯加附子。寒症，古桂附湯。暑症，五苓散。風濕相搏，防己黃芪湯。凡自汗久用參、芪、附子不效，宜養心血。或汗乾仍熱者，必外感風，宜參蘇飲，病止住服。是反治也。盜汗全是陰分弱，腎火脾濕心勞劬。睡着出汗，醒則漸收，蓋睡則胃氣行於裏而表虛，醒則氣散於表而汗止。心火炎盛，以致肺失衛護者，當歸六黃湯。陰虛火動者，四物湯加知、柏，兼氣虛者，加參、芪、白朮。腎火動甚者，正氣湯。脾濕者，四製白朮散；肝熱者，用防風、龍膽草等分爲末，米飲調服；心虛者，用人參、當歸各二錢半，先用豬心血煮湯澄清，以汁煎藥服。思慮過度，以致心孔獨有汗出者，用艾湯調下茯苓末一錢，或青桑第二番葉帶露採，陰乾，火焙爲末，米飲調服，或古芷砂散。通用黃芪六一湯加浮小麥、牡蠣、麻黃根，外用五倍子、白礬爲末，津液調，封臍中，一宿即止。或用牡蠣、麥麵、麻黃根、藁本、糯米、防風、白芷等分爲末，周身撲之。

《醫方考・自汗門》　敘曰：有因而自汗，非病也。所謂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乃陰陽和而雨澤降也。惟無因而自汗，則爲病矣，宜以甘劑補之。今考古人四方，率甘劑耳！

王屏風散　氣虛自汗者，此方主之。自汗者，無因而自汗也。常人不自汗者，由衛氣固衛於外，津液不得走泄。所謂陽在外，陰之衛也。衛氣一虧，則不足以固津液，而自滲泄矣，此自汗之由也。白朮、黃蓍，所以益氣。然甘

者性緩，不能速達於表，故佐之以防風。東垣有言，黃蓍得防風而功愈大，乃相畏而相使者也。是自汗也，與傷風自汗不同。傷風自汗，責之邪氣實；雜證自汗，責之正氣虛，虛實不同，攻補亦異，臨證者宜詳別之。

大補黃蓍湯　氣血俱虛，自汗者，此方主之。人參、黃蓍、白朮、茯苓、甘草、防風、肉桂，實表氣而止自汗；當歸、川芎、熟地、肉從容、山茱萸、五味子，生津液而收陰氣。此氣血兩補之劑也。

調衛湯　濕熱自汗，一身盡痛，脈濡者，此方主之。濕無熱不作汗，濕得熱而蒸之，則能令人自汗。濕流百節，故一身盡痛；濕爲陰氣，故脈濡。風能勝濕，故用羌活；辛能燥濕，故用半夏；淡能滲濕，故用豬苓；濕傷氣，黃蓍、甘草、麥冬所以益氣；濕傷血，蘇木、紅花、歸稍所以消瘀；五味子、麻黃根，收汗液而固表虛；生地、黃芩，涼陰血而除濕熱。

艾煎茯苓散　別處無汗，獨心孔一片有汗者，此方主之。此是心火自旺，膈有停飲，火熱蒸其濕飲，故令此處有汗。茯苓甘而淡，甘能養心，淡能滲濕；艾葉香而澀，香能利氣，澀能固津。

《醫方考・盜汗門》敘曰：汗孔謂之鬼門，故盜汗不止，久久令人喪魄。今考名方五首，而治盜汗之法，大可知矣。臨證而權度其宜焉可也。

當歸六黃湯　陰虛有火，令人盜汗者，此方主之。醒而出汗曰自汗，睡去出汗曰盜汗。自汗陽虛，盜汗陰虛也。曰有火者，謂其證有面赤、口乾、唇燥、便赤、聲音重、脈來數也。然陰虛所以盜汗者，陰虛之人睡去，則衛外之陽乘虛陷入於陰中，表液失其固衛，故令濈然而汗出，人覺則陽用事，衛氣復出於表，表實而汗即止矣。當歸、熟地，養陰之品也；黃芩、黃連，去火之品也；生地、黃栢，可以養陰，亦可以去火；而黃蓍者，所以補表氣於盜汗之餘也。是盜汗也。與傷寒盜汗不同。傷寒盜汗是半表半裏之邪未盡，雜證盜汗則陰虛而已；彼以和表爲主，此以補陰爲主。明者辯之。

黃蓍六一湯　虛脫已後盜汗者，此方主之。虛脫者，陰虛而形氣將脫，如大病之餘，新產失血之後也。斯時也，更有盜汗，寧不復傷其氣血乎？故用黃蓍七之六，甘草七之一，大補其氣而汗自止。或問：何以不用養血之藥？余曰：太極之妙，陰生於陽，故無形能化有形，無形者氣，有形者血耳。若虛脫之際，而責養陰之藥以固脫，是以陰及陰，二女同居，烏能衛外？正氣湯　此治陰虛有火，令人盜汗之方也。陰虛，則陽獨治，故令有火。火益亢，則陰益虧。陰虧，則睡去之時，衛外之陽乘虛而入，衛虛無以固表，故令盜汗。經曰：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用黃栢、知母苦寒質潤之品以主之，苦能瀉火，寒能勝熱，質潤能滋陰。佐以甘草者，和其陰陽耳。

麥煎散　濕熱內淫，肺病喘急，以致皮毛之氣不充，令人盜汗，四肢煩疼，肌肉消瘦者，此方主之。《內經》曰：肺主皮毛。《靈樞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今肺以喘而虛，故皮毛之氣不充。氣不充，則腠理失肥，開闔失宜，而令盜汗。是方也，滑石、茯苓可以瀉濕，石膏、知母可以清熱，杏仁、葶藶可以瀉喘，人參、甘草可以益肺，地骨皮、赤芍藥可以去熱於裏，麻黃根、浮小麥可以止汗於表。

桑葉　此物能主五藏之風熱。故焙乾研末，空心米飲調服。

《仁術便覽・自汗》氣虛，屬濕與熱痰病，亦有汗。汗乃心之液，自汗之症，未有不因心腎俱虛而得者。禁用半夏。

治方：人參、黃芪，少加桂枝。陽虛者入附子亦可，須用酒煮之。

撲汗法：用牡蠣、麩皮、麻黃根、藁本、糯米、防風、白芷爲末，撲之。

黃芪白朮湯　治自汗陽虛。

玉屏風散。

安胃湯　治胃熱。食後復助其火，汗出如雨。

涼膈散　治火氣上升蒸胃中之濕，亦能作汗。

調衛湯　濕勝。自汗，表虛不任風寒。

《仁術便覽・盜汗》盜汗屬陰虛，小兒盜汗不須治。禁用半夏。

當歸六黃湯。

黃芪六一湯　治虛人盜汗。

黃芪鱉甲散　治虛勞客熱，肌肉消瘦，四肢煩熱，心悸盜汗，減食，口渴，咳嗽有血者。

一方：治盜汗。五倍子完全不蛀者，瓦上焙黃爲末。臨睡自己唾調，納臍中，搏住止。

一方：治盜汗。心液爲汗，此藥收斂心經。

人參　當歸各五錢

用豬心作片，並心血煎湯，取清汁，煎上藥服。

盜汗正氣湯。

一方：　治自汗虛弱之甚者，亦治盜汗。

黃芪蜜炙　防風　川芎　山茱萸肉　當歸　白朮炒　肉桂　甘草炙　五味子　人參　白茯苓　熟地黃　肉蓯蓉

右水二鍾，棗二枚，煎溫服。

《萬病回春・汗證》　脈　汗脈浮虛，或濡或濇。自汗在寸，盜汗在尺。自汗大忌生薑，以其開腠理故也。

盜汗者，屬陰虛，睡中而出，醒則止也。

當歸六黃湯　治盜汗之聖藥也。

當歸地黃湯　治盜汗屬氣血兩虛者。

自汗者，屬陽虛，時常而出也。

參芪湯　治自汗。

盜汗、自汗者，宜實腠理也。

白龍湯　治男子失精，女子夢交，自汗，盜汗等證。

四製白朮散。

文蛤散　治自汗盜汗。

又方：　用和首烏末津唾調，塡臍中。即妙。

心汗者，心孔有汗，別處無也，名曰心汗。因憂恩悲恐驚、勞傷、鬱結而成。

茯苓補心湯　治心汗症。

頭汗者，邪搏諸陽之首也。其症渴飲漿水，小便不利，此溫熱也，必發黃。用茵陳湯或五苓散。二症之分，爲有虛實故也。

大汗髮潤，喘而不止者，死也。

黃汗者，汗出染衣，黃如栢汁是也。

問曰：　黃汗之爲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染衣，色正黃如栢汁，脈沉，何從得之？師曰：　以汗出時入水中浴，水從汗孔中得之。宜服二仙酒。

《原病式》曰：　心熱則汗出，亦有火氣上蒸胃中之濕，亦作汗，涼膈散主之。

自汗不休，因內傷及一切虛損之症所得者，用補中益氣湯。柴胡、升麻俱用密水炒，少加製附子、麻黃根、浮小麥。

若陽盛陰虛益汗者，用當歸六黃湯。

若陽氣虛弱，汗出不止，肢體倦怠，用參附湯。

若上熱喘急，盜汗氣短頭暈者，用參附湯。

若腎氣虛弱，盜汗發熱者，用六味丸。

若腎氣虛乏，盜汗惡寒者，用八味丸。

若氣血俱虛而盜汗者，用十全大補湯。

《萬病回春・小兒雜病・汗》　汗者，陰陽偏勝也。

團參湯　治小兒虛汗，或心血液盛亦發爲汗。此藥收斂心氣。

止汗散　治小兒睡而自汗。

牲礪散　治小兒盜汗，因食生冷之物過度，或熱水淘飯，大能損土，爲水之所傷，則不能制其津液，故成汗自出也。

《雜病證治準繩・雜門・汗總論》　《素問》云：　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　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　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又云：　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凡眠熟而汗出，醒則倏收者，曰盜汗，亦曰寢汗。不分寤寐，不由發表而自然汗出者，曰自汗。若勞役因動汗出，非自汗也。傷寒脈緊，麻黃、葱、豉發之，汗出於衛。傷寒脈緩，白朮、桂枝止之，汗出於榮。往來寒熱，眩，柴胡、連翹和之，汗出於少陽。體若燔炭，地骨皮、秦艽解之，汗出於三焦。厥而抑鬱，柴胡、麻黃發之，汗出於血。熱聚於胃，大黃、芒硝下之，汗出於足陽明。陰毒大汗，附子、乾薑溫之，汗出於三陽。

《雜病證治準繩・雜門・自汗》　心之所藏在內者爲血，發於外者爲汗。汗者，乃心之液。而自汗之證，未有不由心腎俱虛而得之。故陰陽虛必腠理發熱自汗，此固陰陽偏勝而致。又有傷風、中暑、病濕，兼以驚怖、房室、勞極，則歷節、腸癰、痰飲、產蓐等證，亦能令人自汗。仲景謂：　肉極則自津脫，腠理開，汗大出。巢氏云：　虛勞病，若陽氣偏虛，則津發泄爲汗。又云：　心藏熱則腠理開，腠理開則汗出。諸家言汗出之義，大約如此。嘗因是而究之，汗者，津之泄也，津與氣同類，氣之所至，津即有之。以故知《內經》之言心爲汗者，大矣哉。蓋心是主陽之藏。陽乃火也，氣也。故五藏六府表裏之陽，皆心藏主之，以行其變化。是故津者，隨其陽氣所在之處而生，亦隨其火擾所在之處泄出爲汗，其汗盡由心出也。不然，何《內經》言風，言

勞動、言陽陰相爭者，其汗各由其所在藏府而出之乎？然五藏六府，又必以十二經脈、榮衛爲要。因經脈是司其出入行氣之隧道，榮行脈中以滋陰血，衛行脈外以固陽氣。陽氣固則腠理肥，玄府密，而藏府經脈榮衛通貫若一。內之藏府與表之經脈離居，則兩者出入之機皆廢。於是邪在於內則玄府不密，而汗從府藏出；邪在表則腠理不固，而汗從經脈出。所以自汗之由，不可勝計。至若藏府之陰拒格衛氣浮散於外，無所依從，或胃氣虛衰，水穀氣脫散者，或肺氣微弱不能宣行榮衛而津脫者，如是自汗，雖病重而尙有可治。獨三陽之絕汗出者，則不可治矣。陰虛陽必湊，故發熱自汗，當歸六黃湯加地骨皮。陽虛陰必乘，故發厥自汗，黃芪建中湯，甚者加附子，或芪附湯。滑伯仁治一婦，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燥欲卧泥水中，脈浮而數，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爲陰盛格陽。得之飲食生冷，坐卧當風。以眞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躁去，三進至安。陰陽俱虛，熱不甚，寒不甚，秋冬用桂枝，春夏用黃芪。脈證無熱者，亦用桂枝；脈證有熱者，亦用黃芪。或身溫如常而汗出冷者，或身體冷而汗亦冷，別無他病，並屬本證。戴復菴用黃芪建中湯，加浮麥少許煎，黃芪六一湯，或玉屛風散。《平人氣象論》云：尺濇脈滑，謂之多汗。王註：謂尺膚濇而尺脈滑也。膚濇者，榮血內涸。又《針經》云：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脫。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按此二經論自汗多而血涸津脫者，東垣周衛湯，雖曰治濕勝自汗，內有血藥，實潤劑也，可以治此。濕勝自汗，以東垣法治之。東垣曰：西南坤土也，在人則爲脾胃。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濕主淋淫，驟注者濕勝也。陰滋其濕，爲露爲雨，此陰寒隔熱火也。隔者，解也，陰濕寒下行，地之氣也。仲景云：汗多則亡陽，陽去則陰勝也。重虛則表陽虛極矣，甚爲寒中。濕勝則音聲如從甕中出，若中水也。相家有言，土音如居深甕裏，言其壅也、遠也、不出也，其爲濕也審矣。又知此二者，亦爲陰寒。《內經》云：氣虛則外寒，雖見熱中，蒸蒸爲汗，終傳大寒。知始爲熱中者，表虛無陽不任外寒。終傳爲寒中者，多成痹寒矣。夫色以候天，脈以候地，形者乃候地之陰陽也。故以脈氣候之，皆有形之可見者也。治張芸夫，四月天寒，陰雨寒濕相雜，因官事飲食失節，勞役所傷。病解之後，汗出不止，沾濡數日，惡寒重添厚衣，心胸悶躁，時躁熱，頭目昏憒，壅塞食少減。此乃胃外陰火熾甚，與夫雨之濕氣挾熱，兩氣相合，令濕熱大作，汗出不休，兼見風邪以助東方甲乙。以風藥去其濕，以甘藥瀉其熱，羌活勝濕湯主之。有痰證冷汗自出者，宜七氣湯，或理氣降痰湯，痰去則汗自止。火氣上蒸胃中之濕，亦能作汗，可用涼膈散。有氣不順而自汗不止，須理氣使榮衛調和，小建中湯加木香。《素問》帝曰：有病身熱解惰，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飲。麋銜，一名薇銜，俗名吳風草。又云：飲酒中風，則爲漏風。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裳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河間以白朮散主之，此卽酒風也。凡五藏風皆自汗惡風。因飲食汗出日久，心中虛風虛邪，令人半身不遂，見偏風痿痹之病，先除其汗。慄悍之氣，按而收之，安胃湯。有病後多汗，服正元散諸重劑不愈，唯八珍散宜之。有別處無汗，獨心孔一片有汗。思慮多則汗亦多，病在心，宜養心血。用猪豬心一箇，破開，帶血入人參、當歸二兩縫之，煮熟去藥，止喫豬心，仍以艾湯調茯苓末服之。若服藥汗仍出者，有熱，牡蠣散，無熱，小建中湯加熟附子一錢，不去皮，或正元散，仍以溫粉撲之。大汗不止，宜於諸藥中入煅牡蠣粉二錢半，幷吞朱砂丹，或茸硃丹。常自汗出，經年累月者，多用黑錫丹。久病及大病新愈汗出者，亦可用此。若不宜熱補，須交濟其陰陽自愈，當以靈砂丹主之。凡此皆爲無他病而獨汗出者設，非謂有兼病者也。若服諸藥欲止汗固表而並無效驗，藥愈澀而汗愈不收止，可理心血。蓋汗乃心之液。心無所養不能攝血，故溢而爲汗，宜大補黃芪湯加酸棗仁。有微熱者，更加石斛，兼下靈砂丹。汗出如膠之粘，如珠之凝，及淋漓如雨，揩拭不逮者，難治。

診　肺脈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今不復散發也。肺脈緩甚爲多汗。

頭汗　陰陽俱虛，枯燥，頭汗，亡津液也。熱入血室，頭汗。傷濕額上汗，因下之，微喘者死。胃上熱熏，額汗。發黃頭汗，小便不利而渴，此瘀血在裏也。心下懊憹，頭汗。傷寒結胸，無大熱，以水結在胸脇間，頭汗。往來寒熱，頭汗。海藏云：頭汗出，劑頸而還，血證也。額上偏多，何謂也？曰：首者六陽之所會也，故熱熏蒸而汗出也。額上偏多以部分，左頰屬肝，右頰屬肺，鼻屬中州，頤屬腎，額屬心。三焦之火涸其腎水，溝渠之餘迫而上入於心之分，故發爲頭汗。而額上偏多者，屬心之部，而爲血證也。飲酒、飲食頭汗出者，亦血證也。

至於雜證，相火迫腎水上行，入於心爲盜汗，或自汗。傳而爲頭汗出者，或心下痞者，俱同血證例治之。無問傷寒、雜病、酒積，下之而心下痞者，血其血，陷之於心之分也。故心下痞，世人以爲血病，用氣藥導之則痞病愈甚，而又下之，故變而爲中滿鼓脹，非其治也。然則當作何治？曰：獨益中州脾土，以血藥治之，其法無以加矣。頭汗出，胸脇滿，小便不利，往來寒熱，心煩，嘔而不渴，柴胡桂薑湯。身微熱，表虛，頭汗出不已，或因醫者發汗以致表虛者，黃芪湯。

無汗　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東垣云：眞氣已虧，胃中火盛，汗出不休，胃中眞氣已竭。若陰火已衰，無汗反燥，乃陰中之陽，陽中之陽俱衰，四時無汗，其形不久，濕衰燥旺，理之常也。其形不久者，秋氣主殺，生氣乃竭。生氣者，胃之穀氣也。乃春少陽生化之氣也。丹溪云：盛夏浴食無汗爲表實。治謝老夏月無汗久嗽，用半夏、紫蘇二味爲末，入莎末、枕流末、蜆殼灰、蛤粉之屬。仁陷末，神麴。以括蔞穰、桃仁泥半兩爲丸，先服三拗湯三貼，卻服此丸子。

《雜病證治準繩・雜門・盜汗》　衛氣至夜行於陰，或遇天之六淫在於表，或遇人氣興衰所變，如天之五邪六淫者，相乘於裏。或藏府經脈之陰陽，自相勝負，則皆有以致陽氣之不足。然而非惟寒濕燥同其陰者，能傷其陽而已。至若風火熱同其陽者，則亦傷之，而相火出腎肝表裏四經者尤甚。夫火與元氣不兩立，故火盛則陽衰。衛與陽一也，陽衰則衛虛，所虛之衛行陰。當瞑目之時，則更無氣以固其表，故腠理開，津液泄而爲汗。迨寤則目張，其行陰之氣復散於表，則汗止矣。夫如是者，謂之盜汗，即《內經》之寢汗也。《內經》謂腎病者，腹大，脛腫，喘咳，寢汗，憎風。又歲水太過，甚則土氣乘之者，病亦若是。注曰：腎邪攻肺，心內微，心液爲汗，故寢汗。仲景《傷寒論》中名盜汗，謂陽明病當作裏實而脈浮者，必盜汗。又三陽合病，目合則汗。成無己謂傷寒盜汗，非若雜病者之責其陽虛而已，是由邪在半表半裏使然也。何者？若邪氣一切在表，干於衛則自汗出。此則邪氣侵行於裏，外連於表邪，及睡則衛氣行於裏，乘表中陽氣不緻，津液得泄而爲盜汗，亦非若自汗。有爲之虛者，有爲之實者，其於盜汗，悉當和表而已。今觀仲景二論，似若不同，究其微旨，則一而已矣。何則？《內經》論其源，則心腎者乃陰陽之主。所以論汗必自心之陽，論寢必自腎之陰。仲景之云，從其邪之所在之陰陽，便成盜汗，是指陰陽之流者耳。抑究其源流，悉是衛氣之爲用。衛氣者，由穀氣之所化，肺藏之所布。然天眞之陽必得是而後充大，無是則衰微。故《生氣通天論》所言，陽氣者，如蒼天之氣，順之則陽固，與陽因而上，衛外者之類，皆指衛氣也。所以王註以衛氣合天地之陽氣。若夫成無己之釋仲景者固善矣，抑亦未爲至當。虛勞雜病之人，豈可獨責其陽虛，而不有陽虛之可責者乎？予每察雜病之盜汗，有冷有熱，豈無其故哉？因熱邪乘陰虛而發者，所出之汗必熱。因寒邪乘陽虛而發者，所出之汗必冷。其汗冷之義，即《內經》所謂陰勝則身寒，汗出，身上清也。非獨爲自汗，雖盜汗亦然。其溫汗之義，殆以所乘之熱，將同於傷寒，鬱熱在表裏而汗者也。雖然邪乘之重者，亢則害，承乃制。兼化水爲冷者有之，相火出於腎挾水化而爲冷者有之，此又不可不審也。蓋成無己因《金匱要畧》敘雜病云：平人脈虛弱微細，善盜汗。又以《巢氏病源》以虛勞之人盜汗，有陽虛所致，因即謂雜病之盜汗，悉由於陽虛也。且以《金匱要畧》言之，脈虛弱者，乃陽氣之虛，細弱者，乃陰氣之虛，何獨舉陽而遺其陰，亦智士之一失也。然虛勞之病，或得於大病後陰氣未復，遺熱尚留，或得之勞役七情色慾之火，衰耗陰精，或得之飲食藥味，積成內熱，皆有以傷損陰血，衰憊形氣。陰氣既虛，不能配陽，於是陽氣內蒸，外爲盜汗，灼而不已，陽能久存而不破散乎，當歸六黃湯治盜汗之聖藥。宜潤劑者，六黃湯。宜燥劑者，正氣湯。無內熱者，防風散、白朮散。肝火，當歸龍薈丸。虛者，黃芪連翹湯。實者，三黃連翹湯。身熱，加地骨皮、柴胡、黃芩、秦艽。肝虛，加酸棗仁。肝實，加龍膽草。右尺實大，黃檗、知母。煩心，黃連、生地黃、當歸、辰砂、麥門冬。脾虛，人參、白朮、白芍藥、乾山藥、白扁豆、浮麥。亦可用山藥一味爲末，臨卧酒調下三錢。經霜桑葉末，茶調服。萆薢微炒，酒漬服。外用五倍子或何首烏爲末，津唾調塡臍中，以帛縛定。藏府盜汗皆屬腎。經云：腎病者，寢汗出，憎風是也。運氣盜汗皆屬寒水。經云：歲水太過，寒氣流行，甚則勞汗出，憎風。又云：太陽所至，爲寢汗瘈是也。

《醫學六要・汗》　平人無分晝夜，不因飲食熱湯，自然汗出者，爲自汗，屬陽氣虛，腠理不密，心火盛所致，謂心熱則出汗也。肥白人宜補中益氣，倍參、芪、朮，加白芍酸以收之。汗多則亡陽。

陰虛陽必湊，故發熱而自汗，當歸六黃湯加地骨皮。陽虛陰必乘，發厥而自汗，黃芪建中湯，甚者加附子，或芪附湯。

瘦人脈弦數，血虛有火，宜補陰降火，火氣炎上，胃中之濕，亦能作汗，可用涼膈散。有氣不順而自汗不止，須理氣，使榮衛調和，小建中湯加木香。睡中汗出，覺則止，如盜然，屬陰虛，六黃湯最妙。亦有酒客多火人，睡中汗多者，亦宜滋陰、除濕、解熱。

平人脈弱虛微細者，喜盜汗出也。汗多氣血傷，故脈濡弱。若不汗出，是逆也，故云喜。

睡醒時，別處無汗，獨心口一片，時心悸者，名心汗，屬心虛，多思慮所致。宜養心寧神，古方用艾煎湯，調茯苓一錢服，不若補心丹。一方：用人參，當歸二兩，猪心一個，帶血，割開入參歸。縫煮熟，去藥吃。脾胃不和，又挾外濕，身重汗出，煩躁，羌活勝濕湯主之。兩陰汗屬下焦濕熱，龍膽瀉肝湯加風藥，風能勝濕也。當用當歸龍薈丸，及二妙丸，殊效。外用蜜陀僧，研極細，加蛤粉撲妙。傷暑、傷風、傷濕、濕溫、風溫、吐瀉俱有汗，宜憑脈幷兼症。

一切內傷虛損自汗不止，總用補中益氣湯，少加麻黃根、製附子、浮麥爲嚮導，其效如影響。但升、柴須用蜜炙，以制其升發慓悍之性，又欲其引參、芪至表，殊不可缺。脾胃素弱，食不運化，滯於中宮，蒸蒸出汗，氣口多弦滑，只消導健脾，不必止汗。

兩寸浮洪而自汗者，心火炎也，本方倍參、芪，加五味子、黃連各五分。兩關脈弦而自汗者，挾風邪也，本方加桂枝、芍藥。若不陰虛，祇用桂枝湯。寸關浮洪無力而自汗者，只宜本方倍參朮。兩尺洪大無力而自汗者，相火挾心火之勢而尅肺金也，當歸六黃湯。

當歸六黃湯　治盜汗陰虛藥也。

麻黃根、桂枝、浮小麥俱能調和榮衛，又引諸藥至肌表，所以能止汗也。牡礪、白芍、五味子乃酸以收之之義。

玉屏風散加浮麥、茯神、牡礪、麻黃根。按：黃芪畏防風，得防風而功愈大，蓋相畏而相使也，製方之妙如此。

一人氣血俱虛，身羸大汗，以十全大補湯，倍參芪，加製過附子一片，一服知，二服已。

獨勝散方專治盜汗，用五倍子末，津調填滿臍中，以絹縛定，加枯礬最效。

火氣上炎，蒸胃中之濕，亦能作汗，涼膈散主之。氣虛自汗，用參芪少佐桂枝，陽虛附子亦可。痰病亦有汗。

滑伯仁治一婦，暑月自汗，口乾煩躁，欲卧泥水中，脈浮而數，按之豁然虛散。《素問》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乃陰盛格陽，得之食生冷乘涼所致。以眞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躁去，三進全安。

東垣曰：飲酒中風多汗，食卽汗出如油，久不治必成消渴，白朮散主之。

四製白朮散　治盜汗。

丹溪曰：仲景桂枝湯，治外感風邪自汗藥也。黃芪建中湯，治外感挾氣虛自汗藥也。戴復菴法：用黃芪建中湯加浮麥，及黃芪六一湯或玉屏風散。

補中益氣湯，治內傷自汗藥也，甚者六脈浮濡而虛，本方加製附子以治陽虛，其效甚捷。

汗出如膠之粘，如珠之綴，及淋漓如雨，揩拭不逮者死，卽三陽絕汗也。

丹溪法，用桑樹第二葉，焙乾爲末，空心米飲調服，最止盜汗。

傷寒脈緊，麻黃、葱、豉發之，汗出於榮。傷風脈緩，白朮、桂枝和之，汗出於衛。往來寒熱，眩運，柴胡、運翹和之，汗出於少陽。體若燔炭，地骨皮、秦艽解之，汗出於三焦。厥而挹鬱，柴胡、麻黃發之，汗出於血。熱鬱於胃，大黃、芒硝下之，汗出於足陽明。陰毒大汗，附子、乾薑溫之，汗出於三陽。

平人脈虛濡而弱，或微細，必喜盜汗，然虛勞之病或得於大病後，陰氣未復，遺熱上留。或得之勞役、七情色慾之火，衰耗陰精。或得之飲食藥味，積成內熱，皆有以傷損陰血，衰憊形氣，陰旣虛不能配陽，於是陽亢內蒸，外爲盜汗，灼而不已，陽能久存乎？【略】

如服藥汗仍出者，有熱牡蠣散，無熱小建中湯加熟附子一錢，不去皮，或正元散，仍以溫粉撲之。大汗不止，於諸藥中加煅牡蠣二錢半，幷茸硃丹。常自汗出，經年累月，久病及大病新愈，汗出者，亦可用此。若不宜熱補，須交際其陰陽自愈，常以靈砂丹主之。凡此皆無他病而汗出者設，非謂有兼病者也。若服止汗固表藥不應，愈斂愈出，止當理心血。蓋汗乃心之液，心無

所養，不能攝血，故溢而爲汗，宜大補黃芪湯加酸棗仁，有微熱者兼下石斛，兼下靈砂丹。【略】

頭汗雜病食滯中宮，熱氣上炎則頭汗。

熱聚於胃，上炎則頭汗，以三陽會於頭也。病後產後悉屬陽虛，悞治必死。

大補黃芪湯。

防風散。

正氣湯。

黃汗

黃汗身腫，發出汗沾衣，如栢汁，古云汗出入水所致，宜分表裏虛實治。

身腫脈浮，作寒熱，關節疼，羌活勝濕湯仍表之。

一法：：蔓菁子搗末，平旦井水下一匙，加至兩匙，以知爲度。每日小便中浸少帛子，各日色漸退白則癒，不過五升。

脈沉，外不熱，小便赤黃，宜分利解熱。

果脈弱無力，汗多無火症者，依古法，黃芪、白芍、桂枝作湯服。

《壽世保元・汗症》脈大而虛，浮而濡者，汗。在寸爲自汗，在尺爲盜汗。傷寒，脈陰陽俱緊，當無汗，若自汗者，曰亡陽，不治。

自汗者，無時而濈濈然出，動則爲甚，屬陽虛，衛氣之所司也：：盜汗者，寐中出，通身如浴，覺來方止，屬陰虛，榮血之所主也。大抵自汗宜補陽調衛，盜汗宜補陰降火。心虛而冷汗自出者，理宜補肝，益火之原，以消陰翳也。陰虛火炎者，法當補腎，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又有火氣上蒸，胃中之濕，亦能生汗，涼膈散主之。凡汗出髮潤，汗出如油，汗綴如珠者，皆不治也。自汗大忌生薑，以其開腠理故也。

一論自汗屬陽虛，時常而出也，宜：：參芪湯。

一論自汗，虛弱之人，可服：：大補黃芪湯。

一論盜汗，屬陰虛，睡中則出，醒則止也，此方治盜汗之聖藥也：：當歸六黃湯。

一論治盜汗，屬氣血兩虛者，宜：：滋陰益陽湯。

一論自汗盜汗，宜實腠理也。男子失精，女子夢交，自汗盜汗，宜：：白龍膠、四製白朮散。

一論心汗者，心孔有汗，別處無也，宜：：茯苓補心湯。

一秘方，治冷汗時出，宜用公豬肚，洗淨，裝糯米入內，令滿，用綫縫口，入砂鍋內，水煮爛，將肚與湯一并食之，用糯米曬乾爲末，每用小盞，空心米湯調服。

一額上常有汗出，不論冬夏者，得之醉後當風所致，頭乃諸陽之會，酒乃發陽，所以飲酒必見面者，醉後陽氣上升，頭面之陽氣必開，當風坐卧，風時入之，以致頭面出汗，名曰漏風，宜：：黃芪六一湯。

一論自汗不休，內傷及一切虛損之症所致者，用補中益氣湯。柴胡、升麻俱用蜜水炒，少加製附子、麻黃根、浮小麥。

一論腎氣虛弱，發汗發熱，用六味地黃丸。

一論腎氣虛弱，盜汗惡寒，用八味丸。

一論氣血俱虛而盜汗者，用十全大補湯。

秘方，治盜汗自汗：：五倍子，爲末，津液調，搽臍中，綢勒住，一宿卽止。

一方，用何首烏末，津液調，搽臍中亦效。

一論自汗，邪在諸經，有蓄血，亦有頭汗。有頭汗，小便不利者，死。關格不得尿，有頭汗者，死。元氣下脫，有頭汗如珠不流者，死。柔汗發黃者，死。

鎮液丹。

一治盜汗，用牙豬心一個，水二碗，入砂鍋內，煮爛熟爲度，去心不用，另用當歸、人參各二錢半，入煮心汁內，熬至大半甌，去渣，不拘時服，豬心食否不拘。

一論凡內傷及一切虛損之症，自汗不休者，用益氣湯，加熟附子、麻黃根、浮小麥甚效，捷於影響。但升麻、柴胡俱用蜜水炒過，以殺其升發勇悍之性，又欲引參、芪等藥至肌表，不可缺也。如左寸脈浮洪而自汗者，心火炎也，本方倍參、芪，加麥冬、五味、黃連各五分。如左關脈浮弦而自汗者，挾風邪也，本方加桂枝、芍藥：：若不陰虛，只用桂枝可也。左尺脈浮洪無力而有汗者，水虧火盛也，本方加黃柏、知母各五分，熟地一錢，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右關脈浮洪無力而自汗者，只依本方，倍參、芪。右尺脈洪數無力而自汗者，或盜汗。相火挾心火之勢而上伐肺金也，宜當歸六黃湯。

一論自汗盜汗，乃陰陽兩虛，或睡或醒時而出也，益氣湯，去升麻，加茯

芩、酒芍、酸棗炒、牡蠣煅各一錢，黃柏蜜炒、知母蜜炒，烏梅一個、棗一枚、浮小麥一撮，水煎服。【略】

一治自汗盜汗久不止者，以清晨採帶露桑葉，爲末。每服三錢，空心米飲湯送下。

《簡明醫彀・自汗附：頭汗心汗汗斑》 經曰：汗者心之液，陽加於陰謂之汗。自汗者，無時而濈濈然出，動則更甚，屬陽氣虛。陽實則無汗。人賴衛氣固其表，衛弱則自汗津津時泄，當補陽助衛，腠理可實矣。亦有心火上騰，脾濕不降，猶濕熱蒸而爲雨，故汗多出，宜清利之。脈微澀而濡，主虛汗。

主方：

人參　黃芪蜜炒　白朮　茯苓　當歸　黃連　白芍　棗仁炒，研　牡蠣煅。各一錢　桂枝七分　甘草炙，五分

右加浮小麥一撮，烏梅一個，棗二枚，水煎服。

不止加五味子、肉桂、麻黃根，煎成，調龍骨末。虛人加山茱萸、肉蓯蓉。濕勝者，澤瀉、茯苓、防風、白芷。陽虛加製附子。火盛倍黃連。熱極者另煎涼膈散。甚不止，浮小麥半升，煎汁去麥，用汁煎藥。兼痰盛氣滯等，隨證加減。

黃氏建中湯　治虛勞自汗。

黃芪湯　喜、怒、驚、恐、房勞致傷，陰陽偏虛，自汗。四肢厥冷加熟附子五分；發熱加石斛。

大補斂汗湯　治氣虛自汗。

玉屏風散　治表虛自汗。

簡便方　自汗。

硃砂水飛　白芷末各二錢　麥冬　茯神　棗仁

煎湯服。

又：

牡蠣火煅，醋淬　麻黃根　黃芪各五錢

分二服，加浮小麥，水煎服。

又：

黃芪六錢　甘草一錢

水煎服。

又：

人參　茯苓　棗仁

爲末，每三錢米湯下。

又：

麥麩炒黃　椒末等分

爲末，每三錢。水煎，露一宿，溫服。

又：浮麥、黑豆煎湯作飲。

又：粳米炒，三合，磨末，龍骨末三錢，絹袋撲身。

頭汗

惟頭出。乃陽氣上脫，或寒熱脇滿，心煩而嘔，小便澀。

主方：

柴胡　桂枝　黃芩　天粉　乾薑　牡蠣煅　甘草等分

水煎服。

渴欲水，必發黃，五苓散治之。

心汗

汗爲心液，人多有之。憂、怒、驚、恐、勞傷心氣，或鬱結成。

主方：

人參　白朮　當歸　生地　棗仁　白芍　麥冬　黃連　陳皮各一錢　甘草三分

加薑，棗二枚，烏梅一個，浮麥一撮，水煎服。

簡便方　思慮太過，心汗。

茯神爲末，艾湯調下。或敗蒲扇燒灰，綿包周身撲。

汗斑

暑汗濕熱鬱於皮膚，日久不散；或汗衣曬熱未燥而穿，濕熱蒸侵，發而爲斑，黑白相雜。有變癜風者，亦當祛之。

主方：

玄參　滑石各二錢　防風　荊芥　升麻　甘草各一錢

水煎服。

外以白附子、硫黃、密陀僧爲末，擦之。

敷方　密陀僧一錢，黃丹、硫黃、雄黃各三分，信五釐，研極細，先以肥皂

擦洗斑淨。用生薑搗細，稀紗包令汁出，蕉末塗斑。三日後肥皂擦洗，癒。

《簡明醫彀・盜汗附：陰汗　腳汗》 是證屬陰虛血弱，陽蒸陰分而液出者，爲盜汗。然陰虛陽必湊，陽火乘之，故睡中出汗如洗，覺來即收，非若自汗常出也。脈虛細而微濡，宜補陰清火，實腠理，壯腎水。

主方：

當歸　芍藥　生地　熟地　黃芪　麥冬　棗仁　茯神等分

水煎服，加麻黃根亦可。

當歸六黃湯　陽乘陰分盜汗，一服安。

歛汗益脾湯　治氣虛脾弱盜汗。

麥麩散　止盜汗。

簡便方　止盜汗。

白朮八兩切塊，浮麥一升，水十碗，煮乾，將朮切片爲末，每三錢，另取浮麥湯下。或牡蠣煅，研二錢，防風末一錢，麥湯下。

盜汗不止：椒目、麻黃根等分爲末，每服一錢，無灰酒下。

盜汗有熱：龍膽草、防風等分爲末，每服一錢，米湯調下。

脾虛盜汗：白朮三錢，茯苓二錢，加薑、棗，水煎服。

陰虛盜汗：黃柏炒、知母炒。各二錢，甘草七分，水煎服。

睡中出汗：酸棗仁炒、人參、茯苓等分，水煎服。

陰汗

下焦濕熱不行，以致陰間及囊汗出，宜滲濕，利小便。

主方：

滑石三錢　龍膽草　豬苓　澤瀉　茯苓　白朮各一錢　桂三分

加燈心二十枝，水煎服。

簡便方　大蒜煨熟，同淡豆豉搗丸，硃砂爲衣，每三十丸，空心燈草湯下。

又：蛤粉、牡蠣俱煅，研極細，絹袋盛撲。

腳汗

脾經濕熱內淫，手足心汗，至冬陽氣內伏，則汗愈多。

主方：

白朮　蒼朮　茯苓　半夏　黃連　滑石各一錢　羌活七分　柴胡　升麻　甘草各三分

燈心煎服。

簡便方　白礬、黃芪煎湯，頻洗。

又：牡蠣、陀僧、枯礬、黃丹，研，摻腳指縫中。

《醫宗必讀・傷寒・自汗》 惡風寒者，桂枝湯。惡寒自汗，表虛也，小建中湯，或黃耆建中湯。自汗，不惡風寒，表證罷。裏證實也，承氣湯。汗多，小便利，必津液竭，大便雖鞕，不可攻，宜蜜導。用蜜於銅器中，微火煎，稍凝，攪之，勿令焦，皂角末少許和之，乘熱捻作棗子樣，冷納穀道中，欲大便，急去之。自汗而渴，小便難，五苓散。汗多不止，曰亡陽，桂枝附子湯，外用白朮、藁本、川芎、白芷各一兩，牡蠣粉、米粉各二兩，細末，紗囊，周身撲之。盜汗，在半表半裏，膽有熱也，小柴胡湯。頭汗者，熱不得越，陽氣上騰，譫語，承氣湯。心下滿，頭汗出，水結胸也，小半夏茯苓湯。頭汗出，齊頸而還，發黃也。茵蔯五苓散。頭汗出，小便難者，死。手足汗，大便燥，譫語，大承氣湯。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水穀不分，手足汗者，理中湯。

《醫宗必讀・汗後不解》 或表邪未盡，或邪傳裏，或邪氣乘虛內客。汗後脈大如瘧狀，再汗之，麻黃湯。汗後心下痞鞕，嘔吐不和，大柴胡湯。

大汗大渴，煩而脈大，白虎加人參湯。汗後惡熱，脈實，調胃承氣湯。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汗出而喘，無大熱者，麻黃杏仁甘草湯。太陽大汗出，胃乾不眠，欲飲水者，少少與之，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五苓散。汗後脈洪數，煩渴，五苓散。汗後脹滿，厚朴生薑人參湯。汗過多，心悸發顫，桂枝甘草湯。汗後惡寒，表虛也，脈細神倦，芍藥甘草附子湯。太陽汗出不解，發熱，心悸肉瞤，眞武湯。汗後身痛，脈沉，桂枝加芍藥人參湯。汗後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下利惡寒，四逆湯。汗後臍下悸，欲作奔豚，桂枝甘草大棗湯。

《醫宗必讀・汗》 睡則汗出，醒則倏收曰盜汗；不分寤寐，不因勞動，自然汗出曰自汗。

經云：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陽有餘者陰不足，故身熱無汗；陰有餘者陽不足，故多汗身寒，以其汗本屬陰也。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血之與氣異名同類，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血與汗

同，奪則重傷其陰，主死。奪者，迫之使出。腎病者，寢汗憎風。腎傷則陰虛，故寢而盜汗出也。

愚按：心之所藏，在內者爲血，在外者爲汗，汗者，心之液也；而腎主五液，故汗證未有不由心腎虛而得者。心陽虛不能衛外而爲固，則外傷而自汗；腎陰衰不能內營而退藏，則內傷而盜汗。然二者之汗，各有冷熱之分，因寒氣乘陽虛而發者，所出之汗必冷，因熱氣乘陰虛而發者，所出之汗必熱。雖然，熱火過極，亢則害，承乃制，反兼勝己之化，而爲冷者有之，此又不可不察也。至夫肺虛者，固其皮毛，黃芪六一湯、玉屏風散。脾虛者，壯其中氣，補中益氣湯、四君子湯。心虛者，益其血脈，當歸六黃湯。肝虛者，禁其疏泄，白朮、棗仁、烏梅。腎虛者，助其封藏，五味、山茱萸、龍骨、地骨皮、牡蠣、遠志、五倍子、何首烏。五藏之內，更有宜溫、宜清、宜潤、宜燥，豈容膠一定之法，以應無窮之變乎？

脈候　肺脈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肺脈緩甚爲多汗。尺澀脈滑謂之多汗。尺膚澀而尺脈滑，主陰傷也，若汗出如膠之粘，如珠之凝，或淋漓如雨，揩拭不逮者難治。

黃芪建中湯　治血氣虛而自汗。

芪附湯　治氣虛陽弱，自汗體倦。

白朮散　治虛風多汗少氣，不治將成消渴。

安胃湯　治汗出日久，虛風痿痹。

正元散　治下元虛冷，自汗厥逆，嘔吐痛瀉。

牡蠣散　治自汗盜汗。

大補黃芪湯。

玉屏風散。

黃芪六一湯。

參附湯。

《景岳全書・雜證謨・汗證》　論治

一、陽證自汗或盜汗者，但察其脈證有火，或夜熱煩渴，或便熱喜冷之類，皆陽盛陰虛也，宜當歸六黃湯爲第一，保陰煎亦妙。其或陰分雖有微火而不甚者，宜一陰煎，或加減一陰煎之類主之。其有心火不寧，煩躁出汗者，宜硃砂安神丸、天王補心丹、生脈散之類主之。又有本非陰虛，止因內火薰蒸，血熱而多汗者，宜正氣湯，或黃芩芍藥湯、清化飲之類主之。

一、陰證自汗或盜汗者，但察其內無火邪，又無火脈，便是氣虛陰證，皆不可妄用涼藥以敗陽氣。若止因氣虛而火未衰者，宜三陰煎、參歸湯、人參建中湯之類主之。若睡中盜汗而無火者，宜參苓散、獨參湯主之。若陽氣俱虛者，宜參附湯、大建中湯之類主之。若氣虛火衰之甚者，宜大補元煎、六味回陽飲之類主之。

一、衛氣不固，腠理不密而易汗者，是亦陰證之屬，宜黃芪六一湯、玉屏風散、芪附湯之類主之。

一、諸病誤治，有不當汗而妄汗，或雖當汗而汗之太過者，皆汗多亡陽之證，是亦陰證之屬，當察其虛之微甚。微虛者，宜三陰煎、五陰煎、獨參湯之類主之；大虛者，非大補元煎、六味回陽飲之類不可。

一、濕氣乘脾者，亦能作汗。凡證有身重困倦，而脈見緩大，聲音如從甕中出者，多屬濕證。若熱濕勝者，但去其火而濕自清，宜用前陽證之法。寒濕勝者，但助其火而濕自退，宜用前陰證之法。或用玉屏風散、四君子湯、五君子煎之類以健脾土之氣，則濕去而汗自收。

一、收汗止汗之劑，如麻黃根、浮小麥、烏梅、北五味、小黑豆、龍骨、牡蠣之屬，皆可隨宜擇用。一曰：黃芪得防風而力愈大。一曰：官桂最能實表。

一、凡汗出太多不能收者，速宜用五倍子爲末，以唾津調塡臍中，外用帕帛縛定，過宿即止；或用何首烏爲末，塡臍縛之，亦止。

一、小兒盜汗，雖是常事，在東垣諸公，皆曰不必治之，蓋由血氣未足也。然汗之太多者，終屬氣分之虛。余於兒輩見汗之甚者，每以人參一錢許，煎湯與服，當夜即止。正恐他日之強弱未必不由乎此，所以培補之功原不可少。

一、病後多汗，若傷寒，若瘧疾，凡係外感寒邪，汗出熱退而有汗不即止者，此以表邪初解，必由腠理衛氣開泄，其汗宜然，即數日旬日亦自無妨，俟衛氣漸實，汗必自止，無足慮也。若其他雜證，本非外感之解，而有自汗盜汗者，乃非所宜，不容不治。

述古

《丹溪附錄》曰：心之所藏，在內者爲血，發外者爲汗。蓋汗乃心之液，而自汗之證，未有不由心腎俱虛而得之者。故陰虛陽必湊，發熱而自汗；陽虛陰必乘，發厥而自汗，皆陰陽偏勝所致也。

立齋曰：若陽氣虛弱，汗出不止，肢體倦怠，用芪附湯。上氣喘息，盜汗，氣短頭暈者，用參附湯。腎氣虛弱，盜汗發熱者，用六味丸。若腎氣虛乏，盜汗惡寒者，用八味丸。氣血俱虛而盜汗者，用十全大補湯。陽盛陰虛者，當歸六黃湯。心腎虛弱者，斑龍丸。

《景岳全書・傷寒典下・戰汗》 論曰：脈浮而緊，按之反芤，此爲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也。其人本虛，是以發戰以其脈浮，故當汗出而解。若脈浮大而數，按之不芤，此本不虛，故其欲解，則但汗出而不發戰也。

戰與栗異，戰由乎外，栗由乎內也。凡傷寒欲解將汗之時，若其正氣內實，邪不能與之爭，則但汗出自不作戰，所謂不戰，應知體不虛也，若其人本虛，邪與正爭，微者爲振，甚則爲戰，正勝邪則戰而汗解矣。故凡邪正之爭於外者則爲戰，戰其愈者也；邪正之爭於內者則爲栗，栗其甚者也。論曰：陰中於邪，必內栗也。夫戰爲正氣將復，栗則邪氣肆強，故傷寒六七日，有但栗不戰，竟成寒逆者，多不可救。此以正氣中虛，陰邪內盛，正不勝邪，而反爲邪氣所勝。凡遇此證，使非用大補溫熱之劑，及艾灼回陽等法，其他焉得而御之。

《景岳全書・傷寒典下・頭汗》 頭汗之證有二：一爲邪熱上壅，一爲陽氣內脫也。蓋頭爲諸陽之會，凡作傷寒遍身得汗者，謂之熱越，若身無汗，則熱不得越而上蒸陽分，故但頭汗出也。治熱蒸者，可清可散，甚者可下，在去其熱而病自愈。至若氣脫一證，則多以妄下傷陰，或克伐太過，或泄瀉不止，以致陰竭於下，則陽脫於上，小水不通，而上見頭汗，則大危矣。

論曰：傷寒五六日，頭出汗，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難，脈細者，此爲陽微結，乃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得屎而解。曰：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爲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論曰：傷寒十餘日，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曰：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則愈。

論曰：太陽病，醫反下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際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曰：陽明病，但頭汗出，小便不利，必發黃。

論曰：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不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脈經》曰：陽氣上出，汗見於頭者，蓋陽脫也。

頭汗，脈緊數，有表邪當散者，宜小柴胡湯，或柴胡桂枝乾薑湯，及新方諸柴胡飲，俱可酌用。或有火邪，脈洪滑，內多煩熱，頭汗，當清者，宜人參白虎湯、益元散之類主之。若水結胸，心下滿，頭汗出者，或大陷胸湯，或小半夏茯苓湯。若便結，腹脹疼痛，頭汗者，宜承氣湯。若諸虛泄瀉，陽脫頭汗者，宜速用獨參湯，或大補元煎、六味回陽飲等飲，作急救之，庶可保全。

《景岳全書・小兒則下・盜汗》 小兒元氣未充，腠理不密，所以極易汗出，故凡飲食過熱，或衣被過暖，皆能致汗。東垣諸公云：此是小兒常事，不必治之。然汗之根本，由於營氣；汗之啓閉，由於衛氣。若小兒多汗者，終是衛虛，所以不固。汗出既多，未免營衛血氣愈有所損，而衰羸之漸，未必不由乎此，此所以不可不治也。大都治汗之法，當以益氣爲主。但使陽氣外固，則陰液內藏，而汗自止矣。

治法：凡小兒無故常多盜汗，或自汗者，宜以團參散爲主，或參芩散、四君子湯、五味異功散，或白朮散之類，俱可擇用。若其甚者，宜三陰煎、人參養營湯，或十全大補湯。若心經有火而見煩渴者，宜生脈散、一陰煎。若肝脾火盛，內熱薰蒸，血熱而汗出者，脈必洪滑，證多煩熱，宜當歸六黃湯或加減一陰煎。若陽明實熱，汗出大渴者，宜仲景竹葉石膏湯。若因病後，或大吐大瀉之後，或誤用克伐之藥，以致氣虛氣脫而大汗亡陽者，速宜用參附湯、六味回陽飲，或芪附湯之類，庶可挽回也。大都汗多亡陽者，多致角弓反張，項強戴眼等證，此太陽、少陰二經精血耗散，陰虛血燥而然，速宜用大營煎、人參養營湯，或十全大補湯之類，方可解救。若作風治，萬無一生矣。前《汗證門》有詳論詳法，所當參閱。余之兒輩，有於襁褓中多盜汗者，但以人參一錢，泡湯與服，當夜即止。久不服參，必又汗出，再服再止，其效如神。凡養兒者，亦可以此爲常法。

《景岳全書・痘疹詮・痘疹下》 痘疹自汗者，以陰中之火自裏及表，達於衛氣，故皮膚爲之緩，腠理爲之疏，津液流行，故多自汗，但得痘疹身常潮潤，實爲美證。此乃陰陽氣和，血脈通暢，蓋熱隨汗減，毒隨汗散，邪不能留，則易出易解，雖見熱甚，而汗出之後身必清涼，此即毒之消散也，不必治之。然只宜微汗不宜大汗，若汗出過多，則陽氣泄而衛氣弱，恐致難救難醫，或爲

癢瘡寒戰之患，此則速宜固表以斂其汗也。又有汗出不止，其熱反甚者，此邪熱在表，陰爲陽擾之患，速宜清火解毒，陽邪退而汗自斂也。若汗出如油，或發潤如洗而喘不休者，此肺脫之證，不可治。

別無邪熱，但以衛氣虛，肌表不固而多汗者，調元湯倍加黃芪，或白朮散。

脾虛於中，衛虛於外，肌肉無主，別無他證而汗不斂者，人參建中湯。

心氣虛，神怯多驚而汗不固者，團參散。

或吐或瀉，氣脫於中，陽脫於外，而汗出不收，微者五福飲加炮薑、棗仁。甚至手足厥冷，或嘔惡不止而汗不收者，速宜人參理陰煎或六味回陽飲，遲則恐致不救。

陰中火盛，或身有大熱而汗多不收者，當歸六黃湯。

睡中汗出不收者，以陽入陰中，而陰不能靜也，當歸六黃湯。

陽明熱盛，火邪燔灼肌肉，或身熱煩渴，或二便熱澀而汗不收者，人參白虎湯，或加黃連。

收醫痂脫之後，自汗不止者，此邪去而氣虛也，宜十全大補湯，或調止汗散，或外以滑石粉撲之。

《辨證玉函・汗症》 汗症之宜講也。人以爲發汗亡陽耳，誰知亦有發汗亡陽之禍哉。大約汗症多是熱，而陽氣不能固者，始有汗出，故世人動以汗出亡陽爲辭，不知陽生於陰，陰氣不能固，而陽氣始能外泄，亦有陽氣不能收，而陰氣外逆者，亦不可不辨也。其陽症若何？身必發熱，口必發渴，兩目必紅赤，痰如黃塊，或吐白沫，其汗或如雨，或如珠，身必狂躁不安，脈必洪大而數，按之必有力而擊指，登高而歌，或棄衣而走，或見水而入，皆是陽症之汗也。然陽之中有實有虛，又從何而辨之？汗出而身涼者，爲虛是矣，然亦有汗出而身未涼者爲虛。虛者口舌必滑，苔爲白苔者虛也，若見黃苔與灰黑之色與紅赤之色，俱是實邪之火。如此辨症，斷斷不差。虛者宜用補陽之味，三黃之湯多加黃芪，清中補之最妙。若實邪之汗，非石膏湯不能遏抑其火，世人皆知其方，余所以不留方也。若陰虛發汗，人最難知，醫方亦無佳者。吾先言其證，而後定其方。其症微微汗出，如星星光景，口必不渴，舌必滑無苔，或夜有汗而日無汗，或動有汗出而靜無汗，或飲食有汗而平時無汗，或身有汗而頭無汗，皆是陰虛之汗也。吾今留一方統治之，無不神效。此方之妙，妙在補氣之味而加入於補血之中，少加桑葉、五味以止汗，故陰氣自生而汗亦自止。倘亦用寒涼之味以止汗，汗雖止而正氣消亡，非胃氣之寒，即脾氣之壞矣。論理人參亦可多加，而余不用之者，傷人之貧者多，而富者少，吾定此方，以救萬世之人，故不以難者強世人也。

黃芪三錢　當歸五錢　桑葉七片　五味子十粒　白芍一兩　生地五錢　麥冬五錢　白芥子三錢

水煎服。

《辨證玉函・大汗》 大汗亡陽，明是虛症，如何分虛實耶？不知發狂發斑之證，非實而何？其證大渴引飲，飲水至半桶或一桶者，其汗必如雨之來，不可止遏，蓋熱乘水勢而外泄也。無水濟之往往無汗，蓋乾燥之極，汗從何來？必得水濟之而汗乃出，此汗乃實而非虛也。法當用竹葉石膏湯大劑煎飲，始能止汗而解其熱。然而汗多必致亡陽，石膏湯中亦宜多用人參，以防亡陽之禍。是實症亦宜用補也，況虛症之汗乎？虛證之汗，或如潮熱而汗發星星，或如珠之出，而閣住不流，或夜間有汗而晝無汗，或下身有汗而上身乾燥，見風則畏，見寒則止，大非陽症之見風寒而無畏也。若誤認作白虎陽症而亦用竹葉石膏，則死亡頃刻，可不愼歟？然則當用何藥以治之乎？莫妙用補血湯也。此方治之，則汗止而身快。吾加黑薑、五味，實有妙用。歸、芪乃生血補氣之品，氣中則皮毛有衛，而汗自然不致外泄。當歸生血則虛熱自退，而汗又何致外越耶？黑薑守而不走，五味酸而能斂，自然氣血相安，何從發汗？所以相濟而成功也。

《石室秘録・大治法・論汗出如雨不止》 更有大汗之症，汗如雨出，不可止抑，氣息又復奄奄，不是發狂熱症，若不急用大補之藥，則頃刻亡陽而死矣。方用止汗定神丹。此方純是補氣之藥，氣足則汗止，而陽返於命門之宮矣。

《石室秘録・斂治法・論頭汗》 張公曰：眞有不可思擬之妙，余無以贊一詞矣，止語汝頭汗出而斂之法。凡人頭頂出汗，乃腎火有餘，而腎水不足。若不知其故，而徒用止汗之藥，必致目昏而耳痛。法當滋其腎，而清肺金之化源，自易奏功如響。方用遏汗湯。每日白滾水送下五錢或一兩，一月後永不出汗矣。更有人每飯之時，頭汗如雨落者，此又胃火勝，而非腎火餘也。法當用斂汗湯。似乎胃火勝宜用竹葉石膏湯，而余偏不用者何也？蓋

胃火之勝者，微勝耳，非若熾盛而火炎，奔騰而熱發，不過因飲食之味，入於胃中，遂覺津津汗出，飲食完而汗隨止。然則以元參一味，解之有餘矣，況又用天麥二冬，以清肺火，生地以涼血，酸棗仁以平心火，五味子以收汗而滋液，則胃經有火之盛，亦已消磨，況原未十分之盛乎。此斂法之一也。手中之汗，細小病也，不必入於此中，以藥水洗之即愈，俟後可入處，予當言之。

華君曰：亦未傳。

《石室秘録・浴治法・論止手汗》 人有手汗者，以黄芪一兩，葛根一兩，荆芥三錢，防風三錢，水煎湯一盆，熱熏而溫洗，三次即無汗，神方也。即是此湯亦可，然不若每日一換藥之爲妙也。

《石室秘録・收治法・論久嗽久瀉久汗》 大汗之病，陽氣盡隨汗而外越，若不急爲止抑，則陽氣立散，即時身死。法當以大補之劑煎飲，一綫之氣可留，而大汗可止。方用人參一兩，或黄芪二兩代之，當歸一兩，北五味一錢，桑葉七片，急爲煎服。此方即補血湯之變，妙在補氣藥多於補血，使氣旺則血自生，血生汗可止。況方中加五味子以收汗，加桑葉以止汗，有不相得益彰者乎。倘以大汗之人，氣必大喘，不可以參芪重增其氣，純用補血之品，未爲無見。然而，血不可驟生，氣當急固，不顧氣，徒補血，未見功成。此似是而非，又不可不急辨之也。此收法宜知，醫可不細加體認乎。

張公曰：俱論得暢而妙，吐瀉無可再言。惟久嗽之法，吾意即宜以六味地黄湯，加麥冬、五味治之，似宜不必先用人參以救肺氣之害也。然而天師用之，必有深意，他日再敬詢之。

大汗症，多係陽脱，有用大劑參附湯者。李子永識。

《石室秘録・重治法・大汗》 天師曰：大汗之症，必用參芪，往往有用參斤許者。然亦偶爾有之，不可拘執以治凡有汗亡陽之症。蓋陽藥不宜偏多，而陰藥可以重用故耳。

張公曰：大汗勢必用補氣之藥，以救亡陽之症。然而，過用補氣之藥，仍恐陽旺而陰消。服數劑補氣之後，即宜改用補陰之品。況亡陽之後，陰血正枯，進以補水之藥，正投其所好也。陰定則陽生，而陰陽無偏勝之弊矣。

《石室秘録・亡陽》 雷公眞君曰：凡人毋論有病無病，一旦汗如雨出，不肯止者，名曰亡陽。汗盡，止有氣未絶，最危之症也。若因汗出而用止汗之藥，則汗不能止；若因汗盡而用補血之藥，則血難驟生。所當急補其氣，尚可挽回。然而補氣之藥，捨人參實無他藥可代。方用收汗生陽湯。此方之妙，妙在氣血均補，而尤補於氣，使氣足以生陽，陽旺而陰亦生矣。夫亡陽之症，雖是陽亡，其實陰虚不能攝陽，以致陽氣之亡也。倘陰足以攝陽，則汗雖出，何至亡陽。然治亡陽之症，烏可徒救陽乎，我所以救陽兼救陰也。

《洞天奥旨・汗漸瘡》 汗漸瘡，乃肥人多汗，久不洗浴，淹漸肌膚，因而成瘡者也。亦有皮破血出而作痛者。古人以眞蛤粉、滑石末摻之自愈，實妙法也。

蛤粉散　治汗漸成瘡。

《辨證奇聞・汗症》 大病後，日常遍身出汗，人謂内熱發汗，誰知陽虚外泄，腠理不能自閉也。大病後氣血大虧，氣不能入血中，必至逼氣於膚外，使肺金清肅之令行，氣雖欲越出，腠理未疏，何能外泄？惟大病後必損肺，肺無自主之權，又安能禁其氣之不泄哉。氣既不固，汗，氣所化也，汗隨氣泄，氣泄而魄汗淋漓，遂致遍身出汗，有不散盡眞氣乎？似與亡陽症同，然亡陽症身喪頃刻，何自汗不至遽殞？蓋亡陽乃熱邪驅，自汗乃陰虚促也。陽病暴，陰病緩，陽暴難於救援，陰緩易於調劑。自當以補氣，補氣兼以補陰，則陰能攝陽，汗自止矣。方用攝陽湯。此用參、芪大補其氣，氣足則肺金有養，皮毛自固。又益麥、味，則肺不特足以衛外，兼可以分潤腎水。猶恐汗出太多，必損耗眞陰，更加熟地、棗皮益精，使肺金不必來生腎水，則肺氣更旺，皮毛益固。尤妙增白芍收斂肝氣，則肝木自平，使肺金無仇相逼，則肺氣安，自能行清肅之令。清肅令行，下輸於膀胱，則上下氣舒，心中生液，不來克肺，則肺金有權，安肯聽汗自出，此攝陽之妙法也。倘貧窮無力買參，前方倍加黄芪二兩，增防風五分，功同，但必須多服數十劑。

一夢遺後，身體狼狽，加太勞，或行房太甚，遂盜汗淋漓，人謂腎氣虚，誰知心氣熱乎。心腎，兩相交者也。心喜寒不喜熱，腎喜熱不喜寒，似相違，然相違未常不相合。夢遺自精水不足，加行役勞其筋，行房損其骨，則内陰大虧，又何能上濟心？心無腎水濟則心熱增，心熱腎水更耗，久則腎畏心之取資，堅閉腎宫，心欲交腎，腎畏心炎不納，勢必仍返於心，無奈心無液養，煩燥生。然心君雖無寧静之氣，未嘗無專主之權，徒然煩燥，相火尚不敢顯背君主，越出軀殼，乘君假寐，乃竊資重潛移，故盜汗與自汗實不同。自汗，心不得自主；盜汗，心尚能操意。此汗必出在胸間者尤甚。汗本熱，越出軀殼

外，則變爲寒。正因相火熱乃虛火，非實火，況乘心君之未知而遁出，非明目張膽者比。熱出爲寒，正顯其陰象也。況心原無液，何以得汗？亦竊腎之余津私自潛移耳。泄心熱仍宜補腎水，腎水足，心火自清，心火寧，心汗自止。方用防盜止汗湯。此心腎雙補。心腎兩足，自離而復合。尤妙黃連清心，肉桂溫腎，二味同用，能交心腎於頃刻。心腎交則心君清明，相自畏主，何敢竊國帑偷用哉。倘不補心腎，惟事止汗，汗不能止，心輕變重，重變危矣。

一夜汗，初少，後漸多，日久每夜出大汗，至五更止，人謂陽虛盜汗，誰知陰虛出汗乎。陰虛乃腎虛，腎藏眞陰宜秘藏，何故發汗？蓋腎中火動也，腎水非火不養，腎火妄動，何能生水，何反泄水？即水泄，宜從下出，何走皮毛旁出？不知腎火能生水者，眞火也，眞火喜靜不喜動，水靜則眞火生水，水動則眞火泄水。生水火秘藏，泄水火奔越。故腎中火動，仍腎水自動。腎水動者，由縱欲耗精。精泄過多則勞精，勞精則水動，水動火亦動。火動水不足以濟，則火且挾水騰出於本宮，不從下走，乃隨火性游行於經絡腠理，遇毛竅而泄。初則偶爾游行，久則夜夜出汗，陰氣愈虛，愈虛愈汗，毛竅竟成轉輸大道矣。然汗既宜無分晝夜，何獨夜汗？得未陰虛陽未虛乎？陰陽，兩相投者也，未有陰虛陽不虛者，況汗亦陽液，安在見其非虛。不知陰陽各有道路，行於陽分，則陰不敢奪陽權，行於陰分，則陽不敢奪陰柄。夜間出汗，實陰走於陰途，至五更，則陰不敢入陽界，故汗遇陽氣而自轉，非陰虛而陽不虛。宜大補其陰，加陽分藥提陰出於陽分，庶陰遇陽而止。方用補陰止汗湯。此方熟地、棗皮補精，地骨、沙參補陰，更消骨髓中虛熱，五味、桑葉止汗神劑，參、朮健脾開胃，補氣藥也。多用補陰則水足制火，少用補陽則陽易提陰，陰陽水火既無偏勝，自無走泄，又何必用澀清之牡礪，斂汗之瞿麥哉。

一每飯頭頂至面與頸脖間大汗淋漓，身又無恙，人謂陽氣旺，誰知胃氣盛乎。胃氣即陽氣，胃旺則陽旺，不知陽旺者合三陽言也。胃旺者，單言胃經。胃屬土，無水穀之入則氣安靜，即饑餓，其火暗起，亦不過在胸膈間，不能上至頭頂。惟水穀填於陽明，則胃中之火借水穀以助勢，遂化汗上升，越出於頭面上下。此汗明是胃火。然胃火盛宜發汗亡陽，何但出汗上身，下身乾燥？蓋胃火盛由於心包火旺，心包主火以生土，非助火以害土。胃得火生以出汗，不同於邪火之自焚，故止出汗上焦，不亡陽下焦。宜泄胃火，不可損胃氣，使胃平汗自止。用收汗丹。此妙在不泄胃火，反去滋陰。蓋陽盛者陰衰，補陰則陰旺，自足攝陽，不必止汗汗自止。況桑葉、荊芥引經止汗，白芥、蘇子消痰定氣，抑陽歸陰，化汗爲精，又何疑乎？然必久服始效者，以謂胃藥和緩，不宜急遽。

人有心頭有汗，一身手足無汗，人謂心熱，誰知思慮過度，則心火炎燒，逼乾其液。液乾宜無汗，何心頭反出汗？不知此汗非汗，乃心液，內不能存，外走出耳。或疑心液無多，安得盡化爲汗？不知心爲君主之官，心熱則臟腑之液群來相資，因內熱甚，不養心爲液，反越心爲汗。汗既出多，無有盡期，臟腑液何能相繼？勢必心愈熱，汗不可止。及至汗不可止，而心中乾燥，煩躁不眠生。治不可緩，宜補血養心，泄火生液，汗自止。方用滋心湯。此方名滋心多滋腎。蓋心液必得腎精上溉，液乃生，故欲補心，必須補腎精。補腎少加清心，則心火安，液不外越，汗又安有外泄。

《證治彙補・汗病》 大意

汗乃心液，在內爲血，在外爲汗；腎復主液，在內爲液，在外亦爲汗，故自汗必由心腎虛而得之。

內因

自汗者，衛氣不固，榮血滲泄。《醫鑑》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

外候

陽虛自汗必惡寒，火熱自汗必躁熱。傷濕自汗，困倦身重，天陰轉甚。聲如甕出。傷風自汗，頭疼身熱，咳嗽煩悶，鼻塞流涕。傷暑自汗，身熱口渴。煩躁面垢，痰症自汗，頭眩嘔逆，胸滿吐痰。心虛自汗，怔忡恍惚。肝熱自汗，口苦多眠。腎虛自汗，潮熱咳嗽。脾虛自汗，倦怠少食。

汗分冷熱

自汗有冷有熱，陰虛陽湊者，發熱自汗，汗出必熱；陽虛陰湊者，厥冷自汗，汗出必冷。然有火邪亢極，反兼水化而汗冷者，又有相火出於腎中，挾水化而汗冷者，不可不審。

汗多亡陽

氣虛則外寒，雖見熱中，蒸蒸爲汗，終傳大寒。此因汗多亡陽，重虛其

表，陽虛極矣，故爲寒中。凡病甚虛極之人，多有頭面汗出淋漓，口鼻皆冷，手足青色，氣促不止。急欲溫補以追欲絕之陽，幷外用撲法，亦有生者，遲則不及矣。

脈法

浮而濡者爲汗，在寸爲自汗，在尺爲盜汗。自汗之脈微而弱，爲陽衰；盜汗之脈細而澀，爲陰弱。

治法

陽虛自汗，宜補肺，然有扶陽而不愈者，乃表虛汗無以外衛也，當斂表以實之。心虛自汗，宜安神，然有補心而不愈者，乃血虛而汗無以退藏也，當養血以調之。汗出於脾，濕氣盛也，當燥之，然有補脾勝濕而不愈者，乃火氣蒸騰也，當先清其熱。汗出於腎，陽加陰也，當清之，然有涼血養血而不愈者，乃相火作汗也，當滋其陰。肝主疎泄而自汗者，當調血清火。胃經氣熱而自汗，宜導痰通滯。此治雜病自汗之法也。若夫傷風、傷濕而汗者，當發汗以解外，溫病、熱病而自汗者，當寒涼以清中，又非前法並論也。

治分五臟

肺虛者，護其皮毛；脾虛者，壯其中氣；心虛者，益其血脈；肝虛者，禁其疎泄；腎虛者，固其封藏。五臟之內，酌其宜溫、宜清、宜燥、宜潤而用之，惟存乎臨症之頃也。

死症

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凡汗出髮潤，汗出如油，汗出如珠，汗多喘滿，汗雨淋漓，皆不治也。

用藥

陽虛，用建中湯、參附湯；表虛，用桂枝加耆朮湯；心虛，用歸脾湯；肝火，用逍遙散；腎虛，用地黃安腎丸；相火，用當歸六黃湯；濕勝，用羌活勝濕湯；痰病，用理氣降痰湯。凡虛症服諸藥汗不止者，重加棗仁；有微熱者，加石斛。勞役氣虛，寒熱倦怠，少食自汗，脈虛大或沉細，補中益氣湯去升、柴，加五味、麻黃根。火氣上蒸，胃濕作汗者，涼膈散；濕熱自汗，衛氣虛弱，不任風寒者，調衛湯；痰實膈滯，寒熱自汗，能食便秘，脈實者，大柴胡湯下之。大抵氣熱汗出，多是有餘之症。

附盜汗

盜汗者，睡則出汗，醒則漸收。因陰氣空虛，睡則衛氣乘虛陷入陰中，表無護衛，榮中之火，獨旺於外，蒸熱而汗，醒則氣週於表而汗止。此症多見於虛勞之人，陰氣損傷，宜養榮清熱。若大病之後，新產之餘，及久出盜汗不止。則陽氣亦虛，宜補氣固陽，固陽能生陰。氣爲水母，甘溫化氣，陰液斯斂，若拘泥濟陰，烏能衛外？故表而出之。

附頭汗

頭汗者，以六陽之脈上循於頭，三陰之經至頸而還，陰虛陽浮，故汗出頭頸，不能週身。有相火迫其腎水上行心之分野者，有陽氣失所依附飛越於高巔者，有寒濕相搏者，有瘀血內蓄者，若關格小便不通而頭汗者，難治。及陽脫，唇舌口鼻清冷而頭汗者，亦不治。

附飲食汗

飲食汗者，因正氣空虛，反爲飲食慓悍之氣所勝，故食入汗出。久不已，則心氣耗散，令人消渴偏枯，宜安胃湯斂之。又飲酒中風，頭面多汗，食則汗甚，常不可單衣，身常濡，口乾善渴，名曰漏風。蓋頭爲諸陽之會，酒性亦陽，所以飲必見面，醉後陽氣升頭，毛竅亦開，當風坐卧，風邪入之，故多汗，宜實表。

附心汗

心汗者，圓圓一片，只在心膛。因憂思驚恐以傷其心，宜斂神益氣，歸脾湯主之。或用豬心一具，帶血破開，入人參、當歸末一兩，煮熟，去藥，食之。仍以艾煎湯，調茯苓末一錢，服。

附陰汗

酒色過度，每多陰汗，用六味地黃湯加山梔、柴胡。有房勞汗出中風，下體多汗，不能勞事，十味剉散加黃柏。

汗病選方

黃耆建中湯　治陽虛自汗。
當歸六黃湯　治陰虛盜汗。
玉屏風散　治虛炎自汗。
實表散澹寮　治腠虛冷汗。
羌活勝濕湯　治濕勝自汗。

理氣降痰湯　治痰病自汗。

防己黃蓍湯仲景。

安胃湯。

封臍法：　用五倍、明礬爲末，津液調封臍中，一宿卽止。女人津唾更佳。

撲粉法：　用牡蠣、白朮、麥麪、麻黃根、藁本、糯米、防風、白芷等末，絹包，周身撲之。

捷捺法：　用青桑葉一味，乘露採，焙乾爲末，二錢，空心，溫米湯飲下。

《馮氏錦囊秘録・雜症大小合參・傷寒自汗》　寒多中榮，風多中衛，榮得寒則痛，衛得風則熱，寒傷於榮，則無汗而爲傷寒，風傷於衛，則有汗而爲傷風，榮衛俱虛，則必自汗。蓋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虛則不能守脈中，氣虛則不能衛脈外，以致汗出。汗者，血也。寒則凝滯，故痛。熱則妄行，故汗，汗出而渴者，主發瘡痍。汗出而不渴者，主熱將散也。如身熱汗極，昏睡不言，筋攣背強，其脈沉微，此是欲變風候也。如頭有汗而身無汗，心胸懊憹，是中有停滯，而津液不得下行也。若身熱微微，昏沉多睡，身有汗而獨頭無，且寸口脈微者，是亡陽之候。如陰證諸候俱備，但身首俱有微汗者，未可謂之純陰，蓋陰脈皆至頸而還，今達陽部，故知非也。

《馮氏錦囊秘録・雜症大小合參・兒科盜汗自汗》　汗者，心之液，而血之異名，古云小兒盜汗不須治者，以其神氣未全，血脈流溢，易於滲泄，言其未甚者耳。若汗久不已，則氣血虧損，何以爲長養之用耶！蓋陽主氣，氣爲衛，陰主血，血爲榮，人之一身，負陰抱陽，平則寧，偏則病，故陰虛，陽必走而發熱，汗出如水，熱而涌，陽虛陰必乘，故發厥汗出，如水冷而流，其自汗者，謂不因發散，不因勞動，或昏或睡，自然而出，宜速爲治，久則亡陽，亡陽則氣怯，氣怯則脈虛，脈虛則神散，神散則不能主持，而爲驚爲搐。然又不可強止，止則閉遏陽氣，而作熱煩燥矣，盜汗者，睡熟則出，醒則復收，意同盜賊之義也。有因血氣未固，膚腠未密，過加溫暖，熏蒸生熱，熱搏於心也，爲邪勝，而津液不能內藏者，有傷冷傷熱，冷熱交爭，陰陽不順，津液泄越者，有心虛驚恐，神氣不能收攝精華者，有餐冷物過度，致傷脾土，土虛不能制其水液者，大法養心育脾，滋陰降火爲要。蓋本元充實者，睡則神氣斂納於內，本元不足者，睡則神氣浮越於外，汗亦因之流溢，醒則惕然氣聚，汗亦因之收藏，總由陰不平，陽不秘耳。有頭汗者，是邪傳諸陽，津液上奏也，手足汗者，胃主四肢，陽明濕熱也。更有脾虛自汗，亦多出額上，汗粘人手，尤宜速救胃氣，否則亦令陽亡。又有因汗後病後，重亡津液，陽氣偏盛，水不勝火，是以臟腑積熱，熏灼肌體，消燥骨髓，變成骨蒸，日晚發熱，肌削頰赤，肌乾黃瘦，夜有盜汗，五心煩熱，四肢倦困，飲食減少，成爲疳勞者。然人賴衛氣固其表，所以肌肉溫，皮膚充，腠理肥，若衛氣一虛則肌肉不溫，皮膚不充，腠理不肥，津液無拘，爲之妄泄，氣不衛則六脈不充，血不榮，則神不備，治之者，若不調補氣血，而用閉遏強止之方，則裏病未除，更增留熱肌表之患矣。然有汗之而無汗者，是津液內竭，或寒中榮深，而腠裏閉也。汗之而大汗不止者，因元陽本虛，受邪亦輕，治者誤汗之過也。

《馮氏錦囊秘録・雜症大小合參・方脈自汗盜汗合參》　自汗屬氣虛，陽虛血虛濕痰，宜人參黃芪，少佐桂枝，陽虛製附子亦可少用。火氣上蒸胃中之濕，亦能作汗，涼膈散主之。自汗盜汗，幷忌生薑，以其開腠理也。盜汗屬血虛陰虛，小兒不須治，當歸大黃湯甚效，但藥性寒而人虛者，兼用黃芪、甘草補氣之味。麻黃根治盜汗甚捷，蓋其性能行周身之表，引諸藥至衛分而固腠理也。盜汗發熱，因陰虛者四物加黃柏，兼氣虛加參芪白朮。盜汗者表裏汗出，非任自汗而自出也，多因心虛所致，宜斂心氣益腎水，使陰陽調和，水之升降，其汗自止。經曰：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驚惶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然肥人多自汗，以其多氣虛也。瘦人多盜汗，以其多陰虛有火也。但臟腑盡有津液，一經勞倦所傷，皆足以致汗出，然血之與汗，異名同類，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

五臟六腑表裏之陽，皆心主之，以行其變化，隨時升降，所在之處而生津，亦隨其火擾，所在之處泄而爲汗，是汗盡由心出也。醒而出汗曰自汗，屬陽虛。睡而出汗曰盜汗，屬陰虛。汗者心之陽，寢者腎之陰，一則陽虛不能固表，一則陰虛不能閉藏也。有胃腑旁達於外爲手足汗者，有胃熱熏蒸頭顱自汗而屬實者，故外感初症多自汗。海藏曰：與寒脈散三黃丸，三日病已，蓋腎主五液，化爲五濕，腎水上行，乘心之虛，心火上炎而入肺，欺其不勝皮毛以是而開，爲汗出也。先以涼膈散瀉胸中相火，次以三黃丸瀉心火以助陰，則腎水退捨而還本臟，玄府固閉而汗自已矣。此可以證初起實熱爲汗之

一見，然非概可以有餘之法治不足也。

經曰：心之液爲汗。東垣曰：坤土主濕，在人爲脾胃，夫人之汗，猶天地之陰氣，爲霧爲雨也。《內經》獨主於心，東垣又指脾胃而言，蓋心屬火主熱，脾胃爲土主濕，濕熱相搏，爲汗明矣。如天氣下降，地濕上升，乃成霖雨。又如甑中燒酒，非湯火熏淘，則不能成涓滴也。然人身清陽之氣上行達表，實腠理而固皮毛，謂之衛氣，衛氣象天，天包地外，一氣統攝，猶衛氣包護一身。經云：陽密乃固，陽密者即腠理密也。此氣主於肺，而本於胃，故胃充則衛實。自汗、盜汗之症，爲病雖一，其源不同。自汗者乃陽虛氣虛有濕，蓋陽氣虛則不能衛護肌表，故醒時津津然而汗出。盜汗者，乃陰虛血虛有火也，陰血虛，則不能榮養於中，故睡裏湊湊然而汗出也，腎多主之，以其閉藏之令失守也。然自汗陽虛，古今之定論，但眞陰衰弱，亦令自汗，蓋陰虛則火動乘於陰位，陰精被火煎熬而出，猶乾竹而以火燃之，亦有油也，不可概用參朮黃芪與桂枝斂之，但補其陰，則火自潛伏而汗自止矣。當兼以脈候辨之。

方書多言血與汗異名而同類，丹溪因之，遂有在內爲血，在外爲汗之論，似乎血即是汗，汗即是血矣。奚知血與汗之由來，有不可以同類幷言者。經云：心主血，血生於心。又云：腎主五液，入心爲汗。又云：汗者，心之液。此言汗爲心之液，而非曰心之血。血生於心，統於脾，藏於肝，其源則自水穀之精氣，受於中焦，變化取汁，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以奉生身者也。若夫汗則爲人身之津液，因腠理疏豁，皮毛不能外護，暑濕熱之邪干之，則津液而爲汗，是汗乃身之陽氣所化，故經曰：陽加於陰謂之汗，此可以氣言，而不可以血類也。且夏天毫竅不密，湯水入胃，汗即流溢，津液外耗，小便短少；冬天腠理閉密，汗不外溢，小便頻多，此更可見汗屬津液，而非血類也更明矣。況人之一身有涕、淚、涎唾、便溺，皆屬一水之化，而發於九竅之中。故鼻之所出曰涕，目之所出曰淚，口之所出曰唾、曰涎，二陰之所出曰便溺，而皮膚之所泄則曰汗，汗若可以血類之，則涕淚涎唾便溺，亦可以血言之矣。但心爲君主，汗爲心液，汗多之害，與亡血之害不甚遠耳，非若便溺之無大關害也。

夫自汗屬陽虛有濕，盜汗屬陰虛有火，古哲之定論，然經曰：陽者衛外而爲固也，但火與元氣勢不兩立，故火盛則陽衰，陽衰則衛虛，其所虛之衛行陰，當瞑目之時，正氣無力，以固其表，故腠理開，津液泄而爲汗，迨寤則目張，其行陰之氣復還於表而汗止矣。謂之盜汗，經名寢汗也。自汗盜汗，雖分陰虛陽虛，然悉屬於衛，且衛氣者，實由穀氣之所由化，肺臟之所分布，即天眞之陽，必得是而後充大，無是則衰微，變症百出，豈止汗乎。

汗由血化，血自氣生，在內爲血，在外爲汗，然汗者心之液也，而腎又主五液，故汗證未有不由心腎虛而得者。心陽虛不能衛外而爲固，則外傷而自汗，不分寤寐，不因勞動，而自能出也，腎陰衰，不能內營而退藏，則內傷而盜汗，睡則汗出，醒則倏收。經曰：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也。然二者之汗，各有冷熱之分，因寒氣乘陽氣而發者，所出之汗必冷，因熱氣乘陰虛而發者，所出之汗必熱，雖然，亦有熱火過極，亢則害承乃制，反兼勝已之化，而爲冷者有之，此又不可不察也。較而論之，則自汗爲甚，蓋盜汗眞元猶未盡虛，自汗則眞元耗散，腠理皆開，肺失統氣之權，不能固表，故毫竅疏豁，任其潰泄，勢必陽亡陰竭而後已，故自汗陽虛，治當補氣，以衛外，盜汗陰虛，治當滋陰以榮內，一以溫熱補益，一以清涼滋補，總不外收斂固密爲主。至若肺虛未固其皮毛，脾虛者收其中氣，心虛者益其血脈，肝虛者禁其疏泄，腎虛者，助其封藏，更當觀五臟，宜溫宜補，或潤或燥，不得膠乎一定也。

仲景曰：汗多則亡陽，陽去則陰勝也，重虛其表，陽虛極矣。甚爲寒中，有服止汗固表藥不應，愈斂愈出，止當理心血，蓋汗乃心之液，心無所養，不能攝血，故溢而爲汗也，宜大補黃芪湯，加酸棗仁也。有微熱者加石斛。凡治自汗，既用人參、黃芪，當必少佐桂枝、防風，以助其達表之力。陽虛甚者，更必少加附子，以翼參芪之助。內傷虛損，總用補中益氣湯，少加麻黃根製附子爲佐助，便升柴須少用，而必蜜炙以抑其升發暴悍之性，又欲其引參芪至表，復不可缺。食滯中宮，熱氣聚胃而上炎，則頭汗出，然在病後產後，悉屬陽虛，誤治必死。當心汗出，名心汗，乃思慮傷脾，以生脈散或補心丹治之。至陰之處，或兩腿挾中，行走勞動，汗出腥穢，此下焦濕熱不行也，以滲濕熱爲主。遇飲食湯飯，鼻上多汗，此肺虛乘熱也，宜益肺涼血。兩脇之下動輒有汗，此肝虛乘熱也，宜補肝養血。飲食汗出如洗，日久心虛液耗，令人消渴偏風，宜及早治之。脾經濕熱，淫於四肢，使手足心常有汗，宜抑陽流濕。平人半身出汗，夏月半身有汗，此皆氣血不足所致，夭之兆也。凡衄血吐血，頭額汗多，而身上無汗，爲陽亡陰竭，及汗出不至足者死。汗出發潤，如油之粘，如珠之綴，及淋漓如雨，揩拭不逮者，即三陽絕汗也，不治。脈不

爲汗衰者，死。額汗如雨，喘促弄色，四肢厥冷，湯藥俱嘔者，死。大如貫珠，轉出不流者，六陽氣絕也死。

玉屏風散　治自汗不止，氣衰表弱，易感風。

黃芪補氣專固肌表，故以爲君；白朮益脾，脾主肌肉，故以爲臣；防風去風，爲風藥卒徒而黃芪畏之，故以爲使。以其益衛固表，故曰玉屏風。黃芪得防風而功益大，取其相畏而相使也。卒中偏枯之證，未有不因眞氣不周而病者，故黃芪爲必用之君藥，防風爲必用之臣藥，黃芪助眞氣者也。防風載黃芪助眞氣以周於身者也，且有治風之功焉，許胤宗治王太后中風口噤，煎二藥熏之而愈，況服之乎？

調中益氣湯　治勞傷元氣，肢體倦怠，脾肺虛弱，自汗盜汗，內熱作渴等症。

此方即補中益氣加白芍、五味而已。補中益氣，純用甘溫，但行春升之令，此加酸斂兼持秋肅之權，氣虛多散，汗而不收，如夏氣之蒸潏也。金商一奏而炎歊如失矣。蓋有升有降，能發能收，則天地交通菀藁生遂，此東垣先生別行一路，以廣補中之妙者乎！

大補黃芪湯　治自汗虛弱。

芪附湯　治氣虛陽弱，虛汗不止，肢體倦怠。

參附湯。

黃芪建中湯　治氣血虛而自汗。

當歸六黃湯　治盜汗發熱，火實陰虛之聖藥。

盜汗者，乘人之睡而出，有如盜也。陰虛而睡，則衛外之陽乘虛陷入陰中，表液失其固衛，故濈濈然汗出。寤則陽氣用事，衛氣復出於表，汗即止矣。當歸、地黃滋陰之藥也，芩連、黃柏降火之藥也，盜汗之餘，腠理不固，故以黃芪補表，但既曰陰虛，則元氣有降而無升？肅殺之氣方深而復用肅殺之劑，毋乃犯虛虛之戒乎？惟火高氣強者，不得已而暫用之，不然寒涼損胃，禍更深耳。

張　見陰虛不足，蒸蒸內熱，津液妄泄爲汗者，此方用之。

熟地七八錢　丹皮一錢五分　山茱二錢　茯苓一錢五分　山藥二錢四分　澤瀉青鹽水炒　麥冬二錢　五味子八分　地骨皮一錢　生白芍一錢二分

加燈心蓮子水煎，食前溫服。虛極者，冲參湯服。

張　見陽虛不能斂汗者，此方主之。

人參二三錢　炙黃芪一錢　炒黃白朮三四錢　五味子八分

水煎食前服。虛極者加熟附子八分，炙甘草六分。

張　見心氣不足，脾氣亦虛，津液妄泄爲汗者，以歸脾湯去木香加五味主之。

以上三法，皆求本之治，不止汗而汗自止，所謂不治之治也。

丹溪用二桑葉，焙乾，爲末，空心米飲調服，是止盜汗。

團參湯。

一方：治當心汗出，用人參、當歸各二兩，猪心一個，帶血剖開，入參歸縫好，煮熟去藥食之。

盜汗良方：

麻黃根　牡蠣煅爲粉。各二兩　黃芪蜜炙　人參各二兩　煅龍骨打碎

地骨皮四兩　大棗七個

水六鐘，煎二鐘半，分六服，一日飲盡。

獨勝散。

《張氏醫通・雜門・汗》　汗由血液，本乎陰也。經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其義可知，然汗發於陰而出於陽，此其根本則由陰中之營氣，而其啓閉則由陽中之衛氣。故凡欲疎汗而不知營衛之盛衰，欲禁汗而不知橐籥之牝牡，吾知其不敗不已也。

汗證有陰陽，陽汗者熱汗也，陰汗者冷汗也，人但知熱能致汗，而不知寒亦致汗。所謂寒者，非曰外寒，正以陽氣內虛，則寒生於中，而陰中無陽。陰中無陽，則陰無所主，而汗隨氣泄，故凡大驚大恐大懼，皆能令人汗出，是皆陽氣頓消，眞元失守之兆。至其甚者，則如病後產後，或大吐大瀉失血之後，必多有汗出者，是豈非氣怯而然乎？故經曰：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栗而寒，寒而厥，厥則腹滿死。仲景曰：極寒反汗出，身必冷如冰，是皆陰汗之謂也。故凡治陰汗者，但當察氣虛之微甚。微虛者，略扶正氣，其汗自收；甚虛者，非甘、薑、桂、附，速救元氣不可。

自汗

雖由衛氣不固，胃中之津液外泄，而實關乎藏府蒸發使然。心之陽不能衛外而爲固，則自汗出，包絡之火鬱發也；腎之陰不能退藏於密，則盜汗

出，陰火乘虛蒸發也；肺氣衰則表不能衛而自汗出，必喘乏少氣；胃虛水穀氣脫散者汗自出，必氣虛少食。

陰虛者，陽必湊，故發熱自汗，當歸六黃湯；陽虛者，陰必乘，故發厥自汗，黃芪建中湯，甚者少加附子；營血不足自汗，黃芪建中加當歸，甚者加熟地；衛外之陽不固而自汗，芪附湯；脾中之陽衰微而自汗，朮附湯；腎中之陽浮游而自汗，參附湯。

身冷自汗陰躁，欲坐泥水中，脈浮而數，按之如無。經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陰盛格陽，眞武湯冷服。

肺氣虛者，固其皮毛，玉屏風散。

脾虛者，壯其中氣，補中益氣湯。

心虛者，益其血脈，當歸補血湯。

肝虛者，理其疎泄，逍遙散。

腎虛者，助其封藏，都氣丸。

火氣炎上，胃中之濕亦能作汗，可用涼膈散。

脾胃不和，外挾風濕，身重汗出，羌活勝濕湯。

風濕相搏，時自汗出，防己黃芪湯。

惡風自汗，桂枝湯。

又有漏風證，一名酒風，不論冬夏，額上常有汗出，此醉後當風所致。經曰：有病身熱懈惰，汗出如浴，惡風少氣，病名酒風。治之以澤瀉、朮各十分，橐衙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飯。又曰：飲酒中風，則爲漏風，漏風之狀，多汗，常不可以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急，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先宜五苓散熱服取汗，後與黃芪建中加白朮、澤瀉。

汗出日久，用參、芪、朮、附等藥不效，汗乾仍熱，此風邪伏於經絡，暫與參蘇飲，病已止服，此反治也。

汗出不止，名曰亡陽，以附子理中加黃芪，外用溫粉撲之。

痰證汗自出，痰消汗自止，二陳加桂枝、枳、香附、貝母。

多汗惡風，食則汗出如油，久不治，必成消渴，玉屏風散，少加煅牡蠣。

病餘氣血俱虛而汗，服諸止汗藥不應，用十全大補湯半劑，加熟棗仁五錢；若胸膈煩悶，不能勝陰藥者，生脈散加黃芪二錢，當歸六分，熟棗仁三錢，一服即驗。

別處無汗，獨心胸一片有汗，此思傷心也，其病在心，名曰心汗，歸脾湯倍黃芪，或生脈散加當歸、棗仁，豬心湯煎服。

汗出不治證

汗出而喘甚者，不治；汗出而脈脫者，不治；汗出而身痛甚者，不治；汗出發潤至顛者，不治；汗出如油者，不治；汗出如珠者，不治；汗出如膠，膠粘如珠之凝，及淋漓如雨，揩拭不逮者，皆不可治。

盜汗

《金匱》云：男子平人脈虛弱微細者，善盜汗出。蓋平人脈虛弱微細，同衛虛不能鼓其脈氣於外，所以不能約束津液，當衛氣行陰，目瞑之時，血氣無以固其表，腠理開則汗，醒則行陽之氣復散於表，則汗止矣，名曰盜汗，亦名寢汗。此屬本虛，與傷寒邪在半表不同，先與當歸補血湯加炒棗仁半兩，數服後與都氣丸調補之。酒客睡中多汗，此濕熱外蒸也，二妙散加白朮、防風、牡蠣。

血熱盜汗，當歸六黃湯爲專藥；虛人，多加參、芪，減芩、連；身熱，加地骨皮；肝虛，加棗仁；肝實，加龍膽草；煩心，加竹葉、辰砂、麥冬；脾虛，去芩、連，加白朮、芍藥。

傷寒陽明、少陽證盜汗，柴胡、葛根隨證主治；溫熱三陽合病，目合則汗，白虎湯。

頭汗

頭爲諸陽之會，額上多汗而他處無者，濕熱上蒸使然，或蓄血結於胃口，迫其津液上逆所致。

蓄血頭汗出，劑頸而還，犀角地黃湯。

頭汗小便不利，而渴不能飲，此瘀蓄膀胱也，桃核承氣湯。

胃熱上蒸，額汗發黃，小水不利者，五苓散加茵陳；甚，則茵陳蒿湯微利之。

傷寒脇痛耳聾，寒熱口苦，頭上汗出，劑頸而還，屬少陽，小柴胡加桂枝、芩、朮和之。凡頭汗，服和營衛，逐濕豁痰、理氣散瘀藥，或發寒熱，下體得汗者，爲營衛氣通，日漸向愈之機也。

食滯中宮，熱氣上炎，亦令頭汗，生料保和丸，倍用薑汁炒川連。

病後產後，悉屬陽虛，誤治必死；傷濕，額上汗出，下之微喘者，死；

下後小便不利者，亦死。傷寒、陰毒等證額汗，見《緒論》。

手足汗

脾胃濕蒸，傍達於四肢，則手足多汗；熱者，二陳湯加川連、白芍；冷者，理中湯加烏梅；弱者，十全大補去芎，加五味子。

陰汗

陰間有汗，屬下焦濕熱，龍膽瀉肝湯加風藥一二味，風能勝濕也，或當歸龍薈丸，及二妙散俱效；陰囊濕者，以爐甘石煅過撲之，密陀僧末亦佳。

半身汗出

夏月止半身出汗，皆氣血不充、內挾寒飲所致，偏枯及夭之兆也，大劑十全大補，人參養營、大建中輩加行經豁痰藥治之；若元氣稍充，即間用小續命湯一劑以開發其表，或防己黃芪湯加川烏以散其濕。此證雖屬血虛，愼不可用四物陰藥，以其閉滯經絡故也。

石頑曰：汗之源不一，有因於衛氣疎者，有因於營氣熱者，有因於營衛不和者，蓋風邪干衛，則腠理疎，營氣乘表虛而外泄，則自汗，治當散邪爲急，宜從仲景桂枝湯、小建中輩；遲則營氣外亡，邪氣內入，必變府實潮熱矣，又宜三承氣湯選用。此皆外感自汗也。若鬱熱內蒸，亦必從空竅發泄，或從腸胃下奔，或從皮毛外達，則鬱熱得散，然外泄輕於下奔，蒸熱勝於乾熱，以此驗營衛之枯與不枯也，當從內傷虛損例治之。至於邪正交加，非汗不解，故少陽挾熱，或爲盜汗，或腋汗脇汗，須知從陰陽交互處發泄者，皆陰陽不和，半表半裏證，小柴胡、逍遙散，皆合劑也。及乎挾風邪痰濕之類，亦多有之。至如頭汗，或爲濕熱上攻，或爲瘀血內結，亦屬陰陽不和。其於陰汗股汗，又爲肝家濕熱下滲之徵驗，豈可一概施治乎？

診　汗家腠理疎豁，其脈必緩，兼浮則爲風，兼滑則爲痰，兼大則爲熱，兼弱爲衛虛，兼芤爲失血，兼遲爲氣虛，兼細爲陰虛。經云：肺脈軟而散者，當病灌汗，肺脈緩甚爲多汗，尺澀脈滑，謂之多汗。病風人脈緊數，浮沉有力，汗出不止，呼吸有聲者死；不然，則主病氣。

《張氏醫通・婦人門下・多汗》　產後血虛，身熱自汗，逍遙散加熟棗仁、烏梅，不可用補氣藥。古方用麥煎散治產後盜汗自汗，爲害不可勝數。因外感而汗者，黃芪建中湯；氣血俱虛，十全大補湯，不應，加附子；若汗多不止，必發柔痙，尤當前藥；若頭汗者，或因濕熱，或因瘀血，當審虛實治之；半身汗出，昔人用二陳合四物，治多不效，以血藥助陰，閉滯經絡也，此屬氣血不充，而有寒痰留滯，非大補氣血，兼行經豁痰不效，宜十全大補、人參養營加星、半、川烏。肥人，多加豁痰行氣藥；瘦人，氣血本枯，夭之徵也。

《張氏醫通・嬰兒門上・汗》　小兒腠理疎薄，常時微汗，但不宜過多，亦不可衣被過厚，使汗大出。若睡中出汗名盜汗，止汗散；遍身多汗煩熱爲胃熱，三補丸；胃虛汗者，上至項下至臍也，益黃散；六陽虛汗者，上至頭下至項，乃稟賦不足，保元湯加防風、白朮。小兒元氣未充，腠理不密，或飲食停滯，或厚衣溫煖，熱鬱心包而津液妄泄也，導赤散，血虛，用人參、當歸等分煎服，名團參湯。其盜汗屬胃經虛熱者，五味異功；腎經虛熱者，六味丸；若寒水侮土，益黃散。設泛行施治，誤損脾胃，多成疳瘵。大凡汗多亡陽，必至角弓反張、頸項痙強，用十全大補，多有生者。

《張氏醫通・嬰兒門下・汗出》　痘瘡多汗，則津液外泄，或未漿，或既靨，並宜保元湯加養血藥。然又有面赤發渴，汗出不及腰者，皆胃熱腎虛，四君子湯去朮，易麥冬，下六味丸。若面赤作渴，手足心熱，大便堅者，腸胃實熱也，瀉黃散。若初起發熱時，自汗不妨，乃濕熱薰蒸而然，切不可便用耆、朮之類以實腠理，亦不可妄用升、葛之類以泄肌肉。蓋自汗則痘熱已輕，恐發泄太甚，則津液內耗，陰隨陽散，難以收靨，卽靨後自汗，亦宜詳審而治。若血虛自汗，則至夜煩熱作渴，當歸補血湯；氣虛不能自固而汗，則動作喘息，力微身熱，四肢不溫，四君子加歸、耆；有痘出平塌，淡白少神，身涼而汗者，保元湯加肉桂、當歸。有重幃煖炕，厚衣重衾而多汗者，宜漸減以清適之。

《症方發明・汗》　汗症有自汗盜汗之不同，自汗者，無時自出，動則爲甚，此由衛氣虧而不能固衛於外，以致津液自滲洩而出，屬氣虛者多。然亦有服參芪而自汗如故者，此爲陰虛，水不制火，心液自洩。《原病式所》云心熱則出是也。盜汗者，睡中盜出，至醒方知。蓋陰虛之人，睡去，自外衛之陽乘虛蹈入陰中，表液失其固衛而盜出，覺則陽復用事，衛氣復出於表，表實而汗自止，此屬陰虛。丹溪亦曰：自汗屬氣虛，盜汗屬血與陰虛。外有痰症自汗者，所謂痰飲內動，身心有汗也。有濕熱自汗者，譬之土氣，濕熱蒸爲雨露，故濕無熱不作汗，濕得汗而蒸之，則自汗矣。若止心孔一片，屬眞氣不足

所致者，則從海藏治之。故因風寒者解其邪，因暑有汗名曰心汗，良由思慮過度，致傷心血而然。考《內經》之論，五熱滌其煩，火實者清之，氣鬱者疎之，痰壅者開之，食滯者消之。五藏皆能令人汗，故士材云：肺虛者，固其皮毛，黃芪六一湯之屬。脾虛者，補其中氣，玉屏風散之屬。心虛者，益其血脈，天王補心丹之屬。肝虛者，禁其疎洩，白芍棗仁之屬。腎虛者，助其封藏，八仙長壽丸之屬。至若因外感六淫所致者，自有本門治法可遵。故致汗之因甚多，宜各隨其兼症而理之，不可膠執。按沈氏云：汗爲心之液，凡汗出無有不從心液而來，故治諸汗，皆宜養心液，固表氣爲主，亦至要之言也。

黃芪六一湯　此治肺虛汗出之劑。

玉屏風散加麻黃根、浮小麥，止諸汗必愈。或再加人參，如因濕熱自汗者，本方加芩、連、柏、芩之屬。

此氣虛自汗之方也，如糯米、圓肉、棗仁、白杭芍、龍骨、牡蠣之屬，皆可採用。若果氣虛陽衰者，方可參用參附湯、芪附湯、黃芪建中湯之屬。凡服固表藥，汗不止者，用炒棗仁一兩，同地、冬、白芍、五味、圓肉、竹葉，大劑多服自效。

加味生脈散　此治盜汗之神藥也，一婦幼患此症，仲淳以二劑投之，二十餘年不發。方中有製香附二錢。

當歸六黃湯　此亦治盜汗之方也，予謂陰虛有火，非苦寒之品所宜。按沈氏云，若外感症中盜汗宜用此方，陰虛盜汗，則宜六味、左歸方中加滋陰收斂之屬。

止汗紅粉　此外治之法，汗出不止者，急用此閉塞其汗孔，乃衛外之兵也。

若汗出如膠之粘，如珠之流，或淋漓如雨，拭不逮者皆難治。

《醫碥・雜證・瘟疫雜病論》　汗論

不得汗　雖被覆火灼亦無，邪初發，定在半表半裏。至於傳變，有出表者，有入裏者，有表裏分傳者，凡見有表復有裏之病，必先攻裏，裏邪去而後得汗。若裏氣壅滯，陽氣不舒，四肢且厥，安能氣液蒸蒸以達？長此，如水注閉其後竅，不能涓滴。凡見表裏分傳之證，務宜承氣，裏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能汗解。不然者，雖大劑麻黃湯連進，非惟一毫無汗，且加煩躁矣。

戰汗　邪先表後裏，忽得戰汗，經氣舒泄，當即脈靜身涼，煩渴頓除。若應下失下，氣消血耗，欲作戰汗，但戰而不汗者危，以中氣虧敝，但能陷降，不能升發也。次日當期復戰，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氣脫，不勝邪也。戰而厥回無汗者，眞陽尚在，表氣枯涸也，可使漸愈。戰而不復，忽痙者必死。凡戰不可擾動，但可溫覆，擾動則戰而中止，次日當期復戰。凡戰而汗不出，宜大劑歸地加參內托。

自汗　不因發散，自然汗出，邪欲去也。若身熱大渴，脈長洪而數，宜白虎湯，得戰汗方解。若下後得自汗，數日不止，熱甚汗甚，熱微汗微，此表有留邪，實病也。邪盡汗止，如不止者，柴胡湯佐之，表解汗當自止。設有三陽經證，當照前用本經藥加減法。若誤認爲表虛自汗，用實表止汗之劑則誤矣。有裏證，時當盛暑，宜白虎湯。若面無神，唇刮白，表裏無陽證，喜飲熱畏冷，脈微，忽自汗爲虛脫。夜發晝死，晝發夜死，急當峻補，補不及者死。大病愈後數日，每飲食及驚動即汗，此表裏虛怯，宜人參養榮湯，黃芪倍加。

盜汗　裏證下後，得盜汗者，內有微邪也。凡人目瞑，衛氣行於陰，今內有伏熱，兩陽相搏，則腠理開而盜汗出。若伏熱一盡，盜汗自止，如不止者，柴胡湯佐之。愈後脈靜身涼，數日後反得盜汗及自汗，屬表虛，宜黃芪湯。仍不止，加麻黃根一錢五分。如有熱者屬實，不宜用此。

狂汗　邪將去而欲汗解，因其人稟素壯，陽氣盛，不能頓開，三句當改云：陽浮盛於表，躁擾不寧。忽然坐卧不安，發狂躁，少頃大汗而躁止，脈靜身涼，霍然而愈。

《醫碥・雜證・汗》　汗者，水也，腎之所主也。內藏則爲液，上升則爲津，下降則爲尿，外泄則爲汗，而所以外泄，則火之所蒸發也。火屬心，故謂汗爲心之液。火盛者雖表固亦出，不盛者必表疎乃出。自汗者，乃因發表而汗自出也，其出無時，火退乃已。傷風傷寒，皆熱蒸汗出，中暑病濕亦然。五志過極則生火，亦汗出。如驚則心神浮動飛越，汗隨出可見。勞動則生火，飲食則長氣。經云：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氣屬於陽，氣有餘是火也。房事則精泄於下，火散於上，故皆汗出。火在裏則汗隨藏府出，火在表則汗從經脈出。如太陽傷風，熱在皮膚，則翕翕汗出，乃肌表之汗也。陽明胃實，則蒸蒸汗出，乃胃府之汗也。翕翕，蒸蒸，皆熱貌，翕字爲合羽，其身如合羽所覆，捫之自溫。蒸蒸則如炊籠騰越，捫之熱氣透手也。春夏氣浮，汗出肌膚，秋冬氣沉，汗出骨髓，故筋骨之疾宜汗者，常於冬至後

發之。自汗，舊云表虛。然不可概論，如傷寒其始無汗，後傳陽明即自汗，豈前則表實，後則表虛乎？前之無汗，則陰邪凝固使然。無論其人平素表實無汗，即表虛亦無汗。後傳陽明，熱盛蒸越，無論其人平素表虛有汗，即表實亦有汗。問：太陽傷風有汗，用桂枝湯，非表虛乎？曰：傷風有汗，有汗則表疎，故謂之虛，是因有汗而表虛，非因表虛而有汗也。因表虛而有汗，則重實表；因有汗而表虛，則重散熱。其用桂枝是發散風邪，非固表也，固表乃其兼能耳。有實火，有虛火，陽虛，即東垣補中益氣證。陰虛。即血虛。腎陽虛，腎陰虛，皆發熱，皆虛火也。火炎則身溫，汗熱而膚灑；陽虛則身涼，汗冷而膚滑。陽衰則衛氣不固。又陽虛則不能內守，而易於浮越也。然亦有熱極而反出冷汗者，蓋熱聚於內，肌膚反冷，膚冷故汗亦冷也。或汗過多陽從汗脫所致，然熱盛汗多而脫者，其汗必先熱，後乃冷耳。丹溪謂熱極反汗冷，乃火盛兼水化，其說牽強。盜汗者，寤時無汗，實寐時汗即出，如盜乘人睡熟而出也。人寤則氣行於陽，寐則氣行於陰，若其人表陽虛者，遇寐而氣行於裏之時，則表更失所護而益疎，即使內火不盛，而陽氣團聚於裏，與其微火相觸發，亦必汗出。若內火素盛，兩陽相搏，陰液被擾，雖表固者，亦必潰圍而出矣。其人陰虛尤易動。及其醒覺，則陽氣還出於表，而汗自止，傷寒之盜汗亦然。蓋邪在半表半裏時，寤則氣挾邪還於表，陰得安靜不擾，故無汗。寐則氣挾邪入於表，陰被擾而不寧，故汗出也。丹溪謂雜證之盜汗，有陽虛，有陰虛，大病後陰氣未復，遺熱未清，或勞役七情色欲之火，或飲食積熱，皆足耗損精血。陰氣既傷，陽火獨旺，內蒸成汗也。

心孔汗，別處無汗，獨心孔一處有汗，由思慮過多，心神浮越使然。頭汗，別處無汗，熱不得外越，但上蒸也。或因黃鬱未發，或因濕家誤下，或因水結胸證，或因火劫熱迫，或因陽明畜血，或因熱入血室，并詳《傷寒論》。手足汗，別處無汗，脾胃之熱達於四肢也。脾胃主肌肉四肢，熱達於肌肉則體汗，若達於四肢，則手足汗耳。冬月足多汗，氣降也。又有手汗。汗屬脾胃虛寒，不能運行，津液乘虛陽外越虛陽被寒所逼外越。而橫溢於四肢者，如陰盛而淫雨滂沱也，其汗必冷，與實熱之汗其汗必熱。不同。

脫汗，陰盛格陽，汗從陽脫，味淡不咸。久藏之液則咸，若纔經氣化之液則淡，咸者已經出盡，并新化之液亦出，則津隨氣脫可知矣。如珠不流，無繼故也。爲汗絕，不治。淋漓如雨，拭揩不及，及液涸而火上炎，熬煎如膠之粘者，皆難治。

治法：自汗屬熱者，宜清火；胃實者宜下。涼膈散、白虎湯、承氣湯酌用。氣虛者生脈散、補中益氣湯加麻黃根、浮麥。血虛者當歸六黃湯加地骨皮，血氣并虛者黃芪建中湯。自汗畏冷，雖炎天必棉衣，乃火鬱伏於內，不達於表，故外畏寒而內實熱也，防風湯。濕痰自汗，雖去痰導濕，每飲食即汗出，益胃散。不論冬夏，額上常有汗出，因醉後當風致之，名曰漏風，漏風湯。病後汗常出，察其人精神飲食日增，此是餘邪欲散也，不須治之。若陰氣未覆，邪熱尚作，須與汗理。陽虛陰乘，陰寒之氣一逼，則虛陽浮越，而汗隨出矣。因自汗而厥者，黃芪建中湯加附子，或芪附湯。盜汗，當歸六黃湯主之。無內熱者，表虛者，即內無火，而寐時陽氣入裏，久亦擾陰汗出。防風湯、白朮散。肝火，當歸龍薈丸。有身熱，加地骨皮、柴胡、黃芪、秦艽。肝虛加酸棗仁，實加龍膽草。右尺實大黃柏、知母。脾虛，參、朮、白芍、山藥、白扁豆、浮麥。經霜桑葉末，茶調服。心虛熱而陰氣不斂者，睡則多驚，酸棗仁湯。心實熱者，多煩，當歸六黃湯加連翹、丹皮、竹茹。虛勞盜汗，青蒿散。

《雜病源流犀燭・諸汗源流》 睡則汗出，醒則倏收，名曰盜汗。不分寤寐，不因勞動。自然汗出，名曰自汗。

諸汗，心虛病也。汗者，心之液，故其爲病，雖有別因，其原總屬於心。然腎又主五液，心陽虛不能衛外而爲固，則外傷而自汗。亦腎陰衰不能內營而退藏，則內傷而盜汗。故汗之病專屬心，汗之根未有不兼由心與腎。且腎陰既衰，心血必不足，以精即是血，心虛必本於腎虛，腎虛必至於心虛也。而自汗盜汗，二者又有冷熱之分。寒氣乘陽虛而發汗，必冷。熱氣乘陰虛而發汗，必熱。又有熱火過極，反兼勝己之化者，汗亦冷。此不可不細辨也。夫汗固爲心與腎二經之虛，其實五臟虛衰，皆能致汗。其專由心虛而汗者，法當益其血脈。宜當歸黃湯。其專由腎虛而汗者，法當助其封藏。宜五味子湯。若由肺虛而汗，則必固其皮毛。宜黃芪六一湯。由脾虛而汗，則必壯其中氣。宜補中益氣湯。由肝虛而汗，則必禁其疎泄。宜白芍湯。五臟所致之汗，各有治法如此，然此皆五臟之氣先虛，而後汗出，非汗之出，分屬於五臟也。經云：驚而奪精，汗出於心。宜遠志、柏子仁。持重遠行，汗出於腎。宜人參、肉桂。疾走恐懼，汗出於肝。宜棗仁、山藥。搖體勞苦，汗出於脾。宜人參、白朮。飲食過飽，汗出於胃。宜陳皮、白朮。則又當因乎汗之由，以分治其臟腑。至若肺主氣，又主皮毛，肺虛則表不能衛，而汗從肺自出。宜玉屏風散。思慮太過，當心一片津津，而汗從心自出，宜天王補心丹，名曰心汗。胃家虛，水穀氣脫散，而汗從胃自出。宜補氣運脾丸。邪在內，玄府不閉，而汗從腎自出。宜無比山藥丸。

邪在表，腠理不閉，而汗從經絡出。宜調榮活絡飲。又皆臟腑兼及之餘症也。而陰陽氣血之際，尤不容不察。蓋陰虛者陽必湊，故發熱自汗。宜當歸六黃湯。陽虛者陰必乘，故發厥自汗。宜黃芪建中湯。肌膚澀而尺脈滑，榮血自涸者，必多汗。宜當歸六黃湯。氣虛而陽弱者，必體倦自汗。宜芪附湯。氣不順者必多汗。宜小建中湯加白芍、肉桂、木香、甘草、薑、棗。陰陽偏勝者必多汗。宜黃芪湯。陰火盛者必多汗。宜正氣湯。臟腑之陰，拒格衛氣，浮散於外無所依歸者，必多汗。宜玉屏風散。諸虛不足，羸瘠枯瘦，心忪驚惕者，必多汗。宜牡蠣散。病後氣血俱虛者，必多汗。宜十全大補湯。審乎此，而陰陽氣血，各得其理矣。他如津脫者汗大洩，宜調衛湯。痰盛者汗自流，宜理中降痰湯。火氣上蒸冒濕者，必作汗。宜涼膈散。表虛者汗出漉漉，宜丹溪治汗湯。濕勝者汗滲肌肉，宜調衛湯。胃熱者，多於食後汗下如雨。宜二甘湯。飲酒中風者，惡風少氣，汗出如浴。《內經》謂之漏風，其壯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熱喘息，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者。宜白朮散。以上七症，悉自汗之患，所當治者也，惟汗出如珠如油如膠，淋漓而指拭不逮者，皆不可治。人有汗出額上偏多者，以頭爲諸陽所會，故蒸熱而汗，此就無病者言之也。又以左頰屬肝，右頰屬肺，鼻屬脾，頦屬腎，額屬心，三焦之火，涸其腎水，溝渠之水，迫而上屬於心，故血虛而偏多汗，此就有病者言之也。宜額汗方。若頭汗出，齊頸而還，則爲血症。宜四物湯加減。濕邪搏陽，亦汗出頭額。宜參用勝濕湯、調衛湯。水結胸無大熱亦汗出頭額。宜小半夏湯加茯苓。陽明胃實，亦汗出頭額。宜調胃承氣湯。而又有手足汗者，液自胃府旁達於外，則手足自汗。有熱聚胃府，逼而出之者，此陽明病也，必當下。宜大柴胡湯。有手足汗，用涼藥補藥俱不效者，此陰陽不和，經絡不調也。宜八物湯加半夏、茯苓爲君，川烏、白附子爲佐使，即止。有兩腋汗，腳心汗，久不愈者，此濕熱流注也。宜牡蠣丹。而又有陰囊汗者，則爲腎虛陽衰。宜安腎丸、小安腎丸。有陰囊汗出，久而生瘡，其癢甚苦，搔之不足，後必自痛者，則爲濕熱流注。宜牡蠣丹。而又有血汗者，汗出污衣，甚如蘇木水漬染，《內經》之衄證，則由膽經受熱，血遂妄行，又與手少陰氣並，故成此症。宜定命散。亦或由大喜傷心者，則以喜必氣散，血隨氣行，故成此症。宜黃芪建中湯，兼用小麥、麥門冬、金銀器煎湯調下妙香散。亦或有產婦血汗者，則以氣血虧耗也。宜猬皮散。而又有黃汗者，則以汗出時，入水澡浴，濕熱內鬱之故。宜芪陳湯。另詳黃疸門。若乃汗多不止，眞陽亡脫，名曰亡陽症，其身體必冷，多成痹寒或四肢拘急。宜桂枝附子湯。又陽虛亡陽，汗不得出，亦名曰亡陽症，必致頭眩身慄。宜陶氏再造散。以上總指自汗言。經曰：腎病也者，寢汗出，憎風。蓋腎傷則陽衰，陽衰則衛虛，所虛之衛行於陰分，當目瞑之時，無氣以固其表，則腠理開而盜汗出，醒則行陰之衛氣復於表，而盜汗止。法當益氣補陰降火，則自愈。宜當歸六黃湯、四製白朮散、牡蠣散或盜汗良方。此其大較也。或有緣陰火盛者，宜正氣湯。或有緣肝熱甚者，宜龍膽散。或有緣氣血兩虛者，宜當歸地黃湯。或有緣諸虛不足者，宜參芪湯。其病雖同，而源則異。以上總指盜汗言，然則自汗盜汗，烏容忽視之也哉？

脈法　《內經釋》曰：尺膚澀而尺脈滑，此自汗而血涸津脫也。《脈訣》曰：汗脈浮虛，或澀或濡，軟散洪大，渴飲無餘。又曰：肝脈浮虛，或濡或澀，自汗在寸，盜汗在尺。仲景曰：寸脈微，尺脈緊，其人虛損，多汗。知陰常在，絕不見陽也。又曰：傷寒脈浮而遲，面熱赤而戰惕者，當汗出解也。脈遲者爲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心癢。《脈經》曰：男子平人脈虛微細者，喜盜汗出。

汗即津液　《內經注》曰：腠理發泄，汗出漉漉，是爲津。津滲於孔竅，留而不行者，是爲液。《資生》曰：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東垣曰：大腸主津，小腸主液，二腸受胃之榮氣，乃能行津液於上焦，灌溉皮毛，充實腠理，若飲食不節，胃氣不足，二腸無所稟受，故津液涸竭也。

汗因濕熱　《內經註》曰：陽氣上薄，陰能固之，則蒸而爲汗。《難經》曰：腎邪入心爲汗。《正傳》曰：心爲君火，脾胃爲濕土，此濕熱相薄，而爲汗明矣。《綱目》曰：衛氣虛則多汗，榮血虛則無汗矣。《丹溪》曰：風病多汗，風散氣故也。痰症亦多汗，頭眩嘔逆也。火氣上蒸，胃中之濕亦作汗。

諸汗症治　《內經》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正傳》曰：盜汗者，陰虛榮血之所主也，宜補陰降火。《明理》曰：頭者，諸陽之會，邪搏諸陽，津液上湊，則汗見於頭。《本事》曰：頭者，三陽之會，蓋三陰之脈，至胸而還，凡有頭汗出，自是陽虛，故曰汗出爲陽微，是陰不得有汗也。《得效》曰：凡心腋汗，大人乃心血溢盛，而常發赤者是也，小兒因驚得之。有人患心腋盜汗久不止，用參歸腰子，以收斂心血，遂愈。其方，人參、當歸各五錢，豬心一

個，破作數片，并心內血，以水二碗，先煮豬心至一碗半，乃入二藥，同煎至八分，取清汁，即吃豬心。以汁送下令盡。《入門》曰：凡發汗過多，則陽虛不固，汗出多，則津液亡而小便難。四肢者，諸陽之本，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是以四肢拘急也。

仲景曰：柔汗發黃爲脾絕。釋云：柔爲陰柔，柔汗，即冷汗也。一云油汗，即黏汗也。《醫鑑》曰：《內經》言絕汗，注謂汗出如珠不流，復旋轉及一切虛損之症，自汗不止者，總用補中益氣湯，少加附子、麻黃根、浮小麥，其效如神。但升柴必用蜜水製炒，以殺其升發勇悍之性，又欲其引參芪等藥至肌表也。又曰：仲景桂枝湯，治外感風邪自汗之聖藥也。黃芪建中湯，治外感氣虛自汗之神劑也。補中益氣湯，治內傷氣虛自汗之妙方也。

汗出凶證　《直指》曰：傷寒熱病，汗出髮潤，一不治也。汗出如油，二不治。汗凝如珠，三不治。《入門》曰：傷寒熱病，頭汗如珠不流者，陽脫即死。《活人書》曰：傷寒陽病自汗有九症，皆有治法，陰病不得有汗，惟陰毒則額上手背有冷汗，甚者如水洗，此是陽虛陰盛，亡陽而將脫也，其死必矣。

鰲按：汗出凶症，一切病皆然。不特傷寒熱病爲忌也。因前人祇於傷寒熱病詳言之。茲故雖非言傷寒，亦借錄其語於此，以爲凡病有自汗凶症者，亦知所忌也。

禁忌法　《活人書》曰：冬月天地閉，血氣藏，縱有病，亦不宜多出汗。

鰲按：不宜多出汗，言不宜用藥使之多汗也。丹溪曰：自汗，大忌生薑，以其開腠理故也。又曰：凡有汗，一切辛辣之味，五辛之屬，並忌食之。

涕淚涎唾　五臟所出，或爲病，或不爲病也。《難經》曰：腎主五液，分化五臟，入肝爲淚，入心爲汗，入脾爲涎，入肺爲涕，自入爲唾。然則汗、涕、淚、涎、唾五者，雖皆由腎灌施，而既灌施各臟，則即爲各臟之液也。入心之汗，已詳言之。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論汗證》　汗有自汗、盜汗二證。自汗者，屬陽虛，衛氣不固，則腠理松，而津液爲之發泄也。時常出汗，而動作益甚，治宜實表補陽。盜汗者，屬陰虛。陰虛者，陽蒸陰分則血熱，血熱則液泄，寐則出，醒則收，治宜清火補陰。然陰陽有交互之義，不得以陽虛僅補陽，而忘乎陰也；不得以陰虛僅補陰，而忘乎陽也。何以言之？如病後、產後、吐瀉、失血之後，必多出汗，是陰虛而陽無所依，氣將脫矣，必用參芪，而滋陰之品須兼用之。如黃芪補氣湯用當歸一兩，而黃芪止用三錢，是補血以生氣也。如當歸補血湯用黃芪一兩，而當歸止用三錢，補氣以生血也。因證因脈，隨時變化，不膠一定。彼火盛而汗出者，以火爍陰，陰虛可知也；無火而汗出者，以表氣不固，陽虛可知也。知斯二者，而治法可得綱領矣。

凡人但知熱能致汗，汗必熱，不知陰亦能致汗，汗必冷。所謂寒者，非曰外寒，正以陰中無陽，則陰無所主，而汗隨氣泄也。經曰：陰勝則身寒汗出，塞則厥。仲景曰：極寒反汗出，身必冷。是皆陰汗之謂也。治者，速救元氣，如參芪固所當用，即薑、桂、附子，亦不可緩，庶冷汗轉熱，而病可愈矣。

玉屏風散　治氣虛自汗，及傷寒誤治，多汗表疎，易感風寒者。

清火固表湯新　治內熱有火，口渴便結，煩躁不寧，表虛自汗，日夜不止，宜清火以固表也。如火退而汗不收者，加淨麻黃根蜜炒二錢，或加牡蠣粉二錢。如心虛不寐多汗者，加棗仁、當歸各錢半。如口渴甚者，加生石膏三錢。如小便赤澀，加山梔錢半。此方適病而止，後宜因人補養。

大補黃芪湯　治虛弱自汗。

芪附湯　治氣虛中寒，自汗如冰，肢體倦怠。

白朮散　治虛風多汗，少氣痿弱，食則汗甚，不治必成消渴。

黃芪六一湯　治陰陽俱虛，盜汗。

當歸六黃湯　治人夜睡，寐則汗出如洗，醒則汗收，此名盜汗。由心虛有火，陰陽兩虧也。用此治之，一服全愈，眞聖方也。

加味知柏地黃湯新　治陰虛火動，煎熬汗出，如乾竹以火燃之，亦有油也。但補其陰，火退而汗自止，不得概用參、芪、桂枝斂之。如陽虛之自汗也，其左尺脈必細數無力，或浮大而空。

金鎖正元丹　治眞陰不足，遺精盜汗，一切虛損。

治汗備要

凡自汗、盜汗，忌用生薑，以其松腠理也。

凡自汗屬氣虛，用參芪，少佐桂枝，以實表也。若陽衰身冷，加附子。

凡止汗，麻黃根甚捷，性走周身，引諸藥至衛分而固腠理也。

凡汗者，心之液也，人言爲心血，誤矣！但血液同類，須當養心。而腎主五液，入心爲汗，故汗證未有不由心腎虛而得者。治者早夜補腎，中時補心，二者互用乃妙。

凡盜汗，屬陰虛有火，而眞元猶未大虧，所以歷久無害。若自汗，則眞元耗散，肺失統氣之權，不治，勢必陽亡陰竭而危。治自汗，以溫熱補益，治盜汗，以清涼滋補。

凡自汗服斂藥而不效者，當理心血。心無所養，故溢而爲汗，宜大補黃芪湯加棗仁二錢。有微熱者，加石斛二錢。

凡內傷虛損出汗者，用補中益氣湯加麻黃根二錢、附子五分爲佐助，但升麻少用，須蜜重炒，又不可少，欲引參芪至表也。

凡食滯中宮，熱氣聚胃而上炎，則頭汗出。然在病後、產後，悉屬陰陽兩虛，治法不同。

凡當心汗出，名心汗，乃思慮傷脾，以生脈散或補心丹治之。

凡兩腿挾中，行走勞動，汗出腥穢，此下焦濕熱也，以滲濕熱治之。

凡飲食時鼻多汗者，此肺虛乘熱也，治宜補肺涼血。

凡兩脇下動轍有汗，此肝虛乘熱也，宜養血補肝。

凡飲食汗出如洗，日久心虛液耗，令人消渴偏風，宜早治之。

凡脾經濕熱，淫於四肢，使手足心常有汗，宜抑陽滲濕。

凡肺脈散，當自汗。肺脈緩甚，爲多汗。尺脈澀，陰傷也，多汗。

論汗出凶證

凡身一邊出汗者，氣血不周也。或吐血、衄血，頭汗而身無汗者，爲陽亡陰竭。汗出如雨，揩拭不逮者，名洗尸汗，三陽絕也。脈不爲汗衰者，汗出喘甚者，汗出脈脫者，汗出身痛甚者，汗出髮潤如油之粘，如珠之綴而不流者，皆死證也，不治。

備揀古來治汗至簡至穩神方於後，以便取用。

止汗，如麻黃根、浮小麥、烏梅、五味子、小黑豆、龍骨、牡蠣之屬，可隨宜擇用。黃芪得防風，而固表止汗之力愈大。肉桂最能實表止汗。盜汗，用桑葉焙乾研末，米飲調服。盜汗，用五倍子爲末，津調塡滿臍，以綢帛縛定，一夜即效。次日換之，或少加枯礬末。凡汗遺精，用鹿角霜二兩，龍骨炒、牡蠣煅各一兩，爲末，酒調服，或米酒糊丸，鹽湯下。虛勞出汗，用牡蠣粉、麻黃根、蜜黃芪等分爲末，每用五錢，煎服，或爲丸服。凡汗，用艾葉、茯神、烏梅煎服。

《醫學從衆録・自汗盜汗》 自汗者，汗自出，屬陽虛。宜玉屏風散加牡蠣、浮小麥之類，以實表補陽。盜汗者，睡而汗出，醒而汗收，屬陰虛。宜當歸六黃湯，以補陰清火。然陰陽有互根之理，有陽虛而治其陰者，陰虛而治其陽者，不可不知。又汗爲心液，宜補其心，以人參養榮湯主之。液主於腎，宜補其腎，以左右歸飲、六八味丸主之。總之，汗以元氣爲樞機，苟大汗身冷，必以六味回陽飲，人參加至兩許，方可挽回。傷寒誤發其汗，上焦津液乾枯，必引腎水上泛，外溢如水湧出，名曰亡陽，必以眞武湯救之。蓋以此湯君茯苓以鎮水，佐附子以回陽也。

汗出不治症　汗出而喘、汗出而脈絕、汗出而身痛、汗出髮潤至巔、汗出如油、汗出如珠，凡見此類皆不得妄藥。

脈息　宜陰脈，漸緩者吉，忌陽脈，兼短、濇、促、結、代、散、革者難治。

《筆花醫鏡・盜汗自汗》 盜汗爲陰虛，自汗爲陽虛。然亦有秉質如此，終歲習以爲常，此不必治也。若平日并無此證，又非夏秋暑月，而無端盜汗者，宜四物湯加龍骨、牡蠣、浮小麥、北五味之屬，以養其陰。無端自汗者，宜四君子湯加北五味、牡蠣，以養其陽，或加玉屏風散亦可。

《醫林改錯・血府逐瘀湯所治症目》 天亮出汗　醒後出汗，名曰自汗；因出汗醒，名曰盜汗，盜散人之氣血。此是千古不易之定論。竟有用補氣固表、滋陰降火，服之不效，而反加重者，不如血瘀亦令人自汗、盜汗。用血府逐瘀湯，一兩付而汗止。

《冷廬醫話・汗》 方書皆謂自汗屬陽虛，盜汗屬陰虛。余按何西池《醫碥》云：傷寒始無汗，後傳陽明即自汗，豈前則表實，後則表虛乎？又云：人寤則氣行於陽，寐則氣行於陰。若其人表陽虛者，遇寐而氣行於裏之時，則表更失所護而益疎，即使內火不盛，而陽氣團聚於裏，與其微火相觸發，亦必汗出。是則自汗不第屬陽虛，盜汗不第屬陰虛矣。

《血證論・血外滲證治・汗血》 汗者，氣分之水，其源出於膀胱。《內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膀胱之氣，從三焦行腠理，充肌肉，達於皮毛，以衛外爲固。陽氣衛外，百邪不入，故其經稱爲太陽也。其有盛暑天氣，亢陽蒸動，膀胱水氣騰布於外則發爲汗，此猶天之有雨。陽布陰和，自然無病。有時外傷風寒，皮毛疎泄，發熱汗出者，乃太陽之氣爲邪所病，不能衛外，故汗得泄出。其有心、胃、肝、脾熱濕之病，亦令汗出者，此猶土潤溽暑，亦能蒸作雲雨也。又有亡陽自汗者，則由膀胱腎中之元

陽脫泄，故其水陰之氣，隨而奔溢，散渙不收。氣爲水之所化，水卽氣也，汗卽水也，氣脫外泄，故汗出也。知此，則知汗出氣分，不出血分矣。然汗雖出於氣分，而未嘗不與血分相關，故血分有熱，亦能蒸動氣分之水，而爲盜汗。蓋血氣陰陽，原互根互宅，陰分之血盛，則陽分之水陰自然充達；陽分之水陰，足以布護灌濡，則陰分之血愈爲和澤，而無陽乘陰之病矣。若陽分之水陰不足，則益傷血分之陰，故傷寒汗出過多則虛煩不眠，以其兼傷血分之陰，心主血分，血分之陰傷，則心氣爲之不甯也。又有傷寒，卽當從汗而解，今不得汗，乃從鼻衄而愈，其衄名爲紅汗。蓋陽分之邪，宜挾陽分之水，發而外出。今既不能外出，乃乘陰分之血，從鼻衄出，名爲紅汗，是爲陽邪干陰之一驗。故古謂陽乘陰則吐衄，知陽乘陰而內逆者，發爲吐衄，則知陽乘陰而外泄者，發爲皮膚血汗矣。血者，心之液也；皮毛者，肺之合也。治法：宜清心火，火清則陽不乘陰，兼治肺金，肺調則皮毛不泄，涼血地黃湯加桑皮、地骨皮、蟬退、百合、蒲黃治之。血虛火甚者，當歸六黃湯治之；氣虛血少者，當歸補血湯加桑皮、地骨皮、丹皮、蟬退、椶灰、枯芩、秦皮治之。外用石灰散撲之，仿仲景汗出不止，用溫粉撲法之意也，或用桃花撲之亦可。

皮毛者，肺之合也。汗出皮毛，故汗血宜治肺金，以斂皮毛，人參清肺湯加蒲黃最宜。

血者，肝之所司也，肝火亢烈，逼血妄行，宜當歸蘆薈丸，從內以攻治之。喻嘉言治女子經血閉，而周身汗出者，謂是陰分之熱，泄出陽分，用此方破經血，卽以苦堅止汗。汗血同原，若肝火亢甚而汗血者，借用此方，尤爲合法。

胃火亢甚，亦能汗血。以胃主肌肉，熱蒸肌肉故令汗血，宜竹葉石羔湯加蒲黃、蟲退、丹皮、全皮治之，犀角地黃湯亦治之。

總論曰：汗者，陽分之水；血者，陰分之液，陰與陽原無間隔，血與水本不相離，故汗出過多則傷血，下後亡津液則傷血，熱結膀胱則下血，是水病而不離乎血者也。吐血、咳血必兼痰飲。血虛則口渴而津液不生，失血家往往水腫，瘀血化水亦發爲腫，是血病而不離乎水者也。故衄血家不可再發汗，以血病則陰液既虛，不可發汗，再傷氣分之水，以致陽分之液亦虛也。又先水腫再吐血者，不治，以水病不可重傷其血也。觀小柴胡調津液，而卽治熱入血室；觀桃仁承氣，破血結，而卽治小便不利，皆是治水卽以治血，治血卽以治水。蓋在下焦，則血海、膀胱同居一地；在上焦，則肺主水道，心主血脈；在軀殼外，則汗出皮毛，血循經脈，一陰一陽，皆相聯屬，吾於水火血氣論已詳言之。人必深知此理，而後於治血理氣、調陰和陽之法，可以左右逢源。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出汗》 汗者，氣分之水也。血虛則氣熱，故蒸發其水，而出爲汗。但頭汗出，身不得汗者，乃陽氣內鬱，冒於下而爲汗，以小柴胡湯解其鬱，則通身得汗而愈。蒸蒸汗出者，乃血虛氣盛，沸溢爲汗，宜用白虎湯加當歸、蒲黃、蟬蛻治之。手足濈濈汗出者，以胃中或有瘀血食積，四肢爲中州之應，火熱中結，故應手足汗出也，宜玉燭散加枳殼、厚朴以攻之，結去而汗自止矣。睡中盜汗者，睡則氣歸血分，血不足則氣無所歸，故氣泄而汗出，宜當歸六黃湯治之，或地骨皮散加棗仁、知母、茯苓、五味子、黃芪、黃柏。

以上所論，皆失血家陰血內虛，陽氣遏發之病。亦有陰陽兩虛，自汗盜汗者，宜歸脾湯加麥冬、五味子，或當歸六黃湯加附子。

又有大汗亡陽者，在雜病，亡陽則單屬陽虛，失血家大汗亡陽則兼是陰虛，陽無所附，非大劑參附湯，不能回陽，繼用獨參湯養之而愈。

此論血家出汗，與雜證出汗有別。參看汗血發熱門更詳。

紀事

《醫說・心疾健忘・桑葉止汗》 嚴州山寺有一遊僧，形體羸瘦，飲食甚少，每夜就枕遍身出汗，迨旦衣服皆透濕，如此二十年，無復可療，唯待盡耳。監寺僧曰：吾有藥絕驗，爲汝治之。三日宿疾頓愈，遂併授以方，乃單用桑葉一味，乘露採摘，控焙乾，碾爲末，二錢，空腹溫米飲調。或值桑落乾者亦堪用，但力不如新者。

按《本草》亦載桑葉主止汗，其說可證。辛志

《衛生寶鑑・藥誤永鑑・汗多亡陽》 齊大哥十一月間，因感寒邪，頭項強，身體痛，自用靈砂丹四五粒併服，以酒引下，遂大汗出，汗後身輕。至夜，前病復來，以前藥復汗，其病不愈，復以通聖散發汗，病添身體沉重，足胕冷而惡寒。是日方命醫，醫者不究前治，又以五積散汗之。翌日，身重如石，不

能反側，足脈如冰，冷及腰背，頭汗如貫珠，出而不流，心胸躁熱，煩亂不安，喜飲冷，西瓜、梨、柿、冰水之物，常置左右。病至於此，命予治之。診得六脈如蛛絲，微微欲絕，予以死決之。主家曰：得汗多矣，焉能爲害。予曰：夫寒邪中人者，陽氣不足之所致也，而感之有輕重，汗之者豈可失其宜哉？仲景曰：陰盛陽虛，汗之則愈。汗者，助陽退陰之意也。且寒邪不能自出，必待陽氣泄，乃能出也。今以時月論之，大法夏月宜汗，此大法焉，然並以太過爲戒。況冬三月閉藏之時，無擾乎陽，無泄皮膚，使氣亟奪，爲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少陰不藏，此冬氣之應也。凡有觸冒，宜微汗之，以平爲期，邪退乃已，急當衣煖衣，居密室，服實表補衛氣之劑，雖有寒邪，弗能爲害，此從權之治也。今非時而大發其汗，乃謂之逆。故仲景有云：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今本傷而汗，汗而復傷，傷而復汗，汗出數回，使氣亟奪，衛氣無守，陽泄於外，陰乘於內。故經云：獨陽不生，獨陰不長，不死何待？雖盧扁亦不能治之活也。是日至夜將半，項強，身體不仁，手足搐急，爪甲青而死矣。《金匱要略》云：不當汗而妄汗之，令人奪其津液枯槁而死。今當汗之，一過亦中絕其命，況不當汗而強汗之者乎？

《衛生寶鑑・名方類集・陰氣有餘多汗身寒》 眞定府武德卿，年四十六歲。至元丙子三月間，因憂思勞役，飲食失節，得病肢體冷，口鼻氣亦涼，額上冷汗出，時發昏憒，六脈如蛛絲。一醫作風證，欲以宣風散下之。予因思錢氏小兒論，制宜風散，謂小兒內傷脾胃，或吐或瀉，久則風邪陷入胃中而作飧泄，散中有結，恐傳慢驚，以宣風散導去風邪。《內經》云：久風爲飧泄，正此謂也。今德卿形證，乃陰盛陽虛，苦寒之劑，非所宜也。《內經》云：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又《陰陽應象論》云：陰盛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而厥。《調經篇》亦云：陰盛生內寒。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故寒中。東垣解云：此脾胃不足，勞役形體，中焦營氣受病，末傳寒中，惟宜補陽，遂以理中湯加黑附子，每服五錢，多用蔥白煎羊肉湯，取清汁一大盞，調服之。至夕四肢漸溫，汗出少，夜深再服。翌日，精神出，六脈生，數服而愈。嘗記李恩順云：證者，證也。病狀於中，證形於外。凡學醫道，不看《內經》，不求《病源》，妄意病證，又執其方，此皆背本趣末之務，其誤多矣，宜愼思之。

《醫學正傳・汗證》 上湖呂俊文，得內傷虛證，發熱自汗，如雨不止，服補中益氣湯十數貼不效。予以前方加減，每貼用蜜製黃芪一錢，人參一錢，白朮、甘草、陳皮各七分，當歸、白芍藥各一錢，升麻、柴胡各一分，加桂枝三分，麻黃根七分，浮小麥一撮，炮附子三分，三貼而汗止，熱亦退而安。

《名醫類案・汗》 東垣治一人，二月，天氣陰雨寒溼，又因飲食失節，勞役所傷，病解之後，汗出不止。沾濡數日，惡寒，重添厚衣，心胸間時煩熱，頭目昏瞤上壅，食少減。此乃胃中陰火熾盛，與外天雨之溼氣，峻然二氣相合，溼熱大作，汗出不休，兼見風邪以助東方甲乙。以風藥去其溼，甘寒瀉其熱，羌活勝溼湯，以炙甘草、生芩、酒芩、人參、羌活、防風、藁本、獨活、細辛、蔓荊子、川芎各三分，黃芪、生甘草、升麻、柴胡各半錢，薄荷一分，作一服，水煎。

一人別處無汗，獨心孔一片有汗，思慮多，則汗亦多，病在用心，名曰心汗。宜養心血，以艾煎湯，調茯苓末服之。

劉全備治一男子，驚恐自汗，曾服麻黃根、黃芪、牡蠣等藥，不效。用白芷一兩，辰砂半兩，爲細末，每服二錢，酒調下，因其不能飲，用茯神、麥冬調下而愈。蓋此藥能斂心液故也。

一人血氣衰弱，羸瘦，大汗如雨不止，諸醫弗效。以十全大補湯倍加參芪，以童便製過附子，一劑即效，數劑全愈。《醫鑑》

《名醫類案・不汗》 《晉書》曰：張苗雅好醫術，善消息診處，陳廩邱得病，連服藥發汗，汗不出。衆醫云：發汗不出者死。自思可蒸之，如中風發溫氣於外，迎之必得汗也。復以問苗云：曾有人疲極汗出卧簟中冷，得病苦增寒，諸醫與散四日，發其汗者八次，汗不出，乃燒地布桃葉於上蒸之，即得大汗，便於被下傅粉粉身，極燥乃起，即愈。廩邱如其言，果瘥。

《名醫類案・汗附盜汗》 錢仲陽治張氏三子病，大者汗遍身，次者上至頂，下至胸，小者但額有汗，衆醫麥煎散治之，不效。錢曰：大者與香苾丸，次者與益脾散，小者與石膏湯，各五日而皆愈。

海藏治一子，自嬰至童，盜汗凡七年矣。諸治不效，與涼膈散、三黃丸，三日病已。蓋腎爲五液，化爲五濕，相火迫腎，腎水上行，乘心之虛，而入手少陰，心火炎上而入肺，欺其不勝己也。皮毛以是而開腠理，元府不閉而爲汗出也。比於睡中者爲盜汗，以其覺則無之。故經云：寢汗憎風。是先以涼膈泄胸中相火，相火退，次以三黃丸瀉心火，以助陰，則腎水還本藏，元府閉，汗爲之止矣。

《醫學綱目・心小腸部・汗》 丹　周師脈弦，左大於右不數，身易得汗，小便赤，口燥，此爲虛。

白朮　陳皮　歸尾　青皮各半兩　白芍藥　人參各七錢　黃芩　川芎各三錢　木通二錢　甘草炙，五錢

分九帖，煎三之一，稍熱飲之，煎藥下保和丸二十粒。

《醫學綱目・心小腸部・汗・手足汗》 一男子手足汗。醫用芩、連、柏并補劑皆不效，又足汗常多，後以八、物、半苓爲君，白附、川烏佐使，其汗即無。

《醫學綱目・心小腸部・汗・無汗》 楊順二官子，患脈濇而短，重取而弱，此久受濕傷血，多年無汗，遇勞身熱倦怠，如沙病狀。

蒼朮　白朮　芍藥各半兩　陳皮六兩　歸身二兩　甘草　紅花各半兩

分六帖，薑三片，煎服。

謝老形實，夏月無汗，成久嗽病。

半夏　蘇葉

二味爲末，入莎末、枕流末、仁陷末，以瓜蔞穰、桃仁泥半兩爲丸，先服三拗湯三帖，卻服此丸子。詳枕流末，蜆殼灰、蛤粉之類。仁陷末，神麴也。

《醫學綱目・傷寒部・陽明病・自汗》 許　有人患傷寒，目痛，鼻乾，不得卧，大便不通，尺寸脈俱大，已數日。一夕汗出，予謂速以大柴胡湯下之，醫駭曰：陽明自汗，津液已涸，法當用蜜煎，何苦須用下藥？予謂曰：子雖知蜜煎爲穩當，還用大柴胡湯，此仲景不傳之妙，公安能知之？予力爭，竟投大柴胡湯二帖，愈。仲景論陽明之病，多汗者，急下之。人多謂已是自汗，若又下之，豈不表裏俱虛？又如論少陰云，少陰病一二日，口乾燥者，急下之。人多謂病發於陰，得之日淺，但見乾燥，若更下之，豈不陰氣愈甚？舉此二端，則其可疑者不可勝數，此仲景之書，世人罕能讀也。予謂仲景稱急下之者，亦猶急當救表急當救裏之說。凡稱急者有三變。謂纔覺汗未至津液乾燥，便速下之，則爲徑捷，免致用蜜煎也。若胸中識得了，自無可疑，若未能了，誤用之，反不若蜜煎之爲穩也。

許　有一人得太陽證，因發汗，汗不止，惡風，小便濟，足攣而不伸。予診其脈浮而大，浮爲風，大爲虛。予曰：在仲景方中有兩症，大同而小異。一則小便難，一則小便數，用藥少差，即有千里之失。仲景第七症云：太陽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第十六症云：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以桂枝湯攻表，此誤也，得之便數，咽中乾，煩躁吐逆。一則漏風小便難，一則自汗小便數，或惡風，或惡寒，病各不同也。予用第七症桂枝加附子湯，三啜而汗止，佐以甘草芍藥湯，足便得伸。

《壽世保元・汗證》 一人，四時出汗，畏風不敢當，雖炎天必須棉衣，冬天氣喘，氣不相接。遇有便淋白濁，服八物湯不效，服補中益氣湯少已。予以荆芥、防風、桂枝、薄荷、甘草、羌活，一劑而痊。

《痰火點雪・自汗盜汗》 一書生患盜汗，每夜被濕數重，開帳其熱氣如霧上騰，余以當歸六黃湯，加減數十劑，略減二三分，未全愈。診六脈伏沉，乃虛之極也。加人參七分，黃芪加至三倍。復以童便煮附子三分，一服熱退，汗止一半，再服而汗證亦愈。

《景岳全書・傷寒典・戰汗》 余嘗治一衰翁，年逾七旬，陡患傷寒，初起即用溫補，調理至十日之外，正氣將復，忽爾作戰，自旦至辰，不能得汗，寒栗危甚，告急於余，余用六味回陽飲，入人參一兩，薑附各三錢，使之煎服。下咽少頃，即大汗如浴，時將及午，而浸汗不收，身冷如脫，鼻息幾無，復以告余，余令以前藥復煎與之。告者曰：先服此藥，已大汗不堪，今又服此，尚堪再汗乎？余笑謂曰：此中有神，非爾所知也。急令再進，遂汗收神復，不旬日而起矣。嗚呼！發汗用此，而收汗復用此，無怪乎人之疑之也。而不知汗之出與汗之收，皆元氣爲之樞機耳。故余紀此，欲人知闔辟之權，不在乎能放能收，而在乎所以主之者。

《張氏醫通・雜門・汗》 滑伯仁治一婦，暑月自汗，口乾煩躁，欲坐水中，脈浮而數，按之豁然虛散，得之食生冷乘涼所致。以眞武湯，一進汗止，再進躁退，三進全安。

飛疇治陳子厚媳，八月間因產不順，去血過多，產後惡露稀少，服益母草湯不行，身熱汗出，產科用發散行血更劇，自用焦糖酒一碗，遂周身絡脈篦楚難堪，惡露大下，昏沉戴眼，汗出如浴，但言心痛不可名狀，此血去過多，心失其養，故痛。肝主筋，爲藏血之地，肝失其榮，故絡脈篦楚不堪。且汗爲產後之大禁，若非急用人參，恐難保其朝夕也。用四君合保元，加白芍、五味，一劑汗止。因其語言如祟，疑爲瘀血未盡，更欲通利，予曰：聲怯無神，此屬

鄭聲，且復不疼痛，瘀何從有？此神氣散亂不收之故，前方加入棗仁、龍齒，諸證漸平，後服獨參湯，至彌月則安。

《臨證指南醫案・汗》某二　脈細自汗，下體怯冷，衛陽式微使然。

黃芪三錢　熟附子七分　熟于朮一錢半　炙草五分　煨薑一錢　南棗三錢

朱三六　脈微汗淋，右脇高突而軟，色痿足冷，不食易饑，食入即飽，此陽氣大傷，衛不擁護，法當封固。

人參　黃芪　製川附子　熟于朮

孫五八　肉瞤筋惕，心悸汗出，頭痛愈，畏風怕冷。陽虛失護，用眞武湯。

某　勞傷，陽虛汗泄。

黃芪三錢　白朮二錢　防風六分　炙草五分

顧氏　勞力怫怒，心背皆熱，汗出，往時每以和陽治厥陰肝臟得效，今年春夏，經行病發，且食納頓減，諸氏謂獨陰無陽，須推異治，通補既臻小效，不必見熱投涼，用鎮其陽以理虛。

人參　半夏　茯苓　炙草　牡蠣　小麥　南棗

張五六　脈弦大，身熱時作汗出，良由勞傷營衛所致。經云：勞者溫之。

嫩黃芪三錢　當歸一錢半　桂枝木一錢　白芍一錢半　炙草五分　煨薑一錢　南棗三錢

某二　脈細弱，自汗體冷，形神疲瘁，知饑少納，肢節痠楚。病在營衛，當以甘溫。

生黃芪　桂枝木　白芍　炙草　煨薑　南棗

某　汗出寒凜，眞氣發泄，痰動風生。用辛甘化風法。

生黃芪　桂枝　炙草　茯苓　防風根　煨薑　南棗

梅四三　案牘積勞，神困食減，五心汗出，非因實熱，乃火與元氣勢不兩立，氣泄爲熱爲汗。當治在無形，以實火宜清，虛熱宜補耳。議用生脈、四君子湯。

方　茹素惡腥，陽明胃弱，致厥陰來乘，當丑時濈然汗出，少寐多夢。

人參　龍骨　茯神　棗仁　炒白芍　炙草

煎藥吞送蒸熟五味子三十粒。

又　鎮攝汗止，火升咳嗽，仍屬陰虛難得充復，育陰滋液爲治。

熟地炭　人參　炒麥冬　五味　炒萸肉　川斛　茯神　女貞子

接服瓊玉膏方。

經云：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又云：陽加於陰謂之汗。由是推之，是陽熱加於陰，津散於外而爲汗也。夫心爲主陽之臟，凡五臟六腑表裏之陽，皆心主之，以行其變化，故隨其陽氣所在之處，而氣化爲津，亦隨其火擾所在之處，而津泄爲汗，然有自汗、盜汗之別焉。夫汗本乎陰，乃人身之津液所化也。經云：汗者，心之液。又云：腎主五液。故凡汗症，未有不由心腎虛而得之者。心之陽虛，不能衛外而爲固，則外傷而自汗，不分晝寐，不因勞動，不因發散，漻漻然自出，由陰蒸於陽分也。腎之陰虛，不能內營而退藏，則內傷而盜汗，盜汗者，即《內經》所云寢汗也。睡熟則出，醒則漸收，由陽蒸於陰分也。故陽虛自汗，治宜補氣以衛外，陰虛盜汗，治當補陰以營內。如氣虛表弱，自汗不止者，仲景有黃芪建中湯，先賢有玉屏風散，如陰虛有火盜汗發熱者，先賢有當歸六黃湯、柏子仁丸，如勞傷心神，氣熱汗泄者，先生用生脈、四君子湯，如營衛虛而汗出者，宗仲景黃芪建中湯，及辛甘化風法，如衛陽虛而汗出者，用玉屏風散、芪附湯、眞武湯，及甘麥大棗湯，鎮陽理陰方法，按症施治，一絲不亂，謂之明醫也，夫復奚愧。鄒滋九。

《續名醫類案・汗》竇材治一人，額上時時汗出，乃腎氣虛也。陽明熱，則額上出汗。常人多有此症，未可即斷爲腎虛也。凡病虛實，無不對待，未可執一，不治則成癆瘵。先灸臍下百壯，服金液丹而愈。

一人夜多虛汗，亦腎氣虛也。服全眞丹，黃芪建中湯而愈。

一人每日四五遍出汗，灸關元穴亦不止。乃房事後飲冷傷脾氣，復灸右命門百壯而愈。

常東軒挺，晚苦陰汗，有教之用牡蠣粉撲之者，始雖少減，久之至潰腐，見其睾丸焉，豈非殺之以藥乎？《志雅堂襍抄》。

琇按：陰汗，必由下部濕熱而成，以牡蠣收濇之，故鬱瘀而潰爛也。

宋懷州知州李治，與一武臣同官，怪其年七十而輕健，面如渥丹，能飲食。叩其術，則服首烏丸也。乃傳其方，後治得病，盛暑中半體無汗，已二年。竊自憂之，造丸服至年餘，汗遂浹體。其治血治風之功，大有補益。方用赤白何首烏各半斤，米泔浸三夜，竹刀刮去皮，切焙，石臼搗爲末，煉蜜丸

梧子大，每空心溫酒下五十丸，亦可末服。《本草綱目》

滑伯仁治一人，暑月病身冷自汗，口乾煩躁，坐卧欲於坭水中，脈浮而數，按之豁然空散。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爲陰甚格陽，得之飲食生冷，坐卧當風所致。以眞武湯附、朮、茯苓。冷飲，一進汗止，再進躁去，三飲而安。

琇按：江案暑門滑治一人，汗出如雨，身熱煩躁，醫悞用朮附，乃以黃連、人參、白虎三進愈之，宜參看。

薛立齋治一婦盜汗不止，遂廢寢，神思疲甚，口乾引飲，作血虛有熱。用當歸補血湯代茶，炙芪一兩，當歸三錢。又以六黃湯加人參、五味子，二劑而愈。

陳三農治一人感寒用麻黃發汗，汗遂不止。用建中湯汗出愈多，痰喘有聲。此傷寒損血，兼用藥之過，陰虛而陽無所附，遂用川芎三分，白芍、生地各二錢，當歸一錢，雄按：芎歸尚有可議。元胡索、香附各三分，再服而愈。四物是矣。加香附、元胡是所不解。

一少年人汗出，三年不愈，用棉子炒黑，入湯一滾服，四五日腳腿能立，後以歸脾、補中等湯而安。

楊乘六治朱氏子，年二十外，勞倦發熱，上半身自汗如雨，三晝夜不止，一切斂汗方法無效。脈之浮細沉洪，軟弱無力，面白無神，舌胖而軟且白滑，意此必肺氣大虛，而腠理不固也。以黃芪湯加五味附子各二錢，白子至卯，連進三劑，其汗如故。思之良久，乃用蜜炙黃芪二兩，人參五錢，白朮一兩，蜜炙升麻、柴胡、陳皮各一錢。上半身有汗，下半身無汗，明是陳氣不能內斂。琇按：柴胡、升麻究竟無謂。歸身、炙草、炒黑乾薑各二錢，白芍、五味、附子各三錢，大棗五枚一劑而斂。此症本以勞力，傷其脾肺，中藏之陽，陷而不升，衛外之陽，虛而不固，以致陰氣不肯下降，乘虛外溢。故特用升麻以升提下陷之氣，用黑薑以收固衛外之陽，使在外而爲陰之衛，在內而爲陽之守。後用清金滋水等劑而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盜汗自汗，遍身痠疼，五心發熱，夜間益甚，或咳嗽咽乾，月經兩三月一至，用加味逍遙散、六味地黃丸兼服，臨卧又服陳朮丸。陳皮、白朮。三月餘諸證悉愈。其經乃兩月一至，又服兩月而痊。

一婦人患前症，食少倦怠，肌肉消瘦，日晡發熱，至夜益甚，月水過期，漸至不通，猶奪汗者無血也。時發渴燥，汗多而津液涸。誤用通經之劑，熱倦愈重，飲食愈少。乃用八珍加升麻、丹皮、山梔、柴胡治之，熱漸退。又用八珍、丹皮、軟柴胡，調理而愈。【略】

《華陀傳》縣吏尹世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陀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不汗出。陀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陀言。此亦藏氣傷燥之病。《三國志》。

馬元儀治沈康生夫人，病經一月，兩脈浮虛，自汗惡風，此衛虛而陽弱也。與黃芪建中湯，一劑汗遂止。夫人身之表，衛氣主之，凡所以溫分肉，實腠理，司開闔者，皆此衛氣之用，故《內經》曰：陽者，衛外而爲固也。今衛氣一虛，則分肉不溫，腠理不密，周身毛竅有開無闔，由是風之外入，汗之內出，其孰從而拒之？故用黃芪建中湯，以建立中氣，而溫衛實表也。越一日，病者又手自冒心間，脈之虛濡特甚，此汗出過多，而心陽受傷也。仲景云：發汗過多，病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者，桂枝甘草湯主之。與一劑良已。

丁庠生頭汗火升，食少心悸，恍惚不寧，或議用滋陰。脈之，兩寸獨鼓，兩關尺虛微少神，此脾腎交虧，眞陽欲脫之候也。與人參桂附理中湯，大培火土，以復虛陽。彼以生平不任熱劑爲辭。曰：若謂頭汗火升，爲火邪上熾耶，不知此乃眞氣上越也。且謂心悸恍惚，爲陰氣內虧耶，不知此乃眞元無主也。遂與人參四錢，白朮五錢，附子、玉桂各三錢，乾薑二錢，炙草一錢，連進四劑，脈始和，症始退，再溫養元氣，一月而安。

羅謙甫治刑部侍郎王立甫之壻，年二十五，仲冬，因勞役憂思煩惱，飲食失節，而病時發躁熱，肢體困倦，盜汗濕透其衾，不思飲食，氣不足以息，面色青黃不澤。診其脈浮數而短濇，兩寸極小，曰：此危症也，治雖粗安，春至必死，當令親家知之。夫人不以爲然，遂易醫。至正月，躁熱而卒。他日，王謂羅曰：吾壻果如君言，願聞其理。曰：此非難知也。《內經》曰：主勝逆，客勝從，天之道也。蓋時令爲客，人身爲主。冬三月人皆懼寒，獨渠躁熱盜汗，是令不固其陽，時不勝其熱。天地時令，尙不能制，藥何能爲？冬乃閉藏之月，陽氣當伏於九泉之下，至春發爲雷，動爲風，鼓坼萬物，此奉生之道也。如冬藏不固，春生不茂，爲疫癘之災。且人身陽氣，亦當潛伏於內，不敢妄擾，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藏之應也。令壻汗出於閉藏之月，腎水已

涸，至春何以生木？陽氣內絕，無所滋榮，不死何待？乃嘆息而去。

施笠澤治一人，服參芪數日後，每將昏反發熱，至夜得盜汗而解。曰：此陰虛不能勝其陽也。參芪雖能補陽助陰，而陰血未易驟生。乃用六味丸料加參、歸、陳皮，一劑而熱退汗止。後以六味丸、參苓白朮散全愈。

庠友張君牙患寒熱，咸作瘧治，服解表之劑，乃盜汗潮熱，肢節頸項強痛，夜卧則汗出如沐，濕透重衿，二旬餘，目不交睫。診得左寸微細欲絕，右尺浮大無力，此汗多亡陽症也。與加味歸脾湯不效，自加麥冬，更服二劑，胸膈滿悶，飲食不進，遂疑參朮不可服。一僧欲進大劑苦參湯，施曰：診法，陰盛陽衰者，不可以柔藥。柔藥助陰，陽氣衰弱，陰氣益著，實實虛之禍，其能免乎？今君相二火俱虧，非急進歸脾湯加桂心五味不可，豈前藥有陳腐或泡製失宜耶？令取藥一劑，是夜卽安，汗亦漸止，間進八味丸，一月而愈。

庠生施爾祁病，脈之曰：陰虛火動也。病使人發熱盜汗，肢節作楚，正合丹溪滋陰降火之劑，服三日後，服虎潛丸病全愈。所以知爾祁之病者，切其脈虛而數。經云：血虛脈虛，腎水之眞陰不足，而虛火妄動也。先是一醫謂是慝節風，飲以風劑，卽肢節浮腫，痿弱不能行，汗出如淋。經云：足受血而能步。又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蓋風能生火，又能耗血，血虛則內熱益甚，肢熱則腫，肺熱則痿矣。

錢國賓治荆州李山人，年四十餘，凡飲食，頭上汗多，氣如烟霧，必頻抹乃止。寸關浮洪，兩尺沉實，胃脈倍盛而數，此胃熱蒸籠頭也。飲食入胃，遇熱上薰心肺。心主汗液，火性上騰，肺主皮毛，腠理不密，故頭汗出若蒸籠之氣，因煎迫而如烟霧也。以三黃石羔湯，數劑清胃熱愈。文田按：此脈眞合用白虎湯矣。魏正橫曰：詹渭豐母，年六旬外，素有肝病，因患瘧，自五月至九月，瘧愈而他症蜂起，自汗如洗，徹夜不眠，食少便溏，脇痛齒痛，口淡惡心，惡風畏寒。頭頂皮帽，身襲皮衣，重幃夾幔，猶懍慄不勝。診時以止汗爲囑，脈之，弦小急，知爲陰虛火盛，瘧邪未清，誤作陽虛，多與補氣斂汗之劑而然。叩之，果服歸脾、五味子、麻黃節、浮麥、龍骨甚夥。乃與生地、杞子、地骨、釵斛、首烏、鱉甲、黃連、蔞仁。渭豐曰：諸醫咸謂頭爲諸陽之首，惡寒若此，又自汗而喜熱飲，明屬陽虛。今方中唯與養陰，又口淡便溏惡心，皆屬脾胃虛寒，黃連、蔞仁安可用？至瘧疾已愈，何必用首烏、鱉甲？再所重在汗多，而又全不治汗，其故何也？曰：此症乃火鬱之極，內眞熱而外假寒也。瘧本膽腑之邪，因肝虛而腑傳臟，故寒熱止而變爲諸症。故以生地、杞子、地骨、釵斛，養肝治其本；黃連清伏暑，蔞仁散鬱熱以治標；首烏、鱉甲入肝而去瘧邪，蓋肝火熾盛逆胃，胃絡上蒸則爲汗，下迫則爲瀉，若見汗則收斂，見瀉則固濟，一藥肆人足矣，醫云乎哉？如方服之，數劑而愈。

《濟生》歸脾湯。

何某年七旬矣，偶於冬間苦盜汗，乃木衰肝火內熾，當閉藏之候，反蒸鬱而爲汗也。或教以黃芪煮黑棗服之，四五日汗果止，而咳嗽作。或以爲傷風，與前胡、桔梗、杏人、蘇子、秦艽、防風之類。或以爲痰火，與二陳、薑汁、竹瀝。或以爲血虛，與四物、知母、黃柏咸不效，已半年。診其脈，則弦數而促，其症則痰多食少，天柱已傾，雙足浮腫。投以生地、麥冬、杞子、地骨、沙參、女貞，四劑無進退，已召畫工傳眞矣。告曰：某本籍越中，今病已膏肓，量不可起，治任欲歸，第乞疏一方，俾可服多劑者，以希萬一耳。仍前方加熟地、蔞仁與之。後二年偶遇之客坐，彼前致謝甚殷，余茫然，叩其故，曰：某何姓，昔患咳嗽幾斃，蒙惠方，渡江後服二十餘劑，竟獲全愈，此再造之德也。視其容貌充腴，迥非疇曩，其病之痊殊意外矣。書此以爲輕信單方，幷見汗治汗之戒。以此條與羅謙甫治王立甫壻之案參看，可見閉藏之令，過汗雖屬危症，亦非斷無生機。羅公於此有遺憾矣。

楊元植年四旬外，早衰，鬚髮盡白，素患肝腎病，客吳門病瘧，瘧愈而汗出不止。凡生脈飲、六黃湯、牡蠣、龍骨、五味、黑豆，一切斂汗之藥，莫不嘗之矣。吳醫技窮，乃遄歸就予診。脈但虛數，與熟地一兩，杞子五錢，棗仁五錢，麥冬二錢，蔞仁一錢，胡黃連四分，地骨皮三錢，一服減，二服瘥。

趙坤維令正，病自首至胸，汗出如淋，動則尤甚，頗能食，然食入則滿面淋漓，衣領盡透。醫與玉屏風散、當歸六黃湯，俱不效。延診，右關寸數大，問：面浮及齒痛否？曰：然。此少厥二陰之火，上逆胃絡也。與重劑玉女煎，入杞子五錢，川連少許，二貼而瘳。

楊兆成病瘧，瘧愈，大汗如雨，一日夜約斗餘。醫盡力與固表收濇，反較麻黃、羌活爲甚。延診，脈洪數有力，日啖粥十數甌，猶覺饑。蓋瘧時多服半夏、豆蔻、蒼朮、厚朴、藿香、橘皮諸燥烈之劑，擾動胃火而然。若與六黃湯，則汗止而瘧必更作。乃用生地一兩，石膏五錢，黃連八分，麥冬三錢，蔞仁一錢半，一服減，二服瘥，瘧亦不作。

張玉書年近六旬，素患陰虛火甚，兩手脈上溢入掌心。夏月偶不快，就混堂澡浴，以圖汗解。歸而寒熱大作，頭痛，兩耳後腫，上連承靈，下至天牖。急邀余視，余適他出，別延外科，謂當成耳枕癰，勞甚危。投以搜風敗毒之劑，腦後肩甲筋絡益抽掣急紲，燥渴，躁悶，小便淋瀝如火，迨余至，困憊不支矣。脈之，洪數異常，知其中熱，邪在陽明少陽，以陰虛過汗，火就升上，又爲風藥所鼓而然。不可與柴胡，乃君以黃芩、石膏，臣以鮮乾兩地黃，佐以滑石、生甘草，使以連翹、木通，大劑飲之。次日腫痛減，腫處尚赤色，前方入菉豆一合，腫痛全消，再與導赤散合六一散而愈。

徐靈胎曰：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下之害人，其危立見，故醫者病者皆不敢輕投。至於汗多亡陽而死者，十有二三，雖死而人不覺也。何則？凡人患風寒之症，必相戒以爲甯暖無涼，病者亦重加覆護，醫者亦云服藥必須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爲當然也。秋冬之時過暖，尚無大害，至於盛夏初秋，天時暑燥，衛氣開而易洩，更加閉戶重衿，復投發散之劑，必至大汗不止，而亡陽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時，必煩悶惡熱，及汗大出之後，衛氣盡洩，必陽衰而畏寒，始之暖覆，猶屬勉強，至此時雖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爲矣。其死也，神氣甚清，亦無痛苦，病者醫者及旁觀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顧噩然而已。總之有病之人不可過涼，亦不宜太暖，無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藥之時，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湯法云：服湯已溫覆，令微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於亡陽未劇，猶可挽回，《傷寒論》中眞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以脫盡，無可補救矣。又盛暑之時，病者或居樓上，或卧近竈之所，無病之人，一立其處，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時時出汗，即不亡陽，亦必陰竭而死，雖無移徙之所，必擇一席稍涼之地而處之，否則神丹不救也。

裴兆期曰：一士人，大病久虛後，已大受餐，且曰：服大補氣血之藥，兼旬越月，宜其起矣。不謂飲食頓減，遍體畏寒，自汗盜汗，晝夜不止，已延二三名家，進以桂、附、參、耆，汗愈多而寒益甚，參耆加至兩許，亦不驗。余以羌活、防風爲君，蒼朮、半夏爲臣，黃連、陳皮、砂仁、厚朴、茯苓、桂枝、浮麥爲使，一劑而汗收，並不畏寒矣。隨製人參大補脾丸與之，調理不踰月而康。蓋大病久虛之後，胃雖強而脾尚弱，易於加餐，難於運化，且湯藥之補無虛日，濕熱鬱於中宮，故飲食頓減，而多汗多寒也。人身捍衛之氣出於胃，胃既爲痰涎所閉，則捍衛之氣，不能布皮毛，充腠理，先哲謂中腕有痰，令人多寒，脾濕不流，令人多汗，此之謂也。其多汗而反用羌、防者，以其腠理開疎，風氣乘虛來客，必先去其風，而汗始易收也。其畏寒而反用黃連者，以寒非虛寒，乃濕熱生痰所致之寒，濕清而寒自止也。凡人當大病之後，切不可恣投以藥，無論藥謬，即對病者，亦不可不慎。蓋人之元氣，以胃氣爲本，胃氣又以穀氣爲本。大病之人，與穀氣久疎，則所喜者食物，所惡藥物，理之常也。此際正當以食投其所好，以養胃氣，胃氣旺則元氣亦旺，不補之中有至補者在，安用此拂意之物，妨礙胃氣耶？今之醫者不明此理，每遇病久乍痊，必謂氣血兩虛，尚須大補，其藥不外當歸、地黃、枸杞、故紙、山藥、蓯蓉、參、耆、芩、朮等類，不煎則丸。恣投無忌，有服之而飲食反減者，有服之而作瀉作嘔與腫滿者，甚至有膈脹不能食而反生他症者。名爲補人，而實害人矣，可不戒哉。

裴兆期治一孝廉，爲諸生時，以遷居縈擾，復不免有少年事，於秋盡冬初，日晡發熱，亦恬不爲意。裴診之，則六脈已虛疾無倫，爲之駭然。以人參五錢，桂、附、歸、朮各二錢，囑曰：急急煎服，庶可無虞。猶泄泄未之遽信，不移時輒汗流如洗，手足冷而目眩神疲，就枕不能佈語，始急以前藥，連服五六劑，人參加至一兩餘，勢乃稍定，脈尚幾幾欲絕。越日往視，脈狀如前，汗復以時至，裴即宿於其家，用人參一兩，附子半枚，另用黃芪二兩，煎湯煮藥，凡四進，汗猶不止，時漏已三下，無處市藥，不得已以前渣合煎，以濟權時之急。至子後陽生，胃氣方回，啖麋粥二甌，肉食數箸，汗始漸止，脈亦自此有叙。天明急市參以繼之，調理則愈。

藜按：此自汗之極重者，不惟陽虛，陰亦大傷。純用參、芪、桂、附，已不免偏勝之弊，參入當歸，尤不合法，得藥渣甘淡之力，胃氣始回，復得粥食，助其胃氣，而汗始斂，非得力於參、耆、桂、附也。

徐靈胎曰：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血屬陰，是汗多乃亡陰也。故治汗之法，必用涼心斂肺之藥，何也？心主血，汗爲心之液，故當清心火，汗必從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當斂肺氣，此正治也。惟汗出太甚，則陰氣上竭，而腎中龍雷之火，隨水而上，若以寒涼折之，其火愈熾，惟用大劑參附，佐以鹹降之品，如童便、牡蠣之類，冷飲一碗，直達下焦，引其眞陽下降，則龍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隨止。此與亡陰之汗，眞大相懸絕，故亡陰

亡陽，其治法截然，而轉機在頃刻，當陽氣之未動也，以陰藥止汗，及陽氣之既動也，以陽藥止汗，而龍骨、牡蠣、黃芪、五味收澀之藥，則兩方皆可隨宜用之。醫者能於亡陰亡陽之交，分其界限，則用藥無誤矣。其亡陰亡陽之辨法何也？亡陰之汗，身畏熱，手足溫，肌熱汗亦熱，而味鹹，口渴喜涼飲，氣粗脈洪實，此其驗也。亡陽之汗，身反惡寒，手足冷肌涼，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熱飲，氣微脈浮數而空，此其驗也。至於尋常之正汗，熱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絕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訟紛紛，毫無定見，誤治甚多也。

又曰：汗出總由於心火不甯，屬熱者多，屬寒者少。今人皆用補陽治法，乃一偏之見，皆由不知汗出之液在何經也，誤人多矣。亡陽之汗，乃陽氣飛越，下焦空虛，此乃危急之症，非參附不能回陽，與自汗盜汗，大不相同。醫者全然不知，幷爲一病，貽誤無窮，深爲可笑。

尤在經曰：一人食鹹，頭汗如注，食淡則否。診之心脈獨大而持指，因問曰：燥欲飲乎？曰：然，每晨起舌必有刺。因悟所以頭汗出者，心太盛而水不勝之也。味鹹屬水而能降火，火與水持，火盛水微，不能勝之，而反外越也。其出於頭者，水本潤下而火性上炎，水爲火激，反從其化也。食淡則否者，鹹味湧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陽與陽從，不相激射，故得遂其滲泄之性而下行也。

《醫述・雜證彙參・汗》選案

一婦在產後，頭汗甚多，診脈雖洪而緩。余曰：頭汗咸謂亡陽，然產後陰虛，喜其亡陽，與陰齊等，可勿藥也。主人疑之，更醫峻用溫補，乃暴注下瀉，完穀不化，益認爲陽虛，重用參、附，其瀉愈甚，數日之間，肌削神困。復診脈洪弦數甚，此眞陰竭矣。主人及醫謂：溫補尚爾完穀不化，豈非陽虛之至乎？余曰：產後頭汗，乃陰虛虛火上蒸，孤陽上迫，液不秘藏。誤加溫補燥熱之氣，暴注下趨而爲完穀，乃火性急速，不及變化，更加溫藥迫之，焚灼之勢，必力窮乃止。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今陰氣不能和平，陽氣自難秘密，精神離決，不待言矣。馮楚瞻

朱御章弟，勞倦發熱，上半身自汗如雨，三晝夜不止。斂汗方法，幷無一應。其岳陸右文邀予，診脈浮細沉洪，軟弱無力，面白無神，舌胖嫩白滑。意此必肺氣大虛，腠理不固。初以黃芪湯加五味子、附子各二錢，自子至卯，連進三劑，其汗如故。思之良久，更用蜜炙黃芪二兩，人參五錢，白朮一兩，蜜炙升、柴、陳皮各一錢，歸身、炙草、黑薑各二錢，白芍、五味子、附子各三錢，大棗五枚，一劑而斂。右文曰：連服補斂之劑，汗俱不止，乃用升、柴、炮薑等，辛以散之，而汗反止，其故何也？予曰：證本勞傷，脾肺中藏之陽陷而不升，衛外之陽虛而不固，以致陰氣不降，乘虛外溢，故特用升、柴以升提下陷之氣，黑薑以收固衛外之陽，使陽得在外而爲陰之衛，斯陰得在內而爲陽之守也。後用生金滋水等劑培養而愈。《潛村醫案》

一少年上身汗出，三年不愈。用棉花子炒焦泡湯，服四五日，汗出至足，後用歸脾等湯調養而愈。周愼齋

《醫鈔類編・汗病門》病後自汗兩目不明治案　洪玉友曰：一人病後自汗如洗，每日更衣數次，但能言，兩目不見人。余用歸脾湯二大劑，舊蒲扇二柄，燒灰爲引，服後汗止，目明，但飽脹，小便不通，皆謂驟補之過。余曰：非也。又用八味地黃湯加牛膝、車前子，二劑溲便如泉而安。

盜汗七年治案　海藏治一童子盜汗七年，諸藥不效。先以涼膈散瀉胸中相火，次以三黃丸瀉心火，以助陰，則腎水還本藏，元府閉而汗自已矣。蓋腎主五液，化爲五溼，腎水上行，乘心之虛。心火上炎而入肺，欺其不勝，皮毛以是開而溼爲汗出也。

內科總部

消渴部

題解

《素問・氣厥論》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

《金匱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脈證并治》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

《外臺秘要・消中消渴腎消方》消渴病有三。一渴而飲水多，小便數，無脂似麪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二吃食多，不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數者，此是消中病也。三渴飲水不能多，但腿腫腳先瘦小，陰痿弱，數小便者，此是腎消病也。

《丹溪心法・消渴》上消者，肺也，多飲水而少食，大小便如常；中消者，胃也，多飲水而小便赤黃；下消者，腎也，小便濁淋如膏之狀，面黑而瘦。

《證治準繩・消癉》渴而多飲爲上消，經謂膈消。消穀善飢爲中消，經謂消中。渴而便數有膏爲下消。經謂腎消。

《證治要決・三消》三消，小便去多。上消消心，心火炎上，大渴而小便多；中消消脾，脾氣熱燥，飲食倍常，皆消爲小便；下消消腎，腎衰不能攝水，故小便雖多而渴。

《症因脈治・三消總論》秦子曰：消者，消化失常之謂也。其症隨飲而隨渴，隨食而隨飢，隨溺而隨便，渴而數飲者，爲上消。食過即飢者，爲中消。時便膏瀝者，爲下消。

《醫階辨證・消渴口渴嗌乾辨》消渴，渴而欲飲，飲多而渴不解。口渴欲飲，飲則解。嗌乾不欲，飲飲不解。

論說

《素問・陰陽別論》二陽結謂之消。

《素問・脈要精微論》癉成爲消中。

《素問・通評虛實論》消癉，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久不可治。凡治消癉、僕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

《素問・刺熱篇》腎熱病者，先腰痛胨痠，苦渴，數飲，身熱。

《素問・風論》飲酒中風則爲漏風。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

《素問・奇病論》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

《素問・氣交變大論》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民病渴而妄冒。

《素問・至真要大論》少陽之復，嗌絡焦槁，渴飲水漿。太陽司天，善噫嗌乾，甚則色炲，渴而欲飲。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心脈微小爲消癉，滑甚爲善渴。肺脈微小爲消癉。肝脈小甚爲多飲，微小爲消癉。脾脈微小爲消癉。腎脈微小爲消癉。

《靈樞・師傳》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

《靈樞・五變》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癉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臟皆柔弱者，善病消癉。黃帝曰：何以知五臟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皮膚薄，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蓄積，血氣逆流，髖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消癉。

《靈樞・本臟》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肺脆、肝脆、脾脆、腎脆，則俱善病消渴易傷。

《靈樞・五味論》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注於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中藏經・論水腫脈證生死》消渴之疾久不愈，令人患水氣。其水臨時發散，歸於五臟六腑，則生爲病也。消渴者，因冒風衝熱，饑飽失節，飲酒過量，嗜慾傷頻，或餌金石，久而積成，使之然也。

《諸病源候論・消渴病諸候・消渴候》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由少服五石諸丸散，積經年歲，石勢結於腎中，使人下焦虛熱。及至年衰血氣減少，不復能制於石。石勢獨盛，則腎爲之燥，故引水而不小便也。其病變多發癰疽，此坐熱氣，留於經絡不引。血氣壅澀，故成癰膿。診其脈數大者生，細小浮者死。又沈小者生，實牢大者死，有病口甘者，名爲何，何以得之，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於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溢在脾，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發，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令人內熱，甘者令人滿，故其氣上溢，爲消渴厥陰之病。消渴重，心中疼，飢而不欲食，甚則欲吐蚘。

養生法云：人睡卧，勿張口，久成消渴及失血色。赤松子云：卧閉目不息十二通，治飲食不消。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法云：解衣惔卧，伸腰瞋少腹，五息止，引腎去消渴，利陰陽。解衣者，使無罣礙。惔卧者，無外想，使氣易行。伸腰，使腎無逼蹙。瞋者，大努，使氣滿。少腹者，即攝腹牽氣使上，息即爲之。引腎者，引水來咽喉，潤上部，去消渴枯槁病。利陰陽者，鐃氣力。此中數虛，要與時節而爲避。初食後、大飢時，此二時不得導引，傷人。亦避惡日，時節不和時亦避。導已，先行一百二十步，多者千步，然後食之。法不使大冷大熱，五味調和，陳穢宿食、蟲蝎餘殘不得食。少眇著口中，數嚼少湍咽。食已，亦勿眠。此名穀藥，幷與氣和即眞良藥。

《諸病源候論・消渴病諸候・渴病候》五臟六腑，皆有津液。若臟腑因虛實而生熱者，熱氣在內，則津液竭少，故渴也。夫渴數飲，其人必眩。背寒而嘔者，因利虛故也。診其脈，心脈滑甚，爲善渴。其久病變，成發癰疽，或成水疾。

《諸病源候論・消渴病諸候・大渴後虛乏候》夫人渴病者，皆由臟腑不和，經絡虛竭所爲，故病雖瘥，血氣未復，仍虛乏也。

《諸病源候論・消渴病諸候・渴利候》渴利者，隨飲小便故也。由少時服乳石，石熱盛時房室過度，致令腎氣虛耗。下焦生熱，熱則腎燥，燥則渴。腎虛又不得傳制水液，故隨飲小便。以其病變，多發癰疽，以其內熱，小便利故也。小便利，則津液竭，津液竭，則經絡澀，經絡澀，則榮衛不行，榮衛不行，則由熱氣留滯，故成癰疽。

《諸病源候論・消渴病諸候・渴利後損候》夫渴利病後，榮衛虛損，臟腑之氣未和，故須各宣暢也。

《諸病源候論・消渴病諸候・渴利後發瘡候》渴利之病，隨飲小便也。此謂服石藥之人，房室過度，腎氣虛耗故也。下焦生熱，熱則腎燥，腎燥則渴。然腎虛入不能制水，故小便利。其渴利雖瘥，熱猶未盡，發於皮膚，皮膚先有風濕，濕熱相搏，所以生瘡。

《諸病源候論・消渴病諸候・內消候》內消病者，不渴而小便多是也。由少服五石，石熱結於腎內也。熱之所作，所以服石之人，小便利者，石性歸腎，腎得石則實，實則消水漿，故利。利多不得潤養五臟，臟衰則生諸病。由腎盛之時，不惜其氣，恣意快情，致使虛耗，石熱孤盛，則作消利，故不渴而小便多也。

《三因方・消渴叙論》夫消渴，皆由精血走耗，津液枯乏，引飲既多，小便必利，寖衰微，肌肉脫剝。指脈不榮，精髓內竭。推其所因，涉內外與不內外。古方不原病本，但出禁忌，似屬不內外因。藥中乃用麻黃、遠志，得非內外兼並。況心虛煩悶最能發渴，風寒暑濕，病冷作熱，入於腎經，引水自救，皆明文也。不知其因，施治錯謬，醫之大患，不可不知。

《三因方・三消脈證》渴病有三，曰：消渴，消中，消腎。消渴屬心，故煩心，致心火散蔓，渴而引飲。經云：脈軟散者，當病消渴，諸脈軟散，皆氣實血虛也。消中屬脾，癉熱成則爲消中。消中復有三，有寒中，熱中，強中。寒中，陰勝陽虧，久必爲熱中。經云：脈洪大，陰不足，陽有餘，則爲熱中。多食數溲，爲消中。陰狂興盛，不交精泄，則爲強中。三消，病至陰中，

不亦危矣。消腎，屬腎盛壯之時，不自謹惜，快情縱欲，極意房中，年長腎衰，多服丹石，眞氣既喪，石氣孤立，唇口乾焦，精溢自泄，不飲而利。經云：腎實則消。不渴而小便自利，名曰消腎，亦蟲內消。

《脈因證治・消渴》 脈　心脈滑，爲渴，滑者，陽氣勝。心脈微小，爲消癉。脈軟散者，氣血虛。脈洪大者，陽餘陰虧。寸口脈浮而遲，浮爲虛，衛氣虧遲爲勞，營氣竭。趺陽脈浮而數，浮爲風，數消穀。消癉脈實大，病久可治，懸小堅急，病久不可治，脈數大者生實堅大者死，細浮短者死。

因證　膏粱甘肥之變，則陽脈盛矣，陽脈太甚，則陰氣不得營也，津液不足，結而不潤，皆燥熱爲病也。

《玉機微義・消渴門・諸經論消渴脈證所因》《脈經》云：緊數相搏則爲消渴。脈軟散者，當病消渴。

《玉機微義・消渴門・論消中三證之異》 陳無擇云：消渴屬心，故煩心，致心火散漫，渴而引飲，諸脈軟散，皆氣實血虛也。消中屬脾，癉熱成則爲消中。消中復有三：有因寒中，陰勝陽鬱，久必爲熱中。經云：脈洪大，陰不足陽有餘，則爲熱中，多食數溺爲消中。陰狂興盛，不交精泄，則爲強中。至病強中，不亦危矣。腎消屬腎，盛壯之時不謹而縱慾房勞，年長腎衰，多服金石，眞氣既喪，口乾，精溢自洩，不飲而利。經云：腎實則消，不渴而小便自利，名曰腎消，亦曰內消。

《玉機微義・消渴門・論三消之疾燥熱勝陰》 河間曰：三消之疾，本濕寒之陰氣極衰，燥熱之陽氣太甚。皆因乎飲食服餌失節，腸胃乾涸而氣液不得宣平。或耗亂精神，過違其度；或因大病，陰氣損而血液衰虛，陽氣悍而燥熱鬱甚。或因久嗜鹹物，恣食炙煿，飲食過度；亦有年少服金石丸散，積久石熱結於胸中，下焦虛熱，血氣不能制，石熱燥甚於胃，故渴而引飲。若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飲食多而不甚渴，小便數而消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飲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此三消者，其燥熱同也。夫經中有言心肺氣厥而渴者，有言肝痹而渴者，有言脾熱而渴者，有言腎熱而渴者，有言胃與大腸結熱而渴者，有言脾痹而渴者，有言小腸痹熱而渴者，有因病瘧而渴者，有因肥甘美食而渴者，有因醉飽入房而渴者，有因遠行勞倦遇大熱而渴者，有因傷寒胃乾而渴者，有因病風而渴者。雖五臟之部分不同，而病之所遇各異，其爲燥熱亡液一也。

《臨證指南醫案・三消》 三消一症，雖有上、中、下之分，其實不越陰虧陽亢，津涸熱淫而已。考古治法，唯仲景之腎氣丸，助眞火蒸化，上升津液。《本事方》之神效散，取水中鹹寒之物，遂其性而治之。二者可謂具通天手眼，萬世準繩矣。他如《易簡》之地黃引子、朱丹溪之消渴方，以及茯苓丸、黃芪湯、生津甘露飲，皆錯雜不一，毫無成法可遵。至先生則範於法，而不囿於法，如病在中上者，膈膜之地而成燎原之場。即用景岳之玉女煎、六味之加二冬、龜甲、旱蓮，一以清陽明之熱，以滋少陰，一以救心肺之陰，而下顧眞液。如元陽變動而爲消爍者，即用河間之甘露飲，生津清熱，潤燥養陰，甘緩和陽是也。至於壯水以制陽光，則有六味之補三陰，而加車前、牛膝，導引肝腎，斟酌變通，斯誠善矣。

《醫學妙諦・三消症章》 經云：二陽結謂之消。二陽者，手足陽明也。手陽明大腸主津病，消則目黃口乾，是津不足也。足陽明胃主血熱，則消穀善飢，是血中挾火血不足也。未傳能食，必發癰疽；不能食，必傳如脹滿，皆不治。經云：飲食入胃，精氣輸脾，又脾與胃膜相連，又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脾屬陰主血，胃屬陽主氣，胃易燥，全賴脾陰以和之，脾易濕，必賴胃陽以運之，故一陰一陽合衛和之氣而爲後天生化之源也。若脾陰一虛，則胃家遊溢之精氣全輸於脾，不能稍留津液以自潤，則胃過於燥而有火矣。故急欲得食以自資，遲則饋雜尤甚，若失治則必延成消膈之症。

綜述

《金匱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脈證并治》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即吐下之不肯止。

寸口脈浮而遲，浮即爲虛，遲即爲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竭。趺陽脈浮而數，浮即爲氣，數即消穀而大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即堅，堅數相搏，即爲消渴。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之。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趺陽脈數，胃中有熱，即消穀引食，大便必堅，小便即數。

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并治》 肺痿吐涎沫而不欬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脈經・脈忌》 脾脈歌曰：脾脈實兼浮，消中脾胃虛。口乾饒飲水，多食亦肌虛。

雜病歌曰：消渴脈數大者活，虛小病深厄難脫。

《千金要方・消渴》 凡積久飲酒，未有不成消渴。然大寒凝海而酒不凍，明其酒性酷熱，物無以加。脯炙鹽鹹，此味酒客耽嗜，不離其口，三觴之後，制不由己。飲噉無度，咀嚼酢醬，不擇酸鹹，積年長夜，酣興不解，遂使三焦猛熱，五臟乾燥，木石猶且焦枯，在人何能不渴？治之愈否，屬在病者。若能如方節愼，旬月可瘳。不自愛惜，死不旋踵。方書醫藥，實多有效，其如不愼者何！其所愼有三：一飲酒，二房室，三鹹食及麪。能愼此者，雖不服藥而自可無他。不知此者，縱有金丹，亦不可救。深思愼之！又曰：消渴之人，愈與未愈，常須思慮有大癰，何者？消渴之人，必於大骨節間發癰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癰也，當預備癰藥以防之。有人病渴利，始發於春，經一夏服栝蔞、豉汁，得其力，渴漸瘥，然小便猶數甚，晝夜二十餘行，常至三四升，極瘥不減二升也。轉久便止，漸食肥膩，日就羸瘦，咽哽脣口焦燥，呼吸少氣，不得多語，心煩熱，兩腳酸，食乃兼倍於常，故不爲氣力者，當知此病皆虛熱之所致。治法：栝蔞汁可長將服以除熱；牛乳杏酪善於補，此法最有益。

治消渴，除腸胃熱實。

豬肚丸　治消渴。

治胃腑實熱，引飲常渴，泄熱止渴，茯神湯。

治渴，黃連丸。

夫內消之爲病，當由熱中所作也。小便多於所飲，令人虛極短氣。夫內消者，食物消作小便也，而又不渴。正觀十年，梓州刺史李文博，先服白石英久，忽然房道強盛，經月餘漸患渴，經數日小便大利，日夜百行以來，百方治之，漸以增劇，四體羸悴，不能起止，精神恍惚，口舌焦乾而卒。此病雖稀，甚可畏也。利時脈沉細微弱，服枸杞湯即效，但不能常愈。服鈆丹散亦即減，其間將服除熱宣補丸。

強中之病者，莖長興盛，不交精液自出也。消渴之後，即作癰疽，皆由石熱。凡如此等，宜服豬腎薺苨湯，制腎中石熱也；又宜服白鴨通湯。口含酸棗丸，治口乾燥內消。

增損腎瀝湯治腎氣不足，消渴，小便多，腰痛。治面黃、手足黃，咽中乾燥，短氣，脈如連珠，除熱、止渴利、補養，地黃丸。

凡人生放恣者衆，盛壯之時，不自愼惜，快情縱慾，極意房中，稍至年長，腎氣虛竭，百病滋生；又年少懼不能房，多服石散，眞氣既盡，石氣孤立，惟有虛耗，脣口乾焦，精液自泄，或小便赤黃，大便乾實，或渴而且利，日夜一石，或渴而不利，或不渴而利，所食之物，皆作小便，此皆由房室不節之所致也。凡平人夏月喜渴者，由心王也。心王便汗，汗則腎中虛燥，故渴而小便少也。冬月不汗，故小便多而數也。此爲平人之證也，名爲消渴。但小便利而不飲水者，腎實也。經云：腎實則消。消者不渴而利是也。所以服石之人，於小便利者，石性歸腎，腎得石則實，實則能消水漿，故利；利多則不得潤養五臟，臟衰則生諸病。張仲景云：熱結中焦則爲堅，熱結下焦則爲溺血，亦令人淋閉不通。明知不必悉患小便利，信矣。內有熱者則喜渴，除熱則止渴；兼虛者，須除熱補虛則瘥矣。

九房散　主小便多或不禁。

棘刺丸　治男子百病，小便過多，失精。

治虛勞渴無不效，骨塡煎。治虛熱四肢羸乏，渴熱不止，消渴，補虛，茯神煮散。治虛勞，口中苦渴，骨節煩熱或寒，枸杞湯。

阿膠湯　治虛熱，小便利而多，服石散人虛熱，當風取冷，患腳氣，喜發動，兼渴消腎，脈細弱，服此湯立減。

《千金翼方・雜病中・消渴》 葵根湯　主一年渴飲一石以上，小便利，若飲酒渴傷寒渴，皆悉主之。

茯苓湯　主胃反吐而渴。

羊髓煎　主消渴，口乾濡咽。

防己散　主消渴，肌膚羸瘦，或乃轉筋不能自止。小便不禁，悉主之。

栝樓散　主消渴，延年益壽。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消渴方》　又胃腑實熱，引飲常渴茯苓湯，洩熱止渴。

又，豬肚丸，療消渴。

又，栝樓散。

又，黃耆湯。

又，消渴，陰脈絕，胃反吐食方：

茯苓八兩　澤瀉四兩　白朮三兩　生薑三兩　桂心三兩　甘草一兩炙

右六味，切，以水一斗煮，小麥三升，取五升，去滓，內茯苓等煮取二升半，一服八合，日再。

又方：

取屋上瓦三十年者，破如雀頭三大升，以東流水兩石，煮取二斗。

乾地黃八兩　生薑八兩　橘皮三兩　甘草三兩炙　人參三兩　黃耆三兩　桂心二兩　遠志三兩去心　當歸二兩　芍藥二兩　大棗二十枚擘　白朮八兩

右十二味，切，內瓦汁中，煮取三升，分溫四服。單瓦汁亦佳。一方無甘草

又，療熱病後虛熱渴，四肢煩疼方：

葛根一斤　人參一兩　甘草一兩炙　竹葉一把

右四味，切，以水一斗五升，煮取五升，渴則飲一升，日三夜二，忌海藻、菘菜。

又，虛熱渴無不効，填骨煎方：

茯苓三兩　兎絲子三兩　山茱萸三兩　當歸三兩　大豆黃卷一升　石韋二兩去毛　牛膝三兩　巴戟天三兩　麥門冬三兩去心　天門冬五兩去心　五味子三兩　人參二兩　遠志三兩去心　桂心二兩　附子二兩炮　石斛三兩

右十六味，先擣篩，別取生地黃十斤，生栝樓十斤，舂絞取汁，於火上煎之減半，便作數分內藥，并下白蜜二升，牛髓一升，微火煎之令如糜，食如雞子黃大，日三，亦可飲服之，佳。忌酢物、鯉魚、生葱、豬肉、冷水。一方有肉蓯蓉四兩。

又方：

桃膠如彈丸，含之咽津，甚佳。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近効極要消渴方》　《近効極要》論：消渴舊來以爲難療，古方有黃連湯、牛膽丸爲勝，亦不能好差，自作此方以來，服者皆差，服多者卽吐水，豈有更渴之理。

又，療消渴，麥門冬丸。

又方：

黃連五兩　苦參一斤　知母五兩　栝樓二兩　麥門冬五兩去心　牡蠣粉五兩熬　人參五兩　黃耆五兩　乾地黃五兩

右九味，末之，以牛乳丸。清漿服二十丸，日二服，加至五十丸。忌豬肉、冷水、蕪荑。

《近効極要》熱中小便多漸瘦方四首。

《近効極要》論：熱中雖能食多，小便多，漸消瘦方。

地骨皮切一升　麥門冬三兩去心　黃連二兩　小麥八合　人參一兩

右五味切，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八合，去滓，分爲三服，間食服之。如不能多服，分作四五服亦得，忌豬肉。

又方：

人參五兩　麥門冬八分去心　牡蠣粉八分　乾地黃十分　知母八分　苦參二十分　黃連八分　栝樓八分

右八味，末之，以生牛乳爲丸如梧子，清漿服十五丸，日再。加至四十丸，食後服，忌蕪荑、豬肉、冷水。

又，療小便多，或不禁方：

兎絲子二兩　蒲黃三兩　黃連三兩　消石三兩　肉蓯蓉二兩

右五味，兼雞脞胵中黃皮三兩爲散服，服方寸匕，日三服，如行五里久，又一服，未有不差者，忌豬肉。

又，療小便數多不足，日便一二斗，或如血色方：

麥門冬八兩去心　蒺藜子三兩　甘草一兩炙　乾薑四兩炮　桂心二兩　乾地黃八兩　續斷二兩

右七味切，以水一斗，煮取二升五合，分爲三服。忌海藻、菘菜、生葱、蕪荑。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渴利虛經澀成癰膿方》　《千金》：療下焦虛熱注脾胃，從脾注肺，好渴利方。

小麥一升　竹葉三升　麥門冬四兩去心　茯苓四兩　甘草三兩炙　大棗三十枚去核　生薑五兩　栝樓五兩　地骨皮一升

右九味切，先以水三斗，煮小麥取一斗，去滓澄清，取八升，去上沫，取七升，煮藥，取三升，分三服。忌海藻、菘菜、酢物。

又，療渴利虛熱，引飲不止，消熱止渴，茯神湯。

又，消渴利方：

生栝樓根三十斤

右一味切，以水一石，煮取一斗半，去滓，以牛脂五合，煎取水盡，以煖酒先食，後服如雞子大，日三服。

又方：

葵根五升，盤大兩束，切

右一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宿不食，平旦一服三升。

又，療渴，小便利復非淋方：

榆白皮二斤去黑皮切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一服三合，日三服。

又方：

小豆藿一把，擣取汁，頓服，日三。

又，渴利方：

栝樓粉和雞子，日暴乾更擣，水服方寸匕，日三，丸服亦得。

又，療虛熱，四體羸瘦，渴熱不止，茯神消渴補虛煮散方：

茯神四兩　石斛八兩　栝樓五兩　甘草三兩炙　五味子三兩　蒐蓉四兩　知母三兩　黃連八兩　丹參五兩　人參三兩　當歸三兩　小麥三升　萎蕤四兩

右十三味，擣篩爲散，取三寸匕，以水三升，煮取一升，絹袋貯煮之，日再，一煮爲一服。忌豬肉、醋物、海藻、菘菜。

崔氏：療消渴瘦、中焦熱渴方：

苦參一大斤　黃連六分　栝樓五兩　知母五兩　牡蠣粉五兩　麥門冬五兩去心

右六味，各擣篩爲散，以牛乳和，併手捻爲丸，如梧子大，暴乾，日再服，飽食訖。以漿水下之，服二十丸，如微利，減十丸。如食熱麪、酒等，卽加服五丸。忌豬肉。

《廣濟》：療脾胃中虛熱，消渴，小便數，骨肉日漸消瘦方。

麥門冬十二分去心　苦參八分　栝樓八分　知母八分　茯神八分　土瓜根八分　甘草六分炙　人參六分

右八味擣篩，蜜和丸，每食，少時煮蘆根、大麥飲，服如梧子二十丸，日再。漸加至三十丸。忌海藻、菘菜、豬肉、大酢。一方有黃連十二分

《肘後》：療消渴，肌膚羸瘦，或虛熱轉筋，不能自止，小便數方。

栝樓六分　黃連六分　漢防己六分　鉛丹六分研

右四味擣篩爲散，每食後，取酢一合，水二合，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強飲水，須臾惡水，不復飲矣。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消渴口乾燥方》《廣濟》：療口乾，數飲水，腰腳弱，膝冷，小便數，用心力卽煩悶健忘方：

麥門冬十二分去心　牛膝六分　龍骨八分　土瓜根八分　狗脊六分　茯神六分　人參六分　黃連十分　牡蠣六分熬碎　山茱萸八分　兎絲子十二分酒漬一宿　鹿茸八分炙

右十二味，擣篩爲末，蜜和丸。每服食後煮麥飲，服如梧子二十丸，日二服。漸加至三十丸。忌生菜、熱麪、豬牛肉、蒜、粘食、陳臭、酢物等。

又，療消渴口苦舌乾方：

麥門冬五兩去心　茅根一升　栝樓三兩切　烏梅十顆去核　小麥三合　竹茹一升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去滓，細細含咽，分爲四五服。忌熱麪、炙肉。

《千金》：口含酸棗丸，療口乾。

《外臺秘要・消中消渴腎消方》《千金》：論曰：夫內消之爲病，當由熱中所作也，小便多於所飲，令人虛極短氣。又內消者，食物皆消作小便而又不渴。正觀十年，梓州刺史李文博，先服白石英久，忽然房道強盛，經月餘漸患渴，經數日小便大利，日夜百行以來，百方療之，漸以增劇，四體羸憊，不能起止，精神惚恍，口舌焦乾而卒。此病雖稀，甚可畏也。利時脈沉細微弱，服枸杞湯卽効。若恐不能長愈，服鉛丹散立効，其間將服除熱

宣補丸。枸杞湯。

又，鉛丹散主消渴，止小便數，兼消中，悉主之。

又，療腎消渴，小便數，宣補丸。

又，療腎氣不足，虛損消渴，小便數，腰痛，宜服腎瀝湯。

又，阿膠湯，療久虛熱，小便利而多，或服石散人虛熱，多由汗出當風取冷，患腳氣，喜發動，兼消渴、腎消，脈細弱，服此即立減。

又，腎消，夜尿七八升方：

鹿角一具炙令焦

右一味擣篩，酒服方寸匕，漸漸加至一匕半。

又，黃耆湯主消中，虛勞少氣，小便數方。

《古今錄驗》論：消渴病有三：一渴而飲水多，小便數，無脂，似麩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二喫食多，不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數者，此是消中病也。三渴，飲水不能多，但腿腫，腳先瘦小，陰痿弱，數小便者，此是腎消病也，特忌房勞。若消渴者，倍黃連。消中者，倍栝樓。腎消者，加芒消六分，服前件鉛丹丸，得小便鹹苦如常，後恐虛憊者，並宜服此花蕊薯丸方。

又，服前丸渴多者，不問食前後，服煮散方：

桑根白皮六分　薏苡人六分　通草四分　紫蘇莖葉四分　五味子六分

覆盤子八分　枸杞子八分　乾地黃九分　茯苓十二分　菝葜十二分　黃耆二分

右十一味，擣，以馬尾羅篩之，分爲五貼，每貼用水一升八合，煎取七合，去滓，溫服。忌酢物、蕪荑。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渴後小便多恐生諸瘡方》《近効》：恐腎虛熱渴，小便多。除風濕，理石毒，止小便，去皮膚瘡，調中方。

又方：

栝樓八分　茯苓八分　玄參四分　枳實六分炙　苦參三分　甘草三分炙

橘皮三分

右七味，擣，篩。每空腹以漿水服方寸匕，日再服。忌海藻、大酢、菘菜。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渴後恐成水病方》《近効》：渴後數飲，嘔逆，虛羸，恐成癰疽，水病方：

茯苓五分　栝樓六分　升麻四分　麥門冬六分去心　桑根白皮八分　橘皮三分

右六味，擣爲散，清水服一方寸匕，日再服。忌酢物。

又方：

人參三分　豬苓三分　通草五分　黃連六分　麥門冬八分去心　栝樓八分

右六味擣爲散，漿水送方寸匕，日再服，以差爲度。忌豬肉、冷水、生冷等物。

又，若已覺津液竭，身浮氣如水病者方：

漢防己六分　豬苓六分　栝樓八分　茯苓四分　桑根白皮十二分　白朮三分　杏人六分去皮尖熬　郁李人六分　葶藶子十二分熬紫色

右九味擣篩，蜜和丸如梧子，空腹漿水服三十丸，日一服，腫消，小便快下爲度，忌酢物、桃、李、雀肉等。

又，葶藶丸，療消渴成水病浮腫。

又，瞿麥湯，療消渴欲成水氣面目幷足脛浮腫小便不利。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虛勞小便白濁如脂方》《病源》：此由勞傷於腎，腎氣虛冷故也。腎主水而關竅在陰，陰爲尿便之道。胞冷腎損，故小便白而如脂，或如麩片也。

崔氏：飲水不知休，小便中如脂，舌乾渴方：

黃連五兩　栝蔞五兩

右二味，擣末，以生地黃汁和丸，併手丸，每食後牛乳下五十丸，日再服之。忌豬肉。

《近効》：消渴，肝、肺熱，焦枯消瘦，或寒熱口乾，日夜飲水，小便如脂，不止欲死方：

水飛鐵粉三兩，絕燥者別研入　雞胵胵五枚，陰乾，末入　牡蠣二兩，熬，別研如粉入　黃連三兩

右四味，擣，篩三五度，鍊蜜和丸。飲汁下如梧子大五十丸。重者不過食時，輕者手下差，勿傳。忌豬肉。

又主消渴口乾方：

黃連　豉暴令乾

右二味，一處擣，令成丸。食後，飲服四十丸，日再。丸稍大如常藥

丸，常服有效。忌豬肉。

又，消渴能飲水，小便甜，有如脂麪片，日夜六七十起方：

冬瓜一枚　黃連十兩

右截瓜頭去穰，入黃連末，火中煨之，候黃連熟，布絞取汁。一服一大盞，日再服，但服兩三枚瓜，以差爲度。一方云：以瓜汁和黃連末，和如梧子大，以瓜汁空肚下三十丸，日再服。不差，增丸數。忌豬肉、冷水。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强中生諸病方》《病源》：夫強中病者，莖長，興盛不痿，精液自出是也。由少服五石，石熱住於腎中，下焦虛熱。少壯之時，血氣尚豐；能制於石，及至年衰，血氣減少，腎虛不能制精液也。若精液竭，則諸病生矣。

《千金》論曰：夫人生放恣者衆，盛壯之時，不自愼惜，快情縱欲，極意房中，稍至年長，腎氣虛竭，百病滋生。又年少慮不能房，多服石散，眞氣既盡，石氣孤立，唯有虛耗，脣口乾焦，精液自洩。或小便赤黃，大便乾實，或渴而且利，日夜一石以來。或渴而不利。或不渴而利。所食之物皆作小便，此皆由房室不節之所致也。又，強中之病者，莖長興盛不痿，精液自出也。消渴之後，卽作癰疽，皆由石熱。凡如此等，宜服豬腎薺苨湯，制腎中石熱。又將服白鴨通丸，便差。

豬腎薺苨湯。

又，平人夏月喜渴者，由心王也。心王便汗出，汗山則腎中虛燥，故令渴而小便少也。冬月不汗出，故小便多而數也。此皆是平人之候，名曰腎渴。但小便利而不飲水者，名腎實也。經曰：腎實則消，消者不渴而利是也。所以服石之人，其於小便利者，石性歸腎，腎得石則實，實則能消水漿故利，利多則不得潤養五藏，藏衰則生諸病也。張仲景曰：若熱結中焦，則爲堅熱也，熱結下焦，則爲溺血，亦令人淋閉不通。明知不必悉患小便利，信矣。內有熱氣者，則喜渴也，除其熱則止。渴兼虛者，須除熱而兼宜補虛，則病愈。

又，療嶺南山瘴氣，兼風熱毒氣入腎中，變成寒熱，腳弱虛滿而渴方：

黃連不限多少　生栝樓汁　生地黃汁　羊乳無，卽用牛乳及人乳亦得

右四味，取三般汁，乳和黃連末任多少，衆手捻，爲丸，如梧子大，麥飲服三十丸，漸加至四十丸、五十丸，日三服。輕者三日愈，重者五日愈。若藥苦難服，卽煮麥飲汁下亦得。文仲云黃連丸，一名羊乳丸，《肘後》同。忌豬肉蕪荑。

又，療消渴，浮萍丸。

又，療面黃，咽中乾燥，手足俱黃，短氣，脈如連珠，除熱止渴利，補養地黃丸。

又，療渴，小便數散方：

知母六分　栝樓一斤　茯苓四分　鉛丹一分　雞胜脬中黃皮十四枚

右五味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禁酒、生菜、肉。差後去鉛丹，以蜜和之，以麥飲，長服勿絕，良。忌酢物。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消渴不宜針灸方》文仲：療消渴熱中，加減六物丸。

又黃連丸主消渴。

《千金》：栝樓粉散，療消渴秘方。

《肘後》：主消渴方：

秋麻子一升，以水三升，煮三四沸，取汁飲之，無限，不過五升差。

《廣濟》：療消渴兼氣散方：

栝樓三兩　石膏三兩，研　甘草三兩　甘皮二兩

右四味，擣，篩爲散。食後煮大麥飲，服方寸匕，日二夜一服，漸加至二匕，忌熱麪、海藻、菘菜。

又，療消渴，麥門冬湯。

崔氏療患熱消渴，常服有驗方：

豉心三兩，以酸醋拌蒸乾，如此者三，熬令微黃　黃連三兩

右二味擣篩訖，以蜜和爲丸。日再。空腹服二十五丸，食後又服二十丸。又，取烏梅十顆，以水二小升煎之數沸，取湯下前件丸藥，如無烏梅，以小麥子二升，煮取汁，亦得。

又方：

黃連一升，去毛　麥門冬五兩，去心

右二味，擣篩，以生地黃汁，栝樓根汁，牛乳各三合和，頓爲丸如梧子，一服二十五丸，飲下，日再服，漸漸加至三十丸。若不頓爲丸，經宿卽不相著也。消渴及小便多並是虛熱，但冷將息卽差。前件三方，並是

冷補，空腹服，恐少腹下冷，常喫少許食，服之大好。忌豬肉、蕪荑。

又，療消渴無比方：

土瓜根八兩　苦參粉三兩　黃連五兩，去毛　鹿茸三兩，炙　栝樓三兩　雄雞腸三具　牡蠣五兩，熬　白石脂三兩，研　甘草三兩，炙　黃耆三兩　桑螵蛸三七枚，炙　白龍骨五兩，研　雞脞胵黃皮三十具，熬

右一十三味，擣篩爲散，一服六方寸匕，日再服，夜一服，以後藥下之。

竹根十兩　麥門冬四兩去心　石膏四兩　甘李根白皮三兩

右四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五合，以下前件散藥，如雞服，可取此藥汁和丸，一服六十丸，仍還用此藥汁下之。忌豬肉、海藻、菘菜。

《千金》：加減巴郡太守奏三黃丸，療男子五勞七傷，酒渴，不生肌肉，婦人帶下，手足寒熱者方：

春三月黃芩四兩　大黃三兩炒　黃連四兩

夏三月黃芩六兩　大黃一兩炒　黃連七兩炒

秋三月黃芩六兩　大黃二兩　黃連三兩

冬三月黃芩三兩　大黃五兩　黃連二兩炒

右三味，隨時合擣下篩，以蜜和爲丸如大豆。服五丸，日三。不知，稍增七丸，服一月病愈，久服走及奔馬，近常試，驗。忌豬肉。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卒消渴小便多太數方》《肘後》：卒消渴小便多方：

多作竹瀝，飲之，恣口，數日差。忌麪、炙肉。通按：恣口者，謂多飲竹瀝，非恣食也。

又方：酒煎黃蘗汁，取性飲之。通按：性飲者，若人性畏冷，卽少飲也。

又方：熬胡麻令變色，研淘取汁，飲半合，日可三四服，不過五升卽差。

又，療日飲水一斛者方：

桑根白皮，新掘入地三尺者佳，炙令黃黑色，切，以水煮之，無多少，但令濃，隨意飲之，無多少。亦可內少粟米，勿與鹽。《集驗》云宜熱飲之

又，小便卒太數，復非淋，一日數十過，令人瘦方：

未中水豬脂如雞子一枚，炙。承取肥汁，盡服之，不過三劑差。

又方：羊肺一具，作羹，內少肉，和鹽、豉，如食法，任意進之，不過三具，差。《千金》同。

又方：豉一升，內於鹽中綿裹之，以白礬好者半斤，置綿上，令蒸之三斗米許時，卽下白礬，得消入豉中，出暴乾。

擣末，服方寸匕。

又，小便數，豬肚黃連丸方。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近效祠部李郎中消渴方》論曰：消渴者，原其發動，此則腎虛所致，每發卽小便至甜，醫者多不知其疾，所以古方論亦闕而不言，今略陳其要。按《洪範》稼穡作甘。以物理推之，淋餳、醋、酒、作脯法，須臾卽皆能甜也。足明人食之後，滋味皆甜，流在膀胱。若腰腎氣盛，則上蒸精氣，氣則下入骨髓。其次以爲脂膏，其次爲血肉也。其餘別爲小便，故小便色黃，血之餘也。騷氣者，五藏之氣。鹹潤者，則下味也。腰腎旣虛冷，則不能蒸於上，穀氣則晝下爲小便者也。故甘味不變，其色清冷，則肌膚枯槁也。猶如乳母，穀氣上洩，皆爲乳汁。消渴疾者，下洩爲小便。此皆精氣不實於內，則便羸瘦也。又肺爲五藏之華蓋，若下有暖氣，蒸卽肺潤，若下冷極，卽陽氣不能昇，故肺乾則熱。故《周易》有否卦，乾上坤下，陽阻陰而不降，陰無陽而不昇，上下不交，故成否也。譬如釜中有水，以火煖之，其釜若以板蓋之，則煖氣上騰，故板能潤也。若無火力，水氣則不上，此板終不可得潤也。火力者，則爲腰腎強盛也，常須暖將息。其水氣卽爲食氣，食氣若得煖氣，卽潤上而易消下，亦免乾渴也。是故張仲景云：宜服此八味腎氣丸，並不食冷物及飲冷水。今亦不復渴，比頻得效，故錄正方於後耳。凡此疾與腳氣，雖同爲腎虛所致，其腳氣始發於二、三月，盛於五、六月，衰於七、八月。凡消渴，始發於七、八月，盛於十一月、十二月，衰於二月、三月，其故何也？夫腳氣者，擁疾也；消渴者，宣疾也，春夏陽氣上，故擁疾發，卽宣疾愈也。秋冬陽氣下，故宣疾發，卽擁疾愈也。審此二者，疾可理也。又，宜食者，每間五六日空腹一食餅，以精羊肉及黃雌雞爲臛，此可溫也。若取下氣不食肉、菜，食者宜煮牛膝、韭、蔓菁，又宜食雞子、馬肉，此物微擁，亦可療宣疾也。擁之過度，便發腳氣，猶如善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隨事制度，使寬猛得所，定之於心，口不能言也。又，庸醫或令喫栝樓粉，往往經服之都無一効。又每至椹熟之時，取爛美者水淘去浮者飡之，下候心胸間氣爲度，此亦甚佳。生牛乳煖如人體，渴卽細細呷之，亦佳，張仲景云：足太陽者是膀胱之經也。膀胱者，是腎之腑也。而小便數，此爲氣盛，氣盛則消穀，大便脫之經也。

硬，衰則爲消渴也。男子消渴，飲一斗水，小便亦得一斗，宜八味腎氣丸主之。神方，消渴人宜常服之。

先服八味腎氣丸訖，後服此藥壓之方：

黃連二十分　苦參粉十分　乾地黃十分　知母七分　牡蠣八分　麥門冬十二分去心　栝樓七分一方無餘並同

右七味，擣，篩，牛乳和爲丸，如梧子大，併手作丸，暴乾，油袋盛。用漿水或牛乳下，日再服二十丸，一方服十五丸。患重者，渴差後更服一年以來。此病特愼麞鹿肉，須愼酒、炙肉、鹹物，喫索餅五日一頓，細切精羊肉，勿著脂，飽食，喫羊肉須著桑根白皮食。一方云：差後須服此丸一劑以上，卽永絕根源。此病特忌房室、熱麵幷乾脯、一切熱肉、粳米飯、李子等。若覺熱渴，加至二十五丸亦得，定後還依前減。其方神効無比，餘並準前方。忌豬肉、蕪荑。

《外臺秘要・消渴消中・將息禁忌論》　夫人雖嘗服餌，而不知養性之術，亦難以長生。養性之道，不欲飽食便卧，亦不宜終日久坐，皆損壽也。人欲小勞，但莫久勞疲極也，亦不可強所不能堪耳。人不得每夜食，食畢卽須行步，令稍暢而坐卧。若食氣未消，而傷風或醉卧，當成積聚百疾，或多霍亂，令人暴吐。又，食欲得少而數，不欲頓而多，多卽難消也。能善養性者，皆先候腹空積饑乃食，先渴後飲，不欲觸熱而飲。飲酒傷多，卽速吐之爲佳。亦不可當風卧及得扇之，皆令人病也。才不逮而思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力所不勝而舉之，傷也。凡人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亦不欲霧露星月下卧，大寒、大熱、大風，皆不用觸胃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偏多則損人臟藏，故曰酸多卽傷脾，苦多卽傷肺，辛多卽傷肝，鹹多卽傷心，甘多卽傷腎，此是五行自然之理。又，傷初卽不覺，久乃損壽耳。夫喫生肉、鱠，必須日午前卽良，二味之中，其鱠尤腥而冷也，午後陰陽交錯，人腹中亦順天時，不成癥積，亦能霍亂矣。夫人至酉戌時後，不要喫飯。若冬月夜長，性熱者須少食，仍須溫軟，喫訖須搖動，令食消散，卽不能成腳氣。凡衝熱有汗，不用洗手面及漱口，令人五藏乾枯少津液。又冬夏月不用枕冷物，石鐵尤損人，木枕亦損人。縱不損人，及少年之時，卽眼暗也。

叙魚肉等一十五件

羊肉甚補虛，患風及腳氣不用喫，偶食卽生薑和煮。又豬肉、兎肉、鶉肉、牛肉、驢馬肉、大鯉鮎魚、河肫等並禁，不可食之。鹿肉微冷少喫，麞肉溫不可炙喫，令人消渴，久喫炙肉，令人血不行。野雞春月以後不堪喫。鯽魚長六、七寸以上並益人，仍不要生喫。生乾脯不可喫，不消化，爲蟲。

叙菜等二十二件

凡冬瓜食之下氣，唯腳氣相宜，令人寒中，不可多喫，能下積年藥力，甚損人，久服令人虛，壞筋骨。萵苣令人寒中，久食節骨頭生冷水，令人髮鬢白。蘭香、胡荽、芸薹三物，不益人也。甘菊、枸杞、菜發丹石，少喫卽溫，多卽冷。紫蘇、薄荷、荏葉、水蘇溫中益人。苜蓿、白蒿、牛蒡、地黃苗甚益人，長喫苜蓿雖微冷，益人，堪久服。凡菜皆取熟喫，不可生喫，損人。薤雖葷，不同五辛，溫中補筋骨，可食。葱調諸候，但少喫無妨，多食令人虛冷。韭後二月以後青稍長，煮喫甚補，至四月上旬止，不可食。後七月二十日後，卽漸堪喫。至九月後冷，兼有土氣。蘿蔔消食下痰澼，甚宜人，生熟喫俱善。斜蒿不甚益人，亦無損。蔓菁作蘸令黃，堪喫。芥發熱動風，傷筋骨。蒜傷血損藥，不可食。葵性滑，夏不堪食，冬暴乾，熟時煮用，蘿蔔作蘸下之，利大小腸。醋、鹹並傷筋骨，尤須節之，不可縱性。

叙米豆等九件茶酒附之

白米甚益人，小豆、菉豆、白豆並動氣，仍下津液，少喫任意。大豆甚下氣益人，久服令人身重。蕎麥不可食。小麥麵喫之令人動熱，不可頻飡之。大麥麵甚益人，性小冷，發癖氣。粳米性寒。南中溫濕，不可多喫。熱溫煮桑代之。酒有熱毒，漬地黃、丹參、大豆卽得飲之。

《類證活人書・傷寒渴證》　問渴曰：脈浮而渴，屬太陽；有汗而渴，屬陽明；傷風寒熱，或發熱惡風而渴，屬少陽；自利而渴，屬少陰。切戒太陽證無汗而渴者，不可與白虎湯；陽明證汗多而渴者，不可與五苓散。曰：然則太陽病渴，終不可與白虎耶？曰：太陽證得汗後，脈洪大而渴者，方可與之也。曰：陽明病渴，終不可與五苓耶？曰：陽明證小便不利，汗少脈浮而渴者，方可與之。此皆仲景之妙法也。

凡病非大渴不可與水。若小渴咽乾者，只小呷滋潤之，令胃中和。若大渴煩躁甚，能飲一斗者，與五升飲之。若全不與，則乾燥無由作汗，發喘而死。常人見因渴飲水得汗小渴，遂劇飲之，致停飲心下滿結喘死者甚衆，當以五苓散或陷胸丸與之。

若陽壽倍常躁盛大渴者，黑奴丸主之。

中暑伏熱深，累取不差，其人發渴不已，酒蒸黃連丸主之。

《本事方・諸嗽虛汗消渴》 治渴疾飲水不止，神効湯神効。

《古方驗錄》論：消渴有三種。一者渴而飲水多，小便數，脂似麩片甜者，消渴病也。二者喫食多不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數者，消中病也。三者渴，飲水不能多，但腿腫腳先。瘦小陰痿弱。小便數，此腎消病也。特忌房勞，腎氣圓。《千金》云：消渴，病所忌者有三。一、飲酒。二、房室。三、鹹食及麵，能忌此，雖不服藥，亦自可。消渴之人愈與未愈常，須慮患大癌。必於骨節間，忽發癌疽而卒。予親見友人邵任道患渴數年，果以癌疽而死。唐祠部李郎中論：消渴者，腎虛所致，每發則小便甜。醫者多不知其疾，故古今亦闕而不言。洪範言：稼穡作甘，以物理推之，淋餳醋酒作脯法，須臾即皆能甜也。足明人食之後，滋味皆甜，流在膀胱，若腰腎氣盛是爲眞火，上蒸脾胃，變化飲食，分流水穀，從二陰出。精氣入骨髓，合榮衛行，血脈營養一身。其次以爲脂膏，其次以爲血肉也，其餘則爲小便，故小便色黃，血之餘也。臊氣者五臟之氣，鹹潤者則下味也，腰腎既虛冷而不能蒸於穀氣，則盡下爲小便，故味甘不變其色，清冷則肌膚枯槁也。猶如乳母穀氣上泄皆爲乳汁。消渴病者下泄爲小便，皆精氣不實於內，則小便數瘦弱也。又肺爲五臟華蓋，若下有暖氣蒸則肺潤。若下冷極，則陽氣不能昇，故肺乾則渴。易於否卦，乾上坤下，陽無陰而不降，陰無陽而不外，上下不交，故成否也。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若以板覆之，則暖氣上騰，故板能潤也。若無火力，水氣則不能上，此板則終不得潤也。火力者，則是腰腎強盛也。常須暖補腎氣，飲食得火力則潤上而易消，亦免乾渴也。故張仲景云：宜服腎氣八味圓，此疾與腳氣，雖同爲腎虛。所致，其腳氣始發於二三月，盛於五六月，衰於七八月，凡消渴始發於七八月，盛於十一月十二月，衰於二三月，其何故也？夫腳氣壅疾也，消渴宣疾也，春夏陽氣上，故壅疾發，則宣疾愈。秋冬陽氣下，故宣疾發，則壅疾愈也。審此二者，疾可理也。猶如善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隨事制度爾。仲景云：足太陽者，是膀胱之經也。膀胱者腎之腑，小便數，此爲氣盛，氣盛則消穀，大便硬，衰則爲消渴也。男子消渴，飲一斗，小便亦得一斗，宜八味腎氣圓。

治脈熱極則血氣脫，色白乾燥不澤，食飲不爲肌膚。生地黃煎消熱極強胃氣方。

《鷄峰普濟方・消渴・水》 煎乾地黃元　治痟腎，煩渴小便數，多腳弱，陰萎，唇乾，眼澀，身躰乏力。

山茱萸元　治三消，飲食倍多，肌躰羸瘦，小便頻數，口乾喜飲。

腎瀝湯　治痟腎，氣虛損發渴，小便數，腰脇痛。

花蕊蓉元　古今錄驗論：消渴病有三。一、渴而飲水多，小便數，其脂似麩片甜者，此是消渴病。二、喫食多，不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數者，此是消中，病也。三、渴水不多，但腿腫腳先瘦，小陰萎弱，數小便者，此是腎消病也。特忌房勞，若消渴者，倍黃連。消中者，倍菰蕖。腎消者，加芸消六分，服前件鉛丹元，得小便鹹，若如常後恐虛憊者，並宜服此。

黃連黃耆元　治痟腎，小便白濁，四肢羸瘦，漸至困乏。

熟地黃散　治痟腎，小便滑數，口乾心煩，皮膚乾燥。腿脇消細，漸至無力。

白茯苓元　治痟腎，因痟中之後，胃熱入腎，消爍腎脂，令腎枯燥，遂致此病。即兩腿漸細，腰腳無力。

薯蕷元　治痟腎，小便滑數，四肢少力，羸瘦困乏，全不思食。

《傷寒明理論・傷寒渴證》 傷寒渴者，何以明之？渴者，裏有熱也。傷寒之邪，自表傳至裏，則必有名證隨其邪淺深而見焉。雖曰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其傳經者，又有證形焉。太陽傳陽明，則二三日發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也。陽明傳少陽，則三四日發胸脇痛而耳聾。此三陽皆受病，爲邪在表而猶未作熱，故不言渴。至四五日，少陽傳太陰經，邪氣漸入裏，寒邪漸成熱，當是時也，津液耗少，故腹滿而嗌乾。至五六日，太陰傳少陰，是裏熱又漸深也，當此之時，則津液爲熱所搏，漸耗而乾，故口燥舌乾而渴。及至六七日，則少陰之邪傳於厥陰，厥陰之爲病消渴，爲裏熱已極矣。所謂消渴者，飲水多而小便少者是矣，謂其熱能消水也。所以傷寒病至六七日而渴欲飲水，爲欲愈之病，以其傳經盡故也。是以厥陰病云：渴欲飲水，少少與之愈者是也。邪氣初傳入裏，熱氣散漫，未收斂成熱，熏蒸焦膈，搏耗津液，遂成渴也。病人雖渴欲得飲水，又不可多與之。若飲水過多，熱少不能消，故復爲停飲諸疾。經曰：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

水，飲不能多，勿多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若大渴欲飲水，猶當依證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又曰：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至於大渴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皆欲潤其燥而生津液也。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爲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瘥，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大禍，不可復救。然則悸動也，支結也，喘欬噎噦，乾嘔腫滿，下利小便不利數者，皆是飲水過傷，而診病之工，當須識此，勿令誤也。

《三因方・三消治法》 眞珠圓　治心虛煩悶，或外傷暑熱，內積愁煩，酣飲過多，皆致煩渴口乾，舌燥引飲無度，小便或利，或不利。

忌炙煿酒色，次投蓯蓉圓補。

薑粉散　治消中，多因外傷癉熱，內積憂思，喜啖鹹食及麪，致脾胃乾燥，飲食倍常。不爲肌膚，大便反堅，小便無度。

欄金圓　治熱中，消渴止後，將補精血，益諸虛，解勞倦，去骨節間熱，寧心，強志，安神，定魄，固臟腑，進飲食，免生瘡瘍。

石子薺苨湯　治強中。多因耽嗜色欲，及快意飲食，或服丹石，眞氣既脫，藥氣陰發，致煩渴引水，飲食倍常，陰器常興，不交精出，故中焦虛熱，注於下焦。三消之中，最爲難治。

胡桃圓　治消腎，亦云：內消多因快情縱慾，極意房中。年少懼不能房，多服丹石及失志傷腎，遂致唇口乾焦，精溢自出，或小便赤黃，五色浮濁，大便燥實，小便大利，而不甚渴。

古瓦湯　治消腎消中，飲水無度，小便頻數。

鹿茸圓　治失志，傷腎，腎虛消渴，小便無度。

六神湯　治三消渴疾。

八味圓　治消渴小便多，以飲水一斗，利小便反倍乏。

《治法機要・消渴證》 消渴之疾，三焦受病也，有上消、有消中、有消腎。上消者肺也，多飲水而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治宜流濕以潤其燥。消中者胃也，渴而飲食多，小便赤黃，熱能消穀，知其熱在中焦也，宜下之。消腎者，初發爲膏淋，謂淋下如膏油之狀，至病成而面目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濁而有脂液，治法宜養血以肅清，分其清濁而自愈也。

《河間六書・消渴》 消渴之疾，三焦受病也，有上消、中消、腎消。上消者，上焦受病，又謂之膈消病也，多飲水而少食，大便如常，或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治宜流濕潤燥。中消者，胃也，渴而飲食多，小便黃。經曰：熱能消穀，知熱在中，法云宜下之，至不欲飲食則愈。腎消者病在下焦，初發爲膏淋，下如膏油之狀，至病成而面色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濁而有脂。治法宜養血以肅清，分其清濁而自愈也。法曰：燥上而渴，辛甘而祛用潤肺，故可用蜜煎生薑湯，大器頓之，時時呷之。法云：心肺之病，莫厭頻而少飲。《內經》曰：補上治上宜以緩。又曰：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則肺氣下流，故氣下火降而燥衰，其渴乃止。又經曰：二陽結爲消。王注曰：二陽結，於胃及大腸俱熱也。腸胃藏熱則善消水穀，可用甘辛降火之劑。黃連末一斤，生地黃自然汁、白蓮花藕自然汁各一斤，熬成膏子劑，黃連末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少呷溫水送下，日進。十服渴病立止。

治上焦膈消而不欲多食，小便清利，宜小柴胡湯或加白虎湯，或錢氏方中地骨皮散內加芍藥、黃芪、石膏、黃芩、桔梗之類是也。

又如胃膈癉熱煩滿，飢不欲食，或癉成消中，善食而瘦，或燥熱鬱甚而成消渴，多飲而數小便，狂陽心火燥，其三焦腸胃燥濇怫鬱，而水液不能宣行，則周身不得潤澤，故瘦悴黃黑而燥熱消渴。然雖多飲，其水液亦不能浸潤於腸胃之外，渴不能止，而便注爲小便多出。俗未明，妄爲下焦虛冷，誤人多矣。

心移寒於肺，肺消，飲少溲多，當補肺平心，死而可治，乃心肺爲賊也。

心移熱於肺，名曰膈消，二者心膈有熱，久則引飲爲消渴耳，麥門冬飲子主之。

飲酒中風，或汗多，不可單衣，食則汗出，多如液漏，久不治爲消渴疾，白朮散主之。

胃膈癉熱煩滿，飢不欲食，或癉成消中，善食而瘦，或燥熱鬱甚而成消渴，多飲而數小便。

《醫說・消渴・浮石止渴》 交州記曰：浮石體虛而輕，煮飲止渴。

《醫說・消渴・熱中消中富貴人》 多飲數溲，曰熱中。多食數溲，曰消中。多喜曰癲，多怒曰狂。熱中消中，皆富貴人也。

《儒門事親・消渴》 夫三消渴，《內經》曰：三消渴者，肺消膈消風消

也。右以繅絲煮繭湯，澄清頓服之則愈，或取生藕汁頓服之，亦愈矣。

《蘭室秘藏・消渴門・消渴論》《陰陽別論》云：二陽結謂之消。《脈要精微論》曰：癉成爲消中。夫二陽者，陽明也。手陽明大腸主津病，消則目黃口乾，是津不足也。足陽明胃主血，熱則消穀善飢，血中伏火，乃血不足也。結者，津液不足，結而不潤，皆燥熱爲病也。此因數食甘美而多肥，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其氣慓悍，能助燥熱也。越人云：邪在六腑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陽脈太盛則陰氣不得營也，故皮膚肌肉消削是也。經云：凡治消癉，僕擊，偏枯，痿躄，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岐伯曰：脈實，病久可治；脈弦小，病久不可治。後分爲三消。高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逆調論》云，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者是也。以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鞕，小便數。叔和云：口乾饒飲水，多食亦飢，虛癉成爲消中者是也。以調胃承氣，三黃丸治之。下消者，煩躁引飲，耳輪焦乾，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以六味地黃丸治之。《總錄》所謂：末傳能食者，必發腦疽背瘡；不能食者，必傳中滿鼓脹，皆爲不治之證。潔古老人分而治之：能食而渴者，白虎加人參湯；不能食而渴者，錢氏白朮散倍加葛根治之。上中既平，不復傳下消矣。前人用藥，厥有旨哉！或曰：末傳瘡疽者何也？此火邪勝也。其瘡痛甚而不潰，或赤水者是也。經云：有形而不痛，陽之類也。急攻其陽，無攻其陰，治在下焦。元氣得強者生，失強者死。末傳中滿者何也？以寒治熱，雖方士不能廢其繩墨而更其道也。然臟腑有遠近，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腎肝位遠，宜制大其服，皆適至其所爲故。如過與不及，皆誅罰無過之地也。如高消、中消，制之太急，速過病所，久而成中滿之病，正謂上熱未除，中寒復生者也。非藥之罪，失其緩急之制也。處方之制，宜加意焉。

和血益氣湯　治口乾舌乾，小便數，舌上赤脈，此藥生津液，除乾燥，生肌肉。

當歸潤燥湯　治消渴，大便閉澀，乾燥結硬，兼喜溫飲，陰頭退縮，舌燥口乾，眼澀難開，及於黑處見浮雲。

生津甘露湯一名清涼飲子　治消中能食而瘦，口舌乾，自汗，大便結燥，小便頻數。辛潤緩肌湯一名清神補氣湯　前消渴證才愈，止有口乾，腹不能努，此藥主之。

甘草石膏湯　渴病久愈，又添舌白沫微腫，咽喉咽津覺痛，嗌腫時時有，渴喜冷飲，口中白沫如膠。

甘露膏一名蘭香飲子　治消渴，飲水極甚，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結燥，小便頻數。

生津甘露飲子　治消渴，上下齒皆痲，舌根強硬腫痛，食不能下，時有腹脹，或瀉黃如糜，名曰飧泄。渾身色黃，目睛黃甚，四肢痿弱，前陰如冰，尻臀腰背寒，面生黧色，脇下急痛，善噦，喜怒，健忘。

《衛生寶鑑・辨六經渴》太陽渴，脈浮無汗者，五苓、滑石之類。陽明渴，脈長有汗者，白虎、涼膈之類。少陽渴，脈弦而嘔者，小柴胡加栝蔞根也。太陰渴，脈細，不欲飲水，縱飲惟思湯不思水，四君子、理中湯之類。少陰渴，脈沉自利者，豬苓湯、三黃湯之類。厥陰渴，脈微引飲者，當少少與之。滑石治渴，本爲竅不利而用之，以其燥而能亡津液也。天令濕氣太過當用之，若無濕而用之，是爲犯禁。假令小便不利，或渴或不渴，知內有濕熱也。小便自利而渴，知內有燥也。濕宜滲泄之，燥宜潤之，則可矣。

雜證有汗而渴者，以辛潤之；無汗而渴者，以苦堅之。

傷寒食少而渴者，當以和胃藥止之。不可用涼藥，恐損胃氣，愈不能食。白朮、茯苓是也。

太陽無汗而渴者，不宜白虎。汗後脈洪大而渴者，方可與之矣。陽明有汗而渴者，不宜五苓。若小便不利，汗少脈浮而渴者，宜與之。

若人病心肺熱而不渴者，知不在太陰少陰之本，只在標也。在標則不渴矣，若渴者是在本也。

《世醫得效方・消渴・肺消》澄源丹　治氣實血虛，熱在上焦。心煩燥渴，引飲無度，小便數，晝夜一二十行，有麩片甜者。此疾多得之飲啖炙煿，日就羸瘦，咽喉唇口焦燥，吸吸少氣，不能多語，兩腳痿。食倍於常，不爲氣力。

《世醫得效方・消渴・脾消》飲食入腹，如湯澆雪，隨小便而出，落淤溷僻溝渠中。皆旋結如白脂，肌膚日益消瘦。用熱藥則熱愈甚，用涼藥則愈見虛羸，不能起止。精神恍惚，口舌焦乾，或陽強興盛，不交而泄，其斃不久，

無治法。姑錄一二方，聊爲備用。

薑粉散　治消中。多因外傷瘴熱，內積憂思，喜啖鹹食及麵，致脾胃乾燥，飲食倍常，不爲肌膚，大便反堅，小便無度。

《世醫得效方・消渴・腎消》　加減八味圓　治腎水枯竭，不能上潤，心火上炎，不能既濟，煎熬而生。心煩燥渴，小便頻數，白濁，陰痿弱，飲食不多，肌膚漸漸如削，或腿腫腳先瘦小。宜降心火，生腎水，其煩渴頓止。

天王補心丹　寧心保神，益血固精，壯力強志，令人不忘。清三焦，化痰涎，祛煩熱，除驚悸，療咽乾口燥，育養心氣。

雙補圓　治腎虛水涸，燥渴勞倦。

石子薺苨湯　治強中。多因耽嗜色慾，及快意飲食，或服丹石，眞氣既脫，藥氣陰發，致煩渴引水，飲食倍常，陰氣常興，不交精出，故中焦虛熱，注於下焦。三消之中，最爲難治。

《世醫得效方・消渴・酣飲》　烏梅木瓜湯　治飲酒多，發積爲酷熱，熏蒸五臟，津液枯燥，血泣，小便幷多，肌肉消鑠，專嗜冷物寒漿。

《世醫得效方・消渴・通治》　玄兔丹　治三消渴利，神藥。常服，禁精，止白濁，延年。

清心蓮子飲　治心中蓄熱，時常煩躁，因而思慮勞心，憂愁抑鬱，是致小便白濁，或有沙膜，夜夢走泄，遺瀝澀痛，便赤如血。或因酒色過度，上盛下虛，心火炎上，肺金受剋，口舌乾燥，漸成消渴，睡卧不安，四肢倦怠。男子五淋，婦人帶下赤白。及病後氣不收斂，陽浮於外，五心煩熱。藥性溫平，不冷不熱。常服清心養神，秘精補虛，滋潤腸胃，調順血氣。

子童桑白皮湯　治三消渴病。或飲多利少，或不飲自利，肌膚瘦削，四肢倦怠。常服。補虛，止渴利。

梅花湯　治三消渴利。神效。

降心湯　治心火上炎，腎水不濟，煩渴引飲，氣血日消。

浮萍圓　治消渴，虛熱者大佳。

《脈因證治・消渴》　經云：二陽結謂之消。二陽者，陽明也。手陽明主津病，消則目黃口乾，是津不足也。足陽明主血，熱則消穀善飢，血中伏火，乃血不足也。此皆津血不足而熱也。

夫因則火一也，病則有上中下三也，蓋心火盛於上，爲膈膜之消。病則舌上赤裂，大渴引飲。論云：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是也，以白虎加參湯主之。

火盛於中，爲腸胃之消，病則善食，身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數，論云：瘴成爲消中者是也。以調胃承氣、三黃等治之。

火盛於下，爲腎消。病則煩躁，小便濁淋如膏油之狀，論云：焦煩水易虧者是也，六味地黃丸主之。

治法　熱淫所勝，治以甘苦，甘以瀉之，熱則傷氣，氣傷無潤，則折熱補氣，非甘寒不治。

李以補肺降火生血爲主。

參膏湯　治膈消上焦渴，不欲多飲。

葛根丸　治腎消。

胡粉散　治大渴，又治腎消。

《丹溪手鏡・消渴》　茴香散　治腎消小便如油。

《玉機微義・消渴門・論治消渴大法》　東垣曰：膈消者，以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數。叔和云：口乾飲水，多食亦饑，虛瘴成消中者，調胃承氣、三黃丸治之。下消者，煩躁引飲，耳輪焦乾，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六味地黃丸治之。《總錄》所謂末傳能食者，必發腦疽背瘡。不能食者，必傳中滿鼓脹，皆謂不治之證。潔古老人分而治之，能食而渴者，白虎加人參湯。不能食而渴者，錢氏方白朮散倍加葛根治之。上中既平，不復傳下消矣。前人用藥，厥有旨哉。或曰末傳瘡疽者何也？此火邪勝也，其瘡痛甚而不潰，或赤水者是也。經云：有形而不痛，陽之類也。急攻其陽，無攻其陰，治在下焦元氣。得強者生，失強者死。末傳中滿者何也？以寒治熱，雖方士不能廢其繩墨而更其道也。然臟腑有遠近，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腎肝位遠，宜制大其服，皆適其至所爲故。如過與不及，皆誅罰無過之地也。如高消、中消，制之太急，速過病所，久而成中滿之病，正謂上熱未除，中寒復生者也。非藥之罪，失其緩急之制也。處方之制，宜加意焉。

東垣當歸潤燥湯　治消渴，舌上白乾燥，唇乾口乾，眼澀黑處見浮雲，大便閉澀，乾燥結硬，喜溫飲，陰頭短縮。

清涼飲子　治消中能食而瘦，口乾舌乾，自汗，大便結燥，小便頻數。

東垣蘭香飲子　治渴飲水極甚，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結燥，小便頻數。

硃砂黃連丸　治心虛蘊熱，或因飲酒過多，發爲消渴。

東垣生津甘露飲子　治高消大渴，飲水無度，舌上赤澀，上下齒皆麻，舌根強硬腫痛，食不下，腹時脹痛，渾身色黃，目白睛黃，甚則四肢痿弱無力，面塵脫色，脇下急痛，善嗌善怒，健忘，臀腰背寒，兩丸冷甚。

宣明大黃甘草飲子　治男女一切消渴不能止者。

三因石子薺苨湯　治強中，多因躭嗜色慾及快意飲食，或服丹，眞氣既脫，燥渴飲水，飲食倍常，陰器常興，不交精出。故虛熱注於下焦，最爲難治。

《玉機微義・消渴門・論消渴爲三焦受病》《病機》云：消渴之疾，三焦受病也。上消者肺也，多飲水而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治宜流濕以潤其燥。消中者胃也，渴而飲食多，小便赤黃，熱能消穀，知其熱在中焦也，宜下之。

消腎者，初發而爲膏淋，謂淋下如膏油之狀，至病成，面色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濁而有脂液。治法宜養血以肅清，分其清濁而自愈也。

《衛生易簡方・消渴》治消渴用水萍曝乾，栝樓等分，以人乳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又方，用揀黃連二兩，剉碎，水一椀，煎半椀，去滓，頓服之，立止。又方，用栝樓三十斤，水一石，煮取一斗半，去滓，以牛脂五合煎，取水盡以煖酒先服，如雞子大，日二服即効。又方，用田螺五升，水一斗，浸經宿飲之，每日易。又方，用蘿蔔生搗汁服，大效。又方，用韭，或炒，或作羹，勿入鹽，每日喫三五兩，喫至十斤即佳。過清明勿食，入醬無妨，極效。又方，用霜降後葵根皮一握，水一斗，煮取三升，服之，但酒渴傷寒渴皆治。又方，用栝樓根大尺圍者，生取汁服之，或煮水服。又方，用黃連、栝樓根等分爲末，生地黃汁丸如桐子大，每服五七丸，食後服，牛乳送下。又方，用淡豆豉煮汁，任性飲之。又方，用白藥爲末，每服方寸匕，冷水調下，亦可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日二服。又方，用黃丹，砂胡粉，炒赤石脂，白石脂，石膏，澤瀉，各五分，另研甘草，炙栝樓根，各十分，爲末，共再研勻水調方寸匕，日三服，少壯服匕半，渴甚者夜間二服。

《證治要訣・三消》三消得之氣之實血之虛也，久久不治，氣極虛則無能爲力矣。有一僧專用黃芪飲加減，其論蓋詳以益血爲主。三消，小便去多。上消消心，心火炎上，大渴而小便多。中消消脾，脾氣熱燥，飲食倍常，皆消爲小便。下消消腎，腎衰不能攝水，故小便雖多而不渴。然小便既多，津液必竭，久而未有不渴者，謂之全不渴，未爲的論。諸消不宜用燥烈峻補之劑，惟當滋養。除消脾外，心腎二消宜用黃芪飲吞八味丸或玄兔丹或小兔絲子丸。又竹龍散皆可用。又六神飲亦治腎消，惟脾消則加當歸去黃芪。三消小便既多，大便必秘，宜常服四物湯潤其大腸，如加人參、木瓜、花粉在內，仍煮四皓粥食之，糯米泔漸二亦可冷進。

三消人而小便不臭，反作甜氣，在溺桶中滾湧，其病爲重。更有浮在溺面如豬脂，濺在桶邊如柏燭淚，此精不禁，眞元竭矣。

上消中消，心脾既如此熱，小便濇少而反無禁，蓋燥熱在上，虛冷在下，陰陽不交，所以成消渴。

三消久之，精血既虧，或目無見，或手足偏廢如風疾，非風也，此證消腎得之爲多。消心之病，往往因欲飲食過多，及食啖辛熱。引飲既多，小便赤多，當抑心火，使之下降，自然不渴，宜半夏瀉心湯去乾薑加栝蔞、乾葛如其數，吞豬肝丸或酒連丸，仍佐獨味黃連湯，多煎候冷，遇渴恣飲，久而自愈；或用糯米煮稀粥，然同穎湯、梅花湯二藥，於三消有渴者皆可用。若因用心過度，致心火炎上，渴而消者，宜黃芪飲加蓮肉、遠志各半錢，吞玄兔丹；仍以大麥煎湯，間下靈砂丹。

消脾，緣脾經燥熱，食物易化，皆爲小便，轉食轉飢。然脾消又自有三：曰消中，曰寒中，曰熱中，宜用蓮茗飲加生地黃、乾葛各半錢，或烏金散，或止用蓮茗飲。

若因色欲過度，水火不交，腎水下泄，心火自焚，以致渴者，不宜備用涼心冷劑，宜堅腎水以濟心火，當用黃芪飲加蒺藜、五味各半錢，吞八味丸及小菟絲子丸，玄兔丹，鹿茸丸，加減安腎丸，皆可選用，或靈砂丹。消腎爲病，比諸消爲重，古方謂之強中，又謂之內消，多因恣意色欲，或餌金石，腎氣既衰，石氣獨在，精水無所養，故常發虛，陽不交精出，小便無度，脣口乾焦，黃芪飲吞玄兔丹，八味丸，鹿茸丸，加減腎氣丸，小菟絲子丸，靈砂丹，皆可選用。或未效，黃芪飲加蒺藜、北五味、山茱萸各四分，薺苨丸，蒺藜丸。

三消之外，又有果木渴，因多食果子所致，宜麝香之藥。

《丹溪心法・消渴》消渴，養肺，降火，生血爲主，分上中下治。三消皆禁用半夏；血虛亦忌用；口乾咽痛，腸燥大便難者，亦不宜用；汗多者

不可用。不已，必用薑監制。消渴，若泄瀉，先用白朮、白芍藥炒爲末，調服後，卻服前藥，即諸汁膏。內傷病退後，燥渴不解，此有餘熱在肺經，可用參、芩、甘草少許，生薑汁調，冷服。或以茶匙挑薑汁與之。虛者可用人參湯。天花粉，消渴神藥也。【略】

附錄　水包天地，前輩嘗有是說矣。然則中天地而爲人，水亦可以包潤五臟乎？曰：天一生水，腎實主之，膀胱爲津液之府，所以宣行腎水，上潤於肺，故識者肺爲津液之臟。自上而下，三焦臟腑，皆囿乎天一眞水之中。《素問》以水之本在腎，末在肺者，此也。眞水不竭，安有所謂渴哉！人惟淫欲恣情，酒面無節，酷嗜炙煿糟藏鹹酸酢醢甘肥腥膻之屬，復以丹砂玉石濟其私，於是炎火上熏，府藏生熱，燥熾盛津液乾，焦渴飲水漿而不能自禁。其熱氣上騰，心虛受之，心火散漫，不能收斂，胸中煩躁，舌赤唇紅，此渴引飲常多，小便數而少，病屬上焦，謂之消渴；熱蓄於中，脾虛受之，伏陽蒸胃，消穀善飢，飲食倍常，不生肌肉，此渴亦不甚煩，但欲飲冷，小便數而甜，病屬中焦，謂之消中；熱伏於下，腎虛受之，腿膝枯細，骨節酸疼，精走髓空，引水自救，此渴水飲不多，隨即溺下，小便多而濁，病屬下焦，謂之消腎。又若強中消渴，其斃可立待也。治法總要，當以白朮散養脾，自生津液，兼用好粳米煮粥，以膂肉碎細煮服以養腎，則水有所司。又用淨黃連濕銼，入雄豬肚中，密扎於斗米上蒸爛，添些蒸飲，臼中杵，粘丸如桐子。服一百丸，食後米飲下，可以清心止渴。東垣曰：膈消者，以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中消者，以調胃承氣湯、三黃丸治之；下消者，以六味地黃丸治之。

《明醫指掌・三消症歌論》　消症良由燥熱過。消中飲食善消磨，腎消溲濁腰肢瘦，消渴便多飲亦多。

夫天一生水，腎實主之，膀胱爲津液之府，能宣行腎水，上潤於肺，故肺爲津液之藏。自上而下三焦藏府，皆囿於天一眞水之中，如水包天地也。經云：水之本在腎，末在肺，然眞水不竭，何渴之有？人惟酒色是躭，嗜食辛熱厚味，或餌丹石藥，於是炎火上熏，府藏熱熾，津液乾枯，而三消之病生焉。熱氣上騰，心受之，故煩渴引飲，小便頻數而多，曰消渴。熱蓄於中，脾受之，伏陽蒸胃，消穀善飢，能食肌瘦，不甚渴，便數，曰消中。熱伏於下，腎受之，腿膝枯細，骨節痠痛，精竭髓枯，引水自救，飲而隨溺稠濁而出，曰腎消。善治者，補腎水眞陰之虛，瀉心火燔灼之熱，除腸胃燥熱之甚，濟心中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結。津液生而不枯，氣血利而不澀，則渴症日已矣。

消渴

消渴，熱在上也。丹溪人乳膏，錢氏白朮散，玉泉丸，川黃連丸，白虎加入參湯，生津甘露飲，麥門冬飲，地黃飲。

消中

消中，熱在胃也。清涼飲子，人參白虎湯，蘭香飲子，麥門冬飲，三黃丸。便結，調胃承氣湯，酒煮黃連丸。

腎消

腎消，熱在下也。補陰丸。腎虛，六味地黃丸，八味丸。腎消，小便白如膏，玄菟丸，清心連子飲，便秘大承氣湯。

《醫學綱目・消癉門》　上消者，經所謂之膈消。膈消者，渴而多飲是也。中消者，經謂之消中。消中者，渴而飲食俱多，或不渴而獨飲是也。下消者，經謂之腎消。腎消者，飲一溲二，其溲如膏油，即膈消、消中之傳變。王註謂：肺臟消鑠，氣無所持是也。蓋肺藏氣，肺無病則氣能管攝津液，而津液之精微者，收養筋骨血脈，餘者爲溲。肺病則津液無氣管攝，而精微者亦隨溲下，故飲一溲二，而溲如膏油也。筋骨血脈，無津液以養之，故其病漸成形瘦焦乾也。然肺病本於腎虛，腎虛則心寡於畏，妄行淩肺，而移寒與之，然後肺病消。故仲景治渴而小便反多，用腎氣丸補腎救肺，後人因名之腎消及下消也。

或曰：經既云肺消死不治，仲景復用腎氣丸治之，何也？曰：飲一溲二者，死不治。若飲一未至溲二者，病尚淺，猶或可治。故仲景腎氣丸，治飲水一斗，小便亦一斗之證。若小便過於所飲者，亦無及矣。

飲食不節，勞倦所傷，以致脾胃虛弱，乃血所生病，主口中津液不行，故口乾咽乾，病人自以爲渴，醫以五苓散治之，反加渴燥，乃重竭津液以致危亡。經云：虛則補其母。當於心與小腸中補之。乃脾胃之根蒂也，以甘溫之藥爲之主，以苦寒爲之使，以酸爲之臣佐。以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心火旺則肺金受邪，金虛則以酸補之；次以甘溫及甘寒之劑，於脾胃中瀉心火之亢盛，是治其本也。

《赤水玄珠・消癉門》　渴而多飲爲上消；消穀善飢爲中消，渴而便數

有脂膏爲下消。

東垣曰：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經曰：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是也。以白虎湯加人參主之。

潔古曰：上消者，上焦受病，又謂之膈消。多飲水而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治宜流濕以潤其燥。

上消者，經謂之膈消，渴而多飲是也。

治上、中、下三消水火圖：

上消：熬豬肚湯，羊肉冬瓜湯。上消手太陰，大渴不止。麥門冬飲子、化水丹。

中消：謂胃承氣湯。癉成消中，而數小便。消中足陽明，胃熱消穀善饑，易老順氣散。

下消：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則便溺有節。腎氣丸、地黃丸。腎消足少陰，飲少溲多，小便如膏。內化丸、鳳髓丹。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則渴飲不思。

東垣論消渴，末傳能食者，必發腦疽背瘡。不能食者，必傳中滿鼓脹。《聖濟總錄》皆爲必死不治之症。惟潔古分而治之。能食而渴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不能食而渴者，錢氏白朮散倍加葛根主之；上中既平，不復傳下消矣。前人用藥，厥有旨哉。或曰：末傳瘡疽者，何也？此火邪勝也。其瘡痛甚而不潰，或赤水者是也。經曰：有形而不痛者，陽之類也，急攻其陽，無攻其陰。治在下焦，元氣得強者生，失強者死。末傳中滿者，何也？以寒治熱，雖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然臟腑有遠近，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腎肝位遠，宜制大其服，皆適其至所爲故。如過與不及，皆誅罰無過之地也。如膈消、中消，制之太急，速過病所，久而成中滿之疾。正謂上熱未除，中寒復生。非藥之罪，失其緩急之宜也。處方之際，宜加審焉。

《總錄》論消渴有三種：一曰渴而飲水多，小便數，有脂似麩片而甜者，消渴病也。二者吃食多，不甚渴，小便少有似油而數者，消中病也。三者雖渴，飲水不能多，腿腳瘦小痿弱，小便數，此腎消也。特忌房勞。

《千金方》云：消渴病宜塡者有三：一忌酒，二忌房勞，三忌鹹食及麵。能愼此三者，雖不服藥，亦可自愈。消渴之人，愈與未愈，嘗須慮患大癰，必於骨節間忽發癰疽而卒。

《內經》云：熱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

東垣謂滑石治渴，本爲竅不利而用之。以燥能亡津液也。天令濕氣太過者當用之，若無濕而用之，是犯禁也。

《內經》云：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又《脈經》曰：消渴脈數大者生，細小浮短者死。

人參石膏湯　治膈消，上焦煩渴，不欲多食。

錢氏加減地骨皮散　治上消。

東垣止渴潤燥湯　治消渴，大便乾燥，喜溫飲，陰頭縮，舌上白燥，唇裂，口乾，眼澀難開，及於黑處如見浮雲。

化水丹　治手足少陰渴飲不止，或心痛者。

甘草石膏湯　治渴病痊愈再劇。舌白滑微腫，咽喉嗌唾覺痛，嗌腫，時渴飲冷，白沫如膠，飲冷乃止。

《聖濟》治時氣煩渴，用生藕汁一盞，入蜜一合和勻，分爲三服。

癉成爲消中，胃中熱則消穀善饑。東垣曰：消渴中消，自古只治燥止渴悞矣，殊不知《內經》云：三陽結，謂之消。三陽者，足太陽也。又手陽明大腸主津液，所生病，熱則目黃、口乾，是津液不足也。足陽明主血，所生病，熱則消穀善饑，血中伏火，是血不足也。結者津液不足，結而不潤，皆燥熱爲病也。此因數食甘美而多肥，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其氣悍烈，能助熱燥也。越人云：邪在六腑，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陽脈太虛，則陰氣不得榮也，故肌肉皮膚而消削也。

《素問》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多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

潔古治胃熱善消水穀，以甘辛降火之劑治之。用黃連末，生地、白藕各自然汁，牛乳各一升，熬成膏，和黃連末一斤，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湯下，日進十服。

易老順氣散　治中熱在胃，而能食，小便赤黃，微利至不欲食爲效，不可

多服。

河間參蒲丸　治食伤，胃中結熱，消穀善饑，不生肌肉。

東垣和血養氣湯　治口渴，舌乾，小便數，舌上赤裂，此藥生津，除燥，生肌。

甘露膏　治消渴，飲水極多，善食而瘦，大便結燥，小便頻數。又名蘭香飲子。

黃連末治消渴要藥，加天花粉末、人乳、生地黃汁、生藕汁，二物爲膏，入山藥末，搜和，以薑汁和煉蜜爲膏，徐徐挑於舌上，以白湯少許送下亦可。能食而渴者，加石膏。

治消渴以天花粉爲末，用人乳汁，生韭汁煎膏，丸如菉豆大。每服百丸，食後白湯下。

《肘後方》治消渴，小便多者。煮瓜蔞根汁，飲之良。

《濟世方》云：治消渴無方可治者。用天花粉、大烏頭炒，等分，爲細末，蒸餅丸。每服百丸，黑豆湯下。

已上四方，皆以天花粉爲君。《本草》主消渴，止小便，通月水、乳汁。夫既能止小便，又能通月水，知其流濕潤燥，治消渴之要藥也。

《千金》地黃丸　治腎渴。

麥門冬湯　治消渴，日夜飲水無度，飲下即瀉。

冬瓜飲子　治消渴，能食而飲水多，小便如脂麪片，日夜無度。

經驗方　治消不止，下元虛者。用牛膝五兩，細剉爲末，生地黃汁五升，晝曬夜浸，以汁盡爲度，蜜丸。空心，溫酒下三十丸。久服壯筋骨，駐顏色，黑鬚髮，生津液。

凡消渴而小便反多，有脂者，皆腎氣不管攝津液也。宜多多服黃芪，黃芪乃補氣之要藥。

《外臺秘要》治消腎，小便數。

鹿角一具，炙焦，搗爲極細末，酒服方寸匕，漸漸加之。心移寒於肺消者，飲一溲二不治。腎臟消爍，氣無所攝，故飲一溲二也。

《慎齋遺書・渴》　口渴者，係胃火，口乾不渴見於夜者。命門相火與心包絡火熏於肺，肺少津液而乾也，用黃耆三錢，歸身三錢潤之，連服必愈。見白虎湯則死，若口乾身熱，肺燥已甚，生黃耆八錢，歸身四錢潤之。內傷身熱口乾渴，益氣加炮薑二錢。

口渴多飲，消渴也。黃耆九錢，甘草三錢，煎服。

上消百盃而不止渴，宜清肺。麥冬，五味，黃連煎服。條芩，杏仁，瓜婁，梔子，元參，乾薑各三錢，訶子，人參，各五錢，丸服。專補脾陰之不足。用參苓白朮散米糊丸服。中消數食而不充飢，或下膿濁，赤白如豆查，病亦難愈。蓋食多不飽，飲多不止渴，脾陰不足也。用山藥，歸身，茯苓，陳皮，甘草，芡仁，或清脾火，大黃，梔子，石膏，枯芩，連翹，烏梅各二錢，訶子，人參各五錢，或用黃連五分，入豬肚內，煮熟食，或川連，白朮等分，丸服。下消因色慾而玉莖不痿，宜清腎，黃蘗，知母，或黃蘗，知母，澤瀉，梔子，生地，五味各二錢，訶子，人參各五錢。

《醫學入門・消渴》　經曰：二陽結謂之消渴。二陽者，手陽明大腸主津液，足陽明胃主血，津血不足，發爲消渴。又有燥結者，肺與大腸爲表裏也。有氣分渴者，因外感傳裏，或服食僭燥，熱耗津液，喜飲冷水，當與寒涼滲劑，以清利其熱，熱去則陰生而渴自止矣。有血分渴者，因內傷勞役，精神耗散，胃氣不升，或病後胃虛亡津，或餘熱在肺，口乾作渴，喜飲熱湯，當與甘溫酸劑，以滋益其陰，陰生則燥除而渴自止矣。

消者，燒也。如火烹燒，物之理也。三消上中既平，不復傳下。上輕中重下危。總皆肺被火邪，熏蒸日久，氣血凝滯。故能食者，未傳癰疽，水自溢也；不能食者，未傳脹滿，火自炎也。皆危。

水包天地，人身臟腑亦津液眞水所包。然有形者，凡水也，兌也，坤也；無形者，天一所生之水，氣也，坎也，乾也。能以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是謂既濟。雜病，渴多虛熱，實熱者少。凡渴後忌針灸，令瘡口出水而死。

《醫林繩墨・消渴》　消渴之症有三。欲飲而無度者是也，蓋水包天地，先賢之說異矣。然則人身之水，亦可以包涵五臟乎。夫天一之水，腎實主之。膀胱爲津液之腑，所以宣行化令而腎水上乘於肺，故識者以肺爲津液之藏，通徹上下，隨氣升降，是以三焦臟腑皆囿乎眞水之中。《素問》以水之本在於腎，末在於肺者，此也。眞水不竭，安有所謂渴哉！人惟淫慾恣情，酒色是躭，好食炙煿辛辣動火之物，或多服升陽金石之劑，遂使水火不能既濟，火挾熱而上行，臟腑枯涸，而燥熾津液上竭而欲水，日夜好飲而難禁，以成三消者也。然三消者何？彼多飲水而少食，大小便甚常，或數而頻少，煩燥舌

赤，此爲上消，乃心火炎於肺也，宜當瀉心火，補腎水，使肺得清化之令，則渴自止。若飲水多而小便赤黃，善飢不煩，但肌肉消瘦者，乃爲中消，此邪熱留於胃也，宜當清胃火而益腎水，則脾得健運之機，水得清化之令，自然不渴者矣。若小便淋如膏糊，欲飲不多，隨即溺下，面黑體瘦，骨節痠疼，是爲下消，此邪積於腎也，宜當清膀胱之濕熱，益腎水之本源，使健運之令有常，生化之機不失，渴自無矣。又有強中消渴，則其死可立而待也。此虛陽之火妄動於下，雖泄不休，致使腎臟枯竭，欲得茶水相救，殊不知愈飲而愈渴也。元氣衰弱，水積不行，小腹脹滿，小便疼而難出，有必死之理也。若夫治三消之法，當何以乎？宜以白朮散養脾生津爲主，或用五味，烏梅，參麥，地黃，天花粉之類。上消者加山梔，黃芩。中消者加黃連，白朮。下消者加黃柏，知母。切不可投大寒冷之藥，而使脾陰愈傷也。治宜謹之。

愚按：河澗曰：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飲食多而不甚渴，小便數而消瘦者，名曰消中。渴而飲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此三者其燥熱一也。內經曰：二陽結謂之消，正此謂也。是故治此症者，補腎水陰寒之虛，而瀉心火陽熱之極，除腸胃燥熱之勝，濟陰中津液之衰，使陰陽和而不結，腑臟和而不枯，氣血利而不濟，水火濟而不滯，此治之大法也。如消渴初起，用人參白虎湯，久而生脈散。中消初發，調胃承氣湯，久則參芩白朮散。腎消初起，清心蓮子飲，久而六味地黃丸。強中者，調小便，強硬不能軟，皆因虛陽之氣妄動，下焦不交自泄，或泄而又欲交搆，動輒不已，癢痲難過，或精道妄來如血如脂，肌膚日減，榮衛空虛，謂之強中。斃不久矣。雖有薺苨丸亦可回生，然亦未可盡恃也。如望治之其初起者，可用歸芍，牛膝，枸杞子，五味，熟地，黃連，青皮之類。然須首絕房勞者可救，否則不治。

治法主意消渴，雖是燥熱不可太用苦寒，致使脾氣不行，結成中滿，不可又與香燥助熱，內結痰喘，生疽生癰。至要絕慾以生津，飲水多不禁。

白朮散　治虛風，多汗少氣，不治將成消渴。

薺苨丸　治消中，日夜尿八九升者。

《醫方考・消渴門》 敘曰：消渴，無水也。易義曰：火炎則水乾，故消渴責之無水。然證有三焦之判，病有虛實之分。常變不同，治療亦異。方藥十二考，示人以一得耳。

古稱三消。上消者令人消渴，此方主之。氣厥論曰：心移熱于肺，傳爲膈消。夫心火也，肺金也，金得火而燥，故令膈消。燥者潤之，故用栝蔞人汁，藕汁，生芐。火原于心，故瀉以黃連，此言可治者爾。又曰：飲一溲二者死，不治得非以火來賊金之故乎。若時熱者，主暑門人參白虎湯。

調胃承氣湯　中消者，善食而溲，此方主之。經曰：癉成爲消中。癉者熱也，消中者，善食而溲也。大黃苦寒，可以攻熱，芒硝鹹寒，可以潤燥，甘草甘平，可以調中。

大黃甘草飲子　此治中上二焦消渴之方也。大黃能去胃中實熱，甘草能緩燥急之勢，大豆能解諸家熱毒，而必冷服者，寒因熱用也。

六味地黃丸　下消者，煩渴引飲，小便如膏，此方主之。先有消渴善飲，而後小便如膏者，名曰下消。懼其燥熱漸深，將無水矣，故用此方，以救腎水。熟地，山萸，質潤味厚，爲陰中之陰。故可以滋少陰之腎水，丹皮，澤瀉取其鹹寒，能制陽光。山藥、茯苓，取其甘淡，能療膏濁。

八味丸　渴而未消者，此方主之。此即前方六味地黃丸加附子、肉桂也。渴而未消，謂其人多渴，喜得茶飲，不若消渴之求飲無厭也。此爲心腎不交，水不足以濟火，故令口液口乾，乃是陰無陽而不升，陽無陰而不降。水下火上，不相既濟耳。故用肉桂、附子之辛熱，壯其少火。用六味地黃丸益其眞陰。眞陰益，則陽可降，少火壯，則陰自升。故竈底加薪，枯籠蒸潟，稿禾得雨，生意維新，惟明者知之，昧者鮮不以爲迂也。昔漢武帝病渴，張仲景爲處此方。至聖玄關，今猶可想。

《仁術便覽・消渴》 上消者，肺也，多飲水而少食，大小便如常。中消者，胃也，多飲食而小便赤黃。下消者，腎也，小便頻數，濁淋如膏之狀。三消皆禁用半夏，脈洪大者生，微小者死。

調胃承氣湯　治中消。

忍冬丸　治消渴既愈之後，須預防發癰疽之患。

麥門冬飲子　治膈消胸滿心煩，津液短少，消渴。

三黃丸　治男子婦人五勞七傷，消渴不生肌肉，婦女帶下，手足發寒熱者。

加減錢氏白朮散　治消渴不能食。

玉泉丸　治消渴小便頻數。

《壽世保元・消渴》 消渴之脈，數大者活，虛小病深厄難脫。

夫消渴者，由壯盛之時，不自保養，任情縱慾，飲酒無度，喜食膾炙，或服丹石，遂使腎水枯竭。心火大熾熾，三焦猛烈，五臟乾燥，由是渴利生焉。心煩口渴，燥渴而強中，二證皆消渴也。多渴而利，燥渴者，由熱中所作，但飲食皆作小便，自利而渴，令人虛極短氣。強中者，陽具不交，而精液自出，凡消渴之人，常防患癰疽，所怕者，一飲酒，二房勞，鹹食及麪，俱宜忌之。大抵脈大者，易治，細小者，難醫也。

一論消渴，引飲無度，脈實是也。

天池膏　治三消如神。

《醫貫・消渴論》 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逆調論云：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者是也。以白虎湯加人參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鞕，小便數。叔和云：口乾飲水，多食肌虛瘅成消中者是也。以調胃承氣湯治之。下消者，煩躁引飲，耳輪焦乾，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六味丸治之。古人治三焦之法，詳別如此，余又有一說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其間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槁，以致龍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腸胃合消，五臟乾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先治腎爲急。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丸，隨證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而渴自止矣。白虎與承氣，皆非所治也。

《總錄》謂：不能食而渴者，未傳中滿；能食而渴者，必發腦疽背癰。蓋不能食者脾之病，脾土澆濯四旁，與胃行其津液者也。脾胃既虛，則不能敷布其津液，故渴。其間縱有能食者，亦是胃虛引穀自救。若概用寒涼瀉火之藥，如白虎、承氣之類，則內熱未除，中寒復生，能不末傳鼓脹耶？惟七味白朮散，人參生脈散之類，恣意多飲，復以八味地黃丸滋其化源，才是治法。及能食而渴，發疽者，乃肥貴人膏粱之疾也。數食甘美而肥多，故其上氣轉溢而爲消渴。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其氣慓悍，能助燥熱。經曰：治之以蘭，除陳氣也。亦不用寒涼及發癰疽者，何也？經曰：膏粱之變，饒生大疔。此之謂也。其腎消而亦有腦疽背癰者，蓋腎主骨，腦者腎之海，背者太陽經寒水所過之地，水涸海竭，陰火上炎，安得不發而爲癰疽也？其瘡甚而不潰，或亦水者是，甚則或黑或紫，火極似水之象，乃腎水已竭，不治。或峻補其陰，亦可救也。

或曰：人有服地黃湯而渴仍不止者，何也？曰：此方士不能廢其繩墨而更其道也。蓋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腎肝位遠，宜制大其服。如高消中消，可以前丸緩而治之。若下消已極，大渴大燥，須加減八味丸料一升，內肉桂一兩，水煎六七碗，恣意冰冷飲之，熟睡而渴病如失矣。處方之制，存乎人之通變耳。

或問曰：下消無水，用六味地黃丸，可以滋少陰之腎水矣，又加附子、肉桂者何？蓋因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穀，水穀之氣，不能熏蒸上潤乎肺，如釜底無薪，鍋蓋乾燥，故渴。至於肺亦無所稟，不能四布水精，幷行五經，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直入膀胱，正謂飲一升溺一升，飲一斗溺一斗，試嘗其味，甘而不鹹可知矣。故用附子、肉桂之辛熱，壯其少火，竈底加薪，枯籠蒸潟，槁禾得雨，生意維新，惟明者知之，味者鮮不以爲迂也。昔漢武帝病渴，張仲景爲處此方，至聖元關，今猶可想。八味丸誠良方也。瘡疽痊後，及將痊口渴甚者，舌黃堅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煩躁渴，小便頻數，或白濁陰痿，飲食少思，肌膚消瘦，及腿腫腳瘦，口齒生瘡，服之無不效。

一貴人病疽，疾未安而渴作，一日飲水數升，愚遂獻加減地黃方。諸醫大笑云：此藥若能止渴，我輩當不復業醫矣。皆用木瓜、紫蘇、烏梅、人參、茯苓、百藥煎等生津液之藥止之，而渴愈甚。數劑之後，茫無功效。不得已而用前方，三日渴止。因相信久服，不特渴疾不作，氣血亦壯，飲食加倍，強健過於少壯之年。蓋用此藥，非予敢自執鄙見，實有源流。薛氏家藏此方，屢用有驗，故詳著之，使有渴疾者，信其言，專志服餌取效，無爲庸醫所惑，庶廣前人之志。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令人光澤。蓋內北五味最爲得力，獨能補腎水，平補降心氣。其肉桂一味不可廢，若去肉桂，服亦不應。

一男子患此，欲治以前丸，彼謂肉桂性熱，乃易黃蘗、知母等藥。渴不止，發背疽而歿。夫肉桂，腎經藥也。前證乃腎經虛火炎上，無制爲患，用桂導引諸藥以補之，及引虛火歸元，故效。成無己云：桂尤圭也，引導陽氣，若執以使。

若夫上消者，謂心移熱於肺；中消者，謂內虛胃熱。皆認火熱爲害，故或以白虎，或以承氣，卒致不救。總之是下焦命門，火不歸元，遊於肺則爲上消，遊於胃即爲中消，以八味腎氣丸引火歸元，使火在釜底，水火既濟，氣上熏蒸，肺受濕氣而渴疾愈矣。

有一等渴欲引飲，但飲水不過一二口即厭，少頃復渴，飲亦不過若此，但不若消渴者飲水無厭也。此是中氣虛寒，寒水泛上，逼其浮遊之火，於咽喉口舌之間，故上焦一段，欲得水救，若到中焦，以水見水，正其所惡也。治法：如面紅煩燥者，理中湯送八味丸。

又有一等渴欲飲水，但飲下少頃即吐出，吐出少頃復求飲，藥食毫不能下，此是陰盛格陽，腎經傷寒之證。仲景以白通加人尿、膽汁，熱藥冷探之法，一服即愈。女人多有此證。

《簡明醫彀・三消》 經曰：二陽結謂之消。又曰：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也。夫三消者，上焦受病，多飲而少食，小便多利而不禁，甚至舌乾白苔或裂，屬肺，名消渴，亦名膈消。中焦受病，渴而多食，食已即饑，屬胃，名消中。下焦受病，小便淋濁如膏糊，甚至面色黧黑，形瘦耳焦，屬腎，名腎消。多因脾不輸精於肺，肺乏生化之源。經曰：多食肥，令人內熱，恣食肥甘炙煿鹹物，及醉飽入房，斲喪傷腎。或大病陰虛，或過勞血耗，所因多種，燥熱則一。宜清心絕欲，戒厚味，斷思慮，靜養生陰。不則腎水不升，心火不降，復變癰毒、鼓脹等證者多矣。脈實疾可治，弦小難痊。洪數陽盛，濡散血虛。宜養肺降火，生血滋陰，補益腎水。

加味白虎湯　治上焦消渴熱甚。

生津甘露飲　治消中，能食而瘦，口乾自汗，大便結，小便數。

《丹臺玉案・三消門》 消者易消之謂也。邪火內鑠，眞陰枯竭，善渴善飢，不能滋養肌膚，飲食入胃，頃刻消盡，故名消症。以其上中下三焦受熱，故又曰三消。所謂三消者何？口乾不休，曰消渴。多食善消，曰消中。小便頻數，曰消腎。乃心脾與腎三經之火症也。而心脾二經之熱，又皆由於腎虛，蓋腎之所主者水也。眞水不竭，自足以滋養乎脾，而上交於心，何至有乾枯消渴之病乎？惟腎水一虛，則無以制餘火，火旺不能撲滅煎熬臟腑，火因水竭而益熾，水因火烈而益乾，陽盛陰衰，搆成此症，而三消之患始劇矣，其根源非本於腎耶。然分而言之，又若有自爲病者。如心經既虛，邪火乘之。而又內擬心火，心火與邪火一時騰起，不能制抑，薰蒸上焦，以致口乾舌燥，咽喉如燒，引飲雖多，而煩渴不止，小便頻數而短少，所謂消渴是也。脾經既虛，邪火乘之，而內炙脾土，脾家爲火所爍。胃火亦從而起，倉廩之官失職，中宮之位已空，令人消穀而易飢，飲食大倍於平日，肌肉漸瘦，小便如泔，雖甚煩渴，而飲不多，所謂消中者是也。腎經既虛，邪火乘之，水本能勝火，而今反爲火勝。一梧之水易乾，車薪之火方熾，則先天眞一之精必煎熬殆盡。由是骨髓皆枯，肢節瘦細，腿膝酸疼，脣裂火燥，渴而引飲，飲雖不多，而便溺時下，不能收攝，所謂消腎者是也。三焦雖自爲病，而其本總歸腎經。眞水一虛，而二病從之。醫者可以求其原矣。此病惟好酒好色，喜食炙煿，愛服丹砂金石之藥，而成之。蓋好酒則熱易積，好色則火難制，喜食炙煿則津液耗亡，愛服丹砂金石腸胃燥烈，而火症起矣。能食者必生癰疽，不能食者必不免中滿臌脹也。愼之脈訣云：消渴脈數大者生，虛小病深厄難治。

生津散　治上焦之病渴而飲水。

清心降火湯　治消渴小便不利。

加味地黃丸　治下消。

抑火理脾湯　治中消。

《景岳全書・雜證謨・三消乾渴》 論證

三消之病，三焦受病也。上消者，渴證也，大渴引飲，隨飲隨渴，以上焦之津液枯涸，古云其病在肺，而不知心脾陽明之火，皆能熏炙而然，故又謂之膈消也。

中消者，中焦病也，多食善飢，不爲肌肉而日加削瘦，其病在脾胃，又謂之消中也。

下消者，下焦病也，小便黃赤，爲淋爲濁，如膏如脂，面黑耳焦，日漸消瘦，其病在腎，故又名腎消也。此三消者，古人悉認爲火證，然有實火者，以邪熱有餘也；有虛火者，以眞陰不足也。使治消證而不辨虛實，則未有不誤者矣。

消證有陰陽，尤不可不察。如多渴者曰消渴，善飢者曰消穀，小便淋濁如膏者曰腎消。凡此者，多由於火盛則陰虛，是皆陽消之證也。至於陰消之義，則未有知之者。蓋消者，消爍也，亦消耗也。凡陰陽血氣之屬，日見消敗者，皆謂之消，故不可盡以火證爲言。何以見之？如《氣厥論》曰：心移寒於肺爲肺消，飲一溲二，死不治。此正以元氣之衰，而金寒水冷，故水不化氣，而氣悉化水，豈非陽虛之陰證乎？又如《邪氣臟腑病形篇》言：五臟之脈細小者皆爲消癉。豈以微小之脈而爲有餘之陽證乎？此《內經》陰消之義，固已顯然言之，而但人所未審耳。故凡治三消證者，必當察其脈氣病氣

形氣，但見本元虧損，及假火等證，必當速救根本以資化源。若但知爲火而專務清理，未有不陰陽俱敗者矣。

論治

凡治消之法，最當先辨虛實。若察其脈證，果爲實火致耗津液者，但去其火，則津液自生而消渴自止。若由眞水不足，悉屬陰虛，無論上中下，急宜治腎，必使陰氣漸充，精血漸復，則病必自愈。若但知清火，則陰無以生，而日見消敗，益以困矣。

上消善渴，中消善飢。雖曰上消屬肺，中消屬胃，然總之火在上中二焦者，亦無非胃火上炎而然，但當微爲分別以治之。若二焦果由實火，則皆宜白虎湯主之。若渴多飢少，病多在肺者，宜人參白虎湯主之。若水虧於下，火炎於上，有不得不清者，宜玉女煎或加減一陰煎之類主之。一云：上焦渴，是心火刑金所致，宜降火清金，以蘭香葉、白葵花、黃蘗、知母，少加升麻，以引清氣上升而渴自止，此說亦可酌用。

中消火證，以善飢而瘦，古法直以調胃承氣湯及三黃丸之類主之。然既已善飢，其無停積可知。既無停積，則止宜清火，豈堪攻擊？非有乾結不通等證，而用此二劑，恐非所宜。若其果屬胃火，別無虛證，宜三補丸、玉泉散、白虎湯及抽薪飲之類，皆可擇而用也。

下消證，小便淋濁如膏如油，或加煩躁耳焦，此腎水虧竭之證。古法用六味地黃丸之類主之，固其宜矣。然以余觀之，則亦當辨其寒熱滑澹，分而治之，庶乎盡善。若淋濁如膏，兼熱病而有火者，宜補而兼清，以加減一陰煎或補陰丸、大補陰丸，或六味地黃丸加黃蘗、知母之類主之。若下消而兼澹者，宜補宜利，以六味地黃丸之類主之。若下焦淋濁而全無火者，乃氣不攝精而然，但宜壯水養氣，以左歸飲、大補元煎之類主之。若火衰不能化氣，氣虛不能化液者，猶當以右歸飲、右歸丸、八味地黃丸之類主之。若下焦無火而兼滑者，當以固腎補陰爲主，宜秘元煎，固陰煎及芩朮菟絲丸之類主之。

三消證，古人以上焦屬肺，中焦屬胃，下焦屬腎，而多從火治，是固然矣。然以余論之，則三焦之火，多有病本於腎，而無不由乎命門者。夫命門爲水火之腑，凡水虧證，固能爲消爲渴，而火虧證，亦能爲消爲渴者，何也？蓋水不濟火則火不歸原，故有火遊於肺而爲上消者，有火遊於胃而爲中消者，有火爍陰精而爲下消者，是皆眞陰不足，水虧於下之消證也。

又有陽不化氣則水精不布，水不得火則有降無升，所以直入膀胱而飲一溲二，以致泉源不滋，天壤枯涸者，是皆眞陽不足，火虧於下之消證也。陰虛之消，治宜壯水，固有言之者矣。陽虛之消，謂宜補火，則人必不信。不知釜底加薪，氤氳徹頂，槁禾得雨，生意歸巔，此無他，皆陽氣之使然也，亦生殺之微權也。余因消證多虛，難堪剝削，若不求其斲喪之因，而再伐生氣，則消者愈消，無從復矣。故再筆於此，用以告夫明者。

《醫門法律・消渴門・消渴論》 消渴之患，常始於微而成於著，始於胃而極於肺腎。始如以水沃焦，水入猶能消之，既而以水投石，水去而石自若。至於飲一溲一，飲一溲二，則燥火劫其眞陰，操立盡之術，而勢成熇熇矣。《內經》有其論無其治，《金匱》有論有治矣。而集書者，采《傷寒論》厥陰經消渴之文湊入，後人不能決擇，斯亦不過於用也。蓋傷寒傳經，熱邪至厥陰而盡，熱勢入深，故渴而消水，及熱解則不渴且不消矣，豈雜證積漸爲患之比乎？謹從《內經》擬議言之。經謂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此中消所由來也。肥而不貴，食弗給於鮮。貴而不肥，餐弗過於饕。肥而且貴，醇酒厚味，孰爲限量哉？久之，食飲釀成內熱，津液乾涸，求濟於水。然水入尚能消之也，愈消愈渴，其膏粱愈無已，而中消之病遂成矣。夫既癉成爲中消，隨其或上或下，火熱熾盛之區，以次傳入矣。上消者，胃以其熱，上輸於肺，而子受母累。心復以其熱，移之於肺，而金受火刑。金者，生水而出高源者也。飲入胃中，遊溢精氣而上，則肺通調水道而下，今火熱入之，高源之水爲暴虐所逼，合外飲之水，建瓴而下，飲一溲二，不但不能消外水，且幷素蘊水精，竭絕而盡輸於下，較大腑之暴注暴泄，尤爲甚矣。故死不治也。所謂由心之肺謂之死陰，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者，此之謂也。故飲一溲二，第一危候也。

至於胃以其熱由關門下傳於腎，腎或以石藥耗其眞，女謁竭其精者，陽強於外，陰不內守，而小溲渾濁如膏，飲一溲一，腎消之證成矣。經謂石藥之性悍，又謂脾風傳之腎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液，名曰蠱。明指腎消爲言。醫和有云：女子陽物也，晦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此解冤熱及蠱義甚明。王太僕謂：消爍肌肉，如蠱之蝕，日漸損削，乃從消字起見，淺矣淺矣。夫惑女色以喪志，精泄無度，以至水液渾濁，反從火化，亦最危候。經云：君火之下，陰精承之。故陰精有餘，足以上承心火，則其人壽；陰精

不足，心火直下腎中，陽精所降，其人夭矣。故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開則水無輸泄而爲腫滿，關門不閉則水無底止而爲消渴。消渴屬腎一證，《金匱》原文未脱，其曰飲一斗，溲一斗者，腎氣丸主之。於是蒸動精水，上承君火，而止其下入之陽光，此正通天手眼，張子和輒敢詆之。既詆仲景，復詆河間，謂其神芎丸以黄芩味苦入心，牽牛大黄驅火氣而下，以滑石引入腎經，將離入坎，眞得黄庭之秘。顛倒其説，阿私所好，識趣卑陋若此，又何足以入仲景之門哉？何柏齋《消渴論》中，已辨其非。昌觀戴人吐下諸案中，從無有治消渴一案者，可見無其事即無其理矣。篇首論火一段，非不有其理也。然以承氣治壯火之理施之，消渴又無其事矣。故下消之火，水中之火也，下之則愈燔。中消之火，竭澤之火也，下之則愈傷。上消之火，燎原之火也，水從天降可滅。徒攻腸胃，無益反損。夫地氣上爲雲，然後天氣下爲雨，是故雨出地氣。地氣不上，天能雨乎？故亟升地氣以慰三農，與亟升腎氣以溉三焦，皆事理之必然者耳。不與昔賢一爲分辨，後人亦安能行其所明哉？

《醫門法律・消渴門・消渴續論》 昌著《消渴論》，聊會《内經》大意，謂始於胃而極於肺腎，定爲中上下之三消。其他膈消、食佴等證，要亦中上之消耳。然未得《金匱》之實據，心恆不慊。越二歲，忽憶《内經》云：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内熱。恍然悟胸中受病消息，唯是胃中水穀之氣，與胸中天眞灌注環周，乃得清明在躬。若有所勞倦，傷其大氣宗氣，則胸中之氣衰少，胃中穀氣因而不盛，穀氣不盛，胸中所傷之氣，愈益難復，而不能以充行，於是穀氣留於胃中，胃中鬱而爲熱，熱氣熏入胸中，混合其衰少之氣，變爲内熱，胸胃間不覺易其衝和之舊矣，求其不消不渴，寧可得乎？透此一關，讀《金匱》所不了了者，今始明之。其云：寸口脈浮而遲，浮即爲虚，數即爲勞，虚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竭，趺陽脈浮而數，浮則爲氣，數則消穀而大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則堅，堅數相搏，即爲消渴。舉寸口以候胸中之氣，舉趺陽以候胃中之氣，顯然有脈之可循，顯然有證之可察，然且難解其微焉。蓋陰在内，爲陽之守；陽在外，爲陰之固。寸口脈浮，陰不内守，故外衛之陽浮即爲虚也；寸口脈遲，陽不外固，故内守之陰遲即爲勞也。總因勞傷榮衛，致寸口脈虚而遲也。然營者水穀之精氣，衛者水穀之悍氣，虚而且遲，水穀之氣不上充而内鬱，已見膈虚胃熱之一斑矣。更參以趺陽脈之浮數，浮則爲氣，即《内經》熱氣熏胸中之變文，數則消穀而大堅。

昌前論中既如以水投石，水去而石自若，偶合胃中大堅，消穀不消水之象，可見火熱本足消水也，水入本足救渴也。胃中堅燥，全不受水之浸潤，轉從火熱之勢，急奔膀胱，故溲數。溲去其内愈燥，所以堅數相搏，即爲消渴。直引《内經》味過於苦，久從火化，脾氣不濡，胃氣乃厚之意，爲消渴之源，精矣微矣。晉唐以後，代不乏賢，隨其聰敏，揣摩《内經》，各自名家，卒皆不入仲景堂奥，其所得於《内經》者淺耳。使深則能隨證比類，各出脈證方治，以昭成法，而《金匱》遺編，家傳戶誦之矣。即如消渴證，相沿謂中消者宜下之，共守一語，更無别商，豈一下可了其局乎？抑陸續徐下之乎？夫胃已大堅，不受膏沐，輒投承氣，堅者不受瑕者受之矣，膀胱不受大腸受之矣，豈不乘其藥勢，傳爲利下騖溏中滿腫脹之證乎？《總錄》謂：末傳能食者必發腦疽背瘡，不能食者必傳中滿鼓脹，皆爲不治之證。諸家不亟亟於始傳中傳，反於末傳，多方療治，如忍冬、藍葉、薺苨丸散，及紫蘇、葶藶中滿分消湯丸，欲何爲耶？《金匱》於小溲微覺不利，早用文蛤一味治之，方書從不錄用。詎知軟堅之品，非劫陰即傷陰，獨此一種，平善無過，兼可利水，誠足寶葛根。末傳瘡疽者，火邪盛也，急攻其陽，無攻其陰。下焦元氣，得強者生，失強者死。末傳中滿者，高消中消制之太過，速過病所，上熱未除，中寒復起，非藥之罪，用藥時失其緩急之制也。潔古老人可謂空谷足音矣。所云無攻其陰，得強者生，失強者死，皆慮泉竭之微言，令人聳然起敬。於是追步後塵，徐商一語曰：三消總爲火病，豈待末傳瘡疽，始爲火邪勝耶？然火之在陽在陰，分何臟腑，合何臟腑，宜升宜降，宜折宜伏，各各不同，從其性而治之，使不相扞格，乃爲良法。若不治其火，但治其熱，火無所歸，熱寧有止耶？如腎消，陰病用六味丸，陽病用八味丸，此亦一法。若謂下消只此一法，其去中消宜下之説能以寸哉！

《内經》陰陽别論曰：二陽結謂之消。二陽者，陽明也。手陽明大腸主津，病消則目黄口乾，是津不足也。足陽明胃主血，病熱則消穀善飢，血中伏火，乃血不足也。結者津血不足，結而不行，皆燥之爲病也。

《内經》曰：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張子和謂膈消猶未及於肺，至心移寒於肺，乃爲肺消，如此泥文害意，非能讀《内經》者也。豈有心移熱於肺，

肺傳其熱於膈，猶未及肺之理？必變經文爲心移熱於膈，傳爲肺消，乃不泥乎？要識心肺同居膈上，肺爲嬌臟，移寒移熱，總之易入，但寒邪入而外束，熱邪入而外傳，均一肺消，而治則有分矣。

劉河間論三消之疾，本濕寒之陰氣極衰，燥熱之陽氣太甚，六氣中已遺風火二氣矣。且以消渴、消中、消腎，分名三消，豈中下二消，無渴可言耶？及引經言有心肺氣厥而渴，有肝痹而渴，有胃與大腸結熱而渴，有脾痹而渴，有腎熱而渴，有小腸痹熱而渴，愈推愈泛，其不合論消渴，但舉渴之一端，爲燥熱亡液之驗，誠不可解。《玉機微義》深取其說，發暖藥補腎之誤，吾不知煖藥果爲何藥也。世豈有以煖藥治消渴之理哉？其意蓋在非《金匱》之主腎氣丸耳。夫腎氣丸蒸動腎水，爲治消渴之聖藥，後世咸知之，而何柏齋復辨之。昌恐後學偶閱子和、宗厚之說，反滋疑眩，故再陳之。

瘴成爲消中，胃熱極深，胃火極熾，以故能食易飢多渴，諸家咸謂宜用大承氣湯下之矣。不知積漸之熱，素蘊之火，無取急下，下之亦不去，徒傷腸胃，轉增其困耳。故不得已而用大黃，當久蒸以和其性，更不可合枳實、厚朴同用，助其疾趨之勢。潔古用本方更其名曰順利散，隱然取順利不取攻劫之意。方下云：治中消熱在胃而能食，小便赤黃微利，至不欲食爲效，不可多利。昌恐微利至不欲食，胃氣已不存矣。承氣非微利之法而可瀆用乎？子和更其方爲加減三黃丸，合大黃、芩、連用之，不用枳、朴矣。方下云：治丹石毒及熱渴。以意測度，須大實者方用，曾不思消渴證眞氣爲熱火所耗，幾見有大實之人耶？然則欲除胃中火熱，必如之何而後可？昌謂久蒸大黃，與甘草合用則急緩互調，與人參合用則攻補兼施，如充國之屯田金城，坐困先零，庶幾可圖三年之艾。目前縱有乘機斗捷之著，在所不舉，如之何欲取效眉睫耶？昔賢過矣。

《醫門法律・消渴門・律五條》　凡治初得消渴病，不急生津補水，降火徹熱，用藥無當，遷延誤人，醫之罪也。

凡治中消病成，不急救金水二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醫之罪也。

凡治肺消病，而以地黃丸治其血分，腎消病而以白虎湯治其氣分，執一不通，病不能除，醫之罪也。

凡消渴病少愈，不急回枯澤槁，聽其土燥不生，致釀瘡疽無救，醫之罪也。

凡治消渴病，用寒涼太過，乃至水勝火湮，猶不知反，漸成腫滿不救，醫之罪也。

《履霜集・虛勞消渴論》　經曰：二陽結爲之消。二陽者，陽明也。手陽明大腸主津液，消則目黃口乾，乃津液不足也。足陽明胃主血，熱則消穀易飢，血中伏火，乃血不足也。結者，結而不潤，燥熱而渴，皆眞水消耗所致，宜分三消而治之。上消者肺也，多飲水而少食，小便如常，治宜以肺胃爲急，麥冬、花粉、生甘草、生地、乾葛、人參之類。然必由心有事，以致虛火上攻，宜茯神安心，竹葉清火。能食而渴爲實熱，人參石膏湯，不能食而渴爲虛熱，白朮散。中消者胃也，善食易饑，自汗大便硬，小便數黃赤，治宜甘辛降火，地連丸或豬肚丸。下消者腎也，人之有腎，猶木之有根，因色慾過度，腎水虛衰，足膝痿弱，面黑形瘦，耳焦，小便頻數，稠濁如膏，較諸病爲重，治宜壯水之主，則渴飲不思，六味丸。若元陽衰敗，宜兼益火之原，八味丸或加減八味丸，蓋無陽無以生陰也。

《醫貫》曰：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總是下焦命門火不歸元，遊於肺則爲上消，遊於胃則爲中消，先治腎爲急。其間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惟六味、八味、加減八味丸，逐症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渴病愈。多發腦疽、背癰，宜預先服忍疼羔黃酒下可免。

趙氏曰：人有服地黃湯而渴仍不止者，何也。蓋心肺位近，宜製小其劑，腎肝位遠，宜製大其劑。如上消、中消，可以前丸緩治。若下消已極，大渴大燥，須加減八味丸料一斤，內有肉桂一兩，如煎五六碗，恣意冰冷，服之熟眠，而渴病如失，亦在乎人之變通耳。

有一等渴飲，一二口即厭者，此中氣寒，寒水泛上，迫其浮火於口舌之間，故上焦一段，欲得水救，若到中焦以見水自然惡之。治法如面紅煩躁者，理中湯送八味丸。

三消脈多洪數無力，洪數是虛火，無力是氣血不足，宜滋養不宜燥劑，俱宜服茯菟丸，禁半夏及發汗，更戒厚味酒麵，房事等項。

臧公三曰：余有一單方，無病寡慾，遇病絕慾，如是則愛念不生，萬慮澄澈，水火自然交媾，何病之有。否則雖藥無功。遇病七戒，不可不知。恣縱悕淫，不自珍重一也。陰陽莫分，攻補妄投二也。姑息日久，肌肉消脫三也。求治心急，陰火愈動四也。寢興不適，飲食無度五也。憚服藥丸，過用

湯劑，蕩滌腸胃，六也。今日預愁明日窘，或拘囚無瀟灑趣，七也。

《辨證録・消渴門》 一、消渴之病，有氣喘痰嗽，面紅虛浮，口舌腐爛，咽喉腫痛，得水則解，每日飲水約得一斗，人以爲上消之病也，誰知是肺消之症乎。夫肺屬金，金宜清肅，何火熾如此？蓋心火刑之也，肺爲心火所刑，則肺金乾燥。又因腎水之虛，欲下顧腎，肺氣既燥，肺中津液自顧不遑，安得餘津以下潤夫腎乎？肺既無內水以潤腎，乃索外水以濟之。然救其本宮之火炎，而終不能益腎中之眞水。腎又不受外水，而與膀胱爲表裏，即將外水傳於膀胱，故飲水而即溲也。治法似宜瀉心中之火，以救肺金之熱矣。然而肺因火熱發渴，日飲外水，則水停心下者有之。水日侵心，則心火留於肺而不歸，心中已成虛寒之窟，是寒涼之藥，反爲心之所惡。且寒涼之藥，不能上存，勢必下趨於脾胃。夫肺火之盛而不解者，正苦於脾胃之虛，土不能生金之故。苟再用寒涼，必至損傷脾胃之氣，肺金何以養哉？必須仍治肺金，少加補土之味，則土旺而肺氣自生，清肅之令行，而口渴自止。方用清上止消丹。十劑渴盡減，二十劑全愈。

此方重治肺，而輕治胃與脾。治肺而不損金，清火而不傷土。土生金而金生水，又何疑乎？惟方中加入金銀花者，火刑金而多飲涼水，則寒熱相擊，熱雖暫解於片刻，而毒必留積於平時，用清金之藥以解其熱，不能解其毒也。與其日後毒發而用散毒之品，何若乘解熱之時，即兼解其毒，先杜其患哉。況金銀花不特解毒，且善滋陰，一味而兩用之也。此症用二冬芩車湯亦效。

一、消渴之病，大渴恣飲，一飲數十碗，始覺胃中少快，否則胸中嘈雜，如蟲上鑽，易於饑餓，得食渴減，不食渴尤甚，人以爲中消之病也，誰知是胃消之病乎。胃消之病，大約成於膏粱之人者居多。燔熬烹炙之物，肥甘醇厚之味，過於貪饕，釀成內熱，津液乾涸，不得不求濟於外水，水入胃中，不能遊溢精氣，上輸於肺，而肺又因胃火之熾，不能通調水道，於是合內外之水建瓴而下，飲一溲二，不但外水難化，且平日素醞，水精竭絕，而盡輸於下，較暴注、暴泄爲尤甚，此竭澤之火不盡不止也。使腎水未虧，尚可制火，無如膏粱之人，腎水未有不素乏者也，保火之不爍乾足矣，安望腎水之救援乎。內水既不可制，勢必求外水之相濟，而外水又不可以濟也，於是思食以濟也。食入胃中，止可解火於須臾，終不能生水於旦夕，不得不仍求水以救渴矣。治法宜少瀉其胃中之火，而大補其腎中之水。腎水生而胃火息，腎有水而關門不開，胃火何從而沸騰哉？方用閉關止渴湯。

此方少用石膏、青蒿以止胃火，多用玄參、熟地以填腎水，重用麥門冬以益肺氣，未嘗閉胃之關門也。然而胃火之開，由於腎水之開，腎水之開，由於腎火之動也；而腎火之動，又由於腎水之乏也。今補其腎水，則水旺而腎火無飛動之機，火靜而腎水無沸騰之患。腎水既安守於腎宅，而胃火何能獨開於胃關哉？此不閉之閉，眞神於閉也。此症用止消湯亦效。

一、消渴之症，小便甚多，飲一斗溲一斗，口吐清痰，投之水中，立時散開，化爲清水，面熱唇紅，口舌不峭，人以爲下消之病也，誰知是腎水泛上作消乎。夫腎水泛上，水升於咽喉口舌之間，宜乎不渴，何以渴之甚也？蓋下寒之極，逼其火於上焦，故作渴耳。此火乃腎中之火，即龍雷之火也。一發而不可制，宜引而不宜逐，可於水中引之。論此等消渴，仲景張夫子腎氣丸最妙。世傳腎氣丸，乃張夫子定之，以治漢帝之消渴者也。然而腎氣丸，止可治消渴已痊之症，不能治消渴初起之症也。當年漢帝乍患下消之時，張夫子實別有神方，未傳於世，今獨傳於鐸，鐸何敢隱秘而不出，以救萬世乎。方用引龍湯。一劑渴減半，三劑全愈。

龍火浮遊乾燥之極，非玄參三兩，斷不能止其焰；非肉桂三錢，必不能導其歸。山茱萸、北五味非用之以益精，實取之以止渴。益之麥冬者，以龍火久居於上遊，未免損肺，得麥冬以生其氣，則肺金生水，火得水而易歸也。或謂多用玄參是欲止焰矣，既恐少用不足以止之，何多用肉桂以增焰乎？蓋用肉桂者，正引火歸源也。引火而少用肉桂，又何不可？不知玄參善消浮遊之火，但其性太涼，非多用肉桂，則不足以制其寒，制其寒則寒變爲溫，而又非大熱，正龍雷之所喜也。蓋龍雷之性，惡大寒而又惡大熱，大寒則愈激其怒，而火上炎；大熱則愈助其橫，而火上熾。今用肉桂三錢，入於玄參三兩之中，則寒居其九，熱居其一，調和於水火之中，又有山茱、五味、麥冬之助，正不見其熱，惟見其溫也。龍雷喜溫，所以隨之直歸於腎臟。火歸於腎，命門不寒，蒸動腎水，下溫而上熱自除。此方較腎氣丸治下消之症效更神速，鐸不惜傳方，又闡揚其義，以見鐸之論症，非無本之學也。此症用丹桂止氛湯亦效。

一、消渴之症，口乾舌燥，吐痰如蟹涎白沫，氣喘不能卧，但不甚大渴，渴

時必須飲水，然既飲之後，既化爲白沫，人亦以爲下消之病也，誰知是腎火上沸之消症乎。夫腎中有火，乃水中之火也。火生水中，亦火藏於水內。火無水不養，亦無水不藏，明是水之制火也。然而水之不足，必至火之有餘，而火反勝水，火欺水之不能相制，於是越出於腎宮，上騰於咽喉、口齒之間。火與水原不能離者也，火既上升，水必隨之而上升矣。水即不欲上升，釜底火燃，安得不騰沸哉。惟是水涸以致沸騰，而烈火日炊，自成焦釜，不以外水濟之得乎？然焦釜而沃之以水，仍沸騰而上，故吐如蟹之涎沫耳。治法不必瀉火，而純補其水，使陰精之寒，自足以制陽光之熱也。方用寧沸湯。

此方用山茱萸三兩，以大補腎水，盡人知之。更加入麥冬三兩者，豈滋肺以生腎乎。不知久渴之後，日吐白沫，則熬乾肺液。使但補腎水，火雖得水而下降，而肺中乾燥無津，能保肺之不告急乎。肺癰、肺痿之成，未必不始於此。故補其腎而隨滋其肺，不特子母相生，且防禍患於未形者也。加入茯苓者，因飲水過多，膀胱之間必有積水，今驟用麥冬、山萸至六兩之多，不分消之於下，則必因補而留滯，得茯苓利水之藥以疏通之，則補陰而無膩膈之憂，水下趨而火不上沸，水火既濟，消渴自除矣。此症用解沫散亦神。

一、人有素健飲啖，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倍而溺數，服消渴藥益甚，人以爲蟲消也，誰知是脾氣之虛熱乎。夫消渴之症，皆脾壞而腎敗。脾壞則土不勝水，腎敗則水難敵火，二者相合而病成；倘脾又不壞，腎又不敗，宜無消渴之症矣。不宜消渴而消渴者，必脾有熱乘之，得之飲啖酒果而致之者也。夫酒能生熱，熱甚則饑，非飽餐則不能解其飢；然多食則愈動其火矣。火盛非水不能相濟，飲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此似消渴，而非消渴之症。治法平脾中之虛熱，佐之解酒消果之味，則火毒散而消渴之病自除。方用蜜香散。

此丸用麝香者，取麝能散酒也；且麝香最克瓜果，瓜果聞麝香之氣，即不結子，非明驗耶。木蜜乃枳椇也，釀酒之房，苟留木蜜，酒化爲水。故合用二味，以專消酒果之毒也。酒果之毒既消，用參、苓、連、曲之類，以平脾中之虛熱，則腹中清涼，何消渴之有哉。此症用消飲散亦佳。

《石室秘録・消渴證治》 消渴之證，雖分上中下，而腎虛以致渴，則無不同也。故治消渴之法，以治腎爲主，不必問其上中下之消也。吾有一方最奇，名合治湯。此方補腎而加清火之味，似乎有腎火者宜之，不知消證，非火不成也。我補水而少去火，以分清水濕之氣，則火從膀胱而出，而眞氣仍存，所以消證易平也，又何必加桂附之多事哉！惟久消之後，下身寒冷之甚者，本方加肉桂二錢，亦嚮應異常。倘不遵吾分兩，妄意增減，亦速之死而已，安望其有生哉？

消渴之證，雖有上中下之分，其實皆腎水之不足也。倘用瀉火止渴之藥，愈消其陰，必至更助其火，有渴甚而死者矣。治法必須補腎中之水，水足而火自消。然而此火，非實火也。實火可以寒消，虛火必須火引。又須補腎中之火，火溫於命門，下熱而上熱自除矣。方名引火升陰湯，此方大補腎中之水，兼溫命門之火，引火歸原而火氣自消，正不必止渴而渴自除，不必止消而消自愈也。

大渴之證，必用石膏，往往有一晝夜而用至斤許者。蓋熱之極，藥不得不用之重，此時倘守定不可多與之言，必殺之矣。但此等證，乃萬人中一有之，不可執之以治凡有胃火之人也。

大渴之證，用石膏以平胃火，無人不知矣，倘有未知其故者。胃火飛騰奔越，不啻如火之燎原，必得傾盆之雨，始能滂沛而息滅之。原取其一時權宜之計，故可暫時用之，多能取效。必不可久用，久用則敗亡也。倘有一方併傳，以爲臨證之鑑。大渴不止，方用石膏數兩，知母三錢，糯米一撮，麥冬三兩，人參亦數兩，與石膏同用，半夏三錢，甘草一錢，竹葉百片，元參二兩，水煎服。

《症因脈治・三消總論・外感三消》 燥火三消

燥火三消之症，即風消也。多飲渴不止，脣口乾裂，煩燥不寧，此燥火傷於肺，即上消症也。多食易飢，不爲肌肉，此燥火傷於胃，即中消症也。小便頻數，淋瀝如膏如油，此燥火傷於小腸膀胱，即下消之症也。

燥火三消之因，或赫羲之年，燥氣從今，或乾旱之歲，燥火行權，或秋令之月，燥氣太過。燥火傷人，上則煩渴引飲，中則消穀易飢，下則小便頻數，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而三消之症作矣。

燥火三消之脈，寸脈浮數，燥傷於上，關脈洪數，燥傷於中，尺脈沉數，燥傷於下，燥傷於氣，脈見大數，燥傷於血，脈見細數。

燥火三消之治，清燥爲先，煩渴引飲，家祕用知母石膏湯，加乾葛，多食易飢，人參白虎湯。小便頻數，淋瀝如膏，益元散導赤各半湯。

又　濕火三消

濕火三消之症，煩渴引飲，咳嗽面腫，此濕熱傷肺，卽上消症也。面黃身腫，消穀易飢，此濕熱傷胃，卽中消症也。小便頻數，如膏如油，或如米泔，其味反鹹爲甘，此濕熱傷於小腸膀胱，卽下消症也。

濕火三消之因，酒濕水飲之熱，積於其內，時行濕熱之氣，蒸於其外，內外合受，鬱久成熱，濕熱轉燥，則三消乃作矣。

濕火三消之脈，多見數大，寸大上消，關大中消，尺大下消，三部皆大，三消之脈也。

濕火三消之治，宜流濕潤燥，清肺飲，治上消也。加味清胃湯，治中消也。導赤各半湯、益元散，治下消也。

又　積熱三消

積熱三消之症，煩渴引飲，口臭消渴，上消症也。煩熱多食，食下卽飢，中消症也。小便頻數，如膏如油，足心下部常熱，下消症也。

積熱三消之因，膏粱厚味，時積於中，積濕成熱，熏於肺則成上消，傷於胃則成中消，流於下則成下消。

積熱三消之脈，胃脈上朝於寸口，肺消也。氣口滑大，胃消也。尺脈洪大，下消也。右脈數大，腸胃積熱，左脈數大，肝膽積熱。

積熱三消之治，煩渴引飲，清肺飲。口臭易飢，清胃湯，加乾葛，如肺胃積熱，下流膀胱，八正散。若肝膽之熱下流，龍膽瀉肝丸。若腎之相火下流，而成下消，涼八味丸文蛤散。

又　精虛三消

精虛三消之症，口乾消渴，飲水不多，氣怯喘咳，上消症也。時食時飢，飢不欲食，中消症也。小便頻數，牽引作痛，如瀝如膏，下消症也。

精虛三消之因，或悲哀傷肺，煎熬眞陰，或思慮傷脾，脾陰傷損，或房勞傷腎，精日耗而虧損，此精虛三消之因也。

精虛三消之脈，右寸細數，肺燥液乾，右關細數，脾經陰損，兩尺細數，腎肝失精。

精虛三消之治，生脈散、人參固本丸，治上消也。地黃膏、瓊玉膏，治中消也。三才封髓丹，治下消也。先見小便過多，隨乃多渴，此眞陽失守，下洩無度，上不能蒸動生津，金匱八味丸主之。

內經有風消之句，消必兼風言之也。厥陰傳變二陽，則成三消。然消症多飢。仲景云：飢不欲食，則知消症，亦有不欲食者，故能食而渴，全重二陽。飲一溲一，全重少陰，飢不欲食，氣上衝心，則主厥陰矣。河間云，消渴之症，陰精極衰，燥熱太過，治宜補腎水，瀉心火，潤腸胃之燥熱。濟身中津液，使道路不結，津液不枯，氣血不濇，則病自已。

《醫學心悟・三消》　經云：渴而多飲爲上消。消穀善飢爲中消。口渴小水如膏者，爲下消。三消之症，皆燥熱結聚也。大法：治上消者，宜潤其肺，兼清其胃，二冬湯主之。治中消者，宜清其胃，兼滋其腎，生地八物湯主之。治下消者，宜滋其腎，兼補其肺，地黃湯、生脈散並主之。夫上消清胃者，使胃火不得傷肺也。中消滋腎者，使相火不得攻胃也。下消清肺者，滋上源以生水也。三消之治不必專執本經，而滋其化源，則病易痊矣。書又云：飲一溲一，或飲一溲二，病勢危急，仲景用八味丸主之，所以安固腎氣也，而河間則用黃蘗湯和平之劑，大抵肺腎虛而不寒者，宜用此法。又按仲景少陰篇云：腎經虛，必頻飲熱湯以自救，乃同氣相求之理。今腎經虛寒，則引水自灌，虛寒不能約制，故小便頻數似此，不必與消症同論。宜用理中湯，加益智仁主之。然予嘗見傷暑發喘之症，小便極多，不啻飲一而溲二者，用六味加知柏而效。可見此症，又由腎經陰虛而得，治宜通變，正當臨症制宜，未可一途而取也。

又　二冬湯　治上消。

生地八物湯　治中消。

黃蘗湯　治肺腎兩虛飲少溲多。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　消渴總括

試觀年老多夜溺，休信三消盡熱乾，飲多尿少渾赤熱，飲少尿多清白寒。

注：上消屬肺，飲水多而小便如常；中消屬胃，飲水多而小便短赤；下消屬腎，飲水多而小便渾濁，三消皆燥熱病也。然試觀年老好飲茶者，夜必多溺，則休信三消皆熱，而亦有寒者矣。飲水多，小便少而渾赤者，屬熱，是火盛耗水而渾也；飲水少，小便多而清白者，屬寒，是火虛不能耗水也。

消渴生死

三消便硬若能食，脈大實強尙可醫，不食舌白傳腫瀉，熱多舌紫發癰疽。

注：三消，飲水多，不能食。若能食，大便鞕，脈大強實者，爲胃實熱，下之尙可醫

也；若不能食，濕多，舌白滑者，病久則傳變水腫泄瀉；熱多，舌紫乾者，病久則發癰疽而死也。

消渴治法

竹葉黃耆湯。

便鞕能食脈大強，調胃金花斟酌當，不食渴瀉白朮散，竹葉黃耆不瀉方，黃耆黃芩合四物，竹葉石膏減粳薑，氣虛胃熱參白虎，飲一溲二腎氣湯。

注：調胃，謂調胃承氣湯；金花，謂梔子金花湯。方俱在傷寒門，酌其所當用可也。不食而渴，已屬胃虛，兼之泄瀉，胃虛無熱矣。故用七味白朮散，方在虛損門。若不食而渴，亦不瀉者，是雖虛而猶有燥熱也，宜用竹葉黃耆湯，即黃耆、黃芩、當歸、川芎、白芍、生地、竹葉、石膏、人參、炙草、麥冬、半夏也。若氣虛，胃熱盛者，宜用人參白虎湯。若下焦虛寒，飲一溲二者，宜用腎氣湯。

《雜症會心録・消渴》 消渴一症，責在於下，腎水虧虛，則龍火無所留戀，而遊行於中上。在胃則善食易飢，在肺則口渴喜飲。亦有渴而不善食者，亦有善食而不渴者，亦有渴而亦善食者，火空則發是也。若火灼在下，耳輪焦而面黑，身半以下。肌肉盡削，小便所出，白濁如膏，較之上中二消爲尤甚。亦有上中二消，而及於下消者，勿泥看也。治法壯水生津，制火保元，而尤惓惓於救脾胃。蓋水壯則火熄，土旺則精生。眞火歸原，在上則肺不渴矣，在中則胃不飢矣，在下則肉不消矣。倘補陰之法不應，正治之法不効，不得不從反佐之法。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而投八味救脾胃之藥，亦不可缺也。但白朮宜愼用耳。張景岳專以救腎爲主，而進八味丸。謂枯禾得雨，生氣歸巔，必須腎中元氣薰蒸，津液生而精血旺。三消之症，方可漸愈，不然徒用白虎之方，暫解一時，多服寒涼，反能助火，眞火自焚，五臟灼枯，肌肉受敵，絡脈不通，榮氣不從逆於肉理疽發而病不救矣。若其人壯實，脈洪有力，人參白虎亦未嘗不可投。但在臨症者神明變化耳。

培養元氣，俾薰蒸以生津液精血，愈三消之法，莫善於此。與古法用寒涼者，奚啻霄壤之隔，若實大在胃，第患口渴，即進茶湯，亦可解免。以此思消症豈白虎所能治者哉？

易簡地黃飲子　治消渴咽乾，面赤浮躁。

忍冬丸　治渴疾愈後，預防癰疽。

《金匱翼・消渴統論》 消渴病有三：一、渴而飲水多，小便數，有脂如麩片，甜者，是消渴也。二、吃食多，不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數者，是消中也。三、渴飲水不能多，但腿腫，腳先瘦小，陰痿弱，數小便者，是腎消也。

消渴大禁有三：一、飲酒，二、房室，三、鹹食及麵。能愼此者，雖不服藥，自可無他，不知此者，縱有金丹，亦不可救，愼之愼之。

李詞部曰：消渴之疾，發則小便味甜。按《洪範》云：稼穡作甘。以理推之，淋餚醋酒作脯法，須臾即皆能甜也。人飲食之後，滋味皆甜，積在中焦，若腰腎氣盛，則上蒸精氣，化入骨髓，其次爲脂膏，其次爲肌肉，其餘則爲小便。氣躁者，五藏之氣。味鹹者，潤下之味也。若腰腎虛冷，不能蒸化於上，穀氣則盡下而爲小便，故甘味不變，下多不止，食飲雖多而肌膚枯槁。譬如乳母，穀氣上泄，皆爲乳汁。消渴疾者，穀氣下泄，盡爲小便也。又肺爲五藏之華蓋，若下有煖氣上蒸，即潤而不渴，若下虛極，即陽氣不能升，故肺乾而渴，譬如釜中有水，以板蓋之，下有火力，則煖氣上騰而板能潤。若無火力，則水氣不能上，板終不可得而潤也。故張仲景云：宜服八味腎氣丸，並不可食冷物及飲冷水，此頗得效。【略】

葶藶丸　療消渴成水病浮腫方。

《雜病源流犀燭・三消源流》 三消，燥病也。三消之症，分上中下。上消者，舌赤裂，咽如燒，大渴引飲，日夜無度。中消者，多食易飢，肌肉燥，口乾飲水，大便鞕，小便如泔。下消者，煩躁引飲，耳輪焦，便溺不攝，或便如膠油。三消之由：上消肺也，由肺家實火，或上焦熱，或心火煅煉肺金。中消脾也，由脾家實火，或伏陽蒸胃。下消腎也，由腎陰虛，或火伏下焦。經曰：心移寒於肺，爲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又曰：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又曰：奇病有消渴，皆上消也，多飲而渴不止者也。蓋肺主氣，其能通調水道而有制者，賴心君火，時與以溫氣而爲之主，以潤燥金，故肺之合皮，其主心也，若心火不足，不能溫金，而反移以寒，寒與金化，則金冷氣沉而不得升，猶下有溝瀆，上無雨露，是以飲一溲二也，是肺氣以下而枯索也，故曰肺消死不治，此因於寒者也。肺本燥金，心腹以熱移之，爲火燥相即，因而鬲上焦煩，飲水多而善消，此因於熱者也。可見上消之由，有陰有陽，不可不辨。而多飲易消，火氣炎鬱，所以爲奇病也。經又曰：癉成爲消中。又曰：胃中熱則消穀，令人善飢。又曰：二陽結，謂之消，皆中消也。此蓋結於本氣，陽明氣盛熱壯，然以血多津守，未嘗有所結，今言其結，則陽邪盛

而傷陰，枯其津液，故結在中焦。陽明亢甚，故消穀善饑。又熱亢能消，精液不榮肌肉，故名曰消也。經又曰：溲便頻而膏濁不禁，肝腎主之，此下消也。蓋緣腎水虧損，津液枯竭，水虧火旺，蒸爍肺金，肺被火邪，不能生腎，故成下消也。趙獻可言三消之症，總由煎熬既久，五臟燥烈，能食者必發胸疽背癰，不能食者必發中滿鼓脹，治者不必分上下，概用清肺滋腎之藥，上消小劑，中消中劑，下消大劑。宜概用六味丸加麥冬、五味子。其或命門火衰，火不歸元，遊於肺爲上消，遊於胃爲中消，必用引火歸元之法，渴病若失矣。宜八味丸，冷水服之。若過用寒涼，恐內熱未除，中寒又起。獻可此言誠能於消病中尋源討流，但必切脈合症，確然審是命門火衰，然後可用桂附，若由熱結所致，下咽立斃矣，愼之謹之。大約善治三消者，必補腎水眞陰之虛，瀉心火燔灼之勢，除腸胃燥熱之邪，濟心中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結，津液生而不枯，氣血利而不澀，則消症無不愈矣。夫三消之成，總皆以水火不交，偏勝用事，燥熱傷陰之所致，而要之五行之氣相成，陽勝固能消陰，陰勝亦能消陽，如經言二陽之病，傳爲風消。二陽者，陽明也，陽明既病，木邪起而勝之，既勝，則精血不榮，肌肉風消也，故由燥陽傷陰，而氣不化水固爲消。由陰邪偏勝，而陽不帥陰，其水不化氣亦爲消，其消一也。總治三消，宜人參白朮散、桑白皮湯、活血潤燥生津飲、大黃甘草飲子。又有中消而口甘者，由脾熱中消而口苦者，由膽熱，此二種《內經》謂之癉症，與消病一類卻非即消病。蓋口甘者，脾癉，肥美之所發。肥令人內熱，甘令人中滿，中滿熱鬱，其氣上溢，久亦轉爲消渴也，經則治之以蘭草，除陳氣也。蘭性味甘寒，能利水道，其清氣能生津止渴，除陳積畜熱也。口苦者，膽癉。肝取決於膽，而數謀慮不決，膽氣虛，其氣上溢，而口爲之苦，以膽之脈會於咽也。治法俱同三消，特各加引經藥使歸於肝脾。

至三消分治之方，可詳舉之：有煩渴能食者，宜人參白虎湯。有消渴胸滿心煩，無精神者，宜人參寧神湯。有消渴便乾，陰頭短，舌白燥，口唇裂，眼澀而昏者，宜止消潤燥湯。有消渴後身腫者，宜紫蘇湯。有消渴面目足膝腫，小便少者，宜瞿麥飲。有消渴咽乾面赤煩躁者，宜地黃飲。有消渴盛於夜者，宜加減地黃丸。有消渴由心火上炎，腎水不濟，煩渴引飲，氣血日消者，宜降心湯。有心火熾熱，口乾煩渴，小便赤澀者，宜清心蓮子飲。有消渴小便數，舌上赤脈，肌體枯瘦者，宜和血益氣湯。有消渴而上焦煩熱，爲膈消者，宜人參石膏湯。有消渴不能食者，宜麥門冬飲子。有老人虛人大渴者，宜人參麥冬湯。以上皆上消之屬。通治上消宜生津養血湯、黃芩湯。有消中飲食多，不甚渴，小便數，肌肉瘦者，宜加減白朮散。有消穀善饑者，宜加減白朮散。有能食而瘦，口乾自汗，便結溺數者，宜清涼飲。有消中而瘦，二便秘者，宜蘭香飲子。有消中由胃熱者，宜藕汁膏。有消中而中焦燥熱，肌肉瘦削，大便鞕，小便數而黃赤者，宜生津甘露飲。有消中後腿漸細，將成腎消者，宜茯苓丸。以上皆中消之屬。通治消中，宜調胃承氣湯、加減三黃丸、黃連豬肝丸、順氣散。有腎消大渴飲水，下部消瘦，小便如脂液者，宜元菟丹。有腎虛水涸燥渴者宜雙補丸。有腎消大渴便數，腰膝疼者，宜腎瀝丸。有腎消尿濁如膏者，宜人參茯苓散。有腎消口燥煩渴，兩腳枯瘦者，宜加減腎氣丸。有腎虛消渴，小便無度者，宜鹿茸丸。有腎消莖長而堅，精自出者，此孤陽無陰，即強中症也，最難治，蓋此亦由耽好女色，或服丹石以恣欲，久則眞氣脫而熱氣盛，故飲食如湯沃雪，肌膚削，小便如膏油，陽易興而精易泄也，宜六味丸、石子薺苨湯、黃連豬肝丸。以上皆下消之屬。通治下消，宜補腎地黃元、加減八味丸。消症之不同如此。此外又有食㑊症。經曰：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渭之食㑊。胃移熱於膽，亦名食㑊。注云：㑊者，易也。飲食移易而過，不生肌肉也，治之與消中同。而又有酒渴症，由平日好酒，熱積於內，津液枯燥，煩渴引飲，專嗜冷物也，宜烏梅木瓜湯。而又有蟲渴症，由蟲在臟腑之間，耗其精液，而成消渴也，宜苦楝湯。而又有類消症，其人渴欲求飲，飲一二口即厭，不比消渴之無厭，此由中氣虛寒，寒水泛上，逼出浮遊之火於喉舌間，故上焦欲得水救，水到中焦，以水遇水，故厭也。宜理中湯送八味丸。又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陽明位太陰之表而居中，於腑則胃當之，非若手陽明大腸之以經絡爲陽明比也。其病發心脾者，胃與心爲生土之母子，而脾與胃爲行津之表裏。發者，發足之義。人之情欲，本以傷心，勞倦憂思，本以傷脾，臟既傷，則心連及於腑，又必從其能連及者，如母病必及子。故凡內而傷精，外而傷形者，皆能病及胃，此二陽之病，發自心脾也。然陽明爲生化之本，其氣盛，其精血下行，化榮衛而潤宗筋，化源既病，則陽道外衰，故不得隱曲而枯澀，女子則不月。蓋心脾爲眞陰之主，胃爲眞陽之主，傷眞陰必使眞陽無守，二陽既病，倉廩空而餉道絕，爲生死之關，然必自眞陽之傷爲之，故曰發心脾也。治亦同三消，參其症而用方主之可也。至於消渴既久，其傳變之症，在能食者必發癰疽背瘡，不能食者必至中滿鼓

脹，何也？津液竭則火邪勝，故發癰膿，且痛甚而或不潰，或流赤水也。又如上中二消，制之太急，寒藥多而胃氣傷，故成中滿，甚而水氣浸漬，溢於皮膚，則爲腫脹，所謂上熱未除，中寒之症復生也。夫至癰疽脹滿，亦與強中等症，皆爲傳變而不易治矣。

脈法　《內經》曰：消渴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仲景曰：趺陽脈數，胃中有熱，即消穀引飲，大便必堅，小便即數。《脈經》曰：消渴脈，當得緊實而數，反得沉澀而微者死。又曰：心脈滑爲渴，滑者，陽氣勝也。心脈微小爲消癉。又曰：脈數大者生，沉小者死。

消渴與腳氣反　《本事》曰：消渴腳氣，雖皆爲腎虛所致，其爲病則相反。腳氣始發於二三月，盛於五六月，衰於七八月。消渴始發於七八月，盛於十一二月，衰於二三月。其故何也？蓋腳氣壅疾也。消渴，宣疾也。春夏陽氣上，故壅疾發，則宣疾愈。秋冬陽氣下，故宣疾發，則壅疾愈。審此二者，疾可理也。

消癉　肝心腎三經之陰虛而生內熱病也。即經所謂熱中，與三消異。《靈樞經》言：元形體不充也。其本大氣不足，五臟氣餒，陰虛生內熱，自是內熱不解，而外消肌肉，故五臟之脈，皆以微小者爲消癉，是五臟之氣，不能充滿於榮分，而內有鬱熱以爍之也。故法以脈實大者爲順，雖病可治。若脈懸小而堅，則精枯血槁，必不能耐久矣。是知消癉之病，本起於不足，必以滋陰平肝清熱爲主也。宜生地黃飲子、玉泉丸。

《醫徹・雜症・消症》　聞之一毫竅中，皆有生氣。所云生氣者，則津液也。皮毛得之以潤，肌肉得之以滑，筋骨得之以柔，血脈得之以和。其所以充周一身者，固無乎不至也。然以含而不露者爲生氣，出而不反者爲死氣。故東坡謂涕淚汗溺皆鹹，而惟舌下廉泉則甘，故藏而不竭，以灌溉於五臟六腑，則何上中下三消之有。然從何而生，從何而發源乎？或曰腎主五液，則生之者腎也。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則發之者三焦也。而不知越人所謂腎間動氣者是，乃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是氣之動，則上而蒸津液，肺得之而不渴，胃得之而不飢，膀胱得之而氣化。惟眞火衰而眞水竭，則不能上輸於肺，而肺反欲借救於水矣。不能中養於胃，而胃反欲借助於食矣。不能下調膀胱，而膀胱反欲擾動於精府矣。於是引飲無度，多食肌虛，小便如膏，皆水火之不能相濟。乃至此將至自焚而死矣。故治之者，急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兼進生脈散，滋其化源，此大法也。而尤恐寒水不能上達，立齋以大料六味，內肉桂一兩，益水中之火，使之蒸動而上布。所謂地氣上爲雲，天氣降爲雨，而後甘霖沛遍，生氣盈宇矣。又何必分肺消膈消腎消，紛紛求治爲哉！總之津液者，人之所賴以生，一日而不可竭者。人亦何苦自焦自煩，百計以竭之，迨竭矣！而假資於藥餌，又不窺其原本，譬之樹之滋膏既竭，欲灌其枯萎而復生之，不亦難之難哉！

《友漁齋醫話・證治指要・消症》　消症分上中下三種。上屬心肺，中屬腸胃，下屬肝腎。大抵消症多因水火偏勝爲患。治法不外乎滋清並施，欲別其上中下，先視其外象。上消則舌上赤裂，大渴引飲，是心移熱於肺而成。古法用人參白虎湯爲主。中消則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是大腸移熱於胃而成。古用調胃承氣湯爲主。下消則煩躁引飲，小便如膏，多屬肝腎虧損。古用六味八味加減。至於飲一溲二，多致難治。孫眞人云：消渴之人愈後，多有發大癰而卒。此無他明係，精液氣血耗盡之故也。凡消渴症，溺於乾土，必有如鹽汁然，溺於盆中，必起沫如酒酵。精液消耗，從此而去。更有平時納只數合，一旦兼數日而食，此腹中有蟲積，當用攻蟲法下出之，即愈。

紀事

《千金要方・消渴》　論曰：尋夫內消之爲病，當由熱中所作也。小便多於所飲，令人虛極短氣。夫內消者，食物消作小便也，而又不渴。貞觀十年梓州刺史李文博先服白石英久，忽然房道強盛，經月餘，漸患渴，經數日，小便大利。日夜百行以來，百方治之，漸以增劇。四體羸悴，不能起止，精神恍惚，口舌焦乾而卒。此病雖稀，甚可畏也，利時脈沉細微弱，服枸杞湯即効。但不能長愈，服鉛丹散亦即減，其間將服除熱宣補丸。

《醫說・消渴》　眉山有揭穎臣者，長七尺，健飲啖，倜儻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常倍而數溺，消渴藥服之，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衾，屬其子於人。蜀有良醫張肱隱之子，不記其名，爲診脈笑曰：君幾誤死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許元，取枳枸子爲湯，飲之，遂愈。問其

故，張生曰：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腎敗，土不能勝水，腎液不上泝乃成此疾。今診穎臣脾脈極巨，脈熱而腎不衰，當由果實與酒過度，虛熱在脾。故飲食兼人而多飲，飲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香能敗酒，瓜果近輒不結，而枳枸亦能勝酒，屋外有此木，屋中釀酒不熟以其木爲屋，其下亦不可釀酒，故以二物爲藥，以去酒果之毒。宋玉云：枳枸來巢。以其實如鳥乳，故能來巢。今俗訛謂之雞矩子，亦謂之癩漢指頭，蓋取其似也。嚼之如牛乳，小兒喜食之。

昔有仕宦患消渴，醫者謂其不過三十日死。棄官而歸，半途遇一醫人，令急遣人致北梨二擔食，盡則差仕宦如其言，得之才渴，即食，未及五六十枚而病止。

《醫說・消渴・苦酒消渴》 卞蘭苦酒消渴，時魏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爲變色，而蘭終不服。

《衛生寶鑑・主勝客則逆》 古廉韓子玉父，年踰六旬有三，病消渴，至冬添躁熱，須裸袒，以冰水噴胸腋乃快，日食肉麵數回，頃時即飢，如此月餘，命予治療。診得脈沉細而疾，予以死決之。子玉及弟泣跪予前曰：病固危篤，君盡心救治，則死而無悔。予答曰：夫消之爲病，其名不一，曰食亦、曰消中、曰宣疾，此膏粱之所致也。陽明化燥火，津液不能停，自汗小便數，故飲一溲二。胃熱則消穀善飢，能食而瘦。王叔和云：多食亦飢，虛是也。此病仲景所謂春夏劇、秋冬差，時制故也。令尊今當差之時反劇，乃腎水乾涸，不能制其心火而獨旺於不勝之時，經曰：當所勝之時而不能制，名曰眞強，乃孤陽絕陰也。且人以身爲主，天令爲客，此天令大寒，尚不能制其熱，何藥能及？《內經》曰主勝逆，客勝從，正以此也。設從君治療，徒勞而已，固辭而歸。遂易醫與灸，不數日而卒。

《衛生寶鑑・消渴》 張安撫芸夫，年四十五歲，病消渴，舌上赤裂，飲水無度，小便數多，先師以生津甘露飲子治之，良愈。消渴多傳瘡瘍爲不救，既效亦不成瘡瘍，享年七十五。

《內科摘要・欽食勞倦虧損元氣等症》 一男子每遇勞役，則食少胸痞，發熱頭痛，吐痰作渴，脈浮大。余曰：此脾胃血虛病也。蓋脾屬土，爲至陰而生血，故曰血虛。彼不信，服二陳、黃連、枳實、厚朴之類，諸症益甚；又服四物、黃柏、知母、麥門，更腹痛作嘔，脈洪數而無倫次。余先用六君加炮薑，痛嘔漸愈，又用補中益氣全愈。

《內科摘要・腎虛火不歸經發熱等症》 大尹沈用之不時發熱，日飲冰水數碗，寒藥二劑，熱渴益甚，形體日瘦，尺脈洪大而數，時或無力。王太僕曰：熱之不熱，責其無火；寒之不寒，責其無水。又云：倏熱往來，是無火也；時作時止，是無水也。法當補腎，用加減八味丸，不月而愈。

州同韓用之年四十有六，時仲夏，色慾過度，煩熱作渴，飲水不絕，小便淋瀝，大便秘結，唾痰如湧，面目俱赤，滿舌生刺，兩脣燥裂，遍身發熱，或時如芒刺而無定處，兩足心如烙，以冰折之作痛，脈洪而無倫，此腎陰虛，陽無所附而發於外，非火也。蓋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當峻補其陰。遂以加減八味丸料一斤，內肉桂一兩，以水頓煎六碗，冰冷與飲，半餉已用大半，睡覺而食溫粥一碗，復睡至晚，乃以前藥溫飲一碗，乃睡至曉，食熱粥二碗，諸證悉退。翌日畏寒，足冷至膝，諸證仍至，或以爲傷寒。余曰：非也，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陽氣亦虛矣。急以八味丸一劑服之稍緩，四劑諸證復退。大便至十三日不通，以豬膽導之，諸證復作，急用十全大補湯數劑，方應。

《名醫類案・消渴》 莫君錫，不知何許人，大業中爲太醫丞。煬帝晚年，沉迷酒色，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蕩思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數百盃而渴不止。君錫奏曰：心脈煩盛，眞元大虛，多飲則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進冰盤於前，俾上日夕朝望之，亦解煩躁之一術也。

方勺博按：元本悞張杲。治提點鑄錢朝奉郎黃沔，久病渴，極疲瘁，方每見必勸服八味丸，初不甚信，後累治不痊，謾服數兩，遂安。或問渴而以八味丸治之，何也。對曰：漢武帝渴，張仲景爲處此方。琇按：仲景乃建安時人，方謂其治漢武不知何本，趙養葵亦仍其悞。蓋渴多是腎之眞水不足致然，若其勢未至於消，但進此劑殊佳，且藥性溫平，無害也。

李東垣治順德安撫張耘夫，年四十餘，病消渴，舌上赤裂，飲水無度，小便數多。李曰：消之爲病，燥熱之氣勝也。《內經》云：熱淫所勝，佐以甘苦，以甘瀉之。熱則傷氣，氣傷則無潤，折熱補氣，非甘寒之劑不能，故以人

參、石膏各二錢半，甘草生炙各一錢，甘寒爲君。啓元子云：滋水之源，以鎮陽光。故以黃連三分，酒黃蘗、知母、山梔各二錢，苦寒瀉熱，補水爲臣。以當歸、麥冬、白蒺、蘭香各五分，連翹、杏仁、白芷各一錢，全蝎一箇，甘辛寒和血潤燥爲佐。以升麻二錢，柴胡三分，藿香二分，反佐以取之。桔梗三錢，爲舟楫，使浮而不下也。名之曰生津甘露飲子，爲末，湯浸、蒸餅和成劑，捻作餅子，曬半乾，杵篩如米大，食後，每服二錢，抄在掌內，以舌舐之，隨津嚥下，或白湯少許送下亦可，此治製之緩也，治之旬日，良愈。古人消渴，多傳瘡瘍，以成不救之疾，此既效，亦不傳瘡瘍，以壽考終，後以此方治消渴諸症皆驗。【略】

滑伯仁治一人，患消渴，衆醫以爲腎虛水渴，津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有目疾兼作。其人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惶請滑視之。曰：陰陽之道。相爲損益，水不足則濟之以水，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屏去前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劑，竟月平復。

一士人患消渴，服銀柴胡一味，愈渴，熱甚，加黃連同煎，服後，服大補陰丸，不渴體健。

一仕人患消渴，醫者斷其逾月死，棄官而歸，中途一醫者，令急遣人致北梨二擔，食盡則瘥，仕者如其言，才渴即啖梨，未及五六十枚而病愈。

汪石山治一婦，年逾三十，常患消渴善飢腳弱，冬亦不寒陰虛，小便白濁浮於上者如油。脈皆細弱而緩，右脈尤弱。曰：此脾癉也。宜用甘溫助脾，甘寒潤燥，方用參、芪各錢半，麥冬、白朮各一錢。白芍、天花粉各八分，黃栢、知母各七分。煎服，病除。

治商山一人消渴，用丹溪法，繰絲湯飲之而愈。此物屬火，有陰之用，能瀉膀胱中相火，引氣上潮於口。

《名醫類案・消中》 羅謙甫治韓子玉父，年踰六旬，病消渴，至冬添躁熱，須裸袒以冰水噴胸腋乃快，日食肉麪數四，頃時即飢，如此月餘。羅診得脈沉細而疾，羅以死決之，子玉兄弟跪泣曰：病固危篤，君盡心救之，則死而無恨。羅曰：夫消之爲病，其名不一，曰食亦、曰消中、曰宣疾，此膏粱之所致也。陽明化燥火，津液不能停，自汗，小便數，故飲一溲二，胃熱則消穀善飢，能食而瘦。王叔和云：多食亦飢虛是也。此病仲景所謂春夏劇，秋冬瘥，時制故也。令尊今當瘥之時反劇，乃腎水乾涸，不能制其心火，而獨旺於不勝之時。經曰：當所勝之時而不能制，名曰眞強，乃孤陽絕陰者也。且人之身，元氣爲主，天令爲客，此天令大寒，尚不能制其熱，何藥能及。《內經》主勝逆，客勝從，正以此也。琇按：見解超詣宜熟玩之。設從君治療，徒勞而已，固辭而歸。遂易醫與灸，數日而卒。

吳莰山治一老人，年踰七十，素有痰火。過思鬱結，因得消中之患，晝夜飲食無度，時時常進則可，若少頃缺食則不安，每服寒涼俱罔效，人皆以年老患消中危之。吳診其脈，左寸關弦，右寸關弦滑，尺浮，大府燥結。吳疑之，此大腸移熱於胃，胃火內消，故善食而不發渴也。斷曰：消中善食而飢，肉削消，脈虛無力者不治。此痰火內消，肌色如故，依法治之可生也。妙斷。能合色脈可以萬全，斯言誠然。遂用白虎湯倍入石膏服之，胃火漸平，飲食漸減，次以坎離丸養血，四物湯調理，二月而安。

江汝潔治介塘程澄，六脈舉指俱弦長，重指俱大而略實，二尺盛於寸關。脈若沉細必死。經曰：弦者陽也，長者陽也，實大皆陽也。又曰：下堅上虛病在脾，則知陽勝而陰虛。足陽明胃太陰脾俱有火邪，是以土得火則燥，虧生發之源，失轉運之機，上焦不行，下脘不通，濁氣下流，肌肉銷灼，日久失療，漸成下消之候，良醫弗爲也。治須滋足陽明太陰之營氣，兼發散土中之火邪，俾得以行乾健之運，則陰陽升降，氣血調和也。以甘草六分，白芍二錢，人參三錢，補脾血。升麻、乾葛各一錢半，散陰火。水煎服，數劑而安。

《醫學綱目・消癉門》 壬戌年，一卒病渴，日飲水三斗，不食者三月，心中煩悶，時已十月。予謂心中有伏熱，與火府丹數服，每服五十丸，溫水下。越二日，來謝云：當日，三服渴止，又次日三服，飲食如故。此方本治淋，用以治渴，效。信乎。藥要變通用之。

《赤水玄珠・消癉門》 羅太無治張芸夫，四十五歲，病消渴。舌上赤裂，飲水無度，小便數多。先師以此方治之良愈。消渴多傳瘡瘍，爲不救之疾。既效後，亦無患，享年七十五而終。名之曰生津甘露飲子。治消渴上下齒痲，舌硬，赤爛腫痛，食不下，腹時脹滿疼痛，渾身色黃，目臼睛黃，甚則四服痿弱無力，面塵脫色，脇下急痛，善嚏善怒，健忘，臀肉腰背疼，兩丸冷甚。

《慎齋遺書・渴》 一人心思過度，日飲茶數十盃，精神困倦，嗜卧，此心火乘脾，胃燥而腎無救也，名曰腎消。用黃耆、五味、生地各五分，人參、麥

冬、歸身各一錢，水煎服。

一人素嗜茶，心思過度，其渴尤甚，更加惡心，脈舉之不足，按之兩關短數，兩尺弱，此因多思，水不升，火不降也。數者，胃氣有餘，宜補陰中之陽。用人參、白芍、歸身各一兩。山藥、茯苓、熟地、枸杞子各二兩，甘草、五味各五錢，棗仁一兩五錢，丸服。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消渴證》 湖州庠友張君，時泰辛酉正月，驟發齒痛，十餘日而愈。四月間焦勞過多，齒痛大發，醫用石膏、知母等藥投之，不効。用刀去齒間紫血，滿口痛不可忍，齒俱搖動矣。至六七月間，飲食益多，小便如注，狀如膏肌，肉盡削。至十一月，身不能起，冬末用黃耆、地黃等藥，稍能起立。然善食易飢如故，小便如膏亦如故。今年二三月愈甚，亦不服藥，齒痛如故，當門二齒脫落，復加口渴，晝夜不止，此中下二消證也。予爲立後方，服未數劑而瘳。

《景岳全書・雜證謨・三消乾渴・下消不寐新按》 省中周公者，山左人也，年逾四旬，因案牘積勞，致成羸疾。神困食減，時多恐懼，自冬春達夏，通宵不寐者凡半年有餘，而上焦無渴，不嗜湯水，或有少飲則沃而不行，然每夜必去溺二三升，莫知其所從來，且半皆如膏濁液，厄羸至極，自分必死。及予診之，察其脈猶帶緩，肉亦未脫，知其胃氣尚存，慰以無慮。乃用歸脾湯去木香及大補元煎之屬，一以養陽，一以養陰，出入間用，至三百餘劑，計人參二十斤，乃得全愈。此神消於上，精消於下之證也，可見消有陰陽，不得盡言爲火，姑紀此一按，以爲治消治不寐者之鑑。

《臨證指南醫案・三消》 計，四十　能食善飢，渴飲，日加瘦瘠。心境愁鬱，內火自燃。乃消症大病。

生地　知母　石膏　麥冬　生甘草　生白芍

王五八　肌肉瘦減，善飢渴飲，此久久煩勞，壯盛不覺，體衰病發，皆內因之症。自心營肺衛之傷，漸損及乎中下，按脈偏於左搏，營絡虛熱，故苦寒莫制其烈，甘補無濟其虛，是中上消之病。

犀角三錢　鮮生地一兩　元參心二錢　鮮白沙參二錢　麥冬二錢　柿霜一錢　生甘草四分　鮮地骨皮三錢

又　固本加甜沙參。

楊二八　肝風厥陽，上衝眩暈，犯胃爲消。

石膏　知母　阿膠　細生地　生甘草　生白芍

某　液涸消渴，是臟陰爲病，但胃口不醒，生氣曷振，陽明陽土，非甘涼不復。肝病治胃，是仲景法。

人參　麥冬　粳米　佩蘭葉　川斛　陳皮

胡五七　元陽變動爲消，與河間甘露飲方。

錢五十　陽動消爍，甘緩和陽生津。

生地　炙黑甘草　知母　麥冬　棗仁　生白芍

楊二六　渴飲頻飢，溲溺渾濁，此屬腎消，陰精內耗。陽氣上燔，舌碎絳赤，乃陰不上承，非客熱宜此。乃臟液無存，豈是平常小恙。

熟地　萸肉　山藥　茯神　牛膝　車前

某　脈左數，能食。六味加二冬、龜版、女貞、旱蓮、川斛。

王四五　形瘦脈搏，渴飲善食，乃三消症也。古人謂入水無物不長，入火無物不消。河間每以益腎水，制心火除腸胃激烈之燥，濟身中津液之枯，是眞治法。

玉女煎。

姜五三　經營無有不勞心，心陽過動，而腎陰暗耗，液枯，陽愈燔灼凡入火之物，必消爍乾枯是能食而肌肉消瘠，用景岳玉女煎。

《友漁齋醫話・肘後偶鈔下卷・消》 鄔五九　初夏入山買竹，逾月方回。歷夏秋肌肉消鑠，肥體忽成瘦軀，兼之兩足痹痛，行步艱難，數延醫治，或以爲虛，或視爲濕，服藥數十，兩目昏花，視小如大，勢日沈重。彼有鄰人爲櫛工者，言予能治，即求診治，六脈洪實帶弦，因其向肥忽瘦。意非消症乎。即問能飲若幾，小便幾。答曰：入山買竹，天氣初熱，煩渴喜飲，至今仍咽喉乾燥，時時啜茶方妙，少頃即欲小便。復問：小溲着乾土上有沙起否。曰：未試。惟解坑內見泡沫高起數寸。予曰：君半年來肌肉日削，從此而去，古人以飲一溲二，名爲上消，由於亢陽，非大寒之劑，不足與焉。

石膏一兩　川連一錢　黃芩一錢五分　黃柏一錢五分　知母一錢五分　熟地四錢　生地三錢　天冬二錢　麥冬二錢　龜版二錢　白芍一錢五分　甘草四分

服四劑，燥渴小便泡沫稍減，目清大半。因問余曰：從前服藥數十，病日有加，今只服四劑，何效如是之速。予曰：君陽體陽脈，入山陽時，經營

勞頓，又喜火酒，五內之火俱動，燥渴作矣，凡飲食入胃，熟腐水穀，游行精氣，上輸於肺，水精四布，下歸膀胱，通調水道，小便出焉，其間升降洒陳，原有一番工夫，今藏府有火，如燥土沃水，易漏不滋。卽大其製，修丸常服，將及一年，足痹亦痊。鄙之得生，皆出櫛工之賜也。

內科總部

內傷發熱部

題解

《內外傷辨惑論・辨寒熱》 百病俱有身熱，又謂之肌熱，又謂之皮膚間熱，以手捫之方知者是也，乃肌體有形之熱也。

《傷寒明理論・潮熱》 傷寒潮熱，何以明之？若潮水之潮，其來不失其時也。一日一發，指時而發者，謂之潮熱。若日三五發者，即是發熱，非潮熱也。

《明醫雜著・醫論》 南方人稱發熱爲勞發，蓋謂勞苦而發熱，即東垣內傷之旨也。

內傷發熱者，因飲食過時，勞役過度，而損耗元氣，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翕翕然而發熱。

內傷發熱是陽氣自傷，不能升達，降下陰分而爲內熱，乃陽虛也，故其脈大而無力，屬肺脾；陰虛發熱，是陰血自傷，不能制火，陽氣升騰而爲內熱，乃陽旺也。

《證治準繩・寒熱門・潮熱》 潮熱有作有止，若潮水之來，不失其時，一日一發。若日三五發，即是發熱，非潮熱也。

《醫碥・發熱》 發熱者，熱之發現於肌表者也。潮熱　有作有止，如潮水之來，不失其期，一日一發。若日三五發，即是發熱，不名潮熱矣。

論說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 足少陰溫【脈】，【略】其病：病足熱。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略】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

《素問・脈要精微論》 麤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熱中也。

《素問・逆調論》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爲之熱而煩滿者何也？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痹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水爲陰，火爲陽，今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云少水不能滅盛火也。治者，王也；勝者，盛也，故云獨勝而止。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爍言，消也。言久久此人當肉消削也。

《素問・厥論》 黃帝問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

帝曰：熱厥之爲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

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也。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偏於身，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慄悍，腎氣有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

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卧屈膝，陰縮腫骭內熱。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太陰厥逆，骭急攣，心痛引腹，治主病者。

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

《素問・刺志論》 黃帝問曰：願聞虛實之要。岐伯對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氣虛身熱，此謂反也。

《素問・氣穴論》 帝曰：余已知氣穴之處，遊鍼之居，願聞孫絡谿谷，亦有所應乎？岐伯曰：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亦以應一歲，以溢奇邪，以通榮衛，榮衛稽留，衛散榮溢，氣竭血著，外爲發熱，內爲少氣。

《素問・調經論》 曰：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已聞之矣，不知其所由然也。岐伯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令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帝曰：陽盛生外熱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帝曰：善。論言熱無犯熱，寒無犯寒。余欲不遠寒，不遠熱，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帝曰：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何如？岐伯曰：寒熱內賊，其病益甚。帝曰：願聞無病者何如？岐伯曰：無者生之，有者甚之。帝曰：生者何如？岐伯曰：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痞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瘍，瞀鬱注下，瞤瘛腫脹，嘔、鮅頭痛，骨節變，肉痛，血溢，血泄，淋閟之病生矣。

《素問・至真要大論》 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

寒者熱之，熱者寒之。

諸熱瞀瘈，皆屬於火。

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略】

帝曰：善。火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數日發，其故何也？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略】

帝曰：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治？

《靈樞・經脈》 胃足陽明之脈。【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瘧，溫淫，汗出，鮅衄，口喎脣胗，頸腫喉痺，大腹水腫，膝臏腫痛，循膺、乳、氣街、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盛則身以前皆熱。

腎足少陰之脈。【略】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心痛，黃疸，腸澼，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熱而痛。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脇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

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於腕上分間，并太陰之經直入掌中，散入於魚際。其病實則手銳掌熱，虛則欠欬，小便遺數。

《靈樞・五邪》 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饑。

《靈樞・師傳》 夫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縣心善饑，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饑，小腹痛脹。

《靈樞・論疾診尺》 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癉熱。

《靈樞・刺節真邪》 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於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

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脣槁，腊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

《靈樞・癰疽》 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

《難經・四十九難》 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然，當喜苦味也，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何以言之？脾主味，入肝爲酸，入心爲苦，入肺爲辛，入腎爲鹹，自入爲甘，故知脾邪入心爲喜苦味也。其病身熱，而體重嗜卧，四肢不收，其脈浮大而緩。

《中藏經・人法天地論》 陽施於形，陰愼於精，天地之同也。失其守，則蒸而熱發。

《中藏經・寒熱論》 人之寒熱往來者，其病何也？此乃陰陽相勝也。陽不足則先寒後熱，陰不足則先熱後寒。又上盛則發熱，下盛則發寒，皮寒而燥者陽不足，皮熱而燥者陰不足。皮寒而寒者陰盛也，皮熱而熱者陽盛也。

發熱於下，則陰中之陽邪也；發熱於上，則陽中之陽邪也；寒起於上，則陽中之陰邪也；寒起於下，則陰中之陰邪也。寒而頰赤多言者，陽中之陰邪也；熱而面青多言者，陰中之陽邪也；寒而面青多言者，陰中之陰邪也。若不言者，不可治也。陰中之陰中者，一生九死；陽中之陽中者，九生一死。陰病難治，陽病易醫。診其脈候，數在上，則陽中之陽也；數在下，則陰中之陽也。遲在上，則陽中之陰也；遲在下，則陰中之陰也。數在中，則中熱；遲在中，則中寒。寒用熱取，熱以寒攻。逆順之法，從乎天地，本乎陰陽也。天地者，人之父母也；陰陽者，人之根本也。未有不從天地陰陽者也。從者生，逆者死。寒之又寒，熱之又熱者生。《金匱大要論》云：夜發寒者從，夜發熱者逆，晝發熱者從，晝發寒者逆。從逆之兆，亦在乎審明。

《中藏經・上下不寧論》 脾病者，上下不寧，何謂也？脾，上有心之母，下有肺之子。心者，血也，屬陰；肺者，氣也，屬陽。脾病則上母不寧，母不寧則爲陰不足也，陰不足則發熱。又脾病則下子不寧，子不寧則爲陽不足也，陽不足則發寒。脾病則血氣俱不寧，血氣不寧，則寒熱往來，無有休息，故脾如瘧也。謂脾者土也，心者火也，肺者金也，火生土，土生金，故曰上有心母，下有肺子，脾居其中，病則如斯耳。他臟上下，皆法於此也。

《褚氏遺書・本氣》 天地之氣周於一年，人身之氣周於一日，人身陽氣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臂、左腦，橫過右腦、右肩、右臂、手指、脇、足，則又入子中矣。陰氣以午中自右手心，通右肩、右臂，橫過左肩、左臂、左脇、左足、外腎、右足、右脇，則又入午中矣。陽氣所歷，充滿周流；陰氣上不過腦，下遺指趾，二氣之行，晝夜不息，中外必偏。一爲痰積壅塞，則疾生焉。疾證醫候，統紀浩繁。詳其本源，痰積虛耳，或痰聚上，或積留中，遏氣之流，艱於流轉，則上氣逆上，下氣鬱下，藏府失常，形骸受害。嗟乎！氣本衰弱，運轉艱遲，或有不周，血亦偏滯，風濕寒暑乘間襲之，所生痰疾與痰積同。凡人之生，熱而汗，泄而易，二便順利，則氣之通。陽虛不能運陰氣，無陰氣以清其陽，則陽獨治，而爲熱。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上・虛勞客熱候》 虛勞之人，血氣微弱，陰陽俱虛，小勞則生熱。熱因勞而生，故以名客熱也。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上・虛勞熱候》 虛勞而熱者，是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故內外生於熱，非邪氣從外來乘也。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下・虛勞骨蒸候》 夫蒸病有五：一曰骨蒸，其根在腎。且起體涼，日晚卽熱，煩躁，寢不能安，食無味，小便赤黃，忽忽煩亂，細喘無力，腰疼，兩足逆冷，手心常熱。蒸盛過傷，內則變爲疳，食人五臟。二曰脈蒸，其根在心。日增煩悶，擲手出足，翕翕思水。日晡白沫，睡卽浪言，或驚恐不定，脈數。若蒸盛之時，或變爲疳，臍下悶，或暴利不止。三曰皮蒸，其根在肺，必大喘鼻乾，口中無水，舌上白，小便赤，如血。蒸盛之時，胸滿，或自稱得注熱，兩脇下脹，大嗽，徹背連胛疼，眠寐不安，或蒸毒傷臟，口內唾血。四曰肉蒸，其根在脾，體熱如火，煩躁無汗，心腹鼓脹，食卽欲嘔，小便如血，大便秘澀。蒸盛之時，身腫目赤，寢卧不安。五曰內蒸，亦名血蒸。所以名內蒸者，必外寒而內熱，把手附骨而內熱甚，其根在五臟六腑。其人必因患後得之，骨肉自消，飲食無味，或皮燥而無光。蒸盛之時，四支漸細，足趺腫起。

又有二十三蒸：一胞蒸，小便黃赤。二玉房蒸，男則遺瀝漏精，女則月候不調。三腦蒸，頭眩悶熱。四髓蒸，髓沸熱。五骨蒸，齒黑。六筋蒸，甲焦。七血蒸，髮焦。八脈蒸，脈不調。九肝蒸，眼黑。十心蒸，脣焦。十一脾

蒸，舌乾。十二肺蒸，鼻乾。十三腎蒸，兩耳焦。十四膀胱蒸，右耳偏焦。十五膽蒸，眼白失色。十六胃蒸，舌下痛。十七小腸蒸，下脣焦。十八大腸蒸，鼻右孔乾痛。十九三焦蒸，亦雜病，乍寒乍熱。二十肉蒸。二十一膚蒸。二十二皮蒸。二十三氣蒸，遍身熱。

凡諸蒸患，多因熱病患愈後，食牛羊肉及肥膩，或酒或房，觸犯而成此疾。久蒸不除，多變成疳，必須先防下部，不得輕妄治也。

《諸病源候論・冷熱病諸候・寒熱候》 夫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陽者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令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不通則寒獨留於外，故寒慄也。陰虛內生熱者，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熏胸中，故內熱也。陽盛而外熱者，上焦不通利，皮膚緻密，腠理閉塞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也。

《諸病源候論・冷熱病諸候・寒熱厥候》 夫厥者，逆也，謂陰陽二氣卒有衰絕，逆於常度。若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熱厥之爲熱也，必起於足下者。陽起於五指之表，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也。故陽勝則足下熱。熱厥者，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此人必數醉，若飽已入房，氣聚於脾中，未得散，酒氣與穀氣相幷，熱起於內，故遍於身，內熱則尿赤。夫酒氣盛而慓悍，腎氣有衰，陽氣獨勝，故手腳爲之熱。

《聖惠方・治熱勞諸方》 夫熱勞者，由心肺實熱，傷於氣血，氣血不和，臟腑壅滯，積熱在內，不能宣通之所致也。其候心神煩躁，面赤頭疼，眼澀唇乾，身體壯熱，煩渴不止，口舌生瘡，食飲無味，肢節痠疼，神思昏沉，多卧少起，或時盜汗，日漸羸瘦，故曰熱勞。久而不痊，熱毒攻注，骨髓則變成骨蒸也。

《聖惠方・治骨蒸煩熱諸方》 夫骨蒸而煩熱者，是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故內外生於熱，非邪從外來乘也。

《聖惠方・治骨蒸口舌乾渴諸方》 夫勞傷氣血，陰陽不和，津液減少。上焦生熱。故令口舌乾燥而渴也。

《聖惠方・治痰熱諸方》 夫痰熱者，謂飲水漿結積所生也。言陰陽否隔，上焦生熱，熱氣與痰水相搏，聚而不散，故令身體虛熱，逆害飲食，頭面翕然而熱，故云痰熱也。

《傷寒明理論・寒熱》 傷寒寒熱，何以明之？寒熱者，謂往來寒熱也。經曰：邪正分爭，往來寒熱者，言邪氣之入也，而正氣不爲之爭，則但熱而無寒也。乃有熱而寒者，謂其正氣與邪氣分爭，於是寒熱作矣。爭則氣鬱不發於外，而寒熱爭焉，爭甚則憤然而熱，故寒已而熱作焉，茲乃寒熱之理也。或謂寒熱者，陰陽爭勝也，陽勝則熱，陰勝則寒，此陰陽之爭也。何則？蓋以寒爲陰而熱爲陽，裏爲陰而表爲陽，邪之客於表者爲寒，邪與陽相爭，則爲寒矣；邪之入於裏者爲熱，邪與陰相爭，則爲熱矣；其邪半在表半在裏，外與陽爭而爲寒，內與陰爭而爲熱矣，表裏之不拘，內外之不定，或出或入，由是而寒熱，且往且來也。是以往來寒熱屬半表半裏之證，邪居表多，則多寒；邪居裏多，則多熱；邪氣半在表半在裏，則寒熱亦半矣。審其寒熱多少，見其邪氣淺深矣。小柴胡湯專主往來寒熱，而又立成諸加減法，亦爲邪氣在半表半裏，未有定處，往來不常。又寒熱如瘧，與夫發熱惡寒，皆似而非也。然寒熱如瘧者，作止有時者也；及往來寒熱，則作止無時，或往或來，日有至於三五發者，甚者十數發，與其瘧狀有以異也。至於發熱惡寒者，爲發熱時惡寒幷不見，惡寒時熱不見也。不若此熱已而寒，寒已而熱者。雖然，應往來寒熱屬半表半裏，當和解之。

《保命集・熱論》 論曰：有表而熱者，謂之表熱也；無表而熱者，謂之裏熱也；有暴發而爲熱者，乃久不宣通而致也；有服溫藥過劑而爲熱者，有惡寒戰慄而熱者。蓋諸熱之屬者，心火之象也。王注曰：百端之起，皆自心生。是以上善若水，下愚若火。治法曰：少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則汗發之，發之不盡，則逆治之，制之不盡，求其屬以衰之。故曰：苦者以治五臟，五臟屬陰，而居於內；辛者以治六腑，六腑屬陽，而在於外。故內者下之，外者發之，又宜養血益陰，其熱自愈，此所謂不治而治也。故不治謂之常治，治之不治謂之暴治。經所謂諸寒而熱者取之陰，諸熱而寒者取之陽，此所謂求其屬也。王注曰：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用水之主，以制陽光，此之謂也。

《格致餘論・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曰：惡寒戰慄，皆屬於熱。又曰：禁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惡寒者，雖當炎月，若遇風霜，重綿在身，自覺凜凜。戰慄，禁慄，動搖之貌。如喪神守，惡寒之甚。《原病式》

曰：病熱甚而反覺自冷，此爲病熱，實非寒也。或曰：往往見有得熱藥而少愈者，何也？予曰：病熱之人，其氣炎上，鬱爲痰飲，抑遏清道，陰氣不升，病熱尤甚。積痰得熱，亦爲暫退，熱勢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熱如此，誰敢以寒涼與之，非殺之而何？予曰：古人遇戰慄之證，有以大承氣下燥糞而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證，但有虛實之分耳。經曰：陰虛則發熱。夫陽在外，爲陰之衛；陰在內，爲陽之守。精神外馳，嗜慾無節，陰氣耗散，陽無所附，遂致浮散於肌表之間而惡熱也。實非有熱，當作陰虛治之，而用補養之法可也。

又司丞叔平生，腳自踝以下常覺熱，冬不可加綿於上，常自言曰：我稟質壯，不怕冷。予曰：此足三陰之虛，宜早斷慾事，以補養陰血，庶乎可免。笑而不答，年方五十患痿，半年而死。

觀此二人治法，蓋可知矣。或曰：傷寒病惡寒、惡熱者，亦是虛耶？予曰：若病傷寒者，自外入內，先賢論之詳矣。

《證治要訣・諸嗽門・停痰伏飲》 凡爲喘、爲咳、爲嘔、爲泄、爲眩、爲暈、心嘈、怔忡、驚悸，爲寒熱、痛腫，爲痞膈，爲壅閉，或胸脇間轆轆有聲，或背心一片常如冰冷，皆痰飲所致。

《推求師意・內傷》 東垣謂百病之源，皆由喜怒、飲食、勞役所傷脾胃而然。其元氣、穀氣、營氣、清氣、衛氣、生發諸陽之氣，此六者皆胃氣之別稱也。脾胃既傷，則中氣不足，中氣不足，則不能滋養元氣，不能滋養元氣，則藏府之眞氣皆不足。惟陰火獨旺，上乘陽分，無形質，元氣受病矣。繫在上焦心肺之氣絕於外，心主榮，肺主衛，故榮衛失守，諸病生焉。此論發熱盡由於內傷也，及河間所言則又不止此也。曰：天眞者，造化之元氣也，在身亦得。執天機而行六氣，分地紀而運五行，巡歷周身，生化萬物。若調攝適宜，邪不能傷，或憂愁思慮，饑飽勞逸，大驚卒恐，眞氣耗亂，血氣分離，其五行六氣遂有從陽伏陰興衰之變，則百病作矣。於是著《原病式》以明其道，取《至眞大要論》之病機以爲提綱，用五運主病者，以言五藏所屬木、火、土、金、水之變，用六氣爲病者，以言三陰三陽所屬風、寒、濕、熱、燥、火之氣變。在五行，則以金水易衰，火木易盛，在六氣，則以濕熱相火二氣爲病獨多。至於五行過極，亢則害，承乃制，反兼鬼賊之化，此皆得爲內傷發熱之病，豈止由於脾胃所始乎？先生不以一家之學自至，益求其未至。乃謂天之陽，大於地之陰，地之陰，常不敵夫天之陽。人稟天之陽爲氣，地之陰爲血，所以氣常有餘，血常不足，此年四十而陰氣已衰半矣。故人不可恣慾以自戕，必保養天和，庶幾陰無虧缺，可與陽齊，以終天年。夫天和者，天眞元氣也。負陰抱陽，元精立其體，元神致其用。苟不搖其精，則體全而用不竭，不勞其神，則用專而體不虧。然精之秘，非惟奉養天眞而已，精秘則陰實。經曰：陰成形。陰實則形全，陰虛則形敝，敝則出入廢，升降息，孤陽之氣安得不亢而飛越乎？先生嘗曰：人因喜怒、勞役、色慾之火，煎熬腎水，枯竭精血，而病者十常六七。夫五藏皆屬陰而藏精者也，腎又五藏陰氣之主，故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故諸陰精血之病皆本於腎，其輸納之際必詳察焉。大抵效仲景八味丸，以五味各入五藏益其精，其中桂、附之辛，開腠理，致津液，通氣道，輸而與之。補腎之法，固不越規矩，然地道之陰虛，則天道之陽不降，或陽亂於下而少陰之氣不得收藏者，或精絕辟積而不輸者，或兩腎陰陽自有偏者，必皆揆度以治。然元氣者，在身有根有苗，在太虛非陰非陽，其根也。自天地開發，周流上下四方，隨其所至以化行者，仲景所謂五藏元眞是也。在肝則溫化，其氣升；在心則熱化，其氣浮；在脾則衝和之化，其氣備；在肺則涼化，其氣降；在腎則寒化，其氣藏。猶天以一元之氣行於四時也。此苗也，各從其本藏之元眞而論治。元氣所化者不足，則從其所化補之；元眞所化者太過，則反其所化寫之。然則論元氣獨在脾胃者，此重水穀以資天眞也。先生兼之受精以全形者，則又重兩腎爲元精，立壽命本始之地也。錢神陽於腎有補無寫，正此意耳。二者皆從根本而治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火證》 論虛火

凡虛火證，即假熱證也。余於首卷寒熱眞假篇，已言之詳矣，然猶有未盡者，如虛火之病源有二，虛火之外證有四，何也？蓋一曰陰虛者能發熱，此以眞陰虧損，水不制火也；二曰陽虛者亦能發熱，此以元陽敗竭，火不歸源也，此病源之二也。至若外證之四，則一曰陽戴於上，而見於頭面咽喉之間者，此其上雖熱而下則寒，所謂無根之火也；二曰陽浮於外，而發於皮膚肌肉之間者，此其外雖熱而內則寒，所謂格陽之火也；三曰陽陷於下，而見於便溺二陰之間者，此其下雖熱而中則寒，所謂失位之火也；四曰陽亢乘陰，而見於精血髓液之間者，此其金水敗而鉛汞乾，所謂陰虛之火也，此外證之四也。然證雖有四，而本惟二，或在陰虛，或在陽虛，而盡之矣。第陰虛之

火惟一，曰金水敗者是也。陽虛之火有三，曰上中下者是也。凡治此者，若以陰虛火盛，則治當壯水，壯水之法，只宜甘涼，不宜辛熱。若以陽虛發熱，則治宜益火，益火之法，只宜溫熱，大忌清涼。第溫熱之效速，每於一二劑間，便可奏功，甘涼之力緩，非多服不能見效也。然清涼之藥，終不宜多，多則必損脾胃，如不得已，則易以甘平，其庶幾耳。倘甘平未效，則惟有甘溫一法，斯堪實濟，尚可望其成功。否則，生氣之機，終非清涼所能致也。此義最微，不可不察。

一、氣本屬陽，陽氣不足，則寒從中生，寒從中生，則陽無所存而浮散於外，是即虛火假熱之謂也。而假寒之證，其義亦然。是以虛火實火，亦總由中氣之有虛實耳。凡氣實於內而爲寒者，有如嚴冬陽伏於下，而陰凝於上，故冰雪滿地而井泉溫煖也。氣虛於內而爲熱者，有如盛夏陰盛於中，而陽浮於外，故炎暑逼人而淵源清冷也。天地間理原如此，故不可見熱即云熱，見寒即云寒，而務察其寒熱之本。

一、火有虛實，故熱有假眞，而察之之法，總當以中氣爲之主，而外證無足憑也。故凡假熱之證，本中寒也；假寒之證，本內熱也。中寒者，原是陰證；內熱者，原是陽證。第以惑者不明，故妄以寒證爲假熱，熱證爲假寒，而不知內熱者當遠熱，內寒者當遠寒，內有可據，本皆眞病，又何假之有？

論五志之火

經曰：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是即所謂五志也。此五志之化由乎五臟，而五臟之化由乎五行，故在心爲喜，心主火也；在肝爲怒，肝主木也；在脾爲思，脾主土也；在肺爲憂，肺主金也；在腎爲恐，腎主水也，此五志各有分屬，本不可以混言者也。且人有此生，即有此志，使無此志，生亦何爲，是生之與志，本不能離，亦不可離。而人於食息之常，孰不以五志爲生，亦孰不以五志爲用，而未聞以五志之動皆爲火也。第或以用志失宜，則未免有傷臟氣，故在《內經》則但言五臟之傷，各有所屬，五氣之傷，各有所病，亦未聞以五志之傷皆云火也。而五火之說，乃始於劉河間，云五志所傷皆熱也。丹溪述河間而衍之曰：五志之動，各有火起。劉宗厚又述丹溪而衍之曰：大怒則火起於肝，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悲哀動中則火起於肺，心爲君主，自焚則死矣。自三子之說行，則似乎五行悉化而爲火，理豈然乎！

余嘗察五志所傷之人，但見其惟悴日增，未見其俱爲熱病也。即因志動火者，非曰必無，但傷氣者十之九，動火者十之一，又豈五志皆能動火乎！而矧以怒動肝氣者，最易傷脾，脾傷者，不可以言火也。醉飽能動胃火，胃強者固自無恙，脾弱而致病者，不可以言火也。房勞本動腎火，精去而陽亢者，可以火言，精去而氣亦去者，不可以言火也。外如五志之傷，則無非傷氣敗陽之證，尚可謂之火乎。無火治火，則無有不敗者矣。三卷中辨丹溪第二條下仍有一論，當互閱之。

《理虛元鑑・虛火伏火論》　諸火可補火，諸熱不可補火。又他藏有虛火可補火。肺藏有伏火不可補火。斯言實發前人未發之旨。何謂諸火可補火？火者，虛火也，謂動於氣而未着於形。其見於症，易升易降，倏有倏無。其發也，儘有燎原之勢，或面紅頰赤，或眩暈厥冒，種種不同，而皆可以溫潤補腎之劑，以收其浮越，而引歸於性根命蒂之中，補之可也。何謂諸熱不可補火？熱者，實熱也。謂其先動於氣，久而漸著於形，如燒熱之物相似。其見於症，有定時，有定處，無升降，無變遷。其夜間準熱日間不熱者，爲夜熱；其裏面恆熱而皮膚未熱者，爲內熱；其熱如在骨髓間蒸出而徹於皮膚者，爲骨蒸勞熱。此種種蒸熱，有清法，無溫理，補之不可也。何謂他藏有虛火可補火，肺藏有伏火不可補火？蓋肺與四藏有別，如肝腎龍雷之火可補而伏，脾胃寒格之火可補而越，心家虛動之火可補而定，惟肺之一藏屬金，金畏火剋，火喜鑠金，故清肅之藏最畏火。此言其藏質也。肺居膈上，其氣清，其位高，火若上衝則治節失令，而痰滯氣塞，喘嗽交加，故至高之部極畏火。此以部位言之也。然或偶然浮越之火，猶不犯此禁，獨至伏逆之火，出於陰虛陽亢，火乘金位，謂之賊邪。以其火在肺葉之下，故名伏；以其火只星星，便能使金令捍格，故名逆。凡若此者，症必膠痰固膈，吸短呼長，脈必細而數，細爲血虛，數爲火勝。此在少年爲勞嗽之根，四十以外，爲血虛痰火之兆。宜用清法，無用溫理，其斷不可補者也。

《醫門法律・虛勞門・虛勞論》　喻昌曰：虛勞之證，《金匱》敘於血痺之下，可見勞則必勞其精血也。營血傷，則內熱起，五心常熱，目中生花見火，耳內蛙聒蟬鳴，口舌糜爛，不知正味，鼻孔乾燥，呼吸不利，乃至飲食不爲肌膚，怠惰嗜卧，骨軟足酸。營行日遲，衛行日疾，營血爲衛氣所迫，不能內守而脫出於外，或吐或衄，或出二陰之竅，血出既多，火熱迸入，逼迫煎熬，漫

無休止，營血有立盡而已，不死何待耶？更有勞之之極，而血痹不行者，血不脫於外，而但畜於內。畜之日久，週身血走之隧道，悉痹不流，惟就乾涸，皮鮮滑澤，面無榮潤。於是氣之所過，血不爲動，徒蒸血爲熱，或曰晡，或子午，始必乾熱，俟蒸氣散，微汗而熱解，熱蒸不已，瘵病成焉，不死又何待耶？亦有始因脫血，後遂血痹者，血虛血少，艱於流布，發熱致痹，尤易易也。

《醫學真傳・發熱》 寒爲陰，熱爲陽。發熱，陽也，由陰氣不和於陽而發熱也。夫陰氣不和于陽，是爲陰虛。然陰在內，爲陽之守，陰虛則陽無所守，陽無所守則陽氣亦虛，是發熱有屬陰虛者，有屬陽虛者。陰虛發熱，宜養血滋陰；陽虛發熱，當養氣助陽。人身陰陽和則無熱，陰陽不和則發熱，揆其常理，但當和陰陽，調氣血也。然而熱之發也，有微暴不同。微熱者，熱而和緩，陰血內虛也。暴熱者，熱之燔灼，陽氣亢害也。陰血內虛而熱，當以滋養之藥治之。陽氣亢害而熱，宜以溫熱之藥治之。蓋微熱者，有根之熱也。熱暴者，無根之熱也。無根之熱，是爲脫熱。脫熱者，陽氣外脫而熱也。如是之熱，當求其屬以衰之，故曰甘溫除大熱也。凡病而發熱者十之九，是身雖發熱，必有本證。醫者當視其色，診其脈，察其表裏，揆其虛實，合本證而詳論之，得其要矣。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內傷總括》 內傷外感辨似

內傷脈大見氣口，外感脈大見人迎；頭疼時痛與常痛，惡寒溫解烈火仍。熱在肌肉從內泛，熱在皮膚捫內輕；自汗氣乏聲怯弱，雖汗氣壯語高聲，手心熱兮手背熱，鼻息氣短鼻促鳴，不食惡食內外辨，初渴後渴少多明。

內傷、外感脈皆大，內傷之脈氣口大於人迎，不似外感之脈人迎大於氣口也。內傷、外感皆頭痛，內傷之頭痛有時而痛，有時不痛，不似外感之頭痛，常常而痛不休也。內傷、外感皆惡寒，內傷之惡寒得就溫衣而即解，不似外感之惡寒，雖近烈火而仍惡也。內傷、外感皆發熱，內傷之發熱，熱在肌肉，以手捫之，熱從內泛，不似外感之發熱，熱在皮膚，以手捫之，熱自內輕也。內傷、外感皆自汗，內傷之自汗，氣短乏聲怯弱，不似外感之自汗，氣壯促語聲高也。內傷外感手皆熱，內傷之熱手心熱，不似外感之熱手背熱也。內傷、外感皆鼻不和，內傷之鼻息氣短而喘，不似外感之鼻息氣促而鳴也。內傷、外感皆不食，內傷之不食口中無味，不似外感之不食聞食則惡也。內傷、外感皆渴，內傷之渴初病即渴，其飲甚少，不似外感之渴，三日後始渴，其飲甚多也。

綜述

《素問・刺熱篇》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腎熱病者，先腰痛骭痠，若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骭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若脈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

《靈樞・衛氣失常》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麤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麤理者寒。

《靈樞・玉版》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

《靈樞・五禁》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痹不移，胭肉破，身熱，脈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靈樞・論疾診尺》 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澁，肉之堅脆，

而病形定矣。【略】

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廱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

《難經・十六難》 假令得心脈，其外證：面赤，口乾，喜笑，其內證：齊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惋。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金匱要略・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金匱要略・五藏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 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脈弦，此爲心藏傷所致也。

《金匱要略・痰飲欬嗽病脈證并治》 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

《金匱要略・雜療方》 退五藏虛熱，四時加減柴胡飲子。

《中藏經・論肝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肝中熱，則喘滿而多怒，目疼，腹脹滿，不嗜食，所作不定，睡中驚悸，眼赤，視不明，其脈左關陰實者是也。肝虛冷，則脇下堅痛，目盲臂痛，發寒熱如瘧狀，不欲食，婦人則月水不來，而氣急，其脈左關上沈而弱者是也。

《脈經・平三關陰陽二十四氣脈》 左手關前寸口陰絕者，無心脈也，若心下毒痛，掌中熱，時時善嘔，口中傷爛。左手關後尺中陰絕者，無腎脈也。若足下熱，兩髀裏急，精氣竭少，勞倦所致。

《千金要方・心臟・心虛實》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實者，手少陰經也。病苦閉大便不利，腹滿，四肢重，身熱，名曰心實熱也。

《千金要方・脾臟・脾虛實》 右手關上脈陰實者，足太陰經也。病苦足寒脛熱，腹脹滿，煩擾不得卧，名曰脾實熱也。

《千金要方・胃腑・痼冷積熱》 論曰：凡人患大熱，皆須候脈。若大大熱者，不得一準方用藥，皆準病用藥。大熱不可那者，當兩倍三倍，大大熱者，乃至十倍用之，乃可制之爾。有人苦熱不已，皆由服石所致，種種服餌不能制止，惟朴消煎可以定之。武德中有貴高人師市奴，謂之金石淩非也，此方直用二消、寒水石、石膏可也。即不勞金，有金者，貴高人所加也。

五石湯，主胃間熱，熱病後不除，煩悶，口中乾渴。

竹葉湯，主五心熱，手足煩疼，口乾脣燥，胸中熱。

半夏湯，主胸中客熱，心下煩滿，氣上，大小便難。

胸中大熱者，沈冷服之。大小便澀加大黃三兩。一方用梔子人二兩，爲十一味。

承氣湯，主氣結胸中，熱在胃管，飲食嘔逆渴。

治熱氣，手足心煩熱如火方：

竹葉二升　枳實三兩　青葙子　白前各一兩　吳茱萸　黃芩各二分　栝樓根　麥門冬各二兩　生薑六兩　前胡　半夏各五兩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分三服。

治骨蒸熱，羸瘦煩悶，短氣喘息，鼻張，日西即發：

龍膽　黃連　栝樓根各四分　芒消二分　梔子十枚　苦參　大黃　黃芩　芍藥　青葙子各二兩

右十味，末之，密丸，飲服如梧子二丸，日二，以知爲度。一方無苦參以下，止五味。

《千金要方・解毒并雜治・解五石毒》 論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惡瘡、疥癬、溫疫、瘧疾，年年常患，寢食不安，與居常惡。非止己事不康，生子難育，所以石在身中，萬事休泰，要不可服五石也。人年三十以上可服石藥。若素肥充亦勿妄服，四十以上必須服之。五十以上三年可服一劑，六十以上二年可服一劑，七十以上一年可服一劑。

又曰：人年五十以上精華消歇，服石猶得其力，六十以上轉惡，服石難得力，所以常須服石，令人手足溫暖，骨髓充實，能消生冷，舉措輕便，復耐寒暑，不著諸病，是以大須服。凡石皆熟煉用之。凡石之發，當必惡寒頭痛，心悶，發作有時，狀如溫瘧，但有此兆，無過取冷水淋之，得寒乃止。一切冷食惟酒須溫。其諸解法備如後說。

又曰：凡服石人，甚不得雜食口味，雖百品具陳，終不用重食其肉，諸雜既重，必有相賊，聚積不消，遂動諸石，如法持心，將攝得所。石藥爲益，善不可加。余年三十八九，嘗服五六兩乳，自是以來深深體悉，至於將息節度，

頗識其性，養生之士宜留意詳焉。然其乳石必須土地清白光潤，羅紋鳥翮一切皆成，乃可入服，其非土地者，愼勿服之，多皆殺人，甚於鴆毒。紫石、白石極須外內映徹，光淨皎然，非此亦不可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方，舊說此藥方，上古名賢無此，漢末有何侯者行用，自皇甫士安以降，有進餌者，無不發背解體，而取顛覆。余自有識性以來，親見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寧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愼也。有識者遇此方即須焚之，勿久留也。今但錄主對以防先服者，其方以從煙滅，不復須存，爲含生害也。

紫石英對人參，其治主心肝，通主腰腳。人參動紫石英，心急而痛，或驚悸不得眠卧，恍惚忘誤，失性發狂，昏昏欲眠，或憒憒喜嗔，或差或劇，乍寒乍熱，或耳聾目閣，又防風雖不對紫石英，紫石英猶動防風，頭項強，始覺服此人參湯方。

右五味合服如上法。溫牀暖覆，牀下著火，口中嚼物，使徧身汗，一日便解。若心有餘熱氣，更服人參湯方。

赤石脂對桔梗，其治主心，通至胸背。桔梗動石脂，心痛寒噤，手腳逆冷，心中煩悶。赤石脂動桔梗，頭痛目赤，身體壯熱，始覺發，宜溫清酒飲之，隨能否，須酒勢行則解。亦可服大麥粥方。大麥熬令汗出燥止，勿令大焦，舂去皮，細擣絹篩，以冷水和服之。

桔梗對赤石脂，又對茯苓，又對牡蠣。桔梗發，則頭痛目赤，身體壯熱。解與赤石脂同。茯苓發，則壯熱煩悶，宜服大黃、黃芩湯方。

牡蠣發，則四肢壯熱，心腹煩悶，極渴。解與赤石脂同。乾薑無所偏對。海蛤對桔樓，海蛤先發，則手足煩熱，桔樓先發，則噤寒清涕出宜服桔樓根湯方。

桔樓根　甘草各二兩　大黃一兩　梔子仁十四枚

右四味含服，如解金童乳法。

石流黃發，通身熱，兼腰膝痛。

白石英發，先腹脹，後發熱。

紫石英發，乍寒乍熱。

赤石脂發，心噤身熱，頭目赤。

礬石發，遍身發熱，兼口噤。

牡蠣發，頭痛而煩滿熱。

海蛤發，心中發熱。

茯苓發，直頭痛。

桔梗發，頭面熱。

石流黃、礬石、桔梗、牡蠣、茯苓，此五物發，宜浴，白石英亦可小浴，其餘皆不宜浴。礬石發，宜用生熟湯，茯苓發發多攻頭，即以冷水洗身漬之。

浴法，初熱先用暖水，後用冷水，浴時愼不可洗頭垂沐，可以二三升灌之。凡藥宜浴便得解即佳，不差可餘治之。

赤石脂、紫石英發，宜飲酒，得酒即解。凡藥發或有宜冷，或有宜飲酒，不可一概也。

《千金要方・腎臟・腎虛實》 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實者，足少陰經也。病苦舌燥咽腫，心煩噎乾，胸脇時痛，喘欬汗出，小腹脹滿，腰痛強急，體重骨熱，小便赤黃，好怒好忘，足下熱疼，四肢黑，耳聾。名曰腎實熱也。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實者，足少陰經也。病苦痹，身熱，心痛，脊脇相引痛，足逆熱類，名曰腎實熱也。

《千金要方・膀胱腑・三焦虛實》 治上焦飲食下胃，胃氣未定，汗出，面背身中皆熱，名曰漏氣。通脈瀉熱澤瀉湯。

《聖惠方・治熱勞諸方》 治熱勞久不差，寒熱羸瘦，宜服此方。

青蒿一握　甘草二寸　童子小便三大盞　東南枝桃心一握　杏仁三七枚，去皮尖，搥碎　檳榔二枚，爲末

右件藥，以童子小便納瓶子中，初夜浸至五更，用慢火，煎至一大盞半，去滓，空心分溫三服。當瀉出惡物，自止後，吃薤粥補之。

《聖惠方・治留飲宿食諸方》 治留飲宿食，寒熱，煩滿，宜服木通圓方。

《聖濟總録・虛勞門・虛勞潮熱》 論曰：虛勞潮熱者，潮作有時也。此由陰陽不和，氣有偏勝，其候頭面燔赤，體熱潮躁，卧寐不安者是也。治虛勞潮熱，咳嗽，心腹妨悶，肢體疼痛，飲食減少，人參湯。

治虛勞肌熱，煩躁少力，痰嗽頰赤，潮熱，夜多盜汗，飲食無味，日漸羸瘦，五心煩熱，骨節痠疼，柳枝湯。

《全生指迷方・熱證》 論曰：陰不足則陽偏，陽偏則發熱。若熱從背起，自手足漸漸周身，口舌乾燥，欲飲食而不能。此由陰氣虧少，少水不能制盛火。諸陽起於四末，循行於背，陰不能斂陽，陽氣獨行，所以發熱。或晝發

而夜寧，或夜發而至旦卽消，其脈虛疾而小，芍藥黃耆湯主之。

若熱從腹起，上循胸腕，繞頸額，初微而漸至大熱，發無時，遇饑則劇，中脘不利，善食而瘦，其色蒼黃，肌肉不澤，口唇乾燥。由脾氣素弱，曾因他病，誤服熱藥，入於脾，脾熱則消穀引飲，善消肌肉，其脈濡弱而疾，參橘丸主之。若嗽者，用加減法，及灸脾腧百壯。

若熱從腹中，或從背起，漸漸蒸熱，日間劇，夜漸退，或寐而汗出，小便或赤或白而濁，甚則頻數尿精，夜夢鬼交，日漸羸瘦。由思慮太過，心氣耗弱，陽氣流散，精神不藏，陰無所使，治屬虛勞，大建中湯主之。

若自腰以上發熱，熱及則汗出，出已而涼，移時如故，復加昏暈，腹中膨脖，其氣上攻，時時欬嗽，嗽引脇下牽痛，睡則驚悸，其脈弦急疾。由外寒客搏，內冷相合，寒則氣收，而水液聚內化成飲。醫以熱藥攻寒，寒閉於內，熱增於上，陽氣不下行，故散越於上，發而爲熱，散而爲汗。汗多亡陽，心氣內虛，故令驚惕。治屬飲家，以旋覆花丸主之。

若熱起骨間煩疼，手足時冷，早起體涼，日晚卽熱，背膂牽急，或骨節起凸，足脛酸弱。由陰不足，而陽陷陰中，熱留骨髓，髓得熱則稀，髓稀則骨中空虛，陰虛水少脂枯，故蒸起，其脈沉細而疾。治屬骨蒸，補髓丸主之。

若自胸以上至頭發熱，口鼻氣色時如烟薰，目澀咽燥，唾如凝脂，時欬，毛竦，大便不利，小便赤。由肺不調，邪熱薰上焦，其脈疾大，先服桔梗湯，熱不退者，五味子湯主之。

若但熱不歇，日晡尤甚，口中勃勃氣出，耳無所聞，晝多昏睡，睡卽浪言，喜冷，小便赤澀，大便不通。由三陽氣盛，蘊於經絡，內屬府藏，或因他病而致疾，其脈短疾而數，柴胡芒硝湯主之。

若身大熱，背微惡寒，心中煩悶，時時欲嘔，渴不能飲，頭昏重痛，惡見日光，遇涼稍清，起居如故。由飲食失時，胃中無穀氣，熱蓄於胃中，中脘熱，則三陽不下降，而上聚於腦。又胃主陽明經，爲惡熱，其脈虛大而數，久則細小，謂之中暑。初卽服好茶一杯立愈，不卽治之，留而在胃，別致他病，生薑竹茹湯主之。

若間日發熱，發必數欠，頭痛拘倦。由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其氣內藏於心，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其脈弦大而數，謂之癉瘧，柴胡桔樓湯主之。

若四肢發熱，逢風如炙如火。由陰不勝陽，陽盛則熱，起於四肢，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於外，以菟絲子丸主之。

《扁鵲心書・傷脾發潮熱》 此因飲食失節，損及脾胃，致元氣虛脫，令頭昏腳弱，四肢倦怠，心下痞悶，午後發熱，乃元氣下入陰分也，服全眞丹、藿澄茄散，三月而愈。若服滋陰降火涼藥，其病轉甚。若俗醫用下藥，致病危篤，六脈沉細，灸中脘五十壯，關元一百壯，可保，遲則脾氣衰脫而死。

《扁鵲心書・午後潮熱》 若飲食減少，四肢倦怠，午後熱者，胃氣虛也。若起居如常，但發煩熱，乃胃實心氣盛也。

《扁鵲心書・神方》 全眞丹

此丹補脾腎虛損，和胃，健下元，進飲食，行濕氣。治心腹刺痛，胸滿氣逆，脇下痛，心腹脹痛，小便頻數，四肢厥冷，時發潮熱，吐逆泄瀉，暑月食冷物不消，氣逆痞悶，男女小兒面目浮腫，小便赤澀，淋瀝，一切虛寒之證。

藿澄茄散

治脾胃虛滿，寒氣上攻於心，心腹刺痛，兩脇作脹，頭昏，四肢困倦，吐逆發熱，泄瀉飽悶等證。

《三因方・內所因治說・心小腸經虛實寒熱證治》 清脈湯，治小腸實熱，身熱，手足心熱，汗不出，心中煩滿，結塞不通，口瘡，身重。

《三因方・內所因治說・脾胃經虛實寒熱證治》 清脾湯，治脾實熱病苦，足寒脛熱，腹脹滿，煩擾不得卧，舌本強體重面黃，頭痛，右脇滿痛，偏脹，口唇乾裂，寒熱如瘧。

《三因方・內所因治說・腎膀胱經虛實寒熱證治》 清源湯，治腎實熱，小腹脹滿，四肢正黑，耳聾，骨熱，小便赤黃，腰脊離解及伏水等。

《保命集・熱論》 地黃丸，治久新憔悴，寢汗發熱，五臟齊損，瘦虛弱煩，腸澼下血，骨蒸，痿弱無力，不能運動。

《醫學啓源・去腑臟之火》 黃連瀉心火；黃芩瀉肺火；白芍藥瀉脾火；知母瀉腎火；木通瀉小腸火；黃芩瀉大腸火；石膏瀉胃火；柴胡瀉三焦火，黃芩佐之；柴胡瀉肝火，須用黃連佐之，膽經亦然；黃栢瀉膀胱火，又曰龍火，膀胱水之府也，火故也。

《儒門事親・熱形・遇寒手熱》 常仲明之妻，每遇冬寒，兩手熱痛，戴人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當夏時散越而不痛，及乎秋冬收斂則痛，以三

花神祐丸大下之，熱遂去。

《內外傷辨惑論・辨脈》 古人以脈上辨內外傷於人迎、氣口。人迎脈大於氣口爲外傷，氣口脈大於人迎爲內傷，此辨固是，但其說有所未盡耳。外感風寒，皆有餘之證，是從前客邪來也，其病必見於左手，左手主表，乃行陽二十五度。內傷飲食及飲食不節，勞役不節，皆不足之病也，必見於右手，右手主裏，乃行陰二十五度。故外感寒邪，則獨左寸人迎脈浮緊，按之洪大。緊者，急甚於弦，是足太陽寒水之脈，按之洪大而有力，中見手少陰心火之脈，丁與壬合，內顯洪大，乃傷寒脈也。若外感風邪，則人迎脈緩，而大於氣口一倍，或兩倍、三倍。內傷飲食，則右寸氣口脈大於人迎一倍，傷之重者，過在少陰則兩倍，太陰則三倍，此內傷飲食之脈。若飲食不節，勞役過甚，則心脈變見於氣口，是心火刑肺，其肝木挾心火之勢亦來薄肺，經云：侮所不勝，寡於畏者是也。故氣口脈急大而澀數，時一代而澀也。澀者，肺之本脈；代者，元氣不相接，脾胃不及之脈；洪大而數者，心脈刑肺也；急者，肝木挾心火而反尅肺金也。若不甚勞役，惟右關脾脈大而數，謂獨大於五脈，數中顯緩，時一代也。如飲食不節，寒溫失所，則先右關胃脈損弱，甚則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脈之大數微緩，時一代也。宿食不消，則獨右關脈沈而滑。經云：脈滑者，有宿食也。以此辨之，豈不明白易見乎？但恐山野間卒無醫者，何以診候？故復說病證以辨之！

《內外傷辨惑論・辨寒熱》 外傷寒邪之證，與飲食失節，勞役形質之病，及內傷飲食，俱有寒熱。舉世盡將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不足之病，作外傷寒邪，表實有餘之證，反瀉其表，枉死者豈勝言哉！皆由不別其寒熱耳，今細爲分解之。

外傷寒邪，發熱惡寒，寒熱幷作。其熱也，翕翕發熱，又爲之拂拂發熱，發於皮毛之上，如羽毛之拂，明其熱在表也，是寒邪犯高之高者也。皮膚毛腠者，陽之分也，是衛之元氣所滋養之分也。以寒邪乘之，鬱遏陽分，陽不得伸，故發熱也。其面赤，鼻氣壅塞不通，心中煩悶，稍似袒裸，露其皮膚，已不能禁其寒矣，其表上虛熱，止此而已。其惡寒也，雖重衣下幕，逼近烈火，終不能禦其寒。一時一日，增加愈甚，必待傳入裏，作下證乃罷。其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其內傷飲食不節，或勞役所傷，亦有頭痛、項強、腰痛，與太陽表證微有相似，餘皆不同，論中辨之矣。內傷不足之病，表上無陽，不能禁風寒也，此則常常有之。其躁熱發於腎間者，閒而有之，與外中寒邪，略不相似。其惡風寒也，蓋脾胃不足，榮氣下流而乘腎肝，此痿厥氣逆之漸也。若胃氣平常，飲食入胃，其榮氣上行，以舒於心肺，以滋養上焦之皮膚、腠理之元氣也，既下流，其心肺無所稟受，皮膚間無陽，失其榮衛之外護，故陽分皮毛之間虛弱，但見風見寒，或居陰寒處，無日陽處，便惡之也，此常有之，無間斷者也。但避風寒及溫煖處，或添衣蓋，溫養其皮膚，所惡風寒便不見矣。是熱也，非表傷寒邪，皮毛間發熱也，乃腎間受脾胃下流之濕氣，閉塞其下，致陰火上衝，作蒸蒸而躁熱，上徹頭頂，傍徹皮毛，渾身躁熱作，須待袒衣露居，近寒涼處即已，或熱極而汗出而亦解。彼外傷惡寒發熱，豈有汗出者乎？若得汗，則病愈矣。以此辨之，豈不如黑白之易見乎？

當內虛而傷之者，躁熱也，或因口吸風寒之氣，鬱其陰火，使咽膈不通，其吸入之氣欲入，爲膈上衝脈之火所拒，使陰氣不得入，其胸中之氣，爲外風寒所遏而不得伸，令人口開目瞪，極則聲發於外，氣不能上下，塞於咽中而氣欲絕。又或因噦、因嘔、因吐而躁熱發。必有所因，方有此證，其表虛惡風寒之證復見矣。表虛之弱，爲陰火所乘，躁發須臾而過，其表虛無陽，不任風寒，復見矣。是表虛無陽常常有之，其躁熱則間而有之，此二者不齊，躁作寒已，寒作躁已，非如外傷之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

百病俱有身熱，又謂之肌熱，又謂之皮膚間熱，以手捫之方知者是也，乃肌體有形之熱也，亦須皆待陰陽既和，汗出則愈矣。愼不可於上此辨之，以其虛實，內外病皆有之，故難辨耳；只依此說，病人自覺發熱惡寒之熱及躁作之熱上辨之，爲準則矣。

《內外傷辨惑論・辨手心手背》 內傷及勞役、飲食不節病，手心熱，手背不熱。外傷風寒，則手背熱，手心不熱。此辨至甚皎然。

《內外傷辨惑論・辨頭痛》 內證頭痛，有時而作，有時而止。外證頭痛，常常有之。直須傳入裏實方罷。此又內外證之不同者也。

《內外傷辨惑論・辨證與中熱頗相似》 復有一節，乘天氣大熱之時，在於路途中勞役得之，或在田野間勞形得之，更或有身體薄弱，食少勞役過甚，又有修善常齋之人，胃氣久虛，而因勞役得之者，皆與陽明中熱白虎湯證相似，必肌體捫摸之壯熱，必躁熱悶亂，大惡熱渴而飲水，以勞役過甚之故。亦身疼痛，始受病之時，特與中熱外得有餘之證相似，若誤與白虎湯，旬日必

死。此證脾胃大虛，元氣不足，口鼻中氣皆短促而上喘，至日轉以後，是陽明得時之際，病必少減。若是外中熱之病，必到日晡之際，大作讝語，其熱增加，大渴飲水，煩悶不止。其勞役不足者，皆無此證，尤易爲分解。若有難決疑似之證，必當待一二日求醫治療，必不至錯誤矣。

《內外傷辨惑論・飲食勞倦論》 古之至人，窮於陰陽之化，究乎生死之際，所著《內經》悉言人以胃氣爲本。蓋人受水穀之氣以生，所謂清氣，榮氣，衛氣，春升之氣，皆胃氣之別稱也。夫胃爲水穀之海，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也。

苟飲食失節，寒溫不適，則脾胃乃傷，喜怒憂恐，勞役過度，而損耗元氣。既脾胃虛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其系擊於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能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於腎肝，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胃之證，始得之，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蓋陰火上衝，則氣高而喘，身煩熱，爲頭痛，爲渴，而脈洪大，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生長之令不行，則無陽以護其榮衛，不任風寒，乃生寒熱，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

然而與外感風寒所得之證頗同而理異。內傷脾胃，乃傷其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傷外爲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內爲不足，不足者補之。汗之、下之、吐之、尅之，皆瀉也；溫之、和之、調之、養之，皆補也。內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病，而反瀉之，則虛其虛也。《難經》云：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然則奈何？曰：惟當以甘溫之劑，補其中，升其陽，甘寒以瀉其火則愈。《內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蓋溫能除大熱，大忌苦寒之藥瀉胃土耳，今立補中益氣湯。

《內外傷辨惑論・暑傷胃氣論》 升陽散火湯

治男子婦人四肢發困熱，肌熱，筋骨間熱，表熱如火燎於肌膚，捫之烙手。夫四肢屬脾，脾者土也，熱伏地中，此病多因血虛而得之也。又有胃虛過食冷物，鬱遏陽氣於脾土之中，并宜服之。

當歸補血湯

治肌熱，燥熱，困渴引飲，目赤面紅，晝夜不息，其脈洪大而虛，重按全無。《內經》曰：脈虛，血虛。又云：血虛發熱，證象白虎，惟脈不長，實有辨耳。誤服白虎湯必死。此病得之於饑困勞役。

《和劑局方・補虛損・吳直閣增諸家名方》 黃耆鱉甲散　治虛勞客熱，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煩熱，口燥咽乾，頰赤心忪，日晚潮熱，夜有盜汗，胸脇不利，減食多渴，咳唾稠粘，時有膿血。

秦艽鱉甲散　治男子、婦人氣血勞傷，四肢倦怠，肌體瘦弱，骨節煩疼，頭昏頰赤，肢體枯槁，面色痿黃，唇焦口乾，五心煩熱，痰涎欬嗽，腰背引痛，乍起乍卧，夢寐不寧，神情恍惚，時有盜汗，口苦無味，不美飲食，及治山嵐瘴氣，寒熱往來。

《蘭室秘藏・雜病門》 柴胡升麻湯

治男子婦人四肢發熱，肌熱，筋骨熱，表熱如火燎，以手捫之烙人手。夫四肢者，屬脾土也，熱伏地中，此病多因血虛而得之。又有胃虛過食冷物，鬱遏陽氣於脾土之中，此藥主之。

火鬱湯

治五心煩熱，是火鬱於地中。四肢者，脾土也，心火下陷於脾土之中，鬱而不得伸，故經云：火鬱則發之。

《濟生方・痰飲》 論曰：飲凡有六：即懸飲、溢飲、支飲、痰飲、留飲、伏飲，巢氏載之詳矣。龐安常云：人身無倒上之痰，天下無逆流之水，誠哉斯言。以此思之，人之氣道貴乎順，順則津液流通。決無痰飲之患。調攝失宜，氣道閉塞，水飲停胸膈，結而成痰，其爲病也。證狀非一，爲喘、爲欬、爲嘔、爲泄、爲眩暈、心嘈、怔忡、爲惕慒、寒熱疼痛。

《直指方・證治提綱》 退熱

退熱用涼藥不可十分盡，或餘熱些少未去，不足關心，自然無事，否則熱去則寒起，古人戒之。一方多用川芎、茯苓、甘草，少用白朮。麤末，水煎，病後和胃，收斂浮陽，屢試得效。

柴胡退熱不及黃芩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世俗治熱，例用柴胡，最爲穩當。至若黃芩一輩，則指爲大寒，不敢用之，不思藥病不相當，鮮克有濟，繼今退熱而熱不去者，須用黃芩。

退熱有法

凡壯熱煩燥，用柴胡、黃芩、大黃解利之。其熱乍輕而不退，蓋用黃芩、

川芎、甘草、烏梅作劑，或用黃連、生地黃、赤茯苓同煎，臨熟入燈心壹捻主之，其效亦速。蓋川芎、生地黃皆能調血，心血一調，其熱自退。

滯血發熱　其人脈澀，必有漱水之證，必有嘔惡痰涎之證，必有兩腳厥冷之證，亦必有小腹結急之證，或唾紅，或鼻衄，此皆滯血作熱之明驗也。用藥不止於柴胡、黃芩，當以川芎、白芍、桃仁、五靈脂、甘草佐之，大便秘結者，於中更加大黃、濃蜜，使滯血一通，黑物流利，則熱不復作。

佐助小柴胡湯　傷寒留蓄惡血，內外俱熱，昏潰讝語，亦有耳聾虛鳴之證，與少陽經受病相似，如服小柴胡湯不效，當以黃連壹分，赤茯苓半分，剉細，入燈心煎，與之。男女通用。凡大小產，熱入血室，小柴胡湯力所不及者，於內加五靈脂，仍以黃連赤茯苓湯佐之，蓋心生血，黃連、茯苓皆清心涼血之劑，所以收功。若夫疏利血毒，則《活人書》桃仁承氣湯有餘勇矣。

《直指方・積熱附風熱火證》　積熱方論

酒痞煎熇，雄、附峻補，皆能生熱，謂之積者，何哉？朝斯夕斯其所由來尚矣。夫人偏陰不可以無陽，偏陽不可以無陰，惟在冷煖得中而已。矯枉過正，識者憂焉。然則欲去積熱將何如？曰三黃湯圓第一藥耳，雖然凡熱皆出於心，熱甚則能傷血，熱出於心，洗心散所不可闕。熱能傷血，四順清涼飲又不可無。此自本自根之論也。若夫酒後之痞飯後之酒，最易積熱。又當防於未然。

積熱證治

甘露飲，治諸瘡發熱。

經驗地仙散，治骨蒸肌熱，一切虛煩。

五蒸湯，治骨蒸勞熱，自汗。【略】

樂令建中湯，治臟腑虛損，身體消瘦，潮熱，自汗，將成勞瘵。此藥大能退虛熱，生血氣。

柴胡飲子，解一切肌骨蒸熱畜積，熱作往來，及傷寒發熱，汗不解，或骨蒸肺痿，喘嗽，婦人餘疾，產後經病，皆治。

《直指方・積熱・附火證》　火證方論

夫人在氣交之中，多動少靜，欲不妄動，其可得乎？故凡動者，皆屬火化。火一妄行，元氣受傷，勢不兩立，偏勝則病，移害他經，事非細故，動之極也，病則死矣。經所謂一水不勝二火之火，出於天造，君相之外，又有厥陽臟腑之火根於五志之內，六欲七情激之，其火隨起。蓋大怒則火起於肝，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悲哀動中則火起於肺，心爲君王，自焚則死矣。丹溪又啓火出五臟，主病曰諸風掉眩，屬肝火動之類。經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火，出自人爲。又考《內經》病機一十九條，內舉屬火者五，諸熱瞀瘈，皆屬於火之類。而河間又廣其說，火之致病者甚多，深契《內經》之旨。曰諸病喘嘔吐酸暴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腹脹大，鼓之有聲如鼓，癰疽瘍疹，瘤氣結核，吐下霍亂，瞀鬱腫脹，鼻塞鼽衄，血衄溢血泄，淋閉，身熱惡寒，戰慄驚惑，悲笑譫妄，衄衊血污，此皆少陰君火之熱，乃眞心小腸之氣所爲也。若瞀瘈暴瘖，胃昧操擾，狂越罵詈，驚駭肘腫，疼酸，氣逆衝上，禁慄如喪神守，嗌嘔瘡瘍，喉痹耳鳴，及聾嘔涌溢，食不下，目抹不明，暴注，瞤瘈，暴病暴死，此皆少陽相火之熱，乃心包絡三焦之氣所爲也。是皆火之變見爲諸病也。爲脈虛則浮大，實則洪數，藥之所主，各因其屬。君火者，心火也，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惟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不可以水濕折之，從其性而伏之，惟黃栢之屬可以降之。噫！瀉火之法，豈止如此，虛實多端，不可不察。以臟氣司之，黃連瀉心火，黃芩瀉肺火，芍藥瀉脾火，大柴胡瀉肝火，知母瀉腎火，此皆苦寒之味，能瀉有餘之火耳。若飲食勞倦，內傷元氣，火不兩立，爲陽虛之病，以甘溫之劑除之，如黃芪、人參、甘草之屬；若陰微陽強，相火熾盛，以乘陰位，日漸煎熬，爲血虛之病，以甘寒之劑降之，如當歸、地黃之屬；若心火亢極，鬱熱內實，爲陽強之病，以鹹冷之劑折之，如大黃、朴硝之屬；若腎水受傷，眞陰失守，無根之火爲陰虛之病，以壯水之劑制之，如生地黃、玄參之屬；若右腎命門火衰爲陽脫之病，以溫熱之劑濟之，如附子、乾薑之屬；若胃虛過食冷物，抑遏陽氣於脾土，爲火鬱之病，以升散之劑發之，如升麻、葛根之屬。不明諸此之類，而求火之爲病施治，何所依據？故於諸經集略其說，備處方之用，庶免實實虛虛之禍也。

【略】

東垣瀉陰火升陽湯，治肌熱，煩熱，面赤，食少，喘咳痰盛，脈右關緩弱，或弦，或浮數。

滋陰降火湯，養血降火之聖藥也。

《東垣試效方・煩熱發熱門・煩熱發熱論》　《黃帝鍼經・五亂篇》云：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云云。氣在於心者，取手少陰心主之。咳

嗽煩冤者，是腎氣之逆也，煩冤者，取足少陰。又云：煩冤者，取足太陰。仲景分之爲二：煩也，躁也。蓋火入於肺爲煩，入於腎爲躁。燥煩俱在於上，腎子通於肺母。大抵煩躁者，皆心火爲之。心者，君火也，火旺則金鑠水虧，惟火獨存，故肺腎合而爲煩躁焉。又脾經絡於心中，心經起於脾中，二經相接，由熱生煩。夫煩者，擾擾心亂，兀兀欲吐，怔忡不安；躁者，無時而熱，冷汗自出，少時則止，經言陰躁者是也。仲景以梔子色赤而味苦，入心而治煩；以鹽豉色黑而味鹹，入腎而治躁，名梔子鹽豉湯，乃神品之藥也。若有宿食而煩者，梔子大黃湯主之。又有虛熱，實熱，火鬱而熱者，始不能食而熱，自汗氣短者，虛也，以甘寒之劑，瀉熱補氣。經言治熱以寒，溫而行之也。如能食而熱，口舌乾燥，大便難者，以辛苦大寒之劑下之，瀉熱補水。經云陽盛虛陰，下之則愈。如陰覆其陽，火熱不得伸，宜汗之。經云體若燔炭，汗出而散者是也。凡治熱者，當細分之，不可概論。

朱砂安補丸，治心神煩亂，怔忡，兀兀欲吐，胸中氣亂而熱，有如懊憹之狀。皆鬲上血中伏火，蒸蒸而不安，宜用權衡法以鎮陰火之浮，行以養上焦元氣。

《脈因證治・熱》 脈浮大而虛，爲虛。脈細而實，爲實。脈沈細或數者，皆死。病熱有火者，心脈洪是也，無火者死，細沈是也。脈弱四肢厥，不欲見人，食不入，利下不止死。

因　因心火爲之。心者，君火也。火旺則金爍水虧，爲火獨存。

證治　暴熱病在心、肺；積熱，在腎、肝。虛熱，如不能食而熱，自汗氣短，屬脾虛，治宜寒，溫而行之。實熱，如能食，口乾舌燥，便難者，屬胃實，治宜辛苦大寒下之。火鬱而熱，乃心火下陷，脾土抑而不伸，五心熱，宜汗之，發之。心神煩亂，血中伏火，病蒸蒸然不安，宜鎮陰火，硃砂安神丸主之。蒸勞熱，乃五臟齊損，病久憔悴，盜汗，下血，宜養益血陰，陰虛而熱者，用四物加柏。治法　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汗以發之。不盡，則逆治之。又法治　養血益陰，其熱自治。經曰：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輕者可降，重者從其性而伸之。

李論外有元氣虛而熱，有五臟而熱，有內中外而熱。輕手捫之則熱，重之則不熱，在皮毛血脈也；輕按之不熱，重至筋骨，熱蒸手足甚，筋骨熱也；不輕不重而熱，在肌肉也。

《證治要訣・獨熱》 三消，諸失血後，虧勞，久痢，諸虛後發熱者，皆非美證。有當直攻其發者，有不當專治其熱者。因他病而發爲熱者也，當隨證用藥，不可以一概求之。其他諸證作熱，當自治其本病，即於本證藥中加入退熱藥。

外有每遇夜身發微熱，病人不覺，早起動作無事，飲食如常，既無別證可疑，只是血虛陰不濟陽，宜潤補之。參蘇飲二分，四物湯一分，和勻，名柴苓補心湯，候熱稍減，繼以養榮湯，十全大補湯。

《證治要訣・潮熱》 潮熱有二：有實而潮熱者，有虛而潮熱者。惟傷寒日晡發熱，乃胃實，別無虛證。其餘有潮熱者，當審其虛實。若潮熱，大便堅澀，喜冷畏熱，心下愠然，睡卧不着，此皆氣盛所謂實而潮熱者也。輕宜參蘇飲，重則小柴胡湯。

若潮熱而氣消乏，精神憔悴，飲食減少，日漸尪羸，雖病暫去，而五心常有餘熱，此屬虛證，宜茯苓補心湯、十全大補湯、養榮湯之類，病後欠調理者，八珍散主之。有潮熱似虛，胸膈痞寒，背心疼痛，服補藥不效者，此乃飲證，隨氣而潮，故熱，隨飲而亦潮，宜於傷飲中尋藥。

《推求師意》 手心熱　手心者，心之營，名勞宮，手少陰脈入掌中，故心所生病，掌中熱痛。心主手厥陰包絡脈入掌中，是動則病手心熱，所生病者，煩心，掌中熱。是知手心熱者，皆二經之火，爲病百端，豈一症一方可言哉？原其方旨，必是當時爲憂慮過節，津液不布，停聚成痰，濕鬱伏心，火不得發越，故用此方，因集於此。

發熱　陰血虛而熱者，叙之太略。陰陽之在人身，猶權衡之不可高下。陽盛則熱，陰盛則寒。況天地之氣，陽大而陰小，人稟之以生，故陽易勝，陰易乏。陰不敵陽，則熱發於內而徹於外，故百病皆生於陰陽之勝負也。陽爲強盛，或客邪入害其正，則皆隨其勝負處發爲熱病，故《內經》諸篇，屢書不一。仲景明六經五藏之治法，河間明水火陰陽之微旨，東垣有內傷治火分經之藥。今先生參用三家之說，嘗謂相火易起，遇五性爲物所感，不能不動，動則厥陽之五火從而相扇，是相火起於妄，妄則煎熬直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此水火陰陽爲病之源。先生治血虛發熱，而血亦分陰陽。若血之陰不足，如芎、歸辛溫亦在不用；若血之陽不足，雖薑、桂辛熱而亦用之。與瀉火之法有正治，有從治，皆在臨機應變，其不執方也如此。

飲酒發熱　蓋酒大熱有毒，況人身陽氣本熱，得酒則熱愈熾愈剛，陰氣必破散，陽氣亦消亡而死矣。豈止難治而已。設身之陰氣因酒而耗，自熱不甚，惟酒熱而病，陰氣之散有未絕，則猶有可治之理。姑書一二以驗之。

一人每晨飲燒酒數杯，後終日飲常酒，至五六月，大發熱。醫用水攤心腹，消復增之，內飲以藥，三日乃愈。

一人年二十，於四月病發熱，脈浮沉皆有，不足意，其間得洪數一種，隨熱進退，彼時知非傷寒也。因問必是過飲酒毒在內，今爲房勞，氣血虛乏而病作耶？曰：正月間，每晨飲燒酒，吃大肉近一月矣。予得病情，遂用補氣血藥，加乾葛以解酒毒，服一貼，微汗，反解怠，熱如故。因思是病氣血皆虛，不禁葛根之散，必得枸杞子方可解也。偶有一小枝在書册中，幸不腐爛而乾，加前藥內煎服，一貼而愈。

吁！孫眞人云：醫者意也。但患病情察之未到，藥味思之未得，若病藥兩投，何患不痊！

《丹溪心法・火》　陰虛火動難治。火鬱當發，看何經，輕者可降，重者則從其性而升之。實火可瀉，黃連解毒之類；虛火可補。小便降火極速。凡氣有餘便是火，不足者是氣虛。火急甚重者，必緩之以生甘草，兼瀉兼緩，參朮亦可。人壯氣實火盛顚狂者，可用正治，或硝、黃、冰水之類。人虛火盛狂者，以生薑湯與之，若投冰水正治，立死。有補陰即火自降，炒黃栢生地黃之類。凡火盛者，不可驟用涼藥，必兼溫散。

可發有二：風寒外來者可發，鬱者可發。氣從左邊起者，乃肝火也。氣從臍下起者，乃陰火也。氣從腳起，入腹如火者，乃虛之極也。蓋火起於九泉之下，多死。一法用附子末，津調，塞湧泉穴，以四物湯加降火藥服之，妙。陰虛證本難治，用四物湯加炒黃栢，降火補陰。龜板補陰，乃陰中之至陰也。四物加白馬脛骨，降陰中火，可代黃連、黃芩。黃連、黃芩、梔子、大黃、黃栢降火，非陰中之火不可用。生甘草緩火邪；木通下行，瀉小腸火；人中白瀉肝火，須風露中二三年者；人中黃大涼，治疫病須多年者佳。中氣不足者，味用甘寒。山梔子仁大能降火，從小便泄去，其性能屈曲下降，人所不知，亦治痞塊中火邪。

地骨皮散，治渾身壯熱，脈長而滑，陽毒火熾發渴。

《丹溪心法・發熱附胸中煩熱、虛熱、虛煩不眠》　陰虛發熱證難治。戴云：凡脈數而無力者，便是陰虛也。四物湯加炒黃栢、黃芩、龜板。兼氣虛，加人參、黃芪、黃芩、白朮。四物湯加炒栢，是降火補陰之妙劑。甚者，必加龜板。喫酒人發熱，難治；不飲酒人因酒發熱者，亦難治。一男子年二十三歲，因酒發熱，用青黛、瓜蔞仁，入薑汁，每日數匙入口中，三日而愈。陽虛發熱，補中益氣湯。手足心熱，屬熱鬱，用火鬱湯。傷寒寒熱，當用表散。發熱，柴胡；惡寒，蒼朮，虛人用蒼朮，恐燥。發熱惡風，人壯氣實者，宜先解表。發熱惡寒，亦宜解表。

入方

蒼朮半兩　片芩三錢　甘草一錢半

右爲末，湯浸炊餅丸服。

治手心發熱。

山梔　香附　或加蒼朮　白芷　半夏生用　川芎

右爲末，神麴糊丸服。

治煩不得眠。

六一散加牛黃。

治大病後陰虛，氣鬱夜熱。

酒芩藥一兩二錢半　香附一兩　蒼朮半兩　炒片芩三錢　甘草一錢半

右爲末，炊餅丸服。

濕痰發熱。

炒片芩　炒黃連半兩　香附二兩半　蒼朮二兩

右爲末，用瓜蔞穰丸。

濕痰，夜發熱。

以三補丸加白芍藥爲末。

退勞熱，食積，痰。

上甲　下甲　側栢　瓜蔞子　半夏　黃連　黃芩　炒栢

右爲末，炊餅爲丸。

胸中煩熱，須用梔子仁。有實熱而煩躁者，亦用梔子仁。有虛熱而煩燥者，宜參、芪、麥門冬、白茯苓、竹茹、白芍藥。若脈實數有實熱者，神芎丸。

虛熱有黃芪，止虛汗亦然。又云：肌熱及去痰者，須用黃芩，肌熱亦用黃芪。如肥白之人發熱，宜人參、黃芪、當歸、芍藥、浮小麥炒，止虛汗同。補

中益氣湯，治虛中有熱，或肌表之熱。

《丹溪心法・惡寒附面熱》 附錄《內經》云：面熱者，手陽明病。陽經氣盛有餘，則身已前皆熱，此經多血多氣，本實則風熱上行，諸陽皆會於頭，故面熱也。先以承氣湯加黃連、犀角，徹其本熱；次以升麻加黃連湯主之。

《明醫雜著・醫論》 凡婦人產後，陰血虛，陽無所依，而浮散於外，故多發熱。治法用四物湯補陰血，而以炙乾薑之苦溫從治，收其浮散，使歸依於陰。然產後脾胃虛，多有過於飲食傷滯而發熱者，誤作血虛，則不效矣。但遇產後發熱，若胸膈飽悶、噯氣、惡食，泄瀉等症，只作傷食治之。若發熱而飲食自調者，方用補血正法。

南方人稱發熱爲勞發，蓋謂勞苦而發熱，即東垣內傷之旨也。此病輕者一、二發自愈，重者用東垣法補之，甚則加熟附子。若因勞力辛苦而發熱，切不可誤作外感，輕易發汗也。

薛己按：內傷發熱者，因飲食過時，勞役過度，而損耗元氣，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翕翕然而發熱，宜用補中益氣湯以升其陽；若因勞力辛苦，入房不節，虧損精血，虛火妄動而發熱者，宜用六味地黃丸以補其陰。不可認作有餘之火，而用黃柏、知母之類也。

東垣論飲食勞倦爲內傷不足之證，言用補中益氣湯。《遡洄集》中又論不足之中，又當分別飲食傷爲有餘，勞倦爲不足。予謂傷飲食而留積不化，以致宿食鬱熱，熱發於外，此爲有餘之症，法當消導，東垣自有枳朮丸等治法，具於飲食門矣。其補中益氣方論，卻謂人因傷肌失飽，致損脾胃，非有積滯者也，故只宜用補藥。蓋脾胃全賴飲食之養，今因飢飽不時，失其所養，則脾胃虛矣。又脾主四肢，若勞力辛苦，傷其四肢，則根本竭矣。或專因飲食不調，或專因勞力過度，或飲食不調之後加之勞力，或勞力過度之後繼以不調，故皆謂之內傷元氣不足之症，而宜用補藥也。但須於此四者之間，審察明白，爲略加減，則無不效矣。

薛己按：飲食勞倦頗同而理異也。王安道先生曰：勞倦傷、飲食傷二者，雖俱爲內傷，不可混而爲一。夫飲食受傷而留滯不化，則有餘矣，有餘者瀉之。傷飢失飽致損脾胃，非有積滯，則不足矣，不足者補之。如東垣枳朮丸之類，雖曰消導，固有補益於其間，然亦施於不甚傷者耳，無非以爲通行之藥也。蓋停滯之物，非枳朮丸之力所能去者。若泥於消導而弗知變，則不善用前人之意矣。

內傷發熱是陽氣自傷，不能升達，降下陰分而爲內熱，乃陽虛也，故其脈大而無力，屬肺脾；陰虛發熱，是陰血自傷，不能制火，陽氣升騰而爲內熱，乃陽旺也，故其脈數而無力，屬心腎。經曰：脈大而無力爲陽虛，脈數而無力爲陰虛。無力爲虛，有力爲實。

薛己按：陽虛發熱者，宜用補中益氣湯以升補陽氣；陰虛發熱者，宜用六味地黃丸以培補陰血。總論二症，雖有陰陽氣血之分，實則皆因脾胃陽氣不足所致，其發熱，屬形病俱虛，余故禁服黃柏、知母，恐復傷陽氣耳！閣老李序菴，有門生饋坎離丸，喜而服之。余曰：前丸乃黃柏、知母，恐非所宜服者。《內經》有云：壯火食氣，少火生氣。今公之肝、腎二脈數而無力，宜滋其化源，不宜瀉火傷氣也。不信，服將兩月，脾氣漸弱，發熱愈甚，小便澀滯，兩拘腫痛，公以爲瘡毒。余曰：此肝、腎二經虧損，虛火所致耳！當滋補二經爲善。遂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味地黃丸，諸症悉愈。余見脾胃素弱，肝腎陰虛而發熱者，悉服十味固本丸與黃柏、知母之類，反泄眞陽，令人無子，可不愼哉！

世間發熱症，類傷寒者數種，治各不同，外感、內傷乃大關鍵。張仲景論傷寒，傷風，此外感也。因風寒之邪感於外，自表入裏，故宜發表以解散之，此麻黃、桂枝之義也。以其感於冬春之時，寒冷之月，卽時發病，故謂之傷寒，而藥用辛熱以勝寒，若時非寒冷，則藥當有變矣。如春溫之月，則當變以辛涼之藥；如夏暑之月，則當變以甘苦寒之藥。故云冬傷寒不卽病，至春變溫，至夏變熱，而其治法，必因時而有異也。又有一種冬溫之病，謂之非其時而有其氣，蓋冬寒時也，而反病溫焉，此天時不正，陽氣反泄，用藥不可溫熱。又有一種時行寒疫，卻在溫暖之時，時行溫暖，而寒反爲病，此亦天時不正，陰氣反逆，用藥不可寒涼。又有一種天行溫疫熱病，多發於春夏之間，沿門闔境相同者，此天地之癘氣，當隨時令參氣運而施治，宜用劉河間辛涼甘苦寒之藥，以清熱解毒。已上諸症，皆外感天地之邪者。

若夫飲食、勞倦，爲內傷元氣，此則眞陽下陷，內生虛熱，故東垣發補中益氣之論，用人參、黃芪等甘溫之藥，大補其氣而提其下陷，此用氣藥以補氣之不足者也。又若勞心好色，內傷眞陰，陰血旣傷，則陽氣偏勝而變爲火矣。

是謂陰虛火旺勞瘵之症，故丹溪發陽有餘陰不足之論，用四物加黃柏、知母，補其陰而火自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也。益氣補陰，皆內傷症也。一則因陽氣之下陷，而補其氣以升提之；一則因陽火之上升，而滋其陰以降下之，一升一降，迥然不同矣。

《明醫雜著・補陰丸論》 人之一身，陰常不足，陽常有餘。況節慾者少，過慾者多，精血既虧，相火必旺，火旺則陰愈消，而勞瘵、咳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故宜常補其陰，使陰與陽齊，則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無病矣。故丹溪先生發明補陰之說，謂專補左尺腎水也。古方滋補藥皆兼補右尺相火，不知左尺原虛，右尺原旺，若左右平補，依舊火勝於水，只補其左，制其右，庶得水火相平也。右尺相火固不可衰，若果相火衰者，方宜補火。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居八九，火衰成疾者，百無二三，且少年腎水正旺，似不必補，然慾心正熾，妄用太過，至於中年，慾心雖減，然少年斲喪既多，焉得復實？及至老年，天眞漸絕，只有孤陽，故補陰之藥，自少至老，不可缺也。丹溪先生發明先聖之旨，以正千載之訛，其功盛哉！今立補陰丸方，備加減法於後。

薛己按：前症設若腎經陰精不足，陽無所化，虛火妄動，以致前症者，宜用六味地黃丸補之，使陰旺則陽化；若腎經陽氣燥熱，陰無以生，虛火內動而致前症者，宜用八味地黃丸補之，使陽旺則陰生；若脾肺虛不能生腎，陰陽俱虛而致前症者，宜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培補元氣以滋腎水；若因陽絡傷，血隨氣泛行而患諸血症者，宜用四君子加當歸，純補脾氣以攝血歸經。太僕先生云：太寒而盛，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又云：倏忽往來，時發時止，是無水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不時而動，是無火也。當求其屬而主之：無火者，宜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無水者，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不可泥用沉寒之劑。

《醫學正傳・內傷發熱》 或問：內傷發熱之證，其爲有痰有食胸中迷悶者，固不敢驟用補氣之劑，其有察脈審證，明白知是虛損內傷之候，而投以東垣補中益氣湯等，遂致胸中滿悶難當，醫者其技窮矣。若此者，又將何法以治之乎？曰：此蓋濁氣在上，而清氣不能上升，故濁氣與藥氣相拒故耳。宜以升、柴二物用酒製炒，更加附子一片，以行參、芪之氣，及引升、柴直抵下焦，引清氣上升而濁氣下降，而服參、芪等補藥不致滿悶矣。學者其可不知此乎！

《醫學正傳・內傷》 《內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是故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此內外陰陽腑臟虛實之不同也。舉世醫者，但見惡寒發熱，頭目沉重之證，更不察內外虛實，便作傷寒模糊處治，輒用仲景汗下解利之法，治之多死，良可嘆哉！我東垣先生，憫生靈之夭枉，著《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等書，一皆以扶植胃氣爲本，誠萬世不刊之妙典也。其諄諄告誡之意，屢以飲食失節，勞役過傷爲言，而立補中益氣等湯爲主治。若能確守其法而行之，無有不驗。惜乎今之醫者，多承因習之弊，懵然不識機變，睥睨其書而不視。間有讀者，不明脈候虛實，不偏於此則偏於彼，或遇內傷挾痰與食，清氣怫鬱於下，濁氣填塞胸中之候，驟以補中益氣等藥一試，則氣滿痞塞，遂謂補藥不宜於此證也，決意改用汗下解利之法，醫死而不之悔。故王安道有內傷不足，中有有餘之議，此發東垣之所未發者耳。學者宜潛心究察其虛實似是之非，庶不夭人之天年也。東垣辨內外虛實之法，學者宜熟玩於胸中，臨證之際，庶無魯魚亥豕之訛焉。抑考《辨惑論》曰：夫外傷風寒有餘之證，其發熱惡寒，寒熱併作。其熱也，拂拂發熱，發於皮毛之上，如羽毛之拂，明其熱在表也。其口鼻氣塞不通，心高厲有力，腹中和，口知穀味，大小便如常，筋骨疼痛，不能動搖，手背熱，手心不熱，是皆外感有餘之候也。其內傷飲食，勞役不足之證，其發熱惡寒，寒熱間作。及熱也，蒸蒸燥熱，發於肌肉之間，捫之烙手，明其熱在內也。其口鼻中氣短，少氣不足以息。其惡風寒也，居露地中，遇大漫風起卻乃不惡，惟門窗隙中些少賊風則大惡之，亦必待其陰陽既和，汗出則已。語言困倦，前重後輕，氣不相續，腹中不和，口不知穀味，大小便或閉或溏，或心下痞悶，或胸中如刀劃之痛，手心熱，手背不熱，是皆內傷不足之候也。以此辨之，豈不如黑白之易見乎。愚故略述東垣之言，以爲後學之矜式耳。臨證又當參攷其脈候，求其有餘中之不足，或不足中之有餘，或外感挾內傷，或內傷挾外感，視其輕重而權，宜用藥以施治之，庶幾登東垣之堂而爲當世之司命矣。

《醫學正傳・火熱》 人中白散　治陰虛火盛，及五心煩熱等證。

《明醫指掌・鬱證》火鬱　其狀瞀悶，小便赤澀，脈沉而數，骨髓中熱，肌表熱，捫之烙手，逍遙散加山梔、香附、青黛、撫芎、貝母、蒼朮，或火鬱湯。

《明醫指掌・發熱症》歌　外感內傷皆發熱，陽虛陰虛良有說，火鬱發熱自不同，煩熱骨蒸須審別。

論　夫外感發熱，則人迎脈盛，有表症，翕翕發熱，嗌嗌然熱，明知其熱在外也，汗之而已。內傷飲食發熱者，氣口脈緊盛，胸滿噫氣，蒸蒸然熱，明知其熱在裏也，消導則自已。勞役內傷發熱者，脈虛而弱，四肢怠惰無力，不惡寒，自汗出，明知其無表裏症，虛熱也，補養則熱退。陽虛發熱者，不任風寒，自汗脈大而無力；陰虛發熱者，脈數而無力，作於下午。陰分鬱熱者，手足心熱，肌膚不甚熱，熱不伸越也。煩熱者，卽虛煩躁熱也。勞熱者，其熱在骨，骨蒸熱是也。若此者，表裏虛實之迥別，臨症當明辨也。

外感發熱　【略】

內傷發熱

內傷飲食發熱者，柴胡二陳湯加枳實、山查、神麴。勞倦內傷發熱者，補中益氣湯，挾外邪者，本方加羌活。房勞內傷發熱者，前方加知母、黃蘗。飲酒內傷發熱者，葛花解醒湯。

陰陽虛熱附鬱熱勞熱

陰虛發熱者，四物湯加知母、黃芩、柴胡。氣虛再加參、芪。陽虛發熱者，小建中湯。鬱熱者，升陽散火湯。勞熱者，作於陰分，多骨蒸內熱，逍遙散、地骨皮散。

地骨皮散　治虛勞發熱咳嗽。

《愼齋遺書・內傷》內傷寒熱，間作不齊，發熱而微，汗至頸，至臍而還，口不知穀味，日日如此，或兼洩瀉，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一法。服諸傷寒藥不愈，有如瘧狀，汗而又熱，熱而又汗，頭痛發熱，或自語煩躁，不思飲食，遍身骨痛，用補中益氣湯加羌活一法。頭痛甚加川芎、蔓荊子一法。或無汗熱不退，或咳嗽痰中帶血，咸宜補中正方，多服能除陰虛潮熱，不宜用人參、黃耆。內傷發熱，是虛陽上浮，下寒而上熱，內寒而外熱，其熱是假也。蓋肝、脾、腎三陰在下，三陰中有三陽，若陽氣虛，陰氣勝，則三陽上逆，三陰獨滯於下，太陰無陽明之陽，少陰無太陽之陽，厥陰無少陽之陽，陽浮於上，身熱所由發也。故用炮薑回陽明於脾，肉桂回少陽於肝，細辛回太陽於腎，三陽下降，則火歸原而熱自止，故曰溫肺湯，乃退熱之聖藥也。

《醫學入門・內傷・虛類》發熱附惡寒

發熱原無表裏症，明是內傷虛損病。外感發熱，人迎緊盛，隨表裏見症，汗下即解。惟內傷虛熱經久不解，無表裏二症，雖食積類傷寒初症，右脈氣口緊盛，身節不痛爲異。

勞役力倦慾昏神，內傷勞役發熱，脈虛而弱，倦怠無力，不惡寒，乃胃中眞陽下陷，內生虛熱，宜補中益氣湯。內傷色慾陰虛發熱，便硬能食者，滋陰降火湯，加味逍遙散，清骨散。內傷思慮，神昏恍惚，眼燒者，歸脾湯，茯神湯。生冷鬱遏四肢甚。內傷生冷，鬱遏陽氣，及脾虛伏火，只手足心熱，肌膚不甚熱，自汗不食者，火鬱湯。

晝熱口淡是陽虛，凡饑飽勞役傷胃，陽虛口中無味，晝熱夜輕者，供宜補中益氣湯，甚加附子。上盛下虛者，清心蓮子飲。夜熱晝輕陰弱定。凡房勞思恐傷腎，陰虛口中有味，夜熱晝輕者，俱宜四物湯加知、栢、黃芩，甚者加童便、龜板，峻補其陰。有鬱抑者，下甲丸。陰陽兩虛熱無時，陰陽兩虛，晝夜發熱，煩渴不止，症似白虎而無目痛，鼻乾者，古歸芪湯。如臟冷，榮熱，脈浮者，人參地骨散。【略】骨蒸傳變須防命。骨熱因氣虛不能化血，血乾則火自沸騰，肉如針刺，骨熱煩疼，或五心俱熱，或兩肋如火，或子午相應，或晝微惡寒而夜反大熱。雖腎經所主，傳變不常，蒸上則見喘咳痰血，唇焦舌黑，耳鳴目眩等症；蒸下則見遺精，淋濁，泄瀉，腰痛，腳酸，陰物自強等症；蒸中則見腹脹，肋痛，四肢倦怠等症。通用五蒸湯、丸，二參湯，香連豬肚丸，大胡連丸，補髓丹，大造丸。

《醫林繩墨・惡寒發熱》先惡寒發熱，乃是寒症。此傷寒感寒，惡寒發熱也。宜當解表，用麻黃、紫蘇之屬。如先發熱而惡寒，名爲火症，由乎先熱而後寒也。宜當救裏，用一陳湯加炒山梔、薑炒黃連之類。亦有久服熱藥而得之者，非傷寒表症而惡寒發熱也，乃平常自覺酒漸寒熱耳。宜當滋陰涼血，自可用四物湯加生脈散之劑。或用積熱動火，致令發熱而惡寒。宜用涼血之劑，佐以苦寒之藥，如歸、芍、芩、連之類。若元虛而陽不足者，亦能發熱而惡寒也。河間謂火極似水，熱勝而反覺自冷，實非寒也，眞元虛也。有用熱藥而少愈者，殊不知辛能發散鬱遏之氣，但暫可耳，不若用溫補之劑爲當，如二陳湯加參、朮、歸、薑之屬。

《丹臺玉案・發熱門》若夫飲食勞倦，內傷元氣，其熱晝夜兼發，或晝重夜輕，口中無味，是陽氣自傷，不能升達於陰分而爲內熱，乃陽虛也。故其脈大而無力，屬肺脾。內傷色慾發熱，午後發熱至半夜止，口中有味，是陰血

自傷不能制火，陽氣升騰而爲內熱，乃陽旺也。故其脈數而無力，屬心腎。陰陽兩傷，晝夜發熱，煩渴不止，鼻乾者。有內傷飲食，類傷寒初症，但右手脈氣口緊盛，身體不痛爲異；有內傷思慮，神昏恍惚，眼燒而發熱者；有內傷生冷，鬱遏陽氣而發熱者；有因服金石炙煿，夜卧火坑，或火烘衣服，久則蘊積熱毒，脈浮大，此屬實熱。有因銷礫腎水，相火炎上，口燥煩渴，精神短少，脈細小，此屬虛熱。有氣分實熱，血分實熱，血氣俱實熱。有氣分虛熱，血分虛熱，血氣俱虛熱，有骨蒸熱。有心熱，熱在血脈，日中甚，面赤心煩喜哭，瘡瘍自汗，掌中熱，口舌乾是也。有肺熱，熱在皮毛，日西甚，上氣喘急，咳嗽咽痛，肩背痛，鼻流血是也。有脾熱，熱在肌肉，遇夜猶甚，怠惰嗜卧，面黃腹脹，口甜流涎，易飢體重是也。有肝熱，熱在肌肉之下，骨之上，寅卯尤甚，脇疼，目痛淚出，頰腫，頭旋筋急，多怒是也。有腎熱，熱在骨間，亥子時甚，兩足手心如火，多睡，溺澀口乾，足腫是也。有五心煩熱，乃陰虛火盛也。有胸中煩熱，頭昏口燥，乃心內煩躁，無外熱，仍分虛實。若因汗吐下後，津液去多，五內枯燥者，皆屬虛也；若不因汗吐下後而得者，是實。有潮熱，若傷寒日晡發熱，乃胃實，別無虛症，其餘當審其虛實。如前有面獨熱，是陽明經氣盛有餘，或風熱上升也。然積病最能發熱，多夜分腹肚熱甚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寒熱》 論諸熱證治

凡熱病之作，亦自有內外之辨。如感風寒而傳化爲熱，或因時氣而火盛爲熱，此皆外來之熱，即傷寒、瘟疫、時毒、痎瘧之屬也。至若內生之熱，則有因飲食而致者，有因勞倦而致者，有因酒色而致者，有因七情而致者，有因藥餌而致者，有因過煖而致者，有因陰虛而致者，有偶感而致者，有積累而致者。雖其所因不同，而病候無過表裏，故在外者但當察經絡之深淺，在內者但當察臟腑之陰陽，凡此諸證，在各門具有方論者，茲不再贅。且熱即火也，故治熱之法，即當於火證門通融用之。其有未盡之義，仍列於後。

一、治熱之法，凡微熱之氣，宜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宜寒以制之。鬱熱在經絡者，宜疏之發之。結熱在臟腑者，宜通之利之。陰虛之熱者，宜壯水以平之。無根之熱者，宜益火以培之。此其中有宜降者，所謂高者抑之也。有宜散者，所謂下者舉之也。有相類者，所謂逆者正治也。有相反者，所謂從者反治也。治熱之法，不過如此，而鮮有得其善者，豈亦由學力之未至乎。

一、五臟之熱證有可據者，如肺氣上通於鼻，而下主於皮毛。心氣上通於舌，而下主於血脈。脾氣上通於口，而下主於四肢。胃氣上通於頭面牙齦，而下主於肌肉。肝氣上通於目，而下主於筋節。腎氣上通於喉耳，而下主於二陰。而六腑之氣，亦可因表裏以察之，此皆病在形體也。凡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必有熱證可據，方可以熱論治，醫中關係，惟此爲最。

《景岳全書・雜證謨・寒熱》 論寒熱往來證治

凡寒熱往來之病，其證有二：蓋一以外邪不解而然，一以陽盛陰虛而然。此其一爲表證，一爲裏證，所當辨治，不可紊也。

一、寒邪鬱伏經絡而爲寒爲熱，此似瘧非瘧之類也。治法雖宜表散，然邪氣得以久留者，必其元氣之虛而正不勝邪也，故凡治此者，皆當以兼補血氣爲主。若血分微虛，形氣本不甚弱，而邪有不解者，三柴胡飲。若火盛血燥而寒熱不已者，一柴胡飲。若因勞倦，或氣體本弱，或肝脾不足，而邪有不淨者，四柴胡飲，或五柴胡飲，或補中益氣湯。若陽邪陷入陰分，微兼內熱，而邪有不解者，補陰益氣煎。若脾胃陽氣不健，中氣不煖，而邪有不解者，溫胃飲。若病久元氣大虛，而寒熱不退者，但當單培元氣，不必兼散，宜五福飲、歸脾湯，或大補元煎、理陰煎之類，察其陰陽，擇而用之。若果陽虛，非用溫補不可。

一、陰虛陽盛，或陰陽俱虛，而爲寒熱往來者，此以眞陰不足，總屬虛損之病也。然其陰陽微甚，亦所當辨，如晝則熱而夜則靜者，此陽邪王於陰分，陽有餘也。晝則靜而夜則熱者，此陽邪陷入陰中，陰不足也。其有晝夜俱熱，或兼煩躁多汗，而本非外感者，此證雖曰重陽，而實則陰虛之極也。又有下見溏泄，或上見嘔惡，而潮熱夜熱者，此元氣無根，陽虛之病也。大都陽實者，宜瀉其陽，瀉陽者，宜用苦寒。陰虛者，宜補其陰，補陰者，宜用甘涼。惟陽虛一證，則身雖有熱，大忌寒涼，此則人多不識也。然陰虛則病熱，而陰氣未竭者，治之猶易；陽虛則病寒，而陽氣未竭者，治之亦易。若孤陽無陰而寒之不可，孤陰無陽，而熱之又不可，斯所謂兩死之證也，無能爲力矣。若陰虛陽盛而寒熱往來，或夜熱不止者，加減一陰煎。若心經蘊熱，火在陽分，而煩熱往來者，二陰煎。若盜汗不止而夜熱者，當歸六黃湯。若陰虛血熱，崩淋不止而夜熱者，保陰煎。若肝火不清，時多鬱怒而爲煩熱者，徙薪飲。若婦人多鬱多怒，而寒熱不止者，加味逍遙散。若三陰虧損，血虛火盛而煩

熱不止者，地黃膏、三才封髓丹。若男婦小兒，凡脾胃受傷，陽虛火浮，而爲潮熱、夜熱者，必用理陰煎，或溫胃飲，或大補元煎之類，方可保全。此證最多，此治最妙，勿以此爲奇談也。

《石室秘録・假治法・論假熱假寒》 天師曰：假治者，病是假熱，而治以假熱之方；症是假寒，而治以假寒之藥也。如人喉痛口乾，舌燥身熱，人以爲熱，而非熱也，內眞寒而外現假熱耳。如人耳足冰冷，或發厥逆，或身戰畏寒，人以爲寒，而非寒也，內眞熱而外現假寒耳。此時看症未確，死生反掌。吾以假熱之藥，治假寒之症；以假寒之品，治假熱之病，是以假對假也。假寒方：附子一錢，人參三錢，白朮五錢，豬膽汁半個，苦菜汁三匙。先將藥二碗，水煎好，以冰水泡涼，入豬膽汁、苦菜汁調勻，一氣服之即愈。方中全是熱藥，倘服之不宜，必然虛火上衝。盡行嘔出。吾以熱藥涼服，已足順其性而下行。況又有苦菜汁、膽汁之苦，以騙其假道之防也。蓋上熱之症，下必寒極，熱藥入之，至於下焦，投其所喜。無奈關門皆爲強賊所守，非以間諜結之，必然拒絕而不可入。內無糧草，外無救援，奈之何哉。吾今用膽汁、菜汁，以與守關之士，買其歡心，不特不爲拒絕，轉能導我入疆。假道滅虢，不信然哉。

至於假熱之法，則又不然。心胸之內，全是一團邪火，盤踞於中焦。若不直搗中堅，巨魁不擒，餘黨安能星散。然而用師無法，則彼且力拒死鬬而不可救。方用黃連三錢，柴胡二錢，白芍三錢，當歸三錢，炒梔子二錢，半夏三錢，枳殼一錢，茯苓三錢，菖蒲一分，水煎服。此方妙在用黃連一味，直入心經，佐以梔子副將，單刀直入，無邪不散。又柴胡、白芍瀉其運糧之道，又半夏、枳殼斬殺餘黨。中原既定，四隅不戰而歸止矣。然而火熱居中，非用之得宜，則賊勢彌空，安能直入。又加菖蒲之辛熱，乘熱飲之，則熱喜同熱，不致相反，而轉能相濟，此又假治之妙法也。

張公曰：講得透徹痛快，予又何說之詞。然而假熱假寒，不止此二症也，吾再廣言之。如人氣喘不安，痰涎如鋸而不止者，人以爲熱，而非熱也，乃下元寒極，逼其火而上喘也。此最急最危之症，苟不急補其命門之火與腎水，則一線微陽，必然斷絕。方用熟地四兩，山茱萸三兩，麥冬三兩，北五味一兩，牛夕一兩，附子一錢，肉桂一錢，冰水泡冷服之，一劑即愈。附子、肉桂斬關奪門之藥，其性最熱。倘不用之、熟地於山茱萸、北五味之中，則孤陽乘大熱之勢，沸騰而上矣。方中妙在用熟地、山茱萸之類，使足以濟火，又麥冬以滋肺金之化原，使金去生水，而水益足以生火，而火不敢於飛越。況又有牛夕之下走而不上行乎。然必冰水泡之，騙其上焦之熱，直至腎宮，腎宮下熱，則上焦清涼，火自歸舍，又何患喘與痰作祟哉。更有眼目紅腫，經年不愈者，人以爲熱，而不知非熱也，亦腎火上升而不下降耳。法用六味地黃湯，加麥冬、甘菊花、白芍、當歸各三兩，柴胡五錢，各爲末，蜜爲丸。每日吞服五錢，一料必全愈。此雖病輕，而世人多患之，迷而不悟，予所以特表出也。雖非假治之法，而症實假熱之症，可觸類而旁通之耳。假寒之法，莫妙。岐天師之方，可以統治矣，故不再傳。華君曰：亦同。

《石室秘録・真治法・論真熱真寒》 天師曰：眞病原難分晰，然有假即有眞也。即以首症言之，如人喉痛口乾，舌燥身熱，與假熱無異。然而此曰眞熱者，何以辨之？假熱之症，口雖渴而不甚，舌雖乾而不燥，即燥而無芒刺，無裂紋，頭雖痛而日間輕，身雖熱而有汗；不若眞熱之症，口乾極而呼水，舌燥極而開裂，生刺，喉日夜痛而不已，身大熱烙手而無汗也。

《石室秘録・日治法・論日間發寒熱》 天師曰：日治者，病重於日間，而發寒發熱較夜尤重，此等症必須從天未明而先截之。法用柴胡三錢，當歸三錢，黃芪五錢，人參一錢，陳皮一錢，半夏一錢，青皮一錢，只殼一錢，白朮五錢，甘草一錢，乾薑五分，水煎服。此方妙在加柴胡於參、芪、歸、朮之中。蓋邪之感在日間作祟者，欺正氣之衰也。今用祛邪之品同補正之藥，其相攻邪，則正氣有餘，邪自退舍。

《石室秘録・夜治法・論夜發寒熱》 天師曰：夜治者，病重於夜間而發熱者也。或寒少而熱多，或熱少而寒多。一到天明，便覺精爽；一到黃昏，便覺沉困。此陰氣甚虛，故行陽分則病減，行陰分則病重也。方用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當歸三錢，白芍三錢，別甲五錢，柴胡三錢，白芥子三錢，陳皮一錢半，何首烏三錢，茯苓五錢，北五味一錢，麥冬三錢，水煎服。此方妙在別甲與柴胡並用，又以諸補陰之藥，合而攻之也。蓋別甲乃至陰之物，逢陰則入，遇陽即轉。則此二味原是治陰經之邪熱，況又用於純陰同隊之中，有不去陰邪而逃散哉。生何首烏直入陰經，亦能攻邪，加以白芥子去臟膈之滯痰，又不耗其眞陰之氣，有不奏功如響者乎。

《證治彙補・外體門・發熱章》 大意

經曰：陰虛則發熱，此一端也。其他除外感客邪之外，有勞力、勞色、氣鬱、火鬱，傷食、傷酒、挾瘀、挾痰、瘡毒、虛煩者，皆能發熱，宜熟辨之。《彙補》

內因

陰虛而陽氣偏勝，則發熱；陽虛而下陷陰中，亦發熱。《東垣》

外候

五藏發熱，各有其狀：以手捫之，輕舉則熱，重按不熱，是熱在皮毛血脈間也。重按則熱，輕舉不熱，是熱在筋骨間也。輕手重手俱不熱，不輕不重乃熱者，是熱在肌肉間也。肺熱者，熱在皮膚，日西尤甚，洒淅喘咳。心熱者，熱在血脈，日中則甚，心煩掌熱。脾熱者，熱在肌肉，遇夜尤甚，倦怠嗜卧。肝熱者，熱在筋肉，寅卯則甚，筋緩善怒。腎熱者，熱蒸在骨，夜半尤甚，骨蒸如蘇。《東垣》

鬱火發熱

鬱火發熱，左關弦數有力，或緩弱有力，肌肉如火，筋骨如燒，捫之烙手，或晝夜不減，或夜分卽熱，天明暫緩，其熱必手足四肢更甚。緣脾主四末，熱伏地中故也。此症亦有因血虛而得者，亦有胃虛過食生冷，陰覆乎陽，鬱遏陽氣於脾土之中者，宜用火鬱發之之法。火鬱湯主之。《準繩》

陽鬱發熱

陽鬱發熱，由勞役飢飽失宜，其潮熱宛類瘵疾，日出氣暄則熱，天陰夜涼卽緩，六脈弦數，宜補中益氣湯加地骨皮，或逍遙散。《彙補》

骨蒸發熱

四肢蒸灼如火者，必陰氣虛，陽氣盛。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兩陽相搏，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則止耳。如炙如火者，當肉爍也。《素問》外候口乾體瘦，食少懶倦，遇夜尤甚，平旦不覺，宜秦艽鱉甲散主之。《彙補》

內傷發熱

內傷飢餓勞倦發熱，六脈微弱，或右手大三倍於左手，按之無力，懶言自汗，渾身痠軟，甚至肌膚壯熱，目赤面紅，譫語煩渴，日夜不息，身不惡寒，爲血虛發熱，雖像白虎湯症，而脈不長實，宜當歸補血湯。《準繩》輕者頭眩倦惰，飲食無味，惡寒發熱，時作時止，下午乃發，手心熱而手背不熱，所謂陽虛下陷發熱也。輕者三發即止。南人呼爲勞發者卽此。又飲食失節，勞役遇度，一切火症悉屬內眞寒而外假熱。故肚腹頻喜手按，口畏冷物，乃形氣病氣俱不足也。補中益氣湯大劑服之，甚者加附子。若因熱而汗下之，立危。《彙補》

陽虛發熱

有腎虛水冷，火不歸經，游行於外而發熱者，自汗，不任風寒，煩湯引飲，不能下咽，面目俱赤，舌生芒刺，兩唇黑裂，喉間如火，兩足如烙，痰涎壅盛，喘息不寧，脈浮洪大，按之微窮，宜用八味丸導龍入海，所謂踞其窟宅而招之，卽益火之原以消陰翳也。《彙補》

陰虛發熱

有勞心好色，內傷眞陰，陰血旣傷，陽氣獨盛，發熱不止，向晚更甚，或飲食如常，頭脈時作，脈洪數無力，視其舌，大而色赤者，陰虛也。當滋眞陰，宜地黃湯。若久而盜汗遺精，咳嗽毛枯，宜三才丸補水以匹火，是亦壯水之主，以鎭陽光之義耳。《彙補》

血虛發熱

一切吐衄便血，產後崩漏，血虛不能配陽，陽亢發熱者，治宜養血。然亦有陽虛而陰走者，不可徒事滋陰，所以有脫血益氣，陽生陰長之法，使無形生出有形來，此千古傳心之法。嘗見庸流耑執四物以爭長，此未明大易之義也。《彙補》

痰症發熱

痰症發熱，向夜大作，天明漸止，必兼胸膈不快，惡心不食，肢倦體瘦。蓋痰滯中宮，阻礙升降，故惡心痞悶，血無所滋，故夜分轉甚，津液不化而體瘦，氣血阻漏而倦怠。均宜健脾化痰，寬中淸火，則痰利而熱除矣。如果實痰爲患，滾痰、化痰二丸，皆可選用。《彙補》

傷食發熱

傷食發熱，必氣口緊盛，或沉伏，頭疼嘔惡，噫氣吞酸，胸口飽悶，或脹或痛，手不可按，蒸蒸然熱，明知其熱在內也，消導則已。《指掌》若兼左脈弦急，又是傷食夾寒，先宜解表，然後消導。如不愈，後變口舌乾燥，心下硬痛等症，當急攻之，大柴胡湯、枳朮丸。《彙補》

瘀血發熱

瘀血發熱必脈濇，嗽水不嚥，或痰涎嘔惡，或兩足厥冷，或胸脇小腹急

結，或吐紅鼻衄，均宜桃仁承氣湯下之。《仁齋》

晝夜熱辨

晝則發熱，夜則安靜，是陽氣偏勝於陽分也。晝則安靜，夜則發熱，是陽氣下陷於陰中也。晝則發熱煩躁，夜亦發熱煩躁，是重陽無陰也。《東垣》更有晝熱陽虛，口中無味，病責之胃，宜甘溫補氣。暮熱陰虛，口中有味，病責之腎，宜甘寒滋陰。《彙補》

三焦熱辨

熱在上焦，咽乾口糜，熱在中焦，心煩口渴，熱在下焦，便閉溺赤。《入門》

虛實熱辨

胸悶而惡心引飲，便實者，實熱也。胸爽而少食，自汗短氣者，虛熱也。《入門》

表裏熱辨

有表症而身熱者，外感表熱也。無表症而身熱者，內傷裏熱也。《彙補》

氣血熱辨

氣分虛熱者，用甘溫以除熱。蓋大熱在上，大寒必伏於內，用甘溫以助地氣，使眞氣旺而邪火自熄。血分虛熱者，用甘寒以勝熱。蓋陰火浮於外，必眞陰竭於內，用甘寒以補腎，使眞水充而虛焰潛滅也。《彙補》

假熱有二

如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去復來，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時節而動，是無火也；熱動復止，倏忽往來，時作時止，是無水也，當助其腎。又寒之不寒，責腎之虛；寒之不久，責腎之少，方有治熱以寒。寒之而穀食不入，此爲氣不疎通，壅而爲是也。《玄珠》有病熱脈數，按之不鼓，擊於指下者，此陰盛格陽，內眞寒而外假熱，陰症似陽也。病熱忽寒，手足俱冷，按之脈來，鼓擊於指下有力者，此陽盛拒陰，外假寒而內實熱，陽症似陰也。《傷寒書》

《彙補》曰：發熱眞假，幽顯難明，苟不力辨，則刹那生死，能不畏哉。如上所說，深悉玄奧，眞化工筆也。然究其參稽之力，非洞曉易義，不能追其隻字。要知陰陽雖備於《內經》，而變化莫詳乎羲畫。若是則太少剛柔，陰陽動靜，烏可不究乎哉！既明太少剛柔，陰陽動靜，方知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一切眞假逆順，五藏幽顯，無難推測矣。故《醫易》曰：病治脈藥，須識動中有靜，聲色氣味，當知柔裏藏剛。知剛柔陰陽之運用，而醫中之玄妙，思過半矣。

脈法

浮大無力爲虛熱，沉實有力爲實熱。病熱有火者生，心脈洪大是也；無火者死，心脈細沉是也。脈盛汗出不解者死。脈虛身熱不止者死。身有熱，脈濇脈靜者，皆難治。

治法

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實熱之氣，下以折之。虛熱之氣，溫以從之。鬱熱之氣，因其勢而發之。假熱之氣，求其屬而衰之《彙補》

用藥

內傷勞役氣虛，補中益氣湯。肝經鬱火發熱，逍遙散。血虛發熱，四物湯。陰虛發熱，六味丸。陽虛發熱，八味丸。鬱火發熱者，火鬱湯。瘀血發熱者，當歸復元湯。傷食發熱者，平胃合二陳、小柴胡湯。

《症因脈治・發熱・總論》　內傷發熱

氣分發熱

氣分發熱之症　夜則安靜，晝則煩熱，唇焦口渴，飲水多汗，此氣分發熱之症也。

氣分發熱之因　或膏粱積熱，蘊於腸胃之中，或熱病後，餘熱未除，早食葷腥穀氣，此內傷實熱之因也。若本元不足，氣怯神離，夜涼日熱，此內傷虛熱之因也。

氣分發熱之脈　左寸脈數，心氣之熱。左關脈數，肝膽之熱。右寸脈數，大腸肺熱。右關脈數，腸胃氣熱。

氣分發熱之治　左脈洪數，肝膽氣分發熱，羌活柴胡湯、地骨皮散。右脈洪數，腸胃氣熱，乾葛石膏湯，桔梗湯。

血分發熱

血分發熱之症　晝則安靜，夜則發熱，唇焦口乾，反不飲水，睡中盜汗，此血分發熱之症也。

血分發熱之因　或熱病後，熱伏血中；或陰血素虧，血虛火旺，二者皆成血分發熱也。

血分發熱之脈　左寸脈數，心經血熱。左關脈數，肝膽血熱。右寸脈數，大腸肺熱。右關脈數，脾胃血熱。

血分發熱之治　心經血熱，實熱，導赤各半湯；虛熱，天王補心丹。肝經血熱，實熱，梔連四物湯；虛熱，歸芍柴胡湯。右脈洪數，肺胃大腸血熱，實熱，清胃湯；虛熱，犀角地黃湯。

《醫碥・發熱》　發熱者，熱之發現於肌表者也。凡病多發熱，熱生於火，火本於氣，其理不外氣乖與氣鬱二端。

氣乖有三：

一曰陽亢發熱　陰陽水火，原自和平，不熱不寒，是謂正氣。一有乖違，不無偏勝。經曰：陽勝則熱。此爲亢陽之火，證見煩渴，燥結，小便赤濇，六脈洪數，治宜寒涼。

一曰陰虛發熱　陰虛謂腎水虛也。火性本上炎而外現，得水以制之，則離交於坎，龍潛於淵，內蘊而爲神明；下濟而成交泰。若陰虧水虛，則柴乾火烈，而焚灼爲災矣。此之火炎，乃由水虛所致，與上條陽亢而陰未虧者不同。證見口乾體瘦，食少懶倦，頭痛時作時止，遺精盜汗，骨蒸肉爍，唇紅顴赤，咳嗽痰血，久成癆瘵。治宜甘潤之劑，滋水以制火，若誤用苦寒，則火被寒鬱，其怒發愈烈矣。

按薛立齋治一老人腎虛，火不歸經，而游行於外發熱，煩渴引飲面目俱赤，偏舌生刺，斂縮如荔枝，兩唇焦裂，或時喉間如烟火上衝，急飲涼茶少解，兩足心如烙，痰涎壅盛，小便頻數，喘急，脈洪數無倫，而且有力，捫其身烙手。以十全大補加山茱萸、澤瀉、凡皮、山藥、麥冬、五味、附子及八味丸治之而愈。愚謂此證明是水虛火炎，當用六味。而用前藥者，必因其人年老，水火並虛故爾。如火不虛，不得因此案而誤用溫熱，以致陰分愈傷也。血虛發熱，或由吐衄，便血，或由產後崩漏，一切失血所致。證見煩躁，面目黑，渴飲不止，證類白虎，惟脈不長不實，浮大而重按全無爲異耳。誤服白虎必危，治宜滋陰補血，若陽並虛，兼用氣藥，血脫補氣，陽生陰自長也。

一曰陽虛發熱　陽虛，謂腎火虛也。陽虛應寒，何以反發熱？則以虛而有寒，寒在內而格陽於外，故外熱；寒在下而戴陽於上，故上熱也。此爲無根之火，乃虛炎耳。證見煩躁，欲生卧泥水中，面赤如微酣，或兩顴淺紅，游移不定，渴欲飲水，或咽喉痛而索水，置前卻不能飲，肌表雖大熱，而重按之則不熱，或反覺冷。且兩足必冷，小便清白，下利清穀，脈沉細，或浮數無力，按之欲散。治宜溫熱之劑，溫其中而陽內返，溫其下而火歸元，誤投寒涼，立死。

氣鬱有七：

一風寒鬱熱。【略】

一飲食鬱熱　飲食停滯中脘，則脾胃之陽氣被其遏抑，不能宣通，亦鬱而成熱。證見頭痛發熱，如傷寒而身不痛，惡食欲吐，噯腐吞酸，胸口飽悶，或脹痛，氣口脈滑大，甚或沉伏。治宜消導。

一爲痰飲鬱熱　痰飲所在之處，氣被阻滯，鬱而成熱，理同食滯。證見惡風自汗，似傷寒，但頭不痛，項不強。或頭痛而作止無常，胸膈不快，惡心，氣上衝，目下如灰色或烟黑，脈弦滑。治宜除痰。

一爲瘀血鬱熱　理同痰飲。證見小便利，大便黑，小腹臍或胸脇急結，按之痛，或兩足厥冷，或吐紅、鼻衄，不渴，即渴亦嗽水不嚥，脈必濇。治宜行血，柴胡、黃芩、川芎、白芷、桃仁、五靈脂、甘草。

便結加大黃、濃蜜，利出黑物愈。瘡毒則脈弦數，惡寒，飲食如常，而有痛處。

一爲水濕鬱熱　水濕由外感者，理同風寒；由內傷者，理同痰飲。證見身重，或腫痛不可轉側，骨節掣痛，屈伸不利，汗出惡風，不欲去衣，頭如裹，聲如從甕中出，脈遲緩。治宜利濕。

一爲肝氣鬱熱　恚怒不發，止自摧抑，則肝氣不宣，鬱而成熱，婦人最多此證。證見胸脇脹痛，或殽泄面青，手足冷，太息不樂，脈沉弦。木鬱則達之，宜逍遙散。

一爲脾氣鬱熱　或勞倦氣散，或思慮氣結，或飢餓氣餒，中氣因而衰微，不能運行，或滯於中，或陷於下，而鬱滯成熱。證見怠惰嗜卧，行動喘乏，四肢困倦，或時自言自語，不知首尾，夜分即熱，天明暫緩，或晝夜不解，或日出氣暄則熱，天陰夜涼則緩。五心煩熱，甚則肌肉筋骨如燒，此李東垣所謂陽虛發熱也。與上條陽虛發熱，戴陽格陽症不同。蓋此爲中焦之陽，彼爲下焦之陽，彼格陽是內寒而外熱，此則內外皆熱而無寒，戴陽是上熱而下寒，此則熱反下陷而無寒，故不同也。治宜培補中氣，氣旺則滯者運，氣升則陷者舉矣。勞倦者，加酸味以斂其浮越。

潮熱　有作有止，如潮水之來，不失其期，一日一發。若日三五發，即是發熱，不名潮熱矣。

《醫林改錯・血府逐瘀湯所治之症目》　心裏熱名曰燈籠病　身外涼，心裏熱，故名燈籠病，內有血瘀。認爲虛熱，愈補愈瘀，認爲實火，愈涼愈凝，三兩付血活熱退。

晚發一陣熱　每晚內熱兼皮膚熱一時，此方一付可愈，重者兩付。

《冷盧醫話・熱》　王孟英讀書精細，最有卓識，如論虞花溪治夜熱症，獨能辨前人之誤。詳見《古今醫案按選》，備錄於此。虞花溪治一婦年四十餘，夜間發熱，晨退，五心煩熱，無休止時。半年後，虞診其脈，六部皆數伏而牢，浮取全不應。與東垣化陽散火湯，原註：妙，切記此法。今人則竟滋陰降火矣。四服熱減大半，胸中覺清快勝前。再與二帖，熱悉退。後以四物，加知、柏少佐炒乾薑，服二十餘帖愈。

余按夜熱脈數，的係陰虛，因其脈伏且牢，浮取不應，故用升陽散火得效。仍以陰藥收功，然陰藥用六味及二地，二冬必不效，妙在芍、歸合知、柏及從治之炒乾薑也。王孟英云：此熱在血分，而誤治半年，其熱愈伏愈深，故脈症如是。初用升陽散火，所謂火鬱發之也，後以炒乾薑佐四物，知、柏收功，乃血分受病之專劑，與陰虛生熱當用陰藥者治法有別，誤用皆爲戈戟。

江氏之注，俞氏之論，皆欠明晰，無怪庸庸者之議，藥不議病也。

馮楚瞻曰：潮熱之症，有陰陽之分。平旦潮熱，自寅至申，行陽二十五度，諸陽用事，熱在行陽之分，肺氣主之；日晡潮熱，自申至寅，行陰二十五度，諸陰用事，熱在行陰之分，腎氣主之。一以清肺，一以滋腎。若氣虛潮熱，參、耆、熟、附，所謂溫能除大熱也。血行潮熱，歸、芍、骨皮，所謂養陰退陽也。其論潮熱頗詳。如《傷寒論》所云：日晡潮熱，以陽明主於申、酉、戌之故。則所謂行陽主肺氣，行陰主腎氣，乃渾舉之辭，不可執一。

《醫理真傳・陰虛問答》　問曰：頭腦獨發熱，心煩熱，小便短赤，咽乾者，何故？

答曰：此心熱移於小腸，小腸熱移於腎也。夫腎上通於腦，腦熱由腎熱也。腎爲水臟，統攝前後二陰，前陰即小腸、膀胱，後陰即陽明、大腸。肺與大腸爲表裏。心與小腸爲表裏。今因心熱移於小腸，小腸受熱，故便短，小腸血液爲熱所灼，勢必乞救於腎水，熱及於腎，腎水爲邪火所擾，不能啓眞水上騰，故咽乾。眞水不能上交於巔，故腦熱。法宜清熱、養陰、降火爲主，方用導赤散。

《血證論・發熱》　吐血家，脈靜身涼，不藥可愈，以陰雖虧而陽猶不亢，陰與陽尚得其和，故易愈也。或身有微熱，皮毛似汗，此爲陽來求陰，水來就血，亦可自愈。所謂發熱者，與身有微熱不同。

失血家，陽氣鬱於血分之中，則身熱鬱冒，但頭汗出。身熱者，火閉於內而不得達於外故也。但頭汗出者，火性炎上，外有所束，則火不能四達，故愈炎上，而頭汗也。治法宜解其鬱，使徧身微汗，則氣達於外，而陽不乘陰，熱止血亦治矣。此如盛暑遏熱，得雨而解，小柴胡湯主之。

又有瘀血發熱者，瘀血在肌肉，則翕翕發熱，證象白虎，口渴心煩，支體刺痛，宜當歸補血湯合甲己化土湯，加桃仁、紅花、柴胡、防風、知母、石膏，血府逐瘀湯亦治之。瘀血在肌腠，則寒熱往來，以肌腠爲半表半裡，內陰外陽互相勝復也，宜小柴胡湯加當歸、白芍、丹皮、桃仁、荆芥、紅花治之，桃奴散加黄芩、柴胡亦治之。瘀血在腑，則血室主之，證見日晡潮熱，晝日明了，暮則譫語，以衝爲血海，其脈麗於陽明，故有陽明燥熱之證，桃仁承氣湯治之，小柴胡湯加桃仁、丹皮、白芍亦治之。瘀血在臟，則肝主之，以肝司血故也，證見骨蒸癆熱，手足心燒，眼目青黑，毛髮摧折，世以爲難治之證，而不知瘀血在肝臟使然，宜柴胡清骨散加桃奴、琥珀、乾漆、丹皮治之。

以上所論，皆屬血家發熱之實證也。又有發熱之虛證，分血虛、水虛兩類，另條如左。

血虛者，發熱汗出，以血不配氣，則氣盛而外泄也。或夜則發熱，以夜主血分故也，或寅卯時即發熱，以寅卯屬少陽，肝血既虛，則少陽之相火，當寅卯旺時而發熱，地骨皮散加柴胡、青蒿、胡黄連、雲茯苓、甘草治之。又或胞中之火，因血不足，上合陽明燥氣，日晡潮熱者，犀角地黄湯治之。

水虛者，水爲氣之所化，水津不足，則氣熱，皮毛枯燥，口咽生嗆，遺精淋祕，午後發熱，大補陰丸以補水濟火，或清燥救肺湯從肺胃以生水津，水足以濡血，則陽氣不亢，燥熱自除。五蒸湯亦統治之。

復有陰虛於內，陽浮於外，而發熱者，須大補其陰，而復納其陽。故產後發熱，用四物湯加黑薑，失血發熱亦可用之。火重者，再加芩、連。若腎陰不足，眞陽外浮，發熱喘促者，是爲陰不戀陽，陽不入陰，宜從陰引陽，用二加龍

骨湯加五味子、麥門冬、阿膠，或三才湯加鹽炒肉桂少許，桑葉、雲苓、白芍、蟲草、山茱萸、牛膝、五味子、知母、沉香、龜版。此外又有食積發熱者，手足心腹熱，胸滿噦呃，大便不調，日晡及夜發煩，宜枳殼、厚朴、大黃消去之，則不壅熱矣，勿謂虛人無實證也。

《血證論・厥冷》 雜病四肢厥冷，爲脾腎陽虛，不能達於四末，四逆湯主之。若失血之人，而亦間有發厥者，則多是熱邪內陷，伏匿在裡，外見假寒，身如冷水，目昏神暗，脈伏不見，或冷一陣，反而發熱，或厥數日，反發熱數日。其厥多熱少者，是陽極似陰，熱之至也；厥少熱深者，是伏熱猶得發洩，熱尚淺也。此即《傷寒論・厥陰篇》所謂熱深厥亦深，熱微厥亦微是矣。蓋厥陰肝經，內寄膽火，病則火伏陰中而爲厥，火出陽分則反熱。發熱固是火甚，發厥則火伏於內，而更盛矣。先宜治其伏火，使火得發，轉厥爲熱，次乃更清其熱，斯可愈耳。若誤認爲雜病發厥，而用熱藥，是促其命也。其辨法，雜病之厥，吐利不止，脈脫氣微，有寒無熱。伏火之厥，則厥後微露熱形，口不和，便不溏，小便不清，心中疼熱，煩躁不甯，惡明喜暗，渴欲得飲，吐衄隨厥而發，皆現眞熱假寒之象，先以清化湯合升降散攻其伏熱，或當歸蘆薈丸攻之，次以五蒸湯清之。厥止熱不退者，再用大補陰丸、地黃湯以滋陰。

《血證論・寒熱》 發熱惡寒，多是外感傷其營衛，傷榮則寒，傷衛則熱，平人治法，須用麻桂發散。失血皆陰血大虧，不可再汗，以耗其氣分之水液，只可用小柴胡湯加荊芥、防風、紫蘇、杏仁、薄荷、前胡、葛根等以和散之，免犯仲景血家忌汗之戒也。若不關外感，係本身營衛不和，發爲寒熱，似瘧非瘧者，不可作瘧治之，只用小柴胡或逍遙散，和其榮衛而愈。又有瘀血作寒熱者，其身必有刺痛之處，血府逐瘀湯治之。此與雜病寒熱有異，醫者須知。

《讀醫隨筆・證治類・身中腹中一股熱氣衝動者有虛實二因》 朱丹溪曰：人有氣如火，從腳下起，入腹者，此虛極也。火起九泉之下，此病十不救一。治法，以四物加降火藥服之，外以附子末，津調貼涌泉，以引火下行。虞天民曰：此證果係勞怯之人，固從陰虛法治之矣；若壯實之人有此，則溼鬱成熱之候也。予嘗冒雨徒行衣溼，得此證，以蒼朮、黃柏，加防己、牛膝等藥，作丸服之而愈。後累治數人皆效。誤作陰虛，即成痿證死矣。竊維臨診以來，每見患寒溼之證，如筋骨疼痛，四肢困輭，咳嗽哮喘者，多自言有一股熱氣，從臍處上衝，繞背入心，或言有熱氣從腳心，上衝少腹，或上衝臍髀，入於脊脇，更有直上腦面者，莫不自以爲熱，求用涼潤滋陰之劑。予概置不顧，只照寒溼本證，再加入羌活、白芷、細辛、藁本、威靈仙、生附子。在腳心者，加牛膝、苡仁，又佐以菖蒲、茜草、鬱金、薑黃、降香、三稜、莪朮活血之品，即吐血咳喘，證似勞怯者，亦皆酌用此法，無不應手取效。可見此證，總由寒溼滿布經絡，衛氣不能暢達，而錯道以入於脈中，或抑遏於皮裏膜外夾縫之處，隨左升右降之大氣而轉旋也。其自覺大熱者，固由此氣之鬱久，熱性太過，亦因體中寒溼氣盛，眞陽已滅，遂映之而倍覺其熱也。其從臍上衝者，臍乃小腸之部，人之飲食，必待入小腸，始能化精氣以行脈中，化悍氣以行脈外，氣管血管，皆由小腸上達心肺而內通藏府，外布周身。今寒客於小腸之脈外，玄府閉塞，飲食新化之熱氣，不能勻布三焦，五經幷行，而涌溢於脈中，遂覺熱盛於常矣。故其熱之起也，多在食遠，或天明陽氣上升之時，不似陰虛陽亢者，必發於日晡也；胸中多煩悶，四肢多惡寒無力，又不似陰虛陽亢者之煩躁不安，神氣浮越也。前賢論此者，丹溪家以爲陰虛陽亢，東垣家以爲陽虛下陷，未有指爲寒溼者，而歷數生平所治，又無一不是寒溼，心竊疑之久矣。得虞氏此論，爲之一快，累治皆效之語，信不誣也。

《讀醫隨筆・瘀血內熱》 腹中常自覺有一段熱如湯火者，此無與氣化之事也。非實火內熱，亦非陰虛內熱，是瘀血之所爲也。其證口不乾，而內渴消水。蓋人身最熱之體，莫過於血，何則？氣之性熱，而血者氣之室也，熱性之所附麗也。氣之熱散而不聚，其燄疏發；血之熱積而獨厚，其體燔灼。火猶燄也，血猶炭也，燄熱於炭乎？抑炭熱於焰也？故病人或常如一陣熱湯澆狀，是心虛而血下溜也；又常如火從胸腹上衝於喉，是肝脾鬱逆而血上衝也，皆仍在血所當行之道，故不爲泛溢外出之患。又有兩肋內或當胸一道如火溫溫然，有心窩中常如椒、桂辛辣狀，或如破皮疼脹狀，喉中作血腥氣者，是皆瘀血積於其處也。其因或由寒熱病後，或由渴極驟飲冷水，或由大怒，或由用力急遽，或由勞後驟息，或由傷食日久，或由嗜食煿炙太過，在婦人或由經水不盡。治之必兼行瘀之品，如桃仁、紅花之屬，或吐紫塊，或下黑糞，乃止。若誤以爲實火，而用寒清，以爲陰虛，而用滋補，則瘀血益固，而將成乾血證矣。凡瘀血初起，脈多見弦，兼洪者易治，渴飲者易治，其中猶有生氣也；短濇者難治，不渴者難治，以其中無生氣也。如湯火上衝下溜者，血雖瘀而猶行；如辛辣如破皮，常在其處者，血已結於膜絡，不得行也。

血行者，涼化之，佐以補氣；血結者，溫化之，佐以行氣。《本草》稱三稜能消刀柄，亦甚言其能化無氣之血塊也。

《讀醫隨筆・證治類・勞傷陽虛發熱》 前人多言陰虛發熱，罕言陽虛發熱者，惟東垣曾力辨之。夫勞傷陽虛者，大勞大汗，及強力入房，汗出如浴，陽氣內竭，即亡陽之例也。發爲表熱，粗看與外感無別，若兼外感，更難別矣。頭面胸腹，燔灼如火，自覺心中如焚，又與溫病相似。治法卻與外感與溫病毫不相涉，若或差誤，死在頃刻，輕者亦不出五日七日也。其辨別處，外感脈必弦緊；溫病脈必洪大，上涌有力；勞傷脈必遲弱無力，或浮虛而促，或沈細而疾，或斷而漉漉如珠，或濇而參伍不調，或應指即回而無勢，或耎長圓淨而無暈。外感四肢俱熱，勞傷兩足必冷，不能甚熱。溫病以手按皮膚上，必久而愈熱；勞傷久按反覺冷氣侵人。外感熱盛，必煩躁氣粗；勞傷氣平身靜，不能轉側。溫病內熱，必全腹上下皆熱；勞傷只熱在心中，是陽氣離根，而上結於此也。溫病內熱，必渴而索飲無厭；勞傷口乾，索水不欲飲，飲亦不多。外感舌苔先白而轉黃；溫病舌苔先或白或黃而轉黑，乾燥生刺；勞傷或舌白苔薄，或淡紅無苔，或舌黑而潤，或舌尖有紅紫黑點，而舌心自淨。外感、溫病熱盛，面色必赤；勞傷面色不赤，或兩顴浮紅，而額上晦暗。外感、溫病熱盛，必昏惑譫妄，手足躁擾；勞傷神識清明，但卧而身重難動，睡中呢喃一二句，而聲息甚微。如上諸象，即不全見，總有二三處可辨。若舌微強短，及言談委婉詳盡，異於平日者，此眞氣已離，神丹莫救矣。治之先宜微酸入溫補劑中，斂陽歸根。有外感者，俟中氣有權，發見躁擾之象，再以補中加散可也。其中又有夾食、夾血、夾痰、夾溼、夾鬱之辨，更有兼陰虛者，併宜兼顧。若素有痞塊，尤難措手。誤用白虎、三黃、及犀角、地黃，但一入口，即心氣衰息，口不能言，萬無挽回之策。若外感重而勞傷輕者，即陶節菴所謂勞力傷寒也，與虛人病感，皆散中加補可已。

《醫學衷中參西録・陰虛勞熱方》 醴泉飲　治虛勞發熱，或喘或嗽，脈數而弱。

勞熱之證，大抵責之陰虛。有肺陰虛者，其人因肺中虛熱薰蒸，時時癢而作嗽，甚或肺中有所損傷，略一動作，輒發喘促。宜滋補肺陰，兼清火理痰之品。有腎陰虛者，其人因腎虛不能納氣，時時咳逆上氣，甚或喘促。宜填補下焦眞陰，兼用收降之品。若其脈甚數者，陳修園謂，宜滋養脾陰。蓋以脾脈原主和緩，脈數者必是脾陰受傷，宜於滋陰藥中，用甘草以引之歸脾，更兼用味淡之藥，如薏米、石斛之類。特是人身之陰，所蓋甚廣，凡周身之濕處皆是也。故陰虛之甚者，其周身血脈津液皆就枯涸。必用汁漿最多之藥，滋臟腑之陰，即以溉周身之液，若方中之山藥、地黃是也。然脈之數者，固係陰虛，亦係氣分虛弱，有不能支持之象，猶人之任重而體顫也。故用人參以補助氣分，與玄參、天冬之涼潤者幷用，又能補助陰分。且慮其升補之性，與咳嗽上逆者不宜，故又佐以赭石之壓力最勝者，可使人參補益之力下行直至涌泉，而上焦之逆氣浮火，皆隨之順流而下；更可使下焦眞元之氣，得人參之峻補而頓旺，自能吸引上焦之逆氣浮火下行也。至於牛蒡子與山藥幷用，最善止嗽，甘草與天冬幷用，最善潤肺，此又屢試屢效者也。

初制此方時，原無赭石，有丹參三錢，以運化人參之補力。後治一年少婦人，信水數月不行，時作寒熱，乾嗽連連，且兼喘逆，胸膈滿悶，不思飲食，脈數幾至七至。治以有丹參原方不效，遂以赭石易丹參，一劑咳與喘皆愈強半，胸次開通，即能飲食，又服數劑脈亦和緩，共服二十劑，諸病皆愈。以後凡治婦女月閉血枯，寢至虛勞，或兼咳嗽滿悶者，皆先投以此湯，俾其飲食加多，身體強壯，經水自通。

《醫學衷中參西録・治陰虛勞熱方》 資生湯　治勞瘵羸弱已甚，飲食減少，喘促咳嗽，身熱脈虛數者，亦治女子血枯不月。

《醫學衷中參西録・治陽虛方》 敦復湯　治下焦元氣虛憊，相火衰微，致腎弱不能作強《內經》云：腎者，作強之官。脾弱不能健運，或腰膝痠疼，或黎明泄瀉，一切虛寒諸證。

或問：人之相火，生於下焦，而游行於中焦、上焦。夫下焦既爲相火所生之地，其處當熱於他處，何以人之下焦轉多畏寒乎？答曰：此段理解，微妙難言，然可罕譬而喻也。君不見夫西洋火柴乎，夫火柴原蘊蓄一團火氣，然以手捫之，初不覺其熱也。惟手執火柴以其頂着物而劃之，且劃至如許之遠，而後火發而熱熾，是以火柴之火與熱，實生於與物相磨之道路也。火柴有然，人身之相火何莫不然。當其初起於命門，原是一縷生發之氣，息息上達以流行於周身，與周身之經絡相磨相蕩而生熱，猶火柴之劃物而生熱也。是人之下焦所以多畏寒者，誠以相火始生，其熱力猶微也。且相火爲水中之元陽，乃陰中之火猶兩間之電氣也，電氣無處不有，隨物而寓，即含電氣最多之物，亦非熱於他物。如鐵能含電，尤善傳電，西人以兩鐵相磨而生電

光，兩鐵之相磨愈速，電光之生亦愈速。故凡欲補相火者，須兼補腎中元氣，元氣旺則流行於周身者速，磨蕩於經絡者必加力，而相火之熱力，即因之而增也。故拙擬敦復湯，原爲補相火之專方，而方中以人參爲君，與萸肉、茯苓幷用，借其收斂下行之力，能大補腎中元氣，元氣既旺相火自生。又用烏附子、補骨脂之大熱純陽，直達下焦，以助相火之熱力，核桃仁之溫潤多脂，峻補腎臟，以厚相火之基址。且附子與人參同用，名參附湯，爲回元陽之神丹，補骨脂與核桃仁幷用，名青蛾丸，爲助相火之妙品。又恐藥性太熱，於下焦眞陰久而有礙。故又重用生山藥，取其汁漿稠粘，能滋下焦眞陰，其氣味甘溫，又能固下焦氣化也。至於鷄內金，其健運脾胃之力，既能流通補藥之滯，其收澀膀胱之力，又能逗留熱藥之性也。

《醫學衷中參西録・醫論・論火不歸原治法》 方書謂下焦之火生於命門，名爲陰分之火，又謂之龍雷之火，實膚淺之論也。下焦之火爲先天之元陽，生於氣海之元氣。蓋就其能撐持全身論，則爲元氣；就其能溫煖全身論，則爲元陽。此氣海之元陽，爲人生命之本源，無論陽分、陽分之火，皆於此肇基。氣海之形，如倒懸鷄冠花，純係脂膜護繞搏結而成。其脂膜旁出一條，與脊骨自下數第七節相連；夾其七節兩旁，各有一穴；內經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也。而氣海之元陽由此透入脊中，因元陽爲生命之本，故於元陽透脊之處謂之命門。由斯觀之，命門之實用，不過爲氣海司管鑰之職，下焦之火，仍當屬於氣海之元陽。論下焦之火上窜不歸原，亦氣海元陽之浮越也。然其病渾名火不歸原，其病因原有數端，治法各有所宜，爰詳細臚列於左，以質諸醫界同人。

有氣海元氣虛損，不能固攝下焦氣化，致元陽因之浮越者。其脈尺弱寸強，浮大無根。其爲病，或頭目眩暈，或面紅耳熱，或心熱怔忡，或氣粗息賁。宜治以淨萸肉、生山藥各一兩，人參、玄參、代赭石、生龍骨、生牡蠣各五錢。心中發熱者，酌加生地黃、天冬各數錢。補而斂之，鎮而安之，元陽自歸其宅也。方中用赭石者，因人參雖饒有溫補之性，而力多上行，與赭石幷用，則力專下注；且赭石重墜之性，又善佐龍骨、牡蠣以潛陽也。有下焦眞陰虛損，元陽無所係戀而浮越者。其脈象多弦數，或重按無力。其證時作灼熱，或口苦舌乾，或喘嗽連連。宜用生山藥、熟地黃各一兩，玄參、生龍骨、生牡蠣、生龜板、甘枸杞各五錢，生杭芍三錢，生鷄內金、甘草各錢半。此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

若其下焦陰分既虛，而陽分亦微有不足者，其人上焦常熱，下焦間有覺涼之時，宜治以《金匱》崔氏八味丸，以生地易熟地，更宜將茯苓、澤瀉分量減三分之二，將丸劑一料，分作湯藥八劑服之。有氣海元陽大虛，其下焦又積有沉寒錮冷，逼迫元陽如火之將滅，而其焰轉上窜者。其脈弦遲細弱，或兩寸浮分似有力。其爲證：心中煩躁不安，上焦時作灼熱，而其下焦轉覺涼甚，或常作泄瀉。宜用烏附子、人參、生山藥各五錢，淨萸肉、胡桃肉各四錢，赭石、生杭芍、懷牛膝各三錢，雲苓片、甘草各錢半。泄瀉者宜去赭石。此方書所謂引火歸原之法也。方中用芍藥者，非以解上焦之熱，以其與參、附幷用，大能收斂元陽，下歸其宅。然引火歸原之法，非可概用於火不歸原之證，必遇此等證與脈，然後可用引火歸原之法，又必須將藥晾至微溫，然後服之，方與上焦之燥熱無礙。

有因用心過度，心中生熱，牽動少陽相火，上越且外越者。其脈寸關皆有力，多兼滑象，或脈搏略數。其爲病：心中煩躁不安，多生疑惑，或多忿怒，或覺熱起脇下，散於周身。治用生懷山藥細末六七錢，煮作粥，晨間送服芒硝三錢，晚送服西藥臭剝兩瓦。蓋芒硝鹹寒，爲心經對宮之藥，善解心經之熱，以開心下熱痰；臭剝性亦鹹寒，能解心經之熱，又善制相火妄動。至送以山藥粥者，因鹹寒之藥與脾胃不宜，且能耗人津液，而山藥則善於養脾胃，滋津液，用之送服硝、剝，取其相濟以成功，猶《金匱》之硝石礬石散送以大麥粥也。

有因心肺胃之陽甚虛，致寒飲停於中焦，且溢於膈上，逼迫心、肺、脾、胃之陽上越兼外越者。其脈多弦遲細弱，六部皆然，又間有浮大而軟，按之豁然者。其現證：或目眩耳聾，或周身發熱，或覺短氣，或咳喘，或心中發熱，思食鮮果，而食後轉覺心中脹滿病加劇者。宜用拙擬理飲湯。服數劑後，心中不覺熱，轉覺涼者，去芍藥。或覺氣不足者，加生箭芪三錢。

紀事

《醫學正傳・火熱》 駱氏婦，年四十餘，夜間發熱，早晨退，五心煩熱，

無休止時，半年後求予治。六脈皆數，伏而且牢，浮取全不應。予與東垣升陽散火湯，四貼而熱減大半，胸中覺清快勝前。再與二貼，熱悉退。後以四物湯加知母、黃柏，少佐以炒乾薑，服二十餘貼全安。

《內科摘要・飲食勞倦虧損元氣等證》 光祿高署丞，脾胃素虛，因飲食勞倦，腹痛，胸痞。誤用大黃等藥下之，譫語，煩躁，頭痛，喘，汗，吐瀉頻頻，時或昏憒，脈大而無倫次。用六君子加炮薑，四劑而安。但倦怠少食，口乾發熱，六脈浮數。欲用瀉火之藥。余曰：不時發熱，是無火也；脈浮大，是血虛也；脈虛浮，是氣虛也。此因胃虛，五臟虧損，虛症發見。服補胃之劑，諸症悉退。

大尹徐克明，因飲食失宜，日晡發熱，口乾體倦，小便赤濇，兩腿酸痛。余用補中益氣湯治之。彼知醫，自用四物、黃柏、知母之劑，反頭眩，目赤，耳鳴，唇燥，寒熱，痰湧，大便熱痛，小便赤濇。又用四物、芩、連、枳實之類，胸膈痞滿，飲食少思，汗出如水，再用二陳、芩、連、黃柏、知母、麥門、五味，言語譫妄，兩手舉拂。屢治反甚，復求余。用參、芪各五錢，歸、朮各三錢，遠志、茯神、酸棗仁、炙草各一錢，服之熟睡良久，四劑稍安。又用八珍湯調補而愈。

夫陰虛乃脾虛也。脾爲至陰，因脾虛而致前症。蓋脾稟於胃，故用甘溫之劑以生發胃中元氣，而除大熱。胡乃反用苦寒復傷脾血耶？若前症果屬腎經陰虛，亦因腎經陽虛不能生陰耳。經云：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又云：虛則補其母。當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以補其母，尤不宜用苦寒之藥。世以脾虛誤爲腎虛，輒用黃柏、知母之類，反傷胃中生氣，害人多矣。

大凡足三陰虛，多因飲食勞役以致胃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補胃土則金旺水生，木得乎而自相生矣。

一男子，每遇勞役，食少，胸痞，發熱，頭痛，吐痰，作渴，脈浮大。余曰：此脾胃血虛病也。脾屬土，爲至陰則生血，故曰陰虛。彼不信，服二陳、黃連、枳實、厚朴之類，諸症益甚，又服四物、黃柏、知母、麥門，更腹痛作嘔，脈洪數而無倫次。余先用六君加炮薑，痛嘔漸愈，又用補中益氣全愈。

秀才劉貫卿，勞役失宜，飲食失節，肢體倦怠，發熱作渴，頭痛惡寒，誤用人參敗毒散，痰喘昏憒，揚手擲足，胸間發癍，如蚊所功。余用補中益氣加薑、桂、麥門、五味補之而愈。

黃武選，飲食勞倦，發熱惡寒。或用解表之藥，益甚，再劑昏憒，胸發黑癍，脈洪數而無力。余欲用補中益氣之劑，不從而歿。

一儒者，素勤苦，因飲食失節，大便下血，或赤或黯。半載之後，非便血，則盜汗，非惡寒，則發熱。血、汗二藥用之無効。六脈浮大，心脾則濇。此思傷心脾，不能攝血歸源。然血卽汗，汗卽血。其色赤黯，便血，盜汗，皆火之升降微甚耳。惡寒發熱，氣血俱虛也。乃午前用補中益氣，以補脾肺之源，舉下陷之氣，午後用歸脾加麥門、五味，以補心脾之血，收耗散之液，不兩月而諸症悉愈。

癸卯春人曰，余在下堡顧氏會間，有儒者許梅村云：舍親馬生者發熱，煩渴，時或頭痛。昨用發散藥，反加喘急，腹痛，其汗如水，晝夜譫語。余意此勞傷元氣，誤汗所致，其腹必喜手按。許往詢之，果然。遂與十全大補加附子一錢，服之熟睡，喚而不醒，舉家驚惶，及覺，諸症頓退，再劑而痊。

凡人飲食勞役，起居失宜，見一切火症，悉屬內眞寒而外假熱，故肚腹喜煖，口畏冷物。此乃形氣病氣俱屬不足，法當純補元氣爲善。

《內科摘要・腎虛火不歸經發熱等症》 大尹沈用之，不時發熱，日飲冰水數碗，寒藥二劑，熱渴益甚，形體日瘦，尺脈洪大而數，時或無力。王太僕曰：熱之不熱，責其無火，寒之不寒，責其無水。又云：倏熱往來，是無火也。時作時止，是無水也。法當補腎。用加減八味丸，不月而愈。

通安橋顧大有父，年七十有九，仲冬將出，小妾入房。致頭痛發熱，眩暈，喘急，痰涎壅盛，小便頻數，口乾引飲，遍舌生刺，縮斂如荔枝然，下唇黑裂，面目俱赤，煩燥不寐，或時喉間如烟火上衝，急飲涼茶少解，已濱於死，脈洪大而無倫，且有力，捫其身，烙手。此腎經虛火遊行其外。投以十全大補加山茱、澤瀉、丹皮、山藥、麥門、五味、附子，一鍾熟寐良久，脈症各減三四，再與八味丸服之，諸症悉退。後畏冷物而痊。

下堡顧仁成，年六十有一，痢後入房，精滑自遺，二月方止。又房勞感寒，怒氣，遂發寒熱，右脇痛連心胸，腹痞自汗，盜汗如雨，四肢厥冷，睡中驚悸，或覺上升如浮，或覺下陷如墜，遂致廢寢。或用補藥二劑，益甚。脈浮大洪數，按之微細。此屬無火虛熱，急與十全大補加山藥、山茱、丹皮、附子，一劑諸症頓愈而痊。此等元氣，百無一二。

一儒者，口乾，發熱，小便頻濁，大便秘結，盜汗，夢遺，遂致廢寢。用當歸六黃湯二劑，盜汗頓止，用六味地黃丸，二便調和，用十全大補湯及前丸兼服，月餘悉愈。

《內科摘要・脾肺虧損咳嗽痰喘等症》 大參李北泉，時吐痰涎，內熱作渴，肢體倦怠，勞而足熱。用清氣化痰益甚。余曰：此腎水泛而爲痰，法當補腎。不信，另進滾痰丸一服，再瀉不止，飲食不入，頭暈眼閉，始信。余用六君子湯，數劑胃氣漸復，卻用六味丸，月餘諸症悉愈。

鴻臚蘇龍溪，咳嗽氣喘，鼻塞流涕，余用參蘇飲一劑以散寒邪，更用補中益氣湯以實腠理而愈。後因勞怒仍作，自用前飲益甚，加黃連、枳實，腹脹不食，小便短少，服二陳、四苓，前症愈劇，小便不通。余曰：腹脹不食，脾胃虛也。小便短小，肺腎虛也。悉因攻伐所致，投以六君加黃芪、炮薑、五味，二劑諸症頓退，再用補中益氣加炮薑、五味，數劑全愈。

《慎齋遺書・火》 一婦五月間，身涼，自言內熱，水瀉二月，一日數次，小水絕無，大便皆水。自言上熱極，下凍死，腰腿足俱冷，腹痛如冰，或一時發熱，不欲近衣，或一時怕冷，遍身盡熱，夜至天明，面目紅腫，藥之不愈。自小至大，六脈洪大，此伏火也。火性炎上，故上熱下冷耳。用四物湯加柴胡、葛根、升麻、甘草、梔子、黃蘗、黃芩二帖。小水行瀉止。復發牙疼，三日不愈，用黃耆建中湯加附子，一服愈。

《慎柔五書・醫案・虛勞例》 曹桐江令堂，年六十外。九月間，發熱，少飧。余診之，六脈俱無神，有八至，右關浮則滿，沈則無，正經云：脾虛浮似肺，亦火內鬱之症，脾弱宜矣。用補中益氣數劑。變瘧，此正氣復而邪氣欲出矣，用六君加五味、乾薑、四貼痊復，合參苓白朮丸調理，康健如故。

《軒岐救正論・左腎水衰陰虛發熱症》 甲申首春，連翔梧年踰五旬，素多姬妾，持籌鹺務，心腎兩虧，發熱唾痰，陰痿足軟，頰紅肉脫，腸結便清，脈左浮緩無力，右亦洪大不勻。先數醫治以歛冬、麥冬、橘紅、石斛、貝母之屬，日嗽痰十餘盌，神倦增劇。余曰：此爲鍾情枕席，又竭精血，病以漸致，其嗽而發熱者，乃腎水枯，火無以制，因而升尅肺金。若痰則腎液上湧，不能四布，非出於脾也。頰紅者，火灼肺而外徵也。肉脫者，脾氣衰，火不生土也。脈肝腎浮緩，此爲受尅於金土，勢應不起，獨是胃氣未敗，飲食如常，尚猶可救。但非恪服二百餘劑，不能見効。法須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用六味丸，減澤瀉，加人參、龜膠、炙草等藥。服數日，痰嗽頓減，日只盌許，體不甚倦，至四十餘劑，病固未減，症亦未增。

余曰：盃水車薪，安能驟愈，須寧耐久服，藥力既足，病魔自解耳。彼不信，別延數醫，皆力任以爲投十餘劑可愈，甫兩服而唾痰如湧，胸膈脹悶，察之乃瓊玉膏，大都皆甘寒瀉火之藥。始信余言。復再延治。余曰：此症本入死法，初尚恃天生一綫胃氣，留連未斷，爲之少延殘喘，今敗於寒劑，土氣將絕，無能爲矣。入秋當殞，辭不治。別請張明卿。張謂連參天曰：諸痰屬脾，非出於腎。怪余創言腎經有痰。連語及，傳示以立齋醫案，始無辨。又刺余曰：若依立齋法治虛癆當無功，余隨轉一語曰：憑丹溪尚有罪耳。張僅投以四白散之物，固知命在垂亡，藥石難甦，弟立齋法最善，未可輕詆也。翔梧至八月十四日果歿。余爲備悉始末，以告同患。再錄立齋陰虛治驗於後。立齋曰：愚按虛損之症，設若腎經陰精不足，陽無所化，虛火妄動，以致前症者，宜用六味地黃丸補之，使陰旺則陽化。若脾虛不能生腎，陰陽俱虛而致前症者，宜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培補元氣以滋腎水。若陰陽絡傷，血隨氣泛行，而患諸血症者，宜用四君加當歸，純補脾氣，以攝血歸經。又曰：凡男子少年色慾過度，先見潮熱盜汗，咳嗽倦怠等症，此屬足三陰虧損，虛熱無火之症，故書發夜止，夜發晝止，不時而作，當用六味丸爲主，以補中益氣湯調補脾胃。若脾胃先損者，當以補中益氣湯爲主，以六味丸溫存肝腎，多有得生者。若誤用黃栢、知母之類，則復傷脾胃，飲食日少，諸藏愈虛，元氣下陷，腹痞作瀉，則不可救矣。又曰：秋官張碧崖，面赤作渴，痰盛頭暈，此腎虛水泛而爲痰，用地黃丸而愈。又云：若腎虛陰火炎上，宜用六味丸。若腎氣虛寒痰上湧，用八味丸。若因肝腎陰虛，而痰中有血者，宜用六味丸。若腎氣虧損，津液難降，敗濁爲痰者，乃眞藏之症，宜用六味丸爲主，腎氣既壯，津液清化，而何痰之有哉。又云：大凡潮熱，發熱，晡熱者，五藏齊損也，宜用六味丸。氣血虧損者，須用十全大補湯。又云：上舍陳道復長子，虧損腎經，久患咳嗽，午後益甚。余曰：當補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時孟春，不信。乃服黃栢、知母之類，至夏吐痰引飲，小便頻數，面目如緋。余以白朮、當歸、伏苓、五味、陳皮、麥冬、丹皮、澤瀉四劑，乃以參、耆、熟地、山茱爲丸，俾服之諸症頓退。復請視，余以爲信，遂用前藥如常與之，彼仍泥不服，卒致不起。庶吉士黃伯鄰，發熱吐痰，口乾體

倦，自用補中益氣湯不應。余謂此金水俱虛之症，兼服地黃丸而愈。一男子腿內作痛，用滲濕化痰藥，痛連臀肉，面赤吐痰，腳跟發熱。余曰：乃腎虛陰火上炎，當滋化源，不信。服黃柏、知母之類而歿。又云：按內傷發熱者，因飲食過時，勞役過度，而損耗元氣，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翕翕然而發熱，宜用補中益氣湯以升其陽。若因勞力辛苦，入房不節，虧損精血，虛火妄動而發熱者，宜用六味丸以補其陰，不可認作有餘之火而用黃柏、知母之類也。

《續名醫類案・內傷》萬密齋治董氏子，年十七病，請治。診其脈，浮大無力，問其症，無惡寒頭痛，但身熱口渴，四肢倦怠。曰：似白虎症，面脈虛，乃飢渴勞力得之，黃芪炙，當歸酒洗各一兩，作湯服之而愈。

洪氏子，因勞傷發熱頭疼，咳嗽，脇痛。醫謂傷寒，大用發散劑汗大出，熱更甚，神昏見鬼，躁渴舌黑，身重足冷，徹夜不寐，困頓欲絕，脈細數無倫，胃脈微極，此勞傷中氣發熱。東垣補中益氣湯爲此等病而設，令陰陽氣和，自能出汗而解。今更虛其虛，陽氣發泄殆盡，所以身愈熱而神愈昏，陰陽既脫，自爾目盲見鬼，津液既亡，所以舌黑足冷，至於身重異常，此尤足少陰極虛之症。蓋腎主骨，骨有氣以舉則輕，否則重也。與熟地二兩，炒麥冬四錢，乳炒白朮五錢，牛膝三錢，五味子一錢，附子二錢，濃煎人參一兩，煎汁衝服。口渴，另用熟地二兩，麥冬五錢，人參八錢，濃煎代茶。三四劑後，汗收熱退，舌潤神清，嗽止食進，後用生脈飲送十補丸四五錢，再以歸脾加減，煎膏成丸彈子大，圓眼湯化服全愈。

《王旭高臨證醫案・虛勞門》馮，夜涼晝熱，熱在上午。此東垣所謂勞倦傷脾也。上午熱屬氣虛，用補中益氣湯，補氣升陽。補中益氣湯加神麴、茯苓。

李，病將半載，寒熱淹纏，前方補營，兼以疏鬱，心悸腹脹仍然，茲更便溏足腫，是脾氣虛弱也。脈緩無力，當補其脾進歸脾加減法。

防風根　黨參　黃芪　冬朮　茯苓　大腹皮　歸身　白芍　棗仁　木香　荷葉蒂

《張聿青醫案・諸寒熱》左，痰多，自覺身熱，而脈不甚數。此痰濕有餘，鬱遏陽氣。

製半夏　炒行茹　川桂枝　廣橘紅　雲苓　製香附　砂仁末　生熟薏仁　二妙丸二錢，開水先下

二診，辛通苦泄，痰氣之鬱遏者開，則陽氣之勃蒸自化。胃氣既蘇，內熱亦退。陰虛生內熱，雖屬古聖明訓，實與此證異岐。前法再擴充之。

焦蒼朮一錢　澤瀉一錢五分　廣皮一錢　薑汁炒黃柏一錢五分　製半夏一錢五分　桂枝五分　雲苓三錢　炒黃野於朮一錢五分　炒竹茹一錢　炒穀芽三錢　生熟米仁各二錢

周左，每至日晡，輒作漫熱，熱不退清，汗出稍鬆，痰多，脈濡滑。氣虛痰阻，遂致陰陽開合失其常度。年近花甲，不宜見此。擬苦辛寒合方，以開陰泄熱。

川桂枝五分　光杏仁三錢　橘紅一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竹茹一錢五分　煨石膏三錢　茯苓塊三錢　枳實七分　生薑二片　紅棗一枚

二診，苦辛寒合方而開痰飲，以通陰陽，日晡漫熱已退，如鼓應桴，其爲開合失度，可以概見。以退爲進，擬蠲飲化痰。

製半夏一錢五分　茯苓三錢　竹茹一錢　豬苓一錢五分　南星三分　上廣皮一錢　枳實一錢　薏仁四錢　老薑二片

三診，脈象濡滑。運化遲鈍，便溏不實。舌苔中心黑潤。痰濕不運，脾陽不克鼓舞。擬溫中而蠲飲。

川桂枝五分　雲茯苓三錢　上廣皮一錢　薑竹茹一錢　霞天麴二錢　炒於朮二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生熟薏仁各二錢　老生薑三片

左，久嗽不止，痰稠厚膩，甚則色帶青綠，寒熱往來。脈軟而數。此肝腎素虧，而脾胃之痰熱，熏蒸於肺，陰陽開合之機悉爲痰阻，此所以爲寒爲熱也。將入勞損之門，不易圖治。

川桂枝　杏仁泥　製半夏　橘紅　炒黃川貝　生石膏　肥知母　海蛤粉　鬱金　雲苓

二診，濕痰稍退，而營衛流行不能和協。再擬和中化痰。

人參鬆另前衝，五分　製半夏　橘紅　茯苓　川桂枝　炒枳實　乾薑四分　鬱金　野於朮　煨石膏

三診，開飲化痰和中，陰陽交幷，寒熱已止，納增痰爽。足見痰阻營衛，與陽虛生外寒，陰虛生內熱者迥異也。再從前法擴充。

人參鬚八分　雲苓　製半夏　炒枳實　砂仁　野於朮　橘紅　川桂枝

石膏煨

某，氣虛多痰之質，偶食粘膩窒滯之物，氣由此不行，濕由此不運，痰由此不化，營衛由此而阻，陰陽由此而乖，遂至陰陽相爭，先寒後熱。鬱極而通，兩次大汗，陰陽稍得協和，熱勢因之漸緩。然脾肺升降，仍爲痰氣所阻，右脇作痛，痰鳴帶咳。盛納在胃，運化在脾，所謂窒滯者，陽明也。氣之不行，胃氣之不行也。濕之不運，胃濕之不運也。脾爲生痰之源，胃爲貯痰之器，肺爲出痰之竅，痰之不化，是胃中之痰不化也，阻於斯，滯於斯，寒熱交爭之下，熱雖循減，而胃中之痰濕，已被熏蒸，於是隨其陽土之性而欲化燥，舌苔爲之焦黑。舌色如此，而不甚熱，不煩悶，不口渴引飲者，獨何歟？以痰濕熏蒸，化燥化熱，皆由氣機鬱遏，津液不行，不若時邪之症，溫氣化熱之後，燥液刼津而成燥也。陽明胃絡，上通於心。今胃中爲痰濕瀰漫之區，所以神機爲之不運，神倦如寐，中脘板硬。脈象左寸微浮，關部溷滑，尺部沉細，右寸細滯，關弦尺弱。證由痰、濕、食停阻，傳變化燥，以平素氣弱，而致化火不足，化燥不足。惟恐裏氣一虛，而濕痰內陷，以致神迷。擬疏化痰濕，參入苦降辛開，即陽土宜清，陰土宜溫之意。備諸方家採擇。

製半夏二錢　旋覆花一錢五分，包　光杏仁三錢　赤白苓各二錢　磨枳實三分　白蔻仁三分，衝　廣橘紅一錢　淡乾薑四分　川雅連三分　生香附一錢五分

二診，疏降胃府，苦辛開通，脈數稍退，舌焦黑，頓化十七。鬱蒸之熱，已退三舍。大便雖未通行，而中脘略軟，頻轉矢氣，亦屬府氣欲通之象，不可不爲起色。但熱仍未退，右脇仍痛，痰鳴欲咳，還是痰濕交蒸，不可據化，所謂傷食類傷寒者，即此是也。再擬疏化一法，而步步顧其中陽，以防內陷神昏之變。備方家採擇。

製半夏二錢　橘紅一錢　生香附一錢五分　淡乾薑四分　磨枳實三分　雅連二分　光杏仁三錢　旋覆花二錢　炒蘇子三錢　竹茹八分　白蔻仁三分衝　豆卷三錢

內科總部

積聚部

題解

《素問・平人氣象論》寸口脈沉而橫，曰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

《素問・奇病論》帝曰：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積。

《靈樞・本藏》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悗，爲息賁。

《醫學啓源・內經主治備要》腹中堅硬，按之應手，謂之癥也。【略】腹中雖硬而忽聚忽散無有常準，經曰血不流而寒薄，故血內凝不流而成痕也。

《丹溪心法・積聚痞塊》積聚癥痕，有積聚成塊，不能移動者，是癥。或有或無，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者，是痕。

《玉機微義・積聚門・論積聚癥痕不同》積者，實停蓄之總名。癥者，有所成而名之，亦皆積爾。痕者血病也，似不可言爲聚。聚者陽氣也，然大小腸移熱爲癥，如此則亦聚爾。

《醫燈續焰・積聚脈證》腹中堅硬，按之應手曰癥。腹中雖硬，而忽聚忽散，無有常處曰痕。在腹內近臍左右隱痛，如齊如指如弦之狀，曰痃。僻側在兩肋之間，有時而痛曰癖。皆積聚之別號。

《雜病源流犀燭・積聚癥痕痃癖痞源流》夫分言之，有積聚癥痕疝癖之不一，總言之，則止曰積。蓋以積者，停蓄之總名。【略】癥者，徵也，以腹中堅硬，按之應手，其病形有可徵驗也，往往見臍下。【略】痕者，假也，假血成形，腹中雖硬，其實聚散無常也，亦往往見於臍下。【略】痃者，懸也，懸於腹內，近臍左右，各有一條筋脈扛起，大者如臂如筒，小者如指、如筆、如弦。【略】癖者，匿也，潛匿兩肋之間，尋摸不見，有時而痛，始覺有物。【略】痞者，閉也，痞必有塊，塊則有形，總在皮裏膜外。【略】積聚痕痃癖痞，分隸三焦，斷難混視。痞癖見於胸膈間，是上焦之病。痃積聚見腹內，是中焦之病。癥痕見於臍下，是下焦之病。

論說

《素問・五藏生成論》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

《素問・腹中論》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爲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曰伏梁。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裏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鬲俠胃脘內癰。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爲逆，居齊下爲從，勿動亟奪，論在刺法中。帝曰：人有身體髀股䯒皆腫，環齊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濇之病。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厥陰【略】濇，則病少腹積氣。【略】少陽【略】濇，則病積，溲血。【略】太陰【略】濇，則病積，心腹時滿。陽明【略】濇，則病積，時善驚。太陽【略】濇，則病積，善時巔疾。少陰【略】濇，則病積，時筋急目痛。

《素問・大奇論》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爲痕。【略】三陽急，爲痕。三陰急，爲疝。

《靈樞・五變》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稽積留止，大聚乃起。

《靈樞・水脹》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鷄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

其候也。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衄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

《靈樞・百病始生》 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胻寒，胻寒則血脈凝濇，血脈凝濇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膜脹，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幷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濡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肺脈【略】滑甚，爲息賁上氣。【略】心脈【略】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略】肝脈【略】微急，爲肥氣。在脇下，若覆杯。【略】脾脈【略】微大，爲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略】腎脈【略】微急，爲沉厥、奔豚。

《難經・十八難》 人病有沉滯，久積聚，可切脈而知之耶？然，診在右脇有積氣，得肺脈結，脈結甚則積甚，結微則氣微。診不得肺脈，而右脇有積氣者，何也？然，肺脈雖不見，右手脈當沉伏。

其外痼疾同法耶？將異也？然，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伏者，脈行筋下也。浮者，脈在肉上行也。左右表裏，法皆如此。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脈浮結者，外無痼疾。有積聚，脈不結伏；有痼疾，脈不浮結，爲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也。

《難經・五十五難》 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故陰沉而伏，陽浮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故積者，五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也。積者，陰氣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謂之聚。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難經・五十六難》 五藏之積，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咳逆，瘧瘧連歲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傳於肝，肝當傳脾，脾季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肝復欲還肺，肺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己日得之。

心之積，名曰伏梁，起齊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以秋適王，王者不受邪，心復欲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

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

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灑淅寒熱，喘咳發肺壅，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王，王者不受邪，肺復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

腎之積，名曰賁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以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賁豚以夏丙丁日得之。此是五積之要法也。

《金匱要略・五藏風寒積聚》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槩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藏病也，終不移；聚者，府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爲可治；槩氣者，脇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爲槩氣。諸積大法，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臍傍；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脈出右，積在右；脈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中藏經・積聚癥瘕雜蟲論》 積聚癥瘕雜蟲者，皆五臟六腑眞氣失而邪氣，併遂乃生焉，久之不除也。或積、或聚、或癥、或瘕、或變爲蟲，其狀各異，有能害人者，有不能害人者，有爲病緩者，有爲病速者，有疼者，有癢者，有生頭足者，有如杯塊者，勢類不同，蓋因內外相感，眞邪相犯，氣血熏搏，交

合而成也。

積者系於臟也，聚者系於腑也，癥者系於氣也。瘕者系於血也，蟲者乃血氣食物相感而化也。

故積有五，聚有六，癥有十二，瘕有八，蟲有九，其名各不同也。積有心肝肺脾腎也，聚有大腸、小腸、膽、胃、膀胱、三焦之六名也。癥有勞、氣、冷、熱、虛、實、風、溼、食、藥、思、憂之十二名也。瘕有青黃、燥、血、脂、狐、蛇、鱉之八名也。蟲有伏、蛇、白、肉、肺、胃、赤、弱、蟯之九名也。

《中藏經・論脾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積聚久不愈，則四肢不收，氣滿脹而喘不定也。

《脈經・平雜病脈》缺而緊，積聚有擊痛。

《脈經・平五藏積聚脈證》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繫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藏病也。終不移。聚者，府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爲可治。繫氣者，脇下痛，按之則愈，愈復發，爲繫氣。夫病已愈不得復發，今病復發，即爲繫氣也。

諸積大法，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臍傍。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積在氣衝。脈出在左，積在左。脈出在右，積在右。脈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診得肺積，脈浮而毛，按之辟易，脇下氣逆，背相引痛，少氣，善忘目瞑，皮膚寒，秋差夏劇。主皮中時，痛如蝨緣之狀，甚者如針刺，時癢，其色白。

診得心積，脈沉而芤，上下無常處，病胸滿悸，腹中熱，面赤嗌乾，心煩，掌中熱，甚即唾血，主身瘈瘲，主血厥，夏差冬劇，其色赤。

診得脾積，脈浮大而長，飢則減，飽則見，臍起與穀爭減，心下累累如桃李起見於外，腹滿嘔泄腸鳴，四肢重，足脛腫，厥不能卧，是主肌肉損，其色黃。

診得肝積，脈弦而細，兩脇下痛，邪走心下足腫寒，脇痛引少腹，男子積疝，女子瘕淋，身無膏澤，喜轉筋，爪甲枯黑，春差秋劇，其色青。

診得腎積，脈沈而急，苦脊與腰相引痛，飢則見，飽則減，少腹裏急，口乾咽腫傷爛，目眩眩，骨中寒，主髓厥，善忘，其色黑。

寸口脈沉而橫者，脇下及腹中有橫積痛，其脈弦，腹中急痛，腰背痛相引腹中，有寒疝瘕。脈弦緊而微細者，癥也。夫寒痹，癥瘕積聚之脈，皆弦緊。若在心下即寸弦緊，在胃管即關弦緊，在臍下即尺弦緊。

又脈癥法，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

又法，橫脈見左積在右，見右積在左，偏得洪實而滑亦爲積，弦緊亦爲積、爲寒痹、爲疝痛。內有積，不見脈，難治。見一脈一作脇相應，爲易治。諸不相應，爲不治。左手脈大，右手脈小，上病在左脇，下病在左足。右手脈大，左手脈小，上病在右脇，下病在右足。

脈弦而伏者，腹中有癥，不可轉也，必死不治。

脈來細而沈，時直者，身有癰腫，若腹中有伏梁。

脈來小沈而實者，胃中有積聚，不下食，食即吐。

《諸病源候論・積聚痼結候》積聚痼結者，是五藏六府之氣，已積聚於內，重因飲食不節，寒溫不調，邪氣重沓，牢痼盤結者也。若久，即成癥。

《諸病源候論・積聚病諸候・積聚心腹痛候》積者陰氣，五藏所生，其痛不離其部，故上下有所窮已。聚者陽氣，六府所成，故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有常處。此皆由寒氣搏於藏府，與陰陽氣相擊下上。故心腹痛也，診其寸口之脈，沈而橫，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聚痛。又寸口脈，細沈滑者，有積聚在脇下，左右皆滿，與背相引痛。

又云：寸口脈，緊而牢者，脇下腹中有橫積，結痛而泄利。脈微細者生，浮者死。

《諸病源候論・積聚病諸候・積聚心腹脹滿候》積聚成病，蘊結在內，則氣行不宣通。氣搏於府藏，故心腹脹滿。心腹脹滿，則煩而悶，尤短氣也。

《諸病源候論・積聚病諸候・積聚宿食候》積聚而宿食不消者，由藏府爲寒氣所乘，脾胃虛冷，故不消化留爲宿食也。診其脈來實，心腹積聚，飲食不消，胃中冷也。

《諸病源候論・癥瘕病諸候・癥候》癥者，由寒溫失節，致府藏之氣虛弱，而食飲不消，聚結在內，染漸生長塊段，盤牢不移動者是癥也。言其形狀，可癥驗也。若積引歲月，人即柴瘦，腹轉大，遂致死。診其脈，弦而伏。其癥不轉動者必死。

《諸病源候論・癥瘕病諸候・癥瘕候》 癥瘕者，皆由寒溫不調，飲食不化，與藏氣相搏結所生也。其病不動者，直名爲癥。若病雖有結瘕而可推移者，名爲癥瘕。瘕者假也，謂虛假可動也。候其人發語聲嘶，中滿濁而後語，乏氣拖舌，語而不出。此人食結在腹，病寒日裏，常水出四體洒洒，常如發瘧，飲食不能常，自悶悶而痛，此食癥病也。診其脈，沈而中散者，寒食癥也。脈弦緊而細，癥也。若在心下，則寸口脈弦緊。在胷，則關上弦緊。在臍，則尺中弦緊。脈癥法，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在上，頭小在下。脈來逆而牢者，爲病癥也。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若鼓，皆爲瘕。寸口脈結者，癥瘕。脈弦而伏，腹中有癥。不可轉動，必死不治也。

《諸病源候論・癥瘕病諸候・暴癥候》 暴癥者，由府藏虛弱，食生冷之物，藏既虛弱，不能消之，結聚成塊，卒然而起，其生無漸，名曰暴癥也。本由藏弱，其癥暴生，至於成病，死人則速。

《諸病源候論・癥瘕病諸候・驚癥候》 驚癥者，謂腹內癥結，如驚之形狀。有食驚觸冷不消生癥者。有食諸雜物，得冷不消，變化而作者。此皆脾胃氣弱，而遇冷不能剋消故也。癥瘕結成，推之不動移是也。

《諸病源候論・癥瘕病諸候・酒瘕候》 人有性嗜酒，飲酒既多，而食穀常少，積久漸瘦，其病遂常思酒，不得酒卽吐，多睡，不復能食。云是胃中有蟲使之然，名爲酒瘕也。

《原病式・寒類》 癥，腹中堅硬，按之應手，謂之癥也。《聖惠方》謂：癥，猶徵也。然水體柔順，而今反堅硬如地，亢則害，承乃制也。故病濕過極則爲痓，反兼風化制之也。風病過極則反燥，筋脈勁急，反兼金化制之也。病燥過極則煩渴，反兼火化制之也。病熱過極，而反出五液，或爲戰慄惡寒，反兼水化制之也。其爲治者，但當瀉其過甚之氣，以爲病本，不可反誤治其兼化也。然而兼化者，乃天機造化，抑高之道，雖在渺冥恍惚之間，而有自然之理，亦非顯形而有氣也，病雖爲邪，而造化之道，在其中矣。夫五行之理，甚而無以制之，則造化息矣。如風木旺而多風，風大則反涼，是反兼金化制其木也。大涼之下，天氣反溫，乃火化承於金也。夏火熱極，而體反出液，是反兼水化，制其火也。因而濕蒸雲雨，乃土化承於水也。雨濕過極，而兼烈風，乃木化制其土也。飄驟之下，秋氣反涼，乃金化承於木也。涼極而萬物反燥，乃火化制其金也。因而以爲冬寒，乃水化承於火也。寒極則水凝如地，乃土化制其水也，凝凍極而起東風，乃木化承土而周歲也。凡不明病之標本者，由未知此變化之道也。

瘕，腹中雖硬，而忽聚忽散，無有常準。故《聖惠方》云：瘕，猶假也。以其病瘕，未成癥也。經注曰：血不流而寒薄，故血內流而成瘕也。一云腹內結病也。經曰：小腸移熱於大腸，爲慮瘕爲沉。注曰：小腸熱已移入大腸，兩熱相搏，則血溢而爲伏瘕也。血濇不利，則月事沉滯而不行，故云慮瘕爲沉。慮與伏同。瘕，一爲疝，傳寫誤也。然則經言，瘕病亦有熱者也。或陽氣鬱結，佛熱壅滯，而堅硬不消者，非寒癥瘕也，宜以脈證別之。

《嚴氏濟生續方・積評治》 夫積者傷滯也，傷滯之久，停留不化，則成積矣。且人之藏府，皆因觸冒以成疾病。惟脾胃最易受觸，蓋日用飲食，稍或過多，停滯難化，或吐或嘔，或泄或利，當是之時，法宜推蕩，然後助養脾胃。所謂推盪者，更宜斟量人之虛實，傷滯之輕重，而推盪之。停滯一消，則不成積。剋化失宜，久之必成積聚癥瘕矣。所謂積者，有氣積、肉積、酒積、茶積、食積、痰積，更有婦室月經不通，遂成血積。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門・癥瘕痃癖》 痃者，近臍左右各有一條筋脈急痛，大者如臂，次者如持，因氣而成，如弦之狀，故名曰痃。癖者，僻在兩肋之間，有時而痛，故名曰癖。癥者痛也，瘕者假也，假物成形，推移乃動也。若傷食成塊，堅而不移，名曰食癥。瘀血成塊，堅牢不移，名曰血癥。積在腸胃之間，與臟氣結搏堅牢，雖推之不移，名曰癥，言其病形可徵驗也。氣壅塞而爲痞，言其氣痞塞不宣暢也。大抵推之不動爲癥，推之動爲瘕也。至癥與痃癖，則與痛俱。痛卽現，不痛卽隱，在臍左右爲痃，在兩肋間爲癖，在小腹牽引腰脇癥。總因婦人臟腑虛弱，經行不忌生冷，痰血飲食結聚成塊，與臟氣相持，日漸生長，牢固不安，得冷則發，大痛欲死。然有異於丈夫者，非因產後血虛受寒，或因經來取冷過度，不獨飲食失節，多挾血氣所成，其脈弦急者生，虛弱微細者死。善治者，調補脾胃爲主，佐以消導。若形氣充實者，調其氣而破其血，消其食而豁其痰，衰其大半而止，不可猛攻以傷元氣，病重則病受之，病輕則胃氣受傷矣。或云：待塊消盡而後補養，則胃氣之傷也幾希，不惟不勝治，終亦不可治也。

《病機彙論・積聚門》 積者，積壘之謂，堅鞕不移，本有形也，故有形者曰積。聚者，聚散之謂，本無形也，故無形者曰聚。有形者，或以飲食之滯，

或以膿血之留，凡汁沫凝聚成癥塊者，皆積之類。其病多在五藏，五藏屬陰，陰沉而伏故也。無形者，或脹或不脹，或痛或不痛，凡隨觸隨發，時來時往者，皆聚之類。其病多出六府，六府屬陽，陽浮而動故也。《難經》以積者陰氣，聚者陽氣，非此之謂歟。至其成積之由，考之《內經》，凡風雨清濕，飲食起居不時，皆能致之。要之，飲食之滯非寒未必成積，風寒之邪非食無以成形，故必以食遇寒，以寒遇食，或氣上投食，食後動怒，邪食相搏，而積斯成矣。若其論治，《內經》所云：堅者削之，留者攻之，結者散之，客者除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爲故，可謂盡矣。然，欲總其要，其法有三：曰攻，曰消，曰補而已。攻者，攻擊之謂。凡積堅氣實者，非攻不能去之，如強敵悍橫，非雄入九軍，單刀直入之將，必不能破其壁壘也。消者，消磨之謂。凡積聚不任攻擊者，當消而去之，如小醜盜弄潢池，即微加警斥而已，足祛其魄矣。補者，調養之謂。凡脾胃不足，虛邪留滯者，但當養其正氣，如小民餓寒，相率爲寇，但招之以德，撫之以恩，而姦宄盡爲良民矣。此治積之要法也。然，尤有要者，則在攻補之中，又分緩急之辨。如積聚未久，而正氣未損者，當以積聚爲急，速攻可也，緩之則足以滋蔓而難圖。若積聚既久，而元氣受傷者，當以元氣爲急，緩圖可也，急之則適以喜功而生事。此緩急之機，即萬全之策也，而可不急講哉。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 五積六聚之名，本乎《難經》。五積者，肥氣、伏梁、痞氣、息賁、奔豚也。六聚者，積之着於孫絡、緩筋、募原、膂筋、腸後、輸鬲也。

七癥八瘕之名，載《千金方》。七癥者，蛟蛇鱉肉髮虱米也。八瘕者，青、黃、燥、血、脂、狐、蛇、鱉也。腸覃者，積在腸外，狀如懷子，月事以時而下。石瘕者，積在胞中，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故曰辨月事也。痃者，外結募原肌肉之間。癖者，內結隱僻膂脊腸胃之後，故曰別淺深也。然積者屬藏陰也，故發有常處，不離其部。聚者屬府陽也，故發無根本，忽聚忽散。癥不移而可見，故類積類痃也。瘕能移，有時隱，故類聚類癖也。積聚、癥瘕、腸覃、石瘕、痃癖之疾，皆得之於喜怒不節則傷藏，飲食過飽則傷府，腸胃填滿汁液，外溢爲外寒所襲，與內氣血食物凝結相成也。

《臨證指南醫案・積聚》 自《難經》分出積者陰氣也，五臟所生，聚者陽氣也，六腑所成。後巢氏《病源》另立癥瘕之名，以不動者爲癥，動者爲瘕。究之，亦即《難經》積聚之意也。前賢有云：積聚者，就其肓膜結聚之處，以經脈所過部分，屬臟者爲陰，陰主靜，靜則堅而不移。屬腑者爲陽，陽主動，動則移而不定。故是案中又從而悟出云：著而不移，是爲陰邪聚絡，大旨以辛溫入血絡治之。蓋陰主靜，不移即主靜之根，所以爲陰也。可容不移之陰邪者，自必無陽動之氣以旋運之，而必有陰靜之血以倚伏之，所以必藉體陰用陽之品，方能入陰出陽，以施其辛散溫通之力也。又云：初病氣結在經，久則血傷入絡。輒仗蠕動之物，鬆透病根，是又先生化裁之妙於古人書引伸觸類而得。若夫薈、朊之去熱滯，芥、蛤之豁凝痰，不過爲先生用古處也。案中積症，第見伏梁，不能盡備。然宋時諸賢，於五積、九積治法，載在書籍者頗多。大略消補兼施，並以所惡者攻，所喜者誘爾，業醫者自當知之稔也。姚亦陶

《四聖心源・積聚根原》 積聚者，氣血之凝瘀也。血積爲癥，氣積爲瘕。《金匱》：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此爲癥痼害，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緣瘀血癥聚，不在子宮，三月胎長，與癥痼相礙，故血阻而下，是癥病之爲血也。《傷寒》：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飲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痼瘕，必大便初鞕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緣寒氣凝結，水穀不消，則大便泄利，《難經》謂之大瘕泄，是瘕病之爲氣也。

癥瘕之病，多見寒熱，以氣血積聚，陽不外達，故內鬱發熱，陰不內斂，故外束而惡寒。氣統於肺，血藏於肝，氣聚者，多下寒，血積者，多上熱。蓋離陰右降，而化金水，及其成水，而又抱陽氣，故下焦不寒，氣聚則金水失其收藏，陽不下蟄，是以寒生。坎陽左升，而化木火，及其成火，而又含陰精，故上焦不熱，血積則木火失其生長，陰不上根，是以熱作。

血性溫暖而左升，至右降於金水，則化而爲清涼，血之左積者，木之不溫也，血之右積者，金之不涼也。氣性清涼而右降，至左升於木火，則化爲溫暖，氣之右聚者，金之不清也，氣之左聚者，木之不暖也。而溯其原本，總原於土，己土不升，則木陷而血積，戊土不降，則金逆而氣聚。中氣健運而金木旋轉，積聚不生，癥瘕弗病也。

《雜病源流犀燭・積聚癥瘕痃癖痞源流》 積聚癥瘕痃癖，因寒而痰與血食凝結病也。經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厥氣生足悗，足悗

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澀，血脈凝澀，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膜脹，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又曰：卒然多飲食則脹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陽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六腧不通，溫氣不行，且外中寒，與此皆厥，凝血蘊裏，不散津液，澀著不去，而積皆成。據經之言，可知經絡之氣，得寒則厥，寒與厥先逆於下，必肢節痛，而不便利，至成足悗，於是脛寒，血氣凝澀，漸而入於腸胃，陽不化氣，而腸外汁沫迫聚不散，兼多食而不及運化，汁又溢於腸外，與血相搏，起居用力過度，絡傷血瘀，得寒則食積血積所必不免，此積之所由成也。夫分言之，有積聚癥瘕疝癖之不一，總言之，則止曰積。蓋以積者，停蓄之總名，而欲施治，有不得不分者。大抵積在臟聚在腑，惟在臟，故臟有五，而因有五積之名。肝曰肥氣，心曰伏梁，脾曰痞氣，肺曰息賁，腎曰奔豚【略】。惟在腑，故腑有六，而因有六聚之號。臟陰故積亦屬陰，腑陽故聚亦屬陽，積脈沈細附骨，聚脈浮動帶結，此積與聚切脈而顯然可別者也。且《難經》曰：積者陰氣，聚者陽氣，氣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積者五臟所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聚者六腑所成，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據《難經》之言，而積與聚不又按症而顯然可別乎。然壯盛之人，必無積聚，必其人正氣不足，邪氣留著，而後患此，故易老云：養正積自除，譬如滿座皆君子，縱有一小人，自無容留而出，令人眞氣實胃氣強，則積自消，更能斷厚味，節色慾，戒暴怒，正思慮，庶乎萬全而無害。其言良是也。然細思之，日進攻伐固不可，全用補益亦未必效，蓋既有是積是聚，而積聚之凝結日久者，不爲消磨，恐未必能自盡，譬之一室之中，既有小人在內，縱使滿座皆君子，未必不恬然自安處於其側，雖此時斷不敢與君子相抗爲難，然終自處於室中也，惟以威屈，或以言激，或以勢凌迫而逐之，方能去耳。故治積聚者，計惟有補益攻伐，相間而進，補益以補中益氣湯等爲主，隨症加減；攻伐以攻積丸等爲主，隨症加減。方爲正治。病深者伐其大半即止，然後俟脾土健運，積聚自消。且夫積聚必成塊，治塊宜丸，不宜煎，煎藥如過路之水，徒耗元氣，無損於塊，蓋塊者有形之物，氣不能成塊，必成於痰食死血。大法，貴察其所痛，以知其病之有餘不足而攻補之。東垣謂當詳臟腑之高下，而高者越之，結者散之，客者除之，留者行之，堅者削之，強者奪之，鹹以軟之，苦以瀉之，全眞氣藥補之，隨所利而行之，節飲食，愼起居，和其中外，可使必已，斯誠千古治積聚之良法也。五積宜五積丸，增損五積丸尤妙，通治諸積聚，宜化積丸。又按《大全》分癥痞、食癥、血癥、痃癖諸氣、疝瘕、八瘕、腹中瘀血凡七門。經云：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則知疝瘕既已同經，男女亦有同病。且癥痞痃癖諸病，亦屬男女皆有之，特腹中瘀血爲女子之病耳【略】。且《大全》所謂七門者：一曰癥，食癥、血癥即統在內；二曰痞，三曰痃，四曰癖，五曰疝，六曰瘕，八瘕即統在內，七曰腹中瘀血。其門類顯然可證。但諸積聚皆屬痰食死血，《大全》特於癥之一門，復申食癥、血癥二條，其餘則否，且即癥，亦但申言食與血而不及痰，何也？須知諸積中未嘗無痰，並未嘗無食與血，即血癥、食癥之內，更未嘗無痰，且諸積之痰食死血，又未嘗不先因氣病也，故治積者，必兼行血滌痰，去瘀消食，而後可耳。

綜述

《素問・奇病論》 帝曰：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爲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

《中藏經・瘳諸病藥方》 取積聚方。【略】治癥瘕。

《千金要方・堅癥積聚》 治男子女人寒冷，腹內積聚，邪氣往來，厥逆搶心，心痛痹悶，吐下不止，婦人產後羸瘦，烏頭丸。【略】

恆山丸　治脇下邪氣積聚，往來寒熱如溫瘧。

《千金翼方・癖積》 礬石圓　主積聚癥堅，不能食。【略】

芒消湯　主暴癥，堅結。【略】

三稜草煎　主癥癖。【略】

三台圓　主五藏寒熱積聚，臚脹腸鳴而噫食不作肌膚，甚者嘔逆，若傷寒瘧已愈，令不復發，食後服伍圓，飲多者吞拾圓，長服令人大小便調和，長肌肉。

《外臺秘要・積聚》 《養生方・導引法》云：以左足踐右足上，除心下積。又云：病心下積聚，端坐柱腰，向日仰頭，徐以口內氣因而咽之三十過而止，開目。又云：左脇側卧，伸臂直腳，以口內氣鼻吐之，通而復始，除積

聚心下不便。又云：以左手按右脇，舉右手極形，除積及老血。又云：閉口微息，正坐向王氣，張鼻取氣，逼置臍下，小口微出，十二通氣，以除結聚。低頭不息，十二通，以消飲食，令人輕強，行之冬月，令人不寒。又云：端坐拄腰直上，展兩臂，仰兩手掌，以鼻內氣閉之，自極七息，名曰蜀王橋，除脇下積聚。又云：向晨去枕正偃卧，伸臂脛，瞋目閉口不息極，張腹兩足，再息頃間吸腹，仰兩足倍拳，欲息微定，復爲春三夏五，秋七冬九，蕩滌五藏，津潤六腑，所病皆愈。腹有病積聚者，張吸其腹，熱乃止，癥痕散破，卽愈矣。

范汪破積丸　療積聚堅癥。【略】

又順逆丸　主久寒積聚，氣逆不能食。【略】

又捶鑿丸　療腹中積聚，邪氣寒熱消穀。

《宣明論方・積聚論》《素問》曰：積聚留飲，痞隔中滿，濕積，霍亂吐下，痕癥堅硬，腹滿，皆太陰濕土，乃脾胃之氣，積聚之根也。積者不散，聚者不化，留者不行，飲者停滯，痞者不通，膈者阻也，中滿者濕爲積，霍亂吐下爲留停，痕癥者徵也，痕假也。斯疾乃五臟六腑，陰陽變化與衰之制也。亢則害，承乃制，極則反矣。

謂水得燥則消散，而得濕則不消，乃爲積飲也。謂人形精神與榮衛血氣津液，出入流通，謂夫腠理閉密，乃爲痞也。謂腸胃隔絕，傳化失常，而乃滯也。土主形體，腹滿於中央，乃曰中滿。以傳化失度，故甚則霍亂、吐瀉也。癥者，腹中主硬，按之應手，然水體柔順，而今乃堅硬如此者，亢則害，承乃制也。痕者，中雖硬而忽聚忽散無其常，故其病未及癥也。

經曰：血不流而滯。故血內凝而乃痕也。

小腸移熱於大腸，乃爲虛痕。大腸移熱於小腸，謂兩熱相搏則爲溢，而爲伏痕。血澀不利，月事沉滯，血不行，故行爲虛痕。爲虛與伏同，痕與疝同，爲傳寫誤也。世傳冷病，然痕病亦有熱。或陽氣鬱結，弗熱壅滯而堅硬不消者，世傳爲寒癥痕也。或堅痞腹滿急痛，寒主筋縮，故急主痛。寒極血凝泣，而反兼土化制之，故堅痞之腹滿。或熱鬱於內，而腹滿堅結，痛不可忍者，皆可爲寒，誤矣，誤矣。

何不以脈證辨之？凡諸疾病，皆有陰陽寒熱，宜推詳之。五臟六腑，四季皆有積聚。心之積，名曰伏梁，在於臍上，大如臂，上至於心，橫於心下，如屋梁，故曰伏梁。肝之積，名曰賁音奔氣，在左脇下，覆如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痎瘧。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腕，覆大如杯，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疸，食不爲膚肌。肺之積，名曰息賁，結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愈，令人灑淅寒熱，喘咳，發爲肺癰。腎之積，名曰賁音奔豚，在於小腹，上至心下，如豚賁走，往來無定，久不愈，令人喘逆，發爲骨痿，少氣乏力。此爲五臟之積也，常究斯義，未可悉也。

傳其所勝者厄，傳不勝者可治。假令肺病傳肝，肝病傳脾，脾病傳腎，腎病傳心，心病傳肺，皆傳所勝，五臟之氣虛，而內外諸邪所侵，故留稽不行，遂成積聚。其脈沉細而微者，是也。【略】

保安丸　治癥積，心腹內結如拳，漸上不止，搶心疼痛，及遶臍腹痛不可忍者。【略】

開結妙功丸　治怫熱內盛，痃癖堅積，腸結癥痕積聚，疼痛脹悶，作發有時。三焦壅滯，二腸閉結，胸悶煩心不得眠。咳喘噦逆不能食，或風濕氣兩腿爲腫脹黃瘦，眼澀昏暗，一切所傷，心腹暴熱，肝腎燥鬱，偏止頭疼，筋脈拘瘓，肝體麻痹，走注疼痛，頭目昏弦，中風偏枯，邪氣上逆，上實下虛，腳膝痲木，不通氣血。【略】

木香分氣丸　治積滯癖塊不消，心腹痞結疼痛，搶刺如覆杯狀。【略】

積氣丹　治一切新久沉積氣塊，面黃黑瘦，諸氣無力，癥痕積聚，百吐酸水。

《宣明論方・諸證門・伏梁證》若梁之伏隱也，居臍上，逆臍下，順不可移動，爲水溺，故有二等。鱉甲湯主之，治伏梁，積氣，心下如臂，痞痛不消，小便不利。

《三因方・五積證治》五積者，五臟之所積，皆臟氣不寧，遇時相逆而成。其痛，如憂傷肺，肺以所勝傳肝，遇長夏脾王，傳剋不行，故成肝積，名曰肥氣。肥氣者，以其積氣藏於肝木之下，猶肥遁於山林也。失志傷腎，腎以所勝傳心，遇秋肺王，傳剋不行，故成心積，名曰伏梁。伏梁者，以其積氣橫架於肓原也。怒則傷肝，肝以所勝，傳脾，遇冬腎王，傳剋不行，故成脾積，名曰痞氣者，以積氣痞塞中脘也。喜則傷心，心以所勝傳肺，遇春肝王，傳剋不行，故成肺積，名曰息賁。息賁者，以積氣喘息賁溢也。思則傷脾，脾以所勝傳腎，遇夏心王，傳剋不行，故成腎積，名曰奔豚。奔豚者，猶水畜奔衝於心火也。《難經》以肥氣成於戊己，伏梁成於庚辛，以至奔豚成於丙丁者，正合

陰陽施化，休王乘剋之大義也。又論曰：病有積、聚，有馨氣。積者，臟病也，終始不移。聚者，府病也，發無定處，展轉痛移，爲可治。馨氣者，即宿食也，由馨飪之邪，從口入。更有息積，病乃氣息癖滯於脇下，非導引不行。

肥氣圓　治肝之積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如龜鱉狀，久久不愈，發欬逆嘔，痎瘧連歲月，不已，其脈弦而細。

伏梁圓　治心之積起於臍上，上至心，大如臂，久久不已，病煩心，身躰髀股皆腫，環臍而痛，其脈沉而芤。

痞氣圓　治脾之積在胃管，覆大如盤，久久不愈，病四肢不收，黃疸，飲食不爲肌膚，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脈浮大而長。【略】

奔豚湯　治腎之積，發於小腹，上至心，如豚奔走之狀，上下無時，久久不已，病喘逆，骨痿少氣，其脈沉而滑。

《三因方・六聚證治》　六腑者，大小腸、胃膽、膀胱、三焦者也，屬於三陽。太陽利清氣，陽明泄濁氣，少陽化精氣，如都會之府，主轉輸以爲常也。六腑失常，則壅聚不通，故實而不轉，虛而輸，隨氣往來，痛無定處，在上則格，在下則脹，傍攻兩脇，如有坯塊。易於轉變，非五臟比。

散聚湯　治久氣積聚，狀如癥瘕，隨氣上下，發作有時，心腹絞痛，攻刺腰脇，上氣窒塞，喘咳滿悶，小腹膨脹，大小便不利，或復泄瀉，淋瀝無度，遺精白濁，狀若虛勞。

《三因方・癥瘕證治》　癥瘕積聚，隨氣血以分門。故方云：以癥瘕屬肝部，積聚屬肺部，不亦明矣。況七者火數，屬心，蓋血生於心。八者木數，屬肝，蓋血歸於肝。雖曰強分，理似不混。夫癥者，堅也，堅則難破。瘕者假也，假物成形，然七癥八瘕之名，經論亦不詳出，雖有蛟龍、蛇、鱉、肉、髮、虱、米等七證，初非定名，偶因食物相感而致患耳。若婦人，七癥八瘕，則由內、外，不內外因，動傷五臟氣血而成。古人將婦人病爲痼疾，以蛟龍等爲生瘕，然亦不必如此執泥。婦人癥瘕，並屬血病，龍、蛇、魚、鱉等事，皆出偶然，但飲食間誤中之，留聚腹臟，假血而成，自有活生。

亦猶永徽中僧病噎者，腹有一物，其狀如魚，即生瘕也，與夫宿血停凝，結爲胚塊，雖內外所感之不同，治法當以類相從。所謂醫者，意也。如以敗梳治虱瘕，銅屑治龍瘕，麵蘗治米瘕，石灰治髮瘕，如此等類方論至多，不復繁引，學者可以理解。

大消石圓　治七癥八瘕聚結坯塊，及婦人帶下絕產，幷欲服丹藥，腹中有癥瘕者，當先下之，此藥但云癥瘕，不令人困。【略】

三聖圓　治積年癥瘕癖塊，諸藥療理不差，至妙。【略】

壹握七圓　治臟腑蘊緼風冷，氣血不和，停滯宿飲，結爲癥瘕胚塊，及婦人血瘕腸胃中塞，飲食不下，欬逆脹滿，及下痢赤白，霍亂轉筋，及蹉躓拳攣，腰脊腳膝疼痛，行步不能，常服建脾暖胃，堅骨強陽。

妙應丹　治諸臟氣虛，積聚煩悶，及飲食中蠱毒，或食水陸菓菰，子卵入腹，而成蟲蛇魚鱉，或宿食留飲，婦人產後，敗血不消，女子月水不通，結爲癥瘕，時發寒熱，唇口焦黑，肢體瘦削，嗜卧多厭，食少腹痛，大便糟粕，變成冷痢。

《儒門事親・五積六聚治同鬱斷》　先賢說五積六聚甚明，惟治法獨隱。【略】

偏訪醫門，人人能道。及問治法，不過三稜、廣茂、乾漆、硇砂、陳皮、礞石、芭豆之類。復有不明標本者，又從而補之，豈有病積之人，大邪不出，而可以補之乎。至於世之磨積取積之藥，余初學醫時苦，曾用之，知其不效，遂爲改軠。因考《內經》，驟然大悟。《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王太仆曰：達謂吐，發謂汗，奪謂下，泄謂利小便，折謂折其衝逆。此五者，五運爲司天所制，故立此五法，與五積若不相似然。蓋五積者，因受勝己之邪，而傳於己之所勝，適當旺時，拒而不受，復還於勝己者，勝己者不肯受，因留結爲積。故肝之積，得於季夏戊己日。心之積，得於秋庚辛日。脾之積，得於冬壬癸日。肺之積，得於春甲乙日。腎之積，得於夏丙丁日。此皆抑鬱不伸而受其邪也，豈待司天尅運，然後爲之鬱哉。且積之成也，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氣，或傷酸苦甘辛鹹之食，或停溫涼熱寒之飲，或受風暑燥寒火濕之邪，其初甚微，可呼吸按導，方寸大而去之。不幸而遇庸醫，強補而留之，留而不去，遂成五積。夫肥氣者，不獨氣有餘也，其中亦有血矣，蓋肝藏血故也。伏梁者，火之鬱也，以熱藥散之則益甚，以火灸之則彌聚。況伏梁證有二，名同而實異，不可不詳焉。其一伏梁，上下左右皆有根，在腸胃之外，有大膿血，此伏梁義同肚癰。其一伏梁，身體髀股脛皆腫，環臍而痛，是爲風根，不可動，動則爲水溺濇之病。此二者《內經》雖言不可動，止謂不可大下，非謂全不可下，恐病去而有害。痞氣者，舉世皆

言寒則痞，《內經》以爲濕則痞，雖因飲冷而得，其陽氣爲濕所蓄，以熱攻之則不散，以寒攻之，則濕去而寒退矣。息賁者，喘息憤而上行也，此舊說也。余以調賁者，賁門也，手太陰之筋，結胸裏而貫賁，入賁下抵季脇，其病支轉筋，痛甚則成息賁，手心主結於臂，其病胸痛息賁。又云：肺下則居賁迫，肝善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兩脇悗爲息賁。若是言之，是積氣於賁而不散。此《靈樞》說五臟處，言此賁自是多，故予發之。賁豚者，賁與奔同，《銅人》言或因讀書得之，未必皆然也。腎主骨，此積最深難療，大忌吐涌，以其在下，止宜下之。故予嘗以獨聖散吐肥氣，揣以木架，必燠室中吐兼汗也。肝之積便言風也，吐出數升，後必有血一二滴，勿疑，病當然也，續以磨積之藥調之。嘗治伏梁，先以茶調散吐之兼汗，以禹功導水奪之，繼之以降火之藥調之。又嘗治痞氣，萬舉萬全，先以瓜蒂散，吐其酸苦黃膠腥腐之物三二升，次以導水禹功，下二三十行，末以五苓淡劑等藥調之。又嘗治息賁，用瓜蒂散不計四時，置之燠室中，更以火一爐，以助其汗，吐汗下三法齊行，此病不可逗遛，久則傷人。又嘗治賁豚，以導水通經，三日一下之，一月十下，前後百行，次用治血化氣磨積之藥調之，此積雖不傷人，亦與人偕老。若六聚之物，在腑屬陽而無形，亦無定法，故此而行之，何難之有？或言余之治積太峻，予曰：不然。積之在臟如陳莝之在江河，且積之在臟中，間多着脂膜曲折之處，區臼之中，陳莝之在河江，不在中流，多在汀灣洄薄之地，遇江河之溢，一漂而去，積之在臟，理亦如之。故予先以丸藥驅逐新受之食，使無梗塞，其碎着之積，已離而未下，次以散藥滿胃而下，橫江之筏，一壅而盡，設未盡者，以藥調之。惟堅積不可用此法，宜以漸除，《內經》曰：堅者削之。今人言塊癖是也。

《東垣試效方・五積論》《黃帝鍼經・百病始生第二》云：其成積者，蓋厥氣生足悗，悗生胻寒，胻寒則血脈凝澁，凝澁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膜脹，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併合凝聚不得散，而成積矣。或外中於寒，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腧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不散，津液凝澁，滲著而不去，而成積矣。又曰：生於陰者，蓋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是也。故《難經》中說五積，各有其名。如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者是也，無者非也。餘積皆然。治之當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可補則補，可瀉則瀉，無逆天時。詳臟腑之高下，如寒者熱之，結者散之，客者除之，留者行之，堅者削之，消之、按之、摩之，咸以軟之，苦以瀉之，全其氣藥補之，隨其所利而行之，節飲食，愼起居，和其中外，可使畢已。不然，遽以大毒之劑攻之，積不能除，反傷正氣，終難治也，醫者不可不愼。

肝之積肥氣丸　治積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咳逆，痎瘧，連歲不已。【略】

心之積伏梁丸　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煩心。【略】

脾之積痞氣丸　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爲肌膚。【略】

肺之積息賁丸　治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灑淅寒熱，喘咳，發肺壅。【略】

腎之積奔豚丸　發於小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下或上無時，久不已，骨痿少氣，及治男子內結七疝，女子瘕聚帶下。【略】

治積要法

許學士云：大抵治積，或以所惡者攻之，以所喜者誘之，則易愈。如硇砂、水銀治肉積，神麴、麥蘗治酒積，水蛭、虻蟲治血積，木香、檳榔治氣積，牽牛、甘遂治水積，雄黃、膩粉治涎積，礞石、巴豆治食積，各從其類也。若用群隊之藥，分其勢則難取效。須是認得分明，是何積，更兼見何證，然後增加佐使之藥，不爾反有所損，要在臨時通變也。

《衛生寶鑑・腹中積聚》眞定路惠民司令張君，傳硇砂煎丸、香稜丸、木香硇砂煎丸，三方多效。

硇砂煎丸　消磨積塊痃癖，一切凝滯，老人虛人無妨。【略】

仙方香棱丸　破痰癖，消癥塊，及冷熱積。【略】

木香硇砂煎丸　婦人消痃癖積聚，血塊刺痛，脾胃虛寒，宿食不消，久不差者。

《衛生寶鑑・治積要法》許學士云：大抵治積，或以所惡者攻之，或

以所喜者誘之，則易愈。如硇砂、阿魏治肉積，神麴、麥蘗治酒積，水蛭、虻蟲治血積，木香、檳榔治氣積，牽牛、甘遂治水積，雄黃、腻粉治涎積，礞石、巴豆治食積，各從其類也。若用群隊之藥分其勢，則難取效。須是認得分明是何積聚，兼見何證，然後增減酌量使之藥，不爾反有所損，要在臨時通變也。

《衛生寶鑑・養正積自除》 潔古老人有云：養正積自除，（磨）〔譬〕之滿坐皆君子，縱有一小人，自無容地而出，今令眞氣實，胃氣強，積自消矣。潔古之言，豈欺我哉。《內經》云：（火）〔大〕積大聚，求其太平而止，滿實中有積氣，大毒之劑尙不可過，況虛中有積者乎。此亦治積之一端也，邪正虛實，宜精審焉。

《丹溪心法・積聚痞塊》 痞塊在中爲痰飲，在右爲食一云痰。積在左爲血塊。氣不能作塊成聚，塊乃有形之物也，痰與食積死血而成也。用醋煮海石，醋煮三稜、蓬朮、桃仁、紅花、五靈脂、香附之類，爲丸，石鹼白朮湯吞下。瓦壠子能消血塊，次消痰。石鹼一物，有痰積，有塊可用，洗滌垢膩，又能消食積。治塊，當降火消食積，食積卽痰也。行死血塊，塊去須大補。凡積病不可用下藥，徒損眞氣，病亦不去，當用消積藥，使之融化，則根除矣。凡婦人有塊，多是血塊。【略】

入方

消塊丸　卽《千金方》硝石大黃丸，止可磨塊，不令人困，虛量度虛實。【略】

大溫中丸　又名大消痞丸。【略】

五藏之積，曰五積。六府之積，曰六聚。積有定形，聚無定處，不問何經，並宜服十味大七氣湯，吞下尊貴紅丸子。凡木香、檳榔去氣積。神麴、麥芽去酒積。虻蟲、水蛭去血積。礞石、巴豆去食積。牽牛、甘遂去水積。雄黃、腻粉去涎積。硇砂、水銀去肉積，各從其類也。

《丹溪手鏡・積聚》 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見，積在胸；尺中見，□在氣衝；關上見，積在臍傍。左積左，右積右。脈二出，積在中央處其部。

脈浮而毛，按之辟易，脇下氣逆，背相引痛，名肺積。

脈沉而芤，上下無常處，胸滿悸，腹中熱，名心積。

脈弦而細，兩脇下痛，邪走心下，足腫寒重，名肝積。

脈沉而急，若脊與背相引痛，饑見飽減，名腎積。

脈浮大而長，飢減飽見，腹滿泄嘔，脛腫，名脾積。

寸口沉而橫，脇下及腹中爲橫積。

脈小沉而實者，胸胃中有積聚不下食，食則吐。

脈沉而緊，若心下有寒時痛，有積聚。

關上脈大而尺寸細者，必心腹冷積。

脈弦，腹中急痛爲痕；脈細微者爲癥。

遲而滑，中寒有癥結。駛而緊，積聚有擊痛。

脈沉重中散者，寒食成癥痕；脈左轉沉重者，病癥在胸；脈右轉不至寸口者，內有肉癥。

蓋積者，係於藏始終不移。聚者，係於府發痛轉□□氣往來，如有坯塊。癥者，系於氣；痕者，系於血。

因外有寒，血脈凝濇，汁沫與血相搏則氣聚而成積矣。

又因七情憂思傷心；重寒傷肺；憤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困力過度入房，汗出入浴傷腎。皆藏氣不平，凝血不散，汁沫相搏，蘊結成積。

又因食、酒、肉、水、涎、血、氣入積，皆因偏愛停留不散，日久成積塊，在中爲痰飲，在右爲食積，在左爲血積。

又有息積者，乃氣息癖滯於脇下，不在藏府榮衛之間，積久形成，氣不干胃，故不妨食，病者脇下滿，氣逆息難，頻歲不已，名曰息積。【略】

化氣湯　治息積，癖於腹脇之下，腹滿疼痛，嘔吐酸水。

《玉機微義・積聚門・消導之劑》 《針經》備陰絡傷，汁血相搏，幷合成積。或臟氣傳受，及子和論七情爲鬱，皆元氣自病，不係傷諸飲食致者。當先調理，不可妄下。故以上五臟方消導法宜選用。氣虛弱甚者，又宜消息，此養正積自除之意。若傷諸飲食致者，元氣未病，初非下之、削之不可。然治之不早，元氣日減，正氣日偸，方用下削而能獲安者，實僥幸焉。至是者亦宜上法，先補後攻可也，醫反是之，多致誤爾。若積鬱在身，形氣飲食如常者，則以下削堅之方，或吐或下，的在選用。衰其太半，宜漸除之，否則失機，後時而不救者多矣。然有除之未盡，元氣未復而使內、縱口味、恣七情，病遂復起者亦不解矣。嗚呼，世道不古，人之不謹致積，又不能歸罪於己安心調

理，卒致殞沒，不得以盡其天年者，固不足惜。然醫之不能精明其道，悞人生命者，豈無所報耶。

《證治要訣・積聚》 有飲癖，結成塊，在腹脇之間，病類積聚，用破塊藥多不效，此當行其飲，宜導痰湯。何以知爲飲？其人先曾病瘧，口吐涎沫、漬水，或素來多痰者，是也。

又多飲人，結成酒癖，腹肚積塊，脹急疼痛，或全身腫滿，肌黃少食，宜十味大七氣湯，用紅酒煎服。

肝積在左脇下，狀如覆杯，或如鱉，或嘔逆，或痛，在兩脇，牽引小腹，足寒轉筋，久則如瘧，名曰肥氣，宜大七氣湯煎熟，待冷，卻以鐵器燒通紅，以藥淋之，乘熱服。肺積在右脇下，大如覆杯，氣逆背痛，或少氣喜忘，目瞑膚寒，皮中時痛，如風緣針刺，久則咳喘，名曰息賁，宜大七氣湯，（如）〔加〕桑白皮、半夏、杏仁各半錢。

心積起臍下，直至心，大如臂，腹熱咽乾，心煩甚，則吐血，名曰伏梁，宜大七氣湯，加石菖蒲、半夏各半錢。

脾積在胃脘，大如覆杯，痞塞不通，背痛心疼，飢減飽見，腹滿吐泄，足腫肉消，久則四肢不收，名曰痞氣，宜大七氣湯，下紅圓子。

腎積發於小腹，奔上至心，上下無時，如奔豚走，飢見飽減，小腹急，腰痛口乾，目昏骨冷，久則骨痿，名曰奔豚，宜大七氣湯，倍桂，加茴香、炒楝子肉各半錢。

若腹中似若癖痕，隨氣上下，未有定處，宜散聚湯。

若氣作痛，遊走心腹間，攻刺上下，隱若雷鳴，或已成積，或未成聚，以全蝎一箇，劈破，煎湯，調蘇合香圓。有正當積聚處，內熱如火，漸漸遍及四肢，一日數發，如此二三日又愈，此不當攻其熱。

又有元得熱病，熱留結不散，遂成癥癖，此卻當兼用去熱之劑。

有病癥痕腹脹，純用三稜、莪朮，以酒煨服，下一物如黑魚狀而愈，或加入香附子用水煎，多服取效。

又有病此者，用薑蘇湯，吞六味圓。六味者，乃小七香圓、紅圓子、小安腎圓、連翹圓、三稜煎、理中圓六件等也。

《醫學正傳・積聚》《難經》中說五積各有其名，如肝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杯，而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者是，無是非也。餘積皆然。治者當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可補則補，可瀉則瀉，毋逆天時，詳臟腑之高下，如寒者熱之，結者散之，客者除之，留者行之，堅者削之，按之摩之，酸以軟之，苦以瀉之，全其眞氣而補益之，隨其所利而行之。節飲食，愼起居，和其中外，可使必已。不然，徒以大毒之劑攻之，積不能除，反傷正氣，終難復也，可不愼與。【略】

丹溪曰：塊乃有形之物，氣不能成形，痰與食積死血也。在中爲痰飲，在右爲食積，在左爲死血。大法酸以軟之，堅以削之，行氣開痰爲主。

治積塊方，用海石、三稜、莪朮、香附，以上俱用醋煮桃仁、紅花、五靈脂之類爲丸，石鹼白朮湯下。

黃蜀葵根煎湯，入人參、白朮、青皮、陳皮、甘草梢、牛膝，煎成膏，入細研桃仁、玄明粉各少許，熱飲之，二服當見塊下，病重者須補接之後加減再行。【略】

積塊不可專用下藥，徒損其氣病亦不去，當消導使之鎔化其死血，塊去須大補。【略】

三聖膏　貼積塊。【略】

琥珀膏

用大黃、朴硝各兩爲末，以大蒜搗膏貼之。

阿魏丸　治肉積成塊。

《愼齋遺書・積聚》 積聚癥痕，癥者有形可徵，腹中堅硬，按之應手。痕者假氣以成，中雖堅而或聚或散，無常定位，故其病尚未及癥。夫燥則脾健而消散，濕則脾困而積聚，血不流而滯，則血內凝而癥。用醋煮海石、三稜、蓬朮、桃仁、紅花、五靈脂、香附之類爲丸，白朮湯下。或曰瓦鼈子能消血塊痰積，可治癥痕。凡積，不可用下藥，徒損眞氣，病亦不去，只宜消積，使之融化，則積消矣。積去宜補之，消積之法，三稜湯、延胡丸、保安丸、無憂散、鱉甲湯等，俱可選用。

《愼齋遺書・痞塊》 痞塊，肝積也。肝經濕熱之氣聚而成也。外以大蒜、皂角、阿魏膠敷之，內以地黃湯，加車前、木通服之，以瀉濕熱。

《醫學入門・婦人門・癥痕》 癥痕冷熱都是瘀，或因食積或鬱怒；癥者，堅而不移；痕者，堅而能移。七癥八痕，經亦不祥。雖有蛇、蛟、鱉、肉、髮、虱、米等名，偶因食物相感，假血而成形耳，痕比癥稍輕。其爲病所以異於男子者，皆曰產後及經水行時，

或飲食生冷，以致脾虛與臟氣相結，或七情氣鬱生痰，皆必挾瘀血而後成形。要知癥瘕、痃癖、石瘕、腸覃、食癥、血癥、血瘕，種種不一，盡皆痞塊之異名耳。經云：大腸移熱於小腸，小腸移熱於大腸，兩熱相搏，則血溢而爲伏瘕，月事不利。以此推之，癥瘕皆有熱者，蓋瘀血亦有熱燥逼成，況陽氣怒火鬱聚，飲食濕熱指鬱結成，未可專以寒冷論也。大概虛冷者，內炙散，琥珀丸，溫白丸；熱者，消塊丸，連羅丸，外貼三聖膏，神效阿魏散。久不愈者，豬肝丸，辰砂一粒丹，神聖代針散。瘀血，四物湯加桃仁、韭汁。甚者加蜀葵根，入玄明粉下之；或桂枝桃仁湯，外以外韭菜搗餅熨痛處；或萬痛丸，桃奴散。食積，三棱煎，保和丸，紅丸子；虛者，白朮膏，補中益氣湯；熱者，大承氣湯加黃連、芍藥、川芎、干薑、甘草，或單黃連丸，小調中湯加貝母、薑汁糊丸服。鬱氣，白葱散，蟠葱散，七製香附丸，當歸龍薈丸。痰飲，潤下丸，或二陳湯加香附、枳殼、桔梗；痰瘀食積者，白芥丸，海石丸。腹痛經閉如懷胎，面黃寒熱夢無數。癥瘕得冷則發，腹痛支滿，胸脇腰背相引，四肢疼痛，月事不調，如懷胎之狀。邪氣甚盛，令人恍惚，夜多異夢，寒熱往來，四肢不舉，陰中生瘡，甚者小便淋瀝，或兼帶下，小腹重痛，面色黃黑，入於子臟則絕產，入於胞絡則經閉，宜人參荊芥散、小溫經湯、逍遙散，通經丸，古斑玄丸選用。血與氣併，心腹痛連腰脇背膂，甚則搐搦，經候不調，謂之血氣，玄胡索散，手拈散，失笑散，單乾漆丸。數證因痰瘀氣積者，與上諸方通用。痃癖病治頗相同，痃者，在腹內近臍，左右各有一條筋脈急痛，如臂、如指、如弦之狀，名曰痃。皆陰陽不和，飲食停滯，冷氣相搏而成，亦得冷則發。腹脹不食亦可懼；紅丸子、豬肝丸、小烏鷄丸、葱白散。腸覃可按血自通，腸覃，乃寒氣客於大腸，與胃相搏。大腸爲肺傳送，肺主氣，氣得熱則行，得冷則凝，凝則清氣散，而濁氣結而爲瘕。覃延日久不已，息肉乃生，始如雞卵，久如懷胎，按之堅，推之移，月事時下，或多或少，氣病而血未病也，宜二陳湯加香附以開之，或香粉丸。石疝塞胞經無路。女子癥瘕疝氣，發則腹痛逆氣上衝，乃胞中傷損，瘀血結成。久則堅硬如石，塞於子門，大如懷胎，月事不下，乃先感寒氣，而後血壅不流所致。血瘕，石磏丸；氣血瘕，散聚湯；疝瘕，麝香丹，古硝黃膏；石瘕，見睨丹主之，或通經丸，加紅花尤妙。血蟲氣蟲堅如石，水蟲腫滿俱難治；蟲者，三蟲聚而食血之象，即癥瘕之甚者。肚腹急硬如石，腫滿如水，乃瘀結胞門，或產後爲水與血搏，通用四香散，千金桃仁煎，內消散，蛤蟆煮肚法，抱甕丸，黃米丸。單腹脹者，大腹皮飲救之。詳男科腫脹類。調氣破血漸消除，虛者還宜補脾胃。善治癥瘕者，調其氣而破其血，消其食而豁其痰，衰其大半而止，不可猛攻峻施，以傷元氣。甯扶脾正氣，待其自化，此開鬱正元散之名也。愈後宜大小烏雞丸，八珍湯，交加散，交加地黃丸調之。凡攻擊之藥，病重病受，病輕胃氣受之而傷矣。或云待消盡而後補養，則胃氣之存也幾希。

《古今醫鑑・積聚》 痞塊在皮裏膜外，須用補藥，香附開之。兼二陳湯加補氣藥，先須斷厚味。

方

大七氣湯　治五積六聚，狀如癥瘕，隨氣上下，發作有時，心腹疼痛，上氣窒塞，小腹脹滿，大小便不利。

消積保中丸　順氣化痞，理脾消滯，散痞結除塊，進飲食，清鬱熱。

千金化氣丸　治男子腹中氣塊痞痛。

三棱煎丸　治飲食過傷，痞悶疼痛，食不消化，久而成癖。又治婦人血積、血塊、乾血氣，經閉不通。

三棱化積丸。

神化丹　消癖積，破血氣，下鬼胎，通經脈及諸癖積血氣塊。

《醫林繩墨・痞塊》 痞者，否也。如物之否敗而不能行也。其症胸中滿悶，膈塞不通。有因傷寒下早而成者，名曰痞氣。有因飲食生冷油膩而得者，名曰痞積。有因久瘧不止而生者，名曰瘧母。有因痰喘不利而成者，名曰痰積。此症皆因氣聚而生痰也，固宜以行痰爲主，然不若清氣爲上，用二陳湯加黃連、枳實、山查、厚朴、瓜蔞子之類治之。痞在上者，加海藻、昆布。痞在下者，加海石、檳榔。夫塊者塊也，皮肉有塊，大者如拳，小者如核，不疼不腫，不紅不硬，按之軟，其色白，卒然發起，覺乎有形者也。此症皆因怒氣不能發越，鬱而成痰，積而成塊也。總宜以清痰理氣爲要，如枳桔二陳湯，加青皮、黃連、山查、枳實、瓜蔞子之類，甚者加檳榔、海石。如在皮裏膜外而結塊者，用行針灸。又丹溪曰：痞塊在中爲痰飲，在右爲食積，在左爲死血，是則更不可不知者也。然亦有胃脘食積而或病發在中者，亦有肝氣與宿食相假而積在右者，又有氣虛作痛而或似肝積有塊，不時上攻者。是診視之際，猶當詳審，自露圓機者也。如遇食積、血積，此等有形之塊，不可專用猛攻，峻伐之藥，徒損其氣，病亦不去。則當漸次消之，塊去，仍須大補也。

愚按：痞塊乃有形之物，積在木位，不能移動者也。非若癥瘕，聚無定處，假物成形，散而不覺者也。痞氣，否而不行，則留痰而爲痞也。氣鬱而痰隨，則痰積而發塊。又有痃、有癖。痃者，懸也，懸於小腹。癖者，僻也，積於臍旁。皆因氣滯血而成痰爲病也，治非清痰理氣不可。

治法主意，痃癖積聚，以氣言痞塊，瘕積以痰血言，是各從其治也。

《醫林繩墨・積聚》 夫積者陰也，五臟之氣，積蓄於內以成病也。聚者陽也，六腑之氣，聚而不散以爲害也。其症之所因，皆由痰而起，由氣而結。

《脈經》曰：積在本位，聚無定處。駛聚浮牢，小而沉實，或結或伏，爲聚爲積，實強者生，沉小者死，生死之別，病同脈異。又曰：肝積肥氣，弦細青色。心爲伏梁，沉芤色赤。脾積痞氣，浮大而長，其色脾土中央之黃。肺積息賁，浮毛色白。奔豚屬腎，沉急而黑。此五臟成積之色脈也。其聚如何？如胃聚而生中滿，膽聚而生氣逆，小腸聚爲癥瘕，大腸聚爲秘結，心主聚爲怔忡，膀胱聚爲溺瀝，此六腑聚之爲病也。治宜調其氣而破其血，豁其痰而行其積，如二陳湯加查、朴、檳榔、枳殼、香附爲主。積加黃連，聚加山梔等類。使氣行而痰豁，則積可除也。氣行而火降，則聚可散也。

愚按：積於腑者易治，積於臟者難治。積於腸胃之間者易治，積於肌肉之分，腠理之間者難治，何也？積者，痰血積也。聚者，氣鬱聚也。氣可易散，痰則難除，設或痢疾於腸胃之間，血瘀於胸脇之內，尚可破其血而行其滯也。如其瘤核結於肌肉之外，痞滿積於分腠之中，此則欲行而不能行，欲破而不能破也，是惟針灸可治。若夫在內之積聚，一以散氣開鬱爲主，吾見血瘕之症，用紫蘇燈草煎湯時時服之，則氣散而瘕可除，是其病有可類推矣。而檳榔、黃連則又行氣之要藥也，氣行則積亦自行矣。

治法主意，肝可散氣而行痰，心可養血而清氣，脾可豁痰而健運，肺可理氣而清痰，腎可溫經而行，積聚可破氣而調中，此治積聚之大法也。

《醫林繩墨・癥瘕》癥者，徵也。氣聚而成，癥發無定處也。又曰發於小腹，下上無時，發已而不知所去者。治宜散氣之劑，佐以升提之藥，如二陳加青皮、山查、升麻、柴胡、香附、當歸、黃芩之類。瘕者，假也。假物成形，血之積也。皆由經產之後，血行未盡，男女交搆，致使惡血阻滯其間，不能盡出，日積長大，小腹有塊，疼脹不時者也。治宜破血行血之劑，如芎歸加紅花、蘇木、香附、烏藥、丹皮、白芷、炒黑乾薑等劑，可也。《脈經》曰：血瘕，弦急而大者生，虛小弱者即是死形。

愚按：癥瘕之症，在婦人有之，由乎氣聚而血不行也。蓋男女交搆之間，男子多泄，女子多閉，陰火既起，閉而不行，陷於小腹，是則爲癥癥，當行氣可也。又或當經之時，經行未盡，交搆阻塞，血室有傷，留而不散，是則爲瘕瘕，當破血可也。又或由產後敗瘀留滯，或七情氣鬱生痰，與血相結而後成形。外症面黃作寒熱，內症閉經腹痛，得寒則發，脈多沉緊。治者須調其氣而破其血，衰其大半而止，不可峻攻猛治，以傷元氣。惟扶脾正氣，待其漸化。古開鬱正元散，以白朮六分，青、陳皮各七分，甘、桔各六分，香附一錢，砂仁四分，山查八分，麥芽六分，神麴五分，茯苓五分，玄明粉六分，生薑煎服，服十帖後，再吞香粉丸。香附一兩，海粉一兩，桃仁一兩，白朮五錢，神麴糊丸，陳米湯下。又有香朮丸四香散，是二丸俱能治血蟲、氣蟲，堅硬如鐵。香朮丸，藥則用木香五錢，沒藥四錢，桂心七錢，莪朮一兩，三稜一兩，檳榔一兩，莞花二錢，五靈脂七錢，桃仁五十，白朮五錢，阿魏八錢，醋糊丸，薑湯下，每服百粒。四香散，藥用木香一兩，沉香七錢，乳香七錢，人參五錢，川芎一兩，陳皮五錢，乾薑五錢，桂心六錢，砂仁四錢，小茴五錢，亦用醋糊爲丸，每服香附湯下百粒。蓋攻擊之藥，重病病受，輕病胃氣受之而先傷矣。若待其塊盡而後補，則胃氣之存也幾希矣。

治法主意，癥瘕之症，利氣行血，調脾向導爲要。

《赤水玄珠・積聚門・積聚論》積聚一症，《難經》以某曰得積及不受欲還之說，後人皆難遵信。此下諸書，雖亦各有發明，終未有能擴其蘊而可爲萬世法者。近汪子良特揭而辨之，乃分表裏，邪正，臟腑，內外。曰積，曰聚，及著治驗數條，多有啓悟。與丹溪治案，可相表裏，深有功於《難經》者。而後人得以此取則焉，幸亦大矣。謹述於左：

汪子良曰：嘗讀《難經》積聚之說而疑之，雖有及於病情，而其說自相矛盾，有膠固而難通。予慮後學之誤於承用也，爲之辨論，附以積聚常變之法，亦有自效於匡救之忠已乎。

《五十五難》曰：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故陰沉而伏，陽浮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故積者五臟之所生，聚者六腑之所成。積者陰氣也，其始發有常處。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又《五十六難》曰：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咳，連年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傳脾，脾季夏適旺，旺者不受邪，肝復欲還肺，肺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肥氣季夏戊己日得之。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秋適旺，旺者不受邪，心復欲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庚辛日得之。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盆，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旺，旺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

日得之。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洒寒熱，喘嗽，發肺癰，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旺，旺者不受邪，肺復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腎之積名曰奔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以夏適旺，旺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奔豚以夏丙丁日得之。

夫謂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是以血氣分陰陽也。殊不知陰血陽氣也，皆能成積，但臟腑所主之不同耳。心肝多主於血，丹溪所謂在左屬血是也。脾肺多主於氣，本文所謂肺積息賁者是也。息者氣之息也，是陽氣亦能成積。況又曰：氣之所積名曰積，與其積陰之說不相合矣。又謂積者五臟之所生也，聚者六腑之所成也。殊不知有形質之物，積滯不行，則爲之積，五臟六腑俱有之。如仲景所謂熱結膀胱，搏血，蓄積下焦，其人如狂，小腹滿硬，而小便自利，抵當湯主之。又東垣所謂食積腸胃，腹滿卒痛者，備急丸下之。是六腑之位，亦有其積，豈謂積於臟乎？至論肝積肥氣，夫肥氣者，言其皮裏膜外有塊，以致皮膚有肥滿之狀，所謂瘧母是也。此肝之外積，非肝之內積也。又謂脾積痞氣，夫脾居於右脇，今積在於心膈之位，乃與本文積在本位之說不相合矣。又謂腎積賁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乃與聚證走動相類，與本文積屬陰沉伏之比不相合矣。且五臟之積，未言所因，治何所據。又謂肝積於季夏戊己日得之之類，其說之失明者，自當知之。愚謂積伏而有常處，其症靜也，因於血氣、痰食、水火之所成。聚者對散而言，散而無形，或集爲有象，其症動也，因於氣虛不能運行之所致。作於腹中者屬內，作於皮膚四肢者屬外。如血積，左脇作痛，日輕夜甚，其脈沉澀者，所謂在左屬血，治用芎、歸、紅花、蘇木、麝香、肉桂、莪朮之類。又有火鬱，左脇而痛甚者，治用當歸龍薈丸之類。又有裏熱蓄水，在於左脇而作痛者，如仲景所謂心下痞硬，痛引脇下，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十棗湯主之。又有食積，右脇而作痛者，所謂在右屬食，丹溪云：右脇一條降起作痛，色不紅者，比食積也。予嘗用補中益氣湯去陳皮加青皮、草果、木香之類。又有食塊積於右脇而不痛者，宜治消導爲主，如白朮、枳實、三稜、莪朮、砂仁、吳茱萸之類。又有痰飲積於心膻作痛，纔食熱辣湯則暫止，而脈沉滑，治用白螺丸之類。又有氣積胸中而爲脹痛、喘急，脈沉者，治用紫蘇、杏仁之類。又有水積胸膈作痛，手不可近，身涼脈沉緊者，治用陷胸湯之類。又有濕鬱心膈而爲痞滿者，治用大消痞丸之類。所謂五臟之積者如此。又有積於六腑之位者，余嘗治一人，膈下大痛，有塊不移，嘔吐不食，吐兼腹痛，此中焦吐也，從於積，用紫沉丸下之而愈。又嘗治一人，腹中大痛不移，纔得大便，其痛稍減，兩尺脈沉弦而濇，他醫作房後陰症治之，弗應。余曰：據其尺脈陰沉，當作陰症治之。據其大便去後而痛減者，此食積也，用備急丸下之而已。又嘗治一婦，產後將及一月，小腹之位有塊如雞卵作痛，日輕夜重，嘔吐，寒熱，此血積也，治用芎、歸、肉桂、莪朮、乳、沒、琥珀、麝香之類，一服而塊消，諸症悉退。又《寶鑑》云：寒氣客於子門則氣塞不通，血壅不流，而衄以止之，結硬如石，是名石痕，見睨丸主之。又云：清濁之氣結聚腸外，成如懷妊，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名曰腸覃，晞露丸。又嘗治一婦人，經閉三月，臍下脹痛不移，他醫作血積治弗效。予曰：此氣虛不能上升而陷於下也，丹溪所謂陽病極於下者此也，治用人參陳皮而安。又嘗治一人，臍左有塊不痛，或時降起，此亦食積也，治用白朮、三稜、莪朮、砂仁、吳茱萸、木香、神麴，糊丸服之；外於塊上灸之而消。又嘗治一人，小腹左邊有塊，堅痛不移，大便燥結，或因惱怒辛苦即作膈痛，嘔吐不食，諸醫罔效，已一年餘。余作痰火治，用順氣消痞丸，遠志肉、酒炒黃連、薑製厚朴各二兩，海藻、昆布、青皮、山楂肉、神麴、蒼朮、川歸、枳實各一兩，玄明粉六兩，同牛肉一斤，切碎煮熟，焙乾，同前諸藥爲末，醋煮蒸餅糊爲丸。每服二錢，空心湯下。未及一月而塊消痛止。又治一人，右脇塊痛，用三補丸加梔子、蒼朮，服至半月而愈。所謂六腑之積者如此。其餘菜菓、酒肉、寒冷等積，可類推焉。腑之積甚者倒倉法治之，此皆內積之症治者也。又有外積者，作於皮膚四肢之位也。如癰疽、瘰癧、瘧母之類，治各從其所宜。夫癰疽屬陽者，仙方活命飲之類；屬陰者，內托復煎湯之類。瘰癧未消者，破結散之類；已破者，如神散之類。瘧母，又名肥氣，宜降痰火之劑。余嘗治一人，瘧後左脇之下皮裏膜外有塊，大如掌許，用七賢散治之，瓦楞子煨，天蔞花子各二兩，爲末，豬胰七個，針亂刺孔，同玄明粉四兩煮熟，入前二末，搗爛，焙乾，爲末。每服二錢，酒下。爲丸服亦可。服之而效，此皆外積之症治者也。且以聚病言之，夫內聚者腹中走痛也，由於氣虛不能運行故耳。余嘗治一人，腹中有塊作痛，或上或下，或有或無，此聚也。治用人參、黃芪、白朮、當歸、枳殼、木香之類而止，此內聚之症治者也。又有外聚者，亦由氣衰滯於四

肢百節作痛，痛作隨腫，痛退腫消。經曰：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此也。治用補氣散邪之劑，如人參、黃芪、白朮爲君，佐以羌活、五加皮、薏苡仁之類，此外聚之症治者也。由是觀之，積者由於氣、血、痰、食、水、火之所成，而有臟腑外內之分也。聚者由於氣虛不運之所致，而表裏邪正之別也，則常變虛實之治得矣，《難經》之說云乎哉！

湯氏三棱散　治積氣肚痛。【略】

散聚湯　久氣積聚，狀如癥痕，隨氣上下，心腹絞痛，攻刺腰脇小腹膨脹，大小便不利。【略】

玄胡丸　內消癥痕，氣結、蟲煩，心腹脹痛。【略】

鱉甲桃仁煎丸　治諸積。【略】

晞露丸　感寒氣凝結腸外，久爲癥痕疼痛，名腸覃。

《雜病證治準繩・諸氣門・積聚》《金匱要略》以堅而不移者，爲藏病，名曰積。以推移而不定者，爲府病，名曰聚。然而，二者原其立名之由，亦不過就其肓膜結聚之處，以經脈所過部分，屬藏者爲陰，陰主靜，靜則牢堅而不移，屬府者爲陽，陽則推蕩而不定，以故名之耳。又有聚氣者，卽飲食之氣，滲注停積之名也。【略】

每見子和辯世俗之訛，必引《內經》爲證。若此者，論病是從《難經》五積之名論治，立九積丸，是從《病源》攻其所食之物，《內經》之義則未有發明。然則，用《內經》之義而治，當何如？曰：《內經》分六淫六邪，喜怒、飲食、起居、房勞各有定治之法。今既論積痕，由內外邪所傷，豈不以諸邪之治法，盡當行於其間乎？邪自外入者，先治其外。邪自內生者，先治其內。然而，天人之氣，一陰陽也。是故人氣中外之邪，亦同天地之邪也。從手經自上而下者，同司天法平之。從足經自下而上者，同在泉法治之。從五藏氣之相移者，同五運鬱法治之。從腸胃食物所留者，則奪之消之法，菀陳莝也。若氣血因之滯者，則隨其所在以疎通之。因身形之虛，而邪得以入客稽留者，必先補其虛，而後瀉其邪。大抵治是病，必分初、中、末三法。初治其邪入客後，積塊之未堅者，當如前所云，治其始感之邪，與留結之客者，除之、散之，行之，虛者補之，約方適其主，所爲治。及乎積塊已堅，氣鬱已久，變而爲熱，熱則生濕，濕熱相生，塊日益大，便從中治，當祛濕熱之邪。其塊之堅者削之，鹹以耎之。此時因邪久湊，正氣尤虛，必以補瀉迭相爲用。若塊消及半，便從末治，卽住攻擊之劑，因補益其氣，兼導達經脈，使榮衛流通，則塊自消矣。凡攻病之藥，皆是傷氣損血，故經曰：大毒治病，十去其五，小毒治病，十去其七，不得過也。【略】

多飲人，結成酒癖，肚腹積塊，脹急疼痛，或全身腫滿，肌黃少食，宜十味大七氣湯，用紅酒煎服。

腹中似若痕癖，隨氣上下，未有定處，宜散聚湯。若氣作痛，遊走心腹間，攻刺上下，隱若雷鳴，或已成積，或未成積，沉香降氣散。戴用全蝎一個，劈破，煎湯調蘇合香丸。已上磨積之藥，必用補氣血藥相兼服之，積消及半卽止，若純用之致死，乃醫殺之也。

《簡明醫彀・積聚》凡積聚脈多沉伏或附骨，癥痕多弦。實強順，微弱逆，治宜消積爲標，次兼養正爲本。服藥最忌厚味，發氣之物。

主方：

陳皮　厚朴　枳實　青皮　香附　山楂肉，各八分　三稜醋炒　蓬朮醋炒　砂仁　檳榔各六分　木香五分

右加生薑，水煎服。

痰積加半夏、貝母、海石、芒硝、去山楂；血積加桃仁、紅花、官桂、當歸尾；食積加神麴、麥芽。痛加玄胡索、撫芎、五靈脂、草豆蔻，甚者加乳香、沒藥；痞加黃連薑炒；脹加蘿蔔子；不消加黑丑、良薑；吐酸加紅豆蔻。

《醫宗必讀・積聚》積之成也，正氣不足，而後邪氣踞之，如小人在朝，由君子之衰也。正氣與邪氣，勢不兩立，若低昂然，一勝則一負，邪氣日昌，正氣日削，不攻去之，喪亡從及矣。然攻之太急，正氣轉傷，初、中、末之三法，不可不講也。初者，病邪初起，正氣尚強，邪氣尚淺，則任受攻；中者，受病漸久，邪氣較深，正氣較弱，任受且攻且補；末者，病魔經久，邪氣侵凌，正氣消殘，則任受補。蓋積之爲義，日積月累，匪朝伊夕，所以去之，亦當漸，太亟則傷正氣，正傷則不能運化，而邪反固矣。

余嘗製陰陽二積之劑，藥品稍峻，用之有度，補中數日，然後攻伐，不問其積去多少，又與補中，待其神壯，則復攻之，屢攻屢補，以平爲期。此余獨得之訣，百發百中者也。經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半而已。故去積及半，純與甘溫調養，使脾土健運，則破殘之餘積，不攻自走，必欲攻之無餘，

其不遺人夭殃者鮮矣。經曰：壯者氣行即愈，怯者，著而爲病。潔古云：壯盛人無積，虛人則有之，故當養正則邪自除。譬如滿座皆君子，一二小人自無容身之地。雖然，此爲輕淺者言耳，若大積大聚，不搜而逐之，日進補湯無益也。審知何經受病，何物成積，見之既確，發直入之兵以討之，何患其不愈。《兵法》云：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亦醫中之良將也夫！【略】

倒倉法　肥嫩牝黃牛肉三十斤，切小塊，去筋膜，長流水煮爛，濾去滓，取汁入鍋中，慢火熬至琥珀色，則成矣。先令病人斷慾食淡，前一日不食夜飯，設一室，明快而不通風，置穢桶瓦盆，貯吐下之物，另一磁盆，盛所出之溺。病者入室飲汁，積至一二十盃，寒則重湯溫而飲之。飲急則吐多，飲緩則下多，先急後緩，吐利俱多，因病之上下，而爲之，活法也，以去盡病根爲度。吐下後必渴，不得與湯，以自出之溺飲之，非惟止渴，抑且浣濯餘垢。倦睡覺饑，先與稠米湯，次與淡稀粥，三日後，方少與菜羹，次與厚粥調養，一月沉疴悉安。以後忌牛肉數年。積久形成，依附腸胃回薄曲折處，自非刮腸剖骨之神，可以丸散犯其籓牆乎？肉液充滿流行，有如洪水泛漲，泛槎陳朽，皆順流而下，不可停留，凡屬礙滯，一洗而空。

新製陰陽攻積丸　治五積、六聚、七癥、八瘕、疰癖、蟲血，痰食，不問陰陽皆效。

《景岳全書・雜證謨・積聚》　積聚之病，凡飲食、血氣、風寒之屬，皆能致之，但曰積曰聚，當詳辨也。蓋積者，積壘之謂，由漸而成者也；聚者，聚散之謂，作止不常者也。由此言之，是堅頑不移者，本有形也，故有形者曰積；或聚或散者，本無形也，故無形者曰聚。諸有形者，或以飲食之滯，或以膿血之留，凡汁沫凝聚，旋成癥塊者，皆積之類，其病多在血分，血有形而靜也。諸無形者，或脹或不脹，或痛或不痛，凡隨觸隨發，時來時往者，皆聚之類，其病多在氣分，氣無形而動也。故《難經》以積爲陰氣，聚爲陽氣，其義即此。凡無形之聚其散易，有形之積其破難，臨此證者，但當辨其有形無形，在氣在血，而治積治聚，自可得其梗概矣。

飲食之積，凡暫積者，不過以飲食偶傷，必在腸胃之內，故可行可逐，治無難也。惟飲食無節，以漸留滯者，多成痞積於左脇膈膜之外。蓋以胃之大絡，名曰虛里，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此陽明宗氣所出之道也。若饑飽無倫，飲食叠進，以致陽明胃氣一有所逆，則陰寒之氣得以乘之，而脾不及化，故餘滯未消，乃幷腸外汁沫搏聚不散，漸成癥積矣。然其初起甚微，人多不覺，及其既久，則根深蒂固，而藥餌難及。今西北小兒多有此疾，而尤於食麪之鄉爲最，正以麵性多滯，面留疾於皮裏膜外，所以不易治也。即如婦人血癥氣痞，或上或下者，亦多在腸胃之外，募原之間，故當以漸消磨，求法治之，愼毋孟浪欲速，妄行攻擊，徒致胃氣受傷，而積仍未及，反以速其危也。

風寒外感之邪，亦能成積。如經曰：虛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於脈，息而成積。又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由此觀之，凡今人以瘧後成痞者，是即風寒之屬，類可推矣。但瘧由風寒，固易知也，而諸積於風，若不相涉。不知飲食之滯，非寒未必成積，而風寒之邪，非食未必成形，故必以食遇寒，以寒遇食，或表邪未清，過於飲食，邪食相搏，而積斯成矣。經曰：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信乎致積之由，多由於此，即血癥氣痞之由，亦無出於此。然積以寒留，留久則寒多爲熱，風以致積，積成則證已非風，故治此者，亦但當治其所留，不可發散，以再傷其眞氣也。惟愼疾者，能知所由而慮之於始，則可爲保脾之良策。

癥瘕之積，凡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本無定所，大都血積多在下，而氣積、食積，則上自胃脘，下自小腹，凡有留滯，無處不可停畜。余嘗治一食癥結痛者，乃在小腹下右角尖處，自後屢見此證，方知食道之行，必由小腹下右以入廣腸，此實人所不知也，別有食停治按在心腹痛門可考。故凡治積聚者，必當詳審所因，庶得其確。嘗見丹溪之論曰：痞塊在中爲痰飲，在右爲食積，在左爲血塊，其不能作塊，或聚或散者，氣也；塊乃有形之物，痰與食積死血而成也。愚謂可聚中散者，此氣聚無疑也；若以左爲血積，右爲食積，中爲痰飲，則鑿矣。即如小兒多有患痞者，必在左肋之下，此無非縱食所致，豈因其在左即爲血積，而可攻其血乎？若爲左血右食，則右豈無血，而左豈無食乎？不可以爲法也。【略】

經曰：堅者削之，留者攻之，結者散之，客者除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爲故。

凡積聚之治，如經之云者，亦既盡矣。然欲總其要，不過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補，四者而已，詳列如左。

凡積堅氣實者，非攻不能去，如《秘方》化滯丸、化鐵丹、遇仙丹、感應丸、大硝石丸、三花神祐丸、赤金豆、百順丸之類，皆攻劑之峻者也。又如三稜

丸、勝紅丸、阿魏丸、助氣丸、紅丸子、溫白丸之屬，皆攻劑之次者也。

凡不堪攻擊，止宜消導漸磨者，如和中丸、草豆蔻丸、保和丸、大小和中飲之類是也。若積聚下之不退，而元氣未虧者，但當以行氣開滯等濟，融化而潛消之。

無形氣聚，宜散而愈者，如排氣飲、神香散、《指迷》七氣湯、十香丸、四磨飲之屬是也。

凡積痞勢緩而攻補俱有未便者，當專以調理脾胃爲主，如潔古之枳朮丸乃其宜也。余復因其方而推廣之，近製芍藥枳朮丸，兼肝脾以消膨脹，除積聚，止腹痛，進飲食，用收緩功，其效殊勝於彼。再如大健脾丸、木香人參生薑枳朮丸，皆調補脾胃之妙劑，所當擇用者也。

凡脾腎不足，及虛弱失調之人，多有積聚之病。蓋脾虛則中焦不運，腎虛則下焦不化，正氣不行，則邪滯得以居之。若此輩者，無論其有形無形，但當察其緩急，皆以正氣爲主。凡虛在脾胃者，宜五味異功散，或養中煎、溫胃飲、歸脾湯之類主之。虛在肝腎者，宜理陰煎、腎氣丸、煖肝煎之類酌而用之。此所謂養正積自除也。其或虛中有滯者，則不妨少加佐使。

治積之要，在知攻補之宜，而攻補之宜，當於孰緩孰急中辨之。凡積聚未久而元氣未損者，治不宜緩，蓋緩之則養成其勢，反以難制，此其所急在積，速攻可也。若積聚漸久，元氣日虛，此而攻之，則積氣本遠，攻不易及，胃氣切近，先受其傷，愈攻愈虛，則不死於積而死於攻矣。此其所重在命，不在乎病，所當察也。故凡治虛邪者，當從緩治，只宜專培脾胃以固其本，或灸或膏，以疏其經，但使主氣日強，經氣日通，則積痞自消。斯緩急之機，即萬全之策也，不獨治積，諸病亦然。

凡堅頑之積，必在腸胃之外，募原之間，原非藥力所能猝至，宜用阿魏膏、琥珀膏，或水紅花膏、三聖膏之類以攻其外，再用長桑君針法以攻其內。然此堅頑之積，非用火攻，終難消散，故莫妙於灸。余在燕都，嘗治愈痞塊在左脇者數人，則皆以灸法收功也。

《醫燈續焰・積聚脈證》　五藏爲積，六府爲聚。實強者生，沉細者死。【略】

古人論積聚，分藏府者，亦不過以沉伏留止不移者屬陰，陰則爲藏；浮動聚散不常者屬陽，陽則爲府耳。治之者，當於留止聚散上相機，不當於藏府二字上作工夫也。其脈實強者，陽脈也。一以徵邪正之相搏，一以徵元本之壯實。從府從陽，故曰生。其脈沉細者，陰脈也。一以徵邪氣之深入，一以徵元本之衰微。從藏從陰，故曰死。【略】今歷觀積聚之由，似宜溫行，不宜寒斂；似宜運動樞機，不宜專尚攻尅。【略】

附方

《寶鑑》晞露丸　治寒傷於內，氣凝不流，結於腸外，久爲癥瘕，時作疼痛，腰不可伸。【略】

《寶鑑》木香通氣散　治寒氣結瘕，腹大堅滿，痛不可忍。【略】

《寶鑑》見睆丸　治寒氣客於下焦，血氣閉塞而成瘕聚，堅大久不消者。【略】

《寶鑑》和血通經湯　治婦人室女受寒，月事不來，惡血積結，堅硬如石。

《醫宗說約・積聚》　癥瘕積聚皆有塊，食積痰血成其類。積爲食積有成形，忽聚忽散聚爲貴。榮衛失序七情傷，脾不運化神憔悴。五積爲陰五藏生，六聚爲陽六腑贅。主治總宜化堅湯，當歸白朮爲前隊，半夏陳皮枳實兼，山楂香附砂仁對，厚朴木香等分煎，生薑一片功方遂。右脇有塊青稜蓬，左脇有塊芎桃桂，肉食成塊草菓連，粉麵食積麵卜貴。痰塊在中海石加，瓜蔞白茯檳郎碎。壯健人加檳稜蓬，瘦弱人參少許配。瘧後柴胡鱉甲青，如要丸時如阿魏，外治熨法有神功，五仙消痞痞能潰。

痞塊外治秘法：　用小鱉一個，紅莧菜二兩，管仲五錢，阿魏二錢，葱蜜各一兩，共積爲膏，再入麝香三分，貼在痞上，外用青布掩着，內服消痞煎藥神效。五仙膏用大黃、肥皂、生薑、生葱、大蒜各半斤共擣爛，用水煎取汁，去查再煎成膏，黑色爲度，攤絹帛上，先用針刺患處，後貼膏藥。

《證治彙補・積聚章》　大意　積聚癥瘕，皆太陰濕土之氣，名雖不同，大要不出痰與食積死血而已，氣則不能成形也。

內因　積之始生，因起居不時，憂恚過度，飲食失節，脾胃虧損，邪正相搏結於腹中，或因內傷外感，氣鬱誤補而致。【略】

左右有別　舊說以積塊在中爲痰飲，在右爲食積，在左爲死血，此大概之論，不可拘執也。常有胃家食積而病發於中者，亦有氣與食積相假而積留於左者。【略】

癥瘕各別　癥者徵也，以其有所徵驗也，腹中堅硬，按之應手不能移動。

痕者假也，假物而成蠢動之形，如血鱉之類，中雖硬而聚散無常，且有活性，故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癥因傷食，痕是血生，二症多見於臍下。

痃癖痞異　痃在腹內，貼近臍旁，左右一條筋脈急痛，有時而見。癖居兩肋，有時而痛，外不可見。痞居心下，滿悶壅塞，按之不痛而無形跡。

脈法　大率實大堅強者生，虛弱沉細者死。又沉而附骨者積脈也。

【略】

養正　壯實人無積，虛人則有之，皆因脾胃虛衰，氣血俱傷，七情悒鬱，痰挾血液凝結而成。若徒用磨堅破積之藥，祇損眞氣，積雖去而體已憊。雖或暫時通快，藥過依然，氣愈耗而積愈大。惟當漸磨鎔化，攻補兼施。若去積及半，卽宜純與甘溫調養，使脾土健運，則破殘餘積，不攻自走，所謂養正積自除之謂也。

治法　大法鹹以軟之，堅以削之，惟行氣開鬱爲主，或以所惡者攻，或以所喜者誘之，則易愈。

治分初中末　初起，正氣尚強，邪氣尚淺，則任受攻。中，則受病漸久，邪氣較深，正氣較弱，任受且攻且補。末，則邪氣浸凌，正氣消殘，則任受補。《潔古》。又初起爲寒，宜辛溫消導，久則鬱熱，宜辛寒推蕩。

用藥　主以二陳湯，隨症加減。消痰加南星、枳殼、海石。去食加山楂、神麴、草菓。追蟲加檳榔，使君子、楝樹根、花椒。破瘀加桃仁、紅花、赤芍、玄胡索、歸尾。導飲加茯苓、澤瀉。順氣加香附、砂仁。開鬱加木香、白豆蔻。溫散加肉桂、沉香。削堅加三稜、蓬朮。滋陰加鱉甲、知母。化熱加黃連、山梔。平胃加蒼朮、厚朴。疎肝加青皮、柴胡。補氣加人參、白朮。養血加當歸、川芎。又積屬陰，參攻積丸。聚屬陽，兼行氣散結。癥加麥芽、神麴、山楂、枳實、厚朴。痕加川芎、當歸、丹皮、烏藥、玄胡、桃仁、紅花、海石。痞加黃連、枳實、厚朴、山楂、瓜蔞。癖加肉桂、玄胡。若久病人虛，法須六君、歸脾、理中等湯大補。若在皮裏膜外者，用撫芎、香附等開之，仍須不斷厚味。

《石室秘録・軟治法》　天師曰：軟治者，病有堅勁而不肯輕易散者，當用軟治。如人生塊於胸中，積痞於腹內是也。法用藥以軟之。心中生塊，此氣血堅凝之故，法當用補血補氣之中，少加軟堅之味，則氣血活而堅塊自消。倘徒攻其塊，而不知溫補之藥，則堅終不得消。方用人參一錢，當歸一錢，白芍三錢，青鹽一錢，熟地五錢，山茱萸二錢，麥冬三錢，北五味一錢，柴胡一錢，半夏一錢，附子一片，水煎服。軟堅湯。此方妙在純用補藥，止加青鹽一味以軟堅，若無意於堅者，久之而堅自軟，柔能制剛之妙法也。

痞塊之堅，又不可以此法治之。蓋堅在於腹中，若徒攻其堅，必致腹中不和，而損傷胃氣。法當用和解之中，軟以治之，則堅之性可緩，而堅之形可化，堅之氣可潰，堅之血可消。否則，有形之物盤踞於中，無形之氣必耗於外，日除堅而堅終不得去也。方用白朮五兩，茯苓三兩，神麴二兩，地（粟）〔栗〕粉八兩，鱉甲一斤，醋炙，人參五錢，甘草一兩，白芍三兩，半夏一兩，白芥子一兩，蘿蔔子五錢，厚朴五錢，肉桂三錢，附子一錢，各爲末，蜜爲丸。每日臨睡送下五錢，即以美物壓之，消積化痞至神丹。一料未有不全愈者。此方有神功，妙在用鱉甲爲君，則無堅不入。尤妙用地（粟）〔栗〕粉，佐鱉甲以攻邪，又不耗散眞氣。其餘各品，俱是健脾理正之藥，則脾健而物自化。尤妙用肉桂、附子，衝鋒突圍而進，則鱉甲大軍相繼而入，勇不可當。又是仁者之師，賊雖強橫，自不敢抵敵，望風披靡散走。又有諸軍在後，斬殺無遺，剿撫並用，有不三月告捷者哉，此更軟治之妙。倘不補正氣，惟大黃、巴豆、兩頭尖，阿魏之類，直前攻堅，雖亦有得勝之時，然中州掃蕩，田野蕭然，終必倉空箱罄。人民匱乏之形，有數年不能培植者也。人烏可徒言攻堅堅哉。

張公曰：　奇論不磨。如人身生塊而不消者，乃氣虛而痰滯也，法當補氣，而不可全然消痰，痰愈消而氣愈虛矣。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五錢，薏仁五錢，茯苓三錢，黃芪五錢，防風五分，白礬一錢，白芍三錢，陳皮五分，白芥子三錢，水煎服。消補兼施湯。此方妙在補氣多，而祛痰之藥少，氣足而痰自難留，況又有白芥子無痰不消，白礬無堅不入，況又有白芍以和肝木，不來尅脾胃之土，而土益能轉其生化之機，又得薏仁、茯苓，以分消其水濕之氣，何身塊之不消乎。

《醫經允中・經絡受病入腸胃五臟積發伏梁息賁肥氣痞氣奔豚》　王損齋曰：　治積之法，理氣爲先，氣既升降，津液流暢，積聚何由而生？丹溪乃謂：　氣無形而不能作塊成聚，只一消痰破血爲主，悞矣。天地間，有形之物，皆自無中生，何止積滯也。

《醫學傳燈・積聚癥瘕痃癖痞塊》　積者，從何而生焉？蓋因飲食不消，着於氣怒痰行過其處，必裏一層，血流過其處，必裏一層，痰血共裹之，則

不能不成塊矣。但上部氣多血少，不致活而成痞，治以化痰爲主，而活血兼之，宜用消積二陳湯。若痛無形質，不時而發者，非痃即癖，宜用柴胡疎肝散。至於腎積居於臍下，在女子多因血滯不行，男子多因食積所成，按之不移，方爲積病。因於血者，宜用加味柴物湯。因於食者，宜用二陳消食之劑。至若活而成痞，《千金》保命丹，大有殊功。秦越人云：腎積居於臍下，上下無時，有若江豚拜浪，名曰奔豚，久不愈令人喘急，骨痿少氣。據此看來，又有積散不常之意，不可以積名也。此因下焦虛寒，寒氣從腰而入，自後衝前，所以小腹作痛，宜用桂枝獨活湯，溫經散邪爲主，不用大補。《內經》云：凡治積塊，衰其大半而止，塊去須大補，若必欲攻之無餘，多致積散成臌。至於脾氣大虛，神思倦怠者，當以大補元氣爲主，正氣盛則邪氣自退。此不易之法也。內熱不受補者，脈來弦數者，極爲危篤難醫。雖然積塊固屬實症，倘按之無形，多因七情氣滯，腸中汁沫，與氣相搏，故作痛也，亦用減柴物湯。

《馮氏錦囊秘録・產後雜症門・產後積聚瘕疝》　產後積聚瘕疝，多屬氣血爲風冷所搏而成。積者陰氣也，五臟所生。聚者陽氣也，六腑所成。陰性沉伏，故痛不離其部。陽性浮動，故痛無常處。瘕者假也，謂其痛浮假成形，無定處也。皆由產後氣血虛弱，風冷所乘，搏於臟腑，與血氣相結而成也。若不急治，多成積結，妨害月水。

有產婦腹中一物，時痛不止，以爲血瘕，用行血破氣藥，兩脇肚腹尤甚，肢節間各結小核，隱於肉裏，以爲鱉子，治亦不效。殊不知肝藏血而養諸筋，何處之骨不屬於腎，何處之筋不屬於肝，此肝血虛損，筋涸而攣結耳。養其脾土，補木以滋肝血，則筋自舒。八珍湯、逍遙散、歸脾湯加減治之，甚者溫補腎元，則眞陽得而氣行乃健，何有假物成形之患，眞陰得而血分不枯，自無筋攣脇痛之虞矣。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積聚治法》　積聚宜攻，然胃強能食始可用攻，若攻虛人，須兼補藥，或一攻三補，或五補一攻，攻邪而不傷正，養正而不助邪，則邪正相安。因加攻氣食積癖，宜用秘方化滯丸。【略】攻積聚癥瘕，宜用溫白丸，即萬病紫菀丸方倍川烏。攻血積血瘕，宜用桃仁煎，即桃仁大黃各一兩，蝎蟲炒五錢，朴消一兩，共爲末，先以醇醋一觔，用砂器慢火煎至多半鍾，下末藥，攪良久，爲小丸，前一日不喫晚飯，五更初溫酒送下一錢，取下惡物如豆汁、雞肝。未下，次日再服，見鮮血止藥。如無蝎蟲，以蠶蟲代之，然不如蝎蟲爲愈也。攻痰積，宜用控延丹。

《四聖心源・積聚根原》　忌一切發病諸物，惟豬、犬、鴨、鳧、有鱗河魚、菘、韭、米、麵不忌。其餘海味、雞、羊、黃瓜，凡有宿根之物，皆忌。若無鱗魚、天鵝肉、母豬、蕎麥、馬齒莧，則忌之終身。犯之，病根立發。若癖塊重發，則不可救矣。

《雜病證治・積聚》　積聚、癥瘕，皆太陰濕土之氣不化，乃致痰食死血凝結。其若但因氣滯，則惟覺痞滿，而不能成形。

內因

積之始生，得寒乃生，由憂怒傷其氣，饑飽傷其中，故正氣留而不行，邪氣聚而不散，邪正相搏，則凝結於腹脇之間，不論內傷外感，皆能留滯而成癥瘕積聚。

外證

腹中結塊，疼痛攻衝，或惡寒潮熱而嘔吐泄瀉，或胸腹疼滿而脇肋膨脹。

辨證

積塊綿軟爲痰，堅實爲食，脇下結硬拒按爲瘀，有塊喜按爲虛。積結五臟而痛定不移，聚成六腑而流動作痛。癥者有形可徵，瘕者假物成形。痃結臍傍，一條扛起；癖居脇下，外無形跡。痞結心下滿在腹中，肝積肥氣左脇下，肺積息奔右脇下，心積伏梁從臍上至心，脾積痞氣正當胃中脘，腎積奔豚從小腹上衝，或小腹有塊，乃氣寒血滯內結。

脈法

沉細附骨者積，弦大浮濇者聚。沉緊爲寒積，弦牢爲堅積。弦伏爲癥，弦濇爲瘕。積脈堅強者生，微弱者死。

治法

行氣開鬱爲主，溫中散寒爲佐。鹹以軟之，堅以削之，以所惡者攻之，所喜者誘之。補中健脾隨其攸利。

辨治

初病非熱，辛溫開導；久病非寒，辛涼推蕩。初時邪淺正強，可任攻伐；中則強弱相半，可任攻補兼施；末來正衰邪盛，則任受補不可誤攻。奔豚往來寒熱，奔豚湯。心腹大寒，痛有頭足，三物大建中湯。脇下偏痛發熱，大黃附子湯。寒積厥逆，宜用赤丸。陰陽二積固結，陰陽攻積丸。五積

六聚，心腹疔痛，便閉，大七氣湯加針沙。飲癖似積，六君子湯合五苓散加旋覆、前胡、枳實、白芍，名五飲湯。飲結膜外，導痰湯加白芥子。酒癖疼痛，大七氣湯。痕聚隨氣上下，二陳湯加當歸、杏仁、桂心、檳榔，名散聚湯。氣痛游走，木香通氣散。食積妨食，四味阿魏丸。石痕和血通經湯，不應，見睨丸。虛人十全大補湯。腸覃，阿魏麝香散。伏梁環臍而痛，金匱三物大建中湯加桂、苓。息積氣逆，三因七氣湯散。熨貼良方，阿魏膏。魚鱉成痞，鴟鵂丸。瘧痞寒熱，阿魏化痞散。癖積百病，耆婆萬病丸。血積、乾漆、桃仁、甲片、大黃、蟲蟲煎服。痰積，半夏、南星、礞石、硝石、海石、蛤粉煎服。水積，甘遂、大戟、蕘花、芫花煎服。酒積，葛根、葛花、神麴、豆蔻、砂仁、黃連、乾薑、牽牛煎服。茶積，吳茱、乾薑、川椒煎服。癖積，三稜、蓬朮、巴霜煎服。蟲積，雄黃、錫灰、檳榔、鶴虱、雷丸、蕪荑、史君子煎服。瘧積，鱉甲、草菓、桃仁煎服。

用藥

二陳湯。痰加南星、海石，食加神麴、山楂，蟲加檳榔、史君，瘀加桃仁、赤芍，飲加澤瀉、黑丑，氣加砂仁、香附，鬱加鬱金、白蔻，寒加乾薑、肉桂，熱加黃芩、黃連，削堅加山稜、蓬朮，滋陰加鱉甲、知母，平胃加蒼朮，厚朴，疎肝加青皮、柴胡，補氣加人參、白朮，補血加當歸、熟地。積參陰陽攻積丸，聚化木香調氣飲，癥加山楂、神麴，痕加川芎，當歸，痞加黃連、枳實，癖加肉桂、延胡。

選方

陰陽攻積丸　治積聚癥痕，痃痕，蟲血痰食，陰陽積結，脈沉緊數者。蟲血痰食留滯，陰陽積結於中，皆能成積聚癥痕痃癖，故脹滿疼痛不已焉。吳萸溫中散寒，以開癥痕，黃連清熱燥濕，以消痞結，厚朴散積聚之滿，枳實消心下之痞，桔梗開提氣血，檳榔破滯攻堅，乾薑暖胃祛寒，官桂暖血散積，半夏燥濕痰，橘紅利氣痰，人參扶元氣，以助藥力，菖蒲通竅門以開結氣，琥珀散瘀血消積，沉香降逆氣散聚，延胡活血滯，川烏透經絡，茯苓滲濕和脾，巴霜攻堅蕩實。皂角汁丸，薑湯下，乃開其痰以散痃癖聚積也。使腸胃迅掃一空，則經絡之積氣自散，而胸中陽氣敷布，陰霾頓滅，何患諸積不消，痛脹不去耶。此攻補熱寒之劑，爲夾攻陰陽諸積總方。

遇仙丹　治痰癖，氣滯血結，肢節腫痛，脈實者。血積氣滯，痰癖於中，不能統運營氣，而飲停不化，故肢節腫痛焉。白丑滌飲攻痰，檳榔破滯攻積；山稜破氣中之血，蓬朮破血中之氣；茵陳祛濕熱，牙皂搜痰涎；沉香降逆氣以順氣也。醋丸茶下使飲化氣行，則血脈自活，而痰癖無不消，肢節腫痛無不瘳矣。此滌飲攻積之劑，爲痰飲積結腫痛之峪方。

《雜病源流犀燭・積聚癥瘕痃癖痞源流》　試詳言癥瘕玄癖痞。癥者，徵也，以腹中堅硬，按之應手，其病形有可徵驗也，往往見臍下。其原由飲食失節，胃氣衰，脾元弱，邪正相搏動，積於腹中，牢固不動，故名曰癥，醫者當審其病機，或由脾胃虛，宜六君子湯加消積藥。或由肝脾虛，宜歸脾湯加消積藥。或由肝火鬱，宜蘆薈丸。詳察進藥。其有臟腑虛弱，好食生冷粘滯之物，因脾胃虛不能剋化，遂與臟氣相搏，結積成塊，日漸長大，堅固不移，此謂之食癥。若體氣充實，當先疏導，而佐以補脾健胃，否則必以培土爲主，而兼用消導也。或有氣壅血滯而不易愈者，散之可也，宜烏藥攻。其有臟腑虛弱，寒熱失節，或風冷內停，飲食不化，周身運行之血氣，適與相值，結而生塊，或因跌撲，或因閃挫，氣凝而血亦隨結，經絡壅瘀，血且不散成塊，必腹脇脇間苦痛，漸至羸瘦，妨於飲食，此之謂血癥。薛立齋雲：氣主煦之，血主濡之，脾統血，肝藏血，故鬱結傷脾，恚怒傷肝者，多患血癥，腹脇作痛，正屬肝脾病也。宜沈氏血癥丸。薛氏此言，乃血癥病之原於七情所傷者。痕者，假也，假血成形，腹中雖硬，其實聚散無常，亦往往見於臍下。其原由寒暖失宜，飲食少節，臟腑之氣先虛，又複多所勞傷，外而感受風寒，停蓄於內，是用故正虛邪實，正不能勝邪，邪遂挾其力，反假遊行之血，相聚相結，而成顆塊，推之而動，按之而走，故名曰痕，醫者當審其病機，果屬肝脾兩傷，宜四物湯加柴胡、青皮、木香、延胡索，而三稜、鱉甲，亦專治癥痕二症。以藥投之，自無不效。然痕爲總病，所統八痕，皆有名可稽，有形可按。一青痕，聚在左右脇下，藏於背膂，上至肩胛，其苦腰下急痛，腹下氣衝，面色黃，四肢腫，二便難，喜唾涎，不可多食。二黃痕，左脇下有氣牢結，不可抑，其苦腰背相引痛，小腹常急，下引陰中如刺，不得小便，或溺黃赤，時發寒熱。三燥痕，狀如半杯，上下腹中不定，其苦痛連兩脇，上下引心而煩，胸及腹中不得太息，腰背重，足酸削而久立痛，遺尿失精，便難盜汗，妨於飲食，時欲嘔吐。四

血痕，留著腸胃之外，及少腹間，其苦橫骨下有積氣，牢如石，因而少腹急痛，陰中若有冷風，亦或背脊疼，腰疼不可俯仰。五脂痕，有脂膜間，猝難蹤迹，其苦腰背如刺，左右走腹中而切痛，少腹沈重，身體解㑊，大小便血，時甚時止。此症婦人獨患之，男子無是疾也。六狐痕，出入少腹間，或隱或見，男子即爲狐疝，女子乃名狐痕，其苦陰酸澀，小便難，少腹瘀痛，胸膈腰背上衝而痛，其癖甚有手足成形者，乃不治症。七蛇痕，其形長大，在臍上下，或左右脇，上食心肝，其苦不得吐氣，腰背痛，難以動作，少腹熱，膀胱引陰攣急，小便黃赤，兩股脛間時痛。八鱉痕，形大如杯，若存若亡，持之應手，其苦小腹內切痛，惡氣左右走，上下腹中痛，腰背亦痛，不可以息，面目黃黑，脫聲少氣，甚亦有頭足成形者，乃不治症。此八痕，皆痕之屬也。痃者，懸也，懸於腹內，近臍左右，各有一條筋脈扛起，大者如臂如筒，小者如指，如筆，如弦，其原皆由陰陽之氣不和，常多鬱塞，又時忿怒，動氣偏勝，或適當飲食，與氣纏裹，適受寒冷，與氣停畜，且仇怒則肝火盛，而血隨氣結，痰亦緣火相附而升，遂合併而成形質，懸於臍之左右，故名曰痃。醫者當審其病機，選藥定劑，自獲奇攻，宜麝香丸、積塊丸、三棱散、獺豬肝丸。癖者，匿也，潛匿兩肋之間，尋摸不見，有時而痛，始覺有物，其原皆由營衛失調，經絡閡隔，而又起居飲食無度，傷脾傷胃，有所勞力，強忍作勞，以致精傷血軼，邪冷之氣搏結不散，藏於隱僻之所，故名曰癖，醫者當審其病機，針對發藥，癖結自解，宜香棱丸、大硝石丸、木香硇砂丸。痞者，閉也，痞必有塊，塊則有形，總在皮裏膜外，其原皆由傷於飲食，脾胃虧損，抑且邪積胸中，阻塞氣道，氣不宣通，爲痰爲食爲血，皆得與正相搏，邪既勝，正不得而制之，遂結成形而有塊。丹溪云：凡痞塊，左爲血積，右爲食積，中爲痰飲。此言誠然。夫左關肝膽之位，主藏血液，右關脾胃之位，主藏飲食，中間爲水穀谷出入之道路，所以左爲血積，右爲食積，中爲痰飲，其理昭然，觀丹溪之言，亦可知痞所由成矣。然雖有痰飲血食之異質，左右與中之殊位，總能閉塞氣分，故名曰痞，醫者當審其病機以治之，宜連蘿丸、消塊丸、開懷散、消積保中丸。而又必察其形質，不能移動者類於癥，上下左右能移者類於痕，俱宜潰堅丸、潰堅湯。或緣於有所驚恐而成，宜妙應丸加穿山甲各三錢，元胡索、蓬朮各四錢。或緣憂思鬱結而得宜入門六鬱湯。或緣氣分之火壅遏而致，宜解鬱調胃湯。或緣心腹塊痛，每至羅脹寒熱而盛，宜柴香散。或緣三焦閉格，胸膈楚悶，氣不流通，蘊結而積，宜助氣丸。或緣曰耽麴蘗，脾濕氣滯，胸中悶滿，氣促不安，嘔吐清水而生，宜勝紅丸加茯苓、白朮、葛根。其致痞不同，治痞因異，而痞焉有不除者乎。總之，積聚痕痃癖痞，分隸三焦，斷難混視。痞癖見於胸膈間，是上焦之病。痃積聚見於腹內，是中焦之病。癥痕見於臍下，是下焦之病，按其症，分其部，方得頭緒。故積聚痃癖痞，多生男子，而女子偶患之，癥痕多生於女子，而男子偶患之，理固當然也。是以前叙八痕，亦以爲女子常生之病，男子偶或一見。【略】然積聚等七者雖詳，而痰食死血之爲病，有與此相類，而不得竟謂之積聚癥痕痃癖痞，亦有是此七病，而各有形症不同，即各當用藥調治者。如積聚腹脹如鼓，青筋浮起，坐卧不便，宜蒜紅丸。如寒氣結塊，腹大堅滿，痛楚之極宜木香通氣散。如左肋下痞滿，氣逆息難，有形，但不妨飲食，宜推氣湯。如痞積氣塊，口內生疳，宜化痞膏。如心下堅大如盤，由於水飲所作，宜枳朮湯。如腹中痃癖，致成鼓脹，宜烏牛尿膏。如痃癖不癒，脇下堅硬如石，宜大黃散。如腹滿痞堅如石，積年不損，宜楊枝酒。如小腹冷癖，有形如卵，上下走痛不可忍，宜茴香丸。如久患涎沫，遂成積塊，宜青黛丸。如卒暴癥疾，腹中如石刺痛，日夜啼呼，不治百日死，宜牛膝酒。如誤食菜中蛇精，或食蛇肉致成蛇痕，腹內常饑，食物即吐，宜赤蜈蚣散。如好吃生米成痕，不得米則吐清水，得米即止，米不消化，久亦斃人，宜雞尿米煎。如食髮成痕，心腹作痛，咽間如有蟲行，欲得油飲，宜香澤油。如平時嗜酒，血入於酒，而成酒鱉，平時多氣，血凝於氣，而成氣鱉，虛癆痼冷，敗血雜痰而成血鱉，搖頭掉尾，如蟲之行，上侵人咽，下餂人肛，或附脇背，或隱腹，大則如鱉，小則如錢，宜蕪荑湯。如老人小兒痃癖，往來疼痛，宜皇附丸。以上種種，皆積聚等七病之類，所當一一詳審者也。他如脾胃虛弱，或飲食過常，或生冷過度，不能剋化，又或起居無節，寒暖不調，致隨其所食之物，及所傷寒熱之氣結成積聚，或有塊，或無塊，面色青，肌體瘦，心腹脹滿，噫氣吞酸者，又當條款而列陳之。一曰食積，食物不能消化，成積痞悶也，宜青礞石、雞內金、枳實、巴豆、香附，方用保和丸、連蘿丸、佐脾丸。二曰酒積，飲酒受傷成積，面黃黑，腹膜脹，時嘔痰水也，宜麥芽、神麴，方用麴蘗丸、酒積丸、烏白丸。三曰麵積，食麵太多，或受寒，或懊憹，以致成積，胸胃飽悶也，宜麥芽、萊菔子，方用阿魏丸。四曰糍糕積，食之過傷成積，噫氣吞酸，心腹作痛也，宜用白芍、穀芽、神麴，方用青木香元加增法。五曰索粉積，食之失度而

成積，胸腹間若有所梗也，宜枳實、萊服子，方用紫蘇湯。六曰茶積，好飲茶成癖積，或喜吃乾茶葉而成積，面黃，胸膈或空或脹，無常也，宜薑黃、吳茱萸、蒼朮、白朮、炮薑、川椒，方用星朮丸、磨積元。七曰果菜積，多食果菜成積，不時瀉利，腹中若有傀儡也，宜丁香、麝香、肉桂，方用妙應丹、桂香丸、平胃散加丁、麝。八曰水積，飲湯水成積，胸脇引痛，瀝洛有聲也，宜牽牛子、甘遂、茯苓、豬苓，方用五苓散、十棗湯、破積導飲丸。九曰肉積，食肉過多成積，腹多膨脹，泄瀉疼痛也，宜楂肉、阿魏、硇砂、硝石，方用阿魏丸、小阿魏丸、三棱煎元。十曰魚鱉蟹積，食此過多成積，腹中疼痛，胸中滿悶，或吐或瀉也，宜紫蘇、陳皮、木香、薑汁，方用妙應丸、遇仙丹。十一曰蛋積，食蛋不消成積，即噯敗卵氣，作酸堅痛也，宜白蔻仁、橘紅、豆豉、薑汁，方用妙應丸。十二曰狗肉積，食狗多而成積，滿腹中覺熱脹悶也，宜杏仁、山楂，方用三棱煎元。十三曰蟲積，飲食積聚，變化生蟲，時嘔清水苦水，常在腹中咬痛也，宜雄黃、白礬、檳榔、雷丸、蕪荑、楮子、使君子肉，方用妙應丸、溫白元。十四曰血積，瘀血成積，或因打撲，或因墮跌，瘀血畜於脾腹，面黃糞黑也，宜三棱、蓬朮、五靈脂、紅花、延胡索、桃仁、丹參、大黃，方用桃仁承氣湯、三棱煎。十五曰痰積，痰涎凝聚成積，結在胸膈，吐咯不出，咽門至胃脘窄狹如線，疼痛，目眩頭旋，腹中纍纍有塊也，宜青礞石、海粉、南星、半夏、瓦楞子，方用竹瀝化痰丸、竹瀝達痰丸、開氣消痰湯。十六曰瘧積，瘧疾不善調理而成積，經汗吐下日久，榮衛虧損，邪氣伏藏脇腹，結爲癥癖，堅痛，名爲瘧母也，宜常山、鱉甲、三棱、蓬朮、草果，方用十將軍丸、鱉甲丸、消癖元。十七曰寒積，感傷寒冷成積，腹中疼痛，必以手重按，或將物頂住稍可，口吐清水也，宜乾薑、柴胡、丁香、肉桂、附子，方用附子理中湯、沈氏棉子丸。十八曰熱積，傷熱成積，或吐或瀉，頭暈腹痛，心中煩躁也，宜黃芩、黃連、黃柏、石膏，方用清心湯、地骨皮散。共十八條，病皆由積，勿論其塊之有無也，且諸積之成，莫不由痰食死血，固夫人而知之矣。庸詎知痰食死血，乃成積之質，而非成積之本乎。蓋使痰伏其位，食化其液，血順其經，病何自作而積何自生。夫惟氣鬱而濕滯，濕鬱而熱生，熱鬱而痰結，痰鬱而血凝，血鬱而食不化，食鬱而積成，此六者，實相因致病，古人所以云六鬱爲諸積之本也，故當積之未也，必先有以解其鬱，而使當升者升，當降者降，當變化者變化，不致傳化失常，宜《入門》六鬱湯、越鞠保和丸、加味越鞠丸。斯氣血衝和，而百疾不作。若積之既成，又當調榮養衛，扶胃健脾，使元氣旺，而間進以去病之劑，從容調理，俾其自化，夫然後病去而人亦不傷。乃今之治積者，動議吐下，竟謂非此不除，不知吐與下，只治病之卒暴作者，若積之成，必匪朝伊夕，其所由來者漸矣，故積之治法，必匪朝伊夕，其所由去者，不可不以漸也。不然，《內經》何但有化積、消積、挨積、磨積之文，而並無吐積、下積之說乎，蓋直吐直下，皆足以傷胃氣而損元氣，積必不去也。【略】

能斷厚味，節色欲戒暴怒，正思慮，庶乎萬全而無害。【略】

痞塊導引法：《保生秘要》曰：以左手向前上伸，以右手向衝下伸，閉氣一口，扭身轉項，左右各轉換十七回，俟後內微覺響聲身熱乃止，兼行後功。

運功：《保生秘要》曰：注臍發運，患處撒散，或想刀劈破氣塊，推之四旁，又灌火燒之，或用梭法。

《醫級・積聚》 積聚之候，外邪客經，留着不行，內滯隨着，結聚不散，皆能成積聚之患。聚則聚散無常，多在氣分。積則有形不散，多在血分。痕即聚，癥即積也。其所着形層上下，深淺，痛之微甚，形之大小，即爲之變現焉。至於五積，皆互傳之邪，適逢旺氣，不得傳而停蓄本經，乃成五積。故心傳肺，遇秋令庚辛日金旺不受邪，乃成心積。脾傳腎，冬逢壬癸日，肺傳肝而春逢甲乙，肝傳脾而長夏逢戊己，腎傳心而夏遇丙丁，皆當旺氣不受傳，則留爲本經之積，此內干臟氣之積。其治尤難，蓋攻積則有傷於臟氣故也。息積，亦息留痼疾。凡積着形層，不干臟腑者，不妨於食。治積之法，藥易至者攻之，不易至者漸磨之。盛大干臟者，三攻七補，半衰而止，毋過犯也。故五積之候，當攻補兼施爲法也。大抵痕癥痞積，挾虛者多，難任峻攻，當從鍼灸蒸貼諸法，不可徒恃湯藥。如痰食之積，形雖堅而尚能移動者，其治猶易。如積氣在陰，堅頑內伏，此等之候，陽氣難行，藥難遽及，惟有仲師鱉甲煎丸，取飛潛動躍之物爲用，藉其體陰用陽之功，俾得入陰而轉旋陽氣，庶可冀入陰通陽以消解此堅頑深固之痼疾也。

《醫學金針・積聚痞氣奔豚》 積者，五藏所生，推之不移，屬陰。聚者，六府所成，推之則移，屬陽。統以平胃散，加扁蓄、大麥芽、川芎各等分，木香、沈香各三分之一，大黃酒浸，(倍)(焙)用爲末，每服參錢，薑湯送下，忌油膩動氣之物及房事一月，服藥須黃昏，勿食晚飯，大小便見惡物爲度。肝積

在左脇下，名肥氣，去蒼朮，加柴胡、鱉甲、青皮、莪朮。肺積在右脇下，名（賁息）〔息賁〕，加白豆蔻、桑白皮、貝母。心積起臍上至心下，大如臂，名伏梁，去蒼朮，肉桂、黃連、石菖蒲、莪朮。脾積在胃脘，腹大如盤，堅如石，名痞氣，照原方不加減。惟腎積發於小腹，上奔衝心而痛，名奔豚，去蒼朮，大黃、陳皮、麥芽、扁蓄，加茯苓爲君，肉桂、當歸、吳茱萸、附子、川楝子、李根白皮爲佐，研末，煉蜜爲丸，淡鹽湯送下。若虛弱之人，去其半而止，或以補藥佐之。其餘熱積加芩、連。寒積加薑、桂、附子。酒積加葛根，痰積加南星、半夏。水積加海藻、豬苓、澤瀉。血積加桃仁、紅花。肉積加阿魏、山楂。果積加麝香、草果。

《醫略・積聚》 雜病積聚，皆由中氣虛衰，不能健運所致。若用氣藥，暫時取快，必變爲鼓脹。蓋下多亡陰，邪陷於血分，而痞終不消。當理脾胃以血藥治之，潔古所謂養正積自除也。

《醫林改錯・隔下逐瘀湯所治症目・積塊》 積聚一症，不必論古人立五積、六聚、七癥、八瘕之名，亦不議駁其錯，駁之未免過煩。今請問在肚腹能結塊者是何物？若在胃結者必食也，在腸結者燥糞也。積塊日久，飲食仍然如故，自然不在腸胃之內，必在腸胃之外，腸胃之外，無論何處，皆有氣血，氣有氣管，血有血管，氣無形不能結塊，結塊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則凝結成塊，血受熱則煎熬成塊。豎血管凝結，則成豎條。橫血管凝結，則成橫條。橫豎血管皆凝結，必接連成片，片凝日久，厚而成塊。既是血塊當發燒，要知血府血瘀必發燒，血府血之根本，瘀則殞命。肚腹血瘀不發燒，肚腹血之梢末，雖瘀不致傷生，無論積聚成塊，在左肋、右肋、臍左、臍右、臍上、臍下，或按之跳動，皆以此方治之，無不應手取效。病輕者少服，病重者多服。總是病去藥止，不可多服。倘病人氣弱，不任尅消，原方加黨參三五錢，皆可不必拘泥。

《類證治裁・積聚》 諸有形而堅着不移者，爲積。諸無形而留止不定者，爲聚。積在五臟，主陰，病屬血分。血有形而靜者也。聚在六腑，主陽，病屬氣分。氣無形而動者也。《難經》即以積聚分屬臟腑，巢氏《病源》別立癥瘕之名，以不動者爲癥，動者爲瘕，亦猶《難經》之積聚而已。第無形之瘕聚，其散易，有形之癥積，其破難。治之者，先辨有形無形，在氣在血，可略得其概矣。【略】惟先理其氣，大七氣湯，排氣飲。氣行則脈絡通，或先調其中，補中益氣湯、參苓湯。脾運則積滯化，其藥性宜辛散溫通，方能入陰出陽，解散凝聚。然初爲氣結在經，久則血傷入絡，必理血分，如歸尾、桃仁、蘇木、延胡、鬱金、琥珀、桂心。兼通絡瘀，如歸尾、韭根、鯪鯉甲、桂枝尖、新絳、雞血藤。搜逐之中，酌補元氣。如五積等丸，用參、苓、桂、附之類。即邪深積錮，務令脾胃氣旺，乃可消磨堅結。否則耑事攻削，正氣益衰，積聚何由去乎？知養正則邪可除，而後結者散之，客者除之，留者行之，堅者削之，強者奪之，鹹以軟之，苦以瀉之，和其中外，可使必已。且經曰：大積大聚，毒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懼盡攻其邪，必傷其正也。今條列方治，有息積，病脇下滿，氣逆，不妨於食。化氣湯，木香調氣散。有腸覃，寒客腸外，與衛氣搏，因有所繫，癖而內著，瘜肉乃生。始如雞卵，稍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以時下。阿魏麝香散。有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氣不得通，惡血留止，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和血通經湯。若不應，見睍丸。虛人十全大補湯送下。二症皆生於女子，有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得之驚恐。《金匱》奔豚湯。有伏梁，環臍而痛。《金匱》大建中湯加桂、苓。其息賁，肥氣，痞氣諸積，東垣用五積丸分治。凡通治五積，成形堅久。攻積丸化積丸。通治六聚，隨氣上下，散聚湯。有血癥，沈氏血癥丸。有食癥，大和中飲。有疝瘕，導氣湯。有蛇瘕，赤蜈蚣散。有鱉瘕，蕪荑湯。有髮瘕，香澤油。有痞塊，連蘿丸，潰堅湯。有痞積，脇堅如石，大黃散，化痞膏。有胸痞，半夏瀉心湯。有肋痞，右肋有形，推氣散，有瘧痞，左肋有形，血分，鱉甲丸。有飲癖，口吐清涎，六君子湯合五苓散。有酒癖，傷酒成積，保和丸。有茶癖，嗜茶成積，星朮丸。好食茶葉成癖，椒紅、茶葉各一兩，研末，炒飛麵糊丸，茶清下。好食生米土灰成癖，大七氣湯加檳榔，使君子。有痰積，阿魏丸，或萊菔子薑酒煎。有肉積，小阿魏丸。或狗肉積，杏仁、山楂、硇砂、阿魏。有菜果積，桂香丸。有魚蟹積，紫蘇、橘皮、蘆根、薑汁。有蛋積，白蔻、豆豉、橘紅、生薑。有小腹癥積，形如卵，攻痛時發，茴香丸。有蟲積，雷丸、檳榔、榧子，使君子、妙應丸。有血積，跌僕蓄瘀，面黃黧黑，桃仁承氣湯。有寒積，附子理中湯。有痰積，導痰湯。有疳積，肥兒丸。脾胃虛者，六君子湯。肝脾虛者，歸脾湯。肝火鬱者，蘆薈丸。憂思鬱者，六鬱湯。肝腎虧者，腎氣丸。量新久，酌虛實，或一補一攻，或三補一攻。以積聚由漸而成，治必由漸而去，故緩攻通絡，勿峻用吐下，致傷胃氣，而損眞元也。況堅頑之積，多在腸胃以外，募原之間，非藥力所能猝及，宜用阿魏膏、琥珀膏、水紅花膏、三聖膏以攻其外，用鍼法以攻其內，且以艾火灸法消散固結爲尤效。

《醫理真傳・積聚》 腹中有塊，無拘左右，痛而始有形，不痛而即無形者，痕症也。宜活血行氣，如當歸補血湯，加桂、麥芽。不痛而亦有形，按之不移者，癥病也。宜三物厚朴、七氣湯。有噯腐，大便極臭，而腹中有塊者，宿食積聚也。平胃散加大黃、我朮。有痰涎不止，腹中纍纍覺痛，作水聲者，痰濕積聚也。宜桂苓朮甘湯、理中湯加砂半。有小腹硬滿，小便不利者，血積聚於下焦也。宜五苓加桃仁、紅花。總之，喜揉按者，陰之積聚，由於陽不化陰也。宜溫解。手不可近者，陽之積聚，由於氣不活而血壅甚也，宜攻破。治積聚亦不出陰陽兩法。

《王旭高臨證醫案・積聚》 五積六聚，積屬藏而不移，聚屬府而無定，又曰癥瘕。癥者，眞也，其塊不散。瘕者，假也，聚散不常。夫五積雖分屬五臟，不過分其部位病形，使學者有所遵循耳。究在臟府之外，乃寒痰汁沫瘀血，凝結於膜壑曲折之處，因臟氣不能運化，積年累月，受病非一途。先宜觀其虛實，即形氣實者，亦不可專於攻伐，況夫虛多實少。且痞氣、肥氣，多於奔豚、伏梁。即今之癖塊，居脘脇之下，因久瘧而生者，十七八。又名瘧母，由服藥不當，或早用堵截，或飲食不節，致濕熱痰濁，漫無出路，鬱於膜原之分，中氣不化，日久成積。初宜開化其邪，兼調營衛。中虛者，先調其中，濕熱化而塊自消，中氣和而塊亦消，養正逐邪，各有分寸。六聚較積輕淺，病在氣分，營衛不和，氣聚有形，必挾肝邪，疏肝和脾，以調氣機自效。積聚之證，大抵寒多熱少，虛多實少。桂枝、肉桂、吳茱萸，爲積聚之要藥，能溫脾疏肝，使氣機通暢故也。蓋氣溫則行，血寒則凝，運行其氣，流通其血，爲治積第一法。有熱再佐連柏之類，參以活變。若蟲積乃由濕熱食滯而生，或寒邪鬱其濕熱，腸胃之氣不化，而九蟲生焉。《千金方》分屬五藏，不過分病形以定治法耳，未免鑿空，蓋無論何蟲，不過伏在腸胃曲折之處，如果伏於五藏，必然五藏被咬，其人尚能生乎。蟲積即從濕熱食滯而生，固多實證，治無補法，即久虛，亦必先去其蟲，而後調補之，不可泥養正積除之說也。

紀事

《儒門事親・內積形・積塊》 菓菌劉子平妻，腹中有塊如瓢，十八年矣。經水斷絕，諸法無措。戴人令一月之內，涌四次，下六次，所去痰約一二桶。其中不化之物，有如葵菜者，爛魚腸之狀。涌時以木如意揣之，覺病積如刮，漸漸而平。及積之既盡，塊痕反窪如臼，略無少損。至是而面有童色，經水既行，若當年少，可以有子。

《儒門事親・內積形・肥氣積》 陽夏張主簿之妻，病肥氣。初如酒杯，大發寒熱，十五餘年後。因性急悲感，病益甚，惟心下三指許無病，滿腹如石片，不能坐卧。鍼灸匝矣，徒勞力耳。乃敬邀戴人而問之。既至，斷之曰：此肥氣也。得之季夏戊己日，在左脇下，如覆杯，久不愈，令人發痎瘧。痎瘧者，寒熱也。以瓜蒂散吐之，魚腥黃涎，約一二缶。至夜，繼用舟車丸、通經散投之，五更，黃涎膿水相半五六行，凡有積處皆覺痛，後用白朮散、當歸散和血流經之藥，如斯涌泄，凡三四次而方愈。

《衛生寶鑑・積聚・養正積自除》 眞定王君用，年一十九歲，病積，臍左連脇如覆杯，腹脹如鼓，多青絡脈，喘不能卧，時值暑雨，加之自利完穀，日晡潮熱，夜有盜汗，以危急來求。予往視之，脈得浮數，按之有力，謂病家曰：凡治積，非有毒之劑攻之則不可。今脈虛弱知此，豈敢以常法治之，遂投分滲益胃之劑，數服而清便自調，雜以升降陰陽，進食和氣，而腹大減，胃氣稍平，間以削之，不月餘良愈。

《丹溪心法・積聚痞塊》 積聚癥瘕，朱先生醫台州潭浦陳家，用蜀葵根煎湯，去渣，再入人參、白朮、青皮、陳皮、甘草梢、牛膝，煎成湯，入細研桃仁、玄明粉各少許，熱飲之，二服當見塊下，如病重者，須補，接之後，加減再行。

《古今醫統大全・積聚》 京三稜治癥瘕記　昔人患癥瘕死，遺言令開腹取之，得病塊，堅硬如石，有文理。人謂異物，竊取削成刀柄，後因以刀割三稜，柄消成水，知此能療癥瘕。

子和治案　顯慶寺僧，有沉積數年，雖不卧床枕，每於四更後，心頭悶硬不能安卧，須起行寺中，習以爲常，人莫知爲何病，以藥請於戴人。戴人令涌出膠涎二二升，如黑礬水，繼出黃綠水，又下膿血數升。自爾胸中如失巨山，飲餌無(笑)〔恙〕。

《愼齋遺書・積聚》 一女，心口有積如伏梁，人參、陳皮各五分，苡仁七分，茯苓一錢，草蔻三分，每發，一二服即止。

一人年二十，腹中積聚，所服皆破血之藥，脾胃已傷，不得已用理脾化氣之法，人參、白朮、神麴各五分，茯苓七分，陳皮四分，砂仁三分，不拘時服。

《慎齋遺書・痞塊》　一婦因喪子憂慮，飲食不思，有塊在軟肚內，用四君子加陳皮、肉桂、歸身、沉香、半夏，丸用茯苓、白朮四五兩，藏豬肚內煮爛，沉香爲衣，久服全愈。【略】

一人左脇有塊，右關脈豁大，用烏藥一兩，附子五錢製之，將烏藥日磨二三分，酒送下，俟積行動，乃以補中益氣湯，加附子服之，丸用六味丸。

《醫方考・積聚癥瘕》　蟯瘕　《史記》曰：臨菑女子薄吾病甚，衆醫以爲寒熱篤，當死。臣意胗其脈，曰：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黃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莞花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濕，寒濕氣鬱篤不發，化爲蟲。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崐謂倉公以病蟯得之寒濕者，謂寒水濕土之氣也，寒水濕土之氣鬱極而不能宣發，則化爲蟲，所謂濕熱生蟲是也。莞花氣微寒而味苦辛，有毒，能下十二經之水而攻積聚，故能下水土生化之蟯。

雞子致積　北齊，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民有李道念者，以公事至郡。澄遙見謂曰：汝有奇疾。道念曰：某得冷疾五年矣。澄胗其脈曰：非冷也，由多食雞子所致。令取蒜一升服之，即吐物如升許，涎裹之動，抉涎出視，乃一雞雛，翅距已具而能走。澄曰：未也。盡服其餘，從之，凡吐十三枚，疾乃瘳。崐謂蒜性辛熱可以壯氣，正氣壯，則病邪不能容，故上湧而出。乃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象。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着而成病。此之謂也。

髮瘕　劉宋時，徐文伯者，徐嗣伯之兄也，篤好醫術。宮人有患腰痛牽心者，發則氣絕，衆醫以爲肉瘕。文伯視之，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即吐物如髮，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又能搖動，懸之柱上，水盡瀝，惟餘一髮而已。崐謂髮者，血氣之餘也。入腹成蛇者，乃無情而化有情，離形而自成形也。無情而化有情，一腐草可以爲螢。離形而自成形，一折枝可以植林。文伯治之以油者，投其先天之宜也。油性善泛，故哇之而出矣。或問文伯，何以便知其爲髮瘕？余曰：人患藝弗精耳，精藝自然入神。

蛇瘕　隋有患者，嘗病吐食，醫作噎氣、膈疾、翻胃三疾治之，無驗。任度視之，曰：非此三疾，蓋因食蛇肉不消而致斯病。但揣心腹上有蛇形是也。病者曰：素有大風，常求蛇肉食，風稍退，復患此疾矣。遂以芒硝、雄黃治之愈。芒硝取其軟堅，雄黃解其蛇毒，此本草之論，世人之所共識也。

鱉瘕　宋有溫革郎中者，自少壯健無疾，執不信醫。見方書有云，食鱉不可食莧者，故併啖之。自此苦腹痛，每作時幾不知人，始疑鱉莧所致而未審也，復以二物令小蒼頭併食之，遂得病與革類，而委頓尤劇，未幾遽死，舁其尸置馬廐，未斂也。忽小鱉無數，自上下竅湧出，散走廐中。惟遇馬溺，輒化爲水。革聞，自視之。掊聚衆鱉，以馬溺灌之，皆化爲水。革乃自飲馬溺，其疾亦愈。巢元方亦謂：有患鱉瘕者死，其主破其腹，得一白鱉，鱉乃活，有乘白馬來看者，白馬遂尿，隨落鱉上，即縮頭，乃以馬尿灌之，隨化爲水。崐謂鱉莧併啖而成瘕者，莧能回鱉之生氣故也。癖成遇馬溺而化者，象數尅之故也。昔尼父繫易，繫鱉於離，以其外剛內柔，肖其象也。故鱉瘕者離象，馬溺者坎象也，離爲火，坎爲水，天地變化，坎離交媾，則火涵乎水，水涵乎火。而鱉生於水，各正性命，象數相制，則火仇於水，水制其火，而鱉瘕化於馬溺。然馬溺能化鱉瘕，而不能化鱉者，氣生者可化，形生者可死而已。他溺不可化，而惟馬溺能化者，馬得乾之剛，其氣悍味厚，非凡溺可例故耳。

《醫宗必讀・積聚》　襄陽郡守于鑑如，在白下時，每酒後腹痛，漸至堅硬，得食輒痛。余診之曰：脈浮大而長，脾有大積矣。然兩尺按之軟，不可峻攻。令服四君子湯七日，投以自製攻積丸三錢，但微下，更以四錢服之，下積十餘次，皆黑而韌者。察其形不倦，又進四錢，於是腹大痛，而所下甚多，服四君子湯十日，又進丸藥四錢，去積三次，又進兩錢，而積下遂至六七碗許，脈大而虛，按至關部豁如矣。乃以補中益氣調補，一月全愈。

親家，工部王漢梁，鬱怒成痞，形堅而痛甚，攻下太多，遂洩瀉不止，一晝夜計下二百餘次，一月之間，肌體骨立，神氣昏亂，舌不能言，已治終事，待斃而已。余診之曰：在證雖無活理，在脈猶有生機，以眞藏脈不見也。舉家喜曰：諸醫皆曰必死，何法之治而可再起耶？余曰：大虛之候，法當大溫大補，一面用枯礬、龍骨、粟殼、樗根之類，以固其腸；一面用人參二兩、熟附五錢，以救其氣。三日之間，服參半斤，進附二兩，瀉遂減半，舌轉能言。更以補中益氣加生附子、乾薑，併五貼爲一劑，一日飲盡。如是者一百日，精旺食進，瀉減十九。然每日夜，猶下四五行，兩足痿廢。用仙茅、巴戟、丁、附等爲丸，參附湯並進。計一百四十日，而步履如常，痞瀉悉愈。向使委信不專，有一人參以他說，有片語畏多參、附，安得有再生之日哉？詳書之，以爲

信醫不專者之藥石。

社友姚元長之內，久患痞積，兩年之間，凡攻擊之劑，無遺用矣，而積未盡除，形體厄羸。余聞之，而告其友曰：積消其半，不可伐已，但用補湯，元氣一復，病祟全祛耳。元長信之，遂作補丸，服畢而痞果全消。踰三年，調理失宜，胸腹痛甚，醫者以痛無補法，用理氣化痰之藥，痛不少衰。余診之，大而無力，此氣虛也，投以歸脾湯加人參二錢，其痛立止。

《寓意草・論顧鳴仲痞塊錮疾根源及治法》 顧鳴仲有腹疾近三十年，朝寬暮急，每一大發，腹脹十餘日方減。食濕麵及房勞，其應如響，腹左隱隱微高，鼓呼吸觸之，汩汩有聲。以痞塊法治之，內攻外貼，究莫能療。余爲懸內炤之鑑，先與明之，後乃治之。人身五積六聚之症，心肝脾肺腎之邪，結於腹之上下左右，及當臍之中者，皆高如覆盂者也。膽、胃、大小腸、膀胱、命門之邪，各結於其本位，不甚形見者也。此症乃腎藏之陰氣，聚於膀胱之陽經，有似於痞塊耳。何以知之？腎有兩竅，左腎之竅，從前通膀胱，右腎之竅，從後通命門。邪結於腹之左畔，即左腎與膀胱爲之主也。六腑惟膽無輸瀉，其五腑受五臟濁氣傳入，不能久留，即爲輸瀉者也。今腎邪傳於膀胱，膀胱溺其輸瀉之職，舊邪未行，新邪踵至，勢必以漸透入膜原，如革囊裹物者然。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然則腎氣久聚不出，豈非膀胱之失其運化乎。夫人一圍之腹，大小腸、膀胱俱居其中，而胞又居膀胱之中，惟其不久留輸瀉，是以寬乎若有餘地。今腎之氣，不自收攝，悉輸膀胱，膀胱之氣蓄而不瀉，有同膽腑之清淨無爲，其能理乎。宜其脹也，有與生俱焉者矣。經曰：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倘膀胱能司其輸瀉，何致若此之極耶。又曰：巨陽引精者三日。太陽膀胱經，吸引精氣者，其脹止於三。此之爲脹，且數十年之久，其吸引之權安在哉。治法補腎水而致充足，則精氣深藏，而膀胱之脹自消。補膀胱而令氣旺，則腎邪不蓄，而輸化之機自裕。所以然者，以腎不補不能藏，膀胱不補不能瀉。然補腎易而補膀胱則難。以木草諸藥，多瀉少補也。經於膀胱之予不足者，斷以死期。後人莫解其故。吾試揣之，豈非以膀胱愈不足則愈脹，脹極勢必逆傳於腎；腎脹極，勢必逆傳於小腸；小腸脹極，勢必逆傳於脾。乃至通身之氣，散漫而無統耶？醫者於未傳之先，蚤見而預圖之，能事殫矣！

《寓意草・袁聚東痞塊危症治驗》 袁聚東年二十歲，生痞塊，臥床數月，無醫不投。日進化堅削痞之藥，漸至毛瘁肉脫，面黧髮卷，殆無生理。買舟載往郡中就醫，因慮不能生還而止。然尚醫巫日費。余至則家計已罄，姑請一診，以決生死遠近耳，無他望也。余診時，先視其塊，自少腹至臍傍，分爲三岐，皆堅硬如石，以手(附)〔撫〕之，痛不可忍。其脈止兩尺洪盛，餘具微細。謂曰：是病由見塊醫塊，不究其源而誤治也。初起時塊必不堅，以峻猛之藥攻，至眞氣內亂，轉護邪氣爲害，如人廝打，扭結一團，旁無解數，故迸緊不放，其實全是空氣聚成。非如女子衝任血海之地，其月經凝而不行，即成血塊之比。觀兩尺脈洪盛，明明是少陰腎經之氣，傳於膀胱，膀胱之氣，本可傳於前後二便而出，誤以破血之藥，兼破其氣，其氣遂不能轉運，而結爲石塊。以手摩觸則愈痛，情狀大露。若是血塊得手，則何痛之有？此病本一劑可瘳，但數月誤治，從上而下，無病之地，亦先受傷。姑用補中藥一劑，以通中下之氣，然後用大劑藥，內收腎氣，外散膀胱之氣，以解其相厮相結。約計三劑，可痊愈也。於是先以理中湯，少加附子五分，服一劑，塊已減十之三。再用桂、附藥一大劑，腹中氣響甚喧，頃之三塊一時頓沒。戚友共駭爲神。再服一劑，果然全愈。調攝月餘，肌肉復生，面轉明潤，堆雲之髮，才剩數莖而已。每遇天氣陰寒，必用重裀厚被蓋覆，不敢起身。余謂病根尚在，蓋以腎氣之收藏未固，膀胱之氣化未旺，兼之年少新婚，倘犯房室，其塊復作，仍爲後日之累。更用補腎藥，加入桂、附，而多用河車爲丸，取其以胞補胞，而助膀胱之化源也。服之競不畏寒，腰圍亦大，而體加充盛。年餘又得子。感前恩而思建祠肖象以報，以連直歲凶，姑戶祝於家庭焉，亦厚之道矣。

《臨證指南醫案・積聚》 王三七　騎射馳驟，寒暑勞形，皆令陽氣受傷，三年來，右胸脇形高微突，初病脹痛無形，久則形堅似梗，是初爲氣結在經，久則血傷入絡。蓋經絡系於臟腑外廓，猶堪勉強支撐，但氣鈍血滯，日漸瘀痹，而延癥痕。怒勞努力，氣血交亂，病必旋發。故寒溫消尅，理氣逐血，總之未能講究絡病工夫。考仲景於勞傷血痹諸法，其通絡方法，每取蟲蟻迅速飛走諸靈，俾飛者升，走者降，血無凝著，氣可宣通。與攻積除堅，徒入臟腑者有間。錄法備參末議。

蜣螂蟲　蝱蟲　當歸鬚　桃仁　川鬱金　川芎　生香附　煨木香　生牡蠣　夏枯草

用大酒麴末二兩，加水稀糊丸，無灰酒送三錢。

《程杏軒醫案・輯録・王明府夫人積聚久痛》　脈弱質虧，操持多勞，昔年產後少腹起有痞塊，不時作痛，邇來痛於早晨，日日如是。經云：任脈起於中極之下，循腹裏，任之爲病，其內若結，男子七疝，女子瘕聚。再考古人論積聚，分癥瘕兩端。癥者徵也，有塊可徵，其病在血。瘕者假也，聚則有形，散則無迹，其病在氣。良由新產之後，或因寒侵，或因氣滯，以致循經之血，凝結成形，膠粘牢固，長大則易，剗削則難，須待本身元氣充旺，始能消磨，倘務急攻，非但積不可消，反傷正氣。《內經》有大積大聚，其可犯也之戒，旨可見矣。現在痛勢攻衝較甚，滋膩之補，似非所宜。思久痛在絡，衝爲血海，先商煎劑，調和衝任，使其脈絡流通，氣機條暢，痛勢稍緩，再議丸藥，圖刈病根。

安波按：煎劑議通瘀煎法丸，以回生丹攻補兼用。

《類證治裁・積聚》　姜　左脇氣逆攻胸，久而痞聚，妨食作脹，醫用硝黃攻奪，無形元氣受傷，腹鳴便瀉，脘中堅聚成塊。診脈左強右弱，食少不運，木旺土衰，必延吐逆之咎。議和肝通腑，降濁驅脹。白芍、牡蠣粉、枳殼、栝蔞仁俱炒，青皮、砂仁殼、益智仁煨、茯苓、製半夏、煨薑。五服，病減食加，塊亦軟小，去枳、蔞，加黨參、生朮扶脾陽，而右脈亦振。

張　小腹積聚，自用大黃、鬱金、枳實等，下瘀血數次，暫寬，恃氣壯頻年屢用。予謂積聚隨元氣爲消長，元氣衰而後邪氣踞之。屢行攻奪，終損脾元。經言：大積大聚，其可去也，衰其半而止。宜扶脾兼消積爲穩，方用六君子料，加木香、青皮、歸尾、延胡、白芍、官桂之屬，水泛丸。庶痞積日漸消磨，不至損動眞元耳。

房弟　少腹偏左瘕聚有形，感寒墜痛，昔用鍼刺，原得痛緩，今宿疴遇勞輒發。塊腫不任峻攻，仿痛久傷絡之例，兼鹹以軟堅，主治宜效。特下焦深遠之鄉，乃厥陰宗筋所主，直達病所，良復不易。舶茴香、橘核俱酒焙，當歸鬚、韭子炒，延胡、葫蘆巴俱酒炒，牡蠣醋煅，沉香汁衝，服三劑，痛定腫消，塊亦漸軟。

房姪　右脇上痞脹，按之腫滿綢急，漸妨飽食。仿《石室秘錄》軟治法，用生朮、茯苓、神麴、地栗粉、鱉甲炙、白芍、製半夏、白芥子、厚朴、桂心、潞參，蜜丸服，以食物壓之效。

《王旭高臨證醫案・積聚》　金　少腹兩旁結塊，漸大漸長，靜則夾臍而居，動則上攻至脘，旁及兩脇，已八九年矣。據云始因積經半載，疑其有孕，及產多是污水，後遂結塊，想是水寒血氣凝聚而成。

甘遂麵包煨，三錢　香附鹽水炒，一兩　三稜醋炒，一兩　蓬述醋炒，一兩　桃仁炒，五錢　肉桂另研，一錢　川楝子五錢，巴豆七粒，合炒黃，去巴豆　五靈脂醋炒，五錢　地鱉蟲酒浸炙，廿一個

共研爲末，煉白蜜搗和爲丸，每服十丸，日三服。

淵按：水寒血氣凝聚衝脈之分，果是實證，此方必效。

金　臍以上有塊一條，直攻心下作痛，痛連兩脇，此屬伏梁。爲心之積，乃氣血寒痰凝聚而成。背脊熱而眩悸，營氣內虧也。法當和營化積。

當歸　半夏　瓦楞子　香附　丹參　茯苓　陳皮　木香　延胡索　川楝子　砂仁

淵按：眩悸，亦寒痰爲患，未必即是營虛，否則背脊之熱何來。

又　投化積和營，伏梁之攻痛稍緩，背脊之熱亦減，仍從前制。

前方去茯苓、瓦楞子、木香加茯神、攻瑰花。

王　腹中癖塊漸大如盤，經事不來，腰痠帶下，此實營虛氣滯，瘀積內停。近日水瀉，傷於暑濕，當先治其新病。

平胃散去甘草，加芍藥、香附、吳萸、焦六麴。

又　腹塊如覆盤，上攻則痛，下伏則安，足跗浮腫，時時沃酸，從肝脾胃三經主治。

川楝子　延胡索　吳茱萸　川椒　木香　蓬莪述　製香附　陳皮　茯苓　川連薑汁炒

又　腹中結塊，內熱微寒，四肢無力，口沃酸水，肝脾氣鬱，營衛兩虧，勞損之象。

黨參　香附　當歸　丹參　川楝子　川椒　延胡索　冬朮　乾薑　青蒿梗　神麴　大棗

淵按：內熱微寒，乃肝脾鬱結，肺金治節不行，營衛不調也，宜參逍遙、左金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　医药卫生典　医学分典　内科总部　2
作者=《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
页数=1832
SS号=12639244
出版日期=2009.11
出版社=成都市：巴蜀书社
原书定价=1000.00（全三册）
主题词=中医内科学　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　中国　现代
参考文献格式=《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华大典　医药卫生典　医学分典　内科总部　2.成都市：巴蜀书社，2009.11.